四部備要

中華書局輯刊

四部備要

第二〇册

中華書局影印
中國書店

本書據中華書局1936年版影印

四部備要

（第二〇册）
中華書局編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
中華書局
中國書店 影印發行
國防科工委印刷廠印刷

787×1092毫米 1/16 97.25 印張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500 册
（100）

宋書目錄

梁　沈　約　撰

帝紀十
志三十
列傳六十　凡一百卷

帝紀
宋書卷一
帝紀第一
武帝上
宋書卷二
帝紀第二
武帝中
宋書卷三
帝紀第三
武帝下
宋書卷四
帝紀第四
少帝
宋書卷五
帝紀第五
文帝
宋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武帝
宋書卷七
帝紀第七
前廢帝
宋書卷八
帝紀第八
明帝
宋書卷九
帝紀第九
後廢帝
宋書卷十
帝紀第十
順帝
志
宋書卷十一
志第一
志序
宋書卷十二
志第二
曆上
宋書卷十三
志第三
曆下
宋書卷十四
志第四
禮一
宋書卷十五
志第五
禮二

宋書卷十六
志第六
禮三
宋書卷十七
志第七
禮四
宋書卷十八
志第八
禮五
宋書卷十九
志第九
樂一
宋書卷二十
志第十
樂二
宋書卷二十一
志第十一
樂三
宋書卷二十二
志第十二
樂四
宋書卷二十三
志第十三
天文一
宋書卷二十四
志第十四
天文二
宋書卷二十五
志第十五
天文三
宋書卷二十六
志第十六
天文四
宋書卷二十七
志第十七
符瑞上
宋書卷二十八
志第十八
符瑞中
宋書卷二十九
志第十九
符瑞下
宋書卷三十
志第二十
五行一
宋書卷三十一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宋書卷三十二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宋書卷三十三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宋書卷三十四
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宋書卷三十五
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揚州 南徐州
南兗州 兗州
宋書卷三十六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南豫州 豫州
江州 青州
冀州 司州
宋書卷三十七
志第二十七
州郡三
荊州 郢州
湘州 雍州
梁州 秦州
宋書卷三十八
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
益州 寧州
廣州 交州
越州
宋書卷三十九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宋書卷四十
志第三十
百官下
列傳
宋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一
后妃
孝穆趙皇后 孝懿蕭皇后
武敬臧皇后 武張夫人
少帝司馬皇后 文元袁皇后潘淑妃
文路淑媛 孝武文穆王皇后宣貴妃
前廢帝何皇后 文沈婕妤
明恭王皇后 後廢帝江皇后
順陳太妃 順謝皇后
宋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宋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宋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四
謝晦
宋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五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宋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趙倫之　到彥之闕
王懿　張邵
宋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七
劉懷肅　孟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宋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八
朱齡石弟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
宋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宋書卷五十
列傳第十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宋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十一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　臨川烈武王道規鮑朋
營浦侯遵考從子季連
宋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十二
庾悅　王誕
謝景仁弟述　袁湛弟豹
褚叔度
宋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十三
張茂度子永　庾登之弟炳之
謝方明　江夷
宋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宋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宋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宋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十七
蔡廓 子興宗
宋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宋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十九
殷淳 子孚 淡 弟沖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宋書卷六十
列傳第二十
范泰 王准之
王韶之 荀伯子
宋書卷六十一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廬陵孝獻王義真 江夏文獻王義恭
衡陽文王義季
宋書卷六十二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宋書卷六十三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宋書卷六十四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宋書卷六十五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宋書卷六十六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宋書卷六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宋書卷六十八
列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宋書卷六十九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曄
宋書卷七十
列傳第三十

袁淑
宋書卷七十一
列傳第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宋書卷七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南平穆王鑠　建平宣簡王宏
晉熙王昶　始安王休仁
晉平刺王休祐　鄱陽哀王休業
臨慶沖王休倩　新野懷王夷父
巴陵哀王休若
宋書卷七十三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宋書卷七十四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宋書卷七十五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宋書卷七十六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宋書卷七十七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宋書卷七十八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宋書卷七十九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褘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宋書卷八十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豫章王子尚　晉安王子勛
松滋侯子房　臨海王子頊
始平孝敬王子鸞　永嘉王子仁
始安王子真　邵陵王子元
淮南王子孟　晉陵孝王子雲
南海哀王子師　淮陽思王子霄
東平王子嗣　武陵王贊
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 顧琛
顧覬之
宋書卷八十二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宋書卷八十三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吳喜
黃回
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覬
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宋書卷八十六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勔
宋書卷八十七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宋書卷八十八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宋書卷九十
列傳第五十
明四王
邵陵殤王友 隨陽王翽
新興王嵩 始建王禧
宋書卷九十一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龔穎 劉瑜
郭世道 嚴世期
吳逵 潘綜
孫法宗 蔣恭
張進之 許昭先
余齊民 孫棘
何子平
宋書卷九十二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王鎮之 杜慧度
徐豁 陸徽
阮長之 江秉之
王歆之
宋書卷九十三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戴顒　宗炳
周續之　王弘之
阮萬齡　孔淳之
劉凝之　龔祈
翟法賜　陶潛
宗彧之　沈道虔
郭希林　雷次宗
朱百年　王素
劉睦之　關康之
宋書卷九十四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戴法興　戴明寶
徐爰　阮佃夫
于天寶　壽寂之
姜產之　李道兒
王道隆　楊運長
宋書卷九十五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宋書卷九十六
列傳第五十六
鮮卑　吐谷渾
宋書卷九十七
列傳第五十七
夷蠻
南夷　扶南國
西南夷　訶羅單國
媻皇國　媻達國
闍婆達國　師子國
天竺迦毗黎國　東夷高句驪國
百濟國　倭國
荊雍州蠻　豫州蠻
宋書卷九十八
列傳第五十八
氐胡
胡大且渠蒙遜　張掖
宋書卷九十九
列傳第五十九
二凶
元凶劭　始興王濬
宋書卷一百
列傳第六十
自序
宋書目錄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縣綏里人漢高帝弟楚元王交之後也交生紅懿侯富富生宗正辟彊辟彊生陽城繆侯德德生陽城節侯安民安民生陽城釐侯慶忌慶忌生陽城肅侯岑岑生宗正平平生東武城令某某生東萊太守景景生明經洽洽生博士弘弘生琅邪都尉悝悝生魏定襄太守某某生邪城令亮亮生晉北平太守膺膺生相國掾熙熙生開封令旭孫旭孫生混始過江居晉陵郡丹徒縣之京口里官至武原令混生東安太守靖靖生郡功曹翹是爲皇考高祖以晉哀帝興寧元年歲次癸亥三月壬寅夜生及長身長七尺六寸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不治廉隅事繼母以孝謹稱初爲冠軍孫無終司馬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晉朝衞將軍闕謝琰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府軍事十二月牢之至吳而賊緣道屯結牢之命高祖與數十人覘賊遠近會遇賊至衆數千人高祖便進與戰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厲手奮長刀所殺傷甚衆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爲賊所困乃輕騎尋之既而衆騎並至賊乃奔退斬獲千餘人推鋒而進平山陰恩遁還入海四年五月恩復入會稽殺衞將軍謝琰十一月劉牢之復率衆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句章城句章城既卑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銳爲士卒先每戰輒摧鋒陷陣賊乃退還浹口于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爲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賴焉五年春孫恩頻攻句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高祖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譟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尅勝然衆寡不敵高祖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

高祖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高祖復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高祖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高祖且戰且退賊盛所領死傷且盡高祖慮不免至向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高祖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爲然乃引軍去高祖徐歸然後散兵稍集五月孫恩破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山松死者四千人是月高祖復破賊於婁縣六月恩乘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劉牢之猶屯山陰京邑震動高祖倍道兼行與賊俱至于時衆力既寡加以步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率衆數萬鼓譟登蒜山居民皆荷檐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巘赴水死者甚衆恩以鼓排音敗自載僅得還船雖被摧破猶恃其衆力徑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得進旬日乃至白石尋知劉牢之已還朝廷有備遂走向鬱洲八月以高祖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恩至鬱洲復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於滬瀆及海鹽又破之三戰並大獲俘馘以萬數恩自是饑饉疾疫死者大半自浹口奔臨海元興元年正月驃騎將軍司馬元顯西伐荊州刺史桓玄玄亦率荊楚大衆下討元顯元顯遣鎮北將軍劉牢之拒之高祖參其軍事次溧洲玄至高祖請擊之不許將遣子敬宣詣玄請和高祖與牢之甥東海何無忌並固請不從遂遣敬宣詣玄玄尅京邑殺元顯以牢之爲會稽內史懼而告高祖曰便奪我兵禍其至矣今當北就高雅於廣陵舉事卿能從我去乎答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三軍人情都已去矣廣陵豈可得至邪諱當反覆還京口耳牢之叛走自縊死何無忌謂高祖曰我將何之高祖曰鎮北去必不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必能守節北面我當與卿事之不然與卿圖之今方是玄矯情任算之日必將用我輩也桓玄從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爲中兵參軍軍郡如故孫恩自奔敗之後徒旅漸散懼生見獲乃於臨海投水死餘衆推恩妹夫盧循爲主桓玄欲且緝寧東土以循爲永嘉太守循

難受命而寇暴不已五月玄復遣高祖東征時循自臨海入東陽二年正月玄
復遣高祖破循於東陽循奔永嘉復追破之斬其大帥張士道追討至于晉安
循浮海南走六月加高祖彭城內史桓玄為楚王將謀篡盜玄從兄衛將軍謙
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四海歸懷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意以為
何如高祖既志欲圖玄乃遜辭答曰楚王宣武之子勳德蓋世晉室微弱民望
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爾便當是真可爾十二月桓玄篡帝
位遷天子於尋陽桓修入朝高祖從至京邑玄見高祖謂司徒王謐曰昨見劉
裕風骨不恆蓋人傑也每遊集輒引接慇懃贈賜甚厚高祖愈惡之或說玄曰
劉諱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為人下宜蚤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非
劉裕莫可付以大事關隴平定然後當別議之耳玄乃下詔曰劉諱以寡制衆
屢摧妖鋒泛海窮追十殄其八諸將力戰多被重創自元帥以下至于將士並
宜論賞以敘勳烈先是高祖東征盧循何無忌隨至山陰勸於會稽舉義高祖
以為玄未據極位且會稽遙遠事濟為難俟其篡逆事著徐於京口圖之不憂
不尅至是桓修還京高祖託以金創疾動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
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規沛郡劉毅平昌孟昶任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琅邪諸
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隴西辛扈興東莞童厚之並同義謀時桓修弟弘為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道規為弘中兵參軍昶為州主簿乃命毅潛往就昶聚
徒於江北謀起兵殺弘長民為豫州刺史刁逵左軍府參軍謀據歷陽相應元
德厚之謀於京邑聚衆攻玄並尅期齊發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託以遊
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
從子韶弟祗隆與叔道濟道濟從兄範之高祖弟道憐劉毅毅從弟藩孟昶昶
族弟懷玉河內向彌管義之陳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熹從弟
寶符從子穆生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漁陽田演譙國范清等二十七人願從者
百餘人丙辰詰旦城開無忌服傳詔服稱詔居前義衆馳入齊聲大呼吏士驚
散莫敢動即斬修以徇高祖哭甚慟厚加殯斂孟昶勸弘其日出獵未明開門
出獵人昶道規毅等率壯士五六十人因開門直入弘方噉粥即斬之因收衆
濟江義軍初尅京城修司馬刁弘率文武佐吏來赴高祖登城謂之曰郭江州
已奉乘輿反正於尋陽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同會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
於大航矣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衆而退毅既至高祖
命誅弘毅兄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為內應邁
外雖酬許內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為竟陵太守
邁不知所為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諱何
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為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執安穆
使得逃去乃殺之誅元德扈興厚之等召桓謙卞範之等謀拒高祖謙等曰亟
遣兵擊之玄曰不然彼兵速銳計出萬死若行遣水軍不足相抗如有蹉跌則
彼氣成而吾事敗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措手
銳氣已挫既至忽見大軍必驚懼駭愕我案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
然走散此計之上也謙等固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衛將軍皇甫敷北拒
義軍玄自聞軍起憂懼無復為計或曰劉諱等衆力甚弱豈辦之有成陛下何
慮之甚玄曰劉諱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摴蒱一擲百萬何無忌
劉牢之甥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衆推高祖為盟主移檄京邑曰夫治
亂相因理不常泰狡焉肆虐或值聖明自我大晉陽九屢構隆安以來難結皇
室忠臣碎於虎口貞良斃於豺狼逆臣桓玄陵虐人鬼阻兵荊郢肆暴都邑天
未亡難凶力繁興踰年之間遂傾皇祚主上播越流幸非所神器沉淪七廟毀
墜夏后之罹浞豷有漢之遭莽卓方之於玄未足為喻自玄篡逆于今歷年亢
旱彌時民無生氣加以士庶疲於轉輸文武困於造築父子乖離室家分散豈
唯大東有杼軸之悲摽梅有傾筐之怨而已哉仰觀天文俯察人事此而能久
孰有可亡凡在有心誰不扼腕諱等所以叩心泣血不遑啓處者也是故夕寐
宵興援獎忠烈潛構崎嶇險過履虎輔國將軍劉毅廣武將軍何無忌鎮北主
簿孟昶兗州主簿魏詠之寧遠將軍劉道規龍驤將軍劉藩振威將軍檀憑之
等忠烈斷金精貫白日荷戈奮袂志在畢命益州刺史毛璩萬里齊契埽定荊
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宮于尋陽鎮北參軍王元德等並率部曲保據

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收集義士已據歷陽征虜參軍庾賾之等潛相連結以為內應同力協規所在蜂起即日斬偽徐州刺史安城王修青州刺史弘首義衆既集文武爭先咸謂不有一統則事無以輯諱辭不獲已遂總軍要庶上憑祖宗之靈下罄義夫之力翦馘逋逆蕩清京輦公侯諸君或世樹忠貞或身荷爵寵而並俛眉猾豎自効莫由顧瞻周道寧不弔乎今日之舉良其會也諱以虛薄才非古人接勢於已替之機受任於既頹之運丹誠未宣感慨憤躍望霄漢以永懷眄山川以增厲授檄之日神馳賊廷以孟昶為長史總攝後事檀憑之為司馬百姓願從者千餘人三月戊午朔遇吳甫之於江乘甫之玄驍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即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皇甫敷率數千人逆戰寧遠將軍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殺其衆退散高祖進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摧破即斬敷首初高祖與何無忌等共建大謀有善相者相高祖及無忌等並當大貴其應甚近惟云憑之無相高祖與無忌密相謂曰吾等既為同舟理無偏異吾徒皆咸富貴則檀不應獨殊深不解相者之言至是而憑之戰死高祖知其事必捷玄聞敷等並沒愈懼使桓謙屯東陵口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己未旦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丐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為疑兵玄又遣武騎將軍庾禕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謙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烟爛張天鼓譟之音震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土崩玄始雖遣軍置陣而走意已決別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仍將子姪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鎮石頭城立留臺總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立于太廟遣諸將帥追玄尚書王假率百官奉迎乘輿司徒王謐與衆議推高祖領揚州固辭乃以謐為録尚書事領揚州刺史於是推高祖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并八州諸軍事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先是朝廷承晉氏亂政百司縱弛桓玄雖欲釐整而衆莫從之高祖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二三日間風俗頓改且桓玄雖以雄豪見推而一朝便有極位晉氏四方牧守及在朝大臣盡心伏事臣主之分定矣高祖位微於朝衆無一旅奮

臂草萊之中倡大義以復皇祚由是王謐等諸人時衆民望莫不愧而憚焉諸葛長民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送之未至而玄敗玄經尋陽江州刺史郭昶之備乘輿法物資之玄收略得二千餘人挾天子走江陵冠軍將軍劉毅輔國將軍何無忌振武將軍劉道規率諸軍追討尚書左僕射王愉愉子荊州刺史綏等江左冠族綏少有重名以高祖起自布衣甚相凌忽綏桓氏甥亦有自疑之志高祖悉誅之四月奉武陵王遵為大將軍承制大赦天下唯桓玄一祖後不在赦例初高祖家貧嘗負刁逵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逵執錄甚嚴王謐造逵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釋高祖名微位薄盛流皆不與相知唯謐交焉桓玄將簒謐手解安帝璽紱為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衆並謂謐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紱所在謐益懼及王愉父子誅謐從弟諶謂謐曰王駒無罪而義旗誅之此是翦除勝己以絶民望兄既桓氏黨附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駒愉小字也謐懼奔于曲阿高祖牋白大將軍深相保證迎還復位光祿勳丁承之左衛將軍褚粲游擊將軍司馬秀役使官人為御史中丞王禎之所糾察謝牋言辭怨憤承之造司宜藏高祖與大將軍牋白粲等備位大臣所懷必盡執憲不允自應據理陳訴而橫興怨忿歸咎有司宜加裁當以清風軌並免官桓玄兄子歆聚衆向歷陽高祖命輔國將軍諸葛長民擊走之無忌道規破玄大將郭鈴等于桑落洲衆軍進據尋陽加高祖都督江州諸軍事玄既還荊郢大聚兵衆召水軍造樓船器械率衆二萬挾天子發江陵浮江東下與冠軍將軍劉毅等相遇於崢嶸洲衆驚下擊大破之玄棄衆復挾天子還復江陵玄黨殷仲文奉晉二皇后還京師玄至江陵因西走南郡太守王騰之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天子入南郡府初征虜將軍益州刺史毛璩遣從孫祐之與參軍費恬送弟璩州下有衆二百璩弟子修之時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以入蜀至枚回洲恬與祐之迎射之益州督護馮遷斬玄首傳京師又斬玄子昇於江陵市初玄敗於崢嶸洲義軍以為大事已定追躡不速玄死幾一旬衆軍猶不至玄從子振逃於華容之浦中招聚逆黨數千人晨襲江陵城居民競出赴之騰之康產皆被殺桓謙先匿於沮川亦聚衆以應振為玄舉哀立喪廷謙率衆官奉

壘綏于安帝無忌道規既至江陵與桓振戰于靈溪玄黨馮該又設伏于楊林
義軍奔敗退還尋陽兗州刺史辛禺懷貳會北青州刺史劉該反禺求征該次
淮陰又反禺長史羊穆之斬禺傳首京師十月高祖領青州刺史甲仗百人入
殿劉毅諸軍復進至夏口毅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皆拔之十二月諸軍進平
巴陵義熙元年正月毅等至江津破桓謙桓振江陵平天子反正三月天子至
自江陵詔曰古稱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列貫三辰神人代序諒理本於造
昧而運周於萬葉故盈否時襲四靈通其變王道或昧貞賢拯其危天命所以
永固人心所以攸穆雖夏周中傾賴靡申之績恭倫載竊實二代是維或乘資
藉號或業隆異世猶詩書以之休詠記策用爲美談未有因心撫民而誠發理
應援神器於已淪若在今之盛者也朕以寡昧遭家不造越自遘閔屬當屯極
逆臣桓玄乘釁縱慝窮凶恣虐滔天猾夏遂誣罔人神肆其篡亂祖宗之基既
湮七廟之饗胥殄若墜淵谷未足斯譬皇度有晉天縱英哲使持節都督揚徐
兗豫青冀幽并江九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徐青二州刺史忠誠天亮神武命世
用能貞明協契義夫響臻故順聲一唱二溟卷波英風振路宸居清翳暨冠軍
將軍毅輔國將軍無忌振武將軍道規舟旗遄邁而元凶傳首回戈疊揮則荊
漢霧廓俾宣元之祚永固於嵩岱傾基重造再集於朕躬宗廟歆七百之祐皇
基融載新之命念功惟德永言銘懷固已道冠開闢獨絕終古書契以來未之
前聞矣雖則功高靡尚理至難文而崇庸命德哲王攸先者將以弘道制治深
關盛衰故伊望膺殊命之錫桓文饗備物之禮況宏徽不世顯邈百代者宜極
名器之隆以光大國之盛而鎮軍謙虛自衷誠旨屢顯朕重逆仲父乃所以愈
彰德美也鎮軍可進位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使持節徐青二州刺
史如故顯祚大邦啓茲疆宇高祖固讓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天子不
許遣百僚敦勸又親幸公第高祖惶懼詣闕陳請天子不能奪是月旋鎮丹徒
天子重遣大使敦勸又不受乃改授都督荊司梁益寧雍涼七州并前十六州
諸軍事本官如故於是受命解青州加領兗州刺史盧循浮海破廣州獲刺史
吳隱之即以循爲廣州刺史以其同黨徐道覆爲始興相二年三月督交廣二
州十月高祖上言曰昔天禍皇室巨狡縱篡臣等義惟舊隸豫蒙國恩仰契信
順之符俯厲人臣之憤雖社稷之靈抑亦事由衆濟其翼獎忠勳之佐文武畢
力之士敷執在己之謙用虧國體之大輒攝衆軍先上同謀起義始平京口廣
陵二城臣及撫軍將軍毅等二百七十二人并後赴義出都緣道大戰所餘一
千五百六十六人又輔國將軍長民故給事中王元德等十人各一千八百四
十八人乞正封賞其西征衆軍須論集續上於是尚書奏封唱義謀主鎮軍將
軍諱豫章郡公食邑萬戶賜絹三萬匹其餘封賞各有差鎮軍府佐吏降故太
傅謝安府一等十一月天子重申前令加高祖侍中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固讓詔遣百僚敦勸三年二月高祖還京師將詣廷尉天子先詔獄官不
得受詣闕陳讓乃見聽旋于丹徒閏月府將駱冰謀作亂將被執單騎走追斬
之誅冰父永嘉太守球球本東陽郡史孫恩之亂起義於長山故見擢用初桓
玄之敗以桓沖忠貞署其孫胤至是冰謀以胤爲主與東陽太守殷仲文潛相
連結乃誅仲文及仲文二弟凡桓玄餘黨至是皆誅夷天子遣兼大常葛籍授
公策曰有扈滔天夷羿乘釁亂節干紀實撓皇極賊臣桓玄怙寵肆逆乃摧傾
華霍倒拔嵩岱五嶽既夷六地易所公命世英縱藏器待時因心資敬誓雪國
恥慨憤陵夷誠發宵寐既而歲月屢遷神器已遠忠孝幽寄實貫三靈爾乃介
石勝機宣契畢舉訴蒼天以爲正揮義旅而一驅奔鋒數百勢烈激電百萬不
能抗限制路日直植城遂使衡鯨潰流暴鱗奔漢廟勝遺加重氛載滌二儀廓
清三光反照事遂永代功高開闢理微稱謂義感朕心若夫道爲身濟猶靡厥
爵況乃誠德俱深勳冠天人者乎是用建茲邦國永祚山河言念載懷匪云足
報往欽哉俾屏余一人長弼皇晉流風垂祚暉烈無窮其降承嘉策對揚朕命
十二月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徵公入輔授侍中車騎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徐兗二州刺史如故表解兗州先是遣冠軍
劉敬宣伐蜀賊譙縱無功而返九月以敬宣挫退遜位不許乃降爲中軍將軍
開府如故初僞燕主鮮卑慕容德僭號於青州德死兄子超襲位前後屢爲邊
患五年二月大掠淮北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南太守趙元驅略千餘家三月

公抗表北討以丹陽尹孟昶監中軍留府事四月舟師發京都泝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步軍進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守鮮卑梁父莒城二戍並奔走慕容超聞王師將至其大將公孫五樓說超宜斷據大峴刈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僑軍無資求戰不得旬月之閒折棰以笞之耳超不從曰彼遠來疲勢不能久但當引令過峴我以鐵騎踐之不憂不破也豈有預芟苗稼先自蹙弱邪初公將行議者以爲賊聞大軍遠出必不敢戰若不斷大峴當堅守廣固刈粟清野以絕三軍之資非唯難以有功將不能自反公曰我揣之熟矣鮮卑貪不及遠計進利尅獲退惜粟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退守廣固我一得入峴則人無退心驅必死之衆向懷貳之虜何憂不尅彼不能清野固守爲諸君保之公既入峴舉手指天曰吾事濟矣六月慕容超遣五樓及廣寧王賀賴盧先據臨朐城既聞大軍至留羸老守廣固乃悉出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超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馳進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衆軍步進有車四千兩分車爲兩翼方軌徐行車悉張幔御者執矟又以輕騎爲遊軍軍令嚴肅行伍齊整未及臨朐數里賊鐵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命兗州刺史劉藩弟幷州刺史道憐諸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懷玉愼仲道索邈等齊力擊之日向昃公遣諸議參軍檀韶直趨臨朐韶率建威將軍向彌參軍胡藩馳往即日陷城斬其牙旗悉虜超輜重超聞臨朐已拔引衆走公親鼓之賊乃大破超遁還廣固獲超馬僞輦玉璽豹尾等送于京師斬其大將段暉等十餘人其餘斬獲千計明日大軍進廣固即屠大城超退保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圍高三丈外穿三重塹停江淮轉輸館穀於齊土撫納降附華戎歡悅援才授爵因而任之七月詔加公北青冀二州刺史超大將垣遵遵弟苗並率衆歸順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爲也綱者超僞尚書郎其人有巧思會超遣綱稱藩於姚興乞師請救興僞許之而實懼公不敢遣綱從長安還泰山太守申宣執送之乃升綱於樓上以示城內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超求救不獲綱反見虜轉憂懼乃請稱藩求割大峴爲界獻馬千疋不聽圍之轉急河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錄事參軍劉穆之有經略才具公以爲謀主動止必諮焉時姚興遣使告公云慕容見與鄰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十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遣鐵騎長驅而進公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穆之聞有羌使馳入而公發遣已去以與所言幷答具語穆之穆之尤公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之此宜善詳之云何卒爾便答公所答興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耳若燕未可拔羌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公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張之辭耳九月進公太尉中書監固讓僞徐州刺史段宏先奔索虜十月河北歸順張綱治攻具成設諸奇巧飛樓木幔之屬莫不畢備城上火石弓矢無所用之六年二月丁亥屠廣固超踰城走征虜賊曹喬胥獲之殺其亡命以下納口萬餘馬二千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市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仍有闚闞之志勸盧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番禺說循曰本住嶺外豈以理極於此正以劉公難與爲敵故也今方頓兵堅城之下未有旋日以此思歸死士掩襲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小息甲養衆不過一二年閒必璽書徵君若劉公自率衆至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將軍神武恐必不能當也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尅都邑傾其根本劉公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乃率衆過嶺是月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于時平齊問未至即馳使徵公公之初尅齊也欲停鎮下邳清盪河洛既而被徵使至即日班師鎮南將軍何無忌與徐道覆戰于豫章敗績無忌被害內外震駭朝廷欲奉乘輿北走就公尋知賊定未至人情小安公至下邳以船運輜重自率精銳步歸至山陽聞無忌被害則慮京邑失守乃卷甲兼行與數十人至淮上問行旅以朝廷消息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也公大喜單船過江逕至京口衆乃大安四月癸未公至京師解嚴息甲撫軍將軍劉毅抗表南征公與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曉其變態新獲奸利其鋒不可輕宜須裝嚴畢與弟同舉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不從舟師二萬發自姑孰循之初下也使道覆向尋陽自寇湘中

諸郡荊州刺史道規遣軍至長沙爲循所敗逕至巴陵將向江陵道覆聞毅上馳使報循曰毅兵衆甚盛成敗事係之於此宜并力摧之若此克捷天下無復事矣根本既定不憂上面不平也循即日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別有八艚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公以南藩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聽五月劉毅敗績于桑落洲棄船步走餘衆不得去者皆爲賊所擒初循至尋陽聞公已還不信也既破毅乃審凱入之問並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進平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疑議多日乃見從毅敗問至內外洶擾于時北師始還多創痍疾病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既破江豫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並聲其雄盛孟昶諸葛長民懼寇漸逼欲擁天子過江公不聽昶固請不止公曰今重鎮外傾彊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瓦解土崩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衞社稷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於草閒求活也我既決矣卿勿復言昶恐其不濟乃爲表曰臣諱北討衆並不同唯臣贊諱行計致使彊賊乘閒社稷危逼臣之辜也今謹引分以謝天下封表畢乃仰藥而死於是大開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科發居民治石頭城建牙誠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公以爲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既令賊無以測多少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移屯石頭乃柵淮斷查浦既而羣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回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焚舟而上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公于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循禁之自是衆軍轉集修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皆聚以實衆冠軍將軍劉敬宣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玉屯丹陽郡西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默屯建陽門外使寧朔將軍索邈領鮮卑

具裝虎班突騎千餘匹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于新亭賊並聚觀咸畏憚之然猶冀京邑及三吳有應之者遣十餘艦來拔石頭柵公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復攻柵設伏兵於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特戍南岸命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赤特軍戰敗死沒有百餘人赤特棄餘衆單舸濟淮賊遂率數萬屯丹陽郡公率諸軍馳歸衆憂賊過咸謂公當徑還拒戰公先分軍還石頭衆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出列陳於南塘以赤特違處分斬之命參軍諸葛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羣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曜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陳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暮衆亦歸劉毅之敗豫州主簿袁興國反叛據歷陽以應賊琅邪內史魏順之遣將謝寶討斬之興國司馬襲寶順之不救而退公怒斬之順之詠之之弟也於是功臣震懾莫敢不用命六月更授公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受黃鉞餘固辭以司馬庾悅爲建威將軍江州刺史自東陽出豫章七月庚申羣賊自蔡洲南走還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閒太守蒯恩追之公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盧循遣其大將荀林寇江陵桓謙先於江陵奔羌又自羌入蜀僞主譙縱以爲荊州刺史謙及譙道福率軍二萬出寇江陵適與林會相去百餘里荊州刺史道規斬謙于枝江破林於江津追至竹町斬之初循之走也公知其必寇江陵登遣淮陵內史索邈領馬軍步道援荊州又遣建威將軍孫季高率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江州刺史庾悅至五畝嶠賊遣千餘人據斷嶠道悅前驅鄱陽太守虞丘進攻破之公治兵大辦十月率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舟師南伐以後將軍劉毅監太尉留守府後事皆委焉是月徐道覆率衆三萬寇江陵荊州刺史道規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道覆走還湓口初公之遣索邈也邈在道爲賊所斷道覆敗後方達自循東下江陵斷絕京邑之問傳者皆云已沒及邈至方知循走循初自蔡洲南走留其親黨范崇民五千人高艦百餘戍南陵王仲德等聞大軍且至乃進攻之十一月大破崇民軍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循廣州守兵不以海道

爲防是月建威將軍孫季高乘海奄至而城池峻整兵猶數千季高焚賊舟艦悉力而上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循父以輕舟奔始興季高撫其舊民戮其親黨勒兵謹守初公之遣季高也衆咸以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徹見力二三非要公不從勑季高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今時當至廣州傾其巢窟令賊奔走之日無所歸投季高受命而行如期剋捷循方治兵旅舟艦設諸攻備公欲御以長算乃屯軍雷池賊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逕下公知其欲戰且慮賊戰敗或於京江入海遣王仲德以水艦二百於吉陽下斷之十二月循道覆率衆數萬方艦而下前後相抗莫見舳艫之際公悉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徇之於是衆軍並踊騰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燄張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召王仲德請還爲前驅留輔國將軍孟懷玉守雷池循聞大軍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公所執麾竿折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逕還廣州道覆還保始興公旋自左里天子遣侍中黃門勞師于行所

宋書卷一

宋書卷一考證

武帝紀上彭城縣綏里人○諸本同南史綏下有輿字臣承萶按劉延孫傳劉氏在彭城者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南史劉康祖傳作綏輿里與輿二字相近未知孰是宋胡三省通鑑註又作綏儒里誤也

晉朝衛將軍闕謝琰○晉書謝琰爲衞將軍與下句前將軍劉牢之書法正是一例並無闕文因諸本多同姑仍其舊

諱當反復還京口耳○反復通鑑作反服註讀反如服也應從通鑑

或說元曰劉諱龍行虎步視瞻不凡○南史此乃桓元妻劉氏之說視瞻一本作贍視

非劉裕莫可付以大事○本紀內凡遇帝名皆以諱字代之此獨出裕字似未畫一但諸本皆同或者因此處乃追述桓元之語特用變例未可知也

尚書王假率百官奉迎乘輿○假南史作嘏

由是王謐等諸人時衆民望○汲古閣衆作失民作人

衆驚下擊大破之○驚當作軍下當作進

與參軍費恬送弟袞州下○州下南史作下州

宋書卷一考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二

武帝中

七年正月己未振旅于京師改授大將軍揚州牧給班劍二十人本官悉如故固辭凡南北征伐戰亡者並列上賻贈尸喪未反遣主師迎接致還本土二月盧循至番禺爲孫季高所破收餘衆南走劉藩孟懷玉斬徐道覆于始興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并兼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桓玄頗欲釐改竟不能行公既作輔大示軌則豪強肅然遠近知禁至是會稽餘姚虞亮復藏匿亡命千餘人公誅亮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天子又申前命公固辭於是改授太尉中書監乃受命奉送黃鉞解冀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傳首京師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征西將軍荊州刺史道規疾患求歸八年四月改授豫州刺史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與公俱舉大義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業足以相抗雖權事推公而心不服也毅既有雄才大志厚自矜許朝士素望者多歸之與尚書僕射謝混丹陽尹郗僧施並深相結及西鎮江陵豫州舊府多割以自隨請僧施爲南蠻校尉既知毅不能居下終爲異端密圖之毅至西稱疾篤表求從弟兗州刺史藩以爲副貳僞許焉九月藩入朝公命收藩及謝混並於獄賜死自表討毅又假黃鉞率諸軍西征以前鎮軍將軍司馬休之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兗州刺史道憐鎮丹徒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加太尉司馬丹陽尹劉穆之建威將軍配以實力壬午發自京師遣參軍王鎮惡龍驤將軍蒯恩前襲江陵十月鎮惡剋江陵毅及黨與皆伏誅十一月己卯公至江陵下書曰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網修綱雖煩易理江荊凋殘刑政多闕頃年事故綏撫未遑遂令百姓疲匱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剝徵求不循政道宰莅之司或非良幹未能菲躬儉苟求盈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近因戎役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卹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爲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尚書定制實戶置臺調癸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省別量所出巴陵均折度支依舊兵運原五歲刑已下凡所質錄賊家餘口亦悉原放以荊州十郡爲湘州公乃進督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率衆伐蜀進公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九年二月乙丑公至自江陵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爲士民所患苦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禍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公卿以下頻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引前卻人閒語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左右壯士丁旿等自幔後出於坐拉焉長民墜牀又於地毆之死於牀側輿尸付廷尉并誅其弟黎民旿驍勇有氣力時人爲之語曰勿跋扈付丁旿先是山湖川澤皆爲豪強所專小民薪採漁釣皆責稅直至是禁斷之時民居未一公表曰臣聞先王制治九土攸序分境畫疆各安其居在昔盛世人無遷業故井田之制三代以隆秦革斯政漢遂不改富強兼并於是爲弊然九服弗擾所託成舊在漢西京大遷田景之族以實關中即以三輔爲鄉閭不復係之於齊楚自永嘉播越爰託淮海朝有匡復之算民復思本之心經略之圖日不暇給是以寧民綏治猶有未遑及至大司馬桓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爲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彌歷年載畫一之制漸用頹弛雜居流寓閭伍弗修王化所以未純民瘼所以猶在臣荷重任恥責實深自非改調解張無以濟治夫人情滯常難與慮始所謂父母之邦以爲桑梓者誠以生焉終焉敬愛所託耳今所居累世墳壟成行敬恭之誠豈不與事而至請準庚戌土斷之科庶子本所弘稍與事著然後率之以仁義鼓之以威武超大江而跨黃河撫九州而復舊土則戀本之志乃速由於當年在始暫勤要終所以能易伏惟陛下垂矜萬民憐其所失永懷鴻鴈之詩思隆中興之業既委臣以國重期臣以寧濟若所啟合允請付外施行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諸流寓郡縣多被併省以公領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

固讓太傅州牧及班劍奉還黃鉞七月朱齡石平蜀斬僞蜀王譙縱傳首京師
九月封公次子義真爲桂陽縣公以賞平齊及定盧循也天子重申前命授公
太傅揚州牧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將吏百餘數勸乃受羽葆鼓吹班劍餘
固辭十年息民簡役築東府起府舍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宗室之重
又得江漢人心公疑其有異志而休之兄子譙王文思在京師招集輕俠公執
文思送還休之令自爲其所休之表廢文思并與公書陳謝十一年正月公收
休之子文寶兄子文祖並於獄賜死率衆軍西討復加黃鉞領荊州刺史辛巳
發京師以中軍將軍道憐監留府事休之上表自陳曰臣聞運不常一治亂代
有陽九既謝圮終則泰昔篡臣肆逆皇綱絕紐十世未改鼎祚再隆大尉臣諱
威武明斷首建義旗除蕩元凶皇居反正布衣匹夫匡復社稷南剿盧循北定
廣固千載以來功無與等由是四海歸美朝野推崇既位窮台牧權傾人主不
能以道處功恃寵驕溢自以酬賞既極便情在無上刑戮逆濫政用暴苛問鼎
之迹日彰人臣之禮頓缺陛下四時膳御觸事縣空宮省供奉十不一在皇后
寢疾之際湯藥不周手與家書多所求告皆是朝士共所聞見莫不傷懷憤歎
口不敢言前揚州刺史元顯第五息法興桓玄之釁逃遠於外王路既開始得
歸本太傅之胤絕而復興凡在有懷誰不感慶諱吞噬之心不避輕重以法興
聰敏明慧必爲民望所歸芳蘭既茂內懷憎惡乃妄扇異言無罪即戮大司馬
臣德文及王妃公主情計切逼並狼狽請命逆肆禍毒曾不矜許冤酷之痛感
動行路自以地卑位重荷恩崇大乃以庶孽與德文嫡婚致茲非偶實由威逼
故衞將軍劉毅右將軍劉藩前將軍諸葛長民尚書僕射謝混南蠻校尉郗僧
施或盛勳德胤令望在身皆社稷輔弼協讚所寄無罪無辜一旦夷滅猜忍之
性終古所希臣自惟門戶衰破賴之獲存皇家所重終古難匹是以公私歸憑
事盡祇順再授荊州輒苦陳告自以才弱位隆不宜久荷分陝屢求解任必不
見聽前經揚侍老母半家俱西凡諸子姪悉留京輦臣兄子譙王文思雖年少
常人粗免咎悔性好交遊未知防遠羣醜交構爲其風聲諱遂翦戮人士遠送
文思臣順其此旨表送章節請廢文思改襲大宗遣息文寶送女東歸自謂推

誠奉順理不過此豈意諱包藏禍心遂見討伐加懸文思構生罪釁羣小之言
遠近嘩嘩而臣純愚闇信必謂不然尋臣府司馬張茂度狼狽東歸南平太守
檀範之復以此月三日委郡叛逆尋有審問東軍已上諱今此舉非有怨憎正
以臣王室之幹位居藩岳時賢既盡唯臣獨存規以翦滅成其篡殺鎮北將軍
臣宗之青州刺史臣敬宣並是諱所深忌憚欲以次除蕩然後傾移天日於事
可易今荊雍義徒不召而集子來之衆其會如林豈臣無德所能綏致蓋七廟
之靈理實幽顯輒授文思振武將軍南郡太守宗之子竟陵太守魯軌進號輔
國將軍臣今與宗之親御大衆出據江津案甲抗威隨宜應赴今絳旗所指唯
諱兄弟父子而已須尅蕩寇逆尋續馳聞由臣輕弱致諱凌橫上慚俯愧無以
厝顏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故吏也有幹用才能公未至江陵密使與之書
曰文思事源遠近所知去秋遣康之送還司馬軍者推至公之極也而了不遜
愧又無表疏文思經正不反此是天地之不容吾受命西討止其父子而已彼
土僑舊爲所驅逼一無所問往年郗僧施謝邵任集之等交構積歲專爲劉毅
謀主所以至此卿等諸人一時逼迫本無纖釁吾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在近
路正是諸人歸身之日若大軍登道交鋒接刃蘭艾吾誠不分故具示意并示
同懷諸人延之報曰承親率戎馬遠履西畿闔境士庶莫不惶駭何者莫知師
出之名故也今辱來疏始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款愛
待物當於古人中求耳以君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諮仰譙
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但康之前言有所不盡
故重使胡道諮白所懷道未及反已奏表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之懷
正當如此有何不可便與兵戈自義旗秉權以來四方方伯誰敢不先相諮疇
而逕表天子邪譙王爲宰相所責又表廢之經正何歸表使何因可謂欲加之
罪其無辭乎劉諱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天地所
不容在彼不在此矣來示言處懷期物自有由來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真可
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矣劉藩死於閶闔之內諸葛斃於左右之手甘言詫
方伯襲之以輕兵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爲得算良可

恥也責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性命以過日心企太平久矣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任之徒明矣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當與臧洪遊於地下不復多言公視書歎息以示諸佐曰事人當如此三月軍次江陵初雍州刺史魯宗之常慮不爲公所容與休之相結至是率其子竟陵太守軌會于江陵江夏太守劉虔之邀之軍敗見殺公命彭城內史徐逵之參軍王允之出江夏口復爲軌所敗並沒時公軍泊馬頭即日率衆軍濟江躬督諸將登岸莫不奮踊爭先休之衆潰與軌等奔襄陽江陵平加領南蠻校尉將拜值四廢日佐史鄭鮮之褚叔度王弘傅亮白遷日不許下書曰此州積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蕪杼軸空匱加以舊章乖昧事役頻苦童耄奪養老稚服戎空戶從役或越紼應召每永懷民瘼宵分忘寢誠宜蠲除苛政弘茲簡惠庶令凋風弊政與事而新寧一之化成於朞月荊雍二州西局蠻府吏及軍人年十二以還六十以上及扶養孤幼單丁大艱悉仰遣之窮獨不能存者給其長賑府州久勤將吏依勞銓序并除今年租稅四月公復率衆進討至襄陽休之奔羌天子復重申前命授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加前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封公第三子義隆爲北彭城縣公以中軍將軍道憐爲荊州刺史八月甲子公至自江陵奉還黃鉞固辭太傅州牧前部羽葆鼓吹其餘受命朝議以公道尊勳重不宜復施敬護軍既加殊禮奏事不復稱名以世子爲兗州刺史十二年正月詔公依舊辟士加領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增都督南秦凡二十二州公以平北文武寡少不宜別置於是罷平北府以併大府以世子爲豫州刺史三月加公中外大都督初公平齊仍有定關洛之意值盧循侵逼故其事不諧荊雍既平方謀外略會羌主姚興死子泓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公乃戒嚴北討加領征西將軍司豫二州刺史以世子爲徐兗二州刺史下書曰吾倡大義首自本州克復皇祚遂建勳烈外夷勍敵內清姦宄皆邦人州黨竭誠盡力之效也情若風霜義貫金石今當奉辭西旆有事關河覊絏叨蒙復忝今授情事繾綣可謂深矣頃軍國務殷刑辟未息眷言懷之能不多歎其犯臯棄五歲以還可一原遣文

武勞滿未敘榮轉者便隨班序報公受中外都督及司州並辭大司馬琅邪王禮敬朝議從之公欲以義聲懷遠奉琅邪王北伐五月羌僞黃門侍郎尹沖率兄弟歸順又加公北雍州刺史前部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解中書監八月丁巳率大衆發京師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尚書右僕射劉穆之爲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九月公次于彭城加領徐州刺史先是遣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步向許洛羌緣道屯守皆望風降服僞兗州刺史韋華先據倉垣亦率衆歸順公又遣北兗州刺史王仲德先以水軍入河仲德破索虜於東郡涼城進平滑臺十月衆軍至洛陽圍金墉泓弟僞平南將軍洸請降送于京師修復晉五陵置守衛天子詔曰夫嵩岱配極則乾道增輝藩岳作屏則帝王成務是以夏殷資昆彭之伯有周倚齊晉之輔鑒諸前典儀刑萬代翼治扶危靡不由此太尉公命世天縱齊聖廣淵明燭四方遺光宇宙爰自闕 初迪則投歛王國妖祲孔熾則功存社稷固以四維是荷萬邦攸賴者矣暨桓玄僭逆傾蕩四海公深秉大節靈武霆震弘濟朕躬再造王室每惟勳德銘于厥心遂北清海岱南夷百越荊雍稽服庸岷順軌剋黜方難式遏寇虐及阿衡王猷班序內外仰與絕風傍嗣逸業秉禮以整俗遵王以垂訓聲教遠被無思不洽爰暨木居海處之酋被髮彫題之長莫不忘其陋險九譯來庭此蓋播諸徽策靡究其詳者也曩者永嘉不綱諸夏幅裂終古帝居淪胥戎虜永言園陵率土同慕公明發遐慨撫機電征親董侯伯棱威致討旗旆首塗則八表響震偏師先路則參蟲雲徹舊都載清五陵復禮百城屈膝千落影從自篇籍所載生民以來勳德懋功未有若此之盛者也昔周呂佐叡聖之主因三分之形把旄仗鉞一時指麾皆大啓疆宇跨州兼國其在桓文方茲尤儉然亦顯被寵章光錫殊品況乃獨絕百代顯邁前烈者哉朕每弘鑒古訓思遵令圖以公深秉冲挹用闕大禮天人引領于茲歷載況今禹迹齊軌九隩同文司勳抗策普天增佇遂公高挹大猷國章三靈眷屬朕實祇懼便宜顯答羣望允崇盛典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爲宋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綬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策曰朕以寡昧仰纘洪

基夷羿乘釁蕩覆王室越在南鄙遷于九江宗祀絕饗人神無位提挈羣凶寄
命江滸則我祖宗之業奄墜于地七百之祚翦焉既傾若涉淵海罔知攸濟天
未絕晉誕育英輔振厥弛維再造區物興亡繼絕俾昏作明元勳至德朕實賴
焉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乃者桓玄肆僭滔天泯夏拔本塞源顛倒六位
庶僚俛眉四方莫卹公精貫朝日氣凌霄漢奮其靈武大殲羣慝剋復皇邑奉
帝歆神此公之節始於勳王者也授律羣后泝流長騖薄伐崢嶸獻捷南郢大
憝折首羣逆畢夷三光旋采舊物反正此又公之功也出藩入輔弘茲保弼阜
財利用繁殖生民編戶歲滋疆宇日啓導德明刑四境有截此又公之功也鮮
卑負衆僭盜三齊狼噬冀青虔劉沂岱介特退阻仍為邊毒公蒐乘秣駟躬入
遠疆衝櫓四臨萬雉俱潰竊號之虜顯戮司寇拓土三千申威龍漠此又公之
功也盧循妖凶伺隙五嶺乘虛肆逆侵覆江豫旆拂寰內矢及王城朝野喪沮
莫有固志家獻徙卜之計國議遷都之規公乘軺南濟義形于色凝然內湛視
嶮若夷攄略運奇英謨不世狡寇窮蹙喪旗宵遁俾我畿甸拯於將墜此又公
之功也追奔逐北揚旍江濆偏旅浮海指日遄至番禺之功俘級萬數左里之
捷魚潰鳥散元凶遠迸傳首萬里海南肅清荒服來款此又公之功也劉毅叛
渙負釁西夏陵上罔主志肆奸暴附麗協黨扇蕩王畿公御軌以刑消之不日
倉兕電泝神兵風掃罪人斯得荊衡清晏此又公之功也譙縱怙亂寇竊一隅
王化阻閡三巴淪溺公指命偏師授以良圖凌波浮湍致居井絡僭豎伏鑕梁
岷革偃此又公之功也馬休魯宗阻兵內侮驅率二方連旗稱亂公投袂星言
研其上略江津之師勢踰風電迴旆沔川實繁震懾二叛奔迸荊雍來蘇玄澤
浸育溫風潛被此又公之功也永嘉不競四夷擅華五都幅裂山陵幽辱祖宗
懷沒世之憤遺氓有匪風之思公遠齊伊宰納隍之仁近同小白滅亡之恥鞠
旅陳師赫然大號分命羣帥北徇司兗許鄭風靡鞏洛載清僞牧逆藩交臂請
罪百年榛穢一朝掃濟此又公之功也公有康宇內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發
迹則奇謨冠古電擊彊妖則鋒無前對皐寧東畿大造黔首若乃草昧經綸化
融於歲計扶危靜亂道固於苞桑辯方正位納之軌度蠲削煩苛較若畫一淳

風美化盈塞宇宙是以絕域獻琛遐夷納貢王略所宣九服率從雖文命之東
漸西被咎繇之邁于種德何以尚茲朕聞先王之宰世也庸勳尊賢建侯胙土
褒以寵章崇其徽物所以協輔皇家永隆藩屏故曲阜光啓遂荒徐宅營丘表
海四履有聞其在襄王亦賴匡霸又命晉文備物光錫惟公道冠前烈勳高振
古而殊典未加朕甚懵焉今進授相國以徐州之彭城沛蘭陵下邳淮陽山陽
廣陵兗州之高平魯泰山十郡封公為宋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爰定爾居用
建冢社昔晉鄭啓藩入作卿士周邵保傅出總二南內外之重公實兼之命使
持節太尉尚書左僕射晉寧縣五等男湛授相國印綬宋公璽紱使持節兼司
空散騎常侍尚書陽遂鄉侯泰授宋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
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無不總禮絕朝班居常之名宜與事革其相國總百揆去
錄尚書之號上送所假節侍中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豫章公印策進揚州
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公紀綱禮度萬國是式秉介蹈方
罔有遷志是以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抑末敦本務農重積采蘩實
殷稼穡惟阜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閑邪納正移風改俗陶鈞品物
如樂之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宣美王化導揚休風華夷企踵遠
人胥萃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官方任能網羅幽滯九皐辭野髦士盈朝是用
錫公納陛以登公當軸處中率下以義式遏寇讎清除苛慝是用錫公虎賁之
士三百人公明罰恤刑庶獄詳允放命干紀罔有攸縱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
龍驤鳳矯咫尺八紘括囊四海折衝無外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
矢千公溫恭孝思致虔禋祀忠肅之志儀刑萬方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
焉宋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儀欽哉其祇服往命茂對天休簡恤庶邦敬敷顯
德以終我高祖之嘉命置宋國侍中黃門侍郎尚書左丞相隨大使奉迎枹罕
虜乞佛熾槃遣使詣公求效力討羌拜西平將軍河南公十二年正月公以舟
師進討留彭城公義隆鎮彭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
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玄感蔚為帝師大拯
橫流夷項定漢固以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

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
迹懷人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
榱桷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天子追贈
公祖爲太常父爲左光祿大夫讓不受二月冠軍將軍檀道濟等次潼關三月
庚辰大軍入河索虜步騎十萬營據河津公命諸軍濟河擊破之公至洛陽七
月至陝城龍驤將軍王鎭惡伐木爲舟自河浮渭八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
姚泓於藍田王鎭惡剋長安生擒泓九月公至長安長安豐稔帑藏盈積公先
收其彝器渾儀土圭之屬獻于京師其餘珍寶珠玉以班賜將帥執送姚泓斬
于建康市謁漢高帝陵大會文武於未央殿十月天子詔曰朕聞先王之莅天
下也上則大寶以尊德下則建侯以褒功是以成勳告就文命有玄圭之錫四
海來王姬旦饗龜蒙之封夫翼聖宣績輔德弘猷禮窮元賞寵章希世況明保
沖昧獨運陶鈞者哉朕以不德遭家多難雲雷作屯夷羿竊命失位京邑遂播
釁荊蠻艱難卑約制命凶醜相國宋公天縱睿聖命世應期誠貫三靈大節宏發
拯朕躬於巢幕迴靈命於已崩固已道窮北面暉格八表者矣及外積全國之
勳內累戡黎之伐芟夷彊妖之始蘊崇奸猾之源顯仁藏用之道六府孔修之
績莫不雲行雨施能事必舉諒已方軌於三五不容於典策者焉自永嘉喪師
綿踰十紀五都分崩然正朔時暨唯三秦懸隔未之暫賓至令羌虜襲亂淫名
三世資百二之易守恃函谷之可關廟算韜略不謀之日久矣公命世撫運闡
曜威靈內研諸侯之慮外致上天之罰故能倉兕甫訓則許鄭風偃鉦鉞未指
則瀍洛霧披俾舊闕元陽復集萬國之軫東京父老重覩司隸之章俾朕負扆
高拱而保大洪烈是用遠鑒前典延卽羣謀敬授殊錫光啓疆宇乘馬之制有
陋舊章徽稱之美未窮上爵豈足以顯報懋功允塞民望藩輔王畿長轡六合
者乎實以公每秉謙德卑不可踰難進之道以寵爲戚是故降損盛制且有後
命也自茲迄今洪勳彌劭稜威九河魏趙底服迴轅崤潼連城冰泮遂長驅灞
滻懸旌龍門逆虜姚泓係頸就擒百稔梗穢滌於崇朝祖宗遺憤雪於一旦涉
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外罔有不服功固萬世其寧惟永豈金石雅頌所能
讚揚實可以告於神明勒銘嵩岱者已朕又聞之周道方遠則鸑鷟鳴岐二南
播德則麟䴏呈瑞自公大號初發爰暨告成靈祥炳煥不可勝紀豈伊素雉遠
至嘉禾近歸而已哉朕每仰鑒玄應俯察人謀進惟道勳退惟國典豈得遂公
沖挹而久蘊盛策便宜敬行大禮允副幽顯之望其進宋公爵爲王以徐州之
海陵東安北琅邪北東莞北東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汝南北潁川北南頓凡十
郡益宋國其相國揚州牧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十一月前
將軍劉穆之卒以司馬徐羨之代掌留任大事昔所決於穆之者皆悉以諮公
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會穆之卒乃歸十二月庚子發自長安以桂陽公義真
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留腹心將佐以輔之閏月公自洛入河開汴渠以歸十
四年正月壬戌公至彭城解嚴息甲以輔國將軍劉遵考爲幷州刺史領河東
太守鎭蒲坂公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固讓進爵六月受相國宋公九錫之
命令曰孤以寡薄負荷殊重守位奉藩危溢是懼朝恩隆泰委異推功遂方軌
齊晉擬議國典雖秉誠守分十稔于今而成命弗迴百辟胥暨內外庶僚敦勉
周至藉運來之功參休明之迹乘菲薄之資同盛德之事監寐永言未知攸託
隆祚之始思覃斯慶其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二十三日昧爽以前悉皆原宥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粟五斛府州刑罪亦同蕩然其餘詳依舊準詔崇
豫章公太夫人爲宋公太妃世子爲中軍將軍副貳相國府以太尉軍諮祭酒
孔季恭爲宋國尚書令青州刺史檀祗爲領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弘爲尚書
僕射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詔宋國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先是安西
中兵參軍沈田子殺安西司馬王鎭惡諸將軍復殺安西長史王修關中亂十
月公遣右將軍朱齡石代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眞爲雍州刺史義眞既還爲佛
佛虜所追大敗僅以身免諸將帥及齡石並沒領軍檀祗卒以中軍司馬檀道
濟爲中領軍十二月天子崩大司馬琅邪王卽帝位

元熙元年正月詔遣大使徵公入輔又申前命進公爵爲王以徐州之海陵東
海北譙北梁豫州之新蔡兗州之北陳留司州之陳郡汝南潁川滎陽十郡增
宋國七月乃受命赦國內五歲刑以下遷都壽陽以尚書劉懷愼爲北徐州刺

史鎮彭城九月解揚州十二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進王太妃爲太后王妃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王子王孫爵命之號一如舊儀

二年四月徵王入輔六月至京師晉帝禪位于王詔曰夫天造草昧樹之司牧所以陶鈞三極統天施化故大道之行選賢與能隆替無常期禪代非一族貫之百王由來尚矣晉道陵遲仍世多故爰暨元興禍難既積至三光貿位冠履易所安皇播越宗祀墮泯則我宣元之祚永墜于地顧瞻區域翦焉已傾相國宋王天縱聖德靈武秀世一匡頹運再造區夏固以興滅繼絶舟航淪溺矣若夫仰在璿璣旁穆七政薄伐不庭開復疆宇遂乃三俘僞主開滌五都雕顔卉服之鄉龍荒朔漠之長莫不迴首朝陽沐浴玄澤故四靈効瑞川岳啓圖嘉祥雜遝休應炳著玄象表革命之期華裔注樂推之願代德之符著乎幽顯瞻烏爰止允集明哲夫豈延康有歸咸熙告謝而已哉昔火德既微魏祖底績黃運不競三后肆勤故天之歷數實有攸在朕雖庸闇昧於大道永鑒廢興爲日已久念四代之高義稽天人之至望予其遜位別宮歸禪于宋一依唐虞漢魏故事詔草既成送呈天子使書之天子即便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天命已改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甲子策曰咨爾宋王夫玄古權輿悠哉邈矣其詳靡得而聞爰自書契降逮三五莫不以上聖君四海止戈定大業然則帝王者宰物之通器君道者天下之至公昔在上葉深鑒玆道是以天祿既終唐虞弗得傳其嗣符命來格舜禹不獲全其謙所以經緯三才澄序彝化作範振古垂風萬葉莫尚於茲自是厥後歷代彌劭漢既嗣德於放勳魏亦方軌於重華諒以協謀乎人鬼而以百姓爲心者也昔我祖宗欽明辰居其極而明晦代序盈虧有期翦商兆禍非唯一世曾是弗克矧伊在今天之所廢有自來矣唯王體上聖之姿苞二儀之德明齊日月道合四時乃者社稷傾覆王拯而存之中原蕪梗又濟而復之自負固不賓干紀放命肆逆滔天竊據萬里靡不潤之以風雨震之以雷霆九伐之道既敷八法之化自理豈伊博施於民濟斯黔庶固以義洽四海道威八荒者矣至於上天垂象四靈効徵圖讖之文既明人神之望已改百工歌於朝庶民頌于野億兆抃踊傾佇惟新自非百姓樂推天命攸集豈伊在予所得獨專是用仰祇皇靈俯順羣議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其中敬遵典訓副率土之嘉願恢洪業於無窮時膺休祐以答三靈之眷望又璽書曰蓋聞天生蒸民樹之以君帝皇寄世實公四海崇替係於勳德升降存乎其人故有國必亡卜年著其數代謝無常聖哲握其符昔在上世三聖係軌疇咨四嶽以弘揖讓惟先王之有作永垂範於無窮及劉氏致禪實堯是法有魏告終亦憲茲典我世祖所以撫歸運而順人事乘利見而定天保者也而道不常泰戎夷亂華喪我洛京遷國江表仍遘否運淪沒相因逮于元興遂傾宗祀幸賴神武光天大節宏發匡復我社稷重造我國家惟王聖德欽明則天光大應期誕載明保王室內紓國難外播宏略誅大憝於漢陽逋僭盜於沂渚澄氛西岷肅清南越再靜江湘拓定樊沔若乃永懷區宇思一聲教王師首路則伊洛澄流稜威嚮潼則華嶽褰霧偽酋銜璧咸陽即序雖彝器所銘詩書所詠庸勳之盛莫之與二也遂偃武修文誕敷德政八統以馭萬民九職以刑邦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故能信著幽顯義感殊方自歷世所賓舟車所暨靡不謳歌仁德抃舞來庭朕每敬惟道勳永察符運天之歷數實在爾躬是以五緯升度屢示除舊之迹三光協數必昭布新之祥圖讖禎瑞皎然斯在加以龍顔英特天授殊姿君人之表煥如日月傳稱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詩云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夫或躍在淵者終饗九五之位勳格天地者必膺大寶之業昔土德告沴傳胙于我有晉今歷運改卜永終于茲亦以金德而傳于宋仰四代之休義鑒明昏之定期詢于羣公爰逮庶尹咸曰休哉罔違朕志今遣使持節兼太保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澹兼太尉尚書宣範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如唐虞漢魏故事王其允答人神君臨萬國時膺靈祉酬于上天之眷命王奉表陳讓晉帝已遜琅邪王第表不獲通於是陳留王度嗣等二百七十人及宋臺羣臣並上表勸進上猶不許太史令駱達陳天文符瑞數十條羣臣又固請王乃從之

宋書卷二考證

武帝紀中遣主師迎接致還本土○主一本譌王師一本作帥

或非更𢿌未能菲躬儉○躬下當有節字或儉下脫一用字

休之府錄事參軍韓延之故吏也○一本延之下有公之二字文意更明

劉藩死於閶闔之內○闔通鑑作闔

愛璧木居海戍之嵩○嵩監本譌首今改正

再遣區物○物南史作萬

宋書卷二考證

宋書卷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設壇於南郊卽皇帝位柴燎告天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天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歷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宰世天下為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首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憑依為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主遷播宗祀堙滅諱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援則皇祀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僞必滅誠興廢有期否終有數至於大造晉室撥亂濟民因藉時來實尸其重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庭正朔所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協祉歲月滋著是以羣公卿士億兆夷人僉曰皇靈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於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永懷祇懼若厲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情克隆天保永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禮畢備法駕幸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夫世代迭興承天統極雖遭遇異塗因革殊事若乃功濟區宇道振生民興廢所階異世一揆朕以寡薄屬當艱運藉否終之期因士民之力用獲拯溺匡世撥亂安國寧民業未半古功參曩烈晉氏以多難仍遘歷運已移欽若前王憲章令軌用集大命于朕躬惟德匪嗣辭不獲申遂祇順三靈饗茲景祚燔柴于南郊受終于文祖猥當與能之期爰集樂推之運嘉祚肇開隆慶惟始思俾休嘉惠茲兆庶其大赦天下改晉元熙二年為永初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與之更始長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準封晉帝為零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晉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晉典上書不為表答表勿稱詔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為穆皇后尊王太后為皇太后詔曰夫微禹之感歎深後昆盛德必祀道隆百世晉氏封爵咸隨運改至於德參微管勳濟蒼生愛人懷樹猶或勿翦雖在異代義無泯絕降殺之儀一依前典可降始興公封始興縣公廬陵公封柴桑縣公各千戶始安公封荔浦縣侯長沙公封醴陵縣侯康樂公可卽封縣侯各五百戶以奉晉故丞相王導太傅謝安大將軍溫嶠大司馬陶侃車騎將軍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依本秩無所減降封晉臨川王司馬寶為西豐縣侯食邑千戶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尚書僕射徐羨之加鎮軍將軍右衞將軍謝晦為中領軍宋國領軍檀道濟為護軍將軍中領軍劉義欣為青州刺史立南郡公義慶為臨川王又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之要典愼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迍邅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饗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論舉戰亡之身厚加復贈乙亥立桂陽公義真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第四皇子義康為彭城王丁丑詔曰古之王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卹患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託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若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萬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戊寅詔曰百官事殷俸薄祿不代耕雖國儲未豐要令公私周濟諸供納昔減半者可悉復舊六軍見祿粗可不在此例其餘官寮或自本俸素少者亦疇量增之己卯改晉泰始歷為永初歷秋七月丁亥原放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諸徙家並聽還本土又運舟材及運船不復下諸郡輸出悉委都水別量臺府所須皆別遣主帥與民和市卽時裨直不復責租民求辦又停廢虜車牛不得以官威假借又以市稅繁苦優量減降從征關洛殞身戰場幽沒不反者贍賜其家己丑陳留王曹虔嗣薨辛卯復置五校三將官增殿中將軍員二十人餘在員外戊戌後將軍雍州刺史趙

倫之進號安北將軍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劉懷慎進號平北將軍征西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楊盛進號車騎大將軍甲辰鎮西將軍李歆進號征西將軍
平西將軍乞佛熾盤進號安西大將軍征東將軍高句驪王高璉進號征東大
將軍鎮東將軍百濟王扶餘映進號鎮東大將軍置東宮冗從僕射旅賁中郎
將官戊申遷神主於太廟車駕親奉壬子詔曰往者軍國務殷事有權制劫科
峻重施之一時今王道維新政和法簡可一除之還遵舊條反叛淫盜三犯補
冶士本謂一事三犯終無悛革主者頃多并數衆事合而爲三甚違立制之旨
普更申明八月戊午西中郎將荆州刺史宜都王諱進號鎮西將軍辛酉開亡
叛赦限內首出蠲租布二年先有資狀黃籍猶存者聽復本注諸舊郡縣以北
爲名者悉除寓立於南者聽以南爲號又制有無故自殘傷者補冶士實由政
刑煩苛民不堪命可除此條罷青州并兗州戊辰詔曰彭沛下邳三郡首事所
基情義繾綣事由情獎古今所同彭城桑梓本鄉加隆攸在優復之制宜同豐
沛其沛郡下邳可復租布三十年辛未追謚妃臧氏爲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
爲皇太子乙亥詔曰朕承歷受終猥饗天命荷積善之祚藉士民之力率由令
範先后祗嚴宣訓七廟肇建情敬無違加以儲宮備禮皇基彌固國慶家禮爰
集旬日豈予一人獨荷茲慶其見刑罪無輕重可悉原赦限百日以今爲始先
因軍事所發奴僮各還本主若死亡及勳勞破免亦依限還直閏月壬午朔詔
曰晉世帝后及藩王諸陵守衞宜便置格其名賢先哲見優前代或立德著節
或寧亂庇民墳塋未遠並宜灑掃主者具條以聞丁酉特進左光祿大夫孔季
恭加開府儀同三司辛丑詔曰主者處案雖多所諮詳若衆官命議宜令明審
自頃或總稱參詳於文漫略自今有厝意者皆當指名其人所見不同依舊繼
啓又詔曰諸處冬使或遣或不事役宜省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在其例郡縣
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亦停之九月壬子朔置東宮殿中將軍十人員外十二
人壬申置都官尚書冬十月辛卯改晉所用王肅祥禫二十六月儀依鄭玄二
十七月而後除十二月辛巳朔車駕臨延賢堂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酉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丙寅斷金銀塗以揚州刺史廬陵王
義真爲司徒以尚書僕射鎮軍將軍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丙子南康揭
陽蠻反郡縣討破之己卯禁喪事用銅釘罷會稽郡府二月己丑車駕幸延賢
堂策試諸州郡秀才孝廉揚州秀才顧練豫州秀才殷朗所對稱旨並以爲著
作佐郎戊申制中二千石加公田一頃三月乙丑初限荆州府置將不得過二
千人吏不得過一萬人州置將不得過五百人吏不得過五千人兵士不在此
限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
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戊申車駕於華林園聽訟己亥以左衞將軍王
仲德爲冀州刺史五月己酉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官甲戌車駕又幸
華林園聽訟六月壬寅詔曰杖罰雖有舊科然職務殷碎推坐相尋若皆有其
實則體所不堪文行而已又非設罰之意可籌量觕爲中否之格車駕又於華
林園聽訟甲辰制諸署敕吏四品以下又府署所得輒罰者聽統府寺行四十
杖秋七月己巳地震八月壬辰車駕又於華林園聽訟九月己丑零陵王薨車
駕三朝率百僚舉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陽公故事太尉持節監護葬以
晉禮冬十月丁酉詔曰兵制峻重務在得宜役身死叛輒考傍親流遷彌廣未
見其極遂令冠帶之倫淪陷非所宜革以弘泰去其密科自今犯罪充兵合舉
戶從役者便付營押領其有戶統及謫止一身者不得復侵濫服親以相連染
己亥以涼州胡太師沮渠蒙遜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癸卯
車駕於延賢堂聽訟以員外散騎常侍應襲爲寧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甲辰朔詔刑罰無輕重悉皆原降壬子以前冀州刺史王仲德爲
徐州刺史癸丑以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撫軍
將軍江州刺史王弘進號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詹事傅亮爲尚書僕射
中領軍謝晦爲領軍將軍乙卯以輔國將軍毛德祖爲司州刺史乙丑詔曰古之
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
代莫不敦崇學藝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旍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
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于地後生大懼於墻面
故老竊歎於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

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二月丁丑詔曰豫州南臨江滸北接河洛民荒境曠轉輸艱遠撫莅之宜各有其便淮西諸郡可立爲豫州自淮以東爲南豫州以豫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南豫州刺史征虜將軍劉粹爲豫州刺史又分荆州十郡還立湘州左衛將軍張紀爲湘州刺史戊寅以徐州之梁還屬豫州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廟而已丁未以司徒廬陵王義真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上疾瘳己未大赦天下時秦雝流戶悉南入梁州庚申送綜絹萬匹荆雝州運米委州刺史隨宜賦給辛酉亡命刁彌攻京城得入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討斬之夏四月乙亥封仇池公楊盛爲武都王平南將軍楊撫進號安南將軍丁亥以車騎司馬徐琰爲兗州刺史庚寅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孔季恭薨五月上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小卻可以會稽江州處之又爲手詔曰朝廷不須復有別府宰相帶揚州可置甲士千人若大臣中任要宜有爪牙以備不祥人者可以臺見隊給之有征討悉配以臺見軍隊行還復舊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仗既不許入臺殿門要重人可詳給班劍癸亥上崩于西殿時六十七秋七月己酉葬丹陽建康縣蔣山初寧陵上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未嘗視珠玉輿馬之飾後庭無紈綺絲竹之音寧州嘗獻虎魄枕光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創上大悅命擣碎分付諸將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腳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腳牀釘用鐵諸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金玉內外奉禁莫不節儉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履好出神虎門逍遙左右從者不過十餘人時徐羨之住西州嘗幸羨之便步出西掖門羽儀絡驛追隨已出西明門矣諸子旦問起居入閤脫公服止著裙帽如家人之禮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鄣壁上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故能光有天下克成大業者焉

史臣曰漢氏載祀四百比祚隆周雖復四海橫潰而民繫劉氏惵惵黔首未有遷奉之心魏武直以兵威服衆故能坐移天曆鼎運雖改而民未忘漢及魏室衰孤怨非結下晉籍宰輔之柄因皇族之微世擅重權用基王業至於宋祖受命義越前模晉自社廟南遷祿去王室朝權國命遞歸台輔君道雖存主威久謝桓溫雄才蓋世勳高一時移鼎之業已成天人之望將改自斯以後晉道彌昏道子開其禍端元顯成其末釁桓玄藉運乘時加以先父之業因基革命人無異心高祖地非桓文衆無一旅曾不浹旬夷凶翦暴祀晉配天不失舊物誅內清外功格區宇至於鍾石變聲柴天改物民已去晉異於延康之初功實靜亂又殊咸熙之末所以恭皇高遜殆均釋負若夫樂推所歸謳歌所集魏晉采其名高祖收其實矣盛哉

宋書卷二

宋書卷三考證

武帝紀下性尤簡易常著連齒木屐○屐一本作屧

史臣論元顯成其末釁○末釁一本作釁末

高祖收其實矣盛哉○諸本此下並注闕字今觀文義本無闕文從南本刪

宋書卷三考證

梁　　沈　約　撰

本紀第四

少帝

少帝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母曰張夫人晉義熙二年生於京口武帝
晚無男及帝生甚悅年十歲拜豫章公世子帝有旅力善騎射解音律宋臺建
拜宋世子元熙元年進為宋太子武帝受禪立為皇太子永初三年五月癸亥
武帝崩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六月壬申以尚書僕
射傅亮為中書監司空徐羨之領軍將軍謝晦及亮輔政戊子太尉長沙王道
憐薨秋九月丁未有司奏武皇帝配南郊武敬皇后配北郊冬十一月戊午有
星孛於營室十二月庚戌魏軍克滑臺明年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為景平
元年文武進位二等辛巳祀南郊虜將達奚卬破金墉進圍虎牢毛德祖擊虜
敗之虜退而復合拓跋木末又遣平安公㳘歸寇青州癸卯河南郡失守乙卯
有星孛于東壁二月丁丑太皇太后崩沮渠蒙遜吐谷渾阿豺並遣使朝貢庚
辰爵蒙遜為大將軍封河西王以阿豺為安西將軍沙州刺史封澆河公辛未
富陽人孫法光反寇山陰會稽太守褚談遣山陰令陸劭討敗之三月壬寅孝
懿皇后祔葬於興寧陵是月高麗國遣使朝貢甲子豫州刺史劉粹遣軍襲許
昌殺虜潁州太守庾龍乙丑虜騎寇高平初虜自河北之敗請修和親及聞高
祖崩因復侵擾河洛之地騷然矣夏四月檀道濟北征攻臨朐焚虜攻具乙未
魏軍克虎牢執司州刺史毛德祖以歸秋七月癸酉尊所生張夫人為皇太后
丁丑以旱詔赦五歲以下罪人冬十月己未有星孛於氐指尾貫攝提向大角
仲月在危季月掃天倉而後滅是歲魏主拓跋嗣薨子燾立十二月丙寅省寧
州之江陽犍為安上三郡合為宋昌郡

二年春正月癸巳朔日有蝕之廢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真為庶人徙新安郡
乙未以皇弟義恭為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乙巳大風天有五色雲占者以為
有兵高麗國遣使貢獻執政使使者誅義真於新安夏五月江州刺史檀道濟
揚州刺史王弘入朝帝居處所為多過失乙酉皇太后令曰王室不造天禍未
悔先帝創業弗永棄世登遐義符長嗣屬當天位不謂窮凶極悖一至於此大
行在殯宇內哀惶幸災肆於悖詞喜容表於在感至乃徵召樂府鳩集伶官優
倡管弦靡不備奏珍羞甘膳有加平日采擇媵御產子就宮靦然無怍醜聲四
達及懿后崩背重加天罰親與左右執紼歌呼推排梓宮抃掌笑謔殿省備聞
加復日夜媟狎羣小慢戲興造千計費用萬端帑藏空虛人力殫盡刑罰苛虐
幽囚日增居帝王之位好皁隸之役處萬乘之尊悅廝養之事親執鞭撲毆擊
無辜以為笑樂穿池築觀朝成暮毀徵發工匠疲極兆民遠近歎嗟人神怨怒
社稷將墜豈可復嗣守洪業君臨萬邦今廢為營陽王一依漢昌邑晉海西故
事奉迎鎮西將軍宜都王義隆入纂皇統始徐羨之傅亮將廢帝諷王弘檀道
濟求赴國訃弘等來朝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是旦道濟謝晦領兵
居前羨之等隨後因東掖門開入自雲龍門盛等先戒宿衛莫有禦者時帝於
華林園為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象破岡埭與左右引船唱呼以為歡
樂夕游天泉池即龍舟而寢其朝未興兵士進殺二侍者於帝側傷帝指扶出
東閣就收璽紱羣臣拜辭送於東宮遂幽于吳郡是日赦死罪以下太后令奉
還璽紱檀道濟入守朝堂六月癸丑徐羨之等使中書舍人邢安泰弑帝於金
昌亭帝有勇力不即受制突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致殞時年十九

宋書卷四

宋書卷四考證

少帝紀奔走出昌門追以門關踣之○關一本作開者誤

宋書卷四考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五

文帝

太祖文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晉安帝義熙三年生於京口盧循之難上年四歲高祖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上鎮京城十一年封彭城縣公高祖伐羌至彭城將進路板上行冠軍將軍留守晉朝加授使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關中平定高祖還彭城又授監司州豫州之淮西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前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將鎮洛陽仍改授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豫州之河南廣平揚州之義成松滋四郡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永初元年封宜都王食邑三千戶進督北秦并前七州進號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湘州是歲入朝時年十四長七尺五寸博涉經史善隸書景平二年七月中少帝廢百官備法駕奉迎入奉皇統行臺至江陵進璽紱侍中臣璞散騎常侍臣凝之中書監尚書令護軍將軍建成縣公臣亮左衛將軍臣景仁給事中游擊將軍龍鄉縣侯臣隆越騎校尉都亭侯臣綱給事黃門侍郎臣孔琳之散騎侍郎臣劉思考員外散騎侍郎臣潘盛中書侍郎臣何尚之羽林監封陽縣開國侯臣蕭思話長兼尚書左丞德陽縣侯臣孫康吏部郎中騎都尉臣張茂度儀曹郎中臣徐長琳倉部郎中臣庾俊之都官郎中臣袁洵等上表曰臣聞否泰相革數窮則變天道所以不留卜世所以靈長乃者運距陵夷王室艱晦九服之命靡所適歸高祖之業將墜于地賴基厚德深人神同奬社稷以寧有生獲乂伏惟陛下君德自然聖明在御孝悌著於家邦風猷宣於藩牧是以徵祥雜沓符瑞燿煇宋廟神靈乃睠西顧萬邦黎獻望景託生臣等忝荷朝列豫充將命復集休明之運再覩太平之業行臺至止瞻望城闕不勝喜說鳧藻之情謹詣門拜表以聞上答曰皇運艱弊數鍾屯夷仰惟崇基感尋國故永慕厥躬悲慨交集賴七百祚永股肱忠賢故能休否以泰天人式序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并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爲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牓諸門一依宮省上不許甲戌發江陵八月丙申車駕至京城丁酉謁初寧陵還於中堂即皇帝位

元嘉元年秋八月丁酉大赦天下改景平二年爲元嘉元年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債勿復收庚子以行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謝晦爲撫軍將軍荊州刺史癸卯司空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進位司徒衛將軍江州刺史王弘進位司空中書監護軍將軍傅亮加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謝晦進號衛將軍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甲辰追尊所生胡婕妤爲皇太后諡曰章后衛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號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義恭進號撫軍將軍封江夏王立第六皇弟義宣爲竟陵王第七皇弟義季爲衡陽王戊申以豫州刺史劉粹爲雍州刺史驍騎將軍管義之爲豫州刺史南蠻校尉到彥之爲中領軍己酉減荊湘二州今年稅布之半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爲皇后

二年春正月丙寅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奉表歸政上始親覽車駕祠南郊大赦天下三月乙丑左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進號安北將軍夏五月戊寅特進謝澹卒秋八月甲申以關中流民出漢川置京兆扶風馮翊等郡乙酉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司空王弘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以右軍長史江恆爲廣州刺史冬十一月癸酉以前將軍楊玄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寅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徐羨之尚書令護軍將軍左光祿大夫傅亮有罪伏誅遣中領軍到彥之征北將軍檀道濟討荊州刺史謝晦上親率六師西征大赦天下丁卯以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爲荊州刺史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江夏王義恭改爲南徐州刺史己巳以前護軍將軍趙倫之爲鎮軍將軍閏月丙戌皇子劭生二月乙卯繫囚見徒一皆原赦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爲尚書左僕射豫章太守鄭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建安太守潘城有

靜伏誅庚申特進范泰加光祿大夫是日車駕發京師戊辰到彥之檀道濟大破謝晦於隱磯丙子車駕自蕪湖反旆己卯擒晦於延頭送京師伏誅三月辛巳車駕還宮夏五月乙未以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中領軍到彥之爲南豫州刺史戊戌以後將軍長沙王義欣爲南兗州刺史乙巳驃騎大將軍涼州牧大沮渠蒙遜改爲車騎大將軍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嶽省方採風觀政所以情僞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擁九皋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旦顧盲傳巖發想宵寐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民隱尚隔視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食今氛穢祛蕩宇內寧晏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宰守稱職之良閨蓽一介之善詳悉列奏勿或有遺若刑獄不卹政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博採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丙午車駕臨延賢堂聽訟六月己未以鎮軍將軍趙倫之爲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丙寅車駕又於延賢堂聽訟丙子又聽訟以右衛王華爲中護軍冬十一月戊寅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爲益州刺史驃騎參軍劉道產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亥以南蠻校尉劉遵考爲雍州刺史十二月癸丑以中書侍郎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壬戌前吳郡太守徐佩之謀反及黨與皆伏誅

四年春正月乙亥朔曲赦都邑百里內辛巳車駕親祠南郊二月乙卯行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丙子詔曰丹徒桑梓綢繆大業攸始踐境永懷觸感罔極昔漢章南巡加恩元氏況情義二三有兼曩日思播遺澤酬慰士民其蠲此縣今年租布五歲刑以下皆悉原遣登城三戰及大將家隨宜隱卹丁亥車駕還宮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壬寅禁斷夏至日五絲命縷之屬富陽令諸葛闡之之議也夏四月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爲交州刺史五月壬午中護軍王華卒京師疾疫甲午遣使存問給醫藥死者若無家屬賜以棺器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庚申以金紫光祿大夫殷穆爲護軍將軍

五年春正月乙亥詔曰朕恭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寐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予思所以側身剋念議獄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瘼羣后百司其各獻讜言指陳得失勿有所諱甲申車駕臨玄武館閱武戊子京邑大火遣使巡慰賑賜夏四月己亥以南蠻校尉蕭摹之爲湘州刺史戊午以始興太守徐豁爲廣州刺史五月己卯以湘州刺史張邵爲雍州刺史六月庚戌司徒王弘降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京邑大水己卯遣使檢行賑贍以江夏內史程道惠爲廣州刺史秋八月壬戌特進左光祿大夫范泰卒冬十月甲辰車駕於延賢堂聽訟閏月癸未以右軍司馬劉德武爲豫州刺史辛卯安陸公相周籍之爲寧州刺史十二月庚寅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趙倫之卒是歲天竺國遣使獻方物

六年春正月辛丑車駕親祠南郊癸丑以驃騎將軍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徐州刺史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爲皇太子戊午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一等辛酉以左衛將軍殷景仁爲中領軍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爲尚書令丹陽尹臨川王義慶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江夷爲尚書右僕射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癸巳以新除尚書令王敬弘爲特進左光祿大夫甲午以撫軍司馬劉道濟爲益州刺史乙卯於雍州置馮翊郡七月己酉以尚書左丞孔默之爲廣州刺史是月百濟王遣使獻方物九月戊午於秦州置隴西宋康二郡冬十月壬申中領軍殷景仁丁艱去職十一月己丑朔日有蝕之十二月丁亥河南國西河王遣使獻方物

七年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慕容璝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是月倭國王遣使獻方物三月戊子遣右將軍到彥之北伐水軍入河甲午以前征虜司馬沖爲司州刺史甲寅以前中領軍殷景仁爲領軍將軍夏四月癸未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六月己卯以冠軍將軍氐楊難當爲秦州刺史秋七月戊子索虜碻磝戍棄城走丙申以平北諮議參軍甄法護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戌索虜滑臺戍棄城走甲寅林邑國訶羅他國師子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甲寅罷南豫州并豫州以左將軍竟陵王義宣爲徐州刺史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戊寅金墉城爲索虜所陷十一月癸未虎牢城復爲索虜所陷壬辰遣征南大將軍檀道

濟北討右將軍到彥之自滑臺奔退十二月辛酉以南兗州刺史長沙王義欣爲豫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司州刺史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牆兗州刺史竺靈秀有罪伏誅

八年春正月庚寅於交州復立珠崖郡癸巳以左軍將軍申宣爲兗州刺史丁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破索虜於東壽張二月乙卯以平北司馬韋朗爲青州刺史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爲湘州刺史辛酉滑臺爲索虜所陷癸酉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引軍還丁丑青州刺史蕭思話棄城走以太子右衛率劉遵考爲南兗州刺史二月甲申車駕於延賢堂聽訟戊申詔曰自頃軍役殷興國用增廣資儲不給百度尚繁宜存節約以應事實內外可通共詳思務令節儉夏四月甲寅以衡陽王師阮萬齡爲湘州刺史乙卯以後軍參軍徐遵之爲兗州刺史六月乙丑大赦天下己卯割江南及揚州晉陵郡屬南徐州江北屬兗州以徐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南兗州刺史司徒司馬吉翰爲徐州刺史閏月庚子詔曰自頃農桑惰業遊食者衆荒萊不闢督課無聞一時水旱便有罄匱不深存務本豐給靡因郡守賦政方畿縣宰親民之主宜思獎訓導以良規咸使肆力地無遺利耕蠶樹藝各盡其力若有力田殊衆歲竟條名列上揚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丙午以左軍諮議參軍劉道產爲雍州刺史秋八月甲辰臨川王義慶解尚書僕射丁未割豫州梁郡屬南兗州冬十二月罷湘州還并荊州

九年春三月庚戌衛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檀道濟進位司空夏四月乙亥以護軍將軍殷穆爲特進右光祿大夫建昌縣公到彥之爲護軍將軍五月壬申中書監錄尚書事衛將軍揚州刺史王弘薨六月甲戌以左軍諮議參軍申宣爲青州刺史分青州置冀州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己卯以司徒參軍崔諲爲冀州刺史壬午以吐谷渾慕容延爲平東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北將軍叱渾輝伐爲鎮軍將軍癸未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偏擁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置積射彊弩將軍官乙未以征西將軍沙州刺史吐谷渾慕容璝爲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北秦州刺史氐楊難當加號征西將軍壬寅以撫軍將軍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義慶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南兗州刺史竟陵王義宣爲中書監中軍將軍征虜將軍衡陽王義季爲南徐州刺史秋七月戊辰以尚書王仲德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爲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爲領軍將軍壬申河南國西河王遣使獻方物九月妖賊趙廣寇益州陷沒郡縣州府討平之冬十一月壬子以少府甄法崇爲益州刺史癸丑於廣州立宋康郡十二月甲戌以右軍參軍李秀之爲交州刺史庚寅立第五皇子紹爲廬陵王江夏王義恭子朗爲南豐縣王

十年春正月甲寅竟陵王義宣改封南譙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加領兗州刺史淮南太守段宏爲青州刺史己未大赦天下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後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號鎮軍將軍夏四月戊戌青州刺史段宏加冀州刺史封陽縣侯蕭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林邑王遣使獻方物六月乙亥以前青州刺史韋朗爲廣州刺史闍婆州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秋七月戊戌曲赦益梁秦三州於益州立宋寧宋興二郡八月丁丑於青州立太原郡辛巳護軍將軍到彥之卒冬十一月氐楊難當寇漢川丁未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難當據有梁州

十一年春正月亡命馬大玄羣黨數百人寇秦梁州郡討平之二月癸酉以交阯太守李耽之爲交州刺史夏四月梁秦二州刺史蕭思話破氐楊難當梁州平五月丁卯曲赦梁南秦二州劍閣北戊寅以大沮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是月京邑大水六月丁未省魏郡是歲林邑國扶南國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

十二年春正月辛酉大赦天下辛未車駕親祠南郊癸酉封黃龍國主馮弘爲燕王夏四月乙酉尚書僕射殷景仁加中護軍丙辰詔曰周宗以寧實由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寐寤樂賢爲日已久而俊哲難階明揚莫效用令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慚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篤訓貢士任官先代

之成準便可宣敕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覩厥用是夜京郡地震六月丹陽淮南吳興義興大水京邑乘船己酉以徐豫南兗三州會稽宣城二郡米數百萬斛賜五郡遭水民是月斷酒師子國遣使獻方物秋七月乙酉闍婆娑達國扶南國並遣使獻方物八月壬申於益州立南晉壽新巴西三郡乙亥原遭水郡諸逋負九月蜀郡賊張尋爲寇冬十一月以右軍行參軍苟道覆爲交州刺史

十三年春正月癸丑上有疾不朝會三月己未司空江州刺史檀道濟有罪伏誅庚申大赦天下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夏五月戊辰鎮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仲德進號鎮北大將軍庚辰以征北司馬王方俳爲兗州刺史六月高麗國武都王遣使獻方物秋七月己未零陵王太妃薨追崇爲晉皇后葬以晉禮八月庚寅尚書僕射中護軍殷景仁改爲護軍將軍九月癸丑立第二皇子濬爲始興王第三皇子諱爲武陵王

十四年春正月辛卯車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二月壬子以步兵校尉劉道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夏四月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爲益州刺史秋八月戊午以尚書金部郎中徐森之爲交州刺史冬十二月辛酉停賀雪河南國西河王訶羅單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以平東將軍吐谷渾慕容延爲鎮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夏四月甲辰燕王年遣使獻方物立皇太子妃殷氏賜王公以下各有差己巳以倭國王珍爲安東將軍五月己丑特進右光祿大夫殷穆卒辛卯鎮北大將軍徐州刺史王仲德卒壬辰以右衞將軍劉遵考爲徐兗二州刺史秋七月辛未地震甲戌以陳南頓二郡太守徐循爲寧州刺史八月辛丑以左衞將軍趙伯符爲徐兗二州刺史甲寅以始興內史陸徽爲廣州刺史丁巳以兗州刺史王方俳爲青冀二州刺史是歲武都王河南國高麗國倭國扶南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六年春正月戊寅車駕於北郊閱武庚寅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餘如故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刺史如故特進左光祿大夫王敬弘開府儀同三司癸巳復分荊州置湘州二月己亥以南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丁未以始興王濬爲湘州刺史癸亥割梁州之巴西梓潼南宕渠南漢中南秦州之南安懷寧凡六郡屬益州分長沙江夏郡立巴陵郡屬湘州夏四月丁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爲衞將軍江州刺史六月己酉隴西吐谷渾慕容延改封河南王癸丑以吐谷渾拾寅爲平西將軍吐谷渾繁曜爲撫軍將軍秋八月庚子立第四皇子鑠爲南平王閏月乙未鎮軍將軍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薨戊戌復分豫州之淮南爲南豫州癸卯以左衞將軍劉遵考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湘州刺史始興王濬爲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諱爲湘州刺史冬十二月乙亥皇太子冠大赦天下是歲武都王河南王林邑國高麗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五月癸巳領軍將軍劉湛母憂去職秋七月壬寅以征虜諮議參軍杜驥爲青州刺史壬子皇后袁氏崩八月徐兗青冀四州大水己未遣使檢行賑卹九月壬子葬元皇后於長寧陵冬十月戊午前丹陽尹劉湛有罪及同黨伏誅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爲江州刺史大將軍如故以司空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司徒錄尚書事戊寅衞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尚書僕射護軍將軍殷景仁爲揚州刺史僕射如故十一月丙戌以尚書劉義融爲領軍將軍祕書監徐湛之爲中護軍丁亥詔曰前所給揚南徐二州百姓田糧種子兗兩豫青徐諸州比年所寬租穀應督入者悉除半今半有不收處都原之凡諸逋債優量申減又州郡估稅所在市調多有煩刻山澤之利猶或禁斷役召之品遂及稚弱諸如此比傷治害民自今咸依法令務盡優允如有不便卽依事別言不得苟趣一時以乖隱卹之旨主者明加宣下稱朕意焉癸丑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卒十二月癸亥以光祿大夫王琳爲尚書僕射戊辰以南豫州刺史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湘州刺史武陵王諱爲南豫州刺史

南平王鑠爲湘州刺史是歲武都王河南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十八年春二月乙卯以豫章太守庾登之爲江州刺史夏五月壬申衞將軍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並開府儀同三司癸巳於交州置宋熙郡是月沔水泛溢六月戊辰遣使巡行販贍辛未領軍將軍劉義融卒秋七月戊戌以徐兗二州刺史趙伯符爲領軍將軍冬十月辛亥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臧質爲徐兗二州刺史乙卯省南徐州之南燕濮陽南廣平郡十一月戊子尚書僕射王球卒己亥以丹陽尹孟顗爲尚書僕射氐楊難當又寇漢川十二月癸亥遣龍驤將軍裴方明與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討之十二月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叛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是歲肅特國高麗國蘇靡黎國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

十九年正月乙巳詔曰夫所因者本聖哲之遠教本立化成教學之爲貴故詔以三德崇以四術用能納諸義方致之軌度盛王祖世咸必由之永初受命憲章弘遠將陶鈞庶品混一殊風有詔典司大啓庠序而頻遘屯夷未及修建永瞻前猷思敷鴻烈今方隅乂寧戎夏慕嚮廣訓冑子實維時務便可式遵成規闡揚景業夏四月甲戌以久疾愈始奉初祠大赦天下五月庚寅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龍驤將軍裴方明破氐楊難當仇池平閏月京邑雨水丁巳遣使巡行販卹六月壬午以大沮渠無諱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秋七月以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爲雍州刺史龍驤將軍裴方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戌晦日有蝕之冬十月甲申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己亥以晉寧太守周萬歲爲寧州刺史十二月丙申詔曰冑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衞其丘壟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蠲其課役供給洒掃幷種松柏六百株是歲婆皇國遣使獻方物

二十年春正月於臺城東西開萬春千秋二門二月甲戌江州刺史庾登之爲中護軍庚申以廣陵王紹爲江州刺史仇池爲索虜所沒甲申車駕於白下閱武三月辛亥安西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進號征西大將軍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申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夏四月甲午立第六皇子誕爲廣陵王五月癸丑中護軍庾登之卒秋七月癸丑以楊文德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辛酉以南蠻校尉蕭思話爲雍州刺史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有罪下獄死八月癸未以廷尉陶愍祖爲廣州刺史冬十二月庚午以始興內史檀和之爲交州刺史壬午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一夫輟稼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道之方氓庶忘勸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是歲河西國高麗國百濟國倭國並遣使獻方物是歲諸州郡水旱傷稼民大饑遣使開倉賑卹給賜糧種

二十一年春正月己亥南徐南豫州揚州之浙江西並禁酒大赦天下諸逋債在十九年以前一切原除去歲失收者疇量申減尤弊之處遣使就郡縣隨宜賑卹凡欲附農而種糧匱乏者並加給貸營千畝諸統司役人賜布各有差戊午衞將軍臨川王義慶薨辛酉以太子詹事劉義宗爲南兗州刺史二月庚午以領軍將軍趙伯符爲豫州刺史己丑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庚寅以右衞將軍沈演之爲中領軍辛卯立第七皇子宏爲建平王甲午以廣陵王誕爲南兗州刺史夏四月晉陵延陵民徐耕以米千斛助卹饑民五月壬戌以尚書何尚之爲中護軍諮議參軍劉道錫爲廣州刺史六月連雨水丁亥詔曰霖雨彌日水潦爲患百姓積儉易致乏匱二縣官長及營署部司各隨統檢實給其柴米必使周悉秋七月丁酉揚州刺史始興王濬加中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駿加撫軍將軍乙巳詔曰比年穀稼傷損淫亢成災亦

由播殖之宜尙有未盡南徐兗豫及揚州浙江西屬郡自今悉督種麥以助闕乏速運彭城下邳郡見種委刺史貸給徐豫土多稻田而民間專務陸作可符二鎭履行舊陂相率修立幷課墾闢使及來年凡諸州郡皆令盡勤地利勸導播殖蠶桑麻紵各盡其方不得但奉行公文而已八月戊辰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南兗州刺史廣陵王誕爲南徐州刺史九月甲辰以大沮渠安周爲征西將軍涼州刺史封河西王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爲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爲冀州刺史

二十二年春正月辛卯朔改用御史中丞何承天元嘉新歷壬辰撫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諱改爲雍州刺史湘州刺史南平王鑠爲南豫州刺史二月辛巳以侍中王僧朗爲湘州刺史甲戌立第八皇子禕爲東海王第九皇子昶爲義陽王夏六月辛巳以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豫州刺史秋七月己未以尙書僕射孟顗爲尙書左僕射中護軍何尙之爲尙書右僕射雍州刺史武陵王諱討緣沔蠻移一萬四千餘口於京師乙酉征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改爲徐州刺史九月乙未開酒禁冬十月起湖熟廢田千頃十二月乙未太子詹事范曄謀反及黨與皆伏誅丁酉免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爲庶人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爲護軍將軍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巳以長沙內史陸徽爲益州刺史庚申尙書左僕射孟顗去職還漢州流民於沔次二月癸卯以左衞將軍劉義賓爲南兗州刺史三月索虜寇兗豫靑冀刺史申恬破之夏四月丁未大赦天下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國剋之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爲靑州刺史八月癸卯揭陽赭賊攻建安郡燔燒城府九月己卯車駕幸國子學策試諸生答問凡五十九人冬十月戊子詔曰庠序興立累載胄子肄業有成近親策試覩濟濟之美緬想洙泗永懷在昔諸生答問多可採覽教授之官並宜沾賚賜帛各有差十二月丁酉以龍驤司馬蕭景憲爲交州刺史是歲大有年築北堤立玄武湖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二十四年春正月甲戌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繫囚降宥諸逋負寬減各有差孤老六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蠲建康秣陵二縣今年田租之半三月壬申護軍將軍趙伯符還職夏四月甲戌靑州刺史杜坦加冀州刺史六月京邑疫癘丙戌使郡縣及營署部司普加履行給以醫藥是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秋七月乙卯以林邑所獲金銀寶物班賚各有差八月乙未征北大將軍徐州刺史衡陽王義季薨癸卯以南兗州刺史劉義賓爲徐州刺史九月己未以中領軍沈演之爲領軍將軍辛未以太子詹事徐湛之爲南兗州刺史冬十月壬午豫章胡誕世反殺太守桓隆之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南還至豫章因討平之壬辰以建平王宏爲中護軍十一月甲寅立第十皇子渾爲汝陰王

二十五年春正月戊辰詔曰比者冰雪經旬薪粒貴踊貧弊之室多有窘罄可檢行京邑二縣及營署賜以柴米二月庚寅詔曰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治兵教戰有國之恆典故服訓明恥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宜武場始成便可剋日大習衆軍當因校獵肄武講事閏月己酉大蒐于宣武場三月庚辰車駕校獵夏四月乙巳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先廣莫門曰承明開陽曰津陽乙卯以撫軍將軍雍州刺史武陵王諱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癸亥以右衞將軍蕭思話爲雍州刺史五月己卯龍大錢當兩六月庚戌零陵王司馬元瑜薨庚申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武陵王諱加兗州刺史丙寅車騎將軍荆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秋七月壬午左光祿大夫王敬弘薨八月己酉以撫軍參軍劉秀之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子立第十一皇子諱爲淮南王九月辛未以尙書右僕射何尙之爲尙書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遷職吳興太守劉遵考爲領軍將軍

二十六年春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二月己亥車駕陸道幸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詔曰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塗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思饗讌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永言悽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丹徒縣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錫

登城三戰及大將戰亡墮沒之家老病單弱者普加贍䘏遣使巡行百姓問所疾苦孤老鰥寡六疾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遣使祭晉故司空忠肅公何無忌之墓乙丑申南北沛下邳三郡復又詔曰京口肇祥自古著符近代矜帶江山表裏華甸經塗四達利盡淮海城邑高明士風淳壹苞總形勝實唯名都故能光宅靈心克昌帝業頃年岳牧遷回軍民徙散廛里廬宇不逮往日皇基舊鄉地兼蕃重宜令殷阜式崇形望可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給以田宅并蠲復五月丙寅詔曰吾生於此城及廬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實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繾綣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于時士庶文武今尚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量賜賚之車駕水路發丹徒壬午至京師丙戌婆皇國壬辰婆達國並遣使獻方物秋七月辛未以江州刺史廬陵王紹為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八月己酉以中護軍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癸丑以南豐王朗為湘州刺史冬十月廣陵王誕改封隨郡王甲辰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為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紹為揚州刺史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未制交寧二州假板郡縣俸祿聽依臺除辛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二月辛丑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平西將軍辛巳索虜寇汝南諸郡陳頓二郡太守鄭琨汝陽潁川二郡太守郭道隱委守走索虜攻懸瓠城行汝南郡事陳憲拒之以軍興減百官俸三分之一三月乙丑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同內百官於是州及郡縣丞尉並悉同減戊寅罷國子學乙酉以新除吏部尚書蕭思話為護軍將軍夏四月壬子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鎮軍將軍六月丁酉侍中蕭斌為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庚午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總統諸軍乙亥索虜碻磝戍委城走冬閏月癸亥玄謨攻滑臺不克為虜所敗退還碻磝辛未雍州刺史隨王誕遣軍攻弘農城克之丙戌又克關城十一月戊子索虜陷鄒山魯陽平二郡太守崔邪利沒甲午隨王誕所遣軍又攻陝城克之癸卯左軍將軍劉康祖於壽陽尉武戍與虜戰敗見殺丁未大赦天下十二月戊午內外戒嚴乙丑冗從僕射胡崇之太子積弩將軍臧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於盱眙與虜戰敗並見殺庚午虜偽主率大衆至瓜步壬午內外戒嚴

二十八年春正月丙戌朔以寇逼不朝會丁亥索虜自瓜步退走丁酉攻圍盱眙城是月寧朔將軍王玄謨自碻磝退還歷下二月丙辰索虜自盱眙奔走癸酉詔曰獫狁孔熾難及數州睠言念之寤寐興悼凶醜殲挫迸跡遠奔彫傷之民宜時振理凡遭寇賊郡縣令還復居業封屍掩骼賑贍饑流東作方始務盡勸課貸給之宜事從優厚其流寓江淮者並聽即屬并蠲復稅調甲戌太尉領司徒江夏王義恭降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辛巳鎮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降號北中郎將壬午車駕幸瓜步是日解嚴三月乙酉車駕還宮壬辰征北將軍始興王濬解南兗州庚子以輔國將軍臧質為雍州刺史戊申徐州刺史武陵王諱為南兗州刺史甲寅護軍將軍蕭思話為撫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癸酉婆達國遣使獻方物索虜偽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歸順戊寅以爽為司州刺史五月乙酉亡命司馬順則自號齊王據梁鄒城丁巳婆皇國戊戌河南王並遣使獻方物己巳驃騎將軍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尚書僕射護軍將軍壬子以後將軍隨王誕為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六月壬戌以北中郎將武陵王諱為江州刺史以振武將軍秦郡太守劉興祖為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甲辰安東將軍倭王倭濟進號安東大將軍八月癸亥梁鄒平斬司馬順則冬十月癸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壬寅曲赦二兗徐豫青冀六州是冬徙彭城流民於瓜步淮西流民於姑孰合萬許家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詔曰經寇六州居業未能仍值災澇饑困薦臻可速符諸鎮優量救卹今農事行興務盡地利若須田種隨宜給之二月庚申虜帥拓跋燾死庚午立第十二皇子休仁為建安王夏四月戊午訶羅單國遣使獻方物以驃騎參軍張永為冀州刺史五月甲午罷湘州并荊州以始興臨賀始安三郡屬廣州丙申詔曰惡稔身滅戎醜常數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

伏天誅子孫相殘親黨離貳關洛僞帥並懷內款河朔遺民注誠請効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各部分所統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是月京邑雨水六月己酉遣部司巡行賜樵米給船撫軍將軍蕭思話率衆北伐以征北從事中郎劉瑀爲益州刺史秋七月壬辰汝陰王渾改封武昌王淮陽王諱改封湘東王丁酉省大司農太子僕廷尉監官八月丁卯蕭思話攻碻磝不拔退還九月丁亥以平西將軍吐谷渾拾寅爲安西將軍秦河二州刺史己丑撫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蕭思話加冀州刺史兗州如故冬十月癸亥司州刺史魯爽攻虎牢不拔退還十一月壬寅揚州刺史廬陵王紹薨十二月辛未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爲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錄尚書事如故

三十年春正月戊寅以司空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爲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以南兗州幷南徐州庚辰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爲衛將軍荊州刺史戊子江州刺史武陵王諱統衆軍伐西陽蠻癸巳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爲撫軍將軍領軍將軍青徐州饑二月壬子遣運部賑卹甲子上崩于含章殿時年四十七諡曰景皇帝廟曰中宗三月癸巳葬長寧陵世祖踐阼追改諡及廟號

史臣曰太祖幼年特秀顧無保傅之嚴而天授和敏之姿自稟君人之德及正位南面歷年長久綱維備舉條禁明密罰有恆科爵無濫品故能內清外晏四海謐如也昔漢氏東京常稱建武永平故事自茲厥後亦每以元嘉爲言斯固盛矣授將遣帥乖分閫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時莫不仰聽成旨雖覆師喪旅將非韓白而延寇蹙境抑此之由及至言漏衾衽難結商豎雖禍生非慮蓋亦有以而然也嗚呼哀哉

宋書卷五

宋書卷五考證

文帝紀以吐谷渾慕容延爲平東將軍○平東各本皆訛東平今據下文十五年作平東將軍及鮮卑傳改正慕容延鮮卑傳作慕延

以大沮渠茂虔爲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茂虔魏書作牧犍

婆皇國遣使獻方物○婆皇蠻傳作媻皇監本誤黃許愼說文有媻字徐鉉云媻俗作婆若婆皇國屢獻方物自文帝十七年以後其字皆作皇不應此年獨用黃字今改正

豫章胡誕世反○誕諸本皆訛延今據彭城王義康傳及胡藩傳改正

安不忘虞經世之所同○虞一本作危

當因校獵肄武講事○肄當作肆

史臣論難結商豎○商一本作凶

宋書卷五考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六

孝武帝

世祖孝武皇帝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元嘉七年秋八月庚午生。十二年，立為武陵王，食邑二千戶。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領石頭戍事。十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幷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二十一年，加督秦州，進號撫軍將軍。明年，徙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襄陽竟陵南陽順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自晉氏江左以來，襄陽未有皇子重鎮，時太祖欲經略關河，故有此授。尋給鼓吹一部。二十五年，改授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持節如故，北鎮彭城。尋領兗州刺史。始興王濬為南兗州，上解督南兗。二十七年，坐汝陽戰敗，降號鎮軍將軍。又以索虜南侵，降為北中郎將。二十八年，進督南兗州、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尋還都督江州荊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四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持節如故。時緣江蠻為寇，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等伐之，使上總統衆軍。三十年正月，上出次西陽之五洲。會元凶弒逆，以上為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上率衆入討，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雍州刺史臧質並舉義兵。四月辛酉，上次溧洲。癸亥，冠軍將軍柳元景前鋒至新亭，修建營壘。甲子，賊劭親率衆攻元景，大敗退走。丙寅，上次江寧。丁卯，大將軍江夏王義恭來奔，奉表上尊號。戊辰，上至于新亭。己巳，卽皇帝位，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贓污清議，悉皆蕩除。高年鰥寡孤幼六疾不能自存，人賜穀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長徒之身，優量降宥。崇改太祖號諡。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庚午，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安東將軍隨王誕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雍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征虜將軍沈慶之為領軍將軍，撫軍將軍、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尚書左僕射。壬申，以征虜將軍王僧達為尚書右僕射。改新亭為中興亭。五月甲戌，輔國將軍申坦克京城。乙亥，輔國將軍朱修之克東府。丙申，克定京邑，劭及始興王濬諸同逆並伏誅。庚辰，詔曰：「天步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眇身，奄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寐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感念陵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是日解嚴。辛巳，車駕幸東府城。甲申，尊所生路淑媛為皇太后。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戊子，以左衛將軍柳元景為雍州刺史。壬辰，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太傅，領大司馬。甲午，曲赦京邑二百里內，幷蠲今年租稅。戊戌，以撫軍將軍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東海王禕為撫軍將軍。新除尚書左僕射蕭思話還職。六月壬寅，以驃騎參軍垣護之為冀州刺史。甲辰，以山陽太守申恬為青州刺史。丙午，車駕還宮。初置殿門及上閤屯兵。以江夏內史朱修之為平西將軍、雍州刺史，御史中丞王曇生為廣州刺史。戊申，以新除雍州刺史柳元景為護軍將軍。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為益州刺史，太尉司馬龐秀之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衛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寧朔將軍王玄謨為徐州刺史。衛將軍隨王誕進號驃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王僧達還職，丹陽尹褚湛之為尚書右僕射。丙辰，以侍中南譙王世子恢為湘州刺史。丁亥，詔曰：「與王立訓，務弘治節，輔臣佐時，勤獻政要。仰惟聖規，每存玆道，猥以眇躬，屬承景業，闡揚遺澤，無廢厥心。夫量入為出，邦有恆典，而經給之宜，多違常度，兵役糜耗，府藏散減，外內衆供，未加損約，非所以聿遵先旨，敬奉遺圖。自今諸可薄己厚民，去煩從簡者，悉宜施行，以稱朕意。」庚申，詔有司論功班賞各有差。辛酉，安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午，還分南徐立南兗州。辛未，改封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宜陽縣王。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酉，以護軍將軍柳元景為領軍將軍。丙子，遣兼散騎常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甲申，蠲尋陽西陽郡租布三年。甲午，丞相南郡王義宣改為荊湘二州刺史，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竟陵王誕改

爲揚州刺史南蠻校尉王僧達爲護軍將軍是月置衛尉官秋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甲寅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群善畢舉固非一才所議況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維風訓俗咸達乃誠無或依隱辛酉詔曰百姓勞弊傜賦尚繁言念未乂宜崇約損凡用非軍國宜悉停功可省細作幷尚方雕文靡巧金銀塗飾事不關實嚴爲之禁供御服膳減除遊侈水陸捕採各順時日官私交市務令優衷其江海田池公家規固者詳所開弛貴戚競利悉皆禁絶戊戌以右衛將軍宗慤爲廣州刺史己巳司空南平王鑠薨八月辛未武皇帝舊役軍身嘗在齋內人身猶存者普賜解戶乙亥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加中書監中軍將軍丁亥以沛郡太守垣閬爲寧州刺史撫軍司馬費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甲午護軍將軍王僧達還職九月丁巳以前尚書劉義綦爲中護軍壬戌新亭戰亡者復同京城劭黨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丁卯輔國將軍鄧琬討平之冬十月癸未車駕於閱武堂聽訟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爲司州刺史丙辰停臺省衆官朔望問訊丙寅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甲戌省都水臺罷都水使者官置水衡令官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軍校尉旅賁中郎將冗從僕射左右積弩將軍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馬各減舊員之半

孝建元年春正月己亥朔車駕親祠南郊改元大赦天下壬寅以丹陽尹蕭思話爲安北將軍徐州刺史甲辰護軍將軍劉義綦還職以尚書令何尚之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戊申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當道內難甫康政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衞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巖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勤盡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卽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虛竊榮薦遣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衆材成構羣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壬戌更鑄四銖錢丙寅立皇子子業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是月起正光殿二月庚午豫州刺史魯爽車騎將軍江州刺史臧質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兗州刺史徐遺寶舉兵反乙亥撫軍將軍東海王禕還職己卯領軍將軍柳元景加撫軍將軍壬午曲赦豫州辛卯左衛將軍王玄謨爲豫州刺史癸巳玄謨進據梁山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爲兗州刺史三月癸亥內外戒嚴辛丑以安北將軍徐州刺史蕭思話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撫軍將軍柳元景卽本號爲雍州刺史癸卯以太子左衛率龐秀之爲徐州刺史徐遺寶爲夏侯祖歡所破棄衆走丙寅以輔國長史明胤爲冀州刺史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爲湘州刺史甲申以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朱修之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丙戌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大破魯爽於歷陽之小峴斬爽癸巳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封第十六皇弟休倩爲東平王未拜薨五月甲寅義宣等攻梁山王玄謨大破之己未解嚴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爲尚書右僕射六月戊辰臧質走至武昌爲人所斬傳首京師甲戌撫軍將軍柳元景進號撫軍大將軍鎮北大將軍沈慶之並開府儀同三司丙子以征西將軍武昌王渾爲雍州刺史癸未分揚州立東揚州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罷南蠻校尉戊子省錄尚書事庚寅義宣於江陵賜死秋七月丙申朔日有蝕之丙辰大赦天下文武賜爵一級逋租宿債勿復收辛酉於雍州立建昌郡以會稽太守義陽王昶爲東揚州刺史八月庚午撫軍大將軍柳元景復爲領軍將軍本號如故壬申以游擊將軍垣護之爲徐州刺史壬辰以安西司馬梁坦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九月丙申以彊弩將軍尹懷順爲寧州刺史丁酉左光祿大夫何尚之解護軍將軍甲辰加尚之特進丙午以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蕭思話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冬十月戊寅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丁亥以秘書監東海王禕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於郢州立安陸郡十一月癸卯復立都水臺置都水使者官是歲始課南徐州僑民租

二年正月壬寅。以冠軍將軍湘東王諱爲中護軍。二月己丑。婆皇國遣使獻方物。丙寅。以鎭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爲南兗州刺史。三月辛亥。以吳興太守劉遵考爲湘州刺史。壬子。以行征西將軍楊文智爲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夏四月壬申。河南國遣使獻方物。壬午。以豫章太守檀和之爲豫州刺史。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前軍司馬垣閎爲交州刺史。庚子。以輔國將軍申坦爲徐兗二州刺史。癸卯。以右衞將軍顧覬之爲湘州刺史。丁未。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偃爲右光祿大夫。六月甲子。以國哀除釋。大赦天下。庚辰。以曲江縣侯王玄謨爲豫州刺史。秋七月癸巳。立第十三皇弟休祐爲山陽王。第十四皇弟休茂爲海陵王。第十五皇弟休業爲鄱陽王。戊戌。鎭西將軍蕭思話卒。己酉。以益州刺史劉秀之爲郢州刺史。槃槃國遣使獻方物。甲寅。以義興太守到元度爲益州刺史。八月庚申。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有辠。廢爲庶人。自殺。辛酉。以南兗州刺史劉延孫爲鎭軍將軍雍州刺史。斤陁利國遣使獻方物。三吳民饑。癸酉。詔所在賑貸。丙子。詔曰。諸苑禁制綿遠。有妨肆業。可詳所開弛。假與貧民。壬午。以新除豫州刺史王玄謨爲青冀二州刺史。青州刺史申恬爲豫州刺史。甲申。以右衞將軍檀和之爲南兗州刺史。九月丁亥。車駕於軍武場閱武。庚戌。詔曰。國道再屯。艱虞畢集。朕雖寡德。終膺鴻慶。惟新之祉。實深百王。而惠宥之令。未殊常渥。永言勤慮。寤寐載懷。在朕受命之前。凡以辠徙放。悉聽還本。犯釁之門。尚有存者。子弟可隨才署吏。冬十月壬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領揚州刺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爲司空南徐州刺史。中書監尚書左僕射中軍將軍建平王宏爲尚書令。將軍如故。十月戊子。中護軍湘東王諱還職。鎭軍將軍劉延孫爲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雍州刺史。甲午。以大司馬垣護之爲青冀二州刺史。辛亥。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亥。以前交州刺史蕭景憲爲交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庚寅。立第十八皇弟休範爲順陽王。第十九皇弟休若爲巴陵王。戊戌。立第二皇子子尚爲西陽王。辛丑。車駕親祠南郊。壬子。立皇太子妃何氏。甲寅。大赦天下。二月癸亥。右光祿大夫王偃卒。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愨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丁卯。以新除御史中丞王翼爲廣州刺史。丁丑。始制朔望臨西堂接羣下。受奏事。壬午。內外官有田在近道。聽遣所給吏僮附業。三月癸丑。以西陽王子尚爲南兗州刺史。閏月戊午。尚書右僕射劉遵考還職。癸酉。鄱陽王休業薨。庚辰。停元嘉三十年以前兵工考剔。夏五月辛酉。制荆徐兗豫雍青冀七州統內家有馬一匹者。蠲復一丁。壬戌。以右衞將軍劉瑀爲益州刺史。六月。上於華林園聽訟。秋七月。太傅江夏王義恭解揚州。丙子。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刺史。祕書監建安王休仁爲南兗州刺史。八月戊戌。以北軍中郎諮議參軍費淹爲交州刺史。丁未。以尚書吏部王琨爲廣州刺史。九月壬戌。以丹陽尹劉遵考爲尚書左僕射。冬十月癸未。以尋陽太守張悅爲益州刺史。丙午。太傅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丁未。領軍將軍柳元景加驃騎將軍。尚書令建平王宏加中書監。衞將軍撫軍將軍江州刺史東海王禕進號平南將軍。十一月癸丑。淮南太守袁景有辠。棄市。十二月丙午。以侍中孔靈符爲郢州刺史。

大明元年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高年孤疾粟帛各有差。庚午。護軍將軍劉延孫還職。右衞將軍湘東王諱爲中護軍。京邑雨水。辛未。遣使檢行。賜以樵米。二月己亥。復親民職公田。索虜寇兗州。三月壬戌。制大臣加班劍者不得入宮城門。梁州獠求內屬。立懷漢郡。夏四月。京邑疾疫。丙申。遣使按行。賜給醫藥。死而無收斂者。官爲斂埋。庚子。省湘州宋建郡。幷臨賀。五月。吳興義興大水。民饑。乙卯。遣使開倉賑卹。癸酉。於華林園聽訟。乙亥。以左衞將軍沈曇慶爲徐州刺史。輔國將軍梁瑾葱爲河州刺史。宕昌王。六月己卯。以前太子步兵校尉劉祗子歆繼南豐王朗。辛巳。以長水校尉山陽王休祐爲東揚州刺史。丁亥。休祐改爲湘州刺史。以丹陽尹顏竣爲東揚州刺史。秋七月辛未。土斷雍州諸僑郡縣。八月戊戌。於兗州立陽平郡。壬寅。於華林園聽訟。甲辰。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改爲南兗州刺史。太子詹事劉延孫爲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冬十月丙申。詔曰。旒纊之道。有孚於結繩。日昃之勤。已切於姬后。況世弊教淺。歲

月澆季朕雖戮力寓內未明求衣而識狹前王務廣昔代永言菲德其愧良深
朝咨野怨自達者寡惠民利公所昧實衆自今百辟庶尹下民賤隸有懷誠抱
志擁鬱衡閭失理負謗未聞朝聽者皆聽躬自申奏小大以聞朕因聽政之日
親對覽焉甲辰以百濟王餘慶爲鎮東大將軍十二月丁亥順陽王休範改封
桂陽王戊戌於華林園聽訟
二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壬子詔曰去歲東土多經水災春務已及宜加
優課糧種所須以時貸給丙辰復郡縣田秩并九親祿俸壬戌詔曰先帝靈命
初興龍飛西楚歲紀浸遠感往纏心奉迎文武情深常隸思弘殊澤以申永懷
吏身可賜爵一級軍戶免爲平民二月丙子詔曰政道未著俗弊尚深豪侈兼
并貧弱困窘存闕衣裳沒無斂櫬朕甚傷之其明敕守宰勤加存卹賻贈之科
速爲條品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夫褚湛之爲尚書左僕射丙戌中書監尚書令
衛將軍建平王宏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如故丁酉驃騎將軍柳元景
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甲辰散騎常侍義陽王昶爲中軍將軍三月丁未中書
監尚書令衛將軍建平王宏薨乙卯以田農要月大官停殺牛丁卯上於華林
園聽訟癸酉以寧朔將軍劉季之爲司州刺史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爲安
陸王甲午以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辛丑地震五月戊申復西陽郡六月戊
寅增置吏部尚書一人省五兵尚書丁亥左光祿大夫何尚之加開府儀同三
司戊子以金紫光祿大夫羊玄保爲右光祿大夫丙申詔曰往因師旅多有逋
亡或連山染逆懼致軍憲或辭役憚勞苟免刑罰雖約法從簡務思弘宥恩令
驟下而逃伏猶多豈習愚爲性忸惡難反將在所長吏宣導乖方可普加寬申
咸與更始秋七月甲辰彭城民高闍等謀反伏誅癸亥以右衛將軍顏師伯爲
青冀二州刺史八月乙酉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丙戌中書令王僧達有罪下獄
死己丑以彊弩將軍杜叔文爲寧州刺史交州刺史費淹爲廣州刺史南海太
守垣閬爲交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沈僧榮爲兗州刺史九月癸卯於華林
園聽訟壬戌以寧朔將軍劉道隆爲徐州刺史襄陽大水遣使通行賑贍庚午
置武衛將軍武騎常侍官冬十月甲午以中軍將軍義陽王昶爲江州刺史乙
未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壬子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加撫軍將軍十二
月己亥諸王及妃主庶姓位從公者喪事聽設凶門餘悉斷閏月庚子詔曰夫
山處巖居不以魚鼈爲禮頃歲多虞軍調繁切違方設賦本濟一時而主者玩
習遂爲常典杶榦瑤琨任土作貢積羽羣輕終致深弊永言弘革無替朕心凡
寰衛貢職山淵採捕皆當詳辨產殖考順歲時勿使牽課虛懸睽忤氣序庶簡
約之風有孚於品性惠敏之訓無漏於幽仄庚申上於華林園聽訟壬戌林邑
國遣使獻方物是冬索虜寇青州刺史顏師伯頻大破之
三年春正月丁亥割豫州梁郡屬徐州己丑以驃騎將軍領軍將軍柳元景爲
尚書令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領軍將軍丙申婆皇國遣使獻方物二月乙卯
以揚州所統六郡爲王畿以東揚州隸揚州時欲立司隸校尉以元凶已立乃
止撫軍將軍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徙爲揚州刺史甲子復置廷尉監官荊州
饑三月甲申原田租布各有差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壬辰中護
軍湘東王諱遷職以中書令東海王褘爲衛將軍護軍將軍癸巳太宰江夏王
義恭加中書監夏四月癸卯上於華林園聽訟丙午以建寧太守苻仲子爲寧
州刺史乙卯司空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罪貶爵誕不受命據廣陵城反殺
兗州刺史垣閬以始興公沈慶之爲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
討誕甲子上親御六師車駕出頓宣武堂司州刺史劉季之反叛徐州刺史劉
道隆討斬之秋七月己巳尅廣陵城斬誕悉誅城內男丁以女口爲軍賞是日
解嚴辛未大赦天下尚方長徒奚官奴婢老疾者悉原放孝子順孫義夫節婦
賜粟帛各有差王畿下貧之家與近行頓所由並蠲租一年丙子以丹陽尹劉
秀之爲尚書右僕射丙戌分淮南北復置二豫州以新除車騎大將軍開府儀
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爲司空刺史如故戊子以衛將軍護軍將軍東海
王褘爲南豫州刺史衛將軍如故江州刺史義陽王昶爲護軍將軍冠軍將軍
桂陽王休範爲江州刺史癸巳以前左衛將軍王玄謨爲郢州刺史八月丙申
詔曰近北討文武於軍亡沒或殞身矢石或癘疾死亡並盡勤王事而斂櫬卑
薄可普更賻給務令豐厚己酉以車騎長史庾深之爲豫州刺史甲子詔曰昔

姬道方凝刑法斯厝漢德初明犴圄用簡良由上一其道下淳其性今民澆俗薄誠淺僞深重以寡德弗能心化故知方者尠趣辟實繁向因巡覽見二尙方徒隸嬰金屨校既有矜復加國慶民和獨隔凱澤益以慚焉可詳所原宥九月己巳詔曰夫五辟三刺自古所難巧法深文在季彌甚故沿情察訟魯師致捷市獄勿擾漢史飛聲廷尉遠邇疑讞平決攸歸而一蹈幽圄動逾時歲民嬰其困吏容其私自今囚至辭具並卽以聞朕當悉詳斷庶無留獄若繁文滯劾證逮遐廣必須親察以盡情狀自後依舊聽訟壬辰於玄武湖北立上林苑冬十月丁酉詔曰古者薦鞠靑壇聿祈多慶分繭玄郊以供純服來歲可使六宮妃嬪修親桑之禮庚子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進號車騎將軍戊申河西國遣使獻方物庚戌以河西王大沮渠安周爲征虜將軍涼州刺史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肅愼國重譯獻楛矢石砮西域獻舞馬十二月戊午上於華林園聽訟辛酉置謁者僕射官

四年春正月辛未車駕祠南郊甲戌宕昌王奉表獻方物乙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尙方徒繫及逋租宿債大明元年以前一皆原除力田之民隨才敘用孝悌義順賜爵一級孤老貧疾人穀十斛藉田職司優沾普賚百姓乏糧種隨宜貸給吏宣勸有章者詳加褒進壬午以北中郎司馬柳叔仁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左將軍荆州刺史朱修之進號鎭軍將軍庚寅立第三皇子子勛爲晉安王第六皇子子房爲尋陽王第七皇子子頊爲歷陽王第八皇子子鸞爲襄陽王二月庚子侍中建安王休仁爲湘州刺史己未以員外散騎侍郎費景緒爲寧州刺史三月甲子以冠軍將軍巴陵王休若爲徐州刺史丁卯以安陸王子綏爲郢州刺史癸酉以徐州刺史劉道隆爲靑冀二州刺史索虜寇北陰平孔堤太守楊歸子擊破之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夏四月癸卯以南琅邪隸王畿丙午詔曰昔紩衣御寓貶甘示節土簋臨天飭儉昭度朕綈帛之念無忘于懷雖深詔有司省游務實而歲用兼積年量虛廣豈以捐豐從損允稱約心四時供限可詳減太半庶裘絺順典有偃民華纂組傷工無競墉市辛酉詔曰都邑節氣未調癘疫猶衆言念民瘼情有矜傷可遣使存問幷給醫藥其死亡者隨宜卹贍五月庚辰於華林園聽訟乙酉以徐州之梁郡還屬豫州丙戌尙書左僕射褚湛之卒以撫軍長史劉思考爲益州刺史庚寅以南下邳幷南彭城郡秋七月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尙之薨八月壬寅宕昌王遣使獻方物己酉以晉安王子勛爲南兗州刺史雍州大水甲寅遣軍部賑給九月辛未以冠軍將軍垣護之爲豫州刺史甲申上於華林園聽訟丁亥改封襄陽王子鸞爲新安王冬十月庚寅遣新除司空沈慶之討沿江蠻壬辰制郡縣減祿並先充公限十一月戊辰改細作署令爲左右御府令丙戌復置大司農官十二月乙未上於華林園聽訟辛巳車駕幸廷尉寺凡囚繫咸悉原遣索虜遣使請和丁未車駕幸建康縣原放獄囚倭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丁卯以宕昌王梁唐子爲河州刺史二月癸巳車駕閱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爲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閑因時講事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頃化弗能孚而民未知禁逭役違調起觸刑網凡諸逃亡在今昧爽以前悉皆原赦已滯囹圄者釋還本役其逋負在大明三年以前一賜原停自此以還鰥貧疾老詳所申減伐蠻之家蠲租稅之半近籍改新制在所承用殊謬實多可普更符下聽以今爲始若先已犯制亦同蕩然甲寅加右光祿大夫羊玄保特進夏四月癸巳改封西陽王子尙爲豫章王丙申加尙書令柳元景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戊戌詔曰南徐兗二州去歲水潦傷年民多困窶逋租未入者可申至秋登丙午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甲寅以第九皇子子仁爲雍州刺史五月癸亥制帝室期親朝官非祿官者月給錢十萬丙辰車駕幸閱武堂聽訟六月丙午以護軍將軍義陽王昶爲中軍將軍壬子分廣陵置沛郡省東平郡幷廣陵秋七月丙辰詔曰雨水猥降街衢泛溢可遣使巡行窮弊之家賜以薪粟丁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庚午曲赦雍州八月戊子立第九皇子子仁爲永嘉王第十一皇子子眞爲始安王以北中郎參軍費伯弘爲寧州刺史己丑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參正樂職咸神明之應崇殖禮圃奮至德之光騂實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性其情故臨經式奠遽乎炳發道喪

世屯學落年采獄訟儀褒息之術百姓忘遇桑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棲山航海鄉風慕義化民成俗茲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胄庚寅制方鎮所假白板郡縣年限依臺除食祿三分之一不給送故衞將軍東海王禕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丁卯行幸琅邪郡囚繫悉原遣甲戌移南豫州治淮南于湖縣丁丑以冠軍將軍尋陽王子房爲南豫州刺史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薨丙申初立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壬寅改封歷陽王子頊爲臨海王冬十月甲寅以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爲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尚書右僕射劉秀之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以冠軍將軍臨海王子頊爲廣州刺史乙卯以東中郎將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十一月壬辰詔曰王畿內奉京師外表眾夏民殷務廣宜思簡惠可遣尚書就加詳檢并與守宰平治庶獄其有疑滯具以狀聞丁酉增置少府丞一人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爲尚書右僕射甲戌制天下民戶歲輸布四疋庚辰以太常王玄謨爲北平將軍徐州刺史

六年春正月己丑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加平南將軍辛卯車駕親祠南郊是日又宗祀明堂大赦天下孝子順孫義夫悌弟賜爵一級慈姑節婦及孤老六疾賜帛五匹穀十斛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具以名奏乙未置五官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官二月乙卯復百官祿三月庚寅立第十三皇子子元爲邵陵王壬寅以倭國王世子興爲安東將軍乙巳改豫州南梁郡爲淮南郡舊淮南郡并宣城丁未輔國將軍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沈懷文有辠下獄死四月庚申原除南兗州大明三年以前逋租新作大航門五月丙戌置凌室修藏冰之禮壬寅太宰江夏王義恭解領司徒六月辛酉尚書右僕射護軍將軍劉延孫卒秋七月庚辰以荆州刺史朱修之爲領軍將軍廣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爲荆州刺史甲申地震戊子以輔國將軍王翼之爲廣州刺史辛卯以西陽太守檀翼之爲交州刺史乙未立第十九皇子子雲爲晉陵王八月癸亥原除雍州大明四年以前逋租乙亥置清臺令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戊子以前金紫光祿大夫宗愨爲中護軍乙未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爲尚書左僕射丹陽尹王僧朗爲尚書右僕射冬十月丁巳以山陽王休祐子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上林苑內民庶丘墓欲還合葬者勿禁十一月己卯陳留王曹虔秀薨辛巳以尚書令柳元景爲司空尚書令如故

七年春正月癸未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語書于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閱水師并巡江右講武校獵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爲太常衞將軍顏師伯爲尚書右僕射己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寅以南兗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江州刺史癸巳割吳郡屬南徐州二月甲寅車駕巡南豫南兗二州丙辰詔曰江漢楚望咸秩周禋禮九疑於盛唐祀蓬萊於渤海皆前載流訓列聖遺式霍山是曰南嶽實維國鎮韞靈呈瑞肇光宋道朕駐驆于野有事岐陽瞻睇風雲徘徊以想可遣使奠祭丁巳車駕校獵于歷陽之烏江己未車駕登烏江縣六合山庚申割歷陽秦郡置臨江郡壬寅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橫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檢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畿表觀民六合蒐校長洲騰沙飛礫平嶽盪海蕃晉合序鐃鉦協節獻饗如禮饎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磬瑞率宇竭歡思散大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歲租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守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沾賚又詔曰朕弱年操製出牧司雍承政宣風彝歷年紀國步中阻治戎江甸雖夷情義實繫于懷今戒練蒐訓旅陟茲境閭故邑耆舊在目罕存一世未還殲亡太半撫迹惟事傾慨兼著太宗蕪故晉陽洽恩世祖流仁沛畿暘澤永言往猷思廣前賚可蠲歷陽郡租輸三年遣使巡慰問民疾苦鰥寡孤老六疾不能自存者厚賜粟帛高年加以羊酒凡一介之善隨才銓貫前國名臣及府州佐吏量所沾錫人身已往施及子孫壬申車駕還宮夏四月甲寅以領軍將軍朱修之爲特進丙辰以尚書湘東王諱爲領軍將軍甲子詔曰自非臨軍戰陳一不得專殺其辠甚重辟者

皆如舊先上須報有司嚴加聽察犯者以殺人擧論五月乙亥撫軍將軍揚州
刺史豫章王子尙進號車騎將軍輔國將軍始安王子眞爲廣州刺史丙子詔
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惟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
卒者不從此例六月甲辰以北中郎司馬柳元怙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戊申芮
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爲豫州刺史七月乙亥征
東大將軍高麗王高璉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秋七月丙申詔曰前
詔江海田池與民共利歷歲未久浸以弛替名山大川往往占固有司嚴加檢
糾申明舊制八月丁巳詔曰昔匹婦含怨山燋北鄙孀妻哀慟臺傾東國良以
誠之所動在微必著感之所震雖厚必崩朕臨察九野志深待旦弗能使爛然
成章各如其節遂令炎精損河陽偏不施歲云不稔咎實朕由大官供膳宜從
貶撤近道刑獄當親料省其王畿內及神州所統可遣尙書與所在共訊畿外
諸州委之刺史幷訊省律令思存利民其考讁貿襲在大明七年以前一切勿
治尤弊之家開倉賑給乙丑立第十六皇子子孟爲淮南王第十八皇子子產
爲臨賀王車駕幸建康秣陵縣訊獄囚九月乙卯詔曰近炎精亢序苗稼多傷
今二麥未晚甘澤頻降可下東境郡勤課墾殖尤弊之家量貸麥種戊子詔曰
昔周王驥迹實窮四溟漢帝鸞軫夙徧五嶽是皆所以上對幽靈下理民土自
天昌替馭臨宮創圖禮代天歎世貿興毀皇家造宋日月重光璇璣得序五星
順命而戎車歲動陳詩義闕朕聿舍五光奄一天下思盡寶戒之規以塞謀危
之路當沿時省方觀察風俗外詳考舊典以副側席之懷庚寅南徐州刺史新
安王子鸞兼司徒乙未車駕幸廷尉訊獄囚丙申立第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
王冬十月壬寅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戊申車駕巡南豫州詔曰朕巡
幸所經先見百年者及孤寡老疾並賜粟帛獄繫刑罪並親聽訟其士庶或怨
鬱危滯受抑吏司或隱約潔立負擯州里皆聽進朕前面自陳訴若忠信孝義
力田殖穀一介之能一藝之美悉加旌賞雖秋澤頻降而夏旱爲弊可即開行
倉並加賑賜癸丑行幸江寧縣訊獄囚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尙加開
府儀同三司癸亥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海王禕爲司空中軍將軍義陽王
昶加開府儀同三司丙寅詔曰賞慶刑威奄國彝軌黜幽升明闢寓恆憲故採
言聆風式觀侈質貶爵加地於是乎在今類帝宜社親巡江甸因觀嶽守躬求
民瘼思弘明試之典以申考績之義行幸所經莅民之職功宣於德即加甄賞
若曠務亂民隳侮譏罰主者詳察以聞己巳車駕校獵於姑熟十一月丙子曲
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經詳減今歲田租乙酉詔遣祭晉大司馬桓溫征
西將軍毛璩墓上於行所訊溧陽永世丹陽縣囚癸巳車駕習水軍於梁山有
白爵二集華蓋有司奏改大明七年爲神爵元年詔不許乙未原放行獄徒繫
東諸郡大獄壬寅遣使開倉貸卹聽受雜物當租十二月丙午行幸歷陽甲寅
大赦天下南豫州別署敕繫長徒一切原散其兵期考襲讁戍悉停歷陽郡女
子百戶牛酒高年孤疾賜帛十匹蠲郡租十年己未太宰江夏王義恭加尙書
令於博望梁山立雙闕癸亥車駕至自歷陽

八年春正月甲戌詔曰東境去歲不稔宜廣商貨遠近販鬻米者可停道中雜
稅其以仗自防悉勿禁癸未安北將軍雍州刺史劉秀之卒戊子以平南將軍
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鎭軍將軍雍州
刺史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撫軍將軍領司徒刺史如故輔國將軍江夏王
世子伯禽爲湘州刺史二月辛丑特進朱修之卒壬寅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
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或下窮流宂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
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溫掓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乙巳以鎭軍將軍
湘東王諱爲鎭北將軍徐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夏
閏五月辛丑以前御史中丞蕭惠開爲青冀二州刺史壬寅太宰江夏王義恭
領太尉特進右光祿大夫羊玄保卒庚申帝崩於玉燭殿時年三十五秋七月
丙午葬丹陽秣陵縣巖山景寧陵

史臣曰役己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
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
何益哉

宋書卷六

宋書卷六考證

孝武帝紀以寧朔將軍劉季之爲司州刺史○季監本譌秀臣承耆按秀之遷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在孝建之初大明二年以寧朔將軍爲司州刺史次年反叛被誅特以字形相近遂致訛舛今改正

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殺司馬庾深之舉兵反義成太守薛繼考討斬之○臣承耆按休茂傳薛繼考乃爲休茂盡力之人此於帝紀忽以討休茂之功歸之何一書之中互相悖謬至此南史載參軍尹元慶起義討之傳首建鄴殆是其實

宋書卷六考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七

前廢帝

前廢帝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元嘉二十六年正月甲申生。世祖鎮尋陽，子業留京邑。三十年，世祖入伐元凶，被囚侍中下省，將見害者數矣，卒得無恙。世祖踐祚，立爲皇太子。始未之東宮，中庶子二率並入直永福省。大明二年出東宮。四年，講孝經於崇正殿。七年，加元服。八年閏五月庚申，世祖崩，其日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天下。太宰江夏王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尚書令。甲子，置錄尚書，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永嘉王子仁爲南豫州刺史。六月辛未，詔曰：朕以眇身，夙紹洪業，敬御天威，欽對靈命，仰尋凝緒，日鑒前圖，寔可以拱默守成，詒風長世，而寶位告始，萬寓改屬，惟德弗明，昧于大道，思宣睿範，引茲簡恤，可具詢執事，詳訪民隱。凡曲令密文，繁而作治，關市僦稅，事施一時，而姦吏舞文，妄與威福，加以氣緯舛玄，偏頗滋甚，宜其寬徭輕憲，以救民切。御府諸署，事不須廣，雕文篆刻，無施於今，悉宜幷省，以酬氓願。藩王貿貨，壹皆禁斷。外便具條以聞。戊寅，以豫州之淮南郡復爲南梁郡，復分宣城還置淮南郡。庚辰，以南海太守袁曇遠爲廣州刺史。秋七月己亥，鎮軍將軍、雍州刺史晉安王子勛改爲江州刺史，中護軍宗慤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湘東王諱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庚戌，婆皇國遣使獻方物。崇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乙卯，罷南北二馳道，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丙辰，追崇獻妃爲獻皇后。乙丑，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八月丁卯，領軍將軍王玄謨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爲青冀二州刺史。己巳，以青冀二州刺史蕭惠開爲益州刺史。己未，皇太后崩。京師雨水。庚子，遣御史與官長隨宜賑卹。九月辛丑，護軍將軍湘東王諱爲領軍將軍。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爲特進、右光祿大夫。乙卯，文穆皇后祔葬景寧陵。冬十月甲戌，太常建安王休仁爲護軍將軍。戊寅，輔國將軍宋越爲司州刺史。庚辰，原除揚、南徐州大明七年逋租。十二月乙酉，以尚書右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左僕射。壬辰，以王畿諸郡爲揚州，以揚州爲東揚州。癸巳，以車騎將軍、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爲司徒、揚州刺史。去歲及是歲，東諸郡大旱，甚者米一升數百，京邑亦至百餘，餓死者十有六七。孝建以來，又立錢署鑄錢，百姓因此盜鑄，錢轉偽小，商貨不行。

永光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改元，大赦天下。乙巳，省諸州臺傳。戊午，以領軍將軍湘東王諱爲衞將軍、南豫州刺史，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領軍將軍，祕書監山陽王休祐爲豫州刺史，左衞將軍桂陽王休範爲中護軍，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爲東揚州刺史。二月丁丑，減州郡縣田租之半。庚寅，鑄二銖錢。三月甲辰，罷臨江郡。五月己亥，割郢州隨郡屬雍州。丙午，以後軍司馬張牧爲交州刺史。六月己巳，左軍長史劉道隆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乙亥，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宗慤卒。壬午，衞將軍、豫州刺史湘東王諱改爲雍州刺史，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加南豫州刺史。秋八月辛酉，越騎校尉戴法興有罪賜死。庚午，以尚書左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僕射，吏部尚書王景文爲尚書右僕射。癸酉，帝自率宿衞兵誅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柳元景、尚書僕射顏師伯、廷尉劉德願。改元爲景和元年。文武賜位二等。以領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衞將軍湘東王諱還爲南豫州刺史。甲戌，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射聲校尉沈文秀爲青州刺史，左軍司馬崔道固爲冀州刺史。乙亥，詔曰：昔凝神佇逸，礭溪讚道，湛慮思才，傳巖毗化。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寓，賁鈇電斷，正卯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庖鼎，瞻言板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可甄訪郡國，招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遁棲，信誠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庶官克順，彝倫咸敘。主者精加詳括，稱朕意焉。以始興公沈慶之爲太尉，鎮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爲領軍將軍。庚辰，以石頭城爲長樂宮，東府城爲未央宮。罷東揚州幷揚州。甲申，以北邸爲建章宮，南第爲長楊宮。以冠軍將軍邵陵王子元爲湘州刺史。丙

戌原除吳吳興義興晉陵琅邪五郡大明八年以前逋租己丑復立南北二馳道九月癸巳車駕幸湖熟奏鼓吹戊戌車駕還宮庚子以南兗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爲南徐州刺史丹陽尹始安王子真爲南兗州刺史辛丑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免爲庶人賜死丙午以兗州刺史薛安都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丁未衛將軍湘東王諱加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右光祿大夫劉遵考爲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戊申以前梁南秦二州刺史柳元怙復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己酉車駕討征北將軍徐州刺史義陽王昶內外戒嚴昶奔于索虜辛亥右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進號鎮西大將軍甲寅以安西長史袁顗爲雍州刺史戊午以左民尚書劉思考爲益州刺史是日解嚴車駕幸瓜步開百姓鑄錢冬十月癸亥曲赦徐州丙寅車駕還宮以建安王休仁爲護軍將軍己卯東陽太守王藻下獄死以宮人謝貴嬪爲夫人加虎賁鈒戟鸞輅龍旂出警入蹕實新蔡公主也乙酉以鎮北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爲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一月壬辰寧朔將軍何邁下獄死新除太尉沈慶之薨壬寅立皇后路氏四廂奏樂赦揚南徐二州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加特進左光祿大夫中護軍桂陽王休範還職丁未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大赦天下贓汙淫盜悉皆原除賜爲父後者爵一級壬子以特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建安王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並賜死時帝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內外百司不保首領先是訛言云湘中出天子帝將南巡荊湘二州以厭之先欲誅諸叔然後發引太宗與左右阮佃夫王道隆李道兒密結帝左右壽寂之姜產之等十一人謀共廢帝戊午夜帝於華林園竹林堂射鬼時巫覡云此堂有鬼故帝自射之壽寂之懷刀直入姜產之爲副帝欲走寂之追而殞之時年十七太皇太后令曰司徒領護軍八座子業雖曰嫡長少稟凶毒不仁不孝著自髫齔孝武棄世屬當辰曆自梓宮在殯喜容靦然天罰重離歡恣滋甚逼以內外維持忍虐未露而凶慘難抑一旦肆禍遂縱戮上宰殄害輔臣子鸞兄弟先帝鍾愛含怨既往枉加屠酷昶茂親作扞橫相徵討新蔡公主逼離夫族幽置深宮詭云薨殞襄事甫爾喪禮頓釋昏酣長夜庶事傾遺朝賢舊勳棄若遺土管絃不輟珍羞備膳詈辱祖考以爲戲謔行遊莫止淫縱無度肆宴園林規圖發掘誅剪無辜籍略婦女建樹僞豎莫知誰息拜嬪立后慶過恆典宗室密戚遇若婢僕鞭捶陵曳無復尊卑南平一門特鍾其酷反天滅理顯暴萬端苛罰酷令終無紀極夏桀殷辛未足以譬闔朝業業人不自保百姓遑遑手足靡厝行穢禽獸罪盈三千高祖之業將泯七廟之享幾絕吾老疾沈篤每規禍鴆憂煎漏刻氣命無幾開闢以降所未嘗聞遠近思奮十室而九衛將軍湘東王體自太祖天縱英聖文皇鍾愛寵冠列藩吾早識神睿特兼常禮潛運宏規義士投袂獨夫既殞懸首白旗社稷再興宗祏永固人鬼屬心大命允集且勳德高邈大業攸歸宜遵漢晉纂承皇極主者詳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餘年不幸嬰此百艱永尋情事雖存若殞當復柰何葬廢帝丹陽秣陵縣南郊壇西帝幼而狷急在東宮每爲世祖所責世祖西巡子業啓參承起居書迹不謹上詰讓之子業啓事陳謝上又荅曰書不長進此是一條耳聞汝素都懈怠狷戾日甚何以頑固乃爾邪初踐阼受璽紱悖然無哀容始猶難諸大臣及戴法興等既殺法興諸大臣莫不震懾於是又誅羣公元凱以下皆被毆捶牽曳內外危懼殿省騷然初太后疾篤遣呼帝帝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太后怒語侍者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寧馨兒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爲患山陰公主淫恣過度謂帝曰妾與陛下雖男女有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不均平一何至此帝乃爲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侯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帝每出與朝臣常共陪輦主以吏部郎褚淵貌美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主十日備見逼迫誓死不回遂得免帝所幸閹人華願兒官至散騎常侍加將軍帶郡帝少好讀書頗識古事自造世祖誄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

王休祐領之其餘事迹分見諸列傳

史臣曰廢帝之事行著于篇若夫武王數殷紂之釁不能挂其萬一霍光書昌邑之過未足舉其毫釐假以中才之君有一于此足以霣社殘宗汙宮豬廟況總斯惡以萃一人之體乎其得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七

宋書卷七考證

前廢帝紀二月丁丑減州郡縣田租之半○租監本訛稅今改正

以尚書左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僕射○一本上尚書下無左字下尚書下有左字臣承蒼按二本俱誤據師伯傳當云以尚書右僕射顏師伯爲尚書左僕射下文云王景文爲尚書右僕射替師伯之任也

丁未皇子生少府劉勝之子也○劉勝南史作劉矇符瑞志大明七年有尋陽太守劉矇或即其人

其後湘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故帝聚諸叔京邑慮在外爲患○臣承蒼按上二句當在故帝聚諸叔二句下

宋書卷七考證

宋書卷八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八

明帝

太宗明皇帝諱彧，字休炳，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元嘉十六年十月戊寅生。二十五年，封淮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九年，改封湘東王。元凶弒立，以為驍騎將軍，加給事中。世祖踐阼，為祕書監，遷冠軍將軍、南蘭陵下邳二郡太守，領石頭戍事。孝建元年，徙為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鎮京口。其年，徵為中護軍。二年，遷侍中，領遊擊將軍。三年，徙衛尉，侍中如故。又為左衛將軍，衛尉如故。大明元年，轉中護軍，衛尉如故。三年，為都官尚書，領遊擊將軍，衛尉如故。七年，還領軍將軍。八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未拜，復為領軍將軍，侍中如故。永光元年，又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豫司江四州揚州之宣城諸軍事、衛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孰。又徙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未拜，復本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廢帝景和末，上入朝，被留停都。廢帝誅害宰輔，殺戮大臣，恆慮有圖之者，疑畏諸父，並拘之殿內，遇上無禮，事在文諸王傳。遂收上付廷尉，一宿被原。將加禍害者，前後非一。既而害上意定，明旦便應就禍，上先已與腹心阮佃夫、李道兒等密共合謀。于時廢帝左右常慮禍及，人人有異志。唯有直閤將軍宋越、譚金、童太一等數人為其腹心，並虓虎有幹力，在殿省久，衆並畏服之，故莫敢動。是夕，越等並外宿，佃夫、道兒因結壽寂之等殞廢帝於後堂，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也。事定，上未知所為，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升西堂，登御坐，召見諸大臣。于時事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令備羽儀。雖未即位，凡衆事悉稱令書施行。己未，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山陰公主並賜死。宋越、譚金、童太一謀反，伏誅。十二月庚申朔，令書以司空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鎮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進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癸亥，以新除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山陽王休祐進號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崇憲衛尉桂陽王休範為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乙丑，改封安陸王子綏為江夏王。

泰始元年冬十二月丙寅，上即皇帝位。詔曰：「高祖武皇帝德洞四瀛，化綿九服，太祖文皇帝以大明定基，世祖孝武皇帝以下武寧亂，日月所照，梯山航海，風雨所均，削衽襲帶，所以業固盛漢，聲溢隆周。子業凶嚚自天，忍悖成性，人面獸心，見於齠日，反道敗德，著自比年。其狎侮五常，怠棄三正，矯誣上天，毒流下國，寔開闢所未有，書契所未聞。再罹遏密，而無一日之哀，齊斬在躬，方深北里之樂。虎兕難匣，憑河必彰，遂誅滅上宰，窮釁逆之酷，虐害國輔，究孥戮之刑。子鸞同生，以昔憾殄殪，敬猷兄弟，以睚眦殲夷。徵逼義陽，將加屠膾，陵辱戚藩，檟楚妃主。奪立左右，竊子置儲，肆酗于朝，宣淫于國，事穢東陵，行汙飛走。積釁罔極，日月滋深，比遂圖犯玄宮，志窺題湊，將肆梟獍之禍，騁商頊之心。又欲鴆毒崇憲，虐加諸父，事均宮闈，釁遍國都。鴟梟小豎，莫不寵暱，朝廷忠誠，必加戮挫。收掩之旨，號虎結轍，掠奪之使，白刃相望。百僚危氣，首領無有全地，萬姓崩心，妻子不復相保。所以鬼哭山鳴，星鉤血降，神器殆於馭索，景祚危於綴旒。朕假寐凝憂，泣血待旦，慮大宋之基，於焉而泯，武文之業，將墜于淵。賴七廟之靈，藉八百之慶，巨猾斯殄，鴻沴時褰，皇綱絕而復紐，天緯缺而更張。猥以寡薄，屬承乾統，上緝三光之重，俯顧庶民之艱，業業矜矜，若履冰谷。思與億兆，同此維新。可大赦天下，改景和元年為泰始元年。賜民爵二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並悉洗除。長徒之身，特賜原遣。亡官失爵，禁錮舊勞，一依舊典。其昏制謬封，並皆刊削。」己巳，以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輔國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為南豫州刺史。庚午，以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為鎮軍將軍、徐州刺史，永嘉王子仁為中軍將軍，左衛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辛未，改封臨賀王子産為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為廬陵王。壬申，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新除中

護軍劉道隆卒壬午詔曰朕戡亂寧民屬膺景祚矯制初造革道惟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偏壅每鑒寐疚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獄犴淹枉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務詢與誦廣納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乙亥追尊所生沈婕妤曰宣皇太后後軍將軍垣閎爲司州刺史前右將軍長史殷琰爲豫州刺史丙子詔曰皇室多故糜費滋廣且久歲不登公私歉弊方刻意從儉弘濟時艱政道未孚慨愧兼積大官供膳可詳所減撤尙方御府雕文篆刻無益之物一皆蠲省務存簡約以稱朕心戊寅崇太后爲崇憲皇太后立皇后王氏鎭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鎭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雍州刺史袁顗率衆赴之辛巳驃騎大將軍前荆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江州刺史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即留本任加領軍將軍王玄謨鎭軍將軍壬午車駕謁太廟甲申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進號征南將軍右將軍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進號安東將軍前將軍荆州刺史臨海王子頊進號平西將軍子綏子房子頊並不受命舉兵同逆戊子新除中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爲護軍將軍

二年春正月己丑朔以軍事不朝會庚寅以金紫光祿大夫王僧朗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壬辰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南豫州刺史鎭歷陽鎭軍將軍領軍將軍王玄謨爲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徐州刺史薛安都進號安北將軍安都亦不受命癸巳以左衞將軍巴陵王休若爲鎭東將軍新除安東將軍尋陽王子房爲撫軍將軍司徒左長史袁愍孫爲領軍將軍甲午中外戒嚴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統衆軍南討以青州刺史劉祗爲南兗州刺史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爲徐州刺史義陽內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申令孫孟虯及豫州刺史殷琰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並同叛逆兗州刺史殷孝祖入衞京都仍遣孝祖前鋒南伐甲辰加孝祖撫軍將軍丙午車駕親御六師出頓中興堂辛亥驃騎大將軍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豫州刺史統衆軍西討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摽山陽太守程天祚並舉兵反鎭東將軍巴陵王休若統衆軍東討壬子崇憲皇太后崩是日軍主任農夫劉懷珍平定義興永世縣民史逸宗據縣爲逆殿中將軍陸攸之討平之丙辰以新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朗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如故二月乙丑僧朗卒尙書僕射王景文父憂去職曲赦吳吳興義興晉陵四郡吏部尙書蔡興宗爲尙書左僕射吳興太守張永右軍將軍齊王東討平晉陵癸未曲赦浙江東五郡丁亥鎭東將軍巴陵王休若進號衞將軍建武將軍吳喜公率諸軍破賊於吳吳興會稽平定三郡同逆皆伏誅輔國將軍齊王前鋒北討輔國將軍劉勔前鋒南討賊劉胡領衆四萬據赭圻三月庚寅撫軍將軍沈攸之代爲南討前鋒賊衆稍盛袁顗頓鵲尾聯營迄至濃湖衆十餘萬壬辰以新除太子詹事張永爲青冀二州刺史丙申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總統北討諸軍事丁酉以尙書劉思考爲徐州刺史戊戌貶尋陽王子房爵爲松滋縣侯乙巳以奉朝請鄭黑爲司州刺史辛亥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領南兗州刺史壬子斷新錢專用古錢癸丑原赦揚南徐二州囚繫凡逋亡一無所問夏四月壬午以散騎侍郎明僧暠爲青州刺史五月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爲雍州刺史丁酉曲赦豫州丁未新除尙書僕射王景文爲中軍將軍以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爲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爲冀州刺史甲寅葬崇憲皇太后於攸寧陵冠軍將軍益州刺史蕭惠開進號平西將軍六月辛酉鎭軍將軍張永領徐州刺史京師雨水丁卯遣殿中將軍檢行賜卹以左軍將軍垣恭祖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秋七月己丑鎭北將軍南徐兗二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號征北大將軍辛卯鎭軍將軍徐州刺史張永改爲南兗州刺史丁酉以仇池太守楊僧嗣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壬寅以男子時朗之爲北豫州刺史乙巳龍驤將軍劉道符平山陽辛亥又以義軍主鄭叔舉爲北豫州刺史鎭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張永復領徐州刺史甲寅復以冀州刺史崔道固爲徐州刺史八月己卯司徒建安王休仁率衆軍大破賊斬僞尙書僕射袁顗進討江郢荆雍湘五

州平定之晉安王子勛安陸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同黨皆伏誅諸將軍帥封賞各有差甲申以護軍將軍永嘉王子仁爲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九月乙酉曲赦江郢荆雍湘五州守宰不得離職壬辰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改爲荆州刺史分豫州立南豫州癸巳六軍解嚴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甲午以中軍將軍王景文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戊戌以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庚子以建安王休仁世子伯融爲豫州刺史辛丑衛將軍巴陵王休若即本號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沈攸之爲郢州刺史庚戌以太子左衛率建平王景素爲南兗州刺史十月乙卯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真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松滋侯子房並賜死丁卯以郢州刺史沈攸之爲中領軍與張永俱北討庚午以吳郡太守顧顗之爲湘州刺史戊寅立皇子昱爲皇太子曲赦揚徐二州以輔國將軍劉勔爲廣州刺史左軍將軍張世爲豫州刺史十一月甲申以安成太守劉襲爲郢州刺史壬辰詔曰治崇簡易化疾繁侈遠關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拯斯墜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務艱昔代俾夫舊賦既繁爲費彌廣鑒寐萬務每思弘革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爲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令凡諸蠹俗妨民之事趣末違本之業雕華靡麗奇器異技並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左右尙方御府諸署供御制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微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又詔曰夫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釣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席忠規佇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寐今藩隅克晏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實望箴闕王公卿尹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匡俗濟時咸切事陳奏無或依隱若乃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書搜揚具即以聞隨就褒立以建平王景素子延年爲新安王以新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丙申制使東土經荒流散並各還本蠲衆調二年十二月己未以尙書金部郎劉善明爲冀州刺史乙丑詔曰近衆藩稱亂多染豐科或誠係本朝事緣逼迫混同證錮良以悵然夫天道尙仁德刑並用雷霆時至雲雨必解朕眷言靜念思弘風澤凡應禁削皆從原蕩其文武堪能隨才銓用辛未以新除廣州刺史劉勔爲益州刺史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費混爲廣州刺史劉勔克壽陽豫州平辛巳以輔國將軍劉靈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薛安都要引索虜張永沈攸之大敗於是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農役將興太官停宰牛癸卯曲赦豫南豫二州衛將軍巴陵王休若降號鎮西將軍閏月庚午京師大雨雪遣使巡行賑賜各有差戊寅以游擊將軍垣閎爲益州刺史二月甲申以御史中丞羊希爲廣州刺史是日車駕爲戰亡將士舉哀己丑以鎮西司馬劉亮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丙申曲赦青冀二州三月丙子以尙書左僕射蔡興宗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戊寅以冠軍將軍王玄載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崔平爲兗州刺史夏四月癸巳以前司州刺史鄭黑爲司州刺史乙未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楊僧嗣進號征西將軍庚子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爲廬陵王立侍中劉韞第二子銑爲南豐王丙午安西將軍蔡興宗降號平西將軍五月丙辰宣太后崇寧陵禁內墳屋瘞遷徙者給葬直蠲復家丁戊午以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王玄謨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辛酉罷南豫州幷豫州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爲尙書僕射六月乙酉以侍中劉韞爲湘州刺史秋七月壬子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玄謨爲特進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薛安都子伯令略據雍州四郡刺史巴陵王休若討斬之八月丁酉詔曰古者衡虞置制螟蚳不收川澤產育登器進御所以繁阜民財養遂生德頃商販逐末競早爭新折未實之果收豪家之利籠非膳之翼爲戲童之資豈所以還風尙本捐華務實宜修道布仁以革斯蠹自今鱗介羽毛肴核衆品非時月可採器味所須可一皆禁斷嚴爲科制壬寅以中領軍沈攸之行南兗州刺史率衆北討癸卯詔曰法網之用期世而行寬惠之道因時而布況朕尙德戢亂依仁馭俗宜每就弘簡以隆至治而頻罹兵革繇賦未休軍民巧僞興事甚多蹈刑入憲諒非一科至乃假名戎伍竊爵私庭因戰散亡託懼逃役且往諸淪逼雖經

累宥逋竄之黨猶為實繁實言永懷良兼矜歎思所以重播至澤覃被區宇可大赦天下加新除左光祿大夫王玄謨車騎將軍丙午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宜量賜戊申以新除右衞將軍劉勔為豫州刺史九月癸丑鎮西將軍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衞將軍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進號安西將軍乙卯以越騎校尉周寧民為兗州刺史戊午以皇后六宮以下雜衣千領金釵千枚班賜北征將士庚申前將軍兼冀州刺史崔道固進號平北將軍甲子曲赦徐兗青冀四州冬十月壬午改封新安王延年為始平王戊子芮芮國遣使獻方物辛丑復郡縣公田鎮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吐谷渾拾寅進號征西大將軍十一月立建安王休仁第二子伯猷為江夏王改封義陽王昶為晉熙王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高麗國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庚辰以寧朔將軍劉休賓為兗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親祠南郊大赦天下庚午衞將軍巴陵王休若降號左將軍乙亥零陵王司馬勗薨二月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平北將軍司州刺史珍奇子超越為北冀州刺史乙巳右光祿大夫車騎將軍護軍將軍王玄謨薨三月己未以游擊將軍劉懷珍為東徐州刺史戊辰以軍司馬劉靈遺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譙南太守孫奉伯為交州刺史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南龍驤將軍陳伯紹討平之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東海王褘改封廬江王山陽王休祐改封晉平王改晉安郡為晉平郡辛丑芮芮國及河南王並遣使獻方物甲辰以豫章太守張辯為廣州刺史五月乙未曲赦廣州癸亥以行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行湘州刺史會稽太守張永為雝州刺史湘州刺史劉韞為南兗州刺史秋七月乙巳朔以吳郡太守王琨為中領軍丙辰始平王延年薨己未以侍中劉韞為中護軍庚申以驍騎將軍齊王為南兗州刺史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輔國將軍沈文靖為東青州刺史丁酉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進號鎮南將軍九月丙辰以驃騎長史張悅為雝州刺史戊辰詔曰夫愆有小大憲隨寬猛故五刑殊用三典異施而降辟次網便暨鉗撻求之法科差品滋遠朕務存欽卹每有矜貸尋㪣制科罪輕重同之大辟即事原情未為詳衷自今凡竊執官仗拒戰邏司或攻剽亭寺及害吏民者凡此諸條悉依舊制五人以下相逼奪者可特賜黥刖投畀四遠仍用代殺方古為優全命長戶施同造物庶簡惠之化有孚羣萌好生之德無漏幽品庚午曲赦揚南徐兗豫四州冬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發諸州兵北討南康建安安成宣城四郡昔不同南逆並不在徵發之例甲戌割揚州之義興郡屬南徐州

五年春正月癸亥車駕躬耕藉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二月丙申分豫州揚州立南豫州以太尉廬江王褘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三月乙卯於南豫州立南義陽郡丙寅車駕幸中堂聽訟己巳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辛未割雝州隨郡屬郢州乙酉割豫州義陽郡屬郢州郢州西陽郡屬豫州戊子以寧朔將軍崔公烈為兗州刺史戊戌新除給事黃門侍郎杜幼文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六月辛未晉平王休祐子宣曜為南平王壬申以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蔡興宗為鎮東將軍癸酉以左衞將軍沈攸之為郢州刺史以軍興已來百官斷俸並給生食丁丑車騎將軍南豫州刺史廬江王褘免官爵戊寅以左將軍行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為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壬午罷南豫州丙戌以新除給事黃門侍郎劉亮為益州刺史秋七月己酉以輔國將軍王亮為徐州刺史東莞太守陳伯紹為交州刺史甲寅以山陽太守李靈謙為兗州刺史壬戌改輔國將軍為輔師將軍八月己丑以右將軍行豫州刺史劉勔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壬辰以海陵太守劉崇智為冀州刺史九月甲寅立長沙王纂子延之為始平王戊午中領軍王琨遷職己未詔曰夫箕頴之操振古所貴沖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猶靈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恥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自事衡樊鑿坏遺榮負鈞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秋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乙丑以新除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劉勔為中領軍冬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十一月丁未索虜遣使獻方物閏月戊子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晉平王休祐

以本號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輔師將軍孟陽爲兗州刺史義陽太守呂安國爲司州刺史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刺史己未以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中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吳興太守建平王景素爲湘州刺史輔師將軍建安王世子融爲廣州刺史庚申分荆益州五郡置三巴校尉

六年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二月壬寅司徒建安王休仁爲太尉領司徒癸丑皇太子納妃甲寅大赦天下巧注從軍不在赦例班賜各有差三月乙亥中護軍劉韞卒丁丑以太子詹事張永爲護軍將軍夏四月癸亥立第六皇子燮爲晉熙王五月丁丑以前軍將軍陳胤宗爲徐州刺史丁亥以冠軍將軍吐谷渾拾虔爲平西將軍戊子奉朝請孔玉爲寧州刺史六月己亥以第五皇子智井繼東平沖王休倩庚子以侍中劉韞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鎮軍將軍揚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癸卯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尚書僕射袁粲爲尚書右僕射己未改臨賀郡爲臨慶郡追改東平王休倩爲臨慶沖王七月丙戌第五皇子智井薨九月乙丑中領軍劉勔加平北將軍戊寅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置東觀祭酒癸未以第八皇子智渙繼臨慶沖王休倩冬十月辛卯立第九皇子贊爲武陵王乙巳以前右軍馬謖爲北雍州刺史己酉車駕幸東堂聽訟十一月己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巳以邊難未息制父母陷異域悉使婚宦戊戌以始興郡爲宋安郡丙辰護軍將軍張永還職

七年春正月甲戌置散騎奏舉郎二月癸巳征南大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戌置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郡又分廣交州三郡合九郡立越州己亥以前將軍劉康爲平東將軍妖寇宋逸攻合肥殺汝陰太守王穆之郡縣討平之甲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晉平王休祐薨戊午以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巴陵王休若爲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湘州刺史建平王景素爲荆州刺史三月辛酉索虜遣使獻方物壬戌芮芮國遣使奉獻夏四月辛丑減天下死罪一等凡救繫悉遣之甲辰於南兗州置新平郡癸丑金紫光祿大夫張永領護軍五月戊午司徒建安王休仁有罪自殺辛酉以寧朔長史孫超之爲廣州刺史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王景文以刺史領中書監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爲尚書令新除吏部尚書褚淵爲尚書左僕射辛未監吳郡王僧虔行湘州刺史丙戌追免晉平王休祐爲庶人六月丁酉以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爲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征北大將軍巴陵王休若爲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甲辰芮芮國遣使獻方物秋七月丁巳罷散騎奏舉郎乙丑新除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巴陵王休若薨桂陽王休範以新除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庚午以第三皇子準爲撫軍將軍辛未以太子詹事劉秉爲南徐州刺史戊寅以寧朔將軍沈懷明爲南兗州刺史乙酉於冀州置西海郡八月戊子第八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庚寅以疾愈大赦天下冀州刺史劉崇智加青州刺史戊戌立第三皇子準爲安成王九月辛未以越騎校尉周寧民爲徐州刺史冬十月戊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丁酉分豫州南兗州立南豫州以歷陽太守王玄載爲南豫州刺史

泰豫元年春正月甲寅朔上有疾不朝會以疾患未痊故改元賜孤老貧疾粟帛各有差戊午皇太子會萬國於東宮并受貢計二月辛丑以給事黃門侍郎王贍爲司州刺史三月癸丑朔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己未中書監揚州刺史王景文卒夏四月辛卯以撫軍司馬蔡那爲益州刺史癸巳以右衞將軍張興爲雍州刺史己亥上大漸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司空尚書右僕射褚淵爲護軍將軍中領軍劉勔加尚書右僕射鎮東將軍蔡興宗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鎮軍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安西將軍詔曰朕自臨御億兆仍屬戎寇雖每存弘化而惠弗覃遠軍國凋弊刑訟未息今大漸維危載深矜歎可緩徭優調去繁就約因改之宜詳有簡吏務以愛民爲先以宣朕遺意袁粲褚淵劉勔蔡興宗沈攸之同被顧命是日上崩于景福殿時年三十四五月戊寅葬臨沂縣莫府山高寧陵帝少而和令風姿端雅早失

所生養於太后宮內大明世諸弟多被猜忌唯上見親常侍路太后醫藥好讀書愛文義在藩時撰江左以來文章志又續衛瓘所注論語二卷行於世及卽大位四方反叛以寬仁待物諸軍帥有父兄子弟同逆者並授以禁兵委任不易故衆爲之用莫不盡力平定天下逆黨多被全其有才能者並見授用有如舊臣才學之士多蒙引進參侍文籍應對左右於華林園芳堂講周易常自臨聽末年好鬼神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辠戮改騧邊爲瓜亦以騧字似禍字故也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二百年期訖更啓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謐稽顙謝久之方釋太后停屍漆牀先出東宮上嘗幸宮見之怒甚免中庶子官職局以之坐者數十人內外常慮犯觸人不自保宮內禁忌尤甚移牀治壁必先祭土神使文士爲文詞祝策如大祭饗秦始泰豫之際更忍虐好殺左右失旨忤意往往有斮刳斷截者時經略淮泗軍旅不息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日料祿奉而上奢費過度務爲彫侈每所造制必爲正御三十副御次副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騷然民不堪命其餘事迹別見衆篇親近讒慝翦落皇枝宋氏之業自此衰矣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卑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戚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疎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願不待慮既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從來遠也

宋書卷八

宋書卷八考證

明帝紀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僕射○南史無尚書左僕射五字考前廢帝紀及王景文傳當云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爲尚書左僕射

晉安王子勛舉兵反鎭軍長史鄧琬爲其謀主○鄧琬諸本皆作劉琬臣承著按子勛傳及鄧琬傳爲子勛謀主乃鎭軍長史鄧琬並無劉琬之名今從南史改正

尚書僕射王景文父憂去職○下文蔡興宗爲尚書左僕射此尚書下亦當有左字

以仇池太守楊僧副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僧副南史作僧嗣臣承著按氐胡傳泰始二年所封正是僧嗣乃元和之從弟也當從南史

以吳郡太守顧顗之爲湘州刺史○列傳載顗之事多作覬之臣承著按顗覬二字音義各殊晉周顗字伯仁覬之亦字偉仁似當以顗爲是而本傳作覬通鑑從之或又作凱作愷未知孰是並著之以俟考者

左軍將軍張世爲豫州刺史○臣承著按張興世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此在泰始二年尚未益興字故仍書原名

立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爲廬陵王○桂陽王傳休範第三子名德嗣今作德副誤也封廬陵王事傳不載

立侍中劉韞第二子銑爲南豐王○南史稱劉韞第三子誤

以右衛將軍張興爲雍州刺史○臣承著按張興事他處不見張興世傳興世於泰始五年轉左衛將軍泰豫元年爲雍州刺史與此紀合其爲誤脫世字無疑

宋書卷八考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九

後廢帝

廢帝諱昱字德融小字慧震明帝長子也大明七年正月辛丑生於衞尉府太宗諸子在孕皆以周易筮之即以所得之卦爲小字故帝字慧震其餘皇子亦如之泰始二年立爲皇太子三年始制太子改名昱安車乘象輅六年出東宮又制太子元正朝賀服袞冕九章衣泰豫元年四月己亥太宗崩庚子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尚書令袁粲護軍將軍褚淵共輔朝政乙巳以護軍將軍張永爲右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安成王爲揚州刺史己酉特進右光祿大夫劉遵考改爲左光祿大夫五月丁巳以吳興太守張岱爲益州刺史戊辰緣江戍兵老疾者悉聽還班劍依舊入殿六月壬辰詔曰夫興王經制實先民隱方求廣教刑於四維朕以煢眇夙膺寶曆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寐可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有怫民法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恩可紀廉勤允著依事騰聞如獄訟逕枉職事紕繆情公存私害民利己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道務令精洽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又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沖昧嗣膺寶業思仰述聖猷勉弘政道輿言多士常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聞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身耕牧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侯聞嘉薦京師雨水詔賑卹二縣貧民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立皇后江氏秋七月戊辰崇拜帝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閏月丁亥罷宋安郡還屬廣興己丑割南豫州南汝陰郡屬西豫州西豫州廬江郡屬豫州甲辰以新除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蔡興宗爲中書監光祿大夫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沈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劉秉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新除太常建平王景素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八月戊午新除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蔡興宗薨冬十月辛卯撫軍將軍劉韞有罪免官辛未護軍將軍褚淵母憂去職十一月己亥新除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劉秉爲尚書左僕射辛丑護軍將軍褚淵還攝本任芮芮國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索虜寇義陽丁巳司州刺史王贍擊破之

元徽元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天下壬寅詔曰夫緩法昭恩裁風茂典蠲憲貸眚訓俗彝義朕臨馭宸樞賁制堺寓式存寬簡思孚矜惠今開元肆宥萬品惟新凡茲流斥宜均弘洗自元年以前貽罪徙放者悉聽還本土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爲郢州刺史三月丙申以撫軍長史何恢爲廣州刺史婆利國遣使獻方物戊戌以前淮南太守劉靈遺爲南豫州刺史夏五月辛卯以輔師將軍李安民爲司州刺史丙申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六月壬子以越州刺史陳伯紹爲交州刺史乙卯特進左光祿大夫劉遵考卒壽陽大水己未遣殿中將軍賑卹慰勞丙寅以左軍將軍孟次陽爲兗州刺史秋七月丁丑散騎常侍顧長康長水校尉何翌之表上所撰諫林上自虞舜下及晉武凡十二卷八月辛亥詔曰分方正俗著自虞冊川谷異制煥乎姬典故井遂有辨閭伍無雜用能七教克宣八政斯序雖綿代殊軌沿革異儀或民懷遷俗或國尚與徙漢陽列燕代之豪關西徵齊楚之族並通籍新邑即居成舊洎金行委御禮樂南移中州黎庶襁負揚越聖武造運道一闕區貽長世之規申土斷之制而夷險相因盈晦遞襲歲饉凋流戎役惰散違鄉寓境漸至繁積宜式遵鴻軌以爲永憲庶阜俗昌民反風定保夷胥山之險澄瀚海之波括河圖於九服振玉軺於五都矣秘書丞王儉表上所撰七志三十卷京師旱甲寅詔曰比亢序愆度留熏燿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夕厲晨矜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冤訟洗遂困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癸亥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鎮北將軍庚午陳留王曹銑薨九月壬午詔曰國賦堺稅蓋有恆品往屬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乖昔准湘江二州糧運偏積調役既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力弊歲月愈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寐可遣使到所明加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並即蠲改具條以聞丁亥立衡陽王嶷子伯玉爲南平王冬十月壬子以撫

軍司馬王玄載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癸酉劉南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梁郡歷陽置新昌郡立徐州十一月丙子以散騎常侍垣閎爲徐州刺史丁丑尚書令袁粲母喪去職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乙巳司空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尚書令袁粲還攝本任加號衛將軍癸亥立前建安王世子伯融爲始安縣王丙寅河南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子以右光祿大夫張永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二月己巳加護軍將軍褚淵中軍將軍三月癸酉以左衛將軍王寬爲南豫州刺史夏四月癸亥詔曰頃列爵敘勳銓榮酬義條流積廣又各淹闕歲往事留理至逋壅在所參差多違甄飭賞未均洽每疚厥心可悉依舊准並下注職五月壬子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反庚寅內外戒嚴加中領軍劉勔鎮軍將軍加右衛將軍齊王平南將軍前鋒南討出屯新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衛將軍袁粲中軍將軍褚淵入衛殿省壬辰賊奄至攻新亭壘齊王拒擊大破之越騎校尉張敬兒斬休範賊黨杜黑蠡丁文豪分軍向朱雀航劉勔拒賊敗績力戰死之右軍將軍王道隆奔走遇害張永潰於白下沈懷明自石頭奔散戊午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賊入屯中堂羽林監陳顯達擊大破之丙申張敬兒等破賊於宣陽門莊嚴寺小市進平東府城梟擒羣賊賞賜封爵各有差丁酉詔京邑二縣埋藏所殺賊并戰亡者復同京城是日解嚴大赦天下文武賜位一等戊戌原除江州逋債其有課非常調役爲民蠹者悉皆蠲停詔曰頃國賦多驚公儲罕給近治戎雖淺而軍費已多廩藏虛磬難用馭遠宜矯革淫長務在節儉其供奉服御悉就減撤雕文靡麗廢而勿修凡諸游費一皆禁斷外可詳爲科格荊州刺史沈攸之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並舉義兵赴京師己亥以第七皇弟友爲江州刺史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齊王爲中領軍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癸卯晉熙王燮遣軍剋尋陽江州平戊申以淮南太守任農夫爲豫州刺史右將軍南豫州刺史王寬進號平西將軍壬戌改輔師將軍還爲輔國秋七月庚辰立第七皇弟友爲邵陵王辛巳以撫軍司馬孟次陽爲兗州刺史乙酉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征西大將軍鎮北將軍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進號征北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安西將軍前將軍湘州刺史王僧虔進號平南將軍八月辛酉以征虜行參軍劉延祖爲寧州刺史九月壬辰以遊擊將軍呂安國爲兗州刺史丁酉以尚書令新除衛將軍袁粲爲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加護軍將軍褚淵尚書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車騎將軍冬十月庚申以新除侍中王蘊爲湘州刺史甲子以遊擊將軍陳顯達爲廣州刺史十一月丙戌御加元服大赦天下賜民男子爵一級爲父後及三老孝悌力田者爵二級鰥寡孤獨篤癃不能自存者穀五斛年八十以上加帛一匹大酺五日賜王公以下各有差十二月癸亥立第八皇弟躋爲江夏王第九皇弟贊爲武陵王

三年春正月辛巳車駕親祠南郊明堂三月丙寅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己巳以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雍州刺史其日京師大水遣尚書郎官長檢行賑賜閏月戊戌詔曰頃民俗滋弊國度未殷歲時屢饑編戶不給且邊虞尚警徭費彌繁永言夕惕寢興增疚思弘豐耗之制以惇約素之風庶偫蓄採民以康治道大官珍膳御府麗服諸所供擬一皆減撤可詳爲其格務從簡衷夏四月遣尚書郎到諸州檢括民戶窮老尤貧者蠲除課調丁壯猶有生業隨宜寬申貲財足以充限者督令洗畢丙戌車駕幸中堂聽訟六月癸未北國使至兼司徒袁粲尚書令褚淵並固讓秋七月庚戌以粲爲尚書令壬戌以給事黃門侍郎劉懷珍爲豫州刺史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九月丙辰征西大將軍河南王吐谷渾拾寅進號車騎大將軍冬十月丙戌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乙丑以冠軍將軍姚道和爲司州刺史

四年春正月己亥車駕躬耕籍田大赦天下賜力田爵一級貸貧民糧種壬子以梁南秦二州刺史王玄載爲益州刺史二月壬戌以步兵校尉范柏年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丁卯加金紫光祿大夫王琨特進夏五月以寧朔將軍武都王楊文度爲北秦州刺史乙未尚書右丞虞玩之表陳時事曰天府虛散垂三十

年江荊諸州稅調本少自頃以來軍募多乏其穀帛所入折供文武豫兗司徐開口待哺西北戎將裸身求衣委輸京都益爲寡薄天府所資唯有淮海民荒財單不及曩日而國度引費四倍元嘉二衞臺坊人力五不餘一都水材官朽散十不兩存備豫都庫材竹俱盡東西二堈塼瓦雙匱敕令給賜悉仰交市尙書省舍日就傾頹第宅府署類多穿毀視不遑救知不暇及尋所入定調用恆不周旣無儲畜理至空盡積弊累耗鍾於今日昔歲奉敕課以揚徐衆逋凡入米穀六十萬斛錢五千餘萬布絹五萬匹雜物在外賴此相贍故得推移卽今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深懼供奉頓闕軍器輟功將士飢怨百官驚祿署府謝雕麗之器土木停緹紫之容國戚無以贍勳求無以給如懸罄所慮不月則歲矣經國遠謀臣所不敢言朝夕祗勸心存於匪懈起伏震遽事屬冒聞伏願陛下留須臾之鑒垂永代之計發不世之詔施必行之典則坻祇齊懽高卑同泰帝優詔答之庚戌以驍騎將軍曹欣之爲徐州刺史六月乙亥加鎭軍將軍齊王尙書左僕射秋七月戊子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己丑內外纂嚴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北討鎭軍將軍齊王總統衆軍曲赦南徐州始安王伯融都鄉侯伯猷賜死辛卯豫州刺史段佛榮統前鋒馬步衆軍甲午軍主左軍將軍張保戰敗見殺黃回等至京城與景素諸軍戰連破之乙未剋京城斬景素同逆皆伏誅其日解嚴丙申大赦天下封賞各有差原京邑二縣元年以前逋調辛丑以武陵王贊爲南徐州刺史八月丁卯立第十皇弟翽爲南陽王第十一皇弟嵩爲新興王第十二皇弟禧爲始建王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郎阮佃夫爲南豫州刺史乙酉以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爲青冀二州刺史九月丁亥割郢州之隨郡屬司州戊子驍騎將軍高道慶有罪賜死己丑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征西將軍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尙書王僧虔爲尙書右僕射宕昌王梁彌機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丙寅中書監護軍將軍褚淵母憂去職十一月庚戌詔攝本任

五年春二月壬申以建寧太守柳和爲寧州刺史四月甲戌豫州刺史阮佃夫步兵校尉申伯宗朱幼謀廢立佃夫幼下獄死伯宗伏誅五月己亥以左軍將軍沈景德爲交州刺史驃騎將軍全景文爲南豫州刺史丙午以屯騎校尉孫曇瓘爲越州刺史六月甲戌誅司徒左長史沈勃散騎常侍杜幼文游擊將軍孫超之長水校尉杜叔文大赦天下七月戊子夜帝殞於仁壽殿時年十五己丑皇太后令曰衞將軍領軍中書監八座昱以冢嫡嗣登皇統庶其體識日弘社稷有寄豈意窮凶極悖自幼而長善無細而不違惡有大而必蹈前後訓誘常加隱蔽險戾難移日月滋甚棄冠毀冕長襲戎衣犬馬是狎鷹隼是愛皂歷軒殿之中韝紲宸扆之側至乃單騎遠郊獨宿深野手揮矛鋋躬行刳斮白刃爲弄器斬害爲恆務捨交戟之衞委天畢之儀趨步闤闠酣歌壚肆宵遊忘返宴寢營舍奪人子女掠人財物方筴所不書振古所未聞沈勃儒士孫超功臣幼文兄弟並豫勳効四人無罪一朝同戮飛鏃鼓劍孩稚無遺屠裂肝腸以爲戲謔投骸江流以爲懽笑又淫費無度帑藏空竭橫賦關河專充別蓄黔首嗷嗷厝生無所吾與其所生每厲以義方遂謀酖毒將騁凶忿沈憂假日慮不終朝自昔辛癸爰及幽厲方之於此未譬萬分民怨旣深神怒已積七廟阽危四海褫氣廢昏立明前代令範況迺滅義反道天人所棄釁深牧野理絕桐宮故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幽顯協規普天同泰驃騎大將軍安成王體自太宗天挺淹叡風神凝遠德映在田地隆親茂皇曆攸歸億兆係心含生屬望宜光奉祖宗臨享萬國便依舊典以時奉行未亡人追往傷懷永言感絕太后又令曰昱窮凶極暴自取灰滅雖曰罪招能無傷悼棄同品庶顧所不忍可特追封蒼梧郡王葬丹陽秣陵縣郊壇西初昱在東宮年五六歲時始就書學而惰業好嬉戲主師不能禁好緣漆帳竿去地丈餘如此者半食久乃下年漸長喜怒乖節左右有失旨者輒手加撲打徒跣蹲踞以此爲常主師以白太宗上輒敕昱所生嚴加捶訓及嗣位內畏太后外憚諸大臣猶未得肆志自加元服變態轉興內外稍無以制三年秋冬間便好出遊行太妃每乘青篾車隨相檢攝昱漸自放恣太妃不復能禁單將左右棄部伍或十里二十里或入市里或往營署日暮乃歸四年春夏此行彌數自京城剋定意志轉驕於是無日不出與左右

人解僧智張五兒恆相馳逐夜出開承明門夕去晨反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行人殆絕常著小袴褶未嘗服衣冠或有忤意輒加以虐刑有白棓數十枚各有名號鍼椎鑿鋸之徒不離左右嘗以鐵椎椎人陰破左右人見之有斂眉者昱大怒令此人袒胛正立以矛刺胛洞過於耀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牀側先是民間訛言謂太宗不男陳太妃本李道兒妾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昱每出入去來常自稱李統或自號李將軍與右衞翼輦營女子私通每從之遊持數千錢供酒肉之費阮佃夫腹心人張羊爲佃夫所委信佃夫敗叛走後捕得昱自於承明門以車轢殺之杜延載沈勃杜幼文孫超皆躬運矛鋌手自臠割執幼文兄叔文於玄武湖北昱馳馬執矟自往刺之制露車一乘其上施篷乘以出入從者不過數十人羽儀追之恆不及又各慮禍亦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凡諸鄙事過目則能鍛鍊金銀裁衣作帽莫不精絕未嘗吹篪執管便韻天性好殺以此爲懽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百司人不自保殿省憂遑夕不及旦齊王順天人之心潛圖廢立與直閤將軍王敬則謀之七月七日昱乘露車從二百許人無復鹵簿羽儀往青園尼寺晚至新安寺就曇度道人飲酒醉夕扶還於仁壽殿東阿氈幄中臥時昱出入無恆省內諸閤夜皆不閉且羣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衞並逃避內外無相禁攝王敬則先結昱左右楊玉夫楊萬年呂欣之湯成之陳奉伯張石留羅僧智鍾千載嚴道福雷道賜戴昭祖許啓戚元寶戚道泰鍾千秋王天寶公上延孫俞成錢道寶馬敬之陳寶直吳璩之劉印會唐天寶俞孫等二十五人謀共取昱其夕敬則出外玉夫見昱醉熟無所知乃與萬年同入氈幄內以昱防身刀斬之奉伯提昱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馳至領軍府以首呈齊王王乃戎服率左右數十人稱行還開承明門入昱他夕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視至是弗之疑齊王既入曉乃奉太后令奉迎安成王

史臣曰喪國亡家之主雖適末同途發軫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姬夏之隆質文異尚亡國之道其亦然乎

宋書卷九

宋書卷九考證

後廢帝紀張敬兒等破賊於宣陽門莊嚴寺○宣一本作宜鄱陽王傳亦作宜

豫州刺史段佛榮統前鋒馬步衆軍○段諸本俱訛殷或誤爲叚今據建平王傳改正

晉熙王燮進號征西將軍○征西一本作鎮西與晉熙王傳合當從之

宋書卷九考證

梁　沈約　撰

本紀第十

順帝

順皇帝諱準字仲謀小字智觀明帝第三子也泰始五年七月癸丑生七年封安成王食邑三千戶仍拜撫軍將軍置佐史廢帝卽位爲揚州刺史元徽二年進號車騎將軍都督揚南豫二州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刺史如故四年又進號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班劍三十人都督刺史如故元徽五年七月戊子夜廢帝殞奉迎王入居朝堂壬辰卽皇帝位昇明元年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位二等甲午鎭軍將軍齊王出鎭東城輔政作相丙申詔曰露臺息構義光漢德雉裘焚制事隆晉道故以檢奢軌化敦儉馭俗頃甸服未靜師旅連年委蓄屢空勞敝莫偃而丹轂之飾糜耗難訾寶賂之費徵賦靡計今車服儀制實宜約損使徽章有序勿得僭溢可罷省御府二署凡工麗彫鐫傷風毀治一皆禁斷庶永昭憲則弘茲始政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中領軍鎭軍將軍南兗州刺史齊王爲司空錄尙書事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中書令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劉秉爲尙書令加中軍將軍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南陽王翽爲郢州刺史辛丑尙書右僕射王僧虔爲尙書僕射右衞將軍劉韞爲中領軍金紫光祿大夫王琨爲右光祿大夫給司空齊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癸卯車駕謁太廟丙午以安西參軍明慶符爲青冀二州刺史武陵王贊爲郢州刺史新除郢州刺史南陽王翽爲湘州刺史司空南兗州刺史齊王改領南徐州刺史征虜將軍李安民爲南兗州刺史雝州大水八月壬子遣使賑卹蠲除稅調以驃騎長史劉澄之爲南豫州刺史山陽太守于天寶新吳縣子秦立有辠下獄死戊午改平準署辛酉以宣城太守李靈謙爲兗州刺史癸亥司空袁粲鎭石頭丁卯原除元年以前逋調復郡縣祿田戊辰崇拜帝所生陳昭華爲皇太妃庚午司空長史謝朏衞軍長史江斆中書侍郞褚炫武陵王文學劉俁入直殿省參侍文義齊王固讓司空庚辰以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九月己丑詔曰昔聖王旣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祕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援世淪物競道喪人譌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扆巡政日昃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典載猶傳緗帙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扐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宜下州郡搜揚幽仄摽采鄕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退芬己酉廬陵王暠薨冬十一月己酉倭國遣使獻方物丙午員外散騎侍郞胡羨生行越州刺史以交州刺史沈景德爲廣州刺史十二月丁巳以驍騎將軍王廣之爲徐州刺史車騎大將軍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丁卯錄公齊王入守朝堂侍中蕭嶷鎭東府戊辰內外纂嚴己巳以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征虜將軍雝州刺史張敬兒進號鎭軍將軍右衞將軍黃回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督諸軍前鋒南討征虜將軍呂安國爲湘州刺史都官尙書王寬加平西將軍庚午新除左衞將軍齊王世子奉新除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鎭尋陽之盆城壬申以驍騎將軍周槃龍爲廣州刺史是日司徒袁粲據石頭反尙書令劉秉黃門侍郞劉述冠軍王蘊率衆赴之黃回及輔國將軍孫曇瓘屯騎校尉王宜興輔國將軍任侯伯左軍將軍彭文之密相響應中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在殿內同謀錄公齊王誅韞等於省內軍主蘇烈王天生薛道淵戴僧靜等陷石頭斬粲於城內秉述蘊踰城走追擒之並伏誅其餘無所問豫州刺史劉懷珍雝州刺史張敬兒廣州刺史陳顯達並舉義兵司州刺史姚道和梁州刺史范柏年湘州行事庾佩玉擁衆懷貳甲戌大赦天下乙亥以尙書僕射王僧虔爲尙書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爲尙書右僕射吳郡太守劉遐據郡反輔國將軍張瓌討斬之閏月辛巳屯騎校尉王宜興有辠伏誅癸巳沈攸之攻圍郢城前軍長史柳世隆固守攸之弟登之作亂於吳興吳興太守沈文秀討斬之己亥內外戒嚴假錄公齊王黃鉞辛丑寧朔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慶進號征西將軍乙巳錄公齊王出頓新亭

二年春正月沈攸之遣將公孫方平據西陽辛酉建寧太守張謨擊破之丁卯

沈攸之自郢城奔散己巳華容縣民斬送之左將軍豫州刺史劉懷珍進號平
南將軍辛未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克江陵斬攸之子光琰荆州平同逆
皆伏誅丙子解嚴以新除侍中柳世隆爲尚書右僕射是日錄公齊王旋鎮東
府丁丑以江州刺史邵陵王友爲安南將軍豫州刺史左衛將軍齊王世子爲
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爲領軍鎮軍將軍雍州刺史張敬兒進號征西將軍平西
將軍郢州刺史黃回進號鎮西將軍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爲尚書
令尚書右僕射王延之爲尚書左僕射癸未錄公齊王加授太尉衛將軍褚淵
爲中書監司空甲申曲赦荆州丙戌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進號中軍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子蠲雍州緣沔居民前被水災者租布三年辛卯郢州
刺史新除鎮南將軍黃回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兗州刺史李安民爲郢
州刺史癸巳以山陰令傅琰爲益州刺史丙申左軍將軍彭文之有罪下獄死
行湘州事任候伯殺前湘州行事庾佩玉傳首京邑三月庚戌以廣州刺史周
槃龍爲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劉悛爲廣州刺史丙子給太尉齊王羽葆鼓吹夏
四月己卯以游擊將軍垣崇祖爲兗州刺史辛卯新除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
黃回有罪賜死甲午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刺史五月
戊午倭國王武遣使獻方物以武爲安東大將軍輔國將軍行湘州事任候伯
有罪伏誅六月己丑以前新會太守趙超民爲交州刺史丁酉以輔國將軍楊
文弘爲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八月辛卯太尉齊王表斷奇飾麗服凡十有四
條乙未以江州刺史齊王世子爲領軍將軍撫軍將軍丙申以領軍蕭嶷爲江
州刺史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丙午加太尉齊王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
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
四人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爲司徒戊申行南兗州刺史蕭映爲南兗
州刺史甲寅給太傅齊王三望車己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癸酉武陵內史張
澹有罪下獄死冬十月丁丑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晃爲豫州刺史
孫曇瓘先逃亡己卯擒獲伏誅壬寅立皇后謝氏減死罪一等五歲刑以下悉
原十二月壬子立故武昌太守劉琨息頒爲南豐縣王癸亥臨澧侯劉晃謀反
晃及黨與皆伏誅甲子改封南陽王翽爲隨郡王改隨陽郡十二月丙戌皇后
見于太廟戊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延
之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西長史蕭順之爲郢州刺史乙卯太傅齊王表諸
負官物質役者悉原除辛亥以驍騎將軍王玄邈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領軍將
軍撫軍將軍齊王世子加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丙辰加
太傅齊王前部羽葆鼓吹丁巳詔太傅府依舊辟召以征西將軍雍州刺史張
敬兒爲護軍將軍新除給事黃門侍郎蕭諶爲雍州刺史二月丙子安南將軍
南豫州刺史邵陵王友薨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甲辰崇太傅爲相國總百揆
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游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
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丙午以中軍大將軍諱爲南豫州刺史齊
公世子副貳相國綠綟綬庚戌臨川王綽謀反綽及黨與皆伏誅丁巳以齊國
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夏四月壬申進齊公爵爲齊王增封十郡
甲戌安西將軍武陵王贊薨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設鍾虡宮縣進世子爲
太子王子王女王孫爵命之號壹如舊儀辛卯天祿永終禪位于齊壬辰帝遜
位于東邸既而遷居丹陽宮齊王踐阼封帝爲汝陰王待以不臣之禮行宋正
朔上書不爲表答表不爲詔建元元年五月己未殂于丹陽宮時年十三謚曰
順帝六月乙酉葬于遂寧陵

史臣曰聖王膺籙自非接亂承微則天曆不至也自三五以來受命之主莫不
乘淪亡之極然後符樂推之運水德遷謝其來久矣豈止於區區汝陰揖禪而
已哉

宋書卷十

宋書卷十考證

順帝紀武陵王文學劉俟入直殿省○俟一本作侯

宋書卷十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一

律志序

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則春秋是也言則尚書是也至於楚書鄭志晉乘楚杌之篇皆所以昭述前史俾不泯於後司馬遷制一家之言始區別名題至乎禮儀刑政有所不盡乃於紀傳之外刱立八書片文隻事鴻纖備舉班氏因之靡違前式網羅一代條流遂廣律曆禮樂其名不變以天官爲天文改封禪爲郊祀易貨殖平準之稱革河渠溝洫之名綴孫卿之辭以述刑法采孟軻之書用序食貨劉向洪範始自春秋劉歆七略儒墨異部朱贛博采風謠尤爲詳洽固並因仍以爲三志而禮樂疏簡所漏者多典章事數百不記一天文雖爲該舉而不言天形致使三天之說紛然莫辨是故蔡邕於朔方上書謂宜載述者也漢興接秦坑儒之後典墳殘缺耆生碩老常以亡逸爲慮劉歆七略固之藝文蓋爲此也河自龍門東注橫被中國每漂決所漸寄重災深堤築之功勞役天下且關洛高塏地少川源是故鎬鄷潦潏咸入禮典漳滏鄭白之饒溝渠沾溉之利皆民命所祖國以爲天溝洫立志亦其宜也世殊事改於今可得而略竊以班氏律曆前事已詳自楊偉改創景初而魏書闕志及元嘉重造新法大明博議回改自魏至宋宜入今書班固禮樂郊祀馬彪祭祀禮儀蔡邕朝會董巴輿服並各立志夫禮之所苞其用非一郊祭朝饗匪云別事旗章服物非禮而何今總而裁之同謂禮志刑法食貨前說已該隨流派別附之紀傳樂經殘缺其來已遠班氏所述止抄舉樂記馬彪後書又不備續至於八音衆器並不見書雖略見世本所闕猶衆爰及雅鄭謳謠之節一皆屏落曾無概見郊廟樂章每隨世改雅聲舊典咸有遺文又案今鼓吹鐃歌雖有章曲樂人傳習口相師祖所務者聲不先訓以義今樂府鐃歌校漢魏舊曲曲名時同文字永異尋文求義無一可了不知今之鐃章何代曲也今志自郊廟以下凡諸樂章非淫哇之辭並皆詳載天文五行自馬彪以後無復記錄何書自黃初之始徐志肇義熙之元今以魏接漢式遵何氏然則自漢高帝五年之首冬暨宋順帝昇明二年之孟夏二辰六沴甲子無差聖帝哲王咸有瑞命之紀蓋所以神明寶位幽贊禎符欲使逐鹿弭謀窺覦不作握河括地綠文赤字之書言之詳矣爰逮道至天而甘露下德洞地而醴泉出金芝玄秬之祥朱草白烏之瑞斯固不可誣也若夫衰世德爽而嘉應不息斯固天道茫昧難以數推亦由明主居上而震蝕之災不弭百靈咸順而懸象之應獨違今立符瑞志以補前史之闕地理參差事難該辨魏晉以來遷徙百計一郡分爲四五一縣割成兩三或昨屬荊豫今隸司兗朝爲零桂之士夕爲廬九之民去來紛擾無暫止息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自戎狄內侮有晉東遷中土遺氓播徙江外幽并冀雍兗豫青徐之境幽淪寇逆自扶莫而裹足奉首免身於荊越者百郡千城流寓比室人佇鴻鴈之歌士蓄懷本之念莫不各樹邦邑思復舊井既而民單戶約不可獨建故魏邦而有韓邑齊縣而有趙民且省置交加日回月徙寄寓遷流迄無定託邦名邑號難或詳書大宋受命重啓邊隙淮北五州翦爲寇境其或奔亡播遷復立郡縣斯則元嘉泰始同名異實今以班固馬彪二志晉宋起居凡諸記註悉加推討隨條辨析使悉該詳百官置省備有前說尋源討流於事爲易元嘉中東海何承天受詔纂宋書其志十五篇以續馬彪漢志其證引該博者即而因之亦由班固馬遷共爲一家者也其有漏闕及何氏後事備加搜采隨就補綴爲淵流浩漫非孤學所盡足蹇途遙豈短策能運雖斟酌前史備覩妍媸而愛嗜異情取捨殊意每含毫握簡杼軸忘飡終亦不足與班左並馳董南齊轡庶爲後之君子削藁而已焉

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鐘之宮制十二管以聽鳳鳴以定律呂夫聲有清濁故協以宮商形有長短故檢以丈尺器有大小故定以斛斗質有輕重故平以鈞石故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然則律呂宮商之所由生也夫樂有器有文有情有官鐘鼓干戚樂之器也屈伸舒疾樂之文也論倫無患樂之情也欣喜歡愛樂之官也是以君子反情以和志廣樂以成教故能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和順積中

而英華發外故曰樂者心之動也聲者樂之象也周禮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四望山川先祖各有其樂又曰圜鍾爲宮黃鍾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地祇人鬼禮亦如之其可以感物興化若此之深也道始於一一生二二生三三而九故黃鍾之數六分而爲雌雄十二鍾鍾以三成故置一而三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鍾之實故黃鍾位子主十一月下生林鍾林鍾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下生應鍾應鍾之數四十三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鍾夾鍾之數六十七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中呂中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極不生鍾律不能復相生）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鍾應鍾不比於正音故爲和（姑洗三月應鍾十月不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應鍾生蕤賓蕤賓不比於正音故爲繆（繆音相干也周律故有繆和爲武王伐紂七音）日冬至音比林鍾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鍾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甲子中呂之徵也丙子夾鍾之羽也戊子黃鍾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人爲度量輕重皆生乎天道黃鍾之律長九寸物以三生三三九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之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長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即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尺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爲制秋分而禾穮定（穮禾穗芒也）穮定而禾孰律之數十二故十二穮而當一粟十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之數十故十寸而爲尺十尺爲丈其以爲重十二粟而當一分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而倍之故二十四銖而當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一斤三月而一時三十日一月故三十斤而爲一鈞四時而一歲故四鈞而一石其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楊子雲曰聲生於日（謂甲己爲角乙庚爲商丙辛爲徵丁壬爲羽戊癸爲宮）律生於辰（謂子爲黃鍾丑爲大呂之屬）聲以情質（質正也各以其行本情爲正也）律以和聲（當以律管鍾均和其清濁之聲）聲律相協而八音生（協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金石匏革絲竹土木謂之八音聲和音諧是謂五樂夫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以冬夏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效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夏至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炭重而衡低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以候狀聞太史令封上効則和否則占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內庳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布其內端案曆而候之氣至者吹去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候取弘農宜陽縣金門山竹爲灰三代陵遲音律失度漢興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曆孝武之世置協律之官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受學於小黃令焦延壽其下生上生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羲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爲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焉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一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於是生焉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續漢志具載其律準度數

漢章帝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肜上言官無曉六十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嵩具以準法教子男宣願召宣補學官主調樂器詔曰嵩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學以聾爲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乃爲能傳嵩學耳試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

其六不知何律宜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爲準靈帝熹平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絃緩急音不可以書曉人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淸濁者遂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候氣而已

舊律度	新律度	舊律分	新律分 新律小分十三十六
黃鐘九寸	九寸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七	十七
林鐘六寸	六寸一氂	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十一萬八千二百九
			十六二十五
太蔟八寸	八寸二氂	十五萬七千四百六	十五萬七千八百六
		十四	十一十四
南呂五寸二分	五寸三分六氂	十萬四千九百七十	十萬五千五百七十
三氂少彊	少彊	六	二三
姑洗七寸一分	七寸一分五氂	十三萬九千九百六	十四萬七百六十二
一氂彊	少彊	十八	二十八
應鐘四寸七分	四寸七分九氂	九萬三千三百一十	九萬四千三百五十
	彊	二	七
蕤賓六寸三分	六寸三分八氂	十二萬四千四三十	十二萬五千六八六
二氂彊	少彊	六	
大呂八寸四分	八寸四分九氂	十六萬五千八百八	十六萬七千二百七
二氂大彊	大彊	十八	十八三十一
夷則五寸六分	五寸七分弱	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十一萬二千一百八
一氂大彊			十一二十
夾鐘七寸四分	七寸五分八氂	十四萬七千四百五	十四萬九千二百四
九氂少彊		十六	十四九
無射四寸九分	五寸九氂半	九萬八千三百四	十萬二百九
九氂半彊			十三十四
中呂六寸六分	六寸七分七氂	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十三萬三十二百五
六氂弱			十七二十五
黃鐘八寸八分	九寸	十七萬四千七百六	十七萬七千
八氂弱		十二	一百四十七
		三分之二分二千四百八十四三分之一	

論曰律呂相生皆三分而損益之先儒推十二律從子至亥每三之凡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三約之是爲上生故漢志云三分損一下生林鐘三分益一上生太蔟無射既上生中呂則中呂又當上生黃鐘然後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今上生不及黃鐘實二千三百八十四九約實一千九百六十八爲一分此則不周九寸之律一分有奇豈得還爲宮乎凡三分益一爲上生三分損一爲下生此其大略猶周天斗分四分之一耳京房不思此意比十二律微有所增方引而伸之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至於南事爲六十律竟復不合彌益其疏班氏所志未能通律呂本源徒訓角爲觸徵爲祉陽氣施種於黃鐘如斯之屬空煩其文而爲辭費又推九六欲符劉歆三統之數假託非類以飾其說皆孟堅之妄矣

蔡邕從朔方上書云前漢志但載十律不及六十六律尺寸相生司馬彪皆已志之漢末亡失雅樂黃初中鑄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協律都尉杜夔令玉鑄鐘其聲淸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淸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王魏王取玉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於是罪玉及諸子皆爲養馬士晉泰始十年中書監荀勗中書令張華出御府銅竹律二十五具部太樂郎劉秀等校試其三具與杜夔及左延年律法同其二十二具視其銘題尺寸是笛律也問協律中郎將列和辭昔魏明帝時令和承受笛聲以作此律欲使學者別居一坊歌詠講習依此律調至於都合樂時但識其尺寸之名則絲竹歌詠皆得均合歌聲濁者用長笛長律歌聲淸者用短笛短律凡絃歌調張淸濁之制不依笛尺寸名之則不可知也勗等奏昔先王之作樂也以振

風蕩俗，饗神佐賢，必協律呂之和，以節八音之用。是故郊祀朝宴，用之有制，歌奏分敍，清濁有宜。故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此經傳記籍可得而知者也。如和對辭：笛之長短，無所象則，率意而作，不由曲度。考以正律，皆不相應，吹其聲均，多不諧合。又辭先師傳笛，別其清濁，直以長短，工人裁制，舊不依律。是爲作笛無法，而知寫笛造律，又令琴瑟歌詠，從之爲正，非所以稽古先哲，垂憲於後者也。謹條牒諸律，問和意狀如左，及依典制，用十二律造笛像十二枚，聲均調和，器用便利。講肄彈擊，必合律呂，況乎宴饗萬國，奏之廟堂者哉。雖伶夔曠遠，至音難精，猶宜形古昔，以求厥衷，合於經禮，於制爲詳。若可施用，請更部笛工選竹造作，太樂樂府施行。平議諸杜夔、左延年律可皆留，其御府笛正聲、下徵各一具，皆銘題作者姓名，其餘無所施用，還付御府毀。奏可。勗又問和：作笛爲可依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依一律，然後乃以爲樂不？和辭：太樂東廂長笛正聲已長四尺二寸，令當復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尺有餘，和昔日作之，不可吹也。又笛諸孔雖不校試，意謂不能得一孔輒應一律也。案太樂四尺二寸笛正聲均應蕤賓，以十二律還相爲宮，推法下徵之孔當應律大呂，大呂笛長二尺六寸有奇，不得長五尺餘。令太樂郎劉秀、鄧昊等依律作大呂笛以示和，又吹七律，一孔一校，聲皆相應。然後令郝生鼓箏，宋同吹笛，以爲雜引、相和諸曲。和乃辭曰：自和父祖漢世以來，笛家相傳，不知此法，而令調均與律相應，實非所及也。郝生、魯基、种整、朱夏皆與和同。又問和：笛有六孔，及其體中之空爲七，和爲能盡名其宮商角徵不？孔調與不調，以和檢知？和辭：先師相傳吹笛，但以作曲相語，爲某曲當舉某指，初不知七孔盡應何聲也。若當作笛，其仰尚方笛工，依案舊像訖，但吹取鳴者，初不復校其諸孔調與不調也。案周禮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是故造鐘磬者先依律調之，然後施於廂懸。作樂之時，諸音皆受鐘磬之均，即爲悉應律也。至於饗宴殿堂之上，無廂懸鐘磬，以笛有一定調，故諸絃歌皆從笛爲正，是爲笛猶鐘磬，宜必合於律呂。如和所對，直以意造，率短一寸，七孔聲均，不知其皆應何律，調與不調，無以檢正。唯取竹之鳴者，爲無法制。輒部郎劉秀、鄧昊缺

魏邵等與笛工參共作笛，工人造其形，律者定其聲，然後器象有制，音均和協。又問和：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辭：每合樂時，隨歌者聲之清濁，用笛有長短。假令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尺二調也；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也。漢魏相傳，施行皆然。案周禮奏六樂，乃奏黃鐘，歌大呂，乃奏太蔟，歌應鐘，皆以律呂之義，紀歌奏清濁。而和所稱以二尺三尺爲名，雖漢魏用之，俗而不典。部郎劉秀、鄧昊等以律作笛，三尺一寸者，應無射之律，若宜用長笛，執樂者曰請奏無射，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應黃鐘之律，若宜用短笛，執樂者曰請奏黃鐘，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是則歌奏之義，當合經禮，考之古典，於制爲雅。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始周禮載六律六同，禮記又曰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劉歆、班固纂律曆志，亦紀十二律，唯京房始創六十律。至章帝時，其法已亡，蔡邕雖追古作，其言亦曰今無能爲者。依案古典及今音家所用，六十律者無施於樂。謹依典記，以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法，制十二笛象，記注圖側，如別省圖，不如視笛之了，故復重作蕤賓伏孔笛。其制云：黃鐘之笛，正聲應黃鐘，下徵應林鐘，長二尺八寸四分四氂有奇。周語曰：黃鐘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主聲調法，以黃鐘爲宮，則姑洗爲角，翕笛之聲應姑洗，故以四角之長爲黃鐘之笛也。其宮聲正而不倍，故曰正聲。正聲調法：黃鐘爲宮，第一孔。應鐘爲變宮，第二孔。南呂爲羽，第三孔。林鐘爲徵，第四孔。蕤賓爲變徵，第五附孔。姑洗爲角，笛體中聲。太蔟爲商。笛後出孔也。商聲濁於角，當在角下，而角聲以在體中，故上其商孔，令在宮上，清於宮也。然則宮商正也，餘聲皆倍也。是故從宮以下，孔轉下轉濁也。此章說笛孔上下大律之名也。下章說律呂相生，笛之制也。正聲調法：黃鐘爲宮。作黃鐘之笛，將求宮孔，以姑洗及黃鐘律從笛首下度之，盡二律之長而爲孔，則得宮聲也。宮生徵，黃鐘生林鐘也。以林鐘之律從宮孔下度之，盡律作孔，則得徵聲也。徵生商，林鐘生太蔟也。以太蔟律從徵孔上度之，盡律以爲孔，則得商聲也。商生羽，太蔟生南呂也。以南呂律從商孔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羽聲也。羽生角，南呂生姑洗也。以姑洗律從羽孔上行度之，盡律而爲孔，則得角聲也。然則出於商孔之上，吹笛者左手所不及也。從羽孔下行度之，盡律而爲孔，亦得角聲，出於附商孔之下，則吹者右手所不逮也。故不作角孔，推而下之，復倍其均，是以角聲在笛體中，古之制也。音家舊法，雖一部再倍，但令均同，適足爲唱和之聲，無害於曲均故也。周語曰：匏竹利制。議宜，謂便於事用，從宜者也。角生變宮，姑洗生應鐘也。上句所謂當爲角孔而出商下者，墨點識之，以應律也。從此點下行度之，爲孔，則得變宮之聲也。變宮生變徵，應鐘生蕤賓也。以蕤賓律從變宮下度之，盡律爲孔，則得變徵之聲。十二笛之制，各以其宮爲

主相生之法，或倍或半，其使事用，例皆一者也。下徵調法：林鐘為宮，第四孔也。本正聲黃鐘之徵。徵清當在宮上，用笛之宜，倍令濁下，故曰下徵。下徵更為宮者，記所謂五聲十二律還相為宮者也。然則正聲調清，下徵調濁也。南呂為商，第三孔，本正聲黃鐘之羽，今為下徵之商。應鐘為角，第二孔也。本正聲黃鐘之變宮，今為下徵之角也。黃鐘為變徵。下徵之調，林鐘為宮，大呂當變徵。而黃鐘笛本無大呂之聲，故假用黃鐘以為變徵也。假用之法，當為變徵之聲，則俱發黃鐘及太蔟、應鐘三孔。黃鐘應濁而太蔟清，大呂律在二律之間，俱發三孔而微磑㩁之，則得大呂變徵之聲矣。諸笛下徵調求變徵之法，皆如此。太蔟為徵，笛後出孔也。本正聲之商，今為下徵之徵。姑洗為羽，笛體中翕聲也。本正聲之角，今為下徵之羽也。蕤賓為變宮。附孔是也。本正聲之變徵也，今為下徵之變宮也。然則正聲之調，孔轉下轉濁也；下徵之調，孔轉上轉清也。清角之調：以姑洗為宮，即是笛體中翕聲也。於正聲為角，於下徵為羽。清角之調，乃以為宮，而哨吹令清，故曰清角。唯得為宛詩謠俗之曲，不合雅樂也。蕤賓為商，正也。林鐘為角，非正也。南呂為變徵，非正也。應鐘為徵，正也。黃鐘為羽，非正也。太蔟為變宮。非正也。清角之調，唯宮商及徵與律相應，餘四聲非正者皆濁，一律哨吹令清，假而用之，其例一也。凡笛體用角律，其長者八之，蕤賓、林鐘也。短者四之。其餘十笛，皆四角也。空中實容長者十六。短笛竹宜受八律之黍也。若長短大小不合於此，或器用不便聲均法度之齊等也。然笛竹率上大下小，不能均齊，必不得已，取其聲均合。三宮：一曰正聲，二曰下徵，三曰清角。二十一變也：宮有七聲，錯綜用之，故二十一變也。諸笛例皆一也。伏孔四，所以便事用也。一曰正角，出於商上者也。二曰倍角，近笛下者也。三曰變宮，近於宮孔，倍令下者也。四曰變徵，遠於徵孔倍令高者也。或倍或半，或四分一，取則於琴徵也。四者皆不作其孔，而取其度，以應進退上下之法，所以協聲均，便事用也。其本孔隱而不見，故曰伏孔。

大呂之笛：正聲應大呂，下徵應夷則，長二尺六寸六分三氂有奇。周語曰：元閒大呂，助宣物也。

太蔟之笛：正聲應太蔟，下徵應南呂，長二尺五寸三分一氂有奇。周語曰：太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也。

夾鐘之笛：正聲應夾鐘，下徵應無射，長二尺四寸。周語曰：二閒夾鐘，出四隙之細也。

姑洗之笛：正聲應姑洗，下徵應應鐘，長二尺三寸三分三氂有奇。周語曰：三閒中呂，宣中氣也。

蕤賓之笛：正聲應蕤賓，下徵應大呂，長三尺九寸九分五氂有奇。周語曰：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變宮近孔，故陪半令下，便於用也。林鐘亦如之。

林鐘之笛：正聲應林鐘，下徵應太蔟，長三尺七寸九分七氂有奇。周語曰：四閒林鐘，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

夷則之笛：正聲應夷則，下徵應夾鐘，長三尺六寸。周語曰：夷則所以詠歌九州平民無貳也。變宮之法，亦如蕤賓，體用四角，故四分益一也。

南呂之笛：正聲應南呂，下徵應姑洗，長三尺三寸七分。周語曰：五閒南呂，贊陽秀也。

無射之笛：正聲應無射，下徵應中呂，長三尺二寸。周語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也。

應鐘之笛：正聲應應鐘，下徵應蕤賓，長五尺九寸九分六氂有奇。周語曰：六閒夾鐘，均利器用，俾應復也。

勗又以魏杜夔所制律呂，檢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乖錯。始知後漢至魏，尺度漸長於古四分有餘。夔依為律呂，故致失韻。及部佐著作郎劉恭依周禮更積黍起度，以鑄新律。既成，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比之不差毫釐。又漢世故鐘，以律命之，不叩而自應。初，勗行道逢趙郡商人縣鐸於牛，其聲甚韻。至是搜得此鐸，以調律呂焉。

晉武帝以勗律與周漢器合，乃施用之。散騎侍郎阮咸譏其聲高，非興國之音。咸亡後，掘地得古銅尺，果長勗尺四分，時人咸服其妙。

元康中，裴頠以為醫方民命之急，而稱兩不與古同，為害特重，宜因此改治權衡。不見省。

黃鐘箱笛，晉時三尺八寸。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減為三尺七寸。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減五分，為三尺六寸五分。列和云：東箱長笛四尺二寸也。太蔟箱笛，晉時三尺七寸。宗之減為三尺三寸七分，縱又減一寸一分，為三尺二寸六分。姑洗箱笛，晉時三尺五寸。宗之減為二尺九寸七分，縱又減五分，為二尺九寸二分。蕤賓箱笛，晉時二尺九寸。宗之減為二尺六寸，縱又減二分，為二尺五寸八分。

宋書卷十一

宋書卷十一考證

律志序版籍爲之渾淆職方所以不能記○以字疑衍

黄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漢書作昆侖之陰

鑄宣形古昔以求厥衷○形當作型

宋書卷十一考證

宋書卷十二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

曆上

夫天地之所貴者生也萬物之所尊者人也役智窮神無幽不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哲擬辰極制渾儀夫陰陽二氣陶育羣品精象所寄是爲日月羣生之性章爲五才五才之靈五星是也曆所以擬天行而序七耀紀萬國而授人時黃帝使大橈造六甲容成制曆象羲和占日常儀占月少昊氏有鳳鳥之瑞以鳥名官而鳳鳥氏司曆顓頊之代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復育重黎之後使治舊職分命羲和欽若昊天故虞書曰期三百有六旬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其後授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爰及殷周二代皆揔業革制而服色從之順其時氣以應天道萬物羣生蒙其利澤三王既謝史職廢官故孔子正春秋以明司曆之過秦兼天下自以爲水德以十月爲正服色上黑漢興襲秦正朔北平侯張蒼首言律曆之事以顓頊曆比於六曆所失差近施用至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曆紀廢壞宜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之於天也乃詔遂等造漢曆選鄧平長樂司馬可及人間治曆者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分天部洛下閎運算轉曆其法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閎與鄧平所治同於是皆觀星度日月行更以算推如閎平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詔遷用鄧平所造八十一分律曆以平爲太史丞至元鳳三年太史令張壽王上書以爲元年用黃帝調曆令陰陽不調更曆之過詔下主曆使者鮮于妄人與治曆大司農中丞麻光等二十餘人雜候晦朔弦望二十四氣又詔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軍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淸臺課諸疏密凡十一家起三年盡五年壽王課疏遠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曆劾壽王逆天地大不敬詔勿劾復候盡六年太初曆第一壽王曆乃太史官殷曆也壽王再劾不服竟下吏至孝成時劉向總六曆列是非作五紀論向子歆作三統曆以說春秋屬辭比事雖盡精巧非其實也

班固謂之密要故漢曆志述之校之何承天等六家之曆雖六元不同分章或異至今所差或三日或二日數時考其遠近率皆六國及秦時人所造其術斗分多上不可檢於春秋下不驗於漢魏雖復假稱帝王祇足以惑時人耳光武建武八年太僕朱浮上言曆紀不正宜當改治時所差尚微未遑考正明帝永平中待詔楊岑張盛景防等典治曆但改易加時弦望未能綜校曆元也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宿度相覺浸多候者皆知日宿差五度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一度晦朔弦望先天一日章帝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核意狀遂下詔書稱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先立春一日則四分之立春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逆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堯順孔奉天之文同心敬授儻獲咸熙於是四分法施行黃帝以來諸曆以爲冬至在牽牛初者皆黜焉和帝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漏所以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圜不可以計率分官漏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以晷景爲刻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其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並列載於續漢律曆志安帝延光三年中謁者亶誦上書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云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審曆數難誦豐或不能對或云失誤衡等參案儀注考往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參議太初過天一度月以晦見西方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議者不同尚書令忠上奏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易是亶等遂寢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等言曆元不正故盜賊爲害曆當以甲寅爲元不用庚申乞本庚申元經緯明文詔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術者詳議羣臣會司徒府集議議郎蔡邕曰曆數精微術無常是漢與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帝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等以庚

甲為非甲寅為是按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各自有元光晃所援則殷曆元也昔始用太初丁丑之後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張壽王挾甲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有效於今者也故延光中亶誦亦非四分言當用甲寅元公卿參議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故有古今之術今術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不能下通於今也又光晃以考靈耀為本二十八宿度數至日所在錯異不可參校元和二年用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三公從邕議以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何承天曰夫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為敝也是以多曆年歲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代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言讖緯遂關治亂此之為蔽亦已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闊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揚雄心惑其說采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於漢志司馬彪因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君子言曆幾乎不知而妄言歟

光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於天疏闊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造乾象法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微矣魏文帝黃初中太史丞韓翊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曆以四千八百八十三為紀法一千二百五為斗分其後尚書令陳羣奏以為曆數難明前代通儒多共紛爭黃初之元以四分曆久遠疏闊大魏受命宜正曆明時韓翊首建黃初猶恐不審故以乾象互相參校歷三年更相是非舍本即末爭長短而疑尺丈竟無時而決按三公議皆綜盡典理殊塗同歸欲使效之璿璣各盡其法一年之間得失足定合於事宜奏可明帝時尚書郎楊偉制景初曆施用至於晉宋古之為曆者鄧平能修舊制新劉洪始減四分又定月行遲疾楊偉斟酌兩端以立多少之衷因朔積分設差以推合朔月蝕此三人漢魏之善曆者然而洪之遲疾不可以檢春秋偉之五星大乖於後代斯則洪用心尚疏偉拘於同出上元壬辰故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改定曆數以建丑之月為正改其年三月為孟夏四月其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祭祠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啟閉班宣時令皆以建寅為正三年正月帝崩復用夏正楊偉表曰臣攬載籍斷考曆數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其所由來遐而尚矣乃自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帝嚳則重黎司天唐帝虞舜則羲和掌日三代因之則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於境內夏后之代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則書載胤征由此觀之審農時而重人事者歷代然也逮至周室既衰戰國橫騖告朔之羊廢而不紹登臺之禮滅而不遺閏分乖次而不識孟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蟲之不藏也是時也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日御不分朔人事不恤廢棄農時仲尼之撥亂於春秋託褒貶糾正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自此以降暨於秦漢乃復以孟冬為歲首閏為後九月中節乖錯時月紕繆加時後天蝕不在朔累載相襲久而不革也至武帝元封七年始乃寤其繆焉於是改正朔更曆數使大才通人造太初曆校中朔所差以正閏分課中星得度以考疏密以建寅之月為正朔以黃鍾之月為曆初其曆斗分太多後遂疏闊至元和二年復用四分曆施而行之至於今日考察日蝕率常在晦是則斗分太多故先密後疏而不可用也是以臣前以制典餘日推考天路稽之前典驗之食朔詳而精之更建密曆則不先不後古今中天以昔在唐帝協日正時允釐百工咸熙庶績也欲使當今國之典禮凡百制度皆韜合往古郁然備足乃改正朔更曆數以大呂之月為歲首以建子之月為曆初臣以為昔在帝代則法曰顓頊曩自軒轅則曆曰黃帝暨至漢之孝武革正朔更曆數改元曰太初因名太初曆今改元為景初宜曰景初曆臣之所建景初曆法數則約要施用則近密治之則省功學之則易知雖復使研桑心算隸首運籌重黎司晷羲和察景以考天路步驗日月究極精微盡術數之極者皆未如臣如此之妙也是以累代曆數皆疏而不密自黃帝以來改革不已

壬辰元以來至景初元年丁巳歲積四千四十六算上此元以天正建子黃鍾

之月爲曆初元首之歲夜半甲子朔旦冬至。
元法萬一千五十八。
紀法千八百四十三。
紀月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章歲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章閏七。
通數十三萬四千六百三十。
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
餘數九千六百七十。
周天六十七萬三千一百五十。
紀日歲中十二。
氣法十二。
沒分六萬七千二百一十五。
沒法九百六十七。
月周二萬四千六百三十八。
通法四十七。
會通七十九萬一百二十。
朔望合數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五。
入交限數七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通周十二萬五千六百二十一。
周日日餘二千五百二十八。
周虛二千三十一。
斗分四百五十五。
甲子紀第一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四十一萬二千九百一十九。
遲疾差率十萬三千九百四十七。
甲戌紀第二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五十一萬六千五百二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三千七百六十七。
甲申紀第三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六十二萬一百三十九。
遲疾差率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七。
甲午紀第四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七十二萬三千七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萬三千四百七。
甲辰紀第五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三萬七千二百四十九。
遲疾差率一十萬八千八百四十八。
甲寅紀第六
紀首合朔月在日道裏。
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
遲疾差率七萬八千六百六十八。
交會紀差十萬三千六百一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會通去之。所去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加前紀。則得後紀。加之未滿會通者。則紀首之歲。天正合朔月在日道裏。滿去之。則月在日道表。加表滿在裏。加裏滿在表。

遲疾紀差三萬一百八十求其數之所生者置一紀積月以通數乘之通周去之餘以滅通周所滅之餘紀差之數也以之轉減前紀則得後紀不足減者加通周

求次元紀差率轉減前元甲寅紀差率餘則次元甲子紀差率也求次紀如上法也

推朔積月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外所求以紀法除之所得算外所入紀第也餘則入紀年數年以章月乘之如章歲而一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有閏閏月以無中氣爲正

推朔術曰以通數乘積月爲朔積分如日法而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月朔日也小餘二千一百四十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七百四十四小分一小分滿二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上弦日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朔

其月蝕望者定小餘如所近中節間限限數以下者算上爲日望在中節前後各四日以還者視限數望在中節前後各五日以上者視間限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所入紀年外所求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四百二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推閏月術曰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月餘滿半法以上亦得一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閏月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千二百四十二	間限千二百四十八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千二百五十四	間限千二百四十五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千二百三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四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三	間限千一百九十二
立春正月節	限數千一百七十二	間限千一百三十七
雨水正月中	限數千一百一十二	間限千九十三
驚蟄二月節	限數千六十五	間限千二十五
春分二月中	限數千八	間限九百七十九
清明三月節	限數九百五十一	間限九百二十五
穀雨三月中	限數九百	間限八百七十九
立夏四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七	間限八百四十
小滿四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二	間限八百一十三
芒種五月節	限數八百	間限七百九十九
夏至五月中	限數七百九十八	間限八百
小暑六月節	限數八百五	間限八百一十五
大暑六月中	限數八百二十五	間限八百四十二
立秋七月節	限數八百五十九	間限八百八十三
處暑七月中	限數九百七	間限九百三十五
白露八月節	限數九百六十二	間限九百九十二
秋分八月中	限數千二十一	間限千五十一
寒露九月節	限數千八十	間限千一百七
霜降九月中	限數千一百三十三	間限一百五十七
立冬十月節	限數千一百八十	間限千一百九十八
小雪十月中	限數千二百一十五	間限千二百二十九

推沒滅術曰因冬至積日有小餘者加積一以沒分乘之以沒法除之所得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餘滿六十去之餘命以紀算外即去年冬至後沒日也

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五百九十二小餘滿沒法得一從大餘命如前小餘盡爲滅也

推五行用事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者即木火金水始用事日也各減其大餘十八小餘四百八十三小分六餘命以紀算外各四立之前土用事日也大餘

不足減者加六十。小餘不足減者。減大餘一。加紀法。小分不足減者。減小餘一。

加氣法。

推卦用事日。因冬至大餘。六其小餘。坎卦用事日也。加小餘萬九十一。滿元法從大餘。卽中孚用事日也。

求次卦。各加大餘六。小餘九百六十七。其四正各因其中日。六其小餘。

推日度術曰。以紀法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度從牛前五起宿次除之。不滿宿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日。日加一度。分不加。經斗除斗分。分少退一度。

推月度術曰。以月周乘朔積日。滿周天去之。餘以紀法除之。所得爲度。不盡爲分。命如上法。則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

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八百六。大月又加一日度十三分六百七十九分。滿紀法得一度。則次月朔夜半月所在度及分也。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也。

推合朔度術曰。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度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天正十一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九百七十七。小分四十二。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經斗除其分。則次月合朔日月所共合度也。

推弦望日所在度。加合朔度七。大分七百五。小分十。微分一。微分滿二從小分。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紀法從度。命如前。則上弦日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弦望月所在度。加合朔度九十八。大分千二百七十九。小分三十四。數滿命如前。卽上弦月所在度也。又加得望。下弦後月合也。

推日月昏明度術曰。日以紀法。月以月周。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分。日以減紀法。月以減月周。餘爲昏分。各以加夜半。如法爲度。

推合朔交會月蝕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交會差率之數加之。以會通去之。餘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餘則次月合朔去交度分也。以朔望合數各加其月合朔去交度分。滿會通去之。餘則各其月望去交度分也。朔望去交分。如朔望合數以下。入交限數以上者。朔則交會。望則月蝕。

推合朔交會月蝕月在日道表裏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交會差率之數加之。倍會通去之。餘不滿會通者。紀首表天正合朔月在表。紀首裏天正合朔月在裏。滿會通去之。表在裏。裏在表。

求次月。以通數加之。滿會通去之。加裏滿在表。加表滿在裏。先交會後月蝕者。朔在表則望在表。朔在裏則望在裏。先月蝕後交會者。看食月。朔在裏則望在表。朔在表則望在裏。交會月蝕如朔望會數以下。則前交後會。如入交限數以上。則前會後交。其前交後會近於限數者。則豫伺之前月。前會後交近於限數者。則後伺之後月。闕

求去交度術曰。其前交後會者。今去交度分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却去交度也。其前會後交者。以去交度分減會通。餘如日法而一。所得則前去交度。餘皆度分也。去交度十五以上。雖交不蝕也。十以下是蝕。十以上虧蝕微少。光晷相及而已。虧之多少。以十五爲法。

求日蝕虧起角術曰。其月在外道。先交後會者。虧蝕西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蝕東南角起。其月在內道。先交後會者。虧食西北角起。先會後交者。虧食東北角起。虧食分多少。如上以十五爲法。會交中者蝕盡。月蝕在日之衝。虧角與上反也。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月行分
一日 十四度分十四	益二十六	盈初	二百八十
二日 十四度分十一	益二十三	盈積分一十一萬八千五百三十四	二百七十七
三日 十四度分八	益二十	盈積分二十二萬三千三百九十一	二百七十四
四日 十四度分五	益十七	盈積分三十一萬四	二百七十

千五百七十一

五日	十四度一分	益十三	盈積分三十九萬二千七十四	二百六十七
六日	十三度十四分	益七	盈積分四十五萬一千三百四十一	二百六十一
七日	十三度七分	損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五十四
八日	十三度一分	損六	盈積分四十八萬三千二百五十四	二百四十八
九日	十二度十六分	損十	盈積分四十五萬五千九百	二百四十四
十日	十二度十三分	損十三	盈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四十一
十一日	十二度十一分	損十五	盈積分三十五萬一千四十三	二百三十九
十二日	十二度八分	損十八	盈積分二十八萬二千六百五十八	二百三十六
十三日	十二度五分	損二十一	盈積分二十萬五百九十六	二百三十三
十四日	十二度三分	損二十三	盈積分十萬四千八百五十七	二百三十一
十五日	十二度五分	益二十一	縮初	二百三十三
十六日	十二度七分	益十九	縮積分九萬五千七百三十九	二百三十五
十七日	十二度九分	益十七	縮積分十八萬二千三百六十	二百三十七
十八日	十二度十二分	益十四	縮積分二十五萬九千八百六十三	二百四十
十九日	十二度十五分	益十一	縮積分三十二萬三千六百八十九	二百四十三
二十日	十二度十八分	益八	縮積分三十七萬三千八百三十八	二百四十六
二十一日	十三度三分	益四	縮積分四十一萬三百一十	二百五十
二十二日	十三度七分	損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四
二十三日	十三度十二分	損五	縮積分四十二萬八千五百四十六	二百五十九
二十四日	十三度十八分	損十一	縮積分四十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日	十四度五分	損十七	縮積分三十五萬五千六百二	二百七十一
二十六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三	縮積分二十七萬八千六十九	二百七十七
二十七日	十四度十一分	損二十四	縮積分十七萬三千二百四十二	二百七十八
周日	十四度十三分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損五十五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縮積分六萬三千八百二十六	二百七十九有小分六百二十六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曆術曰：置所入紀朔積分，以所入紀下遲疾差率之數加之，以通周去之，餘滿日法得一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則所求年天正十一月合朔入曆日也。

求次月，加一日，日餘四千四百五十。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三千四百八十九日。

餘滿日法成日日滿二十七去之又除餘如周日餘日餘不足除者減一日加周虛

推合朔交會月蝕定大小餘以入曆日乘所入曆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爲定積分以章歲減所入曆月行分餘以除之所得以盈減縮加大小餘加之滿日法者交會加時在後日減之不足者交會加時在前日月蝕者隨定大小餘爲日加時入曆在周日者以周日日餘乘縮積分爲定積分以損率乘入曆日餘又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日度小分并之以損定積分餘爲後定積分以章歲減周日月行分餘以周日日餘乘之以周日度小分并之以除後定積分所得以加大小餘如上法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不盡者四之如日法而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如日法而一爲強半法以上排成之不滿半法廢弃之以強并少爲少強并半爲半強并太爲太強得二強者爲少弱以之并少爲半弱以之并半爲太弱以之并太爲一辰弱以所在辰命之則各得其少太半及強弱也其月蝕望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五日以上者視間限定小餘如間限限數以下者以算上爲日

斗二十六分四百五十五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室十六

壁九

北方九十八度分四百五十五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八

翼十八

軫十七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方七十五度

中節日所在度

日行黃道去極度

日中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冬至　十一月中斗二十一少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　十二月節女二少
百一十三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八分
五十四二分
婁五半強
氐七強
大寒　十二月中虛女半強
百一十太弱
丈一尺
四十六八分
五十三二分
胃十一太強
心半
立春　正月節危十太弱
百六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六分
五十一四分
畢五少弱
尾七半弱
雨水　正月中室八太強
一百強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二分
參六半弱
箕半弱
驚蟄　二月節壁八強
九十五強
六尺五寸
五十三三分
四十六七分
井十七少弱
斗初少
春分　二月中奎十四少強
八十九少強
五尺二寸五分
五十五八分
四十四二分
鬼四
斗十一弱

清明三月節胃一半
八十三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三分
四十一七分
星四太
斗二十一半
穀雨三月中昴二太
七十七太強
三尺二寸
六十五分
三十九五分
張十七
牛六半
立夏四月節畢六太
七十三少弱
二尺五寸二分
六十二四分
三十七六分
翼十七太
女十少弱
小滿四月中參四少弱
六十九太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角太弱
危太弱
芒種五月節井十半弱
六十七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九分
三十五一分
亢五太
危十四強
夏至五月中井二十五半強
六十七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十二少弱
室十二強
小暑六月節柳二太強
六十七太強
尺七寸
六十四七分
三十五三分
尾一太強
奎二太強
大暑六月中星四強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分八
三十六分二
尾十五強半
婁三太
立秋七月節張十二少
七十三強半
二尺五寸分五
六十二分三
三十七分七
箕九強太
胃九弱太
處暑七月中翼九半
七十八強半
三尺三寸分三
六十二分二
三十九分八
斗十少
畢三太
白露八月節軫六太
八十四強少
四尺三寸分五
五十七分八
四十二分二
斗二十一強
參五強少
秋分八月中角五弱

九十強半
五尺五寸分二
五十五分二
四十四分八
牛五少
井十六強少
寒露九月節亢八半弱
九十六強太
六尺八寸分五
五十二分六
四十七分四
女七太
鬼三強少
霜降九月中氐十四少強
百二強少
八尺四寸
五十分三
四十九分七
虛六太
星三太
立冬十月節尾四半強
百七強少
丈八寸分三
四十八分二
五十一分八
危八強

張十五太強

小雪十月中氣太強

百一十一弱

丈一尺四寸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室三半強

翼十五太

大雪十一月節斗六

百一十三太強

丈二尺五寸六分

四十五三分

五十四五分

壁半強

軫十五少強

右中節二十四氣，如術求之，得冬至十一月中也。加之得次月節，加節得其月中中星，以日所在爲正。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得一，爲少，不盡少三之，如法爲強，所以減其節氣昏明中星各定。

推五星術

五星者，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凡五星之行，有遲有疾，有留有逆，曩自開闢，淸濁始分，則日月五星聚於星紀。發自星紀，並而行天，遲疾留逆，互相逮及。星與日會，同宿共度，則謂之合。從合至合之日，則謂之終。各以一終之日與一歲之日，通分相約，終而率之，歲數歲則謂之合終歲數，歲終則謂之合終合數。二率既定，則法數生焉。以章歲乘合數爲合月法，以紀法乘合數爲日度法，以章月乘歲數爲合月分。如合月法爲合月數，合月之餘爲月餘。以通數乘合月數，如日法而一，爲大餘，以六十去大餘，餘爲星合朔大餘之餘爲朔小餘。以通數乘月餘，以合月法乘朔小餘，幷之，以日法乘合月法除之，所得星合入月日數也。餘以朔通法約之，爲入月日。以朔小餘減日法，餘爲朔虛分。以曆斗分乘合數，爲星度斗分。木火土各以合數減歲數，餘以周天乘之，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金水以周天乘歲數，如日度法而一，所得則行星度數也，餘則度餘。

木合終歲數千二百五十五。

合終合數千一百四十九。

合月法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一。

日度法二百一十一萬七千六百七。

合月數十三。

月餘萬一千一百二十二。

朔大餘二十三。

朔小餘四千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

朔虛分四百六十六。

斗分五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五。

行星度三十三。

度餘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

火合終歲數五千一百五。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八。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七十二。

日度法四百四十萬一千八十四。

合月數二十六。

月餘二萬三。

朔大餘四十七。

朔小餘三千六百二十七。
入月日十三。
日餘三百五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
朔虛分九百三十二。
斗分百八萬六千五百四十。
行星度五十。
度餘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
土合終歲數三千九百四十三。
合終合數三千八百九。
合月法七萬二千三百七十一。
日度法七百一萬九千九百八十七。
合月數十二。
月餘五萬八千一百五十三。
朔大餘五十四。
朔小餘千六百七十四。
入月日二十四。
日餘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
朔虛分二千八百八十五。
斗分百七十三萬三千九十五。
行星度十二。
度餘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
金合終歲數千九百七。
合終合數二千三百八十五。
合月法四萬五千三百一十五。
日度法四百三十九萬五千五百五十五。
合月數九
月餘四萬三百一十。
朔大餘二十五。
朔小餘三千五百三十五。
入月日二十七。
日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朔虛分千二十四。
斗分百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五。
行星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
水合終歲數一千八百七十。
合終合數萬一千七百八十九。
合月法二十二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日度法二千一百七十二萬七千一百二十七。
合月數一。
月餘二十一萬五千四百五十九。
朔大餘二十九。
朔小餘二千四百一十九。
入月日二十八。
日餘二千三十四萬千二百六十一。
朔虛分二千一百四十。
斗分五百三十六萬三千九百九十五。
行星度五十七。
度餘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

推五星術曰：置壬辰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合終合數乘之，滿合終歲數得一，名積合，不盡名合餘。以合終合數減合餘，得一者星合往年，得二者合前往年，無所得，合其年。餘以減合終合數，為度分。金水積合，偶為晨，奇為夕。

推五星合月以月數月餘各乘積合餘滿合月法從月爲積月不盡爲月餘以紀月除積月所得算外所入紀也餘爲入紀月則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爲閏以減入紀月餘以歲中去之餘爲入歲月命以天正起算外星合月也其在閏交際以朔御之

推合月朔以通數乘入紀月滿日法得一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十去積日餘爲大餘命以所入紀算外星合朔日也

推入月日以通數乘月餘合月法乘朔小餘并之通法約之所得滿日度法得一則星合入月日也不滿爲日餘命日以朔算外入月日也

推星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爲度不盡爲餘命以牛前五度起算外星所合度也

求後合月以月數加入歲月以餘加月餘餘滿合月法得一月月不滿歲中即在其年滿去之有閏計焉餘爲後年再滿在後二年金水加晨得夕加夕得晨也

求後合朔以朔大小餘數加合朔月大小餘其月餘上成月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一千四百一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法

求後入月日以入月日日餘加入月日及餘餘滿日度法得一其前合朔小餘滿其虛分者去一日後小餘滿二千四百一十九以上去二十九日不滿去三十日其餘則後合入月日命以朔求後合度以度數及分如前合宿次命之

木晨與日合伏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疾日行五十七分之十一五十七日行十一度順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留不行二十七日而旋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而復留二十七日復遲日行九分五十七日行九度而復順疾日行十一分五十七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六日九十九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分行星二度百七十九萬五千二百三十八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百九十九萬五千六百六十四分行星三十三度百四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九分

火晨與日合伏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十四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更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留不行十一日而旋逆日行六十二分之十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而復留十一日復順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而復疾日行十四分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順七十二日百七十九萬二千六百一十五分行星五十六度百二十四萬九千三百四十五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八十日三百三十八萬五千二百三十分行星四百一十五度二百四十九萬八千六百九十分

土晨與日合伏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順行百七十二分之十三八十六日行六度半而留不行三十二日半而旋逆日行十七分之一百二日退六度而復留不行三十二日半復順日行十三分八十六日行六度半在日前夕伏西方順十九日三百八十四萬七千六百七十五分半行星二度六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一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六十七萬五千三百六十四分行星十二度五百九十六萬二千二百五十六分

金晨與日合伏六日退四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而逆遲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七日而旋順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十四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後而晨伏東方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與日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如之

金夕與日合伏順四十二日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行星五十二度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之二十一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一度十四分九十一日行百五度而順益遲日行四十五分之三十三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而留不行七日而旋逆

日行五分之三十日退六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三十八萬九千九百八十分行星如之

水晨與日合伏十一日退七度而晨見東方在日後逆疾一日退一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在日後晨伏東方順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與日合凡一合五十七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如之

水夕與日合伏十八日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行星三十六度二千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六十一分而夕見西方在日前順疾日行一度十八分之四十八日行二十二度而更順遲日行八分之七八日行七度而留不行一日而旋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夕伏西方逆十一日退七度而與日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千八百九十六萬一千三百九十五分行星如之

五星曆步術以法伏日度餘加星合日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全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及度餘也以星行分母乘見度分如日度法得一分不盡半法以上亦得一而日加所行分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母而一當行分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除斗分以行母爲率分有損益前後相御

凡五星行天遲疾留逆雖大率有常至犯守逆順難以術推月之行天猶有遲疾況五星乎唯日之行天有常進退有率不遲不疾不外不內人君德也

求木合終歲數法以木日度法乘一木終之日內分周天除之即得也

求木合終合數法以木日度法乘周天滿紀法所得復以周天除之即得五星皆放此也

魏黃初元年十一月小己卯蔀首己亥歲十一月己卯朔旦冬至臣偉上

劉氏在蜀不見改曆當是仍用漢四分法吳中書令闞澤受劉洪乾象法於東萊徐岳字公河故孫氏用乾象曆至於吳亡

晉武帝泰始元年有司奏王者祖氣而奉其 闕 終晉於五行之次應尚金金生於巳事於酉終於丑宜祖以酉日臘以丑日改景初曆爲泰始曆奏可

史臣按鄒衍五德周爲火行衍生在周時不容不知周氏行運且周之爲曆年八百秦氏即有周之建國也周之火木其事易詳且五德更王唯有二家之說鄒衍以相勝立體劉向以相生爲義據以爲言不得出此二家者假使即劉向之說周爲木行秦氏代周改其行運若不相勝則克木者金相生則木實生火秦氏乃稱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以爲張蒼雖是漢臣生與周接司秦柱下備覩圖書且秦雖滅學不廢術數則有周遺文雖不畢在據漢水行事非虛作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詳論二說各有其義張蒼則以漢水勝周火廢秦不班五德賈誼則以漢土勝秦水以秦爲一代論秦漢雖殊而周爲火一也然則相勝之義於事爲長若同蒼黜秦則漢水魏土晉木宋金若同賈誼取秦則漢土魏木晉金宋火也難者云漢高斷虵而神母夜哭云赤帝子殺白帝子然則漢非火而何斯又不然矣漢若爲火則當云赤帝不宜云赤帝子也白帝子又何義況乎蓋由漢是土德土生乎火秦是水德水生乎金斯則漢以土爲赤帝子秦以水德爲白帝子也難者又曰向云五德相勝今復云土爲赤帝子何也答曰五行自有相勝之義自有相生之義不得以相勝廢相生相生廢相勝也相勝者以土勝水耳相生者土自火子義豈相關

崔寔四人月令曰祖者道神黃帝之子曰累祖好遠遊死道路故祀以爲道神合祖賦序曰漢用丙午魏用丁未晉用孟月之酉曰莫識祖之所由說者云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代遠祖名諡彫滅墳塋不復存於銘表游魂不得託於廟祧故以初歲良辰建華蓋揚綵旌將以招靈爽庶衆祖之來憑云爾

晉江左時侍中平原劉智推三百年斗曆改憲以爲四分法三百年而減一日以百五十爲度法三十七爲斗分飾以浮說以扶其理江左中領軍瑯邪王朔之以其上元歲在甲子善其術欲以九萬七千歲之甲子爲開闢之始何承天云悼於立意者也景初日中晷景即用漢四分法是以漸就乖差其推五星則甚疏闊晉江左以來更用乾象五星法以代之猶有前却

宋太祖頗好曆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曰臣授性頑愔少所關解自昔幼年頗好曆數躭情注意迄於白首臣亡舅故祕書監徐廣素善其事有既往七曜曆每記其得失自太和至泰元之末四十許年臣因比歲考校至今又四十載故其疎密差會皆可知也夫圓極常動七曜運行離合去來雖有定勢以新故相涉自然有毫末之差連日累歲積微成著是以虞書著欽若之典周易明治曆之訓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也漢代雜候清臺以昏明中星課日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日則躔次可知焉捨易而不為役心於難事此臣所不解也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爾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檢之所差二十七八度則堯冬令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漢之太初曆冬至在牽牛初後漢四分及魏景初法同在斗二十一臣以月蝕檢之則景初今之冬至應在斗十七又史官受詔以土圭測景考校二至差三日有餘從來積歲及交州所上檢其增減亦相符驗然則今之二至非天之二至也天之南日在斗十三四矣此則十九年七閏數微多差復改法易章則用算滋繁宜當隨時遷革以取其合案後漢志春分日長秋分日短差過半刻尋二分在二至之間而有長短因識春分近夏至故長秋分近冬至故短也楊偉不悟即用之上曆表云自古及今凡諸曆數皆未能並己之妙何此不曉亦何以云是故臣更建元嘉曆以六百八為一紀半之為度法七十五為室分以建寅之月為歲首雨水為氣初以諸法閏餘一之歲為章首冬至從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合朔月蝕不在朔望亦非曆意也故元嘉皆以盈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伏惟陛下允迪聖哲先天不違劬勞庶政寅亮鴻業究淵思於往籍探妙旨於未聞窮神知化罔不該覽是以愚臣欣遇盛明効其管穴伏願以臣所上元嘉法下史官考其疎密若謬有可採庶或補正闕謬以備萬分詔曰何承天所陳殊有理據可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兼丞嚴粲奏曰太子率更令領國子博士何承天表更改元嘉曆法以月蝕檢今冬至日在斗十七以土圭測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詔使付外檢署以元嘉十一年被勅使考月蝕土圭測影檢署由來用偉景初法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少檢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卯到十五日四更二唱丑初始蝕到四唱蝕既在營室十五度末景初其日日在軫三度以月蝕所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翼十五度半又到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酉到亥初始食到一更三唱蝕既在鬼四度景初其日日在女三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牛六度半又到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戌之半到二更四唱亥末始蝕到三更一唱食既在井三十八度景初其日日在斗二十五以衝考之其日日應在斗二十二度半到十五年五月十五日望月蝕加時在戌其日月始生而已蝕光已生四分之一格在斗十六度許景初其日日在井二十四考取其衝其日日應在井二十又到十七年九月十六日望月蝕加時在子之少到十五日未二更一唱始蝕到三唱蝕十五分之十二格在昴一度半景初其日在房二以衝考之則其日日在氐十三度半凡此五蝕以月衝一百八十二度半考之冬至之日日並不在斗二十一度少並在斗十七度半閒悉如承天所上又去十一年起以土圭測景其年景初法十一月七日冬至前後陰不見影到十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冬至其十五日影極長到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冬至其二十六日影極長到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冬至其前後並陰不見到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冬至十八日影極長到十六年十一月二日冬至其十月二十九日影極長到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其十日影極長到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冬至二十一日影極長到十九年十一月六日冬至其三日影極長到二十年十一月十六日冬至其前後陰不見影尋校前後以影極長為冬至並差三日以月蝕檢日所在已差四度土圭測影冬至又差三日今之冬至乃在斗十四閒又如承天所上又承天法每月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於推交會時刻雖審皆用盈縮則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異舊日蝕不唯在朔亦有在晦及二日公羊傳所謂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愚謂此一條自宜仍舊員外散騎郎皮延宗又難承天若晦朔定大小餘紀首值盈則退一日便應以故歲之晦為新紀之首承天乃改新法依舊術不復每月定大小餘如延宗所難太

史所上有司奏治曆改憲經國盛典爰及漢魏屢有變革良由術無常是取協當時方今皇猷載暉舊域光被誠應綜覈晷度以播維新承天曆術合可施用宋二十二年普用元嘉曆詔可

宋書卷十二

宋書卷十二考證

曆志上甲寅紀第六交會差率十四萬八百五十九○監本率下誤注闕字今從南本删

滿氣法從小餘滿紀法從大餘○滿紀下監本脫法字今從南本增入

推卦用事日○此條當提起另作一行

其冬下旬夕在張心署也○臣承祚按句內必有誤字今莫可考

推合朔交會月蝕入遲疾曆術以通周去之○周諸本俱訛界今改正

清明注胃一半○監本脫半字今增入

小滿危太弱○危監本誤作九今改正

以日所在爲正○正監本訛作宋今改正

伏不盡度○盡監本訛作書今改正

秦氏乃摒水德理非謬然斯則劉氏所證爲不值矣○臣承祚按值當作直

賈誼取秦云漢土德蓋以是漢代秦○蓋諸本皆訛益今改正以字當在是字下

七十五爲室分○臣承祚按室分卽元嘉曆法所云度起室二也

宋書卷十二考證

宋書卷十三

梁　沈　約　撰

志第三

曆下

元嘉曆法

上元庚辰甲子紀首至太甲元年癸亥三千五百二十三年至元嘉二十年癸未五千七百三年算外。

元法三千六百四十八。

章歲十九。紀法六百八。章月二百三十五。

紀月七千五百二十。章閏七。紀日二十二萬二千七十。度分七十五。

度法三百四。

氣法二十四。餘數一千五百九十五。

歲中十二。日法七百五十二。沒餘三十六。

通數二萬二千二百七。通法四十七。

沒法三百一十九。

月周四千六十四。周天十一萬一千二十五。

通周二萬七百二十一。周日日餘四百一十七。

周虛三百三十五。會數一百六十。

交限數八百五十九。會月九百二十九。

朔望合數八十。

甲子紀第一	遲疾差一萬七千六百六十三	交會差八百七十七
甲戌紀第二	遲疾差三千四十三	交會差二百七十九
甲申紀第三	遲疾差九千一百四十四	交會差六百二十一
甲午紀第四	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	交會差二十二
甲辰紀第五	遲疾差六百二十五	交會差三百六十三
甲寅紀第六	遲疾差六千七百二十六	交會差七百四

推入紀法，置上元庚辰盡所求年，以元法除之，不滿元法，以紀法除之，餘不滿紀法，入紀年也。滿法去之，得後紀。(入甲午紀壬辰歲來至今元嘉二十年歲在癸未二百三十一年算外。)

推積月術，置入紀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如章歲爲積月，不盡爲閏餘。閏餘十二以上，其年閏。

推朔術，以通數乘積月，分爲朔積分，滿日法爲積日，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日，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正月朔日也。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三百九十九，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卽次月朔也。小餘三百五十三以上，其月大也。

推弦望法，加朔大餘七，小餘二百八十七，小分三，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之得望，又加之得下弦。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紀年算外，以餘數乘之，滿度法三百四爲積沒，不盡爲小餘。以六旬去積沒，不盡爲大餘，命以紀算外，所求年雨水日也。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六十六，小分十一，小分滿氣法從小餘，小餘滿度法從大餘，次氣日也。(雨水在十六日以後者，如法減之，得立春。)

推閏月法，以閏餘減章歲，餘以歲中乘之，滿章閏得一數，從正月起，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御之。

		限數	閏數
立春	正月節	一百九十四	一百九十
雨水	正月中	一百八十六	一百八十二
驚蟄	二月節	一百七十七	一百七十二
春分	二月中	一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二
清明	三月節	一百五十八	一百五十四
穀雨	三月中	一百四十九	一百四十五
立夏	四月節	一百四十二	一百三十九
小滿	四月中	一百三十六	一百三十四
芒種	五月節	一百三十三	一百三十二
夏至	五月中	一百三十一	一百三十二

小暑六月節	限數一百三十三	間數一百三十四
大暑六月中	限數一百三十六	間數一百三十九
立秋七月節	限數一百四十二	間數一百四十五
處暑七月中	限數一百四十九	間數一百五十三
白露八月節	限數一百五十七	間數一百六十二
中秋八月分	限數一百六十七	間數一百七十二
寒露九月節	限數一百七十七	間數一百八十二
霜降九月中	限數一百八十六	間數一百九十
立冬十月節	限數一百九十四	間數一百九十七
小雪十月中	限數二百	間數二百三
大雪十一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六
冬至十一月中	限數二百七	間數二百六
小寒十二月節	限數二百五	間數二百三
大寒十二月中	限數二百	間數一百九十七

推沒滅術，因雨水積以沒餘乘之，滿沒法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如前所求年，為雨水前沒日也。求次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一百九十六，滿沒法從大餘，命如前，雨水後沒日也。雨水前沒多在故歲，常有五沒，官以沒正之。一年常有五沒或六沒，小餘盡爲滅日也。雨水小餘三十九以還，雨水六旬後乃有推土用事法。置立春大小餘小分之數，減大餘十八，小餘七十九，小分十八，命以紀，算外，立春前土用事日也。大餘不足，加六十；小餘不足，減大餘一，加度法而後減之。立夏、立冬求土用事，皆如上法。

推日所在度法，以度法乘朔積度，不盡為分，命度起室二次宿除之，算外，正月朔夜半日在度及分也。求次日，日加一度，經室去度分。

推月所在度法，以月周乘朔積日，周天去之，餘滿度法為積度，不盡為分，命度如前，正月朔夜半月所在及度分。求次月，小月加度二十二，分一百三十三；大月加度三十五，分二百四十五，分滿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次月朔月所在度及分也。曆先月法，以十六除月行分為大分，如所入遲疾，加之，經室去度分。

推合朔月食術，置所求年積月，以會數一百六十乘之，以所入交會紀差二十加之，滿會月去之，餘則其年正月朔去交分也。求次月，以會數加之，滿會月去之。求望，加合數。朔望去交分如合數以下、交限數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推入遲疾曆法，置所求年朔積分，所入遲疾差一萬五千二百四十五加之，滿通周去之，餘滿日得一日，不盡為日餘，命日算外，所求年正月朔入曆。求次月，加一日，日餘七百三十四。求望，加十四日，日餘五百七十五半，餘滿日法成一日，日滿二十七去之，除日餘如周日，日餘不足減，減一日，加周虛。日滿二十七而日餘不滿周日，日餘爲損周日。滿去之，爲入曆一日。

推合朔月食定大小餘法，以入曆日餘乘入曆下損益率，入一日益二十五是也。以損益盈縮積分，值損則損之，值益則益之。為定積分。以入曆日餘乘列差，滿日法，盈減縮加差法，為定差法。以除定積分，所得減加本朔望小餘，值盈則減，縮則加之。為定小餘。加之滿日法，合朔月食進一日，減之不足減者，加日法而後減之，則退一日。值周日者，用周日定數。

推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數從子起，算外，則朔望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為少，二為半，三為太半。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為強，半法以上排成一，不滿半法棄之。以強并少為少強，并半為半強，并太為太強。得二者為少弱，以并少為半弱，以并半為太弱，以并太為一辰弱，以所在辰名之。

推合朔月食加時滿刻法，各以百刻乘定小餘，如日法而一，不盡什之，求分。先除夜漏之半，即晝漏加時刻及分也。晝漏盡，又入夜漏。在中節前後四日以還者，視限數；在中節前後五日以上者，視間限數。月食加時定小餘不滿限數、間數者，皆以算上為日。

月行遲疾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列差差法
一日十四度十三分	益二十五	盈二	二百六十
二日十四度十一分	益二十三	盈萬八千八百二	二百五十八

三日十四度分八	益二十	盈三萬六千九十六分四	二百五十五
四日十四度分四	益十六	盈五萬一千一百三十	二百五十一
		六 五	
五日十三度分十八	益十一	盈六萬三千一百六十	二百四十六
		八 五	
六日十三度分十三	益六	盈七萬一千四百四	二百四十一
		十六	
七日十三度分七	益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	二百三十五
		十二 五	
八日十三度分三	損五	盈七萬五千九百五	一百三十
		十二 四	
九日十二度分十七	損九	盈七萬二千一百九	二百二十六
		十二 三	
十日十二度分十四	損十二	盈六萬五千四百二	二百二十三
		十四 三	
十一日十二度分十一	損十五	盈五萬六千四百三	二百二十
十二日十二度分八	損十八	盈四萬五千一百二	二百一十七
		十二	
十三日十二度分六	損二十	盈三萬一千五百八	二百一十五
		十四 二	
十四日十二度分四	損二十二	盈一萬六千五百四	二百一十三
		十四 二	
十五日十二度分二	益二十四	縮一	二百一十一
十六日十二度分四	益二十二	縮一萬八千四十八二	二百一十三
十七日十二度分六	益二十	縮三萬四千五百九	二百一十五
		十二 三	
十八日十二度分九	益十七	縮四萬九千六百三	二百一十八
		十二 五	
十九日十二度分十四	益十二	縮六萬二千四百一	二百二十三
		十六 六	
二十日十三度分二	益六	縮七萬一千四百四	二百二十九
		十六	
二十一日十三度分七	益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	二百三十五
		十二 五	
二十二日十三度分十二	損五	縮七萬五千九百五	二百四十
		十二 四	
二十三日十三度分十六	損九	縮七萬二千一百九	二百四十四
		十二 四	
二十四日十四度分一	損十三	縮六萬五千四百二	二百四十八
		十四 四	
二十五日十四度分五	損十七	縮五萬五千六百四	二百五十二
		十八 三	
二十六日十四度分八	損二十	縮四萬二千八百六	二百五十五
		十四 三	
二十七日十四度分十	損二十三	縮二萬七千八百二	二百五十八
		十四 二	
周日十四度十三分小分一	損二十五	縮一萬五百二十八定備	二百六十定意差法

百三　定損二百二十四　九萬三千四百八　二千三百九

推合朔度，以章歲乘朔小餘，滿通法爲大分，不盡爲小分。以大分從朔夜半日。日分滿度命如前，正月朔日月合朔所在共合度也。

求次月，加度二十九，大分一百六十一，小分十四。小分滿通法從大分，大分滿度法從度，經室除度分。求望，加十四度，大分二百三十二，小分三十半。求望月所在度。

加日度一百八十二分一百八十九小分二十三半

二十四氣	日所度	日中晷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明中星
雨水	室一太強	八尺二寸八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	觜一少強	尾十一強
驚蟄	壁一強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	井九半強	箕四少弱
春分	奎七少強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	井二十九半強	斗四弱
清明	婁六半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	柳十二太	斗十四半
穀雨	胃九太弱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七分	張十	斗二十五半
立夏	昴十一弱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四十七七分	翼十太弱	女三少
小滿	畢十五少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軫十弱	虛二弱
芒種	井三半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一分	角十太弱	危七弱
夏至	井十八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氐五少弱	室五少強
小暑	鬼一弱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八分	三十五二分	房四太弱	壁六大弱
大暑	柳十二弱	一尺九寸七分	六十三九分	三十六一分	尾八太弱	奎十二太弱
立秋	張五半強	二尺五寸	六十二三分	三十七七分	箕三	胃二大弱
處暑	翼二半	三尺二寸五分	六十三分	三十九三分	斗三半	昴七太弱
白露	翼十七太弱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四十二	斗十四半弱	畢十六半弱
秋分	軫十五	五尺三寸九分	五十五五分	四十四五分	斗二十五少強	井九少強
寒露	九一少	六尺七寸二分	五十二九分	四十七一分	牛八半強	井二十九弱
霜降	氐七半	八尺二寸八分	五十五分	四十九五分	女十一半弱	柳十一半強
立冬	心二半弱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	危二弱	張八太弱
小雪	尾十一太強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危十三半強	翼八太強
大雪	箕十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室九半強	軫八少強
冬至	斗十四強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壁八太強	角七少強
小寒	牛三半強	一丈二尺四寸八分	四十五六分	五十四四分	奎十五少	亢九
大寒	女十半強	一丈一尺三寸四分	四十六七分	五十三三分	胃四半強	氐十三太強
立春	危四	九尺九寸一分	四十八四分	五十一六分	昴九少	心四強

推五星法

合歲		合數	日度法	室分
木	三百四十四	三百一十五	九萬五千七百六十	二萬三千六百二十五
火	四百五十九	二百一十五	六萬五千三百六十	一萬六千一百二十五
土	三百八十三	三百七十	一十一萬二千四百八十	二萬七千七百五十
金	二百六十七	一百六十七	五萬七百六十八	一萬二千五百二十五
水	七十九	二百四十九	七萬五千六百九十六	一萬八千六百七十五

木後元丙戌　晉咸和元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百十八年算上
火後元乙亥　元嘉十二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九年算上
土後元甲戌　元嘉十一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十年算上
金後元甲申　晉太元九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六十年算上
水後元乙丑　元嘉二年　至元嘉二十年　癸未十九年算上

推五星法，各設其元至所年算上，以合數乘之，滿合歲爲積合，不盡曰合餘。多者以合數除之，得一星合往年；得二，合前往年；不滿合數，其年合。（木土金則有往年合，火有前往年合，水一年三合或四合也。）以合餘減合數爲度分。（水度分滿合歲則去之也。）以周天（十一萬一千三十五）乘度分，滿日度法爲積度，不盡日度餘，命度以室二算外，星合所在度也。以合數乘其年內雨水小餘，并度餘爲日餘，滿日度法從積度爲日，命以雨水算外，星合日也。求星見日法，以法伏日及餘（木則十六日及金是也），加星合日及餘，滿日度法成一日，命如前，星見日也。求星見度法，以法伏度及餘（木則二度及餘是也），加星合度及餘，滿日度法成一度，命如前，所見日也。以星行分母（木則二十三見也）乘見度餘，滿日度法得一分，乃日加所行分（木順日行四分），分滿其母成一度。逆順母不同（木逆分母七也），當各乘度餘。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經室去分，不足減者破全度。（五星室分各異，若在行分，各依室分去之。）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日餘四萬一千七百八十，行二度，餘七萬七千八百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三度半強）。順日行二十三分之四，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留不行二十六日，而逆日行七分之一，八十四日，退十二度，又留二十六日，順

一百一十五日行二十度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九十八日
日餘八萬三千五百六十行星三十三度餘五萬九千九百三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一日日餘二萬四千八百一十半行五十四度度餘四萬
九千四百三十晨見東方去日十七度半強順疾日行七分之五一百八日半行七十
七度半小遲日行七分之四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而大遲日行七分之
二四十二日行十二度留不行十二日而遲日行十分之三六十日退十八度
又留十二日順遲四十二日行十二度小疾一百二十六日行七十二度一百
八日半行七十七度半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日
餘四萬九千六百二十五行星四百一十四度餘三萬三千五百除一周定四
十九度一萬七千三百七十五缺
土初與日合伏十八日日餘四千四百八十二半行二度度餘四萬六千八百
四十七半晨見東方去日十五度半強順日行十二分之一八十四日行七度留不行
三十六日而逆日行十七分之一一百二日退六度又留三十六日順八十四
日行七度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八千九百
六十五行星十二度度餘九萬三千六百九十五
金初與日合伏四十一日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半五十一度度餘
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見西方去日十度順疾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三九十一日
行一百十二度而小遲日行一度十三分之二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又大遲
日行十五分之十一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八日而遲日行三分之二
九日退六度伏西方伏六日退四度而與日合又六日退四度晨見東方逆九
日退六度又留八日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小疾九十一日行一百五度大
疾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二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五百八十三
日日餘四萬八千六百一除一周行星定二百一十八度度餘三萬六千七十
六一合二百九十一日餘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四半行星如之
水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三十四度度餘七萬一
千二百一十半見西方去日中七度順疾日行一度三分之一十八日行二十四度

而遲日行七分之五七日行五度留不行四日夕伏西方伏十一日退六度而
與日合又十一日退六度而晨見東方留四日順遲七日行五度疾十八日行
二十四度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與日合一終一百一十五日日餘六萬六千
七百二十五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七萬一千二百一十半行星亦如
之盈加縮減十六除月行分日法除盈縮分以減度分盈加縮減
推卦因雨水大小餘加大餘六小餘三百一十九小餘滿三千六百四十八成
日日滿二十七日餘不足加減不加周虛
元嘉二十年承天奏上尚書今既改用元嘉曆漏刻與先不同宜應改革按景
初曆春分日長秋分日短相承所用漏刻冬至後晝漏率長於冬至前且長短
增減進退無漸非唯先法不精亦各傳寫謬誤今二至二分各據其正則至之
前後無復差異更增損舊刻參以晷影刪定爲經改用二十五箭請臺勑漏郎
將考驗施用從之前世諸儒依圖緯云月行有九道故畫作九規更相交錯檢
其行次遲疾換易不得順度劉向論九道云青道二出黃道東白道二出黃道
西黑道二出北赤道二出南又云立春春分東從青道立夏夏至南從赤道秋
白冬黑各隨其方按日行黃道陽路也月者陰精不由陽路故或出其外或入
其內出入去黃道不得過六度入十三日有奇而出出亦十三日有奇而入凡
二十七日而一入一出矣交於黃道之上與日相掩則蝕焉漢世劉洪推檢月
行作陰陽曆法元嘉二十年太祖使著作令史吳癸依洪法制新術令太史施
用之

元嘉曆月行陰陽法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七	初
二日前限餘六百六十五微分一千七百三十八	益十六	十七
三日	益十五	三十三
四日	益十二	四十八
五日	益八	六十

六日	益四	六十八
七日	益一	七十二
八日	損二	七十三
九日	損六	七十一
十日	損十	六十五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五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二
十三日後限餘二千一十九 微分一千七十九	損十六	二十七

分日二千六百八十五半，損十六，大分大者五千三百七十一 分之三千四百七十二。十一。曆周五萬五千五百一十七半。

差率一萬一百九十。微分法一千八百七十八。

推入陰陽曆術曰：以會月去入紀積月，餘以會數乘之，以所入紀交會差加之，周天乘之，滿微分法爲大分，不盡爲微分；大分滿周天去之，餘不滿曆周者，爲入陽曆；餘皆如月周得一日，算外，所求年正月合朔入曆也。不盡爲日餘。

求次月，加二日，日餘一千三百三十一，微分一千五百九十八，如法成日，日滿十三去之，除日餘如分日，陰陽曆竟，平入端。入曆在前限餘前、後限餘後者，月行中道。

求朔弦望定數，各置入遲疾曆盈縮定積分，以章歲乘之，差法除之，所得滿通法爲大分，不盡以微分法乘之，如法爲微分，盈減縮加陰陽日餘，盈不足，以月周進退日而定，以定日餘乘損益兼數爲時，如定數。

推夜半入曆，以差率朔小餘，如微分法得一，以減入曆餘，不足，加月周而減之，卻一日。卻得分日，如其分半微分爲小餘，卽朔日夜半入曆曆餘小分也。

求次日，加一日，日餘十六，小分三百二十，小分如會從餘，餘滿月周去之，又加一日，曆竟，下日餘滿分日，去之，于入曆初也；不滿分日者，值之，加餘一千二百九十四，小分七百八十九半，爲入次曆。

求夜半定日，以朔小餘減入遲疾曆日餘，不足，一日，卻得周日，加餘四百一十七，卽月夜半入曆日及餘也。以日餘乘損益率，盈縮積分爲定積分，滿通法爲大分，不盡以會月乘之，如法爲小分，以盈加縮減入陰陽日餘，盈不足，進退日而定也。以定日餘乘損益率，如月周，以損益兼數爲夜半定數。

求昏明數，以損益率乘所近節氣夜漏，二百而一，爲明，以減損益率，爲昏，而以損益夜半數爲昏明定數也。

求月去黃道度，置加時若昏明定數，以十二除之，爲度，其餘三而一，爲少；不盡，爲強；二少，弱也。所得爲月去黃道度。

大明六年，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上表曰：古曆疏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要。何承天所奏，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影，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乖失，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準。臣生屬聖辰，逮在昌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曆。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者其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爲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曆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漢代之初，卽用秦曆，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曆，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時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曆舛。乖謬既著，輒應改制，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爲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斗氣之端，虛爲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爲先，曆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曆，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曆中衆條，並應以此爲始。而景初曆交會遲疾，亦置紀差，裁合朔氣而已，條序紛互，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

為始則合璧之曜信而有徵連珠之暉於是乎在羣流共源實精古法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縣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深練始終大存整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細不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準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制非為思而莫悟知而不改也竊恐讚有然否每崇遠而隨近論有是非或貴耳而遺目所以竭其管穴俯洗同異之嫌披心日月仰希葵藿之照若臣所上萬一可采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庶陳錙銖少增盛典

曆法

上元甲子至宋大明七年癸卯五萬一千九百三十九年算外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

章歲三百九十一 章月四千八百三十六 章閏一百四十四 閏法十二

月法十一萬六千三百二十一 日法三千九百三十九 餘數二十萬七千四十四 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沒分三百六十萬五千九百五十一 沒法五萬一千七百六十一 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 虛分萬四百四十九 行分法二十三 小分法一千七百一十七 通周七十二萬六千八百一十 會周七十一萬七千七百七十七 通法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七 差率三十九

推朔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章月乘之滿章歲為積月不盡為閏餘閏餘二百四十七以上其年有閏以月法乘積月滿日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所求年天正十一月朔也小餘千八百四十九以上其月大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二千九十餘滿日法從大餘大餘滿六旬去之命如前次月朔也

求弦望加朔大餘七小餘千五百七小分一小分滿四從小餘小餘滿日法從大餘命如前上弦日也又加得望又加得下弦又加得後月朔也

推閏術以閏餘減章歲餘滿閏法得一月命以天正算外閏所在也閏有進退以無中氣為正

推二十四氣術置入上元年數算外以餘數乘之滿紀法為積日不盡為小餘六旬去積日不盡為大餘大餘命以甲子算外天正十一月冬至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八千六百二十六小分五小分滿六從小餘小餘滿紀法從大餘命如前次氣日也

求土用事加冬至大餘二十七小餘萬五千五百二十八季冬土用事日也又加大餘九十一小餘萬二千二百七十次土用事日也

推沒術以九十乘冬至小餘以減沒分滿沒法為日不盡為日餘命日以冬至算外沒日也

求次沒加日六十九日餘三萬四千四百四十二餘滿沒法從日次沒日也日餘盡為滅

推日所在度術以紀法乘朔積日為度實周天去之餘滿紀法為積度不盡為度餘命以虛一次宿除之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日所在度也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小月加度二十九入虛去度分

求行分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為行分不盡為小分小分滿法從行分行分滿法從度

求次日加一度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

推月所在度術以朔小餘乘百二十四為度餘又以朔小餘乘八百六十為微分微分滿月法從度度餘滿紀法為度以減朔夜半日所在則月所在度

求次月大月加度三十五度餘三萬一千八百三十四微分七萬七千九百六十七小月加度二十二度餘萬七千二百六十一微分六萬三千七百三十六入虛去度也

遲疾曆

月行度	損益率	盈縮積分	差法
一日十四 行分十三	益七十	盈初	五千三百四

二日十四十一　益六十五　盈百八十四萬二千三　五千二百七十
百一十六
三日十四八　益五十七　盈二百五十五萬七百　五千二百一十九
六
四日十四四　益四十七　盈五百五萬八千三百　五千一百五十一
五日十三二十一　益三十四　盈六百二十九萬七千　五千六十六
八百五十七
六日十三十七　益二十二　盈七百二十萬二千六　四千九百八十一
百九十一
七日十三十　益六　盈七百七十七萬二千　四千八百七十九
一百一十一
八日十三五　損九　盈七百九十四萬九百　四千七百七十七
五十二
九日十二二十二　損二十四　盈七百七十萬七千四　四千六百七十五
百一十五
十日十二十六　損三十九　盈七百七萬二千一百　四千五百七十三
十一日十二十一　損五十二　盈六百三萬五千七　四千四百八十八
十二日十二八　損六十　盈四百六十六萬三千　四千四百三十七
一百
十三日十二六　損六十五　盈三百九萬三百三　四千四百三
十四日十二四　損七十　盈百三十八萬三千五　四千三百六十九
百八十
十五日十二五　益六十七　縮四十五萬七千六十　四千三百八十六
九
十六日十二七　益六十二　縮二百二十三萬七百　四千四百二十
五十五

十七日十二十　益五十五　縮三百八十七萬五十　四千四百七十一
四
十八日十二十四　益四十四　縮五百三十一萬九千　四千五百三十九
三百八十五
十九日十二十九　益三十二　縮六百四十八萬四百　四千六百二十四
四
二十日十三一　益十九　縮七百三十一萬六千
六百八
二十一日十三七　益四　縮七百八十一萬七千　四千八百一十一
九百九十六
二十二日十三十三　損十一　縮七百九十一萬七千　四千九百一十三
六百七
二十三日十三十九　損二十七　縮七百六十一萬五千　五千一十五
四百四十
二十四日十四一　損三十九　縮六百九十萬一千四　五千一百
百九十五
二十五日十四十六　損五十二　縮五百八十七萬二千　五千一百八十五
七百三十五
二十六日十四十　損六十二　縮四百四十九萬九千　五千二百五十三
一百五十九
二十七日十四十二　損六十七　縮二百八十五萬七千　五千二百八十七
七百三十二
二十八日十四十日　損七十四　縮百八萬二千三百七　五千三百三十一
十九

推入遲疾曆術：以通法乘朔積日爲通實，通周去之，餘滿通法爲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萬一千七百四十六，曆滿二十七日日餘萬四千六百三十一，則去之。

求次日，加一日，求日所在定度，以夜半入曆日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率而一，所得滿紀法爲度，不盡爲度餘，以盈加縮減平行度及餘爲定度，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紀法進退，求度行分如上法。求次日，如所入遲疾加之，虛去分如上法。

陰陽曆	損益率	兼數
一日	益十六	初
二日	益十五	十六
三日	益十四	三十一
四日	益十二	四十五
五日	益九	五十七
六日	益五	六十六
七日	益一	七十一
八日	損二	七十二
九日	損六	七十
十日	損十	六十四
十一日	損十三	五十四
十二日	損十五	四十一
十三日	損十六	二十六
十四日	損十六	十

推入陰陽曆術，置通實以會周去之，不滿交數三十五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半，爲朔入陽曆分；各去之，爲朔入陰曆分。各滿通法得一日，不盡爲日餘，命日算外，天正十一月朔夜半入曆日也。

求次月，大月加二日，小月加一日，日餘皆二萬七百七十九，曆滿十三日日餘萬五千九百八十七半，則去之，陽竟入陰，陰竟入陽。

求次日，加一日，求朔望差數也。加一日，日餘二萬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滿三百三爲日餘，不盡倍之爲小分，則朔差數也。加一十四日日餘二萬一百八十六，小分百二十五，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爲日，即望差數也。又加之，後月朔也。

求合朔月食，置朔望夜半入陰陽曆日及餘，有半者去之，置小分三百三，以差數加之，小分滿六百六，從日餘，日餘滿通法從日，日滿一曆去之，命日算外，則朔望加時入曆也。朔望加時入曆一日，日餘四千一百九十八，小分四百二十八以下，十二日，日餘萬一千七百八十八，小分四百八十一以上，朔則交會，望則月食。

求合朔月食定大小餘，令差數日餘加夜半入遲疾曆餘，日餘滿通法從日，則朔望加時入曆也。以入曆餘乘損益率，以損益盈縮積分，如差法而一，以盈減縮加本朔望小餘，爲定小餘，益之或滿法，損之或不足，以日法進退日。

求合朔月食加時，以十二乘定小餘，滿日法得一辰，命以子算外，加時所在辰也。有餘者四之，滿日法得一爲少，二爲半，三爲太，又有餘者三之，滿日法得一爲強，以強幷少爲少強，幷半爲半強，幷太爲太強，得二者爲少弱，以幷太爲一辰弱，以前辰名之。

求月去日道度，置入陰陽曆餘，乘損益率，如通法而一，以損益兼數爲定定數，十二而一爲度，不盡，三而一爲少半太，又不盡者，一爲強，二爲少弱，則月去日道數也。陽曆在表，陰曆在裏。

二十四氣	日中影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度	明中星度
冬至	一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八十二 行分二十一	二百八十三 行分八
小寒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分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 六
大寒	一丈一尺二寸	四十六 七	五十三 三	八十六 一	二百八十 六
立春	九尺八寸	四十八 四	五十一 六	八十九 三	二百七十七 三
雨水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 五	四十九 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 十
驚蟄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九	四十七 一	九十七	二百六十八 十二
春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五	四十四 五	百二 三	二百六十四 三

清明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一	四十一 九	百六 二十	二百五十九 八
穀雨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 四	三十九 六	百一十一 二	二百五十四 四
立夏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 四	三十七 六	百一十四 十八	二百五十一 十一
小滿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 九	三十六 一	百一十七 十二	二百四十八 十七
芒種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 八	三十五 二	百一十九 四	二百四十七 二
夏至	一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百一十九 十二	二百四十六 十七
小暑	一尺六寸九分	六十四 分八	三十五 二	百一十九 四	二百四十七 二
大暑	一尺九寸九分	六十三 九	三十六 一	百一十七 十二	二百四十八 十七
立秋	二尺五寸三分	六十二 四	三十七 六	百一十四 十八	二百五十一 十一
處暑	三尺二寸六分	六十 四	三十九 六	百一十一 三	二百五十四 四
白露	四尺二寸五分	五十八 一	四十一 九	百六 二十	二百五十九 八
秋分	五尺三寸七分	五十五 五	四十四 五	百二 三	二百六十四 三
寒露	六尺六寸七分	五十二 九	四十七 一	九十七 九	二百六十八 二十
霜降	八尺一寸七分	五十 五	四十九 五	九十三	二百七十三 七
立冬	九尺八寸	四十八 四	五十一 六	八十九 二	二百七十七 三
小雪	一丈一尺一寸	四十六 七	五十三 二	八十六 一	二百八十 六
大雪	一丈二尺四寸三分	四十五 六	五十四 四	八十四	二百八十二 六

求昏明中星，各以度數如夜半日所在，則中星度也。

推五星術

木率，千五百七十五萬三千八十二。

火率，三千八十萬四千一百九十六。

土率，千四百九十三萬三百五十四。

金率，二千三百六萬一十四。

水率，四百五十七萬六千二百四。

推五星術，置度實，各以率去之，餘以減率，其餘如紀法而一，爲入歲日，不盡爲日餘，命以天正朔算外，星合日。求星合度，以入歲日及餘從天正朔日積度及餘，滿紀法從度，滿三百六十餘度分則去之，命以虛一，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求星見日，以術伏日及餘加星合日及餘，餘滿紀法從日，命如前，見日也。

求星見度術，以伏度及餘加星合度及餘，餘滿紀法從度，入虛去度分，命如前，星見度也。

行五星法，以小分法除度餘，所得爲行分，不盡爲小分，及日加所行分，滿法從度，留者因前，逆則減之，伏不盡度，從行入虛去行分六，小分百四十七，逆行出虛則加之。

木，初與日合，伏，十六日，餘萬七千八百三十二，行二度，度餘三萬七千五百四。晨見東方，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行十九度十一分），留，二十八日，逆日行三分，八十六日（退十度五分），又留，二十八日，從日行四分，百一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日餘三萬五千六百六十四，行三十三度，度餘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五。

火，初與日合，伏，七十二日，日餘六百八，行五十五度，度餘二萬八千八百六十五。晨見東方，從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行六十八度），小遲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行五十六度），大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行三十六度），留，十日，逆日行六分，六十四日（退十六度十六），又留，十日，從遲日行九分，九十二日，小疾日行十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十七分，九十二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七百八十日，日餘千二百一十六，行四百一十四度，度餘三萬二百五十八。除一周，定行四十九度，度餘萬九千八百九。

土，初與日合，伏，十七日，日餘千三百七十八，行一度，度餘萬九千三百三十三。晨見東方，行順，日行二分，八十四日（行七度七分），留，三十三日，行逆，日行一分，百一十日（退四度十八分），又留，三十三日，從日行二分，八十四日，夕伏西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日餘二千七百五十六，行十二度，度餘三萬一千七百九十八。

金，初與日合，伏，三十九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四十九度，度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行百十二度），小遲日行一

度四分九十二日行百八度大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行三十三度六分留九日遲日行十六分退六度六分夕伏西方伏五日退五度而與日合又五日退五度而晨見東方逆日行十六分九日留九日從日遲日行十七分四十五日小疾日行一度四分九十二日大疾日行一度五分九十二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五百八十三日日餘三萬六千七百六十一行星如之除一周定行二百十八度度餘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三合二百九十一日日餘三萬八千一百二十六行星亦如之

水初與日合伏十四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十五行三十度度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夕見西方從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行二十九度遲日行二十分八日行六度二十二分留二日遲日行十一分二日退二十二分夕伏西方伏八日退八度而與日合又八日退八度晨見東方逆日行十一分二日留二日從遲日行二十分八日疾日行一度六分二十三日晨伏東方日度餘如初一終百一十五日日餘三萬四千七百三十九行星如之一合五十七日日餘三萬七千一百一十五行星亦如之

上元之歲歲在甲子天正甲子朔夜半冬至日月五星聚于虛度之初陰陽遲疾並自此始世祖下之有司使內外博議時人少解曆數竟無異同之辯唯太子旅賁中郎將戴法興議以爲三精數微五緯會始自非深推測窮識晷變豈能刊古革今轉正圭宿案沖之所議每有違舛竊以愚見隨事辨問案沖之新推曆術今冬至所在歲歲微差臣法興議夫二至發斂南北之極日有恆度而宿無改位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卽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而終無毫忒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維四仲則中宿常在衞陽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世不易也沖之以爲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甚也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次封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代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之壽星乃周之鶉尾卽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此沖之又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臣法興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虛盈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以作事事以厚生以此乃生人之大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沖之又命上元日度發自虛一云虛爲北方列宿之中臣法興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舍形責影未足爲迷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辯借令冬至在虛則黃道彌遠東北當爲黃鐘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又令上元年在甲子臣法興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尙或據文於圖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黃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沖之又令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爲始臣法興議夫交會之元則食旣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卽如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旣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沖之既違天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臣法興議日有八行各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匝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隨法與所難辯折之曰臣少銳愚尙專功數術搜練古今博采沈奧唐篇夏典莫不揆量周正漢朔咸加該驗罄策籌之思究疏密之辨至若立員舊誤張衡述而弗改漢時解銘劉歆詭謬其數此則算氏之劇疵也乾象

之弦望定數景初之交度周日匪謂測候不精遂乃乘除翻謬斯又曆家之甚
失也及鄭玄闞澤王蕃劉徽並綜數藝而每多疏舛臣昔以暇日撰正衆謬理
據炳然易可詳密此臣以俯信偏識不虛推古人者也按何承天曆二至先天
閏移一月五星見伏或違四旬列差妄設當益反損皆前術之乖遠臣曆所改
定也既沿波以討其源刪滯以暢其要能使躔次上通晷管下合反以譏詆不
其惜乎尋法興所議六條並不造理難之關楗謹陳其目其一日度歲差前法
所略臣據經史辨正此數而法興設難徵引詩書三事皆謬其二臣校晷景改
舊章法法興立難不能有詰直云恐非淺慮所可穿鑿其三次改方移臣無此
法求術意誤橫生嫌貶其四曆上元年甲子術體明整則苟合可疑其五臣其
曆七曜咸始上元無隙可乘復云非凡夫所測其六遲疾陰陽法興所未解誤
謂兩率日數宜同凡此衆條或援謬目譏或空加抑絕未聞折正之談厭心之
論也謹隨詰洗釋依源徵對仰照天暉敢罄管穴法興議曰夫二至發斂南北
之極日有恆度而宿無改位故古曆冬至皆在建星沖之曰周漢之際疇人喪
業曲技競設圖緯寔繁或借號帝王以崇其大或假名聖賢以神其說是以讖
記多虛桓譚知其矯妄古曆舛雜杜預疑其非直按五紀論黃帝曆有四法顓
頊夏周並有二術詭異紛然則孰識其正此古曆可疑之據一也夏曆七曜西
行特違衆法劉向以為後人所造此可疑之據二也殷曆日法九百四十而乾
鑿度云殷曆以八十一為日法若易緯非差殷曆必妄此可疑之據三也顓頊
曆元歲在乙卯而命曆序云此術設元歲在甲寅此可疑之據四也春秋書食
有日朔者凡二十六其所據曆非周則魯以周曆考之檢其朔日失二十五魯
曆校之又失十三二曆並乖則必有一僞此可疑之據五也古之六術並同四
分四分之法久則後天以食檢之經三百年輒差一日古曆課今其甚疏者朔
後天過二日有餘以此推之古術之作皆在漢初周末理不得遠且却校春秋
朔並先天此則非三代以前之明徵矣此可疑之據六也尋律曆志前漢冬至
日在斗牛之際度在建星其勢相隣自非帝者有造則儀漏或闕豈能窮密盡
微纖毫不失建星之說未足證矣法興議曰戰國橫騖史官喪紀爰及漢初格

候莫審後雜覘知在南斗二十二度元和所用即與古曆相符也逮至景初終
無毫忒沖之曰古術詭雜其詳闕聞乙卯之曆秦代所用必有効於當時故其
言可徵也漢武改創檢課詳備正儀審漏事在前史測星辨度理無乖遠今議
者所是不實見所非徒為虛妄辨彼駭此既非通談運今背古所誣誠多偏據
一說未若兼今之為長也景初之法寔錯五緯今則在衡口至蠱已移日蓋略
治朔望無事檢候是以晷漏昏明並即元和二分異景尚不知革日度微差宜
其謬矣法興議曰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直以月推四仲則中宿常在衛陽
羲和所以正時取其萬代不易也沖之以為唐代冬至日在今宿之左五十許
度遂虛加度分空撤天路沖之曰書以四星昏中審分至者據人君南面而言
也且南北之正其詳易准流見之勢中天為極先儒注述其義僉同而法興以
為書說四星皆在衛陽之位自在巳地進失向方退非始見迂迴經文以就所
執違訓詭情此則甚矣捨午稱巳午上非無星也必據中宿餘宿豈復不足以
正時若謂舉中語兼七列者觜參尚隱則不得言昴星雖見當云伏矣奎婁已
見復不得言伏見缺不得以為辭則名將何附若中宿之通非允當寔謹檢經
旨直云星昴不自衛陽衛陽無自顯之義此談何因而立苟理無所依則可愚
辭成說曾梟槃野皆為明證分至之辨竟在何日循復再三竊深歎息法興議
曰其置法所在近違半次則四十五年九月率移一度沖之曰元和日度法興
所是唯徵古曆在建星以今考之臣法冬至亦在此宿斗二十二了無顯證而
虛貶臣曆乖差半次此愚情之所駭也又年數之餘有十一月而議云九月涉
數每乖皆此類也月盈則食必在日衝以檢日則宿度可辨請據效以課疏密
按太史註紀元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中夜月蝕盡在鬼四度以衝計之日
當在牛六依法興議曰在女七又十四年五月十五日丁夜月蝕盡在斗二十
六度以衝計之日當在井三十依法興議曰日在柳二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
日丁夜月蝕在奎十一度以衝計之日當在角二依法興議曰日在角十二又
大明三年九月十五日乙夜月蝕盡在胃宿之末以衝計之日當在氐十二依
法興議曰日在心二凡此四蝕皆與臣法符同纖毫不爽而法興所據頓差十

度違衝移宿顯然易覩故知天數漸差則當式遵以爲典事驗昭晳豈得信古
而疑今法興議曰在詩七月流火此夏正建申之時也定之方中又小雪之節
也若冬至審差則豳公火流晷長一尺五寸楚宮之作晝漏五十三刻此詭之
甚也沖之曰臣按此議三條皆謬詩稱流火蓋略舉西移之中以爲驚寒之候
流之爲言非始動之辭也就如始說冬至日度在斗二十二則火星之中當在
大暑之前豈鄰建申之限此專自攻糾非謂矯失夏小正五月昏大火中此復
在衛陽之地乎又謂臣所立法楚宮之作在九月初按詩傳箋皆謂定之方中
者室辟昏中形四方也然則中天之正當在室之八度臣曆推之元年立冬後
四日此度昏中乃自十月之初又非寒露之日也議者之意蓋誤以周世爲堯
時度差五十故致此謬小雪之節自信之談非有明文可據也法興議曰仲尼
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就如沖之所誤則星無定
次卦有差方名號之正古今必殊典誥之音時不通軌堯之開閉今成建除今
之壽星乃周之鶉尾也即時東壁已非玄武軫星頓屬蒼龍誣天背經乃至於
此沖之曰臣以爲辰極居中而列曜貞觀羣像殊體而陰陽區別故羽介咸陳
則水火有位蒼素齊設則東西可準非以日之所在定其名號也何以明之夫
陽爻初九氣始正北玄武七列虛當子位若圓儀辨方以日爲主冬至所舍當
在玄枵而今之南極乃處東維違體失中其義何附若南北以冬夏禀稱則卯
酉以生殺定號豈得春躔義方秋麗仁域名舛理乖若此之反哉因茲以言固
知天以列宿分方而不在於四時景緯環序日不獨守故轄矣至於中星見伏
記籍每以審時者蓋以曆數難詳而天驗易顯各據一代所合以爲簡易之政
也亦猶夏禮未通商典濩容豈襲韶節誠天人之道同差則藝之興因代而推
移矣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斗杓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
審斗節時其效安在或義非經訓依以成說將緯候多詭僞辭間設乎次隨方
名義合宿體分至雖遷而厥位不改豈謂龍火貿處金水亂列名號乖殊之譏
抑未詳究至如壁非玄武軫屬蒼龍瞻度察晷實效咸然元嘉曆法壽星之初
亦在翼限參校晉注顯驗甚衆天數差移百有餘載議者誠能馳辭騁辯令南

極非冬至望不在衝則此誚乃可守耳若使日遷次留則無事屢嫌乃臣曆之
良證非難者所宜列也尋臣所執必據經史遠考唐典近徵漢籍讖記碎言不
敢依述竊謂循經之論也月蝕檢日度事驗昭著史注詳論文存禁閣斯又稽
天之說也堯典四星並在衛陽今之日度遠準元和誣背之誚實此之謂法興
議曰夫日有緩急故斗有闊狹古人制章立爲中格年積十九常有七閏晷或
盈虛此不可革沖之削閏壞章倍減餘數則一百三十九年二月於四分之科
頓少一日七千四百二十九年輒失一閏夫日少則先時閏失則事悖竊聞時
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乃生民之所本曆數之所先愚恐非沖之淺慮妄可穿鑿
沖之曰按後漢書及乾象說四分曆法雖分章設蔀創自元和而晷儀衆數定
於嘉平三年四分志立冬中影長一丈立春中影九尺六寸尋冬至南極日晷
最長二氣去至日數既同則中影應等而前長後短頓差四寸此曆景冬至後
天之驗也二氣中影日差九分半弱進退均調略無盈縮以率計之二氣各退
二日十二刻則晷影之數立冬更短立春更長並差二寸二氣中影俱長九尺
八寸矣即立冬立春之正日也以此推之曆置冬至後天亦二日十二刻也嘉
平三年時曆丁丑冬至加時正在日中以二日十二刻減之天定以乙亥冬至
加時在夜半後三十八刻又臣測景曆紀躬辨分寸銅表堅剛暴潤不動光晷
明潔纖毫憭然據大明五年十月十日影一丈七寸七分半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丈八寸一分太二十六日一丈七寸五分彊折取其中則中天冬至應在十
一月三日求其蚤晚令後二日影相減則一日差率也倍之爲法前二日減以
百刻乘之爲實以法除實得冬至加時在夜半後三十一刻在元嘉曆後一日
天數之正也量檢竟年則數減均同異歲相課則遠近應率臣因此驗考正章
法今以臣曆推之刻如前竊謂至密永爲定式尋古曆法並同四分四分之數
久則後天經三百年朔差一日是以漢載四百食率在晦魏代已來遂革斯法
世莫之非者誠有效於天也章歲十九其疏尤甚同出前術非見經典而議云
此法自古數不可移若古法雖疏永當循用謬論誠立則法興復欲施四分於
當今矣理容然乎臣所未譬也若謂今所革刱違舛失衷者未聞顯據有以矯

尋臣法也元嘉曆術減閏餘二直以襲舊分麤故進退未合至於棄盈求正非
爲乖理就如議意率不可易則分無增損承天置法復爲違謬節氣蚤晚當循
景初二至差三日曾不覺其非横謂臣曆爲失知日少之先時未悟增月之甚
惑也誠未覩天驗豈測曆數之要生民之本諒非率意所斷矣又法興始云窮
識晷變可以刊舊今復謂晷數盈虛不可爲准互自違伐罔識所依若推步不
得准天功絶於心目未詳曆紀何因而立案春秋以來千有餘載以食檢朔曾
無差失此則日行有恒之明徵也且臣考影彌年窮察毫微課驗以前合若符
契孟子以爲千歲之日至可坐而知斯言實矣日有緩急未見其證浮辭虛貶
竊非所懼法興議曰沖之既云冬至歲差又謂虛爲北中捨形責影未足爲迷
何者凡在天非日不明居地以斗而辨借令冬至在虛則黄道彌遠東北當爲
黄鍾之宮室壁應屬玄枵之位虛宿豈得復爲北中乎曲使分至屢遷而星次
不改招搖易繩而律呂仍往則七政不以璣衡致齊建時亦非攝提所紀不知
五行何居六屬安託沖之曰此條所嫌前牒已詳次改方移虛非中位繁辭廣
證自構紛惑皆議者所謬誤非臣法之違設也七政致齊實謂天儀鄭王唱述
厥訓明允雖有異說蓋非實義法興議曰夫置元設紀各有所尚或據文於圖
讖或取效於當時沖之云羣氏糾紛莫審其會昔黄帝辛卯日月不過顓頊乙
卯四時不忒景初壬辰晦無差光元嘉庚辰朔無錯景豈非承天者乎沖之苟
存甲子可謂爲合以求天也沖之曰夫曆存效密不容殊尙合讖乖說訓義非
所取雖驗當時不能通遠又臣所未安也元值始名體明理正未詳辛卯之說
何依古術詭謬事在前牒彌名喪實殆非索隱之謂也若以曆合一時理無久
用元在所會非有定歲者今以效明之夏殷以前載籍淪逸春秋漢史咸書日
蝕正朔詳審顯然可徵以臣曆檢之數皆協同誠無虛設循密而至千載無殊
則雖遠可知矣備閱曩法疏越實多或朔差三日氣移七晨未聞可以下通於
今者也元在乙丑前說以爲非正今值甲子議者復疑其苟合無名之歲自昔
無之則推先者將何從乎曆紀之作幾於息矣夫爲合必有不合願聞顯據以
覈理實法興曰夫交會之元則蝕既可求遲疾之際非凡夫所測昔賈逵略見
其差劉洪粗著其術至於疏密之數莫究其極且五緯所居有時盈縮即如歲
星在軫見超七辰術家既追算以會今則往之與來斷可知矣景初所以紀首
置差元嘉兼又各設後元者其並省功於實用不虛推以爲煩也沖之既違天
於改易又設法以遂情愚謂此治曆之大過也沖之曰遲疾之率非出神怪有
形可檢有數可推劉賈能述則可累功以求密矣議又云五緯所居有時盈縮
歲星在軫見超七辰謂應年移一辰也案歲星之運年恒過次行天七帀輒超
一位代以求之曆凡十法並合一時此數咸同史注所記天驗又符此則盈次
之行自其定准非爲衍度濫徙頓過其衝也若審由盈縮豈得常疾無遲夫甄
耀測象者必料分析度考往驗來准以實見據以經史曲辯碎說類多浮詭甘
石之書互爲矛盾今以一句之經誣一字之謬堅執偏論以罔正理此愚情之
所未厭也算自近始衆法可同但景初之二差承天之元寔以奇偶不協故數
無盡同爲遺前設後以從省易夫建言倡論豈尚矯異蓋令實以文顯言勢可
極也稽元曩歲羣數咸始斯誠術體理不可容譏而譏者以爲過謬之大者然
則元嘉置元雖七率舛陳而猶紀協甲子氣朔俱終此又過謬之小者也必當
虛立上元假稱曆始歲違名初日避辰首閏餘朔分月緯七率並不得有盡乃
爲允衷之製乎設法情寔謂意之所安改易違天未覩理之譏者也法興曰日
有八行合成一道月有一道離爲九行左交右疾倍半相違其一終之理日數
宜同沖之通同與會周相覺九千四十其陰陽七十九周有奇遲疾不及一匝
此則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沖之曰此議雖游漫無據然言迹可檢按以日八行
譬月九道此爲月行之軌當循一轍環帀於天理無差動也然則交會之際當
有定所豈容或斗或牛同麗一度去極應等安得南北無常若日月非例則八
行之說是衍文邪左交右疾語甚未分爲交與疾對爲舍交即疾若舍交即疾
即交在平率入曆七日及二十一日是也值交蝕既當在盈縮之極豈得損益
或多或少若交與疾對則在交之衝當爲遲疾之始豈得入曆或深或淺倍半
相違新故所同復摽此句欲以何明臣覽曆書古今略備至如此說所未前聞
遠乖舊準近背天數求之愚情竊所深惑尋遲疾陰陽不相生故交會加時進

退無常昔術著之久矣前儒言之詳矣而法興云日數同爲謂議者未曉此意乖謬自著無假驟辯既云盈縮失衷復不備記其數或自嫌所執故汎略其說乎又以全爲率當互因其分法興所列二數皆誤或以八十爲七十九當縮反盈應損更益此條之謂矣總檢其議豈但臣曆不密又謂何承天法乖謬彌甚若臣曆宜棄則承天術益不可用法興所見既審則應革創至非景極望非日衡凡諸新說必有妙辯乎時法興爲世祖所寵天下畏其權既立異議論者皆附之唯中書舍人巢尚之是沖之之術執據宜用上愛奇慕古欲用沖之新法時大明八年也故須明年改元因此改曆未及施用而宮車晏駕也

宋書卷十三

宋書卷十三考證

曆志下日法七百五十二〇臣泳祚按周日日餘與周虛並即日法法與景初同而數不同大抵元嘉設數減於景初

求次月加大餘二十九〇加監本譌作如今改正

不滿限數閏數者皆以算上爲日〇監本脫限字今增

二十四氣日所度〇臣泳祚按所下疑脫一在字

昴九法少〇少字下監本有一四字衍文今刪

晨見東方去日十五度半強〇監本日字譌在度字下今改正

十八日行二十四度〇監本脫日行二字今增

摘臺勑漏郎將考驗施用從之〇勑諸本俱訛勤今改正

元法五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五〇二千監本譌作三千今改正

宋書卷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四

禮一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尙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幷南北之祀互相卽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況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衞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顗鄭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敘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傳曰夏數爲得天朕承唐虞之美至於正朔當依虞夏故事若殊徽號異器械制禮樂易服色用牲幣自當隨土德之數每四時之季月服黃十八日臘以丑牲用白其飾節旄自當赤但節幡黃耳其餘郊祀天地朝會四時之服宜如漢制宗廟所服一如周禮尙書令桓階等奏據三正周復之義國家承漢氏人正之後當受之以地正犧牲宜用白今從漢十二月正則犧牲不得獨改今新建皇統宜稽古典先代以從天命而告朔犧牲壹皆不改非所以明革命之義也詔曰服色如所奏其餘宜如虞承唐但臘日用丑耳此亦聖人之制也明帝卽位便有改正朔之意朝議多異同故持疑不決久乃下詔曰黃初以來諸儒共論正朔或以改之爲宜或以不改爲是意取駮異于今未決朕在東宮時聞之意常以爲夫子作春秋通三統爲後王法正朔各從色不同因襲自五帝三王以下或父子相繼同體異德或納大麓受終文祖或尋干戈從天行誅雖遭遇異時步驟不同然未有不改正朔用服色表明文物以章受命之符也由此言之何必以不改爲是邪於是公卿以下博議侍中高堂隆議曰按自古有文章以來帝王之興受禪之與干戈皆改正朔所以明天道定民心也易曰革元亨利貞有孚改命吉湯武革命應乎天從乎人其義曰水火更用事猶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也易通卦驗曰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以應天地三氣三色書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初高陽氏以十一月爲正薦玉以赤繒高辛氏以十三月爲正薦玉以白繒尙書傳曰舜定鐘石論人聲乃及鳥獸咸變於前故更四時改堯正詩曰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三之日于耜傳曰一之日周正月二之日殷正月三之日夏正月詩推度災曰如有繼周而王者雖百世可知以前檢後文質相因法度相改三而復者正色也二而復者文質也以前檢後謂軒轅高辛夏后氏漢皆以十三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後雖百世皆以前代三而復也禮大傳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必正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樂稽曜嘉曰禹將受位天意大變迅風雷雨以明將去虞而適夏也是以舜禹雖繼平受禪猶制禮樂改正朔以應天從民夏以十三月爲正法物之始其色尙黑殷以十二月爲正法物之牙其色尙白周以十一月爲正法物之萌其色尙赤能察其類能正其本則嶽瀆致雲雨四時和五稼成麟鳳翔集春秋十七年夏六月甲子朔日有蝕之傳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春秋元命苞曰王者受命昭然明於天地之理故必移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以明天命聖人之寶質文再而改窮明相承周則復始正朔改則天命顯凡典籍所記不盡於此略舉大較亦足以明也太尉司馬懿尙書僕射衞臻尙書薛悌中書監劉放中書侍郞刁幹博士秦靜趙怡中候中韶季岐以爲宜改侍中繆襲散騎常侍王肅尙書郞魏衡太子舍人黃缺以爲不宜改靑龍五年山茌縣言黃龍見帝乃詔三公曰昔在庖犧繼天而王始據木德爲羣代首自茲以降服物氏號開元著統者旣膺受命曆數

之期握皇靈遲興之運承天改物序其綱紀雖炎黃少昊顓頊高辛唐虞夏后世系相襲同氣共祖猶豫昭顯所受之運著明天人去就之符無不革易制度更定禮樂延羣后班瑞信使之煥炳可述于後也至于正朔之事當明示變改以彰異代曷疑其不然哉文皇帝踐阼之初庶事草創遂襲漢正不革其統朕在東宮及臻在位每覽書籍之林總公卿之議夫言三統相變者有明文云虞夏相因者無其言也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但含生氣以微成著故太極運三辰五星於上元氣轉三統五行於下登降周旋終則又始言天地與人所以相通也仲尼以大聖之才祖述堯舜範章文武制作春秋論究人事以貫百王之則故於三微之月每月稱王以明三正迭相爲首夫祖述堯舜以論三正則其明義豈使近在殷周而已乎朕以眇身繼承洪緒既不能紹上聖之遺風揚先帝之休德又使王教之弛者不張帝典之闕者未補亹亹之德不著亦惡可已乎今推三統之次魏得地統當以建丑之月爲正考之羣藝厥義彰矣改青龍五年春三月爲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戎事乘黑首之白馬建大赤之旗朝會建大白之旗春秋冬孟仲季月雖與正歲不同至於郊祀迎氣礿祀烝嘗巡狩蒐田分至啓閉班宣時令中氣晚早敬授民事諸若此者皆以正歲斗建爲節此曆數之序乃上與先聖合符同契重規疊矩者也今遵其義庶可以顯祖考大造之基崇有魏惟新之命於戲王公羣后百辟卿士靖康厥職帥意無怠以永天休司徒露布咸使聞知稱朕意焉案服色尚黃據土行也犧牲旂旗一用殷禮行殷之時故也周禮巾車職建大赤以朝大白以即戎此則周以正色之旗朝以先代之旗即戎魏用殷禮變周之制故建大白朝大赤即戎也明帝又詔曰以建寅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玄以建丑之月爲正者其牲用白以建子之月爲正者其牲用騂此爲牲色各從其正不隨所祀之陰陽也祭天不嫌於用玄則祭地不得獨疑於用白也天地用牲得無不宜異邪更議於是議者各有引據無適可從又詔曰諸議所依據各參錯若陽祀用騂陰祀用黝復云祭天用玄祭地用黃如此用牲之義未爲通也天地至尊用牲當同以所尚之色不得專以陰陽爲別也今祭皇皇帝天皇皇后地天地郊明堂宗廟皆宜同其別祭五郊各隨方色祭日月星辰之類用騂社稷山川之屬用玄此則尊卑方色陰陽衆義暢矣三年正月帝崩齊王卽位是年十二月尚書盧毓奏烈祖明皇帝以今年正月棄離萬國禮忌日不樂甲乙之謂也烈祖明皇帝建丑之月棄天下臣妾之情於此正日有甚甲乙今若以建丑正朝四方會羣臣設盛樂不合於禮博士樂祥議正日旦受朝貢羣臣奉贄後五日乃大宴會作樂太尉屬朱誕議今因宜改之際還修舊則元首建寅於制爲便大將軍屬劉肇議宜過正一日乃朝賀大會明令天下知崩亡之日不朝也詔曰省奏事五內斷絕奈何奈何烈祖明帝以正日棄天下每與皇太后念此日至心有剝裂不可以此日朝羣辟受慶賀也月二日會又非故也聽當還夏正月雖違先帝通三統之義斯亦子孫哀慘永懷又夏正朔得天數者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胙改制至於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輅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於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今大晉繼三皇之蹤踵舜禹之迹應天從民受禪有魏宜一用前代正朔服色皆如有虞遵唐故事於義爲弘奏可孫盛曰仍舊非也且晉爲金行服色尚赤考之天道其違甚矣及宋受禪亦如魏晉故事

魏明帝初司空王朗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或有世而改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非古也述春秋之事曰隱公元年則簡而易知載漢世之事曰建元元年則後不見宜若古稱元而已明帝不從乃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今名年可也於是尚書奏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宜爲大和元年詔（缺七字）

周之五禮其五爲嘉嘉（缺二字）春秋左氏傳曰晉侯問襄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爲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祧處之今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許諾還及衞冠于成公之廟

假鍾磬焉禮也賈服說皆以為人君禮十二而冠也古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推武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以癸未歲反禮周公冠成王命史祝辭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居東未反成王冠弁以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年十五服除周公冠之而後出也按禮傳之文則天子諸侯近十二遠十五必冠矣周禮雖有服冕之數而無天子冠文儀禮云公侯之有冠禮夏末造之王鄭皆以為夏末上下相亂簒弒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則明無天子冠禮之審也大夫又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後爵何大夫冠禮之有周人年五十而有賢才則試以大夫之事猶行士禮也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然漢氏以來天子諸侯頗采其議志曰儀從冠禮是也漢順帝冠又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王公以下初加進賢而已按此文始冠緇布從古制也冠於宗廟是也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士禮三加加有成也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民尊極德備豈得復與士同此言非也夫以聖人之才猶三十而立況十二之年未及志學便謂德成無所勸勉非理實也魏氏太子再加皇子王公世子乃三加孫毓以為一加再加皆非也禮詞曰令月吉日又以歲之正以月之令魯襄公冠以冬漢惠帝冠以三月明無定月也後漢以來帝加元服咸以正月晉咸寧二年秋閏九月遣使冠汝南王柬此則晉禮亦有非必歲首也禮冠於廟魏以來不復在廟然晉武惠冠太子皆即廟見斯亦擬在廟之儀也晉穆帝孝武將冠先以幣告廟訖又廟見也

晉惠帝之為太子將冠也武帝臨軒使兼司徒高陽王珪加冠兼光祿勳屯騎校尉華廙贊冠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公以下三稱萬歲乃退按儀注一加幘冕而已宋冠皇太子及蕃王亦一加也官有其注晉武帝太始十年南宮王承年十五依舊應冠有司議奏禮十五成童國君十五而生子以明可冠之宜又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典於是制諸王十五冠不復加命元嘉十一年營道侯將冠詔曰營道侯義綦可克日冠外詳舊施行何禎冠儀約制及王堪私撰冠儀亦皆家人之可遵用者也

魏齊王正始四年立皇后甄氏其儀不存晉武帝咸寧二年臨軒遣太尉賈充策立后楊氏納悼后也因大赦賜王公以下各有差百僚上禮太康八年有司奏昏禮納徵大昏用玄纁束帛加珪馬二駟王侯玄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用玄纁束帛加羊古者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穀珪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鴈酒米玄纁如故諸侯昏禮加納采吉期迎各帛五匹及納徵馬四匹皆令夫家自備唯璋官為具之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公主嫁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為庭實天子加以穀珪諸侯加以大璋漢高后制聘后黃金二百斤馬十二匹夫人金五十斤馬四匹魏聘后王娶妃公主嫁之禮用絹百九十匹晉興故事用絹三百匹詔曰公主嫁由夫氏不宜皆為備物賜錢使足而已唯給璋餘如故事成帝咸康二年臨軒遣使兼太保領軍將軍諸葛恢兼太尉護軍將軍孔愉六禮備物拜皇后杜氏即日入宮帝御太極殿羣臣畢賀非禮也王者昏禮禮無其制春秋祭公逆王后于紀穀梁左氏說與公羊又不同而漢魏遺事闕略者衆晉武惠納后江左又無復儀注故成帝將納杜后太常華恆始與博士參定其儀據杜預左氏傳說主婚是供其婚禮之幣而已又周靈王求婚於齊齊侯問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夫婦所生若而人姑姊妹則稱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此則天子之命自得下達臣下之荅徑自上通先儒以為丘明詳錄其事蓋為王者婚娶之禮也故成帝臨軒遣使稱制拜后然其儀注又不具存康帝建元元年納后褚氏而儀注陛者不設旄頭殿中御史奏今迎皇后依昔成恭皇后入宮御物而儀注至尊袞冕升殿旄頭不設求量處又案昔迎恭皇后唯作青龍旂其餘皆即御物今當臨軒遣使而立五牛旂旗旄頭畢罕並出即用故至今闕詔曰所以正法服升太極者以敬其始故備其禮也今云何更闕所重而撤法物邪又恭后神主入廟先帝詔后禮宜有降

不宜建五牛旗而今猶復設之邪既不設五牛旗則施頭畢罕之器易具也又詔曰舊制既難準且於今而備亦非宜府庫之儲唯當以供軍國之費耳法服儀飾粗令舉其餘兼副雜器停之及至穆帝升平元年將納皇后何氏太常王彪之始更大引經傳及諸故事以正其禮深非公羊婚禮不稱主人之義又曰王者之於四海無非臣妾雖復父兄之親師友之賢皆純臣也夫崇三綱之始以定乾坤之儀安有天父之尊而稱臣下之命以納伉儷安有臣下之卑而稱天父之名以行大禮還尋古禮無王者此制近求史籍無王者此比於情不安於義不通案咸寧二年納悼皇后時弘訓太后母臨天下而無命戚屬之臣為武皇父兄主婚之文又考大晉已行之事咸寧故事不稱父兄師友則咸康華恆所上合於舊也臣愚謂今納后儀制宜一依咸康故事於是從之華恆所定六禮云宜依漢舊及大晉已行之制此恆猶識前事故王彪之多從咸康由此也惟以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而咸康羣臣賀為失禮故但依咸寧上禮不復賀也其告廟六禮版文等儀皆彪之所定也詳推有典制其納采版文璽書曰皇帝咨前太尉參軍何琦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于公卿咸以宜率由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彪之宗正綜以禮納采主人曰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從祖弟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前太尉參軍都鄉侯糞土臣何琦稽首再拜承制詔次問名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于內必俟令族重申舊典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問名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到重宣中詔問臣名族臣族女父母所生先臣故光祿大夫雩婁侯禎之遺玄孫先臣故豫州刺史關中侯惲之曾孫先臣安豐太守關中侯豫之孫先臣故散騎侍郎準之遺女外出自先臣故尚書左丞胄之外曾孫先臣故侍中關內侯夷之外孫女年十七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吉版文曰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人謀龜從僉曰貞吉敬從典禮今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納吉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納徵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以玄纁皮帛馬羊錢璧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司徒某太常某以禮納徵主人曰皇帝嘉命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典禮備物典策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請期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謀于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常某宗正某以禮請期主人曰皇帝嘉命使某重宣中詔吉日惟某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次迎版文皇帝曰咨某官某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禮以迎今使使持節太保某太尉某以迎主人曰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上公宗卿兼至副介近臣百兩臣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其稽首承詔皆如初答孝武納王皇后其禮亦如之其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迎皆用白鴈白羊各一頭酒米各十二斛唯納徵羊一頭玄纁用帛三匹絳二匹絹二百匹虎皮二枚錢二百萬玉璧一枚馬六頭酒米各十二斛鄭玄所謂五鴈六禮也其珪馬之制備物之數校太康所奏又有不同官有其注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四月皇太子納妃六禮文與納后不異百官上禮其月壬戌於太極殿西堂敘宴二宮隊主副司徒征北鎮南三府佐揚兗江三州綱彭城江夏南譙始興武陵廬陵南豐七國侍郎以上諸二千石在都邑者並豫會又詔令小會可停妓樂時有臨川曹太妃服明帝泰始五年十一月有司奏按晉江左以來太子昏納徵禮用玉一虎皮二未詳何所準況或者虎取其威猛有彬炳玉以象德而有潤栗珪璋既玉之美者豹皮義兼炳蔚熊羆亦昏禮吉徵以類取象亦宜並用未詳何以遺文晉氏江左禮物多闕後代因襲未遑研考今法章徽儀方將大備宜憲範經籍稽諸舊典今皇太子昏納徵禮合用珪璋豹皮熊羆皮與不下禮官詳依經記更正若應用者為各用一為應用兩博士裴昭明議案周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鄭玄注云束帛以儷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以虎豹皮各一具豈謂婚禮不辨王公之序故取虎豹皮以尊革其事乎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用熊羆吉祥而婚典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為用各異今帝道弘明徽則光闡儲皇聘納宜準經誥凡諸僻謬並合詳裁雖禮代不同文質或異而鄭為儒宗既有明說守文淺見蓋有惟疑兼太常

丞孫毓議以為聘幣之典損益惟義歷代行事取制士婚若珪璋之用實均璧
品采豹之彰義齊虎文熊羆表祥繁衍攸寄今儲后崇聘禮先訓遠皮玉之美
宜盡暉備禮稱束帛儷皮則珪璋數合同璧熊羆文豹各應用二長兼國子博
士虞龢議案儀禮納徵直云玄纁束帛儷皮而已禮記郊特牲云虎豹皮與玉
璧非虛作也則虎豹之皮居然用兩珪璧宜仍舊各一也參詳龢二議不異今
加珪璋各一豹熊羆皮各二以龢議為允詔可
晉武帝太始十年將聘拜三夫人九嬪有司奏禮皇后聘以穀珪無妾媵禮贄
之制詔曰拜授可依魏氏故事於是臨軒使使持節兼太常拜夫人兼御史中
丞拜九嬪
漢魏之禮公主居第尚公主者來第成婚司空王朗以為不可其後乃革
凡遣大使拜皇后三公及冠皇太子及拜蕃王帝皆臨軒其儀太樂令宿設金
石四廂之樂於殿前漏上二刻侍中侍臣冗從僕射中謁者節騎郎虎賁旄頭
遮列五牛旗皆入虎賁中郎將羽林監分陛端門內侍御史謁者各一人監端
門廷尉監平分陛東西中華門漏上三刻殿中侍御史奏開殿之殿門南止車
門宣陽城門軍校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升殿夾御座尚書
令以下應階者以次入治禮引大鴻臚入陳九賓漏上四刻侍中奏外辦皇帝
服袞冕之服升太極殿臨軒南面謁者前北面一拜跪奏大鴻臚臣某稽首言
羣臣就位謹具侍中稱制曰可謁者贊拜在位皆再拜大鴻臚稱臣一拜仰奏
請行事侍中稱制曰可鴻臚舉手曰可行事謁者引護當使者當拜者入就拜
位四廂樂作將拜樂止禮畢出官有其注舊時歲旦常設葦茭桃梗磔雞於宮
及百寺門以禳惡氣漢儀則仲夏之月設之有桃卯無磔雞案明帝大修禳禮
故何晏禳祭議據雞牲供禳釁之事磔雞宜起於魏也桃卯本漢所以輔卯金又
宜魏所除也但未詳改仲夏在歲旦之所起耳宋皆省而諸郡縣此禮往往猶
存上代聘享之禮雖頗見經傳然首尾不全叔孫通傳載通所制漢元會儀綱
紀粗舉施於今又未周備也魏國初建事多兼闕故黃初三年始奉璧朝賀何
承天云魏元會儀無存者案何禎許都賦曰元正大饗壇彼西南旗幕峨峨檐
宇弘深王沈正會賦又曰華幄映於飛雲朱幕張于前庭緄青帷於兩階象紫
極之崢嶸延百辟于和門等尊卑而奉璋此則大饗悉在城外不在宮內也臣
案魏司空王朗奏事曰故事正月朔賀殿下設兩百華鐙對於二階之間端門
設庭燎火炬端門外設五尺三尺鐙月照星明雖夜猶晝矣如此則不在城外
也何王二賦本不在洛京何云許都賦時在許昌也王賦又云朝四國於東巡
亦賦許昌正會也晉武帝世更定元會注今有咸寧注是也傅玄元會賦曰考
夏后之遺訓綜殷周之典藝採秦漢之舊儀定元正之嘉會此則兼採眾代可
知矣咸寧注先正一日守宮宿設王公卿校便坐於端門外大樂鼓吹又宿設
四廂樂及牛馬帷閤於殿前夜漏未盡十刻羣臣集到庭燎起火上賀謁報又
賀皇后還從雲龍東中華門入詣東閤下便坐漏未盡七刻羣司乘車與百
官及受贄郎下至計吏皆入詣陛部立其陛衛者如臨軒儀漏未盡五刻謁者
僕射大鴻臚各奏羣臣就位定漏盡侍中奏外辦皇帝出鐘鼓作百官皆拜伏
太常導皇帝升御座鐘鼓止百官起大鴻臚跪奏請朝賀治禮郎贊皇帝延王
登大鴻臚跪贊蕃王臣某等奉白璧各一再拜賀太常報王悉登謁者引上殿
當御座皇帝興王再拜皇帝坐復再拜跪置璧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謁者引
下殿還故位治禮郎引公特進匈奴南單于子金紫將軍當大鴻臚西中二千
石二千石千石六百石當大行令西皆北面伏大鴻臚跪贊太尉中二千石等
奉璧皮帛羔鴈雉再拜賀太常贊皇帝延君登禮引公至金紫將軍上殿當御
座皇帝興皆再拜皇帝坐又再拜跪置璧皮帛御座前復再拜成禮訖贊者引
下殿還故位王公置璧成禮時大行令並讚殿下中二千石以下同成禮訖以
贄授贄郎郎以璧帛付謁者羔鴈雉付太官太樂令跪奏雅樂以次作樂乘黃
令乃出車皇帝罷入百官皆坐晝漏上水六刻諸蠻夷胡客以次入皆再拜訖
坐御入三刻又出鐘鼓作謁者僕射跪奏請羣臣上御謁者引王公至二千石
上殿千石六百石停本位謁者引王詣尊酌壽尊跪授侍中侍中跪置御座前
王還自酌置位前謁者跪奏蕃王臣某等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侍中曰觴已
上百官伏稱萬歲四廂樂作百官再拜已飲又再拜謁者引諸王等還本位陛

者傳就席羣臣皆跪諾侍中中書令尙書令各於殿上上壽酒登歌樂升太官令又行御酒御酒升階太官令跪授侍郎侍郎跪進御座前乃行百官酒太樂令跪奏奏登歌三終乃降太官令跪請御飯到陛羣臣皆起太官令持羹跪授司徒持飯跪授大司農尙食持案並授侍郎侍郎跪侍御座前羣臣就席太樂令跪奏食舉樂太官行百官飯案遍食畢太樂令跪奏請進儛儛以次作鼓吹令又前跪奏請以次進衆伎乃召諸郡計吏前授敕戒於階下宴樂畢謁者一人跪奏請罷退鐘鼓作羣臣北面再拜出江左更隨事立位大體亦無異也宋有天下多仍舊儀所損益可知矣

晉江左注皇太子出會者則在三恪下王公上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升在三恪上

魏制藩王不得朝覲明帝時有朝者皆由特恩不得以爲常晉太始中有司奏諸侯之國其王公以下入朝者四方各爲二番三歲而周周則更始若臨時有解却在明年來朝之後更滿三歲乃復不得從本數朝禮執璧如舊朝之制不朝之歲各遣卿奉聘奏可江左王侯不之國其有授任居外則同方伯刺史二千石之禮亦無朝聘之制此禮遂廢

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案禮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爲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唯刀匕是供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無廢斯爵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白虎樽蓋杜舉之遺式也畫爲虎宜是後代所加欲令言者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漢以高帝十月定秦旦爲歲首至武帝雖改用夏正然朔猶常饗會如元正之儀魏晉則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旦晉有其注宋永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不役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停

孫權始都武昌及建業不立郊兆至末年太元元年十一月祭南郊其地今秣陵縣南十餘里郊中是也晉氏南遷立南郊於巳地非禮所謂陽位之義也宋武大明三年九月尙書右丞徐爰議郊祀之位遠古蔑聞禮記燔柴於太壇祭天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漢初甘泉河東禋埋易位終亦徙於長安南北光武紹祚定二郊洛陽南北晉氏過江悉在北及郊兆之議紛然不一又南出道狹未議開闡遂於東南巳地創立丘壇皇宋受命因而弗改且居民之中非邑外之謂今聖圖重造舊章畢新南驛開塗陽路修遠謂宜移郊正午以定天位博士司馬興之傅郁太常丞陸澄並同爰議乃移郊兆於秣陵牛頭山西正在宮之午地世祖崩前廢帝卽位以郊舊地爲吉祥移還本處北郊晉成帝世始立本在覆舟山南宋太祖以其地爲樂游苑移於山西北後以其地爲北湖移於湖塘西北其地卑下泥濕又移於白石邨東其地又以爲湖乃移於鍾山北京道西與南郊相對後罷白石東湖北郊還舊處南郊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官掌清者亦如之致齋之朝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褾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兆尹衆官悉壇東就位太祝史牽牲入到榜稟犧令跪白請省牲舉手曰腯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祝令牽牲詣庖以二陶豆酌毛血其一奠皇天神座前其一奠太祖神座前郊之日未明八刻太祝令進饌郎施饌牲用繭栗二頭羣神用牛一頭醴用秬鬯藉用白茅玄酒一器器用匏陶以瓦樽盛酒瓦圩斟酒璧用蒼玉蒯席各二不設茵蓐古者席藁晉江左用蒯車駕出百官應齋及從駕塡街先置者各隨申攝從事上水一刻御服龍袞平天冠升金根車到壇東門外博士太常引入到黑攢太祝令跪執匏陶酒以灌地皇帝再拜興羣臣皆再拜伏治禮曰興博士太常引皇帝至南階脫舄升壇詣罍盥黃門侍郎洗爵跪授皇帝執樽郎授爵酌秬鬯授皇帝跪奠皇天神座前再拜興次詣太祖配天神座前執爵跪奠如皇天之禮南面北向一

拜伏太祝令各酌福酒合置一爵中跪進皇帝再拜伏飲福酒訖博士太常引帝從東階下還南階謁者引太常升壇亞獻謁者又引光祿升壇終獻訖各降階還本位太祝送神跪執匏陶酒以灌地興直南行出壇門治禮舉手白羣臣皆再拜伏皇帝盥治禮曰興博士跪曰祠事畢就燎博士太常引皇帝就燎位當壇東階皇帝南向立太祝令以案奉玉璧牲體爵酒黍飯諸饌物登柴壇施設之治禮舉手曰可燎三人持火炬上火發太祝令等各下壇壇東西各二十人以炬投壇火半柴傾博士仰白事畢皇帝出便坐解嚴天子有故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其亞獻猶終獻太常光祿勳也北郊齋夕牲進孰及乘輿百官到壇三獻悉如南郊之禮唯事訖太祝令牲玉饌物詣埳置牲上訖又以一牲覆其上治禮舉手曰可薶二十人俱時下土填埳欲半博士仰白事畢帝出自魏以來多使三公行事乘輿罕出矣魏及晉初儀注雖不具存所損益漢制可知也江左以後官有其注

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旦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郊神之道也黄初二年正月乙亥朝日于東門之外按禮天子以春分朝日於東秋分夕月於西今正月非其時也漢郊祀志帝郊泰畤平旦出行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此為即用郊日不俟二分也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朔朝日于東郊八月己丑夕月于西郊此古禮也白虎通王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此其義也尚書大傳迎日之詞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于郊吳時郎陳融奏東郊頌吳時亦行此禮也晉武帝太康二年有司奏春分依舊車駕朝日寒溫未適可不親出詔曰禮儀宜有常如所奏與故太尉所撰不同復為無定制閒者方難未平故每從所奏今戎事弭息唯此為大案此詔帝復為親朝日也此後廢

殿祠皇帝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百官清者亦如致齋之日御太極殿幄坐著絳紗褠黑介幘通天金博山冠祠之日車駕出百官應齋從駕留守填街先置者各依宜攝從事上水一刻皇帝著平冕龍袞之服升金根車到廟北門訖治禮謁者各引太樂太常光祿勳三公等皆入在位皇帝降車入廟脫舄盥及洗爵訖升殿初獻奠爵樂奏太祝令跪讀祝文訖進奠神座前皇帝還本位博士引太尉亞獻訖謁者又引光祿勳終獻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晉氏又有陰室四殤治禮引陰室以次奠爵于饌前其功臣配饗者設坐於庭謁者奠爵于饌前皇帝不親祠則三公行事而太尉初獻太常亞獻光祿勳終獻也四時祭祀亦皆於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晉武帝太始七年四月帝將親祠車駕夕牲而儀注還不拜詔問其故博士奏歷代相承如此帝曰非致敬宗廟之禮也於是實拜而還遂以為制太康中有司奏議十一月一日合朔奠冬烝夕牲同日可有司行事詔曰夕牲而令有司行事非也改擇上旬他日案此則武帝夕牲必躬臨拜而江左以來復止也晉元帝建武元年十月辛卯即晉王位行天子殷祭之禮非常之事也孝武太元十一年九月皇女亡及應烝祠中書侍郎范甯奏案喪服傳有死宮中者三月不舉祭不別長幼之與貴賤也皇女雖在嬰孩臣竊以為疑於是尚書奏使三公行事昔漢靈帝世立春尚齋迎氣東郊尚書左丞歐殺陌使於南書寺於是詔書曰議郎蔡邕博士任敏問可齋祠不得無不宜邕等對曰按上帝之祠無所為廢宮室至大陌使至微日又寬可齋無疑寧非不知有此議然不從也魏及晉初祭儀雖不具存江左則備矣官有其注

祠太社帝太稷常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祠之太祝令夕牲進孰如郊廟儀司空太常大司農三獻也官有其注周禮王親祭漢以來有司行事

漢安帝元初六年立宗祠於國西北城亥地祠儀比泰社日月將交會太史上合朔尚書先事三日宣攝內外戒嚴摰虞決疑曰凡救蝕者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蝕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警太史登靈臺伺候日變更伐鼓於門闈鼓音侍臣皆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以上皆各持劍立其戶前衞尉卿馳繞宮伺察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會昭公十七年六月朔日有蝕之祝史請所由叔孫昭子曰日有蝕天子不舉樂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又以赤絲為繩繫社祝史陳辭以責之社勾龍之神天子之上公故責之合朔官有其注昔漢建安中將王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朝士疑會不

共諮尚書令荀文若諸之時廣平計吏劉邵在坐曰梓愼裨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文若及衆人咸善而從之遂朝會如舊日亦不蝕邵由此顯名魏史美而書之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三月朔太史奏日蝕而不蝕晉文王時爲大將軍大推史官不驗之負史官答曰合朔之時或有日掩月或有月掩日月掩日則蔽障日體使光景有虧故謂之日蝕日掩月則日於月上過謂之陰不侵陽雖交無變日月相掩必食之理無術以知是以嘗禘郊社日蝕則接祭是亦前代史官不能審蝕也自漢故事以爲日蝕必當於交每至其時申警百官以備日變故甲寅詔有備蝕之制無考負之法古來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皆無推日蝕法但有考課疏密而已負坐之條由本無術可課非司事之罪乃止晉武帝咸寧三年四年並以正旦合朔卻元會改魏故事也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合朔中書侍郎孔愉奏曰春秋日有蝕之天子伐鼓于社攻諸陰也諸侯伐鼓於朝臣自攻也案尚書符若日有變便伐鼓於諸門有違舊典詔曰所陳有正義輒敕外改之至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朝士復疑應卻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坐于時有謂邵爲不得禮意荀文若從之是勝人之一失故蔡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愼竈猶有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而云聖人垂制不爲變異豫廢朝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所重誡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誡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愼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行故日蝕而止柩曰安知其不見星也今史官言當蝕亦安知其不蝕乎夫子老聃豫行見星之防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況聞天眚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記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別此可謂失其義指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荀令所善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謬後來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卻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卻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存其事而僥幸史官推術繆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相承至今

耕藉之禮尚矣漢文帝修之及昭帝幼卽大位耕於鉤盾弄田明帝永平十五年二月東巡耕於下邳章帝元和三年正月北巡耕於懷縣魏三祖皆親耕藉晉武帝太始四年有司奏始耕祠先農可令有司行事詔曰夫民之大事在祀與農是以古之聖王躬耕帝藉以供郊廟之粢盛且以訓化天下近代以來耕藉止於數步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修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以帥天下主者詳具其制并下河南處田地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平良中水者若無官田隨宜便換不得侵民人也自此之後其事便廢史注載多有闕止元哀二帝將修耕藉賀循等所上注及裴憲爲胡中所定儀又未詳允元嘉二十年太祖將親耕以其久廢使何承天撰定儀注史學生山謙之已私鳩集因以奏聞乃下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夫輟耕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耗家無宿積陰陽暫偏則人懷愁墊年或不稔而病乏比室誠由政德未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道之方氓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令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從時脈土以訓農功躬耕帝藉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上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獎被斯民於是斟酌衆條造定圖注先立春九日尚書宣攝內外各使隨局從事司空大農京尹令尉度宮之辰地八里之外整制千畝開阡陌立先農壇於中阡西陌南御耕壇於中阡東陌北將耕宿設青幕于耕壇之上皇后帥六宮之人出穜稑之種付藉田令耕日太祝以一太牢告祠先農悉如祠帝社之儀孟春之月擇上辛後吉亥日御乘耕根三蓋車駕蒼駟青旂著通天冠青幘朝服青袞帶佩蒼玉蕃王以下至六百石皆衣青

唯三臺武衛不耕不改服章車駕出衆事如郊廟之儀車駕至藉田侍中跪奏至尊降車臨壇大司農跪奏先農已享請皇帝親耕太史令讚曰皇帝親耕三推三反於是羣臣以次耕王公五等開國諸侯五推五反孤卿大夫七推七反士九推九反藉田令率其屬耕竟畝灑種即耰禮畢魏氏雖天子耕藉其蕃鎮諸侯並闕百畝之禮晉武帝末有司奏古諸侯耕藉百畝躬秉耒耜以奉社稷宗廟以勸率農功今諸王治國宜修耕藉之義然未施行宋太祖東耕後乃班下州郡縣悉備其禮焉

周禮王后帥內外命婦蠶於北郊漢則東郊非古也魏則北郊依周禮也晉則西郊宜是與藉田對其方也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命中宮蠶于北郊按韋誕后蠶頌則于時漢注已亡更考撰其儀也及至晉氏先蠶多采魏法晉武帝太康六年散騎常侍華嶠奏先王之制天子諸侯親耕千畝后夫人躬蠶桑今陛下以聖明至仁修先王之緒皇后體資生之德合配乾之義而教道未先蠶禮尙闕以爲宜依古式備斯盛典詔曰古者天子親藉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蠶以備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訓也今藉田有制而蠶禮不修中間務多未暇崇備今天下無事宜修禮以示四海其詳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參今宜明年施行於是使侍中衰粲草定其儀皇后采桑壇在蠶室西帷宮中門之外桑林在其東先蠶壇在宮外門之外而東南取民妻六人爲蠶母蠶將生擇吉日皇后著十二笄依漢魏故事衣青衣乘油蓋雲母安車駕六馬女尙書著貂蟬佩璽陪乘載筐鉤公主三夫人九嬪世婦諸太妃公太夫人公夫人及縣鄉君郡公侯特進夫人外世婦命婦皆步搖衣青各載筐鉤從蠶桑前一日蠶官生蠶著薄上桑日太祝令以一太牢祠先蠶皇后至西郊升壇公主以下陪列壇東皇后東面躬桑采三條諸妃公主各采五條縣鄉君以下各采九條悉以桑授蠶母還蠶室事訖皇后還便坐公主以下以次就位設饗賜絹各有差宋孝武大明四年又修此禮

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國作泮宮于鄴城南魏文帝黃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疏曰黃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太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太康五年修作明堂辟雍靈臺孫休永安元年詔曰古者建國教學爲先所以導世治性爲時養器也自建興以來時事多故吏民頗以目前趨務棄本就末不循古道夫所尙不淳則傷化敗俗其按舊置學官立五經博士取應選加其寵祿科見吏之中及將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業一歲課試差其品第加以位賞使見之者樂其榮聞之者羨其譽以淳王化以隆風俗於是立學元帝爲晉王建武初驃騎將軍王導上疏夫治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而五教明則德化洽通彝倫攸敍有恥且格也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沾肌骨習以成性有若自然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嫡子猶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士咸先本之于學故周禮鄉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修其身修其身以及其家正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敦素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教使然也故以之事君則忠用之莅下則仁卽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禮教陵替頌聲不興于今二紀傳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而況如此其久者乎先進漸忘揖讓之容後生唯聞金革之響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彌遠華僞之風遂滋非所以習民靖俗端本抑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資屬當傾危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將滌穢蕩瑕撥亂反正誠宜經綸稽古建明學校闡揚六藝以訓後生使文武之道墜而復興方今小雅盡廢戎虜扇熾節義陵遲國恥未雪忠臣義士所以扼腕拊心禮樂政刑當並陳以俱濟者也苟禮義膠固純風載洽則化

之所陶者廣而德之所被者大義之所屬者深而威之所震者遠矣由斯而進則可朝服濟河使帝典闕而復補王綱弛而更張饕餮改情獸心革面揖讓而蠻夷服緩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者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三苗化魯僖作泮宮而淮夷平桓文之霸皆先教而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教道使朝之子弟並入于學立德出身者咸習之而後通德路開而僞塗塞則其化不肅而成不嚴而治矣選明博修禮之士以爲之師隆教貴道化成俗定莫尙於斯也

散騎常侍戴邈又上表曰臣聞天道之所運莫大於陰陽帝王之至務莫重於禮學是以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國有明堂辟雍之制鄉有庠序黌校之儀皆所以抽導幽滯啓廣才思蓋以六四有困蒙之吝君子大養正之功也昔仲尼列國之大夫耳興禮修學於洙泗之閒四方髦俊斐然向風受業身通者七十餘人自茲以來千載寂漠豈天下小於魯國賢哲乏於曩時厲與不厲故也自頃遭無妄之禍社稷有綴旒之危寇羯飲馬於長江凶狡虎步於萬里遂使神州蕭條鞠爲茂草四海之內人跡不交霸主有旰食之憂黎民懷荼毒之痛戎首交并于中原何遑籩豆之事哉然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況曠載累紀如此之久邪今末進後生目不覩揖讓升降之禮耳不聞鐘鼓管弦之音文章散滅胡馬之足圖讖無復孑遺於世此蓋聖達之所深悼有識之所咨嗟也夫治世尙文遭亂尙武文武迭用久長之道譬之天地昏明之術自古以來未有不由之者也今以天下未壹非興禮學之時此言似是而非夫儒道深奧不可倉卒而成古之俊乂必三年而通一經比須寇賊淸夷天下平泰然後修之則功成事定誰與制禮作樂者哉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講肄道義使明珠加瑩磨之功荊隨發采琢之美不亦良乎愚以世喪道久民情玩於所習純風日去華競日彰猶火之消膏而莫之覺也今天地造始萬物權輿聖朝以神武之德值革命之運蕩近世之流弊繼千載之絕軌篤道崇儒創立大業明主唱之於上宰輔篤之於下夫上之所好下必有過之者焉是故雙劍之節崇而飛白之俗成挾琴之容飾而赴曲之和作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實在所以感之而已臣以闇淺不能遠識格言誼宜以三時之隙漸就經始

太興初議欲修立學校唯周易王氏尙書鄭氏古文孔氏毛詩周官禮記論語孝經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各置博士一人其儀禮公羊穀梁及鄭易皆省不置博士太常荀崧上疏曰臣聞孔子有云才難不其然乎自喪亂以來經學尤寡儒有席上之珍然後能弘明道訓今處學則闕朝廷之秀仕朝則廢儒學之美昔咸寧太康元康永嘉之中侍中常侍黃門之深博道奧通洽古今行爲世表者領國子博士一則應對殿堂奉酬顧問二則參訓門子以弘儒學三則祠儀二曹及太常之職以得藉用質疑今皇朝中興美隆往初宜憲章令軌祖述前典世祖武皇帝聖德欽明應運登禪受終于魏崇儒興學治致升平經始明堂營建辟雍告朔班政鄉飲大射西閣東序圖書禁籍臺省有宗廟太府金墉故事太學有石經古文先儒典訓賈馬鄭杜服孔王何顏尹之徒章句傳注衆家之學置博士十九人九州之中師徒相傳學士如林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傳稱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自頃中夏殄瘁講誦遏密斯文之道將墜于地陛下聖哲龍飛闡弘祖烈申命儒術恢崇道教樂正雅頌於是乎在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爲盛然方之疇昔猶千之一也臣學不章句才不弘道階緣光寵遂忝非服方之華寔儒風遐遠思竭駑駘庶增萬分願斯道隆於百代之上搢紳詠於千載之下伏聞節省之制皆三分置二博士舊員十有九人今五經合九人準古計今猶未中半九人以外猶宜增四願陛下萬機餘暇時垂省覽周易一經有鄭玄注其書根源誠可深惜宜爲鄭易博士一人儀禮一經所謂曲禮鄭玄於禮特明皆有證據宜置鄭儀禮博士一人春秋公羊其書精隱明於斷獄宜置博士一人穀梁簡約隱要宜存於世置博士一人昔周之衰下陵上替臣弒其君子弒其父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綱紀亂矣孔子懼而作春秋諸侯諱妬懼犯時禁是以微辭妙旨義不顯明故曰知我者其唯春秋罪我者其唯春秋時左丘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孔子既沒微言將絕於是丘明退撰所聞而爲之傳其書善禮多膏腴美辭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學者好之儒者稱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淸儁

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時劉向父子漢之名儒猶執一家莫肯相從其書文清約諸所發明或是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有所訂正是以三傳並行於先代通才未能廢今去聖久遠斯文將墜與其過廢寧過而立也臣以爲三傳雖同一春秋而發端異趣案如三家異同之說義則戰爭之場辭亦劍戟之鋒於理不可得共博士宜各置一人以傳其學元帝詔曰崧表如此皆經國大務而爲治所由息馬投戈猶可講藝今雖日不暇給豈忘本而遺存邪可共博議之有司奏宜如崧表詔曰穀梁膚淺不足立博士餘如所奏會王敦之難事不施行成帝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又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教也崇典訓明禮學以示後生道萬物之性暢爲善之道也宗周既興文史載煥端委治於南蠻頌聲逸於四海故延州入聘聞雅音而嗟咨韓起適魯觀易象而歎息何者立人之道於此爲首也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于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疇昔陵替喪亂屢臻儒林之教暫頹庠序之禮有闕國學索然墳卷莫啓有心之徒抱志無由昔魏武身親介冑務在武功猶尙息鞍披覽投戈吟詠以爲世之所須者治之本宜崇況今陛下以聖明臨朝百官以虔恭莅事朝野無虞江外靜謐如之何泱泱之風漠焉無聞洋洋之美墜於聖世乎古人有言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實宜留心經籍闡明學義使諷頌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謨是詠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尙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征西將軍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教曰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祿答未厚由捷徑者多故莫肯用心洙泗邈遠風雅彌替後生放任不復憲章典謨臨官宰政者務目前之治不能閑以典誥遂令詩書荒塵頌聲寂漠仰瞻俯省能弗歎慨自胡夷交侵殆三十年矣而未革面嚮風者豈威武之用盡抑文教未洽不足綏之邪昔魯秉周禮齊不敢侮范會崇典晉國以治楚魏之君皆阻帶山河憑城據漢國富民殷而不能保其強大吳起屈完所以爲歎也由此言之禮義之固孰與金城湯池季路稱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爲之三年猶欲行其義方況今江表晏然王道隆盛而不能弘敷禮樂敦明庠序其何以訓彝倫而來遠人乎魏武帝於馳騖之時以馬上爲家逮于建安之末風塵未弭然猶留心遠覽大學興業所謂顛沛必於是眞通才也今使三時既務五教並修軍旅已整俎豆無廢豈非兼善者哉便處分安學校處所籌量起立講舍參佐大將子弟悉令入學吾家子弟亦令受業四府博學識義通涉文學經綸者建儒林祭酒使班同三署厚其供給皆妙選邦彥必有其宜者以充此舉近臨川臨賀二郡並求修復學校可下聽之若非束修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明爲條制令法清而人貴又繕造禮器俎豆之屬將行大射之禮亮尋薨又廢孝武帝太元元年尙書謝石又陳之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唯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教之典敦詩悅禮王化以斯而隆甄陶九流羣生於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以修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値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緒闕焉莫抽臣所以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於四區導斯民於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以訓冑子班下州郡普修鄉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啓羣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以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烈宗納其言其年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閒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臣聞弘化正俗存乎禮教輔性成德必資於學先王所以陶鑄天下津梁萬物閑邪納善潛被於日用者也故能疏通玄理窮綜幽微一貫古今彌綸治化且夫子稱回以好學爲本七十希仰以善誘歸宗雅頌之音流詠千載聖賢之淵範哲王所同風自大晉中興肇基江左崇明學校修建庠序公卿子弟並入國學尋値多故訓業不終陛下以聖德玄一思隆前美順通居方導達物性興復儒肆僉與後生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眞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冑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子貢去朔之餼

羊仲尼猶愛其禮況名實兼喪面牆一世者乎若以當今急病未遑斯典權宜停廢者別一理也若其不然宜依舊準籍謂羣臣內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所上謬合乞付外參議烈宗下詔褒納又不施行朝廷及草萊之人有志於學者莫不發憤歎息清河人李遼又上表曰臣聞教者治化之本人倫之始所以誘達羣方進德興仁譬諸土石陶冶成器雖復百王殊禮質文參差至於斯道其用不爽自中華湮沒闕里荒毀先王之澤寢聖賢之風絕自此迄今將及百年造化有靈否終以泰河濟夷徙海岱清通黎庶蒙蘇鳧藻奮化而典訓弗敷雅頌寂蔑久凋之俗大弊未改非演迪斯文緝熙宏猷將何以光贊時邕克隆盛化哉事有如除而實急此之謂也亡父先臣回綏集邦邑歸誠本朝以太元十年遣臣奉表路經闕里過覲孔廟庭宇傾頓軌式頹弛萬世宗匠忽焉淪廢仰瞻俯慨不覺涕流既達京輦表求興復聖祀修建講學至十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奉被明詔采臣鄙議敕下兗州魯郡準舊營飾故尚書令謝石令臣所須列上又出家布薄助興立故鎮北將軍譙王恬版臣行北魯縣令賜許供遣二臣甍徂成規不遂陛下體唐堯文思之美訪宣尼善誘之勤矜荒餘之凋昧愍聲教之未浹愚謂可重符兗州刺史遂成舊廟蠲復數戶以供掃灑并賜給六經講立庠序延請宿學廣集後進使油然入道發剖琢之功運仁義以征伐敷道德以服遠何招而不懷何柔而不從所爲者微所弘甚大臣自致身輦轂于今八稔違親轉積夙夜匪寧振武將軍何澹之今震扞三齊臣當隨反裴回天邑感戀罔極乞臣表付外參議又不見省

宋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子學二十七年廢

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車駕親率羣司行養老之禮於太學於是王祥爲三老鄭小同爲五更今無其注然漢禮具存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十二月帝臨辟雍行鄉飲酒之禮詔曰禮儀之廢久矣乃令復講肄舊典賜太常絹百匹丞博士及學生牛酒咸寧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復行其禮

魏齊王正始中齊王每講經使太常釋奠先聖先師於辟雍弗躬親晉惠帝明帝之爲太子及愍懷太子講經竟並親釋奠於太學太子進爵於先師中庶子進爵於顏淵元帝詔曰吾識太子此事祠訖便請王公以下者昔在洛時審豫清坐也成穆孝武三年亦皆親釋奠孝武時以太學在水南縣遠有司議依升平元年於中堂權立行太學于時無復國子生有司奏應須二學生百二十人太學生取見人六十國子生權銓大臣子孫六十人事訖罷奏可釋奠禮畢會百官六品以上元嘉二十二年太子釋奠采晉故事官有其注祭畢太祖親臨學宴會太子以下悉豫

兵者守國之備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凶事不可空設因蒐狩而習之凡師出曰治兵入曰振旅皆戰陳之事辨鼓鐸鐲鐃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遂以蒐田獻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陳遂以苗田如蒐之法獻禽以享礿仲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陳遂以獮田如蒐之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獻禽以享烝蒐者蒐索取其不孕者也苗者爲苗除害而已獮者殺也從秋氣所殺多也狩者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漢儀立秋日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以薦陵廟名曰貙劉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太宰令以獲車送陵廟於是乘輿還宮遣使以束帛賜武官肄孫吳兵法戰陳之儀率以爲常至獻帝建安二十一年魏國有司奏古四時講武皆於農隙漢西京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都試今兵革未偃士民習素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車騎號曰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奏可是冬治兵魏王親金鼓以令進退

延康元年魏文帝爲魏王是年六月立秋治兵于東郊公卿相儀王御華蓋親令金鼓之節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治兵于東郊晉武帝太始四年九年咸寧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臨宣武觀大習眾軍然不自令進退也自惠帝以後其禮遂廢

元帝太興四年詔左右衛及諸營教習依大習儀作鴈羽仗成帝咸和中詔內

外諸軍戲兵於南郊之場，故其地因名鬬場。自後蕃鎮桓庾諸方伯往往閱習，然朝廷無事焉。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以時講武於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場，主胄奉詔列奏申攝，克日校獵，百官備辦。設行宮殿便坐武帳於幕府山南岡，設王公百官便坐幔省，如常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四人配獲車，備獲車十二兩。校獵之官著袴褶，有帶武冠者，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右甄，護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中，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諸曹郎、都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校獵非違。至日，會於宣武場，列爲重圍。設留守填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內官道西外官道東，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校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開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小駕鹵簿。百官非校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辦。正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劍履進夾上閤。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行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諠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常儀。車駕出關，讚陛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倡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坐，侍臣升殿。直衞鈒戟虎賁毛頭文衣鶡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校獵儀。鈒戟抽鞘以備武衞。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曲，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譟警角，至武場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以獲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廚，列言統曹正廚置尊酒俎肉于中逵，以犒饗校獵衆軍。至晡，正直侍中量宜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鈒戟復鞘。再嚴，先置官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軍校進夾御坐。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登輦還，衞從如常儀。大司馬鳴鼓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回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常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侍郎、軍校從至閤，亦如常儀。正直侍中奏解嚴。內外百官拜表問訊，如常儀訖罷。

宋書卷十四

宋書卷十四考證

禮志一周之五禮其五爲嘉嘉缺二字○臣承蒼按此下三條皆言冠禮周之

五禮四字當提起另作一行所缺之字疑是冠禮二字

舊時歲旦○臣承蒼按自此至往往猶存是積禮當另爲一條諸本皆誤

上代聘享之禮○臣承蒼按自此句起亦當另爲一條

其亞獻猶終獻太常光祿勳也○猶字當移在終獻二字之下

太祝令牲玉饌物藉埳○尋繹文義令字下當有一奉字

考上元辰○文帝紀上作卜

猶是選張華劉寔居太常之官以重儒教○猶當作由

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馬之後○獲諸本訛擭臣承蒼按上文言殿中郎一

人與獲車此當作獲

殿中中郎率獲車部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獲諸本並訛擭今從南本改正

宋書卷十四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五

禮二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
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
多皇輿亟動略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
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
各有差晉武帝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
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撣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
上通上指遠喻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
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己欲
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
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
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出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
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
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
亂作慝犯令爲一書其扎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爲一書每國
辨異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今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
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
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勗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
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壇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
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
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巡狩
廢矣

宋武帝永初元年詔遣大使分行四方舉善旌賢問其疾苦元嘉四年二月乙
卯太祖東巡丁卯至丹徒己巳告覲園陵三月甲戌幸丹徒離宮升京城北顧
乙亥饗父老舊勳于丹徒行宮加賜衣裳各有差蠲丹徒縣其年租布之半繫
囚見徒五歲刑以下悉皆原遣登城三戰及先大將軍并貴泥關頭敗沒餘口
老疾單孤又諸戰亡家不能自存者並隨宜隱恤二十六年二月己亥上東巡
辛丑幸京城辛亥謁二陵丁巳會舊京故老萬餘人往還饗勞孤疾勤勞之家
咸蒙卹賚發赦令蠲徭役其時皇太子監國有司奏儀注

某曹關某事云云被令儀宜如是請爲牋如左謹關

　右署衆官如常儀

尙書僕射尙書左右丞某甲死罪死罪某事云云參議以爲宜如是事諾奉行

某年月日某曹上

　右牋儀準於啓事年月右方關門下位及尙書官署其言選事者依舊不
　經宅官

太常主者寺押某署令某甲辭言某事云云求告報如所稱詳檢相應今聽如
所上處事諾明詳旨申勤依承不得有虧符到奉行年月日起尙書某曹

　右符儀

某曹關太常甲乙啓辭押某署令某甲上言某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主者
詳檢相應請聽如所上事諾別符申攝奉行謹關

　年月日

　右關事儀準於黃案年月日右方關門下位年月下左方下附列尙書衆
　官署其尙書名下應云奏者今言關餘皆如黃案式

某曹關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
事云云請臺告報如所稱尙書某甲參議以爲所論正如法令報聽如所上請
爲令書如左謹關

　右關門下位及尙書署如上儀

司徒長史王甲啓辭押某州刺史丙丁解騰某郡縣令長李乙書言某事云云
州府緣案允值請臺告報

年月日尚書令某甲上
建康宮無令稱僕射
令日下司徒令報聽如某所上某官攝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朔日甲子尚書令某甲下無令稱僕射
司徒承書從事到上起某曹
右外上事內處報下令書儀
某曹關某事云云令如是請爲令書如右謹關
右關署如前式
令司徒某事云云令如是某下所屬奉行如故事文書如千里驛行
年月日子下起某曹
右令書自內出下外儀
令書前某官某甲令以甲爲某官如故事
右令書板文準於詔事板文
年月日侍御史某甲受
尚書下云云奏行如故事
右以準尚書敕儀　起某曹
右並白紙書凡內外應關牋之事一準此爲儀其經宮臣者依臣禮
拜刺史二千石誡敕文曰制詔云云某動靜屢聞
右若拜詔書除者如舊文其拜令書除者令代制詔餘如常儀辭關板文
云某官糞土臣及某甲臨官稽首再拜辭制曰右除糞土及稽首云某官
某甲再拜辭以令曰代制曰某官宮臣者稱臣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
太史每歲上某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
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著錄案上奉以入
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巵官有其注傳咸曰立秋一日白路光於紫庭白旂陳於
玉階然則其日旂路皆白也

晉成帝咸和五年六月丁未有司奏讀秋令兼侍中散騎侍郎荀奕兼黃門侍
郎散騎侍郎曹宇駁曰尚書三公曹奏讀秋令儀注新荒以來舊典未備臣等
參議光祿大夫臣華恆議武皇帝以秋夏盛暑常闕不讀令在春冬不廢也夫
先王所以從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正服尊嚴之所重今服章多闕如比
熱隆赫臣等謂可如恆議依故事闕而不讀詔可六年三月有司奏今月十六
日立夏案五年六月三十日門下駁依武皇夏闕讀令今正服漸備四時讀令
是祗述天和隆赫之道謂今故宜讀夏令奏可宋文帝元嘉六年六月辛酉朔
駙馬都尉奉朝請徐道娛上表曰謹案晉博士曹弘之議立秋御讀令上應著
緗幘遂改用素相承至今臣淺學管見竊有惟疑伏尋禮記月令王者四時之
服正見駕蒼龍載赤旂衣白衣服黑玉季夏則黃文極於此無白冠則某履某
舄也且幘又非古服出自後代上附於冠下不屬衣冠固不革而幘豈容異色
愚謂應恆與冠同色不宜隨節變綵土令在近謹以上聞如或可採乞付外詳
議太學博士荀萬秋議伏尋幘非古者冠冕之服禮無其文案蔡邕獨斷云幘
是古卑賤供事不冠人所服又董仲舒止雨書曰其執事皆赤幘知並不冠之
服也漢元始用衆臣率從故司馬彪輿服志曰尚書幘名曰納言迎氣五郊各
如其色從章服也自茲相承迄于有晉大宋受命禮制因循斯既歷代成準謂
宜仍舊有司奏謹案道娛啟事以土令在近謂幘不宜變萬秋雖云幘宜仍舊
而不明無讀土令之文今書舊事于左
魏臺雜訪曰前後但見讀春夏秋冬四時令至於服黃之時獨闕不讀今不解
其故
魏明帝景初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散騎常侍領太史令高堂隆上言曰黃於
五行中央土也王四季各十八日土生於火故於火用事之末服黃三季則否
其令則隨四時不以五行爲分也是以服黃無令其後太祖常謂土令三公郎
每讀時令皇帝臨軒百僚備位多震悚失常儀宋唯世祖世劉緄太宗世謝緯
爲三公郎善於其事人主及公卿並屬目稱歎緄見宗室傳緯謝綜弟也舊說
後漢有郭虞者有三女以三月上辰產二女上巳產一女二日之中而三女並

亡俗以爲大忌至此月此日不敢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潔濯謂之禊祠分流行觴遂成曲水史臣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也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此則其來甚久非起郭虞之遺風今世之度水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蔡邕章句曰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邕之言然張衡南都賦祓於陽濱又是也或用秋漢書八月祓於霸上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

魏明帝天淵池南設流杯石溝燕羣臣晉海西鍾山後流杯曲水延百僚皆其事也宮人循之至今

漢文帝始革三年喪制臨終詔曰天下吏民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其當給喪事者無跣絰帶無過三寸當臨者皆旦夕各十五舉音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而釋服文帝以己亥崩乙巳葬其間凡七日自是之後天下遵令無復三年之禮案尸子禹治水爲喪法曰毀必杖哀必三年是則水不救也故使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然則聖人之於急病必爲權制也但漢文治致升平四海寧晏廢禮開薄非也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徭事不得葬傷孝子心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徭事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至成帝時丞相翟方進事父母孝謹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自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典章然而原涉行父喪三年顯名天下河間惠王行母喪三年詔書襃稱以爲宗室儀表薛脩服母喪三年而兄宣曰人少能行之遂兄弟不同宣卒以此獲譏於世是則喪禮見貴常存矣至漢平帝崩王莽欲眩惑天下示忠孝使六百石以上皆服喪三年及莽母死但服天子弔諸侯之服一弔再會而已而令子新都侯宇服喪三年及元后崩莽乃自服三年之禮事皆姦妄天下疾之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

後漢世諸帝不豫並告泰山弘農廬江常山潁川南陽河東東郡廣陵太守禱祠五岳四瀆遣司徒分詣郊廟社稷魏武臨終遺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百官臨殿中者十五舉音葬畢便除服其將兵屯戍者不得離部帝以正月庚子崩辛丑即殯是月丁卯葬葬畢反吉是爲不踰月也諸葛亮受劉備遺詔既崩羣臣發喪滿三日除服到葬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此則魏蜀喪制又並異於漢也孫權令諸居任遭三年之喪皆須交代乃去然多犯者嘉禾六年使羣臣議立制胡綜以爲宜定大辟之科又使代未至不得告告者抵罪顧雍等同綜議從之其後吳令孟仁聞喪輒去陸遜陳其素得減死一等自此遂絕晉宣帝崩文景並從權制及文帝崩國內行服三日武帝亦遵漢魏之典既葬除喪然猶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太宰司馬孚太傅鄭沖太保王祥太尉何曾司徒領中領軍司馬望司空荀顗車騎將軍賈充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都護大將軍郭建侍中郭綏中書監荀勗中軍將軍羊祜等奏曰臣聞禮典軌度豐殺隨時虞夏商周咸不相襲蓋有由也大晉紹承漢魏有革有因期於足以興化致治而已故未得皆返太素同規上古也陛下既已俯遵漢魏降喪之典以濟時務而躬蹈大孝情過乎哀素冠深衣降席撤膳雖武丁行之於殷世曾閔履之於布衣未足以喻方今荊蠻未夷庶政未乂萬機事殷動勞神慮豈遑全遂聖旨以從至情加歲時變易期運忽過山陵彌遠攀慕永絕臣等以爲陛下宜回慮割情以康時濟治輒敕御府易服內省改坐太官復膳諸所施行皆如舊制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於草土以存此痛況當食稻衣錦誠佹然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吾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心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違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無事紛紜也言及悲剝奈何奈何孚等重奏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聞

聖恩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然今以干戈未戢武事未偃萬機至重天下至衆陛下以萬乘之尊履布衣之禮服麤席藁水飲疏食殷憂內盈毀悴外表而躬勤萬機坐而待旦降心接下仄不遑食所以勞力者如斯之甚是以臣等悚息不寧誠懼神氣用損以疚大事輒勅有司改坐復常率由舊典惟陛下察納愚款以慰皇太后之心又詔曰重覽奏議益以悲剝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三年之喪自古達禮誠聖人稱心立衷明恕而行也神靈日遠無所告訴雖薄於情食旨服美朕更所不堪也不宜反覆重傷其心言用斷絕奈何奈何帝遂以此禮終三年後居太后之喪亦如之泰始二年八月詔書曰此上旬先帝棄天下日也便以周年吾煢煢當復何時壹得敘人子情邪思慕煩毒欲詣陵瞻侍以盡哀憤主者奏行備太宰司馬孚尚書令裴秀尚書僕射武陔等奏陛下至孝蒸蒸哀思罔極衰麻雖除毀顇過禮疏食麤服有損神和今雖秋節尚有餘暑謁見山陵悲感摧傷群下竊用悚息平議以為宜惟遠體降抑聖情以慰萬國詔曰孤煢忽爾日月已周痛慕摧感永無逮及欲奉瞻山陵以敘哀憤體氣自佳其又已涼便當行不得如所奏也主者便具行備又詔曰昔者哀適三十日便為梓宮所棄遂離衰絰感痛豈可勝言顧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先帝至謙之志是以自割不以副諸君子有三年之愛而身體廓然當見山陵何心而無服其以衰絰行孚等重奏臣聞上古喪期無數後世乃有年月之漸漢文帝隨時之義制為短喪傳之於後陛下以社稷宗廟之重萬方億兆之故既從權制釋降衰麻群臣庶僚吉服今者謁陵以敘哀慕若加衰絰近臣期服當復受制進退無當不敢奉詔詔曰亦知不在此麻布耳然人子情思為欲令哀喪之物在身蓋近情也群臣自當案舊制期服之義非先帝意也孚等又奏臣聞聖人制作必從時宜故五帝殊樂三王異禮此古今所以不同質文所以迭用也陛下隨時之宜既降心克己俯就權制既除衰麻而行心喪之禮今復制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雖先帝厚恩亦未之敢安也參量平議宜如前奏臣等敢固以請詔曰患情不能企及耳衣服何在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

泰始四年皇太后崩有司奏前代故事倚廬中施白縑帳蓐素牀以布巾裹凷草屝藁板輿細轜車皆施縑裏詔不聽但令以布衣車而已其餘居喪之制一如禮文有司又奏大行皇太后當以四月二十五日安厝故事虞著衰服既虞而除其內外官寮皆就朝晡臨位御除服訖各還所次除衰服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禮也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奈何葬而便即吉情所不忍也有司又奏世有險易道有洿隆所遇之時異誠有由然非忽禮也方今戎馬未散王事至殷更須聽斷以熙庶績昔周康王始登翼室猶戴冕臨朝降於漢魏既葬除釋諒闇之禮自遠代而廢矣惟陛下割高宗之制從當時之宜敢固以請詔曰覽省奏事益增感剝夫三年之喪所以盡情致禮葬已便除所不堪也當敘吾哀懷言用斷絕奈何奈何有司又固請詔曰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也誠知衣服末事耳然今思存草土率常以吉奪之乃所以重傷至心非見念也每代禮典質文皆不同此身何為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群臣又固請帝流涕久之乃許文帝崇陽陵先開一日遣侍臣侍梓宮又遣將軍校尉當直尉中監各一人將殿中將軍以下及先帝時左右常給使詣陵宿衛文明皇后崩及武元楊后崩天下將吏發哀三日止

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歸終寧庶人復除傜役

太康七年大鴻臚鄭默母喪既葬當依舊攝職固陳不起於是始制大臣得終喪三年然元康中陳準傅咸之徒猶以權奪不得終禮自茲至今往往以為成比也晉文帝之崩也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漢文除之毀禮傷義今上有曾閔之性實行喪禮喪禮實行何為除服若因此守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漢文以末世淺薄不能復行國君之喪故因而除之數百年一旦復古恐難行也祜曰且使主上遂服猶為善乎玄曰若上不除而臣下除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三綱之道虧矣習鑿齒曰傅玄知無君臣之傷教而不知兼無父子為重豈不蔽哉且漢廢君臣之喪不降父子之服故四海黎庶莫不盡情於其親三綱之道二服恆用於私室而王者獨盡廢之豈所以孝治天下乎詩云猷之未遠其傅玄之謂也

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博士張靖議太子宜依漢文權制割情除服博士陳

逵議，太子宜令服重。尚書僕射盧欽、尚書魏舒、杜預奏，諒闇之制，乃因自古，是以高宗無服喪之文，唯稱不言而已。漢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既虞爲斷。皇太子與國爲體，理宜釋服。博士段暢承述預旨，推引禮傳，以成其說。既卒哭，太子及三夫人以下皆隨御除服。自漢文用權禮，無復闇禁，歷代遵用之。至晉孝武崩，太傅錄尚書會稽王道子議，山陵之後，通婚嫁，不得作樂，以一朞爲限。宋高祖崩，葬畢，吏民至于宮掖悉通樂，唯殿內禁。

宋武帝永初元年，黃門侍郎準之議，鄭玄喪制二十七月而終，學者多云得禮。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搢紳之士，猶多遵玄議，宜使朝野一體。詔可。

晉惠帝永康元年，愍懷太子薨，帝依禮服長子三年，羣臣服齊衰朞。

晉孝武太元三十一年，孝武帝崩，李太后制三年之制。

宋武帝永初三年，武帝崩，蕭太后制三年之服。

晉惠帝太安元年三月，皇太孫尚薨，有司奏御服齊衰朞，詔通議。散騎常侍謝衡以爲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云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已誓則不殤也。中書令卞粹曰，太子始生，故已尊重，不待命誓。若衡議已誓不殤，則元服之子當斬衰三年，未誓而殤，則雖十九當大功九月。誓與未誓，其爲升降也微，斬與大功，其爲輕重也遠，而今注云諸侯不降嫡殤重，嫌於無以大功爲重嫡之服。大功爲重嫡之服，則雖誓無復有三年之理明矣。男能奉衛社稷，女能奉婦道，各以可成之年，而有已成之事，故可無殤，非孩齔之謂也。謂殤後者尊之如父，猶無所加，而止殤服，況以天子之尊，爲無服之殤，行成人之制邪。凡諸宜重之殤，皆士大夫不加服，而令至尊獨居其重，未之前聞也。博士蔡克同粹。祕書監摯虞議，太子初生，舉以成人之禮，則殤理除矣。太孫亦體君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天子無服殤之儀，絕朞故也。於是御史以上皆服齊衰。

晉康帝建元元年正月晦，成恭杜皇后周忌，有司奏，至尊朞年應改服。詔曰，君親名教之重也。權制出於近代耳。於是素服如舊，非漢魏之典。

晉孝武太元元年，崇德太后褚氏崩，后於帝爲從嫂，或疑其服。太學博士徐藻議，資父事君而敬同。又禮傳，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夫屬君道，妻亦后道矣。服后宜以資母之義。魯譏逆祀，以明尊尊。今上躬奉康穆哀后及靖后之祀，致敬同於所天。豈可敬之以君道，而服廢於本親。謂應服齊衰朞。於是帝制朞服。

晉安帝隆安四年，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祠部郎徐廣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昭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禮祖不厭孫，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朞。永安皇后無服，但一舉哀，百官亦一朞。詔可。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七月壬子，元皇后崩，兼司徒給事中劉溫持節監喪。神虎門設凶門柏歷至西上閤。皇太子於東宮崇正殿及永福省並設廬。諸皇子未有府第者，於西廨設廬。

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皇太子心喪三年。禮，心喪者有禫無禫，禮無成文。世或兩行。皇太子心喪畢，詔使博議。有司奏，喪禮有禫，以祥變有漸，不宜便除即吉。故其間服以綅縞也。心喪已經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變除禮畢，餘一朞不應復有禫，宜下以爲永制。詔可。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有司奏，故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義陽王師王偃喪逝，至尊爲服緦三月，成服仍即公除。至三月竟，未詳當除服與不。又皇后依朝制服心喪行喪三十日，公除。至祖葬日，臨喪當著何服。又舊事，皇后心喪服終除之日，更還著未公除時服，然後就除。未詳今皇后除心制日，當依舊更服，爲但釋心制中所著布素而已。勒禮官處正。太學博士王膺之議，尊卑殊制，輕重有級，五服雖同，降厭則異。禮，天子止降旁親，外舅緦麻，本在服例。但衰絰不可以臨朝饗，故有公除之議。雖釋衰襲冕，尚有緦月之制。愚謂至尊服三月既竟，猶宜除釋。又議，吉凶異容，情禮相稱。皇后一月之限，雖過二功之服已釋，哀喪所極，莫深於尸柩。親見之重，不可以無服，案周禮爲兄弟既除喪，以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輕喪雖除，猶齊衰以臨葬，舉輕明重，則其理可知也。愚謂

王右光祿祖葬之日皇后宜反齊衰又議喪禮卽遠變除漸輕情與日殺服隨時改權禮既行服制已變豈容終除之日而更重服乎案晉太始三年武帝以朞除之月欲反重服拜陵頻詔勤勤思申棘心于時朝議譬執亦遂不果愚謂皇后終除之日不宜還著重服直當釋除布素而已太常丞朱膺之議凡云公除非全除之稱今朝臣私服亦有公除猶自窮其本制膺之云晉武拜陵不遂反服此時是權制既除衰麻不可以重制耳與公除不同愚謂皇后除心制日宜如舊反服未公除時服以申創巨之情餘同膺之議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三日成服卽除及皇后行喪三十日禮無其文若並謂之公除則可粗相依准凡諸公除之設蓋以王制奪禮葬及祥除皆宜反服未有服之於前不除於後雖有齊斬重制猶爲功緦除喪夫公除暫奪豈可遂以卽吉邪愚謂至尊三月服竟故應依禮除釋皇后臨祖及一周祥除並宜反服齊衰尚書令中軍將軍建平王宏議謂至尊緦制終止舉哀而已不須釋服餘同朱膺之議前祠部郎中周景遠議權事變禮五服俱革緦麻輕制不容獨異謂至尊既已公除至三月竟不復有除釋之義其餘同朱膺之議重加研詳以宏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有司奏故右光祿大夫王偃喪依格皇后服朞心喪三年應再周來二月晦檢元嘉十九年舊事武康公主出適二十五月心制終盡從禮卽吉昔國哀再周孝建二年二月其月末諸公主心制終則應從吉于時猶心禫素衣二十七月乃除二事不同領曹郎朱膺之議詳尋禮文心喪不應再禫皇代考驗已爲定制元嘉季年禍難深酷聖心天至喪紀過哀是以出適公主還同在室卽情變禮非革舊章今皇后二月晦宜依元嘉十九年制釋素卽吉以文帝元嘉十五年皇太子妃祖父右光祿大夫殷和喪變除之禮儀同皇后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淑媛陳氏卒皇太子所生也有司參詳母以子貴贈淑媛爲夫人置家令典喪事太子前衞率徐邈議喪服傳稱與尊者爲體則不服其私親又君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王公妾子服其所生母練冠麻衣既葬而除非五服之常則謂之無服從之

宋孝武大明五年閏月皇太子妃薨樟木爲櫬號曰樟宮載以龍轜造陵於龍山置大匠卿斷草司空告后土謂葬曰山塋祔文元皇后廟之陰室在正堂後壁之外北向御服大功九月設位太極東宮堂殿中監黃門侍郎僕射並從服從服者御服衰乃從服他日則否宮臣服齊衰三月其居宮者處寧假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依禮皇太后服太子妃小功五月皇后大功九月右丞徐爰參議宮人從服者若二御哭臨應著衰時從服者悉著衰非其日如常儀太子既有妃朞服詔見之日還著公服若至尊非哭臨日幸東宮太子見亦如之宮臣見至尊皆著朱衣

大明五年閏月有司奏皇太子妃薨至尊皇后並服大功九月皇太后小功五月未詳二御何當得作鼓吹及樂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齊衰大功之喪三月不從政今臨軒拜授則人君之大典今古既異賒促不同愚謂皇太子妃祔廟之後便可臨軒作樂及鼓吹右丞徐爰議皇太子妃雖未山塋臨軒拜官舊不爲礙樟櫬在殯應縣而不作祔後二御樂宜使學官擬禮上興之又議案禮大功至則辟琴瑟誠無自奏之理但王者體大理絕凡庶故漢文既葬悉皆復吉唯縣而不樂以此表哀今准其輕重倂其降殺則下流大功不容撤樂終服夫金石賓饗之禮簫管警塗之衞實人君之威典當陽之威飾固亦不可久廢於朝又禮無天王服嫡婦之文直後學推貴嫡之義耳既已制服成喪虛縣終窆亦足以甄崇冢正標明禮歸矣爰參議皇太子朞服內不合作樂及鼓吹

明帝泰始中陳貴妃父金寶卒貴妃制服三十日滿公除晉穆帝時東海國言哀王薨踰年嗣王乃來繼不復追服羣臣皆已反吉國妃亦宜同除詔曰朝廷所以從權制者以王事奪之非爲變禮也婦人傳重義大若從權制義將安託於是國妃終三年之制孫盛曰廢三年之禮開偷薄之源漢魏失之大者也今若以丈夫宜奪以王事婦人可終本服是爲吉凶之儀雜陳於宮寢縗素之制乖異於內外無乃情禮俱違哀樂失所乎蕃國寡務宜如聖典可無疑矣

宋文帝元嘉四年八月太傅長沙景王神主隨子南兗州刺史義與鎮廣陵備所加殊禮下船及至鎮入行廟大司馬臨川烈武王神主隨子荊州刺史義慶江陵亦如之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白衣領御史中丞何承天奏尙書刺海鹽公主所生母蔣
美人喪海鹽公主先離婚今應成服撰儀注參詳宜下二學禮官博士議公主
所服輕重太學博士顧雅議今既咸用士禮便宜同齊衰削杖布帶疏屨朞禮
畢心喪三年博士周野王議又云今諸王公主咸用士禮譙王衡陽王爲所生
太妃皆居重服則公主情禮亦宜家中朞服爲允其博士庾蔚之顏測殷明王
淵之四人同雅議何惔王羅雲二人同野王議如所上臺案今之諸王雖行士
禮是施於傍親及自己以下至於爲帝王所厭猶一依古典又永初三年九月
符脩儀亡廣德三主以餘尊所厭猶服大功海鹽公主體自宸極當上厭至尊
豈得遂服臺據經傳正文幷引事例依源責失而博士顧雅周野王等捍不肯
怗方稱自有宋以來皇子蕃王皆無厭降同之士禮著於故事緦功之服不廢
於末戚顧獨貶於所生是申其所輕奪其所重豈緣情之謂臺伏尋
聖朝受終於晉凡所施行莫不上稽禮文兼用晉事又太元中晉恭帝時爲皇
子服其所生陳氏練冠麻緣此則前代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也又廣德三公
主爲所生母符脩儀服大功此先君餘尊之所厭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
不服曹婕妤止於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博士既不據古又不依今背違施行
見事而多作浮辭自衛乃云五帝之時三王之季又言長子去斬衰除禫杖皆
是古禮不少今世博士雖復引此諸條無救於失又詰臺云蕃國得遂其私情
此義出何經記臣案南譙衡陽太妃並受朝命爲國小君是以二王得遂其服
豈可爲美人比例尋蕃王得遂者聖朝之所許也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
而然也臺登重更責失制不得過十日而復不酬答既被催攝二三日甫輸怗
辭雖理屈事窮猶闇義恥服臣聞喪紀有制禮之大經降殺攸宜家國舊典古
之諸侯衆子猶以尊厭況在王室而欲同之士庶此之僻謬不俟言而顯太常
統寺曾不研却所謂同乎失者亦未得之宜加裁正弘明國典謹案太學博士
顧雅國子助敎周野王博士王羅雲顏測殷明何惔王淵之前博士遷員外散
騎侍郎庾蔚之等咸蒙抽飾備位前疑既不謹守舊文又不審據前准遂上背
經典下違故事率意妄作自造禮章太常臣敬叔位居宗伯問禮所司騰述往

反了無研却混同茲失亦宜及咎請以見事並免今所居官解野王領國子助
敎雅野王初立議乖舛中執捍愆失未違十日之限雖起一事合成三愆羅雲
掌押捍失三人加禁錮五年詔叔敬白衣領職餘如奏
元嘉二十九年南平王鑠所生母吳淑儀薨依禮無服麻衣練冠既葬而除有
司奏古者與尊者爲體不得服其私親而比世諸侯咸用士禮五服之內悉皆
成服於其所生反不得遂於是皇子皆申母服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己巳有司奏故第十六皇弟休倩薨夭年始及殤追贈
諡東平沖王服制未有成准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陸澄議案禮有成人道
則不爲殤今既追胙土宇遠崇封秩圭黻備典成執大焉典文式昭殤名去矣
夫典文垂式元服表身猶以免孺子之制全丈夫之義安有名頒爵首而可服
以殤禮有司尋澄議無明證却使秉正更上澄重議竊謂贈之爲義所以追加
名器故贈公者便成公贈卿者便成卿贈之以王得不爲王乎然則有在生而
封或既沒而爵俱受帝命不爲吉凶殊典同備文物豈以存亡異數今璽策咸
秩是成人之禮羣后臨哀非下殤之制若喪用成人親以殤服末學含疑未之
或辨敢求詳衷如所稱左丞臣羊希參議尋澄議既無畫然前例不合准據案
禮子不殤父臣不殤君君父至尊臣子恩重不得以幼年而降又曰尊同則服
其親服推此文旨旁親自宜服殤所不殤者唯施臣子而已詔可
孝建元年六月湘東國刺稱國大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
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勒禮官議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
本正之月爲忌謂正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
平王宏謂邁之議不可准據案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
以來七月爲祥忌及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
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傅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月數者數
閏歲數者沒閏閏在朞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定是四
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晉元明二帝並以閏二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
成准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已變人

情亦已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忌皆以同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舛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爲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朞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人年末三十日亡明年末月小者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尙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則閏亡可知也通關並同蔚之議三月末祥

大明五年七月有司奏故永陽縣開國侯劉叔子夭喪年始四歲傍親服制有疑太學博士虞龢領軍長史周景遠司馬朱膺之前太常丞庾蔚之等議並云宜同成人之服東平沖王服殤實由追贈異於已受茅土博士司馬興之議應同東平殤服左丞荀萬秋等參議南面君國繼體承家雖則佩觿未關成人得君父名也不容服殤故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推此則知傍親故依殤制東平沖王已經前議若升仕朝列則爲大成故鄱陽哀王追贈太常親戚不降愚謂下殤以上身居封爵宜同成人年在無服之殤以登官爲斷今永陽國臣自應全服至於傍親宜從殤禮詔景遠議爲允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有司奏第七皇弟訓養母鄭修容喪未詳服制下禮官正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庶母慈己者小功五月鄭玄云其使養之命不爲母子亦服庶母慈己之服愚謂第七皇弟宜從小功之制參議並同

漢魏廢帝喪親三年之制而魏世或爲舊君服三年者至晉泰始四年尙書何禎奏故辟舉綱紀吏不計違適皆反服舊君齊衰三月於是詔書下其奏所適無貴賤悉同依古典

魏武以正月崩魏文以其年七月設伎樂百戲是魏不以喪廢樂也晉武帝以來國有大喪未除正會亦廢樂

大安元年太子喪未除正會亦廢樂穆帝永和中爲中原山陵未脩復頻年會輒廢樂是時太后臨朝后父褚裒薨元會又廢樂

宋世孝武太元六年爲皇后王氏喪亦廢樂宋大喪則廢樂

漢獻帝建安末魏武帝作終令曰古之葬者必在瘠薄之地其規西原上爲壽陵因高爲基不封不樹周禮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後漢制亦謂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將有功者宜陪壽陵其廣爲兆域使足相容魏武以送終制衣服四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珥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文帝遵奉無所增加及受禪刻金璽追加尊號不敢開埏乃爲石室藏璽埏首示陵中無金銀諸物也漢禮明器甚多自是皆省矣

文帝黃初三年又自作終制禮國君卽位爲椑存不忘亡也壽陵因山爲體無封無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能見也禮不墓祭欲存亡之不黷也皇后及貴人以下不隨王之國者有終沒皆葬澗西前又已表其處矣此詔藏之宗廟副在尙書祕書三府明帝亦遵奉之明帝性雖崇奢然未遽營陵墓也晉宣帝豫自於首陽山爲土藏不墳不樹作顧命終制斂以時服不設明器文景皆謹奉成命無所加焉

景帝崩喪事制度又依宣帝故事武帝泰始四年文明王皇后崩將合葬開崇陽陵使太尉司馬望奉祭進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魏氏金璽此又儉矣

泰始二年詔曰昔舜葬蒼梧農不易畝禹葬會稽市不改肆上惟祖考淸簡之旨外欲移陵十里內居人一切停之江左元明崇儉且百度草創山陵奉終省約備矣

成帝咸康七年杜后崩詔外官五日一入臨內官旦一入而已過葬虞祭禮畢止有司奏大行皇后陵所作凶門柏歷門號顯陽端門詔曰門如何處凶門柏歷大爲煩費停之案蔡謨說以二瓦器盛死者之祭繫於木表以葦席置於庭中近南名爲重今之凶門是其象也禮既虞而作主今未葬未有主故以重當之禮稱爲主道此其義也范堅又曰凶門非古古有懸重形似凶門後人出之門外以表喪俗遂行之薄帳卽古弔幕之類也是時又詔曰重壤之下豈宜崇飾無用陵中唯潔掃而已有司又奏依舊選公卿以下六品子弟六十人爲挽郎詔又停之

孝武帝太元四年九月皇后王氏崩詔曰終事唯從儉速又詔遠近不得遣山

陵使有司奏選挽郎二十四人詔停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元皇后崩詔亦停選挽郎漢儀五供畢則上陵歲歲以爲
常魏則無定禮齊王在位九載始一謁高平陵而曹爽誅其後遂廢終魏世
晉宣帝遺詔子弟羣官皆不得謁陵於是景文遵旨至武帝猶再謁崇陽陵一
謁峻平陵然遂不敢謁高原陵至惠帝復止也逮江左初元帝崩後諸公始有
謁陵辭陵之事蓋由眷同友執率情而舉非洛京之舊也成帝時中宮亦年年
拜陵議者以爲非禮於是遂止以爲永制至穆帝時褚太后臨朝又拜陵帝幼
故也至孝武崩驃騎將軍司馬道子命曰今雖權制釋服至於朔望諸節自應
展情陵所以一周爲斷於是至陵變服單衣帢煩瀆無準非禮意也至安帝元
興元年尚書左僕射桓謙奏曰百僚拜陵起於中興非晉舊典積習生常遂爲
近法尋武皇帝詔乃不使人主諸王拜陵豈唯百僚謂宜遵奉於是施行及義
熙初又復江左之舊
宋明帝又斷羣臣初拜謁陵而辭如故自元嘉以來每歲正月輿駕必謁初寧
陵復漢儀也世祖太宗亦每歲拜初寧長寧陵
漢以後天下送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等物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
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魏高貴鄉公甘露二年大將軍參軍太原王倫卒
倫兄俊作表德論以述倫遺美云祇畏王典不得爲銘乃撰錄行事就刊於墓
之陰云爾此則碑禁尚嚴也此後復弛替
晉武帝咸寧四年又詔曰此石獸碑表既私褒美興長虛僞傷財害人莫大於
此一禁斷之其犯者雖會赦令皆當毀壞至元帝大興元年有司奏故驃騎府
主簿故恩營葬舊君顧榮求立碑詔特聽立自是後禁又漸頹大臣長吏人皆
私立義熙中尚書祠部郎中裴松之又議禁斷於是至今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壬辰御臨軒遣使奉璽綬禪位於齊王懸而不樂
宋明帝泰始二年九月有司奏皇太子所生陳貴妃禮秩既同儲宮未詳宮臣
及朝臣並有敬不妃主在內相見又應何儀博士王慶緒議百僚內外禮敬貴
妃應與皇太子同其東朝臣隸理歸臣節太常丞虞愿等同慶緒尚書令建安
王休仁議稱禮云妾既不得體君班秩視子爲序母以子貴經著明文內外致
敬貴妃誠如慶緒議天子姬嬪不容通音介於外雖義可致虔不應有牋表參
詳休仁議爲允詔可
泰豫元年後廢帝即位崇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有司奏皇太妃位亞尊極未
詳國親舉哀格當一同皇太后爲有降異又於本親朞以下當猶服與不前曹
郎王燮之議案喪服傳妾服君之黨得與女君同如此皇太妃服宗與太后無
異但太后既以尊降無服太妃儀不應殊故悉不服也尋本情舉哀其禮不異
又禮諸侯絕朞皇太后雖云不居尊極不容輕於諸侯謂本親朞以下一無所
服有慘自宜舉哀親疏二儀準之太后兼太常丞司馬燮之議禮妾服君之庶
子及女君之黨皆謂大夫士耳妾名雖總而班有貴賤三夫人九嬪位視公卿
大夫猶有貴妾而況天子諸侯之妾爲他妾之子無服既不服他妾之子豈容
服君及女君餘親況皇太后妃貴亞相極禮絕羣后崇輝盛典有踰東儲尚不
服朞太妃豈應有異若本親有慘舉哀之儀宜仰則太后參議以燮之議爲允
太妃於國親無服故宜緣情爲諸王公主於至尊是朞服者反其太妃王妃三
夫人九嬪各舉哀
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八月戊子有司奏雲杜國解稱國子檀和之所生親王求
除太夫人檢無國子除太夫人先例法又無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孫豁之
議春秋母以子貴王雖爲妾是和之所生案五等之例鄭伯許男同號夫人國
子體例王合如國所生太常丞庾蔚之議母以子貴雖春秋明義古今異制因
革不同自頃代以來所生蒙榮唯有諸王既是王者之嬪御故宜兒尊於蕃國
若功高勳重列爲公侯亦有拜太夫人之禮凡此皆朝恩曲降非國之所求子
男妾母未有前比祠部郎中朱膺之議以爲子不得爵父母而春秋有母以子
貴當謂傳國君母本先公嬪媵所因藉有由故也始封之身所不得同若殊績
重勳恩所特賜時或有之不由司存所議參議以蔚之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六月有司奏凡侯伯子男世子喪無嗣求進次息爲世子檢無其例
下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案晉濟北侯荀勗長子連卒以次子輯拜世子先代

成準宜爲今例博士傅郁議禮記微子立衍商禮斯行仲子舍孫姬典攸貶歷代遵循靡替于舊今胙土之君在而世子卒厥嗣未育非孫之謂愚以爲次子有子自宜紹爲世孫若其未也無容遠捜輕屬承綱繼體傳之有由父在立子允稱情典曹郎諸葛雅之議案春秋傳云世子死有母弟則弟無則立長年均則賢義均則卜古之制也今長子早卒無嗣進立次息以爲世子取諸左氏理義無違又孫武所據晉濟北侯荀勖長子卒立次子亦近代成例依文採比竊所允安謂宜開許以爲永制參議爲允詔可

大明十二年十一月有司奏興平國解稱國子袁愍孫母王氏應除太夫人檢無國母除太夫人例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禮下國卿大夫之妻皆命天子以斯而推則子男之母不容獨異博士程彥議以爲五等雖差而承家事等公侯之母榮號得從子男於親尊秩宜顯故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固知從子尊與國均也彥參議以興之議爲允除王氏爲興平縣開國子太夫人詔可

大明四年九月有司奏陳留國王曹虔季長兄虔嗣早卒季襲封之後生子銑以繼虔嗣今依例應拜世子未詳應以銑爲世子爲應立次子錯太學博士王溫之江長議並爲應以銑爲正嗣太常陸澄議立錯右丞徐爰議謂禮後大宗以其不可乏祀諸侯世及春秋成義虔嗣承家傳爵身爲國王雖薨沒無子猶列昭穆立後之日便應即纂國統于時既無承繼虔季以次襲紹虔嗣既列廟饗故自與出繼而還豈容蒸嘗無闕横取他子爲嗣爲人胤嗣又應恭祀先父案禮文公子不得禰諸侯虔嗣無緣降廟既纂銑本長息宜還爲虔季世子詔如爰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劉式之議每至出行未知制與何官分道應有舊科法唯稱中丞專道傳詔荷信詔喚衆官應詔者行得制令無分別他官之文既無畫然定則準承有疑謂皇太子正議東儲不宜與衆同例中丞應與分道揚州刺史丹陽尹建康令並是京輦土地之主或檢校非違或赴救水火事應神速不宜稽駐亦合分道又尋六門則爲行馬之內且禁衛非違並由二衛及領軍未詳京尹建康令門內之徒及公事亦得與中丞分道與有其准參舊儀告報參詳所宜分道聽如臺所上其六門內既非州郡縣部界則不合依門外其尚書令二僕射所應分道亦悉與中丞同

孝武帝大明六年五月詔立凌室藏冰有司奏季冬之月冰壯之時凌室長率山虞及輿隸取冰於深山窮谷涸陰沍寒之處以納于凌陰務令周密無泄其氣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凌室之北仲春之月春分之日以黑羔秬黍祭司寒啓冰室先薦寢廟二廟夏祠用鑑盛冰室一鑑以禦溫氣蠅蚋三御殿及太官膳羞並以鑑供冰自春分至立秋有臣妾喪詔贈秘器自立夏至立秋不限稱數以周喪事繪制夷盤隨冰借給凌室在樂游苑內置長一人保舉吏二人三公黃閣前史無其義史臣按禮記士韠與天子同公侯大夫則異鄭玄注士賤與君同不嫌也夫朱門洞啓當陽之正色也三公之與天子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不敢斥天子蓋是漢來制也張超與陳公牋拜黃閣將有日月是也史臣按今朝士詣三公尚書丞郎詣令僕射尚書並門外下車履度門閫乃納屐漢世朝臣見三公並拜丞郎見八座皆持板揖事在漢儀及漢舊儀然則並有敬也陳蕃爲光祿勳范滂爲主事以公儀詣蕃皆執板入閤至坐蕃不奪滂板滂投板振衣而去郭泰責蕃曰以階級言之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宜省然後敬止在門其來久矣

宋書卷十五

宋書卷十五考證

禮志二司徒長史王申○王。汲古閣本誤壬。又王申。一本作壬申。後一條同。

皇太子夜開諸門墨令銀字棨傳令信○一本無信字。

伏讀明詔感以悲懷輒思仲尼所以抑宰我上聞聖思所以不能已已甚深甚篤○臣承蓄按上字當作之字。之間二字屬上句。聖思二字屬下句。

文明皇后闕及武元楊后○尋繹文義。此不應有闕字。

追皇帝密璽綬於便房神坐○密。當作蜜。

三公黃閤前史無其義○此當另爲一條。諸本皆與上相連。

宋書卷十五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六

禮三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自書契經典咸崇其義而聖人之德莫大於嚴父者也故司馬遷著封禪書班固備郊祀志上紀皇王正祀下錄郡國百神司馬彪又著祭祀志以續終漢中興以後其舊制誕章粲然弘備自茲以降又有異同故復撰次云爾

漢獻帝延康元年十一月己丑詔公卿告祠高廟遣兼御史大夫張音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魏是時魏文帝繼王位南巡在潁陰有司乃爲壇於潁陰之繁陽故城庚午登壇魏相國華歆跪受璽紱以進於王既受畢降壇視燎成祀而返未有祖配之事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是時魏都洛京而神祇兆域明堂靈臺皆因漢舊事四年七月帝將東巡以大軍當出使太常以一特牛告祠南郊自後以爲常及文帝崩太尉鍾繇告謚南郊皆是有事於郊也

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時二漢郊禋之制具存魏所損益可知也

四年八月帝東巡過繁昌使執金吾臧霸行太尉事以特牛祠受禪壇後漢紀章帝詔高邑祠即位壇此雖前代已行之事然爲壇以祀天而壇非神也今無事於上帝而致祀於虛壇未詳所據也

景初元年十月乙卯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爲圓丘詔曰蓋帝王受命莫不恭承天地以彰神明尊祀世統以昭功德故先代之典既著則禘郊祖宗之制備也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自甘泉后土雍宮五時神祇兆位多不經見並以興廢無常一彼一此四百餘年廢無禘禮古代之所更立者遂有闕焉曹氏世系出自有虞氏今祀圓丘以始祖帝舜配號圓丘曰皇皇帝天方丘所祭曰皇皇后地以舜妃伊氏配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以太祖武皇帝配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以武宣皇后配宗祀皇考高祖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十二月壬子冬至始祀皇皇帝天于圓丘以始祖有虞帝舜配自正始以後終魏世不復郊祀

孫權初稱尊號於武昌祭南郊告天文曰皇帝臣權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漢饗國二十有四世歷年四百三十行氣數終祿祚運盡普天弛絕率土分崩孽臣曹丕遂奪神器丕子叡繼世作慝竊名亂制權生於東南遭值期運承乾秉戎志在拯世奉辭行罰舉足爲民羣臣將相州郡百城執事之人咸以爲天意已去於漢漢氏已終於天皇帝位虛郊祀無主休徵嘉瑞前後雜沓歷數在躬不得不受權畏天命敢不敬從謹擇元日登壇柴燎即皇帝位唯爾有神饗之左右有吳永綏天極其後自以居非中土不復脩設中年羣臣奏議宜脩郊祀權曰郊祀當於中土今非其所重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者以天下爲家昔周文武郊於酆鎬非必中土權曰武王伐紂即阼於鎬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爲天子立郊於酆見何經典復奏曰伏見漢書郊祀志匡衡奏徙甘泉河東郊於長安言文王郊於酆權曰文王德性謙讓處諸侯之位明未郊也經傳無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說非典籍正義不可用也虞喜志林曰吳主糾駮郊祀追貶匡衡凡在見者莫不慨然稱善也何承天曰案權建號繼天而郊享有闕固非也末年雖一南郊而遂無北郊之禮環氏吳紀權思崇嚴父配天之義追上父堅尊號爲吳始祖如此說則權末年所郊堅配天也權卒後三嗣主終吳世不郊祀則權不享配帝之禮矣

劉備章武元年即皇帝位設壇建安二十六年夏四月丙午皇帝臣備敢用玄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享今曹操阻兵安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隳廢備宜脩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惟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之威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脩燔瘞告類于大神惟大神尚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章武二年十月詔丞相諸葛亮營南北郊于成都

魏元帝咸熙二年十二月甲子使持節侍中太保鄭沖兼太尉司隸校尉李憙奉皇帝璽綬策書禪帝位于晉丙寅晉設壇場于南郊柴燎告類未有祖配其文曰皇帝臣炎敢用玄牡明告于皇皇后帝魏帝稽協皇運紹天明命以命炎曰昔者唐堯禪位虞舜虞舜又以禪禹邁德垂訓多歷年載暨漢德既衰太祖武皇帝撥亂濟民扶翼劉氏又用受禪于漢粵在魏室仍世多故幾於顛墜實賴有晉匡拯之德用獲保厥肆祀弘濟于艱難此則晉之有大造于魏也誕惟四方之民罔不祗順開國建侯宣禮明刑廓清梁岷苞懷揚越函夏興仁八紘同軌遐邇馳義祥瑞屢臻天人協應無思不服肆予憲章三后用集大命于茲炎惟德不嗣辭不獲命於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于百蠻君長僉曰皇天鑒下求民之瘼既有成命固非克讓所得距違天序不可以無統人神不可以曠主炎虔奉皇運畏天之威敢不欽承休命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望敷佑萬國惟明德是饗

泰始二年正月詔曰有司前奏郊祀權用魏禮朕不慮改作之難今便爲永制衆議紛互遂不時定不得以時供饗神祀配以祖考日夕歎企貶食忘安其使郊祀時羣臣又議五帝卽天也五氣時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已北郊又除先后配祀帝悉從之二月丁丑郊祀宣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是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奏古者丘郊不異宜并圓丘方澤於南北郊更修治壇兆其二至之祀合於二郊帝又從之一如宣帝所用王肅議也是月庚寅冬至帝親祠圓丘於南郊自是後圓丘方澤不別立至今矣太康十年十月乃更詔曰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官云祀天旅上帝又曰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明堂上帝不得爲天也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正經不通且詩敘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宣帝以神武創業既已配天復以先帝配天於義亦不安其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晉武帝太康三年正月帝親郊祀皇太子皇弟皇子悉侍祠非前典也

愍帝都長安未及立郊廟而敗

元帝中興江南太興元年始更立郊兆其制度皆太常賀循依據漢晉之舊也三月辛卯帝親郊祀饗配之禮一依武帝始郊故事初尚書令刁協國子祭酒杜夷議宜須旋都洛邑乃脩之司徒荀組據漢獻帝居許卽便立郊自宜於此脩奉驃騎王導僕射荀崧太常華恆中書侍郎庾亮皆同組議事遂施行按元帝紹命中興依漢氏故事宜享明堂宗祀之禮江左不立明堂故闕焉

明帝太寧三年七月始詔立北郊未及建而帝崩故成帝咸和八年正月追述前旨於覆舟山南立之是月辛未祀北郊始以宣穆張皇后配地魏氏故事非晉舊也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將北郊有疑議太常顧和表曰太始中合二至之祀於二郊北郊之月古無明文或以夏至或同用陽復漢光武正月辛未始建北郊此則與南郊同月及中興草創百度從簡合北郊於一丘憲章未備權用斯禮蓋時宜也至咸和中議別立北郊同用正月魏承後漢正月祭天以地配而稱周禮三王之郊一用夏正於是從和議是月辛未南郊辛巳北郊帝皆親奉

安帝元興三年三月宋高祖討桓玄走之己卯告義功于南郊是年帝蒙塵江陵未返其明年應郊朝議以爲依周禮宗伯攝職三公行事尚書左丞王納之獨曰既殯郊祀自是天子當陽有君存焉稟命而行何所辯也齊之與否豈如今日之比乎議者又云今宜郊故是承制所得命三公行事又郊天極尊唯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庶人以上莫不蒸嘗嫡子居外庶子執事禮文炳然未有不親受命而可祭天者又武皇受禪用二月郊元帝中興以三月郊今郊時未過日望輿駕無爲欲速而無據使皇輿旋返更不得親奉遂從納之議

晉恭帝元熙二年五月遣使奉策禪帝位于宋永初元年六月丁卯設壇南郊受皇帝璽紱柴燎告類策曰皇帝臣諱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晉帝以卜世告終曆數有歸欽若景運以命于諱夫樹君司民天下爲公德充帝王樂推攸集越俶唐虞降暨漢魏靡不以上哲格文祖元勳陟帝位故能大拯黔黎垂訓無窮晉自東遷四維弗樹宰輔焉依爲日已久難棘隆安禍成元興遂至帝王

遷播宗祀湮滅讉雖地非齊晉衆無一旅仰憤時難俯悼橫流投袂一麾則皇
祚剋復及危而能持顛而能扶姦宄具殲僭僞必滅誠否終必泰興廢有期至
於撥亂濟民大造晉室因藉時運以尸其勞加以殊俗慕義重譯來款正朔所
暨咸服聲教至乃三靈垂象山川告祥人神和協歲月茲著是以羣公卿士億
兆夷人僉曰皇帝降鑒於上晉朝款誠於下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暫
曠遂逼羣議恭茲大禮猥以寡德託于兆民之上雖仰畏天威略是小節顧深
永懷祗懼若厲敬簡元日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酬萬國之嘉望克隆天保永
祚于有宋惟明靈是饗
永初元年皇太子拜告南北郊
永初二年正月上辛上親郊祀
文帝元嘉三年車駕西征謝晦幣告二郊
孝武帝孝建元年六月癸巳八座奏劉義宣臧質干時犯順滔天作戾連結淮
岱謀危社稷質反之始戒嚴之日二郊廟社皆已遍陳其義宜爲逆未經同告
輿駕將發醜徒冰消質既梟懸義宣禽獲二寇俱殄並宜昭告檢元嘉三年討
謝晦之始普告二郊太廟賊既平蕩唯告太廟太社不告二郊禮官博議太學
博士徐宏孫勃陸澄議禮無不報始既遍告今賊已禽不應不同國子助教蘇
瑋生議案王制天子巡狩歸假于祖禰又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告于祖奠于禰
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廟山川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反必告于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又云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反必
告至天子諸侯雖事有小大其禮略鈞告出告至理不得殊鄭云出入禮同其
義甚明天子出征類于上帝推前所告者歸必告至則宜告郊不復容疑元嘉
三年唯告廟社未詳其義或當以禮記唯云歸假祖禰而無告郊之辭果立此
義彌所未達夫禮記殘缺之書本無備體折簡敗字多所闕略正應推例求意
不可動必徵文天子反行告社亦無成記何故告郊獨當致嫌但出入必告蓋
孝敬之心既以告歸爲義本非獻捷之禮今輿駕竟未出宮無容有告至之文
若陳告不行之禮則爲未有前准愚謂祝史致辭以昭誠信苟其義舛於禮自
可從實而闕臣等參議以應告爲允宜並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廟太社依舊公
卿行事詔可
孝建二年正月庚寅有司奏今月十五日南郊尋舊儀廟祠至尊親奉以太尉
亞獻南郊親奉以太常亞獻又廟祠行事之始以酒灌地送神則不灌而郊初
灌同之於廟送神又灌議儀不同於事有疑輒下禮官詳正太學博士王膺之
議案周禮大宗伯佐王保國以吉禮事鬼神祇禋祀昊天則今太常是也以郊
天太常亞獻又周禮外宗云王后不與則贊宗伯鄭玄云后不與祭宗伯攝其
事又說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獻中代以來后不廟祭則應依禮
大宗伯攝亞獻也而今以太尉亞獻鄭注禮月令云三王有司馬無太尉太尉
秦官也蓋世代彌久宗廟崇敬攝后事重故以上公亞獻又議履時之思情深
於霜露室戶之感有懷於容聲不知神之所在求之不以一處鄭注儀禮有司
云天子諸侯祭於祊而繹繹又祭也今廟祠闕送神之祼將移祭於祊繹明在
於留神未得而殺禮郊廟祭殊故灌送有異太常丞朱膺之議案周禮大宗伯
使掌典禮以事神爲上職總祭祀而昊天爲首今太常卽宗伯也又尋袁山松
漢百官志云郊祀之事太尉掌亞獻光祿掌三獻太常每祭祀先奏其禮儀及
行事掌贊天子無掌獻事如儀志漢亞獻之事專由上可不由秩宗貴官也今
宗廟太尉亞獻光祿三獻則漢儀也又賀循制太尉由東南道升壇明此官必
預郊祭古禮雖由宗伯然世有因革上司亞獻漢儀所行愚謂郊祀禮重宜同
宗廟且太常既掌贊天子事不容兼又尋灌事禮記曰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
人先求諸陽樂三闋然後迎牲則殷人後灌也周人先求諸陰灌用鬯達於淵
泉既灌然後迎牲則周人先灌也此謂廟祭非謂郊祠案周禮天官凡祭祀贊
王祼將之事鄭注云祼者灌也唯人道宗廟有灌天地大神至尊不灌而郊未
始有灌於禮未詳淵儒注義炳然明審謂今之有灌相承爲失則宜無灌通關
八座丞郎博士並同膺之議尚書令建平王宏重參議謂膺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正月丙午朔有司奏今月六日南郊輿駕親奉至時或雨魏世值雨
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晉時既出遇雨顧和亦云宜更告徐禪云晉武之世或

用丙或用己或用庚使禮官議正幷詳若得遷日應更告廟與不博士王燮之議稱遇雨遷郊則先代成議禮傳所記辛日有徵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玄注曰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者取其齋戒自新也又月令曰乃擇元日祈穀于上帝注曰元日謂上辛郊祭天也又春秋載郊有二成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曰曷用郊用正月上辛哀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曰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以斯明之則郊祭之禮未有不用辛日者也晉氏或丙或己或庚並有別議武帝以十二月丙寅南郊受禪斯則不得用辛也又泰始二年十一月己卯始幷圜丘方澤二至之祀合於二郊三年十一月庚寅冬至祠天郊于圜丘是猶用圜丘之禮非專祈穀之祭故又不得用辛也今之郊饗既行夏時雖得遷郊謂宜猶必用辛也徐禪所據或為未宜又案郊特牲曰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鄭玄注曰受命謂告退而卜也則告義在郊非為告日今日雖有遷而郊禮不異愚謂不宜重告曹郎朱膺之議案先儒論郊其議不一周禮有冬至日圜丘之祭月令孟春有祈穀于上帝鄭氏說圜丘祀昊天上帝以帝嚳配所謂禘也祈穀祀五精之帝以后稷配所謂郊也二祭異時其神不同諸儒云圜丘之祭以后稷配取其所在名之曰郊以形體言之謂之圜丘名雖有二其實一祭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然則晉代中原不用辛日郊如徐禪議也江左以來皆用正月當以傳云三王之郊各以其正晉不改正朔行夏之時故因以首歲不以冬日皆用上辛近代成典也夫祭之禮過時不舉今在孟春郊時未過值雨遷日於禮無違既以告日而以事不從禋祀重敬謂宜更告高堂隆云九日南郊十日北郊是為北郊可不以辛也尚書何偃議鄭玄注禮記引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周禮凡國大事多用正歲左傳又啓蟄而郊則鄭之此說誠有據矣衆家異議或云三王各用其正郊天此蓋曲學之辯於禮無取固知穀梁三春皆可郊之月真所謂膚淺也然用辛之說莫不必同晉郊庚己參差未見前徵愚謂宜從晉遷郊依禮用辛燮之以受命作龜知告不在日學之密也右丞徐爰議以為郊禮用辛有礙遷日禮官祠曹考詳已備何偃據禮不應重告愚情所同尋告郊剋辰於今宜改告事而已次辛十日居然展齋養牲在滌無緣三月謂毛血告牷之後雖有事礙便應有司行事不容遷郊衆議不同參議宜依經遇雨遷用後辛不重告若殺牲薦血之後值雨則有司行事詔可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辛酉詔曰朕載新寶命仍離多難戎車遄駕經略務殷禋告雖備弗獲親禮今九服既康百祀咸秩宜聿遵前典郊謁上帝有司奏檢未有先准黃門侍郎徐爰議虞稱肆類殷述昭告蓋以創世成功德盛業遠開統肇基必享上帝漢魏以來聿遵斯典高祖武皇帝克伐偽楚晉安帝尚在江陵即於京師告義功于郊兆伏惟太始應符神武英斷王赫出討戎戒淹時雖司奉弗虧親謁尚闕謹尋晉武郊以二月晉元禋以三月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典不得拘以常祀限以正月上辛愚謂宜下史官考擇十一月嘉吉車駕親郊奉謁昊天上帝高祖武皇帝配饗其餘祔食不關今祭尚書令建安王休仁等同爰議參議為允詔可

泰始六年五月乙亥詔曰古禮王者每歲郊享爰及明堂自晉以來間年一郊明堂同日質文詳略疎數有分自今可間二年一郊間歲一明堂外可詳議有司奏前兼曹郎虞愿議郊祭宗祀俱主天神而同日殷薦於義為黷明詔使圜丘報功三載一享明堂配帝間歲昭薦詳辰酌衷實允懋典緣諮參議並同曹郎王延秀重議改革之宜實如聖旨前虞愿議蓋是仰述而已未顯後例謹尋自初郊間二載明堂間一年第二郊與第三明堂還復同歲愿謂自始郊明堂以後宜各間二年以斯相推長得異歲通關八座同延秀議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丁巳有司奏郊祀明堂還復同日間年一脩

漢文帝初祭地祇於渭陽以高帝配武帝立后土祠於汾陰亦以高帝配漢氏以太祖兼配天地則未以后配地也王莽作相引周禮享先妣為配北郊夏至祭后土以高后配自此始也光武建武中不立北郊故后地之祇常配食天壇山川羣望皆在營內凡一千五百一十四神中元年建北郊使司空馮魴告高廟以薄后代呂后配地江左初未立北壇地祇衆神共在天郊也晉成帝立

二郊天郊則六十二神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軒轅后土太一天一太微鉤陳北極雨師雷電司空風伯老人六十二神也地郊則四十四神五嶽四望四海四瀆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嶽山白山霍山醫無閭山蔣山松江會稽山錢唐江先農凡四十四也江南諸小山蓋江左所立猶如漢西京關中小水皆有祭秩也二郊所秩官有其注

宋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司空羨之尚書令亮等奏曰臣聞崇德明祀百王之令典憲章天人自昔之所同雖因革殊時質文異世所以本情篤教其揆一也伏惟高祖武皇帝允協靈祇有命自天弘日靜之勤立蒸民之極帝遷明德光宅八表太和宣被玄化遐通陛下以聖哲嗣徽道孚萬國祭禮久廢思光鴻烈饗帝嚴親今實宜之高祖武皇帝宜配天郊至於地祇之配雖禮無明文先代舊章每所因循魏晉故典足為前式謂武敬皇后宜配北郊蓋述懷以追孝躋聖敬於無窮對越兩儀允洽幽顯者也明年孟春有事於二郊請宣攝內外詳依舊典詔可

晉武帝太康二年冬有司奏三年正月立春祠時日尚寒可有司行事詔曰郊祀禮典所重中間以軍國多事臨時有所妨廢故每從奏可自今方外事簡唯此為大親奉禋享固常典也成帝祠南郊遇雨侍中顧和啓宜還更剋日詔可

漢明帝據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之禮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洛陽祭其帝與神車服各順方色魏晉依之江左以來未遑脩建

宋孝武大明五年四月庚子詔曰昔文德在周明堂崇祀高烈惟漢汶邑斯尊所以職祭罔僁氣令斯正鴻名稱首濟世飛聲朕皇考太祖文皇帝功耀洞元聖靈昭俗內穆四門仁濟羣品外薄八荒威憺殊俗南腦勁越西髕剛戎裁禮興稼穡之根張樂協四氣之紀匡飾墳序引無題之外旌延寶臣盡感德之範訓深劭農政高刑厝萬物據通百神薦祉動協天度下沿地德故精緯上靈動殖下瑞諸侯軌道河溓海夷朕仰憑洪烈入子萬姓皇天降祐迄將一紀思奉揚休德永播無窮便可詳考姬典經始明堂宗祀先靈式配上帝誠敬克展幽顯咸秩惟懷永遠感慕崩心有司奏伏尋明堂辟雍制無定文經記參差傳說乖舛名儒通哲各事所見或以為名異實同或以為名實皆異自漢暨晉莫之能辨周書云清廟明堂路寢同制鄭玄注禮儀生於斯諸儒又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屋宇堂个戶牖達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參詳鄭玄之注差有準據裴頠之奏竊謂可安國學之南地實丙巳爽塏平暢足以營建其墻宇規範宜擬則太廟唯十有二間以應期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祭皇天上帝雖為差降至於三載恭祀理不容異自郊徂宮亦宜共日禮記郊以特牲詩稱明堂羊牛吉蠲雖同質文殊典且郊有燔柴堂無禋燎則鼎俎彝簋一依廟禮班行百司搜材簡工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量物商程剋今秋繕立乃依頠議但作大殿屋雕畫而已無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之制六年正月南郊還世祖親奉明堂祠祭五時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鄭玄議也官有其注

大明五年九月甲子有司奏南郊祭用三牛廟四時祠六室用二牛明堂肇建祠五帝太祖文皇帝配未詳祭用幾牛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案鄭玄注禮記大傳稱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配五帝也夫五帝司方位殊功一牲牢之用理無差降太祖文皇帝躬成天地則道兼覆載左右羣生則化洽四氣祖宗之稱不足彰無窮之美金石之音未能播勳烈之盛故明堂聿脩聖心所以昭玄極汎配宗廟先儒所以得禮情愚管所見謂宜用六牛博士虞龢議祀帝之名雖五而所生之實常一五德之帝迭有休王各有所司故有五室宗祀所主要隨其王而饗焉主一配一合用二牛祠部郎顏奐議祀之為義並五帝以為言帝雖云五牲牢之用謂不應過郊祭廟祀宜用二牛

明帝泰始七年十月庚子有司奏來年正月十八日祠明堂尋舊南郊與明堂同日並告太廟未審今祀明堂復告與不祠部郎王延秀議案鄭玄云郊者祭天之名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明堂異處以避后稷謹尋郊宗二祀既名殊實同至於應告不容有異守尚書令袁粲等並同延秀議

魏明帝世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巡狩爲先昭祖揚禰封禪爲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刊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跡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德不刊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歎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前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緒繼百世之廢始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崛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復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答詔也帝雖拒濟議而實使高堂隆草封禪之儀以天下未一不欲便行大禮會隆卒故不行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衞瓘尚書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寔張華等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算席卷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爲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爲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諡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黃帝以前古傳昧略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發周道既沒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將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內歸心武功之威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祚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湖沅湘之表凶桀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暫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黃軒之征大禹遺略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爲祥周武以烏魚爲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勤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內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瓘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漢之陰日南北戶莫不通屬茫茫禹跡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脩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勒功告成邪瓘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必有曆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沖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歲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寫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此朕日夜之望無所復下諸府矣勿復爲煩瓘等又奏臣聞唐虞二代濟世弘功之君莫不仰答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履梁父未有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勳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塞神祇之款望使大晉之典謨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無復紛紜也

太康元年冬王公有司又奏自古聖明光宅四海封禪名山著於史籍作者七十四君矣舜禹之有天下巡狩四嶽躬行其道易著觀民省方禮有升中于天

詩頌陟其高山皆載在方策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周公以魯蕃列于諸侯或享于岐山或有事泰山徒以聖德猶得爲其事自是以來功薄而僭其義者不可勝言號謚不泯以至于今況高祖宣皇帝肇開王業海內有截世宗景皇帝濟以大功輯寧區夏太祖文皇帝受命造晉蕩定蜀漢陛下應期龍興混壹六合澤被羣生威震無外昔漢氏失統吳蜀鼎峙兵興以來近將百年地險俗殊民望絕塞以爲分外其日久矣大業之隆重光四葉不羈之寇二世而平非聰明神武先天弗違孰能巍巍其有成功若茲者歟臣等幸以千載得遭運會親奉大化目覩太平至公之美誰與爲讓宜祖述先朝憲章古昔勤功岱嶽登封告成弘禮樂之制正三雍之典揚名萬世以顯祖宗是以不勝大願敢昧死以聞請告太常具禮儀上復詔曰所議誠前烈之盛事也方今未可以爾便報絕之

宋太祖在位長久有意封禪遣使履行泰山舊道詔學士山謙之草封禪儀注其後索虜南寇六州荒毀其意乃息

世祖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脩前緒而跡淪言廢蔑記於竹素者焉可畢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絕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尙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彝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彙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軫墟紫煙藹於邦甸錫冕兆九五之徵文豹赴天曆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冥休道冠軒堯惠深亭毒而猶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惡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穹昊膺茲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晉濟橫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蠲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曆明達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迺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煙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墟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跡車一其軌書罔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凰已儀比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降霧於宮樹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合榦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圃至夫霜毫玄文素翮赬羽泉河山嶽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畿憬塗之謁抗驛絕祖之奏彪炳雜沓粵不可勝言太平之應茲焉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脩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關使啓闢謁紫宮朝太一奏鈞天詠雲門贊揚幽奧超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茲典度詔曰太宰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爲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業德薄勤淺鑒寐崩愧頃麟鳳表禎茅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思乎猶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朕將試哉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勳上烈融章未分鳴光委緒歇而罔滅若其顯諡略騰軌則系綴聲采徽略闃聽爰洎姬漢風流尙存遺芬餘榮綿映紀緯雖年絕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綵奏玉潤鏤迹以爍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歟之禮日觀殆脩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茲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脩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滕非虛奏書匪妄埋璧兩紓神渟厥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宮載竚散火投郊流星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曆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漫紛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啓遘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暉聖上韜籙蕃河竚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時來躍飛鳳舉澄氣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穨天重耀儲正凝位於兼明衰嶽蕃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聲發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逸奏玉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川丘夙禮綱威巡軾表綏中甸史流其穌民挹其風於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闕望內安侯之長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卉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權光弛燭天岱

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鼎振采泗淵雲皇王巘摛藻闕漢拜角即音栖翔禁籞衮甲霜味翻舞川肆榮泉流鎮後昭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內澤若其雪趾青翹玄文朱綠日月郊甸擇木弄音重以榮露騰軒薦雲掩閣鎬穎孳萌移華淵禁山輿岈衡雲鶴竦翼海鰈泳流江茅吐蔭校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邑以待禮豈非神覦氣昌物瑞雲照蒲軒龜軫闕泉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抽奇顯古該潤圖史施詳閱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關耀冠榮名擒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虛挹將使玄祇缺觀幽瑞乖期梁甫無威德之容介丘靡聲聞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貢絕金之楛肅靈重表珍符兼耽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闡休章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縣鞉動音洪鍾竦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於是績環佩端玉藻鳴鳳岈律騰駕流文閒綵比象之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煒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客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五神以相列闢九關以集靈警衛兵而開雲先雨祗以灑路霞凝生闕煙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靄爾乃臨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皇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聞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絕拘採遺文辨明訓誥闕 遴訪鄒魯草滕書壇玉之禮具竦石繩金之儀和芝潤瑛鎸璽乾封懼弗軌屬上徽煇當王則謹奉儀注以聞詔曰天生神物昔王稱愧況在寡德敢當鴻貺今文軌未一可停此奏

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以河北十郡封魏武帝爲魏公是年七月始建宗廟于鄴自以諸侯禮立五廟也後雖進爵爲王無所改易延康元年文帝繼王位七月追尊皇祖爲太王丁夫人曰太王后黃初元年十一月受禪又追尊太王曰太皇帝皇考武王曰武皇帝明帝太和三年六月又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廟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曾祖高皇祖太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世不毀然則所祠止於親廟四室也至明帝太和三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令丞奉薦而使行太傅太常韓暨行太廟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皇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有司始更奏定七廟之制曰大魏三聖相承以成帝業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爲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爲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宜爲魏烈祖更於太祖廟北爲二祧其左爲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孫盛魏氏春秋曰夫謚以表行廟以存容皆於既歿然後著焉所以原始要終以示百世者也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昔華樂以厚斂致譏周人以豫凶違禮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文帝甄后賜死故不列廟明帝即位有司奏請追謚曰文昭皇后使司空王朗持節奉策告祠于陵三公又奏曰自古周人歸祖后稷又特立廟以祀姜嫄今文昭皇后之於後嗣聖德至化豈有量哉夫以皇家世妃之尊神靈遷化而無寢廟以承享祀非以報顯德昭孝敬也稽之古制宜依周禮先妣別立寢廟奏可以太和元年二月立廟於鄴四月洛邑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慈親明帝爲之改容以太牢告廟至景初元年十二月己未有司又奏文昭皇后廟京師永傳享祀樂舞與祖廟同廢鄴廟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何承天曰案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故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漢獻帝延康元年七月魏文帝幸譙親祠譙陵此漢禮也漢氏諸陵皆有園寢者承秦所爲也說者以爲古前廟後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以藏主四時祭祀寢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薦新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漢因弗改陵上稱寢殿象生之具古寢之意也及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漢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黃初三年乃詔曰先帝躬履節儉遺詔省約子以述父爲孝臣以繫事爲忠古不墓祭皆設於廟高陵上殿屋皆毀壞車馬還廐衣服藏府以從先帝儉德之

志及文帝自作終制又曰壽陵無立寢殿造園邑自後至今陵寢遂絕
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爲長沙太守長沙臨湘縣立堅廟而已權既不親祠
直是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使太守祠也堅廟又見尊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又
以民人所發吳芮冢材爲屋未之前聞也於建鄴立兄長沙桓王策廟於朱爵
橋南權疾太子所禱即策廟也權卒子亮代立明年正月於宮東立權廟曰太
祖廟既不在宮南又無昭穆之序及孫晧初立追尊父和曰文皇帝晧先封烏
程侯即改葬和於烏程西山號曰明陵置園邑二百家於烏程立陵寢使縣令
丞四時奉祀寶鼎元年遂於烏程分置吳興郡使太守執事有司尋又言宜立
廟京邑寶鼎二年遂更營建號曰清廟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備官僚中
軍步騎以靈輿法駕迎神主於明陵親引仁拜送於庭比仁還中吏手詔曰夜
相繼奉問神靈起居動止巫覡言見和被服顏色如平日晧悲喜悉召公卿尚
書詣闕下受賜靈輿當至使丞相陸凱奉三牲祭於近郊晧於金城外露宿明
日望拜於東門之外又拜廟薦饗比七日三祭倡伎晝夜娛樂有司奏祭不欲
數數則黷宜以禮斷情然後止

劉備章武元年四月建尊號於成都是月立宗廟祫祭高祖已下備紹世而起
亦未辨繼何帝爲禰亦無祖宗之號劉禪面縛北地王諶哭於昭烈之廟此則
備廟別立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增封晉文帝進爵爲王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忠武侯
爲晉景王是年八月文帝崩諡曰文王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丙寅受禪丁卯
追尊皇祖宣王爲宣皇帝伯考景王爲景皇帝考文王爲文皇帝宣王妃張氏
爲宣穆皇后景王夫人羊氏爲景皇后二年正月有司奏天子七廟宜如禮營
建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是羣臣奏議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
室制爲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弘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之繁華遵一宮
之尊遠昔舜承堯禪受終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正月元日又格于文祖此
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
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爲三昭三穆是
時實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禰六世與景帝爲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
又詔曰主者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於祗奉神明情猶未安宜更營造崇
正永制於是改創宗廟十一月追尊景帝夫人夏侯氏爲景懷皇后

太康元年靈壽公主脩麗祔于太廟周漢未有其準魏明帝則別立廟晉又異
魏也六月因廟陷當改治羣臣又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如禮詔又曰古
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一廟七室於禮無廢於情爲敘亦隨時之宜也其便仍
舊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內窮壯極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爾廟成帝率
百官遷神主于新廟自征西以下車服導從皆如帝者之儀摯虞之議也至世
祖武皇帝崩則遷征西及惠帝崩又遷豫章而惠帝世愍懷太子太子二子哀
太孫臧沖太孫尙並祔廟元帝世懷帝殤太子又祔廟號爲陰室四殤懷帝初
又策諡武帝楊后曰武悼皇后改葬峻陽陵側別立弘訓宮不列於廟元帝既
即尊位上繼武帝於禮爲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是時西京神主堙滅
虞庭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潁川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
從刁協以兄弟爲世數故也于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三祖毀主權居別室太
興三年將登愍帝之主於是乃定更制還復豫章潁川二主于昭穆之位以同
惠帝嗣武帝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尊之義在廟不替也至元帝崩
則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至明帝崩而潁川
又遷猶十室也于時續廣太廟故三遷主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成帝
咸和三年蘇峻覆亂京都溫嶠等入伐立行廟於白石告元帝先后曰逆臣蘇
峻傾覆社稷毀棄三正汙辱海內臣亮等手刃戎首龔行天罰惟中宗元皇帝
肅祖明皇帝明穆皇后之靈降鑒有罪剿絕其命翦此羣兇以安宗廟臣等雖
隕首摧軀猶生之年咸康七年五月始作武悼皇后神主祔於廟配饗世祖成
帝崩而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還京兆始十一室也康帝崩京兆還入西
儲同謂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穆帝崩而哀帝海西並爲
兄弟無所登降咸安之初簡文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
主復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孝武皇帝太元十六年改作太廟殿正

室十六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八間棟高八丈四尺堂基長三十九丈一尺廣
十丈一尺堂集方石庭以塼尊備法駕遷神主于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
子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之儀是與太康異也諸主既入廟設
脯醢之奠及新廟成帝主還室又設脯醢之奠十九年二月追尊簡文母會稽
太妃鄭氏為簡文皇帝宣太后立廟太廟道西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
世四祧故事安帝隆安四年以孝武母簡文李太后帝母宣德陳太后祔于宣
鄭太后之廟

元興三年三月宗廟神主在尋陽已立新主于太廟權告義事四月輔國將軍
何無忌奉送神主還丙子百官拜迎于石頭戊寅入廟安帝崩未及禘而天祿
終焉

宋武帝初受晉命為宋王建宗廟於彭城依魏晉故事立一廟初祠高祖開封
府君曾祖武原府君皇祖東安府君皇考處士府君武敬臧后從諸侯五廟之
禮也既即尊位乃增祠七世右北平府君六世相國掾府君為七廟永初初追
尊皇考處士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
祖崩神主升廟猶從昭穆之序如魏晉之制虛太祖之位也廟殿亦不改構又
如晉初之因魏也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西晉宣太
后地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北面稱臣
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華恆議
今聖上繼武皇帝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執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廟之
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以為惠懷及愍宜別立廟然臣愚謂廟
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二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
論之宜還復豫章潁川全祠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溫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
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劍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
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經既正於情又
安矣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嶠又曰
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
人於是帝從嶠議悉施用之孫盛晉春秋曰陽秋傳云臣子一例也雖繼君位
不以後尊降廢前敬昔魯僖上嗣莊公以友于長幼而外之為逆準之古義明
詔是也

穆帝永和二年七月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
三府君毀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奉還於
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
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祖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
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
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
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表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
可別立室藏之至殷禘則祭于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諸儒謂太
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皇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
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
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
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
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玄成等以毀主瘞於園
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
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於是撫軍將軍會稽王司馬昱尚書劉劭
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
禮宣答曰舜廟所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毀不居舜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
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禮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
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
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張憑議或疑陳於太祖者皆
其後毀主憑案古議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主居太祖之上亦可無
疑矣安帝義熙九年四月將殷祭詔博議遷毀之禮大司馬琅邪王司馬德文

議太始之初，虛太祖之位，而緣情流遠，上及征西，故世盡則宜毀，而宣皇帝正太祖之位。又漢光武帝移十一帝主於洛邑，則毀主不設，理可推矣。宜從范宣之言，築別室以居四府君之主，永藏而不祀也。大司農徐廣議，四府君嘗處廟室之首，歆率土之祭，若埋之幽壤，於情理未必咸盡。謂可遷藏西儲，以為遠祧而禘饗永絕也。太尉咨議參軍袁豹議，仍舊無革，殷祠猶及四府君，情理為允。祠部郎臧燾議，四府君之主，享祀禮廢，則亦神所不依，宜同虞主之瘞埋矣。時高祖輔晉，與大司馬議同，須後殷祀行事改制。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五月壬戌，詔曰：昔建太廟，每事從儉約，思與率土致力備禮。又太祖虛位，明堂未建，郊祀國之大事，而稽古之制闕然，便可詳議。祠部郎徐邈議：圓丘郊祀，經典無二，宣皇帝嘗辨斯義，而檢以聖典，爰及中興，備加研極，以定南北二郊，誠非異學所可輕改也。謂仍舊為安。武皇帝建廟，六世三昭三穆，宣皇帝剏基之主，實惟太祖，親則王考。四廟在上，未及遷世，故權虛東向之位也。兄弟相及，義非二世，故當今廟祀，世數未足，而欲太祖正位，則違事七之義矣。又禮曰：庶子王亦禘祖立廟，蓋謂支胤授位，則親近必復，京兆府君於今六世，宜復立此室，則宣皇未在六世之上，須前世既遷，乃太祖位定耳。京兆遷毀，宜藏主於石室，雖禘祫猶弗及，何者？傳稱毀主升合乎太祖，升者自下之名，不謂可降尊就卑也。太子太孫陰室四主，儲嗣之重，升祔皇祖所配之廟，世遠應遷，然後從食之孫，與之俱毀。明堂圓方之制，綱領已舉，不宜闕配帝之祀。且王者以天下為家，未必一邦，故周平、光武無廢於二京也。周公宗祀文王，漢明配以世祖，自非惟新之考，孰配上帝。邈又曰：明堂所配之神，積疑莫辨。按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祖考同配，則上帝亦為天，而嚴父之義顯。周禮旅上帝者，有故告天，與郊祀常禮同用四圭，故並言之。若上帝者五帝，經文何不言祀天旅五帝，祀地旅四望乎。人帝之與天帝，雖天人之通謂，然五方不可言上帝，諸侯不可言大君也。書無全證，而義容彼此，故太始、太康二紀之間，興廢迭用矣。侍中車胤議，又曰：明堂之制，既其難詳，且樂主於和，禮主於敬，故質文不同，音器亦殊。既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守其形範，而不知弘本順民乎。九服咸寧，河朔無塵，然後明堂辟雍可崇而脩之。中書令王珉意與胤同。太常孔汪議：太始開元，所以上祭四府君，誠以世數尚近，可得饗祠，非若殷周先世王迹所因也。向使京兆爾時在七世之外，自當不祭。此四王推此知既毀之後，則殷禘所絕矣。吏部郎王忱議：明堂則天象地，儀觀之大，宜俟皇居反舊，然後脩之。驃騎將軍會稽王司馬道子、尚書令謝石意同忱議。於是奉行一無所改。

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啓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又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於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至於應寢而脩，意所未譬。安國又啓：范泰云，今既祔遂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二殷策文見在廟。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陛下追述先旨，躬服重制，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為憲司，自應明審是非，羣臣所啓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曾無糾正，遂非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於是博士徐乾皆免官。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謐、丹陽尹孟昶議：有非常之慶，必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蓋施於經常爾，至於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旋

幸理同受命愚謂理運惟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中領軍謝混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日考時致敬且禮意尙簡去年十月祠雖於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太學博士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員外散騎侍郎領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當有故而還在冬但未詳其事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邵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成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建用十月本非正期不應即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月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尙書奏從王謐議以元年十月爲始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周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祼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綅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祠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鄭玄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遇禘則禘遇祫則祫鄭玄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魯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傳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宋殷祭皆即吉乃行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啓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啓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于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康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以來四月未得殷祠還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五年十一月己酉弘訓羊太后崩宗廟廢一時之祀天地明堂去樂且不上胙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祠以穆帝崩後不作樂初永嘉中散騎常侍江統議曰陽秋之義去樂卒事是爲吉祭有廢樂也故升平末行之其後太常江逌表穆帝山陵之後十月殷祭從太常丘夷等議撤樂逌尋詳今行漢制無特祀之別既入廟吉禘何疑於樂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乘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宋書卷十六

宋書卷十六考證

禮志三若其顯蹟略騰軌則系綴縻系微眇聞聽○二略字可疑南本蹟下無略字義亦不可通

祠部郎臧燾議四府君之主○燾諸本皆訛壽今據南史臧燾傳改正

宋書卷十六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七

禮四

宋文帝元嘉三年五月庚午以誅徐羨之等讎恥已雪幣告太廟

元嘉三年十二月甲寅西征謝晦告太廟太社晦平車駕旋軫又告

元嘉六年七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伏見太廟烝嘗儀注皇帝行事畢出便坐三公已上獻太祝送神于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退謹尋清廟之道所以肅安神也禮曰廟者貌也神靈所馮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俎車駕至止並弗奉迎夫不迎而送送而後辭闇短之情實用未達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庶感降來格因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于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謹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判博士江邃議在始不逆明在廟也卒事而送節孝思也若不送而辭是舍親也辭而後送是遣神也故孝子不忍違其親又不忍遣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烝嘗之義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哀以送往祭統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合符契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于廟門拜尸不顧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於臣入廟中則全於君君在門外則疑於君入廟則全於臣是故不出者明君臣之義邃等三人謂舊儀爲是唯博士陳珉同道娛議參詳邃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擬經禮道娛珉所據難從今衆議不一宜遵舊體詔可

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按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間祀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也春秋傳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于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于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尙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寢不報

元嘉七年四月乙丑有司奏曰禮喪服傳云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今礿祀既戒而掖庭有故下太常依禮詳正太學博士江邃袁朗徐道娛陳珉等議參互不同殿中曹郎中領祠部謝元議以爲遵依禮傳使有司行事於義爲安輒重參詳宗廟敬重饗祀精明雖聖情罔極必在親奉然苟曰有疑則情以禮屈無所稱述於義有據請聽如元所上詔可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閏刺署典宗廟社稷祠祀薦五牲牛羊豕雞並用雄其一種市買由來送雌竊聞周景王時賓起見雄雞自斷其尾曰雞憚犧不祥今何以用雌求下禮官詳正勒太學依禮詳據博士徐道娛等議稱案禮孟春之月是月也犧牲無用牝如此是春月不用雌爾秋冬無禁雄雞斷尾自可是春月太常丞司馬操議尋月令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牝若如學議春祠三牲以下便應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雞重更勒太學議答博士徐道娛等又議稱凡宗祀牲牝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牝者蓋明在春必雄秋冬可雌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牲不改在雞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末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參詳閏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雄雞

孝武帝孝建三年五月丁巳詔以第四皇子出紹江夏王太子叡爲後有司奏皇子出後檢未有告廟先例輒勒二學禮官議正應告與不告者爲告幾室太學博士傅休議禮無皇子出後告廟明文晉太康四年封北海王寔紹廣漢殤

王後告于太廟漢初帝各異廟故告不必同自漢明帝以來乃共堂各室魏晉依之今既共堂若獨告一室而闕諸室則于情未安太常丞庾亮之議案禮大事則告祖禰小事則特告禰今皇子出嗣宜告禰廟祠部朱膺之議以爲有事告廟蓋國之常典今皇子出紹事非常均愚以爲宜告賀循云古禮異廟唯謁一室是也既皆共廟而闕於諸帝於情未安謂循言爲允宜在皆告兼右丞殿中郎徐爰議以爲國之大事必告祖禰皇子出嗣不得謂小昔第五皇子承統廬陵備告七廟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元年六月己卯朔詔以前太子步兵校尉祗男歆紹南豐王朗有司奏朗先嗣營陽告廟臨軒檢繼體爲舊不告廟臨軒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王燮之議南豐昔別開土宇以紹營陽義同始封故有臨軒告廟之禮今歆奉詔出嗣則成繼體先爵猶存事是傳襲不應告廟臨軒祠部郎朱膺之議南豐王嗣爵封已絕聖恩垂矜特詔繼茅土復申義同始封爲之告廟臨軒殿中郎徐爰議營陽繼體皇基身亡封絕恩詔追封錫以一城既始啓建茅土故宜臨軒告廟今歆繼後南豐彼此俱爲列國長沙南豐自應各告其祖豈關太廟事非始封不合臨軒同博士王燮之議參詳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六月乙丑有司奏來七月十五日嘗祠太廟章皇太后廟輿駕親奉而乘輿辭廟親戎太子合親祠與不且今月二十四日第八皇女夭案禮宮中有故三月不舉祭皇太子入住上宮於事有疑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司馬興之議稱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皇太子有撫軍之道而無專御之義戎既如之祀亦宜然案祭統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又云祭有昭穆所以別父子太子監國雖不攝至於宗廟則昭穆實存謂奉不可亂又云有故則使人准此二三太子無奉祀之道又皇女夭札則實同宮一體之哀理不得異設令得祀令猶無親奉之義博士郁議案春秋太子奉社稷之粢盛長子主器出可守宗廟以爲祭主易彖明文監國之重居然親祭皇女夭札時既同宮三月廢祭於禮宜停二議不同尙書參議宜以郁議爲允詔可

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有司奏四時廟祠吉日已定遇雨及舉哀舊停親奉以有司行事先下使禮官博議於禮爲得還日與不博士江長議禮記祭統君之祭也有故則使人而君不失其倫鄭玄云君雖不親祭禮無闕君德不損愚以爲有故則必使人者明無還移之文苟有司充事謂不宜改日太常丞陸澄議案周禮宗伯之職若王不與祭祀則攝位鄭君曰王有故行其祭事也臣以爲此謂在致齋祭事盡備神不可瀆齋不可久而王有他故則使有司攝焉晉太始七年四月世祖將親祠于太廟庚戌車駕夕牲辛亥雨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祲也求之古禮未乖周制案禮記孔子答曾子當祭而日蝕太廟火如牲至未殺則廢然則祭非無可廢之道也但權所爲之輕重耳日蝕廟火變之甚者故乃牲至尙猶可廢推此而降可以理尋今散齋之內未及致齋而有輕哀甚雨日時展事可以延敬不愆義情無傷正典改擇令日夫何以疑愚謂散齋而有舉哀若雨可更還日唯入致齋及日月逼晚者乃使有司行事耳又前代司空顧和啓南郊車駕已出遇雨宜還日更郊事見施用郊之與廟其敬可均至日猶還況散齋邪殿中郎殷淡議曾子問日蝕太廟火牲未殺則廢雖有故則使人淸廟敬重郊禋禮大故廟焚日蝕許以可還輕哀微故事不合改是以鼷鼠食牛改卜非禮晉世祖有司行事顧司空之改郊月既不見其當時之宜此不足爲准愚謂日蝕廟火天譴之變迺可還日至於舉哀小故不宜改辰衆議不同參議既有理據且晉氏還郊宋初還祠並有成准謂孟月散齋之中遇雨及舉輕哀宜擇吉更還無定限數唯入致齋及侵仲月節者使有司行事詔可

大明五年十月甲寅有司奏今月八日烝祠二廟公卿行事有皇太子獻妃服前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所以有喪廢祭由祭必有樂皇太子以元嫡之重故主上服妃不以尊降既正服大功愚謂不應祭有故三公行事是得祭之辰非今之比卿卒猶不繹況於太子妃乎博士司馬興之議夫緦則不祭禮之大經卿卒不繹春秋明義又尋魏代平原公主薨高堂隆議不應三月廢祠而猶云殯葬之間權廢事改吉芬馥享祠尋此語意非使有司此無服之喪尙以未葬爲廢況皇太子妃及大功未祔者邪上尋禮文下准前代不得烝祠領軍長史周

景遠議案禮緦不祭大功廢祠理不俟言今皇太子故妃既未山塋未從權制則應依禮廢烝嘗至尊以大功之服於禮不得親奉非有故之謂亦不使公卿行事右丞徐爰議以爲禮緦不祭蓋惟通議大夫以尊貴降絕及其有服不容復異祭統云君有故使人可者謂於禮應祭君不得齋祭不可闕故使臣下攝奉不謂君不應祭有司行事也晉咸寧四年景獻皇后崩晉武帝伯母宗廟廢一時之祀雖名號尊崇粗可依准今太子妃至尊正服大功非有故之比既未山塋謂烝祠宜廢尋蔚之等議指歸不殊闕烝爲允過卒哭祔廟一依常典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丙辰有司奏鑾輿巡蒐江左講武校獵獲肉先薦太廟章太后廟幷設醢酒公卿行事及獻妃陰室室長行事太學博士虞龢議檢周禮四時講武獻牲各有所施振旅春蒐則以祭社茇舍夏苗則以享礿治兵秋獮則以祀方大閱冬狩則以享烝案漢祭祀志唯立秋之日白郊事畢始揚威武名曰貙劉乘輿入圍躬執弩以射牲以鹿麑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送陵廟然則春田薦廟未有先准兼太常丞庾蔚之議龢所言是蒐狩不失其時此禮久廢今時龢表晏講武教人又虔供乾豆先薦二廟禮情俱允社主土神司空土官故祭社使司空行事太廟宜使上公參議蒐狩之禮四時異議禮有損益時代不同今既無復四方之祭三殺之儀曠廢來久禽獲牲物面傷翦毛未成禽不獻太宰令謁者擇上殺奉送先薦廟社二廟依舊以太尉行事詔可

明帝泰豫元年七月庚申有司奏七月嘗祠至尊諒闇之內爲親奉與不使下禮官通議伏尋三年之制自天子達漢文懲秦餘之弊於是制爲權典魏晉以來卒哭而祔則就吉案禮記王制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鄭玄云唯不敢以卑廢尊也范宣難杜預段暢所以闕宗廟祭者皆人理所奉哀戚之情同於生者譙周祭志稱禮身有喪則不爲吉祭緦麻之喪於祖考有服者則亦不祭爲神不饗也尋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祭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者則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喪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喪兩期之中並不自祠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孝越姬文情深明發公服雖釋純哀內纏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爲曠仰思從敬竊謂爲允臣等參議甚有明證宜如所上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丙寅有司奏至尊親祠太廟文皇帝太后之日孝武皇帝及昭皇太后雖親非正統而嘗經北面未詳應親執爵與不下禮官議太學博士周山文議案禮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孝武皇帝於至尊雖親非正統而祖宗之號列于七廟愚謂親奉之日應執觴爵昭皇太后既親非禮正宜使三公行事博士顏燮等四人同山文兼太常丞韓賁議晉景帝之於世祖肅祖之於孝武皆傍尊也親執觴杓今孝武皇帝於至尊親爲伯父功列祖宗奉祠之日謂宜親執按昭皇太后於主上親無名秩情則疏遠庶母在我猶子祭孫止況伯父之庶母愚謂昭后觴爵可付之有司前左丞孫緬議晉世祖宗祠顯宗烈宗肅祖並是晉帝之伯今朝明準而初無有司行事之禮愚謂主上親執孝武皇帝觴爵有慽情敬昭皇太后君母之貴見尊一時而與章宣二廟同饗閟宮非唯不躬奉適宜議其毀替請且依舊三公行事詔緬議爲允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十月戊辰有司奏章皇太后廟毀置之禮二品官議者六百六十三人太傅江夏王義恭以爲經籍殘僞訓傳異門諒言之者罔一故求之者尠究是以六宗之辯舛於兼儒迭毀之論亂於羣學章皇太后誕神啓聖禮備中興慶流祚胤德光義遠宜長代崇芬奕葉垂則豈得降侔通倫反遵常典夫議者成疑實傍紀傳知一爽二莫窮書旨按禮記不代祭爰及慈母置辭令有所施穀梁於孫止別主立祭則親執虔祀事異前志將由大君之宜其職彌重人極之貴其數特中且漢代鴻風遂登配祔晉氏明規咸留薦祀遠考史策近因闇見未應毀之於義爲長所據公羊祇足堅秉安可以貴等帝王祭從士庶緣情訪制顛越滋甚謂應同七廟六代乃毀六百三十六人同義恭不毀散騎侍郎王法施等二十七人議應毀領曹郎中周景遠重參議義恭等不毀議爲允詔可

大明二年二月庚寅有司奏皇代殷祭無事於章后廟高堂隆議魏文思后依周姜嫄廟禘祫及徐邈答晉宣太后殷薦舊事使禮官議正博士孫武議按禮

記祭法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爲親疏多少之數是故王立七廟遠廟爲祧鄭云天子遷廟之主昭穆合藏於祧中祫乃祭之王制曰祫禘鄭云祫合也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三年而夏禘五年而秋祫謂之五年再殷祭又禘大祭也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傳曰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廟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祭統曰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不失其倫今殷祠是合食太祖而序昭穆章太后既屈於上不列正廟若迎主入太廟既不敢配列於正序又未聞於昭穆之外別立爲位若徐邈議今殷祠就別廟奉薦則乖禘祫大祭合食序昭穆之義邈云陰室四殤不同祫就祭此亦其義也喪服小記殤與無後從祖祔食祭法王下祭殤鄭玄云祭適殤於廟之奧謂之陰厭既從祖食於廟奧是殤有位於奧非就祭別宮之謂今章太后廟四時饗薦雖不於孫止若太廟禘祫獨祭別宮與四時烝嘗不異則非禘大祭之義又無取於祫合食之文謂不宜與太廟同殷祭之禮高堂隆答魏文思后依姜嫄廟禘祫又不辨祫之義而改祫大饗蓋有由而然耳守文淺學懼乖禮衷博士王燮之議按禘小祫大禮無正文求之情例如有推尋祫之爲名雖在合食而祭典之重於此爲大夫以孝饗親尊愛罔極既殷薦太祖亦致盛祀於小廟譬有事於尊者可以及卑故高堂隆所謂獨以祫故而祭之也是以魏之文思晉之宣后雖並不序於太廟而猶均禘於姜嫄其意如此又徐邈所引四殤不祫就而祭之以爲別饗之例斯其證矣愚謂章皇太后廟亦宜殷薦太常丞孫緬議以爲祫祭之名義在合食守經據古孫武爲詳竊尋小廟之禮肇自近魏晉之所行足爲前準高堂隆以祫而祭有附情敬徐邈引就祭四殤以證別饗孫武據殤祔於祖謂廟有殤位尊事雖同廟而祭非合食且七廟同宮始自後漢禮之祭殤各祔厥祖既豫祫則必異廟而祭愚謂章廟殷薦推此可知祠部朱膺之議閟宮之祀高堂隆趙怡並云周人祫歲俱祫祭之魏晉二代取則奉薦名儒達禮無相譏非不諐不忘率由舊章愚意同王燮之孫緬議詔曰章皇太后追尊極號禮同七廟豈容獨闕殷薦隔茲盛祠閟宮遞祫既行有周魏晉從饗式範無替宜述附前典以宣情敬

明帝泰始二年正月孝武昭太后崩五月甲寅有司奏晉太元中始正太后尊號徐邈議廟制自是以來著爲通典今昭皇太后於至尊無親正特制義服祔廟之禮宜下禮官詳議博士王略太常丞虞愿議正名存義有國之徽典臣子一例史傳之明文今昭皇太后正位母儀尊號允著祔廟之禮宜備彝則母以子貴事炳聖文孝武之祀既百代不毀則昭后之祔無緣有虧愚謂神主應入章后廟又宜依晉元皇帝之於愍帝安帝之於永安后祭祀之日不親執觴爵使有司行事時太宗宣太后已祔章太后廟長兼儀曹郎虞龢議以爲春秋之義庶母雖名同崇號而實異正嫡是以猶考別宮而公子主其祀今昭皇太后既非所生益無親奉之理周禮宗伯職云若王不與祭則攝位然則宜使有司行其禮事又婦人無常秩各以夫氏爲定夫亡以子爲次昭皇太后卽正位在前宣太后追尊在後以從序而言宜躋新禰于上參詳龢議爲允詔可

泰始二年六月丁丑有司奏來七月嘗祀二廟依舊車駕親奉孝武皇帝至尊親進觴爵及拜伏又昭皇太后室應拜及祝文稱皇帝諱又皇后今月二十五日虔見於禰拜孝武皇帝昭皇太后並無明文下禮官議正太學博士劉緄議尊晉元北面稱臣於愍帝烝嘗奉薦亦使有司行事且兄弟不相爲後著於魯史以此而推孝武之室至尊無容親進觴爵拜伏其日親進章皇太后廟經昭皇太后室過前議既使有司行事謂不應進拜昭皇太后正號久定登列廟祀詳尋祝文宜稱皇帝諱案禮婦無見兄之典昭后位居傍尊致虔之儀理不容備孝武昭后二室牲薦宜闕太常丞虞愿議夫烝嘗之禮事存繼嗣故傍尊雖近弟姪弗祀君道雖高臣無祭典按晉景帝之於武帝屬居伯父武帝至祭之日猶進觴爵今上既纂祠文皇於孝武室謂宜進拜而已觴爵使有司行事按禮過墓則軾過祀則下凡在神祇尙或致恭況昭太后母臨四海至尊親曾北面兄母有敬謂宜進拜祝文宜稱皇帝諱尊皇后廟見之禮本修虔爲義今於孝武論其嫂叔則無通問之典語其尊卑亦無相見之義又皇后登御之初昭后猶正位在宮敬謁之道久已前備愚謂孝武昭太后二室並不復薦告參議以愿議爲允詔可

後廢帝元徽二年十月壬寅有司奏昭太后廟毀置下禮官詳議太常丞韓賁議按君母之尊義發春秋庶後饗薦無闕周典七廟承統猶親盡則毀況伯之所生而無服代祭穆之前代未見其準都令史殷匪子議昭皇太后不係於祖宗進退宜毀議者云妾祔於妾祖姑祔既必告毀不容異應告章皇太后一室按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始章太后於昭太后論昭穆而言則非妾祖姑又非女君於義不當伏尋昭太后名位允極昔初祔之始自上祔於趙后即安于西廟並皆幣告諸室古者大事必告又云每事必告禮牲幣雜用檢魏晉以來互有不同元嘉十六年下禮官辨正太學博士殷靈祚議稱吉事用牲凶事用幣自茲而後吉凶爲判已是一代之成典今事雖不全凶亦未近吉故宜依舊以幣偏告二廟又尋昭太后毀主無義陳列於太祖博士欲依虞主瘞於廟兩階之間按階閒本以瘞告幣瘞虞主之所昔虞喜云依五經典議以毀主祔於虞主瘞於廟之北牆最爲可據昭太后神主毀之瘞之後上室不可不虛置太后便應上下升之既升之頃又應設脯醢以安神今禮官所議謬略未周遷毀事大請廣詳訪左僕射劉康等七人同匪子左丞王諶重參議謂以幣偏告二廟瘞毀殷主於北牆宣太后上室仍設脯醢以安神匪子議爲允詔可

魏明帝太和三年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哀帝以外蕃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或誤朝議遂尊恭皇立廟京師又寵蕃妾使比長信僭差無禮人神弗佑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自是之後相踵行之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代爲誡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爲人後之義敢爲佞邪導諛君上妄建非正之號謂考爲皇稱妣爲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是後高貴常道援立皆不外尊也晉愍帝建興四年司徒梁芬議追尊之禮帝既不從而左僕射索綝等亦稱引魏制以爲不可故追贈吳王爲太保而已元帝太興二年有司言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議云禮典之義子不敢以己爵加其父號帝又從之二漢此典棄矣

魏明帝有愛女曰淑捗三月而夭帝痛之甚追封謚爲平原懿公主葬於南陵立廟京師無前典非禮也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辛酉有司奏東平沖王年稚無後唯殤服五月雖不殤君應有主祭而國是追贈又無其臣未詳毀靈立廟爲當它祔與不輒下禮官詳議太學博士臣徐宏議王既無後追贈無臣殤服既竟靈便合毀記曰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又曰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祖之爲士大夫者按諸侯不得祔於天子沖王則宜祔諸祖之廟爲王者應祔長沙景王廟詔可

大明四年丁巳有司奏安陸國土雖建而奠酹之所未及營立四時薦饗故祔江夏之廟宣王所生夫人當應祠不太學博士傅郁議應廢祭右丞徐爰議按禮慈母妾母不代祭鄭玄注以其非正故傳曰子祭孫止又云爲慈母後者爲祖庶母可也注稱緣爲慈母後之義父妾無子亦可命己庶子爲之後也考尋斯義父母妾之祭不必唯子江夏宣王太子體自元宰道戚之胤遭時不幸聖上矜悼降出皇愛嗣承徽緒光啓大蕃屬國爲祖始王夫人載育明懿則一國之正上無所厭哀敬得申既未獲祔享江夏又不從祭安陸即事求情愚以爲宜依祖母有爲後之義謂合列祀于廟二議不同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六年十月丙寅有司奏故晉陵孝王子雲未有嗣安廟後三日國臣從權制除釋朔望周忌應還臨與不祭之日誰爲主太常丞庾蔚之議既葬三日國臣從權制除而釋靈筵猶存朔望及期忌諸臣宜還臨哭變服衣帢使上卿主祭王既未有後又無三年服者期親服除之而國尙存便宜立廟爲國之始祖服除之日神主暫祔食祖廟諸王不得祖天子宜祔從祖國廟還居新廟之室未有嗣之前四時饗薦常使上卿主之左丞徐爰參議以蔚之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正月庚子有司奏故宣貴妃加殊禮未詳應立廟與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曲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三妃未之從昏義云后之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即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元嫡尙得考彼別宮今貴妃是秩天之崇班理應立此新廟左

丞徐爰議宜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參詳以龢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三月戊戌有司奏新安王服宣貴妃齊衰期十一月練十三月縞十五月禫心喪三年未詳宣貴妃祔廟應在何時入廟之日當先有祔但入新廟而已若在大祥及禫中入廟者遇四時便祭不新安王在心制中得親奉祭不太學博士虞龢議春秋傳云祔而作主烝嘗禘於廟嘗爲吉祭之名大祥及禫未得入廟應在禫除之後也新安王心喪之內若遇時節便應吉祭於廟親奉亦在無嫌祔之爲言以後亡者祔於先廟也小記云諸侯不得祔於天子今貴妃爵視諸侯居然不得祔於先后又別考新宮無所宜祔且卒哭之後益無祔理左丞徐爰議以禮有損益古今異儀雖云卒哭而祔祔而作主時之諸侯皆禫終入廟且麻衣縓緣革服於元嘉苫絰變除申情於皇宋況宣貴妃誕育叡蕃葬加殊禮靈筵廬位皆主之哲王考宮𢦤祀不得關之朝廷謂禫除之後宜親執奠爵之禮若有故三卿行事貴妃上厭皇姑下絕列國無所應祔參議龢議大體與爰不異宜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七年十一月癸未有司奏晉陵國刺孝王廟依廬陵平王等國例一歲五祭二國以王三卿主祭應同有服之例與不博士顏僧道議禮記云所祭者亡服則不祭今晉陵王於衡陽小功宜依二國同廢太常丞庾蔚之議緦不祭者據主爲言也晉陵雖未有嗣宜依有嗣致服依闕祭之限衡陽爲族伯緦麻則應祭三月兼左丞徐爰議嗣王未立將來承胤未知疏近豈宜空計服屬以虧祭敬參議以爰議爲允詔可

大明八年正月壬辰有司奏故齊敬王子羽將來立後未詳便應作主立廟爲須有後之日未立廟者爲於何處祭祀游擊將軍徐爰議以爲國無後於制除罷始封之君實存承嗣皇子追贈則爲始祖臣不殤君事著前準豈容虛闕烝嘗以侯有後謂立廟作主三卿主祭依舊通關博議以爰議爲允令便立廟廟成作主依晉陵王近例先暫祔廬陵孝獻王廟祭竟神主即還新廟未立後之前常使國上卿主祭

禮云共工氏之霸九州其子句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土以爲社周以甲日祭之用日之始也社所以神地之道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人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故言報本反始烈山氏之有天下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其裔曰柱佐顓頊爲稷官主農事周棄繼之法施於人故祀以爲稷禮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故國有二社而稷亦有二也漢魏則有官社無稷故常二社一稷也晉初仍魏無所增損至太康九年改建宗廟而社稷壇與廟俱徙乃詔曰社實一神其并二社之禮於是車騎司馬傅咸表曰祭法二社各有其義天子尊事郊廟故冕而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致殷薦於上帝也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供粢盛親耕謂自報自爲立社者爲耤而報也國以人爲本人以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事異報殊此社之所以有二也王景侯之論王社亦謂春祈耤田秋而報之也其論太社則曰王者布下圻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太社不自立之於京師也景侯此論據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景侯解祭法則以置社爲人間之社矣而別論復以太社爲人間之社未曉此旨也太社天子爲人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牲曰天子太社必受霜露風雨夫以羣姓之衆王者通爲立社故稱太社若夫置社其數不一蓋以里所爲名左氏傳盟于清丘之社是也人間之社既已不稱太矣若復不立之京都當安所立乎祭法又曰王爲羣姓立七祀自爲立七祀言自爲者自爲而祀也爲羣姓者爲羣姓而祀也太社與七祀其文正等說者窮此因云墳籍但有五祀無七祀也按祭法五祀國之大祀七者小祀周禮所云祭凡小祀則墨冕之屬也景侯解大厲曰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今云無二社者稱景侯祭法不謂無二則曰口傳無其文也夫以景侯之明擬議而後爲解而欲以口論除明文如此非但二社當是思惟景侯之後解亦未易除也前被敕尚書召誥社于新邑唯一太牢不二社之明義也按郊特牲曰社稷太牢必援一牢之文以明社之無二則稷無牲矣說者則曰舉社以明稷何獨不可舉一以明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若有過而除之不若過而存之況存之有義而除之無據乎周禮封

人事設社壇無稷字今帝社無稷蓋出於此然國主社稷故經傳動稱社稷周禮王祭稷則絺冕此王社有稷之文也封人設壝之無稷字說者以為略文從可知也謂宜仍舊立二社而加立帝社之稷時成粲議稱景侯論太社不立京都欲破鄭氏學咸重表以為如粲之論景侯之解文以此壞大雅云乃立冢土毛公解曰冢土太社也景侯解詩卽用此說禹貢惟土五色景侯解曰王者取五色土為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如此太社復為立京都也不知此論從何出而與解乖上違經記明文下壞景侯之解臣雖頑蔽少長學問不能默已謹復續上劉寔與咸同詔曰社實一神而相襲二位衆議不同何必改作其使仍舊一如魏制至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帝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祝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遵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吳時宮東門雩門疑吳社亦在宮東與其廟同所也宋仍舊無所改作

魏氏三祖皆親耕耤此則先農無廢享也其禮無異聞宜從漢儀執事告祠以太牢晉武哀帝並欲耤田而不遂儀注亦闕略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春親耕乃立先農壇於耤田中阡西陌南高四尺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外加埒去阡陌各二十丈車駕未到司空大司農率太祝令及衆執事質明以一太牢告祠祭器用祭社稷器祠畢班餘胙於奉祠者舊典先農又常列於郊祭云

漢儀皇后親桑東郊苑中蠶室祭蠶神曰苑窳婦人寓氏公主祠用少牢晉武帝太康九年楊皇后躬桑于西郊祀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採桑壇東南帷宮之外去帷宮十丈皇后未到太祝令質明以一太牢告祠謁者一人監祠畢徹饌班餘胙於從桑及奉祠者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庚子初禮五嶽四瀆咸秩羣祀瘞沈珪璋六年七月帝以舟軍入淮九月壬戌遣使者沈璧于淮禮也

魏明帝太和四年八月帝東巡遣使者以特牛祠中嶽禮也

魏元帝咸熙元年帝行幸長安遣使者以璧幣禮華山禮也

晉穆帝升平中何琦論修五嶽祠曰唐虞之制天子五載一巡狩省時之方柴燎五嶽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故曰因名山升中于天所以昭告神祇饗報功德是以災厲不作而風雨寒暑以時降逮三代年數雖殊而其禮不易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著在經記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及秦漢都西京涇渭長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而正立之禮可以闕哉自永嘉之亂神州傾覆茲事替矣唯灊之天柱在王略之內舊臺選百石吏卒以奉其職中興之際未有官守廬江郡常遣大吏兼假四時禱賽春釋寒而冬請冰咸和迄今已復墮替計今非典之祠可謂非一考其正名則淫昏之鬼推其糜費則四人之蠹而山川大神更為簡闕禮俗頹紊人神雜擾公以奔競漸以滋繁良由頃國家多難日不暇給草建廢滯事有未遑今元憝已殲宜修舊典嶽瀆之域風教所被來蘇之人咸蒙德澤而神祇禋祀未之或甄巡狩柴燎其廢尚矣崇明前典將俟皇輿北旋稽古憲章大釐制度其五嶽四瀆宜遵修之處但俎豆牲牢祝嘏文辭舊章靡記可令禮官作式歸諸誠簡以達明德馨香如斯而已其諸妖孽可俱依法令先去其甚俾邪正不瀆不見省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丙辰有司奏詔奠祭霍山未審應奉使何官用何牲饌進奠之日又用何器殿中郎丘景先議修祀川嶽道光列代差秩珪璋義昭聯冊但業曠中葉儀漏典文尋姬典事繼宗伯漢載持節侍祠血祭霾沈經垂明範酒脯牢具悉有詳例又名山著珪幣之異大冢有嘗禾之加山海祠霍山以太牢告玉此準酌記傳其可言者也今皇風緬暢輝祀通嶽愚謂宜使以太常持節牲以太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纁幣又鬯人之職凡山川四方用脤則盛酒當以蠡桮其餘器用無所取說按郊望山瀆以質表誠器尚陶匏藉以茅席近可依準山川以兆宜為壇域參議景先議為允令以兼太常持節奉使牲用太牢加以璋幣器用陶匏時不復用脤宜同郊祀以爵獻凡肴饌種數一依社祭為允詔可

晉武帝咸寧二年春久旱四月丁巳詔曰諸旱處廣加祈請五月庚午始祈雨

于社稷山川。六月戊子，獲澍雨。此雩禜舊典也。

太康三年四月，十年二月，又如之。是後修之至今。

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詔曰：「昔仲尼資大聖之才，懷帝王之器，當衰周之末，無受命之運，乃退考五代之禮，修素王之事，因魯史而制春秋，就太師而正雅頌，俾千載之後，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聖以成謀，茲可謂命世大聖，億載之師表者也。遭天下大亂，百祀墮廢，舊居之廟，毀而不修，褒成之後，絕而莫繼，闕里不聞講頌之聲，四時不覩烝嘗之位，斯豈所謂崇化報功，盛德百代必祀者哉。其以議郎孔羨爲宗聖侯，邑百戶，奉孔子祀。」命魯郡修舊廟，置百戶吏卒以守衞之。

晉武帝太始三年十一月，改封宗聖侯孔震爲奉聖亭侯。又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牲以祀孔子。

明帝太寧三年，詔給事奉聖亭侯孔亭四時祠孔子，祭宜如太始故事。亭五代孫繼之，博塞無度，常以祭直顧進，替慢不祀。宋文帝元嘉八年，有司奏奪爵。至十九年，又授孔隱之。兄子熙先謀逆，又失爵。二十八年，更以孔惠雲爲奉聖侯。後有重疾失爵。孝武大明二年，又以孔邁爲奉聖侯。邁卒，子莽嗣，有辠失爵。

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五年五月，講尚書通；七年十二月，講禮記通；並使太常釋奠，以太牢祀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晉武帝太始七年，皇太子講孝經通。咸寧三年，講詩通。太康三年，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顏淵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講詩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講孝經通。孝武寧康三年七月，帝講孝經通。並釋奠如故事。穆帝、孝武並權以中堂爲太學。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四月，皇太子講孝經通，釋奠國子學，如晉故事。

漢東海王恭薨，明帝出幸津門亭發哀。魏時會喪及使者弔祭，用博士杜希議，皆去玄冠，加以布巾。

魏武帝少時，漢太尉橋玄獨先禮異焉，故建安中遣使祠以太牢。文帝黃初六年十二月，過梁郡，又以太牢祠之。黃初二年正月，帝校獵至原陵，遣使者以太牢祠漢世祖。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丙辰，車駕行幸江寧，經司徒劉穆之墓，遣使致祭焉。

孝武帝大明三年二月戊申，行幸籍田，經左光祿大夫袁湛墓，遣使致祭。

大明五年庚午，車駕行幸，經司空殷景仁墓，遣使致祭。

大明七年十一月，南巡。乙酉，遣使祭晉司馬桓溫、征西將軍毛璩墓。

劉禪景耀六年，詔爲丞相諸葛亮立廟於沔陽。先是所居各請立廟，不許，百姓遂私祭之。而言事者或以爲可立於京師，乃從人意，皆不納。步兵校尉習隆、中書侍郎向允等言於禪曰：「昔周人懷邵伯之美，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象。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象闕而莫立，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也。今若盡從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逼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愚以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故臣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從之。

何承天曰：「周禮，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後代遵之，以元勳配饗。允等曾不是式，禪又從之，並非禮也。」

漢時城陽國人以劉章有功於漢，爲之立祠。青州諸郡，轉相放效，濟南尤盛。至魏武帝爲濟南相，皆毀絕之。及秉大政，普加除翦，世之淫祀遂絕。至文帝黃初五年十一月，詔曰：「先王制祀，所以昭孝事祖，大則郊社，其次宗廟，三神五行，名山川澤，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叔代衰亂，崇信巫史，至乃宮殿之內，戶牖之間，無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設非禮之祭，巫祝之言，皆以執左道論，著于令。」

明帝青龍元年，又詔郡國山川不在祀典者勿祠。

晉武帝太始元年十二月，詔曰：「昔聖帝明王修五嶽四瀆，名山川澤，各有定制，所以報陰陽之功，而當幽明之道故也。然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也。故史薦而無媿詞，是以其人敬慎幽冥，而淫祀不作。末代信道不篤，僭禮瀆

神縱欲祈請曾不敬而遠之徒偷以其幸妖妄相扇舍正爲邪故魏朝疾之其按舊禮具爲之制使功著於人者必有其報而妖淫之鬼不亂其間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

宋武帝永初二年普禁淫祀由是蔣子文祠以下普皆毀絕孝武孝建初更修起蔣山祠所在山川漸皆修復明帝立九州廟於雞籠山大聚羣神蔣侯宋代稍加爵位至相國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鍾山王蘇侯驃騎大將軍四方諸神咸加爵秩

漢安帝元初四年詔曰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麋粥方今八月按比方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麋粥糠秕泥土相和半不可飲食按此詔漢時猶依月令施政事也

宋書卷十七

宋書卷十七考證

禮志四大明三年十一月乙丑朔○三年一本作二年

辛亥兩有司行事此雖非人故蓋亦天破也○破與礙通

能平九土故土以爲社○下土字當作祀文見禮記

宋書卷十七考證

'3

梁　沈約　撰

志第八

禮五

秦滅禮學，事多違古。漢初崇簡，不存改作，車服之儀，多因秦舊。至明帝始乃修復先典，司馬彪輿服志詳之矣。魏代唯作指南車，其餘雖累有改易，不足相變。晉立服制令，辨定衆儀，徐廣車服注，略明事目，並行於今者也。故復敘列，以通數代典事。

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爲輪。輪何可載，因爲輿。任重致遠，流運無極。後代聖人觀北斗魁方杓曲，攜龍角爲帝車，曲其輈以便駕。系本云：「奚仲始作車。」案庖羲畫八卦而爲大輿，服牛乘馬，以利天下。奚仲乃夏之車正，安得始造乎？系本之言非也。車服以庸，著在唐典；夏建旌旗，以表貴賤；周有六職，百工居其一焉。一器而羣工致其巧，車最居多。明堂記曰：「鸞車，有虞氏之路也。大路，殷路也。乘路，周路也。」殷有山車之瑞，謂桑根車，殷人制爲大路。禮緯曰：「山車垂句。」句，曲也。言不揉治而自曲也。周之五路，則有玉、金、象、革、木五者之飾，備於考工記。輿方法地，蓋員象天，輻以象日月，二十八弓以象列宿。玉、金、象者，飾車諸末，因爲名也。革者漆革，木者漆木也。玉路建太常以祀，金路建大旂以賓，象路建大赤以朝，革路建大白以戎，木路建大麾以田。黑色，夏所尚也。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之路者也。禮論輿駕議曰：「周則玉輅最尊，漢之金根，亦周之玉路也。」漢制乘輿金根車，輪皆朱班重轂兩轄，飛軨。轂外復有轂，施轄，其外復設轄，施銅貫其中。東京賦曰「重輪二轄，疏轂飛軨」。飛軨以赤油爲之，廣八寸，長注地，繫軸頭，爲之飛軨也。金金薄繆龍，爲輿倚較。較在箱上。櫝文畫蕃。蕃，箱也。文虎伏軾，龍首銜軛，鸞雀立衡，櫝文畫輈，翠羽蓋黃裏，所謂黃屋也。金華施橑末，建太常十二旒，畫日月升龍，駕六黑馬，施十二鸞，金爲文髦，插以翟尾，又加犛牛尾，大如斗，置左騑馬軛上，所謂左纛輿也。路如周玉路之制。應劭漢官鹵簿圖：乘輿大駕，則御鳳皇車，以金根爲副。又五色安車、五色立車各五乘，建龍旂，駕四馬，施八鸞，餘如金根之制，猶周金路也。其車各如方色，所謂五時副車，俗謂爲五帝車也。江左則闕矣。白馬者，朱其鬣。安車者，坐乘。又有建華蓋九重。甘泉鹵簿者，道車五乘，游車九乘，在乘輿車前。又有象車，最在前，試橋道。晉江左駕猶有之。凡婦人車皆坐乘，故周禮王后有安車，而王無也。漢制乘輿乃有之。天子所御駕六，其餘副車皆駕四。案書稱朽索御六馬。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駕五，卿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楚平王駕白馬，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髡，大夫之儀。周禮四馬爲乘。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袁盎諫漢文馳六飛。魏時天子亦駕六。晉先蠶儀，皇后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爲副。江左以來，相承無六，駕四而已。宋孝武大明三年，使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禮圖金路通赤旗，無蓋，改造依擬金根，而赤漆櫝畫，玉飾諸末，建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施羽葆蓋，以祀。即以金根爲金路，建大青旂十有二旒，駕玄馬四，羽葆蓋，以賓。象、革、木路，周官、輿服志、禮圖並不載其形段，並依擬玉路，漆櫝畫，羽葆蓋，象飾諸末，建立赤旂十有二旒，以視朝。革路建赤旂十有二旒，以即戎。木路建赤麾，以田。象、革駕玄，木駕赤，四馬。舊有大事，法駕出，五路各有所主，不俱出也。大明中，始制五路俱出。親耕耤田，乘三蓋車，一名芝車，又名耕根車，置耒耜於軾上。戎車，立乘。夏曰鉤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建牙麾，邪注之，載金鼓、羽幢，置甲弩於軾上。

獵車，輞轑輪，畫繆龍繞之。一名蹋猪車，魏文帝改曰蹋虎車。

指南車，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地域平漫，迷於東西，造立此車，使常知南北。鬼谷子云：「鄭人取玉，必載司南，爲其不惑也。」至於秦、漢，其制無聞。後漢張衡始復創造。漢末喪亂，其器不存。魏高堂隆、秦朗，皆博聞之士，爭論於朝，云無指南車，記者虛說。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之，而車成。晉亂復亡。石虎使解飛，姚興使令狐生又造焉。安帝義熙十三年，宋武帝平長安，始得此車。其制如鼓車，設木人於車上，舉手指南。車雖回轉，所指不移。大駕鹵簿，最先啓行。此車戎狄所制，機數不精，雖曰指南，多不審正，回曲步驟，猶須人功正之。范陽人祖沖之有巧思，常謂宜更構造。宋順帝升明末，齊王爲相，命造之焉。車成，使撫

軍丹陽尹王僧虔御史中丞劉休試之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嘗移變晉代又有指南舟索虜拓跋燾使工人郭善明造指南車彌年不就扶風人馬岳又造垂成善明酖殺之

記里車未詳所由來亦高祖定三秦所獲制如指南其上有鼓車行一里木人輒擊一槌大駕鹵簿以次指南

輦車周禮王后五路之卑者也后宮中從容所乘非王車也漢制乘輿御之或使人輓或駕果下馬漢成帝欲與班婕妤同輦是也後漢陰就外戚驕貴亦輦井丹譏之曰昔桀乘人車豈此邪然則輦夏后氏末代所造也井丹譏陰就乘人而不云僭上豈貴臣亦得乘之乎未知何代去其輪傳玄子曰夏曰余車殷曰胡奴周曰輜車輜車即輦也魏晉御小出常乘馬亦多乘輿車輿車今之小輿

犢車軿車之流也漢諸侯貧者乃乘之其後轉見貴孫權云車中八牛即犢車也江左御出又載儲偫之物漢代賤軺車而貴輜軿魏晉賤輜軿而貴軺車又有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而駕馬又以雲母飾犢車謂之雲母車臣下不得乘時以賜王公晉氏又有四望車今制亦存又漢制唯賈人不得乘馬車其餘皆乘之矣除吏赤蓋杠餘則青蓋杠云

周禮王后亦有五路重翟厭翟安車翟車輦車凡五也漢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法駕乘重翟羽蓋金根車駕青交路青帷裳雲虡畫轅黃金塗五末蓋爪施金華駕三馬左右騑其法駕則紫罽軿車按字林軿車有衣蔽無後轅其有後轅者謂之輜應劭漢官明帝永平七年光烈陰皇后葬魂車鸞路青羽蓋駕駟馬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女騎夾轂此前漢舊制也

晉先蠶儀注皇后乘油畫雲母安車駕六騩馬騩淺黑色也油畫兩轅安車駕五騩馬爲副公主油畫安車駕三三夫人青交路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軿車駕三爲副九嬪世婦軿車駕二宮人輜車駕一王妃公侯特進夫人封君皁交路安車駕三

漢制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軿皆駕二右騑而已漢制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倚虎較伏鹿軾黑櫨文畫轓青蓋金華施橑末黑櫨文畫轅金塗五末皇子爲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皆左右騑駕五旂旂九旒畫降龍皇孫乘綠車亦駕三魏晉之制太子及諸王皆駕四

晉元帝太興三年太子釋奠詔曰未有高車可乘安車高車即立乘車也公及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黑轓者謂之軒皁繒蓋駕二右騑王公旂八旒侯七旒卿五旒皆降龍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陵法駕出皆大車立乘駕四後導從大車駕二右騑也出乘安車其去位致仕皆賜安車四馬中二千石皆皁蓋朱轓銅五末駕二右騑晉令王公之太子攝命治國者安車駕三旂七旒其侯太子五旒

傳曰故事三公安車駕三特進駕二卿一漢制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廟及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皁交路帷裳非公會則乘漆布輜軿銅五末晉武帝太康四年詔依漢故事給九卿朝車駕及安車各一乘傳曰故事尚書令軺車黑耳後戶僕射但後戶無耳中書監令如僕射

漢制乘輿御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大將軍參乘備千乘萬騎屬車八十一乘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八十一乘也漢遵弗改漢都長安時祠天於甘泉用之都洛陽上原陵又用之大喪又用之法駕則河南尹洛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三十六乘凡屬車皆皁蓋赤裏後漢祠天郊用法駕祠宗廟用小駕小駕減損副車也前驅有九游雲罕皮軒鸞旗車皆大夫載之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傍也金鉦黃鉞黃門鼓車乘輿之後有屬車尚書御史載之最後一車縣豹尾豹尾以前比於省中每出警蹕清道建五旗太僕奉駕條上鹵簿尚書郎侍御史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車騎所謂護駕也春秋上陵尤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史以下皆從行所謂先置也薛綜東京賦注以雲罕九游爲旌旗別名亦不辨其形案魏命晉王建天子旌旗置旄頭雲罕是知雲罕非旌旗也徐廣車服注以爲九游游車九乘雲罕疑是畢罕詩敘曰齊侯田獵畢弋百姓苦之畢罕大施遊獵遂爲行飾乎潘岳籍田賦先

徵五路九旗次言殯斂雲罕若罕爲旗則岳不應頻句於九旗之下又以其物匹斂載宜是今畢網明矣此說爲得之皮軒以虎皮爲軒也徐又引淮南子軍正執豹皮以制正其衆禮記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乘輿豹尾亦其義類乎五旗者五色各一旗以木牛承其下徐又云木牛蓋取其負重而安穩也五旗纁竿卽禮記德車結旌不盡飾也戎事乃散之又武車綏旌垂舒之也史臣案今結旌綏旌同而德車武車之所不建又木牛之義亦未灼然可曉又案周禮辨載法物莫不詳究然無相風畢網旄頭之屬此非古制明矣何承天謂戰國並爭師旅數出懸烏之設務察風祲宜是秦矣晉武嘗問侍臣旄頭何義彭推對曰秦國有奇怪觸山截水無不崩潰唯畏旄頭故虎士服之則秦制也張華曰有是言而事不經臣謂壯士之怒髮踊衝冠義取於此摯虞決疑無所是非也徐爰曰彭張之說各言意義無所承據案天文畢昴之中謂之天街故車駕以畢罕前引畢方昴員因其象星經昴一名旄頭故使執之者冠皮毛之冠也

輕車古之戰車也輪輿洞朱不巾不蓋建矛戟幢麾置弩於軾上駕二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

漢儀曰出稱警入稱蹕說者云車駕出則應稱警入則應稱蹕也而今俱唱之史臣以爲警者警戒也蹕者止行也今從乘輿而出者並警戒以備非常也從外而入乘輿相干者蹕而止之也董巴司馬彪云諸侯王遮迾出入稱警蹕

武剛車有巾有蓋在前爲先驅又在輕車之後爲殿也駕一史記衛青征匈奴以武剛車爲營是也

漢制大行載轀輬車四輪其飾如金根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文畫曲蕃長與車等太僕御駕六白駱馬以黑藥灼其身爲虎文謂之布施馬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秘宮今則馬不虎文不斥賣車則毀也自漢霍光晉安平齊王賈充王導謝安宋江夏王葬以殊禮者皆大輅黃屋載轀輬車

晉令曰乘傳出使遭喪以上卽自表聞聽得白服乘騾車到副使攝事徐廣車服注傳聞騾車者犢車裝而馬車轅也又車無蓋者曰科車晉武帝時護軍將軍羊琇乘羊車司隸校尉劉毅奏彈之詔曰羊車雖無制猶非素者所服江左來無禁也

舊有充庭之制臨軒大會陳乘輿車輦旌鼓於殿庭張衡東京賦云龍路充庭雲旗拂霓晉江左廢絕宋孝武大明中修復

上古穰庭皮毛未有制度後代聖人見鳥獸毛羽及其文章與草木華采之色因染絲綵以作衣裳爲玄黃之服以法乾坤上下之儀觀鳥獸冠胡之形制冠冕纓蕤之飾虞氏作繢采章彌文夏后崇約猶美黻冕咎絲陳綦則稱五服五章皆後王所不得異也周監二代典制詳密故弁師掌六冕司服掌六服設擬等差各有其序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此皆三代常所闕周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至秦以戰國卽天子位滅去古制郊祭之服皆以袀玄至漢明帝始採周官禮記尚書諸儒說還備袞冕之服魏明帝以公卿袞衣黼黻之文擬於至尊復損略之晉以來無改更也天子禮郊廟則黑介幘平冕今所謂平頂冠也皂表朱綠裹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組爲纓衣皂上絳下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之象凡十二章也素帶廣四寸朱裹以朱綠裨飾其側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蔽膝蔽膝古之韍也絳袴襪赤舄未元服者空頂介幘其釋奠先聖則皂紗裙絳中衣絳袴襪黑舄其臨軒亦袞冕也其朝服通天冠高九寸金博山顏黑介幘絳紗裙皂緣中衣其拜陵黑介幘素單衣其雜服有靑赤黃白緗黑色介幘五色紗裙五梁進賢冠遠遊冠平上幘武冠其素服白帢單衣漢儀立秋日獵服緗幘晉哀帝初博士曹弘之等議立秋御讀令不應緗幘求改用素詔從之宋文帝元嘉六年奉朝請徐道娛表不應素幘詔門下詳議帝執宜如舊遂不改

進賢冠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梁數隨貴賤古之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所服上公卿初祭於郊廟皆平冕王公八旒卿七旒以組爲纓色如其綬王公衣山龍以下九章也卿衣華蟲以下七章也行鄉射禮則公卿委貌冠以皂絹爲

之形如覆杯與皮弁同制長七寸高四寸衣黑而裳素其中衣以皂緣領袖其執事之人皮弁以鹿皮爲之

武冠昔惠文冠本趙服也一名大冠凡侍臣則加貂蟬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食絜目在腋下貂內勁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而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徐廣車服注稱其意曰北土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乎侍中左貂常侍右貂

法冠本楚服也一名柱後一名獬豸說者云獬豸獸知曲直以角觸不正者也秦滅楚以其君冠賜法官

謁者高山冠本齊服也一名側注冠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魏明帝以其形似通天遠遊乃毀變之

樊噲冠廣九寸制似平冕殿門衞士服之漢將樊噲常持鐵盾鴻門之會項羽欲害漢王乃裂裳以苞盾戴入見羽漢承秦制冠有十三種魏晉以來不盡施用今志其施用者也

幘者古賤人不冠者之服也漢元帝額有壯髮始引幘服之王莽頂禿又加其屋也漢注曰冠進賢者宜長耳今介幘也冠惠文者宜短耳今平巾幘也始時各隨所宜後遂因冠爲別介幘服文吏平上服武官也童子幘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又有納言幘後收又一重方三寸又有赤幘騎吏武吏乘輿鼓吹所服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幘對朝服示威武也宋乘輿鼓吹黑幘武冠

漢制祀事五郊天子與執事所服各如方色百官不執事者自服常服以從常服絳衣也

魏祕書監秦靜曰漢氏承秦改六冕之制俱玄冠絳衣而已晉名曰五時朝服有四時朝服又有朝服

凡兵事總謂之戎尙書云一戎衣而天下定周禮韋弁以即戎又曰兵事韋弁服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左傳戎服將事又云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先儒云韎絳色今時伍伯衣說者云五霸兵戰猶有綬紱冠纓褭胡則戎服非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代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無定色冠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爲之長四寸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革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又有纂嚴戎服而不綴褾行留文武悉同其畋獵巡幸則唯從官戎服帶鞶革文官不下纓武官脫冠宋文帝元嘉中巡幸蒐狩皆如之救宮廟水火亦如之

漢制太后入廟祭神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皆深衣深衣即單衣也首飾翦氂幗

漢制皇后謁廟服紺上皂下親蠶青上縹下首飾假髻步搖八雀九華加以翡翠晉先蠶儀注皇后十二鏌步搖大手髻衣純青之衣帶綬佩今皇后謁廟服袿襡大衣謂之褘衣公主三夫人大手髻七鏌蔽髻九嬪及公夫人五鏌世婦三鏌公主會見大手髻其長公主得有步搖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爲緄帶各如其綬色公特進列侯夫人卿校世婦二千石命婦年長者紺繒佐祭則皂絹上下助蠶則青絹上下自皇后至二千石命婦皆以蠶衣爲朝服

劉向曰古者天子至于士王后至于命婦必佩玉尊卑各有其制禮記曰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山玄玉而朱組綬卿大夫水蒼玉而緇組綬士佩瓀玟而緼組綬緼赤黃色綬者所貫佩相承受也上下施韍如蔽膝貴賤亦各有殊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韍非戰儀於是解去佩韍留其繫襚而已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襚轉相結受謂之綬漢承用之至明帝始復制佩而漢末又亡絕魏侍中王粲識其形乃復造焉今之佩粲所制也皇后至命婦所佩古制不存今與外同制秦組綬仍又施之

漢制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司馬彪志具有其制漢高祖爲泗水亭長拔劍斬白蛇雋不疑云劍者君子武備張衡東京賦紓黃組腰干將然則自人君至士人又帶劍也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乘輿六璽秦制也漢舊儀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此則漢遵秦也初高祖入關得秦始皇藍田玉璽螭虎紐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高祖佩之後代名曰傳國璽與斬白蛇劍俱爲乘輿所寶傳國璽魏晉至今不廢斬白蛇劍晉惠帝武庫火燒之今亡晉懷帝沒胡傳國璽

沒於劉聰後又屬石勒及石勒弟石虎死胡亂晉穆帝代乃還天府虞喜志林曰傳國璽自在六璽之外天子凡七璽也漢注曰璽印也自秦以前臣下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所好秦以來以璽爲稱又獨以玉臣下莫得用漢制皇帝黃赤綬四采黃赤縹紺皇后金璽綬亦如之於禮士綬之色如此後代變古也吳無刻玉工以金爲璽孫晧造金璽六枚是也又有麟鳳龜龍璽馳馬鴨頭雜印今代則闕也

皇太子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瑜玉

諸王金璽龜紐纁朱綬四采赤黃縹紺給五時朝服遠遊冠亦有三梁進賢冠佩山玄玉

郡公金章玄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太宰太傅太保丞相司徒司空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山玄玉相國則綠綟綬三采綠紫紺綟草名也其色綠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凡將軍位從公者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山玄玉郡侯金章青朱綬給五時朝服進賢三梁冠佩水蒼玉

驃騎車騎將軍凡諸將軍加大者征鎮安平中軍鎮軍撫軍前左右後將軍征虜冠軍輔國龍驤將軍金章紫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貴嬪夫人貴人金章文曰貴嬪夫人貴人之章紫綬佩于寘玉

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銀印文曰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之印青綬佩五采瓀玉

皇太子妃金璽龜紐纁朱綬佩瑜玉

諸王太妃諸長公主公主封君金印紫綬佩山玄玉

諸王太子金印紫綬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山玄玉

郡公侯太夫人銀印青綬佩水蒼玉

郡公侯太子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侍中散騎常侍及中常侍給五時朝服武冠貂蟬侍中左右常侍皆佩水蒼玉

尚書令僕射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尚書給五時朝服納言幘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中書監令祕書監銅印墨綟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光祿大夫卿尹太子保傅大長秋太子詹事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衛尉則武冠衛尉江左不置宋孝武孝建初始置不檢晉服制止以九卿皆文冠及進賢兩梁冠非舊也

司隸校尉武尉左右衛中堅中壘驍騎遊擊前軍左軍右軍後軍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振武奮武揚武廣武左右積射彊弩諸將軍監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領軍護軍城門五營校尉東南西北中郎將銀印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佩水蒼玉

縣鄉亭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三梁冠

鷹揚折衝輕車揚烈威遠寧遠虎威材官伏波淩江諸將軍銀章青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奮武護軍安夷撫軍護軍軍州郡國都尉奉車駙馬騎都尉諸護軍將兵助郡都尉水衡典虞牧官典牧都尉度支中郎將校尉都尉司監都尉材官校尉王國中尉宜和伊吾都尉監淮南津都尉銀印青綬五時朝服武冠

州刺史銅印墨綬給絳朝服進賢兩梁冠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謁者僕射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高山冠佩水蒼玉

諸軍司馬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太子中庶子庶子給五時朝服武冠

中書侍郎給五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冗從僕射太子衛率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武冠

虎賁中郎將羽林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鶡尾絳紗縠單衣鶡鳥似雞出上黨爲鳥彊猛鬬不死不止復著鶡尾

北軍中候殿中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護匈奴中郎將護羌夷戎蠻越烏丸西域戊己校尉銅印青綬朝服武冠
郡國太守相內史銀章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止單衣幘其加中二千石
者依卿尹
牙門將銀章青綬朝服武冠
騎都督守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尚書左右丞秘書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尚書秘書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沙治書侍御史銀印墨綬朝服法冠
侍御史朝服法冠
關內關中名號侯金印紫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諸博士給皂朝服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
公府長史諸卿尹丞諸縣署令秩千石者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江左公府長史無朝服縣令止單衣幘宋後廢帝元徽四年司徒右長史王儉議公府長史應服朝服曰春秋國語云貌者情之華服者心之文嚴廊盛禮衣冠爲大是故軍國異容內外殊序而自頃承用每有乖違府職掌人教四方是則臣居毗佐志在當官永言先典載懷夕惕按晉令公府長史官品第六銅印墨綬朝服進賢兩梁冠掾屬官品第七朝服進賢一梁冠晉官表注亦與令同而今長史掾屬但著朱服而已此則公違明文積習成謬謂宜依舊制長史兩梁冠掾屬一梁冠並同備朝服中單韋舄率由舊章若所上蒙允幷請班司徒二府及諸儀同三府通爲永準又尋舊事司徒公府領步兵者職僚悉同降朝不領兵者主簿祭酒中單韋舄並備令史以下唯著玄衣今府既開公體遵此制其或有署臺位者玄服爲宜按令稱諸有兼官皆從重官之例尋內官爲重其署臺位者悉宜著位之服不在玄服之例若署諸卿寺位兼府職者雖三品而卿寺爲卑則宜依公府玄衣之制服章事重禮儀所先請臺詳服議曹郎中沈俣之議曰制珪象德損益因時裁服象功施用隨代車旗變於商周冠佩革於秦漢豈必殊代變容改尚沿物哉夫邊貂假幸侍之首賤幘登尊極之顏一適時用便隆後制況朱裳以朝緬傾百祀韋舄不加浩然惟舊服爲定章事成永則其儉之所秉會非古訓青素相因代有損益何事襲盛宋之興法追往晉之積典變改空煩謂不宜革儉又上議曰自頃服章多闕有違前準近議依令文被報不宜改革又稱左丞劉議按令文凡有朝服今多闕亡然則文存服損非唯鉉佐用捨既久卽爲舊章如下旨伏尋皇宋受終每因晉舊制律令條章同規在昔若事有宜必合懲改則當上關詔書下由朝議縣諸日月垂則後昆豈得因外府之乖謬以爲盛宋之興典用晉氏之律令而謂其儀爲積法哉順違從失非所望於高議申明舊典何改革之可論又左丞引令史之闕服以爲鉉佐之明比夫名位不同禮數異等令史從省或有權宜達官簡略爲失彌重又主簿祭酒備服於王庭長史掾屬朱衣以就列於是倫比自成矛盾此而可忍孰不可安將引令以遵舊臺據失以爲例研詳符旨更所未譬當官而行何彊之有制令昭然守以無二俣之又議雲火從物沿損異儀帝樂五殊王禮三變豈獨大宋造命必威仍於晉舊哉夫宗社疑文庭廟闕典或上降制書下協朝議何乃鉉府佐屬裳歘稍改白虎之詔斷宣室之疇咨乎又許令史之從省咎達官之簡略律苟可遵固無辨於貴賤規若必等亦何關於權宜一用一舍彌增其滯且佐非韋舄之職吏本朝服之官凡在班列罔不如一此蓋前令違而遂改今制允而長用也爵異服殊寧會矛盾之譬討論疑制焉取彊弱之辨府執既革之餘文臺據永行之成典更有期於無固非所望於行迷參詳並同儉議遂寢
諸軍長史諸卿尹丞獄丞太子保傅詹事丞郡國太守相內史丞長史諸縣署令長相關谷長王公侯諸署令長司理治書公主家僕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太子保傅卿尹詹事丞皂朝服郡丞縣令長止單衣幘
公車司馬太史太醫太官御府內省令太子諸署令僕門大夫陵令銅印墨綬朝服進賢一梁冠太子率更家令僕銅印墨綬給五時朝服進賢兩梁冠
黃門諸署令僕長銅印墨綬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冗從僕射監太子寺人監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公府司馬諸軍城門五營校尉司馬護匈奴中郎將護羌戎夷蠻越烏丸戊己
校尉長史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江左公府司馬無朝服餘止單衣幘
廷尉正監平銅印墨綬給皂零辟朝服法冠
王郡公侯郎中令大農銅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北軍中候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子常從虎賁督督校督司馬虎賁督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殿中將軍銀章青綬四時朝服武冠宋末不復給章綬
水衡典虞牧官典牧材官州郡國都尉司馬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諸謁者朝服高山冠
門下中書通事舍人令史門下主事令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尚書典事都水使者參事散騎集書中書尚書令史門下散騎中書尚書令史
錄尚書中書監令僕省事史祕書著作治書主書主璽主譜令史蘭臺殿中蘭
臺謁者都水使者令史書令史朝服進賢一梁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節騎郎朝服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著鶡尾絳紗縠單衣
殿中中郎將校尉都尉黃門中郎將校尉殿中太醫校尉都尉銀印青綬四時
朝服武冠
關外侯銀印青綬朝服進賢兩梁冠
左右都候閶闔司馬城門候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王郡公侯中尉銅印墨綬朝服武冠
部曲督護司馬史部曲將銅印朝服武冠司馬史假墨綬
太中中散諫議大夫議郎郎中舍人朝服進賢一梁冠秩千石者兩梁
城門令史朝服武冠江左凡令史無朝服
諸門僕射佐史東宮門吏皂零辟朝服僕射東宮門吏卻非冠佐史進賢冠
宮內游徼亭長皂零辟朝服武冠
太醫校尉都尉總章協律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

小黃門給四時朝服武冠
黃門謁者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朝賀通謁時著高山冠
黃門諸署史給四時朝服武冠
中黃門黃門諸署從官寺人給四時科單衣武冠
殿中司馬及守陵者殿中太醫司馬銅印墨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太醫司馬銅印朝服武冠
總章監鼓吹監司律司馬銅印墨綬朝服鼓吹監總章協律司馬武冠總章監
司律司馬進賢一梁冠
諸縣署丞太子諸署丞王公侯諸署及公主家丞銅印黃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太醫丞銅印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諸署丞銅印黃綬給四時朝服進賢一梁冠
黃門稱長園監銅印黃綬給四時朝服武冠
諸縣尉關谷塞護道尉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幘
洛陽鄉有秩十銅印青綬朝服進賢一梁冠
宣威將軍以下至裨將軍銅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爲刺史郡守若萬人司馬
虎賁督以上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平虜武猛中郎將尉都尉銀印朝服武冠其以此官爲千人司馬虎賁督以上
及司馬史者皆假青綬
別部司馬軍假司馬銀印朝服武冠
圖像都匠行水中郎將校尉都尉銀印青綬朝服武冠若非以工伎巧能特加
此官者羽林長郎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朝服
武冠其長郎壯士武弁冠在陛列及鹵簿服絳縠單衣
陛下甲僕射主事吏將騎廷上五牛旗假使虎賁在陛列及備鹵簿服錦文衣
武冠鶡尾陛長假銅印墨綬旄頭
羽林在陛列及備鹵簿服絳科單衣上著韋晝腰襦假旄頭
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彊弩司馬守陵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

司馬以下假墨綬守陵虎賁給絳科單衣武冠
殿中宂從虎賁殿中虎賁及守陵者持鈒戟宂從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下印者
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絳科單衣武冠
持椎斧武騎虎賁五騎傳詔虎賁殿中羽林及守陵者太官尙食虎賁稱飯宰人諸官尙食虎賁佩武猛都尉以上印者假青綬別部司馬以下假墨綬給絳構武冠其在陛列及備鹵簿五騎虎賁服錦文衣鶡尾宰人服離支衣
黃門鼓吹及釘官僕射黃門鼓吹史主事諸官鼓吹尙書廊下都坐門下守閤殿中威儀騶虎賁常直殿黃雲龍門者門下左右部虎賁羽林騶給傳事者諸導騶門下中書守閤給絳構武冠南書門下虎賁羽林騶蘭臺五曹節藏射廊下守閤威儀發符騶都水使者黃沙廊下守閤謁者錄事威儀騶河隄謁者騶諸官謁者騶絳構武冠給其衣服自如故事大誰士皂科單衣樊噲冠衞士墨布構却敵冠凡此前衆職江左多不備又多闕朝服諸應給朝服佩玉而不在京都者給朝服非護烏丸羌夷戎蠻諸校尉以上及刺史西域戊己校尉皆不給佩玉其來朝會權時假給會罷輸還凡應朝服者而官不給聽自具之諸假印綬而官不給鞶囊者得自具作其但假印不假綬者不得佩綬
鞶古制也漢代著鞶囊者側在腰間或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此囊盛綬也或盛或散各有其時乎
朝服一具冠幘各一絳緋袍皂緣中單衣領袖各一領革帶袷袴各一舄襪各一量簪導飾自副四時朝服者加絳絹黃緋青緋皂緋袍單衣各一領五時朝服者加給白絹袍單衣一領
諸受朝服單衣七丈二尺科單衣及構五丈二尺中衣絹五丈緣皂一丈八尺領袖練一匹一尺絹七尺五寸給袴練一丈四尺縑二丈襪布三尺單衣及構袷帶縑各一段長七尺江左止給絹各有差宋元嘉末斷不復給至今山鹿衲桂衲白衲施毛狐白領黃豹斑白鼲子渠拔裘步搖八鑷蔽結多服蟬明中櫂白又諸織成衣幘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物者皆爲禁物諸在官品令第二品以上其非禁物皆得服之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鑷以上蔽結爵叉假真珠翡翠校飾纓佩雜采衣袿文綺齊繡黼黻離袿袍第六品以下加不得服金鐼綾錦錦繡七緣綺貂豽裘金叉鐶鉺及以金校飾器物張絳帳第八品以下加不得服羅紈綺縠雜色真文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絳紫襈假結真珠璫珥犀瑇瑁越疊以銀飾器物張帳乘犢車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衣食客加不得服白幘蒨絳金黃銀叉鐶鈴鑷鉺履色無過純青諸去官及罷卒不祿物故家人所服皆得從故官之例諸王皆不得私作禁物及罽碧校鞍珠玉金銀錯刻鏤彫飾無用之物
天子坐漆牀居朱屋史臣按左傳丹桓宮之楹何休注公羊亦有朱屋以居所從來久矣漆牀亦當是漢代舊儀而漢儀不載尋所以必朱必漆者其理有可言焉夫珍木嘉樹其品非一莫不植根深岨致之未易藉地廣之資因人多之力則役苦費深爲敝滋重是以上古聖王采椽不斲斲之則礱刻桷彫楹莫知其限也哲人睠鑒微遠杜漸防萌知采椽不愜後代之心不斲不爲將來之用故加朱施漆以傳厥後散木凡材皆可入用遠探幽旨將在斯乎
殿屋之爲員淵方井兼植荷華者以厭火祥也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紳垂三尺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王公侯伯子男卿尹及武冠不簪加內侍位者乃簪之手板則古笏矣尙書令僕射尙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或云漢代以盛奏事負荷以行未詳也
魏文帝黃初三年詔賜漢太尉楊彪几杖侍以客禮延請之日使挾杖入朝又令著鹿皮冠彪辭讓不聽乃使服布單衣皮弁以見傅玄子曰漢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是以袁紹崔鈞之徒雖爲將帥皆著縑巾
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爲帢合乎簡易隨時之義以色別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爲國容也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歧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歧謂之爲善因而弗改通以爲慶弔服巾以葛爲之形如帢而橫著之古尊卑共服也故漢末妖賊以黃爲巾時謂之黃巾賊今國子太學生冠之

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代手板居士野人皆服巾褠

徐爰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有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爲之後世施幘於冠因裁纚爲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史臣案晉成帝咸和九年制聽尚書八座丞郎門下三省侍郎乘車白帢低幘出入掖門又二宮直官著烏紗帢然則士人宴居皆著帢矣而江左時野人已著帽士人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員耳後乃高其屋云

古者人君有朝服有祭服有宴服有弔服皮弁疑衰今以單衣黑幘爲宴會服拜陵亦如之以單衣白帢爲弔服修敬尊秩亦服之也單衣古之深衣也今單衣裁製與深衣同唯絹帶爲異深衣絹帽以居喪單衣素帢以施吉

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宰安平王孚服侍中之服賜大司馬義陽王望袞冕之服四年又詔趙樂安燕王服散騎常侍之服十年賜彭城王袞冕之服

僞楚桓玄將篡亦加安帝母弟太宰瑯邪王袞冕服宋興以來王公貴臣加侍中散騎常侍乃得服貂璫也宋孝武孝建元年丞相南郡王義宣二年雍州刺史武昌王渾又有異圖世祖嫌侯王彊盛欲加減削其年十月己未大司馬江夏王義恭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表改革諸王車服制度凡九條表在義恭傳上因諷有司更增廣條目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慎假春秋明誠是以尚方所制禁嚴漢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自頃以來下僭彌盛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于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人志靡一今表之所陳實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并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杠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蔽花正冬會不得鐸舞杯柈舞長蹻伎透狹舒丸劍博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袞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正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鎮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銅爲裝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姻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帝皇子車輿不得油幢軺車不在其限平乘舫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像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鉤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若先有器物者悉輸送臺臧書到後二十日期若有竊玩犯禁者及統司無舉糾並臨時議罪詔可

車前五百者卿行旅從五百人爲一旅漢氏一統故去其人留其名也

宋孝武孝建二年十一月乙巳有司奏侍中祭酒何偃議自今臨軒乘輿法服鑾華蓋登殿宜依廟齋以夾御侍中常侍夾扶上殿及應爲王公興又夾扶畢還本位求詳議曹郎中徐爰參議宜如省所稱以爲永准詔可

孝建三年五月壬戌有司奏案漢胡廣蔡邕並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六國兼其車服故王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縣豹尾法駕則三十六乘檢晉江左逮至于今乘輿出行副車相承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參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並不出經典自邕廣傳說又是從官所乘非帝者副車正數江左五乘儉不中禮案周官云上公九命貳車九乘侯伯七命車七乘子男五命車五乘然則帝王十二乘詔可

大明元年九月丁未朔有司奏未有皇太后出行副車定數下禮官議正博士王燮之議周禮后六服五路之數悉與王同則副車之制不應獨異又記云古者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鄭注云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推所立每與王同禮無降亦明矣皇太后既禮均至極彌不應殊謂並應同十二乘通關爲允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戊辰尚書左丞荀萬秋奏籍田儀注皇帝冠通天冠朱紘青介幘衣青紗袍侍中陪乘奉車郎秉轡案漢輿服志曰通天冠乘輿常服也若斯豈可以常服降千畝邪禮記曰昔者天子爲籍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耜鄭玄注周官司服異服同冕尊故也時服雖變冕制不改又潘岳籍田賦云常伯陪乘太僕秉轡推此與駕籍田宜冠冕璪十二旒朱紘黑介幘衣青紗袍常伯陪

乘太僕乘轡宜改儀注一遵二禮以爲定儀詔可

大明四年正月己卯有司奏南郊親奉儀注皇帝初著平天冠火龍黼黻之服還變通天冠絳紗袍廟祠親奉舊儀皇帝初服與郊不異而還變著黑介幘單衣即事乖體謂宜同郊還亦變著通天冠絳紗袍又舊儀乘金根車今五路既備依禮玉路以祀亦宜改金根車爲玉路詔可

大明六年八月壬戌有司奏漢注儀大駕鹵簿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卿御法駕侍中參乘奉車郎御晉氏江左大駕未立故郊祀用法駕宗廟以小駕至於儀服二駕不異拜陵御服單衣幘百官陪從朱衣而已亦謂之小駕名實乖舛考尋前記大駕上陵北郊周禮宗廟於昊天有降宜以大駕郊祀法駕祠廟小駕上陵如爲從序今改祠廟爲法駕鹵簿其軍幢多少臨時配之至尊乘玉路以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小輦輪御軺衣書等車爲副其餘並如常儀詔可

大明七年二月甲寅輿駕巡南豫兗二州冕服御玉路辭二廟改服通天冠御木路建大麾備春蒐之典

明帝泰始四年五月甲戌尚書令建安王休仁參議天子之子與士齒讓達於辟雝無生而貴者也既命而尊禮同上公周制五等車服相捗公降王者一等而已王以金路賜同姓諸侯象及革木以賜異姓侯伯在朝卿士亦準斯禮按如此制則東宮應乘金路自晉武過江禮儀疏舛王公以下車服卑雜唯有東宮禮秩崇異上次辰極下絕侯王而皇太子乘石山安車義不見經事無所出禮所謂金玉路者正以金玉飾輅諸末耳左右前後同以漆畫秦改周輅制爲金根通以金薄周匝四面漢魏二晉因循莫改逮于大明始備五輅金玉二制並類金根造次瞻覩殆無差別若錫之東儲於禮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級表示等威且春秋之義降下以兩臣子之義且從謙約謂東宮車服宜降天子二等驂駕四馬乘象輅降龍碧旂九葉進不斥尊退不逼下於古酌時於禮爲衷詔可

泰始四年八月甲寅詔曰車服之飾象數是遵故盛皇留範列聖垂制朕近改定五路酌古代今修成六服沿時變禮所施之事各有條敘便可付外載之典章朕以大冕純玉繅玄衣黃裳乘玉輅郊祀天宗祀明堂又以法冕五綵繅玄衣絳裳乘金路祀太廟元正大會諸侯又以飾冠冕四綵繅紫衣紅裳乘象輅小會宴饗餞送諸侯臨軒會王公又以繡冕三綵繅朱衣裳乘革路征伐不賓講武校獵又以玄冕二綵繅青衣裳乘木路耕稼饗國子又以通天冠朱紗袍爲聽政之服

泰始六年正月戊辰有司奏被敕皇太子正朝駕合著袞冕九章衣不儀曹郎丘仲起議案周禮公自袞冕以下鄭注袞冕以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子之服也伏尋古之上公尚得服袞以朝皇太子以儲副之尊率土瞻仰愚謂宜式遵盛典服袞冕九旒以朝賀兼左丞陸澄議服冕以朝實著經典秦除六冕之制至漢明帝始與諸儒還備古章自魏晉以來宗廟行禮之外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每加侍官今皇太子承乾作副禮絕羣后宜遵聖王之盛典革近代之陋制臣等參議依禮皇太子元正朝賀應服袞冕九章衣以仲起議爲允撰載儀注詔可

後廢帝即位尊所生陳貴妃爲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太妃故事唯省五牛旗及赤旂

宋書卷十八

宋書卷十八考證

禮志五皇子爲王錫以此乘故曰王青蓋車○故曰下王字監本訛五今改正

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搢之於腰帶○諸本皆連上文此當另爲一條

又二宮直宮者絳紗袂○直宮一本作直官者是

宋書卷十八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九

樂一

易曰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自黃帝至于三代名稱不同周衰凋缺又爲鄭衛所亂魏文侯雖好古然猶昏睡於古樂於是淫聲熾而雅音廢矣及秦焚典籍樂經用亡漢興樂家有制氏但能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周存六代之樂至秦唯餘韶武而已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漢高祖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又造武德舞舞人悉執干戚以象天下樂己行武以除亂也故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有房中之樂秦改曰壽人其聲楚聲也漢高好之孝惠改曰安世高祖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生於武德禮容生於文始五行也漢初又有嘉至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迎神之樂也文帝又自造四時舞以明天下之安和蓋樂先王之樂者明有法也樂己所自作者明有制也孝景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薦之太宗之廟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舞薦之世宗之廟漢諸帝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焉武帝時河閒獻王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獻八佾之舞與制氏不相殊其內史中丞王定傳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時爲謁者數言其義獻記二十四卷劉向校書得二十三篇然竟不用也至明帝初東平憲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承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又制舞歌一章薦之光武之廟漢末大亂衆樂淪缺魏武平荆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以爲軍謀祭酒使刱定雅樂時又有鄧靜尹商善訓雅樂哥師尹胡能哥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服養曉知先代諸舞夔悉總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魏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左延年等妙善鄭聲惟夔好古存正焉文帝黃初二年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宗廟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哥詩多即前代之舊唯魏國初建使王粲改作登哥及安世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禮樂之作所以類物表庸而不忘其本者也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名武皇帝廟樂未稱其議定廟樂及舞舞者所執綴兆之制聲哥之詩務令詳備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太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曰至闡德盛而化隆者則樂舞足以象其形容音聲足以發其哥詠故薦之郊廟而鬼神享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樂其度使四海之內徧知至德之盛而光輝日新者禮樂之謂也故先王殷薦上帝以配祖考蓋當其時而制之矣周之末世上去唐虞幾二千年韶箾南籥武象之樂風聲遺烈皆可得而論也由斯言之禮樂之事弗可以已今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樂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樂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至於羣臣述德論功建定烈祖之稱而未制樂舞非所以昭德紀功夫哥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兼秉文武聖德所以章明也臣等謹制樂舞名章斌之舞昔簫韶九奏親於虞帝之庭武象大武亦振於文武之阼特以顯其德教著其成功天下被服其光輝習詠其風聲者也自漢高祖文帝各逮其時而爲武德四時之舞上考前代制作之宜以當今成業之美播揚弘烈莫盛於章斌焉樂志曰鐘磬干戚所以祭先王之廟又所以獻酬酳酢也在宗廟之中君臣莫不致敬族長之中長幼無不從和故仲尼答賓牟賈之問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此皆祭禮大享通用盛樂之明文也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爲薦享及臨朝大享亦宜舞之然後乃合古制事神訓民之道關於萬世其義益明又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世同功以至隆平也於名爲美於義爲當尚書奏宜如所上帝初不許制章斌之樂三請乃許之於是尚書又奏祀圜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韈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貌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舞者同服奏於朝庭則武始舞者武冠赤介幘生絳袍單

衣絳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韤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其餘服如前奏可史臣案武始咸熙二舞冠制不同而云章斌與武始咸熙同服不知服何冠也侍中繆襲又奏安世哥本漢時哥名今詩哥非往詩之文則宜變改案周禮注云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是以往昔議者以房中哥后妃之德所以風天下正夫婦宜改安世之名曰正始之樂自魏國初建故侍中王粲所作登哥安世詩專以思詠神靈及說神靈鑒享之意襲後又依哥省讀漢安世哥詠亦說高張四縣神來燕享嘉薦令儀永受厥福無有二南后妃風化天下之言今思惟往者謂房中爲后妃之哥者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堂哥先祖功德下堂哥詠燕享無事哥后妃之化也自宜依其事以名其樂哥改安世哥曰享神哥奏可案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安世爲享神未詳其義王粲所造安世詩今亡襲又奏曰文昭皇后廟置四縣之樂當銘顯其均奏次第依太祖廟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尙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縣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奏可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爲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漢武帝東巡封禪還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爲盡用宮縣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爾不謂庶物當復減之也禮天子宮縣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衞臻繆襲左延年等咸同肅議奏可肅又議曰說者以爲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祭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大武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樂矣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燕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不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哥祭祀則吹而哥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日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太鈞之舞有司奏宜如肅議奏可肅私造宗廟詩頌十二篇不被哥晉武帝太始二年改制郊廟哥其樂舞亦仍舊也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皇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哥青陽夏哥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哥西皓冬哥玄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哥朱明兼舞二舞章帝元和二年宗廟樂故事食舉有鹿鳴承元氣二曲三年自作詩四篇一曰思齊皇姚二曰六騏驎三曰竭肅雝四曰陟叱根合前六曲以爲宗廟食舉加宗廟食舉重來上陵二曲合八曲爲上陵食舉減宗廟食舉承元氣一曲加惟天之命天之曆數二曲合七曲爲殿中御食飯舉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涼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氣十三曰海淡淡魏氏及晉荀勗傅玄並爲哥辭魏時以遠期承元氣海淡淡三曲多不通利省之魏雅樂四曲一曰鹿鳴後改曰於赫詠武帝二曰騶虞後改曰巍巍詠文帝三曰伐檀後省除四曰文王後改曰洋洋詠明帝騶虞伐檀文王並左延年改其聲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郎作者是也今謂之行禮曲姑洗廂所奏按鹿鳴本以宴樂爲體無當於朝享往時之失也晉武太始五年尙書奏使太僕傅玄中書監荀勗黃門侍郎張華各造正旦行禮及王公上壽酒食舉樂哥詩詔又使中書郎成公綏亦作張華表曰按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未皆合古蓋以依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法用率非凡近所能改二代三京襲而不變雖詩章詞異興廢隨時至其韻逗曲折皆繫於舊有由然也是以一皆因就不敢有所改易荀勗則曰魏氏哥詩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與古詩不類以問司律中郎將陳頎頎曰被之金石未必皆當故勗造晉哥皆爲四言唯王公上壽酒一篇爲三言五言此則華勗所明異旨也九年荀勗遂典知樂事使郭夏宋識

等造正德大豫之舞而勗及傅玄張華又各造此舞哥詩勗作新律笛十二枚散騎常侍阮咸譏新律聲高高近哀思不合中和勗以其異己出咸爲始平相晉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豫之舞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於哥詞陳之於舞列宮縣在下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哥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氏以來依放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則於今難以意言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幷鼓吹令是後頗得登哥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增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鳩習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鐘磬事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黄門侍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值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爲荆州與謝尚共爲朝廷修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專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晉氏之亂也樂人悉沒戎虜及胡亡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爲尚書僕射因之以具鐘磬太元中破苻堅又獲樂工楊蜀等閑練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宋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語在律曆志晉世曹毗王珣等亦增造宗廟哥詩然郊祀遂不設樂何承天曰世咸傳吳朝無雅樂案孫皓迎父喪明陵唯云倡伎晝夜不息則無金石登哥可知矣承天曰或云今之神絃孫氏以爲宗廟登哥也史臣案陸機孫權誄肆夏在廟雲翹承機不容虛設此言又韋昭孫休世上鼓吹鐃哥十二曲表曰當付樂官善哥者習哥然則吳朝非無樂官善哥者乃能以哥辭被絲管寧容止以神絃爲廟樂而已乎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太常鄭鮮之等八十八人各撰立新哥黄門侍郎王韶之所撰哥辭七首並合施用詔可十二月有司又奏依舊正旦設樂參詳屬三省改太樂諸哥舞詩黄門侍郎王韶之立三十二章合用教試日近宜逆誦習輒申攝施行詔可又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元嘉十八年九月有司奏二郊宜奏登哥又議宗廟舞事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十二人立議同未及列奏值軍興事寢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哥詔御史中丞顔延之造哥詩廟舞猶闕孝建二年九月甲午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圜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黄鍾哥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蔟哥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天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哥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秦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泰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哥詩三十二篇元康中荀藩受詔成父勗業金石四縣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哥雖奏而象舞未陳懼闕備禮夫聖王經世異代同風雖損益或殊降殺迭運未嘗不執古御今同規合矩方茲休明在辰文物大備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舞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使內外博議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議以爲聖王之德雖同揆制之禮或異樂不相沿禮無因襲自寶命開基皇符在運業富前王風通振古朝儀國章並循先代自後晉東遷日不暇給雖大典略備遺闕尚多至於樂號廟禮未該往正今帝德再昌大孝御寓宜討定禮本以昭來葉尋舜樂稱韶漢改文始周樂大武秦革五行眷夫祖有功而宗有德故漢高祖廟樂稱武德太宗廟樂曰昭德魏制武始舞武廟制咸熙舞文廟則祖宗之廟別有樂名晉氏之樂正德大豫及宋不更名直爲前後二舞依據昔代義舛事乖今宜釐改權稱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若廟非不毀則樂無别稱猶漢高文武咸有嘉號惠景二主樂無餘名章皇太后廟依諸儒議唯奏文樂何休杜預范寧注初獻六羽並不言佾者佾則干在其中明婦人無武事也郊祀之樂無復别名仍同宗廟而已尋諸漢志永至等樂各有義況宜仍舊不改宋及東晉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恆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衷立廟居靈四時致

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恆安所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親之返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詩云神保遹歸注曰歸於天地也此並言神有去來則有送迎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祝有迎尸送尸近代雖無尸豈可闕迎送之禮又傳玄有迎神送神哥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散騎常侍丹陽尹建城縣開國侯顏竣議以為德業殊稱則干羽異容時無沿制故物有損益至於禮失道營稱習忘反中興釐運視聽所革先代繆章宜見刊正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周官曰國有故則旅上帝及四望又曰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知上帝非天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鍾哥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為不襲名號而已今樂曲淪滅知音世希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為宣化之舞大豫為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被後昆前漢祖宗廟處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庭殿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祇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祇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為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昊天或謂上帝或謂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稱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天為議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上帝爾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天神為五帝後冬至所祭為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埽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竣又云東平王蒼以為前漢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入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室之禮晉氏以來登哥誦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荀所詠者殊雖復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衆議並同宏祠南郊迎神奏肆夏皇帝初登壇奏登哥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送神奏肆夏祠廟迎神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詣東壁奏登哥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送神奏肆夏詔可孝建二年十月辛未有司又奏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哥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參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哥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哥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尋廟祠依新儀注登哥人上殿絃管在下今元會登哥人亦上殿絃管在下並詔可文帝章太后廟未有樂章孝武大明中使尚書左丞殷淡造新哥明帝又自造昭太后宣太后哥詩

後漢正月旦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黃龍長八九丈出水游戲炫燿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

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焉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臣聞聖王制樂贊揚治道養以仁義防其邪淫上享宗廟下訓黎民體五行之正音協八風以陶氣以宮聲正方而好義角聲堅齊而率禮絃哥鐘鼓金石之作備矣故通神至化有率舞之感移風改俗致和樂之極末世之伎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頭足入筥之屬皮膚外剥肝心內摧敦彼行葦猶謂勿踐矧伊生民而不惻愴加以四海朝覲言觀帝庭

耳聆雅頌之聲目覩威儀之序足以蹋天頭以履地反兩儀之順傷彝倫之大方今夷狄對岸外御為急兵食七升忘身赴難過泰之戲日稟五斗方埽神州經略中甸若此之事不可示遠宜下太常纂備雅樂簫韶九成惟新於盛運功德頌聲永著于來葉此乃詩所以燕及皇天克昌厥後者也雜伎而傷人者皆宜除之流簡儉之德邁康哉之詠清風既行民應如草此之謂也愚管之誠惟垂采察於是除高絙紫鹿跂行鼈食及齊王捲衣筰兒等樂又減其稟其後復高絙紫鹿焉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傅隆以為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預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常以為非夫舞者所以節八音者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八為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爾預以為一列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義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理例坦然又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為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列輒減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杜氏之謬可見矣國典事大宜令詳正事不施行

民之生莫有知其始也含靈抱智以生天地之間夫喜怒哀樂之情好得惡失之性不學而能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怒則爭鬬喜則詠哥夫哥者固樂之始也詠哥不足乃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則舞又哥之次也詠哥舞蹈所以宣其喜心喜而無節則流淫莫反故聖人以五聲和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謂之樂故能移風易俗平心正體焉昔有娀氏有二女居九成之臺天帝使鷰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發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哥始為北音禹省南土嵞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嵞山之陽女乃作哥始為南音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哥始為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哥始為西音此蓋四方之哥也黃帝帝堯之世王化下洽民樂無事故因擊壤之歡慶雲之瑞民因以作哥其後風衰雅缺而妖淫靡漫之聲起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薛談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者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過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為曼聲長哥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人善哥哭效韓娥之遺聲衞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民皆化之齊人綿駒居高唐善哥齊之右地亦傳其業前漢有虞公者善哥能令梁上塵起若斯之類並徒哥也爾雅曰徒哥曰謠凡樂章古詞今之存者並漢世街陌謠謳江南可采蓮烏生十五子白頭吟之屬是也吳哥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

子夜哥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瑯邪王軻之家有鬼哥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哥子夜殷允為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鳳將雛哥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將由譌變以至於此乎

前溪哥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制

阿子及歡聞哥者晉穆帝升平初哥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演其聲以為二曲

團扇哥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哥而珉好捉白團扇故制此哥

督護哥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旿收斂殯埋之逵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督護

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懊憹哥者晉隆安初民間訛謠之曲語在五行志宋少帝更制新哥太祖常謂之中朝曲

六變諸曲皆因事制哥

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制

讀曲哥者民間為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哥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

凡此諸曲始皆徒哥既而被之弦管又有因弦管金石造哥以被之魏世三調哥詞之類是也

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大夫獻詩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秦漢闕采詩之官哥詠多因前代與時事既不相應且無以垂示後昆漢武帝雖頗造新哥然不以光揚祖考崇述正德為先但多詠祭祀見事及其祥瑞而已商周雅頌之體闕焉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曹植鞞舞哥序曰漢靈帝西園故事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哥五篇不敢充之黃門近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晉鞞舞哥亦五篇又鐸舞哥一篇幡舞哥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今幡鼓哥詞猶存舞並闕鞞舞即今之鞞扇舞也又云晉初有杯槃舞公莫舞史臣按杯槃今之齊世寧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七釋云七槃陳於廣庭近世文士顏延之云遞閒關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為舞也搜神記云晉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舞矜手以接杯槃反覆之此則漢世唯有槃舞而晉加之以杯反覆之也

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項莊劒舞項伯以袖隔之使不得害漢高祖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云莫害漢王也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所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江左初又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檢其哥非吳詞也皆陳於殿庭揚泓拂舞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晧虐政思屬晉也又有白紵舞按舞詞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哥又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紵即白緒鞞舞故二八桓玄將即真太樂遣眾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哥詞并詔近臣虞龢並作又有西傖羌胡諸雜舞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為豫州造壽陽樂荊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哥曲並列於樂官哥詞多淫哇不典正

前世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僛僛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爾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又是也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所屬者代起舞猶若飲酒以杯相屬也謝安舞以屬桓嗣是也近世以來此風絕矣

孝武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殿庭順帝昇明二年尚書令王僧虔上表言之并論三調哥曰臣聞風雅之作由來尚矣大者繫乎興衰其次者著於率舞在於心而木石感鏗鏘奏而國俗移故鄭相出郊辯聲知戚延陵入聘觀樂知風是則音不妄起曲豈徒奏哥倡既設休戚已徵清濁是均山琴自應斯乃天地之靈和升降之明節今帝道四達禮樂交通誠非寡陋所敢裁酌伏以三古缺聞六代潛響舞詠與日月偕湮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此則然矣夫鐘縣之器以雅為用凱容之制八佾為體故羽籥擊拊以相諧應季氏獲誚將在於此今總章舊佾二八之流袿服既殊曲律亦異推今校古皎然可知又哥鐘一肆克諧女樂以哥為稱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縣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鐘舞已諧不欲廢罷別立哥鐘以調羽佾止於別宴不關朝享四縣所奏謹依雅則斯則舊樂前典不墜於地臣昔已制哥磬猶在樂官具以副鐘配成一部即義沿理如或可安又今之清商實猶銅雀魏氏三祖風流可懷京洛相高江左彌重諒以金縣干戚事絕於斯而情變聽改稍復零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危不顧律紀流宕無涯未知所極排斥典正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以去禮樂有攸序長幼不可以共聞故喧醜之製日盛於廛里風味之韻獨盡於衣冠夫川震社亡同靈畢戒哀思靡漫異世齊驩咎徵不殊

而欣長並用籍所未嘗也方今塵靜畿中波恬海外雅頌得所實在茲辰臣以爲宜命典司務勤課習緝理舊聲迭相開曉凡所遺漏悉使補拾曲全者祿厚藝敏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自勸風以靡之可不訓自革反本還源庶可跂踵韶曰僧虔表如此夫鐘鼓既陳雅頌斯辨所以懷感人祇化動翔泳頃自金籥弛韻羽佾未凝正俗移風良在茲日昔阮咸清識王度昭奇樂緒增修異世同功矣便可付外遵詳

樂器凡八音曰金曰石曰土曰革曰絲曰木曰匏曰竹

八音一曰金金鐘也鎛也錞也鐲也鐃也鐸也鐘者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爾雅云大鐘曰鏞書曰笙鏞以閒是也中者曰剽剽音瓢小者曰棧棧音醆晉江左初所得棧鐘是也縣鐘磬者曰筍虡橫曰筍從曰虡蔡邕曰寫鳥獸之形大聲有力者以爲鐘虡清聲無力者以爲磬虡擊其所縣知由其虡鳴焉鎛如鐘而大史臣案前代有大鐘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鐘鎛之言近代無聞焉

錞錞于也圜如碓頭大上小下今民間猶時有其器周禮以金錞和鼓

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爲鼓節周禮以金鐲節鼓

鐃如鈴而無舌有柄執而鳴之周禮以金鐃止鼓漢鼓吹曲曰鐃哥

鐸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

八音二曰石石磬也世本云叔所造不知叔何代人爾雅曰形似犂錧以玉爲之大曰毊毊音囂

八音三曰土土壎也世本云暴新所造亦不知何代人也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燒土爲之大如鵝卵銳上平底形似稱錘六孔爾雅云大者曰嘂嘂音叫小者如鷄子

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節也大曰鼓小曰鞞又曰應應劭風俗通曰不知誰所造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鞉鼓及鞉之八面者曰雷鼓雷鞉六面者曰靈鼓靈鞉四面者曰路鼓路鞉周禮以雷鼓祀天神以靈鼓社祭以路鼓致鬼享鼓長八尺者曰鼖鼓以鼓軍事長丈二尺者曰鼛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鼜鼜周禮音戚今世音切豉反長六尺六寸者曰晉鼓金奏則鼓之應鼓在大鼓側詩云應朄縣鼓是也小鼓有柄曰鞀大鞀謂之鞞月令仲夏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鞉類也又有鼉鼓焉節不知誰所造傅玄節賦云黃鍾唱哥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

八音五曰絲絲琴瑟也筑也箏也琵琶空侯也琴馬融笛賦云宓羲造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爾雅大琴曰離二十絃今無其器齊桓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燋尾伯喈曰綠綺事出傅玄琴賦世云燋尾是伯喈琴伯喈傳亦云爾以傳氏言之則非伯喈也

瑟馬融笛賦云神農造瑟世本宓羲所造爾雅云瑟二十七絃者曰灑今無其器

筑不知誰所造史籍唯云高漸離善擊筑

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世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體合法度節究哀樂乃仁智之器豈亡國之臣所能關思哉風俗通則曰筑身而瑟絃不知誰所改作也

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欲從方俗語故名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云以手琵琶因以爲名杜摯云長城之役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空侯初名坎侯漢武帝賽滅南越祠太一后土用樂令樂人侯暉依琴作坎侯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者因工人姓爾後言空音訛也古施郊廟雅樂近世來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帝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空侯相似懷遠後亡其器亦絕

八音六曰木木柷也敔也並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作爲椌楬塤篪所起亦遠矣柷如漆筩方二尺四寸深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挏之令左右擊

敔狀如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以竹長尺名曰止橫擽之以節樂終也

八音七曰匏匏笙也竽也笙隨所造不知何代人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傍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它皆相似也竽今亡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其笙中之簧女媧所造也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

笙白玉管後世易之以竹乎。

八音八曰竹竹律也呂也簫也管也篪也籥也笛也律呂在律呂志。

簫世本云舜所造爾雅曰編二十三管尺四寸者曰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㚇㚇音爻凡簫一名籟前世有洞簫其器今亡蔡邕曰簫編竹有底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簥音驕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為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史臣案非也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管則是已有其器新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篪大者尺四寸圍三寸曰沂沂音銀一名翹小者尺二寸今有胡篪出於胡吹非雅器也。

籥不知誰所造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今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籥是也詩所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爾雅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箹箹音握。

笛案馬融長笛賦此器起近世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風俗通則曰丘仲造笛武帝時人其後更有羌笛爾三說不同未詳孰實。

笳杜摯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舊注曰箛號曰吹鞭晉先蠶注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又有胡笳漢舊筝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

鼓吹蓋短簫鐃哥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愷樂左傳曰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愷樂愷哥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淵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哥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箛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世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哥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此又應是今之鼓吹魏晉世又假諸將帥及牙門曲蓋鼓吹斯則其時謂之鼓吹矣魏晉世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輒夢聞鼓吹有人為其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爾摛擊杜弢戰沒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咨事翼與尚射曰卿若破的當以鼓吹相賞尚射破的便以其副鼓吹給之今則甚重矣。

角書記所不載或云出羌胡以驚中國馬或云出吳越舊志云古樂有籟缶今並無史臣按爾雅籟自是簫之一名耳詩云坎其擊缶毛傳曰盎謂之缶。

築城相杵者出自梁孝王孝王築睢陽城方十二里造倡聲以小鼓為節築者下杵以和之後謂此聲為睢陽曲至今傳之。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弘舊曲宋識善擊節倡和陳左善清哥列和善吹笛郝索善彈筝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傅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世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案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也。

宋書卷十九

宋書卷十九考證

樂志一以五聲和其性以八音節其流而故謂之樂能移風易俗平心正體焉

○尋繹文義故字當在樂字下

昔有娀氏有二女○娀一本作娍者是

乃作破斧之哥始爲東音○臣承蓉按旣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居東之詩也以此爲東音之始可矣乃謂夏后孔甲田於東陽萯山取民間之子爲子其後析橑斧斷其足孔甲始作此歌何其荒謬也

樂器凡八音○諸本誤連前一行今改正

宋書卷十九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十

樂二

蔡邕論敘漢樂曰一曰郊廟神靈二曰天子享宴三曰大射辟雍四曰短簫鐃歌

晉郊祀歌五篇　傅玄造

天命有晉　穆穆明明　我其夙夜　祗事上靈　常于時假　迄用有成
於薦玄牡　進夕其牲　崇德作樂　神祇是聽

右祠天地五郊夕牲歌一篇

宣文烝哉　日靖四方　永言保之　夙夜匪康　光天之命　上帝是皇
嘉樂殷薦　靈祚景祥　神祇降假　享福無疆

右祠天地五郊迎送神歌一篇

天祚有晉　其命惟新　受終于魏　奄有兆民　燕及皇天　懷柔百神
不顯遺烈　之德之純　享其玄牡　式用肇禋　神祇來格　福祿是臻
時邁其猶　昊天子之　祐享有晉　兆民戴之　畏天之威　敬授民時
不顯不承　於猶繹思　皇極斯建　庶績咸熙　庶幾夙夜　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　克配彼天　撫寧四海　保有康年　於乎緝熙　肆用靖民
爰立典制　爰修禮紀　作民之極　莫匪資始　克昌厥後　永言保之

右饗天地五郊歌三篇

前所作天地郊明堂歌五篇　傅玄造

皇矣有晉　時邁其德　受終于天　光濟萬國　萬國既光　神定厥祥
虔于郊祀　祗事上皇　祗事上皇　百祿是臻　巍巍祖考　克配彼天
嘉牲匪歆　德馨惟饗　受天之祚　神和四暢

右天地郊明堂夕牲歌

於赫大晉　膺天景祥　二帝邁德　宣茲重光　我皇受命　奄有萬方
郊祀配享　禮樂孔章　神祇嘉饗　祖考是皇　克昌厥後　保祚無疆

右天地郊明堂降神歌

整泰壇　祀皇神　精氣感　百靈賓　蘊朱火　燎芳薪　紫煙游
冠青雲　神之體　靡象形　曠無方　幽以清　神之來　光景照
聽無聞　視無兆　神之至　舉歆歆　靈爽協　動余心　神之坐
同歡娛　澤雲翔　化風舒　嘉樂奏　文中聲　八音諧　神是聽
咸潔齊　並芬芳　烹牲牷　享玉觴　神悅饗　歆禋祀　祐大晉
降繁祉　祚京邑　行四海　保天年　窮地紀

右天郊饗神歌

整泰行　娭皇祇　眾神感　羣靈儀　陰祀設　吉禮施　夜將極
時未移　祇之體　無形象　潛泰幽　洞忽荒　祇之出　薆若有
靈無遠　天下母　祇之來　遺光景　照若存　終冥冥　祇之至
舉欣欣　舞象德　歌成文　祇之坐　同歡豫　澤雨施　化雲布
樂八變　聲教敷　物咸亨　祇是娛　齊既潔　侍者肅　玉觴進
咸穆穆　饗嘉慶　歆德馨　祚有晉　暨羣生　溢九壤　格天庭
保萬壽　延億齡

右地郊饗神歌

經始明堂　享祀匪懈　於皇烈考　光配上帝　赫赫上帝　既高既崇
聖考是配　明德顯融　率土敬職　萬方來祭　常于時假　保祚永世

右明堂饗神歌

宋南郊雅樂登歌三篇　顏延之造

夤威寶命　嚴恭帝祖　表海炳岱　系唐胄楚　靈鑒濬文　民屬叡武
奄受敷錫　宅中拓宇　亘地稱皇　罄天作主　月竁來賓　日際奉土
開元首正　禮交樂舉　六典聯事　九官列序　有牷在滌　有潔在俎
以饗王衷　以答神祐

右天地郊夕牲歌

雒聖饗帝　維孝饗親　皇乎備矣　有事上春　禮行宗祀　敬達郊禋
金枝中樹　廣樂四陳　陟配在京　降德在民　奔精照夜　高燎煬晨
陰明浮爍　沈禜深淪　告成大報　受釐元神　月御按節　星驅扶輪
遙興遠駕　燿燿振振

右天地郊迎送神歌

營泰時　定天衷　思心叡　謀筮從　建表蘊　設郊宮　田燭置
爟火通　曆元旬　律首吉　飾紫壇　坎列室　中星兆　六宗秩
乾宇晏　地區謐　大孝昭　祭禮供　牲日展　盛自躬　具陳器
備禮容　形舞綴　被歌鐘　望帝閽　聳神蹕　靈之來　辰光溢
潔粢酌　娛太一　明燀夜　華晢日　祼既始　獻又終　煙薌鬯
報清穹　饗宋德　胙王功　休命永　福履充

右天地饗神歌

宋明堂歌　謝莊造

地紐謐　乾樞回　華蓋動　紫微開　旌蔽日　車若雲　駕六氣
乘絪縕　曄帝京　煇天邑　聖祖降　五靈集　構瑤戺　聳珠簾
漢拂幌　月棲檐　舞綴暢　鍾石融　駐飛景　鬱行風　懋粢盛
潔牲牷　百禮肅　羣司虔　皇德遠　大孝昌　貫九幽　洞三光
神之安　解玉鑾　景福至　萬寓歡

右迎神歌詩　依漢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轉韻。

雕臺辨朔　澤宮練辰　潔火夕照　明水朝陳　六瑚賁室　八羽華庭
昭事先聖　懷濡上靈　肆夏戒敬　升歌發德　永固鴻基　以綏萬國

右登歌詞　舊四言

維天為大　維聖祖是則　辰居萬寓　綴旒下國　內靈八輔
外光四瀛　萬宮仰蓋　日館希旌　複殿留景　重檐結風
刮楹接緯　達嚮承虹　設業設虡　在王庭　肇禋祀
克配乎靈　我將我享　維孟之春　以孝以敬　以立我烝民

右歌太祖文皇帝詞　依周頌體

參映夕　駟照晨　靈乘震　司青春　鴈將向　桐始蕤　柔風舞
暄光遲　萌動達　萬品新　潤無際　澤無垠

右歌青帝詞　三言依木數

龍精初見大火中　朱光北至圭景同　帝位在離實司衡
水雨方降木槿榮　庶物盛長咸殷阜　恩覃四冥被九有

右歌赤帝辭　七言依火數

履建宅中寓　司繩御四方　裁化遍寒燠　布政周炎涼　景麗條可結
霜明冰可折　凱風扇朱辰　白雲流素節　分至乘結晷　啓閉集恆度
帝運緝萬有　皇靈澄國步

右歌黃帝辭　五言依土數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　雲冲氣舉德盛在素精　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
夜光徹地翻霜照懸河　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　浹地奉渥罄宇承秋靈

右歌白帝辭　九言依金數

歲既晏日方馳　靈乘坎德司規　玄靈合晦鳥路　白雲繁亘天涯
雷在地時未光　飭國典閉關梁　四節遍萬物殿　福九域祚八鄉
晨晷促夕漏延　大陰極微陽宣　鶴將巢冰已解　氣濡水風動泉

右歌黑帝辭　六言依水數

蘊禮容　餘樂度　靈方留　景欲暮　開九重　肅五達　鳳參差
龍已秣　雲既動　河既梁　萬里照　四空香　神之車　歸清都
璇庭寂　玉殿虛　睿化凝　孝風熾　顧靈心　結皇思

右送神歌辭　漢郊祀送神亦三言

右天郊饗神歌

魏俞兒舞歌四篇　魏國初建所用，後於太祖廟並作之。王粲造

漢初建國家　匡九州　蠻荊震服　五刃三革休
安不忘備武樂脩　宴我賓師　敬用御天　永樂無憂

子孫受百福　常與松喬遊　蒸庶德　莫不咸歡柔

右矛俞新福歌

材官選士　劍弩錯陳　應桴蹈節　俯仰若神　綏我武烈　篤我淳仁

自東自西　莫不來賓

右弩俞新福歌

我功既定　庶士咸綏　樂陳我廣庭　式宴賓與師　昭文德

宣武威　平九有　撫民黎　荷天寵　延壽尸

千載莫我違

右安臺新福歌曲

神武用師士素厲　仁恩廣覆　猛節橫逝　自古立功

莫我弘大　桓桓征四國　爰及海裔　漢國保長慶

垂祚延萬世

右行辭新福歌曲

晉宣武舞歌四篇　傅玄造

惟聖皇篇　矛俞第一

惟聖皇德　巍巍光四海　禮樂猶形影　文武爲表裏　乃作巴俞

肆舞士　劍弩齊列　戈矛爲之始　進退疾鷹鷂　龍戰而豹起

如亂不可亂　動作順其理　離合有統紀

短兵篇　劍俞第二

劍爲短兵　其勢險危　疾踰飛電　回旋應規　武節齊聲　或合或離

電發星騖　若景若差　兵法攸象　軍容是儀

軍鎮篇　弩俞第三

弩爲遠兵軍之鎮　其發有機　體難動往必速　重而不遲

銳精分鑄　射遠中微　弩俞之樂　壹何奇

變多姿　退若激　進若飛　五聲協

八音諧　宣武象　讚天威

窮武篇　安臺行亂第四

窮武者喪　何但敗北　柔弱亡戰　國家亦廢

秦始徐偃　既已作戒前世　先王鑒其機　脩文整武藝

文武足相濟　然後得光大　亂曰　高則亢

滿則盈　亢必危　盈必傾　去危傾

守以平　沖則久　濁能清　混文武

順天經

晉宣文舞歌二篇　傅玄造

羽籥舞歌

羲皇之初　天地開元　網罟禽獸　羣黎以安　神農教耕

創業誠難　民得粒食　澹然無所患　黃帝始征伐　萬品造其端

軍駕無常居　是曰軒轅　軒轅既勤止　堯舜匪荒寧　夏禹治水

湯武又用兵　孰能保安逸　坐致太平　聖皇邁乾乾　天下與頌聲

穆穆且明明　惟聖皇　道化彰　澂四海　清三光

萬機理　庶事康　潛龍升　儀鳳翔　風雨時

物繁昌　却走馬　降瑞祥　揚仄陋　舉忠良

百祿是荷　眉壽無疆

羽鐸舞歌

昔在渾成時　兩儀尚未分　陽升垂清景　陰降與浮雲　中和含氛氳

萬物各異羣　人倫得其序　衆生樂聖君　三統繼五行　然後有質文

皇王殊運代　治亂亦繽紛　伊大晉　德兼往古　越犧農

邈舜禹　參天地　陵三五　禮唐周　樂韶武

豈惟簫韶　六代具舉　澤霑地境　化充天寓　聖明臨朝

元凱作輔　普天同樂胥　浩浩元氣　遐哉太清　五行流邁

日月代征　隨時變化　庶物乃成　聖皇繼天　光濟羣生

化之以道　萬國咸寧　受茲介福　延于億齡

5

晉宗廟歌十一篇　傅玄造

我夕我牲　猗歟敬止　嘉薦孔時　供茲享祀　神鑒厥誠　博碩斯歆

神考降饗　以虞孝孫之心

右祠廟夕牲歌

嗚呼悠哉　日鑒在茲　以時享祀　神明降之　神明斯降　既祐享之

祚我無疆　受天之祜　赫赫太上　巍巍聖祖　明明烈考　丕承繼序

右祠廟迎送神歌

經始宗廟　神明戾止　申錫無疆　祗承享祀　假哉皇祖　綏于孫子

燕及後昆　錫茲繁祉

右祠征西將軍登歌

嘉樂肆庭　薦祀在堂　皇皇宗廟　乃祖先皇　濟濟辟公　相予烝嘗

享祀不忒　降福穰穰

右祠豫章府君登歌

於鑠先后　實司于天　顯矣皇祖　帝祉肇臻　本支克昌　資始開元

惠我無疆　享祀永年

右祠潁川府君登歌

於惟曾皇　顯顯令德　高明清亮　匪競柔克　保乂命祜　基命惟則

篤生聖祖　光濟四國

右祠京兆府君登歌

於鑠皇祖　聖德欽明　勤施四方　夙夜敬止　載敷文教　載揚武烈

匡定社稷　龔行天罰　經始大業　造創帝基　畏天之命　于時保之

右祠宣皇帝登歌

執競景皇　克明克哲　旁作穆穆　惟祗惟畏　纂宣之緒　耆定厥功

登此俊乂　糾彼羣凶　業業在位　帝既勤止　維天之命　於穆不已

右祠景皇帝登歌

於皇時晉　允文文皇　聰明叡智　聖敬神武　萬機莫綜　皇斯清之

虎兕放命　皇斯平之　柔遠能邇　簡授英賢　創業垂統　勳格皇天

右祠文皇帝登歌

曰晉是常　享祀時序　宗廟致敬　禮樂具舉　惟其來祭　普天率土

犧樽既奠　清酤既載　亦有和羹　籩羞斯備　烝烝永慕　感時興思

登歌奏舞　神樂其和　祖考來格　祐我邦家　敷天之下　罔不休嘉

肅肅在位　濟濟臣工　四海來格　禮儀有容　鐘鼓振　管絃理

舞開元　歌永始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臣工濟齊　小大咸敬

上下有禮　理管絃　振鼓鐘　舞象德　歌詠功　神胥樂兮

肅肅在位　有來雍雍　穆穆天子　相惟辟公　禮有儀　樂有則

右祠廟饗神歌二篇

晉江左宗廟歌十三篇　曹毗造十一首　王珣造二首

歌高祖宣皇帝　曹毗造

於赫高祖　德協靈符　應運撥亂　釐整天衢　勳格宇宙　化動八區

肅以典刑　陶以玄珠　神石吐瑞　靈芝自敷　肇基天命　道均唐虞

歌世宗景皇帝

景皇承運　纂隆洪緒　皇維重抗　天罼再舉　蠢矣二寇　攘我揚楚

乃整元戎　以膏齊斧　亹亹神算　赫赫王旅　鯨鯢既平　功冠帝宇

歌太祖文皇帝

太祖齊聖　王猷誕融　仁教四塞　天基累崇　皇室多難　嚴清紫宮

威厲秋霜　惠過春風　平蜀夷楚　以文以戎　奄有參墟　聲流無窮

歌世祖武皇帝

於穆武皇　允龔欽明　應期登禪　龍飛紫庭　百揆時序　聽斷以情

殊域既賓　僞吳亦平　晨流甘露　宵映朗星　野有擊壤　路垂頌聲

歌中宗元皇帝

運屯百六　天羅解貫　元皇勃興　網籠江漢　仰齊七政　俯平禍亂

化若風行　澤猶雨散　淪光更耀　金輝復煥　德冠千載　蔚有餘粲

歌肅祖明皇帝
明明肅祖　闡弘帝祚　英風夙發　清暉載路　姦逆縱忒　罔式皇度
躬振朱旗　遂豁天步　宏猷淵塞　高羅雲布　品物咸寧　洪基永固
歌顯宗成皇帝
於休顯宗　道澤玄播　式宣德音　暢物以和　邁德蹈仁　匪神弗過
敷以純風　濯以清波　連理映阜　鳴鳳棲柯　同規放勛　義蓋山河
歌康皇帝
康皇穆穆　仰嗣洪德　爲而不宰　雅音四塞　閑邪以誠　鎭物以默
威靜區宇　道宣邦國
歌孝宗穆皇帝
孝宗夙哲　休音允臧　如彼晨離　燿景扶桑　垂訓華幄　流潤八荒
幽贊玄妙　爰該典章　西平僭蜀　北靜舊疆　高猷遠暢　朝有遺芳
歌哀皇帝
於穆哀皇　聖心虛遠　雅好玄古　大庭是踐　道尙無爲　治存易簡
化若風行　民猶草偃　雖曰登遐　徽音彌闡　愔愔雲韶　盡美盡善
歌太宗簡文皇帝　王珣造
皇矣簡文　於昭于天　靈明若神　周淡如淵　沖應其來　實與其遷
婗婗心化　日用不言　易而有親　簡而可傳　觀流彌遠　求本愈玄
歌烈宗孝武皇帝　王珣造
天鑒有晉　欽哉烈宗　同規文考　玄默允襲　威而不猛　約而能通
神鉦一震　九域來同　道積淮海　雅頌自東　氣陶淳露　化協時雍
四時祠祀歌　曹毗造
肅肅清廟　巍巍聖功　萬國來賓　禮儀有容　鐘鼓振　金石熙
宣兆祚　武開基　神斯樂兮　理管絃　有來斯和　說功德
吐清歌　神斯樂兮　洋洋玄化　潤被九壤　民無不悅　道無不往
禮有儀　樂有式　詠九功　永無極　神斯樂兮

宋宗廟登歌八篇　王韶之造
綿綿遐緒　昭明載融　漢德未遠　堯有遺風　於穆皇祖　永世克隆
本枝惟慶　貽厥靡窮
右祠北平府君登歌
乃立清廟　清廟肅肅　乃備禮容　禮容穆穆　顯允皇祖　昭是嗣服
錫茲繁祉　聿懷多福
右祠相國掾府君登歌
四縣既序　簫管既舉　堂獻六瑚　庭舞八羽　先王有典　克禋皇祖
丕顯洪烈　永介休祜
右祠開封府君登歌
鐘鼓喤喤　威儀將將　溫恭禮樂　敬享曾皇　邁德垂仁　係軌重光
天命純嘏　惠我無疆
右祠武原府君登歌
鑠矣皇祖　帝度其心　永言配命　播茲徽音　思我茂猷　如玉如金
駿奔在陛　是鑑是歆
右祠東安府君登歌
蒸哉孝皇　齊聖廣淵　發祥誕慶　景胙自天　德敷金石　道被管絃
有命既集　徽風永宣
右祠孝皇帝登歌
惟天有命　眷求上哲　赫矣聖武　撫運桓撥　功並敷土　道均汝墳
止戈曰武　經緯稱文　鳥龍失紀　雲火代名　受終改物　作我宋京
至道惟王　大業有劭　降德兆民　升歌清廟
右祠高祖武皇帝登歌
奕奕寢廟　奉璋在庭　笙籥既列　犧象既盈　黍稷匪芳　明祀惟馨
樂具禮充　潔羞薦誠　神之格思　介以休禎　濟濟羣辟　永觀厥成
右祠七廟享神登歌（升以歌章太后羣）

世祖孝武皇帝歌　謝莊造

帝錫二祖　長世多祜　於穆叡考　襲聖承矩　玄極弛馭　乾紐墜緒

闢我皇維　締我宋宇　刊定四海　肇構神京　復禮輯樂　散馬墮城

澤牣九有　化浮八瀛　慶雲承掖　甘露飛甍　肅肅清廟　徽徽閟宮

舞蹈象德　笙磬陳風　黍稷非盛　明德惟崇　神其歆止　降福無窮

宣皇太后廟歌

稟祥月輝　毓德軒光　嗣徽嬀汭　思媚周姜　母臨萬寓　訓藹紫房

朱絃玉籥　式載瓊芳

晉四廂樂歌三首　傅玄造

天鑒有晉　世祚聖皇　時齊七政　朝此萬方　其一

鐘鼓斯震　九賓備禮　正位在朝　穆穆濟濟　其二

煌煌三辰　實麗于天　君后是象　威儀孔虔　其三

率禮無愆　莫匪邁德　儀刑聖皇　萬邦惟則　其四

右天鑒四章章四句正旦大會行禮歌

於赫明明　聖德龍興　三朝獻酒　萬壽是膺　數佑四方　如日之升

自天降祚　元吉有徽

右於赫一章八句上壽酒歌

天命大晉　載育羣生　於穆上德　隨時化成　其一

自祖配命　皇皇后辟　繼天創業　宣文之績　其二

丕顯宣文　先知稼穡　克恭克儉　足教足食　其三

既教食之　弘濟艱難　上帝是祐　下民所安　其四

天祐聖皇　萬邦來賀　雖安勿安　乾乾匪暇　其五

乃正丘郊　乃定冢社　廙廙作宗　光宅天下　其六

惟敬朝饗　爰奏食舉　盡禮供御　嘉樂有序　其七

樹羽設業　笙鏞以間　琴瑟齊列　亦有篪塤　其八

喤喤鼓鐘　鎗鎗磬管　八音克諧　載夷載簡　其九

既夷既簡　其大不禦　風化潛興　如雲如雨　其十

如雲之覆　如雨之潤　聲教所暨　無思不順　其十一

教以化之　樂以和之　和而養之　時惟邕熙　其十二

禮慎其儀　樂節其聲　於鑠皇繇　既和且平　其十三

右天命十三章章四句食舉東西廂歌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傅玄造

天命有晉　光濟萬國　穆穆聖皇　文武惟則　在天斯正　在地成德

載韜政刑　載崇禮教　我敷玄化　臻于中道

右正德舞歌

於鑠皇晉　配天受命　熙帝之光　世德惟聖　嘉樂大豫　保祐萬姓

淵兮不竭　沖而用之　先天弗違　虔奉天時

右大豫舞歌

晉四廂樂歌十七篇　荀勖造

正旦大會行禮歌四篇

於皇元首　羣生資始　履端大享　敬御繁祉　肆覲羣后　爰及卿士

欽順則元　允也天子

於皇一章八句　當於赫

明明天子　臨下有赫　四表宅心　惠浹荒貊　柔遠能邇　孔淑不逆

來格祁祁　邦家是若

明明一章八句　當巍巍

光光邦國　天篤其祜　丕顯哲命　顯柔三祖　世德作求　奄有九土

思我皇度　彝倫攸序

邦國一章八句　當洋洋

惟祖惟宗　高朗緝熙　對越在天　駿惠在茲　聿求厥成　我皇崇之

式固其猶　往敬用治

祖宗一章八句　當鹿鳴

正旦大會王公上壽酒歌一篇
踐元辰　延顯融　獻羽觴　祈令終　我皇壽而隆
我皇茂而嵩　本枝奮百世　休祚鍾聖躬
踐元辰一章八句　當鶡行
食舉樂東西廂歌十二篇
煌煌七耀　重明交暢　我有嘉賓　是應是貺　邦政既圖　接以大饗
人之好我　式遵德讓
煌煌一章八句　當鹿鳴
賓之初筵　藹藹濟濟　既朝乃宴　以洽百禮　頒以位敘　或廷或陛
登儐台叟　亦有兄弟　胥子陪寮　憲茲度楷　觀頤養正　降福孔偕
賓之初筵一章十二句　當於穆
昔我三后　大業是維　今我聖皇　焜燿前暉　奕世重規　明照九畿
思輯用光　時罔有違　陟禹之跡　莫不來威　天被顯祿　福履是綏
三后一章十二句　當昭昭
赫矣太祖　克廣明德　廓開寓宙　正世立則　變化不經　民無瑕慝
肇業垂統　兆我晉國
赫矣一章八句　當華華
烈文伯考　時惟帝景　夷險平亂　威而不猛　御衡不迷　皇塗煥炳
七德咸宣　其寧惟永
烈文一章八句　當朝宴
猗歟盛歟　先皇聖文　則天作孚　大哉為君　慎徽五典　帝載是懃
文武發揮　茂建嘉勳　修己濟治　民用寧殷　懷遠燭幽　玄教氛氳
普世不伐　服事參分　德博化隆　道冒無垠
猗歟一章十六句　當盛德
隆化洋洋　帝命溥將　登我晉道　越惟聖皇　龍飛革運　臨肅八荒
叡哲欽明　配蹤虞唐　封建厥福　駿發其祥　三朝習吉　終然允臧
其臧惟何　總彼萬方　元侯列辟　四嶽蕃王　時見世享　率茲有常
旅揖在庭　嘉客在堂　宋衞既臻　陳留山陽　我有賓使　觀國之光
貢賢納計　獻璧奉璋　保祐命之　申錫無疆
隆化一章二十八句　當綏萬邦
振鷺于飛　鴻漸其翼　京邑穆穆　四方是式　無競惟人　王綱允敕
君子來朝　言觀其極
振鷺一章八句　當朝朝
翼翼大君　民之攸墍　信理天工　惠康不匱　將遠不仁　訓以淳粹
幽明有倫　俊乂在位　九族既睦　庶邦順比　開元布憲　四海鱗萃
協時正統　殊塗同致　厚德載物　靈心隆貴　敷奏讜言　納以無諱
樹之典象　誨之義類　上教如風　下應如卉　一人有慶　羣萌以遂
我后宴喜　令聞不墜
翼翼一章二十六句　當順天
既宴既喜　翕是萬邦　禮儀卒度　物有其容　晢晢庭燎　喤喤鼓鐘
笙磬詠德　萬舞象功　八音克諧　俗易化從　其和如樂　庶品時邕
既宴一章十二句　當陟天庭
時邕份份　六合同塵　往我祖宣　威靜殊鄰　首定荊楚　遂平燕秦
娓娓文皇　邁德流仁　爰造草昧　應乾順民　靈瑞告符　休徵響震
天地弗違　以和神人　既戡庸蜀　吳會是賓　肅慎率職　楛矢來陳
韓濊進樂　均協清鈞　西旅獻獒　扶南效珍　蠻裔重譯　玄齒文身
我皇撫之　景命惟新
時邕一章二十六句　當參兩儀
愔愔嘉會　有聞無聲　清酤既奠　籩豆既馨　禮充樂備　簫韶九成
愔樂飲酒　酣而不盈　率土歡豫　邦國以寧　王猷允塞　萬載無傾
嘉會一章十二句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荀勖造

人文垂則　威德有容　聲以依詠　舞以象功　干戚發揮　節以笙鏞
羽籥雲會　蚒宣令蹤　數美盡善　允協時邕　煥炳其章　光乎萬邦
萬邦洋洋　承我晉道　配天作享　元命有造　上化如風　民應如草
穆穆斌斌　形于綴兆　文武旁作　殷流四表　無競維烈　永世是紹

右正德舞歌

豫順以動　大哉惟時　時邁其仁　世載邕熙　兆我區夏　宣文是基
大業惟新　我皇降之　重光累曜　欽明文思　迄用有成　惟晉之祺
穆穆聖皇　受命既固　品物咸寧　芳烈雲布　文教旁通　篤以淳素
玄化洽暢　被之暇豫　作樂崇德　同美韶濩　濬邈幽遐　式遵王度

右大豫舞歌

晉四廂樂歌十六篇　張華造

稱元慶　奉壽觴　后皇延遐祚　安樂撫萬方

右王公上壽詩一章

明明在上　丕顯厥繇　翼翼三壽　蕃后惟休　羣生漸德　六合承流
三正元辰　朝慶鱗萃　華夏奉職貢　八荒覲殊類　歡寬充廣庭
鳴玉盈朝位　濟濟朝位　言觀其光　儀序既以時　禮文煥以彰
思皇享多祜　嘉樂永無央　九賓在庭　臚讚既通　升瑞奠贄
乃侯乃公　穆穆天尊　隆禮動容　履端承元吉　介福御萬邦
朝享上　下咸雍　崇多儀　繁禮容　舞盛德　歌九功
揚芳烈　播休蹤　皇化洽　洞幽明　懷柔百神　輯祥禎
潛龍躍　雕虎仁　儀鳳鳥　屆游麟　枯蠹榮　竭泉流
菌芝茂　枳棘柔　和氣應　休徵滋　協靈符　彰帝期
綏宇宙　萬國和　昊天成命　賚皇家　賚皇家
世賚聖哲　三后在天　啓鴻烈　啓鴻烈　隆王基　率土謳吟
欣戴于時　恆文示象　代氣著期
泰始開元　龍升在位　四隩同風　燮寧殊類　五韙來備　嘉生以遂

凝庶績　臻大康　申繁祉　胤無疆　本枝百世　繼緒不忘
繼緒不忘　休有烈光　永言配命　惟晉之祥
聖明統世　篤皇仁　廣大配天地　順動若陶鈞　玄化參自然
至德通神明　清風暢八極　流澤被無垠
於皇時晉　奕奕齊聖　惟天降嘏　神祇保定　弘濟區夏
允集大命　有命既集　光帝猷　大明重耀　鑒六幽
聲教洋溢　惠滂流　惠滂流　移風俗　多士盈朝
賢俊比屋　敎世心　斲彫反素樸　反素樸　懷庶方
干戚舞階庭　疏狄說遐荒　扶南假重譯　肅慎襲衣裳　雲覆雨施
德洽無疆　旁生穆穆　仁化翔
朝元日　賓王庭　承宸極　當盛明　衍和樂　竭祇誠　仰嘉惠
懷德馨　游淳風　泳淑清　協億兆　同歡榮　建皇極　統天位
運陰陽　御六氣　殷羣生　成性類　王道浹　治功成　人倫序
俗化淸　虔明祀　祇三靈　崇禮樂　式儀形
慶元吉　宴三朝　播金石　詠泠簫　奏九夏　舞雲韶　邁德音
流英聲　八紘一　六合寧　六合寧　承聖明　王澤洽　道登隆
綏函夏　總華戎　齊德教　混殊風　混殊風　康萬國　崇夷簡
尚敎德　弘王度　表遐則

右食舉東西廂樂詩十一章

於赫皇祖　迪哲齊聖　經緯大業　基天之命　克開洪緒　誕篤天慶
旁濟彝倫　仰齊七政
烈烈景皇　克明克聰　靜封略　定勳功　成民立政　儀刑萬邦
式固崇軌　光紹前蹤
允文烈考　濬哲應期　參德天地　比功四時　大享以正　庶績咸熙
肇啓晉宇　遂登皇基
明明我后　玄德通神　受終正位　協應天人　容民厚下　育物流仁

躋我王道　暉光日新

右雅樂正旦大會行禮詩四章

晉正德大豫二舞歌二篇　張華造

正德舞歌詩

日皇上天　玄鑒惟光　神器周回　五德代章　祚命于晉　世有哲王

弘濟區夏　甄陶萬方　大明垂曜　旁燭無疆　蚩蚩庶類　風德永康

皇道惟清　禮樂斯經　金石在懸　萬舞在庭　象容表慶　協律被聲

軼武超濩　取節六英　同進退讓　化漸無形　太和宣洽　通于幽冥

大豫舞歌詩

惟天之命　符運有歸　赫赫大晉　三后重暉　繼明昭世　光撫九圍

我皇紹期　遂在璿璣　羣生屬命　奄有庶邦　愼徽五典　玄教遐通

萬方同軌　率土咸雍　爰制大豫　宣德舞功　淳化既穆　王道協隆

仁及草木　惠加昆蟲　億兆夷人　悅仰皇風　丕顯大業　永世彌崇

晉四廂歌十六篇　成公綏造

上壽酒　樂未央　大晉應天慶　皇帝永無疆

右詩一章王公上壽酒所用

穆穆天子　光臨萬國　多士盈朝　莫匪俊德　流化罔極

王猷允塞　嘉會置酒　嘉賓充庭　羽旄燿辰極　鐘鼓振泰清

百辟朝三朝　或或明儀形　濟濟鏘鏘　金振玉聲

禮樂具　宴嘉賓　眉壽祚聖皇　景福惟日新　羣后戾止

有來雝雝　獻酬納贄　崇此禮容　豐肴萬俎　旨酒千鍾

嘉樂盡樂宴　福祿咸攸同

樂哉　天下安寧　道化行　風俗清　簫韶作

詠九成　年豐穰　世泰平　至治哉　樂無窮

元首聰明　股肱忠　澍豐澤　揚清風

嘉瑞出　靈應彰　麒麟見　鳳皇翔　醴泉涌

流中唐　嘉禾生　穗盈箱　降繁祉　祚聖皇

承天位　統萬國　受命應期　授聖德　四世重光

宣開洪業　景克昌　文欽明　德彌彰　肇啓晉邦

流祚無疆

泰始建元　鳳皇龍輿　龍輿伊何　享祚萬乘　奄有八荒

化育黎蒸　圖書煥炳　金石有徵　德光大　道熙隆

被四表　格皇穹　奕奕萬嗣　明明顯融

高朗令終　保茲永祚　與天比崇　聖皇君四海　順人應天期

三葉合重光　泰始開洪基　明燿參日月　功化侔四時　宇宙清且泰

黎庶咸雝熙　善哉雝熙

惟天降命　翼仁祐聖　於穆三皇　載德彌盛　總齊璿璣

光統七政　百揆時序　化若神聖

四海同風　興至仁　濟民育物　擬陶鈞　擬陶鈞

垂惠潤　皇皇羣賢　峨峨英儁　德化宣　芬芳播來胤

播來胤　垂後昆

清廟何穆穆　皇極闢四門　皇極闢四門　萬機無不綜　娓娓翼翼

樂不及荒　饑不違食　大禮既行　樂無極

登昆崙　上增城　乘飛龍　升泰清　冠日月　佩五星　揚虹蜺

建彗旌　披慶雲　蔭繁榮　覽八極　游天庭　順天地　和陰陽

序四氣　燿三光　張帝網　正皇綱　播仁風　流惠康　邁洪化

振靈威　懷萬方　納九夷　朝閶闔　宴紫微

建五旗　羅鐘虡　列四縣　奏韶武　鏗金石　揚旌羽　縱八佾

巴渝舞　詠雅頌　和律呂　于胥樂　樂聖主　化蕩蕩　淸風泄

總英雄　御俊傑　開宇宙　掃四裔　光緝熙　美聖哲　超百代

揚休烈　流景祚　顯萬世

皇皇顯祖　翼世佐時　寧濟六合　受命應期　神武鷹揚　大化咸熙

廟開皇衢　用成帝基
光光景皇　無競維烈　匡時拯俗　休功蓋世　宇宙既康　九域有截
天命降監　啓祚明哲
穆穆烈考　克明克儁　實天生德　誕膺靈運　肇建帝業　開國有晉
載德奕世　垂慶洪胤
明明聖帝　龍飛在天　與靈合契　通德幽玄　仰化清雲　俯育重淵
受靈之祜　於萬斯年

右雅樂正旦大會行禮詩十五章

宋四廂樂歌五篇　王韶之造

於鑠我皇　體仁包元　齊明日月　比量乾坤　陶甄百王　稽則黃軒
訏謨定命　辰告四蕃
將將蕃后　翼翼羣僚　盛服待晨　明發來朝　饗以八珍　樂以九韶
仰祗天顏　厥猷孔昭
法章既設　初筵長舒　濟濟列辟　端委皇除　飲和無盈　威儀有餘
溫恭在位　敬終如初
九功既歌　六代惟時　被德在樂　宣道以詩　穆矣太和　品物咸熙
慶積自遠　告成在茲

右肆夏樂歌四章　客入，於四廂振作於鑠曲。皇帝當陽，四廂振作將將曲。皇帝入變服，四廂振作於鑠、將將二曲。又黃鐘、太簇二廂作法章、九功二曲。

大哉皇宋　長發其祥　纂系在漢　統源伊唐　德之克明　休有烈光
配天作極　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　聖德通靈　有命自天　誕授休禎　龍飛紫極　造我宋京
光宅宇宙　赫赫明明

右大會行禮歌二章　姑洗廂作

獻壽爵　慶聖皇　靈祚窮二儀　休明等三光

右王公上壽歌一章　黃鐘廂作

明明大宋　緝熙皇道　則天垂化　光定天保　天保既定　肆覲羣方
禮繁樂富　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　朝宗天池　洋洋貢職　抑抑威儀　既習威儀　亦閑禮容
一人有則　作孚萬邦
烝哉我皇　固天誕聖　履端惟始　對越休慶　如天斯久　如日斯盛
介茲景福　永固駿命

右殿前登歌三章　別有金石

晨羲載燿　萬物咸覩　嘉慶三朝　禮樂備舉　元正肇始
典章曈明　萬方畢來賀　華裔充皇庭　多士盈九位　俯仰觀玉聲
恂恂俯仰　載爛其煇　鼓鐘震天區　禮容塞皇闈　思樂窮休慶
福履同所歸
五玉既獻　三帛是薦　爾公爾侯　鳴玉華殿　皇皇聖后
降禮南面　元首納嘉禮　萬邦同歡願　休哉　君臣嘉燕
建五旗　列四縣　樂有文　禮無倦　融皇風
窮一變
體至和　感陰陽　德無不柔　繁休祥　瑞徵璧　應嘉鐘
舞靈鳳　躍潛龍　景星見　甘露墜　木連理　禾同穗
玄化洽　仁澤敷　極禎瑞　窮靈符
懷荒裔　綏齊民　荷天祐　靡不賓　靡不賓　長世弘盛
昭明有融　繁嘉慶　繁嘉慶　熙帝載　合氣成和　蒼生欣戴
三靈協瑞　惟新皇代
王道四達　流仁布德　窮理詠乾元　垂訓順帝則　靈化侔四時
幽鍼通玄默　德澤被八紘　乾寧軌萬國
皇猷緝　咸熙泰　禮儀煥帝庭　要荒服遐外　被髮襲纓冕
左衽回衿帶　天覆地載　流澤汪濊　聲教布濩　德光大
開元辰　畢來王　奉貢職　朝后皇　鳴珩佩　觀典章　樂王度

說徽芳　陶感化　游太康　丕昭明　永克昌
惟永初　德丕顯　齊七政　敷五典　彝倫序　洪化闡　王澤流
太平始　樹聲教　明皇紀　和靈祇　恭明祀　衍景祚　膺嘉祉
禮有容　樂有儀　金石陳　牙羽施　邁武濩　均咸池　歌南風
舞德稱　文武煥　頌聲興
王道純　德彌淑　寧八表　康九服　道禮讓　移風俗　移風俗
永克融　歌盛美　造成功　詠徽烈　邈無窮

右食舉歌十章（黃鐘、太蔟二廂更作。黃鐘作晨羲、體至和、王道、開元辰、禮有容五曲，太蔟作五玉、懷荒裔、皇猷緝、惟永初、王道純五曲。）

宋前舞後舞歌二篇　王韶之造

於赫景明　天監是臨　樂來伊陽　禮作惟陰　歌自德富　舞由功深
庭列宮縣　陛羅瑟琴　翻籥繁會　笙磬諧音　簫韶雖古　九成在今
導志和聲　德音孔宣　光我帝基　協靈配乾　儀形六合　化穆自然
如彼雲漢　爲章于天　熙熙萬類　陶和當年　擊轅中韶　永世弗騫

右前舞歌一章（晉正德之舞，魏寶廂作。）

假樂聖后　寔天誕德　積美自中　王猷四塞　龍飛在天　儀刑萬國
欽明惟神　臨朝淵默　不言之化　品物咸德　告成于天　銘勳是勒
翼翼厥猷　娓娓其仁　順天揔制　因定和神　海外有截　九圍無塵
冕遵司契　垂拱臨民　乃舞大豫　欽若天人　純嘏孔休　萬載彌新

右後舞歌一章（晉大豫之舞，魏寶廂作。）

章廟舞樂歌詞（雅歌悉同用太廟詞，唯三后別撰。）　殷淡造

賓出入奏肅成樂歌詞二章

彝承孝典　恭事嚴聖　浹天奉贄　罄壤齊慶　司儀具序　羽容夙彰
分枝颺烈　黼構周張　助寶奠軒　酎珍充庭　璆縣凝會　涓朱佇聲
先期選禮　肅若有承　祇對靈祉　皇慶昭膺
尊事威儀　暉容昭敘　迅恭神明　絜盛牲俎　肅肅嚴宮　藹藹崇基
皇靈降祉　百祇具司　戒誠望夜　端列承朝　依微昭旦　物色輕宵
鴻慶遐鬯　嘉慶令芳　翊帝明德　永祚流光

牲出入引牲樂歌詞

維誠潔饗　維孝尊靈　敬芬黍稷　敬滌犧牲　騂繭在豢　載溢載豐
以承宗祀　以肅皇衷　藩芳四舉　華火周傳　神監孔昭　嘉是柔牷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詞

肇禋戒祀　禮容咸舉　六典飾文　九司昭序　牲柔既昭　犧剛既陳
恭滌惟清　敬事惟神　加籩再御　兼俎重薦　節動軒越　聲流金縣
奕奕閟幄　娓娓嚴闈　潔誠夕鑒　端服晨暉　聖靈戾止　翊我皇則
上綏四寓　下洋萬國　永言孝饗　孝饗有容　儐僚贊列　肅肅雝雝

右夕牲歌詞

迎神奏韶夏樂歌詞

閟宮勔勔　復殿微微　璿除肅炤　釭壁彤煇　黼帟神凝　玉堂嚴馨
圜火夕燿　方水朝清　金枝委樹　翠鏳佇縣　渟波澄宿　華漢浮天
恭事既夙　虔心有慕　仰降皇靈　俯寧依胙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詞

皇明鬯矣　孝容以昭　鑾華羽迥　拂漢涵霄　申申嘉夜　翊翊休朝
行金景送　步玉風韶　師承祀則　肅對禋祧

太祝祼地奏登歌樂詞二章

帝容承祀　練時涓日　九重徹關　四靈賓室　肅倡函音　麾旌委佾
休靈告饗　嘉饗尚芬　玉瑚飾列　桂醑昭陳　具司選禮　翼翼振振
祼崇祀典　酎恭孝時　禮無爽物　信靡媿詞　精華孚鬯　誠監昭適
升歌翊節　下管調風　皇心履變　敬明尊親　大哉孝德　至矣交神

章皇太后神室奏章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幽瑞淩靈　表彰嬪聖　翊載徽文　敷光崇慶　上緯贈祥　中維飾詠
永闡煇猷　聯昌景命

昭皇太后神室奏昭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

來靈翳象　纘儀緯風　膺華丹燿　登瑞紫穹　訓形霄宇　武彰宸宮

騰芬金會　寫德聲容

宣皇太后神室奏宣德凱容之樂舞歌詞　明帝造

天樞凝燿　地紐儷輝　聯光騰世　炳慶翔機　蕭鶴中寓　景曜上微

玉頌鏤德　金籥傳徽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時之樂舞詞

禮薦洽　福時昌　皇聖膺嘉祐　帝業凝休祥　居極秉景運

宅德瑞中王　澄明臨四表　精華延八鄉　洞海周聲惠　徽寓麗乾光

靈慶纏世祉　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之樂舞歌詞二章

大孝備　威禮豐　神安留　嘉樂充　旋駕聳　汎青穹　延八虛

闢四空　藹流景　肅行風

昭融教　緝風度　戀皇靈　結深慕　解羽懸　輟華樹　背瑤除

竭玉輅　流汪濊　慶國步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之樂歌詞

飌醴具登　嘉俎咸薦　饗洽鹹陳　禮周樂徧　祝詞罷祼　序容輟縣

蹕動端庭　鑾回嚴殿　神儀駐景　華漢亭虛　八靈案衛　三祇解途

翠蓋燿澄　罼奕凝震　玉鑣息節　金輅懷音　式鹹遺孝　底心肅感

追憑皇鑒　思承淵範　神錫懋祉　四緯昭明　仰福帝徽　俯齊庶生

宋書卷二十

宋書卷二十考證

樂志二天郊饗神歌祀皇神○祀晉書作禮

又保天年○年晉書作命

地郊饗神歌整泰行○行傳鈔本集作坻一本作圻。臣照按祭祛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泰折即今地壇故曰整泰折埃皇祗諸本皆誤

又照若存終冥冥○照傳鈔本集作昭

天地郊夕牲歌表海炳岱○文選作炳海表岱

又開元首正○首正顏延之集作正首

迎神歌詩鏤石融○諸本鏤下旁注闕字一本作石考謝莊集亦作石今據以補

黃帝辭履建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臣承蒼按謝莊集建下注宋書作艮御下注宋書作總今諸本並無作艮作總者蓋明代重雕宋書復據莊集改此二字然則諸史傳至今日其失眞者固不知凡幾矣

白帝辭決地奉遷蕃字承秋靈○謝莊集秋下注云宋書作帝

安臺新福歌曲我功既定○我功王粲集作武功

鞞武篇然後得光大○得傳鈔本集作德

祠征西將軍登歌綏于孫子○于傳鈔本集作予

祠穎川府君登歌享祀永年○祀晉書作祚

祠景皇帝登歌克明克哲○臣承蒼按哲有制音與下畏叶

祠文皇帝登歌允文文皇○臣承蒼按皇疑作祖與下武爲韻

祠廟饗神歌禮有儀樂有則○南本此句下有舞象功歌詠德神得樂兮十字

歌世祖武皇帝應期登神○神一本作禪

食舉東西箱樂詩第九章備洽繇聲旁生穆穆○生一本作作。臣照按晉云旁作穆穆延衛則作字是

食舉歌第十章牙羽施○牙一本誤干詩崇牙樹羽則牙字是

前舞歌儀形大合○儀一本作儀。臣承蒼按如儀字作儀形字卽應作刑

宋書卷二十考證

[faint seal stamp]

梁　沈約　撰

志第十一

樂三

但歌四曲出自漢世無弦節作伎最先一人倡三人和魏武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澈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特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相和漢舊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

相和

駕六龍　氣出倡　武帝詞

駕六龍乘風而行行四海外路下之八邦歷登高山臨谿谷乘雲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下來翱游驂駕六龍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解愁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天之門玉闕下引見得入赤松相對四面顧望視正焜煌開王心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當專之心恬憺無所愒欲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驂駕白鹿上到天之門來賜神之藥跪受之敬神齊當如此道自來華陰山自以為大高百丈浮雲為之蓋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吹我洞簫鼓瑟琴何誾誾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為樂玉女起起儛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煙乘雲駕龍鬱何𦽈𦽈遨游八極乃到崑崙之山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來者為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游君山甚為真確磈砟硌爾自為神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為堂芝草生殿傍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坐者長壽遽何央長樂甫始宜孫子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

厥初生　精列　武帝詞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期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能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過時時來微

江南可採蓮　江南　古辭

江南可採蓮蓮葉何田田魚戲蓮葉間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

天地間　度關山　武帝辭

天地間人為貴立君牧民為之軌則車轍馬跡經緯四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皋陶甫刑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為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大儉為恭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為戚

東光乎　東光乎　古辭

東光乎倉梧何不乎倉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游蕩子蚤行多悲傷

登山有遠望　十五　文帝詞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枏千餘尺衆草之盛茂華葉燿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羆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惟漢二十二世　薤露　武帝詞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智小而謀強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己亦先受殃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關東有義士　蒿里行　武帝詞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羣凶初期會孟津乃心在咸陽軍合力不齊躊躇而雁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蝨萬姓以死亡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絕人腸

對酒歌太平時　對酒　武帝詞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

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白不負戴雨澤如此五穀用成卻走馬以糞其土田爵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雞鳴高樹顛　雞鳴　古詞

雞鳴高樹顛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為君門璧玉為軒闌堂上有雙尊酒作使邯鄲倡劉玉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為侍中郎五日一時來觀者滿道傍黃金絡馬頭頻頻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樹生桃傍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僵樹木身相代兄弟還相忘

烏生八九子　烏生　古辭

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唶我秦氏家有游遨蕩子工用睢陽強蘇合彈左手持強彈兩丸出入烏東西唶我一丸即發中烏身烏死魂魄飛揚上天阿母生烏子時乃在南山巖石間唶我人民安知烏子處蹊徑窈窕安從通白鹿乃在上林西苑中射工尚復得白鹿脯唶我黃鵠摩天極高飛後宮尚復得亨煮之鯉魚乃在洛水深淵中釣鉤尚得鯉魚口唶我人民生各各有壽命死生何須復道前後

平陵東　平陵　古詞

平陵東松柏桐不知何人劫義公劫義公在高堂下交錢百萬兩走馬兩走馬亦誠難顧見追吏心中惻心中惻血出漉歸告我家賣黃犢

棄故鄉亦在瑟調東西門行　陌上桑　文帝詞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荊棘求阡陌側足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奈何蹈槃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惆悵竊自憐相痛惜

今有人　陌上桑　楚詞鈔

今有人山之阿被服薜荔帶女蘿既含睇又宜笑子戀慕予善窈窕乘赤豹從文狸辛夷車駕結桂旗被石蘭帶杜衡折芳拔荃遺所思處幽室終不見天路險艱獨後來表獨立山之上雲何容容而在下杳冥冥羌晝晦東風飄飄神靈雨風瑟瑟木搜搜思念公子徒以憂

駕虹蜺　陌上桑　武帝詞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歘飄飄景未移行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清商三調歌詩　荀勗撰舊詞施用者

平調

周西　短歌行　武帝詞六解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參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一解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使征伐為仲尼所稱達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二解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三解孔子所歎并稱夷吾民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顏咫尺四解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千虎賁三百人五解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以其名紛葩六解

秋風　燕歌行　文帝詞七解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一解羣燕辭歸鵠南翔念君客游多思腸二解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它方三解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四解不覺淚下霑衣裳援琴鳴弦發清商五解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牀六解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七解

仰瞻　短歌行　文帝詞六解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一解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二解呦呦游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三解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

心孔疾莫我能知四解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五解長吟永歎懷
我聖考曰仁曰壽胡不是保六解
別日　燕歌行　文帝詞六解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一解鬱陶思君未敢言寄書浮雲往不還二解
涕零雨面毀形顏誰能懷憂獨不歎三解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四解
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五解仰
戴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氣可憐留連顧懷不自存六解
對酒　短歌行　武帝詞六解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一解慨當以忼憂思難忘以何解愁唯
有杜康二解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三解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
從中來不可斷絕四解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五解山不厭高水
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六解
清調
晨上　秋胡行　武帝詞
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晨上散關山此道當何難牛頓不起車墮谷間坐盤
石之上彈五弦之琴作爲清角韻意中述煩歌以言志晨上散關山一解有何三
老公卒來在我傍有何三老公卒來在我傍員揜被裘似非恒人謂卿云何困
苦以自怨徨徨所欲來到此間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二解我居崐崘山所謂者
真人我居崐崘山所謂者真人道深有可得名山歷觀遨游八極枕石漱流飲
泉沈吟不決遂上升天歌以言志我居崐崘山三解去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去
去不可追長恨相牽攀夜夜安得寐惆悵以自憐正而不譎辭賦依因經傳所
過西來所傳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四解又本晨二上二散二關二山二此二道二當二何二難二有二何二三二老二
公二卒二來二在二我二傍二我二居二崐二崘二山二所二謂二眞二人二去二不二可二追二長二相二牽二攀二
北上　苦寒行　武帝詞六解
北上太二行二山二艱二哉二何二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一解樹木何
蕭二瑟二北二風二聲二正二悲二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二解谿谷少二人

二民二雪二落二何二霏二霏二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三解我心何二怫二
鬱二思二欲二一二東二歸二水深橋梁絕中道正裴回四解迷惑失二徑二路二
二暝二無二所二宿二棲二行行日以遠人馬同時飢五解儋二囊二行二取二
薪二斧二冰二持二作二糜二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
願登　秋胡行　武帝詞五解
願二登二泰二華二山二神二人二共二遠二游二經歷崐崘山到蓬萊飄颻
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爲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一解天二地二何二
長二久二人二道二居二之二短二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王喬亦云得道
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長久二解明二明二日二月二光二何二
所二不二光二昭二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國率土莫非王臣仁義爲名
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三解四二時二更二逝二去二晝二夜二以二
成二歲二大人先天而天弗違不戚年往世憂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歌以
言志四時更逝去四解戚二戚二欲二何二念二歡二笑二意二所二之二盛壯
智慧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汜汜放逸亦同何爲歌以言志戚戚欲何
念五解
上謁　董桃行　古詞五解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嶮大難遙望五嶽端黃金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
紛紛一解百鳥集來如煙山獸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雞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
攀二解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所言欲從聖道求
一得命延三解教敕凡吏受言采取神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蟇丸奉上陛
下一玉柈服此藥可得卽仙四解服爾神藥無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四面肅肅
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五解
蒲生　塘上行　武帝詞五解
蒲二生二我二池二中二其葉何離離傍能行儀儀莫能縷自知衆口鑠黃金
使君生別離一解念二君二去二我二時二獨愁常苦悲想見君顏色感結傷心
脾今悉夜夜愁不寐二解莫二用二豪二賢二故二棄捐素所愛莫用魚肉貴棄

捐蔥與韰薹用麻枲賤棄捐菅與蒯三解倍二恩二者二苦二栝二蹶船常苦沒
教君安息定慎莫致倉卒念與君一共離別亦當何時共坐復相對四解出二亦
二復二苦二愁二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樹木何蕭蕭今日樂相樂延年壽
千秋五解

悠悠　苦寒行　明帝詞五解

悠二悠二發二洛二都二茾二我二征二東二行二征行彌二旬屯吹龍陂城
一解顧觀故二壘二處二皇二祖二之二所二營二屋室若平昔棟宇無邪傾二解
奈何我二皇二祖二潛二德二隱二聖二形二雖沒而不朽書貴垂休名三解光
光我二皇二祖二軒二燿二同二其二榮二遺化布四海八表以肅清四解雖有
吳二蜀二寇二春二秋二足二燿二兵二徒悲我皇祖不永享百齡賦詩以寫
懷伏軾淚霑纓五解

瑟調

朝日　善哉行　文帝詞五解

朝日樂相樂酣飲不知醉悲弦激新聲長笛吐清氣一解弦歌感人腸四坐皆歡
說寥寥高堂上涼風入我室二解持滿如不盈有得者能卒君子多苦心所愁不
但一三解慊慊下白屋吐握不可失眾賓飽滿歸主人苦不悉四解比翼翔雲漢羅
者安所羈沖靜得自然榮華何足為五解

上山　善哉行　文帝詞六解

上山采薇薄莫苦飢溪谷多風霜露沾衣一解野雉群雊猿猴相追還望故鄉鬱
何壘壘二解高山有崖林木有支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三解人生若寄多憂何為今
我不樂歲月其馳四解湯湯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有似客游五解策我良馬被
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六解

朝游　善哉行　文帝詞五解

朝游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狩人獻嘉禽一解齊倡發東舞秦箏奏西
音有客從南來為我彈清琴二解五音紛繁會拊者激微吟淫魚乘波聽踊躍自
浮沈三解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哀情來憀亮摧肝心四解清角豈不妙德
薄所不任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五解

古公　善哉行　武帝詞七解

古公亶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一解太伯仲雍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
髮文身二解伯夷叔齊古之遺賢讓國不用餓殂首山三解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
用杜伯累我聖賢四解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五解晏子平仲積
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六解仲尼之世王國為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七解

自惜　善哉行　武帝詞六解

自惜身薄祜夙賤罹孤苦既無三徙教不聞過庭語一解其窮如抽裂自以思所
怙雖懷一介志是時其能與二解守窮者貧賤惋歎淚如雨泣涕於悲夫乞活安
能覩三解我願於天窮琅邪傾側左雖欲竭忠誠欣公歸其楚四解快人曰為歎抱
情不得敘顯行天教人誰知莫不緒五解我願何時隨此歎亦難處今我將何照
於光燿釋銜不如雨六解

我徂　善哉行　明帝詞八解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一解輕舟竟川初鴻依浦桓桓猛毅如
羆如虎二解發砲若雷吐氣成雨旄旌指麾進退應矩三解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
休六軍咸同斯武四解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西背京許五解游弗淹旬遂
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六解虎臣列將怫鬱充怒淮泗肅清奮揚微所七解運
德燿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告入皇祖八解

赫赫　善哉行　明帝詞四解

赫赫大魏王師徂征冒暑討亂振燿威靈一解汎舟黃河隨波潺湲通渠回越行
路綿綿二解釆旄蔽日旗旒翳天淫魚瀺灂游戲深淵三解唯塘泊從如流不為單
握揚楚心惆悵歌釆薇心綿綿在淮肥願君速捷蚤旋歸四解

來日　善哉行　古詞六解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一解經歷名山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
藥一丸二解自惜袖短內手知寒慚無靈輒以報趙宣三解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
交在門饑不及餐四解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箏酒歌五解淮南八公要

道不煩參駕六龍游戲雲端解六
大曲
東門　東門行　古詞解四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縣衣解一 拔劍出門去
兒女牽衣啼它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解二 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爲
黄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爲非解三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
自愛莫爲非行吾去爲遲平慎行望吾歸解四
西山　折楊柳行　文帝詞解四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僮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
解一 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輕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
識解二 彭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詞赤松垂
空言解三 達人識真僞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
我所觀解四
羅敷　豔歌羅敷行　古詞解三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喜蠶桑采桑城南隅
青絲爲籠係桂枝爲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爲下帬紫綺爲上襦
行者見羅敷下儋捋髭須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犂鋤者忘其鋤
來歸相怒怨但坐觀羅敷解一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
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爲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
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置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解二 東方千
餘騎夫壻居上頭何用識夫壻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黄金絡馬頭腰中鹿
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
白皙鬑鬑頗有須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壻殊解三前有豔詞
曲後有趨
西門　西門行　古詞解六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解一 夫爲樂爲樂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

當復來茲解二 飲醇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解三 人生不滿百常懷千
歲憂晝短而夜長何不秉燭游解四 自二非二仙二人二王二子二喬二計二會
二壽二命二難二與二期二解五 人壽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爲後
世嗤解六 一本燭游後行去之如雲除弊車羸馬爲自推無自非以下四十八字
默默　折楊柳行　古詞解四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末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解一 祖伊言不用紂頭縣白
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解二 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
由余璧馬禍及虢二國俱爲墟解三 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趨卞和之刖足接予
歸草廬解四
園桃　煌煌京洛行　文帝詞解五
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解一 淮陰五行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
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帶多言寡誠祇令事敗解二 蘇秦之說六國以亡傾側
賣主車裂固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解三 禍夫吳起智小謀
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解四 嗟彼郭生古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峩峩仲連
齊之高士北辭千金東蹈滄海解五
白鵠　豔歌何嘗行一曰飛鵠行　古詞解四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解一 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
一反顧六里一裴回解二 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解三
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躇躊顧羣侶淚下不自知解四 念與君離別氣結不能
言各各重自愛道遠歸還難妾當守空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
泉今日樂相樂延年萬歲期念與下爲趨曲前有豔
碣石　步出夏門行　武帝詞解四
雲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皐臨觀異同心意懷游豫不知當復何從經過至我碣
石心惆悵我東海雲行至此爲豔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淡淡山島竦峙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濤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
至哉歌以言志觀滄海解一 孟冬十月北風裴回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

鴻鴈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正設以通賈商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冬十月解二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
豐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河朔寒解三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驥老伏歷
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
至哉歌以詠志神龜雖壽解四

何嘗　豔歌何嘗行　古辭解五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一　長兄爲二千石中兄被貂裘解二　小弟雖
無官爵鞍馬馺馺往來王侯長者遊解三　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摴蒱六博對坐
彈碁解四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解五　少小相觸抵寒苦常相隨
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慙滄浪之天下
顧黃口小兒奈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少小下爲趨曲前爲豔

置酒　野田黃雀行　空侯引亦用此曲　東阿王詞解四

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游中廚辦豐膳烹羊宰肥牛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解一　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
酬解二　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謙謙君子德磬折欲何求盛時不再來百年忽
我遒解三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先民誰不死知命
復何憂解四

爲樂　滿歌行　解四

爲樂未幾時遭世險巇逢此百離伶丁荼毒愁懣難支遥望辰極天曉月移憂
來闐心誰當我知解一　戚戚多思慮耿耿不寧禍福無形唯念古人遜位躬耕遂
我所願以茲自寧自鄙山棲守此一榮解二　莫秋冽風起西蹈滄海心不能安攬
衣起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去自無它奉事二親勞心可言解三　窮達天所
爲智者不愁多爲少憂安貧樂正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熙同巇往者二賢
名垂千秋解四　飲酒歌舞不樂何須善哉照觀日月日月馳驅轗軻世間何有何
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命如鑿石見火居世竟能幾時但當歡樂自娛盡心極
所熙怡安善養君德性百年保此期頤　飲酒下爲趨

夏門　步出夏門行　一曰隴西行　明帝詞解二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
今稱傳林鐘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情解一　商
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霞蔽日采虹帶
天弱水潺潺落葉翩翩孤禽失羣悲鳴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解二　朝游
清泠日莫嗟歸　朝游上爲豔　蹙迫日莫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
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羣侶悲鳴裴回芃芃荆棘葛生綿綿感彼風
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説嗟哉一言　蹙迫下爲趨

王者布大化　櫂歌行　明帝詞解五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陽育則陰殺晷景應度移解一　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
隨重華儛干戚有苗服從嬀解二　蠢爾吳蜀虜馮江棲山阻哀哀王士民瞻仰靡
依怙解三　皇上悼愍斯宿昔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解四　翌日乘波揚棹
歌悲且涼太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解五　將抗旄與鉞燿威於彼方伐罪以弔民
清我東南疆　將抗下爲趨

洛陽行　鴈門太守行　古詞解八

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民小行宦學通五經論解一　明知法令
歷世衣冠從溫補洛陽令治行致賢擁護百姓子養萬民解二　外行猛政內懷慈
仁文武備具料民富貧移惡子姓名五篇著里端解三　傷殺人比伍同罪對門禁
鎦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罪詣馬市論解四　無妄發賦念在理寃敕吏正獄
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竿解五　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
功曹主簿皆得其人解六　臨部居職不敢行恩清身苦體夙夜勞勤治有能名遠
近所聞解七　天年不遂蚤就奄昏爲君作祠安陽亭西欲令後世莫不稱傳解八

白頭吟　與櫂歌同調　古詞解五

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解一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
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解二　郭東亦有樵郭西亦

有樵兩樵相推與無親爲誰驕三解 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頭不相離竹竿何嫋嫋魚尾何離簁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齕如五馬噉萁川上高士嬉今日相對樂延年萬歲期一本云鯉且上有紫羅咄咄奈何

楚調怨詩

明月 東阿王詞七解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裴回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一解 借問歎者誰自云客子妻夫行踰十載賤妾常獨棲二解 念君過於渴思君劇於饑君爲高山柏妾爲濁水泥三解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四解 沈浮各異路會合當何諧願作東北風吹我入君懷五解 君懷常不開賤妾當何依恩情中道絕流止任東西六解 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別後莫相忘七解

宋書卷二十一

宋書卷二十一考證

樂志三武帝駕六龍詞仙人玉女下來翱遊○翱監本譌朝魏武帝集作遨

又正熿煌開王心○熿煌魏武帝集作惶惶

飆風削之雨○削魏武帝集作列

武帝厥初生詞過時時來微○過時魏武帝集作時過

文帝登山有遠望詞棠草之盛茂○之魏文帝集作芝

武帝蒿里行生民百遺一念之絕人腸○絕魏武帝集作斷

武帝陌上桑登彼九疑歷王門○王門魏武帝集作玉門

又絕人事游渾元若疾風游欻飄飄○飄飄魏武帝集作飄翩 臣承蒼按作翩字方與上文韻合

文帝燕歌行念君客游多思腸○魏文帝集注多思腸一作思斷腸

文帝短歌行曰仁曰壽○下曰字魏文帝集作者

文帝燕歌行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四解 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心肝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魏文帝集耿耿二句在展詩二句之下又無悲風清厲二句 臣承蒼按西讀若先與下寬叶古詩皆然唐以後始入齊韻

又飛鳥晨鳴聲氣可憐○魏文帝集無氣字

武帝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掇諸本皆作輟今從魏武帝集改正本集呦呦鹿鳴四句在此二句之上此二句下又有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遶樹三匝何枝可依八句

武帝秋胡行謂意中述煩○述魏武帝集作迷

武帝苦寒行北上太二行二山二艱二哉二何二巍巍○ 臣承蒼按據下五解之例巍巍兩字皆當有疊聲

武帝塘上行傍能行儀儀○儀儀一本作仁儀

文帝善哉行有得者能卒○得魏文帝集作德

明帝善哉行虎臣列將怫鬱兔怒○兔一本作充

古西門行何能坐愁怫鬱當復來兹○一本復下有待字

文帝煌煌京洛行淮陰五行鳥得弓藏○魏文帝集行作刑得作盡

武帝步出夏門行驥老伏櫪志在千里○魏武帝集驥老作老驥櫪作櫪

又費怡之福可得永年○怡魏武帝集作恬

古豔歌何嘗　上惡滄浪之夫下顧黃口小兒○臣承蕃按前東門行云上用倉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此夫字亦當作天滄浪言天之色如水也

宋書卷二十一考證

宋書卷二十二

梁　沈　約　撰

志第十二

樂四

漢鼙舞歌五篇

關東有賢女

章和二年中

樂久長

四方皇

殿前生桂樹

魏鼙舞歌五篇

明明魏皇帝

太和有聖帝

魏曆長

天生烝民

爲君既不易

魏陳思王鼙舞歌五篇

聖皇篇　當章和二年中

聖皇應曆數　正康帝道休
九州咸賓服　威德洞八幽
三公奏諸公　不得久淹留
蕃位任至重　舊章咸率由
侍臣省文奏　陛下體仁慈
沈吟有愛戀　不忍聽可之
迫有官典憲　不得顧恩私
諸王當就國　璽綬何纍縗
便時舍外殿　宮省寂無人
主上增顧念　皇母懷苦辛
何以爲贈賜　傾府竭寶珍
文錢百億萬　采帛若煙雲
乘輿服御物　錦羅與金銀
龍旂垂九旒　羽蓋參班輪
諸王自計念　無功荷厚德
思一効筋力　糜軀以報國
鴻臚擁節衞　副使隨經營
貴戚並出送　夾道交輜軿
車服齊整設　韡曄耀天精
武騎衞前後　鼓吹簫笳聲
祖道魏東門　淚下霑冠纓
扳蓋因內顧　俛仰慕同生
行行將日莫　何時還闕庭
車輪爲裴回　四馬躊躇鳴
路人尚酸鼻　何況骨肉情

靈芝篇　當殿前生桂樹

靈芝生玉地　朱草被洛濱
榮華相晃燿　光采曄若神
古時有虞舜　父母頑且嚚
盡孝於田隴　烝烝不違仁
伯瑜年七十　采衣以娛親
慈母笞不痛　歔欷涕沾巾
丁蘭少失母　自傷蚤孤煢
刻木當嚴親　朝夕致三牲

暴子見陵侮　犯辜以亡形
丈人爲泣血　免戾全其名
董永遭家貧　父老財無遺
舉假以供養　傭作致甘肥
責家塡門至　不知何用歸
天靈感至德　神女爲秉機
歲月不安居　烏乎我皇考
生我旣已晚　棄我何期蚤
蓼莪誰所興　念之令人老
退詠南風詩　灑淚滿禕抱
亂曰
聖皇君四海　德教朝夕宣
萬國咸禮讓　百姓家肅虔
庠序不失儀　孝悌處中田
戶有曾閔子　比屋皆仁賢
髫齔無夭齒　黃髮盡其年
陛下三萬歲　慈母亦復然
大魏篇　當漢吉昌
大魏應靈符　天祿方甫始
聖教致泰和　神明爲驅使
左右宜供養　中殿宜皇子
陛下長壽考　羣臣拜賀咸說喜
積善有餘慶　榮祿固天常
衆善塡門至　臣子蒙福祥
無患及陽遂　輔翼我聖皇
衆吉咸集會　凶邪姦惡並滅亡
黃鵠游殿前　神鼎周四阿
玉馬充乘輿　芝蓋樹九華
白虎戲西除　舍利從辟邪
騏驎躡足舞　鳳凰拊翼歌
豐年大置酒　玉樽列廣庭
樂飲過三爵　朱顏暴己形
式宴不違禮　君臣歌鹿鳴
樂人舞鼙鼓　百官雷抃贊若驚
儲禮如江海　積善若陵山
皇嗣繁且熾　孫子列曾玄
羣臣咸稱萬歲　陛下長樂壽年
御酒停未飲　貴戚跪東廂
侍人承顏色　奉進金玉觴
此酒亦眞酒　福祿當聖皇
陛下臨軒笑　左右咸歡康
杯來一何遲　羣僚以次行
賞賜累千億　百官並富昌
精微篇　當關中有賢女
精微爛金石　至心動神明
杞妻哭死夫　梁山爲之傾
子丹西質秦　烏白馬角生
鄒羨囚燕市　繁霜爲夏零
關東有賢女　自字蘇來卿
壯年報父仇　身沒垂功名
女休逢赦書　白刃幾在頸
俱上列僊籍　去死獨就生

太倉令有辠 遠徵當就拘
自悲居無男 禍至無與俱
緹縈痛父言 何儋西上書
槃桓北闕下 泣淚何漣如
乞得幷姊弟 沒身贖父軀
漢文感其義 肉刑法用除
其父得以免 辨義在列圖
多男亦何爲 一女足成居
簡子南渡河 津吏廢舟船
執法將加刑 女娟擁櫂前
妾父聞君來 將涉不測淵
畏懼風波起 禱祝祭名川
備禮饗神祇 爲君求福先
不勝釂祀誠 至令犯罰艱
君必欲加誅 乞使知罪諐
妾願以身代 至誠感蒼天
國君高其義 其父用赦原
河激奏中流 簡子知其賢
歸娉爲夫人 榮寵超後先
辯女解父命 何況健少年
黃初發和氣 明堂德教施
治道致太平 禮樂風俗移
刑錯民無枉 怨女復何爲
聖皇長壽考 景福常來儀

孟冬篇 當狡兔

孟冬十月 陰氣厲清 武官誡田

講旅統兵 元龜襲吉 元光著明
蚩尤蹕路 風弭雨停 乘輿啓行
鸞鳴幽軋 虎賁采騎 飛象珥鶡
鐘鼓鏗鏘 簫管嘈喝 萬騎齊鑣
千乘等蓋 夷山塡谷 平林滌藪
張羅萬里 盡其飛走 趯趯狡兔
揚白跳翰 獵以青骹 掩以脩竿
韓盧宋鵲 呈才騁足 噬不盡緤
牽麖掎鹿 魏氏發機 養基撫弦
都盧尋高 搜索猴猨 慶忌孟賁
蹈谷超巒 張目決眥 髮怒穿冠
頓熊扼虎 蹴豹搏貙 氣有餘勢
負象而趨 獲車既盈 日側樂終
罷役解徒 大饗離宮

亂曰
聖皇臨飛軒 論功校獵徒
死禽積如京 流血成溝渠
明詔大勞賜 大官供有無
走馬行酒醴 驅車布肉魚
鳴鼓舉觴爵 鐘聲位無餘
絕網縱麟麑 弛罩出鳳雛
收功在羽校 威靈振鬼區
陛下長懽樂 永世合天符

晉鞞舞歌五篇

洪業篇 鞞鼓歌當魏曲明明魏皇帝

古曲關東有賢女

宣文刱洪業　盛德在泰始
聖皇應靈符　受命君四海
萬國何所樂　上有明天子
唐堯禪帝位　虞舜惟恭己
恭己正南面　道化與時移
大赦盪萌漸　文教被黃支
象天則地　體無爲
聰明配日月　神聖參兩儀
雖有三凶類　靜言無所施
象天則地　體無爲
稷契並佐命　伊呂升王臣
蘭芷登朝肆　下無失宿民
聲發響自應　表立景來附
虓虎從羈制　潛龍升天路
備物立成器　變通極其數
百事以時敘　萬幾有常度
訓之以克讓　納之以忠恕
羣下仰清風　海外同懽慕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昔日貴雕飾　今尚儉與素
昔日多纖介　今去情與故
象天則地　化雲布
濟濟大朝士　夙夜綜萬機
萬機無廢理　明明降疇咨
臣譬列星景　君配朝日暉
事業並通濟　功烈何巍巍

五帝繼三皇　三王世所歸
聖德應期運　天地不能違
仰之彌已高　猶天不可階
將復御龍氏　鳳皇在庭棲

天命篇　鼙舞歌當魏曲太和有聖帝

古曲章和二年中

聖祖受天命　應期輔魏皇
入則綜萬機　出則征四方
朝廷無遺理　方表寧且康
道隆舜臣堯　積德踰太王
孟度阻窮險　造亂天一隅
神兵出不意　奉命致天誅
赦善戮有罪　元惡宗爲虛
威風震勁蜀　武烈懾彊吳
諸葛不知命　肆逆亂天常
擁徒十餘萬　數來寇邊疆
我皇邁神武　秉鉞鎮雍涼
亮乃畏天威　未戰先仆僵
盈虛自然運　時變固多難
東征陵海表　萬里梟賊淵
受遺齊七政　曹爽又滔天
羣凶受誅殛　百祿咸來臻
黃華應福始　王凌爲禍先

景皇帝　鼙舞歌當魏曲魏曆長　古曲樂久長

景皇帝　聰明命世生　盛德參天地
帝王道　創基既已難　繼世亦未易

外則夏侯玄　內則張與李　三凶稱逆
亂帝紀　從天行誅　窮其姦宄
遏將御其漸　潛謀不得起
罪人咸伏辜　威風震萬里
平衡綜萬機　萬機無不理
召陵桓不君　內外何紛紛
衆小便成羣　蒙昧恣心
治亂不分　敷聖獨斷
濟武常以文　從天惟廢立
掃霓披浮雲　雲霓既已闢
清和未幾間　羽檄首尾至
變起東南藩　儉欽爲長蛇
外則憑吳蠻　萬國紛騷擾
戚戚天下懼不安　神武御六軍
我皇秉鉞征　儉欽起壽春
前鋒據項城　出其不意　並縱奇兵
奇兵誠難御　廟勝實難支
兩軍不期遇　敵退計無施
虎騎惟武進　大戰沙陽陂
欽乃亡魂走　奔虜若雲披
天恩赦有辜　東土放鯨鯢

大晉篇　鞞舞歌當魏曲天生蒸民　古曲四方皇

赫赫大晉　於穆文皇　蕩蕩巍巍
道邁陶唐　世稱三皇五帝　及今重其光
九德克明　文既顯武又章　恩弘六合
兼濟萬方　內舉元凱　朝政以綱
外簡虎臣　時惟鷹揚　靡從不懷
逆命斯亡　仁配春日　威踰秋霜
濟濟多士　同茲蘭芳　唐虞至治
四凶滔天　致討儉欽　罔不肅虔
化感海外　海外來賓　獻其聲樂
並稱妾臣　西蜀猾夏　僭號方域
命將致討　委國稽服　吳人放命
憑海阻江　飛書告諭　響應來同
先王建萬國　九服爲蕃衛　亡秦壞諸侯
享祚不二世　歷代不能復　忽踰五百歲
我皇邁聖德　應期創典制　分土五等
蕃國正封界　莘莘文武佐　千秋遘嘉會
洪業溢區內　仁風翔海外

明君篇　鞞舞歌當魏曲爲君既不易

古曲殿前生桂樹

明君御四海　聽鑒盡物情　顧望有譴罰
竭忠身必榮　蘭茝出荒野　萬里升紫庭
茨草穢堂階　埽截不得生　能否莫相蒙
百官正其名　恭己慎有爲　有爲無不成
闇君不自信　羣下執異端　正直罹譖潤
姦臣奪其權　雖欲盡忠誠　結舌不敢言
結舌亦何憚　盡忠爲身患　清流豈不潔
飛塵濁其源　岐路令人迷　未遠勝不還
忠臣立君朝　正色不顧身　邪正不並存
譬若胡與秦　秦胡有合時　邪正各異津
忠臣遇明君　乾乾惟日新　羣目統在綱

衆星拱北辰 設令遺闇主 斥退爲凡民
雖蔍供時用 白茅猶可珍 冰霜晝夜結
蘭桂摧爲薪 邪臣多端變 用心何委曲
便辟從情指 動隨君所欲 偷安樂目前
不問淸與濁 積僞罔時主 養交以持祿
言行恆相違 難嬖甚谿谷 昧死射乾沒
覺露則滅族

右五篇 鞞舞歌行

鐸舞歌詩二篇

聖人制禮樂篇

昔皇文武邪 彌彌舍善 誰吾時吾
行許帝道 銜來治路萬邪 治路萬邪
赫赫 意黃運道吾 治路萬邪
善道明邪金邪 善道 明邪金邪帝邪
近帝武武邪邪 聖皇八音 偶邪尊來
聖皇八音 及來義邪同邪 烏及來義邪
善草供國吾 咄等邪烏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邪武邪 應節合用 武邪尊邪
應節合用 酒期義邪同邪 酒期義邪
善草供國吾 咄等邪烏 近帝邪武邪
近帝武武邪邪 下音足木 上爲鼓義邪
應衆義邪 樂邪邪延否 已邪烏已禮祥
咄等邪烏 孫女有絕其聖烏烏武邪

雲門篇 鐸舞歌行當魏太和時

黃雲門 唐咸池 虞韶舞
夏殷湲 刑伐有五 振鐸鳴金
近大武 淸歌發倡 刑爲主
聲和八音 協律呂 身不虛動
手不徒擧 應節合度 周其敘
時奏宮商 雜之以徵羽 下饗衆目
上從鐘鼓 樂以移風 與德禮相輔
安有失其所

右二篇 鐸舞歌行

拂舞歌詩五篇

白鳩篇

翩翩白鳩 再飛再鳴 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 白雀呈瑞 素羽明鮮
翔庭舞翼 以應仁乾 交交鳴鳩
或丹或黃 樂我君惠 振羽來翔
東壁餘光 魚在江湖 惠而不費
敬我微軀 策我良駟 習我䭾驅
與君周旋 樂道亡餘 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 彈琴鼓瑟 聊以自娛
陵雲登臺 浮游太淸 扳龍附鳳
日望身輕

濟濟篇

暢飛暢舞 氣流芳 追念三五
大綺黃 去失有 時可行
去來同時 此未央 時冉冉
近桑榆 但當飲酒 爲歡娛
衰老逝 有何期 多憂耿耿
內懷思 淵池寶 魚獨希

願得黃浦　衆所依　恩感人
世無比　悲歌具舞　無極已
獨祿篇
獨祿獨祿　水深泥濁　泥濁尚可
水深殺我　雝雝雙鴈　游戲田畔
我欲射鴈　念子孤散　翩翩浮萍
得風遙輕　我心何合　與之同幷
空牀低帷　誰知無人　夜衣錦繡
誰別僞真　刀鳴鞘中　倚牀無施
父冤不報　欲活何爲　猛虎班班
游戲山間　虎欲齧人　不避豪賢
碣石篇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
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　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燦爛　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觀滄海
孟冬十月　北風裴回　天氣肅清
繁霜霏霏　鵾雞晨鳴　鴈過南飛
鷙鳥潛藏　熊羆窟棲　錢鎛停置
農收積場　逆旅整設　以通賈商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冬十月
鄉土不同　河朔隆寒　流澌浮漂
舟船難行　錐不入地　豐藾深奧
水竭不流　冰堅可蹈　士隱者貧
勇俠輕非　心常歎怨　戚戚多悲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土不同
神龜雖壽　猶有竟時　騰蛇乘霧
終爲土灰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壯心不已　盈縮之期
不但在天　養怡之福　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　歌以詠志　龜雖壽
淮南王篇
淮南王　自言尊　百尺高樓與天連
後園鑿井銀作牀　金瓶素綆汲寒漿　汲寒漿
飲少年　少年窈窕何能賢　揚聲悲歌音絕天
我欲度河河無梁　願化雙黃鵠　還故鄉
還故鄉　入故里　徘徊故鄉
身不已　繁舞寄聲無不泰　徘徊桑梓遊天外
右五篇拂舞行
柸槃舞歌詩一篇
晉世寧　四海平　普天安樂永大寧
四海安　天下歡　樂治興隆舞柸槃
舞柸槃　何翩翩　舉坐翻覆壽萬年
天與日　終與一　左回右轉不相失
箏笛悲　酒舞疲　心中慷慨可健兒
樽酒甘　絲竹清　願令諸君醉復醒
醉復醒　時合同　四坐歡樂皆言工
絲竹音　可不聽　亦舞此槃左右輕
自相當　合坐歡樂人命長　人命長　當結友
千秋萬歲皆老壽
右柸槃舞歌行

巾舞歌詩一篇

吾不見公莫時吾何嬰公來嬰姥時吾哺聲何爲茂時爲來嬰當思吾明月之上轉起吾何嬰土來嬰轉去吾哺聲何爲土轉南來嬰當去吾城上羊下食草吾何嬰下來吾食草吾哺聲汝何三年針縮何來嬰吾亦老吾平平門淫涕下吾何嬰何來嬰涕下吾哺聲昔結吾馬客來嬰吾當行吾度四州洛四海吾何嬰海何來嬰海何來嬰四海吾哺聲嫣西馬頭香來嬰吾洛道吾河五丈度汲水吾噫邪哺誰當求兒母何意零邪錢健步哺誰當吾求兒母何吾哺聲三針一發交時還弩心意何零意弩心遙來嬰弩心哺聲復相頭巾意何零何邪相哺頭巾相吾來嬰頭巾母何何吾復來推排意何零相哺推相來嬰推非母何吾復車輪意何零子以邪相哺轉輪吾來嬰轉母何吾使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使君去時使來嬰去時母何吾思君去時意何零子以邪思君去時思來嬰吾去時母何何吾吾

右公莫巾舞歌行

白紵舞歌詩三篇

高舉兩手白鵠翔　輕軀徐起何洋洋
凝停善睞容儀光　宛若龍轉乍低昂
隨世而變誠無方　如推若引留且行
宋世方昌樂未央　舞以盡神安可忘
愛之遺誰贈佳人　質如輕雲色如銀
袍以光軀巾拂塵　制以爲袍餘作巾
四坐歡樂胡可陳　清歌徐舞降祇神

右一篇

雙袂齊舉鸞鳳翔　羅裾飄颻昭儀光
趨步生姿進流芳　鳴弦清歌及三陽
人生世間如電過　樂時每少苦日多
幸及良辰曜春花　齊倡獻舞趙女歌
羲和馳景逝不停　春露未晞嚴霜零
百草凋索花落英　蟋蟀吟牖寒蟬鳴
百年之命忽若傾　蚤知迅速秉燭行
東造扶桑游紫庭　西至崐崘戲曾城

右一篇

陽春白日風花香　趨步明玉舞瑤璫
聲發金石媚笙簧　羅袿徐轉紅袖揚
清歌流響繞鳳梁　如矜若思凝且翔
轉盼遺精豔煇光　將流將引雙鴈翔
歡來何晚意何長　明君御世永歌倡

右一篇白紵舊新合三篇

宋泰始歌舞曲詞

皇業頌 歌自堯至楚元王高祖世世載聖德　明帝造

皇業沿德建　帝運資勳融
胤唐重威軌　冑楚載休風
堯舜兆深祥　元王衍退慶
積善傳上業　祚福啓英聖
衰數隨金祿　登曆昌永命
維宋承光烈　世美流舞咏

聖祖頌

聖祖惟高德　積勳代晉曆
永建享鴻基　萬古盛音冊
敷文纘宸馭　廣運崇帝聲
衍德被仁祉　留化洽民靈
孝建締孝業　允協天人謀
宇內齊政軌　宙表燭威流

鐘管騰列聖　彝銘賁重猷
明君大雅　虞龢造
明君應乾數　撥亂紐頹基
民慶來蘇日　國頌薰風詩
天步或艱難　列蕃肩迷歷
廟勝數九代　神謨洞七德
文教洗昏俗　武誼清穢埏
英勳冠帝則　萬壽永衍天
通國風　明帝造
開寶國　資賢昌　謨明盛
弼諧光　烈武惟略　景王勳
南康華容　燮政文　猛績爰著
有左軍　三王到氏　文武贊
丞相作輔　屬伊旦　沈柳宗侯
皆殄亂　泰始開運　超百王
司徒驃騎　勳德康　江安謀效
殷誠彰　劉沈承規　功名揚
慶歸我后　胙無疆
天符頌　明帝造
天符革運　世誕英皇　在館神炫
既壯龍驤　六鍾集表　四緯騈光
於穆配天　永休厥祥
明德頌　明帝造
明德孚教　幽符麗紀　山鼎見奇
醴液涵祉　鶵雛燿儀　騶虞游趾
福延億胙　慶流萬祀

帝圖頌
帝圖凝遠　瑞美昭宣　濟流月鏡
鹿毳霜鮮　甘露降和　花雪表年
孝德載衍　芳風永傳
龍躍大雅
龍躍式符　王燿蕃宮　歲淹豫野
靈屬嬪中　江波澈映　石柏開文
觀毓花藥　樓凝景雲　白烏三獲
甘液再昱　嘉穟表沃　連理協成
德充動物　道積通神　宋業允大
靈瑞方臻
淮祥風
淮祥應　賢彥生　翼贊中興　致太平
宋世大雅　虞龢造
宋世寧　在泰始　醉酒歡
飽德喜　萬國朝　上壽酒
帝同天　惟長久
治兵大雅　明帝造
王命治兵　有征無戰　巾拂以淨
醜類革面　王儀振旅　載戢在辰
中虛巾拂　四表靜塵
白紵篇大雅　明帝造
在心曰志發言詩　聲成于文被管絲
手舞足蹈欣泰時　移風易俗王化基
琴角揮韻白雲舒　簫韻協音神鳳來
拊擊和節詠在初　章曲乍畢情有餘

文同軌量遵德行　國靖民和禮樂成
四縣庭響美勤英　八列陛倡貴人擊
舞飾麗華樂容工　羅裳皎日袂隨風
金翠列輝蕙麝豐　淑姿委體允帝衷

漢鼓吹鐃歌十八曲

朱鷺曲

朱鷺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茹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一作諫）者

思悲翁曲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蒙）狗逐狡兎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莫安宿

艾如張曲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礙室

上之回曲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曲

擁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擁離趾中

戰城南曲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鬬死駑馬裴回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

巫山高曲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曲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游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僊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曲

將進酒乘太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

君馬黃歌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曲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中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妬人之子悲殺人君有宅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

有所思曲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宅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雉子曲

雉子班如此之于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飛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從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

聖人出曲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曲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曲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遠如期曲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石留曲

石留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谿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于楊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

魏鼓吹曲十二篇　繆襲造

漢第一曲朱鷺。今第一曲初之平。言魏也。

初之平　義兵征　神武奮　金鼓鳴
邁武德　揚洪名　漢室微　社稷傾
皇道失　桓與靈　閹宦熾　羣雄爭
邊韓起　亂金城　中國擾　無紀經
赫武皇　起旗旌　麾天下　天下平
濟九州　九州寧　刱武功　武功成
越五帝　邈三王　興禮樂　定紀綱
普日月　齊暉光

右初之平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漢第二曲思悲翁。今第二曲戰滎陽。言曹公也。

戰滎陽　汴水陂　戎士憤怒　貫甲馳
陳未成　退徐滎　二萬騎　塹壘平
戎馬傷　六軍驚　勢不集　衆幾傾
白日沒　時晦冥　顧中牟　心屏營
同盟疑　計無成　賴我武皇　萬國寧

右戰滎陽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漢第三曲艾如張。今第三曲獲呂布。言曹公東圍臨淮。生擒呂布也。

獲呂布　戮陳宮　芟夷鯨鯢
驅騁羣雄　囊括天下　運掌中

右獲呂布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漢第四曲上之回。今第四曲克官渡。言曹公與袁紹戰。破之於官渡也。

克紹官渡　由白馬　僵尸流血
被原野　賊衆如犬羊　王師尙寡
沙塠傍　風飛揚　轉戰不利
士卒傷　今日不勝　後何望
土山地道　不可當　卒勝大捷
震冀方　屠城破邑　神武遂章

右克官度曲。凡十八句。其八句句四字。一句句五字。九句句三字。

漢第五曲翁離。今第五曲舊邦。言曹公勝袁紹於官渡。還譙收藏士卒死亡也。

舊邦蕭條　心傷悲　孤魂翩翩
當何依　游士戀故　涕如摧
兵起事大　令願違　博求親戚
在者誰　立廟置後　魂來歸

右舊邦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漢第六曲戰城南。今第六曲定武功。言曹公初破鄴。武功之定始乎此也。

定武功　濟黃河　河水湯湯
旦暮有橫流波　袁氏欲衰　兄弟尋干戈
決漳水　水流滂沱　嗟城中如流魚
誰能復顧室家　計窮慮盡　求來連和

和不時　心中憂戚　賊衆內潰
君臣奔北　拔鄴城　奄有魏國
王業艱難　覽觀古今　可爲長歎

右定武功曲凡二十一句其五句句三字三句句六字十二句句四字一句五字。

漢第七曲巫山高今第七曲屠柳城言曹公越北塞歷白檀破三郡烏桓於柳城也。

屠柳城　功誠難　越度隴塞
路漫漫　北踰岡平　但聞悲風正酸
蹋頓授首　遂登白狼山　神武慹海外
永無北顧患

右屠柳城曲凡十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漢第八曲上陵今第八曲平南荆言曹公南平荆州也。

南荆何遼遼　江漢濁不清　菁茅久不貢
王師赫南征　劉琮據襄陽　賊備屯樊城
六軍廬新野　金鼓震天庭　劉子面縛至
武皇許其成　許與其成　撫其民
陶陶江漢間　普爲大魏臣　大魏臣
向風思自新　思自新　齊功古人
在昔虞與唐　大魏得與均　多選忠義士
爲喉脣　天下一定　萬世無風塵

右平南荆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漢第九曲將進酒今第九曲平關中言曹公征馬超定關中也。

平關中　路向潼　濟濁水　立高墉
鬭韓馬　離群凶　選驍騎　縱兩翼
虜崩潰　級萬億

右平關中曲凡十句句三字。

漢第十曲有所思今第十曲應帝期言曹文帝以聖德受命應運期也。

應帝期　於昭我文皇　曆數承天序
龍飛自許昌　聰明昭四表　恩德動遐方
星辰爲垂燿　日月爲重光　河洛吐符瑞
草木挺嘉祥　麒麟步郊野　黃龍游津梁
白虎依山林　鳳凰鳴高岡　考圖定篇籍
功配上古羲皇　羲皇無遺文　仁聖相因循
運期三千歲　一生聖明君　堯授舜萬國
萬國皆附親　四門爲穆穆　教化常如神
大魏興盛　與之爲鄰

右應帝期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三字二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六字。

漢第十一曲芳樹今第十一曲邕熙言魏氏臨其國君臣邕穆庶績咸熙也。

邕熙　君臣合德　天下治
隆帝道　獲瑞寶　頌聲並作
洋洋浩浩　吉日臨高堂　置酒列名倡
歌聲一何紆餘　雜笙簧　八音諧
有紀綱　子孫永建萬國　壽考樂無央

右邕熙曲凡十五句其六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一句二字三句句五字二句句六字。

漢第十二曲上邪今第十二曲太和言魏明帝繼體承統太和改元德澤流布

惟太和元年　皇帝踐祚　聖且仁
德澤爲流布　災蝗一時爲絕息　上天時雨露
五穀溢田疇　四民相率遵軌度　事務澂清

天下獄訟察以情　元首明　魏家如此
那得不太平

右太和曲凡十三句其二句句三字五句句五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七字。

晉鼓吹歌曲二十二篇　傅玄作

靈之祥　古朱鷺行

靈之祥言宣皇帝之佐魏猶虞舜之事堯也既有石瑞之徵又能用武以誅孟度之逆命也。

靈之祥　石瑞章　旌金德　出西方
天命降　授宣皇　應期運　時龍驤
繼大舜　佐陶唐　贊武文　建帝綱
孟氏叛　據南疆　追有扈　亂五常
吳寇勁　蜀虜彊　交誓盟　連遐荒
宣赫怒　奮鷹揚　震乾威　燿電光
陵九天　陷石城　梟逆命　拯有生
萬國安　四海寧

宣受命　古思悲翁行

宣受命言宣皇帝禦諸葛亮養威重運神兵亮震怖而死。

宣受命　應天機　風雲時動　神龍飛
禦葛亮　鎮雍涼　邊境安　民夷康
務節事　勤定傾　覽英雄　保持盈
淵穆穆　赫明明　沖而泰　天之經
養威重　運神兵　亮乃震死　天下寧

征遼東　古艾而張行

征遼東言宣皇帝陵大海之表討滅公孫淵而梟其首也。

征遼東　敵失據　威靈邁日域　淵既授首
羣逆破膽　咸震怖　朔北響應　海表景附
武功赫赫　德雲布

宣輔政　古上之回行

宣輔政言宣皇帝聖道深遠撥亂反正網羅文武之才以定二儀之序也。

宣皇輔政　聖烈深　撥亂反正　從天心
網羅文武才　慎厥所生　所生賢　遺教施
安上治民　化風移　肇彼帝基　洪業垂
於鑠明明　時赫戲　功濟萬世　定二儀
定二儀　雲澤雨施　海外風馳

時運多　古擁離行

時運多言宣皇帝致討吳方有征無戰也。

時運多難　道教痡　天地變化　有盈虛
蠢爾吳蠻　虎視江湖　我皇赫斯　致天誅
有征無戰　弭其圖　天威橫被　震東隅

景龍飛　古戰城南行

景龍飛言景帝克明威教賞從夷逆祚隆無疆崇此洪基也。

景龍飛　御天威　聰鑑玄發
動與神明協機　從之者顯　逆之者滅夷
文教敷　武功巍　普被四海
萬邦望風　莫不來綏　聖德潛斷
先天弗違　弗違祥　享世永長
猛以致寬　道化光　赫明明
祚隆無疆　帝績惟期　有命既集
崇此洪基

平玉衡　古巫山高行

平玉衡言景皇帝一萬國之殊風齊四海之乖心禮賢養士而纂洪業也。

平玉衡　糾姦回　萬國殊風
四海乖　禮賢養士　羈御英雄思心齊
纂成洪業　崇皇階　品物咸亨
聖敬日躋　聰鑑盡下情　明明綜天機
文皇統百揆　古上陵行
百揆言文皇帝始統百揆用人有序以數泰平之化也
文皇統百揆　繼天理萬方　武將鎮四隅
英佐盈朝堂　謀言協秋蘭　清風發其芳
洪澤所漸潤　礫石爲珪璋　大道侔五帝
盛德踰三王　咸光大　上參天與地
至化無內外　無內外　六合並康乂
並康乂　遘茲嘉會　在昔羲與農
大晉德斯邁　鎮征及諸州　爲蕃衛
功濟四海　洪烈流萬世
因時運　古將進酒行
因時運言文皇帝因時運變聖謀潛施解長蛇之交離羣桀之黨以武濟文審
其大計以邁其德也
因時運　聖策施　長蛇交解
羣桀離　勢窮奔吳　虎騎厲
惟武進　審大計　時邁其德
清一世
惟庸蜀　古有所思行
惟庸蜀言文皇帝既平萬乘之蜀封建萬國復五等之爵也
惟庸蜀　僭號天一隅　劉備逆帝命
禪亮承其餘　擁衆數十萬　闚隙乘我虛
驛騎進羽檄　天下不遑居　姜維屢寇邊

隴上爲荒墟　文皇愍斯民　歷世受辠辜
外謨蕃屏臣　內謀衆士夫　爪牙應指授
腹心同獻良圖　良圖協成文　大興百萬軍
雷鼓震地起　猛勢陵浮雲　逋虜畏天誅
面縛造壘門　萬里同風教　逆命稱妾臣
光建五等　紀綱天人
天序　古芳樹行
天序言聖皇應曆受禪弘濟大化用人各盡其才也
天序　應曆受禪　承靈祜
御羣龍　勒螭虎　弘濟大化
英雋作輔　明明統萬機　赫赫鎮四方
咎繇稷契之疇協蘭芳　禮王臣　覆兆民
化之如天與地　誰敢愛其身
大晉承運期　古上邪行
大晉承運期言聖皇應籙受圖化象神明也
大晉承運期　德隆聖皇　時清宴
白日垂光　應籙圖陟帝位　繼天正玉衡
化行象神明　至哉道隆虞與唐　元首敷洪化
百寮股肱並忠良　民大康　隆隆赫赫
福胙盈無疆
金靈運　古君馬行
金靈運言聖皇踐阼致敬宗廟而孝道施於天下也
金靈運　天符發　聖徵見　參日月
惟我皇　體神聖　受魏禪　應天命
皇之興　靈有徵　登大麓　御萬乘
皇之輔　若虓虎　爪牙奮　莫之禦

皇之佐　贊清化　百事理　萬邦賀
神祇應　嘉瑞章　恭享祀　薦先皇
樂時奏　磬管鏘　鼓淵淵　鍾喤喤
奠尊俎　實玉觴　神歆饗　咸說康
宴孫子　祐無疆　大孝烝烝　德教被萬方
於穆我皇　古雉子行
於穆，言聖皇受命，德合神明也。
於穆我皇　威德聖且明　受禪君世
光濟羣生　普天率土　莫不來庭
顒顒六合內　望風仰泰清　萬國雍雍
興頌聲　大化洽　地平而天成
七政齊　玉衡惟平　峨峨佐命
濟濟羣英　夙夜乾乾　萬機是經
雖治興　匪荒寧　謙道光
沖不盈　天地合德　日月同榮
赫赫煌煌　燿幽冥　三光克從
於顯天垂景星　龍鳳臻　甘露宵零
肅神祇　祇上靈　萬物欣戴
自天效其成
仲春振旅　古聖人出行
仲春，言大晉申文武之教，田獵以時也。
仲春振旅　大致民　武教於時日新
師執提　工執鼓　坐作從
節有序　盛矣允文允武　蒐田表禡
申法誓　遂圍禁　獻社祭
允矣時明國制　文武並用　禮之經
列車如戰　大教明　古今誰能去兵
大晉繼天　濟羣生
夏苗田　古臨高臺行
苗田，言大晉田狩從時，爲苗除害也。
夏苗田　運將徂　軍國異容
文武殊　乃命羣吏　選車徒
辯其名號　贊契書　王軍啓八門
行同上帝居　時路建大麾　雲旗翳紫虛
百官象其事　疾則疾，徐則徐　回衡旋軫
罷陳敝車　獻禽享祠　烝烝配有虞
惟大晉　德參兩儀　化雲敷
仲秋獮田　古遠期行
仲秋，言大晉雖有文德，不廢武事，從時以殺伐也。
仲秋獮田　金德常剛　涼風清且厲
凝露結爲霜　白虎司辰　蒼隼時鷹揚
鷹揚猶周尚父　從天以殺伐　春秋時敘
雷霆震威燿　進退由鉦鼓　致禽祀祊
羽毛之用充軍府　赫赫大晉德　芬烈陵三五
敷化以文　雖治不廢武　光宅四海
永享天之祜
從天道　古石留行
從天道，言仲冬大閱，用武修文，大晉之德配天也。
從天道　握神契　三時亦講武事
冬大閱　鳴鐲振鼓鐸　旌旗象虹霓
文制其中　武不窮武　動軍誓衆
禮成而義舉　三驅以崇仁　進止不失其序

兵卒練　將如虎　惟虓虎
氣陵青雲　解圍三面　殺不殄畢
偃旌麾　班六軍　獻享烝
修典文　嘉大晉　德配天
祿報功　爵俟賢　饗燕樂
受茲百祿　嘉萬年

唐堯　古務成行古曲亡

唐堯言聖皇陟帝位，德化光四表也。

唐堯咨務成　謙謙德所興　積漸終光大
履霜致堅冰　神明道自然　河海猶可凝
舜禹統百揆　元凱以次升　禪讓應天曆
睿聖世相承　我皇陟帝位　平衡正準繩
德化飛四表　祥氣見其徵　興王坐俟旦
亡主恬自矜　致遠由近始　覆簣成山陵
披圖按先籍　有其證靈

玄雲　古玄雲行古曲亡

玄雲言聖皇用人各盡其材也。

玄雲起山嶽　祥氣萬里會　龍飛何蜿蜿
鳳翔何翩翩　昔在唐虞朝　時見青雲際
今親遊方國　流光溢天外　鶴鳴在後園
清音隨風邁　成湯隆顯命　伊摯來如飛
周文獵渭濱　遂載呂望歸　符合如影響
先天天弗違　輟耕總地綱　解褐衿天維
元功配二主　芬馨世所稀　我皇敘羣才
洪烈何巍巍　桓桓征四表　濟濟理萬機
神化感無方　髦才盈帝畿　丕顯惟昧旦
日新孔所咨　茂哉聖明德　日月同光輝

伯益　古黃爵行古曲亡

伯益言赤烏銜書，有周以興，今聖皇受命，神雀來也。

伯益佐舜禹　職掌山與川　德侔十六相
思心入無間　智理周萬物　下知衆鳥言
黃雀應清化　翔集何翩翩　和鳴棲庭樹
徘徊雲日間　夏桀爲無道　密網施山阿
酷祝振纖網　當柰黃雀何　殷湯崇天德
去其三面羅　逍遙羣飛來　鳴聲乃復和
朱雀作南宿　鳳凰統羽羣　赤烏銜書至
天命瑞周文　神雀今來遊　爲我受命君
嘉祥致天和　膏澤降青雲　蘭風發芳氣
闔世同其芬

釣竿　古釣竿行漢鐃歌二十二無釣竿

釣竿言聖皇德配堯舜，又有呂望之佐，以濟大功，致太平也。

釣竿何冉冉　甘餌芳且鮮　臨川運思心
微綸沈九淵　太公寶此術　乃在靈祕篇
機變隨物移　精妙貫未然　遊魚驚著鉤
潛龍飛戾天　戾天安所至　撫翼翔太清
太清一何異　兩儀出渾成　玉衡正三辰
造化賦羣形　退願輔聖君　與神合其靈
我君弘遠略　天人不足并　天人初并時
昧昧何芒芒　日月有徵兆　文象與二皇
蚩尤亂生民　黃帝用兵征萬方　逮夏禹而德衰
三代不及虞與唐　我皇聖德配堯舜　受禪即祚享天祥
率土蒙祐　靡不肅　庶事康

庶事康　穆穆明明　荷百祿
保無極　永泰平
吳鼓吹曲十二篇　韋昭造
炎精缺者，言漢室衰，武烈皇帝奮迅猛志，念在匡救，然而王迹始乎此也。漢曲有朱鷺，此篇當之第一。
炎精缺　漢道微　皇綱弛　政德違
衆姦熾　民罔依　赫武烈　越龍飛
陟天衢　燿靈威　鳴雷鼓　抗電麾
撫乾衡　鎮地機　厲虎旅　騁熊羆
發神聽　吐英奇　張角破　邊韓羈
宛潁平　南土綏　神武章　渥澤施
金聲震　仁風馳　顯高門　啓皇基
統罔極　垂將來
右炎精缺曲，凡三十句，句三字。
漢之季者，武烈皇帝悼漢之微，痛卓之亂，興兵奮擊，功蓋海內也。漢曲有思悲翁，此篇當之第二。
漢之季　董卓亂　桓桓武烈　應時運
義兵興　雲旗建　厲六師　羅八陳
飛鳴鏑　接白刃　輕騎發　介士奮
醜虜震　使衆散　劫漢主　遷西館
雄豪怒　元惡僨　赫赫皇祖　功名聞
右漢之季曲，凡二十句，其十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攄武師者，言大皇帝卒武烈之業而奮征也。漢曲有艾如張，此篇當之第三。
攄武師　斬黃祖　肅夷凶族　革平西夏
炎炎大烈　震天下
右攄武師曲，凡六句，其三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烏林者，言曹操既破荊州，從流東下，欲來爭鋒，大皇帝命將周瑜逆擊之於烏林而破走也。漢曲有上之回，此篇當之第四。
曹操北伐　拔柳城　乘勝席卷　遂南征
劉氏不睦　八都震驚　衆既降　操屠荊
舟車十萬　揚風聲　議者狐疑　慮無成
賴我大皇　發聖明　虎臣雄烈　周與程
破操烏林　顯章功名
右伐烏林曲，凡十八句，其十句句四字，八句句三字。
秋風者，言大皇帝說以使民，民忘其死。漢曲有擁離，此篇當之第五。
秋風揚沙塵　寒露霑衣裳　角弓持弦急
鳩鳥化爲鷹　邊垂飛羽檄　寇賊侵界疆
跨馬披介胄　忼慨懷悲傷　辭親向長路
安知存與亡　窮達固有分　志士思立功
邀之戰場　身逸獲高賞　身沒有遺封
右秋風曲，凡十五句，其十四句句五字，一句四字。
克皖城者，言曹操志圖并兼，而令朱光爲廬江太守，上親征光，破之於皖城也。漢曲有戰城南，此篇當之第六。
克滅皖城　遏寇賊　惡此凶孽　阻姦慝
王師赫征　衆傾覆　除穢去暴　戢兵革
民得就農　邊境息　誅君弔臣　昭至德
右克皖城曲，凡十二句，其六句句三字，六句句四字。
關背德者，言蜀將關羽背棄吳德，心懷不軌，大皇帝引師浮江而禽之也。漢曲有巫山高，此篇當之第七。
關背德　作鴟張　割我邑城
圖不祥　稱兵北伐　圍樊襄陽
嗟臂大於股　將受其殃　巍巍吳聖主

數德與玄通　與玄通　親任呂蒙
泛舟洪汜池　滄渺長江　神武一何桓桓
聲烈正與風翔　歷撫江安城　大據郢邦
虜羽授首　百蠻咸來同　盛哉無比隆

右關背德曲凡二十一句其八句句四字二句句六字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

通荊門者言大皇帝與蜀交好齊盟中有關羽自失之愆戎蠻樂亂生變作患蜀疑其眩吳惡其詐乃大治兵終復初好也漢曲有上陵此篇當之第八

荊門限巫山　高峻與雲連　蠻夷阻其險
歷世懷不賓　漢王據蜀郡　崇好結和親
申徵中情疑　讒夫亂其間　大皇赫斯怒
虎臣勇氣震　蕩滌幽藪　討不恭
觀兵揚炎耀　厲鋒整封疆　整封疆
闡揚威武容　功赫戲　洪烈炳章
邈矣帝皇世　聖吳同厥風　荒裔望清化
化恢弘　煌煌大吳　延祚永未央

右通荊門曲凡二十四句其十七句句五字四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

章洪德者言大皇帝章其大德而遠方來附也漢曲有將進酒此篇當之第九

章洪德　邁威神　感殊風　懷遠鄰
平南裔　齊海濱　越裳貢　扶南臣
珍貨充庭　所見日新

右章洪德曲凡十句其八句句三字二句句四字

從歷數者言大皇帝從籙圖之符而建大號也漢曲有有所思此篇當之第十

從歷數　於穆我皇帝　聖哲受之天
神明表奇異　建號抑皇基　聰叡協神思
德澤浸及昆蟲　浩蕩越前代　三光顯精耀
陰陽稱至治　肉角步郊畛　鳳凰棲靈圃
神龜游沼池　圖讖摹文字　黃龍覿鱗
符祥日月記　覽往以察今　我皇多嘉事
上欽昊天象　下副萬姓意　光被彌蒼生
家戶蒙惠賚　風教肅以平　頌聲章嘉喜
大吳興隆　綽有餘裕

右從歷數曲凡二十六句其一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二十二句句五字一句句六字

承天命者言上以聖德踐位道化至德盛也漢曲有芳樹此篇當之第十一

承天命　於穆聖德　三精叢象
符靈表德　巨石立　九穗植
龍金其鱗　烏赤其色　輿人歌
億夫歎息　超龍升　襲帝服
躬淳懿　體玄嘿　夙興臨朝
勞謙日昃　易簡以崇仁　放遠讒與慝
舉賢才　親近有德　均田疇
茂稼穡　審法令　定品式
考功能　明黜陟　人思自盡
惟心與力　家國治　王道直
思我帝皇　壽萬億　長保天祿
胙無極

右承天命曲凡三十四句其十九句句三字二句句五字十三句句四字

玄化者言上修文訓武則天而行仁澤流洽天下喜樂也漢曲有上邪此篇當之第十二

玄化象以天　陛下聖真　張皇綱

率遵以安民　惠澤宣流而雲布　上下睦親
君臣酣宴樂　激發弦歌揚妙新　修文籌廟勝
須時備駕巡洛津　康哉泰　四海歡忻
越與三五鄰
右玄化曲凡十三句其五句句五字二句句三字三句句四字三句句
七字
今鼓吹鐃歌詞（樂人以音聲相傳訓詁不可復解）
大竭夜烏自云何來堂吾來聲烏奚姑悟姑尊盧聖子黃尊來餯清嬰烏白日
為隨來郭吾微令吾應龍夜烏由道何來直子為烏奚如悟姑尊盧雞子聽烏
虎行為來明吾微令吾
詩則夜烏道祿何來黑洛道烏奚悟如尊爾尊盧起黃華烏伯遼為國日忠雨
令吾
伯遼夜烏若國何來日忠雨烏奚如悟姑尊盧面道康尊錄龍永烏赫赫福胙
夜音微令吾
右四解上邪曲
幾令吾幾令諸韓亂法正令吾
幾令吾諸韓從聽心令吾若里洛何來韓微令吾尊盧忌盧文盧子路子路為
路雞如文盧炯烏諸胙微令吾
幾令諸韓或公隨令吾
幾令吾幾諸或言隨令吾黑洛何來諸韓微令吾尊盧安成隨來免路路子為
吾路奚如文盧炯烏諸胙微令吾
右九解晚芝田（漢曲有遠期疑是）
幾令吾呼歷舍居執來隨咄武子邪令烏銜針相風其右其右
幾令吾呼羣議破胡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令烏臨入海相風及後
幾令吾呼無公赫吾執來隨吾咄武子邪令烏無公赫君琚立諸市始布
右三解艾張曲

鼓吹鐃歌十五篇　何承天義熙中私造

朱路篇

朱路揚和鸞　翠蓋燿金華　玄牡飾樊纓
流旌拂飛霞　雄戟辟曠塗　班劍翼高車
三軍且莫喧　聽我奏鐃歌　清鞞驚短簫
朗鼓節鳴笳　人心惟愷豫　茲音亮且和
輕風起紅塵　渟瀾發微波　逸韻騰天路
穨響結城阿　仁聲被八表　威震振九遐
嗟嗟介胄士　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　懷袞衣　東國何悲
公西歸　公西歸　流二叔
幼主既悟　偃禾復　偃禾復
聖志申　營都新邑　從斯民
從斯民　德惟明　制禮作樂
興頌聲　興頌聲　致嘉祥
鳴鳳爰集　萬國康　萬國康
猶弗已　握髮吐餐　下羣士
惟我君　繼伊周　親覩盛世
復何求

雍離篇

雍士多離心　荊民懷怨情　二凶不量德
構難稱其兵　王人銜朝命　正辭糾不庭
上宰宣九伐　萬里舉長旌　樓船掩江漬
駟介飛重英　歸德戒後夫　賈勇尚先鳴
逆徒既不濟　愚智亦相傾　雜鋒未及染

隔鄧忽已清　西川無潛鱗　北渚有奔鯨
凌威致天府　一戰夷三城　江漢被美化
宇宙歌太平　惟我東郡民　曾是深推誠

戰城南篇

戰城南　衝黃塵　丹旌電炷　鼓靁震
勍敵猛　戎馬殷　橫陳亘野　若屯雲
仗大從　應三靈　義之所感　士忘生
長劍擊　繁弱鳴　飛鏑炫晃　亂奔星
虎騎躍　華眊旋　朱火延起　騰飛煙
驍雄斬　高旗搴　長角浮叫　響清天
夷羣寇　殪逆徒　餘黎霑惠　詠來蘇
奏愷樂　歸皇都　班爵獻俘　邦國娛

巫山高篇

巫山高　三峽峻　青壁千尋
深谷萬仞　崇巖冠靈　林冥冥
山禽夜響　晨猿相和鳴　洪波迅澓
載逝載停　悽悽商旅之客　懷苦情
在昔陽九　皇綱微　李氏竊命
宣武燿靈威　蠢爾逆縱　復踐亂機
王旅薄伐　傳首來至京師　古之為國
惟德是貴　力戰而虛民　鮮不顛墜
矧乃叛戾　伊胡能遂　咨爾巴子
無放肆

上陵者篇

上陵者　相追攀　被服纖麗　振綺紈
攜童幼　升崇巒　南望城闕　鬱槃桓

王公第　通衢端　高甍華屋　列朱軒
臨濬谷　掇秋蘭　士女悠奕　映隰原
指營丘　感牛山　爽鳩既沒　景君歎
嗟歲聿　游不還　志氣衰沮　玄鬢班
野莽宿　墳土乾　顧此纍纍　中心酸
生必死　亦何怨　取樂今日　展情懽

將進酒篇

將進酒　慶三朝　備繁禮　薦嘉肴
榮枯換　霜霧交　緩春帶　命朋僚
車等旗　馬齊鑣　懷溫克　樂林濠
士失志　慍情勞　思旨酒　寄遊遨
敗德人　甘醇醪　耽長夜　或淫妖
興屢舞　厲哇謠　形傞傞　聲號呶
首既濡　志亦荒　性命夭　國家亡
嗟後生　節酣觴　匪酒辜　孰為殃

君馬篇

君馬麗且閑　揚鑣騰逸姿　駿足躡流景
高步追輕飛　冉冉六轡柔　奕奕金華暉
輕霄翼羽蓋　長風靡淑旂　願為范氏驅
雍容步中畿　豈效詭遇子　馳騁趣危機
鉛陵策良駟　造父為之悲　不怨吳坂峻
但恨伯樂稀　赦彼岐山盜　實賴韓原師
奈何漢魏主　縱情營所私　疲民甘藜藿
廄馬患盈肥　人畜貿厥養　蒼生將焉歸

芳樹篇

芳樹生北庭　豐隆正裴徊　翠穎陵冬秀

紅葩迎春開 佳人閑幽室 惠心婉以諧
蘭房掩綺幌 綠草被長階 日夕遊雲際
歸禽命同棲 皓月盈素景 涼風拂中闈
哀弦理虛堂 要妙清且悽 嘯歌流激楚
傷此碩人懷 梁塵集丹帷 微飈揚羅袿
豈怨嘉時莫 徒惜良願乖

有所思篇

有所思 思昔人 曾閔二子 善養親
和顏色 奉晨昏 至誠烝烝 通明神
鄒孟軻 爲齊卿 稱身受祿 不貪榮
道不用 獨擁楹 三徙旣辭 禮義明
飛烏集 猛獸附 功成事畢 乃更娶
哀我生 遘凶旻 幼懼荼毒 備艱辛
慈顏絕 見無因 長懷永思 託丘墳

雉子遊原澤篇

雉子遊原澤 初懷耿介心 飲啄雖勤苦
不願棲園林 古有避世士 抗志清霄岑
浩然寄卜肆 揮櫂通川陰 消搖風塵外
散髮撫鳴琴 卿相非所眄 何況於千金
功名豈不美 寵辱亦相尋 冰炭結六府
憂虞纏胸襟 當世須大度 量己不克任
三復泉流誡 自驚良已深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 衆枉不可矯 音和響必清
端影緣直表 大化揚仁風 齊人猶偃草
聖王旣已沒 誰能弘至道 開春湛柔露
代終肅嚴霜 承平貴孔孟 政斂侯申商
孝公明賞罰 六世猶克昌 李斯肆濫刑
秦氏所以亡 漢宣隆中興 魏祖寧三方
譬彼針與石 效疾故稱良 行藏非不厚
悠悠何詎央 琴瑟時未調 改弦當更張
矧乃治天下 此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臨高臺 望天衢 飄然輕舉 陵太虛
攜列子 超帝鄉 雲衣雨帶 乘風翔
肅龍駕 會瑤臺 清暉浮景 溢蓬萊
濟西海 濯洧盤 佇立雲岳 結幽蘭
馳迅風 遊炎州 願言桑梓 思舊遊
傾霄蓋 靡電旌 降彼天塗 頹窈冥
辭仙族 歸人羣 懷忠抱義 奉明君
任窮達 隨所遭 何爲遠想 令心勞

遠期篇

遠期千里客 肅駕候良辰 近命城郭友
具爾惟懿親 高門啓雙闈 長筵列嘉賓
中唐舞六佾 三廂羅樂人 簫管激悲音
羽毛揚華文 金石響高宇 絃歌動梁塵
修標多巧捷 九劍亦入神 還拊自雅調
成化由清均 主人垂隆慶 羣士樂亡身
願言聖明君 遐期保萬春

石流篇

石上流水 湔湔其波 發源幽岫
永歸長河 瞻彼逝者 歲月其偕

子在川上　惟以增懷　嗟我殷憂
載勞寤寐　遘此百罹　有志不遂
行年倏忽　長勤是嬰　永言沒世
悼茲無成　幸遇開泰　沐浴嘉運
緩帶安寢　亦又何慍　古之爲仁
自求諸己　虛情遙慕　終於徒已

聖人制禮樂一篇巾舞歌一篇按景祐廣樂記言字訛謬聲辭雜書宋鼓吹鐃歌辭四篇舊史言詁不可解漢鼓吹鐃歌十八篇按古今樂錄皆聲辭豔相雜不可復分

宋書卷二十二

宋書卷二十二考證

樂志四靈芝篇伯瑜年七十采衣以娛親○伯瑜一本作伯俞臣贊按困學紀聞引陳思王此二語云人但知老萊子之事而不知伯瑜顧老萊子伯瑜是否兩人亦無可考也

孟冬篇鐘鼎位無餘○曹植集作鼎鐘酺無餘

碣石篇○臣承蒼按此曲辭卽前二十一卷所載步出夏門行四解之一乃魏武帝作

芳樹曲妬人之子愁殺人○妬一本作如

漢第五曲翁離今第五曲舊邦○翁晉書作雍臣承蒼按晉鼓吹歌曲內有時運多一篇題曰古擁離行擁與雍通作翁誤也

靈之祥篇吳寇勁○勁晉書作叛

宜受命篇亮乃震死天下寧○死傳集作斃晉書寧上有安字

征遼東篇淵既授首○淵晉書作公孫傳集同臣承蒼按晉書成於唐太宗避高祖諱故稱公孫後人校刻傳集復據晉書改竄作淵也

宣輔政篇雲澤兩施○澤晉書作行

景龍飛篇聰鑑玄發○發字晉書及傳集皆作察

平玉衡篇嘉成洪業○成晉書傳集皆作我

文皇統百揆篇武將鎮四隅○諸本俱作武臺鎮四嵎今據晉書傳集改正

惟庸蜀篇腹心同獻貝圖○晉書無同字

天序篇天序句應曆受禪句○晉書天序曆爲一句應受禪爲一句

仲秋獮田篇虞揚猶周尙父從天以殺伐○晉書無周字又從作順

從天道○晉書作順天道臣承蒼按沈約仕齊作宋書其後復顯於梁武帝父名順之故凡順字皆改爲從其有仍用順字者殆傳寫之誤也

從天道篇三時亦講武事○亦晉書作示以三時示爲句

又將如虎惟虓虎○晉書如字下有彪字

又受茲百祿嘉嘏年○嘉晉書作壽

唐堯篇拔圖按先籍有其體聲○晉書體字下有液字臣承耆按原文當有液字後人疑此二句韻不諧故去一液字以體字合於上文緇衡矜陵等字爲一韻不知古人詩歌凡今庚青部之字皆不與蒸部同用若存此液字則與上句籍字別爲一韻更合也

秋風曲志士思立功○一本複思立功三字

君馬篇顧爲范氏驅雖容步中鍛豈效詭遇子馳騁趣危機○臣承耆按范氏二字疑作範我與下文詭遇相對觀第十曲有所思篇直述孟子爲齊卿事可見其用意所在

上邪篇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臣承耆按漢鼓吹鐃歌其第十二曲曰上邪本無意義邪字大約與耶同是語助辭繆襲傳元盡更其名雖依漢曲次第而辭旨各殊第十二曲皆不用上邪二字至何承天作直以爲上下之上邪正之邪其雍離一篇或作擁離亦無意義何承天直以爲雍州之雍離合之離首云雍士多離心然則古人作樂府莘各以其意爲之非有定式古今樂錄雖言所以製曲之意後之作者亦不盡拘若其音節則益不可攷矣

宋書卷二十二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十三

天文一

言天者有三家一曰宣夜二曰蓋天三曰渾天而天之正體經無前說馬書班志又闕其文漢靈帝議郎蔡邕於朔方上書曰論天體者三家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惟渾天僅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而具天地之形以正黃道占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百世不易之道也官有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而不論本欲寢伏儀下思惟微意按度成數以著篇章罪惡無狀投畀有北灰滅兩絕勢路無由宣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時閹官用事邕議不行漢末吳人陸績善天文始推渾天意王蕃者廬江人吳時爲中常侍善數術傳劉洪乾象曆依乾象法而制渾儀立論考度曰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外猶㲉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紘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日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日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已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求之各有同異故諸家曆法參差不齊洛書甄燿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一度爲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啻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衆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也鄭玄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日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邪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勾股法言之傍萬五千里句也立八萬里股也從日邪射陽城弦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燿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三百三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

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分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間相去二十四度以兩儀推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自相違背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爲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四分分之三也御史中丞何承天論渾象體曰詳尋前說因觀渾儀研求其意有以悟天形正圓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東暘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莊子又云北溟之魚化而爲鳥將徙於南溟斯亦古之遺記四方皆水證也四方皆水謂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於金是故百川發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歸於注海日爲陽精光耀炎熾一夜入水所經燋竭百川歸注足於補復故旱不爲減浸不爲益徑天之數蕃說近之太中大夫徐爰曰渾儀之制未詳厥始王蕃言虞書稱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玄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羲和氏之舊器歷代相傳謂之璣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璣衡之意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玄有贍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蕃之所云如此夫候審七曜當以運行爲體設器擬象焉得定其盈縮推斯而言未爲通論設使唐虞之世已有渾儀涉歷三代以爲定准後世聿遵孰敢非革而三天之儀紛然莫辯至揚雄方難蓋通渾張衡爲太史令乃鑄銅制範衡傳云其作渾天儀考步陰陽最爲詳密故知自衡以前未有斯儀矣蕃又云渾天遭秦之亂師徒喪絕而失其文惟渾天儀尚在候臺案既非舜之璇玉又不載今儀所造以緯書爲穿鑿鄭玄爲博實偏信無據未可承用夫璇玉貴美之名璣衡詳細之目所以先儒以爲北斗七星天綱運轉聖人仰觀俯察以審時變焉史臣案設器象定其恆度合之則吉失之則凶以之占察有何不可渾

文廢絕故有宣蓋之論其術並疎故後人莫述揚雄法言云或人問渾天於雄雄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幾乎莫之違也若問天形定體渾儀疎密則雄應以渾儀答之而舉此三人以對者則知此三人制造渾儀以圖晷緯問者蓋渾儀之疎密非問渾儀之淺深也以此而推則西漢長安已有其器矣將由喪亂亡失故衡復鑄之乎王蕃又記古渾儀天度并張衡改制之文則知斯器非衡始造明矣衡所造渾儀傳至魏晉中華覆敗沈沒戎虜績蕃舊器亦不復存晉安帝義熙十四年高祖平長安得衡舊器儀狀雖舉不綴經星七曜文帝元嘉十三年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少周一丈八尺二寸六分少地在天內立黃赤二道南北二極規二十八宿北斗極星五分爲一度置日月五星於黃道之上置立漏刻以水轉儀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十七年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安二十八宿中外宮以白黑珠及黃三色爲三家星日月五星悉居黃道蓋天之術云出周公旦訪之殷商蓋假託之說也其書號曰周髀髀者表也周天之數也其術云天如覆蓋地如覆盆地中高而四隤日月隨天轉運隱地之高以爲晝夜也天地相去凡八萬里天地之中高於外衡六萬里地上之高高於天之外衡二萬里也或問蓋天於揚雄揚雄曰蓋哉蓋哉難其八事鄭玄又難其二事爲蓋天之學者不能通也劉向五紀說夏曆以爲列宿日月皆西移列宿疾而日次之月宿遲故日與列宿昏俱入西方後九十一日是宿在北方又九十一日是宿在東方九十一日在南方此明日行遲於列宿也月生三日日入而月見西方至十五日日入而月見東方將晦日未出乃見東方以此明月行之遲於日而皆西行也向難之以鴻範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疾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遲不敢進也星辰西行史官謂之逆行此三說夏曆皆違之迹其意好異者之所作也晉成帝咸康中會稽虞喜造安天論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地有居靜之體天有常安之形論其大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不同之義也喜族祖河閒太守聳又立穹天論云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乎元氣之上而吳太常姚信造昕天論曰嘗覽漢

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欲以推日之長短信以太極處二十八宿之中央雖有遠近不能相倍今昕天之說以爲冬至極低而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而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而天運近北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炎熱也極之立時日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也極之低時日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也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按此說應作軒昂之軒而作昕所未詳也凡三說皆好異之談失之遠矣凡天文經星常宿中外宮前史已詳今惟記魏文帝黃初以來星變爲天文志以續司馬彪云

魏文帝黃初三年九月甲辰客星見太微左掖門內占曰客星出太微國有兵喪十月孫權叛命帝自南征前驅臨江破其將呂範等是後累有征役七年五月文帝崩

黃初四年二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十二月丙子月又犯心大星占曰心爲天王王者惡之七年五月文帝崩

黃初四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五年十一月辛卯太白又晝見案劉向五紀論曰太白少陰弱不得專行故以己未爲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則晝見其占爲兵爲喪爲不臣爲更王強國弱小國強是日孫權受魏爵號而稱兵距守七年五月文帝崩八月吳遂圍江夏寇襄陽魏江夏太守文聘固守得全大將軍司馬懿救襄陽斬吳將張霸

黃初四年十一月月暈北斗占曰有大喪赦天下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黃初五年十月歲星入太微逆行積百三十九日乃出占曰五星入太微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一曰有赦至七年五月文帝崩明帝即位大赦天下

黃初六年五月十六日壬戌熒惑入太微至二十六日壬申與歲星相及俱犯右執法至二十七日癸酉乃出占曰從右入三十日以上人主有大憂又日月五星犯左右執法大臣有憂一曰執法者誅金火尤甚十一月皇子東陽武王鑒薨七年正月驃騎將軍曹洪免爲庶人四月征南大將軍夏侯尚薨五月文帝崩蜀記稱明帝問黃權曰天下鼎立何地爲正對曰當驗天文往熒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吳蜀無事此其徵也案三國史並無熒惑守心之文宜是入太微

黃初六年十月乙未有星孛于少微歷軒轅案占孛彗異狀其殃一也爲兵喪除舊布新之象餘災不盡爲旱凶飢暴疾長大見久災深短小見速災淺是時帝軍廣陵辛丑親御甲冑跨馬觀兵明年五月文帝崩

魏明帝太和四年十一月壬戌太白犯歲星占曰太白犯五星有大兵犯列宿爲小兵五年三月諸葛亮以大衆寇天水遣大將軍司馬懿距邊

太和五年月熒惑犯房占曰房四星股肱臣將相位也月五星犯守之將相有憂七月車騎將軍張郃追諸葛亮爲其所害十二月太尉華歆薨

太和五年十一月乙酉月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十二月甲辰月犯鎮星占曰女主當之六年三月乙亥月又犯軒轅大星青龍二年十一月乙丑月又犯鎮星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遂歷八十餘日恆見占曰吳有兵明年孫權遣張彌等將兵萬人錫授公孫淵爲燕王淵斬彌等虜其衆

太和六年十一月丙寅有星孛于翼近太微上將星占曰爲兵喪甘氏曰孛彗所當之國是受其殃翼又楚分孫權封略也明年權有遼東之敗權又向合肥新城追全琮征六安皆不克下吳又明年諸葛亮入秦川據渭南司馬懿距之孫權遣陸議諸葛瑾等屯江夏口孫韶張承等向廣陵淮陽權以大衆圍新城以應亮於是帝自東征權及諸將乃退太和六年十二月陳王植薨青龍元年夏北海王蕤薨三年正月太后郭氏崩

明帝青龍二年二月己未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有大戰是年四月諸葛亮據渭南吳亦起兵應之魏東西奔命九月亮卒軍退將帥分爭爲魏所破案占太白所犯在南南國敗在北北國敗此宜在熒惑南也

青龍二年三月辛卯月犯輿鬼輿鬼主斬殺占曰民多病國有憂又有大臣憂是年夏大疫冬又大病至三年春乃止正月太后郭氏崩四年五月司徒董昭

薨

青龍二年五月丁亥太白晝見積三十餘日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是時諸葛亮據渭南司馬懿與相持孫權寇合肥又遣陸議孫韶等入淮沔帝親東征蜀本秦地則爲秦晉及楚兵悉起應占

青龍二年七月己巳月犯楗閉占曰天子崩又爲火災三年七月崇華殿災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龍二年十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爲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孫淵叛二年正月遣司馬懿討之三年正月明帝崩

蜀後主建興十二年諸葛亮帥大衆伐魏屯于渭南有長星赤而芒角自東北西南流投亮營三投再還往大還小占曰兩軍相當有大流星來走軍上及墜軍中者皆破敗之徵也九月亮卒于軍營而退羣帥交惡多相誅殘

魏明帝青龍三年六月丁未鎮星犯井鉞四年閏四月乙巳復犯戊戌太白又犯占曰凡月五星犯井鉞悉爲兵起一曰斧鉞用大臣誅景初元年公孫淵叛司馬懿討滅之

青龍三年七月己丑鎮星犯東井四年三月癸卯在參又還犯之占曰鎮星入井大人憂行近距爲行陰其占大水五穀不成景初元年夏大水傷五穀九月皇后毛氏崩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龍三年十月壬申太白晝見在尾歷二百餘日恆見占曰尾爲燕燕臣強有兵

青龍四年三月己巳太白與月俱加丙晝見月犯太白景初元年七月辛卯太白又晝見積二百八十餘日占悉同上是時公孫淵自立爲燕王署置百官發兵距守遣司馬懿討滅之

青龍三年十二月戊辰月犯鉤鈐占曰王者憂景初三年正月明帝崩

青龍四年五月壬寅太白犯畢左股第一星占曰畢爲邊兵又主刑罰九月涼州塞外胡阿畢師侵犯諸國西域校尉張就討之斬首捕虜萬許人

青龍四年七月甲寅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景初元年皇后毛氏崩

青龍四年十月甲申有星孛于大辰長三尺乙酉又孛于東方十一月己亥彗星見犯宦者天紀星占曰大辰爲天王天下有喪劉向五紀論曰春秋星孛于東方不言宿者不加宿也宦者在天市爲中外有兵天紀爲地震孛彗主兵喪景初元年六月地震九月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走之皇后毛氏崩二年正月討公孫淵三年正月明帝崩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乙酉月犯房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七月司徒陳矯薨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

景初元年十月丁未月犯熒惑占曰貴人死二年四月司徒韓暨薨八月公孫淵滅

景初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距星又犯中央大星五月己亥又犯心距星及中央大星閏月癸丑月又犯心中央大星按占大星爲天王前爲太子後爲皇子犯大星王者惡之犯前星太子有憂犯後星庶子有憂三年正月帝崩太子立卒見廢爲齊王正始四年秦王詢薨

景初二年八月彗星見張長三尺逆西行四十一日滅占曰爲兵喪張周分野洛邑惡之其十月斬公孫淵明年正月明帝崩

景初二年十月甲午月犯箕占曰軍將死正始元年四月車騎將軍黃權薨

景初二年司馬懿圍公孫淵於襄平八月丙寅夜有大流星長數十丈色白有芒鬣從首山北流墜襄平城東南占曰圍城而有流星來走城上及墜城中者破又曰星墜當其下有戰場又曰凡星所墜國易姓九月淵突圍走至星墜所被斬屠城阬其衆

景初二年十月癸巳客星見危逆行在離宮北騰蛇南甲辰犯宗星己酉滅占曰客星所出有兵喪虛危爲宗廟又爲墳墓客星近離宮則宮中將有大喪就先君於宗廟皆王者崩殞之象也三年正月明帝崩正始二年五月吳將朱然圍樊城司馬懿率衆距卻之

魏齊王正始元年四月戊午月犯昴東頭第一星其年十月庚寅月又犯昴北頭第四星占曰犯昴胡不安二年六月鮮卑阿妙兒等寇西方燉煌太守王延

斬之并二千餘級三年又斬鮮卑大帥及千餘級

正始元年十月乙酉彗星見西方在尾長三丈拂牽牛犯太白十一月甲子進犯羽林占曰尾爲燕又爲吳牛亦吳越之分太白爲上將羽林中軍兵吳越有兵喪中軍兵動二年五月吳將全琮寇芍陂朱然圍樊城諸葛瑾入沮中吳太子登卒六月司馬懿討諸葛恪於皖恪焚積聚棄城走三年太尉滿寵薨

正始二年九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北星西北星主金三年二月丁未又犯西南星西南星主布帛占曰有錢令一曰大臣憂三年三月太尉滿寵薨四年正月帝加元服賜羣臣錢各有差

正始四年十月十一月月再犯井鉞是月司馬懿討諸葛恪恪棄城走五年三月曹爽征蜀

正始五年十一月癸巳鎮星犯亢距星占曰諸侯有失國者嘉平元年曹爽兄弟誅

正始六年八月戊午彗星見七星長二尺色白進至張積二十三日滅七年十一月癸亥又見軫長一尺積百五十六日滅九年三月又見昴長六尺色青白芒西南指七月又見翼長二尺進至軫積四十二日滅按占七星張周分野翼軫爲楚昴爲趙魏彗所以除舊布新主兵喪也嘉平元年司馬懿誅曹爽兄弟及其黨與皆夷族京師嚴兵實始翦魏三年誅楚王彪又襲王凌於淮南淮南東楚也幽魏諸王于鄴

正始七年七月丁丑月犯左角占曰天下有兵將軍死九年正月辛亥月犯亢南星占曰兵起一曰軍將死七月乙亥熒惑犯畢距星占曰有邊兵一曰刑罰用嘉平元年曹爽等誅三年王凌等又誅

正始九年七月癸丑鎮星犯楗閉占曰王者不宜出宮下殿明年車駕謁陵司馬懿奏誅曹爽等天子野宿於是失勢

魏齊王嘉平元年六月壬戌太白犯東井距星二年三月己未又犯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四月辛巳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一曰兵起三年七月王凌與楚王彪有謀皆伏誅人主遂卑吳主孫權赤烏十三年五月日北至熒惑逆行入南斗七月犯魁第二星而東漢晉春秋云逆行按占熒惑入南斗三月吳王死一曰熒惑逆行其地有死君太元二年權薨是其應也故國志書於吳而不書於魏也是時王凌謀立楚王彪謂斗中有星當有暴貴者以問知星人浩詳詳疑有故欲說其意不言吳有死喪而言淮南楚分吳楚同占當有王者興故凌計遂定

魏齊王嘉平二年十月丙申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大臣憂三年四月戊寅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一曰國有憂五月王凌楚王彪等誅七月皇后甄氏崩

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距星占曰將軍死一曰爲兵是月王凌誅四年三月吳將朱然朱異爲寇鎮東將軍諸葛誕破走之

嘉平三年七月己巳月犯輿鬼九月乙己又犯四年十一月丁未又犯鬼積尸五年七月丙午月又犯鬼西北星占曰國有憂正元元年李豐等誅皇后張氏廢九月帝廢爲齊王

齊王嘉平三年十月癸未熒惑犯亢南星占曰大臣有亂正元元年二月李豐等謀亂誅

嘉平三年十一月癸未有星孛于營室西行積九十日滅占曰有兵喪室爲後宮後宮且有亂四年三月丁酉彗星見西方在胃長五六丈色白芒南指貫參積二十日滅五年十一月彗星又見軫長五丈在太微左執法西東南指積百九十日滅按占胃兗州之分參白虎主兵太微天子廷執法爲執政孛彗爲兵除舊布新之象正元元年二月李豐豐弟兗州刺史翼后父光祿大夫張緝等謀亂皆誅皇后亦廢九月帝廢爲齊王高貴鄉公代立

嘉平五年六月庚辰月犯箕占曰軍將死正元元年正月鎮東將軍毌丘儉反兵敗死

嘉平五年六月戊午太白犯角占曰羣臣謀不成正元元年李豐等謀泄悉誅

嘉平五年七月月犯井鉞正元元年二月李豐等誅蜀將姜維攻隴西車騎將軍郭淮討破之

嘉平五年十一月癸酉月犯東井距星占曰軍將死至六年正月鎮東將軍豫州刺史毋丘儉前將軍揚州刺史文欽反被誅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十一月有白氣出斗側廣數丈長竟天王肅曰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二年正月毋丘儉等據淮南以叛大將軍司馬師討平之案占蚩尤旗見王者征伐四方自後又征淮南西平巴蜀是歲吳王孫亮五鳳元年斗牛吳越分案占有兵喪除舊布新之象也太平三年孫綝盛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孫休代立是其應也故國志又書於吳由是淮南江東同揚州地故于時變見吳楚之分則魏之淮南多與吳同災是以毋丘儉以孛爲己應遂起兵而敗又其應也後三年即魏甘露二年諸葛誕又反淮南吳遣朱異救之及城陷誕衆吳兵死沒各數萬人猶前長星之應也

高貴鄉公正元二年二月戊午熒惑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占曰羣臣有家坐罪者甘露元年諸葛誕族滅

吳孫亮太平元年九月壬辰太白犯南斗吳志所書也占曰太白犯斗國有兵大臣有反者其明年諸葛誕反又明年孫綝廢亮吳魏並有兵事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七月乙卯熒惑犯井鉞壬戌月又犯鉞星二年八月壬子歲星犯井鉞九月庚寅歲星又逆行乘鉞星三年諸葛誕夷滅

甘露元年八月辛亥月犯箕占曰軍將死九月丁巳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二年諸葛誕誅

甘露二年六月己酉月犯心中央大星景元元年五月高貴鄉公敗

甘露二年十月丙寅太白犯亢距星占曰廷臣爲亂人君憂景元元年有成濟之變

甘露二年十一月彗星見角色白占曰彗見兩角閒色白者軍起不戰邦有大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帥左右兵襲晉文王未交戰爲成濟所害

甘露三年三月庚子太白犯東井占曰國失政大臣爲亂是夜歲星又犯東井占曰兵起至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

甘露三年八月壬辰歲星犯輿鬼質星占曰斧質用大臣誅甘露四年四月甲申歲星又犯輿鬼東南星占曰鬼東南星主兵木入鬼大臣誅景元元年高貴鄉公敗殺尚書王經

甘露四年十月丁丑客星見太微中轉東南行歷軫宿積七日滅占曰客星出太微有兵喪景元元年高貴鄉公被害

魏陳留王景元元年二月月犯建星案占月五星犯建星大臣相譖是後鍾會鄧艾破蜀會譖艾遂皆夷滅

景元二年四月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有大憂又曰大臣憂後四年鄧艾鍾會皆夷滅五年帝遜位

景元三年十一月壬寅彗星見亢色白長五丈轉北行積四十五日滅占爲兵喪一曰彗見亢天子失德四年鍾會鄧艾伐蜀克之會艾反亂皆誅魏遜天下

景元四年六月大流星二並如斗見西方分流南北光照隆隆有聲案占流星爲貴使大者使大是年鍾鄧克蜀二星蓋二帥之象二帥相背又分流南北之應鍾會既叛三軍憤怒隆隆有聲兵將怒之徵也

景元四年十月歲星守房占曰將相有憂一曰有大赦明年正月太尉鄧艾司徒鍾會並誅滅特赦益土咸熙二年秋又大赦

陳留王咸熙二年五月彗星見王良長丈餘色白東南指積十二日滅占曰王良天子御駟彗星掃之禪代之表除舊布新之象白色爲喪王良在東壁宿又幷州之分也八月晉文王薨十二月帝遜位于晉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丙戌彗星見軫青白色西北行又轉行占曰爲兵喪軫又楚分也三月皇太后王氏崩十月吳將施績寇江夏萬彧寇襄陽後將軍田璋荊州刺史胡烈等破却之

太始四年七月星隕如雨皆西流占曰星隕爲民叛西流吳民歸晉之象也二年吳夏口督孫秀率部曲二千餘人來降

太始五年九月有星孛於紫宮占如上紫宮天子內宮十年武元楊皇后崩

太始十年十二月有星孛于軫占曰天下兵起軫又楚分也咸寧二年六月星孛于氐占曰天子失德易政氐又兗州分七月星孛大角大角爲帝坐八月星

孛太微至翼北斗三台占曰太微天子廷大人惡之一曰有徙王翼又楚分也北斗主殺罰三台為三公三年星孛于胃胃徐州分四月星孛女御女御為後宮五月又孛于東方七月星孛紫宮占曰天下易主五年三月星孛于柳占曰外臣陵主柳又三河分也大角太微紫宮女御竝為王者明年吳亡是其應也孛主兵喪征吳之役三河徐兗之兵悉出交戰於吳楚之地吳丞相都督以下梟戮十數偏裨行陣之徒馘斬萬計皆其徵也春秋星孛北方則齊魯晉鄭陳宋莒之君竝受殺亂之禍星孛東方則楚滅陳三家田氏分篡齊晉漢文帝末星孛西方後吳楚七國誅滅案太始末至太康初災異數見而晉氏隆盛吳實滅天變在吳可知矣昔漢三年星孛大角項籍以亡漢氏無事此項氏主命故也吳晉之時天下橫分大角孛而吳亡是與項氏同事後學皆以咸寧災為晉室非也

晉武帝咸寧四年四月蚩尤旗見案星傳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漢武帝時見長竟天獻帝時又見長十餘丈皆長星也魏高貴時則為白氣案校衆記是歲無長星宜又是異氣後二年傾三方伐吳是其應至武帝崩天下兵又起遂亡諸夏

咸寧四年九月太白當見不見占曰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必有死王之墓又有亡國是時羊祜表求伐吳上許之五年十一月兵出太白始夕見西方太康元年三月大破吳軍孫晧面縛請死吳國遂亡

晉武帝太康二年八月有星孛于張占曰為兵喪周分野災在洛邑十一月星孛軒轅占曰後宮當之四年三月戊申星孛于西南四年三月癸丑齊王攸薨四月戊寅任城王陵薨五月己亥瑯邪王伷薨十一月戊午新都王該薨

太康八年三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太熙元年四月乙酉武帝崩

太康八年九月星孛于南斗長數十丈十餘日滅占曰斗主爵祿國有大憂一曰孛于斗王者疾病臣誅其父天下易政大亂兵起太熙元年四月客星在紫宮占曰為兵喪太康末武帝耽宴遊多疾病是月乙酉帝崩永平元年賈后誅楊駿及其黨與皆夷三族楊太后亦見殺是年又誅汝南王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王室兵喪之應

宋書卷二十三

宋書卷二十三考證

天文志一減甄耀度考異鄰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臣丞祚按照算應五十五萬八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

又作小渾天徑二尺二寸周六尺六寸以分爲一度○臣丞祚按以分爲一度則周不應六尺六寸分字上必有遺字

嘉平三年五月甲寅月犯距星○距上當有脫字

魏高貴時則爲白氣○貴字下遺鄉公二字

宋書卷二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十四

天文二

晉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天西北大裂按劉向說天裂陽不足地動陰有餘是時人主拱默婦后專制

元康三年四月熒惑守太微六十日占曰諸侯三公謀其上必有斬臣一曰天子亡國是春太白守畢至是百餘日占曰有急令之憂一曰相亡又爲邊境不安是年鎮歲太白三星聚于畢昴占曰爲兵喪畢昴趙地也後賈后陷殺太子趙王廢后又殺之斬張華裴頠遂篡位廢帝爲太上皇天下從此遘亂連禍

元康五年四月有星孛于奎至軒轅太微經三台大陵占曰奎爲魯又爲庫兵軒轅爲後宮太微天子廷三台爲三司大陵有積屍死喪之事明年武庫火西羌反後五年司空張華遇禍賈后廢死魯公賈謐誅又明年趙王倫篡位於是三王興兵討倫士民戰死十餘萬人

元康六年六月丙午夜有枉矢自斗魁東南行按占曰以亂伐亂北斗主執殺出斗魁居中執殺者不直象也十月太白晝見後趙王殺張裴廢賈后以理太子之寃因自篡盜以至屠滅以亂伐亂兵喪臣彊之應也

元康九年二月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八月熒惑入羽林占曰禁兵大起後二年惠帝見廢爲太上皇俄而三王起兵討倫倫悉遣中軍兵相距累月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妖星見南方中台星坼太白晝見占曰妖星出天下大兵將起台星失常三公憂太白晝見爲不臣是月賈后殺太子趙王倫尋廢殺后及司空張華又廢帝自立於是三王並起迭總大權

永康元年五月熒惑入南斗占曰宰相死兵大起斗又吳分也是時趙王倫爲相明年篡位三王興師誅之太安二年石冰破揚州

永康元年八月熒惑入箕占曰人主失位兵起十二月彗出牽牛之西指天市占曰牛者七政始彗出之改元易號之象也天市一名府一名天子旗帝座在其中明年趙王篡位改元尋爲大兵所滅

永康二年二月太白出西方逆行入東井占曰國失政臣爲亂四月彗星見齊分占曰齊有兵喪是時齊王冏起兵討趙王倫倫滅冏擁兵不朝專權淫侈明年誅死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正月至于閏月五星互經天星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者爲經天其占爲不臣爲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石氏說曰辰星晝見其國不亡則大亂是後台鼎方伯互秉大權二帝流亡遂至六夷彊迭據華夏亦載籍所未有也

永寧元年五月太白晝見占同前條七月歲星守虛危占曰木守虛危有兵憂一曰守虛飢守危徭役煩下屈竭辰星入太微占曰爲內亂一曰羣臣相殺太白守右掖門占曰爲兵爲亂賊八月戊午鎮星犯左執法又犯上相占曰上相憂熒惑守昴占曰趙魏有災辰星守輿鬼占曰秦有災九月丁未月犯左角占曰人主憂一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

二年四月癸酉歲星晝見占曰爲臣彊十月熒惑太白鬬于虛危占曰大兵起破軍殺將虛危又齊分也十二月熒惑襲太白于營室占曰天下兵起亡君之戒一曰易相初齊王冏定京都因留輔政遂專慠無君是月成都河間檄長沙王乂討之冏乂交戰攻焚宮闕冏兵敗夷滅又殺其兄上軍將軍寔以下二十餘人太安二年成都攻長沙於是公私飢困百姓力屈

晉惠帝太安二年二月太白入昴占曰天下擾兵大起三月彗星見東方指三台占曰兵喪之象三台爲三公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國亂是秋太白守太微上將占曰上將將以兵亡是年冬成都河間攻洛陽三年正月東海王越執長沙王乂張方又殺之

太安二年八月長沙王奉帝出距二王庚午舍于玄武館是日天中裂爲二有聲如雷三占同元康臣下專僭之象也是時長沙王擅權後成都河間東海又迭專威命是其應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辛巳有星晝隕中天北下有聲如雷按占名曰營首營首所

在下有大兵流血明年劉淵石勒攻略并州多所殘滅王浚起燕代引鮮卑攻
掠鄴中百姓塗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太安二年十一月庚辰歲星入月中占曰國有逐相十二月壬寅太白犯月占
曰天下有兵太安三年正月己卯月犯太白占同青龍熒惑入南斗占同永康
是月熒惑又犯歲星占曰有大戰七月左衛將軍陳矅率衆奉帝伐成都六軍
敗績兵逼乘輿九月王浚又攻成都于鄴鄴潰成都王由是喪亡帝還洛張方
脅如長安是時天下盜賊羣起張昌尤盛後二年惠帝崩
晉惠帝永興元年五月客星守畢占曰天子絶嗣一曰大臣有誅七月庚申太
白犯角亢經房心歷尾箕九月入南斗占曰犯角天下大戰犯亢有大兵人君
憂入房心爲兵喪犯尾將軍與民人爲變犯箕女主憂一曰天下亂入南斗有
兵喪一曰將軍爲亂其所犯守又兗豫幽冀揚州之分也是年七月蕩陰之役
九月王浚殺幽州刺史和演攻鄴鄴潰於是兗豫爲天下兵衝陳敏又亂揚土
劉淵石勒李雄等並起微賤跨有州郡皇后羊氏數被幽廢光熙元年惠帝崩
終無繼嗣
永興元年七月乙丑星隕有聲二年十月星又隕有聲按劉向說民去其土之
象也是後遂亡中夏
永興元年十二月壬寅夜赤氣亘天砰隱有聲二年十月丁丑赤氣見在北方
東西竟天占曰並爲大兵砰隱有聲怒之象也是後四海雲擾九服交兵
永興二年四月丙子太白犯狼星占曰大兵起九月歲星守東井占曰有兵井
又秦分也是年苟晞破公師藩張方破范陽王虓關西諸將攻河閒王顒顒奔
走東海王迎殺之
永興二年八月星孛于昴畢占曰爲兵喪昴畢又趙魏分也十月丁丑有星孛
于北斗占曰璿璣更授天子出走又曰彊國發兵諸侯爭權是後皆有其應明
年惠帝崩
晉惠帝光熙元年四月太白失行自翼入尾箕占曰太白失行而北是謂返生
不有破軍必有屠城五月汲桑攻鄴魏郡太守馮嵩出戰大敗桑遂害東燕王
騰殺萬餘人焚燒魏時宮室皆盡
光熙元年五月枉矢西南流占曰以亂伐亂之象也是時司馬越西破河閒奉
迎大駕尋收繆胤何綏等肆其無君之心天下惡之死而石勒焚其屍柩是其
應也
光熙元年九月丁未熒惑守心占曰王者惡之己亥塡星守房心又犯歲星占
曰塡守房多禍喪守心國內亂天下赦又曰塡與歲合爲內亂是時司馬越秉
權終以無禮破滅內亂之應也十一月惠帝崩懷帝卽位大赦天下
光熙元年十二月癸未太白犯塡星占曰爲內兵有大戰是後河閒王爲東海
王越所殺明年正月東海王越殺諸葛玫等五月汲桑破馮嵩殺東燕王八月
苟晞大破汲桑
光熙元年十二月甲申有白氣若虹中天北下至地夜見五日乃滅占曰大兵
起明年王彌起青徐汲桑亂河北毒流天下
孝懷帝永嘉元年九月辛卯有大星自西南流于東北小者如斗相隨天盡赤
聲如雷占曰流星爲貴使是年五月汲桑殺東燕王騰遂據河北十一月始遣
和郁爲征北將軍鎭鄴而田甄等大破汲桑斬于樂陵於是以甄爲汲郡太守
弟蘭鉅鹿太守小星相隨小將別帥之象也司馬越忿魏郡以東平原南皆黨
於桑悉以賞甄等於是侵略赤地有聲如雷怒之象也
永嘉元年十二月丁亥星流震散案劉向說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
庶民之類此百官庶民將流散之象也是後天下大亂百官萬民流移轉死矣
永嘉二年正月庚午太白伏不見二月庚子始晨見東方是謂當見不見占同
上條其後破軍殺將不可勝數帝崩虜庭中夏淪覆
永嘉三年正月庚子熒惑犯紫微占曰當有野死之王又爲火燒宮是時太史
令高堂沖奏乘輿宜遷幸不然必無洛陽五年六月劉曜王彌入京都燒宮廟
帝崩于平陽
永嘉三年鎭星久守南斗占曰鎭星所居者其國有福是時安東琅邪王始有
揚土其年十一月地動陳卓以爲是地動應也

永嘉三年十二月乙亥有白氣如帶出東南北方各二起地至天貫參伐占曰天下大兵起四年三月司馬越收繆胤繆播等又三方雲擾攻戰不休五年三月司馬越死於寧平城石勒攻破其衆死者十餘萬人六月京都焚滅帝劫虜庭

永嘉五年十月熒惑守心後二年帝崩于虜庭

永嘉六年七月熒惑歲星填星太白聚牛女之間裴回進退按占曰牛女揚州分是後兩都傾覆而元帝中興揚土是其應也

愍帝建武元年五月癸未太白熒惑合於東井占曰金火合曰爍爲喪是時帝雖劫于平陽天下猶未敢居其虛位災在帝也六月丁卯太白犯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廷王者惡之七月愍帝崩于寇庭天下行服大臨

晉元帝太興元年七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吳越有兵大人憂二年二月甲申熒惑犯東井占曰兵起貴臣相戮八月己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後宮憂乙未太白犯歲星在翼占曰爲兵亂三年四月壬辰枉矢出虛危沒翼軫占曰枉矢所觸天下之所伐翼軫荊州之分也五月戊子太白入太微又犯上將占曰天子自將上將誅六月丙辰太白與歲星合于房占曰爲兵饑九月太白犯南斗占同元年十月己亥熒惑在東井居五諸侯南躑躅留止積三十日占曰熒惑守井二十日以上大人憂守五諸侯諸侯有誅者十二月己未太白入月在斗郭景純曰月屬坎陰府法家也太白金行而來犯之天意若曰刑理失中自毀其法也四年十二月丁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曰其國兵饑民流亡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荊之衆來攻京都六軍距戰敗績於是殺護軍將軍周顗尚書令刁協驃騎將軍劉隗出奔四月又殺湘州刺史譙王承鎮南將軍甘卓閏十二月元帝崩閒一年敦亦梟夷枉矢觸翼之應也十月石他入豫州略城父鉅二縣民以北刺史祖約遣軍追之爲其所沒遂退守壽春

明帝太寧三年正月熒惑逆行入太微占曰爲兵喪王者惡之閏八月帝崩咸和二年蘇峻反攻宮室太后以憂逼崩天子幽劫于石頭遠近兵亂至四年乃息

成帝咸和四年七月有星孛于西北二十三日滅占曰爲兵亂十二月郭默殺江州刺史劉胤荊州刺史陶侃討默明年斬之是時石勒又始僭號

咸和六年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一曰有大赦是月胡賊殺略婁武進二縣民於是遣戍中洲明年胡賊又略南沙海虞民是年正月大赦伐淮南討襄陽平之

咸和六年十一月熒惑守胃昴占曰趙魏有兵八年七月石勒死石虎自立多所殘滅是時雖勒虎僭號而其强弱常占於昴不關太微紫宮也

咸和八年三月己巳月入南斗與六年占同其年七月石勒死彭彪以譙石生以長安郭權以秦州並歸從於是遣督護高球率衆救彪彪敗球退又石虎石斌攻滅生權咸康元年正月大赦

咸和八年七月熒惑入昴占曰胡王死石虎多所攻滅八月月犯昴占曰胡不安九年六月月又犯昴是時石弘雖襲勒位而石虎擅威暴横十月廢弘自立遂幽殺之

咸和九年三月己亥熒惑入輿鬼犯積屍占曰兵在西北有沒軍死將四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郭權始以秦州歸從尋爲石斌所滅徙其衆於青徐

晉成帝咸康元年二月己亥太白犯昴占曰兵起歲大旱四月石虎掠騎至歷陽朝廷慮其衆也加司徒王導大司馬治兵動衆又遣慈湖牛渚蕪湖三戍五月乃罷是時胡賊又圍襄陽征西將軍庾亮遣軍距退之六月旱

咸康元年八月戊辰熒惑入東井占曰無兵兵起有兵兵止是年夏發衆列戍加王導大司馬以備胡賊

咸康元年三月丙戌月入昴占曰胡王死十一月月犯昴二年八月月又犯昴占同咸和三年石虎發衆七萬四年二月自襲段遼于薊遼奔敗又攻慕容皝於棘城不剋引退皝追之殺數百人虎留其將麻秋屯令支皝破秋幷虜遼殺之

咸康二年正月辛巳彗星夕見西方在奎占曰爲兵喪奎又爲邊兵四年石虎伐慕容皝不剋皝追擊之又破麻秋時皝稱蕃邊兵之應也

咸康二年正月辛卯月犯房南第二星占曰將相有憂五年七月丞相王導薨八月太尉郗鑒薨六年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咸康二年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因晝見占曰斗爲宰相又揚州分金犯之死喪象晝見爲不臣又爲兵喪三年石虎僭稱天王四年虎滅段遼而敗於慕容皝皝圖蕃臣五年王導薨

咸康三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二斗魁色青赤光耀地出奎中沒婁北案占爲飢五穀不藏是月大旱

咸康三年八月熒惑入輿鬼犯積屍占曰貴人憂三年八月甲戌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國有憂將死三年九月戊子月犯建星占曰易相一曰大將死五年丞相王導薨庾冰代輔政太尉郗鑒征西大將軍庾亮薨

咸康三年十一月乙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飢四年二月石虎破幽州遷其人萬餘家李壽殺李期五年胡衆五萬寇沔南略七千餘家而去又騎二萬圍陷邾城殺略五千餘人

咸康四年四月己巳太白晝見在柳占曰爲兵爲不臣七月乙巳月掩太白占曰王者亡地大兵起明年胡賊大寇沔南陷邾城豫州刺史毛寶西陽太守樊俊皆棄城投江死於是內外戒嚴左衛桓監匡術等諸軍至武昌乃退七年慕容皝自稱爲燕王

咸康四年五月戊午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大臣死執政者憂九月太白犯右執法案占五星災同金火尤甚十一月戊子太白犯房上星占曰上相憂五年七月己酉月犯房上星亦同占是月庚申丞相王導薨

咸康五年四月辛未月犯歲星在胃占曰國飢民流乙未月犯畢距星占曰兵起是夜月又犯歲星在昴及冬有沔南邾城之敗百姓流亡萬餘家

咸康六年二月庚午朔流星大如斗光耀地出天市西行入太微占曰大人當之乙未太白入月占曰人主死四月甲子月犯太白占曰人主惡之八年六月成帝崩

咸康六年三月甲寅熒惑從行犯太微上將星占曰上將憂四月丁丑熒惑犯右執法占曰執法者憂六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星占曰大將憂是時尚書令何充爲執法有讒欲避其咎明年求爲中書令建元二年庾冰薨皆大將執政之應也是歲正月征西將軍庾亮薨三月而熒惑犯上將九月石虎大將夔安死庾冰後積年方薨豈冰能修德移禍於夔安乎

咸康六年四月丙午太白犯畢距星占曰兵革起一曰女主憂六月乙卯太白犯軒轅大星占曰女主憂七年三月皇后杜氏崩

咸康七年三月壬午月犯房占曰將相憂八年六月熒惑犯房上第二星占曰次相憂建元二年車騎將軍江州刺史庾冰薨是時驃騎將軍何充居內冰爲次相也

咸康七年四月己丑太白入輿鬼占曰兵革起五月太白晝見以晷度推之非秦魏則楚也占曰爲臣彊爲有兵八月辛丑月犯輿鬼占曰人主憂八年六月成帝崩

咸康八年八月壬寅月犯畢赤星占曰下犯上兵革起十月月又掩畢赤星占同己酉太白犯熒惑占曰大兵起其後庾翼大發兵謀伐胡專制上流朝廷憚之

康帝建元元年正月壬午太白入昴占曰趙地有兵又曰天下兵起四月乙酉太白晝見八月丁未太白犯歲星占曰有大兵是年石虎殺其太子邃及其妻子徒屬二百餘人又遣將劉寧寇沒狄道又使將張舉將萬餘人屯薊東謀慕容皝

建元元年十一月六日彗星見亢長七尺尾白色占曰亢爲朝廷主兵喪二年九月康帝崩

建元元年歲星犯天關安西將軍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占云關梁當澀比來江東無他故江道亦不艱難而石虎頻年再閉關不通信使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皂白之徵也

建元二年閏月乙酉太白犯斗占曰爲喪天下受爵祿九月康帝崩太子立大赦賜爵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丁丑月入畢占曰兵大起戊寅月犯天關占曰有亂臣更天子之法五月辛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爲臣彊秦有兵六月辛丑入太微犯屏西南占曰輔臣有免罷者七八月月皆犯畢占同正月己未月犯輿鬼占曰大臣有誅九月庚戌月又犯畢是年初庾翼在襄陽七月翼疾將終輒以子爰之爲荊州刺史代己任爰之尋被廢明年桓溫又輒率衆伐蜀執李勢送至京都蜀本秦地也

永和二年二月壬子月犯房上星四月丙戌月又犯房上星占同前八月壬申太白犯左執法是歲司徒蔡謨被廢

永和三年正月壬午月犯南斗第五星占曰將軍死近臣去五月壬申月犯南斗第四星因入魁占曰有兵一曰大赦六月月犯東井距星占曰將死國有憂戊戌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九月庚寅太白犯南斗第五星占曰爲喪兵四年七月丙申太白犯左執法甲寅月犯房丁巳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乙丑太白犯左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甲戌月犯亢占曰兵起軍將死十一月戊戌犯上將星三年六月大赦是月陳逵征壽春敗而還七月氐蜀餘寇反亂益土九月石虎伐涼州不克

永和四年四月太白入昴五月熒惑入婁犯鎮星七月太白犯軒轅占在趙及爲兵喪女主憂其年八月石虎太子宣殺弟韜宣亦死五年正月石虎僭稱皇帝尋病死是年褚裒北伐喪衆又尋薨太后素服六年正月朝會廢樂

永和五年四月丁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九月戊戌太白犯左角占曰爲兵十月月犯昴占曰朝廷有憂軍將死十一月乙卯彗星見于亢芒西向色長一丈占曰爲兵喪是年八月褚裒北征兵敗十月關中二十餘壁舉兵歸從石遵攻沒南陽十一月冉閔殺石遵又盡殺胡十餘萬人於是中土大亂十二月褚裒薨八年劉顯苻健慕容儁並僭號殷浩北伐敗見廢

永和六年二月辛酉月犯心大星占曰大人憂心豫州分也丁丑月犯房占曰將相憂三月戊戌熒惑犯歲星占曰爲戰六月己丑月犯昴占同上乙未月犯五諸侯占同三年七月壬寅月始出西方犯左角占曰大將軍死一曰天下有兵丁未月犯箕占曰軍將死丙寅熒惑犯鉞星占曰大臣有誅八月辛卯月犯左角太白晝見在南斗月犯右執法占並同上七年二月太白犯昴占同上乙卯熒惑輿鬼犯積屍占曰貴人憂五月乙未熒惑犯軒轅太白占曰女主憂太白入畢口犯左股占曰將相當之六月乙亥月犯箕丙子月犯斗丁丑熒惑入太微犯右執法八月庚午太白犯軒轅戊子太白犯右執法占悉同上七年劉顯殺石祇及諸胡帥中土大亂戎晉十萬數各還舊土互相侵略及病疫死亡能達者十二三是年桓溫輒以大衆求浮江入淮北伐朝廷震懼八年豫州刺史謝尚討張遇爲苻雄所敗殷浩北伐敗被廢十年桓溫伐苻健不克而還

永和八年三月戊戌月犯軒轅大星癸丑月入南斗犯第二星五月月犯心星四月癸酉月犯房六月辛巳日未入有流星如三斗魁從辰巳上東南行晷度推之在箕斗之間蓋燕分也案占爲營首營首之下流血滂沲七月壬子歲星犯東井距星占曰內亂兵起八月戊戌熒惑入輿鬼占曰忠臣戮死丙辰太白入南斗犯第四星占曰將爲亂一曰丞相免九年二月乙巳入南斗犯第三星三月戊辰月犯房八月歲星犯輿鬼東南星占東南星主兵兵起十二月月在東井犯歲星占曰秦飢民流是時帝主幼沖母后稱制將相有隙兵革連起慕容儁僭稱大燕攻伐無已故災異數見殷浩見廢也

永和十年正月乙卯月食昴占曰趙魏有兵癸酉鎮星奄鉞星占曰斧鉞用二月甲申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四月癸未流星大如斗色赤黃出織女沒造父有聲如雷占曰燕齊有兵民流戊午月犯心大星七月庚午太白晝見晷度推之災在秦鄭九月辛酉太白犯左執法十一月月奄填星在輿鬼占曰秦有兵十一年三月辛亥月奄軒轅占同上四月庚寅月犯牛宿南星占曰國有憂八月己未太白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二年六月庚子太白晝見在東井占如上己未月犯鉞星七月丁卯太白犯填星在柳占曰周地有大兵八月癸酉月奄建星九月戊寅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太微東蕃上相十年四月桓溫伐苻健破其堯柳衆軍健壁長安溫退十二月慕容恪攻齊十二年八月桓溫破姚襄於伊水定周地十一月齊城陷執段龕殺三

千餘人汞和末鮮卑侵略河冀升平元年慕容儁遂據臨漳盡有幽并青冀之地緣河諸將奔散河津隔絕矣三年會稽王以郗曇謝萬敗績求自貶三等是時權在方伯九服交兵故譴象仍見

晉穆帝升平元年四月壬子太白入輿鬼丁亥月奄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占曰秦地有兵一曰將死六月戊戌太白晝見在軫占同上軫楚分也壬子月犯畢占曰爲邊兵七月辛巳熒惑犯天江占曰河津不通十一月歲星犯房壬午月奄歲星在房占曰民飢一曰豫州有災二年二月辛卯塡星犯軒轅大星甲午月犯東井閏月乙亥月犯歲星在房占悉同上五月丁亥彗出天船在胃度中彗爲兵喪除舊布新出天船外夷陵一曰爲大水六月辛酉月犯房八月戊午熒惑犯塡星在張占曰兵大起張三河分十月己未太白犯哭星十二月枉矢自東南流于西北其長半天三年正月壬辰熒惑犯楗閉案占人主憂三月乙酉熒惑逆行犯鉤鈐案占王者惡之月犯太白在昴占曰人君死一曰趙地有兵朝廷不安六月太白犯東井七月乙酉熒惑犯天江丙戌太白犯輿鬼占悉同上戊子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牽牛天將也犯中央星大將軍死八月丁未太白犯軒轅大星甲子月犯畢大星占曰爲邊兵一曰下犯上庚午太白犯塡星在太微中占曰王者惡之二年五月關中氐帥殺苻生立堅十二月慕容儁入屯鄴八月安西將軍豫州刺史謝奕薨三年十月諸葛攸舟軍入河敗績豫州刺史謝萬入潁衆潰而歸除名爲民十一月司徒會稽王以二鎮敗求自貶三等四年正月慕容儁死子暐代立慕容恪殺其尚書令陽騖等五月天下大水五年五月穆帝崩

升平四年正月乙亥月犯牽牛中央大星占曰大將死六月辛亥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憂己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從端門出占曰貴奪勢一曰有兵又曰出端門臣不臣八月戊申太白犯氐占曰國有憂丙辰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九月壬午太白入南斗口犯第四星占曰爲喪有赦天下受爵祿十月庚戌天狗見西南占曰有大兵血流十二月甲寅熒惑犯房丙寅太白晝見庚寅月犯楗閉占曰人君惡之五年正月乙巳塡星逆行犯太微乙丑辰時月在危宿奄太白占曰天下民靡散三月丁未月犯塡星在軫占曰爲大喪五月壬寅月犯太微庚戌月犯建星占曰大臣相譖辛亥月犯牽牛宿占曰國有憂五年正月北中郎將郗曇薨五月穆帝崩哀帝立大赦賜爵諸后失勢七月慕容恪攻冀州刺史呂護於野王拔之護奔滎陽是時桓溫以大衆次宛聞護敗乃退

升平五年六月癸酉月奄氐東北星占曰大將當之九月乙酉奄畢占曰有邊兵十月丁卯熒惑犯歲星在營室占曰大臣有匿謀一曰衞地有兵丁未月犯畢赤星占曰下犯上又曰有邊兵八月范汪廢隆和元年慕容暐遣傅末波寇河陰陳祐危逼

晉哀帝興寧元年八月星孛于角亢入天市按占爲兵喪三年正月皇后王氏崩二月哀帝崩三月慕容恪攻洛陽沈勁等戰死

興寧元年十月丙戌月奄太白在須女占曰天下民靡散一曰災在揚州三年洛陽沒其後桓溫傾揚州資實討鮮卑敗績死亡大半及征袁真淮南殘破後氐及東胡侵逼兵役無已

興寧三年正月乙卯月奄歲星在參參益州分也六月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周撫薨十月梁州刺史司馬勳入益州以叛朱序率衆助刺史周楚討平之

興寧三年七月庚戌月犯南斗占曰女主憂歲星犯輿鬼占曰人君憂十月太白晝見在亢占曰亢爲朝廷有兵喪爲臣彊哀帝是年二月崩其災皆在海西也明年五月皇后庾氏崩

晉海西太和元年二月丙子月奄熒惑在參占曰爲內亂一曰參魏地二年正月太白入昴五年慕容暐爲苻堅所滅司冀幽并四州並屬氐

太和二年八月戊午太白犯歲星在太微三年六月甲寅太白奄熒惑在太微端門中六年海西公廢

太和四年二月客星見紫宮西垣至七月乃滅占曰客星守紫宮臣殺主閏月乙亥月暈軫復有白暈貫月北暈斗柄三星占曰王者惡之六年桓溫廢帝

太和四年十月壬申有大流星西下聲如雷按占流星爲貴使星大者使大明年遣使免袁真爲庶人桓溫征壽春真病死息瑾代立求救於苻堅溫破氐軍

六年壽春城陷聲如雷將士怒之象也

太和六年閏月熒惑守太微端門占曰天子亡國又曰諸侯三公謀其上一曰有斬臣辛卯月犯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十一月桓溫廢帝幷奏誅武陵王晞文不許溫乃徙之新安

宋書卷二十四

宋書卷二十四考證

天文志二按占名曰熒首熒首所在下有大兵流血○臣丞祚按宋史天文志營頭星所墜下有覆軍流血營頭卽熒首也

永昌元年三月王敦率江荆之衆○監本誤提起另爲一行今改正

桓溫伐苻健破其堯柳衆軍○堯晉書作嶢

宋書卷二十四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十五

天文三

晉簡文咸安元年十二月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二年三月猶不退占曰國不安有憂是時帝有桓溫之逼恆懷憂慘七月帝崩

咸安二年正月己酉歲星犯填星在須女占曰爲內亂五月歲星形色如太白占曰進退如度奸邪息變色亂行主無福歲星囚於仲夏當細小而明此其失常也又爲臣強六月太白晝見在七星乙酉太白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帝疾甚詔桓溫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賴侍中王坦之毀手詔改使如王導輔政故事溫聞之大怒將誅坦之等內亂之應也是月帝崩

咸安二年五月丁未太白犯天關占曰兵起六月庚希入京城十一月盧悚入宮並誅滅

晉孝武寧康元年正月戊申月奄心大星案占災在王者則在豫州一曰主命惡之三月丙午月奄南斗第五星占曰大臣有憂憂死亡一曰將軍死七月桓溫薨

寧康二年正月丁巳有星孛于女虛經氐亢角軫翼張九月丁丑有星孛于天市十一月癸酉太白奄熒惑在營室占曰金火合爲爍此災皆爲兵喪太元元年五月氐賊苻堅伐涼州七月氐破涼州虜張天錫十一月桓沖發三州軍軍淮泗桓豁亦遣軍備境上

寧康二年閏月己未月奄牽牛南星占曰左將軍死三年五月北中郎將王坦之薨

寧康三年六月辛卯太白犯東井占曰秦地有兵九月戊申熒惑奄左執法占曰執法者死太元元年苻堅破涼州十月尚書令王彪之卒

晉孝武太元元年四月丙戌熒惑犯南斗第三星丙申又奄第四星占曰兵大起中國飢一曰有赦八月癸酉太白晝見在氐氐兗州分野九月熒惑犯哭泣星遂入羽林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中軍兵起十一月己未月奄左角占曰天子有兵一曰國有憂三年六月熒惑守羽林占曰禁兵大起九月壬午太白晝見在角兗州分元年五月大赦三年八月氐賊韋鍾入漢中東下苻融寇樊鄧慕容暐圍襄陽氐兗州刺史彭超圍彭城四年二月襄陽城陷賊獲朱序彭超捨彭城獲吉挹彭超等聚廣陵三河衆五萬於是征虜謝石次除中右衞毛安之游擊河間王曇之等次堂邑發丹陽民丁使尹張涉屯衞京都六月兗州刺史謝玄討賊大破之餘燼皆走是時中外連兵比年荒儉是年又發揚州萬人戍夏口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曰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七月丙子辰星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太元六年十月乙卯有奔星東南經翼軫聲如雷星說曰光迹相連曰流絕迹而去曰奔案占楚地有兵一曰軍破民流十二月氐荊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伐竟陵桓石虔擊大破之生禽震斬首七千獲生萬人聲如雷將帥怒之象也七年九月朱綽擊襄陽拔將六百餘家而還

太元七年十一月太白晝見在斗占曰吳有兵喪八年四月甲子太白又晝見在參占曰魏有兵喪是月桓沖征沔漢楊亮伐蜀並拔城略地八月苻堅自將號百萬九月攻沒壽陽十月劉牢之破堅將梁成斬之殺獲萬餘人謝玄等又破堅於淝水斬其弟融堅大衆奔潰九年六月皇太后褚氏崩八月謝玄出屯彭城經略中州十年八月苻堅爲其將姚萇所殺

太元十年十二月己丑太白犯歲星占曰爲兵飢是時河朔未一兵連在外冬大飢

太元十一年二月戊申太白晝見在東井占曰秦有兵臣彊六月甲午歲星晝見在胃占曰魯有兵臣彊十二年慕容垂寇東阿翟遼寇河上姚萇假號安定苻登自立隴上呂光竊據涼土

太元十一年三月客星在南斗至六月乃沒占曰有兵一曰有赦是後司雍兗冀常有兵役十二年正月大赦八月又赦

太元十二年二月戊寅熒惑入月占曰有亂臣死相若有戮者一曰女親爲敗天下亂是時琅邪王輔政王妃從兄國寶以姻昵受寵又陳郡人袁悅昧私苟進交遘主相扇揚朋黨十三年帝殺悅於是主相有隙亂階興矣

太元十二年十月庚午太白晝見在斗十三年閏月戊辰天狗東北下有聲十二月戊子辰星入月在危占曰賊臣欲殺主不出三年必有內惡是月熒惑在角亢形色猛盛占曰熒惑失其常吏且棄其法諸侯亂其政自是後慕容垂翟遼姚萇苻登慕容永並阻兵爭疆十四年正月彭城妖賊又稱號於皇丘劉牢之破滅之三月張道破合鄉圍太山向欽之擊走之是年翟遼又攻沒滎陽侵略陳項于時政事多弊治道陵遲矣

太元十四年十二月熒惑入羽林乙未月犯歲星占並同上十五年翟遼陸掠司兗衆軍累討弗克鮮卑又跨略幷冀七月旱八月諸郡大水兗州又蝗

太元十五年七月壬申有星孛于北河戒經太微三台文昌入北斗長十餘丈八月戊戌入紫微乃滅占曰北河戒一名胡門胡門有兵喪掃太微入紫微王者當之三台爲三公文昌爲將相將相三公有災入北斗彊國發兵諸侯爭權大夫憂十一月太白入羽林占曰天子爲軍自守有反臣二十一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殷仲堪桓玄等並發兵表誅王國寶朝廷從而殺之幷斬其從弟緒司馬道子由是失勢禍亂成矣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癸巳月奄心前星占曰太子憂是時太子常有篤疾

太元十七年九月丁丑歲星熒惑填星同在亢氐占曰三星合是謂驚位絕行內外有兵喪與飢改立王公

太元十八年正月乙酉熒惑入月占曰憂在宮中非賊乃盜也一曰有亂臣若有戮者二十一年九月帝暴崩內殿兆庶宣言夫人張氏潛行大逆于時朝政闇緩不加顯戮但默責而已又王國寶邪狡卒伏其辜

太元十八年二月有客星在尾中至九月乃滅占曰燕有兵喪十九年四月己巳月奄歲星在尾占曰爲飢燕國亡二十年慕容垂遣息寶伐什圭爲圭所破死者數萬人二十一年垂死國遂衰亡

太元十九年十月癸丑太白犯歲星在斗占曰爲饑爲內兵斗吳越分至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顯王國寶之罪朝廷赦之是後連歲水旱民饑

太元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囷占曰天下飢七月丁亥太白入太微占曰太白入太微國有憂晝見爲兵喪九月有蓬星如粉絮東南行歷女虛至哭星占曰蓬星見不出三年必有亂臣戮死於市十二月己巳月犯楗閉及東西咸占曰楗閉司心腸喉舌東西咸主陰謀是時王國寶交構朝政二十一年九月帝崩隆安元年王恭等舉兵而朝廷戮王國寶王緒又連歲水旱兼三方動衆民飢

太元二十一年三月太白連晝見在羽林占曰有強臣有兵喪中軍兵起四月壬午太白入天囷占曰爲飢六月歲星犯哭星占曰有哭泣事是年九月孝武帝崩隆安元年王恭舉兵脅朝廷於是中外戒嚴戮王國寶以謝之

晉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星占曰有哭事二月歲星熒惑皆入羽林占曰軍兵起四月丁丑太白晝見在東井秦有兵喪是月王恭舉兵內外戒嚴尋殺王國寶等六月羌賊攻洛陽郗恢遣兵救之姚萇死子略代立什圭自號於中山

隆安元年六月庚午月奄太白在太微端門外占曰國受兵乙酉月奄歲星在東壁占曰爲饑衞地有兵八月熒惑守井鉞占曰大臣有誅二年六月戊辰攝提移度失常歲星晝見在胃胃兗州分是年六月郗恢遣鄧啓方等以萬人伐虜於滑臺滑臺衞地也啓方等敗而還九月王恭庾楷殷仲堪桓玄等並舉兵表誅王愉司馬尙之兄弟於是內外戒嚴大發民衆仲堪軍至尋陽禽江州刺史王愉楷將段方攻尙之於楊湖爲所敗方死王恭司馬劉牢之反恭恭敗桓玄至白石亦奔退仲堪還江陵三年冬荆州刺史殷仲堪爲桓玄所殺

隆安二年閏月太白晝見在羽林丁丑月犯東上相辛未辰星犯軒轅星占悉同上是年正月楊佺期破郗恢奪其任殷仲堪又殺之六月鮮卑攻沒青州十月羌賊攻沒洛陽桓玄破荆雍殺殷仲堪楊佺期孫恩聚衆攻沒會稽殺內史王凝之劉牢之東討走之四年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隆安四年正月乙亥月犯填星在牽牛占曰吳越有兵喪女主憂二月己丑有

星孛于奎長三丈上至閣道紫宮西蕃入斗魁至三台太微帝座端門占曰彗拂天子廷閣易主之象經三台入北斗占同上條六月己未月又犯填星在牽牛辛酉又犯哭星十月奄歲星在斗河占曰爲饑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貫索天市天津占曰貴臣獄死內外有兵喪天津爲賊斷王道天下不通十二月太白在斗晝見至五年正月乙卯案占災在吳越三月甲寅流星赤色衆多西行經牽牛虛危天津閣道貫太微紫宮占曰星者庶民類衆多西流之象徑行天子庭主弱臣彊諸侯兵不制七月癸亥大角星散搖五色占曰王者流散丁卯月犯天關占曰王者憂九月庚子熒惑犯少微又守之占曰處士誅十月戊子月犯東蕃次相四年五月孫恩復破會稽殺內史謝琰遣高雅之等討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十月妖賊大破高雅之於餘姚死者十七八五年二月孫恩攻句章高祖拒之五月吳郡內史袁山松出戰爲所殺死者數千人六月孫恩至京口高祖擊破之恩軍蒲州於是內外戒嚴營陣屯守栅斷淮恩遣別將攻廣陵殺三千餘人恩遁據郁州是月高祖又追破之九月桓玄表至逆旨陵上十月司馬元顯大治水軍將以伐玄元興元年正月桓玄東下是月孫恩在臨海人衆餓死散亡恩亦投水死盧循自稱征虜將軍領其餘衆略有永嘉晉安之地二月帝戎服遣西軍丁卯桓玄至姑熟破歷陽司馬尚之見殺劉牢之降于玄三月玄尅京都殺大司馬元顯放太傅道子七月大饑人相食浙江東餓死流亡十六七吳郡吳興戶口減半又流奔而西者萬計十月桓玄遣將擊劉軌破走奔青州四年玄遂篡位遷帝尋陽

晉安帝元興元年二月戊子太白犯五諸侯因晝見四月辛丑月奄辰星七月戊寅熒惑在東井熒惑犯輿鬼積尸占並同上八月庚子太白犯歲星在上將東南占曰楚兵飢一曰災在上將丙寅太白奄右執法九月癸未太白犯進賢占曰進賢者誅十月客星色白如粉絮在太微西至十二月入太微占曰兵入天子庭二年二月歲星犯西上將六月甲辰奄斗第四星占曰大臣誅不出三年八月癸丑太白犯房北第二星九月己丑歲星犯進賢熒惑犯西上將十月甲戌太白犯泣星十一月丁丑熒惑犯填星辛巳月犯熒惑十二月乙巳月奄軒轅第二星占悉同上元年冬索頭破羌軍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放遷帝后於尋陽以永安何皇后爲零陵君三年二月高祖盡誅桓氏

元興三年正月戊戌熒惑逆行犯太微西上相占曰天子戰於野上相死二月甲辰月奄歲星於左角占曰天下兵起丙辰熒惑逆行在左執法西北占曰執法者憂四月甲午月奄軒轅第二星填星入羽林十二月熒惑太白皆犯羽林占同上是年二月丙辰高祖殺桓修等三月己未破走桓玄遣軍西討辛巳誅左僕射王愉及子荊州刺史綏桓玄劫帝如江陵五月玄下至崢嶸洲義軍破滅之桓振又攻沒江陵幽劫天子明年正月衆軍攻之振走乘輿乃旋七月永安何皇后崩三月桓振又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敗走是月劉懷肅擊振滅之其年二月巴西人譙縱殺益州刺史毛璩及璩弟西夷校尉瑾跨有西土自號蜀王

晉安帝義熙元年三月壬辰月奄左執法占同上丁酉月奄心前星占曰豫州有災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四月己卯月犯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地亡國一曰貴人死七月庚辰太白比晝見在翼軫占曰爲臣強荊州有兵喪己未月奄填星在東壁占曰其國以伐亡一曰民流八月丁巳月犯斗第一星占曰天下有兵一曰大臣憂案江左來南斗有災則吳越會稽丹陽豫章廬江各隨其星應之淮南失土殆不占耳史闕其說故不列焉九月戊子熒惑犯少微占曰處士誅庚寅熒惑犯右執法癸卯熒惑犯左執法占並同上十月丁巳月奄填星營室占同七月十一月丙戌太白奄鉤鈐占曰喉舌臣憂十二月己卯歲星犯天江占曰有兵亂河津不通是年六月索頭寇沛土使僞豫州刺史索度真戍相縣太傅長沙景王討破走之十一月荊州刺史魏詠之薨二年二月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四月羌伐仇池仇池公楊盛擊走之九月益州刺史司馬榮期爲其參軍楊承祖所害時文處茂討蜀屢有功會榮期死乃退三年十二月司徒揚州刺史王謐薨四年正月太保武陵王遵薨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五年高祖討鮮卑犿定舊兗之地

義熙二年二月己丑月犯心後星占曰豫州有災四月癸丑月犯太微西將己

未月犯房南第二星己丑歲星犯天江占悉同上五月癸未月犯左角占曰左將軍死天下有兵壬寅熒惑犯氐占曰氐爲宿宮人主憂六月庚午熒惑犯房北第二星八月癸亥熒惑犯斗第五星丁巳犯建星九月壬午熒惑犯哭星又犯泣星占悉同上十二月丙午月奄太白在危占曰齊亡國一曰彊國君死丁未熒惑太白皆入羽林是年二月甲戌司馬國璠等攻沒弋陽三年正月鮮卑寇北徐州至下邳八月遣劉敬宣伐蜀十二月司徒王謐薨四年正月武陵王遵薨五年鮮卑復寇淮北四月高祖大軍討之六月大戰臨朐城進圍廣固十月什圭爲其子僞清河公所殺六年二月拔廣固禽慕容超阬斬其衆三千餘人

義熙三年正月丙子太白晝見在奎二月庚寅月奄心後星占悉同上癸亥熒惑填星太白辰星聚於奎婁從填星也其說見上九年五月己丑太白晝見在參占曰益州有兵喪臣彊八月辛卯熒惑犯辰星翼占曰天下兵起八月己卯太白奄熒惑又犯執法占曰奄熒惑有大兵辛卯熒惑犯左執法九月壬子熒惑犯進賢是年正月丁巳鮮卑寇北徐至下邳八月劉敬宣伐蜀不克而旋四年三月左僕射孔安國卒七月司馬叔璠等攻沒鄒山魯郡太守徐邕破走之姚略遣衆征佛佛大爲所破五年高祖討鮮卑六年三月妖賊徐道覆殺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何無忌於豫章四月妖賊盧循寇湘中巴陵五月丙子循道覆敗撫軍將軍豫州刺史劉毅於桑落州毅僅以身免丁丑循等至蔡洲遣別將焚京口庚辰賊攻焚杳浦杳浦戍將距戰不利高祖遣軍渡淮擊大破之司馬國璠寇碭山竺夔討破之七月妖賊南走據尋陽高祖遣劉鍾等追之八月孫季高乘海伐廣州譙之以蜀衆聚枝江盧循將荀林略華容相去百里臨川烈武王討譙之又討林林退走鄱陽太守虞丘延破賊別帥於上饒九月烈武王使劉遵擊荀林於巴陵斬之桓道兒率蔡猛向大薄又遣劉基討之斬猛十月高祖以舟師南征是時徐道覆率二萬餘人攻荊州烈武王距之戰於江津大破之梟殄其十八九道覆棄戰船走十一月劉鍾破賊軍於南陵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于白帝譙道福攻沒其衆庚戌孫季高襲廣州尅之十二月高祖在大雷與賊交戰大破之賊走左里進擊又破死者十八九賊還廣州劉藩等追之七年二月藩拔始興城斬徐道覆盧循還番禺攻圍孫季高不能尅走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斬之四月到彥之攻譙道福於白帝拔之

義熙四年正月庚子熒惑犯天江占同上五月丁未月奄斗第二星占同上壬子填星犯天廩占曰天下饑倉粟少六月己丑太白犯太微西上將己卯又犯左執法十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占悉同上五年高祖討鮮卑六年左僕射孟昶仰藥卒是後南北軍旅運轉不息

義熙五年二月甲子月犯昴占曰胡不安天子破匈奴四月甲戌熒惑犯辰星在井東占同三年五月戊戌歲星入羽林占同上九月壬寅月犯昴占同二月十月熒惑犯氐占同二年閏月丁酉月犯昴占同二月辛亥熒惑犯鉤鈐占同元年十二月辛丑太白犯歲星在奎占曰大兵起魯有兵己酉月奄心大星占曰王者惡之是年四月高祖討鮮卑什圭爲其子所殺十一月西虜攻安定姚略自以大衆救之六年二月鮮卑滅皆胡不安之應也是時鮮卑跨魯地又魯有兵之應也五月盧循逼郊甸宮衛被甲

義熙六年三月丁卯月奄房南第二星占曰災在次相己巳又奄斗第五星占曰斗主兵兵起一曰將軍死太白犯五諸侯占曰諸侯有誅五月甲子月奄斗第五星占同三月己亥月奄昴占曰國有憂一曰有白衣之會六月己丑月犯房南第二星甲午太白晝見占並同上七月己亥月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一曰秦有兵八月壬午太白犯軒轅大星甲申月犯心前星災在豫州丙戌月犯斗第五星占悉同上五月丁亥月奄牛宿南星占曰天下有大誅乙未太白犯少微丙午太白在少微而晝見九月甲寅太白犯左執法丁丑填星犯畢占曰有邊兵是年三月始與太守徐道覆反江州刺史何無忌討之大敗於豫章無忌死之四月盧循寇湘中沒巴陵五月循等大破豫州刺史劉毅毅僅以身免循衆逼京畿是月左僕射孟昶懼王威不振仰藥自殺七年二月劉藩梟徐道覆首杜慧度斬盧循並傳首京都八年六月臨川烈武王道規薨時爲豫州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兗州刺史劉藩尚書僕射謝混伏誅高祖西討劉毅斬之十

二月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九年諸葛長民伏誅林邑王范胡達將萬餘人寇九眞九眞太守杜慧期距破之七月朱齡石滅蜀

義熙七年四月辛丑熒惑入輿鬼占曰秦有兵一曰雍州有災六月太白晝見在翼占同元年己亥塡星犯天關占曰臣謀主庚子月犯歲星在畢占曰有邊兵且飢七月丁卯歲星在參占曰歲塡合爲內亂一曰益州戰不勝亡地五虹見東方占曰天子黜聖人出八月乙未月犯歲星在參占曰益州兵飢太白犯房南第二星十一月丙午太白犯哭泣星占悉同上七月朱齡石尅蜀蜀民尋又反又討滅之八年誅劉藩謝混滅劉毅皇后王氏崩九年誅諸葛長民十一年討荊州刺史司馬休之雍州刺史魯宗之破之也

義熙八年正月庚戌月犯歲星在畢占同上七月癸亥月奄房北第二星占同上甲申太白犯塡星在東井占曰秦有大兵己未月犯井鉞八月戊申月犯泣星十月辛亥月奄天關占曰有兵十月丁丑塡星犯東井占曰大人憂十二月癸卯塡星犯井鉞是年八月皇后王氏崩九月誅劉藩謝混滅劉毅九年三月誅諸葛長民西虜攻羌安定戍尅之十二月朱齡石伐蜀九年七月朱齡石滅蜀

義熙九年二月丙午熒惑塡星皆犯東井占曰秦有兵壬辰歲星熒惑塡星太白聚于東井從歲星也熒惑入輿鬼太白犯南河初義熙三年四星聚奎奎婁徐州分是時慕容超僭號於齊侵略徐兗連歲寇抄至于淮泗姚興譙縱僭僞秦蜀盧循木末南北交侵五年高祖北殄鮮卑是四星聚奎之應也九年又聚東井東井秦分十三年高祖定關中又其應也而縱循羣凶之徒皆已剪滅於是天人歸望建國舊徐元熙二年受終納禪皆其徵也星傳曰四星若合是謂太陽其國兵喪並起君子憂小人流五星若合是謂易行有德受慶改立王者奄有四方無德受罰離其國家滅其宗廟今案遺文所存五星聚者有三周漢以王齊以霸周將伐殷五星聚房齊桓將霸五星聚箕漢高入秦五星聚東井齊則永終侯伯卒無更紀之事是則五星聚有不易行者矣四星聚者有九漢光武晉元帝並中興而魏宋並更紀是則四星聚有以易行者矣昔漢平帝元始四年四星聚柳張各五日柳張三河分後有王莽赤眉之亂而光武興復於洛晉懷帝永嘉六年四星聚牛女後有劉聰石勒之亂而元皇興復揚土漢獻帝初平元年四星聚心又聚箕尾心豫州分後有董卓李傕暴亂黃巾黑山熾擾而魏武迎帝都許遂以兗豫定是其應也一曰心爲天王大兵升殿天下大亂之兆也韓馥以爲尾箕燕興之祥故奉幽州牧劉虞虞既距之又尋滅亡固已非矣尾爲燕又爲吳此非公孫度則孫權也度偏據僻陋然亦郊祀備物皆爲改漢矣建安二十二年四星又聚二十五年而魏文受禪此爲四星三聚而易行矣蜀臣亦引後聚爲劉備之應案太元十九年義熙三年九月四星各一聚而宋有天下與魏同也魚豢云五星聚冀方而魏有天下熒惑入輿鬼占曰兵喪太白犯南河占曰兵起後皆有應

五月壬辰太白犯右執法晝見占同上七月庚午月奄鉤鈐占曰喉舌臣憂九月庚午歲星犯軒轅大星己丑月犯左角十年正月丁卯月犯畢占曰將相有以家坐罪者二月己酉月犯房北星五月壬寅月犯牽牛南星乙丑歲星犯軒轅大星占悉同上六月丙申月奄氐占曰將死之國有誅者七月庚辰月犯天關占曰兵起熒惑犯井鉞塡犯輿鬼遂守之占曰大人憂宗廟改八月丁酉月奄牽牛南星占同上九月塡星犯輿鬼占曰人主憂丁巳太白入羽林十二月己酉月犯西咸占曰有陰謀十一年二月丁巳月入畢占曰天下兵起一曰有邊兵己卯塡星入輿鬼閏月丙午塡星又入輿鬼占曰爲旱爲疫爲亂臣五月甲申彗星出天市掃帝座在房心房心宋之分野案占得彗柄者興除舊布新宋興之象癸卯熒惑從行入太微甲辰犯右執法六月己未太白犯東井占曰秦有兵戊寅犯輿鬼占曰國有憂七月辛丑月犯畢占同上八月壬子月犯氐占同上庚申太白從行從右掖門入太微丁卯奄左執法十一月癸亥月入畢占同上乙未月入輿鬼而暈占曰主憂財寶出一曰暈有赦十二年五月甲申月犯歲星在左角占曰爲飢留房心之間宋之分野與武王伐紂同得歲者王于時晉始封高祖爲宋公六月壬子太白從行入太微右掖門己巳月犯畢占同上七月月犯牛宿占曰天下有大誅十月丙戌月入畢占同上十三年五月

丙子月犯軒轅丁亥犯牽牛癸巳熒惑犯右執法八月己酉月犯牽牛丁卯月犯太微占曰人君憂九月壬辰熒惑犯軒轅十月戊申月犯畢占悉同上月犯箕占曰國有憂甲寅月犯畢占同上乙卯填星犯太微留積七十餘日占曰亡君之戒壬戌月犯太微占同上七月月於太微奄填星占曰王者惡之十四年三月癸丑太白犯五諸侯占同上四月壬申月犯填星於張占曰天下有大喪五月庚子月犯太微占同上壬子有星孛于北斗魁中占曰有聖人受命七月甲辰熒惑犯輿鬼占曰秦有兵丁巳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癸亥彗星出太微西柄起上相星下芒漸長至十餘丈進歸北斗紫微中台占曰彗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王入北斗紫微帝宮空一曰天下得聖主八月甲子太白犯軒轅癸酉填星入太微犯右執法因留太微中積二百餘日乃去占曰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徙王九月乙未太白入太微犯左執法丁巳月入太微占曰大人憂十月癸巳熒惑入太微犯西蕃上將仍從行至左掖門內留二十日乃逆行元年二月五日出西蕃上將西三尺許又從還入太微時填星在太微繞填星成鉤已其年四月二十七日丙戌從端門出占曰熒惑與填星鉤已天下更紀甲申月入太微占同上十一年正月高祖討司馬休之魯宗之等潰奔長安五月林邑寇交州交州刺史杜慧度距戰于九真大爲所敗十三年七月高祖伐羌十月前驅定陝洛十三年三月索頭大衆緣河爲寇高祖討之奔退其別帥托跋嵩交戰又大破之嵩衆殲焉進復攻關八月擒姚泓司兗秦雍悉平索頭兇懼十四年高祖還彭城受宋公十一月左僕射前將軍劉穆之卒明年西虜寇長安雍州刺史朱齡石諸軍陷沒官軍舍而東十二月安帝崩母弟琅邪王踐阼是曰恭帝

晉恭帝元熙元年正月丙午三月壬寅月犯太微占悉同上乙卯辰星犯軒轅六月庚辰太白犯太微七月月犯歲星己卯月犯太微太白晝見占悉同上自義熙元年至是太白經天者九日有蝕從上始革代更王臣民失君之象也是夜太白犯哭星十二月丁巳月太白俱入羽林二年二月庚午填星犯太微占悉同上元年十月高祖受宋王二年六月晉帝遜位高祖入宮

宋書卷二十五

宋書卷二十五考證

天文志三太元二十年六月熒惑入天困○臣承祚按星圖無天困星疑天囷之訛

十月辛亥月奄天關○關諸本俱作鬭臣承祚按星圖無天鬭必關字之訛今改正

庚申太白從行從右掖門入太微○臣承蒼按上一從字本當作順沈約避梁武帝父名又改順爲從後倣此

宋書卷二十五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十六

天文四

宋武帝永初元年十月辛丑熒惑犯進賢占曰進賢官誅十一月乙卯熒惑犯填星於角占曰為喪大人惡之一曰兵起十二月庚子月犯熒惑於亢占曰為內亂一曰貴人憂角為天門亢為朝廷三年五月宮車晏駕七月太傅長沙景王道憐薨索頭攻略青司兗三州於是禁兵大出是後司徒徐羨之尚書令傅亮領軍謝晦等廢少帝內亂之應

永初元年十二月甲辰月犯南斗占曰大臣憂三年七月長沙王薨索虜寇青司二州大軍出救

永初二年六月甲申太白晝見占為兵喪為臣彊三年五月宮車晏駕尋遣兵出救青司其後徐羨之等秉權臣彊之應也

永初二年六月乙酉熒惑犯氐乙巳犯房占曰氐為宿宮房為明堂人主有憂房又為將相將相有憂氐房又兗豫分三年五月宮車晏駕七月長沙王薨王領兗州也景平元年廬陵王義真廢王領豫州也

永初二年十月太白犯填星於亢亢兗州分又為鄭占曰大星有大兵金土合為內兵三年索頭攻略青冀兗三州禁兵大出兗州失守虎牢沒

永初三年正月丁卯月犯南斗占同元年一曰女主當之二月辛卯有星孛于虛危向河津埽河鼓占曰為兵喪五月宮車晏駕明年遣軍救青司二月太后蕭氏崩

永初三年二月壬辰填星犯亢占曰諸侯有失國者民多流亡一曰廷臣為亂亢兗州分又為鄭其年索頭攻圍司兗兗州刺史徐琰委守奔敗司州刺史毛德祖距守陷沒緣河吏民多被侵略

永初三年三月壬戌月犯南斗占同正月五月丙午犯軒轅占曰女主當之六月辛巳月犯房占曰將相有憂豫州有災癸巳犯歲星於昴占曰趙魏兵飢其年虜攻略青兗司三州廬陵王義真廢王領豫州也二月太后蕭氏崩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等伏誅

永初三年九月癸卯熒惑經太微犯左執法己未犯右執法占悉同上十月癸酉太白犯南斗占曰國有兵事大臣有反者辛巳熒惑犯進賢占曰進賢官誅明年師出救青司景平二年徐羨之等廢帝徙王元嘉三年羨之及傅亮謝晦悉誅

永初三年十一月戊午有星孛於室壁占曰為兵喪明年兵救青司二月太后蕭氏崩營室內宮象也

永初三年十一月癸亥月犯亢氐占曰國有憂十一月戊戌熒惑犯房房為明堂王者惡之一曰將相憂景平二年羨之等廢帝因害之元嘉三年羨之等伏誅

少帝景平元年正月乙卯有星孛于東壁南白色長二丈餘拂天苑二十日滅二月太后蕭氏崩十月戊午有星孛於氐北尾長四丈西北指貫攝提向大角東行日長六七尺十餘日滅明年五月羨之等廢帝

文帝元嘉元年十月熒惑犯心元嘉二年正月甲寅夜天東南有黑氣廣一丈長十餘丈元嘉六年五月太白晝見經天元嘉七年三月太白犯歲星於奎六月熒惑犯東井輿鬼入軒轅月犯歲星十一月癸未西南有氣上下赤中央黑廣三尺長三十餘丈狀如旌旗十二月丙戌有流星頭如甕尾長二十餘丈大如數十斛船赤色有光照人面從西行經奎北大星南過至東壁止其年索虜寇青司殺刺史掠居民遣征南大將軍檀道濟討伐經歲乃歸

元嘉八年四月辛未太白晝見在胃五月犯天關東井六月庚子熒惑入東井七月壬戌夜白虹見東方丁丑太白犯上將八月癸未太白入太微右掖門內犯左執法乙未熒惑犯積尸九月丙寅流星大如斗赤色發太微西蕃北行未至北斗沒餘光長三丈許十月丙辰金土相犯在須女月奄天關東井十二月月犯房鉤鈐十年仇池氐寇漢中梁州失戍

元嘉九年正月庚午熒惑入輿鬼三月月犯軒轅四月犯左角歲星入羽林月

犯房鉤鈐己丑太白入積尸五月犯軒轅月奄南斗第六星辛酉熒惑入太微右掖門犯右執法七月丙午月蝕左角八月癸未太白犯心前星乙酉犯心明堂星元嘉十年十月有流星大如斗尾長二十餘丈元嘉十一年二月庚子月犯畢入畢口而出因暈昴畢西及五車東及參三月丙辰太白晝見在參閏月戊寅太白犯五諸侯己丑月入東井犯太白于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專權

元嘉十二年五月壬戌月犯右執法七月壬戌熒惑犯積尸奄上將十月丙午月犯右執法十二月甲申太白犯羽林十七年上將執法皆被誅

元嘉十三年正月庚午月犯熒惑二月月犯太微東蕃第一星十一月辛亥歲星犯積尸十二月戊子熒惑入羽林後年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及其黨與凡所收掩皆羽林兵出

元嘉十四年正月有星晡前晝見東北維在井左右黃赤色大如橘月犯東井四月丁未太白犯輿鬼五月丙午太白晝見在太微七月辛卯歲星入軒轅八月庚申熒惑犯上將九月丙戌熒惑犯左執法其後皇后袁氏崩丹陽尹劉湛誅尚書僕射殷景仁薨

元嘉十五年四月己卯月犯氐十月壬戌流星大如鴨子出文昌入紫宮聲如雷十一月癸未熒惑入羽林丁未月犯東井鉞星其後誅丹陽尹劉湛等

元嘉十六年二月歲星逆行犯左執法五月丁卯太白晝見胃昴閒月入羽林太白犯畢歲星左執法七月月會塡星八月太白犯軒轅明年皇后袁氏崩熒惑犯太微西上將太白晝見在翼九月熒惑同入太微相犯太白犯左執法熒惑犯右執法十月歲星熒惑相犯在亢十一月熒惑犯房北第一星明年大將軍義康出徙豫章誅其黨與尚書僕射揚州刺史殷景仁薨

元嘉十九年九月客星見北斗漸爲彗星至天苑末滅

元嘉二十年二月二十四日乙未有流星大如桃出天津入紫宮須臾有細流星或五或三相續又有一大流星從紫宮出入北斗魁須臾又一大流星出貫索中經天市垣諸流星並向北行至曉不可稱數流星占並云天子之使又曰庶民惟星星流民散之象至二十七年索虜殘破青冀徐兗豫六州民死大半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金火木合東井四月月犯心太白入軒轅七月太白晝見其冬太子詹事范曄謀反伏誅

元嘉二十三年正月金火相爍其月索虜寇青州驅略民戶

元嘉二十四年正月月犯心大星天星並西流多細大不過如雞子尾有長短當有數百至旦日光定乃止有入北斗紫宮者占流星羣趨所之者兵聚其下有大急又占衆星並流將軍並舉兵隨星所之以應天氣又占流星入紫宮有喪水旱不調又占流星入北斗大臣有繫者又占流星爲民大星大臣流小星小民流四月太白晝見八月征北大將軍衡陽王義季薨豫章民胡誕世率其宗族破郡縣殺太守及縣令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火水入羽林月犯歲星太白晝見經天元嘉二十六年十月彗星入太微十一月白氣貫北斗二十七年夏太白晝見經天九月太白犯歲星十月熒惑入太微元嘉二十八年五月彗星見卷舌入太微逼帝座犯上相拂屏出端門滅翼軫翼軫荆州分太白晝見犯哭星三十年太子巫蠱呪詛事覺遂殺害朝臣孝建元年荆江二州反皆夷滅卷舌呪詛之象彗之所起是其應也

元嘉二十九年正月太白晝見經天明年東宮弒逆

孝武孝建元年二月有流星大如月西行其年豫州刺史魯爽反誅

孝建元年九月壬寅熒惑犯左執法尚書左僕射建平王宏表解職不許

孝建元年十月乙丑熒惑犯進賢星吏部尚書謝莊表解職

孝建二年五月乙未熒惑入南斗十月甲辰又入南斗大明元年夏京師疾疫

孝建三年四月戊戌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多疾明年夏京邑疫疾

孝建三年八月甲午太白入心占曰後九年大飢至大明八年東土大飢民死十二三

大明元年三月癸亥太白在奎南犯歲星占曰有滅諸侯三年司空竟陵王誕反誅

大明元年六月丙申月在東壁掩熒惑占曰將軍有憂期不出二年至三年司

空竟陵王誕反

大明二年三月辛未熒惑入東井四月己亥熒惑在東井犯北軒轅第二星井雍州分其年四月海陵王休茂爲雍州刺史五年休茂反誅

大明二年七月己巳月掩軒轅第二星十月辛卯月掩軒轅十一月丙戌月又掩軒轅軒轅女主時民間喧言人主帷薄不修

大明二年十一月庚戌熒惑犯房及鉤鈐壬子熒惑又犯鉤鈐占曰有兵其年索虜寇歷下遣羽林軍討破之

大明三年春正月夜通天薄雲四方生赤氣長三四尺乍没乍見尋皆消滅占名隧星一曰刀星天下有兵戰鬬流血月入太微犯次將占曰有反臣死將誅三月月在房犯鉤鈐因蝕占曰人主惡之將軍死三月填守牽牛占曰大人憂疾兵起大赦姦臣賊子謀欲殺主四月犯五諸侯占曰諸侯誅金水合西方占曰兵起五月歲星犯東井鉞占曰斧鉞用大臣誅六月月入南斗占曰大臣大將軍誅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尋據廣陵反遣車騎大將軍沈慶之領羽林勁兵及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衆軍攻戰及屠城城內男女道俗梟斬靡遺將軍宗越偏用虐刑先刳腸決眼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方加以刀鋸大兵之應也八月月犯太白太白犯房占曰人君有憂天子惡之熒惑守畢占曰萬民饑有大兵九月太白犯南斗占曰大臣有反者九月月在胃而蝕既又於昴犯熒惑占曰兵起女主當之人主惡之一曰女主憂國王死民飢十月太白犯哭星占曰人主有哭泣之聲自後六宮多喪公主薨亡天子舉哀相係歲大旱民飢

大明四年正月月奄氐占曰大將死又犯房北第二星占曰有亂臣謀其主二月有赤氣長一尺餘在太白帝坐北占曰兵起臣欲謀其君五月月入太微占曰有反臣大臣死六月太白犯井鉞占曰兵起斧鉞用大臣誅月犯心前星占曰有亂臣太子惡之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憂女主惡之七月歲星犯積尸占曰大臣誅十二月月犯心中央大星占曰大人憂十二月通天有雲西及東北並生合八所並長四尺乍没乍見尋消盡占曰天下有兵十二月月犯箕東北星女主惡之明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太白犯東井雍州兵亂之應也

大明五年正月歲星犯輿鬼積尸占曰大臣誅主有憂財寶散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人憂天下有兵火土同在須女占曰女主惡之三月月掩軒轅占曰女主惡之有流星數千萬或長或短或大或小並西行至曉而止占曰人君惡之民流亡四月太白犯東井北轅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太白犯輿鬼占曰大臣誅斧鉞用人主憂六月有流星白色大如甌出王良西南行没天市中尾長數十丈没後餘光良久占曰天下亂八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十月歲星犯太微上將星太白入亢犯南第二星占曰上將有憂輔臣有誅者人君惡之十月太白入氐中熒惑入井中占曰王者亡地大赦兵起爲飢月入太微掩西蕃上將犯歲星占曰有反臣死大星大如斗出柳北行尾十餘丈入紫宮没尾後餘光良久乃滅占曰天下凶有兵喪天子惡之十一月月掩心前星又犯大星占曰大人憂兵起大旱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占曰大臣相譖月犯左角占曰天子惡之後三年孝武帝文穆皇后相繼崩嗣主即位一年誅滅宰輔將相虐戮朝臣禍及宗室因自受害

大明六年正月月在張犯歲星占曰民飢流亡月犯心後星占曰庶子惡之二月月掩左角占曰天子惡之三月熒惑入輿鬼占曰有兵大臣誅天下多疾疫五月月在張又入太微犯熒惑占曰國主不安女主憂火犯木在翼占曰爲旱爲飢近臣大臣謀主有星前赤後白大如甌尾長十餘丈出東壁北西行没天市啾啾有聲占曰其下有兵天下亂月掩昴七星占曰貴臣誅天子破匈奴胡主死歲星犯上將占曰輔臣誅上將憂六月月入太微犯右執法占曰人主不安天下大驚主不吉執法誅月犯心後星占曰庶子惡之七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惡之八月月入南斗魁中占曰大臣誅斧鉞用吳越有憂明年揚南徐州大旱田穀不收民流死亡自後三年帝后仍崩宰輔及尚書令僕誅戮索虜主死新安王兄弟受害司徒豫章王子尚薨羽林兵入三吳討叛逆

大明七年正月夜通天薄雲四方合有八氣蒼白色長二三丈乍見乍没名刀星占曰天下有兵三月月犯心後星占曰庶子惡之四月火犯金在婁占曰有

喪有兵大戰六月月犯箕占曰女主惡之太白入東井占曰大臣當之太白犯
東井占曰大臣爲亂斧鉞用七月熒惑入東井占曰兵起大將當之月入南斗
魁犯第二星占曰大人憂吳郡當之太白犯輿鬼占曰兵起大將誅人主憂財
帛出八月月入哭星中間太白犯軒轅少民星占曰人主憂哭泣之聲民飢流
亡太白入太微占曰近臣起兵國不安熒惑犯鬼太白犯右執法占曰大臣誅
十月金水相犯占曰天下飢熒惑守軒轅第二星占曰宮中憂有哀十一月歲
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入宮者十二月月犯五車占曰天庫兵動後二年帝
后崩大臣將相誅滅皇子被害皇太后崩四方兵起分遣諸軍推鋒外討
大明八年正月月蝕輿鬼占曰大臣誅月入南斗魁中掩第二星占曰大人憂
女主惡之二月月犯南斗第四星入魁中占曰大人有憂女主當之豫章受災
四月月入南斗魁中犯第三星占曰大人有憂女主惡之丹陽當之太白入東
井入太微犯執法占曰執法誅近臣起兵國不安六月歲星犯氐占曰歲大飢
有流星大如五斗甌赤色有光照見人面尾長一丈餘從參北東行直下經東
井過南河沒占曰民飢吳越有兵七月歲星入氐十月太白守房占曰有兵大
喪月掩食房占曰有喪大飢此後國仍有大喪丹陽尹顏師伯豫章王子尙死
明年昭太后崩四方賊起王師水陸征伐義興晉陵縣大戰殺傷千計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丁酉太白掩牽牛牽牛越分其月庚申月在虛宿犯太
白虛齊地二月甲申月入南斗南斗揚州分野又爲貴臣三月庚子月入輿鬼
犯積尸輿鬼主斬戮六月庚午熒惑入東井東井雝州分其月壬午有大流星
前赤後白入紫宮
景和元年九月丁酉熒惑入軒轅在女主大星北十月熒惑入太微犯西上將
十一月丁未太白犯哭星其月乙卯月犯心心爲天王其年太宰江夏王義恭
尙書令柳元景尙書僕射顏師伯等並誅太尉沈慶之薨廬陵王敬先南平王
敬猷南安侯敬淵並賜死廢帝殞明年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廣州刺史袁曇
遠雝州刺史袁顗青州刺史沈文秀並反昭太后崩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己巳太白入羽林占曰羽林兵動乙亥白氣入紫宮占
曰有喪事明年羽林兵出討昭太后崩
泰始二年正月甲午熒惑逆行在屏西南占曰有兵在中其月丙申月暈五車
通畢昴占曰女主惡之其月庚子月犯輿鬼占曰將軍死其月甲寅流星從五
車出至紫宮西蕃沒占曰有兵其月丙辰黑氣貫宿占曰王侯有歸骨者三月
乙未有流星大小西行不可稱數至曉乃息占曰民流之象四月壬午熒惑入
太微犯右執法月在丙子歲星晝見南斗度中占曰其國有軍容大敗其月己
卯竟夜有流星百餘西南行一大如甌尾長丈餘黑色從河鼓出又曰有兵其
月壬午太白在月南並出東方爲犯占曰有破軍死將王者亡地七月甲午月
犯心心爲宋地其月丙午月犯南斗占曰大臣誅其月乙卯熒惑犯氐氐兗州
分野十月辛巳太白入氐占曰春穀貴十一月癸巳太白犯房占曰牛多死其
年四方反叛內兵大出六師親戎昭太后崩大將殷孝祖爲南賊所殺尙書右
僕射蔡興宗以熒惑犯右執法自解不許九月諸方反者皆平多有歸降者後
失淮北西州地彭城兗州並爲虜所沒民流之驗也彭城宋分也吳春穀貴民
飢明年牛多疾死詔太官停宰牛
泰始三年六月甲辰月犯東井占曰軍將死熒惑犯輿鬼占曰金錢散又曰不
出六十日必大赦八月癸卯天子以皇后六宮衣服金釵雜物賜北征將士明
年二月護軍王玄謨薨
泰始四年六月壬寅太白犯輿鬼占曰民大疾死不收其年普天大疫
泰始五年二月丙戌月犯左角占曰三年天子惡之三月庚申月犯建星占曰
易相十月壬午月犯畢占曰天子用法誅罰急貴人有死者其月丙申太白犯
亢占曰收斂國兵以備北方其年冬建安王休仁解揚州桂陽王休範爲揚州
揚州牧前後常宰相居之易相之驗也七年晉平王休祐建安王休仁並見殺
時失淮北立戍以備防北虜後三年宮車晏駕
泰始六年正月辛巳月犯左角同前占八月壬辰熒惑犯南斗南斗吳分十一
月乙亥月犯東北轅占曰大人當之又曰大臣有誅者二年殺揚州刺史王景
文宮車晏駕

後廢帝元徽三年七月丙申太白入角犯歲星占曰角爲天門國將有兵事占於角太白與木星會殺軍在外破軍殺將其月丁巳太白入氐氐爲天子宿宮太白兵凶之星八月己巳太白犯房北頭第二星占曰王失德九月癸卯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占同大人當之國易政十月丙戌歲星入氐占曰諸侯人君有夾入宮者十一月庚戌月入太微奄屏西南星占曰貴者失勢四年七月建平王景素據京邑反時廢主凶悖無度五年七月殞安成王入纂皇祚三年齊受禪

元徽四年三月乙巳朔月犯房北頭第一星進犯鍵閉星占曰有謀伏甲兵在宗廟中天子不可出宮下宮多暴事九月甲辰填星犯太微西蕃占曰立王一曰徙王又曰大人憂時廢帝出入無度卒以此殞安成王立

元徽五年正月戊申月犯南斗第五星與前同占四月丁巳熒惑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人憂近期六十日遠期六月日又曰人君惡之其月丙子太白犯輿鬼西北星占曰大赦五月戊申太白晝見午上光明異常占曰更姓六月壬戌月犯鉤鈐星占曰有大令其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與前同占七月廢帝殞大赦天下後二年齊受禪

順帝昇明元年八月庚申月入南斗犯第三星與前同占九月丁亥太白在翼晝見經天占曰更姓閏十二月癸卯夜月奄南斗第四星與前同占

宋書卷二十六

宋書卷二十六考證

天文志四十二月太白犯西建中央星○臣承祚按星圖有天建星無西建星西字疑天字之訛

其月丙辰黑氣貫宿○臣承祚按宿字上必有脫字

近期六十日遠期六月日○月一本作百

宋書卷二十六考證

3

梁 沈約 撰

志第十七

符瑞上

夫體睿窮幾含靈獨秀謂之聖人所以能君四海而役萬物使動植之類莫不各得其所百姓仰之懽若親戚芬若椒蘭故為旗章輿服以崇之玉璽黃屋以尊之以神器之重推之於兆民之上自中智以降則萬物之為役者也性識殊品蓋有愚暴之理存焉見聖人利天下謂天下可以為利見萬物之歸聖人謂之利萬物力爭之徒至以逐鹿方之亂臣賊子所以多於世也夫龍飛九五配天光宅有受命之符天人之應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而聖人則之符瑞之義大矣

赫胥燧人之前無聞焉

太昊帝宓犧氏母曰華胥燧人之世有大迹出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有聖德燧人氏沒宓犧代之受龍圖畫八卦所謂河出圖者也有景龍之瑞

炎帝神農氏母曰女登遊於華陽有神龍首感女登於常羊山生炎帝人身牛首有聖德致大火之瑞嘉禾生醴泉出

黃帝軒轅氏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照郊野感而孕二十五月而生黃帝於壽丘弱而能言龍顏有聖德劾百神朝而使之應龍攻蚩尤戰虎豹熊羆四獸之力以女魃止淫雨天下既定聖德光被羣瑞畢臻有屈軼之草生於庭佞人入朝則草指之是以佞人不敢進有景雲之瑞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曰景星黃帝黃服齋於中宮坐於玄扈洛水之上有鳳凰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麒麟在囿神鳥來儀有大螻如羊大螾如虹黃帝以土氣勝遂以土德王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天霧三日三夜晝昏黃帝以問天老力牧容成曰於公何如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乃召史卜之龜燋史曰臣不能占也其問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不違聖智故燋霧除遊於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魚流於海得圖書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軒轅軒轅接萬神於明庭今寒門谷口是也

帝摯少昊氏母曰女節見星如虹下流華渚既而夢接意感生少昊登帝位有鳳凰之瑞

帝顓頊高陽氏母曰女樞見瑤光之星貫月如虹感己於幽房之宮生顓頊於若水首戴干戈有聖德生十年而佐少昊氏二十而登帝位

帝嚳高辛氏生而駢齒有聖德代高陽氏王天下使鼓人拊鞞鼓擊鍾磬鳳凰鼓翼而舞

帝堯之母曰慶都生於斗維之野常有黃雲覆護其上及長觀於三河常有龍隨之一旦龍負圖而至其文要曰亦受天祐眉八彩鬢髮長七尺二寸面銳上豐下足履翼宿既而陰風四合赤龍感之孕十四月而生堯於丹陵其狀如圖及長身長十尺有聖德封於唐夢攀天而上高辛氏衰天下歸之在帝位七十年景星出翼鳳凰在庭朱草生嘉禾秀甘露潤醴泉出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廚中自生肉其薄如箑搖動則風生食物寒而不臭名曰箑脯又有草夾階而生月朔始生一莢月半而生十五莢十六日以後日落一莢及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名曰蓂莢一曰曆莢歸功於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修壇場於河雒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二月辛丑昧明禮備至於日昃榮光出河休氣四塞白雲起回風搖乃有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而止吐甲圖而去甲似龜背廣九尺其圖以白玉為檢赤玉為字泥以黃金約以青繩檢文曰闓色授帝舜言虞夏殷周秦漢當授天命帝乃寫其言藏於東序後二年二月仲辛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退俟至於下昃赤光起玄

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止於壇其書言當禪舜遂讓舜

帝舜有虞氏母曰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於姚墟目重瞳子故名重華龍顏大口黑色身長六尺一寸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衣自傍而出耕於歷山夢眉長與髮等及即帝位蓂莢生於階鳳凰巢於庭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西王母獻白環玉玦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筦未罷而天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桴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頓伏樂正狂走舜乃擁璿持衡而笑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石笙筦乎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於時和氣普應慶雲興焉若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囷百工相和而歌慶雲帝乃倡之曰慶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羣臣咸進稽首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精華以竭褰裳去之於是八風修通慶雲叢聚蟠龍奮迅於其藏蛟魚踊躍於其淵龜鼈咸出其穴遷虞而事夏舜乃設壇於河依堯故事至於下昃榮光休氣至黃龍負圖長三十二尺廣九尺出於壇畔赤文綠錯其文言當禪禹

帝禹有夏氏母曰修己出行見流星貫昴夢接意感既而吞神珠修己背剖而生禹於石紐虎鼻口兩耳參鏤首戴鉤鈐匈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長有聖德長九尺九寸夢自洗於河以手取水飲之又有白狐九尾之瑞當堯之世舜舉之禹觀於河有長人白面魚身出曰吾河精也呼禹曰文命治淫言訖授禹河圖言治水之事乃退入於淵禹治水既畢天錫玄珪以告成功夏道將興草木暢茂青龍止於郊祝融之神降於崇山乃受舜禪即天子之位洛出龜書六十五字是為洪範此謂洛出書者也南巡狩濟江中流有二黃龍負舟舟人皆懼禹笑曰吾受命於天屈力以養人生性也死命也奚憂龍哉龍於是曳尾而逝

高辛氏之世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吞之遂孕匈剖而生契長為堯司徒成功於民受封於商後十三世生主癸主癸之妃曰扶都見白氣貫月意感以乙日生湯號天乙豐下銳上皙而有髯句身而揚聲身長九尺臂有四肘是為殷湯湯在亳能修其德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湯乃東至於洛觀帝堯之壇沈璧退立黃魚雙踴黑鳥隨魚止於壇化為黑玉又有黑龜並赤文成字言夏桀無道湯當代之檮杌之神見於邳山有神牽白狼銜鉤而入商朝金德將盛銀自山溢湯將奉天命放桀夢及天而䑛之遂有天下商人後改天下之號曰殷

高辛氏之世妃曰姜嫄助祭郊禖見大人跡履之當時歆如有人道感己遂有身而生男以為不祥棄之阨巷羊牛避而不踐又送之山林之中會伐林者薦覆之又取而置寒冰上大鳥來以一翼藉覆之姜嫄以為異乃收養焉名之曰棄枝頤有異相長為堯稷官有功於民后稷之孫曰公劉有德諸侯皆以天子之禮待之初黃帝之世讖言曰西北為王期在甲子昌制命發行誅旦行道及公劉之後十三世而生季歷季歷之十年飛龍盈於殷之牧野此蓋聖人在下位將起之符也季歷之妃曰大任夢長人感己溲於豕牢而生昌是為周文王龍顏虎肩身長十尺匈有四乳太王曰吾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季歷之兄曰太伯知天命在昌適越終身不反弟仲雍從之故季歷為嗣以及昌昌為西伯作邑於豐文王之妃曰太姒夢商庭生棘太子發植梓樹於闕間化為松柏棫柞以告文王文王幣告羣臣與發並拜告夢季秋之甲子赤爵銜書及豐止於昌戶昌拜稽首受之其文要曰姬昌蒼帝子亡殷者紂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遣汝師以佐昌臣太祖史疇為禹卜畋得皋陶其兆如此王至於磻谿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答曰望釣得玉璜其文要曰姬受命昌來提撰爾雒鈐報在齊尚出遊見赤人自雒出授尚書曰命曰呂佐昌者子文王夢日月著其身又鸑鷟鳴於岐山孟春六旬五緯聚房後有鳳凰銜書遊文王之都書又曰殷帝無道虐亂天下皇命已移不得復久靈祇遠離百神吹去五星聚房昭理四海文王既沒太子

發代立。是爲武王。武王駢齒望羊。將伐紂。至於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咸曰。紂可伐矣。武王不從。及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乃伐紂。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王俯取魚。長三尺。目下有赤文成字。言紂可伐。王寫以世字。魚文消。燔魚以告天。有火自天止於王屋。流爲赤烏。烏銜穀焉。穀者。紀后稷之德。火者。燔魚以告天。天火流下。應以吉也。遂東伐紂。勝於牧野。兵不血刃。而天下歸之。乃封呂望於齊。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宮。武王沒。成王少。周公旦攝政七年。制禮作樂。神鳥鳳凰見。蓂莢生。乃與成王觀於河洛。沈璧。禮畢。王退。俟至於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至。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禮於洛。亦如之。玄龜青龍蒼光止於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言自周公訖於秦漢盛衰之符。麒麟遊苑。鳳凰翔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魯哀公十四年。孔子夜夢三槐之間。豐沛之邦。有赤煙氣起。乃呼顏淵子夏往視之。驅車到楚西北范氏街。見芻兒摘麟。傷其左前足。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爲赤誦。名子喬。字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邪。兒曰。見一禽。巨如羔。羊頭。上有角。其末有肉。孔子曰。天下已有主也。爲赤劉。陳項爲輔。五星入井。從歲星。兒發薪下麟示孔子。孔子趨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圖。廣三寸。長八尺。每卷二十四字。其言赤劉當起。曰周亡。赤氣起。大耀興。玄丘制命。帝卯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星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黃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禾子。天下服。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之母夢赤鳥若龍戲己。而生執嘉。是爲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爲昭靈后。昭靈后游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昭靈后取而吞之。又寢於大澤。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上皇視之。見蛟龍在其上。遂有身而生季。是爲高帝。高帝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微時數從王媼武負貰酒。醉臥。上常有光怪。每留飲。售輒數倍。武負異之。輒折其契。單父人呂公好相人。見高帝。謂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妻媼怒呂公曰。公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沛令善公求不與。何妄許劉季。呂公曰。非女子所知。卒與高帝。生惠帝魯元公主。呂后嘗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饋之食。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二子。見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相魯元公主。亦貴。老父已去。高帝適從傍舍來。呂后具言之。高帝追問老父。老父曰。向者夫人兒子之貴。皆以君。相君貴不可言。高帝被飲。夜行徑澤中。前人反曰。有大蛇當道。願還。高帝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而過。後人來者。見老嫗守蛇曰。向者赤帝子過殺之。見者疑嫗爲詐。欲笞之。忽然不見。具以狀告高帝。帝心喜。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高帝隱於芒碭山澤之間。呂后常知其處。高帝怪問之。對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知之。高帝爲沛公。入秦。五星聚於東井。歲星先至而四星從之。占曰。以義取天下。初。張良遊於下邳沂水之上。有老父來。直至良前而墮其履。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以其老。乃下取。跪進。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父去里所。復來曰。孺子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怪之。跪應曰。諾。五日。良往。父已先來。怒曰。何與長者期而後也。五日更與我會此。凡三期而良先至。父老喜曰。不當如是耶。即出懷中一卷書與之曰。讀之。此爲王者師。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以黃石篇爲他人說。皆不省。唯高帝悅焉。良曰。此殆天所授矣。五年而成帝業。後十三年。張良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寶而祠之。死與合葬。

文帝之母薄姬。魏豹爲魏王。納之後宮。許負相之。當生天子。魏王豹於是背漢。漢高帝擊虜。而薄姬輸織室。高帝見而美之。內於後宮。歲餘乃得幸。將見幸。薄姬言。妾昨夢青龍據妾心。高帝曰。我是也。吾爲爾成之。一御而生文帝。

景帝王皇后初嫁爲金王孫妻。母臧兒卜筮曰。當貴。乃奪金氏而納太子宮。生男。男方在身。夢日入其懷。以告太子。太子曰。是貴徵也。生男。是爲武帝。

武帝趙婕妤家在河閒生而兩手皆拳不可開武帝巡守過河閒望氣者言此有奇女天子氣召而見之武帝自披其手即時申得一玉鉤由是見幸號曰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大有寵十四月生男是爲昭帝號曰鉤弋子武帝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子亦然乃名其門曰堯母門

昭帝元鳳二年正月太山萊蕪山南民夜聞讻讻有數千人聲晨往視之見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三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立後白鳥數千集其傍又上林苑中柳樹斷臥地一朝自起生枝葉蟲齧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己立陳留襄邑王社怨樹至長安博士眭孟占之曰石陰類太山岱宗王者禪代之處將有廢故之家姓公孫名病己從白衣爲天子者時昭帝幼少霍光輔政以孟妖言誅之及昭帝崩昌邑王又廢光立宣帝武帝曾孫本名病己在民閒白衣三世如孟言焉

元帝王皇后齊田氏之苗裔祖父翁孺自東平陵徙元城元城建公曰昔春秋沙鹿崩晉史卜之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鹿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乎今翁孺之徙正值其地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地後八十年當有貴女興天下翁孺生禁禁妻李氏方妊身夢月入其懷生女是爲元后每許嫁未行所許者輒死卜相者云當大貴遂爲元帝皇后生成帝

初秦始皇世有長人十二身長五丈足跡六尺見於隴西臨洮前史以爲秦亡之徵史臣以爲漢興之符也自高帝至於平帝十二主焉

光武皇帝父爲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宮常封閉哀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光武將產乃開而居之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焉使卜者王長卜之長辟左右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有嘉禾生產屋景天中一莖九穗異於凡禾縣界大豐故名光武曰秀時又有鳳凰集濟陽於是盡宮爲鳳凰之象明年方士有夏賀良者上言哀帝云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將元年稱陳聖劉太平皇帝以厭勝之王莽時善望氣者蘇伯阿望光武所居縣舂陵城郭嗟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莽忌惡漢而錢文有金乃改鑄貨泉以易之既而光武起於舂陵之白水鄉貨泉之文爲白水真人也初起兵望見家南有火光以爲人持火呼之而光遂盛赫然上屬天有頃不見及在河北爲王郎所逼將南濟滹沱河導吏還云河水流澌無船可渡左右皆恐懼帝更遣王霸視之霸往視如吏言霸慮還以實對驚動衆心乃謬云冰堅可渡帝馳進比至而河冰皆合其堅可乘既渡餘數乘車未畢而冰陷前至下博城西疑所之有一白衣老公在道旁曰努力信都爲長安城守去此八十里耳言畢失所在遂至信都投太守任光初光武微時穰人蔡少公曰讖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爲天子國師公劉子駿名秀少公曰國師公是也光武笑曰何用知非僕道士西門君惠等並云劉秀當爲天子光武平定河北還至中山將軍萬脩得赤伏符言光武當受命羣臣上尊號光武辭前至鄗縣諸生彊華又自長安詣鄗上赤伏符文與脩合羣下又請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光武又夢乘赤龍登天乃即位都洛陽營宮闕一夕有門材自至是時琅邪開陽縣城門一夕無故自亡檢所得材即是也遂名其門曰開陽門先是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豬非豬怪將獻之道逢二僮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爲猛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栢東南枝指之則死矣猛因言曰此二僮子名爲寶得其雄者王得其雌者霸於是陳倉人遂棄猛而逐二僮子二僮子化爲雉飛入林陳倉人以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得其雌者化而爲石置之汧渭之閒至文公爲之立祠名曰陳寶祠雄南飛集南陽穰縣其後光武興於南陽光武之初興也隗囂擁衆隴右招集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囂問扶風人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定縱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郡縣治民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禍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閒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瘼今民皆謳吟思漢向仰劉

氏已可知矣隗囂曰先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既感囂言又愍狂狡之不息乃著王命論以救時難辭曰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於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於應天從民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據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亨葅分裂又況幺麽不及數子而欲闇干天位者乎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奮六翮之用楶棁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嬰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從流趨時如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才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雷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多靈異有殊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覩貌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應不同斯度而欲昧於權利越久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鈇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無貪不可幾為二母之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隗囂不納果敗

漢元成世道士言讖者云赤厄三七三七二百一十年有外戚之篡祚極三六當有龍飛之秀興復祖宗及莽篡漢漢二百一十年矣莽十八年而敗光武興焉

明帝初生豐下銳上赤色似堯終登帝位

和帝鄧皇后祖父禹佐命光武嘗曰我將百萬人未嘗妄殺一人子孫當大興后少時相者蘇大見后驚曰此成湯之骨法也貴不可言后嘗夢登梯以手捫天天體蕩蕩正青而滑有若鍾乳者后仰吮之以訊之占夢占夢者曰堯攀天而止湯夢及天而吮之此皆非常夢也既而入宮遂登尊位安帝未即大位在邸數有神光赤蛇嘉應照曜室內磐紆殿屋牀第之閒後遂入承大統

初桓帝之世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曰後五十年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閒其鋒不可當靈帝熹平五年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太史令單颺曰此何祥也颺曰其國後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天事恆象此其徵也內黃殷登嘿記之其後曹操起於譙是為魏武帝建安五年於黃星見之歲五十年矣而武帝破袁紹天下莫敵

春秋讖曰代漢者當塗高也漢有周舒者善內學人或問之舒曰當塗高者魏

也餘既沒譙周又問術士杜瓊曰周徵君以為當塗高魏也其義何在瓊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以類言耳又問周曰寧復有所怪邪周曰未達也瓊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曰魏者大也曹者衆也衆而且大天下之所歸乎建安十八年武帝為公又進爵為王二十五年武帝薨太子丕嗣為魏王是為文帝文帝始生有雲青色員如車蓋當其上終日望氣者以為至貴之祥非人臣之氣善相者高元呂曰其貴不可言延康元年三月黃龍又見譙殿登猶存歎曰黃龍見於熹平也單颺云不及五十年亦當復見今四十五年矣颺之言其驗茲乎十月饒安言白虎見八月石邑言鳳凰集又有麒麟見十月漢帝禪位於魏魏王辭讓不受博士蘇林董巴上言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吝色舜發畎畝而居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間不替漏刻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諭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稽天命下違民情臣謹按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於今年此月昭晳分明謹條奏如左唯陛下還恩易慮以時即位顯告上帝布詔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其所陳事曰天有十二次以為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凡十二次所在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星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又曰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十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為將討黃巾是歲改年為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武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茲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於子治成於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法天下布德於民也魏以政制天下與詩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衞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衞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於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其於行運合於堯舜授受之次魏王猶未許大史丞許芝又上天文祥瑞自建安三年十二月戊辰有新天子氣見於東南到今積二十三年建安十年彗星出庫樓歷犯氐房宿北入天市犯北斗紫微氐為天子宿宮路寢所止房為天子明堂政教之首北斗七星主尊輔象近臣紫微者北極最尊此除掃漢家之大異也建安十八年秋歲星鎮星熒惑俱入太微逆行留守帝坐百有餘日歲星入太微人主改姓鎮星入太微內有兵亂人主以弱三者漢改姓易代之異也建安十九年正月白虹貫日易傳曰后妃擅國白虹貫日建安二十一年五月朔己亥日蝕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彗星晨見東方二十餘日夕出西方犯歷五車東井五諸侯文昌軒轅太微鋒炎刺帝坐彗者除舊布新亡惡興聖之異也建安二十四年二月晦壬子日蝕日者陽精月為侯王而以亥子日蝕皆水滅火之異也延康元年九月十日黃昏時月蝕熒惑過人定時熒惑出營室宿羽林月為大臣侯王之象熒惑火精漢氏之行占曰漢家以兵亡延康元年九月二十日剝卦天子氣不見皆崩亡之異也熒惑火精行縮日一度有餘故太史令王昱以為漢家衰亡之極熒惑大而赤色光不明赤而小與小星無別皆漢家衰亡之異也易傳曰上下流通聖賢昌厥應帝德鳳凰翔萬民喜樂無咎殃易傳又曰聖人受命厥應鳳凰下天子屬易傳又曰黃龍見天災將至天子絀聖人出黃龍以戊己日見五色文章皆具聖人得天受命黃龍以戊寅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易傳又曰聖人清靜行中正賢人至民從命厥應麒麟來春秋玉版讖曰代赤者魏公子春秋佐助期曰漢以許昌失天下故白馬令甘陵李雲上事言許昌氣見當塗高已萌欲使漢家防絕萌芽今漢都許日以微弱當居許昌以失天下當塗高者魏也魏者象魏兩闕之名當道而高大者也魏當代漢如李雲之言也春秋佐助期又曰漢以蒙孫亡說者以蒙孫直漢二十四帝童蒙愚惑以弱亡漢帝少時名為董侯名不正蒙亂荒惑其子孫以弱亡也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紀火光不橫一聖明聽四百之外易姓而王天下歸功致太平此魏王之姓諱著見圖

讖也易運期曰言居東西有午兩日並光日居下其爲主及爲輔五八四十黃
氣受真人出言午許字兩日昌字漢當以許亡魏當以許昌今際會之期在許
是其大效也易運期又曰鬼在山禾女連王天下於是魏王受漢禪柴於繁陽
有黃爲銜丹書集於尙書臺於是改元爲黃初漢中平二年洛陽民譌言虎賁
寺有黃人觀者日數萬道路斷絕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云蒼天已死黃天當立
此魏氏依劉向自云土德之符也先是周敬王之四十七年宋景公問大夫邢
史子臣天道何祥對曰後五年五月丁亥臣將死死後五年五月丁卯吳將亡
亡後五年君將終終後四百年邾王天下皆如其言邾王天下蓋謂魏國之後
言四百年則錯疑年代久遠傳記者謬誤

高貴鄉公初生有光氣照燿室屋其後即大位

劉備身長七尺七寸垂手過膝顧自見耳洛書甄燿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備
合帝際洛書寶予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不敗洛書錄運期曰
九侯七傑爭民命炊骸道路誰使主者玄且來備字玄德故云玄且來也孝經
鉤命決曰帝三建九會備先是術士周羣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丈如此積
年每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應之建安二十二年中屢有氣如旗從西竟東中
天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太白熒惑鎮星從歲星又黃龍見犍爲武陽
之赤水九日乃去關羽在襄陽男子張嘉王休獻玉璽備後稱帝於蜀

孫堅之祖名鍾家在吳郡富春獨與母居性至孝遭歲荒以種瓜爲業忽有三
少年詣鍾乞瓜鍾厚待之三人謂鍾曰此山下善可作冢葬之當出天子君可
下山百步許顧見我去即可葬也鍾去三十步便反顧見三人並乘白鶴飛去
鍾死即葬其地地在縣城東冢上數有光怪雲氣五色上屬天衍數里父老相
謂此非凡氣孫氏其興矣堅母生堅夢腸出繞吳昌門以告鄰母鄰母曰安知
非吉祥也昌門吳郭門也堅生而容貌奇異堅妻吳氏初姙子策夢月入其懷
後孕子權又夢日入懷告堅曰昔姙策夢月入懷今又夢日入懷何也堅曰日
月陰陽之精極貴之象吾子孫其興乎權方頤大口紫髯長上短下漢世有劉
琬者能相人見權兄弟曰孫氏兄弟雖各才智明達然祿胙不終惟中弟孝廉
形貌奇偉骨體不恆有大貴之表年又最壽爾其識之權時爲孝廉初秦始皇
東巡濟江望氣者云五百年後江東有天子氣出於吳而金陵之地有王者之
勢於是秦始皇乃改金陵曰秣陵塹北山以絕其勢至吳又令囚徒十餘萬人
掘汙其地表以惡名故曰囚卷縣今嘉興縣也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於斗
牛之閒江東有天子氣獻帝興平中吳中謠言黃金車班蘭耳闓昌門出天子
魏文帝黃初三年舉兵武昌並言黃龍鳳凰見其年權稱尊號年至七十一而
薨權子休初封琅邪王夢乘龍上天顧不見尾後得大位其子被廢

漢元成之世先識之士有言曰魏年有和當有開石於西三千餘里繫五馬文
曰討曹及魏之初興也張掖刪丹縣金山柳谷有石生焉周圍尋中高一仞蒼
質素章有五馬麟鹿鳳凰仙人之象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太和至
青龍三年柳谷之玄川溢涌石形改易狀似靈龜廣一丈七尺一寸圍五丈八
寸立於川西有石馬十二其一仙人騎之其一騎羈其五有形而不善成其五
成形又有一牛八卦列宿孛星之象有玉匣關蓋於前有玉玦二玉璜一又有
麒麟鳳凰白虎馬牛於中布列有文字曰上上三天王述大會討大曹金但取
之金立中大金馬一匹中正大吉關壽此馬甲寅述水凡三十五字石色蒼而
物形及字並白石書之皆隆起魏明帝惡其文有討曹鑿去爲計以蒼石塞之
宿昔而白石滿焉當時稱爲祥瑞班下天下處士張辟曰夫神兆未然不追往
事此蓋將來之休徵當今之怪異也既而晉以司馬氏受禪太尉屬程猗說曰
夫大者盛之極也金者晉之行也中者物之會也吉者福之始也此言司馬氏
之王天下感德而生應正吉而王之符也猗又爲贊曰皇德退通實降嘉靈乾
生其象坤育其形玄石既表素文以成瑞虎合仁白麟燿精神馬自圖金言其
形體正而王中允克明關壽無疆於萬斯齡宣帝有狼顧之相能使面正向後
而身形不異魏武帝嘗夢有三匹馬在一槽中共食其後宣帝及景文相繼爲
宰相遂傾曹氏文帝未立世子有意於齊獻王攸武帝時爲中撫軍懼不立以
相見示裴秀秀言於文帝曰中撫軍振髮籍地垂手過膝天表如此非人臣之
相也由是得立及嗣晉位其月襄武縣言有大人相長三丈餘足跡三尺一寸

白髮黃單衣黃巾柱杖呼民王始語云今當太平頃之受魏禪
武帝咸寧元年大風吹帝社樹折有青氣出社中占者以爲東莞有天子氣時瑯邪武王伷封東莞伷元帝祖也元帝以咸寧二年夜生有光照室室內盡明有白毛生於日角之左眼有精光爛隨惠帝幸鄴成都王穎殺東安王繇繇元帝叔父也帝懼欲出奔而月明微候急四衢斷絕不得去有頃天陰風雨大至候者皆休乃得去初武帝伐吳瑯邪武王伷率衆出塗中而王渾過歷陽王濬已次近路孫晧欲降送天子璽綬近越二將而遠送詣伷識者咸怪之吳之未亡也吳郡臨平湖一旦自開湖邊得石函中有小青石刻作皇帝字舊言臨平湖塞天下亂開則天下太平吳人以爲美祥俄而吳滅後元帝興於江左吳亡後將山上常有紫雲數術者亦云江東猶有帝王氣又謠言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龍元帝與西陽汝南南頓彭城五王過江而元帝升天位讖書曰銅馬入海建業期元帝小字銅環永嘉初元帝以安東將軍鎭建業時歲塡星辰太白四星聚於牛女之間常瘦回進退愍帝建興四年晉陵武進人陳龍在田中得銅鐸五枚柄口皆有龍虎形又有將雛雞雀集其前皆驅去復還至於再三又有鵝三四頭高飛且鳴周回東西晝夜不下如此者六七日會稽剡縣陳清又於井中得棧鐘長七寸二分口徑四寸其器雖小形制甚精上有古文書十八字其四字可識云會稽徵命豫章有大樟樹大三十五圍枯死積久永嘉中忽更榮茂景純並言是元帝中興之應初武帝太康三年建鄴有寇餘姚人伍振筮之曰寇已滅矣三十八年揚州有天子至元帝即天位果三十八年先是宣帝有寵將牛金屢有功宣帝作兩口榼一口盛毒酒一口盛善酒自飲善酒毒酒與金金飲之即斃景帝曰金名將可大用云何害之宣帝曰汝忘石瑞馬後有牛乎元帝母夏侯妃與瑯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愍帝之立也改毗陵爲晉陵時元帝始霸江揚而戎翟稱制西都微弱子貢以爲晉將滅於西而興於東之符也
宋武帝居在丹徒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於墓樹皇考以高祖生有奇異名爲奇奴皇妣既殂養於舅氏改爲寄奴焉少時誕節嗜酒自京都還息於逆旅逆旅嫗曰室內有酒自入取之帝入室飲於盎側醉臥地時司徒王謐有門生居在丹徒還家亦至此逆旅逆旅嫗曰劉郎在室內可入共飲酒此門生入室驚出謂嫗曰室內那得此異物嫗遽入之見帝已覺矣嫗密問向何所見門生曰見有一物五采如蛟龍非劉郎門生還以白謐謐戒使勿言而與結厚帝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沙門曰江表尋當喪亂拯之必君也帝患手創積年沙門出懷中黃散一裹與帝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瘳也倏忽不見沙門所在以散傅創即愈餘散帝寶錄之後征伐屢被傷通中者數矣以散傅之無不立愈自少至長目中常見二龍在前始尙小及貴轉大晉陵人韋叟善相人相帝曰君貴不可言願無相忘晉安帝義熙初帝始康晉亂而興霸業焉廬江霍山常有鐘聲十二帝將征關洛霍山崩有六鐘出制度精奇上有古文書一百六十字襄州有沙門法稱將死語其弟子普嚴曰嵩皇神告我云江東有劉將軍是漢家苗裔當受天命吾以三十二璧鎭金一餅與將軍爲信三十二璧者劉氏卜世之數也普嚴以告同學法義法義以十三年七月於嵩高廟石壇下得玉璧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漢中城固縣水際忽有雷聲俄而岸崩得銅鐘十二枚又冀縣民宋耀得嘉禾九穗後二年而受晉禪孔子有讖曰二口建戈不能方兩金相刻發神鋒空穴無主奇入中女子獨立又爲雙二口建戈劉字也晉氏金行劉姓又有金故曰兩金相刻空穴無主奇入中爲寄字女子獨立又爲雙奴字晉既禪宋太史令駱達奏陳天文符讖曰去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月太白星晝見經天凡七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義熙元年至元熙元年十一月朔日有蝕之凡四皆蝕從上始臣民失君之象也義熙十一年五月三日彗星出天市其芒埽帝坐天市在房心之北宋之分野得彗柄者興此除舊布新之徵義熙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五虹見於東方占曰五虹見天子黜聖人出義熙七年八月十一日新天子氣見東南十二年北定中原崇進宋公歲星裂回房心之間大火宋之分野與武王克殷同得歲星之分者應王也十一年以來至元熙元年月行失道恆北入太微中占月入太微庭王入爲主十三年十月塡星入太微積留七十餘日到十四年八月十日又入太微不

去到元熙元年積二百餘日占填星守太微亡君之戒有立王有徙王十四年五月十七日茀星出北斗魁中占曰星茀北斗中聖人受命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彗星出太微中彗柄起上相星下芒尾漸長至十餘丈進埽北斗及紫微中占曰彗星出太微社稷亡天下易政入北斗帝宮空一占天下得召人召人聖主也一曰彗孛紫微天下易主十四年十月一日熒惑從入太微鉤己至元年四月二十七日從端門出積屍留二百六日繞填星熒惑與填星鉤己天廷天下更紀十四年十二月歲太白辰裹回居斗牛之間經旬斗牛曆數之起占曰三星合是謂改立元熙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四黑龍登天易傳曰冬龍見天子亡社稷大人應天命之符金雌詩云大火有心水抱之悠悠百年是其時火宋之分野水宋之德也金雌詩又曰云出而兩漸欲舉短如之何乃相岨交哉亂也當何所唯有隱巖殖禾黍西南之朋困桓父兩云玄字也短者云祚短也巖隱不見唯應見谷殖禾谷邊則聖諱炳明也易曰西南得朋故能困桓父也劉向讖曰上五盡寄致太平草付合成集羣英前句則陛下小諱後句則太子諱也十一年五月西明門地陷水涌出毀門扉閫西者金鄉之門爲水所毀此金德將衰水德方興之象也太興中民於井中得棧鐘上有古文十八字晉自宣帝至今數滿十八傳義熙八年太社生桑尤明著者也夫六亢位也漢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今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三代數窮咸以六年少帝即位景平三年四月有五色雲見西方時文帝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尋即大位文帝元嘉中謠言錢唐當出天子乃於錢唐置戍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之與錢音相近也太宗爲徐州刺史出鎮彭城昭太后賜以大珠鹿盧劍此劍是御服占者以爲嘉祥前廢帝永光初又謠言湘州出天子幼主欲南幸湘川以厭之既而湘東王即尊位是爲明帝

史臣謹按冀州道人法稱所云玉璧三十二枚宋氏卜世之數者蓋卜年之數也謂卜世者謬其言耳三十二者二三十則六十矣宋氏受命至於禪齊凡六十年云

宋書卷二十七

宋書卷二十七考證

符瑞志上龍尬是奐尾而斷○斷監本作齒今改正

孝經中黃讖曰日載東紀火光不橫一聖明聰○臣縣按日載東者曹也曹古文作響不橫一者丕也下文所謂帝之姓諱見圖讖也然則紀火光自應作絕火光言炎漢亡也

堅母生堅夢腸出繞吳昌門○生一本作姙

元帝母夏侯妃與琅邪國小史姓牛私通而生元帝○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晉元帝爲牛氏子其說始於沈約而魏收島夷傳因之唐貞觀修晉書亦取焉王劭謂沈約事造奇說以誣前代劉知幾亦以爲非而致堂乃謂睿帝冒姓司馬過矣

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四一本作三者誤

宋書卷二十七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十八

符瑞中

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麕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黄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漢武帝元狩元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

漢武帝太始二年三月獲白麟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麒麟五十一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麒麟見頴川陽翟

延光三年八月戊子麒麟見頴川陽翟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麒麟見東郡濮陽

漢獻帝延康元年麒麟十見郡國

吳孫權赤烏元年八月武昌言麒麟見又白麟見建業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麒麟見南郡枝江

晉武帝咸寧五年二月甲午白麟見平原鬲縣

咸寧五年九月甲午麒麟見河南陽城

晉武帝太康元年四月白麟見頓丘

晉愍帝建興二年九月丙戌麒麟見襄平州刺史崔毖以聞

晉元帝大興元年正月戊子麒麟見豫章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麒麟見遼東

鳳凰者仁鳥也不刳胎剖卵則至或翔或集雄曰鳳雌曰凰蛇頭燕頷龜背鼈腹鶴頸雞喙鴻前魚尾青首駢翼鷺立而鴛鴦思首戴德而背負仁項荷義而膺抱信足履正而尾繫武小音中鍾大音中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興八風降時雨食有節飲有儀往有文來有嘉遊必擇地飲不妄下其鳴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上朔夕鳴曰歸昌昏鳴曰固常夜鳴曰保長其樂也徘徘徊徊雍雍喈喈唯鳳凰爲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王道率五音成九德備文武正下國故得鳳之象一則過之二則翔之三則集之四則春秋居之五則終身居之

漢昭帝始元三年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祠其處

漢宣帝本始元年五月鳳凰集膠東

本始四年五月鳳凰集北海

漢宣帝地節二年四月鳳凰集魯羣鳥從之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鳳凰集泰山陳留

元康四年南郡獲威鳳

漢宣帝神爵二年二月鳳凰集京師羣鳥從之以萬數

神爵四年春鳳凰集京師

神爵四年十月鳳凰十一集杜陵

神爵四年十二月鳳凰集上林

漢宣帝甘露三年二月鳳凰集新蔡羣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

漢光武建武十七年十月鳳凰五高八九尺毛羽五采集頴川郡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鳳凰百三十九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二月車駕東巡其月戊子鳳凰集濟南臺縣丞霍收舍樹上賜臺長疑帛十五匹收二十匹尉半之吏卒人三匹鳳凰所過亭部無出今年田租賜男子爵人二級

延光三年十月壬午鳳凰集京兆新豐西界槐樹

漢桓帝元嘉元年十一月鳳凰見濟陰巳氏

漢靈帝光和四年秋五色大鳥見新城羣鳥隨之民皆謂之鳳凰

漢獻帝延康元年八月石邑縣言鳳凰集又郡國十三言鳳凰見

吳孫權黃武五年七月，蒼梧言鳳凰見。
孫權黃龍元年四月，樊口武昌並言鳳凰見。
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於春申。
吳孫晧寶鼎四年正月，西苑言鳳凰集。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見上黨高都。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二見河南山陽。
泰始元年十二月，鳳凰三見馮翊下邽。
晉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凰將九子見鄖鄉之豐城。十二月甲子，又見豐城，衆鳥隨從。
升平五年四月己未，鳳凰集沔北，至於辛酉，百姓聚觀之。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戊戌，鳳凰見會稽山陰。
文帝元嘉十四年三月丙申，大鳥二集秣陵民王顗園中李樹上，大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采五色，聲音諧從，衆鳥如山雞者隨之，如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曰鳳凰里。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凰見丹徒渴賢亭，雙鵠爲引，衆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
神鳥者，赤神之精也，知音聲清濁和調者也。雖赤色而備五采，雞身，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樂處幽隱，風俗從則至。
漢宣帝五鳳三年三月辛丑，神鳥集長樂宮東闕樹上，又飛下地，五采炳發，留十餘刻。
漢章帝元和中，神鳥見郡國。
黃龍者，四龍之長也。不漉池而漁，德至淵泉，則黃龍游於池。能高能下，能細能大，能幽能冥，能短能長，乍存乍亡。
赤龍、河圖者，地之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河出龍圖。
漢惠帝二年正月癸酉，兩龍見蘭陵人家井中。
漢文帝十五年春，黃龍見成紀。
漢宣帝甘露元年四月，黃龍見新豐。
漢成帝鴻嘉元年冬，黃龍見真定。
漢成帝永始二年癸未，黃龍見東萊。
漢光武建武十二年六月，黃龍見東阿。
漢章帝元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黃龍四十四見郡國。
元和中，青龍見郡國。
元和中，白龍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元年八月辛卯，黃龍見九真。
延光三年九月辛亥，黃龍見濟南歷城。
延光三年十二月乙未，黃龍見琅邪諸縣。
延光四年正月壬午，黃龍二見東郡濮陽。
漢桓帝建和元年二月，黃龍見沛國譙。
漢桓帝元嘉二年八月，黃龍見濟陰句陽，又見金城允街。
漢桓帝永光元年八月，黃龍見巴郡。
漢獻帝延康元年三月，黃龍見譙，又郡國十三言黃龍見。
魏明帝景初元年二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
魏明帝青龍元年正月甲申，青龍見郟之摩陂井，帝親與羣臣共觀之，既而詔畫工圖寫，龍潛而不見。
魏少帝正元元年十月戊戌，黃龍見鄴井中。
魏少帝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青龍見軹縣井中，凡二。
甘露元年六月，青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甘露二年二月，青龍見溫縣井中。
甘露三年八月甲戌，黃龍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井中。
甘露四年正月，黃龍二見寧陵縣井中。
魏元帝景元元年十二月甲申，黃龍見華陰縣井中。
景元三年二月，青龍見軹縣井中。

劉備未卽位前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

吳孫權黃武元年三月鄱陽言黃龍見

吳孫權黃龍元年四月樊口武昌竝言黃龍見權因此改元作黃龍牙常在軍中進退視其所向命胡綜爲賦

吳孫權赤烏五年三月海鹽縣言黃龍見縣井中二

赤烏十一年雲陽言黃龍見黃龍二又見武陵吳壽光色炫燿

吳孫休永安四年九月市山言白龍見

永安五年七月始新言黃龍見

永安六年四月泉陵言黃龍見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二見濟陰定陶

泰始元年十二月青龍見魏郡湯陰

泰始元年十二月黃龍見河南洛陽洛濱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龍二見太原祁

泰始二年七月壬午黃龍見巴西閬中

泰始三年四月戊午有司奏張掖太守焦勝言玄池縣大柳谷口青龍見

晉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申白龍二見於新興九原居民井中

咸寧二年十月庚午黃龍二見於漢嘉靈關

咸寧二年十一月癸巳白龍二見須度支部

咸寧五年十一月甲寅青龍見京兆霸城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龍三見

太康三年閏月己丑白龍二見濟南歷城

太康五年正月癸卯青龍二見武庫井中帝親往觀之

太康六年九月白龍見京兆陰槃

太康九年十二月戊申青龍一見魯國公丘居民井中

晉惠帝元康七年三月己酉朔成皐縣獄有龍昇天

宋武帝永初元年七月青龍見義興陽羨

永初元年八月青龍二見南郡江陵

文帝元嘉十三年九月己酉會稽郡西南向曉忽大光明有青龍騰躍凌雲久而後滅吳興諸處竝以其日同見光景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十月己丑永嘉永寧見黃龍自雲而下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黑龍見玄武湖北苑丞王世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戊戌黑龍見玄武湖東北陂揚州野吏張立之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辛亥黃龍見會稽太守孟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廣陵有龍自湖水中升天百姓皆見

孝武帝孝建二年七月癸丑黃龍見石頭城外水濱中護軍湘東王諱以聞

孝建三年五月己未龍見臨川郡江州刺史東海王禕以聞

孝武大明元年五月癸亥黑龍見晉陵占石邨改邨爲津里

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湛清漁獵山川從時則出五色鮮明三百歲游於蕖葉之上三千歲常游於卷耳之上知存亡明於吉凶禹卑宮室靈龜見

玄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雒出龜書

魏文帝初神龜出於靈池

吳孫權時靈龜出會稽章安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甲辰朐䏰縣獲靈龜以獻

晉長沙王乂坐同產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玉下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二尺餘時人以爲復國之祥

宋文帝元嘉十九年四月戊申白龜見吳興餘杭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四月辛卯白龜見吳興餘杭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獲白龜以獻

孝武帝大明三年三月戊子毛龜見宣城廣德太守張辨以獻

大明四年六月壬寅車駕幸籍田白龜見於千畝尚書右僕射劉秀之以獻

大明七年八月乙未毛龜見新安王子鸞第獲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八月丙辰朔四眼龜見會稽會稽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

泰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爻卦太守劉勰以獻
泰始六年九月己巳八眼龜見吳興故鄣太守褚淵以獻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義興陽羨縣獲毛龜太守王蘊以獻
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毛鳴聲九哀（一作音）
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出白馬朱鬣王者任賢良則見澤馬
者王者勞來百姓則至夏馬驪黑身白鬣尾殷馬駱白身黑鬣尾周馬騂赤身
黑鬣尾
漢章帝元和中神馬見郡國
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神馬鳴南城門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六月甲申朔寧州刺史費統上言所統晉寧之滇池縣
舊有河水周回二百餘里六月二十八日辛亥神馬二匹一白一黑忽出於河
中去岸百步縣民董聰見之
白象者人君自養有節則至
宋文帝元嘉元年十二月丙辰白象見零陵洮陽
元嘉六年三月丁亥白象見安成安復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漢武帝元狩二年三月南越獻馴象
白狐王者仁智則至
晉成帝咸康八年十月燕王慕容皝上言白狢見國內
赤熊佞人遠姦猾息則入國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十二月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到元度以獻
九尾狐文王得之東夷歸焉
漢章帝元和中九尾狐見郡國
魏文帝黃初元年十一月甲午九尾狐見甄城又見譙
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則至
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車駕西巡得白鹿於臨平觀
漢章帝元和中白鹿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六月辛未白鹿見右扶風雝
延光三年七月白鹿見左馮翊
漢桓帝永興元年二月白鹿見張掖
魏文帝黃初元年郡國十九言白鹿及白麋見
晉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白鹿見扶風雝州刺史嚴詢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白鹿見零陵泉陵
太康元年五月甲辰白鹿見天水西縣太守劉辛獲以獻
太康三年七月壬子白鹿見零陵零陵令蔣微獲以獻
晉惠帝元康元年九月乙酉白鹿見交阯武寧
晉愍帝建武元年五月戊子白鹿見高山縣
晉元帝太興三年正月白鹿二見豫章
太興三年四月白鹿見晉陵延陵
晉元帝永昌元年九月白鹿見江乘縣
晉成帝咸和四年五月甲子白鹿見零陵洮陽獲以獻
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光於南郡道遇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
追尋光二百餘步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
咸和九年八月己未白鹿見長沙臨湘
晉成帝咸康二年七月白鹿見豫章望蔡太守桓景獲以獻
晉孝武太元十六年三月癸酉白鹿見豫章望蔡獲以獻
太元十八年五月辛酉白鹿見江乘江乘令田熙之獲以獻
太元二十年九月丁丑白鹿見巴陵清水山荊州刺史殷仲堪以獻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鹿見長沙荊州刺史桓玄以聞
宋文帝元嘉五年七月丙戌白鹿見東莞莒縣岣峨山太守劉玄以聞
元嘉九年正月白鹿見南譙譙縣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四年白鹿見文鄉
元嘉十七年五月甲午白鹿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鹿見譙郡蘄縣，太守鄧琬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白鹿見建康縣，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二月辛未，白鹿見南康贛縣，南康相劉興祖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戊戌，白鹿見交州，交州刺史檀和之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丙辰，白鹿見彭城彭城縣，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獲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朔，白鹿見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九年八月癸酉，白鹿見鄱陽，南中郎將武陵王諱以獻。

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見南瑯邪，南瑯邪太守王僧虔以獻。

元嘉三十年十一月癸亥，白鹿見武建郡，雍州刺史朱脩之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三月庚子，白鹿見臨川西豐縣。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鹿見南平。

大明二年四月己丑，白鹿見桂陽郴縣，湘州刺史山陽王休祐以獻。

大明三年正月癸巳，白鹿見南瑯邪江乘，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

大明三年三月辛卯，白鹿見廣陵新市，太守柳光宗以聞。

大明五年五月丙寅，白鹿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劉延孫以獻。

大明八年六月甲子，白鹿見衡陽郡，湘州刺史江夏王世子伯禽以獻。

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乙亥，白鹿見宣城，宣城太守劉韞以聞。

泰始五年二月己亥，白鹿見長沙，湘州刺史劉韞以獻。

泰始六年十二月乙未，白鹿見梁州，梁州刺史杜幼文以聞。

後廢帝元徽三年二月甲子，白鹿見鬱州，青冀二州刺史西海太守劉善明以獻。

三角獸，先王法度脩則至。闕

一角獸，天下平一則至。闕

六足獸，王者謀及衆庶則至。闕

比肩獸，王者德及矜寡則至。闕

獬豸知曲直，獄訟平則至。闕

白虎，王者不暴虐，則白虎仁，不害物。

漢宣帝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

漢章帝元和二年以來，至章和元年，凡三年，白虎二十九見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八月戊子，白虎二見潁川陽翟。

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虎見。又郡國二十七言白虎見。

吳孫權赤烏六年正月，新都言白虎見。

赤烏十一年五月，鄱陽言白虎仁。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見河南陽翟。

泰始元年十二月，白虎見弘農陸渾。

泰始二年正月己亥，白虎見遼東樂浪。

泰始二年正月辛丑，白虎見天水西。

晉武帝咸寧三年二月乙丑，白虎見沛國。

晉武帝太康元年八月，白虎見永昌南罕。

太康四年七月丙辰，白虎見建平北井。

太康十年十月丁酉，白虎見犍為。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白虎見新昌縣。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三月，白虎見豫章南昌縣西鄉石馬山前。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十一月辛亥，白虎見豫章郡。

太元十九年二月，行鞏令劉啓期言白虎頻見。

太元十九年二月，行溫令趙邳言白虎頻見。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襄陽言騶虞見於新野。

宋武帝永初元年八月癸巳，白虎見枝江。

少帝景平元年十月，白虎見桂陽耒陽。

文帝元嘉十九年十月，白虎見弋陽期思二縣，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亥，白虎見武昌，武昌太守蔡興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丁丑，白虎見蜀郡，二赤虎導前，益州刺史陸徽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四月戊戌白虎見南琅邪半陽山二虎隨從太守王僧達以聞
孝武孝建三年三月壬子白虎見臨川西豐
白狼宣王得之而犬戎服闕
白麞王者刑罰理則至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乙卯白麞見琅邪趙王倫以獻
咸寧三年七月壬辰白麞見魏郡
晉武帝太康三年八月白麞見梁國蒙梁相解隆獲以獻
太康五年九月己酉白麞見義陽
太康七年五月戊辰白麞見汲郡
晉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麞見吳國吳縣內史虞潭獲以獻
晉穆帝永和元年八月白麞見吳國吳縣西界包山獲以獻
永和八年十二月白麞見丹陽永世令徐該獲以獻
永和十二年十一月庚午白麞見梁郡梁郡太守劉遂獲以獻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麞見荊州荊州刺史桓玄以聞
宋少帝景平元年五月癸未白麞見義興陽羨太守王準之獲以獻
景平二年六月白麞見南郡江陽太守王華獻之太祖太祖時入奉大統以爲休祥
文帝元嘉五年四月乙巳白麞見汝南武津太守鄭據獲以獻
元嘉十二年正月白麞見東萊黃縣青冀州刺史王方回以獻
元嘉十九年五月山陽張休宗獲白麞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二十年八月白麞見江夏安陸內史劉思考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己丑白麞見淮南太守王休獲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午白麞見南琅邪太守王遠獲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辛未朔華林園白麞生二子皆白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丙戌白麞見馬頭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正月己丑白麞見濟陰徐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癸丑華林園白麞生一白子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九年六月壬戌白麞見晉陵暨陽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六月癸巳白麞見廣陵南兗州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七月丁丑白麞見東萊曲城縣獲以獻
大明二年正月壬戌白麞見山陽山陽內史程天祚以獻
大明二年二月辛丑白麞見濟北濟北太守殷孝祖以獻
大明五年九月己巳白麞見南陽雍州刺史永嘉王子仁以獻
大明六年四月戊辰白麞見滎陽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獻
大明七年正月庚寅白麞見南陽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以獻
大明七年六月己巳白麞見武陵臨沅太守劉衍以獻
大明七年九月癸未白麞見南陽雝州刺史劉秀之以獻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癸酉白麞見南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泰始三年五月己卯白麞見北海都昌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泰始五年正月癸卯白麞見汝陰樓煩豫州刺史劉勔以獻
明帝泰豫元年十月壬戌白麞見義興國山太守王蘊以獻
後廢帝元徽元年正月甲午白麞見海陵寧海寧海太守孫嗣之以獻
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五月甲寅東宮隊白從陳超獲黑麞於肥如縣皇太子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十月辛巳東宮將魏榮獲青麞於秣陵
元嘉十年十二月營城縣民成公會之於廣陵高郵界獲白麞麂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二月己亥白麂見會稽諸暨縣獲以獻
銀麂刑罰得共民不爲非則至闕
赤兔王者德盛則至闕
比翼鳥王者德及高遠則至闕
赤雀周文王時銜丹書來至
晉愍帝建興三年四月癸酉赤雀見平州府舍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五月赤雀集南平郡府內史臧綽以聞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臨沂縣魯尙斯軍人於城上獲赤雀太傅假黃鉞
江夏王義恭以獻
福草者宗廟肅則生宗廟之中闕
蒼烏者賢君脩行孝慈於萬姓不好殺生則來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丁丑蒼烏見襄陽縣
大明二年四月甲申蒼烏見襄陽雍州刺史王玄謨以獻
甘露王者德至大和氣盛則降
柏受甘露王者耆老見敬則柏受甘露
竹受甘露王者尊賢愛老不失細微則竹葦受甘露
漢宣帝元康元年三月甘露降未央宮
漢宣帝神雀二年二月甘露降京師
神雀四年春甘露降京師
漢宣帝五鳳二年正月甘露降京師
漢成帝元延四年三月甘露降京師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郡國上甘露降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五月戊子夜帝夢見光武帝光烈皇后夢中喜覺悲不能寐明旦上陵百官胡客悉會太常丞上言一日陵樹葉有甘露帝令百官采甘露帝自伏御牀視太后莊器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之具
永平十七年春甘露仍降京師
漢章帝元和中甘露降郡國
漢安帝延光三年四月丙戌甘露下沛國豐
延光三年七月甘露下左馮翊頻陽
漢桓帝延熹三年四月甘露降上郡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甘露降巴郡
魏文帝初郡國三十七言甘露降
魏少帝甘露元年五月鄴及上洛並言甘露降
魏元帝咸熙二年四月南深澤縣言甘露降
吳孫權黃武前建業言甘露降
黃武二年五月曲阿言甘露降
吳孫權赤烏元年三月零陵言甘露降
赤烏九年四月武昌言甘露降
吳孫權嘉禾五年三月武昌言甘露降於禮賓殿
吳孫晧甘露元年四月蔣陵言甘露降
晉武帝泰始十年四月乙亥甘露降西河離石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丙戌甘露降張掖
咸寧元年五月戊午甘露降淸河繹幕
咸寧元年九月甘露降太原晉陽
咸寧二年五月戊子甘露降玄菟郡治
咸寧三年六月戊申甘露降巴郡南充國
晉武帝太康五年三月乙卯甘露降東宮
太康七年四月甘露降京兆杜陵
太康七年五月甘露降魏郡鄴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甘露降樂陵郡
晉愍帝建興元年六月甘露降西平縣
建興三年八月己未甘露降新昌縣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丁丑甘露降壽春
晉元帝大興三年四月甘露降瑯邪費
晉明帝泰寧二年正月巴郡言甘露降
晉成帝咸和四年四月甘露降武昌郡閣前柳樹太守詡以聞
咸和六年三月甘露降寧州城內北園榛桃樹刺史以聞
咸和七年四月癸巳甘露降京邑揚州刺史王導以聞

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廬江襄安縣蔣齊家。

咸和八年四月癸卯甘露降宣城宛陵縣之須里。

咸和九年四月甲寅甘露降吳國錢唐縣右鄉康巷之柳樹。

咸和九年十二月丙辰甘露降建平陵。

咸和九年十二月丁酉甘露降武平陵。

晉成帝咸康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西堂桃樹。

咸康二年三月甲戌甘露降鬱林城內。

咸康二年四月甘露降西堂又降尙書都坐桃樹又降會稽永興縣衆官畢賀。

戊午甘露降會稽山陰縣又降吳興武康縣庚申又降武康。

咸康三年四月戊午甘露降殿後桃李樹五月甘露降義興陽羨縣柞樹東西十四步南北十五步。

咸康七年四月丙子甘露降彭城王紘第內衆官畢賀。

晉穆帝永和元年三月甘露降廬江郡內桃李樹太守永以聞。

永和五年十一月太常劉邵上崇平陵令王昂卽日奏行陵內甘露降於玄宮前殿。

永和五年十二月己酉甘露降丹陽湖孰縣西界劉數墓松樹縣令王恬以聞。衆官畢賀。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正月甘露降讚郡濮陽縣界桑木沾凝十餘里中。

晉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八月甘露降寧州界內刺史費統以聞。

太元十五年閏月甘露降永平陵。

太元十六年十一月庚午甘露降句陽縣。

太元十七年二月甘露降南海番禺縣楊樹。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甘露降武昌王成基家竹。

元興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丹徒。

元興三年四月己酉甘露降蘭臺。

宋武帝永初元年九月庚辰甘露降丹徒現山。

永初元年十月庚午甘露降興寧永寧二陵彌冠百餘里。

文帝元嘉三年閏正月己丑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王韶之以聞。

元嘉四年五月辛巳甘露降齊郡西安臨朐城。

元嘉四年十一月辛未朔甘露降初寧陵。

元嘉四年十一月己丑甘露降南海熙安廣州刺史江桓以聞。

元嘉八年五月甘露降南海番禺。

元嘉九年十一月壬子甘露降初寧陵。

元嘉十一年八月甲辰甘露降費縣之沙里琅邪太守呂綽以聞。

元嘉十三年二月丁丑甘露降上明巴山。

元嘉十三年二月甘露降吳縣武康董道益家園樹。

元嘉十三年三月甲午甘露降初寧陵。

元嘉十六年三月己卯甘露降廣州城北門楊樹刺史陸徽以聞。

元嘉十七年四月丁丑甘露降廣陵永福里梁昌季家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十七年甘露降高平金鄉富民邨方三十里中徐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嘉十七年十一月乙酉甘露降樂游苑。

元嘉十八年五月甲申甘露降丹陽秣陵衞將軍臨川王義慶園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十八年六月甘露降廣陵廣陵孟玉秀家樹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九年五月丁卯甘露降建康司徒參軍督護顧僕之宅竹柳。

元嘉十九年五月乙亥甘露降馬頭濟陽宋慶之園樹太守荀預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甘露降益州府內梨李樹刺史庾俊之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頻降樂遊苑。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彭城綏輿里徐州刺史臧質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四月甘露降義陽平陽太守龐秀之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十一月辛巳甘露降南郡江陵方城里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十二月丁酉甘露降長寧陵陵令包誕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丁未甘露降樂遊苑苑丞張寶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九月丙子甘露降長寧陵陵令華林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庚子甘露降襄陽郡治雍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十二月辛丑甘露頻降樂遊苑苑丞何道之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庚子甘露頻降景陽山山監張績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己亥癸卯三月丙辰甘露頻降景陽山華林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三月甲寅甘露降潯陽松滋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癸未甘露降潯陽松滋丙申又降江州城內桐樹丁酉又降城北數里之中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甘露降京師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甘露降襄城治下無量寺雍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甘露降魏興郡內太守韋寧民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十二月甘露頻降狀如細雪京都及郡國處處皆然不可稱紀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庚辰甘露降南郡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乙未甘露降丹陽秣陵巖山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壬午甘露降景陽山華林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庚寅癸巳甘露頻降武昌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四月甲辰丙午戊申甘露頻降豫章南昌太守劉思考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七月甘露降南郡江陵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四月乙卯丙辰丁巳甘露頻降豫章南昌戊午午時天氣清明有絲霧映覆郡邑甘露又自雲降太守劉思考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甘露降東海丹徒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戊辰甘露降鍾山延賢寺揚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壬午甘露降徽音殿前果樹

元嘉二十八年二月甘露降合歡殿後香花諸草

孝武帝孝建元年三月丙辰甘露降華林園

孝建二年三月己酉甘露降丹陽秣陵中里路與之墓樹

孝建二年三月辛亥甘露降長寧陵松樹

孝建二年三月甘露降襄陽民家梨樹

孝建二年三月戊午甘露降丹陽秣陵尚書謝莊園竹林莊以聞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癸卯甘露降華林園桐樹

大明三年三月己卯甘露降樂遊苑梅樹

大明三年三月戊子甘露降宣城郡舍太守張辯以聞

大明四年正月壬辰甘露降初寧陵松樹

大明四年二月丙申甘露降長寧陵松樹

大明四年二月乙巳甘露降丹陽秣陵龍山丹陽尹孔靈符以聞

大明五年四月辛亥甘露降吳興安吉太守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五年四月乙亥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歷陽王子頊以聞

大明六年二月戊午甘露降建康靈燿寺及諸苑園及秣陵龍山至於婁湖是日又降句容江寧二縣

大明七年三月丙申甘露降尋陽松滋太守劉曚以聞

大明七年四月己未甘露降荊州城內刺史臨海王子頊以聞

大明七年十二月辛丑朔甘露降吳興烏程令荀卞之以聞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己未甘露降上林苑苑令徐承道以獻

泰始二年四月庚申甘露降華林園園令臧延之以獻

泰始二年五月己未甘露降丹陽秣陵縣舍齋前竹丹陽尹王景文以獻

泰始三年十一月庚申甘露降晉陵晉陵太守王蘊以聞

泰始二年十一月癸亥，甘露降南東海丹徒建岡，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聞。

泰始三年十二月壬午，甘露降崇寧陵，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

後廢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甘露降吳興烏程，太守蕭惠明以聞。

順帝昇明二年十二月，甘露降建康禁中里。

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南東海武進彭山，太守謝朏以聞。

昇明二年十一月，甘露降吳興長城卞山，太守王奐以聞。

威香者，王者禮備則常生。闕

宋書卷二十八

宋書卷二十八考證

符瑞志中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壬午白鹿見於南琅邪○臣承蒼按孝武帝紀書孝建元年正月己亥朔，以此推之，元嘉三十年十一月內，並無壬午日，干支二字必有一誤。

銀甕刑罰得共民不爲非則至○共，疑作中。

宋書卷二十八考證

宋書卷二十九

梁　沈　約　撰

志第十九

符瑞下

嘉禾五穀之長王者德盛則二苗共秀於周德三苗共穗於商德同本異穟於夏德異本同秀

漢宣帝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

漢章帝元和中嘉禾生郡國

漢安帝延光二年六月嘉禾生九眞百十六本七百六十八穗

漢桓帝建和二年四月嘉禾生大司農帑

漢桓帝永康元年八月嘉禾生魏郡

魏文帝黃初元年郡國三言嘉禾生

吳孫權黃龍三年十月會稽南平始言嘉禾生

孫權赤烏七年秋宛陵言嘉禾生

晉武帝泰始八年十月瀘水胡王彭護獻嘉禾

晉武帝太康四年十二月嘉禾生扶風雍

太康五年七月嘉禾生豫章南昌

太康八年閏三月嘉禾生東夷校尉園

太康八年九月嘉禾生東萊掖

晉愍帝建興元年八月癸亥嘉禾生襄平縣一莖七穗

建興二年六月嘉禾生平州治三實同蔕

建興三年七月嘉禾生襄平縣異體同蔕

宋文帝元嘉二年十月嘉禾生頴川陽翟太守垣苗以聞

元嘉九年三月嘉禾生義陽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年八月嘉禾生汝南苞信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一年八月嘉禾一莖九穗生北汝陰太守王玄謨以獻

元嘉二十年六月嘉禾一莖九穗生上庸新安梁州刺史劉道以獻

元嘉二十一年嘉禾生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嘉禾生籍田一莖九穗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癸酉嘉禾生平虜陵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太尉府田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嘉禾生揚州東耕田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華林園百六十穗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嘉禾生頴川陽白豫州刺史趙伯符以獻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乙丑嘉禾旅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丹陽秣唐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七月庚辰嘉禾生醴湖屯屯主王世宗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嘉禾生華林園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九月庚申嘉禾生沛郡蕭征北大將軍衡陽王義季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嘉禾生江夏汝南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嘉禾旅生華林園及景陽山園丞梅道念以聞太尉江夏王義恭上表曰臣聞居高聽卑上帝之功天且弗違聖王之德故能影響二儀甄陶萬有鑒觀今古採驗圖緯未有道闕化虧而禎物著明者也自皇運受終辰曜交和是以卉木表靈山淵効寶伏惟陛下體乾統極休符襲逮若乃鳳儀西郊龍見東邑海酋獻改緇之羽河祇開俟淸之源三代象德不能過也有幽必闡無遠弗屆重譯歲至休瑞月臻前者躬藉南畝嘉穀乃植神明之應在斯尤盛四海既穆五民樂業思述汾陽經始靈囿蘭林甫樹嘉露頻流板築初就祥穟如積太平之符於是乎在臣以寡立承乏槐鉉沐浴芳津預覩冥慶不勝抃舞之情謹上嘉禾甘露頌一篇不足稱揚美烈追用悚汗其頌曰二象攸分三靈樂主齊應合從在今猶古天道誰親唯仁斯輔皇功帝績理冠區宇四民均極我后體茲惟機惟神敷昭文思九族既睦萬邦允釐德以位敘道致雍熙於穆不已顯允東儲生知夙叡嶽茂淵虛因心則哲令聞弘敷繼徽下武

儼景辰居。軒制合宮。漢興未央。矧伊聖朝。九有已康。率由舊典。思燭前王。乃造陵霄。遂作景陽。有鶴景陽。天淵之涘。清暑爽立。雲堂特起。植類斯育。動類斯止。極望江波。遍對岳峙。化德惟遠。休瑞惟懋。誕降嘉種。呈祥初構。甘露春凝。禎穟秋秀。于今匪烈。嗣歲仍富。昔在放勳。曆莢數朝。降及重華。倚扇清庖。鑠矣皇慶。比物競昭。倫彼典策。被此風謠。賓臣六蔽。任兼兩司。既忝仲衮。又慚鄭緇。豈忘衡泌。樂道明時。敢述休祉。愧闕令辭。

中領軍吉陽縣侯沈演之奏上嘉禾頌曰。煥炳禎圖。昭晰瑞典。運傾方閼。時亨始顯。紼狀既章。鳥文斯辯。於皇聖辟。承物紀遠。明兩辰麗。昌輝天衍。其一理妙位崇。事神業盛。淵渥德澤。虛寂道政。協化安心。調樂移性。玉衡從體。瑤光得正。臣星垂采。景雲立慶。其二極仁所被。罔幽不攘。至和所感。靡況弗彰。鶯出丹穴。鵬起西湘。白鹿踰海。素烏越江。結變穹陸。儀形鍾陽。其三治人奉天。迺勤迺格。黛耒俶載。高廩已積。嘉禾重穋。甘露流液。擢秀辰畦。揚穎角澤。離穟合豪。榮匪蔭斥。其四盈穡徵殷。實桑表周。今我大宋。靈貺綢繆。帝終撝謙。繹思勿休。躬薦宗廟。温恭率由。降福以誠。孝享虔虔。其五頌趾推功。登徽家詔。恩覃隱顯。實延荒徼。河濮海夷。山華岳燿。幰琛貫賚。兼澤委效。日表地外。改服請教。其六茂對威時。綏萬屢豐。厭厭歸來。秩秩大同。上藏諸用。下知所從。仰式王度。俯歌南風。竊名稱首。永保無窮。其七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嘉禾生魚城內晉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寅。嘉禾旅生華林園十株七百穗。園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禾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七月壬辰。嘉禾生北海。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丙午。嘉禾生太尉江夏王義恭果園。江夏國典令陳穎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嘉禾生建康化義里。令丘珍孫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癸丑。嘉禾生華林園。園丞梅道念以獻。

元嘉二十五年十一月。嘉禾生巴東。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嘉禾生建康禁中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六月甲寅。嘉禾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七月。嘉禾生巴東朐䏰。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十月己丑。嘉禾生北海。青州刺史杜坦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戊戌。嘉禾生廣陵邵伯埭。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聞。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癸巳。嘉禾二株生江夏王義恭東田。

孝建二年九月己丑朔。嘉禾異畝同穎生齊郡廣饒縣。

孝建三年七月庚午。嘉禾生吳興武康。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午。嘉禾一株五莖生清暑殿鴟尾中。

大明元年八月甲申。嘉禾生青州。異根同穗。

大明三年九月乙亥。嘉禾生北海都昌縣。青州刺史顏師伯以聞。

大明六年八月辛未。嘉禾生樂陵。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聞。

明帝泰始元年七月己酉。嘉禾生會稽永興。太守巴陵王休若以獻

漢章帝元和中。嘉麥生郡國。

晉武帝太康十年六月。嘉麥生扶風郡。一莖九穗。是歲收三倍。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醴湖屯生嘉粟。一莖九穗。屯主王世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六月壬子。嘉黍生籍田。籍田令褚熙伯以獻。

吳孫權黃龍三年。由拳野稻生。改由拳為禾興。

吳孫亮五鳳元年。交阯稗草化為稻。

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吳郡嘉興鹽官縣。野稻自生三十許種。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七月癸卯。尋陽柴桑菽粟旅生。彌漫原野。江州刺史建平王宏以聞。

漢章帝元和中。嘉瓜生郡國。

漢安帝元初三年二月。東平陵有瓜異處共生。八瓜同蔕。

漢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東有嘉瓜。兩體共蔕。

晉武帝太康三年六月嘉瓜異體同蔕生河南洛陽輔國大將軍王濬園
晉武帝太康元年十二月戊子嘉瓠生寧州寧州刺史費統以聞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嘉瓠生京邑新園園丞徐道興以獻
孝武帝大明五年五月嘉瓜生建康蔣陵里丹陽尹王僧朗以獻
明帝太始二年八月戊午嘉瓜生南豫州南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以獻
文帝元嘉七年七月乙酉建康額檐湖二蓮一蔕
元嘉十六年七月壬申華林池雙蓮同幹
元嘉十年七月己丑華林天淵池芙蓉異花同蔕
元嘉十九年八月壬子揚州後池二蓮合華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年五月廬陵郡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王淵以聞
元嘉二十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蔕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年夏永嘉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臧藝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吳興郡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太守孔山士以聞
元嘉二十年揚州後池芙蓉二花一蔕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丙午華林園天淵池二蓮同幹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年四月樂游苑池二蓮同幹苑丞梅道念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東宮玄圃園池二蓮同幹內監殿守舍人宮勇民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壬寅華林天淵池芙蓉二花一蔕園丞陳襲祖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辛丑太子西池二蓮共幹池統胡承祖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八月己酉魚邑三周池二蓮同幹園丞徐道興以聞
孝武帝孝建二年六月庚寅玄武湖二蓮同幹
孝武帝大明五年藉田芙蓉二花同蔕大司農蕭邃以獻
明帝太始二年八月丙辰五城湨池二蓮同幹都水使者羅僧愍以獻
太始二年八月己未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獻蓮二花一蔕
太始五年六月甲子嘉蓮生湖孰南臺侍御史竺曾度以聞
太始六年六月壬子嘉蓮生東宮玄圃池皇太子以聞

晉武帝太始二年六月壬申嘉柰一蔕十實生酒泉
太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玄圃池芙蓉二花一蔕皇太子以獻
晉成帝咸和六年鎮西將軍庾亮獻嘉橘一蔕十二實
晉安帝隆安三年武陵臨沅獻安石榴一蔕六實
雲有五色太平之應也曰慶雲若雲非雲若烟非烟五色紛緼謂之慶雲
漢宣帝神爵元年春齋戒之莫神光顯著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
于地或從四方來集于壇上
漢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車駕北巡以太牢祠北岳山見黃白氣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壬子紫氣從景陽樓上層出狀如烟回薄良久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午黃紫雲從景陽樓出隨風回久乃消華林園令臧延
之以聞
泰始二年六月己卯日入後有黃白赤白氣東西竟天光明潤澤久乃消
泰始四年十一月辛未崇寧陵令上書言自大明八年至今四年二月宣太后
陵明堂前後數有光及五色雲又芳香四滿又五采雲在松下狀如車蓋
泰始七年四月戊申夜京邑崇虛館堂前有黃氣狀如寶蓋高十許丈漸有五
色道士陸脩靜以聞
白兔王者敬耆老則見
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九月南越獻白兔
章帝元和中白兔見郡國
魏文帝黃初中郡國十九言白兔見
晉武帝泰始五年七月己亥白兔見北海即墨即墨長獲以獻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月癸亥白兔二見河南陽翟陽翟令華衍獲以獻
咸寧四年六月白兔見天水
晉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壬子白兔見彭城
太康二年十月白兔見趙國平鄉趙王倫獲以獻
太康四年十一月癸未白兔見北地富平

太康八年十二月庚戌，白兔見陳留酸棗，關內侯成公忠獲以獻。
晉穆帝永和十二年九月甲申，白兔見鄱陽，太守王耆之以獻，并上頌一篇。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庚申，北中郎將郗曇獻白兔。
晉海西公泰和九年四月，陽穀獻白兔。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三月，白兔見淮南壽陽。
晉安帝義熙二年四月，無錫獻白兔。
義熙二年四月，壽陽獻白兔。
宋文帝元嘉六年九月，長廣昌陽淳于顗獲白兔，青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元嘉八年閏六月丁亥，司徒府白從伊生於淮南繁昌獲白兔以獻。
元嘉十三年七月甲戌，濟南朝陽王道獲白兔，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元嘉十四年正月丙申，白兔見山陽縣，山陽太守劉懷之以獻。
元嘉十五年七月壬申，山陽師齊獲白兔，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三月，白兔見東萊當利，青州刺史杜冀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丁巳，白兔見兗州，刺史徐瓊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己酉，白兔見東莞，太守趙球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二月壬辰，白兔見竟陵，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丙午，白兔見南汝陰，豫州刺史南平王鑠以獻。
孝武帝孝建二年正月庚戌，白兔見淮南，太守申坦以聞。
孝建三年閏二月乙丑，白兔見平原，獲以獻。
孝武大明元年六月庚子，白兔見即墨，獲以獻。
大明六年八月辛未，白兔見北海，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六年六月乙丑，白兔見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斗頹精，王者孝行溢則見。闕
赤烏，周武王時銜穀至，兵不血刃而殷服。
漢章帝元和中，赤烏見郡國。
吳孫權赤烏元年，有赤烏集於殿前。

吳孫休永安三年三月，西陵言赤烏見。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赤烏見暨陽。
宋武帝永初二年二月，赤烏六見北海都昌。
孝武帝大明五年六月戊子，赤烏見蜀郡，益州刺史劉思考以獻。
白燕者，師曠時銜丹書來至。
漢章帝元和中，白燕見郡國。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白燕二見酒泉祥福，太守索靖以聞。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壬戌，白燕集齊郡城，游翔庭宇，經九日乃去，衆燕隨從無數。
元嘉十四年，白燕集荊州府門，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八年六月，白燕產丹徒縣，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年五月，白燕集南平鄉府內，內史臧綽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白燕見廣陵，南兗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五月辛未，白燕集司徒府西園，太尉江夏王義恭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八月壬子，白燕見廣陵城，南兗州刺史徐湛之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戊寅，白燕產衡陽王墓亭，郎中令朱曠之獲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五月甲戌，白燕產京口，南徐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壬辰，白燕見秣陵，丹陽尹徐湛之以獻。
孝武帝大明二年五月乙巳，白燕產南郡江陵民家，荊州刺史朱脩之以獻。
大明二年五月甲子，白燕二產山陽縣舍，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大明二年六月甲戌，白燕產吳郡城內，太守王翼之以獻。
大明三年五月甲申，白燕產武陵臨沅民家，郢州刺史孔靈符以聞。
大明四年六月乙卯，白燕見平昌，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白燕見零陵，獲以獻。
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闕
三足烏，王者慈孝天地則至。

漢章帝元和中三足烏見郡國
象車者山之精也王者德澤流洽四境則出
白烏王者宗廟肅敬則至
漢桓帝永壽元年四月白烏見齊國
晉武帝咸寧五年七月戊辰白烏見齊南隰太守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五月庚午白烏見襄
太康十年五月丁丑白烏見京兆長安
晉惠帝元康元年四月白烏見河南成皋縣令劉機獲以聞
元康元年五月戊戌白烏見梁國睢陽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白烏見陳留獲以獻
元康四年十月白烏見鄱陽
晉明帝泰寧二年十一月白烏見京都
泰寧三年三月白烏見吳郡海虞獲以獻羣官畢賀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八月乙酉白烏集江州寺庭羣烏翔衞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白烏見吳國獲以獻
宋武帝永初二年六月丁酉白烏見吳郡婁縣太守孟顗以獻
文帝元嘉二年十一月丙辰白烏見山陽太守阮寶以聞
元嘉三年三月甲戌丹陽湖孰薛爽之獲白烏以獻
元嘉十一年六月乙巳吳郡海鹽王說獲白烏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獻
元嘉十三年三月戊辰義興陽羨令獲白烏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十九年五月海陵王文秀獲白烏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十九年十月白烏產晉陵暨陽僑民彭城劉原秀宅樹原秀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彭城劉原秀又獲白烏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八月乙巳白烏見晉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甲申白烏見南郡江陵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丁巳白烏見吳郡海鹽太守顧覬之以獻

泰始二年九月壬寅白烏見吳興烏程太守郗顒以獻
白雀者王者爵祿均則至
漢章帝元和初白雀見郡國
魏文帝初郡國十九言白雀見
晉武帝咸寧元年白雀見梁國梁王肜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二年六月丁卯白雀二見河內南陽太守阮偘獲以獻
太康二年六月白雀二見河南河南尹向雄獲以獻
太康七年七月庚午白雀見豫章
太康八年八月白雀見河南洛陽
太康十年五月丁亥白雀見宣光北門華林園令孫邵獲以獻
晉愍帝建武元年四月尚書僕射刁協獻白雀於晉王
晉孝武帝太康十六年十二月白雀見南海增城縣民吳比屋
晉安帝隆安五年十一月白雀見宜都
晉安帝元興三年六月丙申白雀見豫章新淦獲以獻
宋文帝元嘉元年七月己巳白雀見齊郡昌國
元嘉四年七月乙酉白雀見北海劇
元嘉八年五月辛丑白雀集左衞府
元嘉十一年五月丁丑齊郡西安宗顯獲白雀青州刺史段宏以獻
元嘉十四年五月甲午白雀集費縣員外散騎侍郎顏敬宗獲以獻
元嘉十四年白雀二見荊州府客館
元嘉十五年五月辛未白雀集建康都亭里揚州刺史彭城王義康以聞
元嘉十五年六月白雀見建康定陰里彭城王義康以獻
元嘉十五年八月白雀見西陽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十七年五月壬寅白雀二集荊州後園刺史衡陽王義季以聞
元嘉十八年七月吳郡鹽官于玄獲白雀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二十年五月乙卯秣陵衞猗之獲白雀丹陽尹徐湛之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四月丙子白雀見東安郡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丙午白雀見華林園員外散騎侍郎長沙王瑾獲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六月庚申南彭城蕃縣時佛護獲白雀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四月白雀產吳郡鹽官民家太守劉禎以獻

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己亥白雀五集長沙廟長沙王瑾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五月丁丑白雀二見京都材官吏黃公歡軍人丁田夫各獲以獻

元嘉二十七年六月乙卯白雀見濟南郡薛榮以獻

元嘉二十八年八月己巳崇義軍人獲白雀一雙太子左率王錫以獻

元嘉二十九年四月癸丑白雀見會稽山陰太守東海王禕獲以獻

孝武帝孝建元年五月己亥臨沂縣魯尙期於城上得白雀太傅假黃鉞江夏王義恭以獻

孝建二年六月丙子左衞軍獲白雀以獻

孝建三年閏三月辛酉黃門侍郎庾徽之家獲白雀以獻

孝建三年五月丁卯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戊申白雀見尋陽

大明元年五月甲寅白雀二見渤海獲以獻

大明元年五月甲子白雀見建康獲以獻

大明元年六月丁亥白雀見零陵祁陽獲以獻

大明元年七月辛亥白雀見南陽宛獲以獻

大明二年五月丁未白雀見建康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尙以獻

大明二年六月丁亥白雀見河東定襄縣荊州刺史朱脩之以聞

大明三年四月庚戌白雀見秣陵丹陽尹劉秀之以獻

大明三年五月壬午太宰府崇藝軍人獲白雀太宰江夏王義恭以獻

大明四年五月辛巳白雀見廣陵侍中顏師伯以獻

大明五年四月庚戌白雀見晉陵太守沈文叔以獻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尋陽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大明五年五月癸未白雀二見濟南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五年十月白雀見太原青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六年八月辛巳白雀見齊郡青冀二州刺史劉道隆以獻

大明七年四月乙未白雀集廬陵王第廬陵王敬先以獻

大明七年四月乙丑白雀見歷陽太守建平王景素以獻

大明七年五月辛未白雀見汝陰豫州刺史垣護之以獻

大明七年六月白雀見寶成南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

大明七年十月丁卯白雀見建康丹陽尹永嘉王子仁以獻

大明七年十一月車駕南巡肄水師於梁山中江白雀二集華蓋

前廢帝永光元年四月乙亥白雀見會稽東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獻

永光元年六月丙子白雀見彭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以聞

明帝泰始二年七月戊子白雀見虎檻洲都督征討諸軍建安王休仁以聞

泰始六年七月壬午白雀二見廬陵吉陽內史江孜以聞

明帝泰豫元年六月辛丑白雀見廣州刺史孫超以獻

後廢帝元徽五年四月己巳白雀二見尋陽柴桑江州刺史邵陵王友以獻

孝武帝大明六年三月丙午青雀見華林園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庚寅青雀見京城內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獻

玉馬王者精明尊賢者則出闕

根車者德及山陵則出闕

白鳩成湯時來至

魏文帝黃初初郡國十九言白鳩見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八月癸丑白鳩見章安

晉武帝泰始八年五月甲辰白鳩二集太廟南門議郎董尙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二年七月白鳩見太僕寺

太康四年十二月白鳩見安定臨涇

太康十年正月乙亥白鳩見河南新城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八月庚午會稽山陰商世寶獲白鳩眼足並赤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太子率更令何承天上表曰謹考尋先典稽之前志王德所覃物以應顯是以玄扈之鳳昭帝軒之鴻烈酆宮之雀徵姬文之徽祚伏惟陛下重光嗣服永言祖武洽惠和於地絡燭皇明於天區故能九服混心萬邦含愛員神降祥方祇薦裕休珍雜沓景瑞畢臻去七月上旬時在昧旦黃暉洞照宇宙開朗徵風協律甘液灑津雖朱晃瑰瑋於運衡榮光圖靈於河紀蔑以尚茲臣不量卑懵竊慕擊轅有作相杵成謳近又豫白鳩之觀目翫奇偉心懽盛烈謹獻頌一篇野思古拙意及庸陋不足以發揮清英敷讚幽旨瞻前顧後亦各其志謹冒以聞其白鳩頌曰三極協情五靈會性理感冥符道實玄聖於赫有皇先天配命朝景升躔八維同映休祥載臻榮光播慶宇宙照爛日月光華陶山練澤是生柔嘉回皃表粹離褷合柯翩翩者鳩亦皎其暉理翮台領揚鮮帝畿字闕四 匪德莫歸慕從儀鳳棲閣麻闈烝哉明后昧旦乾乾惟德之崇其峻如山惟澤之瞻其潤如淵禮樂四達頌聲退宣窮髮納貢九譯導言伊昔唐萌愛逵慶祚余生既辰而年之暮提心命耋式歌王度晨晞永風夕漱甘露思樂靈基不退有固

元嘉二十四年九月白鳩又見庚戌中領軍沈演之上表曰臣聞貞裕之美介於盛王休瑞之臻罔違哲后故鳴鳳表垂衣之化翔鸞徵解網之仁陛下道德嗣基聖明纘世教清鳥紀治昌雲官禮漸同川澤浹末徽天嘉明懿民樂薰風星辰以之炳煥日月以之光華神圖祇緯盈觀閟序白質黑章充牣靈囿應感之符畢臻而因心之祥未屬以素鳩自遠毦翰歸飛資性閑淑羽貌鮮麗既闡之先說又親覩嘉祥不勝藻抃上頌一首辭不稽典分乏采章愧不足式昭皇慶崇讚盛美蓋率輿誦備之篇末其頌曰有哲其儀時惟皓鳩性觀五教名編素丘殿曆方昌婉翮來遊漢籙克韡爰降爰休其一 於顯盛宋叡慶遐傳聖皇在上道照鴻軒稱施既平孝思永言人和於地神豫于天其二 禮樂孔秩靈物咸昭白雀集苞丹鳳棲郊文騶儷跡嘉穎擢苗灼灼縞羽從化馴朝其三 豈伊赴林必周之翔豈伊歸義必商之所惟德是依惟仁是處育景陽嶽濯姿帝宇其四 刑曆頌興理感迭通雉飛越常鸞起西雝烝然戾止實兼斯容靈茲民聽穆是王風其五

玉羊師曠時來至闕

玉雞王者至孝則至闕

璧流離王者不隱過則至闕

玉英五常並修則見闕

玄圭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出闕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光祿勳府吏舍夜壁下有青氣得玉鉤玦各一鉤長七寸三分玦周五寸四分身中皆雕鏤

晉懷帝永嘉六年二月壬子玉龜出灞水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月大將軍劉琨掘地得玉璽使參軍郎碩奉之歸于京師

建興二年十二月涼州刺史張寔遣使獻行璽一紐封送璽使關內侯

晉愍帝建武元年三月己酉丹陽江寧民虞由墾土得白麒麟璽一紐文曰長壽萬年獻晉王

晉成帝咸康八年九月廬江春穀縣留珪夜見門內有光取得玉鼎一枚外圍四寸豫州刺史路永以獻著作郎曹毗上玉鼎頌

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六月左衛兵陳陽於東府前淮水中得玉璽一枚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戊寅江乘縣民朱伯地中得玉璧徑五寸八分以獻

大明四年二月乙巳徐州刺史劉道隆於汴水得白玉戟以獻

明帝泰始五年十月庚辰郢州獲玄璧廣八寸五分安西將軍蔡興宗以獻

後廢帝元徽四年十一月乙巳吳興烏程余山道人慧獲蒼玉璧太守蕭惠開以獻

金勝國平盜賊四夷賓服則出

晉穆帝永和元年二月春穀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狀如織勝明年桓溫平蜀

永和元年三月廬江太守路永上言於舂穀城北見水岸邊有紫赤光取得金

狀如印，遣主簿李邁表送。
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言掘地得銀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
丹甑五穀豐孰則出。闕
白魚武王度孟津，中流入于王舟。
宋明帝太始二年十月己巳，幸華林天淵池，白魚躍入御舟。
漢章帝元和三年正月，車駕北巡，以太牢具祠北岳，有神魚躍出十數。
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後池。闕
木連理王者德澤純洽，八方合為一則生。
漢章帝元和中，木連理生郡國。
安帝元初三年正月丁丑，東平陵樹連理。
漢安帝延光三年七月，左馮翊衙有木連理。
延光三年七月，潁川定陵有木連理。
漢桓帝建和二年七月，河東有木連理。
吳孫權黃武四年六月，皖口言有木連理。
魏文帝黃初初，郡國二言木連理。
晉武帝泰始元年十二月，木連理生遼東方城。
泰始二年八月，木連理生河南成皋。
泰始八年正月，木連理生東平范。
泰始八年五月甲辰，木連理生東平壽張。
泰始八年十月，木連理生建寧。
晉武帝咸寧元年正月，木連理生汝陰南頓。
咸寧二年四月，木連理生清河靈。
咸寧二年六月，木連理生燕國。
咸寧三年七月壬辰，木連理生始平鄠。
咸寧四年八月，木連理生陳留長垣。
咸寧五年，木連理生義陽。
咸寧五年，木連理生樂安臨濟。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木連理生涪陵汞平。
太康元年四月，木連理生頓丘。
太康元年五月，木連理二生濟陰乘氏沛國。
太康元年七月，木連理生馮翊粟邑。
太康二年正月，木連理生滎陽密。
太康二年十月，木連理十三生南安源道。
太康三年四月，木連理生琅邪華。
太康三年六月，木連理生廣陵海西。
太康四年正月，木連理生馮翊臨晉蜀郡成都。
太康四年十二月，木連理生扶風。
太康七年三月，木連理生河南新安。
太康七年六月，木連理生始興中宿南鄉范陽。
太康八年四月，木連理生廬陵東昌。
太康八年九月，木連理生東萊盧鄉。
太康九年九月，木連理生陳留浚儀。
太康十年十一月，木連理生鄱陽鄡。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木連理生河南梁。
晉惠帝元康元年五月，木連理三生成都臨邛。
元康元年七月辛丑，梁國內史任式上言，武平界有柞櫟二樹合為一體連理。
晉愍帝建興二年三月庚辰，木連理生朱提。
建興二年三月，木連理二生益州雙栢。
建興二年六月，木連理生襄平。
晉愍帝建武元年閏月乙丑，木連理生嵩山。
建武元年八月甲午，木連理生汝陰。
建武元年十一月，木連理生武昌，大將軍王敦以聞。

建武元年十一月癸酉，木連理生汝陰，太守以聞。
晉元帝太興元年七月戊辰，木連理生武昌，大將軍王敦以聞。
太興三年十一月，木連理生零陵永昌。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己巳，木連理生昌黎咸和。
咸康三年三月庚戌，木連理生平州世子府治故園中。
咸康七年十二月，吳國內史王恬上言，木連理生吳縣沙里。
晉穆帝永和五年二月癸丑，臨海太守藍田侯述言，郡界木連理。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六月辛卯，江寧縣建興里僑民留康家樹異本連理。
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四月壬申，琅邪費有榆木異根連理，相去四尺九寸。
太元十八年十月戊午，臨川東興令惠欣之言，縣東南溪傍有白銀樹芳靈樹
李樹，並連理。
太元十九年正月丁亥，華林園延賢堂西北李樹連理。
太元二十一年正月丙子，木連理生南康寧都縣社後。
晉安帝隆安三年十一月，木連理生汝陽，太守垣苗以聞。
元興元年正月，木連理生泰山武陽。
宋文帝元嘉八年四月乙亥，東莞莒縣松樹連理，太守劉玄以聞。
元嘉八年八月，木連理生東安新泰縣。
元嘉九年六月，木連理生營陽泠道，太守展禽以聞。
元嘉十二年二月丁卯，南郡江陵庚和園甘樹連理，荆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
獻。
元嘉十二年三月，馬頭濟陽柞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元嘉十四年二月，宮內螽斯堂前梨樹連理，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聞。
元嘉十四年，南郡江陵光褘之園甘李二連理。
元嘉十五年二月，太子家令劉徵園中林檎樹連理，徵以聞。
元嘉十七年七月，武昌崇讓鄉程僧愛家候風木連理，江州刺史臨川王義慶
以聞。
元嘉十七年十月，尋陽弘農祐幾湖芙蓉連理，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十八年十二月，木連理生歷陽劉成之家，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年七月，盱眙考城縣柞樹二株連理，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元嘉二十年八月，木連理生汝陰，豫州刺史劉遵考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木連理生歷陽烏江，南豫州刺史武陵王諱以聞。
元嘉二十一年，木連理生晉陵無錫，南徐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七月辛巳，南頓櫟連理，豫州刺史趙伯符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九月，木連理生建康，建康令張永以聞。
元嘉二十二年，木連理生武昌，江州刺史廬陵王紹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二月辛亥，木連理生南陰柔縣，太守以聞。
元嘉二十三年，木連理生淮南當塗，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二月壬午，臨川王第梨樹連理，臨川王爗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壬子，晉陵無錫穀櫟樹連理，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木連理生會稽諸暨，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聞，會稽
太守羊玄保上改連理所生處康亭村爲木連理。
元嘉二十四年七月乙卯，臨川王第梨樹連理，臨川王爗以聞。
元嘉二十五年四月戊辰，木連理生晉陵，南徐州刺史廣陵王誕以聞。
元嘉二十八年正月戊子，木連理生尋陽柴桑，又生州城內，江州刺史建平王
宏以聞。
元嘉二十九年十月丁未，木連理生南琅邪，太守劉成以聞。
孝武帝孝建二年三月己酉，木連理生南郡江陵，荆州刺史朱脩之以聞。
孝建三年五月，木連理生北海都昌，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孝建三年七月癸未，木連理生歷陽歷陽，太守袁敳以聞。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乙亥，木連理生高平。
大明元年二月壬寅，華林園雙橘樹連理。
大明元年九月乙丑，華林園梨樹連理。

大明元年十月丁丑朔木連理生豫章南昌

大明二年四月辛丑木連理生汝南豫州刺史宗慤以聞

大明三年九月甲午木連理生丹陽秣陵材官將軍苑悅時以聞

大明四年三月丁亥木連理生華林園曜靈殿北

大明四年四月壬子木連理生華林園日觀臺北

大明四年六月戊戌木連理生會稽山陰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尚以聞

大明五年閏九月木連理生邊城豫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大明五年十二月戊寅淮南松木連理豫州刺史尋陽王子房以聞

大明六年二月乙丑木連理生晉陵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以聞

大明六年四月戊辰木連理生營陽湘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聞

大明六年八月乙丑木連理生彭城城內徐州刺史王玄謨以聞

大明七年正月己酉珊瑚連理生鬱林始安太守劉勔以聞

明帝泰始二年十一月木連理生丹陽秣陵

泰始四年三月庚戌太子西池冬生樹連理園丞周猗以獻

泰始六年四月景午木連理生會稽永興太守蔡興宗以聞

泰始六年十二月壬辰木連理生豫章南昌太守劉愔之以聞

泰始七年二月戊寅木連理生吳郡錢唐太守王延之以聞

昇明二年木連理生豫州界內史劉懷珍以聞

比目魚王者德及幽隱則見闕

珊瑚鉤王者恭信則見闕

芝草王者慈仁則生食之令人度世

漢武帝元封二年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

漢宣帝元康四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芝生前殿

漢桓帝建和元年四月芝草生中黃藏府

宋順帝昇明二年宣城山中生紫芝一株在所獲以獻

明月珠王者不盡介鱗之物則出

漢高后景帝時會稽人朱仲獻三寸四寸珠

漢章帝元和中郡國獻明珠

巨鬯三禺之禾一稃二米王者宗廟脩則出

黃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鬯

漢章帝元和中秬秠生郡國

華平其枝正平王者有德則生德剛則仰德弱則低

漢章帝元和中華平生郡國

平露如蓋以察四方之政其國不平則隨方而傾闕

蓂莢一名曆莢夾階而生一日生一葉從朔而生望而止十六日日落一葉若月小則一葉萎而不落堯時生階闕

萐莆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蠅堯時生於廚闕

朱草草之精也世有聖人之德則生

漢光武建武元年五月京師有赤草生水涯

魏文帝初朱草生文昌殿側

漢章帝元和中朱草生郡國

宋文帝元嘉十一年朱草生蜀郡郫縣王之家益州刺史甄法崇以聞

景星大星也狀如半月於晦朔助月為明闕

賓連闊達生於房室王者御后妃有節則生闕

渠搜禹時來獻裘闕

浪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應闕

西王母舜時來獻白環白琯闕

越裳周公時來獻白雉象牙闕

漢平帝元始元年正月越裳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詔三公薦宗廟

漢光武建元十三年九月南越獻白雉

漢章帝元和中白雉見郡國

漢桓帝永康元年十一月，白雉見西河。

漢獻帝延康元年四月丁巳，饒安縣言白雉見。又郡國十九言白雉見。

晉武帝咸寧元年四月丁巳，白雉見安豐松滋。

咸寧元年十二月丙午，白雉見梁國睢陽，梁王肜獲以獻。

咸寧三年十一月，白雉見渤海饒安，相阮溫獲以獻。

晉武帝太康元年庚戌，白雉見中山。

晉愍帝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見襄平。

建興三年十二月戊午，白雉見。

安帝義熙七年五月，白雉見豫章南昌。

宋文帝元嘉五年五月庚辰，白雉見東莞莒縣，太守劉玄以聞。

元嘉十六年二月，白雉見陳郡，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以獻。

元嘉十八年二月癸亥，白雉見南汝陰宋縣，太守文道恩以獻。

元嘉二十年六月，白雉見高平方與縣，徐州刺史臧質以獻。

元嘉二十六年三月戊寅，白雉見東安沛郡各一，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獲以獻。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己巳，白雉雌雄各一，見海陵，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大明五年十二月，白雉見泰郡，南兗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以獻。

大明八年二月丁卯，白雉見南郡江陵，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以獻。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丙午，白雉見渤海，青州刺史王玄謨以獻。

永光元年三月甲午朔，白雉見新蔡，豫州刺史劉德願以獻。

黃銀紫玉，王者不藏金玉，則黃銀紫玉光見深山。

宋明帝泰始二年八月，於赭圻城南得紫玉一段，圍三尺二寸，長一尺，厚七尺。

太宗攻爲二爵，以獻武文二廟。

玉女，天賜妾也。禮含文嘉曰：「禹卑宮室，盡力溝洫，百穀用成，神龍女降。」闕

地珠，王者不以財爲寶，則生珠。闕

天鹿者，純靈之獸也，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則至。闕

甪端者，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闕

周印者，神獸之名也，星宿之變化，王者德盛則至。闕

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闕

澤獸，黃帝時巡狩至於東濱，澤獸出，能言，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爲時除害。賢君明德幽遠則來。闕

駼者，幽隱之獸也，有明王在位則來，爲時辟除災害。闕

騕褭者，神馬也，與飛菟同，亦各隨其方而至，以明君德也。闕

同心鳥，王者德及遐方，四夷合同則至。闕

趹蹄者，后土之獸，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國則來，禹治水而至。闕

紫達，王者仁義行則見。闕

小鳥生大鳥，王者土地開闢則至。闕

河精者，人頭魚身，師曠時所受讖也。闕

延嬉，王者孝道行則至。闕

大貝，王者不貪財寶則出。闕

威緌，王者禮備則生於殿前。闕

醴泉，水之精也，甘美，王者脩理則出。

漢光武建武中元元年五月，醴泉出京師，及郡國飲醴泉者，痼病皆愈，獨眇者蹇者不差。

魏文帝初，郡國二言醴泉出。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衡陽湘鄉醴泉出縣庭，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聞。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甲戌，細仗隊省井泉，春夏深不盈尺，忽至一丈，有五色水，清澄，醴味，汲引不窮。

孝武帝大明二年三月壬子，北汝陰樓煩平地出醴泉，豫州刺史宗慤以聞。

明帝泰豫元年四月乙酉，會稽山陰恩義醴泉出，太守蔡興宗以聞。

日月揚光，日者人君象也，人君不假臣下之權，則日月揚光明。闕

芝英者，王者親近耆老，養有道，則生。

漢章帝元和中，芝英生郡國。

碧石者，玩好之物棄則至。闕

玉甕者，不汲而滿，王者清廉則出。

山車者，山藏之精也。不藏金玉，山澤以時，通山海之饒，以給天下，則山成其車。

闕

雞駭犀，王者賤難得之物則出。闕

陵出黑丹，王者脩至孝則出。闕

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吉知凶，能重能輕，不炊而沸，五味自生，王者盛德則出。

漢武帝元鼎元年五月五日，得鼎汾水上。

漢明帝永平六年三月，廬江太守獻寶鼎，出王雒山。雒或作雄

漢章帝建初七年十月，車駕西巡，至槐里，右扶風禁上美陽得銅器於岐山，似酒尊，詔在道晨夕以爲百官熱酒。

漢和帝永元元年，竇憲征匈奴，於漢北酒泉得仲山甫鼎，容五斗。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六月戊戌，寶鼎出臨平湖，又出東部鄮縣。

吳孫晧寶鼎元年八月，在所言得大鼎。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二月，晉陵武進縣民陳龍在田中得銅鐸五枚。

晉成帝咸和元年十月辛卯，宣城春穀縣山岸崩，獲石鼎，重二斤，受斛餘。

晉成帝咸康五年，豫章南昌民掘地得銅鐘四枚，太守褚裒以獻。

晉穆帝升平五年二月乙未，南掖門有馬足陷地，得銅鐘一枚。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四月辛丑，武昌縣章山水側自開，出神鼎，江州刺史南譙王義宣以獻。

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大小行次，引列南向，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獻。

元嘉二十一年十二月，新陽獲古鼎於水側，有篆書四十二字，雍州刺史蕭思話以獻。

元嘉二十二年，豫章豫寧縣出銅鐘，江州刺史廣陵王紹以獻。

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丁亥，臨川宜黃縣民田中得銅鐘七口，內史傅徽以獻。

孝建三年四月甲辰，晉陵延陵得古鐘六口，徐州刺史竟陵王誕以獻。

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江夏蒲圻獲銅路鼓四面，獨足，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以獻。

明帝泰始四年二月丙申，豫章望蔡獲古銅鐘，高一尺七寸，圍二尺八寸，太守張辯以獻。

泰始五年五月壬戌，豫章南昌獲古銅鼎，容斛七斗，江州刺史王景文以獻。

泰始七年六月甲寅，義陽郡獲銅鼎，受一斛，并蓋並隱起鏤，豫州刺史段仏榮以獻。

順帝昇明二年九月，建寧萬歲山澗中得銅鐘，長二尺一寸，豫州刺史劉懷珍以獻。

漢宣帝元康二年夏，神雀集雍。

元康三年春，神雀集泰山。

宣帝元康二年春，五色雀以萬數飛過屬縣。

元康四年三月，神雀五采以萬數飛過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時殿。元康四年，神雀仍集。

漢宣帝五鳳三年正月，神雀集京師。

漢明帝永平十七年春，神雀五色集京師。

漢章帝元和中，神雀見郡國。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白鵲見新野鄧縣，雍州刺史蕭思話以聞。

元嘉二十六年五月癸酉，白鵲見建康崇孝里，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獻。

孝武帝大明七年三月辛巳，白鵲見汝南安陽，太守申令孫以獻。

晉惠帝永嘉元年五月，白鼠見東宮，皇太子獲以獻。

宋明帝泰始三年二月壬寅，白鼠見樂安，青州刺史沈文秀以獻。

漢昭帝始元元年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漢章帝元和二年正月，車駕東巡，柴祭岱宗，禮畢，黃鵠三十從西南來，經祠壇上，東北過。

漢武帝太初三年二月五日，行幸東海，獲赤鴈。

魏文帝初，鄴中生赤魚。

孫權時，神雀巢朱雀門。

孫晧天璽元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三尺餘，枝莖紫色，詰屈傾靡，有光采，山海經所載玉碧樹之類也。

晉武帝泰始二年六月壬申，白鵠見酒泉延壽，延壽長王音以獻。

晉成帝咸和九年五月癸酉，白鵝見吳國錢塘，內史虞潭以獻。

安帝義熙元年，南康雩都嵩山有金雞，青黃色，飛集巖間。

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湘州刺史南平王鑠獻赤鸚鵡。

孝武帝大明三年正月丙申，婆皇國獻赤白鸚鵡各一。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十月甲午，揚州刺史始興王濬獻白鸚鵡。

孝武帝大明五年正月丙子，交州刺史垣閎獻白孔雀。

明帝泰始三年五月乙亥，白鵓鴿見京北，雝州刺史巴陵王休若以獻。

漢桓帝延熹九年四月，濟陰東郡濟北平原河水清。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戊戌，河濟俱清，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杜坦以聞。

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五月，征北長史廣陵太守范邈上言，所領輿縣前有大浦，控引潮流，水常渋濁，自比以來，源流清潔，纖鱗呈形，古老相傳，以為休瑞。

孝武帝孝建三年九月，濟河清，冀州刺史垣護之以聞。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庚戌，河濟俱清，平原太守申纂以聞。

明帝泰始元年二月丙寅，揚淮水清潔，有異於常，州治中從事史張緒以聞。

漢光武建武初，野蠶穀充給百姓，其後耕蠶稍廣，二事漸息。

吳孫權黃龍三年，夏野蠶繭大如卵。

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宣城宛陵廣野蠶成繭，大如雉卵，彌漫林谷，年年轉盛。

孝武帝大明三年五月癸巳，宣城宛陵縣石亭山生野蠶，三百餘里，太守張辯以聞。

孝武帝大明三年十一月己巳，肅慎氏獻楛矢石砮，高麗國譯而至。

大明五年正月戊午元日，花雪降殿庭。時右衛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還白，上以為瑞。於是公卿並作花雪詩。史臣按詩云：先集為霰。韓詩曰：霰，英也。花葉謂之英。離騷云：秋菊之落英。左思云：落英飄颻。是也。然則霰為花雪矣。草木花多五出，花雪獨六出。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甲寅，赭中獲石柏，長三尺二寸，廣三尺五寸，揚州刺史建安王休仁以獻。

泰始三年十一月乙卯，盱眙獲石柏，寧朔將軍段榮以獻。

漢和帝在位十七年，郡國言瑞應八十餘品，帝讓而不宣。

宋書卷二十九

宋書卷二十九考證

符瑞志下巨星番禾縣雲立慶○巨疑當作亘

鸞出丹穴鶴起西湘○湘監本誤作廂今改正

晉武帝咸寧五年七月戊辰白鳥見齊南隰○齊一本作濟

漢桓帝建和元年芝草生中黃藏府○桓監本誤作明今據後漢書改正

豫州刺史殷仏榮以獻○仏與佛同殷佛榮事見建平王傳其字仍作佛

宋書卷二十九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著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罪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列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刱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洪範休咎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災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災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為毛蟲視之不明有蠃蟲之孽劉歆以為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怪皆為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為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旍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冰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冰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溫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冰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蕃八月庾楷為西蕃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兗竇揚勝扇逼梁雍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廳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為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顒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為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為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為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㚥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瑯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禾蕈樹生李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頹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迕旨極刑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感而有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尙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爲散髮倮身之飮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奕棊爭道成都王穎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醟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虞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頭者元首帩者令髮不垂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以至危亡也其後桓玄篡位

舊爲屐者齒皆達褊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識者怪焉此蹟略嘉禮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體時人多慕效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化行方正之道廢矣

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常御輦終以殞滅

恆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恆雨之罰也時帝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木失其性而恆雨爲災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恆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恆寒之罰也劉向以爲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爲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爲白帢，橫縫其前以別後，名之曰顏帢，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顏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慚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恥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紈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服妖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鍚』，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之修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蓋裹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脛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爲純，古喪車之遺象。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恆，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權制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徙戎翟，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貊盤，及爲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氈爲絈頭及絡帶衿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絈頭帶身衿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氐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爲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爲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內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無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懷，俄而禍殃亦及。」

昔初作履者，婦人圓頭，男子方頭。圓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圓從，與男無別也。

太康之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柸槃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柸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故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勞者，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舞行綴近。」今接柸槃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柸槃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柸槃之在手也。

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關。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爲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鶴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鐏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鶴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柱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有敗編自聚于道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干寶嘗使人散而去之或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寶說曰夫編者人之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斃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故今敗編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嗟怨江夏男子張昌遂首亂荊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革歲起天下因之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

晉孝懷永嘉以來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怪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繐衰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懷晏駕不獲厥所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爲首坤爲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攻六軍散潰

舊爲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晉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八改十者將以未備奪已備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爲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京師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爲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晉司馬道子於府北園內爲酒鑪列肆使姬人酤鬻酒肴如裨販者數遊其中身自貿易因醉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干寶以爲君將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徙以庶人終

桓玄簒立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竊相謂曰頗類轜車此服妖也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其鬟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徙廢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牛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懽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員頭履世人莫不效之其時員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反抽帽裙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龜孽

晉惠帝永熙初衞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象也於周易爲離離爲戈兵明年瓘誅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雞變爲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隱曰雄胤嗣象坑地事爲母象賈后誣殺愍懷殆其應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雞逃承霤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禍

見兀家又天意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鎭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雄雞生無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雞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爲赤雄不鳴不將後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

隆安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而冠萎衡陽桓玄楚國封略也後篡位八十日而敗徐廣以爲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爲雄後孝武卽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雞爲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吳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青眚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恆風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屍屍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孰尋亦爲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桓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爲桓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郡堂屋西頭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斌誅

宋書卷三十

宋書卷三十考證

五行志一　冏終弗改遂至夷滅○一本滅字下旁注闕字

白乃單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爲一本作象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域○域監本訛城今改正

明帝泰始中吳興東遷沈法符家○監本脫吳字今增入

宋書卷三十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一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爲災也
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
之孽時則有犬禍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
以爲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爲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
魏氏三祖皆有其事劉歆以爲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斂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修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
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發又陽
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晧初修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爲離宮班固云
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也寶鼎二年晧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
年晧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民命好攻戰
金失其性而爲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爲
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飆起
晉淸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
爲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
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
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船存視其狀悉
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車墜地如靑石草木燋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
日見其迹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
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願王自愛彪答
曰知厚意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民之譌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
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
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卽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
國君卽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
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
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非己元凶尋誅言不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
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
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
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
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
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

積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傾倒昇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宮帝尋復位而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勳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絕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爲國副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承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有聲如人嗔咤者玘亡後家誅滅此近言不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紵中及樗樹上嚙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諸家有樗紵者伐去之無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將渝濮雜夷數百入京邑民忽訛言寧州人大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煮滿釜甑中者又云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各禁錮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官當大航頭大杖考竟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此二事干寶云未之能論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熟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閒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五霸會於戊戌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郎將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謠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儛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爲盛飾用髲既多不恆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失頭首或以草木爲之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泰元中立內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讖云代晉者楚其在茲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泰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蟠龍毅小字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宮封晉主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也厥咎僭

晉輿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

賦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儔遂兼王何而覽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恆暘

魏明帝太初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斬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煙四際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卻之亢陽動衆又是時三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說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宣王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時晉文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海二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吳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晧遷都武昌勞民動衆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晧出華里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寇金城西平涼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沒

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鎭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李憙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

太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去年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羊祜統楊肇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破肇軍攻闡滅之

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吳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奸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雍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淵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

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斥黜禁衞，代以國人，宮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京，旱傷蕪穢，無注記年月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寃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伯之後，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旱，後漢有囚亦旱，見謝見理，並獲雨澍，此其類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恒暘。』」

建武元年四月，趙允等忿衆寇，五月，祖逖攻穢，其冬周訪討杜曾，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彊僭之釁漸著，又去歲蔡豹、祖逖等並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並竭。

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於六月。去年秋，滅王敦，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羣臣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事王事，皆不從而僭踰之罰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郭默，滅之，亢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徵略婁縣，於是起衆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不親萬機，內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民有相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術，徙市，閉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繈抱，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將軍褚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中郎將陳逵進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邳，喪其前驅而還，逵亦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桓溫以大衆出夏口，上疏欲以舟軍北伐，朝廷駭之，蕭敬盜涪西，營校尉朱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兗，又遣將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呂護，桓溫出次宛陵，范汪、袁真並北伐，衆出過時也。

晉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涼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主幼沖，桓溫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旱。先是氐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桓石虔襲姚長，墊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瑤帥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氐賊圍南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遁於彭城桓嗣以江州之衆次郡援序北府發三州民配何謙救遁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沒賊遂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兗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桓沖征襄陽遣冠軍將軍桓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內史胡彬次硤石爲沖聲勢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

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兗豫鮮卑寇河上朱序桓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蹦時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爲驃騎咨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此僭踰不從寬濫之罰也

晉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桓玄追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飄百僚悉使敬己此皆陵僭之罰也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孫恩入會稽殺內史謝琰此年夏略吳又殺內史袁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年正月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桓玄既而玄至殺元顯五月又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晉安帝義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固疆理三州

義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伐蜀

義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兗豫州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虜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來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盛自矜大故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落鉤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謠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辯也

孫休永安二年守將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爲戰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晧初童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晧尋還都武昌民泝流供給咸怨毒焉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晧天紀中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熙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爲歎及楊駿居內府以戟爲衞死時又爲戟所害楊太后被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永熙中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瑋用事故言荆筆楊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三月纏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頹失衆望卒以廢黜不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童謠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既篡洛中童謠曰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蚤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兗州隙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謠曰訇如白阬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按白者晉行阬器有口屬瓮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阬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甒者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躡之蹈藉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瓦器又小於甒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謠曰礚礚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殺石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謠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內外

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閒朱也海西公尋廢三子非海西子並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謠云犂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被廢處吳民犂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謠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桓石民爲荊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黃曇子曲終又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犂重羅犂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䴸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䴸䴸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蕃扞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憹歌其曲中有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抱之言桓玄既篡居天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玄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桓玄時民謠語云征鐘落地桓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刻娓娓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所道行於世孟顗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木亘桓也桓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娓娓美盛貌也

桓玄得志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明年斬諸桓及玄走而諸桓悉誅焉郎君司馬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作亂時人追思童謠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爲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既極亦將芟夷而爲積焉龍既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謠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有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嘆鬬嘆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査浦屢剋期欲與官鬬鬬嘆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

得入石頭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己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堅死新城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苻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卑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爲慕容沖所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吉光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荆州獻兩足獲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閒河閒王顒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角爲四方之象後河閒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尋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行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麏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先送此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祠畢有兔行廟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

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麏刺史武陵王表爲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爲燕王果爲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步

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蠻與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孝武孝建初穎營爲左衞於省內聞犬子聲在地中掘視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於尋陽柴桑有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白眚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宮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爲天下雄此近之矣。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孫盛以爲民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邊戍仍遷皆擁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擾動民以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晉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略多事。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埽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按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民惟星隕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又臣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温及河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正月隕石於涼州。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爲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姑孰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洪範則白祥也。

晉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幷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爲瑞然論者皆云馬而無齒則不得食秩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爲汲桑所殺而晉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爲丹陽尹夜西門內有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轉歇乃消此白祥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種紫花皆白白眚也。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櫨受符石虎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禖壇石中破爲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而自毀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若曰安徒揚經略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八月以疾還是月薨

宋書卷三十一

宋書卷三十一考證

五行志二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響諸本作嚮

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監本脫斗字今增正

是年二月征北將軍褚裒進軍伐沛○裒各本訛褒今改正

蘆葦單衣篾鉤絡於何相求成子閣○成一本作揚者誤

萬衆雖俟莫不驚怪○臣汞祚按說文雖訓光矣於此文不合疑侳字之訛

宋書卷三十一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二十二

五行三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蠃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蠃蟲劉歆傳以為羽蟲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是為悼皇后后本仄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魏明帝青龍元年九月洛陽宮鞠室災

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唯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罷散民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棄法度疲民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案春秋魯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以為天意欲使定公誅季氏若曰去其高顯而奢僭者也漢武帝世遼東高廟災其說又同今此與二事頗類也且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秉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眾殄民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吳孫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業火人火之也是秋孫綝始秉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吳孫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沖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使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吳孫晧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案春秋齊火劉向以為桓公好內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也晧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勢臣名士誅斥甚眾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者又多矣故有大火

晉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修成堂前廡內坊東屋輝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者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為陛下憂之楊珧由是乞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閒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晉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固守然後救災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閻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矣

元康八年十二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罪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誣殺太子也干寶云高原陵火太子廢其應也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都之逼憂死永興元年成都遂廢后處之金墉城而殺其叔父

同之是後遣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末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

晉惠帝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清河王覃入爲晉嗣不終于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以爲己邑都督力屈嬰城自守賊遂攻逼襄陽此下陵上陽失節火災出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絕班固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曰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之災也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晉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故有火災與董仲舒說春秋陳火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虎太武殿及兩廂端門光爛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是年四月石虎死矣其後胡遂滅亡

晉海西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可撲滅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大寧火同事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驁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書云知人則哲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丙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云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

元興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是年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時民人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燒蕩盡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殆與襄陽火同占也

晉安帝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弘時爲吳郡白日在廳事上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徑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復大發弘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

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燒太社北牆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風雷甚壯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

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火燒二岸數千家

恆燠

庶徵之恆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應之京房易傳又曰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民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華孽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自高貴弒死之後晉文王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宋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潛桃李奈結實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將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也是歲魏文帝

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為一

吳孫晧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于黃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尺厚二分又有買菜生于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慮遂以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晉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國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尋用事遂至大亂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

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是月張華遇害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逼司馬越無衛上國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尋沒桑哭之應也

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偃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後徐馥作亂此草妖也郭以為木不曲直

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懷帝不終其祚元帝由支族興之應也

晉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漢哀靈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人面而已故其變亦輕

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倒地六載是月忽復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舍又天意也

晉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修明家有死栗樹是日忽起生時孝武年四歲而簡文居藩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統則祚隆孝武識者竊曰西昌修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是與漢宣帝頗同象也

晉海西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比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張天錫降氐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銅樂縣枯木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乃立是時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晉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實如麥

晉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州營揚武將軍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此殆與吳終同象也

義熙中宮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拱嘿不能聽政雖居宸極猶若空宮雖有御道未嘗馳騁皆生蒺藜若空廢也

義熙八年太社生薰樹于壇側薰於文爲黑宋水德將王之符也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汙澤者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覩妖知懼者也雖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末宮中有鷰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鷰生鉅鷇於衛國消桃里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其後晉宣王起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宮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前世再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年明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餘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楚國烏鬭墮泗水粗類矣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鵀巢鉅鹿人張臶家臶博學有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魏太祖辟亦不至優游嘉遁門徒數百太守王肅雅敬焉時年百餘歲謂門人曰戴鵀陽鳥而巢于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一首旬日而卒按占羽蟲之孽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陵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之象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它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案劉歆說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鵲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慘以爲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爲鳳凰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疑皆是也

吳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言鳳凰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閶闔門趙倫既篡洛陽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匝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小兒至又見之將入宮密籠鳥閉兒戶中明日視悉不見此羽蟲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趙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按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天意若曰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昔殷宗感雉雊懼而修德倫覩二物曾不知戒故至滅亡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鵝出蒼色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淵石勒相繼擅華懷愍二帝淪滅非所

晉孝懷帝世周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籠外玘亡後家誅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閏月戊子帝崩後有蘇峻祖約之亂

晉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鵶烏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室焚毀化為汙萊其應也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即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期而帝崩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張瓘在涼州正朝放佳雀諸鳥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飛去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所聚西門金行之祥也

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烏鵲餘者因共啄狗即死又噉其肉唯餘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羨之為司徒百僚陪位有一野鸛集太極鴟尾鳴呼

少帝景平二年春鸛巢太廟西鴟尾驅去復還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鷗鳥數百集太極殿前小階內明年誅徐羨之等

羊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廄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免身是其應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

赤眚赤祥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淵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嘉殺豬祠神治畢縣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嘉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吳諸葛恪將見誅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臭此近赤祥也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赤祥也後涉四載而帝崩王宮遂亂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釁成禍流天下淖齒殺齊閔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軍法戮之其息訴稱伯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以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此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又無所問於是頻旱三年干寶以為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家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宋書卷三十二

宋書卷三十二考證

五行志三內坊東屋○內坊一本作丙坊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鵀巢鉅鹿人張臶家臶博學有高節○監本無臶家二字今依別本改正

宋書卷三十二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二十三

五行四

五行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謂水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豕禍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魚孽劉歆傳以為介蟲之孽謂蝗屬也

水不潤下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流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之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丘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未有定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絕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已隕霜大風天黃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殺穀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流漂二百餘家十二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案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業創七廟但有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禋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弗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且三江五湖衡霍會稽皆吳楚之望亦不見秩反禮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意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疑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陸議勳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云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過常冀兗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產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欲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欲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修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晧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吳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之應也

吳孫休永安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涌溢

晉武帝太始四年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帝即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太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坐同稱昊天上帝一位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禮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與漢成帝同事一曰昔歲及此年藥蘭泥白虎文秦涼殺刺史胡烈牽弘遣田璋討泥又司馬望以大衆次淮北禦孫晧內外兵役西州饑亂百姓愁怨陰氣盛也咸寧初始上祖宗號太熙初還復五帝位

晉武帝咸寧元年九月徐州水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八月荊州郡國五大水去年采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帝親簡閱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搢紳愁怨天下非之陰盛之應也

咸寧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荊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十月青徐兗豫荊益梁七州又水是時賈充等用事日盛而正人疏外者多

咸寧四年七月司冀兗豫荊揚郡國二十大水

晉武帝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是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為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宮此其應也

太康四年七月司豫徐兗荊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壞屋室有死者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十五大水
太康七年九月西方安定等郡國八大水
太康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晉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元康五年五月頴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大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烝嘗亦多不身親近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班固曰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望秩山川若乃不敬鬼神政令違逆則霧水暴至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水不潤下也
元康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按董仲舒說水者陰氣盛也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之應也
元康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水溢漢成帝時有此妖班固以為王莽之象及趙倫簒位即此應也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又天意乎
元康八年九月荆揚徐兖冀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滋甚韓謐驕豬彌扇卒害太子旋亦禍滅
元康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晉惠帝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秉政專恣陰盛之應
晉惠帝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冀四州水時將相力攻無尊主心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是時王導等潛懷翼戴之計陰氣盛也
晉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內懷不臣傲很作威後終夷滅
太興四年七月大水明年有石頭之敗
晉元帝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吳興壽春大水
晉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吳興壽陽大水是時王敦疾害忠良威權震主尋亦誅滅
晉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亮以元舅民望決事禁中陰勝陽也
咸和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蘇峻稱兵都邑塗炭

咸和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豫共討之半歲乃定
咸和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是年三月石虎掠騎至歷陽四月圍襄陽於是加王導大司馬集徒旅又使趙胤路永劉允之陳光五將軍各帥衆戍衛百姓愁怨陰氣盛也
晉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是時幼主沖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各爭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永和五年五月大水
永和六年五月大水
永和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去年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入石頭江右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
晉穆帝升平二年五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征伐是專
升平五年四月大水
晉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都大水平地數尺侵及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國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克百姓愁怨之應也
晉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妖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軍毛安之討滅之
晉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孝武幼弱政在將相
太元五年大水去年氐賊攻沒襄陽又向廣陵於是遏徙江淮民悉令南渡三州失業道殣相望謝玄雖破句難等自後征戍不已百姓愁怨之應也
太元六年六月荆江揚三州大水
太元十年夏大水初八年破苻堅自後有事中州役無已歲兵民愁怨之應也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明年丁零鮮卑寇擾司兖鎮戍西北疲於奔

命。

太元十五年七月，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悴。

太元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涌起，近海四縣人民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大衆以禦之。

太元十九年七月，荊州、彭城大水，傷稼。

太元二十年，荊州、彭城大水。

太元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晉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荊州大水。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都，是年春又殺郗恢，陰威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隆安五年五月，大水。是時司馬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陰勝陽之應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篡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是時貢使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克京都，玄敗走，遂夷滅。

元興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沒殺人，大航流敗。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義熙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義熙三年五月丙午，大水。

義熙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鮮卑。

義熙六年五月丁巳，大水。乙丑，盧循至蔡洲。

義熙八年六月，大水。

義熙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義熙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扉及限。七月乙丑，淮北災風，大水殺人。

義熙十一年七月丙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北討關河。

宋文帝元嘉五年六月，京邑大水。七年，右將軍到彥之率師入河。

元嘉十一年五月，京邑大水。十三年，司空檀道濟誅。

元嘉十二年六月，丹陽、淮南、吳、吳興、義興五郡大水，京邑乘船。

元嘉十八年五月，江水汎溢，沒居民，害苗稼。明年，右軍將軍裴方明率雍梁之衆伐仇池。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東都諸郡大水。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京邑大水。

孝武帝孝建元年八月，會稽大水，平地八尺。後二年，虜寇青冀州，遣羽林軍卒討伐。

孝武帝大明元年五月，吳興、義興大水。

大明四年八月，雍州大水。

大明四年，南徐、南兗州大水。

後廢帝元徽元年六月，壽陽大水。

順帝昇明元年七月，雍州大水，甚於關羽樊城時。

昇明二年二月，於潛翼異山一夕五十二處水出，流漂居民。七月丙午朔，濤水入石頭，居民皆漂沒。

恆寒

庶徵之恆寒，劉歆以為大雨雪，及未當雨雪而雨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菽草，皆常寒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有德遭險，茲謂逆命，厥異寒。誅罰過深，當燠而寒，盡六日，亦為雹。害正不誅，茲謂養賊，寒七十二日，殺飛禽。道人始去，茲謂傷，其寒物無霜而死，涌水出。戰不量敵，茲謂辱命，其寒雖雨，物不茂。」

吳孫權嘉禾三年九月朔，隕霜傷穀。按劉向說，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校事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時石顯用事隕霜同應。班固書九月二日，陳壽言朔，皆明未可以傷穀也。壹後亦伏誅。京房易傳曰：「興兵妄誅，茲謂亡法，厥災霜，夏殺五穀，冬殺麥。誅不原情，茲謂不仁，其霜，夏先大雷風，冬先雨，乃隕

霜有芒角賢聖遺害其霜附木不下地佞人依刑茲謂私賊其霜在草根土隙閒不教而誅茲謂虐其霜反在草下

嘉禾四年七月雨雹又隕霜案劉向說雹者陰脅陽是時呂壹作威用事詆毀重臣排陷無辜自太子登以下咸患毒之而壹反獲封侯寵異與春秋公子遂專任雨雹同應也漢安帝信讒多殺無辜亦雨雹董仲舒曰凡雹皆爲有所脅行專一之政故也

吳孫權赤烏四年正月大雪平地深三尺鳥獸死者太半是年夏全琮等四將軍攻略淮南襄陽戰死者千餘人其後權以讒邪數責讓陸議議憤恚致卒與漢景武大雪同事也

赤烏十一年四月雨雹是時權聽讒將危太子其後朱據屈晃以迕意黜辱陳象以忠諫族誅而太子終廢此有德遭險誅罰過深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六年冬大雪

太始七年十二月大雪明年有步闡楊肇之敗死傷甚衆

太始九年四月辛未隕霜是時賈充親黨比周用事與魯定公漢元帝時隕霜同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八月平原安平上黨泰郡霜害三豆

咸寧三年八月河閒暴風寒冰郡國五隕霜傷穀是後大舉征吳馬隆又帥精勇討涼州

咸寧五年五月丁亥鉅鹿魏郡雨雹傷禾麥辛卯鴈門雨雹傷秋稼

咸寧五年六月庚戌汲郡廣平陳留滎陽雨雹丙辰又雨雹損傷秋麥千三百餘頃壞屋百三十餘閒癸亥安定雨雹七月丙申魏郡又雨雹閏月壬子新興又雨雹八月庚子河東弘農又雨雹兼傷秋稼三豆

晉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河東高平霜雹傷桑麥四月河南河內河東魏郡弘農雨雹傷麥豆五月東平平陽上黨鴈門濟南雨雹傷禾麥三豆

太康元年四月庚午畿內縣二及東平范陽縣雨雹癸酉畿內縣五又雨雹是時王濬有大功而權戚互加陷抑帝從容不斷陰脅陽之應也

太康二年二月辛酉殞霜于濟南琅邪傷麥壬申琅邪雨雪傷麥三月甲午河東隕霜害桑

太康二年五月丙戌城陽章武琅邪庚寅河東樂安東平濟陰弘農濮陽齊國頓丘魏郡河內汲郡上黨雨雹傷禾稼

太康二年六月郡國十六雨雹

太康三年十二月大雪

太康五年七月乙卯中山東平雨雹傷秋稼

太康五年七月甲辰中山雨雹九月南安大雪折木

太康六年二月東海霜傷桑麥

太康六年三月戊辰齊郡臨菑長廣不其等四縣樂安梁鄒等八縣琅邪臨沂等八縣河閒易城等六縣高陽北新城等四縣隕霜傷桑麥

太康六年六月滎陽汲郡鴈門雨雹

太康八年四月齊國天水二郡隕霜十二月大雪

太康九年正月京都大風雨雹發屋拔木四月隴西隕霜

太康十年四月郡國八隕霜

晉惠帝元康二年八月沛及湯陰雨雹

元康三年四月滎陽雨雹弘農湖華陰又雨雹深三尺是時賈后凶淫專恣與春秋魯桓夫人同事陰氣盛也

元康五年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十二月丹陽雨雹

元康五年十二月丹陽建業大雪

元康六年三月東海隕霜殺桑麥

元康七年五月魯國雨雹七月秦雍二州隕霜殺稼

元康九年三月旬有八日河南滎陽潁川隕霜傷禾五月雨雹是時賈后凶躁滋甚是冬遂廢愍懷

晉惠帝永寧元年七月襄城雨雹是時齊王冏專政十月襄城河南高平平陽風雹折木傷稼

晉惠帝光熙元年閏八月甲申朔霰雪劉向曰盛陽雨水湯熱陰氣脅之則轉而為雹盛陰雨雪凝滯陽氣薄之則散而為霰今雪非其時此聽不聰之應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二月冬雪平地三尺

永嘉七年十月庚午大雪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一月戊午會稽大雨震電己巳夜赤氣曜於西北是夕大雨震電庚午大雪案劉向說雷以二月出八月入此月雷電者陽不閉藏也既發泄而明日便大雪皆失節之異也是時劉載僭號平陽李雄稱制於蜀九州幅裂西京孤微為君失時之象

晉元帝太興二年三月丁未成都風雹殺人

太興三年三月海鹽郡雨雹是時王敦陵上

晉元帝永昌二年十二月幽冀并三州大雪

晉明帝太寧元年十二月幽冀并州大雪

太寧二年四月庚子京都大雨雹燕雀死

太寧三年三月丁丑雨雹癸巳隕霜四月大雨雹是年帝崩尋有蘇峻之亂

晉成帝咸和六年三月癸未雨雹是時帝幼弱政在大臣

咸和九年八月成都雪其日李雄死

晉成帝咸康二年正月丁巳皇后見于太廟其夕雨雹

晉康帝建元元年八月大雪是時政在將相陰氣盛也與春秋魯昭公時季孫宿專政同事劉向曰凡雨陰也雪又雨之陰也出非其時迫近象也

晉穆帝永和三年八月冀方大雪人馬多凍死

永和五年六月臨漳暴震霆雨雹大如升

永和十年五月涼州雪明年八月枹罕護軍張瓘帥宗混等攻滅張祚更立張曜弟玄靚京房易傳曰夏雪戒臣為亂

永和十一年四月壬申朔雪十二月戊午露己未露是時帝幼母后稱制政在大臣

晉穆帝升平二年正月大雪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四月己酉雨雹十二月大雪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太元十二年四月己丑雨雹是時有事中州兵役連歲

太元二十年五月癸卯上虞雨雹

太元二十一年四月丁亥雨雹是時張夫人專幸及帝暴崩兆庶尤之

太元二十一年十二月連雪二十三日是時嗣主幼沖冢宰專政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己卯雨雹是秋王恭殷仲堪內侮終皆誅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二月酷寒過甚是時桓玄篡位政事煩苛是其應也晉氏失在舒緩玄則反之劉向曰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此之謂也

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露露霰不應同日失節之應也二月義兵起玄敗

元興三年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塵

晉安帝義熙元年四月壬申雨雹是時四方未一鉦鼓日戒

義熙五年三月己亥雪深數寸

義熙五年五月癸巳溧陽雨雹九月己丑廣陵雨雹明年盧循至蔡洲

義熙五年九月己丑廣陵雨雹

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雪又雷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雨雹

義熙八年四月辛未朔雨雹六月癸亥雨雹大風發屋是秋誅劉藩等

義熙十年四月辛卯雨雹

宋文帝元嘉九年春京都雨雹溧陽盱眙尤甚傷牛馬殺禽獸

元嘉十八年三月雨雹二十五虜寇青州

元嘉二十五年正月積雪冰寒

元嘉二十九年五月盱眙雨雹大如雞卵三十年國家禍亂兵革大起

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二月庚寅大雪平地二尺餘明年虜侵冀州遣羽林軍北討

明帝泰始五年四月壬辰京邑雨雹

後廢帝元徽三年五月乙卯京邑雨雹

雷震

魏明帝景初中洛陽城東橋洛水浮橋桓楹同日三處俱震尋又震西城上候風木飛烏時勞役大起帝尋晏駕

吳孫權赤烏三年夏震宮門柱又擊南津大橋桓楹

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朔大風震雷是月又雷雨義同前說亮終廢

晉武帝太康六年十二月甲申朔淮南郡震雷

太康七年十二月己亥毗陵雷電南沙司鹽都尉戴亮以聞

太康十年十二月癸卯廬江建安雷電大雨

晉惠帝永康元年六月癸卯震崇陽陵標西南五百步標破爲七十片是時賈后昭害非輔寵樹私戚與漢桓帝時震憲陵寢同事也后終誅滅

晉惠帝永興二年十月丁丑雷電

晉懷帝永嘉四年十月震雷

晉元帝永昌二年七月丙子朔雷震太極殿柱

永昌二年十一月會稽吳郡雨震雷

晉明帝太寧元年七月丙子朔震太極殿柱

晉成帝咸和元年十月己巳會稽郡大雨震電

咸和三年六月辛卯臨海大雷破郡府內小屋柱十枚殺人

咸和三年九月二日立冬會稽震電

咸和四年十二月吳郡會稽震電

咸和四年十二月丹陽震電

晉穆帝永和七年七月壬午雷雨震電

晉穆帝升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雷乙丑又雷

升平五年十月庚午雷發東南

晉孝武帝太元五年六月甲寅雷震含章殿四柱

太元五年十二月雷聲在南方

太元十四年七月甲寅震宣陽門西柱

晉安帝隆安二年九月壬辰雨雷

晉安帝元興三年永安皇后至自巴陵將設儀導入宮天雷震人馬各一俱殪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癸丑雷

義熙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廟破東鴟尾徹壁柱

義熙六年正月丙寅雷丁卯又雷

義熙六年十二月壬辰大雷

義熙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乙亥又雷

宋文帝元嘉四年十一月癸丑雷

元嘉五年六月丙寅震太廟破東鴟尾徹壁柱

元嘉六年正月丙寅雷且雪

元嘉七年十月丙子雷

元嘉八年十二月庚辰雷

元嘉九年十一月甲戌雷且雪

元嘉十四年震初寧陵口標四破至地十七年廢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骨肉相害自此始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九月甲午雷震

明帝泰始二年九月辛巳雷震

泰始四年十月辛卯雷震

泰始四年十一月癸卯朔雷震

泰始五年十一月乙巳雷震

泰始六年十一月庚午雷

後廢帝元徽三年九月戊戌雷

元徽三年九月丁未雷

元徽三年九月戊午雷震

元徽三年十月辛未雷甲戌又雷

順帝昇明三年二月二十四日丙申震建陽門

鼓妖

晉惠帝元康九年三月有聲若牛出許昌城十二月廢太子幽于許宮按春秋晉文公柩有聲如牛劉向以為鼓妖其說曰聲如此怒象也將有急怒之謀以生兵甲之禍此其類也明年賈后遣黃門孫慮殺太子擊以藥杵聲聞于外

蘇峻在歷陽外營將軍鼓自鳴如人弄鼓者峻手自斫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亂夷滅此聽不聰之罰鼓妖先作也

石虎末洛陽城西北九里石牛在青石趺上忽鳴喚聲聞四十里虎遣人打落兩耳及尾鐵釘釘四腳

晉孝武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東北有聲如雷案劉向說以為雷當託於雲猶君託於臣無雲而雷此君不恤下下民將叛之象也及帝崩而天下漸亂孫恩桓玄交陵京邑

吳興長城縣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徑三尺所下有盤石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晉安帝隆安中大鳴後有孫靈秀之亂

魚孽

魏齊王嘉平四年五月有二魚集于武庫屋上此魚孽也王肅曰魚生于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後果有東關之敗干寶又以為高貴鄉公兵禍之應二說皆與班固旨同

晉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曰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既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干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構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蝗蟲

魏文帝黃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案蔡邕說蝗者在上貪苛之所致也是時孫權歸從帝因其有西陵之役舉大眾襲之權遂背叛

晉武帝太始十年六月蝗是時荀賈任政疾害公直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五月大蝗自幽并司冀至于秦雍草木牛馬毛鬣皆盡是時天下兵亂漁獵生民存亡所繫唯司馬越苟晞而已而競為暴刻經略無章

晉愍帝建興四年六月大蝗去歲胡寇頻攻北地馮翊麴允等悉眾禦之是時又禦劉曜為曜所破西京遂潰

晉元帝太興元年六月蘭陵合鄉蝗害禾稼乙未東莞蝗蟲縱廣三百里害苗稼

太興元年七月東海彭城下邳臨淮四郡蝗蟲害禾豆

太興元年八月冀青徐三州蝗食生草盡至于二年是時中州淪喪暴亂滋甚

太興二年五月淮陵臨淮淮南安豐廬江諸郡蝗食秋麥

太興三年五月癸丑徐州及揚州江西諸郡蝗吳民多餓死去年王敦并領荊州苛暴之釁自此興矣又是年初徐州刺史蔡豹帥眾伐周撫

晉孝武帝太元十五年八月兗州蝗是時丁零寇兗豫鮮卑逼河南征戍不已

太元十六年五月飛蝗從南來集堂邑縣界害苗稼是年春發取江州兵營甲士二千人家口六七千人配護軍及東宮後尋散亡殆盡又邊將連有征役

豕禍

吳孫皓寶鼎元年野豕入右司馬丁奉營此豕禍也後奉見遣攻穀陽無功及皓怒斬其導軍及舉大眾北出奉及萬彧等相謂曰若至華里不得不各自還也此謀泄奉時雖已死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溫家屬皆遠徙豕禍之應也襲遂曰山野之獸來入宮室宮室將空又其象也

晉孝懷帝永嘉中壽春城內有豕生兩頭而不活周馥取而觀之時通數者竊謂曰夫豕北方之畜胡狄象也兩頭者無上也生而死不遂也天意若曰勿生專利之謀將自致傾覆也周馥不悟遂欲迎天子令諸侯俄為元帝所敗是其應也石勒亦尋渡淮百姓死者十八九

晉武帝建武元年有豕生八足聽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凡妖作各象其類足多者所任邪也是後有劉隗之變

晉成帝咸和六年六月錢塘民家豭豕生兩子皆人面如胡人狀其身猶豕京房易妖曰豕生人頭豕身者邑且亂亡此豭豕而產異之甚者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京都有豕一頭二身八足十三年京都民家豕產子一頭二身八足並與建武同妖也是後宰相沈酗不恤朝政近習用事漸亂國綱至於大壞也

黑眚黑祥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十二月黑氣四塞近黑祥也

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三月幸京口有黑氣暴起占有兵明年虜南寇至瓜步飲馬于江

火沴水

晉武帝太康五年六月任城魯國池水皆赤如血案劉向說近火沴水也聽之不聰之罰也京房易傳曰淫於色賢人潛國家危厥異水流赤

晉穆帝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臧澤水中又有火此火沴水之妖也明年張天錫殺中護軍張邕邕執政臣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十月錢塘臨平湖水赤桓玄諷吳郡使言開除以爲己瑞俄而玄敗

宋書卷三十三

宋書卷三十三考證

五行志四時將相力攻〇攻各本訛政今改正

奉及萬彧等〇彧諸本皆訛或今據三國志改正

宋書卷三十三考證

宋書卷三十四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四

五行五

五行傳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成謂土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思心不叡是謂不聖厥咎霿厥罰恒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班固曰不言惟而獨曰時則有者非一衝氣所沴明其異大也華孽劉歆傳以為嬴蟲之孽謂螟螣也

稼穡不成

吳孫晧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饑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吳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晧初遷都武昌尋還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宮增修苑囿犯暑妨農官民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晧皆冒之此治宮室飾臺榭之罰與春秋魯莊公三築臺同應也班固曰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皆為稼穡不成晉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至關西亦然自去秋至是夏無水旱無麥者如劉向說也又俗云多苗而不實為傷又其義也

恒風

魏齊王正始九年十一月大風數十日發屋折樹十二月戊子晦尤甚動太極東閣

魏齊王嘉平元年正月壬辰朔西北大風發屋折木昏塵蔽天按管輅說此為時刑大風執政之憂也是時曹爽區霿自專驕僭過度天戒數見終不改革此思心不叡恒風之罰也後踰旬而爽等滅京房易傳曰衆逆同志至德乃潛厥異風其風也行不解物不長雨小而傷政悖德隱茲謂亂厥風先風不雨大風暴起發屋折木守義不進茲謂耄厥風與雲俱起折五穀莖臣易上政茲謂不順厥風大飆發屋賦斂不理茲謂禍厥風絕經紀止即溫溫即蟲侯專封利茲謂不績厥風疾而樹不搖穀不成辟不思道茲謂無澤厥風不搖木旱無雲傷禾公常於利茲謂亂厥風微而溫生蟲蝗害五穀棄正作淫茲謂惑厥風溫螟蟲起害有益人之物侯不朝茲謂叛厥風無恆地變赤雨殺人

吳孫權太元元年八月朔大風江海涌溢平地水深八尺拔高陵樹二株石碑蹉動吳城兩門飛落按華覈對役繁賦重區霿不叡之罰也明年權薨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丙申大風震電是歲魏遣大衆三道來攻諸葛恪破其東興軍二軍亦退明年恪又攻新城喪衆大半還伏誅

吳孫休永安元年十一月甲午風四轉五復蒙霧連日是時孫綝一門五侯權傾吳主風霧之災與漢五侯丁傅同應也十二月丁卯夜又大風發木揚沙明日綝誅

晉武帝太始五年五月辛卯朔廣平大風折木

晉武帝咸寧元年五月下邳廣陵大風壞千餘家折樹木

咸寧元年五月甲申廣陵司吾下邳大風折木

咸寧三年八月河間大風折木

晉武帝太康二年五月濟南大風折木傷麥

太康二年六月高平大風折木發壞邸閣四十餘區

太康八年六月郡國八大風

太康九年正月京都風雹發屋拔木後二年宮車晏駕

晉惠帝元康四年六月大風雨拔樹

元康五年四月庚寅夜暴風城東渠波浪七月下邳大風壞廬舍九月雁門新興太原上黨災風傷稼明年氐羌反叛大兵西討

元康九年六月飈風吹賈謐朝服飛數百丈明年謐誅

元康九年十一月甲子朔京都連大風發屋折木十二月太子廢

晉惠帝永康元年二月大風拔木三月愍懷被害己卯喪柩發許還洛是日大風雷電幃蓋飛裂

永康元年四月張華第舍飈風折木飛繒軸六七是月華遇害

永康元年十一月戊子朔，大風從西北來，折木飛石。明年正月，趙王倫篡位。

晉惠帝永興元年正月癸酉，稍火廟災，風暴起，塵沙四合。其年四月，倫伏辜。

晉元帝永昌元年七月丙寅，大風拔木，屋瓦皆飛。

永昌元年八月，暴風壞屋，拔御道柳樹百餘株。其風縱橫無常，若風自八方來者。十一月，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四年三月壬辰，成都大風，發屋折木。四月，李壽襲殺李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晉陵、吳郡災風。

晉穆帝升平元年八月丁未，策立皇后何氏，是日疾風。

升平五年正月戊戌朔，疾風。

晉海西公泰和六年二月，大風迅急。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戊申朔，暴風迅起，從丑上來，須臾轉子上來，飛沙揚礫。

晉孝武帝太元元年二月乙丑朔，暴風折木。

太元元年閏三月甲子朔，暴風疾雨俱至，發屋折木。

太元二年六月，長安大風，拔苻堅宮中樹。其後堅再南伐，身戮國亡。

太元四年八月乙未，暴風。

太元十二年正月壬午，夜暴風。

太元十二年正月甲辰，大風拔木。

太元十七年六月乙未，大風折木。

晉安帝元興二年二月甲辰，大風雨，大航門屋瓦飛落。明年，桓玄篡位，由此門入。

元興二年正月，桓玄遊大航南，飄風飛其轎輗。至三月，玄敗。

元興二年三月，江陵大風折木。是月，桓玄敗於崢嶸洲，身亦屠裂。

元興三年十一月丁酉，大風，江川多死者。

晉安帝義熙四年十一月辛卯朔，西北疾風起。

義熙五年閏十月丁亥，大風發屋。明年，盧循至蔡洲。

義熙六年五月壬申，大風拔北郊樹，樹幾百年也。瑯邪、揚州二射堂倒壞。是日，盧循大艦漂沒。甲戌，又風發屋折木。是冬，三帥南討。

義熙十年四月己丑朔，大風拔木。

義熙十年六月辛亥，大風拔木。明年，西討司馬休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正月癸亥朔旦，暴風發殿庭會，翻揚數十丈。五月，帝廢。

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二月庚申，壽陽驟雨，有回風雲霧，廣三十許步，從南來至城西回散滅。當其衝者，室屋樹木摧倒。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大風拔木飛瓦。

元嘉三十年正月，大風拔木，雨凍殺牛馬，雷電晦冥。二月，宮車晏駕。

孝武帝大明七年，風吹初寧陵隧口左標折，鍾山通天臺新成，飛倒，散落山澗。明年閏五月，帝崩。

前廢帝永光元年正月乙未朔，京邑大風。

明帝泰始二年三月丙申，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四月甲子，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五月丁未，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五月己酉，京邑大風。

泰始二年九月乙巳，京邑大風。

後廢帝元徽二年七月甲子，京邑大風。

元徽三年三月丁卯，京邑大風。

元徽三年六月甲戌，京邑大風。

元徽四年十一月辛卯，京邑大風。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京邑大風，發屋折木。

元徽五年六月甲寅，京邑大風。

夜妖

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正月戊戌，大風晦暝，行者皆頓伏，近夜妖也。劉向曰：「正晝而暝，陰爲陽，臣制君也。」時晉景王討毋丘儉，是日始發。

魏元帝景元三年十月京都大震晝晦此夜妖也班固曰夜妖者雲風並起而杳冥故與常風同象也劉向春秋說云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冥晦明年魯季友卒果世官而公室卑矣魏此妖晉有天下之應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大風晦暝其後帝崩而諸侯違命干戈內侮權奪於元顯禍成於桓玄是其應也

嬴蟲之孽

晉孝武咸寧元年七月郡國螟九月青州又螟

咸寧元年七月郡國有青蟲食禾稼

咸寧四年司冀兗豫荊揚郡國皆螟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蜞及蟹皆化為鼠甚衆覆野大食稻為災

太康九年八月郡國二十四螟螟說與蝗同是時帝聽讒訴

太康九年九月蟲傷稼

晉惠帝元康二年九月帶方含資提奚南新長岑海冥列口蟲食禾葉蕩盡

晉惠帝永寧元年七月梁益涼三州螟是時齊王冏秉政貪苛之應也

永寧元年十月南安巴西江陽大原新興北海青蟲食禾葉甚者十傷五六

永寧元年十二月郡國八螟

牛禍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塞北有死牛頭語近牛禍也是時帝多疾病深以後事為念而託付不以至公思心瞀亂之應也師曠曰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又其義也

晉惠帝太安中江夏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方亂乘我何之騁懼而還犬又言曰歸何早也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為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為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妖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妖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為務又其應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曲阿門牛生犢一體兩頭

元帝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生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其後皆有此應

晉元帝太興四年十二月郊牛死按劉向說春秋郊牛死曰宣公區瞀昏亂故天不饗其祀元帝中興之業實王導之謀也劉隗探會主意以得親幸導見疏外此區瞀不叡之禍也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護軍牛生犢兩頭六足是冬蘇峻作亂

咸和七年九德民袁榮家牛產犢兩頭八足二尾共身京房易傳殺無辜則牛生妖

桓玄之國在荊州詣刺史殷仲堪行至鶴穴逢一老公驅青牛形色瓌異桓玄即以所乘牛易取乘至零陵涇溪駿駛非常因息駕飲牛牛徑入江水不出玄遣人覘守經日無所見

宋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禁入方得出明日被收

元嘉二十九年晉陵送牛角生右脅長八尺明年二月東宮為禍

孝武帝大明三年廣州刺史費淹獻三角水牛

黃眚黃祥

蜀劉備章武二年京伐二月自秭歸進屯夷道六月秭歸有黃氣見長十餘里廣數十丈後踰旬備為陸遜所破近黃祥也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南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斯須更出語如向日適欲日中鼠入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蹶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鼠案班固說此黃祥也是時曹爽秉政競為比周故鼠作變也

宋孝武大明七年春太湖邊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鯉魚民人一日取轉得三五十斛明年大飢

晉元帝太興四年八月，黃霧四塞，埃氣蔽天。案楊宣對，近土氣亂之祥也。

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黃霧四塞。

晉穆帝永和七年三月，涼州大風拔木，黃霧下塵。是時張重華納譖，出謝艾爲酒泉太守，而所任非其人。至九年，死，嗣子見弒，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聞善不予，茲謂不知，厥異黃，厥咎聾，厥災不嗣。黃者有黃濁氣四塞天下，蔽賢絕道，故災至絕世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十月丙申朔，黃霧昏濁不雨。

宋文帝元嘉十八年秋七月，天有黃光，洞照于地。太子率更令何承天謂之榮光，太平之祥，上表稱慶。

地震

吳孫權黃武四年，江東地連震。是時權受魏爵命爲大將軍、吳王，改元專制，不修臣迹。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董仲舒、劉向並云：「臣下彊盛，將動而害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二年十一月，京都地震，從東來，隱隱有聲，屋瓦搖。

魏明帝景初元年六月戊申，京都地震。是秋，吳將朱然圍江夏，荊州刺史胡質擊退之。又公孫淵自立爲燕王，改年，置百官，明年討平之。

吳孫權嘉禾六年五月，江東地震。

赤烏二年正月，地又再震。是時呂壹專政，步騭上疏曰：「伏聞校事吹毛求瑕，輒欲陷人，成其威福，無罪無辜，橫受重刑，雖有大臣，不見信任。如此，天地焉得無變。故嘉禾六年、赤烏二年，地連震動，臣下專政之應也。冀所以警悟人主，可不深思其意哉。」壹後卒敗。

魏齊王正始二年十一月，南安郡地震。

正始三年七月甲申，南安郡地震。十二月，魏郡地震。

正始六年二月丁卯，南安郡地震。是時曹爽專政，遷太后于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連年地震，是其應也。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江東地仍震。是時權聽讒，將黜朱據，廢太子，

蜀劉禪炎興元年，蜀地震。時宦人黃皓專權，按司馬彪說，奄宦無陽施，猶婦人也。此皓見任之應，與漢和帝時同事也。是冬蜀亡。

晉武帝太始五年四月辛酉，地震。是年冬，新平氐羌叛；明年，孫晧大遣衆入渦口，叛虜寇秦涼，刺史胡烈、蘇愉並爲所害。

太始七年六月丙申，地震。武帝世始於賈充，終於楊駿，阿黨昧利，苟專權寵，終喪天下，由是也。末年所任轉斂，故亦一年六震，是其應也。裴叔則曰：「晉德所以不比隆堯舜者，以有賈充諸人在朝。」

晉武帝咸寧二年八月庚辰，河南、河東、平阿地震。

咸寧四年六月丁未，陰平、廣武地震；甲子，陰平、廣武地又震。

晉武帝太康二年二月庚申，淮南、丹陽地震。

太康五年正月壬辰，地震。

太康六年七月己丑，地震。

太康七年七月，南安犍爲地震。八月，京兆地震。

太康八年五月壬子，建安地震。七月，陰平地震。八月，丹陽地震。

太康九年正月，會稽、丹陽、吳興地震。四月辛酉，長沙、南海等郡國八地震。七月至于八月，地又四震，其三有聲如雷。

太康十年十二月己亥，丹陽地震。

晉武帝太始元年，地震。

晉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辛酉，京都地震。

元康四年二月，蜀郡山崩，殺人。上谷、上庸、遼東地震。五月壬子，壽春山崩，洪水出，城壞，地陷方三十丈。六月，壽春大雷震，山崩地坼，家人陷死，上庸郡亦如之。八月，上谷地震，水出，殺百餘人；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水出，大饑。上庸四處山崩，地陷，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十月，京都地震。十一月，滎陽、襄城、汝陰、梁國、南陽地皆震。十二月，京都又震。是時賈后亂朝，據權專制，終至禍敗之應也。漢鄧太后攝政時，郡國地震，李固以爲地陰也，法當安靜，今乃越陰之職，專陽之政，故應以震。此同事也。京房易傳曰：「無德專祿，茲謂不順，

厥震動丘陵涌水出又曰小人剝廬厥妖山崩茲謂陰乘陽弱勝彊又曰陰背陽則地裂父子分離夷羌叛去

元康五年五月丁丑地震六月金城地震

元康六年正月丁丑地震

元康八年正月丙辰地震

晉惠帝太安元年十月地震是時齊王冏專政

太安二年十二月丙辰地震是時長沙王專政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十月荆湘二州地震時司馬越專政

永嘉四年四月兗州地震

晉愍帝建興二年四月甲辰地震是時幼主在上權傾於下四方雲擾兵亂不息

建興三年六月丁卯長安地震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西平地震涌水出十二月廬陵豫章武昌西陵地震山崩干寶曰王敦陵上之應

太興二年五月癸丑祁山地震山崩殺人是時相國南陽王保在祁山稱晉王不終之象也

太興三年四月庚寅丹陽吳郡晉陵地震其年南平郡山崩出雄黃數千斤

晉成帝咸和二年三月益州地震四月己未豫章地震是年蘇峻作亂

咸和九年三月丁酉會稽地震是時政在臣下

晉穆帝永和元年六月癸亥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政在臣下所以連年地震

永和二年十月地震

永和三年正月丙辰地震

永和四年十月己未地震

永和五年正月庚寅地震

永和九年八月丁酉京都地震有聲如雷

永和十年正月丁酉地震有聲如雷雞雉鳴呴

永和十一年四月乙酉地震五月丁未地震

晉穆帝升平五年八月涼州地震

晉哀帝隆和元年四月甲戌地震是時政在將相人主南面而已

隆和元年四月丁丑涼州地震浩亹山崩張天錫降亡之象也

隆和二年二月庚寅江陵地震是時桓溫專征

晉海西太和元年二月涼州地震水涌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辛未安成地震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十月辛未地震是時嗣主幼沖政在將相

寧康二年七月甲午涼州地震山崩

晉孝武帝太元二年閏月壬午地震五月丁丑地震

太元十一年六月己卯地震是後緣河諸將連歲兵役

太元十五年三月己酉朔夜地震

太元十七年六月癸卯地震十二月己未地又震是時羣小弄權天下側目

太元十八年正月癸亥朔地震二月乙未地震

晉安帝隆安四年九月癸酉地震是時幼主沖昧政在臣下

晉安帝義熙四年正月壬子夜地震有聲十月癸亥地震

義熙五年正月戊戌夜尋陽地震有聲如雷明年盧循下

義熙八年自正月至四月南康廬陵地四震明年王旅西討荆益

宋文帝元嘉七年四月丙辰地震時遣軍經略司兗

元嘉十二年四月丙辰京邑地震

元嘉十五年七月辛酉地震

元嘉十六年地震

孝武帝大明二年四月辛丑地震

大明六年七月甲申地震有聲自河北來魯郡山搖地動彭城城女牆四百八十丈墜落屋室傾倒兗州地裂泉涌二年不已其後虜主死兗州刺史夏侯祖

權卒
明帝泰始二年四月地震
泰始四年七月己酉東北有聲如雷地震
明帝泰豫元年閏七月甲申東北有聲如雷地震
後廢帝元徽二年四月戊申地震
元徽五年五月戊申地震七月帝殞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遠望見地中如水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年乃滅

山崩地陷裂

吳孫權赤烏十三年八月丹陽句容及故鄣寧國諸山崩鴻水溢按劉向說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天戒若曰君道崩壞百姓將失其所也與春秋梁山崩漢齊楚衆山發水同事也夫三代命祀祭不越望吉凶禍福不是過也吳雖帝其實列國災發丹陽其天意矣國主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徵也後二年而權薨薨二十六年而吳亡
魏元帝咸熙二年二月太行山崩此魏亡之徵也其冬晉有天下
晉武帝太始三年三月戊子太行山崩
太始四年七月泰山崩墜三里此晉之咎徵也至帝晏駕而祿去王室懷愍淪胥於北元帝中興於南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王受命人君虜
晉武帝太康五年丙午宣帝廟地陷
太康六年三月南安新興縣山崩涌水出
太康七年七月朱提之大瀘山崩震壞郡舍陰平之仇池崖隕
太康八年七月大雨殿前地陷方五尺深數丈
晉惠帝元康四年五月壬子地陷方三十丈殺人史闕其處
元康四年八月居庸地裂廣三十丈長百三十丈水出殺人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三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

永嘉三年八月乙亥鄄城城無故自壞七十餘丈司馬越惡之遷于濮陽此見沴之異也越卒陵上終亦受禍
永嘉三年七月戊辰當陽地裂三所所廣三丈長二百餘步京房易傳曰地坼裂者臣下分離不肯相從也其後司馬越苟晞交惡四方牧伯莫不離散王室遂亡
永嘉三年十月宜都夷道山崩
永嘉四年四月湘東酃黑石山崩
晉元帝太興四年八月常山崩水出滹沱盈溢大木傾拔
晉成帝咸和四年十月柴桑廬山西北崖崩十二月劉胤爲郭默所殺
晉惠帝元康九年六月夜暴雷雨賈謐齋屋柱陷入地壓謐牀帳此木沴土土失其性不能載也明年謐誅
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然可以爨此火沴土也是時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晉安帝義熙八年三月壬寅山陰有聲如雷地陷深廣各四尺
義熙十年五月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房及限此水沴土也
五行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常陰

吳孫亮太平三年自八月沈陰不雨四十餘日是時將誅孫綝謀泄九月戊午綝以兵圍宮廢亮爲會稽王此常陰之罰也
吳孫晧寶鼎元年十二月太史奏久陰不雨將有陰謀晧深驚懼時陸凱等謀因其謁廟廢之及出留平領兵前驅凱語平平不許是以不果晧既肆虐羣下多懷異圖終至降亡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四月連陰不雨
元徽三年八月多陰後二年廢帝殞

射妖

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玄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弓水中自知當死矣

晉恭帝之爲瑯邪王時好奇戲嘗閉一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有諫者曰馬國姓也而今射之不祥甚矣於是乃止而馬已被十許箭矣此蓋射妖也俄而桓玄簒位

龍蛇之孽

魏明帝靑龍元年正月甲申靑龍見郟之摩陂井中凡瑞興非時則爲妖孽況困於井非嘉祥也魏以改年非也晉武不賀是也干寶曰自明帝終魏世靑龍黃龍見者皆其主廢興之應也魏土運靑木色也而不勝於金黃得位靑失位之象也靑龍多見者君德國運內相剋伐也故高貴鄉公卒敗于兵案劉向說龍貴象而困井中諸侯將有幽執之禍也魏世龍莫不在井此居上者逼制之應高貴鄉公著潛龍詩卽此旨也

魏高貴鄉公正元元年戊戌黃龍見于鄴井中

魏高貴鄉公甘露元年正月辛丑靑龍見軹縣井中六月乙丑靑龍見元城縣界井中

甘露二年二月靑龍見溫縣井

甘露三年黃龍靑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

景元元年二月靑龍見軹縣井中

吳孫晧天冊中龍乳於長沙民家啖雞雛京房易妖曰龍乳人家王者爲庶人其後晧降

晉武帝咸寧二年六月丙申白龍二見于九原井中

晉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于武庫井中帝見龍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漦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膺受嘉祥遂不賀也孫盛曰龍水物也何與於人子產言之當矣但非其所處實爲妖災夫龍以飛翔顯見爲美則潛伏幽處非休祥也漢惠帝二年兩龍見蘭陵井中本志以爲其後趙王幽死之象也武庫者帝王威御之器所寶藏也室宇邃密非龍所處後七年藩王相害二十八年果有二胡僭竊神器勒虎二逆皆字曰龍此之表異爲有證矣史臣案龍爲休瑞而屈於井中前史言之已詳但兆幽微非可臆斷故五行符瑞兩存之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枹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嘗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

晉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聽事平橑上數年而人不知但怪府中數失小兒及豬犬之屬後一蛇夜出傷於刃不能去乃覺之發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以爲帝溺於色之應也魏氏宮人猥多晉又過之宴游是湎此其孽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菑有大蛇長十餘丈負二小蛇入城北門徑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天戒若曰齊方有劉章定傾之功若不厲節忠慎又將蹈章失職奪功之辱也齊王冏不悟雖建興復之功而以驕陵取禍負二小蛇出朝市皆有象類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其後討滅王敦及其黨與

馬禍

晉武帝太熙元年遼東有馬生角在兩耳下長三寸按劉向說此兵象也及帝晏駕之後王室毒於兵禍是其應也京房易傳曰臣易上政厥妖馬生角又有天子親伐馬生角呂氏春秋曰人君失道馬有生角

晉惠帝元康元年十二月皇太子將釋奠太傅趙王倫驂乘至南城門馬止力士推之不能動倫入軺車乃進此馬禍也天戒若曰倫不知義方終爲亂逆非傅導行禮之人倫不悟故亡

元康九年十一月戊寅冬有牝騧馬驚奔至廷尉訊堂悲鳴而死是殆愍懷寃死之象也見廷尉訊堂又天意乎

晉孝懷帝永嘉六年二月神馬鳴南城門

晉元帝大興二年丹陽郡吏濮陽楊演馬生駒兩頭自頸前別生而死按司馬彪說政在私門二頭之象也是後王敦陵上

晉成帝咸康八年五月甲戌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走入于殿前盤旋走出尋逐莫知所在己卯帝不豫六月崩此馬禍又赤祥也張重華在涼州將誅其西河相張祚祚廄馬數十匹同時悉皆無後尾

晉安帝隆安四年十月梁州有馬生角刺史郭銓送示都督桓玄案劉向說馬不當生角由玄不當舉兵向上也覩災不悟故至夷滅

人痾

魏文帝黃初初清河宋士宗母化為鼈入水

魏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兵奚農女死復生時人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民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案京房易傳至陰為陽下人為上晉宣王起之象也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占以為王莽曹操之徵公孫淵炊有小兒蒸死甑中其後夷滅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將征淮南有孝子著衰衣入其閤詰問答曰不自覺入也時中外守備亦悉不見衆皆異之及還果見殺恪已被害妻在室使婢沃盥聞婢血臭又眼目視瞻非常妻問其故婢蹷然躍起頭至棟攘臂切齒曰諸葛公乃為峻所殺

吳孫休永安四年安吳民陳焦死七日復穿冢出干寶曰此與漢宣帝同事烏程侯皓承廢故之家得位之祥也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為黿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大坎實水其中黿入坎戲一二日恆延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輪轉自躍入于遠潭遂不復還與漢靈帝時黃氏母事同吳亡之象也

魏元帝咸熙二年八月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柱杖呼民王始語曰今當太平尋晉代魏

晉武帝太始五年元城人年七十生角案漢志說殆趙王倫篡亂之象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二月琅邪人顏畿病死棺斂已久家人咸夢畿謂己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漸能飲食屈申視瞻不能行語也二年復死其後劉淵石勒遂亡晉室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年八歲漸化為男至十七八而氣性成此劉淵石勒蕩覆晉室之妖也漢哀帝獻帝時並有此異皆有易代之兆京房傳曰女子化為丈夫兹謂陰昌賤人為王丈人化為女子兹謂陰勝陽厥咎亡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除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寄產門者詰之婦人曰我截齊便去耳是時齊王冏匡復王室天下歸功識者為其惡之後果斬戮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二月甲子有白頭公入齊王冏大司馬府大呼有大兵起不出甲子旬冏殺之明年十二月戊辰冏敗即甲子旬也

晉惠帝太安元年四月癸酉有人自雲龍門入殿前北面再拜曰我當作中書監即收斬之干寶曰夫禁庭尊秘之處今賤人徑入而門衛不覺者宮室將虛而下人踰上之妖也是後帝北還鄴又西遷長安盜賊蹈藉宮闕遂亡天下

晉惠帝世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聘尋而其夫戍長安經年不歸女家更以適人女不樂行其父母逼強不得已而去尋得病亡後其夫還問女所在其家具說之其夫徑至女墓不勝哀情便發冢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秘書郎王導議曰此是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朝廷從其議

晉惠帝世杜錫家葬而婢誤不得出後十餘年開冢祔葬而婢尚生其始如瞑有頃漸覺問之自謂當一再宿耳初婢之埋年十五六及開冢更生猶十五六也嫁之有子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大頭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日死

晉惠懷之世京洛有兼男女體亦能兩用人道而性尤淫案此亂氣之所生也

自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皆相放效或有至夫婦離絕怨曠妒忌者故男女氣亂而妖形作也

元帝太興初又有女子陰在腹上在揚州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吳郡吳縣萬祥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無毛黃色大如枕

晉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胡年二十五產二女相向腹心合同自胸以上臍以下各分此蓋天下未一之妖也時內史呂會上言案瑞應圖異根同體謂之連理異苗同穎謂之嘉禾草木之異猶以為瑞今二人同心易稱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嘉徵顯見生於陝東之國斯蓋四海同心之瑞不勝喜躍謹畫圖以上時有識者哂之

晉中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江東性甚淫而不產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

晉元帝太興三年十二月尚書騶謝平妻生女墮地濞濞有聲須臾便死鼻目皆在頂上面處如項口有齒都連為一胸如鼈手足爪如鳥爪皆下向京房易妖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為天下大兵後二年有石頭之敗

晉明帝太寧二年七月丹陽江寧侯紀妻死三日復生

晉成帝咸寧四年十一月辛丑有何一人詣南止車門自列為聖人所使錄付光祿外部檢問是東海郯縣呂暢辭語落漠見鞭三百遣

咸寧五年四月下邳民王和僑居暨陽息女可年二十自云上天來還得徵瑞印綬當母天下晉陵太守以為妖收付獄至十一月有人持柘杖絳衣詣止車門口列為聖人使求見天子門候受辭列姓呂名錫云王和女可右足下有七星星皆有毛長七寸天今命可為天下母奏聞即伏誅并下晉陵誅可

晉康帝建元二年十月衛將軍營督過望所領兵陳瀆女臺有文在足曰天下之母灸之逾明京都讙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亡去

石虎末大武殿前所圖賢聖人像人頭忽悉縮入肩中

晉孝武帝寧康初南郡州陵女人唐氏漸化為丈夫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朱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

義熙中東陽人黃氏生女不養埋之數日於土中啼取養遂活

義熙末豫章吳平人有二陽道重累生

晉恭帝元熙元年建安人陽道無頭正平本下作女人形體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為吳郡婁縣有一女忽夜乘風雨恍忽至郡城內自覺去家正炊頃衣不沾濡曉在門上求通言我天使也斌令前因曰府君宜起迎我當大富貴不爾必有凶禍斌問所以來亦不自知也謂是狂人以付獄符其家迎之數日乃得去後二十日許斌誅

孝武帝大明中張暢為會稽郡妾懷孕兒於腹中啼聲聞於外暢尋死

大明末荊州武寧縣人楊始歡妻於腹中生女兒此兒至今猶存

明帝泰豫元年正月巨人見太子西池水上跡長三尺餘

後廢帝元徽中南東莞徐坦妻懷孕兒在腹中有聲

元徽中暨陽縣女人於黃山穴中得二卵如斗大剖視有人形

魏文帝黃初四年三月宛許大疫死者萬數

魏明帝青龍二年四月大疫

青龍三年正月京都大疫

吳孫權赤烏五年大疫

吳孫亮建興二年四月諸葛恪圍新城大疫死者太半

吳孫晧鳳皇二年疫

晉武帝太始十年大疫吳土亦同

晉武帝咸寧元年十一月大疫京都死者十萬人

晉武帝太康三年春疫

晉惠帝元康二年十一月大疫

元康十年五月秦雍二州疾疫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五月秦雍州饑疫至秋

永嘉六年大疫。

晉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大疫死者十二三河朔亦同。

晉成帝咸和五年五月大饑且疫。

晉穆帝永和九年五月大疫。

晉海西太和四年冬大疫。

晉孝武帝太元五年五月自冬大疫至于此夏多絕戶者。

晉安帝義熙元年十月大疫發赤斑乃愈。

義熙七年春大疫。

宋文帝元嘉四年五月京都疾疫。

孝武帝大明元年四月京邑疾疫。

大明四年四月京邑疾疫。

日蝕

魏文帝黃初二年六月戊辰晦日有蝕之有司奏免太尉詔曰災異之作以譴元首而歸過股肱豈禹湯罪己之義乎其令百官各虔厥職後有天地眚勿復劾三公。

黃初三年正月丙寅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庚申晦又日有蝕之。

黃初五年十一月戊申晦日有蝕之後二年宮車晏駕。

魏明帝太和初太史令許芝奏日應蝕與太尉於靈臺祈禳帝詔曰蓋聞人主政有不得則天懼之以災異所以譴告使得自修也故日月薄蝕明治道有不當者朕即位以來既不能光明先帝聖德而施化有不合於皇神故上天有以寤之宜勵政自修以報于神明天之於人猶父之於子未有父欲責其子而可獻盛饌以求免也今外欲遣上公與太史令具禳祠於義未聞也羣公卿士其各勉修厥職有可以補朕不逮者各封上之。

魏明帝太和五年十一月戊戌晦日有蝕之。

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日有蝕之見吳曆

魏明帝青龍元年閏月庚寅朔日有蝕之。

魏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日有蝕之紀無

正始三年四月戊戌朔日有蝕之紀無

正始六年四月壬子日有蝕之十月戊寅朔又日有蝕之。

正始八年二月庚午朔日有蝕之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轉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得失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子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塞變應天乃實人事濟旨譬甚切而君臣不悟終至敗亡矣。

正始九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魏齊王嘉平元年二月己未日有蝕之。

魏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日有蝕之。

甘露五年正月乙酉朔日有蝕之按谷永說正朔尊者惡之京房占曰日蝕乙酉君弱臣彊司馬將兵反征其王五月有成濟之變。

魏元帝景元二年五月丁未朔日有蝕之。

景元三年三月己亥朔日有蝕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七月丙午晦日有蝕之。

太始七年五月庚辰日有蝕之。

太始八年十月辛未朔日有蝕之。

太始九年四月戊辰朔日有蝕之。

太始十年三月癸亥日有蝕之。

晉武帝咸寧元年七月甲申晦日有蝕之。

咸寧三年正月丙子朔日有蝕之。

晉武帝太康四年三月辛丑朔日有蝕之。

太康六年八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蝕之乙亥詔曰比年災異屢發邦之不臧實在朕躬震蝕之異其咎安在將何施行以濟其愆太尉亮司徒舒司空瓘遜位弗許。

太康八年正月戊申朔日有蝕之。

太康九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後二年宮車晏駕

晉惠帝元康九年十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辛卯朔日有蝕之

晉惠帝永寧元年閏三月丙戌朔日有蝕之

晉惠帝光熙元年正月戊子朔日有蝕之尊者惡之七月乙酉朔又日有蝕之說占曰日蝕盡不出三月國有凶十一月宮車晏駕十二月壬午朔又日有蝕之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戊申日有蝕之

永嘉二年正月丙午朔日有蝕之

永嘉六年二月壬子朔日有蝕之明年帝崩于平陽

晉愍帝建興四年六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帝爲劉曜所虜十二月乙卯朔又日有蝕之明年帝崩于平陽

晉元帝太興元年四月丁丑朔日有蝕之

晉明帝太寧三年十一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甲申朔日有蝕之

晉成帝咸康元年十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咸康七年二月甲子朔日有蝕之

咸康八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正朝尊者惡之六月宮車晏駕

晉穆帝永和七年正月丁酉朔日有蝕之

永和十二年十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晉穆帝升平四年八月辛丑朔日有蝕之不盡如鉤明年宮車晏駕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二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晉海西公太和三年三月丁巳朔日有蝕之

太和五年七月癸酉朔日有蝕之明年廢爲海西公

晉孝武帝寧康三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閏月己酉朔日有蝕之

太元六年六月庚子朔日有蝕之

太元九年十月辛亥朔日有蝕之

太元十七年五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太元二十年三月庚辰朔日有蝕之明年宮車晏駕海西時有此變又曰臣有蔽主明者

晉惠帝永興元年十一月黑氣分日

晉惠帝光熙元年五月癸巳日散光流如血所照皆赤甲午又如之占曰君道失明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十一月乙亥黃黑氣掩日所炤皆黃案河圖占曰日薄也其說曰凡日蝕皆於晦朔有不於晦朔者爲日薄雖非日月同宿時陰氣盛掩薄日光也占類蝕

永嘉二年二月癸卯白虹貫日青黃暈五重占曰白虹貫日近臣不亂則諸侯有兵破亡其地明年司馬越殺繆播等暴蔑人主五年胡破京都帝遂見虜一說王者有兵圍之象

永嘉五年三月庚申日散光如血下流所照皆赤日中有若飛鷰者

晉愍帝建武元年正月庚子白虹彌天三日並照日有重暈左右兩珥占曰白虹兵氣也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王立亦如其數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爲帝

晉安帝隆安四年六月庚辰朔日有蝕之

晉安帝元興二年四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晉安帝義熙三年七月戊戌朔日有蝕之

義熙十年九月己巳朔日有蝕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義熙十三年正月甲戌朔日有蝕之明年宮車晏駕

晉恭帝元熙元年十一月丁亥朔日有蝕之

宋少帝景平二年二月癸巳朔日有蝕之

文帝元嘉四年六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元嘉六年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十一月己丑朔又日有蝕之不盡如鉤蝕時星見晡方沒河北地闇

元嘉十二年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

元嘉十七年四月戊午朔日有蝕之

元嘉十九年七月甲戌晦日有蝕之

元嘉二十三年六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元嘉三十年七月辛丑朔日有蝕之既星辰畢見

孝武帝孝建元年七月丙戌朔日有蝕之既列宿粲然

孝武帝大明五年九月甲寅朔日有蝕之

明帝泰始四年八月丙子朔日有蝕之十月癸酉又日有蝕之

泰始五年十月丁卯朔日有蝕之

後廢帝元徽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順帝昇明二年九月乙巳朔日有蝕之

昇明三年三月癸卯朔日有蝕之

吳孫權赤烏十一年二月白虹貫日時地又頻震權發詔深戒懼天眚

晉武帝太始五年七月甲寅日暈再重白虹貫之

晉武帝太康元年正月己丑朔五色氣冠日自卯至酉占曰君道失明丑主斗牛斗牛爲吳地是時孫晧淫暴四月降

晉惠帝元康九年正月日中有若飛鷰者數月乃消王隱以爲愍懷廢死之徵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十月乙未日闇黃霧四塞占曰不及三年下有拔城大戰

晉惠帝永寧元年九月甲申日有黑子按京房占黑者陰也臣不掩君惡令下見百姓惡君曰重暈天下有立王暈而珥天下有立侯故陳卓曰當有大慶天下其參分乎三月而江東改元朔胡亦改元朔跨曹劉疆宇於是兵連積世

晉元帝太興四年三月癸亥日有黑子辛亥帝親錄訊囚徒

晉元帝永昌元年十一月辛卯日有黑子

晉明帝太寧元年正月己丑朔日暈無光癸巳黃霧四塞占曰君道失明臣有陰謀是時王敦陵上卒伏其辜

晉成帝咸寧元年七月白虹貫日

咸康八年正月壬申日中有黑子丙子乃滅

晉海西公太和四年四月戊辰日暈厚密白虹貫日中

太和六年三月辛未白虹貫日日暈五重十一月桓溫廢帝張重華在涼州日暴赤如火中有三足烏形見分明數旦乃止

晉安帝元興元年二月甲子日暈白虹貫日明年桓玄篡位

晉安帝義熙元年五月庚午日有采珥

義熙十一年日在東井有白虹十餘丈在南干日依司馬彪說則災在分野羌亡之象也

晉恭帝元熙二年正月壬辰日暈東西有直珥各一丈白氣貫之交匝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三月丙申夜月蝕既丁酉夜又蝕既占曰月蝕既盡夫人憂又曰其國貴人死

安帝義熙九年十二月辛卯朔旦猶見東方按占謂之側匿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十一月己卯朔日始出色赤如血外生牙塊暈不具明年二月宮車宴駕

孝武帝大明七年十一月日始出四五丈色赤如血未沒四五丈亦如之至于八年春凡三謂日死閏五月帝崩

後廢帝元徽三年三月乙亥日未沒數丈日色紫赤無光

元徽五年三月庚寅日暈五重又重生二直一抱一背

文帝元嘉中有兩白虹見宣陽門外

後廢帝元徽二年八月壬子夜白虹見

元徽四年正月己酉白虹貫日

後帝昇明元年九月乙未夜白虹見東方

宋書卷三十四考證

五行志五氐羌反叛大兵西討○監本脫西討二字今增正

元徽五年六月甲寅京邑大風○監本遺此一行今增

居庸地裂廣三十六丈長八十四丈○裂監本訛震今改正

山崩地陷裂○此條無上下文當有脫誤

宋書卷三十四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五

州郡一

揚州 南徐州 徐州 南兗州 兗州

唐堯之世置十有二牧及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冀州堯都土界廣遠濟河爲兗州海岱爲青州海岱及淮爲徐州淮海爲揚州荊及衡陽爲荊州荊河爲豫州華陽黑水爲梁州黑水西河爲雍州自虞至殷無所改變周氏既有天下以徐并青以梁并雍分冀州之地以爲幽并漢初又立徐梁二州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改雍曰涼改涼曰益凡爲十三州而司隸部三輔三河諸郡東京無復朔方改交趾曰交州凡十二州司隸所部如故及三國鼎時吳得揚荊交三州蜀得益州魏氏猶得九焉吳又分交爲廣魏末平蜀又分益爲梁晉武帝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有六州後又分涼雍爲秦分荊揚爲江分益爲寧分幽爲平而爲二十矣自夷狄亂華司冀雍涼青并兗豫幽平諸州一時淪沒遺民南渡並僑置牧司非舊土也江左又分荊爲湘或離或合凡有揚荊湘江梁益交廣其徐州則有過半豫州唯得譙城而已及至宋世分揚州爲南徐徐州爲南兗揚州之江西悉屬豫州分荊爲雍分荊湘爲郢分荊爲司分廣爲越分青爲冀分梁爲南北秦太宗初索虜南侵青冀徐兗及豫州淮西並皆不守自淮以北化成虜庭於是於鍾離置徐州淮陰爲北兗而青冀二州治贛榆之縣今志大較以大明八年爲正其後分派隨事記列內史侯相則以昇明末爲定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精悉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理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志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云某無者則此前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闕也

揚州刺史前漢刺史未有所治(它州同)後漢治歷陽魏晉治壽春晉平吳治建業成帝咸康四年僑立魏郡(別見)肥鄉(別見)元城(漢舊縣晉屬陽平)三縣後省元城又僑立廣川郡(別見)領廣川一縣宋初省爲縣隸魏郡江左又立高陽(別見)堂邑二郡(別見)高陽領北新城(別見)博陸(博陸縣霍光所封而二漢無晉屬高陽)二縣堂邑領堂邑一縣後省堂邑并高陽又省高陽并魏郡并隸揚州寄治京邑文帝元嘉十一年省以其民併建康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爲東揚州大明三年罷州以其地爲王畿以南臺侍御史部諸郡如從事之部傳焉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八年罷王畿復立揚州揚州還爲東揚州前廢帝永光元年省東揚州并揚州順帝昇明三年改揚州刺史曰牧領郡十領縣八十戶一十四萬三千二百九十六口一百四十五萬五千六百八十五

丹陽尹秦鄣郡治今吳興之故鄣縣漢初屬吳國吳王濞反敗屬江都國武帝元封二年爲丹陽郡治今宣城之宛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爲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元帝太興元年改爲尹領縣八戶四萬一千一十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四十一

建康令本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縣孫權改秣陵爲建業晉武帝平吳還爲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爲建業愍帝即位避帝諱改爲建康

秣陵令其地本名金陵秦始皇改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邨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府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

丹陽令漢舊縣

江寧令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

永世令吳分溧陽爲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惠帝世度屬義興尋復舊義興又有平陵縣董覽吳地誌云晉分永世太康永寧地誌並無疑是江左立文帝元嘉九年以併永世溧陽二縣

溧陽令漢舊縣吳省爲屯田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湖熟令漢舊縣吳省爲典農都尉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句容令漢舊縣

會稽太守秦立治吳漢順帝永建四年分會稽爲吳郡會稽移治山陰領縣十戶五萬二千二百二十八口三十四萬八千一十四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五十五陸同

山陰縣令漢舊縣

永興令漢舊餘暨縣吳更名

上虞令漢舊縣

餘姚令漢舊縣

剡令漢舊縣

諸暨令漢舊縣

始寧令何承天志漢末分上虞立賀續會稽記云順帝永建四年分上虞南鄉立續漢志無晉太康三年地志有

句章令漢舊縣

鄮令漢舊縣

鄞令漢舊縣

吳郡太守分會稽立孝武大明七年度屬南徐八年復舊領縣十二戶五萬四百八十八口四十二萬四千八百一十二去京都水六百七十陸五百二十

吳令漢舊縣

婁令漢舊縣

嘉興令此地本名長水秦改曰由拳吳孫權黃龍四年由拳縣生嘉禾改曰禾興孫晧父名和又改名曰嘉興

海虞令晉武帝太康四年分吳縣之虞鄉立

海鹽令漢舊縣吳記云本名武原鄉秦以爲海鹽縣

鹽官令漢舊縣吳記云鹽官本屬嘉興吳立爲海昌都尉治此後改爲縣非也

錢唐令漢舊縣

富陽令漢舊縣本曰富春孫權黃武四年以爲東安郡七年省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

新城令浙江西南名爲桐溪吳立爲新城縣後幷桐廬晉太康地志無張勃云晉末立疑是太康末立尋復省也晉成帝咸和九年又立

建德令吳分富春立

桐廬令吳分富春立

壽昌令吳分富春立

新昌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吳興太守孫晧寶鼎元年分吳丹陽立領縣十戶四萬九千六百九口三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三去京都水九百五十陸五百七十

烏程令漢舊縣先屬吳

東遷令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後廢帝元徽四年更名東安順帝昇明元年復舊

武康令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長城令晉武帝太康三年分烏程立

原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故鄣令漢舊縣先屬丹陽

安吉令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

餘杭令漢舊縣先屬吳

臨安令吳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於潛令漢舊縣先屬丹陽

淮南太守秦立爲九江郡兼得廬江豫章漢高帝四年更名淮南國分立豫章郡文帝又分爲廬江郡武帝元狩元年復爲九江郡治壽春縣後漢徙治陰陵縣魏復曰淮南徙治壽春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歷陽別見當塗逡遒諸縣二年復立鍾離縣別見並二漢舊縣也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間不居者各數百

里此諸縣並在江北淮南虛其地無復民戶吳平民各還本故復立焉其後中
原亂胡寇屢南侵淮南民多南度成帝初蘇峻祖約爲亂於江淮胡寇又大至
民南度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諸縣晉末遂割丹陽之于湖縣爲
淮南境宋孝武大明六年以淮南郡幷宣城宣城郡徙治于湖八年復立淮南
郡屬南豫州明帝泰始三年還屬揚州領縣六戶五千三百六十二口二萬五
千八百四十去京都水一百七十陸一百四十
于湖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本吳督農校尉治
當塗令晉成帝世與逡遒俱立爲僑縣晉末分于湖爲境
繁昌令漢舊名本屬潁川魏分潁川爲襄城又屬焉晉亂襄城郡以此縣
屬淮南割于湖爲境
襄垣令其地本無湖無湖縣漢舊縣至于晉末立襄垣縣屬上黨上黨民
南過江立僑郡縣寄治無湖後省上黨郡爲縣屬淮南文帝元嘉九年
省上黨縣併襄垣
定陵令漢舊名本屬襄城後割無湖爲境
逡遒令漢作逡遒晉作逡道後分無湖爲境
宣城太守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陽立領縣十戶一萬一百二十口四萬七千
九百九十二去京都水五百八十陸五百
宛陵令漢舊縣
廣德令何志云漢舊縣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
懷安令吳立
寧國令吳立
宣城令漢舊縣
安吳令吳立
涇令漢舊縣
臨城令吳立
廣陽令漢舊縣曰陵陽子明得仙於此縣山故以爲名晉成帝杜皇后諱
陵咸康四年更名
石城令漢舊縣
東陽太守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晧寶鼎元年立領縣九戶一萬六千二十二
口一十萬七千九百六十五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陸同
長山令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
太末令漢舊縣
烏傷令
永康令赤烏八年分烏傷上浦立
信安令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曰新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吳寧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
豐安令漢獻帝興平二年孫氏分諸暨立
定陽令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孫氏分信安立
遂昌令孫權赤烏二年分太末立曰平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爲吳郡疑是都尉徙
治章安也孫亮太平二年立領縣五戶三千九百六十一口二萬四千二百二
十六去京都水二千一十九陸同
章安令續漢志故治閩中地光武更名晉太康記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
章帝章和中立未詳孰是
臨海令吳分章安立
始豐令吳立曰始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寧海令何志漢舊縣按二漢志晉太康地
樂安令晉康帝分始豐立
永嘉太守晉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領縣五戶六千二百五十口三萬六千
六百八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陸二千六百四十
永寧令漢順帝永建四年分章安東甌鄉立或云順帝永和三年立
安固令吳立曰羅陽孫晧改曰安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松陽令吳立

樂成令晉孝武康寧三年分永寧立

橫陽令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橫藇船屯為始陽仍復更名

新安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孫權分丹陽立曰新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領縣五戶一萬二千五十八口三萬六千六百五十一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六十陸一千八百

始新令孫權分歙立

遂安令孫權分歙為新定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歙令漢舊縣

海寧令孫權分歙為休陽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分歙置諸縣之始又分置黎陽大明八年省併海寧

黟令漢舊縣

南徐州刺史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郡界者晉成帝咸和四年司空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安帝義熙七年始分淮北為北徐淮南猶為徐州後又以幽冀合徐青并合兗武帝永初二年加徐州曰南徐而淮北但曰徐文帝元嘉八年更以江北為南兗州江南為南徐州治京口割揚州之晉陵兗州之九郡僑在江南者屬焉故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并揚七州郡邑永初二年郡國志又有南沛南下邳廣平廣陵盱眙鍾離八郡南沛廣陵海陵山陵盱眙鍾離割屬南兗南下邳併南彭城廣平併南泰山今領郡十七縣六十三戶七萬二千四百七十二口四十二萬六百四十去京都水二百四十陸二百

南東海太守(東海郡別見)晉元帝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立郯朐利城三縣而祝其襄賁等縣寄治曲阿穆帝永和中郡移出京口郯等三縣亦寄治於京文帝元嘉八年立南徐以東海為治下郡以丹徒屬焉郯利成並為實土永初郡國有襄賁(別見)祝其厚丘(並漢舊名)西隰(何江左立)四縣文帝元嘉十二年省厚丘併襄賁何徐無厚丘餘與永初郡國同其襄賁祝其西隰是徐志後所省也領縣六戶五千三百四十二口三萬三千六百五十八

郯令漢舊名文帝元嘉八年分丹徒之峴西為境

丹徒令本屬晉陵古名朱方後名谷陽秦改曰丹徒孫權嘉禾三年改曰武進晉武帝太康三年復曰丹徒

武進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毗陵宋孝武大明末度屬此

朐令漢舊名晉江左僑立宋孝武世分郯西界為土

利城令漢舊名晉江左僑立宋文帝世與郡俱為實土

南琅邪太守(琅邪郡別見)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此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又分江乘地立臨沂縣永初郡國有陽都(前漢屬城陽後漢晉太康地志屬琅邪)費即丘(並別見)三縣並割臨沂及建康為土費縣治宮城之北元嘉八年省即丘併陽都十五年省費併建康臨沂孝武大明五年省陽都併臨沂今領縣二戶二千七百八十九口一萬八千六百九十七去州水二百陸一百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臨沂令漢舊名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琅邪

江乘令漢舊縣本屬丹楊吳省為典農都尉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晉陵太守吳時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典農校尉晉武帝太康二年省校尉立以為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帝改為晉陵始自毗陵徙治丹徒太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郗鑒復徙還丹徒安帝義熙九年復還晉陵本屬揚州文帝元嘉八年度屬南徐領縣六戶一萬五千三百八十二口八萬一百一十三去州水一百七十五陸同去京都水四百陸同

晉陵令本名延陵漢改曰毗陵後與郡俱改

延陵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

無錫令漢舊縣吳省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南沙令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吳平後立暨陽縣割屬之晉成
帝咸康七年罷鹽署立以為南沙縣
曲阿令本名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晉武帝太康
二年復曰曲阿
暨陽令晉武帝太康二年分無錫毗陵立
義興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陽之永世立永世尋還丹陽本
揚州明帝泰始四年度南徐領縣五戶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六口八萬九千五
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陸同去京都水四百九十陸同
陽羨令漢舊縣
臨津令故屬陽羨立郡分立
義鄉令故屬長城陽羨立郡分立
國山令故屬陽羨立郡分立
綏安令武帝永初三年分宣城之廣德吳興之故鄣長城及陽羨義鄉五
縣立
南蘭陵太守（南蘭陵郡別見）領縣二戶一千五百九十三口一萬六百三十四
蘭陵令（別見）
承令（別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合鄉縣併承永初郡國何徐並無合鄉縣
南東莞太守（東莞郡別見）永初郡國又有蓋縣（別見）領縣三戶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九
千八百五十四
莒令（別見）
東莞令（別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以蓋縣併此
姑幕令漢舊名
臨淮太守漢武帝元狩六年立光武以併東海明帝永平十五年復分臨淮之
故地為下邳郡晉武帝太康元年復分下邳之淮南為臨淮郡治盱眙江左僑
立永初郡國又有盱眙縣何徐無領縣七戶三千七百一十一口二萬二千八
百八十六
海西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廣陵
射陽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廣陵令前漢屬泗水後漢屬廣陵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二年又立屬廣
陵
淮浦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屬廣陵
淮陰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屬廣陵
東陽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太康地志屬臨淮
長樂令本長樂郡（別見）并合為縣
淮陵太守本淮陵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為
淮陵國永初郡國又有下相（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屬臨淮）廣陽（廣陽漢高立為燕國昭帝更名光武省併
上谷和帝永元八年復立魏晉復為燕國前漢廣陽縣後漢無晉復有此也）二縣今領縣三戶一千九百五口一萬
六百三十
司吾令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屬臨沂後廢帝元徽五年
五月改名桐梧順帝昇明元年復舊
徐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屬臨淮
陽樂令漢舊名本屬遼西文帝元嘉十三年以下相併陽樂
南彭城太守（彭城郡別見）江左僑立晉明帝又立南下邳郡成帝又立南沛郡文帝
元嘉中分南沛為北沛屬南兗而南沛猶屬南徐孝武大明四年以二郡並併
南彭城領縣十二戶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八口六萬八千一百六十三
呂令（別見）
武原令漢舊名
傅陽令漢舊名
蕃令（別見）義旗初免軍戶立遂誠縣武帝永初元年改從舊名
薛令（別見）義旗初免軍戶為建熙縣永初元年改從舊名
開陽令前漢屬東海章帝建初五年屬琅邪晉僑立猶屬琅邪安帝度屬
彭城

杅秋令，漢舊名。
汶令，前漢屬梁，後漢、晉屬沛。
下邳令（別見）本屬南下邳。
北陵令，本屬南下邳。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下邳，本名陵，而廣陵郡舊有陵縣，晉武帝太康二年，以下邳之陵縣非舊土而同名，改為北陵。
僮令（別見）本屬南下邳。南下邳有良城縣（別見），文帝元嘉十二年併僮。
南清河太守（清河郡別見）領縣四，戶一千八百四十九，口七千四百四。
清河令（別見）
東武城令（別見）
繹幕令（別見）
貝丘令（別見）
南高平太守（高平郡別見）永初郡國又有鉅野、昌邑二縣（並漢舊名）。今領縣三，戶一千七百一十八，口九千七百三十一。
金鄉令（別見）
湖陸令，前漢曰湖陵，漢章帝更名。
高平令（別見）文帝元嘉十八年，以鉅野併高平。
南平昌太守（平昌郡別見）領縣四，戶二千一百七十八，口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一。
安丘令（別見）
新樂令，二漢無，魏分平原為樂陵郡，屬冀州，而新樂縣屬焉。晉江左立樂陵郡及諸縣，後省，以新樂縣屬此。
東武令（別見）
高密令（別見）江左立高密國，後為南高密郡，文帝元嘉十八年省，為高密縣屬此。
南濟陰太守，二漢、晉屬兗州。前漢初屬梁國，景帝中平六年別為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名定陶國，後還曰濟陰。永初郡國又有句陽、定陶二縣（並漢舊名）。今領縣四，戶一千六百五十五，口八千一百九十三。

城武令（別見）
冤句令，漢舊名。
單父令，前漢屬山陽。
城陽令，漢舊名。
南濮陽太守，本東郡，屬兗州。晉武帝咸寧二年，以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東郡有濮陽縣，故曰濮陽國。濮陽，漢舊名也。允改封淮南，還曰東郡。趙王倫簒位，廢太孫臧為濮陽王，王尋廢，郡名遂不改。永初郡國又有鄄城縣（二漢屬濟陰，晉太康地志屬濮陽也）。今領縣二，戶二千二十六，口八千二百三十九。
廩丘令，前漢及晉太康地志有廩丘縣，後漢無。文帝元嘉十二年，以鄄城併廩丘。
榆次令，漢舊名，至晉屬太原。
南太山太守（太山郡別見）永初郡國有廣平（漢武帝征和二年立為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改為廣平，光武建武十三年省併鉅鹿。魏分鉅鹿復為廣平。江左僑立郡。晉成帝咸康四年省，後又立），寄治丹徒。領廣平、易陽（易陽二漢屬趙，晉太康地志屬廣平）、曲周（前漢屬廣平，作曲周。後漢屬鉅鹿。晉太康地志屬廣平，作曲周梁）三縣。文帝八年省廣平郡，為廣平縣，屬南太山。今領縣三，戶二千四百九十九，口一萬三千六百。
南城令（別見）
武陽令（別見）
廣平令，前漢屬廣平，後漢屬鉅鹿，晉太康地志屬廣平。
濟陽太守，晉惠分陳留為濟陽國。領縣二，戶一千二百三十二，口八千一百九十二。
考城令，前漢曰留，屬梁國，章帝更名，屬陳留。太康地志無。
鄄城令（別見）
南魯郡太守（魯郡別見）又有樊縣（前漢屬東平，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任城也）。今領縣二，戶一千二百一十一，口六千八百一十八。
魯令（別見）
西安令，漢舊名，本屬齊郡。齊郡過江僑立，後省，以西安配此。文帝元嘉十

八年以樊併西安永初郡國無西安縣

徐州刺史後漢治東海郯縣魏晉宋治彭城明帝世淮北沒寇僑立徐州治鍾離泰豫元年移治東海朐山後廢帝元徽元年分南兗州之鍾離豫州之馬頭又分秦郡之頓丘梁郡之穀熟歷陽之酇立新昌郡置徐州還治鍾離今先列徐州舊郡於前以新割係舊領郡十二縣三十四戶二萬三千四百八十五口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七今領郡三縣九彭城去京都水一千三百六十陸一千

彭城太守漢高立為楚國宣帝地節元年改為彭城郡黃龍元年又為楚國章帝還為彭城領縣五戶八千六百二十七口四萬一千二百三十一

彭城令漢縣

呂令漢舊縣

蕃令漢舊縣屬魯晉惠帝元康中度蕃音皮漢末太傅陳蕃子逸為魯相改音

薛令漢舊縣屬魯晉惠帝元康中度

留令漢舊縣

沛郡太守秦泗水郡漢高更名舊屬豫州江左改配領縣三戶五千二百九口二萬五千一百七十去州陸六十去京都一千

蕭令漢舊縣

相令漢舊縣

沛令漢舊縣

下邳太守前漢本臨淮郡武帝立明帝改為下邳晉武帝分下邳之淮南為臨淮而下邳如故領縣三戶三千九十九口一萬六千八十八去州水二百陸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六十陸八百

下邳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下邳

良城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下邳

僮令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太康地志屬下邳

蘭陵太守晉惠帝元康元年分東海立領縣三戶三千一百六十四口一萬四千五百九十七去州陸二百去京都水一千六百陸一千三百

昌慮令漢舊縣

承令漢舊縣

合鄉令漢舊縣

東海太守秦郯郡漢高更名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於贛榆縣泰始七年又立東海縣屬東海郡又割贛榆置歡縣立西海郡並隸僑青州領縣二戶二千四百一十一口一萬三千九百四十一去州水一千陸八百去京都水一千陸六百七十

襄賁令漢舊縣

贛榆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海魏省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東莞太守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咸寧三年復以合琅邪太康十年復立領縣三戶八百八十七口七千三百二十去州陸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四百

莒令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孝武大明五年改為長

諸令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東莞令漢舊縣

東安太守東安故縣名前漢屬城陽後漢屬琅邪晉太康地志屬東莞晉惠帝分東莞立領縣三戶一千二百八十五口一萬七百五十五去州陸七百去京都陸一千三百

蓋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太山晉太康地志屬樂安孝武大明五年改為長

新泰令魏立屬太山

發干令漢舊名屬東郡太康地志無江左來配

琅邪太守秦立領縣二戶一千八百一十八口八千二百四十三去州陸四百去京都水一千五百陸一千一百

費令，前漢屬東海，後漢屬泰山，晉太康地志屬琅邪。

即丘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琅邪。

淮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領縣四，戶二千八百五十五，口一萬五千三百六十三。去州水六百，陸五百；去京都水七百，陸五百五十。

角城令，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

晉寧令，故屬濟岷，流寓來配。

宿預令，晉安帝立。

上黨令，本流寓郡，併省來配。

陽平太守，陽平本縣名，屬東郡。魏分東郡及魏郡為陽平郡，故屬司州，流寓來配。永初郡國又有廩丘縣（別置）。今領縣三，戶一千七百二十五，口一萬三千三百三十。

館陶令，漢舊名。

陽平令，漢舊名。

濮陽令，本流寓郡，併省來配。

濟陰太守，漢景帝立，屬兗州，流寓徐土，因割地為境。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五，口一萬一千九百二十八。

睢陵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孝武大明元年度。

定陶令，漢舊名，孝武大明五年改為長。

頓丘令，屬頓丘，流寓割配。

北濟陰太守，孝武孝建元年昇立。領縣三，戶九百二十七，口三千八百十。

城武令，前漢屬山陽，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濟陰。

豐令，漢舊名，屬沛，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離狐令，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濟陰。

鍾離太守，本屬南兗州，晉安帝分立。案漢九江郡、晉淮南郡有鍾離縣，即此地也。領縣三，戶三千二百七十二，口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二。去京都陸六百二十，水一千三十。

燕縣令（別見），故屬東燕，流寓因配。

朝歌令，本屬河內，晉武帝分河內為汲，又屬焉，流寓因配。

樂平令，前漢曰清，屬東郡，章帝更名，晉太康地志無，流寓因配。

馬頭太守，屬南豫州，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因山形立名。領縣三，戶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萬二千三百一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五十，陸六百七十。

虞縣令，漢舊名，屬梁郡，流寓因配。

零縣令，晉安帝立。

濟陽令，故屬濟陽，流寓因配。

平昌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立。

頓丘令，二漢屬東郡，魏屬陽平，晉武帝泰始二年分淮陽置頓丘郡，頓丘縣又屬焉。江左流寓立，屬秦。先有沛縣，元嘉八年併頓丘。後廢帝元徽元年度屬此。

穀孰令，前漢無，後漢、晉屬梁。永初郡國、何、徐志並屬南梁。後廢帝元徽元年度。

酇令，漢屬沛，晉屬譙。文帝元嘉八年自南譙度屬歷陽。後廢帝元徽元年度屬此。

南兗州刺史，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時又立南青州及并州，武帝永初元年省并併南兗。文帝元嘉八年，始割江淮間為境，治廣陵。永初郡國領十四郡：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山郡，令並屬徐州。又有東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領燕縣（前漢曰南燕，後漢曰燕，並屬東郡，太康地志屬濮陽）、白馬、平昌、考城凡四縣。文帝元嘉十八年省考城併燕，十九年省東燕縣屬南濮陽。後又省東燕郡。南東平郡領范、蛇丘、歷城凡三縣。高密郡領淳于、黔陬、營陵、夷安凡四縣。南齊郡領安、西臨淄凡二縣。南平原郡領平原、高唐、茌平（並別見）凡三縣。濟岷郡（江左立）領營城、晉寧（江左立）凡二縣。雁門郡（漢舊郡）領樓煩（別見）、陰館（前漢作觀，後漢、晉作館也）、廣武（前漢屬太原，後漢、晉太康地志屬雁門也）、崞、馬邑（並漢舊名）凡五縣。凡七郡二十三縣，並省屬南徐州諸僑郡縣。何志又有鍾離、雁門、平原、東平、北沛五郡。鍾離今

屬徐州。雁門領樓煩、陰館、廣武三縣。平原領茌平、臨菑、營城、平原四縣。東平原
領苑、朝陽、歷城三縣。沛領符離、蕭、相、沛四縣。符離漢舊縣，餘並別見。凡十四縣，起居往元
嘉十一年，以南兗州東平之平陸并范、壽張并朝陽、平原之濟岷、晉寧并營城，
先屬省濟岷縣郡縣高唐并茌平。按此五縣，元嘉十一年所省，則平陸、壽張疑在永初郡
國志，而無此二縣，未詳。徐志有南東平郡，領苑、朝陽、歷城、樓煩、陰館、廣武、茌平、
營城、臨菑、平原十縣，則是雁門、平原并東平也。孝武大明五年，以東平并廣陵。
宋又僑立新平、北淮陽、北濟、北下邳、東莞五郡，元嘉二十八年，南兗州徙治盱
眙，三十年省。南兗州并南徐，其後復立，還治廣陵。徐志領郡九，縣三十九，戶三
萬一千一百一十五，口十五萬九千三百六十二。宋末領郡十一，縣四十四。去
京都水二百五十，陸一百八十。
廣陵太守，漢高六年立，屬荊國。十一年，更屬吳。景帝四年，更名江都國。武帝元
狩三年，更名廣陵。舊屬徐州。晉武帝太康三年，治淮陰故城，後又治射陽。射陽別見。
江左治廣陵。永初郡國又有輿、前漢屬臨淮，後漢省臨淮屬廣陵，文帝元嘉十三年幷江都也。肥如、路、真定、新
市五縣。並二漢舊名。肥如屬遼西，路屬上黨，真定前漢屬真定，後漢省真定屬常山，晉亦屬常山。新市，永初郡國云：四縣本屬遼西，則是晉末遼西僑
郡省併廣陵也，何有肥如新市，餘與今同也。今領縣四，戶七千七百四十四，口四萬五千六百一十
三。
廣陵令，漢舊縣。
海陵令，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高郵令，漢舊縣，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
江都令，漢舊縣，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六年復立。江左又省併輿縣，元嘉
十三年復立，以併江都。
海陵太守，晉安帝分廣陵立。永初郡國屬徐州。領縣六，戶三千六百二十六，口
二萬一千六百六十。去州水一百三十，陸同。去京都水三百九十，陸同。
建陵令，晉安帝立。
臨江令，晉安帝立。
如皋令，晉安帝立。
寧海令，晉安帝立。
蒲濤令，晉安帝立。
臨澤令，明帝泰豫元年立。
山陽太守，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案漢景帝分梁爲山陽，非此郡也。永
初郡國屬徐州。領縣四，戶二千八百一十四，口二萬二千四百七十。去州水三
百，陸同。去京都水五百，陸同。
山陽令，射陽縣境地名山陽，與郡俱立。
鹽城令，舊曰鹽瀆，前漢屬臨淮，後漢、晉屬廣陵，三國時廢，晉武帝太康二
年復立，晉安帝更名。
東城令，晉安帝立。
左鄉令，晉安帝立。
盱眙太守，盱眙本縣名，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屬臨淮，晉安帝分立。領縣
五，戶一千五百一十八，口六千八百二十五。去州水四百九十，陸二百九。去京
都水七百，陸五百。
考城令，別見。
陽城令，晉安帝立。
直瀆令，晉安帝立。
信都令，信都雖漢舊名，其地非也。地在河北。宋末立。
睢陵令，前漢屬臨淮，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無。宋末立。
秦郡太守，晉武帝分扶風爲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爲縣，前
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晉惠帝永興元年，分臨淮淮陵立堂邑郡。
安帝改堂邑爲秦郡。永初郡國屬豫州。元嘉八年度南兗。永初郡國又領臨塗、
晉宋立。平丘、漢舊屬陳留，晉太康地志無。外黃、漢舊名，屬陳留。沛、雖丘、浚儀、頓丘，別見。凡七縣。何無雖丘、
外黃、平丘、沛、徐，又無浚儀。元嘉八年，以沛併頓丘，後廢帝元徽元年，割頓丘屬
新昌。領縣四，戶三千三百三十三，口一萬五千三百九十六。去州水二百四十，
陸一百八十。去京都水一百五十，陸一百四十。

秦令本屬秦國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以臨塗併秦以外黃併浚儀孝武孝建元年以浚儀併秦

義成令江左立

尉氏令漢舊名屬陳留文帝元嘉八年以平丘併尉氏

懷德令孝武大明五年立又以歷陽之烏江併此爲二縣立臨江郡前廢帝永光元年省臨江郡懷德即住郡治烏江還本也

南沛太守沛郡別見何志云北沛新立徐云南沛永初郡國又有符離洨並別見竹邑前漢曰竹李奇曰今邑也後漢曰竹邑至晉並屬沛杼秋前漢屬梁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沛四縣杼秋治無錫餘並治廣陵文帝元嘉十二年以北沛郡竹邑幷杼秋何徐並無此二縣不詳起居注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沛郡宜是大明五年以前省其時又立也今領縣三戶一千一百九口一萬二千九百七十

蕭縣令別見

相縣令別見

沛縣令別見

新平太守明帝泰始七年立

江陽令郡同立

海安令郡同立

北淮太守宋末僑立

晉寧令別見

宿預令別見

角城令別見

北濟陰太守濟陰郡別見宋失淮北僑立

廣平令前漢臨淮有廣平縣後漢以後無

定陶令別見

陽平令別見

上黨令別見

宛句令別見

館陶令別見

北下邳太守下邳郡別見宋失淮北僑立

僮縣令別見

下邳令別見

寧城令別見

東莞太守東莞郡別見宋失淮北僑立

莒縣令別見

諸縣令別見

東莞令別見

栢人令漢舊名屬趙國宋失淮北僑立

兗州刺史後漢治山陽昌邑魏晉治廩丘武帝平河南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二十年省兗州分郡屬徐冀州三十年六月復立治瑕丘二漢山陽有瑕丘縣永初郡國有東郡陳留濮陽三郡而無陽平郡領白馬別見涼城二漢東郡有聊城縣晉太康地志無疑此是東燕別見三縣陳留郡領酸棗漢舊縣小黃雝丘白馬襄邑尉氏六縣郡縣並別見濮陽郡領濮陽廩丘並別見二縣宋末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淮陰別見兗州領郡六縣三十一戶二萬九千三百四十口一十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一

泰山太守漢高立永初郡國又有山茌別見萊蕪漢舊名大原本郡僑立此縣三縣而無鉅平縣今領縣八戶八千一百七十七口四萬五千五百八十一去州陸八百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奉高令漢舊縣

鉅平令漢舊縣

嬴令漢舊縣

牟令漢舊縣

南城令，前漢屬東海，後漢、晉屬泰山。

武陽令，漢舊縣。

梁父令，漢舊縣。

博令，漢舊縣。

高平太守，故梁國，漢景帝中六年，分爲山陽國，武帝建元五年，爲郡。晉武帝泰始元年，更名。永初郡國及徐並又有任城縣，前漢屬高平，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爲任城，又屬濟，晉亦屬任城，江左省郡爲縣也。後省。今領縣六，戶六千三百五十八，口二萬一千一百一十二。去州陸二百二十，去京都陸一千三百三十。宋明帝泰始五年，僑立於淮南當塗縣界，領高平、金鄉二縣，其年又立睢陵縣。

高平令，前漢名橐，章帝更。

方與令，漢舊縣。

金鄉令，前漢無，後漢、晉有。

鉅野令，漢舊縣。

平陽令，漢舊縣，曰南平陽。

亢父令，漢舊縣，舊屬任城。

魯郡太守，秦薛郡，漢高后更名。本屬徐州，光武改屬任城，江左屬兗州。領縣六，戶四千六百三十一，口二萬八千三百七。去州陸三百五十，去京都一千一百。

鄒令，漢舊縣。

汶陽令，漢舊縣。

魯令，漢舊縣。

陽平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新陽令，孝武大明中立。

卞令，明帝泰始二年立。

東平太守，漢景帝分梁爲濟東國，宣帝更名。領縣五，戶四千一百五十九，口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五。去州水五百，陸同，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四百。宋末又僑立於淮陰。

無鹽令，漢舊縣。

平陸令，漢舊縣。

須昌令，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東平。

壽昌令，春秋時曰良，前漢曰壽良，屬東郡，光武改曰壽張，屬東平。

范令，漢舊縣。四縣並治郡下。

陽平太守，魏分魏郡立。文帝元嘉中，流寓來屬，後省。孝武大明元年，復立。領縣五，戶二千八百五十七，口一萬一千二百七十一。

館陶令，漢舊名，寄治無鹽。

樂平令，魏立，屬陽平。後漢東郡有樂平，非也。寄治下平陸。

元城令，漢舊，寄治無鹽。

平原令，別見。孝武大明中立。

頓丘令，別見。孝武大明中立。

濟北太守，漢和帝永光二年，分泰山立。永初郡國有臨邑二漢屬東郡，晉太康地志屬濟北。東阿二漢屬東郡，晉無。二縣，孝武大明元年省。廳在何志而無，未詳。領縣三，戶三千一百五十八，口一萬七千三。去州陸七百，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五百。宋末又僑立於淮陽。

蛇丘令，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濟北。

盧令，前漢屬泰山，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濟北。

穀城令，前漢無，後漢屬東郡，晉太康地志屬濟北。

宋書卷三十五

宋書卷三十五考證

州郡志一鄮令漢舊縣○鄮諸本作鄮今從二漢志晉志改正

烏傷令○此下當有漢舊縣三字

寧海令何志漢舊縣按二漢志晉太康地○臣承耆按地字下當有闕文考二漢志俱無寧海未知其所闕者果係何字

承初郡國有廣平○臣承耆按此下注凡五十八字舊本顛倒錯亂不成文理今據二漢志晉志改正舊南監本原文云漢二武帝征和子國宣帝五鳳二年改爲廣平年立爲平併鉅鹿魏分鉅鹿魏郡復爲廣光武建武十三年省咸康四年平江左僑立晉成帝省後又立其誤顯然至北監本汲古閣本改漢字下二字爲孝劉廣平下一年字復爲廣下增一平字則愈叢混不可考矣今據後漢郡國志云武帝征和二年置爲平干國宣帝五鳳二年復故正此注所據之文二字合在征和之下子字乃干字之訛光武事合敘於宣帝之下併鉅鹿三字合在十三年省之下郡字合在僑立下咸康四年合在晉成帝之下

孝武大明五年分廣陵爲沛郡治肥如縣時無復肥如縣當是肥如故縣處也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肥如縣○臣人龍按前廣陵太守下注云肥如本屬遼西晉末遼西僑郡省併廣陵符瑞志亦云元嘉十九年九月戊申廣陵肥如石梁澗中出石鐘九口是雖非二漢遼西之肥如而廣陵固有肥如也乃此處則云無復肥如縣又云並無肥如縣一卷之中何不相符乎

宋書卷三十五考證

梁　沈　約　撰

志第二十六

州郡二

南豫州　豫州　江州　青州　冀州　司州

南豫州刺史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始自譙城退還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為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為刺史治邾城六年荊州刺史庾翼鎮武昌領豫州八年庾懌為刺史又鎮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鎮牛渚二年刺史謝尚鎮蕪湖四年進壽春九年尚又鎮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眞自譙退守壽春簡文咸安元年刺史桓沖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歷陽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南豫土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羅以北悉屬豫州豫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鎮壽陽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明帝泰始二年又合而以淮南宣城還揚州九月又分還治歷陽三年五月又合四年以揚州之淮南宣城為南豫州治宣城五年罷時自淮以西悉沒寇矣七年復分歷陽淮陰南譙南兗州之臨江立南豫州泰豫元年以南汝陰度屬豫州豫州之廬江度屬南豫州按淮東自永初至于大明便為南豫雖乍有離合而分立居多爰自泰始甫失淮西復於淮東分立兩豫今南豫以淮東為境不復于此更列二州覽者按此以淮東為境推尋便自得泰始兩豫分域地也徐志領郡十三縣六十一戶三萬七千六百二口二十一萬九千五百今領郡九縣九十一去京都水一百六十

歷陽太守晉惠帝永興元年分淮南立屬揚州安帝割屬豫州永初郡國唯有歷陽烏江龍亢三縣何徐又有酇雍丘二縣今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五十六口一萬九千四百七十

歷陽令漢舊縣屬九江

烏江令二漢無晉書有烏江太康地志屬淮南

龍亢令漢舊名屬沛郡晉太康地志屬譙江左流寓立

雍丘令漢舊名屬陳留流寓立先屬泰山郡文帝元嘉八年度

酇令漢屬沛晉太康地志屬譙流寓立文帝元嘉八年度

南譙太守譙郡別見晉孝武太元中於淮南僑立郡縣後割地志咸寶土郡國又有酇縣何徐無今領縣六戶四千四百三十二口二萬二千三百五十八去州水五百四十陸一百七十去京都水七百陸五百

山桑令前漢屬沛後漢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譙

譙令漢屬沛晉太康地志屬譙

銍令漢屬沛晉太康地志屬譙

扶陽令前漢屬沛後漢晉太康地志並無

蘄令別見

城父令前漢屬沛後漢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譙

廬江太守漢文帝六年分淮南國立光武建武十三年又省六安國以併焉領縣三戶一千九百九口一萬一千九百九十七去州水二千七百二十陸四百七十去京都水一千一百陸六百三十一

灊令漢舊縣

舒令漢舊縣

始新令永初郡國何並無徐有始新左縣明帝泰始三年立

南汝陰太守汝陰郡別見江左立領縣五戶二千七百一口一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去州陸三百去京都水一千陸五百三十

汝陰令別見所治即二漢晉合肥縣後省

愼令漢屬汝南太康地志屬汝陰

宋令別見

陽夏令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晉太康地志陳令屬梁無復此縣又晉地

志。惠帝永康中復立。永初郡國何並屬南梁。徐志屬此。

安陽令別見。永初郡國何並屬南梁。徐屬此。

南梁太守。梁郡別見。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於淮南。安帝始有淮南故地。屬徐州。武帝永初二年。還南豫。孝武大明六年。廢屬南豫。改名淮南。八年。復舊。永初郡國又有虞陽夏安豐三縣。並別見。何徐無安豐。又有義昌而並無寧陵縣。今領縣九。戶六千二百一十二。口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去州水一千八百。陸五百。去京都水一千七百。陸七百。

睢陽令。漢舊名。孝武大明六年。改名壽春。八年。復舊。前廢帝永光有義寧寧昌二縣。併睢陽。所治。即二漢晉壽春縣。後省。

蒙令別見

虞令。漢舊名。

穀孰令。漢舊名。

陳令。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晉太康地志屬梁。

義寧長。何無。徐有。宋末又立。

新汲令。漢舊名。屬潁川。

崇義令。永初郡國羌人始立。

寧陵別見。徐志後所立。

晉熙太守。晉安帝分廬江立。領縣五。戶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七千四百九十七。去州陸八百。無水。去京都水一千二百。無陸。

懷寧令。晉安帝立。

新冶令。晉安帝立。

陰安令。漢舊名。屬魏郡。晉太康地志屬頓丘。

南樓令。永初郡國何徐志無。

太湖左縣長。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太湖呂亭二縣。晉熙後省。明帝太始二年。復立。

弋陽太守。本縣名。屬汝南。魏文帝分立。領縣六。戶三千二百七十五。口二萬四千二百六十二。去州陸一千一百。去京都水闕

期思令。漢舊縣。

弋陽令。漢舊縣。

安豐令。舊郡。晉安帝併爲縣。

樂安令。新立。

茹由令。新立。

安豐太守。魏文帝分廬江立。江左僑立。晉安帝省爲縣。屬弋陽。宋末復立。

安豐令。前漢地理志無。後漢屬廬江。

松滋令別見

汝南太守別見

上蔡侯相別見

平輿令別見

北新息令別見

真陽令別見

安城令別見

南新息令別見

臨汝令。漢舊名。

陽安令別見

西平令別見

瞿陽令別見

安陽令別見

新蔡太守別見

鮦陽令別見

固始令別見

新蔡令別見

東苞信令別見

西苞信令。徐志南豫唯一苞信。疑是後僑立所分。

東郡太守（見別）。永初郡國無萇平父陽而有扶溝（見別）。何無陽夏。扶溝。徐無陽夏。

項令（見別）

西華令（見別）

陽夏令（見別）

萇平令（見別）

父陽令（見別）

南潁太守（見別）。帖治陳郡。

南頓令（見別）

和城令（見別）

潁川太守（見別）

邵陵令（見別）

臨潁令（見別）

曲陽令（見別）

西汝陰太守。永初郡國何徐並無此郡。

汝陰令（見別）

安城令（見別）

樓煩令（見別）

宋令（見別）

汝陽太守（見別）

汝陽令（見別）

武津令

陳留太守（見別）。永初郡國無浚儀封丘。而有酸棗。何徐無封丘。尉氏。

浚儀令（見別）

小黃令（見別）

雝丘令（見別）

白馬令（見別）

襄邑令（見別）

封丘令。漢舊名。

尉氏令（見別）

南陳左郡太守。少帝景平中省此郡。以宋民度屬南梁汝陰郡。而永初郡國無。未詳。孝建二年。以蠻戶復立。分赤官左縣。爲蓼城左縣。領縣二。樂（疑）。大明八年。省郡。即名爲縣。屬陳左縣。

邊城左郡太守。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茹由樂安光城雩婁邊城史水開化邊城七縣。屬弋陽郡。徐志有邊城兩領雩婁史水開化邊城兩縣。大明八年。復省爲縣。屬弋陽。後復立。領縣四。戶四百一十七。口二千四百七十九。

雩婁令。二漢屬廬江。晉太康地志云屬安豐。

開化令

史水令

邊城令

光城左郡太守。永初郡國何徐並無。按起居注。大明八年。省光城左郡爲縣。弋陽疑是大明中分弋陽所立。八年復省。後復立。

樂安令

茹由令

光城令。此三縣。徐志屬弋陽。

豫州刺史。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後治陳國。晉江左所治。已列於前。永初郡國何徐寄治睢陽。而郡縣在淮西。徐又有邊城別見南豫州。何又有初安綏城二郡。初安領新（疑脫一字）懷德二縣。綏城領安昌招遠二縣。並云新立。徐無。則是徐志前省也。領郡十。縣四十三。戶二萬二千九百一十九。口一十五萬八百三十九。

汝南太守。漢高帝立。領縣十一。戶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一。口八萬九千三百四十九。去州水一千陸七百。去京都水三千陸一千五百。

上蔡令，漢舊縣。
平輿令，漢舊縣。
北新息令，漢舊縣。
愼陽令，漢舊縣。永初郡國及徐並作眞陽。
安成令，漢舊縣。
南新息令，漢舊縣。
朗陵令，漢舊縣。
陽安令，漢舊縣。
西平令，漢舊縣。
瀙陽令，漢舊縣。作灈陽。
安陽令，漢舊縣。晉武太康元年改爲南安陽。
新蔡太守，晉惠帝分汝陰立，今帖治汝南。領縣四，戶二千七百七十四，口一萬九千八百八十。去州陸六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陸一千四百。
鮦陽令，漢舊縣。晉成帝咸康二年省併新蔡，後又立。
固始令，故名寢丘之地也。漢光武更名。晉成帝咸康二年併新蔡，後又立。
新蔡令，漢舊縣。
苞信令，前漢無，後漢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汝陰，後漢郡國、晉太康地志並作褒。
譙郡太守，何志故屬沛，魏明帝分立。按王粲詩「既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粲是建安中亡，非明帝時立明矣。永初郡國無長垣縣。今領縣六，戶一千四百二十四，口七千四百四。去州陸道三百五十，去京都水二千，陸一千二百。
蒙令，漢舊縣，屬沛。
蘄令，漢舊縣，屬沛。
寧陵令，前漢屬陳留，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梁。
魏令，故魏郡流寓配屬。
襄邑令

長垣令，漢舊縣，屬陳留。永初郡國無，何故屬陳留，徐新配。
梁郡太守，秦碭郡，漢高更名。孝武大明元年度徐州，二年還豫。領縣二，戶九百六十八，口五千五百。去州陸一百六十，去京都水九百。
下邑令，漢舊縣。何云魏立，非也。
碭令，漢舊縣。
陳郡太守，漢高立爲淮陽國，章帝元和三年更名。晉初併梁王彤，彤薨，還爲陳。永初郡國有扶溝（前漢屬淮陽，後漢、晉太康地志屬陳留）、陽夏（別見），而無父陽、長平。領縣四，戶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一百一十三。去州陸七百六十，去京都水一千四百五十。
項城令，漢舊縣，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陳郡。
西華令，漢舊縣，屬汝南，晉初省，惠帝永康元年復立，屬潁川，江左度此。
父陽令，本苦縣，前漢屬陳，晉太康地志屬梁，成帝咸康三年更名。
長平令，前漢屬汝南，後漢屬陳，晉太康地志屬潁川。
南頓太守，故屬汝南，晉惠帝分立。領縣二，戶五百二十六，口二千三百六十五。去州七百六十，去京都陸一千四百五十。
南頓令，漢舊縣，何故屬汝陽，晉武帝改屬汝南。按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汝陽郡。
和城令，何江左立。
潁川太守，秦立，魏分潁川爲襄城郡，晉成帝咸康二年省襄城，還併潁川。永初郡國又有許昌（本許，漢舊縣，魏曰許昌）、新汲（別見）、隱陵、長社、潁陰、陽翟（四縣並漢舊縣，陽翟魏晉屬河南）六縣，而無曲陽。領縣三，戶六百四十九，口二千五百七十九。去州一千，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邵陵令，漢舊縣，屬汝南，晉太康地志屬潁川。
臨潁令，漢舊縣。
曲陽令，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晉太康地志無。
汝陽太守，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此郡，應是江左分汝南立。晉成帝咸康三年省併汝南，後又立。領縣二，戶九百四十一，口四千四百九十五。去州二百，去

京都陸一千四百，水三千五百。
汝陽令，漢舊縣，屬汝南，何故屬汝陰，晉武改屬汝南，按晉武分汝南爲汝
陰，何所言非也。
武津令，何不注置立。
汝陰太守，晉武帝分汝南立，成帝咸康二年省，併新蔡，後復立。領縣四，戶二千
七百四十九，口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五。
汝陰令，漢舊縣。
宋令，前漢名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國於此，改曰宋。
宋城令，漢舊縣。
樓煩令，漢舊縣，屬雁門，流寓配屬。
陳留太守，漢武帝元狩元年立，屬兗州，中原亂廢，晉成帝咸康四年復立，永初
郡國屬兗州，何徐屬豫州，永初郡國無浚儀，有酸棗見漢志。今領縣四，戶百九十六，
口二千四百一十三，寄治譙郡長垣縣界。
浚儀令，漢舊名。
小黃令，漢舊名。
白馬令，漢屬東郡，晉太康地志屬濮陽。
雍丘令，漢舊名。
江州刺史，晉惠帝太康元年，分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
州之武昌、桂陽、安城十郡爲江州，初治豫章，成帝咸康六年，移治尋陽，庾悅又
治豫章，尋還尋陽。領郡九，縣六十五，戶五萬二千三十三，口二十七萬七千一
百四十七。去京都水一千四百。
尋陽太守，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立蘄春郡，尋陽縣
屬焉，晉武帝太康元年省蘄春郡，以尋陽屬武昌，改蘄春之安豐爲高陵，及郡
縣皆屬武昌，二年，以武昌之尋陽復屬廬江，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
尋陽郡，尋陽縣後省。領縣三，戶二千七百二十，口一萬六千八，郡既立，治此。
柴桑男相，二漢屬豫章，晉屬武昌，漢晉太康地志屬豫章，立尋陽郡，後割
度。
松滋伯相，前漢屬廬江，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安豐。
安豐縣名，前漢無，後漢屬廬江，晉武帝立爲安豐郡，江左流民寓尋陽，僑
立安豐、松滋二郡，遙隸揚州，安帝省爲松滋縣，尋陽又有弘農縣流寓，
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併松滋。
豫章太守，漢高帝立，本屬揚州，永初郡國有海昏漢舊縣，何志無。今領縣十二，戶
一萬六千一百三十九，口一十二萬二千五百七十三。去州水六百陸三百五
十，去京都水一千九百陸二千一百。
南昌侯相，漢舊縣。
新淦侯相，漢舊縣。
建城侯相，漢舊縣。
豐城侯相，吳立曰富城，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望蔡子相，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地，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
太康元年更名。
吳平侯相，漢靈帝中平中立，曰漢平，吳更名。
永脩男相，漢靈帝中平中立。
建昌公相，漢和帝永元十六年，分海昏立。
豫寧侯相，漢獻帝建安中立，吳曰要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康樂侯相，吳孫權黃武中立，曰陽樂，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吳令，漢靈帝中平中立。
艾侯相，漢舊縣。
鄱陽太守，漢獻帝建安十五年，孫權分豫章立，治鄱陽縣，赤烏八年，徙治吳芮
故城，永初郡國有歷陵縣漢舊縣，何志無。領縣六，戶三千二百四十二，口一萬九
百五十。去州水四百四十，去京都水一千八百四十陸二千六十。
廣晉令，吳立曰廣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鄱陽侯相，漢舊縣。

餘干令漢舊縣
上饒男相吳立太康地志有王隱地道無
葛陽令吳立
樂安男相吳立
臨川內史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領縣九戶八千九百八十三
口六萬四千八百五去州水一千一百陸一千二十去京都水二千八百三十
陸三千
臨汝侯相漢和帝永元八年立
西豐侯相吳立曰西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新建侯相吳立
永城男相吳立
宜黃侯相吳立
南城男相漢舊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曰新南城江左復舊
南豐令吳立
東興侯相吳立
安浦男相吳立
廬陵太守廬陵本縣名屬豫章漢獻帝興平元年孫策分豫章立領縣九戶四
千四百五十五口三萬一千二百七十一去州水二千陸一千六百去京都水
三千六百
石陽子相前漢無後漢有
西昌侯相吳立
東昌子相吳立
吉陽男相吳立
己丘男相吳立
興平侯相吳立
陽豐男相吳曰陽城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高昌男相吳立
遂興男相吳立曰新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初郡國無此縣何徐並
有
安城太守孫皓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晉太康地志屬荊州領縣七戶
六千一百一十六口五萬三百二十三去州水三千三百陸三千六百去京都
水三千七百無陸
平都子相前漢曰安平後漢更名屬豫章
新喻侯相吳立
宜陽子相漢舊縣本名宜春屬豫章晉孝武改名
永新男相吳立
安復侯相漢舊縣本名安成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屬長沙
萍鄉侯相吳立
廣興侯相晉太康地志有此縣何云江左立非也
南康公相晉武帝太康三年以廬陵南部都尉立領縣七戶四千四百九十三
口三萬四千六百八十四去州水三千七百四十去京都水三千八十
贛侯相漢舊縣屬豫章
寧都子相吳立曰楊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雩都侯相漢舊縣屬豫章
平固侯相吳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康公相吳立曰安南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陂陽男相吳立曰揭陽晉武帝太康五年以西康揭陽移治故陂陽縣改
曰陂縣然則陂陽先已爲縣矣後漢郡國無疑是吳所立而改曰揭陽
也
南野伯相漢舊縣屬豫章
虔化男相孝武大明五年以虔化屯立
南新蔡太守江左立領縣四戶一千七百三十口八千八百四十八去州水二

百去京都水一千三百七十陸一千八百八十

苞信令別見本作褒信永初郡國作苞信

愼令漢舊名本屬汝南

宋令別見徐志云宋樂後復舊

陽唐左縣令孝武大明八年立

建安太守本閩越秦立爲閩中郡漢武帝世閩越反滅之徙其民於江淮閒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張勃吳錄云閩越王冶鑄地故曰安閩王冶此不應偏以受名蓋句踐冶鑄之所故謂之冶乎閩中有山名湛艤湛山之艫鑄劍爲湛艫也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爲建安郡領縣七(缺)戶三千四十二口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去州水二千三百八十去京都水三千四十並無陸

吳興子相漢末立曰漢興吳更名

將樂子相晉太康地志有

邵武子相吳立曰昭武晉武帝更名

建陽男相晉太康地志有

綏成男相永初郡國何徐並有何徐不注置立

沙村長永初郡國何徐並有何徐不注置立

晉安太守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領縣五戶二千八百四十三口一萬九千八百三十八去州水三千九百九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八十

侯官(缺)相前漢無後漢曰東侯官屬會稽

原豐令晉武帝太康三年省建安典船校尉立

晉安男相吳立曰東安晉武帝更名

羅江男相吳立屬臨海晉武帝立晉安郡度屬

溫麻令晉武帝太康四年以溫麻船屯立永初郡國無何徐並有

青州刺史治臨淄江左僑立治廣陵安帝義熙五年平廣固北青州刺史治東陽城而僑立南青州如故後省南青州而北青州直曰青州孝武孝建二年移治歷城大明八年還治東陽明帝失淮北於鬱洲僑立青州立齊北海西海郡

青州領郡九縣四十六戶四萬五百四口四十萬二千七百二十九去京都陸二千

齊郡太守秦立領縣七戶七千三百四十六口萬四千八百八十九

臨淄令漢舊縣

西安令漢舊縣

安平令六國時其地曰安平二漢魏晉曰東安平前漢屬淄川後漢屬北海魏度屬齊

般陽令前漢屬濟南後漢晉太康地志屬齊

廣饒令漢舊縣

昌國令漢舊縣

益都令魏立

濟南太守漢文帝十六年分齊立晉世濟岷郡云魏平蜀徙蜀豪將家於濟河故立此郡安帝義熙中土斷幷濟南案晉太康地志無濟岷郡永初郡國濟南又有祝阿(二漢屬平原晉太康地志無)於陵縣(漢舊)而無朝陽平陵二縣領縣六戶五千五十六口三萬八千一百七十五去州陸四百去京都二千四百

廣城令漢舊縣

朝陽令前漢曰朝陽後漢晉曰東朝陽二漢屬濟南晉太康地志屬樂安

著令漢舊縣

土鼓令漢舊縣晉無

逢陵令二漢晉無永初郡國何徐有

平陵令漢舊縣至晉並曰東平陵

樂安太守漢高立名千乘和帝永元七年更名領縣三戶二千二百五十九口一萬四千九百九十一去州陸一百八十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千乘令漢舊縣

臨濟令前漢曰狄安帝永初二年更名

博昌令漢舊名

高密太守漢文帝分齊爲膠西宣帝太始元年更名高密光武建武十三年併北海晉惠帝又分城陽（城陽郡前漢有後漢無魏復分北海立）宋孝武併北海領縣六戶二千三百四口一萬三千八百二去州陸二百去京都陸一千六百

黔陬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淳于令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高密令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夷安令前漢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營陵令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昌安令漢安帝延光元年立屬高密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平昌太守故屬城陽魏文帝分城陽立後省晉惠帝又立領縣五戶二千二百七十口一萬五千五十去州陸二百去京都陸千七百

安丘令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琅邪

平昌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東武令二漢屬琅邪晉太康地志屬東莞

琅邪令二漢屬琅邪晉太康地志無

朱虛令前漢屬琅邪安帝永初元年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

北海太守漢景帝十二年立領縣六戶三千九百六十八口三萬五千九百九十五寄治州下

都昌令漢舊縣寄治州下餘依本治

膠東令本膠東國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北海

劇令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琅邪

即墨令前漢屬膠東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北海

下密令前漢屬膠東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北海

平壽令漢舊縣

東萊太守漢高帝立領縣七戶一萬一百三十一口七萬五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陸五百去京都二千一百

曲城令漢舊縣

掖令漢舊縣

惤令漢舊縣

盧鄉令漢舊縣

牟平令漢舊縣

當利令漢舊縣

黃令漢舊縣

太原太守秦立屬并州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領縣三戶二千七百五十七口二萬四千六百九十四去州陸五百去京都一千八百

山茌令漢舊縣屬太山孝武建元年度濟北

太原令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屬太山

祝阿令（別見）

長廣太守本長廣縣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東萊起居注咸寧三年以齊東部縣爲長廣郡領縣四戶二千九百六十六口二萬二十三去州五百去京都一千九百五十

不其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太康地志屬長廣

長廣令前漢屬琅邪後漢屬東萊晉太康地志屬長廣

昌陽令晉惠帝元康八年分長廣縣立

挺令前漢屬膠東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長廣

冀州刺史江左立南冀州後省義熙中更立治青州又省文帝元嘉九年又分青州立歷城割土置郡縣領郡九縣五十戶三萬八千七十六口一十八萬一千一去京都陸二千四百

廣川太守本縣名屬信都地理志不言始立景帝二年以爲廣川國宣帝甘露三年復明帝更名樂安安帝延光中改曰安平晉武帝太康五年又改爲長樂

廣川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清河魏屬勃海晉還清河何志廣川江左所立又有蓨縣前漢屬信都後漢晉屬勃海而無廣川孝武大明元年省廣川之棗強前漢屬清河後漢晉江左無勃海之浮陽高城並漢舊縣立廣川縣非舊廣川縣也屬廣川郡領縣四戶三千二百五十口二萬三千六百一十四去州陸一百六十去京都陸一千九百八十

廣川令已見前

中水令前漢屬涿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孝武大明七年自河間割度

武強令何江左立

索盧令何江左立

平原太守漢高帝立舊屬青州魏晉屬冀州領縣八戶五千九百一十三口二萬九千二百六十七

廣宗令前漢無後漢屬鉅鹿晉太康地志屬安平永初郡國何無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平原令漢舊縣

鬲令漢舊縣

安德令漢舊縣

平昌令漢舊縣後漢晉太康地志曰西平昌

般縣令漢舊縣

茌平令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晉太康地志屬平原

高唐令漢舊縣

清河太守漢立桓帝建和二年改曰甘陵魏復舊何有重合縣別見領縣七戶三千七百九十四口二萬九千二百七十四去州一百一十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清河令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

武城令漢舊縣並曰東武城

繹幕令漢舊縣

貝丘令漢舊縣

零令漢舊縣作靈

鄃令漢舊縣

安次令前漢舊縣屬勃海後漢屬廣陽晉太康地志屬燕國

樂陵太守晉武帝分平原立舊屬青州今度屬領縣五戶三千一百三口一萬六千六百六十一去州一百四十去京都陸一千八百

樂陵令漢舊縣故屬平原

陽信令二漢屬勃海晉太康地志屬樂陵

新樂令別見

厭次令前漢曰富平明帝更名屬平原晉太康地志屬樂陵

溼沃令前漢屬千乘後漢無何云魏立當是魏復立也晉太康地志屬樂陵

魏郡太守漢高帝立二漢屬冀州魏晉屬司隸江左屢省置宋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八戶六千四百五口三萬三千六百八十二

魏令漢舊縣

安陽令晉太康地志有

聊城令漢屬東郡晉屬平原

博平令漢屬東郡晉屬平原

肥鄉令晉太康地志屬廣平

蠡吾令前漢屬涿後漢屬中山晉太康地志屬高陽孝武始立屬高陽大明七年度此

頓丘令別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流民歸順孝武孝建二年立

臨邑令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孝武孝建二年與頓丘同立

河間太守漢文帝二年分趙立江左屢省置宋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六戶二千七百八十一口一萬七千七百七

樂城令漢舊縣

城平令前漢屬勃海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

武垣令前漢屬涿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間
章武令二漢屬勃海晉太康地志屬章武江左立屬廣川孝武大明七年
度此
南皮令漢舊縣屬勃海孝武始立屬勃海大明七年度此
阜城令前漢勃海有阜城縣續漢安平有阜城縣注云故昌城漢信都有
昌城未詳孰是
頓丘太守別見江左屬省置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四戶一千二百三十八口三
千八百五十一
頓丘令別見
衞國令晉太康地志有肥陽令何志以前無
陰安令二漢屬魏
陽平令晉屬頓丘
高陽太守高陽前漢縣名屬涿後漢屬河間晉武帝泰始元年分涿爲苑陽又
屬高陽後又分苑陽爲高陽江左屬省置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五戶二千二百
九十七口一萬四千七百二十五
安平令前漢屬涿後漢屬安平晉太康地志屬博陵
饒陽令前漢屬涿續漢安平有饒陽縣注云故名饒屬涿按地理涿唯有
饒陽縣無饒縣
鄴令漢舊縣屬魏郡江左避愍帝諱改曰臨漳孝武始立屬魏郡大明七
年度此
高陽令已見
新城令前漢屬中山後漢屬涿晉太康地志高陽並曰北新城
勃海太守漢高帝立屬幽州後漢晉屬冀州江左省置孝武又僑立何無領縣
三戶一千九百五口萬二千一百六十六
長樂令晉之長樂郡也疑是江左省爲縣至是又立
蒲令別見何志屬廣川徐志屬此

重合令漢舊縣
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暫及太
和隆安還復湮陷牧司之任示舉大綱而已縣邑戶口不可具知武帝北平關
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漢舊縣滎陽晉武帝太始元年分河南立弘農漢舊郡
實土三郡河南領洛陽河南鞏緱氏新城梁並漢舊縣河陰晉太康地志有陸渾漢舊縣屬弘農晉太
康地志屬河南東垣二漢晉太康地志何有東垣縣新安二漢屬弘農晉太康地志屬河東西東垣新立凡十一縣滎陽
領京密滎陽卷陽武苑陵中牟開封成皋並漢舊縣屬河南凡九縣弘農領弘農陝宜
陽黽池盧氏並漢舊縣曲陽前漢屬東海後漢屬下邳太康地志無凡七縣三郡合二十七縣一萬六
千三百六戶又有河內漢舊郡東京兆京兆別見雍州東京兆新立二僑郡河內寄治河南領
溫野王軹河陽沁水山陽懷平皋並漢舊名朝歌二漢屬河內晉太康地志屬汲郡晉武太康元年始立凡十
縣東京兆寄治滎陽領長安漢舊縣萬年別見新豐別見藍田別見蒲阪二漢晉太康地志屬河東凡
六縣合十六縣一千九百九十二戶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北虜文帝元嘉末
僑立於汝南尋亦省廢明帝復於南豫州之義陽郡立司州漸成實土焉領郡
四縣二十去京都水二千七百陸一千七百
義陽太守魏文帝立後省晉武帝又立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志並屬荊州徐
則南豫也明帝泰始五年度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屬司州領縣七戶八千三
十二口四萬一千五百九十七
平陽侯相前漢無後漢屬江夏曰平春晉太康地志屬義陽晉孝武改
鄳令二漢屬江夏晉太康地志屬義陽並作鄳音盲永初郡國何並作鄳
鍾武令前漢屬江夏後漢晉太康地志無永初郡國屬義陽
寶城令孝武孝建三年分鄳立
義陽令晉太康地志有後省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陽立
平春令孝武孝建三年分平陽立
環水長永初郡國何徐並無明帝泰始三年度屬宋安郡後省宋安還此
宋安本縣名孝武大明八年省義陽郡所統東隨二左郡立爲宋安縣
屬義陽明帝立爲郡

隨陽太守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義陽國太康年又分義陽爲隨國屬荆州孝武孝建元年度屬郢前廢帝永光元年度屬雍明帝泰始五年還屬郢改爲隨陽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徐志又有革音縣今無領縣四戶四千六百去京都三千四百八十

隨陽子相漢隨縣屬南陽晉太康地志屬義陽後隨國與郡俱改

水陽男相徐志有

闕西令別見荆州作厥西　宋末新立

西平林令宋末新立

安陸太守孝武孝建元年分江夏立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司州徐志有安蠻縣永初郡國何並無當是何志後所立尋爲郡孝武大明八年省爲縣屬安樂明帝泰始初又立爲左郡宋末又省領縣二戶六千四十三口二萬五千八十四去京都水二千三百

安陸公相漢舊縣屬江夏

江夏又有曲陵縣本名石陽吳立晉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石陽曰曲陽明帝泰始六年併安陸

南汝南太守汝南郡別見

平輿令

北新息令

真陽令

安城令

南新息令

安陽令並別見

臨汝令新立

宋書卷三十六

宋書卷三十六考證

州郡志二南康公相晉武帝太康三年以廬陵南部都尉立〇臣承蒼按南康郡所領縣復有南康公相或以爲疑蓋劉茂之初封南康郡公以郡守爲相入齊陸封南康縣公又以縣令爲相此志作於齊時故兩存之耳

山茌令漢舊縣屬太山孝武建元年度濟北〇孝武下當有一孝字

平原太守漢高帝立〇諸郡皆記去州京都水陸道里此條獨無之當是闕文

宋書卷三十六考證

宋書卷三十七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七

州郡三

荊州　郢州　湘州　雍州　梁州　秦州

荊州刺史漢治武陵漢壽魏晉治江陵王敦治武昌陶侃前治沔陽後治武昌王廙治江陵庾亮治武昌庾翼進襄陽復還夏口桓溫治江陵桓沖治上明王說還江陵此後遂治江陵宋初領郡三十一後分南陽順陽襄陽新野竟陵為雍州湘川十郡為湘州江夏武陵屬郢州隨郡義陽屬司州北義陽省凡餘十一郡文帝世又立宋安左郡領拓邊綏慕樂寧慕化仰澤革音歸德七縣後省改汝陽郡又度屬今領郡十二縣四十八戶六萬五千六百四去京都水三千三百八十

南郡太守秦立漢文帝元年為臨江國景帝中元年復故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新郡尋復故宋初領縣九後州陵監利度屬巴陵旌陽文帝元嘉十八年省併枝江二漢無旌陽晃晉太康地志疑是吳所立凡領六縣戶一萬四千五百四十四口七萬五千八十七

江陵公相漢舊縣

華容公相漢舊縣晉武太康元年省後復立

當陽男相漢舊縣

臨沮伯相漢舊縣晉太康永寧地志屬襄陽後度

編縣男相漢舊縣

枝江侯相漢舊縣

南平內史吳南郡治江南領江陵華容諸縣晉武帝太康元年分南郡江南為南平郡治作唐後治江安領縣四戶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二口四萬五千四十九去州水二百五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無陸

江安侯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

孱陵侯相二漢舊縣屬武陵晉太康地志屬南平

作唐侯相前漢無後漢屬武陵晉太康地志屬南平

安南令晉武帝分江安立

天門太守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充縣後省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泰始三年復舊領縣四戶三千一百九十五去州水一千二百陸六百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澧陽令晉武帝太康四年立

臨澧令晉武帝太康四年立

零陽令漢舊縣屬武陵

漊中令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

宜都太守太康地志王隱地道何志並云吳分南郡立張勃吳錄云劉備立按吳志呂蒙平南郡據江陵陸遜別取宜都獲秭歸枝江夷道縣初權與劉備分荊州而南郡屬備則是備分南郡立宜都非吳立也習鑿齒云魏武平荊州分南郡枝江以西為臨江郡建安十五年劉備改為宜都領縣四戶一千八百四十三口三萬四千二百二十去州水三百五十無陸去京都水三千七百三十

夷道令漢舊縣

佷山男相前漢屬武陵後漢屬南郡晉武帝太康元年改為興山後復舊

宜昌令何志晉武帝立按太康永寧地志並無疑是此後所立

夷陵令漢舊縣吳改曰西陵晉武帝太康元年復舊

巴東公相譙周巴記云初平六年荊州帳下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為涪陵郡晉太康地志巴東屬梁州惠帝太安二年度益州穆帝永和初平蜀度屬荊州永初郡國志無巴渠黽陽二縣領縣七戶一萬三千七百九十五口四萬五千二百三十七去州水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六百八十

魚復侯相漢舊縣屬巴郡劉備章武二年改爲永安晉武帝太康元年復
舊
朐䏰令漢舊縣屬巴郡
新浦令何志新立
南浦令劉禪建興八年十月益州牧閻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不詳何志吳
立
漢豐令何志不注置立太康地志巴東有漢昌縣疑是
巴渠令何志不注置立
黽陽令何志不注置立晉末平吳時峽中立武陵郡有黽陽黔陽縣咸寧
元年並省
汶陽太守何志新立先屬梁州文帝元嘉十一年度宋初有四縣後省汶陽縣
今領三縣戶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去州水七百陸四百去京都四
千一百
僮陽令何志新立
沮陽令何志新立
高安令何志新立
南義陽太守（義陽郡別見）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宋初有四縣孝武孝建二年以平
陽縣併厥西平陽本爲郡江左僑立魏世分河東爲平陽郡晉末省爲縣今領
縣二戶一千六百七口九千七百四十一
厥西令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義陽
平氏令漢舊名屬南陽
新興太守魏志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四郡郡立一縣合爲此郡
屬幷州晉江左僑立宋初六縣後省雲中（漢舊名屬雲中）孝武孝建二年又省九原縣
（漢舊名屬五原）併定襄宕渠（流寓立）併廣牧凡今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一口九千五百八
十四
定襄令漢舊名
廣牧男相漢舊名屬朔方
新豐令漢舊名屬京兆僑流立
南河東太守河東郡秦立晉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宋
初八縣孝武孝建二年以廣戚（前漢屬沛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彭城江左流寓立）併聞喜弘農（江左立僑郡後併省爲縣）臨汾併松滋安邑併永安（臨汾安邑漢舊名臨汾後屬平陽）今領縣四戶二千四百二十
三口一萬四百八十七去州水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五百
聞喜令故曲沃秦改爲左邑漢武帝元鼎六年行幸至此聞南越破改名
聞喜
永安令前漢彘縣順帝陽嘉二年更名後屬平陽
松滋令前漢屬廬江後漢無晉屬安豐疑是有流民寓荊土故立
譙縣令（別見）譙流民寓立
建平太守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晉又有建
平都尉領巫北井泰昌建始四縣晉武帝咸寧元年改都尉爲郡於是吳晉各
有建平郡太康元年吳平併合五年省建始縣後復立永初郡國有南陵建始
信陵興山永新永寧平樂七縣今並無按太康地志無南陵永新永寧平樂新
鄉五縣疑是江左所立信陵興山沙渠疑是吳立建始晉初所立也領縣七戶
一千三百二十九口二萬八百一十四去州水陸一千去京都水四千三百八
十
巫令漢舊縣
秭歸侯相漢舊縣
歸鄉公相何志故屬秭歸吳分按太康地志云秭歸有歸鄉故夔子國楚
滅之而無歸鄉縣何志所言非也
北井令晉太康地志有先屬巴東晉武帝泰始五年度建平
泰昌令晉太康地志有
沙渠令晉起居注太康元年立按沙渠是吳建平郡所領吳平不應方立
不詳

新鄉令
承寧太守晉安帝僑立爲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爲承寧宋初五縣後省經安（晉安帝立）孝武孝建二年後以僮陽（晉安帝立）併長寧綏寧（晉安帝立）併上黃今領縣二戶一千一百五十七口四千二百七十四去州陸六十去京都三千四百三十
長寧侯相晉安帝立
上黃男相宋初屬襄陽後度二漢晉並無此縣
武寧太守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領縣二戶九百五十八口四千九百一十四
樂鄉令晉安帝立
長林男相晉安帝立
郢州刺史魏文帝黃初三年以荊州江北諸郡爲郢州其年罷幷荊非今地吳又立郢州孝武孝建元年分荊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之巴陵江州之武昌豫州之西陽又以南郡之州陵監利二縣度屬巴陵立郢州天門後還荊領郡六縣三十九戶二萬九千四百六十九口十五萬八千五百八十七去京都水二千一百
江夏太守漢高帝立本屬荊州永初郡國及何志並治安陸此後治夏口又有安陸曲陵曲陵後別郡領縣七戶五千七十二口二萬三千八百一十
汝南侯相本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爲汝南縣沙羨令漢舊縣吳省晉武太康元年復立治夏口孝武太元三年省併沙陽後以其地爲汝南實土
沌陽子相江左立
惠懷子相江左立
孝昌侯相永初郡國何志並無徐志有疑是孝武世所立
沙陽男相二漢舊縣本名沙羨屬武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又立沙羨而沙陽徙今所治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灄陽子相晉惠帝世安陸人朱伺爲陶侃將求分安陸東界爲此縣
蒲圻男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本屬長沙文帝元嘉十六年度巴陵孝武孝建元年度江夏
竟陵太守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何志又有宋縣徐無領縣六戶八千五百九十一口四萬四千三百七十五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三千四百
長壽令明帝泰始六年立
竟陵侯相漢舊縣屬江夏
新市子相漢舊縣屬江夏
宵城侯相永初郡國有何徐不注置立
新陽男相永初郡國有何徐不注置立
雲杜侯相漢舊縣屬江夏
武陵太守前漢地理志高帝立續漢郡國志云秦昭王立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本屬荊州領縣十戶五千九十口三萬七千五百五十五去州水一千去京都水三千
臨沅男相漢舊縣
龍陽侯相晉太康地志何志吳立
漢壽伯相前漢立後漢順帝陽嘉三年更名吳曰吳壽晉武帝舊復
沅南令漢光武建武二十六年立
遷陵侯相漢舊縣
辰陽男相漢舊縣
舞陽令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
酉陽長漢舊縣
黚陽長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
沅陵令漢舊縣
巴陵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分長沙之巴陵蒲圻下雋江夏之沙陽四縣立屬

湘州孝武孝建元年度南郡之監利州陵度江夏屬郢州二年又度長寧之綏
安屬巴陵何志無元嘉二十年巴陵郡以十六年立應在何志而闕領縣四戶
五千一百八十七口二萬五千三百一十六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二千五百
巴陵男相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屬長沙本領度支校尉立郡省
下雋侯相漢舊縣屬長沙
監利侯相按晉起居注太康四年復立南郡之監利縣尋復省之言由先
有而被省也疑是吳所立又是吳所省孝武孝建元年度
州陵侯相漢舊縣屬南郡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疑是吳所省也孝武孝
建元年度明帝泰始四年以綏安縣併州陵
武昌太守晉起居注太康元年改江夏爲武昌郡領縣三戶二千五百四十六
口一萬一千四百一十一去京都水一千一百
武昌侯相魏文帝黃初三年孫權改鄂爲武昌
陽新侯相吳立
鄂令漢舊縣屬江夏吳改鄂爲武昌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鄂縣而武昌
如故
西陽太守本縣名二漢屬江夏魏立弋陽郡又屬焉晉惠帝又分弋陽爲西陽
國屬豫州宋孝武孝建元年度郢州明帝太始五年又度豫後又還郢永初郡
國何徐並有弋陽縣今領縣十戶二千九百八十三口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去
州水二百八十去京都水一千七百二十
西陽令漢舊縣屬江夏後屬弋陽
西陵男相漢舊縣屬江夏後屬弋陽
孝寧侯相本軑縣漢舊縣孝武自此伐逆即位改名
蘄陽令二漢江夏郡有蘄春縣吳立爲郡晉武帝太康元年省爲蘄春郡
而縣屬弋陽後屬新蔡孝武大明八年還西陽
義安令明帝泰始二年以來流民立
蘄水左縣長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建昌南川長風赤亭魯
亭陽城彭波遷溪東丘東安西安南安房田希水高坡直水蘄水清石
十八縣屬西陽孝武大明八年赤亭彭波併陽城其餘不詳何時省
東安左縣長前廢帝永光元年復以西陽蘄水直水希水三屯爲縣
建寧左縣長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爲縣屬西陽徐志有建寧縣當
是此後爲郡
希水左縣長
陽城左縣長本屬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西陽之赤亭陽城彭城三
縣併建寧之陽城縣而以縣屬西陽
湘州刺史晉懷帝永嘉元年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
州之桂陽八郡立治臨湘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
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孝
建元年又立建昌郡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成帝咸康元
年省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屬湘州後度郢領郡十縣六十二戶四萬五千八
十九口三十五萬七千五百七十二去京都水三千三百
長沙內史秦立宋初十縣下雋蒲圻巴陵屬巴陵今領縣七戶五千六百八十
四口四萬六千二百一十三
臨湘侯相漢舊縣
醴陵侯相後漢舊縣
瀏陽侯相吳立
吳昌侯相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
羅縣侯相漢舊縣
攸縣子相漢舊縣
建寧子相吳立
衡陽內史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領縣七戶五千七百四十六
口二萬八千九百九十一去州水二百二十去京都水三千七百
湘西令吳立

湘南男相漢舊縣屬長沙
益陽侯相漢舊縣屬長沙
湘鄉男相前漢無後漢屬零陵
新康男相吳曰新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重安侯相前漢曰鍾武後漢順帝永建三年更名屬零陵
衡山男相吳立曰衡陽晉惠帝更名
桂陽太守漢高立屬荊州晉惠帝元康元年度江州領縣六戶二千二百一十
九口二萬二千一百九十二去州水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九百四十
郴縣伯相漢舊縣
耒陽子相漢舊縣
南平令漢舊縣
臨武令漢舊縣
汝城令江左立
晉寧令漢順帝永和元年立曰漢寧吳改曰陽安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
晉寧
零陵內史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領縣七戶三千八百二十八口六萬四千八百
二十八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四千八百
泉陵子相漢舊縣
洮陽侯相漢舊縣
零陵子相漢舊縣
祁陽子相吳立明帝泰始初度湘東五年復舊
應陽男相晉惠帝分觀陽立
觀陽男相吳立
永昌令吳立
營陽太守江左分零陵立領縣四戶一千六百八口二萬九百二十七去州水
一千七百一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五十

營浦侯相漢舊縣屬零陵
營道侯相漢舊縣屬零陵
舂陵令前漢舊縣舂陵侯徙國南陽省吳復立屬零陵
泠道令漢舊縣屬零陵
湘東太守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晉世七縣孝武太元二十年
省酃漢舊縣利陽新平張勃吳錄有此二縣利作棃晉作利音三縣今領縣五戶一千三百九十六
口一萬七千四百五十去州水陸七百去京都水三千六百
臨烝伯相吳屬衡陽晉太康地志屬湘東
新寧令吳立
茶陵子相漢舊縣屬長沙
湘陰男相後廢帝元徽二年分益陽羅湘西及巴硤流民立
陰山令陰山乃是漢舊縣而屬桂陽吳湘東郡有此陰山縣疑是吳所立
邵陵太守吳孫晧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領縣七戶一千九百一十六
口二萬五千五百六十五去州水七百陸一千三百去京都水四千五百
邵陵子相何志屬長沙按二漢無吳錄屬邵陵
武剛令晉武分都梁立
建興男相晉武帝分邵陵立
高平男相吳立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南高平後更曰高平
都梁令漢舊縣屬零陵
邵陽男相吳立曰昭陽晉武改
扶縣令漢舊縣至晉曰夫夷漢屬零陵晉屬邵陵案今云扶者疑是避桓
溫諱去夷夫不可爲縣名故爲扶云
廣興公相吳孫晧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都尉立爲始興郡晉武帝平吳以屬廣
州成帝度荊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又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泰始
六年立岡溪縣劃始興之封陽陽山含洭四縣立宋安郡屬湘州太豫元年復
缺 省岡溪縣改始興曰廣興領縣七戶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口七萬六千三

百二十八。去州水二千三百九十。去京都水五千。

曲江侯相。漢舊縣。屬桂陽。

桂令。漢舊縣。屬桂陽。

陽山侯相。漢舊縣。後漢曰陰山。屬桂陽。吳始興郡無此縣。當是晉後立。

貞陽侯相。漢舊縣。名湞陽。屬桂陽。宋明帝泰始三年。改湞爲貞。

含洭男相。漢舊縣。屬桂陽。

始興令。吳立。

中宿令。漢舊縣。屬南海。吳度。

臨慶內史。吳分蒼梧立。爲臨賀郡。屬廣州。晉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改名。領縣九。戶三千七百一十五。口三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去州水陸二千八百。去京都水陸五千五百七十。

臨賀侯相。漢舊縣。晉太康地志。王隱云屬南海。而二漢屬蒼梧。當是吳新度。

馮乘侯相。漢舊縣。屬蒼梧。

富川令。漢舊縣。屬蒼梧。

封陽侯相。漢舊縣。

興安侯相。吳立曰建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謝沐長。漢舊縣。屬蒼梧。

寧新令。二漢無。當是吳所立。屬蒼梧。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開建令。文帝分封陽立宋昌。宋興。開建。武化。往往(往音生)。永固。綏南七縣。後又分開建。武化。宋昌三縣。立宋建郡。屬廣州。孝武大明元年。悉省。唯餘開建縣。

撫寧令。宋末立。

始建內史。吳孫晧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屬廣州。晉成帝度荆州。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度廣州。三十年復度湘州。明帝改名。領縣七。戶三千八百三十。口二萬二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千八百。陸二千六百三十。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始安子相。漢舊縣。屬零陵。

熙平令。吳立爲尚安。晉武改。

永豐男相。吳立。

荔浦令。漢舊縣。屬蒼梧。

平樂侯相。吳立。

建陵男相。吳立。屬蒼梧。宋末度。

樂化左令。宋末立。

雍州刺史。晉江左立。胡亡氐亂。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晉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并立僑郡縣。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割荆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孝武大明中。又分實土郡縣以爲僑郡縣境。徐志雍州有北上洛。北京兆。義陽三郡。北上洛。晉孝武立。領上洛。北商。鄭陽。陽亭。北拒陽五縣。北京兆領北藍田。霸城。山北三縣。並云景平中立。義陽云晉安帝立。領平氏。襄鄉二縣。鄭陽。陽亭。北拒陽。並云安帝立。餘縣不注置立。今並無此三郡。今領郡十七。縣六十。戶三萬八千九百七十五。口十六萬七千四百六十七。去京都水四千四百。陸二千一百。

襄陽公相。魏武帝平荆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屬荆州。魚豢云魏文帝立。永初郡國。何志並有宜城(漢舊縣屬南郡)。鄀。上黃縣(並別見)。徐志無。領縣三。戶四千二十四。口一萬六千四百九十六。

襄陽令。漢舊縣。屬南郡。

中廬令。漢舊縣。屬南郡。

邔縣令。漢舊縣。屬南郡。

南陽太守。秦立。屬荆州。永初郡國有比陽。舞陽。赭陽。西鄂。犨。葉。雉。博望八縣(並漢舊縣)。何志無犨。雉。徐志無比陽。舞陽。赭陽。西鄂。博望。而有葉。餘並同。孝武大明元年。省葉縣。領縣七。戶四千七百二十七。口三萬八千一百三十二。去州三百六十。去京都水四千四百。

宛縣令，漢舊縣。
涅陽令，漢舊縣。
云陽男相，漢舊縣，故名育陽，晉孝武改。
冠軍令，漢舊縣，武帝分穰立。
酈縣令，漢舊縣。
舞陰令，漢舊縣。
許昌男相，徐志無此，後所立，本屬穎川。
新野太守，何志晉惠帝分南陽立。永初郡國何志有棘陽（別見）、蔡陽、鄧縣（並漢舊縣），徐無。孝武大明元年，省蔡陽。今領縣五，戶四千二百三十五，口一萬四千七百九十三。去州一百八十，去京都水四千五百八十。
新野侯相，漢舊縣，屬南陽，文帝元嘉末省，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山都男相，漢舊縣，屬南陽，晉太康地志屬襄陽，永初郡國及何、徐屬新陽。
池陽令，漢舊縣，屬馮翊，晉太康地志屬京兆，僑立，亦屬京兆，孝武大明中土斷，又屬此。
穰縣令，漢舊縣，屬南陽。
交木令，孝武大明元年立。
順陽太守，魏分南陽立，曰南鄉，晉武帝更名。成帝咸康四年，復立南鄉，後復舊。永初郡國及何志有朝陽、武當、酇、陰、汎陽、筑（並別見）、析（前漢屬弘農，後漢屬南陽）、脩陽（唯見永初郡國），凡八縣，徐志唯增朝陽。朝陽，孝武大明元年省。領縣七，戶四千一百六十三，口二萬三千一百六十三。
南鄉令，前漢無，後漢有，屬南陽。
槐里男相，漢舊名，屬扶風，晉太康地志屬始平，僑立，亦屬始平，大明土斷屬此。
順陽侯相，前漢曰博山，後漢明帝更名，屬南陽。
清水令，前漢屬天水，後漢爲天水漢陽。無此縣，晉太康地志屬略陽。僑立屬始平，大明土斷屬此。

朝陽令，漢舊縣。
丹水令，前漢屬弘農，後漢屬南陽。何志魏立，非也。
鄭縣令，漢舊名，屬京兆，僑立，亦屬京兆，後度此。
京兆太守，故秦內史，漢高帝元年屬塞國，二年更爲渭南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爲京兆尹，魏改爲京兆郡。初僑立，寄治襄陽。朱序沒氐，孝武太元十一年復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爲實土。雍州僑郡先屬府，武帝永初元年屬州。永初郡國有藍田（漢舊縣）、鄭、池陽（並別見）、南霸城（本霸陵，漢舊縣，太康地志曰霸城，何志魏地）、新康五縣，何志無新康而有新豐，徐無。孝武大明元年，省京兆之盧氏、藍田、霸城縣。盧氏當是何志後所立。二漢屬弘農，晉太康地志屬上洛。新康疑是晉末所立。領縣三，戶二千三百七，口九千二百二十三。
杜令，二漢曰杜陵，魏改。
鄧縣令，漢舊縣，屬南陽。
新豐令，漢舊縣。
始平太守，晉武帝太始二年，分京兆扶風立。後分京兆扶風僑立，治襄陽，今治武當。永初郡國唯有始平、平陽、清水（別見）三縣，何志有槐里（別見）、宋寧、宋嘉（何志新立）三縣，而清水、始平與永初郡國同。領縣四，戶二千七百九十七，口五千五百十二。
武當侯相，漢舊縣，屬南陽，後屬順陽。
始平令，魏立。
武功令，漢舊名，故屬扶風，晉太康地志屬始平。
平陽子相，江左平陽郡民流寓立此。
扶風太守，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雍國，二年更爲中地郡，九年罷，後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右內史，太初元年更名爲右扶風。僑立，治襄陽，今治筑口。永初郡國及何志唯有郡。魏昌縣（魏昌，魏立，屬中山），孝武大明元年省魏昌。領縣三，戶二千一百五十七，口七千二百九十。
筑陽令，漢舊縣，屬南陽，又屬順陽，大明土斷屬此。
郿縣令，漢舊名，屬扶風，晉太康地志屬秦國。

汎陽令晉武帝太康五年立屬南鄉仍屬順陽大明土斷屬此

南上洛太守永初郡國何志雍州並有南上洛郡寄治魏興今梁州之上洛是也北上洛晝是何志以後僑立耳今治曰何徐志雍州南上洛晉武帝立北上洛云晉孝武立非也徐有南北陽亭陽安縣不注置立今領縣二戶一百四十四口四百七十七

上洛男相別見

商縣令別見

河南太守故秦三川郡漢高帝更名光武都雒陽建武五年改曰河南尹僑立始治襄陽孝武大明中分沔北爲境永初郡國及何志並又有陽城緱氏縣漢舊名並屬河南徐無此二縣而有僑洛陽漢舊名陽城縣孝武大明元年省洛陽當是何志後立領縣五戶三千五百四十一口一萬三千四百七十去州陸三十五

河南令漢舊名

新城令漢舊名

河陰子相魏立

棘陽令漢縣故屬南陽晉太康地志屬義陽後屬新野大明土斷屬此

襄鄉令前漢無後漢有屬南陽徐志屬義陽當是大明土斷屬此

廣平太守別見江左僑立治襄陽今爲實土永初郡國及何志並又有易陽曲周邯鄲並見在無鄴比陽徐無復邯鄲易陽曲周孝武大明元年省邯鄲應是土斷省領縣四戶二千六百二十七口六千二百九十三

廣平令漢舊名徐志南度以朝陽縣境立

酇縣令漢舊縣屬南陽後屬順陽

比陽令漢舊縣屬南陽

陰縣令漢舊縣屬南陽

義成太守晉孝武立治襄陽今治均永初郡國又有下蔡平阿縣二縣前漢屬沛後漢屬九江晉太康地志屬淮南何同孝武大明元年省下蔡始亦流寓立也平阿當是何志後省領縣二戶一千五百二十一口五千一百一

義成侯相晉孝武立

萬年令漢舊名屬馮翊

馮翊太守故秦內史高帝元年屬塞國三年更名爲河上郡九年罷復爲內史武帝建元六年分爲左內史太初元年更名三輔流民出襄陽文帝元嘉六年立則何志應有而無治襄陽今治郡領縣三缺戶二千七十八口五千三百二十一

鄀縣令漢舊縣屬南郡作若字晉太康地志作鄀永初郡國及何志屬襄陽徐屬此

高陸令晉太康地志屬京兆永初郡國何志並無孝武大明元年復立

南天水太守天水郡別見徐志本西戎流寓今治嚴州永初郡國何志並無當是何志後所立又有冀縣漢舊名孝武大明元年省領縣四戶六百八十七口三千一百二十二

華陰令前漢屬京兆後漢魏晉屬弘農

西縣令前漢屬隴西後漢屬漢陽卽天水魏晉屬天水

略陽侯相別見

河陽令別見

建昌太守孝建元年刺史朱脩之免軍戶爲永興安寧二縣立建昌郡又立永寧爲昌國郡並寄治襄陽昌國後省徐志建昌又有永寧縣今無領縣二戶七百三十二口四千二百六十四

永興令

安寧男相

華山太守胡人流寓孝武大明元年立今治大隄領縣三戶一千三百九十九口五千三百四十二

華山令與郡俱立

藍田令漢舊名本屬京兆

上黃令本屬襄陽立郡劃度

北河南太守晉孝武太元十年立北河南郡後省永初郡國何徐志並無明帝
泰始末復立寄治宛中領縣八
新蔡令別見
汝陰令別見
苞信令別見
上蔡令別見
固始令別見
緱氏令別見
新安令別見
洛陽令別見
弘農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宋明帝末立寄治五壟領縣三
邯鄲令漢舊名屬趙國晉太康地志無此縣
圉縣令前漢屬淮陽後漢屬陳留晉太康地志無此縣
盧氏令別見
梁州刺史禹貢舊州周以梁併雍漢以梁爲益治廣漢雒縣魏元帝景元四年
平蜀復立梁州治漢中南鄭而益州治成都李氏據梁益江左於襄陽僑立梁
州李氏滅復舊譙縱時又治漢中刺史治魏興縱滅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
所謂南城也文帝元嘉十年刺史甄法護於南城失守刺史蕭思話還治南鄭
永初郡國又有宕渠郡北宕渠郡宋起居注元嘉十六年割梁州宕渠郡度益
州今益部宕渠郡曰南宕渠何徐並有北宕渠郡唯領宕渠一縣何云本巴西
流民今無
漢中太守秦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平張魯復漢寧郡爲漢中疑是此前
改漢中曰寧也晉地記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表立又疑是李氏所
省李氏平後復立永初郡國又有苞縣作中懷安漢晉何徐並無二縣三縣領縣四戶一
千七百八十六口一萬三百三十四
南鄭令漢舊縣
城固令漢舊縣
沔陽令漢舊縣
西鄉令蜀立曰南鄉晉武帝太康二年更名
魏興太守魏文帝以漢中遺民在東垂者立屬荊州江左還本領縣十三疑去
州一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西城令漢舊縣屬漢中
鄖鄉令本錫縣二漢舊縣屬漢中後屬魏興魏晉世爲郡後省武帝太康
五年改爲鄖鄉何志晉惠帝立非也
錫縣令前漢長利縣屬漢中後漢省晉武帝太康四年復立屬魏興五年
改長利爲錫
廣城令永初郡國何徐並有不注置立
興晉令魏立曰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旬陽令前漢有後漢無晉武帝太康四年復立
上庸令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徐並屬上庸何無
長樂令永初郡國何徐並屬晉昌本蜀郡流民
廣昌子相何志屬上庸晉成帝立晉地記武帝太康元年改上庸之廣昌
爲庸昌二年省疑是魏所立
安晉令永初郡國何徐屬晉昌本蜀郡流民
延壽令永初郡國何徐屬晉昌本蜀郡流民
宣漢令永初郡國何徐屬晉昌本建平流離民
新興太守永初郡國何徐云新興吉陽東關三縣屬晉昌郡何云晉元帝立本
巴漢流民宋末省晉昌郡立新興郡以晉昌之長樂安晉延壽安樂屬魏興郡
宣漢屬巴渠郡寧都屬安康郡永初郡國有永安縣何徐無今亦無復新興縣
何云巴東夷人今領縣二
吉陽令本益州流民
東關令本建平流民

新城太守，故屬漢中，魏文帝分立，屬荆州，江左還本。領縣六，戶一千六百六十八，口七千五百九十四。去州陸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五千三百。

房陵令，漢舊縣，屬漢中，太康地志王隱無。

綏陽令，魏立，後改爲秭歸，晉武帝太康二年，復爲綏陽。

昌魏令，魏立。

祁鄉令，何志魏立，晉太康地志作沶。（音祁）

閬陽令，何志不注置立。

樂平令，何志不注置立。

上庸太守，魏明帝太和二年，分新城之上庸、武陵、北巫爲上庸郡，景初元年又分魏興之魏陽、錫郡之安富、上庸爲郡，疑是太和後省，景初又立也。魏屬荆州，江左還本。永初郡國有上庸、廣昌，何有廣昌。領縣七，戶四千五百五十四，口二萬六百五十三。去州陸二千三百，去京都水六千七百。

上庸令，漢舊縣，屬漢中。

富安令，晉太康地志、永初郡國、何、徐並有。

北巫令，何志晉武帝立。按魏所分新城之巫，應卽是此縣，然則非晉武立明矣。

微陽令，魏立曰建始，晉武帝改。

武陵令，前漢屬漢中，後漢、晉太康地志王隱並無。

新安令，永初郡國、何、徐有，何云本建平流民。

吉陽令，永初郡國云北吉陽，何、徐無。

晉壽太守，晉地記云，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何志故屬梓潼，而益州、南晉壽郡，悉有此諸縣。永初郡國、徐又有南晉壽、南興樂、南興安縣，何無。南興樂云南晉壽，惠帝立，餘並不注置立。今領縣四。去州陸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一萬。

晉壽令，屬梓潼，何志晉惠帝立。按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也。

白水令，漢舊縣，屬廣漢，晉太康地志屬梓潼。

邵歡令，永初郡國、何、徐並有，不注置立，疑是蜀立曰昭歡，晉改也。

興安令，永初郡國、何、徐並有，不注置立。

華陽太守，徐志新立，永初郡國、何、徐並無，寄治州下。領縣四，戶二千五百六十一，口一萬五千四百九十四。

華陽令

興宋令

宕渠令

嘉昌令，徐不注置立。

新巴太守，晉安帝分巴西立，何、徐又有新歸縣，何云新立，今無。領縣三，戶三百九十三，口二千七百四十九。

新安令，晉安帝立。

晉城令，晉安帝立。

晉安令，晉安帝立。

北巴西太守，何志不注置立。宋起居注，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劍南立北巴西郡，屬益州。今益州無此郡，又永初郡國、何、徐梁州並有北巴西，而益州無，疑是益部僑立，尋省。梁州北巴西，是晉末所立也。永初郡國領閬中、漢昌二縣，何又有宋昌縣，云新立，徐無宋昌，有宋壽，何、徐並領縣四，今六。（疑）去州一千四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閬中令（別見）

安漢令（別見）

南國令（郎南充國別見）

西國令（郎西充國別見）

平周令，益州巴西有平州縣。

北陰平太守，晉太康地志故廣漢屬國都尉，何志蜀分立，永初郡國曰北陰平，領陰平、綿竹、平武、資中、宵、旨五縣，何、徐直曰陰平，領二縣，與此同。戶五百六口

二千一百二十四。寄治州下。
陰平令，前漢、後漢屬廣漢，屬國名甸氐。晉太康地志，陰平郡陰平縣注云
甸氐當是故甸氐為陰平。永初郡國有甸縣，即甸氐也。當是後又立此縣，而字誤也。
平武令，蜀立曰廣武，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陰平太守，永初郡國唯領陰平一縣，徐志無南字，云陰平舊民流寓立。唯領
懷舊一縣，何無。今領縣二，戶四百七。
陰平令
懷舊令，徐志不注置立。
巴渠太守，何志新立。領縣七，戶五百，口二千一百八十三。
宣漢令，別見。與郡新立。
始興令，何志新立。
巴渠令，何志新立。
東關令，何志新立。
始安令，何志新立。
下蒲令，何志無，徐志不注置立。
晉興令，何志晉安帝立。案永初郡國、梁部諸郡，唯巴西有此縣，不容是此
晉興若是晉安帝時立，便應在永初郡國，疑何謬也。
懷安太守，何志新立。領縣二，戶四百七，口二千三百六十六。寄治州下。
懷安令，何志新立。
義存令，何志新立。
宋熙太守，何、徐志新立。領縣五，戶一千三百八十五，口三千一百二十八。去州
七百，去京都九千八百。
興樂令
歸安令
宋安令
元壽令

嘉昌令，何志五縣並新立。
白水太守，永初郡國、何並無，徐志仇池氐流寓立。有漢昌縣。今領縣六，戶六百
五。
新巴令
漢德令
晉壽令
益昌令
興安令
平周令，徐志作平州。此五縣徐並不注置立。
南上洛太守，晉太康地志分京兆立上洛郡，屬司隸。永初郡國、何志並屬雍州，
僑寄魏興，即此郡也。徐志巴民新立，徐志時已屬梁州矣。永初郡國無豐陽而
有陽亭，何、徐有，何不注陽亭置立。領縣六。
上洛令，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何云魏立，非也。
商縣令，上洛同。
流民令，何不注置立。
豐陽長，永初郡國無，何作酆陽，新立。徐作豐。
渠陽令，永初郡國、何、徐並作拒陽。
義縣令，永初郡國、何、徐並無。
北上洛太守，徐志巴新立。領縣七，戶二百五十四。
北上洛令
豐陽令
流民令
陽亭令
拒陽令，拒字與南上洛不同。
商縣令，徐志無。
西豐令，徐志無。

安康太守，宋末分魏興之安康縣及晉昌之寧都縣立。

安康令，二漢安陽縣，屬漢中，漢末省，魏復立，屬魏興，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何云魏立，非也。

寧都令，蜀郡流民。

南宕渠太守，永初郡國有宕渠郡，領宕渠、漢興、宣漢三縣，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屬益州，非此南宕渠也，何、徐梁並無此郡，疑是徐志後所立。

宕渠令

漢安令

宣漢令

宋康令，三縣並新置。

懷漢太守，孝武孝建二年立，領縣三，戶四百十九。

永豐長

綏來長

預德長

秦州刺史，晉武帝太始五年，分隴右五郡及涼州金城、梁州陰平，并七郡爲秦州，治天水冀縣。太康三年，併雍州。惠帝元康七年復立。何志晉孝武復立，寄治襄陽。安帝世在漢中南鄭。領郡十四，縣四十二，戶八千七百三十二，口四萬八百八十八。

武都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國又有河池、故道縣，並漢舊縣。今領縣三，戶一千二百七十四，口六千一百四十。

下辯令，漢舊縣。

上祿令，漢舊縣，後省，晉武帝太康三年又立。

陳倉令，漢舊縣，屬扶風，晉太康地志屬秦國。

略陽太守，晉太康地志屬天水，何志故曰漢陽，魏分立曰廣魏，武帝更名。永初郡國有清水縣，別見。何、徐無。領縣三，戶一千三百五十九，口五千六百五十七。

略陽令，前漢屬天水，後漢漢陽，即天水，晉太康地志屬略陽，雍州南天水。

益州安固郡又有此縣。

臨漢令，何志新立。

上邽令，前漢屬隴西，後漢屬漢陽，晉太康地志屬天水，何志流寓割配。

安固太守，永初郡國志有安固郡，又有南安固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州。今領縣二，戶一千五百五，口二千四十四。

桓陵令，別見。

南桓陵令，永初郡國及何志安固郡唯領桓陵一縣，徐志又有此縣。

西京兆太守，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領縣三，戶六百九十三，口四千五百五十二。

藍田令，別見。永初郡國志無。

杜令，別見。

鄠令，二漢屬扶風，晉太康地志屬始平。

南太原太守，太原別見。何志云故屬并州，流寓割配。永初郡國又有清河，別見。高堂縣，別見青州平原郡，作高唐。領縣一，戶二百三十三，口一千一百五十六。

平陶令，漢舊名。

南安太守，何志云故屬天水，魏分立。永初郡國無。領縣二，戶六百二十，口三千八十九。

桓道令，漢舊名，屬天水，後漢屬漢陽，作獂。

中陶令，何志魏立，晉太康地志有。

馮翊太守，三輔流民出漢中，文帝元嘉二年僑立。領縣五，戶一千四百九十，口六千八百五十四。

蓮芍令，別見。

頻陽令，漢舊名。

下辯令，徐志故屬略陽，流寓割配，何無此縣。

高陸令，二漢、魏無，晉太康地志有，屬京兆，何志流寓割配。

萬年令，別見。

隴西太守，秦立，文帝元嘉初，關中民三千二百三十六戶歸化，六年立。今領縣六，戶一千五百六十一，口七千五百三十。

襄武令，漢舊名。

臨洮令，漢舊名。

河關令，前漢屬金城，後漢、晉太康地志屬隴西。

狄道令，漢舊名。

大夏令，漢舊名，晉太康地志無。

首陽

始平太守，見別。永初郡國無。領縣三，戶八百五十九，口五千四百四十一。

始平令，太康地志有，何志晉武帝立。而雍州始平郡之始平縣，何云魏立。

按此縣末雖各立，本是一縣，何爲不同。

槐里令，見別。

宋熙令，何無，徐新立。

金城太守，漢昭帝始元六年立。永初郡國無，何、徐領縣二，戶三百七十五，口一千。

金城令，漢舊名。

榆中令，漢舊名。

安定太守，漢武帝元鼎三年立。永初郡國志無。領縣二，戶六百四十，口二千五百一十八。

朝那令，漢舊名。

宋興令，何志新立。

天水太守，漢武元鼎三年立，明帝改曰漢陽，雍州已有此縣。永初郡國無。領縣二，戶八百九十三，口五千二百二十八。

阿陽令，漢舊名，晉太康地志無。

新令，晉太康地志有，何志魏立。

西扶風太守，扶風郡別有。晉末三輔流民出漢中僑立。領縣二，戶百四十四。

鄠令，見別。

武功令，見別。

北扶風太守，孝武孝建二年以秦雍流民立。領縣三，時又有廣長郡，又立成階縣，領氐民，尋省。

武功令，見別。

華陰令，見別。

始平縣，見別。

宋書卷三十七

宋書卷三十七考證

州郡志三澧陽令晉武帝太康四年立○澧南本作灃下臨澧亦作臨灃

孝武大明八年省西陽之赤亭陽城彭城三縣○彭城當作彭波

北上洛蓋是何志以後僑立耳今治目何○目何二字疑有誤

宋書卷三十七考證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八

州郡四

益州　寧州　廣州　交州　越州

益州刺史漢武帝分梁州立所治別見梁州領郡二十九縣一百二十八戶五萬三千一百四十一口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九十三去京都水九千九百七十(十)

蜀郡太守秦立晉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國後復舊領縣五戶一萬一千九百二口六萬八百七十

成都令漢舊縣

郫令漢舊縣

繁縣令漢舊縣

牛鞞縣令二漢晉太康地志並曰牛鞞屬犍爲何志晉穆帝度此

永昌令孝建二年以僑戶立

廣漢太守漢高帝六年立晉太康地志屬梁州領縣六戶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九去州陸六百去京都水九千九百

雒縣令漢舊縣

什邡令漢舊縣

郪縣令漢舊縣

新都令漢舊縣晉武帝爲王國太康六年省爲縣屬廣漢

陽泉令蜀分緜竹立

伍城令晉武帝咸寧四年立太康六年省七年又立何志劉氏立

巴西太守譙周巴記建安六年劉璋分巴郡墊江以上爲巴西郡徐志本南陽冠軍流民寓入蜀漢晉武帝立非也本屬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何志梁益二州無此郡領縣九戶四千九百五十四口三萬三千三百四十六

閬中令漢舊縣屬巴郡

西充國令漢書地理志巴郡有充國縣續漢郡國志和帝永元二年分閬中立充國縣二志不同晉太康地志有西南二充國屬巴西

南充國令譙周巴記初平六年分充國爲南充國

安漢令漢舊縣屬巴郡

漢昌令和帝永元中立

晉興令徐志不注置立

平州令晉武帝太康元年以野民歸化立

懷歸令徐志不注置立

益昌令徐志不注置立

梓潼太守晉太康地志劉氏分廣漢立本屬梁州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永初郡國又有漢德新興徐同徐云新興義熙九年立漢德舊縣案二漢並無漢德縣晉太康地志王隱並有疑是劉氏所立何益梁二州無此郡領縣四戶三千三十四口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六

涪令漢舊縣屬廣漢

梓潼令漢舊縣屬廣漢

西浦令徐志義熙九年立

萬安令徐志舊縣二漢晉並無

巴郡太守秦立領縣四戶三千七百三十四口一萬三千一百八十三去州內水一千八百陸五百外水二千二百去京都水六千

江州令漢舊縣

臨江令漢舊縣

墊江令漢舊縣獻帝建安六年度巴西劉禪建興十五年復舊

枳令漢舊縣

遂寧太守永初郡國有何無徐云舊立領縣四戶三千三百二十

巴興令徐志不注置立疑是李氏所立

德陽令前漢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廣漢

廣漢令漢舊縣屬廣漢寧蜀郡復有此縣未知孰是
晉興令徐志不注置立
江陽太守劉璋分犍爲立中失本土寄治武陽領縣四戶一千五百二十五口八千二十七
江陽令漢舊縣屬犍爲
緜水令（別見）
漢安令（別見）
常安令晉孝武立
懷寧太守秦雍流民晉安帝立本屬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領縣三戶一千三百一十五口五千九百五十寄治成都
治平令（別見）
西平令永初郡國直云西何志故屬天水名西縣
萬年令漢舊名屬馮翊
寧蜀太守永初郡國有而何無徐云舊立永初郡國及徐並有西塾江縣今無領縣四戶一千六百四十三
廣漢令（別見）遂寧郡復有此縣
廣都令漢舊縣屬蜀郡
升遷令晉太康地志屬汶山
西鄉令本名南鄉屬漢中晉武太康三年更名
越巂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故邛都國何志無領縣八戶一千三百四十九
邛都令漢舊縣
新興令永初郡國有
臺登長漢舊縣
晉興長永初郡國有
會無長漢舊縣
卑水長漢舊縣

定莋長漢舊縣
蘇利長漢縣曰蘇示　曰蘇利
汶山太守晉太康地志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劉氏又立領縣二戶一千一百七口六千一百五去州陸一百去京都水一萬
都安侯相蜀立
晏官令何志魏平蜀立晉太康地志無
南陰平太守（陰平郡別見）永嘉流寓來屬寄治萇陽領縣二戶一千二百四十口七千五百九十七
陰平令（別見）
緜竹令漢舊縣屬廣漢
犍爲太守漢武帝建元六年開夜郎國立領縣五戶一千三百九十口四千五十七去州陸九十去京都水一萬
武陽令漢舊縣
南安令漢舊縣
資中令漢舊縣
僰道令漢舊縣
治官令晉安帝義熙十年立
始康太守關隴流民晉安帝立領縣四戶一千六十三口四千二百二十六寄治成都
始康令晉安帝立
新城子相晉安帝立
談令晉安帝立
晉豐令晉安帝立
晉熙太守秦州流民晉安帝立領縣二戶七百八十五口三千九百二十五
晉熙令晉安帝立
萇陽令晉安帝立

晉原太守，李雄分蜀郡爲漢原，晉穆帝更名。領縣五，戶一千二百七十二，口四千九百六十。去州陸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萬。

江原男相，漢舊縣，屬蜀郡。

臨邛令，漢舊縣，屬蜀郡。

晉樂令，何志故屬沈黎，晉太康地志無沈黎郡及晉樂縣。

徙陽令，前漢徙縣，屬蜀郡，後漢屬蜀郡屬國都尉，晉太康地志有徙陽縣，屬漢嘉。

漢嘉令，前漢青衣縣，屬蜀郡，順帝陽嘉二年更名。劉氏立爲漢嘉郡，晉江右猶爲郡，江左省爲縣。

宋寧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吳營僑立。領縣三，戶一千三十六，口八千三百四十二。寄治成都。

欣平令，與郡俱立。

宜昌令，與郡俱立。

永安令，與郡俱立。

安固太守，張氏於涼州立，晉哀帝時，民流入蜀，僑立此郡，本屬南秦，文帝元嘉十六年度益州。領縣六，戶一千一百二十，口六千五百五十七。去州一百三十，去京都水一萬。

略陽令，(別見)

桓陵令，張氏立。

臨渭令，晉太康地志屬略陽。

清水令，(別見)

下邽令，何志漢舊縣。案二漢、晉並無此縣。

興固令，何志新立。

南漢中太守，晉地記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瓊表立。徐志北漢中民流寓，孝武大明三年立。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國屬梁州，領縣與此同，以永初郡國及起居檢，則是元所立，而何志無此郡，當是永初以後省，大明三年復立也。領縣五，戶一千八十四，口五千二百四十六。

南長樂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鄭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苞中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沔陽令，徐志與郡俱立。

南城固令，徐志與郡俱立。

北陰平太守，徐志本屬秦州，文帝元嘉二十六年度。永初郡國、何志、秦、梁、益並無。領縣四，戶一千五十三，口六千七百六十四。

陰平令，(已見)

南陽令，徐志本南陽白民流寓立。

桓陵令，徐志本安固郡民流寓立。

順陽令，徐志本南陽民流寓立。

武都太守，(別見)永初郡國、何志益州並無此郡，徐志本屬秦州，流寓立。領縣五，戶九百八十二，口四千四百一。

武都令，漢舊名。

下辯令，(別見)

漢陽令，漢舊名。

略陽令，漢屬略陽郡，流寓配。

安定令，舊安定郡，流寓配。

新城太守，何志新分廣漢立。領縣二，戶七百五十三，口五千九百七十一。去州
闕
去京都九千五百三十。

北五城令，何志新分五城立。

懷歸令，何志新立。

南新巴太守，(新巴郡別見)起居注，新巴民流寓，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劍南立。何志新立。新巴民先屬梁州，既立，割配。領縣六，戶一千七十，口二千六百八十三。

新巴令，何志晉安帝立。

晉城令，何志晉安帝立。

晉安令，何志晉安帝立。

漢昌令，何志晉安帝立。

桓陵令，何志晉哀帝立。按起居注，南新巴元嘉十二年立，何云新立，則非先有此郡，而云此諸縣晉哀帝安帝立，不詳。

綏歸令，何無此，徐有，不注置立。

南晉壽太守，梁州元有晉壽，文帝元嘉十二年，於劍南以僑流立。領縣五，戶一千五十七，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去州一百二十，去京都水一萬。

晉壽令，見別。

興安令，見別。

興樂令，二漢、魏無，晉太康地記云：元年更名本曰白馬，屬汶山。何志漢舊縣。檢二漢益部無白馬縣。

邵歡令，見別。

白馬令，見別。

宋興太守，文帝元嘉十年，免建平營立，領南陵、建昌二縣。何志無復南陵，有南漢、建忠，徐無建忠，有永川。何云建忠新立。領縣三，戶四百九十六，口一千九百四十三。寄治成都。

南漢令，何志晉穆帝立，故屬漢中，流寓來配。

建昌令，何新立。

永川令，徐志新立。

南宕渠太守，徐志本南中民，蜀立。起居注本屬梁州，元嘉十六年度。永初郡國梁州有宕渠郡，領縣三，與此同，而無南字。何同。若此郡元嘉十六年度益，則何志應在益部，不詳。領縣三，戶五百四，口三千一百二十七。

宕渠令，二漢、晉太康地志屬巴郡。

漢興令，二漢、魏無，晉地志有，屬興古郡。

宣漢令，前漢無，後漢屬巴郡，晉太康地志無。

天水太守，見別。永初郡國、何志益州無此郡，徐志與今同。領縣三，戶四百六十一。

禾興令，徐志不注置立。

上邽令，見別。

西縣長，見別。

東江陽太守，何志晉安帝初，流寓入蜀，今新復舊土，為郡。領縣二，戶一百四十二，口七百四十。去州一千五百八十，去京都水八千九十。

漢安令，前漢無，後漢屬犍為，晉太原地志屬江陽。

綿水令，何志晉孝武立。

沈黎太守，蜀記云：漢武元鼎十一年，分蜀西部邛莋為沈黎郡，十四年罷。案元鼎至六年，云十一年，非也。又二漢、晉並無此郡，永初郡國有，何無，徐云舊郡。領縣四，戶六十五。

城陽令，徐不注置立。

蘭令，漢舊縣，屬越巂，作闌。晉太康地志無。

旄牛令，前漢屬蜀郡，後漢屬蜀郡屬國都尉，晉太康地志屬漢嘉。

寧州刺史，晉武帝太始七年，分益州南中之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立。太康三年省，立南夷校尉。惠帝太安二年復立，增牂牁、越巂、朱提三郡。成帝咸康四年，分牂牁、夜郎、朱提、越巂四郡為安州，尋越巂復還益州。今領郡十五，縣八十一，戶一萬二百五十三。去京都一萬三千三百。

建寧太守，漢益州郡，滇王國，劉氏更名。領縣十三，戶二千五百六十二。

味縣令，漢舊縣。

同樂令，晉武帝立。

談稾令，漢舊縣，屬牂牁，晉武帝立。

牧麻令，漢舊縣，作牧靡。

漏江令，漢舊縣，屬牂牁，晉武帝立。

同瀨長，漢舊縣，同作銅。

昆澤長，漢舊縣。

新定長，晉太康地志有。
存駹，晉太康地志有。
同並長，漢舊縣，前漢作同並，屬牂牁。晉武帝咸寧五年省，哀帝復立。
萬安長，江左立。
毋單長，漢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新興長，江左立。
晉寧太守，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爲益州郡，晉懷帝更名。領縣七，𨚗
戶六百三十七。去州七百三十，去京都水一萬三千七百。
建伶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連然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滇池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穀昌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秦臧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闕
雙柏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建寧。
牂牁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領縣六，戶一千九百七十。去州一千五百，去京
都水一萬二千。
萬壽令，晉武帝立。
且蘭令，漢舊縣，云故且蘭，晉太康地志無。
故毋斂令，漢舊縣。
晉樂令，江左立。
丹南長，江左立。
新寧長，何徐不注置立。
平蠻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牁、朱提、建寧立平夷郡，後避
桓温諱改。領縣二，戶二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一萬三千。
平蠻令，漢舊縣，屬牂牁，故名平夷。

鷩令，漢舊縣，屬牂牁。
夜郎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牂牁、朱提、建寧立。領縣四，戶二
百八十八。去州一千，去京都水一萬四千。
夜郎令，漢舊縣，屬牂牁。
廣談長，晉太康地志屬牂牁。
談樂長，江左立。
談柏令，漢舊縣，屬牂牁。
朱提太守，劉氏分犍爲立。領縣五，戶一千一十。去州七百二十，去京都水一萬
四千六百。
朱提令，前漢屬犍爲，後漢屬犍爲屬國都尉。
堂狼令，前漢屬犍爲，狼作琅。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朱提。
臨利長，江左立。
漢陽長，前漢屬犍爲，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朱提。
南秦長，本名南昌，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南廣太守，晉懷帝分朱提立。領縣四，戶四百四十。去州水二千三百，去京都水
一萬四百。
南廣令，漢舊縣，屬犍爲，晉太康地志屬朱提。
新興令，何志不注置立。
晉昌令，江左立。
常遷長，江左立。
建都太守，晉成帝分建寧立。領縣六，戶一百七。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萬五十。
新安令，晉成帝立。
經雲令，晉成帝立。
永豐令，晉成帝立。
臨江令，晉成帝立。
麻應長，晉成帝立。

遂安長晉成帝立
西平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興古之東立何志晉成帝立非也永初郡國何志並有西寧縣何云晉成帝立今無領縣五戶一百七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都水一萬五千三百
西平令何志晉成帝立
温江令何志晉成帝立
都陽令何志晉成帝立案晉起居注太康二年置興古之都唐縣疑是
晉綏長何志晉成帝立
義成長何志晉成帝立案此五縣應與郡俱立
西河太守晉成帝分河陽立領縣三戶三百六十九去州二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五千五百
芘蘇令前漢屬益州郡後漢晉太康地志屬永昌芘作比
成昌令晉成帝立
建安長晉成帝立
東河陽太守晉懷帝永嘉五年寧州刺史王遜分永昌雲南立永初郡國又有西河陽領楪榆遂段新豐三縣何徐無(遂段新豐二縣二漢晉並無)領縣二戶一百五十二去州二千去京都水一萬五千
東河陽令何不注置立疑與郡俱立
楪榆長前漢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屬雲南前漢楪作葉
雲南太守晉太康地志云故屬永昌何志劉氏分建寧永昌立領縣五(疑)戶三百八十一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四千五百
雲南令前漢屬益州郡後漢屬永昌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雲平長晉武帝咸寧五年立
東古復長漢屬越嶲晉太康地志屬雲南並云姑復永初郡國何並云東古復何不注置立
西古復長永初郡國有何不注置立

興寧太守晉成帝分雲南立領縣二戶七百五十三去州一千五百去京都水一萬四千五百
梇棟令漢舊縣屬益州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青蛉令漢舊縣屬越嶲晉太康地志屬雲南
興古太守漢舊郡晉太康地志故牂牁何志劉氏分建寧牂牁立則是後漢末省也領縣六戶三百八十六去州二千三百去京府水一萬六千
漏臥令漢舊縣屬牂牁
宛暖令漢舊縣屬牂牁本名宛温爲桓温改
律高令漢舊縣屬益州郡後省晉武帝咸寧元年分建寧郡修雲俞元二縣閑流民復立律高縣修雲俞元二縣二漢無
西安令江左立
句町令漢舊縣屬牂牁
南興長江左立
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立領縣七戶四百三十一去州水三千去京都水一萬六千
梁水令與郡俱立
賸休長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興古何志故屬建寧晉武帝從興古治之遂以屬焉
西隨令漢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屬興古並作隨
毋掇令漢舊縣屬益州郡晉太康地志屬興古劉氏改曰西豐晉武帝太始五年復爲毋掇
新豐長何志不注置立
建安長何志不注置立
鐔封長漢舊縣屬牂牁晉太康地志屬興古
廣州刺史吳孫休永安七年分交州立領郡十七縣一百三十六戶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口二十萬六千六百九十四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南海太守秦立秦敗尉它王此地至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屬交州領縣十戶八千五百七十四口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七

番禺男相漢舊縣

熙安子相文帝立

增城令前漢無後漢有

博羅男相漢舊縣二漢皆作傅字晉太康地志作博

西平令永初郡國有

龍川令舊縣

懷化令晉安帝立

綏寧男相文帝立

高要子相漢舊縣屬蒼梧文帝度

始昌令文帝立

蒼梧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立永初郡國又有高要建陵寧新都羅端溪撫寧六縣建陵寧新吳立都羅晉武分建陵立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新寧曰寧新端溪別見撫寧始見永初郡國高要何志無餘與永初郡國同徐志無建陵寧新撫寧三縣何徐二志並有懷熙一縣思安封興蕩康僑寧四縣疑是宋末度此也今領縣十一戶六千五百九十三口萬一千七百五十三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五千五百九十

廣信令漢舊縣

猛陵令漢舊縣

懷熙令文帝立

思安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並屬晉康徐志度此

封興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並屬晉康徐志度此

蕩康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並屬晉康徐志度此

僑寧令永初郡國有及何志並屬晉康徐志度此

遂成令永初郡國有

丁留令晉武帝太康七年以蒼梧蠻夷賓服立閩作丁溜溜音留

廣陵令永初郡國有

武化令徐志以前無疑是宋末所立

晉康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治元溪永初郡國治龍鄉何復有龍鄉縣當是晉末立元嘉二十年前以龍鄉併端溪也永初郡國又有封興蕩康思安遼安開平縣何志無遼安開平二縣餘與永初郡國同封興蕩康思安別見遼安開平應是晉末立元嘉二十年前省今領縣十四戶四千五百四十七口一萬七千七百一十去州水五百去京都水五千八百

端溪令漢舊縣何志屬蒼梧徐志屬此

晉化令何志不注置立疑是晉末所立

都城令何志晉初分建陵立今無建陵縣按太康地志唯有都羅武城縣

樂城令何志無徐志有

賓江令何志無徐志有

說城令何志無徐志有

元溪令晉太康地志屬蒼梧

夫阮令永初郡國有

僑寧令何志云漢舊縣檢二漢地理郡國無蒼梧又有僑寧縣

安遂令文帝立

永始令文帝立

武定令文帝立

文招令何志無徐志有二文招一屬綏建一屬晉康

熙寧令何志無徐志有

新寧太守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永初郡國有平興永城縣何徐志有永城無平興此二縣當是晉末立平興當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永城當是大明八年以後省何志又有熙寧縣云新立當是文帝所立徐志無當是元嘉二十年後省也今領縣十四戶二千六百五十三口一萬五百一十四去州水六百

二十。去京都水五千六百。

南興令，何志漢舊縣。檢二漢地理、郡國、晉太康地志並無，永初郡國有。

臨允令，漢舊縣，屬合浦，晉太康地志屬蒼梧。何志吳度蒼梧。

新興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博林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甘東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單牒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龍潭令，文帝立。

平鄉令，文帝立。

城陽令，文帝立。

威化令，文帝立。

初興令，文帝立。

撫納令，徐志有。

歸順令，徐志有。

永平太守，晉穆帝升平五年，分蒼梧立。永初郡國有雷鄉、盧平、員鄉、逋寧、開城五縣，當是與郡俱立。何志徐無雷鄉、員鄉，又有熙平，云新立，疑是文帝所立。雷鄉、員鄉，當是元嘉二十年以前省；盧平、逋寧、開城，當是大明八年以後省。今領縣七，疑戶一千六百九，口一萬七千二百二。去州水一千二百，去京都水五千四百。

安沂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豐城令，吳立，屬蒼梧，永初郡國併安沂，當是宋初併，何志有，當是元嘉中復立。

蘇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徐曰藉平。

敗安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夫寧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武林令，文帝立。

鬱林太守，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元鼎六年，復更名。永初郡國有安遠、程安、威定（三縣別見）、中胄、歸化五縣。中胄疑即桂林之中溜，歸化，二漢、晉太康地志無，疑是江左所立。何志無中胄、歸化，餘三縣屬桂林，徐志同。今領縣十七，戶一千一百二十一，口五千七百二十七。去州水一千六百，去京都水七千九百。

布山令，漢舊縣。

阿林令，漢舊縣。

領方令，漢舊縣，吳改曰臨浦，晉武復舊。

鬱平令，吳立曰陰平，晉武太康元年更名。

新邑令，吳立。

建初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徐同。

賓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威化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新林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龍平令，永初郡國有，何志不注置立。

安始令，吳立曰建始，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懷安令，何志吳改，未知先何名。吳錄地理無懷安縣名，太康地志無，永初郡國有。

晉平令，吳立曰長平，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

綏寧令，永初郡國併領方，何無，徐有。

歸代令，徐志有。

中胄令，徐志有。

建安令，永初郡國有，何無，徐有。

桂林太守，本縣名，屬鬱林。吳孫皓鳳皇三年，分鬱林治武熙縣，不知何時徙。永初郡國有常安、夾陽二縣，夾陽晉武帝太康元年分龍岡立，常安太康地志有而王隱無。何徐並無此二縣。今領縣七，戶五百五十八，口二千二百五。去州水

一千五百七十五。去京都水六千八百。
中溜令。漢舊縣。屬鬱林。晉太康地志無。
龍定令。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龍岡。疑是。永初郡國何徐並云龍定。
武熙令。本曰武安。應是吳立。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屬鬱林。
陽平令。永初郡國何徐並有。何云新置。按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桂林之洋
縣。疑是。
安遠令。晉武帝太康六年立。屬鬱林。永初郡國猶屬鬱林。何徐屬此。
程安令。永初郡國屬鬱林。何徐屬此。疑是江左立。
威定令。永初郡國屬鬱林。何徐屬此。疑是江左立。
高涼太守。二漢有高涼縣。屬合浦。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立。治思平縣。不
知何時徙。吳又立高熙郡。太康中省併高涼。宋世又經立。尋省。永初郡國高涼
又有石門、廣化、長度、宋康四縣。何徐並無。宋康當是宋初所立。元嘉二十年以
前省。其餘當是江左所立。領縣七。戶一千四百二十九。口八千一百二十三。去
州水一千一百。去京都水六千六百。
思平令。晉太康地志有。
莫陽令。晉太康地志有。屬高興。
平定令。何志有。不注置立。
安寧令。吳立。
羅州令。何志新立。
西鞏令。何志新立。
禽鄉令。何志新立。
新會太守。晉恭帝元熙二年。分南海立。廣州記云。永初元年。分新寧立。治盆允。
未詳孰是。領縣十二。戶一千七百三十九。口萬五百九。去州三百五十。
宋元令。永初郡國無。文帝元嘉九年。割南海新會新寧三郡界上新民立
宋安。新熙。永昌。始成。招集五縣。二十七年。改宋安為宋元。
新熙令。

永昌令。
始成令。
招集令。
盆允令。永初郡國。故屬南海。何徐同。
新夷令。吳立。曰平夷。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故屬南海。
封平令。永初郡國云。故屬新寧。何云故屬南海。徐同。
封樂令。文帝元嘉十二年。以盆允新夷二縣界歸化民立。
初賓令。何志新立。
義寧令。何志新立。
始康令。何志新立。
東官太守。何志故司監都尉。晉成帝立為郡。廣州記。晉成帝咸和六年。分南海
立。領縣六。戶一千三百三十二。口一萬五千六百九十六。去州水三百七十。去
京都水五千六百七十。
寶安男相。永初郡國何徐並不注置立。
安懷令。永初郡國何徐並不注置立。
興寧令。江左立。
海豐男相。永初郡國何徐並不注置立。
海安男相。吳曰海寧。晉武改名。太康地志屬高興。
欣樂男相。本屬南海。宋末度。
義安太守。晉安帝義熙九年。分東官立。領縣五。戶一千一百一十九。口五千五
百二十二。去州三千五百。去京都水八千九百。
海陽令。何志晉初立。晉太康地志無。晉地記故屬東官。
綏安令。何志與郡俱立。晉地記故屬東官。
海寧令。何志與郡俱立。晉地記故屬東官。
潮陽令。何志與郡俱立。晉地記故屬東官。
義招令。晉安帝義熙九年。以東官五營立。

宋康太守本高涼西督文帝元嘉九年立領縣九戶一千五百一十三口九千一百三十一去州水九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九百七十

廣化令晉太康地志有屬高興永初郡國屬高涼

單城令何志新立

遂度令何志新立

海騰令何志新立

化隆令何志新立

開寧令何志新立

綏定令何志新立

石門長何志故屬高涼

威單長徐志有

綏建太守文帝元嘉十三年立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化注永固綏南宋昌宋泰五縣舊屬綏建中割度臨賀相去既遠宜還綏建今唯有綏南餘並無何徐又新招縣云本屬蒼梧元嘉十九年改配徐志晉康復有此縣疑誤今領縣七疑戶三千七百六十四口一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去州闕

新招令本四會之官細鄉元嘉十三年分為縣

化蒙令本四會古蒙鄉元嘉十三年分為縣

懷集令本四會之銀屯鄉元嘉十三年分為縣

四會男相漢舊縣屬南海

化穆令何志新立

綏南令永初郡國徐並無

海昌太守文帝元嘉十六年立何有單化縣徐無領縣五戶一千七百二十四口四千七十四去州水六百五十去京都水五千四百九十四

寧化令徐志新立

威寧令徐志新立

永建令徐志新立

招懷令徐志新立

興定令文帝元嘉九年立屬新會後度此

宋熙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以交州流寓立昌國義懷綏寧新建四縣為宋熙郡今無此四縣二十七年更名宋隆孝武孝建中復改為宋熙領縣七戶二千八十四口六千四百五十去州水三百四十五去京都水五千二百

平興令徐志新立

初寧令徐志新立

建寧令徐志新立

招興令徐志新立

崇化令徐志新立

熙穆令徐志新立

崇德令徐志新立

寧浦太守晉太康地志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廣州記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吳分鬱林立治平山縣吳錄孫休永安三年分合浦立為合浦北部尉領平山興道寧浦三縣又云晉分平山為始定寧浦為澗陽未詳孰是永初郡國有安廣縣無始定縣何徐並無此郡領縣六

澗陽令晉武帝太康七年立永初郡國作簡陽

興道令晉武帝太康元年以合浦北部營之連道立吳錄有此縣未詳

寧浦令晉太康地記本名昌平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吳錄有此縣未詳

吳安令吳錄無

平山令晉太康地記有

始定令晉太康地記有永初郡國無

晉興太守晉元帝太興元年分鬱林立

晉興

熙注

桂林

增城

安廣

廣鬱

晉城

鬱陽

樂昌郡

樂昌令

始昌令

宋元令

樂山令

義立令

安樂令

交州刺史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交趾刺史治龍編漢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及分爲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領郡八縣五十三戶一萬四百五十三去京都水一萬

交趾太守漢武帝元鼎六年開領縣十二戶四千二百三十三

龍編令漢舊縣

句漏令漢舊縣

朱䳒令漢舊縣

吳興令吳立

西于令漢舊縣

定安令漢舊縣

望海令漢光武建武十九年立

海平令吳立曰軍平晉武改名

武寧令吳立

羸力知婁令漢舊縣

曲昜音陽令漢舊縣

南定令吳立曰武安晉武改何志無

武平太守吳孫晧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立領縣六戶一千四百九十去州水二百一十六吳錄無晉太康地志有

吳定長吳立

新道長江左立

晉化長江左立

九眞太守漢武元鼎六年立領縣十二疑戶二千三百二十八去州水八百去京都水一萬一百八十

移風令漢舊縣故名居風吳更名

胥浦令漢舊縣

松原令晉武帝分建初立

高安令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吳錄晉分常樂立

建初令吳立

常樂令吳立

軍安長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此縣而交趾有軍平縣

武寧令吳立何志武帝立太康地志無此縣而交趾有

都龐長音龍漢舊縣吳錄有晉太康地志無

寧夷長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

津梧長晉武帝分移風立

九德太守故屬九眞吳分立何志領縣七今領縣十一戶八百九去州水九百去京水一萬九百

浦陽令晉武帝分陽遠立

陽遠吳立曰陽成太康二年更名後省

九德令何志吳立

咸驩令漢舊縣

都狀長何志晉武帝分九德立。
西安長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吳錄亦無。
南陵長何志晉武帝立太康地志無王隱有。
越常長何志吳立太康地志無。
宋泰令宋末立。
宋昌令宋末立。
希平令宋末立。
日南太守秦象郡漢武元鼎六年更名吳省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領縣七戶
四百二去州水二千四百去京都水一萬六百九十。
西卷令漢舊縣作捲。
盧容令漢舊縣。
象林令漢舊縣。
壽泠令晉武太康十年分西卷立。
朱吾令漢舊縣。
無勞長晉武分北景立。
北景長漢舊縣。
義昌郡宋末立。
宋平郡孝武世分日南立宋平縣後爲郡。
越州刺史明帝泰始七年立。
百梁太守新立。
隴蘇太守新立。
永寧太守新立。
安昌太守新立。
富昌太守新立。
南流太守新立。
臨漳太守先屬廣州。
合浦太守漢武帝立孫權黃武七年更名珠官孫亮復舊先屬交州領縣七戶
九百三十八去京都水一萬八百。
合浦令漢舊縣。
徐聞令故屬朱崖晉平吳省朱崖屬合浦。
朱官長吳立朱作珠。
蕩昌長晉武分合浦立。
朱盧長吳立。
晉始長晉武帝立。
新安長江左立。
宋壽太守先屬交州。

宋書卷三十八

宋書卷三十八考證

州郡志四蘇利長漢縣曰蘇示　曰蘇利○諸本示下俱闕一字疑是宋字

武平太守吳孫皓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立○臣承暮按此郡言領縣六後止列三縣其三縣沿革失載

北景長漢書縣○後漢書郡國志北景作比景

宋書卷三十八考證

宋書卷三十九

梁 沈約 撰

志第二十九

百官上

太宰一人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一人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一人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所以訓護人主導以德義者

相國一人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爲相國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順帝時齊王並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一人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簒位以梁王肜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幷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一人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一人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玄孫之孫曰微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一人掌水土事郊祀掌掃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字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一人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爲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漢西京以大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爲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自大將軍爲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爲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爲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有蒼頭字宜祿至漢丞相府每有所關白到閤輒傳呼宜祿以此爲常丞相置三長史

丞相有疾御史大夫率百僚三日問起居及瘳詔遣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養牛上尊酒漢景帝三公病遣中黃門問病魏晉則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也魏武為丞相以來置左右二長史而已漢東京太傅府置掾屬十人御屬一人令史十二人不知皆何曹也自太尉至大將軍車騎驃騎衛將軍皆有長史一人將軍又各置司馬一人太傅不置長史也太尉府置掾屬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吏署用事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事戶曹主民戶祠祀農桑事奏曹主奏議事辭曹主辭訟事法曹主郵驛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轉運事賊曹主盜賊事決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貨幣鹽鐵事倉曹主倉穀事黃閤主簿省錄眾事御屬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屬主為公御令史則有閤下記室門下令史其餘史闕案掾屬二十四人自東西曹凡十二曹然則曹各置掾屬一人合二十四人也司徒置掾屬三十一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置掾二十九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別有道橋掾其餘張減之號史闕不可得知也漢東京大將軍驃騎將軍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九人御屬一人令史三十人騎衛將軍從事中郎二人掾屬二十人御屬一人令史二十四人兵曹掾史主兵事稟假掾史主稟假又置外刺姦主罪法其領兵外討則營有五部部有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曲下有屯屯有屯長一人若不置校尉則部但有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軍假候其別營者則為別部司馬其餘將軍置以征伐者府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焉案大將軍以下掾屬與三府張減史闕不可得知置令史御屬者則是同三府也其云掾史者則是有掾而無屬又無令史御屬不同三府也魏初公府職寮史不備書及晉景帝為大將軍置掾十人西曹東曹戶曹倉曹賊曹金曹水曹兵曹騎兵各一人則無屬矣魏元帝咸熙中晉文帝為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驍騎將軍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主簿四人舍人十九人參軍二十二人參戰十一人掾屬三十三人東曹掾屬各一人西曹屬一人戶曹掾一人屬二人賊曹掾一人屬二人金曹掾屬各一人兵曹掾屬各一人騎兵掾二人屬一人車曹掾屬各一人鎧曹掾屬各一人水曹掾屬各一人集曹掾屬各一人法曹掾屬各一人奏曹掾屬各一人倉曹屬二人戎曹屬一人馬曹屬一人媒曹屬一人合為三十三人散屬九人凡四十二人晉初凡位從公以上置長史西閤東閤祭酒西曹東曹掾戶曹倉曹賊曹屬各一人加兵者又置司馬從事中郎主簿記室督各一人舍人四人為持節都督者置參軍六人安平獻王孚為太宰增掾屬為十人兵鎧士曹營軍刺姦五曹皆置屬并前為十人也楊駿為太傅增祭酒為四人掾屬為二十人兵曹分為左右法金田集水戎車馬十曹皆置屬則為二十人趙王倫為相國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參軍二十人主簿記室督祭酒各四人掾屬四十人東西曹屬其餘十八曹皆置掾則四十人矣凡諸曹皆置御屬令史學幹御屬職錄事也江左以來諸公置長史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二人御屬二人令史無定員領兵者置司馬一人從事中郎二人參軍無定員加崇者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四人則倉曹增置屬戶曹置掾江左加崇極於此也長史司馬舍人秦官從事中郎掾屬主簿令史前漢官陳湯為大將軍王鳳從事中郎是也御屬參軍後漢官孫堅為車騎參軍事是也本於府主無敬晉世太原孫楚為大司馬石苞參軍輕慢苞始制施敬祭酒晉官也漢吳王濞為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之侍中魏之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焉公府祭酒蓋因其名也長史從事中郎主吏司馬主將主簿祭酒舍人主閤內事參軍掾屬令史主諸曹事司徒若無公唯省舍人其府常置其職寮異於餘府有左右長史左西曹掾屬各一人餘則同矣餘府有公則置無則省晉元帝為鎮東大將軍及丞相置從事中郎無定員分掌諸曹有錄事中郎度支中郎三兵中郎其參軍則有諮議參軍二人主諷議事晉江左初置因軍諮祭酒也宋高祖為諮議參軍無定員今諸曹則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法曹田曹水曹鎧曹車曹士曹集右戶墨曹凡十八曹參軍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江左初晉元帝鎮東丞相府有錄事記室東曹西曹度支戶曹法曹金曹倉曹理曹中兵外兵騎兵典兵兵曹賊曹運曹禁防典賓鎧曹田曹士曹騎士車曹參軍其東曹西曹度支金曹理

典兵兵曹賊曹運曹禁防典賓騎士軍曹凡十三曹今闕所餘十二曹也其後又有直兵長流刑獄城局水曹右戶墨曹七曹高祖爲相合中兵直兵置一參軍曹則猶二也今小府不置長流參軍者置禁防參軍蜀丞相諸葛亮府有行參軍晉太傅司馬越府又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漸加長兼字除拜則爲參軍事府板則爲行參軍晉末以來參軍事行參軍又各有除板板行參軍不則長兼行參軍參軍督護江左置本皆領營有部曲今則無矣公府長史司馬秩千石從事中郎六百石東西曹掾四百石他掾三百石屬二百石

特進前漢世所置前後二漢及魏晉以爲加官從本官車服無吏卒晉惠帝元康中定位令在諸公下驃騎將軍上

驃騎將軍一人漢武帝元狩二年始用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漢西京制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車騎將軍一人漢文帝元年始用薄昭爲車騎將軍魚豢曰魏世驃騎爲都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爲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則位次三司晉宋車騎衛不復爲四征所督也

衛將軍一人漢文帝元年始用宋昌爲衛將軍三號位亞三司漢章帝建初三年始使車騎將軍馬防班同三司班同三司自此始也漢末奮威將軍晉江右伏波輔國將軍並加大而儀同三司江左以來將軍則中鎮撫四鎮以上或加大餘官則左右光祿大夫以上並得儀同三司自此以下不得也

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真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

征東將軍一人漢獻帝初平三年馬騰居之

征南將軍一人漢光武建武中岑彭居之

征西將軍一人漢光武建武中馮異居之

征北將軍一人魚豢曰四征魏武帝置秩二千石黃初中位次三公漢舊諸征與偏裨雜號同

鎮東將軍一人後漢末魏武帝居之

鎮南將軍一人後漢末劉表居之

鎮西將軍一人後漢初平三年韓遂居之

鎮北將軍一人

中軍將軍一人漢武帝以公孫敖爲之時爲雜號

鎮軍將軍一人魏以陳羣爲之

撫軍將軍一人魏以司馬宣王爲之

中鎮撫三號比四鎮

安東將軍一人後漢末陶謙爲之

安南將軍一人

安西將軍一人後漢末段煨爲之

安北將軍一人魚豢曰鎮北四安魏黃初太和中置

平東將軍一人

平南將軍一人

平西將軍一人

平北將軍一人四平魏世置

左將軍

右將軍

前將軍

後將軍

左將軍以下周末官秦漢並因之光武建武七年省魏以來復置
征虜將軍漢光武建武中始以祭遵居之
冠軍將軍楚懷王以宋義爲卿子冠軍冠軍之名自此始也魏正始中以文欽爲冠軍將軍揚州刺史
輔國將軍漢獻帝以伏完居之宋太宗泰始四年改爲輔師後廢帝元徽二年復故
龍驤將軍晉武帝始以王濬居之
東中郎將漢靈帝以董卓居之
南中郎將漢獻帝建安中以臨淄侯曹植居之
百中郎將
北中郎將漢建安中以鄢陵侯曹彰居之凡四中郎將何承天云並後漢置
建威將軍漢光武建武中以耿弇爲建威大將軍
振威將軍後漢初宋登爲之
奮威將軍前漢世任千秋爲之
揚威將軍魏置
廣威將軍魏置
建武將軍魏置
振武將軍前漢末王況爲之
奮武將軍後漢末呂布爲之
揚武將軍光武建武中以馬成爲之
廣武將軍晉江左置
鷹揚將軍漢建安中魏武以曹洪居之
折衝將軍漢建安中魏武以樂進居之
輕車將軍漢武帝以公孫賀爲之
揚烈將軍建安中以假公孫淵
寧遠將軍晉江左置
材官將軍漢武帝以李息爲之
伏波將軍漢武帝征南越始置此號以路博德爲之
凌江將軍魏置自凌江以下則有宣威明威驤威厲威威厲威寇威虜威戎威武威烈武毅武奮綏遠綏邊綏戎討寇討虜討難討夷蕩寇蕩虜蕩難蕩逆殄寇殄虜殄難掃夷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厲武厲鋒虎威虎牙廣野横野偏將軍裨將軍凡四十號其威虜漢光武以馬淩居之虎牙以蓋延居之爲虎牙大將軍横野以耿純居之蕩寇漢建安中滿寵居之虎威于禁居之其餘或是後漢及魏所置今則或置或不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至此四十號唯四中郎將各一人餘皆無定員自車騎以下爲刺史又都督及儀同三司者置官如領兵但云都督不儀同三司者不置從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漢末官也漢東京司隸有功曹從事史如諸州治中因其名也功曹參軍一人主佐缺記室下戶曹上監以下不置咨議記室餘則同矣宋太宗已來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爲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置長史餘則同也
太常一人舜攝帝位命伯夷作秩宗掌三禮即其任也周時曰宗伯是爲春官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因之景帝六年更名曰太常應劭曰欲令國家盛大常存故稱太常前漢常以列侯忠孝敬慎者居之後漢不必列侯也
博士班固云秦官史臣案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掌通古今漢武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宣成之世五經家法稍增經置博士一人至東京凡十四人易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各一博士而聰明有威重者一人爲祭酒魏及晉西朝置十九人江左初減爲九人皆不知掌何經元帝末增儀禮春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爲十一人後又增爲十六人不復分掌五經而謂之太學博士也秩六百石
國子祭酒一人
國子博士二人
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尚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穀梁各爲一經論語孝經爲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國子周舊名周有師氏之職即今國子

祭酒也晉初復置國子學以教生徒而隸屬太學焉晉初助教十五人江左以來損其員自宋世若不置學則助教唯置一人而祭酒博士常置也

太廟令一人丞一人並前漢置西京曰長東京曰令領齋郎二十四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丞漢東京初置令宋世祖大明中置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掌祭祀讀祝迎送神太祝周舊官也漢西京置太祝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廟祀漢東京改曰太祝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掌三辰時日祥瑞妖災歲終則奏新曆太史三代舊官周世掌建邦之六典正歲年以序事頒朔于邦國又有馮相氏掌天文次序保章氏掌天文今之太史則并周之太史馮相保章三職也漢西京曰太史令漢東京有二丞其一在靈臺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掌凡諸樂事周時為大司樂漢西京曰太樂令漢東京曰太予樂令魏復為太樂令

陵令每陵各一人漢舊官也

乘黃令一人掌乘輿車及安車諸馬魏世置自博士至乘黃令並屬太常

光祿勳一人丞一人光明也祿爵也勳功也秦曰郎中令漢因之漢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勳掌三署郎郎執戟衛宮殿門戶光祿勳居禁中如御史有獄在殿門外謂之光祿外部光祿勳郊祀掌三獻魏晉以來光祿勳不復居禁中又無復三署郎唯外宮朝會則以名到焉二臺奏劾則符光祿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身不得入殿省光祿主殿門故也宮殿門戶至今猶屬晉哀帝興寧二年省光祿勳并司徒孝武寧康元年復置漢東京三署郎有行應四科者歲舉茂才二人四行二人及三署郎罷省光祿勳猶依舊舉四行衣冠子弟充之三署者五官署左署右署也各置中郎將以司之郡舉孝廉以補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議郎侍郎郎中四等無員多至萬人

左光祿大夫

右光祿大夫二大夫晉初置光祿大夫秦時為中大夫漢武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晉初又置左右光祿大夫而光祿大夫如故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其重者加金章紫綬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舊秩比二千石

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前漢大夫皆無員掌論議後漢光祿大夫三人太中大夫二十人中散大夫三十人魏以來復無員自左光祿大夫以下養老疾無職事中散六百石

衛尉一人丞二人掌宮門衛屯兵秦官也漢景初改為中大夫後元年復為衛尉晉江右掌冶鑄領冶令三十九戶五千三百五十冶皆在江北而江南唯有梅根及冶塘二冶皆屬揚州不屬衛尉衛尉江左不置宋世祖孝建元年復置舊一丞世祖增置一丞

廷尉一人丞一人掌刑辟凡獄必質之朝廷與衆共之之義兵獄同制故曰廷尉舜攝帝位咎繇作士即其任也周時大司寇為秋官掌邦刑秦為廷尉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為廷尉哀帝元壽元年復為大理漢東京初復為廷尉

廷尉正一人

廷尉監一人正監並秦官本有左右監漢光武省右猶云左監魏晉以來直云監

廷尉評一人漢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評漢光武省右猶云左評魏晉以來直云評正監評並以下官禮敬廷尉卿正監秩千石評六百石廷尉律博士一人魏武初建魏國置

大司農一人丞一人掌九穀六畜之供膳羞者舜攝帝位命棄為后稷即其任也周則為太府秦治粟內史漢景帝後元年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大司農晉哀帝末省并都水孝武世復置漢世丞二人魏以來一人

太倉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晉江左以來又有東倉石頭倉丞各一人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掌舂御米漢東京置導擇也擇米令精也司馬相如封禪書云導一莖六穗於庖

籍田令一人丞一人掌耕宗廟社稷之田於周為甸師漢文帝初立籍田置令

丞各一人漢東京及魏並不置晉武太始十年復置江左省宋太祖元嘉中又
置自太倉至籍田令並屬司農
少府一人丞一人掌市服御之物秦官也漢因之掌禁錢以給私養故曰少府
晉哀帝末省并丹陽尹孝武世復置
左尙方令丞各一人
右尙方令丞各一人並掌造軍器秦官也漢因之於周則爲玉府晉江右有中
尙方左尙方右尙方江左以來唯一尙方宋高祖踐阼以相府作部配臺謂之
左尙方而本署謂之右尙方焉又以相府細作配臺卽其名置令一人丞二人
隸門下世祖大明中改曰御府置令一人丞一人御府二漢世典官婢作褻衣
服補浣之事魏晉猶置其職江左乃省焉後廢帝初省御府置中署隸右尙方
漢東京太僕屬官有考工令主兵器弓弩刀鎧之屬成則傳執金吾入武庫及
織綬諸雜工尙方令唯主作御刀綬劍諸玩好器物而已然則考工令如今尙
方尙方令如今中署矣
東冶令一人丞一人
南冶令一人丞一人漢有鐵官晉置令掌工徒鼓鑄隸衞尉江左以來省衞尉
度隸少府宋世雖置衞尉冶隸少府如故江南諸郡縣有者或置冶令或置丞
多是吳所置
平準令一人丞一人掌染秦官也漢因之漢隸司農不知何世隸少府宋順帝
卽位避帝諱改曰染署
將作大匠一人丞一人掌土木之役秦世置將作少府漢因之景帝中六年更
名將作大匠光武二年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建初元年復置晉氏以來有事則
置無則省
大鴻臚掌贊導拜授諸王秦世爲典客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武帝太初
元年更名大鴻臚鴻大也臚陳也晉江左初省有事則權置事畢卽省
太僕掌輿馬周穆王所置秦因之周官則校人掌馬巾車尙車及置太僕兼其
任也晉江左或置或省宋以來不置郊祀則權置太僕執轡事畢卽省

太后三卿各一人應氏漢官曰衞尉少府秦官太僕漢成帝置皆隨太后宮爲
號在正卿上無太后乃闕魏改漢制在九卿下晉復舊在同號卿上
大長秋皇后卿也有后則置無則省秦時爲將行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
韋曜曰長秋者以皇后陰官秋者陰之始取其終而長欲其久也自太常至長
秋皆置功曹主簿五官漢東京諸郡有五官掾因其名也漢制卿尹秩皆中二
千石丞一千石
尙書古官也舜攝帝位命龍作納言卽其任也周官司會鄭玄云若今尙書矣
秦世少府遣吏四人在殿中主發書故謂之尙書尙猶主也漢初有尙冠尙衣
尙食尙浴尙席尙書謂之六尙戰國時已有尙冠尙衣之屬矣秦時有尙書令
尙書僕射尙書丞至漢初並隸少府漢東京猶文屬焉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
掌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
夫以下皆得加此官漢武帝世使左右曹諸吏分平尙書事昭帝卽位霍光領
尙書事成帝初王鳳錄尙書事漢東京每帝卽位輒置太傅錄尙書事薨輒省
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六條
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
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錄輒云各掌六條事又
是止有十二條也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晉江右有四錄則四人參錄也江右
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尙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後何充解錄又參關尙
書錄尙書職無不總王肅注尙書納于大麓曰堯納舜於尊顯之官大錄萬機
之政也凡重號將軍刺史皆得命曹授用唯不得施除及加節宋世祖孝建中
不欲威權外假省錄大明末復置此後或置或省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
榮郃爲尙書左僕射衞臻爲右僕射二僕射分置自此始也漢成帝建始四年
初置尙書員四人增丞亦爲四人曹尙書其一曰常侍曹主公卿事其二曰二
千石曹主郡國二千石事其三曰民曹主吏民上書事其四曰客曹主外國夷
狄事光武分二千石曹爲二又分客曹爲南主客曹北主客曹改常侍曹爲吏
曹凡六尙書減二丞唯置左右二丞而已應劭漢官云尙書令左丞總領綱紀

無所不統僕射右丞掌稟假錢穀三公尚書二人掌天下歲盡集課吏曹掌選舉齋祠二千石曹掌水火盜賊詞訟罪法客曹掌羌胡朝會法駕出護駕民曹掌繕治功作鹽池苑囿吏曹任要多得超遷則漢末曹名及職司又與光武時異也魏世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五曹尚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尚書武帝咸寧二年省駕部尚書四年又置太康中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尚書惠帝世又有右民尚書尚書止於六曹不知此時省何曹也江左則有祠部吏部左民度支五兵合為五曹尚書宋高祖初又增都官尚書若有右僕射則不置祠部尚書世祖大明二年置二吏部尚書五兵尚書後還置一吏部尚書順帝昇明元年又置五兵尚書

尚書令任總機衡僕射尚書分領諸曹左僕射領殿中主客二曹吏部尚書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祠部尚書領祠部儀曹二曹度支尚書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左民尚書領左民駕部二曹都官尚書領都官水部庫部功部四曹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二曹昔有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也五尚書二僕射一令謂之八坐若營宗廟宮室則置起部尚書事畢省漢成帝之置四尚書也無置郎之文漢儀尚書郎四人一人主匈奴單于營部一人主羌夷吏民一人主戶口墾田一人主財帛委輸匈奴單于宣帝之世保塞內附成帝世單于還北庭矣一郎主匈奴單于營部則置郎疑是光武時所主匈奴是南單于也漢官云置郎三十六人不知是何帝增員然則一尚書則領六郎也主作文書起立奏草初為郎中滿歲則為侍郎尚書寺居建禮門內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被帷帳氈褥通中枕太官供食物湯官供餅餌及五熟果實之屬給尚書郎伯使一人女侍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服奏事明光殿殿以胡粉塗壁畫古賢烈士以丹朱色地謂之丹墀尚書郎口含雞舌香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奏事則與黃門侍郎對揖黃門侍郎稱已聞乃出天子所服五時衣以賜尚書令僕而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墨一丸魏世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別兵都兵考功定科凡二十三郎青龍二年有軍事尚書令陳矯奏置都官騎兵二曹郎合為二十五曹晉西朝則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主客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中兵右中兵左外兵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士右士北主客南主客為三十四曹郎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晉江左初無直事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士右士運曹十曹郎而主客中外兵各置一郎而已所餘十七曹也康穆以來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郎猶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郎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宋高祖初加置騎兵主客起部水部四曹郎合為十九曹太祖元嘉十年又省儀曹主客比部騎兵四曹郎十一年又並置十八年增刪定曹郎次在左民曹上蓋魏世之定科郎也三十年又置功論郎次都官之下在刪定之上太宗世省騎兵今凡二十曹郎以三公比部主法制度支主算支派也度景也都官主軍事刑獄其餘曹所掌各如其名漢制公卿御史中丞以下遇尚書令僕丞郎皆辟車豫相回避臺官過乃得去今尚書官上朝及下禁斷行人猶其制也漢又制丞郎見尚書呼曰明時郎見二丞呼曰左君右君郎以下則有都令史令史書令史書吏幹漢東京尚書令史十八人晉初正令史百二十人書令史百三十人自晉至今或減或益難以定言漢儀有丞相令史令史蓋前漢官也晉西朝有尚書都令史朱誕則都令史其來久矣分曹所掌如尚書也晉西朝八坐丞郎朝晡詣都坐朝江左唯旦朝而已八坐丞郎初拜並集都坐交禮遷又解交漢舊制也今唯八坐解交丞郎不復解交也尚書令千石僕射尚書六百石丞郎四百石

武庫令一人掌軍器秦官至二漢屬金吾晉初罷執金吾至今隸尚書庫部

車府令一人丞一人秦官也二漢魏晉並隸太僕太僕既省隸尚書駕部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漢西京上林中有八丞十二尉十池監丞尉屬水衡都池監隸少府漢東京曰上林苑令及丞各一人隸少府晉江左闕宋世祖大明三年復置隸尚書殿中曹及少府

材官將軍一人司馬一人主工匠土木之事漢左右校令其任也魏右校又置材官校尉主天下材木事晉江左改材官校尉曰材官將軍又罷左校令今材官隸尚書起部及領軍

侍中四人掌奏事直侍左右應對獻替法駕出則正直一人負璽陪乘殿內門下衆事皆掌之周公戒成王立政之篇所云常伯卽其任也侍中本秦丞相史也使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故謂之侍中漢西京無員多至數十人入侍禁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世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聽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久次者爲僕射漢東京又屬少府猶無員掌侍左右贊導衆事顧問應答法駕出則多識者一人負傳國璽操斬白蛇劍參乘餘皆騎在乘輿車後光武世改僕射爲祭酒焉漢世與中官俱止禁中武帝時侍中莽何羅挾刃謀逆由是侍中出禁外有事乃入事畢卽出王莽秉政侍中復入與中官共止章帝元和中侍中郭舉與後宮通拔佩刀驚御舉伏誅侍中由是復出外魏晉以來置四人別加官不主數秩比二千石

宋書卷三十九

宋書卷三十九考證

百官志上漢西京置太祝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廣記漢東京改曰太祝

○臣承蕃按漢書太祝令景帝時更名曰祠祀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曰廟祀廣記二字當卽廟祀之譌

宋書卷三十九考證

宋書卷四十

梁　沈　約　撰

志第三十

百官下

給事黃門侍郎四人與侍中俱掌衆事郊廟臨軒則一人執麾漢百官表秦曰給事黃門無員掌侍從左右漢因之漢東京曰給事黃門侍郎亦無員掌侍從左右關通中外諸王朝見則引王朝坐應劭曰每日莫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史臣按劉向與子歆書曰黃門郎顯處也然則前漢世已爲黃門侍郎矣董巴漢書曰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然則黃門郎給事黃闥之內故曰黃門郎也魏晉以來員四人秩六百石

公車令一人掌受章奏秦有公車司馬令屬衞尉漢因之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詣公車者皆掌之晉江左以來直云公車令

太醫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爲醫師秦爲太醫令至二漢屬少府太官令一人丞一人周官爲膳夫秦爲太官令至漢屬少府

驊騮廄丞一人漢西京爲龍馬長漢東京爲未央廄令魏爲驊騮令自公車令至此隸侍中

散騎常侍四人掌侍左右秦置散騎又置中常侍散騎並乘輿車後中常侍得入禁中皆無員並爲加官漢東京初省散騎而中常侍因用宦者魏文帝黃初初置散騎合於中常侍謂之散騎常侍始以孟達補之久次者爲祭酒散騎常侍秩比二千石

通直散騎常侍四人魏末散騎常侍又有在員外者晉武帝使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晉江左置五人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無員

散騎侍郎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魏晉散騎常侍侍郎與侍中黃門侍郎共平尚書奏事江左乃罷通直散騎侍郎四人初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郎四人元帝使二人與散騎侍郎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郎後增爲四人員外散騎侍郎晉武帝置無員

給事中無員漢西京置掌顧問應對位次中常侍漢東京省魏世復置

奉朝請無員亦不爲官漢東京罷省三公外戚宗室諸侯多奉朝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晉武帝亦以宗室外戚爲奉車駙馬騎都尉而奉朝請焉元帝爲晉王以參軍爲奉車都尉掾屬爲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爲騎都尉皆奉朝請後省奉車騎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永初已來以奉朝請選雜其尚主者唯拜駙馬都尉三都尉並漢武帝置孝建初奉朝請省駙馬都尉三都尉秩比二千石

中書令一人

中書舍人一人

中書侍郎四人

中書通事舍人四人漢武帝游後廷始使宦者典尚書事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元帝時令弘恭僕射石顯秉勢用事權傾內外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謁者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宮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爲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又其任也文帝黃初初改爲中書令又置監及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乃奉以入爲帝省讀書可晉改曰中書侍郎員四人晉江左初改中書侍郎曰通事郎尋復爲中書侍郎晉初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章後省通事中書差侍郎一人直西省又掌詔命宋初又置通事舍人而侍郎之任輕矣舍人直閤內隸中書其下有主事本用武官宋改用文吏

祕書監一人

祕書丞一人

祕書郎四人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皇甫規與張奐書云從兄祕書它何動靜是也應劭漢官曰祕書監一人六百石後省魏武帝爲魏王置祕書令祕書丞祕書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爲監後欲以何禎爲祕書丞而祕書先自有丞乃以禎爲祕書右丞後省掌藝文圖籍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三皇五帝之書即其任也漢西京圖籍所藏有天府

石渠蘭臺石室延閣廣內之府是也東京圖書在東觀晉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監謂丞爲中書秘書丞惠帝復置著作郎一人佐郎八人掌國史周世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即其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著作東觀撰述國史著作之名自此始也魏世隸中書晉武世繆徵爲中書著作郎元康中改隸秘書後別自爲省而猶隸秘書著作郎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晉制著作佐郎始到職必撰名臣傳一人宋氏初國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

領軍將軍一人掌內軍漢有南北軍衛京師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爲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即魏王位魏始置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衛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騎七軍營兵即領軍之任也祜遷罷復置北軍中候北軍中候置丞一人懷帝永嘉中改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復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以爲中候而陶回居之尋復爲領軍領軍令猶有南軍都督

護軍將軍一人掌外軍秦時護軍都尉漢因之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然則復以都尉爲中尉矣武帝元狩四年以護軍都尉屬大司馬于時爲都尉矣漢書李廣傳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護軍護諸將軍哀帝元壽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曰司寇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護軍都尉東京省班固爲大將軍中護軍隸將軍莫府非漢朝列職魏武爲相以韓浩爲護軍史奐爲領軍非漢官也建安十二年改護軍爲中護軍領軍爲中領軍置長史司馬魏初因置護軍主武官選隸領軍晉世則不隸也晉元帝永昌元年省護軍并領軍明帝太寧二年復置魏晉江左領護各領營兵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軍猶別有營也領護資重者爲領軍護軍將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官屬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征則置參軍

左衛將軍一人

右衛將軍一人二衛將軍掌宿衛營兵二漢魏不置晉文帝爲相國相國府置中衛將軍武帝初分中衛置左右衛將軍以羊琇爲左衛趙序爲右衛二衛江左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無長史

驍騎將軍漢武帝元光六年李廣爲驍騎將軍魏世置爲內軍有營兵高功者主之先有司馬功曹主簿後省

遊擊將軍漢武帝時韓說爲遊擊是爲六軍

左軍將軍

右軍將軍

前軍將軍

後軍將軍魏明帝時有左軍將軍然則左軍魏官也晉武帝初置前軍右軍太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爲四軍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秦官漢因之與五官中郎將領三署郎魏無三署郎猶置其職晉武帝省宋世祖大明中又置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射聲校尉五校並漢武帝置屯騎步兵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掌越人來降因以爲騎也一說取其材力超越也長水掌長水宣曲胡騎長水胡部落名也胡騎屯宣曲觀下韋曜曰長水校尉典胡騎廄近長水故以爲名長水蓋關中小水名也射聲掌射聲士聞聲則射之故以爲名漢光武初改屯騎爲驍騎越騎爲青巾建武十五年復舊漢東京五校典宿衛士自遊擊至五校魏晉逮于江左初猶領營兵並置司馬功曹主簿後省二中郎將本不領營也五營校尉秩二千石

虎賁中郎將周官有虎賁氏漢武帝建元三年始微行出遊選材力之士執兵從送期之諸門故名期門無員多至千人平帝元始元年更名曰虎賁郎置中郎將領之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

奔爲賁比二千石。

冗從僕射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非其職也魏世因其名而置冗從僕射

羽林監漢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亦掌從送次期門後更名羽林騎置令丞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謂之羽林中郎將漢東京又置羽林左監羽林右監至魏世不改晉罷羽林中郎將又省一監置一監而已自虎賁至羽林是爲三將哀帝省宋高祖永初初復置江右領營兵江左無復營兵羽林監六百石

積射將軍

彊弩將軍漢武帝以路博德爲彊弩校尉李沮爲彊弩將軍宣帝以許延壽爲彊弩將軍彊弩將軍至東漢爲雜號前漢至魏無積射晉太康十年立射營弩營置積射彊弩將軍主之自驍騎至彊弩將軍先並各置一人宋太宗泰始以來多以軍功得此官今並無復員

殿中將軍

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衛號曰三部司馬置此二官分隸左右二衛江右初員十人朝會宴饗則將軍戎服直侍左右夜開城諸門則執白虎幡監之晉孝武太元中改選以門閥居之宋高祖永初初增爲二十人其後過員者謂之殿中員外將軍員外司馬督其後並無復員

武衛將軍無員初魏王始置武衛中郎將文帝踐阼改爲衛將軍主禁旅如今二衛非其任也晉氏不常置宋世祖大明中復置代殿中將軍之任比員外散騎侍郎

武騎常侍無員漢西京官車駕游獵常從射猛獸後漢魏晉不置宋世祖大明中復置比奉朝請

御史中丞一人掌奏劾不法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曰御史丞其二曰御史中丞殿中蘭臺祕書圖籍在焉而中丞居之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時中丞亦受奏事然則分有所掌也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置長史而中丞官職如故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而中丞出外爲御史臺主名御史長史光武還曰中丞又屬少府獻帝時更置御史大夫自置長史一人不復領中丞也漢東京御史中丞遇尙書丞郎則中丞止車執版揖而丞郎坐車舉手禮之而已不知此制何時省中丞每月二十五日繞行宮垣白壁史臣按漢志執金吾每月三繞行宮城疑是省金吾以此事併中丞中丞秩千石

治書侍御史掌舉劾官品第六已上漢宣帝齋居決事令御史二人治書因謂之治書御史漢東京使明法律者爲之天下讞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魏晉以來則分掌侍御史所掌諸曹若尙書二丞也

侍御史於周爲柱下史周官有御史掌治令亦其任也秦置侍御史漢因之二漢員並十五人掌察舉非法受公卿奏事有違失者舉劾之凡有五曹一曰令曹掌律令二曰印曹掌刻印三曰供曹掌齋祠四曰尉馬曹掌官廄馬五曰乘曹掌護駕魏置御史八人有治書曹掌度支運課第曹掌考課不知其餘曹也晉西朝凡有吏曹課第曹直事曹印曹中都督曹外都督曹媒曹符節曹水曹中壘曹營軍曹算曹法曹凡十三曹而置御史九人晉江左初省課第曹置庫曹掌廄牧牛馬市租後復分庫曹置外左庫內左庫二曹宋太祖元嘉中省外左庫而內左庫直云左庫世祖大明中復置廢帝景和元年又置順帝初省營軍併水曹省算曹併法曹吏曹不置御史凡十御史焉魏又有殿中侍御史二人蓋是蘭臺遣二御史居殿內察非法也晉西朝四人江左二人秦漢有符節令隸少府領符璽郎符節令史蓋周禮典瑞掌節之任也漢至魏別爲一臺位次御史中丞掌授節銅虎符竹使符晉武帝太始九年省併蘭臺置符節御史掌其事焉

謁者僕射一人掌大拜授及百官班次領謁者十人謁者掌小拜授及報章蓋秦官也謁請也應氏漢官曰堯以試舜賓于四門是其職也秦世謁者七十人漢因之後漢百官志謁者僕射掌奉引和帝世陳郡向熙爲謁者僕射贊拜殿中音動左右然則又有常侍謁者五人謁者則置三十五人半減西京也二漢並隸光祿勳魏世置謁者十人晉武帝省僕射以謁者隸蘭臺江左復置僕射

後又省宋世祖大明中復置秩比千石

都水使者一人掌舟航及運部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池灌溉保守河渠屬太常漢東京省都水置河隄謁者魏因之漢世水衡都尉主上林苑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器械晉武帝省水衡置都水使者而河隄爲都水官屬有參軍二人謁者一人令史滅置無常員晉西朝有參軍而無謁者謁者則江左置也懷帝永嘉六年胡入洛陽都水使者爰濬先出督運得免然則武帝置職便掌運矣江左省河隄

太子太傅一人丞一人

太子少傅一人丞一人傅古官也文王世子曰凡三王教世子太傅在前少傅在後並以輔導爲職漢高帝九年以叔孫通爲太子太傅位次太常二漢並無丞魏世無東宮然則晉氏置丞也晉武帝太始五年詔太子拜太傅少傅如弟子事師之禮二傅不得上疏曲敬二傅並有功曹主簿五官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

太子詹事一人丞一人職比臺尚書令領軍將軍詹省也漢西京則太子門大夫庶子洗馬舍人屬二傅率更令家令僕衛率屬詹事皆秦官也後漢省詹事太子官屬悉屬少傅而太傅不復領官屬晉初太子官屬通屬二傅咸寧元年復置詹事二傅不復領官屬詹事一千石

家令一人丞一人晉世置漢世太子食湯沐邑十縣家令主之又主刑獄飲食職比廷尉司農少府漢東京主食官令食官令晉世自爲官不復屬家令

率更令一人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衛尉漢東京掌庶子舍人晉世則不也自漢至晉家令在率更下宋則居上

僕一人漢世太子五日一朝非入朝日遣僕及中允旦入請問起居主車馬親族職如太僕宗正自家令至僕爲太子三卿三卿秩千石

門大夫二人漢東京置職如中郎將分掌遠近表牋秩六百石

中庶子四人職如侍中漢東京員五人晉減爲四人秩六百石

中舍人四人漢東京太子官屬有中允之職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疑若令中書舍人矣中舍人晉初置職如黃門侍郎

食官令一人職如太官令漢東京官也今屬中庶子庶子四人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晉制也漢西京員五人漢東京無員職如三署中郎古者諸侯世子有庶子之官秦因其名也秩四百石

舍人十六人職如散騎中書侍郎晉制也二漢無員掌宿衛如三署中郎

洗馬八人職如謁者祕書郎也二漢員十六人太子出則當直者前驅導威儀秩比六百石

太子左衛率七人

太子右衛率二人五率職如二衛秦時直云衛率漢因之主門衛晉初曰中衛率太始分爲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加置前後二率成都王穎爲太弟又置中衛是爲五率江左初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晉有丞宋世止置左右二率秩舊四百石

太子屯騎校尉

太子步兵校尉

太子翊軍校尉三校尉各七人並宋初置屯騎步兵因臺校尉翊軍晉武帝太康初置始爲臺校尉而以唐彬居之江左省

太子冗從僕射七人宋初置

太子旅賁中郎將十人職如虎賁中郎將宋初置周官有旅賁氏漢制天子有虎賁王侯有旅賁旅衆也

太子左積弩將軍十人

太子右積弩將軍二人漢東京積弩將軍雜號也無左右之積弩魏世至晉江左左右積弩爲臺職領營兵宋世度東宮無復營矣

殿中將軍十人殿中員外將軍二十人宋初置

平越中郎將晉武帝置治廣州主南越

南蠻校尉晉武帝置治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治江陵宋世祖孝建中省

西戎校尉晉初置長史安帝義熙中又置治漢中

寧蠻校尉晉武帝置治襄陽以授魯宗之

南夷校尉晉武帝置治寧州江左改曰鎮蠻校尉四夷中郎校尉皆有長史司馬參軍魏晉有雜號護軍如將軍今猶有鎮蠻安遠等護軍鎮蠻以加廬江晉熙西陽太守安遠以加武陵內史

刺史每州各一人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典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其一條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祆祥譌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行貨賂割損正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詔囊據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文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桀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漸重矣官屬有別駕從事史一人從刺史行部治中從事史一人主財穀簿書兵曹從事史一人主兵事部從事史每郡各一人主察非法主簿一人錄閤下衆事省署文書門亭長一人主州正門功曹書佐一人主選用孝經師一人主試經月令師一人主時節祠祀律令師一人平律簿曹書佐一人主簿書典郡書佐每郡各一人主一郡文書漢制也今有別駕從事史治中從事史主簿西曹書佐祭酒從事史議曹從事史部郡從事史自主簿以下置人多少各隨州舊無定制也晉成帝咸康中江州又有別駕祭酒居僚職之上而別駕從事史如故今則無也別駕西曹主吏及選舉事治中主衆曹文書事西曹卽漢之功曹書佐也祭酒分掌諸曹兵賊倉戶水鎧之屬揚州無祭酒而主簿治事荊州有從事史在議曹從事史下大較應是魏晉以來置也今廣州徐州有月令從事若諸州之曹史漢舊名也漢武元封四年令諸州歲各舉秀才一人後漢避光武諱改茂才魏復曰秀才晉江左揚州歲舉二人諸州舉一人或三歲一人隨州大小並對策問晉東海王越爲豫州牧牧置長史參軍庾凱爲長史謝鯤爲參軍此爲牧者則無也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隨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郡官屬略如公府無東西曹有功曹史主選舉五官掾主諸曹事部縣有都郵門亭長又有主記史催督期會漢制也今略如之諸郡各有舊俗諸曹名號往往不同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戶口江左以丹陽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內衆事謂之階簿至今行之太守二千石丞六百石

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鄉佐有秩主賦稅三老主教化嗇夫主爭訟游徼主姦非其餘諸曹略同郡職以五官爲廷掾後則無復丞唯建康有獄丞其餘衆職或此縣有而彼縣無各有舊俗無定制也晉江右洛陽縣置六部都尉餘大縣置二人次縣小縣各一人宋太祖元嘉十五年縣小者又省之諸官府至郡各置五百者舊說古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旅五百人也今縣令以上古之諸侯故立四五百以象師從旅從依古義也韋

曜曰五百字本為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伯中以驅除也周制五百為旅帥皆大夫不得卑之如此說也又周禮秋官有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近之矣名之異爾又漢官中有伯使主為諸官驅使辟路於道伯中故言伯使此其比也縣令千石至六百石長五百石

漢初王國置太傅掌輔導內史主治民丞相統衆官中尉掌武職分官置職略同京師至景帝懲七國之亂更制諸王不得治國漢為置吏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其大夫謁者諸官長丞皆損其員數後改漢內史為京兆尹中尉為執金吾郎中令為光祿勳而王國如故又太僕為僕司農為大農成帝更令相治民如郡太守省內史其中尉如郡尉太傅但曰傅漢東京亦置傅一人王師事之相一人主治民中尉一人主盜賊郎中令一人掌郎中宿衛僕一人治書一人治書本曰尚書後更名治書中大夫無員掌奉使京師及諸國者及禮樂衛士醫工永巷祀禮長各一人郎中無員魏氏謁者官屬史闕不知次第晉武帝初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師即傅也景帝諱師改為傅宋世復改曰師其文學前漢已置也友者因文王仲尼四友之名也改太守為內史省相及僕有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三人省郎中置侍郎二人大國又置上軍中軍下軍三將軍次國上軍將軍下軍將軍各一人小國上軍而已典書典祠典衛學官令典書令丞各一人治書四人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各一人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典醫丞典府丞各一人宋氏以來一用晉制雖大小國皆有三軍晉制典書令在常侍下侍郎上江左則侍郎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矣江左以來公國則無中尉常侍三軍侯國又無大農侍郎伯子男唯典書以下又無學官令矣吏職皆以次損省焉晉江右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也晉江左諸國並三分食一元帝太興元年始制九分食一

太傅　太保　太宰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馬　大將軍
諸位從公
右第一品

特進
驃騎車騎衛將軍
諸大將軍
諸持節都督
右第二品

侍中散騎常侍
尚書令僕射尚書
中書監令祕書監
諸征鎮至龍驤將軍
光祿大夫
諸卿尹
太子二傅
大長秋
太子詹事
領護軍
縣侯
右第三品

二衛至五校尉
寧朔至五威五武將軍
四中郎將
刺史領兵者
戎蠻校尉
御史中丞都水使者

鄉侯

右第四品

給事中黃門散騎中書侍郎
謁者僕射
三將積射彊弩將軍
太子中庶子庶子二衛率
鷹揚至陵江將軍
刺史不領兵者
郡國太守內史相
亭侯

右第五品

尚書丞郎
治書侍御史侍御史
三都尉
博士
撫軍以上及持節都督領護長史司馬
公府從事中郎將
廷尉正監評
祕書著作丞郎
王國公三卿師友文學
諸縣署令千石者
太子門大夫
殿中將軍司馬督
雜號護軍
關內侯

右第六品

謁者
殿中監
諸卿尹丞
太子傅詹事率丞
諸軍長史司馬六百石者
諸府參軍
戎蠻府長史司馬
公府掾屬
太子洗馬舍人食官令
諸縣令六百石者

右第七品

內臺正令史
郡丞
諸縣署長
雜號宣威將軍以下

右第八品

內臺書令史
外臺正令史
諸縣署丞尉

右第九品。凡新置不見此諸條者，隨秩位所視。蓋〔闕〕右所定也。

宋書卷四十

宋書卷四十考證

百官志下漢百官表秦曰給事黄門無員掌侍從左右漢因之○秦監本訛奏今改正

太官令一人丞一人○臣承耆按此似宜另爲一條而諸本俱與太醫令相連當因漢時並屬少府故耶

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輔政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臣照按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豈古字亦作奔王莽時改奔爲賁後遂并經文亦改耶抑王莽改奔爲賁之說出於傳訛附會也

宋書卷四十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一

后妃

帝祖母號太皇太后母號皇太后妃號皇后漢舊制也晉武帝採漢魏之制置貴嬪夫人貴人是爲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淑媛淑儀修華修容修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爲九嬪位視九卿其餘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高祖受命省二才人其餘仍用晉制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帝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修華晉武帝所制修容魏文帝所制修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世祖孝建三年省夫人修華修容置貴妃位比相國進貴嬪位比丞相貴人位比三司以爲三夫人又置昭儀昭容昭華以代修華修儀修容又中才人充衣以爲散位昭儀漢元帝所制昭容世祖所制昭華魏明帝所制中才人晉武帝所制充衣前漢舊制太宗泰始元年省淑妃昭華中才人充衣復置修儀修容才人良人三年又省貴人置貴姬以備三夫人之數又置昭華增淑容承徽列榮以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修華修儀修容爲九嬪婕妤容華充華承徽列榮凡五職班亞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三職爲散役其後太宗留心後房擬外百官備位置內職列其名品于後

後宮通尹　準錄尚書

紫極戶主　光興戶主

官品第一各置一人並銓六宮

後宮列敘　準尚書令銓六宮

紫極中監尹　銓六宮

光興中監尹　銓六宮

宣融戶主　銓六宮

紫極房帥　置一人

光興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二各置一人

後宮司儀　準左僕射銓人士

後宮司政　準右僕射銓人士

參議女林　準銀青光祿銓人士

中臺侍御尹　銓六宮

宣融便殿中監尹　銓六宮

采蘩房主　銓六宮

南房主　銓六宮

中藏女典　銓六宮

典坊　銓六宮

樂正　銓六宮

內保　銓人士

學林祭酒　銓人士

昭陽房帥　置一人

徽音房帥　置一人

宣融房帥　置一人

官品第三各置一人

後宮都掌治職　置二人準左右丞位比尚書銓人士

後宮殿中治職　置一人準左民尚書銓人士

後宮源典治職　置一人準祠部尚書銓人士

後宮穀帛治職　置一人準度支尚書

中傳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宮校事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紫極中監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光興中監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紫極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有限外
宣融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有限外
中臺侍御奏案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贊樂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中訓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女祝史　置一人
紫極中監典　置一人
光興中監典　置一人
典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光興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宣融房廉帥祭酒　置一人

官品第四

後宮通關參事　置一人
景德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釆藝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南房參事　置人無定數銓人士
內房參事　置一人銓人士
校學女史　置一人銓人士
後宮中房帥　置二人
後宮源典帥　置二人
後宮穀帛帥　置二人
中臺帥　置一人
中臺侍御起居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詔誥帥　置二人
斯男房帥　置一人
宣豫房帥　置一人
景德房帥　置一人
釆藝房帥　置一人
中藏帥　置一人
內坊帥　置一人
南房帥　置一人
外華房帥　置一人
招慶房帥　置一人
紫極諸房廉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紫極中監省帥　置一人
紫極殿帥　置六人
光興殿帥　置四人
徽音監帥　置一人
徽章監帥　置一人
宣融便殿中監典　置一人
清商帥　置人無定數
總章帥　置人無定數
左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右西章帥　置人無定數
中廚帥　置一人

官品第五

中臺侍御執衛　置人無定數
中臺侍御監閣帥　置二人
中臺侍御監司帥　置二人
宣融便殿帥　置一人
永巷帥　置一人

後宮都掌內史　置二人
後宮殿中內史　置一人
後宮源典內史　置一人
後宮穀帛內史　置二人
後宮監臨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執法內史　置一人
中臺侍御典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節度內史　置二人
中臺侍御廩內史　置六人
紫極房內史　置一人
光興房內史　置一人
助教　置一人
採製帥　置人無定數
裝飾帥　置人無定數
補帥　置人無定數
織帥　置人無定數
華林館帥　置一人
宮闈帥　置一人
教堂帥　置人無定數有限外
監膳帥　置人無定數
果室帥　置人無定數
行病帥　置人無定數

官品第六

合堂帥　置二人
御清帥　置一人
監夜帥　置一人
諸房禁防　置人無定數
三廂禁防　置三人
諸房廚帥　各置一人
中廚廩　置三人
廩閤　置六人
諸廩閤　置人無定數
宮闈史　置一人

官品第七

諸房中掾　各置一人
中藏掾　各置二人

比五品勑吏

紫極供殿直侲
光興供殿直侲
總章伎侲
侍御扶侍
主衣

準二衞五品，勑吏比六品。

供殿左右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左右守藏　置四人
典樂人

比諸房禁防

作侲

比王官

供殿給使紫極置二十人，光興置十人。
典殿　置人無定數

比官人

紫極三廂給事　置十人

全堂給使　置五人

宮閣給使　置六人

比房

孝穆趙皇后諱安宗下邳僮人也祖彪字世範治書侍御史父裔字彥胄平原太守后以晉穆帝升平四年嬪孝皇晉哀帝興寧元年四月二日生高祖其日后以產疾殂于丹徒官舍時年二十一葬晉陵丹徒縣東鄉練璧里雩山宋初追崇號謚陵曰興寧永初二年有司奏曰大孝之德盛於榮親一人有慶光被萬國是以豐文寵於西京壽張顯於隆漢故平原太守趙裔故洮陽令蕭卓並外屬尊戚不逮休寵臣等仰述聖思遠稽舊章並可追贈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裔命婦孫可豫章郡建昌縣君卓命婦趙可吳郡壽昌縣君孫氏東莞人也其年又詔曰推恩之禮在情所同故內樹宗子外崇后屬爰自漢魏咸遵斯典外祖趙光祿蕭光祿名器雖隆茅土未建並宜追封開國縣侯食邑五百戶於是追封裔臨賀縣侯裔長子宣之仕至江乘令蚤卒無子以弟孫襲之繼宣之紹封襲之卒子祖憐嗣齊受禪國除宣之弟倫之自有傳

孝懿蕭皇后諱文壽蘭陵蘭陵人也祖亮字保祚侍御史父卓字子略洮陽令孝穆后殂孝皇帝娉后為繼室生長沙景王道憐臨川烈武王道規義熙七年拜豫章公太夫人高祖為宋王又加太妃之號高祖以十二年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晉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高祖踐阼有司奏曰臣聞道積者慶流德洽者禮備故祗敬表於崇高嘉號彰於盛典伏惟太妃母儀之德化穆不言保翼之訓光被洪業雖幽明同慶而稱謂未窮稽之前代禮有恆準宜式遵舊章允副羣望臣等參受宋王太后號故有司奏猶稱太妃也上以恭孝為行奉太后素謹及即大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未嘗失時刻少帝即位加崇曰太皇太后景平元年崩于顯陽殿時年八十一遺令曰孝皇背世五十餘年古不祔葬且漢世帝后陵皆異處今可於塋域之內別為一壙孝皇陵壙本用素門之禮與王者制度奢儉不同婦人禮有所從可一遵往式乃開別壙與興寧陵合墳初高祖微時貧約過甚孝皇之殂葬禮多闕高祖遺旨太后百歲後不須祔葬至是故稱后遺旨施行卓初與趙裔俱贈金紫光祿大夫又追封封陽縣侯妻下邳趙氏封吳郡壽昌縣君卓子源之襲爵源之見子思話傳

武敬臧皇后諱愛親東莞人也祖汪字山甫尚書郎父儁字宣乂郡功曹后適高祖生會稽宣長公主興弟高祖以儉正率下后恭謹不違及高祖興復晉室居上相之重而后器服麤素不為親屬請謁義熙四年正月甲午殂於東城時年四十八追贈豫章公夫人還葬丹徒高祖臨崩遺詔留葬京師於是備法駕迎梓宮祔葬初寧陵宋初追贈儁金紫光祿大夫妻高密叔孫氏封永陵平鄉君儁子燾燾弟熹子質自有傳

武帝張夫人諱闕不知何郡縣人也義熙初得幸高祖生少帝又生義興恭長公主惠媛永初元年拜為夫人少帝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嚴親敬始所因者本充孝之道由中被外伏惟夫人德並坤元徽音光劭發祥兆慶誕啓聖明宜崇極徽號允備盛則從春秋母以子貴之義遵漢晉推慶之典謹上尊號為皇太后宮曰永樂少帝既廢太后還璽紱隨居吳縣太祖元嘉元年拜營陽王太妃三年薨

少帝司馬皇后諱茂英河內溫人晉恭帝女也初封海鹽公主少帝以公子尚焉宋初拜皇太子妃少帝即位立為皇后元嘉元年降為營陽王妃又為南豐王太妃十六年薨時年四十七

武帝胡婕妤諱道女淮南人義熙初為高祖所納生文帝五年被譴賜死時年四十二葬丹徒高祖踐阼追贈婕妤太祖即位有司奏曰臣聞德厚者禮尊慶深者位極故閟宮既構咏歌先妣園陵崇衛聿追來孝伏惟先婕妤柔明塞淵光備六列德昭巛範訓洽母儀用能啓祚聖明奄宅四海嚴親莫逮天祿永違臣等遠準春秋近稽漢晉謹上尊號曰章皇太后陵曰熙寧立廟於京師太后兄子元慶位至奉朝請

文帝袁皇后諱齊嬀陳郡陽夏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母本卑賤后

年至六歲方見舉後適太祖初拜宜都王妃生子劭東陽獻公主英娥上待后恩禮甚篤袁氏貧薄后每就上求錢帛以贍與之上性節儉所得不過三五萬三五十匹後潘淑妃有寵愛傾後宮咸言所求無不得后聞之欲知信否乃因潘求三十萬錢與家以觀上意信宿便得因此恚恨甚深稱疾不復見上上每入必他處回避上數掩伺之不能得始興王濬諸庶子問訊后未嘗視也后遂憤恚成疾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問所欲不言后視上良久乃引被覆面崩于顯陽殿時年三十六上甚相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顏延之爲哀策文甚麗其辭曰龍輴纚綍容翟結驂皇塗昭列神路幽嚴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飾遺儀於組旒想徂音乎珩珮悲黼筵之移御痛翬褕之重晦降輿客位撤奠殯階乃命史臣誄德述懷其辭曰倫昭儷昇有物有憑圓精初鑠方祇始凝昭哉世族祥發慶膺秘儀景胄圖光玉繩昌輝在陰柔明將進率禮蹈和稱詩納順爰自待年金聲夙振亦既有行素章增絢象服是加言觀惟則俾我王風始基嬪德蕙問川流芳猷淵塞方江泳漢再謠南國伊昔不造洪化中微用集寶命仰陟天機釋位公宮登耀紫闈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孝達寧親敬行宗祀進思才淑傍綜圖史發音在咏動容成紀壹政穆宣房樂昭理坤則順成星軒潤飾德之所居惟深必測下節震騰上清朓側有來斯雍無思不極謂道輔仁司化莫晰象物方臻眡祲告沴大和既融收華委世蘭殿長陰椒塗弛衛嗚呼哀哉戒涼在律杪秋即穸霜夜流唱曉月升魄八神警引五輅遷迹噭噭儲嗣哀哀列辟灑零玉墀兩泗丹掖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南背國門北首山園僕人案節服馬顧轅遹踐紫蓋眇泣素軒滅綵清都夷體壽原邑野淪藹戎夏悲噬來芳可述往駕弗援嗚呼哀哉策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有司奏謚宣皇后上特詔曰元初后生劭自詳視之馳白太祖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便欲殺之太祖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者太宗所幸也嘗以非罪見責應賜死從后昔所住徽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之美人乃得釋大明五年世祖詔曰昔漢道既豐博平煇絶魏國方安嘉憲啓策皆因心所弘酌典沿誥亡外祖親王夫人柔德淑範光啓坤載屬內位闕正攝饋閨庭儀被芳闈聞宣戚里永言感遠思追榮秩宜式傍鴻則敬登徽序乃追贈豫章郡新淦縣平樂鄉君后之所生母也又詔趙蕭臧光祿袁敬公平樂郡君墓先未給塋戶加世數已遠胤嗣衰陵外戚尊屬不宜使墳塋蕪穢可各給蠻戶三以供灑掃后父湛之自有傳

文帝路淑媛諱惠男丹陽建康人也以色貌選入後宮生孝武帝拜爲淑媛年既長無寵常隨世祖出蕃世祖入討元凶淑媛留尋陽上即位遣建平王宏奉迎有司奏曰臣聞曆集周邦徽音允嗣氣淳漢國沙麓發祥昔在上代業隆胙遠未有不敷陰教以闡洪基膺淑慶以載聖哲者也伏惟淑媛柔明內昭徽儀外範合靈初迪則庶姬仰燿引訓蕃闈則家邦被德民應惟和神屬惟祉故能誕鍾叡躬用集大命固靈根於既殞融盛烈乎中興載厚化深聲詠允緝宜式諧舊典恭享極號奉尊號曰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陽殿上於閨房之內禮敬甚寡有所御幸或留止太后房內故民間諠然咸有醜聲宮掖事秘莫能辨也孝建二年追贈太后父興之散騎常侍興之妻徐氏餘杭縣廣昌鄉君大明四年太后弟子撫軍參軍瓊之上表曰先臣故懷安令道慶賦命乖辰自違明世敢緣衛戍請名之典特乞雲雨微垂灑潤詔付門下有司承旨奏贈給事中瓊之及弟休之茂之並超顯職太后頗豫政事賜與瓊之等財物家累千金居處服器與帝子相侔瓊之宅與太常王僧達並門嘗盛車服衛從造僧達僧達不爲之禮瓊之以訴太后太后大怒告上曰我尚在而人皆陵我家死後乞食矣欲辠僧達上曰瓊之年少自不宜輕造詣王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事加辠大明五年太后隨上巡南豫州妃主以下並從廢帝即位號太皇太后太宗踐阼號崇憲太后初太宗少失所生爲太后所攝養世祖盡心祗事而太后撫愛亦篤及上即位供奉禮儀不異舊日有司奏曰夫德敷於內典章必遠化覃于外徽號宜宣伏惟皇太后懿聖自天母儀允著義明入遠道變九圍聖明登御景胙攸改皇太后宜即前號別居外宮詔曰朕備丁艱罰蚤嬰孤苦特蒙崇

寧太后聖訓撫育昔在蕃閨常奉藥膳中追凶戚抱懷莫遂今泰運初啓情典
獲申方欲親奉晨昏盡歡閨禁不得如所奏尋崩時年五十五還殯東宮門題
曰崇憲宮上又詔曰朕幼集荼蓼夙憑德訓龕難定業實資仁範恩著屯夷有
兼常慕夫禮沿情施義循事立可特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謚曰昭皇太后
葬世祖陵東南號曰修寧陵先是晉安王子勛未平巫者謂宜開昭太后陵以
爲厭勝修復倉卒不得如禮上性忌慮將來致災泰始四年夏詔有司曰崇憲
昭太后修寧陵地大明之世久所考卜前歲遭諸蕃之難禮從權宜奉營倉卒
未暇營改而塋隧之所山原卑陋頃年頹壞日有滋甚恆費修整終無永固且
詳考地形殊乖相勢朕蚤蒙慈遇情禮兼常思使終始之義載彰幽顯史官可
就巖山左右更宅吉地明審龜筮須選令辰式遵舊典以禮瘞制今中寓雖寧
邊虞未息營就之功務在從簡舉言尋悲情如切割有司奏北疆未緝戎役是
務禮之詳略各沿時宜臣等參議修寧陵玄宮補治毀壞權施油殿暫出梓宮
事畢卽窆於事爲允詔可瓊之爲衡陽內史先后卒廢帝景和中以休之爲黃
門侍郎茂之左軍將軍並封開國縣侯邑千戶又追贈與之侍中金紫光祿大
夫諡曰孝侯道慶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敬侯立道慶女爲
皇后以休之爲侍中茂之黃門郎太宗廢幼主欲說太后之心乃下令書曰太
皇太后蚤垂愛遇沿情卽事同於天屬前車騎咨議參軍路休之前丹楊丞路
茂之崇憲密戚蚤延榮貴並懷所勤宜殊恆飾休之可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
茂之可中書侍郎太宗未卽位故稱令書茂之又遷司徒從事中郎休之桂陽
王休範鎮北咨議參軍太宗殺世祖諸子因此陷休之等宥其諸子
孝武文穆王皇后諱憲嫄瑯邪臨沂人元嘉二十年拜武陵王妃生廢帝豫章
王子尙山陰公主楚玉臨淮康哀公主楚佩皇女楚琇康樂公主修明世祖在
蕃后甚有寵上入伐凶逆后留尋陽與太后同還京都立爲皇后大明四年后
率六宮躬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上下詔曰朕卜祥大昕測辰拂羽爰詔六宮
親蠶川室皇太后降鑾從御佇蹕觀禮綠籠既具玄紞方修庶儀發椒闈化動
中畿妃主以下可量加班錫廢帝卽位尊曰皇太后宮曰永訓其年崩于含章
殿時年三十八祔葬景寧陵后父偃字子游晉丞相導玄孫尙書嘏之子也母晉
孝武帝女鄱陽公主宋受禪封永成君偃尙高祖第二女吳興長公主諱榮男
少歷顯官黃門侍郎祕書監侍中元嘉末爲散騎常侍右衞將軍世祖卽位以
后父授金紫光祿大夫領義陽王師常侍如故遷右光祿大夫常侍王師如故
偃謙虛恭謹不以世事關懷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追贈開府儀同三司本
官如故謚曰恭公長子藻位至東陽太守尙太祖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媛
公主性妒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前廢帝景和中主讒之於廢帝藻坐下獄
死主與王氏離婚泰始初以主適豫章太守庾沖遠未及成禮而沖遠卒宋世
諸主莫不嚴妒太宗每疾之湖孰令袁慆妻以妒忌賜死使近臣虞通之撰妒
婦記左光祿大夫江湛孫斆當尙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表讓婚曰伏承詔
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頳族
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荆釵
布帬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迄茲謀訪莫尋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
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
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上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
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眞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炙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
質而倮露於北階僑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室殷沖
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
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
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
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帛之私節其言笑姆妳爭媚相勸
以嚴妮媼競前相詔以急第令必凡庸下才監子皆葭萌愚豎議舉止則未閑
是非聽言語則謬於虛實姆妳敢恃耆舊唯贊妒忌尼媼自倡多知務檢口舌
其間又有應答問訊卜筮師母乃至殘餘飲食詰辯與誰衣被故敝必責頭領
又出入之宜繁省難衷或進不獲前或入不聽出不入則嫌於欲疏求出則疑
有別意召必以三晡爲期遣必以日出爲限夕不見晚魄朝不識曙星至於夜

步月而弄琴，晝拱袂而披卷。一生之內，與此長乖。又聲影纔聞，則少婢奔迸；裾袂向席，則老醜叢來。左右整刷，以疑寵見嫌；賓客未冠，以少容致斥。禮則有劌媵，象則有貫魚，本無嫚嫡之嫌，豈有輕婦之誚。況今義絕傍私，虔恭正匹，而每事必言無儀適，設辭輒言輕易。我又竊聞諸主集聚，唯論夫族，緩不足為急者法，急則可為緩者師。更相扇誘，本其恒意，不可貸借，固實常辭。或言野敗去，或言人笑我，雖家曰私理，有甚王憲，發口所言，恒同科律。王藻雖復彊佷，頗經學涉，戲笑之事，遂為冤魂。褚曖憂憤，用致夭絕。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眚。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規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己，規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己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太宗以此表遍示諸主。於是臨川長公主上表曰：妾遭隨奇薄，絕於王氏，私庭嘗戾，致此分異。今孤疾煢然，假息朝夕，情寄所鍾，唯在一子。契闊荼炭，特兼憐愍。否泰枯榮，繫以為命。實願申其門眷，還為母子，推遷僶俛，未及自聞。先朝慈愛，鑒妾丹衷，若賜使息徽歸第定省，仰揆天旨，或有可尋。今事迫誠切，不顧典憲，敢緣恩慕，觸冒披聞，特乞還身王族，守養弱嗣，雖死之日，實甘於生。許之。藻弟懋，昇明末貴達。懋弟攸，太宰從事中郎，蚤卒，追贈黃門侍郎。弟臻，昇明末顯宦。

前廢帝何皇后諱令婉，廬江灊人也。孝建三年，納為皇太子妃。大明五年，薨于東宮徽光殿，時年十七。葬闕

謚曰獻妃。上更為太子置內職二等，曰保林，曰良娣。納南中郎長史太山羊瞻女為良娣，宣都太守袁僧惠女為保林。廢帝即位，追崇獻妃曰獻皇后。太宗踐阼，還后與廢帝合葬龍山北。后父瑀字稚玉，晉尚書左僕射澄曾孫也。祖融，大司農。瑀尚高祖少女豫章康長公主諱欣男。公主先適徐喬，美容色，聰敏有智數，太祖世，禮待特隆。瑀豪競於時，與平昌孟靈休、東海何勗等並以輿馬驕奢相尚。公主與瑀情愛隆密，何氏外姻疏戚，莫不沾被恩紀。瑀歷位清顯，至衞將軍。大明八年，公主薨，瑀墓開，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子邁，尚太祖第十女新蔡公主諱英媚。邁少以貴戚居顯宦，好犬馬馳逐，多聚才力之士。有墅在江乘縣界，去京師三十里，邁每游履，輒結駟連騎，武士成羣。大明末，為豫章王子尚撫軍咨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廢帝納公主於後宮，僞言薨，殺一婢送出邁第殯葬，行喪禮。常疑邁有異圖，邁亦招聚同志，欲因行幸廢立。事覺，廢帝自出討邁，誅之。太宗即位，追封建寧縣侯，食邑五百戶。子旻倩嗣，齊受禪，國除。瑀兄子亮，孝建初，為桂陽太守。丞相南郡王義宣為逆，遣參軍王師壽斷桂陽道，以防廣州刺史宗愨，收亮斬之。官至新安內史。亮弟恢，廢帝元徽初，為廣州刺史，未之鎮，坐國哀尋晦不到，免官。復起為都官尚書，未拜卒。恢弟誕，司徒右長史。誕弟衍，最知名，性躁動。太宗初，為建安王休仁司徒從事中郎，仍除黃門郎，未拜，竟求轉司徒司馬。得司馬，復求太子右率。拜右率一二日，復求侍中。旬日之間，求進無已。不得侍中，以怨望賜死。

文帝沈婕妤諱容，不知何許人也。納於後宮，為美人，生明帝，拜為婕妤。元嘉三十年卒，時四十。葬建康之莫府山。世祖即位，追贈湘東國太妃。太宗即位，有司奏曰：昔齒都追遠，正邑墳哀，緬慕德義，敬奉園陵。先太妃德履端華，徽景明峻，風光宸掖，訓流國闈，鞠聖誕靈，蚤捐鴻祚。臣等遠樸漢冊，近儀晉典，謹上尊號為皇太后。下禮官議謚，謚曰宣太后，陵號曰崇寧。以太后弟道慶為給事中。泰始三年卒，追贈通直散騎常侍，賜爵縣侯。又追贈太后父散騎常侍，母王氏成樂鄉君。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瑯邪臨沂人也。元嘉二十五年，拜淮陽王妃。太宗改封湘東王，妃生晉陵長公主伯姒、建安長公主伯媛。太宗即位，立為皇后。上常宮內大集，而贏婦人觀之，以為懽笑。后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今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聚，而贏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懽適，實與此不同。帝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

文以此事語從舅陳郡謝緯曰后在家爲傳弱婦人不知今段遂爲剛正如此廢帝即位尊爲皇太后宮曰弘訓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勗譬始者猶見順從後狂悖轉甚漸不悅元徽五年五月五日太后賜帝玉柄毛扇帝嫌其毛柄不華因此欲加酖害已令太醫煮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順帝即位齊王秉權宗室劉晃劉綽卜伯興等有異志太后頗與相關順帝禪位太后與帝遜于東邸因還居丹陽宮拜汝陰王太妃順帝殂於丹陽更立第京邑建元元年薨于第時年四十四追加號諡葬以宋后禮父僧朗事別見景文傳

明帝陳貴妃諱妙登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世祖常使尉司採訪民閒子女有姿色者太妃家在建康縣界家貧有草屋兩三閒上出行問尉曰御道邊那得此草屋當由家貧賜錢三萬令起瓦屋尉自送錢與之家人並不在唯太妃在家時年十二三尉見其容質甚美即以白世祖於是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三年再呼不見幸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尋又迎還生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爲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謂李統太宗即位拜貴妃禮秩同皇太子妃廢帝踐阼有司奏曰臣聞河龍啓聖理浹民神郊雷基皇慶爍天地故資敬之道粹古銘風訟貫之誼眇代凝則伏惟貴妃含和日晷表淑星樞徽音峻古柔光照世聲華帝掖軌秀天嬪景發皇明祚昌睿命而備物之章未煥彝策遺酌前王允陟鴻典臣等參議謹上尊號曰皇太妃輿服一如晉孝武帝太后故事置家令一人改諸國太妃曰太妃（妃音怡）宮曰弘化追贈太妃父金寶散騎常侍金寶妻王氏永世縣成樂鄉君昇明初降爲蒼梧王太妃伯父照宗中書通事舍人叔仫念步兵校尉兄敬元通直郎南魯郡太守仫念大通貨賄侵亂朝政昇明初賜死

後廢帝江皇后諱簡珪濟陽考城人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泰始五年太宗欲求太子妃而雅信小數名家女多不合后弱小門無彊廕以卜筮最吉故爲太子納之飄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其外無餘物上大怒封藥賜死既而原之太子即帝位立爲皇后帝既廢降爲蒼梧王妃智淵自有傳

明帝陳昭華諱法容丹陽建康人也太宗晚年痿疾不能內御諸弟姬人有懷孕者輒取以入宮及生男皆殺其母而以與六宮所愛者養之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以昭華爲母焉明帝崩昭華拜安成王太妃順帝即位進爲皇太妃順帝禪位去皇太妃之號

順帝謝皇后諱梵境陳郡陽夏人右光祿大夫莊孫女也昇明二年立爲皇后順帝禪位降爲汝陰王妃莊自有傳

史臣曰飲食男女民之大欲存焉故聖人順民情而爲之度王宮六列十室二等皆司事設防典文曲立若夫義篤閨闈化形邦國古先哲王有以之致治者矣夫后妃專夕配以德升姬嬙並御進非色幸欲使情有覃被愛罔偏流專貞內表妖蠱外息至於降班在四簪珥成行同列者三環珮係響乃可以燮理陰教輔佐君德宋氏藉晉世令典嫓納有章俔天作儷必四岳之後雖正位天閫禮亢尊極而衰懈易兆恩寡難留一謝屬車之塵永隔青蒲之地是故元后憤終良有以也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椒庭綺觀千門萬戶而淫妝怪飾變炫無窮自漢氏昭陽之輪奐魏室九華之照曜曾不能概其萬一徒以所選止於軍署之內徵引極乎廝皁之閒非晉氏採擇濫及冠冕也且愛止帷房權無外授戚屬鍼竇歲時不過肴漿斯爲美矣及太祖之傾惑潘嬪謀及婦人大明之淪溺殷姬並后匹嫡至使多難起於肌膚弃命行於同產又況進於此者乎以斯言之三代二漢之亡於淫嬖非不幸也

宋書卷四十一

宋書卷四十一考證

文帝袁皇后傳八神晳引○晳引顏延之集作譽引

孝武文穆王皇后傳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南史王僧傳

屬作屢容作庸

謝莊殆自同於矇室○南史同作瞽室作叟

數人者非有才意○南史數字上有彼字

一切婚戚咸有恩假○有南史作成

明恭王皇后傳太宗改封湘東王妃○臣承蒼按改封下當有又爲二字

宋書卷四十一考證

宋書卷四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

劉穆之　王弘

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漢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少好書傳博覽多通爲濟陽江敳所知敳爲建武將軍琅邪內史以爲府主簿初穆之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夾舫既而至一山峯崿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克京城問何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城有叫譟之聲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穆之視不言者久之既而反室壞布裳爲絝往見高祖高祖謂之曰我始舉大義方造艱難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卒之際當略無見踰者高祖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受署從平京邑高祖始至諸大處分皆倉卒立定並穆之所建也遂委以腹心之任動止咨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綱寬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負勢陵縱小民窮蹙自立無所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桓玄科條繁密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不盈旬日風俗頓改遷尚書祠部郎復爲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領堂邑太守以平桓玄功封西華縣五等子義熙三年揚州刺史王謐薨高祖次應入輔劉毅等不欲高祖入議以中領軍謝混爲揚州或欲令高祖於丹徒領州以內事付尚書僕射孟昶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咨高祖沈先見穆之具說朝議穆之僞起如廁卽密疏白高祖曰皮沈始至其言不可從高祖既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曰卿云沈言不可從其意何也穆之曰昔晉朝失政非復一日加以桓玄篡奪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萬古既有大功便有大位位大勳高非可持久公今日形勢豈得居謙自弱遂爲守藩之將邪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本欲匡主成勳以取富貴耳事有前後故一時推功非爲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力敵勢均終相吞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豈是始終大計必宜若此而已哉今若復以他授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而公功高勳重不可直置疑畏交加異端互起將來之危難可不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厝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興喪所階宜加詳擇此事既大非可懸論便暫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高祖從其言由是入輔從征廣固還拒盧循常居幕中畫策決斷眾事劉毅等疾穆之見親每從容言其權重高祖愈信仗之穆之外所聞見莫不大小必白雖復閭里言謔塗陌細事皆一二以聞高祖每得民間委密消息以示聽明皆由穆之也又愛好賓遊坐客恆滿布耳目以爲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復親暱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以公之明將來會自聞達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高祖舉止施爲穆之皆下節度高祖書素拙穆之曰此雖小事然宣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厝意又稟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爲大字一字徑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凡所薦達不進不止常云我雖不及荀令君之舉善然不舉不善穆之與朱齡石並便尺牘常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也轉中軍太尉司馬八年加丹陽尹高祖西討劉毅以諸葛長民監留府總攝後事高祖疑長民難獨任留穆之以輔之加建威將軍置佐吏配給實力長民果有異謀而猶豫不能發乃屏人謂穆之曰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伐而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毫不盡豈容如此邪意乃小安高祖還長民伏誅十年進穆之前將軍給前軍府年布萬匹錢三百萬十一年高祖西伐司馬休之中軍將軍道憐知留任而事無大小一決穆之遷尚書右僕射領選將軍尹如故十二年高祖北伐留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轉穆之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將尹領選如故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賓客輻輳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數客暱賓言談賞笑引日亘時未嘗倦苦裁有閑暇自手寫書尋覽篇章校定墳籍性奢豪食必方

文旦輒爲十人饌穆之既好賓客未嘗獨餐每至食時客止十人以還者帳下
依常下食以此爲常嘗白高祖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雖每
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爲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十三年疾篤詔遣正
直黃門郎問疾十一月卒時年五十八高祖在長安聞問驚慟哀惋者數日本
欲頓駕關中經略趙魏穆之既卒京邑任虛乃馳還彭城以司馬徐羡之代管
留任而朝廷大事嘗決穆之者並悉北諮穆之前軍府文武二萬人以三千配
羡之建威府餘悉配世子中軍府追贈穆之散騎常侍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高祖又表天子曰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
在勳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
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
王化數贊百揆頃戎軍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勳實洽朝野方宣讚盛猷緝隆
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伏思尋
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豈臣以寡乏
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豈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
密謀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記所以陳力一紀
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
守之彌固每議及封實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
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之烈不泯於
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於
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高祖受禪思佐命元勳詔曰故
侍中司徒南昌侯劉穆之深謀遠猷肇基王跡勳造大業誠實匪躬今理運維
新蕃屏並肇感事懷人實深悽悼可進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故左將軍青州刺
史王鎮惡荊郢之捷剋翦放命北伐之勳參跡方叔念勳維績無忘厥心可進
龍陽縣侯增邑千五百戶諡穆之曰文宣公太祖元嘉九年配食高祖廟庭二
十五年四月車駕行幸江寧經穆之墓詔曰故侍中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秉
德佐命翼亮景業謀猷經遠元勳克茂功銘鼎彝義彰典策故已嗣徽前哲宣
風後代者矣近因遊踐瞻其塋域九原之想情深悼歎可致祭墓所以申永懷
穆之三子長子慮之嗣仕至員外散騎常侍卒子邕嗣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
史相並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爲下官致敬河東王
歆之嘗爲南康相素輕邕後歆之與邕俱豫元會並坐邕性嗜酒謂歆之曰卿
昔嘗見臣今不能見勸一盃酒乎歆之因斅孫皓歌答之曰昔爲汝作臣今與
汝比肩既不勸汝酒亦不願汝年邕所至嗜食瘡痂以爲味似鰒魚嘗詣孟靈
休靈休先患灸瘡瘡痂落牀上因取食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
未落者悉褫取以飴邕邕既去靈休與何勗書曰劉邕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
南康國吏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遞互與鞭鞭瘡痂常以給膳卒子肜嗣大
明四年坐刀斫妻奪爵土以弟彪紹封齊受禪降爲南康縣侯食邑千戶穆之
中子式之字延叔通易好士累遷相國中兵參軍太子中舍人黃門侍郎寧朔
將軍宣城淮南二郡太守在任贓貨狼藉揚州刺史王弘遣從事檢校從事呼
攝吏民欲加辯覆式之召從事謂曰治所還白使君劉式之於國家粗有微分
偷數百萬錢何有況不偷邪吏民及文章之互在從事還具白弘弘曰劉式之
辯如此亦由此得停還爲太子右率左衞將軍吳郡太守卒追贈征虜將軍
從征關洛有功封德陽縣五等侯諡曰恭侯長子敳世祖初黃門侍郎敳弟衍
大明末以爲黃門郎出爲豫章內史晉安王子勛稱僞號以爲中護軍事敗伏
誅衍弟瑀字茂琳少有才氣爲太祖所知始興王濬爲南徐州以瑀補別駕從
事史爲濬所遇瑀性陵物護前不欲人居己上時濬征北府行參軍吳郡顧邁
輕薄而有才能濬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參之瑀乃折節事邁深布情款家
內婦女閨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寫備說邁以瑀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濬
所言密事悉以語瑀瑀與邁共進射堂下瑀忽顧左右索單衣幘邁問其所以
瑀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是公吏
何得不啓因而白之濬大怒啓太祖徙邁廣州邁在廣州值蕭簡爲亂爲之盡
力與簡俱死瑀還從事中郎領淮南太守元嘉二十九年出爲寧遠將軍益州
刺史元凶弒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荊州世祖即

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値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
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宣故部曲潛於梁山
洲外下投官軍除司徒左長史明年還御史中丞瑀使氣尙人爲憲司甚得志
彈王僧達云廕籍高華人品冗末朝士莫不畏其筆端尋轉右衛將軍瑀願爲
侍中不得謂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
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
與顏竣書曰朱修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幕下作謝宣明面目向使齋
帥以長刀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政恐匈奴輕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爲妾免官大
明元年起爲東陽太守明年還吳興太守侍中何偃嘗案云參伍時望瑀大怒
曰我於時望何參伍之有遂與偃絕及爲吏部尙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爲丹
陽尹瑀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其年疽
發背何偃亦發背癰瑀疾已篤聞偃亡懽躍叫呼於是亦卒諡曰剛子子卷南
徐州別駕卷弟藏尙書左丞穆之少子貞之中書黃門侍郞太子右衛率寧朔
將軍江夏內史卒官子裒始興相以贓貨繫東冶穆之女適濟陽蔡祐年老
貧窮世祖以祐子平南參軍孫爲始安太守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
以淸恬知名與尙書僕射謝混善弱冠爲會稽王司馬道子驃騎參軍主簿時
農務頓息末役繁興弘以爲宜建屯田陳之曰近面所諸立屯田事已具簡聖
懷南畝事興時不可失宜早督田畯以要歲功而府資單刻控引無所雖復厲
以重勸肅以嚴威適足令囹圄充積而無救於事實也伏見南局諸冶募吏數
百雖資以廩贍收入甚微愚謂若回以配農必功利百倍矣然軍器所須不可
都廢今欲留銅官大冶及都邑小冶各一所重其功課一準揚州州之求取亦
當無乏餘者罷之以充東作之要又欲二局田曹各立典軍募吏依冶募比例
幷聽取山湖人此皆無損於私有益於公者也其中亦應疇量分判番假及給
廩多少自可一以委之本曹親局所統必當練悉且近東曹板水曹參軍納之
領此任其人頗有幹能自足了其事耳頃年以來斯務弛廢田蕪廩虛實亦由
此弘過蒙飾擢志輸短効豈可相與寢默有懷弗聞邪至於當否尊自當裁以
遠鑒若所啓謬允者伏願便以時施行庶歲有務農之勤倉有盈廩之實禮節
之興可以垂拱待也道子欲以爲黃門侍郞珣以其年少固辭珣頗好積聚財
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未免喪後
將軍司馬元顯以爲諮議參軍加寧遠將軍知記室事固辭不就道子復以爲
諮議參軍加建威將軍領中兵又固辭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終其哀唯弘
固執得免桓玄剋京邑收道子付廷尉臣吏畏懼莫敢瞻送弘時尙在喪獨於
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高祖爲鎭軍召補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縣五等
侯還琅邪王大司馬從事中郞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內史尙書吏部郞中豫章
相盧循寇南康諸郡弘奔尋陽高祖復命爲中軍諮議參軍還大司馬右長史
轉吳國內史義熙十一年徵爲太尉長史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
未遣九錫弘銜使還京師諷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
懼發病遂卒而高祖還彭城弘領彭城太守宋國初建遷尙書僕射領選太守
如故奏彈謝靈運曰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
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與江涘棄尸
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
運過蒙恩奬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闔閫致茲紛穢罔顧
憲軌忿殺自由此而勿治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
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𠴲曾不彈
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淸階式是國
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
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
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正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違舊之愆伏須准裁高祖令
曰靈運免官而已餘如奏端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豈拘常儀自今爲永制十
四年遷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至州省賦
簡役百姓安之永初九年加散騎常侍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食邑二千戶三

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祖因晏集謂羣公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人稱其簡典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卽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體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預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小節但無功勳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豕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壓威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愧友朋憂心彌疹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猶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史如故徐羨之等以廢弒之罪將見誅弘既非首謀弟曇首又爲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等誅徵弘爲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給班劍三十人上西征謝晦弘與驃騎彭城王義康居守入住中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五年春大旱弘引咎遜位曰臣聞三才雖殊其致則一故世道休明五福攸應政有失德咎徵必顯臣抑又聞之台輔之職論道讚契上佐人主燮理陰陽位以德授則和氣淳穆寇竊非據則譴見于天是以陳平有辭不濫主者之局邴吉停駕大懼牛喘之由斯固有國之所同天人之遠旨陛下聖哲御世光隆宜休徵表祥醴泉踊涌而頃陰陽隔幷亢旱成災秋無嚴霜冬無積雪疾厲之氣彌歷四時此豈非任失其人覆餗之咎臣以庸短自畢凡流謬逢嘉運叨恩在昔陛下忘其不腆又重之以今任正位槐鼎統理神州珥貂衣袞總錄朝端內外要重頓萃微躬窮極寵貴人臣莫比令德居之猶或難稱矧伊陋昧何以克任此之易了不俟明識但受命之始屬值時艱六戎親戎憂及社稷誠是臣下致節忘身之時當有何心壓挽聖聽所以僶俛從事循牆恥驅志在宣力慮不及遠既鯨鯢折首西夏底定便宜辭其本懷避賢謝拙而常人偷安日甘一日實亦仰佩天眷未能自已茬苒推遷忽及三載遂令負乘之釁彰著幽明愆伏之災患纏垠庶上缺皇朝緝熙之美下增官謗覆折之災伏念惶赧五情飛散雖曰厚顏何以寧處不遠而復大易攸稱小懲大戒細人之福近復之美非所敢斂懲戒之幸竊懷庶幾今履端惟始朝慶禮畢輒還私門思愆家巷庶微塞天譴少弭謗讟伏願鑑其所守卽而許之臨啓愧塞不自宣盡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鎭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弘書曰僕聞軌物設教必隨時制宜世代盈虛亦與之消息夫勢之所處非親不居是以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權軸之要任歸二南斯前代之明謨當今之顯轍明公位極台鼎四海具瞻劬勞夙夜義同吐握而總錄百揆兼牧畿甸功實盛大莫之與儔天道福謙宜存挹損驃騎彭城王道德昭備上之懿弟宗本歸源所應推先宜出據列藩齊光魯衞明公高枕論道燮理陰陽則天下和平災害不作福慶與大宋升降享年與松喬齊久名垂萬代豈不美歟弘本有退志挾粲言由是固自陳請乃降爲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曰臣聞異姓爲後宗周之明義親不在外有國之所先故魯長滕君春秋所美楚出秦疾前史垂誡矧乃茂親明德道光一時述職侯甸朝政弗及而以庶族庸陋浮華之臣超踰先典居中贊契豈所以憲章古式緝熙治道驃騎將軍臣義康徽猷淵邈明德彌劭數政江漢化被荊南縉紳屬情想樂當務周旦之寄不謀同詞分陝雖重比此爲輕臣實空闇階恩踰越俯積素餐仰玷盛化公私二三無一而可昔孫叔未進優孟見歌展季在下臧文貽譏況道隆地昵義兼前禮臣於古人無能爲役負乘竊位萬物謂何雖曰厚顏胡寧以處斯亡之懼實疚其心乞解州錄以允民望伏願陛下遠存至公近鑑丹款俯順朝野改授親賢豈惟下臣獲免大戾凡厥衆隸孰不慶幸若天眷罔已脫復遲回請出臣表逮閱外內朝議與誦或有可擇詔曰省表遠擬隆周經國之體近述大易卑牧之志三復沖旨良用憮然公體道淵虛明識經遠毗翼艱難勳猷光茂俾朕獲辰居垂拱司契委成豈容高遜總錄固辭神州使成務有虧以重朕之不德邪深存禮國所望賁亮驃騎親賢之寄地均旦奭還入內輔參讚機務輒敬從所執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又表曰近冒表聞披陳愚管

實賞天鑒體其至誠而奉被還詔未蒙酬察徒壓聖覽仰延優旨顧影慚惶罔
識攸厝臣忝荷要重四載于今既違前史量力之誠又微古人進賢之美尸位
固寵日積官謗旋觀周行與愧已後況在親賢朝野歸德肅恩引身曷云能補
惟壓大典虧喪已多不悟天眷之隆復垂恩獎名器弗改蒙寵如舊感遇自揆
犇若無涯臣義康既總錄百揆毗讚威化忝廁下風諮憑有所內朝細務庶可
免竭神州任重望實兼該臣何人斯寢竊不已爲爾推遷覆敗將及就無人事
之愆必有陰陽之患伏念惟憂疹如疾首不知何理可以自安但成旨已決渙
汗難反加臣懦劣少無此志進不能抗言陳辭以死自固退不能重置冰鮮
食爲齋祗畏天威遂復俛仰至於攝督所部料綜文案曹局吏役所須不多其
餘文武皆爲冗長相府初建或有未充請留職僚同事而已自此以外及諸資
實一送司徒臣受恩深重休戚是預義無虛飾苟自貶損伏願聖察特垂許順
不令誠訴其見抑奪上又詔曰衞軍表如此司徒宜須事力可順公雅懷割二
千人配府資儲不煩事送弘博練治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
丞郎疏曰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讁輒有請訴若垂恩宥則法
廢不可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怨宜更爲其制使得憂苦之衷也又主守偷
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
十匹降以補兵既得少寬民命亦足以有懲也想各言所懷左丞江奧議士人
犯盜贓不及棄市者刑竟自在贓汙淫盜之目清議終身經赦不原當之者足
以塞愆聞之者足以鑒誡若復雷同羣小讁以兵役愚謂爲苦符伍雖比屋隣
居至於士庶之際實自天隔舍藏之罪無以相關奴客與符伍交接有所藏蔽
可以得知是以罪及奴客自是客身犯愆非代郎主受罪也如其無奴則不應
坐右丞孔默之議君子小人既雜爲符伍不得不以相檢爲義士庶雖殊而理
有聞察譬百司居上所以下不必躬親而後同坐是故犯違之日理自關今罪
其養子典計者蓋義存戮僕如此則無奴之室豈得宴安但既云復士宜令輸
贖常盜四十匹主守五匹降死補兵雖大存寬惠以紓民命然官及二千石及
失節士大夫時有犯者罪乃可戮恐不可以補兵也謂此制可施小人士人自

還用舊律尚書王准之議昔爲山陰令士人在伍謂之押符同伍有愆得不及
坐士人有罪符伍糾之此非士庶殊制實使卽刑當罪耳夫束脩之胄與小人
隔絕防檢無方宜及不逞之士事接羣細既同符伍故使糾之于時行此非唯
一處左丞議奴客與鄰伍相關可得檢察符中有犯使及刑坐卽事而求有乖
實理有奴客者類多使役東西分散住家者少其有停者左右驅馳動止所須
出門甚寡典計者在家十無其一奴客坐伍濫刑必衆恐非立法當罪本旨右
丞議士人犯偷不及大辟者宥補兵雖欲弘士懼無以懲邪乘理則君子違之
則小人制嚴於上猶冒犯之以其宥科犯者或衆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宥也
且士庶異制意所不同殿中郎謝元議謂宜先治其本然後其末可理本所以
探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士犯坐奴是士庶天
隔則士無弘庶之由以不知而押之於伍則是受檢於小人也然則小人有罪
士人無事僕隸何罪而令坐之若以實相交關貴其聞察則意有未因何者名
實殊章公私異令奴不押符是無名也民乏資財是私賤也以私賤無名之人
豫公家有實之任公私混淆名實非允由此而言謂不宜坐還從其主於事爲
宜無奴之士不在此例若士人本檢小人則小人有過已應獲罪而無奴則義
歸戮僕然則無奴之士未合宴安使之輸贖於事非謬二科所附惟制之本耳
此自是辯章二本欲使各從其分至於求之管見宜附前科區別士庶於義爲
美盜制按左丞議士人既終不爲兵革幸可同寬宥之惠不必依舊律於議咸
允吏部郎何尚之議按孔右丞議士人坐符伍爲罪有奴罪奴無奴輸贖既許
士庶緬隔則聞察自難不宜以難知之事定以必知之法夫有奴不賢無奴不
必不賢今多僮者傲然於王憲無僕者怵迫於時網是爲恩之所霑恆在程卓
法之所設必加顏原求之鄙懷竊所未愜謝殿中謂奴不隨主於名分不明誠
是有理然奴僕實與閭里相關今都不問恐有所失意同左丞議弘議曰尋律
令既不分別士庶又士人坐同伍罹讁者無處無之多爲時恩所宥故不盡親
讁耳吳及義興適有許陸之徒以同符合給二千石論啓丹書已未問會稽士
人云十數年前亦有四族坐比被責以時恩獲停而王尚書云人舊無同伍坐

所未之解恐蒞任之日偶不值此事故邪聖明御世士人誠不憂至苦然要須臨事論通上干天聽為紛擾不如近為定科使輕重有節也又尋甲符制蠲士人不傳符耳令便復除亦得如之共相押領有違糾列了無等衰非許士人閭里之外也諸議云士庶緬絕不相參知則士人犯法庶民得不知若庶民不許不知何許士人不知小民自非超然簡獨永絕塵秕者比門接棟小以為意終自聞知不必須日夕來往也右丞百司之言粗是其況如衰陵士人實與里巷關通相知情狀乃當於冠帶小民今謂之士人便無小人之坐署為小民輒受士人之罰於情於法不其頗歟且都令不及士流士流為輕則小人令使徵預其罰便事至相糾閭伍之防亦為不同謂士人可不受同伍之譴耳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奴客可令輸贖又或無奴僮為眾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當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偷五匹四十匹謂應見優量者實以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疏慢事蹈重科求之於心常有可愍故欲小進匹數寬其性命耳至於官長以上荷蒙祿榮付以局任當正己明憲檢下防非而親犯科律亂法冒利五匹乃已為弘矣士人無私相偷四十匹理就使至此致以明罰固其宜耳並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士人可殺不可謫有如諸論本意自不在此也近聞之道路聊欲共論不呼乃爾難精既眾議糾紛將不如其已若呼不應停寢謂宜集議奏聞決之聖旨太祖詔衛軍議為允弘又上言舊制民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當以十三以上能自營私及公故以充役而考之見事猶或未盡體有彊弱不皆稱年且在家自隨力所能堪不容過苦移之公役動有定科循吏隱恤可無其患庸宰守常已有勤劇況值苛政豈可稱言乃有務在豐役增進年齒孤遠貧弱其敝尤深至令依寄無所生死靡告一身之切逃竄求免家人遠計胎孕不育巧避羅憲實亦由之今皇化惟新四方無事役召之宜應存乎消息十五至十六宜為半丁十七為全從之其後弘寢疾弘表屢乞骸骨上輒優詔不許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時年五十四即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侍中錄尚書刺史如故謚曰文昭公配食高祖廟廷其年詔曰乃者三逆構禍實繁有徒爰初遘釁豐于明罰外虞內慮實維艱難故太保華容縣公弘故衛將軍華故左光祿大夫曇首抱義懷忠乃情同至籌謀廟堂竭盡智力經營艱險簡自朕心國恥既雪尤膺茅土而並執謙挹志不命踰故用佇朝典將有後命感業不究相係殞落永懷傷歎痛恨無已弘可增封千戶華曇首封開國縣侯食邑各千戶護軍將軍建昌公彥之深誠密謨比蹤齊望其復先食邑以酬忠勛又詔聞王太保家便已匱乏清約之美同規古人言念始終情增悽歎可賜錢百萬米千斛世祖大明五年車駕遊幸經弘墓下詔曰故侍中中書監太保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文昭公弘德猷光劭鑒識明遠故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太子詹事豫章文侯曇首夙尚恬素理心貞正並綢繆先眷契闊屯夷內亮王道外流徽譽以國圖令勛民思茂惠朕薄巡都外瞻覽墳塋永言想慨良深于懷便可遣使致祭墓所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為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倣之謂為王太保家法雖歷任藩輔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性又褊隘人忤意者輒面加責辱少時嘗摴蒱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辭訴頗切此人嘗以蒱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為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在弘默然子錫嗣少以宰相子起家為員外散騎歷清職中書郎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官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為侯食邑五百戶弘少子僧達別有傳弘弟虞廷尉卿虞子深有美名官至新安太守虞弟抑光祿大夫抑弟孺侍中孺弟曇首別有傳弘從父弟練晉中書令珉子也元嘉中歷顯官侍中度支尚書練子釗世祖大明中亦經清職黃門郎臨海王子頊晉安王子勛征虜前軍長史左民尚書太宗初為司徒左長史隨司徒建安王休仁出赭圻時居母憂加冠軍將軍忤犯休仁休仁恚之不已太宗乃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晉綱弛紊其漸有由孝武守文於上化不下及道子昏德居宗憲章墜矣重之以國寶啟亂加之以元顯嗣虐而祖宗之遺典羣公之舊章莫不葉散冰離掃地盡矣主威不樹臣道專行國典人殊朝綱家異編戶之命竭於豪門王府之蓄變為私藏由是禍基東妖難結天下蕩蕩然王道不絕者若綖高祖

一朝創義事屬橫流改亂章布平道尊主卑臣之義定於馬棰之間威令一施內外從禁以建武永平之風變太元隆安之俗此蓋文宣公之爲也爲一代宗臣配饗清廟豈徒然哉

宋書卷四十二

宋書卷四十二考證

劉穆之傳穆之視不言者久之○視字上南史有直字

先是郡縣爲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者內二字諸本並訛若自今據南史改正

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衆處○留南史作劉

王弘傳使畏法其心乃所以大寬也○畏法二字似當在其心下本所以採士大夫於符而末所以檢小人邪可使受檢於小人邪○此三句內必有誤字

宋書卷四十二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

徐羨之 傅亮 檀道濟

徐羨之字宗文東海郯人也祖寧尚書吏部郎江州刺史未拜卒父祚之上虞令羨之少爲王雅太子少傅主簿劉牢之鎮北功曹尚書祠部郎不拜桓修撫軍中兵曹參軍與高祖同府深相親結義旗建高祖版爲鎮軍參軍尚書庫部郎領軍司馬與謝混共事混甚知之補琅邪王大司馬參軍司徒左西屬徐州別駕從事史太尉咨議參軍義熙十一年除鷹揚將軍琅邪內史仍爲大司馬從事中郎將如故高祖北伐轉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初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劉穆之卒高祖命以羨之爲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陽尹總知留任甲仗二十人出入轉尚書僕射將軍尹如故十四年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生埋之爲道扶姑女所告正周棄市刑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顯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明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辠而在宥者靡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從之高祖踐阼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上初卽位思佐命之功詔曰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鎮軍將軍丹陽尹徐羨之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刺史華容侯王弘散騎常侍護軍將軍作唐男檀道濟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領軍謝晦前左將軍江州刺史宜陽侯檀韶使持節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河北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關中侯趙倫之使持節督北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劉懷愼散騎常侍領太子左衛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軍將軍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彌左衛將軍灄陽男劉粹使持節南蠻校尉佷山子到彥之西中郎司馬南郡宜陽侯張劭參西中郎將軍事建威將軍河東太守賛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規遠謀扶讚洪業或肆勤樹績弘濟艱難經始圖終勳烈惟茂並宜輿國同休饗茲大賚羨之可封南昌縣公弘可華容縣公道濟可改封永修縣公亮可建城縣公晦可武昌縣公食邑各二千戶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戶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戶懷愼彥之各進爵爲侯粹改封建安縣侯並增邑爲千戶倫之可封霄城縣侯食邑千戶劭可封臨沮縣伯林子可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開國之制率遵舊章羨之遷尚書令揚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位司空錄尚書事常侍刺史如故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弈棊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宮車晏駕與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鎮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少帝詔曰平理獄訟政道所先朕哀荒在疚未堪親覽司空尚書令可率衆官月一決獄帝後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時謝晦爲領軍以府舍內屋敗應治悉移家人出宅聚將士於府內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檀道濟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召使入朝告之以謀事將發道濟入宿領軍府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爲內應其日守關道濟領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由東掖門雲龍門入宿衛先受處分莫有動者先是帝於華林園爲列肆親自酤賣又開瀆聚土以像破岡埭率左右唱呼引船爲樂是夕寢於龍舟在天淵池兵士進殺二人又傷帝指扶帝出東閤收璽綬羣臣拜辭衛送故太子宮遷於吳郡侍中程道惠勸立第五皇弟義恭羨之不許遣使殺義眞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時爲帝築宮未成權居金昌亭帝突走出昌門追者以門關擊之倒地然後加害太祖卽阼進羨之司徒餘如故改封南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加封有司奏車駕依舊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二公推訊元嘉二年羨之與左光祿大夫傅亮上表歸政曰臣聞元首司契運樞成務臣道代終事盡宣翼冕旒之道理絕於上皇拱己之事不行於中古故高宗不言以三齡爲斷冢宰聽政以再朞爲節百王以降罔或不然陛下聖德紹興負荷洪業德兆顯顯思陶威化而聖旨

謙挹委成羣司自大禮告終鑽燧三改大明佇照遠邇傾屬臣等雖率誠屢聞未能仰感敢藉品物之情謹因蒼生之志伏願陛下遠存周文日昃之道近思皇室締構之艱時攬萬機躬親朝政廣闢四聰博詢庶業則雍熙可臻有生幸甚上未許羨之等重奏曰近寫下情言爲心聲奉被還詔鑒許未回豈惟愚臣秉心有在詢之朝野人無異議何者形風四方實繫王德一國之事本之一人雖世代不同時殊風異至於主運臣贊古今一揆未有渾心委任而休明可期此之非宜布自遐邇臣等荷遇二世休感以均情爲國至豈容順默重披丹心冒昧以請上猶辭羨之等又固陳曰比表披陳辭誠俱盡詔旨沖遠未垂聽納三復屏營伏增憂歎臣聞克隆先構幹蠱之盛業昧旦丕顯帝王之高義自皇宋創運英聖有造殷憂未闕艱患仍纏賴天命有底聖明承業時屯國故猶在民心太山之安未易可保晷明隆替繫在聖躬斯誠周詩夙興之辰殷王待旦之日豈得無爲拱己復玄古之風遂巡虛挹徇匹夫之事伏願以宗廟爲重百姓爲心弘大業以嗣先軌隆聖道以增前烈愚瞽所獻情盡於此上乃許之羨之仍遜位退還私第兄子佩之及侍中程道惠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敦勸甚苦復奉詔攝任三年正月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橫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居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末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顛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夙播魯衞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構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酖毒痛感三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肥無辜蕩澤爲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亡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勳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恥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或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爲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驛繼路符衞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既袪庶幾治道爾且詔召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時謝晦弟皭子肖反爲黃門郎正直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入陶竈中自刎死時年六十三羨之初不應召上遣中領軍到彥之右衞將軍王華追討羨之死野人以告載尸付廷尉子喬之尚高祖第六女富陽公主官至竟陵王文學喬之及弟乞奴從誅初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後羨之隨親之縣住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雞犬亦盡唯羨之在外獲全隨從兄履之爲臨海樂安縣嘗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而行及拜司空守關將入彗星晨見危南又當拜時雙鶴集太極東鴟尾鳴喚兄子佩之輕薄好利高祖以其姻戚累加寵任爲丹陽尹吳郡太守景平初以羨之秉權頗豫政事與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相結黨與時謝晦久病連灸不堪見客佩之等疑其託疾有異圖與韶之道惠同載詣傅亮稱羨之意欲令亮作詔誅之亮答以爲己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相殘戮若諸君果行此事便當角巾步出掖門耳佩之等乃止羨之既誅太祖特宥佩之免官而已其年冬佩之又結殿中監茅亨謀反并告前寧州刺史應襲以亨爲兗州襲爲豫州亨密以聞襲亦告司徒王弘佩之聚黨百餘人殺牛犒賜條牒時人並相署置期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未及數日收斬之

傅亮字季友北地靈州人也祖咸司隸校尉父瑗以學業知名位至安成太守瑗與郗超善超嘗造瑗瑗見其二子迪及亮亮年四五歲超令人解亮衣使左

右持去初無吝色超謂瑗曰卿小兒才名位宦當遠踰於兄然保家傳祚終在
大者迪字長猷亦儒學官至五兵尚書永初二年卒追贈太常亮博涉經史尤
善文詞初爲建威參軍桓謙中軍行參軍桓玄篡位聞其博學有文采選爲祕
書郎欲令整正祕閣未及拜而玄敗義旗初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參軍義熙
元年除員外散騎侍郎直西省典掌詔命轉領軍長史以中書郎滕演代之亮
未拜遭母憂服闋爲劉毅撫軍記室參軍又補領軍司馬七年遷散騎侍郎復
代演直西省仍轉中書黃門侍郎直西省如故高祖以其久直勤勞欲以爲東
陽郡先以語迪迪大喜告亮亮不答卽馳見高祖曰伏聞恩旨賜擬東陽家貧
忝祿私計爲幸但憑廕之願實結本心乞歸天宇不樂外出高祖笑曰謂卿之
須祿耳若能如此甚協所望會西討司馬休之以爲太尉從事中郎掌記室以
太尉參軍羊徽爲中書郎代直西省亮從征關洛還至彭城宋國初建令書除
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徙中書令領中庶子如故從還壽陽高祖有受禪意而難
於發言乃集朝臣燕飲從容言曰桓玄暴篡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復興皇室
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戒盛滿非
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唯盛稱功德莫曉此意日晚坐散亮還
外乃悟旨而宮門已閉亮於是叩扉請見高祖卽開門見之亮入便曰臣暫宜
還都高祖達解此意無復他言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須數十人便足於是卽
便奉辭亮卽出已夜見長星竟天亮拊髀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至都卽
徵高祖入輔永初元年遷太子詹事中書令如故以佐命功封建城縣公食邑
二千戶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
常數百兩高祖登庸之始文筆皆是記室參軍滕演北征廣固悉委長史王誕
自此後至于受命表策文誥皆亮辭也演字彥將南陽西鄂人官至黃門郎祕
書監義熙八年卒二年亮轉尚書僕射中書令詹事如故明年高祖不豫與徐
羨之謝晦並受顧命給班劍二十人少帝卽位進爲中書監尚書令景平二年
領護軍將軍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既至立行門於江陵城南題
曰大司馬門率行臺百僚詣門拜表威儀禮容甚盛太祖將下引見亮哭慟甚

哀動左右既而問義真及少帝薨廢本末悲號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
沾背不能答於是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太祖登阼加散騎常侍
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本官悉如故司空府文武卽爲左光祿府又進爵
始興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元嘉三年太祖欲誅亮先呼入見省內密有
報之者亮辭以嫂病篤求暫還家遣信報徐羨之因乘車出郭門騎馬奔兄迪
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付廷尉伏誅時年五十三初至廣莫門上遣中書舍人以
詔書示亮幷謂曰以公江陵之誠當使諸子無恙初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
演慎曰大道有言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慎不害也又曰藉之
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
虞書著慎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慎乎
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
貴然而徇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
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亡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
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
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壅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
風逝鑒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
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
之敗偏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滁於胸心嚴穡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
寧一營魄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
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
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
則匹厚味於甘酖闕八字其懼患也若無變而乘奔其慎禍也猶
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棲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
龜犧商洛遐遁畏此駟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
子覽茲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難慎之惟難慎也者言
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刃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

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愼微之謂也故庖子捗族怵然爲戒差
之一毫譬猶如此況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
僰泛衝波於呂梁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
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愼而已矣亮布衣儒生僥幸際會既居
宰輔兼總重權少帝失德內懷憂懼作感物賦以寄意焉其辭曰余以暮秋之
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風霜初戒蟄類尙繁飛蛾翔羽翩翾滿
室赴軒幌集明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莊生異鵲之
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
懷感物興思遂賦之云爾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朗
月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皚皚而被墉憐鳴蜩之應節惜落景之懷東嗟勞
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以退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矩希董
生之方融鑽光燈而散袠溫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其異封領三
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訪心跡於汙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
喪之由躬遊翰林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雖源
流之深浩且揚搉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蠅緣幌求隙望爓思陵糜蘭膏而
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
捬膺彼人道之爲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修緣督而爲經照安危於
心術鏡纖兆於未形有徇末而捨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於微爵捐所重而
要輕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之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而迷清仰前修之
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喟投翰以
增情初奉迎大駕道路賦詩三首其一篇有悔懼之辭曰夙擢發皇邑有人祖
我舟錢離不以幣贈言重琳球知止道攸貴懷祿義所尤四牡倦長路君轡可
以收張邴結晨軌疏董頓夕輈東隅誠已謝西景逝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
前修數祖銘篤誨引帶佩嘉謀迷寵非予志厚德良未酬撫躬愧疲朽三省慚
爵浮重明照蓬艾萬品同率由忠誥豈假知式微發直謳亮自知傾覆求退無
由又作辛有穆生董仲道讚稱其見微之美長子演祕書郎先亮卒演弟悝湛

逃亡湛弟都徙建安郡世祖孝建之中並還京師
檀道濟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少弟也少孤居喪備禮奉姊事兄以和謹致稱
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高祖建武軍事轉征西討平魯山禽桓振除輔國
參軍南陽太守以建義勳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羣盜互起郭寄生等聚
作亂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
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
遠護軍武陵內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
後功封作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世子爲征虜將
軍鎭京口道濟爲司馬臨淮太守又爲世子西中郎司馬梁國內史復爲世子
征虜將軍司馬加冠軍將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出淮肥所
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剋許昌獲僞寧朔將軍潁川太守姚坦及大將楊業至
成皋僞兗州刺史韋華降逕進洛陽僞平南將軍陳留公姚洸歸順凡拔城破
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
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
以爲征虜將軍琅邪內史世子當鎭江陵復以道濟爲西中郎司馬持節南蠻
校尉又加征虜將軍還宋國侍中領世子中庶子兗州大中正高祖受命轉護
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食邑二千
戶徙爲丹陽尹護軍如故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出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
諸郡軍事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平元年虜圍青州刺史竺夔於東陽城夔
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
遁走將追之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久穀窖深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
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鎭廣陵徐羨之將廢廬陵王義眞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
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
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晦其夕竦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太祖
未至道濟入守朝堂上即位進號征北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進封武
陵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辭進封又增督青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五郡

諸軍事及討謝晦道濟率軍繼到彥之彥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羨之等同誅忽聞來上人情兇懼遂不戰自潰事平還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增封千戶元嘉八年到彥之伐索虜已平河南尋復失之金墉虎牢並沒虜逼滑臺加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率衆北討軍至東平壽張縣值虜安平公乙旃眷道濟率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轉戰至高梁亭虜寧南將軍濟州刺史壽昌公悉頰庫結前後邀戰道濟分遣段宏及臺隊主沈虔之等奇兵擊之即斬悉頰庫結道濟進至濟上連戰二十餘日前後數十交虜衆盛遂陷滑臺道濟於歷城全軍而反進位司空持節常侍都督刺史並如故還鎮尋陽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經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車晏駕道濟不可復制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爲邊寇召道濟入朝既至上閒十三年春將遣道濟還鎮已下船矣會上疾動召入祖道收付廷尉詔曰檀道濟階緣時幸荷恩在昔寵靈優渥莫與爲比曾不感佩殊遇思答萬分乃空懷疑貳履霜日久元嘉以來猜阻滋結不義不暱之心附下罔上之事固已暴之民聽彰於遐邇謝靈運志凶辭醜不臣顯著納受邪說每相容隱又潛散金貨招誘剽猾逋逃必至實繁彌廣日夜伺隙希冀非望鎮軍將軍仲德往年入朝屢陳此迹朕以其位居台鉉豫班河岳彌縫容養庶或能革而長惡不悛凶慝遂遘因朕寢疾規肆禍心前南蠻行參軍龐延祖具悉奸狀密以啟聞夫君親無將刑茲罔赦況罪釁深重若斯之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事止元惡餘無所問於是收道濟及其子給事黃門侍郎植司徒從事中郎粲太子舍人隰征北主簿承伯秘書郎遵等八人並於廷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彤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亨至尋陽收道濟子夷邕演及司空參軍高進之誅之薛彤進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幘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邕子孺乃被宥世祖世爲奉朝請

史臣曰夫彈冠出里結組登朝道申於夷路運艱於險轍是以古人裴回於出處交戰乎臨岐若其任重於身恩結自主雖復據鼎承劍悠然不以存歿爲懷當二公受言西殿跪承顧託若使死而可再固以赴蹈爲期也及逵權定之期當震主之地甫欲攘抑後禍禦蔽身災使桐宮有卒迫之痛淮王非中霧之疾若以社稷爲存亡則義異於此但彭城無燕刺之釁而有楚英之戮若使一昆延歷亦未知定終所在也謝晦言不以賊遺君父豈徒言哉

宋書卷四十三

宋書卷四十三考證

徐羨之傳羨之等書奏曰近寫下情〇近下一本有陳字

時謝晦弟皭爲黃門郎〇門下一本有侍字

傅亮傳霜豔醴而被墉〇醴醴諸本俱訛澧澧今據傅亮集改正

叅倚相之遺矩〇矩監本訛短今據傅亮集改正

宋書卷四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

謝晦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也。祖朗，東陽太守。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兄絢，高祖鎮軍長史，蚤卒。晦初為孟昶建威府中兵參軍。昶死，高祖問劉穆之：「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穆之舉晦，即命為太尉參軍。高祖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札晦代之，於車中一鑑訊牒，催促便下。相府多事，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辯，曾無違謬，高祖奇之，即日署刑獄賊曹，轉豫州治中從事。義熙八年，土斷僑流郡縣，使晦分判揚、豫民戶，以平允見稱。入為太尉主簿，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敗見殺，高祖怒，將自被甲登岸，諸將諫，不從，怒愈甚。晦前抱持高祖，高祖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死何有！」會胡藩已得登岸，賊退走，乃止。

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如點漆。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加愛賞，羣僚莫及。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事，晦往往措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高祖欲以為從事中郎，以訪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內參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宋臺初建，為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遊軍為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二年，坐行璽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誤封北海太守球，版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三年，高祖不豫，給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領中書令，與羨之、亮共輔朝政。少帝既廢，司空徐羨之錄詔命，以晦行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撫軍將軍、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欲令居外為援，慮太祖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將，悉以配之，器仗軍資甚盛。太祖即位，加使持節，依本位除授。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尋進號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建平郡公，食邑四千戶，固讓進封。又給鼓吹一部。初為荊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問晦年，晦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晦有愧色。至江陵，深結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年，遣妻曹及長子世休送女還京邑。先是，景平中，索虜為寇，覆沒河南，至是，上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伐，又言拜景陵，治裝舟艦。傅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㬭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晦又謂承天曰：「幼宗尚未至，若復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答曰：「詔使本無來理，如程所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乃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旅，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佐：「戰士三千，足守城不？」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勳。」登之乃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即於坐命超為司馬、建威將軍、南義陽太守，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太祖誅羨之等及晦子新除祕書郎世休，收㬭、㬭子世平、兄子著作佐郎紹等。樂冏又遣使告晦：徐、傅二公及㬭等並已誅。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配衣軍旅，數從高祖征討，備覩經略，至是指揮處分，莫不曲盡其宜。二三日中，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曰：「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閑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毗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山之賞。及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絕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己，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

不惟凝臨朝殷憂增榮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君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結閨牆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剔群蠻清夷境內分留弟姪並侍殿省陛下垂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於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幷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卽事不容獨存先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勳於倭邪之手忠貞匪躬之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心謹慎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事臣推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胄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顚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鑕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太祖時已戒嚴諸軍相次進路尙書符荊州曰禍福無門逆順有數天道微於影響人事鑒於前圖未有蹈義而福不延從惡而禍不至也故智計之士審敗以立功守正之臣臨難以全節徐羨之傅亮謝晦安忍鴆殺穫罪於天名教所極政刑所取已遠暴四海宣於聖詔羨之父子亮及晦息電斷之初並卽大憲復王室之讎攄義夫之憤國典澄明人神感悅三姓同罪旣擒其二晦之室屬縲仆獄戶苟幽明所怨孤根易拔以順討逆雖厚必崩然歸死難圖獸困則噬是以爰整其旅用爲過防京師之衆天下雲集士練兵精大號響震使持節中領軍假山縣開國侯到彥之率羽林選士果勁二萬雲旂首路組甲曜川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靑州徐州之淮陽下邳琅邪東莞七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永脩縣開國公檀道濟統勁銳武卒三萬戈船蔽江星言繼發千帆俱舉萬棹遄征散騎常侍驍騎將軍段宏鐵馬二千風驅電擊步自竟陵直至鄢郢又命征虜將軍雍州刺史劉粹控河陰之師衝其巢窟湘州刺史張卲提湘州之衆直據要害巴蜀杜荊門之險秦梁絕丹圻之逕雲網四合走伏路盡然後鑾輿効駕六軍鵬翔警蹕前驅五牛整旆雖以英布之氣彭寵之資登陴無名授兵誰御加以西土之人咸沐皇澤東吳將士懷本首丘必不自陷罪人之黨橫爲亂亡之役置軍則魚潰嬰城則鳥散其勢然矣聖上慇懃哀愍其罪由晦士民何辜是用一分前麾宣示朝旨符到其卽共收擒晦身輕舟護送若已猖獗先事阻衛宜飜然背亂相率歸朝頃大刑所加洪恩曠洽傅亮三息特蒙全宥晦同產以下羨之諸姪咸無所染況彼府州文武並列王職荷國榮任身雖在外乃心辰極夫轉禍貴速後機則凶遂使王師臨郊雷霆皆至噬臍之恨亦將何及時益州刺史蕭摹之巴西太守劉道產被徵還始至江陵晦並縶繫沒其財貨以充軍資竟陵內史殷道鸞未之郡以爲諮議參軍以弟遯爲冠軍竟陵內史總留任兄子世猷爲建威將軍南平太守劉粹若至周超能破之者卽以爲龍驤將軍雍州刺史晦率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旂旆相照蔽奪日光晦乃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自領湘州刺史以張卲爲輔國將軍卲不受命晦檄京邑曰王室多故禍難薦臻營陽失德自絕宗廟廬陵王構鬩有本屢被猜嫌且居喪失禮遐邇所具積怨犯上自貽非道羣后釋位爰登聖明亂之未乂職有所係按車騎大將軍王弘侍中王曇首謬蒙時私叨竊權要弘於永初之始實荷不世之恩元嘉之讓自謂任遇浮淺進毀先皇委賊之寄退長嫌隙異同之端曇首往因使下訪以今上起居不能光揚令德彰

於朝聽其言多誣故不具說王華賊亡之餘賞擢之次先帝常見訪逮庶有一分可取而華稟性凶猜多所忍害曩者縱人入城託疾辭事此都士庶咸所聞知以其所啓及上手答示宗叔獻又令宣告徐傳二公及周糾使下又令見杳云欲自攬政事求離任還都并令曇首具述此意又惠觀道人說外人告華及到彥之謀反不謂無之城內東將數日之內操戈相待華說數爲狄當所譖常不自安凡此諸事豈有忠誠宴契若此者邪自以父亡道側情事異人外絕酒醴而肯飲是恣覷窺缺　凡厥士庶誰不側目又常歎宰相頻有數人是何憒憒規總威權不顧國典保祐皇家者罹屠戮之誅效勤社稷者致殲夷之禍搢紳之徒孰不忼慨遂矯違詔旨遣到彥之蕭欣之輕舟見襲即日監利左尉驛檄衆軍已至揚子雖以不武忝荷蕃任國家艱難悲憤兼集若使小人得志君子道消凡百有殄瘁之哀蒼生深橫流之懼輒糾勒義徒繕治舟甲舳艫亙川駟介蔽野武夫鷙勇人百其誠今遣南蠻司馬寧遠將軍庾登之統參軍事建武將軍建平太守安泰宣威將軍昭弘宗參軍事宣威將軍王紹之等精銳一萬前鋒致討南蠻參軍振武將軍魏像統參軍事宣威將軍陳珍虎旅二千參軍事建威將軍新興太守賀愔甲卒三千相係取道南蠻參軍振威將軍郭卓鐵騎二千水步齊舉大軍三萬駱驛繼邁行冠軍將軍竟陵內史河東太守謝遯建威將軍南平太守謝世猷驍勇一萬留守江陵分命參軍長寧太守竇應期步騎五千直出義陽司馬建威將軍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統軍司馬振武將軍胡崇之精悍一萬北出高陽長兼行參軍寧遠將軍朱澹之步騎五千西出雁塞同討劉粹並趣襄陽奇兵倘速指景齊奮諸賢並同國恩情兼義烈令誠志士忘身之日義夫著績之秋見機而動望風而不待勗晦至江口到彥之已到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兩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彊唯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數千斛縣於颿檣云可以焚艦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遂停軍十五日乃攻蕭欣於彭城洲中兵參軍孔延秀率三千人進戰甚力欣於陳後擁楯自衛又委軍還船於是大敗延秀又攻洲口柵陷之彥之退保隱圻晦

又上表曰臣聞凶邪敗國先代成患讒豎亂朝異世齊禍故趙高矯還秦氏用傾董卓階亂漢祚伊覆雖哲王宰世大明照臨未能使其漸弗興茲害不作姦臣王弘等竊弄威權興造禍亂遂與弟華內外影響同惡相成忌害忠賢圖希非望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橫被酷害并及臣門雖未知征北將軍臣道濟存亡不容獨免遂遣蕭欣到彥之等輕舟見襲姦僞之甚一至於斯羨之及亮或宿德元臣姻婭皇極或任總文武位班三事道濟職惟上將扞城是司皆受遇先朝棟梁一代臣昔因時幸過蒙先眷內閑政事外經戎旅與羨之亮等同被齒盼既經啓王基協濟大業爰自權輿暨于揖讓誠積雖微仍見紀錄並蒙丹書之誓各受山河之賞欲使與宋升降傳之無窮及聖體不預穆卜無吉召臣等四人同升御牀顧命領遺委以家國仰奉成旨俯竭股肱忠貞不效期之以死但營陽悖德自絕於天社稷之危憂在託付不有所廢將焉以興乃遠稽殷漢用升聖德陛下順流乘傳不聽張武之疑入邸龍飛非俟宋昌之議斯乃主臣相信天人合契九五當陽化形四海羨之及亮內贊皇猷臣與道濟分翰于外普天之下孰曰不宜遂蒙寵授來鎮此方分留弟姪以侍臺省到任以來首尾三載雖形在遠外心係本朝事無大小動皆咨啓入州之政罔一專輒尊上之心足貫幽顯陛下遠述先旨申以婚姻大息世休復蒙引召是以去年送女遣兒闔家俱下血誠如此未知所愧而凶狡無端妄生釁禍羨之內誅臣受外伐顧省諸懷不識何辜天聽退邈陳訴靡由弘等既蒙寵任得侍左右自謂勢擅狐鼠理隔熏掘又以陛下富於春秋始覽政事欲憑陵恩幸闚望國權親從磐峙規自封殖不除臣等罔得專權所以交結讒慝成是亂階又惟弘等所構當以營陽爲言廬陵爲辜又以臣等位高功同內外膠固陛下信其厚貌忘厥左道三至下機能不暫惑伏自尋省廢昏立明事非爲己廬陵之事不由傍人內積蕭牆之釁外行叔段之罰既制之有主臣何預焉然廬陵爲性輕險悖順不足武皇臨崩亦有口詔比雖發自營陽實非國禍至於羨之亮等周旋同體心腹內外政欲戮力皇家盡忠報主若今臣等頗欲執權不專爲國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倘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而泝流三千虛

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遣下武血心若斯易爲可鑒且臣等奉事先朝十有七年並居顯要世稱恭謹不圖一旦致茲釁罰夫周公大賢猶有流言之謗伯奇至孝不免譖愬之禍慈父非無情於仁子明君豈有志於貞臣姦邪所移勢回山岳況乃精誠微淺而望求信者哉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愷悌君子無信讒言陛下躬覽篇籍研覈是非釁兆之萌宜應深察臣竊懼王室小有皇甫之患大有閻樂之禍夙夜殷憂若無首領夫周道浸微桓文稱伐君側亂國趙鞅入誅況今凶禍滔天辰極危逼台輔孥戮岳牧傾陷臣才非絳侯安漢是職人愧博陸厕奉遺旨國難既深家痛亦切輒簡徒繕甲軍次巴陵蕭欣窘懾望風奔迸臣誠短劣在國忘身仰憑社稷之靈俯厲義勇之氣將長驅電掃直入石頭梟翦元凶誅夷首惡弔二公之冤魂寫私門之禍痛然後分歸司寇甘赴鼎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惟陛下德合乾元道侔玄極鑒凶禍之無端察貞亮之有本回日月之照發霜雹之威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申二台之匪辜明兩藩之無罪上謝祖宗下告百姓遣一乘之使賜咫尺之書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須次近路尋復表聞初晦與徐羨之傅亮謀爲自全之計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鎮廣陵各有彊兵以制持朝廷羨之亮於中秉權可得持久及太祖將行誅王華之徒咸云道濟不可信太祖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事主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召而問之必異於是詔道濟入朝授之以衆委之西討晦聞羨之等死謂道濟必不獨全及聞率衆來上惶懼無計道濟既至與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即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西人離阻無復鬬心臺軍至忌置洲尾列艦過江晦大軍一時潰散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主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率萬餘人與戰大破之俄而晦敗問至晦至江陵無它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超其夜舍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騎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至安陸延頭爲戍主光順之所執順之晦故吏也檻送京師於路作悲人道其詞曰悲人道兮悲人道之實難哀人道之多險傷人道之寡安懿華宗之冠冑固清流而遠源樹文德於庭戶立操學於衡門應積善之餘祐當履福之所延何小子之凶放實招禍而作愆值革變之大運遭一顧於聖皇參謀猷於郲物贊帝制於宏綱出治戎於禁衛入關言於帷房分河山之珪組繼文武之龜章稟顧命於西殿受遺寄於御牀伊懦劣其無節實懷此而不忘荷隆遇於先主欲報之於後王憂託付之無效懼愧言於存亡謂繼體其嗣業能增輝於前光居遏密之未幾越禮度而湎荒普天壞而殞氣必社稷之淪喪矧吾儕之體國實啓處而匪遑藉德兆之一志固昏極而明彰諒主尊而民晏信卜祚之無疆國既危而重構家已衰而載昌獲扶顛而休否冀世道之方康朝褰功以疏爵祗命服於西蕃奏簫管之嘈囋擁朱旄之赫煌臨八方以作鎮響文武之桓桓屬薄弱以爲政實忘食於日旰豈申甫之敢慕庶惟宋之屏翰甫逾歷其三稔實周回其未再豈有慮於內缺　其云哉痛夾輔之二宰並加辟而靡貸哀弱息之從禍悲發中而心痗伊荊漢之良彥逮文武之子民見忠貞而弗亮覩理屈而莫申皆義概而同憤咸荷戈而競臻浮舳艫之弈弈陳車騎之轔轔觀人和與師整謂茲兵其誰陳庶亡魂之雪怨反涇渭於彝倫齊輕舟於江曲殄銳敵其皆湮勒陸徒於白水寇無反於隻輪氣有捷而益壯威既肅而彌振嗟時哉之不與迕風雨以踰旬我謀戰而不克彼繼奔其躡塵乏智勇之奇正忽孟明而是遵苟成敗其有數豈怨天而尤人恨矢石之未竭遂摧師而覆陳誠得喪之所遭固當之其無吝痛同懷之弱子橫遭罹之殃釁智未窮而事傾力未極而莫振番同盡於鋒鏑我怯力而愆信愍弟姪之何辜實吾咎之所嬰謂九夷其可處思致免以全生膺性命之難遂乃窘絏於邊亭亦何忤於天地備艱危而是丁我聞之於昔誥功彌高而身蹙霍芒刺而幸免卒傾宗而滅族周嘆貴於獄吏終下蕃而靡鞫雖明德之大賢亦不免於殘戮懷今憚而忍人忘向惠而莫復纘無賞而震主將何方以自牧非砌石之圖照孰違禍以取福著殷鑑於自古豈獨歎於季叔能安親而揚名諒見稱於先哲保歸全而終孝傷在余而皆缺辱歷世之平泰忽盛滿而傾滅惟烝嘗與灑掃痛一朝而永絕問其誰而爲之寔孤人之險戾辜有踰於丘山雖萬死其何雪羈角偃兮衡閭覩朋交兮平義雖履

倘兮不一隆兮好兮情寄俱憚耕兮從祿覩世道兮艱詖規志局兮功名每謂之兮爲易兮定謚兮闔棺慚明智兮昔讖難待盡兮爲恥譽厚顏兮靡實長揖兮數子謝爾兮明智百齡兮浮促終焉兮斟克臥盡兮斧斤理命兮同得世安彼兮非此豈曉分兮辨惑御莊生之達言請承風以爲則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參軍沈敞之告彥之沙橋之敗事由周超彥之乃執之先繫晦等猶未即戮於是與晦姪兄子世基世猷及同黨庾登之孔延秀周超費愔竇應期蔣虔嚴千斯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侔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陟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並皆原免初河東人商玄石爲晦參軍晦爲逆玄石密欲推西人庾田夫及到彥之從弟爲主田夫等不敢許知玄石獨謀不立遂爲晦領幢事既平恨本心之不遂投水死太祖嘉之以其子懷福爲衡陽王義季右軍參軍督護晦走左右皆棄之唯有延陵蓋追隨不舍太祖嘉之後以蓋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功曹督護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識治宰臣之稱職也夫舉戮所施事行重釁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釁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於世黜免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網以疏行法爲恩息妨德害矣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訛愈甚自非訐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釁重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恆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慎大由小蓋爲此云

宋書卷四十四

宋書卷四十四考證

謝晦傳父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監本訛事今從晉書南史改正

領諸南蠻校尉荊州刺史○諸南史作護

行南義陽太守周超之○周監本訛王今改正

史臣論自非訐竊深私陵犯密諱○訐一本作許

宋書卷四十四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

王鎮惡　檀韶　向靖　劉懷慎　劉粹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祖猛字景略苻堅僞號關中猛爲將相有文武才北土重之父休爲河東太守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矣故名之爲鎮惡年十三而苻氏敗亡關中擾亂流寓崤澠之閒嘗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爲本縣令足矣後隨叔父曜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關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橫果決能斷廣固之役或薦鎮惡於高祖時鎮惡爲天門臨澧令卽遣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因留宿明旦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所謂將門有將也卽以爲青州治中從事史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鎮惡曰公若有事西楚請賜給百舸爲前驅義熙八年劉毅有疾求遣從弟兗州刺史藩爲副貳高祖僞許之九月大軍西討轉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孰遣鎮惡率龍驤將軍蒯恩百舸前發其月二十九日也戒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至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量可擊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宣揚詔旨并赦文及吾與衞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問若賊都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襲便襲今去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便晝夜兼行於鵲洲尋陽河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豎六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鬬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聞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鬬且共語衆並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有伏兵二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政值鎮惡軍衞之不得去回衝蒯恩軍軍人鬬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蠻帥向博抵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初行告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鎮惡性貪既破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

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尋登城喚鎮惡鎮惡爲人彊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休之及魯宗之奔襄陽鎮惡統劇恩諸軍水路追之休之等奔羌鎮惡追躡盡境而還除游擊將軍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爲咨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將發前將軍劉穆之見鎮惡於積弩堂謂之曰公愍此遺黎志蕩逋逆昔晉文王委伐蜀於鄧艾今亦委卿以關中想勉建大功勿孤此授鎮惡曰不剋咸陽誓不復濟江而還也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柏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母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爲澠池令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崄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逕向潼關爲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鎮惡既得義租紹又病死僞撫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彊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灞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號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僞輦爲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輦所在泓輦飾以金銀鎮惡悉剔取而棄輦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高祖留第二子桂陽公義真爲安西將軍雍秦二州刺史鎮長安鎮惡以本號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委以扞禦之任時西虜佛佛彊盛姚興世侵擾北邊破軍殺將非一高祖既至長安佛佛畏憚不敢動及大軍東還便寇逼北地義真遣中兵參軍沈田子距之虜甚盛田子屯劉回堡遣使還報鎮惡鎮惡對田子使謂長史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等當各思竭力而擁兵不進寇虜何由得平使還具說鎮惡言田子素與鎮惡不協至是益激怒二人常有相圖志彼此每相防疑鎮惡率軍出北地爲田子所殺事在序傳時年四十六田子又於鎮惡營內殺鎮惡兄基弟鴻遵淵及從弟昭朗弘凡七人是歲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高祖表曰故安西司馬征虜將軍王鎮惡志節亮直機略明舉自策名州府屢著誠績荆南遘釁勢據上流難與彊蕃憂兼內侮鎮惡輕舟先邁神兵電臨旰食之虞一朝霧散及王師西伐有事中原長驅洛陽肅清湖陝入渭之捷指麾無前遂廓定咸陽俘執僞后克成之效莫與爲疇實扞城所寄國之方召也近北虜遊魂寇掠渭北統率衆軍曜威撲討賊既還奔還次涇上故龍驤將軍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加刃害忠勳未究受禍不圖痛惜兼至惋悼無已伏惟聖懷爲之傷惻田子狂悖即已備憲鎮惡誠著艱難勳參前烈殊績未酬宜蒙追寵顯敷有司議其褒贈於是追贈左將軍青州刺史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謚曰壯侯配食高祖廟廷子靈福嗣位至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靈福卒子述祖嗣述祖卒子叡嗣齊受禪國除鎮惡弟康留關中及高祖北伐鎮惡爲前鋒康挑匿田舍鎮惡次潼關康將家奔之高祖板爲彭城公前將軍行參軍鎮惡被害康逃藏得免攜家出洛陽到彭城歸高祖即以康爲相國行參軍求還洛陽視母尋值關陝不守康與長安徙民張旰醜劉雲等唱集義徒得百許人驅率邑郭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爲守戰之備時有一人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一千餘戶屯城南迎亡命司馬文榮爲主又有亡命司馬道

恭自東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馬順明五千人屯陵雲臺順明遣刺殺文
榮平復推順明爲主又有司馬楚之屯柏谷塢索虜野坂戍主黑矟公遊騎在
芒上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宋臺建除康寧朔將軍河東太守遣龍驤將軍姜
缺 率軍救之諸亡命並各奔散高祖嘉康節封西平縣男食邑二百戶進號龍
驤將軍迎康家還京邑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永初元年卒金墉時年四十
九葬於偃師城西追贈輔國將軍無子以兄河西太守基子天祐嗣當太祖元
嘉二十七年隨劉康祖伐索虜敗沒子懷祖嗣
檀韶字令孫高平金鄉人也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
祖建義韶及弟祗道濟等從平京城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既平爲鎮軍
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
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戶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騎
將中軍諸議參軍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藩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
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橫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
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內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
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爲伯減戶之半二百五十戶
賜祗子臻坐六門內乘輿白衣領職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
冠軍將軍明年復爲琅邪內史淮南太守將軍如故鎮姑熟尋進號左將軍領
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
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韶嗜酒貪橫所
莅無績上嘉其合門從義弟道濟又有大功故特見寵授永初二年卒於京邑
時年五十六追贈安南將軍加散騎常侍子緒嗣緒卒無子國除祗子臻臻卒
子遐嗣齊受禪國除祗弟道濟並別有傳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
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軍事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
而羣寇互起彌與劉藩孟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剋之義
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
等侯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月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
擐甲先登即時潰陷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洲
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孰彌率譙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
脩之戍姑孰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諸議參軍將軍如
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鋒於南陵雷池左里三戰並大捷軍還除太尉
諸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遊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龍
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
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
祖西伐司馬休之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
留戍碻磝進屯石門柏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
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還太子左衞率加散騎常侍二年卒官時
年五十九追贈前將軍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
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楨弟柳字玄
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無所推先諸盛流並容之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
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歷始興王濬征北中兵參軍始興內史南康相臧質
爲逆召柳至尋陽與之俱下質敗歸降下獄死彌弟劭永初中爲宣城太守劭
弟子亮以私忿殺彌妻施氏託云奴客所殺劭輒於墓所殺亮及彌妾并奴婢
七八人匿不聞官爲有司所奏詔無所問元嘉初卒於義興太守
劉懷慎彭城人左將軍懷肅弟也少謹慎質直始參高祖鎮軍騎將軍事振威
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慎率所領先登從高
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
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
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
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衞輦轂坐府中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
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東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宋臺立召爲五兵
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復徵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

高祖還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中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徵爲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二年卒時年六十一追贈撫軍諡曰肅侯子德願嗣世祖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土後復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世祖所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踊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時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慎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益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領遂成令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索虜於半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既破長安姚泓女婿徐衆率其餘衆連營叛走榮祖與檀道濟等攻營破之斬首擒馘不可稱計十四年除彭城內史又補相國參軍其年遣榮祖還都爲世子中兵參軍永初元年除越騎校尉尋轉右軍將軍索虜南寇司州刺史毛德祖陷沒榮祖時居父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偏險褊隘頗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晦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爲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德願弟與祖青州刺史懷慎弟懷默冠軍將軍江夏內史太中大夫懷默子道球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道球弟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世祖大明中爲武康令時境內多盜鑄錢亮掩討無不禽所殺以千數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鎮東中兵參軍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黃門郎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官太宗嘉之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欲致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益州泰豫元年藥始成而未出火毒孫不聽亮苦欲服平旦開城門取井華水服至食鼓後心動如刺中間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追贈冠軍將軍諡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元嘉二十二年爲廬江太守世祖舉義棄郡來奔以補南中郎參軍事加龍驤將軍時世祖分麾下以爲三幢道隆與中兵參軍王謙之馬文恭各領其一大明中歷黃門侍郎徐青冀三州刺史前廢帝景和中以爲右衞將軍永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爲太守盡力遷衞將軍中護軍尋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王謙之字休光瑯邪臨沂人晉司州刺史胡之曾孫也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大明三年卒贈前將軍諡曰肅子應之嗣大明末爲衡陽內史晉安王子勛反應之起義拒湘州行事何慧文爲慧文所殺事在鄧琬傳追贈侍中應之弟雲之順帝昇明中貴達馬文恭扶風人也亦以功封泉陵縣子食邑五百戶世祖即位爲游擊將軍頃之卒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祖恢持節監河中軍事征虜將軍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衞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陽縣男食邑五百戶母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右

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
侯食邑千戶二年以役使監吏免官尋督江北淮南郡事征虜將軍廣陵太守
三年以本號督豫司雍幷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三郡諸軍事豫州刺
史領梁郡太守鎭壽陽治有政績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沒虜
趙炅秦剛等六家悔倍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謀等村粹遣將苑縱夫討叛戶不
及因誅殺謀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三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
坐貶號爲寧朔將軍時索虜南寇粹遣將軍李德元襲許昌殺僞潁川太守庫
龍於是陳留人董遨自稱小黃盟主斬僞征虜將軍廣州刺史司馬世賢傳首
京都太祖卽位還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
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
簡役愛民罷諸沙門二千餘人以補府史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
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
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與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
號寧朔將軍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
以此嘉之晦遣送曠之還粹亦不害也明年粹卒時年五十三追贈安北將軍
持節本官如故曠之嗣官至晉熙太守曠之卒子琛嗣琛卒無子國除琛弟亮
順帝昇明末尙書駕部郎粹庶長子懷之爲臨川內史與臧質同逆伏誅粹弟
道濟尙書起部郎王弘車騎從事中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司馬河東太守仍還
振武將軍益州刺史長史費謙別駕張熙參軍楊德年等並聚斂興利而道濟
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太祖聞之與道濟詔戒之曰聞卿在任未盡清省
又頗爲殖貨者萬有一此必宜改之比傳人情不政緝諧當以法御下深思自
警以副本望道濟雖奉此旨政化如初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之宗室晉末走
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崩動羣小得千餘人破巴
興縣殺令王貞之進攻陰平陰平太守沈法興焚城遁走道濟遣軍擊飛龍斬
之初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與遠方商人多至
蜀土資貨或有直數百萬者謙等限布絲綿各不得過五十斤馬無善惡限蜀

錢二萬府又立冶一斷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旅吁嗟百姓咸欲爲亂氐奴
既懷毒忿因聚黨爲賊盜其年七月道濟遣羅習爲五城令氐奴等謀曰羅令
是使君腹心而卿猶有作賊盜不止者一旦發露則爲禍不測宜結要誓共相
禁檢乃殺牛盟誓俄而氐奴及趙廣等唱曰官禁殺牛而村中公違法禁脫使
羅令白使君疑吾徒更欲作賊則無餘類矣因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
若能共建大事則功名可立不然立滅不久衆既樂亂因相率從之得數千人
復向廣漢道濟遣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五百人擊之並爲所殺賊於是逕
向涪城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王懷業再遣軍
拒之戰敗失利懷業及司馬南漢中太守韋處伯並棄城走涪陵太守阮惠江
陽太守杜玄起遂寧太守馮遷聞涪城不守並委郡出奔蜀土僑舊翕然並反
道濟惶懼乃免吳兵三十六營以爲平民分立宋興宋寧二郡又招集商賈及
免道俗奴僮東西勝兵可有四千人賊衆數萬屯城西及城北道濟嬰城自守
趙廣本以譎詐聚兵頓兵城下不見飛龍各欲分散廣懼乃將三千人及羽儀
詐其衆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
若不從卽日便斬頭道養惶怖許諾道養枹罕人也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
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
軍長沙王鎭涪城廣自號鎭軍帛氏奴征虜將軍梁顯鎭北將軍同黨大帥張
寧秦州刺史嚴遐前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十餘萬四面圍城就道濟索費謙
張熙曰但送此人來我等自不復作賊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
千餘人出西門戰皆失利十一月方明等復出戰破賊營焚其積聚賊黨江陽
人楊孟子領千餘人屯城南道濟參軍梁儁之統南樓屢與孟子交言因投書
曉以禍福要使入城孟子許諾入見道濟道濟大喜卽板爲主簿遣子爲任克
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拾合得二千餘
人與孟子幷力自固廣遣同黨袁玄子攻晉原爲仲興所殺廣又遣帛氏奴攻
之連戰仲興軍敗及孟子並死方明復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
已復還合方明復僞出北門仍回軍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斬僞僕射蔡滔時

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道養敗合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以別卒五千餘人還涪城初別駕張熙說道濟令糶太倉穀賊以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末稟米便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爲賊所敗匹馬獨還賊因追之衆復大集方明夜於城西縋上道濟爲設食體不能飧唯泣涕而已道濟時有疾已篤自力慰勉之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既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卽減左右數十人配之賊城外云方明已死可來取喪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方明自出衆見之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亡莫有至者梁儁之說道濟曰將軍氣息綿綿而外論互有同異今軍師屢敗妖寇未殄若一旦不虞則危禍立至宜稱小損聽左右給使暫出不然敗矣道濟從之卽喚左右三十餘人告之曰吾疾久汝等扶侍疲勞今既小損各聽歸家休息喚復還給使既出其父兄皆問使君亡來幾日子弟皆言君漸差誰言亡者傳相告語城內乃安由是應募者一日千餘人十年正月賊衆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梁儁之與方明等及其故舊門生數人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命酬答籤疏不異常日故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於毀金橋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賊列陣營前死戰日夕乃大敗臨陣斬僞征虜將軍趙石之等八百餘級道養等退保廣漢是月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以揚武將軍巴東太守周籍之卽本號督巴西梓潼宕渠遂寧巴郡五郡諸軍事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率平西參軍費淡龍驤將軍羅猛二千人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郪川連營百數處處屯結籍之與方明及費淡等攻郪剋之廣等退據郡城傍竹自固羅猛率隊主王玗等幷力追討張尋自涪城率衆二萬來助廣等方明淡斬竹開逕邀之戰敗退還郪縣廣等又移營屯箭竿橋方明等破其六營乘勝追奔逕至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四月十日發道濟喪五月方進軍向涪城張尋唐頻渡水拒戰方明擊破之生擒僞驃騎將軍雍秦二州刺史司馬龍伸斬之龍伸道助也州吏嚴遺度斬嚴遐首廣等並奔散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道養合帛氏奴攻廣漢費淡督將軍种松等與戰斬其梁州刺史杜承等百餘級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道濟喪及方明等並東反道養等領二千餘家逃於郪山其餘羣賊亦各擁戶藏竄出爲寇盜不絕十三年六月太祖遣寧朔將軍蕭汪之統軍討之軍次郪口帛氏奴斬僞衞將軍司馬飛燕歸降汪之擊破道養道養還入郪山十四年四月趙廣張尋梁顯各率部曲歸降僞輔國將軍王道恩斬道養送首餘黨悉平遷趙廣張尋等於京師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先是道濟振武司馬蜀郡太守任肅之雖不任軍事事寧以爲正員郎裴方明虎賁中郎將仍爲義慶平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河東太守費淡太子屯騎校尉周籍之後爲益州刺史粹族弟損字子騫衞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歷顯位閑居京口未嘗應召常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憚之每還京未嘗敢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年九十餘卒於家損元嘉中歷職義興太守東土殘饑太祖遣揚州治中沈演之東入賑卹以損綏撫有方稱爲良守官至吳郡太守追贈太常

史臣曰帝王受命自非以功靜亂以德濟民則其道莫由也自三代以來醇風稍薄成功濟務尊出權道雖復負扆南面比號軒犧莫不自謝王風率由霸德高祖崛起布衣非藉民譽義無曹公英傑之響又闕晉氏輔魏之基一旦驅烏合不崇朝而制國命功雖有餘而德未足也是故王謐以內懼流奔王綏以外侮成釁若非樹奇功於難立震大威於四海則不能成配天之業一異同之心義熙以後大功仍建自桓溫旍旆所臨莫不獻珍受朔及金墉請吏元勳將舉九命之禮既行代終之符已及方復觀兵函渭用師天險獨克之舉振古難稱若使閉門反政實兵散地後敗責其前功一眚虧其威業豈復得以黃屋朱戶爲褒晉之貞臣乎及其靈威薄震重關莫守故知英筭所苞先勝而後戰也王鎮惡摧鋒直指前無彊陣爲宋方叔壯矣哉

宋書卷四十五

宋書卷四十五考證

劉懷慎傳宋臺立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晉州刺史○臣承若按州郡志無南晉州晉字疑誤

宋書卷四十五考證

3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六

趙倫之 到彥之闕 王懿 張邵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也武穆皇后之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鎮軍將軍尋遷左光祿大夫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盛而以儉素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盛入為護軍資力不稱以為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肴詣泰五年卒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倫之在襄陽伯符為竟陵太守時竟陵蠻屢為寇伯符征討悉破之由是有將帥之稱後為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有火起及賊盜輒身貫甲胄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寇盜遠竄無敢犯境元嘉十八年徵為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二十一年轉豫州刺史明年為護軍將軍復為丹陽尹在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錄赴水而死典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濬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適倩倩入宮而怒肆詈搏擊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婚殺主所生蔣美人伯符慚懼發病卒諡曰肅傳國至孫勖齊受禪國除

王懿字仲德太原祁人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祖宏事石季龍父苗事苻堅皆為二千石仲德少沈審有意略通陰陽解聲律苻氏之敗仲德年十七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困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渡水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渡河至滑臺復為翟遼所留使為將帥積年仲德欲南歸乃奔太山遼遣騎追之急夜行忽有炬火前導仲德隨之行百許里乃免晉太元末徙居彭城兄弟名犯晉宣元二帝諱並以字稱叡字元德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贍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里所容仲德聞王愉在江南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熟投桓玄值玄篡見輔國將軍張暢言及世事仲德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元德果敢有智略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夫力耳事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奔竄會義軍克建業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武帝帝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相對號泣追贈元德給事中封安復縣侯以仲德為中兵參軍武帝伐廣固仲德為前鋒大小二十餘戰每戰輒克及盧循寇逼敗劉毅於桑落帝北伐始還士卒創痍堪戰者可數千人賊眾十萬舳艫百里奔敗而歸者咸稱其雄眾議並欲遷都仲德正色曰今天子當陽而治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妖賊豕突乘我遠往既聞凱入將自奔散今自投草閒則同之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義士英豪當自求其主爾此謀若行請自此辭矣帝悅之以仲德屯越城及賊自蔡洲南走遣仲德追之賊留其黨范崇民五十人高艦百餘城南陵仲德攻之大破崇民焚其舟艦收其散卒功冠諸將封新淦縣侯義熙十二年北伐進仲德征虜將軍加冀州刺史為前鋒諸軍事冠軍將軍檀道濟龍驤將軍王鎮惡向洛陽寧朔將軍劉遵考建武將軍沈林子出石門寧朔將軍朱超石胡藩向半城咸受統於仲德仲德率龍驤將軍朱牧寧遠將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眾軍進據潼關長安平以仲德為太尉諮議參軍武帝欲遷都洛陽眾議咸以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駭今暴師日久士有歸心固當以建業為王基俟文軌大同然後議之可也帝深納之使衛送姚泓先還彭城武帝受命累遷徐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進號安北將軍與到

彥之北伐大破虜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兗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
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戈北歸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爲
三軍之憂十月虜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彥之聞
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
我千里滑臺猶有彊兵若便舍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
所宜乃回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仲德與彥之並免官尋與
檀道濟救滑臺糧盡而歸九年又爲鎮北將軍徐州刺史明年加領兗州刺史
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
十三年進號鎮北大將軍十五年卒諡曰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
祠之子正脩嗣爲家僮所殺

張邵字茂宗會稽太守裕之弟也初爲晉琅邪內史王誕龍驤府功曹桓玄徙
誕於廣州親故咸離棄之惟邵情意彌謹流涕追送時變亂饑饉又饋送其妻
子桓玄篡位父敞先爲尚書以答事微謬降爲廷尉卿及武帝討玄邵白敞表
獻誠款帝大說命署其門曰有犯張廷尉者以軍法論後以敞爲吳郡太守王
謐爲揚州召邵爲主簿劉毅爲亞相愛才好士當世莫不輻湊獨邵不往或問
之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聞以白帝益親之轉太尉參軍署長
流賊曹盧循寇逼京師使邵守南城時百姓臨水望賊帝怪而問邵邵曰若節
鉞未反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尋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
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舟船
倉庫及曉取辦旦日帝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答曰昨夜受張主
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補邵錄事參軍轉
號中軍遷咨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
穆之若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穆之
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祇鎮廣陵時滁州結聚亡命祇率衆掩之劉穆之恐以爲
變將發軍邵曰檀韶據中流道濟爲軍首若疑狀發露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
以觀其意既而祇果不動及穆之卒朝廷恇懼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
邵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宜須北咨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
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啓還武帝重其臨事不撓有大臣體十四年
以世子鎮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敢以死請從之文帝爲
中郎將荊州刺史以邵爲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武帝受命以佐命功
封臨沮伯分荊州立湘州以邵爲刺史將署府邵以爲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
置署妨人乖爲政要帝從之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馳使呈帝元嘉五年
轉征虜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有隙及華參要親舊
爲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讎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
陽築長圍修立隄堰開田數千頃郡人賴之富贍丹淅二州蠻屢爲寇邵誘其
帥因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羣蠻所在並起水陸斷絕子敷至襄陽定
省當還都羣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
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雍州營私
畜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爲吳興太守卒追復爵邑諡
曰簡伯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爲轜車諸子從焉子敷演鏡有名於世敷
字景胤生而母亡年數歲問知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歲許求母遺物
而散施已盡唯得一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咽性
整貴風韻端雅好玄言善屬文初父邵使與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
文每欲屈握麈尾歎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武帝聞其美召見奇之曰真
千里駒也以爲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累遷江夏王義恭撫軍記室參軍義
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敷赴假江陵入辭文帝令以後車載沙門往謂曰
道中可得言晤數不奉詔上甚不說還正員中書郎敷小名查父邵小名梨文
帝戲之曰查何如梨敷曰梨爲百果之宗查何可比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
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恐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員
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
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標遇如此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
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與王濬

後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成服凡十餘日方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毀瘠成疾伯父茂度每譬止之數益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比止汝而乃益甚自是不復往來朞年而卒孝武即位旌其孝道追贈侍中改其所居爲孝張里數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力手格猛獸元凶以爲輔國將軍孝武至新亭東出奔墜淮死子式嗣

暢字少徵邵兄偉之子也偉少有操行爲晉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帝封藥酒一罌付偉令密加鴆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時論美之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者云食蝦蟆可療牧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由是遂愈累遷太子中庶子孝武鎮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托跋燾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統諸軍出鎮彭城虜衆近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陳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州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議之暢曰若歷城鬱州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人無固心但以關局嚴密不獲走耳若一搖動則潰然奔散雖欲至所在其可得乎今食雖寡然朝夕未至窘乏豈可捨萬全之術而即危亡之道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污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違也義恭乃止魏主既至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遣送應至小市門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駝明日魏主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武相見遣送駱駝幷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答曰姓張孝伯曰張長史乎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名聲遠聞足使我知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使視知是孝伯乃開門餉物魏主又求酒及甘橘孝武又致螺盃雜物南土所珍魏主復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爲申致有詔之言正可施於彼國何得施之於此孝伯曰以隣國之臣耳孝伯又言太尉鎮軍久闕南信殊當憂邑若遣信當爲護送暢曰此中閑道甚多亦不須煩魏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號白賊也孝伯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但不在江南耳又求博具俄送與魏主又遣送氈及九種鹽幷胡豉云此諸鹽各有宜白鹽是魏主所食黑者療腹脹氣滿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又求黃甘幷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問觀我儀貌察我爲人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忍彼此不盡故不復遣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在彼意此非所求義恭又送炬燭十挺孝武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若給彼軍即不能足若供魏主未當乏絕故不復致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且如此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以爲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魏主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器及棊子孝伯足詞辯亦北土之美暢隨宜應答甚爲敏捷音韻詳雅魏人美之時魏聲云當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弒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爲元佐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儀容止衆皆矚目見者皆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及義宣有異圖蔡超等以暢人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止巴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斷絕遂不得前義宣將爲逆使嬖人翟靈寶告暢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還白義宣云暢必不可回請殺以狥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人望暢雖署文檄飲酒常醉不省其事及義宣敗於梁山暢爲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遂排玄謨上輿玄謨甚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榮救之得免執送都下付廷尉見原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信奇才也與義宣作賊而卒無咎苟非奇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尚

之爲元凶司空及義師至新林門人皆逃尙之父子共洗黃閤故暢以此譏之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卒諡曰宣暢愛弟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時議非之弟悅亦有美稱歷侍中臨海王子頊前將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召拜爲吏部尙書與鄧琬共輔僞政及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爲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浩官至義陽王昶征北諮議參軍浩弟淹黃門郎封廣晉縣子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刑動至數千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軍敗見殺焉

臣穆等案高氏小史逍倫之傳下有到彥之傳而此書獨闕約之史法諸帝稱廟號而謂魏爲虜今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南史體同而傳末又無史臣論疑非約書然其辭差與南史異故特存焉

宋書卷四十六

宋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懿傳自言漢司徒允弟幽州刺史懋七世孫也○允諸本譌元今從南史改正

張邵傳惟邵情意彌謹○意南史作禮

自是不復往來期年而卒○來南本作未屬下句 臣承謩按張敷居喪決無與人往來之事專用一往字乃指數伯父茂度往數所而言未期年所以傷其卒之速也作未字爲是

張暢附傳暢字少徵○臣照按張暢自有傳在五十九卷內不應重見於其兄傳後蓋八書殘缺後人以南北史補者多故每不成史法也

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鏡諸本皆作徵前張邵傳亦譌云子敷演徵有名於世今依南史改正

不忍彼此不盡○不忍南史作不患

隊主張榮救之得免○臣承謩按南史作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張世卽張興世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其後興世卒張暢子融爲負土成墳事見齊書張融傳此當云張世救之得免蓋後人不察張興世之可書張世而誤以營救之營爲人名遂改爲張榮耳

臣穆等按高氏小史○臣承謩按此下七十五字乃後人所增入穆是史官之名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作初六十卷其子逈釐益之爲一百二十卷宋史言鄭穆字閎中在館閣三十年嘗編校集賢院書籍當卽其人其言此卷非沈約書誠然不特帝稱帝號魏稱魏主與約書體例不合張邵傳首云會稽太守裕之弟也裕乃武帝諱不宜直犯張暢自有傳今重附於張邵傳後尤失點檢

宋書卷四十六考證

宋書卷四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七

劉懷肅　孟懷玉 懷玉弟龍符　劉敬宣　檀祗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初爲劉敬宣寧朔府司馬東征孫恩有戰功又爲龍驤司馬費令聞高祖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洲進擊破之潁川太守劉統平除高平太守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魯山城桓仙客守偃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冑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五月桓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日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二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陳流矢傷懷肅領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戰士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苻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青樂志等屯結江夏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加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其冬桓石綏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率步騎討破之江淮閒羣蠻及桓氏餘黨爲亂自請出討既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時年四十一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慎以子蔚祖嗣封官至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太祖元嘉末爲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世祖伐元凶義軍至新亭道存出奔元凶殺其母以徇前廢帝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真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上遣揚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上表曰宰邑輔政必其簡惠成能莅職闡治務以利民著績故王奐見紀於前升卿流稱於後竊見錢唐令劉真道餘杭令劉道錫皆奉公卹民恪勤匪懈百姓稱詠訟訴希簡又翦蕩凶非屢能擒獲禦災水之初餘杭高堤崩潰洪流迅激勢不可量道錫躬先吏民親執板築塘既還立縣邑獲全經歷諸縣訪覈名實並爲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真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賊楊難當侵寇漢中真道率軍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率禁兵五千受真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濁水谷去皋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苻弘祖啖元等固守皋蘭鎮北將軍苻德義於外爲游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重兵繼其後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幷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皋蘭二千餘里和又遣德義助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閒生禽之送京都斬於建康市秦州刺史胡從之西鎮北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邀擊敗沒以真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詔曰往年氐豎楊難當造爲叛亂俛首者衆其長史楊萬壽建節將軍姚憲情不違順屢進矢言及凶醜宵遁闔境崩擾建忠將軍呂訓衞倉儲以候王師寧朔將軍姜檀果烈懇到志在宣力濁水之捷厥庸顯然近者協贊義奮乃心無替洛陽苻昭誠係本朝亦同斯舉俘擒僞將獨克武興推鋒致效隕命寇手並事著屯險感於予懷宜蒙旌敘榮慰存亡可贈萬壽龍驤將軍昭武都太守憲補員外散騎侍郎訓駙馬都尉奉朝請檀征西大將軍司馬仇池太守宜並內徙可符雝梁二州厚加贈卹呂訓略陽氐人呂先子也又詔曰故晉壽太守姜道盛前討仇池志輸誠力卽戎著效臨財能清近先登濁水殞身鋒鏑誠節俱亮矜悼於懷可贈給事中賜

錢千萬道感注古文尙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劉康祖等黜免各有差方明河東人爲劉道濟振武中兵參軍立功蜀土歷潁川南平昌太守皆坐贓私免官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高祖珩晉河南尹祖淵右光祿大夫父綽義旗後爲給事中光祿勳追贈金紫光祿大夫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鎭京口以懷玉爲鎭軍參軍下邳太守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咨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銳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咨議參軍征虜將軍八年遷江州刺史尋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六郡諸軍事南中郎將刺史如故時荆州刺史司馬休之居上流有異志故授懷玉此任以防之十一年加持節丁父艱懷玉有孝性因抱篤疾上表陳解不許又自陳弟仙客出繼喪主唯己乃見聽未去任其年卒於官時年三十一追贈平南將軍子元卒無子國除懷玉別封陽豐男子慧熙嗣坐廢祭祀奪爵慧熙已宗嗣竟陵太守中大夫龍符懷玉弟也驍果有膽氣幹力絕人少好游俠結客於閭里早爲高祖所知既克京城以龍符爲建武參軍江乘羅落覆舟三戰並有功參鎭軍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淮陵太守與劉藩向彌征桓歆桓石康破斬之除建威將軍東海太守索虜斛蘭索度眞侵邊彭沛騷擾高祖遣龍符建威將軍道憐北討一戰破之追斛蘭至光水溝邊被創奔走高祖伐廣固以龍符爲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卽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逐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稍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時年三十三高祖深加痛悼追贈靑州刺史又表曰故龍驤將軍廣川太守孟龍符忠勇果毅隕身王事宜蒙甄表以顯貞節聖恩嘉悼寵贈方州龍符投袂義初前驅效命推鋒三捷每爲衆先及西剿桓歆北殄索虜朝議爵賞未及施行會今北伐復統前旅臨朐之戰氣冠三軍於時逆徒實繁控弦掩澤龍符匹馬奮躍所向摧靡奮戈深入知死弗吝賊超奔遁依險烏聚大軍因勢方軌長驅考其膚績豫參濟不竊謂宜班爵土以褒勳烈乃追封臨沅縣男食邑五百戶無子弟仙客以子微生嗣封太祖元嘉中有罪奪爵徙廣州以微生弟彥祖子佛護襲爵齊受禪國除孝武大明初諸流徙者悉聽還本微生已死子係祖歸京都有筋幹異力能儋負數人入隸羽林爲殿中將軍二年索虜寇靑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陳所殺狼籍遂見殺詔書追贈潁川郡太守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漢楚元王交後也祖建征虜將軍父牢之鎭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鎭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爲母灌因悲泣不自勝序歎息謂牢之曰卿此兒既爲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爲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三年王恭起兵於京口以誅司馬尙之兄弟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輔國將軍晉陵太守置佐領兵而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太傅會稽王道子與牢之書備言禍福使以兵反恭牢之呼敬宣謂曰王恭昔蒙先帝殊恩今居伯舅之重義心未彰唯兵是縱吾不能審恭事捷之日必能奉戴天子緝穆宰相與不今欲奉國威靈以明逆順汝以爲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隆未有桓靈之亂而恭怙亂阻兵志陵京邑大人與恭親無骨肉分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今日討之於情何有牢之至竹里斬恭大將顏延遣敬宣率高雅之等還京襲恭恭方出城耀軍馳騎橫擊之一時散潰元顯進號後將軍以敬宣爲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三年孫恩爲亂東土騷擾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賊皆死戰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進平會稽尋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五年孫恩又入浹口高祖戍句章賊頻攻不能拔敬宣請往爲援賊恩於是退遠入海是時四方雲擾朝廷微弱敬宣每慮艱難

末已高祖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故敬宣深相憑結情好甚隆元顯進號驃騎
敬宣仍隨府轉軍郡如故元顯驕淫縱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
調戲之來無所酬荅元顯甚不說尋進號輔國將軍餘如故元興元年牢之南
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驟詣門不得相見帝出餞行方遇
公坐而已桓玄既至溧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
日亂政方始假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
敬宣諫曰方今國家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先父之基據
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實爲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
圖也董卓之變將生於今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但平玄之
後令我那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板爲其府諮議參軍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
子以牢之爲征東將軍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共襲玄期以明旦值介日大
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所謀已泄率部曲向白洲欲奔廣陵而敬
宣還京口迎家牢之尋求不得謂已爲玄所擒乃自縊死敬宣奔喪哭畢卽渡
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於姚興興
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遣孫無終討冀
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陽破之不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
離散乃俱奔鮮卑慕容德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
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崔封幷要鮮卑
大帥免逵謀滅德推休之爲主剋日垂發時劉軌爲德司空大被委任雅之又
欲要軌敬宣曰此公年老吾觀其有安齊志必不動不可告也雅之以爲不然
遂告軌軌果不從謀頗泄相與殺軌而去至淮泗間會高祖平京口手書召敬
宣左右疑其詐敬宣曰吾固知其然矣下邳不誘我也卽便馳還既至京師以
敬宣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襲封武岡縣男是歲安帝元興三年也桓歆率氐
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之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
練固而還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雖恥既雪四海清蕩
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遺遂復偃俛卽日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無
忌猶未遇寵實二第位任倘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敬宣既至江州
課集軍糧搜召舟乘軍戎要用常有儲擬故缺征諸軍雖失利退據因之每卽
振復其年桓玄兄子亮自號江州刺史寇豫章亮又遣苻宏寇廬陵敬宣並討
破之初劉毅之少也爲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非常之
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邪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尙人若一
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
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敘報如敬宣
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常侍耳
聞已授其郡實爲過優尋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
表解職於是散徹賜給宅宇月給錢三十萬高祖數引與游宴恩款周洽所賜
錢帛車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尋除冠軍將軍宣城內史襄城太守宣城多
山縣郡舊立屯以供府郡費用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
屯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亡叛多首出遂得三千餘戶高祖方大相寵任欲先
令立功義熙三年表遣敬宣率衆五千伐蜀國子博士周祗書諫高祖曰自義
旗之建所征無不必克此可謂天人交助信順之徵也今大難已夷君臣俱泰
頃五穀轉豐民無饑苦劫盜之患亦爲弭息比誠漸足無事宜大寧治本蜀賊
宜平六合宜一非爲不爾也古人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今往伐
蜀萬有餘里泝流天險動經時歲若此軍直指成都徑禽譙氏者復是將帥奮
威一快之舉耳然益土荒殘野無青草成都之內殆無孑遺計得彼利與今行
軍之費不足相補也而今往艱險雨雪方降驅三州三吳之人投之三巴三蜀
之土其中疾病死亡豈可稱計此一疑也賊必不守窮城將決力戰今我往勞
困彼來甚逸若忽使師行不利人情波駭大勢挫衂此二疑也且千里饋糧士
有饑色況今泝險萬里所在無儲若兵不解運漕不繼雖韓白之將何以成功
此三疑也今云可征者云彼親離衆叛愚謂不然彼以一匹夫而能致今日之
事若衆力離散亦何以至此官所遣兵皆烏合受募之人亦必無千人一心有
前無退矣爲治者固先定其內而理其外先安其近而懷其遠自頃狂狡不息

誅戮相繼未可謂人和也天險如彼未可謂地利也毛修之家讎不雪不應以得死爲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報今將軍欲驅二死之甘心而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閫門之外非所宜豫苟其有心不覺披盡不從假敬宣節監征蜀諸軍事郡如故既入陝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温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距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太半引軍還譙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女文處茂毋何并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接致歸爲有司所奏免官削封三分之一五年高祖伐鮮卑除中軍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從至臨朐慕容超出軍距戰敬宣與兗州刺史劉藩等奮擊大破之龍驤將軍孟龍符戰沒敬宣并領其衆團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京師敬宣分領鮮卑虎班突騎置陣甚整循等望而畏之還使持節督馬頭淮西諸軍郡事鎭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將軍如故循既走仍從高祖南討轉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敬宣寬厚善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敬宣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萬壽何也混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限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邪初敬宣回師於蜀劉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己當入朝以廷議決之毅雖止猶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卓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荆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及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北青州刺史領青河太守尋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遣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十一年正月進號右將軍司馬道賜者晉宗室之賤屬也爲敬宣參軍至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及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以道秀爲青州刺史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敬宣召道秀有所論因屏人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時年四十五文武佐吏即討道賜猛子等皆斬之先是敬宣未死嘗夜與僚佐宴集空中有放一隻芒屩於坐中墜敬宣食槃上長二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頓之而敗喪至高祖臨哭甚哀子祖嗣宋受禪國除

檀祗字恭叔高平金鄉人左將軍韶第二弟也少爲孫無終輔國參軍隨無終東征孫恩屢有戰功復爲王誕龍驤參軍從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至羅落橋馮之戰沒之後仍以馮之所領兵配祗京邑既平參鎭軍事加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湞洑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又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不拜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武陵內史庾悅疾病道規以祗代悅加寧朔將軍封西昌縣侯食邑千戶五年入爲中書侍郎盧循逼京邑加輔國將軍領兵屯西明門外循退走祗率所領步道援江陵未發遇疾停八年還右衞將軍出爲輔國將軍宣城內史即本號督江北淮南軍郡事青州刺史廣陵相進號征虜將軍加節十年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祗降號建武將軍十一年進號右衞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而亡命司馬（缺）寇涂（涂或作滁）中秦郡太守劉基求敕分軍掩討即破斬之十四年宋國初建天子詔曰宋國始立內外草創禁旅王要總司須才右將軍祗可爲宋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祗性矜豪樂在外放恣不願內還甚不得志發疾不自治其年卒廣陵時年五十一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諡曰威侯子獻嗣元熙中卒無子祗次子朗紹封朗卒子宣明嗣宣明卒子逸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劉敬宣與高祖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末之或爽隆赫之任義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者將有以乎

宋書卷四十七

宋書卷四十七考證

劉敬宣傳遺敬宣爲任○遺當作遣

遣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無終諸本皆作無絡今改正孫無終嘗爲輔國將軍征孫恩有功者也

檀祗傳賊射之傷敗乃入○傷敗南史作傷股

宋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八

朱齡石 齡石弟超石　毛脩之　傅弘之

朱齡石字伯兒沛郡沛人也家世將帥祖騰建威將軍吳國內史伯父憲及斌並爲西中郎袁真將佐憲爲梁國內史斌爲汝南內史大司馬桓溫伐真於壽陽真以憲兄弟與溫潛通並殺之齡石父綽逃走歸溫攻戰常居先不避矢石壽陽平真已死綽輒發棺戮尸溫怒將斬之溫弟沖苦請得免綽爲人忠烈受沖更生之恩事沖如父參沖車騎軍事西陽廣平太守及沖薨綽歐血死沖諸子遇齡石如兄弟齡石少好武事頗輕佻不治崖檢舅淮南蔣氏人才儜劣齡石使舅臥於聽事一頭翦紙方一寸帖著舅枕自以刀子懸擲之相去八九尺百擲百中舅雖危懼戰慄爲畏齡石終不敢動舅頭有大瘤齡石伺舅眠密往割之舅即死初爲殿中將軍常追隨桓脩兄弟爲脩撫軍參軍在京口高祖克京城以爲建武參軍從至江乘戰齡石言於高祖曰世受桓氏厚恩不容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高祖義而許之事定以鎮軍參軍遷武康令加寧遠將軍輿亂之後武康人姚係祖招聚亡命專爲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憚不能討齡石至縣僞與係祖親厚召爲參軍係祖恃其兄弟徒黨彊盛謂齡石必不敢圖己乃出應召齡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係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莫有得舉手者悉斬係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一郡得清高祖又召爲參軍補徐州主簿遷尚書都官郎尋復爲參軍從征鮮卑坐事免官廣固平復爲參軍盧循至石頭領中軍循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矟過淮擊之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太守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遣諸軍伐蜀令齡石爲元帥以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林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全封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尚書僕射蜀郡太守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爲城十年六月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營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朱林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別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於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於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於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衆咸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衆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臧熹敬皇后弟咸服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事齡石遣司馬沈叔任戍涪蜀人侯產德作亂攻涪城叔任擊破之斬產德初齡石平蜀所戮止縱一祖之後產德事起多所連結乃窮加誅翦死者甚衆進號輔國將軍尋進監益州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十一年徵爲太尉諮議參軍加冠軍將軍十二年北伐遷左將軍本號如故配以兵力守衛殿省劉穆之甚加信仗內外諸事皆與謀焉高祖還彭城以齡石爲相國右司馬十四年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真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真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

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虜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虜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時年四十子景符嗣景符卒子祖宣嗣坐輒之封八年不反及不分姑國秩奪爵更以祖宣弟隆紹封齊受禪國除齡石弟超石亦果銳善騎乘雖出自將家兄弟並閑尺牘桓謙爲衞將軍以補行參軍又參何無忌輔國右軍軍事徐道覆破無忌得超石以爲參軍至石頭超石說其同舟人乘單舸走歸高祖高祖甚喜之以爲徐州主簿超石收迎桓謙身首躬營殯葬還車騎參軍事尚書都官郎尋復補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簿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逆之未戰而江陵平從至襄陽領新野太守追宗之至南陽而還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前鋒入河索虜托跋嗣姚興之壻也遣弟黃門郎鵝青冀州刺史安平公乙旃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大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虜所殺略遣軍裁過岸虜便退走軍還卽復東來高祖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虜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高祖先命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虜見營陣既立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虜虜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者叢箭射之虜衆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別齎大鎚幷千餘張矟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虜虜衆不能當一時奔潰臨陣斬阿薄干首虜退還平城超石率胡藩劉榮祖等追之復爲虜所圍奮擊盡日殺虜千計虜乃退走高祖又遣振武將軍徐猗之五千人向越騎城虜圍猗之以長戟結陣超石赴之未至悉奔走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戍守之賊以超石衆少復還攻城超石戰敗退走數日乃及大軍高祖自長安東還超石常令人水道至彭城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關中擾亂高祖遣超石慰勞河洛始至蒲坂值齡石自長安東走至曹公壘超石濟河就之與齡石俱沒爲佛佛所殺時年三十七

毛脩之字敬文榮陽陽武人也祖虎生伯父璩並益州刺史父瑾梁秦二州刺史脩之有大志頗讀史籍荆州刺史殷仲堪以爲寧遠參軍桓玄克荆州仍爲玄佐歷後軍太尉相國參軍解音律能騎射玄甚遇之及篡位以爲屯騎校尉隨玄西奔玄敗於崢嶸洲復還江陵人情離散議欲西奔漢川脩之誘令入蜀馮遷斬玄於枚回洲脩之力也晉安帝反正於江陵除驍騎將軍下至京師高祖以爲鎭軍諮議參軍加寧朔將軍旬月遷右將軍既有斬玄之謀又伯父並有蜀土高祖欲引爲外助故頻加榮爵及父瑾爲譙縱所殺高祖表爲龍驤將軍配給兵力遣令奔赴又遣益州刺史司馬榮期及文處茂時延祖等西討脩之至宕渠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鎭軍將軍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承祖自下攻之不拔脩之使參軍嚴綱等收兵衆漢嘉太守馮遷率兵來會討承祖斬之時文處茂猶在邑郡脩之遣振武將軍張季仁五百兵係處茂等荆州刺史道規又遣奮武將軍原導之領千人受脩之節度脩之遣原導之與季仁俱進時益州刺史鮑陋不肯進討脩之下都上表曰臣聞在生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所以未淪於泉壤借命於朝露者以日月貞照有兼映之輝庶憑天威誅夷讎逆自提戈西赴備嘗時難遂使齊斧停柯狡豎假息誠由經路有虧亦緣制不自己撫影窮號泣望西路益州刺史陋始以四月二十九日達巴東頓白帝以俟廟略可乘之機宜踐投袂之會屢愆臣雖効死寇庭而理絕救援是以束骸載馳訴寃象魏昔宋害申舟楚莊有遺履之憤況忘家殉國勦有臣門節冠風霜人所矜悼伍員不虧君義而申包不忘國艱俟會仵鋒因時乃發今臣庸駑在昔未蒙胥邁之旗是以仰辰極以希照眷西土以灑淚也公私懷恥仰望洪恩豈宜遂享名器比肩人伍求情既所不容卽實又非所繼但以方仗威靈要須綜攝乞解金紫寵私之榮賜以鷹揚折衝之號臣之於國理無虛請自臣涉道情慮荒越疹毒交纏常慮性命隕越要當躬先士卒身馳賊庭手斬凶醜以攄莫大之釁然後就死之日卽化如歸闔門靈爽豈不謝先帝於玄宮高祖哀其情事乃命冠軍將軍劉敬宣率文處

茂時延祖諸軍伐蜀軍次黃虎無功而退譙縱由此送脩之父伯及中表喪口
累並得俱還盧循逼京邑脩之服未除起爲輔國將軍尋加宣城內史戍姑孰
爲循黨阮賜所攻擊破之循走劉毅還姑孰脩之領毅後軍司馬坐長置吏僮
免將軍內史官毅西鎮江陵以爲衛軍司馬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脩之雖爲毅
將佐而深自結高祖高祖討毅先遣王鎮惡襲江陵脩之與諮議參軍任集之
等並力戰高祖宥之時遣朱齡石伐蜀脩之固求行高祖慮脩之至蜀必多所
誅殘士人既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故不許還都除黃門侍郎復爲右衛
將軍脩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並奪取
之高祖討司馬休之以爲諮議參軍冠軍將軍領南郡相高祖將伐羌先遣脩
之復芍陂起田數千頃及至彭城又使營立府舍轉相國右司馬將軍如故時
洛陽已平即本號爲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既
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計直二千萬先是劉敬宣女嫁高祖賜錢三百
萬雜綵千匹時人並以爲厚賜王鎮惡死脩之代爲安西司馬將軍如故值桂
陽公義真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真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
岅岅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已上岅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岅
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索虜托跋燾所獲脩之并沒初脩之在
洛敬事嵩高山寇道士道士爲燾所信敬營護之故得不死遷於平城脩之嘗
爲羊羹以薦虜尚書尚書以爲絕味獻之於燾燾大喜以脩之爲太官令稍被
親寵遂爲尚書光祿大夫南郡公太官令尚書如故其後朱脩之沒虜亦爲燾
所寵脩之相得甚歡脩之問南國當權者爲誰朱脩之答云殷景仁脩之笑曰
吾昔在南殷尚幼少我得歸罪之日便應巾韝到門邪經年不忍問家消息久
之乃訊訪脩之具答并云賢子元矯甚能自處爲時人所稱脩之悲不得言直
視良久乃長歎曰嗚呼自此一不復反初荒人去來言脩之勸誘燾侵邊并教
燾以中國禮制太祖甚疑責之脩之後得還具相申理上意乃釋脩之在虜中
多畜妻妾男女甚多元嘉二十三年死於虜中時年七十二元矯歷宛陵江乘
溧陽令

傅弘之字仲度北地泥陽人傅氏舊屬靈州漢末郡境爲虜所侵失土寄寓馮
翊置泥陽富平二縣靈州廢不立故傅氏悉屬泥陽晉武帝太康三年復立靈
州縣傅氏悉屬靈州弘之高祖晉司徒祗後封靈州公不欲封本縣故祗一門
還復泥陽曾祖暢祕書丞沒胡生子洪晉穆帝永和中胡亂得還洪生韶梁州
刺史散騎常侍韶生弘之少倜儻有大志爲本州主簿舉秀才不行桓玄將篡
新野人庾仄起兵於南陽襲雍州刺史馮該該走弘之時在江陵與仄兄子彬
謀殺荊州刺史桓石康以荊州刺史應仄彬從弟宏知其謀以告石康石康收
彬殺之繫弘之於獄桓玄以弘之非造謀又白衣無兵衆原不罪義旗建輔國
將軍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洛甲口自號荊
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西城時韶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
並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
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僞上洛太守 闕脫奔走
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橫等各率部落歸化弘之素善
騎乘高祖至長安弘之於姚泓馳道內緩服戲馬或馳或驟往反二十里中甚
有姿制羌胡聚觀者數千人並驚惋歎息初上馬以馬鞭柄策挽致兩股內及
下馬柄孔猶存進爲桂陽公義真雍州治中從事史除西戎司馬寧朔將軍略
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高祖歸後佛佛僞太子赫連瓌率衆三萬襲
長安弘之又領步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甚衆瓌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
寡婦人渡破瓌獲賊三百掠七千餘口又義真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
戰弘之身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沒佛佛逼令降弘之不爲屈時天寒裸弘
之弘之叫罵見殺時年四十二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
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
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
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彊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
暴桓温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頭則光宅之運中年允集

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愜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樂咸陽而棄之非失算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宋書卷四十八

宋書卷四十八考證

朱齡石傳嗣又遣南平公托跋嵩三萬騎至遂內薄攻營○內一本作肉臣承
蓄按內薄二字漢書屢見之謂以身迫近其營而攻之也應從之

宋書卷四十八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九

孫處　蒯恩　劉鍾　虞丘進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注季高故字行於世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義樂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為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盧循之難於石頭扞柵戍越城查浦破賊於新亭高祖謂季高曰此賊行破應先傾其巢窟令奔走之日無所歸投非卿莫能濟事遣季高率眾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為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十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人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擬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尫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而眾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距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追奔至鬱林會病不得窮討循遂得走向交州義熙七年四月季高卒於晉康時年五十三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九年高祖念季高之功乃表曰孫季高橫南之勳已蒙褒贈臣更思惟盧循稔惡一紀據有全域若令根本未拔投奔有所招合餘燼猶能為虞縣師遠討方勤廟算而季高汎海萬里投命洪流波激電邁指日遄至遂奄定南海覆其巢窟使循進退靡依輕舟遠迸曾不旬月妖凶殲殄蕩滌之功實膺為大往年所贈猶為未優愚謂宜更贈一州即其本號庶令忠勤不湮勞臣增厲重贈交州刺史將軍如故子宗世卒子欽公嗣欽公卒子彥祖嗣齊受禪國除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高祖征孫恩縣差為征民充乙士使伐馬芻恩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常為先登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失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左目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軍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義熙二年賊張堅據應城反恩擊破之封都鄉侯從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於查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既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還龍驤將軍蘭陵太守高祖西征劉毅恩與王鎮惡輕軍襲江陵事在鎮惡傳以本官為太尉長兼行參軍領眾二千隨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至彭模恩所領居前大戰自朝至日昃勇氣益奮賊破走進平成都權為行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高祖伐司馬休之及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軍持重江陵平定復追魯軌於石城軌棄城走恩追至襄陽宗之奔羌恩與諸將追討至魯陽關乃還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嶮凡百餘戰身被重創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世子為征虜將軍恩以大府佐領中兵參軍隨府轉中兵參軍高祖北伐留恩侍衞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為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眾咸親附之遷諮議參軍轉輔國將軍淮陵太守世子開府又為從事中郎轉司馬將軍太守如故入關迎桂陽公義真義真還至青泥為佛佛虜所追恩斷後力戰連日義真前軍奔散恩軍人亦盡為虜所執死於虜中子國才嗣國才卒子慧度嗣慧度卒無子國除

劉鍾字世之彭城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固共居幼有志力常慷慨於貧賤隆安四年高祖伐孫恩鍾願從餘姚浹口攻句章海鹽婁縣皆摧堅陷陣每有戰功為劉牢之鎮北參軍督護高祖每有戎事鍾不辭艱劇專心盡力甚見愛信義旗將建高祖版鍾為郡主簿明日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人赴義者並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為義隊恆在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止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

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兼行參軍。司馬叔璠與彭城劉稚劉懷玉等。自蕃城攻鄒山。魯郡太守徐邕失守。鍾率軍討平之。從征廣固。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兵參軍。代龍符領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徐赤特違處分。敗於南岸。鍾率麾下距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率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距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仍隨朱齡石伐蜀。為前鋒。由外水至於彭模。去成都二百里。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兩岸連營。層樓重柵。衆號三萬。鍾於時腳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祇增疲困。計其人情恇撓。必不久安。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兩陳。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舍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兇懼。盡銳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并來。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為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譙詵。遂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內史。領石頭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前軍將軍道憐留鎮東府。領屯兵。冶亭羣盜數百。夜襲鍾壘。距擊破之。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鎮遏。降號建威將軍。平蜀功。應封四百戶男。以先有封爵。減戶以賜次子敬順。高昌縣男。食邑百戶。尋復本號龍驤將軍。十二年。高祖北伐。復留鎮居守。增其兵力。又命府置佐史。荊州刺史道憐獻名馬三匹。并精麗乘具。高祖悉以賜鍾。三子。十四年。遷右衛將軍。龍驤將軍如故。元熙元年卒。時年四十三。子敬義嗣。敬義官至馬頭太守。卒。子國重嗣。齊受禪。國除。鍾次子高昌男敬順卒。子國須嗣。須卒。無子。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創。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退至海鹽故治及婁縣。於滬瀆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創。追恩至鬱州。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又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至臨松穴。破賊。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嶠。循遣將英糾為上饒令。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為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領文武二千。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為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永初二年。遷太子右衛率。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論討司馬休之功。進爵為子。增邑三百戶。子耕嗣。耕卒。子襲祖嗣。襲祖卒。世寶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皁隸芻牧之下。徒以心一乎主。故能奮其鱗翼。至於推鋒轉戰。百死而不顧。一生盡由其心一也。遂饗封侯之報。詩人之言信矣。

宋書卷四十九

孫處傳循父𥙿〇南史盧循之父名嘏與此異

盧循䟦惡一紀據有全城〇城一本作域

虞丘進傳宋臺令書除泰郡太守〇臺下當有建字

史臣論此諸將並起自豎夫出於皂隸芻牧之下〇臣承蕃按皂隸芻牧之語專爲蒯恩而發可也劉鍾彭城望族虞丘進未從高祖征孫恩時已封關內侯安得槪以豎夫目之約之持論可謂疎矣

宋書卷四十九考證

[seal stamp]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

胡藩　劉康祖　垣護之　張興世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祖隨散騎常侍父仲任治書侍御史藩少孤居喪以毀稱太守韓伯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召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為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為仲堪參軍藩請假還過江陵省企生仲堪要藩相見接待甚厚藩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之計也仲堪色不悅藩退而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之禍若不早規去就後悔無及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義旗起玄戰敗將出奔藩於南掖門捉玄馬控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馬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卿州故為多士今乃復見王叔治桑落之戰藩艦被燒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義軍既迫不復得西乃還家高祖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為玄盡節召為員外散騎侍郎參軍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將拔之夜佐史並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皆駭愕以為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荊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坐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為參軍加建武將軍領遊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少容腳指於是徑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藩重艦渡北岸索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索虜於半城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劉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淫賊大相聚結以為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少帝景平元年坐守東府開掖門免官尋復其職四年遷建武將軍江夏內史七年徵為遊擊將軍到彥之北伐南兗州刺史長沙王義欣進據彭城藩出戍廣陵行府州事轉太子左衛率十年卒時年六十二諡曰壯侯子隆世嗣官至西陽太守隆世卒子乾秀嗣藩庶子六十人多不遵法度藩第十四子遵世為臧質寧遠參軍去職還家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收殺之二十四年藩第十六子誕世第十七子茂世率羣從二百餘人攻破郡縣殺太守桓隆之令諸葛和之欲奉庶人義康值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誕世兄車騎參軍新興太守景世景世弟寶世詣廷尉歸罪並徙遠州乾秀奪國世祖初徙者並得還

劉康祖彭城呂人世居京口伯父簡之有志幹為高祖所知高祖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值有賓客簡之悟其意謂弟虔之曰劉下邳頻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共語汝可試往見之既至高祖已克京城虔之即便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聚徒眾率以赴高祖簡之歷官至通直常侍少府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義熙末為始興相東海人徐道期流寓廣州無士行為僑舊所陵侮因刺史謝欣死合率羣不逞之徒作亂攻沒州城殺士庶素憾者百餘傾府庫招集亡命出攻始興謙之討破走之進平廣州誅其黨與仍行州事即以為振威將軍廣州刺史後為太中大夫虔之亦誕節不營產

業輕財好施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時爲江夏相率府郡兵力出須城屯三連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還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辠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戰敗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食邑五百戶康祖虔之子也襲封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轉員外散騎侍郎便弓馬膂力絶人在閭里不治士業以浮蕩蒱酒爲事每犯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牆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守康祖突圍而出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口遂見無恙前後屢被糾劾太祖以勳臣子每原貸之爲員外郎十年再坐摴蒱戲免轉太子左積弩將軍隨射聲校尉裴方明西征仇池與方明同下廷尉康祖免官頃之世祖爲豫州刺史鎮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轉太子翊軍校尉久之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春索虜托拔燾親率大衆攻圍汝南太祖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軍次新蔡與虜戰俱前百餘里濟融水虜衆大至奮擊破之斬僞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去縣瓠四十里燾燒營退走轉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以河北義徒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志不許其年秋蕭斌王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虜引大衆南度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虜永昌王庫仁眞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清蕩河洛寇今自送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器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乎乃結車營而進虜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虜塡積虜分衆爲三且休且戰以騎負草燒車營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虜死者太半會矢中頸死於是大敗舉營淪覆爲虜所殺盡自免者裁數十人虜傳康祖首示彭城面如生胡盛之爲虜生禽托跋燾寵之常在左右盛之有勇力初爲長沙王義欣鎮軍參軍督護討劫譙郡縣西劫有馬步七十逃隱深榛盛之挺身獨進手斬五十八級二十八年詔曰康祖班師尉武戎律靡忒對衆以寡殲殄太半猛氣雲騰志申力屈沒世徇節良可嘉悼宜加甄寵以旌忠烈可贈益州刺史諡曰壯男傳國至齊受禪國除

垣護之字彥宗略陽桓道人也祖敞仕苻氏爲長樂國郎中令慕容德入青州以敞爲車騎長史德兄子超襲僞位伯父遵父苗復見委任遵爲尚書苗京兆太守高祖圍廣固遵苗踰城歸降並以爲太尉行參軍太祖元嘉中遵爲員外散騎常侍苗屯騎校尉護之少倜儻不拘小節形狀短陋而氣幹彊果從高祖征司馬休之爲世子中軍府長史兼行參軍永初中補奉朝請元嘉初爲殿中將軍隨到彥之北伐彥之將回師護之爲書諫曰外聞節下欲回師反旆竊所不同何者殘虜畏威望風奔迸八載侵地不戰克復方當長驅朔漠窮掃遺醜況乃自送無假遠勞宜使竺靈秀速進滑臺助朱修之固守節下大軍進擬河北則牢落遊魂自然奔退且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者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豈是朝廷受任之旨彥之不納散敗而歸太祖聞而善之以補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北高平太守以載禁物繫尙方久之蒙宥又補衡陽王義季征北長流參軍遷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虜救至又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亦衆況事殊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爲急不從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虜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連以鐵鏁三重斷河欲以絶護之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鏁以長柯斧斷之虜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留戍靡溝城還爲江夏王義恭驃騎戶曹參軍戍淮陰加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復隨張永攻碻磝先據委粟津虜壯遣僞與僞尙書伏連來援碻磝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僞尙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軍長史甲首數十賊乃退思話將引還詆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丁思話復令度河戍乞活堡以防衆軍三十年春太祖崩還屯歷下聞

世祖入討率所領馳赴上嘉之以爲督冀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寧
遠將軍冀州刺史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反兗州刺史徐遺寶護之妻弟也遣
相連結與護之書勸使同逆護之馳使以聞遺寶時戍湖陸護之留子恭祖守
歷城自率步騎襲遺寶道經鄒山破其別戍未至湖陸六十里遺寶焚城西走
兗土既定徵爲游擊將軍隨沈慶之等擊魯爽加輔國將軍義宣率大衆至梁
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鎭新
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上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
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熟適値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
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衆寡相懸請退還姑熟更
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
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水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卽使隊主張談
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散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脩之以平江
陵至尋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
陽縣侯食邑千戶弟詢之驍敢有氣力元凶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
張超首行大逆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宿有此志又測詢之同否互相
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卽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
所詢之不知其移逕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柬南奔柬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
祖已卽位以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二年
護之坐論功挾私免官復爲游擊將軍俄遷大司馬輔國將軍領南東海太守
未拜復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鎭歷城明年進號寧朔
將軍進督徐州之東莞 闕 二郡軍事世祖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幷鎭歷城議
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
幷鎭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
由是遂定大明二年徵爲右衞將軍還於道聞司空竟陵王誕於廣陵反叛護
之卽率部曲受車騎大將軍沈慶之節度事平轉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臨淮
太守明年出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淮南太守復
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充積七年坐下獄免官明年復起
爲太中大夫未拜其年卒時年七十諡曰壯侯前廢帝永光元年追贈冠軍將
軍豫州刺史子承祖嗣承祖卒子顯宗嗣齊受禪國除護之次子恭祖勇果有
父風太宗泰始初以軍功爲梁南秦二州刺史遵子闓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
郎母墓爲東阿寺道人曇洛等所發闓與弟殿中將軍闃共殺曇洛等五人詣
官歸辠見原闓大明三年自義興太守爲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爲竟陵王誕所
殺追贈征虜將軍刺史如故闃順帝昇明末右衞將軍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竟陵人也本單名世太宗益爲興世少時家貧南郡宗珍
之爲竟陵郡興世依之爲客竟陵舊置軍府以補參軍督護不就白衣隨王玄
謨伐蠻每戰輒有禽獲玄謨舊部曲諸將不及也甚奇之興世還都白太祖稱
其膽力後隨世祖鎭尋陽以補南中參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爲前鋒事
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玄謨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宏
中軍行參軍領長刀又隸西平王子尚爲直衞坐從子倘入臺棄仗游走下獄
免官復以白衣充直衞大明末除員外散騎侍郎仍除宣威將軍隨郡太守未
行太宗卽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距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
湖口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游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
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鵲尾相持
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雖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
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宜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
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
壽陽同逆爲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虬率軍助琰劉勔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
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沈攸之攸之曰孟虬蟻寇必無能爲遣別將馬步數千
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西餌之上流若擾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
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興世欲率所領直取大雷而軍旅未集不足
分張會薛索兒平定太宗使張永以步騎五千留戍盱眙餘衆二萬人悉遣南
討山陽又尋平徵阮佃夫所領諸軍悉還南伐衆軍大集乃分戰士七千配興

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洄洑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舸二三爲宜乃夜渡湖口至鵲頭因復回下疑之其夜四更值風乃舉颿直前賊亦遣胡靈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住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胡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洄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走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衆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遏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衆漸饑劉胡乃遣顗安北府司馬偽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賊衆大敗震胡棄軍遁走顗仍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還左軍將軍尋爲督豫司二州南豫州六郡諸軍事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徵爲游擊將軍驍騎將軍與左衞將軍沈攸之參員置五年轉左衞將軍六年中領軍劉勔當鎮廣陵興世權兼領軍泰豫元年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尋加寧蠻校尉桂陽王休範反興世遣軍赴朝廷未發而事平進號征虜將軍廢帝元徽三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五年以疾病徙光祿大夫常侍如故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追贈本官興世居臨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雖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一部行田時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憲譬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興世欲拜墓仲子謂曰汝衞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興世子欣業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兵固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宋書卷五十

宋書卷五十考證

胡藩傳藩外兄羅企生○企，南史作企。

以刀頭穿岸少容脚指於是徑上○少，南史作劣。

與孔熙先同逆謀高祖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臣承蒼按胡遵世同孔熙先逆謀，事在元嘉二十二年，則此應作太祖，諸本誤爲高祖也。

與鎮世傳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吹○太子，南史作天子，其義更長。

宋書卷五十考證

宋書卷五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一

宗室

長沙景王道憐高祖中弟也初爲國子學生謝琰爲徐州命爲從事史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道憐常留家侍慰太后桓玄走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除員外散騎侍郎尋遷建威將軍南彭城內史時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索虜爲援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義熙元年索虜托跋開遣僞豫州刺史索度真大將軍斛斯蘭寇徐州攻相縣執鉅鹿太守賀申進圍寧朔將軍羊穆之於彭城穆之告急道憐率衆救之軍次陵柵斬全進至彭城真蘭退走道憐率軍孟龍驤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追真蘭走奔相城又追躡至光水溝斬劉該虜衆見殺及赴水死略盡高祖鎮京口進道憐號龍驤將軍又領堂邑太守戍石頭明年加使持節監征蜀諸軍事率冠軍將軍劉敬宣等伐譙縱而文處茂溫祚據險不得進故不果行以義勳封新興縣五等侯四年代諸葛長民爲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將軍內史如故猶戍石頭時鮮卑侵逼自彭城以南民皆保聚山陽淮陰諸戍並不復立道憐請據彭城以漸修刱朝議以彭城縣遠使鎮山陽進號征虜將軍督淮北軍郡事北東海太守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以破索度真功封新渝縣男食邑五百戶從高祖征廣固常爲軍鋒及城陷慕容超將親兵突圍走道憐所部獲之加使持節進號左將軍七年解并州加北徐州刺史移鎮彭城八年高祖伐劉毅徵爲都督兗青二州晉陵京口淮南諸軍郡事兗青州刺史持節將軍太守如故還鎮京口九年甲仗五十人入殿以廣固功改封竟陵縣公食邑千戶減先封戶邑之半以賜次子義宗十一年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明年討司馬休之道憐監留府事甲仗百人入殿江陵平以爲都督荊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鎮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北府文武悉配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擧止施爲多諸鄙拙高祖雖遣將軍佐輔之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虛高祖平定三秦方思外略徵道憐還爲侍中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元與元年解尚書令進位司空出鎮京口高祖受命進位太尉封長沙王食邑五千戶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永初二年朝正入住殿省先是廬陵王義真爲揚州刺史太后謂上曰道憐汝布衣兄弟故宜爲揚州上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后曰道憐年出五十豈當不如汝十歲兒邪上曰車士雖爲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太后乃無言車士義真小字也三年春高祖不豫加班劍三十人時道憐入朝留司馬陸仲元居守刁逵子彌爲亡命率數十人入京城仲元擊斬之先是府史陳純告彌有異謀至是賜錢二十萬除縣令五月宮車晏駕道憐疾患不堪臨喪六月薨年五十五追贈太傅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祭禮依晉太宰安平王故事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轀輬挽歌二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太祖元嘉九年詔曰古者明王經國司勳有典平章以馭德刑班瑞以疇功烈銘徽庸於鼎彝配祫祀於清廟是以從饗先王義存商誥祭於大蒸禮著周典自漢迄晉世崇其文王猷既昭幽顯咸秩先皇經緯天地撥亂受終駿命爰集光宅區宇雖聖明淵運三靈允協抑亦股肱翼亮之勤祈父宣力之効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京口諸軍事太傅南徐兗二州刺史長沙景王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武王故司徒南康文宣公穆之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揚州刺史華容縣開國公弘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縣開國公道濟故將軍青州刺史龍陽縣開國侯鎮惡或履道廣流秉德沖邈或雅量高劭風鑒明遠或識唯知正才略開邁咸文德以熙帝載武功以隆景業固以侔蹤姬旦方軌伊邵者矣朕以寡德纂戎鴻緒每惟道勳思遵令典而太常未銘從祀尚闕鑒寐欽屬永言深懷便宜敬是前式寵茲嘉禮勒功天府配祭廟廷俾示徽章垂美長世茂績遠猷永傳不朽道憐六子義欣義慶義融義宗義賓義綦義欣嗣爲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歷中領軍征虜

將軍青州刺史魏郡太守將軍如故戍石頭元嘉元年進號後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以本號爲南兗州刺史七年到彥之率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聲援彥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慮寇大至勸義欣委鎭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還使持節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豫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鎭壽陽于時土境荒毀人民彫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綱維補緝隨宜經理劫盜所經立討誅之制境內畏服道不拾遺城府庫藏並皆完實遂爲盛藩彊鎭時淮西江北長吏悉敘勞人武夫多無政術義欣陳之曰江淮左右土瘠民疎頃年以來薦飢相襲百城彫弊於今爲甚綏牧之宜必俟良吏勞人武夫不經政術統內官長多非才授東南殷實猶或簡能況賓接荒垂而可輯綏頻闕顧勅選部必使任得其人庶得不勞而治芍陂良田萬餘頃堤堰久壞秋夏常苦旱義欣遣諮議參軍殷肅循行修理有舊溝引淠水入陂不治積久樹木榛塞肅伐木開榛水得通注旱患由是得除十年進號鎭軍將軍進監爲都督十一年夏入朝太祖厚加恩禮十六年薨時年三十六追贈散騎常侍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刺史如故諡曰成王子悼王瑾字彥瑜官至太子屯騎校尉三十年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子綮早夭綮弟纂字元績嗣官至步兵校尉順帝昇明二年薨會齊受禪國除瑾弟祇字彥期大明中爲中書郎太宰江夏王義恭領中書監服親不得相臨表求解職世祖詔曰昔二王兩謝俱至崇禮自今三臺五省悉同此例太宗初爲南兗州刺史都官尚書謀應晉安王子勛爲逆伏誅祇弟楷祕書郎爲元凶所殺追贈通直郎楷弟贍晉安太守與子勛同逆伏誅贍弟韞字彥文步兵校尉宣城太守子勛爲亂大衆屯據鵲尾攻逼宣城于時四方牧守莫不同逆唯韞棄郡赴朝廷太宗嘉其誠以爲黃門郎太子中庶子侍中加荊湘州南兗州刺史吳興太守侍中領左軍將軍又改領驍騎將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侍中領右衞將軍改領左衞將軍散騎常侍中領軍昇明二年謀反伏誅韞人才凡鄙以有宣城之勳特爲太宗所寵在湘州及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嘗以此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者指韞形像問曰此何人而在轝上韞曰此正是我其庸鄙如此韞弟瑒武昌太守亦與子勛同逆伏誅弟鑒員外散騎侍郎蚤卒鑒弟鷃字彥猷侍中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元年卒鷃弟顥字彥明侍中左衞將軍冠軍將軍吳興太守未拜元徽四年卒追贈右將軍顥弟述東陽太守黃門郎與從弟秉同逆事敗走白山追禽伏誅義欣弟義慶出繼臨川烈武王道規義慶弟義融永初元年封桂陽縣侯食邑千戶凡王子爲侯者食邑皆千戶義融歷侍中左衞軍太子中庶子五兵尚書領軍有質幹善於用短楯元嘉十八年卒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恭侯子孝侯顗嗣官至太子翊軍校尉爲元凶所殺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襲以子晃繼封昇明二年與員外散騎侍郎安成戢仁祖荒人王武連羽林副彭元儁等謀反國除襲字茂德太子舍人安成太守晉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距之勛遣軍攻圍不能下太宗嘉之以爲郢州刺史封建陵縣侯食邑五百戶建陵縣屬蒼梧郡以道遠改封臨澧縣侯太始六年卒於中護軍追贈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忠侯襲亦庸鄙在郢州暑月露幝上聽事綱紀正伏閤怪之訪問乃知襲子晏嗣昇明三年改封東昌縣侯與兄晃俱伏誅襲弟彪祕書郎弟寔太子舍人並蚤卒寔弟爽海陵太守義融弟義宗幼爲高祖所愛字曰伯奴賜爵新渝縣男永初元年進爵爲侯歷黃門侍郎太子左衞率元嘉八年坐門生杜德靈放橫打人還第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爲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吏謝方明爲郡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爲之賦詩十餘首乘流遵歸渚篇是也又爲侍中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二十一年卒追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諡曰惠侯愛士樂施兼好文籍世以此稱之子懷侯玠嗣瑯邪秦郡太守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無子弟秉以子承繼封秉字彥節初爲著作郎歷羽林監越騎校尉中書黃門侍郎太宗泰始初爲侍中頻徙左衞將軍丹陽尹太子詹事吏部尚書時宗室雖多材能甚寡秉少自砥束甚得朝野之譽故爲太宗所委五年出爲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不拜還復本任復爲侍中守祕書監領太子詹事未拜還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兗豫青冀六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後廢帝卽位改都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

郡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未拜留爲尙書左僕射參選元徽元年領
吏部加兵五百人尋領衞尉辭不拜桂陽王休範爲逆中領軍劉勔出守石頭
秉權兼領軍將軍所給加兵自隨入殿二年加散騎常侍丹陽尹解吏部封當
陽縣侯食邑千戶與齊王袁粲褚淵分日入直決機事四年遷中書令加撫軍
將軍常侍尹如故順帝卽位轉尙書令中領軍將軍如故時齊王輔政四海屬
心秉知鼎命有在密懷異圖袁粲鎭石頭不識天命沈攸之舉兵反齊王入屯
朝堂粲潛與秉及諸大將黃回等謀欲作亂本期夜會石頭旦乃舉兵秉素恇
怯騷動援不自安再餔後便自丹陽郡車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
滿道既至見粲粲驚曰何遽便來事今敗矣秉曰今得見公萬死亦何恨從弟
中領軍韞直在省內與直閤將軍卜伯興謀其夜共攻齊王會秉去事覺齊王
夜使驍騎將軍王敬則收韞韞已戒嚴敬則率壯士直前韞左右皆披靡因殺
之伯興亦伏誅粲敗秉踰城出走於領檐湖見擒與二子承俁並死秉時年四
十五秉妻蕭氏思話女也元徽中朝廷危殆妻常懼禍敗每謂秉曰君富貴已
足故應爲兒子作計年垂五十殘生何足恡邪秉不能從秉弟謨奉朝請謨弟
遐字彥道亦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與嫡母殷養女雲敷私通殷每禁之殷暴
病卒未大殮口鼻流血疑遐潛加毒害爲有司所糾世祖徙之始安郡永光中
得還太宗世歷黃門侍郎都官尙書吳郡太守兄秉既死齊王遣誅之遐人才
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其頑騃若此秉當權遐累求方
伯秉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聽望不足遐曰富貴時則云不可相關從坐之日爲
得免不至是果死焉義宗弟義賓元嘉二年封新野縣侯六年以新野荒敝改
封興安縣侯黃門郎祕書監左衞將軍位至輔國將軍徐州刺史二十五年卒
追贈後將軍諡曰肅侯子惠侯綜嗣卒子憲嗣昇明二年齊受禪國除綜弟琨
晉平太守義賓弟義綦元嘉六年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知每爲始興王濬兄
弟所戲弄濬常謂義綦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綦
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笑類若此歷右衞將軍湘州刺史孝建二
年卒贈平南將軍諡曰僖侯子長猷嗣官至步兵校尉昇平三年卒齊受禪國
除

臨川烈武王道規字道則高祖少弟也少倜儻有大志高祖奇之與謀桓玄時
桓弘鎭廣陵以爲征虜中兵參軍高祖克京城道規亦以其日與劉毅孟昶共
斬弘收衆濟江進平京邑玄敗走晉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以道規爲振武將
軍義昌太守與劉毅何無忌追玄玄西走江陵留郭銓何澹之等固守盆口義
軍既至賊列艦距之澹之空設羽儀旗幟於一舫而別在宅船無忌欲攻羽儀
所在衆悉不同曰澹之必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
須言也既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禽也禽之之日彼必以爲
失其軍主我徒咸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
名計也因往彼攻之卽禽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
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盆口進平尋陽因復馳進遇玄於崢嶸州道規等兵
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並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
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
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
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
大破玄軍郭銓與玄單舸走江陵不復能守欲入蜀爲馮遷所斬義軍遇風不
進桓謙桓振復據江陵毅留巴陵道規與無忌俱進攻桓謐於馬頭桓蔚於龍
洲皆破之無忌欲乘勝直造江陵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
西楚羣小皆爲竭力振勇冠三軍難與爭勝且可頓兵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
不克也無忌不從果爲振所敗乃退還尋陽繕治舟甲復進軍夏口僞鎭軍將
軍馮該戍夏口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於
是毅攻魯城道規無忌攻偃月並克之生禽仙客山圖其夕該遁走進平巴陵
謙振遣使求割荊江二州奉歸晉帝不許會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攻襄陽僞
雝州刺史桓蔚走江陵宗之進至紀南振自往距之使桓謙留守時毅道規已
次馬頭馳往襲謙謙奔走卽日克江陵城振大破宗之而歸聞城已陷亦走無忌
翼衞天子還京師道規留夏口江陵之平也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

居其末進號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并州刺史義昌太守如故時荆州湘江
豫猶多桓氏餘燼往往屯結復以本官進督江州之武昌荆州之江夏隨郡義
陽綏安豫州之西陽汝南潁川新蔡九郡諸軍事隨宜翦撲皆悉平之以義勳
封華容縣公食邑三千戶還使持節都督荆寧秦梁雍六州司州之河南諸軍
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將軍如故辭南蠻以授殷叔文叔文被誅乃復還
領善於爲治刑政明理士民莫不畏而愛之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督統降
爲建威將軍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
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
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
爲荆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
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
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者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
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
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悅衆議欲使檀道
濟到彥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
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
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
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差跌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
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
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
蠻校尉印以授咨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敗單舸走欲下就林
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
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
不視衆於是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
盧循相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陳斬猛徐道
覆率衆三萬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

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
距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
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彊敵
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衆乃服
焉遵字慧明臨淮海西人道規從母兄蕭氏舅也官至右將軍宣城內史淮南
太守義熙十年卒追贈撫軍將軍追封監利縣侯食邑七百戶道規進號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固辭俄而寢疾改授都督豫章江二州揚
州之宣城淮南廬江歷陽安豐堂邑六郡諸軍事豫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
故以疾不拜八年閏月薨于京師時年四十三追贈侍中司徒加班劍二十人
諡曰烈武公平桓謙功進封南郡公邑五千戶高祖受命贈大司馬追封臨川
王食邑如先道規無子以長沙景王第二子義慶爲嗣初太祖少爲道規所養
高祖命紹焉咸以禮無二繼太祖還本而定義慶爲荆州廟主當隨往江陵太
祖詔曰褒崇道勳經國之盛典尊親追遠因心之所隆故侍中大司馬臨川烈
武王體道欽明至德淵邈叡哲自天孝友光備爰始協規則翼贊景業陵威致
討則克翦梟鯨遠妖逆交侵方難孔棘勢踰累棊人無固志王神謨獨運靈武
宏發輯寧內外殄覆羣凶固已化被江漢勳高微管遠猷侔於二南英雄邁於
兩獻者矣朕幼蒙殊愛德廕特隆豐恩慈訓義深情戚永惟仁範感慕纏懷今
當擁移寢祏初祀西夏思崇嘉禮式備徽章庶以昭宣風度允副幽顯其追崇
丞相加殊禮鸞輅九旒黃屋左纛給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侍
中如故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後薨祭皆給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輼
輬車挽歌一部前後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義慶幼爲高祖所知常曰此
吾家豐城也年十三襲封南郡公除給事不拜義熙十二年從伐長安還輔國
將軍北青州刺史未之任徙督豫州諸軍豫州刺史復督淮北諸軍事豫州刺
史將軍並如故永初元年襲封臨川王徵爲侍中元嘉元年轉散騎常侍祕書
監徙度支尚書遷丹陽尹加輔國將軍常侍並如故時有民黃初妻趙殺子婦
遇赦應徙送避孫讎義慶曰案周禮父母之仇避之海外雖遇市朝關不反兵

畫以箕大之寬理不可奪含咸枕戈義許必報至於親戚爲戮骨肉相殘故道
乖常憲記無定准求之法外裁以人情且禮有過失之宥律無讐祖之文况趙
之縱暴本由於酒諭心即實事盡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臣謂此孫忍愧
銜悲不違子義共天同域無虧孝道六年加尚書左僕射八年太白星犯右執
法義慶懼有災禍乞求外鎭太祖詔譬之曰玄象茫昧既難可了且史家諸占
各有異同兵星王時有所干犯乃主當誅以此言之益無懼也鄭僕射亡後左
執法嘗有變王光祿至今平安日蝕三朝天下之至忌晉孝武初有此異彼庸
主耳猶竟無他天道輔仁福善謂不足橫生憂懼兄與後軍各受內外之任本
以維城表裏經之盛衰此懷實有由來之事設若天必降災寧可千里逃避邪
既非遠者之事又不知吉凶定所若在都則有不測去此必保利貞者豈敢苟
違天邪義慶固求解僕射乃許之加中書令進號前將軍常侍尹如故在京尹
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諸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荆
州居上流之重地廣兵彊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使諸子居之義慶以
宗室令美故特有此授性謙虛始至及去鎭迎送物並不受十二年普使內外
羣官舉士義慶上表曰詔書疇咨羣司延及連牧旌賢仄陋拔善幽遐伏惟陛
下惠哲光宣經緯明遠皇階藻曜風猷日昇而猶詢衢室之令典遵明臺之叡
訓降淵慮於管庫紆聖思乎版築故以道邈往載德高前王臣敢竭虛闇祗承
明旨伏見前臨沮令新野庾實秉真履約爰敬淳深昔在母憂毀瘠過禮今罹
父疚泣血有聞行成閨庭孝著鄰黨足以敦化率民齊教軌俗前徵奉朝請武
陵龔祈恬和平簡貞潔純素潛居研志耽情墳籍亦足鎭息頹競獎勗浮動處
士南郡師覺才學明敏操介清修業均井渫志固冰霜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
行其志若朝命遠暨玉帛遐臻異人間出何遠之有義慶留心撫物州統內官
長親老不隨在官舍者年聽遣五吏餉家先是王弘爲江州亦有此制在州八
年爲西土所安撰徐州先賢傳十卷奏上之又擬班固典引爲典敘以述皇代
之美十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江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衞將軍
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即本號都督南兗州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
兗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爲性簡素寡嗜欲愛好文義文辭雖不多然足
爲宗室之表受任歷藩無浮淫之過唯晚節奉養沙門頗致費損少善騎乘及
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招聚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尉袁淑文冠當時義慶
在江州請爲衞軍諮議參軍其餘吳郡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並爲辭章之
美引爲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書常加意斟酌鮑照字明遠文辭贍逸嘗爲古
樂府文甚遒麗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其辭
曰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儀以降遐哉邈乎鏤
山岳彫篆素昭德成勳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于上下樂登文王之
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螾爰定祥曆魚烏動色禾雉興讓
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自我皇宋
之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
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茲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
下含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貉懷惠卹勤秩
禮罷露臺之金紓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追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飮畋不盤
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炤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
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鳳舉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飈塵不起
農商野廬邊城偃柝冀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西爵充羅外囿阿紈綦組之饒
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贍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慚德宮宇宏麗三川
莫之能比閭閈有盈歌吹無絕朱輪疊轍華冕重肩豈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
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栖阿閣
遊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仞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律呂謁薦郊廟煙霏霧
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閔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
神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
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儛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睠九壤注
心既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清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
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効焉宣尼稱鳳鳥不至

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皆傷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浸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惇風遷俗文教也殊華道揭柬類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寶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爲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疇與爲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襃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迺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頊爲荊州照爲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頊敗爲亂兵所殺義慶在廣陵有疾而白虹貫城野麏入府心甚惡之固陳求還太祖許解州以本號還朝二十一年薨於京邑時年四十二追贈侍中司空謚曰康王子哀王燁字景舒嗣官至通直郎爲元凶所殺追贈散騎常侍子綽字子流嗣官至步兵校尉昇明三年反伏誅國除綽弟縉早卒燁弟衍太子舍人衍弟鏡宣城太守鏡弟穎前將軍穎弟倩南新蔡太守

遵考高祖族弟也曾祖淳皇曾祖武原令混之弟官至正員郎祖巖海西令父涓子彭城內史遵考始爲將軍振武參軍預討盧循封鄴侯自建威將軍彭城內史隨高祖北伐時高祖諸子並弱宗室唯有遵考長安平定以督并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并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關中失守南還除游擊將軍遷冠軍將軍晉帝遜位居秣陵宮遵考領兵防衞高祖初卽大位下推恩之詔曰遵考服屬之親國戚未遠宗室無多宜蒙寵爵可封營浦縣侯食邑五百戶以本號爲彭城沛二郡太守景平元年遷右衞將軍元嘉二年出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明年轉使持節領護軍入直殿省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遵考爲政嚴暴聚斂無節五年爲有司所糾上不問赦還都七年除太子右衞率加給事中明年督南徐兗州之江北淮南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又徵爲侍中領後軍將軍徙太常九年還右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十二年坐屬疾不侍對免常侍以侯領右衞明年復本官十五年又領徐州大中正太子中庶子本官如故其年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未之鎮留爲侍中領左衞將軍明年出爲使持節監豫司雍并四州南豫州之梁郡弋陽馬頭荊州之義陽四郡諸軍事前將軍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二十一年坐境內旱百姓饑詔加賑給而遵考不奉符旨免官起爲散騎常侍五兵尚書還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十五年徵爲領軍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率軍出江上假節置三十年復出爲使持節監豫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西將軍遣外監徐安期仰捷祖防守之遵考斬安期等起義兵應南譙王義宣義宣加遵考鎮西將軍夏侯獻率衆至瓜步承候世祖又坐免官孝建元年魯爽臧質反起爲征虜將軍率衆屯臨沂縣仍除吳興太守明年徵爲湘州刺史未行還尚書左僕射三年轉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復爲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衞率明年又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五年復還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明年轉左僕射常侍如故又領徐州刺史大中正崇憲太僕前廢帝卽位遷特進右光祿大夫常侍太僕如故景和元年出督南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宗卽位以爲侍中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崇憲太僕給親侍三十人崇憲太后崩太僕解餘如故泰始五年賜几杖大官四時賜珍味疾病太醫給藥固辭几杖後廢帝卽位進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元徽元年卒時年八十二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元公遵考無才能直以宗室不遠故歷朝顯遇年老有疾失明子澄之順帝昇明末貴達澄之弟琨之爲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作亂以爲中兵參軍不就繫繫數十日終不受乃殺之追贈黃門郎詔吏部尚書謝莊爲之誄遵考從弟思考亦被遇歷朝官極清顯爲豫章會稽太守益徐州刺史凡經十郡三州泰始元年卒於散騎常侍金紫光

祿大夫時年七十五追贈特進常侍光祿如故

史臣曰餘妖內侮偏冢西臨荀桓交逼荊楚之勢危矣必使上略未盡一算或遺則城壞壓境上流之難方結畝貲三分有二之形北向而爭天下則我全勝之道或未可知烈武王覽羣才揚盛策一舉殄勍寇非曰天時抑亦人謀也降年不永遂不得與大業始終惜矣哉

宋書卷五十一

宋書卷五十一考證

長沙景王道憐傳道憐率軍孟龍騎將軍孔隆及穆之等○軍孟二字疑有誤

封新淦縣男○淦一本作湓

臨川烈武王道規傳綸心郎實事盡荒耄之王母等行路之深讐○一本荒耄下有豈得以荒耄五字當從之

臣往年辟爲州祭酒未行其志○未行其志一本作未汙其慮

鮑照附傳物色異人優游據正○據正鮑照集作鯁直

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今本孟子無此二語又大字鮑照集作信

宋書卷五十一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二

庾悅　王誕　謝景仁弟述　袁湛弟豹

褚叔度

庾悅字仲豫，潁川鄢陵人也。曾祖亮，晉太尉。祖羲，吳國內史。父淮，西中郎將、豫州刺史。悅少爲衛將軍琅邪王行參軍、司馬從主簿，轉右長史。桓玄輔政，領豫州，以悅爲別駕從事史，遷驍騎將軍。玄篡位，徙中書侍郎。高祖定京邑，武陵王遵承制，以悅爲寧遠將軍、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病去職。鎮軍府版咨議參軍，轉車騎從事中郎。劉毅請爲撫軍司馬，不就。遷車騎中軍司馬。從征廣固，竭其誠力。盧循逼京都，以爲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司州之松滋五郡諸軍事、建威將軍、江州刺史。從東道出鄱陽，循遣將英糾千餘人斷五畝嶠，悅破之，進據豫章，絕循糧援。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爲司徒右長史，暫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躓頓，營一遊集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豈能以此堂見讓。」悅素豪，徑前不答毅語。衆人並避之，唯毅留射如故。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俄頃不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盧循平後，毅求都督江州，以江州內地，治民爲職，不宜置軍府，上表陳之曰：「臣聞天以盈虛爲道，治以損益爲義。時否而政不革，民凋而事不損，則無以救急病於已危，拯塗炭於將絕。自頃戎車屢駕，干戈溢境，江州以一隅之地，當逆順之衝，力弱民慢，而器運所繼。自桓玄以來，驅蹙殘毀，至乃男不被養，女無對匹，逃亡去就，不避幽深，自非財單力竭，無以至此。若不由心矜理，有所改移，則靡遺之歎，奄焉必及。臣謬荷增統，傷慨兼懷。夫設官分職，軍國殊用，牧民以息務爲大，武略以濟事爲先，今兼而領之，蓋出於權。事因藉既久，遂爲常則。江州在腹心之中，憑接揚豫，藩屏所倚，實爲重複。昔胡寇縱逸，朔馬臨江，抗禦之宜，蓋出權計，以溫嶠明達，事由一己，猶覺其弊，論之備悉。今江右區區，戶不盈數十萬，地不踰數千里，而統司鱗次，未獲減息，大而言之，足爲國恥。況乃地在無虞，而軍府猶置，文武將佐，資費非一，豈所謂經國大情，揚湯去火者哉。其州郡邊江，民戶遼落，加以郵亭嶮闊，畏阻風波，轉輸往還，常有淹廢，又非所謂因其所利，以濟其弊者也。愚謂宜解軍府，移治豫章，處十郡之中，厲簡惠之政，比及數年，可有生氣。且屬縣凋散，亦有所存，而役調送迎，不得休止，亦謂應隨宜并減，以簡衆費。刺史庾悅，自臨州部，甚有恤民之誠，但綱維不革，自非綱目所理。尋陽接蠻，宜有防遏，可即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移鎮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建威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數相挫辱。悅不得志，疽發背，到豫章少日卒，時年三十八。追贈征虜將軍。以廣固之功，追封新陽縣五等男。

王誕字茂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兄也。祖恬，中軍將軍。父混，太常。誕少有才藻，晉孝武帝崩，從叔尚書令珣爲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猶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秋冬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回高殿。」珣嗟歎清拔，因而用之。襲爵雉鄉侯，拜秘書郎，琅邪王文學，中軍功曹。隆安四年，會稽王世子元顯開後軍府，又以誕補功曹，尋除尚書吏部郎，仍爲後軍長史，領廬江太守，加鎮蠻護軍。轉龍驤將軍、琅邪內史，長史如故。誕結事元顯嬖人張法順，故爲元顯所寵。元顯納妾，誕爲之親迎。隨府轉驃騎長史，將軍、內史如故。元顯討桓玄，欲悉誅桓氏，誕固陳修等與玄志趣不同，由此得免。修，誕甥也。及玄得志，誕將見誅，修爲之陳請，又言修等得免之由，乃徙誕廣州。盧循據廣州，以誕爲其平南府長史，甚賓禮之。誕久客思歸，乃說循曰：「下官流遠在此，被蒙殊眷，士感知己，實思報答。本非戎旅，在此無用。素爲劉鎮軍所識，情味不淺，若得北歸，必蒙任寄，公私際會，思報厚恩，愈於停此空移歲月。」循甚然之。時廣州刺史吳隱之亦爲循所拘留，誕又曰：「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誕及隱之並得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未拜，高祖請爲太尉諮議參軍，轉長史，盡心歸奉，日夜不懈，高祖甚委仗之。北伐廣固，領齊郡太守。盧循自蔡州南走，劉毅固求追討，高祖持疑未決，誕密白曰：「公

既平廣固復滅盧循則功蓋終古勳無與二如此大威豈可餘人分之毅與公同起布衣一時相推耳今既已喪敗不宜復使立功高祖從其說七年以誕爲吳國內史母憂去職高祖征劉毅起爲輔國將軍誕固辭軍號墨絰從行時諸葛長民行太尉留府事心不自安高祖甚慮之毅既平誕求先下高祖曰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眄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爲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高祖笑曰卿勇過賁育矣於是先還九年卒時年三十九以南北從征追封作唐縣五等侯子詡宋世子舍人早卒

謝景仁陳郡陽夏人衞將軍晦從叔父也名與高祖同諱故稱字祖據太傅安第二弟父允宣城內史景仁幼時與安相及爲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輔國參軍事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至年三十方爲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方作著作郎玄爲太尉以補行參軍府轉大將軍仍參軍事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強識善敘前言往行玄每與之言不倦也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高祖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悅之因留高祖共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急俄頃之間騎詔續至高祖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共食豈當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高祖甚感之嘗謂景仁是太傅安孫及平京邑入鎮石頭景仁與百僚同見高祖高祖目之曰此名公孫也謂景仁曰承制府須記室參軍今當相屈以爲大將軍武陵王遵記室參軍仍爲從事中郎遷司徒左長史出爲高祖鎮軍司馬領晉陵太守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高祖以內難既寧思弘外略將伐鮮卑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鎮姑孰固止高祖以爲苻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匡復皇祚芟夷姦逆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孚宜推亡固存廣樹威略鮮卑密邇疆甸屢犯邊垂伐罪弔民於是乎在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坐長寇虜縱敵貽患者哉高祖納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高祖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爲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右衞將軍加給事中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左僕射依制不得相臨高祖啓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八年遷領軍將軍十一年轉右僕射仍轉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靜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高祖雅相重申以婚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葬日高祖親臨哭之甚慟與驃騎將軍道憐書曰謝景仁殞逝悲痛摧割不能自勝汝聞問惋愕亦不可堪其器體淹中情寄實重方欲與之共康時務一旦至此痛惜兼深往矣奈何當復奈何子恂鄱陽太守恂子稺善吹笙官至西陽太守

景仁弟純字景懋初爲劉毅豫州別駕毅鎮江陵以爲衞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軍襲毅已至城下時毅疾病佐吏皆入參承純參承畢已出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衆散時已暗夜司馬毛修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爲人所殺純孫沈太宗泰始初爲巴陵王休若衞軍錄事參軍山陰令坐事誅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之經純妻庾舫過庾遣人謂述曰喪舫存沒已應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冒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臨豫州諷中正以述爲主簿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甝而憎述嘗設饌請高祖希命甝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懽及景仁有疾述盡心營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感愧轉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世子征虜參軍轉主簿宋臺尚書祠部郎世子中軍主簿轉太子中舍人出補長沙內史有惠政元嘉二年徵拜中書侍郎明年出爲武陵太守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

領南郡太守先是述從兄曜爲義康長史喪官述代之太祖與義康書曰今以謝述代曜其才應詳練著於歷職故以佐汝汝始親庶務而任重事殷宜寄懷羣賢以盡弼諧之美想自得之不俟吾言也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道兒述小字也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手詔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將加曲恕吾所啓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疏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除吳郡太守以疾不之官病差補吳興太守在郡清省爲吏民所懷十二年卒時年四十六喪還京師未至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望船流涕十七年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今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舅范曄謀反伏誅約亦坐死緯尚太祖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京師方雅有父風太宗泰始中至正員郎中

袁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也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琅邪內史並知名湛少爲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初爲衞軍行參軍員外散騎通直正員郎中軍功曹桓玄太尉奉軍事入爲中書黃門侍郎出補桓脩撫軍長史義旗建高祖以爲鎮軍諮議參軍明年轉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以從征功封晉寧縣五等男出爲高祖太尉長史還左民尚書徙掌吏部出爲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莅政和理爲吏民所稱入補中書令又出爲吳國內史秩中二千石義熙十二年轉尚書右僕射本州大中正時高祖北伐湛兼太尉與兼司空散騎常侍尚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高祖沖讓湛等隨軍至洛陽住柏谷塢泰議受使未畢不拜晉帝陵湛獨至五陵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諸舅禮敬多闕重子絢湛之甥也嘗於公座陵湛湛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情絢有愧色十四年卒官時年四十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祖即位以后父追贈侍中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諡曰敬公世祖大明三年幸籍田行經湛墓下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晉寧敬公外氏尊戚素風閑正歲紀稍積墳塋浸遠朕近巡覽千畝遙瞻松隧緬惟徽塵感慕增結可遣使祭少申永懷又增守墓五戶子淳淳子桓卒

湛弟豹字士蔚亦爲謝安所知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初爲著作佐郎衞軍桓謙記室參軍大將軍武陵王遵承制復爲記室參軍其年丹陽尹孟昶以爲建威司馬歲餘轉司徒左西屬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曰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修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值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卻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斯業不修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猶秉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修堤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闗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既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勵靡麗之巧棄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義從之徒在野靡兼幷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役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密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勸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致於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豹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尋轉撫軍司馬遷御史中丞鄱陽縣侯孟懷玉上母檀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豹以爲婦人

從夫之爵懷玉父大司農綽見居列卿妻不宜從子奏免尙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郎何邵之官詔並贖論孟昶卒豹代爲丹陽尹義熙七年坐使徙上錢降爲太尉咨議參軍仍轉長史從討劉毅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馮阻負釁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輿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叢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電靡天光反輝昭晢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爾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伺隙乘閒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垂我是以有治洲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窠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韙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曰熙比屋之隆可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顧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荊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源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卽命河閒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嘉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分遣輔國將軍索愍率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天綱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胄景煥波屬華夷百濮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況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之隘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荊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艱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彊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廣漢劉禪不敢寬命於南中荊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士前事當今元龜也威如盧循彊如容超陵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羣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左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咸明王化雖驅迫一時本非奧主從之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待命寇讎之戮斂隱豺狼之吻豈不盡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幸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舍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纔身而已其有衿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祜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其迷復姦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九年卒官時年四十一次年以參伐蜀之謀追封南昌縣五等子子洵元嘉中歷顯官廬陵王紹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年少未親政洵爲長史潯陽太守行府州事元嘉末爲吳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洵建威將軍置佐史會安東將軍隨王誕起義檄洵爲前鋒加輔國將軍事平頃之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貞子長子顗別有傳少子覬好學善屬文有清譽於世官至司徒從事中郎武陵內史蚤卒洵弟濯揚州秀才蚤卒濯弟淑濯子粲並有別傳

褚叔度河南陽翟人也曾祖裒晉太傅祖歆祕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高祖鎭西長史秀之妹恭帝后也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高祖遷侍中出補大司馬右司馬恭帝卽位爲祠部尙書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徙爲太常元嘉元年卒官時年四十七秀之弟淡之字仲源亦歷顯官爲高祖車騎從事中郎尙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衞將軍高祖受命爲侍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高祖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非一及恭帝遜位居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牀前高祖將殺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褚后褚后出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飮曰佛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殺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字也乃以淡之爲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縣孫氏聚合門宗謀爲逆亂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永興令羊恂覺其姦謀以告淡之淡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是孫法亮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卽用富陽令顧粲爲令加輔國將軍遣僞建威將軍孫道仲孫公喜法殺攻永興永興民壽恭期初與賊同後反善就羊恂率吏民拒戰力少退敗賊用縣人許祖爲令恂逃伏江唐山中尋復爲賊所得使還行縣事賊遂磐據更相樹立遙以鄭令司馬文寅爲征西大將軍孫道仲爲征西長

史孫道覆爲左司馬與公喜法殺等建旗鳴鼓直攻山陰淡之自假凌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將軍前員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爲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前員外散騎常侍謝芩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前鎭西諮議參軍孔甯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在艱中皆起爲將軍遣隊主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摧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遣陸邵督帶戟公石綝廣武將軍陸允以水軍拒之又別遣行參軍濮恭期率步軍與邵合力淡之率所領出次近郊恭期等與賊戰於柯亭大破之賊走還保與遣偽寧朔將軍孫倫領五百人攻錢唐與縣戍軍建武將軍戰於琦倫敗走還富陽倫因反譬殺法步帥等十餘人送首京都詔遣殿中員外將軍徐卓領千人右將軍彭城王義康遣龍驤將軍丘顯率衆五百東討司空徐羨之版揚州主簿沈嗣之爲富陽令領五百人於吳興道東出並未至而賊平吳郡太守江夷輕行之職停吳一宿進至富陽分別善惡執送願徙賊餘黨數百家於彭城壽陽青州諸處二年淡之卒時年四十五諡曰質子叔度名與高祖同故以字行初爲太宰琅邪王參軍高祖車騎參軍事司徒左西屬中軍咨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版行廣州刺史仍除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桓玄族人開山聚衆謀掩廣州事覺叔度悉平之義熙八年盧循餘黨劉敬道窘迫詣交州歸降交州刺史杜慧度以事言統府叔度以敬道等路窮請命事非款誠報使誅之慧度不加防錄敬道招集亡命攻破九眞殺太守杜章民慧度討平之叔度輒貶慧度號爲奮揚將軍惡不先上爲有司所糾詔原之高祖征劉毅叔度遣三千人過嶠荊州平乃還在任四年廣營賄貨家財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舊及有一面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咨議參軍相國右司馬高祖受命爲右衛將軍高祖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力甚嘉之乃下詔曰夫賞不遺勤則勞臣增勸爵必疇庸故在功咸達叔度南北征討常管戎要西夏不虞誠著嶺表可封番禺縣男食邑四百戶尋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出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之南陽竟陵順陽義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襄陽義成太守在任每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時年四十四子恬之嗣官至南琅邪太守恬之卒子昭嗣昭卒子瓊嗣齊受禪國除叔度第二子寂之著作佐郎早卒子授尚太祖第六女琅邪貞長公主太宰參軍亦早卒秀之弟湛之字休玄尚高祖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駙馬都尉著作郎哀公主薨復尚高祖第五女吳郡宣公主諸尚公主者並用世冑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幹故爲太祖所知歷顯位揚武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中左衛將軍左民尚書丹陽尹元凶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戍事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輕船南奔淵有一男始生爲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元年爲中書令丹陽尹坐南郡王義宣諸子逃藏郡堺建康令王興之江寧令沈道源下獄湛之免官禁錮其年復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遷侍中左衛如故以久疾拜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頃之復爲丹陽尹光祿如故尋爲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鄉侯大明四年卒時年五十追贈侍中特進驃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左僕射如故諡曰敬侯子淵庶生宣公主以淵有才表爲嫡嗣淵昇明末爲司空

史臣曰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凡此諸子並前代名家莫不望塵請職負羈先路將由庇民之道邪

宋書卷五十二

宋書卷五十二考證

謝景仁傳景仁愛其第三弟甝而憎述嘗設饌請知高祖命甝豫坐而高祖召述述知景仁夙意○請知知字疑衍述知下一本有非字

袁湛傳桓元太尉率軍事○率當作參

子淳淳子桓卒○南史作子淳淳子植並早卒

宋書卷五十二考證

宋書卷五十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三

張茂度　庾登之　謝方明　江夷

張茂度吳郡吳人張良後也名與高帝諱同故稱字良七世孫爲長沙太守始遷於吳高祖嘉曾祖澄晉光祿大夫祖彭祖廣州刺史父敞侍中尙書吳國內史茂度郡上計吏主簿功曹州命從事史並不就除琅邪王衞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尙書度支郎父憂不拜服闋爲何無忌鎭南參軍頃之出補晉安太守盧循爲寇覆沒江州茂度及建安太守孫蚪之並受其符書供其調役循走俱坐免官復以爲始興相郡經賊寇廨宇焚燒民物凋散百不存一茂度楙立城寺弔死撫傷收集離散民戶漸復在郡一周徵爲太尉參軍尋轉主簿揚州治中從事史高祖西伐劉毅茂度居守留州事悉委之軍還遷中書侍郎出爲司馬休之平西司馬河南太守高祖將討休之茂度聞知乘輕船逃下逢高祖於中路以爲錄事參軍太守如故江陵平驃騎將軍道憐爲荊州茂度仍爲咨議參軍太守如故還爲揚州別駕從事史高祖北伐關洛復任留州事出爲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綏靜百越嶺外安之以疾求還復爲道憐司馬丁繼母憂服闋除廷尉轉尙書吏部郎太祖元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益寧二州梁州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懷寧安固六郡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三年太祖討荊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遲留時茂度弟邵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上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七年起爲廷尉加奉車都尉領本州中正入爲五兵尙書徙太常以脚疾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上從容謂茂度曰勿復以西蜀介懷對曰臣若不遭陛下之明墓木拱矣頃之解職還家徵爲都官尙書加散騎常侍固辭以疾就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茂度內足於財自絕人事經始本縣之華山以爲居止優游野澤如此者七年十八年除會稽太守素有吏能在郡縣職事甚理明年卒官時年六十七諡曰恭子茂度同郡陸仲元者晉太尉玩曾孫也以事用見知歷淸貴吏部郎右衞將軍侍中吳郡太守自玩洎仲元四世爲侍中時人方之金張二族弟子眞元嘉十年爲海陵太守中書舍人狄當爲太祖所信委家在海陵死還葬橋路毀壞不通喪車縣求發民脩治子眞不許司徒彭城王義康聞而善之召爲國子博士司徒左西掾州治中臨海東陽太守茂度子演太子中舍人演弟鏡新安太守皆有盛名並早卒鏡弟永

永字景雲初爲郡主簿州從事轉司徒士曹參軍出補餘姚令入爲尙書中兵郎先是尙書中條制繁雜元嘉十八年欲加治撰徙永爲刪定郎掌其任二十二年除建康令所居皆有稱績又除廣陵王誕北中郎錄事參軍永涉獵書史能爲文章善隸書曉音律騎射雜藝觸類兼善又有巧思益爲太祖所知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玩咨嗟自歎供御者了不及也二十三年造華林園玄武湖並使永監統凡諸制署皆受則於永徙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越騎校尉振武將軍廣陵南沛二郡太守二十八年又除江夏王義恭驃騎中兵參軍沛郡如故永既有才能所在每盡心力太祖謂堪爲將二十九年以永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卽夜徹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並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既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三十年元凶弑立起永督青州之樂安東萊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司空南譙王義宣起義又板永爲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中兵參軍劉則二軍馳赴國難時蕭思話在彭城義宣慮二人不相諧緝與思話書勸與永坦懷又使永從兄長史張暢與永書曰近有都信具汝刑網之原可謂雖在縲紲而復心無愧矣蕭公平厚先無嫌隙見

汝翰遊言不相傷何其滔滔稱人意邪當今世故艱迫義氣雲起方藉羣賢共
康時難當遠慕廉藺在公之德近效平勃忘私之美忽此蔕芥剋申舊情公亦
命蕭示以疎達兼令相執共遵此旨事平召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從事中郎
領中兵時使百僚獻讜言永以爲宜立諫官開不諱之路講師旅示安不忘危
世祖孝建元年臧質反遣永輔武昌王渾鎭京口其年出爲揚州別駕從事史
明年召入爲尚書左丞時將士休假年開三番紛紜道路永建議曰臣聞開兵
從稼前王以之兼隊耕戰遞勞先代以之經遠當今化寧萬里文同九服捐金
走驥於焉自始伏見將士休假多縈三番程會既促裝赴在早故一歲之間四
馳遙路或失遽春耜或違要秋登致使公替常儲家闕舊粟考定利害宜加詳
改愚謂交代之限以一年爲制使征士之念勞未及積遊農之望收功歲成斯
則王度無騫民業斯植矣從之大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尋領虎賁中郎將本郡
中正三年遷廷尉上謂之曰卿既與釋之同姓欲使天下須無冤民加寧朔將
軍尚書吏部郎司徒右長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四年立明堂永以本官兼
將作大匠事畢遷太子右衞率七年爲宣貴妃殷氏立廟復兼將作大匠轉右
衞將軍其年世祖南巡自宣城候道東入使永循行水路是歲旱塗逕不通上
大怒免時上寵子新安王子鸞爲南徐州刺史割吳郡度屬徐州八年起永爲
別駕從事史其年召爲御史中丞前廢帝永光元年出爲吳興太守還度支尚
書太宗卽位除吏部尚書未拜會四方反叛復以爲吳興太守加冠軍將軍假
節未拜以將軍假節徙爲吳郡太守率軍東討又爲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未拜
還使持節監靑冀幽幷四州諸軍事前將軍靑冀二州刺史統諸將討徐州刺
史薛安都累戰剋捷破薛索兒等事在安都傳又遷散騎常侍鎭軍將軍太子
詹事權領徐州刺史又都督徐兗靑冀四州諸軍事又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
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
太宗遣永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
兵既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値寒雪士卒離散永脚指
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三年徙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
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永痛悼所失之子
有兼常哀服制雖除猶立靈座飲食衣服待之如生每出行常別具名車好馬
號曰侍從有事輒語左右報郎君以破薛索兒功封孝昌縣侯食邑千戶在會
稽賓客有謝方童等坐贓下獄死永又降號冠軍將軍四年還使持節督雍梁
南北秦四州郢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未拜停爲太子詹事
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六年又加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給鼓吹一部七年
還金紫光祿大夫尋復領護軍後廢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加侍中領安成王
師加親信二十人又領本州中正出爲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侍中右光祿如
故元徽二年還使持節都督南兗徐靑冀益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兗州刺
史侍中如故永少便驅馳志在宣力年雖已老志氣未衰優游閑任意甚不樂
及有此授喜悅非常卽日命駕還都未之鎭値桂陽王休範作亂永率所領出
屯白下休範至新亭大桁不守前鋒遂攻南掖門永遣人覘賊既返唱云臺城
陷矣永衆於此潰散永亦棄軍奔走還先所住南苑以永舊臣不加罪止免官
削爵永亦愧歎發病三年卒時年六十六順帝昇明二年追贈侍中右光祿大
夫子瓌昇明末達官永弟辯太宗亦見任遇歷尚書吏部郎廣州刺史大司農
辯弟岱昇明末吏部尚書

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鄢陵人也曾祖冰晉司空祖蘊廣州刺史父廓東陽太守
登之少以彊濟自立初爲晉會稽王道子太傅參軍義旗初又爲高祖鎭軍參
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參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豫州別駕從事史
大司馬主簿司徒左西曹屬登之雖不涉學善於世事王弘謝晦江夷之徒皆
相知友轉太尉主簿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登之擊節驅馳退告劉穆之以母
老求郡于時士庶咸憚遠役而登之二三其心高祖大怒除吏名大軍發後乃
以補鎭蠻護軍西陽太守入爲太子庶子尚書左丞出爲新安太守謝晦爲撫
軍將軍荊州刺史請爲長史南郡太守仍爲衞軍長史太守如故登之與晦俱
曾氏壻名位本同一旦爲之佐意甚不愜到廳牋唯云卽日恭到初無感謝之
言每入覲見備持箱囊几席之屬一物不具不坐晦常優容之晦拒王師欲使

登之。留守。登之不許。語在晦傳。晦敗。登之以無任免罪禁錮還家。元嘉五年。起爲衡陽王義季征虜長史。義季年少未親政。衆事一以委之。尋加南東海太守。入爲司徒右長史。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南東海太守。府公彭城王義康專覽政事。不欲自下厝懷。而登之性剛。每陳己意。義康甚不悅。出爲吳郡太守。州郡相臨。執意無改。因其莅任贓貨。以事免官。弟炳之時爲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游自適。俄而除豫章太守。便道之官。登之初至臨川。吏民咸相輕侮。豫章與臨川接境。郡又華大。儀迓光赫。士人並驚歎焉。十八年。遷江州刺史。疾篤。徵爲中護軍。未拜。二十年卒。時年六十二。即以爲贈。子沖遠。太宗鎮姑孰。爲衞軍長史。卒於豫章太守。追贈侍中。

炳之字仲文。初爲祕書。太子舍人。劉粹征北長史。廣平太守。兄登之爲謝晦長史。炳之往省之。晦時位高權重。朝士莫不加敬。炳之獨與抗禮。時論偉之。爲尚書度支郎。不拜。出補錢塘令。治民有績。轉彭城王義康驃騎主簿。未就。徙爲丹陽丞。炳之既未到府。疑於府公禮敬。下禮官博議。中書侍郎裴松之議曰。案春秋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于紀。公羊傳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其辭已成。在官無外。名器既正。則禮亦從之。且今宰牧之官。拜不之職。未接之民。必有其敬者。以既受王命。則成君民之義故也。吏之被勅。猶除者受拜。民不以未見闕其被禮。吏安可以未到廢其節乎。愚懷所見。宜執吏禮。從之。遷司徒左西屬。左將軍竟陵王義宣未親府板。炳之爲諮議參軍。衆務悉委焉。後將軍長沙王義欣鎮壽陽。炳之爲長史。南梁郡太守。轉鎮軍長史。太守如故。出爲臨川內史。後將軍始興王濬鎮湘州。以炳之爲司馬。領長沙內史。濬不之任。除南太山太守。司馬如故。于時領軍將軍劉湛協附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而與僕射殷景仁有隙。凡朝士遊殷氏者。不得入劉氏之門。獨炳之遊二人之間。密盡忠於朝廷。景仁稱疾不朝見者歷年。太祖常令炳之銜命去來。湛不疑也。義康出藩。湛伏誅。以炳之爲尚書吏部郎。與右衞將軍沈演之俱參機密。頃之。轉侍中。本州大中正。遷吏部尚書。領義陽王師。內外歸附。勢傾朝野。炳之爲人強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詈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爲衆望所推。性好潔。士大夫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人拭席洗牀。時陳郡殷沖亦好淨。小史非淨浴新衣。不得近左右。士大夫小不整潔。每容接之。炳之反是。沖每以此譏焉。領選既不緝衆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還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齊。出炳之宅諮事。泰能彈琵琶。伯齊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舊制。令史諮事。不得宿停外。雖有八座命亦不許。爲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恕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夫爲國爲家。何嘗不謹用前典。今苟欲通一人。慮非哲王御世之長術。炳之所行。非曖昧而已。臣所聞既非一旦。又往往眼見。事如丘山。彰彰若此。遂縱而不糾。不知復何以爲治。晉武不曰明主。斷鬲令事。遂能奮發。華廙見待不輕。廢錮累年。後起。止作城門校尉耳。若言炳之有誠於國。未知的是何事。政當云與殷景仁不失其舊。與劉湛亦復不疎。且景仁當時事意。豈復可蔑。朝士兩邊相推。亦復何限。縱有微誠。復何足掩其惡。今賈充勳烈。晉之重臣。雖事業不勝。不聞有大罪。諸臣進說。便遠出之。陛下聖叡。反更遲遲於此。炳之身上之釁。既自藉藉。交結朋黨。構扇是非。實足亂俗傷風。諸惡紛紜。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伏願深加三思。試以諸聲傳普訪諸可顧問者。羣下見陛下顧遇既重。恐不敢苦相侵傷。顧問之日。宜布嫌責之旨。若不如此。亦當不辯有所得失。臣意既有所啓。要欲盡其心。如無可納。伏願宥其觸忤之罪。時炳之自理不諳臺制。令史並言停外非嫌。太祖以炳之信受失所。小事不足傷大臣。尚之又陳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諸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咸知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意。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由外悉知此。而輕於信受。羣情豈了。陛下不假爲之辭。雖是令史出。乃遠虧朝典。又不得謂之小事。謝晦望實。非今者之疇。一事錯誤。免侍中官。王珣時賢小失。桓胤春蒐之謬。皆白衣領職。況公犯憲制者邪。不審可有同王桓白衣例不。於任使無損。兼可得以爲肅戒。孔萬祀居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輒歸駱宰云。炳之貴要異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癡不聾。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爲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尚書舊有增

置幹二十人以元凱丞郎幹之假疾病炳之常取十人私使詢處幹闕不得時
補近得王師猶不遣還臣令人語之先取人使意常未安今既有手力不宜復
留得臣此信方復遣耳大都爲人好率懷行事有諸紜紜不悉可曉臣思張遼
之言關羽雖兄弟曹公父子豈得不言觀今人憂國實寡臣復結舌日月之明
或有所蔽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迹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
恩接不宜復生厚薄太尉昨與臣言說炳之有諸不可非唯一條遠近相崇畏
震動四海凡短人辦得致此更復可嘉虞秀之門生事之累味珍肴未嘗有乏
其外別貢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
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甚精麗遣之便復款然市令盛馥進數百口
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驟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雍自謂得其力
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蔗若新發於州國吏運載樵荻無輟於道諸見人有物
鮮或不求聞劉遵考有材便乞材見好燭盤便復乞之選用不平不可一二太
尉又云炳之都無共事之體凡所選舉悉是其意政令太尉知耳論虞秀之作
黃門太尉不正答和故得停太尉近與炳之疏欲用德願兒作州西曹炳之乃
啓用爲主簿即語德願德願謝太尉前後漏泄賣恩亦復何極縱不加罪故宜
出之士庶忿疾之非直項羽楚歌而已也自從裴劉刑罰以來諸將陳力百倍
今日事實好惡可問若赫然發憤顯明法憲陛下便可閑臥紫闥無復一事也
太祖欲出炳之爲丹陽又以問尚之尚之答曰臣既乏賈生應對之才又謝汲
公犯顏之直至於侍坐仰酬每不能盡昨出伏復深思秖有愚滯今之事跡異
口同音便是彰著政未測得物之數耳可爲蹈罪負恩無所復少且居官失和
未有此比陛下遲遲舊恩未忍窮法爲弘之大莫復過此方復有尹京赫赫之
授恐悉心奉國之人於此而息貪狠恣意者歲月滋甚非但虧點王化乃治亂
所由如臣所聞天下論議炳之常塵累日月未見一豪增輝今曲阿在水南恩
寵無異而協首郡之榮乃更成其形勢便是老王雅也古人云無賞罰雖堯舜
不能爲治也陛下豈可坐損皇家之重迷一凡人事若復在可否之間亦不敢
苟陳穴管人之枉直明白灼然而敕王令王反更不悟令賈誼劉向重生豈不

慷慨流涕於聖世邪臣昔啓范曄當時亦懼犯觸之尤苟是愚懷所挹政自不
能舒遲所謂雖九死而不悔者也謂炳之且外出若能脩改在職著稱還亦不
難而可得少明國典粗酬四海之誚今愆釁如山榮任不損炳之若復有彰大
之罪誰復敢以聞述且自非殊勳異績亦何足塞今日之尤歷觀古今未有衆
過藉藉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今者也臣每念聖化中有此事未嘗不
痛心疾首設令臣等數人縱橫狠藉復如此不審當復云何處之近啓賈充遠
鎮今亦何足分外出恐是策之良者臣知陛下不能採臣言故是臣不能盡己
之愚至耳今蒙恩榮者不少臣何爲獨懸懸於斯實是尊主樂治之意伏願試
更垂察又曰臣見劉伯龍大慷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雖
得一縣負三十萬錢庾沖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苟萬秋嘗詣
炳之值一客姓夏侯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又云無政有佳驢耳
炳之便答甚是所欲客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
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猶謂不然選令史章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
言實得嫁女具銅鑪四人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酤
酃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爲
之歎息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是歲元嘉二十五年也二十七年卒於
家時年六十三太祖錄其宿誠追復本官二子季遠弘遠

謝方明陳郡陽夏人尚書僕射景仁從祖弟也祖鐵永嘉太守父沖中書侍郎
家在會稽謝病歸除黃門侍郎不就爲孫恩所殺追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
吳興太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皆響應吳興民胡桀郜驃破東遷縣
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之及北方
學士馮翊仇玄達俱往吳興投邈並舍之郡學禮待甚簡二人並忿愠遂與恩
通謀恩嘗爲嗣之等從者夜入郡見邈衆遁不悟本欲於吳興起兵事趣不果
乃還於會稽及郜等攻郡嗣之玄達並豫其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入海
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方明結邈門生義故得百餘人掩討嗣之等悉禽
而手刃之于時荒亂之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事盡

其力用。數月之閒。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頊之孫恩重沒會稽。謝琰見害。恩購求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阨。屯苦備經。而貞立之操。在約無改。元興元年。桓玄尅京邑。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騰譬說備至。方明終不回。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補司徒王謐主簿。從兄景仁舉爲高祖中兵主簿。方明事思忠益。知無不爲。高祖謂之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處闇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伎能。自然有雅韻。從兄混有重名。唯歲節朝宗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輳。不與穆之相識者。唯有混、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爲恨。方明、廓後往造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直置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左將軍道憐長史。高祖命府內衆事。皆諮決之。隨府轉中軍長史。尋更加晉陵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輕重。悉散聽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應入重者有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主簿弘季盛、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民情僞薄。不可以古義相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皆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期。有重罪二人不還。方明不聽討捕。其一人醉不能歸。逮二日乃反。餘一囚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欲白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之。率領將送。遂竟無逃亡者。遠近咸歎服焉。遭母憂去職。服闋。爲宋臺尚書吏部郎。高祖受命。遷侍中。永初三年。出爲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民戶殷盛。風俗峻刻。強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又罪及比伍。動相連坐。一人犯吏。則一村廢業。邑里驚擾。狗吠達旦。方明深達治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存綱領。州臺符攝。即時宜下。緩民期會。展其辦舉。郡縣監司。不得妄出。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比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發倩士庶。事既寧息。皆使還本。而屬所刻害。或即以補吏。守宰不明與奪。乖舛。人事不至。必被抑塞。方明簡汰精當。各慎所宜。雖服役十載。亦一朝從理。東土至今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是非。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元嘉三年。卒官。年四十七。

子惠連。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相知賞。事在靈運傳。本州辟主簿。不就。惠連先愛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坐被徙廢塞。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是時義康治東府城。城壍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亦以高麗見奇。文章並傳於世。十年。卒。時年三十七。既早亡。且輕薄多尤累。故官位不顯。無子。弟惠宣。竟陵王誕司徒從事中郎。臨川內史。

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祖晉護軍將軍。父敳。驃騎諮議參軍。夷少自藻厲。爲後進之美。州辟主簿。不就。桓玄篡位。以爲豫章王文學。義旗建。高祖板爲鎮軍行參軍。尋行大司馬琅邪王軍事。轉以公事免。頃之。復補主簿。豫討桓玄功。封南郡州陵縣五等侯。孟昶建威府司馬。中書侍郎。中軍太尉從事中郎。征西大將軍道規長史、南郡太守。尋轉太尉諮議參軍。領錄事。遷長史。入爲侍中。大司馬從府公北辟。拜洛陽園陵。進至潼關。還領寧遠將軍、琅邪內史、本州大中正。高祖受命。大司馬府琅邪國事。一以委焉。宋臺初建。爲五兵尚書。高祖受命。轉掌度支。出爲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以疾去職。尋拜吏部尚書。爲吳郡太守。營陽王於吳縣見害。夷臨哭盡禮。又以兄疾去官。復爲丹陽尹。吏部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右僕射。夷美風儀。善舉止。歷任以和簡著稱。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未之職。病卒。時年四十八。遺命薄斂。蔬奠。務存儉約。追贈前將軍。本官如故。子湛。別有傳。

史臣曰。爲國之道。食不如信。立人之要。先質後文。士君子當以體正爲基。蹈義爲本。然後飾以藝能。文以禮樂。苟或難備。不若文不足而質有餘也。是以小心翼翼。可祗事於上帝。嗇夫喋喋。終不離於虎圈。江夷、謝方明、謝弘微、王惠、王球。學義之美。未足以成名。而貞心雅體。廷臣所罕。及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信

矣。

宋書卷五十二

宋書卷五十三考證

張永傳從爲江夏王義恭太尉中兵參軍○太監本訛校今改正

庾登之傳子冲遠○冲遠南史作仲遠

庾炳之傳推此而言則炳之爲吏之道定於受命之日矣○命南史作勑據此知當時諸府佐吏皆有勑書

炳之了不聽納之非爲不解直是苟相留耳○下一之字南本作此屬下句

臣見劉伯龍太慷慨炳之所行○龍南史作寵臣瀜按劉伯寵見王僧虔帖劉伯龍嘗有鬼笑營利事未知此處應是何人而伯寵伯龍莫定是一是二也

謝方明傳頊之孫恩重沒會稽○沒監本譌役一本作沒臣承蕃按南史作陷沒字之義與陷相近今改正

宋書卷五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四

孔季恭　羊玄保　沈曇慶

孔靖字季恭會稽山陰人也名與高祖祖諱同故稱字祖愉晉車騎將軍父誾散騎常侍季恭始察郡孝廉功曹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鎮軍司馬司徒左西掾未拜遭母憂隆安五年於喪中被起建威將軍山陰令不就高祖東征孫恩屢至會稽季恭曲意禮接贍給甚厚高祖後討孫恩時桓玄篡形已著欲於山陰建義討之季恭以為山陰去京邑路遠且玄未居極位不如待其篡逆事彰釁成惡稔徐於京口圖之不憂不尅高祖亦謂為然虞嘯父為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季恭初求為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玄以季恭為內史使齎封板拜授季恭相值季恭便舟夜還至即叩扉告嘯父幷令掃拂別齋即便入郡嘯父本為桓玄所授聞玄敗震懼開門請罪季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旦乃移季恭到任務存治實敕止浮華翦罰游惰由是寇盜衰止境內肅清徵為右衞將軍加給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本國中正徙琅邪王大司馬司馬尋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先是吳興頻喪太守云項羽神為卞山王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讓義熙八年復督五郡諸軍征虜會稽內史脩飾學校計課調習十年復為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讓不拜頃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北伐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關洛高祖為相國又隨府遷宋臺初建令書以為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子坣歷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坐小弟駕部郎道穰逼略良家子女白衣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官弟靈符元嘉末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明初自侍中為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入為丹陽尹山陰縣土境褊狹民多田少靈符表徙無貲之家於餘姚鄞鄮三縣界墾起湖田上使公卿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脩本有國所同土著之民習翫日久如京師無田不聞徙居他縣尋山陰豪族富室頃畝不少貧者肆力非為無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歉又緣湖居民魚鴨為業及有居肆理無樂徙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王瓚之顧凱之顏師伯嗣湘東王彧議曰富戶溫房無假遷業窮身寒室必應徙居葺宇疏皐產粒無待資公則公未易充課私則私卒難具生計既完畬功自息宜募亡叛通恤及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粗脩立然後徙居侍中沈懷文王景文黃門侍郎劉嶔郄顒議曰百姓雖不親農不無資生之路若驅以就田則坐相違奪且鄞等三縣去治並遠既安之民忽徙他邑新垣未立舊居已毀去留兩困無以自資謂宜適任民情從其所樂開宥逋亡且令就業若審成腴壤然後議遷太常王玄謨議曰小民貧匱遠就荒疇去舊即新糧種俱闕習之既難勸之未易謂宜微加資給使得肆勤明力田之賞申怠惰之罰光祿勳王昇之議曰遠廢之疇方翦荊棘率課窮乏其事彌難資徒粗立徐行無晚上違議從其徙民並成良業靈符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坐以免官後復舊官又為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愨實有材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績脩理前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為所讒構遣鞭殺之二子湛之淵之於都賜死太宗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夫淵之大明中為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民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值赦律子賊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值赦免刑補冶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重用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值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值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冶有允正法詔

如淵之議吳免棄市

羊玄保太山南城人也祖楷尚書都官郎父綏中書侍郎玄保起家楚臺太常博士遭母憂服闋右將軍何無忌前將軍諸葛長民並板爲參軍並不就除臨安令劉穆之舉爲高祖鎭軍參軍庫部郎永世令復爲高祖太尉參軍轉主簿丹陽丞少帝景平二年入爲尚書右丞轉左丞司徒長史府公王弘甚知重之謂左長史庾登之吏部尚書王淮之曰卿二賢明美朗識會悟多通然弘懿之望故當共推羊也頃之入爲黃門侍郎善弈棊棊品第三太祖與賭郡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州作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曰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黃霸以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爲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計牽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惜既無堪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陳聞由此此制得停玄保在郡一年爲廷尉數月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南東海太守加輔國將軍入爲都官尚書左衞將軍加給事中丹陽尹會稽太守又徙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祖以玄保廉素寡欲故頻授名郡爲政雖無幹績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利虛家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元凶弒立爲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尋加光祿大夫及世祖入討朝野多南奔劭集群僚橫刀怒曰卿等便可去矣衆戰懼莫敢言玄保容色不異徐曰臣以死奉朝劭乃解世祖卽位以爲散騎常侍領崇憲衞尉尋還金紫光祿大夫又以謹敬見知賜賚甚厚大明初進位光祿大夫五年還散騎常侍特進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珍新未得祠薦者口不妄嘗八年卒時年九十四謚曰定子子戎有才氣而輕薄少行檢玄保嘗云此兒必亡我家官至通直郎與王僧達謗議時政賜死死後世祖引見玄保玄保謝曰臣無日磾之明以此上負上矣其言戎二弟太祖並賜名曰咸曰粲謂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玄保旣善棊而何尚之亦雅好棊吳郡褚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時胤父榮期與臧質同逆胤應從誅何尚之請曰胤弈棊之妙超古冠今魏犨犯令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玄保兄子希字泰聞少有才氣大明初爲尚書左丞時揚州刺史西陽王子尙上言山湖之禁雖有舊科民俗相因替而不奉熂山封水保爲家利自頃以來頹弛日甚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至漁採之地亦又如茲斯實害治之深弊爲政所宜去絕損益舊條更申恆制有司檢壬辰詔書占山護澤彊盜律論贓一丈以上皆棄市希以壬辰之制其禁嚴刻事旣難遵理與時弛而占山封水漸染復滋更相因仍便成先業一朝頓去易致嗟怨今更刊革立制五條凡是山澤先常熂爈種養竹木雜果爲林及陂湖江海魚梁鰌鮆場常加功脩作者聽不追奪官品第一第二聽占山三頃第三第四品二頃五十畝第五第六品二頃第七第八品一頃五十畝第九品及百姓一頃皆依定格條上貲簿若先已占山不得更占先占闕少依限占足若非前條舊業一不得禁有犯者水上一尺以上並計贓依常盜律論停除咸康二年壬辰之科從之益州刺史劉瑀先爲右衞將軍與府司馬何季穆共事不平季穆爲尚書令建平王宏所親待屢毀瑀於宏會瑀出爲益州奪士人妻爲妾宏使羊希彈之瑀坐免官瑀恨希切齒有門生謝元伯往來希閒瑀令訪訊被免之由希曰此奏非我意瑀卽日到宏門奉牋陳謝云聞之羊希希坐漏泄免官大明末爲始安王子真征虜司馬黃門郎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出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鎭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太宗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旣到鎭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真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釁備彰歷職徒以清刻一介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事在鄧琬傳太宗以萬周爲步兵校尉加寧朔將軍權行廣州事希旣至而萬周等並有異圖希誅之希

以沛郡劉思道行晉康太守領軍伐俚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不受
命率所領攻州希遣平越長史鄒琰於朝亭拒戰軍敗見殺思道進攻州城司
馬鄒嗣之拒之西門戰敗又死希踰城走思道獲而殺之府參軍鄒曼率數十
人襲思道已得入城力不敵又敗東莞太守蕭惠徽率郡文武千餘人攻思道
戰敗又見殺時龍驤將軍陳伯紹率軍伐俚還擊思道定之贈希輔國將軍惠
徽中書郎嗣之越騎校尉希子崇宇伯遠尚書主客郎丁母憂哀毀過禮及聞
廣州亂卽日便徒跣出新亭不能步涉頓伏江渚門義以小船致之於是進路
父葬畢不勝哀卒

沈曇慶吳興武康人侍中懷文從父兄也父發員外散騎侍郎早卒吳興太守
王韶之爲之誄焉曇慶初辟主簿州從事西曹主簿長沙王義欣後軍鎭軍主
簿遭母憂哀毀致稱本縣令諸葛闡之公解言上服釋復爲主簿義欣又請爲
鎭軍記室參軍出爲餘杭令還司徒主簿江夏王義恭太尉錄事參軍尚書右
丞時歲有水旱曇慶議立常平倉以救民急太祖納其言而事不行領本邑中
正少府揚州治中從事史始興王濬衞軍長史元凶弒立世祖入討劭遣曇慶
還東募人安東將軍隨王誕收付永興縣獄久之被原世祖踐阼除東海王禕
撫軍長史入爲尚書吏部郎江夏王義恭大司馬長史南東海太守左衞將軍
大明元年督徐兗二州及梁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徐州刺史時殿中員外將軍
裴景仁助戍彭城本傖人多悉戎荒事曇慶使撰秦記十卷敘苻氏僭僞本末
其書傳於世明年復徵爲左衞將軍加給事中領本州大中正三年遷祠部尚
書其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本官曇慶謹實淸正所莅有稱績常謂子弟曰吾
處世無才能政圖作大老子耳世以長者稱之

史臣曰江南之爲國盛矣雖南包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
於荆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彫耗荆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
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于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勿用民不
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栖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
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
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
年踰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飢
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
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
衣天下而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亘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
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常
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
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
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年遂切扶患或
不至是若籠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議屈當時蓋由於此

宋書卷五十四

史臣論若龍以平價則官苦民優○諸本官下無苦字今從南本增

宋書卷五十四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五

臧燾　徐廣　傅隆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晉孝武帝太元中衞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為助教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為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為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唯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衞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為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夫漢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摹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為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母老家貧與弟熹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約己養親者十餘載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服闋除臨沂令義旗建為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曰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參高祖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祠部襲封高陵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為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為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為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為壇乎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為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為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為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為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為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屬之誼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為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

時學者多從焉議竟未施行遷通直郎高祖鎮軍車騎中軍太尉諮議參軍高祖北伐關洛大司馬琅邪王同行除大司馬從事中郎總留府事義熙十四年除侍中元熙元年以脚疾去職高祖受命徵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仕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其年卒時年七十少帝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長子邃護軍司馬宣都太守少子綽太子中舍人新安太守邃長子髦之尚書都官郎烏程令髦之弟凝之學涉有當世才具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之交年少時與北地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太祖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上因回與論之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謂僧祐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詞韻銓序兼有理證上甚賞焉歷隨王誕後軍記室錄事欲以爲青州其事不果遷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子憬尚書主客郎沈攸之征西功曹爲攸之盡節事在攸之傳凝之弟潭之亦有美譽太宗世歷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後廢帝元徽中爲左民尚書卒官潭之弟澄之太子左積弩將軍元嘉二十七年領軍於盱眙爲索虜所破見殺追贈通直郎綽子煥順帝昇明中爲武昌太守沈攸之攻郢城煥棄郡赴之攸之敗伏誅傅僧祐祖父弘仁高祖外弟也以中表歷顯官征虜將軍南譙太守太常卿子邵員外散騎侍郎妻蔡女也生僧祐有吏才再爲山陰令甚有能名末世令長莫及亦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也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衞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爲州辟廣從事西曹又譙王司馬恬鎮北參軍晉孝武帝以廣博學除爲祕書郎校書祕閣增置職僚轉員外散騎侍郎領校書如故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爲祠部郎李太后薨廣議服曰太皇太后名位允正體同皇極理制備盡情禮彌申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既稱夫人禮服從正故成風顯夫人之號僖公服三年之喪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固宜遂服無屈而緣情立制若嫌明文不存則疑斯從重謂應同於爲祖母後齊衰三年服從其議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臺內使廣立議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廣常爲愧恨焉元顯引爲中軍參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爲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高祖使撰車服儀注乃除鎮軍咨議參軍領記室封樂成縣五等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曰臣聞左史述言右官書事乘志顯於晉鄭陽秋著乎魯史自皇代有造中興晉祀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迹倏爲疇古臣等參詳宜敕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詔曰先朝至德光被未著方策宜流風緬代永貽將來者也便敕撰集六年遷散騎常侍又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侍時有風雹爲災廣獻書高祖曰風雹變未必爲災古之聖賢輒懼而修己所以興政化而隆德教也嘗忝服事宿眷未忘思竭塵露率誠于習明公初建義旗匡復宗社神武應運信宿平夷且恭謙儉約虛心匪懈來蘇之化功用若神頃事故既多刑德並用戰功殷積報敘難盡萬機繁湊固應難速且小細煩密羣下多懼又穀帛豐賤而民情不勸禁司互設而劫盜多有誠由俗弊未易整而望深未易炳追恩義熙之始如有不同何者好安願逸萬物之大趣習舊駭新凡識所不免要當俯順羣情抑揚隨俗則朝野歡泰具瞻允康矣言無可採願矜其愚款之志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皆如故十二年晉紀成凡四十六卷表上之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載嘉運身世荷晉德實眷戀故主因更歔欷永初元年詔曰祕書監徐廣學優行謹歷位恭肅可中散大夫廣上表曰臣年時衰耄朝敬永闕端居都邑徒增替怠臣墳墓在晉陵臣又生長京口戀舊懷遠每感暮心息道玄謬荷朝恩忝宰此邑乞相隨之宦歸終桑梓微志獲申殞沒無恨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老猶不倦元嘉二年卒時年七十四答禮問百餘條用於今世廣子豁在良吏傳

傅隆字伯祚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咸晉司隸校尉曾祖晞司徒屬父祖早亡隆少孤又無近屬單貧有學行不好交游義熙初年四十始爲孟昶建威將軍員外散騎侍郎坐辭兼免復爲會稽征虜參軍家在上虞及東歸便有終焉之志

歷佐三軍首尾八年除給事中尚書僕射丹陽尹徐羨之置建威府以為錄事參軍尋轉尚書祠部郎丹陽丞入為尚書左右丞以族弟亮為僕射緦服不得相臨徙太子率更令廬陵王義真車騎咨議參軍出補山陰令太祖元嘉初除司徒右長史遷御史中丞當官而行甚得司直之體轉司徒右長史時會稽剡縣民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亡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息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之曰原夫禮律之興蓋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也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世為體猶一未有能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若稱可以殺趙趙當何以處載將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繇立法之本旨也向使曰稱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流名百代以為美談者哉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之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期功千里外耳令亦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此又大通情體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如此稱趙竟不可分趙雖內愧終身稱當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永絕事理固然也從之又出為義興太守在郡有能名徵拜左民尚書坐正直受節假對人未至委出白衣領職尋轉太常十四年太祖以新撰禮論付隆使下意隆上表曰臣以下愚不涉師訓孤陋閭閻面牆靡識謬蒙詢逮愧懼流汗原夫禮者三千之本人倫之至道故用之家國君臣以之尊父子以之親用之婚冠少長以之仁愛夫妻以之義順用之鄉人友朋以之三益賓主以之敬讓所謂極乎天播乎地窮高遠測深厚莫尚於禮也其樂之五聲易之八象詩之風雅書之典誥春秋之微婉勸懲無不本乎禮而後立也其源遠流廣其體大而義精非夫叡哲大賢孰能明乎此哉況遭暴秦焚亡百不存一漢興始徵召故老搜集殘文其體例紕繆首尾脫落難可詳論幸高堂生頗識舊義諸儒各為章句之說既明不獨達所見不同或師資相傳共枝別幹故聞人二戴俱事后蒼俄已分異盧植鄭玄偕學馬融人各名家又後之學者未逮曩時而問難星繁充斥兼兩摇文列錦煥爛可觀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雜國典未一於四海家法參駁於搢紳誠宜考詳遠慮以定皇代之盛禮者也伏惟陛下欽明玄聖同規唐虞疇咨四岳興言三禮而伯夷未登微臣竊位所以大懼負乘形神交惡者無忘夙夜矣而復猥充博採之數與聞爰發之求實無以仰酬聖旨萬分之一不敢廢嘿謹率管穴所見五十二事上呈蚩鄙洸淚伏用竦赧明年致仕拜光祿大夫歸老在家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特精三禮謹於奉公常手抄書籍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三

史臣曰選賢於野則治身業弘求士於朝則飾智風起六經奧遠方軌之正路百家淺末捷至之偏道漢世登士閭黨為先崇本務學不尚浮詭然後可以俯拾青組顧蔑籯金於是人厲從師之志家競專門之術藝重當時所居一旦成市黌舍暫啓著錄或至萬人是故仕以學成身由義立自魏氏膺命主愛雕蟲家棄章句人重異術又選賢進士不本鄉閭銓衡之寄任歸臺閣以一人之耳目究山川之險情賢否臆斷萬不值一由是仕憑借譽學非為己崇詭遇之巧速鄙稅駕之遲難士自此委笥植經各從所務早往晏退以取世資庠序黌校之士傳經聚徒之業自黃初至于晉末百餘年中儒教盡矣高祖受命議創國學宮車早晏道未及行迄于元嘉甫獲克就雅風盛烈未及曩時而濟濟焉頗有前王之遺典天子鸞旗警蹕清道而臨學館儲后冕旒黼黻北面而禮先師後生所不嘗聞黃髮未之前覩亦一代之盛也臧燾徐廣傅隆裴松之何承天雷次宗並服膺聖哲不為雅俗推移立名於世宜矣潁川庾蔚之鴈門周野王汝南周王子河內向琰會稽賀道養皆託志經書見稱於後學蔚之略解禮記幷注賀循喪服行於世云

宋書卷五十五

宋書卷五十五考證

臧燾傳燾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貴監本作婁蓋因說文作婁而譌也今改正

宋書卷五十五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六

謝瞻　孔琳之

謝瞻字宣遠一名檐字通遠陳郡陽夏人衛將軍晦第三兄也年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讚果然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初爲桓偉安西參軍楚臺秘書郎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違解職隨從爲柳建威長史尋爲高祖鎮軍瑯邪王大司馬參軍轉主簿安成相中書侍郎宋國中書黃門侍郎相國從事中郎弟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輳門巷塡咽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吾家素以退爲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高祖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爲笑戲以絕其言晦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肯自治幸於不永晦聞疾奔往瞻見之曰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訴告晦反者瞻疾篤還都高祖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婿羊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厲爲國爲家遂卒時年三十五

瞻善於文章辭采之美與族叔混第靈運相抗靈運父奐無才能爲秘書郎早年而亡靈運好臧否人物混患之欲加裁折未有方也謂瞻曰非汝莫能乃與晦曜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登車使商較人物瞻謂之曰秘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言論自此衰止弟嚼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晨昏溫凊和藥捧膳不闕一時勤容戚顏未嘗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病畏驚微踐過甚一家尊卑感嚼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初爲州主簿中軍行參軍太子舍人俄遷秘書丞自以兄居權貴己蒙超擢固辭不就徐羨之請爲司空長史黃門郎元嘉三年從坐伏誅時年三十一有詔宥其子世平又早卒無後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晉丞相掾父殿光祿大夫琳之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棋妙善草隸郡命主簿不就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桓玄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以交易之資爲用之至要者乎若使不以交易百姓用力於爲錢則是妨其爲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嘗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運置之苦此錢所以嗣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爲寶本充衣食今分以爲貨則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爲敝著於自曩故鍾繇曰巧僞之民競蘊溼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爲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至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旣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財今括囊天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庾充衍或糧靡斗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之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爲棄物是有錢無糧之民皆坐而饑困此斷錢之立敝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爲貧用穀之處不爲富又民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於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三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精力達治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尙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試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昔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爲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永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便自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饑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民時各順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固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

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玄又議復肉刑琳之以爲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既異致化實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權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日陳于前則驚心駭矚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逃爲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玄好人附悅而琳之不能順旨是以不見知遷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遭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左西掾以父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尚書左丞揚州治中從事史所居著績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修庠序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衆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璽歷代迭用襲封之印奕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忌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四百未聞以子嬰身戮國亡而棄之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卽印載籍未聞其說推例自乖其准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之道愚謂衆官卽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則仰裨天府非唯小益

又曰凶門柏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達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愆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況復兼以游費實爲民患者乎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寒庶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莫不傾產殫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謹遵先典一罷凶門之式表以素扇足以示凶又曰昔事故飢荒米穀綿絹皆貴其後米價登復而絹于今一倍綿絹既貴蠶業者滋雖勤厲兼倍而貴猶不息愚謂致此良有其由昔事故之前軍器正用鎧而已至於袍襖裲襠必俟戰陣實在庫藏永無損毀今儀從直衛及邀羅使命有防衛送迎悉用袍襖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綿帛易敗勢不支久又晝以禦寒夜以寢臥曾未周年便自敗裂每絲綿新登易折租以市又諸府競收動有千萬積貴不已實由於斯私服爲之艱貴官庫爲之空盡愚謂若侍衛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鎧小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仗不煩鎧襖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肴饌尚奢爲日久矣今雖改張是弘而此風未革所甘不過一味而陳必方丈適口之外皆爲悅目之費富者以之示夸貧者爲之殫產衆所同鄙而莫能獨異愚謂宜粗爲其品使奢儉有中若有不改加以貶黜則德儉之化不日而流遷尚書吏部郎義熙六年高祖領平西將軍以爲長史大司馬琅邪王從事中郎又除高祖平北征西長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出爲吳興太守公事免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羨之曰臣聞事上以奉憲爲恭臨下以威嚴爲整然後朝典惟明莅衆必肅斯道或替則憲綱其頹臣以今月七日預皇太子正會會畢車去并猥臣停門待闕有何人乘馬當臣車前收捕驅遣命去何人罵詈收捕諸審欲錄每有公事臣常慮有紛紜語令勿鬭而何人獨罵不止臣乃使錄何人不肯下馬連叫大喚有兩威儀走來擊臣收捕尚書令省事倪宗又牽威儀手力擊臣下人宗云中丞何得行凶敢錄令公人凡是中丞收捕威儀悉皆縛取臣勑下人一不得鬭凶勢輈張有頃乃散又有羣人就臣車側錄收捕樊馬子牙行築馬子頓伏不能還臺臣

自鍊非本無對校而宗敢乘勢凶恣篡奪罪身尙書令臣羨之與臣列車紛紜若此或云羨之不禁或云羨之禁而不止縱而不禁既乖國憲禁而不止又不經通陵犯監司凶聲彰赫容縱宗等曾無糾問虧損國威無大臣之體不有準繩風裁何寄羨之內居朝右外司輦轂位任隆重百辟所瞻而不能弘惜朝章肅是風軌致使宇下縱肆凌暴憲司凶赫之聲起自京邑所謂己有短垣而自踰之又宗爲篡奪之主縱不糾問二三虧違宜有裁貶請免羨之所居官以公還第宗等篡奪之愆已屬掌故御史隨事檢處詔曰小人難可檢御司空無所問餘如奏羨之任居朝端不欲以犯憲示物時羨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治中羨之使璩之解釋琳之停寢其事琳之不許璩之固陳琳之謂曰我觸忤宰相正當罪止一身爾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又領本州大中正遷祠部尙書不治產業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五追贈太常子邈有父風官至揚州治中從事史邈子覬別有傳覬弟道存世祖大明中歷黃門吏部郎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爲侍中行雍州事事敗自殺

史臣曰民生所貴曰食與貨貨以通幣食爲民天是以九棘播於農皇十朋與於上代昔醇民未離情嗜疎寡奉生贍己事有易周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匹婦務織則兼衣被體雖懋遷之道通用濟乏龜貝之益爲功蓋輕而事有譌變姦斂代起昏作役苦故穡人去而從商商子事逸末業流而浸廣泉貨所通非復始造之意於是競收罕至之珍遠蓄未名之貨明珠翠羽無足而馳絲罽文犀飛不待翼天下蕩蕩咸以棄本爲事豐衍則同多稌之資饑凶又減田家之蓄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堯年貝或如輪信無救於湯世其蠹病亦已深矣固宜一罷錢貨專用穀帛使民知役生之路非此莫由夫千匹爲貨事難於懷璧萬斛爲市未易於越鄉斯可使末伎自禁游食知反而年世推移民與事習或庫盈朽貫而高廩未充或家有藏鏹而良疇罕闢若事改一朝廢而莫用交易所寄旦夕無待雖致乎要術而非可卒行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圓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于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豈慮有開塞將一往之談可然乎

宋書卷五十六

宋書卷五十六考證

謝瞻傳吾家素以退爲業○南史素字在以字下。臣承蒼按素業二字乃當時常語蔡興宗傳云以業術素立見稱即此意也素退是據素恬退之義當從之。

靈運父奐○奐南史作瑍。

使瞻與靈運登車便商較人物○南史與字下有靈運共車四字。

謝晦附傳母爲病叟驚徵賤過甚一家尊卑感晦至性咸納屨而行屏氣而語○南史驚字下有而字監本母字在爲字下又賤字訛作踐今改正。

孔琳之傳父殿光祿大夫○殿南史作廞。

後辟本國常侍輕之尉○輕之二字疑誤。

史臣論一夫躬稼則餘食委室○食一本作湌。

宋書卷五十六考證

宋書卷五十七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七

蔡廓子興宗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也曾祖謨晉司徒祖系撫軍長史父綝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時桓玄輔晉議復肉刑廓上議曰夫建封立法弘治稽化必隨時置制德刑兼施貞一以閑其邪教禁以檢其慢灑湛露以膏潤厲嚴霜以肅威晞風者陶和而安恬畏戾者聞憲而警慮雖復質文迭用而斯道莫革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世風淳民多惇謹圖像既陳則機心冥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隆無為季末澆偽法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其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其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治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三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讚道邈伊周雖閉否之運甫開而遐遺之難未已誠宜明慎用刑愛民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使將斷之骨荷更榮於三陽干時之華監商飆而知懼威惠俱宣感畏偕設全生拯暴於是乎在還司徒主簿尚書度支殿中郎通直郎高祖太尉參軍司徒屬中書黃門郎以方鯁閑素為高祖所知及高祖領兗州廓為別駕從事史委以州任尋除中軍諮議參軍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服闋相國府復板為從事中郎領記室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為允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人御史中丞王淮之坐不糾免官高祖以廓剛直不容邪枉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百僚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皆取定於亮每諮廓然後施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為屈時疑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試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即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既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下皇子邪此文今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為司徒司馬簡文為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為正司不應反在儀同之下而于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君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邪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君之下常亦惟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為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優異之以秀為驃騎轉齊王為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使在公右則齊王本次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為次也又齊王為司空賈充為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常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于時三錄梁王肜為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沖下近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為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為賀首立安帝為太子止禮徐邈為郎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宗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為首時王東亭為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為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嵇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反在黃門郎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肜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常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指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得不從夫而以王女為尊皇子出任則有位有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泰和赦文差可為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殊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為班不以督中外便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次故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還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

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
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千木署紙尾也遂不拜千木羨之小字也選案
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廓云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居
權要徙為祠部尚書太祖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僚奉迎廓亦俱行至尋
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廓別廓謂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營陽不幸卿
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止之信
至已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云何裁轉背便賣惡於人及太祖即位謝
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
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
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為時流所推重每至歲時皆束帶到門奉兄軌如父
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
在彭城妻郗氏書求夏服廓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時
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時年四十七高祖嘗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
子興宗

興宗年十歲失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軌廓亡
而館宇未立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補宅直興宗年十歲白母曰一家
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價不宜受也母悅而從焉軌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
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喪母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稱初為彭城王義康
司徒行參軍太子舍人南平穆王冠軍參軍武昌太守又為太子洗馬義陽王
友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並與興宗厚善元凶弒立僧綽被
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出為司空何尚之長史又遷太子
中庶子世祖踐祚還先職遷臨海太守徵為黃門郎太子中庶子轉游擊將軍
俄遷尚書吏部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
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轉司徒左長史復為中庶子領前軍將軍遷侍中每
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
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廣陵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
墓上聞之甚不悅廬陵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鏁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
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尋左遷司空沈慶之
長史行兗州事還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告申坦昔與丞相義宣同謀時坦已
死子令孫時作山陽郡自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存累經肆
眚猶應蒙宥令孫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斷以禮律義不合關
若士先審知逆謀當時即應啓聞包藏積年發因私怨況稱風聲路傳實無定
主而干黷欺罔罪合極法又有訟民嚴道恩等二十二人事未洗正赦以當訊
權繫尚方興宗以訟民本在求理故不加械即若繫尚方於事為苦又司徒前
劾送武康令謝沈及郡縣尉還職司十一人坐仲頁鑄錢不禽久已判結又送
郡主簿丘元敬等九人或下疾假或去職已久又加執啓事悉見從出為東陽
太守遷安陸王子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徵還未拜留為左民尚書
頃之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
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媟尚書僕射顏師伯謂議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
昵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
相召每至官賭常在勝朋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興
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為今日復安用此興宗
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永初之末營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
也不從興宗時親奉璽綬嗣主容色自若了無哀貌興宗出謂親故曰魯昭在
戚而有嘉容終之以釁結大臣昭子請死國家之禍其在此乎時義恭錄尚書
事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
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
陳欲登賢進士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恇撓阿順法興常慮失
旨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
苦至是發詔悉皆削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
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盛德主
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殯宮始徹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

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與
宗每陳選事法興尙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與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
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筆亦不知是何天子意
王景文謝莊等遷授失序與宗又欲爲美選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太子左率殷常爲中庶子與宗先選安都爲左衞將軍常侍如故殷常爲黃門
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左衞與宗曰率衞相去唯阿之閒且已失征虜
非乃超越復奪常侍頓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達微人本宜裁抑令名器不輕宜
有貫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官宜加超授者殷常便應侍中那得爲黃
門而已與宗又曰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安都作率十年殷常中庶百日今又
領校不爲少也使選令史顏禕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義恭然後署案既中旨
以安都爲右衞加給事中由是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與宗吳郡太守固辭郡
執政愈怒又轉爲新安王子鸞撫軍司馬輔國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
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曰臣聞愼節言語大易有規銓序九流
無取裁闕若乃結黨連羣譏訴互起街談巷議罔顧聽聞乃撤實憲制所宜禁
經之巨蠹侍中祕書監臣彧自表父疾必求侍養聖旨矜體特順所陳改授臣
府元僚兼帶軍郡雖臣駑劣府任非輕准之前人不爲屈後京郡本以爲祿不
計戶之少多遇缺便用無關高下撫軍長史莊滯府累朝每陳危苦內職外守
稱未堪依唯王球昔比賜以優養恩慈之厚不近於薄前新除吳郡太守與宗
前居選曹多不平允矯渥含宥恕其不閑改任大都寵均阿輔仍苦請益州雅
違成命伏尋揚州刺史子尙吳興太守休若並國之茂戚魯衞攸在猶牧守東
山竭誠撫莅而辭擇適情起自庶族速佐北蕃尤無欣荷御史中丞羕昔歲餘
愆從恩今授光祿勳臣淹雖曰代臣累經降黜後效未申以何取進司徒左長
史孔覬前除右衞尋徙今職回換之宜不爲乃少竊外談謂或等咸爲失分又
聞與宗躬自怨懟與尙書右僕射師伯疏辭旨甚苦臣雖不見所聞不虛臣以
凡才不應機務謬自幸會受任三朝進無古人舉賢之美退無在下獻替之績
致茲紛紜伏增慚悚然此源不塞此風弗變將虧正道壓穢盛猷伏願聖聽賜

垂覽察詔曰太宰表如此省以憮然朕恭承洪緒思弘盛烈而在朝虔競驕扇
成風將何以式揚先德克隆至化公體國情深保釐攸託便可付外詳議義恭
因使尙書令柳元景奏曰臣義恭表詔書如右攝曹辨覈尙書袁愍孫牒此月
十七日詣僕射顏師伯語次因及尙書蔡與宗有書固辭今授仍出疏見公乃
者數紙不意悉何所道緣此因及朝士當今聖世不可使人以爲少今牒數之
朝廷處之實得所臣等亦自謂得分常多在門袁愍孫無或措多而愚意欲啓
更量出內之宜芻蕘管見願在閑徹選令史宣傳密事故因附上聞亦外人言
此今辭慶先列今月十八日往尙書袁愍孫論選事愍孫云昨詣顏僕射出蔡
尙書疏見示言辭甚苦又云所得亦少主上踐祚始爾朝士有此人不多物議
謂應美用乃更恨少使咨事便啓錄公又謝莊闕時未老其疾以轉差今居此
任復爲非宜謂宜中書令才望爲允又孔覬南士之美所歷已多近頻授卽復
回改於理爲屈門下無人此是名選又張求人地可論其去歲愆戾非爲深罪
依其望復門下一人張淹替忝南下預因休戚雖屢經愆黜事亦已久謂應祕
書監帶授與宗手跡數紙文翰炳然事證明白不假覈辨愍孫任居官人職掌
銓裁若有未久則宜顯言而私加許與自相選署託云物論終成虛詭隱末以
端還爲矛楯臣聞九官成讓虞風垂則誹主怨時漢罪夙斷況義爲身發言謗
朝序亂辟害政混穢大猷紛紜彰謬上延詔旨不有霜准軌憲斯淪請解與宗
新附官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免愍孫所居官詔曰與宗首亂朝典允當
明憲以其昔經近侍未忍盡法可令思愆遠封愍孫竊評自己委咎物議可以
子領職除與宗新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莫不嗟駭先是與宗納何后寺尼智
妃爲妾姿貌甚美有名京師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誘之潛往載取與宗迎
人不覺及與宗被徙論者並云由師伯師伯甚病之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臣
爲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尙之被繫義恭師伯誅復
起與宗爲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不行時前廢
帝凶暴與宗外甥袁顗爲雍州刺史勸與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
臣朝夕難保舅今出居陝西爲八州事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

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逼後求復出豈得哉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除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耳身非有求何為見拒還造慶之慶之遣羨報命要興宗令往興宗因說之曰先帝雖無功於天下要能定平凶逆在位十一年以道晏駕主上紹臨四海清謐卽位正是舉止違衷小小得失耳亦謂春秋尚富進德可期而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無復假息之望所冀正在公一人而已若復坐視成敗者非唯身禍不測四海重責將有所歸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人人危怖指麾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旦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思為其計慶之曰僕皆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任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要富貴求功賞各欲免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威風先著統戎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宋越譚金之徒出公宇下並受生成攸之恩仁公家口子弟耳誰敢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宅內奴僮人有數百陸攸之今入東討賊又大送鎧仗在青溪未發攸之公之鄉人驍勇有膽力取其器仗以配衣宇下使攸之率以前驅天下之事定矣僕在尚書中自當率百僚案前世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昔太甲罪不加民昌邑虐不及下伊尹霍光猶成大事況今蒼生窘急禍百往代乎又朝廷諸所行造民間皆云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車駕屢幸貴第醉酣彌留又聞屏左右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養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深感君無已意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故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見忌致禍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典籤包法榮者家在東陽與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見使至興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初玄謨舊部曲猶有三千人廢帝頗疑之徹配監者玄謨太息深怨啓留五百人巖山營墓事猶未畢少帝欲獵又悉喚還城巖兵在中堂興宗勸以此衆舉事曰當今以領軍威名率此為朝廷唱始事便立剋領軍雖復失脚自可乘轝處分禍殆不測勿失事機君還可白領軍如此玄謨遣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期當不泄君言太宗踐祚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真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扣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爾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慚色右衞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嘗夜幸著作佐郎江斅宅興宗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寫道隆深達此旨掐興宗手曰蔡公勿多言帝每因朝宴捶毆羣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愍孫等咸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太宗定大事是夜廢帝橫尸在太醫閤口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國家所保唯丹陽淮南數郡其閒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永世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興宗曰今普天圖逆人有異志宜鎮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物情既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從之加游擊將軍未拜遷尚書右僕射尋領衞尉又領兗州大中正太宗謂興宗曰諸處未定殷琰已復同逆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而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淵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卿言褚折平函送袁顗首勑從登高披門樓觀之興宗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食邑五百戶固讓不許封樂安縣伯邑三百戶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勔攻圍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譬琰興宗曰天

下既定是獲恩遇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私慰今直中書爲詔彼必疑謂非眞未是所以速清方難也不從獲得詔謂劉勔詐造果不敢降攻戰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順泰始元年冬遣張永率軍迎之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莅乃遣須單使及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爲患不測叛臣釁重必宜翦戮則比者所宥亦已弘矣況安都外據疆地密邇邊關考之國計尤宜馴養如其遂叛將生旰食之憂彭城嶮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拔疆塞之虞二三宜慮臣爲朝廷憂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淮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永戰大敗又値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欲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慚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春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坐詣尚書切論以何始眞爲咨議參軍初不被許後又重陳上怒貶號平西將軍尋又復號初吳興丘珍孫言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爲鄱陽郡値晉安王子勛爲逆轉在竟陵爲吳喜所殺母老女穉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其喪柩家累令得東還在任三年還鎭東將軍會稽太守加散騎常侍尋領兵置佐加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給鼓吹一部會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又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民害治興宗皆以法繩之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橈亂在所大爲民患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又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從三吳舊有鄉射禮久不復修興宗行之禮儀甚整先是元嘉中羊玄保爲郡亦行鄉射太宗崩興宗與尚書令袁粲右僕射褚淵中領軍劉勔鎭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宗爲使持節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常侍如故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爲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知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球舉扇曰若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道隆等以興宗彊正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固辭不拜興宗幼立風槪家行尤謹奉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藻學見興錫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彖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答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彖亦他娶其後彖家好不終顗又禍敗彖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勑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彖北地傅隆與廓相善興宗修父友敬泰豫元年薨時年五十八遺令薄葬奏還封爵追贈後授子景玄固辭不受又奏還封表疏十餘上見許詔曰景玄表如此故散騎常侍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樂安縣開國伯興宗忠恪立朝謀猷宣著往屬時難勳亮帷幄錫珪分壤實允通誥而懇誠慊訴備彰存歿廉槪素情有絜聲軌景玄固陳先志良以惻然雖彝典宜全而哀款難奪可特申不瞑之請永矜克讓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果薨於光祿大夫之號焉文集傳於世景玄雅有父風爲中書郞晉陵太守太尉從事中郞昇明末卒

史臣曰世重清談士推素論蔡廓雖業力弘正而年位未高一世名臣風格皆出其下及其固辭銓衡恥爲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也遠矣哉

宋書卷五十七

宋書卷五十七考證

蔡廓傳自今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訴使民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使民一本作便足

蔡興宗傳又發求人地可輸其去歲恕民非籌深罪○發求南本作發承宜使實禮相足○監本脫禮字今從南本增入

宋書卷五十七考證

3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十八

王惠　謝弘微　王球

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祖劭車騎將軍父默左光祿大夫惠幼而夷簡爲叔父司徒謐所知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陳郡謝瞻才辯有風氣嘗與兄弟羣從造惠談論鋒起文史間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遠瞻等慚而退高祖聞其名以問從兄誕誕曰惠後來秀令鄙宗之美也即以爲行太尉參軍事府主簿從事中郎世子建府以爲征虜長史仍轉中軍長史時會稽內史劉懷敬之郡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還過從弟球球問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常臨曲水風雨暴至座者皆馳散惠徐起姿貌不異常日世子爲荊州惠長史如故領南郡太守不拜宋國初建當置郎中令高祖難其人謂傅亮曰今用郎中令不可令減袁曜卿也既而曰吾得其人矣乃以惠居之遷世子詹事轉尚書吳興太守少帝即位以蔡廓爲吏部尚書不肯拜乃以惠代焉惠被召即拜未嘗接客人有與書求官者得輒聚置閤上及去職印封如初時談者以廓之不拜惠之即拜雖事異而意同也兄鑒頗好聚斂廣營田業惠意甚不同謂鑒曰何用田爲鑒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用食爲其標寄如此元嘉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追贈太常無子

謝弘微陳郡陽夏人也祖韶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從叔峻司空琰第二子也無後以弘微爲嗣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所繼父於弘微本緦麻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豫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曜弘微並以文義賞會嘗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混五言詩所云昔爲烏衣遊戚戚皆親姪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云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恃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迨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宴之餘爲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染功剖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纂華胤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采采標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勸由慕藺勿輕一簣少進往將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即瞻字靈運小名客兒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遷通直郎高祖受命晉陵公主降爲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而室宇脩整倉廩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之涕流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循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小大敬之若神太祖鎮江陵宋初封宜都王以琅邪王球爲友弘微爲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踰年菜蔬不改除鎮西諮議參軍太祖即位爲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預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

義康驃騎長史元嘉四年卒弘微蔬食積時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感咽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穆之至擧世莫及也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曜好臧否人物曜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之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尋加侍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衞領太子右衞率還家讓欲解弘微侍中以率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薨資財鉅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瑯邪諸處太傅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有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摴蒱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性不堪其非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治何以治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爲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爲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尙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葬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遂甚十年卒時年四十二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遣殺弘微弘微疾增劇輒豫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愼勿開也書皆是太祖手勑上甚痛惜之使二衞千人營畢葬事追贈太常子莊別有傳

王球字倩玉瑯邪臨沂人太常惠從父弟也父謐司徒球少與惠齊名美容止除著作佐郎不拜尋除瑯邪王大司馬行參軍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功曹宋國建初拜世子中舍人高祖受命仍爲太子中舍人宜都王友轉諮議參軍以疾去職元嘉四年起爲義興太守從兄弘爲揚州服親不得相臨加宣威將軍在郡有寬惠之美徙太子右衞率入爲侍中領冠軍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徙中書令侍中如故遷吏部尚書球公子簡貴素不交遊筵席虛靜門無異客尙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顏好文義唯與瑯邪顏延之相善居選職接客甚希不視求官書疏而銓衡有序朝野稱之本多羸疾屢自陳解還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廬陵王師兄子履進利爲行深結劉湛委誠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與劉斌孔胤秀等並有異志球每訓厲不納自大將軍從事中郎轉太子中庶子流涕訴義康不願違離以此復爲從事中郎太祖甚銜之及湛誅之夕履徒跣告球球命爲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何如履怖懼不得答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命左右扶郎還齋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十七年球復爲太子詹事大夫王師如故未拜會殷景仁卒因除尙書僕射王師如故素有腳疾錄尙書江夏王義恭謂尙書何尙之曰當今乏才羣下宜加勠力而王球放恣如此恐宜以法糾之尙之曰球有素尙加又多疾應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索也猶坐白衣領職時羣臣詣見多不卽前卑疎者或至數十日大臣亦有十餘日不被見者唯球輒去未嘗肯停十八年卒時年四十九追贈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無子從孫奐爲後大明末吳興太守

或人問史臣曰王惠何如答之曰令明簡又問王球何如答曰倩玉淡又問謝弘微何如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矣

宋書卷五十八

宋書卷五十八考證

王惠傳王惠字令明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也○臣承蒼按晉書王恬王劭皆導之子恬生琨琨生弘劭生默默生惠當云弘從祖弟諸本皆脫弟字今未敢輒增

謝弘微傳沙門釋慧琳詣弘微弘微與之共食猶獨素食○案南本作蔬

宋書卷五十八考證

宋書卷五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十九

殷淳 子孚 弟沖 淡　張暢　何偃　江智淵

殷淳字粹遠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祖允並晉太常父穆以和謹致稱歷顯官自五兵尚書爲高祖相國左長史及受禪轉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復爲五兵尚書吳郡太守太祖即位爲金紫光祿大夫領竟陵王師遷護軍又遷特進右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少帝景平初爲秘書郎衡陽王文學秘書丞中書黃門侍郎淳居黃門爲清切下直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家高簡寡慾早有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秘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時年三十二朝廷痛惜之子孚有父風世祖大明末爲始興相官至尚書吏部郎順帝撫軍長史淳弟沖字希遠歷中書黃門郎坐議事不當免復爲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出爲吳興太守又爲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而沖在東宮爲劭所知遇劭弒立以爲侍中護軍遷司隸校尉沖有學義文辭劭使爲尚書符罪狀世祖亦爲劭盡力世祖剋京邑賜死沖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大明世以文章見知爲當時才士

張暢字少微吳郡吳人吳興太守劭兄子也父禕少有孝行歷宦州府爲琅邪王國郎中令從琅邪王至洛還京都高祖封藥酒一甖付禕使密加酖毒禕受命既還於道自飲而卒暢少與從兄敷演鏡齊名爲後進之秀起家爲太守徐佩之主簿佩之被誅暢馳出奔赴制服盡哀爲論者所美弟牧嘗爲猘犬所傷醫云宜食蝦蟆膾牧甚難之暢含笑先嘗牧因此乃食創亦即愈州辟從事衡陽王義季征虜行參軍彭城王義康平北主簿司徒祭酒尚書主客郎未拜又除度支左民郎江夏王義恭征北記室參軍晉安太守又爲義季安西記室參軍南義陽太守臨川王義慶衞軍從事中郎揚州治中別駕從事史太子中庶子世祖鎭彭城暢爲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元嘉二十七年索虜托跋燾南侵太尉江夏王義恭總統諸軍出兵彭泗時燾親率大衆已至蕭城去彭城十數里彭城衆力雖多而軍食不足義恭欲棄彭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建議欲以車營爲函箱陣精兵爲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兵配護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勖不同欲席卷奔鬱洲自海道還京都義恭去意已判唯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衆咸惶擾莫有異議暢曰若歷城鬱洲有可致之理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腳則各自散走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量其欲盡臨時更爲便宜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汙公馬蹄世祖既聞暢議謂義恭曰阿父既爲總統去留非所敢干道民忝爲城主而損威延寇其爲愧恧亦已深矣委鎭奔逃實無顏復奏朝廷期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暢言既堅世祖又贊成其議義恭乃止時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乘驛至彭城取米穀定最爰既去城內遣騎送之燾聞知即遣數百騎急追爰已過淮僅得免初爰去城內聞虜遣追慮爰見禽失米最慮知城內食少義恭憂懼無計猶欲奔走爰既免其日虜大衆亦至彭城燾始至仍登城南亞父冢於戲馬臺立氈屋先是燾未至世祖遣將馬文恭向蕭城爲虜所破文恭走得免隊主蒯應見執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遠來疲乏若有甘蔗及酒可見分時防城隊主梁法念答曰當爲啟聞應乃自陳蕭城之敗又問應虜主自來不曰來問今何在應舉手指西南又曰士馬多少答云四十餘萬法念以燾語白世祖世祖遣人答曰知行路多乏今付酒二器甘蔗百挺聞彼有駱駝可遣送明旦燾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曰魏主致意安北安北可暫出門欲與安北相見我亦不攻此城安北何勞苦將士在城上又騾驢駱駝是北國所出今遣送并致雜物又語小市門隊主曰既有餉物君可移度南門受之燾送駱駝騾馬及貂裘雜飲食既至南門門先閉請籥未出暢於城上視之虜使問是張長史邪暢曰君何得見識虜使答云君聲名遠聞足使我知暢因問虜使姓答云我是鮮卑無姓且道亦不可暢又問君居何任答云鮮卑官位不同不可輒道然亦足

與君相敵耳虜使復問何爲忽忽杜門絕橋暢答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彼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戰虜使曰君當以法令裁物何用發橋復何足以十萬誇人我亦有良馬逸足若雲騎四集亦可以相拒暢曰侯王設險何但法令而已邪我若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政二王左右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二徒營伍猶所未論我本鬬智不鬬馬足且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邪虜使曰不爾城守君之所長野戰我之所長我之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具思者嘗在北國義恭遣視之思識是虜尚書李孝伯思因問李尚書苦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答緣共知所以有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却人仗出對孝伯并進餉物虜使云貂裘與太尉駱駝騾與安北蒲陶酒雜飲叔姪共嘗燾又乞酒并甘橘暢宣世祖問致意魏主知欲相見常遲面寫但受命本朝過蒙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暫悉且城守備防邊鎮之常但悅以使之故勞而無怨耳太尉鎮軍得所送物魏主意知復須甘橘今並付如别太尉以北土寒鄉皮袴褶脫是所須今致魏主螺杯雜粽南土所珍鎮軍今以相致此信未去燾復遣使令孝伯傳語曰魏主有詔語太尉安北近以騎至車兩在後今端坐無爲有博具可見借暢曰博具當爲申啓但向語二王已非遜辭且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詔之與語朕之與我並有何異暢曰若辭以通可如來談既言有所施則貴賤有等向所稱詔非所敢聞孝伯又曰太尉安北是人臣與非暢曰是也孝伯曰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王之貴而猶曰隣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並皆年少久闊南信殊當憂邑若欲遣信者當爲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閒路甚多使命日夕往來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爲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在青徐也暢曰今者青徐實爲有賊但非白賊耳虜使云向借博具何故不出暢曰二王貴遠啓聞難徹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飧本施中國耳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俄頃送博具出因以與之燾又遣人云魏王致意安北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宋朝之美近於汝陽身被九創落在殿外我手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輒已語之但其弟苦辭今令與來使相見程天福謂使人曰兄受命汝陽不能死節各在一國何煩相見燾又送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主自所食黑鹽治腹脹氣懣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治目痛柔鹽不食治馬脊創赤鹽駮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中噉黃甘幸彼所豐可更見分又云魏主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閒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爲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暢又宣旨答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爲來往所見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信又云魏主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餉燾炬燭千挺世祖亦致錦一匹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但送不足周彼一軍向給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付燾復求甘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又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閒不容緩服孝伯又曰長史我是中州人久處北國自隔華風相去步武不得致盡邊皆是北人聽我語者長史當深得我孝伯又曰永昌王魏主從弟自復常鎮長安今領精騎八萬直造淮南壽春久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康祖頭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得接手崔邪利便藏入穴我閒諸將倒曳脚而出之魏主賜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文恭至蕭縣使望風退撓邪君家民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祖爲其所破比有信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爲才但以人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機但因夜回師致戎馬小亂耳我家玄

諜斗城陳憲小將魏主傾國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一旅始濟融水
魏國君臣奔迸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
多是新附始慕聖化姦盜未息亦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没虜手何損於國魏
主自以十萬師而制一崔邪利方復足言邪聞蕭斌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
恭以十隊示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後大營嵇玄敬以百騎至留城魏
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䘏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平加撫養而魏
師入境肆行殘虐事生意外由彼無道官不負民民何怨人知入境士百無相
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鎭軍聖略經國之要雖不豫聞然用兵有機間亦
不容相語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彭城不待
圍若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
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爲無復天道各應反命遲復更悉暢便回還孝伯追
曰長史深自愛敬相去步武恨不執手暢因復謂曰善將愛敬蕩定有期相見
無遠君若得還宋朝今爲相識之始孝伯曰待此未期耳又遣就二王借箜篌
琵琶筝笛等器及棊子義恭答曰受任戎行不齎樂具在此燕會政使鎭府命
妓有弦不條是江南之美今以相致世祖曰任居方岳初不此經慮且樂人常
器又觀前來諸王贈別有此琵琶今以相與棊子亦付孝伯言辭辯贍亦北土
之美也暢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
息虜尋攻彭城南門并放火暢躬自前戰身先士卒及燾自瓜步北走經彭城
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虜期又至議
欲芟麰麥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復更會議鎭軍錄事參軍王孝孫獨曰虜
不能復來既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
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
四坐默然莫之敢對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鎭軍府典籤董元嗣侍世祖側
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實如來論別駕王子夏因曰此論誠然暢斂板白世祖
曰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世祖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
一方安危事係於此子夏親爲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

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大慚元嗣亦有慚色義恭之議遂寢太祖聞暢屢有正
議甚嘉之世祖猶停彭城召暢先反并使履行盱眙城欲立大鎭時虜聲云當
出襄陽故以暢爲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又欲暢代劉興祖爲青州
及彭城都督並不果三十年元凶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卽便舉兵暢爲元佐居
僚首哀容俯仰廕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黄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
不矚目見之者皆願爲盡命事平徵爲吏部尚書夷道縣侯食邑千戶義宣既
有異圖蔡超等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將軍領
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荀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宣釁狀僧寶有私貨停巴陵不
時下會義宣起兵津徑斷絶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爲逆遣嬖人翟靈寶謂暢
朝廷簡練舟甲意在西討今欲發兵自衛暢曰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
暢不回勸義宣殺以徇衆卽遣召暢止于東齋彌日不與相見賴司馬竺超民
保持故獲全免既而進號撫軍別立軍部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
不省文書隨義宣東下梁山戰敗義宣奔走暢於兵亂自歸爲軍人所掠衣服
都盡值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排玄謨上輿玄謨意甚不悅諸
將欲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送京師下廷尉削爵土配左右尚方尋見原復
起爲都官尚書轉侍中代子淹領太子右衛率孝建二年出爲會稽太守大明
元年卒官時年五十顏竣表世祖張暢遂不救疾東南之秀蚤樹風範閭閈悽
愴深切常懷誄曰宣子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子浩官至義陽王昶
征北咨議參軍浩弟淹世祖南中郎主簿世祖卽位爲黄門郎封廣晉縣子食
邑五百戶太子右衛率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民有罪使禮佛動至數千
拜免官禁錮起爲光祿勳臨川內史太宗泰始初與晉安王子勛同逆率衆至
鄱陽軍敗見殺暢弟悅亦有美稱歷中書吏部郎侍中臨海王子頊前軍長史
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僞號於尋陽召爲吏部尚書與鄧琬共輔僞政事敗
殺琬歸降事在琬傳復爲太子庶子仍除巴陵王休若衛軍長史襄陽太守四
年卽代休若爲雍州刺史寧遠將軍復爲休若征西長史南郡太守六年太宗
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

何偃字仲弘廬江灊人司空尚之中子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除中軍參軍臨川王義慶平西府主簿召爲太子洗馬不拜元嘉十九年爲丹陽丞除廬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中書郎太子中庶子時義陽王昶任東官使偃行義陽國事二十九年太祖欲更北伐訪之羣臣偃議曰内幹胡法宗宣詔逮問北伐伏計賊審有殘禍犬羊易亂殲殄非難誠如天旨今雖廟算無遺而士未精習緣邊鎭戍充實者寡邊民流散多未附業控引所資取給根本虧根本以殉邊患宜動必萬剋無虞往歲挫傷續以內釁侮亡取亂誠爲沛然然淮泗數州實亦彫耗流傭未歸創痍未起且攻守不等客主形異薄之則勢艱圍之則曠日進退之間姦虞互起竊謂當今之弊易卹方來之寇不深宜含垢藏疾以齊天道遷始與王濬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元凶弑立以偃爲侍中掌詔誥時尚之爲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爲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譽會世祖卽位任遇無改除大司馬長史遷侍中領太子右庶子時責百官讜言偃以爲宜重農卹本幷官省事考課以知能否增俸以除吏姦責成良守久於其職都督刺史宜別其任改領驍騎將軍親遇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選未五載偃復襲其迹世以爲榮侍中顏竣至是始貴與偃俱在門下以文義賞會相得甚歡竣自謂任遇隆密宜居重大而位次與偃等未殊意稍不悅及偃代竣領選竣愈憤懣與偃遂有隙竣時勢傾朝野偃不自安遂發心悸病意慮乖僻上表解職告醫不仕世祖遇偃既深備加治療名醫上藥隨所宜須乃得瘥時上長女山陰公主愛傾一時配偃子戢素好談玄注莊子消搖篇傳於世大明二年卒官時年四十六世祖與顏竣詔曰何偃遂成異世美志長往與之周旋重以姻媾臨哭傷怨良不能已往矣如何宜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本官如故諡曰靖子子戢昇明末爲相國左長史

江智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弟子父僧安太子中庶子智淵初爲著作郎江夏王義恭太尉行參軍太子太傅主簿隨王誕後軍參軍世父夷有盛名夷子湛又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少無名問湛禮敬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及爲隨王誕佐在襄陽誕待之甚厚時咨議參軍謝莊府主簿沈懷文並與智淵友善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淵乎元嘉末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爲臺郎智淵門孤援寡獨有此選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竟陵王誕復版爲騎軍轉主簿隨府轉司空主簿記室參軍領南濮陽太守遷從事中郎誕將爲逆智淵悟其機請假先反誕事發卽除中書侍郎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贍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朝上燕私甚數多命羣臣五三人游集智淵常爲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衆爲慚未嘗有喜色每從游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己聳動愧恧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遷驍騎將軍尚書吏部郎上每酣宴輒詬辱羣臣幷使自相嘲訐以爲歡笑智淵素方退漸不會旨嘗使以王僧朗嘲戲其子景文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智淵伏席流涕由此恩寵大衰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加拜寧朔將軍行南徐州事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卒使羣臣議諡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甚銜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大明七年以憂卒時年四十六子季筠太子洗馬早卒後廢帝卽位以后父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季筠妻王平望鄉君智淵兄子槪早孤養之如子槪歷黃門吏部侍中武陵王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後廢帝元徽中卒

史臣曰夫將帥者御衆之名士卒者一夫之用坐談兵機制勝千里安在乎蒙楯前驅履腸涉血而已哉山濤之稱羊祜曰大將雖不須筋力軍中猶宜彊健以此爲言則叔子之幹力弱矣杜預文士儒生射不能穿札身未嘗跨馬一朝統大衆二十餘萬爲平原都督王戎把臂入林亦受專征之寄何必山西猛士六郡良家然後可受脤於朝堂荷推轂之重及虜兵深入徐服恇震非張暢正言則彭汴危矣豈其身扞飛鏑手折雲衝方足使羁堞假命危城載安乎仁者之有勇非爲臆說

宋書卷五十九

宋書卷五十九考證

何偃傳緣邊鎮戍充實者寡○監本脫邊字今增

宋書卷五十九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

范泰　王淮之　王韶之　荀伯子

范泰字伯倫順陽山陰人也祖汪晉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父寧豫章太守
泰初為太學博士衞將軍謝安驃騎將軍會稽王道子二府參軍荊州刺史王
忱泰外弟也請為天門太守忱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謂忱曰酒
雖會性亦所以傷生游處以來常欲有以相戒當卿沈湎措言莫由及今之遇
又無假陳說忱嗟嘆久之曰見規者衆矣未有若此者也或問忱曰范泰何如
謝邈忱曰茂度慢又問何如殷覬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
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昔之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
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挫屈者多矣功名雖貴鄙生所不
敢謀會忱病卒召泰為驃騎諮議參軍遷中書侍郎時會稽王世子元顯專權
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截元顯而已泰建言以為非宜元顯不納父憂去
職襲爵陽遂鄉侯桓玄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
之輔國將軍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義旗建國子博士司馬休
之為冠軍將軍荊州刺史以泰為長史南郡太守又除長沙相散騎常侍並不
拜入為黃門郎御史中丞坐議殷祠事謬白衣領職出為東陽太守盧循之難
泰預發兵千人開倉給稟高祖加泰振武將軍明年還侍中尋轉度支尚書時
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高祖嘗從容問混泰名輩可以比誰對曰王元太一
流人也徙為太常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太祖及薨以兄道憐第二子義慶為嗣
高祖以道規素愛太祖又令居重道規追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太祖
泰議曰公之友愛即心過厚禮無二嗣諱宜還本屬從之轉大司馬左長史右
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復為尚書常侍如故兼司空與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
隨軍到洛陽高祖還彭城與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
率任心雖在公會不異私室高祖甚賞愛之然拙於為治故不得在政事之官

還護軍將軍以公事免高祖受命拜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明年議建國
學以泰領國子祭酒泰上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至說莫先
講習甚樂必寄朋來古人成童入學易子而教尋師無遠負糧忘艱安親光國
莫不由此若能出不由戶則斯道莫從是以明詔爰發已成渙汗學制既下遠
近遵承臣之愚懷少有未達今惟新告始盛業初基天下改觀有志景慕而置
生之制取少停多開不來之端非一塗而已臣以家推國則知所聚不多恐不
足以宣大宋之風弘濟濟之美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
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弒
許止孝而得罪以斯為戒可不懼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
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邪揚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
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準
之弟所貴在於得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厲不著今有職閑而學優者可
以本官領之門地二品宜以朝請領助教既可以甄其名品斯亦敦學之一隅
其二品才堪自依舊從事會今生到有期而學校未立覆簣實望其速回轍已
淹其遲事有似緩而宜急者殆此之謂古人重寸陰而賤尺璧其道然也時學
竟不立時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悉市民銅更造五銖錢泰又諫
曰流聞將禁私銅以充官銅民雖失器終於獲直國用不足其利實多臣愚意
異不寧寢默臣聞治國若烹小鮮拯敝莫若務本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未有民
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末有餘者也故囊漏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實難
王者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與百姓爭利故拔葵所以明治織
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憂在農民尚寡倉廩未充轉運
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日之貴今者
之賤彼此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使必資貨廣以收國
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用也博矣鍾律所通者遠機衡所
揆者大夏鼎負圖實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有
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而為無施之錢於貨則功不補勞在用則君

民俱困杖之以實損多益少陛下勞謙終日無倦庶務以身率物勤素成風而頌聲不作板蕩不至者良由基根未固意在遠略伏願思可久之道除欲速之情弘山海之納擇芻牧之說則嘉謀日陳聖慮可廣其亡存心然後苞桑可繫愚誠一至用忘寢食景平初加位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上封事極諫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黷武掖庭之內喧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秖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爲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輿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狂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于地無恨九泉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泰素不平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表賀元正并陳旱災曰元正改律品物惟新陛下藉日新以畜德仰乾元以履祚吉祥集室百福來庭頃旱魃爲虐亢陽愆度通川燥流異井同竭老弱不堪遠汲貧寡單於負水租輸既重賦稅無降百姓怨咨臣年過七十未見此旱陰陽并隔則和氣不交豈惟凶荒必生疾疫其爲憂虞不可備序雩禜之典以誠會事巫祝常祈罕能有感上天之譴不可不察漢東海枉殺孝婦亢旱三年及祭其墓澍雨立降歲以有年是以衛人伐邢師興而雨伏願陛下式遵遠猷思隆高構推忠恕之愛矜冤枉之獄遊心下民之瘼厝思幽冥之紀令謗木豎闕諫鼓鳴朝察芻牧之言總統御之要如此則苞桑可繫危幾無兆斯而災害不消未之有也故夏禹引百姓之罪殷湯甘萬方之過太戊資桑穀以進德宋景藉熒惑以脩善斯皆因敗以轉成往事之昭晰也循末俗者難爲風就正路者易爲雅臣疾患日篤夕不謀朝會及歲慶得一聞達微誠少亮無恨泉壤承違聖顏拜表悲咽遂輕舟遊東陽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太祖不問也時太祖雖當陽親覽而羨之等猶秉重權復上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陛下孝慈天至友于過隆伏揆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爲高冕旒以因寄成用臣雖言不足採誠不亮時但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委質有兼常款契闊戎陣顛狽艱危厚德無報授令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已者也朽謝越局無所逃刑泰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羨之等伏誅進位侍中左光祿大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師特進如故上以泰先朝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腳疾起居艱難宴見之日特聽乘轝到坐累陳時事上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上表曰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闕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怍反側書奏上乃原謝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天下務廣而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已方之常災實爲過差古以爲王澤不流之徵陛下昧旦臨

朝無懈治道弱自非躬勞心民庶以理而言不應致此意以爲上天之於賢君正自殷勲無已陛下同規禹湯引百姓之過言動於心道數自遠桑穀生朝而殞熒惑犯心而退非唯消災弭患乃所以大啓聖明靈爾立降百姓改瞻應感之來有同影響陛下近當仰推天意俯察人謀升平之化尚存舊典顧思與不思行與不行耳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之道先帝登遐之日便是道消之初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九服徘徊有心喪氣佐命託孤之臣俄爲戎首天下蕩蕩王道已淪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則宗社非復宋有革命之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方必壅大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蔕之術未洽於愚心是用猖狂妄作而不能緘默者也臣既頑且鄙不達治宜加之以篤疾重之以惛耄言或非言而復不能無言陛下錄其一毫之誠則臣不知厝身之所泰博覽篇籍好爲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祇洹精舍五年卒時年七十四追贈車騎將軍侍中特進王師如故謚曰宣侯長子昂早卒次子曇宜都太守次晏侍中光祿大夫次驊太子詹事謀反伏誅自有傳少子廣淵善屬文世祖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坐驊事從誅

王淮之字元曾琅邪臨沂人高祖彬尚書僕射曾祖彪之尚書令祖臨之父納之並御史中丞彪之博聞多識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諳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人謂之王氏青箱學淮之兼明禮傳贍於文辭起家爲本國右常侍桓玄大將軍行參軍玄篡位以爲尚書祠部郎義熙初又爲尚書中兵郎遷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丹陽丞中軍太尉主簿出爲山陰令有能名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又爲高祖鎮西平北太尉參軍尚書左丞本郡大中正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爲僚友所憚淮之父納之祖臨之曾祖彪之至淮之四世居此職淮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彈事耳淮之正色答猶差卿世載雄狐坐世子右衛率謝靈運殺人不舉免官高祖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二年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唯晉朝施用縉紳之士多遵玄義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即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遷司徒左長史出爲始興太守元嘉二年爲江夏王義恭撫軍長史歷陽太守行州府之任綏懷得理軍民便之尋入爲侍中明年徙爲都官尚書改領吏部性峭急頗失縉紳之望出爲丹陽尹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玄虛正得如王淮之兩三人天下便治矣然寡乏風素不爲時流所重撰儀注朝廷至今遵用之十年卒時年五十六追贈太常子與之征虜主簿

王韶之字休泰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羨之鎮軍掾父偉之本國郎中令韶之家貧父爲烏程令因居縣境好史籍博涉多聞初爲衞將軍謝琰行參軍偉之少有志尚當世詔命表奏輒自書寫泰元隆安時事小大悉撰錄之韶之因此私撰晉安帝陽秋既成時人謂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訖義熙九年善敘事辭論可觀爲後代佳史遷尚書祠部郎晉帝自孝武以來常居內殿武官主書於中通呈以省官一人管司詔誥任在西省因謂之西省郎傅亮羊徽相代領西省事轉中書侍郎安帝之崩也高祖使韶之與帝左右密加酖毒恭帝即位遷黃門侍郎領著作郎西省如故凡諸詔奏皆其辭也高祖受禪加驍騎將軍本郡中正黃門如故西省職解復掌宋書有司奏東冶士朱道民禽三叛士依例放遣韶之啓曰尚書金部奏事如右斯誠檢忘一時權制懼非經國弘本之令典臣尋舊制以罪補士凡有十餘條雖同異不紊而輕重實殊至於詐列父母死誣罔父母淫亂破義反逆此四條實窮亂抵逆人理必盡雖復殊刑過制猶不足以塞莫大之罪既獲全首領大造已隆寧可復遂拔徒隸緩帶當年自同編戶列齒齊民乎臣懼此制永行所虧實大方今聖化惟新崇本棄末一切之令宜加詳改愚謂此四條不合加贖罪之恩侍中褚淡之同韶之三條却宜仍舊詔可又駮員外散騎侍郎王寔之請假事曰伏尋舊制羣臣家有情事聽併急六十日太元中改制年賜假百日又居在千里外聽併請來年限合爲二百日此蓋一時之令非經通之旨會稽雖途盈千里未足爲難百日歸休於事自足若私理不同便應自表陳解豈宜名班朝列而

久淹私門臣等參議謂不合開許或家在河洛及嶺沔漢者道阻且長猶宜別
有條品請付尚書詳爲其制從之坐璽封謬誤免黃門事在謝晦傳韶之爲晉
史序王珣貨殖王廞作亂珣子弘廞子華並貴顯韶之懼爲所陷深結徐羨之
傅亮等少帝卽位遷侍中驍騎如故景平之年出爲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
入爲相領揚州刺史弘雖與韶之不絕諸弟未相識者皆不復往來韶之在郡
常慮爲弘所繩夙夜勤厲政績甚美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
爲良守加秩中二千石十年徵爲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坐去郡長取送故免官
十二年又出爲吳興太守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七廟歌辭韶之制也文集行於
世子曄尚書駕部外兵郎臨賀太守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也祖羨驃騎將軍父猗祕書郎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而
通率好爲雜戲遨遊閭里故以此失清塗解褐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員外散騎
侍郎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爲佐郎助撰晉史及著桓玄
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九年上表曰臣聞咎繇亡後臧文以爲深歎伯氏奪
邑管仲所以稱仁功高可百世不泯濫賞無崇朝宜許故太傅鉅平侯祜明德
通賢宗臣莫二勳參佐命功成平吳而後嗣闕然烝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
絕世輒紹愚謂鉅平之封宜同酇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準黨翼孫秀禍加淮南
竊饗大國因罪爲利值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復因而不奪今王道惟新豈可不
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太保衛瓘本爵蕭陽縣公旣被橫禍乃進
第秩始贈蘭陵又轉江夏中朝公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
宜復本封以正國章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璵上表自陳曰臣乃祖
故太保瓘於魏咸熙之中太祖文皇帝爲元輔之日封蕭陽侯大晉受禪進爵
爲公歷位太保總錄朝政于時賈庶人及諸王用事忌瓘忠節故楚王瑋矯詔
致禍前朝以瓘秉心忠正加以伐蜀之勳故追封蘭陵郡公永嘉之中東海王
越食蘭陵換封江夏戶邑如舊臣高祖散騎侍郎璪之嫡孫纂承封爵中宗元
皇帝以曾祖故右衛將軍崇承襲遠于臣身伏聞祠部郎荀伯子表欲貶降復
封蕭陽夫趙氏之忠寵延累葉漢祖開封誓以山河伏願陛下錄旣往之勳垂
罔極之施乞出臣表付外參詳潁川陳茂先亦上表曰祠部郎荀伯子表臣七
世祖太尉淮禍加淮南不應濫賞尋先臣以翦除賈謐封海陵公事在淮南遇
禍之前後廣陵雖在擾攘之際臣祖乃始蒙殊遇歷位元凱後被遠外乃作平
州而猶不至除國良以先勳深重百世不泯故也聖明御世英輔係興曾無疑
議以爲濫賞臣以微弱未齒人倫加始勉視息封爵兼嗣伏願陛下遠錄舊勳
特垂矜察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伯子爲世子征虜功曹國子博士妻弟謝晦
薦達之入爲尚書左丞出補臨川內史車騎將軍王弘稱之曰沈重不華有平
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蔭藉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
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本邑大中正又上表曰伏見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
陵王上臣愚竊以爲疑昔武王剋殷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
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夏後於杞殷後於宋杞陳並爲列國而薊祝焦無聞焉
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以春秋次序諸侯宋居杞陳之上考之
近世事亦有徵晉太始九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
宋侯孔紹子一人駙馬都尉又太始三年太常上博士劉憙等議稱衛公署於
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零陵王位宜在陳留之上從之遷太子僕御
史中丞莅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外內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謗毀
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又頗雜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出補司徒左長史東陽
太守元嘉十五年卒官時年六十一文集傳於世子赤松爲尚書右丞以徐湛
之黨爲元凶所殺伯子族弟昶字茂祖與伯子絕服五世元嘉初以文義至中
書郎昶子萬秋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爲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閣
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前廢帝末爲御史中丞卒官

史臣曰夫令聞令望詩人所以作詠有禮有法前誥以之垂美荀范二王雖以
學義自顯而在朝之譽不弘蓋由才有餘而智未足也惜矣哉

宋書卷六十

宋書卷六十考證

王淮之傳王淮之字元曾○南史淮作准曾作魯臣照按准卽準字之減畫實一字也范泰傳桓元輔晉使御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左長史王準之並居喪無禮南史以淮之爲准之則當是一人然本傳不載居喪被劾事其官司徒左長史又在宋永初時亦未能確定其爲一人也

荀伯子傳著作郎徐虔重其才學○徐虔當作徐廣

宋書卷六十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三王

武帝七男張夫人生少帝孫脩華生廬陵孝獻王義眞胡婕妤生文皇帝王脩容生彭城王義康袁美人生江夏文獻王義恭孫美人生南郡王義宣呂美人生衡陽文王義季義宣別有傳廬陵孝獻王義眞美儀貌神情秀徹初封桂陽縣公食邑千戶年十二從北征大軍進長安留守柏谷塢除員外散騎常侍不拜及關中平定高祖議欲東還而諸將行役既久咸有歸願止留偏將不足鎭固人心乃以義眞行都督雍涼秦三州之河東平陽河北三郡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爲長史委以關中之任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覩衣冠方仰聖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爲之愍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鎭此境臨還自執義眞手以授王脩令脩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義眞尋除正加節又進督幷東秦二州司州之東安定新平二郡諸軍事領東秦州刺史時隴上流人多在關中望因大威復得歸本及置東秦州父老知無復經略隴右固關中之意咸共歎息而佛佛虜寇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鎭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眞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常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眞曰鎭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眞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脩字叔治京兆灞城人也初南渡見桓玄玄知之謂曰君平世吏部郎才脩既死人情離駭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眞鎭關中使義眞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靑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眞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眞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靑泥敗未得義眞審問有前至者訪之並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眞已免乃止義眞尋都督司雍秦幷涼五州諸軍建威將軍司州刺史持節如故以段宏爲義眞諮議參軍尋還宋臺黃門郎領太子右衞率宏鮮卑人也爲慕容超尙書左僕射徐州刺史高祖伐廣固歸降太祖元嘉中爲征虜將軍靑冀二州刺史追贈左將軍時義眞將鎭洛陽而河南蕭條未及脩理改除揚州刺史鎭石頭永初元年封廬陵王食邑三千戶移鎭東城高祖始踐阼義眞意色不悅侍讀學士蔡茂之問其故義眞曰安不忘危休泰何可恃明年遷司徒高祖不豫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鎭歷陽未之任而高祖崩義眞聰明愛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邪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異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爲宰相慧琳爲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眞與靈運延之暱狎過甚故使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故與之遊耳將之鎭列部伍於東府前既有國哀義眞所乘舫單素不及母孫脩儀所乘者義眞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部伍因宴舫內使左右剔母舫函道以施己舫而取其勝者及至歷陽多所求索羨之等每裁量不盡與深惡執政表求還都而少帝失德羨之等密謀廢立則次第應在義眞以義眞輕動不任主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乃奏廢之曰臣聞二叔不咸難結隆周淮南悖縱禍興盛漢莫不義以斷恩情爲法屈二代之事殷鑒無遠仁厚之主行之不疑故共叔不斷幾傾鄭國劉英容養釁廣難深前事之不忘後王之成鑒也案車騎將軍義眞凶忍之性爰自稚弱咸陽之酷醜聲遠播先朝猶以年在紈綺冀能改厲天屬之愛想聞革心自聖體不豫以及大漸臣庶憂惶內外屏氣而縱博酣酒日夜無輟肆口縱言多行無禮先帝貽厥之謀圖慮經固覩敕陛下面詔臣等若

遂不使必加放黜至言苦厲猶在紙翰而自茲迄今日月增甚至乃委棄藩屏志遺京邑潛懷異圖希幸非冀轉聚甲卒徵召車馬陵墳未乾情事猶昨遂蔑棄遺旨顯違成規整栰泛舟以示歸志肆心專己無復諮承聖恩低徊深垂隱忍屢遣中使苦相敦釋而親對散騎侍郎邢安泰廣武將軍茅仲思縱其悖罵訕主謗朝此久播於遠近暴於人聽臣聞原火不撲蔓草難除靑靑不伐終致尋斧況憂深患著社稷慮切請一遵晉朝武陵舊典使顧懷之旨不墜於武廟全宥之德獲申於昵親仰尋感慟臨啓悲咽乃廢義眞爲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諫曰臣聞仁義之在天下若中原之有菽理感之被萬物故不罄於貴賤是以考叔反悔審於及泉壺關復冤魂於湖邑當斯之時豈無尊卿賢輔或以事迫心違或以道壅謀屈何嘗不願聞善於輿隸藥石阿氏哉臣雖草芥備充黔首少不量力頗高殉義之風謂蹈善於朝聞愈徒生於白首用敢干禁忘戮披敍丹愚伏惟高祖武皇帝誕茲神武撫運龍興仰淸天步則齊德有虞俯廓九州則侔功大夏故虔順天人享有萬國雖靈祚脩長聖躬弗永陛下繼明紹統遐邇一心藩王哲茂四維寧謐傾耳康哉之詠企踵升平之風竊念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上傷陛下棠棣之篤下令遠近悵然失圖士庶杜口人爲身計臣伏思大宋之興雖協應符緯而開基造次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使兄弟之美比輝魯衞龜策告同祚均七百豈不善哉陛下富於春秋慮未重複忽安危之遠算肆不忍於一朝特願留神尤思重加詢采上考前代興亡之由中存武帝締構之業下顧蒼生顒顒之望時開曲宥反王都邑選保傅於舊老求四友於髦俊引誘情性導達聰明凡人在苦皆能自厲況王質朗心聰易加訓範且中賢之人未能無過過貴自改罪願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謹昧死詣闕伏地以聞惟願丹誠一經天聽退就斧鑕無愧地下矣書奏以約之爲梁州府參軍尋又見殺景平二年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眞於徙所時年十八元嘉元年八月詔曰前廬陵王靈柩在遠國封墮替感惟拱慟情若貫割王體自至極地戚屬尊豈可令情禮永淪終始無寄可追復先封特遣奉迎并孫脩華謝妃一時俱還言增摧哽三年正月誅徐羨之傅亮等是日詔曰故廬陵王含章履正英哲自然道心內昭徽風遐被遭時多難志匡權逼天未悔禍運鍾屯險羣凶肆醜專竊國柄禍心潛構釁生不圖朕每永念讐恥含痛內結遵養姦慝情禮未申今王道既亨政刑始判宜昭國體於是乎在可追崇侍中大將軍王如故爲慰冤魂少申悲憤又詔曰乃者權臣陵縱兆亂基禍故吉陽令張約之抗疏矢言至誠慷慨遂事屈羣醜殞命遐疆志節不申感焉兼至昔關老奏書見紀漢策閭纂獻規荷榮晉代考其忠概參迹前蹤宜加旌顯式揚義烈可贈以一郡賜錢十萬布百匹義眞無子太祖以第五子紹字休胤爲嗣元嘉九年襲封廬陵王少而寬雅太祖甚愛之二十年出爲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時年十二二十二年入朝加榮戟進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在任七年改授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未之鎮仍還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索虜至瓜步紹從太子鎮石頭二十九年疾患解職其年薨時年二十一遺令斂以時服素棺周身太祖從之追贈散騎常侍鎮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刺史如故無子南平王鑠第三子敬先爲嗣本名敬秀既出繼而紹妃褚秀之孫女故改焉景和二年爲前廢帝所害追贈中書侍郎諡曰恭王無子太宗泰始元年以世祖第二十一子晉熙王子輿字孝文爲紹嗣封廬陵王爲輔國將軍南高平臨淮二郡太守並未拜爲太宗所殺三年更以桂陽王休範第二子德嗣紹爲建威將軍淮陵南彭城二郡太守後廢帝元徽二年與休範俱伏誅國復絕三年復以臨澧忠侯韞第三子屬字淵華繼紹爲給事中順帝昇明元年薨諡曰元王又無子國除

江夏文獻王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寢臥常不離於側高祖爲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醆盤而義恭愛寵異常求須果食日中無算得未嘗噉悉以乞與傍人廬陵諸王未嘗敢求求亦不得景平二年監南豫豫司雍秦幷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代廬陵王義眞鎮歷陽

時年十二元嘉元年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加使持節進號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三年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進監爲都督未之任太祖征謝晦義恭還鎭京口六年改授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義恭涉獵文義而驕奢不節既出鎭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以弱冠便親方任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今既分張言集未日無由復得動相規誨宜深自砥礪思而後行開布誠心厝懷平當親禮國士友接佳流識別賢愚鑒察邪正然後能盡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汝神意爽悟有日新之美而進德脩業未有可稱吾所以恨之而不能已已者也汝性褊急袁太妃亦說如此性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在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應慨然立志念自裁抑何至丈夫方欲贊世成名而無斷者哉今粗疏十數事汝別時可省也遠大者豈可具言細碎復非筆可盡禮賢下士聖人垂訓驕侈矜尚先哲所去豁達大度漢祖之德猜忌褊急魏武之累漢書稱衛青云大將軍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己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便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苟有所懷密自書陳若形迹之間深宜慎護至於爾時安危天下決汝二人耳勿忘吾言今既進袁太妃供給計足充諸用此外一不須復有求取近亦具白此意唯脫應大餉致而當時遇有所乏汝自可少多供奉耳汝一月日自用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殷曠常宜早起接對賓侶勿使留滯判急務訖然後可入問訊既覩顏色審起居便應即出不須久停以廢庶事也下日及夜自有餘閑府舍住止園池堂觀略所諳究計當無須改作司徒亦云爾若脫於左右之宜須小小回易當以始至一治爲限不煩紛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汝復不習殊當未有次第訊前一二日取訊簿密與劉湛輩共詳大不同也至訊日虛懷博盡慎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矜獨斷之明也萬一如此必有大咎非唯訊獄君子用心自不應爾刑獄不可壅滯一月可再訊凡事皆應慎密亦宜豫敕左右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或相讒搆勿輕信受每有此事當善察之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陵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游不宜令過樗蒱漁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汝嬪侍左右已有數人既始至西未可怱怱復有所納又誡之曰宜數引見佐史非唯臣主自應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則無因得盡人人不盡復何由知其衆事廣引視聽既益開博於言事者又差有地也九年徵爲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鎭廣陵時詔內外百官舉才義恭上表曰臣聞雲和備樂則繁會克諧驊騮驂服則致遠斯效陛下順館膺化文明在躬玉衡既正泰階載一而猶發慮英髦垂情仄陋幽谷空同顯著揚歷是以潛虬聳鱗佇利見之期翔鳳弭翼應來儀之感竊見南陽宗炳操履閑遠思業貞純砥節丘園息賓盛世貧約而苦內無改情軒冕屢招確爾不拔若以蒲帛之聘感以大倫之美庶投竿釋褐翻然來儀必能毗燮九官宣贊百揆尚書金部郞臣徐森之臣府中直兵參軍事臣王天寶並局力允濟忠諒款誠往年逆臣叛逸華陽失守森之全境寧民績章危棘前者經略伊瀍元戎喪旅天寶北勤河朔東據營丘勤勇既昭心事兼竭雖蒙褒敘未盡才宜並可授以邊籓展其志力交阯遼邈累喪籓將政刑每闕撫莅惟艱南中貿遠風謠迥隔蠻獠狡竊邊氓荼炭實須練實以綏其難謂森之可交州刺史天寶可寧州刺史庶足威懷荒表肅清遐服昔魏戊之賢功存薦士趙武之明事彰管庫臣識愧前良理謝先哲率舉所知仰酬採訪退懼瞽言無足甄奬十六年進位司空明年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有罪出籓徵義恭爲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尙書領太子太傅持節如故給班劍二十人置仗加兵明年解督南兗二十一年進太尉領司徒餘如故義恭既小心恭慎且戒義康之失雖爲總錄奉行文書而已故太祖安之相府年給錢二千萬宅物倍此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千萬二十年領國子祭酒時有獻五百里馬者以賜義恭

二十七年春索虜寇豫州太祖因此欲開定河洛其秋以義恭總統羣帥出鎮彭城解國子祭酒虜遂深入徑至瓜步義恭與世祖閉彭城自守二十八年春虜退走自彭城北退義恭震懼不敢追其日民有告虜驅廣陵民萬餘口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並請義恭又禁不許經宿太祖遣驛至使悉力急追義恭乃遣鎮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虜先已聞知乃盡殺所驅廣陵民輕騎引去初虜深入上慮義恭不能固彭城備加誡勑義恭答曰臣未能臨瀚海濟居延庶免劉仲奔逃之恥及虜至義恭果走賴衆議得停事在張暢傳降義恭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倒士人崇敬莫之敢犯義恭悉遣人伐取父老莫不歎息又以本官領南兗州刺史增督南兗豫徐兗青冀司雝秦幽幷十一州諸軍事幷前十三州移鎮盱眙脩治館宇擬制東城二十九年冬還朝上以御所乘蒼鷹船上迎之遭太妃憂改授大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持節侍中錄尚書太子太傅如故還鎮東府辭侍中未拜值元凶肆逆其日劭召義恭先是詔召太子及諸王各有常人慮有詐妄致害者至是義恭求常所遣傳詔劭遣之而後入義恭請罷兵凡府內兵仗並送還臺進位太保進督會州諸軍事服侍中服又領大宗師世祖入討劭疑義恭有異志使入住尚書下省分諸子並住神虎門外侍中下省劭聞世祖已次近路欲悉力逆之決戰中道義恭慮世祖船乘陋小劭衆突中流容能爲患乃進說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舊法以逸待勞不憂不破也劭從之世祖前鋒至新亭劭挾義恭出戰恆錄在左右故不能自拔戰敗使義恭於東堂簡將義恭先使人具舩於東冶渚因單馬南奔始濟淮追騎已至北岸僅然得免劭大怒遣始興王濬就西省殺義恭十二子世祖時在新林浦義恭既至上表勸世祖即位曰臣聞治亂無兆倚伏相因乾靈降禍二凶極逆深酷巨痛終古未有陛下忠孝自天赫然電發投袂泣血四海順軌是以諸侯雲赴數均八百義奮之旅其會如林神祚明德有所底止而冲居或躍未登天祚非所以嚴重宗社紹延七百昔張武抗辭代王順請耿純陳款光武正位況今罪逆無親惡盈釁滿阻兵安忍戮善崇姦履地戴天畢命俄頃宜早定尊號以固社稷景平之季實惟樂推王室之亂天命有在故抱拜兆於壓璧赤龍表於霄徵伏惟大明無私遠存家國七廟之靈近哀黔首荼炭之切時陟帝祚永慰羣心臣負釁嬰罰偷生人壤幸及寬政待罪有司敢以漏刻視息披露肝膽世祖即祚授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徐二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又假黃鉞事寧進位太傅領大司馬增班劍爲三十人以在藩所服玉環大綬賜之增封二千戶上不欲致禮太傅諷有司奏曰聖旨謙光尊師重道欲致拜太傅斯誠弘茲遠風敦闡咸則然周之師保實稱三吏晉因於魏特加其禮帝道巖極既有常尊考之史載未見茲典故卞壺孫楚並謂人君無降尊之義遠稽聖典近郎羣心臣等參議謂不應有加拜之禮詔曰闇薄纂統實憑師範思盡虔恭以承道訓所奏稽諸往代謂無拜禮據文既明便從所執世祖立太子東宮文案使先經義恭孝建元年南郡王義宣臧質魯爽等反加黃鉞白直百人入六門事平以臧質七百里馬賜義恭又增封二千戶世祖以義宣亂逆由於彊盛至是欲削弱王侯義恭希旨乃上表省錄尚書曰臣聞天地設位三極同序皇王化則九官咸事時亮之績昭於虞典論道之風宣於周載台輔之設坐調陰陽元凱之置起釐百揆所以燮鉞矢言侵官是誡陳平抗辭匪職罔答漢承秦後庶僚稱改爵因時變任與世移總錄之制本非舊體列代相沿茲仍未革今皇家中造事遵前文宜憲章先代證文古則停省條錄以依昔典使物競思存人懷勤壹則名實靡惑肅節必紀臣謬典國重虛荷崇位與替宜知敢不輸盡上從其議又與驃騎大將軍竟陵王誕奏曰臣聞佾懸有數等級異儀佩笏有制卑高殊序斯蓋上哲之洪謨範世之明訓而時至彌流物無不弊僭侈由俗軌度非古晉代東徙舊法淪落侯牧典章稍與事廣名實一差難以卒變章服崇濫多歷年所今樞機更造皇風載新耗弊未充百用思約宜備品式之律以定損厭之條臣等地居枝昵位參台輔遵正之首請以爵先致貶之端宜從戚始輒因暇日共參愚懷應加省易謹陳九事雖懼匪衷庶竭微款伏願陛下聽覽之餘薄垂昭納則上下相安表裏和穆矣詔付外

詳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愼假春秋明誡是以尙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罪降于頃世下僭滋極器服裝飾樂舞音容通於王公達于衆庶上下無辨民志靡壹義恭所陳實允禮度九條之格猶有未盡謹共附益凡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向坐施帳幷藩國官正冬不得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王妃傳令不得朱服轝不得重欄鄣扇不得雉尾劍不得鹿盧形槊毦不得孔雀白鷺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誕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伎正冬著袿衣不得裝面冬會不得鐸舞柸柈舞長蹻透狹舒丸劍博山緣大橦升五案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既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宜止下官而已諸鎭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爲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之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爲王者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舩皆下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鏁不得作五花及豎筍形詔可是歲十一月還鎭京口二年春進督東南兗二州其冬徵爲揚州刺史餘如故加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履上殿固辭殊禮又解持節都督幷侍中義恭撰要記五卷起前漢訖晉太元表上之詔付秘閣時西陽王子尙有盛寵義恭解揚州以避之乃進位太宰領司徒義恭常慮爲世祖所疑及海陵王休茂於襄陽爲亂乃上表曰古先哲王莫不廣植周親以屛帝宇諸侯受爵亦顯永固邦家至有管蔡梁燕致禍周漢上乖顯授之恩下亡血食之業夫善積慶深宜享長久而歷代侯王甚乎匹庶豈異姓皆賢宗室悉不賢由生於深宮不覩稼穡左右近習未値田蘇富貴驕奢自往而至聚毛折軸遂乃危禍漢之諸王並置傳相猶不得禁逆七國連謀實由彊盛晉氏列封正足成永嘉之禍尾大不掉終古同疾不有更張則其源莫救日者庶人恃親殆傾王業去歲西寇藉寵幾敗皇基不圖襄楚復生今釁良以地勝兵勇獎成凶慝前事之不忘後事之明光陛下大明紹祚垂法萬葉臣年衰意塞無所知解忝皇族耆長慚慨內深恩表管見裨崇萬一竊謂諸王貴重

不應居邊王於華州優地時可聲出既以有州不須置府若位登三事止乎長史掾屬若宜鎭御別差扞城大將若情樂沖虛不宜逼以戎事若捨文好武尤宜禁塞僚佐文學足充話言游梁之徒一皆勿許文武從鎭以時休止妻子室累不煩自隨百僚脩詣宜遵晉令悉須宣令齊到備列賓主之則衛泌之士亦無煩干候貴王器甲於私爲用蓋寡自金銀裝刀劍戰具之服皆應輸送還本曲突徙薪防之有素庶善者無懼惡者止姦時世祖嚴暴義恭慮不見容乃卑辭曲意盡禮祗奉且便辯善附會俯仰承接皆有容儀每有符瑞輒獻上賦頌陳詠美德大明元年有三脊茅生石頭西岸累表勸封禪上大悅三年省兵佐加領中書監以崇藝昭武永化三營合四百三十七戶給府更增吏僮千七百人合爲二千九百人六年解司徒府太宰府依舊辟召又年給三千匹布七年從巡兼尙書令解中書監八年閏月又領太尉其月世祖崩遺詔義恭解尙書令加中書監柳元景領尙書令入住城內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可爲總統尙書中事委顏師伯外監所統委王玄謨前廢帝卽位詔曰總錄之典著自前代孝建始年雖暫幷省而因革有宜理存濟務朕煢獨在躬未涉政道百揆庶務允歸尊德太宰江夏王義恭新除中書監太尉地居宗重受遺阿衡實深憑倚用康庶績可錄尙書事本官監太宰王如故侍中驃騎大將軍南兗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公新除尙書令元景同稟顧晉翼輔皇家贊業宣風繫公是賴可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一依舊准領丹陽尹侍中領公如故又增義恭班劍爲四十人更申殊禮之命固辭殊禮義恭性嗜不恆日時移變自始至終屢遷第宅與人遊款意好亦多不終而奢侈無度不愛財寶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資供豐厚而用常不足賒市百姓物無錢可還民有通辭求錢者輒題後作原字善騎馬解音律遊行或三五百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爲義恭作傳及永光中雖任宰輔而承事近臣戴法興等常若不及前廢帝狂悖無道義恭元景等謀欲廢立永光元年八月廢帝率羽林兵於第害之幷四子時年五十三斷析義恭支體

分裂腸胃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為鬼目粽太宗定亂令書曰故中書監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江夏王道性淵深睿鑒通遠樹聲列藩宣風鉉德位隆姬輔任屬負圖勳勞國家方熙託付之重盡心毗道永融雍穆之化而凶醜忌威奄加冤害夷戮有暴殯穸無聞憤達幽明痛貫朝野朕蒙險在難含哀莫申幸賴宗祐之靈克纂祈天之祚仰惟勳戚震動于厥心昔梁王徽盾警蹕備禮東平好善黃屋在廷况公德猷弘懋彝典未殊者哉可追崇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王如故給九旒鸞輅虎賁班劍百人前後部羽葆鼓吹轀輬車泰始三年又下詔曰皇基崇建屯剝維難弘啓熙載底績忠果故從饗世祀勳勤宗彝世祖寧亂定業實資翼亮故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太尉中書監錄尚書事江夏文獻王義恭故使持節侍中都督南豫江豫三州軍事太尉南豫州刺史巴東郡開國忠烈公元景故侍中司空始興郡開國襄公慶之故持節征西將軍雍州刺史洮陽縣開國肅侯慤或體道沖玄變化康世或盡誠致効庚難翦逆宜式遵國典陪祭廟庭義恭長子朗字元明出繼少帝封南豐縣王食邑千戶為湘州刺史持節侍中領射聲校尉為元凶所殺世祖即位追贈前將軍江州刺史孝建元年以宗室祗長子歆繼封祗伏誅歆還本泰始三年更以宗室韞第二子銑繼封為祕書郎與韞俱死順帝昇明二年復以宗室琨子績繼封三年齊受禪國除朗弟歡字元秀太子舍人為元凶所害追贈侍中諡宣世子大明二年追封安隆王以第四皇子子綏字寶孫繼封食邑三千戶追諡歡曰宣王以子綏為都督郢州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後軍將軍加持節太宗泰始元年進號征南將軍改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改歡為江夏宣王子綏未受命與晉安王子勛同逆賜死七年太宗以第八子躋字仲升繼義恭為孫封江夏王食邑五千戶後廢帝即位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進號左將軍齊受禪降為沙陽縣公食邑一千五百戶謀反賜死歡弟韶字元和封新吳縣侯官至步兵校尉追贈中書侍郎諡曰烈侯韶弟坦字元度平都懷侯坦弟元諒江安愍侯元諒弟元粹興平悼侯坦元諒元粹並追贈散騎侍郎元粹弟元仁元方元旒元淑元胤與朗等凡十二人並為元凶所殺元胤弟伯禽孝建三年生義恭諸子既遇害為朝廷所哀至是世祖名之曰伯禽以擬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官至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又為前廢帝所殺諡曰哀世子又追贈江夏王改諡曰愍伯禽弟仲容封永脩縣侯為寧朔將軍臨淮濟陽二郡太守仲容弟叔子封永陽縣侯叔子弟叔寶及仲容叔子並為前廢帝所殺諡仲容叔子並曰殤侯

衡陽文王義季幼而夷簡無鄙近之累太祖為荊州高祖使隨往江陵由是特為太祖所愛元嘉元年封衡陽王食邑五千戶五年為征虜將軍八年領石頭戍事九年還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右將軍南徐州刺史十六年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給鼓吹一部先是義慶在任值巴蜀亂擾師旅應接府庫空虛義季躬行節儉畜財省用數年間還復充實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噉肉義季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啓事唯自署名而已二十年加散騎常侍進號征西大將軍領南蠻校尉義季素嗜酒自彭城王義康廢後遂為長夜之飲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義季引愆陳謝上詔報之曰誰能無過改之為貴耳此非唯傷事業亦自損性命世中比比皆汝所諳近長沙兄弟皆緣此致故將軍蘇徽耽酒成疾旦夕待盡吾試禁斷并給藥膳至今能立此自是可節之物但嗜者不能立志裁割耳晉元帝人主尚能感王導之諫終身不復飲酒汝既有美尚加以吾意殷勤何至不能慨然深自勉厲乃復須嚴相割裁坐諸紜紜然後少止者幸可不至此一門無此酣法汝於何得之臨書歎塞義季雖奉此旨酣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汝飲積食少而素羸多風常慮至此今果委頓縱不能以家國為懷近不復顧性命之重可歎可恨豈復一條本望能以理自厲未欲相苦耳今遣孫道胤就楊佛等令晨夕視汝并進止湯食可開懷虛受慎勿隱避吾飽嘗見人斷酒無它慊吸蓋是當時甘嗜罔己之意耳今者憂恒政在性命未暇及美業復何為吾煎毒至此邪義季終不改以至於終二十一年為都督南兗徐青冀幽

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登舟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二十二年進督豫州之梁郡還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都督如故明年索虜侵逼北境擾動義季懲義康禍難不欲以功勳自業無宅經略唯飲酒而已太祖又詔之曰杜驥申恬倉卒之際尙以弱甲瑣卒傲寇作援彼爲元統士馬桓桓既不懷奮發連被意旨猶復逡巡豈唯大乖應赴之宜實孤百姓之望且匈奴輕漢將自此而始賊初起逸未知指趨故且裝束兼存觀察耳少日勢漸可見便應大有經略何合安然遂不敢動遣軍政欲乘際會拯危急以申威援本無驅馳平原方幅爭鋒理又山路易湡何以畏首尾迴弱若謂事理政應如此者進大鎭聚甲兵徒爲煩耳二十四年義季病篤上遣中書令徐湛之省疾召還京師未及發薨於彭城時年二十三太尉江夏王義恭表解職迎喪不許上遣東海王褘北迎義季喪追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子恭王嶷字子岐嗣中書侍郎太子中庶子世祖大明元年薨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子伯道嗣順帝昇平三年薨其年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戒懼乎其所不覩恐畏乎其所不聞在於愼所忽也江夏王高祖寵子位居上相大明之世親典冠朝屈體降情槃辟於軒檻之上明其爲卑約亦已至矣得使虐朝暴主顧無猜色歷載踰十以尊戚自保及在永光幼主南面公旦之重屬有所歸自謂踐冰之慮已除太山之安可恃曾未云幾而磔體分肌古人以隱微致戒斯爲篤矣

宋書卷六十一

宋書卷六十一考證

廬陵孝獻王義眞傳侍讀學士蔡茂之○臣承蒼按是時無侍讀學士官名當從南史作侍讀博士

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挑取眼精以蜜漬之以爲鬼目精○精南史作粽

衡陽文王義季傳故將軍蘇徽○徽南史作徵

宋書卷六十一考證

宋書卷六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二

羊欣　張敷　王微

羊欣字敬元泰山南城人也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父不疑桂陽太
守欣少靖默無競於人美言笑善容止汎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烏程令
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帬
晝寢獻之書帬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起家輔國參軍府解還家隆安
中朝廷漸亂欣優游私門不復進仕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
元顯怒乃以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
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混混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
告族兄瞻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桓玄輔政領平西將軍
以欣為平西參軍仍轉主簿參預機要欣欲自疏時漏密事玄覺其此意愈重
之以為楚臺殿中郎謂曰尚書政事之本殿中禮樂所出卿昔處股肱方此為
輕也欣拜職少日稱病自免屏居里巷十餘年不出義熙中弟徽被遇於高祖
高祖謂諮議參軍鄭鮮之曰羊徽一時美器世論猶在兄後恨不識之即板欣
補右將軍劉藩司馬轉長史中軍將軍道憐諮議參軍出為新安太守在郡四
年簡惠著稱除臨川王義慶輔國長史廬陵王義真車騎諮議參軍並不就太
祖重之以為新安太守前後凡十三年游玩山水甚得適性轉在義興非其好
也頃之又稱病篤自免歸除中散大夫素好黃老常手自書章有病不服藥飲
符水而已兼善醫術撰藥方十卷欣以不堪拜伏辭不朝覲高祖太祖並恨不
識之自非尋省近親不妄行詣行必由城外未嘗入六關元嘉九年卒時年七
十三子俊早卒弟徽字敬猷世譽多欣高祖鎮京口以為記室參軍掌事八年
還中書郎直西省後為太祖西中郎長史河東太守子瞻元嘉末為世祖南中
郎長史尋陽太守卒官

張敷字景胤吳郡人吳興太守邵子也生而母沒年數歲問母所在家人告以
死生之分數雖童蒙便有思慕之色年十許歲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唯得一
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見從母常悲感哽咽性整貴風韻甚高
好讀玄書兼屬文論少有盛名高祖見而愛之以為世子中軍參軍數見接引
永初初遷祕書郎嘗在省直中書令傅亮貴宿權要聞其好學過候之敷臥不
即起亮怪而去父邵為湘州去官侍從太祖版為西中郎參軍元嘉初為員外
散騎侍郎祕書丞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為撫軍功曹轉記室參軍時義恭就
太祖求一學義沙門比沙門求見發遣會敷赴假還江陵太祖謂沙門曰張敷
應西當令相載及敷辭上謂曰撫軍須一意懷道人卿可以後艑載之道中可
得言晤敷不奉旨曰臣性不耐雜上甚不說遷正員郎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
管要務以敷同省名家欲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詎可輕往邪當
曰吾等並已員外郎矣何憂不得共坐敷先設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
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赳等失色而去其自摽遇如此善持音儀盡
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至今慕之其源流
起自敷也遷黃門侍郎始興王濬後軍長史司徒左長史未拜父在吳興亡報
以疾篤數往奔省自發都至吳興成服凡十餘日始進水漿葬畢不進鹽菜遂
毀瘠成疾世父茂度每止譬之輒更感慟絕而復續茂度曰我冀譬汝有益但
更甚耳自是不復往未朞而卒時年四十一瑯邪顏延之書弔茂度曰賢弟子
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言面以來便申忘年之好比雖艱隔
成阻而情問無睽薄莫之人冀其方見慰說豈謂中年奄為長往聞問悼心有
兼恆痛足下門教敦至兼實家寶一旦喪失何可為懷其見重如此世祖即位
詔曰司徒故左長史張敷貞心簡立幼樹風規居哀毀滅孝道淳至宜在追甄
於以報美可追贈侍中於是改其所居稱為孝張里無子

王微字景玄瑯邪臨沂人太保弘弟子也父孺光祿大夫微少好學無不通覽
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衡陽王義季右軍
參軍並不就起家司徒祭酒轉主簿始興王濬後軍功曹記室參軍太子中舍
人始與王友父憂去官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微素無宦情稱疾不

就仍除中書侍郎又擬南琅邪義興太守並固辭吏部尚書江湛擧微爲吏部
郎微與湛書曰弟心病亂度非但蹇躄而已此處朝野所共知瞞會忽扣墓門
閭里咸以爲祥怪君多識前世之載天値何其易傾弟受海內駭笑不過如燕
石禿鶖邪未知君何以自解於夏史邪今雖王道鴻鬯或有激朗於天表必欲
探援潛寶傾海求珠自可卜肆巫祠之間馬棧牛口之下賞劇孟於博徒拔卜
式於芻牧亦有西戎孤臣東都戒士上窮範馳之御下盡詭遇之能兼鱗雜襲
者必不乏於世矣且廬於承明署乎金馬皆明察之官又賢於管庫之末何爲
劫勒通家疾病一人塵穢難堪之選將以靖國不亦益囂乎書云任官維賢才
而君擢士先瘵廢尪尪械樸似不如此且弟曠違兄姊迄將十載姊時歸來終
不任輿曳入閤兄守金城永不堪扶抱就路若不憊疾非性僻而何比君曰表
裏無假長因飛耳也常謂生遺太公將卽華士之戮幸遇管叔必蒙僻儒之養
光武以馮衍才浮其實故棄而不齒諸葛孔明云來敏亂郡過於孔文擧況無
古人之才槪敢干周漢之常刑彼二三英賢足爲曉治與否恐君違此時或亦
不免高閣乃復假名不知己者豈欲自比衛賜邪君欲高數山公而以仲容見
處徒以撫提禮學本不參選鄙夫瞻彼固不任下走未知新沓何如州陵耳而
作不師古坐亂官政誣飾蚯蚓冀招神龍如復託以眞素者又不宜居華留名
有害風俗君亦不至期人如此若交以爲人賜擧未以己勞則商販之事又連
所不忍聞也豈謂不肖易擢貪者可誘凡此數者君必居一焉雖假天口於齊
駢藉鬼說於周季公孫碎毛髮之文莊生縱滂漾之極終不能擧其契爲之辭
矣子將明魂必靈咍於萬里汝頼餘彥將拂衣而不朝浮華一開風俗或從此
而爽鬼谷以揣情爲最難何君忖度之輕謬今有此書非敢叨擬中散誠不能
顧影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尙書虎爪板也成童便往來居舍
晨省復經周旋加有諸甥亦何得頓絕慶吊然生平之意自於此都盡君平公
云生我名者殺我身天爵且猶滅名安用吏部郞哉其擧可陋其事不經非獨
搢紳者不道僕妾皆將哄之忽忽不樂自知壽不得長且使千載知弟不詐謏
耳微既爲始興王濬府吏濬數相存慰微奉答牋書輒飾以辭采微爲文古甚

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爲訴屈微因此又與從弟僧綽書曰吾雖無人鑒要是早
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爲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爲一
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邪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
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
料瘵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値聖明兼容置之敎外且舊恩
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僾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
解曰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闕復稍道長以大散
爲和橐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己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
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
此擧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
文又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飾酬對尊貴不厭敬恭且文詞不
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
求志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其數日見客小防自
來盈門亦不煩獨擧吉也此輩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弟無懷居今地萬物
初不以相非然魯器齊虛實宜書紳今三署六府之人誰表裏此內儻疑弟豫
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阨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彊吹拂吾云是巖穴
人巖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雞鶩變作鳳皇何爲干飾廉隅秩秩見於面目
所惜者大耳諸舍閨門皆蒙時私此旣未易陳道故常因含聲不言至兄弟尤
爲叨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中書郞此足以闔棺
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
迹不爲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諂詐且吾何以爲足不能行
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扶曳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
亦不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擧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
慇慇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
明聽聰而返區區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
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牋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

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平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輩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允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終不起何意向與江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比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既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親屬欲見自可示無急付手時論者或云微之見舉廬江何偃亦豫其議慮爲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之曰卿昔稱吾於義興吾嘗謂之見知然復自怪鄙野不參風流未有一介熟悉於事何用獨識之也近日何見綽送卿書雖知如戲知卿固不能相哀苟相哀之未知何相期之可論卿少陶玄風淹雅脩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麤笨無好常從博士讀小小章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尋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觀小說往來者見床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乃復持此擬議人邪尙獨愧咲揚子之褒贍猶恥辭賦爲君子若吾篆刻菲亦甚矣卿諸人亦當尤以此見譏或謂言深博作一段意氣鄙薄人世初不敢然是以每見世人文賦書論無所是非不解處即日借問此其本心也至於生平好服上藥起年十二時病虛耳所撰服食方中粗言之矣自此始信攝養有徵故門冬昌朮隨時參進寒溫相補欲以扶護危羸見冀白首家貧乏役至於春秋令節輒自將兩三門生入草采之吾實倦遊醫部頗曉和藥尤信本草欲其必行是以躬親意在取精世人便言希仙好異矯慕不羈不同家頗有罵之者又性知畫繢蓋亦鳴鵠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目故兼山水之愛一往跡求皆仿像也不好詣人能忘榮以避權右宜自密應對舉止因卷慚自保不能勉其所短耳由來有此數條二三諸賢因復架累致之高塵詠之清壑瓦礫有資不敢輕廁金銀也而頃年嬰疾沉淪無已區區之情慨於生存自恐難復而先命猥加魂氣寒薾常人不得作常自處疾苦正亦臥思已熟謂有記自論既仰天光不夭庶類兼望諸賢共相哀體而卿首唱誕言布之翰墨萬石之慎或未然邪好盡之累豈其如此綽大駭歎便是闔朝見病者吾本傳人加疹意惛一旦聞此便惶怖矣五六日來復苦心痛引喉狀如匈中悉腫甚自憂力作此答無復條貫貴布所

懷落漠不舉卿既不可解立欲便別且當笑饑常住門屋一間尋書玩古如此者十餘年太祖以其善筮賜以名著弟僧謙亦有才譽爲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微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治哀痛謙不能已以書告靈曰弟年十五始居宿於外不爲察慧之譽獨沉浮好書聆琴聞操輒有過目之能討測文典斟酌傳記寒暑未交便卓然可述吾長病或有小間輒稱引前載不異舊學自爾日就月將著名邦黨方隆夙志嗣美前賢何圖一旦冥然長往酷痛煩冤心如焚裂尋念平生裁十年中耳然非公事無不相對一字之書必共詠讀一句之文無不研賞濁酒忘愁圖籍相慰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奈何罪酷煢然獨坐憶往年散發極目流涕吾不舍日夜又恆慮吾羸病豈圖奄忽先歸冥冥反覆萬慮無復一期音顏髣髴觸事歷然弟今何在令吾悲窮昔仕京師分張六旬耳其中三過誤云今日何意不來鍾念懸心無物能譬方欲共營林澤以送餘年念茲有何罪戾見此夭酷沒於吾手觸事痛恨吾素好醫術不使弟子得全又尋思不精致有枉過念此一條特復痛酷痛酷奈何吾罪奈何弟爲志奉親孝事兄順雖僮僕無所叱咄可謂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沖和淹通內有皂白舉動尺寸吾每咨之常云兄文骨氣可推英麗以自許又兄爲人矯介欲過宜每中和道此猶在耳萬世不復一見奈何唯十紙手迹封拆儼然至於思戀不可懷及聞吾病肝心寸絕謂當以幅巾薄葬之事累汝奈何反相殯送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便可家有孝婦仲長昌言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節不奪其志僕射篤順范夫知禮求得左率第五兒廬位有主此亦何益冥然之痛爲是存者意耳吾窮疾之人平生意志弟實知之端坐向窗有何慰適正賴弟耳過中未來已自悵望今云何得立自省惛毒無復人理比煩冤困憊不能作刻石文若靈響有識不得吾文豈不爲恨儻意慮不遂謝能思之如狂不知所告辭明書此數紙無復詞理略道阡陌萬不寫一阿謙何圖至此誰復視我誰復憂我他日寶惜三光割嗜好以祈年今也唯速化耳吾豈復支冥冥中竟復云何弟懷隨和之寶未及光諸文章欲收作一集不知忽忽當辦

此不今已成服吾臨靈取常共飲栝酌自釀酒寧有仿像不寬痛寬痛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僧謙卒後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轜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爲靈二宿便毀以嘗所彈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無子家人違之所著文集傳於世世祖卽位詔曰微棲志貞深文行惇洽生自華宗身安隱素足以賁茲丘園惇是薄俗不幸蚤世朕甚悼之可追贈祕書監

史臣曰燕太子吐一言田先生吞舌而死安邑令戒屠者閔仲叔去而之沛良由內懷耿介峻節不可輕干袁淑笑謔之閒而王微弔詞連牘斯蓋好名之士欲以身爲珪璋皦皦然使塵玷之累不能加也

宋書卷六十二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羊欣傳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兩時字當衍其一

高祖謂諮議參軍鄭解之曰羊徽一時美器○解之當爲鮮之之訛

王微傳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動其猶龍之○放監本訛於今改正

宋書卷六十二考證

宋書卷六十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華　王曇首　殷景仁　沈演之

王華字子陵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從祖弟也祖薈衞將軍會稽內史父廞太子
中庶子司徒左長史居在吳晉隆安初王恭起兵討王國寶時廞丁母憂在家
恭檄令起兵廞卽聚衆應之以女爲貞烈將軍以女人爲官屬國寶既死恭檄
廞罷兵廞起兵之際多所誅戮至是不復得已因舉兵以討恭爲名恭遣劉牢之擊廞
廞敗走不知所在長子泰爲恭所殺華時年十三在軍中與廞相失隨沙門釋
曇永逃竄時牢之搜檢覓華甚急曇永使華提衣幞隨後津邏咸疑焉華行遲
永呵罵云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捶華數十衆乃不疑由此得免遇赦還吳
少有志行以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不交游如此十餘年爲時人所稱美高祖
欲收其才用乃發廞喪問使華制服服闋高祖北伐長安領鎭西將軍北徐州
刺史辟華爲州主簿仍轉鎭西主簿治中從事史歷職著稱太祖征江陵以爲
西中郎主簿遷咨議參軍領錄事太祖進號鎭西復隨府轉太祖未親政政事
悉委司馬張邵華性尙物不欲人在己前邵性豪每行來常引夾轂華出入乘
牽車從者不過二三以矯之嘗於城內相逢華陽不知是邵謂左右此鹵簿甚
盛必是殿下出行乃下牽車立於道側及邵至乃驚邵白服登城爲華所糾坐
被徵華代爲司馬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太祖入奉大統以少帝見害疑不敢下
華建議曰羨之等受寄崇重未容便敢背德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
害蓋由每生情多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且三人勢均莫相推伏不過欲握權自
固以少主仰待耳今日就徵萬無所慮太祖從之留華總後任上卽位以華爲
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轉右衞將軍侍中如故先是會稽孔甯子爲太祖鎭西
咨議參軍以文義見賞至是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甯子先爲高祖太尉主
簿陳損益曰隆化之道莫先於官得其才枚卜之方莫若人愼其舉雖復因革
不同損益有物求賢審官未之或改師錫僉曰煥乎欽明之誥拔茅征吉著於
曲賁之爻晉師有成瓜衍作賞楚乘無入蒍賈不賀今舊命惟新曲人引領紹
之盡美已備於振綱武之未盡或存於理目雖九官之職未可備舉親民之選
尤宜在先愚欲使天朝四品官外及守牧各舉一人堪爲二千石長吏者以付
選官隨缺敍用得賢受賞失舉任罰夫惟帝之難豈庸識所易然舉爾所知非
求多人因百官之明孰與一識之見執咎在己豈容徇物之私今非以選曹所
銓果於乖謬衆職所舉必也惟良蓋宜使求賢闢其廣塗考績取其少殿若才
實拔羣進宜尙德治阿之宰不必計年免徒之守豈限資秩自此以還故當才
均以資資均以地宰莅之官誠曰吏職然監觀民瘼翼化宣風則隱厚之求急
於刀筆能事之功接於德心以此論才行之年歲豈惟政無秕蠹民庇手足而
已將使公路日清私請漸塞士多心競仁必由己處士砥自求之節仕子藏交
馳之情甯子庸微不識治體冒昧陳愚退懼違謬甯子與華並有富貴之願自
羨之等秉權日夜構之於太祖甯子嘗東歸至金昌亭左右欲泊船甯子命去
之曰此弑君亭不可泊也華每閑居諷詠常誦王粲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
假高衢而騁力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憤吒歎曰當見太平時不元嘉二年甯
子病卒三年誅羨之等華遷護軍侍中如故宋世惟華與南陽劉湛不爲飾讓
得官卽拜以此爲常華以情事異人未嘗預宴集終身不飲酒有燕不之詣若
宜有論事者乘車造門主人出車就之及王弘輔政而弟曇首爲太祖所任與
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四年卒
時年四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衞將軍九年上思誅羨之之功追封新建縣侯食
邑千戶謚曰宣侯世祖卽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宣侯嗣官至左衞將軍卒子長
嗣太宗泰始二年坐罵母奪爵以長弟終紹封後廢帝元徽三年終上表乞以
封還長許之齊受禪國除華從父弟鴻五兵尙書會稽太守

王曇首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弟也幼有業尙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曇首
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高
祖時謝晦在坐高祖曰此君並膏粱盛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
之師自使懦夫有立志晦曰仁者果有勇高祖悅行至彭城高祖大會戲馬臺

豫坐者皆賦詩曇首文先成高祖覽讀因問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高祖大笑曇首有識局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不得爲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太祖爲冠軍徐州刺史留鎮彭城以曇首爲府功曹太祖鎮江陵自功曹爲長史隨府轉鎮西長史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咨之景平中有龍見西方半天騰上隂五綵雲京都遠近聚觀太史奏曰西方有天子氣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固勸上猶未許曇首又固陳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衞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在平乘戶外不解帶者數旬既下在道有黃龍出負上所乘舟左右皆失色上謂曇首曰此乃夏禹所以受天命我何堪之及即位又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首爲侍中尋領右衞將軍領驍騎將軍以朱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嘗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棨不肯開門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曇首繼啓曰既無墨敕又闕幡棨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守舊未爲非禮但既據舊使應有疑却本末曾無此狀猶宜厥咎其不請白虎幡銀字棨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晦平後上欲封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曇首曇首曰近日之事豐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故罪人斯戮臣等雖得仰憑天光効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時兄弘錄尚書事又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怏怏又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太祖曰豈有欲建大廈而遺其棟梁者哉賢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者此處非卿而誰亦何吳郡之有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謂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州詎合臥治曇首勸弘減府兵之半以配義康義康乃悅七年卒太祖爲之慟中書舍人周起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追贈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詹事如故九年以預誅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邑千戶謚曰文侯世祖即位配饗太祖廟庭子僧綽嗣別有傳少子僧虔昇明末爲尚書令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散騎常侍特進左光祿大夫父道裕蚤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以女妻之初爲劉毅後軍參軍高祖太尉行參軍建議宜令百官舉才以所薦能否爲黜陟遷宋臺祕書郎世子中軍參軍轉主簿又爲驃騎將軍道憐主簿出補衡陽太守入爲宋世子洗馬仍轉中書侍郎景仁學不爲文敏有思致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高祖甚知之遷太子中庶子少帝即位入補侍中累表辭讓又固陳曰臣志幹短弱歷著出處值皇塗隆泰身荷恩榮階牒推遷日月頻積失在饕餮患不自量而奉聞今授固守愚心者竊惟殊次之寵必歸器望喉脣之任非才莫居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上虧朝舉下貽身咎求之公私未見其可顧涯審分誠難庶幾踰方越序易以誡懼所以俯仰周偟無地寧處若恩澤廣流蘭艾同潤回改前旨賜以降階雖實不敏敢忘循命臣近違之愆既已屢積寧當徒尚浮采塵黷天聽冄情悾款仰希照察詔曰景仁退挹之懷有不可改除黃門侍郎以申君子之請尋領射聲頃之轉左衞將軍太祖即位委遇彌厚俄遷侍中左衞如故時與侍中右衞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並時爲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長直共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爲中領軍侍中如故太祖所生章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車駕親往臨哭下詔曰朕夙罹偏罰情事兼常每思有以光隆懿戚少申罔極之懷而禮文遺逸取正無所監之前代用否又殊故惟疑累年在心未遂蘇夫人奄至傾殂情禮莫寄追恩遠恨與事而深日月有期將卜窀穸便欲粗依春秋以貴之義式遵二漢推恩之典但動藉史筆傳之後昆稱心而行或容未允可時共詳

論以求其中執筆承懷益增感塞景仁議曰至德之感靈啓厥祥文母俔天實熙皇祚主上聿遵先典號極徽崇以貴之義禮盡於此蘇夫人階緣戚屬情以事深寧泉之思實感聖懷明詔爰發詢求厥中謹尋漢氏推恩加爵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自君作故罔或前典權非威明所宜軌蹈晉監二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禮至公者懸爵賞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貽則後昆臣豫蒙博逮謹罄庸短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赳輿載還府九年服闋遷尙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爲領軍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尙居外任會王弘華曇首相係亡景仁引湛還朝共參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知太祖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復遷中書令護軍僕射如故尋復以僕射領吏部護軍如故湛愈忿怒義康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不見許使停家養病發詔遣黃門侍郎省疾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爲太祖雖知當有以終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遷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鄱陽主第以爲護軍府密邇宮禁故其計不行景仁臥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表去來日中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牀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拜畢便覺其情理乖錯性本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是冬大雪景仁乘輿出聽事觀望忽驚曰當閤何得有大樹既而曰我誤邪疾轉篤太祖訶不利在州司使還住僕射下省爲州凡月餘卒或云見劉湛爲祟時年五十一追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諡曰文成公上與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書曰殷僕射疾患少日奄忽不救其識具經遠奉國竭誠周遊繾綣情兼常痛民望國器遇之爲難惋歎之深不能已已汝亦同不往矣如何世祖大明五年行幸經景仁墓詔曰司空文成公景仁德量淹正風識明允徽績忠謨夙達先照惠政茂譽寔留民屬近瞻丘壤感往興悼可遣使致祭子道矜幼而不慧官至太中大夫道矜子恆太宗世爲侍中度支尙書屬父疾積久爲有司所奏詔曰道矜生便有病更無橫疾恆因愚習惰久妨清序可降爲散騎常侍

沈演之字臺眞吳興武康人也高祖充晉車騎將軍吳國內史曾祖勁冠軍陳祐長史戍金墉城爲鮮卑慕容恪所陷不屈節見殺追贈東陽太守祖赤黔廷尉卿父叔任少有幹質初爲揚州主簿高祖太尉參軍吳山陰令治皆有聲朱齡石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即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彊宗侯勸羅奧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鎭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別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出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以疾還都義熙十四年卒時年五十長子融之蚤卒演之年十一尙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爲令器家世爲將而演之折節好學讀老子日百遍以義理業尙知名襲父別爵吉陽縣五等侯郡命主簿州辟從事史西曹主簿舉秀才嘉興令有能名入爲司徒祭酒南譙王義宣左軍主簿錢唐令復有政績復爲司徒主簿丁母憂起爲武康令固辭不免到縣百許日稱疾去官服闋除司徒左司掾州治中從事史元嘉十二年東諸郡大水民人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唐升米三百以演之及尙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常侍巡行拯卹許以便宜從事演之乃開倉廩以賑饑民民有生子者口賜米一斗刑獄有疑枉悉制遣之百姓蒙賴轉別駕從事史領本郡中正深爲義康所待故在府州前後十餘年後劉湛劉斌等結黨欲排廢尙書僕射殷景仁演之雅仗正義與湛等不同湛因此譏之於義康嘗因論事不合旨義康變色曰自今而後我不復相信演之與景仁素善盡心於朝廷太祖甚嘉之以爲尙書吏部郎十七年義康出藩誅湛等以演之爲右衞將軍景仁尋卒乃以後軍長史范曄爲左衞將軍與演之對掌禁旅同參機密二十

年遷侍中右衛將軍如故太祖謂之曰侍中領衛望實優顯此蓋宰相便坐卿其勉之上欲伐林邑朝臣不同唯廣州刺史陸徽與演之贊成上意及平賜羣臣黃金生口銅器等物演之所得偏多上謂之曰廟堂之謀卿參其力平此遠夷未足多建茅土廓清京都鳴鸞東岱不憂河山不開也二十一年詔曰總司戎政翼贊東朝惟允之舉匪賢莫授侍中領右衛將軍演之清業貞審器思沉濟右衛將軍曅才應通敏理懷清要並美彰出內誠亮在公能克懋厥猷樹績所莅演之可中領軍曅可太子詹事曅懷逆謀演之覺其有異言之太祖曅尋事發伏誅遷領國子祭酒本州大中正轉吏部尚書領太子右衛率雖未為宰相任寄不異也素有心氣疾病歷年上使臥疾治事性好舉才申濟屈滯而謙約自持上賜女伎不受二十六年車駕拜京陵演之以疾不從上還宮召見自勉到坐出至尚書下省暴卒時年五十三太祖痛惜之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侯演之昔與同使江邃字玄遠濟陽考城人頗有文義官至司徒記室參軍撰文釋傳於世演之子睦至黃門郎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坐要引上左右俞欣之訪評殿省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勃忿鬩不睦坐徙始興郡勃免官禁錮勃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棊而輕薄逐利歷尚書殿中郎太宗泰始中為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時欲北討使勃還鄉里募人多受貨賄上怒下詔曰沈勃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劑限自恃吳興土豪比門義故脅說士庶告索無已又輒聽募將委役還私託注病叛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考計贓物二百餘萬便宜明罰敕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遇忠績在朝尋遠矜懷能無弘律可徙勃西垂令思愆悔於是徙付梁州廢帝元徽初以例得還結事阮佃夫王道隆等復為司徒左長史為廢帝所誅順帝即位追贈本官勃弟統大明中為著作佐郎先是五省官所給幹僮不得雜役太祖世坐以免官者前後百人統輕役過差有司奏免世祖詔曰自頃幹僮多不祗給主可量聽行杖得行幹杖自此始也演之兄融之子暢之襲寧新縣男大明中為海陵王休茂北中郎諮議參軍為休茂所殺追贈黃門郎子勗嗣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卽纍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己與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持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戒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宋書卷六十三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

王華傳華時年十二〇二南史作三

讚沙門釋曇系逃竄〇系南史作冰

子宣侯嗣官至左衛將軍卒子長嗣〇南史作子定侯嗣　臣照按王僧綽傳云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謂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新建者嗣之封也然則嗣乃華子之名其後或謚爲定侯耳南史宣侯作定侯蓋綽子嗣嗣之文述參嗣字不明故改稱其謚宣與定相近宋書復訛定爲宣華既謚宣子不應復謚宣當是定字

王曇首傳中書舍人周赳侍側〇周赳南史作周糾　臣承藩按張敷殷景仁傳俱有中書舍人周赳作赳爲是

宋書卷六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四

鄭鮮之　裴松之　何承天

鄭鮮之字道子滎陽開封人也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爲江乘令因居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游之務初爲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恬爲丁零翟遼所沒屍喪不反恬子羨仕宦不廢議者嫌之桓玄在荆州使羣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是求心而遺跡跡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跡以助教或因跡以成罪屈申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略言矣天可逃乎而伊尹廢君君可脅乎而鬻權見善忠可愚乎而箕子同仁自此以還殊實而齊聲異譽而等美者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之下聖典所闕正斯事於一朝豈可易哉然立言明理以古證今當使理厭人情如滕羨情事者或終身隱處不關人事或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滕者則以無譏爲證塞滕者則以隱處爲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可見矣然無譏前哲者厭情之謂也若王陵之母見烹於楚陵不退身窮居終爲社稷之臣非爲榮也鮑勛蹇諤魏朝亡身爲效觀其志非貪爵也凡此二賢非滕之諭夫聖人立教猶云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守一故爾若滕以此二賢爲證則恐人人自賢矣若不可人人自賢何可獨許其證譏者兼在於人不但獨證其事漢魏以來記闕其典尋而得者無幾人至乎大晉中朝及中興之後楊臻則七年不除喪三十餘年不關人事溫公則見逼於王命庾左丞則終身不著袷高世遠則爲王右軍何驃騎所勸勵無有如滕之易者也若以緦麻非爲哀之主無所復言矣文皇帝以東關之役尸骸不反者制其子弟不廢婚宦明此孝子已不自同於人倫有識已審其可否矣若其不爾居宗輔物者但當即聖人之教何所復明制於其間哉及至永嘉大亂之後王教復申東關之制於中興原此是爲國之大計非謂訓範人倫盡於此也何以言之父讎明不同戴天日而爲國不可許復讎此自以法奪情即是東關永嘉之喻也何妨綜理王務者布衣以處之明教者自謂世非橫流凡士君子之徒無不可仕之理而雜以情譏謂宜在貶裁爾若多引前事以爲通證則孝子可顧法而不復讎矣文皇帝無所立制於東關王教無所明之於中興每至斯會輒發之於宰物是心可不喻乎且夫求理當先以遠大若淪海橫流家國同其淪溺若不仕也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則國可至乎亡家可至乎滅當斯時也匹婦猶亡其身況大丈夫哉既其不然天下之才將無所理滕但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者之心何爲證喻前人以自通乎且名爲大才之所假而小才之所榮榮與假乘常已有慚德無欣工進何有情事乎若其不然則工進無欣何足貴於千載之上邪苟許小才榮其位則滕不當顧常疑以自居乎所謂柳下惠則可我則不可也且有生之所宗者聖人聖人之爲教者禮法即心而言則聖人之法不可改也而秦以郡縣治天下莫之能變漢文除肉刑莫之能復彼聖人之爲法猶見改於後王況滕賴前人而當必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事可俟後聖與不況仕與不仕各有其人而不仕之所引每感三年之下見譏者弘通情紀每傍中庸又云若許譏滕則恐亡身致命之仕以此而不盡何斯言之過與夫忠烈之情初無計而後動若計而後動則懼法不盡命者有不盡則國有常法故古人軍敗於外而家誅於內苟忠發自內或懼法於外復有踰闕顧望之地邪若有功不賞有罪不誅可致斯喻爾無有名教翼其子弟而子弟不致力於所天不致力於所天則王經忠不能救主孝不顧其親是家國之罪人爾何所而稱乎夫恩宥十世非不隆也功高賞厚非不報也若國憲無負於滕恬則羨之通塞自是名教之所及豈是勸沮之本乎議者又以唐虞邈矣孰知所歸尋言求意將所負者多乎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力魏國將建荀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枕蘇則之郗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推天下之正義終自傳而不沒何爲發斯歎哉若以時非上皇便不足復言多者則夷齊於頸望子房於四人亦無所復措其言矣至於陳平默順避禍以權濟屈皆是衛生免害非爲榮也滕今生無所衛鞭塞已冥義安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閭阮咸居哀騎驢偷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阮

獲通於前世便無疑於後乎且實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驚俗而理必獲申郗詵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責以其孝也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豈可以二事是忠孝之所爲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不可明矣既其不可便當究定滕之才行無所多辯也滕非下官鄉親又不周旋才能非所能悉若以滕謀能決敵才能周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夏受曾參之詞可謂善矣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意之所懷都盡於此自非名理何緣多其往復如其折中裁之居宗桓偉進號安西轉補功曹舉陳郡謝絢自代曰盖聞知賢弗推臧文所以竊位宜子能讓晉國以之獲寧鮮之猥承人乏謬蒙過眷既恩以義隆遂再叨非服知進之難屢以上請然自退之志未獲暫申夙夜懷冰敢忘其懼伏見行參軍謝絢清悟審正理懷通美居以端右雖未足舒其采章升庸以漸差可以位擬人謹乞愚短甘充下列授爲賢牧實副羣望入爲員外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大司馬琅邪王錄事參軍仍還御史中丞性剛直不阿強貴明憲直繩甚得司直之體外甥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高祖獨不屈意於毅毅甚恨焉義熙六年鮮之使治書侍御史丘洹奏彈毅曰上言傳詔羅道盛輒開牋遂盜發密事依法棄市奏報行刑而毅以道盛身有侯爵輒復傳宥按毅勳德光重任居次相既殺之非已無緣生之自由又奏之於先而弗請於後闔外出疆非此之謂中丞鮮之於毅舅甥制不相糺臣請免毅官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錮三年山陰令沈叔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夫事有相權故制有與奪此有所屈而彼有所申未有理無所明事無所獲而爲永制者也當以去官之人或容詭託之事詭託之事誠或有之豈可虧天下之大教以末傷本者乎且設法蓋以眾苞寡而不以寡違眾況防杜去官而塞孝愛之實且人情趨於榮利辭官本非所防所以爲其制者蒞官不久則奔競互生故杜其欲速之情以申考績之實省父母之疾而加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爲大謂宜從舊於義爲允從之於是自二品以上父母沒者墳墓崩毀及疾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摴蒱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斂局各得

其半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雉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坐傾矚既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爲者無復甥舅之禮高祖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爲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言論人皆依違之不敢難也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要須高祖辭窮理屈然後置之高祖或有時慚恧變色動容既而謂人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比時言論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時人謂爲格佞自中丞轉司徒左長史太尉咨議參軍俄而補侍中復爲太尉咨議十二年高祖北伐以爲右長史鮮之曾祖墓在開封相去三百里乞求拜省高祖以騎送之宋國初建轉奉常佛佛虜陷關中高祖復欲北討行意甚盛鮮之上表諫曰伏思聖略深遠臣之愚管無所措其意然臣愚見竊有所懷虜凶狡情狀可見自關中再敗皆是帥師違律非是內有事故致外有敗傷虜聞殿下親御六軍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其勢然也若陵威長驅臣實見其未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如此則進退之機宜在熟慮賊不敢乘勝過陝遠懾大威故也今盡用兵之算事從屈申遣師撲討而南夏清晏賊方懼將來永不敢動若輿駕造洛而反凶醜更生揣量之心必啓邊戎之患此既必然江南顒顒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不測師之深淺必以殿下大申威靈未還人情恐懼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劉鍾危殆前年劫盜破廣州人士都盡三吳心腹之內諸縣屢敗皆由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斂敗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盜破諸縣事非偶爾皆是無賴凶慝凡順而撫之則百姓思安違其所願必爲亂矣古人所以救其煩穢正在於斯漢高身困平城呂后受匈奴之辱魏武軍敗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況偏師失律無虧於廟堂之上者邪郎之事實非敗之謂惟齡石等可念爾若行也或速其禍反覆思惟愚謂不煩殿下親征小劫西虜或爲河洛之患今正宜通好北虜則河南安河南安則濟泗靜伏願聖鑒察臣愚懷高祖踐阼遷太常都官尚書鮮之爲人通率在高祖坐言無所隱時人甚憚焉而隱厚篤實贍卹親故性好游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所之尤爲高祖所狎上曾於內殿

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鮮之坐定謂羣臣曰鄭鮮之必當自來俄而外啓尚書
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高祖大笑引入其被親遇如此永初二年出爲丹陽尹
復入爲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以從征功封龍陽縣五等子出爲豫章太守秩
中二千石元嘉三年王弘入爲相舉鮮之爲尚書右僕射四年卒時年六十四
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文集傳於世子愔位至尚書郎始興太守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也祖昧光祿大夫父珪正員外郎松之年八歲學
通論語毛詩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衞左右晉孝武
太元中革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琅邪王茂之會稽謝輶皆南北之望舅庾楷
在江陵欲得松之西上除新野太守以事難不行拜員外散騎侍郎義熙初爲
吳興故鄣令在縣有績入爲尚書祠部郎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
之曰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
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斯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
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
建立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虚僞之常真假相蒙殆使合美者不貴但論其
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
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其不虚則義信於仰
止道孚於來葉由是並斷高祖北伐領司州刺史以松之爲州主簿轉治中從
事史既克洛陽高祖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尸邊務今召爲世子洗
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于時議立五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樂亦宜與四廟
同除零陵内史徵爲國子博士太祖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
行天下通直散騎常侍袁渝司徒左司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
部甄法崇使荆州員外散騎常侍范雎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
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歆之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松之
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常
侍李躭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客使交州
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常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
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規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
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闇屬承洪業夤畏在位昧于治道夕
惕惟憂如臨淵谷懼國俗陵頽民風凋僞眚厲違和水旱傷業雖勤躬庶事思
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乖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
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壹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被氓庶無
忘欽恤今使兼散騎常侍渝等申令四方周行郡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
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
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惰乃
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
哉勗之稱朕意焉松之反使奏曰臣聞天道以下濟光明君德以廣運爲極古
先哲后因心溥被是以文思在躬則時雝自洽禮行江漢而美化斯遠故能垂
大哉之休詠廓造周之盛則伏惟陛下神叡玄通道契曠代冕旒華堂垂心八
表咨敬敷之未純慮明揚之靡暢清問下民哀此鰥寡渙焉大號周爰四達遠
猷形於雅誥惠訓播乎遐陬是故率土仰詠重譯咸說莫不謳吟踴躍式銘皇
風或有扶老攜幼稱歡路左誠由亭毒既流故忘其自至千載一時於是乎在
臣謬蒙銓任忝厠顯列猥以短乏思純八表無以宣暢聖旨肅明風化黜陟無
序搜揚寡聞慚懼屏營不知所措奉二十四條謹隨事爲牒伏見癸卯詔書禮
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謹依事爲書以繫之後松之甚得奉使
之義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司冀二州大中正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
傳記增廣異聞既成奏上上善之曰此爲不朽矣出爲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
民便之入補通直爲常侍復領二州大中正尋出爲南琅邪太守十四年致仕
拜中散大夫尋領國子博士進太中大夫博士如故續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
二十八年卒時年八十子駰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紀駰注司馬遷
史記並行於世

何承天東海郯人也從祖倫晉右衞將軍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

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叔父肹爲益陽令隨肹之官隆
安四年南蠻校尉桓偉命爲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互舉兵以向朝廷承天懼
禍難未已解職還益陽義旗初長沙公陶延壽以爲其輔國府參軍遣通敬於
高祖因除瀏陽令尋去職還都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版爲行參軍毅嘗出行
而鄢陵縣史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貴情斷
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
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加以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
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出補宛陵令趙惔爲寧蠻校尉尋陽太守
請爲司馬尋去職高祖以爲太尉行參軍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爲監軍長
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屛人問承天曰公今行濟否云何承天曰不憂西不時別
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還宜加重複穆之曰非君不聞
此言頃日願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除太學博士義熙十一年爲世子征虜
參軍轉西中郎中軍參軍錢唐令高祖在壽陽宋臺建召爲尙書祠部郎與傅
亮共撰朝儀永初末補南臺治書侍御史謝晦鎮江陵請爲南蠻長史時有尹
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爲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被府宣令普議
尹嘉大辟事稱法吏葛滕籤母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
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其所告惟取信於所求而許之謹尋事原心嘉母辭自
求質錢爲子還責嘉雖虧犯教義而熊無請殺之辭熊求所以生之而今殺之
非隨所求之謂始以不孝爲劾終於和賣結刑倚旁兩端母子俱罪滕籤法文
爲非其條嘉所存者大理在難申但明教爰發矜其愚蔽夫明德愼罰文王所
以恤下議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母爲子隱語敬則禮所不及今捨乞
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饑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
也愚以謂降嘉之死以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以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陋可
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値赦並免晦進號衛將軍轉咨
議參軍領記室元嘉三年晦將見討其弟黃門郎皭密信報之晦問承天曰若
果爾卿令我云何承天曰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
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領兵戍於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卽
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晦良久曰荊楚用武之國兵力有餘且當決戰走不
晚也使承天造立表檄晦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己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
爲邵意趨未可知不宜便討時邵兄茂度爲益州與晦素善故晦止不遣兵前
益州刺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
皆得全免晦旣下承天留府不從及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彥之以其
有誠宥之使行南蠻府事七年彥之北伐請爲右軍錄事及彥之敗退承天以
才非軍旅得免刑責以補尙書殿中郎兼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爲劫制同
籍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
等母存爲期親則子宜隨母補兵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期親補兵大功不在
例婦人三從旣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尙存制應補謫妻子營
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沒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
今若以叔母爲期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旣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
道由於主者守期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疑懼非聖朝恤刑之
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故司徒掾孔邈奏事未御邈已喪殯議者謂不宜
仍用邈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又議曰旣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正嫌於
近不祥爾奏事一御動經歲時盛明之世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蕩除承天
爲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頗以所長侮同列不爲僕射殷景仁所平出爲衡陽
內史昔在西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爲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値赦免十
六年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並名家年少潁川荀伯子嘲之
常呼爲妳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妳母何言邪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
如故時丹陽丁況等久喪不葬承天議曰禮所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
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年中葬輒無棺櫬實由淺情薄恩同於禽獸者爾
竊以爲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旣無新科又未
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欻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與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
旣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謫此三人殆無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里

伍緣司競為姦利財賂既逞獄訟必繁懼虧聖明亭鮮之美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列於事為宜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為執經頃之遷御史中丞時索虜侵邊太祖訪羣臣威戎御遠之略承天上表曰伏見北藩上事虜犯青兗天慈降鑒矜此黎元博逮羣策經綸戎政臣以愚陋預聞訪及竊尋獫狁告難爰自上古有周之盛南仲出車漢氏方隆衛霍宣力雖飲馬瀚海揚旍祁連事難役繁天下騷動委輿負海貲及舟車凶狡倔強未肯受弱得失報復裁不相補宣帝末年值其乖亂推亡固存始獲稽服自晉喪中原戎狄侵擾百餘年間未暇以北虜為念大宋啓祚兩燿豐武而懷德畏威用自款納陛下臨御以來羈縻遵養十餘年中貢譯不絕去歲三王出鎮思振遠圖獸心易駭遂生猜懼背違信約深搆攜隙貪禍恣毒無因自反恐烽燧之警必自此始臣素庸懦才不經武率其管窺謹撰安邊論意及淺末懼無可採若得詢之朝列辨覈同異庶或開引羣慮研盡衆謀短長畢陳當否可見其論曰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互有遠志加塞漢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略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內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筭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恥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剝辱視息無寄故襁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略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與巨費無損於彼復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戍家停羨溪及夷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疆其土田驍帥振其風略蒐獮宣其號令俎豆訓其廉恥縣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稅有程寬猛相濟比及十載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揚旌雲朔風卷河冀電掃嵩恆燕弧折卻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吳蹄絕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寇雖亂亡有徵昧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銳俟機宜審其算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懷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今春踰濟既獲其利乘勝狃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並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馳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為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扼大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虜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治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

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衞弓幹利鐵民不辦得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修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淸濟功費既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絕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賓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不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勤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營其閭術墉壍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營之扺兼城之用千家總倍旅之兵萬戶具全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閑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鐵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內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承天素好弈棊頗用廢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邪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箏一面承天與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違累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千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侈用常不充二十一年逆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並應奏聞元輒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發覺元乃使令史取僕射孟顗命元時新除太尉諮議參軍未拜爲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里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茭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價承天坐白衣領職元字有宗陳郡陽夏人臨川內史靈運從祖弟也以才學見知卒於禁錮二十四年承天遷廷尉未拜上欲以爲吏部已受密旨承天宣漏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刪減并合以類相從凡爲三百卷并前傳雜論纂文論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曆語在律曆志

史臣曰治邊之術前世言之詳矣夫戎夷狡黠飄迅難虞必宜完其障塞謹其烽柝使來遲可防去塗易梗然後乃能禁暴止姦養威攘寇漢世案秦舊迹嚴塞以限外夷吳魏交戰亦以江淮爲疆埸莫不先憑地險却保民和且守且耕伺隙乘釁高祖受命王略未遠雖綿河作守而兵孤援闊威衰既兆用啓戎心蓋由王業始基經創多闕先內後外以至於此乎自茲以降分靑置境無圍守之宜闕耕戰之略恃寇不來遂無其備周漢二策在宋頓亡遂致胡馬橫行曾無藩落之固使士民跼蒼天蹐厚地繫虜俘囚而無所控告哀哉承天安邊論博而篤矣載之云爾

宋書卷六十四

宋書卷六十四考證

鄭鮮之傳兗州刺史滕恬○南史作滕恬。汲古閣本亦刻恬。注云一作怙。

裴松之傳由是並斷○並南史作普。二字形體相似。義皆可通。謂普禁世立私碑也。

宋書卷六十四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吉翰　劉道產　杜驥　申恬

吉翰字休文馮翊池陽人也初為龍驤將軍道憐參軍隨府轉征虜左軍參軍員外散騎侍郎隨道憐北征廣固賜爵建城縣五等男轉道憐驃騎中兵參軍從事中郎為將佐十餘年清謹剛正甚為高祖所知賞永初二年轉道憐太尉司馬太祖元嘉元年出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龍驤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三年仇池氐楊興平遣使歸順并兒弟為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仇池大帥楊玄遣弟難當率衆拒諮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等並退走其年徙督益寧二州梁之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在益州著美績甚得方伯之體論者稱之六年以老疾徵還除彭城王義康司徒司馬加輔國將軍時太祖經略河南以翰為持節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會前鋒諸軍到彥之等敗退明年復為司徒司馬將軍如故其年又假節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齋呈其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便呈明旦典籤不敢復入呼之乃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之曰卿意當欲宥此囚死命昨於齋坐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如此其下畏服莫敢犯禁明年卒官時年六十追贈征虜將軍持節監刺史如故

劉道產彭城呂人太尉咨議參軍簡之子也簡之事在弟子康祖傳道產初為輔國參軍無錫令在縣有能名高祖版為中軍行參軍又為道憐驃騎參軍襲父爵晉安縣五等侯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為寇攻沒州城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繼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元年除寧遠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郡人黃公生任蕭之張石之等並譙縱餘燼與姻親侯攬羅與等招引白水氐規欲為亂道產誅公生等二十一家宥其餘黨還為彭城王義康驃騎中兵參軍元嘉三年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有惠化關中流民前後出漢川歸之者甚多六年道產表置隴西宋康二郡以領之七年徵為後軍將軍明年遷竟陵王義宣左將軍咨議參軍仍為持節督雍梁南秦三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寧遠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善於臨民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叛戾不受化者並皆順服悉出緣沔為居百姓樂業民戶豐贍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十三年進號輔國將軍十九年卒追贈征虜將軍諡曰襄侯道產惠澤被於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衰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啓太祖曰故輔國將軍劉道產患背癰疾遂不救道產自鎮漢南境接凶寇政績既著威懷兼舉年時猶可方宜其用奄至殞沒傷怨特深伏惟聖懷愍惜兼至長子延孫別有傳延孫弟延熙因延孫之蔭大明中為司徒右長史黃門郎臨海義興太守泰始初與四方同反伏誅道產弟道錫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元嘉十八年為氐寇所攻道錫保城退敵太祖嘉之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將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咨議參軍前建威將軍晉壽太守申坦孤城弱衆厲志致果死傷參半壯氣不衰雖力屈陷沒在誠宜甄可建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初氐寇至城內衆寡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及賊退朝議賊雖攻城一戰便走聽依本要於事為優右衛將軍沈演之丹陽尹羊玄保後軍長史范曄並謂宜隨功勞裁量不可全用本誓多者不得過十年從之二十一年遷揚烈將軍廣州刺史二十七年坐貪縱過度自杖治中荀齊文垂死乘輿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有司所糾值赦明年散徵又以赦後餘贓收下廷尉被宥病卒

杜驥字度世京兆杜陵人也高祖預晉征南將軍曾祖耽避難河西因仕張氏苻堅平涼州父祖始還關中兄坦頗涉史傳高祖征長安席卷隨從南還太祖元嘉中任遇甚厚歷後軍將軍龍驤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南平王鑠右將軍司

馬晚度北人朝廷常以傖荒遇之雖復人才可施每為清塗所隔坦以此慨然嘗與太祖言及史籍上曰金日磾忠孝淳深漢朝莫及恨今世無復如此輩人坦曰日磾之美誠如聖詔假使生乎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亡曾祖晉氏喪亂播遷涼土世葉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度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便超入內侍齒列名賢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嘿然北土舊法問疾必遣子弟驥年十三父使候同郡韋華華子玄有高名見而異之以女妻焉桂陽公義真鎮長安辟為州主簿後為義真車騎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江夏王義恭撫軍刑獄參軍尚書都官郎長沙王義欣後軍錄事參軍元嘉七年隨到彥之入河南加建武將軍索虜撤河南戍悉歸河北彥之使驥守洛陽洛陽城不治既久又無糧食及彥之敗退驥欲棄城走慮為太祖所誅初高祖平西洛致鐘虡舊器南還一大鐘墜洛水至是太祖遣將姚聳夫領千五百人迎致之時聳夫政率所領牽鐘於洛水驥乃誑之曰虜既南渡洛城勢弱今修理城池並已堅固軍糧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衆見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鐘無晚聳夫信之率所領就驥既至見城不可守又無糧食於是引衆去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便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上大怒使建威將軍鄭順之殺聳夫於壽陽聳夫吳興武康人勇果有氣力宋世褊裨小將莫及始隨到彥之北伐與虜遇聳夫手斬拓跋燾叔父英文特勤首燾以馬百匹贖之以驥為通直郎射聲校尉世祖征虜諮議參軍十七年出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寧遠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在任八年惠化著於齊土自義熙至于宋末刺史唯羊穆之及驥為吏民所稱詠二十四年徵左軍將軍兄坦代為刺史北土以為榮焉坦長子琬為員外散騎侍郎太祖嘗有函詔勑坦琬輒開視信未發又追取之勑函已發大相推檢丞都答云諸郎開視上遣主書詰責驥答曰開函是臣第四子季文伏待刑坐上特原不問二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四長子長文早卒第五子幼文薄於行太宗初以軍功為驍騎將軍封邵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尋坐巧佞奪爵後以發太尉廬江王禕謀反事拜黃門侍郎出為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廢帝元徽中為散騎常侍幼文所莅貪橫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並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廢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聽其絃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幼文兄叔文為長水校尉及諸子姪在京邑方鎮者並誅唯幼文兄季文弟希文等數人逃亡得免

申恬字公休魏郡魏人也曾祖鍾為石虎司徒高祖平廣固恬父宣宣從父兄永皆得歸國並以幹用見知永歷青兗二州刺史高祖踐祚拜太中大夫宣太祖元嘉初亦歷兗青二州刺史恬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為虜所沒後得叛還元嘉中為竟陵太守恬初為驃騎道憐長兼參軍高祖踐祚拜東宮殿中將軍度還臺直省十載不請休息轉員外散騎侍郎出為綏遠將軍下邳太守轉在北海加寧遠將軍所至皆有政績又為北譙梁二郡太守將軍如故郡境邊接任榛屢被寇抄恬到密知賊來仍伏兵要害出其不意悉皆禽殄元嘉十二年還督魯東平濟北三郡軍事太山太守將軍如故惠威兼著吏民便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為平西中兵參軍河東太守衡陽王義季代義慶又度安西府加寧朔將軍召拜太子屯騎校尉母憂去職二十一年冀州移鎮歷下以恬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原三郡諸軍事揚烈將軍冀州刺史明年加濟南太守時又還換諸郡守恬上表曰伏聞朝恩當加臣濟南太守仰惟優旨荒心散越臣殃咎之餘遭蒙踰忝寵私罔己復兼今授豈其愚迷所能上答臣近至止郎履行所統究其形宜河濟之間應置戍扞其中四處急須修立甾口故城又是要所宜移太原委以邊事緣山諸邏並得除省防衛綏懷利便非一呂緯誠效益著深同臣意百姓聞者咸皆附說急有同異二三未宜但房紹之莅郡經年軍民粗狎改以帶臣有乖永事遠牽太原於民為苦而甾口之計復成交互人情非樂容有不安疆場威刑患不開廣若得依先處分公私允緝上從之詔有司曰恬所陳當是事宜近諸除授可悉停北虜入寇恬摧擊之為虜所破被徵還都二十七年起為通直常侍是歲索虜南寇其武昌王向青州遣恬援東陽

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虜過抄略淸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閬閉城距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善於治民，所莅有績。世祖踐祚，還靑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督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明年，又督冀州。齊地連歲興兵，百姓凋弊，恬初防衞邊境，勸課農桑，二三年間，遂皆優實。性淸約，頻處州郡，妻子不免飢寒，世以此稱之。進號輔國將軍。孝建二年，遷督豫州軍事、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明年，疾病徵還，於道卒，時年六十九。死之日，家無遺財。子寔，南譙郡太守。子諶，早卒。諶子元嗣，海陵、廣陵太守。元嗣弟謙，太始初，以軍功歷軍校，官至輔國將軍、臨川內史。

烝子坦，自巴西梓潼還梁南秦二州刺史。元嘉二十六年，爲世祖鎭軍諮議參軍，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靑州刺史蕭斌板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復攻碻磝，敗退，下歷城。蕭思話起義討元兇，假坦輔國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城。孝建初，爲太子右衞率、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大明元年，虜寇兗州，世祖遣太子衞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討，至兗州，虜已去。坦建議任榛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上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坦棄市。羣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坦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繫尙方。尋被宥，復爲驍騎將軍。病卒。子令孫，前廢帝景和中，爲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太宗以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討薛安都。行至淮陽，卽與安都合。弟闡時爲濟陽太守，戍睢陵城，奉順，不同安都，安都攻圍不能克。會令孫至，遣往睢陵令說闡降，闡既降，殺之，令孫亦見殺。先是淸河崔諲亦以將吏見知，高祖永初末，爲振威將軍、東萊太守。少帝初，亡命司馬靈期、司馬順之千餘人圍東萊，諲擊之，斬靈期等三十級。太祖元嘉中，至靑州刺史。

史臣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簡久。及晚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宋書卷六十五

宋書卷六十五考證

劉道產傳廣州羣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劉康祖傳作刺史謝欣道憐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始興據之已平廣州○臣承蒼按據之即道產叔父義熙初爲始興相此傳敘次不明始興下當有脫字

申恬傳子謨早卒○臣承蒼按前云恬兄謨與朱修之守滑臺爲虜所執後得叛還此子字當是兄字之訛

宋書卷六十五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六

王敬弘　何尚之

王敬弘琅邪臨沂人也同高祖諱故稱字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胡之司州刺
史父茂之晉陵太守敬弘少有清尚起家本國左常侍衞軍參軍性恬靜樂山
水爲天門太守敬弘妻桓玄姊也敬弘之郡玄時爲荆州遣信要令過敬弘至
巴陵謂人曰靈寶見要正當欲與其姊集聚耳我不能爲桓氏贅壻乃遣別船
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郡無事恣其游適累日不迴意甚好之轉
桓偉安西長史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唐縣界玄輔政及簒位屢召不下高祖以
爲車騎從事中郎徐州治中從事史征西將軍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宗協
亦有高趣道規並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致醉敬弘因醉失禮爲外司所白道
規卽更引還重申初讌召爲中書侍郎始攜家累自作唐還京邑久之轉黃門
侍郎不拜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出爲吳興太守舊居餘杭縣悅是舉也尋徵爲
侍中高祖西討司馬休之敬弘奉使慰勞通事令史潘尚於道疾病敬弘單船
送還都存亡不測有司奏免官詔可未及釋朝服值赦復官宋國初建爲度支
尚書遷太常高祖受命補宣訓衞尉加散騎常侍永初三年轉吏部尚書常侍
如故敬弘每被除召卽便祗奉既到宜退旋復解官高祖嘉其志不苟違也復
除廬陵王師加散騎常侍自陳無德不可師範令王固讓不拜又除祕書監金
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本州中正又不就太祖卽位又以爲散騎常侍金紫
光祿大夫領江夏王師元嘉三年爲尚書僕射關署文案初不省讀嘗豫聽訟
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敬弘曰臣乃得
訊牒讀之政自不解上甚不說六年遷尚書令敬弘固讓表求還東上不能奪
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讓侍中特進求減親信之半不許
及東歸車駕幸冶亭餞送十二年徵爲太子少傅敬弘詣京師上表曰伏見詔
書以臣爲太子少傅承命震惶喜懼交悸臣抱疾東荒志絕榮觀不悟聖恩猥
復加寵東宮之重四海瞻望非臣薄德所可居之今內外英秀應選者多且板
築之下豈無高逸而近私愚朽汚辱清朝嗚呼微臣永非復太之一物矣所以
牽曳闕下者實瞻望聖顏貪繫表之旨臣如此而歸夕死無恨詔不許表疏屢
上終以不拜東歸上時不豫自力見焉十六年以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
司侍中如故又詣京師上表曰臣比自啓聞謂誠心已達天鑒玄邈未蒙在宥
不敢宴處牽曳載馳臣聞君子行道忘其爲身三復斯言若可庶勉顧惜昏耄
志與願違禮年七十老而傳家家道猶然況於在國伏願陛下矜臣西夕愍臣
一至特迴聖恩賜反其所則天道下濟愚心盡矣竟不拜東歸二十三年重申
前命又表曰臣躬耕南澧不求聞達先帝拔臣於鬱荆之域賜以國士之遇陛
下嗣徽特蒙眷齒由是感激委質聖朝雖懷犬馬之誠遂無塵露之益年向九
十生理殆盡永絕天光淪沒丘壑謹冒奉表傷心久之明年薨於餘杭之舍亭
山時年八十追贈本官順帝昇明二年詔曰夫塗祕蘭幽貞芳載越徽猷沈遠
懋禮彌昭故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敬弘神韻沖簡識寓標峻德敷
象魏道藹丘園高挹榮冕凝心塵外清光粹範振俗淳風兼以累朝延賞聲華
在詠而嘉篆闕文猷策靡褒尚想遺芬興懷寢寤便可詳定輝諡式旌追典於
是諡爲文貞公敬弘形狀短小而坐起端方桓玄謂之彈棋八勢所居舍亭山
林澗環周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太祖嘗問爲政得失敬弘對曰天下
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左右常使二老婢戴五條五辮著靑紋袴襦飾以朱
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值尚之不在寄齋中臥
俄頃尚之還敬弘使二婢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
於是移於他室子恢之被召爲祕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
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
兒孫歲中不過一再相見見輒克日恢之嘗請假還東定省敬弘克日見之至
日輒不果假日將盡恢之乞求奉辭敬弘呼前既至閤復不見恢之於閤外拜
辭流涕而去恢之至新安太守中大夫恢之弟瓚之世祖大明中吏部尚書金
紫光祿大夫諡曰貞子瓚之弟昇之都官尚書昇之子延之昇明末爲尚書左

僕射江州刺史。

何尙之字彥德廬江灊人也曾祖準高尙不應徵辟祖恢南康太守父叔度恭謹有行業姨適沛郡劉璩與叔度母情愛甚篤叔度母蚤卒奉姨有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幷設祭奠食並珍新躬自臨視若朔望應有公事則先遣送祭皆手自料簡流涕對之公事畢卽往致哀以此爲常至三年服竟義熙五年吳興武康縣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叔度爲尙書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爲惡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全之後爲金紫光祿大夫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太保王弘稱其清身潔己元嘉八年卒尙之少時頗輕薄好摴蒱既長折節蹈道以操立見稱爲陳郡謝混所知與之遊處家貧起爲臨津令高祖領征南將軍補府主簿從征長安以公事免還都因患勞疾積年飲婦人乳乃得差以從征之勞賜爵都鄉侯少帝卽位爲廬陵王義眞車騎諮議參軍義眞與司徒徐羨之尙書令傅亮等不協每有不平之言尙之諫戒不納義眞被廢入爲中書侍郎太祖卽位出爲臨川內史入爲黃門侍郎尙書吏部郎左衞將軍父憂去職服闋復爲左衞領太子中庶子尙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甚爲太祖所知十二年遷侍中中庶子如故尋改領遊擊將軍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尙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回潁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女適劉湛子黯而湛與尙之意好不篤湛欲領丹陽乃徙尙之爲祠部尙書領國子祭酒尙之甚不平湛誅遷吏部尙書時左衞將軍范曄任參機密尙之察其意趣異常白太祖宜出爲廣州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以鈇鉞屢誅大臣有虧皇化上曰始誅劉湛等方欲超昇後進曄事跡未彰便豫相黜斥萬方將謂卿等不能容才以我爲信受讒說但使共知如此不憂致大變也曄後謀反伏誅上嘉其先見國子學建領國子祭酒又領建平王師乃徙中書令中護軍二十三年遷尙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是歲造玄武湖上欲於湖中立方丈蓬萊瀛洲三神山尙之固諫乃止時又造華林園並盛暑役人工尙之又諫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爲勞時上行幸還多侵夕尙之又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側實有未寧清道而動帝王成則古今深誠安不忘危若值汲黯辛毗必將犯顏切諫但臣等碌碌每存順嘿耳伏願少採愚誠思垂省察不以人廢適可以慰四海之望亦優詔納之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盜鑄多翦鑿古錢以取銅上患之二十四年錄尙書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尙之議曰伏鑒明命欲改錢制不勞採鑄其利自倍實救弊之弘算增貨之良術求之管淺猶有未譬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爲本事存交易豈假數多數少則幣輕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凡創制改法宜從民情未有違衆矯物而可久也泉布廢興驟議前代赤仄白金俄而罷息六貨憒亂民泣於市良由事不畫一難用遵行自非急病權時宜守久長之業煩政曲雜致遠常泥且貨偏則民病故先王立井田以一之使富不淫侈貧不過匱雖茲法久廢不可頓施要宜而近粗相放擬若今制遂行富人貲貨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欲均之意又錢之形式大小多品直云大錢則未知其格若止於四銖五銖則文皆古篆既非下走所識加或漫滅尤難分明公私交亂爭訟必起此最是其深疑者也命旨兼慮翦鑿日多以至消盡鄙意復謂殆無此嫌民巧雖密要有蹤跡且用錢貨銅事可尋檢直由屬所怠縱糾察不精致使立制以來發覺者寡今雖有懸金之名竟無酬與之實若申明舊科禽獲卽報畏法希賞不日自定矣愚者之議智者擇焉猥參訪逮敢不輸盡吏部尙書庾炳之侍中太子左衞率蕭思話中護軍趙伯符御史中丞何承天太常郗敬叔並同尙之議中領軍沈演之以爲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皆所以阜財通利實國富民者也歷代雖遠資用彌便但採鑄久廢兼喪亂累仍縻散湮滅何可勝計晉遷江南疆境未廓或土習其風錢不普用其數本少爲患尙輕今王略開廣聲教遐

鎔金鑄所布爰逮荒服昔所不及悉已流行之矣用彌曠而貨愈狹加復競竊翦鑿銷毀滋繁刑禁雖重姦避方密遂使歲月增貴貧室日劇晉作肆力之氓徒勤不足以贍鍼由貨貴物賤常調未革弗思釐改爲弊轉深斯實親教之良時通變之嘉會愚謂若以大錢當兩則國傳難朽之寶家贏一倍之利不俟加憲巧源自絕施一令而衆美兼無興造之費莫盛於茲矣上從演之議遂以一錢當兩行之經時公私非便乃罷五年遷左僕射領汝陰王師常侍如故二十八年轉尚書令領太子詹事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太子左衞率袁淑與尚之書曰昨遣修問承丈人已晦志山田雖曰年禮宜遵亦事難斯貴俾疎班邴魏通美於前策龔貢山衞淪慙乎曩篇規迫休告雲滌素懷冀尋幽之歡畢闕玄之適但淑逸操偏迥野性蓍滯果茲沖寂必沈樂忘歸然而已議塗聞者謂丈人徽明未耗譽業方籍儻能屈事康道降節殉務舍南瀕之操淑此行求決矣望眷有積約日無誤尚之宅在南澗寺側故書云南瀕毛詩所謂于以採蘋南澗之瀕也詔書敦勸上又與江夏王義恭詔曰今朝賢無多且羊孟尚不得告謝尚之任遇有殊便未宜申許邪義恭答曰尚之清忠貞固歷事唯允雖年在懸車而體獨克壯未相申許下情所同尚之復攝職羊即羊玄保孟即孟顗字彥重本昌安人兄昶貴盛顗不就徵辟昶死後起家爲東陽太守遂歷吳郡會稽丹陽三郡侍中僕射太子詹事復爲會稽太守卒官贈左光祿大夫子劭尚太祖第十六女南郡公主女適彭城王義康巴陵哀王休若尚之既還任事上待之愈隆是時復遣軍北伐資給戎旅悉以委之元凶弒立進位司空領尚書令時三方興義將佐家在都邑劭悉欲誅之尚之誘說百端並得免世祖即位復爲尚書令領吏部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領護軍將軍尋辭護軍加特進復以本官領尚書令丞相南郡王義宣車騎將軍臧質反義宣司馬竺超民臧質長史陸展兄弟並應從誅尚之上言曰刑罰得失治亂所由聖賢留心不可不慎竺超民爲賊既遁走一夫可禽若反覆昧利即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且爲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與向始末無論者復成何異陸展盡質復灼然便同之巨逆於事爲重臣豫蒙顧待自殊凡隸苟有所懷不敢自默超民坐者由此得原時欲分荊州置郢州議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爲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爲津要由來舊鎭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陵隨五郡爲一州鎭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舫竟陵出道取荊州雖水路與去江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爲利便湘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陵邊帶長江去夏口密邇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割巴陵屬新州於事爲允上從其議荊揚二州戶口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委荊以閫外至是並分欲以削臣下之權而荊揚並因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大明二年以爲左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於殿廷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篤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効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有愧色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反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衡當朝畏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復以本官領中書令四年疾篤詔遣侍中沈懷文黃門侍郎王釗問疾薨于位時年七十九追贈司空侍中中書令如故諡曰簡穆公子偃別有傳尚之弟悠之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琅邪王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曰吾與義興直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唯賢叔耳悠之弟愉之新安太守愉之弟翌之都官尚書悠之子顒之尚太祖第四女臨海惠公主太宗世官至通直常侍

史臣曰江左以來樹根本於揚越任推轂於荊楚揚土自廬蠡以北臨海而極大江荊部則包括湘沅跨巫山而掩鄧塞民戶境域過半於天下晉世幼主在位政歸輔臣荊揚司牧事同二陝宋室受命權不能移二州之重咸歸密戚是以義宣藉西楚彊富因十載之基嫌隙既樹遂規問鼎而建郢分揚矯枉過直藩城既剖盜實人單閫外之寄於斯而盡若長君南面威刑自出至親在外事不患彊若運經盛衰時艱主弱雖近臣懷禍止有外憚呂宗不競實由齊楚與

喪之源於斯尤著術之言并合可謂識治也矣

宋書卷六十六

宋書卷六十六考證

王敬弘傳嗚呼微臣豕非復太之一物矣○太字下疑有脫字

時年八十追贈本官○八十南史作八十八臣承菶按敬弘表自云年向九十當以南史爲是

何尚之傳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南本曰字下有主字

宋書卷六十六考證

宋書卷六十七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七

謝靈運

謝靈運陳郡陽夏人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瑍生而不慧爲祕書郎蚤亡靈運
幼便穎悟玄甚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瑍瑍那得生靈運靈運少好學博覽羣
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混特知愛之襲封康樂公食邑三千戶以國公例
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瑯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性奢豪車服鮮麗衣裳器物
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撫軍將軍劉毅鎮姑孰以爲記室參軍毅
鎮江陵又以爲衛軍從事中郎毅伏誅高祖版爲太尉參軍入爲祕書丞坐事
免高祖伐長安驃騎將軍道憐居守版爲諮議參軍轉中書侍郎又爲世子中
軍咨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高祖於彭城作撰征賦其序曰蓋聞昏明殊位貞
晦異道雖景度回革亂多治寡是故升平難於恆運剝喪易以橫流皇晉闕二字
河汾來遷吳楚數歷九世年踰十紀西秦無一援之望東周有三辱之憤可謂
積禍纏釁固以久矣況迺陵塋幽翳情敬莫遂日月推薄帝心彌遠慶靈將升
時來不爽相國宋公得一居貞回乾運軸內匡寰表外清遐陬每以區宇未統
側席盈慮值天祚攸興昧弱授機龜筮元謀符瑞景徵於是仰祗俯協順天從
兆興止戈之師躬暫勞之討以義熙十有二年五月丁酉敕戒九伐申命六軍
治兵于京畿次師于汳上靈檣千艘雷輜萬乘羽騎盈塗飛旍蔽日別命羣帥
誨謨惠賓法言於三略義祕於六韜所以鉤棘未曜殞前禽於金墉威弧始彀
走鈸隼於滑臺曾不踰月二方獻捷宏功懋德獨絕古今天子感東山之劬勞
慶格天之光大明發興於鑒寐使臣遵于原隰余攝官承乏謬充殊役皇華愧
於先雅靡盬貽於征人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踰千里沿江亂淮
遡薄泗汳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昔皇祖作藩受命淮徐道
固苞桑勳由仁積年月多歷市朝已改永爲洪業纏懷清曆於是采訪故老尋
履往迹而遠感深慨痛心殞涕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託此不朽

其詞曰

系烈山之洪緒承火正之明光立熙載於唐后申讚事於周王疇庸命而順位
錫寶珪以徽疆歷尙代而平顯降中葉以繁昌業服道而德徽風行世而化揚
投前蹤以永冀省轄質以遠傷眹謀始於著蔡違用舍於行藏庇常善之罔棄
憑曲成之不遺昭在幽而偕煦貫彌久而愈私顧晚草之薄弱仰青春之葳蕤
引蔓穎於松上擢纖枝於蘭逵施隆貸而有渥報涓塵而無期歡太階之休明
穆皇道之緝熙惟王建國辨方定隅內外既正華夷有殊惟昔小雅逮于班書
戎釁孔熾是殛是誅所以宣王用棘於獫狁高帝方事於匈奴然侵鎬至涇自
塞及平關郊伺鄙闕四字慕擒王之矯虔階喪亂之未寧竊彊秦之三輔陷
隆周之兩京雄嶠毹以制險據繞霤而作扃家永懷於故壤國願言於先塋俟
太平之贖期屬應運之聖明坤寄通於四瀆乾假照於三辰水潤土以顯比火
炎天而同人惟上相之叡哲當草昧而經綸總九流而貞觀協五才而平分時
來之機悟先於介石納隍之誠一援於生民龜筮允臧人鬼同情順天行誅司
典詳刑樹牙選徒秉鉞抗旍弧矢罄楚孝之心智戈棘單吳子之精靈迅三翼
以魚麗襄兩服以鴈逝陣未列於都甸威已振於秦薊灑嚴霜於渭城被和風
於洛汭就終古以比猷考墳冊而莫契昔西怨於東徂今北伐而南悲豈朝野
之恆情動萬乘之幽思歎零雨於豳風興采薇於周詩慶金墉之凱定眷戎車
之遲時佇千里而感遠涉弦望而懷期詔微臣以勞問奉王命於河湄夕飲餞
以俶裝旦出宿而言辭歲既晏而繁慮日將邁而戀乖闕敬恭於桑梓謝履長
於庭階冒沈雲之晻藹迎素雪之紛霏凌結澌而凝清風矜籟以揚哀情在本
而易阜物雖末而難懷眷余勤以就路苦憂來其城頹爾乃經雉門啓浮梁眺
鍾巖越查塘覽永嘉之紊維尋建武之緝綱于時內慢神器外侮戎狄君子橫
流庶萌分析主晉有祀福祿來格明兩降覽三七辭厄元誕德以膺籙肇回光
於陽宅明思服於下武興繼代以消逆蘭文因心以秉道故恩用而刑廢孝武
捨己以杖賢亦寧外而治內觀日化而就損庶雍熙之可對閔隆安之致寇傷
龜玉之毀碎漏妖凶於滄洲爆釁難而盈紀時焉依於晉鄭國有賊於百里賴

英謨之經營弘兼濟以忘己主寰內而緩虞澄海外以濆滓王如昏稅駕景鼎祚傾基黍離有歎鴻鴈無期瞻天命之貞符秉順動而履機率駿民之思効普邦國而同歸盪積霾之穢氛啟披陰之光曜反平陵之杳藹復七廟之依俙務役閑而農勸每勞賞而忠甄變時雍於祖宗 闕六字 掃逋醜於漢渚滌僭逆於岷山羈巢處於西木引鼻飲於源淵惠要撇而思韙援冠弁而來虔視冶城而北屬懷文獻之收揚匪元首之康哉孰股肱之惟良譬觀曲而識節似綴組以成章業彌纏而彌微事愈有而莫傷次石頭之雙岸究孫氏之初基幸漢庶之漏網憑江介以抗維初鵲起於富春果鯨躍於川湄匝三世而國盛歷五偽而宗夷察成敗之相仍猶脣亡而齒寒截十二而謂紀豈蜀滅而吳安衆咸昧於謀兆羊獨悟於理端請廣武以誨情樹襄陽以作藩拾建業其如遺沿萬里而離難疾魯荒之詖辭惡京陵之譖言責當朝之憚貶對纍籍而興歎敦怙寵而判違敵既勍而國圮彼閒鼎而何階必先賊於君子原性分之異託雖殊塗而歸實或卷舒以愚智或治亂其如矢謝昧迹而託規卒安身以全里周顯節而犯逆抱正情而喪己薄四望而尤眄歎王路之中梗盡于越之妖燼敢凌蹈於五嶺崩雙嶽於中流擬凶威於荊郢隱雷霆於帝坐飛芒鏃於宮省于時朝有遷都之議人無守死之志師旅痛於久勤城壖闕於素備安危勢在不侔衆寡形於見事於赫淵謀研其神策緩轡待機迫奔躡迹遇雷池而振曜次彭蠡而殲滌穆京甸以清晏撤多壘而寧役造白石之祠壇懟二暨之無君踐披庭以幽辱淩祧社而火焚愍文康之罪己嘉忠武之立勳道有屈於災蝕功無謝於如仁訊落星之饗旅索舊棲於吳餘迹階圮而不見橫榛弃以荒除彼生成之樂辰亦猶今之在余慨齊吟於爽鳩悲唐歌於山樞弔偽孫於徐首率君臣以奉疆時運師以伐罪偏投書於武王迄西北之落紐乏東南以振綱誠鉅平之先覺實中興之後祥據左史之攸徵胡影迹之可量過江乘而責始知遇雄之無謀厭紫微之宏凱甘陵波而遠遊越雲夢而南泝臨浙河而東浮毂連弩於川上候蛟龍於中流發潼方與迺居歐陽入夫江都之域次乎廣陵之鄉易千里之曼曼泝江流之湯湯洊赤圻以經復越二門而起漲眷北路以興思看東山而怡目林叢薄路逶迤石參差山盤曲水激瀨而駿奔日映石而知旭審兼照之無偏怨歸流之難濯羨輕舲之涵泳觀翔鷗之落啄在飛沈其順從顧微躬而緬邈於是抑懷蕩慮揚搉易難利涉以吉天險以艱于敵伊阻在國斯便勾踐行霸於琅邪夫差爭長於黃川葛相發歎而思正曹后愧心於千魂登高堞以詳覽知吳濞之衰盛戒東南之逆氣成劉后之馭聖藉靈鐵之殷皐臨淮楚之剽輕威几杖而弭心怒抵局而遂爭忿爰盎之扶禍惜徒傷於家令匪條侯之忠毅將七國之陵正褒漢藩之治民並訪賢以招明侯文辨其誰在曰鄒陽與枚生據忠辭於吳朝執義說於梁庭數高才於兔園雖正言而免刑闕里既已千載深儒流於末學欽仲舒之睟容遵縫掖於前躅對圜闠而不窺下帷幔而論屬相端非之兩驕遭弘偃之雙慝恨有道之無時步險塗以側足聞宣武之大閱反師旅於此塵自皇運之都東始昌業以濟難抗素旄於秦嶺揚朱旗於巴川懼帝系之墜緒故黜昏而崇賢嘉收功以垂世嗟在嗣而覆旍德非陟而繼宰晝踰禹其必顛造步兵而長想欽太傅之遺武思嘉遁之餘風紹素履之落緒民志應而顧稅國屯難而思撫譬乘舟之待楫象提鈞之假縷總出入於和就兼仁用於默語弘九流以擄四維復先陵而清舊宇却西州之成功指東山之歸予惜圖南之啓運恨鵬翼之未舉發津潭而迴邁逗白馬以憩舲貫射陽而望邗溝濟通淮而薄甬城城坡陁兮淮驚波平原遠兮路交遘面芜野兮悲橋梓遡急流兮苦磧沙亘千里而無山緬百谷而有居被宿莽以迷徑覩生烟而知墟 闕六字 謂信矣其可娛身少長於樂土實長歎於荒餘 闕四字 具瘁值歲寒之窮節視層雲之崔巍聆悲飆之掩屑彌晝夜以滯淫怨凝陰之方結望新晴於落日起明光於躋月眷轉蓬之辭根悼朔鴈之赴越披微物而疚情此思心其可悅悶徭役其幾時駭閱景於與沒感曰歸於采薇予來思於兩雪豈初征之懼對糞鸛鳴之在垤 闕四字 蹋宿鶩吾楫於邳鄉奚車正以事夏毗左相以輔湯綿三代而享邑廁踐土之一匡嗟仲幾之寵侮遂捨存以徵亡喜薛宰之善對美士彌之能綱升曲垣之逶迤訪淮陰之所都原入跨之達恥俟遭時以遠圖捨西楚以擇木逾南漢以定謀亂孟津

而魏滅攀井陘而趙徂播靈威於齊橫振餘猛於龍且覩讓通而告猾曷始智而終愚迄沂上而停柂登高圯而不進石幽期而知賢張揣景而示信本文成之素心要王子於雲仞豈無累於清霄直有槪於貞吝始熙績於武關卒數功於皇胤感夷險以解桎弘憂虞以時順矜若華之翳晷哀飛辯之落駿傷粒食而興念眷逸翮而思振戾臣山而東顧美相公之前代嗟殘虜之將糜孅餘燄於海濟驅飴稚於淮曲暴鯨孤於泗濱託未命闕二字雲冀靈武之北闢惟授首之在晨當感暑而還徒肅嚴威以振擊漸溫澤而沾胑既雲撤於朐城遂席卷於齊都囊四關其奚阻道一變而是乎傷炎季之崩弛長逆布以滔天假父子以詐愛借兄弟以僞恩相魏武以譎狂宄謀奮於東藩將未謀於東郭身已馘於樓門審貢牧於前說證所作於舊徐聆泗川之浮磬翫夷水之蠙珠草漸苞於孅壤桐孤幹於嶧隅慨禹迹於尙世惠遺文於夏書紛征邁之淹留彌懷古於舊章商伯文於故服咸徵名於彭殤眺靈壁之曾峯投呂縣之迅梁想踏水於達莊於是濫石橋登戲臺策馬鈞渚息轡城隅永感四山零淚雙渠怨物華之行歌雖齊汨其何傷啓仲尼之嘉問告性命以依方豈茍然於迂論聆寓言之推驛慨舟壑之遞還謂徂歲之悠闊結幽思之方根感皇祖之徽德爰識沖而量淵降俊明以鏡鑑迴風猷以昭宣道既底於國難惠有覃於黎元士頌歌於政教民謠詠於渥恩兼採芑之致美協漢廣之發言彊虎氏之搏翼瀰雲網於所禁驅黔黎以蘊崇取圍陵而湮沈錫殘落於河西序淪胥於漢陰攻方城而折扃擐譙穎其誰任世關才而貽亂時得賢而與治救祖考之邦壞在幽人而枉志體飛書之遠情悟楇師之通識迨明達之高覽契古今而同事拔淵謨於潛機騁神鋒於雲旆驅斥澤而風靡臧坑谷而鳥竄中華免夫左衽江表此焉緩帶既剋亂於肥六又作鎭於彭沛晏皇塗於國內震天威於河外掃東齊而已寧指西崤而將泰值秉均而代謝實大業之興廢心緜忝於樂生事有像於燕惠抱明哲之不伐奉宏勳而是稅捐七州以爰來歸五湖以投袂屈威績於平生申遠期於暮歲訪曩截於宋鄙採陽秋於魯經晉申好於東吳鄭憑威於南荊故反師於曹門將以塞於夷庚納五叛以長寇伐三邑以侵彭美西鉏之忠辭快韓厭之奇兵追項王之故臺迹霸楚之遺端挺宏志於總角奮英勢於弱冠氣蓋天而倒日力拔山而傾湍始飈起於勾越中雷激於衡關與偏虞於攸客忘即易於所難忌陳錫而莫照思反鄉而有數且夫殺義害嬰而懾豐疑鍱賢不策失位誰持迨理屈而愈閉方怨天而懷悲對駿騅以發憤傷虞姝於末詞陟亞夫之故營諒謀始之非託遭衰嬴之崩綱值威炎之結絡迄皓首於阜陵猶謬覺於然諾很一人於三傑豈在己之庸弱置豐沛而不舉故自同於俎鑊發汴口而游歷迄西山而弭轡覩終古之幽憤懷元王之沖粹丁戰國之權爭方恬心於道肆學浮丘以就德友三儒以成類潔流始於初源累仁基於前美構楚族之休烈傳芳素於來祀彌見譽於清虛德致稱於千里或避寵以辭姻或遺榮而不仕政直言以安身駿絶才以喪己驅信道之成終表昧世之虧始悟介焉之已差則不俟於終日既防萌於未著雖念德其何益爾乃孟陬發節雷隱蟄驚散葉荑柯芳蘤飾萌麥蕽芋於旄丘柳依依於高城相雎鳩之集河覩鳴鹿之食苹沂泗遠兮清川急秋冬近兮緒風襲風流蕙兮水增瀾諍愁衿兮鑑戚頹愁盈根而殖際戚發條而成端嗟我行之彌日待征邁而言旋荷慶雲之優渥周雙七於此年陶逸豫於京甸違險難於行川轉歸弦而眷戀望脩檣而流漣顧關鄴之遄清遲華鑾之凱旋穆淳風於六合溥洪澤於八埏頌賢愚於大小順規矩於方圓固四民之攸所宜稅稷於萊田苦邯鄲之難步庶行迷之易痊長守朴以終稔亦拙者之政焉仍除宋國黃門侍郎遷相國從事中郎世子左衞率坐輒殺門生免官高祖受命降公爵爲侯食邑五百戶起爲散騎常侍轉太子左衞率靈運爲性褊激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憤廬陵王義眞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游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民閒聽訟不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焉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幷有故宅及墅遂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

孔淳之等縱放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閒
士庶皆徧遠近欽慕名動京師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曰古巢居穴處曰
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
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
率所樂而以作賦揚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
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
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
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其辭曰謝子
臥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而笑曰夫道可重故物爲輕理宜存故
事斯忘古今不能革質文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館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
於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陶朱之鼓棹迺語種
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無留孰如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
理以相得爲適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所以爲笑孫權亦謂周瑜公瑾與孤意合夫能重道則輕物存理則忘事古今質文可謂不同而此處不異縉雲放勛不
以天居爲所樂古合宮衢室皆非淹留鼎湖汾陽乃是所居[缺]文成張良却粒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陶朱范蠡臨去之際亦語文種云云謂二實既權榮素
故身名有判也牽犬李斯之歎聽鶴陸機領成都衆大敗後云思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若夫巢穴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
棟宇袪弊宮室以瑤璇致美則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闕]於巖壑幸兼善而罔
滯雖非市朝而寒暑均和雖是築構而飾朴兩逝易云上古穴居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
敵風雨蓋取諸大壯矣堂自是素故曰白賁最是上爻也此堂世異矣謂巖壑道深於丘園而不爲巢穴斯免[闕]故得寒暑之適雖是築構無妨非朝市云云
昔仲長願言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陵之奧卓
氏充鈲摫之端金谷之麗石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栖盤至
若鳳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孰嘉遯之所遊且
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仲長子云欲使居有良田廣宅在高山流川之畔溝池自環竹木周布場圃在前果園在後應璩與
程文信書云故求道田在關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邙山託崇岫以爲宅因茂林以爲蔭謂二家山居不得周員之美揚雄蜀都賦云銅陵衍卓王孫採山鑄銅
故漢書貨殖傳云卓氏之臨邛公擅山川揚雄方言梁益之閒裁木爲器曰鈲裂帛爲衣曰摫金谷石季倫之別廬在河南界有山川林木池沼水碓其鎮下
邳時過遊賦詩一代盛集謂二地雖珍麗然制作非栖盤之意也鳳臺秦穆公時秦女所居以致蕭史叢臺趙之崇館張衡謂趙築叢臺於前楚建章華於後
楚之雲夢大中[缺]居長飲賦楚靈王遊雲夢之中息於荊臺之上前方淮之水左洞庭之波右顧彭蠡之濤南望巫山之阿遂造章華之臺亦見諸史淮南青

丘齊之海外皆獵所司馬相如云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漳渠史起爲魏文侯所起溉水之所淇園衛之竹園在淇水之澳詩人所載橘林蜀之園林揚子
雲蜀都賦亦云橘林左太冲謂戶有橘柚之園長洲吳之苑囿左亦謂長洲之茂苑因江海洲渚以爲苑囿[缺]故[缺]表此園之珍[缺]千乘譙
嬉之所非[缺]麓止之[缺]且山川亦不能兼茂隨地勢所遇耳覽明達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
詠宏徽於刊勒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之意得
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江左得免橫流之禍後及太傅既薨建圖已輟於是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廢興隱顯當是賢達之心故選神麗之所以申高
棲之意經始山川實基於此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保自事以乘閑
愧班生之夙悟慚尚子之晚研年與疾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
棲清曠於山川謂經始此山遺訓於後也性情各有所便山居是其宜也易云向晦入宴息莊周云自事其心此二是其所處班嗣本不染世
故曰夙悟尚平未能去累故曰晚研想遲二人更以年衰疾至志寡求拙曰乘并可山居曰與知遊別故曰謝平生就山川故曰棲清曠其居也左
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吸吐款跨紆縈綿聯邪亘側直齊
平枚乘曰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此吳客說楚公子之詞當謂江都之野彼雖有江湖而乏山巖此憶江湖左右與之同而山形勢地城所無也往渚還汀
謂四面有水面山背阜亦謂東西有山便是四水之裏也抱含吸吐謂中央復有川款跨紆縈謂邊背相連帶紆回處謂之邪亘平正處謂之側直近東
則上田下湖西谿南谷石埭石滂閔硎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於千麓寫
長源於遠江派深毖於近瀆上田在下湖之水口名爲田口下湖在田之下處並有名山川西谿南谷分流谷郭水狀入田口
西谿水出始寧縣西谷郭是近山之最高峯者西溪便是[闕]之背入西谿之裏得石埭以石爲阻故謂爲埭石滂在西谿之東從縣南入九里兩面峻峭數十
丈水自上飛下比至外谿封埭十數里皆飛流迅激左右巖壁綠竹閔硎在石滂之東谿逶迤下注良田黃竹與其連南界莆中也近南則會以
雙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槃傍薄於西阡拂青林而
激波揮白沙而生漣雙流謂剡江及小江此二水同會於山南便合流注下三洲在二水之口排沙積岸成此洲漲表裏合是其貌狀也
崿者謂回江岑在其山居之南界有石跳出將崩江中行者莫不駭慄槃者是縣故治之所在江之[闕]二字用槃石竟渚並帶青林而連白沙也近西
則楊賓接峯唐皇連縱室壁帶谿曾孤臨江竹緣浦以被綠石照澗而映紅月
隱山而成陰木鳴柯以起風楊中元賓並小江之近處與山相接也唐皇便從北出室石室在小江口南岸壁小江北岸並在楊
中之下壁高四十丈色赤故曰照澗而映紅會山之西孤山之南王子所經始並臨江皆被以綠竹山高月隱便謂爲陰鳥集柯鳴便謂爲風也近北
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盡休周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漾山
磯下而回澤瀨石上而開道大小巫湖中隔一山外智之周回在西坼北邊浦出江並是美處義熙中王穆之居大巫湖經始處所
猶在兩智皆長谿外智出山之後四五里許裏智亦隔一山出新埭橫山野舍之北面常石野舍之西北巫湖舊唐故曰修隄長谿甚遠故曰泉流常石磯[闕]
四字[闕]故曰下磯而回澤裏智浸石數里水從上過故曰瀨石上而開道休山東北周里山在休之南並是北邊遠東則天台桐柏方

石太平二韭四明五奧三菁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莓苔越
楢谿之紆縈天台桐柏七縣餘地南帶海二韭四明五奧皆相連接奇地所無高於五嶽便是海中三山之流韭以菜爲名四明方石四面自然
開窗也五奧者曇濟道人蔡氏郗氏謝氏陳氏各有一奧皆相掎角並是奇地三菁太平之北太平天台之始方石直上萬丈下有長谿亦是縉雲之流云此
諸山並見圖緯神仙所居往來要徑石橋過楢谿人跡之艱不復過此也遠南則松箴棲雞唐嵫漫石崿嵊對嶺跁
孟分隔入極浦而邅回迷不知其所適上嶔崎而蒙籠下深沈而澆激樓難在保口之
上別浦入其中周迴甚深四山之裏松箴在樓難之上緣江唐嵫入太平水路上有瀑布數百丈漫石在唐嵫下郗景興經始精舍亦是名山之流崿嵊與分
界去山八十里故曰遠南前嶺爲道正當五十里高左右所無就下地形高乃當不得遠望絕山甚奇謂白瀑尖者最高下有良田王徽弘經始精舍曇濟道
人住孟山名曰孟埭芋薯之疇田渚溪秀竹迴開巨石有趣之極此中多諸浦澗傍依茂林迷不知所通嶔崎深沈處處皆然不但一處遠西則缺
四十四字缺
缺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延納崐漲緬曠島嶼
綢沓山縱橫以布護水迴沈而縈浥信荒極之綿眇究風波之睽合江從山北流蓊上虞
界謂之三江口便是大海老子謂海爲百谷王以其善處下也海人謂孤山爲峴薄洲有山謂之島嶼即洲也瀾者沙始起將欲成嶼綴橫無常於一處迴沈
相縈擾也大荒東極故爲荒極風波不恆爲睽合也徒觀其南術之缺生巇缺成衍缺岸測深
相渚知淺洪濤滿則曾石沒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與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
秋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瀁凌絕壁而起岑橫中流
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慚於海若
南術是其臨江舊宅門前對江三轉曾山路窮西江對岸西面常石此二山之間西南角岸孤山此二山皆是狹處故曰生巇勇門以南上便大闊故曰成衍
岸高測深渚下知淺也江中有孤石沈沙隨水增減春秋朔望是其盛時故枚乘云楚太子有疾吳客問之舉秋濤之美得以瘳病太子國之儲貳故曰楚貳
河靈河伯居河所謂河靈懼於海若事見〔缺〕莊周秋水篇爾其舊居曩宅今園枌缺槿尙援基井具存曲
術周乎前後直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迺抱阜而帶山考封域之靈異
實茲境之最然葺駢梁於巖麓棲孤棟於江源敞南戶以對遠嶺闢東窗以矚
近田田連岡而盈疇嶺枕水而通阡葺室在宅裏山之東麓東窗矚田兼見江山之美上三間故謂之駢梁門前一棟枕
巘上存江之嶺南對江上遠嶺此二館屬望殆無優劣也阡陌縱橫塍埒交經導渠引流脈散溝并蔚蔚豐
秋苾苾香秔送夏蚤秀迎秋晚成兼有陵陸麻麥粟菽候時覘節遞蓺遞孰供
粒食與漿飲謝工商與衡牧生何待於多資理取足於滿腹許由云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謂人生
食足則歡有餘何待多須邪工商衡牧似多須者若少私寡欲充命則足但非田無以立耳自園之田自田之湖泛濫川上

緬邈水區濬潭澗而窈窕除菰洲之紆餘毖溫泉於春流馳寒波而秋徂風生
浪於蘭渚日倒景於椒塗飛漸榭於中沚取水月之歡娛旦延陰而物清夕棲
芬而氣斂顧情交之永絕覬雲客之暫如此皆湖中之美但患言不盡意萬不寫一耳諸澗出源入湖故曰濬潭澗
長是以窈窕除菰以作洲言所以紆餘也水草則萍藻薀菼藋蒲芹蓀蒹菰蘋蘩蕝荇菱蓮雖備
物之偕美獨扶渠之華鮮播綠葉之鬱茂含紅敷之繽翻怨清香之難留矜盛
容之易闌必充給而後搴豈蕙草之空殘卷斂弦之逸曲感江南之哀歎秦箏
倡而溯游往唐上奏而舊愛還搴出離騷斂弦是采菱歌江南是相和曲云江南采蓮秦箏倡蒹葭篇唐上奏蒲生詩皆感物
致賦魚藻蘋蘩荇亦有詩人之詠不復具叙本草所載山澤不一雷桐是別和緩是悉參核六根五
華九實二冬並稱而殊性三建異形而同出水香送秋而擢蒨林蘭近雪而揚
猗卷柏萬代而不殞伏苓千歲而方知映紅葩於綠蔕茂素蕤於紫枝既住年
而增靈亦驅妖而斥疵本草所出藥處於今不復依隨土所生耳此境出藥甚多雷公桐君古之采藥醫緩古之良工故曰別悉參核
者雙核桃杏仁也六根者前七根五茄根葛根野葛根〔闕二字〕根也五華者菫華芫華楝華菊華旋覆華也九實者連前實楝實柏實菟絲實女貞實蛇床實
蔓荊實蔘實〔闕二字〕也二冬者天門麥門冬三建者附子天雄烏頭水香蘭香林蘭支子卷柏伏苓並皆仙物凡此衆藥事悉見於神農其竹則二
箭殊葉四苦齊味水石別谷巨細各彙既修竦而便娟亦蕭森而蓊蔚露夕沾
而悽陰風朝振而清氣㨖玄雲以拂杪臨碧潭而挺翠蔑上林與淇澳驗東南
之所遺企山陽之游踐遲鸞鷖之棲託憶崐園之悲調慨伶倫之哀籥衛女行
而思歸詠楚客放而防露作二箭者苦箭大箭一者苦箭細葉四苦者白苦紫苦黃苦水竹依水生甚細密吳中以爲宅援
石竹本科叢大以充屋榱巨者竿挺之屬細者無實之流也修竦便娟蕭森蓊蔚皆竹貌也上林關中之禁苑淇澳衛地之竹園方此皆不如東南會稽之竹
箭唯此地最富獨山陽竹林之游鸞鷖棲食之所崐山之竹任爲笛黃帝時伶倫斬其厚均者吹之爲黃鍾之宮衛女思歸作竹竿之詩楚人放逐東方朔感
江潭而作七諫其木則松柏檀櫟〔闕二字〕桐榆檿柘穀楝楸梓檉樗剛柔性異貞脆質殊
卑高沃瘠各隨所如榦合抱以隱岑杪千仞而排虛凌岡上而喬竦蔭澗下而
扶疏沿長谷以傾柯攢積石以插衡華映水而增光氣結風而回數當嚴勁而
蔥倩承和煦而芬腴送墜葉於秋晏遲含萼於春初皆木之類選其美者載之山脊曰岡岡上澗下長谷
積石各隨其方離騷云青春受謝白日昭只詩云萼不韡韡也植物既載動類亦繁飛泳騁透胡可根源觀貞
相音備列山川寒燠順節隨宜匪敦草木竹植物魚鳥獸動物獸有數種有騰者有走者走者騁騰者透謂種類既繁不
可根源但觀其貌狀相其音聲則知山川之好與節隨宜自然之數非可敦戒也魚則鱨鱧鮒鱮鱒鯇鰱鯿魴鮪魦鱖

鱒鯉鱮鱣輯采雜色錦爛雲鮮唼藻戲浪汎荇流淵或鼓鰓而湍躍或掉尾而波旋鱸鯊乘時以入浦鱵鮆沿瀨以出泉 鱮音優鱣音種鮒音附鱖音敘鱒音寸衮反鯇音晥鱸音連鯿音邊仙反魴音房鯆音甫魦音沙鱖音居綴反鱣音上羊反鰊音比之反鱸音竹金反皆說文字林音詩云錦衾有爛故云錦爛鱸鯊乘時魚鱵音咸鮆音迅皆出谿中石上恒以為獻 鳥則鵾鴻鶂鵠鶖鷺鶬鸛雞鵲繡質鷮鸐綬章晨鳧朝集時鷁山梁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荑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聆清哇以下聽載王子而上參薄回涉以弁翰映明鎣而自耽 鵾音昆鴻音洪鶂音溢左傳六鶂退飛字如此鵠音下竺反鶖音秋鷺音路鷮音橋音相唐公之鷫爽此鳥色同故謂為鷫音相雖鵠鸛見張茂先博物志鷮音翟亦雉之美者此四鳥並美采質鳧音符野鴨也常待晨而飛鷁音已消反長尾雉也論語云山梁雌雉時哉時哉海鳥爰居臧文仲不知其鳥以為神也事見左傳朔禽雁也寒月鳴往衡陽禮記霜始降雁來賓歲其云雁北向政是陽初生時荑生歸北霜降客南山[缺]映水自歡其羽儀者 山上則猨猴貍貛犴獌猰獑山下則熊羆豺虎羱鹿麏麖擲飛枝於窮崖踔空絕於深硎蹲谷底而長嘯攀木杪而哀鳴 猨音袁獑音魂貍音力之反貛音火丸反犴音五慧反獌音曼似貍而長猨之屬一曰貛猰音安黠反獑音弋生反貍之黃黑者一曰似貙犴音在皆反獌音元野羊大角羱音鬼珉反麖音京能踔擲虎長嘯猿哀鳴鳴聲可歡 罾綸不投罝羅不披磻弋靡用蹄筌誰施鑒虎狼之有仁傷遂欲之無崖顧弱齡而涉道悟好生之咸宜率所由以及物諒不遠之在斯撫鷗鮍而悅豫杜機心於林池 八種皆魚獵之具自少不殺至乎白首故在山中而此歡不履莊周云虎狼仁獸豈不父子相親世云虎狼暴虐者政以其如禽獸而人物不自悟其害故而言虎狼可疾之甚苟其遂欲豈復崖限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苟此悟萬物好生之理易云不遠復無祇悔庶乘此得以入道莊周云海人有機心鷗鳥舞而不下今無害彼之心各說豫於林池也 敬承聖誥恭窺前經山野昭曠聚落羶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羣物之淪傾豈寓地而空言必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恆存建招提於幽峯冀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積之惠餐事在微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溫 賈誼弔屈云恭承嘉惠敬承亦此之流聚落是墟邑謂歌哭諍訟有諸譁不及山野為僧居止也經教欲令在山中皆有成文老子云善貸且善成此述惠物也鹿苑說四真諦靈鷲山說般若法華處堅固林說泥洹處菴羅園說不思議處今旁林藪園制苑彷彿在昔依然託想雖粹容緬邈哀音若存也招提謂僧不能常住者可持作坐處也所謂息肩鐙王香積事出維摩經論語云溫故知新理既不絕更宜復溫則可待為己之日用也 爰初經略杖策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翦榛開逕尋石覓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年之高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矣

靑溆之清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果甘露於道場 云初經略躬自履行備諸苦辛也罄其淺短無假於龜筮貧者既不以麗為美所以即安茅茨而已是以謝郊郭而殊城傍然清虛寂寞實是得道之所也 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紹人徒心通世表是遊是憩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早 謂曇隆法流二法師也二公辭恩愛棄妻子輕舉入山外緣都絕魚肉不入口糞掃必在體物見之絕歎而法師處之夷然詩人西發不勝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門瀑布中路高棲之游昔告離之始期生東山沒存西方相遇之欣實以一日為千載猶慨恨不早 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愛是長生冀浮丘之誘接望安期之招迎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頹形羨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室而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與言良未齊於殤彭 此一章敘仙學者雖未及佛道之高然出於世表矣浮丘公是王子喬師安期先生是馬明生師二師出列仙傳洞真經云今學仙者亦明師以自發悟故不辭苦味鄉形也莊周云和以天倪倪者崖也數經歷名山遇余巖室披露其情性且獲長生方之松菌殤彭甚然有間也 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筍自篁擿蒻于谷楊勝所拮秋冬蘊獲野有蔓草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福苦以朮成甘以擣熟慕椹高林剝芨巖椒掘蒨陽崖擿鬻陰摽晝見搴茅宵見索綯芟菰翦蒲以薦以茭既坭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其炭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栗備物為繁略載靡悉 此一章謂山水採拾諸事也然漁獵之事皆不載楊桃也山間謂之木子藨音履字出字林詩人云六月食鬱及薁獵涉字出爾雅朮味苦擣酒味甘並至美兼以療病擣治癰核朮治痰冷椹音甚味似菰菜而勝刊木而作之謂之蒻芨音及採以為紙蒨音倩採以為渫撕音彭採以為飯採蜜樣眾各隨其月也 若迺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雲方知厥所 兩居謂南北兩處各有居止峯崿阻絕水道通耳觀風瞻雲然後方知其處所 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谷異巘㠑峯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眾流溉灌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湍凌阜泛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呈美表趣胡可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殿南峯以啟軒羅曾崖於戶裏列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赬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俯馳顧 闕二字 之未牽鵾鴻翻翥而莫及何但燕雀之翩翾氿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跱硿礲於西霤修竹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曼延以攀援花芬薰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嵲岫夏涼寒燠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櫺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即回眺終

歲圖數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遁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南山是開創卜
居之處也從江樓步路跨越山嶺綿亘田野或升或降當三里許塗路所經見也則喬木茂竹緣畛彌阜橫波疎石側道飛流以爲寓目之美觀及至所居之
處自西山開道迄于東山二里有餘南悉連嶺疊鄣青翠相接雲烟霄路殆無倪際從逕入谷凡有三口方壁西南石門世[缺]南[缺]池東南皆別載其事緣路
初入行於竹逕半路闊以竹渠澗既入東南傍山渠展轉幽奇異處同美路北東西路因山爲鄣正北狹處踐湖爲池南山相對皆有崖巖東北枕壑下則淸
川如鏡傾柯盤石被隩映渚西巖帶林去潭可二十丈許葺基構宇在巖林之中水衛石階開窗對山仰眺曾峯俯鏡濬壑去巖半嶺復有一樓迴望周眺既
得遠趣還顧西館望對窗戶緣崖下者密竹蒙逕從北直南悉是竹園東西百丈南北百五十五丈北倚近峯南眺遠嶺四山周回溪澗交過水石林竹之美
巖岫隈曲之好備盡之矣刊翦開築此焉居處細趣密翫非可具記故較言大勢耳越山列其表側傍緬[缺]爲異觀也因以小湖鄰於其
隈眾流所湊萬泉所回氿濫異形首毖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氿濫肥毖皆是泉名事見
於詩云此萬泉所湊各有形勢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繞回圓
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
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
木映波而結藪逕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故悉晨暮託星宿以知
左右往反經過自非巖澗便是水逕洲渚相對皆有趣也山川澗石州岸草木既標異於前章亦列同於
後牘山匪砠而是岵川有淸而無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下谷淵轉渚而
散芳岸靡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葩樹凌霜而振綠向陽則在寒而納煦面陰
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則羣竦以嶕嶢浮泉飛流以寫空沈
波潛溢於洞穴凡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土山戴石曰砠山有林曰岵此章謂山川眾美亦不必有
故總敘其最居山之後事亦皆有尋求也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
救頹自外何事順性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數文奏懷凡厥意謂
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誠特此推謂寒待綿纊暑待絺綌朝夕餐飲設此諸業以待之藥以療疾又在其外事之相推自不得不
然至於聽講放生研書數文皆其所好韓非有揚較班固亦云揚較古今其義一也左思曰爲左右揚較而陳之北山二園南山三苑
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疎崖巘杏壇㮈園橘林
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芬於回巒椑柹被實於
長浦莊周云漁父見孔子杏壇之上維摩詰經㮈園揚雄蜀都賦云橘林左太沖亦云戶有橘柚之園桃李所殖甚多棗梨事出北河濟之間推類諸
處故云殊所也畦町所藝含蘂藉芳蓼蕺葼薺葑菲蘇薑綠葵眷節以懷露白薤感時
而負霜寒葱摽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近陽葑菲見詩柏舟中曾子曰北伐山戎得寒葱庾闡云寒葱挺園灌蔬

自供不待外求者也弱質難恆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顏自傷承淸府之有術冀在衰之
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採石上之地黃摘竹下之天門摭曾嶺之
細辛拔幽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此皆住年之藥即近山之所出有采拾欲以消疴也
安居二時冬夏三月遠僧有來近眾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淸發散華霏蕤流香
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
南倡歸淸暢於北機非獨愜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淸寂羣紛兮自絕
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
愒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越風穴在茲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眾僧冬夏二時坐謂
之安居輒九十日眾遠近聚萃法鼓頌偈華香四種是齋講之事析說是齋講之議乘此之心可濟彼之生南倡者都講北機者法師山中靜寂實是講說之
處兼有林木可隨寒暑恆得淸和以爲適也好生之篤以我而觀懼命之盡吝景之懽分一往之仁
心拔萬族之險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物於天
端覩騰翰之頡頏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云物皆好生但
以我而觀便可知彼之情吝景懼命是好生事也能放生者但有一往之仁心便可拔萬族之險難水性雲物各尋其生老子云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猜害
者恆以忍害爲心見放生之理或可得悟也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啓縢剖袠見柱下之經
二覩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樸救已穨於道術嘗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
判賢徒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覈有無兵技醫
日龜筴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
驗前識之喪道抱一德而不渝莊周云輪扁語齊桓公公之所讀書聖人之糟粕縢者金縢之流也柱下老子濠上莊子二七
是篇數也云此二書最有理過此以往皆是聖人之教獨往者所棄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詩
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
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闌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
得通神會性以永終朝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絕迹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
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滅景於崆峒許
遁音於箕山愚假駒以表谷涓隱巖以搴芳闕十八字
萊庇蒙以織畚皓棲商而頤志卿寢茂而敷詞闕六字鄭
別谷而永逝梁去霸而之會闕六字高居唐而胥宇臺依崖而穴墀咸

自得以窮年眇貞思於所遺 老子云善攝生者莊子云謂之不善持生又云費生有無壁達生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絕迹上蠹下賓實名義亦皆出莊周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之師也許由隱於箕山堯以天下讓而不取嚴公居于鞠阜齊桓公逐鹿入山見之涓子隱于宕山好餌术告伯陽擊心三篇庚桑偏得老子之道居畏壘之山楚狂接輿楚王聞其賢使使者聘之於是遂遊諸名山在蜀峨眉山上徐無鬼巖棲魏侯勞之問先生苦山林矣乃肯見寡人無鬼聞君縱嗜欲好惡則耳目察矣常采芊聚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事纖春為藏四皓避秦亂入商洛深山漢祖召不能出司馬長卿高才而處世不樂預公卿大事[閑]遂與婦子別於山阿終身不反梁伯鸞隱霸陵山中耕織以自娛後復入會稽山臺孝威居武安山下依巖鑿土室采藥自給高文通居西唐山從容自娛也 暨其窈窕幽深寂漠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謂此既非人跡所求更待三明五通然後可踐履耳故停筆絕簡不復多云冀夫賞音悟夫此旨也 太祖登祚誅徐羨之等徵為祕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職使整理祕閣書補足闕文以晉氏一代自始至終竟無一家之史令靈運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日夕引見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既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初被召便以此自許既至文帝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靈運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菫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或一日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旨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曰自中原喪亂百有餘年流離寇戎湮沒殊類先帝聰明神武哀濟羣生將欲盪定趙魏大同文軌使久凋反於正化偏俗歸於華風運謝事乖理違願絕仰德抱悲恨存生盡況陵塋未幾凶虜伺隙預在有識誰不憤歎而景平執事並非其才且遘紛京師豈慮託付遂使孤城窮陷莫肯極忠烈因朔漠緣河三千翻為寇有晚遣鎮戍皆先朝之所開拓一旦淪亡此國恥宜雪被於近事者也又北境自染逆虜窮苦備罹徵調賦斂靡有止已所求不獲輒致誅殞身禍家破闔門比屋此亦仁者所為傷心者也咸云西虜舍末遠師隴外東虜乘虛呼可掩襲西軍既反得據關中長圍咸陽還路已絕雖遣救援停住河東遂乃遠討大城欲為首尾而西寇深山重阻根本自固徒棄巢窟未足相拯師老於外國虛於內時來之會莫復過此觀兵燿威實在茲日若相持未已或生事

變忽值新起之衆則異於今苟乖其時難為經略雖兵食倍多則萬全無必矣又歷觀前代類以兼弱為本古今聖德未之或殊豈不以天時人事理數相得與亡之度定期居然故古人云既見天殃又見人災乃可以謀昔魏氏之彊平定荊冀乃乘袁劉之弱晉氏之盛拓開吳蜀亦因葛陸之衰此皆前世成事著於史策者也自羌平之後天下亦謂虜當俱滅長驅滑臺席卷下城奪氣喪魄指日就盡但長安違律潼關失守用緩天誅假延歲月日來至今十有二載是謂一紀曩有前言況五胡代數齊世虜期餘命盡於來年自相攻伐兩取其困卞莊之形驗之今役仰望聖澤有若飢渴注心南雲為日已久來蘇之冀實歸聖明此而弗乘後則未兆即日府藏誠無兼儲然凡造大事待國富兵彊不必乘會於我為易貴在得時器械既充衆力粗足方於前後乃當有優常議損益久證冀州口數百萬有餘田賦之沃著自貢典先才經創基趾猶存澄流引源桑麻蔽野彊富之實昭然可知為國長久之計孰若一往之費邪或懲關西之敗而謂河北難守二境形勢表裏不同關西雜居種類不一昔在前漢屯軍霸上通火甘泉況乃遠戍之軍值新故交代之際者乎河北悉是舊戶差無雜人連嶺判阻三關作隘若遊騎長驅則沙漠風靡若嚴兵守塞則冀方山固昔隴西傷破晁錯與言匈奴慢侮賈誼憤歎方於今日皆為賒矣晉武中主耳值孫晧虐亂天祚其德亦由鉅平奉策荀賈折謀故能業崇當年區宇一統況今陛下聰明聖哲天下歸仁文德與武功並震霜威共素風俱舉協以宰輔賢明諸王美令岳牧宣烈虎臣盈朝而天或違命亦何敵不滅矧伊頑虜假日而已哉伏惟深機志務久定神謨臣卑賤側陋竄景巖穴實仰希太平之道傾覩岱宗之封雖乏相如之筆庶免史談之憤以此謝病京師萬無恨矣久欲上陳懼在觸置蒙賜恩假暫違禁省消渴十年常慮朝露抱此愚志昧死以聞靈運以疾東歸而遊娛宴集以夜續晝復為御史中丞傅隆所奏坐以免官是歲元嘉五年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造方明過視惠連大

相知賞時長瑜教惠連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兒遇之何長瑜當今仲宣而給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長瑜還靈運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璿之字曜璠臨川內史爲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雍璿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染鬢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義慶大怒白太祖除爲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詣第敘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爲念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任行至板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父祖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千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履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逕直至臨海從者數百人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徐知是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嶮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徒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岯崲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顗遂構讎隙因靈運橫恣百姓驚擾乃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出京都詣闕上表曰臣自抱疾歸山于今三載居非郊郭事乖人間幽棲窮巖外緣兩絕守分養命庶畢餘年忽以去月二十八日得會稽太守臣顗二十七日疏云比日異論噂喈此雖相了百姓不許寂默今微爲其防披疏駭惋不解所由便星言奔馳歸骨陛下及經山陰防衞彰赫彭排馬槍斷截衢巷偵邏縱橫戈甲竟道不知微臣罪爲何事及見顗雖曰見亮而裝防如此唯有罔懼臣昔忝近侍豫蒙天恩若其罪迹炳明文字有證非但顯戮司敗以正國典普天之下自無容身之地今虛聲爲罪何酷如之夫自古讒謗聖賢不免然致謗之來要有由趣或輕死重氣結黨聚羣或勇冠鄉邦劍客馳逐未聞俎豆之學欲爲逆節之罪山棲之士而構陵上之釁今影迹無端假謗空設終古之酷未之或有匪忝其生實悲其痛誠復內省不疚而抱理莫申是以牽曳疾病束骸歸款仰憑陛下天鑒曲臨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憂怖彌日羸疾發動尸存恍惚不知所陳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賜秩中二千石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錄望生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送廷尉治罪廷尉奏靈運率部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詔曰靈運罪釁累仍誠合盡法但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可降死一等徙付廣州其後秦郡府將宗齊受至除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亂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受掩討遂共格戰悉禽付獄其一人姓趙名欽山陽縣人云同村薛道雙先與謝康樂共事以去九月初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先作臨川郡犯事徙送廣州謝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若得志如意之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及既還飢饉緣路爲劫盜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棄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終盡嵇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悽悽凌霜葉網網衝風菌邂逅竟幾何修短非所愍送心自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巖上泯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魯連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子鳳蚤卒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稟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摽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玄之氣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摽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搉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宋書卷六十七

宋書卷六十七考證

謝靈運傳碟實不策失位雖持迨理屈而愈聞方怨天而懷悲○監本失訛夫持訛時迨訛遣今據本集改正

亦何譏於蘗求注非缺二字總止之缺○本集作非幽人總止之鄉

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臣顧按文人應作丈人慧業斷句丈人二字屬下句丈人稱顗也今慧業丈人之語遍天下而未察其文理如以文人斷句則陟接生天在靈運前仍復成語耶况南史本作丈人

宋書卷六十七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二十八

武二王

彭城王義康　南郡王義宣

彭城王義康年十二宋臺除督豫司雍并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時高祖自壽陽被徵入輔留義康代鎮壽陽又領司州刺史進督徐州之鍾離荆州之義陽諸軍事永初元年封彭城王食邑三千戶進號右將軍二年徙監南豫豫司雍并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三年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即位增邑二千戶進號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尋加開府儀同三司元嘉三年改授都督荆湘雍梁益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給班劍三十人持節常侍將軍如故義康少而聰察及居方任職事修理六年司徒王弘表義康宜還入輔徵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府並置佐領兵與王弘共輔朝政弘既多疾且每事推謙自是內外衆務一斷之義康太子詹事劉湛有經國才義康昔在豫州湛爲長史既素經情款至是意委特隆人物雅俗舉動事宜莫不咨訪之故前後在藩多有善政爲遠近所稱九年弘薨又領揚州刺史其年太妃薨解侍中辭班劍十二年又領太子太傅復加侍中班劍義康性好吏職銳意文案糾剔是非莫不精盡既專總朝權事決自己生殺大事以錄命斷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委義康授用由是朝野輻湊勢傾天下義康亦自強不息無有懈倦府門每旦常有數百乘車雖復位卑人微皆被引接又聰識過人一聞必記常所暫遇終生不忘稠人廣席每標所憶以示聰明人物益以此推服之愛惜官爵未嘗以階級私人凡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無施及忤旨即度爲臺官自下樂爲竭力不敢欺負太祖有虛勞疾寢頓積年每意所想便覺心中痛裂屬纊者相係義康嘗藥盡心衛奉湯藥飲食非口所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彌日不解衣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十六年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辟召掾屬義康素無術學闇於大體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逕行曾無猜防私置僮部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尙書僕射殷景仁爲太祖所寵與太子詹事劉湛素善而意好晚衰湛常欲因宰輔之權以傾之景仁爲太祖所保持義康屢言不見用湛愈憤南陽劉斌湛之宗也有涉俗才用爲義康所知自司徒右長史擢爲左長史從事中郎琅邪王履主簿沛郡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以傾側自入見太祖疾篤皆謂宜立長君上疾嘗危殆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殷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而胤秀等輒就尙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太祖疾豫微聞之而斌等既爲義康所寵又威權盡在宰相常欲傾移朝廷使神器有歸遂結朋黨伺察省禁若有盡忠奉國不與己同志者必構造愆釁加以罪黜每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內外之難結矣義康欲以斌爲丹陽尹言次啓太祖陳其家貧上覺其旨義康言未卒上曰以爲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又啓太祖曰羊玄保欲還不審以誰爲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卒曰我已用王鴻自十六年秋不復幸東府上以嫌隙既成將致大禍十七年十月乃收劉湛付廷尉伏誅又誅斌及大將軍錄事參軍劉敬文賊曹參軍孔邵秀中兵參軍邢懷明主簿孔胤秀丹陽丞孔文秀司空從事中郎司馬亮烏程令盛曇泰等徙尙書庫部郎何默子餘姚令韓景之永興令顏遠之湛弟黃門侍郎素斌弟給事中溫於廣州王履廢於家胤秀始以書記見任漸預機密文秀邵秀其兄也司馬亮孔氏中表並由胤秀而進懷明曇泰爲義康所遇默子景之遠之劉湛黨也其日勅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以湛等罪釁義康上表遜位曰臣幼荷國寵爵遇踰等陛下推恩睦親以隆棠棣愛忘其鄙寵授遂崇任總內外位兼台輔不能正身率下以肅庶僚暱近失所漸不自覺致令毀譽違實賞罰謬加由臣

才弱任重以及傾撓今雖罪人卽戮王猷載靜養釁貽垢實由於臣鞠躬慄悚
若墜谿壑有何心顏而安斯寵輒解所職待罪私第改授都督江州諸軍事江
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如故出鎮豫章停省十餘日桂陽侯義融新喻侯義宗
秘書監徐湛之往來慰視於省奉辭便下渚上唯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又遣
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征虜司
馬蕭斌昔爲義康所暱劉斌等害其寵譖斥之乃以斌爲諮議參軍領豫章太
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司徒主簿謝綜素爲義康所狎以爲記室參軍左右愛
念者並聽隨從至豫章辭州見許增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諸軍事資奉優
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義康未敗東府聽事前井水忽涌溢野雉江
鷗並飛入所住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曰蓋聞哲王不逆切旨
之諫以博闢爲道人臣不忌殲夷之罰以盡言爲忠是故周昌極諫馮唐面折
孝惠所以克固儲嗣魏倘所以復任雲中彼二臣豈好逆主干時犯顏違色者
哉又爰盎之諫孝文曰淮南王若道遇死則陛下有殺弟之名奈何文帝不用
追悔無及臣草莽微臣竊不自揆敢抱葵藿傾陽之心仰慕周易匪躬之志故
不遠六千里願言命侶謹貢丹愚希垂察納伏惟陛下躬執大象首出萬物王
化咸通三才必理闢大人之路開大道之門搜殊逸于巖穴招奇英於側陋窮
谷無白駒之倡喬岳無遺寶之嗟豈特羅飛翮于垂天網沈鱗於溟海況於彭
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哉一旦黜削遠送南服恩絕于內形隔於
遠躬離明主身放聖世草萊黔首皆爲陛下痛之臣追惟景平元嘉之釁幾於
危殆三公託以興廢之宜密懷不臣之計台輔伺隙於京甸強楚窺窬於上流
或顯逆而陵主有生之所惴恐神祇之所忿忌也賴宗社暨長廟算流遠灑滌
壘埃殲馘醜類氛霧時靖四門載清當爾之時義康豈不預參皇謀均此休否
哉且陛下舊楚形勝非親勿居遂以驃騎之號任以藩夏之重撫政南郢綏民
遏寇播皇宋之澤以洽幽荒陛下之潤被之九有豈直南荊之民沾渥而已焉
遂召之以宰輔又寄之以和味既居三事又牧徐揚所以幽顯齊歡人神同忭
寔不宣陛下授之爲得義康受之爲是也今如何信疑貌之似闕兄弟之恩乎
若有迷謬之愆可責之罪正可數之以善惡導之以義方且廬陵王往事足以
知今此乃陛下前事之殷鑒後乘之覆軌也夫曾子之不殺忠臣之篤譬二告
而猶織仁王之令範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
尙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可以親百姓兄弟安可棄乎臣伏願陛
下上尋往代黜廢之禍下惟近者讒言之釁廬陵王既申冤魂於后土彭城王
亦弭疑愆於宋京豈徒皇代當今之計盡乃良史萬代之美也且謟諛難辨是
非易蹟福始禍先古人所畏故愛身之士自爲己計莫不結舌杜口孰肯冒忌
于主哉臣以頑昧獨獻微管所以勤勤懇懇必訴丹誠者實恐義康年窮命盡
奄忽于南遂令陛下有棄弟之責臣雖微賤竊爲陛下羞之况書言記事史豈
能屈典謨而諱哉脫如臣慮陛下恨之何益揚子雲曰獲福之大莫先於和穆
遘禍之深莫過於內難每服斯言以爲警戒矧今親王室大事豈得韜筆默爾
而已哉臣將恐天下風靡離間是懼遂令宇內遷觀民庶革心欲致康哉實爲
難也陛下徒云惡枝之宜伐豈悟伐柯之傷樹乃往古之所悲當今所宜改也
陛下若蕩以平聽屏此猜情垂訊芻蕘之謀曲察狂瞽之計一發非意之詔遠
訪博古之士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緝穆息宇內之譏絕多言之
路如是則四海之望塞讒說之道消矣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安彭城
王哉若臣所啓違憲於國爲非請卽伏誅以謝陛下雖復分形赴鑊責體烹屍
始願所甘豈不幸甚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會稽長公主於兄弟爲長太祖
至所親敬義康南上後久之上嘗就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稽顙悲不自勝上
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爲陛下所容今特請其生命因慟哭
上流涕舉手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負初寧陵卽封所飲酒賜義康
幷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餘酒今封送車子義康小字也二十二年太子詹
事范曄等謀反事逮義康事在曄傳有司上曰義康昔擅國權恣心凌上結朋
樹黨苞納凶邪釁疊彰著事合明罰特遣陛下仁愛深至敦惜周親封社不削
爵寵無貶四海之心朝野之議咸謂皇德雖厚實撓典刑而義康曾不思此大
造之德自出南服飾情貌外示知懼內實不悛窮好極欲干請無度聖慈含

弘每不忻暫矜釋屢加恩晦已往而陵義行李方啓交通之謀潛資左右以要死士之命崎嶇伺隙不忘窺覦時猶隱忍罰止僕侍狂疾之性永不懲革兇心遂成悖謀仍構遣投羣醜千里相結再議宗社重闚鼎祚賴陛下至誠感神宋曆方永故姦事昭露罪人斯得周公上聖不辭同氣之刑漢文仁明無隱從兄之愿況義康釁深二叔謀過淮南背親反道自棄天地臣等參議請下有司削義康王爵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詔特宥大辟於是免義康及子泉陵侯允女始寧豐城益陽興平四縣主爲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邵爲安成公相領兵防守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前代乃有此我得罪爲宜也二十四年豫章胡誕世前吳平令袁惲等謀反襲殺豫章太守桓隆南昌令諸葛智之聚衆據郡復欲奉戴義康太尉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曰投畀之旨義著雅篇流殛之教事在書典庶人義康負釁深重罪不容戮聖仁不忍屢加遵回宥其大辟賜還近甸斯乃至愛發天超邈終古曾不遏懲甘引而醜首同衆假恃徽幸每形辭色內宣家人外動民聽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胡誕世假竊名號構成凶逆杜漸除微古今所務況禍機驟發庸可忽乎臣等參議宜徙廣州遠郡放之邊表庶有防絕奏可仍以安成公相沈邵爲廣州事未行值邵病卒索虜來寇瓜步天下擾動上慮異志者或奉義康爲亂世祖時鎮彭城累啓宜爲之所太子及尚書左僕射何尚之並以爲言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殺不復得人身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揜殺之時年四十三以侯禮葬安成六子允肱珣昭方曇辯允初封泉陵縣侯食邑七百戶昭方並早夭允等留安成元凶得志遣殺之世祖大明四年義康女玉秀等露板辭曰父凶減無狀孤負天明存荷優養歿蒙加禮明罰羽山未足勑法爲爲微心昧死上訴乞反葬舊塋廉骨鄉壤詔聽幷加資給前廢帝永光元年太宰江夏王義恭表曰臣聞忝祖遠支猶或慮親降稱省序義重令威故廢遺疾終嗣啓方宇阜陵愆屏身逮晚恩藉惟故庶人劉義康昔昧蠢回自貽非命沈魂淪籍垂詠來典運革三朝歲盈三紀天地改朔日月再升陶形賦氣咸蒙更始義康妻息漂歿早違威化衆女孤弱永淪黔首卽情原罪本非己招感事哀榮俯增傷咽敢緣陛下聖化融泰眷澤覃被慈宥羣生仁被泉草實希洗宥還齒帝宗則施及陳荄榮施汚壤臣特憑國私冒以誠表塵觸靈威伏紙悲悸詔曰太宰表如此公緣情遣遠覽以增慨昔淮楚推恩胙流支胤抑法弘親古今成準使以公表付外依旨奉行故泉陵侯允橫罹凶虐可特爲置後太宗泰始四年復絕屬籍還爲庶人

南郡王義宣生而舌短澀於言論元嘉元年年十二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仍拜右將軍鎮石頭七年遷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猶戍石頭八年又改都督南兗兗州刺史當鎮山陽未行明年遷中書監進號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時竟陵羣蠻充斥役刻民散改封南譙王又領石頭戍事十三年出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陵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上流形勝地廣兵彊遺詔諸子次第居之謝晦平後以授彭城王義康義康入相次江夏王義恭又以臨川王義慶宗室令望且臨川武烈王有大功於社稷義慶又居之其後應在義宣上以義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十六年以衡陽王義季代義慶而以義宣代義季爲南徐州刺史都督南徐州軍事征北將軍持節如故加散騎常侍而會稽公主每以爲言上遲回久之二十一年乃以義宣都督荊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車騎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先賜中詔曰師護以在西久比表求還出內左右自是經國常理亦何必其應於一往今欲聽許以汝代之護雖無殊績潔己節用通懷期物不恣羣下此信未易非唯譽著西土朝野以爲美談在彼已有次第爲士庶所安論者乃謂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在欲爲汝耳汝與護年時一輩各有其美物議亦互有少劣若今向事脫一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復當爲護怨非但一誚而已也如此則公私俱損爲不可不先共籌詳此事亦易勉耳無爲使人勤生評論也師護義季小字也義宣至鎮勤自課厲政事修理白皙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畜嬪媵後房千餘尼媪數百男女三十人崇飾綺麗費用殷廣進位司空改侍中領南蠻校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義宣慮寇至欲奔上明及虜退太祖詔之曰

營修民務不須營潤地計也二十年遷司徒中軍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未及就徵值元凶弒立以義宣爲中書監太尉領司徒侍中如故義宣聞之卽時起兵徵聚甲卒傳檄近遠會世祖入討義宣遣參軍徐遺寶率衆三千助爲前鋒世祖卽位以義宣爲中書監都督揚豫二州刺史加羽葆鼓吹給班劍四十人持節侍中如故改封南郡王食邑萬戶進諡義宣所生爲獻太妃封次子宜陽侯愷爲南譙王食邑千戶義宣固辭內任及愷王爵於是改授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丞相如故降愷爲宜陽縣王義宣將佐以下並加賞秩長史張暢事在本傳咨議參軍蔡超事掌書記竝參謀除尚書吏部郎仍爲丞相咨議參軍南郡內史封汝南縣侯食邑千戶司馬竺超民爲黃門侍郎仍除丞相司馬南平內史其餘各有差義宣在鎭十年兵彊財富既首創大義威名著天下凡所求欲無不必從朝廷所下制度意所不同者一不遵承嘗獻世祖酒先自酌飲封送所餘其不識大體如此初臧質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爲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盡禮事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以爲有大才負大功挾震主之威自古鮮有全者宜在人前蚤有處分且萬姓莫不係心於公整衆入朝內外孰不欣戴不爾一旦受禍悔無所及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閨庭無禮與義宣諸女淫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報豫州刺史魯爽兗州刺史徐遺寶使同爽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以義宣補天子幷送天子羽儀遺寶亦勒兵向彭城義宣及質狼狽起兵二月二十六日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使僚佐悉稱名遣傳奉表曰臣聞博陸毗漢猶擬宣后昌國翼燕見猜惠王常謂異姓震主嫌隙易構夏孳淳戚昭晃可期臣雖庸懦少希忠謹值巨逆滔天忘家殉國雖曆算有歸徽績不樹竭誠盡愚實之曲顯而微疑莫監積毀日聞投杼之聲紛紜溢聽諒緣奸臣交亂成是貝錦夫澆俗之季少貞節之臣冰霜競至靡後彫之木並穢處凶世甘榮僞朝皆緩寬之所棄投畀之所取至乃位超昔寵任參大政惡直醜勤妄生邪說疑惑明主離間親戚又南從郡僚勞不足紀橫叨天功以爲己力同弊相扇圖傾宗社臧質去歲忠節勳高古賢魯爽協同大義志契金石此等猜毀必欲禍陷昔汲黯尚存劉安寢志孔父既逝華督縱逆臣雖不武績著艱難復肆讒狡規見誘召宗祀之危綴旒非所臣託體皇基連暉日月王室顚墜咎在微躬敢忘抵鼠之忌甘受犯墉之責輒徵召甲卒分命衆藩使忠勤申憤義夫効力戮此凶醜謝愆闕廷則進不負七廟之靈退無愧二朝之遇臨表感愧辭不自宜上詔荅曰皇帝敬問朕以不天招罹屯難家國阽危剪焉將及所以身先八百誓清冤恥遠憑高算共濟艱難遂登寡闇嗣奉洪祀尊威酬勳實表心事粃政闕職所願匡拯而嘉言蔑聞末德先著勳王之績未終毀冕之圖已及臧質險躁無行見棄人倫以此不識志在問鼎凶意將逞先借附從扇誘撤咸此亂階如使羣逆並濟衆邪競逐將恐膽爲之命未識所止構怨連禍孰知其極公明有不照背本崇姦迷昵讒醜遠謀社稷雖履霜有日讟議糾紛朕以至道無私杜遏疑讒信理推誠暴於遐邇不虞物變難籌醜言遂驗是用悼心失圖忽忘寢食今便親御六師廣命羣牧告靈誓衆直造柴桑轘元惡以謝天下然後警蹕淸江鳴鑾郢路投戈覲袞面稟規勖有宋不造家禍仍纏昔歲事寧方承遺訓冀以虛薄承弭厥艱豈謂曾未期稔復覩斯釁二祖之業將墜于淵仰瞻鴻基但深感慟太傅江夏王義恭又與義宣書曰頃聞之道路云二魯背叛致之有由謂不然之言絕於知者之耳忽見來表將興晉陽之甲驚愕駭惋未嘗所由若主幼臣強政移冢宰或時昏下縱在上畏逼然後賢藩忠構觀難赴機未聞聖主御世百辟順軌稱兵於言興之初扶危於既安之日以此取濟竊爲大弟憂之昔歲二凶構逆四海同奮弟協宣忠孝奉戴明主元功盛德既已昭著皇朝欽嘉又亦優渥丞相位極人臣江左罕授一門兩王舉世希有褒倍推誠彰於見事出納之宜唯意所欲寵升進益方省後命一旦棄之可謂運也吾等荷先帝慈育得及人羣思報後恩昊天罔極竭力盡誠猶懼無補奈何妄聽邪說輕造禍難國靡流言遽歸愆於二叔世無鼂錯仍讎職於七藩棄漢蕃之令範遵齊冏之敗跡往時仲堪假兵靈寶旋害其族孝伯授之劉牢忠誠逝踵皆釁伐之成事當今之殷鑒也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憑特末威並

有儌勳丞乏推遷遂超倫伍藉西楚彊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恐非復池中物魯宗父子世爲國寃太祖方弘遐略故爽等均雍齒之封令據有五州虎兕出於匣是須爲劉淵耳徐遺寶是垣護之婦弟前因護之歸於吾苦求北出不樂遠西近響桓湖陸示遣劉雍其意見可雍是徐沖男適有密信誓倒戈自虜便境以來公私彫弊安以撫之庶可寧靜第復隨而擾亂吾恐邊鄙皆爲禾黍宜遠尋高祖創業艱難近念家國比者禍釁時息兵戈共安社稷實躬謝過誅除險佞追保前勳傳美竹帛昔梁孝悔罪景帝垂恩阜質改過肅宗降澤忠焉之誨聊希往言禍福之機明者是察主上神武英斷羣策如林忠臣發憤虎士投袂雄騎布野舳艫蓋川吾以不才忝權節鉞總督羣帥首戒戎先指晨電舉式清南服所以積行緩期冀弟不遠而悟如其遂爾姦說者天實爲之臨書慨懣不識次第義宣移檄諸州郡加進號位遣參軍劉諶之尹周之等率軍下就臧質雍州刺史朱修之起兵奉順義宣二月十一日率衆十萬發自江津舳艫數百里是日大風船幾覆沒僅得入中夏口以第八子愔爲輔國將軍留鎮江陵遣魯秀朱曇韶萬餘人北誅朱修之秀初至江陵見義宣既出拊膺曰阿兄誤人事乃與癡人共作賊今年敗矣義宣至尋陽與質俱下質爲前鋒至鵲頭聞徐遺寶敗魯爽於小峴授首相視失色世祖使鎮北大將軍沈慶之送爽首示義宣并與書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近聊率輕師指往翦撲軍鋒裁交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義宣質並駭懼上先遣豫州刺史王玄謨舟師頓梁山洲內東西兩岸爲卻月城營柵甚固義宣屢與玄謨書要令降玄謨書報曰頻奉二誨伏對戰駭先在彭泗聞諸將皆云必有今日之事以鄙意量謂無此理去年九月故遣參軍先僧瑗修書表心并密陳入相之計欲使周旦之美復見於今豈意理數難推果至於此昔因幸會蒙國士之顧恩報厚德甘起泉壤豈謂一旦事與願違公崇長姦回自放西服信邪細之說忘大節之重溺流狡之志滅君親之恩狎玩極寵越希非覬祖宗世祀自圖顛覆瞑目行事未有如斯之甚者也乃復枉翬書檄遠示見招此則丹心儆憝未亮於高鑒赤誠幽志虛感於平日環念周回始悟知己之爲難也公但念提

職在昔不忍善教有本徒見徐魯去就未知仗義有人豈不惜哉有臣則欲其忠誘人而導諸逆君子忠恕其如是乎苟不忠恕則擇木之翰有所不集矣夫挑妾者愛其易求妻則敬其難若承命如響將焉用之原毀存與無禮必及竊恐荊郢之士已當潛貳其懷非皇都陋臣秉義不徙公雖心迷迹往猶願勉建良圖抑撫軍忠壯慷慨亮誠有素新亭之勳莫與爲等而妄信姦虛坐相貶謗不亦惑哉幸承人乏夙誠前驅精甲已次近路鎮軍略驛繼發太傅驃騎嗣董元戎乘輿親御六師威靈退振人百其氣慕義如林舟騎雲回赫奕千里輒屬鞬秉銳與執事周旋授命當仁理無所讓夫君道既盡民禮亦絕執筆裁答感慨交懷撫軍柳元景據姑孰爲大統偏帥鄭琨武念戍南浦質遲入梁山去玄謨一里許結營義宣屯蕪湖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質乘風順流攻玄謨西壘冗從僕射胡子友等戰失利棄壘渡就玄謨質又遣將龐法起數千兵從洲外趨南浦仍使自後掩玄謨與琨念相遇法起戰大敗赴水死略盡二十一日義宣至梁山質上出軍東岸攻玄謨玄謨分遣游擊將軍垣護之竟陵太守薛安都等出壘奮擊大敗質軍軍人一時投水護之等因風縱火焚其舟乘風勢猛盛煙燄覆江義宣時屯西岸延火燒營殆盡諸將乘風火之勢縱兵攻之衆一時奔潰義宣與質相失各單舸迸走東人士庶並歸順西人與義宣相隨者船舸猶有百餘女先適臧質子過尋陽入城取女載以西奔至江夏聞巴陵有軍被抄斷回入遲口步向江陵衆散且盡左右唯十許人腳痛不復能行就民僦露車自載無復食緣道求告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外猶自如舊帶甲尚萬餘人義宣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誡使撫慰衆賓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爲後圖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而笑魯秀竺超民等猶爲之爪牙欲收合餘燼更圖一決而義宣惛墊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左右腹心相率奔叛魯秀北走義宣不復自立欲隨秀去乃於內戎服勝囊盛糧帶佩刀攜息慆及所愛妾五人皆著男子服相隨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大懼落馬仍便步地超民送城外更以馬與之超民因還守城義宣冀及秀望諸

將送北入虜既失秀所在未出郭將士逃散盡唯餘愔及五妾兩黃門而已夜還向城入南郡空廨無牀席地至旦遣黃門報超民超民遣故車一乘載送刺姦義宣送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始與五妾俱入獄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公王入座與荊州刺史朱修之書曰義宣反道叛恩自陷極逆大義滅親古今同准無將之誅猶或因殺況醜文悖志宣灼遐邇鋒指絳闕兵纏近郊釁逼憂深臣主旰食賴朝略震明祖宗靈慶罪人斯得七廟弗懸司刑定罰典辟攸在而皇慈逮下愍其愚迷抑法申情屢奏不省人神悚違省心震惕義宣自絕於天理無容受社稷之慮臣子責深便宜專行大戮以紓國難但加諸斧鉞有傷聖仁示以弘恩使自爲所上全天德下一洪憲臨書悲慨不復多云書未達修之至江陵已於獄盡焉時年四十世祖聽還葬義宣子悰愷恢憬惔悏惇慆伯實業悉達法導僧喜慧正慧知明獮虜妙覺寶明凡十八人愷恢悏惇並於江陵墓所賜死悏悉達早卒餘並與義宣俱爲朱脩之所殺蔡超及諸議參軍顏樂之徐壽之等諸同惡並伏誅超濟陽考城人父茂之侍廬陵王義真讀書官至彭城王義康驃騎從事中郎始興太守超少有才學初爲兗州主簿時令百官舉才超與前始寧令同郡江淳之前征南參軍會稽賀道養並爲興安侯義賓所表薦竺超民青州刺史竺夔子也恢字景度既嫡長少而辯慧義宣甚愛重之年十一拜南譙王世子除給事中義宣爲荊州常傳都邑太祖欲令還西乃以爲河東太守加寧朔將軍頃之徵爲黃門侍郎元凶弒立恢爲侍中義宣起義劭收恢及弟愷悏悰憬悏繫于外散騎郎沈煥防守之煥密有歸順意謂恢等曰禍福與諸郎同之願勿憂及臧質自白下上趨廣莫門劭令煥殺恢等煥乃解其桎梏率所領數十人與恢等向廣莫門欲出門者拒之煥曰臧公已至凶人走矣此司空諸郎並能爲諸君得富貴非徒免禍而已勿相留亦值質至因以得出恢至新亭即除侍中俄遷侍中散騎常侍西中郎將湘州刺史義宣犇領湘州轉恢侍中領衛尉晉氏過江不置城門校尉及衛尉官孝武欲重城禁故復置衛尉卿衛尉之置自恢始也轉右衛將軍侍中如故義宣舉兵反恢與兄弟姊妹一時逃亡恢藏江寧民陳銑家有告之者錄付廷尉恢子普藏與恢俱死愷字景穆生而養於宮內寵均皇子十歲封宜陽縣侯仍爲建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遷步兵校尉轉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元凶以愷爲散騎常侍世祖以爲祕書監未拜遷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其年轉五兵尚書進爵爲王義宣反問至愷於尚書寺內著婦人衣乘問訊車投臨汝公孟詡詡於妻室內爲地窟藏之事覺收付廷尉詡伏誅恢封臨武縣侯年十八卒諡曰悼侯悰封湘南縣侯憬封祁陽縣侯徐遺寶字石僑高平金鄉人初以新亭戰功爲輔國將軍衛軍司馬河東太守不之官還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戍湖陸封益陽縣侯食邑二千五百戶義宣既叛遣使以遺寶爲征虜將軍徐州刺史率軍出瓜步遺寶遣長史劉雖之襲彭城寧朔司馬明胤擊破之更遣高平太守王玄楷與雖之復逼彭城時徐州刺史蕭思話未之鎮因詔安北司馬夏侯祖權率五百人馳往助胤既至擊玄楷斬之雖之還湖陸遺寶復遣使人檀休祖應玄楷聞敗亦潰散遺寶棄城奔魯爽爽敗逃東海郡界土人斬送之傳首京邑夏侯祖權譙人也以功封祁陽縣子食邑四百戶大明中爲建武將軍兗州刺史卒官諡曰烈子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寵愛之分雖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爲太息

宋書卷六十八

宋書卷六十八考證

彭城王義康傳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南史令字在扶字上裴子野論稱曰扶育而通鑑從宋書作扶令育恐當以南史爲是

故詩云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又云兄弟雖鬩不廢親也○臣照按兄弟雖鬩二句毛詩無此語蓋左傳富辰引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而釋之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也古人引書舉其大意往往如此

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龍南史作龔

南郡王義宣傳義宣子悰愷恢憬悏悏憚惱○臣承萫按下文稱恢爲嫡長又云劭收恢及弟愷悏悰憬悏繫於外是悰愷皆恢之弟也南史亦云長子恢此傳敘恢于悰愷之後恐誤

宋書卷六十八考證

宋書卷六十九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二十九

劉湛　范曄

劉湛字弘仁南陽涅陽人也祖耽父柳並晉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湛出
繼伯父淡襲封安衆縣五等男少有局力不尚浮華博涉史傳諳前世舊典弱
年便有宰世情常自比管夷吾諸葛亮不為文章不喜談議本州辟主簿不就
除著作佐郎又不拜高祖為太尉行參軍賞遇甚厚高祖領鎮西將軍荊州刺
史以湛為功曹仍補治中別駕從事史復為太尉參軍世子征虜西中郎主簿
父柳亡於江州州府送故甚豐一無所受時論稱之服終除祕書丞出為相國
參軍謝晦王弘並稱其有器幹高祖入受晉命以第四子義康為冠軍將軍豫
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湛為長史梁郡太守義康弱年未親政府州軍事悉委湛
府進號右將軍仍隨府轉義康以本號徙為南豫州湛改領歷陽太守為人剛
嚴用法奸吏犯贓百錢以上皆殺之自下莫不震肅廬陵王義真出為車騎將
軍南豫州刺史湛又為長史太守如故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
義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
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盌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
為異酒既至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景平元年召入拜
尚書吏部郎遷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
刺史嫡母憂去職服闋為侍中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湛為使持節
南蠻校尉領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王弘輔政而王華王曇首任事居中湛自
謂才能不後之不願外出是行也謂為弘等所斥意甚不平常曰二王若非代
邸之舊無以至此可謂遭遇風雲湛負其志氣常慕汲黯崔琰為人故名長子
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琰於江陵病卒湛求自送喪還都義恭亦為
之陳請太祖答義恭曰吾亦得湛啓事為之酸懷乃不欲苟違所請但汝弱年
新涉庶務八州殷曠專斷事重疇諮委仗不可不得其人量算二三未獲便相
順許今答湛啓權停彼葬頃朝臣零落相係寄懷轉寡湛實國器吾乃欲引其
令還直以西夏任重要且停此事耳汝慶賞黜罰豫關失得者必宜悉相委寄
義恭性甚狷隘年又漸長欲專政事每為湛所裁主佐之間嫌隙遂構太祖聞
之密遣使詰讓義恭并使深加諧緝義恭具陳湛無居下之禮又自以年長未
得行意雖奉詔旨頗有怨言上友于素篤欲加酬順乃詔之曰事至於此甚為
可歎當今之才委授已爾宜盡相彌縫取其可取棄其可棄汝疏云泯然無際
如此甚佳彼多猜不可令萬一覺也汝年已長漸更事物且羣情矚望不以幼
昧相期何由故如十歲時動止諮問但當今所專必是小事耳亦恐量此輕重
未必盡得彼之疑怨兼或由此邪先是王華既亡曇首又卒領軍將軍殷景仁
以時賢零落白太祖徵湛八年召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本州大中正與景仁
並被任遇湛常云今世宰相何難此政可當我南陽郡漢世功曹耳明年景仁
轉尚書僕射領選護軍將軍湛代為領軍將軍十二年又領詹事湛與景仁素
款又以其建議徵之甚相感說及俱被時遇猜隙漸生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
間己時彭城王義康專秉朝權而湛昔為上佐遂以舊情委心自結欲因宰相
之力以回主心傾黜景仁獨當時務義康屢構之於太祖其事不行義康僚屬
及湛諸附隸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門者湛黨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
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合門
慚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奸諂無愧如此義康擅勢專朝威傾內外湛愈推崇之
無復人臣之禮上稍不能平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綢繆善論治
道并諳前世故事敘致銓理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
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節驅煽義康陵轢朝廷上意雖內離而
接遇不改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
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還丹陽尹金紫光祿大夫加
散騎常侍詹事如故十七年所生母亡時上與義康形迹既乖釁難將結湛亦
知無復全地及至丁艱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
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十月詔曰劉湛階藉門蔭少叨榮位往佐

歷陽奸誕夙著謝晦之難潛使密告求心即事久宜誅屏朕所以棄罪略瑕庶收後効寵秩優忝踰越倫匹而凶忍忌克剛愎靡厭無君之心觸遇斯發遂乃合黨連羣構扇同異附下蔽上專弄威權薦子樹親互爲表裏邪附者榮曜九族秉理者推陷必至旋觀奸慝爲日已久猶欲弘納遵養冀或悛革自還以來凌縱滋甚悖言慢容罔所顧忌險謀潛計睥睨兩宮豈唯彰暴國都固亦達于四海比年七曜違度震蝕表災侵陽之徵事符幽顯搢紳含憤義夫興歎昔齊魯不綱禍傾邦國昭宣電斷漢祚方延便收付廷尉肅明刑典於獄伏誅時年四十九子黯大將軍從事中郎黯及二弟亮儼並從誅湛弟素黃門侍郎徙廣州湛初被收歎曰便是亂邪仍又曰不言無我應亂殺我自是亂法耳入獄見素曰乃復及汝邪相勸爲惡惡不可爲相勸爲善正見今日如何湛生女輒殺之爲士流所怪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車騎將軍泰少子也母如廁產之額爲塼所傷故以塼爲小字出繼從伯弘之襲封武興縣五等侯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隸書曉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國掾彭城王義康冠軍參軍隨府轉右軍參軍入補尚書外兵郎出爲荊州別駕從事史尋召爲秘書丞父憂去職服終爲征南大將軍檀道濟司馬領新蔡太守道濟北征曄憚行辭以脚疾上不許使由水道統載器仗部伍軍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頃之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爲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挽歌爲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爲一家之作在郡數年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加寧朔將軍兄暠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曄不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中丞劉損所奏太祖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爲始興王濬後軍長史領南下邳太守及濬爲揚州未親政事悉以委曄尋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曄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鬚善彈琵琶能爲新聲上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曄僞若不曉終不肯爲上彈上嘗宴飲歡適謂曄曰我欲歌卿可彈曄乃奉旨上歌既畢曄亦止弦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爲員外散騎侍郎不爲時所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默之爲廣州刺史以贓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效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曄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不爲曄所重無因進說曄外甥謝綜雅爲曄所知熙先嘗經相識乃傾身事綜與之結厚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爲拙行以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屢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曄爲數曄又與戲熙先故爲不敵前後輸曄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文藝熙先素有詞辯盡心事之曄遂相與異常申莫逆之好始以微言動曄曄不回熙先乃極辭譬說曄素有閨庭論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熙先因以此激之曰丈人若謂朝廷相待厚者何故不與丈人婚爲是門戶不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爲之死不亦惑乎曄默然不答其意乃定時曄與沈演之並爲上所知待每被見多同曄若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曄又以此爲怨曄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乖離綜爲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曄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上曰臣歷觀前史二漢故事諸蕃王政以訞詛幸災便正大逆之罰況義康奸心釁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臣竊惑焉且大梗常存將重階亂骨肉之際人所難言臣受恩深重故冒犯披露上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爲義康當之綜父述亦爲義康所遇綜弟約又是義康女夫故太祖使綜隨從南上既爲熙先所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丹陽尹徐湛之素爲義康所愛雖爲舅甥恩過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曄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爲之耳有法略道人先爲義康所供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法靜尼亦出入義康家內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略罷道本姓孫改名

景玄以爲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脉法靜尼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衞殿省嘗有病因法靜尼就熙先乞治爲合湯一劑耀疾即損耀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可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耀許爲內應豫章胡遵世藩之子也與法略甚款亦密相酬和法靜尼南上熙先遣婢採藻隨之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綦奩等物熙先慮事泄酖採藻殺之湛之又謂曄等臧質見與異常歲內當還已報質悉攜門生義故其亦當解人此旨故應得健兒數百質與蕭思話款密當仗要之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思話三州義故衆力亦不減質郡中文武及合諸處僑遲亦當不減千人不憂兵力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略相署置湛之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曄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衞將軍其餘皆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目熙先使弟休先先爲檄文曰夫休否相乘道無恆泰狂狡肆逆明哲是殛故小白有一匡之勳重耳有翼戴之德自景平肇始皇室多故大行皇帝天誕英姿聰明叡哲拔自藩國嗣位統天憂勞萬機垂心庶務是以邦內安逸四海同風而比年以來奸豎亂政刑罰乖淫陰陽違舛致使釁起蕭牆危禍萃集賊臣趙伯符積怨含毒遂縱奸凶肆兵犯蹕禍流儲宰崇樹非類傾墜皇基罪百浞殪過十玄莽開闢以來未聞斯比率土叨心華夷泣血咸懷亡身之誠同思糜軀之報湛之曄與行中領軍蕭思話行護軍將軍臧質行左衞將軍孔熙先建威將軍孔休先忠貫白日誠著幽顯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萬殞莫顧即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雖豺狼即戮王道惟新而普天無主羣萌莫係彭城王體自高祖聖明在躬德格天地勳溢區宇世路威夷勿用南服龍潛鳳棲于茲六稔蒼生饑德億兆渴化豈唯東征有鴟鴞之歌陝西有勿翦之思哉靈祇告徵祥之應讖記表帝者之符上答天心下愜民望正位辰極非王而誰今遣行護軍將軍臧質等齎皇帝璽綬星馳奉迎百官備禮駱驛繼進並命羣帥鎮戍有常若干撓義徒有犯無貸昔年使反湛之奉賜手勑逆誡禍亂預覩斯萌令宣示朝賢共拯危溺無斷謀事失於後機遂使聖躬濫酷大變奄集哀恨崩裂撫心摧哽不知何地可以厝身輒督厲尪頓死而後已熙先以既爲大事宜須義康意旨曄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示同黨曰吾凡人短才生長富貴任情用己有過不聞與物無恆喜怒違實致使小人多怨士類不歸禍敗已成猶不覺悟退加尋省方知自招刻肌刻骨何所復補然至於盡心奉上誠貫幽顯拳拳謹慎惟恐不及乃可恃寵驕盈實不敢故爲欺罔也豈苞藏逆心以招灰滅所以推誠自信不復防護異同率意信心不顧萬物議論遂致讒巧潛構衆惡歸集甲奸險好利負吾事深乙凶愚不齒扇長無賴丙丁趨走小子唯知諂進伺求長短共造虛說致令禍陷骨肉誅戮無辜凡在過釁竟有何徵而刑罰所加同之元惡傷和枉理感徹天地吾雖幽逼日若命在漏刻義慨之士時有音信每知天文人事及外間物情土崩瓦解必在朝夕是爲釁起羣賢濫延國家夙夜憤踊心腹交戰朝之君子及士庶白黑懷義秉理者寧可不識時運之會而坐待橫流邪除君側之惡非唯一代況此等狂亂罪熟終古所無加之翦戮易於摧朽邪可以吾意宣示衆賢若能同心奮發族裂逆黨豈非功均勦業重造宋室乎但兵凶戰危或致侵濫若有一豪犯順誅及九族處分之要委之羣賢皆當謹奉朝廷動止聞啓往日嫌怨一時豁然然後吾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苟安社稷瞑目無恨勉之勉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曄等期以其日爲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上表曰臣與范曄本無素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屢來見就故漸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動險忌富貴情深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譏謗聖時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簡近員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曄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爲臣妄生風塵謂必嫌懼深見勸誘兼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讖緯天文並有徵驗曄尋自來復具陳此幷說臣論議轉惡全身爲難即以啓聞被勑使相酬引究其情狀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臣闇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啓震惶荒情無措詔曰湛之表如此良可駭惋曄素無行檢少負瑕釁但以才藝可施故收其所長頗

加榮爵遂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谿壑不識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
悛革不謂同惡相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曄及朝臣集華
林東閤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並皆款服于時上在延賢堂遣
使問曄曰以卿粗有文翰故相任擢名爵期懷於例非少亦知卿意難厭滿正
是無理怨望驅扇朋黨而已云何乃有異謀曄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遣問
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熙先謀逆並已答款猶尚未死徵據見存何不依實曄
對曰今宗室磐石蕃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
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古人云左手據天下之圖
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臣雖凡下朝廷許其粗有所及以理而察臣不容有此
上復遣問曰熙先近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曄辭窮乃曰熙先苟誣引臣
臣當如何熙先聞曄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范
曄所造及治定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上示以墨迹曄乃具陳本末曰久
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負國罪重分甘誅戮其夜上使
尚書僕射何尚之視之問曰卿事何得至此曄曰君謂是何尚之曰卿自應解
曄曰外人傳庾尚書見憎計與之無惡謀逆之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
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冤弟就死之後猶望君
照此心也明日仗士送曄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爲湛之所發熙
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上奇其才遣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
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
作散騎郎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恃意氣之
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爲姦謀干犯國憲鎣膾脯醢無補尤
戾陛下大明含弘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逮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
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纓之臣懷璧投書之士其行至賤其過至微
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軀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勳秦楚囚雖身陷禍逆名節
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之遺風但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
汲方當身膏鈇鉞詒誡方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無遠然區區丹抱不負夙心

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群書心解數術智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攬
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略陳所知條牒如故別狀願且勿遺棄存之
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所陳並天文占候讖上有
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曄在獄與綜及熙先異處乃稱疾求移考堂欲近綜
等見聽與綜等果得隔壁遙問綜曰始被收時疑誰所告綜云不知曄曰乃是
徐童童徐湛之小名仙童也在獄爲詩曰禍福本無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
期誰能延一息在生已可知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
上寧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行復即曄本意謂
入獄便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因戲之曰外傳詹事或
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當前共疇事時無不攘袂瞋目及在
西池射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爲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令今時
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曄謂衛獄將曰惜哉薶如此人將曰不忠
之人亦何足惜曄曰大將言是也將出市曄最在前於獄門顧謂綜曰今日次
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爲先在道語笑初無暫止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
勢不復久曄既食又苦勸綜綜曰此異病篤何事彊飯曄家人悉至市監刑職
司問須相見不曄問綜曰家人以來幸得相見將不暫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
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曄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亦殊
勝不見吾意故欲相見於是呼前曄妻先下撫其子回罵曄曰君不爲百歲阿
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曄乾笑云罪至而已曄所
生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擊曄
頸及頰曄顏色不怍妻云罪人阿家莫念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綜曰舅
殊不同夏侯色曄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
不來勝人多也曄轉醉子藹亦醉取地土及果皮以擲曄呼曄爲別駕數十聲
曄問曰汝恚我邪藹曰今日何緣復恚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曄常謂死者
神滅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云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
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

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曄及子藹遍叔蕤孔熙先及弟休先景先思先熙先子桂甫桂甫子白民謝綜及弟約仲承祖許耀諸所連及並伏誅曄時年四十八曄兄弟子父已亡者及謝綜弟緯徙廣州藹子魯連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得遠徙世祖即位得還曄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之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唯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多忌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詹唐黏濕比沈演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曄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任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自爾以來轉為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思便憒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於胸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為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恆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曄自序並實故存之藹幼而整潔衣服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曄少時兄晏常云此兒進利終破門戶終如晏言

史臣曰古之人云利令智昏甚矣利害之相傾劉湛識用才能實苞經國之略豈不知移弟為臣則君臣之道用變兄成主則兄弟之義殊乎而義康數懷奸計苟相崇說與夫推長戟而犯魏闕亦何以異哉

宋書卷六十九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范曄傳曄在道語笑初無暫止○暫止南史作慙恥

推考幷至者亦當未已也○推一本作排

宋書卷六十九考證

宋書卷七十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

袁淑

袁淑字陽源陳郡陽夏人丹陽尹豹少子也少有風氣年數歲伯湛謂家人曰此非凡兒至十餘歲爲姑夫王弘所賞不爲章句之學而博涉多通好屬文辭采遒豔縱横有才辯本州命主簿著作佐郎太子舍人並不就彭城王義康命爲軍司祭酒義康不好文學雖外相禮接意好甚疎劉湛淑從母兄也欲其附己而淑不以爲意由是大相乖失以久疾免官補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遷太子洗馬以脚疾不拜衛軍臨川王義慶雅好文章請爲諮議參軍頃之遷司徒左西屬出爲宣城太守入補中書侍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遷尚書吏部郎其秋大舉北伐淑侍坐從容曰今當鳴鑾中岳席卷趙魏檢玉岱宗今其時也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一篇太祖笑曰盛德之事我何足以當之出爲始興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淑始到府濬引見謂曰不意舅遂垂屈佐淑答曰朝廷遣下官本以光公府望還爲御史中丞時索虜南侵遂至瓜步太祖使百官議防禦之術淑上議曰臣聞函車之獸離山必斃絶波之鱗宕流則枯羯寇遺醜趨致畿甸蟻萃螽集聞已崩殪天險嚴曠地限深遐故全魏戢其圖威晉輟其饑情屈力殫氣挫勇竭諒不虞於來臨本無怵於能濟矣乃者燮定攜遠阻違授律由將有乖拙故士少鬭志圍潰之衆匪寇傾淪攻制之師空自班散濟西勁騎急戰賦旅淮上訓卒簡備靡旗是由綏整寡衷戎昭多昧遂使栫豁入患泉伊來擾紛殄姬風泯毒禹績膳書有渭陰之追鋒烽均咸陽之警然而切揣虛實伏匿先彰校索伎能譎詭既顯綿地千里彌行阻深表裏躓硋後先介逼捨陵衍之習競湍沙之利今虹見萍生土膏泉動津陸陌從疫瘑洊興芻藁已單米粟莫係水寓衿帶進必傾竇河隘扁固退亦墮誠所謂栖鳥於烈火之上養魚於叢棘之中或謂損緩江右寬緒淮內竊謂拯擁閭城蓄史爲允棄遠涼土前言稱非限此要荒猶弗委劃況聯被京國咫尺神甸數州摧掃列邑殲殘山淵反覆草木塗地今丘賦千乘井竿萬集肩摩倍於長安締袂百於臨淄什一而籍實慊垠顧履畝以稅既協農和戶競戰心人含銳志咸欲贏糧請奮釋緯乘城謂宜懸金鑄印要壯果之士重幣甘辭招摧決之將舉薦板築之下抽登臺皂之間賞之以焚書報之以相爵俄而昭才賢闕異能閑王戎貪而無謀肆而不整迷乎向背之次謬於合散之宜犯軍志之極害觸兵家之甚諱威蓄憤矣僉策戰矣稱願影從謠言絡命宜選敢悍數千騖行潛掩偃旗裹甲鉗馬銜枚檜稽而起晨壓未陣旌譟亂舉火鼓四臨使景不暇移塵不及起無不禽殲獸聾冰解霧散掃洗哨類漂國浮山如有決罕漏網逸竄逗亢命淮汝戈船遏其還逕兗部勁卒梗其歸塗必翦元雄懸首麾下乃將隻輪不反戰轄無旋矣於是信臣騰威武士繕力提組接陰轡析聯嚮若其偽遁羸張出沒無際楚言漢旆顯默如神固已日月蔽虧川谷蕩貿負塞殘孽阻山燼黨收險竊命憑城借土則當因威席卷乘機芟剿泗汴秀士星流電燭徐阜嚴兵雨湊雲集壓亂桑溪之北搖瀆瀚海以南絕其心根勿使能植銜索之枯幾何不蠹是由涸澤而漁焚林而狩若凌風之傳輕擇杲日之拂浮霜既而尉洽荷掠之餘望帛網悲之鬼然後天行樞運猋舉煙外青蓋西巡翠華東幸經啓州野滌一軫策俾高闕再勒燕然復銘方乃奠山沉河創禮輯策闡燿炎昊之遺則貫軼商夏之舊文今衆賈拳勇而將術疎怯意者稔泰日積承平歲久邑無驚赴之急家緩餽戰之勤閱訓之禮簡參屬之飾且亦薦採之法庸未戢歟若乃邦造里選擢論深切躬擐盡幽斬帶尋遠設有沉明能照後偉自宜鍼感泉雨流通金石氣懾飛貢知窮苴起審邪正順逆之數達昏明益損之宜能睽合民心愚數物性登丹墀而敷策躡青蒲而揚謀上說辰鑒下弭素言足以安民紓國救災恤患則宜拔過寵貴之上褒升戚舊之右別其旂章榮其班祿出得專譽使不稟命降席折節同廣武之請設壇致禮均淮陰之授必有要盟之功竊符之捷夷裔暴狠內外侮棄始附之衆分莜無序蠱以威利勢必攜離首順之徒靡然自及今沫緈故典據土纓綏羈焉幽播折首凶狡是猶眇者願明痿之思步動商謠會功終易感封晉在於譽峴全鄭實嗇夏

謀多縱反間汨惑心耳發險易之前抵與喪之術衡其猜伏拂其嫌嗜汨以連率之貴餌以析壤之資罄筆端之用展辭鋒之鋭振辯則堅圍可解馳羽而嚴邑易傾必府爲土崩枝幹瓦裂故燕樂相悔項苑交疑矣或乃言約功深事邇應廣齊團反駕趙養還君蠹輿誦之道畢能事之效臣幸得出內層禁游心明代澤與身豢恩隨年行無以逢迎昌運潤飾鴻法今塗有遺鏃疊未息蜂敢思涼識少酬閎施但坐幕既乏昭文免胄不能致果竊觀都護之邊論屬國之兵謀終晁之抗辭杜耿之言事咸云及經之棘猶闕上笨燭郭之檄裁收下策自恥懦木智不綜微敢露昧見無會昭採淑書爲誇誕每爲時人所嘲始與王濬嘗送錢三萬餉淑一宿復遣追取謂使人謬誤欲以戲淑淑與濬書曰袁司直之視館敢寓書於上國之宮尹日者猥枉泉賦降委弊邑弊邑敬事是邇無或違貳懼非郊贈之禮覲饗之賓不虞君王惠之於是也是有懵焉弗圖旦夕發咫尺之記籍左右而請以爲胥授失旨爰速先幣曾是附庸臣委末學孤聞者如之何勿疑且亦聞之前志曰七年之中一與一奪義士猶或非之況密邇旬次何其裒益之亟也藉恐二三諸侯有以觀大國之政是用敢布心腹弊室弱生砥節清廉好是潔直以不邪之故而貧聞天下寧有昧夫嗟金者哉不腆供賦東馬先璧以俟命唯執事所以圖之還太子左衞率元凶將爲弒逆其夜淑在直二更許呼淑及蕭斌等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省內無過不能受枉明旦便當行大事望相與勠力淑及斌並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劭怒變色左右皆動斌懼乃曰臣昔忝伏事常思効節況憂迫如此輒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真有是邪殿下幼時嘗患風或是疾動耳劭愈怒因問曰事當克不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既克之後爲天地之所不容大禍亦旋至耳願急息之劭左右引淑等袴褶又就主衣取錦截三尺爲一段又中破分斌淑及左右使以縛袴淑出還省繞牀行至四更乃寢劭將出已與蕭斌同載呼淑甚急淑眠終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催之相續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劭因命左右與手刃見殺於奉化門外時年四十六劭即位追贈太常賜賻甚厚世祖即位使顏延之爲詔曰夫輕道重義亟聞其教世弊國危希遇其人自非達義之至識正之深者孰能抗心衛主遺身固節者哉故太子左衞率淑文辯優洽秉尚貞慤當要逼之切意色不橈厲辭道逆氣震凶黨虐刃交至取斃不移古之懷忠隕難未云出其右者興言嗟悼無廢乎心宜在加禮永旌宋有臣焉可贈侍中太尉謚曰忠憲公又詔曰袁淑以身殉義忠烈邈古遺孤在疚特所矜懷可厚加賜卹以慰存亡淑及徐湛之江湛王僧綽卜天與四家於是長給稟祿文集傳於世子覬敳稜凝摽敳世宗步兵校尉凝太宗世御史中丞出爲晉陵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淑諸子並早卒

史臣曰天長地久人道則異於斯蕣華朝露未足以言也其間夭遽曾何足云宜任心去留不以存沒嬰心徒以靈化悠遠生不再來難天行路嶮而未之斯遇謂七尺常存百年可保也所以據洪圖而輕天下悋寸陰而敗尺璧若乃義重乎生空炳前誥投軀殉主世罕其人若無陽源之節丹青何貴焉爾

宋書卷七十

宋書卷七十考證

袁淑傳檜稽而起晨壓未陣○袁淑本集檜作會 臣承蕃按字書檜計也會稽之地亦以會諸侯之計得名應從本集

然後天行樞運淼羣姬外○外南史作升袁淑本集亦作升

太宗初與四方同反兵敗歸降以補劉湛冠軍府主簿○劉湛于太祖元嘉十七年被誅太宗時安得爲冠軍將軍湛字譌

宋書卷七十考證

宋書卷七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一

徐湛之　江湛　王僧綽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郯人，司徒羨之兄孫，吳郡太守佩之弟子也。祖欽之，秘書監。父逵之，尚高祖長女會稽公主，爲振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高祖諸子並幼，以逵之姻戚，將大任之，欲先令立功。及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克，當即授荊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陣見害。追贈中書侍郎。湛之幼孤，爲高祖所愛，常與江夏王義恭寢食不離於側。永初三年，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早罹辛苦。外孫湛之，特所鍾愛，且致節之胤，情實兼常。可封枝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年數歲，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及長，頗涉大義，善自位待。事祖母及母，並以孝謹聞。元嘉二年，除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六年，東宮始建，起家補太子洗馬，轉國子博士，遷奮威將軍、南彭城沛二郡太守，徙黃門侍郎。祖母年老，辭以朝直，不拜。復授二郡，加輔國將軍，遷秘書監，領右軍將軍，轉侍中，加驍騎將軍。復爲秘書監，加散騎常侍，驍騎如故。會稽公主身居長嫡，爲太祖所禮，家事大小，必咨而後行。西征謝晦，使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忽有不得意，輒號哭，上甚憚之。初，高祖微時，貧陋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若有驕奢不節者，可以此衣示之。」湛之爲大將軍彭城王義宣所愛，與劉湛等頗相附協。及劉湛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辟。湛之憂懼無計，以告公主。公主即日入宮，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高祖納衣，擲地以示上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爲汝父作此納衣。今日有一頓飽食，便欲殘害我兒子！」上亦號哭，湛之由此得全也。遷中護軍，未拜，又遷太子詹事，尋加侍中。湛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伎樂之妙，冠絕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雨日，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爲言。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也，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各奢豪，與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爲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勗官至侍中，追謚荒公。靈休善彈棋，官至秘書監。湛之遷冠軍將軍、丹陽尹，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以公主憂不拜。過葬，復授前職。湛之表啓固辭，又詣廷尉受罪，上詔獄官勿得受，然後就命。固辭常侍，許之。二十二年，范曄等謀逆，湛之始與之同，後發其事，所陳多不盡，爲曄等款辭所連，乃詣廷尉歸罪，上慰遣令還郡。湛之上表曰：

「臣與范曄、孔熙先等連結謀逆，法靜尼宣分往還，與大將軍臣義康共相脣齒，備於鞫對。伏尋仲承祖始達熙先等意，便極言姦狀，而臣兒女近情，不識大體，上聞之初，不務指斥，紙翰所載，尤復漫略者，實以凶計既表，逆事歸露，又仰緣聖慈不欲窮盡，故言勢依違，未敢縷陳，情旨無隱，已昭天鑒。及羣凶收禽，各有所列，曄等口辭，多見誣謗，承祖醜言，紛紜特甚，乃云臣與義康宿有密契，在省之言，期以爲定，潛通姦意，報示天文。末云熙先豫指必同，以誑於曄，或以智勇見稱，或以愚懦爲目。既美其信懷可覆，復驗其動止必啓，凡諸詭妄，還自違伐，多舉事端，不究源統，竇傳之信，無有主名，所徵之人，又已死沒，首尾乖互，自爲矛楯。即臣誘引之辭，以爲始謀之證，銜臣糾告，並見怨咎，縱肆狂言，必見禍陷。伏自探省，亦復有由。昔義康南出之始，敕臣入相伴慰，晨夕覲對，經踰旬日，逆圖成謀，雖無顯然，懟容異意，頗形言旨，遣臣利刃，期以際會。臣苦相諫譬，深加拒塞，以爲怨憤所至，不足爲慮，便以關啓，懼成虛妄，思量反覆，實經愚心，非爲納受，曲相蔽匿。又令申情范曄，釋中間之憾，致懷蕭思話，恨婚意未申，謂此僥幸，亦不宣達。陛下敦惜天倫，彰於四海，藩禁優簡，親理咸通。又昔蒙眷顧，不容自絕，音翰信命，時相往來，或言少意多，旨深文淺，辭色之間，往往難測。臣每懼異聞，皆略而不答，惟心無邪，恃故不稍以自嫌，懍懍丹實，具如此啓。至於法靜所傳，及熙先等謀，知實不早，見關之日，便即以聞。雖晨光幽燭，曲昭窮款，裁以正義，無所逃刑，束骸北闕，請罪司寇，乾施含宥，未加治考，中旨頻降，制使還往，仰荷恩私，哀懼失守。臣殃積罪深，丁罹酷罰，久應屏棄，永謝人理，況奸謀所染，忠孝頓闕，智防愚

遂關於禍萌士類未明其心羣庶謂之同惡朝野側目衆議沸騰專信讎隙之辭不復稍相申體臣雖駑下情非木石豈不知醜點難嬰伏劍爲易而靦然視息忍此餘生實非苟吝微命假延漏刻誠以負戾灰滅貽惡方來貪及視息少自披訴冀幽誠丹款儻或昭然雖復身膏草土九泉無恨顯居官次垢穢朝班厚顏何地可以自處乞蒙罷放伏待鈇鑕上優詔不許二十四年服闋轉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出爲前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善於爲政威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湛之更加修整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盛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適一時之盛也時有沙門釋惠休善屬文辭采綺豔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史二十六年復入爲丹楊尹領太子詹事將軍如故二十七年索虜至瓜步湛之領兵置佐與皇太子分守石頭二十八年春魯爽兄弟率部曲歸順爽等魯軌子也湛之以爲廟筭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屛居田里不許轉尙書僕射領護軍將軍時尙書令何尙之以湛之國戚任遇隆重欲以朝政推之凡諸辭訴一不料省湛之亦以職官記及令文尙書令敷奏出內事無不總令缺則僕射總任又以事歸尙之互相推委御史中丞袁淑並奏免官詔曰令僕治務所寄不共求體當而互相推委糾之是也然故事殘舛所以致茲疑執特無所問時詳正之乃使湛之與尙之並受辭訴尙之雖爲令而朝事悉歸湛之初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曄等後又有江湛何瑀之曄誅炳之免演之瑀之並卒至是江湛爲吏部尙書與湛之並居權要世謂之江徐焉上每有疾湛之輒入侍醫藥二凶巫蠱事發上欲廢劭賜濬死而世祖不見寵故累出外蕃不得停京輦南平王鑠建平王宏並爲上所愛而鑠妃卽湛妹勸上立之元嘉末徵鑠自壽陽入朝既至又失旨欲立宏嫌其非次是以議久不決與湛之屛人共言論或連日累夕每夜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劭入弑之旦其夕上與湛之屛人語至曉猶未滅燭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見害時年四十四世祖卽位追贈司空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諡曰忠烈公又詔曰徐湛之江湛王僧綽門戶荼酷遺孤流寓言念既往感痛兼深可令歸居本宅厚加恤賜於是三家長給廩三子韋之謙之爲元凶所殺恆之嗣侯尙太祖第十五女南陽公主蚤卒無子韋之子孝嗣紹封齊受禪國除

江湛字徽淵濟陽考城人湘州刺史夷子也居喪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棊鼓琴兼明算術初爲著作佐郎遷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南譙王義宣左軍功曹復爲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司空檀道濟爲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欲引與日夕湛固求外出乃以爲武陵內史還爲司徒從事中郎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隨王誕爲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以湛爲長史南東海太守政事委之元嘉二十五年徵爲侍中任以機密領本州大中正遷左衞將軍時改選學職以太尉江夏王義恭領國子祭酒湛及侍中何攸之領博士二十七年轉吏部尙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無所受無兼衣餘食嘗爲上所召値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湛良久曰可與飮在選職頗有刻覈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謁論者以此稱焉上大舉北伐舉朝爲不可唯湛贊成之索虜至瓜步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出江上以湛兼領軍軍事處分一以委焉虜遣使求婚上召太子劭以下集議衆並謂宜許湛曰戎狄無信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三王在阨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劭使班劍及左右推之殆將側倒劭又謂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江湛但不異耳劭後燕集未嘗命湛常謂上曰江湛佞人不宜親也上乃爲劭長子偉之娉湛第三女欲以和之上將廢劭使湛具詔草劭之入弑也湛直上省聞叫譟之聲乃匿傍小屋中劭遣收之舍吏紿云不在此兵士卽殺舍吏乃得湛之湛之據窗受害意色不撓時年四十六湛五子恁恕懋憼法壽皆見殺初湛家數見怪異未敗少日所眠牀忽有數升血世祖卽位追贈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本官如故諡曰忠簡公長子恁尙太祖第九女淮陽長公主爲著作佐郎

王僧綽琅邪臨沂人左光祿大夫曇首子也幼有大成之度弱年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理思練悉朝典年十三太祖引見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

襲封豫章縣侯尙太祖長女東陽獻公主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轉始興王文學祕書丞司徒左長史太子中庶子元嘉二十六年徙尙書吏部郎參掌大選究識流品諳悉人物拔才舉能咸得其分二十八年遷侍中任以機密僧綽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曇首與王華並爲太祖所任華子嗣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僧綽書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超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者嗣之封也及爲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興王濬嘗問其年僧綽自嫌蚤達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元嘉末太祖頗以後事爲念以其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乃求吳郡及廣州上並不許會二凶巫蠱事泄上獨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上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欲立南平王鑠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卽湛之女鑠妃卽湛妹太祖謂僧綽曰諸人各爲身計便無與國家同憂者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殷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同侍坐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大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在尙書上省聞變歎曰不用僧綽言以至於此劭既立轉爲吏部尙書委以事任在二凶傳頃之劭料檢太祖巾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時年三十一因此陷北第諸王侯以爲僧綽有異志并殺僧綽門客太學博士賈匪之奉朝請司馬文穎建平國常侍司馬仲秀等世祖卽位追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愍侯初太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晧流徙其家江左初爲周顗蘇峻宅其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臧燾亦頻遇喪禍故世稱爲凶地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子儉嗣昇明末爲齊國尙書右僕射

史臣曰甚矣宋氏之家難也雖釁所鍾親地兼極雖復傾天滅道迹非嫌路而災隙內兆邪蠱外興天性既離愛敬同盡探雀鷇熊非無前釁猜防之道有未足乎世祖弱年輕躁夙無朝寵累任邊外未嘗居中當璧之重將由愛立臣主回疑事無蚤斷若使守器以長命不待賢則窒禍自銷危機可免聖哲之訓豈欺我哉昔山濤擧羊祜爲太子太傅蓋欲以後事委之而羊公短世僧綽綢繆主心將任以國重而宮車晏駕二臣並以道德謙沖名高兩代胙未中年功謝成日惜矣哉

宋書卷七十一

宋書卷七十一考證

徐湛之傳父逵之尙高祖長女會稽公主○逵之胡藩傳及南史諸傳並作達之

詔曰永興公主一門嫡長○臣承蓄按上文稱會稽公主臧皇后傳及諸王傳皆稱會稽宣公主此詔獨稱永興公主豈先封永興而後乃改封會稽歟

及長頗涉大義耆自位待○位待監本作特持今從南史改正

門生十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十南本作千

王僧綽傳從兄微清介士也○臣承蓄按僧綽伯父孺之子名微與僧綽爲從昆弟無名徵者微嘗舉吏部郎不就卒贈祕書監有生自華宗身安隱素之詔此云清介士當即其人微字疑即徵字之訛

宋書卷七十一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妤生明帝楊脩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沖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荀美人生桂陽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以鑠為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頴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又毀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肉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據小索偽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大索勢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宣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逼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荊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兗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兗土彫荒罷南兗併南徐州當別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鑠既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元凶弒立以為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巡行撫勞劭還立南兗以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劭迎蔣侯神於宮內疏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為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初封南安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廢帝景和末召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迫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諡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諡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為南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戶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高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內世祖先書以

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世祖事平以爲尚書左僕射使
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爲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
門爲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
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
主共則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神臨垂精思治
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
官而出滯賞撤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權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已海內
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
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置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懼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習且戎衞之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
素加或以祿薄帶帖或寵由權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祿至於邊城舉
燧羽驛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
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隸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
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
領護二軍爲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
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畜銳觀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千
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蕃効爭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
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
追懼乖謬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號衞將軍中書
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加散騎常侍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中書監
如故給班劍三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臨靈自爲墓誌銘并序與東揚
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
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
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壞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
戚亹以周旋乖拆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益諸弟國各千戶

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益子景素少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年爲寧朔將軍
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豫二州
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
左衞率加給事中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
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
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徵爲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
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南兗兗徐青冀六州諸軍事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桂陽
王休範爲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廷爲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鎭北
將軍齊王爲南兗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爲長建安王
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
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內外皆謂景素宜當神
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太宗舊隸貪幼少以久
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失
景素旨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
齊王及衞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爲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
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季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
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爲自
防之計與司馬廬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瀰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
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毋丘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
等爲爪牙季穆薦從弟豫之爲參軍景素遣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
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
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
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
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
之未欲怱怱舉動運長密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勸爲異計景素知爲運長
所遣卽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垣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

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擧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黃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幷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爲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府城齊王知黃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祗祖沈顒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濔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既至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鬭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爲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荊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爲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顒先衆叛走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爲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濔蔡履徙梁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値赦得免景素既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䁖第三子怙爲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寓並上書訟景素之寃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臣聞曾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蟻雲梯於荊臺之下宋人嬰之夷叔爲衛軍隊難於晉公子殭之季牧北逝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書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三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饞諂蛆蟲其中榜隊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絶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獻毁奏樂羊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擧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傷骨髓氣凝霜霰今瑸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尙宥死冤必申臣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爲暴也秦仁獲麑知其可爲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尙不棄先君豈背今君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蘧盧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蘭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己以厚天下之士尙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覩戚圖相菹膾乎其可明三也臣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縏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躬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脩身潔行言無近雜內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繁第宅無改荊州高齋刻檻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宅營私不耽內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鐘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王恭己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荊州也時獻太妃初甍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爲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爲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爲子不奉親之窀穸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爲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內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毁正搊弦爲鉤張一作百行坐歎嘻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辠流謗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遵懸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斥滿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覲京邑蹟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煥實爲銓擇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倂張敵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

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歷禍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戮公卿如蹈虎尾衆人僉僉莫不注仰於王廂閣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黃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與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徵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坦祇祖因民情驚蕩揚聲北奔給辭惑衆騁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說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爲信然收率疲羸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勢翻爲逆勳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擾亂始乃嬀兵餝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吾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絕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爲憂乎自非深忠遠概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匡救昏難放殛姦盜非宅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殆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爲有辜邪爲無辜邪若其無辜何故爲戮若其有辜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于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驟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命亦追王凌之冤而紹其孫爲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彥雲齊之賊而晉讎也適遂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鍼蕩嫌怨清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樂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執振逸世之奇舉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棄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悟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爲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苗裔萬世之後其能無污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爲來胤垂範之如此儻能降明詔褒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冥魂賜以王禮反葬則民之從義猶若回風之卷草也臣聞鶴鳴皋垤則降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鬱冥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橫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內不負心庶將來知王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塋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七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爲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郡昶爲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爲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又出爲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昶輕訬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云昶當有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羣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既至昶即聚衆起兵統內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遺都二妾各生一子時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懷遠爲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爲晉熙王燮襲爵食邑二千戶太宗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讓子猴猨負孫毒性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

道無替而遺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閒乃至休否莫關寒温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違忤勤致譴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郗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夭盛年又謝氏食則曹珍衣則文麗奉己之餘播罪羣下而諸孫纊不溫體食不充饑付於姆妳之手縱以任罪之路遇其所生棄若糞土纏纏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臧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脩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羸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爲胤欲以毗整一門爲公繼紹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爲難患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絕蕃秩先是改謝氏爲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燮年四歲以爲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黃門郎王奐爲長史總府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昶所生謝氏爲晉熙國太妃四年又進燮鎭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卽位徵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爲燮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爲左衞將軍與燮俱下會荆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燮鎭尋陽之盆城據中流爲內外形援攸之平燮還京邑齊王爲南徐州燮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立爲建安王食邑二千戶孝建三年爲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尋都督南兖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兖州刺史大明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爲湘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爲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爲猪王號休仁爲殺王休祐爲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爲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爲坑穽實之以泥水倮太宗內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爲歡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衞將軍劉道隆道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矇妾孕臨月迎入後宮冀其生男欲立爲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倮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曰卽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卽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廬陵敬猷兄弟爲廢帝所害猶未殯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開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爲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劍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劍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總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蕭侯神結爲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蕭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戶固辭乃受千戶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戶不受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賞其權譎之力泰始初四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

隆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
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劍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
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慮諸弟
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
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害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休
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
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
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輿出端
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實有偏介劉休仁地屬
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禮宣政道而自處相任
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
內外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為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詰譏辨聚事
原休仁慚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
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有司奏曰臣聞明
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跳出糴過來言之
罰克入致勤讙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明寔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
屬居戚近早延恩睦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廣湖
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効屬承泰運竊附成勳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
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勳怙貴自謂應總朝權遂
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刺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陝荊毒
流西夏編戶嗟散列邑凋虛聖澤舍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衍迹辭意既
密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為己
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膝之閒必論朝政遂無日
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惑警於計數說休祐使
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怨懼內
協禍心既得釁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為姦謀潛伺機隙圖造釁孽規肆凶狡

休仁致殞倉卒實雖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妻邢不能追慚子惡上感曲恩更懷
不逞巫蠱咒詛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為甚殛肆朝市庶
申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
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
休仁為庶人絕其屬籍晃息悉徙遠郡休祐衍謀始露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
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
追傷可特為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戶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爵伯猷先紹江
夏國令還本賜爵鄉侯上既殺休仁慮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
仁致殞卿未具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容昔漢
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宅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況休祐吞噬聚斂為西數州之
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
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
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冀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
之任便徽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為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有知解兼為宰
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為吾所
親必應知吾意又云休仁言對能為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必同宿
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為一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
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心信之初不措疑離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聞者
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
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懊惋心神萎執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
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為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
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既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
仁既無舉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閒休祐貪愚為天下所疾致殞
之本為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咸益相親信休祐平生狠抗無賴
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為設方便
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召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既

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
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吾
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
値府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及在房內見諸妓妾恆語我云不知
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鬼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已三晡
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
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
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
醫上省送供御高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敗今日了左右
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僶俛噬之裁進
一合許妄生嫌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閤太妃自休祐死後每吾詔
必先至楊太妃閤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國與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
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
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與宿衞將帥經習狎共
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
者積日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衞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相撫勞爾時吾
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晷度道人
及勞彥遠屢求啓鬪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與休仁
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恆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
仁南討為都統既有勳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
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
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兄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
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慟特深千念不能已已舉言
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粗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
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
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

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
如與諸侯共說懽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
吳興太守沖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脈說之遂通
好事泄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
刺史不之職廢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第伯猷初出
繼江夏愍王伯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戶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楊縣後
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為逆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
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伯猷年十一

晉平刺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戶大
明元年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
虜將軍四年還為祕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戶遷侍中又遷左中郎將都官
尚書又為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
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為使持節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
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荊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雍湘五州江
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
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
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持節常侍
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休祐素無
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荊州裒刻所
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
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
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為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
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
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
棋上召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為下之義積不能平且

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
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時從在黃麾內左右從者並在
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淸道休祐人從番分散
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
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毆拉殺之
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
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絕去車腳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
侍中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江陵其日
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驚與直閣夏文秀馬相蹹文秀
墮地驃騎失鞚馬驚觸松樹墮地落磵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
追免休祐爲庶人長子仕耆早卒次子宣翊爲世子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
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爲寧朔
將軍彭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被廢還本次宣
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並徙晉平郡太宗
尋病見休祐爲祟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
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二千戶三
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沖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篤封東平王食邑二千
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七皇子子嗣爲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
年還本國絕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爲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其年追改休倩
爲臨慶王以臨賀郡爲臨慶國立第八皇子躋爲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
後明年還本國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
追加封諡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巴陵王食邑二千戶大
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
故四年出爲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郡增邑千戶明
年徵爲散騎常侍左右郞將吳興太守復徵爲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
光元年遷左衞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衞尉未拜復爲左
衞將軍常侍衞尉如故又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
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吳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
常侍進號衞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闕　二郡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
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
故增邑二千戶受三百戶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
賄賂時內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
異並不知沈居喪書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姦私降號鎮
西將軍又進衞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
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
汝敢行此耶使其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爲監行雍州刺史
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戶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
六年荊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
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
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
王休仁見疑京邑譌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內甚憂懼會被
徵代休祐爲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
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
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荊楚以距朝廷休若僞許之敬先既出執錄馳使白太
宗敬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
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遷休
若爲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與四郡諸軍事車騎
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

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間一左右當為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彷彿且帖肆間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韶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已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恆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閒高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輩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閒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橫為輩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怨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奇意吾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為賊罪應萬死休若至西大信遏之乃潛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奉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誚於內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狠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荀太妃令知廬江王褘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剌以獷暴摧軀巴哀由和良殞體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二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南平穆王鑠傳賊多作蝦蟆車以塡塹肉薄攻城○肉薄義見前監本訛因薄南史訛內薄今改正

建平宣簡王宏傳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楹一本作檻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顏延之

顏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祿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護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為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初中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勖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羋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羨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疏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錄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祿勳車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閑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今刪其繁辭存其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內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畜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蓋以網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響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內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沖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己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

若乃聞實之爲貴以辯畫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爲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誠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之內喧囂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算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朋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高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黶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衹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爲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蓋臧獲之爲豈識量之爲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高忿言懟議每下愈發有尙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恆人情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筭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横意去就謬生希幸以爲未達至分蠶溫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爲資當施其情願庀其衣食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稅以遠吏讓無急傍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己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爲上立長多術晦明爲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畝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焉則差的焉則闇是以禮道尙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爲厚刻則物相爲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

隅奧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溫厚而知穿弊之苦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愼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爲罰惠偏則不如無惠雖爾眇末猶扇庸保之上事思反己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蒱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詩歷賓友淸耳笑不傾嫵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顰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愼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爲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絕久由相敬絕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幾既眚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戒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爲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必先使施如王丹受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爲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徵既聞之術人又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爲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耻以身爲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爲害則熏心智耗眞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卽惛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故藥之者恆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末廉嗜之性不同故

畏慕之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己之所善謀人爲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己所謂然而彼定不然奕棊之蔽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蔽將求去蔽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況在闕薄難用算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己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毀苟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寬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諺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寒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丘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充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饋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祿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爲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爲質非假嚴刑有恆爲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恆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恆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勤蘄結納及閑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判戾斯爲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影迹又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己拙自崇恆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覯驚異之事或無涉傳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己發將尸譸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爲體寬愉爲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汙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毀而不能使無堅苟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懷道爲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懷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爲通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溫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夭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不能爲寒豈不信然且以己爲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爲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蹔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騖及其間夭鬱既難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爲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爲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慚欲使人沈來化志符往哲勿謂是賒日鑒斯密著通此意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修若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紀自著燕居畢義劉湛誅起延之爲始興王濬後軍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詔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曾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茸沈迷麴櫱橫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內懷奔競干祿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

養愛兼彫蟲未忍退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
非外來間由己出雖心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
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陵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爲
祕書監光祿勳太常時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爲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
延之甚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
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
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上表自
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爲虛方今乃知其
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効無從榮牒增廣歷盡身彫日叨官次雖
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算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
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
痼漸劇手足冷痺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贏服比倦悸晚年疾所
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
怠宮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奐庸微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
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
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爲光祿大夫先是子竣爲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
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
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
之曰竣尚不顧老父何能爲陛下劭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爲金紫光
祿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
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
舊輒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
起宅謂曰善爲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
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如故謚曰憲子延之與陳
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顏謝焉所著
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測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傳義恭大司徒錄事
參軍蚤卒太宗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
奐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爲中書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爲子爲臣各隨其時
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恆儀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辜陵讎犯逆餘
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爲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
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麑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
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之道慮在未測
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歷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三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顏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臣承蕃按穆之三子慮之式之貞之無名憲之者此憲字疑誤

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臣承蕃按顏延之集爲刺史張邵作篇首稱維有宋五年是時湘州刺史正是張邵非紀也

凡生之具豈閑定實○閑顏集作餉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3

宋書卷七十四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臧質　魯爽　沈攸之

臧質字含文東莞莒人父熹字義和武敬皇后弟也與兄燾並好經籍隆安初兵革屢起熹乃習騎射志在立功嘗至溧陽溧陽令阮崇與熹共獵値虎突圍獵徒並奔散熹直前射之應弦而倒高祖入京城熹族子穆斬桓脩進至京邑桓玄奔走高祖使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高祖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無情於樂高祖笑曰聊以戲卿爾行參高祖鎮軍事員外散騎侍郎重參鎮軍軍事領東海太守以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又參高祖車騎中軍軍事高祖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從容言曰公若凌威北境拯其塗炭寧一六合未爲無期高祖曰卿言是也及行熹求從不許以爲建威將軍臨海太守郡經兵寇百不存一熹綏緝綱紀招聚流散歸之者千餘家孫季高海道襲廣州路由臨海熹資給發遣得以無乏徵拜散騎常侍母憂去職頃之討劉毅起爲寧朔將軍從征事平高祖遣朱齡石統大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苟聞撫之死卽便奔散成都既平熹遇疾義熙九年卒於蜀郡牛脾縣時年三十九追贈光祿勳質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禿頂拳髮年未二十高祖以爲世子中軍行參軍永初元年爲員外散騎侍郎從班例也母憂去職服闋爲江夏王義恭撫軍以輕薄無檢爲太祖所知徙爲給事中會稽宣長公主每爲之言乃出爲建平太守甚得蠻楚心南蠻校尉劉湛還朝稱爲良守遷寧遠將軍歷陽太守仍遷竟陵江夏內史復爲建武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史籍尺牘便敏既有氣幹好言兵權太祖謂可大任欲以爲益州事未行徵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爲有司所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量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爲建威將軍義興太守元嘉二十六年太祖謁京陵質朝丹徒與何勗檀和之並功臣子時共上禮太祖設燕盡歡賜布千匹二十七年春還南譙王義宣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未之職會索虜大帥拓跋燾圍汝南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太祖遣質輕往壽陽卽統彼軍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虜退走因使質伐汝南西境刀壁等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還太子左衛率坐前伐蠻枉殺隊主嚴祖又納面首生口不以送臺免官是時上大舉北討質白衣與驃騎司馬王方回等率軍出許洛安北司馬王玄謨攻滑臺不拔質請乘驛代將太祖不許虜侵徐豫拓跋燾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置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燾已過淮元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虜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虜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爲虜所殺虜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厲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胤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二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頃行至濁水爲索虜所克舉兵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虜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虜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脩之兄子也崇之熙祚並贈正員郎澄之事在祖父熹傳三營既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虜初南出後無資糧唯以百姓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人馬饑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脩守備莫不完嚴二十八年正月初燾自廣陵北返便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燾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塡之虜又恐城內水路遁走乃引大船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旦賊更方舫爲桁桁上各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並斷燾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鬭兵盡非我國人城東

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滅常山趙郡賊胡死正滅并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腳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此期未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饗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虀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便馬不返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餉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虜中童謠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死虜欲渡江天不徙故質答引燾大怒乃作鐵床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虜衆書曰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等正朔之民何為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匹虜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以彊絙數百人叫喚引之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懸人出城外截鉤能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頹落不過數升虜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虜死者與城平又射殺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燾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上嘉質功以為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太祖又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力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上不問也元凶弒立以質為丹陽尹加征虜將軍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太祖崩問質疏顗所言馳告司空義宣又遣州祭酒從事田穎起銜命報世祖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義宣質諸子在都邑聞質舉義並逃亡劭欲相慰悅乃下書曰臧敦等無因自駭急便竄逸迷昧過甚良可怪歎質國戚勳臣忠誠篤亮方當顯位贊翼京輦而子弟波迸傷其乃懷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厚給賜之義宣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世祖板進質號征北將軍質遲赴尋陽與世祖同下世祖至新亭即位以質為都督江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使質率所領自白下步上直至廣莫門門者不守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甲仗百人自防封始興郡公食邑三千戶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世祖自攬威柄而質以少主遇之是事專行多所求欲及至尋陽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盆口鉤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猜懼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可制勒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又至江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大近十歲義宣驚曰君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計不行質每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世祖事在義宣傳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主相勢均事不兩立今專據閫外地勝兵彊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咸有富貴之情願義宣得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又勸獎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并言世祖短長義宣乃意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便起兵遣人至京邑報弟瑜瑜席卷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世祖遣報質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上表曰臣聞執藥瞻親非情謬於甘苦擇斤斲毒豈忘痛於肌膚蓋以先疑後順忠篤必往忍小存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資愁台鉉搢譽聯服定主勤王之業勳越乎齊晉宗戚懿親之寄望崇於魯衛而惡直醜正實繁有黨或染凶作僞疾害元功或藉勞挾寵乘威縱戾自知

愆深釁重必貽剿戮乃成紫毀朱交間忠輔崇樹私徒招聚羣惡念舊愛老無
一而存豈不由凶醜相扇志肆譏惑陛下垂慈狎違不稍惟疑遂令負扆席圖
蔽於流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危逼故投袂奬義立節於本朝
揮戈晉陽務清于君側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愿緇衣好賢之美敢希巷伯惡
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況乃宏命爰格誠係宗社今奉旨
前邁星言啓行臣本凡瑣少無遠概因緣際會遂班槐鼎素望既盈愜心實足
豈應徼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顧夷險慮不及身
仰恃天眷祭亮丹款苟血誠不照甘心罪戮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末
錄庸瑣奉國微誠不遂澳惚之情以失四海之望昭戮馬劍顯肆市朝則結旌
向國全鋒凱歸九流凝序三光並耀斯則仰說宗廟俯愜兆民裁衷感慨涕言
無已加釁弘輔國將軍下戍大晉馳報義宣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萬人就
弘世祖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等水軍屯梁山洲內兩岸築
偃月壘水陸待之殿中將軍沈靈賜領百舸破其前軍於南陵生禽軍主徐慶
安軍副王僧貿至梁山夾陣兩岸元景檄書宣告曰夫革道應運基命之洪
符嗣業興邦紹曆之明算自非瑞積神衷德充民極孰能升臨寶位景屬天居
大宋啓期理高中世皇根帝業永流無疆夷陂遞來遘茲凶難國禍寃深人綱
斁滅主上聖略聰武孝感通神義變草木哀動精緯躬幸南郢親掃大逆道援
橫流德模靈造三光重照七廟載興臧質少負兇釁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於
觸事受任述職不以宣効爲心專方莅民惟以侵剝爲務官自賄至族以貨傾
是以康周隴覆命屠宗寃達蒼昊郭伯西門遺出自皂隸寵越州朝往莅東守
蠻爵三千率卒西討竊倖取黜荷恩彭泗貪虐以逞坑戮邊垠忽若草芥傾竭
倉庾割沒軍糧作牧漢南公盜府蓄矯易文簿專行欺妄及受命北伐憚役緩
期師出有辰顧懷私愛匹馬棄衆宵行獨返遂復攜嬪擁姬淫宴軍幕孔苑之
變顯於逆辭凡此諸釁皆彰著於憲闕振曝於觀聽去歲義舉雖豫誠款而淹
留西楚私相崇戴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夷凶命假存懸在晷
刻廣莫之軍曾無遺矢重關自開僞衆已潰質猶復盤桓衢巷後騎陳師勞不
足甄定於朝議而虛張功伐肩動怨辭自謂斯舉勳莫己若初鎮殿守忘犬馬
之情奔趣將藏頓傾天府山海弘量苞荒藏疾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退之釁
遂爵首元等職班戚級優榮溢寵莫與爲疇自恣醜擅罔知涯涘干謁陳聞曾
無紀極請樂窮太子之英求器盡官府之選徐司空匪躬王室遭罹凶禍質與
之少長親交兼常曾無撫孤之仁惟聞陵侮之酷尺田寸寶靡有孑遺及受命
南徂臨路滋甚逼奪妻孃略市金帛怨動京邑醜聞都鄙棄逐舊故委廢忠勳
魯尙期尹周之徒心腹所倚泣訴於御筵袁同連子敬之疇爪牙所杖一逝而
不反雖上旨頻煩屢求勞牒質但稱伐在己不逮僚隸託咎朝廷歸罪有司國
士解心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厮養天性愚狡質迷其姦謟實懷委杖遂外擅
威刑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任
居分陝宗國倚賴實兼恆情而不及謙沖之塗弗見逆順之訓蔽同郤至理乖
范燮遂乃遠忽世祀近受欺構杖納姦疏還謀社稷日者宴安上流坐觀成敗
示遣疲卒衆裁三千戎馬不供軍糧靡獻皇朝直以親秩之重酬寵兼極近漸
別子禮越常均苟識無所守功弗由己必爲義不全終於敗德今茲放命恨心
於本推諸昔歲迹是誠非矣且家國夷險情事異常豫是臣子孰不星赴而玩
寇忘哀曾無奔援面蓄十稔專政蔑聞重賦深掠縱慾已甚姬妾百房尼僧千
計敗道傷俗悖亂人神民怨盈塗國謗彌歲又賊劭未禽凶威猶彊將毀其私
壞戮其諸子圖成駭機垂賴義舉捷期云速不日告平釋怨毒之心解倒懸之
急論恩敘德造育爲重援人自助棄人快讒怙亂疑功未聞其比僕以不肖過
蒙榮私荷佩升越光絕倫伍家本北邊志存慷慨常甘投生以徇艱棘惟恩思
難激氣衝襟故以眺三湘而永慨望九江而遐憤若使身死國康者在殞命況
仰稟聖略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夫薛竟陵控率突騎睦道步馳檀右
衞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構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
兵凌波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軸連旗首尾風合驃騎竟陵王懿親令譽問望
攸歸大司馬江夏王道略明遠徽猷茂世並旄鉞臨塗雲騑齊引羣兵競邁祕
駕徐啓八鑾搖響五牛舒旆千乘雷動萬軸雲回騰威發號星流漢轉以上臨

下易於轉圜加以三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履至譸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舉乘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回未震雷霆者正爲諸君身拘寇手或懷乃心吉凶由人無謂爲遠今而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義宣亦相次係至江夏王與義宣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腹心劉諶之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剋然後長驅萬安之計也質遣將尹周之攻胡子反柳叔政於西壘時子反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賊至馳歸周之攻壘甚急劉季之水軍殊死戰賊勢盛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戰死季之收衆而退子反叔政奔還東岸玄謨斬子反軍副李文仲質欲仍攻東城義宣黨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戰良久賊陣小拔騎得入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衆軍乘之乃大潰因風放火船艦悉見焚燒延及西岸質求義宣欲一計事密已出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衆悉降散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奔使所寵何文敬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質之黨也至是懷貳詭文敬曰傳詔宣敕唯捕元惡一人餘並無所問文敬棄衆而走質先以妹夫羊沖爲武昌郡質往投之既至沖已爲郡丞胡庇之所殺無所歸乃入南湖逃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窘急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鼻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隊主裘應斬質首傳京都時年五十五錄尚書江夏王臣義恭左僕射臣宏等奏曰臧質底棄下才而藉遇深重竊恣悖常構煽凶逆變至滔天志圖泯夏違恩叛德舉過恆科梟首之憲有國通典懲戾思永去惡宜深臣等參議須事日限意使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于武庫庶爲鑒戒昭示將來詔可質初下義宣以質子敦爲征虜將軍雍州刺史質留子敞爲監軍將敦自隨至是並爲武昌郡所執送敦官至黃門郎敦弟敷司徒屬敷弟敞太子洗馬敞弟斅斅子仲璋質之二子二孫未有名同誅質之起兵也豫章太守任薈之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並爲盡力發遣郡丁并送糧運伏誅任薈之字處茂樂安人也歷世祖南平王鑠撫軍右軍司馬長史行事太祖稱之曰望雖不足才能有餘杜仲儒杜驥兄子也豫章望蔡子相孫沖之起義招質質遣將郭會膚史山夫討之爲沖之所破世祖發詔以爲尚書都官曹郎中沖之太原中都人晉祕書監盛曾孫也官至右軍將軍巴東太守後事在劉琬傳沈靈賜以破質前軍於南陵功封南平縣男食邑三百戶贈崔勳之通直郎大司馬參軍劉天賜亦梁山戰亡追贈給事中

魯爽小名女生扶風郿人也祖宗之字彥仁晉孝武太元末自鄉里出襄陽歷官至南郡太守義熙元年起義襲僞雍州刺史桓蔚進向江陵以功爲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封霄城縣侯食邑千五百戶桓謙荀林逼江陵宗之率衆馳赴事在臨川烈武王道規傳進號平北將軍高祖討劉毅與宗之同會江陵進號鎮北將軍封南陽郡公食邑二千五百戶子軌一名象齒爽之父也便弓馬筋力絕人爲竟陵太守宗之自以非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遂與休之北奔誓於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衞送出境盡室入羌頃之病卒高祖定長安軌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世祖鎮襄陽軌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順自拔致誠以昔殺劉康祖徐湛之父故不歸太祖累遣招納許以爲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虜主拓跋燾知之常置左右元嘉二十六年軌死爽爲寧南將軍荆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幼染殊俗無復華風麤中使酒數有過失燾將誅之爽有七弟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略才力過爽燾以充宿衞甚知待之僞高梁王阿叔泥爲芮芮所圍甚急使秀往救燾自率大衆繼其後燾未及至秀已擊破之拔阿叔泥而反燾壯其功以爲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燾鄴民欲據城反復遣檢察幷燒石虎殘宮殿秀常乘驛往反是時病還遲爲燾所詰讓秀復恐懼燾尋南寇因從渡河先是程天祚爲虜所沒燾引置左右與秀閑寬勸令歸降秀納之天祚廣平人爲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

七年助戍彭城會世祖遣府劉泰之輕軍襲虜於汝陽天祚督戰戰敗被罰爲虜所獲天祚妙善針術燾深加愛賞或與共輿常不離於側封爲南安公燾北還壽天祚因其沈醉僞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輒罰天祚爲燾所愛羣虜並畏之莫敢問因得逃歸後爲山陽太守太宗初與四方同反事在薛安都傳燾始南行遣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弟瑜共破劉祖於尉武仍至瓜步始得與秀定歸南之謀燾還至湖陸爽等請曰奴與南有讎每兵來常虜禍及墳墓乞共迎喪還葬國都虜羣下於其主稱奴猶中國稱臣也燾許之長社戍虜有六七百人爽謂之曰南更有軍可遣三百騎往界上參聽騎去爽率腹心夜擊餘虜盡殺之馳入虎牢爽唯第三弟在北餘家屬悉自隨率部曲及願從合千餘家奔汝南遣秀從許昌還壽陽奉辭於南平王鑠曰爽秀得罪本朝負釁三世生長絕域遠身胡虜兄弟闔門淪點僞授殞命不可遣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盡猶瘞人思步盲者願明萬霍咫尺江河匪遠爽庚壅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覷宵悲虜主猖狂豺豕其志虐徧華戎怨結幽顯自盱眙旋軍士殪過半昏酣沈湎恣性肆身爽秀等因民之憤藉將旅之願齊契義奮梟馘醜徒馮恃皇威肅清遺穢牢洛諸城指期克定覦以涓塵微露夙負方當東轂北闕待戮司寇儒節未申伏心邊表明大王殿下以叡茂居蕃文武兼姿遠邇欽傾承風闠德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遙遙丹心仰希懷遠謹遣同義穎川聶元初奉詞陳聞鑠馳驛以聞上大悅下詔曰僞寧南將軍魯爽中書郎魯秀志槩列到忠誠久著撫玆福先闔門效款招集義銳梟翦冀醜肅定邊城獻誠象魏雖寶孟之去翟歸晉蘵當之出胡入漢方之此日曾何足云朕實嘉之宜即授任遲其忠略爽可督司州陳留東郡濟陰濮陽五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秀可輔國將軍督滎陽穎川二郡太守其諸子弟及同契士庶委征虜府以時申言銓加酬敘爽至汝南加督豫州之義陽宋安二郡軍事領義陽內史將軍刺史如故秀參右將軍南平王鑠軍事汝陰內史將軍如故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資給甚厚爽北鎮義陽北來部曲凡六千八百八十三人是歲二十八年也虜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燾已死上更謀經略五月

遣爽秀程天祚等率步騎并荊州軍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擄之設伏檀山必可禽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擊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攻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拔敗退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鬭數百里至曲彊虜候其饑疲盡銳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三十年元凶弒逆南譙王義宣起兵入討爽即受命率部曲至襄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詣江陵義宣進爽號平北將軍領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留爽停江陵事平以爽爲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并五州諸軍事左將軍豫州刺史爽至壽陽便曲意賓客爵命士人蓄仗聚馬如寇將至元凶之爲逆也秀在京師謂秀曰我爲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爲右軍將軍配精兵五千使攻新亭壘將戰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世祖即位以爲左軍將軍出督司州豫州之新蔡汝南汝陽穎川義陽弋陽六郡諸軍事輔國將軍司州刺史領汝南太守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孝建元年二月義宣報爽秋當同舉爽狂酒乖謬即日便起兵馳信報弟瑜將家奔叛皆得西歸爽使其衆載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登壇自號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殺之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反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版義宣及臧質等並起征北府戶曹版文曰丞相劉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爽遣弟瑜守蒙籠歷陽太守張幼緒請擊瑜世祖配以兵力遣右將軍薛安都步騎爲前驅別遣水軍入淵分路並會安都進次大峴爽已立營世祖以賊彊壘固未可輕拔使量宜進止幼緒便引軍退還下獄更遣驍騎將軍垣護之代幼緒據歷陽鎮軍將軍沈慶之使安都進軍與爽相遇於小峴爽親自前將戰而飲酒過醉安都刺爽倒馬左右范雙斬首傳送京都瑜亦爲部下所斬送進平壽陽子弟並伏誅義宣初舉兵召秀加節進號征虜將軍當繼謀之俱下雝州刺史朱脩

之起兵奉順更遣秀擊脩之王玄謨聞之書曰魯秀不來臧質易與耳秀至襄陽大敗而反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義宣還江陵秀與共北走衆叛且盡秀之向城上射之中箭赴水死軍人宗敬叔康僧念斬首傳京邑贈韋處穆揚元駒給事中庾騰之員外散騎侍郎爽初南歸秀以爽武人不閑吏職白太祖請處穆爲長史以輔爽太祖以補司馬後轉長史云

沈攸之字仲達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從父兄子也父叔仁爲衡陽王義季征西長史兼行參軍領隊又隨義季鎮彭城度征北府攸之少孤貧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寇發三吳民丁攸之亦被發既至京都詣領軍將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遵考謂之曰君形陋不堪隊主因隨慶之征討二十九年征西陽蠻始補隊主巴口建義南中郎府板長史兼行參軍新亭之戰身被重創事寧爲太尉行參軍封平洛縣五等侯隨府轉大司馬行參軍晉世京邑二岸揚州舊置都部從事分掌二縣非違永初以後罷省孝建三年復置其職攸之掌北岸會稽孔璪掌南岸後又罷攸之遷員外散騎侍郎又隨慶之征廣陵廣有功被箭破骨世祖以其善戰配以仇池步矟事平當加厚賞爲慶之所抑遷太子旅賁中郎攸之甚恨之七年遭母憂葬畢起爲龍驤將軍武康令前廢帝景和元年除豫章王子尚車騎中兵參軍直閤與宗越譚金等並爲廢帝所寵誅戮羣公攸之等皆爲之用命封東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尋遷右軍將軍增邑百戶太宗卽位以例削封宗越譚金等謀反攸之復召入直閤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驛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衆咸從之殷孝祖爲前鋒都督而大失人情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倚賴之時南賊前鋒鍾沖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率衆軍攻之爲流矢所中死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賊人情震駭並謂攸之宜代孝祖爲統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總統衆軍聞孝祖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劉靈遺各率三千人赴赭圻攸之以爲孝祖既死賊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爲己下軍政不一致敗之由乃率諸軍主詣方興謂之曰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爲朝廷所委頼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則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諸人咸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辦及卿今輒相推爲統但當相與戮力爾方興甚悅攸之既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卿忘廉藺寇賈之事邪吾本以濟國活家豈計彼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共濟艱難豈可自厝同異明旦進戰自寅訖午大破賊於赭圻城外追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顗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人在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實胡於是棄衆而奔顗亦叛走赭圻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彊弱爲少多唯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攸之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還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時四方皆已平定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請降上雖相酬許而辭旨簡略攸之前將軍置佐吏假節與鎮軍將軍張永以重兵徵安都安都懼要引索虜索虜引大衆援之攸之等米船在呂梁又遣軍主王穆之上民口穆之爲虜攻覆米船又破運車於武原攸之等引退爲虜所乘又值寒雪士衆墮指十二三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積射將軍沈韶守宿預睢陵

淮陽亦置戍攸之還淮陰免官以公領職復求進討上不聽入朝面陳又不許復歸淮陰三年六月自率運送米下邳并戍四周深塹遣龍驤將軍垣護之領民口還淮陰時軍主陳顯達當領千兵守下邳攸之留待顯達至虜遣淸泗間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旣而來者轉多喜所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旱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當遣大軍相接君諸人旣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其年秋太宗復令攸之進圍彭城攸之以淸泗旣乾糧運不繼固執以爲非宜往反者七上大怒詔攸之曰卿春中求伐彭城吾恐軍士疲勞且去冬奔散人心未宜復用不許卿所啓今便不肯爲吾行邪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攸之懼乃奉旨進軍行至遲墟上悔追軍令反攸之還至下邳而陳顯達於睢口爲虜所破龍驤將軍姜產之司徒參軍高遵世戰沒虜追攸之甚急因交戰被矟創會暮引軍入顯達壘夕衆散八月十八日也攸之棄衆南奔初吳興丘幼弼丘隆先沈譏沈榮守吳陸道壘並以文記之才隨攸之及張永北討永一奔攸之再敗幼弼等並皆陷沒攸之之還淮陰以爲持節假冠軍將軍行南兗州刺史追贈姜產之左軍將軍高遵世屯騎校尉四年徵攸之爲吳興太守辭不拜乃除左衞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五年出爲持節監郢州諸軍郢州刺史爲政刻暴或鞭士大夫上佐以下有忤意輒面加詈辱將吏一人亡叛同籍符伍充代者十餘人而曉達吏事自彊不息士民畏憚人莫敢欺聞有虎輒自圍捕往無不得一日或得兩三若逼暮不獲禽則宿昔圍守須曉自出賦斂嚴苦徵發無度繕治船舸營造器甲自至夏口便有異圖六年進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軍事進號鎭軍將軍泰豫元年太宗崩攸之與蔡興宗在外蕃同豫顧命進號安西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未拜會巴西民李承明反執太守張澹蜀土騷擾時荊州刺史建平王景素被徵新除荊州刺史蔡興宗未之鎭乃遣攸之權行荊州事攸之旣至會承明已平乃以攸之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鎭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至荊州政治如在夏口營造舟甲常如敵至時幼主在位羣公當朝攸之漸懷不臣之迹朝廷制度無所遵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密有異志以微旨動攸之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一函題云沈丞相送付攸之門者攸之不開書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後廢帝元徽二年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顚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奧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晉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還進攸之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固讓開府攸之自擅閫外朝廷疑憚之累欲徵入慮不受命乃止羣公稱皇太后令遣中使問攸之曰久勞于外宜還京輦然任寄之重換代殊爲未易還止之宜一以相委欲以觀察其意攸之答曰荷國重恩名器至此自惟凡陋本無廊廟之姿至如戍防一蕃撲討蠻蜒可彊充斯任雖自上如此豈敢厝心去留歸還之事伏聽朝旨朝廷逾慴憚徵議遂息四年建平王景素據京城反攸之復應朝廷景素尋平初元嘉中巴東建平二郡軍府富實與江夏竟陵武陵並爲名郡世祖於江夏置郢州郡罷軍府竟陵武陵亦並殘壞巴東建平爲峽中蠻所破至是民人流散存者無幾其年春攸之遣軍入峽討蠻帥田五郡等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並疑攸之自有異志阻兵斷峽不聽軍下時攘兵元子天賜爲荊州西曹攸之遣天賜譬說之令其解甲一無所問攘兵見天賜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後以攘兵爲府司馬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之破建平斬道欣臺直閤高道慶家在江陵攸之初至州道慶時在家牒其親戚十餘人求州從事西曹攸之爲用三人道慶大怒自入州取教毀之而去及還都不詣攸之別道慶至都云攸之聚衆繕甲姦逆不久楊運長等常相疑畏乃與道慶密遣刺客齎廢帝手詔以金餅賜攸之州府佐吏進其階級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忽有流矢集攸之馬障泥其後刺客事發廢帝旣殞順帝卽位進攸之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班劍二十人遣攸之長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廢帝刳斲之具以示攸之元琰旣至江陵攸之便有異志腹心議有不同故其事不果其年十一月乃發兵

反叛攸之素蓄士馬資用豐積至是戰士十萬鐵馬二千遣使要雍州刺史張敬兒梁州刺史范伯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巴陵內史王文和等敬兒文和斬其使馳表以聞伯年道和佩玉懷兩端密相應和十二月十二日攸之遣其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督前鋒軍事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慧真龍驤將軍中兵參軍王道起又遣司馬冠軍將軍劉攘兵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朱靈寶龍驤將軍騎兵參軍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又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王靈秀輔國將軍中兵參軍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珍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相繼俱下攸之自率輔國將軍錄事參軍兼司馬武茂宗輔國將軍中兵參軍沈韶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皇甫賢寧朔將軍中兵參軍胡欽之龍驤將軍中兵參軍東門道順閏十月四日至夏口攸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粲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郢州回還意甚不悅初江津有雲氣狀如塵霧從西北來正蓋軍上至沌口云當聞訊安西蹔泊黃金浦既登岸郢城出軍擊之攸之聞齊王世子據盆口震懾不敢下因攻郢城時齊王輔政遣衆軍西討尚書符征西府曰尊冠賤屨君臣之位奉順忌逆成敗斯兆未有憑陵我郊圻侵軼我河縣而不焚師殪甲靡旗亂轍者也沈攸之少長庸賤擢自閫伍遂百戰之運乘一捷之功錫山裂地腰金拖紫竊貴於國極富於家擁旆著伯便繁北面之禮受督志屏節有事征之費橘柚不薦琛贄罕入賓賦深潑毒被南郢枉繩矯墨害著西荊饕餮其心豺豎其性從始至終縱壯得老今遂驅迫妖黨蟻集巨牢結壘外城送死中甸是而可忍孰不可懷今遣新除使持節督郢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冠軍驍騎將軍南臨淮太守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輔國將軍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王宜興輔國將軍南高平太守軍主陳承叔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葛陽縣開國男軍主彭文之龍驤將軍驍騎行參軍軍主召宰精甲二萬前鋒雲騰又遣散騎常侍領游擊將軍湘南縣開國男新除使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虜將軍湘州刺史軍主呂安國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輔國將軍軍主任候伯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軍主蕭順之輔國將軍游擊將軍軍主垣崇祖寧朔將軍虎賁中郎將軍主尹略屯騎校尉南城令曹虎頭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輔國將軍後軍將軍右軍中兵參軍事軍主苟元賓寧朔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郭文孝龍驤將軍撫軍中兵參軍事軍主程隱儁輕艓一萬截其津要新除持節督廣交越寧湘州之廣興諸軍事領平越中郎將征虜將軍廣州刺史統馬軍主沌陽縣開國子周盤龍輔國將軍後軍統馬軍主張文悼龍驤將軍軍主薛道淵冠軍將軍游擊將軍并州刺史南清河太守太原公軍主王敕勤龍驤將軍射聲校尉王洪軌龍驤將軍宂從僕射軍主成買等鐵馬五千龍驤後隊凡此諸帥莫不勇力動天勁志駕日援衡拔距鷹瞵鶚視顧盻則前後風生喑嗚則左右電起以此攻城何城不克以此赴敵何隊能堅然後鑾戎薄臨龍虎百萬六軍齊軌五輅舒旆丹檻發照素甲生波樓煩白羽投軬成岳漁陽墨騎浴鐵為羣芝艾同焚悔將何及符到之日幸加三省其鋒鏑嘗壁之主驅逼寇手之人若有投命軍門一無所問或能因罪立績終不爾欺斬裾射玦唯功是與能斬送攸之首封三千戶縣公賜布絹各五千匹信如河海皎然無貳飛火軍攝文書千里驛行齊王出頓新亭馳檄數攸之罪惡曰夫彎弓射天未見能至揮戈擊地多力安施何則逆順之勢定殊禍福之驗易原也是以違乎天者鬼神不能使其成會乎人者聖哲不能令其毀故劉濞賴七國連兵之勢隗囂恃跨河據隴之資毋丘儉伐其蹄海越嶠之功諸葛誕矜其待士愛民之德彼四子者皆當世雄傑以犯順取禍覆窟傾巢為豎子笑況乎行陳凡才斗筲小器而懷問鼎之志敢搆無君之逆哉逆賊沈攸之出自萊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從父宗蔭愛之若子卵翼吹噓得升官秩廢帝昏悖猜畏柱臣攸之貪競乘機凶忍趨利躬行反噬請銜誅旨又攸之與譚金童太壹等並受寵任朝為牙爪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遭仰華運凶黨懼戮攸之狡猾用數圖全賣禍既殺從父又害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足為酷此其不信不義言詐翻覆諸夏之所未有夷狄之所不為也秦始開闢綱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得階亂獲全因禍保

禍攸之空淺肆而無謀擾湖陽挫本非己力及北伐彭泗望賊宵奔董討下邳一戰而遁再節王師又虧國法先帝英聖量深河海宥其回谿之敗冀收曲崤之捷故得推遷幸會頻升崇顯內端戎禁外臨方牧聖靈鼎湖遺殯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知奉國諱喜見于容普天同哀己以爲慶此其樂禍幸災大逆之辜一也又攸之累發蓄兵自郢遷荆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攸之肆情陵侮斷割候迎料擇士馬簡算器甲精器銳士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擅略虜罔顧國典此其包藏禍志不恭不虔大逆之罪二也又攸之踐荆以來恆用姦數既欲發兵宜有因假遂乃蹙迫群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發上蟻聚郢邑伺國盛衰從來積年永不解甲遂使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有此其侮蔑朝廷大逆之罪三也去昔桂陽奇兵闚起京師內奧宗廟阽危攸之任居上流兵彊地廣赦援顛沛實宜悉力國家倒懸方思身慮威遣弱卒二千並皆羸老使就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叛否之日委罪晉熙何其平日輸張實輕周邵爾時恭謹虛董皇威此其伏慝藏詐持疑兩端大逆之辜四也又攸之累據方州跋扈滋甚招誘輕校往者咸納羈紲行侶過境必留仕子窮困不得歸其鄉商人畢命無由還其土叛亡入境輒加擁護遁逃出界必遣窮追此其大逆之辜五也又攸之自任專恣特行慘酷視吏若讎遇民如草躁太半之賦暴參夷之刑鞭捶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補代毒偏嬰孩虐加斑白獄因恆滿市血常流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奔馳道路號哭動天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欲殺欲擊故觸蕩之澤長隔彼州此其無君陵上大逆之辜六也蒼梧狂凶釁深桀紂猜貳外著轉目西顧留其長息元琰以爲交質父子分張彌積年稔賴社稷靈長獨夫逆戮攸之豫稟心靈宜同歡幸遂迷惑顛倒深相嗟惜舉言哀桀揚聲吠堯此其不辨是非罔識善惡違情背理大逆之辜七也廢昏立明先代盛典交膺先到梁秦蚤及而攸之密還內職川途弗遠驛書至止晏若不聞未遣章表奄積旬朔防風後至夏典所誅此其大逆之辜八也昇明肇曆恩深澤遠申其父子之情矜其骨肉之愿馳遣元琰銜使西歸並加榮授寵貫重疊元琰達西便應反命攸之得此集聚實雖之恩不荷盛德反生讎釁此其大逆之辜九也攸之以豁壑之性含梟鴆之腸直置天壤已爲醜穢況乃舉兵內侮逞肆姦回斯實惡熟辜成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司元戎龔行天罰今皇上聖明將相仁厚約法三章輕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和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姦逆舉無名之師驅怨讎之黨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熊羆厲爪蓄攫裂之心虎豹摩牙起吞噬之憤鼓怒則冰原激霆奮發則霜野奔露以此定亂豈移晷刻雖復衆徒梗陸犨郡阻川何足以抗沸海之濤蕩燒山之焰彼土士民罹毒日久逃竄無路常所憫然今復相過起接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土崩倒戈宜爲蚤計無使一人迷昧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攸之盡銳攻郢州行事柳世隆隨宜距應屢摧破之攸之與武陵王贊牋曰江陵一總八州地居形勝鎮撫之重宜以上歸本欲仰移節蓋改臨荆部所以未具上聞者欲待至止面自咨申不圖重關擊柝覲接莫由若使匡朝之誠終蔽於聖察疑遠之舉近擯於郢都則無以謝烈士之心何用塞義夫之志僕不犯關陵漢期一接奉若夫斬蛟陷石之卒裂骼卷鐵之將烟騰飆迅容或驚動左右苟不獲已敢不先布下情又曰下官位重分陝富兼金穴子弟勝衣爵命已及親黨辨菽抽序便加耳倦絃歌口厭粱肉布衣若此復欲何求豈不知俛眉苟安保養餘齒何爲不計百口甘冒危難誠感歷朝之遇欲報之於皇室爾昧理之徒謂下官懷無厭之願既貫誠於白日不復明心於殿下若使天必喪道忠節不立政復闔門碎滅百死無恨但高祖王業艱難太祖勤勞日昃卜世不盡七百之期宗社已成他人之有家國之事未審於聖心何如攸之遣中兵參軍公孫方平馬步三千向武昌太守臧渙棄郡投西陽太守王毓奔于盆口方平因據西陽建寧太守張謨率二守千人攻之方平破走攸之攻郢城久不決衆心離沮昇明二年正月十九日夜劉攘兵燒營入降郢城衆於是離散不可復制將曉攸之斬劉天賜率大衆過江至魯山諸軍因此散走還向江陵未百餘里聞城已爲雍州刺史張敬兒所據無所歸乃與第三子中書侍郎文和至華容界爲封人所斬送攸之初下留元琰守江陵張敬兒剋

城元琰逃走第五子幼和幼和弟靈和元琰子法先懿子文和子法徵幼和子法茂並爲敬兒所禽伏誅初文和尙齊王女義與憲公主公主早薨有二女至是齊王迎還第內今皇帝卽位聽攸之及諸子喪還葬墓攸之第二子懿太子洗馬先攸之卒攸之弟登之新安太守去職在家爲吳興太守沈文秀所收斬登之弟雍之鄱陽太守先攸之卒詔以雍之孫僧照爲義興公主後雍之與攸之異生諸弟中最和睦尤見親愛攸之性儉吝子弟不得妄用財物唯恣雍之所須輒取齋中服飾分與親舊以此爲常雍之弟榮之尙書庫部郎亦先攸之卒攸之晚好讀書手不釋卷史漢事多所諳憶常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及攻郢城夜遇風浪米船沉沒倉曹參軍崔靈鳳女幼適柳世隆子攸之正色謂曰當今軍糧要急而卿不以在意將由與城內婚姻邪靈鳳答曰樂廣有言下官豈以五男易一女攸之歡然意解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眞有幹力召不肯來後泰眞至江陵賣買有以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副厚加料理泰眞無傳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被甲追之逐討甚急泰眞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追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泰眞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主其矯情任算皆如此初攸之賤時與吳郡孫超之全景文共乘小船出京都三人共上引埭有一人止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當至方伯攸之曰豈有三人俱有此相相者曰骨法如此若有不驗便是相書謬耳其後攸之爲郢荊二州超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攸之初至郢州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儼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質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莒人也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鞭攸之免從事官而更鞭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鞭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蘄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廢帝之殞也攸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葛珂之珂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則成伏則敗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首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政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尋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攸之止不反及後舉兵珂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攸之不從凡同逆丁珍東孫同裴茂仲武宗儼之並伏誅攸之表檄文疏皆臧之詞也臧渙詣盆城自歸今皇帝命斬之餘同惡或爲亂軍所殺或遇赦得原

史臣曰臧質雖貪虐夙樹問望多闕奉義治流本無呑噬之志也徒欲以幼君弱政期之於世祖據有中流嗣桓庾之業既主異穆哀臣皆代黨雖禮秩外厚而疑防內深功高位重終非自安之地至於陵天犯順其出於此乎攸之伺隙西鄙年逾十載擅命專威無君已積及天厭宋道鼎運將離不識代德之紀獨迷樂推之數公休既覆其族攸之亦屠厥身夫以釁亂自終固異代如一也

宋書卷七十四

臧質傳禿頂拳髮○禿南史作頹大耋故頹首禿也

充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于質○

崇之監本作澄之　臣龍官按上言胡崇之領質府司馬此言崇之副毛熙祚於文極順不應別作澄之但下文即言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而本傳之前並未敘出澄之事當有闕文

且饑寒腹心將佐蔡超民之徒○蔡當作竺或超下另有竺超二字

兩岸築偃月壘○監本岸作圻偃作堰今從南史改正

魯爽傳遂爽隨永昌王庫仁真向壽陽與爾瑜共破劉祖於尉武○臣承著按庫仁真當是彼時番酋勇健之稱南史侯景傳言勇兼人名為庫真部督當是此義也劉祖諸本並同據劉康祖傳劉下應是脫一康字

中書郎魯秀志幹列到忠誠久著○列到二字不可解林邑國傳亦有檀和之忠果到列之語

當讎謀之俱下○讎南本作讐謂徐湛之也當從之

會益州刺史劉秀之遣軍襲江陵秀擊破之○監本闕江陵二字今從南本補入

宋書卷七十四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僧達　顏竣

王僧達琅邪臨沂人太保弘少子也兄錫質訥乏風采太祖聞僧達蚤慧召見於德陽殿問其書學及家事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年未二十以為始興王濬後軍參軍遷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鬬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與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與錫不協謗家貧求郡太祖欲以為秦郡吏部郎庾炳之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民乃止尋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兄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復所餘服闋為宣城太守性好遊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三五日不歸受辭訟多在獵所民或相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近在後元嘉二十八年春索虜寇逼都邑危懼僧達求入衞京師見許賊退又除宣城太守頃之徙任義興三十年元凶弒立世祖入討普檄諸州郡又符郡發兵僧達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使工言之士明示禍福苟在其心誰不響應此策上也如其不能可躬率向義之徒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逢世祖於鵲頭即命為長史加征虜將軍初世祖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上即位以為尚書右僕射尋出為使持節南蠻校尉加征虜將軍時南郡王義宣求留江陵南蠻不解不成行仍補護軍將軍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蕞飾短捐陋布策䌸采從官委禍十有一載旱濕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朗而臣假視巷里借聽民謠黎氓闕二字未歸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迺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萬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恩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嗟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有愆弊之苦上無傺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近於才能直以蔭託門世夙列榮齒且近雖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効可以賽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擊實相任豈可闇而弗驚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答當在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固所不能安也今四夷猶警國未忘戰獯虜兇詭尤宜裁防聞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惏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魂塞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効遠近小大願其所安受效偏方得司者則處之所辯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勤天兵既才所不周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已厚顧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即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榮顯輕習小號足以自安願垂鑑恕特賜申獎則內外榮荷存殁銘分上不許僧達三啟固陳上甚不說以為征虜將軍吳郡太守期歲五遷僧達彌不得意吳郭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瑤得數百萬荊江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

隊隊八十人又立宅於吳多役公力坐免官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之籍注以爲己子改名元序啓太祖以爲武陵國典衞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上表陳謝云不能因依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往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治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臣自審庸短少闕宦情兼宿抱重疾年月稍甚生平素念願閑衡廬先朝追遠之恩早見榮齒曩者以親貧須養僶俛從祿解褐後府十有數旬俄遷舍人殆不朝直實無緣坐閱宸寵尸爵家庭情計二三屢經聞啓終獲允亮賜反初服還私未用又擢爲洗馬意旨優隆其令且拜許有郡缺當務處置會瑯邪遷改即蒙勑往反神翰慈誘殷勤令裝成即自隨靈寶往年淪覆長逿因彼散失仰感沉恩俯銘浮寵臣釁積禍并仍丁艱罰聊及視息即蒙遠間具啓以奉聞情事負舉猥多賜莅宣城極其窮蹙仲春移任方冬便值虜南侵臣忝同肺腑情爲義動苦求還都侍衞鑾轂至止之日戎旗已搴在郡雖淺而食得分了方拂農衣還事耕牧宣城民庶詣闕見請爾時勑亡從兄僧綽宣見留之旨聞疾寡任野心素積仍附啓苦乞且旋任還務未期亡兄臣錫奄見棄背啓解奔赴賜帶郡還都曾未淹積復除義興臣自天飛海泳豈假鱗翼徒恩橫施與日而深自處官以來未嘗有涓毫之積羸疾闇疚又無人一諾而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讓其所託動乖治要故收崖斂分無忘俄頃實由有待難供上裝未立東郡奉輕西郊祿重具陳勤懇備執初願乞寘江湘遺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日糧藥有寄即蒙亮許當賜矜擢遭逢厄運天地崩離世蒙聖朝門情之顧及在臣身復荷殊識義雖君臣恩猶父子臣誠庸蔽心過草木奉諱之日不覺捐身單軀弱嗣千里共氣繼罹凶塗勤臨危盡生微朝露不察如絲信順所扶得獲全濟再見天地重覩三光于時兄子僧亮等幽窘醜逆盡室獄戶山川嶮岨吉凶路塞悠邈之思誰能勿勞嘗膽濡足是其公願分心挂腹實亦私苦幸屬聖武剋復大業宇宙廓清四表靖晏臣父子叔姪同穫泰辰造情追尋歸骨之本欲以死明心誤有餘辰情願已展避逆向順終古常節智力無効有何勤庸而頻煩恩榮動踰分次但忽病之日不敢固辭故吝訴於鵠渚飲愧於新亭及元凶既殄人神獲乂端右之授即具陳請天慈優渥每越常倫南蠻護軍旬月私授臣三省非分必致孤負居常輕任尙懼綢繆況參要內職承寵外鎭其取覆折不假識見故披誠啓訴表疏相屬或乞輕高就卑或願以閑易要言誓致苦播於辭牘誠知固陋當觸明科去歲往年累犯刑禁理無申可罪有恆典虛穢朝序慚累家業臣甘其終物議其盡陛下棄其身瑕矜其實戚迂略法憲曲相全養臣一至之感口此何忘刺伊恩升加以今位當時震驚收足失所本忘閑情不敢聞命內慮於己外訪於親以爲天地之仁施不期報再造之恩不可妄屬故洗拂灰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辰合芳離蛻退還改觀但偷榮託幸忽移此歲自見妨長轉不可寧宜其沈放志事俱盡伏願陛下承太始之德加成物之恩及臣狂蔽未至得於榮次自引聖朝厚終始之惠孤臣保不泯之澤夫讓功爲高臣無功而讓專素爲美臣榮采已積以是求退誠亦可愍又妻子爲居更無餘累婢僕十餘粗有田入歲時是課足繼朝昏兼比日眩瞀更甚風虛漸劇湊理合閉榮衞惛底心氣沖弱神志衰散念此根疵不支歲月公弘誠願宜蒙諒許乞徇餘辰以終瑣運白水皎日不足爲譬願垂矜鑑哀申此請僧達文旨抑揚詔付門下侍中何偃以其詞不遜啓付南臺又坐免官頃之除江夏王義恭太傅長史臨淮太守又徙太宰長史太守如故大明元年遷左衞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以歸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二年遷中書令先是南彭城蕃縣民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常聞簫鼓音與秣陵民藍宏期等謀爲亂又要結殿中將軍苗允員外散騎侍郎嚴欣之司空參軍闞千纂太宰府將程農王恬等謀剋二年八月一日夜起兵攻宮門晨掩太宰江夏王義恭分兵襲殺諸大臣以闍爲天子事發覺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狂逆上以其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下詔曰王僧達餘慶所鍾早登榮觀輕險無行暴於世

誠值國遭中釁臺室顛放甄其薄誠賞其端概爵遍外內身窮榮寵曾無在泮食椹懷音乃協規西楚志擾東區公行剽掠顯奪凶黨侮結羣惡輕亂視聽朕每容隱恩加蕩雪曾無犬馬感恩之志而炎火成燎原之勢涓流兆江河之形遂復與高闍契規蘇寶搜群妖圖覘察象緯連賊長臨集餘黨就鞫咸布辭獄騰宣言虛市猶欲隱忍枉為情屈小醜紛紜人扇方甚矯構風塵志希非覬固已達諸公卿彰于朝野朕為得輕宗社之重行匹夫之仁爾山𩄇邪聖典所同戮飄蕩律漢法攸尚便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故太保華容文昭公弘契闊歷朝綢繆眷遇豈容忘茲勳德忽其世祀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子道琰徙新安郡前廢帝即位得還京邑後廢帝元徽中為廬陵國內史未至郡卒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元嘉中立國子學為毛詩助教為太祖所知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闍反不即啓聞與闍共伏誅

顏竣字士遜琅邪臨沂人光祿大夫延之子也太祖問延之鄉諸子誰有卿風對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㚟得臣義躍得臣酒竣初為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出為世祖撫軍主簿甚被愛遇竣亦盡心補益元嘉中上不欲諸王各立朋黨將召竣補尚書郎吏部尚書江湛以為竣在府有稱不宜回改上乃止遂隨府轉安北鎮軍北中郎府主簿二十八年虜自彭城北歸復求互市竣議曰愚以為與虜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何以言其然夷狄之欲侵暴正苦力之不足耳未嘗拘制信義用緩其謀昔年江上之役乃是和親之所招歷稔交聘遂求國婚朝廷羈縻之義依違不絕既積歲月漸不可誣獸心無厭重以忿怒故至於深入幸今因兵交之後華戎隔判若言互市則復開曩敵之萌議者不過言互市之利在得馬今棄此所重得彼下駟千匹以上尚不足言況所得之數裁不十百邪一相交關卒難閉絕寇負力玩勝驕黠已甚雖云互市實覘國情多贈其求則桀慢罔已通而為節則必生邊虞不如塞其端漸杜其觖望內修德化外經邊事保境以觀其釁於事為長初沙門釋僧舍粗有學義謂竣曰貧道粗見讖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下竣在彭城嘗向親人敘之言遂宣布聞於太祖時元凶巫蠱事已發故上不加推治世祖鎮尋陽遷南中郎記室參軍二十年春以父延之致仕固求解職不許賜假未發而太祖崩問至世祖舉兵入討轉咨議參軍領錄事任總外內并造檄書世祖發尋陽便有疾領錄事自沈慶之以下並不堪相見唯竣出入臥內斷決軍機時世祖屢經危篤不任咨稟凡厥衆事竣皆專斷施行世祖踐祚以為侍中俄遷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辭常侍見許封建城縣侯食邑二千戶孝建元年轉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留心選舉自彊不息任遇既隆奏無不可其後謝莊代竣領選意多不行竣容貌嚴毅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訴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顏竣嗔而與人官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南郡王義宣臧質等反以竣兼領軍義宣質諸子藏匿建康秣陵湖熟江寧縣界世祖大怒免丹陽尹褚湛之官收四縣官長以竣為丹陽尹加散騎常侍先是竣未有子而大司馬江夏王義恭諸子為元凶所殺至是並各產男上自為制名名義恭子為伯禽以比魯公伯禽周公旦之子也名竣子為辟彊以比漢侍中張良之子先是元嘉中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損無利故百姓不盜鑄及世祖即位又鑄孝建四銖三年尚書右丞徐爰議曰貴貨利民載自五政開鑄流圜法成九府民富國實教立化光及時移俗易則通變適用是以周漢俶遷隨世輕重降及後代財豐用足因條前寶無復改創年歷既遠喪亂屢經堙焚剪毀日月銷減貨薄民貧公私俱困不有革造將至大乏謂應式遵古典收銅繕鑄納贖刊刑著在往策今宜以銅贖刑隨罰為品詔可鑄錢形式薄小輪郭不成於是民間盜鑄者雲起雜以鉛錫並不牢固又剪鑿古錢以取其銅錢轉薄小稍違官式雖重制嚴刑民吏官長坐死免者相係而盜鑄彌甚百物踊貴民人患苦之乃立品格薄小無輪郭者悉加禁斷始興郡公沈慶之立議曰昔秦幣過重高祖是患普令民鑄改造榆莢而貨輕物重又復乖時太宗放鑄賈誼致譏誠以采山術存銅多利重耕戰之器曩時所用四民競造為害或多而孝文弗納民鑄遂行故能朽貫盈府天下殷富況今耕戰不用采鑄廢久鎔冶所資多因成器功艱利薄絕吳鄧之資農民不習無釋耒之患方今中興開運聖化惟新雖復偃甲銷戈而倉庫未實公私所乏唯錢而已愚謂宜聽民鑄錢郡縣開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平其雜

式去其雜僞官斂輪郭藏之以爲永寶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并禁剪鑿數年之間公私豐贍銅盡事息姦僞自止且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翦華利用於事爲益上下其事公卿太宰江夏王義恭議曰伏見沈慶之議聽民私鑄樂鑄之室皆入署居平其準式去其雜僞愚謂百姓不樂與官相關由來甚久又多是人士蓋不願入署凡盜鑄爲利利在僞雜僞雜既禁樂入必寡云斂取輪郭藏爲永寶愚謂上之所貴下必從之百姓聞官斂輪郭之價百倍大小對易誰肯爲之彊制使換則狀似逼奪又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愚謂此條在可開許又云今鑄宜依此格萬稅三千又云嚴檢盜鑄不得更造夫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羣庶常情不患制輕患在冒犯今入署必萬輸三千私鑄無十三之稅逐利犯禁居然不斷又云銅盡事息姦僞自禁愚謂赤縣內銅非可卒盡比及銅盡姦僞已積又云禁鑄則銅轉成器開鑄則器化爲財然頃所患患於形式不均加以剪鑿闕二字鉞錫衆新耳越若止於盜鑄者銅亦無須苦禁竣議曰泉貨利用近古所同輕重之議定於漢世魏晉以降未之能改誠以物貨既均改之僞生故也世代漸久弊運頓至因革之道宜有其術今云開署放鑄誠所欣同但慮採山事絕器用日耗銅既轉少器亦彌貴設器直一千則鑄之減半爲之無利雖令不行又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是欲使天下豐財若細物必行而不從公鑄利己既深情僞無極私鑄剪鑿書不可禁五銖半兩之屬不盈一年必至於盡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爲塵土豈可令取弊之道基於皇代今百姓之貨雖爲轉少而市井之民未有嗟怨此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爲重憂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設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爲貴然錢有定限而消失無方剪鑄雖息終致窮盡者亡應官開取銅之署絕器用之塗定其品式日月漸鑄歲久之後不爲世益耳時議者又以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又議曰議者將爲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賑國紓民愚以爲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人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靡碎至盡空立嚴禁而利深難絕不過一二年間其弊不可復救其甚不可一也今鎔鑄有頓得一二億理縱復得此必待彌年歲暮稅登財幣暫革日用之費不贍數月雖權徵助何解乏邪徒使姦民意騁而貽厥愆謀此又甚不可二也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喧擾遠利未開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又甚不可三也若使交益深重尙不可行況又未見其利而衆弊如此失算當時取誚百代乎前廢帝卽位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也無輪郭不磨鑢如今之剪鑿者謂之來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啓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改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入水不沉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十萬錢不盈一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太宗初唯禁鵝眼綖環其餘皆通用復禁民鑄官署亦廢工尋復普斷唯用古錢竣自散騎常侍丹陽尹加中書令丹陽尹如故表讓中書令曰虛竊國靈坐招禁要聞命慚惶形魂震越臣東州凡鄙生微於時長自閭閻不窺官轍門無富貴志絕華伍直以委身壟畝饑寒交切先朝陶均庶品不遺愚賤得免耕稅之勤廁仕進之末陛下盛德居蕃總攬英異越以不才超塵瀆軌奉躬歷稔勞效莫書仰恃曲成之仁畢願守宰之秩豈期天地中闢殿憂啓聖倚附興運擢景神塗雲飛海泳冠絕倫等曾未三期殊命八萃詳料賞典則臣不應科贍言勳頁則臣與侔貴方欲謝款皇朝降階盛序微已國言少徹身謗而制書猥下爵樹彌隆臣小人也不及遠謀寵利之來何能居約徒以上瀆天明下汨彝議災譎之興懼必在還今之過授以先微身苟曰非據危辱將及十手所指論等膏肓所以痛寐兢遽維縈苦疾者也伏願陛下察其丹誠矜其疾顧絕會收恩以全愚分則造化之施方茲爲薄見許時歲旱民饑竣上言禁餳一月息米近萬斛復代謝莊爲吏部尙書領太子左衞率未拜丁憂起爲右將軍丹陽尹如故竣藉蕃朝之舊極陳得失上自卽吉之後多所興造竣諫爭懇切無所回避上意甚不說多不見從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贊務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被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時旨大明元年以爲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所求既許便憂懼無計至州又丁母艱不許去職聽

送喪還都，恩待猶厚。竣彌不自安，每對親故，頗懷怨憤，又言朝事違謬，人主得失。及王僧達被誅，謂爲竣所讒構，臨死陳竣前後忿懟，每恨言不見從。僧達所言頗有相符據，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之曰：「臣聞人臣之奉主，毀家光國，竭情無私。若乃無禮陵人，怙寵卑上，是以王叔作戒，子晳爲戮，未有背本塞原，好利忘義，而得自容盛世，溷亂清流者也。右將軍、東揚州刺史、建城縣開國侯顏竣，因附風雲，謬蒙異長，天地更造，拔以非次，聖朝親擢，萬務一歸。而窺覘國柄，潛圖秉執，受任選曹，驅扇滋甚，出尹京輦，形勢彌放。傳詔犯憲，舊須啓聞，而竣以通辭忤己，輒加鞭辱，罔顧威靈，莫此爲甚。嚴詔屢發，當官責效，竣權恣不行，怨懟彌起，懷挾姦數，苞藏陰慝。預聞中旨，罔不宣露，罰則委上，恩必歸己。荷遇之門，卽加謗辱，受譴之室，曲相哀撫，翻戾朝紀，狡惑視聽，脅懼上宰，激動閭閻。未上慮闈，內懷猜懼，僞請東牧，以卜天旨。既獲出蕃，怨誓方肆，反脣腹誹，方之已輕。且時有啓奏，必協姦私，宜示親朋，動作羣小。前冬母亡，詔賜還葬，寧畢不去，盤桓經時，方構閒勳貴，造立同異。又表示危懼，深營身觀，曲訪大臣，慮不全立。遂以己被斥外，國道將顛，釁積懷抱，惡窮辭色，兼行闕於家，早負世譏。違身居崇寵，奉兼萬金，榮以夸親，祿不充養，宿憾母弟，特貴輒戮，天倫怨毒，親交震駭。凡所莅任，皆闕政刑。輒開丹陽庫物，貸借吏下，多假資禮，解爲門生，充朝滿野，殆將千計。驕放自下，妨公害私，取監解見錢，以供帳下，賓旅酣歌，不異平日，街談道說，非復風聲。竣代都文吏，特荷天私，棄瑕錄用，豫參要重，勞無汗馬，賞班河山，出內寵靈，踰越倫伍。山川之性，日月彌滋，溪壑之心，在盈彌篤，虎冠狠貪，未足爲譬。今皇明開耀，品物咸亨，傷俗黷化，實唯害焉，宜加顯戮，以彰厥化。請以見事免竣所居官，下太常削爵土，須事御收付廷尉法獄罪。」上未欲便加大戮，且止免官。竣頻啓謝罪，幷乞性命。上愈怒，詔荅曰：「憲司所奏，非宿昔所以相期。卿受榮遇，故當極此。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豈爲下事上誠節之至邪！」及竟陵王誕爲逆，因此陷之，召御史中丞庾徽之於前爲奏，奏成，詔曰：「竣孤負恩養，乃可至此。」於獄賜死，妻息宥之以遠，于辟彊徙送交州，又於道殺之。竣文集行於世。

史臣曰：世祖弱歲臨蕃，涵道未廣，披胸解帶，義止賓僚。及運鍾傾陂，身危慮切，擢膽抽肝，猶患言未盡也。至於漏玉負扆，威行萬物，欲有必從，事無暫失，既而憂歡異日，甘苦變心，主挾今情，臣追昔款，宋昌之報，上賞已行，同舟之慮，下逢愈結，嫌怨既萌，誅責自起，竣之取釁於世，蓋由此乎。爲人臣者，若能事主而捐其私，立功而忘其報，雖求顛陷，不可得也。

宋書卷七十五

宋書卷七十五考證

王僧達傳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得司者則四字不可解書字或當作考

顏竣傳夫禁制之設非惟一旦昧利犯憲蓋庶常情○一旦二字監本訛作亘今改正

衆訴耳聒○訴監本誤作䜣字書無䜣字今定作訴言錢法弊壞衆人交訴之聲溢耳也

史臣論謙愻既萌○萌監本誤作前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五考證

宋書卷七十六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六

朱脩之　宗慤　王玄謨

朱脩之字恭祖義興平氏人也曾祖燾晉平西將軍祖序豫州刺史父諶益州刺史脩之自州主簿遷司徒從事中郎文帝謂曰卿曾祖昔爲王導丞相中郎卿今又爲王弘中郎可謂不忝爾祖矣後隨到彥之北伐彥之自河南回留脩之戍滑臺爲虜所圍數月糧盡將士熏鼠食之遂陷於虜初脩之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後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拓跋燾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其義竟不告也後鮮卑馮弘稱燕王治黃龍城拓跋燾伐之脩之與同沒人邢懷明並從又有徐卓者復欲率南人竊發事泄被誅脩之懷明懼奔馮弘弘不禮留一年會宋使傳詔至脩之名位素顯傳詔見即拜之彼國敬傳詔謂爲天子邊人見其致敬於脩之乃始加禮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泛海至東萊遇猛風柁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師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元嘉九年至京邑以爲黃門侍郎累遷江夏內史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羣蠻大動脩之爲征西司馬討蠻失利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脩之在政寬簡士衆悅附及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荊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己同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脩之治身清約凡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己唯以撫納羣蠻爲務徵爲左民尚書轉領軍將軍去鎮秋毫不犯計在州然油及牛馬穀草以私錢十六萬償之然性儉剋少恩情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未嘗供贍嘗往視姊姊欲激之爲設菜羹麤飯脩之曰此乃貧家好食致飽而去先是新野庾彥達爲益州刺史攜姊之鎮分祿秩之半以供贍之西土稱焉脩之後墜車折腳辭尚書領崇憲太僕仍加特進金紫光祿大夫以腳疾不堪獨行特給扶侍卒贈侍中特進如故諡貞侯

宗慤字元幹南陽人也叔父炳高尚不仕慤年少時炳問其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慤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爲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慤獨任氣好武故不爲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慤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爲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泰與綺妾私通慤殺泰綺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慤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羣蠻大潰又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反叛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羣蠻由是畏服二十年孝武伐元凶以慤爲南中郎諮議參軍領中兵孝武即位以爲左衛將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葅粟飯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上傳輿慰勉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盼上壯之及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五年從獵墮馬腳折不堪朝直以爲光祿大夫加金紫慤有佳牛堪進御官買不肯賣坐免官明年復職廢帝即位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諡曰肅侯

太始二年詔以懋配食孝武廟子羅雲卒子元寶嗣

王玄謨字彥德太原祁人也六世祖宏河東太守綿竹侯以從叔司徒允之難棄官北居新興仍為新興鴈門太守其自敘云爾祖牢仕慕容氏為上谷太守隨慕容德居青州父秀早卒玄謨幼而不羣世父蕤有知人鑒常笑曰此兒氣槩高亮有太尉彥雲之風武帝臨徐州辟為從事史與語異之少帝末謝晦為荆州請為南蠻行參軍武昌太守晦敗以非大帥見原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本之不固皆由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發甲卒分為兩道直趣淯繩征士無遠徭之思吏士有屢休之歡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謨每陳北侵之策上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後為與安侯義賓輔國司馬彭城太守義賓薨玄謨上表以彭城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乃以孝武出鎮及大舉北征以玄謨為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受輔國將軍蕭斌節度玄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虜主拓跋燾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軍衆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依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內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為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又營貨利一匹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拓跋燾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曰佛狸威震天下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斌乃止初玄謨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遣代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為征討都督以為碻磝不可守召令還為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二十八年正月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為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邪元凶弒立玄謨為益州刺史孝武伐逆玄謨遣濟南太守垣護之將兵赴義事平除徐州刺史加都督及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朝廷假玄謨輔國將軍拜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諶之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縣侯中軍司馬劉沖之白孝武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上意不能明使有司奏玄謨多取寶貨虛張戰簿與徐州刺史垣護之並免官尋復為豫州刺史淮上亡命司馬黑石推立夏侯方進為主改姓李名弘以惑衆玄謨討斬之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雍土多僑寓玄謨請土斷流民當時百姓不願屬籍罷之其年玄謨又令九品以上租使貧富相通境內莫不嗟怨民間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當權元景弟僧景為新城太守以元景之勢制令南陽順陽上庸新城諸郡並發兵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啓孝武具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初不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時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後為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及建明堂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又領北選孝武狎侮羣臣隨其狀貌各有比類多鬚者謂之羊顏師伯缺齒號之曰齴劉秀之儉吝呼為老慳黃門侍郎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又刻木作靈秀父光祿勳叔獻像送其家廳事柳元景垣護之並北人而玄謨獨受老傖之目凡所稱謂四方書疏亦如之嘗為玄謨作四時詩曰菫荼供春膳粟漿充夏飡瓜醬調秋菜白醝解冬寒又寵一崑崙奴子名曰主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罹其毒玄謨尋遷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都督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振之轉領軍將軍孝武崩與柳元景等俱受顧命以外監事委玄謨時朝政多門玄謨以嚴直不容徙青冀二州刺史加都督少帝既誅顏師伯柳元景等狂悖益甚以領軍徵玄謨子姪咸勸稱疾玄謨曰吾受先帝厚恩豈可畏禍苟免遂行及至屢表諫諍又流涕請緩刑去殺以安元元少帝大怒明帝即位禮遇甚優時四方反叛以玄謨為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脚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史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頃之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軍遷南豫州刺史加都督玄謨性嚴剋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苛酷軍士為之語曰寧作五年徒莫逢

王玄謨玄謨猶自可宗越更殺我年八十一薨諡曰莊公子深早卒子續嗣

史臣曰脩之宗愨皆以將帥之材懷廉絜之操有足稱焉玄謨雖苛剋少恩然觀其大節亦足稱矣當少帝失道多所殺戮而能冒履不測傾心輔弼斯可謂忘身徇國者歟

宋書卷七十六

宋書卷七十六考證

宗愨傳乃除震武將軍○百官志有振武將軍無震武將軍震當作振

王元謨傳聞王元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意○南史居下有胥字

宋書卷七十六考證

宋書卷七十七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七

柳元景　顏師伯　沈慶之

柳元景字孝仁河東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器質荊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補江夏王國中軍將軍遷殿中將軍復為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太尉城局參軍太祖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道產死群蠻大為寇暴世祖西鎮襄陽義恭以元景為將帥即以為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內少糧器杖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眾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修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克太陽除世祖安北府中兵參軍隨王誕鎮襄陽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廷大舉北討使諸鎮各出軍二十七年八月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出貲谷奮武將軍魯方平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群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已七十三秦之冠族羌人多附之求入長安招懷關陝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人趙難納之弘農強門先有內附意故委季明投之十月魯方平薛安都龐法起進次白亭時元景猶未發法起率方平安都諸軍前入自修陽亭出熊耳山季明進達高門木城值永昌王入弘農乃回還盧氏據險自固頃之招盧氏少年進入宜陽苟公谷以扇動義心元景以其月率軍繼進閏月法起安都方平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加奮武將軍難驅率義徒以為眾軍鄉導法起等度鐵嶺山次開方口季明出自木城與法起相會元景大軍次臼口以前鋒深入懸軍無繼馳遣尹顯祖入盧氏以為軍援元景以軍食不足難可曠日相持乃束馬懸車引軍上百丈崖出溫谷以入盧氏法起諸軍進次方伯堆去弘農城五里賊遣兵二千餘人覘候法起縱兵夾射之賊騎退走諸軍造攻具進兵城下偽弘農太守李初古拔嬰城自固法起安都方平諸軍鼓譟以陵城季明趙難並率義徒相繼而進衝車四臨數道俱攻士皆殊死戰莫不奮勇爭先時初古拔父子據南門督其處距戰弘農人之在城內者三千餘人於北樓豎白幡或射無金箭安都軍副譚金薛係孝率眾先登生禽李初古拔父子二人魯方平入南門生禽偽郡丞百姓皆安堵元景引軍度熊耳山安都頓軍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季明率方平趙難軍向陝西七里谷殿中將軍鄧盛幢主劉駱亂使人入荒田招宜陽人劉寬糾率合義徒二千餘人共攻金門塢屠之殺戍主李買得古拔子也為虜永昌王長史勇冠戎類永昌聞其死若失左右手誕又遣長流行參軍姚範領三千人向弘農受元景節度十一月元景率眾至弘農營於開方口仍以元景為弘農太守置吏佐初安都留屯弘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為坐守空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宜急進軍可與顯祖并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眾並造陝下即入郭城列營於城內以逼之並大造攻具賊城臨河為固恃險自守季明安都方平顯祖趙難諸軍頻三攻未拔虜洛州刺史地河公張是提眾二萬度崤來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南以待之顯祖勒精卒以為後柱季明率高明宜陽義兵當南門而陣趙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為犄角賊兵大合輕騎挑戰安都瞋目橫矛單騎突陣四向奮擊左右皆辟易不能當殺傷不可勝數於是眾軍並鼓譟俱前士皆殊死戰虜初縱突騎眾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衲兩當衫馬亦去具裝馳奔以入賊陣猛氣咆勃所向無前當其鋒者無不應刃而倒賊忿之夾射不能中如是者數四每一入眾無不披靡初元景令將魯元保守函谷關賊眾既盛元保不能自固乃率所領作函箱陣多列旗幟緣險而還正會安都諸軍與賊交戰三虜即將見元保軍從山

下以爲元景大衆至日且暮賊於是奔退騎多得入城賊之將至也方平遣驛騎告元景時軍糧盡各餘數日食元景方督義租幷上驢馬以爲運糧之計而方平信至元景遣軍副柳元怙簡步騎二千以赴陝急卷甲兼行一宿而至詰朝賊衆又出列陳於城外方平諸軍並成列安都幷領馬軍方平悉勒步卒左右掎角之餘諸義軍並於城西南列陳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我豈惜身命乎遂合戰時元怙方至悉偃旗鼓士馬皆銜枚潛師伏甲而進賊未之覺也方平等方與虜交鋒而元怙勒衆從城南門函道直出北向結陳旌旗甚盛鼓譟而前出賊不意虜衆大駭元怙與幢主宗越率手下猛騎以衝賊陳一軍皆馳之安都方平等督諸軍一時齊奮士卒無不用命安都不堪其憤橫矛直前出入賊陳殺傷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復入軍副譚金率騎從而奔之自詰旦而戰至于日昃虜衆大潰斬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投河赴塹死者甚衆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虜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浹請命無所今並爲虜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拯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爾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誕以崤陝既定其地宜撫以弘農劉寬虯行東弘農太守給元景鼓吹一部法起率衆次于潼關先是建義將軍華山太守劉槐糾合義兵攻關城拔之力少不固頃之又集衆以應王師法起次潼關槐亦至賊關城戍主婁須望旗奔潰虜衆溺於河者甚衆法起與槐卽據潼關虜蒲城鎮主遣僞帥何難於封陵自列三營以擬法起法起長驅入關行王檀故壘虜謂直向長安何難率衆欲濟河以截軍後法起回軍臨河縱兵射之賊退散關中諸義徒並處處蜂起四山羌胡咸皆請奮誕又遣揚武將軍康元撫領二千人出上洛受元景節度援方平於函谷元景去賊衆向關時軍中食盡元景回據白楊嶺賊定未至更下山進弘農入湖關口虜蒲阪戍主沃州刺史杜道生率衆二萬至闅鄉

水去湖關一百二十里元景募精勇一千人夜斫賊營迷失道天曉而反道生率手下驍銳縱兵射之鋒刃既交虜又奔散時北討諸軍王玄謨等敗退虜遂深入太祖以元景不宜獨進且令班師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于長洲安都斷後宗越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寧朔將軍京兆廣平二郡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之統行北蠻事龐季明爲定蠻長薛安都爲後軍行參軍魯方平爲寧蠻參軍臧質爲雍州除元景爲冠軍司馬襄陽太守將軍如故魯爽向虎牢復使元景率安都等北出至關城關城棄戍走卽據之元景至洪關欲進與安都濟河攻杜道生於蒲阪會爽退復還再出北討威著於境外又使率所領進西陽會伐五水蠻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元景與朝士書曰國禍冤深凶人肆逆民神崩憤若無天地南中郎親率義師躬討元惡司徒臧冠軍並同大舉舳艫千里購賞之利備之元景不武忝任行閒總勒精勇先鋒道路勢乘上流衆兼百倍諸賢奕世忠義身爲國良皆受遇先朝荷榮日久而拘逼寇廷莫由申效想聞今問悲慶兼常大行居道鄉清惟始企遲面對展寫哀情時義軍船率小陋慮水戰不敵至蕪湖元景大喜倍道兼行聞石頭出戰艦乃於江寧步上於板橋立柵以自固進據陰山遣薛安都率馬軍至南岸元景潛至新亭依山建壘東西據險世祖復遣龍驤將軍行參軍程天祚率衆赴之天祚又於東南據高丘屯砦柵凡歸順來奔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當倚我之不可勝豈幸寇之不攻哉元景壘營未立爲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勸劭出戰不許經日乃水陸出軍劭自登朱雀門督戰軍至瓦官寺與義軍游邏相逢游邏退走賊遂薄壘劭以元景壘塹未立可得平地決戰既至柴柵已堅倉卒無攻具便使肉薄攻之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與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劉簡之先攻西南頻得燒草舫略渡人程天祚柴未立亦爲所推王羅漢等

攻壘北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彊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天祚還得固柴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譟以奔之賊衆大潰赴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宮僅以身免蕭斌被創劭之收兵而止隊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爲之滿斬劭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逷之等水軍主褚湛之副劉道存並來歸順上至新亭卽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衞將軍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卽以質書呈世祖語其使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爾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爲雍州刺史質慮其爲荊州後患建議爪牙不宜遠出上重違其言更以元景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不拜徙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曲江縣公食邑三千戶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衞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僚玄謨復以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竝反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值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船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岸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請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猜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克捷上遣丹陽尹顏竣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先固讓開府儀同復爲領軍太子詹事加侍中尋轉驃騎將軍本州大中正領軍侍中如故大明二年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明年遷尚書令太子詹事侍中中正如故以封在嶺南秋輸艱遠改封巴東郡公五年又命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令中正如故又讓開府乃與沈慶之俱依晉密陵侯鄭袤不受司空故事事在慶之傳六年進司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固讓乃授侍中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留衞京師世祖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恭尚書僕射顏師伯竝受遺詔輔幼主遷尚書令領丹陽尹侍中將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固辭班劍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得錢二萬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啖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世祖嚴暴異常元景雖荷寵遇恆慮及禍太宰江夏王義恭及諸大臣莫不重足屏氣未嘗敢私往來世祖崩義恭元景等竝相謂曰今日始免橫死義恭與義陽等諸王元景與顏師伯等常相馳逐聲樂酣酒以夜繼晝前廢帝少有凶德內不能平殺戴法興後悖情轉露義恭元景等憂懼無計乃與師伯等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速決永光年夏元景遷使持節督南豫之宣城諸軍事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未拜發覺帝親率宿衞兵自出討之先稱詔召元景左右奔告兵刃非常元景知禍至整朝服乘車應召出門逢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率左右壯士數十人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既出巷軍士大至下車受戮容色恬然時年六十長子慶宗有幹力而情性不倫世祖使元景送還襄陽於道中賜死次子嗣宗豫章王子尚車騎從事中郎嗣宗弟紹宗茂宗孝宗文宗仲宗成宗秀宗叔仁弟衞軍諮議參軍僧珍等諸弟姪在京邑及襄陽從死者數十人元景少子承宗及嗣宗子纂竝在孕獲全太宗卽位令曰故侍中尚書令驃騎大將軍巴東郡開國公新除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歷則毗燮皇化方任參漢輔業懋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寃動勳烈悲深朝寶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彌軫宜崇賁徽册以旌忠懃可追贈使持節都督南豫江二州諸軍事太尉侍中刺史國公如故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叔仁爲梁州刺史黃門郎以破臧質

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元景從兄元怙大明末代叔仁爲梁州與晉安王子
勛同逆事敗歸降元景從父弟先宗大明初爲竟陵王誕司空參軍誕作亂殺
之追贈黃門侍郎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鄉里索虜以爲折衝將軍河北太守
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僞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
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爲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
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爲振武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左將軍直閤太
宗定亂光世參謀以爲右衞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旣而四方反叛同閤
宗越譚金又誅光世乃北奔薛安都安都使守下邳城及安都招引索虜光世
率衆歸降太宗宥之以爲順陽太守子欣慰謀反光世賜死

顏師伯字長淵琅邪臨沂人東揚州刺史竣族兄也父邵剛正有局力爲謝晦
所知晦爲領軍以爲司馬廢立之際與之參謀晦鎭江陵請爲諮議參軍領錄
事軍府之務悉委焉邵慮晦將有禍求爲竟陵太守未及之郡値晦見討晦與
邵謀起兵距朝廷邵飮藥死師伯少孤貧涉獵書傳頗解聲樂劉道產爲雍州
以爲輔國行參軍弟師仲妻臧質女也質爲徐州辟師伯爲主簿衡陽王義季
代質爲徐州質薦師伯於義季義季卽命爲征西行參軍與安侯義賓代義季
世祖代義賓仍爲輔國安北行參軍王景文時爲諮議參軍愛其諧敏進之世
祖師伯因求杖節乃以爲徐州主簿善於附會大被知遇及去鎭師伯以主簿
送故世祖鎭尋陽啓太祖請爲南中郎府主簿太祖不許謂典籤曰中郎府主
簿那得用顏師伯世祖啓爲長流正佐太祖又曰朝廷不能除之郎可自板亦
不宜署長流世祖乃板爲參軍事署刑獄及入討元凶轉主簿世祖踐阼以爲
黃門侍郎隨王誕驃騎長史南郡太守改爲驃騎大將軍長史南濮陽太守御
史中丞臧質反出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領兵置佐以備東道事寧復爲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改領前軍將軍徙御史中丞還侍中上以伐逆寧亂事資羣
謀大明元年下詔曰昔歲國難方結疑懦者衆故散騎常侍太子右率龐秀之
履嶮能貞首暢義節用使狡狀先聞軍備夙固醜逆時殄頗有力焉追念厥誠
無忘于懷侍中祭酒顏師伯侍中領射聲校尉袁愍孫豫章太守王謙之太子
前中庶子領右衞率張淹爰始入討預參義謀契闊大難宜蒙殊報秀之可封
樂安縣伯食邑六百戶師伯平都縣子愍孫興平縣子謙之石陽縣子淹廣晉
縣子食邑各五百戶師伯還右衞將軍母憂去職二年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
徐州之東安東莞兗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其年索
虜拓跋濬遣僞散騎常侍鎭西將軍清水公拾賁勅文率衆寇清口清口戍主
振威將軍傅乾愛率前員外將軍周盤龍等擊破之世祖遣虎賁主龐孟虯積
射將軍殷孝祖等赴討受師伯節度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與孟虯合力行
達沙溝虜窟瓌公五軍公等馬步數萬迎軍拒戰孟虯等奮擊盡日孟虯手斬
五軍公虜於是大奔孝祖又斬窟瓌公赴水死者千計虜又遣河南公黑水公
濟州公青州刺史張懷之等屯據濟岸師伯又遣中兵參軍江方興就傅乾愛
擊破之斬河南公樹蘭等虜別帥屯門又遣萬餘人攻清口戍城乾愛方興出
城拒戰卽斬屯門餘衆奔走虜清水公又率二萬人復來逼城乾愛等出戰又
破之追奔至赤龍門殺賊甚衆上嘉其功詔曰虜驅率犬羊規暴邊塞輔國將
軍青冀二州刺史師伯宣略命師合變應機濟戎奮怒一月四捷支軍異部驍
勇齊效頻梟名王大殲羣醜朕用嘉嘆良深于懷可遣使慰勞并符輔國府詳
考功最以時言上苟思達龐孟虯等又追虜至杜梁虜衆多四面俱合平南參
軍童太一及苟思達等並單騎出盪應手披靡孟虯等繼至虜乃散走赴河死
者甚多旣而虜更合衆大至孟虯等又破之世祖又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助師
伯張懷之據糜溝城師伯遣天生等破之懷之出城逆戰天生率軍主劉懷珍
白衣客朱士義殿中將軍孟繼祖等擊之懷之敗走入城僅以身免繼祖於陣
遇害追贈郡守又虜隴西王等屯據申城背濟向河三面險固天生又率衆攻
之朱士義等貫甲先登賊赴河死者無算卽日陷城虜天水公又攻樂安城建
威將軍平原樂安二郡太守分武都與天生等拒擊大破之虜乃奔退追戰克
捷直至清口虜攻圍傅乾愛乾愛隨方拒對孝祖等旣至虜徹圍遁走師伯進
號征虜將軍三年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四年徵爲
侍中領右軍將軍親幸隆密羣臣莫二遷吏部尚書右軍如故上不欲威柄在

人親覽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專情獨斷奏無不可遷侍中領右衛將軍七年補尚書右僕射時分置二選陳郡謝莊瑯邪王曇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周旋寒人張奇為公車令上以奇資品不當使兼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栖褚道惠顏禕之元從夫任澹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勑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兼市買丞事師伯坐以子預職莊曇生免官道栖道惠棄市禕之等六人鞭杖一百師伯尋領太子中庶子雖被黜挫受任如初世祖臨崩師伯受遺詔輔幼主尚書中事專以委之廢帝即位復還即真領衛尉師伯居權日久天下輻輳游其門者爵位莫不踰分多納貨賄家產豐積伎妾聲樂盡天下之選園池第宅冠絕當時驕奢淫恣為衣冠所嫉又遷尚書右僕射領丹陽尹廢帝欲親朝政發詔轉師伯為左僕射加散騎常侍以吏部尚書王景文為右僕射奪其京尹又分臺任師伯至是始懼尋與太宰江夏王義恭柳元景同誅時年四十七六子並幼皆見殺弟師仲中書郎晉陵太守師叔司徒主簿南康相太宗即位詔曰故散騎常侍僕射領丹陽尹平都縣子師伯昔逢代運豫班榮賞遭罹厄會隕命淫刑宗嗣殄絕良用矜悼但其心瀆貨宜貶贈典可紹封社以慰冤魂謚曰荒子師仲子幹繼封齊受禪國除

沈慶之字弘先吳興武康人也兄敞之為趙倫之征虜參軍監南陽郡擊蠻有功遂即真慶之少有志力孫恩之亂也遣人寇武康慶之未冠隨鄉族擊之由是以勇聞荒擾之後鄉邑流散慶之躬耕壟畝勤苦自立年三十未知名往襄陽省兄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為竟陵太守倫之命伯符版為寧遠中兵參軍竟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略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稱伯符去郡又別討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永初二年慶之除殿中員外將軍又隨伯符隸到彥之北伐伯符病歸仍隸檀道濟道濟還白太祖稱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出戍錢唐新城及還領淮陵太守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欲相引接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尊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靺縛袴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緩服遣收吳郡太守劉斌殺之遷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元嘉十九年雍州刺史劉道產卒群蠻大動征西司馬朱修之討蠻失利以慶之為建威將軍率衆助修之修之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緣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遷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領南東平太守又為世祖撫軍中兵參軍世祖以本號為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大甚水陸梗礙世祖停大隄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世祖至鎮而驛道蠻反殺深式遣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領荊州王方回領臺軍並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鄖山蠻最彊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克慶之翦定之禽三萬餘口還京師復為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南濟陰太守雍州蠻又為寇慶之以將軍太守復與隨王誕入沔既至襄陽率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愨振威將軍劉顒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雝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愨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隖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阪目連尚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隖以為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為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翦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擒也於是諸軍並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譟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卜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楊山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愨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大破威震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三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

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築
重城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礧立部曲建旍旗樹長帥鐵馬成羣慶之
連營山中開門相通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
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
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道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
方盛乃置東岡蜀山宜民西柴黃徼上夌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並饑乏自
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並移京邑以爲營戶二十七年遷太子步兵校
尉其年太祖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舍遠事且以檀到吉
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
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上曰小醜竊據河南修復王師再屈自别有以亦
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唯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泛舟北指
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克此二戍館穀弔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
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丹陽尹徐湛之吏部
尚書江湛並在坐上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
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上大笑及北討慶之副
玄謨向碻磝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碻磝仍領斌輔國司馬
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虜主拓跋燾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
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
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
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辜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
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死固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
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青東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
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
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
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
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淸口慶之乘驛
馳歸未至上驛詔止之使還救玄謨會虜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
恭留領府中兵參軍拓跋燾至卯山義恭遣慶之率三千人拒之慶之以爲虜
衆彊往必見禽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河上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磝耳
鄉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七年使慶之自彭城徙
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於南州亦如之二十九年
復更北伐慶之固諫不從以立議不同不使北出是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
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十月遣慶之
督諸將討之詔江豫荆雍並遣軍受慶之節度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
統羣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
凶弒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
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
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世祖還至尋
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卽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
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世祖世祖踐阼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尋出爲使持節督南兗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
常侍如故鎮盱眙上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曰朕以不天有生罔二泣血
千里志復深逆鞠旅伐罪義氣雲踴羣帥仗節指難如歸故曾未積旬宗社載
穆遂以眇身猥纂大統永念茂庸思崇徽錫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
豫徐兗四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新除散騎常侍領軍將軍
柳元景新除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宗慤督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兗州刺史徐
遺寶寧朔將軍始興太守沈法系驃騎諮議參軍顧彬之或盡誠謀初寘綜戎
略或受命元帥一戰寧亂或稟奇軍統協規効捷偏師奉律勢振東南皆忠國
忘身義高前烈功載民聽誠簡朕心定賞策勳茲焉攸在宜列土開邑永蕃皇
家慶之可封南昌縣公元景曲江縣公並食邑三千戶慤洮陽縣侯食邑二千
戶遺寶益陽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法系平固縣侯彬之陽新縣侯並食邑千
戶又特臨軒召拜又使慶之自盱眙還鎮廣陵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上遣左

衛將軍王玄謨討之軍泝淮向壽陽總統諸將尋聞荆江二州並反徵慶之入朝率所領屯武帳崗甲仗五十人入六門魯爽先遣弟瑜進據蒙蘢歷陽太守張幼緒率軍討瑜值爽至衆散而反乃遣慶之濟江討爽爽聞慶之至連營稍退自留斷後慶之與薛安都等進與爽戰安都臨陣斬爽進慶之號鎮北大將軍進督靑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前軍破賊轉位等後至追躡一階尋與柳元景俱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上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上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泣涕上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衞吏五十人大明元年又申前命復固辭三年司空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鐶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上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夕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事在誕傳慶之進營洛橋西焚其東門值雨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兖州刺史鎭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壍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上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脫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于七月乃屠城斬誕進慶之司空又固讓於是與柳元景並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衛吏五十人門施行馬四年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閈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示人曰錢盡在此中與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游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杅杓上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上嘗歡飲普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逼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授師伯上卽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微命值多幸得逢時運昌朽老筋力盡徒步還南崗辭榮此聖世何媿張子房上甚悅衆坐稱其辭意之美世祖晏駕慶之與柳元景等並受顧命遺詔若有大軍旅及征討悉使委慶之前廢帝卽位加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慶之每朝賀常乘猪鼻無幰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而已每農桑劇月或時無人遇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游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賜几杖並固讓廢帝狂悖無道衆並勸慶之廢立及柳元景等連謀以告慶之慶之與江夏王義恭素不厚發其事帝誅義恭元景等以慶之爲侍中太尉封次子中書郎文季建安縣侯食邑千戶義陽王昶反慶之從帝度江總統衆軍少子文耀年十餘歲善騎射帝愛之又封永陽縣侯食邑千戶帝凶暴日甚慶之猶盡言諫爭帝意稍不說及誅何邁慮慶之不同量其必至乃閉淸谿諸橋以絕之慶之果往不得度而還帝乃遣慶之從子攸之齎藥賜慶之死時年八十是年初慶之夢有人以兩匹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匹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及死賜與甚厚追贈侍中太尉如故給鸞輅轀輬車前後羽葆鼓吹謚曰忠武公未及葬帝敗太宗卽位追贈侍中司空謚曰襄公長子文叔歷中書黃門郎景和末爲侍中慶之之死也不肯飲藥攸之以被揜殺之文叔密取藥藏錄或勸文叔逃避文叔見帝斷截江夏王義恭支體慮奔亡之日帝怒容致義恭之變乃飲藥自殺子秘書郎昭明亦自縊死太始七年改封蒼梧郡公元年還復先封時改始興爲廣興昭明子曇亮襲廣興郡公齊受禪國除慶之弟劭之元嘉中爲廬陵王紹南中郎行參軍

討建安揭陽諸賊病卒兄子僧榮歛之之子也孝建初爲安成相荆江反叛發兵拒臧質質遣其安成相臧眇之討僧榮擊破之大明中爲兖州刺史景和中徵爲黄門郎未還卒于懷明太宗泰始初居父憂起爲建威將軍東征南討有功封吳興縣子食邑四百戸歷位黄門侍郎再爲南兖州刺史元徽初丁母艱法總桂陽王休範爲逆起爲冠軍將軍統水軍防固石頭朱雀失守懷明委軍奔走賫之憂卒慶之從弟法系字體先亦有將用初爲趙伯符將佐後隨慶之征五水蠻世祖伐逆以爲南中郎參軍加寧朔將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旦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砍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無不中死者交横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與太守討蕭簡於廣州閉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砍所遣並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賊徙在城内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内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己不從法系曰更相守五十日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官至驍騎將軍尋陽太守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砍之子文秀别有傳慶之羣從姻戚由之在列位者數十人

史臣曰張釋之云用法一偏天下獄皆隨輕重縣衡於上四海共稟其平法亂於朝民無所措手足師伯藉寵代臣勢震朝野傾意厮臺情以貨結自選部至于局曹莫不從風而靡曲徇私請因傳詔勅天震實怒仆者相望師伯任用無改而王謝免職君子謂是舉也豈徒失政刑而已哉

宋書卷七十七

宋書卷七十七考證

柳元景傳即以爲廣威將軍○廣威南史作武威

法起諸軍進次方伯自○自南史作堆自即堆古字

沈慶之傳領軍將軍劉湛之知之○湛下之字衍後同

給衛史五十人○衛諸本並譌卸南史亦作卸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七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三十八

蕭思話　劉延孫

蕭思話南蘭陵人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中書黃門郎徐兗二州
刺史冠軍將軍南琅邪太守永初元年卒追贈前將軍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
以博誕遊遨爲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鄰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
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見便以國器許之年十八除琅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轉相國參軍父憂去職服闋拜羽林監領石頭戍事襲爵封
陽縣侯轉宣威將軍彭城沛二郡太守涉獵書傳頗能隸書解音律便弓馬元
嘉三年謝晦爲荊州欲請爲司馬思話拒之五年遷中書侍郎仍督青州徐州
之東莞諸軍事振武將軍青州刺史時年二十七亡命司馬朗之元之可之兄
弟聚黨於東莞發干縣謀爲寇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餘黨悉平
八年除竟陵王義宣左軍司馬南沛郡太守未及就徵索虜南寇檀道濟北伐
既而迴師思話懼虜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使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思
話奔亦委城走虜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由是徵下廷尉仍繫尙
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廚下得二死雀思話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
祥乎既而被繫九年仇池大饑益梁州豐稔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
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橫野將軍梁南
秦二州刺史既行聞法護已委鎮北奔西城遣司馬建威將軍南漢中太守蕭
諶五百人前進又遣西戎長史蕭汪之係之諶緣路收合士衆得精兵千人十
年正月進據磝頭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其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趙
溫守梁州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諶進屯磝頭遣陰平太守蕭坦赴黃金薛健
副姜寶據鐵城鐵城與黃金相對去一里所樹塞道坦進攻二戍拔之二月趙
溫又率薛健及其寧朔將軍漪翼太守蒲早子來攻坦營坦奮擊大破之坦被
創賊退保西水諶司馬錫文祖進據黃金蕭汪之步騎五百相繼而至平西將
軍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三千人赴諶等進黃金早子健等退保下
桃思話先遣行參軍王靈濟率偏軍出洋川因向南城偽陵江將軍趙英堅守
險靈濟擊破之生禽英南城空虛因資無所復引軍還與諶合三月諶率衆軍
進據峨公固難當遣其子和率趙溫蒲早子及左衞將軍呂平寧朔將軍司馬
飛龍步騎萬餘跨漢津結砦其間立浮橋悉力攻諶合圍數十重短兵接戰弓
矢無復用賊悉衣犀革戈矛所不能加諶乃截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
貫十餘賊賊不能當因大敗燒砦奔走退據大桃閏月諶及方明盡軍至龍驤
將軍楊平與幢主殿中將軍梁坦直入角弩追之賊又敗走殺傷虜獲甚多漢
中平悉收沒地置戍葭萌水先是桓玄篡晉以桓希爲梁州布敗走氐楊盛據
有漢中刺史范元之傅歆悉治魏興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其後索邈爲刺
史氐乃治南城爲賊所焚燒不可固郎思話還鎮南城加節進號寧朔將軍徵
諶爲太子屯騎校尉法護中山無極人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元嘉十年自少
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繫府所收於獄賜死太祖以法崇受任一方令
獄官言法護病卒太祖使思話上平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使持節
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勅曰丈人頃何所作事務
之暇故以琴書爲娛耳所得不曰義邪眷想常不忘情想亦同之前得此琴云
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顒意於彈撫響韻殊勝直爾嘉也幷往
桑弓一張材理乃快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不能制之便成老公令人
歎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與讓也十六年衡陽王義季代義
慶又除安西長史餘如故十九年徵爲侍中領前軍將軍未就徵復先職明年
遷持節監雍州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南陽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
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太守二十二年除侍中領太子右率二十四年改
領左衞將軍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
以銀酒鍾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又領南徐州大中正明年復監雍梁南北秦
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右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如故二十六年徵
爲吏部尙書詔思話曰沈尙書暴病不救其體業貞審立朝盡公年時尙可方

相委任奄忽不永痛悼特深銓管要機通塞所寄丈人才用體國二三惟允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人太祖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里閭何慮無人使邪未拜二十七年遷護軍將軍是年春虜攻懸瓠太祖將大舉北討朝士僉同莫或異議思話固諫不從乃領精甲三千助鎭彭城虜退即代世祖爲持節監徐兗青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二十九年統揚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磝初鎭軍諮議參軍申坦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青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並前鋒入河五月發泗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率青州軍來會七月思話及衆軍並至碻磝治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蟆車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毀崔訓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遇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碻磝永坦並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啓事碻磝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此鎭山川嚴阻控臨河朔形勝之要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冀州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鎭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弒立以爲使持節監徐青兗冀四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遣使奉牋曰下官近在歷下始奉國諱所承使人不知闊狹既還在路漸有所聞猶謂人倫無容有此私懷感慨未敢在言奉被令教果出慮表重增哀惋不能自勝此實天地所不覆載人神所不容忍率土民氓莫不憤咽況下官蒙荷榮渥義兼常志此月五日被驛使追命騎還朝切齒拊心輒已鍾疾雖百口在都一非所顧正欲遣啓受規略會奉今旨悲懼兼情伏承司徒英圖電發殿下神武霜斷臧質忠義並到不謀同時仗順沿流席卷江甸前驅風邁已應在近下官復練始集遣輔國將軍申坦龍驤將軍梁坦二軍分配精甲五千申坦爲統便以即日水陸齊下下官悉率文武駱驛繼發憑威賴儒勢同振朽開泰有期悲欣交集世祖至新亭坦亦進克京口上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

僕射固辭不受拜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時京邑多有劫掠二旬中十七發引咎陳遜不許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加鼓吹一部未行而江州刺史臧質反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晉熙新蔡三郡諸軍事江州刺史事平分荆江豫三州置郢州復都督郢湘二州諸軍事鎭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鎭夏口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刺史如故諡曰穆侯思話宗戚令望蚤見任待凡歷州十二杖節監都督九焉所至雖無皦皦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長子惠開嗣別有傳次子惠明亦有世譽歷黃門郎御史中丞司徒左長史吳興太守後廢帝元徽末卒官第四子惠基順帝昇明末爲侍中源之從父弟摹之丹陽尹追贈征虜將軍子斌亦爲太祖所遇彭城王義康鎭豫章以爲大將軍諮議參軍豫章太守歷南蠻校尉侍中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元嘉二十七年統王玄謨等衆軍北伐斌遣將軍崔猛攻虜青州刺史張淮之於樂安淮之棄城走先是猛與斌參軍傅融分取樂安及碻磝樂安水道不通先并定碻磝至是又克樂安既而攻圍滑臺不拔斌追還歷下事在王玄謨傳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詐稱晉室近屬自號齊王聚衆據梁鄒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號安定王亡命秦凱之祖元明等各據村屯以應順則初梁鄒戍主宣威將軍樂安渤海二郡太守崔勳之出州故順則因虛竊據勳之司馬曹敬會拒戰不敵出走斌即遣勳之率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申坦長流參軍羅文昌等諸軍討順則攻之不克勳之等始謂城內出於逼附軍至即應奔逃而並爲賊堅守殺傷官軍甚多斌又遣府司馬建武將軍齊郡太守龐秀之總諸軍祖元明又據安丘城斌更遣振武將軍劉武之及軍主劉回精兵千人討司馬百年斬之順則既失據衆稍離阻文昌遣道連僞投賊賊信納之潛以官賞格示衆城內賊黨李繼叔等並有歸順心道連謀泄爲賊所殺繼叔踰城出降賊黨於是大離乃四面進攻衝車所衝輒三五丈崩落時南門樓上擲下一級并垂繩鉤取外人外人上賊並放仗云向已斬順則所投首是也秦凱之走河北斌坐滑臺退敗免官

久之復起爲南平王鑠右軍長史其後事迹在二凶傳斌弟劭歷位長沙內史廣陵王誕爲廣州未之鎮以劭爲安南諮議參軍南海太守行府州事東海王褘代誕劭仍爲前軍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入討元凶遣輔國將軍南海太守劉玩討劭固守經時城陷伏誅斌劭諸子並誅滅龐秀之河南人也以斌故吏賊劭甚加信委以爲遊擊將軍奔世祖於新亭時劭諸將未有降者唯秀之先至事平以爲梁州刺史秀之子弟爲劭所殺者將十人而酣讌不廢坐免官後又爲徐州刺史太子右衞率孝建元年卒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子彌之順帝昇明末廣興公相秀之弟況之太宗世亦爲始興相

劉延孫彭城呂人雍州刺史道產子也初爲徐州主簿舉秀才彭城王義康司徒行參軍尚書都官郎爲錢唐令世祖撫軍廣陵王誕北中郎中兵參軍南清河太守世祖爲徐州補治中從事史時索虜圍縣瓠分軍送所掠民口在汝陽太祖詔世祖遣軍襲之議者舉延孫爲元帥固辭無將用舉劉泰之自代泰之既行太祖大怒免延孫官爲世祖鎮軍北中郎中兵參軍南中郎諮議參軍領錄事世祖伐逆府缺上佐轉補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世祖卽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下詔曰朕藉羣能之力雪莫大之恥以眇眇之身託于王公之上思所以策勳樹良永寧世烈新除侍中領前軍將軍延孫率懷忠敏器局沈正協贊義初誠力俱盡左衞將軍竣立志開亮理思清要茂策忠謨經綸惟始俾積基更造咸有勳焉宜顯授龜社大啓邦家延孫可封東昌縣侯竣建城縣侯食邑各二千戶其年侍中改領衞尉孝建元年遷丹陽尹臧質反叛上深以東土爲憂出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置佐史事平徵爲尚書右僕射領徐州大中正遣至江陵分判枉直行其誅賞三年又出爲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仍徙爲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以疾不行留爲侍中護軍又領徐州大中正素有勞患其年增篤詔遣黃門侍郎宣旨問疾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中正如故其年又出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先是高祖遺詔京口要地去都邑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延孫與帝室雖同是彭城人別屬呂縣劉氏居彭城縣者又分爲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及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爲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於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欲使腹心爲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異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兵起討既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使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京邑復遣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其年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卿前出所有別議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徵延孫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延孫疾病不任拜起上使於五城受封版乘船自青谿至平昌門仍入尚書下舍又欲以代朱修之爲荊州事未行明年卒時年五十二上甚惜之下詔曰故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將軍東昌縣開國侯延孫風局簡正體識沈明綢繆心膂自蕃升朝契闊唯舊幾將二紀璽業中圮則首贊出圖義令既舉則任均蕭寇器允棟幹勳實佐時及累司馬兩官出內尹牧惠政茂課著自民聽忠謨令節簡乎朕心方燮和台階永毗國道奄至薨殞震慟兼深考終定典宜盡哀敬可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僕射侯如故有司奏謚忠穆詔爲文穆又詔曰故司徒文穆公延孫居身寡約家素貧虛每念清美良深悽歎葬送資調固當闕乏可賜錢三十萬米千斛子質嗣太宗泰始中有罪國除延孫弟延熙義興太守在孔覬傳

史臣曰延孫接款蕃日固出顏袁矣風飈局力又無等級可言而隆名盛寵必擇而後授何哉良以休運甫開沈疾方被雖宿恩內積而安私外簡夫侮因事狎敬由近疏疏必相思狎必相厭厭思一殊榮禮自隔遂得爲一世宗臣蓋由此也子曰事君數斯疏矣然乎然乎

宋書卷七十八

宋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思話傳孝建二年卒時年五十○臣承蕃按思話年十八除琅邪王大司馬行參軍時年父源之卒是爲永初九年至元嘉五年任青州刺史耕年二十七是也自元嘉六年己巳至孝建二年乙未又歷二十七年思話卒時年五十四今云五十蓋脫四字

劉延孫傳方欒和台階永賍國道○和一本作釆

宋書卷七十八考證

宋書卷七十九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九

文五王

竟陵王誕 廬江王禕 武昌王渾 海陵王休茂 桂陽王休範

竟陵王誕字休文文帝第六子也元嘉二十年年十一封廣陵王食邑二千戶二十一年監南兗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出鎮廣陵尋以本號徙南徐州刺史二十六年出為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後將軍雍州刺史以廣陵彫弊改封隨郡王上欲大舉北討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湘州入臺稅租雜物悉給襄陽及大舉北伐命諸蕃並出師莫不奔敗唯誕中兵參軍柳元景先克弘農關陝三城多獲首級關洛震動事在元景傳會諸方並敗退故元景引還徵誕還京師還都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當鎮始興未行改授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給鼓吹一部元凶弒立以揚州浙江西屬司隸校尉浙江東五郡立會州以誕為刺史世祖入討遣沈慶之兄子僧榮間報誕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會顯東入受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為後繼劭遣將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第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籃屐於菰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徵誕為持節都督荊湘雍益寧梁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誕以位號正與濬同惡之請求回改乃進號驃騎將軍加班劍二十人餘如故南譙王義宣不肯就徵以誕為侍中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開府如故改封竟陵王食邑五千戶顧彬之以奔牛之功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明年義宣舉兵反有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勢震天下上卽位日淺朝野大懼上欲奉乘輿法物以迎義宣誕固執不可然後處分加誕節仗士五十人出入六門上流平定誕之力也初討元凶與上同舉兵有奔牛之捷至是又有殊勳上性多猜頗相疑憚而誕造立第舍窮極工巧園池之美冠於一時多聚才力之士實之第內精甲利器莫非上品上意愈不平孝建二年乃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侍中如故上以京口去都密邇猶疑之大明元年秋又出為都督南兗南徐兗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餘如故誕既見猜亦潛為之備至廣陵因索虜寇邊修治城隍聚糧治仗嫌隙既著道路常云誕反三年建康民陳文紹上書曰私門有幸亡大姑元嘉中蒙入臺六宮薄命早亡先朝賜贈美人又聽大姑二女出入問訊父饒司空誕取為府史恆使入山圖畫道路勤劇備至不敢有辭不復聽歸消息斷絕姑二女去年冒啓歸訴蒙陛下聖恩賜敕解饒吏名誕見符至大怒喚饒入交問汝欲死邪詐臺求解饒卽答官比不聽通家信消息斷絕若是姊為啓聞所不知誕因問饒汝那得入臺饒被問依實啓答既出誕主衣莊慶臺師王強語饒汝今年敗汝姊誤汝官云小人輩敢持臺家逼我饒因叛走歸誕卽遣王強將數人逐突入家內縛饒將還廣陵至京口客舍乃陷死井中託云饒懼罪自殺抱痛懷冤冒死歸訴吳郡民劉成又詣闕上書告誕謀反稱息道龍昔伏事誕親見姦狀又見誕在石頭城內修乘輿法物習倡警蹕道龍私獨憂懼向伴侶言之語頗漏泄誕使大吏令監內執道龍道龍逃走誕怒鞭殺監又捕殺道龍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訴枉稱弟詠之昔蒙誕采錄隨從歷鎮大駕南下為誕奉送牋書經涉危險時得上聞聖明登阼恩澤周普回改小人使命微勤賜署臺位詠之恒見誕與左右小人莊慶傳元祀潛圖姦逆言詞醜悖每云天下方是我家有汝等不憂不富貴又常疏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詠之既聞此語又不見其事恐一旦事發橫罹其辜密以告建康右尉黃宣達并有啓聞希以自免元祀第知詠之與宣達來往自嫌言語漏泄卽具以告誕誕大怒令左右飲詠之酒逼使大醉因言詠之乘酒罵詈遂被害自顧冤枉事有可哀其年四月上乃使有司奏曰臣聞神極尊明大儀所以貞觀皇天峻邈玄化所以幽宣故能經緯吐俗大庇黔首庶道被八紘不遺疏賤之實咸格天區豈漏親貴之罰此不刊之彝則古今之恆訓謹按元嘉之末天綱崩絕人神哀憤含生喪氣司空竟陵王誕義兼臣子

任居藩維進不能泣血提戈忘身徇節退不能閉關拒險焚符斬使遂至拜受
僞爵欣承榮寵沈淪姦逆肆于昏放以妻故司空臣湛之女誅亡餘類單舟遄
遣披猖千里奉哀行路賊忍無親莫此爲甚故山陰傳僧祐鹹弃國朝義均休
戚重門岐衢不能拒折閉之使巖險千里不能庇匹夫之身乃更助虐馮凶抽
兵勒刃遂使頓仆牢穽死不旋踵妻子播流庭鐘莫立見之者流涕聞之者含
歎及神錄首路檝櫓東指風卷四嶽電掃三江誕猶持疑兩端陰規進退陛下
頻遣書檄告譬殷勤方改姦圖末乃奉順分遣弱旅承塞符文宴安所莅身不
越境悖禮忘情不顧物議轡弧躍馬務是畋遊致奔牛有崩碎之陳新亭無獨
克之術假威義銳乞命皇旅竟有何勞而論功伐既妖祲廓清大明升曜幽顯
宅心遠邇雲集誕忽星行之悲違開泰之慶遲回顧望淹踰旬朔逆黨陳叔兒
等泉寶鉅億貲貨不貲誕收籍所得不歸天府辭稱天軍實入私室又太官東
傳舊有獻御喪亂既平猶加斷遏珍羞庶品回充私膳於號諱之辰違甘滋之
品當惟新之始絕苞苴之貢忠孝兩忘敬愛俱盡乃徵引巫史潛考圖緯自謂
體應符相富貴可期悖意醜言不可勝載遂復遙諷朝廷占求官爵侮蔑宗室
詆毀公卿不義不昵人道將盡荷任神州方懷姦慝每闞向宸御妄生規幸多
樹淫祀顯肆祆詛遂在石頭潛修法物傳警稱蹕擬則天行皆已駭暴觀聽彰
布朝野昔內難甫寧珍瑋散佚有御刀利刃擅價諸夏大府禁器歷代所珍誕
密加購賞頓藏私室賊義宣初平餘黨逃命誕含縱罔忌私竊招納名工細巧
悉匿私第又引義宣故將裘與爲己腹心事既彰露猶執欺罔公文面啓矯稱
舊隸加以營干制館僭擬天居引石徵材專擅興發驅迫士族役同輿皂殫木
土之姿窮吞并之勢故會稽宣長公主受遇二祖禮級尊崇臣湛之亡身徇國
追榮典章誕以廣托宅宇地妨藝植輒逼遣孤頓相驅徙遂令神主宵遷改卜
委巷宗戚含傷行路掩涕又隸點兩道積代通衢誕拓宇開垣擅斷其一致使
徑塗擁隔川陸阻礙神怒民怨毒徧幽顯故丞相臨川烈武王臣道規名德茂
親勳光常策異禮殊榮受自先旨者嗣王臣義慶受任西夏靈櫬暫移先帝親
枉鑾輿拜辭路左恩冠終古事絕常班誕又以廟居宅前固請毀換詔旨不許

怨憝彌極有覥面目豺狼爲性規牧江都希廣兵力天德侚弘甫申所請仍謂
應任東府宜爲中台貪冒無厭人莫與比雖聖慈全救每垂容納而虐戾不悛
姦詖彌甚受命還鎮猜怨愈深忠規正諫必加鴆毒詔潰膚蹤是與比周又矯
稱符勅設榜開募事發辭窮委罪自下及錄事徐靈壽以常署受坐將就囚執
詔韓近恭中護軍遣吏夏嗣伯密相屬請求寬枉梏且王僧達臨刑之啓事高
闇郎戮之辭皆稱潛辟往來遙相要契醜聲穢問宣著遐邇含識能言孰不憤
歎又獲吳郡民劉成豫章民陳談之建康民陳文紹等並如訴狀則姦情猜志
歲月增積昔周德初升公旦有流言之釁魯道方泰季子斷逵泉之誅近則淮
厲覆車於前義康釁軌於後變發柴奇禍成苑謝亦皆以義奪親情爲憲屈況
乃上悖天經下誣政道結釁於無妄之辰希幸於文明之日皇穹所不覆厚土
所不容夫無禮之誅臣子所宜服膺干紀之刑有國所應慎守臣等參議宜下
有司絕誕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坐別下考論伏願遠尋宗
周之重近監興亡之由割恩棄私俯順羣議則卜世靈根於茲克固鴻勳盛烈
永永無窮陛下如復隱忍未垂三思則覆皇基於七百擠生民於塗炭此臣等
所以夙夜危懼不敢避鈇鉞之誅者也上不許有司又固請乃貶爵爲侯遣令
之國上將誅誕以義興太守垣閬爲兗州刺史配以羽林禁兵遣給事中戴明
寶隨閬襲誕使閬以之鎮爲名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
明晨開門爲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奔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
所畜養數百人執蔣成勒兵自衛明旦將曉明寶與閬率精兵數百人卒至天
明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自在門上斬蔣成焚兵籍赦作部徒繫囚開門遣腹
心率壯士擊明寶等破之閬即遇害明寶奔逃自海陵界得還上乃遣車騎大
將軍沈慶之率大衆討誕誕焚燒郭邑驅居民百姓悉使入城分遣書檄要結
近遠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要曠曠斬使拒之誕怒滅
其家誕奉表投之城外曰往年元凶禍逆陛下入討臣背凶赴順可謂常節及
丞相構難臧魯協從朝野恍惚咸懷憂懼陛下欲百官羽儀星馳推奉臣前後
固執方賜允俞社稷獲全是誰之力陛下接遇慇懃累加榮寵驃騎揚州旬月

務授恩秩頻加復賜徐兗仰屈皇儲遠相餞送臣一遇之感感此何忘庶希偕
老永相娛慰豈謂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即加誅
夷奮鼠貪生仰違詔勅令親勒部曲鎮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今有何愆
便成胡越陵鋒奮戈萬沒豈顧還定以期冀在旦夕右軍宣簡爰及武昌皆以
無罪並遇枉酷臣有何過復致於此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臨紙悲塞不知
所言世祖忿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並誅之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
城內叛出者車駕出頓宣武堂內外纂嚴慶之進廣陵誕幢主韓道元來降豫
州刺史宗愨徐州刺史劉道隆率衆來會誕中兵參軍柳光宗參軍何康之劉
元遠幢主索智明謀開城北門歸順未期而康之所領隊主石貝子先衆出奔
康之懼事泄夜與智明斬關而出誕禽光宗殺之光宗柳元景從弟也康之母
在城內亦爲誕所殺誕見衆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居守自
將騎步數百人親信並隨聲云出戰邪趣海陵道誕將周豐生馳告慶之慶之
遣龍驤將軍武念追躡誕行十餘里衆並不欲去請誕還城誕曰我還卿能爲
我盡力不衆皆曰願盡力左右楊承伯牽誕馬曰死生且還保城欲持此安之
速還尚得入不然敗矣慶之所遣將戴寶之單騎前至刺誕殆獲誕懼乃馳還
武念去誕遠未及至故誕得向城既至曰城上白鬚非沈公邪左右曰申中兵
誕乃入以靈賜爲驃騎府錄事參軍王璵之爲中軍長史世子景粹爲中軍將
軍州別駕范義爲中軍長史其餘府州文武皆加秩先是右衛將軍垣護之左
軍將軍崔道固屯騎校尉龐孟虯太子旅賁中郎將殷孝祖破索虜還至廣陵
上並使受慶之節度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佐也驍果有膂力梁山之役又有
戰功增邑五百戶在州貪殘司馬翟弘業諫爭甚苦季之積忿置毒藥食中殺
之少年時宗愨共蒱戲曾手侮加愨愨深銜恨至是愨爲豫州刺史都督司州
季之慮愨爲禍乃委官間道欲歸朝廷會誕反季之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以
季之素爲誕所遇疑其同逆因邀道殺之送首詣道隆時誕亦遣間信要季之
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以示誕季之缺齒垣護之亦缺誕謂衆曰此垣護之頭
非劉季之也太宗初即位鄭瑗爲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豫州刺史殷琰

與晉安王子勛同逆休祐遣瑗及左右邢龍符說琰琰不受鄭氏壽陽強族瑗
即使琰鎮軍子勛責琰舉兵遲晚琰欲自解釋乃殺龍符送首瑗固爭不能得
及壽陽城降瑗隨輩同出龍符兄僧愍時在城外謂瑗構殺龍符輒殺瑗即爲
劉勔所錄後見原僧愍尋擊虜於淮西戰死此四人者並由構殺旋受身禍論
者以爲有天道焉誕幢主公孫安期率兵隊出降誕初閉城拒使記室參軍賀
弼固諫再三誕怒抽刃向之乃止或勸弼出降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既不
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唯當死明心耳乃服藥自殺弼字仲輔會稽山陰
人也有文才贈車騎將軍山陽海陵二郡太守長史如故幢主王璵之實纂數
百人從東門出攻龍驤將軍程天祚營斷其弩弦天祚擊破之即走還城誕又
加申靈賜南徐州刺史軍主馬元子踰城歸順追及殺之乃於城內建列立壇
誓誕將歃血其所署輔國將軍孟玉秀曰陛下親歃羣臣皆稱萬歲初誕使黃
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藏於民間謂曰事若濟斯命全脫如
其不免可深埋之分以金寶齎送出門並各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
日乃爲沈慶之所捕得斬之誕所署平南將軍虞季充又出降書上使慶之於
桑里置烽火三所誕又遣千餘人自北門攻強弩將軍茍思達營龍驤將軍宗
越擊破之開東門掩攻劉道隆營復爲殷孝祖及員外散騎侍郎沈攸之所破
誕又加申靈賜左長史王璵之右長史范義左司馬左將軍孟玉秀右司馬右
將軍范義母妻子並在城內有勸義出降義曰我人吏也且豈能作何康活邪
義字明休濟陽考城人也早有世譽五月十九日夜有流星大如斗杆尾長十
餘丈從西北來墜城內是謂天狗占曰天狗所墜下有伏尸流血誕又遣一百
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別遣疑兵一百人出北門沈攸之於東門奮短兵接戰
大破之門者又爲茍思達所破誕又遣數百人出東門攻寧朔司馬劉勔營攸
之又破之廣陵城舊不開南門云開南門者不利其主至誕乃開焉彭城邵領
宗在城內陰結死士欲襲誕先欲布誠於慶之乃說誕求爲間諜見許領宗既
出致誠畢復還城內事泄誕鞭二百考問不服遂支解之上遣送章二紐其一
曰竟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募賞禽誕其二曰建興縣開國男三百戶募賞

先登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禽誕舉三烽上又遣屯騎校尉譚金前虎賁中郎將鄭景玄率羽林兵隸慶之誕復遣三百人自南門攻劉勔士山爲勔所破慶之塡塹治攻道值夏雨不得攻城上每璽書催督之前後相繼及晴再怒使太史擇發日將自濟江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諫曰誕素無才略畜養又寡自拒王命士庶離散城內乏糧器械不足徒賴免兵倉頭三四百人造次相附愚慫夙結臣始短慮謂一旬可殄而假息淹還七十餘日上將受律羣蕃岳峙銳卒精旅動以萬計大威所震未有成功臣雖凡怯猶懷憤踊陛下入蕃封豕出討長蛇兵不血刃再興七百而蕞爾小醜遂延晷漏致皇赫斯怒將動乘輿此實臣下素食饕餮之責行留百司莫不仰慚俯愧今盛暑被甲日費千金天威一麾勢不幸甚臣伏尋晉文王征淮南淹師出二百日方能制寇今誕糇糧垂竭背逆者多慶之等轉相遲重之非漸見乘機之利且成旨頻降必應旦夕夷殄愚又以廣陵塗近人信易達雖爲江水約示不難且覩理者寡閭塞者衆忽見雲旗移次京都既當祗悚四方之志必有未達臣愚伏重思計今寧不當計小醜省生命以安退還之情又以長江險闊風波難期王者尙不乘危況乃汎不測之水昔魏文濟江遂有遺州之名今雖先天不違動千休慶龍舟所幸理必剋捷然居安慮危不可不懼私誠款款冒啓赤心追用悚汗不自宣盡七月二日慶之率衆軍進攻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剋小城誕聞軍入與申靈賜走趨後園隊主沈胤之義征客周滿胡愚祖馳至誕執玉環刀與左右數人散走胤之等追及誕於橋上誕舉刀自衛胤之傷誕面因墜水引出殺之傳首京邑時年二十七因葬廣陵貶姓留氏同黨悉誅殺城內男爲京觀死者數千女口爲軍賞誕母殷妻徐並自殺追贈殷長寧園淑妃嘉梁曠誠節擢爲後將軍封周滿山陽縣侯食邑四百五十戶胤之萊陽子食邑三百五十戶胡愚祖高平縣男食邑二百戶臨川內史羊璿之以先協附誕伏誅誕爲南徐州刺史在京夜大風飛落屋瓦城門鹿牀倒覆誕心惡之及遷鎭廣陵入城衝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閑坐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爲矟雖既覺已失髻矣如此者數十人誕甚怪懼大明二年發民築治廣陵城誕循行有人干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姓誕執之問其本末答曰姓夷名孫家在海陵天公去年與道佛共議欲除此間民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誕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入六慎門誕以其言狂悖殺之又五音士忽狂易見鬼驚怖啼哭曰外軍圍城城上張白布帆誕執錄二十餘日乃赦之城陷之日雲霧晦暝白虹臨北門亘屬城內八年前廢帝卽位義陽王昶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道經廣陵上表曰竊聞淮南中霧普求遺緒楚英流殛爰存丘墓並難結兩臣義開二主法雖事斷禮或情申伏見故賊劉誕稱戎犯節自貽逆命膏斧嬰戮在憲已彰但尋屬忝皇枝位叨列辟一以罪終魂骸莫救生均宗籍死同匹豎旅窆委雜封樹不修今歲月愈邁愆流屢往踐境興懷感事傷目陛下繼明升運咸與惟新大德方臨哀矜未及夫欒布哭市義犯雷霆田叔鉗赭志於夷戮況在天倫何獨無感伏願稽若前准降申丹志乞薄改禍祔微表窀穸則朽骨知榮窮泉識荷臨紙哽慟辭不自宣詔曰征北表如此省以慨然誕及妻女並可以庶人禮葬幷置守衛太宗泰始四年又更改葬祭以少牢

廬江王禕字休秀文帝第八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東海王食邑二千戶二十六年以爲侍中後軍將軍領石頭戍事遷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散騎常侍領戍如故出爲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二十九年還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荆州之始興臨安二郡諸軍事車騎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元凶弒立進號安南將軍未之鎭世祖踐阼復爲會稽太守加撫軍將軍明年徵爲祕書監加散騎常侍尋出爲撫軍將軍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置吏大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驍騎將軍給鼓吹一部常侍如故又出爲南豫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五年詔曰昔韓衞異姓宗周之明憲三封殊級往晉之令典唯皇家創典盡弘斯義朕膺天命光宅四海思所以憲章前式崇建懿親永垂畫一著于甲令諸第國封並可增益千戶七年進司空常侍祭酒如故前廢帝卽位加中書監太宗踐阼進太尉加侍中中書監給班劍二十人改封廬江王太祖諸子禕尤凡劣諸兄

第皆鄙之南平王鑠妃蕭鑠子敬淵婚禕往視之白世祖借伎世祖答曰婚禮不舉樂且敬淵等孤苦倍非宜也至是太宗與建安王休仁詔曰人既不比數西方公汝便爲諸王之長時禕住西州故謂之西方公也泰始五年河東柳欣慰謀反欲立禕禕與相酬和欣慰要結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左軍參軍宋祖珍前郡令王隆伯等禕使左右徐虎兒以金合一枚餉幼文銅鉢二枚餉祖珍隆伯幼文具奏其事上乃下詔曰昔周室既盛二叔流言漢祚方隆七蕃迷叛斯實事彰往代難興自古雖聖賢御極寓內紓患太尉廬江王禕慶皇枝蕃升寵樹幼無立德長缺修譽淡薄親情厚結行路狎昵羣細疏遜人士自朕撥亂定宇受命應天實尙敦睦克敷友于故崇殊爵超居上台而公常懷不平表於事迹公若德深望重宜膺大統朕初平暴亂豈敢當璧自然推符奉璽天祚有歸且朕雖居尊極不敢自恃宗室之事無不諮公不虞志欲難滿妄生窺覦積慝在衿遂謀社稷曩者四方遘禍兵斥畿甸搢紳憂惶親賢同憤唯公獨幸厥災深忭時難晝則從禽遊肆夜則縱酒絃歌側耳視陰企賊休問司徒休仁等並各令弟事兼家國摧鋒履險各伐一方蒙霜踐棘辛勤已甚況身被矢石否泰難虞悠悠之人尙有信分公未曾有一函之使遺半紙之書志棄五弟以餌讎賊自謂身非勳烈義不參謀必期凶逆道申以圖輔相及皇威既震羣凶肅蕩九有同慶萬國含欣而公容氣更沮下帷晦迹每覘天察宿懷協左道呪詛禱請謹事邪巫常被髮跣足稽首北極遂圖畫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鑊公在江州得一漢女云知吉凶能行厭呪大設供養朝夕拜伏衣裝嚴整敬事如神令其呪詛孝武并及崇憲祈皇室危弱統天稱己巫稱神旨必得如願後事發覺委罪所生徽幸皎隔儻得自免近又有道士張寶爲公見信罔顧吏司又挾閹豎陳道明交關不逞傳驛音意投金散寶以爲信誓又使府史徐虎兒招引邊將要結禁旅規害台輔圖犯宮掖公受性不仁才非治用昔忝江州無稱被徵前莅會稽以辠左黜公稽古寡聞嚴而無理言不暢寒暑惠不及帷房朝野所輕搢紳同侮豈堪輔相之地寧任莅民之職非唯一朝有自

來矣大明之世迄于永光公常留中未嘗外撫何以在今方起嫌怨公少郎長人情無哀戚侍拜長寧從祀宗廟顏無戚狀淚不垂臉兄弟長幼靡有愛心昔因孝武御筵置酒心誠不著于時義陽念過本蕃遭公此譖益被猜嫌朕當時狼狽不暇自理賴崇憲太后曾解百端少蒙申亮得免殃責景和狂主醜毒橫流初誅宰輔豺志方扇於建章宮召朕兄弟逼酒使醉公因酒勢遂肆苦言云朕及休仁與太宰親數往必清閑贈貺豐厚朕當時惶駭五內崩墜于其語次劣得小止往又經在尋陽長公主第兄弟共集忽中坐忿怒厲色見指以朕行止出入每不能固若得稱心規肆忿憾惟公此旨蚤欲見滅而天道愛善朕獲南面不長惡逆挫公毒心自大明積費國弊民凋加景和奢虐府藏罄盡朕在位甫爾卹義具贍仍值終阻蜂起日耗萬金公卿庶民傾產歸獻積受台奉貲畜優廣朕踐阼之初公請故太宰東傳餘錢見入數百萬內不充養外不助國散賜諂諛偏惠趨隸推心考行事類斯比羣小交構遂生異圖籍籍之義轉盈民口公若地居衡寄任專八柄德育於民勳高於物勢不自安於事爲可公既才均櫟木牽以曲全因高無民得守虛靜而坐作凶咎自闕深釁由朕誠感無素爰至於此永尋多難惋慨實深凡人所行各有本志朕博愛尙仁爲日已久尙能含讎恕辠著于觸事豈容於公不相隱忍但禍萌易漸去惡宜疾負荷之重寧得坐觀且蔓草難除燎火須撲狡扇之徒宜時誅剪已詔司戮肅正典刑公身居戚長情禮兼至準之常科顧有惻怛宜少申國憲以弔不臧今以淮南宣城歷陽三郡還立南豫州降公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削邑千戶侍中王如故出鎮宣城上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衞同黨柳欣慰徐虎兒陳道明寧敬之閻丘邈之樊平祖孟敬祖並伏誅明年六月上又令有司奏禕忿懟有怨言請免官削爵土付宛陵縣獄依法窮治不許乃遣大鴻臚持節兼宗正爲副奉詔責禕逼令自殺時年三十五即葬宣城子充明輔國將軍南彭城東莞二郡太守廢徙新安歙縣後廢帝即位聽還京邑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二十八無子

武昌王渾字休淵文帝第十子也元嘉二十四年年九歲封汝陰王食邑二千

戶爲後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索虜南寇破汝陰郡徙渾爲武昌王少而凶戾嘗出石頭怨左右人援防身刀斫之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令山陵夕裸身露頭往散騎省戲因彎弓射通直郎周朗中其枕以爲笑樂世祖卽位授征虜將軍南彭城東海二郡太守出鎭京口孝建元年遷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渾至鎭與左右人作文檄自號楚王號年爲永光元年備置百官以爲戲笑長史王翼之得其手迹封呈世祖上使有司奏免爲庶人下太常絕其屬籍徙付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郎戴明寶詰渾曰我與汝親則同氣義則君臣遣任西蕃以同磐石云何一旦反欲見圖文檄處分事迹炳然不忠不義乃可至此豈唯天道助順逆志難克如其凶圖獲逞天下誰當相容前事不遠足爲鑑戒加以頻歲釁難非起外人唯應相與厲精以固七百汝忽復構此良可悲惋國雖有典我亦何忍極法好自將養以保松喬之壽逼令自殺卽葬襄陽時年十七大明四年聽還葬母江太妃墓次太宗卽位追封爲武昌縣侯王翼之字季弼瑯琊臨沂人晉黃門侍郎徽之孫也官至御史中丞會稽太守廣州刺史諡曰肅子

海陵王休茂文帝第十四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海陵王食邑二千戶大明二年以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進號左將軍增邑千戶時司馬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疾欲自專深之及主帥每禁之常懷忿怒左右張伯超至所親愛多罪過主帥常加呵責伯超懼罪謂休茂曰主帥密疏官罪過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休茂曰爲何計伯超曰唯當殺行事及主帥且舉兵自衞此去都數千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爲王休茂從之夜挾伯超及左右黃靈期蔡捷世滕穆之王寶龍來承道彭叔兒魏公子陳伯兒張駟奴楊興劉保余雙等率夾轂隊於城內殺典籤楊慶出金城殺司馬庾深之典籤戴雙集徵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侍讀博士荀詵諫爭見殺伯超專任軍政殺害無已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被創走見殺休茂出城行營諮議參軍沈暢之等率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爲休茂盡力攻城殺傷甚衆暢之不能自固遂得入城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起義攻休茂生禽之將出中門斬首時年十七母妻皆自殺同黨悉伏誅城中擾亂無相統領時尚書右僕射劉秀之弟恭之爲休茂中兵參軍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云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爲永嘉王子仁北中郎諮議參軍河南太守封冠軍縣侯食邑四百戶尋事泄伏誅恭之坐繫尙方以玄慶爲射聲校尉有司奏絕休茂屬籍貶姓爲留上不許卽葬襄陽庾深之字彥靜新野人也以事先朝見知元嘉二十九年自輔國長史爲長沙內史南郡王義宣爲荆湘二州加深之寧朔將軍督湘州七郡明年義宣爲逆深之據巴陵拒之轉休茂司馬見害之旦子孫亦死追贈深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荀詵員外散騎侍郎曹萬期始平太守

桂陽王休範文帝第十八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順陽王食邑二千戶大明元年改封桂陽王爲冠軍將軍南彭城下邳太守三年出爲江州刺史尋加征虜將軍邑千戶入爲祕書監領前軍將軍七年遷左衞將軍加給事中前廢帝永光元年轉中護軍領崇憲衞尉太宗定亂以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徐南兗兗四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時薛安都據彭城反叛遣從子索兒南侵休範進據廣陵督北討諸軍事加南兗州刺史進征北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還京口解兗州增邑二千戶受五百戶泰始五年徵爲中書監中軍將軍揚州刺史常侍如故明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司廣交五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尋加開府儀同三司未拜改授都督南徐徐南兗兗青冀六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未拜以驃騎大將軍還爲江州進督越州諸軍事給三望車一乘太宗遺詔進位司空改常侍爲侍中加班劍三十人休範素凡訥少知解不爲諸兄所齒遇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及此以我弟故生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良有以也及太宗晚年晉平王休祐以狠戾致禍建安王休仁以權逼不見容巴陵王休若素得人情又以此見害唯休範謹澀無才能不爲物所向故得自保而常懷憂懼恒慮禍及及太宗晏駕主幼時

艱素族當權近習秉政休範自謂宗戚莫二應居宰輔事既不至怨憤彌結招
引勇士繕治器械行人經過尋陽者莫不降意折節重加問遺闕二字留則傾身
接引厚相資給於是遠近同應從者如歸朝廷知其有異志密相防禦雖未表
形迹而釁難已成母荀太妃薨葬廬山以示不還之志解侍中時夏口闕鎮朝
議以居尋陽上流欲樹置腹心重其兵力元徽元年乃以第五皇弟晉熙王燮
爲郢州刺史長史王奐行府州事配以資力出鎮夏口慮爲休範所擬留自太
子洑去不過尋陽休範大怒欲舉兵襲朝廷密與典籤新蔡人許公輿謀之表
治城池修起樓堞多解榜板擬以備用其年進位太尉明年五月遂舉兵反虜
發百姓船乘使軍隊稱力請受付以榜解板令手裝治二三日間便悉整辦率
衆二萬鐵騎數百匹發自尋陽晝夜取道書與袁粲褚淵劉秉曰夫治政任賢
宜親疏相輔得其經緯則結繩可及失其規矩則危亡可期漢承戰國之餘傷
周室衰殄立磐石之宗而致七國之亂魏革漢典創於前失遂使諸王絕朝聘
之禮是以根疎葉枯政移異族今宗室衰微自昔未有泰寧之世足以爲譬孤
子忝枝皇族預關興毀雖欲忘言其可得乎高祖武皇帝升遐三光湣紛四表
太祖文皇帝欽明冠古賁乾承歷秉鉞西服鳴鑾東京搜賢選能納奇貫異孝
武皇帝岐嶷天縱先機雷發陵波靜亂宏業中興儲嗣不胤遂貽禍難于時建
安王以家難頻遘宜立長主明皇帝恢朗淵懿仁潤含遠奉戴南面允合天人
而太尉以年長居卑怨心形色柳欣慰等規行不軌事迹披猖驃騎以忤顏失
旨應對不順在蕃刻削怨結人鬼先帝明於號令豈枉法爲親二王之釁實自
由己但司徒巴陵王勞謙爲國中流事難有不世之勳奉時如天事兄猶父非
唯令友信爲國器唐叔之忠而受管蔡之罪親戚哀憤行路嗟歎王地籍光潔
德厭民望並無寸罪受斃讒邪先帝穆於友于留心親戚去昔事平之後面受
詔誨禮則君臣樂則兄弟升級賜賞勳不移年撫慰孜孜恆如不足豈容一旦
鬩牆致此禍害良有由也先帝寢疾彌年體疲膳少雖神照無虧而慮有失德
補闕拾遺責在左右于時出入臥內唯有運長道隆纖細無狀因疾遘禍見上
不和知無瘳拯慮晏駕之日長王作輔奪其寵柄不得自專是以內假帝旨外

託朝議誅鋤詭貌萬類千端升進姦回屠斥賢哲外矯天則內誣人鬼是以星
紀違常義望失度昔魏顆擇命春秋美之秦穆殉良詩有明刺臣子之節得失
必書不及匡諫猶以爲罪交關蒼蠅驅扇禍戮爵以貨重才由貧輕先帝舊人
無罪黜落薦致鄉親徧布朝省詔誅親狎者飛榮玉除靜立貞粹者柴門生草
事先關己雖非必行若不諮詢雖是必抑海內遠近人誰不知未解執事不加
斧鉞遂致先帝有殺弟之名醜聲遺於君父格以古義豈得爲忠先帝崩殂若
無天地理痛常情便應赴泣但兄弟枉酷已陷讒細孤子已下復觸姦機是以
望陵墳而摧裂想鑾旂而抽慟雖復才違寄寵而地屬負荷顧命之辰曾不見
及分崩之際詔出兩豎天誘其衷得居乎外若受制羣邪則玉石同碎矣以宇
宙之基一旦受制卑瑣劉氏家國使小人處分終古以來未有斯酷昔石顯曹
節方今爲優而望之仲舉由以致斃至於遭逢醜慝豈有古今者乎諸賢胄籍
冠冕世歷忠貞位非恩樹勳豈寵結憂國勤王社稷之鎮豈可含縱讒凶坐觀
傾覆自惟宋室未殞得以推移者正內賴諸賢防勒姦軌外有孤子跨據中流
而人非金石何能支久走一虧落則本根莫庇當今主上沖幼宜明典章征虜
之鎮不見尉省逆旅往來尚有顧眄骨肉何讎逼使離隔禽獸之心橫生疑貳
經由此者每加約截同惡相求有若市賈以孤子知其情狀恆恐以此乘之鉗
勒州郡過見防禦近遣西南二使統內宣傳不容恐懼即遣啓聞有別書若以
孤子有過便應鳴鼓見伐如其不爾宜令各有所歸與殺不辜寧有常辟三公
之使無罪而斬鄙雖不肖天子之季父卑小主者敢不如是乎孤子承奉今上
如事先朝夙宵恭謹散心雲日晦望表驛相從江衢有何虧違頓至於此既已
甘心其可再乎如往來所說以孤子納士爲尤此輩懼其身罪豈爲國計在昔
四豪列國公子猶博引廣納門客三千況孤子位居鼎司捍衛畿甸且今與昔
異咸所知也狡虜陵掠江淮侵逼主上年穉宗室衰微邪佞用命親賢結舌疆
埸學塗炭之苦征夫有勤役之勞瓜時不代齊猶致禍況長淮戍卒歷年怨思
不務拓遠強邊而先事國君親戚以此求心何事非亂又以繕治盆壘復致譽
聲自晉宋之災積貯百萬孤子到鎮曾不數千里且修城池整郭邑爲治常理

復何足致嫌邪若以中流清蕩則任農夫不應實力強兵作鎮姑孰俱防寇害豈得獨嫌於此昔成王之明而爲流言致惑若使金縢不開則周公無以自保樂毅歸趙不忍謀燕況孤子禮則君臣恩猶父子者乎所以枕戈泣血秖以兄弟之讎爾觀其不遑之意豈可限量設使遂其虐志諸君欲安坐得乎譬亡齒寒理不難見桂蠹必除人邪必翦枉突徙薪何勞多力望便執錄二豎以謝寃魂則先帝不失順悌之名宋世無枉肇之史此州地居形要路枕九江控弦跨馬越關而至重氣輕死排難競出練甲照水總戈成林剿此纖隸何患不克但千鈞之弩不爲鼷鼠發機欲使薰蕕內辨晉陽外息爾功有所歸不亦可乎便當投命有司謝罪天闕同奉溫清齊心庶事伊霍之任非君而誰周邵之職頗以自許左提右挈無愧古人昔平勃剛斷產祿蚤誅張溫趑趄文臺扼腕事之樞機得失俄頃往車今轍庶無惑焉近持此意申之沈攸其憒難不解諸王致此既知禍原銳然奮發畜兵厲卒以俟同舉張與世發都日受制凶黨揚飆直逝遂不見遇孤子近遣信申述姦禍方大惆惋追恨前迷比者信使每申勤款王與佐郢兵權在握厥督屠杜朝野嗟痛猶父之怨寧可與之比肩孤子此舉增其慷慨義之所勸其應猶響諸君或未得此意故先告懷徙倚一隅遲及委問孤子哀疾砥毀窮盡無日庶規史鰌死不忘本臨紙荒哽言不詮第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道欣至一宿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出次新亭壘領軍將軍劉勔前兗州刺史沈懷明據石頭征北將軍張永屯白下衞將軍袁粲中軍褚淵尚書左僕射劉秉等入衞殿省時事起倉卒不暇得更處分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取休範於新林步上及新亭壘自臨城南於臨滄（闕）上以數十人自衞屯騎校尉黃回見其可乘乃僞往請降并宣齊王意旨休範大悅以二子德宣德嗣付回與爲質至卽斬之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左右並奔散初休範自新林分遣同黨杜耳丁文豪杜墨蠡等直向朱雀門休範雖死墨蠡等不相知聞王道隆率羽林兵在朱雀門內聞賊至急召劉勔勔自石頭來赴仍進桁南戰敗死之墨蠡等乘勝直入朱雀門王道隆爲亂兵所殺墨蠡等唱云太尉至休範之死也齊王遣隊士陳靈寶齎首詣臺道逢賊棄首於水挺身得達雖唱云已平而無以爲據衆愈疑惑張永棄衆於白下沈懷明於石頭奔散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墨蠡遲至杜姥宅中書舍人孫千齡開（闕）明門出降宮省恇擾無復固志時庫藏賞賜已盡皇太后太妃剔取宮內金銀器物以充用羽林監陳顯達率所領於杜姥宅與墨蠡戰破之至宣陽御道諸賊一時奔散斬墨蠡文豪及同黨姜伯玉柳仲虔任天助等許公輿走還新茶村民斬送之晉熙王燮自夏口遣軍平尋陽德嗣弟青牛智藏並伏誅詔建康秣陵二縣收斂諸軍死者并殺賊屍並加藏埋

史臣曰語有之投鼠而忌器信矣阮佃夫王道隆專用主命臣行君道識義之徒咸思戮以馬劍休範馳兵象魏矢及君屋忠臣義士莫不銜膽爭先夫以邪附君猶或自免況於仗正順以爭主哉

宋書卷七十九

竟陵王誕傳誕又遣一百人出東門攻劉道隆營○劉道隆監本誤作劉道產 臣承蕃按劉道產卒于元嘉十九年今定作劉道隆是時道隆為徐州刺史率兵來會事見本傳之前

左右侍直眠中夢人告之曰官須髮為鞘睡既覺已失髻矣○南史鞘作稍睡作毦 臣承蕃按毦羽毛飾也三國志劉先主性好結毦時有人遺犛牛尾手自結之從稍毦為是

廬江王褘傳前鄱令王隆伯○鄱監本訛郡今改正

宋書卷七十九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

孝武十四王

孝武帝二十八男：文穆皇后生廢帝子業、豫章王子尚；陳淑媛生晉安王子勛；阮容華生安陸王子綏；徐昭容生皇子子深；何淑儀生松滋侯子房；史昭華生臨海王子頊；殷貴妃生始平孝敬王子鸞，次永嘉王子仁與皇子子深同生；何婕妤生皇子子鳳；謝昭容生始安王子真；江婕妤生皇子子玄；史昭儀生邵陵王子元，次齊敬王子羽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江美人生皇子子衡；楊婕妤生淮南王子孟，次皇子子況與皇子子玄同生，次南平王子產與永嘉王子仁同生，次晉陵孝王子雲，次皇子子文，並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次廬陵王子輿與淮南王子孟同生，次南海哀王子師與始平孝敬王子鸞同生；淮陽思王子霄與皇子子玄同生，次皇子子雍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次皇子子趨與皇子子鳳同生，次皇子子期與皇子子衡同生，次東平王子嗣與始安王子真同生；杜容華生皇子子悅。安陸王子綏、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並出繼。皇子子深、子鳳、子玄、子衡、子況、子文、子雍未封，早夭。子趨、子期、子悅未封，爲明帝所殺。

豫章王子尚字孝師，孝武帝第二子也。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其年，遷揚州刺史。大明二年，加撫軍將軍。三年，分浙江西立王畿，以浙江東爲揚州，命王子尚都督揚州江州之鄱陽晉安建安三郡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五年，改封豫章王，戶邑如先，領會稽太守。七年，加使持節，進號車騎將軍。其年，又加散騎常侍，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時東土大旱，鄞縣多曠田，世祖使子尚上表至鄞縣勸農。又立左學，召生徒，置儒林祭酒一人，學生師敬，位比州治中；文學祭酒一人，比西曹；勸學從事二人，比祭酒從事。前廢帝卽位，罷王畿，復舊，徵子尚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領尚書令，解督東揚州，餘如故。初，孝建中，世祖以子尚太子母弟，上甚留心。後新安王子鸞以母幸見愛，子尚之寵稍衰。既長，人才凡劣，凶慝有廢帝風。太宗殞廢帝，稱太皇后令曰：「子尚頑凶極悖，行乖天理，楚玉肆亂縱慝，義絕人經，並可於第賜盡。」子尚時年十六。楚玉，山陰公主也。廢帝改封爲會稽郡長公主，食湯沐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加班劍二十人，未及拜受而廢帝敗。楚玉肆情淫縱，以尚書吏部郎褚淵貌美，請自侍十日，廢帝許之。淵雖承旨而行，以死自固，楚玉不能制也。

晉安王子勛字孝德，孝武帝第三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晉安王，食邑二千戶，仍都督南兗州徐州之東海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七年，改督江州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八年，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鎮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拜而世祖崩，以鎮軍將軍還爲江州，本官如故。眼患風，爲世祖所不愛。景和元年，加使持節。時廢帝狂凶，多所誅害。前撫軍諮議參軍何邁少好武，頗招集才力之士。邁先尚太祖女新蔡公主，帝詐云主薨，殺宮人代之，顯加殯葬，而納主於後宮，深忌邁。邁慮禍及，謀因帝出行爲變，迎立子勛。事泄，帝自率宿衛兵誅邁，使八座奏子勛與邁通謀，又手詔子勛曰：「何邁殺我立汝，汝自計孰若孝武邪？可自爲其所。」遣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遣信使報長史鄧琬，琬等因奉子勛起兵，以廢立爲名。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琬等不受命，傳檄京邑。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奉子勛爲帝，卽僞位於尋陽城，年號義嘉元年，備置百官，四方並響應，威震天下。是歲四方貢計，並詣尋陽。遣左衛將軍孫沖之等下據赭圻，又遣豫州刺史劉胡率大衆來屯鵲尾，又遣安北將軍袁顗總統衆軍。臺軍屯據前谿，斷顗等糧援，胡遣將攻之，大敗。於是焚營遁走，顗聞胡去，亦棄衆南奔。沈攸之諸軍至尋陽，誅子勛及其母，同逆皆夷滅。子勛死時年十一，卽葬尋陽廬山。

松滋侯子房字孝良，孝武帝第六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尋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五年，遷豫州刺史，將軍、淮南太守如故。六年，改領宣城太守。七年，進號右將軍，解宣城，餘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還東揚州刺史，將軍如故。景和元年，罷東揚州，子房以本號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

永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太宗即位改督爲都督進號安東將軍太守如故又徵爲撫軍領太常長史孔顗不受命舉兵反應晉安王子勛即僞位進子房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三吳晉陵並受命於顗太宗遣衞將軍巴陵王休若督諸將吳喜等東討戰無不捷以次平定上虞令王晏起兵殺顗囚子房送還京都上宥之貶爲松滋縣侯食邑千戶司徒建安王休仁以子房兄弟終爲禍難勸上除之乃下詔曰不虞之釁著自終古情爲法屈聖達是遵朕掃穢定傾再全寶業遠惟鴻基猥當負荷思弘治道務盡敦睦而妖豎遘扇妄造異圖自西南阻兵東夏侵斥都鄙羣凶密相脣齒路休之兄弟專作謀主規興禍亂令舍人嚴龍規覘宮省以羽林出討宿衞單罄候隙伺間將謀竊發劉祇在蕃規相應援通旨北寇引令過淮頃休範濟江潛欲拒捍賴卜祚靈長姦回弗逞陰慝已露宜盡憲辟實以方難未夷曲加遵養今王化帖泰宜辨忠邪涓流不壅燎火難滅便可委之有司肅正刑典松滋侯子房等淪陷逆徒協同醜悖遂與鐵帥羣小潛通南釁連結祇等遺圖朕躬雖咎戾已彰在法無宥猶子之情良所未忍可廢爲庶人徙付遠郡於是並殺之子房時年十一路休之等以崇憲太后既崩自慮將來不立不自安劉祇在南兗州有志爲逆嚴龍太祖元嘉中已爲中書舍人南臺御史世祖又以爲舍人甚見委信景和泰始之際至越騎校尉右軍將軍至是懷異端故及於誅

臨海王子頊字孝列孝武帝第七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歷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五年改封臨海王戶邑如先其年遷使持節都督廣交二州湘州之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鎭徙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八年進號前將軍前廢帝即位以本號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刺史如故明帝即位解督雍州以爲鎭軍將軍丹陽尹尋留本任進督雍州又進號平西將軍長史孔道存不受命舉兵反以應晉安王子勛子勛即僞位進號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攡尾奔敗吳喜張興世等軍至子頊賜死時年十一葬巴陵

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羽孝武帝第八子也大明四年年五歲封襄陽王食邑二千戶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其年改封新安王戶邑如先五年遷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領南瑯邪太守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爲上所盼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國及爲南徐州又割吳郡以屬之六年丁母憂追進淑儀爲貴妃班亞皇后諡曰宣葬給轀輬車虎賁班劍鑾輅九旒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上自臨南掖門臨過喪車悲不自勝左右莫不感動上痛愛不已擬漢武李夫人賦其詞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夫人賦悽其有懷亦以嗟詠久之因感而會焉巡靈周之殘冊略鴻漢之遺篆弔新宮之奄映嗟璧臺之蕪踐賦流波以謠思詔河濟以崇典雖媛德之有載竟滯悲其何遣訪物運之榮落訊雲霞之舒卷念桂枝之秋實惜瑤華之春翦桂枝折兮沿歲傾瑤華碎兮思聯情形殿閉兮素塵積翠屏蕪兮紫苔生寶羅曬兮春幌垂珍簟空兮夏幬扃秋臺惻兮碧煙凝冬宮冽兮朱火清流律有終深心無歇徙倚雲日裴回風月思玉步於鳳墀想金聲於鸞闕竭方池而飛傷損圜淵而流咽端蚤朝之晨罷泛輦路之晚清轜南陸躔閶闔櫟北津警承明面縞館之酸素造松帳之蔥青俛衆胤而慟興撫藐女而悲生雖哀終其已切將何慰於爾靈存飛榮於景路殁申藻於服車垂葆旒於昭術竦鸞劍於清都朝有儀於徽準禮無替於粹圖閟瑤光之密陛宮虛梁之餘陰侯玉羊之晨照正金雞之夕臨升雲轝以引思鏘鴻鍾以節音文七星於霜野旗二燿於寒林中雲枝之夭秀寓坎泉之曾岑屈封嬴之自古申反周乎在今遺雙靈兮達孝思附孤魂兮展慈心伊鞠報之必至諒顯晦之同深予棄西楚之齊化略東門之遙栓論鏈兩拍之傷奄抑七萃之箴又諷有司曰典禮云天子有后有夫人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婚義云后立六宮有三夫人然則三妃則三夫人也后之有三妃猶天子之有三公也按周禮三公八命諸侯七命三公既尊於列國諸侯三妃亦貴於庶邦夫人據春秋傳仲子非魯惠公之元嫡尙得考彼別宮今貴妃蓋天秩之崇班理應創立新廟尙書左丞徐爰之又議宜貴妃既加殊命禮絕五宮考之古典顯有成據廟堂克構宜選將作大匠卿葬畢詔子鸞攝職以本官兼司徒進號撫軍司徒給鼓吹一部禮儀並依正公又加都督南徐州諸

軍事八年加中書令領司徒前廢帝即位解中書令領司徒加持節之鎮帝素疾子鸞有寵既誅羣公乃遣使賜死時年十歲子鸞臨死謂左右曰願身不復生王家同生弟妹並死仍葬京口太宗即位詔曰夫紓冤申痛雖往必追緣情惻愛感事彌遠故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夙表成器蚤延殊寵方樹美業克光蕃維而凶心肆忌奄羅橫禍興言永傷有兼常懷宜旌夭秀以雪沈魂可贈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王如故第十二皇女第二皇子子師俱嬰謬酷有增酸悼皇女可贈縣公主子師復先封爲南海王並加徽諡又曰哀枉追遠仁道所弘興滅繼絕咸與斯貴朕務古思治恩禮必敷異族猶敦況在近戚故新除使持節侍中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司徒南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年雖沖弱性識早茂鍾慈世祖冠寵列蕃值景和凶虐橫羅酷禍國胤無主冤祀莫寄尋念痛悼夙軫于懷可以建平王景素息延年爲嗣追改子鸞封爲始平王食邑千戶改葬秣陵縣龍山延年字德沖泰始四年薨時年四歲諡曰沖王明年復以長沙王纂子延之爲始平王紹子鸞後順帝昇明三年薨國除

永嘉王子仁字孝和孝武帝第九子也大明五年年五歲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永嘉王食邑二千戶仍遷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又遷丹陽尹七年兼衞尉前廢帝即位加征虜將軍領衞尉丹陽尹如故尋出爲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景和元年遷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元年又遷中軍將軍領太常未拜徙護軍將軍四方平定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廣交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太宗遣主書趙扶公宣旨於子仁曰汝一家門戶不建幾覆社稷天未亡宋景命集我上流迷愚相扇四海同惡若非我修德御天下三祖基業一朝墜地汝輩便應淪於異族之手我昔兄弟近二十人零落相繼存者無幾唯司徒年長令德作輔皇家門戶所憑唯我與司徒二人而已倘未能厭百姓姦心餘諸王亦未堪贊治我惟有太子一人司徒世子年又幼弱桂陽巴陵並未有繼體正賴汝輩兄弟相倚爲彊庶使天下不敢闚覦王室汝輩始十餘歲裁知俛仰當今諸舍細弱殆不免人輕陵若非我爲主劉氏不辦今日汝諸兄弟沖眇爲羣凶所逼誤遂與百姓還圖骨肉於汝在心不得無愧即日四海就寧恩化方始方今處汝湘州汝年漸長足知善惡當每思刻厲奉朝廷爲心爵秩自然與年俱進我垂猶子之情著於萬物汝亦當知好懷我敕旨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猶未還既還白上以將來非社稷計宜並爲之所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始安王子真字孝貞孝武帝第十一子大明五年年五歲封始安王食邑二千戶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七年還使持節監廣交二州始興始安臨賀三郡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之鎮還征虜將軍南彭城太守領石頭戍事景和元年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尋復爲南兗州刺史將軍如故泰始二年還左將軍丹陽尹未拜賜死時年十歲

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八年以爲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仍爲冠軍將軍南琅邪泰山二郡太守景和元年出爲湘州刺史將軍如故未之鎮至尋陽值晉安王子勛爲逆留不之鎮進號撫軍將軍事平賜死時年九歲

齊敬王子羽字孝英孝武帝第十四子也大明二年生三年卒追加封諡

淮南王子孟字孝光孝武帝第十六子也大明七年年五歲封淮南王食邑二千戶時世祖改豫州之南梁郡爲淮南國罷南豫州之淮南郡并宣城前廢帝即位二郡並復舊子孟仍國名度食淮南郡景和元年爲冠軍將軍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泰始二年改封安成王戶邑如先未拜賜死時年八歲

晉陵孝王子雲字孝舉孝武帝第十九子也大明六年年四歲封晉陵王食邑二千戶未拜其年薨

南海哀王子師字孝友孝武帝第二十二子也大明七年年四歲封南海王食邑二千戶未拜景和元年爲前廢帝所害時年六歲太宗即位追諡

淮陽思王子霄字孝雲孝武帝第二十三子也大明五年生八年薨追加封諡

東平王子嗣字孝叔孝武帝第二十七子也大明七年生仍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繼東平沖王休倩休倩母顏性理嚴酷泰始二年子嗣所生母景寧園昭

容謝上表曰故東平沖王休倩託荄瓊極岐嶷夙表降年弗永遺胤莫傳孝武
皇帝敕妾子臣子嗣出繼爲後既承國祀方奉烝嘗庶罩退慶式延于遠而妾
頹訓蔑非恩撫導乖理情闕引進義違負螟昔世祖平日毓申慈愛蔚背未幾
眞性便發猶逼畏崇憲少欲藏掩自茲以後專縱嚴酷實顯布宗戚宣炸宮闈
用傷人倫爰憫行路妾天屬冥至感切實深伏願乾渥廣臨曲垂照賜復改命
還依本屬則妾母子雖隕之辰猶生之年許之其年賜死時年四歲
武陵王贊字仲敷明帝第九子也泰始六年生其年詔曰世祖孝武皇帝雖恃
尊隳惠勳狹政弛樂飲無饜事因於寧泰任威縱費義緣於務寡故以積怨動
天流殃胤嗣景和肇釁義嘉成禍世祖繼體陷憲無遺昔皇家中圮今生懼滅
類英孝感奮掃雪寃恥勳積墜歷拯茲窮堙繼絕追遠禮訓攸尚況既帝且兄
而缺斯典今以第九子智隨奉世祖爲子武陵郡大明之世事均代邦可封智
隨武陵王食邑五千戶尋世祖一門女累不少既無鸞總義須防閑諸侯雖不
得祖稱天子而事有一家之切且歸寧有所疹疾相營得失是任閨房有稟朕
應天在位恩深九族庶此足申追睦之懷敷愛之旨後廢帝元徽四年出爲使
持節督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順帝昇明元年遷持
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二年爲沈攸之所圍徙都督
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攸之平乃
之鎮其年薨時年九歲國除

史臣曰晉安諸王提挈羣下以成其釁亂遂至九域沸騰雖結天下而世祖之
胤亦殲焉彊不如弱義在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

宋書卷八十考證

豫章王子尙傳孝建三年年六歲封西陽王○三年南史作二年

始平孝敬王子鸞傳檀弓云舜葬蒼梧云二妃不從○南本梧下無云字又二作三

史臣論彊不如弱○如監本譌知今從南史

宋書卷八十考證

宋書卷八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劉秀之　顧琛　顧覬之

劉秀之字道寶東莞莒人司徒劉穆之從兄子也世居京口祖爽尚書都官郎山陰令父仲道高祖克京城以補建武參軍與孟昶留守事定以爲餘姚令卒官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爲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景平二年除駙馬都尉奉朝請家貧求爲廣陵郡丞仍除撫軍江夏王義恭平北彭城王義康行參軍出爲無錫陽羨烏程令並著能名元嘉十六年遷建康令除尚書中兵郎重除建康性纖密善糾擿微隱政甚有聲吏部尚書沈演之每稱之於太祖世祖鎭襄陽以爲撫軍錄事參軍襄陽令襄陽有六門堰良田數千頃堰久決壞公私廢業世祖遣秀之修復雍部由是大豐改領廣平太守二十五年除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時漢川飢儉境內騷然秀之善於爲政躬自儉約先是漢川悉以絹爲貨秀之限令用錢百姓至今受其利二十七年大舉北伐遣輔國將軍楊文德巴梓潼二郡太守劉弘宗受秀之節度震蕩汧隴秀之遣建武將軍錫千秋二千人向子午谷南口府司馬竺宗之三千人向駱谷南口威遠將軍梁尋千人向斜谷南口氐賊楊高爲寇秀之討之斬高兄弟元凶弒逆秀之聞問即日起兵求率衆赴襄陽司空南譙王義宣不許事寧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折留俸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鎭庫此外蕭然梁益二州土境豐富前後刺史莫不營聚蓄多者致萬金所攜賓寮並京邑貧士出爲郡縣皆以苟得自資秀之爲治整肅以身率下遠近安悅焉南譙王義宣據荊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其年進號征虜將軍改督爲監持節刺史如故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明年還監郢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將軍如故未就大明元年徵爲右衛將軍明年遷丹陽尹先是秀之從叔穆之爲丹陽與子弟於廳事上飲宴秀之亦與焉廳事柱有一穿穆之謂子弟及秀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後必得此郡穆之諸子並不能中唯秀之獨入焉時賒市百姓物不還錢市道嗟怨秀之以爲非宜陳之甚切雖納其言竟不從用廣陵王誕爲逆秀之入守東城其年遷尚書右僕射四年改定制令疑民殺長吏科議者謂値赦宜加徙送秀之以爲律文雖不顯民殺官長之旨若値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民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長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明年領太子右衛率五年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反爲土人所誅遣秀之以本官慰勞分別善惡事畢還都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上車駕幸新亭視秀之發引將徵爲左僕射事未行八年卒時年六十八上甚痛惜之詔曰秀之識局明遠才應通暢誠著蕃朝績宣累嶽往歲逆臣交構首義萬里及職司端尹贊戎兩宮嘉謀徽譽寔彰朝野漢南法繁民嚚佇良牧故暫輟心膂外弘風規出未踰期德庇西服詳考古烈旅觀終始淳心忠槩無以尚茲方式亮皇猷入衛根本奄至薨逝震慟于朕心生榮之典未窮寵數哀終之禮宜盡崇飾兼履謙守約封社弗廣興言悼往益增痛恨可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校尉如故并增封邑爲千戶諡爲忠成公秀之野率無風釆而心力堅正上以其莅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子景遠嗣官至前軍將軍景遠卒子儁齊受禪國除秀之弟粹之晉陵太守

顧琛字弘瑋吳郡吳人也曾祖和晉司空祖履之父惔並爲司徒左西掾琛謹確不尚浮華起家州從事駙馬都尉奉朝請少帝景平中太皇太后崩除大匠丞彭城王義康右軍驃騎參軍晉陵令司徒參軍尚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元嘉七年太祖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後太祖宴會有荒外歸化人在坐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

祕不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詭對上甚喜尚書寺門有制八座以下門生隨入者各有差不得雜以人士琛以宗人顧碩頭寄尚書張茂度門名而與碩頭同席坐明年坐遣出免中正凡尚書官大罪則免小罪則遣出遣出者百日無代人聽還本職琛仍爲彭城王義康所請補司徒錄事參軍山陰令復爲司徒錄事遷少府十五年出爲義興太守初義康請琛入府欲委以腹心琛不能承事劉湛故尋見斥外十九年徙東陽太守欲使琛防守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固辭忤旨廢黜還家積年二十七年索虜南至瓜步權假琛建威將軍尋除東海王禕冠軍司馬行會稽郡事隨王誕代禕復爲誕安東司馬元凶弒立分會稽五郡置會州以誕爲刺史即琛爲會稽太守加五品將軍置將佐誕起義加冠軍將軍事平遷吳興太守孝建元年徵爲五兵尚書未拜復爲寧朔將軍吳郡太守以起義功封永新縣五等侯大明元年吳縣令張闓坐居母喪無禮下廷尉錢唐令沈文秀判劾違謬應坐被彈琛宣言於眾闓被劾之始屢相申明又云當啓文秀留縣世祖聞之大怒謂琛賣惡歸上免官琛母老仍停家琛及前西陽太守張牧並司空竟陵王誕故佐誕待琛等素厚三年誕據廣陵反遣客陸延稔齎書板琛爲征南將軍牧爲安東將軍琛子前尚書郎寶素爲諮議參軍寶素弟前司空參軍寶先爲從事中郎牧兄前吳郡丞濟爲冠軍將軍從弟前司空主簿晏爲諮議參軍時世祖以琛素結事誕或有異志遣使就吳郡太守王曇生誅琛父子會延稔先至琛等即執斬之遣二子送延稔首啓世祖曰劉誕猖狂遂構釁逆凡在含齒莫不駭惋臣等預荷國恩特百常憤忽以今月二十四日中獲賊誕疏欲見邀誘臣即共執錄僞使并得誕與撫軍長史沈懷文揚州別駕孔道存撫軍中兵參軍孔璪前司兵參軍孔桓之前司空主簿張晏書具列本郡太守王曇生臣即日便應星馳歸骨輦轂臣母年老身在侍養輒遣息寶素寶先束骸詣闕世祖所遣誅琛使其日亦至僅而獲免上嘉之召琛出以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司馬牧爲撫軍中兵參軍琛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廞於吳中爲亂以女爲貞烈將軍悉以女人爲官屬以孔氏爲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飢荒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衆生子皆以孔爲名焉琛仍爲吳興太守明年坐郡民多翦錢及盜鑄免官六年起爲大司農都官尚書新安王子鸞北中郎司馬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隨府轉撫軍司馬太守如故前廢帝即位復爲吳郡太守太宗泰始初與四方同反兵敗奉母奔會稽臺軍既至歸降寶素與琛相失自殺琛尋丁母憂服闋起爲員外常侍中散大夫後廢帝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六寶先大明中爲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爲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爲郎萬秋猶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敕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釐正而自頃刻無輕重輒致私絕此風難長主者嚴爲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問先是宋世江東貴達者會稽孔季恭季恭子靈符吳興丘淵之及琛吳音不變淵之字思玄吳興烏程人也太祖從高祖北伐留彭城爲冠軍將軍徐州刺史淵之爲長史太祖即位以舊恩歷顯官侍中都官尚書吳郡太守卒於太常追贈光祿大夫

顧覬之字偉仁吳郡吳人也高祖謙字公讓晉平原內史陸機姊夫祖崇大司農父黃老司徒左西掾覬之初爲郡主簿謝晦爲荊州以爲南蠻功曹仍爲晦衛軍參軍晦愛其雅素深相知待王弘辟爲揚州主簿仍爲弘衛軍參軍鹽官令衡陽王義季右軍主簿尚書都官郎護軍司馬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秉權殷劉之隙已著覬之不欲與殷景仁久接事乃辭脚疾自免歸在家每夜常於牀上行脚家人竊異之而莫曉其意後義康徙廢朝廷多以異同受禍復爲東遷山陰令山陰民戶三萬海內劇邑前後官長晝夜不得休事猶不舉覬之理繁以約縣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閑寂自宋世爲山陰務簡而績修莫能尚也還爲揚州治中從事史廣陵王誕廬陵王紹北中郎左司馬揚州別駕從事史尚書吏部郎嘗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覬之正色曰卿乃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元凶弒立朝士無不移任唯覬之不徙官世祖即位遷御史中丞孝建元年出爲義陽王昶東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行會稽郡事尋徵爲右衛將軍領本邑中正明年出爲湘州刺史善於莅民治甚有績大明元年徵守度支尚書領本州中正二年轉吏部尚書四年致仕不許時沛郡相縣唐賜往比邨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因得病吐蠱蟲十

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藏悉糜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賜妻痛往遵言兒識謝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覬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爲斷謂副爲不孝張同不道詔如覬之議加左軍將軍出爲吳郡太守八年復爲吏部尚書加給事中未拜欲以爲會稽不果還爲吳郡太守幸臣戴法興權傾人主而覬之未嘗降意左光祿大夫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過峻覬之曰辛毗有云孫劉不過使吾不爲三公耳及世祖晏駕法興遂以覬之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太宗泰始初四方同反覬之家尋陽尋陽王子房加以位號覬之不受曰禮年六十不服戎以其筋力衰謝非復軍旅之日況年將八十殘生無幾守盡家門不敢聞命孔覬等不能奪時普天叛逆莫或自免唯覬之心迹清全獨無所與太宗甚嘉之東土既平以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散騎常侍泰始二年復爲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三年卒時年七十六追贈鎮軍將軍常侍刺史如故謚曰簡子覬之家門雍睦爲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吳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覬之常謂秉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應恭己守道信天任運而闇者不達妄求僥倖徒虧雅道無關得喪乃以其意命弟子愿著定命論其辭曰仲尼云道之將行命也道之將廢命也丘明又稱天之所支不可壞天之所壞不可支卜商亦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孟軻則以不遇魯侯爲辭斯則運命奇偶生數離合有自來矣馬遷劉向揚雄班固之徒著書立言咸以爲首世之論者多有不同嘗試申之曰夫生之資氣清濁異原命之稟數盈虛乖致是以心貌詭貿性運舛殊故有邪正昏明之差修夭榮枯之序皆理定於萬古之前事徵於千代之外沖神寂鑒一以貫之至乃卜相末技巫史賤術

猶能豫題興亡逆表成敗禍福指期識照不能徙吉凶素著威衞不能防若夏堪宅生於帝宮豈獨殘傷之衆漢臣衍貨於天府寧免餒斃之魂且又善惡之理雖詳而禍福之驗常昧逆順之體誠分而吉凶之効常隱智絡天地猶罹沈厲之災明照日月必嬰深匡之難增信積德離患於長飢席義枕仁徼禍於促算何則理運苟其必至聖明其猶病諸況乃叢迹流惑之徒投心顓蒙之域而欲役慮以揣利害策情以竿窮通其爲重傷豈不惑甚是以通人君子閑泰其神沖緩其度不矯俗以延聲不依世以期榮審乎無假自求多福榮辱修夭夫何爲哉聞曰夫書稱惠迪貽吉易載履信逢祐前哲餘議亦以將迎有會淪塞無兆宜播有方天關無命善游銷魂於深梁工騎嬉生於礦野明珠招駭於闇至蟠木取悅於先容是以罕樂以陽施長世景惠以陰德退紀彭寶以繕衞延命盈忌以荒湎促齡陳張稱台鼎之崇嚴辛衍宰司之感若乃遊惡蹈凶處逆踐禍宜昭史策易以研正至如神仙所序天竺所書事雖難徵理未易詰留滯傾光思闇通裁對曰子可謂扶繩而辨循刻而議若乃宜播有方豈非吉運所屬將迎有會實亦凶數自摸若夫陽施陰德長世退年撰厥所原孰往非命研復來旨讎校往說起予惟商未識所異資生稟運參差萬殊逆順吉凶理數不一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咀劍豈衞性之經命之所延人肉其骨而含贓青梁時或嬰患深濶乖徼寵之津空谷絕探榮之轍運之所集物務其枯而俯仰牢牘終然離沮爾乃蹻跖橫行曾原窘步湯周延世詡邑絕緒吉凶徵應糾纏若茲畢萬保龜愆賤喪領梁野之言豈不或妄轂南魯北甘此促生彭翁寶叟將以何術晉平趙敬淫放已該漢主魏相奚獨傷天同異若斯是非孰正至如雷濱凝分控志遠圖棘津陰拱振功高世樊生沖矯鏁旍魯之文華子高抗銘懸非之策皆士衡所云同川而異歸者也殊塗均致實繁有徵即理易推在言可略昔兩都全盛六合殷昌霧集賁寵之闥雲動權豪之術鈞貿貽談豈唯陳張而已覩夫二子才未越衆而此以藉榮擇價彼獨積景淪聲通否之運斷可知矣嚴辛不安時任命而委罪亮直亦地脈之徒敷若神仙所序顯明修習齊疆燕平厥驗未著李覃董芬其效安在喬松之侶雲飛天居夷列之徒風行水息

夏由理數懸挺實乃鍾茲景命天竺遺文星華方策因造前定果報指期貧豪莫差修夭無爽有允瓊辭無愆鄒說就而言之孰往非命冥期前定各從所歸善惡無所矯其趨愚智焉能殊其理若乃得議其工失喻其拙操之則慄舍之則悲斯固染情於近累豈不貽誚於通識問曰清論光心英辯溢目求諸鄙懷良有未盡若動止皆運險易自天理定前期靡非闇至玉門犂丘數識弗免豈非聖愚齊致仁虐同功昏明之用將何施而可對曰夫聖人懷虛以涵育凝明以洞照惟虛也故無往而不通惟明也故無來而不燭涸海流金弗染溫涼之沮嚴兵猛兕無累爪刃之災忘生而生愈全遺神而神彌暢若玉門犂丘蓋同迹於人故同人有患然而均心於天亦均天無害大賢則體備形器慮盡藏假靜默以居否深拱以違礙皆數在清全故鍾茲妙識是以窶仲尼之遭不在奔車之上賁伯夷之運不處覆舟之下若乃越難趨險淩巡弗獲履危蹈機僶俛從事愚之所司聖亦何爲及中下之流馳心妄動是非舛幹倚伏移貿故北宮意逆而功順東門心晦而迹明寔應遺筮而逢吉張松協數而遘禍且智防有紀患累無方爾乃猘狗逐而華子奔腐鼠遺而虞氏滅匪徼逸而林木殘積珠亡而池水竭凡厥條流曲難詳備搖形役思其効安徵豈若澡雷靈府洗練神宅据道爲心依德爲慮使迹窮則義斯暢身泰則理兼通豈不美哉何必遺此而取彼問曰夫建極開化樹聲貽則典防之興由來尚矣必乃幽符懸兆冥數指期善惡前徵是非素定名教之道不亦幾乎息哉對曰天生蒸民樹之物則教義所稟豈非冥數何則形氣之具必有待而存顓蒙之倫豈無因而立必假纖紈以安生藉粱黍以延祀資信禮以緝性稟廉義以劭情聖人聰明深懿履道測化通體天地同情日月仰觀俯察撫運裁風於是乎昭日星之紀正霜雨之度張雲霞之明衍風露之渥浮舟翼滯騰駕援幽又乃甄理三才辨綜五德弘錯七體之端宣昭八經之緒是以時雍在運羣方自通抱德煬和全真保性故信食相資代爲脣齒富教相假遞成輔車今弛粟纖紈損絕粱黍必云徵生委命豈不已曉其迷至乎湮斥廉義屏黜信禮賁以祈存推數遂乃未辨其惑違類若斯乖妄滋甚然則教義之道生運所資寵辱榮枯常由此作斯固命中之一物非所以爲難也問曰循復前旨既以理命縣兆生數冥期研覆後文又云依杖名教帥循訓範若藉數任天則放情蕩思拘訓馴範則防慮檢爽函矢殊用矛戈異適雙美之談豈能兩遂對曰夫性運乖舛心貌詭殊請布末懷略言其要若乃吉命所鍾縱情蹈道訓性而順因心則靈凶數所挺率由蹊逆閑言不信長惡無悛此愚智不移聲訓所遺者也其有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是則命待教全運須化立譬以良醫之室病者所存至如澄神清魂平心實氣無妄之病勿藥有喜所謂縱情蹈道無假隱括若膏肓之疾長桑不治體府之病陽慶弗理此則率由蹊逆自絕調御至乃趙儲之命宜永須扁鵲而後全齊后之數必延待文摯而後濟亦猶運鍾循獎彝範所與善惡無主唯運所集而異膏粱方丈沈疾弗顧瑤碧盈尺阽危弗存夫靜躁之容造次必於是曲直之性顛沛不可移是以夷惠均聖而異方遵竦齊通而殊事雖復鉗桎羿奡思服巢許之情撫勒曾史言膺蹻跖之慮不然之事斷可知也必曲符鑽仰冥數修習雖存陵惰其可得乎故運屬波流勢無防慮命徽山立理無放情用殊函矢變美奚躓談異矛戈兩濟何傷問曰夫君臣恩深師資義固所以詬棨塗施提飾荷聲故刳心流腸捐生以亢節火妻灰子羅名以償義若幽期天兆則明揭可遺冥數自賓則感効宜絕豈其然乎對曰論之所明原本以爲理難之所疑即末以爲用蓋陰閉之巧不傳萌漸之調長絕故知妄言實理古人所難吾所謂命固以綿絡古今彌貫終始爰及君臣父子師友夫妻皆天數冥合神運玄至遽乎睽愛離會既命之所甄昬爽順戾亦運之所漸爾乃松柳異質薺荼殊性故疾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何異忠孝之質資行夙昭至於刻志酬生題誠復施殉節投命馴義忘己亦由石雖可毀堅不可銷丹雖可磨赤不可滅因斯而言君臣師資既幽期自賓心力感効亦冥數天兆夫獨何怪哉愿字子恭父淵之散騎侍郎愿好學有文辭於世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爲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早卒

史臣曰孝建啓基西楚放命難連淮濟勢戚江服朱修之著節漢南劉秀之推鋒萬里並誠戴艱一忠惟帝念而踰峴之鋒戰有獨克出硤之師舟無雙反雖

霜霰並時。而計功則異也。及定終之命。等數相懸。蓋由義結蕃朝。故恩有厚薄。雖故舊不遺。闕之前訓。隆名爽實。亦無取焉。

宋書卷八十一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顧琛傳琛以宗人顧碩頭○南史。無頭字。

郎琛爲會稽太守○南史。郎字下有以字。

顧覬之傳原夫食椒非養生之術○食。一本作飡。

宋書卷八十一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周朗　沈懷文

周朗字義利汝南安成人也祖文黃門侍郎父淳宋初貴達官至侍中太常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宣城德公主二女適建平王宏廬江王褘以貴戚顯官元嘉末爲吳興太守賊劭弒立隨王誕舉義於會稽劭加嶠冠軍將軍誕檄又至嶠素懼怯回惑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朝廷明其本心國婚如故朗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初爲南平王鑠冠軍行參軍太子舍人司徒主簿坐請急不待對除名又爲江夏王義恭太尉參軍元嘉二十七年春朝議當遣義恭出鎮彭城爲北討大統朗聞之解職及義恭出鎮府主簿羊希從行與朗書戲之勸令獻奇進策朗報書曰羊生足下豈當適使人進哉何卿才之更茂也宅生結意可復佳耳屬華比綵何更工邪視己反覆尉亦無已觀諸紙上方審卿復達知己動以何術而能每降恩明豈不爲足下欣邪然更憂不知卿死所處耳夫匈奴之不誅有日皇居之亡辱舊矣天下孰不憤心悲腸以忿胡人之患靡衣媮食以望國家之師自智士鉗口雄人蓄氣不得議圖邊之事者亘淹歲紀今天子以炎軒之德冢輔以姬呂之賢故赫然發怒將以匈奴釁旗惻然動仁欲使餘氓被惠及取士之令朝發宰士暮登英豪調兵之詔夕行主公旦升雄俊延賢人者固非一日況復加此焉夫天下之士砥行磨名欲不辱其志氣選奇蓄異將進善於所天非但有建國之謀不及安民之論不與至反以孝潔生議於鄉曲忠烈起謗於君寀身不絓王臣之籙名不廁通人之班顛倒國門湮銷丘里者自數十年以往豈一人哉若吾身無他伎而出值明君變官望主歲增恩賞竟不能柔心飾帶取重左右校於向士則榮已多料於今職則笑亦廣而足下方復廣吾以馳志之時求予以安邊之術何足下不知言也若以賢未登則今之登賢如此以才應進則吾之非才若是豈可欲以殞海之譬望鼓鰓於暨鱗之肆墜風之羽覬振翮於軒翥之間其不能俱陪潦水並負青天可無待於明見若乃闕奇謀深智之術無悅主狎俗之能亦不可復稍爲卿說但觀以上國再毀之臣望府一逐之吏當復是天下才否此皆足下所親知吾雖疲冗亦嘗聽君子之餘論豈敢忘之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則雲戶岫寢欒危桂榮秣芝浮霜翦松沈雪憐肌蓄髓寶氣愛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鴆梁錦寶迺斿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則刳心掃智剖命驅生橫議於雲臺之下切辭於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進貞白而䵍姦猜委玉入而齊聲禮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車軌一風甸道共德令功日濟而已無跡道日富而君難名致諸侯斂手天子改觀其末則饕粉而出望旗而入結寃兩宮之下鼓袖六王之間俛眉脅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陳從橫於四海理有泰則止而進調覺迕則反而還閑居違官交造頓罷捐纂遺憂夷毀銷譽呼噏以補其氣繕嚼以輔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若吾幸病不及死役不至身蓬藜既滿方杜長者之轍轂稼是諸自絕世豪之顧壓生牀帷苫積堦月又櫓中山木時華月深池上海草歲榮日蔓且室閒軒左幸有陳書十篋席隅奧右頗得宿酒數壺按絃拭徽雕方校石時復陳局露初奠爵星晚驊然不覺是義軒後也近春田三頃秋園五畦若此無災山裝可具侯振飲之罷侯封勒之畢當敬觀邠鄭肅尋伊鄗傍眺燕隴邪履遼衞覘我周之軫迹弔他賢之憂天當其少捗未休此欲但理實詭固物好交加或徽勢而笑其言或觀謀而害其意夫楊朱以此猶見嗤於梁人況才減楊子之器物甚魏君之意者哉若如漢宗之言李廣此固許天下之有才又知天下之時非也豈若黨巷閭里之間忌見貞士之遭遇便謂是臧獲庸人之徒耳士固願呈心於其主露奇於所歸鄉相末事也若廣者何用侯爲至迺復有致謁於爲亂之日被訕於害正之徒心奇而無由露事直而變爲枉豈不痛哉豈不痛哉若足下可謂冠貧日月籍踐淵海心支身首無不通照今復出入燕河交關姬衞整笏振豪已議於帷筵之上提鞭鳴劍復呵於軍場之間身超每深恩之所集心動必明主之所亮可不直議正身輔人君之過誤明目張膽謀軍家之得失操志勇之將薦俊正之士此迺足下之所以報也不爾便擐甲修戈徘徊左右衞君王之身當

馬首之鎮關必固之壘交死進之戰使身分而主豫寇滅而兵全此亦報之次也如是則饗匈奴於北闕無日矣亡但默默窺寵而坐謂子有心敢書薄意朗之辭意倜儻類皆如此復起爲通直郎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宏中軍錄事參軍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曰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遘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尙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既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略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修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略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國學則宜詳考占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糜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藝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既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敘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間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茲法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鮮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婬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歲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隸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饑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酷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已厚苫蓋難資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修原陸並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大熟可移之復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西歸故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閱爲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當恃人之不敢攻頃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既兵不可去車騎應

嗇今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
有差邊亭徼驛一無發動又將者將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亡筋力盡
於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勲驅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
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濫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脅者往往
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
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
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教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
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
相達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報答語以國家之未暇
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內教既立徐料寇形辦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
二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隴出漠亦何適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
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產亦八
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飢寒不相卹又嫉謗讒害其間不可稱數宜
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
天下之達喪以其哀並衷出故制同外與日久均痛故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
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
忍冕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
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
朝享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
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
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爲櫝帶寶笥著衣
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貨而主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惑
鄙之甚逮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之家列豎以役瓦金皮
繡漿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至有列軿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
行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
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誑治之盈耗
並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
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裙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
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
宮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魄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
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
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
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冗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
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
則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
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
服車騎容衞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戶應更置立豈吳邦而
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
都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
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彊仕
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
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
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戚矣哉此於後世不可
忘也至當輿抑碎首之忿陛殿延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
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
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
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
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
通經達史辨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猥纓危鄣博求其用制內外官
與官之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
察其擢舒吻樹頰肢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執不過數四間不亦盡
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

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主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毁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毁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毁徒皆鄙則宜擢其毁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毁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旣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旣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誡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横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厲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修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大醫宜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當愈於媚神之愚懲正腠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末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常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興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書奏忤旨自解去職又除太子中舍人出爲廬陵內史郡後荒蕪頻有野獸母薛氏欲見獵朗乃合圍縱火令母觀之火逸燒郡廨朗悉以秩米起屋償所燒之限稱疾去官遂爲州司所糾還都謝世祖曰州司舉臣愆失多有不允臣在郡虎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虎之災寧關卿小物朗尋丁母艱有孝性每哭必慟其餘頗不依居喪常節大明四年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請加收治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翦戮微物不足亂典刑特鎖付邊郡於是傳送寧州於道殺之時年三十六子仁昭順帝昇明末爲南海太守

沈懷文字思明吳興武康人也祖寂晉光祿勳父宣新安太守懷文少好玄理善爲文章嘗爲楚昭王二妃詩見稱於世初州辟從事轉西曹江夏王義恭司空行參軍隨府轉司徒參軍事東閤祭酒丁父憂新安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太祖聞而嘉之賜奴婢六人服闋除尚書殿中郎隱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廬岳何尚之設祖道文義之士畢集爲連句詩懷文所作尤美辭高一座以公事免同輩皆失官懷文乃獨留隨王誕鎮襄陽出爲後軍主簿與諮議參軍謝莊共掌辭令領義成太守元嘉二十八年誕當爲廣州欲以懷文爲南府記室先除通直郎懷文固辭南行上不悅弟懷遠納東陽公主養女王鸚鵡爲妾元凶行巫蠱鸚鵡預之事泄懷文因此失調爲治書侍御史元凶弒立以爲中書侍郎世祖入討劭呼之使作符檄懷文固辭劭大怒投筆於地曰當今艱難卿欲避事邪旨色甚切值殷沖在坐申救得免託疾落馬間行奔新亭以爲竟陵王誕衛軍記室參軍新興太守又爲誕驃騎錄事參軍淮南太守時國哀未釋誕欲起內齋懷文以爲不可乃止尋轉揚州治中從事史時議省錄尚書懷文以爲非宜上議曰昔天官正紀六典序職載師掌均七府成務所以翼平辰衡經贊邦極故總屬之原著夫官典和統之要昭于國言夏因虞禮有深冢司之則周承殷法無損掌邦之儀用乃調佐王均緝亮帝度而式憲之軌弘正漢庭述章之範崇明魏室雖條錄之名立稱於中代總釐之實不愆於自古比代相沿歷朝罔貳及乎爵以事變級以時改皆興替之道無害國章八統元任靡或省革按台輔之職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鄭康成云冢宰之於庶僚無所不總也考于玆義備於典文詳古準今不宜虛廢不從遷別駕從事史江夏王義恭還西陽王子尚爲揚州居職如故時熒惑守南斗上乃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居東城以厭之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而州竟

廢矣大明二年遷尚書吏部郎時朝議欲依古制置王畿揚州移治會稽猶以星變故也懷文曰周制封畿漢置司隸各因時宜非存相反安民寧國其揆一也苟民心所安天亦從之未必改今追古乃致平壹神州舊壤歷代相承異於邊州或罷或置既物情不說容虧化本又不從三年子尚移鎮會稽遷撫軍長史行府州事時因繫甚多動經年月懷文到任訊五郡九百三十六獄衆咸稱平入爲侍中寵待隆密將以爲會稽其事不行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及城陷士庶皆裸身鞭面然後加刑聚所殺人首於石頭南岸謂之髑髏山懷文陳其不可上不納揚州移會稽上忿浙江東人情不和欲貶其勞祿唯西州舊人不改懷文曰揚州徙治既乖民情一州兩格尤失大體臣謂不宜有異上又不從懷文與顏竣周朗素善竣以失旨見誅朗亦以忤意得罪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默然嘗以歲夕與謝莊王景文顏師伯被敕入省未及進景文因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師伯後因語次白上敘景文等此言懷文屢經犯忤至此上倍不說上又壞諸郡士族以充將吏並不服役至悉逃亡加以嚴制不能禁乃改用軍法得便斬之莫不奔竄山湖聚爲盜賊懷文又以爲言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貧者賣妻兒甚者或自縊死懷文具陳民困由是綿絹薄有所減俄復舊子尚諸皇子皆置邸舍逐什一之利爲患徧天下懷文又言之曰列肆販賣古人所非故卜式明不雨之由弘羊受致旱之責若以用度不充頓止爲難者故宜量加減省不聽孝建以來抑黜諸弟廣陵平後復欲更峻其科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爲美談陛下既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衛之寄及海陵王休茂誅欲遂前議太宰江夏王義恭探得密旨先發議端懷文固謂不可由是得息時游幸無度太后及六宮常乘副車在後懷文與王景文每陳不宜亟出後同從坐松樹下風雨甚驟景文曰卿可以言矣懷文曰獨言無係宜相與陳之江智淵臥草側亦謂言之爲善俄而被召俱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景文又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有言上方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恆知人事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得鞭其面上每宴集在坐者咸令沉醉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誡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五年乃出爲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明年坐朝正事畢被遣還北以女病求申臨辭又乞停三日訖猶不去爲有司所糾免官禁錮十年既被免買宅欲還東上大怒收付廷尉賜死時年五十四三子淡淵沖弟懷遠爲始興王濬征北長流參軍深見親待坐納王鸚鵡爲妾世祖徙之廣州使廣州刺史宗慤於南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起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事事平慤具爲陳請由此見原終世祖世不得還懷文雖親要屢請終不許前廢帝世流徙者並聽歸本官至武康令撰南越志及懷文文集並傳於世

史臣曰昔婁敬戍卒委輅而還帝都馮唐老騎片詞以悟明主素無王公卿士之貴非有積譽取信之資徒以一言合旨仰感萬乘自此山壑草萊之人布衣韋帶之士莫不踵闕縣書煙霏霧集自漢至魏此風未爽暨于晉氏浮僞成俗人懷獨善仕貴遺務降及宋祖思反前失雖革薄損華抑揚名教而闢聰之路未啓采言之制不弘至於賤隸卑臣義合朝算徒以事非己出知允莫從昔之開之若彼今之塞之若此非爲徐樂嚴安偏富漢世東方主父獨闕宋時蓋由用與不用也徒置乞言之旨空下不諱之令慕古飾情義非側席文士因斯各存炫藻周朗辯博之言多切治要而意在摛詞文實忤主文詞之爲累一至此乎

宋書卷八十二

宋書卷八十二考證

周朗傳訓以書紀圖律○律一本作緯

其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古一本作占

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臣承蕃按周朗所言多切當時之弊而此條尤爲顯著宋世帝子甫離襁褓即出爲刺史例皆佐吏行事既失教子之方亦非理民之道其後晉安王子勛起兵特由强佐專擅爲之而諸藩響應並以謀亂被誅孝武二十八男竟無噍類使能蚤聽朗言其禍豈若是之烈哉

宋書卷八十二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三

宗越　吳喜　黃回

宗越南陽葉人也本河南人晉亂徙南陽宛縣又土斷屬葉本爲南陽次門安北將軍趙倫之鎭襄陽襄陽多雜姓倫之使長史范覬之條次氏族辨其高卑覬之點越爲役門出身補郡吏父爲蠻所殺殺其父者嘗出郡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侯穆嘉其意擢爲隊主蠻有爲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輒有功家貧無以市馬常刀楯步出單身挺戰衆莫能當每一捷郡將輒賞錢五千因此得市馬後被召出州爲隊主世祖鎭襄陽以爲揚武將軍領臺隊元嘉二十四年啓太祖求復次門移戶屬冠軍縣許之二十七年隨柳元景北伐領馬幢隸柳元怙有戰功事在元景傳還補後軍參軍督護隨王誕戲之曰汝何人遂得我府四字越答曰佛貍未死不憂不得諮議參軍誕大笑隨元景伐西陽蠻因値建義轉南中郎長兼行參軍新亭有戰功世祖卽位以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參軍濟陽太守尋加龍驤將軍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偏師楊胡與劉蜀馬步三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斬胡興蜀等爽平又率所領進梁山拒質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因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修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繫尙方尋被宥復本官追論前功封筑陽縣子食邑四百戶遷西陽王子尙撫軍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捶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四年改封始安縣子戶邑如先八年遷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其年督司州豫州之汝南新蔡汝陽潁川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尋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前廢帝景和元年召爲遊擊將軍直閤頃之領南濟陰太守進爵爲侯增邑二百戶又加冠軍將軍改領南東海太守遊擊如故帝凶暴無道而越及譚金童太壹並爲之用命誅戮羣公及何邁等莫不盡心竭力故帝憑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充牣其家越等武人麤彊識不及遠咸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帝將欲南巡明旦便發其夕悉聽越等出外宿太宗因此定亂明晨越等並入上撫接甚厚越改領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越等旣爲廢帝盡力慮太宗不能容之上接待雖厚內並懷懼上亦不欲使其居中從容謂之曰卿等遭罹暴朝勤勞日夕苦樂宜更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及聞此旨皆相顧失色因謀作難以告沈攸之攸之具白太宗卽日收越等下獄死越時年五十八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及沈攸之代殷孝祖爲南討前鋒時孝祖新死衆並懼攸之歎曰宗公可惜故有勝人處而御衆嚴酷好行刑誅睚眦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尙可宗越殺我譚金荒中傖人也在荒中時與薛安都有舊後出新野居牛門村及安都歸國金常隨征討自北入峭陜及巴口建義恆副安都排堅陷陣氣力兼人平元凶及梁山破臧質每有戰功稍至建平王宏中軍參軍事加建武將軍尋轉龍驤將軍南下邳太守參軍如故孝建三年遷屯騎校尉直閤領南淸河太守景和元年前廢帝誅羣公金等並爲之用帝下詔曰屯騎校尉南淸河太守譚金彊弩將軍童太壹車騎中兵參軍沈攸之誠略沈果忠幹勇鷙消蕩氛孽首制鯨凶宜裂河山以酬勳義金可封平都縣男太壹宜陽縣男攸之東興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金遷驍騎將軍增邑百戶太壹東莞人也自彊弩遷左軍將軍增邑百戶金太壹並與宗越俱死越州里劉胡武念佼長生蔡那曹欣之並以將帥顯劉胡事在鄧琬傳武念新野人也本三五門出身郡將蕭思話爲雍州遣土人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大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鎭緣道討伐部伍至太堤嶷洲蠻數千人忽至乘高矢射雨下念馳赴奮擊應時摧退卽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旅常有戰功世祖孝建中爲建威將軍桂陽太守竟陵王誕反念以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龍驤將軍隸沈

慶之攻廣陵城嶷出城走既而復還念追之不及坐免官復以爲冗從僕射出爲龍驤將軍南陽太守前廢帝景和中爲右軍將軍直閤封開國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遣念乘驛還雝州綏慰西土因以爲南陽太守念既至人情並向之劉胡遣腹心數騎詐詣念降於坐縛念責顯斬之送首詣晉安王子勛念黨袁處珍逃亡至壽陽爲逆黨劉順所得考楚備至秉義不移後得叛奔劉勔太宗嘉之以爲奉朝請追贈念冠軍將軍南陽新野二郡太守封綏安縣侯食邑四百戶泰始四年綏安縣省改封邵陵縣佼長生廣平人也出身爲縣將太府以其有膂力召爲府將朱修之拒魯秀於峴南長生有戰功稍見任使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南討有功封遷陵縣侯食邑八百戶後爲張悅寧遠司馬寧蠻校尉太始五年卒追贈征虜將軍雝州刺史蔡那南陽冠軍人也家素富而那兄局善接待賓客客至無少多皆資給之以此爲郡縣所優異蠲其調役那始爲建福戍主漸至大府將佐太宗初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以功封平陽縣侯食邑五百戶稍至劉韞撫軍司馬寧蠻校尉加寧朔將軍泰豫元年以本號爲益州刺史宋寧太守未拜卒追贈輔師將軍餘如故諡曰平侯曹欣之新野人也積勤勞後廢帝元徽初爲軍主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新市縣子食邑五百戶爲左軍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元徽四年以本號爲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進號冠軍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驍騎將軍三年卒

吳喜吳興臨安人也本名喜公太宗減爲喜初出身爲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寫起居注所寫既畢闇誦略皆上口演之嘗作讓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赴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民入爲主書薦喜爲主書書史進爲主圖令史太祖嘗求圖書喜開卷倒進之太祖怒遣出會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征蠻啓太祖請喜自隨使命去來爲世祖所知賞世祖於巴口建義喜遇病不堪隨慶之下事平世祖以喜爲主書稍見親遇擢爲諸王學官令左右尚方令河東太守殿中御史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豫章王子尚爲揚州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人水陸討伐遂再往失利世祖遣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誘說羣賊賊即日歸降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大悅即假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嘗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尙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紛皆是不別才耳喜乃率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殿中將軍杜敬真馬步東討既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書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邪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獲來翰披尋狂惑良深悵駭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蠢逆交扇滅在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鶚不懷食椹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喜孝武世見驅使常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事在孔覬傳還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東土平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追討平定荆州還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戶泰始四年改封東興縣侯戶邑如先仍除使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交州刺史不行又除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假輔師將軍兼太子左衞率五年轉驍騎將軍假號太守兼率如故其年虜寇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虜於荆亭僞長社公遁走戍主帛乞奴歸降軍還復以本位兼左衞將軍六年又率軍向豫州拒索虜加節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驍騎太守如故明年還京都初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主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上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及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又嘗對賓客言漢高魏武本是何人上聞之益不說其後誅壽寂之喜內懼因啓乞中散大夫上尤疑駭至是會上有疾爲身後之慮以喜素得人情疑其將來不能事幼主乃賜死時年四十五喜將死之日上召入內殿與共言謔酬接甚款既出賜以名饌幷金銀御器敕將命者勿使食器宿

喜家上書多忌諱不欲令食器停凶禍之室故也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勔張興世齊王詔曰吳喜出自卑寒少被驅使利口任詐輕狡萬端自元嘉以來便充刀筆小役賣弄威恩苟取物情處處交結皆爲黨與衆中常以正直爲詞而內實阿媚每仗計數運其佞巧甘言說色曲以事人不忠不平彰於觸事從來作諸署主意所不協者覓罪委頓之以示淸直而餘人恣意爲非一不檢問故甚得物情昔大明中黟歙二縣有亡命數千人攻破縣邑殺害官長劉子尙在會稽再遣爲主帥領三千精甲水陸討伐再往失利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二縣說誘羣賊賊卽歸降詭數幻惑乃能如此故每豫驅馳窮諸狡慝及泰始初東討正有三百人直造三吳凡再經薄戰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淸蕩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其統軍寬慢無章放恣諸將無所裁檢故部曲爲之致力觀其意趣止在賊平之後應力爲國計喜初東征發都指天晝地云得劉子房卽當屏除袁標等皆加斬戮使略無生口既平之後緩兵施恩納罪人之貨誘諸賊帥令各逃藏受賂得物不可稱紀聽諸賊帥假稱爲降而擁衞子房遂得生歸朝廷收羅羣逆皆作爪牙撫接優密過於義士推此意正是聞南賊大盛殷孝祖戰亡人情大惡慮逆徒得志規以自免喜善爲姦變每以計數自將於朝廷時三吳首獻慶捷於南賊則不殺其黨頗著陰誠當云東人恇怯望風自散皆是彼無處分非其苦相逼迫保全子房及顧琛等足表丹誠進退二塗可以無患南賊未平唯以軍糧爲急西南及北道斷不通東土新平商運稀簡朝廷乃至鬻官賣爵以救災困斗斛收斂猶有不充喜在赭圻軍主者頗偷一百三十斛米初不問罪諸軍主皆云宜治喜不獲已止與三十鞭又不責備凡所曲意類皆如此喜至荆州公私殷富錢物無復孑遺喜乘兵威之盛誅求推檢凡所課責既無定科又嚴令驅蹙皆使立辦所使之人莫非姦猾因公行私迫脅在所入官之物侵竊過半納資請託不知厭已西難既殄便應還朝而解故槃停託云扞蜀實由貨易交關事未回展又遣人入蠻矯詔慰勞賧伐所得一以入私又遣部下將吏兼因土地富人往襄陽或蜀漢屬託郡縣侵官害民興生求利千端萬緒從西還大艑

小艒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自喜以下迨至小將人人重載莫不兼貲喜本小人多被使役經由水陸州郡殆徧所至之處輒結物情妄竊善稱聲滿天下密懷姦惡人莫之知喜軍中諸將非劫便賊唯云賊何須殺但取之必得其用雖復羸弱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處遇料理反勝勞人此輩所感唯喜莫云恩由朝廷凶惡不革恆出醜聲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去反與我齊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効或隱在衆後或在幔屋中眠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既被詰問辭白百端云此輩既見原宥擊賊有功那得不依例加賞褚淵往南選諸將卒喜爲軍中經爲賊者就淵求官倍於義士淵以喜最前獻捷名位已通又爲統副難相違拒是以得官受賞反多義人義人雖忿喜不平又懷其寬弛往歲竺超之聞四方反叛人情畏賊無敢求爲朝廷行者乃慨然攘步隨喜出征爲其軍副身輕臨敵自東還失喜意說超之多酒不堪驅使遂相委棄高敬祖年雖少宿氣力實健其有處分爲軍中所稱喜薄其衰老云無所施正以二人忠淸與己異行超之爲人乃多飲酒計喜軍中主帥豈無飲酒者特是不利超之故以酒致言耳敬祖既無餘事直云年老託爲乞郡潛相遣斥其餘主帥並貪濁諂媚之流皆提攜東西不相離捨喜聞天壤閒有罪人死或應繫者必啓以入軍皆得官爵厚被處遇應入死之人緣己得活非唯得活又復如意人非木石何能不感設令吾攻喜門此輩誰不致力但是喜不敢生心耳喜軍中人皆是喜身爪牙豈關於國喜自得軍號以來多置吏佐是人加板無復限極爲兄弟子姪及其同堂羣從乞東名縣連城四五皆灼然巧盜侵官奪私亡命罪人州郡不得討崎嶇蔽匿必也黨護臺州符旨殆不復行船車牛犢應爲公家所假借者託之於喜吏司便不敢問宅縣奴婢入界便略百姓牛犢輒牽殺噉州郡應及役者並入喜家喜兄茹公等悉下取錢盈村滿里諸吳姻親就人間徵求無復紀極百姓嗷然人人悉苦喜具知此初不禁呵索惠子罪不甚江悆既已被恩得免憲辟小小忤意輒加刑斬張悅賊中大帥逼迫歸降沈攸之錄付喜云殺活當由朝廷將帥征伐既有常體自應執歸之有

司喜即便打殺解禱與著對膝圍棊仍造重義私恩招物觸事如斯張靈度凶愚小人背叛之首喜在西輒恕其罪私將下都與之周旋情若同體狼子野心獨懷毒性遂與柳欣慰等謀立劉禕吾使喜錄之而喜密報令去去未得遠爲建康所錄喜背國親惡乃至於是初從西反圖兼右丞貪因事物以行私詐吾患其諂曲抑而不許從此怨懟意用不平喜西救汝陰縱肆兵將掠暴居民姦人婦女逼奪雞犬虜略縱橫緣路官長莫敢呵問脫誤有縛錄一人喜輒大怒百姓呼嗟人人失望近段佛榮求還乃欲用喜代之西人聞其當來皆欲叛走云吳軍中人皆是生劫若作刺史吾等豈有活路既無他計正當叛投虜耳夫伐罪弔民用清國道豈有殘虐無辜剝奪爲務害政妨國罔上附下罪釁若此而可久容臧文仲有云見有善於其君如孝子之養父母見有惡於君若鷹鸇之逐鳥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前史以爲美談而喜軍中五千人皆親經反逆攜養左右豈有奉上之心喜意志張大每稱漢高魏武本是何人近忽通啓求解軍任乞中散大夫喜是何人乃敢作此舉止且當今邊疆未寧正是喜輸歸領之日若以自處之宜當節儉廉慎靜掃閉門不與外物交關專心奉上何得以其雖螭高自比擬當是自顧愆釁事宜遐邇又見壽寂之流徙施修林被擊物惡傷類內懷憂恐故與此計圖欲自安朝廷之士及大臣藩鎮喜殆無所畏者畏者唯吾一人耳人生修短不可豫量若吾壽百年世間無喜何所虧損若使吾四月中疾患不得治力天下豈可有喜一人尋喜心迹不可奉守文之主豈可遭國家閒隙有可乘之會邪世人多云時可畏國政嚴歷觀有天下御億兆仗威齊衆何代不然故上古象刑民淳不犯後聖懲僞易以刻墨唐堯至仁不赦四凶之罪漢高大度而急三傑之誅且太公爲治先華士之刑宣尼作宰肆少正之戮自昔力安社稷功濟蒼生班劍引前笳鼓陪後不能保此者歷代無數養之以福十分有一耳至若喜之深罪其得免乎夫富之與貴雖以功績致之必由道德守之故善始者未足稱奇令終者乃可重耳凡置官養士本在利國當其爲利愛之如赤子及其爲害畏之如仇讎豈暇遠尋初功而應忍受終敝耳將之爲用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豈憶始時之益不計後日之損存前者之賞抑當今之罰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喜罪釁山積志意難容雖有功效不足自補交爲國患焉得不除且欲防微杜漸憂在未萌不欲方幅露其罪惡明當嚴詔切之令自爲其所卿諸人將相大臣股肱所寄賞罰事重應與卿等論之卿意並謂云何及喜死發詔賻賜子徵民襲爵齊受禪國除

黃回竟陵郡軍人也出身充郡府雜役稍至傳教臧質爲郡轉齋帥及去職將回自隨質爲雍州回復爲齋帥質討元凶回隨從有功免軍戶質在江州擢領白直隊主隨質於梁山敗走向豫章爲臺軍主謝承祖所錄付江州作部遇赦得原回因下都於宣陽門與人相打詐稱江夏王義恭馬客鞭二百付右尚方會中書舍人戴明寶被繫差回爲戶伯性便辟勤緊奉事明寶竭盡心力明寶尋得原赦委任如初啓免回以領隨身隊統知宅及江西墅事性有功藝觸類多能明寶甚寵任之回拳捷果勁勇力兼人在江西與諸楚子相結屢爲劫盜會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明寶啓太宗使回募江西楚人得快射手八百假回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西討於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齊王於新亭創詐降之計事在休範傳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改封聞喜縣增邑千戶四年遷冠軍將軍南琅邪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又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守如故明年遷右衞將軍常侍如故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帥任候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候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回與宜興素不協慮或反告因其不從處分斬之宜興吳興人也形狀短小而果勁

有膽力少年時爲劫不須伴郡討逐圍繞數十重終莫能擒太宗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間擊索虜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虜衆值宜興皆引避不敢當積至寧朔將軍羽林監以平建平王景素功封長壽縣男食邑三百戶至是爲屯騎校尉加輔國將軍回進軍未至郢州而沈攸之敗走回至鎮進號鎮西將軍改督爲都督回不樂停郢州固求南兗遂率部曲輒還改封安陸郡公增邑二千戶并前三千七百戶改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持節如故齊王以回終爲禍亂乃上表曰黃回出自廝伍本無信行仰值泰始謬被驅馳階藉風雲累叨顯伍及沈攸之作逆事切戎機臣闇於知人翼其搏噬遣統前鋒竟不接刃軍至郢城乘威迫脅陵掠所加必先尊貴武陵王馬器服咸被虜奪城內文武剝剔靡遺及至還都縱恣彌甚先朝御服猶有二輿弓劍遺思尚在軍府回遂啓求以擬私用僭侮無厭罔顧天極又廣納逋亡多受劫盜親信此等並爲爪牙觀其凶狡憂在不測惡積舋著非可含忍應加剗除以明國憲尋其舋狀是宜極法但嘗經將帥微有塵露舉疑從輕事炳前策請在降減特原餘嗣臣過荷隆寄言必罄誠謹陳管穴式遵弘典伏願聖明特垂允鑒臣忍不出位誠昧甄才追言既往伏增慚懼詔曰黃回擢自凡豎夙負瘢舋貰以憲網收其搏噬雖勳效累著而屢懷干紀新亭背叛投拜寇場異規既扇廟律幾殆幸得張敬兒提戈直奮元惡受戮及景素結逆履霜歲久乃密通音譯潛送器杖氛沴克霽狡謀方顯每存容掩冀能悛革故裂茅升爵均榮勳寵凶黷有本險慝滋深搆誘敬兒志相攻陷悖圖未遂狠戾彌甚近軍次郢鎮劫逼府主兼挾私計多所徵索主局吝疑便加捶楚專肆暴慢罔顧彝則膺牧西蕃徵賁惟厚曾不知感猶懷忿懟李安民述任河濟星管未周貪據檢要苦祈回奪躓謁弗已叨侈無度遂請求御輿僭擬私飾又招萃賊黨初不啓聞傷風蠹化莫此之甚宜明繩裁肅正刑書便收付廷尉依法窮治回死時年五十二子僧念尚書左民郎竟陵相未發從誅回既貴祇事戴明寶甚謹言必自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進未嘗敢坐躬至帳下及入內料檢有無隨之供送以此爲常先是王蘊爲湘州潁川庾佩玉爲蘊寧朔府長史長沙內史蘊去職南中郎將湘州刺史南陵王翽未之任權以佩玉行府州事先遣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戍防湘州與佩玉共事不美及沈攸之爲逆佩玉幼宗各不相信幼宗密圖佩玉知其謀襲殺幼宗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以佩玉兩端輒殺之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鎮齊王使安國誅候伯彭文之太山人也以軍功稍至龍驤將軍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順帝初爲輔國將軍左軍將軍南濮陽太守直閤領右細杖盪主沈攸之平後齊王收之下獄賜死孫曇瓘吳郡富陽人也驍果有氣力以軍功稍進至是爲寧朔將軍越州刺史於石頭叛走逃竄經時後於秣陵縣禽獲伏誅回同時爲將者臨淮任農夫沛郡周寧民南郡高道慶並以武用顯農夫稍至彊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晉縣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仍又南討增邑二百戶歷射聲校尉左軍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休範平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并前千七百戶出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尋進號冠軍將軍明年入爲驍騎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前世加官唯散騎常侍無通直員外之文太宗以來多因軍功至大位資輕加常侍者往往通直員外焉五年加征虜將軍改通直爲散騎常侍驍騎如故其年卒追贈左將軍常侍如故諡曰貞肅候伯即農夫弟也周寧民於鄉里起義討薛安都亦以軍功至軍校泰始初封贛縣男食邑三百戶官至寧朔將軍徐州刺史鍾離太守高道慶亦至軍校驍游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欲無已有失其意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王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史臣曰夫豎人匹夫濟其身業非世亂莫由也以亂世之情用於治日其得不亡亦爲幸矣

宋書卷八十三

宋書卷八十三考證

黃回傳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畏憚○無字下一本有所字

孫事黨明寶甚謹書必曰名每至明寶許屏人獨造○造南本作進

宋書卷八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四

鄧琬　袁顗　孔覬

鄧琬字元琬豫章南昌人也高祖混曾祖玄並爲晉尚書吏部郎祖潛之鎭南
長史父胤之世祖征虜長史吏部郎彭城王義康大將軍長史豫章太守光祿
勳琬初爲州西曹主簿南譙王義宣征北行參軍轉參軍事又隨府轉車騎參
軍仍轉府主簿江州治中從事史世祖起義版琬爲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率軍
伐蕭簡於廣州攻圍踰年乃克以臧質反爲江州刺史宗慤所執值赦原琬弟
璩與臧質同逆質敗從誅琬弟瓌亦坐誅琬在遠又有功免死遠徙仍停廣州
久之得還除給事中尚書庫部郎都水使者丹陽丞本州大中正大明七年車
駕幸歷陽追思在藩之舊下詔曰故光祿勳前征虜長史鄧胤之體局沈隱累
任著績朕昔當藩重首先佐務心力款盡弗忘于懷往歲息璩凶悖自取誅翦
沿恩及琬特免釁戮今可擢爲給事黃門侍郎以旌胤之宿誠明年出爲晉安
王子勛鎭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前廢帝狂悖無道以太祖世祖並第數
居三以登極位子勛次第既同深構嫌隙因何邁之謀乃遣使齎藥賜子勛死
使至子勛典籤謝道邁齋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等馳以告琬泣涕請計琬曰
身南土寒士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其當以死報効幼主
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今便指率文武直造京邑與羣公卿士廢
昏立明景和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稱子勛教即日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
佐使潘欣之口宣旨曰少主昏狂悖戾並是諸君所見聞顧命重臣悉皆誅戮
驅逼王公幽辱太后不逞之徒共成其釁京師諸王並見囚逼委厄虎口思奮
莫因身義兼家國豈可坐視橫流今便欲舉九江之衆馳檄近遠以謀王室於
諸君何如四座未答錄事參軍陶亮曰少主昏狂醜毒已積伊霍行之於古殿
下當之於今郢州士子世習忠節況屬千載之會請効死前驅衆並奉旨文武
普進位一階轉亮爲諮議參軍事領中兵加寧朔將軍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爲

諮議參軍統作舟艦參軍事顧昭之沈伯玉荀道林等參管書記南陽太守沈
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之郡始至尋陽與新蔡太守滓希直並爲諮議參軍領
中兵及彭澤令陳紹宗並爲將帥初廢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
悅下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迎以所乘之車以爲司馬加征虜將軍加
琬冠軍將軍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率五百人出斷大雷禁絕商
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收斂器械十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
雷於兩岸築壘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之郡始至孤石琬以沖之爲子勛
諮議參軍領中兵加輔國將軍與陶亮並統前軍使記室參軍荀道林造檄文
馳告遠近會太宗定亂進子勛號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令書至諸佐吏並
喜造琬曰暴亂既除殿下又開黃閤實爲公私大慶琬以子勛次第居三又以
尋陽起事有符世祖理必萬克乃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黃閤是吾徒
事耳衆並駭愕琬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荊州
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雍州刺史袁顗梁州刺史柳元怙益
州刺史蕭惠開廣州刺史袁曇遠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
史崔道固湘州行事何惠文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晉陵太守袁標
義興太守劉延熙並同叛逆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爲冠軍將軍湘州刺史
中兵參軍沈仲玉爲道路行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停住台太宗進止之宜太
宗以子勛起兵本在幼主雖疑其不即解甲不欲先彰同異敕令進道信未報
琬聞子元停鵲頭不進遣數百人劫迎之乃建牙於桑尾傳檄京師曰陽六數
艱雲雷相襲高皇受曆時乘雲轡頓於促路文祖定祥係昭睿化翦於中年二
凶縱禍三綱理滅宗王俛首姑息逆朝枕戈無聞偷榮有秩孝武皇帝釋位泣
血糾義入討投袂戎首親戮鯨鯢九服還輝兩儀更造而穹旻不惠棄離萬國
皇運重替嗣王荒淫孤以不才任居藩長大懼宗稷殲覆待日故招徒楚郢飛
檄京甸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庶七廟復安海昏有紹豈圖宋末悔禍弑亂奄臻
遂矯害明茂篡竊天寶反道劾尤蔑我皇德干我昭穆寡我兄弟恣鴟鴞之心
蹈倫頹之志覆移鼎祚誣罔天人藐孤同氣猶有十三聖靈何辜而當乏饗昔

隆周弛御晉鄭是依威漢中陵居章抗節支苗輕屬猶或忘軀況孤忝惟臣子
情地兼切號慼一隅心與事痛是用歃血袵金誓復宗祀今遣輔國將軍諮議
領中直兵孫沖之龍驤將軍陳紹宗率螭虎之士組甲二萬泝流電發逕取白
下龍驤將軍領中直兵薛常寶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沈懷寶長戟萬刃羽騎千
羣逕出南州直造朱雀寧朔將軍諮議領中直兵陶亮龍驤將軍焦度總中黃
之旅梟雄三萬風捲江介雲臨石頭建威將軍張冽龍驤將軍何休明提育獲
之徒勁悍之卒邪趨金陵北指閶闔龍驤將軍張係伯龍驤將軍陳慶勒輕銳
五千彊弩一萬飛鋒班瀆齊會西明冠軍將軍尋陽內史鄧琬擬湘雍之兵勇
敢四萬授律總威颺集京邑征虜將軍領府司馬張悅蒼兕千艘水軍五萬大
董羣校絡繹繼道冠軍將軍豫章內史劉衍寧朔將軍武昌太守劉弼寧朔將
軍西陽太守謝稚建威將軍領中直兵晉熙太守閻湛之皆掃境勝兵薦誠請
効後將軍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懷恩纏慕鞠旅先辰冠軍將軍湘州刺史邵
陵王子元席颿陵波整衆端至前將軍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練甲陝西獻徒
萬數輔國將軍冠軍長史長沙內史何惠文見拔先皇誠深投袂冠軍將軍雍
州刺史袁顗不謀同契雷發漢南建武將軍順陽太守劉道憲懷忠抱慨不遠
三千梁益青徐兗豫吳會皆密介歸誠誓爲表裏孤親總烝徒十有餘萬白羽
咽川霜鋒照野金聲振谷鳴鼙聒天凡諸將帥皆忠無匿情智無遺計果黥剛
鷙譎略多奇水陸長驅數道並進發舟踰險背水爭先以此衆戰孰能斯禦推
此義銳滄海可塈諸君或荷寵前朝感恩舊日或奕世貞淳見危授命而逼迫
寇手効節莫由今大軍密邇形援已接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便宜轉禍趣福因
變立功夫旦奭與三監並時金霍與上官共主邪正粗雜何世無之但績亮則
名播姦黷則道消耳紀季入齊陳平歸漢身尊譽遠明誓是哀成範全規殷監
匪遠若玩咎惟休告舍罔悟則誅及五族有殄無遺軍科爵賞信如皦日巫山
既燎芝艾共烟幸遵夏塗無守毀轍檄到宣告咸使聞知購太宗萬戶侯布絹
二萬匹金銀五百斤其餘各有差太宗遣荊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經過襄
陽袁顗馳書報琬勸勿解甲并奉表勸子勛即位郢州承子勛初檄及聞太宗

定大事即解甲下標繼聞尋陽不息而顗又響應郢府行事錄事參軍荀卞之
大懼慮爲琬所咎責即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率軍馳下并送軍糧琬乃
稱說符瑞造乘輿御服云松滋縣生豹自來柴桑縣送竹有來奉天子字又云
青龍見東淮白鹿出西岡令顧昭之撰爲瑞命記立宗廟設壇場矯作崇憲太
后璽令羣僚上偽號於子勛泰始二年正月七日即位於尋陽城改景和二年
爲義嘉元年以安陸王子綏爲司徒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車騎將
軍臨海王子頊衛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子元撫軍將軍其日雲雨晦
合行禮忘稱萬歲取子勛所乘車除脚以爲輦置偽殿之西其夕有鵂棲其中
鴟集其幰又有禿鶖集城上子綏拜司徒日雷電晦冥震其黃閤柱鴟尾墮地
又有鴟棲其帳上以鄧琬爲左將軍尚書右僕射張悅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征
虜將軍如故進袁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臨川內史張淹爲侍中府主
簿顧昭之武昌太守劉弼並爲黃門侍郎廬江太守王子仲委郡奔尋陽亦爲
黃門侍郎鄱陽內史丘景先廬陵內史殷損西陽太守謝稺後軍府記室參軍
孫詵長沙內史孔靈產參軍事沈伯玉荀道林並爲中書侍郎荀卞之爲尚書
左丞府主簿江乂爲右丞府主簿蕭寶欣爲通直郎琬大息粹悅息洵並正員
郎粹領衛尉洵弟冽司徒主簿建武將軍領軍主晉熙太守閻湛之加寧朔將
軍廬陵內史王僧胤爲秘書丞桂陽太守劉卷爲尚書殿中郎褚靈嗣潘欣之
沈光祖中書通事舍人餘諸州郡並加爵號琬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
身自量校至是父子並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大
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爲威
福士庶忿怨內外離心矣太宗遣散騎常侍領軍將軍王玄謨領水軍南討吳
興太守張永爲其後繼又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寧朔將軍江方興龍
驤將軍劉靈遺率衆屯虎檻時東賊甚急張永江方興回軍東討尚書下符曰
夫晦明遞運崇替相沿帝宋之基懋業維永聖祖重光亂亂卜業狂昬承祀國
維以紊毒流九縣覆穢三靈播紳戮辱黔庶塗炭人神同憤朝野泣血聖上明
睿在躬膺符握曆眷懷家國夙夜劬勞懼社稷湮蕪彝倫左袵天威雷發氛沴

冰消殄凶醜門不俟鳴條之旅殲虐牧野無勞孟津之鉞華夷即晏昌緯還光
鏗鏘聞於曾紘趨翔被於冠冕同軌仰化異域懷風劉子勛晉世稱兵義同翦
惡明朝不戢罔識邪正窺窬畿甸逼迫兩江陵上無君暴於遐邇王赫斯怒與
言討違命彼上將治兵薄伐今遣寧朔將軍尋陽內史沈攸之輕銳七千飛舟
先邁龍驤將軍劉靈遺羽林虎旅連鋒繼造假節督南討前鋒諸軍事冠軍將
軍兗州刺史殷孝祖驅濟河勁卒靈鼙雷動使持節車騎將軍江州刺史曲江
縣開國侯王玄謨烝徒五萬董統前師使持節侍中司徒揚州刺史建安王休
仁擁神州之衆總督羣帥龍驤將軍劉勔寧朔將軍劉懷珍步騎五千直指大
雷寧朔將軍柳倫司州刺史龐孟虯淮穎突騎邪趣西陽使持節驃騎大將軍
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總勒步師連旗百萬河舟代馬逕騖江濆越棘吳鉤交
曜畿服笳鼓動坤維金甲震雲漢犄角相望水陸俱發冠軍將軍武念率雍司
之銳已據樊沔徐州刺史申令孫提彭宋剽勇陵塗飆奮皇上當親馭六師降
臨江服旍旆掩雲舳艫咽海昔吳楚連衡燕淮勁悍壓援區內聲沸秦中霧散
埃滅豈非先鑒而嬰彼孤城以待該天之網迫此烏合以抗絡寓之師雲羅四
掩霜鋒交集猶勁飆之拂細草烈火之掃寒原燋卷之形昭然已著朝廷惻愍
我僚吏哀矜我士民並亦何辜拘誤迷黨故加宣示令得自新如其淪惑不改
抵冒王威同焚既至雖悔奚補奉詔以四王幼弱不幸陷難兵交之日不得妄
加侵犯若有過損誅戮無貸左右主帥嚴相衞奉詿誤之罪一無所問琬遣孫
沖之率陳紹宗胡靈秀薛常寶張繼伯焦度等前鋒一萬來據赭圻沖之於道
與子勛書曰舟檝已辦器械亦整三軍踊躍人爭效命便欲沿流挂颿直取白
下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洲則一麾定矣乃加沖之左衞將
軍以陶亮爲右衞將軍統諸州兵俱下郢州軍主鄭景玄荊州軍主劉亮湘州
軍主何昌梁州軍主柳登雍州軍主宗庶等合二萬人一時俱下亮本無幹略
聞建安王休仁自上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時琬遣閻湛之來寇廬江
臺軍主龍驤將軍段佛榮受命討之更使佛榮領鐵騎一千回軍南討三月三
日水陸攻赭圻亮等率衆來救殷孝祖爲流矢所中死軍主朱輔之申謙之張
靈符並失利輔之副正員將軍皇甫仲遠謙之副虎賁中郎將徐稚賓並沒孝
祖支軍主范潛率五百人投亮時東軍已捷江方興復還虎檻建安王休仁遣
方興劉靈遺各領三千人助赭圻以方興領孝祖軍沈攸之代孝祖爲前鋒都
督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
亮不從太宗遣員外散騎侍郎王道隆至赭圻督殷孝祖死之明日建安王休
仁又遣軍主郭季之馬步三千就攸之攸之乃率季之及輔國將軍步兵校尉
杜幼文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朱輔之員外散騎侍郎高遵世
馬軍主龍驤將軍頓生段佛榮等三萬人詰旦進戰奮擊大破之斬獲數千追
奔至姥山而反沖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爲軍主張興世所拔陶亮聞湖白二
城陷沒大懼急呼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代沖之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
立營砦亦悉散還共保濃湖濃湖即在鵲尾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米
二百斛錢五萬雜穀五百斛同賜荒縣除上米三百斛錢八萬雜穀千斛同賜
五品正令史滿報若欲署四品在家亦聽上米四百斛錢十二萬雜穀一千三
百斛同賜四品令史滿報若欲署三品在家亦聽上米五百斛錢十五萬雜穀
一千五百斛同賜三品令史滿報若欲署內監在家亦聽上米七百斛錢二十
萬雜穀二千斛同賜荒郡除若欲署諸王國三令在家亦聽琬又遣輔國將軍
豫州刺史劉胡率衆三萬鐵騎二千來屯鵲尾胡宿將屢有戰功素多狡詐爲
衆推伏攸之等甚憚之時胡鄉人蔡那佼長生張敬兒各領軍隸攸之在赭圻
胡以書招之那等並拒絕胡因要那等共語陳說平生那等詰誚說令歸順胡
回軍入鵲尾無他權略輔國將軍吳喜平定三吳率所領五千人并運資實至
于赭圻於戰烏山築壘分遣千人乘輕舸二百與佼長生爲游軍薛常寶糧盡
告胡求援三月二十九日胡率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來餉赭圻
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壍未能得入沈攸之率衆軍攻之軍主郭秀之荀僧韶幢
主韓欣宗等率衆三千爲攸之勢援胡發所由橋道僧韶等接楯行戰復橋得
渡軍主劉沙彌輕騎深入至胡壓下遂見殺攸之策馬陷陳回還爲追騎所刺
馬軍主段佛榮武保救之得免並殊死戰多所傷殺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

遁走。衆勝追之。斬獲甚衆。胡被瘡僅得還營。常寶惶懼無計。遣信告胡。欲突圍奔出。四月四日。胡自率數千人迎之。常寶等開城突圍走。攸之率輔國將軍沈懷明。軍主周普孫。江方興。申謙之等諸軍。悉力擊之。吳喜率衆來赴。爲胡別軍所圍甚急。有人來捉喜馬。將奔。保以刀斫之斷手。然後得免。正員將軍幢主卞伯宗。江夏國侍郎幢主張渙力戰。沒陳。伯宗。益州刺史天與子也。攸之喜等苦戰移日。常寶。張繼伯。胡靈秀。焦度等皆被重瘡走還胡軍。赭圻城陷。斬偽寧朔將軍。南陽太守沈懷寶。偽奉朝請。領中舍人督戰。謝道邁。納降數千。陳紹宗單舸奔西岸。與其部曲俱還鵲尾。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據赭圻。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艓二百。大艦五十。出鵲外挑戰。吳喜。張興世。佼長生等擊之。喜支軍主吳獻之飛舸衝突。所向摧陷。斬獲及投水死甚多。追至鵲裏而還。太宗慮胡等或於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時胡等兵衆彊盛。遠近疑惑。太宗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郎。沈懷明。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休仁即使褚淵擬選上不許。曰。忠臣殉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豈臣下之節邪。始安內史王識之建安內史趙道生。安成太守劉襲並舉郡奉順。琬遣龍驤將軍廖琰率數千人幷發廬陵白丁。攻襲。襲與郡丞檀玢拒戰。大敗。玢臨陳見殺。襲棄郡走。據嶮自守。琰虜掠而退。襲復出據郡。時齊王率衆東北征討。而齊王世子爲南康贛令。琬遣使收世子。世子腹心蕭欣祖。桓康等數十人奉世子長子奔竄草澤。召募得百餘人。攻郡出世子。世子自號寧朔將軍。與南康相沈用之。前南海太守何曇直。晉康太守劉紹祖。北地傅浩。東莞童禽等。據郡起義。琬徵始興相殷孚爲御史中丞。幷令率郡人俱下。孚衆感世子。避之於揭陽山。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世子率衆攻之。凱之戰敗遁走。世子遣幢主檀文起千人戍西昌。與襲相應。琬又遣廖琰與其中兵參軍胡昭等築壘於西昌。堅壁相守。琬召豫章太守劉衍。以爲右將軍中護軍。殷孚代爲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以防襲等。衡陽內史王應之率郡文武五百許人起義兵。襲何慧文於長沙。徑至城下。慧文率左右出城與戰。應之勇氣奮發。擊殺數人。遂與慧文交手戰。斫慧文八創。慧文斫應之斷足。遂殺之。時湘東國侍郎虞洽爲太宗督國秩在湘東。勸太守顏耀發兵應朝廷。耀不從。洽乃投桂陽。收募得數百人還。欲攻耀。耀懼。求和。許之。有衆二千。時琬徵慧文率衆下尋陽。發長沙已行數百里。聞洽起兵。乃回還攻洽。洽尋戰敗。奔走。殷孚既去。始興以郡五官掾譚伯初留知郡事。士人劉嗣祖等斬伯初。據郡起義。琬遣始興太守韋希真。鷹揚將軍楊弘之領衆一千討嗣祖。嗣祖亦遣衆出南康。與齊王世子合。希真等以義徒彊盛。住廬陵不敢進。廣州刺史袁曇遠聞始興起義。遣將李萬周。陳伯紹率衆討嗣祖。嗣祖遣兵戍須陽。萬周亦築壘相守。嗣祖遣人詐萬周曰。尋陽已平。臺遣劉勔爲廣州。垂至。萬周信之。便回還襲番禺。夜以長梯入城。曇遠怯弱無防。聞萬周反。便徒跣出奔。萬周追斬之於城內。交州刺史檀翼被代還至廣州。貲貨鉅萬。萬周誣以爲逆。襲而殺之。遂劫掠公私銀帛。藉略袁檀珍寶。悉以自入。袁顗悉雍州之衆來赴尋陽。時孔道存爲衛軍長史。行荊州事。琬以黃門侍郎劉道憲代之。以道存爲侍中。行雍州事。柳元景之誅也。元景弟子世隆爲上庸太守。民吏共藏匿之。顗起兵。召世隆不至。顗既下。世隆乃合率蠻宋二千餘人起義於上庸。來襲襄陽。道存遣將五式民。康元隆等迎擊於萬山。世隆大敗。還郡自守。沈攸之等與劉胡相持久不決。上又遣彊弩將軍任農夫。振武將軍武會。倉冗從僕射全景文。軍主劉伯符等領兵繼至。攸之締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琬送五千片榜供胡軍用。餘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胡等力不能制。自檣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琬進袁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六月十八日。顗率樓船千艘來入鵲尾。張興世建議越鵲尾上據錢溪斷其糧道。胡累攻之不能剋。事在興世傳。劉亮率所領至胡砦下。胡遣其副孫犀。及張靈。焦度鐵騎五匹越磵取亮。不能得。犀回馬去。亮使左右善射者夾射之。墮馬。斬犀首。張繼伯副馬可率所領來降。劉亮營砦深入賊地。袁顗畏憚之曰。賊入我肝臟裏。何由得活。劉胡率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既而謂其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鬪。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正在三十人中。取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爲也。乃託瘧

疾往鵲頭不進遣龍驤將軍陳慶領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武會魯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不敢越錢溪於梅根立砦胡別遣將王起領百舸攻興世興世擊大破之胡率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砦已立不可卒攻昨日小戰未足爲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兵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梗塞當如此何胡曰彼尙得泝流越我而上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顗更使胡率步卒二萬鐵馬一千往攻興世休仁因此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靈遺劉伯符等進攻濃湖造皮艦十乘拔其營柵苦戰移日大破之顗被攻旣急馳信召胡令還張興世旣據錢溪江路阻斷胡軍乏食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下胡遣將迎之爲錢溪所破資實覆沒都盡燒米三十萬斛胡衆駭懼胡副張喜來降說胡欲叛八月二十四日胡誑顗云更率步騎二萬上取興世兼下大雷餘餫令顗悉度馬配之其夜委顗奔走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舸悉據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顗聞胡走亦棄衆西奔至青林見殺胡率數百舸二萬人向尋陽詐報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率所領獨反宜速處分爲一戰之資當停據盆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取沔口琬聞胡去惶擾無復計呼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唯云更集兵力加賞五階或云三階者張悅始發兄子浩喪乃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求酒再呼左右震懾不能應第二子洵提刀走出餘人續至卽斬琬琬死時年六十時中護軍劉順在座驚起抱悅左右人欲殺之悅顧曰無關護軍乃止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鄧琬謀反節已梟戮欣之乃回還取琬兒並殺之悅因單舸賫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蔡那子道淵以父爲太宗效力被繫作部因亂脫鏁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江州斬子勛於桑尾牙下傳首京都劉順及餘同逆並伏誅吳喜張興世進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張敬兒向雍州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所至皆平定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真懷子也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旣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真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張興世弟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殺懷真竊有其功郢州行事張沈爲竟陵太守丘景先聞敗變形爲沙門逃走追擒伏誅荊州聞濃湖平議欲更遣軍與郢州合勢又欲斷據巴陵經日不決乃遣將趙道始於江津築壘任演戍沙橋諸門津要皆有屯兵人情轉離將士漸逃散更議奉子頊奔益州就蕭惠開典籤阮道預邵宰不同曰近奉別詔諸藩若改迷歸順者悉復本爵且任叔兒已斷白帝楊僧嗣據梁州雖復欲西豈可得至道預邵宰卽與劉道憲解遣白丁遣使歸罪荊州治中宗景士人姚儉等勒兵入城殺道憲預記室參軍鮑照劫掠府庫無復孑遺執子頊以降初鄧琬徵兵巴東巴東太守羅寶稱辭以郡接凶蠻兵力不足分巴東人任叔兒聚徒起義遣信要寶稱寶稱持疑未決暴疾死叔兒乃自號輔國將軍引兵據白帝殺寶稱二子阻守三陝蕭惠開遣費欣壽等五千人攻叔兒叔兒與戰大破之斬欣壽子頊又遣中兵參軍何康之領宜都太守討叔兒軍至陝口爲夷帥向子通所破挺身走還叔兒遂固白帝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歸順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衆悉奔逃道存及三子同時自殺何慧文始謀同逆其母禁之不從母乃攜女歸江陵遣嫁之慧文才兼將吏幹略有施雖害王應之上特加原宥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天網雖復恢恢何面目以見天下之士和藥將飲門生覆之乃不食而死顏躍虞處洽還都說其始時同逆豁使人殺之初淮南定陵人賈襲宗本縣已爲劉胡所得率二十人投沈攸之攸之言之建安王休仁休仁版爲司徒參軍督護使還鄉里招集爲胡所禽以火炙之問臺軍消息一無所言瞋目謂胡曰君稱兵內侮窺覦神器未聞奇謀遠略而爲炮烙之刑僕本以身奉義死亦何有胡乃斬之前軍典籤苑道興志不同逆爲琬所誅其餘奉順見害者並爲上所愍詔曰前鎭軍參軍督護苑道興朕之舊隸經從北藩徒役南畿遭罹命會抱恩固節受害羣凶言念純誠良有惻愴可贈員外散騎侍郞南城令鮑法度後軍典籤馮次民永新令應生新建令厙延寶上饒令黃難等違

逆黨順同被誅滅言念既往宜在追榮可贈生奉朝請法度南臺御史次民延寶難並員外將軍有司奏寧朔將軍督豫州之梁郡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竟陵張興世都統水軍屢戰剋捷仍進斷賊上流錢溪貴口苦戰平定凶逆今封南平郡作唐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寧朔將軍參司徒中直兵軍事廣平伐長生同統水軍屢戰及與世上據錢溪長生獨距賊衝要功次與世今封武陵郡遷陵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寧朔將軍試守西陽太守吳興全景文尙書比部郎吳縣孫超之假輔國將軍右衛將軍南彭城劉亮等三人並經晉陵苦戰景文超之仍又北討破釜水軍斷賊糧運及經葛冢石梁二處破賊亮南伐經大戰又最處險劇景文今封西陽郡孝寧縣超之封長沙郡羅縣亮封順陽縣並開國侯食邑各六百戶假輔國將軍驃騎司馬劉靈遺寧朔將軍右軍蔡那寧朔將軍屯騎校尉段佛榮等三人統治攻道並經苦戰靈遺今封新野郡新野縣那封始平郡平陽縣佛榮封湘東郡臨蒸縣並開國伯食邑各五百戶假輔國將軍左軍吳興沈懷明龍驤將軍積射將軍東平周盤龍司徒參軍南彭城李安民等三人懷明經晉陵破賊又水軍南伐統治攻道盤龍雖不統軍並經大戰先登陷陳安民又隨張興世遏斷錢溪别統軍貴口破賊今封懷明建安郡吳興縣盤龍封晉安郡晉安縣安民封建安郡邵武縣並開國子食邑各四百戶假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彭城杜幼文龍驤將軍羽林監太原王穆之龍驤將軍羽林監濟北顏生龍驤將軍羽林監沛郡周普孫員外散騎侍郎朱重恩等五人幼文經晉陵破賊在軍統攻道南伐濃湖普孫副沈攸之都統衆軍穆之生重恩並南伐有功今封幼文邵陵郡邵陽縣穆之封衡陽郡衡山縣生封始平郡武功縣普孫封順陽郡淸水縣重恩封南海郡龍川縣並開國男食邑各三百戶江方興以戰功爲太子左衛率賊未平病卒追封武當縣侯食邑五百戶方興濟陽考城人衣冠之舊也龍驤將軍虎賁中郞將董凱之隨張興世破胡白城先登封河陰縣子食邑四百戶軍主張靈符東南征討有功封上饒縣男食邑三百戶前征北長兼行參軍楊覆以貴口有功封綏城縣男食邑二百戶追贈虞給檀玢給事中以李萇周爲步兵校尉陳懷眞以斬劉胡功追封丞豐縣男食邑三百戶劉胡南陽涅陽人也本名坳胡以其顏面坳黑似胡故以爲名及長以坳胡難道單呼爲胡出身郡將捷口善處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畏憚之太祖元嘉二十八年爲振威將軍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孝建元年朱脩之爲雍州以胡爲西外兵參軍寧朔將軍建昌太守擊魯秀有功除建武將軍東平陽平二郡太守入爲江夏王義恭太宰參軍加龍驤將軍前廢帝景和中建安王休仁嘗爲雍州以胡爲休仁安西中兵參軍馮翊太守將軍如故仍轉諮議參軍太宗即位除越騎校尉蠻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段佛榮京兆人也泰始五年自游擊將軍爲輔師將軍豫州刺史莅任淸謹爲西土所安後廢帝元徽二年徵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明年還衛尉領右軍將軍未拜復出爲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四年卒追贈前將軍改封雲杜縣諡曰烈侯劉靈遺襄陽人也元徽元年自輔師將軍淮南太守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將軍如故明年徵爲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病卒諡曰壯侯

袁顗字景章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顗初爲豫州主簿舉秀才不行後補始興王濬後軍行參軍著作佐郎廬陵王紹南中郎主簿世祖征虜撫軍主簿廬江太守尙書都官郎江夏王義恭驃騎記室參軍汝陰王文學太子洗馬時顗父爲吳郡顗隨父在官值元凶弑立安東將軍隨王誕舉兵入討板顗爲諮議參軍事寧除正員郎晉陵太守遭父憂服闋爲中書侍郎又除晉陵太守襲南昌縣五等子大明二年除東海王禕平南司馬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復爲義陽王昶前軍司馬太守如故昶尋罷府司馬職解加寧朔將軍改太守爲內史復爲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將軍如故行淮南宣城二郡事五年召爲太子中庶子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七年遷侍中明年除晉安王子勛鎮軍長史襄陽太守加輔國將軍未行復爲永嘉王子仁左軍長史廣陵太守將軍如故未拜復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大明末新安王子鸞以母嬖有盛寵太子在東宮多過失上微有廢太子立子鸞之意從容頗言之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又以沈慶之才用不多言論頗相蚩毀顗又陳慶之忠勤

有幹略堪當重任由是前廢帝深感顗慶之亦懷其德景和元年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爲吏部尚書又下詔曰宗社多故釁因冢司景命未淪神祚再乂自非忠謀密契豈伊尅殄侍中祭酒領前軍將軍新除吏部尚書顗游擊將軍領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徐爰誠心內款參聞嘉策匡贊之効實監朕懷宜甄茅社以獎義概顗可封新隆縣子爰可封吳平縣子食邑各五百戶俄而意趣乖異寵待頓衰始令顗與沈慶之徐爰參知選事尋復反以爲罪使有司糾奏坐白衣領職從幸湖熟往反數日不被喚召顗慮及禍詭辭求出沈慶之爲顗固陳乃見許除建安王休仁安西長史襄陽太守加冠軍將軍休仁不行即以顗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豈可冒邪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事有緩急故也今者之行本願生出虎口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如其有徵當修德以禳之耳於是狼狽上路恒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與鄧琬款狎相過常請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衆知其有異志矣既至襄陽便與劉胡繕修兵械纂集士卒會太宗定大事進顗號右將軍以荆州典籤邵宰乘驛還江陵道由襄陽顗反意已定而糧仗未足且欲奉表於太宗顗子祕書丞戩曰一奉表疏便爲彼臣以臣伐君於義不可顗從之顗詐云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便建牙馳檄奉表勸晉安王子勛即大位與琬書使勿解甲子勛即位進顗號安北將軍加尚書左僕射太宗使朝士與顗書曰夫夷陂相因興葦遞數或多難而固其國或殷憂而啓聖明此既著於前史亦彰於聞見王室不造昏凶肆虐神鼎將淪宗稷幾泯幸天未亡宋乾曆有歸主上體自聖文繼明作睿而跡均牖里屯躓夏臺既天地俱憤義勇同奮剋殄鯨鯢三靈更造應天順民爰集寶命四海屬息肩之歡華戎見來蘇之泰吾等獲免刀鋸僅全首領復身奉惟新命承亨運緩帶談笑擊壤聖世汝雖劬勞于外跡阻京師然心期所寄江漢何遠自九江告變皆謂鄧氏狂惑比日國言藉藉頗塵吾子道路之議豈其或然聞此之日能無駭惋凶人反道敗德日夜滋深昵近狡慝取謀豺虎非惟毒流外物惡積中朝乃欲毀陵邑虐崇憲燒宗廟幽御物然後蕩覆京都必使蘭艾俱盡自非聖上廟算靈圖俛眉遜避維持內外擁衞臣下則赤縣爲戎百姓其魚矣此事此理寧可孰念既天道輔順謳歌有奉高祖之孫文皇之子德洞九幽功貫三曜匡拯家國提航黔首若不子民南面將使神器何歸而羣下構慝妄生窺覦成敗惑燕貫高亂趙譏人罔極自古有之汝中京冠冕儒雅世襲多見前載縣鑒忠邪何遠遺郎中之清軌近忘太尉之純概相與或羣從舅甥或姻婭周款一旦胡越能無悵恨若疑誑所至邪誠無窮汝當誓衆奮戈覊此朝食若自延過聽迷塗未遠聖上臨物以仁接下以愛豈直雍齒先封乃當射鉤見相矣當由力窘跡屈丹誠未亮邪跂予南服寤寐延首若反棹沿流歸誠鳳闕錫珪開寓非爾而誰吾等並過荷曲慈俱叨非服紆金拖玉啟觀蓬門入奉舜禹之渥出見羲唐之化雍容揄揚信白駒空谷之時也奈何毀擲先基自蹈凶戾山門蕭瑟松庭誰掃言念楚路豈不思父母之邦幸納惡石以蠲美疢裁書表意爾其圖之時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領軍將軍袁粲是顗從父弟故書云羣從舅甥也子勛徵顗下尋陽遣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顗乃率衆馳下使子戩領家累俱還時劉胡屯鵲尾久不決泰始二年夏加顗都督征討諸軍事給鼓吹一部率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撓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匱乏就顗換襄陽之資顗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損徹又信往來之言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爲不勞攻伐行自離散於是擁甲以待之太宗使顗門生徐碩奉手詔譬顗曰卿歷觀古今喻之與彊何嘗可恃自朕踐阼塗路梗塞卿無由奉表未經爲臣今追蹤竇融猶未爲晚也及劉胡叛走不告顗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爲小子所誤呼取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及其所領數千人步取青林欲向尋陽夜止山閒宿殺馬勞將士顗顧謂伯珍曰我舉八州以謀王室未一戰而散豈非天邪非不能死豈欲草閒求活望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以閒言乃斬顗首詣錢溪馬軍主襄陽

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併送首以爲己功與死時年四十七太宗忿顗違叛流尸於江弟子袤微服求訪四十一日乃得密致喪瘞於石頭後岡與一舊奴躬共負土後廢帝卽位方得改葬顗子徵爲僞黃門侍郎加輔國將軍戍盆城尋陽敗徵棄城走討禽伏誅

孔覬字思遠會稽山陰人太常琳之孫也父邈揚州治中覬少骨梗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知名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長沙王義欣鎭軍功曹衡陽王義季安西主簿戶曹參軍領南義陽太守轉署記室奉牋固辭曰記室之局實惟華要自非文行秀敏莫或居之覬識業之擧無聞於鄉部惰遊之貶有缊於疲農直山淵藏引用不遐棄故得抃風儛潤憑附彌年今日之命非所敢冒昔之學優藝富猶尙斯難況覬能薄質魯亦何容易覬聞居方辨物君人所以官才陳力就列自下所以奉上覬雖不敏常服斯言今寵藉惟舊擧非尙德恐無以提衡一隅僉允視聽者也伏願天明照其心請乞改今局授以閑曹則鳧鶴從方所憂去矣又曰夫以記室之要宜須通才敏忠加性情勤密者覬學不綜貫性又疏惰何可以屬知祕記秉筆文閨假吹之尤方斯非濫覬少淪常檢本無遠植榮進之願何能忘懷若實有螢爝增暉光景固其騰擧之日飛藻之辰也豈敢自求從容保其淡逸伏願矜其魯拙業之有地則曲成之施終始優渥義季不能奪遂得免召爲通直郎太子中舍人建平王友祕書丞中書侍郎隨王誕安東諮議參軍領記室黃門侍郎建平王宏中軍長史復爲黃門臨海太守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選詔曰散騎職爲近侍事居規納置任之本實惟親要而頃選常侍陵遲未允宜簡授時良永寘清轍於是吏部尙書顏竣奏曰常侍華選職任俟才新除臨海太守孔覬意業閑素司徒長史王彧懷尙清理並任爲散騎常侍世祖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尙書置二人以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覬領本州大中正大明元年攺太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祕書監欲以爲吏部郎不果遷廷尉卿御史中丞坐鞭令史爲有司所糾原不問六年除義興太守未之任爲尋陽王子房冠軍長史加寧朔將軍行淮南宣城二郡事其年復除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復隨府轉後軍長史如故爲人使酒仗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之閒多所凌忽尤不能曲意權幸莫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爲二府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覘其醉醒性眞素不尙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尙儉素衣裘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徵頗營產業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迹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字景猷潁川鄢陵人也自中丞出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卒官八年覬自郢州行事徵爲右衞將軍未拜司徒左長史道存代顗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二郎至彼未幾那能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永光元年遷侍中未拜復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復出爲尋陽王子房右軍長史加輔國將軍行會稽郡事太宗卽位召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事無不克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玄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叛逃東歸遣書要吳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還京邑與長子寶素謀議未叛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

近朝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覩前鋒軍已渡浙江琛遂據郡同反吳
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太宗卽
以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爲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
卽與延熙合太宗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鎮東將軍巴陵王
休若董統東討諸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雲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
人致故書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構釁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炯戒今古者
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璿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叡應曆鳳儀
爛昇龍輝電舉澄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
再造廟天重構幽明載紀標配斯光而羣凶恣虐協扇童孺叢爾東垂復淪醜
迹邪回從應蜂動蟻附聖圖是發神威四臨羽驛所居義旅雲翳欃鉞所麾逆
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
略夙昭撫厲中陳或振霜江畿或騰猋荆河金甲燭天庭鼙聲震海浦前將軍
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
衛將軍壽寂之霜鋭五千熊騰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
羣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垣恭
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並率虎旅駱驛
雲赴殿中將軍杜敬真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
予擐承人乏纔司戎統聳劍東馳申情浮曲欵氣則白日盡晦刷馬則清江倒
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動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羣迷弗辨兇桀螳蜋微命擬
轡壃之衢已枯之葉當霜飈之隊尺壓所爲寒心匹婦所爲歎息夫因禍提慶
實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鑒若能相率歸順投兵効款則福鍾當年祉覃來
裔孰如身膏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諍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覬千五百戶開
國縣侯生擒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
附逆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
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悅覩所遣孫曇瓘等
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

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將士咸欲離散永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保
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
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
時永世令孔景宣復反柵縣西江峴山斷遏津徑劉延熙加其寧朔將軍杜敬
真陸攸之溧陽令劉休文攻景宣別營斬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永世
人徐崇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景宣吳喜至板崇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誠
効除休文寧朔將軍縣如故崇之殿中將軍行永世縣事並賜侯爵喜敬真及
員外散騎侍郎竺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遇東軍於虎檻村擊大破之自國山進
吳城去義興十五里劉延熙遣楊玄孫矯之沈靈秀黃泰四軍拒喜喜等兵力
甚弱衆寡勢懸交戰盡日臨陳斬玄孫黃泰餘衆一時奔走因進義興南郭外
延熙屯軍南射堂喜遣步騎擊之卽退還水北乃柵斷長橋保郡自守喜築壘
與之相持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
犄角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太宗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
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護任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實給甚易乃以千
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威農夫於延陵出長唐離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
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倘之永興令徐崇
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陳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
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著犀皮鎧執短兵本
慮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並畏憚又怪
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杖與高志之進義興
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度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
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
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
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義興諸縣唯綏安令
巢還秉節不移不受僞爵時齊王率軍東討與張永劉亮杜幼文沈懷明等於
晉陵九里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爲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

軍宴璲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興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扞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其月三日道隆與齊王覆永共議扞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道隆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扞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楯朝士先不相悉上亦弗聞唯尚書左丞徐爰知之白太宗稱其驍敢至是每戰以刀楯直盪往輒陷決張永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周亘塘道迫狹將士力不得展亮乃負楯而進直入重柵衆軍因之即皆摧破袁標遣千人繼至齊王與永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兩城曇瓘率衆數百鼓譟而至標又遣千人繼之衆軍駭懼將欲散矣江方興率勇士邀射之應弦倒者相繼曇瓘因此敗走吳喜軍至義鄉偽輔國將軍車騎司馬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諮璪計事會信還云臺軍已近璪大懼謂淋曰縣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禽左右聞之並各散走璪與曇生焚燒倉庫東奔錢塘喜至吳興頗置郡城倉廩遇雨不然無所損失初曇生遣寧朔將軍沈靈寵率八千人向黃鵠嶠欲候道出燕湖迎接南軍廣德令王蘇發兵據嶮靈寵不得進屯住故鄣曇生既走靈寵乃與弟靈昭軍副姚天覆率偏裨以下十七軍歸順太宗嘉之擢爲鎮東參軍事因率所領東討喜分遣軍主沈思仁吳保公追躡璪等睦攸之任農夫自東遷進向吳郡臺遣軍主張靈符卽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急攻之其夜孫曇瓘陳景遠一時奔潰諸軍至晉陵袁標棄郡東走晉陵既平吳中震動吳興軍又將至顧琛與子寶素攜其老母泛海奔會稽海鹽令王季遐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留吳喜統全景文沈懷明劉亮孫超之壽寂之等東平會稽追齊王張永姚道和杜幼文垣恭祖張靈符北討王穆之頓生江方興南伐其月九日喜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璪王曇生等奔渡江東喜仍進軍柳浦諸暨令傅琰將家歸順喜遣鎮北參軍沈思仁彊弩將軍任農夫龍驤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阮佃夫揚武將軍盧僧澤等率軍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砦農夫等攻破之乘風舉帆直趣定山破其大帥孫會之於陳斬首自定山進向魚浦戍主孔叡率千餘人據壘拒戰佃夫使隊主闕法炬射殺樓上弩手叡衆驚駭思仁縱兵攻之斬其軍主孔奴於是敗散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壽寂之濟自漁浦邪趣永興喜自柳浦渡趣西陵西陵諸軍皆悉散潰斬庾業顧法直吳恭傳首京都東軍主卜道濟督戰許天賜請降庾業新野人也父彥達以幹局爲太祖所知爲益州刺史世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全景文孫超之進次永興同市遇覬所遣陸孝伯孔豫兩軍與戰破之斬孝伯豫首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覬不能復制二十日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以東西交逼憂遽不知所爲其夕率千餘人聲云東討實趣石瀨先已具船海浦值潮涸不得去衆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嵴山村偽車騎從事中郎張綏先遣人於錢唐詣喜歸誠及覬走綏閉封倉庫以待王師二十一日晏至郡入自北門因綏付作部其夜殺之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縱兵大掠府庫空盡若邪村民縛送偽龍驤將軍車騎中兵參軍軍主孔叡將斬之叡曰吾年已過立未霑官伍蒙知己之顧以身許之今日就死亦何所恨含笑就戮孔璪叛投門生陸林夫林夫斬首送之二十二日嵴山民縛覬送詣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之爲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爲申上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閤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時年五十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並詣喜歸罪喜皆宥之琛子寶素與父相失自縊死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初遣庾業向會稽追使奉朝請孫長度送仗與之并令召募行達晉陵袁標執其求仗長度不與爲標所殺追贈給事中先是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南路出東陽淹遣龍驤將軍桂遑征西行參軍劉越緒屯據定陽縣巴陵王休若遣沈思仁討之思仁遣軍主崔公烈攻其營斬幢主朱伯符首桂遑劉越緒諸軍並奔逸晉安太守劉贍據郡同逆建安內史趙道生起義討之聚徒未合七月思仁遣軍主姚宏祖鮑伯奮應寄生等討破贍斬之於羅江縣鄧琬先遣新安太守陽伯子及軍主任獻子襲黟縣縣令吳茹公固守力不敵棄城走伯子等屯據縣城茹公與臺軍主丘徵文李靈賜蕭柏壽等攻圍彌時八月乃剋斬伯子獻子首張淹屯軍上饒縣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曇欲圖之詐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欲因此斬淹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

進壘復詐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信而與之壘因率衆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西鳴鼓大呼直來趣城城門守衛悉委仗觀之壘率衆突入淹正禮佛聞難走出因斬首

史臣曰自江左以來舉干戈以圖宗國十有一焉其能克振者四而已矣元皇外守虛器政由王氏蘇峻事雖暫申旋受屠磔桓玄宣武之子運屬橫流世祖仗順入討民無異望其餘皆漆顙夷宗作戒於後何哉夫勝敗之數實由衆心社廟尊嚴民情所係安以義動猶或稱難況長戟指闕志在陵暴者乎泰始交爭逆順未辨太宗身剿悖亂事惟拯溺國道屯詖宜立長君太祖之昭義無不可子勛體自世祖家運已絶當璧之命屬有所歸曲直二塗未知攸適徒以據有神甸擅資天府宗稷之重威臨四方以中制外故能式清區宇夫帝王所居目以衆大之號名曰京師其義趣遠有以也

宋書卷八十四

宋書卷八十四考證

鄧琬傳令顧照之撰爲瑞命記○下文有府主簿顧昭之照當作昭

正員將軍檀主卞伯宗○卞一本作卜

太宗慮胡簿或于步路向京邑使寧朔將軍廣德令王蘊千人防魯顯○竟陵王誕傳又遣寧朔將軍顧彬之自曾顯東入受節度同一地名曾魯二字未知孰是

宋書卷八十四考證

宋書卷八十五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五

謝莊　王景文

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長韶令美
容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虛也
哉初為始興王濬後軍法曹行參軍轉太子舍人廬陵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
人廬陵王紹南中郎諮議參軍又轉隨王誕後軍諮議並領記室分左氏經傳
隨國立篇製本方丈圖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別郡殊合之則宇內為
一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遣尚書李孝伯來使與鎮軍長史張暢共語
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
獻赤鸚鵡普詔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齎以示莊莊賦
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元
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世祖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治宣布莊遣腹心門
生具慶奉啓事密詣世祖曰賊劭自絕於天裂冠毀冕窮弒極逆開闢未聞四
海泣血幽明同憤奉三月二十七日檄聖迹昭然伏讀感慶天祚王室叡哲重
光殿下文明在躬神武居陝肅將乾威龔行天罰滌社稷之仇雪華夷之恥使
弛墜之構更獲締造垢辱之吒復得明目伏承所命柳元景司馬文恭宗愨沈
慶之等精甲十萬已次近道殿下親董銳旅授律繼進荊鄢之師岷漢之衆舳
艫萬里旌旆虧天九土冥符群后畢會今獨夫醜類曾不盈旅自相暴殄省闥
橫流百僚屏氣道路以目檄至輒布之京邑朝野同欣里頌塗歌室家相慶莫
不望景聳魂瞻雲佇足先帝以日月之光照臨區寓風澤所漸無幽不洽況下
官世荷寵靈叨恩踰量謝病私門幸免虎口雖志在投報其路無由今大軍近
次永清無遠欣悲踊躍不知所裁世祖踐阼除侍中時索虜求通互市上詔群
臣博議莊議曰臣愚以為獯獫棄義唯利是視關市之請或以覘國順之示弱
無明柔遠距而觀釁有足表強且漢文和親豈止彭陽之寇武帝脩約不廢馬
邑之謀故有餘則經略不足則閉關何為屈冠帶之邦通引弓之俗樹無益之
軌招塵點之風交易爽議既應深杜和約詭論尤宜固絕臣庸管多蔽豈識國
儀恩誘降逮敢不披盡時驃騎將軍竟陵王誕當為荊州徵丞相荊州刺史南
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克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驃騎發
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於事不便世祖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上始踐阼
欲宣弘風則下節儉詔書事在孝武本紀莊慮此制不行又言曰詔云貴戚競
利興貨廛肆者悉皆禁制此實允愜民聽其中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
法申恩便為令有所屈此處分伏願深思無緣明詔既下而聲實乖爽臣愚謂
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拔葵去織實宜深弘孝
建元年遷左衛將軍初世祖嘗賜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後反
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說當
時以為知言于時搜才路狹乃上表曰臣聞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
國豈徒秘璧之貴故詩稱殄悴誓述榮懷用能道臻無積化至恭己伏惟陛下
膺慶集圖締寓闡縣夕爽選政昃旦調風采言廝輿觀謠仄遠斯實辰階告平
頌聲方製臣竊惟隆陂所漸治亂之由何嘗不與賢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
善人為寶虞典以則哲為難進選之軌既弛中代登造之律未闡當今必欲崇
本康務庇民濟俗匪更點濫奚取九成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
異出於荊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隩愚之所集實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
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
而天下之才難原以易限之鑒鏡難原之才使國罔遺授野無滯器其可得乎
昔公叔與僎同升管仲取臣於盜趙文非親士疎嗣祁奚豈諂讎比子茹茅以
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賞罰弘明成子舉三哲而身致
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己捐秦相臼季稱冀缺而疇以田采張敦進陳湯而坐以
褫爵此先事之感准亦後王之彝鑒如臣愚見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
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者免黜輕者左遷
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

莫先親民親民之要是歸守宰故黃霸治頴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
恩秩或入崇輝寵今莅民之職自非公私必應代換者宜遵六年之制進穆章
明庸懂退得民不勤擾如此則下無浮謬之愆上靡棄能之累考績之風載泰
槱薪之歌克昌臣生屬亨路身漸鴻猷遂得奉詔左右陳愚於側敢露芻言懼
氣恆典有詔莊表如此可付外詳議事不行其年拜吏部尚書莊素多疾不願
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曰下官凡人非有達概異識俗外之志
實因羸疾常恐奄忽故少來無意於人間豈當有心於崇達邪頃年乘事回薄
遂果饕非次既足貽誚明時又亦取愧朋友前以聖道初開未遑引退及此諸
夏事寧方陳微請款志未伸仍荷今授被恩之始具披寸心非惟在己知尤實
懼塵穢彝序稟生多病天下所悉兩脅癖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每
至一惡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年遂成痼疾吸吸惙惙常如行尸恆居死
病而不復道者豈是疾痊直以荷恩深重思答殊施牽課尫瘵以綜所忝眼患
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恆閉帷避風日晝夜惛懵爲此不復得朝謁諸王慶弔
親舊唯被敕見不容停耳此段不堪見賓已數十日持此苦生而使銓綜九流
應對無方之訴實由聖慈罔已然當之信自苦劇若才堪事任而體氣休健承
寵異之遇處自效之塗豈苟欲思閑辭事邪家素貧弊宅舍未立兒息不免麤
糲而安之若命寧復是能忘微祿正以復有切於此處故無復他願耳今之所
希唯在小閑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己不能不重屢經披請未蒙哀恕良由
誠淺辭訥不足上感家世無年亡高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
歲便三十五加以疾患如此當復幾時見聖世就其中煎憹若此實在可矜前
時曾啓願三吳敕旨云都不須復議外出莫非過恩然亦是下官生運不應見
一閑逸今不敢復言此當付之來生耳但得保餘年無復物務少得養痾此便
是志願永畢在衡門下有所懷勤止必聞亦無假居職患於不能裨補萬一耳
識淺才常羸疾如此孤負主上擢授之恩私心實自哀愧入年便當更申前請
以死自固但庸近所訴恐未能仰徹公恩聆弘深粗照誠懇願侍坐言次賜垂
接助則苦誠至心庶獲哀允若不蒙降祐下官當於何希冀邪仰憑愍察願不
垂矜三年坐辭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臣聞明慎
用刑厥存姬典哀矜折獄實暉呂命罪疑從輕既前王之格範寧失弗經亦列
聖之恆訓用能化致升平道臻恭己逮漢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
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當是時也號令刑存陛下踐位親臨聽訟億兆相賀以
爲無寃民矣而比囹圄未虛頌聲尚缺臣竊謂五聽之慈弗宣於宰物三宥之
澤未洽於民謠頃年軍旅餘弊劫掠猶繁監司討獲多非其實或規免咎不慮
國患楚對之下鮮不誣濫身遭鈇鑕之誅家嬰孥戮之痛比伍同閈莫不及罪
是則一人罰謬坐者數十昔齊女告天臨淄臺殞孝婦寃戮東海愆陽此皆符
變靈祇初感景緯臣近兼訊見重囚八人旋觀其初死有餘罪詳察其理實並
無辜恐此等不少誠可怵惕也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刑督郵
賤吏非能異於官長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
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覈辯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
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
者不怨生者無恨庶鬻棺之諺輟歎於終古兩造之察流詠於方今臣學闇申
翰才寡治術輕陳庸管懼乖國憲上時親覽朝政常慮權移臣下以吏部尚書
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三年下詔曰八柄馭下以爵爲先九德咸事政典居首
銓衡治樞興替攸寄頃世以來轉失厥序徒秉國鈞終貽權謗今南北多士勳
勤彌積物情善否實繫斯任官人之詠維聖克允則哲之美粵帝所難加濟季
在俗讓議成風以一人之識當羣品之誚望沈浮自得庸可致乎吏部尚書可
依郎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分選詔旦出在朝論者亦
有同異誠知循常甚易改舊生疑但吏部尚書由來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
不辦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前述宣先旨敬從來奏省錄作則永貽
後昆自此選舉之要唯由元凱一人若通塞乖衷而訴達者尠且違令與物理
至隔閡前王盛主猶或難之況在寡闇尤見其短又選官裁病卽嗟誚滿道人
之四體會盈有虛旬日之間便至怨詈況實有假託不由饕頓者邪一詣不前
貧苦交困則兩過致患互不相體校之以實並有可哀若職置二人則無此弊

兼選曹樞要歷代斯重人經此職便成貴塗已心外議咸不自限故范曄詹爽舉兵議門以此言之實由榮厚勢驅殷繁所至毅可擬議此授唯有數人本積歲月稍加引進而理無前期多生慮表或舉棄抱疾事至回移官人之任決不可顧一來一去向人已周非有黜責已貴難賤既成劫長實之無所感衰選體便是一段世臣相處之方臣主生疑所以彌覺此職宜在降階監令端右足處時望無人則闕羨於九流今但直銓選部有減前資物情好猜横立別解本旨向意終不外宣唯有從郎分置視聽自改選既輕先民情已變有甚其任大展遷回兼常之宜以時稍進本職非復重官可得不須帶帖數過居之盡無詭怪自中分荊揚于時便有意於此正詺改革不少容生駭或爾來多年欲至歲下處分會何便致故應有親人故近因此施行本意詔文不得委悉故復紙墨具陳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覬之並補選職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其詞曰天子馭三光總萬寓挹雲經之留憲裁河書之遺矩是以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符瑞之慶咸屬榮懷之應必臻月晷呈祥乾維效氣賦景河房承靈天駟陵原郊而漸影躍采淵而泳實辭水空而南傃去輪臺而東泊乘玉塞而歸寳奄芝庭而獻秘及其養安騏校進駕龍涓輝大馭於國皂賁上襄於帝閑超益野而踰綠地軼蘭池而轢紫燕五王晦其術十氏讋其玄東門豈或狀西河不能傳既秣苞以均性又佩蘅以崇躅卷雄神於綺文昔奔容於帷燭藴籋雲之銳景戢追電之逸足方叠鏘於丹鏞亦聯規於朱軟觀其雙璧應範三封中圖玄骨滿燕室虛陽理竟滑策紆扞飛鞢抹流朱至於肆夏已升采齊既薦始徘徊而龍俛終沃若而鸞跱迎調露於飛鍾赴承雲於驚箭寫秦坰之彌塵狀吳門之曳練窮虞庭之蹈蹀究遺野之環枝若夫躡實之態未卷凌遠之氣方攄歷岱野而過碣石跨滄流而軼姑餘朝送日於西坂夕歸風於北都尋瓊宮於倏瞬望銀臺於須臾若乃日宣重光德星昭衍國稱梁岱佇驛史言壇場望蹕鄗上之瑞彰江間之禎闡榮鏡之運既臻會昌之曆已辨感五緐之程符鑒羣后之肅典聖主將有事於東嶽禮也於是順斗極乘次躔戒懸日於昭旦命月題於上年騂騂翼翼泛脩風而浮慶煙肅肅雍雍引八神而詔九仙下齊郊而掩配林集瀛里而降祊田蒲軒文轅瑄璧承鑾金檢兹發玉牒斯刊感節之義洽升中之禮殫億兆悅精祇歡聆萬歲於曾岫燭神光於紫壇是以擊轅之蹈撫埃之舞相與而歌曰肇朝蓋兮泛晨霞靈之來兮雲漢華山有壽兮松有茂祚神極兮昵皇家然後悟聖朝之續號慶榮之烈比盛乎天地爭明乎日月茂實冠於胥庭濤名邁於勛發業底於告成道臻乎報謁巍巍乎蕩蕩乎民無得而稱焉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于時世祖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棨信或虛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上後因酒讌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遊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容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改領游擊將軍又領本州大中正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廣陵太守加冠軍將軍改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將軍如故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時北中郎將新安王子鸞有盛寵欲令招引才望乃使子鸞板莊爲長史府尋進號撫軍仍除長史臨淮太守未拜又除吳郡太守莊多疾不樂去京師復除前職前廢帝即位以爲金紫光祿大夫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不將誅之或說帝曰死是人之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深困莊少長富貴今且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也帝然其言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及即位以莊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領尋陽王師頃之轉中書令常侍王師如故尋加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本官並如故泰始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追贈右光祿大夫常侍如故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世長子颺晉平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王景文瑯邪臨沂人也名與明帝諱同祖穆臨海太守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名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與劉穆之謀討劉毅而智在焉它日穆之白高祖曰伐國重事也公云何乃使王智知高祖笑曰此人高簡豈聞此輩

諮議其見知如此爲太尉咨議參軍從征長安留爲桂陽公義眞安西將軍司馬天水太守遷爲宋國五兵尙書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封建陵縣五等子追贈太常父僧朗亦以謹實見知元嘉中爲侍中勤於朝直未嘗違惰太祖嘉之以爲湘州刺史世祖大明末爲尙書左僕射太宗初以后父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又進開府儀同三司固讓乃加侍中特進尋薨追贈開府謚曰元公景文出繼智幼爲從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欽重故爲太宗娶景文妹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高祖第五女新安公主先適太原王景深離絕當以適景文固辭以疾故不成婚起家太子太傅主簿轉太子舍人襲爵建陵子出爲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征北後軍二府主簿武陵王文學世祖撫軍記室參軍南廣平太守轉諮議參軍仍度安北鎭軍府出爲宣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黃門侍郞未及就世祖入討景文遣閒使歸款以父在都邑不獲致身及事平頗見嫌責猶以舊恩除南平王鑠司空長史不拜出爲東陽太守入爲御史中丞祕書監領越騎校尉不拜還司徒左長史上以散騎常侍舊與侍中俱掌獻替欲高其選以景文及會稽孔顗俱南北之望並以補之尋復爲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大明二年復爲祕書監太子右衞率侍中五年出爲安陸王子綏冠軍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又徵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右衞將軍加給事中太子中庶子右衞如故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尋復爲侍中領中庶子未拜前廢帝嗣位徙祕書監侍中如故以父老自解出爲江夏王義恭太宰長史輔國將軍南平太守永光初爲吏部尙書景和元年遷右僕射太宗即位加領左衞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十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軍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乃制勝之術耳尋遷丹陽尹僕射如故遭父憂起爲冠軍將軍尙書左僕射丹陽尹固辭僕射改授散騎常侍中書令中軍將軍尹如故又辭不拜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讓常侍屢闕乃受太宗討除暴主又平四方欲引朝望以佐大業乃下詔曰夫員圖宣國實榮叅命殊績顯朝策勳王府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景文風度淹粹理懷清暢體業鑒實識備夷阻寶曆方啓密贊義機妖徒干紀預毗廟略宜登茅社永傳厥祚朕澄氛寧極實資多士疏爵疇庸實膺徽列尙書右僕射領衞尉興宗識懷詳正思局通敏吏部尙書領太子左衞率淵器情閑茂風業韶遠並謀參軍政績亮時艱拓宇開邑實允勳典景文可封江安縣侯食邑八百戶興宗可始昌縣伯淵可南城縣伯食邑五百戶景文固讓不許乃受五百戶進號鎭南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後以江州當徙鎭南昌領豫章太守餘如故州不果遷頃之徵爲尙書左僕射領吏部揚州刺史加太子詹事常侍如故不願還朝求爲湘州刺史不許時又謂景文在江州不能潔己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曰吾雖寡於行己庶不負心既愧殊效誓不上撒明主竊聞有爲其貝錦者云營生乃至巨萬素無此能一旦忽致異術必非平理唯乞平心精檢若此言不虛便宜肆諸市朝以正風俗脫其妄作當賜思罔昧之由吾踰忝轉深足以致誇念此驚懼何能自測區區所懷不願望風容貸吾自了不作偷猶如不作賊故以密白想爲申啓景文屢辭內授上手詔譬之曰尙書左僕射卿已經此任東宮詹事用人雖美職次正可比中書令耳庶姓作揚州徐干木王休元殷鐵並處之不辭卿清令才望何愧休元毗贊中興豈謝干木綢繆相與何後殷鐵邪司徒以宰相不應帶神州遠遵先旨京口鄉基義重密邇畿內又不得不用驃騎陝西任要由來用宗室驃騎既去巴陵理應居之中流雖曰閑地控帶三江通接荊郢經塗之要由來有重鎭如此則揚州自成闕刺史卿若有辭更不知誰應處之此選大備與公卿疇懷非聊爾也固辭詹事從領中書令常侍僕射揚州如故又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常侍揚州如故景文固辭太傅上遣新除尙書右僕射褚淵宣旨以古來比例六事詰難之不得已乃受拜時太子及諸皇子並小上稍爲身後之計諸將帥吳喜壽寂之之徒慮其不能奉幼主並殺之而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又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爲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一士王字弓長張字也景文彌懼乃自陳求解揚州曰臣凡猥下劣方圓無算特逢聖私頻叨不次乘非其任理宜覆折雖加恭謹無補

横至夙夜燋戰無地容處六月中得臣外甥女殷恆妻蔡疏欲令其兒啓聞乞
祿求臣署入云凡外人通啓先經臣署于時驚怖即欲封疏上呈更思此家落
漠庶非通謗且廣聽察幸無復所聞比日忽得兗州都送迎西曹解季遜板云
是臣屬既不識此人即問都顧方知虛託此十七日晚得征南參軍事謝儼口
信云臣使人略奪其婢臣遣李武之問儼元由答云使人謬誤誤之與實雖所
不知聞此之日唯有憂駭臣之所知便有此三變臣所不覺尤不可思若守爵
散輩寧當招此緘由闇拙非復可防自羈州任倏已七月無德而祿其殃將至
且傳職清峻亢禮儲極以臣凡走豈可暫安荷恩懼罪不敢執固焦魂褫氣憂
迫失常況臣髮醜人羣病絕力劣穢朝點列顧無與等獨息易駭惴懼難持伏
願薄回矜愍全臣身計大夫之俸足以自周久懷欣羨未敢干請仰希慈宥照
臣款誠上詔答曰去五月中吾病始差未堪勞役使卿等看選牒署竟請敕施
行此非密事外間不容都不聞然傳事好訛由來常患殷恆妻匹婦耳閨閤之
內傳聞事復作一兩倍落漠兼謂卿是親故希卿署不必云選事獨關卿也恆
妻雖是傳聞之僻大都非可駭異且舉元薦凱咸由疇諮可謂唐堯不明下干
其政邪悠悠好詐貴人及在事者屬卿偶不悉耳多是其周旋門生輩作其屬
託貴人及在事者永無由知非徒止於京師乃至州郡縣中或有詐作書疏灼
然有文迹者諸舍人右丞輩及親近驅使人慮有作其名載禁物求停檢校彊
賣猥物與官仍求交直或屬人求乞州郡資禮希蠲呼召及虜發船車並啓班
下在所有即駐錄但卿貴人不容有此啓由來有是何故獨驚之居貴要但問
心若爲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顏師伯白衣僕射橫行
尙書中令袁粲作僕射領選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爲令居之不疑今既省
錄令便居昔之錄任置省事及幹童並依錄格粲作令來亦不異爲僕射人情
向粲淡淡然亦復不改常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兢理不卿今雖作揚州
太子傅位雖貴而不關朝政可安不懼差於粲也想卿虛心受榮而不爲累貴
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溝壑之憂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
於任運夫千仞之木既摧於斧斤一寸之草亦瘁於踐蹋高崖之脩幹與深谷

之淺條存止之要巨細一揆耳晉畢萬七戰皆獲死於牖下蜀相費禕從容坐
談斃於刺客故甘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貴者自惜故
每憂其身賤者自輕故易忘其己然爲教者每誡貴不誡賤言其貴滿好自恃
也凡名位貴達人以在懷泰則觸人改容不則行路嗟愕至如賤者否泰不足
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絓數死於溝瀆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限人不以
係意耳以此而推貴何必難處賤何必易安但人生也自應卑慎爲道行己用
心務思謹惜若乃吉凶大期正應委之理運遭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
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傍於理言可行而爲之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
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庶人從壽陽歸亂朝人皆爲之戰慄
而乃遇中興之運袁顗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爲陵霄駕鳳遂與義嘉
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王長頸烏喙可與共憂不可與共樂范蠡去而全
身文種留而遇禍今主上口頸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尙書中久不去必危遂求
南江小縣諸都令史住京師者皆遭中興之慶人人蒙爵級宰值義嘉染罪金
木纏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時上既有疾而諸弟
並已見殺唯桂陽王休範人才本劣不見疑出爲江州刺史慮一旦晏駕皇后
臨朝則景文自然成宰相門族彊盛藉元舅之重歲暮不爲純臣泰豫元年春
上疾篤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死
時年六十追贈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中書監刺史如故諡曰懿侯長
子絢字長素年七歲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尙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
絢即答曰草翁風必偃少以敏惠見知及長篤志好學官至祕書丞年二十四
先景文卒諡曰恭世子子姞襲封齊受禪國除景文兄子蘊字彥深父楷太中
大夫人才凡劣故蘊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家貧爲廣德令會太宗初即位
四方叛逆蘊遂感激爲將假寧朔將軍建安王休仁司徒參軍令如故景文甚
不悅語之曰阿益汝必破我門戶阿益者蘊小字也事寧封吉陽縣男食邑三
百戶爲中書黃門郎晉陵義興太守所莅並貪縱在義興應見收治以太后故
止免官廢帝元徽初復爲黃門郎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

領兵於朱雀門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出爲寧朔將軍湘州刺史蘊輕躁薄於行業時沈攸之爲荊州刺史密有異志蘊與之結厚及齊王輔朝政蘊攸之便連謀爲亂會遭母憂還都停巴陵十餘日更與攸之成謀時齊王世子爲郢州行事蘊至郢州謂世子必下慰之欲因此爲變據夏口與荊州連橫世子覺其意稱疾不往又嚴兵自衛蘊計不得行乃下及攸之爲逆蘊密與司徒袁粲等結謀事在粲傳事敗走鬬場追禽斬於秣陵市景文弟子孚大明末爲海鹽令泰始初天下反叛唯孚獨不同逆官至司徒記室參軍

史臣曰王景文弱年立譽聲芳藉甚榮貴之來匪由勢至若泰始之朝身非外戚與袁粲羣公方驂並路傾覆之災庶幾可免庚元規之讓中書令義在此乎

宋書卷八十五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謝莊傳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本書及南史皆有王微傳無王徽傳徽字疑卽微字之訛然微卒于元嘉二年而孝伯與張暢咨問事在元嘉二十七年豈王徽又別一人耶

吸吸撥撥常如行尸○吸吸南史作岋岋

當是時也號令刑存○諸本及謝莊集並同刑字疑誤

辭水空而南傃○謝莊本集空作穴

王景文傳復爲祕書監太子右衛率侍中○衛諸本譌御百官志無御率之名今改正

景文與上幸臣王道龍書○道龍當作道隆

宋書卷八十五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殷孝祖　劉勔

殷孝祖陳郡長平人也曾祖羨晉光祿勳父祖並不達孝祖少誕節好酒色有氣幹太祖元嘉末爲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世祖以其有武用除奮武將軍濟北太守入爲積射將軍大明初索虜寇青州上遣孝祖北援受刺史顏師伯節度累與虜戰頻大破之事在師伯傳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還西陽王子尙撫軍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出爲盱眙太守將軍如故還爲虎賁中郎將仍除寧朔將軍陽平東平二郡太守又還濟南南郡將軍如故前廢帝景和元年以本號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卽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徒參軍潁川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上遣之時徐州刺史薛安都遣薛索兒等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主上聖德天挺神武在躬曾不浹辰夷凶翦暴更造天地未足爲言國亂朝危宜立長主公卿百辟人無異議泰平之隆非旦則夕而羣小相煽構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長以氣節成名若使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幷陳兵甲精彊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進孝祖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士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仗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悉以賜孝祖孝祖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並欲推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進使持節都督兗州靑冀幽四州諸軍事撫軍將軍刺史如故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泰始二年三月三日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時年五十二追贈散騎常侍征北將軍持節都督如故封秭歸縣侯食邑千戶四年追改封建安縣諡曰忠侯孝祖子悉爲薛安都所殺以從兄子慧達繼封齊受禪國除

劉勔字伯猷彭城人也祖懷義始興太守父穎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征林邑遇疾卒勔少有志節兼好文義家貧爲廣州增城令廣州刺史劉道錫引爲揚烈府主簿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南侵道錫遣勔奉使詣京都太祖引見之酬對稱旨除寧遠將軍綏遠太守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勔起義討之燒其南門廣州刺史宗慤又命爲府軍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員外散騎侍郎孝建初荆江反叛宗慤以勔行寧朔將軍湘東內史領軍出安陸會事平以本號爲晉康太守又徙鬱林太守大明初還都徐州刺史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尙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率軍進討隨宜翦定大致名馬幷獻珊瑚連理樹上甚悅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遭母憂不拜前廢帝卽位起爲振威將軍屯騎校尉入直閤太宗卽位加寧朔將軍校尉如故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勔以本官領建平王景素輔國司馬進據梁山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琰甲仗三十人入六門復兼山陽王休祐驃騎司馬餘如故破琰將劉順於宛唐杜叔寶於橫塘事在琰傳除輔國將軍山陽王休祐驃騎諮議參軍梁郡太守假節不拜琰嬰城固守自始春至于末冬薛道摽龐孟虯並向壽陽勔內攻外禦戰無不捷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歡笑卽時解馬與廣之復除使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將軍如故不拜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咸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改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又不拜還京

都拜太子左衞率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琰初求救索虜虜大衆屯據汝南秦
始三年以勔爲征虜將軍督西討前鋒諸軍事假節置佐本官如故先是常珍
奇據汝南與琰爲逆琰降因據戍降虜事在琰傳至是引虜西河公長社公攻
圍輔國將軍汝陰太守張景遠景遠與軍主楊文萇拒擊大破之景遠尋病卒
太宗嘉其功追贈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追封舍涯縣男食邑三百戶以文萇代
爲汝陰太守除勔右衞將軍仍以爲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
豫州刺史餘如故四年除侍中領射聲校尉又不受進號右將軍其年虜遣汝
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虜衆驚
散虜子都公閼于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闕　千兩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
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
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臺瓘督弋陽以西會虜寇義陽臺瓘大破之虜上其
北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勔招荒人邀擊於許昌虜衆奔散焚燒米穀淮西人賈
元友上書太宗勸北攻懸瓠可收陳郡南頓汝南新蔡四郡之地上以其所陳
示勔使具條答勔對曰元友稱虜主幼弱姦僞競起內外規亂天亡有期臣以
爲獯醜侵縱衆藉王境盤據州郡百姓殘亡去冬衆軍失耕今春連城圍逼國
家復境之略實有不遑滅虜未及元友又云有七千餘家穀米豐積可供二萬
人數年資儲臣又以爲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
斛既理不容有恐事難稱言元友又云虜於懸瓠開驛保虜已先據者不足恃
此不須闕　俱是攻城便應先圖懸瓠何更越先取鄢以受腹背之災且七千餘
家豐積而虜猶當遠運爲糧是威不制民民非異計元友又云虜欲水陸運糧
以救軍命可斷之機在於今日臣又以爲開立驛道據守堅城觀其形候不似
衰弱可乘之機恐爲難驗元友又云四郡民人遭虜二十七年之毒皆欲雪讎
報恥伏待朝威臣又以爲垣式寶等受國重恩今猶驅略車營翻還就賊蓋是
戀本之情深非報怨之宜何可輕試元友又云請勑荊雍兩州遣三千精兵從
義陽依西山北下直據鄢城臣又以爲鄢城是賊驛路要戍且經舋接嶮數百
里中裹糧潛進方出平地攻賊堅城自古名將未有能以此濟者假其尅捷不
知足南抗懸瓠北捍長社與不且賊擁掠數城水陸通便而今使官以二千斷
其資運於事爲難元友又云虜圍逼汝陰遊魂二歲爲張景遠所挫不敢渡淮
臣又以爲景遠兵力寡弱不能自固遠遣救援方得少尅今定是爲賊所畏不
景遠前所摧傷裁至數百虜步騎四萬猶不敢前而今必勸國家以輕兵遠討
指掌可克言理相背莫復過此元友又去龍山雉水魯奴王景直等並受朝爵
馬步萬餘進討之宜唯須勑命臣以爲魯奴與虜交關彌歷年世去歲送誠朝
廷猶欲立功自蒙榮爵便即逃遁殊類姦猾豈易闇期兼王景直是一亡命部
曲不過數十人既不可言又未足恃萬餘之言似不近實元友又云四郡恨忿
此非類車營連結廢田二載生業已盡賊無所資糧儲已罄斷其運道最是要
略臣又以斷運須兵兵應資食而當此過縣瓠二百里中使兵食兼足何處求
辦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儋歸闕皆勸討虜魯爽誕說實挫
國威徒失兵力虛費金寶凡此之徒每規近說從來信納皆詒後悔界上之人
唯視彊弱王師至境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首領回師何嘗不爲
河畔所弊太宗納之元友議遂寢勔與常珍奇書勸令反虜珍奇乃與子超越
羽林監式寶於譙殺虜子都公費拔等凡三千餘人勔馳驛以聞太宗大喜以
珍奇爲使持節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汝南新蔡縣侯
食邑千戶超越輔國將軍北豫州刺史潁川汝陽闕　三郡太守安陽縣男式
寶輔國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眞陽縣男食邑三百戶珍奇爲虜所攻引軍南
出虜追擊破之珍奇走依山得至壽陽超越式寶爲人所殺五年汝陰太守楊
文萇又頻破虜於荊亭及戍西詔進勔號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餘如故不拜其
年徵拜散騎常侍中領軍勔以世路糾紛有懷止足求東陽郡上以勔啓徧示
朝臣自尚書僕射袁粲以下莫不稱贊咸謂宜許上曰巴陵建平二王並有獨
往之志若世道寧晏皆當申其所請勔經始鍾嶺之南以爲棲息聚石蓄水仿
佛丘中朝士愛素者多往游之六年改常侍爲侍中其年南兗州刺史齊王出
鎭淮陰以勔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青冀闕　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侍中中領
軍如故出鎭廣陵固辭侍中軍號許之以爲假平北將軍七年解都督假號并

節太宗臨崩顧命以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廢帝卽位加兵五百人元徽初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或勸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才輕任重災眚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史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桁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桁道隆不聽催勔渡桁進戰率所領於桁南戰敗臨陳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詔曰夫義實天經忠惟人則篆素流采金石宣輝自非識洞情靈理感生極豈有捐軀衞主舍命匡朝者哉故持節鎮軍將軍守尚書右僕射中領軍鄱陽縣開國侯勔思懷亮粹體業淹明弘勳樹績譽洽華野綢繆顧託契闊屯夷方倚謀猷翌康帝道逆蕃扇禍逼擾京甸援桴奮旅奉律行師身與事滅名隨操遠朕用傷悼震慟于厥心昔王允秉誠卞壼峻節均風往德歸茂先軌泉途就永寃逝無追思崇徽策式光惇史可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侯如故謚曰忠昭公子悛嗣順帝昇明末爲廣州刺史齊受禪國除勔弟敳大始中爲寧朔將軍交州刺史於道遇病卒先有都鄉侯爵謚曰質侯

史臣曰吳漢平蜀城內流血殍踝而其後無聞於漢陸抗定西陵步氏禍及嬰孩而機雲爲戮上國劉勔克壽春士民無遺匊委粒之歎莫不扶老攜幼歌唱而出重圍奚矣

宋書卷八十六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殷孝祖傳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南史死字下有將字

劉勔傳宗慤又命爲府軍主簿○府軍南本作軍府

元友又云擒斬荊雍兩州遣三千精兵○三千南本作二千下文劉勔條答之語亦云二千

宋書卷八十六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七

蕭惠開　殷琰

蕭惠開南蘭陵人征西將軍思話子也初名慧開後改慧爲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秘書郎著作並名家年少惠開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當應將迎時俗緝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小傷多異以取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緝和甚如慈旨但不幸耿介恥見作凡人書龍未成故遂至於多忤耳轉太子舍人與汝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轉尚書水部郎始興王濬征北府主簿南徐州治中從事史從汝陰王友又爲南徐州別駕中書侍郎江夏王義恭大將軍大司馬從事中郎孝建元年自太子中庶子轉黃門侍郎與侍中何偃爭積射將軍徐冲之事偃任遇甚隆惠開不爲之屈偃怒使門下推彈之惠開乃上表解職曰陛下未照臣愚故引參近侍臣以職事非長故委能何偃凡諸當不不敢參議竊見積射將軍徐冲之爲偃命所黜臣愚懷謂有可申故聊設微異偃恃恩使貴欲使人靡二情便訶脅主者手定文案剗落臣議專載己辭雖天照廣臨竟未見察臣理違顏咫尺致茲壅閡則臣之受劾蓋何足悲但不順侍中臣有其咎當而行之不知何過且議之不允未有彈科省心揆天了知在宥臣不能謝愆右職改意重臣刺骨鑠金將在朝夕乞解所忝保拙私庭時偃寵方隆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惠開官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數曰兒子不幸與周朗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重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爲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蓋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由此國秩不復下均服除除司徒左長史大明二年出爲海陵王休茂北中郎長史寧朔將軍襄陽太守行雍州州府事善於爲政威行禁止襲封封陽縣侯還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行吳郡事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遣之資須應二千萬乃以爲豫章內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入爲尚書吏部郎不拜徙御史中丞世祖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及在任百僚畏憚之八年入爲侍中詔曰惠開前在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母憂去職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改督益寧二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惠開素有大意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述事對賓僚及士人說收牂牁越巂以爲內地綏討蠻濮闢地徵租聞其言者以爲大功可立太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又進平西將軍改督爲都督晉安王子勛友惠開乃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奉武文之靈兼荷世祖之眷今便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領二千人東下爲巴東人任叔兒起義所邀欣壽敗沒陝口道不復通更遣州治中程法度領三千人步出梁州又爲氐賊楊僧嗣所斷先是惠開爲治多任刑誅蜀土咸懷猜怨及聞欣壽沒法度又不得前晉原一部遂反於是諸郡悉應之並來圍城城內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皆悉遣出子勳尋平蜀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惠開每遣軍出戰未嘗不捷前後所摧破殺傷不可勝計外衆逾合勝兵者十餘萬人時天下已平太宗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惠開弟惠基步道使蜀具宣朝旨惠基既至涪而蜀人志在屠城不欲使王命遠達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率部曲破其渠帥馬興懷等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時太宗遣惠開宗人寶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獎說蜀人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渠帥趙燕句文章等與寶首屯軍於上去成都六十里衆號二十萬人惠開欲遣擊之將佐咸曰攻破蜀賊誠不爲難但慰勞使至未獲奉受而遣兵相距何以自明本心惠開曰今水陸四斷表啓路絕寶首或相誣陷謂我不奉朝旨我之欲戰本在通使使若得通則誠心達矣乃作啓事具陳

事情使腹心二人帶啓戒之曰須賊破路開便躍馬馳去遣永寧太守蕭惠訓別駕費欣業萬兵並進與戰大破之生禽寶首因於成都縣獄所遣使至上使執送寶首除惠開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南郡太守不拜泰始四年還至京師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債將百萬爲責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以爲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廐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爲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悅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千餘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五年又除桂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稽太守蔡興宗之郡而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愼不得答惠開素嚴自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舫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復爲晉平王休祐驃騎長史太守如故六年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鬱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剗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天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除巴陵王休若征西長史寧朔將軍南郡太守未拜七年卒時年四十九子叡嗣齊受禪國除惠開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著嫌隙云

殷琰陳郡長平人也父道鸞衡陽王義季右軍長史琰少爲太祖所知見遇與琅邪王景文相埒初爲江夏王義恭征北行參軍始興王濬後軍主簿出爲鄱陽晉熙太守豫州治中從事史廬陵內史臧質反棄郡奔北皖琰性有計數欲進退保全故不還都邑事平坐繫尙方頃之被宥除海陵王國郎中令不拜臨海王子頊爲冠軍將軍吳興太守以琰爲錄事參軍行郡事復爲豫州別駕太宰戶曹屬丹楊丞尙書左丞少府尋陽王子房冠軍司馬行南豫州隨府轉右軍司馬又徙巴陵王休若左軍司馬前廢帝永光元年除黃門侍郎出爲山陽王休祐右軍長史南梁郡太守休祐入朝琰仍行府州事太宗泰始元年以休祐爲荊州欲以吏部郎張岱爲豫州刺史會晉安王子勛反即以琰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建武將軍豫州刺史以西汝陰太守龐道隆爲琰長史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順勸琰同子勛琰家累在京邑意欲奉順而士人前右軍參軍杜叔寶前陳南頓二郡太守皇甫道烈道烈從弟前馬頭太守景度前汝南潁川二郡太守龐天生前睢陽令夏侯季子等並勸琰同逆琰素無部曲門義不過數人無以自立受制於叔寶等太宗遣冗從僕射柳倫領軍助驃騎大將軍山陽王休祐又遣中兵參軍鄭瑗說琰令還二人至即與叔寶合叔寶者杜坦之子既土豪鄉望內外諸軍事並專之弋陽太守卜天生據郡同逆斷梁州獻馬得百餘匹邊城令宿僧護起義斬天生傳首京邑太宗嘉之以爲龍驤將軍封建興縣侯食邑三百戶時綏戎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義於懸瓠收兵得千餘人袁顗遣信誘矜司馬汝南人常珍奇以金鈴爲信珍奇即日斬矜送首詣顗顗以珍奇爲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太宗追贈矜本官以義陽內史龐孟虯爲司州刺史領隨郡太守孟虯不受命起兵同子勛子勛召孟虯出尋陽而以孟虯子定光行義陽郡事太宗知琰逼迫士人事不獲已猶欲羈縻之以琰兄前中書郎瑗爲司徒右長史子邈爲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子勛遣使以琰爲輔國將軍梁郡太守後又加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杜叔寶求琰上佐龐道隆慮其爲禍乃請奉表使尋陽琰即以叔寶爲長史梁郡太守休祐步入朝家內猶分停尋陽琰資給供贍事盡豐厚二年正月太宗遣輔國將軍劉勔率寧朔將軍呂安國西討休祐出鎭歷陽爲諸軍總統時徐州刺史薛安都亦據彭城反募能生禽琰安都封千戶縣侯賜布絹各二千匹二月勔進軍小峴初合肥戍主南汝陰太守薛元寶委郡奔子勛前太守朱輔之據城歸順琰遣攻輔之輔之敗走琰以前右軍參軍裴季爲南汝陰太守季又歸順太宗即而授之琰所用象縣令許道蓮亦率二百人歸降太宗以爲馬頭太守三月上又遣寧朔將軍劉懷珍段僧愛龍驤將軍姜產之馬步三軍助勔討琰義軍主黃回募江西楚人千餘斬子勛所置馬頭太守王廣元以回爲龍驤將軍淮西人前奉朝請鄭墨率子弟部曲及淮右郡起義於陳郡城有眾一萬太

宗以爲司州刺史徙虜寇淮西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是月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去壽陽三百里勔率衆軍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在道遇雨旦始至壘塹未立順欲擊之時琰所遣諸軍並受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不宜統督唯二軍不受命至是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既而勔營壘漸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四月勔錄事參軍王起前郡賊曹參軍甄澹等五人委勔奔順順因此出軍攻勔順幢主樊僧整與臺馬軍主驃騎中兵參軍段僧愛交矟鬭僧整刺僧愛殺之追贈屯騎校尉僧愛勇冠三軍軍中並惜太宗又遣太尉司馬垣閎率衆來會步兵校尉龐沈之助裴季戍合肥初淮南人周伯符說休祐求起義兵休祐不許固請乃遣之杖策單行至安豐收得八百餘人於淮西爲遊兵殄奇所置弋陽太守郭確遣將軍郭慈孫擊伯符於金丘琰又遣中兵參軍杜叔寶助之慈孫等爲伯符所敗並投水死太宗以伯符爲驃騎參軍叔寶本謂臺軍停住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勔聞之軍副呂安國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彊弱勢殊苟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遊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軍在後政三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卽便前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天下精兵衆力既倍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卽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仍走淮西就常珍奇勔於是方軌而進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黃回立航渡肥水叔寶遣馬步三千欲破航并柵斷小峴埭回擊大破之焚其船柵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絕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迸走披草乞活尚蒙恩恕晏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陣況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小大並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鑕妻息并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邪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上又遣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絕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毀陵廟芟刈百僚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回遑莫能自保中內士庶咸願一匡予職在直衛目所備覩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克定橫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偃鬭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概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塞國網闇者進軍宛唐計由劉順退衆閉城當時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蚤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震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勅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有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操虛辭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想必不俟終日如其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壟乏掃灑之望進謝忠臣退慚孝子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由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隱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猶塞嬰城愈固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六月勔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衆萬餘人攻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虯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遣三千

人援定光屯軍柳水岔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虯乘勝進軍向壽陽初常珍奇遣周當垣式寶率數百人送仗與琰式寶驍勇絕衆因留守北門乃率所領開門掩襲劭入其營劭逃避得免式寶得劭衣幘而去劭於是乃豎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塡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頹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毀之從其言劭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內乃以火箭射之草未及燃後土續至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燃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劭乃作大蝦蟇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擊之以石車悉破壞初廬江太守王子仲棄郡奔壽陽廬江人起義休祐遣員外散騎侍郎陸悠之助之劉胡遣其輔國將軍薛道標渡江煽動羣蠻規自廬江掩襲歷陽悠之衆弱退保譙城司徒建安王休仁遣參軍沈靈寵馳據廬江道標後一日方至悠之自譙城來會因與道標相持七月龐孟虯至弋陽劭遣呂安國垣閎龍驤將軍陳顯達驃騎參軍孟次陽拒之孟虯軍副呂興壽與安國有舊率所領降安國進軍破孟虯於蓼潭義軍主陳胣又破之於汝水孟虯走向義陽義陽已為王玄謨子曇善起義所據乃逃於蠻中淮西人鄭叔舉起義擊常珍奇以為北豫州刺史八月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聞孟虯敗並開門出降劭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迹纏穢亂心秉忠誠惘默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託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虯又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茲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疏略示舉宏維比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了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驂之人猶當不為其事況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邪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為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彫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薛道標猶在廬江劉胡又分兵揚聲向壽陽及合肥劭遣許道運馳赴合肥助裴季文又遣黃回孟次陽及屯騎校尉段佛榮武衛將軍王廣之繼之道標率其黨薛元寶等攻合肥劭所遣諸軍未至為道標所陷季文及武衛將軍葉慶祖力戰死之劭馳遣垣閎總統諸軍攻合肥是月劉胡敗走尋陽平定太宗遣叔寶從父弟季文至琰城下與叔寶語說四方已定勸令時降叔寶曰我乃信汝恐為人所誑耳叔寶閉絕子勛敗問有傳者卽殺之時琰子邀東在京邑繫建康太宗送邀與琰令說南賊已平之問自建康出便防送就道議者以為宜聽邀與伯父瑗私相見不爾無以解城內之惑不從邀至叔寶等果疑守備方固十月薛道標突圍與十餘騎走奔淮西投常珍奇薛元寶歸降先是晉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至是沈靈寵自廬江攻之湛之未知尋陽已敗固守不降靈寵乃取諸將破劉胡文書置車中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十一月常珍奇乞降虜不見納又求救於索虜太宗卽以珍奇為司州刺史領汝南新蔡二郡太守虜亦遣僞帥張窮奇騎萬匹救之十二月虜至汝南珍奇開門納虜淮西七縣民並連營南奔劉順之亦棄虜歸順南賊降者太宗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由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劭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以還之纖毫無所失虜騎救琰至師水聞城陷乃破義陽殺掠數千人而去垣式寶尋復反叛投常珍奇以平琰功劉懷珍封艾縣侯食邑四百戶垣閎樂鄉縣侯孟次陽攸縣子王廣之蒲圻縣子陳顯達彭澤縣子呂安國鍾武縣子食邑各三百戶黃回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送琰及僞節還京都久之為王景文鎮南諮議參軍兼少府泰豫元年除少府加給事中後廢帝元徽元年卒時年五十九琰性和雅靜素寡嗜欲諳前世舊事事兄甚謹少以名行見稱在壽陽被攻圍積時為城內所懷附揚州刺史王景文征西將軍蔡興宗司空褚淵並與之友善云

史臣曰。夫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蓋以類得之也。昔啓方說主。迹表遺親。鄧攸淳行。愛兼猶子。雖稟分參差。情紀難一。而均薄等厚。未之或偏。惠開親禮雖篤。弟隙尤著。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險於山川。有驗於此也。

宋書卷八十七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蕭惠開傳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一往服領已自殊有所震○服領。南史作服類。

殷琰傳三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三月。一本作五月。

宋書卷八十七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四十八

薛安都　沈文秀　崔道固

薛安都河東汾陰人也世爲彊族同姓有三千家父廣爲宗豪高祖定關河以爲上黨太守安都少以勇聞身長七尺八寸便弓馬索虜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泊擊反胡白龍子滅之由是爲僞雍秦二州都統州各有刺史都統總其事元嘉二十一年索虜主拓跋燾擊芮芮大敗安都與宗人薛永宗起義永宗營汾曲安都襲得弘農會北地人蓋吳起兵遂連衡相應燾自率衆擊永宗滅其族進擊蓋吳安都料衆寡不敵率壯士辛靈度等棄弘農歸國太祖延見之求北還構扇河陝招聚義衆上許之給錦百疋雜繒三百疋復襲弘農虜已增戍城不可克蓋吳又死乃退還上洛世祖鎮襄陽板爲揚武將軍北弘農太守虜漸彊盛安都乃歸襄陽從叔沈亦同歸國官至綏遠將軍新野太守二十七年隨王誕版安都爲建武將軍隨柳元景向關陝率步騎居前所向克捷事在元景傳軍還誕版爲後軍行參軍二十九年除始興王濬征北行參軍加建武將軍會爽向虎牢安都復隨元景北出卽據關城期俱濟河取蒲坂會爽退安都復率所領隨元景引還仍伐西陽五水蠻世祖伐逆轉參軍事加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發四月十四日至朱雀航橫矛瞋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弒君父何心事之世祖踐阼除右軍將軍五月四日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尙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食邑五百戶安都從征關陝至白口夢仰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至是歎曰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從弟道生亦以軍功爲大司馬參軍犯事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大怒乃乘馬從數十人令左右執矟欲往殺淑之行至朱雀航逢柳元景元景遙問薛公何處去安都躍馬至車後曰小子庾淑之鞭我從弟今詣往刺殺之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給之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安都既回馬復追呼之別宜與卿有所論令下馬入車既入車因責讓之曰卿從弟服章言論與寒細不異雖復人士庾淑之亦何由得知且人身犯罪理應加罰卿爲朝廷勳臣宜崇奉法憲云何放恣輒欲於都邑殺人非唯科律所不容主上亦無辭以相宥因載之俱歸安都乃止其年以慢直免官孝建元年復除左軍將軍二月魯爽反叛遣安都及冗從僕射胡子反龍驤將軍宗越率步騎據歷陽爽遣將鄭德玄戍大峴德玄使前鋒楊胡與輕兵向歷陽安都遣宗越及歷陽太守程天祚逆擊破之斬胡與及其軍副德玄復使其司馬梁嚴屯峴東安都幢主周文恭晨往偵候因而襲之悉禽賊未敢進世祖詔安都留三百人守歷陽渡還採石遷輔國將軍竟陵內史四月魯爽使弟瑜率三千人出小峴爽尋以大衆阻大峴又遣安都步騎八千度江與歷陽太守張幼緒等討爽安都軍副建武將軍譚金率數十騎挑戰斬其偏帥幼緒恇怯輒引軍退還安都復還歷陽臧質久不至世祖復遣沈慶之濟江督統諸軍爽軍食少引退慶之使安都率輕騎追之四月丙戌及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梟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人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戶時王玄謨距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湛及譚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右譚金三歷賊陳乘其隙縱騎突之諸將係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賊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湛首轉太子左衞率大明元年虜向無鹽東平太守劉胡出戰失利二月遣安都領馬軍北討東陽太守沈法系水軍向彭城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上戒之曰賊若可及便盡力殄之若度已回可過河耀威而反時虜已去坦求回軍討任榛見許安都當向左城左城去滑臺二百餘里安都以去虜鎮近軍少不宜分行至東坊城遇任榛三騎討擒其一餘兩騎得走任榛聞知皆得逃散時天旱水泉多竭人馬疲困不能遠追安都法系並白衣領職坦繫尙方任榛大抵在任城界積世逋叛所聚所在

皆棘橒深塹難爲用師故能久自保藏屢爲民患安都明年復職改封武昌縣侯加散騎常侍七年又加征虜將軍爲太子左衞率十年終世祖世不轉前廢帝卽位遷右衞將軍加給事中永光元年出爲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前將軍兗州刺史景和元年代義陽王昶督徐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太宗卽位進號安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安都不受命舉兵同晉安王子勛

初安都從子索兒前廢帝景和中爲前軍將軍直閤從誅諸公封武安縣男食邑三百戶太宗卽位以爲左將軍直閤如故安都將爲逆遣密信報之又遣數百人至瓜步迎接時右衞將軍柳光世亦與安都通謀泰始二年正月索兒光世並在省安都信催令速去二人俱自省逃出擕安都諸子及家累席卷北奔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崔道固並皆同反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道固遣子景徵傅靈越領衆並應安都彌之等南出下邳靈越自太山道向彭城時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城起義索兒率靈越等攻之安都使同黨裴祖隆守下邳城彌之等至下邳改計歸順因進軍攻祖隆僧琁不同率所領歸安都索兒聞彌之有異志舍睢陵馳赴下邳彌之等未戰潰散並爲索兒所執見殺時太宗以申令孫爲徐州代安都令孫進據淮陽密有反志遣人告索兒曰欲相從順而百口在都可進軍見攻若戰敗被執家人可得免禍索兒乃遣靈越向淮陽令孫出城爲相距之形既而奔散北投索兒索兒使令孫說闡令降闡既降索兒執闡及令孫並殺之索兒因引軍渡淮軍糧不給掠奪百姓穀食太宗遣齊王率前將軍張永寧朔將軍垣山寶王寬員外散騎侍郎張實寶蕭順之龍驤將軍張季和黃文玉等諸軍北討其年五月軍次平原索兒等率馬步五千列陳距戰軍大破之索兒又虜掠民穀固守石梁齊王又率鎮北參軍趙曇之呂湛之擊之索兒軍無資實所資野掠既見攻逼無以自守於是奔散又追破之於葛家白鵠索兒走向樂平縣界爲申令孫子孝叔所斬安都子道智大將苑變走向合肥詣南汝陰太守裴季降時武衞將軍王廣之領軍隸劉勔攻殷琰於壽陽傅靈越奔逃爲廣之軍人所生禽厲聲曰我傅靈越也汝得賊何不卽殺生送詣勔勔躬自慰勞詰其叛逆對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勔又問四方阻逆無戰不禽主上皆加以曠蕩卽其才用卿何不早歸天闕乃逃命草間乎靈越答曰薛公舉兵淮北威震天下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致敗之由實在於此然事之始末備皆參豫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壯其意送還京師太宗欲加原宥靈越辭對如一終不回改乃殺之靈越清河人也時輔國將軍山陽內史程天祚據郡同安都攻圍彌時然後歸順子勛平定安都遣別駕從事史畢衆愛下邳太守王煥等奉啓書詣太宗歸款曰臣庸隸荒萌偷生上國過蒙世祖孝武皇帝過常之恩犬馬有心實感恩遇是以晉安始唱投誠孤往不期生榮實存死報今天命大歸羣迷改屬輒率領所部束骸待誅違拒之罪伏聽湯鑊索兒之死也安都使柳光世守下邳至是亦率所領歸降太宗以四方已平欲示威於淮外遣張永沈攸之以重軍迎之安都謂既已歸順不應遣重兵懼不免罪乃遣信要引索虜三年正月索虜遣博陵公尉遲苟人城陽公孔伯恭二萬騎救之永等引退安都開門納虜虜卽授安都徐州刺史河東公四年三月召還桑乾五年死於虜中時年六十初安都起兵長史蘭陵繆密欲圖之見殺安都未向桑乾前軍將軍裴祖隆謀殺苟人舉彭城歸順事洩見誅員外散騎侍郎孫耿之擊索兒戰死及劉彌之張靈慶皆戰敗見殺並爲太宗所哀追贈儼光祿勳祖隆寧朔將軍兗州刺史耿之羽林監彌之輔國將軍青州刺史靈慶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安都子伯令環龍亡命梁雍二州之閒三年率亡命數千人襲廣平執太守劉冥亂攻順陽克之略有義成扶風置立守宰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新野太守劉攘兵擊破之並禽先是東安東莞二郡太守張讜守團城在彭城東北始同安都末亦歸順太宗以爲東徐州刺史復爲虜所沒

沈文秀字仲遠吳興武康人司空慶之弟子也父劭之南中郎行參軍文秀初爲郡主簿功曹史慶之貴後文秀起家爲東海王禕撫軍行參軍又度義陽王昶東中郎府東遷錢唐令西陽王子尙撫軍參軍武康令尙書庫部郎本邑中正建康令坐爲尋陽王鞭殺私奴免官加杖一百尋復官前廢帝卽位爲建安王休仁安南錄事參軍射聲校尉景和元年遷督青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

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時帝狂悖無道內外憂危文秀將之鎮部曲出屯白下說慶之曰主上狂暴如此土崩將至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且此人性情無常猜忌特甚將來之禍事又難測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千載一時萬不可失慶之不從文秀固請非一言輒流涕終不回文秀既行慶之果爲帝所殺慶之死後帝遣直閤江方興領兵誅文秀方興未至太宗已定亂馳驛駐之方興既至爲文秀所執尋見釋遣還京師時晉安王子勛據尋陽反叛六師外討徵兵於文秀文秀遣劉彌之張靈慶崔僧琁三軍赴朝廷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已同子勛遣使報文秀以四方齊舉勸令同逆文秀即令彌之等回應安都彌之等尋歸順事在安都傳彌之青州彊姓門族甚多諸宗從相合率奔北海據城以拒文秀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並起義文秀司馬房文慶謀應之爲文秀所殺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陷之乘民從弟伯宗合率鄉兵復克北海因率所領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中乎弟可速去無爲兩亡乃見殺追贈龍驤將軍長廣太守太宗遣青州刺史明僧暠東莞東安二郡太守李靈謙率軍伐文秀玄邈乘民僧暠等並進軍攻城每戰輒爲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泰始二年八月尋陽平定太宗遣尚書度支郎崔元孫慰勞諸義軍隨僧暠戰敗見殺追贈寧朔將軍冀州刺史上遣文秀弟文炳詔文秀曰皇帝前問督青州徐州之東莞東安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青州刺史朕去歲撥亂功振普天於卿一門特有殊澤卿得延命至今誰之力耶何故背國負恩遠同逆豎今天下已定四方寧壹獨卿守窮城何所歸奉且卿百口在都兼有墳墓想情非木石猶或顧懷故指遣文炳具相宣示凡諸逆郎親爲戎首一不加辠文炳所具卿獨何人而能自立便可速率部曲同到軍門別詔有司一無所問如其不爾國有常刑非惟戮及弟息亦當夷卿墳壟既以謝齊土百姓亦以勞將士之心故今有詔三年二月文秀歸命請辠即安本任先是冀州刺史崔道固亦據歷城同逆爲土人起義所攻與文秀俱遣信引虜虜遣將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文秀已受朝命乃乘虜無備縱兵掩擊殺傷甚多虜乃進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太宗進文秀號輔國將軍其年八月虜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又進文秀號右將軍封新城縣侯食邑五百戶虜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虜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並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爲輔國將軍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海道救青州文靜至東萊之不其城爲虜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又爲虜所攻屢戰輒剋太宗加其東青州刺史四年不其城爲虜所陷文靜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胄生蟣蝨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虜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靜坐命左右取所持節虜既入兵刃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因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曜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鏁送桑乾其餘爲亂兵所殺死者甚衆太宗先遣尚書功論郎何如真選青州文武亦爲虜所殺文秀在桑乾凡十九年齊之永明四年病死時年六十一

崔道固清河人也世祖世以幹用見知歷太子屯騎校尉左軍將軍大明三年出爲齊北海二郡太守民焦恭破古冢得玉鎧道固檢得獻之執繫恭入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諮議參軍永嘉王子仁左軍司馬景和元年出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鎮歷城泰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又進號征虜將軍時徐州刺史薛安都同逆上即還道固本號爲徐州代之道固不受命遣子景徽軍主傅靈越率衆赴安都既而爲土人起義所攻屢戰失利閉門自守會四方平定上遣使宣慰道固奉詔歸順先是與沈文秀共引虜虜既至固守距之因被圍逼虜每進輒爲道固所摧三年以爲都督冀青兗幽并五州諸軍事前將軍冀州刺史加節又進號平北將軍其年爲虜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史臣曰春秋列國大夫得罪皆先致其邑而後去唯邾莒三臣書以叛人之目蓋重地也安都勤王之略義闕於藩屏以地外奔罪同於三叛詩云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此之謂乎

宋書卷八十八

宋書卷八十八考證

薛安都傳使助秦州刺史北賀泊擊反胡白龍子滅之○泊一本作汨白監本誤曰今改正

元景慮其不可駐乃紿之○駐字連上句南史駐乃作駐車是駐字連下句

義宣遣將劉湛及嶷○湛南史作讜

沈文秀傳慕輿白曜率大衆援之○慕輿南史作慕容

宋書卷八十八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袁粲

袁粲字景倩陳郡陽夏人太尉淑兄子也父濯揚州秀才蚤卒祖母哀其幼孤名之曰愍孫伯叔並當世榮顯而愍孫饑寒不足母琅邪王氏太尉長史誕之女也躬事績紡以供朝夕愍孫少好學有清才有欲與從兄顗婚者伯父洵即顗父曰顗不堪政可與愍孫婚耳時愍孫在坐流涕起出蚤以操立志行見知初為揚州從事世祖安北鎮軍北中郎行參軍侍中郎主簿世祖伐逆轉記室參軍及即位除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侍中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愍孫別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並免官二年起為廷尉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出為輔國將軍西陽王子尚北中郎長史廣陵太守行兗州事仍為永嘉王子仁冠軍長史將軍太守如故大明元年復為侍中領射聲校尉封興平縣子食邑五百戶事在顏師伯傳三年坐納山陰民丁彖文貨舉為會稽郡孝廉免官尋為西陽王子尚撫軍長史又為中庶子領左軍將軍四年出補豫章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五年復還為侍中領長水校尉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七年轉吏部尚書左衛如故其年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愍孫勸顏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凌之因此發怒出為海陵太守前廢帝即位除御史中丞不拜復為吏部尚書永光元年徙右衛將軍加給事中景和元年復入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太宗泰始元年轉司徒左長史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愍孫清整有風操自遇甚厚常著妙德先生傳以續嵇康高士傳以自況曰有妙德先生陳國人也氣志淵虛姿神清映性孝履順棲沖業簡有舜之遺風先生幼夙多疾性疎懶無所營尚然九流百氏之言雕龍談天之藝皆泛識其大歸而不以成名家貧嘗仕非其好也混其聲迹晦其心用故深交或迕俗察罔識所處席門常掩三逕裁通雖揚子寂漠嚴叟沈冥不是過也修道遂志終無得而稱焉又嘗謂周旋人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唯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必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欲試飲此水愍孫幼慕荀奉倩之為人白世祖求改名為粲不許至是言於太宗乃改為粲字景倩焉二年遷領軍將軍仗士二十人入六門其年徙中書令領太子詹事增封三百戶固辭不受三年轉尚書僕射尋領吏部五年加中書令又領丹陽尹六年上於華林園茅堂講周易粲為執經又知東宮事徙為右僕射七年領太子詹事僕射如故未拜遷尚書令丹陽尹如故坐前選武衛將軍江柳為江州刺史柳有罪降為守尚書令太宗臨崩粲與褚淵劉勔並受顧命加班劍二十人給鼓吹一部後廢帝即位加兵五百人帝未親朝政下詔曰比元序愆度留熏爗晷有傷秋稼方貽民瘼朕以眇疚未弘政道囹圄尚繁枉滯猶積晨競夕厲每惻于懷尚書令可與執法以下就訊衆獄使寃訟洗遂困弊昭蘇頒下州郡咸令無壅元徽元年丁母憂葬竟攝令親職加衛將軍不受敦逼備至中使相望粲終不受性至孝居喪毀甚祖日及祥變常發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範為逆粲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咸莫能奮粲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今日當與褚護軍同死社稷因命左右被馬辭色哀壯於是陳顯達等感激出戰賊即平殄事寧授中書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領司徒以揚州解為府固不肯移三年徙尚書令衛軍開府如故並固辭服終乃受加侍中進爵為侯又不受時粲與齊王褚淵劉秉入直平決萬機時謂之四貴粲閑默寡言不肯當事主書每往諮決或高詠對之時立一意則衆莫能改宅宇平素器物取給好飲酒善吟諷獨酌園庭以此自適居負南郭時杖策獨遊素寡往來門無雜客及受遺當權四方輻湊閑居高臥一無所接談客文士所見不過一兩人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如故時齊王居東府故使粲鎮石頭粲素靜退每有朝命多不即從逼

切不得已然後方就及詔移石頭即便順旨有周旋人解望氣謂粲曰石頭氣甚乖往必有禍粲不答又給油絡通幰車仗士五十人入殿時齊王功高德重天命有歸粲自以身受顧託不欲事二姓密有異圖丹陽尹劉秉宋代宗室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素好武事並慮不見容於齊王皆與粲相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彭文之卜伯興等並與粲合昇明元年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齊王自詣粲粲稱疾不見粲宗人通直郎袁達以為不宜示異同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劫我入臺便無辭以拒一如此不復得出矣時齊王入屯朝堂秉從父弟領軍將軍韞入直門下省伯興為直閤黃回諸將皆率軍出新亭粲謀克日矯太后令使韞伯興率宿衛兵攻齊王於朝堂回率軍來應秉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夜發其日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夜便束裝未暗載婦女席卷就粲由此事洩先是齊王遣將薛淵蘇烈王天生等領兵戍石頭云以助粲實禦之也又令腹心王敬則為直閤與伯興共總禁兵王蘊聞秉已奔歎曰今年事敗矣時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乃狼狽率部曲向石頭本期開南門時已暗夜薛淵等據門射之蘊謂粲已敗即便散走齊王以報敬則率所領收蘊殺之并誅伯興又遣軍主戴僧靜向石頭助薛淵自倉門得入時粲與秉等列兵登東門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粲與秉欲還赴府既下城列燭自照僧靜挺身暗往粲子最覺有異人以身衛粲僧靜直前斬之父子俱殞左右各分散粲死時年五十八任候伯等其夜並乘輕舸自新亭赴石頭聞粲敗乃馳還其後並誅秉事在宗室傳齊永明元年詔曰昔魏矜袁紹恩給丘墳晉亮兩王榮罷餘裔斯蓋懷舊流仁原心興宥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並與先朝同獎宗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乃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沾優隆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材官可為經略粗合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可符荊州以時致送還反舊墓在所營葬事

史臣曰闕運初基非機變無以通其務世及繼體非忠貞無以守其業闕運之君千載一有世及之主無乏於時（闕二字）須機變之用短貴忠貞之路長也故漢室（闕二字）文舉不屈曹氏魏鼎將移夏侯義不北面若悉以二子為心則兩代宜不亡矣袁粲清標簡貴任屬負圖朝野之望雖隆然未以大節許也及其赴危亡審存滅豈所謂義重於生乎雖不達天命而其道有足懷者昔王經被旌於晉世粲等亦改葬於聖朝盛代同符美矣

宋書卷八十九

列傳第五十

梁　沈　約　撰

明四王

明帝十二子。陳貴妃生後廢帝。謝修儀生皇子法良。陳昭華生順帝。徐婕妤生第四皇子。鄭修容生皇子智井。次晉熙王燮。與皇子法良同生。泉美人生邵陵殤王友。次江夏王躋。與第四皇子同生。徐良人生武陵王贊。杜修華生隨陽王翽。次新興王嵩。與武陵王贊同生。又泉美人生始建王禧。智井燮贊並出繼。法良未封。第四皇子未有名早夭。

邵陵殤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後廢帝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反。朝廷寡弱。友年五歲。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三郡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封邵陵王。食邑二千戶。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順帝卽位。進號左將軍。改督爲都督。昇明元年。徙都督南豫豫司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三年薨。無子。國除。

隨陽王翽字仲儀。明帝第十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南陽王。食邑二千戶。昇明元年。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未拜。徙督湘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鎭。進號前將軍。二年。以南陽荒遠。改封隨陽王。以本號停京師。齊受禪。降封舞陰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新興王嵩字仲岳。明帝第十一子。元徽四年。年六歲。封新興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定襄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建王禧字仲安。明帝第十二子也。元徽四年。年六歲。封始建王。食邑二千戶。齊受禪。降封荔封縣公。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史臣曰。太宗負螟之慶。事非己出。枝葉不茂。豈能庇其本根。侯服于周。斯爲幸矣。

宋書卷九十

宋書卷九十考證

明四王傳智井燮贊並出繼○南史燮字下有躋字。謂江夏王躋也。

邵陵殤王友傳府州文案及臣吏不諱有無之有○臣承蕃按邵陵王名友。有與友同聲。此言不諱嫌名也。南史改下四字云有無君之心。其謬甚矣。

宋書卷九十考證

宋書卷九十一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一

孝義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己捐軀舍命濟主安親雖乖理闇至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既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艱貞之節顯時屬棟橈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概遂延以旋命劫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辭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於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於王府爵猶齒於鄉曹斯實邊氓遠士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宣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悚慄穎遂不被朝命終於家

劉瑜歷陽人也七歲喪父事母至孝年五十二又喪母三年不進鹽酪號泣晝夜不絕聲勤身運力以營葬事服除後二十餘年布衣蔬食言輒流涕常居墓側未嘗暫違太祖元嘉初卒

賈恩會稽諸暨人也少有志行爲鄉曲所推重元嘉三年母亡居喪過禮未葬爲鄰火所逼恩及妻柏氏號哭奔救鄰近赴助棺櫬得免恩及柏俱見燒死有司奏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三世追贈天水郡顯親縣左尉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帢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不就

子原平字長恭又稟至行養親必己力性閑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肴味唯飡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於里中買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慟絕數日方蘇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自賣十夫以供眾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術學因心自然葬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搆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每至節歲烝嘗於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除後不復食魚肉於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

丞與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恆裸袒，原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溼，遶宅為溝，以通淤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起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此人顛沛，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慚愧，無復取者。太祖崩，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粆一枚，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荅曰：「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為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輒迅檝助之；已而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鬬者，為吏所錄，鬬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小大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由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僧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況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稟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絕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耇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愍君貧老，故加此贍，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耋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袐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為望計，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太宗別勅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為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於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於人，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慍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馥儒林祭酒，皆不就。

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飢儉，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牓門曰「義行嚴氏之閭」，復其身徭役，蠲租稅十年。

吳逵，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飢饉，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嫂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逵時病困，鄰里以葦席裹之，埋於村側。既而逵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逵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袴，晝則傭賃，夜則伐木燒塼，此誠無有懈倦。逵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逵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逵一無所受，皆傭力報荅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擢補功曹史，逵以門寒固辭不受。舉為孝廉。

潘綜，吳興烏程人也。孫恩之亂，妖黨攻破村邑，綜與父驃共走避賊。驃年老行遲，賊轉逼，驃語綜：「我不能去，汝走可脫，幸勿俱死。」驃困乏坐地，綜迎賊叩頭曰：「父年老，乞賜生命。」賊至，驃亦請賊曰：「兒年少，自能走，今為老子不走去。老子不惜死，乞活此兒。」賊因斫驃，綜抱父於腹下，賊斫綜頭面，凡四創，綜當時悶絕。有一賊從傍來相謂曰：「卿欲舉大事，此兒以死救父，云何可殺。殺孝子不祥。」賊良久乃止，父子並得免。綜鄉人祕書監丘繼祖、廷尉沈赤黔以綜異行，廉補左民令史，除遂昌長。歲滿還家。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前被符孝廉之選，必審其人，雖四科難該，文質寡備，必能孝義邁俗，拔萃著聞者，便足以顯應明敭，允將符旨。烏程潘綜守死孝道，全親濟難；烏程吳逵義行純至，列墳成行。咸精誠內淳，

休晷外著可並察孝廉并列上州臺陳其行跡及蔣行䘏祖遺贈以四言詩曰
東寶惟金南木有喬發輝曾崖竦幹重霄美哉茲土世載英髦育翮幽林養音
九臯其一 唐后明敭漢宗蒲輪我皇降鑒思樂懷人羣臣競薦舊章惟新余亦奚
貢曰義與仁其二 仁義伊在惟吳惟潘心積純孝事著艱難投死如歸淑問若蘭
吳實履仁心力偕單固此苦節易彼歲寒霜雪雖厚松柏丸丸其三 人亦有言無
善不彰二子徽猷彌久彌芳拔叢出類景行朝陽誰謂道遐弘之則光杳爾庶
士無然怠荒其四 江革奉摯慶祿是荷姜詩入貢漢朝咨嗟勗哉行人敬爾休嘉
俾是下國照輝家華其五 伊余朽駘竊服懼盜無能禮樂豈暇聲教順彼康夷懿
德是好聊綴所懷以贈二孝其六 元嘉四年有司奏改其里爲純孝里蠲租布三
世

張進之永嘉安固人也爲郡大族少有志行歷郡五官主簿永寧安固二縣領
校尉家世富足經荒年散其財救贍鄉里遂以貧罄全濟者甚多進之爲太守
王味之吏味之有罪當見收逃避投進之家供奉經時盡其誠力以本村遂近
移入池𣿅味之墮水沈沒進之投水拯救相與沈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每
入村抄暴至進之門輒相約勒不得侵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在所蠲
其繇役孫恩之亂永嘉太守司馬逸之被害妻子並死兵寇之際莫敢收藏郡
吏俞僉以家財買棺斂逸之等六喪送致還都葬畢乃歸鄉里元嘉中老病卒

王彭盱眙直瀆人也少喪母元嘉初父又喪亡家貧力弱無以營葬兄弟二人
晝則傭力夜則號感鄉里並哀之乃各出夫力助作塼塼須水而天旱穿井數
十丈泉不出墓處去淮五里荷檐遠汲困而不周彭號天自訴如此積日一旦
大霧霧歇塼竈前忽生泉水鄉鄰助之者並嗟歎神異縣邑近遠悉往觀之葬
事既竟水便自竭元嘉九年太守劉伯龍依事表言改其里爲通靈里蠲租布
三世

蔣恭義興臨津人也元嘉中晉陵蔣崇平爲劫見禽云與恭妻弟吳晞張爲侶
晞張先行不在本村遇水妻息五口避水移寄恭家討錄晞張不獲收恭及兄
協付獄治罪恭協並款舍住晞張家口而不知劫情恭列晞張妻息是婦之親
親今有罪恭身甘分求遣兄協協列協是戶主延制所由有罪之日關協而已
求遣弟恭兄弟二人爭求受罪郡縣不能判依事上詳州議之曰禮讓者以義
爲先自厚者以利爲上末世俗薄靡不自私伏膺聖教猶或不逮況在野夫未
達誥訓而能互發天倫之憂甘受莫測之罪若斯情義實爲殊特蔑爾恭協而
能行之茲乃終古之所希盛世之嘉事二子乘舟無以過此豈宜拘執憲文加
以罪戮且晞張封筒遠行他界爲劫造釁自外贓不還家所寓村伍容有不知
不合加罪勒縣遣之還復民伍乃除恭義成令協義怡令

徐耕晉陵延陵人也自令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飢耕詣縣陳辭
曰今年亢旱禾稼不登氓黎飢餧採掇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拯但饑罄來久
困殆者衆米穀轉貴糴索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微救永無濟理不惟
凡璅敢憂身外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感能不傷心民糴得少米資供朝
夕志欲自竭義存分餕今以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
特爲偏祐此郡雖弊猶有富室承陂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熟所失蓋微陳積
之穀皆有巨萬旱之所弊實鍾貧民溫富之家各有財寶謂此等並宜助官得
過儉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敢自勵爲勸造之端實願掘水揚塵崇益山海
縣爲言上當時議者以耕比漢卜式詔書褒美酬以縣令大明八年東土飢旱
東海嚴成東莞王道蓋各以穀五百斛助官賑卹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
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儉而有禮以父
喪不測於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
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范叔孫吳郡錢唐人也少而仁厚周窮濟急同里范法先父母兄弟七人同時
疫死唯餘法先病又危篤喪尸經月不收叔孫悉備棺器親爲殯埋又同里施
淵夫疾病父母死不殯又同里范苗父子並亡又同里危敬宗家口六人俱得
病二人喪歿親鄰畏遠莫敢營視叔孫並殯葬躬卹病者並皆得全鄉曲貴其
義行莫有呼其名者世祖孝建初除竟陵王國中軍將軍不就義與吳國夫亦

有義讓之美人有竊其稻者乃引還爲設酒食以米送之

卜天與吳興餘杭人也父名祖有勇幹徐赤將爲餘杭令祖依隨之赤將死高祖聞其有幹力召補隊主從征伐封關中侯歷二縣令天與善射弓力兼倍容貌嚴正笑不解顏太祖以其舊將子使教皇子射居累年以白衣領東掖防閤隊元嘉二十七年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並率所領隨之虜退罷還領輦後第一隊撫卹士卒甚得衆心二十九年以爲廣威將軍領左細仗兼帶營祿元凶入弒事變倉卒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天與不暇被甲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爲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即時方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賊劭於東堂幾中逆徒擊之臂斷倒地乃見殺其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同出拒戰並死世祖即位詔曰日者逆豎犯蹕釁變卒起廣威將軍關中侯卜天與提戈赴難挺身奮節斬殪凶黨而旋受虐刃勇冠當時義侔古烈興言追悼傷痛於心宜加甄贈以旌忠節可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諡曰壯侯車駕臨哭泓之等各贈郡守給天與家長稟子伯宗殿中將軍太宗泰始初領幢擊南賊於赭圻戰沒伯宗弟伯興官至前將軍南平昌太守直閤領細仗主順帝昇明元年與袁粲同謀伏誅天與弟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大阬廣二丈餘十人共跳之皆渡唯天生墜阬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畏懼不敢天生曰我向已不渡今者必墜此阬中丈夫跳此不渡亦何須活乃復跳之往反十餘曾無留礙衆並歎服以兄死節爲世祖所留心稍至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歎無已可且賜布千匹以屬衆校大明末爲弋陽太守太宗泰始初與殷琰同逆還城令宿僧護起義討斬之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產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余齊民晉陵晉陵人也少有孝行爲邑書吏父殖大明二年在家病亡家人以父病報之信未至齊民謂人曰比者肉痛心煩有若割截居常遑駭必有異故信尋至便歸四百餘里一日而至至門方詳父死號踊慟絕良久乃蘇問母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絕州郡上言有司奏曰收賢旌善萬代無殊心至自天古今豈異齊民至性由中情非外感淳情凝至深心天徹號訊遺旨一慟殞亡雖迹異參柴而誠均丘趙方今聖務彪被移革華夏實乃風淳以禮治本惟孝靈祥歸應其道先彰齊民越自坻隸行貫生品旌閭表墓允出在茲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母穀百斛

孫棘彭城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依制軍法人身付獄未及結竟棘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薩薩又辭列門戶不建罪應至此狂愚犯法實是薩身自應依法受戮兄弟少孤薩三歲失父一生恃賴唯在長兄兄雖可垂愍有何心處世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語棘云已爲諸詳聽其相代棘顏色甚悅答云得爾且則爲不死又語薩亦欣然曰死自分甘但令兄免薩有何恨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世祖詔曰棘薩吐辭節行可甄特原罪州加辟命并賜許帛二十匹先是新蔡徐元妻許年二十一喪夫子甄年三歲父攬愍其年少以更適同縣張買許自誓不行父逼載送買許自經氣絕家人奔赴良久乃蘇買知不可奪夜送還攬許歸徐氏養元父季元嘉中年八十餘卒太宗泰始二年長城奚慶思殺同縣錢仲期仲期子延慶屬役在都聞父死馳還於庾浦埭逢慶思手刃殺之自繫烏程縣獄吳興太守郗顒表不加罪許之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於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為煩子平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為州上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啓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覬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為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己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虞令縣祿唯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為己問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絕擗踊不闋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與採伐茅竹欲為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為會稽太守甚加矜賞泰始六年為營冢槨子平居喪毀甚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檢敦厲名行雖處闇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服冕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刻身厲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閨庭忠被史策多發溝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

宋書卷九十一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孝義傳序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乖理闇主南本作乘理闇至

郭世道傳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世道南史作世通

嚴世期傳世期衣飴之○南史無衣字

吳逵傳晝則庸賃夜則伐木燒磚此誠無有懈倦○南史磚下有妻亦同逵四字

太守王韶之臨郡發日○一本發下有教字日作曰南史亦作發教

卜天與傳蕃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徐罕南史作徐牢

宋書卷九十一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二

良吏

高祖起自匹庶知民事艱難及登庸作宰留心吏職而王略外舉未遑內務奉師之費日耗千金播茲寬簡雖所未暇而絀華屏欲以儉抑身左右無幸謁之私閨房無文綺之飾故能戎車歲駕邦甸不擾太祖幼而寬仁入纂大業及難興陝方六戎薄伐命將動師經略司兗費由府實役不及民自此區宇宴安方內無事三十年閒氓庶蕃息奉上供徭止於歲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守宰之職以六期為斷雖沒世不徙未及曩時而民有所係吏無苟得家給人足即事雖難轉死溝渠於時可免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羣蓋宋世之極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傾資掃蓄猶有未供於是深賦厚斂天下騷動自茲至于孝建兵連不息以區區之江東地方不至數千里戶不盈百萬薦之以師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高祖受命無所改作所居唯稱西殿不制嘉名太祖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及世祖承統制度奢廣犬馬餘菽粟土木衣綈繡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欒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太宗繼阼彌篤浮侈恩不卹下以至橫流蒞民之官遷變歲屬竈不得黔席未暇煖蒲密之化事未易階豈徒吏不及古民僞於昔蓋由為上所擾致治莫從今採其風迹粗著者以為良吏篇云

王鎮之字伯重琅邪臨沂人徵士弘之兄也曾祖廙晉驃騎將軍祖耆之中書郎父隨之上虞令鎮之初為琅邪王衞軍行參軍出補剡上虞令並有能名內史謝輶請為山陰令復有殊績遷衞軍參軍本國郎中令加寧朔將軍桓玄輔晉以為大將軍錄事參軍時三吳饑荒遣鎮之銜命賑卹而會稽內史王愉不奉符旨鎮之依事糾奏愉子綏玄之外甥當時貴盛鎮之為所排抑以母老求補安成太守及玄敗玄將苻宏寇亂郡境鎮之拒戰彌年子弟五人並臨陣見殺母憂去職在官清潔妻子無以自給乃棄家致喪還上虞舊墓畢為子標之求安復令隨子之官服闋為征西道規司馬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彥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固辭不見聽既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尋復本官以討道覆功封華容縣五等男徵廷尉晉穆帝何皇后山陵領將作大匠遷御史中丞秉正不撓百寮憚之出為使持節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建威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祖謂人曰王鎮之少著清績必將繼美吳隱之嶺南之弊非此不康也在鎮不受俸祿蕭然無所營去官之日不異始至高祖初建相國府以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善於吏職嚴而不殘遷宋臺祠部尚書高祖踐阼鎮之以腳患自陳出為輔國將軍琅邪太守遷宣訓衞尉領本州大中正永初三年卒官時年六十六弟弘之在隱逸傳

杜慧度交阯朱鳶人也本屬京兆曾祖元為寧浦太守遂居交阯父瑗字道言仕州府為日南九德交阯太守初九真太守李遜父子勇壯有權力威制交土聞刺史滕遯之當至分遣二子斷遏水陸津要瑗收衆斬遜州境獲寧除龍驤將軍遯之在州十餘年與林邑累相攻伐遯之將北還林邑王范胡達攻破日南九德九真三郡遂圍州城時遯之去已遠瑗與第三子玄之悉力固守多設權策累戰大破之追討於九真日南連捷故胡達走還林邑乃以瑗為龍驤將軍交州刺史義旗進號冠軍將軍盧循竊據廣州遣使通好瑗斬之義熙六年年八十四卒追贈右將軍本官如故慧度瑗第五子也初為州主簿流民督護遷九真太守瑗卒府州綱佐以交土接寇不宜曠職共推慧度行州府事辭不就七年除使持節督交州諸軍事廣武將軍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其年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距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三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遜李弈李脫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諸俚帥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真太守章民並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

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父嘏并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静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封慧度龍編縣侯食邑千戸高祖踐阼進號輔國將軍其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略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悠奉表獻捷慧度布衣蔬食儉約質素能彈琴頗好莊老禁斷淫祀崇修學校歲荒民饑則以私祿賑給為政纖密有如治家由是威惠沾洽姦盜不起乃至城門不夜閉道不拾遺少帝景平元年卒時年五十追贈左將軍以慧度長子員外散騎侍郎弘文為振威將軍刺史初高祖北征關洛慧度板弘文為鷹揚將軍流民督護配兵三千北係大軍行至廣州關洛已平乃歸就府板弘文行九真太守及繼父為刺史亦以寬和得衆襲爵龍編侯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為交州刺史弘文就徵會得重疾牽以就路親舊見其患篤勸表待病瘉弘文曰吾世荷皇恩杖節三世常欲投軀帝庭以報所荷況親被徵命而可宴然者乎如其顛沛此乃命也弘文母既年老見弘文輿疾就路不忍分別相與俱行到廣州遂卒臨死遣弟弘猷詣京朝廷甚哀之

徐豁字萬同東莞姑幕人也中散大夫廣兄子父邈晉太子左衛率豁晉安帝隆安末為太學博士桓玄輔政為中外都督豁議致敬唯內外武官太宰司徒並非軍職則琅邪王不應加敬玄諷中丞免豁官玄敗以為秘書郎尚書倉部郎右軍何無忌功曹仍為鎮南參軍又祠部永世令建武司馬中軍參軍尚書左丞永初初為徐羨之鎮軍司馬尚書左丞山陰令歷二丞三邑精練明理為一世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并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便課米六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戸內隨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迥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遏接蠻俚去就益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戸口歲減寔此之由謂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戸鑿坑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饑而已所以歲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在郡著績太祖嘉之下詔曰始興太守豁潔己退食恪居在官政事修理惠澤沾被近嶺南荒弊郡境尤甚拯卹有方濟厥饑饉雖古之良守蔑以尚焉宜蒙褒賁以旌清績可賜絹二百匹穀千斛五年以為持節督廣交二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拜卒時年五十一太祖又下詔曰豁廉清勤恪著稱所司故擢授南服申其才志不幸喪殞朕甚悼之可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陸徽字休猷吳郡吳人也郡辟命主簿仍除衛軍車騎二府參軍揚州主簿王弘衛將軍主簿除尚書都官郎出補建康令清平無私為太祖所善遷司徒左西掾元嘉十四年為始興太守明年仍除使持節交廣二州諸軍事綏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清名亞王鎮之為士民所愛詠上表薦士曰臣聞陵霄褒賴貞柯必振蕣風實流清原斯挹是以衣囊揮譽於西京折轅延高於東帝伏見廣州別駕從事史朱萬嗣年五十三字少豫理業沖夷秉操純白行稱私庭能著官政雖氏非世祿宦無通資而臏牒南服位極僚首九綜州綱三端府職頻掌蕃機屢績符守年暨知命廉尚愈高冰心與貪流爭激霜情與晚節彌茂歷宰金山家無寶鏤之飾連組珠海室靡瑨珥之珍確然守志不求聞達實足以澄革汙吏洗鏡貪氓臣謬忝司牧任專萬里雖情祗慎擢才闕豪露敢舉愚陋舉其所知如得提名禮闈抗迹朝省搏檟表之清風負冰宇之潔望則恩融一臣而施光萬物敢緣天澤雲行時德雨施每甄外州榮加遠國是以獻其瞽言希垂聽覽二十一年徽以為南平王鑠冠軍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府事母憂去職張尋趙廣為亂於益州兵寇之餘政荒民擾二十三年乃追徽為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寧朔將軍益州刺史隱卹有方威惠兼著寇盜靜息民物殷阜蜀土安悅至今稱之二十九年卒時年六十二身亡之日家無餘財太

祖甚痛惜之詔曰徽厲志廉潔歷任恪勤奉公盡誠克己無倦褒榮未申不幸夙殞言念在懷以為傷恨可贈輔國將軍本官如故賜錢十萬米二百斛諡曰簡子子敷正員外郎弟展滅質車騎長史尋陽太守質敗從誅

阮長之字茂景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金紫光祿大夫父普驃騎咨議參軍長之年十五喪父有孝性哀感傍人服除蔬食者猶積載閑居篤學未嘗有惰容初為諸府參軍除員外散騎侍郎母老求補襄垣令督郵無禮鞭之去職尋補廬陵王義真車騎行正參軍平越長史東莞太守入為尚書殿中郎出為武昌太守時王弘為江州雅相知重引為車騎從事中郎入為太子中舍人中書侍郎以母老固辭朝直補彭城王義康平北咨議參軍元嘉九年遷臨川內史以南土卑溼母年老非所宜辭不就十一年復除臨海太守至郡少時而母亡葬畢不勝憂十四年卒時年五十九時郡縣田祿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初發京師親故或以器物贈別得便緘錄後歸悉以還之在中書省直夜往鄰省誤著履出閤依事自列門下門下以闇夜人不知不受列長之固遣送之曰一生不侮闇室前後所莅官皆有風政為後人所思宋世言善治者咸稱之子師門原鄉令

江秉之字玄叔濟陽考城人也祖逌晉太常父纂給事中秉之少孤弟妹七人並皆幼稚撫育姻娶罄其心力初為劉穆之丹陽前軍府參軍高祖督徐州轉主簿仍為世子中軍參軍宋受禪隨例為員外散騎侍郎補太子詹事丞少帝即位入為尚書都官郎出為永世烏程令以善政著名東土徵建康令為治嚴察京邑肅然殷景仁為領軍請為司馬復出為山陰令民戶三萬政事煩擾訟訴殷積階庭常數百人秉之御繁以簡常得無事宋世唯顧覬之亦以省務著績其餘雖復刑政循理而未能簡事以在縣有能遷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秉之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郡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十七年卒時年六十子徽尚書都官郎吳令元凶殺徐湛之徽以黨與見誅子諡昇明末為尚書吏部郎元嘉初太祖遣大使巡行四方兼散騎常侍孔默之王歆之等上言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李元德清勤均平姦盜止息彭城內史魏恭子廉恪脩慎在公忘私安約守儉久而彌固前宋縣令成浦治政寬濟遺詠在民前鮦陽令李熙國在事有方民思其政山桑令何道自少清廉白首彌厲應加褒賚以勸于後乃進元德號寧朔將軍恭子賜絹五十匹穀五百斛浦熙國道各賜絹三十匹穀二百斛

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曾祖愆期有名晉世官至南蠻校尉祖尋之光祿大夫父肇之豫章公相歆之被遇於太祖歷顯官左民尚書光祿大夫卒官元嘉九年豫州刺史長沙王義欣上言所統威遠將軍北譙梁二郡太守關中侯申季歷自奉職邦畿于茲五年信惠並宣威化兼著外清姦暴內輯民黎役賦均平閭井齊肅綏穆初附招攜荒遠郊境之外仰澤懷風爵賞之授績能是顯宜升階秩以崇獎勸進號寧朔將軍其後晉壽太守郭啓玄亦有清節卒官元嘉二十八年詔曰故綏遠將軍晉壽太守郭啓玄往銜命虜庭秉意不屈受任白水盡勤靡懈公奉私餼纖毫弗納布衣蔬食飭躬惟儉故超授顯邦以甄廉績而介誠苦節終始匪貳身死之日妻子凍餒志操殊俗良可哀悼可賜其家穀五百斛時有北地傅僧祐潁川陳珉高平張祐並以吏才見知僧祐事在臧熹傳珉為吳令善發姦伏境內以為神明祐祖父湛晉孝武世以才學為中書侍郎光祿勳祐歷臨安武康錢塘令並著能名宋世言長吏者以三人為首元嘉中高平太守潘詞有清節子亮為昌慮令亦著廉名大明中為徐州刺史劉道隆所表世祖世吳郡陸法真歷官有清節書為劉秀之安北錄事參軍太山羊希與安北咨議參軍孫詵書曰足下同僚似有陸錄事者此生東南名地又張玄外孫持身至清雅有志節年高官下秉操不衰討當日夕相與申意太宗初為南海太守卒官太宗世瑯邪王悅亦莅官清正見知悅字少明晉右將軍羲之曾孫也父靖之官至司徒左長史靖之為劉穆之所厚就穆之求侍中如此非一穆之曰卿若不求久自得也遂不果悅泰始中為黃門郎御史中丞上以其廉介賜良田五頃遷尚書吏部郎侍中在門下盡其心力五年卒官追贈太

常初悅爲侍中檢校御府太官太醫諸署得姦巧甚多及悅死衆咸謂諸署祝詛之上乃收典掌者十餘人桎梏云送淮陰密令渡瓜步江投之中流

史臣曰夫善政之於民猶良工之於埴也用功寡而成器多漢世戶口殷盛刑務簡闊郡縣治民無所橫擾勸賞威刑事多專斷尺一詔書希經邦邑龔黃之化易以有成降及晚代情僞繁起民減昔時務多前世立績垂風艱易百倍若以上古之化治此世之民今吏之良撫前代之俗則武城弦歌將有未暇淮陽臥治如或可勉未必今才陋古蓋化有淳薄也

宋書卷九十二

宋書卷九十二考證

杜慧度傳聞刺史滕遯之當至○滕南史作騰

徐豁傳豁機致散惜內外武官○臣承蕃按豁當作豁以字形相近而訛也

王歆之傳王歆之字叔道河東人也○諸本王歆之皆另行作專傳目錄置吏傳亦載王歆之之名○臣承蕃按此傳內止敘歆之世出及所歷之官並未及居官政蹟安得謂之循吏大抵因江秉之傳末載孔默之與王歆之薦太守李元德等五人遂以歆之世系官位附記于此其後又載申季歷郭啓元諸人亦如李元德五人之例自王歆之字叔道以下凡三十二行皆當接寫江秉之傳後斷不可以歆之爲循吏中一人目錄內王歆之三字并宜削去緣諸本相承已久姑仍其舊而考摘其謬著于此

宋書卷九十二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三

隱逸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為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迹既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為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既聞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為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為真隱傳格以斯談去真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為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云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年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五部顒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於世中書令王綏常攜賓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荅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注禮記中庸篇三吳將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遊野澤堪行便往不為矯介衆論以此多之高祖命為太尉行參軍琅邪王司馬屬並不就宋國初建令曰前太尉參軍戴顒辟士韋玄秉操幽遁守志不渝宜加旌引以弘止退並可散騎侍郎在通直不起太祖元嘉二年詔曰新除通直散騎侍郎戴顒太子舍人宗炳並志託丘園自求衡蓽恬靜之操久而不渝顒可國子博士炳可通直散騎侍郎東宮初建又徵太子中庶子十五年徵散騎常侍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于此澗義季亟從之遊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讌戴公山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為一調號為清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既成面恨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鑴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焉十八年卒時年六十四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宗炳字少文南陽湼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主簿舉秀才不就高祖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敘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高祖納之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尋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高祖數致餼賚

其後子弟從祿乃悉不復受高祖開府辟召下書曰吾忝大寵思延賢彥而兔罝潛處考槃未臻側席丘園良增虛佇南陽宗炳鴈門周續之並植操幽棲無悶巾褐可下辟召以禮屈之於是並辟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爲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爲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覩唯當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臨川王義慶辟爲祭酒主簿並不就乃表薦之會病卒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已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主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郎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年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通五經并緯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以爲身不可遣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妻布衣蔬食劉毅鎮姑孰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節峻頗從之遊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高祖之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高祖曰臣聞恢耀和肆必在兼城之寶翼亮崇本宜紆高世之逸是以渭濱佐周聖德廣運商洛匡漢英業乃昌伏惟明公道邁振古應天繼期遊外暢於冥內體遠形於應近雖汾陽之舉輟駕於時艱明揚之旨潛感於穹谷矣竊見處士鴈門周續之清真貞素思學鈎深弱冠獨往心無近事性之所遣榮華與饑寒俱落情之所慕巖澤與琴書共遠加以仁心內發義懷外亮留愛昆卉誠著桃李若升之宰府必鼎味斯和濯纓儒官亦王猷遐緝藏文不知失在降賢言偃得人功由升士願照其丹款不以人廢言俄而辟爲太尉掾不就高祖北伐還鎮彭城遣使迎之禮賜甚厚每稱之曰心無偏吝眞高士也尋復南還高祖踐阼復召之乃盡室俱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於矍圃三義辨析精奧稱爲該通續之素患風痹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時年四十七通毛詩六義及禮論公羊傳皆傳於世無子兄子景遠有續之風太宗泰始中爲晉安內史未之郡卒

王弘之字方平琅邪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也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荊州刺史桓偉請爲南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聖明司契載德惟新垂鑒仄微表揚隱介默語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即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即位敬弘爲左僕射又陳弘之高行表於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內外晏然當修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沖退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弘嘗解貂裘與之即著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兩頭置門內而去始甯汝川有佳山水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

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懷昔聞虛想巖穴若遺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為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況僕託慕末風竊以敘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為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於中散大夫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昶建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為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為祕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民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為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為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孔淳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祕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為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嘆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于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要入郡終不肯往茅屋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于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之弟默之為廣州刺史出都與別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即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時年五十九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祕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脩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餒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跡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五十九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民並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為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而嘆曰此荊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荊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逃避徵辟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為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致顛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尋陽柴桑人也曾祖侃晉大司馬潛少有高趣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

頗示己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親老家貧起爲州
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疾復爲鎭軍建
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爲三逕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爲彭澤令公
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郡遣督
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人即日解
印綬去職賦歸去來其詞曰歸去來兮園田荒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
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
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
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停尊引壺觴而自
酌盼庭柯以怡顏倚南窗而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
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
入撫孤松以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而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說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上春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
扁舟既窈窕以窮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
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奚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
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皋以舒嘯
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義熙末徵著作佐郎不就江
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致也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
道栗里要之潛有腳疾使一門生二兒轝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
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爲劉柳後軍功曹在尋陽與潛情款後爲始安郡經過
日日造潛每往必酣飲致醉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嘗九
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
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
巾漉酒畢還復著之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
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與子書以言其志并爲訓戒曰天地賦命
有往必終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言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友之人親受
音旨發斯談者豈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邪吾年過五十而窮苦
荼毒家貧弊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
汝幼而饑寒耳常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
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罔罔少年來好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喜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
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陋日月遂往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來漸
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恨汝輩稚小家貧無役
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弟兄之義
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
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
齒濟北氾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汝其慎哉吾復何言又爲命子詩以貽之曰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
歷世垂光御龍勤夏豕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紜戰國漠漠衰周鳳隱
于林幽人在丘逸虬撓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
撫劍夙邁顯茲武功參誓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
洪柯羣川載導眾條載羅時有默語運因隆汙在我中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
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功遂辭歸臨寵不惑孰謂斯心而可近得肅矣
我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寄迹夙運冥茲慍喜
嗟余寡陋瞻望靡及顧慚華鬢負景隻立三千之罪無後其急我誠念哉呱聞
爾泣卜云嘉日占爾良時名爾曰儼字爾求思溫恭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
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待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
有言斯情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夜寐願爾斯才
爾之不才亦已焉哉潛元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三

宗或之字叔粲南陽涅陽人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

逮炳而眞澹過之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餼遺一無所受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郞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采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郞又不就元嘉八年卒時年五十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饑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小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於戴逵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者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慚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爭穟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聞而迎之爲作衣服幷與錢一萬既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太祖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二百斛悉以嫁娶孤兄子徵員外散騎侍郞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恆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太祖敕郡縣令隨時資給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八十二子慧鋒脩父業辟從事皆不就

郭希林武昌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衞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爲太子庶子希林爲著作佐郞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郞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郢州刺史蔡興宗辟爲主簿不就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交世務本州辟從事員外散騎侍郞徵並不就與子姪書以言所守曰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於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棲物表故雖在童穉之年已懷遠迹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尙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凋索續以釁逆違天備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尙子五岳之舉近謝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尙可屬志於所期縱心於所託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莫年之攝養玩歲日於良辰偷餘樂於將除在心所期盡於此矣汝等年各長成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耳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見關子平之言可以爲法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尙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公卿以下並設祖道二十五年詔曰前新除給事中雷次宗篤尙希古經行明脩自絕招命守志隱約宜加升引以旌退素可散騎侍郞後又徵詣京邑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於鍾山時年六十三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道次宗亡義恭答曰雷次宗不救所疾甚可痛念其幽棲窮藪自賓聖朝克己復禮始終若一伏惟天慈弘被亦垂矜愍子肅之頗傳其業官至豫章郡丞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愷之晉右衞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以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亦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方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樵箬而去或遇寒雪樵箬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搒船送妻還孔氏天晴復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綵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能言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郡命功曹州辟從事舉秀才並不就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凱友善凱亦嗜酒相得輒酣對飲盡懽百年家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覬宿衣悉袂布飲酒醉眠覬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覬亦為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竣為東揚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為衣冠所重義陽王昶臨州辟為文學從事不起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孝建元年卒山中時年八十七蔡興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百年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王素字休業琅邪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為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為江州親舊勸素脩宅舊居素不答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隱微軌俗興讓必表清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風琅邪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皐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為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為太子中舍人並不就素既屢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蟲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蚿賦以自況七年卒時年五十四時又有宋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之友善特進顏延之見而知之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為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竟陵王義宣自京口還鎮江陵要康之同行距不應命元嘉中太祖聞康之有學義除武昌國中軍將軍蠲除租稅江夏王義恭廣陵王誕臨南徐州辟為從事西曹並不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為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瘞於水濱康之其春得疾困篤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臥論文義世祖即位遣大使陸子真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業履恆貞操勗清固行信閭黨譽延邦邑棲志希古操不可渝宜加徵聘以潔風軌不見省太宗泰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為通直郎又辭以疾順帝昇明元年卒時年六十三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值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清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清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哉

宋書卷九十三

宋書卷九十三考證

周續之傳留愛萬卉誠著桃李○萬當作昆謂昆蟲也

王弘之傳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准一本作准當作準

陶潛傳曾祖侃晉大司馬○臣承謨按沈約所作陶淵明傳以陶集考之多不合集中贈長沙公詩序有云昭穆既遠已爲路人又爲孟府君傳有云君諱嘉娶大司馬長沙公陶侃第十女如果爲從祖之子孫不得云昭穆既遠已之曾祖斷不容直書其姓名然則淵明非長沙桓公之曾孫明矣又云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惟云甲子而已攷陶詩俱不題年號惟祭程氏妹文稱義熙三年宋高祖受禪改元永初是爲庚申歲集中詩凡書甲子者八年庚子辛丑癸卯乙巳戊申己酉庚戌丙辰皆在永初之前庚子辛丑癸卯又在義熙之前永初以後除自祭文題丁卯而外無有書甲子者約之紀事失實大概如此或言梁昭明太子誤讀淵明命子詩遂作淵明傳以淵明爲侃之曾孫不知宋書成于齊永明六年昭明特襲之而不改南史晉書成於唐初亦皆襲約之誤者也

農人告予以上春○上春本集作春及晉書作暮春

而窮苦荼毒家貧弊○本集作少而窮苦每以家弊南史作而窮居荼毒無家貧弊三字

夏獨悶悶○悶悶本集作內愧

少年來好書○本集作少好琴書南史少下無年字

潁川韓元長○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韓元長謂韓融韶子後漢有傳又下文濟北氾稚春謂氾毓晉書有傳集云范稚春誤今所刻陶集亦作氾稚春

王素傳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南史學字下有算字

宋書卷九十三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四

恩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人屠釣卑事也版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傅說去爲殷相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明揚幽仄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重京師且任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爲黃門侍郎執戟殿下郡縣掾史並出豪家負戈宿衞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爲世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歲月遷譌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倖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官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徧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內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爲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政以賄成鈇鉞創痏構於筵笫之曲服冕乘軒出乎言笑之下南金北毳來悉方艚素縑丹魄至皆兼兩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王庾未或能比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幸之徒慴憚宗戚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剿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採其名列以爲恩倖篇云

戴法興會稽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販紵爲業法興二兄延壽延興並脩立延壽善書法興好學山陰有陳載者家富有錢三千萬鄉人咸云戴碩子三兒敵陳載三千萬錢法興少賣葛於山陰市後爲吏傳署入爲尚書倉部令史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於尚書中覓了了令史得法興等五人以法興爲記室令史義康敗仍爲世祖征虜撫軍記室掾上爲江州仍補南中郎典籤上於巴口建義法興與典籤戴明寶蔡閑俱轉參軍督護上卽位並爲南臺侍御史同兼中書通事舍人法興等專管內務權重當時孝建元年加建武將軍南魯郡太守解舍人侍太子於東宮大明二年三典籤並以南下預密謀封法興吳昌縣男明寶湘鄉縣男閑高昌縣男食邑各三百戶閑時已卒追加爵封法興轉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太子旅賁中郎將太守如故世祖親覽朝政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雖出侍東宮而意任隆密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元嘉中侍始興王濬讀書亦涉獵文史爲上所知孝建初補東海國侍郎仍並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遷轉誅賞大處分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內外諸雜事多委明寶上性嚴暴睚眦之間動至罪戮尚之每臨事解釋多得全免殿省甚賴之而法興明寶大通人事多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明寶驕縱尤甚長子敬爲揚州從事與上爭買御物六宮嘗出行敬盛服騎馬於車左右馳驟去來上大怒賜敬死繫明寶尚方尋被原釋委任如初世祖崩前廢帝卽位法興遷越騎校尉時太宰江夏王義恭錄尚書事任同總己而法興尚之執權日久威行內外義恭積相畏服至是懾憚尤甚廢帝未親萬機凡詔勑施爲悉決法興之手尚書中事無大小專斷之顏師伯義恭守空名而已廢帝年已漸長凶志轉成欲有所爲法興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盛寵賜與金帛無筭法興常加裁減願兒甚恨之帝常使願兒出入市里察聽風謠而道路之言謂法興爲眞天子帝爲應天子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閒云宮中有兩天子官是一人戴法興是一人官在深宮中人物不相接法興與太宰顏柳一體吸習往來門客恆有數百內外士庶莫不畏服之法興是孝武左右復久在宮闈今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帝遂發怒免法

興宦遣還田里仍復徙付遠郡尋又於家賜死時年五十二法興臨死封閉庫藏使家人謹錄鑰牡死一宿又殺其二子截法興棺焚之籍沒財物法興能爲文章頗行於世死後帝敕巢尚之曰吾纂承洪基君臨萬國推心勳舊著於遐邇不謂戴法興恃遇負恩專作威福冒憲黷貨號令自由積釁累愆遂至於此卿等忠勤在事吾乃具悉但道路之言異同紛糾非唯人情駭愕亦玄象違度委付之旨良失本懷吾今自親覽萬機留心庶事卿等宜竭誠盡力以副所期尚之時爲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淮陵太守乃解舍人轉爲撫軍諮議參軍太守如故太宗泰始二年詔曰故越騎校尉吳昌縣開國男戴法興昔從孝武誠懃左右入定社稷預誓河山及出侍東儲竭盡心力嬰害凶悖朕甚愍之可追復削注還其封爵有司奏以法興孫靈珍襲封又詔曰法興小人專權豪恣雖虐主所害義由國討不宜復貪人之封封爵可停太宗初復以尚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南清河太守二年遷中書侍郎太守如故未拜改除前軍將軍太守如故侍太子於東宮晉安王子勛平後以軍守管內封邵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固辭不受轉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病卒

戴明寶南東海丹徒人也亦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世祖世帶南清河太守前廢帝即阼權任悉歸法興而明寶輕矣以爲宣威將軍南東莞太守景和末增邑百戶太宗初天下反叛軍務煩擾以明寶舊人屢經戎事復委任之以爲前軍將軍事平遷宣威將軍晉陵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泰始三年坐參掌戎事多納賄貨削增封官爵繫尚方尋被宥復爲安陸太守加寧朔將軍游擊驍騎將軍武陵內史宣城太守順帝驃騎司馬昇明初年老拜太中大夫病卒

武陵國典書令董元嗣與法興明寶等俱爲世祖南中郎典籤元嘉三十年奉使還都值元凶弒立遣元嗣南還報上以徐湛之等反上時在巴口元嗣具言弒狀上遣元嗣下都奉表於劭既而上舉義兵劭責元嗣元嗣答曰始下未有反謀劭不信備加考掠不服遂死世祖事克追贈員外散騎侍郎使文士蘇寶生爲之誄焉

大明中又有奚顯度者南東海剡人也官至員外散騎侍郎世祖常使主領人功而苛虐無道動加捶撲暑雨寒雪不聽暫休人不堪命或有自經死者人役聞配顯度如就刑戮時建康縣考囚或用方材壓額及踝脛民間謠曰寧得建康壓額不能受奚度拍又相戲曰勿反顧付奚度其酷暴如此前廢帝嘗戲云顯度刻虐爲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因倡諾即日宣旨殺焉時人比之孫晧殺岑昏

徐爰字長玉南琅邪開陽人也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爲爰初爲晉琅邪王大司馬府中典軍從北征微密有意理爲高祖所知少帝在東宮入侍左右太祖初又見親任歷治吏勞遂至殿中侍御史元嘉十二年轉南臺侍御史始興王濬後軍復侍太子於東宮遷員外散騎侍郎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略二十九年重遣王玄謨等北伐配爰五百人隨軍向碻磝銜中旨臨時宣示世祖至新亭大將軍江夏王義恭南奔爰時在殿內誑劭追義恭因得南走時世祖將即大位軍府造次不曉朝章爰素諳其事既至莫不喜說以兼太常丞撰立儀注孝建初補尚書水部郎轉爲殿中郎兼右丞孝建三年索虜寇邊詔問群臣防禦之策爰議曰詔旨虜犯邊塞水陸遼遠孤城危棘復不可置臣以戎虜猖狂狡焉滋廣列卒擬候伺覘間隙不勞大舉終莫承寧然連於千里費國巨萬而中興造創資儲未積是以齊斧徘徊朔氣稽掃今皇運洪休靈威遐懾蠢爾遺燼懼在誅翦思肆蜂蠆以表有餘雖不敢深入濟沛或能草竊邊塞羽林鞭長太倉遙阻救援之日勢不相及且當使緣邊諸戍練卒嚴城凡諸督統聚糧蓄田籌計資力足相抗擬小鎮告警大督電赴塢壁邀斷州郡犄角儻有自送可使匹馬不反詔旨胡騎倏忽抄暴無漸出耕見虜野粒資寇比及少年軍實無擬江東根本不可俱竭宜立何方可以相贍臣以爲方鎮所資實宜且田且守若使堅壁而春墾輟耕清野而秋登莫擬私無生業公成虛罄遠引根本二三非宜救之之術唯在盡力防衛來必拒戰去則邀躡據險保隘易爲首尾胡馬既退則民豐廩實比及三載可以長驅詔旨賊之所向本無前謀兵之所進亦無定所比歲戎戍倉庫多虛先事聚衆則消費糧粟敵至倉卒又無以相應臣以爲推鋒前討大須資力據本應末不俟多衆今寇無傾國豕突列城勢足脣齒養卒得勇所任得才臨事而懼應機無失豈煩空聚兵衆以待

未然詔旨戎狄貪婪唯利是規不挫凶圖姦志歲結臣以爲不羣則必侵掠侵
掠不已則民失農桑農桑不收則王戎不立爲立之方擧之爲要詔旨若令邊
地歲驚公私失業經費困於遠輸遣圖決無遂事發弊贊略逆應有方臣以爲
威虜之方在於積粟塞下若使邊民失業列鎮寡儲非唯無以遠圖亦不能制
其侵抄今當使小戍制其始寇大鎮赴其入境一被毒手便自吹齏爲逝矣尋
即眞還左丞先是元嘉中使著作郎何承天草創國史世祖初又使奉朝請山
謙之南臺御史蘇寶生踵成之六年又以爰領著作郎使終其業爰雖因前作
而專爲一家之書上表曰臣聞虞史炳圖原光被之美夏載昭策先隨山之勸
天飛雖王德所至終陟固有資田躍神宗始於俾乂上日兆於納揆其在殷頌
長發玄王受命作周實唯雖伯考行之盛則振古之弘軌降逮二漢亦同玆義
基帝挪乎豐邠紹祚本於昆邑魏以武命國志晉以宣啓陽秋明黃初非更姓
之本太始爲造物之末又近代之令準式遠之鴻規典謨緬邈紀傳成準著惡
具書成敗畢記然餘分紫色滔天猥夏親所芟夷而不序於始傳涉聖卓紹煙
起雲騰非所誅滅而顯冠乎首述豈不以事先歸之前錄功偕著之後撰伏惟
皇宋承金行之澆季鍾經綸之屯極擁玄光以鳳翔秉神符而龍擧剗定鯨鯢
天人佇屬晉祿數終上帝臨宋便應奄膺紘寓對越神工而恭服勤於三分讓
德邁於不嗣其爲巍巍蕩蕩赫赫明明歷觀遂聞莫或斯等宜依衛書改文登
舟變號起元義熙爲王業之始載序宣力爲功臣之斷其僞玄篡竊同於新莽
雖靈武克殄自詳之晉錄及犯命干紀受戮霸朝雖揖禪之前皆著之宋策國
典體大方垂不朽請外詳議伏須遵承於是內外博議太宰江夏王義恭等三
十五人同爰議宜以義熙元年爲斷散騎常侍巴陵王休若尚書金部郎檀道
鸞二人謂宜以元興三年爲始太學博士虞龢謂宜以開國爲宋公元年詔曰
項籍聖公編錄二漢前史已有成列桓玄傳宜在宋典餘如爰議七年爰遷游
擊將軍其年世祖南巡權以本官兼尚書左丞車駕還宮罷明年又兼左丞著
作兼如故世祖崩營景寧陵爰以本官兼將作大匠爰便僻善事人能得人主
微旨頗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會又飾以

典文故爲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注非爰議不行雖復當
時碩學所解過人者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世祖崩公除後晉安王子
勛侍讀博士咨爰宜習業與不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眞
博士又咨爰爰曰卜功嚴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其專斷乖謬皆如此前廢帝凶
暴無道殿省舊人多見罪黜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誅羣公後以爰爲黃門
侍郎領射聲校尉著作如故封吳平縣子食邑五百戶寵待隆密羣臣莫二帝
每出行常與沈慶之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太宗即位例削封以黃門侍郎
改領長水校尉兼尚書左丞明年除太中大夫著作並如故爰秉權日久上昔
在藩素所不說及景和世屈辱卑約爰禮敬甚簡益銜之泰始三年詔曰夫事
君無禮教道弗容訕上衒己人倫所棄太中大夫徐爰拔迹廝猥推飭贊遂遂
官參時望門伍豪族還位轉榮莫非超荷而韜側輕險與性自俱利口讒妄自
少及長奉公在事釁戾屢聞初無愧滿常有闕進先朝賞以芻輩之中粗有學
解故得漸蒙驅策出入兩宮太初僞立盡心佞事義師已震方得南奔及孝武
居統唯極諂諛附會承旨專恣厥性致使治政苛繁與造乖法損德害民皆由
此暨景和悖險深相贊協苟取偷存罔顧節義任算設數取合人主崎嶇姦矯
所志必從故歷事七朝白首全貴自以體含德厚識鑒機先迷塗遂深罔知革
悟朕撥亂反正勸濟天下靈祇助順羣逆必夷況爰恩養而無輸效遂內挾異
心著於形迹陽愚杜口罔所陳聞情事緩文庶申詭略當今朝列賢彥國無佞
邪而秉心弗純累盡時政以其自告之辰用賜歸老之職榮禮優崇寧非饕過
不謂潛懟廝外進競不已勸言託意觸遇斯發小人之情雖所先照猶許其當
改未忍加法遂特朕仁弘必承容貸昨因觴宴肆意譏毀謂制詔所爲皆資傍
說又宰輔無斷朝要非才特老與舊慢戾斯甚比邊難未靜安衆以惠戎略是
務政網從簡故得使此小物乘寬自縱乃合投畀豺虎以清王猷但朽穢將盡
不足窮法可特原罪徙付交州爰既行又詔曰八議緩罪舊在一條五刑所抵
書必加貸徐爰前後釁迹理無可申屢棄海堧實允國憲但蚤蒙朕識曲矜愚
朽既經大宥愿沾殊渥可特除廣州統內郡有司奏以爲宋隆太守除命既下

爰已至交州值刺史張牧病卒土人李長仁為亂悉誅北來流寓無或免者長
仁素聞爰名以智計誑誘故得無恙久之聽還仍除南康郡丞太宗崩還京都
以爰為南濟陰太守復除中散大夫元徽三年卒時年八十二

阮佃夫會稽諸暨人也元嘉中出身為臺小史太宗初出閤選為主衣世祖召
還左右補內監永光中太宗又請為世子師甚見信待景和末太宗被拘於殿
內住在祕書省為帝所疑大禍將至惶懼計無所出佃夫與王道隆李道兒及
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謀共廢立時直閤將軍柳光世亦與帝左右蘭陵繆方
盛丹陽周登之有密謀未知所奉登之與太宗有舊方盛等乃使登之結佃夫
佃夫大說先是帝立皇后普暫徹諸王奄人太宗左右錢藍生亦在其例事畢
未被遣密使藍生候帝慮事泄藍生不欲自出帝動止輒以告淳于文祖令文
祖報佃夫景和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晡時帝出幸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
王休祐山陰公主並侍側太宗猶在祕書省不被召益憂懼佃夫以告外監典
事東陽朱幼又告主衣吳興壽寂之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產之又語所領細
鎧將臨淮王敬則幼又告中書舍人戴明寶並響應明寶幼欲取其日向曉佃
夫等勸取開鼓後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建安王休仁等時帝欲南巡
腹心直閤將軍宋越等其夕並聽出外裝束唯有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是柳
光世鄉人光世要之僧整即受命姜產之又要隊副陽平聶慶及所領壯士會
稽富靈符吳郡俞道龍丹陽宋逵之陽平田嗣並聚於慶省佃夫慮力少不濟
更欲招合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時巫覡云後堂有鬼其夕帝於竹林
堂前與巫共射之建安王休仁等山陰主並從帝素不說寂之見輒切齒寂之
既與佃夫成謀又慮禍至抽刀前入姜產之隨其後淳于文祖繆方盛周登之
富靈符聶慶田嗣王敬則俞道龍宋逵之又繼進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
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乃走寂之追而殞之事定
宣令宿衛曰湘東王受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太宗即位論功行賞壽寂之
封應城縣侯食邑千戶姜產之汝南縣侯佃夫建城縣侯食邑八百戶王道隆
吳平縣侯淳于文祖陽城縣侯食邑各五百戶李道兒新塗縣侯繆方盛劉陽
縣侯周登之曲陵縣侯食邑各四百戶富靈符惠懷縣子聶慶建陽縣子田嗣
將樂縣子王敬則重安縣子俞道隆茶陵縣子宋逵之零陵縣子食邑各三百
戶佃夫遷南臺侍御史薛索兒渡淮為寇山陽太守程天祚又反佃夫與諸軍
討之破索兒降天祚遷龍驤將軍司徒參軍率所領南助豬圻轉太子步兵校
尉南魯郡太守侍太子於東宮泰始四年以破薛索兒功增封二百戶并前千
戶以本官兼游擊將軍假寧朔將軍與輔國將軍兼驍騎將軍孟次陽與二衛
參員直次陽字崇基平昌安丘人也太始初為山陽王休祐驃騎參軍薛安都
子道摽攻合肥次陽擊破之以功封攸縣子食邑三百戶歷右軍驃騎將軍六
年出為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戍淮陰立北兗州自此始也進號冠軍將軍元徽
四年卒時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並執權柄亞於人主巢戴大明之世方之蔑如
也嘗值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
日邪其不稽古如此大通貨賄凡事非重賂不行人有餉絹二百匹嫌少不答
書宅舍園池諸王邸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不
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瀆東出十許里塘岸整潔
汎輕舟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嘗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逢要休同反就席
便命施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劑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嘗作
數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造次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泰始初軍
功既多爵秩無序佃夫僕從附隸皆受不次之位捉車人虎賁中郎傍馬者員
外郎朝士貴賤莫不自結而矜傲無所降意入其室者唯吳興沈勃吳郡張澹
數人而已泰豫元年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遷驍騎將軍尋加淮陵太守太宗
晏駕後廢帝即位佃夫權任轉重兼中書通事舍人加給事中輔國將軍餘如
故欲用張澹為武陵郡衛將軍袁粲以下皆不同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
執元徽三年遷黃門侍郎領右軍將軍太守如故明年改領驍騎將軍其年遷
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猶管內任以平建
平王景素功增邑五百戶時廢帝猖狂好出遊走始出宮猶整羽儀引隊仗俄
而棄部伍單騎與數人相隨或出郊野或入市廛內外莫不懼憂佃夫密與直

閣將軍申伯宗、步兵校尉朱幼，于天寶謀共廢帝立安成王。五年春，帝欲往江乘射雉，帝每北出，常留隊仗在樂遊苑前，棄之而去。佃夫欲稱太后令，喚隊仗還，閉城門，分人守石頭、東府，遣人執帝廢之，自為揚州刺史輔政。與幼等已成謀，會帝不成向江乘，故其事不行。于天寶因以其謀告帝，帝乃收佃夫、幼、伯宗，於光祿外部賜死。佃夫、幼罪止身，其餘無所問。佃夫時年五十一。幼，泰始初為外監，配張永諸軍征討，有濟辦之能，遂官涉二品，為奉朝請、南高平太守，封安浦縣侯，食邑二百戶。

于天寶，其先胡人，豫竹林堂功，元徽中，自陳功勞，求加封爵，乃封為鄂縣子，食邑二百戶。發佃夫之謀，以為清河太守、右軍將軍。昇明元年，出為山陽太守。齊王以其反覆賜死。

壽寂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羽林監，遷太子屯騎校尉，尋加寧朔將軍、南太山太守。多納貨賄，請謁無窮，有一不從，切齒罵詈，常云「利刀在手，何憂不辦」。鞭尉吏，斫邏將，七年，為有司所奏，徙送越州，行至豫章，謀欲逃叛，乃殺之。

姜產之，泰始初，以軍功增邑二百戶，為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濟陰太守。三年，北伐，與虜戰，軍敗見殺，追贈左軍將軍，太守如故。

李道兒，臨淮人，本為湘東王師，稍至湘東國學官令。太宗即位，稍進至員外散騎侍郎、淮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四年，病卒。

王道隆，吳興烏程人。兄道迄，涉學善書，形貌又美，吳興太守王韶之謂人曰：「有子弟如王道迄，無所少。」始與王濬以為世子師，以書補中書令史。道隆亦知書，為主書書吏，漸至主書。世祖使傳命，失旨，遣出，不聽復入六門。太宗鎮彭城，以補典籤，署內監。及即位，為南臺侍御史，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蘭陵太守。泰始二年，兼中書通事舍人。以破晉陵功，增邑百戶，并前六百戶。五年，出侍東宮，復兼中書通事舍人。後廢帝即位，自太子翊軍校尉遷右軍將軍、太守，兼舍人如故。道隆為太宗所委遇，於佃夫和謹自保，不妄毀傷人，執權既久，家產豐積，豪麗雖不及佃夫，而精整過之。元徽二年，太尉桂陽王休範奄至新亭，佃夫留守殿內，而道隆領羽林精兵向朱雀門。時賊已至杭南，道隆忽召鎮軍將軍劉勔於石頭，勔至，命開杭。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杭自弱邪。」勔不敢復言。催勔進戰，勔度杭便敗，賊乘勝逕進，道隆棄衆走向臺，所乘馬連蹙躓不肯前，遂為賊兵及見殺。事平，車駕臨哭，贈輔國將軍、益州刺史。子法貞嗣。齊受禪國除。

楊運長，宣城懷安人。初為宣城郡吏，太守范曄解吏名。素善射，太宗初為皇子，出運長為射師，性謹慤，為太宗所委信。及即位，親遇甚厚，與佃夫、道隆、李道兒等並執權要。稍至員外散騎侍郎、南平昌太守。泰始七年，出侍東宮。後廢帝即位，與佃夫俱兼通事舍人，加龍驤將軍，轉給事中。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南城縣子，食邑八百戶。元徽三年，自安成王車騎中兵參軍遷後軍將軍，兼舍人如故。運長質木廉正，治身甚清，不事園宅，不受餉遺。而凡鄙無識知，唯與寒人潘智、徐文盛厚善。動止施為，必與二人量議。文盛為奉朝請，預平桂陽王休範，封廣晉縣男，食邑四百戶。順帝即位，出運長為寧朔將軍、宣城太守，尋去郡還家。沈攸之反，運長有異志，齊王遣驃騎司馬崔文仲討誅之。

史臣曰：竭忠盡節，士子恆圖，隨方致用，明君盛典。舊非本舊，因新以成舊者也，狎非先狎，因疎以成狎者也。而任隔疎情，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規。雖復漢高之簡易，光武之謹厚，猶豐沛多顯，白水先華。況世祖之泥滯鄙近，太宗之拘攣愛習，欲不紛惑牀笫，豈可得哉。

宋書卷九十四

宋書卷九十四考證

徐爰傳項籍聖公編錄一漢前史已有成列○列當作例

宋書卷九十四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五

索虜

索頭虜姓託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陵降匈奴有數百千種各立名號索頭亦其一也晉初索頭種有部落數萬家在雲中惠帝末并州刺史東嬴公司馬騰於晉陽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猗㐌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㐌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㐌有救騰之功舊勳宜錄請移五縣民於新興以其地處之琨又表封盧為代郡公愍帝初又進盧為代王增食常山郡其後盧國內大亂盧死子又幼弱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勇壯眾復附之號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據陰山眾數十萬其後為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先是鮮卑慕容垂僭號中山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垂死開率十萬騎圍中山明年四月克之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桑乾縣之平城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頗有學問曉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眾至陰山謂之却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饒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却寒也死則潛埋無墳壟處所至於葬送皆虛設棺柩立冢槨生時車馬器用皆燒之以送亡者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唯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輦手自執劍擊檐輦人腦一人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寢處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與開子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是歲安帝義熙五年開次子齊王嗣字木末執清河王對之號哭曰人生所重者父云何反逆逼令自殺嗣代立謚開道武皇帝十三年高祖西伐長安嗣先娶姚興女乃遣十萬騎屯結河北以救之大為高祖所破事在朱超石等傳於是遣使求和自是使命歲通高祖遣殿中將軍沈範索季孫報使反命已至河未濟嗣聞高祖崩問追執範等絕和親太祖即位方遣範等歸永初三年十月嗣自率眾至方城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吳兵將軍廣州刺史蒼梧公公孫表尚書滑稽領步騎二萬餘人於滑臺西南東燕縣界石濟南渡輜重羈累自隨滑臺戍主寧遠將軍東郡太守王景度馳告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遣司馬翟廣率參軍龐諮上黨太守劉談之等步騎三千拒之軍次卷縣土樓虜從營滑臺城東二里造攻具日往脅城德祖以滑臺戍人少使翟廣募軍中壯士遣寧遠將軍劉芳之率領助景度守芳之將八十餘人突得入城德祖又遣討虜將軍弘農太守竇應明領五百人建武將軍竇霸領二百五十人並以水軍相繼發咸受翟廣節度初亡命司馬楚之等常藏竄陳留郡界虜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疆埸大為民患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據邵陵將劉憐領二百騎至雍丘以防之楚之於白馬縣襲憐為憐所破會臺送軍資至憐往迎之而酸棗民王玉知憐南馳以告虜虜將滑稽領千乘襲倉垣兵吏悉踰城散走陳留太守嚴慢為虜所獲虜即用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十一月虜悉力攻滑臺城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竇應明擊虜輜重於石濟破之殺賊五百餘人斬其戍主缺 建內頭張索兒等應明自石濟赴滑臺聞城已沒遂進屯尹卯竇霸馳就翟廣虜既剋滑臺并力向廣等力不敵引退轉鬭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許里虜步軍續至廣等矢盡力竭大敗廣霸談之等各單身迸還虜乘勝遂至虎牢德祖出步騎欲擊之虜退屯土樓又退還滑臺長安魏昌藍田三縣民居在虎牢下德祖皆使入城虜別遣黑矟公率三千人至河陽欲南渡取金墉德祖遣振威將軍河陰令竇晃五百人戍小壘緱氏令王瑜四百人據監倉鞏令臣琛五百人固小平參軍督護張季五百人屯牛蘭又遣將領馬隊與洛陽令楊毅合二百騎緣河上下隨機赴接十二月虜置守於洛川小壘德祖遣翟廣馳往擊之虜退走廣安立守防修治城塢復還虎牢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領步騎五百據項又遣司馬徐瓊繼之臺遣將輔伯遣姚珍杜坦梁靈宰等水步諸軍續進徐州刺史王仲德率軍次湖陸黑矟公遣長史將千人逼竇晃楊毅晃等逆

擊禽之生獲二百人其後鄭兵將軍五千騎掩襲晃等黑矟渡與并力四面攻壘晃等力少衆散晃毅皆被重創虜將安平公鵝青二軍七千人南渡於碻磝東下至泗瀆口去尹卯百許里兗州刺史徐琰委軍鎮走於是太山諸郡並失守鄭兵與公孫表及宋兵將軍交州刺史交阯侯普幾萬五千騎復向虎牢於城東南五里結營分步騎自成皋開向虎牢外郭西門德祖逆擊殺傷百餘人虜退還保營鎮北將軍檀道濟率水軍北救東騎將軍廬陵王義真遣龍驤將軍沈叔狸三千人就豫州刺史劉粹量宜赴援少帝景平元年正月鄭兵分軍向洛攻小壘小壘守將竇晃拒戰陷沒河南太守王涓之棄金墉出奔自虜分軍向洛德祖每戰輒破之嗣自率大衆至鄴鄭兵既剋金墉復還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城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又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之士四百人參軍范道基率二百人爲前驅參軍郭王符劉規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虜陣擾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虜雖退散隨復更合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菑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冠軍將軍青州刺史竺夔鎮東陽城聞虜將至斂衆固守龍驤將軍濟南太守垣苗率二府郡文武奔就夔夔與將士盟誓居民不入城者使移就山阻燒除禾稼令虜至無所資虜衆向青州前後濟河凡六萬騎三月三萬騎前逼脅城內文武一千五百人而半是羌蠻流雜人情駭懼竺夔夜遣司馬車宗領五百人出城掩擊虜衆披退閑二日虜步騎悉至繞城四圍列陣十餘里至晡退還安水結營去城二十里大治攻具日日分步騎常來逼城夔夜使殿中將軍竺宗之參軍賈元龍等領百人於楊水口兩岸設伏虜將阿伏斤領三百人晨渡水兩岸伏發虜騎四迸殺傷數十人梟阿伏斤首虜又進營水南去城西北四里嗣自鄴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鄭兵於虎牢率步騎三千攻穎川太守李元德於許昌車騎將軍王玄謨領千人助元德守與元德俱散敗虜即用穎川人庾龍爲穎川太守領騎五百并發民丁以戍城德祖出軍擊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虜數百會鄭兵軍從許昌還合圍德祖大敗失甲士千餘人退還固城嗣又於鄴遣萬餘人從白沙口過河於濮陽城南寒泉築壘朝議以項城去虜不遠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狸已進亦且追粹以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便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狸已頓肥口又不宜便退時李元德率散卒二百人至項劉粹便助高道瑾戍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檀道濟至彭城以青司二州並急而所領不多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先救青州竺夔遣人出城作東西南塹虜於城北三百餘步鑿長圍夔遣參軍閻茂等領善射五十人依牆射虜虜騎數百馳來圍牆牆內納射固牆死戰虜下馬步進短兵接城上弓弩俱發虜乃披散虜遂填外塹引高樓四所蝦蟆車二十乘置長圍內夔先鑿城北作三地道令通外塹復鑿裏塹內去城二丈作子塹遣三百餘人出地道欲燒虜攻具時回風轉爛火不得燃虜兵矢橫下士卒多傷斂衆還入虜填三塹盡平唯餘子塹蝦蟆車所不及虜以櫓攻城夔募人力於城上係大磨石堆之又出於子塹中用大麻絙張骨骨攻車近城從地道中多人力挽令折虜復於城南掘長圍進攻逾急夔能持重垣苗有膽幹故能堅守移時然被攻日久城轉毀壞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王仲德兼行赴之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庾龍奔迸將宋晃追躡斬龍首元德因苗綏撫并上租糧虜悅勃大肥率三千餘騎破高平郡所統高平方與任城金鄉亢父等五縣殺略二千餘家殺其男子驅虜女弱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卒不敢出冠軍將軍申宣戍彭城去高平二百餘里懼虜至移郭外居民并諸營署悉入小城嗣又遣并州刺史伊樓拔助鄭兵攻虎牢填塞兩塹德祖隨方抗拒頗殺虜而將士稍零落四月壬申虜聞道濟將至焚燒器械棄青州走竺夔上言東陽城被攻毀壞不可守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食邑四百戶夔字祖季東莞人也官至金紫光祿大夫嗣率大衆至虎牢停三日自督攻城不能下回軍向洛陽留三千人益鄭兵俘洛數日渡河北歸虜安平公等諸軍從青州退還逕趨滑臺檀道濟王仲德步軍乏糧追虜不及道濟於泰山分遣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虜已遠還就道濟共裝治水軍虜安平公諸軍就滑臺西就鄭兵共攻虎牢

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虜增兵轉多虜撞外城德祖於
內更築三重仍舊爲四賊撞三城已毀共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死
者大半德祖恩德素結衆無離心德祖昔在北與虜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
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鄭兵云表與之連謀每得表書輒多所治
定表以書示鄭兵鄭兵倍疑之言於嗣誅表虜衆盛檀道濟諸救軍並不敢進
劉粹據項城沈狸屯高橋二十一日虜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四十丈山勢峻
峭不可得防至其月二十三日人馬渴乏饑疫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虜
因急攻遂剋虎牢自德祖及翟廣竇霸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皆見囚執
唯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
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幷命義不使此城亡而身在也嗣重其固守之節勒衆
軍生致之故得不死司空徐羨之尙書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表曰去年逆虜縱
肆陵暴河南司州刺史臣德祖竭誠盡力抗對強寇孤城獨守將涉期年救師
淹緩舉城淪沒聖懷垂悼遠近嗟傷陛下殷憂諒闇委政自下臣等謀猷淺蔽
託付無成遂令致節之臣抱忠傾覆將士殲辱王略虧挫上墜先規下貽國恥
稽之朝典無所辭責雖有司挑筆未加準繩豈宜尸祿昧安殊寵乞蒙屏固以
申國法不許德祖滎陽南武陽人也晉末自鄉里南歸初爲冠軍參軍輔國將
軍道規爲荊州德祖爲之將佐復爲高祖太尉參軍高祖北伐以爲王鎭惡龍
驤司馬加建武將軍爲鎭惡前鋒斬賊寧朔將軍趙玄石於柏谷破弘農太守
尹雅於梨城又破賊大帥姚難於涇水斬其鎭北將軍姚強鎭惡剋立大功蓋
德祖之力也長安平定以爲龍驤將軍扶風太守仍遷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時
佛佛虜爲寇復以德祖爲王鎭惡征虜司馬尋復爲桂陽公義眞安西參軍南
安太守將軍如故復徙馮翊太守高祖東還以德祖督司州之河東平陽二郡
諸軍輔國將軍河東太守代幷州刺史劉遵考戍蒲坂長安不守合部曲還彭
城除世子中兵參軍將軍如故又除督司州之河東平陽河北雍州之京兆豫
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九郡軍事滎陽太守將軍如故又加京兆太守高祖踐
祚進號冠軍論前後功封觀陽縣男食邑四百戶又除督司雍幷三州豫州之

潁川兗州之陳留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元嘉六年死於虜中時年
六十五世祖大明元年以德祖弟子熙祚第二息詡之紹德祖封虜既剋虎牢
留兵居守餘衆悉北歸少帝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
守投命均節在危無撓古之忠烈無以加之可追贈給事中幷存卹遺孤以慰
存亡尙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卽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
顏延之爲誄焉龍驤將軍兗州刺史徐琰東陽太守王景度並坐失守鉗髡居
作琰五歲景度四歲時宣威將軍潁川太守李元德戍許昌仍除滎陽太守督
二郡軍事其年十一月虜遣軍幷招集亡命攻逼許昌城以土人劉遠爲滎陽
太守李元德欲出戰兵仗少至夜悉排女牆散潰元德復奔還項城虜又圍汝
陽太守王公度將十餘騎突圍奔項城虜又破邵陵縣殘害二千餘家盡殺其
男丁驅略婦女一萬二千口劉粹遣將姚聳夫率軍助守項城又遣司馬徐瓊
五百人繼之虜掘破許昌城又毀壞鍾離城以立疆界而還嗣死諡曰明元皇
帝子燾字佛貍代立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宮內生燾燾年十五六不爲嗣所知
遇之如僕隸嗣初立慕容氏女爲后又娶姚興女並無子故燾得立壯健有筋
力勇於戰鬬忍虐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元嘉五年使大將吐
伐斤西伐長安生禽赫連昌中山王安定封昌爲公以妹妻之昌弟赫連定在
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定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破之斬吐伐斤盡坑
其衆定率衆東還後剋長安燾又自攻不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燾常使昌侍
左右常共單馬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謂昌不可親燾曰天命有
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復攻長安剋之定西走爲吐谷渾慕璝所禽赫連氏有
名衞臣者種落在朔方塞外部落千餘戶朔方以西西至上郡東西千餘里漢
世徙謫民居之土地良沃苻堅時衞臣入塞寄田春來秋去堅雲中護軍賈雍
掠其田者獲生口馬牛羊堅悉以還之衞臣感恩遂稱臣入居塞內其後漸強
盛衞臣死子佛佛驍猛有謀算遠近雜種皆附之姚興與相抗興覆軍喪衆前
後非一關中爲之傷殘高祖入長安佛佛震懾不敢動高祖東還卽入寇北地
安西將軍義眞之歸也佛佛遣子昌破之青泥俘囚諸將帥遂有關中自稱尊

號號年曰眞興元年京兆人韋玄隱居養志有高名姚興備禮徵不起高祖辟爲相國掾宋臺通直郎又並不就佛佛召爲太子庶子玄應命佛佛大怒曰姚興及劉公相徵召並不起我有命即至當以我殊類不可理其故耶殺之元嘉二年佛佛死昌立至是爲燾所禽燾西定隴右東滅黃龍海東諸國並遣朝貢太祖踐祚便有志北略七年三月詔曰河南中國多湮沒非所遺黎荼炭每用矜懷今民和年豐方隅無事宜時經理以固疆埸可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驍騎將軍段宏精騎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劉德武勁勇一萬以相犄角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可權假節率見力三萬監征討諸軍事便速備辦月內悉發先遣殿中將軍田奇銜命告燾河南舊是宋土中爲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不關河北燾大怒謂奇曰我生頭髮未燥便聞河南是我家地此豈可得河南必進軍今權當斂戍相避須冬行地淨河冰合自更取之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出鎮彭城總統羣帥告司兗二州曰夫王者之兵以義德相濟非徒壃理土地恢廣經略將以大庇蒼生保全黎庶是以叢踐霜雪躋歷險難匡國寧民肅清四表昔我高祖武皇帝誕膺明命爰造區夏內夷篡逆外寧寇亂靈武紛紜雷動風舉響軼龍堆聲浮雲朔陵天振地拔山蕩海於是華域肅清醜歌允集王綱帝典煥哉惟文太和烟熅流澤洋溢中葉諒闇委政冢宰黠虜乘釁侵侮上國遂令司兗夏民復蹈非所周鄭遺黎重隔王化聖皇踐祚重光開朗明哲柔遠以隆中興退夷慕義雲騰波湧方將蹈德履信被藝闡文增修業統作規于後勳施洽於三方惠和雍於北狄夫養魚者除其猵獺育禽者去其豺狼故智士研其慮勇夫厲其節嘉謀動蒼天精氣貫辰緯冀府忝任稟承廟算藺爪明衣者不顧命提吳楚之勁卒總八州之銳士紅旗絳天素甲奪日虎步中原龍超河渚興雲散雨慰大旱之思弔民伐罪積後己之情師以順動何征而不克况乎殫蠢者昧綏復境土而已哉昔淮泗初開狡徒縱逸王旅入關羣豎飈扇襄邑之戰素旗授首半城之役伏尸蔽野支解體分羽翼摧挫加以撲離西虜結怨黃龍控弦屠滅首尾遑懼蜂屯蟻聚假息旦夕豈復能超蹈長河以當堂堂之陳哉夫順從貴速歸

德惡曉實褒先附威加後服是以秦趙羣旅披榛委誠施紱乘軒剖符州郡慕容姚泓恃強作禍提挈萬里卒擧鈇鉞皆目前之誠驗往世之所知也聖上明發愛恤以遺懷二州士民若能審決安危翻然革面率其支黨歸投軍門者當表言天臺隨才敘用如其迷心不悛寘首巢穴長圍既周臨衝四至雖欲壹蹊厥館其可得乎幸加三思詳擇利害彥之進軍虜悉斂河南一戍歸河北太祖以前征虜司馬南廣平太守尹沖爲督司雍并三州豫州之潁川兗州之陳留二郡諸軍事奮威將軍司州刺史戍虎牢十一月虜大衆南渡河彥之敗退洛陽滑臺虎牢諸城並爲虜所沒尹沖及司馬滎陽太守崔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沖字子順天水冀人也先爲姚興吏部郎與興子廣平公弼結黨欲傾興太子泓泓立沖與弟弘俱逃叛南歸至是追贈前將軍太祖與江夏王義恭書曰尹沖誠節志概繼蹤古烈以爲傷惋不能已已上以滑臺戰守彌時遂至陷沒乃作詩曰逆虜亂疆埸邊將嬰寇仇堅城效貞節攻戰無暫休覆潰不可拾離機難復收勢謝歸塗單於焉見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脩忠臣表年暮貞柯見嚴秋楚莊投袂起終然報強仇去病辭高館卒獲舒國憂戎事諒未殄民患焉得瘳撫劍懷感激志氣若雲浮願想凌扶搖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靈帷幄騁良籌華裔混殊風率土浹王猷惆悵懼遷逝北顧涕交流其後燾又遣使通好并求婚姻太祖每依違之十七年燾號太平眞君元年十九年虜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書益梁二州往伐仇池侵其附屬而移書越詣徐州曰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並立夏殷以前功業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蔥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琅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密結赫連使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虔越赫

連遣歸忠款玄既即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
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壃埸之小疵
不相關移繇興師旅亡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同黨告敗闕下聖朝憮然
顧謂群臣曰彼之違信背和與宰洛爲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
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擊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侍中都督雍秦二州諸軍
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
秦自達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啓開
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
拔阿浴河引出斜谷㕒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
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建平公宗駮使持節員
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亦
干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雍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
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故晉譙王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荆州
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荆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勤乇大翰爲其後繼使持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
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琅邪王司馬
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
刺史東安公刁雍東趣廣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
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天助直趣濟南十道並進
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桓桓以此屠城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召陵
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
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海北氿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昔
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斂隱山谷之中何能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
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亡之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危義士歸之故我朝廷
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既而愛惜前好猶復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亡
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受後自馳檄相聲書若摛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

軍同罷好穆如初若距我義旨很愎遂往敗國亡身必成噬臍之悔並所列上
彼朝惠以報告徐州答移曰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勸衆以相存
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旨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
受晉爵號修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
不忠宜加誅討又知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
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我
司兗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毫不犯但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
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虜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
思亡命竄伏魯軌刁雍實爲蠹尾而擁其逋逃開其壃埸元顯無子焉得天助
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攜繇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王
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
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闇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
書本諳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二十年燾以國授其太子下書
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世自經營天下平暴除逆掃清不順
武功既昭而文教未闡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軍國
異容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附
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成其祿福古今不易之典也諸朕功臣勲勞日久皆
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頤神養壽朝請隨時饗宴朕前論道陳謀而已不須復
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嗣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賢良以被列職皆取
後進明能廣啓選才之路擇人授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
之不如今主者明爲科制宜勅施行於是王公以下上書太子皆稱臣首尾與
表同唯用白紙爲異是歲燾伐芮芮虜大敗而還死者十六七不聽死家發哀
犯者誅之二十三年虜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
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兗州答移曰夫皇極肇建實膺神明之符生民初
載實稟沖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宜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
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圮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

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歷受終晉代北臨河濟西盡咸汧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祗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務所謂分疆畫境其志久定者也俄而不恆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滋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算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兗來務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繦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己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為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遊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歲元辰天人協慶鑾旂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蚳育鷇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侯蒐算義非所恡三代肆覲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先是虜中謠言滅虜者吳也燾甚惡之二十三年北地瀘水人蓋吳年二十九於杏城天台舉兵反虜諸戎夷普並響應有衆十餘萬燾聞吳反惡其名累遣軍擊之輒敗吳上表歸順曰自靈祚南遷禍纏神土二京失統豺狼縱毒蒼元蹈犬噬之悲舊都哀荼蓼之痛臣以庸鄙杖義因機乘寇虜天亡之期藉二州思奮之憤故創迹天台爰聲咸雍義風一鼓率土響同威聲既張士卒効勇師不崇朝群狡震裂殄逆鱗於函關掃凶迹於秦土非仰協宋靈俯允群願焉能若斯者哉今平城遺虐連兵大壇東西狼顧威形莫接長安孤危河洛不戍平陽二蕃世連土宇擁率部落控弦五萬東屯潼塞任質軍門私署安西將軍常山白廣平練甲高平進師汧隴北撲護軍結駟連騎提戈載驅胡蘭洛生等部曲數千擬擊僞鎮闔境顒顒仰望皇澤伏願陛下給一旅之衆北臨河陝賜臣威儀兼給戎械進可以厭捍凶寇覆其巢窟退可以宣國威武鎮御舊京使中都有鳴鑾之響荒餘懷來蘇之德謹遣使人趙綰馳表丹誠燾遣軍屢敗乃自率大衆攻之吳又上表曰臣聞天無二日地無二主昔中都失統九域分崩群凶丘列於天邑飛鶴鵠目於四海

先皇慈懷內發愍及戎荒翦僞羌於長安雪黎民之荼炭政教既被民始寧蘇天未忘難禍亂仍起獫狁侏張侵暴中國使長安爲豺狼之墟鄭洛爲蜂蛇之藪縱毒生民虐流兆庶士女能言莫不歎憤傾首東望仰希拯接咸同旱苗之待天澤赤子之望慈親臣仰恩天時以義伐暴輒東西結連南北樹黨五州同盟迭相要契仰憑威靈千里雲集冀郞除榛莽以待王師義夫始臻莫不瓦解虜主二月四日傾資倒庫與臣連營接刃交鋒無日不戰摧賊過半伏屍蔽野伏願特遣偏師賜垂拯接若天威既震足使姦虜潰亡遺民小大咸蒙生造太祖詔曰北地蓋吳起衆秦川華戎響附奮其義勇頻煩克捷屢遣表疏遠効忠款志梟逆虜以立勳績宜加爵號褒獎乃誠可以爲使持節都督關隴諸軍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北地郡公使雍梁遣軍界上以相援接燾攻吳大小數十戰不能剋太祖遣使送雍秦二州所統郡及金紫以下諸將印合一百二十一紐與吳使隨宜假授屠各反叛吳自攻之爲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餘衆入木面山皆尋破散其年太原民顏白鹿私行入荒爲虜所錄相州刺史欲殺之白鹿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誠相州刺史送白鹿至桑乾燾喜曰我外家也使其司徒崔浩作書與驥使司徒祭酒王琦齎書隨白鹿南歸遣從弟高梁王以重軍延驥入太原界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恬擊破之杜驥遣其寧朔府司馬夏侯祖歡中兵參軍吉淵馳往赴援虜破略太原得四千餘口牛六千餘頭尋又寇兗青冀三州遂及清東殺略甚衆太祖思弘經略詔群臣曰吾少覽篇籍頗愛文義遊玄翫采未能息卷自纓紼世務情兼家國徒存日興終有慚德而區宇未一師饉代有永言斯瘼彌于其慮如疲疾稍增志隨時往屬思之功與事而廢殘虐遊魂齊民塗炭乃眷北顧無忘弘拯思總群謀掃清逋逆感慨之來遂成短韻卿等體國情深亦當義篤其懷也詩曰季父鑒禍先辛生識機始崇替非無徵興廢要有以自昔淪中畿儵焉盈百祀不覩南雲陰但見胡風起亂極治必形塗泰由積否方欲滌遺氛矧乃穢邊鄙眷言悼斯民納隍良在已逝將振宏羅一麾同文軌時乎豈再來河清難久俟駘駟安局步騏驥志千里梁傳畜義心伊相抱深恥實契將離寄要之二三子無令齊晉朝取愧

鄉魯士時疆埸民多相侵盜二十五年虜寧南將軍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
樹蘭移書豫州曰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宜播政化鷹揚萬
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達也比者以來邊民擾動互有反
逆無復爲害自取誅夷死亡之餘雉菟逃竄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爲寇掠殺
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爲民患此之界局與彼通連兩民之居煙火相接來往不
絕情僞繁興是以南奸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奸宄之人數得侵
盜之利雖加重法不可禁止僕常申令境局料其奸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
是以遂至滋蔓寇擾疆埸譬猶蚤虱疥癬雖爲小痾令人終歲不安當今上國
和通南北好合唯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列國封疆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
侵如是可以保之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宋二境
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境之民煙火相望鷄狗之聲相聞
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歸彼亡此致則自我國家所望於仁
者之邦也右將軍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答移曰知以邊垠擾動多有叛逆欲杜
絕奸宄兩息民患又欲迭送奔亡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好以
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肆暴略豈唯竊犯王黎乃害及
行使頃誅討蠻髦事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逃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若舊
資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
來示所云彼並行之雖豐辭盈觀卽事違實與嫌長亂實彼之由反以爲言將
達躬厚之義疆埸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奸弭暴
永存匪石宜先謹封守斥遣諸亡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不閉
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僭若亡命奔越侵盜彼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
荷閫外思闡皇猷每申勅守宰務敦義讓往緘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
至懷二十七年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初燾欲爲邊寇聲云獵於梁川太祖
慮其侵犯淮泗敕邊戍小寇至則堅守拒之大衆來則拔民戶歸壽陽諸戍
偵候不明虜奄來入境宣威將軍陳南頓二郡太守鄭琨綏遠將軍汝南穎川
二郡太守郭道隱並棄城奔走虜掠抄淮西六郡殺戮甚多攻圍懸瓠城城內

戰士不滿千人先是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徐遵之去郡南平王鑠時鎮壽陽遣
左軍行參軍陳憲行郡事憲嬰城固守燾盡銳以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起樓
臨城飛矢兩集衝車攻破南城憲於內更築扞城立柵以補之虜肉薄攻城死
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燾唯恐壽陽有救兵不以彭城爲慮燾遣從弟永
昌王庫仁眞步騎萬餘將所略六郡口北屯汝陽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
吳香爐乘驛敕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襲之世祖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衆
議舉別駕劉延孫爲元帥延孫辭不肯行舉參軍劉泰之自代世祖以間司馬
王玄謨長史張暢暢等並贊成之乃分爲五軍以泰之爲元帥與安北騎兵行
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武陵國左常侍杜幼文五
人各領其一謙之領泰之軍副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
精騎千一百匹直向汝陽虜不意奇兵從北來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許泰
之等至虜都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營內有數區氈屋屋中皆
有帳器仗甚精食具皆是金銀帳內諸大主帥悉殺之諸亡口悉得東走大呼
云官軍痛與手虜衆一時奔散因追之行已經日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城內有
虜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至
因引出擊泰之泰之軍未食且戰已疲勢結陣未及定垣謙之先退因是驚亂
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溵水水深岸高人馬悉走水爭渡泰之獨不去曰喪敗如
此何面復還下馬坐地爲虜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爲虜所執謙之定幼文及
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世祖降安北之號爲鎮軍將軍玄謨延孫
免官暢免所領沛郡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燾初聞汝陽敗又傳彭城有係
軍大懼謂其衆曰但聞淮南遣軍乃復有奇兵出今年將墮人計中卽燒攻具
欲走會泰之死問續至乃停壽陽遣劉康祖救懸瓠燾亦遣任城公拒康祖與
戰破之斬任城燾攻城四十二日不拔死者甚多任城又死康祖救軍漸進乃
委罪大將多所斬戮倍道奔走太祖嘉憲固守詔曰右軍行參軍行汝南新蔡
二郡軍事陳憲盡力捍衛全城摧寇忠敢之效宜加顯擢可龍驤將軍汝南新
蔡二郡太守又以布萬疋委憲分賜汝南城內文武吏民戰守勤勞者燾雖不

剋懸瓠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素所輕侮與太祖書曰彼前使閒諜諓略
奸人竊聞朱修之申謨近復得胡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
我之隙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葵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擧國之民厚加奉
養禽我卑將衞拔非其身各便鑲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
校以來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返逆扇動隴右氐羌彼復使人就而誘勸
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是曾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
夫之法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奸人也
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
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
鎭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眞
珠璫略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通芮芮西結赫連
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
吳提以死其子菟害眞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
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
之日彼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水便迫掖彼能水
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羸行竊步也彼來偵諜我已禽之放還其人
目所盡見委曲善聞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功不能容有臣如
此尙殺之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敵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
是苻堅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彼人民好降我者
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
彼吳人正有所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里安邏使首尾相
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
圍守欲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彼揚州城南北門
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都已殺盡彼臣若在年
幾雖老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不天資我也取彼亦須我兵刃此有能祝婆羅
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此後復求通和聞太祖有北伐意又與書曰彼此和好居
民連接爲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
民卽使驅還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唯我二人而已今聞彼自來設能
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
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傖人謂換易爲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
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
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幷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
土藥自可療其年大擧北討下詔曰虜近雖摧挫獸心靡革驅逼遺氓復規竊
暴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歸訴困棘跂望綏拯潛相糾結以候王師幷陳芮
芮此春因其來掠拂襲巢窟種落畜牧所亡太半連歲相持于今未解又猜虐
互發親黨誅殘根本危斂自相殘殄芮芮閒使適至所說並符遠輸誠款誓爲
犄角遐邇注情旣宜赴獎且水雨豐澍舟檝流通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
朔將軍王玄謨率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鎭軍咨議參軍申坦等戈船一萬前
驅入河使持節督青冀幽三州徐州之東安東莞二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青冀
二州刺史寶城侯蕭斌推三齊之鋒爲之統帥持節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豫
州之梁郡諸軍事鎭軍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總四州之衆水陸並驅
太子左衞率始興縣五等侯臧質勒東宮禁兵統驍騎將軍安復縣開國侯王
方回建武將軍安蠻司馬新康縣開國男劉康祖右軍參軍事梁坦步騎十萬
逕造許洛使持節督豫司雍秦幷五州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領安蠻校尉
南平王鑠悉荊河之師方軌繼進東西齊擧宜有董一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
徐二州諸軍事太尉領司徒錄尙書太子太傅國子祭酒江夏王義恭德望兼
崇風略遐被卽可三府文武幷被以中儀精卒出次徐方爲衆軍節度別府司
空府使所督諸鎭各遣虎旅數道爭先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綏遠將軍西
戎校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秀之統輔國將軍楊文德宣武將軍巴西梓潼二
郡太守劉弘宗連旗深入震盪汧隴護軍將軍封陽縣開國侯蕭思話部龍驤
將軍枝坦寧遠將軍竟陵太守南城縣開國侯劉德願籍荊雍之勁攬率師之
銳宜由武關稜威震懾指授之宜委司空義宣議量是歲軍旅大起王公妃主

及朝士牧守各獻金帛等物以助國用下及富室小民亦有獻私財至數十萬者又以兵力不足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參議發南兗州三五民丁父祖伯叔兄弟仕州居職從事及仕北徐兗爲皇弟皇子從事庶姓主簿諸皇弟皇子府參軍督護國三令以上相府舍者不在發例其餘悉倩暫行征符到十日裝束緣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又募天下弩手不問所從若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富有之民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並四分換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歷城建武府司馬申元吉率馬步 闕餘人向碻磝取泗瀆口虜碻磝戍主濟州刺史王買德憑城拒戰元吉破之買德棄城走獲奴婢一百四十口馬二百餘匹驢騾二百牛羊各千餘頭氈七百領麤細車三百五十乘地倉四十二所粟五十餘萬斛城內居民私儲又二十萬斛虜田五穀三百頃鐵三萬斤大小鐵器九千餘口餘器仗雜物稱此玄謨攻滑臺不剋燾自率大衆渡河玄謨敗走燾從弟永昌王庫仁真發關西兵趨汝潁從弟高梁王阿斗埿自青州道燾自碻磝並南出諸鎮悉斂民保城其十一月至鄒山鄒山戍主宣威將軍魯陽平二郡太守崔耶利敗沒燾登鄒山是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遣楚王樹洛真南康侯杜道儁進軍清西至蕭城步尼公進軍清東至留城世祖遣參軍馬文恭至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至留城並爲覘候蕭城虜偃旗旌文恭斥候不明卒與相遇乃捨汴趣南山東至山而虜圍合文恭戰敗僅以身免玄敬亦與留城虜相值幢主華欽繼其後虜望玄敬後有軍引去趨苞橋至欲渡清河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虜謂官軍大至爭渡苞水水深溺死殆半先是燾遣員外散騎侍郎王老壽乘驛就太祖乞黃甘太祖餉甘十簿甘蔗千挺并就求馬曰自頃歲成民阜朝野無虞春末當東巡吳會以盡游豫臨滄海探禹穴陟姑蘇之臺搜長洲之苑舟檝雖盛寡於良駟想能惠以逸足令及此行老壽受命未出境虜兵深入乃錄還虜又破尉武戍執戍主左軍長兼行參軍王羅漢先是南平王鑠以三百人配羅漢出戍而尉武東北有小壘因據之或曰賊盛不足自固南依卑林寇至易以免羅漢以受命來此不可輒去是日虜攻之矢盡力屈遂援虜法獲生將付其三郎大帥連鎖鎖頸後羅漢夜斷三郎頭抱鎖亡走得入盱眙城永昌王破劉康祖於尉武引衆向壽陽自青岡屯孫叔敖冢脅壽陽城又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保城固守燾自彭城南出十二月於盱眙渡淮破胡崇之等軍留尚書韓元興數千人守盱眙自率大衆南向中書郎魯秀出廣陵高梁王阿斗埿出山陽永昌王於壽陽出橫江凡所經過莫不殘害燾至瓜步壞民屋宇及伐蒹葦於滁口造箄筏聲欲渡江太祖大具水軍爲防禦之備初領軍將軍劉遵考率軍向彭城至小澗虜已斷道召還與左軍將軍尹弘守橫江少府劉興祖守白下建威將軍黃門侍郎蕭元邕守裨洲羽林左監孟宗嗣守新洲上建武將軍秦容守新洲下征北中兵參軍事向柳守貴洲司馬到元度守蒜山諮議參軍沈曇慶守北固尚書褚湛之先行京陵仍守西津徐州從事史蕭尚之守練壁征北參軍管法祖守譙山徐州從事武仲河守博落尚書左丞劉伯龍守採石尋還建武將軍淮南太守仍總守事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亘江畔自採石至于暨陽六七百里船艦蓋江旗甲星燭皇太子出戍石頭城前將軍徐湛之守石頭倉城都水使者樂詢尚書水部郎劉淵之並以裝治失旨付建康乘輿數幸石頭及莫府山觀望形勢購能斬佛狸伐頭者封八千戶開國縣公賞布絹各萬匹金銀各百斤斬其子及弟偽相大軍主封四百戶開國縣侯布絹各五千疋自此以下各有差又募人賫冶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虜竟不能傷燾鑿瓜步山爲盤道於其頂設氈屋燾不飲河南水以駱駝負河北水自隨一駱駝負三十斗遣使餉太祖駱駝名馬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燾得黃甘即噉之并大進酃酒左右有耳語者疑食中有毒燾不答以手指天而以孫兒示奇曰至此非唯欲爲功名實是貪結姻援若能酬酢自今不復相犯秋豪又求嫁女與世祖二十八年正月朔燾會于山上并及土人會竟掠民戶燒邑屋而去虜初緣江舉烽火尹弘曰六夷如此必走正月二日果退初太祖聞虜寇逆焚燒廣陵城府船乘使廣陵南沛二郡太守劉懷之率人民一時渡江虜以海陵多陂澤不敢往山陽太守蕭僧珍亦斂居民及流奔百姓悉入城臺送糧仗給盱眙賊逼分留

山陽又有數萬人攻具當往滑臺亦留付郡城內垂萬家戰士五千餘人有白米陂去郡數里僧珍逆下諸處水注令滿須賊至決以灌之虜既至不敢傍引去自廣陵還因攻盱眙盡銳攻城三十日不能剋乃燒攻具退走燾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殺略不可稱計而其士馬死傷過半國人並尤之是歲燾病死諡爲太武皇帝初燾有六子長子晃字天真爲太子次曰晉王燾所住屠蘇爲疾雷擊屠蘇倒晃厭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不悲燾怒賜死次曰秦王烏奕肝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愬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鎮枹罕次曰燕王次曰吳王名可博真次曰楚王名樹洛真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以烏奕肝有武用以爲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博真爲後宗愛博真恐爲奕肝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真懦弱不爲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懃素爲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真非正不宜立直懃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真及宗愛而立濬爲主號年爲正平先是虜寧南將軍魯爽兄弟率衆歸順二十九年太祖更遣張永王玄謨及爽等北伐青州刺史劉興祖建議伐河北曰河南阻饑野無所掠脫意外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伐罪弔民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關內之衆裁足自守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冀州已北民人尙豐兼麥已向熟資因爲易向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城守之外可有二千人今更發三千兵假別駕崔勳之振威將軍領所發隊幷二州望族從蓋柳津直衝中山申坦率歷城之衆可有二千駱驛俱進較略二軍可七千許人旣入其心腹調租發車以充軍用若前驅乘勝張永及河南衆軍便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愚計謬允宜並建司牧撫柔初附定州刺史取大嶺冀州刺史向井陘幷州刺史屯雁門幽州刺史塞軍都相州刺史備大行因事指麾隨宜加授畏威欣寵人百其懷濟河之日請大統版假常慮將率憚於深遠勳之等慷慨之誠誓必死効若能成功淸一可待若不克捷不爲大傷並催促裝東伏聽勑旨上意止存河南不納玄謨攻碻磝不克退還世祖卽位索虜求互市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建平王宏何尙之何偃以爲宜許柳元景王玄謨顏竣謝莊檀和之褚湛之以爲不宜許時遂通之大明二年虜寇青州爲刺史顏師伯所破退走前廢帝永光元年濬死諡文成皇帝子弘之字第豆胤代立景和中北討徐州刺史義陽王昶昶單騎奔虜太宗泰始初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反徐州刺史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亦各舉兵虜謀欲納昶下書曰易稱利用行師書云恭行天罰必觀時而後施因機而後舉故夏伐有扈四海以平晉定吳會萬方以壹今宗室衰微凶難洊起國有殺君之逆邦罹崩離之難起自蕭牆釁流合境僞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徐南北兗青冀幽七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儀同三司徐州刺史義陽王昶蹟微子之蹤踏項伯之迹知機體運歸款闕庭朕錫以顯爵班同親舊昶弟湘東王進不能扶危定傾退不能降身高謝阻兵安忍篡位自立旣無闘閣靜亂之功而有無知悖禮之變怠棄三正慢易天常覆敗之徵既兆危亡之應已著僞江州刺史晉安王復稱大號自立一隅荊郢二州刺史安陸臨海王劉子綏子頊大擅威令不相秖伏徐州刺史彭城鎮主薛安都青州刺史沈文秀冀州刺史歷城鎮主崔道固等皆彼之要藩懼及禍難擁衆獨據各無定主仰觀天象俯察人謀六軍變伐之期率土同軌之日朕承休烈屬當泰運思播靈武廓寧九服豈可得臨萬衆之機遘時來之遇而不討其讎逆振其艱患哉今可分命諸軍以行九伐使持節征東大將軍安定王直懃伐伏玄侍中尙書左僕射安西大將軍平北公直懃美晨散騎常侍殿中尙書平北將軍山陽公呂羅漢領隴右之衆五萬沿漢而東直指襄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勃海王直懃天賜侍中尙書令安東大將軍始平王直懃渴言侯散騎常侍殿中尙書令安西將軍西陽王直懃蓋戶千領幽冀之衆七萬濱海而南直指東陽使持節征南將軍京兆王直懃子侍中司徒安南大將軍新建王獨孤侯尼須散騎常侍西平公韓道人領江雍之衆八萬出洛陽直至壽陽使持節征南大將軍宜陽王直懃新成侍中太尉征東大將軍直懃駕頭拔羽直征東將軍北平公拔敦及義陽王劉昶領定相之衆十萬出濟兗直造彭城與諸軍尅期同

到會于秣陵納襯反國定其社稷使荆陽沾德義之風江漢被來蘇之惠邊疆
將吏不得因宋衰亂有所侵損以傷我國家存救之義主者明宣所部咸使聞
知稱朕意焉既而晉安王子勛事平太宗遣張永沈攸之北討薛安都大懼遣
使引虜虜遣萬騎救之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並剋執沈文秀崔道固又
下書朕承天序臨御兆民思闡皇風以隆治道而荆吳僭傲跨時一方天降其
殃以罰有罪篡殺發於蕭牆毒害嬰於羣庶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珍
奇深體逆順歸誠獻款遣難已久饑饉荐臻或以糊口之功私力竊盜或不識
王命藏竄山藪或爲囚徒先被執繫元元之命甚可哀愍其曲赦淮北三州之
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以前諸犯死罪以下繫囚見徒一切原
遣唯子殺父母孫殺祖父母弟殺兄妻殺夫奴殺主不從赦例若亡命山澤百
日不首復其初罪今陽春之初東作方興三州之民各安其業以就農桑有饑
窮不自存通其市糴之路鎮統之主勲加慰納遵用輕典以莅新化若綏導失
中令民逃亡加罪無縱其普宣下咸使聞知朕意焉此後虜復和親信餉歲至
朝廷亦厚相報答泰豫元年虜狹石鎮主白虎公安陽鎮主莫索公貞陽鎮主
樓落生襄陽王桓天生等引山蠻馬步二萬餘人攻圍義陽縣義陽戍司州刺
史王績遣從弟司空行參軍思遠撫軍行參軍王叔瑜擊大破之虜退走自索
虜破慕容蠻馬二萬餘人攻圍義陽據有中國而芮芮虜有其故地蓋漢世匈
奴之北庭也芮芮一號大檀又號檀檀亦匈奴別種自西路通京師三萬餘里
僭稱大號部衆殷強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亢禮西域諸國焉耆鄯善龜茲
姑墨東道諸國並役屬之無城郭逐水草畜牧以氈帳爲居隨所遷徙其土地
深山則當夏積雪平地則極望數千里野無青草地氣寒涼馬牛齕枯噉雪自
然肥健國政疏簡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去北
海千餘里與丁零相接常南擊索虜世爲仇讎故朝廷每羈縻之其東有槃槃
國趙昌國渡流沙萬里又有粟特國太祖世並奉表貢獻粟特大明中遣使獻
生獅子火浣布汗血馬道中遇寇失之

史臣曰久矣匈奴之與中國並也自漢氏以前綿跨年世紛梗外區驚震中寓
周無上策漢收下策魏代分離種落遷散數十年閒外郡無風塵之警邊城早
開晚閉胡馬不敢南臨至于晉始奸黠漸著密邇畿封窺候疆埸俘民略畜者
無歲月而闕焉元康以後風雅雕喪五胡遞襲覇覆諸華及涉珪以鐵馬長驅
席卷趙魏負其衆力遂與上國爭衡矣高祖宏圖盛略欲以苞括宇宙爲念違
于懸旗淸洛飲馬長涇北狄懾銳挫鋒閉重鑰而自固于時戎車外動王命相
屬裳冕委蛇軺軒繼路耆老懷思古之情行人或爲之殞涕自是關河響動表
裏寧壹宮車甫晏戎心外駭覆我牢滑覇我伊瀍是以太祖忿之開定司兗而
兵無勝略棄師隕衆委甲橫原捐州亘水荆吳銳卒逸氣未攄偏城孤將銜寃
就虜遂蹙境延寇僅保淸東自是兵摧勢弱邊隙稍廣壯騎陵突鳴鏑日至芻
牧年傷禾麥歲犯小則囚虜吏民大則俘執長守羽書繼塗奔命相屬青徐兗
冀之間蕭然矣而自木末以來並有賢才狡算妙識兵權深通戰術屬鞬凌厲
氣冠百夫故能威服華甸志雄羣虜至於狸伐纂僞彌煽凶威英圖武略事駕
前古雖冒頓之鷙勇檀石之驍強不能及也遂西吞河右東舉龍碣總括戎荒
地兼萬里雖裂土分區不及魏晉而華氓戎落衆力兼倍至乃連騎百萬南向
而斥神華胡旆映江穹帳遵渚京邑荷檐士女喧惶天子內鎮羣心外御羣寇
役竭民徭費殫府實舉天下以攘之而力猶未足也既而虜縱歸師殲累邦邑
剪我淮州俘我江縣喋喋黔首跼高天蹐厚地而無所控告強者爲轉屍弱者
爲繫虜自江淮至于淸濟戶口數十萬自免湖澤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無復
鳴鷄吠犬時歲唯暮春桑麥始茂故老遺氓還號舊落桓山之響未足稱哀六
州蕩然無復餘蔓殘構至於乳鷰赴時銜泥靡託一枝之閒連窠十數春雨裁
至增巢已傾雖事舛吳宮而殲亡匪異甚矣哉覆敗之至於此也太祖懲禍未
深復興外略頓兵堅城棄甲河上是我有再敗敵有三勝也自此以後通互市
納和親而侵疆軼戍于歲連屬逮泰始搆紛邊將外叛致夷引寇亡我四州高
祖劬勞日昃思一區宇旍旗卷舒僅而後克後主守文刑德不樹一舉而弃司
兗再舉而喪徐方華服蕭條鞠爲茂草豈直天時抑由人事夫地勢有便習用
兵有短長胡負駿足而平原悉車騎之地南習水鬭江湖固舟檝之鄉代馬胡

駒出自冀北楩柟豫章植乎中土蓋天地所以分區域也若謂氊裘之民可以
決勝於荆越必不可矣而曰樓船之夫可以爭鋒於燕冀豈或可乎虞詡所謂
走不逐飛蓋以我徒而彼騎也因此而推勝負殆可以一言蔽之

宋書卷九十五

宋書卷九十五考證

索虜傳遣鄭兵將軍揚州刺史山陽公達奚斤○鄭兵魏書作晉兵
移鎮長廣之不期城下以固守以功進號前將軍封建陵縣男○下一本作甍
謂竺夔也臣承耆按不期當作不其下以固守以功六字當去一以字作𥁞
以固守功五字
劉粹據項城沈猩屯高橋○沈字下當有叔字
河南中國多湮沒非所○南本多字下有故字
宜由武關稜威震𥨸○𥨸字不見字書疑作殄謂震懾而殄滅之也

宋書卷九十五考證

梁　沈　約　撰

列傳第五十六

鮮卑吐谷渾

阿柴虜吐谷渾遼東鮮卑也父弈洛韓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若洛
廆別為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
鬪相傷廆怒遣信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致鬪爭相傷
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鬪鬪在於馬而怒及人邪乖別甚
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日移一頓頓八十里經數頓廆悔悟深自咎
責遣舊父老及長史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乃祖以來樹德遼右又卜筮之
言先公有二子福胙並流子孫我是卑庶理無並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
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當相隨去樓喜拜曰處可寒虜言處可寒宋言爾
官家也即使所從二千騎共遮馬令回不盈三百步欻然悲鳴突走聲若頹山
如是者十餘輩一向一遠樓力屈又跪曰可寒此非復人事渾謂其部落曰我
兄弟子孫並應昌盛廆當傳子及曾孫玄孫其間可百餘年我乃玄孫間始當
顯耳於是遂西附陰山遭晉亂遂得上隴後廆追思渾作阿干之歌鮮卑呼兄
為阿干廆子孫竊號以此歌為輦後大曲渾既上隴出罕幵西零西零今之西
平郡罕幵今枹罕縣自枹罕以東千餘里暨甘松西至河南南界昂城龍涸自
洮水西南極白蘭數千里中逐水草廬帳居以肉酪為糧西北諸雜種謂之為
阿柴虜渾年七十二死有子六十人長吐延嗣吐延身長七尺八寸勇力過人
性刻暴為昂城羌酋姜聰所刺劍猶在體呼子葉延語其大將絕拔渥曰吾氣
絕棺斂訖便遠去保白蘭白蘭地既嶮遠又土俗懦弱易為控御葉延小意乃
欲授與餘人恐倉卒終不能相制今以葉延付汝汝竭股肱之力以輔之孺子
得立吾無恨矣抽劍而死嗣位十三年年三十五有子十二人葉延少而勇果
年十歲縛草為人號曰姜聰每旦輒射之射中則喜不中則號叫泣涕其母曰
讎賊諸將已屠膾之汝年小何煩朝朝自苦如此葉延嗚咽不自勝答母曰誠
知無益然葉延罔極之心不勝其痛耳性至孝母病三日不能食葉延亦不食
頗視自傳自謂曾祖弈洛韓始封昌黎公曰吾為公孫之子案禮公孫之子得
氏王父字命姓為吐谷渾氏嗣立二十三年年四十三有子四人長子碎奚立
碎奚性純謹三弟專權碎奚不能制諸大將共誅之碎奚憂哀不復攝事遂立
子視連為世子委之事號曰莫賀郎莫賀宋言父也碎奚遂以憂死在位二十
五年年四十二有子六人子視連以父憂卒不遊娛不酣宴在位十五年年四
十一有子二人長曰視羆次烏紇提視羆嗣立十一年年四十二子樹洛干等
並小弟烏紇提立紇提立八年年三十五視羆子樹洛干立自稱車騎將軍義
熙初也樹洛干死弟阿豺自稱驃騎將軍譙縱亂蜀阿豺遣其從子西彊公吐
谷渾敕來泥拓土至龍涸平康少帝景平中阿豺遣使上表獻方物詔曰吐谷
渾阿豺介在遐表慕義可嘉宜有寵任今酬其來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
軍沙州刺史澆河公未及拜受太祖元嘉三年又詔加除命未至而阿豺死弟
慕璝立六年表曰大宋應運四海宅心臣亡兄阿豺慕義天朝款情素著去年
七月五日謁者董湛至宣傳明詔顯授榮爵而臣私門不幸亡兄見背臣以懦
弱負荷後任然天恩所報本在臣門若更反覆懼傷信命輒拜受寵任奉遵上
旨伏願詳處更授章策七年詔曰吐谷渾慕璝兄弟慕義至誠可嘉宜授策爵
以甄忠款可督塞表諸軍事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先是晉末金城東允
街縣胡人乞伏乾歸擁部眾據洮河罕幵自號隴西公乾歸死子熾磐立遣使
詣晉朝歸順以為使持節都督河西諸軍事平西將軍公如故高祖即位進號
安西大將軍熾磐死子茂蔓立慕璝前後屢遣軍擊茂蔓率部落東奔隴右慕
璝據有其地是歲赫連定於長安為索虜拓跋燾所攻擁秦戶口十餘萬西次
罕幵欲向涼州慕璝距擊大破之生擒定燾遣使求慕璝以定與之九年慕璝
遣司馬趙敘奉貢獻并言二萬人捷太祖加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
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進爵隴西王弟慕
延為平東將軍慕璝兄樹洛干子拾寅為平北將軍阿豺子煒代鎮軍將軍詔
慕璝南國將士昔沒在佛佛者並悉致慕璝遣送朱昕之等五十五戶一百五

十四人慕璝死弟慕延立遣使奉表十五年除慕延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
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十六
年改封河南王其年以拾虔弟拾寅為平西將軍慕延庶長子繁暱為撫軍將
軍慕延嫡子瑍為左將軍河南王世子十九年追贈阿豺本號安西秦沙三州
諸軍事沙州刺史領護羌校尉隴西王索虜拓跋燾遣軍擊慕延大破之慕延
宗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虜虜復至二十七年遣使上表云若不自固者
欲寧部曲入龍涸越嶲門幷求牽車獻烏丸帽女國金酒器胡王金釧等物太
祖賜以牽車若虜至不自立聽入越嶲虜竟不至也慕延死拾寅自立二十九
年以拾寅為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
二州刺史河南王拾寅東破索虜加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大明五年拾寅遣使
獻善舞馬四角羊皇太子王公以下上舞馬歌者二十七首太宗泰始三年進
號征西大將軍五年拾寅奉表獻方物以弟拾皮為平西將軍金城公前廢帝
又進號車騎大將軍其國西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
沙州因此為號屈真川有鹽池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
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便有雀鼠穴白蘭土出黃金銅鐵其國雖隨水草
大抵治慕賀州

史臣曰吐谷渾逐草依泉擅彊塞表毛衣肉食取資佃畜而錦組繒紈見珍殊
俗徒以商譯往來故禮同北面自昔哲王雖存柔遠要荒回隔禮文弗被大不
過子義著春秋晉宋垂典不修古則遂爵班上等秩擬台光辦裘稱貢非尙睿
冕首疇不通軍數衰職雖復苞篚歲臻事惟貿遺金罽氈毦非用斯急送迓煩
擾獲不如亡若令肅慎年朝越裳歲饗固不容以異見書取高前策聖人謂之
荒服此宣蓋有以也

宋書卷九十六

宋書卷九十六考證

鮮卑吐谷渾傳廆嘗傳子及曾孫元孫○一本無傳字

鮮卑呼兄為阿干○干監本訛于今改正

在位十五年年四十一○一一本作二

宋書卷九十六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七

夷蠻

南夷西南夷大抵在交州之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舶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夷雖言里數非定實也

南夷林邑國高祖永初二年林邑王范陽邁遣使貢獻即加除授太祖元嘉初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聚衆欲討之聞有代乃止七年陽邁遣使自陳與交州不睦求蒙恕宥八年又遣樓船百餘寇九德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三千人赴討攻區粟城不剋引還林邑欲伐交州借兵於扶南王扶南不從十年陽邁遣使上表獻方物求領交州詔答以道遠不許十二十五十六十八年頻遣貢獻而寇盜不已所貢亦陋薄太祖忿其違慠二十三年使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伐之遣太尉府振武將軍宗慤受和之節度和之遣府司馬蕭景憲爲前鋒慤仍領景憲軍副陽邁聞將見討遣使上表求還所略日南民戶奉獻國珍太祖詔和之陽邁果有款誠許其歸順其年二月軍至朱梧戍遣府戶曹參軍日南太守姜仲基前部賊曹參軍蟜弘民隨傳詔畢願高精奴等宣揚恩旨陽邁執仲基精奴等二十八人遣弘民反命外言歸款猜防愈嚴景憲等乃進軍向區粟城陽邁遣大帥范扶龍大戍區粟又遣水步軍徑至景憲破其外救盡銳攻城五月剋之斬扶龍大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追討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上嘉將帥之功詔曰林邑介恃遐險久稽王誅龍驤將軍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思略經濟稟命致討萬里推鋒法命肅齊文武畢力潔己奉公以身率下故能立勳海外震服殊俗宜加褒飾參管近侍可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行建武將軍龍驤司馬蕭景憲協贊軍首勳捷顯著綏勒前驅剋殄巢穴必能威服荒夷撫懷民庶可持節督交州廣州之鬱林寧浦二郡諸軍事建威將軍交州刺史龍驤司馬童林之九眞太守傅蔚祖戰死並贈給事中世祖孝建二年林邑又遣長史范龍跋奉使貢獻除龍跋揚武將軍大明二年林邑王范神成又遣長史范流奉表獻金銀器及香布諸物太宗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初檀和之被徵至豫章值豫章民胡誕世等反因討平之并論林邑功封雲杜縣子食邑四百戶和之高平金鄉人檀憑子也太祖元嘉二十七年自太子左衛率爲世祖鎮軍司馬輔國將軍彭城太守元凶弒立以爲西中郎將雍州刺史世祖入討加輔國將軍統豫州戍事因出南奔世祖即位以爲右衛將軍孝建二年除輔國將軍豫州刺史不行復爲右衛加散騎常侍三年出爲南兗州刺史坐酣飲黷貨迎獄中女子入內免官禁錮其年卒追贈左將軍謚曰襄子廣州諸山並俚獠種類繁熾前後屢爲侵暴歷世患苦之世祖大明中合浦大帥陳檀歸順拜龍驤將軍四年檀表乞官軍征討未附乃以檀爲高興太守將軍如故遣前朱提太守費沈龍驤將軍武期率衆南伐并通朱崖道並無功輒殺檀而反沈下獄死

扶南國太祖元嘉十一十二十五年國王持黎跋摩遣使奉獻

西南夷訶羅陁國元嘉七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國界城郭莊嚴清淨無穢四衢交通廣博平坦臺殿羅列狀若衆山莊嚴微妙猶如天宮聖王出時四兵具足導從無數以爲守衛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珍賄無量王法清整無相侵奪學徒遊集三乘競進敷演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萬國交會長江眇漫清淨深廣有生咸資莫能銷穢陰陽調和災厲不行誰有斯美大宋揚都聖王無倫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物平等忍辱怨親無二濟乏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達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潔盡忠奉主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主臣是訶羅陁國王名曰堅鎧今敬稽首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表此丹誠所遣二人一名毗紉一名婆田令到天子足下堅鎧微蔑誰能知者是故今遣二人表此微心此情既果雖死猶生仰惟大國藩守曠遠我即邊方藩守之一上國臣民普蒙慈澤願垂料遣等彼僕臣臣國先時人衆殷盛不爲諸國所見陵迫今轉衰弱鄰國競侵伏願聖王遠垂覆護并

市易往反不爲禁閉若見哀念願時遣還令此諸國不見輕侮亦令大王名聲普聞扶危救弱正是今日今遣二人是臣同心有所宜啓誠實可信願勑廣州時遣舶還不令所在有所陵奪願自今以後賜年年奉使今奉微物願垂哀納

呵羅單國治闍婆洲元嘉七年遣使獻金剛指鐶赤鸚鵡鳥天竺國白疊古貝葉波國古貝等物十年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隱三達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村邑聚落次第羅匝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宮殿高廣樓閣莊嚴四兵具足能伏怨敵國土豐樂無諸患難奉承先王正法治化人民良善慶無不利處雪山陰雪水流注百川洋溢八味清淨周匝屈曲順趣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宋揚都承嗣常勝大王之業德合天心仁廕四海聖智周備化無不順雖人是天護世降生功德寶藏大悲救世爲我尊主常勝天子是故至誠五體敬禮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稽首問訊其後爲子所篡奪十三年又上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羣生想好具足天龍神等恭敬供養世尊威德身光明照如水中月如日初[illegible]闇自蒙普照十方其白如雪亦如月光清淨如華顏色照耀威儀殊勝諸天龍神之所恭敬以正法寶梵行衆僧莊嚴國土人民熾盛安隱快樂城閣高峻如乾他山衆多勇士守護此城樓閣莊嚴道巷平正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最殊勝吉揚州城無憂天主愍念羣生安樂民人律儀清淨慈心深廣正法治化共養三寶名稱遠至一切並聞民人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一切人天恭敬作禮呵羅單跋摩以頂禮足猶如現前以體布地如殿陛道供養恭敬如奉世尊以頂著地曲躬問訊忝承先業嘉慶無量忽爲惡子所見爭奪遂失本國今唯一心歸誠天子以自存命今遣毗紉問訊大家意欲自往歸誠宜訴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命得存亦由毗紉此人忠志其恩難報此是大家國今爲惡子所奪而見驅擯意頗忿惋規欲雪復伏願大家聽毗紉買諸鎧仗袍襖及馬願爲料理毗紉使得時還前遣闍邪仙婆羅訶蒙大家厚賜悉惡子奪去啓大家使知今奉薄獻願垂納受此後又遣使二十六年太祖詔曰訶羅單槃皇槃達三國頻越遐海款化納貢遠誠宜甄可並加除授乃遣使策命之曰惟汝慕義款化效誠荒遐恩之所洽殊遠必甄用敷典章顯茲策授爾其欽奉凝命永固厥職可不愼歟二十九年又遣長史媻和沙彌獻方物

槃皇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槃羅跋摩遣使獻方物四十一種太祖策命之爲槃皇國王曰惟爾仰政邊城率貢來庭皇澤凱被無幽不洽宜班典策授茲嘉命爾其祗順禮度式保厥終可不愼歟二十八年復貢獻世祖孝建三年又遣長史竺那槃智奉表獻方物以那槃智爲振威將軍大明三年獻赤白鸚鵡大明八年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太宗以其長史竺須羅達前長史振威將軍竺那槃智並爲龍驤將軍

槃達國元嘉二十六年國王舍利不陵伽跋摩遣使獻方物太祖策命之爲槃達國王曰惟爾仰化懷誠馳慕聲教皇風遐暨荒服來款是用加茲顯策式甄義順爾其祗順憲典永終休福可不愼歟二十六年二十八年復遣使獻方物

闍婆婆達國元嘉十二年國王師黎婆達陁阿羅跋摩遣使奉表曰宋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于涅槃舍利流布起无量塔衆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布如日照明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殿城郭如忉利天宮名大宋揚州大國大吉天子安處其中紹繼先聖王有四海閻浮提內莫不來服悉以茲水普飲一切我雖在遠亦霑靈潤是以雖隔巨海常遙臣屬願照至誠垂哀納受若蒙聽許當年遣信若有所須惟命是獻伏願信受不生異想今遣使主佛大陁婆副使葛抵奉宣微誠稽首敬禮大吉天子足下陁婆所啓願見信受諸有所請唯願賜聽今奉微物以表微心

師子國元嘉五年國王刹利摩訶南奉表曰謹白大宋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外無往不伏方國諸王莫不遣信奉獻以表歸德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脩德爲正不嚴而治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己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

以爲信誓信還願垂音告至十二年又復遣使奉獻

天竺迦毗黎國元嘉五年國王月愛遣使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清淨猶如化城宮殿莊嚴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聖王出遊四海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萬邦歸仰國富如海國中衆生奉順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施羣生無所遺惜帝修淨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沈溺羣寮百官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衞天魔降伏莫不歸化王身莊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聖賢承業如日月天於彼真丹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名迦毗河東際于海其城四邊悉紫紺石首羅天護令國安隱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先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臣名月愛棄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善羣臣百官悉自安隱今以此國羣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大王足下山海遐隔無由朝覲宗仰之至遣使下承使主父名天魔悉達使主名尼陁達此人由來良善忠信是故今遣奉使表誠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王國王之法令治國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反使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勅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反所白如是願加哀愍奉獻金剛指鐶摩勒金環諸寶物赤白鸚鵡各一頭太宗泰始二年又遣使貢獻以其使主竺扶大竺阿彌並爲建威將軍元嘉十八年蘇摩黎國王那鄰那羅跋摩遣使獻方物世祖孝建二年斤陁利國王釋婆羅那鄰陁遣長史竺留陁及多獻金銀寶器後廢帝元徽元年婆黎國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事佛道佛道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民庶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摩之奏曰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進可以繫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爲至更以奢競爲重舊宇頹弛曾莫之修而各務造新以相姱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爲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以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聞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千石通辭郡依事列言本州須許報然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宅林苑悉沒入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闍謀反上因是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姦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奏曰臣聞邃宇崇居非期宏峻拳跪槃伏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分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逷自龍堆反經提傳訓遐事遠練生瑩識恆俗稱難宗旨緬謝微言淪隔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乃陵越典度偃倨尊戚失隨方之眇迹迷製化之淵義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輕比丘遭道人斯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羣流仰鏡九仙盡寶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舍弗臣之氓陛席之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則者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比當盡虔禮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詔可前廢帝初復舊世祖寵姬殷貴妃薨爲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爲寺號前廢帝殺子鸞乃毀廢新安寺驅斥僧徒尋又毀中興天寶諸寺太宗定亂下令曰先帝建中興及新安諸寺所以長世垂範弘宣盛化頃遇昏虐法像殘毀師徒奔迸甚以矜懷妙訓淵謨有扶名教可招集舊僧普各還本並使材官隨宜修復宋世名僧有道生道生彭城人也父爲廣武令生出家爲沙門法大弟子幼而聰悟年十五便能講經及長有異解立頓悟義時人推服之元嘉十一年卒於廬山沙門慧琳爲之誄慧琳者秦郡秦縣人姓劉氏少出家住冶城寺有才章兼外內之學爲廬陵王義真所知嘗著均善論其詞曰有白學先生以爲中國聖人經綸百世其德弘矣智周萬變天人之理盡矣道無隱旨教罔遺筌聰叡迪哲何負於殊論哉有黑學道士陋之謂不照幽冥之途弗及來生之化雖尙虛心未能虛事不逮西域之深也於是白學訪其所

以不違云尒白曰釋氏所論之空與老氏所言之空無同異乎黑曰異釋氏即物爲空空物爲一老氏有無兩行空有爲異安得同乎白曰釋氏空物物信空邪黑曰然空又空不翅於空矣白曰三儀靈長於宇宙萬品盈生於天地孰是空哉黑曰空其自性之有不害因假之體也今構羣材以成大厦罔專寢之實積一毫以致合抱無檀木之體有生莫俄頃之留太山蔑累息之固興滅無常因緣無主所空在於性理所難據於事用吾以爲悞矣白曰所言實相空者其如是乎黑曰然白曰浮變之理交於目前視聽者之所同了邪解之以登道場重之以輕異學誠未見其淵深黑曰斯理若近求之實遠夫情之所重者虛事之可重者實今虛其真實離其浮僞愛欲之惑不得不去愛去而道場不登者吾不知所以相曉也白曰今析豪空樹無缺乘蔭之茂離材虛室不損輪奐之美明無常增其愒陰之情陳若偏篤其競辰之慮貝錦以繁采發輝和羹以鹽梅致旨齊侯追爽鳩之樂燕王無延年之術恐和合之辯危脆之教正足戀其嗜好之欲無以傾其愛競之惑也黑曰斯固理絕於諸華墳素莫之及也白曰山高累卑之辭川樹積小之詠舟壑火傳之談堅白唐肆之論蓋盈於中國矣非理之奧故不舉以爲教本耳子固以遺情遺累虛心爲道而據事剖析者更由指掌之間乎黑曰周孔爲教正及一世不見來生無窮之緣積善不過子孫之慶累惡不過餘殃之罰報効止於榮祿誅責極於窮賤視聽之外冥然不知良可悲矣釋迦闢無窮之業拔重關之險陶方寸之慮宇宙不足盈其明設一慈之救羣生不足勝其化叙地獄則民懼其罪敷天堂則物歡其福指泥洹以長歸乘法身以遐覽神變無不周靈澤靡不覃先覺翻翔於上世後悟騰翥而不紹坎井之局何以識大方之家乎白曰固能大其言矣今効神光無徑寸之明驗靈變罔纖介之異勸誡者不覩善救之貌篤學者弗剋陵虛之實徒稱無量之壽孰見期頤之叟咨嗟金剛之固安覩不朽之質苟於事不符宜尋立言之指遺其所寄之說也且要天堂以就善曷若服義而蹈道懼地獄以敕身孰與從理以端心禮拜以求免罪不由祗肅之意施一以徼百倍弗乘無悋之情美泥洹之樂生耽逸之慮贊法身之妙肇好奇之心近欲未弭遠利又興雖言菩薩無欲羣生固以有欲矣甫救交敝之氓永開利競之俗澄神反道其可得乎黑曰不然若不示以來生之欲何以權其當生之滯物情不能頓至故積漸以誘之奪此俄頃要彼無窮若弗勤春稼秋穡何期端坐井底而息意庶慮者長淪於九泉之下矣白曰異哉何所務之乖也道在無欲而以有欲要之北行求郢西征索越方長迷於幽都永謬滯於昧谷遼遼閩楚其可見乎所謂積漸者日損之謂也當先遺其所輕然後忘其所重使利欲日去淳白自生耳豈得以少要多以麤易妙俯仰之間非利不動利之所蕩其有極哉乃丹青眩媚綵之目土木夸好壯之心興靡費之道單九服之財樹無用之事割羣生之急致營造之計成私樹之權務權化之業結師黨之勢苦節以要厲精之譽護法以展陵競之情悲矣夫道其安寄乎是以周孔敦俗弗關視聽之外老莊陶風謹守性分而已黑曰三遊本於仁義盜跖資於五善聖跡之敝豈有内外且黃老之家符章之僞水祝之誣不可勝論子安於彼駭於此玩於濁水違於清淵耳白曰有跡不能不敝有術不能無僞此乃聖人所以桎梏也今所惜在作法於貪遂以成俗不正其敝反以爲高耳至若淫妄之徒世自近鄙源流蔑然因不足論黑曰釋氏之教專救夷俗便無取於諸華邪白曰曷爲其然爲則開端宜懷屬緒愛物去殺尙施周人息心遺榮華之願大士布兼濟之念仁義玄一者何以尙之惜乎幽旨不亮末流爲累耳黑曰子之論善殆同矣便事盡於生乎白曰幽冥之理固不極於人事矣周孔疑而不辨釋迦辨而不實將宜廢其顯晦之跡存其所要之旨請嘗言之夫道之以仁義者服理以從化帥之以勸戒者循利而遷善故甘辭興於有欲而滅於悟理淡說行於天解而息於貪僞是以示來生者蔽虧於道釋不得已杜幽闇者冥符於姬孔閉其兌由斯論之言之者未必遠知之者未必得不知者未必失但知六度與五教並行信順與慈悲齊立耳殊塗而同歸者不得守其發輪之轍也論行於世舊僧謂其貶黜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參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議焉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係勢傾一時注孝經及莊子逍遙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嚴慧議道人並住東安寺學行精整爲道俗所推時鬬場寺多禪僧

京師爲之語曰鬬場禪師窟東安談義林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苦節有精理於京都多出新經勝鬘經尤見重內學

東夷高句驪國今治漢之遼東郡高句驪王高璉晉安帝義熙九年遣長史高翼奉表獻赭白馬以璉爲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高祖踐阼詔曰使持節都督營州諸軍事征東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使持節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映並執義海外遠修貢職惟新告始宜荷國休璉可征東大將軍映可鎮東大將軍持節都督王公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詣闕獻方物遣使慰勞之曰皇帝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纂戎東服庸績繼軌厥惠既彰款誠亦著踰遼越海納貢本朝朕以不德忝承鴻緒永懷先蹤思覃遺澤今遣謁者朱邵伯副謁者王邵子等宣旨慰勞其茂康惠政永隆厥功式昭往命稱朕意焉先是鮮卑慕容寶治中山爲索虜所破東走黃龍義熙初寶弟熙爲其下馮跋所殺跋自立爲主自號燕王以其治黃龍城故謂之黃龍國跋死子弘立屢爲索虜所攻不能下太祖世每歲遣使獻方物元嘉十二年賜加除授十五年復爲索虜所攻弘敗走奔高驪北豐城表求迎接太祖遣使王白駒趙次興迎之并令高驪料理資遣璉不欲使弘南乃遣將孫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等生禽漱殺高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太祖欲北討詔璉送馬璉獻馬八百匹世祖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奉表慰國哀再周并獻方物大明三年又獻肅慎氏楛矢石砮七年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平營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句驪王樂浪公璉世事忠義作藩海外誠係本朝志剪殘險通譯沙表克宣王猷宜加褒進以旌純節可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公如故太宗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

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義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映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將軍百濟王高祖踐阼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威詣闕貢獻元嘉二年太祖詔之曰皇帝問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累葉忠順越海效誠遠王纂戎聿修先業慕義既彰厥懷亦款浮桴驪水獻賝執贄故嗣位方任以藩東服勉勗所莅無墜前蹤今遣兼謁者閭丘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宣旨慰勞稱朕意其後每歲遣使奉表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西河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並與之毗死子慶代立世祖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二年慶遣使上表曰臣國累葉偏受殊恩文武良輔世蒙朝爵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等十一人忠勤宜在顯進伏願垂愍並聽賜除仍以行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爲冠軍將軍以行征虜將軍左賢王餘昆行征虜將軍餘暈並爲征虜將軍以行輔國將軍餘都餘乂並爲輔國將軍以行龍驤將軍沐衿餘爵並爲龍驤將軍以行寧朔將軍餘流麋貴並爲寧朔將軍以行建武將軍于西餘婁並爲建武將軍太宗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

倭國在高驪東南大海中世修貢職高祖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授太祖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奉表獻方物讚死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征虜冠軍輔國將軍號詔並聽二十年倭國王濟遣使奉獻復以爲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將軍如故并除所上二十三人軍郡濟死世子興遣使貢獻世祖大明六年詔曰倭王世子興奕世載忠作藩外海稟化寧境恭修貢職新嗣邊業宜授爵號可安東將軍倭國王興死弟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

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治船舫而句驪無道圖欲見吞掠抄邊隸虔劉不已每致稽滯以失良風雖曰進路或通或不臣亡考濟實忿寇讎壅塞天路控弦百萬義聲感激方欲大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簣居在諒闇不動兵甲是以偃息未捷至今欲練甲治兵申父兄之志義士虎賁文武效功白刃交前亦所不顧若以帝德覆載摧此彊敵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假授以勸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

荊雍州蠻槃瓠之後也分建種落布在諸郡縣荊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世祖初罷南蠻併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彊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武陵者有雄溪樠溪辰溪酉溪舞溪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焉前世以來屢爲民患少帝景平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太祖元嘉六年建平蠻張雝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其後沔中蠻大動行旅殆絕天門漊中令宗僑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十八年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略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獲生口五百餘人免僑之官二十四年南郡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遣中兵參軍王諶討破之先是雝州刺史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及道產亡蠻又反叛及世祖出爲雝州羣蠻斷道擊大破之臺遣軍主沈慶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殄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山雉水蠻寇抄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利殺傷三百餘人曇韶又遣二千人係之蠻乃散走是歲滍水諸蠻因險爲寇雝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曰頃咸懷所被單自退遠順化者寵祿逆命者無遺此亦尒所知也聖朝今普天肆眚許以自新便宜各還舊居安堵復業改過革心於是乎始先是蠻帥魯奴子擁龍山屢爲邊患魯軌在長社奴子歸之軌言於虜主以爲四山王軌子爽歸國奴子亦求內附隨王誕又遣軍討沔北諸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剋之又圍升錢柏義諸柴蠻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夾射大破之斬首二百級獲生蠻千口牛馬八十頭世祖大明中建平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民戶流散百不存一太宗順帝世尤甚雖遣攻伐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敝大明中桂陽蠻反殺荔令晏珍之臨賀蠻反殺關建令邢伯兒振武將軍蕭沖之討之獲少費多抵罪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岨種落熾盛歷世爲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并其家口二十九年新蔡蠻二千餘人破大雷戍略公私船舫悉引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在蠻中共爲寇盜太祖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率江荊雍豫諸州軍討之世祖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剋獲而反司馬黑石徒黨三人其一人名智黑石號曰太公以爲謀主一人名安陽號譙王一人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小羅等討禽續之爲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智黑石安陽二人送詣玄謨世祖使於壽陽斬之世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及南賊敗於鵲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義攻郢州剋之以益之爲輔國將軍都統四山軍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之爲宋安太守光興爲龍驤將軍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食邑四百一十一戶成邪財陽城縣王食邑三千戶益之徵爲虎賁中郎將將軍如故順帝昇明初又轉射聲校尉冠軍將軍成邪財死子婆思襲爵爲輔國將軍武騎常侍晉熙蠻梅式生亦起義斬晉熙太守閻湛之晉安王子勛典籤沈光明祖封高山侯食所統牛岡下柴二村三十戶

史臣曰漢世西譯遐通兼途累萬跨頭痛之山越繩度之險生行死徑身往魂

歸晉氏南移河隴夐隔戎夷梗路外域天斷若夫大秦天竺迥出西溟二漢銜役特艱斯路而商貨所資或出交部汎海陵波因風遠至又重峻參差氏衆非一殊名詭號種別類殊山琛水寶由茲自出通犀翠羽之珍蛇珠火布之異千名萬品並世主之所虛心故舟舶繼路商使交屬太祖以南琛不至遠命師旅泉浦之捷威震滄溟未名之寶入充府實夫四夷孔熾患深自古蠻獘殊雜種衆特繁依深傍岨充積畿甸咫尺華氓易與狡毒略財據土歲月滋深自元嘉將半寇慝彌廣遂盤結數州搖亂邦邑於是命將出師恣行誅討自江漢以北廬江以南搜山盪谷窮兵罄武繫頸囚俘蓋以數百萬計至於孩年耋齒執訊所遺將卒申好殺之憤干戈窮酸慘之用雖云積怨爲報亦甚張矣所云流血于野傷和致災斯固仁者之言矣

宋書卷九十七

宋書卷九十七考證

南夷林邑國傳交州刺史檀和之忠果到列○到列二字前魯爽傳亦有之

百濟國傳慕義既彰厥懷亦款○亦一本作赤

荊雍州蠻傳天門漊中令宗僑之徭賦過重○僑一本作𤓰

宋書卷九十七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五十八

氐胡

略陽清水氐楊氏秦漢以來世居隴右爲豪族漢獻帝建安中有楊騰者爲部落大帥騰子駒勇健多計略始徙仇池仇池地方百頃因以百頃爲號四面斗絶高平地方二十餘里羊腸蟠道三十六回山上豐水泉煑土成鹽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子孫名飛龍漸彊盛晉武假征西將軍還居略陽無子養外甥令狐氏子爲子名戊搜晉惠帝元康六年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四千家還保百頃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士奔流者多依之戊搜延納撫接欲去者則衞護資遣之愍帝以爲驃騎將軍左賢王時南陽王保在上邽又以戊搜子難敵爲征南將軍建興五年戊搜卒難敵襲位與堅頭分部曲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辯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元帝太興四年劉曜伐難敵與堅頭俱奔晉壽臣於李雄曜退復還仇池成帝咸和九年難敵卒子毅立自號使持節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辯公以堅頭子槃爲使持節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咸康元年遣使稱藩於晉以毅爲征南槃征東將軍三年毅族兄初襲殺毅幷有其衆自立爲仇池公臣於石虎後遣使稱藩於穆帝永和三年以初爲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初子國爲鎮東將軍武都太守十年改封初天水公十一年毅小弟宋奴使姑子梁式玉因侍直手刃殺初子國率左右誅式玉及宋奴復自立征西將軍桓溫表國爲鎮北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國子安爲振威將軍武都太守十二年國從父楊俊復殺國自立安奔苻生俊遣使歸順升平三年以俊爲平西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四年俊卒子世立復以爲冠軍將軍平羌校尉武都太守仇池公海西公太和三年遷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以世弟統爲寧東將軍武都太守五年世卒統廢世子纂自立纂一名德聚黨殺統遣使詣簡文帝自陳復以纂爲平羌校尉秦州刺史仇池公咸安元年苻堅遣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民於關中空百頃之地纂後爲楊安所殺宋奴之死也二子佛奴佛狗奔逃關中苻堅以佛奴爲右將軍佛狗爲撫夷護軍後以女妻佛奴子定以定爲尚書領軍將軍孝武帝太元八年苻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乃將家奔隴右徙治歷城城在西縣界去仇池百二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晉得千餘家自號龍驤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稱藩於晉孝武帝孝武帝即以其自號假之求割天水之西縣武都之上祿爲仇池郡見許十五年又以定爲輔國將軍秦州刺史定已自署征西將軍又進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校尉刺史如故其年進平天水略陽郡遂有秦州之地自號西王至十九年攻隴西虜乞伏乾歸定軍敗見殺無子佛狗子盛先爲監國守仇池襲位自號使持節征西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仇池公諡定爲武王分諸四山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安帝隆安三年遣使稱藩奉獻方物安帝以盛爲輔國將軍平羌校尉仇池公元興三年桓玄輔晉進盛平北將軍涼州刺史西戎校尉義熙元年姚興伐盛盛懼遣子難當爲質與遣將王敏攻城因梁州別駕呂瑩求救於盛盛遣軍次濜口敏退以盛爲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益州刺史毛璩討桓玄所置梁州刺史桓希敗走漢中空虛盛遣兄子平南將軍撫守漢中三年又假盛使持節北秦州刺史盛又遣將苻宣行梁州刺史代撫九年梁州刺史索邈鎮南城宣乃還高祖踐阼進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初三年改封武都王以長子玄爲武都王世子加號前將軍難當爲冠軍將軍撫爲安南將軍盛嗣位三十年太祖元嘉二年六月卒時年六十二私諡曰惠文王玄字黃眉自號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州刺史武都王雖爲蕃臣猶奉義熙之號善待士爲流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智略玄不能容三年因其子殺人幷誅之明帝卽以玄爲使持節征西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初盛謂玄曰吾年已老當爲晉臣汝善事宋帝故玄奉焉追贈盛驃騎大將軍餘如故六年六月玄卒私諡曰孝昭王弟難當廢玄子保宗一名羌奴而自立號使持節都督雍涼諸軍事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太祖以爲冠軍

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九年進號征西將軍加持節都督校尉之號難當拜保宗爲鎮南將軍鎮宕昌以次子順爲鎮東將軍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收繫之先是四方流民有許穆之郝恢之二人投難當並改姓爲司馬穆之自云名飛龍恢之自云名康之云是晉室近戚康之尋爲人所殺十年難當以益州刺史劉道濟失蜀土人情以兵力資飛龍使入蜀爲寇道濟擊斬之時梁州刺史甄法護刑法不理太祖遣刺史蕭思話代任難當因思話未至法護將軍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法護遣參軍魯安期沈法慧等拒之並各奔退難當又遣建忠將軍趙進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其年十一月法護委鎮奔洋川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氐苻衆持爲梁州刺史又以其凶悍殺之以司馬趙温代爲梁州十年正月思話使司馬蕭諱先驅進討所向剋捷遂平梁州事在思話傳四月難當遣使奉表謝罪曰臣聞生成之德含氣同係而榮悴殊塗遭遇異兆至於恩降自然誠無答謝夫以狂聖道隔猶存克念之誠況君親莫二不期自感者哉每思自竭奉遵光訓丹誠未諒大謗已臻梁州刺史甄法護輕臣遣司馬飛龍擾亂西蜀諸所譖引言非一事長塗萬里無路自明風塵之聲日有滋甚與其逆生寧就清滅文武同憤制不自由遣參軍姚道賢齎書詣梁州刺史蕭思話尋續又遣詣臺歸罪道賢至西城爲守兵所殺行李藏擁日月莫聞法護恇擾望風奔逃臣即回軍秋毫無犯權留少守以俟會通其後數旬官軍尋至守兵單弱懼不自免續遣輕兵共相迎接值秦流民懷土及本行將既旋不容禁制由臣約防無素以致斯闕臣本歷代守蕃世荷殊寵王化始基順天委命要名期義不在今日豈可假托妖妄毀敗成功如此之形灼然易見仰恃聖明必垂鑒察但臣微心不達迹違忠順至乃聲聞朝廷勞煩師旅負辱之深罪當誅責遠隔遐荒告謝無地謹遣兼長史齊亮聽命有司并奉送所授第十一符策伏待天旨太祖以其邊裔下詔曰楊難當表如此悔謝前愆可特恕宥并特還章節十二年難當釋保宗遣鎮童亭保宗奔索虜主拓跋燾以爲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羌校尉秦王遣襲上邽難當子順失守退以爲雍州刺史守下辯十三年三月難當自立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立妻爲王后世子爲太子置百官具擬天朝然猶奉朝廷貢獻不絕十七年其國大旱多災異降大秦王復爲武都王十八年十月傾國南寇規有蜀土慮漢中軍出遣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防之梁州刺史劉道真擊斬沖十一月難當剋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巴西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剋乃還十九年正月太祖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太子左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討難當受劉道真節度五月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道真到武興攻僞建忠將軍苻隆剋之安西參軍韋俊建武將軍姜道盛別向下辯道真又遣司馬夏侯穆季西取白水難當子雍州刺史順建忠將軍楊亮拒之並望風奔走閏月方明至蘭皐難當鎮北將軍苻義德建節將軍苻弘祖萬餘人列陣拒戰方明擊破之斬弘祖殺二千餘人義德遁去天水任愈之率部曲歸順難當世子撫軍大將軍和據修城方明又遣軍率愈之攻和大破之於是難當將妻子奔索虜死于虜中安西參軍魯尙期追難當出寒峽生禽建節將軍楊保熾安昌侯楊虎頭初難當遣第二子虎爲鎮南將軍益州刺史守陰平聞父走逃還至下辯方明使子肅之要之生禽虎傳送京師斬于建康市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爲龍驤將軍秦州刺史平羌校尉守仇池索虜拓跋燾遣安西大將軍吐奚弼平北將軍拓跋齊等二萬人邀崇之二十年二月崇之至濁水去仇池八十里遇齊等戰敗沒餘衆奔還漢中三月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朏等舉義立保宗弟文德爲主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使持節都督秦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秦河涼三州牧平羌校尉仇池公遣露板馳告朝廷太祖詔曰近者校尉仇池公表虜縱逸寇竊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眷言西顧矜慨在懷楊文德世篤忠順誠感家國糾率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遺氛祲澄清蕃境寧一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并敕梁州刺史申坦隨宜應援又詔曰顯錄勳効蓋惟國典旌賞務速無或踰時楊文德志氣果到文武兼全乘機滑奮殊功仍集告捷歸誠獻俘萬里朝無斃士樹難自肅休烈昭著朕甚嘉焉楊

氏世祖西勞方忠累襲宜紹先緒膺受寵榮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封武都王任胐祖父岐伯父祚父綜並仕楊氏爲諸議從事中郎胐有志幹文德以爲左司馬文德旣受朝命進戍茄蘆城二十五年爲索虜所攻奔于漢中時世祖鎭襄陽執文德歸之于京師以失守免官削爵土二十七年王師北討起文德爲輔國將軍率軍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平武羣氐據唐魯橋以拒文德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衆並奔散高逝走奔羌文德追之至黎卬擒高單身投羌仇阿弱家追斬之陰平平武悉平又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剋梁州刺史劉秀之執送荆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孝建二年以保宗子元和爲征虜將軍以頭爲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羣氐欲相宗推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爲索虜所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朝廷旣不正元和號位部落未有定主雍州刺史王謨上表曰被勑令臣遣使與楊元和楊頭相聞幷致信餉郎遣中軍行參軍呂智宗齎書幷信等亦自遣使隨智宗及頭語智宗頃破家爲國母妻子弟幷墜沒虜中不顧孝道陳力邊捍竭忠盡誠未爲朝廷所識若以元和承統宜授王爵若以其年小未堪大任則應別有所委頃來公私紛紜華戎交構皆此之由臣伏尋頭元嘉以來實有忠誠於國棄親遺愛誠在可嘉氐羌負遠又與虜咫尺急之則反緩之則怨觀頭使人言語不敢便望仇池公所希政在西秦州假節而已如臣愚見蕃捍漢川使無虞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不足吝元和小弱若未可專委復數年之後必堪嗣業用之不難若才用不稱則應歸頭若茄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和爲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走奔索虜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還戍茄蘆以爲寧朔將軍仇池太守太宗太始二年詔曰僧嗣遠守西疆世篤忠款宜加旌顯以甄義槪可冠軍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太守如故三年加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進號征西將軍校尉刺史如故僧嗣卒從弟文度復自立泰豫元年以爲龍驤將軍略陽太守封武都王又改龍驤爲寧朔將軍後廢帝元徽四年加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將軍如故文度遣弟龍驤將軍文弘伐仇池破戍兵於蘭皐順帝昇明元年詔曰茂實有章寔昭國度疇庸斯炳載宣史冊督北秦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文度門乘輝寵世榮邊邑忠果旣亮才勁兼彰龍驤將軍楊文弘肅協成規躬提桴鼓申稜百頃席卷蘭皐功烈之美並足嘉歎宜膺爵授以酬勳緒文度可使持節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將軍刺史校尉悉如故文弘輔國將軍略陽太守其年虜破茄蘆文度見殺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以文弘督北秦州諸軍事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襲封武都王將軍如故退治武興

大且渠蒙遜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匈奴有左且渠右且渠之官蒙遜之先爲此職羌之酋豪曰大故且渠以位爲氏而以大冠之世居盧水爲酋豪蒙遜高祖暉仲歸曾祖遮皆雄健有勇名祖祁復延封狄地王父法弘襲爵苻氏以爲中田護軍蒙遜代父領部曲有勇略多計數爲諸胡所推服呂光自王於涼州使蒙遜自領營人配箱直又以蒙遜叔父羅仇爲西平太守安帝隆安二年春呂光遣子鎭東將軍纂率羅仇伐枹罕虜乞佛乾歸爲乾歸所敗光委罪羅仇殺之四月蒙遜求還葬羅仇因聚萬餘人叛光殺臨松護軍屯金山五月光揮纂擊破蒙遜將六七人逃山中家戶悉亡散時蒙遜兄男成將兵西守晉昌聞蒙遜反引軍還殺酒泉太守壘騰推建康太守段業爲主業自號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以男成爲輔國將軍男成及晉昌太守王德圍張掖剋之業因據張掖蒙遜率部曲投業業以蒙遜爲鎭西將軍臨池太守王德爲酒泉太守尋又以蒙遜領張掖太守三年四月業使蒙遜將萬人攻光弟子純於西郡經旬不剋乃引水灌城窘急乞降執之以歸時王德叛業自稱河州刺史業使蒙遜西討德焚城將部曲走投晉昌太守唐瑤蒙遜追德至沙頭大破之虜其妻子部落而還轉西安太守將軍如故四年五月蒙遜與男成謀殺業男成不許蒙遜反譖男成於業業殺男成蒙遜乃謂其部曲曰段公無道枉殺輔國吾爲輔國報讎遂舉兵攻張掖殺段業自稱車騎大將軍建號永安元年是月敦煌太守李暠亦起兵自號冠軍大將軍西胡校尉沙州刺史太守如故稱庚子元

年與蒙遜相抗其冬暠遣唐瑤及鷹揚將軍宋繇攻酒泉獲太守大且渠益生
蒙遜從叔也呂光死子纂立元年爲從弟隆所篡姚興攻涼州隆稱臣請降蒙
遜亦遣使詣興興以爲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二年二月蒙遜與西平虜
禿髮傉檀共攻涼州爲隆所破十月傉檀復攻隆三年三月隆以蒙遜傉檀交
逼遣弟超詣姚興求迎七月興遣將齊難迎隆隆說難伐蒙遜蒙遜懼遣弟爲
質獻寶貨於難乃止以武衛將軍王尚行涼州刺史而還義熙元年正月李暠
改稱大將軍大都督涼州牧護羌校尉涼公五月移據酒泉姚興假傉檀涼州
刺史代王尚屯姑臧二年九月蒙遜襲李暠至安彌去城六十里暠乃覺引軍
出戰大敗退還閉城自守蒙遜亦歸六年蒙遜攻破傉檀傉檀走屯樂都武威
人焦朗入姑臧自號驃騎大將軍臣于李暠八年蒙遜攻焦朗殺之據姑臧自
號大都督大將軍河西王改稱玄始元年立子正德爲世子十三年五月李暠
死子歆立六月歆伐蒙遜至建康蒙遜拒之歆退走追到西支閒蒙遜大敗死
者四千餘人乃收餘衆增築建康城置兵戍而還十四年蒙遜遣使詣晉奉表
稱藩以蒙遜爲涼州刺史高祖踐阼以歆爲使持節都督高昌敦煌晉昌酒泉
西海玉門堪泉七郡諸軍事護羌校尉征西大將軍酒泉公永初元年七月蒙
遜東略浩亹李歆乘虛攻張掖蒙遜回軍西歸歆退走追至臨澤斬歆兄弟三
人進攻酒泉尅之歆弟敦煌太守恂據郡自稱大將軍十月蒙遜遣世子正德
攻恂不下二年正月蒙遜自往築長堤引水灌城數十日又不下三年恂武衛
將軍宋丞廣武將軍弘舉城降恂自殺李氏由是遂亡於是鄯善王比龍入朝
西域三十六國皆稱臣貢獻高祖以蒙遜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州諸軍
事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張掖公十二月晉昌太守唐契反復
遣正德攻契景平元年三月克之契奔伊吾八月芮芮來抄蒙遜遣正德拒之
正德輕騎進戰軍敗見殺乃以次子興國爲世子是歲進蒙遜侍中都督涼秦
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王開
府持節如故太祖元嘉元年抱罕虜乞佛熾槃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
郡皆沒執蒙遜從弟成都從子日蹄顏羅等而去三年改驃騎爲車騎世子興

國遣使奉表請周易及子集諸書太祖並賜之合四百七十五卷蒙遜又就司
徒王弘求搜神記弘寫與之六年蒙遜征枹罕時乞佛熾槃死矣子茂蔓大破
蒙遜生擒興國殺三千餘人蒙遜贖興國送穀三十萬斛竟不遣蒙遜乃立興
國母弟菩提爲世子朝廷未知也七年以興國爲冠軍將軍河西王世子其年
夏四月西虜赫連定爲索虜拓跋燾所破奔上邽十一月茂蔓聞定敗將家戶
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八年正月至南安定率衆禦茂蔓大破之殺茂蔓執
興國而還四月定避拓跋燾欲渡河西擊蒙遜五月率部曲至治城峽口渡河
濟未半爲吐谷渾慕璝所邀見獲興國被創數日死九年以菩提爲冠軍將軍
河西王世子十年四月蒙遜卒時年六十六私謚曰武宣王菩提年幼蒙遜第
三子茂虔時爲酒泉太守衆議推茂虔爲主襲蒙遜爲號十一年茂虔上表曰
臣聞功以濟物爲高非竹帛無以述德名以當實爲美非謚號無以休終先臣
蒙遜西復涼城澤懷峴裔芟夷羣暴清灑區夏暨運鍾有道備大宋之宗臣爵
班九服享惟永之丕祚功名昭著剋固貞節考終由正而請名之路無階懿跡
雖弘而述敘之美有缺臣子痛感感用不安謹案謚法剋定禍亂曰武善聞周
達曰宣先臣廓清河外勳光天府標榜稱迹實兼斯義輒上謚爲武宣王若允
天聽垂之史筆則幽顯荷榮始終無恨詔曰使持節侍中都督秦河沙涼四州
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牧河西
王蒙遜才兼文武勳濟西服爰自萬里款誠夙著方仗忠果翼宣遠略奄至薨
隕懷悼于懷便遣使弔祭并加顯謚嗣子茂虔纂戎前軌乃心彌彰宜蒙寵授
紹茲蕃業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
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河西人趙歐善曆筭十四年茂虔奉表
獻方物并獻周生子十三卷時務論十二卷三國總略二十卷俗問十一卷十
三州志十卷文檢六卷四科傳四卷敦煌實錄十卷涼書十卷漢皇德傳二十
五卷王典七卷魏駁九卷謝艾集八卷古今字二卷乘丘先生三卷周髀一卷
皇帝王曆三合紀一卷趙歐傳并甲寅元曆一卷孔子讚一卷合一百五十四
卷茂虔又求晉趙起居注諸雜書數十件太祖賜之十六年閏八月拓跋燾攻

涼州茂虔兄子萬年爲虜內應茂虔見執茂虔弟安彌縣侯無諱先爲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酒泉太守第六弟武興縣侯儀德爲征東將軍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張掖太守燾既擭茂虔遣軍擊儀德棄城奔無諱於是無諱儀德擁家戶西就從弟燉煌太守唐兒燾使將守武威酒泉張掖而還十七年正月無諱使唐兒守燉煌自與儀德伐酒泉三月剋之攻張掖臨松得四萬餘戶還據酒泉十八年五月唐兒反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復與儀德討唐兒唐兒將萬餘人出戰大敗執唐兒殺之復據燉煌七月拓跋燾遣軍圍酒泉十月城中饑萬餘口皆餓死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盡城乃陷執天周至平城殺之于時虜兵甚盛無諱衆饑懼不自立欲引衆西行十一月遣弟安周五千人伐鄯善堅守不下十九年四月無諱自率萬餘家棄燉煌西就安周未至而鄯善王比龍將四千餘家走因據鄯善初唐契自晉昌奔伊吾是年攻高昌高昌城主闞爽告急八月無諱留從子豐周守鄯善自將家戶赴之未至而芮芮遣軍救高昌殺唐契部曲奔無諱九月無諱遣將衛寮夜襲高昌爽奔芮芮無諱復據高昌遣常侍氾儁奉表使京師獻方物太祖詔曰往年狡虜縱逸侵害涼土西河王茂虔遂至不守淪陷寇逆累世著誠以爲矜悼次弟無諱克紹遺業保據方隅外結鄰國內輯民庶係心闕庭踐修貢職宜加朝命以褒篤勤可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西夷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無諱卒弟安周立二十一年詔曰故征西大將軍河西王無諱弟安周才略沈到世篤忠款統承遺業民衆歸懷雖亡士喪師孤立異所而能招率殘寡攘寇自今宜加榮授垂軌先烈可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領西域戊己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世祖大明三年安周奉獻方物

史臣曰氐藉世業之資胡因倔起之衆結根百頃跨有河西雖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才力雄富頗尚禮文楊氏兵精地險境接華漢伺隙邊關首鼠疆埸遂西入白馬東出黃金乘晉壽之捷構圍涪之釁規吞黑水志傾井絡紀郢之勢方危樊鄧之心屢駭天子聽朝不怡有懷辛李之將而齊之宜皇率偏旅數百定命先驅推鋒直指勢踰風電雲徹席卷致居南城延北迫奔全勝萬里斂人皆褭骨輿屍越至險而自寘其餘皆青身山野委骸川澤既而裴劉二將藉其威聲故使濁水靡旗蘭皐失險氐族轉徙奔亡遺燼不滅者若綫槧士獲乂以迄于今由此而言功烈可謂盛矣

宋書卷九十八

宋書卷九十八考證

氐胡傳關中士奔流者多依之○中字下一本有人字.

十二年難當釋保宋遣鎮董亭○後魏書作薰亭水經注作黃亭.

楊氏世祖西勞方忠累葉○勞字當在忠字下.

宋書卷九十八考證

列傳第五十九

梁　沈　約　撰

二凶

元凶劭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卽位後生劭時上猶在諒闇故祕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卽位後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旣踐阼正妃生紂至是又有劭焉體元居正上甚喜說年六歲拜爲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築宮制度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爲妃十三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須眉大眼方口長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接賓客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劭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竟陵王誕尙書桂陽侯義融並從司空江夏王義恭自江都來會京口二十七年上將北伐劭與蕭思話固諫不從索虜至瓜步京邑震駭劭出鎭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上登石頭城有憂色劭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我意不關二人也上時務在本業勸課耕桑使宮內皆蠶欲以諷厲天下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自言通靈能役使鬼物夫爲劫坐沒入奚官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有異術主乃白上託云善蠶求召入見許道育旣入自言服食主及劭並信惑之始與王濬素佞事劭與劭並多過失慮上知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道育輒云自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劭等敬事號曰天師後遂爲巫蠱以玉人爲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主有奴陳天與鸚鵡養以爲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與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並預巫蠱事劭以天與補隊主東陽主薨鸚鵡應出嫁劭慮言語難密與濬謀之時吳興沈懷遠爲濬府佐見待異常乃嫁鸚鵡與懷遠爲妾不以啓上慮後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上後知天與領隊遣閹人奚承祖詰讓劭曰臨賀公主南第先有一下人欲嫁又聞此下人養他人奴爲兒而汝用爲隊主抽拔何乃速汝閒用主副並是奴邪欲嫁置何處劭答曰南第昔屬天與求將驅使臣答曰伍那可得若能擊賊者可入隊當時蓋戲言爾都不復憶後天與道上通辭乞位追存往爲者不忍食言呼視見其形容粗健堪充驅使脫尒使監禮兼隊副比用人雖取勞舊亦參用有氣幹者謹條牒人闕名上呈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劭懼馳書告濬幷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有定所濬答書曰奉令伏深惶怖啓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未測源由爾計臨賀故當不應翻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來挾兩端難可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其若見問當作依違答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宜犍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具令嚴自躬上啓聞彼人若爲不已正可保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劭濬相與書疏類如此所言皆爲名號謂上爲彼人或以爲其人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爲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云南第王卽鸚鵡姓躬上啓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也鸚鵡旣適懷遠慮與天與私通事泄請劭殺之劭密使人害天與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與旣死慮將見及乃具以其事白上上驚惋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詛巫蠱之言得所埋上形像於宮內道育叛亡討捕不得上大怒窮治其事分遣中使入東諸郡搜討遂不獲上詰責劭濬劭濬惶懼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爲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載以自隨或出止民張旿家江夏王義恭自盱眙還朝上以巫蠱告之曰常見典籍有此謂之書傳空言不意遂所親覩劭雖所行失道未必便亡社稷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爾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座端門滅翼軫二十九年熒惑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車駕出行劭入守使將白直隊自隨其年二月濬自京口入朝當鎭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欲將西上有告上云京口民張旿家有一尼服食出入征北內似是嚴道育上初不信試使掩錄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上謂劭濬已當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乃使京口以船送道育二婢須至檢覈劭賜濬死以語濬母潘淑妃淑妃具以告濬濬馳報劭劭因是異謀每夜輒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服心隊主陳叔兒詹叔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婢將

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上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使披甲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夜呼斌及左衞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宮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等因流涕衆並驚愕語在淑傳明旦未開鼓劭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輪車與蕭斌同載衞從如常入朝之儀守門開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劭與門衞云受勑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閤拔刀徑上合殿上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直衞兵尚寢超之手行弒逆并殺湛之劭進至合殿中閤太祖已崩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既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蚤啓未及答即於前斬之遣人於崇禮闥殺吏部尚書江湛太祖左細杖主卜天與攻劭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從東閤入殺潘淑妃又殺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急召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又召太尉江夏王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劭即僞位爲書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天下改元嘉三十年爲太初元年文武並賜位二等諸科一依丁卯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文乃使侍中王僧綽爲之使改元爲太初劭素與道育所定斌曰舊踰年改元劭以問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改號劭喜而從之百僚至者裁數十人劭便遽即位即位畢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前殿是日以蕭斌爲散騎常侍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何尚之爲司空前右衞率檀和之戍石頭侍中營道侯義綦爲征虜將軍晉陵南下邳二郡太守鎮京城尚書殷仲景爲侍中中護軍大行皇帝大斂劭辭疾不敢出先給諸王及諸處兵杖悉收還武庫殺徐湛之江湛親黨新除始興內史荀赤松新除尚書左丞臧凝之山陰令傅僧祐吳令江徽前征北行參軍諸葛詡右衞司馬江文綱以殷仲素爲黃門侍郎王正見爲左軍將軍張超之及諸同逆聞人文子徐興祖詹叔兒陳叔兒任建之等並將校以下龍驤將軍帶郡各賜錢二十萬遣人謂魯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我已爲卿除之矣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以侍中王僧綽爲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爲侍中成服日劭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道薄賦輕繇損諸遊費田苑山澤有可弛者假與貧民三月遣大使分行四方分浙以東五郡爲會州省揚州立司隸校尉以殷沖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爲太保司徒南譙王義宣爲太尉衞將軍荆州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見誅長沙王瑾瑾弟楷臨川王燁桂陽侯覬新渝侯球並以宿恨下獄死禮官希旨諡太祖不敢盡美稱上諡曰中宗景皇帝以雍州刺史臧質爲丹陽尹進世祖號征南將軍加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南平王鑠中軍將軍會稽太守隨王誕會州刺史江夏王義恭以太保領大宗師諸稟之科依晉扶風王故事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誕諸方鎮並舉義兵劭聞義師大起悉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自永初元年以前相國府入齋傳教給使免軍戶屬南彭城薛縣劭下書以中流起兵誓親率六師觀變江介悉召下番將吏加三吳太守軍號置佐領兵四月立妻殷氏爲皇后世祖檄京邑曰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鄙亂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濬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冤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閒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閑逆弗順並横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虛牟立節異姓末屬猶或亡軀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息志梟元凶少雪仇恥今命冠軍將軍領咨議中直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

勁卒三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趨白下輔國將軍領杏義中直兵宗懋等勒甲楯
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相尋就路支軍別統
或焚舟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帥皆英果權奇智略深
贍名震中土勳暢遐疆幕府親董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
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荊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雷動漢陰冠
軍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荊雍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
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
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契同期傳檄三吳馳軍京邑遠近俱發揚旍萬里樓
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
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順大數冥發天理無父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
馳華夷響會以此眾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
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
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缺皇渥或勳烈肺腑休否攸同
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慼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
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
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
書到宣告咸使聞知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
戎陳若有寇難吾當自出唯恐賊虜不敢動爾司隸校尉殷沖掌綜文符左衛
將軍尹弘配衣軍旅蕭斌總眾事中外戒嚴防守世祖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
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劭使濬與世祖書曰聞弟忽起狂檄阻兵反噬縉紳憤
歎義夫激怒古來陵上內侮誰不夷滅弟洞覽墳籍豈不斯具今主上天縱英
聖靈武宏發自登宸極威澤兼宣人懷甘死之志物競舍生之節弟蒙眷遇著
自少長東宮之懽其來如昨而信惑姦邪忘茲恩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
步諸軍悉已備辦上親御六師太保又秉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即道所以淹
遲緩電者猶冀弟迷而知返爾故略示懷旨不盡意主上聖恩每厚法師今在
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鑠法師世祖世子小名也劭欲殺

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尚之說之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口且多是驅
逼今忽誅其餘累正足堅彼意爾劭謂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使褚湛之戍石
頭劉思考鎮東府濬及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若不爾則保據梁山江夏
王義恭慮義兵倉卒船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賊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
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若分力兩赴
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
少業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三方同惡勢據上流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
宗愨屢嘗立功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
由得久主相咸無戰意此自天也劭不納疑朝廷舊臣悉不為己用厚接王羅
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意羅漢先為南平王鑠右軍參
軍劭以其有將用故以心膂委焉或勸劭保石頭城者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
俟諸侯勤王爾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尅日日自出行軍
慰勞將士親督都水治船艦焚南岸驅百姓家悉渡水北使有司奏立子偉之
為皇太子以褚湛之為後將軍丹陽尹置佐史驃騎將軍始興王濬為侍中中
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中軍將軍南平王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兗青徐冀
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新除左將軍丹陽尹建平
王宏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龐秀之自石頭先眾南奔人情由是大
震以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即本號為湘州刺史輔國將軍檀和之為西中郎
將雍州刺史十九日義軍至新林劭登石頭烽火樓望之二十一日義軍至新
亭時魯秀屯白石劭召秀與王羅漢共屯朱雀門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
二十二日使蕭斌率魯秀王羅漢等精兵萬人攻新亭壘劭登朱雀門躬自督
率將士懷劭重賞皆為之力戰將克而秀斂軍遽止為柳元景等所乘故大敗
劭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劭走還朱雀門蕭斌臂為流矢所中
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共歸順劭駭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時江
夏王義恭謀據石頭會劭已令濬及蕭斌備守劭並焚京都軍籍置立郡縣悉
屬司隸為民以前軍將軍輔國將軍王羅漢為左衛將軍輔國如故左軍王正

兒爲太子左衛率二十五日義恭單馬南奔自東掖門出於冶渚過淮東掖門隊主吳道興是臧質門人冶渚軍主原穉孫是世祖故史義恭得免劭遣騎追討騎至冶渚義恭始得渡淮義恭佐史義故二千餘人隨從南奔多爲追兵所殺遣濬殺義恭諸子以輦迎蔣侯神像於宮內啓顙乞恩拜爲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侯爲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鑠爲祝文罪狀世祖加濬使持節都督南徐會二州諸軍事領太子太傅南徐州刺史給班劍二十人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平王鑠進號驃騎將軍與濬並錄尚書事二十七日臨軒拜息偉之爲太子百官皆戎服劭獨袞衣下書大赦天下唯世祖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餘黨一無所問先遣太保參軍庾道員外散騎侍郎朱和之又遣殿中將軍燕欽東拒誕五月世祖所遣參軍顧彬之及誕前軍並至曲阿與道相遇與戰大破之劭遣人焚燒都水西裝及左尙方決破柏崗方山埭以絕東軍又悉以上守家之丁巷居者緣淮豎舶船爲樓多設大弩又使司隸治中監琅邪郡事羊希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于時男丁既盡召婦女親役其月三日魯秀等募勇士五百人攻大航鉤得一舶王羅漢副楊恃德命使復航羅漢昏酣作伎聞官軍已渡驚懼放仗歸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器仗鼓蓋充塞街衢是夜劭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柵以露車爲樓城內沸亂無復綱紀丹陽尹尹弘前軍將軍孟宗嗣等下及將吏並踰城出奔劭使詹叔兒燒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爲宣令所統皆使解甲自石頭遣息約詣闕請罪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太尉江夏王義恭登朱雀門總羣帥遣魯秀薛安都程天祚等直趨宣陽門劭軍主徐興祖羅訓虞邱要兒等率衆來降劭先遣龍驤將軍陳叔兒東討事急召還是日始入建陽門遇見官軍所領並棄仗走劭腹心白直同諸逆先屯閶闔門外並走還入殿天祚與安都副譚金因而乘之即得俱入安都及軍主武念宋越等相繼進臧質大軍從廣莫門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濬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鑠於西明門出俱共南奔於越城遇江夏王義恭濬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義恭曰四海無統百司固請上已俯順羣心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耶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審猶能賜一職自効不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於道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鵩鳥鳴於屋上元嘉十三年年八歲封始興王十六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後將軍湘州刺史仍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幷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七年爲揚州刺史將軍如故置佐領兵十九年罷府二十一年加散騎常侍進號中軍將軍明年濬上言所統吳興郡衿帶重山地多汙澤泉流歸集疏決遲壅時雨未過已至漂沒或方春輟耕或開秋沈稼田家徒苦防遏無方彼邦奧區地沃民阜一歲稱稔則穰被京城時或水潦則數郡爲災頃年以來儉多豐寡雖賑賚周給傾耗國儲公私之弊方在未已州民姚嶠比通便宜以爲二吳晉陵義興四郡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壅噎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穿渠浛必無閡滯自去踐行量度二十許載去十一年大水已詣前刺史臣義康欲陳此計即遣主簿盛曇泰隨嶠周行互生疑難議遂寢息既事關大利宜加研盡登遣議曹從事史虞長孫與吳興太守孔山士同共履行准望地勢格評高下其川源由歷莫不踐校圖畫形便詳加算考如所較量決謂可立尋四郡同患非獨吳興若此浛獲通列邦蒙益不有暫勞無由永晏然興創事大圖始當難今欲且開小漕觀試流勢輒差烏程武康東遷三縣近民即時營作若宜更增廣尋更列言昔鄭國敵將史起畢忠一開其說萬世爲利嶠之所建雖則芻蕘如或非妄庶幾可立從之功竟不立二十三年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兗二州刺史常侍如故二十八年遣濬率衆城瓜步山解南兗州三十年徙都督荊雍益梁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持節常侍如故濬少好文籍姿質端妍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潘專總內政濬人才既美母又至愛太祖甚留心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中書侍郎蔡興宗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以潘氏見幸遂以恚恨致崩故劭深疾潘氏及濬濬慮將來受禍乃曲意事劭劭

與之逆謀多有過失屢爲上所詰讓憂懼乃與劭共爲巫蠱及出鎮京口聽將
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優遊外藩甚爲得意在外經年又失南兗於是復願還
朝廬陵王紹以疾患解揚州時江夏王義恭外鎮濬謂州任自然歸己而上以
授南譙王義宣意甚不悅乃因員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
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弟不宜遠出上以上流之重
宜有至親故以授濬時濬入朝遣還京爲行留處分至京數日而巫蠱事發時
二十九年七月也上惋歎彌日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
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耶濬小名虎頭使左右朱法瑜密責
讓濬辭甚哀切并賜書曰鸚鵡事想汝已聞汝亦何至迷惑乃爾且沈懷遠何
人其詎能爲汝隱此耶故使法瑜口宣投筆惋慨濬慚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
暫去上怒不聽歸其年十二月中書侍郎蔡興宗問建平王宏曰歲無復幾征
北何當至宏歎息良久曰年內何必還在京以沈懷遠爲長流參軍每夕輒開
便門爲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明年正月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
日臨軒受拜其日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上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問濬
唯謝罪而已潘淑妃抱持濬泣涕謂曰汝始呪咀事發猶冀刻己思愆何意忽
藏嚴道育耶上責汝深至我叩頭乞恩意永不釋今日用活何爲可送藥來當
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而去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憂煎必不
上累劭入弒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奔告濬曰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
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
信不知事之濟不騷擾未知所爲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
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
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守石頭兵士亦千餘人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
濬屏人問狀即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至中門王慶又諫曰
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
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既入見劭勸殺荀赤松等劭
謂濬曰潘淑妃遂爲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其悖逆乃如此及劭

將敗勸劭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船與劭書曰船故未至今晚期當於此下物令
畢願速勅謝賜出船艦尾已入臺願與之明日決也臣猶謂車駕應出此不爾
無以鎮物情人情離散故行計不果濬書所云尾即嚴道育也及劭入井高禽
於井中牽出之劭問禽曰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在新亭將劭至殿前臧質見
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爲見哭質因辨其逆狀答曰先朝當見枉
廢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得爲啓乞遠徙不質
答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既至牙下據鞍顧望
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皆共臨視之義恭詰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
殺我家十二兒劭答曰殺諸弟此事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
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謂南平王鑠曰此何有哉乃斬
劭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宗室一至於此劭濬及劭四子偉之迪之彬之其一
未有名濬三子長文長仁長道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於廷尉
臨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害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
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爾當以鸚鵡爲后也濬妻褚氏丹陽尹湛之女湛之
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於誅其餘子女妾媵並於獄賜死投劭濬尸首於江
其餘同逆及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遂走至合殿故基正於御床之
所爲亂兵所殺割腸刳心臠割其肉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當時不見傳國璽
問劭云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於石頭四望山下焚其
尸揚灰于江毀劭東宮所住齋汙潴其處封高禽新陽縣男食邑三百戶追贈
潘淑妃長寧園夫人置守冢僞司隸校尉殷沖丹陽尹尹弘並賜死沖爲劭草
立符文又妃叔父也弘二月二十一日平旦入直至西掖門聞宮中有變率城
內禦兵至閤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啓求受處分又爲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
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沖弟也爲太祖所委任元嘉中歷太子左右衛率左右
衛將軍闕人官爵高下皆以委之
史臣曰甚矣哉宋氏之家難也自赫胥以降立號皇王統天南面未聞斯禍唯
荊莒二國棄夏即戎武靈胡服亦背華與戕賊之釁事起肌膚而因心之重獨

止此代難與天屬犧流床第愛敬之道頓滅一時生民得無左衽亦爲幸矣

宋書卷九十九

宋書卷九十九考證

二凶傳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鵩鳥鳴于屋上○鵩監本誤伏今從南史

不圖宗室一至于此○宗南史作宋

宋書卷九十九考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六十

自序

昔少皞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允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顓頊嘉之封諸汾川其後四國沈姒蓐黃沈子國今汝南平輿沈亭是也春秋之時列於盟會定公四年諸侯會召陵伐楚沈子不會晉使蔡伐沈滅之以沈子嘉歸其後因國爲氏自茲以降譜諜罔存秦末有沈逞徵丞相不就漢初逞曾孫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國遷居九江之壽春官至齊王太傅敷德侯遵子達驃騎將軍達子乾尚書令乾子弘南陽太守弘子勗河內守勗子奮御史中丞奮子恪將作大匠恪子謙尚書關內侯謙子靖濟陰太守靖子戎字威卿仕州爲從事說降劇賊尹良漢光武嘉其功封爲海昏縣侯辭不受因避地徙居會稽烏程縣之餘不鄉遂世家焉順帝永建九年分會稽爲吳郡復爲吳郡人靈帝初平五年分烏程餘杭爲永安縣吳孫皓寶鼎二年分吳郡爲吳興郡復爲郡人雖邦邑屢改而築室不遷晉武帝平吳後太康二年改永安爲武康縣史臣七世祖延始居縣東鄉之博陸里餘烏邨王父從官京師義熙十一年高祖賜館于建康都亭里之運巷戎子鄷字聖通零陵太守致黃龍芝草之瑞第二子滸字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閒相演之慶之曇懷文其後也滸子鸞字建光少有高名州舉茂才公府辟州別駕從事史時廣陵太守陸稠鸞之舅也以義烈政績顯名漢朝復以女妻鸞年二十三早卒子直字仲平州舉茂才亦有清名年二十八卒子儀字仲則少有至行兄瑜十歲儀九歲而父亡居喪過禮毀瘠過於成人外祖會稽盛孝章漢末名士也深加憂傷每撫慰之曰汝並黃中沖爽終成奇器何爲逾制自取殄滅邪三年禮畢殆至滅性故兄弟並以孝著瑜早卒儀篤學有雄才以儒素自業時海內大亂兵革並起經術道弛士少全行而儀淳深隱默守道不移風操貞堅不妄交納唯與族子仲山叔山及吳郡陸公紀友善州郡禮請二府交辟公車徵並不屈以壽終子憲字元禮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陽侯才志顯於吳朝子矯字仲桓以節氣立名仕爲立武校尉偏將軍封列侯建威將軍新都太守孫皓時有將帥之稱吳平後爲鬱林長沙太守並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太傅東海王越辟爲從事元帝之爲鎮東將軍命參軍事徐馥作亂殺吳興太守袁琇陵討平之子延字思長桓溫安西參軍潁川太守子賀字子寧桓沖南中郎參軍圍袁真於壽陽遇疾卒子警字世明惇篤有行業學通左氏春秋家世富殖財產累千金仕郡主簿後將軍謝安命爲參軍甚相敬重警內足於財爲東南豪士無仕進意謝病歸安固留不止乃謂警曰沈參軍卿有獨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懷德而至既無用佐時故遂飲啄之願爾還家積載以素業自娛前將軍青兗二州刺史王恭鎮京口與警有舊好復引爲參軍手書慇懃苦相招致不得已而應之尋復謝職子穆夫字彥和少好學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爲前軍主簿與警書曰足下既執不拔之志高臥東南故屈賢子共事非以吏職嬰之也初錢唐人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並事之爲弟子執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穆夫時在會稽恩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爲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回踵埭執穆夫及僞吳郡太守陸瓌之吳興太守丘尫並見害函首送京邑事見隆安故事先是宗人沈預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警聞穆夫預亂逃藏將免矣預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休子虔子獲全淵子字敬深少有志節隨高祖克京城封繁時縣五等侯參鎮軍車騎中軍事又爲道規輔國征西參軍領寧蜀太守與劉基共斬蔡猛於大薄還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與徐逵之同沒時年三十五子正字元直淹詳有器度美風姿善容止好老莊之學弱冠州辟從事宗人光祿大夫演之稱之曰此宗中千里駒也出爲始寧烏傷婁令母憂去職服闋爲隨王誕後軍安南行參軍誕鎮會稽復參安東軍事元嘉三十年元凶弒立分江東爲會州以誕爲刺史誕將受命正說司馬顧琛曰國

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義銳之衆爲天下倡始若馳一介四方詎不響應以此雪朝廷寃恥大明臣子之節豈可北面凶逆使殿下受其僞寵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雖云逆順不同然彊弱又異當須四方有義舉者然後應之不爲晚也正曰天下若有無父之國則可矣苟其不爾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今正以弑逆寃醜義不同戴舉兵之日豈求必全耶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荆齊之賤士乎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家國者哉琛乃與正俱入說誕誕猶預未決會尋陽義兵起世祖使至誕乃加正寧朔將軍領軍繼劉季之誕入爲驃騎大將軍正爲中兵參軍還長水校尉孝建元年移青州鎮歷城臨淄地空除寧朔將軍齊北海二郡太守委以全齊之任未拜二年卒時年四十三正生好樂厚自奉養既終之後家無餘財淵子弟雲子元嘉中爲晉安太守雲子子煥字士蔚少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凶之入弑也煥時兼中庶子直坊過從入臺劭既自立以爲羽林監辭不拜拜員外散騎侍郎使防南譙王義宣諸子事在義宣傳仍除丞相行參軍員外散騎侍郎南昌令有能名晉平王休祐驃騎中兵記室參軍同僚皆以謟進煥獨不順之記室參軍周敬祖等爲太宗所責得罪轉煥諮議參軍後廢帝元徽中以爲寧遠將軍交州刺史未至鎮病卒時年四十五田子字敬光雲子弟也從高祖克京城進平京邑參鎮軍軍事封營道縣五等侯義熙五年高祖北伐鮮卑田子領偏師與龍驤將軍孟龍符爲前鋒慕容超屯臨朐以距大軍龍符戰沒田子力戰破之及盧循逼京邑高祖遣田子與建威將軍孫季高由海道襲廣州加振武將軍循黨徐道覆還保始興田子復與右將軍劉藩同共攻討循尋還廣州圍季高田子慮季高孤危謂藩曰廣州城雖險固本是賊之巢穴今循還圍之或有內變且季高衆力寡弱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此凶勢復振下官與季高同履艱難況滄海於萬死之中克平廣州豈可坐視危逼不相拯救於是率軍南還比至賊已收其散卒還圍廣州季高單守危迫聞田子忽至大喜田子乃背水結陳身率先士卒一戰破之於是推鋒追討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還至廣州而季高病死既兵荒之後山賊競出攻沒城郭殺害長吏田子隨宜討伐旬日平殄刺史褚升度至乃還京師除太尉參軍振武將軍淮陵內史賜爵都鄉侯復參世子征虜軍事將軍內史如故八年從討劉毅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十二年高祖北伐田子與順陽太守傅弘之各領別軍從武關入屯據青泥姚泓欲自禦大軍慮田子襲其後欲先平田子然後傾國東出乃率步軍數萬奄至青泥田子本爲疑兵所領裁數百欲擊之傅弘之曰彼衆我寡難可與敵田子曰師貴用奇不必在衆弘之猶固執田子曰衆寡相傾勢不兩立若使賊圍既固人情喪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志也便獨率所領鼓而進合圍數重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捐親戚棄墳墓出矢石之間正希今日爾封侯之業其在此乎乃棄糧毀舍躬勒士卒前後奮擊所向摧陷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鼓譟奔之賊衆一時潰散所殺萬餘人得泓僞乘輿服御高祖表言曰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沈田子率領勁銳背城電激身先士卒勇冠戎陳奮寡對衆所向必摧自辰及未斬馘千數泓喪旗棄衆奔還霸西咸陽空盡義徒四合清蕩餘燼勢在跂踵天子慰勞高祖曰逋寇阻隘晏安假日舉斧函谷規延王誅羣師勤王將離寒暑公躬秉鈇鉞稜威首塗戎輅載脂則郊壘卷埽陝甫踐則潼塞開扃姚泓窘逼棄城送死藍田偏師覆之霸川甲首成林俘獲蔽野僞首奔迸華戎雲集積紀逋寇旦夕夷殄長安既平高祖燕于文昌殿舉酒賜田子曰咸陽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陽相賞田子謝曰咸陽之平此實聖略所振武臣效節田子何力之有即授咸陽始平二郡太守大軍既還桂陽公義真留鎮長安以田子爲安西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始平太守時佛佛來寇田子與安西司馬王鎮惡俱出北地禦之初高祖將還田子及傅弘之等並以鎮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屢言之高祖高祖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爲不善正足自滅勿復多言及俱出北地論者謂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人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反叛田子與弘之謀矯高祖令誅之併力破佛佛安關中然後南還謝罪田子宗人沈敬仁驍果有勇力田子於弘之營內請鎮惡計事使敬仁於坐殺之率左右數十人自歸義真長史王修收殺田子於長

安桑倉門外是歲義熙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時年三十六田子初以功應封
因此事發高祖表天子以田子卒發狂易不深罪也無子弟林子以第二子亮
爲後亮字道明清操好學善屬文未弱冠州辟從事會稽太守孟顗在郡不法
亮糾劾免官又言災異轉西曹主簿時三吳水潦穀貴民饑刺史彭城王義康
使立議以救民急亮議以東土災荒民凋穀踊富民蓄米日成其價宜班下所
在隱其虛實令積蓄之家聽留一年儲餘皆勒使糶貨爲制平價此所謂常道
行於百世權宜用於一時也又緣淮歲豐邑富地穰麥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
其估賦仍就交市三吳饑民即以貸給使強壯轉運以贍老弱且酒有喉脣之
利而非餐餌所資尤宜禁斷以息遊費即並施行世祖出鎮歷陽行參征虜軍
事民有盜發冢者罪所近村民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冢之情
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掠之
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赴凶赫者易應潛密者難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壟非
恆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郭督實效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
矣又劫罰之科雖有同符伍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
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十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民之禁不可頓去
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同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
罰又啓太祖陳府事曰伏見西府兵士或年幾八十而猶伏隸或年始七歲而
已從役衰耗之體氣用湮微兒弱之軀肌膚未實而使伏勤昏稚騖苦傾晚於
理既薄爲益實輕書制休老以六十爲限役少以十五爲制若力不周務故當
粗存優減詔曰前已令卿兄改革尋值遷回竟是不施行耶今更勅西府也時
營創城府功課嚴促亮又陳之曰經始城宇莫非造創基築既廣夫課又嚴不
計其勞苟務其速以歲月之事求不日之成比見役人未明土作閉鼓乃休呈
課既多理有不逮至於息日拘備關限方涉暑雨多有死病頃日所承亦頗有
逃逸竊惟此既內藩事殊外鎮撫莅之宜無繫早晚若得少寬其工課稍均其
優劇徒隸既苦易以悅加考其卒功廢闕無幾臣聞不居其職不謀其事庖割
有主尸不越樽豈臣疎小所當預議但臣泳恩歲厚服義累世苟是所懷忘其

常體詔答曰啓之甚佳此亦由來常患比屢敕之猶復如此甚爲無理近復令
孟休宣旨想當不同卿比可密觀其優劇也始興王濬臨揚州復爲主簿秣陵
令善擿奸伏有非必禽太祖稱其能入爲尚書都官郎襄陽地接邊關江左來
未有皇子重鎮元嘉二十二年世祖出爲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天子甚留心以
舊宛北接二關咫尺崤陝蓋襄陽之北扞且表裏彊蠻盤帶疆埸以亮爲南陽
太守加揚武將軍邊蠻畏服皆納賦調有數村狡猾亮悉誅之遣吏巡行諸縣
孤寡老疾不能自存者皆就蠲養耆年老齒歲時有餼時儒學崇建亮開置庠
序訓授生徒民多發冢弃婚嫁違法皆嚴爲條禁郡界有古時石堨蕪廢歲久
亮籤世祖修治之曰施生興業首教農畝立民崇政訓本播稽故能殷邦康俗
禮節用成頃北洛侵蕪南宛彫毀獫狁肆凶犬夷充疆遠肅烽驛近虞郊閈遂
使沃衍弗井巨防莫修實力輟耕闕於分地凶荒無待流冗及今禮化孚內威
禁清外斯實去盜修畝昭農緒稼之時弘圖廣務拓土祈年之日殿下降心育
物振民復古且方提封榛棘綏入殊荒竊見郡境有舊石堨區野腴潤實爲神
皐而蕪決稍積久廢其利凡管所見謂宜創立昔文翁守官起沃成產偉連撫
民開與增業惠昭二邦庸列兩漢雖效政圖功不見所絕璘事惟忝受同職同
缺　又修治馬人陂民獲其利在任四年
還南譙王義宣司空中兵參軍詔曰陝西心膂須才故授卿此職隨王誕鎮襄
陽復爲後軍中兵領義成太守亮莅官清約爲太祖所嘉賜以車馬服玩前後
累積每遠方貢獻絕國勳器輒班賚焉又賜書二千卷二十七年卒官時年四
十七所著詩賦頌讚三言誄哀辭祭告請雨文樂府挽歌連珠教記白事牋表
籤議一百八十九首林子字敬士田子弟也少有大度年數歲隨王父在京口
王恭見而奇之曰此兒王子師之流也與衆人共見遺寶咸爭趨之林子直去
不顧年十三遇家禍時雖逃竄而哀號晝夜不絕聲王母謂之曰汝當忍死彊
視何爲空自殄絕林子曰家門酷橫無復假日之心直以至讎未復故且苟存
爾一門既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逃伏草澤常慮及禍而沈預家甚彊富志相
陷滅林子與諸兄晝藏夜出即貨所居宅營墓葬父祖諸叔凡六喪儉而有禮

時生業已盡老弱甚多東土饑荒易子而食外迫國網內畏彊讎沈伏山草無所投厝時孫恩屢出會稽諸將東討者相續劉牢之高素之放縱其下虜暴縱橫獨高祖軍政嚴明無所侵犯林子乃自歸曰妖賊擾亂僕一門悉被驅逼父祖諸叔同罹禍難猶復偷生天壤者正以仇讎未復親老漂寄爾今日見將軍伐惡旌善是有道之師謹率老弱歸罪請命因流涕哽咽三軍為之感動高祖甚奇之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彊讎又在鄉里唯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乃載以別船遂盡室移京口高祖分宅給焉博覽衆書留心文義從高祖剋京城進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慮林子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與兄田子還東報讎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女無長幼悉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仍為本郡所命叡又板為冠軍參軍並不就林子以家門荼蓼無復仕心高祖敦逼至彌年不起及高祖為揚州辟為從事謂曰卿何由遂得不仕頃年相申欲令萬物見卿此心爾固辭不得已然後就職領建熙令封資中縣五等侯時年二十一義熙五年從伐鮮卑行參鎮軍軍事大軍於臨朐交戰賊遣虎班突騎馳軍後林子率精勇東西奮擊皆大破之慕容超退守廣固復與劉敬宣攻其西隅廣固既平而盧循奄至初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使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叔長不以聞反以循旨動林子叔長素驍果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至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兗之士多懷貳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遊之徒皆議遷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典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久之林子時領別軍於石頭屢戰摧寇循每戰無功乃偽揚聲當悉衆於白石步上而設伏於南岸故大軍初起白石留林子與徐赤特斷拒查浦林子乃進計曰此言妖詐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高祖曰石頭城險且淮柵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大軍既去賊果上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其情狀可知矣賊養銳待期而吾衆不盈二旅難以有功今距守此險足以自固若賊偽計不立大軍尋反君何患焉赤特曰今賊悉衆向白石留者必皆羸老以銳卒擊之無不破也便鼓譟而出賊伏兵齊發赤特軍果敗棄軍奔北岸林子率軍收赤特散兵進戰摧破之徐道覆乃更上銳卒泝塘數里林子策之曰賊泝塘結陣戰者不過一隊今我據其津而阨其要彼雖銳師數里不敢過而東必也於是乃斷塘而鬬久之會朱齡石救至與林子并勢賊乃散走大軍至自白石殺赤特以狥以林子參中軍軍事從征劉毅轉參太尉軍事十一年復從討司馬休之高祖每征討林子輒摧鋒居前雖有營部至於宵夕輒勅還內侍賊黨郭亮之招集蠻衆屯據武陵武陵太守王鎮惡出奔林子率軍討之斬亮之於七里澗納鎮惡武陵既平復討魯軌於石城軌棄衆奔襄陽復追躡之襄陽既定權留守江陵十二年高祖領平北將軍林子以太尉參軍復參平北軍事其冬高祖伐羌復參征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加建武將軍統軍為前鋒從汴入河時襄邑降人董神虎有義兵千餘人高祖欲綏懷初附即板為太尉參軍加揚武將軍領兵從戎林子率神虎攻倉垣剋之神虎伐其功徑還襄邑林子軍次襄邑即殺神虎而撫其衆時偽建威將軍河北太守薛帛先據解縣林子至馳往襲之帛棄軍奔關中林子收其兵糧偽幷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坂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坂龍驤王鎮惡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偽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今蒲坂城堅池深不可旬日而剋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引日久不如棄之還援潼關且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危力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復道濟從之既至紹舉關右之衆設重圍圍林子及道濟鎮惡等時懸師深入糧輸艱遠三軍疑阻莫有固志道濟議欲渡河避其鋒或欲棄捐輜重還赴高祖林子按劍曰相公勳王志清六合許洛已平關右將定事之濟否所係前鋒今捨已捷之形棄垂成之業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復得下官受命前驅誓在盡命今日之事自為將軍辦之然二三君子或同業艱難或荷恩罔極以此退撓亦何以見相公旗鼓耶塞井焚舍示無全志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紹器械資實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

闕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虐以自夸誕圖淵以事實見寬魏絳以盈較受罰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覆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初紹退走還保定城留僞武衛將軍姚鸞精兵守嶮林子銜枚夜襲卽屠其城劓鸞而坑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既屢摧破想不復久爾紹復遣撫軍將軍姚讚將兵屯河上絕水道讚壘塹未立林子邀擊連破之讚輕騎得脫衆皆奔敗紹又遣長史領軍將軍姚伯子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默騾平遠將軍河東太守唐小方率衆三萬屯據九泉憑河固險以絕糧援高祖以通津阻要兵糧所急復遣林子爭據河源林子率太尉行參軍嚴綱竺靈秀卷甲進討累戰大破之卽斬伯子默騾小方三級所俘馘及騾馬器械甚多所虜獲三千餘人悉以還紹使知王師之弘兵糧兼儲三軍鼓行而西矣或曰彼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林子白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協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爾尋紹忽死可謂天誅於是讚統後事熸集餘衆復襲林子林子率師禦之旗鼓未交一時披潰讚輕騎遁走既連戰皆捷士馬旌旗甚盛高祖賜書勸勉并致縑帛肴饌高祖至閿鄉姚泓掃境內之民屯兵堯柳時田子自武關北入屯軍藍田泓自率大衆攻之高祖慮衆寡不敵遣林子步自秦嶺以相接援比至泓已摧破兄弟復共追討泓乃舉衆奔覇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便爲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復參相國事總任如前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右望風請附西州人李焉等並求立功孫妲羌雜夷及姚泓親屬盡相率歸林子高祖以林子綏略有方頻賜書褒美并令深慰納之長安既平殘羌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林子追討至寡婦水轉鬭達于槐里剋之俘獲萬計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還至郡高祖器其才智不使出也故出仕以來便管軍要自非戎軍所指未嘗外典焉後太祖出鎮荊州議以林子及謝晦爲蕃佐高祖曰吾不可頓無二人林子行則晦不宜出乃以林子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新興太守林子思議弘深有所陳畫高祖未嘗不稱善大軍還至彭城林子以行役既久士有歸心深陳事宜并言聖王所以戒慎祗肅非以崇威立武寔乃經國長民宜廣建蕃屏崇嚴宿衛高祖深相訓納俄而謝晦謀反高祖歎曰林子之見何其明也太祖進號鎮西隨府轉加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時高祖以二虜侵擾復欲親戎林子固諫高祖答曰吾輒當不復自行高祖踐阼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食邑六百戶固讓不許傳亮與林子書曰班爵疇勳歷代常典封賞之發簡自帝心主上委寄之懷實參休否誠心所期同國榮戚政復是卿諸人共弘建內外爾足下雖存挹退豈得獨爲君子邪除府諮議參軍將軍太守如故尋召暫下以中兵局事副錄事參軍王華上以林子清公勤儉賞賜重疊皆散於親故家無餘財未嘗問生產之事中表孤貧悉歸焉遭母憂還東葬乘輿躬幸信使相望葬畢詔曰軍國多務內外須才前鎮西諮議建威將軍河東太守沈林子不得遂其情事可起輔國將軍林子固辭不許賜墨詔朔望不復還朝每軍國大事輒詢問焉時領軍將軍謝晦任當國政晦每疾寧輒攝林子代之林子居喪至孝高祖深相憂愍頃之有疾上以林子孝性不欲使哭泣減損逼與入省日夕撫慰勑諸公曰其至性過人卿等數慰視之小差乃出上尋不豫被勑入侍醫藥會疾動還外永初三年薨時年四十六羣公知上深相矜重恐以實啓必有損慟每見呼問輒答疾病還家或有中旨亦假爲其答高祖尋崩竟不知也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詔曰故輔國將軍沈林子器懷真審忠績允著才志未遂傷悼在懷可追贈征虜將軍有司率常典也元嘉二十五年謚曰懷伯林子簡泰廉靖不交接世務義讓之美著於閨門雖在戎旅語不及軍事所著詩賦贊三言箴祭文樂府表牋書記白事啓事論老子一百二十一首太祖後讀林子集歎息曰此人作公應繼王太保子邵嗣邵字道輝美風姿涉獵文史襲爵駙馬都尉奉朝請太祖以舊恩召見入拜便流涕太祖亦悲不自勝會彊弩將軍缺上詔錄尚書彭城王義康曰沈邵人身不惡吾與林子周旋異常可以補選事見宋文帝中詔於是拜彊弩將軍出爲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遠近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王義恭爲南兗州啓太祖置立焉事見宋文帝中詔義恭又啓太祖曰盱眙太守劉顯眞求自解說邵往莅任有績彰於民聽若重授盱眙足

爲員二千石。上不許。曰。其願還經年方復。作此流遷。必當大罔罔也。（事見宋文帝中紀）上勑州辟邵弟亮。邵以從弟正蚤孤。乞移恩於正。上嘉而許之。在任六年。入爲衡陽王義季右軍中兵參軍。始興王濬初開後軍府。又爲中兵。義季在江陵。安西府中兵久缺。啓太祖求人。上答曰。稱意才難得。沈邵雖未經軍事。既是腹心作鎭離郡。及在後軍府。房中甚修理。或欲遣之。其事不果。（事見宋文帝中紀）入爲通直郎。時上多行幸。還或侵夜。邵啓事陳論。即爲簡出。前後密陳政要。上皆納用之。深相寵待。晨夕兼侍。每出游或勑同輦。同時車駕祀南郊。特詔邵兼侍中負璽。代眞官陪乘。大將軍彭城王義康出鎭豫章。申謨爲中兵參軍。掌城防之任。廬陵王紹爲江州。以邵爲南中郎府錄事參軍。行府州事。事未行。會謨丁艱。邵代謨爲大將軍中兵。加寧朔將軍。（事見宋文帝中紀）邵南行。上遂相任委。不復選代。仍兼錄事。領城局。後義康被廢。邵改爲廬陵王紹南中郎參軍。將軍如故。義康徙安成。邵復以本號爲安成相。在郡以寬和恩信。爲南土所懷。郡民王孚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里。邵莅任未幾而孚卒。邵贈以孝廉。板教曰。前文學主簿王孚。行絜業淳。棄華息競。志學修道。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幸暴亡。可假孝廉檄。薦以特牲。緬想延陵。以遂本懷。邵尉卹孤老。勸課農桑。前後累蒙賞賜。邵疾病。使命累續。遣御醫上藥。異味遠珍。金帛衣裘。相望不絕。元嘉二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三。上甚相痛悼。子侃嗣。官至山陽王休祐驃騎中兵參軍。南沛郡太守。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璞字道眞。林子少子也。童孺時神意閑審。有異於衆。太祖問林子。聞君小兒器質不凡。甚欲相識。林子令璞進見。太祖奇璞應對。謂林子曰。此非常兒。年十許歲。智度便有大成之姿。好學不倦。善屬文。時有憶識之功。尤練究萬事。經耳過目。人莫能欺之。居家精理。姻族資賴。弱冠。吳興太守王韶之再命不就。張邵臨郡。又命爲主簿。除南平王左常侍。太祖引見。謂曰。吾昔以弱年出蕃。鄉家以親要見輔。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國官乖淸途爲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興王濬爲揚州刺史。寵愛殊異。以爲主簿。時順陽范曄爲長史。行州事。曄性頗疎。太祖召璞謂曰。神畿之政。既不易理。濬以弱年臨州。萬物皆屬耳目。賞罰得失。特宜詳愼。范曄性疎。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當密以在意。彼雖行事。其實委卿也。璞以任遇既深。乃夙夜匪懈。其有所懷。輒以密啓。每至施行。必從中出。曄正謂聖明留察。故深更恭愼。而莫見其際也。在職八年。神州大治。民無謗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曄坐事誅。于時濬雖曰親覽州事。一以付璞。太祖從容謂始興王曰。沈璞奉時無纖介之失。在家有孝友之稱。學優才贍。文義可觀。而沈深守靜。不求名譽。甚佳。汝但應委之以事。乃宜引與晤對。濬既素加賞遇。又敬奉此旨。璞嘗作舊宮賦。久而未畢。濬與璞疏曰。卿嘗有速藻。舊宮何其淹耶。想行就爾。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觀。濬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向聊相敦。還白斐然。遂兼紙翰。昔曹植有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贍藻。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信。執省躊躇。三復不已。吾遠慚楚元。門盈申白之賓。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恧交至。諒唯深矣。薄因末牘。以代一面。又與主簿顧邁、孔道存書曰。沈璞淹思踰歲。卿研慮數旬。瓌麗之美。信同在昔。向聊問之。而遠答累翰。辭藻豔逸。致慰良多。既欣股肱備此髦楚。還慚予躬無德而稱。復裁少字。宣志於璞。聊因尺紙。使卿等具知厥心。（此書眞本猶存）濬年既長。璞固求辭事。上雖聽許。而意甚不悅。以璞爲濬始興國大農。尋除秣陵令。時天下殷實。四方輻輳。京邑二縣。號爲難治。璞以淸嚴制下。端平待物。奸吏斂手。猾民知懼。其閭里少年。博徒酒客。或財利爭鬭。妄相誣引。前後不能判者。璞皆知其名姓。及巧詐緣由。探擿是非。各標證據。或辨甲有以知乙。或驗東而西事自顯。莫不厭伏。有如神明。以疾去職。太祖厚加存問。賞賜甚厚。濬出爲南徐州。謂璞曰。濬既出蕃。卿故當臥而護之。與濬詔曰。沈璞累年主簿。又經國卿。雖未嘗爲行佐。今故當正參軍耶。若爾。正當署餘曹。兼房任。不爾。便宜行佐。正署中兵。恐於選體如不多爾。（事見宋文帝中紀）乃爲正佐。俄還。宣威將軍。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璞以彊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守淮隅。道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財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算。衆咸不同。朝旨亦謂爲過。俄而賊大越逸。索虜大帥託跋燾自率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賊大衆。不盻小城。故無所懼。若肉薄來攻。則成禽也。諸軍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

秋諸軍封侯之日衆既見璞神色不異老幼在城人情乃定收集得二千精手
謂諸將曰足矣但恐賊不過爾賊既濟淮諸軍將帥毛遐祚胡崇之臧澄之等
爲虜所覆無不殄盡唯輔國將軍臧質挺身走收散卒千餘人來向城衆謂璞
曰若不攻則無所事衆若其來也城中止可容見力爾地狹人多鮮不爲患且
敵衆我寡人所共知雖云攻守不同故當粗量强弱知難而退亦用兵之要若
以今衆法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在我若宜避賊歸都會資舟檝則更相蹂踐
正足爲患今閉門勿受不亦可乎璞歎曰不然賊不能登城爲諸君保之舟檝
之計固已久息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剝之刑衆所共見其中有福者不過
得驅還北國作奴婢爾彼雖烏合寧不憚此耶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不患異心
也今人多則退遲人少則退速吾寧欲專功緩賊乎乃命開門納質質見城隍
阻固人情輯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衆皆稱萬歲及賊至四面蟻集攻城
璞與質隨宜應拒攻守三旬殄其太半燾乃遁走有議欲追之者璞曰今兵士
不多又非素附雖固守有餘未可以言戰也但可整舟艫示若欲渡岸者以速
其走計不須實行咸以爲然臧質以璞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
既不自上質露板亦不及璞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深相褒美太祖又別詔曰
近者險急老弱殊嘗憂迫耶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此遣部運尋
至委卿量所贍濟也始興王濬亦與璞書曰狡虜狂凶自送近服鐵將卽鯢酋
長傷殘實天威所喪卿諸人忠勇之効也吾式遏無素致境蕪民瘠負乘之愧
允當其責近乞退謝愆不蒙垂許故以報卿宣城太守王僧達書與璞曰足下
何如想館舍正安士馬無恙離析有時音旨無日憂詠沈吟增其勞望聞者癘
猃虜橫掠剗邊鄙郛販絕塵坰介靡達瞻江盼淮眇然千里吾聞涇陽梗棘伊
滑蓁通烏集玆絕患深自古承知迺昔寇苦城境勝胄朝飡伍甲宵舍烽鼓交
警羽鏑驟合而足下砥兵礪伍總屬豪彥師請一奮氓無貳情遂能固孤城覆
巖對嶝死地覩生光古之田孫何以尚玆商驛始通粗知梗概崇讚膽智嘉賀
文猛甚善甚善吾近以戎暴橫斥規効情命收龜落簪星舍京里既獲遄至胡
馬卷迹支離罷德復繼前緒行蓁之懽實協初慮但乖塗重隔顧增慨涕比恆

疾臥憂委兼疊裁書送想無數久懷徵還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謙見朝士
有言璞功者上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以歸之沈璞每以謙自
牧唯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時中書郎缺尚書令何尚之領吏部舉璞及
謝莊陸展事不行（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臺猶法書與書也）三十年元凶弒立璞乃號泣曰一
門蒙殊常之恩而逢若斯之運悠悠上天此何人哉日夜憂歎以至動疾會二
凶遍令送老弱還都璞性篤孝尋聞尊老應幽執輒哽咽不自勝疾遂增篤不
堪遠迎世祖義軍至界首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竣欲與璞交不酬其意竣以
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說以璞奉迎之晚橫罹世難時年三十八所著賦
頌讚祭文誄七弔四五言詩牋表皆遇亂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璞
有子曰［闕］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溫恭有行業能爲文章少除世祖武陵國侍
郎轉右常侍南中郎行參軍自國入府以文義見知文章多見世祖集世祖踐
祚除員外散騎郎不拜左衛顏竣請爲司馬出補句容令在縣有能名復爲江
夏王義恭太宰行參軍與奉朝請謝超宗何法盛校書東宮復爲餘姚令還爲
衛尉丞世祖舊臣故佐普皆升顯伯玉自守私門朔望未嘗問訊顏師伯戴法
興等並有蕃邸之舊一不造問由是官次不進上以伯玉容狀似畫圖仲尼像
常呼爲孔丘舊制車駕出行衛尉丞直門常戎服張永謂伯玉曰此職乖卿志
王景文亦與伯玉有舊常陪輦出指伯玉白上孔丘奇形容上於是特聽伯玉
直門服玄衣出爲晉安王子勛前軍行參軍侍子勛讀書隨府轉鎮軍行佐前
廢帝時王景文領選謂子勛典籤沈光祖曰鄧琬一旦爲長史行事沈伯玉先
帝在蕃［闕］佐今猶不改民生定不應佳戴法興聞景文此言乃轉伯玉爲參軍
事子勛初起兵轉府功曹及卽僞位以爲中書侍郎初伯玉爲衛尉丞太宗爲
衛尉共事甚美及子勛敗伯玉下獄見原猶以在南無誠被責除南臺御史尋
轉武陵國詹事又轉大農母老解職貧薄理盡閑臥一室自非弔省親舊不嘗
出門司徒袁粲司空褚淵深相知賞選爲永世令轉在永興皆有能名廢帝元
徽三年卒時年五十七伯玉性至孝奉親有閑未嘗妄取於人有物輒散之知
故溫雅有風味和而能辨與人共事皆爲深交弟仲玉泰始末爲寧朔長史蜀

郡太守益州刺史劉亮卒仲玉行府州事巴西李承明爲亂仲玉遣司馬王天
生討平之廢帝詔以爲安成王撫軍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沈攸之請爲征西
諮議未拜卒史臣年十三而孤少頗好學雖棄日無功而伏膺不改常以晉氏
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宗爲啓明帝
有敕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採掇未
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秩建元四年未終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奏兼著作
郎撰次起居注自玆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
上之曰臣約言臣聞大禹刊木事炳虞書西伯戡黎功煥商典伏惟皇基積峻
帝烈弘深樹德往朝立勳前代若不觀風唐世無以見帝嬀之美自非覩亂秦
餘何用知漢祖之業是以掌言未記爰動天情曲詔史官追述大典臣實庸妄
文史多闕以玆不才對揚盛旨是用夕惕載懷忘其寢食者也臣約頓首死罪
竊惟宋氏南面承曆統天雖世窮八主年減百載而兵車亟動國道屢屯垂文
鬩牘事數繁廣若夫英主啓基名臣建績拯世夷難之功配天光宅之運亦足
以勒銘鐘鼎昭被方策及虐后暴朝前王罕二國釁家禍曠古未書又可以式
規萬葉作鑒于後宋故著作郎何承天始撰宋書草立紀傳止於武帝功臣篇
牘未廣其所撰志唯天文律曆自此外悉委奉朝請山謙之謙之孝建初又被
詔撰述尋値病亡仍使南臺侍御史蘇寶生續造諸傳元嘉名臣皆其所撰寶
生被誅大明中又命著作郎徐爰踵成前作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起自義
熙之初訖于大明之末至於臧質魯爽王僧達諸傳又皆孝武所造自永光以
來至於禪讓十餘年內闕而不續一代典文始末未舉且事屬當時多非實錄
又立傳之方取捨乖衷進由時旨退傍世情垂之方來難以取信臣今謹更創
立製成新史始自義熙肇號終於昇明三年桓玄譙縱盧循馬魯之徒身爲晉
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宋典劉毅何無忌魏詠之
檀憑之孟昶諸葛長民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今並刊除歸之晉籍臣遠愧南董
近謝遷固以閭閻小才述一代盛典屬辭比事望古慚良鞠躬跼蹐靦汗亡厝
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臣今謹奏呈所撰諸志須成續上謹條目
錄詣省拜表奉書以聞臣約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宋書卷一百

宋書卷一百考證

自序高祖淵相訓納○訓疑當作訓

諸軍將勵毛遐祚胡樂之臧盤之等○臧質傳遐祚作熙祚盤之作澄之

璞有子曰　闕　伯玉字德潤虔子子也○臣承著按梁書沈約傳云父淮南太守璞南史約傳前半篇悉依約自序其序璞事後亦云有子曰約是所闕之字即爲約字無疑第約自序于璞有子曰約之後復序伯玉兄弟事忽接云史臣年十三而孤畫似有意錯互其辭令人不可曉者昔裴子野作宋略書云戮淮南太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徙跣謝罪請兩釋焉今約所自序固未必盡實然且下筆甚醜如此

廢帝元徽三年○廢字上一本有後字

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無暇搜撰五年春又被勅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臣承著按沈約自序宋書成于齊武帝永明六年今刻本題曰梁沈約撰蓋要其終而命之爲梁臣非言此書爲梁時書也

宋書卷一百考證

侍讀學士臣萬承蒼謹言：齊永明中，太子家令兼著作郎沈約受勅撰宋書，踰年上之，本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凡一百卷。書成於齊代，而題曰梁沈約撰者，以約仕終於梁，從隋書經籍志之舊也。伏見唐虞三代之時，聖人在位，不獨公卿皆賢，即爲史臣者，亦能深知遺傳之意，足以發揚至治，垂教無窮。降之司馬遷、班固，猶明此義。魏晉而下，風斯泯矣。宋高祖以英雄之姿，建功晉室，顧其志急於改步，非有深仁厚澤漸漬人心，累世相承，法制不立，帝子甯離[illegible][illegible]，即與方州所任臣僚多取世族，治民統軍罕得其道。其後轉相猜忌，偏信小人，遂至不振，而當時史官若何承天、蘇寶生、徐爰之徒，率非其人。約以貪榮嗜利之心，遭其浮靡之習，歲月未久，遽成此書，大抵因何徐舊本而稍更益之，永光以後不免遷就，以合時君之旨，雖自謂創立新史，取舍是非，未必皆當。又況其喜造奇說，以誣前代，如王劭之所譏者耶。姚察稱其高才博洽，名亞遷董，要非此書定論，然自晉義熙至宋昇明七十四年之事，迹粗在於是，不可以無傳也。趙宋嘉祐中，以宋齊梁陳魏北齊周書舛謬殘缺，始詔館職校讎，治平中曾鞏校定南齊、梁、陳三書上之，劉恕等上後魏書，王安國上周書，而校宋書者不著其名。今書第四十六卷末附載臣穆所記一條，論到彥之傳之闕，辨趙倫之、王懿、張邵三傳之非約書。臣考宋史言鄭穆在館閣三十年，嘗編校集賢院書籍，當即其人。然第舉三傳中稱帝號魏主，謂其與南史同體，而張邵傳不避武帝廟諱，置出張暢傳，皆略不及，則其考据亦不可謂精也。故七史之中，惟宋書最多訛謬，其所從來久矣。臣等奉

勅校勘，是編訪求裴子野宋略二十卷、鮑衡卿王琰宋春秋各二十卷，皆已不傳，自監本而外，惟虞山毛晉所刻汲古閣本差可參攷，又得文淵閣所藏南監舊本，字畫磨滅，間有與諸本異者，敬謹參校，務求厥中，擇其合者錄爲正本。其或字雖互異，義可兼通，仍從監本舊文，別爲宋書考證若干條，附於各卷之後。當時文人遺集及所見他書有可相發明者，亦間採焉。至若諸本悉誤，無可據依，姑闕所疑，不敢擅改。臣承蒼等見聞寡陋，辭意淺膚，吮墨濡毫，戰汗交集，謹言。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講學士臣萬承蒼庶子臣朱良裘編修臣孫人龍臣李龍官博士臣張承祚拔貢生臣葉璜臣費應泰臣楊茂遷臣蕭楷

奉

勅恭校刊

南齊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南齊書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撰始江淹已爲十志沈約又爲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別爲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敘其篇目曰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託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揜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豈獨其迹邪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歿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純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於宋齊梁陳後魏後周之書蓋無以議爲也子顯之於斯文喜自馳騁其更改破析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曖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赫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理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託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豈可忽哉豈可忽哉臣恂臣寶臣臣穆臣藻臣洙臣覺臣彥若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

南齊書目錄

梁　蕭　子　顯　撰

凡五十九卷
本紀八卷
志一十一卷
列傳四十卷

南齊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帝上 姓蕭氏諱道成
南齊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帝下
南齊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 諱賾
南齊書卷四
本紀第四
鬱林王 諱昭業
南齊書卷五
本紀第五
海陵王 諱昭文
南齊書卷六
本紀第六
明帝 諱鸞
南齊書卷七
本紀第七
東昏侯 諱寶卷
南齊書卷八
本紀第八
和帝 諱融
南齊書卷九
志第一
禮上
南齊書卷十
志第二
禮下
南齊書卷十一
志第三
樂
南齊書卷十二
志第四
天文上
南齊書卷十三
志第五
天文下
南齊書卷十四
志第六
州郡上
南齊書卷十五
志第七
州郡下
南齊書卷十六

志第八
百官
南齊書卷十七
志第九
輿服
南齊書卷十八
志第十
祥瑞
南齊書卷十九
志第十一
五行
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一
皇后
宣孝陳皇后　高昭劉皇后　武穆裴皇后　文安王皇后
鬱林王何妃　海陵王王妃　明敬劉皇后　東昏褚皇后
和帝王皇后
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嶷
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邈
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垣榮祖
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十一
薛淵　戴僧靜　桓康　焦度　曹虎
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十二
江謐　荀伯玉
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十三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諶
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臨川獻王映　長沙威王晃
武陵昭王曄　安成恭王暠
鄱陽王鏘　桂陽王鑠
始興簡王鑑　江夏王鋒
南平王銳　宜都王鏗
晉熙王銶　河東王鉉
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十八
到撝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 子穎冑
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
劉瓛 弟璡　陸澄
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一
武帝十七王
竟陵文宣王子良 子昭冑　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　安陸王子敬
晉安王子懋　隨郡王子隆
建安王子真　西陽王子明
南海王子罕　巴陵王子倫
邵陵王子貞　臨賀王子岳
西陽王子文　衡陽王子峻
南康王子琳　湘東王子建
南郡王子夏
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顒
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蕭諶
蕭坦之　江祏
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斆　何昌寓

南齊書卷四十四
謝瀹　王思遠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 遙光 遙欣 遙昌
安陸昭王緬
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慈
蔡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
王奐 從弟繢　張沖
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巴陵王昭秀　桂陽王昭粲
明七王
巴陵隱王寶義　江夏王寶玄
廬陵王寶源　鄱陽王寶寅
邵陵王寶攸　晉熙王寶嵩
桂陽王寶貞
南齊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南齊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沖之　賈淵
南齊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南齊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虯
庾易 宗測
杜京產 沈驎士
吳苞 徐伯珍
南齊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南齊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南齊書卷五十七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南齊書卷五十八
列傳第三十九
蠻 東南夷
南齊書卷五十九
列傳第四十
芮芮虜 河南氐羌
南齊書目錄

梁　蕭　子　顯　撰

本紀第一

高帝上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小諱鬬將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何子酇定侯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御史大夫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永永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府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即丘令儁儁生輔國參軍樂子宋昇明二年九月贈太常生皇考蕭何居沛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鄉中都里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字公齊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也皇考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宗人丹陽尹摹之北兗州刺史源之竝見知重初爲建威府參軍義熙中蜀賊譙縱初平皇考遷揚武將軍安固汶山二郡太守善於綏撫元嘉初徙爲武烈將軍濟南太守七年右將軍到彥之北伐大敗虜乘勝破青部諸郡國別帥安平公乙旃眷寇濟南皇考率數百人拒戰退之虜衆大集皇考使偃兵開城門衆諫曰賊衆我寡何輕敵之甚皇考曰今日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爲所屠惟當見彊待之耳虜疑有伏兵遂引去青州刺史蕭思話欲委鎮保險皇考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明年征南大將軍檀道濟於壽張轉戰班師滑臺陷沒兗州刺史竺靈秀抵罪宋文帝以皇考有全城之功手書與都督長沙王義欣曰承之理民直亦不在武幹後今擬爲兗州刺史檀征南詳之皇考與道濟無素故事遂寢還輔國鎮北中兵參軍員外郎十年蕭思話爲梁州刺史皇考爲其橫野府司馬漢中太守氐帥楊難當寇漢川梁州刺史甄法護棄城走思話至襄陽不進皇考輕軍前行攻氐僞魏興太守薛健於黃金山尅之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北枕驛道險固之極健既潰散皇考卽據之氐僞梁秦二州刺史趙温先據州城聞皇考至退據小城薛健退屯下桃城立柴營皇考引軍與對壘相去二里健與僞馮翊太守蒲早子悉力出戰皇考大破之健等閉營自守不敢出思話繼至賊乃稍退皇考進至峨公山爲左衛將軍沙州刺史呂平大衆所圍積日建武將軍蕭汪之平西督護段虯等至表裏奮擊大破之難當又遣息和領步騎萬餘人夾漢水兩岸援趙温攻逼皇考相拒四十餘日賊皆衣犀甲刀箭不能傷皇考命軍中斷槊長數尺以大斧搥其後賊不能當乃焚營退皇考追至南城衆軍自後而進連戰皆捷梁州平詔曰承之稟命先驅蒙險深入全軍屢尅奮其忠果可龍驤將軍隨府轉寧朔司馬太守如故入爲太子屯騎校尉文帝以平氐之勞青州缺將欲授用彭城王義康秉政皇考不附乃轉爲江夏王司徒中兵參軍龍驤將軍南泰山太守封晉興縣五等男邑三百四十戶遷右軍將軍元嘉二十四年殂年六十四梁士民思之於峨公山立廟祭祀昇明二年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太祖以元嘉四年丁卯歲生姿表英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儒士雷次宗立學於雞籠山太祖年十三受業治禮及左氏春秋十七年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被黜鎮豫章皇考領兵防守太祖舍業南行十九年竟陵蠻動文帝遣太祖領偏軍討沔北蠻二十一年伐索虜至丘檻山並破走二十三年雍州刺史蕭思話鎮襄陽啓太祖自隨戍沔北討樊鄧諸山蠻破其聚落初爲左軍中兵參軍二十七年索虜圍汝南戍主陳憲臺遣寧朔將軍臧質安蠻司馬劉康祖救之文帝使太祖宣旨授節度聞虜主拓跋燾向彭城質等回軍救援至盱眙太祖與質別軍主胡宗之等五軍步騎數千人前驅燾已潛過淮卒相遇於莞山下合戰敗績緣淮奔退宗之等皆陷沒太祖還就質固守爲虜所攻圍甚危急事寧還京師二十九年領偏軍征仇池梁州西界舊有武興戍晉隆安中沒屬氐武興西北有蘭皐戍去仇池二百里太祖擊二壘皆破之遂從谷口入關未至長安八十里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注助太祖攻談堤城拔之虜僞河間公奔走虜救兵至太祖軍力疲少又聞文帝崩乃燒城還南鄭襲爵晉興縣五等男孝建初除江夏王大司馬參軍隨府轉太宰遷員外郎直閤中書舍人西陵王撫軍參軍建康令新安王子鸞

有詔龍驤選僚佐爲北軍中郎中兵參軍陳太后憂起爲武烈將軍復爲建康
令中兵如故景和世除後軍將軍值明帝立爲右軍將軍時四方反叛會稽太
守尋陽王子房及東諸郡皆起兵明帝加太祖輔國將軍率衆東討至晉陵與
賊前鋒將程扞孫壘躍等戰一日破賊十二壘分軍定諸縣晉陵太守袁標棄
城走東境諸賊相繼奔散徐州刺史薛安都反彭城從子索兒寇淮陰山陽太
守程天祚據城叛徐州刺史申令孫又降徵太祖討之時太祖平東賊還又將
南討出次新亭前軍已發而索兒自睢陵渡淮馬步萬餘人擊殺臺軍主孫耿
縱兵逼前軍張永營告急明帝聞賊渡遣追太祖往救之屯破釜索兒向鍾離
永遣寧朔將軍王寬據盱眙遏其歸路索兒擊破臺軍主高道慶走之於石鼈
將西歸王寬與軍主任農夫先據白鵠澗張永遣太祖馳督寬索兒東要擊太
祖使不得前太祖鼓行結陣直入寬壘索兒望見不敢發經數日索兒引軍頓
石梁太祖追之至葛冢候騎還云賊至太祖乃頓軍引管分兩馬軍夾營外以
待之俄頃賊馬步奄至又推火車數道攻戰相持移日乃出輕兵攻賊西使馬
軍合擊其後賊衆大敗追奔獲其器仗進屯石梁澗北索兒夜遣千人來斫營
營中驚太祖臥不起宣令左右案部不得動須臾賊散太祖議欲於石梁西南
高地築壘通南道斷賊走路索兒果來爭之太祖率軍擊破之賊馬自相踐藉
死索兒走向鍾離太祖追至黯黮而還除驍騎將軍封西陽縣侯邑六百戶還
巴陵王衛軍司馬隨鎭會稽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
嶠道入三吳臺軍主沈思仁與僞龍驤將軍任皇鎭西參軍劉越緒各據險相
守明帝遣太祖領三千人討之時朝廷器甲皆充南討太祖軍容寡闕乃編棕
皮爲馬具裝析竹爲寄生夜舉火進軍賊望見恐懼未戰而走還除桂陽王征
北司馬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初明帝遣張永沈攸之以衆喻降薛安都謂
太祖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爲何如太祖對曰安都才識不足狡猾有餘若
長轡緩御則必遣子入朝今以兵逼之彼將懼而爲計恐非國之利也帝曰衆
軍猛銳何往不剋卿每杖策幸勿多言安都見兵至果引索虜永等敗於彭城
淮南孤弱以太祖爲假冠軍將軍持節都督北討前鋒諸軍事鎭淮陰秉始三
年沈攸之吳喜北敗於睢口諸城戍大小悉奔歸虜遂還至淮北圍角城戍主
賈法度力弱不敵諸將勸太祖渡岸救之太祖不許遣軍主高道慶將數百張
弩浮艦淮中遙射城外虜弩一發數百箭俱去虜騎相引避之乃命進戰城圍
即解還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持節假冠軍督北討如故五年進
督兗青冀三州六年除黃門侍郎領越騎校尉不拜復授冠軍將軍留本任明
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云蕭道成當爲天子明帝愈以爲疑遣冠
軍將軍吳喜以三千人北使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
出門迎即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七年徵還京師部下勸勿就徵太祖曰諸卿
闇於見事主上自誅諸弟爲太子稚弱作萬歲後計何關他族惟應速發事緩
必見疑今骨肉相害自非靈長之運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拜散騎常侍
太子左衛率時世祖以功當別封贛縣太祖以一門二封固辭不受詔許之食
邑二百戶明帝崩遺詔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加兵五百人與尚書令袁粲護軍
褚淵領軍劉勔共掌機事又別領東北選事尋解衛尉加侍中領石頭戍軍事
明帝誅戮蕃戚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以人凡獲全及蒼梧王立更有窺伺覦
望密與左右闇人於後堂習馳馬招聚士衆元徽二年五月舉兵於尋陽收略
官民數日得士衆二萬人騎五百匹發盆口悉乘商旅船艦大雷戍主杜道欣
鵲頭戍主劉僧期告變朝廷惶駭太祖與護軍褚淵征北張永領軍劉勔僕射
劉秉遊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人孫千齡
員外郎楊運長集中書省計議莫有言者太祖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
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念遠若偏師失
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千里孤軍後無委
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可以見甲守白下中堂舊
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爲諸軍節度諸貴安坐殿中右軍諸人不須競出
我自前驅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並注同中書舍人孫千齡與休範有密契獨
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魯顯閒右衛若不出白下則應進頓南州太祖正色曰
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既是兵衝所以欲死報國耳常日乃可屈曲相

從今不得也塵起太祖頗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乃單車白服出
新亭加太祖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平南將軍加鼓吹一部治新亭城壘未畢
賊前軍已至太祖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
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水戰自新林至赤岸大破之燒
其船艦死傷甚衆賊步上新林太祖馳使報劉勔急開大小桁撥淮中船舫悉
渡北岸休範乘肩輿率衆至壘南上遣寧朔將軍黃回馬軍主周盤龍將步騎
出壘對陣休範分兵攻壘東短兵接戰自巳至午衆皆失色太祖曰賊雖多而
亂尋破也楊運長領三齊射手七百人引彊命中故賊不得逼城未時張敬兒
斬休範首太祖遣隊主陳靈寶送首還臺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臺軍不
見休範首愈疑懼賊衆亦不知休範已死別率杜黑蠡急攻壘東司空主簿蕭
惠朗數百人突入東門叫噪至堂下城上守門兵披退太祖挺身上馬率數百
人出戰賊皆推楯而前相去數丈分兵橫射太祖引滿將發左右將戴仲緒舉
楯扞之箭應手飲羽傷百餘人賊死戰不能當乃却衆軍復得保城與黑蠡拒
戰自晡達明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
馬夜驚城內亂走太祖秉燭正坐厲聲呵止之如此者數四賊帥丁文豪設伏
破臺軍於皁莢橋直至朱雀桁劉勔欲開桁王道隆不從勔及道隆並戰沒初
勔高尚其意託造園宅名為東山頗忽世務太祖謂之曰將軍以顧命之重任
兼內外主上春秋未幾諸王並幼沖上流聲議遐邇所聞此是將軍艱難之日
而將軍深尚從容廢省羽翼一朝事至雖悔何追勔竟不納賊進至杜姥宅車
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冠軍將軍沈懷明於石頭奔散張永潰於白下宮內
傳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天下敗矣太祖遣軍主陳顯達任農夫張
敬兒周盤龍等從石頭濟淮閒道從承明門入衛宮闕休範既死典籤許公與
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千數太祖隨得輒燒之乃列兵登城
北謂曰劉休範父子先昨皆已即戮屍在南崗下身是蕭平南諸君善見觀君
等名皆已焚除勿有懼也臺分遣衆軍擊杜姥宅宣陽門諸賊皆破平之太祖
振旅凱入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太祖與袁粲褚淵劉秉引咎解

職不許遷散騎常侍中領軍都督南兗徐兗青冀五州軍事鎮軍將軍南兗州
刺史持節如故進爵為公增邑二千戶太祖欲分其功請益粲等戶更日入直
決事號為四貴秦時有太后穰侯涇陽高陵君稱為四貴至是乃復有焉四年
加太祖尚書左僕射本官如故休範平後蒼梧王漸行凶暴南徐州刺史建平
王景素少有令譽朝野歸心景素亦潛為自全之計布款誠於太祖太祖拒而
不納七月羽林監袁祇奔景素便舉兵太祖出屯玄武湖遣衆軍北討事平乃
還太祖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幾加大禍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
國今若害之後誰復為汝著力者乃止太祖密謀廢立五年七月戊子帝微行
出北湖常單馬先走羽儀禁衛隨後追之於堤塘相蹈藉左右張互兒馬墜湖
帝怒取馬置光明亭前自馳騎刺殺之因共屠割與左右作羌胡伎為樂又於
蠻岡賭跳際夕乃還仁壽殿東阿氈屋中寢時左右楊玉夫伺織女度報我時
殺害無常人懷危懼玉夫與其黨陳奉伯等二十五人同謀於氈屋中取千牛
刀殺蒼梧王稱敕使廂下奏伎因將首出與王敬則敬則送太祖太祖夜從承
明門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內驚怖既知蒼梧王死咸稱萬歲及太祖踐阼號此
馬為龍驤將軍世謂為龍驤赤明日太祖戎服出殿庭槐樹下召四貴集議太
祖謂劉秉曰丹陽國家重戚今日之事屬有所歸秉讓不當太祖次讓袁粲粲
又不受太祖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順帝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
去甲午太祖移鎮東府與袁粲褚淵劉秉各甲仗五十人入殿丙申進位侍中
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封竟陵郡公邑五千戶給油
幢絡車班劍三十人太祖固辭上命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庚戌進督
南徐州刺史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爵邑各有差十月戊辰又進督豫司二州
初荊州刺史沈攸之與太祖於景和世同直殿省申以歡好以長女義與公主
妻攸之第三子元和攸之為郢州值明帝晚運陰有異圖自郢州遷為荊州聚
斂兵力將吏逃亡輒討質鄰伍養馬至二千餘匹皆分賦戍邏將士使耕田而
食廩財悉充倉儲荊州作部歲送數千人仗攸之割留簿上供討四山蠻裝治
戰艦數百千艘沈之靈溪裏錢帛器械巨積朝廷畏之高道慶家在華容假還

過江陵道慶乘便馬攸之與宴飲於聽事前合馬槊道慶槊中破攸之馬鞍攸之怒索刀槊道慶馳馬而出還都說攸之反狀請三千人襲之朝議慮其事難濟太祖又保持不許太祖既廢立遣攸之子司徒左長史元琰齎蒼梧王諸虐害器物示之攸之未得即起兵乃上表稱慶幷與太祖書推功攸之有素書十數行常韜在裲襠角云是明帝與己約誓十二月遂舉兵其妾崔氏許氏諫攸之曰官年已老那不爲百口計攸之指裲襠角示之稱太后令召己下都京師恐懼乙卯太祖入居朝堂命諸將西討平西將軍黃回爲都督前驅前湘州刺史王蘊太后兄子少有膽力以父楷名宦不達欲以將途自奮每撫刀曰龍淵太阿汝知我者叔父景文誡之曰阿答汝滅我門戶蘊曰答與童烏貴賤覺異童烏景文子絢小字答蘊小字也蘊遭母喪罷任還至巴陵停舟一月日與攸之密相交構時攸之未便舉兵蘊乃下達郢州世祖爲郢州長史蘊期世祖出弔因作亂據郢城世祖知之不出蘊還至東府前又期太祖出太祖又不出弔再計不行外謀愈固司徒袁粲尚書令劉秉見太祖威權稍盛慮不自安與蘊及黃回等相結舉事殿內宿衛主帥無不協同攸之反聞初至太祖往石頭與粲謀議粲稱疾不相見剋壬申夜起兵據石頭劉秉恇怯晡時從丹陽郡載婦女入石頭朝廷不知也其夜丹陽丞王遜告變秉從弟領軍韞及直閤將軍卜伯興等嚴兵爲內應太祖命王敬則於宮內誅之遣諸將攻石頭王蘊將數百精手帶甲赴粲城門已閉官軍又至乃散衆軍攻石頭斬粲劉秉走雒檐湖蘊逃鬭場並擒斬之粲位任雖重無經世之略疎放好酒步屧白楊郊野閒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通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云訪迹雖中宇循寄乃滄州蓋其志也劉秉少以宗室清謹見知孝武世秉弟遐坐通嫡母殷氏養女殷舌中血出衆疑行毒害孝武使秉從弟祗諷秉啓證其事秉曰行路之人尚不應爾今日迺可一門同盡無容奉敕衆以此稱之故爲明帝所任蒼梧廢秉出集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固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槌胸曰君肉中詎有血粲典籤莫嗣祖知粲謀太祖召問嗣祖袁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事主義無二心雖死不敢泄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太祖並赦而用之黃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航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愈厚遣回西上流涕告別太祖屯閱武堂馳結軍旅閏月辛丑詔假黃鉞率大衆出屯新亭中興堂治嚴築壘教曰河南稱慈諒由掩胔廣漢流仁實存殯朽近袞製茲營崇溝浚塹古墟曩隧時有湮移深松茂草或致刊薙憑軒動懷巡隍增愴宜並爲收改葬幷設薄祀

二年正月沈攸之攻郢城不剋衆潰自經死傳首京邑丙子太祖旋鎮東府二月癸未進太祖太尉增封三千戶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荆雍湘郢梁益廣越十六州諸軍事太祖解驃騎辭都督不許乃表送黃鉞三月己酉增班劍爲四十人甲仗百人入殿丙子加羽葆鼓吹餘並如故辛卯太祖誅鎮北將軍黃回大明泰始以來相承奢侈百姓成俗太祖輔政罷御府省二尚方諸飾玩至是又上表禁民閒華僞雜物不得以金銀爲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爲幡蓋衣服不得翦綵帛爲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作鹿行錦及局脚檉栢床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屛鄣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漆物不得以金銀爲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爲像皆須墨敕凡十七條其中宮及諸王服用雖依舊例亦請詳衷九月丙午進位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固辭詔遣敦勸乃受黃鉞辭殊禮甲寅給三望車

三年正月乙巳太祖表蠲百姓逋負丙辰加前部羽葆鼓吹丁巳命太傅府依舊辟召丁卯給太祖甲仗五百人出入殿省甲午重申前命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三月甲辰詔進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齊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侯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甲寅策相國齊公曰天地變通莫大乎炎涼懸象著明莫崇乎日月嚴冬播氣貞松之操自高光景時昏若華之暎彌顯

是故英睿當亂而不移忠貞臨危而盡節自景和昏虐王綱弛紊太宗受命紹開中興運屬屯難四郊多壘將軍震威華戎實資義烈康國濟民於是乎在朕以不造夙罹閔凶嗣君失德書契未紀威侮五行虐劉九縣神厭靈繹海水羣飛彝器已遷宗禋誰主綴旒之殆未足爲譬豈直小宛興刺黍離作歌而已哉天贊皇宋實啓明宰爰登寡昧纂承大業鴻緒再維閎基重造高勳至德振古絕倫昔保衡翼殷博陸匡漢方斯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禮其敬聽朕命乃者袁劉構禍實繁有徒子房不臣稱兵協亂跨蹈五湖憑陵吳越浮祲虧辰沈氛晦景桴鼓振於王畿鋒鏑交乎天邑顧瞻宮掖將成茂草言念邦國翦爲仇讐當此之時人無固志公投袂殉難超然奮發執金板而先馳登寅車而戒路軍政端嚴卒乘輯睦麾鉞一臨凶黨冰泮此則霸業之基勤王之始也安都背叛竊據徐方敢率犬羊陵虐淮濟索兒愚悖同惡相濟天祚無衆背順歸逆北鄙黔黎奄墜塗炭均人廢職邊師告警公受命宗祊精貫朝日擁節和門氣踰霄漢破釜之捷斬馘蔽野石梁之戰禽其渠帥保境全民江陽即序此又公之功也張淹迷昧弗顧本朝爰自南區志圖東夏潛軍閒入竊覬不虞于時江服未夷皇塗荐阻公忠誠慷慨在險彌亮深識九變妙察五色以寡制衆所向風偃朝廷無東顧之憂閩越有來蘇之慶此又公之功也匈奴野心侵掠疆埸前師失律王旅崩撓瀝血成川伏尸千里醜羯侜張勢振彭泗乘勝長驅窺覦京甸冠帶之軌將湮被髮之容行及公奉辭伐罪戒旦晨征兵車始交氛祲時蕩弔死撫傷弘宣皇澤俾我淮肥復沾盛化此又公之功也自茲厥後獫狁孔熾封豕長蛇重窺上國而世故相仍師出日老戰士無臨陣之心戎卒有懷歸之思是以下邳精甲望風振恐角城高壘指日淪陷公眷言王事發憤忘食躬擐甲胄視險若夷短兵纔接巨猾鳥散分疆畫界開創青兗此又公之功也泰始之末入參禁旅任兼軍國事同顧命桂陽負衆輕問九鼎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入兵萬乘之國頓戟象魏之下烈火焚於王城飛矢集乎君屋機變倏忽終古莫二羣后憂惶元戎無主公按劍凝神則奇謀貫世秉旄指麾則懦夫成勇曾不崇朝新亭獻捷信宿之間宣陽底定雲霧廓清區宇康乂此又公之功也皇室多難釁起戚藩邘晉應韓翻爲讐敵建平失圖興兵內侮公又指授六師義形乎色役未踰旬朱方寧晏此又公之功也蒼梧肆虐諸夏糜沸淫刑以逞誰則無罪火炎崑岡玉石俱焚黔首相悲朝不謀夕高祖之業已淪大明之軌誰嗣公遠稽殷漢之義近遵魏晉之典猥以眇身入奉宗祏七廟清謐九區反政此又公之功也袁粲無質劉秉攜貳謟述相扇成此亂階醜圖潛構危機竊發據有石頭志犯應路公神謀內運霜鋒外舉妖沴載澄國塗悅穆此又公之功也沈攸之苞禍歲月滋彰蜂目豺聲阻兵安忍哀彼荊漢獨爲匪民乃眷西顧緬同異域而經綸維始九伐未申長惡不悛遂逞凶逆驅合姦回勢過虓虎朝野憂疑三軍沮氣公秉鉞出關凝威江甸正情與皦日同亮明略與秋雲競爽至義所感人百其心釁鼓一麾夏首寧謐雲梯未舉魯山剋定積年逋誅一朝顯戮沮浦安流章臺順軌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哲道庇生民志匡宇宙戮力肆心劬勞王室自東徂西靡有寧晏險阻艱難備嘗之矣若乃締構宗稷之勳造物資始之澤雲布霧散光被六幽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是以秬草騰芳於郊園景星垂暉於清漢遐方款關而慕義荒服重譯而來庭往哉邈乎無得而名焉朕聞曠庸表德前王盛典崇樹侯伯有國攸同所以文命成功玄珪顯錫姬旦秉哲曲阜啓蕃或改玉以弘風或胙土以宣化禮絕常班寵冠羣辟爰逮桓文車服異數惟公勳業超於先烈而褒賞闕於舊章古今之道何其爽歟静言欽歎良有缺然今進授相國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凡十郡封公爲齊公錫茲玄土苴以白茅定爾邦家用建冢社斯實尚父故藩世作盟主紀綱侯甸率由舊則往者周召建國師保兼任毛畢執珪入作卿士內外之寵同規在昔今命使持節兼太尉侍中中書監司空衛將軍雩都縣開國侯淵授公相國印綬齊公璽紱持節兼司空守尚書令僧虔授齊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總百辟秩踰三事職以禮移號隨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尚書之稱送所假節侍中貂蟬中外都督太傅太尉印綬竟陵公印策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

公執禮弘律儀刑區宇遐邇一體人無異業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崇脩南畝所寶惟穀王府充實百姓繁衍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居身以謙導物以義鎔鈞庶品罔不和悅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公翼贊王猷鑒教遠洽獯夷竭歡回首內附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明鑒人倫澄辯涇渭官方與能英乂克舉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保佑皇朝厲身化下杜漸防萌舍生責式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禦宄以刑禦姦以德君親無將將而必誅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鳳舉四維龍驤八表威靈所振異域同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公明發載懷肅恭禋祀孝敬之重義感靈祇是用錫公秬鬯一卣珪瓚副焉齊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祇服朕命經緯乾坤宏亮洪業茂昭爾大德闡揚我高祖之休命太祖三讓公卿敦勸固請乃受之丁巳下令赦國內殊死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所領亦同蕩然宋帝詔齊公十郡之外隨宜除用以齊國初建給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五千匹四月癸酉詔進齊公爵爲王以豫州之南梁陳郡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郡廣陵海陵南沛十郡增封使持節司空衛將軍褚淵奉策授璽紱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錫茲玄土苴白茅改立王社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如故丙戌命齊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王世子爲太子王女王孫爵命一如舊儀辛卯宋帝禪位下詔曰惟德動天玉衡所以載序窮神知化億兆所以歸心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宇宙闡揚鴻烈大庇生民晦往明來積代同軌前王踵武世必由之宋德湮微昏毀相襲景和騁悖於前元徽肆虐於後三光再霾七廟將墜璇極委馭含識知泯我文武之祚眇焉如綴靜惟此紊夕惕疚心相國齊王天誕叡聖河嶽炳靈拯傾提危澄氛靜亂匡濟艱難功均造物宏謀霜照祕算雲回旌旆所臨一麾必捷英風所拂無思不偃表裏清夷遐邇寧謐既而光啓憲章弘宣禮教姦宄之類覩隆威而隔情慕善之儔仰徽猷而增厲道邁於重華勳超乎文命蕩蕩乎無得而稱焉是以辮髮左衽之酋款關請吏木衣卉服之長航海來庭豈惟肅慎獻楛越裳薦翬而已哉故四奧載宅六府克和川陸効珍禎祥鱗集卿煙玉露旦夕揚藻嘉穟芝英晷刻呈茂革運斯炳代終彌亮負扆握樞允歸明哲固以獄訟去宋謳歌適齊昔金政既淪水德締構天之歷數皎焉攸徵朕雖寡昧闇于大道稽覽隆替爲日已久敢忘列代遺則人神至願乎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齊一依唐虞魏晉故事是日宋帝遜于東邸備羽儀乘畫輪車出東掖門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答者壬辰策命齊王曰伊太古初陳萬物紛綸開耀靈以鑑品物立元后以馭蒸人若夫容成大庭之世宓羲五龍之辰靡得而詳焉自軒黃以降墳索所紀略可言者莫崇乎堯舜披金繩而握天鏡開玉匣而總地維德之休明宸居靈極期運有終歸禪與能所以大唐遜位謳然興歌有虞揖讓卿雲發采亮符命之攸臻坦至公以成務懷生載懌靈祇効祉遺風餘烈光被無垠漢魏因循弗敢失墜爰逮晉氏亦遵前儀惟我祖宗英叡勳格幽顯從天人而齊七政凝至德而撫四維末葉不造仍世多故日蝕星隕山淪川竭惟王聖哲淵明榮鏡寓宙體望日之威資就雲之澤臨下以簡御衆以寬仁育羣生義征不憓國塗荐阻弘五虐而乂寧皇緒將湮秉六術以匡濟及至權臣內侮蕃屏陵上兵革雲翔萬邦震駭裁之以武風綏之以文化遐邇清夷表裏肅穆戢琱戈而韋韜斂委旌門而恭儒館聲化遠洎荒服無塵殊類同規華戎一揆是以五光來儀於軒庭九穗含芳於郊牧象緯昭澈布新之符已顯圖讖彪炳受終之義既彰靈祇乃眷兆民引領朕聞至道深微惟人是弘天命無常惟德是與所以仰鑒玄情俯察羣望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其允執厥中儀刑前式以副率土之欣望命司裒而謁蒼昊奏雲門而升圓丘時膺大禮永保洪業豈不盛歟再命璽書曰皇帝敬問相國齊王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朕雖闇昧而有志焉夫昏明相襲晷景之恆度春秋遞運時歲之常序求諸天數猶且隆替矧伊在人能無終謝是故勛華弘風於上葉漢魏垂式於後昆昔我高祖欽明文思振民育德皇靈眷命奄有四海晚世多難姦宄實繁釁鼓宵聞元戎旦警億兆夷人啓處靡厝加以嗣君荒怠敷虐萬方神鼎將遷寶策無主實

覩英聖匡濟艱危惟王體天則地含弘光大明並日月惠均雲雨國步斯梗則稜威外發王猷不造則淵謨內昭重構閩吳再寧淮濟靜九江之洪波卷海沂之氛沴放斥凶昧存我宗祀舊物惟新三光改照逮至寵臣裂冠則裁以廟略荆漢反噬則震以雷霆麾旆所臨風行草靡神算所指龍舉雲屬諸夏廓清戎翟思韙興文偃武闡揚洪烈明保沖昧翺翔禮樂之場撫柔黔首咸濟仁壽之域自霜露所墜星辰所經正朔不通人跡罕至者莫不踰山越海北面稱藩款關重譯脩其職貢是以禎祥發采左史載其奇玄象垂文保章審其度鳳書表肆類之運龍圖顯班瑞之期重以珠衡日角神姿特挺君人之義在事必彰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神祇之眷如彼蒼生之願如此笙管變聲鍾石改調朕所以擁璇持衡傾佇明哲昔金德既淪而傳祚于我有宋歷數告終實在茲日亦以水德而傳于齊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士咸曰惟宜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司空衞將軍雩都縣侯淵兼太尉守尚書令僧虔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允副幽明時登元后寵綏八表以酬昊天之休命太祖三辭宋帝王公以下固請兼太史令將作匠陳文建奏符命曰六亢位也後漢自建武至建安二十五年一百九十六年而禪魏魏自黃初至咸熙二年四十六年而禪晉晉自太始至元熙二年一百五十六年而禪宋宋自永初元年至昇明三年凡六十年咸以六終六受六亢位也驗往揆今若斯昭著敢以職任備陳管穴伏願順天時應符瑞二朝百辟又固請尚書右僕射王儉奏被宋詔遜位臣等參議宜剋日輿駕受禪撰立儀注太祖乃許焉

史臣曰案太乙九宮占推漢高五年太乙在四宮主人與客俱得吉計先舉事者勝是歲高祖破楚晉元興二年太一在七宮太一爲帝天目爲輔佐迫脅太一是年安帝爲桓玄所逼出宮大將在一宮參相在三宮格太一經言格者已立政事上下格之不利有爲安居之世不利舉動元興三年太乙在七宮宋武破桓玄元嘉元年太乙在六宮不利有爲徐傅廢營陽王七年太一在八宮關囚惡歲大小將皆不得立其年到彥之北伐初勝後敗客主俱不利十八年太乙在二宮客主俱不利是歲氐楊難當寇梁益來年仇池破十九年大小將皆見關不立凶其年裴方明伐仇池剋百頃明年失之泰始元年太一在二宮爲大小將奄擊之其年景和廢二年太一在三宮不利先起主人勝其年晉安王子勛反元徽二年太一在六宮先起敗是歲桂陽王休範反並伏誅四年太一在七宮先起者客西北走其年建平王景素敗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宮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應發爲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誅是歲太一在杜門臨八宮宋帝禪位不利爲客安居之世舉事爲主人禪代之應也

南齊書卷一

南齊書卷一考證

高帝本紀上漢相國蕭何二十四世孫也○臣宗萬按通鑑考異曰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世皆有名及官位蓋史官附會又按漢蕭望之傳不敘世譜此以爲何後恐未確當然傳云望之東海蘭陵人卽此可知帝之苗裔亦未必皆妄矣

闕生吳郡太守沵○臣承書按齊梁同祖梁本紀作吳郡太守冰未知孰是

令喜留軍破釜自持銀壺酒封賜太祖太祖戎衣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悅○臣祖庚按宋略云道成慍弗肯飲喜語以情先爲之酌於是喜得罪而道成被徵通鑑從之考異曰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斯言信然

靈寶路中遇賊軍埋首道側○臣祖庚按宋略云靈諸講中宋書云靈首於水三書互異通鑑從宋書

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阜莢橋直至朱雀桁○臣祖庚按通鑑注云阜莢橋當在新亭之北朱雀桁卽大航也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又云跨秦淮南北岸以渡行人大路所由也桁與航同

車騎典籤○臣祖庚○按南史故事府州縣內論事皆籤前直敘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領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爲士職宋末多以幼少皇子爲藩鎭以左右親近領典籤權任遂重

又於蠻岡賭跳○臣祖庚按蠻岡南史同宋書作臺岡通鑑注云臺岡意卽臺城之來岡賭跳者賭跳躑以高爲勝也

十二月遂舉兵乙卯太祖入居朝堂○臣宗萬按宋順帝紀十二月攸之反丁卯齊王入守朝堂閏月癸巳攸之圍郢城宋略十二月沈攸之作亂丁卯蕭道成入屯朝堂閏月癸巳攸之師及郢州據此攸之舉兵在十二月是矣而太祖居朝堂則在丁卯與此互異至攻郢在閏月癸巳按宋歷閏十二月庚辰朔則癸巳乃閏月十四日也紀在二年正月誤矣

秉從弟領軍韞○韞諸本皆作韜但秉弟無名韜爲領軍者今從宋書南史改韞

往截巍乎無得而名焉○往南史作任

南齊書卷一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本紀第二

高帝下

建元元年夏四月甲午上即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道成敢用玄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道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寔賴道成匡拯之功以弘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表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至于百戎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祗順鴻歷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荅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禮畢大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紹帝迹所以代昌三正迭隆王度所以改耀世有質文時或因革其資元膺歷經道振民固以異術同揆殊流共貫者矣朕以寡昧屬值艱季推肆勤之誠藉樂治之數賢能悉心士民致力用獲拯溺龕暴一匡天下業未參古功殆侔昔宋氏以陵夷有徵歷數攸及思弘樂推永鑒崇替爰集天祿于朕躬惟志菲薄辭弗獲昭遂欽從天人式繇景命祗月正于文祖升禋受于上帝猥以寡德光宅四海纂革代之蹤託王公之上若涉淵水罔知所濟寶祚初啓洪慶惟新思俾利澤宣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昇明三年為建元元年賜人爵二級文武進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逋租宿債勿復收有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之囚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封宋帝為汝陰王築宮丹陽縣故治行宋正朔車旗服色一如故事上書不為表荅表不稱詔降宋晉熙王燮為陰安公江夏王躋為沙陽公隨王翽為舞陰公新興王嵩為定襄公建安王禧為荔浦公郡公主為縣君縣公主為鄉君詔曰繼世象賢列代盛典疇庸嗣美前載令圖宋氏通侯乃宜隨運省替但欽德懷義尚表壞閭況功濟區夏道光民俗者哉降差之典宜遵往制南康縣公華容縣公可為侯萍鄉縣侯可為伯減戶有差以繼劉穆之王弘何無忌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吳郡太守柳世隆為南豫州刺史詔曰宸運肇創寶命維新宜弘慶宥廣敷蕩汰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原赦諸負釁流徙普聽還本土以齊國左衛將軍陳顯達為中護軍中領軍王敬則為南兗州刺史左衛將軍李安民為中領軍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冠軍將軍映為荊州刺史西中郎將晃為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垣崇祖為豫州刺史驃騎司馬崔文仲為徐州刺史斷四方上慶禮己亥詔曰自廬井毀制農桑易業鹽鐵妨民貨鬻傷治歷代成俗流蠹歲滋援拯遺弊革末反本使公不專利氓無失業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太官池籞宮停稅入優量省置庚子詔宋帝后藩王諸陵宜有守衛有司奏帝陵各置長一人兵有差王陵五人妃嬪三人五月丙午進河南王吐谷渾拾寅號驃騎大將軍詔曰宸運革命引爵改封宋氏第秩雖宜省替其有預効屯夷宣力齊業者一仍本封無所減降有司奏留襄陽郡公張敬兒等六十二人除廣興郡公沈曇亮等百二十二人改元嘉歷為建元歷木德盛卯終未以正月卯祖十二月未臘丁未詔曰設募取將懸賞購士蓋出權宜非曰恒制頃世艱險浸以成俗且長逋逸開罪山湖是為黥刑不辱亡竄無咎自今以後可斷眾募壬子詔封佐命文武功臣新除司徒褚淵等三十一人進爵增戶各有差乙卯河南王吐谷渾拾寅奉表貢獻丙辰詔遣大使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常侍十二人巡行以交寧道遠不遣使己未汝陰王薨追謚為宋順帝終禮依魏元晉恭帝故事辛酉陰安公劉燮等伏誅追封謚上兄道度為衡陽元王道生為始安貞王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為孝皇后妃為昭皇后六月辛未詔相國驃騎中軍三府職可依資勞度二官若職限已盈所餘可賜滿壬申以游擊將軍周山圖為兗州刺史乙亥詔曰宋末頻年戎寇兼災疾凋損或枯骸不收毀櫬莫掩宜速宜下埋藏營卹若標題猶存姓字可識可即運載致還本鄉有司奏遣外監典事四人周行離門外三十五里

爲限其餘班下州郡無楯器標題者屬所以臺錢供市庚辰七廟主備法駕即于大廟詔諸將及客戮力艱難盡勤直衞其從還宮者普賜位一階辛巳罷荆州刺史甲申立皇太子賾斷諸州郡禮慶見刑入重者降一等并申前赦恩百日立皇子嶷爲豫章王映爲臨川王晃爲長沙王曄爲武陵王暠爲安成王鏘爲鄱陽王鑠爲桂陽王鑑爲廣陵王皇孫長懋爲南郡王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秋七月丁未詔曰交阯北景獨隔書朔斯乃前運方季負海不朝因迷遂往歸款莫由曲赦交州部內李叔獻一人即撫南土文武詳才選用并遣大使宣揚朝恩以試守武平太守行交州府事李叔獻爲交州刺史丙辰以虜僞茄盧鎮主陰平公楊廣香爲沙州刺史丁巳詔南蘭陵桑梓本鄉長蠲租布武進王業所基復十年九月辛丑詔二吳義興三郡遭水減今年田租乙巳以新除尚書令驃騎將軍豫章王嶷爲荆湘二州刺史平西將軍臨川王映爲揚州刺史丙午司空褚淵領尚書令戊申車駕幸宣武堂宴會詔諸王公以下賦詩冬十月丙子立彭城劉胤爲汝陰王奉宋帝後己卯車駕殷祀太廟辛巳詔曰朕嬰綴世務三十餘歲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末路屯夷戎車歲駕誠藉時來之運實資士民之力宋元徽二年以來諸從軍得官者未悉蒙祿可催速下訪隨正即給才堪餘任者訪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鄉淪陷簿籍不存尋校無所可聽州郡保押從實除奏荒遠闕中正者特許據軍簿奏除或戍扞邊役末由旋反聽於同軍各立五保所隸有司時爲言列汝陰太妃王氏薨追贈爲宋恭皇后十一月庚子以太子左衞率蕭景先爲司州刺史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甲申封功臣驃騎長史江謐等十人爵戶各有差

二年春正月戊戌朔大赦天下以司空尚書令褚淵爲司徒中軍將軍張敬兒爲車騎將軍中領軍李安民爲領軍將軍中護軍陳顯達爲護軍將軍辛丑車駕親祀南郊癸卯詔索虜寇淮泗遣衆軍北伐內外纂嚴二月丁卯虜寇壽陽豫州刺史垣崇祖破走之置巴州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爲巴州刺史戊子以寧蠻校尉蕭赤斧爲雍州刺史南蠻長史崔惠景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辛卯詔西境獻捷解嚴癸巳遣大使巡慰淮肥徐豫邊民尤貧遘難者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甲午詔江西北民避難流徙者制遣還本土蠲今年租稅單貧及孤老不能自存者即聽番籍郡縣押領三月丁酉以侍中西昌侯鸞爲郢州刺史戊戌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爲南兗州刺史吳郡太守張岱爲中護軍己亥車駕幸樂遊苑宴王公以下賦詩辛丑以征虜將軍崔思祖爲青冀二州刺史夏四月丙寅進高麗王樂浪公高璉號驃騎大將軍五月立六門都牆六月癸未詔昔歲水旱曲赦丹陽二吳義興四郡遭水尤劇之縣元年以前三調未充虛列已畢官長局吏應共償備外詳所除宥秋七月甲寅以輔國將軍盧紹之爲青冀二州刺史戊午皇太子妃裴氏薨閏月辛巳遣領軍將軍李安民行淮泗庚寅索虜攻朐山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等破走之冬十一月戊子以氐楊後起爲秦州刺史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爲司徒乙巳車駕幸中堂聽訟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前將軍臨川王映爲荆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壬戌朔詔王公卿士薦讜言丙子以平北將軍陳顯達爲益州刺史貞陽公柳世隆爲南兗州刺史皇子鋒爲江夏王領軍將軍李安民等破虜於淮陽夏四月以寧朔將軍沈景德爲廣州刺史六月壬子大赦逋租宿債除減有差秋七月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爲徐州刺史冬十月戊子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爲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四年春正月壬戌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緒弘字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歷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羣僚奏議咸集蓋以戎車時警文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脩建敎學精選儒官廣延國冑以江州刺史王延之爲右光祿大夫癸亥詔曰比歲申威西北義勇爭先殞氣寇場命盡王事戰亡蠲復雖有恆典主者遵用每傷簡薄建元以來戰亡賞蠲租布二十年雜役十年其不得收屍主軍保押亦同此例以後將軍長沙王晃爲護軍將軍中軍將軍南郡王長懋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安成王暠爲江州刺史二月乙未以冠軍將軍桓康爲青冀二州刺史上不豫庚辰詔原京師囚繫有差元年以前逋責皆原除三月庚申召司徒褚淵左僕射王儉詔

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因藉時來遂隆大業風道沾被升平可期遘疾彌留至于大漸公等奉太子如事吾柔遠能邇緝和內外當令太子敦穆親戚委任賢才崇尚節儉弘宣簡惠則天下之理盡矣死生有命夫復何言壬戌上崩于臨光殿年五十六四月庚寅上謚曰太祖高皇帝奉梓宮於東府前渚升龍舟丙午窆武進泰安陵上少沈深有大量寬嚴清儉喜怒無色博涉經史善屬文工草隸書弈棋第二品雖經綸夷險不廢素業從諫察謀以威重得衆即位後身不御精細之物敕中書舍人桓景真曰主衣中似有玉介導此制始自大明末後泰始尤增其麗留此置主衣政是興長疾源可即時打碎凡復有可異物皆宜隨例也後宮器物欄檻以銅爲飾者皆改用鐵內殿施黃紗帳宮人著紫皮履華蓋除金花瓜用鐵迴釘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欲以身率天下移變風俗上姓名骨體及期運歷數並遠應圖讖數十百條歷代所未有臣下撰錄上抑而不宣威矣

史臣曰孫卿有言聖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漢高神武駿聖觀秦氏東遊蓋是雅多大言非始自知天命光武聞少公之論讖亦特一時之笑語魏武初起義兵所期征西之墓晉宣不內迫曹爽豈有定霸浮橋宋氏崛起匹夫兵由義立咸皆一世推雄卒開鼎祚宋氏正位八君卜年五紀四絕長嫡三稱中興內難邊虞兵革世動太祖基命之初武功潛用泰始開運大拯時艱龍德在田見猜雲雨之迹及蒼梧暴虐釁結朝野百姓懍懍命懸朝夕權道既行兼濟天下元功振主利器難以假人羣才戮力實懷尺寸之望豈其天厭水行固已人希木德歸功與能事極乎此雖至公於四海而運實時來無心於黃屋而道隨物變應而不爲此皇齊所以集大命也

贊曰於皇太祖有命自天同度宇宙合量山淵宋德不紹神器虛傳寧亂以武黜暴資賢膺發西疆功興北翰偏師獨克孤旅霆斷援旆東夏職司靜亂指斧徐方時惟伐叛抗威京輦坐清江漢文藝在躬芳塵淵塞用下以才鎮民以德端己雖晬君臨尊默苞括四海大造家國

南齊書卷二

南齊書卷二考證

高帝本紀下建元元年夏四月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爲孝皇后○臣祖庚按通鑑同南史在甲午

二月正月以司空褚淵爲司徒○臣祖庚按十二月以司空褚淵爲司徒其事複見其月互異又淵傳三年爲司徒又固讓四年寢疾遜位改授司空據此則淵以三年爲司徒四年爲司空而紀又云四年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紀傳前後各不相顧

二月丁卯虜寇壽陽○臣祖庚按通鑑作己酉考異曰是月辛卯朔無丁卯

五月立六門都牆○臣宗萬按通鑑云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命改立都牆又白虎樽即白獸樽晉書避唐諱故曰獸也

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易度侯諸本皆作度易侯今從氏羌傳改正

南齊書卷二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本紀第二

武帝

世祖武皇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小諱龍兒生於建康青溪宅其夜陳孝后劉昭后同夢龍據屋上故字上焉初爲尋陽國侍郎辟州西曹書佐出爲贛令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反上不從命南康相沈肅之繫上於郡獄族人蕭欣祖門客桓康等破郡迎出上肅之率將吏數百人追擊上與左右拒戰生獲肅之斬首百餘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義兵始興相殷孚將萬兵赴子勛於尋陽或勸上擊之上以衆寡不敵避屯揭陽山中聚衆至三千人子勛遣其將戴凱之爲南康相及軍主張宗之千餘人助之上引兵向郡擊凱之別軍主程超數百人於南康口又進擊宗之破斬之遂圍郡城凱之以數千人固守上親率將士盡日攻之城陷凱之奔走殺僞贛令陶沖之上卽據郡城遣軍主張應期鄧惠眞三千人襲豫章子勛遣軍主談秀之等七千人與應期相拒於西昌築營壘交戰不能決聞上將自下秀之等退散事平徵爲尚書庫部郎征北中兵參軍西陽縣子帶南東莞太守越騎校尉正員郎劉韞撫軍長史襄陽太守別封贛縣子邑三百戶固辭不受轉寧朔將軍廣興相桂陽王休範反上遣軍襲尋陽至北嶠事平除晉熙王安西諮議不拜復還郡轉司徒右長史黃門郎沈攸之在荆楚宋朝密爲之備元徽四年以上爲晉熙王鎮西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順帝立徵晉熙王燮爲撫軍揚州刺史以上爲左衛將軍輔燮俱下沈攸之事起未得朝廷處分上以中流可以待敵卽據盆口城爲戰守之備太祖聞之喜曰此眞我子也上表求西討不許乃遣偏軍援郢平西將軍黃回等皆受上節度加上冠軍將軍持節昇明二年事平轉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征虜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聞喜縣侯邑二千戶其年徵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府置佐史領石頭戍軍事尋又加持節督京畿諸軍事三年轉散騎常侍尚書僕射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持節都督領軍如故給班劍二十人齊國建爲齊公世子改加侍中南豫州刺史給油絡車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四十人以石頭爲世子宮官置二率以下坊省服章一如東宮進爵王太子太祖卽位爲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壬戌太祖崩上卽位大赦征鎮州郡令長軍屯營部各行喪三日不得擅離任都邑城守防備幢隊一不得還乙丑稱先帝遺詔以司徒褚淵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王儉爲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爲開府儀同三司詔曰喪禮雖有定制先旨每存簡約內官可三日一還臨外官間一日還臨後有大喪皆如之丁卯以右衛將軍呂安國爲司州刺史庚午以司空豫章王嶷爲太尉癸酉詔曰城直之制歷代宜同頃歲逋弛遂以萬計雖在憲宜懲而原心可亮積年逋城可悉原蕩自茲以後申明舊科有違糾裁庚辰詔曰比歲未稔貧窮不少京師二岸多有其弊遣中書舍人優量賑卹夏四月丙午以輔國將軍張倪爲兗州刺史辛卯追尊穆妃爲皇后五月乙丑以丹陽尹聞喜公子良爲南徐州刺史甲戌以新除左衛將軍垣崇祖爲豫州刺史癸未詔曰頃水雨頻降潮流荐滿二岸居民多所淹漬遣中書舍人與兩縣官長優量賑卹六月甲申立皇太子長懋詔申壬戌赦恩百日乙酉以鄱陽王鏘爲雍州刺史臨汝公子卿爲郢州刺史甲午以寧朔將軍臧靈智爲越州刺史丙申立皇太子妃王氏進封聞喜公子良爲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爲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爲安陸王江陵公子懋爲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爲隨郡王皇子子眞爲建安王皇孫昭業爲南郡王戊戌詔曰水潦爲患星緯乖序京都囚繫可尅日訊決諸遠獄委刺史以時察判建康秣陵二縣貧民加賑賜必令周悉吳興義興遭水縣蠲除租調癸卯以司徒褚淵爲司空驃騎將軍秋七月庚申以衛尉蕭順之爲豫州刺史壬戌以冠軍將軍垣榮祖爲青冀二州刺史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九月丁巳以國哀故罷國子學己巳以前軍將軍姜伯起爲秦州刺史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王奐爲湘州刺史冬十二月己丑詔曰緣淮戍將久處邊勞三元行始宜沾恩慶可遣中書舍人宣旨臨會後每歲皆如之庚子以太子左衛率戴僧靜爲徐州刺史

永明元年春正月辛亥車駕祀南郊大赦改元壬子詔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又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敘詔曰經邦之寄寔資莅民守宰祿俸蓋有恆準往以邊虞告警故沿時損益今區寓寧晏庶績咸熙念勤簡能宜加優獎郡縣丞尉可還田秩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護軍將軍長沙王晃爲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刺史庚申以侍中蕭景先爲中領軍壬戌立皇弟銳爲南平王鏗爲宜都王皇子子明爲武昌王子罕爲南海王甲子爲築青溪舊宮詔槩仗贍履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炅爲沙州刺史辛丑以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爲河涼二州刺史東羌王像舒彭爲西涼州刺史三月癸丑詔曰宋德將季風軌陵遲列宰庶邦彌失其序遷謝遄速公私凋弊泰運初基草昧惟始思述先範永隆治根莅民之職一以小滿爲限其有聲績尅舉厚加甄異理務無庸隨時代黜丙辰詔曰朕自丁荼毒奄便周忌瞻言負荷若墜淵壑而遠圖尚蔽政刑未理星緯失序陰陽愆度思播先澤兼酬天眚可申辛亥赦恩五十日以期訖爲始京師囚繫悉皆原宥三署軍徒優量降遣都邑鰥寡尤貧詳加賑卹戊寅詔四方見囚罪無輕重及劫賊餘口長徒勑繫悉原赦逋負督贓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特除夏四月壬午詔曰魏矜袁紹恩洽丘墓晉亮兩王榮覃餘裔二代弘義前載美談袁粲劉秉與先朝同獎宋室沈攸之於景和之世特有迺心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歲月彌往宜特優降粲秉前年改葬塋兆未修材槨可爲經理令粗足周禮攸之及其諸子喪柩在西者可符荊州送反舊墓在所爲營葬事五月丁酉車騎將軍張敬兒伏誅六月丙寅詔凡坐事應覆治者在建元四年三月以前皆原宥秋七月戊戌新除左光祿大夫王僧虔加特進九月己卯以荊州刺史臨川王映爲驃騎將軍冠軍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荊州刺史吳郡太守安陸侯緬爲郢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乙亥以司州刺史呂安國爲南兗州刺史征北將軍竟陵王子良爲護軍將軍兼司徒征北長史劉悛爲司州刺史丙子以右光祿大夫王延之爲特進三月乙亥以吳興太守張岱爲南兗州刺史前將軍王奐爲江州刺史平北將軍呂安國爲湘州刺史戊寅以少府趙景翼爲廣州刺史夏四月甲辰詔揚南徐南兗徐兗五州統內諸獄并豫江三州府州見囚江州尋陽新蔡兩郡繫獄並部送還臺須候克日斷枉直緣江遠郡及諸州委刺史詳察訊己巳以寧朔將軍程法勤爲寧州刺史六月癸卯車駕幸中堂聽訟乙巳以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刺史戊申以黃門侍郎崔平仲爲青冀二州刺史秋七月癸未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誥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遲回於南陽魏文殷勤於譙國青溪宮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繕築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惟哽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構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摹昭備宜申豐落之禮以暢感慰之懷可克日小會甲申立皇子子倫爲巴陵王八月丙午車駕幸舊宮小會設金石樂在位者賦詩詔申京師獄及三署見徒量所降宥領宮職司詳賜幣帛戊申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子詔曰窆枯掩骼義重前誥卹老哀癃寔惟令典朕永思民瘼弗忘鑒寐聲憓未敷物多乖所京師二縣或有久墳毀發可隨宜掩埋遺骸未櫬並加斂瘞疾病窮困不能自存者詳爲條格並加沾賚冬十月丁巳以桂陽王鑠爲南徐州刺史十一月丁亥以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安西諮議參軍崔慶緒爲南梁秦二州刺史甲申以晉安王子懋爲南豫州刺史辛卯車駕祀南郊大赦都邑三百里內罪應入重者降一等餘依赦制劫繫之身降遣有差賑卹二縣貧民又詔曰春秋國語云生民之有學斅猶樹木之有枝葉果行育德咸必由茲在昔開運光宅華夏方弘典謨克隆教思命彼有司崇建庠塾甫就經始仍離屯故仰瞻徽猷歲月彌遠今遐邇一體車軌同文宜高選學官廣延胄子又詔守宰親民之要刺史案部所先宜嚴課農桑相土揆時必窮地利若耕蠶殊衆足厲浮惰者所在即便列奏其違方驕矜佚事妨農亦以名聞將明賞罰以勸勤怠校覈殿最歲竟考課以申黜陟二月辛丑車駕祀北郊夏四月戊戌以新除右衛將軍豫章王世子子響爲豫州刺史輔國將軍桓敬爲兗州刺史五月乙未詔曰堰俗凋弊于茲永久雖年穀時登而歉乏比室凡單丁之身及煢獨而秩養養孤者並蠲今年田租是月省總明觀六月庚戌進河南王易度侯爲車

騎將軍。秋七月辛丑，詔丹陽所領及餘二百里內見囚，同集京師，自此以外委州郡決斷。甲戌，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薨。丁亥，以驃騎中兵參軍董仲舒為寧州刺史。八月乙未，車駕幸中堂聽訟。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涼二州刺史。戊午，以尚書令王儉領太子少傅，太子詹事蕭順之為領軍將軍。冬十月壬戌，詔曰：「皇太子長懋講畢，當釋奠，王公以下可悉往觀禮。」十一月乙丑，以冠軍將軍王文仲為青冀二州刺史。十二月丁酉，詔曰：「九穀之重，八材為末，是故潔粢豐盛，祝史無愧於辭，不耤千畝，周宣所以貽諫。昔期運初啓，庶政草昧，三推之典，我則未暇。朕嗣奉鴻基，思隆先軌，載耒躬親，率由舊式。可以開春發歲，敬簡元辰，鳴青鸞於東郊，冕朱紘而莅事，仰薦宗禋，俯勗黔阜，將使囷庾內充，遺秉外牣，既富而教，茲焉攸在。」是夏，琅邪郡旱，百姓芟除枯苗，至秋擢穎大熟。

四年春正月甲子，以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隨郡王子隆為江州刺史，征虜長史張瓌為雍州刺史，征虜將軍薛淵為徐州刺史，護軍將軍兼司徒竟陵王子良進號車騎將軍。富陽人唐寓之反，聚衆桐廬，破富陽、錢塘等縣，害東陽太守蕭崇之，遣宿衛兵出討，伏誅。丁酉，冠軍將軍馬軍主陳天福坐討唐寓之燒掠百姓，棄市。辛卯，車駕幸中堂策秀才。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丁未，以武都王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辛亥，車駕耤田，詔曰：「夫耕耤所以表敬，親載所以率民。朕景行前規，躬執良耜，千畛咸事，六仞可期，教義克宣，誠感兼暢。重以天符靈貺，歲月鱗萃，寶鼎開玉匣之祥，嘉禾發同穗之穎，甘露凝暉於坰牧，神爵騫翥於蘭囿，斯乃宗稷之慶，豈寡薄所臻。思俾休和，覃茲黔阜，見刑罪殊死以下悉原宥，諸逋負在三年以前尤窮弊者，一皆蠲除。孝悌力田，詳授爵位，孤老貧窮，賜穀十石。凡欲附農而糧種闕乏者，並加給貸，務在優厚。」癸丑，以始興內史劉勑為廣州刺史。甲寅，以耤田禮畢，車駕幸閱武堂勞酒小會，詔賜王公以下在位者帛有差。戊午，車駕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禮，領馭羣帥，可量班賜。」二月己未，立皇弟鉢為晉熙王，鉉為河東王。庚寅，以光祿大夫王玄載為兗州刺史。三月辛亥，國子講孝經，車駕幸學，賜國子祭酒、博士、助教絹各有差。夏四月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臨沂縣麥不登，刈為馬芻，至夏更苗秀。五月癸巳，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丙午，以吳興太守西昌侯鸞為中領軍。秋八月辛酉，以鎮南長史蕭惠休為廣州刺史。九月甲寅，以征虜將軍王廣之為徐州刺史。冬十二月乙亥，以東中郎司馬崔惠景為司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戊子，以太尉豫章王嶷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竟陵王子良為司徒，驃騎將軍臨川王映、衛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都官尚書沈文季為郢州刺史，左將軍安陸王子敬為荊州刺史，征虜將軍晉安王子懋為南兗州刺史，輔國將軍建安王子真為南豫州刺史。辛卯，詔曰：「朕昧爽丕顯，思康民瘼，雖年穀亟登，而饑饉代有。今履端肇運，陽和告始，宜協時休，覃茲黎庶。諸孤老貧病，並賜糧餼，遣使親賦，每存均普。」雍司二州邊虜屢動，丁酉，遣丹陽尹蕭景先出平陽，護軍將軍陳顯達出宛葉。二月戊子，車駕幸芳林園禊宴。丁未，以護軍將軍陳顯達為雍州刺史。夏四月，車駕殷祀大廟，詔繫囚見徒四歲刑以下悉原遣，五年減為三歲，京邑罪身應入重，降一等。六月辛酉，詔曰：「比霖雨過度，水潦洊溢，京師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隨宜賑賜。」秋七月戊申，詔丹陽屬縣建元四年以來至永明三年所逋田租，殊為不少，京甸之內，宜加優貸，其非中貲者，可悉原停。八月乙亥，詔今夏雨水，吳興、義興二郡田農多傷，詳蠲租調。九月己丑，詔曰：「九日出商飈館登高宴羣臣。」辛卯，車駕幸商飈館。館，上所立，在孫陵崗，世呼為九日臺者也。丙午，詔曰：「善為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是以十一而稅，周道克隆，開建常平，漢載惟穆。岱畎絲枲，浮汶來貢，杞梓皮革，必緣楚往。自水德將謝，喪亂彌多，師旅歲興，饑饉代有。貧室盡於課調，泉貝傾於絕域，軍國器用，動資四表，不因厥產，咸用九賦。雖有交貿之名，而無潤私之實，民咨塗炭，是此之由。昔在開運，星紀未周，餘弊尚重。農桑不殷於曩日，粟帛輕賤於當年，工商罕兼金之儲，匹夫多饑寒之患。良由圜法久廢，上弊稍寡，所謂民失其資，能無匱乎。凡下貧之家，可蠲三調二年。京師

及四方出錢億萬糴米穀絲緜之屬其和價以優黔首遠邦嘗市雜物非土俗
所產者皆悉停之必是歲賦攸宜都邑所乏可見直和市勿使逋刻冬十月甲
申以中領軍西昌侯鸞爲豫州刺史侍中安陸侯緬爲中領軍初起新林苑
六年春正月壬午以祠部尚書安成王暠爲南徐州刺史詔二百里內獄同集
京師克日聽覽自此以外委州郡訊察三署徒隸詳所原釋三月己亥以豫章
王世子子響爲巴東王癸卯以光祿大夫周盤龍爲行兗州刺史五月甲午以
宕昌王梁彌承爲河涼二州刺史六月甲寅以散騎常侍沈景德爲徐州刺史
丙子以始興太守房法乘爲交州刺史秋七月乙巳都官尚書呂安國爲領軍
將軍八月乙卯詔吳興義興水潦被水之鄉賜痼疾篤癃口二斛老疾一斛小
口五斗九月壬寅車駕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
殿讀時令辛酉以祠部尚書武陵王曅爲江州刺史閏月乙卯詔曰北兗北徐
豫司青冀八州邊接疆埸民多懸罄原永明以前所逋租調辛卯以尚書僕射
王奐爲領軍將軍十一月乙卯以羽林監費延宗爲越州刺史庚申以後將軍
晉安王子懋爲湘州刺史西陽王子明爲南兗州刺史
七年春正月丙午以中軍將軍王敬則爲豫州刺史中軍將軍陰智伯爲梁南
秦二州刺史戊申詔曰雍州頻歲戎役兼水旱爲弊原四年以前逋租辛亥車
駕祀南郊大赦京邑貧民普加賑賜又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
邇兆民所以允殖鄭渾宰邑因姓立名王濬剖符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
常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由俗淺宜節以嚴威教以惠
澤主者尋舊制詳量附定蠲卹之宜務存優厚壬戌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臨川王映薨戊辰詔曰諸大夫年秩隆重祿力殊薄豈所謂下車惟舊趨橋敬
老可增俸詳給見役二月丙子以左衛將軍巴東王子響爲中護軍己丑詔曰
宣尼誕敷文德峻極自天發輝七代陶鈞萬品英風獨舉素王誰匹功隱於當
年道深於日月感麟厭世緬邈千祀川竭谷虛丘夷淵塞非但洙泗湮淪至乃
饗嘗乏主前王敬仰崇脩寢廟歲月亟流鞠爲茂草今學敎興立實稟洪規撫
事懷人彌增欽屬可改築宗祊務在爽塏量給祭秩禮同諸侯奉聖之爵以時
紹繼壬寅以丹陽尹王晏爲江州刺史癸卯以巴陵王子倫爲豫州刺史三月
丁未以太子右衛率王玄邈爲兗州刺史庚戌以中護軍巴東王子響爲江州
刺史中書令隨郡王子隆爲中護軍甲寅立皇子子岳爲臨賀王子峻爲廣漢
王子琳爲宣城王子珉爲義安王夏四月戊寅詔曰婚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
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
浮麗歷茲永久每思懲革而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
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年不再來盛
時忽往宜爲節文頒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樏供設合卺之禮無虧寧儉之
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五月乙巳尚書令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儉薨
甲子以新除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爲尚書令六月丁亥車駕幸琅邪秋八月庚
子以左衛將軍建安王子真爲中護軍冬十月己丑詔曰三季澆浮舊章陵替
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或裂錦繡以競車服之飾塗金鏤石以窮塋域之麗至班
白不婚露棺累葉苟相姱衒罔顧大典可明爲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如復
違犯依事糾奏十二月己亥以中護軍建安王子真爲郢州刺史江州刺史巴
東王子響爲荊州刺史前安西司馬垣榮祖爲兗州刺史
八年春正月庚子征西大將軍王敬則進號驃騎大將軍左將軍沈文季爲領
軍將軍丹陽尹鄱陽王鏘爲江州刺史詔放遣隔城虜俘聽還本土壬辰零陵
王司馬藥師薨夏四月戊辰詔公卿已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登
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爲雍州刺
史癸卯詔曰陰陽舛和緯象愆度儲胤嬰患淹歷旬晷思仰祗天戒俯紓民瘼
可大赦天下癸亥詔司雍二州比歲不稔雍州八年以前司州七年以前逋租
悉原汝南一郡復限更申五年八月丙寅詔京邑霖雨既過居民泛濫遣中書
舍人二縣官長賑卹乙酉以行河南王世子休留代爲秦河二州刺史壬辰以
左衛將軍隨郡王子隆爲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罪遣丹陽尹蕭順之率軍
討之子響伏誅冬十月丁丑詔吳興水淹過度開所在倉賑賜癸巳原建元以
前逋租十一月乙卯以建武將軍伏登之爲交州刺史十二月乙丑以振威將

軍陳僧授爲越州刺史戊寅詔尚書丞郎職事繁劇俸未優可量增賜祿己卯皇子子建爲湘東王癸巳以監青冀二州軍行刺史事張沖爲青冀二州刺史

九年春正月甲午以侍中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刺史冠軍將軍劉悛爲益州刺史辛丑車駕祀南郊詔京師見囚繫詳量原遣三月乙卯以南中郎司馬劉楷爲司州刺史辛丑以太子左衞率劉纘爲廣州刺史夏四月乙亥有司奏舊格一年兩過行陵三月十五日曹郎以下小行九月十五日司空以下大行今長停小行唯二州一大行詔曰可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爲雍州刺史秋九月戊辰車駕幸瑯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春正月戊午詔諸責負衆逋七年以前悉原除高貲不在例孤老六疾人穀五斛內外有務衆官增祿俸以左民尚書南平王銳爲湘州刺史司徒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右衞將軍王玄邈爲北徐州刺史中軍將軍廬陵王子卿進號車騎將軍北中郎將南海王子罕爲兗州刺史輔國將軍臨汝公昭文爲南豫州刺史冠軍將軍王文和爲北兗州刺史二月壬寅鎮軍將軍陳顯達領中領軍夏四月辛丑大司馬豫章王嶷薨五月己巳司徒竟陵王子良爲揚州刺史秋八月丙申以新城太守郭安明爲寧州刺史冬十月乙丑車駕幸玄武湖講武甲午車駕殷祀太廟十一月戊午詔曰頃者霖雨樵糧稍貴京邑居民多離其弊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

十一年春正月癸丑詔京師見繫囚詳所原遣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爲司空江州刺史鄱陽王鏘爲領軍將軍鎮軍大將軍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右衞將軍崔慧景爲豫州刺史丙子皇太子長懋薨二月壬午以車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撫軍將軍安陸王子敬進號車騎將軍己丑輔國將軍曹虎爲梁南秦二州刺史癸卯以新除中書監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刺史丙午以冠軍將軍王文和爲益州刺史三月乙亥雍州刺史王奐伏誅夏四月壬午詔東宮文武臣僚可悉度爲太孫官屬甲午立皇太孫昭業太孫妃何氏詔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粟帛各有差癸卯以驍騎將軍劉靈哲爲兗州刺史五月戊辰詔曰水旱成災穀稼傷弊凡三調衆逋可同申至秋登京師二縣朱方姑熟可權斷酒庚午以輔國將軍蕭惠休爲徐州刺史丙子以左民尚書宜都王鏗爲南豫州刺史六月壬午詔霖雨既過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京邑居民秋七月丁巳詔曰頃風水爲災二岸居民多離其患加以貧病六疾孤老稚弱彌足矜念遣中書舍人履行沾卹又詔曰水旱爲災實傷農稼江淮之間倉廩既虛遂草竊充斥互相侵奪依阻山湖成此逋逃曲赦南兗兗豫司徐五州南豫州之歷陽譙臨江廬江四郡三調衆逋宿債並同原除其緣淮及青冀新附僑民復除已訖更申五年是月上不豫徙御延昌殿乘輿始登階而殿屋鳴吒上惡之虜侵邊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鎮雍州樊城上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戊寅大漸詔曰始終大期賢聖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復何恨但皇業艱難萬幾事重不能無遺慮耳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尚書中是職務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軍旅捍邊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百辟庶僚各奉爾職謹事太孫勿有懈怠知復何言又詔曰我識滅之後身上著夏衣畫天衣純烏犀導應諸器悉不得用寶物及織成等唯裝複裌衣各一本通常所服身刀長短二口鐵環者隨我入梓宮祭敬之典本在因心東鄰殺牛不如西家禴祭我靈上慎勿以牲爲祭唯設餅茶飲干飯酒脯而已天下貴賤咸同此制未山陵前朔望設菜食陵墓萬世所宅意嘗恨休安陵未稱今可用東三處地最東邊以葬我名爲景安陵喪禮每存省約不須煩民百官停六時入臨朔望祖日可依舊諸主六宮並不須從山陵內殿鳳華壽昌耀靈三處是吾所治製夫貴有天下富兼四海宴處寢息不容乃陋謂此爲奢儉之中慎勿壞去顯陽殿玉像諸佛及供養具如別牒可盡心禮拜供養之應有功德事可專在中自今公私皆不得出家爲道及起立塔寺以宅爲精舍並嚴斷之唯年六十必有道心聽朝賢選序已有別詔諸小小賜乞及閤內處分亦有別牒內外禁衞勞舊主帥左右悉付蕭諶優量驅使之勿負吾遺意也是日上崩年五十四上剛毅有斷爲治總大體以富國爲

先顧不喜遊宴雕綺之事言常恨之未能頓遣臨崩又詔凡諸遊費宜從休息
自今遠近薦獻務存節儉不得出界營求相高奢麗金粟繒纊弊民已多珠玉
玩好傷工尤重嚴加禁絕不得有違准繩九月丙寅葬景安陵
史臣曰世祖南面嗣業功參寶命雖爲繼體事實艱難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
武授任不革舊章明罰厚恩皆由上出義兼長遠莫不肅然外表無塵內朝多
豫機事平理職貢有恆府藏內充民鮮勞役宮室苑囿未足以傷財安樂延年
衆庶所同幸若夫割愛懷抱同彼甸人太祖羣昭位後諸穆昔漢武留情晚悟
追恨戾園魏文侯克中山不以封弟英賢心迹臣所未詳也
贊曰武帝丕顯徽號止戈韜槍歇褑彭泒澄波威承景歷肅御金科北懷戎款
南獻夷歌市朝晏逸中外寧和

南齊書卷三

南齊書卷三考證

武帝本紀生擒肅之斬首百餘級遂率部曲百餘人舉義兵〇臣祖庚按宋書
鄧琬傳云世子與南康相沈用之等據郡起義宋略亦云沈肅之以郡招起
義據此則帝與肅之同起義矣與紀互異又按通鑑考異曰賾始自獄中劫
出殺所署南康相不容便與之同則宋書誤也

三年八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爲河涼二州刺史〇臣祖庚按魏書三年
七月魏遣使拜宕昌王梁彌機兄子彌承爲宕昌王與此互異

六年十月初臨太極殿讀時令〇臣宗萬按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
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
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郎以令置按上奏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據
此武帝是舉蓋遵古制前此未行故曰初臨也

南齊書卷三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本紀第四

鬱林王

鬱林王昭業字元尙文惠太子長子也小名法身世祖卽位封南郡王二千戶永明五年十一月戊子冠於東宮崇政殿其日小會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給昭業扶二人七年有司奏給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高選友學十一年給皁輪三望車詔高選國官文惠太子薨立昭業爲皇太孫居東宮世祖崩太孫卽位八月壬午詔稱先帝遺詔以護軍將軍武陵王曄爲衞將軍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卽本號並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爲尙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爲護軍將軍癸未以司徒竟陵王子良爲太傅詔曰朕以寡薄嗣膺寶政對越靈命欽若前圖思所以敬守成規拱揖羣后哀荒在日有懵大猷宜育德振民光昭睿範凡逋三調及衆責在今年七月三十日前悉同蠲除其備償封籍貨鬻未售亦皆還主御府諸署池田邸冶與廢訟事本施一時於今無用者詳所罷省公宜權禁一以還民關市征賦務從優減丙戌詔曰近北掠餘口悉充軍實刑故無小罔或攸赦撫辜興仁事深睿範宜從蕩宥許以自新可一同放遣還復民籍已賞賜者亦皆爲贖辛丑詔曰往歲蠻虜協謀志擾邊服羣帥授略大殲凶醜革城克捷及舞陰固守二處勞人未有沾爵賞者可分遣選部往彼序用九月癸丑詔東西二省府國長屯所積財單祿寡良以矜懷選部可甄才品能推校年月邦守邑丞隨宜量處以貧爲先辛酉追尊文惠皇太子爲世宗文皇帝冬十月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爲皇太后立皇后何氏十一月辛亥立臨汝公昭文爲新安王曲江公昭秀爲臨海王皇弟昭粲爲永嘉王

隆昌元年春正月丁未改元大赦加太傅竟陵王子良殊禮驍騎將軍晉熙王銶爲郢州刺史丹陽尹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刺史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子懋爲江州刺史臨海王昭秀爲荊州刺史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刺史征南大將軍陳顯達進號車騎大將軍郢州刺史建安王子真爲護軍將軍詔百僚極陳得失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戊申以護軍將軍沈文季爲領軍將軍己酉以前將軍曹虎爲雍州刺史右衞將軍薛淵爲司州刺史庚戌以寧朔將軍蕭懿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輔國長史申希祖爲交州刺史辛亥車駕祀南郊詔曰執耜墾忘懸磬比室秉機或儲無褐終年非怠非荒雖由王道不振不務實賴民和頃歲多稼無爽遺秉如積而三登之善未臻萬斯之基尙遠且風土異宜百民舛務刑章治緒未必同源妨本害政事非一揆冕旒屬念無忘夙興可嚴下州郡務滋耕殖相畝闢疇廣開地利深樹國本克阜民天又詢訪獄市博聽謠俗傷風損化各以條聞主者詳爲條格戊午車駕拜景安陵己巳以新除黃門侍郎周奉叔爲靑州刺史二月辛卯車駕祀明堂夏四月辛巳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陵王曄薨戊子太傅竟陵王子良薨戊戌以前沙州刺史楊炅爲沙州刺史丁酉以驃騎將軍廬陵王子卿爲衞將軍尙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爲驃騎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閏月乙丑以南東海太守蕭穎胄爲靑冀二州刺史丁卯鎭軍大將軍鸞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戊辰以中軍將軍新安王昭文爲揚州刺史六月丙寅以黃門侍郎王思遠爲廣州刺史秋七月庚戌以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東莞太守臧靈智爲交州刺史癸巳皇太后令曰鎭軍車騎左僕射前將軍領軍左衞衞尉入座自我皇歷啓基受終于宋睿聖繼軌三葉重光太祖以神武創業草昧區夏武皇以英明提極經緯天人文帝以上哲之資體元良之重雖功未被物而德已在民三靈之眷方永七百之基已固嗣主特鍾沴氣爰表弱齡險戾著于綠車愚固彰於崇正狗馬是好酒色方湎所務唯鄙事所疾唯善人世祖慈愛曲深每加容掩冀年志稍改立守神器自入纂鴻業長惡滋甚居喪無一日之哀縗絰爲歡宴之服昏酣長夜萬機斯壅發號施令莫知所從閹豎徐龍駒專總樞密奉叔珍之互執權柄自以爲任得其人表裏緝穆邁蕭曹而愈信布倚太山而坐平原於是恣情肆意罔顧天顯二帝姬嬪並充寵御二宮遺服皆納玩府內外混漫男女無別丹屏之北爲酤鬻之所靑蒲之上開桑中之肆又微服潛行信次忘反端委以朝虛位交戟而守空宮積旬矣宰輔忠賢盡誠奉主誅鋤羣小冀能悛革曾無克己更深怨憾公

卿股肱以異己實戮文武昭穆以德譽見猜放肆醜言將行屠膾社稷危殆有過綴旒昔太宗克光於漢世簡文代興於晉氏前事之不忘後人之師也鎮軍居正體道家國是賴伊霍之舉實寄淵謨便可詳依舊典以禮廢黜中軍將軍新安王體自文皇睿哲天秀宜入嗣鴻業永寧四海外卽以禮奉迎未亡人屬此多難投筆增慨昭業少美容止好隸書世祖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重之進對音吐甚有令譽王侯五日一問訊世祖常獨呼昭業至幄座別加撫問呼爲法身鍾愛甚重文惠皇太子薨昭業每臨哭輒號咷不自勝俄尒還內歡笑極樂在世祖喪哭泣竟入後宮嘗列胡妓二部夾閤迎奏爲南郡王時文惠太子禁其起居節其用度昭業謂豫章王妃庾氏曰阿婆佛法言有福德生帝王家今日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左右主帥動見拘執不如作市邊屠酤富兒百倍矣及卽位極意賞賜動百數十萬每見錢輒曰我昔時思汝一文不得今得用汝未期年之閒世祖齋庫儲錢數億垂盡開主衣庫與皇后寵姬觀之給閹人豎子各數人隨其所欲恣意輦取取諸寶器以相剖擊破碎之以爲笑樂居嘗裸袒著紅縠褌雜采袒服好鬬雞密買雞至數千價世祖御物甘草杖宮人寸斷用之毀世祖招婉殿乞閹人徐龍駒爲齋龍駒尤親幸爲後閤舍人日夜在六宮房內昭業與文帝幸姬霍氏淫通龍駒勸長留宮內聲云度霍氏爲尼以餘人代之書以邪諂自進每謂人曰古時亦有監作三公者皇后亦淫亂齋閤通夜洞開內外淆雜無復分別中書舍人綦毋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並爲帝羽翼高宗屢諫不納先啓誅龍駒次誅奉叔及珍之帝並不能違既而尼媼外入頗傳異語乃疑高宗有異志中書令何胤以皇后從叔見親使直殿省嘗隨后呼胤爲三父與胤謀誅高宗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杜諫帝意復止乃謀出高宗於西州中勅用事不復關諮高宗慮變定謀廢帝二十二日壬辰使蕭諶坦之等於省誅曹道剛朱隆之等率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係進帝在壽昌殿聞外有變使閉內殿諸房閤令閹人登興光樓望還報云見一人戎服從數百人急裝在西鍾樓下須臾蕭諶領兵先入宮截壽昌閤帝走向愛姬徐氏房拔劍自刺不中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衞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衞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出西弄殺之時年二十一輿尸出徐龍駒宅殯葬以王禮餘黨亦見誅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晉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爲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贊曰十嗇有一無國不失鬱林負荷棄禮亡律

南齊書卷四

南齊書卷四考證

鬱林王本紀出西弄〇臣祖庚按通鑑注云此延德殿之西弄也集韻曰弄廈也屏也亦作𢍉

南齊書卷四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本紀第五

海陵王

海陵恭王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永明四年封臨汝公邑千五百戶初爲輔國將軍濟陽太守十年轉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十一年進號冠軍將軍文惠太子薨還都鬱林王卽位爲中軍將軍領兵置佐封新安王邑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其年鬱林王廢尚書令西昌侯鸞議立昭文爲帝延興元年秋七月丁酉卽皇帝位以尚書令鎭軍大將軍西昌侯鸞爲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詔曰太祖高皇帝英謀光大受命作齊世祖武皇帝宏猷冠世繼曜下武世宗文皇帝淸明懿鑠四海宅心並德漏下泉功昭上象羣教所覃無思不洽洪基式固景祚方融而天步多阻運鍾否剝嗣君昏忍暴戾滋多棄侮天經悖滅人紀朝野重足遐邇側視民怨神恫宗祧如綴賴忠謨肅舉胥漢廓淸偉三后之業絕而更紐七百之慶危而復安猥以沖人入纂乾緒載懷馭朽若墜諸淵思與黎元共綏戩福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八月甲辰以新除衞尉蕭諶爲中領軍司空王敬則進位太尉新除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爲司空尚書左僕射王晏爲尚書令左衞將軍王廣之爲豫州刺史驃騎大將軍鄱陽王鏘爲司徒詔遣大使巡行風俗丁未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者適其所樂以驍騎將軍河東王鉉爲南徐州刺史西中郎將臨海王昭秀爲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昭粲爲荊州刺史戊申以輔國將軍王詡爲廣州刺史中書郎蕭遙欣爲兗州刺史庚戌以車騎板行參軍李慶綜爲寧州刺史辛亥以安西將軍王玄邈爲中護軍新除後軍司馬蕭誕爲徐州刺史壬子以冠軍司馬臧靈智爲交州刺史乙卯申明織成金薄綵花錦繡履之禁九月癸酉詔曰頃者以淮關徭戍勤瘁於行役故覃以樂階薄酬厥勞勳狀淹留未集王府非所以急舍爵之典趣報功之旨便可分遣使部往彼銓用辛巳以前九眞太守宋慈明爲交州刺史癸未誅新除司徒鄱陽王鏘中軍大將軍隨郡王子隆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誅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於是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起兵遣中護軍王玄邈討之乙未驃騎大將軍鸞假黃鉞內外纂嚴又誅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丁亥以衞將軍廬陵王子卿爲司徒撫軍將軍桂陽王鑠爲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冬十月癸巳詔曰周設媒官趣及時之制漢務輕徭在休息之典所以布德弘敎寬俗阜民朕君制八紘志敷九德而習俗之風爲弊未改靜言多愠無忘昏晨督勸婚嫁宜嚴更申明必使禽幣以時摽梅息怨正厨諸役舊出州郡徵吏民以應其數公獲二旬私累數朔又廣陵年常遞出千人以助淮戍勞擾爲煩抑亦苞苴是育今並可長停別量所出諸縣使村長路都防城直縣爲劇尤深亦宜禁斷丁酉解嚴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宣城公鸞爲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加殊禮進爵爲王戊戌誅新除中軍將軍桂陽王鑠撫軍將軍衡陽王鈞侍中祕書監江夏王鋒鎭軍將軍建安王子眞左將軍巴陵王子倫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爲豫州刺史新除黃門郎蕭遙昌爲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爲司州刺史宣城王輔政帝起居皆諮而後行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司空後將軍丹陽尹右僕射中領軍入座夫明晦迭來屯平代有上靈所以睠命億兆所以歸懷自皇家淳耀列聖繼軌諸侯官方百神受職而殷憂時啟多難薦臻隆昌失德特紊人鬼非徒四海解體乃亦九鼎將移賴天縱英輔大匡社稷朌基重造墜典再興嗣主幼沖庶政多昧且早嬰瘖疾弗克負荷所以宗正內侮戚藩外叛覘天視地人各有心雖三祖之德在民而七廟之危行及自非樹以長君鎭以淵器未允天人之望寧息奸宄之謀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識冠生民功高造物符表夙著謳頌有在宜入承寶命式寧宗祐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昔宣帝中興漢室簡文重延晉祀庶我鴻基於茲永固言念家國感慶載懷建武元年詔海陵王依漢東海王彊故事給虎賁旄頭畫輪車設鐘虡宮縣供奉所須每存隆厚十一月稱王有疾數遣御師占視乃殞之給溫明祕器

衣一襲斂以衮冕之服大鴻臚監護喪事葬給轀輬車九旒大輅黃屋左纛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依東海王故事謚曰恭王年十五

史臣曰郭璞稱永昌之名有二日之象而隆昌之號亦同焉案漢中平六年獻帝卽位便改元爲光熹張讓段珪誅後改元爲昭寧董卓輔政改元爲永漢一歲四號也晉惠帝太安二年長沙王乂事敗成都王穎改元爲永安穎自鄴奔河間王顒復改元爲永興一歲三號也隆昌延興建武亦三改年號故知喪亂之軌迹雖千載而必同矣

贊曰穆穆海陵因亡代興不先不後遺命是膺

南齊書卷五

南齊書卷五考證

海陵王本紀延興元年○是年卽隆昌元年以廢立隨改元耳

八月丁未詔曰新安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南史不載海陵以新安入纂故云

南齊書卷五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本紀第六

明帝

高宗明皇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小諱玄度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宋泰豫元年爲安吉令有嚴能之名補武陵王左常侍不拜元徽二年爲永世令昇明二年爲邵陵王安南記室參軍未拜仍遷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尋進號輔國將軍太祖踐阼遷侍中封西昌侯邑千戶建元二年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世祖即位轉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永明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高宗獨乘下帷儀從如素士公事混撓販食人擔火誤燒牛鼻豫章王白世祖世祖笑焉轉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淸道而行上甚悅二年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四年遷中領軍常侍並如故五年爲持節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七年爲尚書右僕射八年加領衞尉十年轉左僕射十二年領右衛將軍世祖遺詔爲侍中尚書令尋加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人隆昌元年即本號爲大將軍給鼓吹一部親兵五百人尋又加中書監開府儀同三司鬱林王廢海陵王立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開府如故增班劍爲三十人封宣城郡公二千戶鎭東府城給兵五千人錢二百萬布千匹九江作難假黃鉞事寧表送之尋加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增班劍爲四十人給幢絡三望車前後部羽葆鼓吹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封宣城王邑五千戶持節侍中中書監錄尚書並如故未拜太后令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爲第三子羣臣三請乃受命

建武元年冬十月癸亥即皇帝位詔曰皇齊受終建極握鏡臨宸神武重輝欽明懿鑠七百攸長盤石斯固而王度中蹇天階荐阻嗣命多違蕃釁孔棘宏圖景歷將墜諸淵宣德皇后遠鑒崇替憲章舊典疇咨台揆允定靈策用集寶命于予一人猥以虛薄纘承大業仰繫鴻丕顧臨兆民永懷先構若履春冰寅憂夕惕罔識攸濟思與萬國播此惟新大赦天下改元宿衞身普轉一階其餘文武賜位二等逋租宿責換負官物在建武元年以前悉原除劫賊餘口在臺府者可悉原放負釁流徙並還本鄉太尉王敬則爲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爲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爲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皇子寶義爲揚州刺史中護軍王玄邈爲南兗州刺史新除右將軍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平北將軍王廣之爲江州刺史乙丑詔斷遠近上禮丁卯詔自今彫文篆刻歲時光新可悉停省蕃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嚴加禁斷追贈安陸昭侯緬爲安陸王己巳以安陸侯子寶晊爲湘州刺史詔曰頃守職之吏多違舊典存私害公實興民蠹今商旅稅石頭後渚及夫鹵借傖一皆停息所在凡厥公宜可即符斷主曹詳爲其制憲司明加聽察十一月癸酉以西中郎長史始安王遙光爲揚州刺史晉壽太守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尚書令王晏領太子少傅甲戌大司馬尋陽公王敬則等十三人進爵邑各有差詔省新林苑先是民地悉以還主原責本直庚辰立皇子寶義爲晉安王寶玄爲江夏王寶源爲廬陵王寶寅爲建安王寶融爲隨郡王寶攸爲南平王甲申詔曰邑宰祿薄俸微不足代耕雖任土恆貢亦爲勞費自今悉斷又詔宣城國五品以上悉與滿敘自此以下皆聽解遣其欲仕適所樂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爲景皇妃爲懿后丙戌以輔國將軍聞喜公遙欣爲荆州刺史寧朔將軍豐城公遙昌爲豫州刺史丁亥詔細作中署材官車府凡諸工可悉開番假遞令休息戊子立皇太子寶卷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普加甄賜明揚表其衡閭賚以束帛己丑詔東宮肇建遠近或有慶禮可悉斷之壬辰以新除征虜將軍江夏王寶玄爲郢州刺史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登七十皆令致仕並窮困私門庚子詔曰日者百司耆齒許以自陳東西二省猶沾微俸辭事私庭榮祿兼謝興言愛老實有矜懷自縉紳年及可一遵永明七年以前銓敘之科上輔政所誅諸王是月復屬籍各封子爲侯十二月壬子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視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莅

民之司並任厥失
二年春正月辛未詔京師繫囚殊死可降爲五歲刑三署見徒五歲以下悉原
赦王公以下各舉所知隨王公卿士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極諫索虜寇司
豫徐梁四州壬申遣鎭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征討右衞將軍蕭坦之督徐州
征討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征討己卯詔京師二縣有毀發墳壠隨宜修
理又詔曰食惟民天義高姬載蠶實生本教重軒經前哲盛範後王茂則布令
審端咸必由之朕肅扆巖廊思引風訓深務八政永鑒在勤靜言日昃無忘寢
興守宰親民之主牧伯調俗之司宜嚴課農桑罔令游惰揆景肆力必窮地利
固修堤防考校殿最若耕蠶殊衆具以名聞游怠害業即便列奏主者詳爲條
格乙未虜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破之丙申加太尉陳顯達使持節都督西
北征討諸軍事丁酉內外纂嚴三月戊申詔南徐州僑舊民丁多充戎旅蠲今
年三課己未司州刺史蕭誕與衆軍擊虜破之詔雍豫司南兗徐五州遇寇之
家悉停今年稅調其與虜交通不問往罪丙寅停青州麥租虜自壽春退走甲
申解嚴夏四月己亥朔三百里內獄訟同集京師克日聽覽此以外委州郡訊
察三署徒隸原遣有差索虜圍漢中梁州刺史蕭懿拒退之己未以新除黃門
郎裴叔業爲徐州刺史五月甲午寢廟成詔監作長帥可賜位一等役身遣假
一年非役者蠲租同假限六月壬戌誅領軍將軍蕭諶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
罕邵陵王子貞乙丑以右衞將軍蕭坦之爲領軍將軍秋七月辛未以右將軍
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刺史壬申以冠軍將軍梁王爲司州刺史辛卯以氐楊
馥之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八月丁未以右衞將軍廬陵王寶源爲南兗州刺
史庚戌以新除輔國將軍申希祖爲兗州刺史九月己丑改封南平王寶攸爲
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爲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爲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爲巴陵王
永嘉王昭粲爲桂陽王冬十月丁卯詔曰軌世去奢事殷哲后訓物以儉理鏡
前王朕屬流弊之末襲澆浮之季雖恭己弘化刻意隆平而禮讓未興侈華猶
競永覽玄風兢言集愧思所以還淳改俗反古移民可罷東田毀興光樓幷詔
水衡量省御乘乙卯納皇太子妃褚氏大赦王公已下班賜各有差斷四方上

禮十二月丁酉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自經南面負扆宸居或功濟當
時德覃一世而塋壠欑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
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締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
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幷增守衞吳晉陵二郡失稔之鄉蠲三調
有差
三年春正月丁酉以陰平王楊炅子崇祖爲沙州刺史封陰平王北中郎將建
安王寶寅爲江州刺史己巳詔申明守長六周之制乙酉詔去歲索虜寇邊緣
邊諸州郡將士有臨陣及疾病死亡者並送還本土三月壬午詔車府乘輿有
金銀飾校者皆剔除夏四月虜寇司州戍兵擊破之五月己巳以征虜將軍蕭
懿爲益州刺史前軍將軍陰廣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前新除寧州刺史李慶
宗爲寧州刺史秋九月辛酉以冠軍將軍徐玄慶爲兗州刺史冬十月以輔國
將軍申希祖爲司州刺史閏十二月戊寅皇太子冠賜王公以下帛各有差爲
父後者賜爵一級斷遠近上禮又詔今歲不須光新可以見錢爲百官供給
四年春正月庚午大赦詔曰嘉肴停俎定方旨於必甘良玉在攻表珪璋於既
就是以陶鈞萬品務本爲先經緯九區學敎爲大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
有權從省廢謳誦寂寥倏移年稔永言古昔無忘旰昃今華夏乂安要荒慕嚮
締修東序實允適時便可式依舊章廣延國胄弘敷景業光被後昆壬寅詔民
產子者蠲其父母調役一年又賜米十斛新婚者蠲夫役一年丙辰尚書令王
晏伏誅二月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爲尚書令征虜將軍蕭季敞爲廣州刺史
三月乙未右僕射沈文季領護軍將軍秋八月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爲恭太后
索虜寇沔北冬十月又寇司州甲戌遣太子中庶子梁王右軍司馬張稷討之
十一月丙辰以氐楊靈珍爲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丁亥詔所在結課屋
宅田桑可詳減舊價十二月甲子以冠軍將軍裴叔業爲豫州刺史冠軍將軍
徐玄慶爲徐州刺史寧朔將軍左興盛爲兗州刺史丁丑遣度支尚書崔慧景
率衆救雍州
永泰元年春正月癸未朔大赦逋租宿債在四年之前皆悉原除中軍大將軍

徐孝嗣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沔北諸郡爲虜所侵相繼敗沒乙巳遣太尉陳
顯達持節救雍州丁未誅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衡陽王子峻南
康王子琳永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二
月癸丑遣左衛將軍蕭惠休假節援壽陽辛未豫州刺史裴叔業擊虜於淮北
破之辛巳平西將軍蕭遙欣領雍州刺史三月丙午罷雍州遇虜之縣租布戊
申詔曰仲尼明聖在躬允光上哲弘厥雅道大訓生民師範百王軌儀千載立
人斯仰忠孝攸出玄功潛被至德彌闡雖反袂遐曠而祧薦靡闕時祭舊品秩
比諸侯頃歲以來祀典陵替俎豆寂寥牲奠莫舉豈所以克昭盛烈永隆風教
者哉可式循舊典詳復祭秩使牢餼備禮欽饗兼申夏四月甲寅改元赦三署
囚繫原除各有差文武賜位二等丙戌以鎮軍將軍蕭坦之爲侍中中領軍己
未立武陵昭王子子坦爲衡陽王丙寅以西中郎長史劉暄爲郢州刺史丁卯
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五月壬午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率軍東討乙
酉斬敬則傳首曲赦浙東吳晉陵七郡以後軍長史蕭穎胄爲南兖州刺史丁
酉以北中郎將司馬元和爲兖州刺史秋七月以輔國將軍王珍國爲青冀二
州刺史癸卯以太子中庶子梁王爲雍州刺史太尉陳顯達爲江州刺史己酉
帝崩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曰徐令可重申八命中書監本官悉如故沈文季
可左僕射常侍護軍如故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衛尉軍政大事
委陳太尉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
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惠景葬興安陵帝明審有吏才持法
無所借制御親幸臣下肅清驅使寡人不得用四幅繖大存儉約罷世祖所起
新林苑以地還百姓廢文帝所起太子東田斥賣之永明中輿輦舟乘悉剔取
金銀還主衣庫太官進御食有裹蒸帝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片破之餘充晚食
而世祖掖庭中宮殿服御一無所改性猜忌多慮故亟行誅戮潛信道術用計
數出行幸先占利害南出則唱云西行東遊則唱云北幸簡於出入竟不南郊
上初有疾無輟聽覽祕而不傳及寢疾甚久勑臺省府署文簿求白魚以爲治
外始知之身衣絳衣服飾皆赤以爲厭勝巫覡云後湖水頭經過宮內致帝有
疾帝乃自至太官行水溝左右啓太官若無此水則不立帝決意塞之欲南引
淮流會崩事寢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歷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諒不
獲免夫戕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懾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
棄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遠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
能無內愧既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鈕之徵必委
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譏爾

贊曰高宗傍起宗國之慶慕名儉德垂文法令兢兢小心察察吏政沔陽失土
南風不競

南齊書卷六

南齊書卷六考證

明帝本紀三年春正月丁酉○通鑑考異曰案長歷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

四年春正月庚午○通鑑考異曰案長歷是月己丑朔無庚午通鑑所以不日

永泰元年七月以太尉陳顯達爲江州刺史○臣祖庚按陳顯達傳顯達數于屬疾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據此則刺史江州在東昏立後屬疾之數亦在永元元年情事適合況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鎭不容無故除江州也

南齊書卷六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本紀第七

東昏侯

東昏侯寶卷字智藏高宗第二子也本名明賢高宗輔政後改焉建武元年立爲皇太子永泰元年七月己酉高宗崩太子卽位八月丁巳詔雍州將士與虜戰死者復除有差又詔辨括選序訪搜貧屈庚申鎭北將軍晉安王寶義進號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中郞將建安王寶寅爲郢州刺史冬十月己未詔删省科律十一月戊子立皇后褚氏賜王公以下錢各有差

永元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改元詔研策秀才考課百司辛卯車駕祀南郊詔三品清資官以上應食祿者有二親或祖父母年登七十並給見錢癸卯以冠軍將軍南康王寶融爲荆州刺史二月癸丑以北中郞將邵陵王寶攸爲南兗州刺史是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夏四月己巳立皇太子誦大赦賜民爲父後爵一級甲戌以寧朔將軍柳惔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五月癸亥以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爲開府儀同三司六月己酉新除右衞將軍崔惠景爲護軍將軍癸亥以始興內史范雲爲廣州刺史甲子詔原雍州今年三調秋七月丁亥京師大水死者衆詔賜死者材器幷賑卹八月乙巳蠲京邑遇水資財漂蕩者今年調稅又詔爲馬圈戰亡將士舉哀丙午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據東府反詔曲赦京邑中外戒嚴尚書令徐孝嗣以下屯衞宮城遣領軍將軍蕭坦之率六軍討之戊午斬遙光傳首己未以征北大將軍晉安王寶玄爲南徐兗二州刺史己巳尚書令徐孝嗣爲司空右衞將軍劉暄爲領軍將軍閏月丙子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虜僞東徐州刺史沈陵降以爲北徐州刺史九月丁未以輔國將軍裴叔業爲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爲豫州刺史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天下辛未以太子詹事王瑩爲中領軍冬十月乙未誅尚書令新除司空徐孝嗣右僕射新除鎭軍將軍沈文季乙巳以始興內史顏翻爲廣州刺史征虜將軍沈陵爲越州刺史十一月丙辰太尉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於尋陽乙丑護軍將軍崔慧景加平南將軍督衆軍南討事丙寅以冠軍將軍王鴻爲徐州刺史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爲秦州刺史甲申陳顯達至京師宮城嚴警六軍固守乙酉斬陳顯達傳首丁亥以征虜將軍邵陵王寶攸爲江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壬子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庚午詔討豫州刺史裴叔業二月癸未以黃門郞蕭寅爲司州刺史丙戌以衞尉蕭懿爲豫州刺史征壽春己丑裴叔業病死兄子植以壽春降虜三月癸卯以輔國將軍張沖爲司州刺史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率衆軍伐壽春夏四月丁未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爲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舉兵襲京師壬子右衞將軍左興盛督京邑水步衆軍南徐州刺史江夏王寶玄以京城納慧景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績甲子慧景入京師宮內據城拒守豫州刺史蕭懿起義救援癸酉慧景棄衆走斬首詔曲赦京邑南徐兗二州乙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蕭懿爲尚書令丙子以晉熙王寶嵩爲南徐州刺史五月乙巳以虜僞豫州刺史王肅爲豫州刺史戊申以桂陽王寶貞爲中護軍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壬子大赦乙丑曲赦京邑南徐兗二州戊辰以始安王寶覽爲湘州刺史六月庚寅車駕於樂遊苑內會如三元京邑女人放觀戊戌以新除冠軍將軍張沖爲郢州刺史守五兵尚書陸慧曉爲南兗州刺史秋七月甲辰以驃騎司馬張稷爲北徐州刺史八月丁酉以新除驃騎司馬陳伯之爲豫州刺史甲申夜宮內火冬十月己卯害尚書令蕭懿十一月辛丑以寧朔將軍張稷爲南兗州刺史甲寅西中郞長史蕭穎胄起義兵於荆州十二月雍州刺史梁王起義兵於襄陽戊寅以冠軍長史劉繪爲雍州刺史

三年春正月丙申朔合朔時加寅漏上八刻事畢宮人於閱武堂元會皇后正位閹人行儀帝戎服臨視丁酉以驃騎大將軍晉安王寶義爲司徒新除撫軍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甲辰以寧朔將軍王珍國爲北徐州刺史辛亥車駕祀南郊詔大赦天下百官陳讜言二月丙寅乾和殿西廂火壬午詔遣羽林兵征雍州中外纂嚴乙酉以武烈將軍胡元進爲廣州刺史

三月己亥以驃騎將軍沈徽孚爲廣州刺史甲辰以輔國將軍張欣泰爲雍州刺史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於江陵癸丑遣平西將軍陳伯之西征六月京邑雨水遣中書舍人二縣官長賑賜有差蕭穎胄弟穎孚起兵廬陵戊子曲赦江州安成廬陵二郡秋七月癸巳曲赦荆雍二州甲午雍州刺史張欣泰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率石頭文武奉建安王寶寅向臺至杜姥宅宮門閉乃散走己未以征虜長史程茂爲郢州刺史驍騎將軍薛元嗣爲雍州刺史是日元嗣以郢州降義師八月丁卯以輔國將軍申胄監豫州事辛巳光祿大夫張瓌鎭石頭辛未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城九月甲辰以居士爲江州刺史新除冠軍將軍王珍國爲雍州刺史車騎將軍建安王寶寅爲荆州刺史以輔國將軍申胄監郢州龍驤將軍馬仙琕監豫州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是日義軍至南州申胄軍二萬人於姑孰奔歸戊申以後軍參軍蕭璝爲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爲益州刺史輔國長史趙越嘗爲梁南秦二州刺史丙辰李居士與義軍戰於新亭敗績冬十月甲戌王珍國與義軍戰於朱雀桁敗績戊寅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衞屯東宮己卯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於是閉宮城門自守庚辰以驍騎將軍胡虎牙爲徐州刺史左軍將軍徐智勇爲益州刺史游擊將軍牛平爲梁南秦二州刺史李居士以新亭降瑯邪城主張木亦降義師築長圍守宮城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國侍中張稷率兵入殿廢帝時年十九帝在東宮便好弄不喜書學高宗亦不以爲非但勸以家人之行令太子求一日再入朝發詔不許使三日一朝嘗夜捕鼠達旦以爲笑樂高宗臨崩屬以後事以隆昌爲戒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故委任羣小誅諸宰臣無不如意性重澀少言不與朝士接唯親信閹人及左右御刀應敕等自江祏始安王遙光誅後漸便騎馬日夜於後堂戲馬與親近閹人倡伎鼓叫常以五更就臥至晡乃起王侯節朔朝見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二年元會食後方出朝賀裁竟便還殿西序寢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菜色比起就會忽遽而罷陳顯達事平漸出遊走所經道路屛逐居民從萬春門由東宮以東至于郊外數十百里皆空家盡室巷陌懸幔爲高障置仗人防守謂之屛除或於市肆左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遍京邑每三四更中鼓聲四出幡戟橫路百姓喧走相隨士庶莫辨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人高障之內設部伍羽儀復有數部皆奏鼓吹羌胡伎鼓角橫吹夜出晝反火光照天拜愛姬潘氏爲貴妃乘臥輿帝騎馬從後著織成袴褶金薄帽執七寶縛矟戎服急裝不變寒暑陵冒雨雪不避坑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復上馬馳去馬乘具用錦繡處患爲雨所沾濕織雜綵珠爲覆蒙備諸雕巧教黃門五六十人爲騎客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爲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奔走往來略不暇息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翳中帷帳及步鄣皆袷以綠紅錦金銀鏤弩牙瑇瑁帖箭郊郭四民皆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乳婦婚姻之家移產寄室或輿病弃屍不得殯葬有弃病人於青溪邊者吏懼爲監司所問推置水中泥覆其面須臾便死遂失骸骨後宮遭火之後更起仙華神仙玉壽諸殿刻畫雕綵青莳金口帶麝香塗壁錦幔珠簾窮極綺麗縶役工匠自夜達曉猶不副速乃剔取諸寺佛刹殿藻井仙人騎獸以充足之世祖興光樓上施青漆世謂之青樓帝曰武帝不巧何不純用瑠璃潘氏服御極選珍寶主衣庫舊物不復周用貴市民閒金銀寶物價皆數倍虎魄釧一隻直百七十萬京邑酒租皆折使輸金以爲金塗猶不能足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爲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由是所在塘瀆多有廢毀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親幸小人因緣爲奸利課一輸十郡縣無敢言者三年夏於閱武堂起芳樂苑山石皆塗以五采跨池水立紫閣諸樓觀壁上畫男女私褻之像種好樹美竹天時盛暑未及經日便就萎枯於是徵求民家望樹便取毀撤牆屋以移致之朝栽暮拔道路相繼花藥雜草亦復皆然又於苑中立市太官每旦進酒肉雜肴使宮人屠酤潘氏爲市令帝爲市魁執罰爭者就潘氏決判帝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所寵羣小黨與三十一人黃門十人初任新蔡人徐世檦爲直閤驍騎將軍凡有殺戮皆其用命殺徐孝嗣後封爲臨汝縣子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爲

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及事平世檦謂人曰五百人軍主能平萬人都督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阿儂貨主惡耳法珍等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以二年正月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中書舍人王咺之與相脣齒專掌文翰其餘二十餘人皆有勢力崔慧景平後法珍封餘干縣男蟲兒封竟陵縣男及義師起江郢二鎮已降帝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義師至近郊乃聚兵為固守之計召王侯朝貴分置尚書都座及殿省又信鬼神崔慧景事時拜蔣子文神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揚州牧鍾山王至是又尊為皇帝迎神像及諸廟雜神皆入後堂使所親巫朱光尚禱祀祈福以冠軍將軍王珍國領三萬人據大桁莫有鬬志遣左右直長閹豎王寶孫督戰呼為王長子寶孫切罵諸將帥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死豪驍將既斃眾軍於是土崩軍人從朱雀觀上自投及赴淮死者無數於是閉城自守城內軍事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衞京師以稷為副實甲猶七萬人帝烏帽袴褶備羽儀登南掖門臨望又虛設鎧馬齋仗千人皆張弓拔白出東掖門稱蔣王出盪素好鬬軍隊初使宮人為軍後乃用黃門親自臨陳詐被創使人輿將去至是於閱武堂設牙門軍頓每夜嚴警帝於殿內騎馬從鳳莊門入徽明門馬被銀蓮葉具裝鎧雜羽孔翠寄生逐馬左右衞從晝眠夜起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弩幾中之眾皆怠怨不為致力募兵出戰出城門數十步皆坐甲而歸慮城外有伏兵乃燒城傍諸府署六門之內皆蕩盡城中閤道西掖門內相聚為市販死牛馬肉帝初與羣小計議陳顯達一戰便敗崔慧景圍城退走謂義師遠來不過旬日亦應散去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糧而已大桁敗後眾情兇懼法珍等恐人眾驚走故閉城不復出軍既而義師長圍既立壍柵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帝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帝曰賊來獨取我邪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啓為城防帝云擬作殿竟不與又催御府細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屏除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王珍國張稷懼禍及率兵入殿分軍又從西上閤入後宮斷之御刀豐勇之為內應是夜帝在含德殿吹笙歌作女兒子臥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清曜閤已閉閹人禁防黃泰平以刀傷其膝仆地顧曰奴反邪直後張齊斬首送梁王宣德太后令曰皇室受終祖宗齊聖太祖高皇帝肇基駿命膺籙受圖世祖武皇帝係明下武高宗明皇帝重隆景業咸降年不永宮車早晏皇祚之重允屬儲元而稟質凶愚發於稚齒爰自保姆迄至成童忍戾昏頑觸途必著高宗留心正嫡立嫡惟長輔以羣才閑以賢戚內外維持冀免多難未及期稔便逞屠戮密戚近親元勳良輔覆族殲門旬月相係凡所任杖盡懸窮奸皆營伍屠販容狀險醜身秉朝權手斷國命誅戮無辜納其財產睚眦之間屠覆比屋身居元首好是賤事危冠短服坐臥以之晨出夜反無復已極驅斥氓庶巷無居人老細奔遑置身無所東邁西屏北出南驅負疾輿屍塡街塞陌興築繕造日夜不窮晨構夕毀朝穿暮塞絡以隨珠方斯已陋飾以璧璫曾何足道時暑赫曦流金鑠石移竹藝果匪日伊夜根未及植葉已先枯畚鍤紛紜勤倦無已散費國儲專事浮飾逼奪民財自近及遠兆庶恇恇流竄道路府帑既竭肆奪市道工商裨販行號道泣屈此萬乘躬事角抵昂首翹肩逞能橦木觀者如堵曾無怍容芳樂華林並立闤闠踞肆鼓刀手銓輕重干戈鼓譟昏曉靡息無戎而城豈足云譬至於居喪淫讌之愆三年載弄之醜反道違常之釁牝雞晨鳴之慼於事已細故可得而略也罄楚越之竹未足以言校辛癸之君豈或能匹征東將軍忠武奮發投袂萬里光奉明聖翌成中興乘勝席卷掃清京邑而羣小靡識嬰城自固緩戮稽誅倏彌旬月宜速勦定寧我邦家可潛遣閹介密宣此旨忠勇齊奮遄加蕩撲放斥昏凶衞送外第未亡人不幸驟此百罹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奈何奈何又令依漢海昏侯故事追封東昏侯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伏誅豐勇之原死

史臣曰漢宣帝時南郡獲白虎獲之者張武言武張而猛服也東昏侯亡德橫流道歸拯亂躬當翦戮實啓太平推閹豎之名字亦天意也

贊曰東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則乃弃彝倫玩習兵火終用焚身

南齊書卷七

南齊書卷七考證

東昏侯本紀永元元年二月太尉陳顯達敗績於馬圈○臣宗萬按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又曰後魏馬圈鎮漢涅陽縣地

二年四月乙卯遣中領軍王瑩率衆軍屯北籬門○臣祖庚按崔慧景傳帝遣右衛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與紀異

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臣祖庚按通鑑云十一月乙巳衍集僚佐謂曰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又云帝遣劉山陽將兵就蕭穎胄襲襄陽然則是時梁王尙未起義矣故考異曰齊紀誤也

以武烈將軍胡元遣爲廣州刺史○武烈諸本皆作威烈臣承耆按宋百官志有武烈將軍無威烈將軍齊世官名多循宋制今定作武

三年三月丁未南康王寶融卽皇帝位○臣祖庚按和帝紀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據此則正月乙巳南康王已卽位江陵矣此云三月丁未者通鑑考異曰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

南齊書卷七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本紀第八

和帝

和帝諱寶融字智昭高宗第八子也建武元年封隨郡王邑二千戶三年為冠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永元元年改封南康王為持節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二年十一月甲寅長史蕭穎冑殺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奉梁王舉義乙卯教纂嚴又教曰吾躬率晉陽翦此凶孽戎事方勤宜覃澤惠所領內繫囚見徒罪無輕重殊死已下皆原遣先有位署即復本職將吏轉一階從征身有家口停鎮給廩食凡諸雜役見在諸軍帶甲之身克定之後悉免為民其功效賞報別有科條丙辰以雍州刺史梁王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左將軍丁巳以蕭穎冑為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戊午梁王上表勸進十二月乙亥群僚勸進並不許壬辰驍騎將軍夏侯亶自京師至江陵稱宣德太后令西中郎將南康王宜纂承皇祚光臨億兆方俟清宮未即大號可且封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為宣城王相國荊州牧加黃鉞置僚屬選百官西中郎府南康國並如故須軍次近路主者詳依舊典法駕奉迎三年正月乙巳王受命大赦唯梅蟲兒茹法珍等不在赦例右將軍蕭穎冑為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梁王進號征東將軍甲戌以冠軍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甲寅建牙于城南二月乙丑以冠軍長史王茂先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右將軍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己巳群僚上尊號立宗廟及南北郊甲申梁王率大衆屯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拒守三月丁酉張沖死驍騎將軍薛元嗣等固城

中興元年春三月乙巳即皇帝位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即永元三年也以相國左長史蕭穎冑為尚書令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領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為零陽侯詔不許又奏為涪陵王詔可乙酉尚書令蕭穎冑行荊州刺史假梁王黃鉞壬子以征虜將軍柳惔為益寧二州刺史己未以冠軍將軍莊丘黑為梁南秦二州刺史冠軍將軍鄧元起為廣州刺史夏四月戊辰詔曰荊雍義舉所基實始王迹君子勞心細人盡力宜加酬獎副其乃誠凡東討衆軍及諸嚮義之衆可普復除五月乙卯車駕幸竹林寺禪房宴群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拒義軍秋七月東軍主吳子陽十三軍救郢州屯加湖丁酉征虜將軍王茂先擊破之辛亥以茂先為中護軍丁卯魯山城主孫樂祖以城降己未郢城主薛元嗣降八月丙子平西將軍陳伯之降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子虎牙為徐州刺史九月乙未詔梁王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冬十一月乙未以輔國將軍李元履為豫州刺史壬寅尚書令鎮軍將軍蕭穎冑卒以黃門郎蕭澹行荊州府州事丁巳蕭璝魯休烈降十二月丙寅建康城平己巳皇太后令以梁王為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壬申改封建安王寶寅鄱陽王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甲戌給大司馬錢二千萬布絹各五千匹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

二年春正月戊戌宣德太后臨朝入居內殿大司馬梁王解承制致敬如先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兗州壬寅以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守尚書令甲寅詔大司馬梁王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加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己未以新除右將軍曹景宗為郢州刺史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晊伏誅戊辰詔進梁公爵為梁王增封十郡三月乙未皇太后令給梁國錢五百萬布五千匹絹千匹辛丑鄱陽王寶寅奔虜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伏誅甲午命梁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懸王子王女爵命一如舊儀庚戌以冠軍長史蕭秀為南徐州刺史新除中領軍蔡道恭為司州刺史車駕東歸至姑孰丙辰禪位梁王丁巳廬陵王寶源薨夏四月辛酉禪詔至皇太后遜外宮丁卯梁王奉帝為

巴陵王宮于姑熟行齊正朔一如故事戊辰薨年十五追尊爲齊和帝葬恭安陵

史臣曰夏以桀亡殷隨紂滅郊天改朔理無延世而皇符所集重興西楚神器暫來雖有冥數徽名大號斯爲幸矣

贊曰和帝曉隆掃難清宮逵機覲運高頌永終

南齊書卷八

南齊書卷八考證

和帝本紀有司奏封庶人寶卷爲零陽侯○零陽南史作零陵

中興二年二月壬戌湘東王寶晊伏誅○臣祖庚按明帝十一男湘東無傳南史王亮傳云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曰城閉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紀不載其事通鑑考異云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弑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晊據此則議立湘東之說南史誤矣是時衍已有異志諸王無不見害湘東獨能自存乎

南齊書卷八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一

禮上

禮儀繁博與天地而爲量紀國立君人倫攸始三代遺文略在經誥蓋秦餘所亡逸也漢初叔孫通制漢禮而班固之志不載及至東京太尉胡廣撰舊儀左中郎蔡邕造獨斷應劭蔡質咸綴識時事而司馬彪之書不取魏氏籍漢末大亂舊章殄滅侍中王粲尚書衞覬集創朝儀而魚豢王沈陳壽孫盛並未詳也吳則太史令丁孚拾遺漢事蜀則孟光許慈草建衆典晉初司空荀顗因魏代前事撰爲晉禮參考今古更其節文羊祜任愷庾峻應貞並共刪集成百六十五篇後摯虞傅咸纘續此製未及成功中原覆沒今虞之決疑注是遺事也江左僕射刁協太常荀崧補緝舊文光祿大夫蔡謨又踵修緝朝故宋初因循改革事係羣儒其前史所詳並不重述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定禮樂於是詔尚書令王儉制定新禮立治禮樂學士及職局置舊學四人新學六人正書令史各一人幹一人祕書省差能書弟子二人因集前代撰治五禮吉凶賓軍嘉也文多不載若郊廟庠序之儀冠婚喪紀之節事有變革宜錄時事者備今志其輿輅旗常與往代同異者更立別篇建元元年七月有司奏郊殷之禮未詳郊在何年復以何祖配郊殷復在何時未郊得先殷與不明堂亦應與郊同年而祭不若應祭者復有配與無配不祀者堂殿職僚毀置云何八座丞郎通關博士議曹郎中裴昭明儀曹郎中孔逷議今年七月宜殷祀來年正月宜南郊明堂並祭而無配殿中郎司馬憲議南郊無配饗祠如舊明堂無配宜應廢祀其殷祀同用今年十月右僕射王儉議案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僖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記所論禘祫與時祭其言詳矣初不以先殷後郊爲嫌至於郊配之重事由王迹是故杜林議云漢業特起不因緣堯宜以高帝配天魏高堂隆議以舜配天蔣濟云漢時奏議謂堯已禪舜不得爲漢祖舜亦已禪禹不得爲魏之祖今宜以武皇帝配天晉宋因循卽爲前式又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於其室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大戴禮記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初不聞有文王之寢鄭志趙商問云說者謂天子廟制如明堂是爲明堂卽文廟邪鄭答曰明堂主祭上帝以文王配耳猶如郊天以后稷配也袁孝尼云明堂法天之宮本祭天帝而以文王配配其父於天位則可牽天帝而就人鬼則非義也泰元十三年孫耆之議稱郊以祀天故配之以后稷明堂以祀帝故配之以文王由斯言之郊爲皇天之位明堂卽上帝之廟徐邈謂配之爲言必有神主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史記云趙綰王臧欲立明堂于時亦未有郊配漢又祀汾陰五時卽是五帝之祭亦未有郊配議者或謂南郊之日已旅上帝若又以無配而特祀明堂則一日再祭於義爲黷案古者郊本不共日蔡邕獨斷曰祠南郊祀畢次北郊又次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是則南郊明堂各日之證也近代從省故與郊同日猶無煩黷之疑何者其爲祭雖同所以致祭則異孔晁云言五帝佐天化育故有從祀之禮旅上帝是也至於四郊明堂則是本祀之所譬猶功臣從饗豈復廢其私廟且明堂有配之時南郊亦旅上帝此則不疑於共日今何故致嫌於同辰又禮記天子祭天地四方山川五祀歲徧尚書堯典咸秩無文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據此諸義則四方山川猶必享祀五帝大神義不可略魏文帝黃初二年正月郊天地明堂明帝太和元年正月以武皇帝配天文皇帝配上帝然則黃初中南郊明堂皆無配也又郊日及牲色異議紛然郊特牲云郊之用辛周之始郊也盧植云辛之爲言自新絜也鄭玄云用辛日者爲人當齋戒自新絜也漢魏以來或丁或己而用辛常多考之典據辛日爲允郊特牲又云郊牲幣宜以正色繆襲據祭法云天地騂犢周家所尚魏以建丑爲正牲宜尚白白虎通云三王祭天一用夏正所以然者夏正得天之數也魏用異朔故牲

色不同今大齊受命建寅創歷郊廟用牲一依晉宋謂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來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宜以共日還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犧牲之色率由舊章詔可明堂可更詳有司又奏明堂尋禮無明文唯以孝經爲正竊尋設祀之意蓋爲文王有配則祭無配則止愚謂既配上帝則以帝爲主今雖無配不應闕祀徐邈近代碩儒每所折衷其云郊爲天壇則堂非文廟此實明據內外百司立議已定如更詢訪終無異說傍儒依史竭其管見既聖旨惟疑羣下所未敢詳廢置之宜仰由天鑒詔依舊

建元四年世祖即位其秋有司奏尋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始晉宋以來未有畫一今年正月已郊未審明年應南北二郊祀明堂與不依舊通關八座丞郎博士議尚書令王儉議案秦爲諸侯雜祀諸時始皇幷天下未有定祠漢高受命因雍四時而起北時始時五帝未定郊丘文帝六年新垣平議初起渭陽五帝廟武帝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祠雍元鼎四年始立后土祠於汾陰明年立太一祠於甘泉自是以後二歲一郊與雍更祠成帝初即位丞相匡衡於長安定南北郊哀平之際又復甘泉汾陰祠平帝元始五年王莽奏依匡衡議還復長安南北二郊光武建武二年定郊祀兆於洛陽魏晉因循率由漢典雖時或參差而類多間歲至於嗣位之君參差不一宜有定制檢晉明帝大寧五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改元即郊簡文咸安二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改元亦郊宋元嘉三十年正月南郊其年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改元亦郊此則二代明例差可放依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自茲厥後依舊間歲尚書領國子祭酒張緒等十七人並同儉議詔可

永明元年當南郊而立春在郊後世祖欲遷郊尚書令王儉啓案禮記郊特牲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易說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盧植云夏正在冬至後傳曰啓蟄而郊此之謂也然則圜丘與郊各自行不相害也鄭玄云建寅之月晝夜分而日長矣王肅曰周以冬祭天於圜丘於正月又祭天以祈穀祭法稱燔柴太壇則圜丘也春秋傳云啓蟄而郊則祈穀也謹尋禮傳二文各有其義盧王兩說有若合符中朝省二丘以幷二郊即今之郊禮義在報天事兼祈穀既不全以祈農何必俟夫啓蟄史官唯見傳義未達禮旨又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復是近世明例不以先郊後春爲嫌若或以元日合朔爲礙者則晉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二日親祀南郊元服之重百僚備列雖在致齋行之不疑今齋內合朔此即前准若聖心過恭寧在嚴絜合朔之日散官備防非預齋之限者於止車門外別立幔省若日色有異則列於省前望實爲允謂無煩遷日從之

永明二年祠部郎中蔡履議郊與明堂本宜異日漢東京禮儀志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蔡邕所據亦然近世存省故郊堂共日來年郊祭宜有定准太學博士王祐議來年正月上辛宜祭南郊次辛有事明堂後辛饗祀北郊兼博士劉蔓議漢元鼎五年以辛巳行事自後郊日略無違異元封元年四月癸卯登封泰山坐明堂五年甲子以高祖配漢家郊祀非盡天子之縣故祠祭之月事有不同後漢永平以來明堂兆於國南而郊以上丁故供修三祀得幷在初月雖郊有常日明堂猶無定辰何則郊丁社甲有說則從經禮無文難以意造是以必算良辰而不祭寅丑且禮之奠祭無同共者唯漢以朝日合於報天爾若依漢書五供便應先祭北郊然後明堂則是地先天食所未可也兼太常丞蔡仲熊議鄭志云正月上辛祀后稷於南郊還於明堂以文王配故宋氏創立明堂郊還即祭是用鄭志之說也蓋爲志者失非玄意也玄之言曰未審周明堂以何月於月令則以季秋案玄注月令季秋大饗帝云大饗徧祭五帝又云大饗於明堂以文武配其時秋也去啓蟄遠矣又周禮大司樂凡大祭祀宿縣尋宿縣之旨以日出行事故也若日闇而後行事則無假預縣果日出行事何得方俟郊還東京禮儀志不記祭之時日而志云天郊夕牲之夜夜漏未盡八刻進熟明堂夕牲之夜夜漏未盡七刻進熟尋明堂之在郊前一刻而進獻奏樂方待郊還魏高堂隆表九日南郊十日北郊十一日明堂十二日宗廟案隆此言是審于時定制是則周禮二漢及魏皆不共日矣禮以

辛郊書以丁祀辛丁皆合宜臨時詳擇太尉從事中郎顧憲之議春秋傳以正月上辛郊祀禮記亦云郊之用辛尚書獨云丁巳用牲于郊先儒以為先甲三日辛後甲三日丁可以接事天神之日後漢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辛既是常郊之日郊又在明堂之前無容不郊而堂則理應郊堂同日司徒西閤祭酒梁王議孝經鄭玄注云上帝亦天別名如鄭旨帝與天亦言不殊近代同辰良亦有據魏泰和元年正月丁未郊祀武皇帝以配天宗祀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此則已行之前准驍騎將軍江淹議郊旅上天堂祀五帝非為一日再黷之謂無俟釐革尚書陸澄議遺文餘事存乎舊書郊宗地近勢可共日不共者義在必異也元始五年正月六日辛未郊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於明堂配上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帝配章帝元和二年巡狩岱宗柴祭翌日祀五帝於明堂柴山祀地尚不共日郊堂宜異於例益明陳忠奏事云延光三年正月十三日南郊十四日北郊十五日明堂十六日宗廟十七日世祖廟仲遠五祀紹統五供與忠此奏皆為相符高堂隆表二郊及明堂宗廟各一日摯虞新禮議明堂南郊間三兆禋天饗帝共日之證也又上帝非天昔人言之已詳今明堂用日宜依古在北郊後漢唯南郊備大駕自北郊以下車駕十省其二今祀明堂不應大駕尚書令王儉議前漢各日後漢亦不共辰魏晉故事不辨同異宋立明堂唯據自郊徂宮之義未達祀天旅帝之旨何者郊壇旅天甫自詰朝還祀明堂便在日昃雖致祭有由而煩黷斯甚異日之議於理為弘春秋感精符云王者父天母地則北郊之祀應在明堂之先漢魏北郊亦皆親奉晉泰寧有詔未及遵遂咸和八年甫得營繕太常顧和秉議親奉康皇之世已經遵用宋氏因循未遑釐革今宜親祀北郊明年正月上辛祀昊天次辛瘞后土後辛祀明堂御並親奉車服之儀率遵漢制南郊大駕北郊明堂降為法駕袞冕之服諸祀咸用詔可

建武二年通直散騎常侍庾曇隆啓伏見南郊壇員兆外內永明中起瓦屋形製宏壯檢案經史無所准據尋周禮祭天於圜丘取其因高之義兆於南郊就陽位也故以高敞貴在上昭天明旁流氣物自秦漢以來雖郊祀參差而壇域中間並無更立宮室其意何也政是質誠尊天不自崇樹兼事通曠必務開遠宋元嘉南郊至時權作小陳帳以為退息泰始薄加脩廣永明初彌漸高麗往年工匠遂啓立瓦屋前代帝皇豈於上天之祀而昧營構所不為者深有情意記稱掃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天地之性也故至敬無文以素為貴竊謂郊事宜擬休偃不俟高大以明謙恭肅敬之旨庶或仰允太靈俯愜群望詔付外詳國子助教徐景嵩議伏尋三禮天地兩祀南北二郊但明祭取犧牲器用陶匏不載人君偃處之儀今棟瓦之構雖殊俱非千載成例宜務因循太學博士賀瑒議周禮王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國有故而祭亦曰旅氈案以氈為牀於幄中不聞郊所置宮宇兼左丞王摛議掃地而祭於郊謂無築室之議並同曇隆驍騎將軍虞炎議以為誠慤所施止在一壇漢之郊祀饗帝甘泉天子自竹宮望拜息殿去壇場既遠郊奉禮畢旋幸於此瓦殿之與帷宮謂無簡格祠部郎李撝議周禮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尸則有幄仲師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也凡祭之文既不止於郊祀立尸之言理應關於宗廟古則張幕今也房省宗廟旅幕可變為棟宇郊祀氈案何為不轉製檐甍曇隆議不行

建武二年旱有司議雩祭依明堂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司巫云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鄭玄云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以下於上公之神又女巫云旱暵則舞雩鄭玄云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鄭衆云求雨以女巫禮記月令云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鄭玄云陽氣盛而恆旱山川百原能興雲致雨者也衆水所出為百原必祭先其本雩吁嗟求雨之祭也雩帝謂為壇南郊之旁祭五精之帝配以先帝也自鞉鞞至柷敔為盛樂他雩用歌舞而已百辟卿士古者上公以下謂勾龍后稷之類也春秋傳曰龍見而雩止當以四月王肅云大雩求雨之祭也傳曰龍見而雩謂四月也若五月六月大旱亦用雩禮於五月著雩義也晉永和中中丞啓雩制在國之南為壇祈上帝百辟舞童八列六十四人歌雲漢詩皆以孟夏得而報太牢于時博士議舊有壇漢魏各自討尋月令云命有司祈祀山川百原乃大雩又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則大雩所祭唯

應祭五精之帝而已勾芒等五神既是五帝之佐依鄭玄說宜配食於庭也鄭玄云雩壇在南郊壇之旁而不辨東西尋地道尊右雩壇方郊壇爲輕理應在左宜於郊壇之東營域之外築壇既祭五帝謂壇宜員尋雩壇高廣禮傳無明文案覲禮設方明之祀爲壇高四尺用珪璋等六玉禮天地四方之神王者率諸侯親禮爲所以教尊尊也雩祭五帝粗可依放謂今築壇宜崇四尺其廣輪仍以四爲度徑四丈周員十二丈而四階也設五帝之位各依其方如在明堂之儀皇齊以世祖配五精於明堂今亦宜配饗於雩壇矣古者孟春郊祀祈嘉穀孟夏雩祭祈甘雨二祭雖殊而所爲者一禮唯有冬至報天初無得雨饗帝今雖闕冬至之祭而南郊兼祈報之禮理不容別有賽荅之事也禮祀帝於郊則所尙省費周祭靈威仰若后稷各用一牲今祀五帝世祖亦宜各用一犢斯外悉如南郊之禮也武帝遏密未終自可不奏盛樂至於旱祭舞雩蓋是呼嗟之義既非存懽樂謂此不涉嫌其餘祝史稱辭仰祈靈澤而已禮舞雩乃使無闕今之女巫並不習歌舞方就教試恐不應速依晉朝之議使童子或時取舍之宜也司馬彪禮儀志云雩祀著皂衣蓋是崇陰之義今祭服皆緇差無所革其所歌之詩及諸供須輒勒主者申攝備辦從之

隆昌元年有司奏參議明堂咸以世祖配國子助教謝曇濟議案祭法禘郊祖宗並列嚴祀鄭玄注義亦據兼饗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助教徐景嵩光祿大夫王逡之謂宜以世祖文皇帝配祠部郎何佟之議周之文武尙推后稷以配天謂文皇宜推世祖以配帝雖事施於尊祖亦義章於嚴父焉左僕射王晏議以爲若用鄭玄祖宗通稱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郊今殷薦上帝允屬世祖百代不毀其文廟乎詔可至永元二年佟之又建議曰案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禘謂祀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祭祀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小德配寡大德配衆王肅云祖宗是廟不毀之名果如肅言殷有三祖三宗並應不毀何故止稱湯契且王者之後存焉舜寧立堯頊之廟傳世祀之乎漢文以高祖配泰時至武帝立明堂復以高祖配食一人兩配有乖聖典自漢明以來未能反者故明堂無兼配之祀竊謂先皇宜列二帝於文祖尊新廟爲高宗並世祖而泛配以申聖主嚴父之義先皇於武皇倫則第爲季義則經爲臣設配饗之坐應在世祖之下並列俱西向國子博士王摛議孝經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云武王又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武王之文唯執競云祀武王此自周廟祭武王詩彌知明堂無矣佟之又議孝經是周公居攝時禮祭法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爲宗祭法以文王爲祖又孝莫大於嚴父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尋此旨寧施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爲嚴祖何得云嚴父邪且思文是周公祀后稷配天之樂歌我將是祀文王配明堂之樂歌若如摛議則此二篇皆應在復子明辟之後請問周公祀后稷文王爲何所歌又國語云周人禘嚳郊稷祖文王宗武王韋昭云周公時以文王爲宗其後更以文王爲祖武王爲宗尋文王以文治而爲祖武王以武定而爲宗欲明文亦有大德武亦有大功故鄭注祭法云祖宗通言耳是以詩云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注云二后文王武王也且明堂之祀有單有合故鄭云四時迎氣於郊祭一帝還於明堂因祭一帝則以文王配明一賓不容兩主也享五帝於明堂則泛配文武泛之爲言無的之辭其禮既盛故祖宗並配參議以佟之爲允詔可

太祖爲齊王依舊立五廟即位立七廟廣陵府君太中府君淮陰府君即丘府君太常府君宣皇帝昭皇后爲七廟建元二年太祖親祀太廟六室如儀拜伏竟次至昭后室前儀注應倚立上以爲疑欲使廟僚行事又欲以諸王代祝令於昭后室前執爵以問彭城丞劉瓛瓛對謂若都不至昭后坐前竊以爲薄廟僚即是代上執爵饋奠耳祝令位卑恐諸王無容代之舊廟儀諸王得兼三公親事謂此爲便從之及太子穆妃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卒哭祔于太廟陰室太祖崩毀廣陵府君鬱林即位追尊文帝又毀太中主止淮陰府君明帝立復舊及崩祔廟與世祖爲兄弟不爲世數

史臣曰先儒說宗廟之義據高祖已下五世親盡故親廟有四周以后稷始祖

文武二祧所以云王立七廟也禹無始祖湯不先契夏五殷六其數如之漢立宗廟違經背古匡衡貢禹蔡邕之徒空有遷毀之議直年四百竟無成典魏氏之初親廟止乎四葉吳蜀享祭失禮已多晉用王肅之談以文景爲共世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其此意非以兄弟爲後當以立主之義可相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爲世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江左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世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爲世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義反會鄭非謂從王自此以來因仍舊制夫妻道合非世葉相承譬由下祭殤嫡無關廟數同之祖曾義未可了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世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玄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周七非數楊元之祀晉八無傷今謂之七廟而上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未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宋泰豫元年明帝崩博士周洽議權制諒闇之內不親奉四時祠建元四年尚書令王儉採晉中朝諒闇議奏曰權典既行喪禮斯奪事與漢世而源由甚遠殷宗諒闇非有服之稱周王卽吉唯宴樂爲譏春秋之義嗣君踰年卽位則預朝會聘享焉左氏云凡君卽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又云諸侯卽位小國聘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至於諒闇之內而圖婚三年未終而吉禘齊歸之喪不廢蒐杞公之卒不徹樂皆致譏貶以明鑒戒自斯而談朝聘蒸嘗之典卒哭而備行婚禘蒐樂之事三載而後舉通塞與廢各有由然又案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並稱武王崩成王嗣位明年六月既葬周公冠成王而朝于祖以見諸侯命祝雍作頌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既卽位改服脩官蒸于曲沃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國君薨則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乎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春秋左氏傳凡君卒哭而祔祔而後特祀於主蒸嘗禘於廟先儒云特祀於主者特以喪禮奉新亡者主於寢不同於古蒸嘗禘於廟者卒哭成事羣廟之主各反其廟則四時之祭皆卽吉也三年喪畢吉禘於廟躋羣主以定新主也凡此諸義皆著在經誥昭乎方册所以晉宋因循同規前典卒哭公除親奉蒸嘗率禮無違因心允協爰至泰豫元年禮官立議不宜親奉乃引三年之制自天子達又據王制稱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曾不知自天子達本在至情既葬釋除事以權奪委衰襲衮孝享宜申越紼之旨事施未葬卒哭之後何紼可越復依范宣之難杜預譏周之論士祭並非明據晉武在喪每欲存寧戚之懷不全依諒闇之典至於四時蒸嘗蓋以哀疾未堪非便頓改舊式江左以來通儒碩學所歷多矣守而弗革義豈徒然又宜卽心而言公卿大夫則負扆親臨三元告始則朝會萬國雖金石輟響而簨簴充庭情深於恆哀而跡降於凡制豈曰能安國家故也宗廟蒸嘗孝敬所先寧容吉事備行斯典獨廢就令必宜廢祭則應三年永闕乃復同之他故有司攝禮進退二三彌乖典衷謂宜依舊親奉從之

永明九年正月詔太廟四時祭薦宣帝麪起餠鴨臛孝皇后筍鴨卵脯醬炙白肉高皇帝薦肉膾葅羹昭皇后茗粣炙魚皆所嗜也先是世祖夢太祖曰宋氏諸帝嘗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爲吾祠上乃敕豫章王妃庾氏四時還青溪宮舊宅處內合堂奉祠二帝二后牲牢服章用家人禮

史臣曰漢氏之廟徧在郡國求祀已瀆緣情又疎重檐閟寢不可兼建故前儒抗議謂之遷毀光武入纂南頓君已上四世別祠舂陵建武三年幸舂陵園廟是也張衡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微明帝至于章和每幸章陵輒祀舊宅建安末魏氏立宗廟皆在鄴都魏文黃初二年洛廟未成親祀武帝於建始殿申家人禮世祖發漢明之夢肇祀故宮孝享既申義合前典亦一時之感也

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今祭有生魚一頭干魚五頭少牢饋食禮云司士升魚腊膚魚用鮒十有五上既云腊下必是鮮其數宜同稱膚足知鱗革無毀記云槁魚曰商祭鮮曰脡祭鄭注商量脡直也尋商旨裁截脡義在全賀循祭義猶用魚十五頭今鮮頓刪約槁皆全用謂宜鮮槁各二頭槁微斷首尾示存古義國子助教桑惠度議記稱尙玄酒而俎腥魚玄酒不容多鮮魚理宜約干魚五頭者以其既加人功可法於五味以象酒之五齊也今欲鮮槁各雙義無所法諲之議不行

十年詔故太宰褚淵故太尉王儉故司空柳世隆故驃騎大將軍王敬則故鎭

東大將軍陳顯達故鎭東將軍李安民六人配饗太祖廟廷祠部郎何諲之議功臣配饗累行宋世檢其遺事題列坐位具書贈官爵謚及名文不稱主便是設板也白虎通云祭之有主孝子以繫心也揆斯而言升配廟廷不容有主宋時板度既不復存今之所制大小厚薄如尚書召板爲得其衷有司攝太廟舊人亦云見宋功臣配饗坐板與尚書召板相似事見儀注

十一年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侍中何胤奏故太子祔太廟既無先准檢宋元后故事太尉行禮太子拜伏與太尉俱臣等參議依擬前典太常主廟位太尉執禮祔太孫拜伏皆與之俱正禮既畢除室之祭太孫宜親自進奠詔可

建武二年有司奏景懿后遷登新廟車服之儀祠部郎何佟之議曰周禮王之六服大裘爲上袞冕次之五車玉輅爲上金輅次之皇后六服褘衣爲上褕翟次之首飾有三副爲上編次之五車重翟爲上厭翟次之上公有大裘玉輅而上公夫人有副及褘衣是以祭統云夫人副褘立于東房也又鄭云皇后六服唯上公夫人亦有褘衣詩云翟茀以朝鄭以翟茀爲厭翟侯伯夫人入廟所乘今上公夫人副褘既同則重翟或不殊矣況景皇懿后禮崇九命且晉朝太妃服章之禮同於太后宋代皇太妃唯無五牛旗爲異其外侍官則有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散騎侍郎各二人分從前後部同於王者內職則有女尙書女長御各二人棨引同於太后又魏朝之晉王晉之宋王並置百官擬於天朝至於晉文王終猶稱薨而太上皇稱崩則是禮加於王矣故前議景皇后悉依近代皇太妃之儀則侍衞陪乘並不得異后乘重翟亦謂非疑也尋齊初移廟宣皇神主乘金輅皇帝親奉亦乘金輅先往行禮畢仍從神主至新廟今所宜依准也從之

永泰元年有司議應廟見不尙書令徐孝嗣議嗣君卽位並無廟見之文蕃支纂業乃有虔謁之禮左丞蕭琛議竊聞祗見厥祖義著商書朝于武宮事光晉冊豈有正位居尊繼業承天而不虔覲祖宗格于太室毛詩周頌篇曰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也鄭注云新王卽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又篇曰閔予小子嗣王朝廟也鄭注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卽政朝於廟也則隆周令典煥炳經記體嫡居正莫若成王又二漢由太子而嗣位者西京七主東都四帝其昭成哀和順五君並皆謁廟文存漢史其惠景武元明章六君前史不載謁事或是偶有闕文理無異說議者乃云先在儲宮已經致敬卒哭之後卽親奉時祭則是廟見故無別謁之禮竊以爲不然儲后在宮亦從郊祀若謂前虔可兼後敬開元之始則無假復有配天之祭矣若以親奉時祭仍爲廟見者自漢及晉支庶嗣位並皆謁廟既同有蒸嘗何爲獨脩繁禮且晉成帝咸和元年改號以謁廟咸康元年加元服又更謁夫時非異主猶不疑二禮相因況位隔君臣而返以一謁兼敬宜遠纂周漢之盛範近黜晉宋之乖義展誠一廟駿奔萬國奏可

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太社稷一日合朔日蝕既在致齋內未審於社祀無疑不曹檢未有前准尙書令王儉議禮記曾子問天子嘗禘郊社五禮之祭簠簋既陳唯大喪乃廢至於當祭之日火日蝕則停尋伐鼓用牲由來尙矣而簠簋初陳聞所不及據此而言致齋初日仍值薄蝕則不應廢祭又初平四年士孫瑞議以日蝕廢社而不廢郊朝議從之王者父天親地郊社不殊此則前准謂不宜廢詔可

永明十一年兼祠部郎何佟之議案禮記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向於北墉下答陰之義也鄭玄云答猶對也北墉社內北牆也王肅云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答之爲言是相對之稱知古祭社北向設位齋官南向明矣近代相承帝社南向太社及稷並東向而齋官位在帝社壇北西向於神背後行禮又名稷爲稷社甚乖禮意及未知失在何時原此理當未久竊以皇齊改物禮樂惟新中國之神莫貴於社若遂仍前謬懼虧盛典謂二社語其義則殊論其神則一位並宜北向稷若北向則成相背稷是百穀之總神非陰氣之主宜依先東向齋官立社壇東北南向立東爲上諸執事西向立南爲上稷依禮無兼稱今若欲尊崇正可名爲太稷耳豈得謂爲稷社邪臘祀太社日近案奏事御改定儀注儀曹稱治禮學士議曰郊特牲又云君之南向答陽也臣之北

向答君也若以陽氣在南則位廳向北陰氣在北則位宜向南今南北二郊一限南向皇帝黑瓚階東西向故知壇墠無繫於陰陽設位寧拘於南北羣神小祀類皆限南面薦饗之時北向行禮蓋欲申靈祇之尊表求幽之義魏世秦靜使社稷別營稱自漢以來相承南向漢之於周世代未遠郊上頹基商丘餘樹猶應尚存迷方失位未至於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庾蔚之昔已有此議後徐爰周景遠並不同仍舊不改佟之議來難引君南向答陽臣北向答君敢問答之為言為是相對為是相背相背則社位南向君亦南向可如來議郊特牲云臣之北向答君復是君背臣今言君南臣北向相稱答則君南不得稱答矣記何得云祭社君南向以答陰邪社果同向則君亦宜西向何故在社南向在郊西向邪解則不然記云君之南向答陽此明朝會之時盛陽在南故君南向對之猶聖人南面而聽向明而治之義耳寧是祈祀天地之日乎知祭社北向君答故南向祀天南向君答宜北向矣今皇帝黑瓚階東西向者斯蓋始入之別位非接對之時也案記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又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不用命戮于社孔安國云社主陰陰主殺傳曰日蝕伐鼓于社杜預云責羣陰也社主陰氣之盛故北向設位以本其義耳餘祀雖亦地祇之貴而不主此義故位向不同不得見餘陰祀不北向便謂社應南向也案周禮祭社南向君求幽宜北向而記云君南向答陰之義求幽之論不乖歟魏權漢社社稷同營共門稷壇在社壇北非古制後移宮南自當如靜此言乃是顯漢社失周法見漢世舊事尒時祭社南向未審出何史籍就如議者靜所言是祭社位向仍漢舊法漢又襲周成規因而不改者則社稷三座並應南向今何改帝社南向泰社及稷並東向邪治禮又難佟之凡三往反至建武二年有司議治禮無的然顯據佟之議乃行

建武二年祠部郎何佟之奏案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鄭玄又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知禮天圜丘用玄犢禮地方澤用黃牲矣牧人云凡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鄭玄云騂赤黝黑也陽祀祭天南郊及宗廟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祭法云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用騂犢鄭云地陰祀用黝牲與天俱用犢故連言之耳知此祭天地即南北郊矣今南北兩郊同用玄牲又明堂宗廟社稷俱用赤有違昔典又鄭玄云祭五帝於明堂勾芒等配食自晉以來并圜丘於南郊是以郊壇列五帝勾芒等今明堂祀五精更闕五神之位北郊祭地祇而設重黎之坐二三乖舛懼虧盛則前軍長史劉繪議籍云騂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未詳山川合為陰祀不若在陰祀則與黝乖矣佟之又議周禮以天地為大祀四望為次祀山川為小祀周人尚赤自四望以上牲色各依其方者以其祀大宜從本也山川以下牲色不見者以其祀小從所尚也則論禮二說豈不合符參議為允從之

永元元年步兵校尉何佟之議曰蓋聞聖帝明王之治天下也莫不尊奉天地崇敬日月故冬至祀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所以訓民事君之道化下嚴上之義也故禮云王者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周禮典瑞云王搢大圭執鎮圭藻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馬融云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覲禮天子出拜日於東門之外盧植云朝日以立春之日也鄭玄云端當為冕朝日春分之時也禮記朝事議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率諸侯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故鄭知此端為冕也禮記保傅云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而不明所用之定辰馬鄭云用二分之時盧植云用立春之日佟之以為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用其始故祭以二至日月禮次天地故朝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玄之言得其義矣漢世則朝朝日暮夕月魏文帝詔曰覲禮天子拜日東門之外反禮方明朝事議曰天子冕而執鎮圭率諸侯朝日於東郊以此言之蓋諸侯朝天子祀方明因率朝日也漢改周法羣公無四朝之事故不復朝於東郊得禮之變矣然旦夕常於殿下東向拜日其禮太煩今採周春分之禮損漢日拜之儀又無諸侯之事無所出東郊今正殿即亦朝會行禮之庭也宜常以春分於正殿之庭拜日其夕月文不分明其議奏魏祕書監薛循請論云舊事朝日以春分夕月以秋分案周禮朝日無常日鄭玄云用二分故遂施行秋分之夕月多東潛而西向拜之背實遠矣謂朝日宜用仲春之朔夕月宜用

仲秋之朔。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世。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月也。修之案禮器云。爲朝夕必放於日月。鄭玄云。日出東方。月出西方。又云。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鄭玄云。大明日也。知朝日東向。夕月西向。斯蓋各本其位之所在耳。猶如天子東西遊幸。朝堂之官及拜官者。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邪。修之謂魏世所行。善得與奪之衷。晉初弃圜丘方澤。於兩郊二至輟禮。至於二分之朝。致替無義。江左草創。舊章多闕。宋氏因循。未能反古。竊惟皇齊應天御極。典教惟新。謂宜使盛典行之盛代。以春分朝於殿庭之西。東向而拜日。秋分於殿庭之東。西向而拜月。此卽所謂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義也。使四方觀化者。莫不欣欣而頌美。旒藻之飾。蓋本天之至質也。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質之禮。故玄冕三旒也。近代祀天。著衮十二旒。極文章之義。則是古今禮之變也。禮天朝日。既服宜有異。頃世天子小朝會。著絳紗袍。通天金博山冠。斯卽今朝之服次衮冕者也。竊謂宜依此拜日月。甚得差降之宜也。修之任非禮局。輕奏大典。實爲僭官。伏追慙震。從之。

永明三年。有司奏。來年正月二十五日丁亥。可祀先農。卽日輿駕親耕。宋元嘉大明以來。並用立春後亥日。尚書令王儉以爲亥日籍田。經記無文。通下詳議。兼太學博士劉蔓議。禮孟春之月。立春迎春。又於是月以元日祈穀。又擇元辰躬耕帝籍。盧植說禮通辰日。日甲至癸也。辰子至亥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陰禮卑後。必居其末。亥者辰之末。故記稱元辰。注曰吉亥。又据五行之說。木生於亥。以亥日祭先農。又其義也。太常丞何諲之議。鄭注云。元辰蓋郊後吉亥也。亥。水辰也。凡在墾稼。咸存灑潤。五行說十二辰爲六合。寅與亥合。建寅月東耕。取月建與日辰合也。國子助教桑惠度議。尋鄭玄以亥爲吉辰者。陽生於子。元起於亥。取陽之元以爲生物。亥又爲水。十月所建。百穀賴茲沾潤畢熟也。助教周山文議。盧植云。元善也。郊天陽也。故以日。籍田陰也。故以辰。蔡邕月令章句解元辰云。日幹也。辰支也。有事於天用日。有事於地用辰。助教何修之議。少牢饋食禮云。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注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禘太廟禮日用丁亥。若不丁亥。則用己亥辛亥。苟有亥可也。鄭又云。必用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如此丁亥自是祭祀之日。不專施於先農。漢文用此日耕籍祀先農。故後王相承用之。非有別義。殿中郎顧暠之議。鄭玄稱先郊後吉辰。而不說必亥之由。盧植明子亥爲辰。亦無常辰之證。漢世躬籍。肇發漢文。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斯乃草創之令。未覩親載之吉也。昭帝癸亥耕于鉤盾弄田。明帝癸亥耕下邳。章帝乙亥耕定陶。又辛丑耕懷。魏之烈祖。實書辛未。不繫一辰。徵於兩代矣。推晉之革魏。宋之因晉。政是服膺康成。非有異見者也。班固序亥位云。陰氣應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且亥旣水辰。含育爲性。播厥取吉。其在茲乎。固序丑位云。陰大旅助黃鐘宣氣而牙物。序未位云。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是漢朝迭選魏室所遷。酌舊用丑。實兼有據。參議奏用丁亥。詔可。

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置學生百五十人。其有位樂入者五十人。生年十五以上二十以還。取王公已下至三將著作郎廷尉正太子舍人領護諸府司馬諮議經除敕者。諸州別駕治中等見居官及罷散者子孫。悉取家去都二千里爲限。太祖崩。乃止。

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創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員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其年秋中悉集。有司奏。宋元嘉舊事。學生到。先釋奠先聖先師。禮又有釋菜。未詳今當行何禮。用何樂及禮器。尚書令王儉議。周禮春入學舍菜合舞。記云。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又云。始入學必祭先聖先師。中朝以來。釋菜禮廢。今之所行。釋奠而已。金石俎豆。皆無明文。方之七廟則輕。比之五禮則重。陸納車胤謂宣尼廟宜依亭侯之爵。范甯欲依周公之廟。用王者儀。范宣謂當其爲師則不臣之。釋奠日。備帝王禮樂。此則車陸失於過輕。二范傷於大重。喻希云。若至王者自設禮樂。則肆賞於至敬之所。若欲嘉美先師。則所況非備。尋其此說。守附情理。皇朝屈尊弘教。待以師資。引同上公。卽事惟允。元嘉立學。裴松之議應儛六佾。以郊樂未具。故權奏登歌。今金石已備。宜設軒縣之樂。六佾之舞。牲牢器用。悉依上公。其冬皇太子講孝經。親臨釋奠。車駕幸聽。

建武四年正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領國子助教曹思文上表曰古之建國君民者必教學爲先將以節其邪情而禁其流欲故能化民裁俗習與性成也是以忠孝篤焉信義成焉禮讓行焉尊教宗學其致一也是以成均煥於古典虎門炳於前經陛下體睿淳神纘承鴻業今制書旣下而廢學先聞將恐觀國之光者有以擬議也若以國諱故宜廢昔漢成立學爰洎元始百餘年中未嘗暫廢其閒有國諱也且晉武之崩又其學猶存斯皆先代不以國諱而廢學之明文也永明以無太子故廢斯非古典也尋國之有學本以興化致治也天子於以諮謀焉於以行禮焉記云天子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執有罪反釋奠於學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而酳以教諸侯悌也於斯學是天子有國之基教也或以之所言皆太學事也今引太學不非證也據臣所見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旣多猥雜惠帝時欲辯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貴賤士庶皆須教成故國學太學兩存之也非有太子故立也然繫廢興於太子者此永明之鉅失也漢崇儒雅幾致刑厝而猶道謝三五者以其致教之術未篤也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諷誦相摩今學非唯不宜廢而已乃宜更崇尚其道望古作規使郡縣有學鄉閭立教請付尚書及二學詳議有司奏從之學竟不立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南郡王昭業冠求儀注未有前准尚書令王儉議皇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然而地居正體下及五世今南郡王體自儲暉實惟國裔元服之典宜異列蕃案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賓加其冠贊者結纓鄭玄云主人冠者之父兄也尋其言父及兄則明祖在父不爲主也大戴禮記公冠篇云公冠自爲主四加玄冕以卿爲賓此則繼體之君及帝之庶子不得稱子者也小戴禮記冠義云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注稱嫡子冠於阼庶子冠於房記又云古者重冠故行之於廟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據此而言彌與鄭注儀禮相會是故中朝以來太子冠則皇帝臨軒司徒加冠光祿贊冠諸王則郎中加冠中尉贊冠今同於儲皇則重依於諸王則輕又春秋之義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父在斯爲子君在斯爲臣皇太子居臣子之節無專用之道南郡雖處蕃國非支庶之列宜稟天朝之命備申冠阼之禮晉武帝詔稱漢魏遣使冠諸王非古正典此蓋謂庶子封王合依公冠自主之義王於國之長孫遣使惟允宜使太常持節加冠大鴻臚爲贊醮酒之儀亦歸二卿祝醮之辭附准經記別更撰立不依蕃國常體國官陪位拜賀自依舊章其日內外二品清官以上詣止車集賀幷詣東宮南門通牋別日上禮宮臣亦詣門稱賀如上臺之儀旣冠之後剋日謁廟以弘尊祖之義此旣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幷下二學詳議僕射王奐等十四人議並同幷撰立贊冠醮酒二辭詔可祝辭曰皇帝使給事中太常武安侯蕭惠基加南郡王冠祝曰筮日筮賓肇加元服棄尒幼志從厥成德親賢使能克隆景福醮酒辭曰旨酒旣清嘉薦旣盈兄弟具在淑愼儀形永屆眉壽於穆斯寧

永明中世祖以婚禮奢費勅諸王納妃上御及六宮依禮止棗栗腶脩加以香澤花粉其餘衣物皆停唯公主降嬪則止遺舅姑也永泰元年尚書令徐孝嗣議曰夫人倫之始莫重冠婚所以尊表成德結歡兩姓年代汙隆古今殊則繁簡之儀因時或異三加廢於王庶六禮限於天朝雖因習未久事難頓改而大典之要深宜損益案士冠禮三加畢乃醴冠者醴則唯一而已故醴辭無二若不醴則每加輒醮以酒故醮辭有三王肅云醴本古其禮重酒用時味其禮輕故也或醴或醮二三之義詳記於經文今皇王冠畢一酌而已即可擬古設禮而猶用醮辭實爲乖衷尋婚禮實饌以四爵加以合巹旣崇尚質之理又象泮合之義故三飯卒食再酳用巹先儒以禮成好合事終於三然後用巹合儀注先酳巹以再以三有違旨趣又郊特牲曰三王作牢用陶匏言太古之時無共牢之禮三王作之而用太古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樏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巹以鏁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采飾亦虧曩制方今聖政日隆聲教惟穆則古昔以敦風存餼羊以愛禮沿襲之規有切治要嘉禮實重宜備舊章謂自今王侯已下冠畢一酌醴以遵古之義醴即用舊文於事爲允婚亦依

古以叠酌終酳之酒並除金銀連鏁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熾燎牢燭華傸亦宜停省庶斵雕可期移俗有漸參議並同奏可

晉武太始二年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近代諱之也建元元年太常上朝堂諱訓僕射王儉議曰后諱依舊不立訓禮天子諸侯諱羣祖臣隸既有從敬之義宜爲太常府君諱至於朝堂榜題本施至極既追尊所不及禮降於在三晉之京兆宋之東安不列榜題孫毓議稱京兆列在正廟臣下應諱而不上榜宋初博士司馬道敬議東安府君諱宜上榜何承天執不同卽爲明據其有人名地名犯太常府君及帝后諱者皆改宣帝諱同二名不偏諱所以改承明門爲北掖以榜有之字與承並東宮承華門亦改爲宣華云

漢末蔡邕立漢朝會志竟不就秦人以十月旦爲歲首漢初習以大饗會後用夏正饗會猶未廢十月旦會也東京以後正旦夜漏未盡七刻鳴鐘受賀公侯以下執贄來庭二千石以上升殿稱萬歲然後作樂宴饗張衡賦云皇輿夙駕登天光於扶桑然則雖云夙駕必辨色而行事矣魏武都鄴正會文昌殿用漢儀又設百華燈後魏文脩洛陽宮室權都許昌宮殿狹小元日於城南立氈殿青帷以爲門設樂饗會後還洛陽依漢舊事晉武帝初更定朝會儀夜漏未盡十刻庭燎起火羣臣集傅玄朝會賦云華燈若乎火樹熾百枝之煌煌此則因魏儀與庭燎並設也漏未盡七刻羣臣入白賀未盡五刻就本位至漏盡皇帝出前殿百官上賀如漢儀禮畢罷入羣臣坐謂之辰賀晝漏上三刻更出百官奉壽酒大饗作樂謂之晝會別置女樂三十人於黃帳外奏房中之歌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受賀宋世至十刻乃受賀其餘升降拜伏之儀及置立后妃王公已下祠祀夕牲拜授弔祭皆有儀注文多不載

三月三日曲水會古禊祭也漢禮儀志云季春月上巳官民皆絜濯於東流水上自洗濯祓除去宿疾爲大絜不見東流爲何水也晉中朝公卿已下至於庶民皆禊洛水之側事見諸禊賦及夏仲御傳也趙王倫篡位三日會天淵池誅張林懷帝亦會天淵池賦詩陸機云天淵池南石溝引御溝水池西積石爲禊堂跨水流杯飲酒亦不言曲水元帝又詔罷三日弄具今相承爲百戲之具雕弄技巧增損無常

史臣曰案禊與曲水其義參差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絜之也巳者祉也言祈介祉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脩事於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應劭云禊者絜也言自絜濯也或云漢世有郭虞者以三月上辰生二女上巳又生一女二日中頻生皆死時俗以爲大忌民人每至其日皆適東流水祈祓自絜濯浮酌清流後遂爲曲水案高后祓霸上馬融梁冀西第賦云西北戌亥玄石承輸蝦蟆吐寫庚辛之域卽曲水之象也今據禊爲曲水事應在永壽之前已有祓除則不容在高后之後祈農之說於事爲當

九月九日馬射或說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像漢立秋之禮

史臣曰案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亦角抵雜戲之流也宋武爲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准

南齊書卷九

南齊書卷九考證

禮志上永明元年十二月有司奏今月三日臘祀太社稷○臣祖庚按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勾龍爲社烈山氏子柱爲稷又云社壇在東稷壇在西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太社後漢建武二年立太社稷于洛陽其名昉此郊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周初日猶用戊召誥云戊午乃社于新邑自定禮後始用甲也迨漢高帝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後漢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祠晉武帝太康九年詔社實一神其倂社之祀東晉元帝依魏洛京之制立二社一稷永明十一年從何佟之議稱稷爲太稷蓋依漢制然云臘祀則知齊特歲一舉行耳

永明五年十月有司奏前唯尙書令王儉議蠡孫冠事歷代所無禮雖有嫡子嫡孫○通典嫡孫上有無字

元服之典宜異列蕃○通典列蕃下有依於諸王則輕同於儲皇則重二句

南齊書卷九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二

禮下

建元四年高帝山陵昭皇后應還祔祠部疑有祖祭及遣啓諸奠九飯之儀不左僕射王儉議奠如大斂賀循云從墓之墓皆設奠如將葬廟朝之禮范甯云將窆而奠雖不稱為祖而不得無祭從之有司又奏昭皇后神主在廟今還祔葬廟有虞以安神神既已處廟改葬出靈豈應虞祭鄭注改葬云從廟之廟禮宜同從墓之墓事何容異前代謂應無虞左僕射王儉議范甯云葬必有魂車若不為其歸神將安舍世中改葬即墓所施靈設祭何得不祭而毀耶賀循云既窆設奠於墓以終其事雖非正虞亦粗相似晉氏修復五陵宋朝敬后改葬皆有虞今設虞非疑從之

建元二年皇太子妃薨前宮臣疑所服左僕射王儉議禮記文王世子父在斯為子君在斯為臣且漢魏以來宮僚充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昔庾翼妻喪王允勝弘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邪宜依禮為舊君妻齊衰三月居官之身並合屬假朝晡臨哭悉繫東宮今臣之未從官在遠者於居官之所屬寧二日半仍行喪成服遣牋表不得奔赴從之

太子妃斬草乘黃議建銘旌僕射王儉議禮既塗棺祝取銘置于殯東大斂畢便應建于西階之東

宋大明二年太子妃薨建九旒有司又議斬草日建旒與不若建旒應幾旒及晝龍升降云何又用幾翣僕射王儉議旒本是命服無關於凶事今公卿以下平存不能備禮故在凶乃建耳東宮秩同上公九命之儀妃與儲君一體義不容異無緣未同常例別立凶旒大明舊事是不經詳議率爾便行耳今宜考以禮典不得効尤從失吉部伍自有桁輅凶部別有銘旌若復立旒復置何處翣自用八從之

有司奏大明故事太子妃玄宮中有石誌參議墓銘不出禮典近宋元嘉中顏延作王球石誌素族無碑策故以紀德自爾以來王公以下咸共遵用儲妃之重禮殊恆列既有哀策謂不須石誌從之

有司奏穆妃卒哭後靈還在道遇朔望當須設祭不王儉議既虞卒哭祭之於廟本是祭序昭穆耳未全同卒吉四時之祭也所以有朔望殷事舊國不行權制宋江夏王妃卒哭以後朔望設祭帝室既以卒哭除喪無緣方有朔望之祭靈筵雖未升廟堂而舫中即成行廟猶如桓玄及宋高祖長沙臨川二國並有移廟之禮豈復謂靈筵在途便設殷事耶推此而言朔望不復俟祭宋懿后時舊事不及此益可知時議從之

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穆妃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月數閏為應以閏附正月若用月數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祥至於祥月不為有疑不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成月公羊云天無是月雖然左氏謂告朔為得禮是故先儒咸謂三年期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含閏以正期允協情理今杖期之喪雖以十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二月厭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此事之非期事既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設令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附准例益復為礙謂應須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宜共精詳并通關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月不申今以十一月而祥從期可知既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以祥之當閏月數相縣積分餘閏曆象所弘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苞含故致盈積稱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答淵難曰含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期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迹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歸餘故宜總而苞之期而兩祥緣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申屈申兼著二途具舉經記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二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期二朔以放後歲名

有區域不得相參會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上之明義也鄭射王賓唯云期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期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期之祥不得方於緦縞之末即恩如彼就例如此淵又據舊義難儉十餘閒儉隨事解釋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掩功衰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祥名猶存異於餘服計月爲數屈追慕之心以遠爲邇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僕射儉議理據詳博謹所附同今司徒淵始雖疑難再經往反未同儉議依舊入座丞郎通共博議爲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限奏御班下內外詔可

皇太子穆妃服尚書左丞兼著作郎王逡聞左僕射王儉中軍南郡王小祥應待聞喜不穆妃七月二十四日薨聞喜公八月發哀訃十一月之限應在六月南郡王爲當同取六月則大祥復申一月應用八月非復正月在存親之義若各自爲祥廬堊相閒玄素雜糅未審當有此疑不儉曰送往有已復生有節罔極非服制所申祥縞明示終之斷相待之義經記無聞世人多以廬室衰麻不宜有異故相去一二月者或申以俱除此所謂任情徑行未達禮旨昔撰喪記已嘗言之遠還之人自有爲而未祭在家之子立何辭以不變禮有除喪而歸者此則經記之遺文不待之明據假使應待則相去彌年亦宜必待乃爲衰絰永服以窮生吉獨長絕於宗廟斯不可矣苟曰非宜則旬月之閒亦不容申何者禮有倫序義無徒設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既乖即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雜則古有異宮之義設無異宮則遠還之子自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在家之人再期而毀所以然者奔喪禮云爲位不奠鄭玄云以其精神不存乎此也聞哀不時實緣在遠爲位不奠益有可安此自有爲而然不關嫡庶庶子在家亦不待嫡矣而況儲妃正體王室中軍長嫡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疑謂不應相待中軍祥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弔慰及至忌辰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而不對客此國之大典宜通關八座丞郎共盡同異然後奏御司徒褚淵等二十人並同儉議爲允請以爲永制詔可

建元三年太子穆妃薨南郡王聞喜公國臣疑制君母服儉又議禮庶人爲國君齊衰先儒云庶人在官者府史之屬是也又諸侯之大夫妻爲夫人服繐衰七月以此輕微疎遠故不得盡禮今皇孫自是蕃國之王公太子穆妃是天朝之嫡婦宮臣得申小君之禮國官豈敢爲夫人之敬當單衣白帢素帶哭于中門外每臨輒入與宮官同

永明十一年文惠太子薨右僕射王晏等奏案喪服經爲君之父長子同齊衰期今至尊既不行三年之典止服期制羣臣應降一等便應大功九月功衰是兄弟之服不可以服至尊臣等參議謂宜重其衰裳減其月數同服齊衰三月至於太孫三年既申南郡國臣宜備齊衰期服臨汝曲江既非正嫡不得禰先儲二公國臣並不得服詔依所議又奏案喪服經雖有妾爲君之長子從君而服二漢以來此禮久廢請因循前准不復追行詔曰既久廢停便

又奏伏尋御服文惠太子期內不奏樂諸王雖本服期而儲皇正體宗廟服者一同釋服奏樂婚冠便應並通竊謂二等誠俱是嘉禮輕重有異娶婦思嗣事非全吉三日不樂禮有明文宋世期喪降在大功者婚禮廢樂以申私戚通以前典詔依議

又奏案禮祥除皆先於今夕易服明旦乃設祭尊比世服臨然後改服與禮爲乖今東宮公除日若依例皇太孫服臨方易服臣等參議謂先哭臨竟而後祭之應公除者皆於府第變服而後入臨行奉慰之禮詔可

建武二年朝會時世祖遏密未終朝議疑作樂不祠部郎何佟之議昔舜受終文祖義非胤堯及放勳徂落遏密三祀近代晉康帝繼成帝于時亦不作樂懷帝永嘉元年惠帝喪制未終于時江充議云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輕重同禮從之

建武二年正月有司以世祖文皇帝今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忌日二十九日大祥三月二十九日祥禫至尊及羣臣踰哀之儀應定准下二學入座丞郎博士商榷以爲名立義生自古之制文帝正號祖宗式序昭穆祥忌禫日皇帝宜服祭服出太極踰哀百僚亦祭服陪位太常丞李搖議曰尋尊號既追重服宜正但已從權制故直杖不靚至於鑽燧既同天地亦變容得無感乎且晉景獻

皇后崩羣臣備小君之服追尊之后無違后典追尊之帝固宜同帝禮矣雖臣子一例而禮隨時異至尊龍飛中興事非嗣武理無深衣之變但王者體國亦應弔服出正殿舉哀百寮致慟一如常儀給事中領國子助教謝曇濟議夫喪禮一制服節兩分慶祔追亡之情小祥抑存之禮斯蓋至愛可申極痛宜屈耳文皇帝雖君德早凝民化未洽追崇尊極實緣于性今言臣則無實論己則事虛聖上馭寓更奉天眷祗禮七廟非從三后周忌祥禫無所依殺太學博士崔偃同謝超議太常沈幾同李播議國子博士劉警等同謝曇濟議祠部郎何佟之議曰春秋之旨臣子繼君親雖恩義有殊而其禮則一所以敦資敬之情篤方喪之義主上雖仰嗣高皇嘗經北面方今聖歷御宇垂訓無窮在三之恩理不容替若謂世祖祥忌至尊宜弔服升殿羣臣同致哀感事畢百官詣宣德宮拜表仍致哀陵園以引追遠之慕尚書令王晏等十九人同佟之議詔可

海陵王薨百官會哀時纂嚴朝議疑戎服臨會祠部郎何佟之議羔裘玄冠不以弔理不容以兵服臨喪宋泰始二年孝武大祥之日于時百寮入臨皆於宮門變戎服著衣帢入臨畢出外還襲戎衣從之

贊曰姬制孔作訓範百王三千有數四維是張損益彝典廢舉憲章戎祀軍國社廟郊庠冠婚朝會服紀凶喪存爲盛德戒在先亡

南齊書卷十

南齊書卷十考證

禮志下鄭射王賀○臣祖庚按爲鄭玄射慈王肅賀循也

于時江充議云○諸本同南監本作何充當從之

南齊書卷十考證

南齊書卷十一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三

樂

南郊樂舞歌辭，二漢同用，見前漢志，五郊互奏之。魏歌舞不見，疑是用漢辭也。晉武帝泰始二年，郊祀明堂，詔禮遵用周室肇稱殷祀之義，權用魏儀，後使傅玄造祀天地五郊夕牲歌詩一篇、迎神歌一篇。宋文帝使顏延之造郊天夕牲、迎送神饗神歌詩三篇，是則宋初又仍晉也。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請敕外凡肄學者，普令製立。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淵，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備改樂名。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上表，宜集英儒刪纂雅樂，詔付外詳，竟不行。

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

夤承寶命　嚴恭帝緒　奄受敷錫　升中拓宇　亘地稱皇　罄天作主

月域來賓　日際奉土　開元首正　禮交樂舉　六典聯事　九官列序（此下除四句，皆顏辭。）

牲出入，奏引牲之樂：

皇乎敬矣　恭事上靈　昭教國祀　肅肅明明　有牲在滌　有絜在俎

以薦王衷　以答神祐（此上四句顏辭。）

陟配在京　降德在民　奔精望夜　高燎佇晨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

我恭我享　惟孟之春　以孝以敬　立我蒸民　青壇奄靄　翠幙端凝

嘉俎重薦　兼藉再升　設業設簴　展容玉庭　肇禋配祀　克對上靈（此一篇增損謝辭。）

右夕牲歌，並重奏。

迎神，奏昭夏之樂：

惟聖饗帝　惟孝饗親（此下除四句。）　禮行宗祀　敬達郊禋　金枝中樹

廣樂四陳（此下除。）　月御案節　星驅扶輪　遙興遠駕　曜曜振振　告成大報

受釐元神

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

紫壇望靈　翠幙佇神　率天奉贄　罄地來賓　神貺並介　泯祇合祉

恭昭鑒享　肅光孝祀　感藹四靈　洞曜三光　皇德全被　大禮流昌

皇帝升壇，奏登歌辭：

報惟事天　祭實尊靈　史正嘉兆　神宅崇禎　五時昭鬯　六宗彝序

介丘望塵　皇軒肅舉

皇帝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

營泰畤　定天衷　思心緒　謀筮從（此下除二句。）　田燭置　爟火通　大孝昭

國禮融（此一句改，餘皆顏辭。此下又除二十二句。）

次奏武德宣烈之樂：

功燭上宙　德燿中天　風移九域　禮飾八埏　四靈晨炳　五緯宵明

膺歷締運　道茂前聲

太祖高皇帝配饗，奏高德宣烈之樂。此章永明二年造奏。（尚書令王儉辭。）

饗帝嚴親　則天光大　爲奕前古　榮鏡無外　日月宣華　卿雲流靄

五漢同休　六幽咸泰

皇帝飲福酒，奏嘉胙之樂：

鬯嘉禮　承休錫　盛德符景緯　昌華應帝策　聖藹耀昌基

融祉暉世歷　肇正涵月軌　書文騰日迹　寶瑞昭神圖　靈貺流瑞液

我皇崇暉祚　重芬冠往籍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饗洽　禮樂該　神娛展　辰旆回　洞雲路　拂璇階　紫霧藹

青霄開　睠皇都　顧玉臺　留昌德　結聖懷

皇帝就燎位，奏昭遠之樂。

天以德降　帝以禮報　牲罇俯陳　柴幣仰燎　事展司采　敬達瑄璥
煙貫青昊　寰飈紫場　陳馨示策　肅志宗禋　禮非物備　福唯誠陳

皇帝還便殿，奏休成之樂，重奏。

昭事上祀　饗薦具陳　回鑾轉翠　拂景翔宸　綴縣斂暢　鐘石昭融
羽炫深晷　籥曜行風　肆序輟度　肅禮停文　四金聳衛　六馭齊輪

右南郊歌辭

北郊樂歌辭。案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是則周漢以來，祭天地皆同辭矣。宋顏延之饗地神辭一篇，餘與南郊同。齊北郊，羣臣入，奏肅咸樂；牲入，奏引牲；薦豆毛血，奏嘉薦；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還便殿，奏休成；辭並與南郊同。迎送神，昭夏登歌異。

迎地神，奏昭夏之樂。

詔禮崇營　敬饗玄時　靈正丹帷　月肅紫墀　展薦登華　風縣凝鏘
神惟戾止　鬱葆遙莊　昭望歲芬　環游辰太　穆哉尙禮　橫光秉藹

皇帝升壇登歌

竚靈敬享　禋肅彝文　縣動聲儀　薦絜牲芬　陰祇以貺　昭司式慶
九服熙度　六農祥正

皇帝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

維方丘　端國陰　掩珪晷　仰靈心　詔源委　遍丘林八句　禮獻物
樂薦音此下除二十二句餘皆顏辭。

次奏昭德凱容之樂

慶圖濬邈　蘊祥祕瑤　俔天炳月　嬪光紫霄　邦化靈懋　閫則風調
儷德方儀　徽載以昭

送神，奏昭夏之樂。

薦神升　享序棜　淹玉俎　停金奏　寶旆轉　旒鸞旋　溢素景
鬱紫躔　靈心顧　留辰睠　洽外壖　瑞中縣

瘞埋，奏隸幽之樂。

后皇嘉慶　定祇玄時　承帝休圖　祇敷靈祉　篚羃周序　軒朱凝會
牲幣芬壇　精明竚蓋　調川瑞昌　警岳祥泰

右北郊歌

明堂歌辭：祀五帝。漢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謝莊造辭，莊依五行數，木數用三，火數用七，土數用五，金數用九，水數用六。案鴻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數八，火數七，土數五，金數九，水數六。蔡邕云：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又納音數，一言得土，三言得火，五言得水，七言得金，九言得木。若依鴻範木數用三，則應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則應木八火七也。當以鴻範一二之數，言不成文，故有取捨，而使兩義並違，未詳以數立言為何依據也。周頌我將祀文王，言皆四，其一句五，一句七。謝莊歌宋太祖亦無定句。建元初，詔黃門郎謝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辭，幷採用莊辭。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謝朓造辭，一依謝莊，唯世祖四言也。

賓出入，奏肅咸樂歌辭二章。

彝承孝典　恭事嚴聖　泱天奉賮　磬壤齊慶　司儀且序　羽容夙章
芬枝揚烈　黼構周張　助寶尊軒　酎珍充庭　璆縣凝會　琄朱竚磬

先期選禮　肅若有承　祇對靈祉　皇慶昭膺

尊事威儀　輝容昭序　迅恭明神　絜盛牲俎　肅肅嚴宮　藹藹崇基
皇靈降止　白祇具司　戒誠望夜　端烈承朝　依微昭旦　物色輕霄

青帝歌

參映夕　駟昭晨　靈乘震　司青春　鴈將向　桐始蕤　和風舞
暄光遲　萌動達　萬品親　潤無際　澤無垠

赤帝歌

龍精初見大火中　朱光北至圭景同　帝在在離實司衡
雨水方降木槿榮　庶物盛長咸殷阜　恩澤四溟被九有

黃帝歌

履艮宅中宇　司繩總四方　裁化徧寒燠　布政司炎涼此以下除八句
至分乘經晷　閉蟄集恆度　帝暉緝萬有　皇靈澄國步
白帝歌
百川若鏡天地爽且明　雲冲氣舉盛德在素精此下除四句
庶類收成歲功行欲寧　浹地奉渥罄宇承帝靈
黑帝歌
歲既暮日方馳　靈乘坎德司規　玄雲合晦鳥蹊　白雲繁亘天崖此下除四句
晨晷促夕漏延　太陰極微陽宣此下除二句
皇帝還東壁受福酒奏嘉胙樂歌辭太廟同用
禮薦洽　福祚昌　聖皇膺嘉祐　帝業凝休祥　居極乘景運
宅德瑞中王　澄明臨四奧　精華延八鄉　洞海同聲憓　澈宇麗乾光
靈慶纏世祉　鴻烈永無疆
送神奏昭夏樂歌辭宋謝莊辭
蘊禮容　餘樂度　靈方留　景欲暮　開九重　肅五達　鳳參差
龍已秣　雲既動　河既梁　萬里照　四空香　神之車　歸清都
璇庭寂　玉殿虛　鴻化凝　孝風熾　顧靈心　結皇思　鴻慶遐鬯
嘉薦令芳　並帝明德　永祚深光增四字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詩
惟誠絜饗　雖孝尊靈　敬芳黍稷　敬滌犧牲　騂繭在豢　載溢載豐
以承宗祀　以肅皇衷　蕭芳四舉　華火周傳　神鑒孔昭　嘉足參牷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詩二章
肇禋戒祀　禮容咸舉　六典飾文　九司炤序　牲柔既昭　犧剛既陳
恭滌惟清　敬事惟神　加籩再御　兼俎兼薦　節動軒越　聲流金縣
奕奕閟幄　亹亹嚴闈　絜誠夕鑒　端服晨暉　聖靈戾止　翊我皇則
上綏四寓　下洋萬國　永言孝饗　孝饗有容　儐僚贊列　肅肅雍雍
右夕牲辭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地紐謐　乾樞回　華蓋動　紫微開　旌蔽日　車若雲　駕六氣
乘絪縕　燁帝景　耀天邑　聖祖降　五雲集此下除八句　懋粢盛　絜牲牷
百禮肅　羣司虔　皇德遠　大孝昌　貫九幽　洞三光　神之安
解王饗　昌福至　萬寓歡皆謝莊辭
皇帝升明堂奏登歌辭
雍臺辯朔　澤宮選辰　絜火夕炤　明水朝陳　六瑚賁室　八羽華庭
昭事先聖　懷濡上靈　肆夏式敬　升歌發德　永固洪基　以綏萬國
皆謝莊辭
初獻奏凱容宣烈樂歌辭太廟同
醲醴具登　嘉俎咸薦　饗洽誠陳　禮周樂徧　祝辭罷祼　序容輟縣
蹕動端庭　鑾回嚴殿　神儀駐景　華漢高虛　入靈案衛　三祇解途
翠蓋澄耀　罼帝凝晨　玉鑾息節　金輅懷音　式誠達孝　底心肅感
追憑皇鑒　思承淵範　神錫懋祉　四緯昭明　仰福帝徽　俯齊庶生
右祀明堂歌辭建元永明中奏
雩祭歌辭
清明暢　禮樂新　候龍景　選貞辰　陽律亢　陰晷伏　秏下土
荐穜稑　震儀警　王度乾　嗟雲漢　望昊天　張盛樂　奏雲儛
集五精　延帝祖　雩有諷　禜有秩　膋鬯芬　圭瓚瑟　靈之來
帝閽開　車煜燿　吹徘徊　停龍轙　徧觀此　凍雨飛　祥風靡
壇可臨　奠可歆　對坻祉　鑒皇心
右迎神歌辭依漢來郊歌三言，宋明堂迎神八解。
濬哲維祖　長發其武　帝出自震　重光御寓　七德攸宣　九疇咸敘
靜難荆舒　凝威蠡浦　昧旦丕承　夕惕刑政　化壹車書　德馨粢盛
昭星夜景　非雲曉慶　衢室成陰　璧水如鏡　禮充玉帛　樂被匏絃
於鑠在詠　陟配于天　自宮徂兆　靡愛牲牷　我將我享　永祚豐年

右歌世祖武皇帝（依廟歌四言）

營翼日 鳥殷宵 凝冰泮 玄蟄昭 景陽陽 風習習 女夷歌
東皇集 奠春酒 秉青珪 命田祖 渥羣黎

右歌青帝（木生數三）

惟此夏德德恢台 兩龍既御炎精來 火景方中南訛秩 靡草云黃含桃
實 族雲蓊鬱溫風煽 興雨祁祁黍苗偏

右歌赤帝（火成數七）

稟火自高明 毓金挺剛克 涼燠資成化 羣方載厚德 陽季勾萌達
炎徂溽暑融 商暮百工止 歲極凌陰沖 皇流疏已清 原隰甸已平
咸言祚惟億 敦民保高京

右歌黃帝（土成數五）

帝悅于兌執矩固司藏 百川收潦精景應徂商 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
夜月如霜秋風方嫋嫋 商陰肅殺萬寶咸亦遒 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右歌白帝（金成數九）

白日短玄夜深 招搖轉移太陰 霜鐘鳴冥陵起 星回天月窮紀
聽嚴風來不息 望玄雲黝無色 曾冰冽積羽幽 飛雲至天山側
關梁閉方不巡 合國吹饗蜡賓 充微陽究終始 百禮洽萬祚臻

右歌黑帝（水成數六）

敬如在 禮將周 神之駕 不少留 躧龍鑣 轉金蓋 紛上馳
雲之外 警七曜 詔八神 排閶闔 渡天津 有渰興 膚寸積
兩冥冥 又終夕 倬栖禮 惟萬稽 皇情暢 景命昌

右送神歌辭

太廟樂歌辭，周頌清廟一篇，漢安世歌十七章是也。永平三年，東平王蒼造光武廟登歌一章二十六句，其辭稱述功德。建安十八年，魏國初建，侍中王粲作登歌安世詩，說神靈鑒饗之意。明帝時，侍中繆襲奏安世詩本故漢時歌名，今詩所歌，非往詩之文。襲案周禮志云，安世樂猶周房中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宜改安世名正始之樂。後續漢安世歌，亦說神來宴饗，無有后妃之言。思惟往者謂房中樂為后妃歌，恐失其意。方祭祀娛神，登歌先祖功德，下堂詠宴饗，無事歌后妃之化也。於是改安世樂曰饗神歌。散騎常侍王肅作宗廟詩頌十二篇，不入於樂。晉泰始中，傅玄造廟夕牲昭夏歌一篇，迎送神肆夏歌詩一篇，登歌七廟七篇。玄云登歌歌盛德之功烈，故廟異其文。至於饗神，猶周頌之有雝及雍，但說祭饗神明禮樂之盛，七廟饗神皆用之。夏侯湛又造宗廟歌十三篇。宋世王韶之造七廟登歌七篇。昇明中，太祖為齊王，令司空褚淵造太廟登歌二章。建元初，詔黃門侍郎謝超宗造廟樂歌詩十六章。永明二年，尚書殿中曹奏，太祖高皇帝廟神室奏高德宣烈之舞，未有歌詩，郊應須歌辭。穆皇后廟神室亦未有歌辭。案傅玄云登歌廟異其文，饗神十室同辭，此議為允。又尋漢世歌篇多少無定，皆稱事立文，並多八句，然後轉韻。時有兩三韻而轉，其例甚寡。張華、夏侯湛亦同前式，傅玄改韻頗數，更傷簡節之美。近世王韶之、顏延之並四韻乃轉，得賒促之中。顏延之、謝莊作三廟歌，皆各三章，章八句，此於序述功業詳略為宜。今宜依之。郊配之日，改降尊作主，禮殊宗廟。穆后母儀之化，事異經綸，此二歌為一章八句。別奏事御奉行。詔可。尚書令王儉造太廟二室及郊配辭。

羣臣出入奏肅咸樂歌辭。

絜誠底孝 孝感煙霜 賓儀飾序 肅禮綿張 金華樹藻 肅哲騰光
殷殷升奏 嚴嚴階庠 匪椒匪玉 是降是將 懋分神衷 坰祐傳昌

牲出入奏引牲樂歌辭。

肇祀嚴靈 恭禮尊國 達敬數典 結孝陳則 芬滌既肅 犧牷既整
肇誠流思 端儀選景 肆禮佇夜 綿樂望晨 崇席皇鑒 用饗明神

薦豆呈毛血奏嘉薦樂歌辭。

清思眑眑 閟寢徽徽 恭言載感 肅若有希 芬俎具陳 嘉薦兼列
凝鑾煙闕 分炤星晢 睿靈式降 協我帝道 上登五緯 下闡八表

右夕牲歌辭

迎神，奏昭夏樂歌辭。
涓辰選氣　展禮恭祗　重闈月洞　層牖煙施　載虛玉鬯　載受金枝
天歌折饗　雲舞磬儀　神惟降止　泛景凝羲　帝華永藹　泯藻方摛
皇帝入廟北門，奏永至樂歌辭。
戲縣惟則　姬經式序　九司聯事　八方承宇　攀迥靜陳　縵樂具舉
凝旒若慕　傾璜載竚　振振璇衡　穆穆禮容　載藹皇步　式歎帝蹤
太祝祼地，奏登歌辭。
清明既鬯　大孝乃熙　天儀晬愴　皇心儼思　既芬房豆　載絜牷牲
鬱祼升禮　銷玉登聲　茂對幽嚴　式奉徽靈　以享以祀　惟感惟誠
皇祖廣陵丞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國昭惟茂　帝穆惟崇　登祥緯遠　綿世景融　紛綸睿緒　蕃蔚王風
明進厥始　濬哲文終
皇祖太中大夫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璇條責蔚　瓊源浚照　懋矣皇烈　載挺明劭　永言敬思　式恭惟教
休途夏乂　榮光有耀
皇祖淮陰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嚴宗正典，崇饗肇禋　九章既飾　二清既陳　昭恭皇祖　承假徽神
貞祐伊協　卿藹是鄰
皇曾祖即丘令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肅惟敬祀　絜事參鄰　環枋僾綴　緬密絲黃　明明烈祖　倘錫龍光
粵雅于姬　伊頌在商
皇祖太常卿府君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神宮懋鄴　明祓昌基　德凝羽綴　道鬯容辭　假我帝緒　懿我皇維
昭大之載　國齊之祺
皇考宣皇神室，奏宣德凱容樂歌辭。
道閟期運　義開藏用　皇矣睿祖　至哉攸縱　循規烈熠　甏矩重芬
德溢軒羲　道播炎雲
昭皇后神室，奏凱容樂歌辭。
月靈誕慶　雲瑞開祥　道茂淵柔　德表徽章　粹訓宸中　儀形宙外
容蹈凝華　金羽傳藹
皇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祚樂歌辭。
構宸抗宇　合軫齊文　萬靈載溢　百禮以殷　朱絃繞風　翠羽停雲
桂樽既滌　瑤俎既薰　升薦惟誠　昭禮惟芬　降祉遙裔　集慶氤氳
送神，奏肆夏樂歌辭。
禮既升　樂以愉　昭序溢　幽饗餘　人祗鬯　敬教敷　申光動
靈駕翔　芬九垓　鏡八鄉　福無屆　祚無疆
皇帝詣便殿，奏休成樂歌辭。
睿孝式鬯　饗敬爰徧　諦容輟序　佾文靜縣　辰儀聳蹕　宵衛浮鑾
旒帟雲舒　翠華景摶　恭惟尚烈　休明再纏　國猷遠藹　邑圖聿宣
太廟登歌辭二章
惟王建國　設廟凝靈　月薦流典　時祀暉經　瞻辰僾思　雨露追情
簡日笙磬　閟奠升文　金罍渟桂　冲幄舒薰　備僚肅列　駐景開雲
至饗攸極　睿孝惇禮　具物咸絜　聲香合體　氣昭扶幽　眇慕纏遠
迎絲驚促　迭佾留晚　聖衷踐候　節改增愴　妙感崇深　英徽彌亮
太祖高皇帝神室，奏高德宣烈樂歌辭。
悠悠草昧　穆穆經綸　乃文乃武　乃聖乃神　勳龕危亂　靜比斯民
誕應休命　奄有八寅　握機肇運　光啓禹服　義滿天淵　禮昭地軸
澤靡不懷　威無不肅　戎夷竭歡　象來致福　偃風裁化　晅日數祥
信星含曜　秬草流芳　七廟觀德　六樂宣章　惟先惟敬　是饗是將
穆皇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辭。
大姒嬪周　塗山儷禹　我后嗣徽　重規疊矩　肅肅閟宮　翔翔雲舞
有饗德馨　無絕終古

高宗明皇帝神室奏明德凱容之樂歌辭。

多難固業　殷憂啓聖　帝宗纘武　惟時執競　起柳獻祥　百堵興詠
義雖祀夏　功符受命　遠無不懷　邇無不肅　其儀濟濟　其容穆穆
赫矣君臨　昭哉嗣服　允王維后　膺此多福　禮以昭事　樂以感靈
八簋陳室　六舞充庭　觀德在廟　象德在形　四海來祭　萬國咸寧

籍田歌辭。漢章帝元和元年。玄武司馬班固奏用商頌載芟祠先農。晉傅玄作。祀先農先蠶。夕牲歌詩一篇八句。迎送神一篇。饗社稷先農先聖先蠶歌詩三篇。前一篇十二句。中一篇十六句。後一篇十二句。辭皆敍田農事。胡道安先農饗神詩一篇並八句。樂府相傳舊歌三章。永明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淹製二章。不依胡傳。世祖口敕付太樂歌之。

祀先農迎送神升歌。

羽鑾從動　金駕時遊　教騰義鏡　樂綴禮脩　率先丹耦　躬遵綠疇
靈之聖之　歲殷澤柔

饗神歌辭

瓊粢既飾　繡簋以陳　方燮嘉種　永毓霄民

元會大饗四廂樂歌辭。晉泰始五年。太僕傅玄撰正旦大會行禮歌詩四章。壽酒詩一章。食舉東西廂樂十三章。黃門郎張華作上壽食舉行禮詩十八章。中書監荀勖。侍郎成公綏。言數各異。宋黃門郎王韶之造肆夏四章。行禮一章。上壽一章。登歌三章。食舉十章。前後舞歌一章。齊微改革。多仍舊辭。其前後舞二章新改。其臨軒樂。亦奏肆夏於鑠四章。

肆夏樂歌辭

於鑠我皇　體仁苞元　齊明日月　比景乾坤　陶甄百王　稽則黃軒
訏謨定命　辰告四蕃

右一曲。客入四廂奏。

將將蕃后　翼翼羣僚　盛服待晨　明發來朝　饗以八珍　樂以九韶
仰祗天顏　厥猷孔昭

右一曲。皇帝當陽四廂奏。皇帝入變服。四廂幷奏前二曲。

法章既設　初筵長舒　濟濟列辟　端委皇除　飲和無盈　威儀有餘
溫恭在位　敬終如初
九功既歌　六代惟時　被德在樂　宣道以詩　穆矣大和　品物咸熙
慶積自遠　告成在茲

右二曲。皇帝入變服。黃鍾太蔟二廂奏。

大會行禮歌辭

大哉皇齊　長發其祥　祚隆姬夏　道邁虞唐　德之克明　休有烈光
配天作極　辰居四方
皇矣我后　聖德通靈　有命自天　誕授休禎　龍飛紫極　造我齊京
光宅宇宙　赫赫明明

右二曲。姑洗廂奏。

上壽歌辭

獻壽爵　慶聖皇　靈祚窮二儀　休明等三光

右一曲。黃鍾廂奏。

殿前登歌辭

明明齊國　緝熙皇道　則天垂化　光定天保　天保既定　肆覲萬方
禮繁樂富　穆穆皇皇
沔彼流水　朝宗天池　洋洋貢職　抑抑威儀　既習威儀　亦閑禮容
一人有則　作孚萬邦
烝哉我皇　實靈誕聖　履端惟始　對越休慶　如天斯崇　如日斯盛
介茲景福　永固洪命

右三曲。別用金石。太樂令跪奏。

食舉歌辭

晨儀載煥　萬物咸覲　嘉慶三朝　禮樂備舉　元正肇始　典章徽明
萬方來賀　華夷充庭　多士盈九德　俯仰觀王舉　恂恂俯仰　載爛其

嘽　鍾鼓震天區　禮容塞皇闈　思樂窮休慶　福履同所歸　五玉既獻
　三帛是薦　爾公爾侯　鳴玉華殿　皇皇聖后　降禮南面　元首納嘉
禮　萬邦同歡願　休哉休哉　君臣熙宴　建五旗　列四縣　樂有文
禮無斁　融王風　窮一變
禮至和　感陰陽　德無不柔　繁休祥　瑞徵辟　應嘉鍾　舞雲鳳
躍潛龍　景星見　甘露墜　木連理　禾同穗　玄化洽　仁澤敷
極禎瑞　窮靈符
懷荒遠　綏齊民　荷天祐　靡不賓　靡不賓　長世盛　昭明有融
繁嘉慶　繁嘉慶　熙帝載　含氣感和　蒼生欣戴　三靈協瑞
惟新皇代
王道四達　流仁德　窮理詠乾元　垂訓從帝則　靈化侔四時
幽誠通玄默　德澤被八紘　禮章軌萬國
皇猷緝　咸熙泰　禮儀煥帝庭　要荒服遐外　被髮襲纓冕
右衽回衿帶　天覆地載　澤流汪濊　聲教布濩　德光大
開元辰　畢來王　奉貢職　朝后皇　鳴珩佩　觀典章　樂王度
悅徽芳　陶盛化　遊大康　惟昌明　永克昌　惟建元　德丕顯
齊七政　敷五典　彝倫序　洪化闡
王澤流　太平始　樹靈祇　恭明祀　介景祚　膺嘉祉　禮有容
樂有儀　金石陳　干羽施　邁武濩　均咸池　歌南風　德永稱
文明煥　頌聲興
王道純　德彌淑　寧八表　康九服　導禮讓　移風俗　移風俗
永克融　歌盛美　告成功　詠休烈　邈無窮

右黃鍾先奏晨儀篇。太蔟奏五玉篇。餘八篇。二廂更奏之。

前舞階步歌辭。新辭

天挺聖哲　三方維綱　川岳伊寧　七耀重光　茂育萬物　衆庶咸康
道用潛通　仁施遐揚　德厚巛極　功高昊蒼　舞象盛容　德以歌章
八音既節　龍躍鳳翔　皇基永樹　二儀等長

前舞凱容歌詩。舊辭

於赫景命　天鑒是臨　樂來伊陽　禮作惟陰　歌自德富　舞由功深
庭列宮縣　陛羅瑟琴　翿籥繁會　笙磬諧音　簫韶雖古　九奏在今
導志和聲　德音孔宣　光我帝基　協靈配乾　儀形六合　化穆自宣
如彼雲漢　爲章于天　熙熙萬類　陶和常年　擊轅中韶　永世弗騫

後舞階步歌辭。新辭

皇皇我后　紹業盛明　滌拂除穢　宇宙載清　允執中和　以莅蒼生
玄化遠被　兆世軌形　何以崇德　乃作九成　妍步恂恂　雅曲芬馨
八風清鼓　應以祥禎　澤浩天下　功齊百靈

後舞凱容歌辭。舊辭

假樂聖后　實天誕德　積美自中　王猷四塞　龍飛在天　儀形萬國
欽明惟神　臨朝淵默　不言之化　品物咸得　告成于天　銘勳是勒
翼翼厥猷　亹亹其仁　從命創制　因定和神　海外有截　九國無塵
冕旒司契　垂拱臨民　乃舞凱容　欽若天人　純嘏孔休　萬載彌新

宣烈舞。執干戚。郊廟奏。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絳韎。朝廷則武冠。赤幘。生絳袍。單衣。絹領袖。皁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彩。皆黑韋緹。周大武舞。秦改爲五行。漢高造武德舞。執干戚。象天下樂已除亂。按禮云。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則漢放此舞而立也。魏文帝改五行還爲大武。而武德曰武頌舞。明帝改造武始舞。晉世仍舊。傳玄六代舞歌有武辭。此武舞非一也。宋孝建初。朝議以凱容舞爲韶舞。宣烈舞爲武舞。據韶爲言。宣烈卽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今世諺呼爲武王伐紂。其冠服。魏明帝世尚書所奏定。武始舞服。晉宋承用。齊初仍舊。不改宋舞名。其舞人冠服見魏尚書奏。後代相承用之。

凱容舞。執羽籥。郊廟冠委貌。服如前。朝廷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餘如前。本舜韶舞。漢高改曰文始。魏復曰大韶。又造咸熙爲文舞。晉傳玄六

代舞有虞韶舞辭宋以凱容繼韶爲文舞相承用魏咸熙冠服前舞後舞晉泰始九年造正德大豫舞傅玄張華各爲歌辭宋元嘉中改正德爲前舞大豫爲後舞

右朝會樂辭

舞曲皆古辭雅音稱述功德宴享所奏傅玄歌辭云獲罪於天北徙朔方墳墓誰埽超若流光如此十餘小曲名爲舞曲疑非宴樂之辭然舞曲總名起此矣

明君辭

明君創洪業　威德在建元　受命君四海　聖皇應靈乾　五帝繼三皇
三皇世所歸　聖德應期運　天地不能違　仰之彌已高　猶天不可階
將復結繩化　靜拱天下齊

右一曲漢章帝造鼙舞歌云關東有賢女魏明帝代漢曲云明明魏皇帝傅玄代魏曲作晉洪業篇云宣文創洪業威德存泰始聖皇應靈符受命君四海今前四句錯綜其辭從五帝至不可階六句全玄辭後二句本云將復御龍氏鳳皇在庭栖又改易焉

聖主曲辭

聖主受天命　應期則虞唐　升旒綜萬機　端扆馭八方　盈虛自然數
揖讓歸聖明　北化陵河塞　南威越滄溟　廣德齊七政　敷教騰三辰
萬寓必承慶　百福咸來臻　聖皇應福始　昌德洞祐先

明君辭

明君御四海　總鑒盡人靈　仰成恩已洽　竭忠身必榮　聖澤洞三靈
德教被八鄉　草木變柯葉　川岳洞嘉祥　愉樂威明運　舞蹈升泰時
徽霜永昌命　軌心長歡怡

鐸舞歌辭

黃雲門　唐咸池　虞韶舞　夏夏殷濩　列代有五　振鐸鳴金
延太武　清歌發唱　形爲主　聲和八音　協律呂　身不虛動
手不徒舉　應節合度　周期序　時奏宮角　雜之以徵羽　樂以移風
禮相輔　安有出其所

右一曲傅玄辭以代魏太和時徵羽除下厭衆目上從鍾鼓二句

白鳩辭

翩翩白鳩　再飛再鳴　懷我君德　來集君庭

右一曲舞敍云白符或云白符鳩舞出江南吳人所造其辭意言患孫皓虐政慕政化也其詩本云平平白符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言白者金行符合也鳩亦合也符鳩雖異其義是同

濟濟辭

暢飛暢舞　氣流芳　追念三五　大綺黃

右一曲晉濟濟舞歌六解此是最後一解

獨祿辭

獨祿獨祿　水深泥濁　泥濁尙可　水深殺我

右一曲晉獨鹿舞歌六解此是前一解古辭明君曲後云勇安樂無慈不問清與濁清與無時濁邪交與獨祿伎祿云求祿求祿清白不濁清白尙可貪汙殺我晉歌爲鹿字古通用也疑是風刺之辭

碣石辭

東臨碣石　以觀滄海　水河淡淡　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　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　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　若出其中　星漢粲爛　若出其裏
幸甚至哉　歌以言志

右一曲魏武帝辭晉以爲碣石舞歌詩四章此是中一章

淮南王辭

淮南王　自言尊　百尺高樓　與天連　我欲渡河　河無梁　願作雙黃鵠　還故鄉

右一曲晉淮南王舞歌六解前是第一後是第五

齊世昌辭

齊世昌　四海安樂　齊太平　人命長　當結久　千秋萬歲　皆老壽

右一曲晉杯槃歌十解第三解云舞杯槃何翩翩舉坐翻覆壽萬年千寶云太康中有此舞杯槃翻覆至危之像言晉世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其第一解首句云晉世寧宋改爲宋世寧悉其杯槃翻覆辭不復取齊改爲齊世昌餘辭同後一

公莫辭

吾不見公莫時　吾何嬰公來　嬰姥時吾　思君去時　吾何零　子以耶　思君去時　思來嬰　吾去時母那　何去吾

右一曲晉公莫舞歌二十章無定句前是第一解後是第十九二十解雜有三句並不可曉解建武初明帝奏樂至此曲言是似永明樂流涕憶世祖云

白紵辭

陽春白日風花香　趨步明月舞瑤裳　情發金石媚笙簧　羅袿徐轉紅袖揚　清歌流響繞鳳梁　如驚若思凝且翔　轉眄流精豔輝光　將流將引雙雁行　歡來何晚意何長　明君馭世永歌昌

右五曲尚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

俳歌辭

俳不言不語　呼俳噏所　俳適一起　狼率不止　生拔牛角　摩斷膚耳　馬無懸蹄　牛無上齒　駱駝無角　奮迅兩耳

右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擿取之也

角抵像形雜伎歷代相承有也其增損源起事不可詳大略漢世張衡西京賦是其始也魏世則事見陳思王樂府宴樂篇晉世則見傅玄元正篇朝會賦江左咸和中罷紫鹿跂行鼈食笮鼠齊王卷衣絕倒五案等伎中朝所無見起居注並莫知所由也泰元中苻堅敗後得關中檐橦胡伎進太樂今或有存亡案此則可知矣永明六年赤城山雲霧開朗見石橋瀑布從來所罕覩也山道士朱僧標以聞上遣主書董仲民案視以爲神瑞太樂令鄭義泰案孫興公賦造天台山伎作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又省焉

皇齊啓運　從瑤璣　靈鳳銜書　集紫微　和樂既洽　神所依　超商卷夏　耀英輝　永世壽昌　聲華飛

右鳳皇銜書伎歌辭蓋魚龍之流也元會日侍中於殿前跪取其書宋世辭云大宋興隆膺靈符鳳鳥感和銜素書嘉樂之美通玄虛惟新濟濟邁唐虞巍巍蕩蕩道有餘齊初詔中書郎江淹改

永平樂歌者竟陵王子良與諸文士造奏之人爲十曲道人釋寶月辭頗美上常被之管絃而不列於樂官也

贊曰綜採六代和平八風殷薦宴享舞德歌功

南齊書卷十一

梁　蕭子顯　撰

志第四

天文上

易曰聖人仰觀象於天俯觀法於地天文之事其來已久太祖革命受終膺集期運宋昇明三年太史令將作匠文孝建陳天文奏曰自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日蝕有十虧上有七占曰有亡國失君之象一曰國命絕主危亡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太白經天五占曰天下革民更王異姓興孝建元年至昇明三年月犯房心四太白犯房心五占曰其國有喪宋當之孝建元年至永光元年奔星出入紫宮有四占曰國去其君有空國徙王大明二年至元徽四年天再裂占曰陽不足白虹貫日人君懸之孝建二年至大明五年月入太微泰豫元年至昇明三年月又入太微孝建元年至元徽二年太白入太微各八熒惑入太微六占曰七耀行不軌道危亡之象貴人失權勢主亦衰當有王入為主孝建二年至昇明二年太白熒惑經羽林各三占曰國殘更世孝建二年四月十三日熒惑守南斗成勾已占曰天下易正更元孝建三年十二月一日填星熒惑辰星合於南斗占曰改立王公大明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太白犯填星於斗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太白填星合於危占曰天子失土景和元年十月八日熒惑守太微成勾已占曰王者懸之主命無期有徙主若主王天下更紀泰始三年正月十七日白氣見西南東西半天名曰長庚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白氣又見東南長二丈並形狀長大猛過彗星占曰除舊布新易主之象遠期一紀至昇明三年一紀訖泰始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太白犯填星於胃占曰主命懸之泰始七年六月十七日太白歲星填星合於東井占曰改立王公元徽四年至昇明二年三月日有頻食占曰社稷將亡王者懸之元徽四年十月十日填星守太微宮逆從行歷四年占曰有亡君之戒易世立王元徽五年七月一日熒惑太白辰星合於翼占曰改立王公昇明二年六月二十日歲星守斗建陰陽終始之門大赦昇平之所起律歷七政之本源德星守之天下更年五禮更興多暴貴者昇明二年十月一日熒惑守輿鬼三年正月七日熒惑守兩戒間成勾已占曰尊者失朝必有亡國去王昇明三年正月十八日辰星孟效西方占曰天下更王昇明三年四月歲星在虛危徘徊玄枵之野則齊國有福厚為受慶之符今所記三辰七曜之變起建元訖於隆昌以續宋史建武世太史奏事明帝不欲使天變外傳並祕而不出自此闕焉

日蝕

建元二年九月甲午朔日蝕

三年七月己未朔日蝕

永明元年十二月乙巳朔日蝕

十年十月二日癸未朔加時在午之半度到未初見日始蝕虧起西北角蝕十分之四申時光色復還

隆昌元年五月甲戌合朔巳時日蝕三分之一午時光復還

月蝕

建元四年七月戊辰月在危宿蝕

永明二年四月丁巳月在南斗宿蝕

三年十一月戊寅月入東井曠中因蝕三分之一

五年三月庚子月在氐宿蝕　九月戊戌月在胃宿蝕

六年九月癸巳月蝕在婁宿九度加時在寅之少弱虧起東北角蝕十五分之十一　十五日子時蝕從東北始至子時末都既到丑時光色還復

七年八月丁亥月在奎宿蝕　十月庚辰月奄蝕熒惑

八年六月庚寅月奄蝕畢左股第一星

十年十二月丁酉月蝕在柳度加時在酉之少弱到亥時月蝕起東角七分之二至子時光色還復

永泰元年四月癸亥月蝕色赤如血三日而大司馬王敬則舉兵衆以為敬則殺戮所感

永元元年八月己未月蝕盡色皆赤是夜始安王遙光伏誅

史臣曰。日月代照。實重天行。上交下蝕。同度相掩。案舊說曰。日有五蝕。謂起上下左右中央是也。交會舊術。日蝕不從東始。以月從其西。東行及日。於交中交從外入內者。先會後交。虧西南角。先交後會。虧西北角。交從內出者。先會後交。虧西北角。先交後會。虧西南角。日正在交中者。則虧於西。故不嘗蝕東也。若日中有虧。名爲西子。不名爲蝕也。漢尙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春秋魯桓三年。日蝕貫中。下上竟黑。疑者以爲日月正等。月何得小而見日中。鄭玄云。月正掩日。日光從四邊出。故言從中起也。王逸以爲月若掩日。當蝕日西。月行既疾。須臾應過西崖。既復次食東崖。今察日蝕西崖缺而光已復。過東崖而獨不掩。逸之此意。實爲巨疑。先儒難月以望蝕。去日極遠。誰蝕月乎。說者稱日有暗氣。天有虛道。常與日衡相對。月行在虛道中。則爲氣所弇。故月爲蝕也。雖時加夜半。日月當子午。正隔於地。猶爲暗氣所蝕。以天體大而地形小故也。暗虛之氣。如以鏡在日下。其光耀魄乃見於陰中。常與日衡相對。故當星星亡。當月月蝕。今問之曰。星月同體。俱兆日耀。當月之蝕。星不必亡。若更有所當。星未嘗蝕。同稟異虧。其故何也。答曰。日爲陰主。以當陽位。體敵勢交。自招盈損。星雖同類。而精景陋狹。小毀皆亡。無有受蝕之地。纖光可滿。亦不與弦望同形。又難曰。日之夜蝕。驗於夜星之亡。晝蝕既盡。晝星何故反不見。答之曰。夫言光有所衡。則有不衡之光矣。言有所當。亦有所不當矣。夜食度遠。與所當而同沒。晝食度近。由非衡而得明。又問太白經天。實緣遠日。今度近更明。於何取喩。答曰。向論二蝕之體。周衡不同。經與不經。自由星遲疾。難蝕引經。恐未得也。

日光色

建元四年十一月午時。日色赤黃無光。至暮在箕宿。

二年閏正月乙酉。日黃赤無光至暮。

永明五年十一月丁亥。日出高三竿。朱色赤黃。日暈虹抱珥直背。

建元元年十二月未時。日暈帀黃白色。至申乃消散。

永明二年正月丁酉。日交暈再重。

三年二月丁卯。日有半暈。暈上生一珥。

四年五月丙午。日暈再重。仍白虹貫日在東井度。

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薄半暈。須臾過帀。日東南暈外有一直。並黃色。壬辰。日暈。須臾日西北生虹貫日中。

八年十一月己亥。日半暈。南面不帀。日東西帶暈各生珥。長三尺。白色。珥各長十丈許。正衡日。久久消散。背因成重暈。並青絳色。

九年正月甲午。日半暈。南面不帀。北帶暈生一抱。東西各生一珥。抱北又有半暈抱珥。並黃色。北又生白虹貫日。久久消散。

建元元年六月甲申。日南北兩珥。西有抱。黃白色。

永明二年十一月辛巳。日東北有一背。

三年十一月庚寅。日西北有一背。

四年正月辛巳。日南北各生一珥。又生一背。　十二月辛未。日西北生一直。黃白色。戊寅。日北生一背。青絳色。

五年八月己卯。日東南生一珥。並青絳色。

六年二月丁巳。日東北生黃色。北有一珥。黃赤色。久久並散。庚申。日西有一背。赤青色。東西生一直。南北各生一珥。並黃白色。

七年十月癸未。日東北生一背。青赤色。須臾消。

八年六月戊寅。日於蒼白雲中南北各生一珥。青黃絳雜色。澤潤。並長三尺許。至巳午消。

隆昌元年正月壬戌。日於蘭雲中暈。南北帶暈各生一直。同長一丈。須臾消。

永元元年十二月乙酉。日中有三黑子。

月暈犯

建元四年十月庚寅。月暈五車及參頭。

永明元年正月壬辰。是日至十五日。月三暈太微及熒惑。　三月庚申至十三日。月三暈太微及熒惑。

五年二月乙未。自九日至是日。月三暈太微。

六年二月壬戌甲夜。十三日甲夜。十五日甲夜。月並暈太微。

永明元年十一月己未。月南北各生一珥。又有一抱。月犯列星。

建元元年七月丁未。月犯心大星北一寸。丁卯。月入軒轅中犯第二星。　十月丙申。月在心大星西北七寸。　十一月壬戌。月在氐東南星五寸。　十二月乙酉。月犯太微西蕃南頭第一星。庚寅。月行房道中無所犯。癸巳。月入南斗魁中無所犯。

二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又犯後星。　五月庚戌。月入南斗。　七月己巳。月入南斗。

三年二月癸巳。月犯太微上將。

四年二月乙亥。月犯輿鬼西北星。丙子。月犯南斗魁第二星。辛未。月犯心大星。又犯後星。　四月壬辰。月犯軒轅左民星。庚子。月犯箕東北星。　五月丙寅。月犯心後星。戊寅。月掩昴西北星。　六月乙未。月犯箕東北星。　七月癸亥。月行南斗魁中無所犯。庚辰。月犯軒轅女主。　八月庚子。月犯昴西南星。壬寅。月犯五車東南星。壬申。月犯軒轅少民星。　九月丁巳。月犯箕東北星。壬辰。月在營室度。入羽林中。二十日。月入輿鬼犯積尸。　十一月甲戌。月犯五車南星。　十二月丁酉。月犯軒轅女主星。又掩女御。

永元元年正月己亥。月犯心後星。　三月乙未。月犯軒轅女主星。　六月癸酉。月犯輿鬼西南星。　八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輿鬼星。　九月庚辰。月犯太白左蕃度。癸巳。月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十二月丁卯。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己巳。月犯南斗第五星。

二年二月甲子。月犯南斗第四星。又犯第三星。　三月丁丑。月犯東井北轅北頭第一星。　四月戊申。月犯軒轅右角。　六月丙寅。月犯東井轅頭第一星。　八月丙午。月掩心大星。戊申。月犯南斗第三星。戊子。月犯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　十一月庚辰。月犯昴星。丙戌。月犯軒轅左角。　十二月壬戌。月犯心前星。又犯大星。

三年二月己未。月犯南斗第五星。　三月壬申。月在東井無所犯。　六月丙午。月掩心前星。　八月丙辰。月犯東井北轅第二星。　九月癸未。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

四年正月癸酉。月入東井無所犯。乙亥。月犯輿鬼。　閏月辛亥。月犯房。　二月丁卯。月犯東井鉞。　三月乙未。月入東井無所犯。　七月辛亥。月犯東井。　八月戊寅。月犯東井。　九月辛卯。月與太白於尾合宿。丙午。月入東井。　十一月辛丑。月入東井轅中。辛亥。月犯房北頭第二星。　十二月己巳。月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二星。辛巳。月犯南斗第六星。

五年正月丙午。月犯房鉤鈐。　二月癸亥。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　三月癸卯。月犯南斗第二星。　六月乙丑。月犯南斗第六星。在南斗七寸。丙寅。月犯西建星北一尺。

史臣曰。月令昏明中星。皆二十八宿。箕斗之間。微爲疏闊。故仲春之與孟秋。建星再用。與宿度竝列。亟經陵犯。災之所主。未有舊占。石氏星經云。斗主爵祿。褒賢進士。故置建星以爲輔。若犯建之異。不與斗同。則據文求義。亦宰相之占也。

七月丁未。月行入東井轅中無所犯。　八月壬申。月在畢。犯左股第二星西北三寸。　九月戊子。月在填星北二尺八寸爲合宿。　十月戊寅。月入氐犯東南星西北一尺餘。　十一月戊寅。月入氐。　十二月戊午。月在東壁度。在熒惑北。相去二尺七寸爲合宿。甲子。月在東壁度。東南九寸爲犯。癸酉。月在歲星南七寸爲犯。

六年正月戊戌。月在角星南。相去三寸。　二月丁卯。月在氐西南六寸。　三月乙未。月入氐中。在歲星南一尺一寸爲合宿　四月癸丑。月犯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壬戌。月在氐西南星東南五寸爲犯。漸入氐中。與歲星同在氐度。爲合宿。癸亥。月行在房北頭第一星西南一尺爲犯。　六月乙卯。月在角星東一寸爲犯。丁巳。月行入氐無所犯。在歲星東三寸爲合宿。　七月乙酉。月入房北頭第二次相星西北八寸爲犯。庚寅。月在牽牛中星南二寸爲犯。庚子。月行在畢左股第一星七寸爲犯。又進入畢。　八月壬子。月行在歲星東二尺五寸。同在氐中。爲合宿。　九月庚辰。月在房北頭第一上相星東北一尺爲犯。又掩犯關

犍閉星丁酉月行入東井甲辰月在左角星西北九寸爲犯又在熒惑西南一尺六寸爲合宿 十月癸酉月入氐中在西南星東北三寸爲犯 閏月壬辰月行入東井 十一月丙戌月行入羽林中無所犯乙未月行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南一尺爲犯丙寅月在左角北八寸爲犯辛未月行在太白東北一尺五寸同在箕度爲合宿 十二月甲申月行在畢左股第二星北七寸爲犯乙未月行入氐西南星東北一尺爲犯丙申月在房北頭上相星北一尺爲犯

七年正月甲寅月入東井轅中無所犯戊辰月掩犯牽牛中星 二月辛巳月掩犯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 三月庚申月在歲星西北三尺同在箕度爲合宿 四月乙酉月入氐中無所犯丙戌月犯房星北頭第一上相星北一尺在犍閉西北四寸爲犯 六月乙酉月犯牽牛中星乙未月入畢在左股第二星東八寸爲犯 七月丁未月入氐中無所犯戊申在犍閉星東北一尺爲犯 八月甲戌月入氐在西南星東北一尺爲犯庚寅月在畢右股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 九月丁巳月掩犯畢右股第一星庚申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西北八寸爲犯 十月甲申月行掩畢左股第三星丁酉月行在犍閉星西北八寸爲犯 十二月壬午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北八寸爲犯

八年正月丁巳月在亢南頭第二星南七寸爲犯 二月己巳月行在畢右股第一星東北六寸爲犯 六月甲戌月在亢南頭第二星西南七寸爲犯 八月乙亥月在牽牛中星南九寸爲犯辛卯月在軒轅女御南八寸爲犯 九月辛酉月在太微左執法星南四寸爲犯 十月壬午月入東井轅中無所犯戊子月在太微右執法星東南六寸爲犯 十一月戊戌月行在填星北二尺二寸爲合宿乙卯月行在太微右執法星南二寸爲犯 十二月庚辰月行在軒轅右角星南二寸爲犯癸未月掩犯太微右執法

九年正月辛丑月在畢躔西星北六寸爲犯庚申月在歲星西北二尺五寸同在須女度爲合宿 二月辛未月入東井轅中無所犯壬申月行東井北轅東頭第一星北九寸爲犯 三月丙申月入畢在左股第二星東北六寸又掩大星 四月庚午月在軒轅女御星南八寸爲犯癸酉月在太微東南頭上相星南八寸爲犯癸未月在歲星北爲犯在危度 五月庚子月行掩犯太微在執法丁未月掩犯東建西星 七月癸巳月在太白東五寸爲犯乙未月在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西南五寸爲犯壬寅月掩犯東建星癸卯月在牽牛南星北五寸爲犯乙巳月在歲星北六寸爲犯 閏七月辛酉月在軒轅女御星西南三寸爲犯 八月月在軒轅左民星東八寸爲犯 九月乙丑月掩牽牛南星癸未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東北四寸爲犯甲申月掩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 十月甲午月行在填星西北八寸爲犯在虛度戊申月在軒轅女主星南四寸掩女御並爲犯辛亥月入太微左執法東北七寸爲犯 十一月壬戌月行掩犯歲星己巳月在畢右股大星東一寸爲犯辛未月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二星南八寸爲犯又入東井轅中丙子月行在軒轅左民星東北七寸爲犯丁丑月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南五寸爲犯 十二月庚寅月行在歲星東南八寸爲犯丙午月掩犯太微東蕃南頭上相星

十年正月庚午月在軒轅右角大民星南八寸爲犯 二月己亥月行太微在右掖門甲辰月行入氐中掩犯東北星壬子月行入羽林 三月己卯月行入羽林在填星東北七寸爲犯在危四度 四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門內丙午月行在危度入羽林 五月己巳月掩南斗第三星甲戌月行在危度入羽林 六月戊子月在張度在熒惑星東三寸爲犯己丑月行入太微在右掖門丁酉月掩西建星西丁未月行入畢犯右股大赤星 七月甲戌月行在畢躔星西北六寸爲犯丁丑月在東井北轅東頭第二星西南九寸爲犯 八月辛卯月行西建星東一尺又在東星西四寸爲犯壬寅月行在畢右股大赤星東北四寸爲犯甲辰月行入東井轅中無所犯戊申月行在軒轅女主星西九寸爲犯辛亥月入太微在左執法星北二尺七寸爲犯 九月癸亥月行掩犯填星一寸在危度 十月辛卯月在危度入羽林無所犯癸亥月入東井轅中無所犯 十一月甲子月入畢進右股大赤星西北五寸爲犯壬申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一尺三寸無所犯丁丑月入氐無所犯 十二月甲午月入東井轅中又進北轅東頭第二星四寸爲犯庚子月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

三尺無所犯
十一年正月辛酉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乙丑月在軒轅女主星北八寸爲犯
壬申月行在氐星東北九寸爲犯 二月甲午月行入太微在上將星東北一
尺五寸無所犯壬寅月行掩犯南斗第六星癸卯月掩犯西建中星又掩東星
　四月乙丑月入太微在右執法西北一尺四寸無所犯壬寅月行在危度入
羽林無所犯 五月丁巳月行入太微左執法星北三尺無所犯甲子月行在
南斗第二星西七寸爲犯乙丑月掩犯西建中星又犯東星六寸 六月辛丑
月行掩犯畢左股第三星壬寅月入畢 七月壬子月入太微在左執法東三
尺無所犯丙辰月行入氐在東北星西南六寸爲犯己未月行南斗第六星南
四寸爲犯庚申月行在西建星東南一寸爲犯 九月庚寅月行在哭星西南
六寸爲犯壬辰月行在營室度入羽林無所犯丁酉月入畢左右股大赤星西
北六寸爲犯己亥月入東井曠中無所犯乙巳月行太微當右掖門內在屏星
西南六寸爲犯 十月壬午月行在東建中星九寸爲犯 十一月壬子月在
哭星南五寸爲犯辛酉月行在東井鉞星南八寸又在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
南五寸並爲犯進入井中丁卯月入太微壬申月行入氐無所犯 十二月辛
巳月入羽林又入東井曠中又入東井北轅西頭第二星南六寸爲犯乙未月
入太微在右執法星東北二尺無所犯乙亥月入氐無所犯
隆昌元年正月辛亥月入畢在左股第一星東南一尺爲犯 三月辛亥月在
東井北轅西頭第二星東七寸爲犯甲申月入太微在屏星南九寸爲犯 六
月乙丑月入畢在右股第一星東北五寸爲犯又在歲星東南一尺爲犯丁卯
月入東井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七寸爲犯
泰元元年七月月掩心中星

南齊書卷十二

南齊書卷十二考證

天文志上填星守太微宮逆從行歷四年○臣永祚按逆從行猶曰逆順行梁
　世諱順字故也至謂歷四年必係傳寫之譌考填星逆行從無歷四年之久
　者
辰星孟効西方○臣永祚按古法候辰星惟四仲月當見故劉向封事以辰星
　見於四孟爲異也効字與耀字音同疑耀字傳寫之譌
若日中有齣名爲西子○臣永祚按歷朝天文志中日中有黑子每紀之於書
　從無西子之名疑西字係黑字之訛
常與日衡相對○日衡相對謂平衡相對卽所謂暗虛也後人謂之對衡
日暈帀皆白色○帀監本訛市今改正
六年三月甲申日於蘭雲中薄半暈○蘭字疑訛又下文隆昌元年節蘭字同
　此
月犯軒轅左民星○宋天文志軒轅左一星少民后宗也蓋卽所謂左民星
月犯軒轅女主○宋天文志云軒轅南大星女主也
月犯太白左審度○臣永祚按太微垣則有左右審太白只一星何審之有疑
　本係太微訛爲太白
月行在畢左股第一星○月監本訛日今改正
又掩犯關楗閉星○星圖有楗閉星無關楗閉星關字疑衍或上下有脫字
月行在畢鑣星西北六寸爲犯○鑣星二字不可解其閒恐有脫字
月入畢左右股大赤星西北六寸爲犯○星圖畢只有一大赤星此文左右股
　乃在右股在字之訛也
泰元元年七月月掩心中星○齊世無泰元年號疑必永元之訛

南齊書卷十二考證

南齊書卷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五

天文下

史臣曰：天文設象，宜備內外兩宮，但災之所躔，不必遍行景緯。五星精晷，與二曜而爲七，妖祥是主，曆數攸司，晝有殊於列宿也。若北辰不移，據在杠軸，衆星動流，實繫天體，五星從伏，非關二義。故條顯思以五星爲非星，虞喜論之詳矣。

五星相犯列宿雜

建元元年八月辛亥，太白犯軒轅大星。九月癸丑，太白從行於軫，犯填星。

二年六月丙子，太白晝見。

四年二月丙戌，太白晝見在午上。

六年辛卯，太白晝見午上。庚子，太白入東井，無所犯。七月己未，太白有光影。八月戊子，太白從軒轅犯女主星。甲辰，太白從行，犯軒轅少民星。九月己卯，太白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辛酉，太白從行，入太微，在右執法星西北一尺。戊辰，太白從行，犯太微左執法。十二月壬子，太白從行，犯填星，在氐度。丙辰，太白從行，犯房北頭第一星。丁卯，太白犯楗閉星。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太白行犯太微上將星。辛酉，太白行犯太微左執法。八月甲申，太白犯南斗第四星。九月乙酉，太白犯南斗第三星。壬辰，太白熒惑合同在南斗度。十月丁卯，太白犯哭星。

二年正月戊戌，太白晝見當午上。三月甲戌，太白從行入羽林。四月丙申，太白從行犯東井鉞星。六月戊辰，太白熒惑合同在輿鬼度。己巳，太白從行輿鬼度，犯歲星。

三年四月丁未，太白晝見。癸亥，太白晝見當午上。五月戊子，太白犯少民星。八月丁巳，太白晝見當午上。十一月壬申，太白從行入氐。十二月己酉，太白填星合在箕度。

四年九月壬辰，太白晝見當午。丙午，太白犯南斗。十一月庚子，太白入羽林，又犯天關。

五年五月丁酉，太白晝見當午上。庚子，太白三犯畢左股第一星西南一尺。六月甲戌，太白犯東井北轅第三星在西一尺。八月甲寅，太白從行入軒轅，在女主星東北一尺二寸，不爲犯。戊辰，太白從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五寸。辛巳，太白從在太微左執法星西北四寸。

六年四月辛酉，太白從在熒惑北三寸，爲犯，並在東井度。五月癸卯，太白晝見當午上。六月己巳，太白從在太微西蕃右執法星東南四寸，爲犯。七月癸巳，太白在氐角星東北一尺，爲犯。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股次將星西南一尺，爲犯。閏八月甲午，太白晝見當午。十一月戊午，太白從在歲星西北四尺，同在尾度，又在熒惑東北六尺五寸，在心度合宿。十二月壬寅，太白從行在填星西南二尺五寸，斗度。

七年二月辛巳，太白從行入羽林。十月癸酉，太白在歲星南相去一尺六寸，從在箕度，爲合。十一月丁卯，太白從行入羽林。

八年正月丁未，太白晝見當午上。

六年戊子，太白從行入東井。己丑，太白晝見當午。八月庚辰，太白從行在軒轅女主星南七尺，爲犯。九月丙申，太白從行在太微西蕃上將星西南一尺，爲犯。丁未，太白從行入太微。辛酉，太白從行在進賢西五寸，爲犯。十月乙亥，太白從行在亢南第二星西南一尺，爲犯。甲申，太白從行入氐。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在房北頭第二星東北一寸，又在楗閉星西南七寸，並爲犯。又在熒惑西北二尺，爲合宿。癸卯，太白從行在熒惑東北一尺，爲犯。

九年四月癸未，太白從歷夕見西方，從疾參宿一度，比來多陰，至己丑開除，已見在日北，當西北維上，薄昏不見宿星，則爲先歷而見。六月丙子，太白晝見當午上。七月辛卯，太白從行入太微，在西蕃上將星北四寸，爲犯。九月乙亥，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四星北二寸，爲犯。丁卯，太白在南斗第三星西一寸，爲犯。

十年二月甲辰，太白從行入羽林。五月辛巳，太白從行入東井，在軒轅西第

一星東六寸爲犯 七月乙丑太白從行在軒轅大星東八寸爲犯

十一年正月戊辰太白從行在歲星西北六寸爲犯在奎度 二月丁丑太白從行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東北一尺爲犯 四月戊子太白在五諸侯東第二星西北六寸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入輿鬼在東北星西南四寸爲犯 五月戊午太白晝見當午名爲經天癸亥太白從行入軒轅大星北一尺二寸無所犯 九月己酉太白晝見當午上 十月丙戌太白行在進賢星西南四寸爲犯 十一月戊戌太白從行入氐丁卯太白從行在楗閉星西北六寸爲犯 十二月壬辰太白從行在南斗第六星東南一尺爲犯辛丑太白從行在西建東星西南一尺爲犯

建元元年五月己未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又犯東蕃上將

二年十月辛酉熒惑守太微

四年六月戊子熒惑從行入東井無所犯戊戌熒惑在東井度形色小而黃黑不明丁丑熒惑太白同在東井度 七月甲戌熒惑從行入輿鬼犯積尸 十月癸未熒惑從行犯太微西蕃上將星丙戌熒惑從入太微 十一月丙辰熒惑從行在太微犯右執法

永明元年正月己亥熒惑逆犯上相辛亥熒惑守角庚子熒惑逆入太微 三月丁卯熒惑守太白

六月戊申熒惑從犯亢己巳熒惑從行犯氐東南星 七月戊寅熒惑塡星同在氐度丁亥熒惑行犯房北頭第二星 八月乙丑熒惑從行犯天江甲戌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申熒惑入羽林

二年八月庚午熒惑犯太微西蕃上將癸未熒惑犯太微右執法丁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 十月庚申熒惑犯進賢 十一月壬辰熒惑犯亢南第二星丙申熒惑犯亢南星 十二月乙卯熒惑入氐

三年二月乙卯熒惑在房北頭第一星西北一尺徘徊守房 四月戊戌熒惑犯 六月乙亥熒惑犯房癸亥熒惑犯天江南頭第二星 八月丁巳熒惑犯南斗第五星 十一月丙戌熒惑從行入羽林

四年八月戊辰熒惑入太微癸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戊子熒惑在太微 九月戊申熒惑犯歲星己酉熒惑犯歲星芒角相接 十月丁丑熒惑犯亢南頭第一星 十一月庚寅熒惑犯氐西南星 十二月己未熒惑犯房北頭第一星庚申熒惑入房北犯鉤鈐星

五年二月乙亥熒惑塡星同在南斗度爲合宿 九月乙未熒惑從行在哭星東相去半寸

六年四月癸丑熒惑伏在參度去太白二尺五寸辰星去太白五尺三寸爲合宿甲戌熒惑在辰星東南二尺五寸俱從行入東井曠中無所犯 閏四月丁丑熒惑從行在氐西南星北七寸爲犯己卯熒惑從行入氐無所犯乙巳熒惑從行在房北頭第一上將右驂星南六寸爲犯又在鉤鈐星西北五寸 十一月丙寅熒惑從行在歲星西相去四尺同在尾度爲合宿

七年二月丙子熒惑從行在塡星西相去二尺同在牽牛度爲合宿 三月戊午熒惑從在泣星西北七寸戊辰熒惑從行入羽林 八月戊戌熒惑逆入羽林 九月乙丑熒惑入羽林成句已

八年四月丙申熒惑從行入輿鬼在西北星東南二寸爲犯 十月乙亥熒惑入氐 十一月乙未熒惑從入北落門在第一星東南去鉤鈐三寸爲犯

九年三月甲午熒惑從在塡星東七寸在歲星南六寸同在虛度爲犯爲合宿

四月癸亥熒惑從行入羽林 閏七月辛酉熒惑從行在畢左股星西北一寸爲犯 八月十四日熒惑應伏在昴三度前先曆在畢度二十一日始逆行北轉垂及玄冬熒惑因死之時而形色漸大於常

十年二月庚子熒惑從入東井北轅西頭第一星西二寸爲犯 三月癸未熒惑從行在輿鬼西北七寸爲犯乙酉熒惑從行入輿鬼 六月壬寅熒惑從行入太微

十一年二月庚戌熒惑從在鎭星西北六寸爲犯同在營室 五月戊午熒惑從行在歲星西南六寸爲犯同在婁度 八月辛巳熒惑從行入東井在南轅西第一星東北一尺四寸 十一月丁巳熒惑逆行在五諸侯東星北四寸爲

犯。

隆昌元年三月乙丑，熒惑從行入輿鬼西北星東一寸爲犯。癸酉，熒惑從行在輿鬼積尸星東北七寸爲犯。閏三月甲寅，熒惑從入軒轅。五月丁酉，熒惑從入太微，在右執法北二寸爲犯。

建元四年正月己卯，歲星太白俱從行，同在婁度爲合宿。六月丁酉，歲星晝見。

永明元年五月甲午，歲星入東井。七月壬午，歲星晝見。

三年五月丙子，歲星與太白合。六月辛丑，歲星與辰星合。十月己巳，歲星從入太微。十一月甲子，歲星從入太微，犯右執法。

四年閏二月丙辰，歲星犯太微上將。三月庚申，歲星犯太微上將。四月己未，歲星犯右執法。八月乙巳，歲星犯進賢，又與熒惑於軫度合宿。

五年二月癸卯，歲星犯進賢。六月甲子，歲星晝見在軫度。十月己未，歲星從在氐西南星北七寸，又辰星從入氐，在歲星西四尺五寸，又太白從在辰星東相去一尺，同在氐度，三星爲合宿。十二月甲戌，歲星晝見。

六年三月甲申，歲星逆行入氐宿。六月丙寅，歲星晝見在氐度。

八年三月庚申，歲星守牽牛。

九年二月壬午，歲星從在填星西七寸，同在虛度爲合宿。閏七月辛酉，歲星在泣星北五寸爲犯，又守填星。九月辛卯，在泣星西一尺五寸爲合宿。

永明元年六月，辰星從行入太微，在太白西北一尺。

二年八月甲寅，辰星於翼犯太白。

九年六月丙子，辰星隨太白於西方，在七星度相去一尺四寸爲合宿。

十一年九月丙辰，辰星依曆應夕見西方亢宿一度，至九月八日不見。

隆昌元年正月丙戌，辰星見危度，在太白北一尺爲犯。

建元三年十月癸丑，填星逆行守氐。

四年七月戊辰，填星從行入氐。

永明元年正月庚寅，填星守房心。三月甲子，填星逆行犯西咸星。

二年二月戊辰，填星犯東咸星。

四年十二月辛巳，填星犯建星。

七年十二月戊辰，填星在須女度，又辰星從在填星西南一尺一寸爲合宿。

八年三月庚申，填星守哭星。

九年七月庚戌，填星逆在泣西星東北七寸爲犯。十月甲午，填星從行在泣星西北五寸爲犯。

流星災

建元元年十月癸酉，有流星大如三升堰，色白，尾長五丈，從南河東北二尺出，北行歷輿鬼西過未至軒轅後星而沒，沒後餘中央曲如車輪，俄頃化爲白雲，久乃滅。流星自下而升名曰飛星。三年十月丙午，有流星大如月，赤白色，尾長七丈，西北行入紫宮中，光照牆垣。

四年正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堰，赤色，從北極第二星北一尺出，北行一丈而沒。九月壬子，流星如鵝卵，從柳北出，入軒轅，又一枚如瓜大，出西行沒空中。

永明元年六月己酉，有流星如二升椀，從紫宮出，南行沒氐。

二年三月庚辰，有流星如二升椀，從天市中出，南行在心後。

四年二月乙丑，有流星大如一升器。戊辰，有流星大如五升器。四月丁卯，有流星大如一升器，從南斗東北出，西行經斗入氐。六月丙戌，有流星大如鴨卵，從瓟瓜南出至虛而入。八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堰，從獎星南出，西南行入天濛沒。十一月戊寅，有流星大如二升堰，白色，從亢東北出，行入天市。十二月丁巳，有流星大如三升椀，白色，從天市帝座出，東北行一丈而沒。

五年六月辛未，有流星大如三升器，沒後有痕。九月丙申，有流星大如四升器，白色，有光照地。十二月甲子，西北有流星大如鴨卵，黃白色，尾長六尺，西南行一丈餘沒。

六年三月癸酉，有流星大如鴨卵，赤色無尾。四月丙辰，北面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北行六尺而沒。七月癸巳，有流星大如鵝卵，白色，從瓟瓜南出西

南行一丈沒空中須臾又有流星大如五升器白色從北河南出東北行一丈三尺沒空中　十月戊寅南面有流星大如雞卵赤色在東南行沒沒後如連珠　十二月壬寅有流星大如鵝卵黃白色尾長三丈有光沒後有痕從梗河出西行一丈許沒空中

七年正月甲寅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尾長四尺從坐旗星出西行入五車而過沒空中　六月丁丑流星大如二升器黃赤色有光尾長六尺許從亢南出西行入翼中而沒沒後如連珠　十月乙丑有流星如三升器赤黃色尾長六尺出紫宮內北極星東南行三丈沒空中壬辰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從五車北出行入紫宮抵北極第一第二星而過落空中尾如連珠仍有音響似雷太史奏名曰天狗

八年四月癸巳有流星如二升器黃白色有光從心星南一尺許出南行二丈沒沒後如連珠丁巳流星如鵝卵白色長五丈許從角星東北二尺出西北行沒太微西蕃上將星間　六月癸未有流星如鴨卵赤色從紫宮中出西南行未至大角五尺許沒　七月戊申有流星如五升器赤白色長七尺東南行二丈沒空中　十月乙亥有流星如鵝卵白色從紫宮中出西北行三丈許沒空中　十一月乙未有流星如鵝卵赤白色有光無尾從氐北一丈出南行入氐中沒辛丑流星如鵝卵白色從參伐出南行一丈沒空中又有一流星大如三升器白色從軫中出東南行入婁中沒

九年五月庚子有流星如雞子白色無尾從紫宮裏黃帝座星西二尺出南行一丈沒空中丁未流星如李子白色無尾從奎東北大星東二尺出東北行至天將軍而沒戊申流星如鵝卵黃白色尾長二丈從箕星東一尺出南行四丈沒　七月乙卯西南有流星大如二升器白色無尾西南行一丈餘沒戊午有流星如二升器黃白色有光從天江星西出東北經天入參中而沒沒後如連珠　閏七月戊辰流星如鵝卵赤色尾長二尺從文昌西行入紫宮沒己巳西南有流星如二升器白色西南行一丈沒　九月戊子有流星大如雞卵白色從少微星北頭出東行入太微抵帝座星而過末至東蕃次相一尺沒如散珠

十年正月甲戌有流星如五升器白色從氐中出東南行經房道過從心星南二尺沒　三月癸未有流星如雞卵青白色尾長四尺從牽牛南八寸出南行一丈沒空中

十一年二月壬寅東北有流星如一升器白色無尾北行三丈而沒　四月丙申有流星如三升器白色有光尾長一丈許從箕星東北一尺出行二丈許入斗度沒空中臨沒如連珠　五月壬申有流星大如雞子黃白色從太微端門出無所犯西南行一丈許沒沒後有痕　七月辛酉有流星如雞子赤色無尾從氐中出西行一丈五尺沒空中戊寅有流星如雞卵黃白色從紫宮東蕃內出東北行一丈五尺至北極第五星西北四尺沒　九月乙酉有流星如鴨卵黃白色從婁南一尺出東行二丈　十二月己丑西南有流星如三升器黃赤色無尾西南行三丈許沒散如遺火

永元三年夜天開黃色明照須臾有物絳色如小甕漸漸大如倉廩聲隆隆如雷墜太湖中野雉皆雊世人呼為木殃史臣案春秋緯天狗如大奔星有聲望之如火見則四方相射漢史云西北有三大星如日狀名曰天狗天狗出則人相食天官云天狗狀如大鏡星又云如大流星色黃有聲其止地類狗所墜望之如火光炎炎衝天其上銳其下圓如數頃田見則流血千里破軍殺將漢史又云昭明下為天狗所下兵起血流昭明星也洛書云昭明見而霸者出運斗樞云昭明有芒角兵徵也河圖云太白散為天狗漢史又云有星出其狀赤白有光即為天狗其下小無足所下國易政衆說不同未詳孰是推亂亡之運此其必天狗乎

老人星

建元元年十一月戊辰老人星見南方丙上八月癸卯祠老人星

永明三年八月丁酉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六年八月壬戌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七年七月壬戌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九年閏七月戊寅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十年八月乙酉。老人星見。
十一年九月丙寅。老人星見南方丙上。

白虹雲氣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白虹貫日。
永明十年七月癸酉。西方有白虹須臾滅。
十一年九月甲午。西方有白虹。南頭指申。北頭指戌上。久久消滅。
建元四年二月辛卯。黑氣大小二枝。東至卯。西至酉。廣五丈。久久消滅。
永明二年四月丁未。北斗第六第七星閒有一白氣。
四年正月辛未。黃白氣長丈五尺許。入太微。
永明四年正月癸未。南面有陣雲一丈許。
五年四月己巳。有雲色黑廣五尺。東頭指丑。西頭指酉。並至地。 十一月乙巳。東南有陣雲高一丈。北至卯。東南至巳。久久散漫。
六年二月癸亥。東西有一梗雲半天。曲向西。蒼白色。 三月庚辰。南面有梗雲黑色廣六寸。
七年十月辛未。有梗雲蒼黑色。東頭至寅。西頭指酉。廣三尺。貫紫宮。久久消漫。
八年十一月乙未。有梗雲黑色六尺許。東頭至卯。西頭至酉。久久散漫。 十二月庚辰。南面有陣雲黑色。高一丈許。東頭至巳。西頭至未。久久散漫。
十一年七月丙辰。東面有梗雲蒼白色。廣二尺三寸。南頭指巳至地。北頭指子至地。久久漸散漫。
贊曰。陽精火鏡。陰靈水存。有裏有射。代爲明昏。垂光滿蓋。列景周渾。具位臣輔。備象街門。災生霣薄。巢起飛奔。弗忘人懼。瑜璟辯論。若任天道。寵亦多言。

南齊書卷十三

南齊書卷十三考證

文志下八月乙亥太白從行在房南第二左服次將星〇臣召南按左服係左服之訛房四星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故曰第二左服。

癸未熒惑犯太微右執法丁酉熒惑犯太微右執法〇臣冢祚按癸未至丁酉計十五日不當逆行熒惑安能兩犯右執法意者先犯左執法次犯右執法耶。

四月戊戌熒惑犯〇犯字下必有闕文。

有流星大如三升塸〇或疑塸字未詳臣承蒼按南史毗騫國嘗遣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塸與甌通從瓦從土其義一也。

天狗狀如大鏡星〇大鏡星無考天官書原文狀如大奔星爲是。

東西有一梗雲半天〇爾雅釋詁梗正直也豈雲之直者耶下文又言曲向西或先直後曲故云。

南齊書卷十三考證

2

南齊書卷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六

州郡上

揚　南徐　豫　南豫　南兗　北兗　北徐　青　冀　江　廣　交　越

揚州，京輦神皋。漢魏刺史鎮壽春，吳置持節督州牧八人，不見揚州都督所治。晉太康元年，吳平，刺史周浚始鎮江南。元帝爲都督，渡江左，遂成帝畿，望實隆重。領郡如左：

丹陽郡

建康　秣陵　丹陽　溧陽　永世　湖熟　江寧　句容

會稽郡

山陰　永興　上虞　餘姚　諸暨　剡　鄞　始寧　句章

鄮

吳郡

吳　婁　海虞　嘉興　海鹽　錢唐　富陽　鹽官　新城

建德　壽昌　桐廬

吳興郡

烏程　武康　餘杭　東遷　長城　於潛　臨安　故鄣　安吉

原鄉

東陽郡

長山　太末　烏傷　永康　信安　吳寧　豐安　定陽　遂昌

新安郡

始新　黟　遂安　歙　海寧

臨海郡

章安　臨海　寧海　始豐　樂安

永嘉郡

永寧　安固　松陽　橫陽　樂成

南徐州，鎮京口。吳置幽州牧，屯兵在焉。丹徒水道入通吳會，孫權初鎮之。爾雅曰：「絕高爲京。」今京城因山爲壘，望海臨江，緣江爲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宋氏以來，桑梓帝宅，江左流寓，多出膏腴。領郡如左：

南東海郡

郯　祝其　襄賁　利成　西隰　丹徒　武進

晉陵郡

晉陵　無錫　延陵　曲阿　暨陽　南沙　海陽

義興郡（永明二年，割屬揚州，後復舊。）

陽羨　臨津　國山　義鄉　綏安

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徙治白下。）

臨沂　江乘　蘭陵　承（建武三年省）　譙（建元二年，平陽郡流民在臨江郡者立宣祚縣，尋改爲譙。永明元年，省懷化一縣并屬。）

臨淮郡（自此以下郡無實土。）

海西　射陽　凌　淮陰　東陽　淮浦（建武二年省）

淮陵郡

司吾　武陽（建武三年省，泰山郡屬）　甄城　陽樂　徐（建武三年省）

南東莞郡

東莞　莒　姑幕（建武三年省）

南清河郡（南徐州領冀州）

東武城　清河　貝丘　繹幕（建武二年省）

南彭城郡

彭城　武原　傅陽　蕃　薛　開陽　絞　僮　下邳（建武三年省）

呂（建武四年省）　杼秋（建武四年省）　北陵（建武四年省）

南高平郡（宋太始五年僑置，初寄治淮陰，後徙淮南當塗二縣，僑屬南豫，後屬南徐。）

金鄉　高平

南濟陰郡
城武　單父　城陽建武三年省
南漢陽郡
南魯郡建武二年省
廩丘　東燕　會　鄄城建武三年省濟陽郡度屬　楡次建武二年省
魯　樊　西安建武二年省
南平昌郡建武三年省
安丘東莞郡省屬
南泰山郡建武三年省
南城郡省度屬平昌尋又省　廣平
南濟陽郡建武三年省
考城郡省度屬魯尋又省

豫州晉元帝永昌元年刺史祖約避胡賊自譙還治壽春壽春淮南一都之會
地方千餘里有陂田之饒漢魏以來揚州刺史所治北拒淮水禹貢云淮海惟
揚州也咸和四年祖約以城降胡復以庾亮爲刺史治蕪湖蕪湖浦水南入亦
爲險奧劉備謂孫權曰江東先有建業次有蕪湖庾亮經略中原以毛寶爲刺
史治邾城爲胡所覆荊州刺史庾翼領州在武昌諸郡失土荒民數千無佃業
翼表移西陽新蔡二郡荒民就陂田於尋陽穆帝永和五年胡僞揚州刺史王
浹以壽春降而刺史或治歷陽進馬頭及譙不復歸舊鎮也哀帝隆和元年袁
真還壽春真爲桓溫所滅溫以子熙爲刺史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桓沖移姑
孰以邊寇未靜分割譙梁二郡見民置之浣川立爲南譙梁郡十二年桓石虔
還歷陽庾准爲刺史表省諸僑置皆還如本義熙二年劉毅復鎮姑孰上表曰
忝任此州地不爲曠西界荒餘密邇寇虜北垂蕭條土氣彊獷民不識義唯戰
是習逋逃不逞不謀日會比年以來無月不戰實非空乏所能獨撫請輔國將
軍張暢領淮南安豐梁國三郡時豫州邊荒至乃如此十二年劉義慶鎮壽春
後常爲州治撫接遐荒扞禦疆埸領郡如左

南汝陰郡建元二年罷南陳左郡二縣幷
慎　汝陰　宋　安陽　和城　南頓　陽夏　宋丘永元元年地志無　樊
永元志無　鄭永元志無　東宋永元志無　南陳左縣永元志無　邊水永元志無
晉熙郡
新治　陰安　懷寧　南樓煩　齊興　太湖左縣
潁川郡
臨潁　邵陵　南許昌永元志無　曲陽
汝陽郡
武津　汝陽
梁郡永元元年地志南梁郡領睢陽新汲陳蒙崇義五縣
北譙　梁　蒙　城父永元志屬南譙
北陳郡
陽夏　西華　長平　項
陳留郡
浚儀　小黃　雍丘
南頓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和城　南頓
西南頓郡寄治州永元元年地志無
西南頓　和城　譙　平鄉
北梁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北蒙　北陳
西汝陰郡
樓煩　汝陰　宋　陳永元志無　平豫永元志無　固始永元志無　新蔡永元志無　汝南永元志無
安城
北譙郡
寧陵　譙　蘄永元志屬南譙

汝南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瞿陽　安城　上蔡
北新蔡郡
鮦陽　新蔡　固始　苞信
弋陽郡
期思　南新息　弋陽　上蔡　平輿
陳郡
南陳　萇平（永元志無）　項（永元志無）　西華（永元志無）　陽夏（永元志無）
安豐郡
雩婁　新化　史水　扶陽　開化　邊城　松滋（永元志屬北新蔡）　安豐
光城左郡
樂安　光城　茹田
邊城郡（永元元年地志無）
建寧郡
陽城　建寧
齊昌郡
陽塘　保城　齊昌　永興
右三郡，永明四年割郢州屬。

南豫州，晉寧康元年，豫州刺史桓沖始鎮姑熟，後還徙，見晉書。宋永初二年，分淮東爲南豫州，治歷陽，而淮西爲豫州。元嘉七年省幷。大明元年復置，治姑熟。泰始二年，治歷陽。三年，治宣城。五年，省。淮西沒虜，七年，復分淮東置南豫。建元二年，太祖以西豫吏民寡刻，分置兩州，損費甚多，省南豫。左僕射王儉啓愚意政以江西連接汝潁，土曠民希，匈奴越逸，唯以壽春爲阻。若使州任得才，虜動要有聲聞，豫設防禦，此則不俟南豫。假令或虜一失，醜羯之來，聲不先聞，胡馬倏至，壽陽嬰城固守，不能斷其路，朝廷遣軍歷陽，已當不得先機。戎車初戒，每事草創，執與方鎮常居，軍府素正，臨時配助，所益實少。安不忘危，古之善政。所以江左屢分南豫，意亦可求。如閑西豫力役，尙復粗可。今得南譙等郡，民戶益薄，於其實益，復何足云。太祖不從。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豫州歷陽、譙、廬江、臨江六郡，復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二豫分置，以桑堣子亭爲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內，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還西豫。七年，南豫州別駕殷瀰稱：潁川、汝陽，荒殘來久，流民分散在譙、歷二境，多蒙復除，獲有郡名，租輸益微，府州絕無將吏，空受名領，終無實益。但寄治譙、歷，於方斷之宜，實應屬南豫。二豫亟經分置，廬江屬南豫，濱帶長江，與南譙接境，民黎租帛，從流送州，實爲便利。遠踰西豫，非其所願。郡領灊、舒及始新、左縣，村竹產，府州採伐，爲益不少。府州新創，異於舊藩，資役多闕，實希得廬江。請依昔分置。尙書參議：往年慮邊塵須實，故啓迴換。今淮泗無虞，宜許所牒。詔可。領郡如左：

淮南郡
于湖（永明八年省南城高平下邳三縣幷）　繁昌　當塗　浚遒　定陵　襄垣
宣城郡
廣德　懷安　宛陵　廣陽　石城　臨城　寧國　宣城　建元　涇
安吳
歷陽郡
歷陽　龍亢　雍丘
南譙郡
山桑　蘄　北許昌（永元志無）　扶陽　曲陽　嘉平
廬江郡
舒（建元二年爲郡治）　灊　始新　和城（永元志無）　西華（永元志無）　呂亭左縣（建元二年割晉熙屬）　譙
（建元二年割南譙屬）
臨江郡（建元二年罷幷歷陽後復置）
烏江　懷德　酇

南兗州，鎮廣陵。漢故王國，有江都浦水。魏文帝伐吳，出此，見江濤盛壯，歎云：天

所以限南北也晉元帝過江建興四年揚聲北討遣宣城公裒督徐兗二州鎮
廣陵其後或還江南然立鎮自此始也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
以爲客元帝太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爲給客制度而江北荒
殘不可檢實明帝太寧三年郗鑒爲兗州鎮廣陵後還京口是後兗州或治盱
眙或治山陽桓玄以桓弘爲青州鎮廣陵義熙二年諸葛長民爲青州徙山陽
時鮮卑接境長民表云此蕃十載釁故相襲城池崩毀荒舊散伏邊疆諸戍不
聞雞犬且犬羊侵暴抄掠滋甚乃還鎮京口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兗同
鎮宋永初元年罷青并兗三年檀道濟始爲南兗州廣陵因此爲州鎮土甚平
曠刺史每以秋月多出海陵觀濤與京口對岸江之壯闊處也永明元年刺史
柳世隆奏尚書符下土斷條格并省僑郡縣凡諸流寓本無定憇十家五落各
自星處一縣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東居海陽今專罷僑邦不省荒邑雜居
舛止與先不異離爲區斷無革游濫謂應同省隨堺并帖若鄉屯里聚二三百
家井甸可脩區域易分者別詳立於是濟陰郡六縣下邳郡四縣淮陽郡三縣
東莞郡四縣以散居無實土官長無廨舍寄止民村及州治立見省民戶帖屬
領郡如左

廣陵郡（建元四年罷北淮陽北下邳北濟陰東莞四郡并）

海陵　廣陵　高郵　江都　齊寧（永明元年置）

海陵郡

建陵　寧海　如皋　臨江　蒲濤　臨澤　齊昌（永明元年置）　海安（永明五年罷新

郡并此縣度屬）

山陽郡

東城　山陽　鹽城　左鄉

盱眙郡

考城　盱眙　陽城　直瀆　長樂

南沛郡

沛　蕭　相

北兗州鎮淮陰地理志云淮陰縣屬臨淮郡郡國志屬下邳國晉大康地記屬
廣陵郡穆帝永和中北中郎將荀羨北討鮮卑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
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他屯阻乃營立城池宋泰始二年
失淮北於此立州鎮建元四年移鎮盱眙仍領盱眙郡舊北對清泗臨淮守險
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所領唯平陽一郡永明七年光祿大夫呂安國啓稱北
兗州民戴尚伯六十人訴舊壤幽隔飄寓失所今雖創置淮陰而陽平一郡州
無實土寄山陽境內竊見司徐青三州悉皆新立並有實郡東平既是望邦衣
冠所係希於山陽盱眙二界閒割小戶置此郡始招集荒落使本壤族姓有所
歸依臣尋東平郡既是此州本領臣賤族桑梓願立此邦見許領郡如左

陽平郡（寄治山陽）

泰清　永陽　安宜　豐國

東平郡

壽張（割山陽官瀆以西三百戶置）　淮安（割直瀆破釜以東淮陰鎮下流雜一百戶置）

高平郡

濟北郡

泰山郡

新平郡

魯郡

右荒

北徐州鎮鍾離漢志鍾離縣屬九江郡晉太康二年起居注置淮南鍾離未詳
此前所省令晉地記屬淮南郡宋泰始末年屬南兗元徽元年置州割爲州治
防鎮緣淮永明元年省北徐譙梁魏陽平彭城五郡領郡如左

鍾離郡

燕縣（郡治）　朝歌　虞（永明元年割馬頭屬）　零（永明元年割馬頭屬）

馬頭郡

己吾（永明元年罷譙郡屬二年刺史戴僧靜又以濟縣并之）

濟陰郡

頓丘永明元年罷定陶并　睢陵　樂平永明元年割鐘離屬　濟安永明元年割鐘離屬

新昌郡

頓丘　穀熟　尉氏

沛郡

相　蕭　沛

青州，宋泰始初，淮北沒虜，六年，始治鬱州上。鬱州在海中，週迴數百里，島出白鹿，土有田疇魚鹽之利。劉善明為刺史，以海中易固，不峻城雉，乃累石為之，高可八九尺。後為齊郡治。建元初，徙齊郡治瓜步，以北海治齊郡故治，州治如舊。領流荒之民，郡縣虛置，至於分居土著，蓋無幾焉。建元四年，移鎮朐山，後復舊。領郡如左：

齊郡永明元年罷秦郡并之治瓜步

臨淄永明二年省并華城縣　齊安永明元年罷　西安　宿豫　尉氏　平虜　昌國　秦

北海郡

谷都

都昌宋鬱縣建元故用漢名也　廣饒　贛榆　膠東　劇　下密　平壽

東莞琅邪二郡治鬱山也

即丘　南東莞永明元年以流戶置　北東莞

冀州，宋元嘉九年，分青州置，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泰始初，遇虜寇，並今荒所沒，存者，泰始之後更置立也。二州共一刺史，郡縣十無八九，但有名存，案宋志自知也。建元初，以東海郡屬冀州，全領一郡。

北東海郡治連口

襄賁　僮　下邳　厚丘　曲城

江州，鎮尋陽，中流衿帶。晉元康元年，惠帝詔荊揚二州疆土曠遠，有司奏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為新州，新安、東陽、宣城舊豫章封內，豫章之東北，相去懸遠，可如故屬揚州。又割荊州之武昌、桂陽、安成并十郡，可因江水之名為江州，宜治豫章。庾亮領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荊江為本，校二州戶口，雖相去機事，實覺過半，江州實為根本。臨終，表江州宜治尋陽，以州督豫州新蔡、西陽二郡，治盆城，接近東江諸郡，往來便易。其後庾翼又還豫章。義熙後還尋陽。何無忌表竟陵去治遼遠，去江陵正三百里，荊州所立綏安郡民戶，參入此境，郡治常在夏口左右，欲資此郡助江濱戍防，以竟陵還荊州。又司州弘農、揚州松滋二郡，寄尋陽人民雜居，宜並見督。今九江在州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領郡如左：

尋陽郡

柴桑　彭澤

豫章郡

南昌　新淦　艾　建城　建昌　望蔡　新吳　永脩　吳平

康樂　豫章　豐城

臨川郡

南城　臨汝　新建　永城　宜黃　南豐　東興　安浦　西豐

廬陵郡

石陽　西昌　東昌　吉陽　巴丘　興平　高昌　陽豐　遂興

鄱陽郡

鄱陽　餘干　葛陽　樂安　廣晉　上饒

安成郡

平都　新喻　永新　萍鄉　宜陽　廣興　安復

南康郡

贛　雩都　南野　寧都　平固　陂陽　虔化永明八年罷安遠縣并　南康

南新蔡郡

慎　苞信　陽唐左縣　宋

建安郡

吳興 建安 將樂 邵武 建陽 綏城 沙村

晉安郡

候官 羅江 原豐 晉安 溫麻

廣州鎮南海濱際海隅委輸交部雖民戶不多而俚獠猥雜皆樓居山險不肯賓服西南二江川源深遠別置督護專征討之捲握之資富兼十世尉他餘基亦有霸迹江左以其遼遠蕃戚未有居者唯宋隨王誕爲刺史領郡如左

南海郡

番禺 熙安 博羅 增城 龍川 懷化 西平 綏寧 新豐

羅陽 高要 安遠 河源

東官郡

懷安 寶安 海安 欣樂 海豐 齊昌 陸安 興寧

義安郡

綏安 海寧 海陽 義招 潮陽 程鄉

新寧郡

博林 南興 臨允 甘泉 新成 威平 單牒 龍潭 城陽

威化 歸順 初興 撫納 平鄉

蒼梧郡

廣信 寧新 封興 撫寧 遂城 丁留 懷熙 猛陵 廣寧

蕩康 僑寧 思安

高涼郡

安寧 羅州 莫陽 西鞏 思平 禽鄉 平定

永平郡

夫寧 安沂 歐安 盧平 員鄉 蘇平 逋寧 雷鄉 開城

毗平 武林 豐城

晉康郡

威城 都城 夫阮 元溪 安遂 晉化 永始 端溪 賓江

熙寧 樂城 武定 悅城 文招 義立

新會郡

盆允 新夷 封平 初賓 封樂 義寧 新熙 永昌 始康

招集 始成

廣熙郡

龍鄉 羅平 賓化 寧鄉 長化 定昌 永熙 寶寧

宋康郡

廣化 石門 化隆 遂度 威軍 單城 開寧 海鄰 興定

綏定

宋隆郡

平興 招興 崇化 建寧 熙穆 崇德

海昌郡

寧化 招懷 永建 始化 新建

綏建郡

新招 四會 化蒙 化注 化穆

樂昌郡

始昌 樂山 宋元 義立 安樂

鬱林郡

布山 鬱平 阿林 建安 始集 龍平 賓平 新林 綏寧

中胄 領方 懷安 歸化 晉平 威化

桂林郡

武熙 騰溪 潭平 龍岡 臨浦 中留 武豐 程安 威定

潭中 安遠 安化 龍定

寧浦郡

安廣 簡陽 平山 寧浦 興道 吳安

晉興郡

晉興　熙注　桂林　增翊　安廣　廣鬱　晉城　鬱陽

齊樂郡

希平　觀寧　臻安　宋平　綏南　封陵

齊康郡

樂康

齊建郡

初寧　永城

齊熙郡

交州鎮交阯，在海漲島中。楊雄箴曰：「交州荒遠，水與天際。」外接南夷，寶貨所出，山海珍怪，莫與爲比。民恃險遠，數好反叛。領郡如左：

九眞郡

移風　胥浦　松原　高安　建初　常樂　津梧　軍安　吉龐

武寧

武平郡

武定　封溪　平道　武興　根寧　南移

新昌郡

范信　嘉寧　封山　西道　臨西　吳定　新道　晉化

九德郡

九德　咸驩　浦陽　南陵　都洨　越常　西安

日南郡

西卷　象林　壽泠　朱吾　比景　盧容　無勞

交阯郡

龍編　武寧　望海　句漏　吳興　西于　朱䳒　南定　曲陽

海平　嬴陵

宋平郡

昌國　義懷　綏寧

宋壽郡 建元二年割越州屬

義昌郡 永元二年改沃屯置

越州鎮臨漳郡，本合浦北界也。夷獠叢居，隱伏巖障，寇盜不賓，略無編戶。宋泰始中，西江督護陳伯紹獵北地，見二青牛驚走入草，使人逐之不得，乃誌其處云：「此地當有奇祥。」啓立爲越州。七年，始置百梁、隴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割廣、交朱鳶三郡屬。元徽二年，以伯紹爲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爲城門，威服俚獠。土有瘴氣殺人。漢世交州刺史每暑月輒避處高，今交土調和，越瘴獨甚。刺史常事戎馬，唯以戰伐爲務。

臨漳郡

漳平　丹城　勞石　容城　長石　都秈　緩端

合浦郡

徐聞　合浦　朱盧　新安　晉始　蕩昌　朱豐　宋豐　宋廣

永寧郡

杜羅　金安　蒙　廖簡　留城

百梁郡

百梁　始昌　宋西

安昌郡

武桑　龍淵　石秋　撫林

南流郡

方度

北流郡 永明六年立無屬縣

龍蘇郡

龍蘇

富昌郡

南立　義立　歸明

高興郡

宋和　寧卑　高興　威成　夫羅　南安　歸安　陳蓮　高城

新建

思築郡

鹽田郡

杜同

定川郡

興昌

隆川郡

夏國

齊寧郡（建元二年置割鬱林之新邑建初二縣并）

開城（建元二年置）

越中郡

馬門郡

鍾吳　田羅　馬陵　恩寧

封山郡

安金

吳春俚郡（永明六年立無屬縣）

齊隆郡（先屬交州中改爲關永泰元年改爲齊隆還屬關州）

南齊書卷十四

南齊書卷十四考證

州郡志上揚州○臣宗萬按漢始置揚州治在建康臺城西亦謂之西州

丹陽郡○臣宗萬按丹陽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漢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爲丹陽郡

秣陵○臣祖庚按宋白曰秣陵縣秦屬鄣郡漢置揚州刺史理秣陵

湖熟○臣祖庚按漢湖熟侯國晉宋爲縣

會稽郡○臣祖庚按秦置漢高帝六年爲荆國十二年更名吳所謂吳會是也

富陽○臣宗萬按即漢富春縣本屬會稽後屬吳郡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

臨安○臣宗萬按吳分餘杭爲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

武進○臣祖庚按晉武帝太康元年分丹徒曲阿立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

義興郡○臣祖庚按即常州之宜興宋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諱改爲宜興

義鄉○臣祖庚按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長城立縣屬義興郡

南琅邪郡○臣宗萬按沈約曰晉亂琅邪民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陽縣有琅邪郡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鎮江乘之蒲州金城上求割丹陽之江乘縣境立郡

淩○臣祖庚按因淩水得名應劭曰淩水出淩縣西南入淮酈道元曰淩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入淮二說互異

武原○臣宗萬按水經注云武原縣在下邳縣西通典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縣故城通鑑考異曰武原自漢以來屬彭城郡宋志南彭城郡有武原縣而徐州之彭城無之蓋自永嘉之亂其民南徙而故縣邱墟也

南平昌郡○臣祖庚按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宋分立

豫州○臣祖庚按治壽陽在歷陽故謂西豫州

邵陵○臣祖庚按漢屬汝南郡晉以後屬潁川郡杜佑曰蔡川鄢陵縣有古邵陵城

汝陽郡○臣祖庚按沈約曰晉太康地志無汝陽郡應是江左分汝南立汝陽
漢舊縣屬汝南郡
汝南郡○臣祖庚按宋豫州刺史治汝水水經注云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
懸瓠城北
于湖注甬城○臣宗萬按通鑑甬城當作角城水經注云角城在下邳睢陵縣
南臨淮水其地據淸水入淮之口高閭曰角城去淮陽十八里杜佑曰角城
晉安帝義熙中置在宿遷縣界五代志作甬城
爲江○臣祖庚按爲江縣始見于晉書屬淮南郡不記置立宋屬歷陽郡宋白
曰晉太康六年于東城界置爲江縣此屬臨江郡以幷歷陽故也
南兗州○臣祖庚按晉成帝立治京口文帝始割江淮間爲境治廣陵
海陵郡○臣祖庚按晉安帝分廣陵立郡
山陽郡○臣祖庚按晉安帝義熙中分廣陵立郡境內有地名山陽故名
盱眙郡○臣宗萬按盱眙本縣治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復屬臨淮
郡安帝分立盱眙郡
鍾離郡○臣祖庚按本縣治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安帝時分立屬南兗州
又通典鍾離縣東四十里有古鍾離城史記伍子胥傳吳拔楚鍾離注古鍾
離之國世本作終犂
馬頭郡○臣祖庚按沈約曰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因山形而名屬南豫
州宋屬徐州
睢陵○臣宗萬按前漢屬淮南郡後漢屬下邳郡宋屬濟陰郡沈約曰濟陰本
屬兗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爲郡杜佑曰睢陵縣故城在泗州下邳縣東
南
吉陽○臣祖庚按吳立縣于吉水之陽因以爲名
上饒○臣宗萬按宋白曰信州有上饒縣本秦番縣界漢爲番陽縣今州古城
遺跡開皇中所廢古上饒也九域志番陽東南至上饒五百四十里
龍川○臣祖庚按顏師古曰裴氏廣州記云本博羅縣之東鄉也有龍穿地而
出卽穴流水因以爲號
鬱林郡○臣祖庚按故秦桂林郡屬尉佗武帝光鼎六年開更名
武平郡○臣祖庚按吳孫皓建衡三年分交阯立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
名新昌屬交州
九德郡○臣祖庚按古越裳氏國沈約曰孫吳分立九德郡
盧容○臣祖庚按卽秦象郡象林縣地亦謂之象浦

南齊書卷十四考證

南齊書卷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七

州郡下

荆　巴　郢　司　雍　湘　梁　秦　益　寧

荆州，漢靈帝中平末刺史王睿始治江陵，吳時西陵督鎮之。晉太康元年，平吳，以爲刺史治。愍帝建興元年，刺史周顗避杜弢賊，奔建康。陶侃爲刺史，治沌口。王敦治武昌。其後或還江陵，或在夏口。桓溫平蜀，治江陵。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行逕裁通，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蜒，田土肥美，立爲汶陽郡，以處流民。屬氐陷襄陽，桓沖避居上明，頻陸遜樂鄉城上四十餘里，以田地肥良，可以爲軍民資實，又接近三峽，無西疆之虞，故重戍江南，輕戍江北。苻堅敗後，復得襄陽。太元十四年，王忱還江陵，江陵去襄陽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不立故也。自忱以來，不復勤移，境域之內，含帶蠻蜒，土地遼落，稱爲殷積。江左大鎮，莫過荆揚。弘農郡陝縣，周世二伯總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荆州爲陝西也。領郡如左。

南郡

江陵　華容　枝江　臨沮　編　當陽

南平郡

孱陵　作唐　江安　安南

天門郡

零陽　澧陽　臨澧　漊中

宜都郡

夷道　佷山　夷陵　宜昌

南義陽郡

平氏　厥西

河東郡

聞喜　松滋　譙　永安

汶陽郡

僮陽　沮陽　高安

新興郡

定襄　新豐　廣牧

此下闕文

漢平　涪陵　漢玫

郢州，鎮夏口，舊要害也。吳置督將，爲魯口屯，對魯山岸，因爲名也。晉永嘉中，荆州刺史都督山簡自襄陽避賊，奔夏口。庾翼爲荆州，治夏口，並依地險也。泰元

中荆州刺史桓沖移鎮上明上表言氐賊送死之日舊鄀以北堅壁相望待以不戰江州刺史桓嗣宜進屯夏口據上下之中於事爲便義熙元年冠軍將軍劉毅以爲夏口二州之中地居形要控接湘川邊帶涢沔請弁州刺史劉道規鎮夏口夏口城據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上也邊江峻險樓櫓高危瞰臨沔漢應接司部宋孝武置州於此以分荆楚之勢領郡如左

江夏郡

沙陽　蒲圻　灄陽　汝南　沌陽　惠懷

竟陵郡

竟陵　雲杜　霄城　萇壽　新市　新陽

武陵郡

沅陵　臨沅　零陵　辰陽　酉陽　沅南　漢壽　龍陽　舞陽　黚陽

巴陵郡

下雋　州陵　巴陵　監利

武昌郡

武昌　鄂　陽新　義寧（寄治鄂）　真陽（永明三年戶口簿無）

西陽郡

西陵　蘄陽　西陽　孝寧　期思（永明三年戶口簿無）　義安左縣　希水左縣

東安左縣　蘄水左縣

齊興郡（永明三年置）

綏懷　齊康　萋波　綏平　齊寧　上蔡（永明三年戶口簿無）

東牂牁郡（永明三年戶口簿云新置無屬縣）

宜　南平陽　西新市　南新市　西平陽　東新市

方城左郡

城陽　歸義

北新陽郡

西新陽　安吉　長寧

義安左郡

綏安

南新陽左郡

南新陽　新興　北新陽　角陵　新安

北遂安左郡（永明三年簿云五縣皆缺）

東城　綏化　富城　南城　新安

新平左郡

平陽　新市　安城

建安左郡

霄城

司州鎮義陽宋景平初失河南地元嘉末僑立州於汝南縣瓠尋罷泰始中立州於義陽郡有三關之隘北接陳汝控帶許洛自此以來常爲邊鎮泰始既還領義陽僑立汝南領三郡元徽四年又領安陸隨安豐三郡領郡如左

南義陽郡

孝昌　平輿　義昌　平陽　南安　平春

北義陽郡

平陽　義陽　保城　鄳　鍾武　環水

隨郡

隨　永陽　闕西　安化

安陸郡（寄州治）

安陸　應城　新市　新陽　宣化

汝南郡（寄州治）

平輿　北新息　真陽　安城　南新息　安陽　臨汝　汝南　上蔡

齊安郡

齊安　始安　義城　南安　義昌　義安

淮南郡

蘭口　平氏

宋安左郡

仰澤　巢寧　襄城

安蠻左郡

木蘭　新化　懷　中蠢陽　南蠢陽　安蠻

汞寧左郡

中曲陵　曲陵　孝懷　安德

東義陽左郡

汞寧　草音　威清　汞平

東新安左郡

第五　南平林　始平　始安　平林　義昌　固城　新化　西平

新城左郡

孝懷　中曲　南曲陵　懷昌

圍山左郡

及刺　章平　北曲　洛陽　圍山　曲陵

建寧左郡

建寧　陽城

北淮安左郡

高邑

南淮安左郡

慕化　柏源

北隨安左郡

瓣山　油潘

東隨安左郡

西隨　高城　牢山

雍州鎮襄陽晉中朝荆州都督所治也元帝以魏該爲雍州鎮酇城襄陽別有重戍庾翼爲荆州謀北伐鎮襄陽自永嘉亂襄陽民戶流荒咸康八年尙書殷融言襄陽石城疆埸之地對接荒寇諸荒殘寄治郡縣民戶寡少可并合之朱序爲雍州於襄陽立僑郡縣沒苻氏氐敗復還南復用朱序襄陽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澤處處而有鄉恢爲雍州于時舊民甚少新戶稍多宋元嘉中割荆州五郡屬遂爲大鎮疆蠻帶沔阻以重山北接宛洛平塗直至跨對樊沔爲鄢郢北門部領蠻左故別置蠻府焉領郡如左

襄陽郡

襄陽　中廬　邔　建昌

南陽郡

宛　涅陽　冠軍　舞陰　酈　云陽　許昌

新野郡

新野　山都　池陽　穰　交木　惠懷

始平郡

武當　武陽　始平　平陽

廣平郡

酇　比陽　廣平　陽

京兆郡

鄧　新豐　杜　魏

扶風郡

筑陽　郿　汎陽

馮翊郡

鄀　蓮勺　高陸

河南郡

河南　新城　棘陽　襄鄉　河陰

南天水郡

略陽　華陰　西
義成郡
萬年　義成
建昌郡
永興　安寧
華山郡
藍田　華山　上黃
南上洛郡建武中，此以下郡皆沒虜。
上洛　商
北河南郡
新蔡　汝陰　上蔡　緱氏　洛陽　新安　固始　苞信
弘農郡
邯鄲　圉　盧氏
順陽郡
南鄉　槐里　清水　丹水　鄭　順陽
西汝南郡
北上洛郡
齊安郡
齊康郡
招義郡
右五郡不見屬縣
寧蠻府領郡如左
西新安郡
新安　汎陽　安化　南安
義寧郡
魏　義寧　汎陽　武當　南陽

南襄郡
新安　武昌　建武　武平
北建武郡
東萁秋　霸　北郡　高羅　西萁秋　平丘
蔡陽郡
樂安　東蔡陽　西蔡陽　新化　楊子　新安
永安郡
東安樂　新安　西安樂　勞泉
安定郡
思歸　歸化　阜亭　新安　士濩　士頃
懷化郡
懷化　緇　遂城　精陽　新化　遂寧　新陽
武寧郡
新安　武寧　懷寧　新城　永寧
新陽郡
東平林　頭章　新安　朗城　新市　新陽　武安　西林
義安郡
郊鄉　東里　永明　山都　義寧　西里　義安　南鄉　義清
高安郡
高安　新巢
左義陽郡
南襄城郡
廣昌郡
東襄城郡
北襄城郡
懷安郡

北弘農郡
西弘農郡
析陽郡
北義陽郡
漢廣郡
中襄城郡
右十二郡沒虜

湘州，鎮長沙郡。湘川之奥，民豐土閑。晉永嘉元年，分荆州置，荀晞爲刺史。此後三省，輒復置。元嘉十八年置，至今爲舊鎮。南通嶺表，脣齒荆區。領郡如左：

長沙郡
臨湘　羅　湘陰　醴陵　瀏陽　建寧　吳昌

桂陽郡
郴　臨武　南平　耒陽　晉寧　汝城

零陵郡
泉陵　洮陽　零陵　祁陽　觀陽　永昌　應陽

衡陽郡
湘西　益陽　湘鄉　新康　衡山

營陽郡
營道　泠道　營浦　舂陵

湘東郡
茶陵　新寧　攸　臨蒸　重安　陰山

邵陵郡
都梁　邵陵　高平　武剛　建興　邵陽　扶

始興郡
曲江　桂陽　仁化　陽山　令階　含洭　靈溪　中宿　湞陽　始興

臨賀郡
臨賀　馮乘　富川　封陽　謝沐　興安　寧新　開建　撫寧

始安郡本名始建，齊改。
始安　荔浦　建陵　左縣　熙平　永豐　平樂

齊熙郡

梁州，鎮南鄭。魏景元四年平蜀所置也。晉永嘉元年，蜀賊沒漢中，刺史張光治魏興。三年，還漢中。建興元年，又爲氐楊難敵所沒。桓溫平蜀，復舊土。後爲譙縱所沒，縱平復舊。每失漢中，刺史輒鎮魏興。漢中爲巴蜀扞蔽，故劉備得漢中，云「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是以蜀有難，漢中輒沒，離時還復，而戶口殘耗。宋元嘉中，甄法護爲氐所攻，失守，蕭思話復還漢中。後氐虜數相攻擊，關隴流民多避難歸化，於是民戶稍實。州境與氐胡相鄰，亦爲威御之鎮。領郡如左：

漢中郡
南鄭　城固　沔陽　西鄉　西上庸

魏興郡
西城　旬陽　興晉　廣昌　南廣城永元志無　廣城

新興郡永元二年志無
吉陽　東關

南新城郡
房陵　綏陽　昌魏　祁鄉　閬陽　樂平

上庸郡
上庸　武陵　齊安　北巫　上廉　微陽　新豐　新安　吉陽

晉壽郡
晉壽　邵歡　興安　白水

華陽郡
宕渠　華陽　興宋　嘉昌

新巴郡

新巴 晉城 晉安

北巴西郡

閬中 安漢 宋壽 南國 西國 平周 漢昌

巴渠郡

宣漢 晉興 始興 巴渠 東關 始安 下蒲

懷安郡

懷安 義存

宋熙郡

興平 宋安 陽安 元壽 嘉昌永元志無

白水郡

晉壽 新巴 漢德 益昌 興安 平周

南上洛郡

上洛 商 流風 民 北豐陽 渠陽 義陽

北上洛郡

上洛 商 豐陽永元志無 流民 拒陽 陽亭 齊化 西豐陽 東鄉陽

齊寧永元志無 京兆 新寧永元志無 新附

安康郡

安康 寧都

南宕渠郡

宕渠 漢安 宣漢 宋康

懷漢郡

永豐 綏成 預德

北陰平郡

陰平 平武

南陰平郡

陰平 懷舊

齊興郡

齊興永元志無 安昌永元志無 鄖鄉 錫 安富 略陽

晉昌郡

東晉壽郡

安晉 宣漢 吉陽 萇壽 東關 新興 延壽 安樂

右一郡縣邑事亡

弘農郡

東昌魏郡

略陽郡

北梓潼郡

廣長郡

三水郡

思安郡

宋昌郡

建寧郡

南泉郡

三巴郡

江陵郡

懷化郡

歸寧郡

東犍郡

北宕渠郡

宋康郡

南漢郡

南梓潼郡

始寧郡

江陽郡
南部郡
南安郡
建安郡
壽陽郡
南陽郡
宋寧郡
歸化郡
始安郡
平南郡
懷寧郡
新興郡
南平郡
齊兆郡
齊昌郡
新化郡
寧章郡
睢溪郡
京兆郡
義陽郡
歸復郡
安寧郡
東宕渠郡
宋安郡
齊安郡

凡四十五郡荒或無民戶

秦州。晉武帝泰始五年置。舊土有秦之富，跨帶壠坂。太康省。惠帝元康七年復置。中原亂，沒胡。穆帝永和八年，胡僞秦州刺史王擢降，仍以爲刺史，尋爲苻健所破。十一年，桓温以氐王楊國爲秦州刺史，未有民土。至泰元十四年，雍州刺史朱序始督秦州，則孝武所置也。寄治襄陽，未有刺史，是後雍州刺史常督之。隆安二年，郭銓始爲梁南秦州刺史，州寄治漢中。四年，桓玄督七州，但云秦州。元興元年，以苻堅子宏爲北秦州刺史。自此荊州都督常督秦州，梁州常帶南秦州刺史。義熙三年，以氐王楊國爲北秦州刺史。十四年，置東秦州，劉義眞爲刺史。郭恭爲梁州刺史，尹雅爲秦州刺史。宋文帝爲荊州都督，督秦州，又進督北秦州。州名雜出，省置不見。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云秦州。而荊州都督常督二秦，梁南秦一刺史。是則志所載秦州爲南秦，氐爲北秦。領郡如左。

武都郡
下辯　上祿　陳倉

略陽郡
略陽　臨漢

安固郡
安固　南桓　陵

西扶風郡
郿　武功

京兆郡
杜　藍田　鄠

南太原郡
平陶

始平郡
始平　槐里　宋熙

天水郡

新陽　河陽
安定郡
宋興　朝那
南安郡
桓道　中陶
金城郡
金城　榆中　臨洮　襄
馮翊郡
蓮勺　頻陽　下邽　萬年　高陵
隴西郡
河關　狄道　首陽　大夏
仇池郡
上辯　倉泉　白石　夷安
東寧郡
西安　北地　南漢

益州鎮成都。起魏景元四年所治也。開拓夷荒，稍成郡縣，如漢之永昌、晉之雲山之類是也。蜀侯輝杜以來，西爲偏據，故諸葛亮云益州險塞，沃野天府。劉頌亦謂成都宜處親子弟以爲王國，故立成都王穎，竟不之國。三峽險阻，蠻夷孔熾，西通芮芮河南，亦如漢武威、張掖，爲西域之道也。方面疆鎮，塗出萬里，晉世以處武臣，宋世亦以險遠，諸王不牧。泰始中，成都市橋忽生小洲，始康人邵碩有術數，見之曰：「洲生近市，當有貴王臨境。」永明二年，而始興王鎮爲刺史。州土瓌富，西方之一都焉。領夷齊諸郡如左。巴、涪陵二郡見巴州

蜀郡
成都　郫　牛鞞　繁　永昌
廣漢郡
雒　什方　新都　鄭　伍城　陽泉

晉康郡
江原　臨邛　楗陽　晉樂　漢嘉
寧蜀郡
廣漢　升遷　廣都　墊江
汶山郡
都安　齊基　濛官
南陰平郡
陰平　綿竹　南鄭　南長樂
東遂寧郡
巴興　小漢　晉興　德陽
始康郡
康晉　談　新成
永寧郡
欣平　永安　宜昌
安興郡
南漢　建昌
犍爲郡
僰道　南安　資中　冶官　武陽
江陽郡
江陽　常安　漢安　綿
安固郡
桓陵　臨渭　興固　南苞　清水　沔陽　南城固
懷寧郡
萬年　西平　懷道　始平
巴西郡
閬中　安漢　西充國　南充國　漢昌　平州　益昌　晉興　東關

梓潼郡
涪　梓潼　漢德　新興　萬安　西浦
東江陽郡
漢安　安樂　綿水
南晉壽郡
南晉壽　泉　南興
西宕渠郡
宕渠　宣漢　漢初　東關
天水郡
西　上邽　冀　宋興
南新巴郡永元志寄治陰平
新巴　晉熙　桓陵
北陰平郡
陰平　南陽　北桓陵　扶風　慎陽　京兆　綏歸
新城郡
下辯　略陽　漢陽　安定
扶風郡見永元三年志
武江　華陰　茂陵
南安郡見永元三年志
南安　華陽　白水　樂安　桓道
東宕渠獠郡
宕渠　平州　漢初
北部都尉
越嶲獠郡
沈黎獠郡
蚕陵令無戶數

甘松獠郡
始平獠郡
齊開左郡
齊通左郡
右二左郡建武三年置
寧州鎮建寧郡。本益州南中。諸葛亮所謂不毛之地也。道遠土瘠。蠻夷衆多。齊民甚少。諸爨氏彊族。恃遠擅命。故數有土反之虞。領郡如左。
建平郡
同樂　同瀨　牧麻　新興　新定　味　同竝　萬安　昆澤　漏江
談稾　母單　存駹
南廣郡
南廣　常遷　晉昌　新興
南朱提郡
朱提　漢陽　堂狼　南秦
南牂牁郡
且蘭　萬壽　毋斂　晉樂　綏寧　丹南
梁水郡
梁水　西隨　毋掇　勝休　新豐　建安　騰封
建寧郡
新安　永豐　綏雲　遂安　麻雅　臨江
晉寧郡
建伶　連然　滇池　俞元　穀昌　秦臧　雙栢
雲南郡
東古復　西古復　雲平　雅龍
西平郡
西平　騪江　都陽　西寧　晉綏　新城

夜郎郡
夜郎　談栢　談樂　廣談
東河陽郡
東河陽　楪榆
西河陽郡
比蘇　建安　成昌
平蠻郡
平蠻　穀邑
興古郡
西中　宛暖　律高　句町　漏臥　南興
興寧郡
青蛉　弄棟
西阿郡
楪榆　新豐　遂
平樂郡
益寧　安寧
北朱提郡
河陽　義城
宋昌郡
江陽　安上　犍爲
永昌郡有名無民，曰空荒不立。
永安　永　不建　犍環　雍鄉　西城　博南
益寧郡永明五年，刺史董仲舒啓置，領二縣，無民戶，自此已後皆然也。
武陽　綿水
南犍爲郡永明二年置
西益郡
江陽郡
犍爲郡
永興郡
永寧郡
安寧郡
右六郡隆昌元年置
東朱提郡延興元年置
安上郡建武三年刺史郭安明啓置
贊曰。郡國既建。因州而剖。離過十三。合不踰九。分城列邑。名號殷阜。遷徙叛逆。代亡代有。

南齊書卷十五

南齊書卷十五考證

州郡志下荆州〇臣宗萬按春秋楚之郢都也秦拔郢置南郡漢改爲荆州

此下闕文〇臣承蕃按所闕者皆巴州郡縣之名

江夏郡〇臣祖庚按漢高帝置屬荆州應劭曰沔水自江别至南華容爲夏水

過郡入江故曰江夏

司州〇臣宗萬按沈約曰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少帝

景平初復沒元嘉末僑立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

元嘉末僑立州於汝南縣瓠〇諸本同按上文已有宋景平初四字此宋字疑

當作末

油潛〇南監本無潛字

雍州〇臣祖庚按沈約曰晉孝武始於襄陽立雍州幷立僑郡縣宋割荆州之

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爲雍州

上黄〇臣祖庚按晉武帝平吳割中廬之南鄉臨沮之北鄉立縣屬襄陽郡安

帝分屬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爲永寧郡此屬華山郡

順陽〇南監本作從陽

白水郡〇臣祖庚按本縣治漢屬廣漢晉屬梓潼宋屬晉壽又五代志武昌建

威縣晉立白水郡非此地也

秦州〇臣祖庚按本秦隴西郡魏分隴右爲秦州

天水郡〇臣祖庚按漢武帝元鼎三年置後漢明帝改曰漢陽又秦州地紀云

郡前湖水冬夏無增減因以名焉

金城郡〇臣祖庚按漢昭帝六年置應劭曰初築城得金故曰金城

臨洮〇臣宗萬按漢地理志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禹貢西傾山在

縣西南郡都尉治也

南陰平郡〇臣祖庚按輿地志晉人流寓于蜀者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于

漢中者于梁州立南北二陰平

犍爲郡〇臣祖庚按應劭曰古夜郎國漢武帝建元六年開

賛道〇臣祖庚按應劭曰古僰侯國也

宕渠〇臣宗萬按鄭春秋時巴子國也秦漢屬巴郡宋改爲宕渠

北陰平郡〇臣祖庚按漢屬廣漢屬國都尉晉武帝分立陰平郡宋分立南北

二陰平郡

南牂柯郡〇臣宗萬按漢武帝建元六年開應劭曰臨牂柯江也顔師古曰牂

柯係船杙也華陽國志曰楚頃襄王時遣莊蹻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于岸

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南齊書卷十五考證

南齊書卷十六

梁　蕭子顯　撰

志第八

百官

建官設職興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冊表乎盛漢之書存改迴沿備於歷代先賢往學以之雕篆者衆矣若夫胡廣舊儀事惟簡撮應劭官典殆無遺恨王朗奏議屬霸國之初基陳矯增曾由軍事而補闕今則有魏氏官儀魚豢中外官也山濤以意辯人不闕　荀勗欲去事煩唯論幷省定制成文本之晉令後代承業案爲前准肇域官品區別階資蔚宗選簿梗概欽明階次詳悉虞通劉寅因荀氏之作矯舊增新今古相校齊受宋禪事遵常典既有司存無所偏廢其餘散在史注多已筌抢覽者易知不重述也諸臺府即令史職吏以下具見長水校尉王珪之職儀

國相

蕭曹以來爲人臣極位宋孝建用南譙王義宣至齊不用人以爲贈不列官

太宰

宋大明用江夏王義恭以後無人齊以爲贈

太傅

太師太保太傅周舊官漢末董卓爲太師晉惠帝初衞瓘爲太保自後無太師而太保爲贈齊唯置太傅

大司馬

大將軍

宋元嘉用彭城王義康後無人齊以爲贈

太尉

司徒

司空

三公舊爲通官司徒府領天下州郡名數戶口簿籍雖無常置左右長史左西掾屬主簿祭酒令史以下晉世王導爲司徒右長史干寶撰立官府職儀已具

特進

位從公

諸開府儀同三司

驃騎將軍

車騎將軍

衞將軍

鎮軍將軍

中軍將軍

撫軍將軍

四征將軍東西南北

四鎮將軍

凡諸將軍加大字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凡公督府置佐長史司馬各一人諮議參軍二人諸曹有錄事記室戶曹倉曹中直兵外兵騎兵長流賊曹城局法曹田曹水曹鎧曹集曹右戶十八曹局曹以上署正參軍法曹以下署行參軍各一人其行參軍無署者爲長兼員其府佐史則從事中郎二人倉曹掾戶曹屬東西閤祭酒各一人主簿舍人御屬二人加崇者則左右長史四人中郎掾屬並增數其未及開府則置府亦有佐史其數有減小府無長流置禁防參軍

四安將軍

四平將軍

左右前後將軍

征虜將軍

四中郎將

晉世荀羨王胡之並居此官宋齊以來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

冠軍將軍
輔國將軍
寧朔將軍
寧遠將軍
龍驤將軍
　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
太常
　府置丞一人。五官功曹主簿九府九史皆然。領官如左。
博士謂之太學博士。
國子祭酒一人。博士二人。助教十人。
　建元四年。有司奏置國學。祭酒准諸曹尚書。博士准中書郎。助教准南
臺御史。選經學爲先。若其人難備。給事中以還明經者。以本位領。其下
典學二人。三品。准太常主簿。戶曹儀曹各二人。五品。白簿治禮吏八人。
六品。保學醫二人。威儀二人。其夏。國諱廢學。有司奏省助教以下。永明
三年立學。尚書令王儉領祭酒。八年。國子博士何胤單爲祭酒。疑所服。
陸澄等皆不能據。遂以玄服臨試。月餘日博議。定乃服朱衣。
總明觀祭酒一人。
　右太始六年。以國學廢。初置總明觀。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各十人。
正令史一人。書令史二人。幹一人。門吏一人。典觀吏二人。建元中。掌治
五禮。永明三年。國學建。省。
太廟令一人。丞一人。
明堂令一人。丞一人。
太祝令一人。丞一人。
太史令一人。丞一人。
廩犧令一人。丞一人。
　置令丞以下。皆有職吏。

太樂令一人。丞一人。
諸陵令
　永明末置。用二品三品勳。置主簿戶曹各一人。六品保舉。
光祿勳
　府置丞一人。領官如左。
左右光祿大夫
　位從公。開府置佐史如公。
光祿大夫
　皆銀章青綬。詔加金章紫綬者。爲金紫光祿大夫。樂安任遐爲光祿。就
王晏乞一片金。晏乃啓轉爲金紫。不行。
太中大夫
中散大夫
　諸大夫官。皆處舊齒老年。重者加親信二十人。
衞尉
　府置丞一人。掌宮城管籥。張衡西京賦曰。衞尉八屯。警夜巡晝。宮城諸
卻敵樓上本施鼓。持夜者以應更唱。太祖以鼓多驚眠。改以鐵磬云。
廷尉
　府置丞一人。正一人。監一人。評一人。律博士一人。
大司農
　府置丞一人。領官如左。
太倉令一人。丞一人。
導官令一人。丞一人。
籍田令一人。丞一人。
少府
　府置丞一人。領官如左。
左右尚方令各一人。丞二人。

鍛署丞一人（永明三年省，四年復置。）
御府令一人，丞一人。
東冶令一人，丞一人。
南冶令一人，丞一人。
平准令一人，丞一人。
上林令一人，丞一人。（亦屬尙書殿中曹。）
將作大匠
太僕
大鴻臚
三卿不常置。將作掌宮廟土木，太僕掌郊禮執轡，鴻臚掌導護贊拜，有事權置兼官，畢乃省。
乘黃令一人。
掌五輅安車大行凶器轀輬車。
客館令
掌四方賓客。
宣德衞尉少府太僕
鬱林王立文安太后，卽尊號，以宮名置之。
大長秋
鬱林立皇后置。
錄尙書
尙書令
總領尙書臺二十曹，爲內臺主，行遇諸王以下皆禁駐。左右僕射分道。
無令，左僕射爲臺主，與令同。
左僕射
領殿中主客二曹事，諸曹郊廟園陵車駕行幸朝儀臺內非違文官舉補滿敘疾假事，其諸吉慶瑞應衆賀災異賊發衆變臨軒崇拜改號格制，莅官銓選，凡諸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通關案，則左僕射主，右僕射次經，維是黃案，左僕射右僕射署朱符見字，經都丞竟，右僕射橫畫成目，左僕射畫，令畫，右官闕，則以次并畫。若無左右，則直置僕射在其中間，總左右事。
吏部尙書
領吏部刪定三公比部四曹。
度支尙書
領度支金部倉部起部四曹。
左民尙書
領左民駕部二曹。
都官尙書
領都官水部庫部功論四曹。
五兵尙書
領中兵外兵二曹。
祠部尙書
右僕射通職，不俱置。
起部尙書
興立宮廟權置，事畢省。
左丞一人。
掌宗廟郊祠吉慶瑞應災異，立作格制，諸案彈選用除置吏補滿除遣注職。
右丞一人。
掌兵士百工補役死叛考代年老疾病解遣，其內外諸庫藏穀帛刑罪創業諍訟田地船乘稟拘兵工死叛考剔討補差分百役兵器諸營署人領州郡租布民戶移徙州郡縣併帖城邑民戶割屬刺史二千石令長尉被收及免贈文武諸犯削官事，白案右丞上署，左丞次署。黃案

左丞上署諸立格制及詳讞大事宗廟朝廷儀體左丞上署右丞次署
自令僕以下五尚書八座二十曹各置郎中令史以下又置都令史分
領之僕射掌朝軌尚書掌讞奏都丞任碎在彈違諸曹緣常及外詳讞
事應須命議相値者皆郎先立意應奏黃案及關事以立意官爲議主
凡辭訴有漫命者曹緣諸如舊若命有諸則以立意者爲議主

武庫令一人

屬庫部

車將令一人丞一人

屬駕部

公車令一人

太官令一人丞一人

太醫令一人丞一人

內外殿中監各一人

內外驊騮廐丞各一人

材官將軍一人司馬一人

屬起部亦屬領軍

侍中祭酒高功者稱之

侍中

漢世爲親近之職魏晉選用稍增華重而大意不異宋文帝元嘉中王
華王曇首殷景仁等並爲侍中情在親密與帝接膝共語貂拂帝手拔
貂置案上語畢復手插之孝武時侍中何偃南郊陪乘鑾輅過白門闕
偃將登帝乃接之曰朕乃陪卿齊世朝會多以美姿容者兼官永元三
年東昏南郊不欲親朝士以主璽陪乘前代未嘗有也侍中呼爲門下
亦置令史領官如左

給事黃門侍郎

亦管知詔令世呼爲小門下

散騎常侍通直散騎常侍員外

舊與侍中通官其通直員外用衰老人士故其官漸替宋大明雖華選
比侍中而人情久習終不見重尋復如初

散騎侍郎通直散騎侍郎員外散騎侍郎

給事中

奉朝請

駙馬都尉

集書省職置正書令史朝散用衣冠之餘人數猥積永明中奉朝請至
六百餘人

中書監一人令一人侍郎四人通事舍人無員

中書省職置主書令史正書以下

祕書監一人丞一人郎著作佐郎

晉祕書閣有令史掌衆書見晉令令亦置令史正書及弟子皆典教書
畫

御史中丞一人

晉江左中丞司隸分督百僚傅咸所云行馬內外是也今中丞則職無
不察專道而行騶輻禁呵加以聲色武將相逢輒致侵犯若有鹵簿至
相毆擊宋孝建二年制中丞與尚書令分道雖丞郎下朝相値亦得斷
之餘內外衆官皆受停駐

治書侍御史二人

侍御史十人

蘭臺置諸曹內外督令以下

謁者僕射一人

謁者十人

謁者臺掌朝覲賓饗

領軍將軍中領軍

護軍將軍中護軍

凡爲中小輕同一官也。諸爲將軍官皆敕領護。諸王爲將軍，道相遣則領護護道。置長史、司馬、五官、功曹、主簿。

左右二衞將軍

驍騎將軍

游擊將軍

晉世以來，謂領護至驍游爲六軍。二衞置司馬，次官功曹、主簿以下。

左右二中郎將

前軍將軍　後軍將軍　左軍將軍　右軍將軍　號四軍。

屯騎　步兵　射聲　越騎　長水　五校尉

虎賁中郎將

冗從僕射

羽林監

積射將軍

彊弩將軍

殿中將軍　員外殿中將軍

殿中司馬督

武衞將軍

武騎常侍

自二衞、四軍、五校已下，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

丹陽尹

位次九卿下

太子太傅

少傅

府置丞、功曹、五官、主簿。

太子詹事

府置丞一人以下

太子率更令

太子家令

置丞

太子僕

太子門大夫

太子中庶子

太子中舍人

太子洗馬

太子舍人

太子左右衞率各一

太子翊軍　步兵　屯騎　三校尉

太子旅賁中郎將一人

太子左右積弩將軍

太子殿中將軍　員外殿中將軍

太子倉官令

太子常從虎賁督

右東宮職僚

州牧刺史

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建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幷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州朝置別駕、治中、議曹、文學祭酒、諸曹部從事史。

護南蠻校尉

府置佐史，隸荊州。晉宋末省。建元元年復置，三年省。延興元年置。建武

省。

護三巴校尉

宋置建元二年改爲刺史。

寧蠻校尉

府亦置佐史隸雍州。

平蠻校尉

永明三年置隸益州。

鎭蠻校尉

隸寧州

護西戎校尉

護羌校尉

右四校尉亦置四夷。

平越中郎將

府置佐史隸廣州。

郡太守內史

縣令相

郡縣爲國者爲內史相。

鎭蠻護軍

安遠護軍

晉世雜號多爲郡領之。

諸王師友文學各一人

國官郎中令中尉大農爲三卿左右常侍侍郎上軍中軍下軍三軍典書典祠學官典衞四令食官廐牧長謁者以下公侯置郎中令一卿。

贊曰百司分置惟皇命職雲師鳥紀各有其式。

南齊書卷十六

南齊書卷十六考證

百官志相國○臣祖庚按郎漢之相國高帝置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應劭曰相者助也。

太傅○臣祖庚按周之三公也後漢惟有太傅一人謂之上公此蓋遵漢制也。

大司馬○臣宗萬按漢武帝元狩元年始置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哀帝建平二年冠將軍如故元壽二年去將軍位在司徒上。

大將軍○臣祖庚按戰國時官楚虞大將軍屈丐是也漢高帝以韓信爲大將軍武帝以衞靑爲大將軍復置大司馬官號以冠之據此則大司馬與大將軍始分二職至武帝時合爲一矣。

太尉司徒司空○臣宗萬按漢初惟有太尉後加置大司徒大司空後漢仍之自漢歷魏皆爲三公晉及江左相承不改。

特進○臣宗萬按杜佑曰漢制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重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晉元康中定令特進位次諸公在開府驃騎上又按職儀曰特進以功德特進見也。

諸開府儀同三司○臣祖庚按同三公之三司也後漢太尉司徒司空謂之三司鄧隲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南北因之有儀同三司之名。

驃騎將軍○漢置位次丞相。

車騎將軍衞將軍○位次上卿掌京師兵衞。

中軍將軍○臣祖庚按晉武帝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衞七軍。

太常○臣祖庚按漢九寺大卿之一也秦爲奉常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

博士○臣祖庚按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員多數十人。

光祿勳○臣祖庚按郎秦郎中令漢武帝更名光祿勳邱濬曰郎周官之膳夫皆以士爲之秦漢時乃持戟宿衞之官以之司膳羞則始于南北朝也。

光祿大夫○臣祖庚按漢百官表注曰古官也杜佑曰秦時光祿勳屬官有中

大夫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祿大夫掌議論無常事唯備顧問應對詔命所使無員後漢光祿大夫三人晉魏後以爲加官又復以爲禮贈之官

衛尉○臣祖庚按秦官漢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復爲衛尉

廷尉○臣祖庚按秦置漢景帝更名大理武帝復名廷尉葢漢無司寇故廷尉爲重顏師古曰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爲號

大司農○臣祖庚按秦爲理粟内史漢景帝更名大農令武帝改大司農

少府○秦官漢因之是爲九卿

將作大匠○臣祖庚按秦有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位次河南尹光武省以謁者領之章帝復置晉魏因之

太僕○臣祖庚按周禮有太僕下大夫周穆王置太僕正以伯冏爲之秦漢以後皆因之

大鴻臚○臣祖庚按秦典客也漢名鴻臚景帝改大行令武帝更名大鴻臚應劭曰鴻聲也臚傳之也

大長秋○臣宗萬按秦之將行也漢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應劭曰皇后卿也顏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

錄尚書○臣祖庚按漢章帝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葢自熹始

尚書令○臣祖庚按杜佑曰秦置漢武帝用宦者更爲中書謁者令成帝省之更以士人爲尚書令秩二千石

吏部尚書度支尚書左民尚書都官尚書五兵尚書祠部尚書起部尚書○臣祖庚按尚書之制秦漢以來有之魏置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尚書晉初以左民更名三公五兵更名駕部復置屯田合以吏部客曹度支謂爲六曹太康時以三公更名殿中駕部復爲五兵省屯田爲五尚書宋置都官爲六尚書至齊別有起部而不常置也

侍中○臣祖庚按秦侍中本丞相史也五人往來殿內東廂奏事謂之侍中漢爲加官得入禁中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奉朝請○臣宗萬按馬端臨曰奉朝請無員本不爲官奉朝會請召而已據此則志云永明中奉朝請至六百餘人非古制也

秘書監○臣祖庚按漢桓帝置後省魏武帝置秘書令文帝黄初初置中書令後仍改爲秘書監

御史中丞○臣祖庚按秦官漢置兩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成哀間更中丞爲御史長史出外爲臺主光武時復曰中丞魏初改爲宮正復曰臺主尋又改爲中丞宋齊以來因之

謁者僕射○臣祖庚按應劭曰秦官也古重武事故設主射以督之

謁者○臣祖庚按晉百官表注云漢皆用孝廉年五十威容嚴恪能儐贊者爲之又云謁者十人掌捧詔書朝會則贊儐

左右二衛將軍○臣祖庚按漢文帝始用宋昌爲衛將軍魏置中衛將軍武帝分中衛爲左右衛皆掌宿衛營兵

驍騎將軍○臣祖庚按杜佑曰漢有驍騎將軍謂之雜號將軍後漢建武初改屯衛爲驍騎魏晉以來多有改易此蓋仍漢制也

羽林監○臣祖庚按漢武帝太初元年置名曰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顏師古曰如羽之疾如林之多

丹陽尹○臣祖庚按周官之內史也掌治京師漢武帝更名京兆尹後漢置河南尹晉太興元年改丹陽內史爲尹此因之

太子太傅少傅○臣祖庚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曰古官也漢官解詁曰位次太師賈誼曰昔周成王以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呂望爲太師又立三少皆上大夫與太子居處又續漢書百官志曰太子少傅秩二千石亦以輔導爲職

太子家令○臣宗萬按通典曰秦官屬詹事漢因之續漢書百官志曰職如司農

太子僕○臣宗萬按通典曰秦官漢因之後漢屬少傅職如太僕

太子洗馬○臣宗萬按通典曰秦官漢亦曰洗馬後漢員十六人職比謁者秩

有八人。掾祕書耶。齊置一人。漢百官表注云。洗馬前驅也。

州牧刺史○臣祖庚按杜佑曰。舜置十二州有牧。夏爲九州牧。殷周八命曰牧。漢元封元年。置部刺史。成帝時以爲刺史。位下大夫。乃更爲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後復爲刺史。據此則州牧刺史。一官兩名。光武不委三府。權歸舉刺之吏。遂無州牧之名。然刺史皆領州。故曰州牧刺史。

郡太守內史○臣祖庚按杜佑曰。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漢景帝中元二年。更名太守。漢置郡。爲諸侯王國者。置內史以掌太守之任。

縣令相○臣祖庚按杜佑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漢制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戶爲長。侯國爲相。

南齊書卷十六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志第九

輿服

昔三皇乘祇車出谷口，夏氏以奚仲為車正，殷有瑞車山車，垂句是也。周禮匠人為輿，以象天地。漢武天漢四年，朝諸侯甘泉宮，定輿服制，班於天下。光武建武十三年，得公孫述葆車輿輦，始具。蔡邕創立此志，馬彪勒成漢典，晉摯虞治禮，亦議五輅制度。江左之始，車服多闕，但有金、戎、省充庭之儀。太輿中，太子臨學，無高蓋車，元帝詔乘安車。元明時屬車唯九乘，永和中，石虎死後，舊工人奔叛歸國，稍造車輿。太元中，苻堅敗後，又得僞車輦，於是屬車增為十二乘。義熙中，宋武平關洛，得姚興僞車輦。宋大明改修輦輅，妙盡時華，始備僞氏，復設充庭之制。永明中，更增藻飾，盛於前矣。案周禮以檢漢志，名器不同，晉宋改革，稍與世異，今記時事而已。

玉輅，漢金根也。漆畫輪，金塗縱容，後路受福輮。兩廂上望板，前優遊，通纏金塗鏤鍱瑤紋黃麗鑿纏金薄帖兩廂外雌成衣兩廂裏上施金塗鏤面釘瑇瑁帖蓮板廂上金薄帖金博山登仙紐松精優遊上和鸞鳥立花趺銜鈴鏤鍱帶瑇瑁帖蓮瓦金塗鍱鏤刀格鍱成手匡金花細鏤衣優遊下施瑇瑁帖金塗鏤面釘鍱成衣優遊橫前施瑇瑁帖金塗花釘優遊前金塗鏤龍後楯鑿鍱瑇瑁龜甲金塗花香蓋板金塗受福蓋龍鑲枝鏤抗戾諸末皆龍首。龍汗板，在車前鏤花獸金塗受福鏤裏瑇瑁鏤瑇瑁鏤成衣金塗鏤面花釘外金塗博山辟邪虎鳳凰銜花鏤枝鏤裏。斗畫，金塗鏤鍱二十八爪文子花黃鏤斗衣鍍鏤鏤鉸布鏤袖頂鏤系鏤鏤成顏花精舌孔雀毛複繡八線紋隨鈴花珠絆佩金塗鈴雲朱結仙人綬縧色真孔雀毦。一轅漆畫車衡，鏤花帶銜上金塗博山四和鸞立花趺銜鈴所謂鸞立衡也文龍首銜上鴨文鷺插翟尾上下花香鏤鏤系的蓋纓八枚。旂十二旒，畫升龍竿首金塗龍銜火幰帶真毦。棨戟，鏤成衣金塗香駐受福金塗鳳鏤鏤。及漆案立牀，在車中鏤檀黃紋為案立。錦複黃紋鄣泥，八幅長九尺紅錦毛緣成花鈴的。

五輅江左相承駕四馬，左右騑為六。施絳系遊御繩。其重轂貳轄，飛鈴幡，用赤油金。有紫真毦。左纛，置左騑馬軛上。金鍐，金加冠狀如三竿在馬鬃上。方釳，鐵廣數寸有三孔插翟尾其中。繁纓，金塗紫皮真毦橫在馬膺前。鏤鍚，刻金為馬面當顱。皆如古制。世祖永明初，加玉輅為重蓋，又作麒麟頭，采畫，以馬首戴之。竟陵王子良啟曰：臣聞車旗有章，載自前史，器必依禮，服無舛法。凡蓋員象天，軫方法地，上無二天之儀，下設兩蓋之飾，求之志錄，恐為乖衷。又假為麟首，加乎馬頭，事不師古，鮮或可施。建武中，明帝乃省重蓋等。

金輅，制度校飾如玉輅而稍減少，亦以金塗。象輅，如金輅而制飾又減。木輅，制飾如象輅而尤減。

革輅，如大輅。建大麾，赤旗也，首施大旄幡。

宋昇明三年，錫齊王大輅、戎輅各一，乘黃五輅無大輅、戎輅。左丞王逡之議：大輅，殷之祭車，故不登周輅之名；而明堂位云大輅殷輅也，注云大輅木輅也。月令中央土乘大輅，注云殷輅也。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則周之木路，殷之大輅也。周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此則戎輅也。意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錫以殷祭天之車，與周之即戎之路。祀則以殷，戎必以周者，明郊天義遠，建前代之禮；即戎事近，故以今世之制。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於帝郊。天必以大輅，以錫諸侯，良有以也。今木路即大路也。太尉左長史王儉議，宜用金輅九旒，時乘黃無副，借用五輅。大朝臨軒，權列三輅。

玉、金輅建碧旂，象、木輅建赤旂。永明初，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議，以為齊德尚青，五路五牛及五色幡旗，並宜以先青為次，軍容戎事之所乘，犧牲蕭揖之所薦，並宜悉依尚色。三代服色，以姓音為尚，漢不識音，故遷尚其行運之色。今既無審律，則大齊所尚，亦宜依漢遺。若有審吹律者，便應還取姓尚。太子僕周顒議：三代姓音，古無前記，裁音配尚，起自曼容，則是曼容審識姓聲，不復旁假吹律，何故能識遠代之宮商，而更迷皇朝之律呂，而云當今無知吹律以定所尚，宜附漢以從闕邪？皇朝本以行運為所尚，非關不定於音氏。如此設有審律之知音，不宜遷舉以為尚。散騎常侍劉朗之等十五人並議駮之，事不行。

皇太子象輅，校飾如御旂九旒降龍。

皇太后、皇后重翟車，金塗校，具白地人馬錦帖廂，隴戾飾戶，白牙的帖，金塗面釘，漆畫輪，縱容錦金塗鍱容，後路繖，帥子轄抗，楯皆施金塗鏤頭，及神龍雀等諸飾，軛銜上金塗爪支子花二十八，青油幢，碧綢黃紋蓋施金博山，又有金塗長角巴首，蓋漆布裏紫顛毦黃紋紫紋隨路碧毛外上施絳紫系絡。碧旂九旒，棨戟。宋元嘉東宮儀記云：中宮僕御重翟金根車，未詳得稱為金根也。

皇太子妃厭翟車，如重翟飾微減。

指南車。四廂上施屋，指南人衣褶褶天衣在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竿綠色真孔雀毦為旃車牽擬蓋漆畫輪駕牛皆銅校飾

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衣漆畫鼓機皆在內

輦車。如犢車竹蓬廂外鏤金薄碧紗衣織成芘邑衣廂裏及仰頂隱膝後戶金塗鏤面釘玳瑁帖金塗松精登仙花紐綠四望紗萌子上下前後眉鏤鍱轅枕長角龍白牙蘭玳瑁金塗校飾漆障塵板在蘭前金銀花獸攫天龍師子鏤面榆花鉤指子摩尼炎金龍虎扶轅轅頭龍銜鏵上金鳳皇鈴鏁後口帶星後梢玳瑁帖金塗香沓銀星花獸幔竿杖金塗龍牽綠橫長轡貫花香鍱口光床副自輦以下二宮御車皆綠油幢絳系絡御所乘雙轅其公主則轅油幢安

司馬法曰夏后氏輦曰金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車皆輦也漢書叔孫通傳云皇帝輦出房成帝輦過後宮此朝宴並用也輿服志云輦車具金銀丹青采騰雕畫蒲陶之文乘人以行信陽侯陰就見井丹左右人進輦是為臣下亦得乘之晉武帝給安平獻王孚雲母輦晉中朝又有香衣輦江左唯御所乘

臥輦。校飾如坐輦不甚服用

漆畫輪車。金塗校飾如輦衡有籠幰金塗鑿櫳容後梢飾子副也御為羣公舉哀臨哭所乘皇后太子妃亦乘之

漆畫牽車。小形如輿車金塗鏤容後路師子鏤鑷飾衣廂鷹臉後戶牙蘭玳瑁牛戌橫轅皆金塗校飾裏御及皇太子所乘卽古之羊車也晉泰始中中護軍羊琇乘羊車為司隸校尉劉毅所奏武帝詔曰羊車雖無制非素者所服免官衛玠傳云總角乘羊車市人聚觀今不駕羊猶呼牽此車者為羊車云

輿車。形如軺車漆畫金校飾錦衣廂後戶隱膝牙蘭皆瑇瑁帖刀格轅面花鉤鑷竿戌校棣轅下施八佾金塗香兆床副人舉之一曰小輿小行幸乘之皇太子亦得於宮內乘之

衣書十二乘。通幰輪斑子蟲絲油衣廂外絲紗萌油幢絡通幰竿刺代棣轅棣幰真形龍牽支子花鞘後伏神抗承泥香金塗校具古副車之象也今亦曰五時副車

青明車是謂輜輧車

油絡畫安車公主王妃三公特進夫人所乘漢制皇后貴人紫罽輧車晉皇后乘雲母油畫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五為副公主畫安車駕六以兩轅安車駕三為副公主畫安車駕三三夫人青交絡安車駕三皆以紫絳罽輧車駕三為副九嬪世婦輧車駕二王公妃特進夫人皁交絡為副漢賤輜車而貴輧車晉賤輜輧而貴軺車皆行禮所乘

黃屋車。建碧旂九旒。九旒鸞輅也漢輿服志云金根車蓋黃繒為裏謂之黃屋今金玉輅皆以黃地錦唯此車以黃繒皆金塗校具黃漆蹹陛青毛羽二十八爪支子花絳系絡九命上公所乘

青蓋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左右騑通幰車為副諸王禮行所乘凡車有轓者謂之軒車畫安車朱轓漆班輪駕一通幰牛車為副三公禮行所乘

安車黑耳皁蓋馬車朱轓駕一牛車為副國公列侯禮行所乘

馬車駕一九卿領護二衛驍游四軍五校從郊陵所乘

晉制三公下至九卿又各安車黑耳一乘公駕三特進駕二卿駕一復各軺車施黑耳後戶皁輪一乘

油絡軺車尚書令僕射中書監令尚書侍中常侍中黃門中書散騎侍郎皆駕一牛朝直所乘晉制尚書令施黑耳後戶皁輪僕射中書監令直施後戶皁輪尚書無後戶皆漆輪轂今猶然

安車赤屏駕一又輅車施後戶為副太子二傅禮行所乘

四望車。通幰油幢絡班漆輪轂亦曰皁輪以加禮貴臣晉武詔給魏舒陽燧四望小車

三望車。制度如四望或謂之夾望亦以加禮貴臣次四望

油幢絡車。制以三望而減王公加禮者之為常乘次三望

平乘車。竹蓬子輦仰權柚為輪通幰竿刺代棣梁柚轓真形龍牽金塗支子花紐轅頭後梢香伏神承泥庶人亦然但不通幰三公諸王所乘自四望至平乘皆銅校飾

輜輧車。四輪飾如金根四角龍首銜鈴五采析羽葆旒蘇前後雲氣錯畫帷裳以象為地而鏤之駕四白馬太僕執御貴臣蓋亦如之羽飾為御僕有減降

虞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章施於五色天子服備日月以下公山龍以下侯伯華蟲以下子男藻火以下卿大夫粉米以下天子六冕王后六服著在周官公侯以下咸有名則佩玉組綬並具禮文後代沿革見漢志

晉服制令其冠十三品見蔡邕獨斷並不復具詳宋明帝太始四年更制五輅議修五冕朝會饗獵各有所服事見宋注舊相承三公以下冕七旒青玉珠卿大夫以下五旒黑玉珠永明六年太常丞何諲之議案周禮命數改三公八旒卿六旒尚書令王儉議依漢三公服山龍九章卿華蟲七章從之

平冕黑介幘今謂平天冠皁表朱綠裏廣七寸長尺二寸垂珠十二旒以朱組爲纓如其綬色衣皁上絳下裳前三幅後四幅衣畫而裳繡爲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素帶廣四寸朱裏以朱綠裨飾其側要中以朱垂以綠垂三尺中衣以絳緣其領袖赤皮韍絳袴襪赤舄郊廟臨朝所服也漢世冕用白玉珠爲旒魏明帝好婦人飾改以珊瑚珠晉初仍舊後乃改江左以美玉難得遂用蚌珠世謂之白旋珠

袞衣漢世出陳留襄邑所織宋末用繡及織成建武中明帝以織成重乃采畫爲之加飾金銀薄世亦謂爲天衣

史臣曰黼黻之設經緯爲用故五色六章十二衣遺相爲質也歷代龍袞織以成文今體不勝衣變易舊法豈致美黻冕之謂乎

通天冠黑介幘金博山顏絳紗袍皁緣中衣乘輿常朝所服舊用駮犀簪導東昏改用玉其朝服臣下皆同

黑介幘單衣無定色乘輿拜陵所服其白帢單衣謂之素服以舉哀臨喪

遠遊冠太子諸王所冠太子朱纓翠羽緌珠節諸王玄纓公侯皆同

平冕各以組爲纓王公八旒衣山龍九章卿七旒衣華蟲七章並助祭所服皆畫皁絳褶爲之

進賢冠諸開國公侯鄉亭侯卿大夫尚書關內侯二千石博士中書郎丞郎秘書監丞郎太子中舍人洗馬舍人諸府長史卿尹丞下至六百石令長小吏以三梁二梁一梁爲差事見晉令

武冠侍臣加貂蟬餘軍校武職黃門散騎太子中庶子二率朝散都尉皆冠之

唯武騎虎賁服文衣插雉尾於武冠上

史臣曰應劭漢官釋附蟬及司馬彪志並不見侍中與常侍有異唯言左右珥貂而已案項氏說云漢侍中蟬刻爲蟬像常侍但爲璫而不蟬未詳何代所改也

法冠廷尉等諸執法者冠之

高山冠謁者冠之

樊噲冠殿門衛士冠之

黑介幘冠文冠平幘冠武冠尚書令僕射尚書納言幘後飾爲異

童子空頂幘施假髻貴賤同服

救日蝕文武官皆免冠著赤介幘對朝服赤幘示威武也

袴褶車駕親戎中外纂嚴所服黑冠帽綴紫褾以絡帶代鞶帶中官紫褾外官絳褾其纂嚴戎服不綴褾行留坐同校獵巡幸從官戎服革帶鞶帶文官不綴武官脫冠

袿欘大衣謂之褘衣皇后謁廟所服公主會見大首髻其燕服則施嚴雜寶爲佩璫袿欘用繡爲衣裳加五色鏤金銀校飾

綬乘輿黃赤綬黃赤縹綠紺五采太子朱綬諸王纁朱綬皆赤黃縹紺四采妃亦同相國綠綟綬三采綠紫紺郡公玄朱侯伯青朱子男素朱皆三采公世子紫侯世子青鄉亭關內侯墨綬皆二采郡國太守內史青尚書令僕中書監令秘書監皆黑丞皆黃諸府丞亦黃皇后與乘輿同赤黃嬪夫人貴人紫王太妃長公主封君亦紫綬六宮青綬青白紅郡公侯夫人青綬

乘輿傳國璽秦璽也晉中原亂沒胡江左初無之北方人呼晉家爲白板天子冉閔敗璽還南則有行信等六璽皆金爲之亦秦漢之制也皇后金璽太子諸王金璽皆龜鈕公侯五等金章公世子金印侯銀印貴嬪夫人金章公主王太妃封君金印六宮以下公侯太夫人夫人銀印其公將軍金章光祿大夫卿尹太子傅諸領護將軍中郎將校書郡國太守內史四品五品將軍皆銀章尚書令僕中書監令秘書丞太子二率諸府長史卿尹丞尉中丞都水使者諸州刺史皆銅印

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皆簪白筆王公五等及武官不簪加內侍乃簪

百官執手板尚書令僕尚書手板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曰笏漢末仲長統謂百司皆宜執之其肩上紫袷囊名曰契囊世呼爲紫荷

佩玉自乘輿以下與晉宋制同建元四年制王公侯卿尹珠水精其餘用牙蚌

太官宰人服離支侯後定

贊曰。文物煒煒。儀品穆穆。分別禮數。莫過輿服。

漆畫牽車注戉棟梁。一本戉作戈。輿車注戉校棟梁。一本戉校作戈杖。衣畫車注刺代棟梁。平乘車注刺代棟梁並疑。

南齊書卷十七

南齊書卷十七考證

輿服志五輅○臣宗萬按隋書晉制五輅並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內。何稠曰。君臣同所過爲相逼。乃廣爲盤輿別構闌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內復起須彌平臺。天子獨居其上。據此則五輅之制。至隋始變。此猶承古也。

皇太子象輅○臣祖庚按此即五輅之一。注云。旂九旒降龍蓋。以別天子十二旒升龍也。第按周禮象輅以朝異姓以封。而皇太子用之。未知何取。

皇太后皇后重翟車○臣祖庚按周禮此王后五輅之一。錫面朱總。雖則翟車增華去古遠矣。

指南車○臣祖庚按崔豹古今注云。黃帝與蚩尤戰。大霧軍士皆迷路。帝作指南車以示四方。又曰。指南車者。周公所作。又曰。漢末喪亂。其法中絕。馬鈞悟而作焉。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也。

記里鼓車注𥿻衣漆畫○臣承恭按字書𥿻俗紺字。顏氏家訓。吳人呼紺爲禁。故以絲旁作𥿻代紺字。據此則南監本改𥿻爲襟非是。

輦車○臣祖庚按說文曰。輦輓車也。六書故曰。輦車用人挽者也。六典注曰。古謂人牽爲輦。後漢有乘輿六輦也。

輿車注形如軺車○臣祖庚按輿即車。古無並稱者。魏志太祖給張遼母輿車。其名昉此。說文曰。軺車小車也。晉書輿服志曰。一馬曰軺車。

四望車亦曰皁輪○臣祖庚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用四望車。又軺車釋名曰。軺遙也。遠也。四向遠望之車也。據此則四望車亦軺車之類。通典曰。三公有勳德者。特加皁輪。故志云以加禮貴臣也。

平冕今謂平天冠○臣宗萬按世本曰。黃帝作旒冕。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昔者黃帝始用布帛作冕。應劭漢官儀曰。周加垂旒。天子前後垂真白珠各十二。又按冕古無專名。通典曰。宋更名平天冕。即此冠也。

通天冠○臣祖庚按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爲鐵卷梁。前有山展筩述。乘輿所常服。杜佑曰。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之。據此。則劉昭所云。非秦舊制矣。此蓋承漢制耳。

進賢冠○臣宗萬按漢輿服志曰古緇布冠儒者之服也人主五梁大官令兩梁親省御膳爲重也博士兩梁崇儒也據此則漢時天子亦服之特趐梁別崇卑耳魏晉以來爲公卿大夫之服矣

武冠○臣祖庚按漢書昌邑王賀短衣大袴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又武帝賜南單于常侍惠文冠即此

袴褶○臣祖庚按通考曰袴褶魏晉以來以爲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志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戒嚴之服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詔百官從行服袴褶不便遂令改服戎衣則所謂袴褶者又似非執鞭馬任行所便者與戒嚴之說不類唐時以袴褶爲朝見之服韻書訓褶爲袴又爲袷也然袴業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羣臣服絳內有袴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不知所謂褲褶者衣乎裳乎又按宋史輿服志云范質與禮官議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綾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褶衣複衣也又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並大口袴今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褻可又按說文曰袴脛衣也釋名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據此則袴褶自是兩物意晉制不傳齊去晉未遠猶不失其法隋時仍其名所以不便于從行唐蓋因隋制以爲朝服其晉之創制則爲戎服無疑

漆畫牽車注○臣承蕃按以下四十五字大抵是史館校讎者所記宋書北魏書皆有之宋嘉祐中以七史舛闕尤甚特命館職讎校其梁齊陳三書皆賜之曾鞏此豈即鞏之筆歟

南齊書卷十七考證

南齊書卷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十

祥瑞

天符瑞命遐哉邈矣靈篇祕圖固以蘊金匱而充石室炳契決陳緯候者方策未書啓覺天人之期扶獎帝王之運三五聖業神明大寶二謀協贊罔不由茲夫流火赤雀實紀周祚雕雲素靈發祥漢氏光武中興皇符爲盛魏膺當塗之讖晉有石瑞之文史筆所詳亦唯舊矣齊氏受命事殷前典黃門郎蘇偘撰聖皇瑞應記永明中庾温撰瑞應圖其餘衆品史注所載今詳錄去取以爲志云

老子河洛讖曰年歷七七水滅緒風雲俱起龍麟舉宋水德王義熙十四年元熙二年永初三年景平一年元嘉三十年孝建三年大明八年永光一年泰始七年泰豫元年元徽四年昇明三年凡七十七年故曰七七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關尹云龍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也

讖又曰肅草成道德懷書備出身形法治吳出南京上即姓諱也南京南徐州治京口也

讖又曰壚堨河梁塞龍淵消除水災泄山川壚堨河梁爲路也路即道也淵寒者謂路成也即太祖諱也消水災言除宋氏患難也

讖又曰上參南斗第一星下立草屋爲紫庭神龍之岡梧桐生鳳鳥舒翼翔且鳴南斗第一星吳分也草屋蕭字也又蕭管之器像鳳鳥翼也

讖又曰蕭爲二士天下大樂二士主字也

讖又曰天子何在草中宿宿蕭也尚書中候儀明篇曰仁人傑出握表之象曰角姓合音之于蘇偘云蕭角姓也又八音之器有蕭管也

史臣曰案晉光祿大夫何禎解音之于爲曹字謂魏氏也王隱晉書云卯金音于亦爲魏也候書章句本無銓序二家所稱既有前釋未詳偘言爲何推據

孝經鉤命決曰誰者起視名將君者羣也理物爲雄優劣相次以期與將太祖小諱也征西將軍蕭思話見之曰此我家諱也

王子年歌曰金刀治世後遂苦帝王昏亂天神怒災異屢見戒人主三分二叛失州土三王九江一在吳餘悉稚小早少孤一國二主天所驅金刀劉也三分二叛宋明帝世也三王九江者孝武於九江興晉安王子勛雖不終亦稱大號後世祖又於九江基霸迹此三王也一在吳謂齊氏桑梓亦寄治南吳也一國二主謂太祖符運潛興爲宋氏驅除寇難

歌又曰三禾掺掺林茂孳金刀利刃齊刈之刈剪也詩云實始翦商

歌又曰欲知其姓草肅肅穀中最細低頭熟鱗身甲體永興福穀道熟成又諱也太祖體有龍鱗斑駮成文始謂是黑歷治之甚至而文愈明伏羲亦鱗身也

金雄記曰鑠金作刀在龍里占睡上人相須起又云當復有作肅入草蕭字也易云聖人作之記又云草門可憐乃當悴建號不成易運沸詩云不時時也不成成也建號建元號也易運革命也

讖曰周文王受命千五百歲河雒出聖人受命於己未至丙子爲十八周旅布六郡東南隅四國安定可久留案周滅殷後七百八十年秦四十九年漢四百二十五年魏四十五年晉百五十年宋六十年至建元元年千五百九年也武進縣彭山舊塋在焉其山岡阜相屬數百里上有五色雲氣有龍出焉宋明帝惡之遣相墓工高靈文占視靈文先與世祖善還詭答云不過方伯退謂世祖曰貴不可言帝意不已遣人於墓左右校獵以大鐵釘長五六尺釘墓四維以爲厭勝太祖後改樹表柱柱忽龍鳴響震山谷父老咸志之云

會稽剡縣刻石山相傳爲名不知文字所在昇明末縣民兒襲祖行獵忽見石上有文凡三處苔生其上字不可識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立石文曰黃天星姓蕭字某甲得賢帥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誰會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

益州齊后山父老相傳其名亦不知所起昇明三年有沙門玄暢於山丘立精舍其日太祖受禪日也

嵩高山昇明三年四月滎陽人尹午於山東南澗見天雨石墜地石開有璽在其中方三寸其文曰戊丁之人與道俱肅然入草應天符又曰皇帝興運午奉

璽詣雍州刺史蕭赤斧赤斧表獻之
史臣案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鑄臨洮生董卓而銅人毀有卓而世亂世亂而卓亡如有似也晉末嵩高山出玉璧三十二宋氏以為受命之祥今此山出璽而水德云謝終始之徵亦有領也
元徽四年太祖從南郊望氣者陳安寶見太祖身上黃紫氣屬天安寶謂親人王洪範曰我少來未嘗見軍上有如此氣也太祖年十七夢乘青龍西行逐日日將薄山乃止覺而恐懼家人問占者云至貴之象也蘇偘云青木色日暮者宋氏末運也
泰始七年明帝遣前淮南太守孫奉伯往淮陰監元會奉伯與太祖同寢夢上乘龍上天於下捉龍脚不得覺謂太祖曰兗州當大庇生民弟不見也奉伯卒於宋
清河崔靈運為上府參軍夢天帝謂己曰蕭道成是我第十九子我去年已授其天子位自三皇五帝至齊受命君凡十九人也
宋泰始中童謠云東城出天子故明帝殺建安王休仁蘇偘云後順帝自東城即位論者謂應之乃是武進縣上所居東城里也熊襄云上舊鄉有大道相傳云秦始皇所經呼為天子路後遂為帝鄉焉案順帝實當援立猶如晉之懷愍亦有徵符齊運既無巡幸路名或是秦舊疑不能詳
世祖年十三夢舉體生毛髮生至足又夢人指上所踐地曰周文王之田又夢虛空中飛又夢著孔雀羽衣庾溫云雀爵位也又夢鳳皇從天飛下青溪宅齋前兩翅相去十餘丈翼下有紫雲氣及在襄陽夢著桑屐行度太極殿階庾溫云屐者運應木也臣案桑字為四十而二點世祖年過此即帝位謂著屐而木行也屐有兩齒有聲是為明兩之齒至四十二而行即真矣及在郢州夢人從天飛下頭插筆來畫上衣兩邊不言而去庾溫釋云畫者山龍華蟲也
世祖宋元嘉十七年六月己未夜生無火婢吹灰而火自燃
世祖於南康郡內作伎有絃無管於是空中有篪聲調節相應
世祖為贛興相撗下積旱水涸不通船上部伍至水忽暴長庾溫云易利涉大川之義也
世祖頓盆城城內無水欲鑿引江流試掘井得伏泉九處皆湧出建元元年四月有司奏延陵令戴景度稱所領季子廟舊有涌井二所廟祝列云舊井北忽聞金石聲即掘深三尺得沸泉其東忽有聲錚錚又掘得泉沸湧若湞泉中得一根木簡長一尺廣二寸隱起文曰廬山道人張陵再拜謁詣起居簡木堅白而字色黃謹案瑞應圖湞井不鑿自成王者清靜則仙人主之孔氏世錄云叶精帝道孔書明巧當在張陵宋均注云張陵佐封禪一云陵仙人也
元徽三年太祖在青溪宅齋前池中忽揚波起湞湧水如山有金石響須臾有青龍從池中出左右皆見之
昇明元年青龍見齊郡
建元四年青龍見順陽郡清水縣平泉湖中
永明七年黃龍見曲江縣黃池中一宿二日
中興二年山上雲障四塞頃有玄黃五色如龍長十餘丈從西北升天
宋泰始末武進舊塋有獸見一角羊頭龍翼馬足父老咸見莫之識也
永明十年鄱陽郡獻一角獸麟首鹿形龍鬣共色瑞應圖云天子萬福允集則一角獸至
十一年白象九頭見武昌
史臣曰記云升中於天麟鳳至而龜龍格則鳳皇巢乎阿閣麒麟在乎郊藪豈非馴之在庭擾以成畜其為瑞也如此今觀魏晉已來世稱靈物不少而亂多治少史不絕書故知來儀在沼遠非前事見而不至未辨其為祥也
昇明三年三月白虎見歷陽龍亢縣新昌村新昌村嘉名也瑞應圖云王者不暴白虎仁
建元四年三月白虎見安蠻虔化縣
中興二年二月白虎見東平壽張安樂村
昇明二年騶虞見安東縣五界山師子頭虎身龍脚詩傳云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至德則出

昇明三年，太祖爲齊王，白毛龜見東府城池中。

建元二年，休安陵獲玄龜一頭。

永明五年，武騎常侍唐潛上靑毛神龜一頭。

七年六月，彭城郡田中獲靑毛龜一頭。

八年，延陵縣前澤畔獲毫龜一枚。

八年四月，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歲字，并有卦兆。

六月，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九年五月，長山縣獲神龜一頭，腹下有巽兌卦。

中興二年正月，遣將潘道蓋於山石穴中獲毛龜一頭。

昇明二年，世祖遣人詣宮亭湖廟還福，船泊渚，有白魚雙躍入船。

永明五年，南豫州刺史建安王子真表獻金色魚一頭。

建元元年八月，男子王約獲白雀一頭。

九月，秣陵縣獲白雀一頭。

二年四月，白雀集郢州府館。

五月，白雀見會稽永興縣。

永明元年五月，郢州丁坡屯獲白雀一頭。

三年七月，安城王暠第獲白雀一頭。

九月，南郡江陵縣獲白雀一頭。

四月七日，白雀見臨汝縣。

七年六月，鹽官縣獲白雀一頭。

八年，天門臨澧縣獲白雀一頭。

九年七月，吳郡錢塘縣獲白雀一頭。

八月，豫州獲白雀一頭。

十年五月，齊郡獲白雀一頭。

建元元年五月，白烏見巴郡。

永明四年三月，三足烏巢南安中陶縣庭。

八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

隆昌元年四月，陽羨縣獲白烏一頭。

建元二年，江陵縣獲白鼠一頭。

永明六年，白鼠見芳林園。

十年九月，義陽郡獲白鼠一頭。

永明四年，丹陽縣獲白兔一頭。

昇明元年六月，慶雲見益都。

建元元年，世祖拜皇太子日，有慶雲在日邊。

三年，華林園醴泉堂東忽有瑞雲，周圓十許丈，高下與景雲樓平，五色藻密，光彩映山，徘徊良久，行轉南行，過長船，入華池。

昇明二年，宣城臨成縣於藉山獲紫芝一枝。

永明八年三月，陽城縣獲紫芝一株。

隆昌元年正月，襄陽縣獲紫芝一莖。

昇明二年四月，昌國縣徐萬年門下棠樹連理。

九月，豫州萬歲澗廣數丈，有樹連理，隔澗騰枝相通，越壑跨水爲一幹。

建元二年九月，有司奏上虞縣楓樹連理，兩根相去九尺，雙株均聳，去地九尺，合成一幹。

故鄣縣楓樹連理，兩株相去七尺，大八圍，去地一丈，仍相合爲樹，泯如一木。

山陽縣界若邪村有一梘木，合爲連理。

淮陰縣建業寺梨樹連理。

建康縣梨樹耀櫝（一本作耀櫝）五圍，連理六枝。

永明元年五月，木連理生安成新喻縣，又生南梁陳縣。閏月，璿明殿外閣南槐樹連理。

八月，鹽官縣內樂村木連理。

二年七月，烏程縣陳文則家槿樹連理。

七月，新治縣槐栗二木合生，異根連理，去地數尺，中央小開，上復爲一。

三年正月安城縣楡樹二株連理
二月安陽縣梓樹連理
九月句陽縣之穀山槿樹連理異根雙挺共杪爲一
十二月永寧左郡楠木連理
四年二月秣陵縣高天明園中李樹連理生高三尺五寸兩枝別生復高三尺
合爲一榦
五年正月秣陵縣華僧秀園中四樹連理
六年四月江寧縣北界賴鄉齊平里三成邏門外路東太常蕭惠基園楔樹二
株連理其高相去二尺南大北小小者傾柯南附合爲一樹枝葉繁茂圓密如
蓋
七年江寧縣李樹二株連理兩根相去一丈五尺
八年巴陵郡樹連理四株
三月武陵臼沙戍槐木連理相去五尺俱高三尺東西二枝合而通柯
十二月柴桑縣陶委天家樹連理
永明五年山陰縣孔廣家園樫樹十二層會稽太守隨王子隆獻之種芳林園
鳳光殿西
九年秣陵縣鬬場里安明寺有古樹衆僧改架屋宇伐以爲薪剖樹木裏自然
有法大德三字
始興郡本無欓樹調味有闕世祖在郡堂屋後忽生一株
昇明二年十月甘露降建康縣
十一月甘露降長山縣
十二月甘露降彭山松樹至九日止
建元元年九月甘露降淮南郡桃石榴二樹有司奏甘露降蘄汲縣王安世園
樹
永明二年四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年二月甘露降臨湘縣李樹

三月甘露降南郡桐樹
四月甘露降睢陽縣桃樹
五年四月甘露降荊州府中閤外桐樹
六年甘露降芳林園故山堂桐樹
九年八月甘露降上定林寺佛堂庭中天如雨遍地如雪其氣芳其味甘耀日
舞風至晡乃止爾後頻降鍾山松樹四十餘日乃止
十月甘露降大安陵樹
中興二年三月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
元徽四年三月醴泉出昌國臼鹿山其味甚甘
永明元年正月新蔡郡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五穗
八月新蔡縣獲嘉禾二莖九穗一莖七穗
十一月固始縣獲嘉禾一莖九穗
二年八月梁郡睢陽縣界野田中獲嘉禾一莖二十三穗
五年九月莒縣獲嘉禾一株
十年六月海陵齊昌縣獲嘉禾一莖六穗
十一年九月睢陽縣田中獲嘉禾一株
昇明二年九月建寧縣建昌村民採藥於萬歲山忽聞澗中有異響得銅鍾一
枚長二尺一寸邊有古字
建元元年十月浩陵郡蠻民田健所住巖間常留雲氣有聲響澈若龍吟求之
積歲莫有見者去四月二十七日巖數里夜忽有雙光至明往獲古鍾一枚又
有一器名淳于蠻人以爲神物奉祠之
永明四年四月東昌縣山自比歲以來恒發異響去二月十五日有一巖褫落
縣民方元泰往視於巖下得古鍾一枚
五年三月豫寧縣長崗山獲神鍾一枚
九年十一月寧蜀廣漢縣田所墾地八尺四寸獲古鍾一枚形高三尺八寸圍
四尺七寸縣柄長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孔更於陶所瓦閒見有白光

窺尊無物自後夜夜輒復有光既經旬日村民張慶宣瓦作屋又於屋間見光
照內外慶宣疑之以告孔休先乃共發視獲玉璽一鈕璧方八分上有鼻文曰
帝真曲阿縣民黃慶宅左有園園東南廣袤四丈每種菜輒鮮異雖加採拔隨
復更生夜中恒有白光皎質屬天狀似縣絹私疑非常請師卜候道士傅德占
使掘之深三尺獲玉印一鈕文曰長承萬福
永明二年正月冠軍將軍周普孫於石頭北廂將堂見地有異光照城堞往獲
玉璽一鈕方七分文曰明玄君
十一月虜國民齊祥歸入靈丘關聞殷然有聲仰視之見山側有紫氣如雲衆
鳥回翔其閒祥往氣所獲璽方寸四分獸鈕文曰坤維聖帝永昌送與虜太后
師道人惠度欲獻虜主惠度覩其文竊謂當今衣冠正朔在於齊國遂附道人
惠藏送京師因羽林監崔士亮獻之
三年七月始興郡民龔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懷中出篆書
真經一卷六紙又表北極一紙又移付羅漢居士一紙云從兜率天宮下使送
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稱神人授皇帝璽龜形長五寸廣二
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蕭字下萬世字
十年蘭陵民齊伯生於六合山獲金璽一鈕文曰年予主世祖治盆城得五尺
刀一十口永明年曆之數
昇明三年左里村人於宮亭湖得靫戟二枚傍有古字文遠不可識
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劒及治盆
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永明七年齊興太守劉元寶治郡城於壍中獲錢百萬形極大以獻臺爲瑞世
祖班賜朝臣以下各有差
十年齊安郡民王攝掘地得四文大錢一萬二千七百十枚品製如一
建元元年郢州監利縣天井湖水色忽澄清出綿百姓採以爲纊
永明二年護軍府門外桑樹一株並有蠶絲綿被枝莖史臣案漢光武時有野
蠶成繭百姓得以成衣服今則浮波纂樹其亦此之類乎

永明八年始興郡昌樂村獲白鳩一頭
二年彭澤縣獲白雉一頭
七年鬱林獲白雉一頭
十年青州涯液戍獲白雉一頭
五年筆蔡縣獲白鹿一頭
九年臨湘獲白鹿一頭
六年蒲儁縣亮野村獲白麞一頭
七年荆州獲白麞一頭
八年餘干縣獲白麞一頭
九年義陽安昌縣獲白麞一頭
十年司州清激戍獲白麞一頭
十一年廣陵海陵縣獲白麞一頭
七年越州獻白珠自然作思惟佛像長三寸上起禪靈寺置刹下
七年吳郡太守江斅於錢塘縣獲蒼玉璧一枚以獻
七年主書朱靈讓於浙江得靈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世祖親投於
天淵池試之刻爲佛像
二年順陽丹水縣山下得古鼎一枚
三年越州南高涼俚人海中網魚獲銅獸一頭銘曰作寶鼎齊臣萬年子孫承
寶
贊曰天降地出星見先吉造物百品詳之載述

南齊書卷十八

南齊書卷十八考證

祥瑞志黃門郎蘇偘撰聖皇瑞應記○臣承蕃按蘇偘事齊太祖最久。嘗撰蕭太尉記。備陳征伐之功。及太祖即位。又撰瑞應記一卷上之。此特一時獻諛之書。而蕭子顯因之。遂創立祥瑞一志。殊屬不經。史筆至此。鄙俚甚矣。

此齊者黃公之化氣也○諸本同。臣承蕃按南史齊高帝紀。黃下有石字。

李斯刻秦璽之封也○南史齊高帝紀。封作風。

南齊書卷十八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志第十一

五行

木傳曰東方易經地上之木爲觀故木於人威儀容貌也木者春生氣之始農之本也無奪農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稅無貪欲之謀則木氣從如人君失威儀逆木行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飮食沈湎不顧禮制出入無度多發繇役以奪民時作爲姦詐以奪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以工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故曰木不曲直宋泰豫元年京師祇洹寺皂莢樹枯死昇明末忽更生花葉京房易傳曰樹枯冬生不出二年國喪君子亡其占同宋氏禪位

建元元年朱爵桁華表柱生枝葉

建元初李子生毛

二年武陵沅頭都尉治有桑樹方冬生葉京房易傳曰木冬生花天下有喪其占同後二年宮車晏駕

四年巴州城西古樓脚柏樹數百年忽生花

永明六年右子岡柏木長二尺四寸廣四寸半化爲石時車駕數游幸應本傳木失其性也

永明中大桁一舶無故自沈艚中無水

隆昌元年廬陵王子卿齋屋梁柱際無故出血

建武初始安王遙光治廟截東安寺屋以直廟垣截梁水出如淚

貌傳曰失威儀之制怠慢驕恣謂之狂則不肅矣下不敬則上無威天下既不敬又肆其驕恣肆之則不從夫不敬其君不從其政則陰氣勝故曰厥罰常雨

永明八年四月己巳起陰雨晝或暫晴夜時見星月連雨積霖至十七日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巳朔去三月戊寅起而其間暫時晴從四月一日又陰雨晝或見日夜乍見月回復陰雨至七月乃止

永泰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雨至永元元年五月二十一日乃晴京房易曰冬雨天下饑春雨有小兵時虜寇雍州餘應本傳

傳曰大雨雪猶庶徵之常雨也然有甚焉雨陰大雨雪者陰之畜積甚也一曰與大水同象曰攻爲雪耳

建元二年閏月己丑雨雪

三年十一月雨雪或陰或晦八十餘日至四年二月乃止

傳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之出入故雷出萬物出雷入萬物入夫雷者人君之象入則除害出則興利雷之微氣以正月出其有聲者以二月出以八月入其餘微者以九月入冬三月雷無出者若是陽不閉陰則出涉危難而害萬物也

建元元年十月壬午夜電光因雷鳴　十月庚戌電光有頃雷鳴久而止

永明五年正月戊申夜西北雷聲

六年十月甲申夜陰細雨始聞雷鳴於西北上

七年正月甲子夜陰雷鳴西南坤宮隆隆一聲而止

八年正月庚戌夜雷起坎宮水門其音隆隆一聲而止

九年二月丙子西北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仍續十聲而止

十年二月庚戌夜南方有電光因聞雷聲隆隆相續丁亥止　十月庚子電雷起西北　十一月丁丑西南有光因聞雷聲隱隱再聲而止西南坤宮　十二月甲申陰雨有電光因聞西南及西北上雷鳴頻續三聲

丙申夜聞西北上雷頻續二聲

辛亥雷雨

傳曰雨雹君臣之象也陽之氣專爲雹陰之氣專爲霰陽專而陰脅之陰盛而陽薄之霰者陰薄陽之象也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不書霰者猶月蝕也

建元四年五月戊午朔雹

永明元年九月乙丑雹落大如蒜子須臾乃止

十一年四月辛亥雹落大如蒜子須臾滅

貌傳又曰上失節而狂下怠慢而不敬上下失道輕法侵制不顧君上因以誇

飢貌氣毀故有雞禍一曰水歲雞多死及爲怪亦是也上下不相信大臣姦宄民爲寇盜故曰厥極惡一曰民多被刑或形貌醜惡風俗狂慢變節易度則爲輕剽奇怪之服故曰時則有服妖

永明中宮內服用射獵錦文爲騎射兵戈之象至建武初虜大爲寇

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裳之製爲破後帽世祖崩後諶建廢立誅滅諸王

永明末民間制倚勸帽及海陵廢明帝之立勸進之事倚立可待也

建武中帽裹覆頂東昏時以爲裹應在下而今在上不祥斷之羣下反上之象也

永元中東昏侯自造遊宴之服綴以花采錦繡難得詳也羣小又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歸林者詩云鵲巢夫人之德東昏寵嬖淫亂故鵲歸其林藪二曰兔子度坑天意言天下將有逐兔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離嘍黃口小鳥也反縛面縛之應也四曰鳳皇度三橋鳳皇者嘉瑞三橋梁王宅處也

貌傳又曰危亂端見則天地之異生木者青故曰青眚爲惡祥凡貌傷者金沴木木沴金衝氣相通

延興元年海陵王初立文惠太子冢上有物如人長數丈青色直上天有聲如雷

火南方揚光輝出炎爚爲明者也人君向明而治蓋取其象以知人爲分讒佞既遠羣賢在位則爲明而火氣從矣人君疑惑棄法律不誅讒邪則讒口行內閒骨肉外疎忠臣至殺世子逐功臣以妾爲妻則火失其性上災宗廟下災府榭內熯本朝外熯闕觀雖興師衆不能救也

永明三年正月甲夜西北有野火光上生精西北有四東北有一並長七八尺黃赤色　三月庚午丙夜北面有野火光上生精長六尺戊夜又有一枚長五尺並黃赤色

四年正月丁亥夜有火精三處　閏月丁巳夜有火精四所　十二月辛酉夜東南有野火精二枚

五年十二月丙寅夜西北有野火火上生精一枚長三尺黃白色

六年十一月戊申夜西南及北三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九枚並長二尺黃赤色

九年二月丙寅甲夜北面有野火火上生精二枚西北又一枚並長三尺須臾消

永元二年八月宮內火燒西齋璿儀殿及昭陽顯陽等殿北至華林牆西及祕閣北屋三千餘間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祕閣與春秋宣榭火同天意若曰既無紀綱何用典文爲也

二年冬京師民間相驚云當行火災南岸人家往往於籬間得布火纏者云公家以此禳之

三年正月豫章郡天火燒三千餘家京房易占曰天火下燒民屋是謂亂治殺兵作是年臺軍與義師偏衆相攻於南江諸郡

三年二月乾和殿西廂火燒屋三十間是時西齋既火帝徙居東齋高宗所住殿也與燒宮占同

傳又曰犯上者不誅則草犯霜而不死或殺不以時事在殺生失柄故曰草妖也一曰草妖者失衆之象也

永元中御刀黃文濟家齋前種昌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采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劉歆視傳有羽蟲之孽謂雞禍也班固案易雞屬巽今以羽蟲之孽類是也依歆說附視傳云

建武二年有大鳥集建安形如水犢子其年郡大水

三年大鳥集東陽郡太守沈約表云鳥身備五采赤色居多案樂緯叶圖徵云焦明鳥質赤至則水之感也

永明二年四月烏巢內殿東鴟尾

三年大鳥集會稽上虞其年縣大水　傳曰雒水沴火又曰赤眚赤祥

建武四年王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少日而敗晏尋被誅

思心傳曰心者土之象也思心不睿其過在瞀亂失紀風於陽則爲陰於陰則爲大臣之象專恣而氣盛故罰常風心爲五事主猶土爲五行主也一曰陰陽

相薄傷氣陽多爲風其甚也常風陰氣多者陰而不雨其甚也常陰一曰風宵
起而晝晦以應常陰同象也
建元元年十一月庚戌風夜暴起雲雷合冥從戌亥上來
四年十一月甲寅酉時風起小駃至二更雷落風轉浿津
永明四年二月丙寅巳時風迅急　十一月己丑戌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
來
五年五月乙酉子時風迅急從西北戌亥上來
七年正月丁卯陽徵陰賊之日時加子風起迅急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浿津
實時止
八年六月乙酉時加子風起迅急暴疾浿津發屋折木壓沙從西南未上來因
雷雨須臾風微雨止
九年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亥風起迅急從東方來暴疾彭動浿津至
乙卯陰賊時漸微名羽動羽
九年乙丑時加未雷驟雨風起迅急暴疾浿津從西北戌上來　十月壬辰陽
羽姦邪之日時加丑風起從北方子丑上來暴疾浿津迅急壓埃五日寅時漸
微名羽動宮
十年正月辛巳陽商寬大之日時加寅風從西北上來暴疾浿津迅急揚沙折
木酉時止　二月甲辰陽徵姦邪之日時加辰風起迅急從西北亥上來暴疾
彭動浿津至酉時止　三月丁酉陽徵廉貞之日時加未風從北方子丑上來
迅急暴疾浿津戌時止　七月庚申陰角貪狼之日時加午風從東北丑上來
迅急浿津至辛酉巳時漸微
十一年二月庚寅陽角廉貞之日時加亥風從西北亥上來迅疾浿津丑時漸
微爲角動角　七月甲寅陽羽廉貞之日時加巳風從東北寅上來迅疾浿津
發屋折木戌夜漸微爲羽動徵己巳陽角寬大之日時加未風從戌上來暴疾
良久止爲角動商及宮凡時無專恣疑是陰陽相薄
建武元年三月乙酉未時風起浿津暴急從北方上來應本傳晉亂

建武二年三年四年每秋七月八月輒大風三吳尤甚發屋折木殺人京房占
獄吏暴風害人時帝嚴刻
永元元年七月十二日大風京師十圍樹及官府居民屋皆拔倒應本傳
傳又曰山之於地君之象也山崩者君權損京陵易處世將變也陵轉爲澤貴
將爲賤也
建元二年夏廬陵石陽縣長溪水衝激山麓崩長六七丈下得柱千餘口皆十
圍長者一丈短者八九尺頭題有古文字不可識江淹以問王儉儉云江東不
閑隸書此秦漢時柱也後年宮車晏駕世變之象也
永明二年秋始興曲江縣山崩壅底溪水成陂京房占山崩人主惡之　傳又
曰雷電所擊蓋所感也皆思心有尤之所致也
建元二年閏六月丙戌戊夜震電
四年五月五日雷電閶都雷震於樂遊安昌殿電火焚蕩盡
永明八年四月六日雷震會稽山陰恆山保林寺刹上四破電火燒塔下佛面
窗戶不異也
永明中雷震東宮南門無所傷毀殺食官一人
十一年三月震於東齋棟崩左右密欲治繕竟陵王子良曰此豈可治留之志
吾過且旌天之愛我也明年子良薨　傳又曰土氣亂者木金水火亂之
建武二年二月丁巳地震
永元元年七月地日夜十八震　九月十九日地五震
金者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其於王事兵戎戰伐之道也王者興師動衆
建立旗鼓仗旄把鉞以誅殘賊止暴亂殺伐應義則金氣從工冶鑄化革形成
器也人君樂侵陵好攻戰貪城邑輕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內外騷動則金失其
性蓋冶鑄不化水滯固堅故曰金不從革又曰維木沴金
建武四年明帝出舊宮送豫章王第二女綏安主降嬪還上輦輦上金翅無故
自折落地
言傳曰言易之道西方曰兌爲口人君過差無度刑法不一斂從其重或有師

亢陽之節若動衆勞民是言不從人君既失衆政令不從孤陽持治下畏君之重刑陽氣勝則旱象至故曰厥罰常陽也

建元三年大旱時有虜寇

永明三年大旱明年唐㝢之起

建武二年大旱時虜寇方盛皆動衆之應也

言傳曰下既悲苦君上之行又畏嚴刑而不敢正言則必先發於歌謠歌謠口事也口氣逆則惡言或有怪謠焉

宋泰始既失彭城江南始傳種消梨先時所無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十餘年齊受禪

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琰等

永明元年元日有小人發白虎樽既醉與筆札不知所道直云憶高帝敕原其罪

世祖起青溪舊宮時人反之曰舊宮者窮廄也及上崩後宮人出居之

永明初百姓歌曰白馬向城啼欲得城邊草後句間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㝢之起言唐來勞也

世祖起禪靈寺初成百姓縱觀或曰禪者授也靈非美名所授必不得其人後太孫立見廢也

永明中宮內坐起御食之外皆爲客食世祖以客非家人名改呼爲別食時人以爲分別之象少時上晏駕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纖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山崩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徂二宮晏駕

文惠太子作七言詩後句輒云愁和諦後果有和帝禪位

永明中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常火熱小微貴賤爭取以治病法以此火炙桃板七炷七日皆差敕禁之不能斷京師有病癴者以火炙數日而差隣人笑曰病偶自差豈火能爲此人便覺頤間癢明日癴還如故後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起東田時人反云後必有癲童果由太孫失位

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擾建武上明帝初誅害蕃戚京師危駭

永元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翣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跛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祏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者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謠云野豬雖嗃嗃馬子空閶渠不知龍與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烏集傳舍頭今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豬崔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豬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崔慧景攻臺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烏集傳舍即所謂瞻烏爰止於誰之屋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也

齊宋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爲變起也後和帝立

崔慧景圍臺城有一五色幡飛翔在雲中半日乃不見衆皆驚怪相謂曰幡者事尋當翻覆也數日而慧景敗

言傳曰言氣傷則民多口舌故有口舌之痾金者白故有白眚若有白爲惡祥

宋昇明二年飄風起建康縣南塘里吹帛一匹入雲風止下御路紀僧真啓太祖當宋氏禪者其有匹夫居之水北方冬藏萬物氣至陰也宗廟祭祀之象死者精神放越不反故爲之廟以收其散爲之貌以收其魂神而孝子得盡禮焉敬之至則神歆之此則至陰之氣從則水氣從溝瀆隨而流去不爲民害矣人君不禱祀慢宗廟廢祭祀逆天時則霧水暴出川水逆溢壞邑鄉沈溺民人故曰水不潤下

建元二年吳吳興義興三郡大水

二年夏丹陽吳二郡大水

四年大水

永明五年夏吳興義興水雨傷稼

六年吳興義興二郡大水

建武二年冬吳晉陵二郡水雨傷稼

永元元年七月濤入石頭漂殺緣淮居民應本傳荊州城內有沙池常瀰水舊穎冑爲長史水乃不瀰及穎冑亡乃復竭

傳曰極陰氣動故有魚孽魚孽者常寒罰之符也

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未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燕取其肉食之

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魚十二頭入會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餘丈小者十餘丈一入山陰稱浦一入永興江皆暍岸側百姓取食之

聽傳曰不聰之象見則妖生於耳以類相動故曰有鼓妖也一曰聲屬鼓妖

永明元年十一月癸卯夜天東北有聲至戌夜

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其咎在霿亂失聽故厥咎霿思心之咎亦霧天者正萬物之始王者正萬事之始失中則害天氣類相動也天者轉於下而運於上雲者起於山而彌於天天氣動則其象應故厥罰常陰王者失中臣下盛強而蔽君明則雲陰亦衆多而蔽天光也

建元四年十月丙午日入後土霧勃勃如火煙

永明二年十一月己亥四面土霧入人眼鼻至辛丑止二年十一月丙子日出後及日入後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煙

六年十一月庚戌丙夜土霧竟天昏塞濃厚至六日未時小開到甲夜後仍濃密勃勃如火煙辛慘入人眼鼻

八年十月壬申夜土霧竟天濃厚勃勃如火煙氣入人眼鼻至九日辰時開除

九年十月丙辰晝夜恆昏霧勃勃如火煙其氣辛慘入人眼鼻兼日色赤黃至四日甲夜開除

十年正月辛酉酉初四面土霧勃勃如火煙其氣辛慘入人眼鼻

傳曰易曰乾爲馬逆天氣馬多死故曰有馬禍一曰馬者兵象也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建武四年王晏出至草市馬驚走鼓步從車而歸十餘日晏誅

建武中南岸有一蘭馬走逐路上女子女子窘急走入人家牀下避之馬終不置發牀食女子股腳間肉都盡禁司以聞敕殺此馬是後頻有寇賊

京房易傳曰生子二胸以上民謀其主三手以上臣謀其主二口已上國見驚以兵三耳已上是謂多聽國事無定二鼻以上國主久病三足三臂已上天下有兵其類甚多蓋以象占之

永明五年吳興東遷民吳休之家女人雙生二兒胸以下齊以上合

京房易傳曰野獸入邑其邑大虛又曰野獸無故入邑朝廷門及宮府中者邑逆且虛

永明中南海王子罕爲南兗州刺史有麞入廣陵城投井而死又有象至廣陵是後刺史安陸王子敬於鎮被害

建武四年春當郊治圜丘宿設已畢夜虎攫傷人

建武中有鹿入景皇寢廟皆爲上崩及禪代也凡無占者皆爲不應本傳

贊曰木怪變類火爲水妃土實載物金作明威形聲異迹影響同歸皆由象應莫不類推

南齊書卷十九

南齊書卷十九考證

五行志巴州城西古樓脚柏樹數百年忽作花〇樹南監本作柱當從之

衡氣相通〇衡諸本作衝

襄陽白銅蹄〇蹄南監本作鞮

南齊書卷十九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一

皇后

六宮位號漢魏以來因襲增置世不同矣建元元年有司奏置貴嬪夫人貴人爲三夫人脩華脩儀脩容淑妃淑媛淑儀婕妤容華充華爲九嬪美人中才人才人爲散職永明元年有司奏貴妃淑妃並加金章紫綬佩于寘玉淑妃舊擬九棘以淑爲溫恭之稱妃爲亞后之名進同貴妃以比三司夫人之號不殊蕃國降淑媛以比九卿七年復置昭容位在九嬪建元三年太子宮置三內職良娣比開國侯保林比五等侯才人比駙馬都尉

宣孝陳皇后諱道正臨淮東陽人魏司徒陳矯後父肇之郡孝廉后少家貧勤織作家人矜其勞或止之后終不改嫁于宣帝庶生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后生太祖太祖年二歲乳人乏乳后夢人以兩甌麻粥與之覺而乳大出異而說之宣帝從仕在外后常留家治事教子孫有相者謂后曰夫人有貴子而不見也后歎曰我三兒誰當應之呼太祖小字曰正應是汝耳宣帝殂後后親自執勤婢使有過誤恕不問也太祖雖從宦而家業本貧爲建康令時高宗等冬月猶無縑纊而奉膳甚厚后每撤去兼肉曰於我過足矣殂于縣舍年七十三昇明三年追贈竟陵公國太夫人蜜印畫青綬祠以太牢建元元年追尊孝皇后贈外祖父肇之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敬侯后母胡氏爲永昌縣靖君

高昭劉皇后諱智容廣陵人也祖玄之父壽之並員外郎后母桓氏夢吞玉勝生后時有紫光滿室以告壽之壽之曰恨非是男桓曰雖女亦足興家矣后每寢臥家人常見上如有雲氣焉年十餘歲歸太祖嚴正有禮法家庭肅然宋泰豫元年殂年五十歸葬宣帝墓側今泰安陵也門生王清與墓工始下鍤有白兔跳起尋之不得及墳成兔還棲其上昇明二年贈竟陵公國夫人三年贈齊國妃印綬如太妃建元元年尊諡昭皇后三年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上都鄉君壽之子與道司徒屬文蔚豫章內史義徽光祿大夫義倫通直郎

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朴之給事中父璣之左軍參軍后少與豫章王妃庾氏爲娣姒庾氏勤女工奉事太祖昭后恭謹不倦后不能及故不爲舅姑所重世祖家好亦薄焉性剛嚴竟陵王子良妃袁氏布衣時有過后加訓罰昇明三年爲齊世子妃建元元年爲皇太子妃三年后薨諡穆妃葬休安陵世祖即位追尊皇后贈璣之金紫光祿大夫后母檀氏餘杭廣昌鄉元君舊顯陽昭陽殿太后皇后所居也永明中無太后皇后羊貴嬪居昭陽殿西范貴妃居昭陽殿東寵姬荀昭華居鳳華柏殿宮內御所居壽昌畫殿南閣置白鷺鼓吹二部乾光殿東西頭置鍾磬兩廂皆宴樂處也上數遊幸諸苑囿載宮人從後車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鍾於景陽樓上宮人聞鍾聲早起裝飾至今此鍾唯應五鼓及三鼓也車駕數幸琅邪城宮人常從早發至湖北埭雞始鳴吳郡韓蘭英婦人有文辭宋孝武世獻中興賦被賞入宮明帝世用爲宮中職僚世祖以爲博士教六宮書學以其年老多識呼爲韓公

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祖韶之吳興太守父曄之太宰祭酒宋世太祖爲文惠太子納后桂陽賊至太祖在新亭傳言已沒宅復爲人所抄掠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奉穆后庾妃及后挺身送后兄晏之家事平乃出建元元年爲南郡王妃四年爲皇太子妃無寵太子爲宮人製新麗衣裳及首飾而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永明十一年爲皇太孫太妃鬱林即位尊爲皇太后稱宣德宮贈后父金紫光祿大夫母桓氏豐安縣君其年十二月備法駕謁太廟高宗即位出居鄱陽王故第爲宣德宮永元三年梁王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天監十一年薨年五十八葬崇安陵諡曰安后兄晃義與太守

鬱林王何妃名婧英廬江灊人撫軍將軍戢之女也永明二年納爲南郡王妃十一年爲皇太孫妃鬱林王即位爲皇后嫡母劉氏爲高昌縣都鄉君所生母宋氏爲餘杭廣昌鄉君將拜鏡在床無故墮地其冬與太后同日謁太廟后稟性淫亂爲妃時便與外人姦通在後宮復通帝左右楊珉之與同寢處如伉儷珉之又與帝相愛褻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賞賜人百數十萬以世祖耀靈殿處后家屬帝被廢后貶爲王妃

海陵王王妃名韶明瑯邪臨沂人太常慈女也永明八年納爲臨汝公夫人鬱
林卽位爲新安王妃延興元年爲皇后其年降爲海陵王妃
明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光祿大夫道弘孫也太祖爲高宗納之建元三年
除西昌侯夫人永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延興元年贈宣城王妃高宗卽位
追尊爲敬皇后贈父通直郎景猷金紫光祿大夫母王氏平陽鄉君永泰元年
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
東昏褚皇后名令璩河南陽翟人太常澄女也建武二年納爲皇太子妃明年
謁敬后廟東昏卽位爲皇后帝寵潘妃后不被遇黃淑儀生太子誦東昏廢並
爲庶人
和帝王皇后名蕣華瑯邪臨沂人太尉儉孫也初爲隨王妃中興元年爲皇后
帝禪位后降爲妃
史臣曰后妃之德著自風謠義起閨房而道化天下絲盆獻種罔非耕織佩管
晨興與子同事可以光熙閫業作儷公侯孝昭二后並有賢明之訓不得母臨
萬國寶命方昌椒廷虛位有婦人焉空慕周興禎符顯瑞徒萃徽名若使披作
同休陰教遠變則馬鄧風流復存乎此太祖創命宮禁貶約毀宋明之紫極革
前代之蹤奢衣不文繡色無紅采永巷貧空有同素室世祖嗣位運藉休平壽
昌前興鳳華晚構香柏文檉花梁繡柱雕金鏤寶頗用房帷趙瑟吳趨承閑奏
曲歲費傍恩足使充牣事由私著無損國儲高宗仗數矯情外行儉陋內奉宮
業曾莫云改東昏喪道侈風大扇銷糜海內以贍淫飾哲婦傾城同符殷夏嗚
呼所以垂戒於方來也
贊曰宣武孝則識有先知高昭誕武世載母儀裴穆儲闈位亦從隳明敬典冊
配在宗枝秋宮亦遠軒景前虧文安廢主百憂已離中興秉制揖讓弘規

南齊書卷二十

南齊書卷二十考證
武穆裴皇后傳吳郡韓蘭英○汲古閣本蘭下旁注宋本作闕四字
后牀帷陳設故舊釵鑷十餘枚○汲古閣本牀下旁注宋本作宋四字
史臣論雕金鏤寶頗用房帷○頗用南監本作照燭
內奉宮業曾莫云改○內奉宮業南監本作奉己之制

南齊書卷二十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

文惠太子

文惠太子長懋字雲喬世祖長子也世祖年未弱冠而生太子爲太祖所愛姿容豐潤小字白澤宋元徽末隨世祖在郢世祖還鎮盆城拒沈攸之使太子勞接將帥親侍軍旅除秘書郎不拜授輔國將軍遷晉熙王撫軍主簿事寧世祖遣太子還都太祖方創霸業心存嫡嗣謂太子曰汝還吾事辦矣處之府東齋令通文武賓客勑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軍悉受長懋節度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轉秘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改除中書郎遷黃門侍郎未拜昇明三年太祖將受禪世祖已還京師以襄陽兵馬重鎮不欲處他族出太子爲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建元元年封南郡王邑二千戶江左未有嫡皇孫封王始自此也進號征虜將軍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誘降晉壽亡命李烏奴討平氐賊楊城蘇道熾等頗著威名沈攸之事起柏年遣將陰廣宗領軍出魏興聲援京師而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烏奴勸柏年據漢中不受命柏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柏年遲回魏興不肯下太子慮其爲變乃遣說柏年許啓爲府長史柏年乃進襄陽因執誅之柏年梓潼人徙居華陽世爲土豪知名州里宋泰始中氐寇斷晉壽道柏年以倉部郎假節領數百人慰勞通路自益州道報命除晉壽太守討平氐賊遂爲梁州柏年彊立善言事以應對爲宋明帝所知既被誅巴西太守柳引稱啓太祖勑答曰柏年幸可不爾爲之恨恨時襄陽有盜發古塚者相傳云是楚王塚大獲寶物玉屐玉屛風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盜以把火自照後人有得十餘簡以示撫軍王僧虔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是時州遣按驗頗得遺物故有同異之論會北虜南侵上慮當出樊沔二年徵爲侍中中軍將軍置府鎮石頭穆妃薨成服日車駕出臨喪朝議疑太子應出門迎左僕射王儉曰尊禮記服問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婦言國君爲此三人爲主喪也今鑾輿臨降自以主喪而至雖因事撫慰義不在弔南郡以下不應出門奉迎但尊極所臨禮有變革權去杖絰移立戶外足表情敬無煩止哭皇太子既一宮之主自應以車駕幸宮依常奉候既當成服之日吉凶不容相干宜以衰幘行事望拜止哭率由舊章尊駕不以臨弔奉迎則惟常體求之情禮如爲可安解侍中上以太子哀疾不宜居石頭山障移鎮西州四年還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卽位爲皇太子初太祖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諷誦以爲口實既正位東儲善立名尙禮接文士畜養武人皆親近左右布在省闥永明三年於崇正殿講孝經少傅王儉以摘句令太僕周顒撰爲義疏五年冬太子臨國學親臨策試諸生於坐問少傅王儉曰曲禮云無不敬尋下之奉上可以盡禮上之接下慈而非敬今總同敬名將不爲昧儉曰鄭玄云禮主於敬便當是尊卑所同太子曰若如來通則忠惠可以一名孝慈不須別稱儉曰尊卑號稱不可悉同愛敬之名有時相次忠惠之異誠以聖旨孝慈互舉竊有徵據禮云不勝喪比於不慈不孝此則其義太子曰資敬奉君資愛事親兼此二塗唯在一極今乃移敬接下豈復在三之義儉曰資敬奉君必同至極移敬逮下不慢而已太子曰敬名雖同深淺既異而文無差別彌復增疑儉曰繁文不可備設略言深淺已見傳云不忘恭敬民之主也書云奉先思孝接下思恭此又經典明文互相起發太子問金紫光祿大夫張緒緒曰愚謂恭敬是立身之本尊卑所以並同太子曰敬雖立身之本要非接下之稱尙書云惠鮮鰥寡何不言恭敬鰥寡邪緒曰今別言之居然有恭惠之殊總開記首所以共同斯稱竟陵王子良曰禮者敬而已矣自上及下愚謂非嫌太子曰本不謂有嫌正欲使言與事符輕重有別耳臨川王映曰先舉必敬以明大體尊卑事數備列後章亦當不以總略而礙太子又以此義問諸學生謝幾卿等十一人並以筆對太子問王儉曰周易乾卦本施天位而說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義豈相主儉曰乾健震動天以運動爲德故言帝出震太子曰天以運動爲德君自體天居位震雷爲象豈體天所出儉曰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萬物出乎震

故亦帝所與焉儉又諮太子曰孝經仲尼居曾子侍夫孝理弘深大賢方盡其致何故不授顏子而寄曾生太子曰曾生雖德慚體二而色養盡禮去物倘近接引非隔弘宣規教義在於此儉曰接引非隔弘宣雖易去聖轉遠其事彌輕既云人能弘道將恐人輕道廢太子曰理既有在不容以人廢言而況中賢之才弘上聖之教寧有壅塞之嫌臨川王映諮曰孝爲德本常是所疑德施萬善孝由天性自然之理豈因積習太子曰不因積習而至所以可爲德本映曰率由斯至不俟明德大孝榮親衆德光備以此而言豈得爲本太子曰孝有深淺德有小大因其分而爲本何所稍疑太子以長年臨學亦前代未有也明年上將親丹陽所領因及南北二百里內獄詔曰獄訟之重政化所先太子立年作貳宜時詳覽此訊事委以親決太子乃於玄圃園宣猷堂錄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遊宴尚書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視太子與竟陵王子良俱好釋氏立六疾館以養窮民風韻甚和而性頗奢麗宮內殿堂皆雕飾精綺過於上宮開拓玄圃園與臺城北塹等其中樓觀塔宇多聚奇石妙極山水慮上宮望見乃傍門列脩竹內施高鄣造遊牆數百間施諸機巧宜須鄣蔽須臾成立若應毀撤應手遷徙善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爲裘光彩金翠過於雉頭矣以晉明帝爲太子時立西池乃啓世祖引前例求東田起小苑上許之永明中二宮兵力全實太子使宮中將吏更番役築宮城苑巷制度之盛觀者傾京師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爲無敢啓者後上幸豫章王宅還過太子東田見其彌亘華遠壯麗極目於是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懼皆藏匿之由是見責太子素多疾體又過壯常在宮內簡於遨遊玩弄羽儀多所僭儗雖咫尺宮禁而上終不知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見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鐫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臨視有憂色疾篤上表曰臣地屬元良業微三善光道樹風於焉蓋闕晨宵惱懼有若臨淵攝生舛和構離痾疾大漸惟幾顧陰待謝守器難忝視膳長違仰戀慈顏內懷感哽竊惟死生定分理不足悲伏願割無已之悼損既往之傷寶衞聖躬同休七百臣雖沒九泉無所遺恨時年三十六太子年始過立久在儲宮得參政事內外百司咸謂旦暮繼體及薨朝野驚惋焉上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之服諡曰文惠葬崇安陵世祖履行東宮見太子服翫過制大怒勑有司隨事毀除以東田殿堂爲崇虛館鬱林立追尊爲文帝廟稱世宗初太子內懷惡明帝密謂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悅此人當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後明帝立果大相誅害

史臣曰上古之世父不哭子壽夭悠悠尙嗟恆事況夫正體東儲方樹年德重基累葉載茂皇家守器之君已知耕稼雖溫文具美交弘盛迹武運將終先期夙殞傳之幼少以速顛危推此而論亦冥數矣

贊曰二象垂則三星麗天樹嫡惟長義匪求賢方爲守器植命不延

南齊書卷二十一

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文惠太子傳我雖不行內外直防及諸門甲兵悉令長懋時時履行○汲古閣本長懋下旁注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史臣論雖恆文具美交弘盛迹○汲古閣本無雖字恆文下旁注三字宋本闕

南齊書卷二十一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

豫章文獻王

豫章文獻王嶷字宣儼太祖第二子寬仁弘雅有大成之量太祖特鍾愛焉起家爲太學博士長城令入爲尚書左民郎錢唐令太祖破薛索兒改封西陽以先爵賜爲晉壽縣侯除通直散騎侍郎以偏憂去官桂陽之役太祖出頓新亭壘板嶷爲寧朔將軍領兵衞從休範率士卒攻壘南嶷執白虎幡督戰屢摧却之事寧遷中書郎尋爲安遠護軍武陵内史時沈攸之責賧伐荆州界内諸蠻遂反五溪禁斷魚鹽羣蠻怒酉溪蠻王田頭擬殺攸之使攸之責賧千萬頭擬輸五百萬發氣死其弟婁侯簒立頭擬子田都走入獠中於是蠻部大亂抄掠平民至郡城下嶷遣隊主張莫兒率將吏擊破之田都自獠中請立而婁侯懼亦歸附嶷誅婁侯於郡獄命田都繼其父蠻衆乃安入爲宋順帝車騎諮議參軍府掾轉驃騎仍遷從事中郎詣司徒袁粲粲謂人曰後來佳器也太祖在領軍府嶷居青溪宅蒼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襲宅内嶷令左右儛刀戟於中庭蒼梧從墻閒窺見以爲有備乃去太祖帶南兗州鎭軍府長史蕭順之在鎭憂危既切期渡江北起兵嶷諫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單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鮮有克勝物情疑惑必先人受禍今於此立計萬不可失蒼梧王殞太祖報嶷曰大事已判汝明可早入順帝即位轉侍中總宮内直衞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鎭東府加冠軍將軍袁粲舉兵夕丹陽丞王遜告變先至東府嶷遣帳内軍主戴元孫二千人隨薛道淵等俱至石頭焚門之功元孫預焉先是王藴薦部曲六十人助爲城防實以爲内應也嶷知藴懷貳不給其仗散處外省及難作搜檢皆已亡去還中領軍加散騎常侍上流平後世祖自尋陽還嶷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定策功改封永安縣公千五百戶仍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鎭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時太祖輔政嶷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庶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鎭一日遣三千餘人見囚五歲刑以下不連臺者皆原遣以市稅重濫更定檮格以稅還民禁諸市調及苗籍二千石官長不得與人爲市諸曹吏聽分番假百姓甚悅禪讓之間世祖欲速定大業嶷依違其事默無所言建元元年太祖即位赦詔未至嶷先下令蠲除國内昇明二年以前逋負遷侍中尚書令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封豫章郡王邑三千戶僕射王儉牋曰舊楚蕭條仍歲多故荒民散亡實須緝理公臨莅甫爾英風惟穆江漢來蘇八州慕義自庾亮以來荆楚無復如此美政古人朞月有成而公旬日致治豈不休哉會北虜動上思爲經略乃詔曰西關總司王畿誠爲治要荆楚領馭遐遠任寄弘隆自頃公私凋盡綏撫之宜尤重恆日復以爲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荆湘二州刺史持節侍中將軍開府如故晉宋之際刺史多不領南蠻別以重人居之至是有二府二州荆州資費歲錢三千萬布萬匹米六萬斛又以江湘二州米十萬斛給鎭府湘州資費歲七百萬布三千匹米五萬斛南蠻資費歲三百萬布萬匹綿千斤絹三百匹米千斛近代莫比也尋給油絡俠望車二年春虜寇司豫二州嶷表遣南蠻司馬崔慧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朗援司州屯西關虜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隨鄧衆以爲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彊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鎭而南也是時纂嚴嶷以荆州鄰接蠻蜑慮其生心令鎭内皆緩服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走尋給班劍二十人其夏於南蠻園東南開館立學上表言狀置生四十人取舊族父祖位正佐臺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補之置儒林參軍一人文學祭酒一人勸學從事二人行釋菜禮以穀過賤聽民以米當口錢優評斛一百義陽劫帥張羣亡命積年鼓行爲賊義陽武陵天門南平四郡界被其殘破沈攸之連討不能禽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羣從下郢於路先叛結寨於三溪依據深險嶷遣中兵參軍虞欣祖爲義陽太守使降意誘納之厚爲禮遣於坐斬首其黨數百人皆散四郡獲安入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持節侍中

如故加兵置佐以前軍臨川王暎府文武配司空府疑以將還都脩治解宇及
路陌東歸部曲不得齎府州物出城發江津士女觀送數千人皆垂泣疑發江
陵感疾至京師未瘳上深憂慮爲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
東府設金石樂敕得乘輿至宮六門太祖崩疑哀號眼耳皆出血世祖即位進
位太尉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劍爲三十人建元中世祖以事失旨太祖頗有代
嫡之意而疑事世祖恭悌盡禮未嘗違忤顏色故世祖友愛亦深永明元年領
太子太傅解中書監餘如故手啓上曰陛下以叡孝纂業萬寓惟新諸弟有序
臣屢荷隆愛叨授台首不敢固辭俛仰祗寵心魂如失負重量力古今同規臣
窮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居鼎右已移氣序自頃以來宿疾稍纏心慮恍惚表於
容狀視此根候常恐命不勝恩加以星緯屢見災祥雖脩短有恆能不耿介比
心欲從俗啓解今職但厝辭爲鄙或貽物誚所以息意緘嘿一委時運而可復
加寵榮增其顛墜其儲傅之重實非恆選遂使太子見臣必東帶宮臣皆再拜
二三之宜何以當此陛下同生十餘今唯臣而已友于之愛豈當獨臣鍾其隆
遇別奉啓事仰祈恩照臣近亦侍言太子告意子良具因王儉申啓未知粗上
聞未福慶方隆國祚永始若天假臣年得預人位唯當請降貂璫以飾微軀永
侍天顏以惟畢世此臣之願也服之不衷猶爲身災況寵爵乎殊榮厚恩必誓
以命請上答曰事中恐不得從所陳宋氏以來州郡秩俸及供給多隨土所出
無有定准疑上表曰循革貴宜損益資用治在夙均政由一典伏尋郡縣長尉
俸祿之制雖有定科而其餘資給復由風俗東北異源西南各緒習以爲常因
而弗變緩之則莫非通規澄之則靡不入罪殊非約法明章先令後刑之謂也
臣謂宜使所在各條公用公田秩石迎送舊典之外守宰相承有何供調尚書
精加洗覈務令優衷事在可通隨宜開許損公侵民一皆止却明立定格班下
四方永爲恆制從之疑不參朝務而言事密謀多見信納服闋加侍中二年詔
曰漢之梁孝寵異列蕃晉之文獻秩殊恆序況乃地侔前准勳兼往式雖天倫
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戶宋元嘉世諸王入齋閤
得白服帬帽見人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自比以來此事一斷上與疑同

生相友睦宮內曲宴許依元嘉疑固辭不奉敕唯車駕幸第乃白服烏紗帽以
侍宴壽啓自陳曰臣自還朝便省儀刀捉刀左右十餘亦省唯郊外遠行或復
暫有入殿亦省服身今所牽仗二俠轂二白直共七八十人事無大小臣必欲
上啓伏度聖心脫未委曲或有言其多少不附事實仰希即賜垂敕又啓揚州
刺史舊有六白領合扇二白拂臣脫以爲疑不審此當云何行園苑中乘輿出
籬門外乘輿鳴角皆相仍如此非止於帶神州者未審此當云何方有行來不
可失衷上答曰儀刀捉刀不應省也俠轂白直乃可共百四五十以還正是耳
亦不會聞人道此吾自不使諸王無仗況復汝耶在私園苑中乘此非疑郊外
鳴角及合扇幷拂先乃有不復施用此來甚久凡在鎭自異還京師先廣州乃
立鼓吹交部遂有輩事隨時而改亦復有可得依舊者汝若有疑可與王儉諸
人量衷但令人臣之儀無失便行也又啓曰臣拙知自處闇於疑訪常見素姓
扶詔或著布屩不意爲異臣在西朝拜王儀飾悉依宋武陵事例有二鄣扇仍
此下都脫不爲疑小兒奴子並青布袴衫臣齋中亦有一人意謂外庶所服不
疑與羊車相類曲荷慈旨今悉改易臣昔在邊鎭不無羽衛自歸朝以來便相
分遣俠轂白直格置三百許人臣頃所引不過一百常謂京師諸王不煩牽仗
若郊外遠行此所不論有仗者非臣一人所以不容方幅啓省又因王儉備宣
下情臣出入榮顯禮容優泰第宇華曠事乖素約雖宋之遺製恩處有在猶深
非服之慚感衛之請仰希曲照上答曰傳詔臺家人耳不足涉嫌鄣扇吾識及
以來未見故有敕耳小兒奴子本非嫌也吾有所聞豈容不敕汝知令致物議
耶吾已有敕汝一人不省俠轂但牽之吾昨不通仗事儉已道吾即令答不煩
有此啓須聞言自更一二又啓曰違遠侍宴將踰一紀憂苦閑之始得開顏近
頻侍座不勝悲喜沾飲過量實欲仰示恩狎令自下知見以杜游塵陛下留恩
子弟此情何異外物政自彊生閑節奉其厚薄伏度或未上簡臣前在東田承
恩過醉實思敷往秋之誇故言啓至切亦令羣物聞之伏願已照此心前侍幸
順之宅臣依常乘車至仗後監伺不能示臣可否便互競啓聞云臣車逼突黃
屋麾旄如欲相中推此用意亦何容易仰賴慈明即賜垂敕不爾臣終不知閑

貽此累比日禁斷整密此自常理外聲乃云起臣在華林輒捉御刀因此更嚴
度情推理必不容爾爲復上啓知耳但風塵易至和會實難伏願猶憐臣石頭
所啓無生閑縫比閑侍無次略附茹亮口宣臣由來華素已具上簡每欲存衷
意慮不周或有乖常且臣五十之年爲翫幾時爲此亦復不能以理內自制北
第舊邸本自甚華臣改脩正而已小小製置已自仰簡往歲收合得少雜材并
蒙賜故板啓榮內許作小眠齋始欲成就皆補接爲辦無乖格製要是檉柏之
華一時新淨東府又有齋亦爲華屋而臣頓有二處住止下情竊所未安訊訪
東宮玄圃乃有柏屋製甚古拙內中無此齋臣乃欲壞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
於前且補接既多不可見移亦恐外物或爲異論不審可有垂許送東府齋理
否臣公家住止率爾可安臣之今啓實無意識亦無言者太子亦不知臣有此
屋政以東宮無而臣自處之體不宜爾爾所啓蒙允臣便當敢成第屋安之不
疑陛下若不照體臣心便當永廢不脩臣自謂今啓非但是自處宜然實爲微
臣往事伏願必垂降許伏見以諸王舉貨屢降嚴旨少拙營生已應上簡府州
郡邸舍非臣私有今巨細所資皆是公潤臣私累不少未知將來罷州之後或
當不能不試學營覓以自贍連年惡疾餘顧影單回無事畜聚唯逐手爲樂耳
上荅曰茹亮今啓汝所懷及見別紙汝勞疾亦復那得不動何意爲作煩長啓
事凡諸普敕此意可尋當不關汝一人也宜有敕事吾亦必道頃見汝自更委
悉書不欲多及屋事慎勿彊厝此意白澤亦當不解何意爾三年文惠太子講
孝經畢嶷求解太傅不許皇孫婚竟又陳解詔曰公惟德惟行無所厝辭且魯
且衞其誰與二方式範當時流聲史籍豈容屢秉撝謙以乖期寄嶷常慮盛滿
又因宮宴求解揚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世祖即
位後頻發詔拜陵不果行遣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
直兵執牛推問不許取絹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存寬厚故得朝野歡
心四年唐寓之賊起啓上曰此段小寇出於兇愚天網宏單理不足論但聖明
御世幸可不爾比藉聲聽皆云有由而然豈得不仰啓所懷少陳心款山海崇
深臣獲保安樂公私情願於此可見齊有天下歲月未久澤沾萬民其實未多

百姓猶險懷惡者衆陛下曲垂流愛每存優旨但頃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
不顧所損者大撻籍檢工巧督卹簡小塘藏丁匿口凡諸條制實長怨府此目
前交利非天下大計一室之中倘不可精寓宙之內何可周視公家何嘗不知
民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細碎故不爲此實非乖理但識理者百不有一陛下
弟兒大臣猶不皆能伏理況復天下悠悠萬品怨積聚黨兇迷相類止於一處
何足不除脫復多所便成紜紜久欲上啓閑侍無因謹陳愚管伏願特留神思
上荅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亂以爲是不蚊蟻何足爲憂已爲義勇所破官軍
昨至今都應散滅吾政恨其不辦大耳亦何時無亡命邪後乃詔聽復籍注五
年進位大司馬八年給皁輪車尋加中書監固讓嶷身長七尺八寸善持容範
文物衞從禮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瞻望嚴肅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北宅
舊有園田之美乃盛脩理之七年啓求還第上令世子子廉代鎭東府上數幸
嶷第宋長寧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內尋人乃徙其表闕騏
驎於東岡上騏驎及闕形勢甚巧宋孝武於襄陽致之後諸帝王陵皆模範而
莫及也永明末車駕數游幸唯嶷陪從上出新林苑同輦夜歸至宮門嶷下輦
辭出上曰今夜行無使爲尉司所呵也嶷對曰京輦之內皆屬臣州願陛下不
垂過慮上大笑上謀北伐以虜所獻氈車賜嶷每幸第清除不復屏人上敕外
監曰我往大司馬第是還家耳嶷妃庾氏常有疾瘳上幸後堂設金石樂宮人
畢至每臨幸輒極日盡歡嶷謂上曰古來言願陛下壽偕南山或稱萬歲此殆
近貌言如臣所懷實願陛下極壽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復何可得止得東西
一百於事亦濟十年上封嶷諸子舊例千戶嶷欲五子俱封啓減人五百戶其
年疾篤表解職不許賜錢百萬營功德嶷又啓曰臣自嬰今患亟降天臨醫走
術官泉開藏府慈寵優渥備極人臣生年疾迫遽陰無幾願陛下審賢與善極
壽蒼昊彊德納和爲億兆御臣命違昌數奄奪恩憐長辭明世伏涕嗚咽薨年
四十九其日上再視疾至薨乃還宮詔曰嶷明哲至親勳高業始德懋王朝道
光區縣奄至薨逝痛酷抽割不能自勝奈何奈何今便臨哭九命之禮宜備其
制斂以袞冕之服溫明祕器命服一具衣一襲喪事一依漢東平王故事大鴻

臚持節護喪事大官朝夕送奠大司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過葬竟陵王子良啓上曰臣聞春秋所以稱王母弟者以尊其所重故也是以禮秩殊品爵命崇異在漢則梁王備出警入蹕之儀在晉則齊王具殊服九命之贈江左以來尊親是闕故致衮章之典廢而不傳實由人缺其位非禮虧省齊王故事與今不殊締構王業功迹不異凡有變革隨時之宜者政緣恩情有輕重德義有厚薄若事籌前規禮無異則且梁齊闕令終之美猶饗褒贈之榮況故大司馬仁和著於天性孝悌終於立身節義表於勤王寬猛彰於御物奉上無艱劬之貌接下無毀傷之容淡矣止於清貞無喜慍之色悠然棲於靜默絶馳競之聲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終之者理實爲難在於令行無廢斯德東平樂於小善河間悅於詩書勤績無聞艱危不涉尙致卓爾不羣英聲萬代況今協贊皇基經綸霸始功業高顯清擧逾彰富貴隆重廉潔彌峻等古形今孰類茲美臣愚忖度未有斯例凡庶族同氣愛睦尙少豈有仰覩陛下垂友于之性若此者乎共起布衣俱登天貴生平遊處何事不同分甘均味何珍不等未常覩貌而天心不懽見形而聖儀不悅爰及臨危捨命親瞻喘息萬分之際沒在聖目號哭動乎天地感慟驚乎鬼神乃至撤膳移寢坐泣還旦神儀損耗隔宿改容奉瞻聖顔誰不悲悚歷古所未聞記籍所不載旣有若斯之大德實不可見典服之贈不彰如其脫致虧忘追改爲煩不令千載之下物有遺恨其德不具美者尙荷嘉隆之命況事光先烈者寧可缺茲盛典臣恐有識之人容致其譏且庶族近代桓溫庾亮之類亦降殊命伏度天心已當有在又詔曰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愼終追遠前王之盛典累行疇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淸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締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於鄉閭忠諒彰乎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曾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矜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形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紘陪禪五岳天不憖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綟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嶷臨終召子子廉子恪曰人生在世本自非常吾年已老前路幾何居今之地非心期所及性不貪聚自幼所懷政以汝兄弟累多損吾暮志耳無吾後當共相勉厲篤睦爲先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富貧此自然理無足以相陵侮若天道有靈汝等各自脩立灼然之分無失也勤學行守基業治閨庭尙閑素如此足無憂患聖主儲皇及諸親賢亦當不以吾沒易情也三日施靈唯香火槃水干飯酒脯檳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盤加以甘菓此外悉省葬後除靈可施吾常所乘輿扇繖朔望時節席地香火槃水酒脯干飯檳榔便足雖才愧古人意懷粗亦有在不以遺財爲累主衣所餘小弟未婚諸妹未嫁凡應此用本自茫然當稱力及時率有爲辦事事甚多不復甲乙棺器及墓中勿用餘物爲後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鐵鐶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過度也後堂樓可安佛供養外國二僧餘皆如舊與汝遊戲後堂船乘吾所乘牛馬送二宮及司徒服飾衣裘悉爲功德子廉等號泣奉行世祖哀痛特至至冬乃擧樂宴朝臣上歔欷流涕諸王邸不得起樓臨瞰宮掖上後登景陽望見樓悲感乃敕毀之薨後第庫無見錢世祖敕貨雜物服飾得數百萬起集善寺月給第見錢百萬至上崩乃省嶷性汎愛不樂聞人過失左右有投書相告置鞾中竟不視取火焚之齋庫失火燒荊州還資評直三千餘萬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羣吏中南陽樂藹彭城劉繪吳郡張稷最被親禮藹與竟陵王子良牋曰道德以可久傳聲風流以浸遠騰稱雖復靑簡締芳未若玉石之不朽飛翰圖藻豈伊雕篆之無沫丞相沖粹表於天眞淵照殆乎機象經邦緯民之範體國成務之規故以業茂惟賢功高則哲神輝眇邈徽算不追感戀奉車悵而留滯下官夙稟名節恩義軫慕望墳結哀輒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壟首庶徽猷有述茂則方存昔子香淳德留銘江介鉅平遺烈墮淚漢南況道尊前往惠積聯綿者哉下官今便反假無由躬事刊斲須至西州鳩集所資託中書侍郎劉繪營辦藹又與右率沈約書曰夫道宣餘烈竹帛

有時先朽德孚遺事金石更非後亡丞相獨秀生民傍照日月標勝丘園素履移於忠義譽應華袞功迹著於弼諧無得而稱理絶照載若夫日用闃寂雖無取於錙銖歲功宏達諒有寄於衡石竊承貴州士民或建碑表俾我荆南闕感無地且作紀江漢道基分陝衣冠禮樂咸被後昆若其望碑盡禮我州之舊俗傾墟罷肆鄙土之道風庶幾弘烈或不泯墜荆江湘三州箕名不少並欲各率毫釐少申景慕斯文之託歷選惟疑必待文蔚辭宗德僉茂履非高明而誰豈能騁無愧之辭訓式瞻之望吾西州窮士一介寂寥恩周榮譽澤遍衣食永惟道廕日月就遠緬尋遺烈觸目崩心常謂福齊南山慶鍾仁壽吾儕小人貽塵帷蓋豈圖一心遂投此請約答曰丞相風道弘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慭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絶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形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名不入第欻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慚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託約及太子詹事孔稚珪爲文子廉字景藹初疑養魚復侯子響爲世子子廉封永新侯千戶子響還本子廉爲世子除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太子中書舍人前軍將軍善撫諸弟子十一年卒贈侍中諡哀世子第三子子操泉陵侯王侯出身官無定准素姓三公長子一人爲員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爲給事中自此齊末皆以爲例永泰元年南康侯子恪爲吳郡太守避王敬則難奔歸以子操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永元中爲黃門郎義師圍城子操與弟宜陽侯子光卒於尚書都座第四子子行洮陽侯早卒子元琳嗣今上受禪詔曰褒隆往代義炳彝則朕當此樂推思弘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同齊氏宗國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傳世祀降新淦縣侯五百戶

史臣曰楚元王高祖亞弟無功漢世東平憲王辭位永平未及光武之業梁孝惑於勝詭安平心隔晉運蕃輔貴盛地實高危持滿戒盈鮮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誠有天真因心無矯率由遠度故能光贊二祖內和九族實同周氏之初周公以來則未知所匹也

贊曰堂堂烈考德邁前蹤移忠以孝植友惟恭帝載初造我王奮庸邦家有闕
我王彌縫道深日用事緝民雍愛傳餘祀聲流景鍾

南齊書卷二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四

褚淵 淵弟澄 徐嗣　王儉

褚淵字彥回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湛之驃騎將軍尚宋武帝女始安哀公主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南郡獻公主姑姪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太宰參軍太子洗馬秘書丞湛之卒淵推財與弟唯取書數千卷襲爵都鄉侯歷中書郎司徒右長史吏部郎宋明帝即位加領太子屯騎校尉不受遷侍中知東宮事轉吏部尚書尋領太子右衞率固辭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討義嘉賊屯鵲尾遣淵詣軍選將帥以下勳階得自專決事平加驍騎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叛虜頻寇淮泗遣淵慰勞北討衆軍淵還啓帝言盱眙以西戎備單寡宜更配衣汝陰荆亭並已圍逼安豐又已不守壽春衆力止足自保若使遊騎擾壽陽則江外危迫歷陽瓜步鍾離義陽皆須實力重戍選有幹用者處之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及即位深相委寄事皆見從改封雩都縣伯邑五百戶轉侍中領右衞將軍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爲吳興太守常侍如故增秩千石固辭增秩明帝疾甚馳使召淵付以後事帝謀誅建安王休仁淵固諫不納復爲吏部尚書領常侍衞尉如故不受乃授右僕射衞尉如故淵以母年高羸疾晨昏須養固辭衞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爲中書令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與尚書令袁粲受顧命輔幼主淵同心共理庶事當奢侈之後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接引賓客未嘗驕倦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姧賂公行淵不能禁也遭庶母郭氏喪有至性數日中毀頓不可復識期年不盥櫛惟哭泣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爲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淵與衞將軍袁粲入衞宮省鎭集衆心淵初爲丹陽與從弟炤同載出道逢太祖淵舉手指太祖車謂炤曰此非常人也出爲吳興太祖餉物別淵又謂人曰此人材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太祖豫焉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衞軍袁粲書曰下官常人志不及遠隨運推斥妄蹊非涯才輕任重夙宵冰惕近值國危含氣同奮況在下官寧吝身命履冒鋒炭報効恒理而褒嘉之典偏見甄沐貴登端戎秩加爵土瞻言霄衢魂神震墜下官奉上以誠率性無矯前後忝荷未嘗固讓至若今授特深恇迫實以銜恩先旨義兼陵闕識蔽防萌宗戚構禍引譴歸咎既已覥顏乃復乘災求幸藉亂取貴斯實國家之恥非臣子所忍也且榮不可濫寵不可昧乞獨中候請停增邑庶保止足輸効淮淯如使伐匈奴凱歸反旆以此受爵不復固辭矣淵粲答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旨久著言外況復造席紓衿迂輸緒意推情顧己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商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恇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邊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倘爲天下危心相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倚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勍寇窮凶勢過原燎嚮逆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實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少酬勳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乘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鎭軍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晞奄成今古迷途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內寄恆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逡巡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想體殊常深思然納太祖乃受命其年淵加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爲侯增邑千戶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明年淵後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期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酷暴稍甚太祖與淵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伊霍之事非季代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書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甲仗五十人入殿沈攸

之事起袁粲懷貳太祖召淵謀議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太祖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本官如故齊臺建淵白太祖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太祖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司徒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淵受命淵終不就淵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宋明帝嘗歎曰褚淵能遲行緩步便持此得宰相矣尋加尚書令本官如故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又固讓是年虜動上欲發王公已下無官者為軍淵諫以為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朝廷機事多與諮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酒後謂羣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王儉等未及答淵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為朱祐久矣淵涉獵談議善彈琵琶世祖在東宮賜淵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氣度不妄舉動宅嘗失火煙焰甚逼左右驚擾淵神色怡然索輿來徐去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為宋氏亡徵也太祖崩遺詔以淵為錄尚書事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王儉議以為見居本官別拜錄推理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尚書令品雖第三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總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僚宜有策書用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假優文從之尋增淵班劍為三十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又因王儉及侍中王晏口陳於世祖世祖不許又啓曰臣顧惟凡薄福過災生未能以正情自安遺慚彥輔既內懷耿介便覺晷刻難推叨職未久首歲便嬰疾篤爾來沈痼頻經危殆彌深憂震陛下曲存遲回或謂僉議同異此出於留慈每過愛欲其榮臣年四十有八叨忝若此以疾陳遜豈駭聽察總錄之任江左罕授上降亞台升隆蓋微今受祿弗辭退絀斯願於臣名器非曰貶少萬物耳目皎然共見寧足仰延聖慮稍垂矜惜臣若內飾廉譽外循謙後此則憲書行劾刑綱是肅臣赤誠不能行亦幽明所不宥區區寸心歸啓以實自吝寸陰實願萬倍堯世昔王弘固請乃於司徒為衛將軍宋氏行之不疑當時物無異議以臣方之曾何足說伏願恢闡宏猷賜開亭造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乃改授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上遣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問疾薨家無餘財負債至數十萬詔曰司徒奄至薨逝痛怛慟懷比雖尫瘵便力出臨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蠟二百斤時司空掾屬以淵未拜疑應為吏敬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史又以淵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猶應上服以不儉又議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還為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見君之服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齊衰弔司徒府宜依居官制服又詔曰夫褒德所以紀民慎終所以歸厚前王習祖盛典咸必由之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爰初弱齡清風夙舉登庸應務具贍允集孝友著於家邦忠貞彰於亮采佐命先朝經綸王化契闊屯夷綢繆終始總錄機衡四門惟穆諒以同規往古式範來今謙光彌遠屢陳降挹權從高旨用虧大猷將登上列永翼聲教天不憖遺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其贈公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為六十人葬送之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諡曰文簡先是庶姓三公轜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淵始也又詔淵妻宋故巴西主埏隧闇啓宜贈南康郡公夫人長子賁字蔚先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為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為宮官歷侍中淵薨服闋見世祖賁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為侍中領步兵校尉長史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六年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永明七年卒詔賜錢三萬布五十疋

蓁字茂緒永明中解褐為員外郎出為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還賁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為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軍將軍永元元年卒贈太常諡穆淵弟澄

澄字彥道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生淵後尚吳郡公主生澄淵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主表淵爲嫡澄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吳郡太守豫章王感疾太祖召澄爲治立愈尋遷左民尚書淵薨澄以錢萬一千就招提寺贖太祖所賜淵白貂坐褥壞作裘及纓又贖淵介幘犀導及淵常所乘黃牛永明元年爲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其年卒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追贈金紫光祿大夫時東陽徐嗣妙醫術有一傖父冷病積年重茵累褥牀下設鑪火猶不差嗣爲作治盛冬月令傖父髁身坐石上以百瓶水從頭自灌初與數十瓶寒戰垂死其子弟相守垂泣嗣令滿數得七八十瓶後舉體出氣如雲蒸嗣令徹牀去被明日立能起行云此大熱病也又春月出南籬門戲聞笪屋中有呻吟聲嗣曰此病甚重更二日不治必死乃往視一姥稱舉體痛而處處有黤黑無數嗣還煑升餘湯送令服之姥服竟痛愈甚跳投牀者無數須臾所黤處皆拔出長寸許乃以膏塗諸瘡口三日而復云此名釘疽也事驗甚多過於澄矣

王儉字仲寶琅琊臨沂人也祖曇首宋右光祿父僧綽金紫光祿大夫儉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章侯拜受茅土流涕鳴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手不釋卷丹陽尹袁粲聞其名言之於明帝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葬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表辭甚典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時議不許蒼梧暴虐儉憂懼告袁粲求出引晉新安主壻王獻之爲吳興例補義興太守還爲黃門郎轉吏部郎昇明二年遷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儉察太祖雄異先於領府衣裾太祖爲太尉引爲右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轉左長史及太傅之授儉所唱也少有宰相之志物議咸相推許時大典將行儉爲佐命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淵唯爲禪詔文使儉參治之齊臺建遷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太祖從容謂儉曰我今日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民順庶無楚漢之事建元元年改封南昌縣公食邑二千戶明年轉左僕射領選如故上壞宋明帝紫極殿以材柱起宣陽門儉與褚淵及叔父僧虔連名上表諫曰臣聞德者身之基儉者德之輿春臺將立晉卿秉議北宮肇構漢臣盡規彼二君者或列國常侯或守文中主尚使諫諍在義卽悅況陛下聖哲應期臣等職司隆重敢藉前誥竊乃有心陛下登庸宰物節省之教既昭龍袞璇極簡約之訓彌遠乾華外構采椽不斲紫極故材爲宣陽門臣等未譬也夫移心疾於股肱非良醫之美畏影迹而馳騖豈靜處之方且又三農在日千畛咸事輟望歲之勤興土木之役非所以宣昭大猷光示遐邇若以門居宮南重陽所屬年月稍久漸就淪胥自可隨宜脩理而合度改作之煩於是乎息所啓謬合請付外施行上手詔酬納宋世外六門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樽者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牆儉又諫上答曰吾欲令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識舊事問無不答上歎曰詩云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今亦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儉固請解選表曰臣遠尋終古近察身事邀恩幸藉未見其倫何者子房之遇漢后公達之逢魏君史籍以爲美談君子稱其高義二臣才堪王佐理非曲私兩主專仗威武有傷寬裕豈與庸流之人憑含弘之澤者同年而語哉預在有心胡寧無感如使傾宗殞元有益塵露猶當畢志驅馳仰酬萬一豈容稍在形飾以徇常事九流任要風猷所先玉石朱素由斯而定臣亦不謂文案之間都無微解至於品裁臧否特所未閑雖存自勗識不副意兼竊而任彼此俱壅專情本官庶幾髣髴且前代掌選未必具在代來何爲於今非臣不可傾心奉國匪復退讓之與領同休戚寧俟位任爲親陛下若不以此理賜期豈仰望於殊眷頻冒嚴威分甘宂戾見許加侍中固讓復散騎常侍上曲宴羣臣數人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拍張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自仲尼居而起儉曰澄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尋以本官領

太子詹事加兵二百人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鎭軍將軍世祖卽位給班劍二十人永明元年進號衞軍將軍參掌選事二年領國子祭酒丹陽尹本官如故給鼓吹一部三年領國子祭酒叔父僧虔亡儉表解職不許又領太子少傅本州中正解丹陽尹舊太子敬二傅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之禮是歲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悉以四部書充儉家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儉長禮學諳究朝儀每博議證引先儒罕有其例八座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劍衞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蓋自比也世祖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年乃上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允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飆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元亮采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袞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閑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罄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羣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瀆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三十八吏部尚書王晏啓及儉喪上答曰儉年德富盛志用方隆豈意暴疾不展救護便爲異世奄忽如此痛酷彌深其契闊艱運義重常懷言尋悲切不能自勝痛矣奈何往矣奈何詔衞軍文武及臺所兵仗可悉停待葬又詔曰愼終追遠列代通規褒德紀勳彌峻恆策故侍中中書令太子少傅領國子祭酒衞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昌公儉體道秉哲風宇淵曠肇自弱齡清猷自遠登朝應務民望斯屬草昧皇基協隆鼎祚宏謨盛烈載銘彝篆及贊朕躬徽績光茂忠圖令範造次必彰四門允穆百揆時序宗臣之重情寄兼常方正位論道永翼至職殲茲景化以贊隆平天不慭遺奄焉薨逝朕用震于厥心可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公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爲六十人葬禮依故大宰文簡公褚淵故事冢塋材官營辦諡文憲公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今上受禪下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千戶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秉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啓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曰儉門世載德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以遠徙永嘉郡道伏誅

史臣曰褚淵袁粲俱受宋明帝顧託粲既死節於宋氏而淵逢興運世之非責淵者衆矣臣請論之夫湯武之迹異乎堯舜伊呂之心亦非稷契降此風規未足爲證也自金張世族袁楊鼎貴委質服義皆由漢氏膏腴見重事起於斯魏氏君臨年祚短促服褐前代宦成後朝晉氏登庸與之從事名雖魏臣實爲晉有故主位雖改臣任如初自是世祿之盛習爲舊準羽儀所隆人懷羨慕君臣之節徒致虛名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眄如一中行智伯未有異遇褚淵當泰始初運清塗已顯數年之間不患無位既以民望而見引亦隨民望而去之夫爵祿既輕有國常選恩非己獨責人以死斯故人主之所同謬世情之過差也

贊曰猗歟褚公德素內充民譽不爽家稱克隆從容佐世貽議匪躬文憲濟濟輔相之體稱述霸王綱維典禮期寄兩朝綢繆宮陛

南齊書卷二十三

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褚淵傳帝在藩與淵以風素相善○風。汲古閣本作鳳。

出爲吳興太守○臣祖庚按通鑑作吳郡。注云。吳郡。近畿大郡也。吳興。次郡也。

淵以大尙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爲是。據此。則傳云吳興誤矣。

新除司徒領驃騎將軍南康公淵○諸本同。臣承蒼按褚淵新除之官乃司空。

非司徒也。諸本並誤。

王儉傳遷長史兼侍中○監本脫史字。從南史增入。

南齊書卷二十三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
元景宋大明中爲尙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
一人是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爲雍州辟世隆爲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
行參軍出爲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爲隨郡今復
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爲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
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弘農人劉僧驎
亦聚衆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爲孔道存所破衆皆奔散僅以身免逃
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爲尙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詔擢爲太子洗馬出爲
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爲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參軍領南泰山
太守轉司馬東海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尋爲晉熙王安西司馬加寧朔將
軍時世祖爲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衆下同會
京邑世隆與長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密爲之
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
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
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爲武陵王前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
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參軍武寶龍
驤將軍騎兵參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參軍王道起三萬
人爲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朔將軍外兵參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
騎兵參軍朱靈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王靈秀
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參軍王彌之寧朔將軍外兵參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
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
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
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
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
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尅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
初下與世隆別曰攸之一旦爲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不可制
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爲其內我爲其外乃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
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
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尙書符曰沈攸之出自壠畝寂寥累世故
司空沈公以從父宗廕愛之若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
攸之凶忍趨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壹等暴寵狂朝
並爲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
反善圖全用得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斯人未
足爲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略其凶險取其搏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
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湖土崩本非己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
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崤之捷故得幸會推遷頻煩顯授內端戎
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須顧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
于顏普天同哀己以爲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荊晉熙王以皇弟代鎮地尊望重
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略料擇士馬簡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
十不遺一專恣鹵奪罔顧國典踐荊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端乃遷
追壘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土丁蟻聚郭邑伺國衰戚從來積年求不解
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
內奰宗廟阽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實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
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劍客羈絆行侶寬叛入
境輒加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之賦暴參夷之
刑鞭箠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
隔彼州人懷怨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實惡熟罪成之辰決
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

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興屯騎校尉陳承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驍騎行參軍振武將軍邵宰精甲二萬銜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新亭侯任候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略屯騎尉南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鸞新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艫二萬駱驛繼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參軍程隱儁奉朝請諸虁光等輕艓一萬截其精要驍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校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苑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輜重萬里建旍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典有如皎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尅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劉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疋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驎道追之攸之已死徵爲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二千戶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太祖踐阼起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爲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陽之深爲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守之故應勝劉纂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爲難議者多云省一足一於事爲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爲云何可具以聞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爲使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擾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賊年已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爲備或不可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曰昨夜得北使啓鍾離聞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遍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上雜民大佳民始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南得崇祖啓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兗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曰我不見也入爲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

左僕射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鎭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如故世隆至鎭以方略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爲中丞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爲尙書左僕射領衞尉不拜仍轉尙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柳公雙璅爲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矟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淸遠甚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衞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淸徽長弘美譽入參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猾超越前勳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寬德翼敎崇闈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于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將登鉉味用燮燏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諡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尙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効痊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爲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在郢誠心夙悃全保一蕃勳業克著尋惟契闊增泣悲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永答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淸越瓌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爲太傅五官爲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爲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僞受旨與叔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中齋取遐遐踰窗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卽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義成縣侯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爲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尙書領校尉如故出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不糾免官明年爲度支尙書世祖卽位爲冠軍將軍鄱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長史四年仍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還爲左民尙書領右軍將軍還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爲後將軍南東海太守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復稱疾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卽位加金章紫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藩起兵以瓌鎭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恆臥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寇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兗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啓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遺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略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爲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爲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爲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師孤城挑攻臨塹授策曾無汗馬勍寇乖沮力屈於高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道淸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與家之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搴旗游藝善術安紘拂龜義成祚土

功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柳世隆傳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臣祖庚按南史云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蓋言世隆將來是三公中一人也若如傳言似未明晰。當南史爲優。

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臣祖庚按南史云善工圖墓正取其坐處焉文義較明此省善工圖三字未合。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略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爲慕容
德僞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
新蔡太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年十四有幹略
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
爲主簿厚遇之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爲梁州啓轉崇祖爲義
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
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
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
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崇祖仍爲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
密遣人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爲質崇祖妹夫皇甫肅兄婦薛安
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
命太祖在淮陰板爲朐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險人情
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僞圀
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
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
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
人情一駭不可歛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
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
持兩炬火登山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
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
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爲輔
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
算欲剋復淮北時虜聲當寇淮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啓宜以輕兵深入出
其不意進可立不世之勳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數百人入虜界
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
母使湛告部曲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爲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謂左右
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
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
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僞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
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
十餘日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如故轉邵陵王
南中郎司馬復爲東海太守初崇祖遇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
祖謂皇甫肅曰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元徽末
太祖憂虞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
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部曲還都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爲持節督
兖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兖州刺史太祖踐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
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衆以送劉昶爲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
寇非卿莫可徙爲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封望蔡縣
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僞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
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
今欲堰肥水却淹爲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
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
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
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
堰是吾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
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
城小謂一往可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沈溺此
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

幘肩與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恆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爲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既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鎭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芍陂田世祖卽位徵爲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俄詔留本任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尙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爲異便令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啓頻煩升擢溪壑靡厭浸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甚志興亂階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爲表裏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計具以啓聞除惡務本刑玆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爲敬兒父醜爲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尤多膂力求入隊爲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爲郡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休祐鎭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爲長史兼行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啓明帝乞本郡事平爲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爲雍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都子柏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走之徙爲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爲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爲之備乃起敬兒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乘輿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轝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爲襄陽重鎭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舴艋過江詣晉熙王燮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艙下叫呼敬兒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鎭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爲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敬兒乃爲之備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遣太祖書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矣大明之中謬奉聖王忝同侍衞情存

契闊義著斷金乃俞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燋若斯之苦寧可
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閤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
計誠迫時難相引求全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
諸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
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
報期之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與足下言面殆
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未常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讀於今哉茍
有所懷不容不白初得賢子牘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寧民此
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令云足下潛構深略獨斷懷抱
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
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
近戚數臣地藉實為膏腴人位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
哉昏明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請為足下言之
羣公共議宜啓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
之言豈可罔滅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為宗社大計不爾
甯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為唱以爵賞小人無狀遂行弒害吾雖寡
識竊從古比豈有為臣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
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
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
獨無其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反還成嗟悲為
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
聞甘崔杼之罪何懸逆之甚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數霍光
荷託尙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心
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尙畏
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
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

過桀跖邪聖明啓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罄節奉公忘私
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
入殿內外宮閣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行此舉
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專據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
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為防內若德
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
自衞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不脩舟中之人皆讎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茍
懷貪惏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孝子之門卿忠
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
則賞此事已復不可恆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不能遏
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硋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復何情顏當與足下敘平生舊
款吾聞前哲絕交不出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
公私潸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當自知投杖無彊為必
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曰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為恥已足欲下便來
何故多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官而宦違文帝
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英主顧眄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
下斂袂定交款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節至於
契闊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之篤誰與間之又乃景和陵虐
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同休顯啓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徽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赦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
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
此陰惠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含禍皎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蓋情等家國共
欲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
詳代張乃封此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戚一言果與怨恨事負雅素君子所不可
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邪又張雍州啓事稱彼中懽動
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

事之相接恆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
自離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敦舊屬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寫情本契然遠
要方固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愿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亡禋祀足下備鬩無待
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略事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
何愧前脩嚴立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爲郡王寧爲失禮景和
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稷之臣同異相乘非吾所受也
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於前同謀獲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
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
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仗之授事既舊典豈
見有任鎮邦家勳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衞斯之患慮豈直身憂祇
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吾亦謂微勳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
事帝鄉蕃職何害豫州必曾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頭足下
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勳容見疾嚬笑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
遇深重家國既安不思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衞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
忝侍中代來之澤過直上臺便呼一家兩錢毅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
列共言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比蹤夷叔論吾
則可行過桀驪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
先帝之恩施擁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十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即懷狼望
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罔蔑宗子驅略士馬悉以西上
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產雍嶓交梁之會自足
下爲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
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
即天世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恆以朝廷爲旗的秣馬按
劍常願天下有風塵爲人臣者固若是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
命令擁隔詔除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里尋躡

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爲私
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視聽主上叡明當璧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
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
反側今乃勒兵以闚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爲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
賢子元琰獲免虎口及淩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
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爲足下憂之攸
之與蕃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告變
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
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乂宣
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斂敬兒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
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荊州敬兒使楯
擎之蓋以青繖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爲公增邑爲四千戶敬
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綱紀諫曰羊
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也敬兒弟恭兒不肯出官常居
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
名猪兒隨敬兒改名也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
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
遣軍頓蓮城爲郢援事平依例蒙爵賞敬兒具以啓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
奏道和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僞鎮東大將軍降宋武帝
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爲孝武安北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
子父天子身經作皇太子元徽中爲遊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
撫軍司馬出爲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徵敬兒爲護軍將軍常侍如故
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
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
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置佐史太祖勅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
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

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閤因口自爲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爲褚淵敬兒曰我
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閤勳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爲方伯乃習
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爲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
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尙氏尙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
而納之尙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啓世
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
君得南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有閹人聞其言
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
華林八關齋於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脫冠貂
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邊裔昏迷不修屬值宋季多難
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莅本州久包異
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
貳滋甚鎭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
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
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
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行入蠻
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
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舴艋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
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聞敬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
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
容崇祖恨結東朝敬兒情疑爲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
功名之閒不足爲也

贊曰崇祖爲將志懷馳逐規搖淮部立勳豫牧敬兒莅雍深心防楚豈不勋勞
實與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書卷二十五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垣崇祖傳封望蔡縣侯七百戶○臣祖庚按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武帝永明二年。詔法亮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虜軍果夷攜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臣祖庚按魏書。遣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兩書互異。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南監本作不盡誠心。

張敬兒傳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臣祖庚按通鑑從休範傳。以數十人自衛。似得其實。若左右有數百人。實固敬兒雖勇。何能徑往取之耶。

何惡逆之著○著。南監本作甚。較長。

敬兒軍中力援因以爲別○臣承著按此句之上。多有訛闕。南監本無攸之與蔡長史江乂至給鼓吹一部五十七字。而下文其子元琰之下。軍至之上。卻有與蔡長史江乂別爲傳宣等共守江陵敬兒十七字。文勢極順。然不見敬兒告變一節事。亦闕文也。竊疑力援之援。或是援字。軍中力援因以爲別八字。當在第八頁遣使報敬兒之下。第八頁當襲江陵四字。當在此頁前八行攸之二字之下。直接敬兒告變至其子元琰四十一字。其與蔡長史江乂以下十七字。宜照南監本移入于其子元琰之下。軍至白水之上。庶覺前後氣脈一一貫通。第無善本可據。未敢擅改耳。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爲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寸夢騎五色獅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爲直閤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尙方十餘日乃復直閤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效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爲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劫逃紫山中爲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劫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爲誓必不相負劫帥既出敬則於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幷斬諸劫百姓悅之遷員外郎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艒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扶匐道路爲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伺機未有定日既而楊玉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員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爲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爲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太祖將受禪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輿入迎帝啓譬令出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鎭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尙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徇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偸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偸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偸舉舊偸自代諸偸恐爲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枅歎曰吳興昔無此枅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還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鎭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爲錢送臺庫以爲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爲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

以兩代一因於所買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
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
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
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
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
事絕臣等具啓聞即蒙蠲原而此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自弊國
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
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
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
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
賤私貨則東直六千官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
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
民拯弊莫過減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強實基
三輔東都全固實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
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略其目前小
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
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東將軍宋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
殺婢翼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司所奏山陰令
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
則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罪上乃
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中軍將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
同三司儉既固讓敬則亦不即受七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郢州
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
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
年出敬則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
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略不衿裾

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初為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耀
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
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
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
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理明帝即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
雨大洪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陽吳興時亦然
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備朝服導引出聽事拜受意猶不自得
吐舌久之至事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厚其禮
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
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
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新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
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
果行許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
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
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
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
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
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
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
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
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
卒不可上祖願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曰官是
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
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
宋季多艱頗有膂力之用驅獎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
實賓寶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衮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鴟梟難

改猜心內駭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著從容附會朕
有力焉及景歷惟新推誠盡禮中使相望軒冕成陰迺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
合亡命結黨聚群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將謀竊
發朓即姻家欝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釁以積此
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詿誤
一從蕩滌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
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爲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
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爲尚書令
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
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
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
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爲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
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
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輿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
力攻之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軍不敢欲退而
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
馬再上不得上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東起朝
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
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唯應急走耳敬則之
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
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爲射
聲校尉

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爲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泰始初
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
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
賊於新亭壘劉勔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衞宮城或諫太祖
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
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
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嫗善禁先以釘
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
擊將軍尋爲使持節督廣交越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
廣州刺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馬諸葛導謂顯
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
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
除散騎常侍左衞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衞
將軍領衞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荅
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
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遇
明與王李俱祗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上即以充飯建
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上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曰虜經
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
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乃當以擾動文武爲勞
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還都督益寧二州軍事西安將軍益州刺史領
宋寧太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
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
使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震服廣
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
任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其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
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
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

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鎭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還侍中鎭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敬則諸兒並精車牛麗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麈尾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十一年秋虜動詔屯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勳延興元年爲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新亭白下以爲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答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是時虜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武前王靜言隆替思乂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略冀戎夷知義懷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中外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堺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順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千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答曰昔衞霍出塞往往無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謨蕭擧期寄兼深見可知難無損威略方振遠圖廓淸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爲都督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鎭盆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爲變欲追軍還事尋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與朝貴書曰諸軍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頽應禪從民構此基業世祖武皇帝昭略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險三河靜塵鬱林海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琴橫由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閨闥皇陛爲市廛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尙寵必寒厮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噬之刑四剽於海路家門之釁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淸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閣罷金張之胤悲哉蟬冕爲豎寵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晉王因之見廢吳郡暫震步生以爲姦倖況事隆於往怪疊倍於前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與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正逆念剖心蕭衞尉蔡詹事沈左衞各負良家共傷時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秀德沖遠實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亟請乞

路須京壘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僧寄並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兗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羣，嘉驛屢至，所聽烽鍱，共成脣齒，荊郢行事蕭張二賢，莫不案劍餐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儔，孰非義侶。我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伐，雄略震於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旍咽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螢，烈火消凍耳。吾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爲後人笑也。朝廷遣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衞將軍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徐世檦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發尋陽，與胡松戰於采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爲拒戰之計。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軍望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守備。顯達馬矟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合大勝，手殺數人，矟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後烏榜村，爲騎官趙潭注矟刺落馬，斬之於籬側，血涌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唯不任職事，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勳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疎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發賊。顯達孤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虧河兗，陳挫襄樊。

南齊書卷二十六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王敬則傳衞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臣祖庚按高帝紀不載，宋後廢帝紀亦無此語，通鑑考異曰：靈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衞晏然不動，據此則傳固未可盡信也。

明旦四貴集議○按南史齊高帝紀，公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更直入決事，號爲四貴。

仲雄於御前作懊儂曲○臣祖庚按晉志曰：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杜佑曰：懊儂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仲雄蓋倣其曲而作歌也。

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臣承蕃按通鑑注云：此即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臣祖庚按通鑑作軍客，又按南史有軍容屬容，如桓康爲齊高帝軍容，蕭摩訶屬容陳智深，蓋皆簡拔勳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爲名，然則通鑑客字或容字之訛也。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八

劉懷珍 李安民 王玄載 弟玄邈

劉懷珍字道玉平原人漢膠東康王寄後也祖昶宋武帝平齊以爲青州治中至員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爲陳南頓二郡太守懷珍幼隨奉伯至壽陽豫州刺史趙伯符出獵百姓聚觀懷珍獨避不視奉伯異之曰此兒方興吾宗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城之捷哉時人稱之江夏王義恭出鎮盱眙道遇懷珍以應對見重取爲驃騎長史兼墨曹行參軍尋除振武將軍長廣太守孝建初爲義恭大司馬參軍直閤將軍懷珍北州舊姓門附殷積啓上門生千人充宿衛孝武大驚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數千人土人怨之隨府轉太宰參軍大明二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顏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麋溝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縣侯明年懷珍啓求還孝武答曰邊維須才未宜陳請竟陵王誕反郡豪民王弼勸懷珍應之懷珍斬弼以聞孝武大喜除豫章王子尙車騎參軍加龍驤將軍泰始初除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澗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襲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虯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虯大破之於莫邪山遂進壽陽又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死虎懷珍等乘勝逐北頓壽春長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還拜前將軍加輔國將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喻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徐兗已沒張永沈攸之於彭城大敗勅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三年春勅懷珍權鎮山陽先是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僧暠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壘壁未立爲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暠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泛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師規爲外援察其徒黨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見於民義積葉聚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邪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建朝廷意送致文炳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守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遊騎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政宜閉精銳掩其不備耳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桃根走僞東萊太守鞠延僧數百人據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其秋虜遂侵齊圍歷城梁鄒二城游騎至東陽擾動百姓冀州刺史崔道固兗州刺史劉休賓告急休賓懷珍從弟也朝廷以懷珍爲使持節都督徐兗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胡中郎將徐州刺史封艾縣侯邑四百戶督水步四十餘軍赴救二城既沒乃止改授寧朔將軍竟陵太守轉巴陵王征西司馬領南義陽太守建平王景素爲荊州仍徙右軍司馬還南郡太守加寧朔將軍明帝手詔懷珍曰卿性忠濃平所仗賴在彼與年少共事不可深存受益景素兒乃佳但不能接物頗亦墮事卿每諫之懷珍奉旨帝寢疾又詔懷珍曰卿不應乃作景素佐才舊所寄今徵卿參二衛宜會帝崩乃爲安成王撫軍司馬領南高平太守朝廷疑桂陽王休範中書舍人王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須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辭不就乃除黃門郎領虎賁中郎將青州大中正桂陽反加懷珍前將軍守石頭爲使持節督豫司二州郢州之西陽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建平王景素反懷珍遣子靈哲領兵赴京師昇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沈攸之

在荆楚朝議疑惑懷珍遣宂從僕射張護使郢致誠於世祖并陳計策及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夙著虛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擊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攸之遣使許天保說結懷珍懷珍斬之送首於太祖太祖送示攸之進號左將軍徙封中宿縣侯增邑六百戶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督漢軍萬人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爲千戶初孝武世太祖爲舍人懷珍爲直閤相遇早舊懷珍假還青州上有白驄馬齧人不可騎送與懷珍別懷珍報上百匹絹或謂懷珍曰蕭君此馬不中騎是以與君耳君報百匹不亦多乎懷珍曰蕭君局量堂堂寧應負人此絹吾方欲以身名託之豈計錢物多少太祖輔政以懷珍內資未多二年冬徵爲都官尚書領前軍將軍以第四子寧朔將軍晃代爲豫州刺史或疑懷珍不受代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晃發經日而疑論不止上乃遣軍主房靈民領百騎追送晃謂靈民曰論者謂懷珍必有異同我期之有素必不應爾卿是其鄉里故遣卿行非唯衞新亦以迎故也懷珍還仍授相國右司馬建元元年轉左衞將軍加給事中改霄城侯增邑二百戶明年加散騎常侍虜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假節西屯巢湖爲壽春勢援虜退乃還懷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職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其冬虜寇朐山授使持節安北將軍本官如故領兵救援未至事寧解安北持節四年疾篤上表解職上優詔答許別量所授其夏卒年六十三遺言薄葬世祖追贈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敬侯子靈哲字文明解褐王國常侍行參軍尚書直郎齊臺步兵校尉建元初歷寧朔將軍臨川王前軍諮議廬陵內史齊郡太守前軍將軍靈哲所生母嘗病靈哲躬自祈禱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靈哲驚覺如言而疾瘳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煥泰始中沒虜靈哲爲布衣不聽樂及懷珍卒當襲爵靈哲固辭以兄子在虜中存亡未測無容越當茅土朝廷義之靈哲傾產私贖嫡母及景煥累年不能得世祖哀之令北使告虜主虜主送以還南襲懷珍封爵靈哲永明初歷護軍長史東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西陽王左軍司馬隆昌元年卒年四十九

李安民蘭陵承人也祖嶷衞軍參軍父欽之殿中將軍補薛令安民隨父之縣元嘉二十七年沒虜率部曲自拔南歸太子劭逆使安民領支軍隆義師板建威將軍補魯爽左軍及爽反安民遁還京師除領軍行參軍遷左衞殿中將軍大明中虜侵徐兗以安民爲建威府司馬無鹽令除殿中將軍領軍討漢川互蠻賊晉安王子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衞將軍領水軍補建安王司徒城局參軍擊赭圻湖白荻浦賴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擾盃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賊五城送米與興世爲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鵲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事平明帝大會新亭勞接諸軍主樗蒱官賭安民五擲皆盧帝大驚目安民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狀也安民少時貧窶有一人從門過相之曰君後當大富貴與天子交手共戲至是安民尋此人不知所在從張永沈攸之討薛安都於彭城軍敗安民在後拒戰還保下邳除寧朔將軍戍淮陽城論饋口功封邵武縣子食邑四百戶復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敕留安民戍角城除寧朔將軍宂從僕射戍泗口領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虜遣僞長社公遣督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勔擊退之虜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前破荆亭絕其津逕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太祖在淮安民遙相結事明帝以爲疑徙安民爲劉韞冠軍司馬寧遠將軍京兆太守又除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並不拜重除本職又不拜改授寧朔將軍山陽太守泰始末淮北民起義欲南歸以安民督前鋒軍事又請援接不克還除越騎校尉復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三巴擾亂太守張澹棄涪城走以安民假節都督討蜀軍事輔師將軍五發亂漢中敕安民回軍至魏興事寧還至夏口元徽初除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假節將軍如故別敕安民曰九江須防邊備宜重今有此授以增鄢郢之勢無所致辭也及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出頓遣軍援京師徵授左將軍加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黃回游擊

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致誠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
太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破景素
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迴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
匹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
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服授冠軍將軍驍衛將軍不拜轉征虜將軍東中郎司
馬行會稽郡事安民將東太祖與別宴語淹留日夜安民密陳宋運將盡歷數
有歸蒼梧縱虐太祖憂迫無計安民白太祖欲於東奉江夏王躋起兵太祖不
許乃止蒼梧廢太祖徵安民爲使持節督北討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
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
軍行至盆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
如故昇明三年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卽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宋
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
自非淮北常備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納之故
詔斷衆募時王敬則以勳誠見親至於家國密事上唯與安民論議謂安民曰
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復細覽也尋爲領軍將軍虜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
加鼓吹一部虜退安民泝淮進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
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禽元初斬建康市
加散騎常侍其年虜又南侵詔安民持節履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虜攻朐山
漣口角城安民頓泗口分軍應赴三年引水步軍入清至淮陽與虜戰破之虜
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二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
文仲係其後分軍隱林及長文至宿豫虜見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
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趣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蠻側虜軍大敗赴清
水死不可勝數虜遣其寬頭公送攻車材至布丘左軍將軍孫文顯擊破走之
燒其車材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兗州人徐猛
子等合義衆數萬砦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
指授義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沒上甚責之太祖崩遺詔加侍
中世祖卽位遷撫軍將軍丹陽尹永明二年遷尚書左僕射將軍如故安民時
屢啓密謀見實又善結尚書令王儉故世傳儉啓有此授尋上表以年疾求退
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將軍如故四年爲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常侍如
故卒官年五十八賻錢十萬布百匹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不得上太
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又於聽上八關
齋俄而牛死葬廟側今呼爲李公牛冢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詔曰安民歷位
內外庸績顯著忠亮之誠每簡朕心數政近畿方申任寄奄至殞喪痛傷于懷
贈鎮東將軍鼓吹一部常侍太守如故諡曰肅侯

王玄載字彥休下邳人也祖宰僞北地太守父蕤東莞太守玄載解褐江夏王
國侍郎太宰行參軍泰始初爲長水校尉隨張永征彭城臺軍大敗玄載全軍
據下邳城拒虜假冠軍將軍官軍新敗人情恐駭以玄載士望板爲徐州刺史
持節監徐州豫州梁郡軍事寧朔將軍平胡中郎將尋又領山陽東海二郡太
守五年督青兗二州刺史將軍東海郡如故七年復爲徐州督徐兗二州鍾離
太守將軍郎將如故遷左軍將軍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守改持節都督二豫
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守如故遷撫軍司馬出爲持節督梁南北秦三州軍
事冠軍將軍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尋徙督益寧二州益州
刺史建寧太守將軍持節如故沈攸之之難玄載起義送誠進號後軍將軍封
鄂縣子徵散騎常侍領後軍未拜建元元年爲左民尚書鄂縣子如故會虜動
南兗州刺史王敬則奔京師上遣玄載領廣陵加平北將軍假節行南兗州事
本官如故事寧爲光祿大夫員外散騎常侍永明四年爲持節監兗州緣淮諸
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六年卒時年七十六諡烈子玄載夷雅好玄言修士
操在梁益有清績西州至今思之從弟玄謨子瞻宋明帝世爲黃門郎素輕世
祖世祖時在大牀寢瞻謂豫章王曰帳中物亦復隨人寢興世祖銜之未嘗形
色建元元年爲冠軍將軍永嘉太守詣闕跪拜不如儀爲守寺所列有司以啓
世祖世祖召瞻入東宮仍送付廷尉殺之遣左右口啓上曰父辱子死王瞻傲
慢朝廷臣輒以收治太祖曰語郞此何足計旣聞瞻已死乃默無言瞻兄寬宋

世與曄並爲方伯至是曄雖坐事而寬位待如舊也寬泰始初爲隨郡值西方反父玄謨在郢寬棄郡歸明帝加賞使隨張永討薛安都寬辭以母猶存在西爲賊所執請得西行遂襲破隨郡斬僞太守劉師念拔其母事平明帝嘉之使圖畫寬形建元初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永明元年爲太常坐於宅殺牛免官後爲光祿大夫三年卒

玄載弟玄邈字彥遠初爲驃騎行軍參軍太子左積弩將軍射聲校尉泰始初還輔國將軍清河廣平二郡太守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詒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卽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赴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督青州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令人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遷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冠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梁南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兄弟同時爲方伯封河陽縣侯建元元年進號右將軍侯如故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乃使人僞降烏奴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遷都官尚書世祖卽位轉右將軍豫章王太尉司馬出爲冠軍將軍臨川內史秩中二千石還爲前軍司徒司馬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未之任轉大司馬加後將軍八年轉太常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出爲持節監徐州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十一年建康蓮華寺道人釋法智與州民周盤龍等作亂四百人夜攻州城西門登梯上城射殺城局參軍唐穎遂入城內軍主耿虎徐思慶董文定等拒戰至曉玄邈率百餘人登城便門奮擊生擒法智盤龍等玄邈坐免官鬱林卽位授撫軍將軍遷使持節安西將軍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延興元年加散騎常侍尋轉中護軍高宗使玄邈往江州殺晉安王子懋玄邈苦辭不行及遣王廣之往廣陵取安陸王子敬玄邈不得已奉旨給鼓吹置佐建武元年遷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轉護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安北將軍雍州刺史諡曰壯侯同族王文和宋鎮北大將軍仲德兄孫也景和中爲義陽王昶征北府主簿昶於彭城奔虜部曲皆散文和獨送至界上昶謂之曰諸人皆去卿有老母何不去邪文和乃去昇明中爲巴陵內史沈攸之事起文和斬其使馳白世祖告變棄郡奔郢城永明中歷青冀兗益四州刺史平北將軍

史臣曰宋氏將季離亂日兆家懷逐鹿人有異圖故蕃岳阻兵之機州郡觀釁之會此數子皆宿將舊勳與太祖比肩爲方伯年位高下或爲先輩而勳誠君側奉義萬里以此知樂推之非妄信民心之有歸玄載兄弟門從世秉誠烈不爲道家所忌斯今之耿氏也

贊曰胥城報馬分義先推豐哲守讓方軌丁韋李佐東土謀發天機王爲清政其風不衰玄邈闇朕早背同歸

南齊書卷二十七

劉懷珍傳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揚州○臣承蒼按宋書州郡志孝建元年分揚州之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爲東揚州此司馬順則作亂在元嘉二十八年不應即有東揚州之稱未詳所謂

夢見黃衣老公曰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疾立可愈○臣承蒼按南史夢見黃衣老公與藥靈哲驚覺于枕間得之藥似竹根于齋前種葉似鳧茨與此傳所載小異

李安民傳安民○按南史民作人

城局參軍王迴○諸本同王迴南史作王回

吳興有項羽神護郡聽事太守到郡必須祀以軛下牛安民奉佛法不與神牛著屐上聽事及安民卒世以神爲祟○臣祖庚按宋書孔季恭傳爲吳興太守云項羽神居郡聽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恭居郡聽事竟無害也梁書蕭琛傳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王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祀於郡聽事琛至徙神還廟南史蕭猷傳爲吳興太守與楚王廟神交飲祈禱必從後爲益州刺史齊苟兒反乃遙禱請救有田老逢數百騎如風言吳興楚王來救是日猷大破苟兒又南史蕭惠明傳爲吳興太守惠明謂綱紀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旣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又蕭惠基傳惠基弟惠休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項羽神甚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據此一項羽神從之則吉逆之則凶一若人之死生禍福皆神操其柄作史者每鋪張而樂道之難免近誣之失矣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九

崔祖思　劉善明　蘇侃　桓榮祖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東武城人崔琰七世孫也祖諲宋冀州刺史父僧護州秀才祖思少有志氣好讀書史初州辟主簿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懷珍曰堯聖人而與雜神爲列欲去之何如祖思曰蘇峻今日可謂四凶之五也懷珍遂令除諸雜神太祖在淮陰祖思聞風自結爲上輔國主簿甚見親待參豫謀議除奉朝請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員外正員郎冀州中正宋朝初議封太祖爲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轉爲相國從事中郎還齊國內史建元元年轉長兼給事黃門侍郎上初即位祖思啓陳政事曰禮誥者人倫之襟冕帝王之樞柄自古開物成務必以教學爲先世不習學民罔志義悖競因斯而興禍亂是焉而作故篤俗昌治莫先道教不得以夷禍革慮儉泰移業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三載無考績之効九年闕登黜之序國儲以之虛匱民力爲之凋散能否無章涇渭混流宜太廟之南引修文序司農以北廣開武校臺州列國限外之職問其所樂依方課習各盡其能月供僮幹如先充給若有廢墮遣還故郡殊經奇藝待以不次士修其業必有異等民識其利能無勉勵又曰漢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身衣弋綈以韋帶劍慎夫人衣不曳地惜中民十家之產不爲露臺劉備取帳鈎銅鑄錢以充國用魏武遣女皁帳婢十人東阿婦以繡衣賜死王景興以淅米見誚宋武節儉過人張妃房帷碧綃蚊幬三齊茄席五盞盤桃花米飯殷仲文勸令畜伎答云我不解聲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歷觀帝王未嘗不以約素興侈麗亡也伏惟陛下體唐成儉踵虞爲樸寢殿則素木卑構膳器則陶瓢充御瓊簪玉筯碎以爲塵珍裘繡服焚之如草斯實風高上代民偃下世矣然教信雖孚堙染未革宜加甄明以速歸厚詳察朝士有柴車蓬館高以殊等雕牆華輪卑其稱謂馳禽荒色長違清編嗜音酣酒守官不徙物識義方且懼且勸則調風變俗不俟終日又曰憲律之重由來尚矣故曹參去齊唯以獄市爲寄餘無所言路溫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在治獄之吏是也實宜清置廷尉茂簡三官寺丞獄主彌重其選研習律令刪除繁苛詔獄及兩縣一月三訊觀貌察情欺枉必達使明慎用刑無忝大易寧失不經靡愧周書漢來治律有家子孫並世其業聚徒講授至數百人故張于二氏絜譽文宣之世陳郭兩族流稱武明之朝決獄無冤慶昌枝裔槐衮相襲蟬紫傳輝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門戶族非咸弘庭缺于訓刑之不措抑此之由如詳擇篤厚之士使習律令試簡有徵擢爲廷尉僚屬苟官世其家而不美其績鮮矣廢其職而欲善其事未之有也若劉累傳守其業庖人不乏龍肝之饌斷可知矣又曰樂者動天地感鬼神正情性立人倫其義大矣按前漢編戶千萬太樂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罷不合經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樂定員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戶口不能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糜廢力役傷敗風俗今欲撥邪歸道莫若罷雜伎王庭唯置鍾簴羽戚登歌而已如此則官充給養國反淳風矣又曰論儒者以德化爲本談法者以刻削爲體道教治世之粱肉刑憲亂世之藥石故以教化比雨露名法方風霜是以有恥且格敬讓之樞紐令行禁止爲國之關楗然則天下治者賞罰而已矣賞不事豐所病於不均罰不在重所困於不當如令甲勳少乙功多賞甲而捨乙天下必有不勸矣丙罪重丁眚輕罰丁而赦丙天下必有不悛矣是賞罰空行無當乎勸沮將令見罰者寵習之臣受賞者仇讎之士戮一人而萬國懼賞匹夫而四海悅又曰籍稅以厚國國虛民貧廣田以實廩國富民贍堯資用天之儲實拯懷山之數湯憑分地之積以勝流金之運近代魏置典農而中都足食晉開汝潁而汴河委儲今將掃闕咸華題鏤龍漠宜簡役敦農開田廣稼時罷山池之威禁深抑豪右之兼擅則兵民優贍可以出師又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故君舉必書盡直筆而不污上無妄動知如絲之成綸今者著作之官起居而已述事之徒褒諛爲體世無董狐書法必隱時闕南史直筆未聞又廢諫官聽納靡依雖課勵朝僚徵訪芻輿莫若推舉質直職思其憂夫越任干事在盲爲難當

官而行威辭或易物議既以無言望己己亦當以吞默憐人中丞雖謝咸玄未有全廢劾簡廷尉誠非釋之寧容都無訊牒故知與其謬人寧不廢職目前之明劾也漢徵貢禹爲諫大夫矢言先策夏侯勝狂直拘繫出補諷職伐柯非遐行之則著又曰天地無心賦氣自均寧得誕秀往古而獨寂寥一代將在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夫有賢而不知知賢而不用用賢而不委委賢而不信此四者古今之通患也今誠重郭隗而招劇辛任鮑叔以求夷吾則天下之士不待召而自至矣上優詔報答尋遷寧朔將軍冠軍司馬領齊郡太守本官如故是冬虜動還冠軍將軍軍主屯淮上二年進號征虜將軍軍主如故仍遷假節督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少時卒上歎曰我方欲用祖思不幸可惜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祖思宗人文仲初辟州從事泰始初爲薛安都平北主簿拔難歸國元徽初從太祖於新亭拒桂陽賊著誠効除游擊將軍沈攸之事起助豫章王鎮東府歷驃騎諮議出爲徐州刺史建元初封建陽縣子三百戶二年虜攻鍾離文仲擊破之又遣軍主崔孝伯等過淮攻拔虜茬眉戍殺戍主龍得侯及僞陽平太守郭杜羝館陶令張德濮陽令王明時虜攻殺馬頭太守劉從上曰破茬眉足相補文仲又遣軍主陳靖攻虜竹邑戍主白仲都又遣軍主崔延叔攻僞淮陽太守梁惡並殺之三年淮北義民桓磊魄於抱犢固與虜戰大破之仲文馳啓上敕曰北間起義者衆深恐良會不再至卿善獎沛中人若能一時擾袂當遣一佳將直入也文仲在政爲百姓所憚除黃門郎領越騎校尉改封隨縣嘗獻太祖纏鬚繩一枚上爲納受永明元年爲太子左率累至征虜將軍冠軍司馬汝陰太守四年卒贈後將軍徐州刺史諡襄子

劉善明平原人鎮北將軍懷珍族弟也父懷民宋世爲齊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饑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積粟躬食饘粥開倉以救鄉里多獲全濟百姓呼其家田爲續命田少而靜處讀書刺史杜驥聞名候之辭不相見年四十刺史劉道隆辟爲治中從事父懷民謂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復欲見汝立官也善明應辟仍舉秀才宋孝武見其對策強直甚異之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應之時州治東陽城善明家在郭內不能自拔伯父彌之詭說文秀求自効文秀使領軍主張靈慶等五千援安都彌之出門密謂部曲曰始免禍坑矣行至下邳起義背文秀善明從伯懷恭爲北海太守據郡相應善明密契收集門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斬關奔北海族兄乘民又聚衆渤海以應朝廷而彌之尋爲薛安都所殺明帝贈輔國將軍青州刺史以乘民爲寧朔將軍冀州刺史善明爲寧朔長史北海太守除尚書金部郎乘民病卒仍以善明爲綏遠將軍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爲屯騎校尉出爲海陵太守郡境邊海無樹木善明課民種榆檟雜果遂獲其利還爲後軍將軍直閤五年青州沒虜善明母陷北虜移置桑乾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喪明帝每見爲之歎息時人稱之轉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虜中不願西行涕泣固請見許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議令善明舉人善明舉州鄉北平田惠紹使虜贖得母還幼主新立羣公秉政善明獨結事太祖委身歸誠二年出爲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善明從弟僧副與善明俱知名於州里泰始初虜暴淮北僧副將部曲二千人東依海島太祖在淮陰壯其所爲召與相見引爲安城王撫軍參軍蒼梧肆暴太祖憂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聲論使僧副密告善明及東海太守垣崇祖曰多人見勸北固廣陵恐一旦動足非爲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所辨故胡虜若動反爲公患公神武世出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獗遣部曲健兒數十人隨僧副還詣領府太祖納之蒼梧廢徵善明爲冠軍將軍太祖驃騎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蓄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襲未備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鬪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已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仍遷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黃

門郎領後軍將軍太尉右司馬齊臺建爲右衞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邪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清朝盈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太祖踐祚以善明勳誠欲與善明祿召謂之曰淮南近畿國之形勢自非親賢不使居之卿爲我臥治也代高宗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邑五百戶善明至郡上表陳事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值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照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䆕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嵩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胄臨皇歷正位宸居開闢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恆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億兆倒懸仰齊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誠曾闕埃露夙宵慚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官及府州郡縣各貢讜言以弘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苦節應授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上答曰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軌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荒民上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善明身長七尺九寸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劃削少與崔祖思友善祖思出爲青冀二州善明遺書曰昔時之遊于今邈矣或攜手春林或負杖秋澗逐清風於林杪追素月於園垂如何故人徂落殆盡足下方擁旄北服吾剖竹南甸相去千里間以江山人生如寄來會何時嘗覽書史數千年來略在眼中矣歷代參差萬里同異夫龍虎風雲之契亂極必夷之幾古今豈殊此實一揆日者沈攸之擁長蛇於外粲秉復爲異識所推唯有京鎭創爲聖基遂乃擢吾爲首佐授吾以大郡付吾關中委吾留任既不辦有抽劍兩城之用橫槊搴旗之能徒以挈瓶小智名參佐命常恐朝露一下深恩不酬憂深責重轉不可據還視生世倍無次緖藿羹布被猶篤鄙好惡色憎聲暮齡尤甚出藩不與台輔別入國不與公卿遊孤立天地之間無猜無託唯知奉主以忠事親以孝臨民以潔居家以儉足下今鳴笳舊鄉衣繡故國宋季荼毒之悲已蒙蘇泰河朔倒懸之苦方須救拔遣遊辯之士爲鄉導之使輕裝啓行經營舊壤令泗上歸業稷下還風君欲誰讓邪聊送諸心敬申貧贈建元二年卒年四十九遺命薄殯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又詔曰善明忠誠夙亮幹力兼宜豫經夷嶮勳績昭著不幸殞喪痛悼于懷贈左將軍豫州刺史謚烈伯子滌嗣善明家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滌家葛塘屯穀五百斛善明從弟僧副官至前將軍封豐陽男三百戶永明四年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卒

蘇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護本郡太守父端州治中侃涉獵書傳出身正員將軍補長城令薛安都反引侃爲其府參軍使掌書記安都降虜侃自拔南歸除積射將軍遇太祖在淮上便自委結上鎭淮陰以侃爲冠軍錄事參軍是時張永沈攸之敗後新失淮北始遣上北戍不滿千人每歲秋冬閒邊淮騷動恆恐虜至上廣遣偵候安集荒餘又營繕城府上在兵中久見疑於時乃作塞客吟以喩志曰寶緯紊宗神經越序德晦河晉力宣江楚雲雷兆壯天山繇

武直髮指秦關凝精越漢渚秋風起寒草衰鵰鴻思邊馬悲平原千里顧但見
轉蓬飛星嚴海淨月澈河明淸輝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厲羽轡晨征斡晴潭
而悵泗柱松洲而悼情蘭涵風而瀉豔菊籠泉而散英曲繞首燕之歎吹軫絕
越之聲欷園琴之孤弄想庭藿之餘馨靑關望斷白日西斜恬源靚霧壟首暉
霞戒旋鷁躍還波情綿綿而方遠思裊裊而遂多粵擊秦中之筑因爲塞上之
歌歌曰朝發兮江泉日夕兮陵山驚飇兮瀄汩淮流兮潺湲胡埃兮雲聚楚旆
兮星懸愁墉兮思宇惻愴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鑒審雕陵之迷泉悟樊籠之或
累悵遐心以棲玄侃達上此旨更自勸勵委以府事深見知待元徽初巴西人
李承明作亂太祖議遣侃銜使慰勞還除羽林監加建武將軍桂陽之難上復
以侃爲平南錄事領軍主從頓新亭使分金銀賦賜諸將事寧除步兵校尉出
爲綏虜將軍山陽太守淸修有治理百姓懷之進號龍驤將軍除前軍將軍沈
攸之事起除侃游擊將軍遷太祖驃騎諮議領錄事除黃門郎復爲太祖太尉
諮議侃事上旣久備悉起居乃與丘巨源撰蕭太尉記載上征伐之功以功封
新建縣侯五百戶齊臺建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任以心膂上卽位侃撰聖皇
瑞命記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年五十三上惜之甚至追贈輔國將軍梁南秦
二州刺史諡質侯弟烈字休文初爲東莞令張永鎭軍中兵累至山陽太守寧
朔將軍游擊將軍袁粲起事太祖先遣烈助防城仍隨諸將平石頭封吉陽縣
男建元中爲假節督巴州軍事巴州刺史巴東太守寧朔將軍如故永明中至
平西司馬陳留太守卒官

垣榮祖字華先下邳人五兵尚書崇祖從父兄也父諒之宋北中郎府參軍榮
祖少學騎馬及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操曹丕上馬橫
槊下馬談論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何異犬羊乎宋孝建
中州辟主簿爲後軍參軍伯父豫州刺史護之子襲祖爲淮陽太守宋孝武以
事徙之嶺南護之不食而死帝疾篤又遣使殺襲祖襲祖臨死與榮祖書曰弟
常勸我危行言遜今果敗矣明帝初卽位四方反除榮祖宂從僕射遣還徐州
說刺史薛安都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使君今不同八百諸侯如民所見非計
中也安都曰天命有在今京都無百里地莫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
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今雖天下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爲也
安都曰不知諸人云何我不畏此大蹄馬在近急便作計榮祖被拘不得還因
收集部曲爲安都將領假署冠軍將軍安都引虜入彭城榮祖攜家屬南奔朐
山虜遣騎追之不及榮祖懼得罪乃逃遁淮上太祖在淮陰榮祖歸附上保持
之及明帝崩太祖書送榮祖詣僕射褚淵除寧朔將軍東海太守淵謂之曰蕭
公稱卿幹略故以此郡相處榮祖善彈彈鳥毛盡而鳥不死海鵠羣翔榮祖登
城西樓彈之無不折翅而下除晉熙王征虜安成王車騎中兵左軍將軍元徽
末太祖欲渡廣陵榮祖諫曰領府去臺百步公走人豈不知若單行輕騎廣陵
人一旦閉門不相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便恐卽有扣臺門者公事去矣
及蒼梧廢除寧朔將軍淮南太守進輔國將軍除游擊將軍太祖驃騎諮議輔
國將軍西中郎司馬汝陰太守除冠軍將軍給事中驍騎將軍預佐命勳封將
樂縣子三百戶以其祖舊封封之出爲持節督靑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還黃
門郎永明二年爲冠軍將軍尋陽相南新蔡太守作大形棺材盛仗使鄉人田
天生王道期載渡江北監奴有罪告之有司奏免官削爵付東冶案驗無實見
原爲安陸王平西諮議帶江陵令仍遷司馬河東內史遷持節督緣淮諸軍事
冠軍將軍兗州刺史領東平太守兗州大中正巴東王子響事方鎭皆啓稱子
響爲逆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政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此時
諸啓皆不得通事平後上乃省視以榮祖爲知言九年卒年五十七從父閎宋
孝建初爲威遠將軍汝南新蔡太守據梁山拒丞相義宣賊以功封西都縣子
累遷龍驤將軍司州刺史義嘉事起明帝使閎出守盱眙領兵北討薛道摽破
之封樂鄉縣男三百戶昇明初爲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豫章王對直殿省
遷右衛將軍太祖卽位以心誠封爵如舊加給事中領驍騎將軍累遷金紫光
祿大夫年七十六永明五年卒諡定子榮祖從弟歷生亦爲驍騎將軍宋泰始
初薛安都反以女婿裴祖隆爲下邳太守歷生時請假還北謀殺祖隆舉城應
朝廷事發奔走歷官太子右率性苛暴好行鞭捶與始安王遙光同反伏誅

史臣曰太祖作牧淮兗始基霸業恩威北被感動三齊青冀豪右崔劉望族先覩人雄希風結義夫諫江都之略似任光之言雖議不獨與理成合契蓋帷幙之臣也

贊曰淮鎮北州僑在崔劉獻書上議帝念忠謀侃奉潛躍皇瑞是鳩垣方帶礪削免虛尤

南齊書卷二十八

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崔祖思傳與刺史劉懷珍於堯廟祀神廟有蘇侯像○刺史劉懷珍南史作刺史垣護之蘇侯崔祖思以爲蘇峻臣承蕃按建康亦有蘇侯像宋元凶劭嘗迎入宮中拜爲驃騎將軍此自是當時淫祀未必果爲蘇峻峻之入臺窮凶極暴殘酷無道建康之人豈有奉爲神明而祀之者乎

寧失不經庶愼罔書○臣承蕃按寧失不經乃虞書文非周書也

南齊書卷二十八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

呂安國　全景文　周山圖　周盤龍　王廣之

呂安國廣陵廣陵人也宋大明末安國以將領見任隨董有幹局爲劉勔所稱泰始二年勔征殷琰於壽春安國以建威將軍爲勔軍副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橫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退勔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桓閎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勳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明年改封鍾武縣加邑爲四百戶累至寧朔將軍義陽太守四年又改封湘南縣男虜陷汝南司州失守以安國爲督司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六年義陽立州治仍領義陽太守稍遷右軍將軍假輔師將軍元徽二年爲晉熙王征虜司馬輔師將軍如故轉游擊將軍三年出爲持節都督青兗冀三州緣淮前鋒諸軍事輔師將軍兗州刺史明年進號冠軍將軍還爲游擊將軍加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刺史征虜將軍如故先是王蘊罷州南中郎將南陽王翽未之鎮蘊寧朔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平西將軍黃回至郢州遣軍主任候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候伯與回同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候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安國至鎮收候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太元元年進爵增邑六百戶轉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二年虜寇邊上遣安國出司州安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閒流雜繁廣宜並加區判定其隸屬參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暫往經理以本官使持節總荆郢諸軍北討事屯義陽西關虜未至安國移屯河口以候應接改封湘鄉世祖卽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永明二年徙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仍爲都督湘州刺史四年湘川蠻動安國督州兵討之有疾徵爲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安國欣有文授謂其子曰汝後勿作褲褶驅使單衣猶恨不稱當爲朱衣官也上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敕安國曰吾恆憂卿疾病應有所須勿致難也明年遷都官尙書領太子左率六年還領軍將軍安國累居將率在朝以宿舊見遇尋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兗州中正給扶上又敕茹法亮曰吾見呂安國疾狀自不宜勞且脚中既恆惡扶人至吾前於禮蓋殊成有虧吾雖敕之其人甚諱病卿可作私意向其若好差不復須扶人使倒入幸勿牽勉八年卒年六十四贈使持節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諡肅侯時舊將帥又有吳郡全景文字弘達少有氣力與沈攸之同載出都到奔牛埭於岸上息有人相之君等皆方伯人行當富貴也景文謂攸之曰富貴或可一人耳今言皆然此殆妄言也景文仍得將領爲軍主孝建初爲竟陵王驃騎行參軍以功封漢水侯除員外郎積射將軍泰始二年爲假節寧朔將軍冗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除長水校尉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糧運仍隨太祖於葛家石梁再戰皆有功南賊相持未決敕景文隸劉亮拒劉胡攻圍力戰身被數十創除前軍將軍封孝寧縣侯邑六百戶除寧朔將軍游擊將軍假輔師將軍高平太守鎮軍安西二府司馬驍騎將軍元徽末出爲南豫州刺史歷陽太守輔國將軍如故遷征虜將軍南瑯邪濟陰二郡太守軍主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以不預佐命國除授南瑯邪太守常侍將軍如故遷光祿大夫征虜將軍臨川王征西司馬南郡太守還累遷爲給事中光祿大夫永明九年卒

周山圖字季寂義興義鄉人也少貧微傭書自業有氣幹爲吳郡晉陵防郡隊主宋孝武伐太初山圖豫勳賜爵關中侯兗州刺史沈僧榮鎮瑕丘與山圖有舊以爲己建武府參軍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僧榮遣山圖領二百人詣沈慶之受節度事平論勳爲中書舍人戴明寶所抑泰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呼與語甚悅使領百舸爲前驅舉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預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運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

虜被瘡不能禁眾稱其勇呼為武原將及永軍大敗山圖收散卒得千餘人守下邳城還除給事中冗從僕射直閤將軍山圖好酒多失明帝數加怒誚後遂自改出為錢唐新城戍是時豫州淮西地新沒虜更於歷陽立鎮五年以山圖為龍驤將軍歷陽令領兵守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敕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為其副暨挐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眾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豫章賊張鳳聚眾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寨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禽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眾遣幢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鳳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眾百餘人東首降除寧朔將軍漣口戍主山圖過漣水築西城斷虜騎路并以溉田元徽三年遷步兵校尉加建武將軍督高平下邳淮陽淮西四郡諸軍事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溫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遷左中郎將太祖輔政山圖密啓曰沈攸之久有異圖公宜深為之備太祖笑而納之武陵王贊為郢州太祖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為後防攸之事起世祖為西討都督啓山圖為軍副世祖留據盆城眾議以盆城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大眾致力川岳可為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隣鄉亟同征伐悉其為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飢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出為假節督兗青冀三州徐州東海朐山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百姓附之二年進號輔國將軍其秋虜動上策虜必不出淮陰乃敕山圖曰知卿綏邊撫戎甚有次第應變策略悉以相委恐列醜未必能送死卿丈夫無可藉手耳虜果寇朐山為元玄度盧紹之所破虜於淮陽是時淮北四州起義上使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赴敕山圖曰卿當盡相帥馭理每存全重天下事唯同心力山岳可摧然用兵當使背後無憂慮若後冷然無橫來處閉目痛打無不摧碎吾政應鑄金待卿成勳耳若不藉此平四州非丈夫也努力自運勿令他人得上功會義眾已為虜所沒山圖拔三百家還淮陰表移東海郡治漣口又於石鱉立陽平郡皆見納世祖踐阼遷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將軍如故以盆城之舊出入殿省甚見親信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為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乞加神位輔國將軍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為轉黃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山圖於新林立墅舍晨夜往還上謂之曰卿罷萬人都督而輕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隨以備不虞及疾上手敕參問遣醫給藥永明元年卒年六十四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周盤龍北蘭陵蘭陵人也宋世土斷屬東平郡盤龍膽氣過人尤便弓馬泰始初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鬭戰陷陣先登累至龍驤將軍積射將軍封晉安縣子邑四百戶元徽二年桂陽賊起盤龍時為冗從僕射騎官主領馬軍主隨太祖頓新亭與屯騎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尋引還城中合力拒戰事寧除南東莞太守加前軍將軍稍至驍騎將軍昇明元年出為假節督交廣二州軍事征虜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之官預平石頭二年沈攸之平司州刺史姚道和懷貳被徵以盤龍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改封沌陽縣太祖即位進號右將軍建元二年虜寇壽春以盤龍為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潰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上聞之喜詔曰醜虜送死敢寇壽春崇祖盤龍正勤義勇乘機電奮水陸斬擊填川蔽野師不淹晨西蕃剋定斯實將率用命之功文武爭伐之力凡厥勳勤宜時銓序可符列上盤龍愛妾杜氏上送金釵鑷二十枚手敕曰餉周公阿杜轉太子左率改授持節軍主如故明年虜寇淮陽圍南城先是上

遣軍主成買戍甬城。謂人曰。我今作甬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甬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不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虜圍買數重。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救盤龍曰。甬城渡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安民軍。鍾離船少。政可致衣仗數日糧。軍人扶淮步下也。買與虜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見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陷陣。虜萬餘騎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虜。虜素畏盤龍驍名。卽時披靡。時奉叔已大殺虜。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匹騎。縈攪數萬人。虜衆大敗。盤龍父子由是名播北國。形甚羸訥。而臨軍勇果。諸將莫逮。永明元年。遷征虜將軍。南琅邪太守。三年。遷右衛將軍。加給事中。五年。轉大司馬。加征虜將軍。濟陽太守。世祖數講武。常令盤龍領馬軍校騎騁矟。後以疾爲光祿大夫。尋出爲持節。都督兗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進爵侯。甬城戍將張蒲與虜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載虜二十餘人。藏伏艻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十餘人於門拒戰。斬三人。賊衆被創赴水。而虜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虔等領五百人赴救。虜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入座尋奏復位。加領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鎭邊。求解職。見許。還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世祖戲之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十一年。病卒。年七十九。贈安北將軍。兗州刺史。子奉叔勇力絕人。隨盤龍征討。所在爲暴掠。世祖使領軍東討唐寓之。奉叔長上威嚴。揄勒部下。不敢侵斥。爲東宮直閤。鬱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進。及卽位。與直閤將軍曹道剛爲心膂。道剛驍騎將軍。加冠軍將軍。奉叔游擊將軍。加輔國將軍。並監殿內直衛。少日。仍遷道剛爲黃門郎。高宗固諫不納。奉叔善騎馬。帝從其學騎射。尤見親寵。得入後宮。尋加領淮陵太守。兗州中正。道剛加南濮陽太守。隆昌元年。除黃門郎。未拜。仍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青州刺史。時帝謀誅宰輔。故出奉叔爲外援。除道剛中軍司馬。青冀二州中正。本官如故。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高宗輔政。以爲不可。封曲江縣男。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目。高宗說喻之。乃受。奉叔辭畢將之鎭。部伍已出。高宗慮其一出不可復制。與蕭諶謀。稱敕召奉叔於省內殺之。勇士數人奉擊久之。乃死。啓帝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其奏。高宗廢帝之日。道剛直閤省。蕭諶先入。戶若欲論事。兵人隨後奄進。以刀刺之。洞胸死。因進宮內廢帝。奉叔弟世雄。永元中爲西江督護。陳顯達事。後世雄殺廣州刺史蕭季敞。稱季敞同逆。送首京師。廣州刺史顏翻討殺之。

王廣之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馬。便捷有勇力。初爲馬隊主。宋大明中。以功補本縣令。殿中龍驤強弩將軍。驃騎中兵。南譙太守。泰始初。除寧朔將軍。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相守。臺軍相拒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黃回千道連等要擊於橫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肉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勔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勔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尅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樂縣子。三百戶。尋改蒲圻。除建威將軍。南陽太守。不之官。除越騎校尉。龍驤將軍。鍾離太守。遷爲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高平太守。又除游擊將軍。寧朔如故。加給事中。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五百戶。太祖廢蒼梧。出廣之爲假節。督徐州軍事。徐州刺史。鍾離太守。冠軍如故。沈攸之事起。廣之留京師。預平石頭。仍從太祖頓新亭。進號征虜將軍。太祖誅黃回。回弟駟及從弟馬兒子奴亡逸。太祖與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勳。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其啓聞。政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第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建元元年。進爵爲侯。食邑千戶。轉散騎常侍。左軍

將軍北虜動明年詔假廣之節出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上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上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尅獲坐免官尋除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世祖卽位遷長沙王鎮軍司馬南東海太守司徒司馬尋陽相南新蔡太守安陸王北中郎左軍司馬廣陵太守將軍如故出爲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還爲光祿大夫左將軍司徒司馬遷右衛將軍轉散騎常侍前將軍世祖見廣之子珍國應堪大用謂廣之曰卿可謂老蚌也廣之曰臣不敢辭上大笑除游擊將軍不拜十一年虜動假廣之節招募隆昌元年遷給事中左衛將軍時豫州刺史崔慧景密與虜通有異志延興元年以廣之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預廢鬱林勳增封三百戶高宗誅害諸王遣廣之征安陸王子敬於江陽給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進封應城縣公食邑二千戶建武二年虜圍司州遣廣之持節督司州征討解圍廣之未至百餘里虜退乃還明年遷侍中鎮軍將軍給扶四年卒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謚曰壯公

史臣曰公侯扞城守國之所資也必須久習兵事非一戰之力安國等致効累朝舉動克舉並識時變咸知附託盤龍驍勇獨冠三軍匈奴之憚飛將曾不若也壯矣哉

贊曰安國舊將協同遷社同禪九江翊從中夏盤龍殺敵洞開胡馬廣之末年旌旄騄把

南齊書卷二十九

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周盤龍傳太祖頓新亭與屯騎校尉黃回出城南與賊對陣〇諸木洞臣承蕃按百官志無屯驍校尉南史黃回傳作屯騎校尉當從之

藏伏笏下〇伏汲古閣本作仗按字書笏是竹器但可藏仗未可藏人似當以仗爲是

南齊書卷二十九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一

薛淵　戴僧靜　桓康　尹略　焦度　曹虎

薛淵河東汾陰人也宋徐州刺史安都從子本名道淵避太祖偏諱改安都以彭城降虜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元徽末以勳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起太祖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邑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淵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旦眾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眾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為二千五百戶除淮陵太守加寧朔將軍驍騎將軍如故尋為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轉太子左率虜遣偽將薛道摽寇壽春太祖以道摽淵之親近敕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摽分明來其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無為不多方誤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為淵書與道摽示購之之意虜得書果追道摽還他將代之世祖即位遷左衛將軍初淵南奔母索氏不得自拔改嫁長安楊氏淵私遣購贖梁州刺史崔慧景報淵云索在界首遣信拘引已得拔難淵表求解職至界上迎之見許改授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淵母南歸事竟無實永明元年淵上表解職送貂蟬詔曰遠隔殊方聲問難審淵憂迫之深固辭朝列昔東關舊典猶通婚宦況母出有差音息時至依附前例不容申許便可斷表速還章服淵以贖母既不得又表陳解職詔不許後虜使至上為淵致與母書車駕幸安樂寺淵從駕乘虜橋先是敕羌虜橋不得入仗為有司所奏免官見原四年出為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年還右軍司馬將軍如故轉大司馬濟陽太守將軍如故七年為給事中右衛將軍以疾解職歸家不能乘車去車腳使人轝之而去為有司所糾見原八年為右將軍大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得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淵匿之軍中為有司所奏詔原十年為散騎常侍將軍如故世祖崩朝廷慮虜南寇假淵節軍主本官如故尋加驍騎將軍假節本官如故隆昌元年出為持節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右將軍如故延興元年進號平北將軍未拜卒明帝即位方有詔賻錢五萬布五百匹魁日舉哀

戴僧靜會稽永興人也祖飾宋景平中與富陽孫法先謀亂伏法家口徙青州僧靜少有膽力便弓馬事刺史沈文秀俱沒虜後將家屬叛還淮陰太祖撫畜之常在左右僧靜於都載錦出為歐陽戍所得繫兗州獄太祖遣薛淵餉僧靜酒食以刀子置魚腹中僧靜與獄吏飲酒既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鎖發屋而出歸太祖匿之齋內以其家貧年給穀千斛虜圍角城遣僧靜戰盪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勳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之事起太祖入朝堂僧靜為軍主從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射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處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回登東門其黨輔國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眾潰僧靜手斬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初粲大明中與蕭惠開周朗同車行逢大桁開駐車共語惠開取鏡自照曰無年可仕朗執鏡良久曰視死如歸粲最後曰當至三公而不終也僧靜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將士戰亡者太祖為斂祭焉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沈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靜為興平縣侯邑千戶太祖即位增邑千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本官如故除輔國將軍改封建昌建元二年遷驍騎將軍加員外常侍轉太子左衛率世祖踐阼出為持節督徐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買牛給貧民令耕種甚得荒情還給事中太子右率尋加通直常侍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比陽僧靜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比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靜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比陽僧靜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靜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靜力疲乃退除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八年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

向江陵。僧靜面啓上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今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爲廬陵王中軍司馬、高平太守。將軍如故。九年卒。詔曰。僧靜志懷貞果。誠著艱難。剋殄西壖。勳彰運始。奄致殞喪。惻愴傷懷。賻錢五萬。布百匹。諡壯侯。僧靜同郡餘姚人陳胤叔本名承叔。避宣帝諱改。彊辯果捷。便刀楯。初爲左夾轂隊將。泰始初。隨太祖東討。遂歸身。隨從征伐。小心愼事。以功見賞。封當陽縣子。官至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候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事不行。永明三年卒。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泰始初。世祖起義。爲郡所繫。衆皆散。康裝擔。一頭貯穆后。一頭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負置山中。與門客蕭欣祖、楊璩之、皐分喜、潛三奴、向思奴四十餘人相結。破郡獄出世祖。郡追兵急。康等死戰破之。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絕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辟瘧。無不立愈。見擢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平。除員外郎。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人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將帝首至。扣門。康謂是變。與荒黑曉下。拔白刃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鎭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衞左右。太祖誅黃回。回時爲南兗州。部曲數千。欲收恐爲亂。召入東府。停外齋。使康將數十人數回罪。然後殺之。回初與屯騎校尉王宜與同石頭之謀。太祖隱其事。猶以重兵付回。而配以腹心。宜與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旣慮宜與反己。乃先撤其軍將。宜與不與。回發怒不從。處分擅斬之。諸將因此白太祖。以回握彊兵。必遂反覆。康請獨往刺之。太祖曰。卿等何疑甚。彼無能爲也。及回被召上車。愛妾見赤光冠其頭。至尼苦捉留。回不肯止。時人爲之語曰。欲侜張。問桓康。除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南濮陽太守。寧朔如故。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太祖謂康曰。卿隨我日久。未得方伯。亦當未解我意。政欲與卿先共滅虜耳。虜動。遣康行假節。尋進冠軍將軍。二年春。於淮陽與虜戰。大破之。進兵攻陷虜樊諧城。太祖喜。敕康迎淮北義民。不剋。明年。以康爲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琅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漣口戍諸軍事。青冀二州刺史。冠軍如故。世祖卽位。轉驍騎將軍。復前軍。郡。其年卒。詔曰。康昔預南勳。義兼常懷。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原加料理。年五十七。淮南人尹略。少伏事太祖。曉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昇明中。爲虎賁中郎。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周男。三百戶。永明八年。爲游擊將軍。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焦度字文績。南安氐人也。祖文珪避難至襄陽。宋元嘉中。僑立天水郡略陽縣乃屬焉。度以歸國補北館客。孝武初。青州刺史顏師伯出鎭滑臺。度領幢主送之。索虜寇青州。師伯遣度領軍與虜戰於沙溝、杜梁。度身破陣。大捷。師伯板爲己輔國府參軍。虜遣清水公拾賁敕文寇清口。度又領軍救援。刺虜騎將豹皮公墮馬。獲其具裝鎧矟。手殺數十人。師伯啓孝武。稱度氣力弓馬並絕人。帝召還充左右。見度身形黑壯。謂師伯曰。眞健物也。除西陽王撫軍長兼行參軍。補晉安王子勛夾轂隊主。隨鎭江州。子勛起兵。以度爲龍驤將軍。領三千人爲前鋒。屯赭圻。每與臺軍戰。常自排突。所向無不勝。事敗。逃宮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誘降。度等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己鎭南參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隨景文還都。常在府州內。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勸景文拒命。景文不從。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補晉熙王燮防閤。除征虜鎧曹行參軍。隨鎭夏口。武陵王贊代燮爲郢州。度仍留鎭。爲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轉度中直兵。加寧朔將軍軍主。太祖又遣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冒。至今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東宮直閤將軍。爲人朴澀。欲就太祖求州。比及見。意色甚變。竟不得一語。太祖以其不閑民事。竟不用。建元四年。乃除淮陰太守。本官如故。度見朝廷貴戚。

說郢城事宣釋如初好飲酒醉輒暴怒上常使人節之年雖老而氣力如故尋
除游擊將軍永明元年卒年六十一贈輔國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子世榮永明
中為巴東王防閤子響事世榮避奔雍州世祖嘉之以為始興中兵參軍

曹虎字士威下邳下邳人也本名虎頭宋明帝末為直廂桂陽賊起隨太祖出
新亭壘出戰先斬一級持還由是識太祖太祖為領軍虎訴勳補防殿隊主直
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祖在東中華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
仰覓明公耳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各領白直三百人累至屯
騎校尉帶南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上受禪增邑為四百戶
直閤將軍領細仗主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建元元年冬虎啓乞改封侯官
尚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二年除游擊將軍本官如故及彭沛義
民起遣虎領六千人入渦沈攸之橫吹一部京邑之絕虎啓以自隨義民久不
至虎乃攻虜別營破之將士貪取俘執反為虜所敗死亡二千人世祖即位除
員外常侍還南中郎司馬加寧朔將軍南新蔡太守永明元年徙為安城王征
虜司馬餘官如故明年江州蠻動敕虎領兵戍尋陽板輔國將軍伐蠻軍主又
領尋陽相尋除游擊將軍輔國軍主如故世祖以虎頭名鄙敕改之六年四月
荒賊桓天生復引虜出據隔城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
百匹及前行踏伏值賊遊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賊黨拒守虎引圍柵絕
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虜援已至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
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偽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
千餘人賊棄平氏城退走十一年遷冠軍將軍驍騎如故明年還太子左率轉
西陽王冠軍司馬廣陵太守上敕虎曰廣陵須心腹非吾意可委者不可得處
此任隨郡王子隆代巴東王子響為荊州備軍容西上以虎為輔國將軍鎮西
司馬南平內史十一年收雍州刺史王奐敕領步騎數百步道取襄陽仍除持
節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進號
征虜將軍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隆昌元年還督雍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
郡軍事冠軍將軍雍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右將軍二年進督為監進號平北
將軍爵為侯增邑三百戶四年虜寇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
協不急赴救末乃移頓樊城虜主元宏遺虎書曰皇帝謝偽雍州刺史神運兆
中皇居闕洛化擬元天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之隔幽顯含嗟
人靈壅閼且漢北江邊密爾乾縣故先動鳳駕整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
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擧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造
卿逼究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揚旆警脩爾略以俟義臨虎
使人答書曰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侵五胡代起
顛覆中原每用弔焉知棄鼻蘭隨水瀍澗伊川之象炭在茲曰古人有云匪宅
是卜而鄴是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屢窮於斬殺士女
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脣齒仁義弗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
我皇開運光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即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不庭所冀千
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遊魂不戢乾沒孔熾狐據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
戟千羣以此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敵兵無血刃
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
雲旗北掃長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相為憫然永
泰元年遷給事中右衛將軍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伐虜度支尚書崔慧
景於鄧地大敗虜追至沔北元宏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閉門固守
虜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虎遣軍主田
安之等十餘軍出逐之頗相傷殺東昏即位遷前將軍鎮軍司馬永元元年始
安王遙光反虎領軍屯青溪中橋事寧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虎形幹甚毅善
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晚節好貨賄吝嗇在雍州得見錢五千萬伎女食
醬菜無重肴每好風景輒開庫拍張向之帝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
見殺時年六十餘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史臣曰解厄鴻門資舞陽之氣納降饗旅仗虎侯之力觀茲猛毅藉以風威未
必投車挾輈然後勝敵故桓康之聲所以震懾江畿也

贊曰辥辭親愛歸身淮涘戴類千秋與言帝子桓勇焦壯爪牙之士虎守西邊

功虧北郿。

南齊書卷二十

南齊書卷三十考證

戴僧靜傳僧靜手斬桀○臣祖庚按南史黄桀傳僧靜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淚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啓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山丘僧靜乃并斬之此不載宋書亦無此事通鑑考異曰時僧靜掩桀不備挺身直往安肯令桀作啓從容如此據此則傳不爲漏而南史未可謂得也。

曹虎傳曹虎○南史虎作武。

乾沒孔嶽○乾沒南監本作亂猾。

南齊書卷三十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二

江謐　荀伯玉

江謐字令和濟陽考城人也祖秉之臨海太守宋世清吏父徽尚書都官郎吳令為太初所殺謐繫尚方孝武平京邑乃得出解褐奉朝請輔國行參軍于湖令強濟稱職宋明帝為南豫州謐傾身奉之為帝所親待即位以為驃騎參軍弟蒙貌醜帝常召見狎侮之謐轉尚書度支郎俄遷右丞兼比部郎泰始四年江夏王義恭第十五女卒年十九未笄禮官議從成人服諸王服大功左丞孫敻重奏禮記女子十五而笄鄭云應年許嫁者也其未許嫁者則二十而笄射慈云十九猶為殤禮官違越經典於禮無據博士太常以下結免贖論謐坐杖督五十奪勞百日謐又奏敻先不研辨混同謬議准以事例亦宜及咎敻又結免贖論詔可出為建平王景素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政治苛刻僧遵道人與謐情款隨謐莅郡犯小事餓繫郡獄僧遵裂三衣食之既盡而死為有司所奏徵還明帝崩遇赦得免為正員郎右軍將軍太祖領南兗州謐為鎮軍長史廣陵太守入為游擊將軍性流俗善趨勢利元徽末朝野咸屬意建平王景素謐深自委結景素事敗僅得免禍蒼梧王廢後物情尚懷疑惑謐獨竭誠歸事太祖以本官領尚書左丞昇明元年遷黃門侍郎左丞如故沈攸之事起議加太祖黃鉞謐所建也事平遷吏部郎稍被親待遷太尉諮議領錄事參軍齊臺建為右衛將軍建元元年遷侍中出為臨川王平西長史冠軍將軍長沙內史行湘州留事先遣之鎮既而驃騎豫章王嶷領湘州以謐為長史將軍內史知州留事如故封永新縣伯四百戶三年為左民尚書諸皇子出閤用文武主帥皆以委謐尋敕曰江謐寒士誠當不得競等華儕然甚有才幹堪為委遇可遷掌吏部謐才長刀筆所在事辦太祖崩謐稱疾不入衆頗疑其怨不豫顧命也世祖即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時世祖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世祖知之出謐為征虜將軍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未發上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曰謐少懷輕躁長習諂薄交無義合行必利動特以奕世更局見擢宋朝而阿諛內外貨賂公行咎盈憲簡戾彰朝聽與金筆賁取容近習以沈攸之地勝兵強終當得志委心託身歲暮相結以劉景素親屬望重物應樂推獻誠薦子窺窬非望時艱網漏得全首領太祖匡飭天地方知遠圖旌其艱洗之瑕許其革音之効加以非分之寵推以不次之榮列迹勳良比肩朝德以往者微勤刀筆小用賞厠河山任忝出入輕險之性在貴彌彰貪昧之情雖富無滿重莅湘部顯行斷盜及居銓衡肆意受納連席同乘皆誠讎舊侶密筵閑讌必貨賄常客理合升進者以為己惠事宜貶退者並稱中旨謂販鬻威權自不露欺主罔上奸議可掩先帝寢疾彌留人神憂震謐病私舍曾無變容國諱經旬甫躄入殿參訪遺詔覘忖時旨以身列朝流宜蒙兼帶先顧不逮舊位無加遂崇飾惡言肆醜縱悖譏誹朝政訕毀皇猷遍蚩忠賢歷詆台相至於蕃岳入授列代恒規勳戚出撫前王彝則而謐妄發樞機坐構囂論復敢貶謗儲后不顧辭端毀折宗王每窮舌杪皆云詰譬乖禮崇樹失宜仰指天俯畫地希幸災故以申積憤犯上之跡既彰反噬之情已著請免官削爵土收送廷尉獄治罪詔賜死時年五十二子介建武中為吳令治亦深切民間榜死人髑髏為謐首棄官而去

荀伯玉字弄璋廣陵人也祖永南譙太守父闡之給事中伯玉少為柳元景撫軍板行參軍南徐州祭酒晉安王子勛鎮軍行參軍泰始初子勛舉事伯玉友人孫沖為將帥伯玉隸其驅使封新亭侯事敗伯玉還都賣卜自業建平王景素聞而招之伯玉不往太祖鎮淮陰伯玉歸身結事為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為明帝所疑及徵為黃門郎深懷憂慮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虜界安置標榜於是虜游騎數百履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伯玉卜伯玉斷卦不成行而明帝詔果復太祖本任由是見親待從太祖還都除奉朝請令伯玉看宅知家事世祖罷廣興還立別宅遣人於大宅掘樹數株伯玉不與馳以聞太祖曰卿執之是也轉太祖平南府晉熙王府參軍太祖為南兗州伯玉轉為上鎮軍中兵參軍帶廣陵令除羽林監不拜初太祖在淮南伯玉假還廣陵夢

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玉云草中肅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玉夢中自謂是呪師向上唾呪之凡六呪有六龍出兩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今且効矣昇明初仍爲太祖驃騎中兵參軍除步兵校尉不拜仍帶濟陽太守中兵如故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馬太守如故從爲安成王冠軍司馬轉豫章王司空諮議太守如故世祖在東宮專斷用事頗不如法任左右張景真使領東宮主衣食官穀帛賞賜什物皆御所服用景真於南澗寺捨身齋有元徽紫皮袴褶餘物稱是於樂遊設會伎人皆著御衣又度絲錦與崑崙舶營貨輒使傳令防送過南州津世祖拜陵還景真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有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鷰東迎具白上怒之意世祖夜歸上亦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宮上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敕以景真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真殺之世祖憂懼稱疾月餘日上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乃幸宮召諸王以下於玄圃園爲家宴致醉乃還上嘉伯玉盡心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時人爲之語曰十敕五令不如荀伯玉命世祖深怨伯玉上臨崩指伯玉謂世祖曰此人事我忠我身後人必爲其作口過汝勿信也可令往東宮長侍白澤小却以南兗州處之伯玉遭父憂除冠軍將軍南濮陽太守未拜除黃門郎本官如故世祖轉爲豫章王太尉諮議太守如故俄遷散騎常侍太守如故伯玉憂懼無計上聞之以其與垣崇祖善慮相扇爲亂加意撫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垣崇祖誅伯玉幷伏法初善相墓者見伯玉家墓謂其父曰當出暴貴而不久也伯玉後聞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死時年五十

史臣曰君老不事太子義烈之遺訓也欲夫專心所奉在節無貳雖人子之親尚宜自別則偏黨爲論豈或傍啓察江荀之行也雖異術而同亡以古道而居今世難乎免矣

贊曰謐口禍門荀言亟盡時淸主異幷合同殞

南齊書卷三十一

南齊書卷三十二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三

王琨　張岱　褚炫　何戢　王延之　阮韜

王琨琅邪臨沂人也祖薈晉衞將軍父懌不慧侍婢生琨名爲崑崙懌後娶南陽樂玄女無子改琨名立以爲嗣琨少謹篤爲從伯司徒謐所愛宋永初中武帝以其娶桓脩女除郎中駙馬都尉奉朝請元嘉初從兄侍中華有寵權以門戶衰弱待琨如親數相稱薦爲尚書儀曹郎州治中累至左軍諮議領錄事出爲宣城太守司徒從事中郎義興太守歷任皆廉約還爲北中郎長史黃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孝建初遷廷尉卿竟陵王驃騎長史加臨淮太守轉吏部郎吏曹選局貴要多所屬請琨自公卿下至士大夫例爲用兩門生江夏王義恭嘗屬琨用二人後復遣屬琨答不許出爲持節都督廣交二州軍事建威將軍平越將軍平越中郎廣州刺史南土沃實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廣州刺史但經城門一過便得三千萬也琨無所取納表獻祿俸之半州鎭舊有鼓吹又啓輸還及罷任孝武知其清問還資多少琨曰臣買宅百三十萬餘物稱之帝悅其對爲廷尉加給事中轉寧朔將軍長史歷陽內史上以琨忠實徙爲寵子新安王東中郎長史加輔國將軍還右衞將軍度支尚書出爲永嘉王左軍始安王征虜二府長史加輔國將軍廣陵太守皆孝武諸子泰始元年還度支尚書尋加光祿大夫初從兄華孫長襲華爵爲新建侯嗜酒多愆失琨上表曰臣門姪不休從孫長是故左衞將軍嗣息少資常猥猶冀晚進頃更昏酣業身無檢故衞將軍華忠肅奉國善及世祀而長負釁承封將傾基緒嗣小息佟閑立保退不乖素風如蒙拯立則存亡荷榮私祿更構出爲冠軍將軍吳郡太守遷中領軍坐在郡用朝舍錢三十六萬營餉二宮諸王及作絳襖奉獻軍用乃左遷光祿大夫尋加太常及金紫加散騎常侍廷尉虞龢議社稷合爲一神琨案舊糾駁時龢深被親寵朝廷多琨彊正明帝臨崩出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左軍將軍會稽太守常侍如故坐誤竟囚降號冠軍元徽中遷金紫光祿引訓太僕常侍如故本州中正加特進順帝卽位進右光祿大夫常侍餘如故順帝遜位琨陪位及辭廟皆流涕太祖卽位領武陵王師加侍中給親信二十人時王儉爲宰相屬琨用東海郡迎吏琨謂信人曰語郎三臺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當乞寒賤省官何容復奪之遂不過其事琨性旣古愼而儉嗇過甚家人雜事皆手自操執公事朝會必夙夜早起簡閱衣裳料數冠幘如此數四世以此笑之尋解王師建元四年太祖崩琨聞國諱牛不在宅去臺數里遂步行入宮朝士皆謂琨曰故宜待車有損國望琨曰今日奔赴皆應爾遂得病卒贈左光祿大夫餘如故年八十四

張岱字景山吳郡吳人也祖敞晉度支尚書父茂度宋金紫光祿大夫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永弟廣州刺史辨俱知名謂之張氏五龍鏡少與光祿大夫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而鏡靜翳無言聲後延之於籬邊聞其與客語取胡床坐聽辭義淸玄延之心服謂賓客曰彼有人焉由此不復酣叫寅鏡名最高永辨岱不及也郡舉岱上計掾不行州辟從事累遷南平王右軍主簿尚書水部郎出補東遷令時殷沖爲吳興謂人曰張東遷親貧須養所以栖遲下邑然名器方顯終當大至隨王誕於會稽起義以岱爲建威將軍輔國長史行縣事事平爲司徒左西曹母年八十籍注未滿岱便去官從實還養有司以岱違制將欲糾舉宋孝武曰觀過可以知仁不須案也累遷撫軍諮議參軍領山陰令職事閑理巴陵王休若爲北徐州未親政事以岱爲冠軍諮議參軍領彭城太守行府州國事後臨海王爲征虜廣州豫章王爲車騎揚州晉安王爲征虜南兗州岱歷爲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事舉而情得或謂岱曰主王旣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入爲黃門郎遷驃騎長史領廣陵太守新安王子鸞以盛寵爲南徐州割吳郡屬焉高選佐史孝武帝召岱謂之曰卿美效夙著兼資宦已多今欲用卿爲子鸞別駕總刺史之任無謂小屈終當大伸也帝崩累遷吏部郎明帝初四方反帝以岱堪幹舊才除使持節督西豫州諸軍事

輔國將軍西豫州刺史尋徙爲冠軍將軍北徐州刺史都督北討諸軍事並不之官泰始末爲吳興太守元徽中遷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史數年益土安其政徵侍中領長水校尉度支尚書領左軍還吏部尚書王儉爲吏部郎時專斷曹事岱每相違執及儉爲宰相以此頗不相善兄子瓌弟恕誅吳郡太守劉遐太祖欲以恕爲晉陵郡岱曰恕未閑從政美錦不宜濫裁太祖曰恕爲人我所悉且又與瓌同勳自應有賞岱曰若以家貧賜祿此所不論語功推事臣門之恥尋加散騎常侍建元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太祖知岱歷任清直至郡未幾手敕岱曰大邦任重乃未欲回換但總戎務殷宜須望實今用卿爲護軍加給事中岱拜竟詔以家爲府陳疾明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鄱陽王師世祖即位復以岱爲散騎常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岱晚節在吳興更以寬恕著名還使持節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常侍如故未拜卒年七十一岱初作遺命分張家財封置箱中家業張減隨復改易如此十數年贈本官諡貞子

褚炫字彥緒河南陽翟人也祖秀之宋太常父法顯鄱陽太守兄炤字彥宣少秉高節一目眇官至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從兄淵身事二代聞淵拜司徒歎曰使淵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令有期頤之壽炫少清簡爲從舅王景文所知從兄淵謂人曰從弟廉勝獨立乃十倍於我也宋義陽王昶爲太常板炫補五官累遷太子舍人撫軍車騎記室正員郎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游豫羣情便爲載懽帝意解乃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與劉俁謝朏江斅入殿侍文義號爲四友遷黃門郎太祖驃騎長史遷侍中復爲長史齊臺建復爲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還復爲侍中領步兵凡三爲侍中出爲竟陵王征北長史加輔國將軍尋徙爲冠軍長史江夏內史將軍如故永明元年爲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吊問不雜交游論者以爲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右捧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還得錢十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表自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未拜卒無以殯斂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曰貞子

何戢字慧景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偃金紫光祿大夫被遇於宋武選戢尚山陰公主拜駙馬都尉解褐祕書郎太子中舍人司徒主簿新安王文學祕書丞中書郎景和世山陰主就帝求吏部郎褚淵入內侍己淵見拘逼終不肯從與戢同居止月餘日由是特申情好明帝立遷司徒從事中郎從建安王休仁征赭圻板轉戢司馬除黃門郎出爲宣威將軍東陽太守吏部郎元徽初褚淵參朝政引戢爲侍中時年二十九戢以年未三十苦辭內侍表疏屢上時議許之改授司徒左長史太祖爲領軍與戢來往數置歡讌上好水引餅戢令婦女躬自執事以設上焉久之復爲侍中遷安成王車騎長史加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行府州事出爲吳郡太守以疾歸爲侍中祕書監仍轉中書令太祖相國左長史建元元年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尋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轉戢領選問尚書令褚淵以戢資重欲加常侍淵曰宋世王球從侍中中書令單作吏部尚書資與戢相似頃選職方昔小輕不容頓加常侍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既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便有三貂若帖以驍游亦爲不少乃以戢爲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呼爲小褚公家業富盛性又華侈衣被服飾極爲奢麗三年出爲左將軍吳興太守上頗好畫扇宋孝武賜戢蟬雀扇善畫者顧景秀所畫時陸探微顧彥先皆能畫歎其巧絕戢因王晏獻之上令晏厚酬其意四年卒時年三十六贈散騎常侍撫軍太守如故諡懿子女爲鬱林王后又贈侍中光祿大夫

王延之字希季瑯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昇之都官尚書延之出繼伯父秀才粲之延之少而靜默不交人事州辟主簿不就舉秀才北中郎法曹行參軍轉署外兵尚書外兵部司空主簿並不就除中軍建平王主簿記室仍度司空北中郎二府轉祕書丞西陽王撫軍諮議州別駕尋陽王冠軍安陸王後軍司馬加振武將軍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不拜宋明帝爲衛軍

延之轉爲長史加宣威將軍司徒建安王休仁征鵲圻轉延之爲左長史加寧朔將軍延之清貧居宇穿漏褚淵往候之見其如此具啓明帝帝卽敕材官爲起三間齋屋遷侍中領射聲校尉未拜出爲吳郡太守罷郡還家產無所增益除吏部尚書侍中領右軍並不拜復爲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出爲後軍將軍吳興太守還都督浙東五郡會稽太守轉侍中秘書監晉熙王師還中書令師如故未拜轉右僕射昇明二年轉左僕射宋德既衰太祖輔政朝野之情人懷彼此延之與尚書令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時人爲之語曰二王持平不送不迎太祖以此善之三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元二年進號鎮南將軍延之與金紫光祿大夫阮韜俱宋領軍劉湛外甥並有早譽湛甚愛之曰韜後當爲第一延之爲次也延之甚不平每致餉下都韜與朝士同例太祖聞其如此與延之書曰韜云卿未嘗有別意當緣劉家月旦故邪在州祿俸以外一無所納獨處齋內吏民罕得見者四年還中書令右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轉左僕射光祿中正如故尋領竟陵王師永明二年陳疾解職世祖許之轉特進右光祿大夫王師中正如故其年卒年六十四追贈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特進如故諡簡子延之家訓方嚴不妄見子弟雖節歲問訊皆先克日子倫之見兒子亦然永明中爲侍中世祖幸瑯邪城倫之與光祿大夫全景文等二十一人坐不參承爲有司所奏詔倫之親爲陪侍之職而同衆惰慢免官景文等贖論建武中至侍中領前軍將軍都官尚書領游擊將軍卒

阮韜字長明陳留人晉金紫光祿大夫裕玄孫也韜少歷清官爲南兗州別駕刺史江夏王劉義恭逆求資費錢韜曰此朝廷物執不與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韜與何偃爲一雙常充兼假泰始末爲征南江州長史桂陽王休範在鎭數出行游韜性方峙未嘗隨從至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始興王師永明二年卒

史臣曰內侍樞近世爲華選金璫頰耀朝之麗服久忘儒藝專授名家加以閑擇少姿簪貂冠冕基蔭所通後才先貌事同謁者以形骸爲官斯違舊矣辟強之在漢朝幼有妙察仲宣之處魏國見貶容陋何戢之讓雖未能深識前古之美與夫尸官靦服者何等級哉

贊曰萬石祗愼琨既爲倫五龍一氏張亦繼蔚炫清諸族戢遺何媚延之居簡名峻王臣

南齊書卷三十二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四

王僧虔　張緒

王僧虔琅琊臨沂人也祖珣晉司徒伯父太保弘宋元嘉世爲宰輔賓客疑所諱弘曰身家諱與蘇子高同父曇首右光祿大夫曇首兄弟集會諸子孫弘子僧達下地跳戲僧虔年數歲獨正坐採蠟燭珠爲鳳凰弘曰此兒終當爲長者僧虔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除秘書郎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轉義陽王文學太子洗馬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太初所害親賓咸勸僧虔逃僧虔涕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兄子儉於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胤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無復遊官之興矣還爲中書郎轉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拙筆書以此見容出爲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遷散騎常侍復爲新安王子鸞北中郎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二蕃皆帝愛子也尋遷豫章內史入爲侍中遷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由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衣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復爲侍中領屯騎校尉泰始中出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徙爲會稽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會稽請假東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倖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夐奏僧虔前蒞吳興多有謬命檢到郡至遷凡用功曹五官主簿至二禮吏署三傳及度與弟子合四百四十八人又聽民何係先等一百十家爲舊門委州檢削坐免官尋以白衣兼侍中出監吳郡太守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建武將軍行湘州事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部尚書高平檀珪罷沅南令僧虔以爲征北板行參軍訴僧虔求祿不得與僧虔書曰五常之始文武爲先文則經緯天地武則撥亂定國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嬪帝室祖兄二世糜軀奉國而致子姪餓死草壤去冬今春頻荷二敕既無中人屢見蹉奪經涉五朔踰歷四晦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荷潤反更曝鰓九流繩平自不宜獨苦一物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遠與肉餓麟不噬誰爲落毛去冬乞豫章丞爲馬超所爭今春蒙敕南昌縣爲史僊所奪二子勳蔭人才有何見勝若以貧富相奪則分受不如身雖孤微百世國士姻媾位宦亦不後物尚書同堂姊爲江夏王妃檀珪同堂姑爲南譙王妃尚書婦是江夏王女檀珪祖姑嬪長沙景王尚書伯爲江州檀珪祖亦爲江州尚書從兄出身爲後軍參軍檀珪父釋褐亦爲中軍參軍僕於尚書人地本懸至於婚宦不至殊絕今通塞雖異猶忝氣類尚書何事乃爾見苦泰始之初八表同逆一門二世粉骨衛主殊勳異績已不能甄常階舊途復見侵抑僧虔報書曰征北板比歲處遇小優殷主簿從此府入崇禮何儀曹卽代殷亦不見訴爲苦足下積屈一朝超升政自小難泰始初勤苦十年自末見其賞而頓就求稱亦何可遂吾與足下素無怨憾何以相侵苦直是意有佐佑耳珪又書曰昔荀公達漢之功臣晉武帝方爵其玄孫夏侯惇魏氏勳佐金德初融亦始就甄顯方賞其孫封樹近族羊叔子以晉泰始中建策伐吳至咸寧末方加褒寵封其兄子卞望之以咸和初殞身國難至興寧末方崇禮秩官其子孫蜀郡主簿田混黃初末死故君之難咸康中方擢其子孫似不以世代遠而被棄年世疎而見遺檀珪百罹六極造化罕比五喪停露百口轉命存亡披迫本希小祿無意階榮自古以來有沐食侯近代有王官府佐非沐食之職參軍非王官之謂質非匏瓜實羞空懸殷何二生或是府主情味或是朝廷意旨豈與悠悠之人同口而語使僕就此職尚書能以郎見轉不若使日得五升祿則不恥執鞭僧虔乃用爲安城郡丞珪宋安南將軍韶孫也僧虔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元年遷

尚書僕射尋轉中書令左僕射二年爲尚書令僧虔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民間競造新聲雜曲時太祖輔政僧虔上表曰夫懸鍾之器以雅爲用凱容之禮八佾爲儀今總章羽佾音服舛異又歌鍾一肆克諧女樂以歌爲務非雅器也大明中即以宮懸合和鞞拂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將來知音或譏聖世若謂鍾舞已諧重違成憲更立歌鍾不參舊例四縣所奏謹依雅條即義沿理如或可附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諒以金石干羽事絕私室桑濮鄭衛訓隔紳冕中庸和雅莫復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自頃家競新哇人尚謠俗務在噍殺不顧音紀流宕無崖未知所極排斥正曲崇長煩淫士有等差無故不可去樂禮有攸序長幼不可共聞故喧醜之制曰盛於廛里風味之響獨盡於衣冠宜命有司務勤功課緝理遺逸迭相開曉所經漏忘悉加補綴曲全者祿厚藝妙者位優利以動之則人思刻厲反本還源庶可跂踵事見納建元元年轉侍中撫軍將軍丹陽尹二年進號左衛將軍固讓不拜改授左光祿大夫侍中尹如故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疏言之曰湯本以救疾而實行冤暴或以肆忿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啓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治下囚病必先刺郡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理可使死者不恨生者無怨上納其言僧虔留意雅樂昇明中所奏雖微有釐改尚多遺失是時上始欲通使僧虔與兄子儉書曰古語云中國失禮問之四夷計樂亦如存堅敗後東晉始備金石樂故知不可全誣也北國或有遺樂誠未可便以補中夏之闕且得知其存亡亦一理也但鼓吹舊有二十一曲今所能者十一而已意謂北使會有散役得今樂署一人粗別同異者充此使限雖復延州難追其得知所知亦當不同若謂有此理者可得申吾意上聞否試爲思之事竟不行太祖善書及即位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僧虔曰誰爲第一僧虔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示僧虔古迹十一袠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民間所有袠中所無者吳太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珉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二卷奏之又上羊

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所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世祖即位僧虔以風疾欲陳解會還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宗族並會客有相之者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也及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實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改授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客問僧虔固讓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吾衣食周身榮位已過所慚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謗邪兄子儉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毀之永明三年薨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其有公事少時僧虔薨慈棄郡奔赴僧虔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其論書曰宋文帝書自云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領軍書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恆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真張芝索靖韋誕鍾會二衞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放縱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真矣又著書賦傳於世第九子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常不歎挹王融敗後賓客多歸之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之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不鎮之

以靜將恐貽譏寂乃止初爲祕書郎年二十一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不許汝學欲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斯唱未覩其實請從先師聽言觀行冀此不復虛身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置床頭百日許復從業就玄自當小差於史猶未近彷彿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通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言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即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脩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衆篇何者內外八袠所載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勳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在天地間可嬉戲何忽自課謫幸及盛時逐歲暮何必有所減汝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必甚勝復倍不如今亦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耳世中比例舉眼是汝足知此不復具言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比數汝等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則龍鳳劣者猶虎豹失廕之後豈龍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廕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三公蔑爾無聞布衣寒素卿相屈體或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官兼有室累牽役情性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爲可作世中學取過一生耳試復三思勿諱吾言猶捶撻志輩冀脫萬一未死之間望有成就者不知當有益否各在爾身已切身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柏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有感故略敘胸懷

張緒字思曼吳郡吳人也祖茂度會稽太守父寅太子中舍人緒少知名淸簡寡欲叔父鏡謂人曰此兒今之樂廣也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建平王護軍主簿右軍法曹行參軍司空主簿撫軍南中郎二府功曹尙書倉部郎都令史諮郡縣米事緒蕭然直視不以經懷除巴陵王文學太子洗馬北中郎參軍太子中舍人本郡中正車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州治中黃門郎宋明帝每見緒輒歎其淸淡轉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遷司徒左長史吏部尙書袁粲言於帝曰臣觀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爲宮職復轉中庶子領翊軍校尉轉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兼侍中遷吏部郎參掌大選元徽初東宮罷選曹擬舍人王儉格外記室緒以儉人地兼美宜轉祕書丞從之緒又遷侍中中郎如故緒忘情榮祿朝野皆貴其風嘗與客閑言一生不解作諾時袁粲褚淵秉政有人以緒言告粲淵者即出緒爲吳郡太守緒初不知也遷爲祠部尙書復領中正遷太常加散騎常侍尋領始安王師昇明二年遷太子太傅長史加征虜將軍齊臺建轉散騎常侍世子詹事建元元年轉中書令常侍如故緒善言素望甚重太祖深加敬異僕射王儉謂人曰北士中覓張緒過江未有人不知陳仲弓黃叔度能過之不耳車駕幸莊嚴寺聽僧達道人講座遠不聞緒言上難移緒乃還僧達以近之尋加驍騎將軍欲用緒爲右僕射以問王儉儉曰南士由來少居此職褚淵在座啓上曰儉年少或不盡憶江左用陸玩顧和皆南人也儉曰晉氏衰政不可以爲准則上乃止四年初立國學以緒爲太常卿領國子祭酒常侍中正如故緒既遷官上以王延之代緒爲中書令時人以此選爲得人比晉朝之用王子敬王季琰也緒長於周易言精理奧見宗一時常云何平叔所不解易中七事諸卦中所有時義是其一也世祖即位轉吏部尙書祭酒如故永明元年遷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常明年領南郡王師加給事中太常如故三年轉太子詹事師給事如故緒每朝見世祖目送之謂王儉曰緒以位尊我我以德貴緒也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師如故給親信二十人復領中正長沙王晃屬選用吳興聞人邕爲州議曹緒以資籍不當執不許晃遣書佐固請之緒正色謂晃信曰此是身家州鄉殿下何得見逼七年竟陵王子良領國子祭酒世

祖敕王晏曰吾欲令司徒辭祭酒以授張緒物議以爲云何子良竟不拜以緒領國子祭酒光祿師中正如故緒口不言利有財輒散之清言端坐或竟日無食門生見緒飢爲之辦飡然未嘗求也卒時年六十八遺命作蘆葭轜車靈上置杯水香火不設祭從弟融敬重緒事之如親兄齎酒於緒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子克蒼梧世正員郎險行見寵坐廢錮克弟允永明中安西功曹淫通殺人伏法允兄充永明元年爲武陵王友坐書與尙書令王儉辭旨激揚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禁錮論者以爲有恨於儉也案建元初中詔序朝臣欲以右僕射擬張岱褚淵謂得此過優若別有忠誠特進升引者別是一理仰由裁照詔更量說者旣異今兩記焉。

史臣曰王僧虔有希聲之量兼以藝業戒盈守滿屈己自容方軌諸公實平世之良相張緒凝衿素氣自然標格搢紳端委朝宗民望夫如緒之風流者豈不謂之名臣。

贊曰簡穆長者其義恢恢聲律草隸變理三台思勞廉靜自絕風埃遊心爻繫物允淸才。

南齊書卷三十三

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王僧虔傳僧虔年數歲採蠟燭珠爲鳳凰○南史云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凰與此不同。

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一卷○臣宗萬按欣所撰能書人名史以文繁不載姑附記其略以便省覽李斯趙高善大篆程邈善隸書曹喜蔡邕陳遵善篆隸王次仲作八分楷法師宜官能爲大字方一丈小字方寸千言梁鵠得師宜官法邯鄲淳得次仲法毛弘鵠弟子秘書八分左子邑與淳小異杜度始有草名崔瑗善草書瑗子實亦能草書張芝善草書芝弟昶亦能草姜詡梁宣田彥和韋誕皆芝弟子並書草誕最優亦善楷誕子少季亦有能稱羅暉趙襲與伯英同時見稱張超亦善草劉德升善爲行書鍾繇書有三體一曰銘石之書二曰章程書傳秘書三曰行押書繇子會能學父書衛覬善草覬子瓘採張芝法以覬法參之更爲草藁瓘子恒亦善書索靖芝姊之孫善草書皇象亦能草陳暢善八分楊肇善草隸肇孫經亦善草隸杜畿子恕孫預三世善草書王攸善草行書羊忱羊固並善行書李式善寫隸草弟定子公府能名同式李充母衛夫人善鍾法王逸少之師王廙能章楷謹傳鍾法廙從兄王導善藁行導子恬善隸書恬弟洽衆書通善尤能隸行洽少子珉善隸行廙兄子羲之博精羣法特善書隸羲之第七子獻之善隸藁獻之兄玄之徽之兄子淳之並善草行王舒子允之亦善草行王濛能草隸子修善隸行王綏善隸行郗愔善章草亦能隸子超亦善草庾亮善草行庾翼善隸行與羲之齊名謝安善隸行許靖民善隸草羲之高足晉穆帝時有張翼善學人書謝敷康昕並工隸草張弘特善飛白。

南齊書卷三十三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五

虞玩之 劉休 沈沖 庾杲之 王諶

虞玩之字茂瑤會稽餘姚人也祖宗晉庫部郎父玫通直常侍玩之少閑刀筆汎涉書史解褐東海王行參軍烏程令路太后外親朱仁彌犯罪依法錄治太后怨訴孝武坐免官泰始中除晉熙國郎中令尚書起部郎通直郎元徽中爲右丞時太祖參政與玩之書曰張華爲度支尚書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闕吾賢居右丞已覺金粟可積也玩之上表陳府庫錢帛器械役力所懸轉多興用漸廣慮不支歲月朝議優報之遷安成王車騎錄事轉少府太祖鎮東府朝野致敬玩之猶躡屐造席太祖取屐視之訛黑斜銳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二十年貧士竟不辦易太祖善之引爲驃騎諮議參軍霸府初開賓客輻湊太祖留意簡接玩之與樂安任遐俱以應對有席上之美齊名見遇遐字景遠好學有義行兼與太祖素游褚淵王儉並見親愛官至光祿大夫永元初卒玩之遷驍騎將軍黃門郎領本部中正上患民間欺巧及即位敕玩之與驍騎將軍傅堅意檢定簿籍建元二年詔朝臣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自頃氓俗巧僞爲日已久至乃竊注爵位盜易年月增損三狀貿襲萬端或戶存而文書已絕或人在而反託死板停私而云隸役身強而稱六疾編戶齊家少不如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比年雖却籍改書終無得實若約之以刑則民僞已遠若綏之以德則勝殘未易卿諸賢並深明治體可各獻嘉謀以振澆化又畫坊訪募此制不近優刻素定閑劇有常宋元嘉以前茲役恆滿大明以後樂補稍絕或緣寇難頻起軍蔭易多民庶從利投坊者寡然國經未變朝紀恆存相揆而言蔭替何遠此急病之洪源晷景之切患以何科算革斯弊邪玩之上表曰宋元嘉二十七年八條取人孝建元年書籍衆巧之所始也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隆何必有石建之慎高柔之勤蓋以世屬休明服道修身故耳今陛下日旰忘食未明求衣詔逮幽懸謹陳妄說古之共治天下唯良二千石今欲求治取正其在勤明令長凡受籍縣不加檢合但封送州州檢得實方却歸縣吏貪其賂民肆其奸奸彌深而却彌多賂愈厚而答愈緩自泰始三年至元徽四年揚州等九郡四號黃籍共却七萬一千餘戶于今十一年矣而所正者猶未四萬神州奧區尚或如此江湘諸部倍不可念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爲正民惰法既久今建元元年書籍宜更立明科一聽首悔迷而不反依制必戮使官長審自檢校必令明洗然後上州永以爲正若有虛昧州縣同咎今戶口多少不減元嘉而板籍頓闕弊亦有以自孝建已來入勳者衆其中操干戈衛社稷者三分殆無一焉勳簿所領而詐注辭籍浮遊世要非官長所拘錄復爲不少尋蘇峻平後庾亮就溫嶠求勳簿而嶠不與以爲陶侃所上多非實錄尋物之懷私無世不有宋末落紐此巧尤多又將位既衆舉卹爲祿實潤甚微而人領數萬如此二條天下合役之身已據其太半矣又有改注籍狀詐入仕流昔爲人役者今反役人又生不長髮便謂爲道填街溢巷是處皆然或抱子并居竟不編戶遷徙去來公違土斷屬役無滿流亡不歸寧喪終身疾病長臥法令必行自然競反又四鎮戍將有名寡實隨才部曲無辨勇懦署位借給巫媼比肩彌山滿海皆是私役行貨求位其塗甚易募役卑劇何爲投補坊吏之所以盡百里之所以單也今但使募制明信滿復有期民無逕路則坊可立表而盡矣爲治不患無制患在不行不患不行患在不久上省玩之表納之乃別置板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以防懈怠於是貨賂因緣籍注雖正猶強推却以充程限至世祖永明八年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世祖乃詔曰夫簡貴賤辨尊卑者莫不取信於黃籍豈有假醫濫榮竊服非分故所以澄革虛妄式允舊章然釁起前代過非近失既往之僭不足追咎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曰臣聞負重致遠力窮則困竭誠事君智盡必傾理固然也四十仕進七十懸車壯則驅馳老宜休息臣生於晉長於宋老於齊世歷三代朝市再易臣以宋元嘉二十八年爲王府行佐於茲三十年矣自頃以來衰耗漸篤爲性不偏

情而倦怠頓來耳目本聰明而聾瞶轉積腳不支身喘不緒氣晷刻不推朝晝不保大功兄弟四十有二人通塞壽夭唯臣獨存朝露末光寧堪長久且知足不辱臣已足矣稟命飢寒不求富貴銅山由命臣何恨焉久甘之矣直道事人不免縲紲屬遇聖明知其非罪臣之幸厚矣授命於道消之晨効節於百揆之日臣忠之効也降慶於文明之初荷澤於天飛之運臣命之偶也不謀巧宦而位至九卿德慚李陵而忝居門下堯舜無窮臣亦通矣年過六十不爲夭矣榮期之三樂東平之一善臣俱盡之矣經歷踐亂涉艱履危仰聖德以求全憑賢輔以申節未嘗厭屈於勳權長溺於狐鼠臣立身之本於斯不虧在其壯也當官不讓及其衰矣素露靡因伏願慈臨賜臣骸骨非爲希高慕古愛好泉林特以丁運孤貧養禮多闕風樹之感夙自纏心庶天假其辰得二三年間掃守丘墓以此歸全始終之報遂矣上省表許之玩之好臧否宋末王儉舉員外郎孔逷使虜玩之言論不相饒逷儉並恨之至是玩之東歸儉不出送朝廷無祖餞者歸家起大宅數年卒後員外郎孔璒就儉求會稽五官儉方盥投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惡虞玩之至死煩人孔逷字世遠玩之同郡人好典故學與儉至交昇明中爲齊臺尚書儀曹郎太祖謂之曰卿儀曹才也儉爲宰相逷嘗謀議帷幄每及選用頗失鄉曲情儉從容啓上曰臣有孔逷猶陛下之有臣也永明中爲太子家令卒時呼孔逷何憲爲王儉三公憲字子思廬江人以強學見知母鎭北長史王敷之女聰明有訓識憲爲本州別駕永明十年使于虜中

劉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祖徽正員郎父超九真太守休初爲駙馬都尉奉朝請宋明帝湘東國常侍好學諳憶不爲帝所知襲祖封南鄉侯友人陳郡謝儼同丞相義宣反休坐匿之被繫尚方七年孝武崩乃得出隨弟欽爲羅縣泰始初諸州反休筮明帝當勝靜處不預異謀數年還投吳喜爲輔師府錄事參軍喜稱其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陽王征北參軍帝頗有好尚尤嗜飲食休多藝能爰及鼎味問無不解後宮孕者帝使筮其男女無不如占帝素肥瘵不能御內諸王妓妾懷孕使密獻入宮生子之後閉其母於幽房前後十數順帝桂陽王休範子也蒼梧王亦非帝子陳太妃先爲李道兒妾故蒼梧微行嘗自稱爲李郎焉帝憎婦人妬尚書右丞榮彥遠以善棋見親婦妬傷其面帝曰我爲卿治之何如彥遠率爾應曰聽聖旨其夕遂賜藥殺其妻休妻王氏亦妬帝聞之賜休妾敕與王氏二十杖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親賣掃箒皂莢以辱之其見親如此尋除員外郎領輔國司馬中書通事舍人帶南城令除尚書中兵郎給事中舍人令如故除安城王撫軍參軍出爲都水使者南康相休善言治體而在郡無異績還爲正員郎邵陵王南中郎錄事建威將軍新蔡太守隨轉左軍府加鎭蠻護軍將軍太守如故還諮議司馬進寧朔將軍鎭蠻護軍太守如故徙尋陽太守將軍司馬如故後還長史沈攸之難世祖挾晉熙邵陵二王軍府鎭盆城休承奉軍費事寧仍遷邵陵王安南長史除黃門郎寧朔將軍前軍長史齊臺散騎常侍建元初爲御史中丞頃之休啓曰臣自塵榮南憲星晷交春謬闕弱姿劾無空月豈唯不能使蕃邦斂手豪右屏氣乃遺聽已暴之辜替綱觸羅之鳥而猶以此里失鄉黨之和朝絕比肩之顧覆背騰其喉脣武人厲其觜吻怨之所聚勢難久堪議之所裁孰懷其允臣竊尋宋世載祀六十歷職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過盈歲於臣叨濫宜請骸骨上曰卿職當國司以威裁爲本而忽憚世誚卿便應辭之事始何可獲情晚節邪宋末上造指南車以休有思理使與王僧虔對共監試元嘉世羊欣受子敬正隸法世共宗之右軍之體微古不復見貴休始好此法至今此體大行四年出爲豫章內史加冠軍將軍卒年五十四

沈沖字景綽吳興武康人也祖宣新安太守父懷文廣陵太守沖解褐衞尉五官轉揚州主簿宋大明中懷文有文名沖亦涉獵文義轉西陽王撫軍法曹參軍尋舉秀才還爲撫軍正佐兼記室及懷文得罪被繫沖兄弟行謝情哀貌苦見者傷之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帝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願陛下速正其罪帝竟殺之元景爲之歎息沖兄弟以此知名泰始初以母老家貧啓明帝得爲永興令還巴陵王主簿除尚書殿中郎元徽中出爲晉安王安西記室參軍還爲司徒主簿山陰令轉司徒錄事參軍世祖爲江州沖爲征虜長史尋陽太守甚見委遇世祖還都使沖行府州事遷領軍長史建元初轉驃騎諮議參

軍領錄事未及到任轉黃門郎仍遷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待以恩舊及即位轉御史中丞侍中冠軍廬陵王子卿為郢州以沖為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府州事隨府轉為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府事將軍如故永明四年徵為五兵尚書沖與兄淡淵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腰鼓兄弟淡淵並歷御史中丞兄弟三人皆為司直晉宋未有也中丞案裁之職被憲者多結怨淵永明中彈吳興太守袁彖建武中彖從弟昂為中丞到官數日奏彈淵子續父在戲白幨軍免官禁錮沖母孔氏在東隣家失火疑為人所焚熱大呼曰我三兒皆作御史中丞與人豈有讐者世祖方欲任沖沖西下至南州而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喪還詔曰沖喪柩至止惻愴良深以其昔在南蕃特兼憫悼車駕出臨沖喪詔曰沖貞詳閑理志局淹正誠著蕃朝績彰出守不幸早世朕甚悼之追贈太常謚曰恭子

庾杲之字景行新野人也祖深之雍州刺史父粲司空參軍杲之少而貞立學涉文義起家奉朝請巴陵王征西參軍郢州舉秀才除晉熙王鎮西外兵參軍世祖征虜府功曹尚書駕部郎清貧自業食唯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言三九也仍為世祖撫軍中軍記室遷員外散騎常侍正員郎遷中書郎領荊湘二州中正轉尚書左丞常侍領中正如故出為王儉衛軍長史時人呼入儉府為芙蓉池儉謂人曰昔袁公作衛軍欲用我為長史雖不獲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應須如我輩人也乃用杲之遷黃門郎兼御史中丞尋即正杲之風範和潤善音吐世祖令對虜使兼侍中上每歎其風器之美王儉在座曰杲之為蟬冕所照更生風采陛下故當與其即真帝意未用也永明中諸王年少不得妄與人接敕杲之與濟陽江淹五日一詣諸王使申遊好尋又遷廬陵王中軍長史還尚書吏部郎參大選事轉太子右衛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臨終上表曰臣昨夜及旦更增氣疾自省綿痼頃刻危殆無容復臥任居隆顯玷屢明世乞解所忝待終私庭臣以凡庸謬徼昌運獎擢之厚千載難逢且年踰知命志事榮願脩夭有分無所厝言若天鑒微誠暨偕餘歷傾宗殞元陳力無遺仰違庭闕伏枕鯁戀送貂蟬及章詔不許杲之歷在上府以文學見遇上造崇虛館使為碑文卒時年五十一上甚惜之謚曰貞子時會稽孔廣字淹源亦美姿制歷州治中卒

王諶字仲和東海郯人也祖萬慶員外常侍父元閔護軍司馬宋大明中沈曇慶為徐州辟諶為迎主簿又為州迎從事湘東王國常侍鎮北行參軍州國府主皆宋明帝也除義陽王征北行參軍又除度明帝衛軍府諶有學義累為帝蕃佐及即位除司徒參軍帶薛令兼中書舍人見親遇常在左右諶見帝所行慘僻屢諫不從請退坐此見怒繫尚方少日出尋除尚書殿中郎徙記室參軍正員郎薛令如故遷兼中書郎晉平王驃騎板諮議出為湘東太守秩中二千石未拜坐公事免復為桂陽王驃騎府諮議參軍中書郎明帝好圍棋置圍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為圍棋州都大中正諶與太子右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傅楚之為清定訪問出為臨川內史還為尚書左丞尋以本官領東觀祭酒即明帝所置總明觀也遷黃門轉正員常侍輔國將軍江夏王右軍長史冠軍將軍轉給事中廷尉卿未拜建元中武陵王曄為會稽以諶為征虜長史行事冠軍如故永明初遷豫章王太尉司馬將軍如故世祖與諶相遇於宋明之世欲委任為輔國將軍晉安王南中郎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五年除黃門郎領驍騎將軍遷太子中庶子驍騎如故諶貞正和謹朝廷稱為善人多與之厚八年轉冠軍將軍長沙王車騎長史徙廬陵王中軍長史將軍如故西陽王子明在南兗州長史沈憲失職上復徙諶為征虜長史行南兗府州事將軍如故諶少貧嘗自紡績及通貴後每為人說之世稱其志達九年卒年六十九

史臣曰鶉居鷇飲裁樹司牧板籍之起尚未分民所以愛字之義深納隍之意重也季世以後務盡民力量財品賦以自奉養下窮而上不卹世澆而事愈變故有竊名辭閥忍賊肌膚生濫死乖趨避繩網積虛累謬已數十年欺蔽相容官民共有為國之道良宜矯革若令優役輕徭則斯詐自弭明糾華吏則茲僞不行空閱舊文徒成民幸是以崔琰之譏魏武謝安之論京師斷民之難豈直遠在周世哉

贊曰。玩之止足。爲齡未光。劉休善筮。安臥南湘。沖攫時譽。粲信珪璋。雄惟舊序。並用輿王。

南齊書卷二十四

南齊書卷三十四考證

虞玩之傳傷衛李陵○諸本同。按李陵二字有疑。

玩之好臧否○南監本。玩之下有於人物三字。

庾杲之傳或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按南史。此爲任昉語。

王諶傳祖萬慶○南史無萬字。

南齊書卷三十四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五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六

高祖十二王

高帝十九男昭皇后生武帝豫章文獻王嶷謝貴嬪生臨川獻王映長沙威王晃羅太妃生武陵昭王曄任太妃生安成恭王暠陸修儀生鄱陽王鏘晉熙王銶袁修容生桂陽王鑠何太妃生始興簡王鑑宜都王鏗區貴人生衡陽王鈞張淑妃生江夏王鋒河東王鉉李美人生南平王銳第九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七皇子早亡衡陽王鈞出繼元王後

臨川獻王映字宣光太祖第三子也宋元徽四年解褐著作佐郎遷撫軍行參軍南陽王文學沈攸之事難太祖時領南徐州以映爲寧朔將軍鎮京口事寧除中軍諮議從事中郎輔國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並不拜仍爲假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行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前軍將軍仍復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假節都督復爲監軍督五州如故齊臺建宋帝詔封映及弟晃曄暠鏘鑠鑑並爲開國縣公各千五百戶未及定土宇而太祖踐阼以映爲使持節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封臨川王食邑例二千戶又領湘州刺史豫章王嶷既留鎮陝西映亦不行改授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國家初創映以年少臨神州吏治聽斷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義康以後未之有也出爲都督荊湘雍益梁巴寧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給鼓吹一部以國憂解散騎常侍進號征西永明元年入爲侍中驃騎將軍二年給油絡車五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騎射解聲律工左右書左右射廳接賓客風韻韶美朝野莫不惋惜薨時年三十二詔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司空九子皆封侯長子子晉歷東陽吳興二郡太守秘書監領後軍將軍永元初爲侍中遷左民尚書坐從妹祖日不拜爲有司所奏事留中子晉遂不復拜梁王定京邑猶服侍中服入梁爲輔國將軍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解褐員外郎太子洗馬歷瑯邪晉陵二郡太守黃門侍郎好音樂解絲竹雜藝梁初坐閨門淫穢及殺人爲有司所奏請議禁錮子晉謀反兄弟並伏誅

長沙威王晃字宣明太祖第四子也少有武力爲太祖所愛宋世解褐秘書郎邵陵王友不拜昇明二年代兄映爲寧朔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初沈攸之事起晃便弓馬多從武容爛赫都街時人爲之語曰煥煥蕭四繖其年遷爲持節監豫司二州之西陽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太祖踐阼晃欲陳政事輒爲典籤所裁晃執殺之上大怒手詔賜杖尋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後將軍南徐州刺史世祖爲皇太子拜武進陵於曲阿後湖鬭隊使晃御馬軍上聞之又不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以國憂解侍中加中軍將軍太祖臨崩以晃屬世祖處以輦轂近蕃勿令遠出永明元年上遷南徐州刺史竟陵王子良爲南兗州以晃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諸王在京都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愛武飾罷徐州還私載數百人仗還都爲禁司所覺投之江水世祖禁諸王畜私仗上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於御前稽首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太祖大漸時誡世祖曰宋氏若不骨肉相圖他族豈得乘其衰弊汝深戒之故世祖終無異意然晃亦不見親寵當時論者以世祖優於魏文減於漢明尋加晃鎮軍將軍轉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又爲侍中護軍將軍鎮軍如故尋進號車騎將軍侍中如故給油絡車鼓吹一部八年薨年三十一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即本號贈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嘗幸鍾山晃從駕以馬矟刺道邊枯蘗上令左右數人引之銀纏皆卷聚而矟不出乃令晃復馳馬拔之應手便去每遠州獻駿馬上輒令晃於華林中調試之太祖常曰此我家任城也世祖緣此意故諡曰威

武陵昭王曄字宣照太祖第五子也母羅氏從太祖在淮陰以罪誅曄年四歲思慕不異成人故每見愛初除冠軍將軍轉征虜將軍曄剛穎儁出工弈棋與諸王共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

但廉樂放蕩作體不辯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尙顏延之抑其次也建元三年出爲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上遣儒士劉瓛往郡爲曄講五經世祖即位進號左將軍入爲中書令將軍如故轉散騎常侍太常卿又爲中書令還祠部尙書常侍並如故曄無寵於世祖未嘗處方嶽數以語言忤旨世祖幸豫章王嶷東田宴諸王獨不召曄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上乃呼之曄善射屢發命中顧謂四坐曰手如何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後於華林賭射上敕曄疊破凡放六箭五破一皮賜錢五萬又於御席上舉酒勸曄曄曰陛下昔不以此處許臣上回面不答久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上以曄方出外鎭求曄宅給諸皇子曄曰先帝賜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請不以宅易州至鎭百餘日典籤趙渥之啓曄得失於是徵還爲左民尙書俄轉前將軍太常卿累不得志冬節問訊諸王皆出曄獨後來上已還便殿聞曄至引見問之曄稱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車府給副御牛一頭敕主客自今諸王來不隨例者不得復爲通以公事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薄稱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尙書令王儉詣曄曄留儉設食柈中菘菜鮑魚而已又名後堂山爲首陽蓋怨貧薄也尋爲丹陽尹常侍將軍如故始不復置行事得自親政轉侍中護軍將軍給油絡車又給扶二人世祖臨崩遺詔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大行在殯竟陵王子良在殿內太孫未立衆論喧疑曄衆中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既立甚見憑賴隆昌元年年二十八薨賜東園祕器朝服贈司空侍中如故給節班劍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太祖第六子也建元二年除冠軍將軍鎭石頭戍領軍事四年出爲使持節督江州豫州之晉熙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永明元年進號征虜將軍明年爲左衛將軍尋還侍中領步兵校尉轉中書令五年還祠部尙書領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南徐州刺史九年還散騎常侍祕書監領石頭戍事暠性淸和多疾其夏薨年二十四贈撫軍將軍常侍如故

鄱陽王鏘字宣韶太祖第七子也建元四年世祖即位以鏘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北中郎將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永明二年進號征虜將軍四年爲左衛將軍還侍中領步兵校尉七年轉征虜將軍丹陽尹尋加散騎常侍進號撫軍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九年始親府州事加使持節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置佐史常侍如故先是二年省江州府至是乃復十一年爲領軍常侍如故鏘和悌美令有寵於世祖領軍之授齊室諸王所未爲鏘在官理事無壅當時稱之車駕遊幸常甲仗衞從恩侍次豫章王嶷其年給油絡車隆昌元年轉尙書右僕射常侍如故俄還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兵置佐鏘雍容得物情爲鬱林王所依信鬱林心疑高宗諸王問訊獨留鏘謂之曰公聞鸞於法身何如鏘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尙少朝廷之幹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爲慮鬱林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既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及鬱林廢鏘竟不知延興元年進位司徒侍中驃騎如故高宗鎭東府權勢稍異鏘每往高宗常屣履至車迎鏘語及家國言淚俱下鏘以此推信之而宮臺內皆屬意於鏘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車入宮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夾輔號令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東城人政共縛送蕭令耳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既悉度東府且慮事難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閒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回還內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數日高宗遣二千人圍鏘宅害鏘謝粲等皆見殺鏘時年二十六凡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圍宅或斧關排牆叫譟而入家財皆見封籍焉

桂陽王鑠字宣朗太祖第八子也永明二年出爲南徐州刺史鎭京口歷代鎭府鑠出籓始省軍府四年加散騎常侍六年還中書令度支尙書七年轉中書令加散騎常侍時鄱陽王鏘好文章鑠好名理時人稱爲鄱桂十年還太常常

此下缺文

賜尋還左衛將
軍不拜遇疾上爲南康王子琳起青陽巷第新成車駕與後宮幸第樂飲其日
鏗疾甚上遣騎問疾相繼爲之止樂薨年二十一遣贈中軍將軍本官新除悉
如故

江夏王鋒字宣穎太祖第十二子永明五年爲輔國將軍南彭城平昌二郡太
守轉散騎常侍七年還左衛將軍仍轉侍中領石頭戍事九年出爲徐州刺史
鬱林即位加散騎常侍隆昌元年入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加祕書監鋒好琴
書有武力高宗殺諸王鋒遺書誚責左右不爲通高宗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
使兼祠官於太廟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防勒鋒以手擊却
數人皆應時倒地於是敢近者遂逼害之時年二十

南平王銳字宣毅太祖第十五子也永明七年爲散騎常侍尋領驍騎將軍明
年爲左民尚書朝直勤謹未常屬疾上嘉之十年出爲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
南中郎將湘州刺史以此賞銳鬱林即位進號前將軍延興元年害諸王遣裴
叔業平尋陽仍進湘州銳防閤周伯玉勸銳拒叔業而府州力弱不敢動銳見
害年十九伯玉下獄誅

宜都王鏗字宣嚴太祖第十六子也初除遊擊將軍永明十年還左民尚書十
一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鎮姑熟時有盜發
晉大司馬桓溫女冢得金蠶銀蠒及珪璧等物鏗使長史蔡約自往修復纖毫
不犯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延興元年見害年十八

晉熙王銶字宣攸太祖第十八子也永明十一年除驍騎將軍隆昌元年出爲
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延興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尋見害
年十六

河東王鉉字宣胤太祖第十九子也隆昌元年爲驍騎將軍出爲徐州刺史還
中書令高宗誅諸王以鉉年少才弱故不加害建武元年轉爲散騎常侍鎮軍
將軍置兵佐建武之世高武子孫憂危鉉每朝見常鞠躬俯僂不敢平行直視
尋還侍中衛將軍鉉年稍長四年誅王晏以謀立鉉爲名免鉉官以王還第禁
不得與外人交通永泰元年上疾暴甚遂害鉉時年十九二子在孩抱亦見殺
太祖諸王鉉獨無後衆竊寃之乃使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臨川王子晉竟陵
王昭胄太尉陳顯達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沈文季尚書沈淵沈約王亮奏論
鉉帝答不許再奏乃從之

史臣曰陳思王表云權之所存雖疎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若夫六代之興
亡曹冏論之當矣分珪命社實寄宗城就國之典既隨世革鄉士入朝作貴藩
輔皇王託體同稟尊極仕無常資秩有恆數禮地兼隆易生猜擬世祖顧命情
深尊嫡淵圖遠算意在無遺豈不以羣王少弱未更多難高宗清謹同起布衣
故韜末命於近親寄重權於疎戚子弟布列外有強大之勢支庶中立可息闚
覦之謀表裏相維足固家國曾不慮機能運衡權可制衆宗族殲滅一至于斯
曹植之言信之矣

贊曰高十二王始建封植獻昭機警威江才力恭簡恬和鄱桂清識四王少感
同規譴敕

南齊書卷三十五

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宜都王鏗傳纖毫不犯○汲古閣本此句下注云宋本無已上十六字

南齊書卷三十五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七

謝超宗　劉祥

謝超宗陳郡陽夏人也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鳳元嘉中坐靈運事同徙嶺南早卒元嘉末超宗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解褐奉朝請新安王子鸞孝武帝寵子超宗以選補王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轉新安王撫軍行參軍泰始初爲建安王司徒參軍事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以爲片辭折獄寸言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淵析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治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恆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必使一亦宜採錄從宰議遷司徒主簿丹陽丞建安王休仁引爲司徒記室正員郎兼尚書左丞中郎以直言忤僕射劉秉左遷通直常侍太祖爲領軍數與超宗共屬文愛其才翰衞將軍袁粲聞之謂太祖曰超宗開亮迥悟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旣誅太祖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慘厲太祖謂四座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煖矣超宗旣坐飲酒數甌辭氣橫出太祖對之甚歡板爲驃騎諮議及即位轉黃門郎有司奏撰立郊廟歌勅司徒褚淵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稚珪太學博士王咺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冏何曇秀等十人並作超宗辭獨見用爲人仗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何以失儀出爲南郡王中軍司馬超宗怨望謂人曰我今日政應爲司驢爲省司所奏以怨望免官禁錮十年司徒褚淵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僕射王儉嘗牛驚跣下車超宗撫掌笑戲曰落水三公墮車僕射前後言誚稍布朝野世祖即位使掌國史除竟陵王征北諮議參軍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娶張敬兒女爲子婦上甚疑之永明元年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安民具啓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彖奏曰風聞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根性浮險率情躁薄仕近聲權務先諂狎人裁疎黜亟便詆賤卒然面譽旋而背毀疑閒台賢每窮詭舌訕貶朝政必聲凶言腹誹口謗莫此之甚不敬不諱罕與爲二輒攝白從王永先到臺辨問超宗有何罪過詣諸貴皆有不遜言語並依事列對永先列稱主人超宗恆行來詣諸貴要每多觸忤言語怨懟與張敬兒周旋許結姻好自敬兒死後惋歎忿慨今月初詣李安民語論張敬兒不應死安民道敬兒書疏墨迹炳然卿何忽作此語其中多有不遜之言小人不悉盡羅縷諳憶如其辭列則與風聞符同超宗罪自已彰宜附常准超宗少無士行長習民慝狂狡之跡聯代所疾迷慠之釁累朝兼觸劉容掃轍久埋世表屬聖明廣愛忍禍宜慈捨之憲外許以改過野心不悛在宥方驕才性無親處恩彌戾遂遠扇非端空生怨懟恣鬻毒於京輔之門揚凶悖於卿守之席此而不翦國章何寄此而可貸孰不可容請以見事免超宗所居官解領記室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超宗品第未入簡奏臣輒奉白簡以聞世祖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大怒使左丞王逡之奏曰臣聞行父盡忠無禮斯疾農夫去草見惡必耘所以振纓稱良登朝著績未有尸位存私而能保其榮名者也今月九日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啓彈征北諮議參軍事謝超宗稱根性昏動率心險放悖議爽眞囂辭犯實親朋忍聞衣冠掩目輒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處劾雖重文辭簡略事入主書被却還外其晚兼御史中丞臣袁彖改奏白簡始粗詳備厥初隱衞實彖之由尋超宗植性險戾稟行凶故豺狼野心久暴遐邇張敬兒潛圖反噬罰未塞辜而稱怨痛枉形于言貌協附姦邪疑閒勳烈構扇異端譏議時政行路同忿有心咸疾而阿昧苟容輕文略奏又彈事舊體品第不簡而釁戾殊常者皆命議親奏以彰深辜況超宗罪逾四凶過窮南竹雖下輒收而文止黃案沈浮弃見輕重相乖此而不糾憲綱將替彖才識疎淺質幹無聞憑戚昇榮因慈荷任不能克己厲情少酬恩奬撓法容非用申私惠何以糾正邦違式明王度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彖所居官解兼御史中丞輒攝曹依舊下禁止視事如故治書侍御史臣司馬侃雖承稟

有由而初無疑執亦合及咎請杖督五十奪勞百日令史卑微不足申盡啓可奉行侃奏彈之始臣等並卽經見加推糾案入主書方被却檢疎謬之愆伏追震悚詔曰超宗豐同大逆罪不容誅彖匿情欺國愛朋罔主事合極法特原收治免官如案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州行至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曰謝超宗令於彼賜自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虛妄以才卿付廷尉辯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自盡

劉祥字顯徵東莞莒人也祖式之吳郡太守父敳太宰從事中郎祥宋世解褐爲巴陵王征西行參軍歷驃騎中軍二府太祖太尉東閤祭酒驃騎主簿建元中爲冠軍征虜功曹爲府主武陵王曄所遇除正員外祥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永明初遷長沙王鎮軍板諮議參軍撰宋書譏斥禪代尙書令王儉密以啓聞上銜而不問歷鄱陽王征虜豫章王大司馬諮議臨川王驃騎從事中郎祥兄整爲廣州卒官祥就整妻求還資事聞朝廷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堂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其懷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尙必同拯俗之方理貴袪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鑖在歲式羨鑿饗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絕蓋聞理定於心不期俗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挻陵霜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理有大而乖權物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歇投身不主廟堂之算蓋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須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蓋聞良寶遇拙則奇文不顯達士逢讒則英才滅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蓋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理忘於肥遯是以臨川之士時結羨網之悲負肆之氓不抱屠龍之歎蓋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陸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蓋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聽絕於聰非疾響所達神閉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叟之目有以祥連珠啓上者上令御史中丞任遐奏曰祥少而狡異長不悛徙請謁絕於私館反脣彰於公庭輕議乘輿歷貶朝望肆醜無避縱言自若厥兄浮櫬天倫無一日之悲南金弗獲嫂姪致其輕絕孤舟寡反存沒相捐遂令暴客掠奪骸柩行路流歎有識傷心攝祥門生孫狠兒列祥頃來飮酒無度言語闌逸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實不避左右非可稱紙墨兄整先爲廣州於職喪亡去年啓求迎喪還至大雷聞祥與整妻孟爭計財物瞋忿祥仍委前還後未至鵲頭其夜遭劫內人並爲凶人所淫略如所列與風聞符同請免官付廷尉上別遣敕祥曰卿素無行檢朝野所悉輕棄骨肉侮蔑兄嫂此是卿家行不足乃無關他人卿才識所知蓋何足論位涉淸途於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噏詆目朝士造席立言必以貶裁爲口實冀卿年齒已大能自感厲日望悛革如此所聞轉更增甚諠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卿不見謝超宗其才地二三故在卿前事殆是百分不一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卿若能改革當令卿得還獄鞫祥辭祥對曰被問少習狡異長而不悛頃來飮酒無度輕議乘輿歷貶朝望每肆醜言無避尊賤迋答奉旨囚出身入官二十餘年沈悴草萊無明天壤皇運初基便蒙抽擢祭酒主簿並皆先朝相府聖明御寓榮渥彌隆諮議中郎一年再澤廣筵華宴必參末例朝半

悶訊時奉天暉因雖頑愚豈不識恩有何怨望敢生譏議因歷府以來伏事四
王武陵功曹凡涉二載長沙諮議故經少時奉隸大司馬並被恩拂驃騎中郎
親職少日臨川殿下不遣蟲蟻賜參辭華司徒殿下文德英明四海傾屬因不
涯卑遠贖例悶訊時節拜覲亦沾晌議自餘令王未被祗拜既不經伏節理無
厚薄敕旨製書令有疑則啓因以天日懸遠未敢塵穢私之疑事衛將軍臣儉
宰輔聖朝令望當世因自斷才短密以諮儉儉爲折衷紙迹猶存未解此理云
何敢爲歷貶朝望云因輕議乘輿爲向離道若向人道則應有主甲豈有事無
髣髴空見羅謗因性不耐酒親知所悉强進一升便已迷醉其餘事事自申乃
徙廣州祥至廣州不得意終日縱酒少時病卒年三十九祥從祖兄虎祥曾祖
穆之正胤建元初降封南康縣公虎賁中郎將永明元年坐廟墓不脩削爵後
爲羽林監九年又坐與亡弟母楊別居不相料理楊死不殯葬崇聖寺尼慧首
剃頭爲尼以五百錢爲買棺材以泥洹輿送葬劉墓爲有司所奏事寢不出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
之外一槩可蔑既徇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翻成
審己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贊曰超宗藴文粗構餘芬劉祥慕異言亦不羣違朝失典流放南濆

南齊書卷三十六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史臣贊超宗蘊文粗構餘芬○諸本同。臣承蒼按粗疑當作祖謂有靈運之餘芬也祖構二字見三都賦序

南齊書卷三十六考證

南齊書卷三十七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十八

到撝　劉悛　虞悰　胡諧之

到撝字茂謙彭城武原人也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父仲度驃騎從事中郎撝襲爵建昌公起家爲太學博士除奉車都尉試守延陵令非所樂去官除新安王北中郎行參軍坐公事免除新安王撫軍參軍未拜新安王子鸞被殺仍除長兼尚書左民郎中明帝立欲收物情以撝功臣後擢爲太子洗馬除王景文安南諮議參軍撝資藉豪富厚自奉養宅宇山池京師第一妓妾姿藝皆窮上品才調流贍善納交遊庖廚豐腆多致賓客愛妓陳玉珠明帝遣求不與逼奪之撝頗怨望帝令有司誣奏撝罪付廷尉將殺之撝入獄數宿鬚鬢皆白免死繫尚方奪封與弟賁撝由是屏斥聲玩更以貶素自立帝除撝爲羊希恭寧朔府參軍從劉韞輔國王景文鎮南參軍並辭疾不就尋板假明威將軍仍除桂陽王征南參軍轉通直郎解職帝崩後弟賁表讓封還撝朝議許之遷司徒左西屬又不拜居家累年弟遁元徽中爲寧遠將軍輔國長史南海太守在廣州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刺史陳顯達起兵以應朝廷遁以猶預見殺遁家人在都從野夜歸見兩三人持堲刷其家門須臾滅明日而遁死問至撝惶懼詣太祖謝即板爲世祖中軍諮議參軍建元初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永嘉太守爲黃門郎解職世祖即位遷太子中庶子不拜又除長沙王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宋世上數遊會撝家同從明帝射雉郊野渴倦撝得早青瓜與上對剖食之上懷其舊德意眄良厚至是一歲三遷永明元年加輔國將軍轉御史中丞車駕幸丹陽郡宴飲撝恃舊酒後狎侮同列言笑過度爲左丞庾杲之所糾贖論三年復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隨王子隆帶彭城郡撝問訊不修民敬爲有司所舉免官久之白衣兼御史中丞轉臨川王驃騎長史司徒左長史遷五兵尚書出爲輔國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母憂去官服未終八年卒年五十八弟賁初爲衛尉主簿奉車都尉昇明初爲中書郎太祖驃騎諮議建元中爲征虜司馬卒賁弟坦解褐本州西曹昇明二年亦爲太祖驃騎參軍歷豫章王鎮西驃騎二府諮議坦美鬚髯與世祖豫章王有舊坦仍隨府轉司空太尉參軍出爲晉安內史還又爲大司馬諮議中書郎卒

劉悛字士操彭城安上里人也彭城劉同出楚元王分爲三里以別宋氏帝族祖隸之汝南新蔡二郡太守父勔司空劉延孫爲南徐州初辟悛從事隨父勔征竟陵王誕於廣陵以功拜駙馬都尉轉宗愨寧蠻府主簿建安王司徒騎兵參軍復隨父勔征殷琰於壽春於橫塘死虎累戰皆勝歷遷員外郎太尉司徒二府參軍代世祖爲尚書庫部郎遷振武將軍蜀郡太守未之任復從父勔征討假寧朔將軍拜鄱陽縣侯世子轉桂陽王征北中兵參軍與世祖同直殿內爲明帝所親待由是與世祖款好遷通直散騎侍郎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郡南江古堤久廢不緝悛修治未畢而江水忽至百姓棄役奔走悛親率厲之於是乃立漢壽人邵榮興六世同爨表其門閭悛強濟有世調善於流俗蠻王田僮在山中年垂百餘歲南譙王義宣爲荊州僮出謁至是又出謁悛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仍除散騎侍郎桂陽難加寧朔將軍助守石頭父勔於大桁戰死悛時疾病扶伏路次號哭求勔屍勔屍項後傷缺悛割髮補之持哭墓側冬月不衣絮太祖代勔爲領軍素與勔善書譬悛曰承至性毀瘠轉之危慮深以酸怛終哀全生先王明軌豈有去縗績撤溫席以此悲號得終其孝性邪當深顧往旨少自抑勉建平王景素反太祖總衆軍出頓玄武湖悛初免喪太祖欲使領支軍召見悛兄弟皆羸削改貌於是乃止除中書郎行宋南陽八王事轉南陽王南中郎司馬長沙內史行湘州事未發霸業初建悛先致誠節沈攸之事起加輔國將軍世祖鎮盆城上表西討求悛自代世祖既不行悛除黃門郎行吳郡事尋轉晉熙王撫軍中軍二府長史行揚州事出爲持節督廣州廣州刺史將軍如故襲爵鄱陽縣侯世祖自尋陽還遇悛於舟渚間歡宴敘舊停十餘日乃下遣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攝衣履修父友之敬太祖受禪國除進號冠軍將軍平西記室參軍夏侯恭叔上書以柳元景中興功臣劉勔殞身王事宜存封

詔曰與運隆替自古有之朝議已定不容復厝意也初蒼梧廢太祖集議中華門見悛謂之曰君昨直耶悛答曰僕昨乃正直而言急在外至是上謂悛曰功名之際人所不忘卿昔於中華門答我何其欲謝世事悛曰臣世受宋恩門荷齊眷非常之勳非臣所及進不遠怨前代退不孤負聖明敢不以實仰答還太子中庶子領越騎校尉時世祖在東宮每幸悛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世祖即位改領前軍將軍中庶子如故征北竟陵王子良帶南兗州以悛爲長史加冠軍將軍廣陵太守轉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悛父勔討殷琰平壽陽無所犯害百姓德之爲立碑祀悛步道從壽陽之鎮過勔碑拜敬泣涕初義陽人夏伯宜殺剛陵戍主叛渡淮虜以爲義陽太守悛設計購誘之虜錄州刺史謝景殺伯宜兄弟北襄城太守李榮公歸降悛於州治下立學校得古禮器銅罍銅甑山罍樽銅豆鍾各二口獻之還長兼侍中車駕數幸悛宅宅盛治山池造甕牖世祖著鹿皮冠被悛菟皮衾於牖中宴樂以冠賜悛至夜乃去後悛從駕登蔣山上數歎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顧謂悛曰此況卿也世言富貴好改其素情吾雖有四海今日與卿盡布衣之適悛起拜謝還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尋以本官行北兗州緣淮諸軍事徙始興王前軍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將軍如故行益州府州事郡尋改爲內史隨府轉安西悛治事嚴辦以是會旨宋代太祖輔政有意欲鑄錢以禪讓之際未及施行建元四年奉朝請孔顗上鑄錢均貨議辭證甚博其略以爲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甚賤與甚貴其傷一也三吳國之關閫比歲被水潦而糴不貴是天下錢少非穀穰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爲累輕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爲禍深民所盜鑄嚴法不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謂錢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不詳慮其爲患也自漢鑄五銖錢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錢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以爲宜開置泉府方牧貢金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府庫已實國用有儲乃量奉祿薄賦稅則家給民足頃盜鑄新錢者皆効作翦鑿不鑄大錢也摩澤淄染始皆類故交易之後渝變還新良民弗皆淄染不復行矣所鬻賣者皆徒失其物盜鑄者復賤買新錢淄染更用反覆生詐循環起姦此明主尤所宜禁而不可長也若官鑄已布於民使嚴斷翦鑿小輕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銷以爲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既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時議者多以錢貨轉少宜更廣鑄重其銖兩以防民姦太祖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永明八年悛啓世祖曰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頃地有燒鑪四所高一丈廣一丈五尺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深二丈并居宅處猶存鄧通南安人漢文帝賜嚴道縣銅山鑄錢今蒙山近青衣水南青衣在側並是故秦之嚴道地青衣縣又改名漢嘉且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案此必是通所鑄近喚蒙山獠出云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并獻蒙山銅一片又銅石一片平州鐵刀一口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悛仍代始興王鑑爲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將軍如故悛既藉舊恩尤能悅附人主承迎權貴賓客閨房供費奢廣罷廣司二州傾資貢獻家無留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罷任以本號還都欲獻之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悛奉獻減少鬱林知之諷有司收悛付廷尉將加誅戮高宗啓救之見原禁錮終身雖見廢黜而賓客日至悛婦弟王法顯同宋桂陽事遂啓別居終身不復見之海陵王即位以白衣除兼左民尚書尋除正高宗立加領驍騎將軍復故官駙馬都尉建武二年虜主侵壽陽詔悛以本官假節出鎮漅湖還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虜寇既盛悛又以本官出屯新亭悛歷朝皆見恩遇太祖爲鄱陽王鏘納悛妹爲妃高宗又爲晉安王寶義納悛女爲妃自此連姻帝室王敬則反悛出守琅邪城轉五兵尚書領太子左衛率未拜明帝崩東昏即位改授散騎常侍領驍騎將軍尚書如故衛送山陵卒年六十一贈太常常侍都尉如故謚曰敬

虞悰字景豫會稽餘姚人也祖嘯父晉左民尚書父秀之黃門郎悰少而謹敕有至性秀之於都亡悰東出奔喪水漿不入口州辟主簿建平王參軍尚書儀

曹郎太子洗馬領軍長史正員郎累至州治中別駕黃門郎初世祖始從官家尙貧薄悰推國士之眷數相分與每行必呼上同載上甚德之昇明中世祖爲中軍引悰爲諮議參軍遣吏部郎江謐持手書謂悰曰今因江吏郎有白以君情顧意欲相屈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遷後軍長史領步兵校尉鎭北長史寧朔將軍南東海太守尋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悰治家富殖奴婢無游手雖在南土而會稽海味無不畢致焉遷輔國將軍始興王長史平蠻校尉蜀郡太守轉司徒司馬將軍如故悰善爲滋味和齊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享賓謂悰曰今日肴羞寧有所遺不悰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廟悰朱衣乘車鹵簿於宣陽門外行馬內驅打人爲有司所奏見原上以悰布衣之舊從容謂悰曰我當令卿復祖業轉侍中朝廷咸驚其美拜還祠部尙書世祖幸芳林園就悰求扁米糲悰獻糲及雜肴數十轝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出爲冠軍將軍車騎長史轉度支尙書領步兵校尉鬱林立改領右軍將軍揚州大中正兼大匠卿起休安陵於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領職鬱林廢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延興元年復領右軍明帝立悰稱疾不陪位帝使尙書令王晏賫廢立事示悰以悰舊人引參佐命悰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勠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悰稱疾篤還東上表曰臣族陋海區身微稽土猥屬興運荷竊稠私徒越星紀終慙報答衛養乖方抱疾嬰固寢瘵以來倏踰旬朔頻加醫治曾未瘳損惟此朽頓理難振復乞解所職盡瘵餘辰詔賜假百日轉給事中光祿大夫尋加正員常侍永元元年卒時年六十五悰性敦實與人知識必相存訪親疎皆有終始世以此稱之從弟袤矢志不仕王敬則反取袤監會稽郡而軍事悉付婁人張靈寶郡人攻郡殺靈寶袤以不豫事得全

胡諧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治書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諧之初辟州從事主簿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撫軍行參軍晉熙王安西中兵參軍南梁郡太守以器局見稱徙邵陵王南中郎中兵領汝南太守不拜除射聲校尉州別駕除左軍將軍不拜仍除邵陵王左軍諮議世祖頓盆城使諧之守尋陽城及爲江州復以諧之爲別駕委以事任文惠太子鎭襄陽世祖以諧之心腹出爲北中郎征虜司馬扶風太守爵關內侯在鎭毗贊甚有心力建元二年還爲給事中驍騎將軍本州中正轉黃門郎領羽林監永明元年轉守衛尉中正如故明年加給事中三年遷散騎常侍太子右率五年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中正如故諧之風形瓌潤善自居處兼以舊恩見遇朝士多與交遊六年遷都官尙書上欲遷諧之嘗從容謂諧之曰江州有幾侍中邪諧之答曰近世唯有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當令有二後以語尙書令王儉儉意更異乃以爲太子中庶子領左衛率諧之兄謨之亡諧之上表曰臣私門罪釁早備荼苦兄弟三人共相撫鞠嬰孩抱疾得及成人長兄臣諶之復早殞歿與亡第二兄臣謨之銜戚家庭得蒙訓長情同極廕何圖一旦奄見棄放吉凶分違不獲臨奉乞解所職詔不許改衛尉中庶子如故八年上遣諧之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江陵兼長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事如故復爲衛尉領中庶子本州中正諧之有識計每朝廷官缺及應遷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悰以此稱服之十年轉度支尙書領衛尉明年卒年五十一贈右將軍豫州刺史諡曰肅

史臣曰送錢贏兩言此無忘一餐之懷報以都尉千金可失貴在人心夫謹而信汎愛衆其爲利也博矣況乎先覺潛龍結厚於布素隨才致位理固然也

贊曰到藉豪華晚懷虛素虞生富厚侈不違度劉寶朝交胡乃蕃故頡頏亮采康衛騁步

南齊書卷三十七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劉悛傳劉悛〇臣祖庚按南史云悛本名忱宋明帝多忌反語劉忱爲臨讐改名悛謹傳不載

桂陽難加寧朔將軍〇諸本同南史陽下有之字

持哭墓側〇哭南監本作喪於義較長

永明八年罷廣司二州〇臣祖庚按通鑑考異曰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過悛舟於渚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據此則非永明八年事通鑑列于永明十一年互有不同

南齊書卷三十七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十九

蕭景先 蕭赤斧子穎胄

蕭景先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子也祖爰之員外郎父敞宗始興王國中軍景先少遭父喪有至性太祖嘉之及從官京邑常相提攜解褐爲海陵王國上軍將軍補建陵令還爲新安王國侍郎桂陽國右常侍太祖鎭淮陰景先以本官領軍主自隨防衛城內委以心腹除後軍行參軍邛縣令員外郎與世祖款暱世祖爲廣興郡啓太祖求景先同行除世祖寧朔府司馬自此常相隨逐世祖爲鎭西長史以景先爲鎭西長流參軍除寧朔將軍隨府轉撫軍中兵參軍尋除諮議領中兵如故昇明初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上鎭盆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驍騎將軍仍爲世祖撫軍中軍二府司馬兼左衛將軍建元元年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吳縣伯邑五百戶景先本名道先乃改避上諱出爲持節督司州軍州事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是冬虜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驃騎豫章王遣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蕭惠朗二千人助景先惠朗依山築城斷塞關隘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頻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爲聲援虜退進號輔國將軍景先啓稱上德化之美上答曰風淪俗敗二千餘年以吾當之豈得頓掃幸得數載盡力救蒼生者必有功於萬物也治天下者雖聖人猶須良佐汝等各各自竭不憂不治也世祖即位徵爲侍中領左軍將軍尋兼領軍將軍景先事上盡心故恩寵特密初西還上坐景陽樓召景先語故舊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轉中領軍車駕射雉郊外行遊景先常甲仗從廉察左右尋進爵爲侯領太子詹事本官如故遭母喪詔超起爲領軍將軍遷征虜將軍丹陽尹五年荒人桓天生引蠻虜於雍州界上司部以北人情騷動上以景先諳究司土詔曰得雍州刺史張瓌啓事蠻虜相扇容或侵軼蜂蠆有毒宜時剿蕩可遣征虜將軍丹陽尹景先總率步騎直指義陽可假節司州諸軍皆受節度景先至鎭屯軍城北百姓乃安牛酒來迎軍未還遇疾遺言曰此度疾病異於前後自省必無起理但夙荷深恩今謬充戎寄闇弱每事不稱上慚慈旨便長違聖世悲哽不知所言可爲作啓事上謝至尊粗申愚心毅雖成長素闕訓範貞等幼稚未有所識方以仰累聖明非殘息所能陳謝自丁荼毒以來妓妾已多分張所餘醜猥數人皆不似事可以明月佛女桂支佛兒玉女美玉上臺美滿艷華奉東宮私馬有二十餘匹牛數頭可簡好者十匹牛二頭上臺馬五匹牛一頭奉東宮大司馬司徒各奉二匹驃騎鎭軍各奉一匹應私仗器亦悉輸臺六親多未得料理可隨宜溫卹微申素意所賜宅曠大恐非毅等所居須喪服竟可輸還臺劉家前宅久閑其貨可合率市之直若短少啓官乞足三處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隨宜買粗猥奴婢充使不須餘營生周旋部曲還都理應分張其久舊勞勤者應料理隨宜啓聞乞恩卒時年五十上傷惜之詔曰西信適至景先奄至喪逝悲懷切割自不勝任今便舉哀賻錢十萬布二百匹景先喪還詔曰故假節征虜將軍丹陽尹新吳侯景先器懷開亮幹局通敏綢繆少長義兼勳戚誠著夷險績茂所司方升寵榮用申任寄奄至喪逝悲痛良深可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假節侯如故謚曰忠侯子毅以勳戚子少歷清官太子舍人洗馬隨王友永嘉太守大司馬諮議參軍南康太守中書郎建武初爲撫軍司馬遷北中郎司馬虜動領軍守琅邪城毅性奢豪好弓馬爲高宗所疑忌王晏事敗幷陷誅之遣軍圍宅毅時會賓客奏伎聞變索刀未得收人突進挾持毅入與母別出便殺之

蕭赤斧南蘭陵蘭陵人太祖從祖弟也祖隆子衛軍錄事參軍父始之冠軍中兵參軍赤斧歷官爲奉朝請以和謹爲太祖所知宋大明初竟陵王誕反廣陵赤斧爲軍主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除車騎行參軍出補晉陵令員外郎丹陽令還除晉熙王撫軍中兵參軍出爲建威將軍錢唐令還正員郎赤斧治政爲百姓所安吏民請留之時議見許改除

寧朔將軍太祖輔政以赤斧爲輔國將軍左軍會稽司馬輔鎮東境遷黃門郎淮陵太守順帝遜位於丹陽故治立宮上令赤斧輔送至薨乃還建元初遷武陵王冠軍長史驃騎司馬南東海太守輔國將軍並如故遷長兼侍中祖母喪去職起爲冠軍將軍寧蠻校尉出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本官如故在州不營產利勤於奉公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世祖親遇與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遷給事中太子詹事赤斧夙患渴利永明三年會世祖使甲仗衞三廂赤斧不敢辭疾甚數日卒年五十六家無儲積無絹爲衾上聞之愈加惋惜詔賻錢五萬上材一具布百匹蠟二百斤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懿伯子穎胄襲爵

穎胄字雲長弘厚有父風起家秘書郎太祖謂赤斧曰穎胄輕朱被身覺其趨進轉美足慰人意遷太子舍人遭父喪感脚疾數年然後能行世祖有詔慰勉賜醫藥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參軍晉熙王文學穎胄好文義弟穎基好武勇世祖登烽火樓詔群臣賦詩穎胄詩合旨上謂穎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除明威將軍安陸內史遷中書郎上以穎胄勳戚子弟除左將軍知殿內文武事得入便殿出爲新安太守吏民懷之隆昌元年永嘉王昭粲爲南徐州以穎胄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轉持節督青冀二州軍事輔國將軍青冀二州刺史不行除黃門郎領四廂直遷衞尉高宗廢立穎胄從容不爲同異乃引穎胄預功建武二年進爵侯增邑爲六百戶賜穎胄以常所乘白輪牛上慕儉約欲鑄壞大官元日上壽銀酒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穎胄曰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爲侈帝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穎胄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有慚色冠軍江夏王寶玄鎮石頭以穎胄爲長史行石頭戍事復爲衞尉出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州事是年虜動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敕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仍爲持節督南兗徐青冀荊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和帝爲荊州以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東昏侯誅戮群公委任廝小崔陳敗後方鎮各懷異計永元二年十月尚書令臨湘侯蕭懿及弟衞尉暢見害先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領三千兵受旨之官就穎胄共襲雍州雍州刺史梁王將起義兵慮穎胄不識機變遣使王天虎詣江陵聲云山陽西上并襲荊雍書與穎胄或勸同義舉穎胄意猶未決初山陽出爲南州謂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復還矣席卷妓妾盡室而行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梁王復遣天虎賫書與穎胄陳設其略是時或云山陽謀殺穎胄以荊州同義舉穎胄乃與梁王定契斬王天虎首送示山陽發百姓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十一月十八日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胄穎胄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前永平太守劉熙曠鎧曹參軍蕭文照前建威將軍陳秀輔國將軍孫末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即於車中亂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歸附遣使蔡道猷馳驛送山陽首於梁王乃發教纂嚴分部購募東昏聞山陽死發詔討荊雍贈山陽寧朔將軍梁州刺史穎胄有器局既唱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加穎胄右將軍都督行留諸軍事置佐史本官如故西中郎司馬夏侯詳加征虜將軍遣寧朔將軍王法度向巴陵穎胄獻錢二十萬米千斛鹽五百斛諮議宗塞別駕宗史獻穀二千斛牛二頭換借富貲以助軍費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莫有見者乃取此龍以充軍實十二月移檄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恆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投袂漢室方昏虛牟効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增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絕業昧旦丕顯不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湊若迺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矔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德稱焉而嗣主不綱窮肆陵暴十晉畢行三風咸襲喪初而無哀貌在慼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

是與比周遂令親寶學荼毒之誅宰輔受菹醢之戮江僕射蕭劉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衞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宗民望或國之虎臣並勳彰中興功比周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枝殲落之痛信必見疑忠而獲罪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慧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土崩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回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賴蕭令君勳濟宗祏業拯蒼氓四海蒙一匡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功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迺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探情顯加鴆毒蕭令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構漸見疏疑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台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竊縱醜惡販鬻主威以爲家勢營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裸服宣淫孽臣數十裀褥相逐帳飲闤肆之間宵遊街陌之上提挈羣豎以爲歡笑劉山陽潛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遊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于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莫府身備皇宗忝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劇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輔國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樂藹等領勁卒三萬陵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任漾之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韓孝仁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趨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詮等帥組甲五萬駱驛繼發雄劒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崩沸莫府親貫甲胄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征鼓紛沓雷動荊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並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唯在梅蟲兒茹法珍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羣豎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珍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茲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皦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遣冠軍將軍楊公則向湘州王法度不進軍免官公則進克巴陵仍向湘州遣寧朔將軍劉坦行湘州事穎胄遣人謂梁王曰時月未利當須來年二月今便進兵恐非良策梁王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藉以義心一時驍銳且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無有不利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邪穎胄乃從遣西中郎參軍鄧元起率衆向夏口三年正月和帝爲相國穎胄領左長史進號鎮軍將軍於是始選用方伯梁王屢表勸和帝即尊號梁州刺史柳惔竟陵太守曹景宗並勸進穎胄使別駕宗夬撰定禮儀上尊號改元於江陵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城南射堂爲蘭臺南郡太守爲尹建武中荊州大風雨龍入柏齋中柱壁上有爪足處刺史蕭遙欣恐畏不敢居之至是以爲嘉祐殿中興元年三月穎胄爲侍中尚書令假節都督如故尋領吏部尚書監八州軍事行荊州刺史本官如故左丞樂藹奏曰敕旨以軍旅務殷且停朝直竊謂匪懈于位義昭夙興國容舊典不可頓闕與兼右丞江詮等參議八座丞郎以下宜五日

一朝有事郎坐侍下鼓無事許從實還外奏可梁王義師出沔口郢州刺史張沖據城拒守楊公則定湘州行事張寶積送江陵率軍會夏口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遣子璝拒義師穎胄遣汶陽太守劉孝慶進峽口與巴東太守任漾之宜都太守鄭法紹衛之時軍旅之際人情未安穎胄府長史張熾從絳衫左右三十餘人入千秋門城內驚恐疑有同異御史中丞奏彈熾詔以贖論穎胄弟穎孚在京師廬陵人修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郡內史謝篹奔豫章穎孚靈祐據郡求援穎胄遣寧朔將軍范僧簡入湘州南道援之僧簡進尅安成仍以爲輔國將軍安成內史拜穎孚爲冠軍將軍廬陵內史合二郡兵出彭蠡口東昏侯遣軍主彭盆劉希祖三千人受江州刺史陳伯之節度南討二郡義兵仍進取湘州南康太守王丹保郡應盆等穎孚聞兵至望風奔走前內史謝篹復還郡劉希祖至安成攻戰七日城陷范僧簡見殺希祖仍爲安成內史穎孚收散卒據西昌謝篹又遣軍攻之衆敗奔湘州以穎孚爲督湘東衡陽零陵桂陽營陽五郡湘東內史假節將軍如故尋病卒後修靈祐又合餘衆攻篹篹復敗走豫章劉希祖亦以郡降湘東內史王僧粲亦拒義自稱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南平鎮軍主周敷爲長史率前軍襲湘州去州百餘里楊公則長史劉坦守州城遣軍主尹法略拒之屢戰不勝及聞建康城平僧粲散走乃斬之南康太守王丹亦爲郡人所殺郢城降義師衆軍東下八月魯休烈蕭璝破汶陽太守劉孝慶等於峽口巴東太守任漾之見殺遂至上明江陵大震穎胄恐馳告梁王曰劉孝慶爲蕭璝所敗宜遣楊公則還援根本梁王曰公則今泝流上荊鞭長之義耳蕭璝魯休烈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政須荊州少時持重耳須兵力兩弟在雍指遣往徵不爲難至穎胄乃追贈任漾之輔國將軍梁州刺史遣軍主蔡道恭假節屯上明拒蕭璝時梁王已平郢江二鎮穎胄輔帝出居上流有安重之勢素能飲酒噉白肉鱠至三升既聞蕭璝等兵相持不決憂慮感氣十二月壬寅夜卒遺表曰臣疹患數日不謂便至困篤氣息綿微待盡而已臣雖庸薄忝籍葭莩過受先朝殊常之眷循寵礪心誓生以死屬皇業中否天地分崩總率諸侯翼奉明聖賴社稷靈長大明在運故兵之所臨無思不服今四海垂平干戈行戢方希陪翠華奉法駕反東都觀舊物不幸遘疾奄辭明世懷此深恨永結泉壤竊惟王業至重萬機甚大登之實難守之未易陛下富於春秋當遠尋祖宗創業艱難殷鑒季末顛覆厥緒思所以念始圖終康此兆庶征東大將軍臣衍元勳上德光贊天下陛下垂拱仰成則風流日化臣雖萬沒無所遺恨時年四十和帝出臨哭詔贈侍中丞相本官如故前後部羽葆鼓吹班劍三十人轀輬車黃屋左纛梁王圍建康城住在石頭和帝密詔報穎胄凶問祕不發喪及城平識者聞之知天命之有在矣梁天監元年詔曰念功惟德歷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宇淵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天改命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增慟可封巴東郡公邑三千戶本官如故喪還今上車駕臨哭渚次詔曰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葬送有期前代所加殊禮依晉王導齊豫章王故事可悉給諡曰獻武范僧簡贈交州刺史

史臣曰魏氏基於用武夏侯諸曹並以戚族而爲將相夫股肱爲義既有常然肺腑之重兼存宗寄豐沛之閭貴人滿市功臣所出多在南陽夫貞幹所以成務非虛言也

贊曰新吳事武衛在帝心南豐治政迹顯亡衾鎮軍茂績機識弘深荊南立主嚮義漢陰

南齊書卷三十八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蕭穎胄傳至是以為嘉祐殿〇祐南史作福

廬陵人修靈佑〇靈佑南史作景智

南齊書卷三十八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

劉瓛弟璡　陸澄

劉瓛字子珪沛國相人晉丹陽尹惔六世孫也祖弘之給事中父惠治書御史瓛初州辟祭酒主簿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兄璲亦有名先應州舉至是別駕東海王元曾與瓛父惠書曰比歲賢才充秀州閭可謂得人除奉朝請不就少篤學博通五經聚徒教授常有數十人丹陽尹袁粲於後堂夜集瓛在坐粲指庭中柳樹謂瓛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衰矣薦爲祕書郎不見用除邵陵王郡主簿安陸王國常侍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瓛素無宦情自此不復仕除車騎行參軍南彭城郡丞尚書祠部郎並不拜袁粲誅瓛微服往哭并致賻助太祖踐阼召瓛入華林園談語問瓛曰吾應天革命物議以爲何如瓛對曰陛下誡前軌之失加之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既出帝顧謂司徒褚淵曰方直乃爾學士故自過人敕瓛使數入而瓛自非詔見未嘗到宮門上欲用瓛爲中書郎使吏部尚書何戢喻旨戢謂瓛曰上意欲以鳳池相處恨君資輕可且就前除少日當轉國子博士便即後授瓛曰平生無榮進意今聞得中書郎而拜豈本心哉後以母老闕養重拜彭城郡丞謂司徒褚淵曰自省無廊廟之才所願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總明觀祭酒除豫章王驃騎記室參軍丞如故瓛終不就武陵王曅爲會稽太守上欲令瓛爲曅講除會稽郡丞學徒從之者轉衆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請爲征北司徒記室瓛與張融王思遠書曰奉教使恭召會當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顧吾性拙人間不習仕進昔嘗爲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皆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審分不敢期榮夙嬰貧困加以疎懶衣裳容髮有足駭者中以親老供養褰裳徒步脫爾逮今二代一紀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厲於階級之次見其纓緌或復賜以衣裳袁褚諸公咸加勸勵終不能自反也一不復爲安可重爲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於首每謂此得進止之儀古者以賢制爵或有秩滿而辭老以庸制祿或有身病而求歸者永瞻前良在己何若又上下年尊益不願居官次廢晨昏也先朝爲此曲申從許故得連年不拜榮授而帶帖薄祿既習此歲久又齒長疾侵豈宜攝齋河閒之聽廁迹東平之僚本無絕俗之操亦非能偃蹇爲高此又諸賢所當深察者也近奉初教便自希得託迹於客遊之末而固辭榮級其故何耶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甚美者則有輻湊燕路慕君王之義驟鑣魏闕高公子之仁繼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鄒枚而遊梁吾非敢叨夫曩賢庶欲從九九之遺蹤既於聞道集泮不殊而幸無職司拘礙可得奉溫凊展私計志在此爾除步兵校尉並不拜瓛姿狀纖小儒學冠於當時京師士子貴遊莫不下席受業性謙率通美不以高名自居遊詣故人唯一門生持胡床隨後主人未通便坐問答住在檀橋瓦屋數閒上皆穿漏學徒敬慕不敢指斥呼爲青溪焉竟陵王子良親往修謁七年表世祖爲瓛立館以揚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瓛曰室美爲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遇病子良遣從瓛學者彭城劉繪順陽范縝將厨於瓛宅營齋及卒門人受學者並弔服臨送時年五十六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經年手持膏藥漬指爲爛母孔氏甚嚴明謂親戚曰阿稱便是今世曾子阿稱瓛小名也年四十餘未有婚對建元中太祖與司徒褚淵爲瓛娶王氏女王氏椓壁挂履土落孔氏牀上孔氏不悅瓛即出其妻及居父喪不出廬足爲之屈杖不能起今上天監元年下詔爲瓛立碑謚曰貞簡先生所著文集皆是禮義行於世初瓛講月令畢謂學生嚴植曰江左以來陰陽律數之學廢矣吾今講此曾不得其髣髴時濟陽蔡仲熊禮學博聞謂人曰凡鍾律在南不容復得調平昔五音金石本在中土今既來南土氣偏陂音律乖爽瓛亦以爲然仲熊歷安西記室尚書左丞瓛弟璡

璡字子敬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爲武陵王曅冠軍征虜參軍曅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璡曰應刃落俎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璡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

王太尉板行佐兄㩁夜隔壁呼璡共語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㩁問其久璡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璡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卒官

陸澄字彥淵吳郡吳人也祖邵臨海太守父瑗州從事澄少好學博覽無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釋卷起家太學博士中軍衞軍府行佐太宰參軍補太常丞郡主簿北中郎行參軍宋泰始初爲尚書殿中郎議皇后諱及下外皆依舊稱姓左丞徐爰案司馬孚議皇后不稱姓春秋逆王后于齊澄不引典據明而以意立議坐免官白衣領職郎官舊有坐杖有名無實澄在官積前後罰一日并受千杖轉通直郎兼中書郎尋轉兼左丞泰始六年詔皇太子朝賀服袞冕九章澄與儀曹郎丘仲起議服冕以朝實著經文泰除六冕漢明還備魏晉以來不欲令臣下服袞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禮絕羣后宜遵聖王盛典革近代之制尋轉著作正員郎兼官如故除安成太守轉劉韞撫軍長史加綏遠將軍襄陽太守並不拜仍轉劉秉後軍長史東海太守遷御史中丞建元元年驃騎諮議沈憲等坐家奴客爲劫子弟被劾憲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糾請免澄官澄上表自理曰周稱舊章漢言故事爰自河雒降速淮海朝之憲度動尚先准若乃任情違古率意專造豈謂酌諸故實擇其茂典案遐啓彈新除諸議參驃騎大將軍軍事沈憲太子庶子沈曠并弟息敕付建康而憲被使曠受假俱無歸罪事狀臣以不糾憲等爲失伏尋晉宋左丞案奏不乏於時其及中丞者從來殆無王獻之習達朝章近代之宗其爲左丞彈司徒屬王濛傳爵自解屬疾遊行初不及中丞桓祕不奔山陵左丞鄭襲不彈祕直彈中丞孔欣時又云制攝蘭臺檢校此徑彈中丞之謂唯左丞庾登之奏鎮北檀道濟北伐不進致虎牢陷沒蕃岳宰臣引咎謝愆而責帥之劾曾莫奏聞請收治道濟免中丞何萬歲夫山陵情敬之極北伐事征之大祕霸季之貴道濟元勳之盛所以咎及南司事非常憲然祕事猶非及中丞也今若以此爲例恐人之貴賤事之輕重物有其倫不可相方左丞江奧彈段景文又彈裴方明左丞甄法崇彈蕭珍又彈杜驥又彈段國又彈范文伯左丞羊玄保又彈蕭汪左丞殷景熙彈張仲仁兼左丞何承天彈呂萬齡並不歸罪皆爲重劾凡茲十彈差是憲曠之比悉無及中丞之議左丞荀萬秋劉藏江謐彈王僧朗王雲之陶寶度不及中丞最是近例之明者謐彈在今龕黜之後事行聖照遠取十奏近徵二案自宜依以爲體豈得捨而不遵臣竊此人乏謬奉國憲今退所糾既行一時若默而不言則向爲來准後人被繩方當追請素飡之責貽塵千載所以備舉顯例引通國典雖有愚心不在微躬請出臣表付外詳議若所陳非謬裁由天鑒詔委外詳議尚書令褚淵奏宋世左丞荀伯子彈彭城令張道欣等坐界劫累發不禽免道欣等官中丞王准不糾亦免官左丞羊玄保彈豫州刺史管義之譙梁羣盜免義之官中丞傅隆不糾亦免隆官左丞羊玄保又彈兗州刺史鄭從之濫上布及加課租綿免從之官中丞傅隆不糾免隆官左丞陸展彈建康令丘珍孫丹陽尹孔山士劫發不禽免珍孫山士官中丞何勗不糾亦免勗官左丞劉矇彈青州刺史劉道隆失火燒府庫免道隆官中丞蕭惠開不糾免惠開官左丞徐爰彈右衞將軍薛安都屬疾不直免安都官中丞張永結免澄謏聞膚見貽撓後昆上掩皇明下籠朝識請以見事免澄所居官詔曰澄表據多謬不足深劾可白衣領職明年轉給事中祕書監遷吏部四年復爲祕書監領國子博士遷都官尚書出爲輔國將軍鎭北鎭軍二府長史廷尉領驍騎將軍永明元年轉度支尚書尋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麋氏穀梁鄭玄孝經澄謂尚書令王儉曰孝經小學之類不宜列在帝典乃與儉書論之曰易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彌天地之道通萬物之情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訛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王濟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意者無乃仁智殊見四道異傳無體不可以一體求屢遷不可以一遷執也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情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泰元立王肅易當以在玄弼之間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今若不大弘儒風則無所立學衆經皆儒惟易獨玄玄不可棄儒

不可缺請宜並存所以合無體之義且弼於注經中已舉繫辭故不復別注今若專取弼易則繫說無注左氏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案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穀梁泰元舊有麋信注顏益以范甯麋猶如故顏論閏分范注當以同我者親常謂穀梁劣公羊爲注者又不盡善竟無及公羊之有何休恐不足兩立必謂范善便當除麋世有一孝經題爲鄭玄注觀其用辭不與注書相類案玄自序所注衆書亦無孝經儉答曰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高同來說元凱注傳超邁前儒若不列學官其可廢矣賈氏注經世所罕習穀梁小書無俟兩注存麋略范率由舊式凡此諸義並同雅論疑孝經非鄭所注僕以此書明百行之首實人倫所先七略藝文並陳之六藝不與蒼頡凡將之流也鄭注虛實前代不嫌意謂可安仍舊立置儉自以博聞多識讀書過澄澄曰僕年少來無事唯以讀書爲業且年已倍令君令君少便鞅掌王務雖復一覽便諳然其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覩儉乃歎服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隸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事復各數條并奪物將去轉散騎常侍祕書監吳郡中正光祿大夫加給事中中正如故尋領國子祭酒以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八升以問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髣髴可識如澄所言隆昌元年以老疾轉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未拜卒年七十謚靖子當世稱爲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撰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撰地理書及雜傳死後乃出澄弟鮮得罪宋世當死澄於路見舍人王道隆叩頭流血以此見原揚州主簿顧測以兩奴就鮮質錢鮮死子暉誣爲賣券澄爲中丞測與書相往反後又牋與太守蕭緬云澄欲遂子弟之非未近義方之訓此趨販所不爲況搢紳領袖儒宗勝達乎測遂爲澄所排抑世以此少之時東海王摛亦史學博聞歷尚書左丞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永明中天忽黃色照地衆莫能解摛云是榮光世祖大悅用爲永陽郡

史臣曰儒風在世立人之正道聖哲微言百代之通訓洙泗既往義乖七十稷下橫論屈服千人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石渠朋黨之事白虎同異之說六經五典各信師言闕守章句期乎勿失西京儒士莫有獨擅東都學術鄭賈先行康成生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異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興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江左儒門參差互出雖於時不絕而罕復專家晉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閑業服膺典藝斯風不純二代以來爲教衰矣建元肇運戎警未夷天子少爲諸生端拱以思儒業載戢干戈遽詔庠序永明纂襲克隆均校王儉爲輔長於經禮朝廷仰其風胄子觀其則由是家尋孔教人誦儒書執卷欣欣此焉彌盛建武繼立因循舊緒時不好文輔相無術學校雖設前軌難追劉瓛承馬鄭之後一時學徒以爲師範虎門初闢法駕親臨待問無五更之禮充庭闕蒲輪之御身終下秩道義空存斯故進賢之責也其餘儒學之士多在卑位或隱世辭榮者別見他篇云

贊曰儒宗義肆紛綸子珪升堂受業事越關西雄居閭室立操無攜彥淵書史疑問窮稽

南齊書卷三十九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陸澄傳易體微遠實貫羣籍施孟異聞周韓殊旨豈可專據小王便爲該備依舊存鄭○南史無異聞殊旨二句 臣承著按陸澄言王弼注易異乎儒學而王儉答之如此自唐孔穎達作正義專取弼書而康成之說遂廢矣

史臣贊彥淵書史疑間竊符○ 臣承著按彥淵當是王摛字齊書無摛傳南史附摛於王諶傳後不載其字有云竟陵王子良校試諸學士唯摛問無不對此云疑間竊符疑必謂摛也

南齊書卷三十九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武十七王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張淑妃生廬陵王子卿
魚復侯子響周淑儀生安陸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晉安王子懋衡陽
王子峻王淑儀生隨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陽王子明樂容華生南海王子罕
傅充華生巴陵王子倫謝昭儀生邵陽王子貞江淑儀生臨賀王子岳庾昭容
生西陽王子文荀昭華生南康王子琳顏婕妤生永陽王子珉宮人謝生湘東
王子建何充華生南郡王子夏第六十二十五二十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建武中
繼衡陽元王後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雲英世祖第二子也初沈攸之難隨世祖在盆城授寧朔
將軍仍爲宋邵陵王左軍行參軍轉主簿安南記室參軍邵陵王友王名友尋
除此官遷安南長史昇明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
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宋世元嘉中皆責成郡縣孝武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
遣臺使自此公役勞擾太祖踐阼子良陳之曰前臺使督逋切調恆聞相望於
道及臣至郡亦殊不疎凡此輩使人既非詳慎懃順或貪險崎嶇要求此役朝
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村縣威福便行但令朱鼓裁完鈹槊微具顧眄左右叱
吒自專擿宗斷族排輕斥重脅遏津埭恐喝傳郵破岡水逆商旅半引逼令到
下先過己船浙江風猛公私畏渡脫舫在前驅令俱發呵蹙行民固其常理侮
折守宰出變無窮既瞻郭望境便飛下嚴符但稱行臺未顧所督先訶彊寺却
擿臺曹開亭正榻便振荆革其次絳標寸紙一日數至徵村切里俄刻十催四
鄉所召莫辨枉直孩老士庶具令付獄或尺布之逋曲以當匹百錢餘稅且增
爲千或誑應質作尙方寄繫東冶萬姓駭迫人不自固遂漂衣敗力競致兼贌
値今夕酒諧肉飫即許附申赦格明日禮輕貨薄便復不入恩科筐貢微闕箠
撻肆情風塵毀謗隨忿而發及其狏蒜轉積鵝粟漸盈遠則分鬻他境近則託
賀吏民反請郡邑助民由緣回剌言臺推信在所如聞頃者令長守牧離此每
實非復近歲愚謂凡諸檢課宜停遣使密畿州郡則指賜勑遙外鎭宰明下條
源既各奉別旨人競自罄雖復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徙相疑債反更淹懈凡
預衣冠荷恩盛世多以闇緩貽譽少爲欺猾入罪若類以宰牧乖政則觸事難
委不容課逋上綱偏覺非才但賒促差降各限一期如乃事速應緩自依違糾
坐之坐之之科不必須重但令必行期在可肅且兩裝之船充擬千緒三坊寡
役呼訂萬計每一事之發彌晨方辦粗計近遠率遣一部職散人領無滅二十
舟船所資皆復稱是長江萬里費固倍之較略一年脫得省者息船優役實爲
不少兼折姦減竊遠近暨安封聞喜縣公邑千五百戶子良敦義愛古郡民朱
百年有至行先卒賜其妻米百斛蠲一民給其薪蘇郡閣下有虞翻舊牀罷任
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起古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廟盛有禱祀子良
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約服翫果粽足以致誠使歲獻扇簟而已建元二年穆
妃薨去官仍爲征虜將軍丹陽尹開私倉賑屬縣貧民明年上表曰京尹雖居
都邑而境壤兼跨廣袤周輪幾將千里縈原抱隰其處甚多舊遏古塘非唯一
所而民貧業廢地利久蕪近啓遣五官殷瀰典籤劉僧瑗到諸縣循履得丹陽
溧陽永世等四縣解幷村耆辭列堪墾之田合計荒熟有八千五百五十四頃
脩治塘遏可用十一萬八千餘夫一春就功便可成立上納之會遷官事寢是
年始制東宮官僚以下官敬子良世祖即位封竟陵郡王邑二千戶爲使持節
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明元年徙爲侍中都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給油絡車明年入爲護軍
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侍中如故鎭西州三年給鼓吹一部四年進號車騎將
軍子良少有清尙禮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傾意賓客天下才學皆遊集焉善立
勝事夏月客至爲設瓜飲及甘果著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貴辭翰皆發教撰
錄是時上新親政水旱不時子良密啓曰臣思水潦成患良田沃壤變爲汙澤
農政告祥因高肆務播植既周繼以旱虐黔庶呼嗟相視褫氣夫國資於民民
資於食匪食匪民何以能政臣每一念此寢不便席本始中郡國大旱宣帝下

詔除民租今聞所在逋餘尙多守宰嚴期兼夜課切新稅力尙無從故調於何取給政當相驅爲盜耳愚謂逋租宜皆原除少降停恩微紓民命自宋道無章王風陵替竊官假號騈門連室今左民所檢動以萬數漸漬之來非復始適一朝洗正理致沸騰小人之心罔思前恩董之以威反怨後罰獸窮則觸事在匪輕齊有天下日淺恩洽未布一方或飢當加優養愚謂自可依源削除未宜便充猥役且部曹檢校誠存精密令史奸黠鮮不容情情既有私理或枉謬耳目有限羣狡無極變易是非居然可見詳而後取於事未遲明詔深矜獄圄恩文累墜今科網嚴重稱爲峻察負罪離愆充積牢戶暑時鬱蒸加以金鐵聚憂之氣足感天和民之多怨非國福矣頃土木之務甚爲殷廣雖役未及民勤費已積炎旱致災或由於此皇明載遠書軌未一緣淮帶江數州地耳以魏方漢猶一郡之譬以今比古復爲遠矣何得不愛其民緩其政救其危存其命哉湘區奧密蠻寇熾彊如聞南師未能挫戮百姓齊民積年塗炭疽食侵淫邊虞方重交州夐絕一垂實惟荒服恃遠後賓固亦恆事自青德啓運款關受職置之度外不足紆言今縣軍遠伐經途萬里衆寡事殊客主勢異以逸待勞全勝難必又緣道調兵以足軍力民丁烏合事乖習銳廣州積歲無年越州兵糧素乏加以發借必致恇擾愚謂叔獻所請不宜聽從取亂侮亡更俟後會雖緩歲月必有可禽之理差息發動費役之勞劉楷見甲以助湘中威力既舉蟻寇自服詔折租布二分取錢子良又啓曰臣一月入朝六登玫陛廣殿稠人載奉顏色縱有所懷豈敢自達比天旹亟見地孼亟臻民下妖訛好生噂嗒穀價雖和比室飢嗛縑纊雖賤騈門裸質臣一念此每入心骨三吳奧區地惟河輔百度所資罕不自出宜在蠲優使其全富而守宰相繼務在裒剋圍桑品屋以准貲課致令斬樹發瓦以充重賦破民財產要利一時東郡使民年無常限在所相承准令上直每至州臺使命切求懸急應充猥役必由窮困乃有畏失嚴期自殘軀命亦有斬絕手足以避徭役生育弗起殆爲恆事守長不務先富民而唯言益國豈有民貧於下而國富於上邪又泉鑄歲遠類多翦鑿江東大錢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須輪郭遂買本一千加子七百猶求請無地棰革相繼尋完者爲用既不兼兩回復遷貿會非委積徒令小民每嬰困苦且錢帛相半爲制永久或聞長宰須令輸直進違舊科退容姦利八屬近縣既在京畿發借徵調實煩他邑民特尤貧連年失稔草衣藿食稍有流亡今農政就興宜蒙賑給若逋課未上許以申原兗豫二藩雖曰舊鎭往屬兵虞累棄鄉土密邇寇庭下無安志編草結菴不違涼暑扶淮聚洛靡有生向俱稟人靈獨絕溫飽而賦斂多少尙均沃實謂凡在荒民應加蠲減又司市之要自昔所難頃來此役不由才舉並條其重貲許以買街前人增估求俠後人加稅請代如此輪回終何紀極兼復交關津要共相脣齒愚野未閑必加陵誑罪無大小橫沒貲載凡求試穀帛類非廉謹未解在事所以開容夫獄訟惟平畫一在制雖恩家得罪必宜申憲鼎姓貽愆最合從網若罰典惟加賤下辟書必蠲世族懼非先王立理之本尙書列曹上應乾象如聞命議所出先諮於都都既下意然後付郎護寫關行愚謂郎官尤宜推擇宋運告終戎車屢駕寄名軍牒動竊數等故非分充朝資奉殷積廣越邦宰粱益郡邑參差調補實允事機且此徒究雜罕遵王憲嚴加廉視隨違彈斥一二年間可減太半五年正位司徒給班劍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雞籠山西邸集學士抄五經百家依皇覽例爲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講語佛法造經唄新聲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世祖好射雉子良諫曰鑾輿亟動天蹕屢巡陵犯風煙驅馳野澤萬乘至重一羽甚微從甚微之懽忽至重之誡頃郊郛以外科禁嚴重匪直芻牧事罷遂乃窀掩殆廢且田月向登桑時告至士女呼嗟易生噂議棄民從欲理未可安曩時巡幸必盡威防領軍景先詹事赤斧堅甲利兵左右屯衛今馳騖外野交侍疎闊晨出晚還頓遺清道此實愚臣最所震迫狡虜玩威甫獲款關二漢全富猶加曲待如聞使臣頻亦怨望前會東宮遂形言色昔宋氏遣使舊列階下劉纘銜使始登朝殿今既反命宜賜優禮伏謂中堂雲構實惟峻絕檐陛深嚴事隔涼暑而別爲一室如或有疑邊帶廣途訛言孔熾毀立之易過於轉圜若依舊制通敞實允觀聽頃市司驅扇租估過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繼被以小罪責以重備愚謂宜勅有司更詳優格臣年方朝賢齒未相及以管窺天猶知失得廊廟之士豈闇是非未聞一人開一

說爲陛下憂國家非但面從亦畏威耳臣若不啓陛下於何聞之先是六年左衞殿中將軍邯鄲超上書諫射雉世祖爲止久之超竟被誅永明末上將射雉子良諫曰忽聞外議伏承當更射雉臣下情震越心懷憂悚猶謂疑妄事不必然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傾金寶於禪靈仁愛廣洽得使禽魚養命於江澤豈惟國慶民懽乃以翔翔治樂夫衞生保命人獸不殊重驅愛體彼我無異故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且萬乘之尊降同匹夫之樂天殺無辜傷仁害福之本菩薩不殺壽命得長施物安樂自無恐怖不惱衆生身無患苦臣見功德有此果報所以日夜劬勲厲身奉法實願聖躬康御若此每至寢夢脫有異見不覺身心立就燋爛陛下常日捨財脩福臣私心顒顒尙恨其少豈可今日見此事一損福業追悔便難臣此啓聞私心實切若是大事不可易改亦願陛下照臣此誠曲垂三思況此嬉遊之閒非關當否而動輒傷生實可深慎臣聞子孝奉君臣忠事主莫不靈祇通感徵祥證登臣近段仰啓賜希受戒天心罔遺誠未達靡善之途而聖恩遲疑尙未垂履曲降尊極豈可今月復隨此事臣不諫心即實上啓上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又與文惠太子同好釋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篤數於邸園營齋戒大集朝臣衆僧至於賦食行水或躬親其事世頗以爲失宰相體勸人爲善未嘗厭倦以此終致盛名尋代王儉領國子祭酒辭不拜八年給三望車九年京邑大水吳興偏劇子良開倉賑救貧病不能立者於第北立廨收養給衣及藥十年領尙書令尋爲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本官如故尋解尙書令加中書監文惠太子薨世祖檢行東宮見太子服御羽儀多過制度上大怒以子良與太子善不啓聞頗加嫌責世祖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啓進沙門於殿戶前誦經世祖爲感夢見優曇缽華子良按佛經宣旨使御府以銅爲華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內太孫閒日入參承世祖暴漸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物議疑立子良俄頃而蘇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遺詔使子良輔政高宗知尙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乃推高宗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所志也太孫少養於子良妃袁氏甚著慈愛既懼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郎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西階防之成服後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進位太傅增班劍爲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禮劒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萬數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時年三十五帝常慮子良有異志及薨甚悅詔給東園溫明祕器斂以袞冕之服東府施喪位大鴻臚持節監護太官朝夕送祭又詔曰褒崇明德前王令典追遠尊親弘情所隆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督南徐州體睿履正神鑒淵邈道冠民宗具瞻允集肇自弱齡孝友光備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曜台陛五教克宣敷奏端朝百揆惟穆寄重先顧任均負圖諒以齊暉二南同規往哲方憑保祐永翼雍熙天不慭遺奄焉薨逝哀慕抽割震于厥心今龜謀襲吉先遠戒期宜崇嘉制式引風烈可追崇假黃鉞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綟綬備九服錫命之禮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劒百人葬禮依晉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夾石子良臨送望祖硎山悲感歎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請葬茲地既薨遂葬焉所著內外文筆數十卷雖無文采多是勸戒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爲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汎涉有父風永明八年自竟陵王世子爲寧朔將軍會稽太守鬱林初爲右衞將軍未拜遷侍中領右軍將軍建武三年復爲侍中領驍騎將軍轉散騎常侍太常以封境邊虜建元元年改封巴陵王先是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高宗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等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勅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大醫煮藥都水辦數十具棺材須三更當悉殺之子恪奔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時刻已至而帝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帝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帝覺景雋啓子恪已至驚問曰未邪景雋具以事答明日悉遣王侯還第建武以來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及陳顯達起

事王侯復入宮昭胄懼往時之禍與弟永新侯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事敗昭胄兄弟首出投臺軍主胡松各以王侯還第不自安謀爲身計子良故防閤桑偃爲梅蟲兒軍副結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胄昭胄許事克用寅爲尚書左僕射護軍將軍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時胡松領軍在新亭寅遣人說之云須昏人出寅等便率兵奉昭胄入臺閉城號令昏人必還就將軍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又許諾會東昏新起芳樂苑月許日不復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胄以爲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屩屧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與同黨皆伏誅昭穎官至寧朔將軍彭城太守梁王定京邑追贈昭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昭穎黃門郎梁受禪降封昭胄子同監利侯

廬陵王子卿字雲長世祖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臨汝縣公千五百戶兄弟四人同封世祖即位爲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元年徙都督荆湘益寧梁南北秦七州安西將軍荆州刺史持節如故始興王鑑爲益州子卿解督子卿在鎮營造服飾多違制度上勅之曰吾前後有勅非復一兩過道諸王不得作乖體格服飾汝何意都不憶吾勅邪忽作瑇瑁乘具何意已成不須壞可速送下純銀乘具乃復可爾何以作鐙亦是銀可即壞之忽用金薄裹箭脚何意亦速壞去凡諸服章自今不啓吾知復專輒作者後有所聞當復得痛杖又曰汝比在都讀學不就年轉成長吾日冀汝美勿得勅如風過耳使吾失氣五年入爲侍中撫軍將軍未拜仍爲中護軍侍中如故六年遷祕書監領右衞將軍尋遷中軍將軍侍中並如故十年進號車騎將軍俄遷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三州軍事驃騎將軍南豫州刺史侍中如故子卿之鎮道中戲部伍爲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遣宜都王鏗代之子卿還第至崩不與相見鬱林即位復爲侍中驃騎將軍隆昌元年轉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置兵佐鄱陽王鏘見害以子卿代爲司徒領兵置佐尋復見殺時年二十七

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第四子也豫章王嶷無子養子響後有子表留爲嫡世祖即位爲輔國將軍南彭城臨淮二郡太守見諸王不致敬子響勇力絕人關弓四斛力數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樹下身無虧傷既出繼車服異諸王每入朝輒忿怒拳打車壁世祖知之令車服與皇子同永明三年遷右衞將軍仍出爲使持節都督豫州郢州之西陽汝南二郡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明年進號右將軍進南豫州之歷陽淮南穎川汝陽四郡入爲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六年有司奏子響體自聖明出繼宗國大司馬臣嶷昔未有胤所以因心鞠養陛下弘天倫之愛臣嶷深猶子之恩遂乃繼體扶疏世祚垂改茅蔣萋蔚冢嗣莫移誠欣悼聽之風實虧立嫡之教臣等參議子響宜還本乃封巴東郡王還中護軍常侍如故尋出爲江州刺史常侍如故七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湘雍梁寧南北秦七州軍事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子響少好武在西豫時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至鎮數在內齋殺牛置酒與之聚樂令內人私作錦袍絳襖欲餉蠻交易器仗長史劉寅等連名密啓上勅精檢寅等懼欲祕之子響聞臺使至不見勅召寅及司馬席恭穆諮議參軍江愈殷曇粲中兵參軍周彥典籤吳修之王賢宗魏景淵於琴臺下詰問之寅等無言脩之曰既以降勅旨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故應先檢校子響大怒執寅等於後堂殺之以啓無江愈名欲釋之而用命者已加戮上聞之怒遣衞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領齋仗數百人檢捕羣小勅子響若束首自歸可全其性命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遣傳詔石伯兒入城慰勞子響曰我不作賊長史等見負今政當受殺人罪耳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而諧之等疑畏執錄其吏子響怒遣所養數十人收集府州器仗令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克明旦與臺軍對陣南岸子響自與百餘人袍騎將萬鈞弩三四張宿江堤上明日凶黨與臺軍戰子響於堤上放弩亡命王衝天等蒙楯陵城臺軍大敗尹略死之官軍引退上又遣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時年二十二臨死啓上曰劉寅等入齋檢仗具如前啓臣罪既山海分甘斧鉞奉勅遣胡諧之茹法亮賜重勞其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喚法亮旋乞白服相見其永不肯羣小懼怖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

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
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既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有司奏絕子響
屬籍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賜爲蛸氏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贈劉寅侍中
席恭穆輔國將軍益州刺史江愈殷曇粲黃門郎周彥驍騎將軍寅字景蕤高
平人也有文義而學不閑世務席恭穆安定焉氏人關隴豪族上憐子響死後
遊華林園見猿跳子鳴嘯上留目久之因鳴咽流涕豫章王嶷上表曰臣聞
將而必戮炳自春秋罄于甸人著於經禮猶懷不忍之言尚有如倫之痛豈不
事因法往情以恩留故庶人蛸子響識懷靡樹見淪不退肆憤一朝取陷凶德
遂使迹降非孝事近無君身膏草野未云塞釁但輳矢倒戈歸罪司戮即理原
心亦既迷而知返釁骨不收辜魂莫赦撫事惟往載傷心目昔閔榮伏戾愴動
墳園思荊就辟側懷丘墓皆兩臣釁結於明時二主議加於盛世積代用之爲
美歷史不以云非伏願一下天矜爰詔蛸氏使得安兆末郊旋窆餘麓徽列葦
轅之容薄申封樹之禮豈伊窮骸被德實且天下歸仁臣屬忝皇枝偏留友睦
以臣繼別未安子響言承出命提攜鞠養俯見成人雖輟胤蕃條歸體琁萼循
執之念不移傳訓之憐何已敢冒宸嚴布此悲乞上不許先是貶爲魚復侯
安陸王子敬字雲端世祖第五子也初封應城縣公永明二年出爲持節監南
兗兗徐青冀五州北中郎將南兗州刺史四年進號右將軍明年徙都督荊湘
梁雍南北秦六州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進號安西將軍七年
徵侍中護軍將軍十年轉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丹陽尹十一年進車騎將軍尋
給鼓吹一部隆昌元年還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征北大將軍南兗
州刺史延興元年加侍中高宗除諸蕃王遣中護軍王玄邈征九江王廣之襲
殺子敬時年二十三
晉安王子懋字雲昌世祖第七子也初封江陵公永明三年爲持節都督南豫
豫司三州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魚復侯子響爲豫州子懋解督四年進號征
虜將軍南豫新置力役寡少加子懋領宣城太守明年爲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如故六年徙監湘州平南將軍湘州刺史明
年加持節都督八年進號鎮南將軍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世祖嘉之勅付
祕閣九年親府州事十年入爲侍中領右衛將軍十一年遷散騎常侍中書監
未拜仍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征北
將軍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豫章王嶷服未畢上以邊州須威望許得奏之鬱
林即位即本號爲大將軍子懋見幼主新立密懷自全之計令作部造器仗陳
顯達時爲征虜屯襄陽欲脅取以爲將帥顯達密啓高宗徵顯達還隆昌元年
遷子懋爲都督江州刺史留西楚部曲助鎮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顯達入
別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反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今猶欲將二三千
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違勅旨其事不輕且此閒
人亦難可收用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便發去子懋計未立還鎮尋陽延興元
年加侍中聞鄱陽隨郡二王見殺欲起兵赴難母阮在都遣書欲密迎上阮報
其兄于瑤之爲計瑤之馳告高宗於是纂嚴遣平西將軍王廣之南北討使軍
主裴叔業與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爲郢州行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
叔業泝流直上至夜回下襲盆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子懋率府州兵力
先已具船於稽亭渚聞叔業得盆城乃據州自衛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踴躍
願奮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政當作散官不失富貴
也子懋既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
業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請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
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琳之從二百人拔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
事琳之以袖鄣面使人害之時年二十三初子懋鎮雍世祖勅以邊略曰吾比
連得諸處啓所說不異虜必無敢送死理然爲其備不可懈今秋犬羊輩越
逸者其亡滅之徵吾今亦行密纂集須有分明指的便當有大處分今普勅鎮
守並部偶民丁有事即使應接遣已勅更遣想行有至者汝共諸人量覓可使
人數往南陽舞陰諸要處參覘糧食最爲根本更不憂人仗常行視驛亭馬不
可有廢闕并約語諸州當其堺皆爾不如法即問事又曰吾勅荊郢二鎮各作
五千人陣本擬應接彼耳賊若送死者更即呼取之已勅子真魚繼宗殷公愍

至鎮可以公廨爲城主三千人配之便足汝可好以階級在意勿得人求或超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乃是佳事然世務彌爲根本可常憶之汝所啓仗此悉是吾左右御仗也云何得用之邑格不可乖吾自當優量覓送先是啓求所好書上又曰知汝常以書讀在心足爲深欣也賜子懋杜預手所定左傳及古今善言

隨郡王子隆字雲興世祖第八子也有文才初封枝江公永明三年爲輔國將軍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明年遷江州刺史未拜唐㝢之賊平遷爲持節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東中郎將會稽太守遷長兼中書令子隆娶尚書令王儉女爲妃上以子隆能屬文謂儉曰我家東阿也儉曰東阿重出實爲皇家蕃屏未及拜仍遷中護軍轉侍中左衞將軍八年代魚復侯子響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梁寧南北秦六州鎮西將軍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其年始興王鑑罷益州進號督益州九年親府州事十一年晉安王子懋爲雍州子隆復解督鬱林立進號征西將軍隆昌元年爲侍中撫軍將軍領兵置佐延興元年轉中軍大將軍侍中如故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常服蘆茹丸以自銷損高宗輔政謀害諸王世祖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見憚故與鄱陽王鏘同夜先見殺文集行於世

建安王子真字雲仙世祖第九子也永明四年爲輔國將軍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遷持節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領宣城太守進號南中郎將六年以府州稍實表解領郡七年進號右將軍還丹陽尹將軍如故轉左衞將軍七年還中護軍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鬱林立進號安西將軍隆昌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延興元年轉鎮軍將軍領兵置佐常侍如故其年見殺年十九

西陽王子明字雲光世祖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國璽改封西陽六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進號征虜將軍十年進左將軍仍爲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子明風姿明淨士女觀者咸嗟嘆之鬱林初進號平東將軍隆昌元年爲右將軍中書令延興元年遷侍中領驍騎將軍右軍如故建武元年轉撫軍將軍領兵置佐二年誅蕭諶子明及弟子罕子貞與諶同謀見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雲華世祖第十一子也永明六年爲北中郎將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上初以白下地帶江山徙瑯邪郡自金城治之子罕始鎮此城十年爲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征虜將軍南兗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後將軍隆昌元年還散騎常侍右衞將軍建武元年轉護軍將軍二年見殺年十七

巴陵王子倫字雲宗世祖第十三子也永明七年爲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軍事南中郎將南豫州刺史十年遷北中郎將南瑯邪彭城刺史二郡太守鬱林即位以南彭城祿力優厚奪子倫與中書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蘭陵代之隆昌元年還散騎常侍左將軍延興元年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子倫子倫正衣冠出受詔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先朝昔滅劉氏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法亮不敢答而退年十六

邵陵王子貞字雲松世祖第十四子也永明十年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鬱林即位進號征虜將軍還爲後將軍建武二年見誅年十五

臨賀王子岳字雲嶠世祖第十六子也永明七年封高宗誅世祖諸子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後世呼爲七王朔望入朝上還後宮輒嘆息曰我及司徒諸兒子皆不長高武子孫日長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絕而復蘇於是誅子岳等延興建武中凡三誅諸王每一行事高宗輒先燒香火嗚咽涕泣衆以此輒知其夜當相殺戮也子岳死時年十四

西陽王子文字雲儒世祖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陽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衡陽王子峻字雲嵩世祖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廣漢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雲璋世祖第十九子也母荀氏有寵子琳鍾愛永明七年封宣城王明年上改南康公褚蓁以封子琳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四

湘東王子建字雲立世祖第二十一子也母謝氏無寵世祖度爲尼高宗即位使還母子建永泰元年見殺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史臣曰民之勞逸隨所遭遇習以成性有識斯同帝王子弟生長尊貴薪禽之道未知富厚之圖已極齠年稚齒養器深宮習趨拜之儀受文句之學坐驕搢紳傍絕交友情僞之事不經耳目憂懼之道未涉胷衿雖卓爾天悟自得懷抱孤寡爲識所陋猶多朝出閨闥暮司方岳帝子臨州親民尙小年序次第宜屛皇家防驕翦逸積代恆典平允之情操捶貽慮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爲主帥州國府第先令後行飲食遊居動應聞啓端拱守祿遵承法度張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執其權典籤掣其肘苟利之義未申專違之咎已及處地雖重行已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倉卒一朝艱難總集望其釋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溫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斯宋氏之餘風在齊而彌弊也

贊曰武十七王文宣令望愛才悅古仁信溫良宗英是寄遺惠未忘廬陵犯色安陸括囊晉安早悟隨郡雕章建賀湘海二陵二陽幼蕃感寵南郡南康

南齊書卷四十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魚復侯子響傳丹陽尹蕭順之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臣祖庚按南史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與此互異通鑑考異曰蓋蕭子顯爲順之諱耳注云順之梁武帝之父蕭子顯仕梁朝而作齊書故言其爲順之諱也又按帝紀作巴東王通鑑同蓋魚復巴東屬邑是時貶爲魚復侯也

豫章王嶷上表○臣祖庚按表文與南史所載繁簡互別

儀列鸞鷟之容○鷟汲古閣本作鸞旁注寫本作鷟

先是貶爲魚侯○南監本無先是二字

晉安王子懋傳阮韜其兄子瑤之爲計○兄南監本作同盧綽南史亦作同盧綽

不如祛郎閣事○閣事南監本作周章

或甄五三階級及文章詩筆○南監本無及字汲古閣本無級字

南齊書卷四十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二

張融 周顒

張融字思光吳郡吳人也祖禕晉瑯邪王國郎中令父暢宋會稽太守融年弱冠道士同郡陸脩靜以白鷺羽麈尾扇遺融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宋孝武聞融有早譽解褐為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孝武起新安寺僚佐多儭錢帛融獨儭百錢帝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後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廣越嶂嶮獠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之而不害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入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觀長滿朝夕東西無星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菀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問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川總川振會導海飛門爾其海之狀也之相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岸控會江渊朝總江漢回混浩潰顛倒發擣浮天振遠灌日飛高摐楚江撞則八紘摧隤鼓怒則九紐折裂擖於括長風以舉波漷音郭天地而為勢滀音蓄潗子及潛音會洽音合來往相窔烏合汨子笑泱音笑澍於勿渤埈奸獸石成窟西衝虞淵之曲東振湯谷之阿若木於是乎倒覆折扶桑而為渣在牙濩瀑音瀑澗音門渾涫於官瀄於和磑於磊滙渤非音勃浡音卒淪音倫滑音滑瀾淺豐挽子拔湍轔則日月似驚浪動而星河如覆既烈太山與崐崙相壓而共潰又盛雷車震漢破天以折轂滖於員漣漪於卯瀾漫於蠻滲轉縱橫揚珠起玉瀧鏡飛明是其回堆曲浦欹關弱渚之形勢也沙嶼相接洲島相連東西南北如滿于天梁禽楚獸胡木漢草之所生焉長風動路深雲暗道之所經焉苕苕蒂蒂窅窅窱窱峻為宿音秀於東隅落河浪其西界荓沆子朗汴河汩子笑硯子磊漫於蠻桓旁驛委岳橫嵝危巒重彰岌岌攢攢聚立呂九磪音崔嵫呂今嶔欽架石相陰隱陵宜非隴隴橫出旁入嵬嵬五罪磊磊若相追而下及峯勢縱橫岫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天抗暉於東曲日倒麗於西阿橫集雷以懷鏡巖昭春而自華江渀許江洎泊許百潒于各巖拍芬百橫觸山磯石汙瀉于各濟音濟沉于朗汳於決決於朗漾洞音洞流柴渾五咸瀨五咸汛五屈頓浪低波碁音碁硋音交砅音江折積挫峯竦浪犯郎音掊朋山相硌音各萬里藹藹極路天外雷戰雷奔倒地相礚獸門象逸魚路鯨奔水遽龍魄陸振虎魂却膽無後向望行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若乃山橫蹴浪風倒摧波磊若驚山竭嶺以竦石鬱若飛煙奔雲以振霞連瑤光而交綵接玉繩以通華爾乎夜滿深霧晝密長雲高河滅景萬里無文山門曲暖岫戶蓋蓋九天相掩王地交氣汪汪橫橫音橫沆沆于朗浩浩音浩淬音淬潰大人之表泱於朗蕩君子之外風沫相排日閉雲開浪散波合岳起山隤若乃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爾其奇名出錄詭物無書高岸乳鳥橫門產魚則何鑼音羅鱅音容鮨音旨鯡音非魞音人鰈音葉鯖音精哄日吐霞吞河漱月氣開地震聲動天發噴濃於月噦於戒流雨而揚雲喬驅壯脊架岳而飛墳音墳勤膂五山之勢夫論夫論煥七曜之文蠨螭瑁蚌綺貝繡螺玄珠互綵綠紫相華游風秋瀨泳景登春伏鱗漬綵昇鵾洗文若乃春代秋緒歲去冬歸柔風麗景晴雲積暉起龍塗於靈步翔螭道之神飛浮儀雲之如帶落輕雨之依依觸巧塗而去樹遠抵鬱木以激揚浪相礴音各而起千狀波獨湧乎驚萬容蘋藻留映荷芰提陰扶容曼綵秀遠華深明藕移玉清蓮代金鞭芬芳於遙渚汎灼爍於長潯浮艫艤軸遊舶交艘帷軒幔席方遠遲高入驚波而將絕振排天之雄飆越湯谷以逐景渡虞淵以追月徧萬里而無時浹天地於揮忽雖舉飛而未半鯤龍趣食教而不逮舟人未及復其喘已周流宇宙之外矣陰鳥陽禽春毛秋羽遠翅風遊高翻雲舉翔歸棲去連陰日路瀾漲波渚陶玄浴素長紘四斷平表九絕雉虆成霞鴻飛起雷合聲鳴侶並翰翻羣飛關溢繽沈浦照文爾夫人微亮氣小白如淋涼空澄遠層漢無陰照天容於鮬渚鏡河色於鯌潯括蓋餘以進廣浸夏洲以洞深形每驚而義維靜跡有事而道無心於是乎山海藏陰雲墨入岫天英偏華日色盈秀則若士神中琴高道外袖輕羽以衣風逸玄裾於雲帶筵秋月於源潮帳春霞於秀瀨躡蓬萊之靈岫望方壺之妙闕樹遏日以飛柯嶺回峯以蹴月

空居無俗素館何塵谷門風道林路雲真若乃幽崖陁丑反隨倉反隈隩之窮駿波虎浪之氣激勢之所不攻有卉有木爲灌爲叢路揉綢雜結葉相籠通雲交拂連韻共風蕩洲礙去角岸而千里若崩衝崖沃島其萬國如戰振駭氣以擺雷飛雄光以倒電若夫增雲不氣流風斂聲瀾文復動波色還驚明月何遠沙裏分星至其積珍全遠架寶諭深瓊池玉壑珠岫瑚岑合日開夜舒月解陰瑠瑚開績瑠瑪琜華丹文鏡色雜照冰霞洪洪潰潰浴干日月淹漢星墟滲河天界風何本而自生雲無從而空滅龍麗色以拂烟鏡懸暉以照雷爾乃方員去我混然落情氣暄而濁化靜自清心無終故不滯志不敗而無成既覆舟而載舟固以死而以生弘羽狗於人歡導至本以充形雖萬物之日用諒何緯其何經道湛天初機茂形外亡有所以而有非膠有於生末亡無所以而無信無心以入太不動動是使山岳相崩不聲響故能天地交泰行藏虛於用舍應感亮於圓會仁者見之謂之仁達者見之謂之達哲者幾於上善吾信哉其爲大矣融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還京師以示鎮國將軍顧覬之覬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𩻑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覬之與融兄有恩好覬之卒融身負壤土在南與交阯太守卞展有舊展於嶺南爲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爲尚書殿中郎不就爲儀曹郎泰始五年明帝取荆郢湘雍四州射手叛者斬亡身及家長者家口沒奚官元徽初郢州射手有叛者融議家人家長罪所不及亡身刑五年替請假奔叔父喪道中罰幹錢敕道鞭杖五十寄繫延陵獄太明五年制二品清官行僮幹杖不得出十爲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倉部二曹領事劉勔戰死祠曹議上廳哭勔不融議宜哭於是始舉哀倉曹又以正月俗人所忌太倉爲可開不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掌正廚融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爲安成王撫軍倉曹參軍轉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願祿初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稱幼學早訓家風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葦席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覺不樂但世業清貧民生多待榛栗棗脩

女贊既長束帛禽鳥男禮已大勉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願得爲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曰融天地之逸民也進不辨貴退不知賤兀然造化忽如草木實以家貧累積孤寡傷心八姪俱孤二弟頗弱撫之而感古人以悲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民才竟不果辟太祖太傅掾歷驃騎豫章王司空諮議參軍遷中書郎非所好乞爲中散大夫不許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太祖素奇愛融爲太尉時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卽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故誠乃素懷有本交爾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幷履一量融與吏部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爲異如此又爲長沙王鎮軍竟陵王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難問既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爲御史中丞到撝所奏免官尋復融形貌短醜精神清澈王敬則見融革帶垂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爲融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上大笑虜中聞融名上使融接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之而言曰張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不融嚬蹙久之曰先君不幸名達六夷豫章王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朝廷皆拭目驚觀之八年朝臣賀衆瑞公事融扶入拜起復爲有司所奏見原遷司徒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爲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與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覆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史所懷遷黃門郎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融有

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事嫂甚謹宋丞相義宣起事父暢以不同將見殺司馬竺超民諫免之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蒙竺司馬得活爾等必報其子弟後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常以兄事徵豫章王嶷竟陵王子良薨自以身經佐吏哭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遺令建白旌無旒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閣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删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況父音情婉在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音吾文體英絶變而屢奇既不能遠至漢魏故無取嗟晉宋豈吾天挺蓋不隤家聲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見也可號哭而看之融自名集爲玉海司徒褚淵問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數十卷行於世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稷

周顒字彥倫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七世孫也祖虎頭員外常侍父恂歸鄉相顒少爲族祖朗所知解褐海陵國侍郎益州刺史蕭惠開賞異顒携入蜀爲厲鋒將軍帶肥鄉成都二縣令轉惠開輔國府參軍將軍令如故仍爲府主簿常謂惠開性太險峻每致諫惠開不悅答顒曰天險地險王公設險但問用險何如耳隨惠開還都宋明帝頗好言理以顒有辭義引入殿內親近宿直帝所爲慘毒之事顒不敢顯諫輒誦經中因緣罪福事帝亦爲之小止轉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元徽初出爲剡令有恩惠百姓思之還歷邵陵王南中郎三府參軍太祖輔政引接顒顒善尺牘沈攸之送絶交書太祖口授令顒裁答轉齊臺殿中郎建元初爲長沙王參軍後軍參軍山陰令縣舊訂滂民以供雜使顒言之於太守聞喜公子良曰竊見滂民之困困實極矣役命有常祗應轉竭蹙迫驅催莫安其所險者或竄避山湖困者自經溝瀆爾亦有摧臂斮手苟自殘落販傭貼子權赴急難每至滂使發動遵赴常促輒有柤杖被錄稽顙階垂泣涕告哀不知所振下官未嘗不臨食罷筯當書偃筆爲之久之愴不能已交事不濟不得不就加捶罰見此辛酸時不可過山陰邦治事倍餘城然略聞諸縣亦處處皆躓唯上虞以百戶一滂大爲優足過此列城不無凋罄宜應有以普救倒懸設流開便則轉患爲功得之何遠還爲文惠太子中軍錄事參軍隨府轉征北文惠在東宮顒還正員郎始興王前軍諮議直侍殿省復見賞遇顒音辭辯麗出言不窮宮商朱紫發口成句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三宗論立空假名立不空假名設不空假名難空假名設空假名難不空假名假名空難二宗又立假名空西涼州智林道人遺顒書曰此義旨趣似非始開妙聲中絶六七十載貧道年二十時便得此義竊每歡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乃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過江東略是無一貧道捉麈尾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餘義頗見宗錄唯有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始是眞實行道第一功德其論見重如此顒於鍾山西立隱舍休沐則歸之轉太子僕兼著作撰起居注遷中書郎兼著作如故常遊侍東宮少從外氏車騎將軍臧質家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玄圃茅齋壁國子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求就顒換之顒笑而答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每賓友會同顒虛席晤語辭韻如流聽者忘倦兼善老易與張融相遇輒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清貧寡欲終日長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衛將軍王儉謂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

紫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時何胤亦精信佛法無妻妾太子又問顒卿精進何如何胤顒曰三塗八難共所未免然各有其累太子曰所累伊何對曰周妻何肉其言辭應變皆如此也轉國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後何胤言斷食生猶欲食肉白魚䱇脯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蚶蠣使學生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慚渾沌之奇礦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岏議大怒胤兄點亦遁節清信顒與書勸令菜食曰丈人之所以未極遐蹈或在不近全菜邪脫灑離析之討鼎俎網罟之興載策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脩仍復爲之品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以恕己爲懷是以各靜封疆罔相陵軼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生之所重無踰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在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之以味彼就冤殘莫能自列我業久長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薄易矜歔彼弱麑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行人應憐悼況可心心撲褫加復恣忍吞嚼至乃野牧盛羣閉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枝剝如土委地僉謂常理百爲愴息事豈一塗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然而形未息則一往一來一生一死輪迴是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客遇客日尠在家日多吾儕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息念丈人於血氣之類雖無身踐至於晨鳧夜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眾生之稟此形質以畜肌膂皆由其積壅癡迷沈流莫反報受穢濁歷苦酸長此甘與肥皆無明之報聚也何至復引此滋腴自汙腸胃丈人得此有素聊復寸言發起耳顒卒官時會王儉講孝經未畢舉曇濟自代學者榮之官爲給事中

史臣曰弘毅存容至仁表貌汲黯剛戇崔琰舉姿然後能不憚雄桀匡成纖犯張融標心託旨全等塵外吐納風雲不論人物而事君會友敦義納忠斯不越檢常在名教若夫奇偉之稱則虞翻陸績不得獨擅於前也

贊曰思光矯矯萬里千仞升同應諸黜同解擯務在連衡不謀銷印彥倫辭辯苦節清韻白馬横擒雲梯獨振

張融海賦文多脫誤諸本同

南齊書卷四十一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張融傳九天相掩王地交氣○諸本同按王疑作五

周顒傳量內揣毛以挨枝劓○挨南監本作俟枝疑作拔

南齊書卷四十一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三

王晏　蕭諶　蕭坦之　江祏

王晏字士彥琅邪臨沂人也祖弘之通直常侍父普曜祕書監宋大明末晏起家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巴陵王征北板參軍安成王撫軍板刑獄隨府轉車騎晉熙王燮爲郢州晏爲安西主簿世祖爲長史與晏相遇府轉鎭西板晏記室諮議沈攸之事難鎭西職僚皆隨世祖鎭盆城上時權勢雖重而衆情猶有疑惑晏便專心奉事軍旅書翰皆委焉性甚便僻漸見親待乃留爲上征虜撫軍府板諮議領記室從還都遷領軍司馬中軍從事中郎常在上府參議機密建元初轉太子中庶子世祖在東宮專斷朝事多不聞啓晏慮及罪稱疾自疏尋領射聲校尉不拜世祖卽位轉長兼侍中意任如舊永明元年領步兵校尉遷侍中祭酒校尉如故遭母喪起爲輔國將軍司徒左長史晏父普曜藉晏勢宦多歷通官晏尋還左衞將軍加給事中未拜而普曜卒居喪有稱起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濟陽太守未拜還衞尉將軍如故四年轉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六年轉丹陽尹常侍如故晏位任親重朝夕進見言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尙書令王儉皆降意以接之而晏每以疎漏被上呵責連稱疾久之上以晏須祿養七年轉爲江州刺史晏固辭不願出外見許留爲吏部尙書領太子右衞率終以舊恩見寵時王儉雖貴而疎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儉卒禮官議謚上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謚但宋以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八年改領右衞將軍陳疾自解上欲以高宗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淸幹有餘然不諳百氏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明年遷侍中領太子詹事本州中正又以疾辭十年改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中正如故十一年遷右僕射領太孫右衞率世祖崩遺旨以尙書事付晏及徐孝嗣令久於其職鬱林卽位轉左僕射中正如故隆昌元年加侍中高宗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延興元年轉尙書令加後將軍侍中中正如故封曲江縣侯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建武元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給班劍二十人侍中令中正如故又加兵百人領太子少傅進爵爲公增邑爲二千戶以虜動給兵千人晏爲人篤於親舊爲世祖所稱至是自謂佐命惟新言論常非薄世祖故事衆始怪之高宗雖以事際須晏而心相疑斥料簡世祖中詔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是國家事以此愈猜薄之初卽位始安王遙光便勸誅晏帝曰晏於我有勳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尙不能爲武帝安能爲陛下帝默然變色時帝常遣心腹左右陳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由是以晏爲事晏輕淺無防慮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屛人請閒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伶人鮮于文粲與晏子德元往來密探朝旨告晏有異志世範等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舊主帥於道中竊發會虎犯郊壇帝愈懼未郊一日敕停行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下詔曰晏闒闠凡伍少無特操階緣人乏班齒官途世祖在蕃搜揚擢用棄略疵瑕遂升要重而輕跳險銳在貴彌著猜忌反覆觸情多端故以兩宮所弗容十手所共指旣內愧于心外懼憲牘掩迹陳痾多歷年載頻授蕃任輒辭請不行事似謙虛情實詭伏隆昌以來運集艱難匡贊之功頗有心力迺爵冠通侯位登元輔綢繆恩寄朝莫均焉谿壑可盈無厭將及視天畫地遂懷異圖廣求卜相取信巫覡論薦黨附遍滿臺府令大息德元淵藪亡命同惡相濟劍客成羣弟詡凶愚遠相脣齒信驛往來密通要契去歲之初奉朝鮮于文粲備告姦謀朕以信必由中義無與貳推誠委任覬能悛改而長惡易流構扇彌大與北中郎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等剋期竊發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可爲其主得志之日當守以虛器明達諸辭列炳然具存昔漢后以反脣致討魏臣以虯鬚爲戮況無君之心旣彰陵上之迹斯著此而可容誰實刑辟並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晏未敗數日於北山廟答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人亦飮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晏子德元有意尙至車騎長史德元初名湛世祖謂晏曰劉湛江湛並不善終此非佳名也晏乃改之至是與弟晉安王友德

和僕被誅晏弟詡永明中爲少府卿六年敕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詡與射聲校尉陰玄智坐畜妓免官禁錮十年敕特原詡禁錮後出爲輔國將軍始興內史廣州刺史劉纘爲奴所殺詡率郡兵討之延興元年授詡持節廣州刺史詡亦篤舊晏誅上又遣南中郎司馬蕭季敞襲詡殺之

蕭諶字彥孚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淸員外郎父仙伯桂陽王參軍諶初爲州從事晉熙國侍郎左常侍諶於太祖爲絕服族子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京邑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爲腹心昇明中爲世祖中軍刑獄參軍東莞太守以勤勳封安復縣男三百戶建元初爲武陵王冠軍臨川王前軍參軍除尙書都官郎建威將軍臨川王鎭西中兵世祖在東宮諶領宿衞太祖殺張景眞世祖令諶口啓乞景眞命太祖不悅諶懼而退世祖卽位出諶爲大末令未之縣除步兵校尉領射陽令轉帶南濮陽太守領御仗主永明二年爲南蘭陵太守建威將軍如故復除步兵校尉太守如故世祖齋內兵仗悉付之心膂密事皆使參掌除正員郎轉左中郎將後軍將軍太守如故世祖臥疾延昌殿敕諶在左右宿直上崩遺敕諶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卽位深委信諶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得寐諶還乃安轉衞軍司馬兼衞尉加輔國將軍丁母憂敕還復本任守衞尉高宗輔政有所匡諫帝旣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及蕭坦之遙進乃得聞達諶回附高宗勸行廢立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爲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諶性險進無計略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仗身素隸服諶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爲公二千戶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衡陽郡公食邑三千戶高宗初許事克用諶爲揚州及有此授諶恚曰見炊飯熟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爲蕭諶作甌箸者諶恃勳重干豫朝政諸有選用輒命議尙書使爲申論上新卽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諶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華林園宴諶及尙書令王晏等數人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恆懷怨望乃云炊飯已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諶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遠我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君傳語來去我今死還取卿於省殺之至秋而智明死見諶爲祟詔曰蕭諶擢自凡庸識用輕險因藉倖會早預驅馳永明之季曲頒恩紀鬱林昏悖頗立誠効寵靈優渥期遇兼隆內總戎柄外暢蕃威兄弟榮貴震灼朝野曾不感佩殊荷少答萬一自以勳高伊霍事均難賞才冠當時恥居物後矯制王權與奪由己空懷疑懼坐構嫌猜覘候宮掖希覬非望敢上罔下之心輕君不臣之跡固以彰暴民聽喧聒遐邇遂滑散金帛招集不逞交結禁衞互爲脣齒密契戚邸將肆姦逆朕以其任寄旣重爵列河山每加彌縫弘以大信庶能懷音翻然悛改而豺狼其性凶謀滋甚夫無將必戮陽秋明義況釁積禍盈若斯之大可收付廷尉遠正刑書罪止元惡餘無所問諶好左道吳興沈文猷相諶云相不減高宗諶喜曰感卿意無爲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誅諶兄誕字彥偉初爲殿中將軍永明中爲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騶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自輔國徐州爲持節督司州刺史將軍如故明帝立封安德侯五百戶進號冠軍建武二年春虜攻司州誕盡力拒守虜退增封四百戶徵左衞將軍上欲殺諶以誕在邊鎭拒虜故未及行虜退六旬諶誅遣黃門郎梁王爲司州別駕使誅誕誕束身受戮家口繫尙方諶弟誄與諶同豫廢立爲寧朔將軍東莞太守轉西中郎司馬建武初封西昌侯千戶轉太子左率領軍解司州圍還同伏誅諶伯父仙民官至太中大夫卒

蕭坦之南蘭陵蘭陵人也祖道濟太中大夫父欣祖有勳於世祖至武進令坦之與蕭諶同族初爲殿中將軍累至世祖中軍板刑獄參軍以宗族見驅使除竟陵王鎭北征北參軍東宮直閤以勤直爲世祖所知除給事中淮陵令又除蘭陵令給事中如故尙書起部郎司徒中兵參軍世祖崩坦之隨太孫文武度上臺除射聲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員郎南魯郡太守少帝以坦之世祖舊人親信不離得入內見皇后帝於宮中及出後堂雜戲狡獪坦之皆得在側或値醉後裸袒坦之輒扶持諫諭見帝不可奉乃改計附高宗密爲耳目除晉安王

征北諮議隆昌元年追錄坦之父勳封臨汝縣男食邑三百戶從征南諮議高
宗謀廢少帝既與蕭諶及坦之定謀帝腹心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
有處分諶未能發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並應還都諶欲待二蕭
至藉其勢力以舉事高宗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
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衞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弟有百歲母
豈能坐聽禍敗政應作餘計耳諶遑遽明日遂廢帝坦之力也海陵即位除黃
門郎兼衞尉卿進爵伯增邑爲六百戶建武元年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進爵
侯增邑爲千五百戶明年虜動假坦之節督徐州征討軍事虜圍鍾離春斷淮
洲坦之擊破之還加領太子中庶子未拜遷領軍將軍永泰元年爲侍中領軍
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
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
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
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著褌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
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軍如故進爵公增邑千
戶坦之肥黑無鬚語聲嘶時人號爲蕭瘂剛狠專執羣小畏而憎之遙光事平
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領兵圍坦之宅殺之子賞祕書郎亦伏誅坦
之從兄翼宗爲海陵郡將發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文濟曰海
陵宅在何處坦之告之文濟曰應得罪仍遣收之檢家赤貧唯有質錢帖子數
百還以啓帝原死繫尚方和帝中興元年追贈坦之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江祏字弘業濟陽考城人也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鄰司徒右長史祏姑爲景皇
后少爲高宗所親恩如兄弟宋末解褐晉熙國常侍太祖徐州西曹員外郎高
宗冠軍參軍帶灄陽令竟陵王征北參軍尚書水部郎高宗爲吳興以祏爲郡
丞加寧威將軍廬陵王中軍功曹記室安陸王左軍諮議領錄事帶京兆太守
除通直郎補南徐州別駕高宗輔政委以心腹隆昌元年自正員郎補丹陽丞
中書郎高宗爲驃騎鎮東府以祏爲諮議參軍領南昌太守與蕭誄對直東府
省內時新立海陵人情未服高宗胛上有赤誌常祕不傳祏勸帝出以示人晉
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上袒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無泄言洪範曰
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會直後張伯尹瓚等屢謀
竊發祏誅憂虞無計每夕輒託事外出及入纂議定加祏寧朔將軍高宗爲宣
城王太史密奏圖緯云一號當得十四年祏入帝喜以示祏曰得此復何所望
及即位遷守衞尉將軍如故封安陸縣侯邑千戶祏祖遵以后父贈金紫光祿
大夫父德鄰以帝舅亦贈光祿大夫建武二年遷右衞將軍掌甲仗廉察四年
轉太子詹事祏以外戚親要勢冠當時遠致餉遺或取諸王第名書好物然家
行甚睦待子姪有恩意上寢疾永泰元年轉祏爲侍中中書令出入殿省上崩
遺詔轉右僕射祏弟衞尉祀爲侍中敬皇后弟劉暄爲衞尉東昏即位參掌選
事高宗雖顧命羣公而意寄多在祏兄弟至是更直殿內動止關諮永元元年
領太子詹事劉暄遷散騎常侍右衞將軍祏兄弟與暄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
徐孝嗣領軍蕭坦之六人更日帖敕時呼爲六貴帝稍欲行意孝嗣不能奪坦
之雖時有異同而祏堅意執制帝深忿之帝失德既彰祏議欲立江夏王寶玄
劉暄初爲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看之暄曰馬何用看妃
索煑肫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之情暄聞
之亦不悅至是不同祏議欲立建安王寶夤密謀於遙光遙光自以年長屬當
鼎命微旨勸祏祏弟祀以少主難保勸祏立遙光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
望不肯同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於青溪橋道中刺殺暄
曇慶見暄部伍人多不敢發事覺暄告祏謀帝處分收祏兄弟祀時直在內殿
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鎮之耳俄而召
祏入見停中書省初直齋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
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見殺祀字景昌初爲南郡王國常
侍歷高祖驃騎東閤祭酒祕書丞晉安王鎮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府州事治
下有宣尼廟久廢不脩祀更開埽構立祀弟禧居喪早卒有子廞字偉鄉年十
二聞收至謂家人曰伯既如此無心獨存赴井死後帝於後堂騎馬致適顧謂
左右曰江祏若在我當復能騎此不暄字士穆出身南陽國常侍遙光起事以

討暄爲名事平暄還領軍將軍封平都縣侯千戶其年又見殺和帝中興元年
贈祏衛將軍暄散騎常侍撫軍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祀散騎常侍太常卿
史臣曰士死知己蓋有生所共情雖愚智之品有二而逢迎之運唯一夫懷可
知之才受知人之眄無慚外物此固天理其猶藏在中心銜恩念報況乎義早
蕃僚道同遇合踰越勝己顧邁先流棄子如遺曾微舊德使狗之喻人致前譏
慚包疚心我無其事嗚呼陸機所以賦豪士也
贊曰王蕭提契世祖基之樂羊食子里克無辭江劉后戚明嗣是維廢興異論
終用乖疑

南齊書卷四十二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王晏傳字士彥○南史作字休默一字士彥

慚見親侍○侍汲古閣本作待

元會畢乃召晏於華林省誅之○臣宗萬按明帝本紀四年正月丙辰晏伏誅
　通鑑考異曰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既云未郊一日數傳
　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

蕭諶傳諶於太祖爲絕服族子○通鑑諶世祖之族子也與此異

仗身執還入省○臣祖庚按通典唐制鎮戍之官給仗身其人貶鎮戍之上中
　下爲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職員通鑑注云仗身執仗之衛士也

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臣祖庚按通鑑注云諶爲南徐州誕爲司州所謂二州
　也諶封衡陽郡公誄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

蕭坦之傳以勲直爲世祖所知○臣祖庚按通鑑云嘗爲東宮直閤爲世宗所
　知注云既爲東宮直閤則從世宗爲是東宮亦有直閤將軍據此則祖字訛
　也

並應遷都○汲古閣本作遷都尉

江祏傳父德驎○南史作德驎

領南昌太守○臣承蒼按齊世無南昌太守之官南史作領南平昌太守

舅殊無渭陽之情○臣承蒼按渭陽之詩言甥之致情於舅也後人多反用之
　南史晉安王子懋傳不意渭陽翻成梟鏡亦以渭陽爲舅氏之稱

南齊書卷四十二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四

江斅　何昌寓　謝瀹　王思遠

江斅字叔文濟陽考城人也祖湛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恁著作郎爲太子劭所殺斅母文帝女淮陽公主幼以戚屬召見孝武謂謝莊曰此小兒方當爲名器少有美譽桂陽王休範臨州辟迎主簿不就尚孝武女臨汝公主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太子舍人丹陽丞時袁粲爲尹見斅歎曰風流不墜政在江郎數與宴賞留連日夜遷安成王撫軍記室祕書丞中書郎斅庶祖母王氏老疾斅視膳嘗藥七十餘日不解衣及累居內官每以侍養陳請朝廷優其朝直尋轉安成王驃騎從事中郎初湛娶褚秀之女被遣褚淵爲衞軍重斅爲人先通音意引爲長史加寧朔將軍順帝立隨府轉司空長史領臨淮太守將軍如故轉太尉從事中郎齊臺建爲吏部郎太祖即位斅以祖母久疾連年臺閣之職永廢溫凊啓乞自解初宋明帝勑斅出繼從叔愻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啓禮無後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胤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眷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愻絕後可以斅小兒繼愻爲孫尚書參議謂閒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出爲寧朔將軍豫章內史還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未拜門客通贓利世祖遣信檢覈斅藏此客而躬自引咎上甚有怪色王儉從容啓上曰江斅若能治郡此便是具美耳上意乃釋永明初仍爲豫章王太尉諮議領錄事遷南郡王友竟陵王司徒司馬斅好文辭圍棋第五品爲朝貴中最遷侍中領本州中正司徒左長史中正如故五年遷五兵尚書明年出爲輔國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事七年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尋轉都官尚書領驍騎將軍王晏啓世祖曰江斅今重登禮閣兼掌六軍慈渥所覃實有優忝但語其事任殆同閑輩天旨既欲升其名位愚謂以侍中領驍騎望實清顯有殊納言上曰斅常啓吾爲其鼻中惡今既以何胤王瑩還門下故有此回換耳鬱林即位遷掌吏部隆昌元年爲侍中領國子祭酒鬱林廢朝臣皆被召入宮斅至雲龍門託藥醉吐車中而去明帝即位改領祕書監又改領晉安王師建武二年卒年四十四遺令儉約葬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啓遵斅令讓不受詔曰斅貽厥之訓送終以儉立言歸善益有嘉傷可從所請贈散騎常侍太常諡曰敬子

何昌寓字儼望廬江灊人也祖叔度吳郡太守父佟之太常昌寓少而淹厚爲伯父司空尚之所遇宋建安王休仁爲揚州辟昌寓州主簿遷司徒行參軍大傅五官司徒東閤祭酒尚書儀曹郎建平王景素征北南徐州昌寓又爲府主簿以風素見重母老求祿出爲湘東太守加秩千石爲太祖驃騎功曹昌寓在郡景素被誅昌寓痛之至是啓太祖曰伏尋故建平王因心自遠忠孝基性徽和之譽早布國言勝素之情夙洽民聽世祖綢繆太宗眷異朝中貴人野外賤士雖聞見有殊誰不悉斯事者元徽之間政關羣小構扇異端共令傾覆歷惡之非古人所悼況蒼梧將季能無銜感一年之中藉者再三有必顛之危無暫立之安行路寒心往來蹋蹐而王夷慮坦然委之天命惟謙惟敬專誠奉國閨無執戟之衞門闕衣介之夫此五尺童子所見不假闕曲言也一淪疑似身名頓滅寃結淵泉酷貫穹昊時經隆替歲改三元曠蕩之恩亟申被枉之澤未流俱沐溫光獨酸霜露明公鋪天地之施散雲雨之潤物無巨細咸被慶渥若今日不蒙照滌則爲萬代寃魂昌寓非敢慕慷慨之士激揚當世實義切於心痛入骨髓瀝腸紓憤仰希神照辯明枉直亮王素行使還名帝籍歸靈舊塋死而不泯豈忘德於黃壚分軀碎首不足上謝又與司空褚淵書曰天下之可哀者有數而埋寃於黃泉者爲甚焉何者百年之壽同於朝露揮忽去留寧足道哉政欲闔棺之日不隕令名竹帛傳芳烈鍾石紀清英是以昔賢甘心於死所者也若懷忠抱義而負枉冥冥之下時主未之矜卿相不爲言良史濡翰將被以惡名豈不痛哉豈不痛哉竊尋故建平王地屬親賢德居宗望道心惟沖睿性天峻散情風雲不以塵務嬰衿明發懷古惟以琴書娛志言忠孝行悼愼二

公之所深鑒也前者阮楊連黨構此紛紜雖被明於朝貴愈結怨於羣醜覘察繼蹤疑防重著小人在朝詩史所歎少一句清識欽涕王每承言終日氣淚交橫既推信以期物故日去其備衛朱門蕭條示存典刑而已求解徐州以避北門要任苦乞會稽食歲東甌閑務此並彰於事迹與公道味相求期心有素方共經營家國劬勞王室何圖時不我與契闊屯昏忠誠弗亮權此百殃歲朔亟流已經四載皇命惟新人沾天澤而幽然深酷未蒙照明封殯卑雜羇魂莫寄昭穆不序松柏無行事傷行路痛結幽顯吾等叩心泣血實有望於聖時公以德佐世欲物得其所豈可令建平王枉直不分邪田叔不言梁事袁絲諫止淮南以兩國釁禍尚回帝意豈非親親之義寧從敦厚而今疑以未辯為世大戮若使王心跡得申亦示海內理冤枉明是非存亡國繼絕世周漢之通典有國之所急也昔叔向之理特祁大夫而獲免戾太子之冤賁車丞相而見察幽靈有知豈不眷眷於明顧碎首抽脅自謂不殞淵答曰追風古人良以嘉歎但事既昭晦理有逆從建平初阻元徽未悖事欲委咎阮楊彌所致疑于時正亦謬參此機若審如高論其愧特深太祖嘉其義轉為記室遷司徒左西太尉戶曹屬中書郎王儉衛軍長史儉謂昌寓曰後任朝事者非卿而誰永明元年竟陵王子良表置文學官以昌寓為竟陵王文學以清信相得意好甚厚轉揚州別駕豫章王又善之遷太子中庶子出為臨川內史除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復為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遷吏部郎轉侍中臨海王昭秀為荊州以昌寓為西中郎長史輔國將軍南郡太守行荊州事明帝遣徐玄慶西上害蕃鎮諸王玄慶至荊州欲以便宜從事昌寓曰僕受朝廷意寄翼輔外蕃何容以殿下付君一介之使若朝廷必須殿下還當更聽後旨昭秀以此得還京師建武二年為侍中領長水校尉轉吏部尚書復為侍中領驍騎將軍四年卒年五十一贈太常謚簡子昌寓不雜交遊通和汎愛歷郡皆清白士君子多稱之

謝瀹字義潔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父莊金紫光祿大夫瀹四兄颺朏顥䙰世謂謝莊名兒為風月景山水顥字仁悠少簡靜解褐祕書郎累至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建元初為吏部郎至太尉從事中郎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顥為竟陵王友至北中郎長史卒瀹年七歲王彧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孝武召見於稠人廣衆之中瀹舉動閑詳應對合旨帝甚悅詔尚公主值景和敗事寢僕射褚淵聞瀹年少清正不懸以女結婚厚為資送解褐車騎行參軍遷祕書郎司徒祭酒丹陽丞撫軍功曹世祖為中軍引為記室齊臺建遷太子中舍人建元初轉桂陽王友以母老須養出為安成內史還為中書郎衛軍王儉引為長史雅相禮遇除黃門郎兼掌吏部尋轉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轉長史兼侍中瀹以晨昏有廢固辭不受世祖勑令速拜別傳朝直遷司徒左長史出為吳興太守長城縣民盧道優家遭劫誣同縣殷孝悌等四人為劫瀹收付縣獄考正孝悌母駱詣登聞訴稱孝悌為道優所誹謗橫劾為劫一百七十三人連名保徵在所不為申理瀹聞孝悌母訴乃啓建康獄覆道優理窮款首依法斬刑有司奏免瀹官瀹又使典藥吏煮湯失火燒郡外齋南廂屋五間又輒鞭除身為有司所奏詔並贖論在郡稱為美績母喪去官服闋為吏部尚書高宗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棋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也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視事後上讌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民王晏妄叨天功以為己力上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得班劒瀹謂之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君亦何事一朝至此晏甚憚之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啓公事稽晚瀹輒代為啓上見非其手迹被問見原轉侍中領太子中庶子豫州中正永泰元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其年卒年四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兄朏為吳興瀹於征虜渚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瑱沈昭略以觴酌交飲各至數斗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對曰謝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勑瀹撰碑文

王思遠瑯邪臨沂人尚書令晏從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新安太守羊敬元並栖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建平王景素辟為南徐州主簿深見禮遇景素被誅左右離散思遠親視殯葬手種松柏與廬

江何昌寓沛郡劉璡上表理之事感朝廷景素女廢爲庶人思遠分衣食以相資贍年長爲備笄總訪求素對傾家送遣除晉熙王撫軍行參軍安成王車騎參軍建元初爲長沙王後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補竟陵王征北記室參軍府遷司徒仍爲錄事參軍遷太子中舍人文惠太子與竟陵王子良素好士並蒙賞接思遠求出爲遠郡除建安內史長兄思玄卒思遠友于甚至表乞自解不許及祥日又固陳世祖乃許之除中書郎大司馬諮議世祖詔舉士竟陵王子良薦思遠及吳郡顧暠之陳郡殷叡邵陵王子貞爲吳郡世祖除思遠爲吳郡丞以本官行郡事論者以爲得人以疾解職還爲司徒諮議參軍領錄事轉黃門郎出爲使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高宗輔政不之任仍遷御史中丞臨海太守沈昭略贓私思遠依事劾奏高宗及思遠從兄晏昭略叔父文季請止之思遠不從案事如故建武中遷吏部郎思遠以從兄晏爲尚書令不欲並居內臺權要之職上表固讓曰近頻煩歸啓實有微槩陛下矜遇之厚古今罕儔臣若孤恩誰當戮力既自誓輕軀命不復以塵點爲疑正以臣與晏地惟密親必不宜俱居顯要慺慺丹赤守之以死臣實庸鄙無足獎進陛下甄拔之旨要是許其一節臣果不能以理自固有乖則哲之明犯冒之尤誅責在己謬賞之私惟塵聖鑒權其輕重寧守褊心且亦緣陛下以德御下故臣可得以禮進退伏願思垂拯宥不使零墜今若祗膺所忝三公不足爲泰犯忤之後九泉未足爲劇而臣苟求刑戮自棄富榮愚夫不爲臣亦庶免此心此志可矜可矜如其上命必行請罪非理聖恩方置之通塗而臣固求擯壓自愍自悼不覺涕流謹冒鈇鉞悉心以請窮則呼天仰祈一照上知其意乃改授司徒左長史初高宗廢立之際思遠與晏閑言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不失後名晏不納及拜驃騎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及晏敗故得無他思遠清修立身簡潔衣服牀筵窮治素淨賓客來通輒使人先密覘視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雖然既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帶拂其坐處上從祖弟季敞性甚豪縱上心非之謂季敞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上旣誅晏遷爲侍中掌優策及起居注永元二年遷度支尚書未拜卒年四十九贈太常謚貞子思遠與顧暠之友善暠之卒後家貧思遠迎其兒子經卹甚至暠之字士明少孤好學有義行初舉秀才歷官府閣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兼尚書左丞隆昌初爲安西諮議兼著作與思遠並屬文章建武初以疾歸家高宗手詔與思遠曰此人殊可惜就拜中散大夫卒年四十九思微永元中爲江州長史爲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德成爲上藝成爲下觀夫二三子之治身豈直淸體雅業取隆基構行禮蹈義可以勉物風規云君子之居世所謂美矣

贊曰江纂世業有聞時陂何申舊主辭出乎義謝獻壽觴載色載刺思遠退食冲心篤寄

南齊書卷四十三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何昌寓傳明帝遣徐玄慶至荆州欲以便宜從事○臣祖庚按南史明帝使裴叔業賫昏詔昌寓令以便宜從事叔業傳無此事又按通鑑從齊書作徐玄慶據此則南史誤矣

謝瀹傳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臣宗萬按尺牘謝朏與弟瀹書曰今致數斗酒可力飲此勿豫人事與此小異

南齊書卷四十三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為太子劭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尙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靺為治書御史蔡準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為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為尙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為太尉諮議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為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為晉陵太守還為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為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虜長史遷尙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尙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為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追清彥輔柔亦不吐剛亦不茹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有能名會王儉亡上徵孝嗣為五兵尙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受孝嗣明年遷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為離宮之所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齋講及衆僧轉吏部尙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猜貳高宗入殿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既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即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策勳進爵為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北虜動詔孝嗣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為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尙書令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己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床建武四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疆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為論則賒即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鎭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為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衆遠資饋運近廢良疇士多飢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确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啓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荊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自尙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諍及江祏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衆情惶惑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

百僚集議因誅之冬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聞韶贊之迹屢著沈文季門世（此下缺）

沈文季字仲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秘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儲圻平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臧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蕃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秘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衛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秘書監建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稜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啓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亡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啓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並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還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即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還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相誑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棄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邏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陵戍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玗於小山拒之力不敵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並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城戍爲天子宮縣廨爲太子宮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隆爲尚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鋌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領尚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

烈追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
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張思祖遣浹口戍主
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聞寓之賊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
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衆烏合畏馬官軍
至錢塘一戰便散禽斬寓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
聞之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削爵付
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矟至今諸將法之御史
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雖匪日而殄要慙于王略郡縣闕
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
廬令王天愍新城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並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
愍還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不敵未
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領餘杭縣被劫破令
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
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啓虞
劉會稽郡丞張思祖謬因承乏總任是尸涓誠弩劾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
太守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鸞任屬關河威懷是寄輒下禁止彪琰
洵思祖文季視事如故鸞等結贖論詔元蔚等免思祖鸞文季原文季固讓會
稽之授轉都官尚書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
軍郢州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年所
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當世稱其應對尤
善簺及彈棋簺用五子以疾還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
中領太子詹事還中護軍侍中如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
如故豫廢鬱林高宗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儁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
年老不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儁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僕射
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嘗戲文季爲吳興僕射文
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

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
鎭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
損增封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
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
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衞宮
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
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鎭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
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
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
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
年贈侍中司空諡忠憲兄子昭略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卽
位謂王儉曰南士中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
欲違可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黃門
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太守御史中丞累
遷侍中冠軍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
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至是與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
略怒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
破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遂見獲殺
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惟民天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屯田之略實重戰守若夫充
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祗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
壘綿壃飛芻輓粒事難支繼一夫不耕或鍾饑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
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
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宿飽四郊嬰守懼等松刳縣兵所救
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尙深前弊
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

北大佃而石鼈開漕皆輔車相資易以待敵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

南齊書卷四十四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沈文季傳執昭略於城內○臣承蕃按遙光以建武二年進號撫軍將軍昭略是時爲撫軍長史不容有見執之事若被執則勢須防禁亦不能潛出還臺矣

南齊書卷四十四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宗室

衡陽元王道度　始安貞王道生（遙光　遙欣　遙昌）　安陸昭王緬

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宗宣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貢璞也隨宣帝征伐仕至安定太守卒於宋世建元二年追加封諡無子太祖以第十一子鈞繼道度後鈞字宣禮永明四年爲江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母區貴人卒居喪盡禮六年遷爲征虜將軍八年遷驍騎將軍常侍如故仍轉左衞將軍鈞有好尚爲世祖所知兄弟中意遇次鄱陽王鏘十年轉中書令領石頭戍事遷散騎常侍秘書監領驍騎如故不拜隆昌元年改加侍中給扶海陵立轉撫軍將軍侍中如故尋遇害年二十二明帝即位以永陽王子珉仍本國繼元王爲孫子珉字雲璵世祖第二十子也永明七年封義安王後改永陽永泰元年見害年十四復以武陵昭王曄第三子子坦奉元王後

始安貞王道生字孝伯太祖次兄也宋世爲奉朝請卒建元元年追封諡建武元年追尊爲景皇妃江氏爲后立寢廟於御道西陵曰修安生子鳳高宗安陸昭王緬鳳字景慈官至正員郎卒於宋世諡靖世子明帝建武元年贈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始安靖王改華林鳳莊門爲望賢門太極東堂畫鳳鳥題爲神鳥而改鸞鳥爲神雀子遙光嗣

遙光字元暉生有躄疾太祖謂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世祖諫乃以遙光襲爵初爲員外郎轉給事郎太孫洗馬轉中書郎豫章內史不拜高宗輔政遙光好天文候道密懷規贊隆昌元年除驍騎將軍冠軍將軍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仍除南彭城太守將軍如故又除輔國將軍吳興太守高宗廢鬱林又除冠軍將軍南蠻校尉西平中郎長史南郡太守一歲之內頻五除並不拜是時高宗欲即位誅賞諸事唯遙光共謀議建武元年以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爲南徐州遙光求解督見許二年進號撫軍將軍加散騎常侍給油幰車鼓吹遙光好吏事稱爲分明頗多慘害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上久清閒言畢上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殺上以親近單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永泰元年即本位爲大將軍給油絡車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既輔政見少主即位潛與江祏兄弟謀自樹立弟遙欣在荊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府號令使遙欣便星速急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死江祏被誅東昏侯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帝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爲司徒還第召入諭旨遙光慮見殺八月十二日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門聚人衆街陌頗怪其異莫知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諸傖楚欲以討劉暄爲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便至勸遙光令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公但乘輿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停輿處分上仗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有變至日中臺軍稍至尚書符遙光曰逆順之數皎然有徵于紀亂常刑茲罔赦蕭遙光宗室蚩庸才行鄙薄緹裾可望天路何階受遇自昔恩加猶子禮絕帝體寵越皇季旗章車服窮千乘之尊閨闥奧闈踰百雉之制及聖后在天親受顧託話言在耳德音猶存傲蔑天明罔畏不義無君之心履霜有日遂乃稱兵內犯竊發京畿自古巨釁莫斯爲甚今便分命六師弘宣九伐皇上當親御戎軒弘此廟略信賞必罰有如大江於是戒嚴曲赦京邑領軍蕭坦之屯湘宮寺鎮軍司馬曾虎屯清溪大橋太子右衞率左興盛屯東府東籬門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二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北殺軍主桑天愛初遙光起兵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折不從十五日暢與

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出濟淮還臺人情大沮十六日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稍降曹虎軍虎命斬之遙光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匐下牀軍人排閤入於暗中牽出斬首時年三十二遙光未敗一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各共說之咸以爲異臺軍入城焚燒屋宇且盡遙光府佐司馬端爲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非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還臺徐世檦殺之劉渢逍走還家園爲人所殺端河內人渢南陽人事繼母有孝行弟㴶事渢亦謹詔斂葬遙光屍原其諸子追贈桑天愛輔國將軍梁州刺史以江陵公寶覽爲始安王奉靖王後永元二年爲持節督湘州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遙欣字重暉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無後以遙欣繼爲曾孫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巴陵王文學中書郎延興元年高宗樹置以遙欣爲持節督兗州緣淮軍事寧朔將軍兗州刺史仍爲督豫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未之任建武元年進號西中郎將封聞喜縣公遷使持節都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右將軍荊州刺史改封曲江公高宗子弟弱小晉安王寶義有廢疾故以遙光爲揚州居中遙欣居陝西在外權勢并在其門遙欣好勇聚畜武士以爲形援四年進號平西將軍永泰元年以雍州虜寇詔遙欣本官領刺史寧蠻校尉移鎮襄陽虜退不行永元元年卒年三十一贈侍中司空諡康公葬用王禮

遙昌字季暉解褐秘書郎太孫舍人給事中秘書丞與元元年除黃門侍郎未拜仍爲持節督郢司二州軍事寧朔將軍郢州刺史建武元年進號冠軍將軍封豐城縣公千五百戶未之鎮徙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虜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二年虜主元宏寇壽春遣使呼城內人遙昌遣參軍崔慶遠朱選之詣宏慶遠曰旌蓋飄飄遠涉淮泗風塵慘烈無乃上勞宏曰六龍騰躍倏忽千里經途未遠不足爲勞慶遠曰川境既殊遠勞軒駕屈完有吉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宏曰故當有故卿欲使我含瑕依違爲欲指斥其事慶遠曰君包荒之德本施北政未承來議無所含瑕宏曰朕本欲有言會卿來問齊主廢立有其例不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同揆中興克昌豈唯一代主上與先武帝非唯昆季有同魚水武皇臨崩託以後事嗣孫荒迷廢爲鬱林功臣固請爰立明聖上遇太后之嚴令下迫羣臣之稽顙俯從億兆踐登皇極未審聖旨獨何疑怪宏曰聞卿此言殊解我心但哲婦傾城何足可用果如所言武帝子弟今皆何在慶遠曰七王同惡皆伏管蔡之誅其餘列蕃二十餘國內升清階外典方牧哲婦之戒古人所歎然十亂盈朝實唯文母宏曰如我所聞靡有孑遺卿言美而乖實未之全信宏又曰雲羅所掩六合宜一故往年與齊武有書言今日之事書似未達齊主命也南使反情有愴然朕亦保兵此段猶是本意不必專爲問罪若如卿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聖人奇兵今旨欲憲章聖人不失舊好豈不善哉宏曰卿爲欲朕和親爲欲不和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蒼生再賴不和則二國交惡蒼生塗炭和與不和裁由聖衷宏曰朕來爲復遊行璽境北去洛都率爾便至亦不攻城亦不伐埸卿勿以爲慮宏設酒及羊炙雜果又謂慶遠曰聽卿主克黜凶嗣不違忠孝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輔成王而苟欲自取慶遠答曰成王有亞聖之賢故周公得輔而相之今近蕃雖無悖德未有成王之賢霍光亦捨漢蕃親而遠立宣帝宏曰若爾霍光嚮自立爲君當復得爲忠臣不慶遠曰此非其類乃可言宣帝立與不立義當云何皇上豈得與霍光爲匹若爾何以不言武王伐紂何意不立微子而輔之苟貪天下宏大笑明日引軍向城東遣道登道人進城內施衆僧絹五百匹慶遠選之各袴褶絡帶遙昌永泰元年卒上愛遙昌兄弟如子甚痛惜之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帝以間徐孝嗣孝嗣曰豐城本資尙輕贈以班台如爲小過帝曰卿乃欲存萬代准則此我孤兄子不得與計諡憲公

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寬容止初爲秘書郎宋邵陵王文學中書郎建元元年封安陸侯邑千戶轉太子中庶子遷侍中世祖即位遷五兵尙書領前軍將軍仍出爲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少時大著風績竟陵王子良與緬書曰竊承下風數

十年來未有此政世祖嘉其能轉持節都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軍事冠軍將軍郢州刺史永明五年還爲侍中領驍騎將軍仍遷中領軍明年轉散騎常侍太子詹事出爲會稽太守常侍如故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緬留心辭訟親自隱卹劫抄度口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爲百姓所畏愛九年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匹喪還百姓緣沔水悲泣設祭於峴山爲立祠贈侍中衛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鼓吹一部諡昭侯年三十七高宗少相友愛時爲僕射領衛尉表求解衛尉私第展哀詔不許每臨緬靈輒慟哭不成聲建武元年贈侍中司徒安陸王邑二千戶子寶晊嗣爲持節督湘州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弟寶覽爲江陵公寶宏汝南公邑各千五百戶二年寶晊進號冠軍將軍三年寶宏改封霄城永元元年以安陸郡邊虜寶晊改封湘東王進號征虜將軍二年爲左衛將軍高宗兄弟一門皆尙吏事寶晊粗好文章義師下寶晊亡城內東昏廢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既而城內送首詣梁王宣德太后臨朝以寶晊爲太常寶晊不自安謀反兄弟皆伏誅

史臣曰太祖膺期御世二昆夙殞慶命傍流追序蕃胙安陸王緬以宗子威屬弱年進仕典郡臨州去有餘迹遺愛在民蓋因情而可感學以從政夫豈必然

贊曰太祖二昆追樹雙蕃元祇繼胤貞與子孫並用威福自取亡存安陸稱美事表西魏

南齊書卷四十五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宗室遙昌傳興元元年○諸本同臣承蒼按齊世無興元年號海陵王立改隆昌元年爲延興元年冬十月以新除黃門郎爲郢州刺史興元當卽延興之訛

南齊書卷四十五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王秀之　王　慈　蔡　約　陸慧曉　顧憲之　蕭惠基

王秀之字伯奮瑯邪臨沂人也祖裕宋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父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秀之幼時裕愛其風采起家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卒爲菴舍於墓下持喪服闋復職吏部尚書褚淵見秀之正潔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頻轉爲兩府外兵參軍遷太子洗馬司徒左西屬桂陽王司空從事中郎秀之知休範將反辭疾不就出爲晉平太守至郡期年謂人曰此邦豐壤祿俸常充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以妨賢路上表請代時人謂王晉平恐富求歸還爲安成王驃騎諮議轉中郎又爲太祖驃騎諮議昇明二年轉左軍長史尋陽太守隨府轉鎮西長史南郡太守府主豫章王嶷既封王秀之遷爲司馬河東太守辭郡不受加寧朔將軍改除黃門郎未拜仍遷豫章王驃騎長史於荊州立學以秀之領儒林祭酒遷寧朔將軍南郡王司馬復爲黃門郎領羽林監遷長沙王中軍長史世祖卽位爲太子中庶子吏部郎出爲義興太守遷侍中祭酒轉都官尚書初秀之祖裕性貞正徐羨之傳亮當朝裕不與來往及致仕隱吳興與子瓚之書曰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瓚之歷官至五兵尚書未嘗詣一朝貴江湛謂何偃曰王瓚之今便是朝隱及柳元景顏師伯令僕貴要瓚之竟不候之至秀之爲尚書又不與令王儉款接三世不事權貴時人稱之轉侍中領射聲校尉出爲輔國將軍隨王鎮西長史南郡內史州西曹荀平遺秀之交知書秀之拒不答平乃遺書曰僕聞居謙之位既刊于易傲不可長禮明其文是以信陵致夷門之義燕丹收荊卿之節皆以禮而然矣丈夫處世豈可寂寞恩榮空爲後代一丘土足下業潤重光聲居朝右不修高世之績將何隔於愚夫僕耿介當年不通羣品饑寒白首望物嗟來成人之美春秋所善薦我寸長開君尺短故推風期德規於相益實非碌碌有求於平原者也僕與足下同爲四海國士夫盛衰迭代理之恆數名位參差運之通塞豈品德權行爲之者哉第五之號既無易於驃騎西曹之名復何推於長史足下見答書題久之以君若此非與何宜施之於國士如其循禮禮無不答謹以相還亦何犯於鱗哉君子處人以德不以位相如不見屈於澠池毛遂安受辱於郢門造敵臨事僕必先於二子未知足下之貴足下之威孰若秦楚兩王僕以德爲寶足下以位爲寶各寶其寶於此敬宜常聞古人交絕不泄惡言僕謂之鄙無以相貽故薦貧者之贈平潁川人豫章王嶷爲荊州時平獻書令減損奢麗豫章王優教酬答尚書令王儉當事平又與儉書曰足下建高世之名而不顯高世之迹將何以書於齊史哉至是南郡綱紀啓隨王子隆請罪平平上書自申秀之尋徵侍中領游擊將軍未拜仍爲輔國將軍吳興太守秀之常云位至司徒左長史可以止足矣吳興郡隱業所在心願爲之到郡修治舊山移置輜重隆昌元年卒官年五十三諡曰簡子秀之宗人僧祐太尉從祖兄也父遠光祿勳宋世爲之語曰王遠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而僧祐負氣不羣儉常候之辭不相見世祖數閱武僧祐獻講武賦儉借觀僧祐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僧祐善彈琴於座取琴進之不肯從命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代人未至僧祐委出爲有司所奏贖論官至黃門郎時衞軍掾孔逭亦抗直著三吳決錄不傳

王慈字伯寶瑯邪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取素琴石硯義恭善之少與從弟儉共書學除秘書郎太子舍人安成王撫軍主簿轉記室遷秘書丞司徒左西屬右長史試守新安太守黃門郎太子中庶子領射聲校尉安成王冠軍豫章王司空長史司徒左長史兼侍中出爲輔國將軍豫章內史父憂去官起爲建武將軍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重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書昭自方策號諡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綿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式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勳崇或由姓表故孔悝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況以處一之重列尊名以止仁無二之貴黃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卽世孝章巡宮而灑

泣新野云終和熙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尙或深心矧觀徽跡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違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閑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博士李撝議據周禮凡有新令必奮鐸以警衆乃退以憲之于王宮注憲表縣之也太常丞王僩之議尊極之名宜率土同諱目可得覩口不可言口不可言則知之者絕知之者絕則犯觸必衆儀曹郎任昉議據取證明之文僩之即情惟允直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禁避之道昭然易從此乃敬恭之深旨何情典之或廢尊稱霍氏理例乖方居下以名故以不名爲重在上必諱故以班諱爲尊因心則理無不安即事則習行已久謂宜式遵無所創革慈議不行慈患脚世祖敕王晏曰慈在職未久既有微疾不堪朝又不能騎馬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來少例也以疾從閑任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慈妻劉秉女子觀尙世祖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妃慈女也以慈爲冠軍將軍東海太守加秩中二千石行徐州府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一謝超宗嘗謂慈曰卿書何當及虔公慈曰我之不得仰及猶雞之不及鳳也時人以爲名答追贈太常諡懿子

蔡約字景撝濟陽考城人也祖廓宋祠部尙書父興宗征西儀同約少尙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不拜順帝車騎驃騎行參軍通直郎不就還太祖司空東閤祭酒太尉主簿齊臺建爲世子中舍人仍隨度東宮轉鄱陽王友竟陵王鎭北征北諮議領記室中書郎司徒右長史黃門郎領本州中正出爲新安太守復爲黃門郎領射聲校尉通直常侍領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脫武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爲有司所奏贖論太孫立領校尉如故出爲宜都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世祖謂約曰今用卿爲近蕃上佐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治自理臣亦何人爝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相裁割約在任主佐之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高宗爲錄尙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可悅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建武元年遷侍中明年遷西陽王撫軍長史加冠軍將軍徙廬陵王右軍長史將軍如故轉都官尙書遷邵陵王師加給事中江夏王車騎長史加征虜將軍並不拜好飲酒夷淡不與世雜還太子詹事永明二年卒年四十四贈太常

陸慧曉字叔明吳郡吳人也祖萬載侍中父子真元嘉中爲海陵太守時中書舍人秋當親幸家在海陵假還葬父子真不與相聞當請發民治橋又以妨農不許彭城王義康聞而賞焉自臨海太守眼疾歸爲中散大夫卒慧曉清介正立不雜交遊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初應州郡辟舉秀才衛尉史歷諸府行參軍以母老還家侍養十餘年不仕太祖輔政除爲尙書殿中郎鄰族來相賀慧曉舉酒曰陸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尙書郎卿輩乃復以爲慶邪太祖表禁奢侈慧曉撰答詔草爲太祖所賞引爲太傅東閤祭酒建元初仍遷太子洗馬武陵王曄守會稽上爲精選僚吏以慧曉爲征虜功曹與府參軍沛國劉璡同從述職行至吳璡謂人曰吾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其閒有水此水必有異味遂往酌而飲之廬江何點薦慧曉於豫章王嶷補司空掾加以恩禮轉長沙王鎭軍諮議參軍安陸侯緬爲吳郡復禮異慧曉慧曉求補緬府諮議參軍還始興王前將軍安西諮議領冠軍錄事參軍轉司徒從事中郎遷右長史時陳郡謝朏爲左長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謂王融曰我府二上佐求之前世誰可爲比融曰兩賢同時便是未有前例子良於西邸抄書令慧曉參知其事尋遷西陽王征虜巴陵王後軍臨汝公輔國三府長史行府州事復爲西陽王左軍長史領會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爲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慧曉歷輔五政治身清肅僚佐以下造詣趣起送之或謂慧曉曰長史貴重不宜妄自謙屈答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可卿人生何容立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建武初除西中郎長史行事內

史如故俄徵黃門郎未拜遷吏部郎尚書令王晏選門生補內外要局慧曉爲用數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與申好慧曉不納吏曹都令史歷政以來諮執選事慧曉任己獨行未嘗與語帝遣左右單景儁以事誚問慧曉謂景儁曰六十之年不復能諮都令史爲吏部郎也上若謂身不堪便當拂衣而退帝甚憚之後欲用爲侍中以形短小乃止出爲輔國將軍晉安王鎭北司馬征北長史東海太守行府州事入爲五兵尚書行揚州事崔慧景事平領右軍將軍出監南徐州少時仍遷持節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至鎭俄爾以疾歸卒年六十二贈太常

同郡顧憲之字士思宋鎭南將軍凱之孫也性尤清直永明六年爲隨王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時西陵戍主杜元懿啓吳興無秋會稽豐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元懿如即所見日可一倍盈縮相兼略計年長百萬浦陽南北津及柳浦四埭乞爲官領攝一年格外長四百許萬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世祖敕示會稽郡此詎是事宜可訪察即啓憲之議曰尋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僦以納稅也當以風濤迅險人力不捷屢致膠溺濟急利物耳既公私是樂所以輸直無怨京師航渡即其例也而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互生理外或禁遏別道或空稅江行或撲船倍價或力周而猶責凡如此類不經埭煩牛者上詳被報格外十條並蒙停寢從來諠訴始得暫弭案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饉去乏從豐良由饑棘或徵貨貿粒還拯親累或提攜老弱陳力餬口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而元懿幸災權利重增困瘼人而不仁古今共疾且比見加格置市者前後相屬非惟新加無贏並皆舊格猶闕愚恐元懿今啓亦當不殊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便百方侵苦爲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効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書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言盜公爲損蓋微歛民所害乃大也今雍熙在運草木含澤其非事宜仰如聖旨然掌斯任者應簡廉平廉則不竊於公平則無害於民矣愚又以便宜者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也率皆即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山陰一縣課戶二萬其民貲不滿三千者殆將居半刻又刻之猶且三分餘一凡有貲者多是士人復除其貧極者悉皆露戶役民三五屬官蓋惟分定百端輸調又則常然比衆局檢校首尾尋續橫相質累者亦復不少一人被攝十人相追一緒裁萌千孽互起蠶事弛而農業廢賤取庸而貴舉責應公贍私日不暇給欲無爲非其可得乎死且不憚矧伊刑罰身且不愛何況妻子是以前檢未窮後巧復滋網辟徒峻猶不能悛竊尋民之多僞實由宋季軍旅繁興役賦殷重不堪勤劇倚巧祈優積習生常遂迷忘反四海之大黎庶之衆心用參差難卒澄一化宜以漸不可疾責誠存不擾藏疾納汙實增崇曠務詳寬簡則稍自歸淳又被符簡病前後年月久遠其事不存符旨既嚴不敢闇信縣簡送郡郡簡呈使殊形詭狀千變萬源聞者忽不經懷見者實足傷駭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時轉寒涸事方未已其士人婦女彌難厝衷不簡則疑其有巧欲簡復未知所安愚謂此條宜委縣簡保舉其綱領略其毛目乃囊漏不出貯中庶嬰疾沈痼者重荷生造之恩也又永興諸暨離唐寓之寇擾公私殘燼復特彌甚儻值水旱實不易念俗諺云會稽打鼓送卹吳興步擔令史會稽舊稱沃壤今猶若此吳興本是塉土事在可知因循餘弊誠宜改張沿元懿今啓敢陳管見世祖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委仍行南豫南兗二州事鐵典咨事未嘗與色動遵法制歷黃門郎吏部郎永元中爲豫章內史

蕭惠基南蘭陵蘭陵人也祖源之宋前將軍父思話征西將軍儀同三司惠基幼以外戚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解褐著作佐郎征北行參軍尚書水部左民郎出爲湘東內史除奉車都尉撫軍車騎主簿泰始初兄益州刺史惠開拒命明帝遣惠基奉使至蜀宣旨慰勞惠開降而益州土人反引氐賊圍州城惠基於外宣示朝廷威賞於是氐人邵虎郝天賜等斬賊帥馬興懷以降還爲太子中舍人惠基西使千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勳簿競無所用或問其此意惠基曰我若論其此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邪出爲武陵

內史、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弈棋，太祖與之情好相得，早相器遇。桂陽之役，惠基姊爲休範妃，太祖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太祖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出爲豫章太守，還爲吏部郎，遷長兼侍中。袁粲、劉秉起兵之夕，太祖以秉是惠基妹夫，時直在侍中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秉相知，由是益加恩信。討沈攸之，加惠基輔國將軍，從頓新亭，事寧，解軍號，領長水校尉，母憂去官。太祖即位，爲征虜將軍、衞尉。惠基就職少時，累表陳解，見許，服闋，爲征虜將軍、東陽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凡歷四郡，無所蓄聚，還爲都官尚書，轉掌吏部。永明三年，以久疾徙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五年，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衞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棋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並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思遲，巧於鬬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太守，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製局圖，還於帝前覆之。太祖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思莊達曉不寐。世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抗品棋，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閑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明年卒，年五十九。追贈金紫光祿大夫。弟惠休，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貲。上敕中書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吾先使卿宣敕答其勿以私祿足充獻奉，今段殊覺其下情厚於前後人，問之，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十一年，自輔國將軍、南海太守爲徐州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惠休拒守。虜遣使仲長文真謂城中曰：「聖上方修文德，何故完城拒命？」參軍羊倫答曰：「獫狁孔熾，我是用急。」虜攻城，惠休拒戰，破之。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封建安縣子，五百戶。永元元年，徙吳興太守，徵爲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世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善騎馬，同桂陽賊叛，太祖赦之，復加序用。永明九年，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典籤何益孫贓罪百萬，棄市，惠朗坐免官。

史臣曰：長揖上宰，廷折公卿，古稱遺直，希之未過。若夫根孤地危，峻情不屈，則其道雖行，其身永廢。故多借路求容，遜辭自貶，高流世業，不待旁通，直轡揚鑣，莫能夭閼。王秀之世守家風，不降節於權輔，美矣哉！

贊曰：秀處邦朝，清心直己。涉求世族，榮家爲美。約守先業，觀進知止。慧曉貞亮，斯爲君子。惠基惠和，時之選士。

南齊書卷四十六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王秀之傳太尉從祖兄也○臣承蕃按太尉下當有儉字，僧祐，弘之孫，儉，曇首之孫，故曰從祖兄。

南齊書卷四十六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八

王融　謝朓

王融字元長琅邪臨沂人也祖僧達中書令曾高並台輔僧達答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父道琰廬陵內史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惇敏婦人也教融書學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舉秀才晉安王南中郎板行參軍坐公事免竟陵王司徒板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曰臣聞春庚秋蟀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劍紫複趨步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勲而官昔賢會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慷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翁歸乃居中自見充國曰莫若老臣竊景前修敢蹈輕節以冒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又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融贈詩及書儉甚奇憚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尋遷丹陽丞中書郎虜使遣求書朝議欲不與融上疏曰臣側聞僉議疑給虜書如臣愚情切有未喻夫虜人面獸心狼猛蜂毒暴悖天經虧違地義逋竄燭幽去來蘊朔綿周漢而不悛歷晉宋其逾梗豈有愛敬仁智恭讓廉脩慚犬馬之馴心同鷹虎之反目設糜秣有儲筋竿足用必以草竊關燧寇擾邊疆寧容款塞卑辭承衣請朔陛下務存遵養不時侮亡許其膜拜之誠納裘之贄況復願同文軌儻見款遣恩率羣教方致猜拒將使舊邑遺逸未知所寘衰胡餘噍或能自推一令蔓草難鉏涓流泛酌豈直疥癬輕痾容為心腹重患抑孫武之言也困則數罰窘則多賞先暴而後畏其衆者虜之謂乎前中原士庶雖淪慆殊俗至於婚葬之晨猶巾褠為禮而禁令苛刻動加誅戮於時獯粥初還犬羊尙結即心徒想困懼成逃自其將卒奔離資峙鎖關北畏勍蠕西逼南胡民背如崩勢絕防斷於是曲從物情偽竊章服歷年將絕隱蔽無聞既南向而泣者日夜以覬北顧而辭者江淮相屬凶謀歲窘淺慮無方於是稽顙郊門問禮求樂若來之以文德賜之以副書漢家軌儀重臨畿輔司隸傳節復入關河無待八百之師不期十萬之衆固其提挈佇俟揮戈願倒三秦大同六漢一統又虜前後奉使不專漢人必介以匈奴備諸覘獲且設官分職彌見其情抑退舊苗扶任種戚師保則后族馮晉國總錄則邽姓直勤渴侯台鼎則丘頹苟仁端執政則目凌鉗耳至於東都羽儀西京簪帶崔孝伯程虞蚪久在著作李元和郭季祐上于中書李思沖飾虜清官游明根泛居顯職今經典遠被詩史北流馮李之徒必欲遵尙直勤等類居致乖阻何則匈奴以氈騎為帷牀馳射為餱糧冠方幗則犯沙陵雪服左衽則風驤鳥逝若衣以朱裳戴之玄冕節其揖讓教以翔趨必同艱桎梏等懼冰淵婆娑蹴躃困而不能前已及夫春草水生阻散馬之適秋風木落絕驅禽之歡息沸骨於桑墟別醍乳於冀俗聽韶雅如聾聵臨方丈若爰居馮李之徒固得志矣虜之凶族其如病何於是風土之思深愎戾之情動拂衣者連裾抽鋒者比鏃部落爭於下酋渠危於上我一舉而兼吞卞莊之勢必也且棘寶薦廣晉羅彌盛大鍾出智宿氏以亡帝略遠孚無思不服攀光幸岱匪朞斯朝臣請收籍佚瀍茲書復掌猶取之內府藏之外籞於理有愜即事何損若狂言足採請決敕施行世祖答曰吾意不異卿今所啓比相見更委悉事竟不行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曰臣聞情協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鼙鐸以增思肇植生民厥胖既緬降及與運雖道有徽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青陝既稱天乙知五方之富皮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墜數與地之圖乃席卷之膚是立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饗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離經術疎淺將蹈且軸豈厥與徽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

時滿拂畢賁飾光價拔足草廬厠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駑鈍樂陳涓壤輒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俯對靑蒲請閑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款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罽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玩委體之勤髫譯厭瞻巡之數固將開桂林於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爲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氓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甄戎旅之卒徇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戈眞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瀚渚之恆流掃狼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瑲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積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桓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遊幸輒觀視焉九年上幸芳林園禊宴朝臣使融爲曲水詩序文藻富麗當世稱之上以融才辯十一年使兼主客接虜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因問在朝聞主客作曲水詩序景高又云在北聞主客此製勝於顏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瑤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王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慚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虜獻馬不稱使融問曰秦西冀北實多駿驥而魏主所獻良馬乃駑駘之不若求名檢事殊爲未孚將旦旦信誓有時而爽駉駉之牧不能復嗣宋弁曰不容虛僞之名當是不習土地融曰周穆馬跡徧於天下若騏驥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日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買死馬之骨亦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直中書省夜歎曰鄧禹笑人行逢大桁開喧湫不得進又歎曰車前無八騶卒何得稱爲丈夫朝廷討雍州刺史王奐融復上疏曰臣每覽史傳見憂國忘家損生報德者未嘗不撫卷歎息以爲今古共情也然或以片言微感一飡小惠參國士之眄同布素之遊耳豈有如臣獨拔無聞之伍過超非分之位名器雙假榮祿兩升而宴安昊罷之晨優游旰食之日所以敢布丹愚仰聞宸聽今議者或以西夏爲念臣竊謂之不爾其故何哉陛下聖明群臣悉力順以制逆上而御下指開賞黜之言微示生死之路方域之人皆相爲敵既兵威遠臨人不自保雖窮鳥必啄困獸斯驚終並懸於廚麾飢師勞歛固不待晨臣之寸心獨有微願自獫狁薦食荒侮伊瀍天道禍淫危亡日至母后內難權力外虛謠言物情屬當今會若藉巫漢之歸師騁士卒之餘憤取函谷如反掌陵關塞若摧枯但士非素蓄無以即用不教民戰是實棄之特希私集部曲豫加習校若蒙垂許乞隸監省拘食人身權備石頭防衞之數臣少重名節早習軍旅若試而無績伏受面欺之誅用且有功仰酬知人之哲會虜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辯捷尤善倉卒屬綴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節大習騎馬才地既華兼藉子良之勢傾意賓客勞問周款文武翕習輻湊之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世祖疾篤暫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子良上既蘇太孫入殿朝事委高宗融知子良不得立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忿疾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然後使中丞孔稚珪倚爲奏曰融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群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學苦求將領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聲勢專行權利反覆脣齒之閒傾動頰舌之內威福自己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己才流無所推下事曝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囚實頑蔽觸行多愆但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慎朝廷衣冠謂無釁咎遇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林安陸王曲垂眄接既身被國慈必欲以死自効前後陳伐虜之計亦仰簡先朝今段犬羊乍擾紀僧眞奉宣

先敕賜語北邊動靜令囚草撰符詔于時即因啓聞希侍鑾輿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格取亡叛不限傖楚狡弄聲勢應有形迹事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脣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輕動頰舌之內不容都無主此但聖主膺教實所沐浴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啓三日詩序接虜使語辭竭思稱揚得非誹謗且王公百司唯賢是與高下之敬等秩有差不敢踰濫豈應訾毀因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兢惕未嘗誇示里閭彰曝遠邇自循自省並愧流言實由緣淺寡虞致貽譏謗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若事實有徵爰對有在九死之日無恨泉壤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融被收朋友部曲參問北寺相繼於道融請救於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融文集行於世

謝脁字玄暉陳郡陽夏人也祖述吳興太守父緯散騎侍郎脁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太尉行參軍歷隨王東中郎府轉王儉衛軍東閤祭酒太子舍人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脁以文才尤被賞愛流連晤對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脁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曰侍讀虞雲自宜恒應侍接脁可還都脁道中為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秋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遷新安王中軍記室脁牋辭子隆曰脁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脁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褰採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蓽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尋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脁接北使脁自以口訥啓讓不當見許高宗輔政以脁為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除祕書丞未拜仍轉中書郎出為宣城太守以選復為中書郎建武四年出為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啓王敬則反謀上甚嘉賞之遷尚書吏部郎脁上表三讓中書疑脁官未及讓以問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脩之讓黃門蔡興宗讓中書並三表詔答具事宛然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此有乖讓意王藍田劉安西並貴重初不自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孫興公孔顗並讓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如此謂都自非疑脁又啓讓上優答不許脁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脁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末更回惑與弟祀密謂脁曰江夏年少輕脫不堪負荷神器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政是求安國家耳遙光又遣親人劉渢密致意於脁欲以為肺腑脁自以受恩高宗非渢所言不肯答少日遙光以脁兼知衛尉事脁懼見引即以祏等謀告左興盛興盛不敢發言祏聞以告遙光遙光大怒乃稱敕召脁仍回車付廷尉與徐孝嗣祏暄等連名啓誅脁曰謝脁資性險薄大彰遠近王敬則往構凶逆微有誠效自爾昇擢超越倫伍而谿壑無厭著於觸事比遂扇動內外處處姦說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輕議朝宰醜言異計非可具聞無君之心既著共棄之誅宜及臣等參議宜下北里肅正刑書詔公等啓事如此脁資性輕險久彰物議直以彫蟲薄伎見齒衣冠昔在渚宮構扇藩邸日夜從諛仰窺俯畫及還京師翻自宜露江漢無波以為己功素論於茲而盡縉紳所以側目去夏之事頗有微誠賞擢曲加踰邁倫序感悅未聞陵競彌著遂復矯構風塵妄惑朱紫詆貶朝政疑間親賢巧言利口見醜前志涓流纖孽作戒遠圖宜有少正之刑以申去害之義便可收付廷尉肅明國典又使御史中丞范岫奏收脁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脁初告王敬則敬則女為脁妻常懷刀欲報脁脁不敢相見及為吏部郎沈昭略謂脁曰卿人地

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於寡妻朓臨敗歎曰我不殺王公王公由我而死

史臣曰晉世遷宅江表人無北歸之計英霸作輔芟定中原彌見金德之不競也元嘉再略河南師旅傾覆自此以來攻伐寢議雖有戰爭事存保境王融生遇永明軍國寧息以文敏才華不足進取經略心旨殷懃表奏若使宮車未晏有事邊關融之報効或不易限夫經國體遠許久爲難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賈誼終軍之流亞乎

贊曰元長穎脫拊翼將飛時來運往身沒志違高宗始業乃顧玄暉逢昏屬亂先蹈禍機

南齊書卷四十七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王融傳居中自見○汲古閣本見下注宋本作是

事符則戚○汲古閣本戚下注宋本作咸按戚字爲是宋本誤也

不容都無主此○主南監本作彼

謝朓傳沈昭略謂朓曰卿人地之美無忝此職但恨今日刑于寡妻○南史作尚書郎范縝嘲朓之語

南齊書卷四十七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袁彖　孔稚珪　劉繪

袁彖字偉才陳郡陽夏人也祖洵吳郡太守父覬武陵太守彖少有風氣好屬文及玄言舉秀才歷諸王府參軍不就覬臨終與兄顗書曰史公才識可嘉足懋先基矣史公彖之小字也服未闋顗在雍州起事見誅宋明帝投顗屍江中不聽斂葬彖與舊奴一人微服潛行求屍四十餘日乃得密瘞石頭後崗身自負土懷其父集未嘗離身明帝崩後乃改葬顗從叔司徒粲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並器之除安成王征虜參軍主簿尚書殿中郎出爲廬陵內史豫州治中太祖太傅相國主簿秘書丞議駮國史檀超以天文志紀緯序位度五行志載當時詳沴二篇所記事用相懸日蝕爲災宜居五行超欲立處士傳彖曰夫事關業用方得列其名行今栖遁之士排斥皇王陵轢將相此偏介之行不可長風移俗故遷書未傳班史莫編一介之善無緣頓略宜列其姓業附出他篇遷始興王友固辭太祖使吏部尚書何戢宣旨令就遷中書郎兼太子中庶子又以中書兼御史中丞轉黃門郎兼中丞如故坐彈謝超宗簡奏依違免官尋補安西諮議南平內史除黃門未拜仍轉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還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出爲冠軍將軍監吳興郡事彖性剛嘗以微言忤世祖又與王晏不協世祖在便殿用金柄刀子治瓜晏在側曰外間有金刀之言恐不宜用此物世祖愕然窮問所以晏曰袁彖爲臣說之上銜怒良久彖到郡坐過用祿錢免官付東冶世祖遊孫陵望東冶曰中有一好貴囚數日專駕與朝臣幸冶履行庫藏因宴飲賜囚徒酒肉敕見彖與語明日釋之尋白衣行南徐州事司徒諮議衛軍長史遷侍中彖形體充腴有異於衆每從車駕射雉在郊野數人推扶乃能徒步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閨門中甚有孝義隆昌元年卒年四十八謚靖子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靈產泰始中罷晉安太守有隱遁之懷於禹井山立館事道精篤吉日於靜屋四向朝拜涕泗滂沲東出過錢塘北郭輒於舟中遙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東向坐不敢背側元徽中爲中散太中大夫頗解星文好術數太祖輔政沈攸之起兵靈產密白太祖曰攸之兵衆雖彊以天時冥數而觀無能爲也太祖驗其言擢遷光祿大夫以簏盛靈產上靈臺令其占候餉靈產白羽扇素隱几曰君性好古故遺君古物稚珪少學涉有美譽太守王僧虔見而重之引爲主簿州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轉尚書殿中郎太祖爲驃騎以稚珪有文翰取爲記室參軍與江淹對掌辭筆遷正員郎中書郎尚書左丞父憂去官與兄仲智還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驕妬無禮稚珪白太守王敬則殺之服闋爲司徒從事中郎州治中別駕從事史本郡中正永明七年轉驍騎將軍復領左丞遷黃門郎左丞如故轉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相承用晉世張杜律二十卷世祖留心法令數訊囚徒詔獄官詳正舊注先是七年尚書刪定郎王植撰定律章表奏之曰臣尋晉律文簡辭約旨通大綱事之所質取斷難釋張斐杜預同注一章而生殺永殊自晉泰始以來唯斟酌參用是則吏挾威福之勢民懷不對之怨所以溫舒獻辭於失政絳侯忼慨而興歎皇運革祚道冠前王陛下紹興光開帝業下車之痛每惻上仁滿堂之悲有矜聖思爰發德音刪正刑律敕臣集定張杜二注謹礪愚蒙盡思詳撰削其煩害錄其允衷取張注七百三十一條杜注七百九十一條或二家兩釋於義乃備者又取一百七條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條集爲一書凡一千五百三十二條爲二十卷請付外詳校擿其違謬從之於是公卿八座參議考正舊注有輕重處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從輕其中朝議不能斷者制旨平決至九年稚珪上表曰臣聞匠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歷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禮裂而復縫六樂穨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稟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

擬大議眾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敘一卷凡
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
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
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
疑似相傾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既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
相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冤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
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冤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
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
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氓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冤積之
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於邊城孝婦冤於遐外陛下雖欲
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
惠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勳永歲不逢一
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為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
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胄子拔其精究使處內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仕方岳
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皋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
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括之相接矣臣以疎短
謬司大理陛下發自聖衷憂矜刑網御廷奉訓遠照民瘼臣謹仰述天官伏奏
雲陛所奏繆允者宜寫律上國學置律學助教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
試上過高第即便擢用使處法職以勸士流詔報從納事竟不施行轉御史中
丞遷驃騎長史輔國將軍建武初遷冠軍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稚珪以虜
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為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
漢權奇算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
庭權而言之優劣可覩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
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為戎狄
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
之以遠算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蠢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

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屍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
盡馬足毛羣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屈陵辱宣
帝撫納安靜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霧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
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藉
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
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
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
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
東晉遷鼎羣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宮闈山淵反覆黔首
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
復挑彊敵遂迺連城覆徙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為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
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
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
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
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
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為不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如戰失一隊
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為辱命夫以天下為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為任者寧顧
小節一城之沒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慚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略行何嫌
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
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
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
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
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
賂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
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
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侯岳敢肆瞽直

伏奏千里帝不納徵侍中不行留本任稚珪風韻清疎好文詠飲酒七八斗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又與琅邪王思遠廬江何點點弟胤並款交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傍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翦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稚珪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永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稚珪疾東昏屏除以牀輿走因此疾甚遂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劉繪字士章彭城人太常悛弟也父勔宋末權貴門多人客使繪與之共語應接流暢勔喜曰汝後若束帶立朝可與賓客言矣解褐著作郎太祖太尉行參軍太祖見而歎曰劉公為不亡也豫章王嶷為江州以繪為左軍主簿隨鎮江陵轉鎮西外兵曹參軍驃騎主簿繪聰警有文義善隸書數被賞召進對華敏僚吏之中見遇莫及琅邪王詡為功曹以吏能自進嶷謂僚佐曰吾雖不能得應嗣陳蕃然閣下自有二驥也復為司空記室錄事轉太子洗馬大司馬諮議領錄事時豫章王嶷與文惠太子以年秩不同物論謂宮府有疑繪苦求外出為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上左右陳洪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似既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喉舌應須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為安陸王護軍司馬轉中書郎掌詔誥敕助國子祭酒何胤撰治禮儀永明末京邑人士盛為文章談義皆湊竟陵王西邸繪為後進領袖機悟多能時張融周顒並有言工融音旨緩韻顒辭致綺捷繪之言吐又頓挫有風氣時人為之語曰劉繪貼宅別開一門言在二家之中也魚復侯子響誅後豫章王嶷欲求葬之召繪言其事使為表繪求紙筆須臾便成嶷惟足八字云提攜鞠養俯見成人乃歎曰禰衡何以過此後北虜使來繪以辭辯敕接虜使事畢當撰語辭繪謂人曰無論潤色未易但得我語亦難矣事兄悛恭謹與人語呼為使君隆昌中悛坐罪將見誅繪伏闕請代兄死高宗輔政救解之引為鎮軍長史轉黃門郎高宗為驃騎以繪為輔國將軍諮議領錄事典筆翰高宗即位遷太子中庶子出為寧朔將軍撫軍長史安陸王寶晊為湘州以繪為冠軍長史長沙內史行湘州事將軍如故寶晊妃悛女也寶晊愛其侍婢繪奪取具以啓聞寶晊以為恨與繪不協遭母喪去官有至性持喪墓下三年食麤糲服闋為寧朔將軍晉安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繪雖豪俠常惡武事雅善博射未嘗跨馬兄悛之亡朝議贈平北將軍雍州刺史詔書已出繪請尚書令徐孝嗣改之及梁王義師起朝廷以繪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固讓不就衆以朝廷昏亂為之寒心繪終不受東昏改用張欣泰繪轉建安王車騎長史行府國事義師圍城南兗州刺史張稷總城內軍事與繪情款異常將謀廢立閑語累夜東昏殞城內遣繪及國子博士范雲等送首詣梁王於石頭轉大司馬從事中郎中興二年卒年四十五繪撰能書人名自云善飛白言論之際頗好矜詡弟瑱字士溫好文章飲酒奢逸不吝財物滎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世並為第一官至吏部郎先繪卒

史臣曰刑禮相望勸戒之道淺識言治莫辯後先故宰世之堤防御民之羈紲端簡為政貴在畫一輕重屢易手足無從律令之本文約旨曠據典行罰各用情求舒慘之意既殊寬猛之利亦異辭有出沒義生增損舊尹之事政非一途後主所是即為成用張弛代積稍至遷訛故刑開二門法有兩路刀筆之態深舞弄之風起承喜怒之機隙挾千金之姦利剪韭復生寧失有罪抱木牢戶未必非寃下吏上司文簿從事辯聲察色莫用矜府申枉理讞急不在躬案法隨科幸無咎悔至於郡縣親民百務萌始以情矜過曾不待獄以律定罪無細非罾蓋由網密憲煩文理相背夫懲恥難窮盜賊長有欲求猛勝事在或然掃墓高門為利孰遠故永明定律多用優寬治物不患仁心見累於弘厚為令貴在必行而惡其舛雜也

贊曰袁狥厭戚猶子為情稚珪夷遠奏諫罷兵士章機悟立行砥名

南齊書卷四十八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袁彖傳撰其父集○父集南史作文集即指其伯父顗之集也

南齊書卷四十八考證

南齊書卷四十九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

王 奐從弟繢 張冲

王奐字彥孫琅邪臨沂人也祖僧朗宋左光祿儀同父粹黃門郎奐出繼從祖
中書令球故字彥孫解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安陸王冠軍主簿太子洗馬本
州別駕中書郎桂陽王司空諮議黃門郎元徽元年為晉熙王征虜長史江夏
內史遷侍中領步兵校尉復出為晉熙王鎮西長史加冠軍將軍江夏武昌太
守徵祠部尚書轉掌吏部昇明初遷冠軍將軍丹陽尹初王晏父普曜為沈攸
之長史常慮攸之舉事不得還時奐為吏部轉普曜為內職晏深德之及晏仕
世祖府奐從弟蘊反世祖謂晏曰王奐宋家外戚王蘊親同逆黨既其羣從豈
能無異意我欲具以啓聞晏叩頭曰王奐脩謹保無異志晏父母在都請以為
質世祖乃止出為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將軍如故尋進號征虜將軍建元元
年進號左將軍明年遷太常領鄱陽王師仍轉侍中祕書監領驍騎將軍又遷
征虜將軍臨川王鎮西長史領南蠻校尉南郡內史奐一歲三遷上表固讓南
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荊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脩務本
府舊州日就殷阜臣昔遊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痍毀難復雖復緝
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
弊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為國計非
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世祖即位徵右僕射仍轉使持節監
湘州軍事前將軍湘州刺史永明二年徙為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初省江州軍
府四年遷右僕射本州中正奐無學術以事幹見處遷尚書僕射中正如故校
籍郎王植屬吏部郎孔琇之以校籍令史俞公喜求進署矯稱奐意植坐免官
六年遷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奐欲請車駕幸府上晚信佛法御膳不宰牲使王
晏謂奐曰吾前去年為斷殺事不復幸詣大臣已判無容欻爾也王儉卒上用
奐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位遇已重與奐不能相推答上曰柳世隆有重望恐

不宜在奐後乃轉為左僕射加給事中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
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上謂王晏曰奐於
釋氏實自專至其在鎮或以此妨務卿相見言次及之勿道吾意也上以行北
諸戍士卒多繿縷送襦褶三千具令奐分賦之十一年奐輒殺寧蠻長史劉興
祖上大怒使御史中丞孔稚珪奏其事曰雍州刺史王奐啓錄小府長史劉興
祖虛稱興祖扇動山蠻規生逆謀誑言誹謗言辭不遜敕使送興祖下都奐慮
所啓欺妄於獄打殺興祖詐啓稱自經死止今體傷楗蓋蹤事暴聞聽攝興祖
門生劉倪到臺辨問列興祖與奐共事不能相和自去年朱公恩領軍征蠻失
利興祖啓聞以啓呈奐奐因此便相嫌恨若云興祖有罪便應事在民間民間
恬然都無事迹至十年九月十八日奐使仗身三十人來稱敕錄興祖付獄安
定郡蠻先在郡贓私興祖既知其取與即牒啓奐不問興祖後執錄奐仍令蠻
領仗身於獄守視興祖未死之前於獄以物畫漆柈子中出密報家道無罪令
啓乞出都一辨萬死無恨又云奐駐興祖嚴禁信使欲作方便殺以除口舌又
云奐意乃可奐第三息彪隨奐在州凡事是非皆干豫扇構密除興祖又云興
祖家餉糜中下藥食兩口便覺回乞獄子食者皆大利興祖大叫道糜中有藥
近獄之家無人不聞又云奐治著興祖日急判無濟理十一月二十一日奐使
獄吏來報興祖家道興祖於獄自經死屍出家人共洗浴之見興祖頸下有傷
肩胛烏黷陰下破碎實非興祖自經死家人及門義共見非是一人重攝檢雍
州都留田文喜列與倪符同狀興祖在獄嫌苦望下既蒙降旨欣願始遂豈容
於此方復自經敕以十九日至興祖以二十一日死推理檢迹灼然矯假尋敕
使送下奐輒拒詔所謗諸條悉出奐意毀故丞相若陳顯達誹訕朝事莫此之
深彪私隨父之鎮敢辭王法罪並合窮戮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
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敕鎮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步道會襄陽奐子彪素凶
剽奐不能制女婿殷叡懼禍謂奐曰曹呂今來既不見真敕恐為姧變政宜錄
取馳啓聞耳奐納之彪輒令率州內得千餘人開鎮庫取仗配衣甲出南堂陳
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

自申政恐曾呂輩小人相陵藉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其黨苑虎領二百人降臺軍彪敗走歸土人起義攻州西門彪登門拒戰却之與司馬黄瑶起寧蠻長史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奂奂聞兵入還內禮佛未及起軍人遂斬之年五十九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詔曰逆賊王奂險詖之性自少及長外飾廉勤內懷凶慝貽戾鄉伍敢棄衣冠拔其文筆之用權以顯任出牧樊阿政刑弛亂第三息彪矯弄威權父子均勢故寧蠻長史劉興祖忠於奉國每事匡執奂忿其異己誣以訕謗肆怒囚録然後奏聞朕察奂愚詐詔送興祖還都乃懼姦謀發露潛加殺害欺罔既彰中使辯覈遂授兵登陣逆捍王命天威電掃義夫咸奮曾未浹辰罪人斯獲方隅克殄漢南肅清自非犯官兼豫同逆謀爲一時所驅逼者悉無所問奂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餘孫皆原宥殷叡字文子陳郡人晉太常融七世孫也宋元嘉末祖元素坐染太初事誅叡遺腹亦當從戮外曾祖王僧朗啓孝武救之得免叡解文義有口才司徒褚淵甚重之謂之曰諸殷自荆州以來無出卿右者叡斂容答曰殷族衰悴誠不如昔若此旨爲虛故不足降此旨爲實彌不可聞奂爲雍州啓叡爲府長史叡族父恆字昭度與叡同承融後宋司空景仁孫也恆及父道矜並有古風以是見蚩於世其事非一恆宋泰始初爲度支尚書坐屬父疾及身疾多爲有司所奏明帝詔曰殷道矜有生便病比更無橫疾恆因愚習惰久妨清敘左遷散騎常侍領校尉恆歷官清顯至金紫光祿大夫建武中卒奂弟伷女爲長沙王晃妃世祖詔曰奂自陷逆節長沙王妃男女並長且奂又出繼前代或當有准可特不離絕奂從弟績

績字叔素宋車騎將軍景文子也弱冠爲秘書郎太子舍人轉中書舍人景文以此授超階令績經年乃受景文封江安侯績襲其本爵爲始平縣五等男還秘書丞司徒右長史元徽末除寧朔將軍建平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黄門郎寧朔將軍東陽太守世祖爲撫軍吏部尚書張岱選績爲長史呈選牒太祖笑謂岱曰此可謂素望還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出補義興太守輒錄郡吏陳伯喜付陽羨獄欲殺之縣令孔逭不知何罪不受績教爲有司所奏績坐白衣領職還太子中庶子領驍騎轉長史兼侍中世祖出射雉績信佛法稱疾不從駕轉左民尚書以母老乞解職改授寧朔將軍大司馬長史淮陵太守出爲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隆昌元年還輔國將軍太傅長史不拜仍爲冠軍將軍豫章內史進號征虜又坐事免官除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散騎常侍隨王師除征虜將軍驃騎長史還散騎常侍太常永元元年卒年五十三諡靖子績女適安陸王子敬世祖寵子永明三年納妃修外舅姑之敬世祖遣文惠太子相隨往績家置酒設樂公卿皆冠冕而至當世榮之

張沖字思約吳郡吳人父柬通直郎沖出繼從伯侍中景胤小名查父邵小名梨宋文帝戲景胤曰查何如梨景胤答曰梨是百果之宗查何敢及沖亦少有至性辟州主簿隨從叔永爲將帥除綏遠將軍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雪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沖足指皆墮除尚書駕部郎桂陽王征南中兵振威將軍歷驃騎太尉南中郎參軍不拜還征西從事中郎通直郎武陵王北中郎直兵參軍長水校尉除寧朔將軍本官如故遷左軍將軍加寧朔將軍輔國將軍沖少從戎事朝廷以幹力相待故歷處軍校之官出爲馬頭太守徙盱眙太守輔國將軍如故永明六年還西陽王冠軍司馬八年爲假節監青冀二州刺史事將軍如故沖父初卒遺命曰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取果菜流涕薦焉仍轉刺史鬱林即位進號冠軍將軍明帝即位以晉壽太守王洪軌代沖除黄門郎加征虜將軍建武二年虜寇淮泗假沖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本官如故虜紆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虜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虜紀城據之沖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虜虎坑馮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虜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其年遷廬陵王北中郎司馬加冠軍將軍未拜豐城公遙昌爲豫州上虜寇未已徙沖爲征虜長史南梁郡太守永泰元年除江夏王前軍長史東昏即位出爲建安王征虜長史輔國將軍江夏內史行郢州府州事永元元年還持節督豫州軍事豫州刺史代裴叔業竟不行明年還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持節

如故會司州刺史申希祖卒以沖為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又遷沖為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南兗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並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夤還都以沖為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一歲之中頻授四州至此受任其冬進征虜將軍封定襄侯食邑千戶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沖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沖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沖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効沖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拒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等開門出擊為義師所破光靜戰死沖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吳子陽光子衿李文釗陳虎牙等十三軍援郢至加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沖病死元嗣榮伯與沖子孜及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沖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加湖城淹漬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王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為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為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並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沖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時新蔡太守席謙永明中為中書郎王融所薦父恭穆鎮西司馬為魚復侯所害至是謙鎮盆城聞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為陳伯之所殺

史臣曰石碏棄子弘滅親之戒鮑永晚降知事新之節王奐誠在靡貳迹允嚴科張沖未達天心守迷義運致危之理異為亡之事一也

贊曰王居北牧子未克家終成干紀覆此冑華張壘窮守死如亂麻為悟既晚辯見方賒

南齊書卷四十九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王奐傳上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領齋仗五百人收奐○臣祖庚按通鑑注云齋仗齋庫精仗以給禁衛勇力之士

曹呂今來既不見真勅恐爲姧變政宜錄取馳啓聞耳○臣承蕃按南史載敕諫奐嘗白服接臺使又勸奐仰藥自全與此傳不同

奐長子太子中庶子融融弟司徒從事中郎琛於都棄市○臣祖庚按琛弟肅此不載以其入魏也又按南史奐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人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此亦不載通鑑考異曰奐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

張沖傳沖在鎮四時還吳園中○諸本同吳園中南史作吳國

傳住夏口浦○夏口南史作夏首

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臣祖庚按梁高祖紀及韋叡傳作死者什七八通鑑考異曰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也

南齊書卷四十九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一

文二王　明七王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鬱林王昭業宮人許氏生海陵恭王昭文陳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陽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懷尙太子第三子也永明中封曲江公千五百戶十年爲寧朔將軍濟陽太守鬱林卽位封臨海郡王二千戶隆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延興元年徵爲車騎將軍衛京師以永嘉王昭粲代之明帝建武二年通直常侍庾曇隆啓曰周定雒邑天子置畿內之民漢都咸陽三輔爲社稷之衞中晉南遷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國食宋武創業依擬古典神州部內不復別封而孝武末年分樹寵子苟申私愛有乖訓準隆昌之元特開母弟之貴竊謂非古聖明御寓禮舊爲先畿內限斷宜遵昔制賜茅授土一出外州詔付尙書詳議其冬改封昭秀爲巴陵王永泰元年見殺年十六

桂陽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鬱林立以皇弟封永嘉郡王南徐州刺史延興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荊雍益寧梁南北秦七州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明帝立欲以聞喜公遙欣爲荊州轉昭粲爲右將軍中書令建武二年改封桂陽王四年遷太常將軍如故永泰元年見殺年八歲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東昏侯寶卷江夏王寶玄鄱陽王寶夤和帝殷貴嬪生巴陵隱王寶義晉熙王寶嵩袁貴妃生廬陵王寶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寶攸許淑媛生桂陽王寶貞餘皆早夭

巴陵隱王寶義字智勇明帝長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爲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前將軍揚州刺史封晉安郡王三千戶寶義少有廢疾不堪出人間故止加除授仍以始安王遙光代之轉寶義爲右將軍領兵置佐鎮石頭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東昏卽位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仗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始安王遙光誅爲都督揚南徐二州軍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持節如故東府被兵火屋宇燒殘帝方營宮殿不暇脩葺寶義鎮西州三年進位司徒和帝西臺建以爲侍中司空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梁王定京邑宣德太后令以寶義爲太尉領司徒詔云不言之化形于自遠時人皆云此實錄也梁受禪封謝沐縣公尋封巴陵郡王奉齊後天監中薨

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爲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封江夏郡王仍出爲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永泰元年還爲前將軍領石頭戍事未拜東昏卽位進號鎮軍將軍永元元年又進車騎將軍代晉安王寶義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兗二州刺史將軍如故寶玄娶尙書令徐孝嗣女爲妃孝嗣被誅離絕少帝送少姬二人與之寶玄恨望密有異計明年崔慧景舉兵還至廣陵遣使奉寶玄爲主寶玄斬其使因是發將吏防城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鎮京口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乘八掆輿手執絳麾幡隨慧景至京師住東城百姓多往投集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軍名帝令燒之曰江夏尙爾豈復可罪餘人寶玄逃奔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鄣裹之令羣小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少日乃殺之

廬陵王寶源字智淵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封廬陵郡王遷右將軍領石頭戍事仍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後將軍南兗州刺史王敬則伏誅徙寶源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將軍如故永元元年進號安東將軍和帝卽位以爲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太守如故未拜中興二年薨

鄱陽王寶夤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二年爲北中郎將鎮琅邪城明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東昏卽位爲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尋進號前將軍永元二年徵爲撫

軍領石頭戍事未拜三年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鎭石頭其秋雍州刺史張欣泰等謀起事於新亭殺臺內諸主帥事在欣泰傳難作之日前南譙太守王靈秀奔往石頭率城內將吏見力去車脚載寶夤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後京邑騷亂寶夤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門閉城上人射之衆棄寶夤逃走寶夤逃亡三日戎服詣草市尉尉馳以啓帝帝迎寶夤入宮問之寶夤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帝笑乃復爵位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衞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荊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公改封寶夤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奔魏

邵陵王寶攸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三年爲北中郎將鎭琅邪城永元元年爲持節都督南北徐南兗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郎將如故未拜遷征虜將軍領石頭戍事丹陽尹戍事如故陳顯達事平出爲持節督江州軍事左將軍江州刺史以本號還京師授中將軍秘書監中興二年謀反宣德太后令賜死

晉熙王寶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永元二年爲冠軍將軍丹陽尹仍遷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南徐州刺史將軍如故中興元年和帝以爲中書令明年謀反伏誅

桂陽王寶貞明帝第十一子也永元二年爲中護軍北中郎將領石頭戍事中興二年謀反伏誅

史臣曰春秋書鄭伯克段于鄢兄弟之恩離君臣之義正夫逆順有勢況親兼一體道窮數盡或容觸琢而寶玄自尋干戈欣受家難曾不悟執柯所指跗蕚相從以此而圖萬全未知其髣髴也

贊曰文惠二王于嗟夭殤明子七國終亦衰亡

南齊書卷五十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二

裴叔業　崔慧景　張欣泰

裴叔業河東聞喜人晉冀州刺史徽後也徽子游擊將軍黎遇中朝亂子孫沒涼州仕於張氏黎玄孫先福義熙末還南至滎陽太守叔業父祖晚渡少便弓馬有武幹宋元徽末累官爲羽林監太祖驃騎行參軍建元元年除屯騎校尉虜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軍主征討本官如故上初卽位羣下各獻讜言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趑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迹事載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術地惟形勢居之者異姓國實武用鎭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南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既行民夷必服除寧朔將軍軍主如故永明四年累至右軍將軍東中郎諮議參軍高宗爲豫州叔業爲右軍司馬加建威將軍軍主領陳留太守七年爲王敬則征西司馬將軍軍主如故隨府轉驃騎在壽春爲佐數年九年爲寧蠻長史廣平太守雍州刺史王奐事難叔業率部曲於城內起義上以其有幹用仍留爲晉安王征北諮議領中兵扶風太守還晉熙王冠軍司馬延興元年加寧朔將軍司馬如故叔業早與高宗接事高宗輔政厚任叔業以爲心腹使領軍掩襲諸蕃鎭叔業盡心用命建武二年虜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剋之賊衆赴水死甚衆除黃門侍郎上以叔業有勳誠封武昌縣伯五百戶仍爲持節督徐州軍事冠軍將軍徐州刺史四年虜主寇沔北上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伐虜界則雍司之賊自然分張無勞動民向遠也上從之叔業率軍攻虹城獲男女四千餘人徙督豫州輔國將軍豫州刺史持節如故永泰元年叔業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効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人圍渦陽虜南兗州所鎭去彭城百二十里僞兗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真分攻龍亢戍卽虜馬頭郡也虜閉城自守僞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虜虜新至營未立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虜又遣僞將劉藻高忽繼至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獲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虜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上遣使慰勞高宗崩叔業還鎭少主卽位誅大臣京師屢有變發叔業登壽春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言富貴亦可辦耳永元元年徙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南兗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叔業見時方亂不樂居近蕃朝廷疑其欲反叔業亦遣使參察京師消息於是異論轉盛叔業兄子植颺並爲直閣殿內驅使慮禍至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見掩襲徐世檦等慮叔業外叛遣其宗人中書舍人裴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叔業猶不自安而植等說之不已叔業憂懼問計於梁王梁王令遣家還都自然無患叔業乃遣子芬之等還質京師明年進號冠軍將軍傳叔業反者不已芬之愈懼復奔壽春於是發詔討叔業遣護軍將軍崔慧景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蕭懿督水陸衆軍西討頓軍小峴叔業病困植請救魏虜送芬之爲質叔業尋卒虜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二千餘騎入壽春初虜主元宏建武二年至壽春其下勸攻城宏曰不須攻後當降也植等皆還洛陽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東武城人也祖構奉朝請父系之州別駕慧景初爲國子學生宋泰始中歷位員外郎稍遷長水校尉寧朔將軍太祖在淮陰慧景與宗人祖思同時自結太祖欲北渡廣陵使慧景具船於陶家後渚事雖不遂以此見親除前軍沈攸之事平仍出爲武陵王安西司馬河東太守使防扞陝西昇明三年豫章王爲荆州慧景留爲鎭西司馬兼諮議太守如故太祖受禪封樂安縣子三百戶豫章王遣慧景奉表稱慶還京師太祖召見加意勞接轉平西府司馬南郡內史仍遷爲南蠻長史加輔國將軍內史如故先是蠻府置佐資用甚輕至是始重其選建元元年虜動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

擊援虜退梁州賊李烏奴未平以慧景爲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將軍如故敕荆州資給發遣配以實甲千人步道從襄陽之鎮初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氐中乘閑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荆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劍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世祖卽位進號冠軍將軍在州蓄聚多獲珍貨永明三年以本號還遷黄門郎領羽林監明年遷隨王東中郎司馬加輔國將軍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母喪詔起復本任慧景每罷州輒傾資獻奉動數百萬世祖以此嘉之九年以本號徵還轉太子左率加通直常侍明年遷右衞將軍加給事中是時虜將南侵上出慧景爲持節督豫州郢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諸軍事冠軍將軍豫州刺史鬱林卽位進號征虜將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與虜交通朝廷疑懼高宗輔政遣梁王至壽春安慰之慧景遣密啓送誠勸進徵還爲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建武二年虜寇徐豫慧景以本官假節向鍾離受王玄邈節度尋加冠軍將軍四年還度支尙書領太子左率冬虜主攻沔北五郡假慧景節率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永泰元年慧景至襄陽五郡已沒加慧景平北將軍置佐史分軍助戍樊城慧景頓渦口村與太子中庶子梁王及軍主前寧州刺史董仲民劉山陽裴颺傅法憲等五千餘人進行鄧城前參騎還稱虜軍且至須臾望數萬騎俱來慧景據南門梁王據北門令諸軍上城上時慧景等蓐食輕行皆有饑懼之色軍中北館客三人走投虜具告之虜僞都督中軍大將軍彭城王元勰分遣僞武衞將軍元蚪趣城東南斷慧景歸路僞司馬孟斌向城東僞右衞將軍播正屯城北交射城內梁王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也旣而虜衆轉盛慧景於南門拔軍衆軍不相知隨後奔退虜軍從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虜遣鎧馬百餘匹突取山陽山陽使射手射之三人倒馬手殺十餘人不能禁且戰且退慧景南出過鬧溝軍人蹈藉橋皆斷壞虜軍夾路射之軍主傅法憲見殺赴溝死者相枕山陽取襖杖塡溝乘之得免虜主率大衆追之哺時虜主至沔北圍軍主劉山陽山陽據城苦戰至暮虜乃退衆軍恐懼其夕皆下船還襄陽東昏卽位改領右衞將軍平北假節如故未拜永元元年還護軍將軍尋加侍中陳顯達反加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時輔國將軍徐世檦專執號令慧景備員而已帝旣誅戮將相舊臣皆盡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轉不自安明年裴叔業以壽春降虜改授慧景平西將軍假節侍中護軍如故率軍水路征壽陽軍頓白下將發帝長圍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城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子覺爲直閤將軍慧景密與期四月慧景至廣陵覺便出奔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當顧託之重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宗社何如衆皆響應於是回軍還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帝聞變以征虜將軍右衞將軍左興盛假節督京邑水陸衆軍慧景停二日便收衆濟江集京口江夏王寶玄又爲內應合二鎭兵力奉寶玄向京師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參軍徐景智游盪軍主董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干斷遂射慧景軍因合戰慧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緣江載酒肉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烟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徐元稱降餘軍主皆死慧景至臨沂令李玉之發橋斷路慧景收殺之臺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慧景至查硎竹塘人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虎投慧景曰今平路皆爲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衞將軍左興盛率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望風退走慧景引軍入樂遊苑恭祖率輕騎十餘匹突進北掖門乃復出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諸

荻舫中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剋慧景燒蘭臺府署爲戰場守衛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隨方應擊衆心以此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爲吳王時巴陵王昭胄先逃民間出投慧景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竹里之捷子覺與恭祖爭勳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射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力不從其計性好談義兼解佛理頓法輪寺對客高談恭祖深懷怨望先是衞尉蕭懿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自歷陽步道征壽陽帝遣密使告之懿率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自采石濟岸頓越城舉火臺城中鼓叫稱慶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軍令不得渡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至是恭祖請擊義師又不許乃遣子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義師昧旦進戰數合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其夜崔恭祖與驍將劉靈運詣城降慧景衆情離壞乃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爲拒戰城內出盪殺數百人義軍渡北岸慧景餘衆皆奔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軍旅散在京師不爲營壘及走衆於道稍散單馬至蟹浦爲漁父所斬以頭內鰌魚籃擔送至京師時年六十三追贈張佛護爲司州刺史左興盛豫州刺史並征虜將軍徐景智柏靈福屯騎校尉董伯珍員外郎李玉之給事中其餘有差恭祖者慧景宗人驍果便馬矟氣力絕人頻經軍陣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禿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健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二百戶慧景平後恭祖繫尙方少時殺之覺亡命爲道人見執伏法臨刑與妹書曰捨逆旅歸其家以爲大樂況得從先君遊太淸乎古人有力扛周鼎而有立錐之歎以此言死亦復何傷平生素心士大夫皆知之矣既不得附驥尾安得施名於後世慕古竹帛之事今皆亡矣慧景妻女亦頗知佛義覺弟偃爲始安內史藏竄得免和帝西臺立以爲寧朔將軍中興元年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太祖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賊臣亂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鎭軍是也臣聞堯舜之心常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孑然之舜讎敵之人猶尙若此況祖業之重家國之切江夏既行之於前陛下又蹈之於後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介之屈尙望陛下申之絲髮之冤尙望陛下理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即陛下所由哉如此尙弗恤其餘何幾哉陛下德侔造化仁育羣生雖在昆蟲草木有不得其所者覽而傷焉而況乎友愛天至孔懷之深夫豈不懷將以事割此實左右不明未之或詳惟陛下公聽並觀以詢之芻蕘羣臣有以臣言爲不可乞使臣廷辯之則天人之意塞四海之疑釋必若不然倖小民之無識耳使其曉然知此相聚而逃陛下以責江夏之寃朝廷將何以應之哉若天聽沛然回光發惻愴之詔而使東牟朱虛東褒儀父之節則荷戈之士誰不盡死愚戇之言萬一上合事乞留中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寃定承聖詔已有褒贈此臣狂疎之罪也然臣所以諸問者不得其實罪在萬歿無所復云但愚心所恨非敢以父子之親骨肉之閒而僥幸曲陛下之法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而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以爲不可申明詔得矣然未審陛下亦是人臣不而鎭軍亦復奉人臣逆人君今之嚴兵勁卒方指於象魏者其故何哉臣所不死苟存視息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寃魂之枉屈今皇運既已開泰矣而死於社稷盡忠反以爲賊臣何用此生陛下世矣臣聞王臣之節竭智盡公以奉其上居股肱之任者申理寃滯薦達羣賢凡此衆臣夙興夜寐心未嘗須臾之閒而不在公故萬物無不得其理而頌聲作焉臣謹案鎭軍將軍臣穎胄宗室之親股肱之重身有伊霍之功荷陛下稷旦之任中領軍臣衍受帷幄之寄副宰相之尊皆所以棟梁朝廷社稷之臣天下所當遑遑匪懈盡忠竭誠欲使萬物得理而頌聲大興者豈復宜踰此哉而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王亡與亡而不爲陛下瞥然一言知而不言是不忠之臣不知而言乃不智之臣此而不知將何所知如以江夏心異先臣受制臣力則江夏同致死斃聽可昏政淫刑見殘無道然江夏之異以何爲明孔呂二人誰以爲戮手御麾幡言輒任公同心共志心若膠漆而以爲異臣竊惑焉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何爲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

實詐山陽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夫唯聖人乃知天命守忠之臣唯知盡死安顧成敗詔稱江夏遺時屯故跡屈行令內恕探情無玷純節今茲之旨又何以處鎮軍哉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天下之人北面而事陛下者徒以力屈耳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史之筆千載可期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臣之所言非孝於父實忠於君惟陛下熟察少留心焉臣頻觸宸嚴而不彰露所以每上封事者非自為戀地猶以春秋之義有隱諱之意也臣雖淺薄然今日之事斬足斷頭殘身滅形何所不能為陛下耳臣聞生人之死肉人之骨有識之士未為多感公聽並觀申人之寃秉德任公理人之屈則普天之人爭為之死何則理之所不可以已也陛下若引臣寃免臣兄之罪收往失發惻愴之詔懷可報之意則桀之犬實可吠堯跖之客實可刺由又何況由之犬堯之客臣非忝生實為陛下重此名於天下已成之基可惜之寶莫復是加褒明褒昌不可不循褒微褒滅不可不慎惟陛下熟察詳擇其衷若陛下猶以為疑鎮軍未之允決乞下征東共詳可否無以向隅之悲而傷陛下滿堂之樂何則陛下昏主之弟江夏亦昏主之弟鎮軍受遺託之恩先臣亦荷顧命之重情節無異所為皆同殊者唯以成敗仰資聖朝耳臣不勝愚忠請使羣臣廷辯者臣乞專令一人精賜本語儻幸萬一天聽昭然則軻沈七族離燔妻子人以為難臣豈不易詔報曰具卿寃切之懷卿門首義而旌德未彰亦追以慨然今當顯加贈謚僨尋下獄死

張欣泰字義享竟陵人也父興世宋左衛將軍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畏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元徽中興世在家擁雍州還資見錢三千萬蒼梧王自領人劫之一夜垂盡興世憂懼感病卒欣泰兄欣業時任安成郡欣泰悉封餘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寧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早經款遇及即位以為直閤將軍領禁旅除豫章王太尉參軍出為安遠護軍武陵內史還復為直閤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是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敕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樹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為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永明八年出為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為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為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改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關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面接松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閑解明帝即位為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城欣泰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虜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豈不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橫海所以案甲於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御之乃令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邪假令能拔子守之我將連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臥起而接戰乃魚驚不通飛鳥斷絕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於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士填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別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大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太半僅以身返既智屈於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莽失所為至今為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虜既為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為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姱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

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爲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崔慧景圍城欣泰入城內領軍守備事寧除輔國將軍廬陵王安東司馬義師起以欣泰爲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太子右率胡松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含德主帥苟勵直後劉靈運等十餘人並同契會帝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等十餘人相送中興堂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刺數瘡手指皆墮居士踰牆得出茹法珍亦散走還臺靈秀仍往石頭迎建安王寶夤率文武數百唱警蹕至杜姥宅欣泰初聞事發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城內處分必盡見委表裏相應因行廢立既而法珍得反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城外衆尋散少日事覺詔收欣泰胡松等皆伏誅欣泰少時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墮傷額又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更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年四十六

史臣曰崔慧景宿將老臣憂危昏運回董御之威舉晉陽之甲乘機用權內襲少主因樂亂之民藉淮楚之剽銳將授首纛師委律鼓聲讙於宮寢戈戟跱於城隍陵埤負戶士衰氣竭屢發銅虎之兵未有釋位之援勢等易京魚爛待盡征虜將軍投袂以先國急東馬旋師橫江競濟風驅電掃俯勝轉丸越城之戰旗獲蔽野肆觧之捷獻俘象魏贈壓崇烽窮壘重關戮帶定襄曾未及此盛矣哉桓文異世也

贊曰叔業外叛淮肥失險慧景倒戈宮門晝捲欣泰倉卒霜刃不染實起時昏堅冰互漸

南齊書卷五十一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崔慧景傳四月回軍廣陵○臣祖庚按此有月不日東昏紀四月癸酉慧景棄衆走通鑑考異曰按長歷是歲四月庚午朔癸酉乃四月四日據此則四月四日慧景已棄衆走矣而傳云四月回軍恭祖納之又云十二日恭祖復攻之城陷紀傳前後各不相顧又按紀云夏四月丁未慧景於廣陵襲京師通鑑考異曰是歲三月辛丑朔丁未三月七日當作三月以此考之則回軍廣陵亦當在三月紀傳作四月誤也

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開門納之○臣承耆按南史云俄而慧景至恭祖開門不敢出慧景知其異己泣數行而去與此互異

單馬至蟹浦爲漁父所斬○臣祖庚按南史云慧景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爲慧景門人時爲蟹浦戍斬慧景首送都與此小異然既云漁人又云爲戍未免矛盾南史固未可據也

張欣泰傳時年四十六○南史作三十六

南齊書卷五十一考證

3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三

文學

丘靈鞠 檀超 卞彬 丘巨源 王智深 陸厥 崔慰祖
王逡之 祖沖之 賈淵

丘靈鞠吳興烏程人也祖系祕書監靈鞠少好學善屬文與上計仕郡爲吏州辟從事詣領軍沈演之演之曰身昔爲州職詣領軍謝晦賓主坐處政如今日卿將來或復如此也舉秀才爲州主簿累遷員外郎宋孝武殷貴妃亡靈鞠獻挽歌詩三首云雲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帝摘句嗟賞除新安王北中郎參軍出爲剡烏程令不得志泰始初坐東賊黨錮數年褚淵爲吳興謂人曰此郡才士唯有丘靈鞠及沈勃耳乃啓申之明帝使著大駕南討紀論久之除太尉參軍轉安北記室帶扶風太守不就爲尚書三公郎建康令轉通直郎兼中書郎昇明中遷正員郎領本郡中正兼中書郎如故時方禪讓太祖使靈鞠參掌詔策建元元年轉中書郎中正如故敕知東宮手筆尋又掌知國史明年出爲鎮南長史尋陽相還尚書左丞世祖即位轉通直常侍尋領東觀祭酒靈鞠曰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永明二年領驍騎將軍靈鞠不樂武位謂人曰我應還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傖渡妨我輩塗轍死有餘罪改正員常侍靈鞠好飲酒臧否人物在沈淵座見王儉詩淵曰王令文章大進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此言達儉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蓬髮弛縱無形儀不治家業王儉謂人曰丘公仕宦不進才亦退矣還長沙王車騎長史太中大夫卒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文集行於世

檀超字悅祖高平金鄉人也祖弘宗宋南琅邪太守超少好文學放誕任氣解褐州西曹嘗與別駕蕭惠開共事不爲之下謂惠開曰我與卿俱起一老姥何足相誇蕭太后惠開之祖姑長沙王道憐妃超祖姑也舉秀才孝建初坐事徙梁州板宣威府參軍孝武聞超有文章敕還直東宮除驃騎參軍寧蠻主簿鎮北諮議超累佐蕃職不得志轉尚書度支郎車騎功曹桂陽內史入爲殿中郎兼中書郎零陵內史征北驃騎記室國子博士兼左丞超嗜酒好言詠舉止和靡自比晉郗超爲高平二超謂人曰猶覺我爲優也太祖賞愛之遷驍騎將軍常侍司徒右長史建元二年初置史官以超與驃騎記室江淹掌史職上表立條例開元紀號不取宋年封爵各詳本傳無假年表立十志律歷禮樂天文五行郊祀刑法藝文依班固朝會輿服依蔡邕司馬彪州郡依徐爰百官依范曄合州郡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改日蝕入天文志以建元爲始帝女體自皇宗立傳以備甥舅之重又立處士列女傳詔內外詳議左僕射王儉議金粟之重八政所先食貨通則國富民實宜加編錄以崇務本朝會志前史不書蔡邕稱先師胡廣說漢舊儀此乃伯喈一家之意曲碎小儀無煩錄宜立食貨省朝會洪範九疇一曰五行五行之本先乎水火之精是爲日月五行之宗也今宜憲章前軌無所改革又立帝女傳亦非淺識所安若有高德異行自當載在列女若止於常美則仍舊不書詔日月災隸天文餘如儉議超史功未就卒官江淹撰成之猶不備也時豫章熊襄著齊典上起十代其序云尚書堯典謂之虞書則附所述故通謂之齊名爲河洛金匱

卞彬字士蔚濟陰冤句人也祖嗣之中領軍父延之有剛氣爲上虞令彬才操不羣文多指刺州辟西曹主簿奉朝請員外郎宋元徽末四貴輔政彬謂太祖曰外間有童謠云可憐可念尸著服孝子不在日代哭列管暫鳴死滅族公頗聞不時王蘊居父憂與袁粲同死故念尸著服也服者衣也褚字邊衣也孝除子以日代者謂褚淵也列管蕭也彬退太祖笑曰彬自作此齊臺初建彬又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太祖聞之不加罪也除右軍參軍家貧出爲南康郡丞彬頗飲酒擯棄形骸作蚤虱賦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緼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疏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澣沐失時四體䩬䩬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渭濩無時恕肉探揣擭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

湯沐之虞，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褻，服無改換，搯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復不懃於捕討，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其略言皆實錄也。除南海王國郎中令，尚書比部郎，安吉令，車騎記室。彬性飲酒，以瓠壺瓢勺，杬皮爲肴，著帛冠十二年不改易，以大瓠爲火籠，什物多諸詭異，自稱卞田居，婦爲傳蠶室。或諫曰：「卿都不持操，名器何由得升？」彬曰：「擲五木子，十擲輒鞬，豈復是擲子之拙，吾好擲政極此耳。」永元中，爲平越長史、綏建太守，卒官。彬又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蝦蟆賦云：「紆青拖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水，維朝繼夕，聿役如鬼。」比令史諸事也。文章傳於閭巷。永明中，琅邪諸葛勗爲國子生，作雲中賦，指祭酒以下皆有形似之目，坐繫東冶，作東冶徒賦，世祖見，赦之。又有陳郡袁嘏，自重其文，謂人云：「我詩應須大材迮之，不爾飛去。」建武末，爲諸暨令，被王敬則所殺。

丘巨源，蘭陵蘭陵人也。宋初土斷屬丹陽，後屬蘭陵。巨源少舉丹陽郡孝廉，爲宋孝武所知。大明五年，敕助徐爰撰國史。帝崩，江夏王義恭取掌書記。明帝即位，使參詔誥，引在左右。自南臺御史爲王景文鎮軍參軍，甯喪還家。元徽初，桂陽王休範在尋陽，以巨源有筆翰，遣船迎之，餉以錢物。巨源因太祖自啓，敕板起巨源，使留京都。桂陽事起，使於中書省撰符檄。事平，除奉朝請。巨源望有封賞，既而不獲，乃與尚書令袁粲書曰：「民信理推心，闇於量事，庶謂丹誠感達，賞報孱期，豈虞寂寥，忽焉三稔。議者必云筆記賤伎，非殺活所待；開勸小說，非否判所寄。然則先聲後實，軍國舊章，七德九功，將名當世。仰觀天緯，則右將而左相；俯察人序，則西武而東文。固非胥祝之倫伍，巫匠之流匹矣。去昔奇兵變起，呼吸難凶，渠即勦而人情更迷，茅恬開城，千齡出叛。當此之時，心膂胡越，奉迎新亭者士庶塡路，投名朱雀者愚智空閭。人感而民不感，人畏而民不畏，其一可論也。臨機新亭，獨能抽刃斬賊者，唯有張敬兒；而中書省獨能奮筆弗顧者，唯有丘巨源。文武相方，誠有優劣，就其死亡，以決成敗，當勝天之敵，抗不測之禍，請問海內，此膽何如？其二可論也。又爾時顛沛，普喚文士，黃門中書，靡不畢集，摛翰振藻，非爲乏人，朝廷洪筆，何故假手凡賤？若以此賊強盛，勝負難測，羣賢怯不染豪者，則民宜以勇獲賞；若云羽檄之難，必須筆傑，羣賢推能見委者，則民宜以才賜列。其三可論也。竊見桂陽賊賞不赦之條，凡二十五人，而李恆、鍾爽同在此例，戰敗後出，罪並釋然；而吳邁遠族誅之罰。則操筆大禍而操戈無害，論以賞科，則武人超越而文人埋沒，其四可論也。且邁遠置辭，無乃侵慢，民作符檄，肆言詈辱，放筆出手，即就齏粉。若使桂陽得志，民若不輾裂軍門，則應腰斬都市，嬰孩脯膾，伊可熟念，其五可論也。往年戎旅，萬有餘甲，十分之中，九分冗隸，可謂衆矣。攀龍附驥，翻焉雲翔，至若民狂夫，可謂寡矣。徒關敕旨，空然泯沈。拒其荷殿壓末，皆是白起，操牘事始，必非魯連。邪民慎國算迅足，馳烽旆之機，帝擇逸翰，赴蔚羅之會，既能陵敵不殿，爭先無負，宜其微賜存在，少沾飲齕。遂乃棄之溝間，如蜉如蟻，擲之言外，如土如灰。縱隸怙戰，無拳無勇，並隨資峻級矣；凡豫臺內，不文不武，已坐拱清階矣。撫躬如此，贍例如彼，既非草木，何能弭聲。」巨源竟不被申。歷佐諸王府，轉羽林監。建元元年，爲尚書主客郎，領軍司馬，越騎校尉，除武昌太守，拜竟不樂江外行。世祖問之，巨源曰：「古人云『甯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臣年已老，甯死於建業。」以爲餘杭令。沈攸之事，太祖使巨源爲尚書符荊州，巨源以此又望賞異，自此意常不滿。高宗爲吳興，巨源作秋胡詩，有譏刺語，以事見殺。

王智深字雲才，琅邪臨沂人也。少從陳郡謝超宗學屬文。好飲酒，拙澀乏風儀。宋建平王景素爲南徐州，作觀法篇，智深和之，見賞，辟爲西曹書佐，貧無衣，未到職而景素敗。後解褐爲州祭酒。太祖爲鎮軍時，丘巨源薦之於太祖，板爲府行參軍，除豫章王國常侍，遷太學博士，豫章王大司馬參軍，兼記室。世祖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擬立袁粲傳，以審世祖。世祖曰：「袁粲自是宋家忠臣。」約又多載孝武、明帝諸鄙瀆事，上遣左右謂約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於是多所省除。又敕智深撰宋紀，召見芙蓉堂，賜衣服，給宅。智深告貧於豫章王，王曰：「須卿書成，當相論以祿。」書成三十卷，世祖後召見智深於璿明殿，令拜表奏上，表未奏而世祖崩。隆昌元年，敕索其書，智深遷爲竟陵王司徒參軍，坐事免。江夏王鋒、衡陽王鈞並善待之。初，智深爲司徒袁

粲所接及撰宋紀意常依依粲幼孤祖母名其爲愍孫後慕荀粲自改名會稽賀喬譏之智深於是著論家貧無人事嘗餓五日不得食掘莧根食之司空王僧虔及子志分與衣食卒於家先是陳郡袁炳字叔明有文學亦爲袁粲所知著晉書未成卒穎川庾銑善屬文見賞豫章王引至大司馬記室參軍卒

陸厥字韓卿吳郡吳人揚州別駕閑子也厥少有風槪好屬文五言詩體甚新奇永明九年詔百官舉士同郡司徒左西掾顧暠之表薦焉州舉秀才王晏少傅主簿遷後軍行參軍永明末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祕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祕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卽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怗之談操末續顚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彊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脩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賖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約答曰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又非止若斯而已也十字之文顚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祕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絃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由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闌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炳若縟錦寧有濯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衞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卽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老夫亦不盡辨此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反厥父閑被誅厥坐繫尙方尋有敕令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於世會稽虞炎永明中以文學與沈約俱爲文惠太子所遇意眄殊常官至驍騎將軍

崔慰祖字悅宗淸河東武城人也父慶緒永明中爲梁州刺史慰祖解褐奉朝請父喪不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有子胤毀不滅性政當不進肴羞耳如何絕鹽吾今亦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漆器題爲日字日字之器流乎遠近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好學聚書至萬卷隣里年少好事者來從假借日數十袠慰祖親自取與未常爲辭爲始安王撫軍墨曹行參軍轉刑獄兼記室遙光好棋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建武中詔舉士從兄慧景舉慰祖及平原劉孝標並碩學帝欲試以百里慰祖辭不就國子祭酒沈

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之朓歎曰假使班馬復生無以過此慰祖賣宅四十五萬買者云寧有減不答曰誠慚韓伯休何容二價買者又曰君但責四十六萬一萬見與慰祖曰是即同君欺人豈是我心乎少與侍中江祀款及祀貴常來候之而慰祖不往也與丹陽丞劉渢素善遙光據東府反慰祖在城內城未潰一日渢謂之曰卿有老母宜其出矣命門者出之慰祖詣闕自首繫尚方病卒慰祖著海岱志起太公迄西晉人物為四十卷半未成臨卒與從弟緯書云常欲更注遷固二史採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海岱志良未周悉可寫數本付護軍諸從事人一通及友人任昉徐寅劉洋裴揆又令以棺親土不須塼勿設靈座時年三十五

王逡之字宣約琅邪臨沂人也父祖皆為郡守逡之少禮學博聞起家江夏王國常侍大司馬行參軍章安令累至始安內史不之官除山陽王驃騎參軍兼治書御史安成國郎中吳令昇明末右僕射王儉重儒術逡之以著作郎兼尚書左丞參定齊國儀禮初儉撰古今喪服集記逡之難儉十一條更撰世行五卷轉國子博士國學久廢建元二年逡之先上表立學又兼著作撰永明起居注轉通直常侍驍騎將軍領博士著作如故出為寧朔將軍南康相太中光祿大夫加侍中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塵黑年老手不釋卷建武二年卒從弟珪之有史學撰齊職儀永明九年其子中軍參軍顥上啟曰臣亡父故長水校尉珪之藉素為基依儒習性以宋元徽二年被敕使纂集古設官歷代分職凡在墳策必盡詳究是以等級掌司咸加編錄黜陟遷補悉該研記述章服之差兼冠佩之飾屬值啓運軌度惟新故太宰臣淵奉宣敕旨使速洗正刊定未畢臣私門凶禍不揆庸微謹冒啓上凡五十卷謂之齊職儀仰希永升天閣長銘祕府詔付祕閣

祖沖之字文遠范陽薊人也祖昌宋大匠卿父朔之奉朝請沖之少稽古有機思宋孝武使直華林學省賜宅宇車服解褐南徐州迎從事公府參軍宋元嘉中用何承天所制歷比古十一家為密沖之以為尚疏乃更造新法上表曰臣博訪前墳遠稽昔典五帝躔次三王交分春秋朔氣紀年薄蝕談遷載述彪固列志魏世注歷晉代起居探異今古觀要華戎書契以降二千餘稔日月離會之徵星度疎密之驗專功耽思咸可得而言也加以親量圭尺躬察儀漏目盡毫釐心窮籌筴考課推移又曲備其詳矣然而古歷疎舛頗不精密羣氏糾紛莫審其會尋何承天所上意存改革而置法簡略今已乖遠以臣校之三覩厥謬日月所在差覺三度二至晷景幾失一日五星見伏至差四旬留逆進退或移兩宿分至失實則節閏非正宿度違天則伺察無准臣生屬聖辰詢逮在運敢率愚瞽更創新歷謹立改易之意有二設法之情有三改易者一以舊法一章十九歲有七閏閏數為多經二百年輒差一日節閏既移則應改法歷紀屢遷實由此條今改章法三百九十一年有一百四十四閏令卻合周漢則將來永用無復差動其二以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以此推之唐世冬至日在合宿之左五十許度伐之初即秦歷冬至日在牽牛六度漢武改立太初歷冬至日在牛初後漢四分法冬至日在斗二十二晉世姜岌以月蝕檢日知冬至在斗十七今參以中星課以蝕望冬至之日在斗十一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舊法並令冬至日有定處天數既差則七曜宿度漸與舛訛乖謬既著輒應改易僅合一時莫能通遠遷革不已又由此條今令冬至所在歲歲微差卻檢漢注並皆審密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設法者其一以子為辰首位在正北爻應初九升氣之端虛為北方列宿之中元氣肇初宜在此次前儒虞喜備論其義今歷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其二以日辰之號甲子為先歷法設元應在此歲而黃帝以來世代所用凡十一歷上元之歲莫值此名今歷上元歲在甲子其三以上元之歲歷中衆條並應以此為始而景初歷交會遲疾元首有差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交會遲疾亦並置差裁得朔氣合而已條序紛錯不及古意今設法日月五緯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羣流共源庶無乖誤若夫測以定形據以實效懸象著明尺表之驗可推動氣幽微寸管之候不忒今臣所立易以取信但綜覈始終大存緩密革新變舊有約有繁用約之條理不自懼用繁之意顧非謬然何者夫紀閏參差數各有分分之為體非不

細密臣是用深惜毫釐以全求妙之准不辭積累以成永定之製非為思而莫知悟而弗改也若所上萬一可採伏願頒宣羣司賜垂詳究事奏孝武令朝士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帝崩不施行出為婁縣令謁者僕射初宋武平關中得姚興指南車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昇明中太祖輔政使沖之追修古法沖之改造銅機圓轉不窮而司方如一馬均以來未有也時有北人索馭驎者亦云能造指南車太祖使與沖之各造使於樂遊苑對共校試而頗有差僻乃毀焚之永明中竟陵王子良好古沖之造欹器獻之文惠太子在東宮見沖之曆法啓世祖施行文惠尋薨事又寢轉長水校尉領本職沖之造安邊論欲開屯田廣農殖建武中明帝使沖之巡行四方興造大業可以利百姓者會連有軍事事竟不行沖之解鍾律博塞當時獨絕莫能對者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造一器不因風水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行百餘里於樂遊苑造水碓磨世祖親自臨視又特善算永元二年沖之卒年七十二著易老莊義釋論語孝經注九章造綴述數十篇

賈淵字希鏡平陽襄陵人也祖弼之晉員外郎父匪之驃騎參軍世傳譜學孝武世青州人發古冢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並不能悉淵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由是見遇敕淵注郭子太始初辟丹陽郡主簿奉朝請太學博士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出為丹徒令昇明中太祖嘉淵世學取為驃騎參軍武陵王國郎中令補餘姚令未行仍為義興郡丞永明初轉尚書外兵郎歷大司馬司徒府參軍竟陵王子良使淵撰見客譜出為句容令先是譜學未有名家淵祖弼之廣集百氏譜記專心治業晉太元中朝廷給弼之令史書吏撰定繕寫藏秘閣乃還左民曹淵父及淵三世傳學凡十八州士族譜合百帙七百餘卷該究精悉當世莫比永明中衛軍王儉抄次百家譜與淵參懷撰定建武初淵遷長水校尉荒傖人王泰寶買襲琅邪譜尚書令王晏以啓高宗淵坐被收當極法子棲長謝罪稽顙流血朝廷哀之免淵罪數年始安王遙光板撫軍諮議不就仍為北中郎參軍中興元年卒年六十二撰氏族要狀及人名書並行於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充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為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為允王褒僮約束皙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五言之製獨秀眾品習玩為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者雖眾總而為論略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談士罕或兼工非唯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翳奪故兼之者鮮矣

贊曰學亞生知多識前仁文成筆下芬藻麗春

南齊書卷五十二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卞彬傳虱有謗言○南史言作云

晏聚乎久褋爛布之裳○南史褋作袴

服無改換摇齧不能加脫略緩嬾○南史無此十三字

復不勤於捕討○南史於作之

孫孫息息○南史息息作子子

王智深掘莧根食之○南史莧作蒐

陸厥傳低昂舛節○諸本同舛節沈約宋書論本作互節

賈淵傳淵坐被求當極法○求南史作收

南齊書卷五十二考證

南齊書卷五十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四

良政

傅琰 虞愿 劉懷慰 裴昭明 沈憲 李珪之 孔琇之

太祖承宋氏奢縱風移百城輔立幼主思振民瘼為政未期擢山陰令傅琰為益州刺史乃捐華反樸恭己南面導民以躬意存勿擾以山陰大邑獄訟繁滋建元三年別置獄丞與建康為比永明繼運垂心治術杖威善斷猶多漏網長吏犯法封刃行誅郡縣居職以三周為小滿水旱之災輒加賑卹明帝自在布衣曉達吏事君臨億兆專務刀筆未嘗枉法申恩守宰以之肅震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及建武之興虜難猋急征役連歲不遑啓居軍國糜耗從此衰矣齊世善政著名表績無幾焉位次遷升非直止乎城邑今取其清察有迹者餘則隨以附焉

傅琰字季珪北地靈州人也祖邵員外郎父僧祐安東錄事參軍琰美姿儀解褐寧蠻參軍本州主簿寧蠻功曹宋永光元年補諸暨武康令廣威將軍除尚書左民郎又為武康令將軍如故除吳興郡丞泰始六年遷山陰令山陰東土大縣難為長官僧祐在縣有稱琰尤明察又著能名其年爵新亭侯元徽初遷尚書右丞遭母喪居南岸鄰家失火延燒琰屋琰抱柩不動鄰人競來赴救乃得俱全琰股髀之間已被煙焰服闋除邵陵王左軍諮議江夏王錄事參軍太祖輔政以山陰獄訟煩積復以琰為山陰令賣針賣糖老姥爭團絲來詣琰琰不辨覈縛團絲於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雞一人云粟一人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縣內稱神明無敢復為偷盜琰父子並著奇績江左鮮有匹云諸傳有治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昇明二年太祖擢為假節督益寧二州軍事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宋寧太守建元元年進號寧朔將軍四年徵驍騎將軍黃門郎永明二年遷建威將軍安陸王北中郎長史改寧朔將軍明年徙廬陵王安西長史南郡內史行荊州事五年卒琰喪西還有詔出臨臨淮劉玄明亦有吏能為山陰令大著名績琰子翽問之玄明曰我臨去當告卿將別謂之曰作縣惟日食一升飯而莫飲酒

虞愿字士恭會稽餘姚人也祖賚給事中監利侯父望之早卒賚中庭橘樹冬熟子孫競來取之愿年數歲獨不取賚及家人皆異之元嘉末為國子生再遷湘東王國常侍轉潯陽王府墨曹參軍明帝立以愿儒吏學涉兼蕃國舊恩意遇甚厚除太常丞尚書祠部郎通直散騎侍郎領五郡中正祠部郎如故帝性猜忌體肥憎風夏月常著皮小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面輒先啓聞星文災變不信太史不聽外奏敕靈臺知星二人給愿常直內省有異先啓以相檢察帝以故宅起湘宮寺費極奢侈以孝武莊嚴剎七層帝欲起十層不可立分為兩剎各五層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還見帝曰卿至湘宮寺未我起此寺是大功德愿在側曰陛下起此寺皆是百姓賣兒貼婦錢佛若有知當悲哭哀愍罪高佛圖有何功德尚書令袁粲在坐為之失色帝乃怒使人驅下殿愿徐去無異容以舊恩少日中已復召入帝好圍棊甚拙去格七八道物議共欺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棊依品賭戲抗每饒借之曰皇帝飛棊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愿又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雖數忤旨而蒙賞賜猶異餘人遷兼中書郎帝寢疾愿常侍醫藥帝素能食尤好逐夷以銀鉢盛蜜漬之一食數鉢謂揚州刺史王景文曰此是奇味卿頗足不景文曰臣夙好此物貧素致之甚難帝甚悅食逐夷積多胸腹痞脹氣將絕左右啓飲數升酢酒乃消疾大困一食汁滓猶至三升水患積久藥不復効大漸日正坐呼道人合掌便絕愿以侍疾久轉正員郎出為晉平太守在郡不治生產前政與民交關質錄其兒婦愿遣人於道奪取將還在郡立學堂教授郡舊出髯蛇膽可為藥有餉愿蛇者愿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經宿復還故處愿更令遠乃不復歸論者以為仁心所致也海邊有越王石常隱雲霧相傳云清廉太守乃得見愿往觀視清徹無隱蔽後琅邪王秀之為郡與朝士書曰此郡承虞公之後善政猶存遺風易遵差得無

事以母老解職除後軍將軍褚淵常詣愿不在見其眠床上積塵埃有書數袠淵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還中書郎領東觀祭酒兄季爲上虞令卒愿從省步還家不待詔便歸東除驍騎將軍遷廷尉祭酒如故愿嘗事宋明帝齊初宋神主遷汝陰廟愿拜辭流涕建元元年卒年五十四愿著五經論問撰俗稽記文翰數十篇

劉懷慰字彥泰平原平原人也祖奉伯元嘉中爲冠軍長史父乘民冀州刺史懷慰初爲桂陽王征北板行參軍乘民死於義嘉事難懷慰持喪不食醯醬冬月不絮衣養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義復除邵陵王南中郎參軍廣德令尚書駕部郎懷慰宗從善明等爲太祖心腹懷慰亦豫焉沈攸之有舊令爲書戒喻攸之太祖省之稱善除步兵校尉齊國建上欲置齊郡於京邑議者以江右土沃流民所歸乃治瓜步以懷慰爲輔國將軍齊郡太守上謂懷慰曰齊邦是王業所基吾方以爲顯任經理之事一以委卿又手勑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今賜卿玉環刀一口懷慰至郡脩治城郭安集居民墾廢田二百頃決沈湖灌溉不受禮謁民有餉其新米一斛者懷慰出所食麥飯示之曰旦食有餘幸不煩此因著廉吏論以達其意太祖聞之手勑褒賞進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賜米三百斛兗州刺史柳世隆與懷慰書曰膠東流化穎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在郡二年遷正員郎領青冀二州中正懷慰本名聞慰世祖即位以與舅氏名同勑改之出監東陽郡爲吏民所安還兼安陸王北中郎司馬永明九年卒年四十五明帝即位謂僕射徐孝嗣曰劉懷慰若在朝廷不憂無清吏也懷慰與濟陽江淹陳郡袁彖善亦著文翰永明初獻皇德論云

裴昭明河東聞喜人宋太中大夫松之孫也父駰南中郎參軍昭明少傳儒史之業泰始中爲太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何所准據昭明議禮納徵儷皮爲庭實鹿皮也晉太子納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豈其謂婚禮不辟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或爲用各異今宜准的經誥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二元徽中出爲長沙郡丞罷任刺史王蘊謂之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歷祠部通直郎永明三年使虜世祖謂之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爲始安內史郡民龔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治罪及還甚貧罄世祖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諳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還射聲校尉九年復遣北使建武初爲王玄邈安北長史廣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所啓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有勤績常謂人曰人生何事須聚畜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不治產業中興二年卒從祖弟顗字彥齊少有異操泰始中於總明觀聽講不讓劉秉席秉用爲參軍昇明末爲奉朝請齊臺建世子裴妃須外戚譜顗不與遂分籍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

沈憲字彥璋吳興武康人也祖說道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父璞之北中郎行參軍憲初應州辟爲主簿少有幹局歷臨首餘杭令巴陵王府佐帶襄令除駕部郎宋明帝與憲棋謂憲曰卿廣州刺史才也補烏程令甚著政績太守褚淵歎之曰此人方員可施除通直郎都水使者長於吏事居官有績除正員郎補吳令尚書左丞昇明二年西中郎將晃爲豫州太祖擢憲爲晃長史南梁太守行州事還豫章王諮議未拜坐事免官復除安成王冠軍武陵王征虜參軍還少府卿少府管掌市易與民交關有吏能者皆更此職遷王儉鎮軍長史武陵王曄爲會稽以憲爲左軍司馬太祖以山陰戶衆難治欲分爲兩縣世祖啓曰縣豈不可治但用不得其人耳乃以憲帶山陰令政聲大著孔稚珪請假東歸謂人曰沈令料事特有天才加甯朔將軍王敬則爲會稽憲仍留爲鎮軍長史令如故還爲冠軍長史行南豫州事晉安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西陽王子明代爲南兗州憲仍留爲冠軍長史太守如故頻行州府事永明八年子明典籤劉道濟取府州五十人役自給又役子明左右及船仗贓私百萬爲有司所奏世祖怒賜道濟死憲坐不糾免官尋復爲長史輔國將軍以疾去官除散騎常侍

未拜卒當世稱爲良吏憲同郡丘仲起先是爲晉平郡清廉自立褚淵歎曰見可欲心能不亂此楊公所以遺子孫也仲起字子震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宋元徽中爲太子領軍長史官至廷尉卒

李珪之字孔璋江夏鍾武人也父祖皆爲縣令遷鎭西中郎諮議右軍將軍兼都水使者珪之歷職稱爲清能除游擊將軍兼使者如故轉兼少府卒先是四年榮陽毛惠素爲少府卿吏才強而治事清刻敕市銅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畫用錢六十萬有譖惠素納利者世祖怒敕尚書評賈貴二十八萬餘有司奏之伏誅死後家徒四壁上甚悔恨

孔琇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運著作郎琇之初爲國子生舉孝廉除衞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爲烏程令有吏能遷通直郎補吳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治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皆震肅遷尙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遷驍騎將軍少府如故出爲甯朔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爲正員常侍兼左民尙書廷尉卿出爲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琇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爲輔國將軍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輔政防制諸蕃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琇之爲甯朔將軍晉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琇之辭不許未拜卒

史臣曰琴瑟不調必解而更張也魏晉爲吏稍與漢乖奇猛之風雖衰而仁愛之情亦減局以峻法限以常條以必世之仁未及宣理而期月之望已求治術先公後私在己未易割民奉國於物非難期之救過所利苟免且目見可欲嗜好方流貪以敗官取與違義吏之不臧罔非由此擿奸辯僞誠俟異識垂名著績唯有廉平今世之治民未有出於此也

贊曰蒸蒸小民吏職長親棼亂須理卹隱歸仁枉直交瞀寬猛代陳伊何導物貴在清身

南齊書卷五十三

南齊書卷五十三考證

裴昭明傳我不諳書○諳南史作讀

沈憲傳少爲憲從伯領軍寅之所知○臣承蒼按寅之即演之梁時以演與武帝諱同音故去水旁爲寅如張縯止稱張寅亦其例也沈演之以元嘉二十一年爲中領軍事見宋書本傳

南齊書卷五十三考證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五

高逸

褚伯玉 明僧紹 顧歡 臧榮緒 何求 劉虯 庾易
宗測 杜京 沈驎士 吳苞 徐伯珍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語默之謂也故有入廟堂而不出徇江湖而永歸隱避紛紜情迹萬品若道義內足希微兩亡藏景窮巖蔽名愚谷解桎梏於仁義示形神於天壤則名教之外別有風猷故堯封有非聖之人孔門謬雞黍之客次則揭獨往之高節重去就之虛名激競違貪與世為異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或道有不申行吟山澤咸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風雲以為戒求志達道未或非然含貞養素文以藝業不然與樵者之在山何殊別哉故樊英就徵不稱李固之望馮恢下節見陋張華之語期之塵外庶以弘多若今十餘子者仕不求聞退不譏俗全身幽履服道儒門斯逸民之軌操故綴為高逸篇云爾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邁征虜將軍伯玉少有隱操寡嗜欲年十八父為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為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裁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棲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茲而三焉夫却粒之士湌霞之人乃可暫致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為譬說僧達答曰褚先生從白雲遊舊矣古之逸民或留慮兒女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煙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太祖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稚珪從其受道法為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就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為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為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為青州僧紹乏糧食隨慶符之鬱洲住弇榆山栖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躭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為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邪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邪聊以為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為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為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為榮泰始初為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為黃門僧胤子惠照元徽中為太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蜒上許為益州未遷卒

顧歡字景怡吳郡鹽官人也祖赳晉隆安末避亂徙居歡年六七歲書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家貧父使驅田中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八歲誦孝經詩論及長篤志好學母年老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遊及孫憲之並受經句歡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於墓次遂隱遁不仕於剡天台山

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不復講太祖輔政悅歡風教徵爲揚州主簿遣中使迎歡及踐阼乃至歡稱山谷臣顧歡上表曰臣聞舉網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既理毛目自張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綿哀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斟酌時用不以芻蕘棄言不以人微廢道則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疏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與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既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既盡矣請從此退是時員外郎劉思效表陳讜言曰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敝徵賦有增於往天府有貧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車服伎樂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于山澤之人不敢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捐源尚末陛下宜發明詔吐德音布惠澤禁邪僞薄賦斂省徭役絕奇麗之路塞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汴有鴟梟之巢青丘爲狐兔之窟虐害鱗紀殘暴日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懲生耆老看左衽而恥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吒黎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遣蕭張之師萬道俱前窮山蕩谷此即恆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上詔曰朕夙旦惟夤思弘治道佇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縈懷其勤至矣吳郡顧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書金門薦辭鳳闕辨章治體有協朕心今出其表外可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旌賁思效可付選銓序以顯讜言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歡爲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爲散騎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俱不就徵歡晚節服食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爲數術多效驗初元嘉末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太初弒逆果是此年月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魂隨物化剋死日卒於剡山身體柔軟時年六十四還葬舊墓木連理出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著夷夏論曰夫辨是與非宜據聖典尋二教之源故兩標經句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即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三皇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而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制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育妻孥上廢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諍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麤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

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勇猛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略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術効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為道人通公駁之其略曰白日停光恆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炳斯瑞又老莊周孔有可存者依日末光憑釋遺法盜牛竊善反以成蠹檢究源流終異吾黨之為道耳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為禮不慕蹲坐為恭道以三繞為虔不尚踞傲為肅豈專戎土爰亦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在華乘者常安戒善行交蹈者恆通文王造周大伯創吳革化戎夷不因舊俗豈若舟車理無代用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教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治世為本釋氏出世為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符合之唱自由臆說又仙化以變形為上泥洹以陶神為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恆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經云戎氣強獷乃復略人頰車邪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戒之於後又舟以濟川車以征陸佛起於戎豈非戎俗素惡邪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邪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戒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女民族弗革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云於翦落之徒全是胡人國有舊風法不可變又若觀風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戎之法魚鳥異淵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世有精麤教有文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問所異歸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巫立像矣此非所歸歸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窮妙之至名至名無名其有名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修考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道士太子召入玄圃園衆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景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嘗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遍修修遍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為鴻乙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辨善於著筆著三名論甚工鍾會四本之流也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始與人盧度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征永敗虜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後隱居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魚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初永明三年徵驃騎參軍顧惠胤為司徒主簿惠胤宋鎮軍將軍覬之弟子也閑居養志不應徵辟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民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掃灑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為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南徐州辟西曹

舉秀才不就太祖爲揚州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司徒褚淵少時嘗命駕尋之建元中啓太祖曰榮緒朱方隱者昔臧質在宋以國戚出牧彭岱引爲行佐非其所好謝疾求免蓬廬守志漏濕是安灌蔬終老與友關康之沈深典素追古著書撰晉史十袠贊論雖無逸才亦足彌綸一代臣歲時往京口早與之遇近報其取書始方送出庶得備錄渠閣採異甄善上答曰公所道臧榮緒者吾甚志之其有史翰欲令入天祿甚佳榮緒惇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尙奉丹書武王致齋降位李釋教誠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自號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年七十四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世號爲二隱康之字伯愉河東人世居丹徒以墳籍爲務四十年不出門不應州府辟宋太始中徵通直郎不就晚以母老家貧求爲嶺南小縣性清約獨處一室稀與妻子相見不通賓客弟子以業傳受尤善左氏春秋太祖爲領軍素好此學送春秋五經康之手自點定并得論禮記十餘條上甚悅寶愛之遺詔以經本入玄宮宋末卒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也祖尙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參軍事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爲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於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船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爲太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爲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爲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離門卞望之墓側性率到好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尙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點欲結裳爲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爲小山隆昌中爲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爲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朏致仕慮後之於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發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爲荊州教辟虯爲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虯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尙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爲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答曰虯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不凝心出累非冢閒樹下之節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蠶之義虯精信釋氏衣麤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字幼簡新野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

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潛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主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爲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爲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柏豫章王復遺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

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甞已自豈容課虛責有限魚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畫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尚書令王儉餉測蒲褥頃之測送弟與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虯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隨王子隆至鎮遣別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虯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史武陵王辟贊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劉虯同徵爲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爲諮議並不就壽終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杜子恭玄孫也祖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棋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覬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召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除奉朝請不就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太守遣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說京產請瓛至山舍講書傾資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其禮賢如此孔稚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慇懃永明十年稚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悰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曰竊見吳郡杜京產潔靜爲心謙虛成性通和發於天挺敏達表於自然學遍玄儒博通史子流連文藝沈吟道奧泰始之朝掛冠辭世遁捨家業隱于太平葺宇窮巖採芝幽澗耦耕自足薪歌有餘確爾不羣淡然寡欲麻衣藿食二十餘載雖古之志士何以加之謂宜釋巾幽谷結組登朝則嵒谷含懽薜蘿起抃矣不報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年六十四永元元年卒會稽孔道徵守志業不仕京產與之友善

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山中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沈驎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太中大夫驎士少好學家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宋元嘉末文帝令尚書僕射何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驎士應選尚之謂子偃曰山藪故有奇士也少時驎士稱疾歸鄉更不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驎士仕答曰魚縣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乃作玄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驎士未嘗答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驎士重陸機連珠每爲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爲吳興請驎士入郡驎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驎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上表薦之詔徵爲奉朝請不就永明六年吏部郎沈淵中書郎沈約又表薦驎士義行曰吳興沈驎士英風夙挺峻節早樹貞粹稟於天然綜博生乎篤習家世孤貧藜藿不給懷書而耕白首無倦挾琴採薪行歌不輟長兄早卒孤姪數四攝尫鞠稚吞苦推甘年踰七十業行無改元嘉以來聘召仍疊玉質踰潔霜操日嚴若使聞政王庭服道槐掖必能孚朝規於邊鄙播聖澤於荒垂詔又徵爲太學博士建武二年徵著作郎永元二年徵太子舍人並不就驎士負薪汲水幷日而食守操終老篤學不倦遭火燒書數千卷驎士年過八十耳目猶聽明以火故抄寫燈下細書復成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爲養身靜嘿之所致也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注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偽乃自作終制年八十六卒同郡沈儼之字士恭徐州刺史曇慶子亦不仕徵太子洗馬永明元年徵中書郎三年又詔徵前南郡國常侍沈

顗爲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永元二年徵通直郎顗字處默宋領軍寅之兄孫也

吳苞字天蓋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三禮及老莊宋泰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黄葛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隆昌元年詔曰處士濮陽吳苞栖志窮谷秉操貞固沈精味古白首彌厲徵太學博士不就始安王遥光右衞江祏於蔣山南爲立館自劉瓛卒後學者咸歸之以壽終會國孔嗣之字敬伯宋世與太祖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陵郡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太中大夫建武三年卒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竹葉及地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床而止讀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往從學積十年究尋經史遊學者多依之太守瑯邪王曇生吳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答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常旱伯珍筮之如期雨澍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處也山多龍鬚檉柏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夜忽有赤光洞照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永明二年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同郡樓幼瑜亦儒學著禮捃遺三十卷官至給事中又同郡樓惠明有道術居金華山禽獸毒蟄者皆避之宋明帝聞之勑出住華林園除奉朝請固乞不受求東歸永明三年忽乘輕舟向臨安縣衆不知所以尋而唐寓之賊破郡文惠太子呼出住蔣山又求歸見許世祖勑爲立館

史臣曰顧歡論夷夏優老而劣釋佛法者理寂乎萬古迹兆乎中世淵源浩博無始無邊宇宙之所不知數量之所不盡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機扣寂有感必應以大苞小無細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義禮樂仁愛義宜禮順樂和而已今則慈悲爲本常樂爲宗施舍惟機低舉成敬儒家之教憲章祖述引古證之於學易悟今樹以前因報以後果業行交酬連璅相襲陰陽之教占氣步景授民以時知其利害今則耳眼洞達心智他通身爲奎井豈俟甘石法家之教出自刑理禁姦止邪明用賞罰今則十惡所墜五及無間刃樹劍山焦湯猛火造受自貽罔或差貳墨家之教遵上儉薄磨踵滅頂且猶非吝今則膚同斷瓠目如井星授子捐妻在鷹庇鴿從横之教所貴權謀天口連環歸乎適變今則一音萬解無待戶說四辨三會咸得吾師雜家之教兼有儒墨今則五時所宣于何不盡農家之教播植耕耘善相五事以藝九穀今則鬱單稉稻已異閻浮生天果報自然飲食道家之教執一虛無得性亡情凝神勿擾今則波若無照萬法皆空豈有道之可名寧餘一之可得道俗對校真假將讎釋理奧藏無往而不有也能善用之卽真是俗九流之設用藉世教刑名道墨乖心異旨儒者不學無傷爲儒佛理玄曠實智妙有一物不知不成圓聖若夫神道應現之力感會變化之奇不可思議難用言象而諸張米道符水先驗相傳師法祖自伯陽世情去就有此二學僧尼道士矛楯相非非唯重道兼亦殉利詳尋兩教理歸一極但迹有左右故教成先後廣略爲言自生優劣道本虛無非由學至絕聖棄智已成有爲有爲之無終非道本若使本末同無曾何等級佛則不然具縛爲種轉暗成明梯愚入聖途雖遠而可踐業雖曠而有期勸慕之道物我無隔而局情淺智鮮能勝受世途揆度因果二門雞鳴爲善未必餘慶膾肉東陵曾無厄禍身才高妙鬱滯而靡達器思庸卤富厚以終生忠反見遺詭乃獲用觀此而論近無罪福而業有不定著自經文三報開宗斯疑頓曉史臣服膺釋氏深信冥緣謂斯道之莫貴也

贊曰含貞抱樸履道敎學惟茲潛隱棄鱗養角

南齊書卷五十四

南齊書卷五十四考證

顧歡傳歡早孤每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學者由是廢蓼莪篇○晉書王裒亦有此事

南齊書卷五十四考證

南齊書卷五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六

孝義

崔懷慎　公孫僧遠　吳欣之　韓係伯　孫淡　華寶
韓靈敏　封延伯　吳達之　王文殊　朱謙之　蕭叡明
樂頤　江泌　杜栖　陸絳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人之含孝稟義天生所同淳醨因心非俟
學至遲遲爲用不謝始庶之法驕慢之性多慚水菽之享夫色養盡力行義致
身甘心壠畝不求聞達斯即孟氏三樂之辭仲由負米之歎也通乎神明理緣
感召情澆世薄方表孝慈故非內德者所以寄心懷仁者所以標物矣埋名韞
節鮮或昭著紀夫事行以列于篇

崔懷慎清河東武城人也父邪利魯郡太守宋元嘉中沒虜懷慎與妻房氏篤
愛聞父陷沒即日遣妻布衣蔬食如居喪禮邪利後仕虜中書戒懷慎不許如
此懷慎得書更號泣懷慎從叔模爲滎陽太守亦同沒虜模子雖居處改節而
不廢婚宦大明中懷慎宗人冀州刺史元孫北使虜虜問之曰崔邪利模並力屈
歸命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忠孝並
弘臣子兩節太始初淮北陷沒界上流奔者多有去就懷慎因此入北至桑乾
邪利時已卒懷慎絕而後蘇載喪還青州徒跣冰雪土氣寒酷而手足不傷時
人以爲孝感喪畢以弟在南建元初又逃歸而弟亦已亡懷慎孤貧獨立宗黨
哀之日斂給其升米永明中卒

公孫僧遠會稽剡人也治父喪至孝事母及伯父甚謹年穀饑貴僧遠省飡減
食以養母及伯弟亡無以葬身販貼與隣里供斂送之費躬負土手種松柏兄
姊未婚嫁乃自賣爲之成禮名聞郡縣太祖即位遣兼散騎常侍虞炎十二部
使行天下建元三年表列僧遠等二十三人詔並表門閭蠲租稅

吳欣之晉陵利城人也宋元嘉末弟尉之爲武晉縣戍隨王誕起義太祖遣軍
主簿欽討之吏民皆散尉之獨留見執將死欣之詣欽乞代弟命辭淚哀切兄
弟皆見原建元二年有詔蠲表永明初廣陵民章起之二息犯罪爭死太守劉
悛表以聞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樹於界上爲誌係伯以桑
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慚愧還
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以壽終

孫淡太原人也居長沙事母孝母疾不眠食以差爲期母哀之後有疾不使知
也豫章王領湘州辟驃騎行參軍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閭卒於家

華寶晉陵無錫人也父豪義熙末戍長安寶年八歲臨別謂寶曰須我還當爲
汝上頭長安陷虜豪歿寶年至七十不婚冠或問之者輒號慟彌日不忍答也
同郡薛天生母遭艱菜食天生亦菜食母未免喪而死天生終身不食魚肉與
弟有恩義又同郡劉懷胤與弟懷則年十歲遭父喪不絮帛不食鹽菜建元三
年並表門閭

韓靈敏會稽剡人也早孤與兄靈珍並有孝性母尋又亡家貧無以營凶兄弟
共種瓜半畝朝採瓜子暮已復生以此遂辦葬事靈珍亡無子妻卓氏守節不
嫁慮家人奪其志未嘗告歸靈敏事之如母晉陵吳康之妻趙氏父亡弟幼值
歲饑母老病篤趙詣鄉里自賣言辭哀切鄉里憐之人人分升米相救遂得免
及嫁康之少時夫亡家欲更嫁誓死不貳義興蔣儁之妻黃氏夫亡不重嫁逼
之欲赴水自殺乃止建元三年詔蠲租賦表門閭永明元年會稽永興吳翼之
母丁氏少喪夫性仁愛遭年荒分衣食以貽里中饑餓者隣里求借未嘗違同
里陳穰父母死孤單無親戚丁氏收養之及長爲營婚娶又同里王禮妻徐氏
荒年客死山陰丁爲買棺器自往斂葬元徽末大雪商旅斷行村里比屋饑餓
丁自出鹽米計口分賦同里左僑家露四喪無以葬丁爲辦冢槨有三調不登
者代爲輸送丁長子婦王氏守寡執志不再醮州郡上言詔表門閭蠲租稅又
廣陵徐靈禮妻遭火救兒與兒俱焚死太守劉悛以聞又會稽人陳氏有三女
無男祖父母年八九十老耄無所知父篤癃病母不安其室值歲饑三女相率

於西湖採菱蓴更日至市貨賣未嘗虧怠鄉里稱爲義門多欲取爲婦長女自傷煢獨誓不肯行祖父母尋相繼卒三女自營殯葬爲菴舍墓側又永興概中里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盲性至孝年二十父母死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娥舐其血左目即開時人稱爲孝感縣令何曇秀不以聞又諸暨東洿里屠氏女父失明母痼疾親戚相棄鄉里不容女移父母遠住紵羅晝樵采夜紡績以供養父母俱卒親營殯葬負土成墳忽聞空中有聲云汝至性可重山神欲相驅使汝可爲人治病必得大富女謂是魑魅弗敢從遂得病積時鄰舍人有中溪蜮毒者女試治之自覺病便差遂以巫道爲人治疾無不愈家產日益鄉里多欲娶之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肯嫁爲山賊劫殺縣令于琳之具言郡太守王敬則不以聞建武三年吳興乘公濟妻姚氏生二男而公濟及兄公願乾伯並卒各有一子欣之天保姚養育之賣田宅爲娶婦自與二男寄止鄰家明帝詔爲其二子婚表門閭復徭役吳郡范法恂妻褚氏亦勤苦執婦業宋昇明中孫曇瓘謀反亡命褚謂其子僧簡曰孫越州先姑之姊子與汝父親則從母兄弟交則義重古人逃寬脫不免汝宜收之曇瓘尋伏法褚氏令僧簡往斂葬年七十餘永明中卒僧簡在都聞病馳歸未至而褚已卒將殯舉屍不起尋而僧簡至焉

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玄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邵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寶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稅租又蜀郡王續祖華陽郝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鄰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爲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揚州刺史豫章王辟爲義曹從事年五十卒又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

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爲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於天情官序空於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鬱林詔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朱謙之字處光吳郡錢唐人也父昭之以學解稱於鄉里謙之年數歲所生母亡昭之假葬田側爲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同產姊密語之謙之雖小便哀戚如持喪年長不婚娶永明中手刃殺幼方詣獄自繫縣令申靈勗表上別駕孔稚珪兼記室劉璡司徒左西掾張融牋與刺史豫章王曰禮開報仇之典以申孝義之情法斷相殺之條以表權時之制謙之揮刃酬冤既申私禮繫頸就死又明公法今仍殺之則成當世罪人宥而活之即爲盛朝孝子殺一罪人未足弘憲活一孝子實廣風德張緒陸澄是其鄉舊應具來由融等與謙之並不相識區區短見深有恨然豫章王言之世祖時吳郡太守王慈太常張緒尚書陸澄並表論其事世祖嘉其義慮相復報乃遣謙之隨曹虎西行將發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之兄選之又刺殺惲有司以聞世祖曰此皆是義事不可問悉赦之吳興沈顗聞而歎曰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選之字處林有志節著辯相論幼時顧懽見而異之以女妻焉官至江夏王參軍

蕭叡明南蘭陵人領軍將軍諶從祖兄弟也父孝孫左軍叡明初仕員外殿中

將軍少有至性奉親謹篤母病躬禱夕不假寐及亡不勝哀而卒永明五年世祖詔曰龍驤將軍安西中兵參軍松滋令蕭叡明愛敬淳深色養盡禮喪過乎哀遂致毀滅雖未達聖教而一至可愍宜加榮命以矜善人可贈中書郎

樂頤字文德南陽涅陽人世居南郡少而言行和謹仕爲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亡頤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頤便徒跣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己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爲主簿以同僚非人棄官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頤頤爲設食枯魚菜菹而已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季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弟預亦孝父臨亡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感悶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爲永世令民懷其德卒官有一老嫗行擔斛蔌若將詣市聞預死棄擔號泣屬門解

仲恭亦僑居南郡家行敦睦得纖豪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

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斫屧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弊恐虱饑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鮭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隱卹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輿埋之領國子助教乘牽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鑪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泌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悆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杜栖字孟山吳郡錢唐人徵士京產子也同郡張融與京產相友每相造言論栖常在側融指栖曰昔陳太丘之召元方方之爲劣以今方古古人何貴栖出京師從儒士劉瓛受學善清言能彈琴飲酒名儒貴遊多敬待之中書郎周顒與京產書曰賢子學業清標後來之秀嗟愛之懷豈知云已所謂人之英彥若己有之也刺史豫章王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治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婚冠儀以父老歸養怡情壠畝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疾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夕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吐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世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班病母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聲羸今不復聞何謂也因自投下牀匍匐至母屍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陸絳字魏卿吳郡人也父閑字退業有風槩與人交不苟合少爲同郡張緒所知仕至揚州別駕明帝崩閑謂所親曰宮車晏駕百司將聽於冢宰主上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難將至矣乃感心疾不復預州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反事敗閑以綱佐被召至杜姥宅尚書令徐孝嗣啓閑不預逆謀未及報徐世檦令殺之絳時隨閑抱閑頸乞代死遂并見殺

史臣曰澆風一起人倫毀薄抑引之教徒聞珪璋之璞罕就若令事長移忠儻非行舉薑桂辛酸容遷本質而旌閭變里閭鐫存牢不過鰥寡齊矜力田等勸其於扶獎名教未爲多也

贊曰孝爲行首義實因心白華秉節寒木齊心

南齊書卷五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三十七

倖臣

紀僧真　劉係宗　茹法亮　呂文顯　呂文度

有天象必有人事焉倖臣一星列於帝座經禮立教亦著近臣之服親倖之義其來已久爰自衰周侯伯專命桓文霸主至於戰國寵用近習不乏於時矣漢文幸鄧通雖錢遍天下位止郎中孝武韓嫣霍去病遂至侍中大司馬迄於魏晉世任權重才位稍爽而信倖唯均中書之職舊掌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及在中朝猶為重寄陳准歸任上司荀勖恨於失職晉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詔誥其後郎還為侍郎而舍人亦稱通事元帝用琅邪劉超以謹慎居職宋文世秋當周糾並出寒門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如東海鮑照以才學知名又用魯郡巢尚之江夏王義恭以為非選帝遣尚書二十餘牒宣敕論辯義恭乃歎曰人主誠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者亦為詔文侍郎之局復見侵矣建武世詔命殆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置四省其下有主書令史舊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數無員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板籍入副其省萬機嚴祕有如尚書外司領武官有制局監領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今立倖臣篇以繼前史之末云

紀僧真丹陽建康人也少隨逐征西將軍蕭思話及子惠開皆被賞遇惠開性苛僧真以微過見罰既而委任如舊及罷益州還都不得志僧真事之愈謹惠開臨終歎曰紀僧真方當富貴我不見也乃以僧真託劉秉周顒初惠開在益州土反被圍危急有道人謂之曰城圍尋解檀越貴門後方大興無憂外賊也惠開密謂僧真曰我子弟見在者並無異才政是蕭道成耳僧真憶其言乃請事太祖隨從在淮陰以閑書題令答遠近書疏自寒官歷至太祖冠軍府參軍主簿僧真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即艾也蕭生斷流卿勿廣言其見親如此元徽初從太祖頓新亭拒桂陽賊蕭惠朗突入東門僧真與左右共拒戰賊退太祖命僧真領親兵遊邏城中事寧除南臺御史太祖領軍功曹上將廢立謀之袁粲褚淵僧真啓上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默己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太祖納之太祖欲度廣陵起兵僧真又啓曰主上雖復狂釁虐加萬民而累世皇基猶固盤石今百口北度何必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明公為逆何以避此如其不勝則應北走胡中竊謂此非萬全策也上曰卿顧家豈能逐我行耶僧真頓首稱無貳昇明元年除員外郎帶東武城令尋除給事中邵陵王參軍太祖坐東府高樓望石頭城僧真在側上曰諸將勸我誅袁劉我意不欲便爾及沈攸之事起從太祖入朝堂石頭反夜太祖遣衆軍掩討宮城中望石頭火光及叫聲甚盛人懷不測僧真謂衆曰叫聲不絕是必官軍所攻火光起者賊不容自燒其城此必官軍勝也尋而啓石頭平上出頓新亭使僧真領千人在帳內初上在領軍府令僧真學上手迹下名至是報答書疏皆付僧真上觀之笑曰我亦不復能別也初上在淮陰治城得古錫鐵大數尺下有篆文莫能識者僧真曰何須辯此文字此自久遠之物九錫之徵也太祖曰卿勿妄言及上將拜齊公已尅日有楊祖之謀於臨軒作難僧真更請上選吉辰尋而祖之事覺上曰無卿言亦當致小狼狽此亦何異呼沲之冰轉齊國中書舍人建元初帶東燕令封新陽縣男三百戶轉羽林監加建威將軍遷尚書主客郎太尉中兵參軍令如故復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太祖疾甚令僧真典遺詔永明元年丁父喪起為建威將軍尋除南泰山太守又為舍人本官如故領諸王第事僧真容貌言吐雅有士風世祖嘗目送之笑曰人何必計門戶紀僧真常貴人所不及諸權要中最被盼遇除越騎校尉餘官如故出為建武將軍建康令還除左右郎將泰山太守加先驅使尋除前軍將軍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世祖崩僧真號泣思慕明帝以僧真歷朝驅使建武元年除游擊將軍兼司農待之如舊欲令僧真治郡僧真啓進其弟僧猛為鎮蠻護軍晉熙太守永泰元年除司農卿明帝崩掌山陵事出為廬陵長史年五十五卒宋世道人楊法持與太祖

有舊元徽末宣傳密謀昇明中以爲僧正建元初罷道爲寧朔將軍封州陵縣男三百戶二年虜圍朐山遣法持爲軍主領支軍救援永明四年坐役使將客奪其鮭稟削封卒

劉係宗丹陽人也少便書畫爲宋竟陵王誕子景粹侍書誕舉兵廣陵城內皆死敕沈慶之赦係宗以爲東宮侍書泰始中爲主書以寒官累遷至勳品元徽初爲奉朝請兼中書通事舍人員外郎封始興南亭侯食邑三百七十戶帶秣陵令太祖廢蒼梧明日呼正直舍人虞整醉不能起係宗歡喜奉命太祖曰今天地重開是卿盡力之日使寫諸處分敕令及四方書疏使主書十人書吏二十人配之事皆稱旨除羽林監轉步兵校尉仍除龍驤將軍出爲海鹽令太祖即位除龍驤將軍建康令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令如故尋轉右軍將軍淮陵太守兼中書通事舍人母喪自解起爲寧朔將軍復本職四年白賊唐寓之起宿衛兵東討遣係宗隨軍慰勞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還復民伍係宗還上曰此段有征無戰以時平蕩百姓安怗甚快也賜係宗錢帛上欲修治白下城難於動役係宗啓謫役在東民丁隨寓之爲逆者上從之後車駕講武上履行白下城曰劉係宗爲國家得此一城永明中虜使書常令係宗題答祕書書局皆隸之再爲少府遷游擊將軍魯郡太守鬱林即位除驍騎將軍仍除寧朔將軍宣城太守係宗久在朝省閑於職事明帝曰學士不堪治國唯大讀書耳一劉係宗足持如此輩五百人其重吏事如此建武二年卒官年七十七

茹法亮吳興武康人也宋大明中出身爲小史歷齋幹扶侍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罰過度校獵江右選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從至南州得鞭者過半法亮憂懼因緣啓出家得爲道人明帝初罷道結事阮佃夫用爲兗州刺史孟吹陽典籤累至太祖冠軍府行參軍元徽初除殿中將軍爲晉熙王郢州典籤除長兼殿中御史世祖鎮盆城須舊驅使人法亮求留爲上江州典籤除南臺御史帶松滋令法亮便辟解事善於承奉稍見委信從還石頭建元初度東宮主書除奉朝請補東宮通事舍人世祖即位仍爲中書通事舍人除員外郎帶南濟陰太守永明元年除龍驤將軍明年詔曰茹法亮近在盆城頻使銜命內宣朝旨外慰三軍義勇齊奮人百其氣險阻艱難心力俱盡宜沾茅土以甄忠績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轉給事中羽林監七年除臨淮太守轉竟陵王司徒中兵參軍巴東王子響於荊州殺僚佐上遣軍西上使法亮宣旨慰勞安撫子響法亮至江津子響呼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又不遣故子響怒遣兵破尹略軍事平法亮至江陵刑賞處分皆稱敕斷決軍還上悔誅子響法亮被責少時親任如舊鬱林即位除步兵校尉延興元年爲前軍將軍延昌殿爲世祖陰室藏諸御服二少帝並居西殿高宗即位住東齋開陰室出世祖白紗帽防身刀法亮歔欷流涕除游擊將軍建武舊人鮮有存者法亮以主署文事故不見疑位任如故永泰元年王敬則事平法亮復受敕宣慰出法亮爲大司農中書勢利之職法亮不樂去固辭不受既而代人已至法亮垂涕而出年六十四卒官

呂文顯臨海人也初爲宋孝武齋幹直長昇明初爲太祖錄尚書省事累位至殿中侍御史羽林監帶蘭陵丞令龍驤將軍秣陵令封劉陽縣男永明元年除寧朔將軍中書通事舍人本官如故文顯治事以刻嚴被知三年帶南清河太守與茹法亮等迭出入爲舍人並見親倖四方餉遺歲各數百萬並造大宅聚山開池五年爲建康令轉長水校尉歷帶南泰山南譙太守尋爲司徒中兵參軍淮南太守直舍人省累遷左中郎將南東莞太守右軍將軍高宗輔政以文顯守少府見任使歷建武永元之世尚書右丞少府卿卒

呂文度會稽人宋世爲細作金銀庫吏竹局匠元徽中爲射雉典事隨監莫修宗上郢世祖鎮盆城拒沈攸之文度仍留伏事知軍隊雜役以此見親從還都爲石頭城監仍度東宮世祖即位爲制局監位至員外郎帶南濮陽太守殿內軍隊及發遣外鎮人悉關之甚有要勢故世傳越州嘗缺上覓一直事人往越州文度啓其所知費延宗合旨上即以爲刺史永明中敕親近不得輒有申薦人士免官寒人鞭一百上性尊嚴呂文顯嘗在殿側咳聲高上使茹法亮訓詰之以爲不敬故左右畏威承意非所隸莫敢有言也時茹法亮掌雜驅使簿及

宣通密敕呂文顯掌穀帛事其餘舍人無別任虎賁中郎將潘敞掌監功作上使造禪靈寺新成車駕臨視甚悅敞喜要呂文顯私登寺南門樓上知之繫敞上方而出文顯爲南譙郡久之乃復濟陽江瞿曇吳興沈徽孚等以士流舍人通事而已無權利徽孚粗有筆札建武中文詔多其辭也官至黃門郎

史臣曰中世已來宰御天下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各有恆任係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職咸皆冠冕搢紳任疎人貴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關宣所寄屬當有歸通驛內外切自音旨若夫環纓斂笏俯仰晨昏瞻幄座而竦躬陪蘭檻而高眄探求恩色習覩威顏遷蘭變鮑久而彌信因城社之固執開壅之機長主君世振裘持領賞罰事殷能不踰漏宮省咳唾義必先知故能窺盈縮於望景獲驪珠於龍睡坐歸聲勢臥震都鄙賄賂日積苞苴歲通富擬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專典兵力雲陛天居亘設蘭錡羽林精卒重屯廣衛至於元戎啓轍武候還麾遮迾清道神行案轡督察來往馳騖輦轂驅役分部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成規若徵兵動衆大興民役行留之儀請託在手斷割牢稟賣弄文符捕叛追亡長戍遠謫軍有千齡之壽室無百年之鬼害政傷民於此爲蠹況乎主幼時昏其爲讒慝亦何可勝紀也

贊曰恩澤而侯親倖爲舊便煩左右既貴且富

南齊書卷五十六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八

魏虜

魏虜匈奴種也姓托䟦氏晉永嘉六年并州刺史劉琨爲屠各胡劉聰所攻索頭猗盧遣子曰利孫將兵救琨於太原猗盧入居代郡亦謂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爲索頭猗盧孫什翼犍字鬱律旃後還陰山爲單于領匈奴諸部泰元元年苻堅遣僞并州刺史苻落伐犍破龍庭禽犍還長安爲立宅教犍書學分其部黨居雲中等四郡諸部主帥歲終入朝并得見犍差稅諸部以給之堅敗子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後稍彊盛隆安元年珪破慕容寶於中山遂有并州僭稱魏年號天瑞追諡犍烈祖文平皇帝珪死諡道武皇帝子木末立年號太常死諡明元皇帝子燾字佛狸代立年號太平真君宋元嘉中僞太子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狸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狸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纂承爲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已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晃後謀殺佛狸見殺燾死諡太武皇帝立晃子濬字烏雷直勤年號和平追諡晃景穆皇帝濬死諡文成皇帝子弘字萬民立年號天安景和九年僞太子宏生改年爲皇興什翼珪始都平城猶逐水草無城郭木末始土著居處佛狸破梁州黃龍徙其居民大築郭邑截平城西爲宮城四角起樓女牆門不施屋城又無壍南門外立二土門內立廟開四門各隨方色凡五廟一世一閒瓦屋其西立太社佛狸所居雲母等三殿又立重屋居其上飲食廚名阿真廚在西皇后可孫恆出此廚求食初姚興以塞外虜赫連勃勃爲安北將軍領五部胡屯大城姚泓敗後入長安佛狸攻破勃勃子昌娶勃勃女爲皇后義熙中仇池公楊盛表云索虜勃勃匈奴正胤是也可孫昔妾媵之殿西鎧仗庫屋四十餘閒殿北絲綿布絹庫土屋一十餘閒僞太子宮在城東亦開四門瓦屋四角起樓妃妾住皆土屋婢使千餘人織綾錦販賣酤酒養豬羊牧牛馬種菜逐利太官八十餘窖窖四千斛半穀半米又有懸食瓦屋數十閒置尚方作鐵及木其袍衣使宮內婢爲之僞太子別有倉庫其郭城繞宮城南悉築爲坊坊開巷坊大者容四五百家小者六七十家每南坊搜檢以備奸巧城西南去白登山七里於山邊別立父祖廟城西有祠天壇立四十九木人長丈許白幘練裙馬尾被立壇上常以四月四日殺牛馬祭祀盛陳鹵簿邊壇奔馳奏伎爲樂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於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皆長丈餘以充用國中呼內左右爲直真外左右爲烏矮真曹局文書吏爲比德真檐衣人爲樸大真帶仗人爲胡洛真通事人爲乞萬真守門人爲可薄真僞臺乘驛賤人爲拂竹真諸州乘驛人爲咸真殺人者爲契害真爲主出受辭人爲折潰真貴人作食人爲附真三公貴人通謂之羊真佛狸置三公太宰尚書令僕射侍中與太子共決國事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樂部尚書知伎樂及角史伍伯駕部尚書知牛馬驢騾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又有俟懃地何比尚書莫堤比刺史郁若比二千石受別官比諸侯諸曹府有倉庫悉置比官皆使通虜漢語以爲傳驛蘭臺置中丞御史知城內事又置九豆和官宮城三里內民戶籍不屬諸軍戍者悉屬之其車服有大小輦皆五層下施四輪三二百人牽之四施絙索備傾倒軺車建龍旂尚黑妃后則施雜綵幰無幢絡太后出則婦女著鎧騎馬近輦左右虜主及后妃常行乘銀鏤羊車不施帷幔皆偏坐垂腳轅中在殿上亦跂據正殿施流蘇帳金博山龍鳳朱漆畫屏風織成幌坐施氍毹褥前施金香鑪琉璃鉢金椀盛雜食器設客長盤一尺御饌圓盤廣一丈爲四輪車元會日六七十人牽上殿蜡日逐除歲盡城門磔雄雞葦索桃梗如漢儀自佛狸至萬民世增雕飾正殿西築土臺謂之白樓萬民禪位後常遊觀其上臺南又有伺星樓正殿西又有祠屋琉璃爲瓦宮門稍覆以屋猶不知爲重樓並設削泥采畫金剛力士胡俗尚水又規畫黑龍相盤繞以爲厭勝泰始五年萬民禪位子宏自稱太上皇宏立號延興元年至六年萬民死諡獻文皇帝改號爲承明元年是歲元徽四年也祖母馮氏黃龍人助治國事初佛狸母是漢人爲木末所殺佛狸以乳母爲太后自此以來太子立輒誅

其母一云馮氏本江都人佛狸元嘉二十七年南侵略得馮氏濬以爲妾獨得全壽明年丁巳歲改號太和宋明帝末年始與虜和好元徽昇明之世虜使歲通建元元年僞太和三年也宏聞太祖受禪其冬發衆遣丹陽王劉昶爲太師寇司豫二州明年詔遣衆軍北討宏遣大將郁豆眷段長命攻壽陽及鍾離僞豫州刺史垣崇祖右將軍周盤龍徐州刺史崔文仲等所破宏又遣僞南部尙書托䟦等向司州分兵出兗青界十萬衆圍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青冀二州刺史盧紹之遣子奐領兵助之城中無食紹之出頓州南石頭亭隔海運糧柴供給城內虜圍斷海道緣岸攻城會潮水大至虜渰溺元度出兵奮擊大破之臺遣軍主崔靈建楊法持房靈民萬餘人從淮入海船艦至夜各舉兩火虜衆望見謂是南軍大至一時奔退初元度自云髀上有封侯志宋世以示世祖時世祖在東宮書與元度曰努力成髀上之相也虜退上議加封爵元度歸功於紹之紹之又讓故並見寢上乃擢紹之爲黃門郎鬱州呼石頭亭爲平虜亭紹之字子緒苑陽人自云盧諶玄孫宋大明中預攻廣陵勳上紹之拔迹自投上以爲州治中受心腹之任官至光祿大夫永明八年卒三年領軍將軍李安民左軍將軍孫文顯與虜軍戰於淮陽大敗之初虜寇至緣淮驅略江北居民猶懲佛狸時事皆驚走不可禁止乃於梁山置一軍南置三軍慈姥置一軍洌州置二軍三山置二軍白沙洲置一軍蔡州置五軍長蘆置三軍菰浦置二軍徐浦置一軍內外悉班階賞以示威刑僞昌黎王馮莎向司州荒人桓天生說莎云諸蠻皆響應莎至蠻竟不動莎大怒於淮邊獵而去及壽春摧敗朐山不拔虜主出定州大治道路聲欲南行不敢進迺與僞梁郡王計曰兵出彭泗閒無復闘志要當一兩戰得還歸既於淮陽被破一時奔走青徐閒赴義民先是或抄虜運車更相殺掠往往得南歸者數千家上未遑外略以虜既摧破且欲示以威懷遣後軍參軍車僧朗北使虜問僧朗曰齊輔宋日淺何故便登天位僧朗曰虞夏登庸親當革禪魏晉匡戰貽厥子孫豈二聖促促於天位兩賢謙虛以獨善時宜各異豈得一揆苟曰事宜故屈己應物虜又問齊主悉有何功業僧朗曰主上聖性寬仁天識弘遠少爲宋文皇所器遇入參禁旅泰始之初四方寇叛東平劉子房張淹北討薛索兒兼掌軍國豫司顧命宋桂陽建平二王阻兵內侮一麾殄滅蒼梧王反道敗德有過桀紂遠遵伊霍行廢立之事袁粲劉秉沈攸之同惡相濟又秉旄仗鉞大定凶黨戮力佐時四十餘載經綸夷險十五六年此功此德可謂物無異議虜又問南國無復齊土何故封齊僧朗曰營丘表海實爲大國宋朝光啓土宇謂是呂尙先封今淮海之閒自有青齊非無地也又問蒼梧何故遂加斬戮僧朗曰蒼梧暴虐書契未聞武王斬紂懸之黃鉞共是所聞何傷於義昇明中北使殷靈誕苟昭先在虜聞太祖登極靈誕謂虜典客曰宋魏通好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虜寇豫州靈誕因請爲劉昶司馬不獲僧朗至北虜置之靈誕下僧朗立席言曰靈誕昔是宋使今成齊民實希魏主以禮見處靈誕交言遂相忿詈謂虜曰使臣不能立節本朝誠自慚恨劉昶賂客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虜即收奉君誅之殯斂僧朗送喪隨靈誕等南歸厚加贈賻世祖踐阼昭先具以啓聞靈誕下獄死贈僧朗散騎侍郎永明元年冬遣驍騎將軍劉纘前軍將軍張謨使虜明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世祖於玄武湖水步軍講武登龍舟引見之自此歲使往來疆埸無事三年初令鄰里黨各置一長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黨四年造戶籍分置州郡雍州涼州秦州沙州涇州華州岐州河州西華州寧州陝州洛州荊州郢州北豫州東荊州南豫州西兗州東兗州南徐州東徐州青州齊州濟州二十五州在河南相州懷州秦州東雍州肆州定州瀛州朔州幷州冀州幽州平州司州十三州在河北凡分魏晉舊司豫青兗冀幷幽秦雍涼十州地及宋所失淮北爲三十八州矣明年邊人桓天生作亂虜遣步騎萬餘人助之至比陽爲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義懸瓠爲虜所擊戰敗南奔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拒破之六年虜又遣衆助桓天生與輔國將軍曹虎戰大敗於隔城至七年遣使邢產侯靈紹復通好先是劉纘再使虜太后馮氏悅而親之馮氏有計略作皇誥十八篇僞左僕射李思沖稱史臣注解是歲馮氏死八年世祖遣隔城所俘獲二千餘人佛狸已來稍僭華典胡風國俗雜相揉亂宏知談義解屬

文輕果有遠略遊河北至比干墓作弔比干文云脫非武發封墓誰因嗚呼介
士胡不我臣宏以己巳歲立圜丘方澤置三夫人九嬪平城南有干水出定襄
界流入海去城五十里世號爲索干都土氣寒凝風砂恒起六月雨雪議遷都
洛京九年遣使李道固蔣少游報使少游有機巧密令觀京師宮殿楷式淸河
崔元祖啓世祖曰少游臣之外甥特有公輸之思宋世陷虜處以大匠之官今
爲副使必欲模範宮闕豈可令氊鄉之鄙取象天宮臣謂且留少游令使主反
命世祖以非和通意不許少游安樂人虜宮室制度皆從其出初佛狸討羯胡
於長安殺道人且盡及元嘉南寇獲道人以鐵籠盛之後佛狸感惡疾自是敬
畏佛教立塔寺浮圖宏父弘禪位後黃冠素服持戒誦經居石窟寺宏太和三
年道人法秀與荀兒王阿辱珮玉等謀反事覺因法秀加以籠頭鐵鏁無故自
解脫虜穿其頸骨使呪之曰若復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而殉之三日乃死
僞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太后馮氏不許宏尤精信粗涉義理宮殿內立浮圖
宏既經古洛是歲下僞詔尙書思愼曰夫覆載垂化必由四氣運其功曦曜望
舒亦須五星助其暉仰惟聖母睿識自天業高曠古將稽詳典範日新皇度不
圖罪逆招禍奄丁窮罰追惟罔極永無逮及思遵先旨勅造明堂之樣卿所制
體含六合事越中古理圓義備可軌之千載信是應世之材先固之器也羣臣
瞻見模樣莫不僉然欲速造朕以寡昧亦思造盛禮卿可卽於今歲停宮城之
作營建此構興皇代之奇制遠成先志近副朕懷又詔公卿參定刑律又詔罷
臘前儺唯年一儺又詔季冬朝賀典無成文以袴褶事非禮敬之謂若置寒朝
服徒成煩濁自今罷小歲賀歲初一賀又詔王爵非庶姓所僭伯號是五等常
秩烈祖之胄仍本王爵其餘王皆爲公公轉爲侯侯卽爲伯子男如舊雖名易
於本而品不異昔公第一品侯第二品伯第三品子第四品男第五品十年上
遣司徒參軍蕭琛范雲北使宏西郊卽前相天壇處也宏與僞公卿從二十餘
騎戎服繞壇宏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蹋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祀天宏又繞三匝
公卿七匝謂之繞天以繩相交絡紐木枝棖覆以靑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
謂之爲繖一云百子帳也於此下宴息次祠廟及布政明堂皆引朝廷使人觀

視每使至宏親相應接申以言義甚重齊人常謂其臣下曰江南多好臣僞侍
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而百年一主宏大慚出元
凱爲雍州長史俄召復職世祖初治白下謂人曰我欲以此城爲上頓處後於
石頭造靈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形迹頗著先是八年北使顏幼明劉思斅
反命僞南部尙書李思沖曰二國之和義在庇民如聞南朝大造舟車欲侵淮
泗推心相期何應如此幼明曰王上方弘大信於天下不失臣妾旣與輯和何
容二三其德壃埸之言差不足信且朝廷若必赫怒使守在外亦不近相淮濆
思沖曰我國之疆經略淮東何患不蕩海東岳政存於信誓耳且和好旣結豈
可復有不信昔華元子反戰伐之際尙能以誠相告此意冥慕也幼明曰卿未
有子反之急詎求登床之請是後宏亦欲南侵徐豫於淮泗閒大積馬芻十一
年遣露布幷上書稱當南寇世祖發揚州民丁廣設召募北地人支酉聚數千
人於長安城北西山起義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秦州人王度人起義應酉
攻獲僞刺史劉藻秦雍閒七州民皆響震衆至十萬各自保壁望朝廷救其兵
宏遣弟僞河南王幹尙書盧陽烏擊秦雍義軍幹大敗酉迎戰進至咸陽北濁
谷圍僞司空長洛王繆老生合戰又大破之老生走還長安梁州刺史陰智伯
遣軍主席德仁張弘林等數千人應接酉等進向長安所至皆靡會世祖崩宏
聞關中危急乃稱聞喪退師太和十七年八月使持節安南大將軍都督徐青
齊三州諸軍事南中郎將徐州刺史廣陵侯府長史帶淮陽太守鹿樹生移齊
兗州府長史府奉被行所尙書符騰詔曰皇師電舉揺旆南指誓淸江祲志廓
衡霍以去月下旬濟次河洛會前使人邢巒等至審知彼有大艾以春秋之義
聞喪寢伐爰勅有司輟鑾止軔休馬華陽戢戈嵩北便擊纓周制光宅中區永
皇基於無窮恢盛業乎萬祀宸居重正鴻化增新四海承休莫不銘慶故以往
示如律令幷遣使弔國諱遣僞大將楊大眼張聰明等數萬人攻酉酉廣等並
見殺隆昌元年遣司徒參軍劉斅車騎參軍沈宏報使至北宏稱字玄覽其夏
虜平北將軍魯直淸率衆降以爲督洛州軍事領平戎校尉征虜將軍洛州刺
史是歲宏徙都洛陽改姓元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

虜爲李陵之後，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至是乃改姓焉。宏聞高宗踐阼非正，既新移都，兼欲大示威力，是冬，自率大衆分寇豫、徐、司、梁四州。遣僞荆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出南陽，向沙堨，築壘開溝，爲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所破。建武二年春，高宗遣鎮南將軍王廣之出司州，右僕射沈文季出豫州，左衛將軍崔慧景出徐州。宏自率衆至壽陽，軍中有黑氈行殿，容二十人坐，輦邊皆三郎曷刺真，槊多白真毦，鐵騎爲羣，前後相接。步軍皆烏楯槊，綴接以黑蝦蟆幡。牛車及驢、駱駝，載軍資妓女，三十許萬人。不攻城，登八公山，賦詩而去。別圍鍾離城，徐州刺史蕭惠休、輔國將軍申希祖拒守，出兵奮擊，宏衆敗，多赴淮死。乃分軍據邵陽州，柵斷水路，夾築二城。右衛將軍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惠休又募人出燒虜攻城車，虜力竭不能剋。王奐之誅，子肅奔虜，宏以爲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遣肅與劉昶號二十萬衆圍義陽。司州刺史蕭誕拒戰，虜築圍壍柵三重，燒居民淨盡，幷力攻城，城中負楯而立。王廣之都督救援，虜遣三萬餘人逆攻太子右率蕭季敞於下梁，季敞戰不利。司州城內告急，王廣之遣軍主黃門侍郎梁王閑道先進，與太子右率蕭誄、輔國將軍徐玄慶、荆州軍主魯休烈據賢首山，出虜不備，城內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及軍主崔恭祖出攻虜柵，因風放火，梁王等衆軍自外擊之，昶、肅棄圍引退，追擊破之。輔國將軍桓和出西陰平，僞魯郡公鄭城戍主帶莫樓、僞東海太守江道僧毀伏路側，和與合戰，大敗之，青、徐民降者百餘家。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攻虜紀城，竝拔之。宏先又遣僞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城，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守，虜攻城百餘日，設以鉤衝，不捨晝夜，期所殺傷數千人。臺又遣軍主桓歷生、蔡道貴救援，陽烏等退，官軍追擊破之。夏，虜又攻司州櫟城二戍，戍主魏僧岷、朱僧起拒敗之。僞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魏郡王元英十萬餘人通斜谷，寇南鄭，梁州刺史蕭懿遣軍主姜山安、趙超宗等數軍萬餘人分據角弩、白馬、沮水拒戰，大敗，英進圍南鄭，土山衝車，晝夜不息。懿率東從兵二千餘人固守拒戰，隨手摧却。英攻城自春至夏六十餘日不下，死傷甚衆。軍中糧盡，擣麴爲食，畜菜葉直千錢。懿先遣軍主韓嵩等征獠，回軍援州城，至黃牛川，爲虜所破。懿遣氐人楊元秀還仇池，說氐起兵斷虜運道，氐卽舉衆攻破虜歷城、皋蘭、駱谷、仇池、平洛、蘇勒六戍，僞尚書北梁州刺史辛黑末戰死。英遣軍副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公山，武興城主楊集始遣弟集朗與歸國氐楊馥之及義軍主徐曜甫迎戰於黃亘，大敗奔歸。時梁州土豪范凝、梁季羣於家請英設會，伏兵欲殺英，事覺，英執季羣殺之，凝竄走。英退保濁水，閒氐衆盛，與楊靈珍復俱退入斜谷。會天大雨，軍馬含漬，截竹煮米，於馬上持炬炊而食。英至下辨，靈珍弟婆羅阿卜珍反襲擊英，衆散，射中英頰。僞陵江將軍悅楊生領鐵騎死戰救之，得免。梁漢平武都太守杜靈瑗、奮武將軍望法憙、寧朔將軍望法泰、州治中皇甫耽竝拒虜戰死，追贈靈瑗、法憙羽林監，法泰積射將軍。時僞洛州刺史賈異寇甲口，爲上洛太守李靜所破。三年，虜又攻司州櫟城，爲戍主魏僧岷所拒破。秋，虜遣軍襲漣口，東海太守鄭延祉棄西城走，東城猶固守。臺遣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徐玄慶救援，虜引退，延祉伏罪。初，僞太后馮氏兄昌黎王馮莎二女，大馮美而有疾，爲尼，小馮爲宏皇后，生僞太子詢。後大馮疾差，宏納爲昭儀。宏初徙都，詢意不樂，思歸桑乾。宏制衣冠與之，詢竊毀裂，解髮爲編，服左衽。大馮有寵，日夜讒詢。宏出鄴城馬射，詢因是欲叛北歸，密選宮中御馬三千匹置河陰渚。皇后聞之，召執詢，馳使告宏，宏徙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尋殺之，以庶人禮葬。立大馮爲皇后，便立僞太子恪。是歲，僞太和二十年也。僞征北將軍恆州刺史鉅鹿公伏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柵，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翊公目隣、安樂公托跋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期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先是，僞荆州刺史薛真度、尚書郗祁阿婆爲房伯玉所破，宏怒，以南陽小郡，誓取滅之。四年，自率軍向雍州。宏先至南陽，房伯玉嬰城拒守。宏從數萬騎，軍黃繖，去城一里，遣僞中書舍人公孫雲謂伯玉曰：「我今蕩一六合，與先行異。先行冬去春還，不爲停久，今誓不有所剋，終不還北。停此或三五年，卿此城是我六龍之首，無容不先攻取。遠一年，中不過百日，近不過一月，非爲難殄。若不改迷，當斬卿首，梟之軍門。闔城無貳，幸可改禍爲福。但卿有

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在左右。不能盡節前主。而盡節今主。此是一罪。前歲遣偏師薛真度暫來此。卿遂破傷。此是二罪。武帝之胤。悉被誅戮。初無報効。而反爲今主盡節。違天害理。此是三罪。不可容恕。聽卿三思。勿令闔城受苦。伯玉遣軍副樂稚柔答曰。承欲見攻圍。期於必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真可謂獲其死所。先蒙武帝採拔。賜預左右。犬馬知恩。寧容無感。但隆昌延興。昏悖違常。聖明纂業。家國不殊。此則進不負心。退不愧幽。前歲薛真度導誘邊氓。遂見陵突。既荷國恩。聊爾撲撝。回已而言。應略此責。宏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班衣虎頭帽。從伏竇下忽出。宏人馬驚退。殺數人。宏呼善射將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宏乃過。宏時大舉南寇。僞咸陽王元憙。彭城王元勰。常侍王元嵩。寶掌王元麗。廣陵侯元燮。都督大將軍劉昶王肅。楊大眼。奚康生。長孫稚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其諸王軍朱色鼓。公侯綠色鼓。伯子男黑色鼓。並有聲角。吹脣沸地。宏留僞咸陽王憙圍南陽。進向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亦拒守。臺先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守赭陽城。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城。宏攻圍新野城。戰鬬不息。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南何獨自取糜碎。思忌令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雍州刺史曹虎遣軍至均口不進。永泰元年。城陷。縛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思忌曰。寧爲南鬼。不爲北臣。乃死。贈冠軍將軍梁州刺史。於是沔北大震。湖陽戍主蔡道福。赭陽城主成公期。及軍主胡松。舞陰城主黃瑤起。及軍主鮑舉。順陽太守席謙。並棄城走。虜追軍獲瑤起。王肅募人臠食其肉。追贈冠軍將軍兗州刺史。數日。房伯玉以城降。伯玉。清河人。既降。虜以爲龍驤將軍。伯玉不肯受。高宗知其志。月給其子希哲錢五千。米二十斛。後伯玉就虜求南邊一郡。爲馮翊太守。生子。幼便教其騎馬。常欲南歸。永元末。希哲入虜。伯玉大怒曰。我力屈至此。不能死節。猶望汝在本朝以報國恩。我若從心。亦欲間關求反。汝何爲失計。遂卒虜中。虜得沔北五郡。宏自將二十萬騎破太子率崔慧景等於鄧城。進至樊城。臨沔水而去。還洛陽。聞太尉陳顯達經略五郡。圍馬圈。宏復率大衆南攻。破顯達而死。喪還。未至洛四百餘里。稱宏詔。徵僞太子恪會魯陽。恪至。勰以宏僞法服衣之。始發喪。至洛。乃宣布州郡。舉哀制服。諡孝文皇帝。是年。王肅爲虜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國。凡九品。郡各有二。肅初奔虜。自說其家被誅事狀。宏爲之垂涕。以第六妹僞彭城公主妻之。封肅平原郡公。爲宅舍。以香塗壁。遂見信用。恪立。號景明元年。永明二年也。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虜。先是。僞東徐州刺史沈陵率部曲降。陵吳興人。初以失志奔虜。大見任用。宏既死。故南歸。頻授徐越二州刺史。時王肅爲征南將軍。豫州都督。朝廷既新失大鎮。荒人往來。詐云肅欲歸國。少帝詔以肅爲使持節侍中都督豫徐司三州右將軍豫州刺史西豐公。邑二千戶。虜既得淮南。其夏。遣僞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席法友攻北新蔡安豐二郡太守胡景略於建安城。死者萬餘人。百餘日。朝廷無救。城陷。虜執景略以歸。其冬。虜又遣將桓道福攻隨郡太守崔士招。破之。後僞咸陽王憙以恪年少。與氐楊集始楊靈祐乞佛馬居及虜大將支虎李伯尙等十餘人。謀會鴻池陂。因恪出北芒獵襲殺之。憙猶豫不能發。欲更剋日。馬居說憙曰。殿下若不至北芒。便可回師據洛城。閉四門。天子聞之。必走向河北。走桑乾。仍斷河橋。爲河南天子。隔河而治。此時不可失也。憙又不從。靈祐疑憙反己。卽馳告恪。憙聞事敗。欲走渡河。而天雨晦迷道。至孝義驛。恪已得洛城。遣弟度平王領數百騎先入宮。知無變。乃還。遣直衞三郎兵討憙。執殺之。虜法。謀反者不得葬。棄屍北芒。王肅以疾卒。

史臣曰。齊虜分江南爲國。歷三代矣。華夏分崩。舊京幅裂。觀釁阻兵。事興東晉。三庾藉元舅之威。自許專征。元規臨郛城以覆師。稚恭至襄陽而反旆。褚裒以徐兗勁卒。覆沒於鄒魯。殷浩驅揚豫之衆。大敗於山桑。桓溫弱冠雄姿。因平蜀之聲勢。步入咸關。野戰洛鄏。既而鮮卑固於負海。羌虜割有秦代。自爲敵國。情險勢分。宋武乘機。故能以次而行誅滅。及魏虜兼幷河南。失境兵馬土地。非復曩時。宋文雖得之知己。未能料敵。故師帥無功。每戰必殆。泰始以邊臣外叛。遂亡淮北。經略不振。乃議和親。太祖創命。未及圖遠。戎塵先起。侵暴方牧。淮豫剋捷。青海摧奔。以逸待勞。坐徽百勝。自四州淪沒。民戀本朝。國祚惟新。歌奉威德。提戈荷甲。人自爲鬬。深壘結防。想望南旗。天子習知邊事。取亂而授兵。律若前

師指日遠攝臨彭而督將逗留援接稽曉向義之徒傾巢盡室既失事機朝議北棄偃武修文更思後會永明之世據已成之策職問往來關禁寧靜壃埸之民並安堵而息窺覦百姓附農桑而不失業者亦由此而已也夫荆棘所生用武之弊寇戎一犯傷痍難復豈非此之驗乎建武初運獯雄南逼豫徐彊鎮嬰高城蓄士卒不敢與之校武胡馬蹈藉淮肥而常自戰其地梯衝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來未之前有兼以穹廬華徙卽禮舊都雍司北部親近許洛平塗數百通驛車軌漢世馳道直抵章陵鏃案所驚晨往暮返虜懷兼弱之威挾廣地之計彊兵大衆親自淩殄旍鼓彌年矢石不息朝規懦屈莫能救禦故南陽覆壘新野頹隍民戶墾田皆爲狄保雖分遣將卒俱出淮南未解沔北之危已深渦陽之敗征賦內盡民命外殫比屋騷然不聊生矣夫休頹之數誠有天機得失之迹各歸人事豈不由將率相臨貪功昧賞勝敗之急不相救護號令不明固中國之所短也

贊曰天立勑胡䍐有帝圖卽安諸夏建號稱孤齊民急病幷邑焚刳

南齊書卷五十七

南齊書卷五十七考證

魏虜傳永明二年冬虜使李道固報聘○魏紀作李彪

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拒破之○臣祖庚按魏紀云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千南討舞陰又公孫邃傳邃字文慶內都幢將上谷公張攸討蕭賾舞陰戍據此則攻舞陰者爲南部尚書內都幢將官名互異戍主爲蕭賾亦有不同又通鑑考異曰伏千張條字也

僞咸陽王復欲盡殺道人○臣祖庚按通鑑考異曰咸陽王元禧時尚幼太和九年始封恐非也

尚書盧陽烏華州刺史韋靈智攻赭陽○臣宗萬按通鑑攷異曰陽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

大澇有龍日夜鏡詢○臣祖庚按魏書不載詢作恂

徒詢無鼻城在河橋北二里○臣祖庚按水經注溴水出河內軹縣原山南逕注于河水東有無辟邑謂之無鼻城此云河橋北未知孰是

南齊書卷五十七考證

梁　蕭子顯　撰

列傳第三十九

蠻

東南夷

蠻種類繁多言語不一咸依山谷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宋世封西陽蠻梅
蟲生爲高山侯田治生爲威山侯梅加羊爲扞山侯太祖即位有司奏蠻封應
在解例參議以戎夷疎爵理章列代酋豪世襲事炳前葉今宸歷改物舊册杓
降而梅生等保落奉政事須繩總恩命升賛有異常品謂宜存名以訓殊俗詔
特留以治生爲輔國將軍虎賁中郎轉建寧郡太守將軍侯如故建元二年虜
侵豫司蠻中傳虜已近又聞官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以郡縣無備寇潼陽
縣令焦文度戰死司州蠻引虜攻平昌戍戍主苟元賓擊破之秦遠又出破臨
沮百方砦殺略百餘人北上黄蠻文勉德寇汶陽太守戴元孫孤城力弱慮不
自保棄戍歸江陵荆州刺史豫章王遣中兵參軍劉伾緒領千人討勉德至當
陽勉德請降收其部落使戍汶陽所治城子令保持商旅付其清通遠遂逃竄
汶陽本臨沮西界二百里中水陸迂狹魚貫而行有數處不通騎而水白田甚
肥腴桓温時割以爲郡西北接梁州新城東北接南襄城南接巴巫二邊並山
蠻凶盛據險爲寇賊宋泰始以來巴建蠻向宗頭反刺史沈攸之斷其鹽米連
討不剋晉天興三年建平夷王向弘向璒等詣臺求拜除尙書郎張亮議夷貊
不可假以軍號元帝詔特以弘爲折衝將軍當平鄉侯並親晉王賜以朝服宗
頭其後也太祖置巴州以威靜之其武陵酉溪蠻田思飄寇抄內史王文和討
之引軍深入蠻自後斷其糧豫章王遣中兵參軍莊明五百人將湘州鎭兵合
千人救之思飄與文和拒戰中弩矢死蠻衆以城降永明初向宗頭與黔陽蠻
田豆渠等五千人爲寇巴東太守王圖南遣府司馬劉僧壽等斬山開道攻其
砦宗頭夜燒砦退走三年湘州蠻陳雙李答寇掠郡縣刺史呂安國討之不克
四年刺史柳世隆督衆征討乃平五年雍司州蠻與虜通助荒人桓天生爲亂
六年除督護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駟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前寧朔將軍
田驢王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也九年安隆內史王僧旭發民丁遣
寬城戍主萬民和助八百丁村蠻伐千二百丁村蠻爲蠻所敗民和被傷失馬
及器仗有司奏免官西陽蠻田益宗沈攸之時以功勞得將領遂爲臨川王防
閤叛投虜虜以爲東豫州刺史建武三年虜遣益宗攻司州龍城戍爲戍主朱
僧起所破蠻俗衣布徒跣或椎髻或翦髮兵器以金銀爲飾虎皮衣楯便弩射
皆暴悍好寇賊焉

東夷高麗國西與魏虜接界宋末高麗王樂浪公高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
督營平二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建元元年進號驃騎大
將軍三年遣使貢獻乘船汎海使驛常通亦使魏虜然彊盛不受制虜置諸國
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冗從僕射劉思斆使虜
虜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謂僞主客郎裴叔令曰我等銜命上華來造卿國
所爲抗敵在乎一魏自餘外夷理不得望我鑣塵況東夷小貊臣屬朝廷今日
乃敢與我躡踵思斆謂僞南部尙書李思沖曰我聖朝處魏使未嘗與小國列
卿亦應知思沖曰實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耳此閒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斆
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耳魏國必纓冕而至豈容見黜幼明又謂虜主
曰二國相亞唯齊與魏邊境小狄敢躡臣蹤高麗俗服窮袴冠折風一梁謂之
幘知讀五經使人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
何物答曰此即古弁之遺像也高璉年百餘歲卒隆昌元年以高麗王樂浪公
高雲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高麗王樂浪公
建武三年此下缺文

報功勞勤實存名烈假行寧朔將軍臣姐瑾等四人振竭忠効攘除國難志勇果毅等威名將可謂扞城固蕃社稷論功料勤宜在甄顯今依例輒假行職伏願恩慈聽除所假寧朔將軍面中王姐瑾歷贊時務武功並列今假行冠軍將軍都將軍都漢王建威將軍八中侯餘古弱冠輔佐忠効夙著今假行寧朔將軍阿錯王建威將軍餘歷忠款有素文武烈顯今假行龍驤將軍邁盧王廣武將軍餘固忠効時務光宣國政今假行建威將軍弗斯侯牟大又表曰臣所遣行建威將軍廣陽太守兼長史臣高達行建威將軍朝鮮太守兼司馬臣楊茂行宣威將軍兼參軍臣會邁等三人志行清亮忠款夙著往太始中比使宋朝今任臣使冒涉波險尋其至効宜在進爵謹依先例各假行職且玄澤靈休萬里所企況親趾天庭乃不蒙賴伏願天監特慇除正達邊効夙著勤勞公務今假行龍驤將軍帶方太守茂志行清壹公務不廢今假行建威將軍廣陵太守邁執志周密屢致勤効今假行廣武將軍清河太守詔可並賜軍號除太守爲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使兼謁者僕射孫副策命大襲亡祖父牟都爲百濟王曰於戲惟爾世襲忠勲誠著遐表滄路肅澄要貢無替式循彝典用纂顯命往欽哉其敬膺休業可不慎歟制詔行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牟大今以大襲祖父牟都爲百濟王即位章綬等五銅虎竹符四王其拜受不亦休乎是歲魏虜又發騎數十萬攻百濟入其界牟大遣將沙法名贊首流解禮昆木干那率衆襲擊虜軍大破之建武二年牟大遣使上表曰臣自昔受封世被朝榮忝荷節鉞剋攘列辟往姐瑾等並蒙光除臣庶咸泰去庚午年獫狁弗悛舉兵深逼臣遣沙法名等領軍逆討宵襲霆擊匈梨張惶崩若海蕩乘奔追斬僵屍丹野由是摧其銳氣鯨暴韜凶今邦宇謐靜實名等之略尋其功勳宜在褒顯今假沙法名行征虜將軍邁羅王贊首流爲行安國將軍辟中王解禮昆爲行武威將軍弗中侯木干那前有軍功又拔臺舫爲行廣威將軍面中侯伏願天恩特慇聽除又表曰臣所遣行龍驤將軍樂浪太守兼長史臣慕遺行建武將軍城陽太守兼司馬臣王茂兼參軍行振武將軍朝鮮太守臣張塞行揚武將軍陳明在官忘私唯公是務見危授命蹈難弗顧今任臣使冒涉波險盡其至誠實宜進爵各假行署伏願聖朝特賜除正詔可並賜軍號

加羅國三韓種也建元元年國王荷知使來獻詔曰量廣始登遠夷洽化加羅王荷知款關海外奉贄東遐可授輔國將軍本國王

倭國在帶方東南大海島中漢末以來立女王土俗已見前史建元元年進新除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武號爲鎮東大將軍

南夷林邑國在交州南海行三千里北連九德秦時故林邑縣也漢末稱王晉太康五年始貢獻宋永初元年林邑王范楊邁初產母夢人以金席藉之光色奇麗中國謂紫磨金夷人謂之楊邁故以爲名楊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改名楊邁林邑有金山金汁流出於浦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二十二年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楊邁欲輸金萬斤銀十萬斤銅三十萬斤還日南地大臣𤯌僧達諫不聽和之進兵破其北界犬戎區粟城獲金寶無筭毀其金人得黃金數萬斤餘物稱是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孝建二年始以林邑長史范龍跋爲揚武將軍楊邁子孫相傳爲王未有位號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篡立爲王永明九年遣使貢獻金簟等物詔曰林邑蠢爾介在遐外世服王化當根純乃誠懇款到率其僚職遠績克宣良有可嘉宜沾爵號以弘休澤可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范楊邁子孫范諸農率種人攻當根純復得本國十年以諸農爲持節都督緣海諸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建武二年進號鎮南將軍永泰元年諸農入朝海中遭風溺死以其子文款爲假節都督緣海軍事安南將軍林邑王晉建興中日南夷帥范稚奴文數商賈見上國制度教林邑王范逸起城池樓殿王服天冠如佛冠身被香纓絡國人凶悍習

山川善鬭吹海蠡爲角人皆裸露四時暄暖無霜雪貴女賤男謂師君爲婆羅
門羣從相姻通婦先遣聘求壻女嫁者迦藍衣橫幅合縫如井闌首戴花寶婆
羅門牽壻與婦握手相付呪願吉利居喪翦髮謂之孝燔屍中野以爲葬遠界
有靈鷲鳥知人將死集其家食死人肉盡飛去乃取骨燒灰投海中水葬人色
以黑爲美南方諸國皆然區栗城建八尺表日影度南八寸自林邑西南三千
餘里至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之南大海西蠻中廣袤三千餘里有大江水西流入海其先有
女人爲王名柳葉又有激國人混塡夢神賜弓二張教乘舶入海混塡晨起於
神廟樹下得弓即乘舶向扶南柳葉見舶率衆欲禦之混塡舉弓遙射貫船一
面通中人柳葉怖遂降混塡遂以爲妻惡其裸露形體乃疊布貫其首遂治其
國子孫相傳至王槃況死國人立其大將范師蔓蔓病姊子旃慕立殺蔓子金
生十餘年蔓少子長襲殺旃以刃鑱旃腹曰汝昔殺我兄今爲父兄報汝旃大
將范尋又殺長國人立以爲王是吳晉時也晉宋世通職貢宋末扶南王姓僑
陳如名闍耶跋摩遣商貨至廣州天竺道人那伽仙附載欲歸國遭風至林邑
掠其財物皆盡那伽仙間道得達扶南具說中國有聖主受命永明二年闍耶
跋摩遣天竺道人釋那伽仙上表稱扶南國王臣僑陳如闍耶跋摩叩頭啓曰
天化撫育感動靈祇四氣調適伏願聖主尊體起居康御皇太子萬福六宮清
休諸王妃主內外朝臣普同和睦隣境士庶萬國歸心五穀豐熟災害不生土
清民泰一切安穩臣及人民國土豐樂四氣調和道俗濟濟並蒙陛下光化所
被咸荷安泰又曰臣前遣使齎雜物行廣州貨易天竺道人釋那伽仙於廣州
因附臣舶欲來扶南海中風漂到林邑國王奪臣貨易幷那伽仙私財具陳其
從中國來此仰序陛下聖德仁治詳議風化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王
威嚴整朝望國軌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伏如聽其所說則化隣諸天非
可爲喩臣聞之下情踊悅若蹔奉見尊足仰慕慈恩澤流小國天垂所感率土
之民並得皆蒙恩祐是以臣今遣此道人釋那伽仙爲使上表問訊奉貢微獻
呈臣等赤心幷別陳下情但所獻輕陋愧懼唯深伏願天慈曲照鑒其丹款賜
不垂責又曰臣有奴名鳩酬羅委臣逸走別在餘處構結凶逆遂破林邑仍自
立爲王永不恭從違恩負義叛主之愆天不容載伏尋林邑昔爲檀和之所破
久已歸化天威所被四海彌伏而今鳩酬羅守執奴凶自專很彊且林邑扶南
隣界相接親人是臣奴猶尙逆去朝廷遙遠豈復遵奉此國屬陛下故謹具上
啓伏聞林邑頃年表獻簡絕便欲永隔朝廷豈有師子坐而安大鼠伏願遣軍
將伐凶逆臣亦自効微誠助朝廷翦撲使邊海諸國一時歸伏陛下若欲別立
餘人爲彼王者伏聽勑旨脫未欲灼然興兵伐林邑者伏願特賜勑在所隨宜
以少軍助臣乘天之威殄滅小賊伐惡從善平蕩之日上表獻金五婆羅今輕
此使送臣丹誠表所陳啓不盡下情謹附那伽仙幷其伴口具啓聞伏願愍所
啓幷獻金鏤龍王坐像一軀白檀像一軀牙塔二軀古貝二雙瑠璃蘇鉝二口
瑇瑁檳榔柈一枚那伽仙詣京師言其國俗事摩醯首羅天神神常降於摩耽
山土氣恆暖草木不落其上書曰吉祥利世間感攝於羣生所以其然者天感
化緣明仙山名摩耽吉樹敷嘉榮摩醯首羅天依此降尊靈國王悉蒙祐人民
皆安寧由斯恩被故是以臣歸情菩薩行忍慈本迹起凡基一發菩提心二乘
非所期歷生積功業六度行大悲勇猛超劫數財命捨無遺生死不爲厭六道
化有緣具脩於十地遺果度人天功業既已定行滿登正覺萬善智圓備惠日
照塵俗衆生感緣應隨機授法藥佛化遍十方無不蒙濟擢皇帝聖弘道興隆
於三寶垂心覽萬機威恩振八表國土及城邑仁風化淸皎亦如釋提洹衆天
中最超陛下臨萬民四海共歸心聖慈流無疆被臣小國深謌報曰具摩醯降
靈流施彼土雖殊俗異化遙深欣讚知鳩酬羅於彼背叛竊據林邑聚凶肆掠
殊宜翦討彼雖介遐陬舊脩蕃貢自宋季多難海譯致壅皇化惟新習迷未革
朕方以文德來遠人未欲便興干戈王既款列忠到遠請軍威今詔交部隨宜
應接伐叛柔服實惟國典勉立殊效以副所期那伽仙屢銜邊譯頗悉中土闚
狹令其具宣上報以絳紫地黃碧綠紋綾各五匹扶南人黠惠知巧攻略傍邑
不賓之民爲奴婢貨易金銀綵帛大家男子截錦爲橫幅女爲貫頭貧者以布
自蔽鍛金鐶鏆銀食器伐木起屋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箬葉長

入九尺編其葉以覆屋人民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裁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婦人亦能乘象鬭雞及豬爲樂無牢獄有訟者則以金指鐶若雞子投沸湯中令探之又燒鎖令赤著手上捧行七步有罪者手皆燋爛無罪者不傷又令沒水直者入卽不沈不直者卽沈也有甘蔗諸蔗安石榴及橘多檳榔鳥獸如中國人性善不便戰常爲林邑所侵擊不得與交州通故其使罕至交州斗絕海島控帶外國故恃險數不賓宋泰始初刺史張牧卒交阯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交州叛數年病死從弟叔獻嗣事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宋朝以南海太守沈煥爲交州刺史以叔獻爲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叔獻得朝命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太祖建元元年仍以叔獻爲交州刺史就安慰之叔獻受命既而斷割外國貢獻寡少世祖欲討之永明元年以司農劉楷爲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郡兵征交州叔獻聞之遣使願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世祖不許叔獻懼爲楷所襲閒道自湘川還朝六年以始興太守房法乘代楷法乘至鎮屬病不理事專好讀書長史伏登之因此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將部曲襲州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既有疾不宜勞因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登之曰使君靜處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世祖仍以登之爲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法乘清河人昇明中爲太祖驃騎中兵至左中郎將性方簡身長八尺三寸行出人上常自俯屈青州刺史明慶符亦長與法乘等朝廷唯此二人

史臣曰書稱蠻夷猾夏蓋總而爲言矣至於南夷雜種分嶼建國四方珍怪莫此爲先藏山隱海瓌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充斥之事差微譬教之道可被若夫用德以懷遠其在此乎

贊曰司雍分壃荆及衡陽參錯州部地有蠻方東夷海外碣石扶桑南域憬遠極泛溟滄非要乃貢並亦來王

南齊書卷五十八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四十

芮芮虜

河南氏羌

芮芮虜塞外雜胡也編髮左衽晉世什翼珪入塞內後芮芮逐水草盡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土氣早寒所居為穹廬氈帳刻木記事不識文書馬畜丁肥種衆殷盛常與魏虜為讎敵宋世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筭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昇明二年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軌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建元元年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二年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云此非師子皮乃扶拔皮也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夫四象稟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歷數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實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闚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刈劉穆之記崏嶺有不衽之山京房讖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此國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皇祚光權定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勳京師威振海外仗義之功侔蹤湯武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受終之歷歸於有道況夫帝無常族有德必昌時來之數唯靈是興陛下承乾啓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沖挹上違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吳漢殊域義同脣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鳴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敎降好侔蹤齊舉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不盛哉永明元年王洪軌還京師經途三萬餘里洪軌齊郡臨淄人為太祖所親信建武中為青冀二州刺史私占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恨自芮芮居匈奴故庭十年丁零胡又南攻芮芮得其故地芮芮稍南徙魏虜主元宏以其侵逼遣僞平元王駕鹿渾龍驤將軍楊延數十萬騎伐芮芮大寒雪人馬死者衆先是益州刺史劉悛遣使江景玄使丁零宣國威德道經鄯善于闐鄯善為丁零所破人民散盡于闐尤信佛法丁零僭稱天子勞接景玄使反命芮芮常由河南道而抵益州

河南匈奴種也漢建武中匈奴奴婢亡匿在涼州界雜種數千人虜名奴婢為貲一謂之貲虜鮮卑慕容廆庶兄吐谷渾為氐王在益州西北亙數千里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戍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真川皆子弟所治其王治慕駕川多畜逐水草無城郭後稍為宮屋而人民猶以氈廬百子帳為行屋地常風寒人行平沙中沙礫飛起行迹皆滅肥地則有雀鼠同穴生黃紫花瘦地輒有瘴氣使人斷氣牛馬得之疲汗不能行宋初始受爵命至宋末河南王吐谷渾拾寅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建元元年太祖即本官進號驃騎大將軍宋世遣武衛將軍王世武使河南是歲隨拾寅使來獻詔答曰皇帝敬問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新除驃騎大將軍河南王寶命革授爰集朕躬猥當大業祗惕兼懷夏中增感王世武至得元徽五年五月二十一日表聞之逕熱想比平安又卿乃誠遙著保寧退疆今詔升徽號以酬忠款遣王世武銜命拜授又仍付王世武等往芮芮想即資遣使得時達又奏所上馬等物悉至今往別牒錦絳紫碧綠黃青等紋各十匹拾寅子易度侯好星文嘗求星書朝議不給寅卒三年以河南王世子吐谷渾易度侯為

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永明三年詔曰易度侯守職西蕃綏懷允緝忠績兼舉朕有嘉焉可進號車騎大將軍遣給事中丘冠先使河南道幷送芮芮使至六年乃還得玉長三尺二寸厚一尺一寸易度侯卒八年立其世子休留茂為使持節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鎮西將軍領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復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幷行弔禮冠先至河南休留茂逼令先拜冠先厲色不肯休留茂恥其國人執冠先於絕巖上推墮深谷而死冠先字道玄吳興人晉吏部郎傑六世孫也上初遣冠先示尚書令王儉儉答上曰此人不啻堪行乃再銜命及死世祖敕其子雄曰卿父受使河南秉忠守死不辱王命我甚賞惜喪屍絕域不可復尋於卿後宦塗無妨甚有高比賜錢十萬布三十匹

氐楊氏與苻氏同出略陽漢世居仇池地號百頃建安中有百頃氐王是也晉世有楊茂搜後轉彊盛事見前史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數丈有二十二道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氐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貴賤皆為板屋土牆所治處名洛谷宋元嘉十九年龍驤將軍裴方明等伐氐剋仇池後為魏虜所攻失地氐王楊難當從兄子文德聚衆茄蘆宋世加以爵位文德死從弟僧嗣文慶傳代之難當族弟廣香先奔虜元徽中為虜攻殺文慶以為陰平公茄蘆鎮主文慶從弟文弘為白水太守屯武興朝議以為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仇池公太祖即位欲綏懷異俗建元元年詔曰昔絕國入贄美稱前冊殊俗內款聲流往記僞虜茄蘆鎮主陰平郡公楊廣香怨結同族釁起親黨當宋之世遂舉地降敵茄蘆失守華陽暫驚今單使先馳宣揚皇威廣香等追其遠世之誠仰惟新之化肉袒請附復地千里氐羌雜種咸同歸順宜時領納厚加優卹廣香翻迷反正可特量所授部曲酋豪隨名酬賞以廣香為督沙州諸軍事平羌校尉沙州刺史尋進號征虜將軍梁州刺史范柏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懼奔叛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為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氐中荊州刺史豫章王嶷遣兵討烏奴檄梁州能斬送烏奴首賞本郡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與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恆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柏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柏年今已梟禽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銳卒三千巡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並簡徒競鶩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幷山東僑舊會於南鄭或汎舟墊江或飛旍劍道腹背飈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為淵藪外侮皇威內凌國族君奕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即起義應接大軍共為掎角討滅烏奴剋建忠勳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痍之弊況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銳積威除難剿寇豈俟徵集但以翦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使道寶步出魏興分軍泝墊江俱會晉壽太祖以文弘背叛進廣香為持節都督西秦州刺史廣香子北部鎮將軍郡事炅為征虜將軍武都太守以難當正胤楊後起為持節寧朔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鎮武興即文弘從兄子也三年文弘歸降復以為征西將軍北秦州刺史先是廣香病死氐衆半奔文弘半詣梁州刺史崔慧景文弘遣從子後起進據白水白水居晉壽上流西接涪界東帶益路北連陰平茄蘆為形勝之地晉壽太守楊公則啓經略之宜上答曰文弘罪不可恕事中政應且加恩耳卿若能襲破白水必加厚賞世祖即位進後起號冠軍將軍永明元年以征虜將軍炅為沙州刺史陰平王將軍如故二年八座奏後起勳彰款塞忠著邊城進號征虜將軍四年後起卒詔曰後起奄至殞逝惻愴于懷綏禦邊服宜詳其選行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集始幹局沈亮乃心忠款必能緝境寧民宣揚聲教可持節輔國將軍北秦州刺史平羌校尉武都王後起弟後明為龍驤將軍白水太守集始弟集朗為寧朔將軍五年有司奏集始驅狐剪棘仰化邊服母以子貴宜

加榮寵。除集始母姜氏爲太夫人。假銀印。九年。八座奏楊炅嗣勳西牧。馳款內昭。宜增戎章。用輝遐外。進號前將軍。十年。集始反。率氐蜀雜衆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寧朔將軍桓盧奴梁季羣宋囧王士隆等千餘人拒之。不利。退保白馬。賊衆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盧奴拒守死戰。智伯又遣軍主陰仲昌等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城東千溪橋。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潰走。殺獲數千人。集始奔入虜界。隆昌元年。以前將軍楊炅爲使持節督沙州諸軍事平西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集始入武興。以城降虜。氐人苻幼孫起義攻之。建武二年。氐虜寇漢中。梁州刺史蕭懿遣前氐王楊後起弟子元秀收合義兵。氐衆響應。斷虜運道。虜亦遣僞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山以相拒格。元秀病死。苻幼孫領其衆。高宗詔曰。仇池公楊元秀氐王苗胤。乃心忠勇。醜虜凶逼。血誠彌厲。宜播朝威。招誘戎種。萬里齊契。響然歸從。誠効顯著。實有可嘉。不幸殞喪。悽愴於懷。夫死事加恩。陽秋明義。宜追軍榮典以弘勸獎。贈仇池公。持歸國氐楊馥之聚義衆屯沮水關城白馬北。集始遣弟集朗率兵迎拒州軍於黃亘。戰大敗。集始走下辯。馥之據武興。虜軍尋退。馥之留弟昌之守武興。自引兵據仇池。詔曰。氐王楊馥之世纂忠義。率厲部曲。樹績邊城。克殄姦醜。復內稟朝律。外撫戎荒。款心式昭。朕甚嘉之。以爲持節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仇池公。沙州刺史楊炅進號安西將軍。三年。炅死。以炅子崇祖爲假節督沙州軍事征虜將軍平羌校尉沙州刺史陰平王。四年。僞南梁州刺史楊靈珍與二弟婆羅阿卜珍率部曲三萬餘人舉城歸附。送母及子雙健阿皮於南鄭爲質。梁州刺史陰廣宗遣中兵參軍王思考率衆救援。爲虜所得。婆羅阿卜珍戰死。靈珍攻集始於武興。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窮急請降。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軍事征虜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武都王。永元二年。復以集始爲使持節督秦雍二州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靈珍後爲虜所殺。自虜陷仇池以後。或得或失。宋以仇池爲郡。故以氐封焉。

宕昌。羌種也。各有會豪。領部衆治隴閒。宋末。宕昌王梁彌機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建元元年。太祖進號鎭西將軍。又征虜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亦進爲持節平西將軍。後叛降虜。永明元年。八座奏前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軍事鎭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梁彌機。前使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羌王像舒彭。並著勳西垂。寧安邊境。可復先官爵。詔又可。以隴右都帥羌王劉洛羊爲輔國將軍。機卒。三年。詔曰。行宕昌王梁彌頡忠款內附。著績西服。宜加爵命。式隆蕃屏。可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頡卒。六年。以行宕昌王梁彌承爲使持節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使求軍儀及伎雜書。詔報曰。知須軍儀等九種。並非所愛。但軍器種甚多。致之未易。內伎不堪涉遠。秘閣圖書。例不外出。五經集注論。今特敕賜王各一部。俗重虎皮。以之送死。國中以爲貨。

史臣曰。氐胡獷戾。乘運迭起。秦趙僭差。相係覆滅。餘類蠢蠢。被西疆而奄北際。芮芮地窮幽都。戎馬天隔。氐楊密邇華夷。分民接境。侵犯漢濮。浸逼狼狐。壃埸之心。窺望威德。梁部多難。於斯爲梗。殘羌遺種。際渾犨昌。盡隴憑河。遠通南驛。據國稱蕃。並受職命。晉氏衰故。中朝淪覆。滅餘四夷。庶雪戎禍。授以兵杖。升進軍麾。後代因仍。食廣聲教。綏外懷遠。先名後實。貿易有無。世開邊利。羽毛齒革。無損於我。若夫九種之事。有（闕二字）至於此也。

贊曰。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彊專統。氐羌孳餘。散出河隴。來賓往叛。放命承宗。

南齊書卷五十九

南齊書卷五十九考證

芮芮虜傳○臣祖庚按芮芮即柔然杜佑曰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于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

河南傳又鄉乃誠遙著○乃誠南監本作款誠按乃誠六朝人多用之晉書劉琨傳郎有懷其乃誠之語

聚衆茹蘆○茹南史作葭

茹蘆鎮主文慶○文慶南史作文度

宕昌傳○臣祖庚按北史宕昌蓋三苗之胤杜佑曰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

南齊書卷五十九考證

知州臣祖庚謹言梁臣蕭子顯齊之宗室仕梁而修齊史以故事多附會
詳有溢美且以時尙畢曇黜儒崇釋其是非大謬于聖人昔曾鞏譏其書
自馳騁刻彫藻繢之變尤多而文益下殆非經也初江淹已作十志沈約
又有紀二十篇子顯別自表修淹約註紀遂不復存矣當時牽制請與均
亦嘗著齊春秋三十篇劉子玄稱其該實而曾鞏目錄馬端臨經籍考並
不及載夫子顯才氣過人以著作自命然沿襲卑靡故議復猥瑣卽如天
文但紀災祥州郡不著戶口未免疏漏而祥瑞一志多載圖讖尤爲近誣
宜乎司馬光賞李延壽書敘事簡徑勝于正史也雖然蕭齊一代君臣行
事之得失論議之佳復未嘗表見他書卽古人著述亦復不傳于世所可
考見者惟是編而是編之在今日惟監本若任其魚豕相仍不益將訛以
傳訛幾於殘缺無徵哉臣等仰承
詔命博采前籍廣集衆思敬謹編校不敢率略從事爰攷宋魏二書南北二史
資治通鑑暨通典通考諸書擧其事涉蕭齊精鮮切要者或別其是非或
訂其疑似條分目晰附於各卷之末俾覽者有所依據以仰副
聖天子修明正史之至意云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侍讀學士臣萬承蒼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候
補知州臣王祖庚拔貢生臣楊茂遷臣王積光等奉
勅恭校刊

梁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梁書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爲目錄一篇而敘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爲中國之患而在梁爲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詘雖然彼惡覩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爲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爲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羣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説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爲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爲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爲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臣鞏等謹敘目錄昧死上

梁書序

梁書目錄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六卷

列傳五十卷　凡五十六卷

梁書卷一

本紀第一

武帝上 姓蕭氏諱衍

梁書卷二

本紀第二

武帝中

梁書卷三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梁書卷四

本紀第四

簡文帝 諱綱

梁書卷五

本紀第五

元帝 諱繹

梁書卷六

本紀第六

敬帝 諱方智

梁書卷七

列傳第一

皇后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梁書卷八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統　哀太子大器

愍懷太子方矩

梁書卷九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梁書卷十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梁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梁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梁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梁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梁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謝朏弟子覽
梁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梁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梁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梁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宗夬　劉坦
樂藹
梁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梁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子訓
王泰　王份孫錫　僉
張充　柳惲
蔡撙　江蒨
梁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臨川王宏　安成王秀
南平王偉　鄱陽王恢
始興王憺
梁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子孝儼　弟藻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梁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蕭景弟昌　昂　昱
梁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周捨　徐勉
梁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蕭琛　陸杲

梁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梁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橫 夏侯亶 弟夔 魚弘
韋放
梁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南康王績 廬陵王續
邵陵王綸
梁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梁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梁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梁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梁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 弟纘 綰
梁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梁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梁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梁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梁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 楊華
羊侃 子鵾 羊鴉仁
梁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褧 到溉
劉顯 劉之遴 弟之亨

許懋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𤣱 宗懍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梁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傅岐
梁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梁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潯陽王大心 南海王大臨
南郡王大連 安陸王大春
瀏陽公大雅 新興王大莊
西陽王大鈞 武寧王大威
建平王大球 義安王大昕
綏建王大摯
世祖二子
忠壯世子方等 貞惠世子方諸
梁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梁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兄子龕 弟幼安 陰子春
梁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 宛陵女子 沈崇傃
荀匠 庾黔婁
吉翂 甄恬
韓懷明 劉曇靜
何炯 庾沙彌
江紑 劉霽
褚修 謝藺
梁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 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 太史叔明　孔子袪
皇侃
梁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梁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梁書卷五十一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訏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梁書卷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梁書卷五十三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蓽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暅
何遠
梁書卷五十四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諸國 林邑 扶南 盤盤 丹丹 干陁利 狼牙脩 婆利 中天竺 師子
東夷 高句驪 百濟 新羅 倭 文身 大漢 扶桑
西北諸戎 河南 高昌 滑 周古柯 呵跋檀 胡蜜丹 白題 龜茲 于闐 渴盤陁 末 波斯 宕昌 鄧至 武興 芮芮
梁書卷五十五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梁書卷五十六

列傳第五十

侯景

梁書目錄

梁書目錄考證

本紀第四簡文帝　諱綱○綱監本譌繆今改正

列傳第十二馮道根○馮監本譌馬今從本傳改正

列傳第十六太祖五王○太監本譌世今改正

列傳第三十五劉潛弟孝威○孝監本譌世今從本傳改正

列傳第四十一滕曇恭徐普濟宛陵女子○監本缺徐普濟宛陵女子七字今增入

梁書目錄考證

梁書卷一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一

武帝上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漢相國何之後也何生酇定侯延延生侍中彪彪生公府掾章章生皓皓生仰仰生太傅望之望之生光祿大夫育育生御史中丞紹紹生光祿勳閎閎生濟陰太守闡闡生吳郡太守冰冰生中山相苞苞生博士周周生蛇丘長矯矯生州從事逵逵生孝廉休休生廣陵郡丞豹豹生太中大夫裔裔生淮陰令整整生濟陰太守鎋鎋生州治中副子副子生南臺治書道賜道賜生皇考諱順之齊高帝族弟也參預佐命封臨湘縣侯歷官侍中衛尉太子詹事領軍將軍丹陽尹贈鎮北將軍高祖以宋孝武大明八年甲辰歲生於秣陵縣同夏里三橋宅生而有奇異兩骻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帝及長博學多通好籌略有文武才幹時流名輩咸推許焉所居室常若雲氣人或過者體輒肅然起家巴陵王南中郎法曹行參軍遷衛將軍王儉東閤祭酒儉一見深相器異請廬江何憲曰此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言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高祖與沈約謝朓王融蕭琛范雲任昉陸倕等並遊焉號曰八友融儁爽識鑒過人尤敬異高祖每謂所親曰宰制天下必在此人累遷隨王鎮西諮議參軍尋以皇考艱去職隆昌初明帝輔政起高祖為寧朔將軍鎮壽春服闋除太子庶子給事黃門侍郎入直殿省預蕭諶等定策勳封建陽縣男邑三百戶建武二年魏遣將劉昶王肅帥衆寇司州以高祖為冠軍將軍軍主隸江州刺史王廣為援距義陽百餘里衆以魏軍盛趑趄莫敢前高祖請為先啓廣即分麾下精兵配高祖爾夜便進去魏軍數里逕上賢首山魏軍不測多少未敢逼黎明城內見援至因出軍攻魏柵高祖帥所領自外進戰魏軍表裏受敵乃棄重圍退走軍罷以高祖為右軍晉安王司馬淮陵太守還為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頃之出鎮石頭四年魏帝自率大衆寇雍州明帝令高祖赴援十月至襄陽詔又遣左民尚書崔慧景總督諸軍高祖及雍州刺史曹武等並受節度明年三月慧景與高祖進行鄧城魏主帥十萬餘騎奄至慧景失色欲引退高祖固止之不從乃狼狽自拔魏騎乘之於是大敗高祖獨帥衆距戰殺數十百人魏騎稍卻因得結陣斷後至夕得下船慧景軍死傷略盡惟高祖全師而歸俄以高祖行雍州府事七月仍授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其月明帝崩東昏即位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尚書右僕射江祏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衛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高祖聞之謂從舅張弘策曰政出多門亂其階矣詩云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今有六而可得乎嫌隙若成方相誅滅當今避禍惟有此地勤行仁義可坐作西伯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須與益州圖之耳時高祖長兄懿罷益州還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詣郢陳計於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興外寇三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主畫敕各欲專威睚眦成憾理相屠滅且嗣主在東宮本無令譽媟近左右蜂目忍人一總萬幾恣其所欲豈肯虛坐主諾委政朝臣積相嫌貳必大誅戮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見蹇人上天信無此理且性甚猜狹徒取亂機所可當軸惟有江劉而已祏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翹足可待蕭坦之胸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釁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守外藩幸圖身計智者見機不俟終日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諸弟以時聚集後相防疑拔足無路郢州控帶荊湘西注漢沔雍州士馬呼吸數萬虎眎其閒以觀天下世治則竭誠本朝時亂則為國翦暴可得與時進退此蓋萬全之策如不早圖悔無及也懿聞之變色心弗之許弘策還高祖乃啓迎弟偉及憺是歲至襄陽於是潛造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為舟裝之備時所住齋常有五色回轉狀若蟠龍其上紫氣騰起形如繖蓋望者莫不異焉永元二年冬懿被害信至高祖密召長史王茂中兵呂僧珍別駕柳慶遠功曹史吉士瞻等謀之既定以十一月乙巳召僚佐集於廳事謂曰昔武王會孟津皆曰紂可伐今昏主惡稔窮虐極暴誅戮朝賢罕有遺育生人塗炭天命殛之卿等同心疾惡共興義舉公侯將相良在茲日各盡勳効我不食言是日

建牙於是收集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出檀溪竹木裝艦先是東
昏以劉山陽爲巴陵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荆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高
祖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虎龐慶國詣江陵遍與州府書及山陽西上高祖謂
諸將曰荆州本畏襄陽人如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若總荆
雍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役御刀應敕之徒哉
我能使山陽至荆便卽授首諸君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陵高祖復令天虎齎
書與穎冑兄弟去後高祖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
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近遣天虎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
封與行事兄弟云天虎口具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行事不得相聞不容妄有
所道天虎是行事心膂彼聞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
於衆口判相嫌貳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
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冑大懼乃斬天虎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
人馳入穎冑伏甲斬之送首高祖仍以南康王尊號之議來告且曰時月未利
當須來年二月遽便進兵恐非廟算高祖答曰今坐甲十萬糧用自竭況所藉
義心一時驍銳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童兒立異便大事
不成今太白出西方仗義而動天時人謀有何不利處分已定安可中息昔武
王伐紂行逆太歲復須待年月乎竟陵太守曹景宗遣杜思沖勸高祖迎南康
王都襄陽待正尊號然後進軍高祖不從王茂又私於張弘策曰我奉事節下
義無進退然今者以南康置人手中彼便挾天子以令諸侯而節下前去爲人
所使此豈歲寒之計弘策言之高祖曰若使前途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若
功業克建威讋四海號令天下誰敢不從豈是碌碌受人處分待至石城當面
曉王茂曹景宗也於沔南立新野郡以集新附三年二月南康王爲相國以高
祖爲征東將軍給鼓吹一部戊申高祖發襄陽留弟偉守襄陽城總州府事弟
憺守壘城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功曹史吉士詢兼長史白馬戍主黃嗣祖兼
司馬鄀令杜永兼別駕小府錄事郭儼知轉漕移檄京邑曰夫道不常夷時無
永化險泰相沿晦明非一皆屯困而後亨資多難以啓聖故昌邑悖德孝宣聿

興海西亂政簡文升歷並拓緒開基紹隆寶命理驗前經事昭往策獨夫擾亂
天常毀棄君德姦回淫縱歲月滋甚挺虐於篡鞠之年植險於髫丱之日猜忌
凶毒觸途而著暴戾昏荒與事而發自大行告漸喜容前見梓宮在殯䩄無哀
色懽娛遊宴有過平常奇服異衣更極誇麗至於選采妃嬪姊妹無別招侍巾
櫛姑姪莫辨掖庭有稗販之名姬姜被干殳之服至乃形體宣露褻衣顛倒斬
斮其間以爲懽笑騁肆淫放驅屏郊邑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行產盈路輿尸竟
道母不及抱子不遑哭劫掠剽虜以日繼夜晝伏宵遊曾無休息淫酗營肆酣
歌壚邸寵恣愚豎亂惑妖嬖梅蟲兒茹法珍臧獲廝小專制威柄誅翦忠良屠
滅卿宰劉鎮軍舅氏之尊盡忠奉國江僕射外戚之重竭誠事上蕭領軍葭莩
之宗志存柱石徐司空沈僕射搢紳冠冕人望攸歸或渭陽餘感或勳庸允穆
或誠著艱難或劬勞王室並受遺託同參顧命送往事居俱竭心力宜其慶溢
當年祚隆後裔而一朝齏粉孩稚無遺人神怨結行路嗟憤蕭令君忠公幹伐
誠貫幽顯往年寇賊遊魂南鄭危逼拔刃飛泉孤城獨振及中流逆命憑陵京
邑謀猷禁省指授羣帥剋翦鯨鯢清我王度崔慧景奇鋒迅駭兵交象魏武力
喪魂義夫奪膽投名送款比屋交馳負糧景從愚智競赴復誓旅江甸奮不顧
身獎厲義徒電掩彊敵克殲大憝以固皇基功出桓文勳超伊呂而勞謙省己
事昭心迹功遂身退不祈榮滿敦賞未聞禍酷遄及預稟精靈孰不寃痛而羣
孽放命蜂蠆懷毒乃遣劉山陽驅扇逋逃招逼亡命潛圖密構規見掩襲蕭右
軍夏侯征虜忠斷夙舉義形於色奇謀宏振應手梟懸天道禍淫罪不容戮至
於悖禮違教傷化虐人射天彈路比之猶善刳胎斮脛方之非酷盡寓縣之竹
未足紀其過窮山澤之兔不能書其罪自草昧以來圖牒所記昏君暴后未有
若斯之甚者也既人神乏主宗稷阽危海內沸騰氓庶板蕩百姓懍懍如崩厥
角蒼生喁喁投足無地幕府荷眷前朝義均休戚上懷委付之重下惟在原之
痛豈可卧薪引火坐觀傾覆至尊體自高宗特鍾慈寵明並日月粹昭靈神祥
啓元龜符驗當璧作鎮陝藩化流西夏謳歌攸奉萬有樂推右軍蕭穎冑征虜
將軍夏侯詳並同心翼戴卽宮舊楚三靈再朗九縣更新升平之運此焉復始

康哉之盛在乎茲日然帝德雖彰區宇未定元惡未黜天邑猶梗仰稟宸規率
前啓路卽日遣冠軍竟陵內史曹景宗等二十軍主長槊五萬驥騄爲羣鶚視
爭先龍驤並驅步出橫江直指朱雀長史冠軍將軍襄陽太守王茂等三十軍
主戈船七萬乘流電激推鋒扼險斜趣白城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偉等三
十九軍主巨艦迅檝衝波噎水旗鼓八萬焱集石頭南中郎諮議參軍軍主蕭
憺等四十二軍主熊羆之士甲楯十萬沿波馳艓掩據新亭益州刺史劉季連
梁州刺史柳惔司州刺史王僧景魏興太守裴師仁上庸太守韋叡新城太守
崔僧季並肅奉明詔龔行天罰蜀漢果銳沿流而下淮汝勁勇望波遄騖幕府
總率貔貅驍勇百萬繕甲燕弧屯兵冀馬撝金沸地鳴鞞聒天霜鋒曜日朱旗
絳宵方舟千里駱驛係進蕭右軍訏謨上才兼資文武英略峻遠執鈞匡世擁
荊南之衆督四方之師宣讚中權奉衞輿輦旍麾所指威稜無外龍驤虎步並
集建業黜放愚狡均禮海昏廓清神甸掃定京宇譬猶崩泰山而壓蟻壤決懸
河而注熛燼豈有不殄滅者哉今資斧所加止梅蟲兒茹法珍而已諸君咸世
胄羽儀書勳王府皆俛眉姦黨受制凶威若能因變立功轉禍爲福並誓河岳
永紆青紫若執迷不悟距逆王師大衆一臨刑茲罔赦所謂火烈高原芝蘭同
泯勉求多福無貽後悔賞罰之科有如白水高祖至竟陵命長史王茂與太守
曹景宗爲前軍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輕兵濟江逼郢城其
刺史張沖置陣據石橋浦義師與戰不利軍主朱僧起死之諸將議欲併軍圍
郢分兵以襲西陽武昌高祖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房僧寄以重兵固守
爲郢城人掎角若悉衆前進賊必絕我軍後一朝爲阻則悔無所及今欲遣王
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相會以逼賊壘吾自後圍魯山以通沔漢鄖城竟陵間
粟方舟而下江陵湘中之兵連旗繼至糧食既足士衆稍多圍守兩城不攻自
拔天下之事臥取之耳諸將皆曰善乃命王茂曹景宗帥衆濟岸進頓九里其
日張沖出軍迎戰茂等邀擊大破之皆棄甲奔走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
主王世興田安等數千人會大軍於夏首高祖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
張惠紹朱思遠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三月乃命元起進據南堂西陼

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是時張沖死其衆復推軍主薛元嗣及沖
長史程茂爲主乙巳南康王卽帝位於江陵改永元三年爲中興元年遙廢東
昏爲涪陵王以高祖爲尚書左僕射加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
西臺又遣冠軍將軍蕭穎達領兵會于軍是日元嗣軍主沈難當率輕舸數千
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破盡擒之四月高祖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
城元嗣戰頗疲因不敢出諸將欲攻之高祖不許五月東昏遣寧朔將軍吳子
陽軍主光子衿等十三軍救郢州進據巴口六月西臺遣衞尉席闡文勞軍齎
蕭穎冑等議謂高祖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
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爲上策高祖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
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絡數州今若併軍圍城又分兵前進
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搤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
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距王師故非三千能下進退無
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
無所出脫賊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
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
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
言靜天步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
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卿爲我白鎮軍前途攻取
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恃鎮軍靜鎮之耳吳子陽等進軍武口高祖乃
命軍主梁天惠蔡道祐據漁湖城唐脩期劉道曼屯白陽壘夾兩岸而待之子
陽又進據加湖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柵以自固魯山城主房僧寄死衆
復推助防張樂祖代之七月高祖命王茂帥軍主曹仲宗康絢武會超等潛師
襲加湖將逼子陽水涸不通艦其夜暴長衆軍乘流齊進鼓噪攻之賊俄而大
潰子陽等竄走衆盡溺於江王茂虜其餘而旋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先是
東昏遣冠軍將軍陳伯之鎮江州爲子陽等聲援高祖乃謂諸將曰夫征討未
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加湖之敗誰不弭服陳虎牙卽伯之子狼狽奔歸彼

閭人情理當恟懼我謂九江傳檄可定也因命搜所獲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厚加賞賜使致命焉魯山城主張樂祖郢城主程茂薛元嗣相繼請降初郢城之閉將佐文武男女口十餘萬人疾疫流腫死者十七八及城開高祖並加隱卹其死者命給棺櫬先是汝南人胡文超起義於濟陽求討義陽安陸等郡以自効高祖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並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貞孫入質司部悉平陳伯之遣蘇隆之反命求未便進軍高祖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暴乃命鄧元起率衆即日沿流八月天子遣黃門郎蘇回勞軍高祖登舟命諸將以次進路留上庸太守韋叡守郢城行州事鄧元起將至尋陽陳伯之猶猜懼乃收兵退保湖口留其子虎牙守盆城及高祖至乃束甲請罪九月天子詔高祖平定東夏並以便宜從事是月留少府長史鄭紹叔守江州城前軍次蕪湖南豫州刺史申冑棄姑孰走至是時大軍進據之仍遣曹景宗蕭穎達領馬步進頓江寧東昏遣征虜將軍李居士率步軍迎戰景宗擊走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曹景宗陳伯之爲遊兵是日新亭城主江道林率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陣大軍次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曹景宗據皁莢橋鄧元起據道士墩陳伯之據籬門道林餘衆退屯航南義軍迫之因復散走退保朱爵憑淮以自固時李居士猶據新亭壘請東昏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蕩然矣十月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率軍胡獸牙等列征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尚十餘萬人閹人王倀子持白虎幡督率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宗等掎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譟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土崩投淮死者積屍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義軍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並宵潰壬午高祖鎮石頭命衆軍圍六門東昏悉焚燒門內驅逼營署官府並入城有衆二十萬青州刺史桓和紿東昏出戰因以其衆來降高祖命諸軍築長圍初義師之逼東昏遣軍主左僧慶鎮京口常僧景鎮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又使屯破墩以爲東北聲援至是高祖遣使曉喻並率衆降乃遣弟輔國將軍秀鎮京口輔國將軍恢屯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鎮廣陵吳郡太守蔡夤棄郡赴義師十二月丙寅旦兼衞尉張稷北徐州刺史王珍國斬東昏送首義師高祖命呂僧珍勒兵封府庫及圖籍收嬖妾潘妃及凶黨王咺之以下四十一人屬吏誅之宣德皇后令廢涪陵王爲東昏侯依漢海昏侯故事授高祖中書監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食邑萬戶給班劍四十人黃鉞侍中征討諸軍事並如故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己卯高祖入屯閱武堂下令曰皇家不造遘此昏凶禍挻動植虐被人鬼社廟之危蠢焉如綴吾身藉皇宗曲荷先顧受任邊疆推轂萬里眷言瞻烏痛心在目故率其尊主之情厲其忘生之志雖寶曆重升明命有紹而獨夫醜縱方煽京邑投袂援戈克弭多難虐政橫流爲日既久同惡相濟諒非一族仰稟朝命任在專征思播皇澤被之率土凡厥負釁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唯王咺之等四十一人不在赦例又令曰夫樹以司牧非役物以養生視人如傷豈肆上以縱虐廢主棄常自絕宗廟窮凶極悖書契未有征賦不一苛酷滋章緹繡土木菽粟犬馬徵發閭左以充繕築流離寒暑繼以疫癘轉死溝渠曾莫救恤朽肉枯骸烏鳶是厭加以天災人火屢焚宮掖官府臺寺尺椽無遺悲甚黍離痛兼麥秀遂使億兆離心疆徼侵弱斯人何辜離此塗炭今明昏遞運大道公行思治之氓來蘇茲日猥以寡薄屬當大寵雖運距中興艱同草昧思闡皇休與之更始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源悉皆除蕩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又曰永元之季乾維落紐政實多門有殊衞文之代權移於下事等曹恭之時遂使閹尹有翁媼之稱高安有法堯之旨鬻獄販官錮山護澤開塞之機奏成小醜直道正義擁抑彌年懷冤抱理莫知誰訴姦吏因之筆削自己豈直賈生流涕許伯哭時而已哉今理運惟新政刑得所矯革流弊實在茲日可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辨依事議奏又下令以義師臨陣致命及疾病死亡者並加葬斂收恤遺孤又令曰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特許家人殯葬若無親屬或有貧苦二縣長尉即爲埋掩建康城內不達天命

自取淪滅亦同此科二年正月天子遣兼侍中席闡文兼黃門侍郎樂法才慰勞京邑追贈高祖祖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考侍中丞相高祖下令曰夫在上化下草偃風從世之澆淳恆由此作自永元失德書契未紀窮凶極悖焉可勝言既而琁室外構傾宮內積奇技異服殫所未見上慢下暴淫侈競馳國命朝權盡移近習販官鬻爵賄貨公行並甲第康衢漸臺廣室長袖低昂等和戎之賜珍羞百品同伐冰之家愚人因之浸以成俗驕豔競爽夸麗相高至乃市井之家貂狐在御工商之子緹繡是襲日入之次夜分未反昧爽之朝期之清旦聖明肇運厲精惟始雖曰纘戎殆同創革且淫費之後繼以興師巨橋鹿臺凋罄不一孤忝荷大寵務在澄清思所以仰述皇朝大帛之旨俯厲微躬鹿裘之義解而更張斷雕為樸自非可以奉粢盛脩紱冕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此外衆費一皆禁絕御府中署量宜罷省掖庭備御妾之數大享絕鄭衛之音其中有可以率先卿士准的甿庶菲食薄衣請自孤始加羣才並軌九官咸事若能人務退食競存約己移風易俗庶期月有成昔毛玠在朝士大夫不敢靡衣偷食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孤雖德謝往賢任重先達實望多士得其此心外可詳為條格戊戌宣德皇后臨朝入居內殿拜帝大司馬解承制百僚致敬如前詔進高祖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加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掾屬各四人並依舊辟士餘並如故詔曰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題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為於軒昊韋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大司馬攸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治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幄錫賦開壤式表厥庸建武升曆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豫懸切樊漢危殆覆彊寇於沔瀆僵胡馬於鄧汭永元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沿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汭霧披加湖羣盜一鼓殄拔姑孰連旍倏焉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霆電外駭省闥內傾餘醜纖蠹蚳蝝必盡援彼已溺解此倒懸塗懽里抃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寧解茲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羣教遐漸無思不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于四海方斯蔑如也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平后尚荷二弓之錫況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惵惵待以為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斷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十郡為梁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綟綬其驃騎大將軍如故依舊置梁百司策曰二儀寂寞由寒暑而代行三才並用資立人以為寶故能流形品物仰代天工允茲元輔應期挺秀裁成天地之功幽協神明之德撥亂反正濟俗寧人盛烈光於有道大勳振於無外雖伊陟之保乂王家姬公之有此丕訓方之蔑如也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上天不造難鍾皇室元帝以休明早崩簡文以仁弱不嗣高宗襲統宸居弗永雖夙夜劬勞而隆平不洽嗣君昏暴書契弗覩朝權國柄委之羣孽勦戮忠賢誅殘台輔含冤抱痛噍類靡餘實繁非一並專國命嚬笑致災睚眦及禍嚴科毒賦載離比屋溥天嗸嗸置身無所寃頸引決道樹相望無近無遠號天靡告公藉昏明之期因兆人之願爰帥羣后翊成中興宗社之危已固天人之望允塞此實公紐我絕綱大造皇家者也永明季年邊隙大啓荆河連率招引戎荒江淮擾逼勢同履虎公受言本朝輕兵赴襲縻以長筭制之環中排危冒險彊柔遞用坦然一方還成藩服此又公之功也在昔隆昌洪基已謝高宗慮深社稷將行權道公定策帷帳激揚大節廢帝立王謀猷深著此又公之功也建武闡業厥猷雖遠戎狄內侵憑陵關塞司部危逼淪陷指期公治兵外討卷甲長騖接距交綏電激風掃摧堅覆銳咽水塗原執俘象魏獻馘海渚焚廬毀帳號哭言歸此又公之功也樊漢阽切羽書續至公星言鞠旅稟命徂征而軍機戎統事非己出善策嘉謀抑而莫允鄧城之役胡馬卒至元帥潛及不相告報棄甲捐師餌之虎口公南收散卒北禦雕騎全衆方軌案路徐歸拯我邊危重獲安堵此又公之功也漢南迥弱咫尺勍寇兵糧盡闕器甲靡遺公作藩爰始因資靡託整兵訓卒蒐狩有序俾我危城翻為彊鎮此又公之功也永元紀號瞻烏已及雖廢昏有典而伊

靈稱難公首建大策爰立明聖義踰邑綸勳高代入易亂以化俾昏作明此又公之功也文王之風雖被江漢京邑蠢動湮爲洪流句吳於越巢幕匪喻公投袂萬里事惟拯溺義聲所覃無思不韙此又公之功也魯城夏汭梗據中流乘山置壘縈川自固公御此烏集陵茲地險頓兵坐甲寒往暑移我行永久士忘歸願經以遠圖御以長策費無遺矢戰未窮兵踐華之固相望俱拔此又公之功也惟此羣凶同惡相濟緣江負險蟻聚加湖水陸盤據規援夏首桴旝一臨應時褫潰此又公之功也姦孽震皇復懷舉斧蓄兵九派用擬勤王公稜威直指勢踰風電旌斾未臨全州稽服此又公之功也姑孰衝要密邇京畿凶徒熾聚斷塞津路公偏師啓塗排方繼及兵威所震望旗自駭焚舟委壁卷甲宵遁此又公之功也羣豎猖狂志在借一豕突淮涘武騎如雲公爰命英勇因機騁銳氣冠版泉勢踰洹水追奔逐北奄有通津熊耳比峻未足云擬睢水不流曷其能及此又公之功也琅邪石首襟帶岨固新壘東墉金湯是埒憑險作守兵食兼資風激電駭莫不震疊城復于隍於是乎在此又公之功也獨夫昏很憑城靡懼鼓鍾鞺鞳慠若有餘狎是邪孽忌斯冠冕凶狡因之將逞孥戮公奇謨密運盛略潛通忠勇之徒得申厥効白旗宣室未之或比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拯億兆之勳重之以明德爰初厲志服道儒門濯纓來仕清猷映代時運艱難宗社危殆崐崗已燎玉石同焚驅率貔貅抑揚霆電義等南巢功齊牧野若夫禹功寂寞微管誰嗣拯其將魚驅其被髮解茲亂網理此棼絲復禮衽席反樂河海永平故事聞之者歎息司隸舊章見之者隕涕請我民命還之斗極憫憫搢紳重荷戴天之慶哀哀黔首復蒙履地之恩德踰嵩岱功鄰造物超哉邈矣越無得而言焉朕又聞之疇庸命德建侯作屏咸用剋固四維永隆萬葉是以二南流化九伯斯征王道淳洽刑措罔用覆政弗興歷茲永久如燬既及晉鄭靡依惟公經綸天地寧濟區夏道冠乎伊稷賞薄於桓文豈所以憲章齊魯長轡宇宙敷惟前烈朕甚懼焉今進授相國改揚州刺史爲牧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錫茲白土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在昔旦奭入居保佑逮于畢毛亦作卿士任兼內外禮實宜之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亮授相國揚州牧印綬梁公璽紱使持節兼司空王志授梁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左相國位冠羣后任總百司恆典彝數宜與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去錄尙書之號上所假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中外都督大司馬印綬建安公印策驃騎大將軍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律兼修刑德備舉哀矜折獄罔不用情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公勞心稼穡念在民天丕崇本務惟穀是寶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公鎔鈞所被變風以雅易俗陶民載和邦國是用錫公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公文德廣覃義聲遠洽椎髻盤首夷歌請吏是用錫公朱戶以居公揚清抑濁官方有序多士聿興棫樸流詠是用錫公納陛以登公正色御下以身軌物式遏不虞折衝惟遠是用錫公虎賁之士三百人公威同夏日志清姦宄放命圮族刑茲罔赦是用錫公鈇鉞各一公跨躡嵩溟陵厲區宇譬諸日月容光必至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公永言惟孝至感通神恭嚴祀典祭有餘敬是用錫公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梁國置丞相以下一遵舊式欽哉其敬循往策祗服大禮對揚天眷用膺多福以弘我太祖之休命高祖固辭府僚勸進曰伏承嘉命顯至佇策明公逡巡盛禮斯實謙尊之旨未窮遠大之致何者嗣君棄常自絕宗社國命民生翦爲仇讎折棟崩榱壓焉自及卿士懷脯斮之痛黔首懼比屋之誅明公亮格天之功拯水火之切再躔日月重綴參辰反龜玉於塗泥濟斯民於阬岸使夫匹婦童兒羞言伊呂鄉校里塾恥談五霸而位卑乎阿衡地狹於曲阜慶賞之道尙其未洽夫大寶公器非要非距至公至平當仁誰讓明公宜祗奉天人允膺大禮無使後予之歌同彼胥怨兼濟之人翻爲獨善公不許二月辛酉府僚重請曰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奉被還令未蒙虛受搢紳顒顒深所未達蓋聞受金於府通人弘致高蹈海隅匹夫小節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爲疑贈玉璜而太公不以爲讓況世哲繼軌先德在民經綸草昧歎深微管加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班師振旅大造王室雖復累繭救宋重胝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不賞皇天后土不勝其酷是以玉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

出地告龍逢之冤明公撫鞍轂哭厲三軍之志獨居掩涕激義士之心故能使
海若登祗罄圖効祉山戎孤竹束馬景從伐罪弔民一匡靜亂匪叨天功實勤
濡足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道風素論坐鎮雅俗不習孫吳遘茲神武驅
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龜玉不毀誰之功與獨爲君子將使伊周何地於是始
受相國梁公之命是日焚東昏淫奢異服六十二種於都街湘東王寶晊謀反
賜死詔追贈梁公故夫人爲梁妃乙丑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得
玉鏤麒麟金鏤玉璧水精環各二枚又建康令羊瞻解稱鳳皇見縣之桐下里
宣德皇后稱美符瑞歸于相國府丙寅詔梁國初建宜須綜理可依舊選諸要
職悉依天朝之制高祖上表曰臣聞以言取士士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
所謂才生於代窮達惟時而風流遂往馳騖成俗媒孽夸衒利盡錐刀遂使官
人之門肩摩轂擊豈直暴蓋露冠不避寒暑遂乃戢屨杖策風雨必至良由鄉
舉里選不師古始稱肉度骨遺之管庫加以山河梁畢闕與徵之恩金張許史
忘舊業之替吁可傷哉且夫譜諜訛誤詐僞多緒人物雅俗莫肯留心是以冒
襲良家即成冠族妄修邊幅便爲雅士負俗深累遽遭寵擢墓木已拱方被徵
榮故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自有銓次胄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
抱或得之餘論故得簡通賓客無事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
懷質抱真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蓽又以名
不素著絕其階緒必須畫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迫廉撝獎成澆競愚謂自
今選曹宜精隱括依舊立簿使冠屨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
聞中閒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
官分職惟才是務若八元立年居卑隸而見抑四凶弱冠處鼎族而宜甄是則
世祿之家無意爲善布衣之士肆心爲惡豈所以弘獎風流希向後進此實巨
蠹尤宜刊革不然將使周人有路傍之泣晉臣興漁獵之歎且俗長浮競人寡
退情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宦故貌實昏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爲甚臣
總司內外憂責是任朝政得失義不容隱伏願陛下垂聖淑之姿降聽覽之末
則彝倫自穆憲章惟允詔依高祖表施行丙戌詔曰嵩高惟岳配天所以流稱

大啓南陽霸德所以光闡忠誠翊帝番君膺上爵之尊勤勞王室姬公增附庸
之地前王令典布諸方策長祚字甿罔不由此相國梁公體茲上哲齊聖廣淵
文教內洽武功外暢推轂作藩則威懷被於殊俗治兵教戰則霆雷赫於萬里
道喪時昏讒邪孔熾豈徒宗社如綴神器莫主而已哉至於兆庶殲亡衣冠殄
滅餘類殘喘指命崇朝含生業業投足無所遂乃山川反覆草木塗地與夫仁
被行葦之時信及豚魚之日何其遼夐相去之遠歟公命師鞠旅指景長騖而
本朝危切樊鄧遐遠凶徒盤據水陸相望爰自姑孰屆于夏首嚴城勁卒憑川
爲固公沿漢浮江電激風掃舟徒水覆地險雲傾藉茲義勇前無彊陣拯危京
邑清我帝畿撲既燎於原火免將誅於比屋悠悠兆庶命不在天茫茫六合咸
受其賜匡俗正本人不失職仁信並行禮樂同暢伊周未足方軌桓文遠有慚
德而爵後藩牧地終秦楚非所以式酬光烈允答元勳實由公履謙爲本形於
造次嘉數未申晦朔增佇便宜崇斯禮秩允副遐邇之望可進梁公爵爲王以
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瑯邪南東海晉
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并前爲二十郡其相國揚州牧驃騎大將軍
如故公固辭有詔斷表相國左長史王瑩等率百僚敦請三月辛卯延陵縣華
陽邏主戴車牒稱云十二月乙酉甘露降茅山彌漫數里正月己酉邏將潘道
蓋於山石穴中得毛龜一二月辛酉邏將徐靈符又於山東見白麞一丙寅平
旦山上雲霧四合須臾有玄黃之色狀如龍形長十餘丈乍隱乍顯久乃從西
北升天丁卯兗州刺史馬元和籤所領東平郡壽張縣見騶虞一癸巳受梁王
之命令曰孤以虛昧任執國鈞雖夙夜勤止念在興治而育德振民邈然尙遠
聖朝永言舊式隆此眷命侯伯盛典方軌前烈嘉錫隆被禮數昭崇徒守愿節
終隔體諒羣后百司重茲敦獎勉茲厚顏當此休祚望昆彭以長想欽桓文而
歎息思弘政塗莫知津濟邦甸初啓藩宇惟新思覃嘉慶被之下國國內殊死
以下今月十五日昧爽以前一皆原赦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穀五斛府州
所統亦同蠲蕩丙午命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
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鐘虡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

一依舊儀丙辰齊帝禪位于梁王詔曰夫五德更始三正迭興馭物資賢登庸
啓聖故帝跡所以代昌王度所以改耀革晦以明由來尙矣齊德淪微危亡荐
襲隆昌凶虐實違天地永元昏暴取紊人神三光再沉七廟如綴鼎業幾移含
識知泯我高明之祚眇焉將墜永惟屯難冰谷載懷相國梁王天誕睿哲神縱
靈武德格玄祇功均造物止宗社之橫流反生人之塗炭扶傾頹構之下拯溺
逝川之中九區重緝四維更紐絕禮還紀崩樂復張文館盈紳戎亭息警浹海
寓以馳風罄輪裳而稟朔八表呈祥五靈効祉豈止鱗羽禎奇雲星瑞色而已
哉勳茂於百王道昭乎萬代固以明配上天光華日月者也河嶽表革命之符
圖讖紀代終之運樂推之心幽顯共積歌頌之誠華裔同著昔水政既微木德
升緒天之曆數實有所歸握鏡璇樞允集明哲朕雖庸藐闇于大道永鑒崇替
爲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高義人祇之至願乎今便敬禪于梁即安姑孰依唐虞
晉宋故事四月辛酉宣德皇后令曰西詔至帝憲章前代敬禪神器于梁明可
臨軒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便歸于別宮壬戌策曰咨爾梁王惟昔邃古之載
肇有生人皇雄大庭之辟赫胥尊盧之后斯並龍圖鳥跡以前慌惚杳冥之世
固無得而詳焉洎乎農軒炎皞之代放勛重華之主莫不以大道君萬姓公器
御八紘居之如執朽索去之若捐重負一駕汾陽便有窅然之志暫適箕嶺即
動讓王之心故知戴黃屋服玉璽非所以示貴稱尊乘大輅建旂旌蓋欲令歸
趣有地是故忘己而字兆人殉物而君四海及於精華內竭畚橇外勞則撫茲
歸運惟能是與況兼乎笙管革文威圖啓瑞攝提夜朗熒光晝發者哉四百告
終有漢所以高揖黃德既謝魏氏所以樂推爰及晉宋亦弘斯典我太祖握河
受曆應符啓運二葉重光三聖係軌嗣君喪德昏棄紀度毀紊天綱凋絕地紐
茫茫九域翦爲仇讎溥天相顧命懸晷刻斮涉刳孕於事已輕求雞徵杖曾何
足譬是以谷滿川枯山飛鬼哭七廟已危人神無主惟王體茲上哲明聖在躬
稟靈五緯明並日月彝倫攸序則端冕而協邕熙時難孔棘則推鋒而拯塗炭
功踰造物德濟蒼生澤無不漸仁無不被上達蒼昊下及川泉文教與鵬翼齊
舉武功與日車並運固以幽顯宅心謳訟斯屬豈徒桴鼓播地鄉雲叢天而已
哉至如晝覩争明夜飛枉矢土淪彗刺日既星亡除舊之徵必顯更姓之符允
集是以義師初踐芳露凝甘仁風既被素文自擾北闕藁街之使風車火徼之
民膜拜稽首願爲臣妾鍾石畢變事表於遷虞蛟魚並出義彰於事夏若夫長
人御衆爲之司牧本同己於萬物乃因心於百姓寶命無常主帝王非一族今
仰祇乾象俯藉人願敬禪神器授帝位于爾躬大祚告窮天祿永終於戲王允
執其中式遵前典以副昊天之望禋上帝而臨億兆格文祖而膺大業以傳無
疆之祚豈不盛歟又璽書曰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含生之通稱並首同本
未知所以異也而稟靈造化賢愚之情不一託性五常彊柔之分或舛羣后靡
一爭犯交興是故建君立長用相司牧非謂尊驕在上以天下爲私者也兼以
三正迭改五運相遷綠文赤字徵河表洛在昔勛華深達茲義眷求明哲授以
蒸人遷虞事夏本因心於百姓化殷爲周實受命於蒼昊爰自漢魏罔不率由
降及晉宋亦遵斯典我高皇所以格文祖而撫歸運畏上天而恭寶曆者也至
于季世禍亂荐臻王度紛糾姦回熾積億兆夷人刀俎爲命已然之逼若綫之
危蹶天蹐地逃形無所羣凶挾煽志逞殘戮將欲先殄衣冠次移龜鼎衡保周
召並列宵人巢幕累卵方此非切自非英聖遠圖仁爲己任則鴟梟厲吻翦焉
已及惟王崇高則天博厚儀地鎔鑄六合陶甄萬有鋒馹交馳振靈武以遐略
雲雷方扇鞠義旅以勤王揚旌旆於遠路戮姦宄於魏闕德冠往初功無與二
弘濟艱難緝熙王道懷柔萬姓經營四方舉直措枉較如晝一待旦同乎殷后
日昃過於周文風化肅穆禮樂交暢加以赦過宥罪神武不殺威德昭於景緯
至義感於鬼神若夫納彼大麓膺此歸運烈風不迷樂推攸在治五韙於已亂
重九鼎於既輕自聲教所及車書所至革面回首謳吟德澤九山滅祲四瀆安
流祥風扇起淫雨靜息玄甲遊於芳荃素文馴於郊苑躍九川於清漢鳴六象
於高崗靈瑞雜沓玄符昭著至於星孛紫宮水効孟月飛鴻滿野長彗橫天取
新之應既昭革故之徵必顯加以天表秀特軒狀堯姿君臨之符諒非一揆書
云天鑒厥德用集大命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所以二儀乃眷幽明允叶豈
惟宅是萬邦緝茲謳訟而已哉朕是用擁璇沉首屬懷聖哲昔水行告厭我太

祖既受命代終。在日天祿云謝。亦以木德而傳於梁。遠尋前典。降惟近代。百辟遐邇。莫違朕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汝南縣開國侯亮。兼太尉散騎常侍中書令新吴縣開國侯志。奉皇帝璽紱。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陟兹元后。君臨萬方。式傳洪烈。以答上天之休命。高祖抗表陳讓。表不獲通。於是齊百官豫章王元琳等八百一十九人。及梁臺侍中臣雲等一百一十七人。並上表勸進。高祖謙讓不受。是日太史令蔣道秀陳天文符讖六十四條。事並明著。羣臣重表固請。乃從之。

梁書卷一

梁書卷一考證

武帝紀上虎賧其間以觀天下○凡虎字。南史俱作武。閣本俱作獸。避諱也。今獨作虎。不知何時所改。

必漏吾謀內吳。亂兩空函定一州矣○南史無必漏吾謀內五字。

旌旆未臨全州稽服○未南本作小。

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十郡封公爲梁公○吳興上應從舊本尚有一吳字。方與十郡之數合。

南兗州隊主陳文興於桓城內鑿井○桓南史作宣武。

3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二

武帝中

天監元年夏四月丙寅高祖卽皇帝位於南郊設壇柴燎告類於天曰皇帝臣衍敢用玄牡昭告於皇天后帝齊氏以曆運斯既否終則亨欽若天應以命于衍夫任是司牧惟能是授天命不于常帝王非一族唐謝虞受漢替魏升爰及晉宋憲章在昔咸以君德馭四海元功子萬姓故能大庇甿黎光宅區宇齊代云季世主昏凶狡焉羣慝是崇是長肆厥姦回暴亂以播虐于我有邦俾溥天惴惴將墜于深壑九服八荒之內連率岳牧之君蹶角頓顙匡救無術臥薪待然援天靡訴衍投袂星言推鋒萬里厲其掛冠之情用拯兆民之切衘膽誓衆覆銳屠堅建立人主克翦昏亂遂因時來宰司邦國濟民康世實有厥勞而晷緯呈祥川岳効祉朝夕坰牧日月郊畿代終之符既顯革運之期已萃殊俗百蠻重譯獻款人神遠邇罔不和會於是羣公卿士咸致厥誠並以皇乾降命難以謙拒齊帝脫屣萬邦授以神器衍自惟匪德辭不獲許仰迫上玄之睠俯惟億兆之心宸極不可久曠民神不可乏主遂藉樂推膺此嘉祚以茲寡薄臨御萬方顧求夙志永言祗惕敬簡元辰恭茲大禮升壇受禪告類上帝克播休祉以弘盛烈式傳厥後用永保于我有梁惟明靈是饗禮畢備法駕卽建康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精遞襲皇王所以受命四海樂推殷周所以改物雖禪代相舛遭會異時而微明迭用其流遠矣莫不振民育德光被黎元朕以寡闇命不先後寧濟之功屬當期運乘此時來因心萬物遂振厥弛維大造區夏永言前蹤義均慚德齊氏以代終有徵曆數云改欽若前載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命寅畏上靈用膺景業執禋柴之禮當與能之祚繼迹百王君臨四海若涉大川罔知攸濟洪基初兆萬品權輿思俾慶澤覃被率土可大赦天下改齊中興二年爲天監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加位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布口錢宿債勿復收其犯鄉論清議贓汙淫盜一皆蕩滌洗除前注與之更始封齊帝爲巴陵王全食一郡載天子旌旗乘五時副車行齊正朔郊祀天地禮樂制度皆用齊典齊宣德皇后爲齊文帝妃齊后王氏爲巴陵王妃詔曰興運升降前代舊章齊世王侯封爵悉皆降省其有効著艱難者別有後命惟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又詔曰大運肇升嘉慶惟始劫賊餘口沒在臺府者悉可蠲放諸流徙之家並聽還本追尊皇考爲文皇帝廟曰太祖皇妣爲獻皇后追諡妃郗氏爲德皇后追封兄太傅懿爲長沙郡王諡曰宣武齊後軍諮議敷爲永陽郡王諡曰昭弟齊太常暢爲衡陽郡王諡曰宣齊給事黃門侍郎融爲桂陽郡王諡曰簡是日詔封文武功臣新除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爲公侯食邑各有差以弟中護軍宏爲揚州刺史封爲臨川郡王南徐州刺史秀安成郡王雍州刺史偉建安郡王左衞將軍恢鄱陽郡王荊州刺史憺始興郡王丁卯加領軍將軍王茂鎭軍將軍以中書監王亮爲尚書令中軍將軍相國左長史王瑩爲中書監撫軍將軍吏部尚書沈約爲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詔曰宋氏以來並恣淫侈傾宮之富遂盈數千推算五都愁窮四海並嬰罹冤横拘逼不一撫絃命管良家不被蠲織室繡房幽厄猶見役弊國傷和莫斯爲甚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給廩食戊辰車騎將軍高麗王高雲進號車騎大將軍鎭東大將軍百濟王餘大進號征東大將軍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頟進號鎭西將軍鎭東大將軍倭王武進號征東將軍鎭西將軍河南王吐谷渾休留代進號征西將軍巴陵王薨於姑孰追諡爲齊和帝終禮一依故事己巳以光祿大夫張瓌爲右光祿大夫庚午鎭南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進號征南將軍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釣致王業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藉代終之運當符命之重取監前古懍若馭朽思所以振民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慚照遠智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寐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殉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以聞若懷寶迷邦蘊奇待價蓄響藏真

不求聞達，並依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居，如朕親覽焉。」又詔曰：「金作贖刑，有聞自昔，入縑以免，施於中代，民悅法行，莫尙乎此。永言叔世，偸薄成風，嬰𠑽入罪，厥塗匪一。斷弊之書，日纏於聽覽；鉗釱之刑，歲積於牢犴。死者不可復生，生者無因自返，由此而望滋實，庸可致乎？朕夕惕思治，念崇政術，斟酌前王，擇其令典，有可以憲章邦國，罔不由之。釋愧心於四海，昭情素於萬物。俗僞日久，禁網彌繁。漢文四百，邈焉已遠。雖省事淸心，無忘日用，而委銜廢策，事未獲從。可依周、漢舊典，有罪入贖，外詳爲條格，以時奏聞。」辛未，以中領軍蔡道恭爲司州刺史。以新除謝沐縣公蕭寶義爲巴陵王，以奉齊祀。復南蘭陵武進縣，依前代之科。徵謝朏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何胤爲右光祿大夫。改南東海爲蘭陵郡。土斷南徐州諸僑郡縣。癸酉，詔曰：「商俗甫移，遺風尙熾，下不上達，由來遠矣。升中馭索，增其懍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縣；次身才高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抱屈、賈之歎，其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甲戌，詔斷遠近上慶禮。又詔曰：「禮闈文閣，宜率舊章，貴賤既位，各有差等，俯仰拜伏，以明王度，濟濟洋洋，具瞻斯在。頃因多難，治綱弛落，官非積及，榮由幸至。六軍尸四品之職，靑紫治白簿之勞。振衣朝伍，長揖卿相，趨步廣闥，並驅丞郎。遂冠履倒錯，珪甑莫辨。靜言疚懷，思返流弊。且翫法惰官，動成逋弛，罰以常科，終未懲革。夫檟楚申威，蓋代斷趾，笞捶有令，如或可從。外詳共平議，務盡厥理。」癸未，詔相國府職吏可依資勞度臺，若職限已盈，所度之餘及驃騎府並可賜滿。閏月丁酉，以行宕昌王梁彌邕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正封宕昌王。壬寅，以車騎將軍夏侯詳爲右光祿大夫。詔曰：「成務弘風，肅厲內外，實由設官分職，互相懲糾。而頃壹拘常式，見失方奏，多容違惰，莫肯執咎，憲網日弛，漸以爲俗。今端右可以風聞奏事，依元熙舊制。」五月乙亥夜，盜入南北掖，燒神獸門、總章觀，害衛尉卿張弘策。戊子，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反，以領軍將軍王茂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率衆討之。六月庚戌，以行北秦州刺史楊紹先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是月，陳伯之奔魏，江州平。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據成都反。八月戊戌，置建康三官。乙巳，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象舒彭進號安西將軍，封鄧至王。丁未，詔中書監王瑩等八人參定律令。是月，詔尙書曹郎依昔奏事。林邑、千陁利國各遣使獻方物。冬十一月己未，立小廟。甲子，立皇子統爲皇太子。十二月丙申，以國子祭酒張稷爲護軍將軍。辛亥，護軍將軍張稷免。是歲大旱，米斗五千，人多餓死。

二年春正月甲寅朔，詔曰：「三訊五聽，著自聖典，哀矜折獄，義重前誥，蓋所以明愼用刑，深戒疑枉，成功致治，罔不由茲。朕自藩部，常躬訊錄，求理得情，洪細必盡。末運弛網，斯政又闕，牢犴沉壅，申訴靡從。朕屬當期運，君臨兆億，雖復齋居宣室，留心聽斷；而九牧遐荒，無因臨覽，深懼懷冤就鞫，匪惟一方。可申敕諸州，月一臨訊，博詢擇善，務在確實。」乙卯，以尙書僕射沈約爲尙書左僕射，吏部尙書范雲爲尙書右僕射，前將軍鄱陽王恢爲南徐州刺史，尙書令王亮爲左光祿大夫，右衛將軍柳慶遠爲中領軍。丙辰，尙書令、新除左光祿大夫王亮免。夏四月癸卯，尙書刪定郎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五月丁巳，尙書右僕射范雲卒。乙丑，益州刺史鄧元起克成都，曲赦益州。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職惟嶽牧，許薦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六月丁亥，詔以東陽、信安、豐安三縣水潦，漂損居民資業，遣使周履，量蠲課調。是夏多癘疫。以新除左光祿大夫謝朏爲司徒、尙書令。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爲尙書右僕射。秋七月，扶南、龜茲、中天竺國各遣使獻方物。冬十月，魏寇司州。十一月乙卯，雷電大雨，晦。是夜又雷。乙亥，尙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三年春正月戊申，後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號中軍將軍。癸丑，以尙書右僕射王瑩爲尙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爲尙書右僕射，前尙書左僕射沈約爲鎭軍將軍。二月，魏陷梁州。三月，隕霜殺草。五月丁巳，以扶南國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六月丙子，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卜征，躬事巡省，民俗政刑，罔不必逮。末代風凋，久曠茲典，雖欲肆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踟躕，情同再撫。總總九州，遠近民庶，或川路幽遐，或貧羸老疾，懷冤抱理，莫由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

于懷中夜太息可分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冤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依源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遏聽遠聞事均親覽癸未大赦天下秋七月丁未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湘州刺史楊公則爲中護軍甲子立皇子綜爲豫章郡王八月魏陷司州詔以南義陽置司州九月壬子以河南王世子伏連籌爲鎮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北天竺國遣使獻方物冬十一月甲子詔曰設教因時淳薄異政刑以世革輕重殊風昔商俗未移民散久矣嬰網陷辟日夜相尋若悉加正法則赭衣塞路並申弘宥則難用爲國故使有罪入贖以全元元之命令遐邇知禁圄犴稍虛率斯以往庶幾刑措金作權典宜在蠲息可除贖罪之科是歲多疾疫

四年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今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不得解褐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置五經博士各一人以鎮北將軍雍州刺史建安王偉爲南徐州刺史南徐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郢州刺史中領軍柳慶遠爲雍州刺史丙午省鳳皇銜書伎戊申詔曰夫禋郊饗帝至敬攸在致誠盡慤猶懼有違而往代多令宮人縱觀茲禮帷宮廣設輜軿耀路非所以仰虔蒼昊昭感上靈屬車之間見譏前世便可自今停止辛亥輿駕親祀南郊赦天下二月壬午遣衞尉卿楊公則率宿衞兵塞洛口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曲赦交州戊戌以前郢州刺史曹景宗爲中護軍是月立建興苑於秣陵建興里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爲安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是月自甲寅至壬戌甘露連降華林園五月辛卯建康縣朔陰里生嘉禾一莖十二穗六月庚戌立孔子廟壬戌歲星晝見秋七月辛卯右光祿大夫張瓌卒八月庚子老人星見冬十月丙午北伐以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爲副是歲以興師費用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資十一月辛未以都官尚書張稷爲領軍將軍甲午天晴朗西南有電光聞如雷聲三十二月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所生母憂去職是歲大穰米斛三〔十〕

五年春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凋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實由知與不知用與不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兼明廣照屈於堂戶飛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族邦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爲中書監司徒衞將軍鎮軍將軍沈約爲右光祿大夫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丁丑以尚書左僕射王瑩爲護軍將軍僕射如故甲申立皇子綱爲晉安郡王丁亥太白晝見二月庚戌以太常張充爲吏部尚書三月丙寅朔日有蝕之癸未魏宣武帝從弟翼率其諸弟來降輔國將軍劉思效破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丁亥陳伯之自壽陽率衆歸降夏四月丙申廬陵高昌之仁山獲銅劍二始豐縣獲八目龜一甲寅詔曰朕昧旦齋居惟刑是恤三辟五聽寢興載懷故陳肺石於都街增官司於詔獄殷勤親覽小大以情而明慎未洽囹圄尚擁永言納隍在予興愧凡犴獄之所可遣法官近侍遞錄囚徒如有枉滯以時奏聞五月辛未太子左衞率張惠紹克魏宿預城乙亥臨川王宏前軍克梁城辛巳豫州刺史韋叡克合肥城丁亥廬江太守裴邃克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辛卯太白晝見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前軍克朐山城秋七月乙丑鄧至國遣使獻方物八月戊戌老人星見辛酉作太子宮冬十一月甲子京師地震乙丑以師出淹時大赦天下魏寇鍾離遣右衞將軍曹景宗率衆赴援十二月癸卯司徒謝朏薨

六年春正月辛酉朔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朝晏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邊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閡以山川頓足延首無因奏達豈所以沉浮靡漏遠邇兼得者乎四方士民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可各詮條布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己卯詔曰夫有天下者義非爲己凶荒疾癘兵革水火有一於此責歸元首今祝史請禱繼諸不善以朕身當之永使災害不及萬姓俾茲下民稍蒙寧息不得爲朕祈福以增其過特班遠邇咸令遵奉二月甲辰老人星見三月庚申朔隕霜殺草是月有三象入京師夏四月壬辰置左右驍騎左右游擊將軍官癸巳曹景宗韋叡等破魏軍於邵陽洲斬獲萬計癸卯以右衞將軍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徐州刺史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爲尚書右僕射

中書令安成王秀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分湘廣二州置衡州丁巳以中軍將
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撫軍將軍建安王偉爲揚
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瑩爲中軍將軍五月
己未以新除左驍騎將軍長沙王深業爲中護軍癸亥以侍中袁昂爲吏部尚
書己巳置中衛中權將軍改驍騎爲雲騎游擊爲游騎辛未右將軍揚州刺史
建安王偉進號中權將軍六月庚戌以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夏侯詳爲左光祿
大夫新除金紫光祿大夫柳惔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吳縣獲四目龜一秋
七月甲子太白晝見丙寅分廣州置桂州丁亥以新除尚書右僕射王茂爲中
衛將軍八月戊子赦天下戊戌大風折木京師大水因濤入加御道七尺九月
嘉禾一莖九穗生江陵縣丁亥改閱武堂爲德陽堂聽訟堂爲儀賢堂丙戌以
左衛將軍呂僧珍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內史蕭昌爲廣州刺史冬十
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爲吏部尚書閏月乙丑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臨川王宏爲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爲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
尚書袁昂爲左僕射戊寅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憺進號安西將軍甲申
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爲尚書左僕射十二月丙辰尚書左僕射夏侯詳卒乙丑
魏淮陽鎮都軍主常邕和以城內屬分豫州置霍州

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
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鎔範貴遊
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斅博延
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
進號車騎將軍戊戌作神龍仁虎闕於端門大司馬門外壬子以領軍將軍曹
景宗爲中衛將軍衛尉蕭景兼領軍將軍二月乙卯廬江灊縣獲銅鐘二新作
國門于越城南乙丑增置鎮衛將軍以下各有差庚午詔於州郡縣置州望郡
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薦乙亥以車騎大將軍高麗王高雲爲撫軍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爲領軍將軍丙子以中護軍長沙
王深業爲南兗州刺史兼領軍將軍蕭景爲雍州刺史雍州刺史柳慶遠爲護
軍將軍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赦大辟以下頒賜朝臣及近侍各有差辛未
秣陵縣獲靈龜一戊寅餘姚縣獲古銅劍二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
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爲十二卿癸卯以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安成王秀爲
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始興王憺爲護軍將軍中衛將軍曹
景宗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內居民改陵監
爲令秋七月丁亥月犯氐八月癸丑安南將軍江州刺史曹景宗卒丁巳赦大
辟以下未結正者甲戌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安成王秀進號安西將軍雲麾將
軍郢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平西將軍老人星見九月丁亥詔曰芻牧必往姬
文垂則雉兔有刑姜宣致貶藪澤山林毓材是出斧斤之用比屋所資而頃世
相承並加封固豈所謂與民同利惠茲黔首凡公家諸屯戍見封熂者可悉開
常禁壬辰置童子奉車郎癸巳立皇子績爲南康郡王己亥月犯東井冬十月
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爲尚書左僕射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
舉北伐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平北將軍率衆入清車騎將軍王茂率衆向
宿預丁丑魏懸瓠鎮軍主白皁生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皁生爲鎮北將
軍司州刺史遜爲平北將軍豫州刺史十一月辛巳鄞縣言甘露降

八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赦天下內外文武各賜勞一年壬辰魏鎮東
參軍成景儁斬宿預城主嚴仲寶以城內屬二月壬戌老人星見夏四月以北
巴西郡置南梁州戊申以護軍將軍始興王憺爲中衛將軍司徒行太子太傅
臨川王宏爲司空揚州刺史車騎將軍領太子詹事王茂即本號開府儀同三
司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丙子以中軍將軍丹陽尹王瑩爲右光
祿大夫五月壬午詔曰學以從政殷勤往哲祿在其中抑亦前事朕思闡治綱
每敦儒術軾閭闢館造次以之故負袠成風甲科間出方當置諸周行飾以青
紫其有能通一經始末無倦者策實之後選可量加敘錄雖復牛監羊肆寒品
後門並隨才試吏勿有遺隔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薨八月戊午老人星
見冬十月乙巳以中軍將軍始興王憺爲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南兗州刺史
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

九年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行太子少傅沈約爲左光祿大夫行少傅如故右光祿大夫王瑩爲尚書令行中撫將軍建安王偉領護軍將軍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始興王憺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太常卿王亮爲中書監丙子以輕車將軍晉安王綱爲南兗州刺史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三月己丑車駕幸國子學親臨講肄賜國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乙未詔曰王子從學著自禮經貴遊咸在實惟前誥所以式廣義方克隆教道今成均大啓元良齒讓自斯以降並宜肄業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從師者可令入學于闐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丁巳革選尚書五都令史用寒流林邑國遣使獻白猴一五月己亥詔曰朕達聽思治無忘日昃而百司羣務其途不一隨時適用各有攸宜若非總會衆言無以備茲覩覽自今臺閣省府州郡鎮戍應有職僚之所時共集議各陳損益具以奏聞中書監王亮卒六月癸丑盜殺宣城太守朱僧勇癸酉以中撫將軍領護軍建安王偉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閏月己丑宣城盜轉寇吳興縣太守蔡撙討平之秋七月己巳老人星見冬十二月癸未輿駕幸國子學策試胄子賜訓授之司各有差

十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居局治事賜勞二年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張稷爲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郢州刺史鄱陽王恢爲護軍將軍甲辰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郢州刺史輕車將軍南康王績爲南徐州刺史戊申騶虞一見荊州華容縣以左民尚書王暕爲吏部尚書辛酉輿駕親祀明堂三月辛丑盜殺東莞琅邪二郡太守鄧晰以朐山引魏軍遣振遠將軍馬仙琕討之是月魏徐州刺史盧昶帥衆赴朐山夏五月癸酉安豐縣獲一角玄龜丁丑領軍呂僧珍卒己卯以國子祭酒張充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慶遠爲領軍將軍乙酉嘉蓮一莖三花生樂遊苑秋七月丙辰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陛奏列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爲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丹墀徒闢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應有務之百官宜有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匡寡薄九月丙申天西北隆隆有聲赤氣下至地冬十二月癸酉山車見于臨城縣庚辰馬仙琕大破魏軍斬馘十餘萬剋復朐山城是歲初作宮城門三重樓及開二道宕昌國遣使獻方物

十一年春正月壬辰詔曰夫刑法悼耄罪不收孥禮著明文史彰前事蓋所以申其哀矜故罰有弗及近代相因厥網彌峻髫年華髮同坐入愆雖懲惡勸善宜窮其制而老幼流離良亦可愍自今逋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加左光祿大夫行太子少傅沈約特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建安王偉儀同三司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進位爲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爲司空尚書令雲麾將軍王瑩進號安左將軍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進號領北將軍二月戊辰新昌濟陽二郡野蠶成繭三月丁巳曲赦揚徐二州築西靜壇於鍾山庚申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四月戊子詔曰去歲朐山大殲醜類宜爲京觀用旌武功但伐罪弔民皇王盛軌掩骼埋胔仁者用心其下青州悉使收藏百濟扶南林邑國並遣使獻方物六月辛巳以司空王茂領中權將軍九月辛亥宕昌國遣使獻方物冬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己酉降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癸丑齊宣德太妃王氏薨十二月己未以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爲中衞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

十二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赦大辟以下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左僕射丙寅詔曰掩骼埋胔義重周經槥櫝有加事美漢策朕向隅載懷每勤造次收藏之命亟下哀矜而寓縣遐深遵奉未洽髐然路隅往往而有言愍沉枯彌勞傷惻可明下遠近各巡境界若委骸不葬或蔭衣莫改即就收斂量給棺具庶夜哭之魂斯慰霑霜之骨有歸辛巳新作太極殿改爲十三閒三月癸卯以湘州刺史王珍國爲護軍將軍閏月乙丑特進中軍將軍沈約卒夏四月京邑大水六月癸巳新作太廟增基九尺庚子太極殿成秋九月戊午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建安王偉爲撫軍將軍儀同如故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司空領中權將軍王茂爲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冬十月丁亥詔曰明堂地勢卑濕未稱

乃心外可量就埤起以盡誠敬

十三年春正月壬戌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爲荊州刺史癸亥以平西將軍荊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鎭西將軍益州刺史丙寅以翊右將軍安成王秀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二月丁亥輿駕親耕籍田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老人星見三月辛亥以新除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偉爲左光祿大夫夏四月辛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辰以郢州刺史豫章王綜爲安右將軍五月辛亥以通直散騎常侍韋叡爲中護軍六月己亥以南兗州刺史蕭景爲領軍將軍領軍將軍柳慶遠爲安北將軍雍州刺史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爲邵陵郡王繹爲湘東郡王紀爲武陵郡王八月癸卯扶南于闐國各遣使獻方物是歲作浮山堰

十四年春正月乙巳朔皇太子冠赦天下賜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以下班賚各有差停遠近上慶禮丙午安左將軍尚書令王瑩進號中權將軍以鎭西將軍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辛亥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恭祇明祀昭事上靈臨竹宮而登泰壇服裘冕而奉蒼璧柴望既升誠敬克展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良方正孝悌力田並卽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又世輕世重隨時約法前以劓墨用代重辟猶念改悔其路已壅並可省除丙寅汝陰王劉胤薨二月庚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戊戌老人星見辛丑以中護軍韋叡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新除中撫將軍始興王憺爲荊州刺史夏四月丁丑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江州刺史王茂薨五月丁巳以荊州刺史晉安王綱爲江州刺史秋八月乙未老人星見九月癸亥以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

十五年春正月己巳詔曰觀時設教王政所先兼而利之實惟務本移風致治咸由此作頃因革之令隨事必下而張弛之要未臻厥宜民瘼猶繁廉平尚寡所以佇旒纊而載懷朝玉帛而興歎可申下四方政有不便於民者所在具條以聞守宰若清潔可稱或侵漁爲蠹分別奏上將行黜陟長吏勸課躬履堤防勿有不脩致妨農事關市之賦或有未允外時參量優減舊格三月戊辰朔日有蝕之夏四月丁未以安右將軍豫章王綜兼護軍高麗國遣使獻方物五月癸未以司空揚州刺史臨川王宏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刺史如故六月丙申改作小廟畢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爲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老人星見芮芮河南遣使獻方物九月辛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瑩薨壬辰赦天下冬十月戊午以丹陽尹長沙王深業爲湘州刺史十一月丁卯以兼護軍豫章王綜爲安前將軍交州刺史李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京師曲赦交州壬午以雍州刺史韋叡爲護軍將軍

十六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當扆思治政道未明昧旦劬勞亟移星紀今太皞御氣勾芒首節升中就陽禋敬克展務承天休布茲和澤尤貧之家勿收今年三調其無田業者所在量宜賦給若民有產子卽依格優蠲孤老鰥寡不能自存咸加賑卹班下四方諸州郡縣時理獄訟勿使寃滯並若親覽二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寅以安前將軍豫章王綜爲南徐州刺史三月丙子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甲子初去宗廟牲潮溝獲白雀一六月戊申以廬陵王續爲江州刺史七月丁丑以郢州刺史安成王秀爲鎭北將軍雍州刺史八月辛丑老人星見扶南婆利國各遣使獻方物冬十月去宗廟薦脩始用蔬果

十七年春正月丁巳朔詔曰夫樂所自生含識之常性厚下安宅馭世之通規朕矜此庶氓無忘待旦亟弘生聚之略每布寬恤之恩而編戶未滋遷徙尚有輕去故鄉豈其本志資業殆闕自返莫由巢南之心亦何能弭今開元發歲品物惟新思俾黔黎各安舊所將使郡無曠土邑靡游民鷄犬相聞桑柘交畛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在天監十七年正月一日以前可開恩半歲悉聽還本蠲課三年其流寓過遠者量加程日若有不樂還者卽使著土籍爲民准舊課輸若流移之後本鄉無復居宅者村司三老及餘親屬卽爲詣縣告請村內官

地官宅令相容受使穢本者還有所託凡坐爲市埭諸職割盜衰減應被封籍者其田宅車牛是民生之具不得悉以沒入皆優量分留使得自止其商賈富室亦不得頓相兼併遁叛之身罪無輕重並許首出還復民伍若有拘限自還本役並爲條格咸使知聞二月癸巳鎭北將軍雍州刺史安成王秀薨甲辰大赦天下乙卯以領石頭戍事南康王績爲南兗州刺史三月甲申老人星見丙申改封建安王偉爲南平王夏五月戊寅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己卯于陁利國遣使獻方物以領軍將軍蕭景爲安右將軍監揚州辛巳以臨川王宏爲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以益州刺史鄱陽王恢爲領軍將軍中軍將軍中書監臨川王宏以本號行司徒癸卯以國子祭酒蔡撙爲吏部尙書秋八月壬寅老人星見詔以兵騶奴婢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爲平民冬十月乙亥以中軍將軍行司徒臨川王宏爲中書監司徒十一月辛亥以南平王偉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十八年春正月甲申以領軍將軍鄱陽王恢爲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荆州刺史始興王憺爲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以尙書左僕射袁昂爲尙書令尙書右僕射王暕爲尙書左僕射太子詹事徐勉爲尙書右僕射辛卯輿駕親祀南郊孝悌力田賜爵一級二月戊午老人星見四月丁巳大赦天下秋七月甲申老人星見于闐扶南國各遣使獻方物

梁書卷二

梁書卷二考證

武帝紀中安西將軍宕昌王梁彌頷○頷一本作頷

以扶南國王憍陳如闍耶跋摩爲安南將軍○跋南本作跋

六月辛酉復建修二陵周回五里內居民改陵監爲令○南史周回五里內居民下有賜復終身四字今刪去便文義不全矣

男年登六十女年登五十免爲平民○南史作男年六十六女年六十

梁書卷二考證

梁書卷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三

武帝下

普通元年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天下賜文武勞位孝悌力田爵一級尤貧之家勿收常調鰥寡孤獨並加贍卹丙子日有蝕之己卯以司徒臨川王宏爲太尉揚州刺史安右將軍監揚州蕭景爲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尚書左僕射王暕以母憂去職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爲尚書左僕射庚子扶南高麗國各遣使獻方物二月壬子老人星見癸丑以高麗王世子安爲寧東將軍高麗王三月丙戌滑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甲午河南王遣使獻方物六月丁未以護軍將軍韋叡爲車騎將軍秋七月己卯江淮海並溢辛卯以信威將軍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八月庚戌老人星見甲子新除車騎將軍韋叡卒九月乙亥有星晨見東方光爛如火冬十月辛亥以宣惠將軍長沙王深業爲護軍將軍辛酉以丹陽尹晉安王綱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甲戌以南徐州刺史豫章王綜爲鎮右將軍新除益州刺史晉安王綱改爲徐州刺史辛巳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春司御氣虔恭報祀陶匏克誠蒼璧禮備思隨乾覆布茲亭育凡民有單老孤稚不能自存主者郡縣咸加收養贍給衣食每令周足以終其身又於京師置孤獨園孤幼有歸華髮不匱若終年命厚加料理尤窮之家勿收租賦戊子大赦天下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三月庚寅大雪平地三尺夏四月乙卯改作南北郊丙辰詔曰夫欽若昊天曆象無違躬執耒耜盡力致敬上協星鳥俯訓民時平秩東作義不在南前代因襲有乖禮制可於震方簡求沃野具茲千畝庶允舊章五月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屋三千間丁巳詔曰王公卿士今拜表賀瑞雖則百辟體國之誠朕懷良有多愧若其澤漏川泉仁被動植氣調玉燭治致太平爰降嘉祥可無慚德而政道多缺淳化未凝何以仰叶辰和遠臻冥貺此乃更彰寡薄重增其尤自今可停賀瑞六月丁卯信威將軍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于魏秋七月丁酉假大匠卿裴邃節督衆軍北討甲寅老人星見魏荊州刺史桓叔興帥衆降八月丁亥始平郡中石鼓村地自開成井方六尺六寸深三十二丈冬十一月百濟新羅國各遣使獻方物十二月戊辰以鎮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爲寧東大將軍

三年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爲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爲尚書左僕射尚書左僕射王份爲右光祿大夫庚戌京師地震己未以宣毅將軍廬陵王續爲雍州刺史三月己卯巴陵王蕭屏薨夏四月丁卯汝陰王劉端薨五月壬辰朔日有蝕之既癸巳赦天下并班下四方民所疾苦咸卽以聞公卿百僚各上封事連率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秋八月辛酉作二郊及籍田並畢班賜工匠各有差甲子老人星見婆利白題國各遣使獻方物冬十月丙子加中書監袁昂中衛將軍十一月甲午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始興王憺薨辛丑以太子詹事蕭深藻爲領軍將軍

四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應諸窮疾咸加賑卹并班下四方時理獄訟丙午輿駕親祀明堂二月庚午老人星見乙亥躬耕籍田詔曰夫耕籍之義大矣哉粢盛由之而興禮節因之以著古者哲王咸用此作眷言八政致茲千畝公卿百辟恪恭其儀九推畢禮馨香靡替兼以風雲叶律氣象光華屬覽休辰思加獎勸可班下遠近廣闢良疇公私畎畝務盡地利若欲附農而糧種有乏亦加貸卹每使優遍孝悌力田賜爵一級預耕之司剋日勞酒三月壬寅以鎮右將軍豫章王綜爲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六月乙丑分益州置信州分交州置愛州分廣州置成州南定州合州建州分霍州置義州秋八月丁卯老人星見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衛將軍袁昂爲尚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己卯護軍將軍昌義之卒十一月癸未朔日有蝕之太白晝見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狼牙脩國遣使獻方物

五年春正月以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爲鎮衛大將軍改領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如故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進號驃騎大將軍太府卿夏侯亶爲中護軍右光祿大夫王份爲左光祿大夫加特

進辛卯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進號鎮北將軍平西將軍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進號安北將軍二月庚午特進左光祿大夫王份卒丁丑老人星見三月甲戌分揚州江州置東揚州夏四月乙未以雲麾將軍南康王績爲江州刺史六月乙酉龍鬬于曲阿王陂因西行至建陵城所經處樹木倒折開地數十丈戊子以會稽太守武陵王紀爲東揚州刺史庚子以員外散騎常侍元樹爲平北將軍北青兗二州刺史率衆北伐秋七月辛未賜北討義客位一階八月庚寅徐州刺史成景儁克魏童城九月戊申又克睢陵城戊午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壬戌宣毅將軍裴邃襲壽陽入羅城弗克冬十月戊寅裴邃元樹攻魏建陵城破之辛巳又破曲木掃虜將軍彭寶孫克琅邪甲申又克檀丘城辛卯裴邃破狄城丙申又克甓城遂進屯黎漿壬寅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定遠將軍字闕二太守曹世宗破魏曲陽城甲辰又克秦墟魏郿潘溪守悉皆棄城走十一月丙辰彭寶孫克東莞城壬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克之丙寅魏馬頭安城並來降十二月戊寅魏荊山城降乙巳武勇將軍李國興攻平靜關克之辛丑信威長史楊法乾攻武陽關壬寅攻峴關並克之

六年春正月丙午安北將軍晉安王綱遣長史柳津破魏南鄉郡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庚戌又破馬圈彫陽二城辛亥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庚申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內附己巳雍州前軍克魏新蔡郡詔曰廟謨已定王略方舉侍中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可便親戎以前啓行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董馭雄桀風馳次邁其餘衆軍計日差遣初中後師善得嚴辦朕當六軍雲動龍舟濟江癸酉克魏鄭城甲戌以魏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元法僧爲司空二月丁丑老人星見庚辰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還朝稟承戎略乙未趙景悅下魏龍亢城三月丙午歲星見南斗賜新附民長復除應諸罪失一無所問己酉行幸白下城履行六軍頓所乙丑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權頓彭城總督衆軍并攝徐州府事己巳以魏假平東將軍元景隆爲衡州刺史魏征虜將軍元景仲爲廣州刺史夏五月己酉築宿預堰又修曹公堰於濟陰太白晝見壬子遣中護軍夏侯亶督壽陽諸軍事北伐六月庚辰豫章王綜奔于魏魏復據彭城秋七月壬戌大赦天下八月丙子以散騎常侍曹仲宗兼領軍壬午老人星見十二月戊子邵陵王綸有罪免官削爵土壬辰京師地震

七年春正月辛丑朔赦殊死以下丁卯滑國遣使獻方物二月甲戌北伐衆軍解嚴河南王遣使獻方物丁亥老人星見三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乙酉太尉臨川王宏薨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六月己卯林邑國遣使獻方物秋九月己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鄱陽王恢薨冬十月辛未以丹陽尹湘東王繹爲荊州刺史十一月庚辰大赦天下是日丁貴嬪薨辛巳夏侯亶胡龍牙元樹曹世宗等衆軍克壽陽城丁亥放魏揚州刺史李憲還北以壽陽置豫州合肥改爲南豫州以中護軍夏侯亶爲豫南豫二州刺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元樹進號安西將軍魏新野太守以郡降

大通元年春正月乙丑以尚書左僕射徐勉爲尚書僕射中衛將軍詔曰朕思利兆民惟日不足氣象環回每弘優簡百官俸祿本有定數前代以來皆多評准頃者因循未遑改革自今已後可長給見錢依時即出勿令逋緩凡散失官物不問多少並從原宥惟事涉軍儲取公私見物不在此例辛未輿駕親祀南郊詔曰奉時昭事虔薦蒼璧思承天德惠此下民凡因事去土流移他境者並聽復宅業蠲役五年尤貧之家勿收三調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月司州刺史夏侯夔進軍三關所至皆克三月辛未輿駕幸同泰寺捨身甲戌還宮赦天下改元以左衛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林邑師子國各遣使獻方物夏五月丙寅成景儁克魏臨潼竹邑秋八月壬辰老人星見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甲寅曲赦東豫州十一月丁卯以中護軍蕭淵藻爲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鎮渦陽戊辰加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以渦陽置西徐州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庚申司空元法僧以本官領中軍將軍中書監尚書令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號中撫大將軍衛尉卿蕭昂爲中領軍乙酉芮芮國遣

使獻方物。二月甲午，老人星見。是月，築寒山堰。三月壬辰，以江州刺史南康王績爲安右將軍。夏四月辛丑，魏郢州刺史元願達以義陽內附，置北司州。時魏大亂，其北海王元顥、臨淮王元彧、汝南王元悅並來奔，其北青州刺史元世儁、南荊州刺史李志亦以地降。六月丁亥，魏臨淮王元彧求還本國，許之。冬十月丁亥，以魏北海王元顥爲魏主，遣東宮直閤將軍陳慶之衞送還北。魏豫州刺史鄧獻以地內屬。

中大通元年正月辛酉，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甲子，魏汝南王元悅求還本國，許之。辛巳，輿駕親祀明堂。二月甲申，以丹陽尹武陵王紀爲江州刺史。辛丑，芮芮國遣使獻方物。三月丙辰，以河南王阿羅真爲寧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庚辰，以中護軍蕭淵藻爲中權將軍。夏四月癸未，以安右將軍南康王績爲護軍將軍。癸巳，陳慶之攻魏梁城，拔之，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五月戊辰，克大梁。癸酉，克虎牢城，魏主元子攸棄洛陽，走河北。乙亥，元顥入洛陽。六月壬午，大赦天下。辛亥，魏淮陰太守晉鴻以湖陽城內屬。閏月己未，安右將軍、護軍南康王績薨。己卯，魏尒朱榮攻殺元顥，復據洛陽。秋九月辛巳，朱雀航華表災。以安北將軍羊侃爲青冀二州刺史。癸巳，輿駕幸同泰寺，設四部無遮大會，因捨身，公卿以下以錢一億萬奉贖。冬十月己酉，輿駕還宮，大赦，改元。十一月丙戌，加中撫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中書監，加鎮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太子少傅，加金紫光祿大夫蕭琛、陸杲並特進，司空、中軍將軍元法僧進號車騎將軍，中權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將軍，中領軍蕭昂爲領軍將軍。戊子，魏巴州刺史嚴始欣以城降。十二月丁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

二年春正月戊寅，以雍州刺史晉安王綱爲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南徐州刺史廬陵王續爲平北將軍、雍州刺史。癸未，老人星見。夏四月庚申，大雨雹。壬申，以河南王佛輔爲寧西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六月丁巳，遣魏太保汝南王元悅還北爲魏主。庚申，以魏尚書左僕射范遵爲安北將軍、司州牧，隨元悅北討。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壬申，扶南國遣使獻方物。秋八月庚戌，輿駕幸德陽堂，設絲竹會，祖送魏主元悅。山賊聚結，寇會稽郡所部縣。九月壬午，假昭武將軍湛海珍節以討之。

三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丙申，以魏尚書僕射鄭先護爲征北大將軍。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甲寅，老人星見。乙卯，特進蕭琛卒。乙丑，以廣州刺史元景隆爲安右將軍。夏四月乙巳，皇太子統薨。六月丁未，以前太子詹事蕭淵猷爲中護軍，尚書僕射徐勉加特進、右光祿大夫。丹丹國遣使獻方物。癸丑，立昭明太子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懽爲豫章郡王，枝江公譽爲河東郡王，曲阿公詧爲岳陽郡王。秋七月乙亥，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大赦天下，賜爲父後者及出處忠孝文武清勤，並賜爵一級。乙酉，以侍中、五兵尚書謝舉爲吏部尚書。庚寅，詔曰：「推恩六親，義彰九族，班以侯爵，亦曰惟允。凡是宗戚有服屬者，並可賜沐食鄉亭侯，各隨遠近以爲差次。其有暱親，自依舊章。」壬辰，以吏部尚書何敬容爲尚書右僕射。癸巳，老人星見。九月庚午，以太子詹事蕭淵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戊寅，狼牙脩國奉表獻方物。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大般涅盤經義，訖于乙卯。前樂山縣侯蕭正則有罪流徙，至是招誘亡命，欲寇廣州，在所討平之。十一月乙未，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摩訶般若波羅密經義，訖于十二月辛丑。是歲，吳興郡生野穀，堪食。

四年春正月丙寅朔，以鎮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偉進位大司馬，司空元法僧進位太尉，尚書令、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袁昂進位司空。立臨川靖惠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戊辰，以丹陽尹邵陵王綸爲揚州刺史，太子右衞率薛法護爲平北將軍、司州牧，衞送元悅入洛。庚午，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癸未，魏南兗州刺史劉世明以城降，改魏南兗州爲譙州，以世明爲刺史。二月壬寅，老人星見。新除太尉元法僧還北，爲東魏主。以安右將軍元景隆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雲麾將軍楊侃爲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散騎常侍元樹爲鎮北將軍。庚戌，新除揚州刺史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壬子，以江州刺史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領軍將軍蕭昂爲江州刺史。景辰，邵陵縣獲白鹿一。三

月庚午侍中領國子博士蕭子顯上表置制旨孝經助教一人生十人專通高祖所釋孝經義夏四月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秋七月甲辰星隕如雨八月丙子特進陸杲卒九月乙巳以太子詹事南平王世子恪為領軍將軍平北將軍雍州刺史廬陵王續為安北將軍西中郎將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為平西將軍司空袁昂領尚書令十一月己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庚辰以太尉元法僧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

五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先是一日東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忽聞空中有異香三隨風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有神光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方滅兼太宰武陵王紀等以聞戊申京師地震己酉長星見辛亥輿駕親祀明堂癸丑以宣城王大器為中軍將軍河南國遣使獻方物二月癸未行幸同泰寺設四部大會高祖升法座發金字摩訶波若經題訖于己丑老人星見三月丙辰大司馬南平王偉薨夏四月癸酉以御史中丞臧盾兼領軍五月戊子京邑大水御道通船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邳城降秋七月辛卯改下邳為武州八月庚申以前徐州刺史元景隆為安右將軍老人星見甲子波斯國遣使獻方物甲申中護軍蕭淵猷卒九月己亥以輕車將軍臨賀王正德為中護軍甲寅以尚書令司空袁昂為特進右光祿大夫司空如故盤盤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庚申以尚書右僕射何敬容為尚書左僕射吏部尚書謝舉為尚書右僕射侍中國子祭酒蕭子顯為吏部尚書

六年春二月癸亥輿駕親耕籍田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三月己亥以行河南王可沓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甲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丁卯熒惑在南斗秋七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八月己未以南梁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為秦南秦二州刺史冬十月丁卯以信武將軍元慶和為鎮北將軍率衆北伐閏十二月丙午西南有雷聲二

大同元年春正月戊申朔改元大赦天下二月己卯老人星見辛巳輿駕親祀明堂丁亥輿駕躬耕籍田辛丑高麗國丹丹國各遣使獻方物三月辛未滑國王安樂薩丹王遣使獻方物夏四月庚子波斯國獻方物甲辰以魏鎮東將軍劉濟為徐州刺史壬戌以安北將軍廬陵王續為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秋七月乙卯老人星見辛卯扶南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辛卯以前南兗州刺史蕭淵藻為護軍將軍十一月丁未中衛將軍特進右光祿大夫徐勉卒壬戌北梁州刺史蘭欽攻漢中剋之魏梁州刺史元羅降癸亥賜梁州歸附者復除有差甲子雄勇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平北將軍月行左角星十二月乙酉以魏北徐州刺史羊徽逸為平北將軍十二月戊戌以平西將軍秦南秦二州刺史武興王楊紹先進號車騎將軍平北將軍北益州刺史陰平王楊法深進號驃騎將軍辛丑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安西將軍

二年春正月甲辰以兼領軍臧盾為中領軍二月乙亥輿駕躬耕籍田丙戌老人星見三月庚申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倏焉三紀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埸多阻車書未一民疲轉輸士勞邊防徹田為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事生姦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實賴賢佐匡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讜言政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吏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為申達朕將親覽以紓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遺補闕勿有所隱夏四月乙未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元法僧為太尉領軍師將軍先是尚書右丞江子四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癸卯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鍾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上尚書可時加檢括於民有蠹患者便即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乙巳以魏前梁州刺史元羅為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六月丁亥詔曰南郊明堂陵廟等令與朝請同班於事為輕可改視散騎侍郎冬十月乙亥詔大舉北伐十一月己亥詔北伐衆班師辛亥京師地震十二月壬申魏請通和詔許之丁酉以吳興太守駙馬都尉利亭侯張纘為吏部尚書

三年春正月辛丑輿駕親祀南郊大赦天下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是夜朱雀門

災壬寅天無雲雨灰黃色癸卯以中書令邵陵王綸爲江州刺史二月乙酉老人星見丁亥輿駕親耕藉田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蕭淵藻爲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以尚書左僕射謝舉爲右光祿大夫庚寅以安南將軍廬陵王續爲中衞將軍護軍將軍三月戊戌立昭明太子子譽爲武昌郡王詧爲義陽郡王夏四月丁卯以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河東王譽爲南徐州刺史五月丙申以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復爲揚州刺史六月青州朐山境隕霜秋七月癸卯魏遣使來聘己酉義陽王詧薨是月青州雪害苗稼八月甲申老人星見辛卯輿駕幸阿育王寺赦天下九月南兗州大饑是月北徐州境內旅生稻稗二千許頃閏月甲子安西將軍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進號鎮西將軍揚州刺史武陵王紀爲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冬十月丙辰京師地震是歲饑

四年春正月庚辰以中軍將軍宣城王大器爲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二月己亥輿駕親耕藉田三月戊寅河南國遣使獻方物癸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五月甲戌魏遣使來聘秋七月己未以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岳陽王詧爲東揚州刺史癸亥詔以東冶徒李胤之降如來眞形舍利大赦天下八月甲辰詔南兗北徐西徐東徐青冀南北青武仁潼睢等十二州既經饑饉曲赦逋租宿責勿收今年三調冬十二月丁亥兼國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禮記義疏五十卷

五年春正月乙卯以護軍將軍廬陵王續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右將軍尚書左僕射蕭淵藻爲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以本號爲尚書令吏部尚書張纘爲尚書僕射都官尚書劉孺爲吏部尚書丁巳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今南北二郊及藉田往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二郊請用素輦藉田往還乘常輦皆以侍中陪乘停大將軍及太僕詔付尚書博議施行改尹輦名大同輦昭祀宗廟乘玉輦辛未車駕親祀南郊詔孝悌力田及州閭鄉黨稱爲善人者各賜爵一級并勤屬所以時騰上三月己未詔曰朕四聽既闕五識多蔽畫可外牒或致紕繆凡是政事不便於民者州郡縣卽時皆言勿得欺隱如使怨訟當境任失而今而後以爲永准秋七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廬陵王續爲荊州刺史湘東王繹爲護軍將軍安右將軍八月乙酉扶南國遣使獻生犀及方物九月庚申以都官尚書到漑爲吏部尚書冬十一月乙亥魏遣使來聘十二月癸未以吳郡太守謝舉爲中書監新除中書令鄱陽王範爲中領軍

六年春正月庚戌朔曲赦司豫徐兗四州二月己亥輿駕親耕藉田丙午以江州刺史邵陵王綸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豫章王懽爲江州刺史秦郡獻白鹿一夏四月癸未詔曰命世興王嗣賢傳業聲稱不朽人代徂遷二賓以位三恪義在時事浸遠宿草榛蕪望古與懷言念愴然晉宋齊三代諸陵有職司者勒加守護勿令細民妄相侵毀作兵有少補使充足前無守視並可量給五月戊寅以前青冀二州刺史元羅爲右光祿大夫己卯河南王遣使獻馬及方物六月丁未平陽縣獻白鹿一秋七月丁亥魏遣使來聘八月戊午赦天下辛未詔曰經國有體必詢諸朝所以尚書置令僕丞郎旦旦上朝以議時事前共籌懷然後奏聞頃者不爾每有疑事倚立求決古人有云主非堯舜何得發言便是是故放勛之聖猶咨四岳重華之叡亦待多士豈朕寡德所能獨斷自今尚書中有疑事前於朝堂參議然後啓聞不得習常其軍機要切前須諮審自依舊典盤盤國遣使獻方物九月移安州置定遠郡受北徐州都督定遠郡改屬安州始平太守崔碩表獻嘉禾一莖十二穗戊戌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袁昂薨冬十一月己卯曲赦京邑十二月壬子江州刺史豫章王懽薨以護軍將軍湘東王繹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置桂州於湘州始安郡受湘州督省南桂林等二十四郡悉改屬桂州

七年春正月辛巳輿駕親祀南郊赦天下其有流移及失桑梓者各還田宅蠲課五年辛丑輿駕親祀明堂二月乙巳以行宕昌王梁彌泰爲平西將軍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辛亥輿駕躬耕藉田乙卯京師地震丁巳以中領軍鄱陽王範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三月乙亥宕昌王遣使獻馬及方物高麗百濟滑國各遣使獻方物夏四月戊申魏遣使來聘五月癸巳以侍中南康王會理兼領軍秋九月戊寅芮芮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丙午以侍中劉孺爲吏部尚書十

一月丙子詔停在所役使女丁丁丑詔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恩澤屢加彌長
姦盜厥弊知此之爲病矣如不優赦非仁人之心凡厥僞耗逋負起今七年十
一月九日昧爽以前在民間無問多少言上尚書督所未入者皆赦除之又詔
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蓋先聖之格訓也凡是田桑廢宅沒入者公創之外悉
以分給貧民皆使量其所能以受田分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
僦稅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自今公田悉不能假與豪家已假者特聽
不追其若富室給貧民種糧共營作者不在禁例己丑以金紫光祿大夫臧盾
爲領軍將軍十二月壬寅詔曰古人云一物失所如納諸隍未是切言也朕寒
心消志爲日久矣每當食投箸方眠撤枕獨坐懷憂憤慨申旦非爲一人萬姓
故耳州牧多非良才守宰虎而傅翼楊阜是故憂憤賈誼所以流涕至於民間
誅求萬端或供廚帳或供廏庫或遣使命或待賓客皆無自費取給於民又復
多遣遊軍稱爲遏防姦盜不止暴掠繁多或求供設或責脚步又行劫縱更相
枉逼良人命盡富室財殫此爲怨酷非止一事亦頻禁斷猶自未已外司明加
聽採隨事舉奏又復公私傳屯邸冶爰至僧尼當其地界止應依限守視乃至
廣加封固越界分斷水陸採捕及以樵蘇遂致細民措手無所凡自今有越界
禁斷者禁斷之身皆以軍法從事若是公家創內止不得輒自立屯與公競作
以收私利至百姓樵採以供煙爨者悉不得禁及以採捕亦勿訶問若不遵承
皆以死罪結正魏遣使來聘丙辰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是歲交州土
民李賁攻刺史蕭諮諮輸賂得還越州

八年春正月安城郡民劉敬躬挾左道以反內史蕭說委郡東奔敬躬據郡進
攻廬陵取豫章妖黨遂至數萬前逼新淦柴桑二月戊戌江州刺史湘東王繹
遣中兵曹子郢討之三月戊辰大破之擒敬躬送京師斬于建康市是月於江
州新蔡高塘立頌平屯墾作蠻田遣越州刺史陳侯羅州刺史甯巨安州刺史
李智愛州刺史阮漢同征李賁於交州

九年春閏月丙申地震生毛二月甲戌使江州民三十家出奴婢一戶配送司
州三月以太子詹事謝舉爲尚書僕射夏四月林邑王破德州攻李賁賁將范
脩又破林邑王於九德林邑王敗走冬十一月辛丑安西將軍益州刺史武陵
王紀進號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壬戌領軍將軍臧盾卒以輕車將
軍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

十年春正月李賁於交阯竊位號署置百官三月甲午輿駕幸蘭陵謁建寧陵
辛丑至脩陵壬寅詔曰朕自違桑梓五十餘載乃眷東顧靡日不思今四方款
關海外有截獄訟稍簡國務小閑始獲展敬園陵但增感慟故鄉老少接踵遠
至情貌孜孜若歸于父宜有以慰其此心並可錫位一階并加頒賚所經縣邑
無出今年租賦監所責民蠲復二年并普賚內外從官軍主左右錢米各有差
因作還舊鄉詩癸卯詔園陵職司恭事勤勞並錫位一階并加沾賚丁未仁威
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進號安東將軍己酉幸京口城北固樓改名北
顧庚戌幸回賓亭宴帝鄉故老及所經近縣奉迎候者少長數千人各賚錢二
千夏四月乙卯輿駕至自蘭陵詔鰥寡孤獨尤貧者贍卹各有差五月丁酉尚
書令何敬容免秋九月己丑詔曰今茲遠近雨澤調適其穫已及冀必萬箱宜
使百姓因斯安樂凡天下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討捕未擒者皆赦宥之侵
割耗散官物無問多少亦悉原除田者荒廢水旱不作無當時文例應追稅者
并作田不登公格者竝停各備臺州以文最逋殿罪悉從原其有因饑逐食離
鄉去土悉聽復業蠲課五年冬十二月大雪平地三尺

十一年春三月庚辰詔曰皇王在昔澤風未遠故端居玄扈拱默巖廊自大道
既淪澆波斯逝動競日滋情僞彌作朕負扆君臨百年將半宵漏未分躬勞政
事白日西浮不遑飧飯退居猶於布素含咀匪過藜藿寧以萬乘爲貴四海爲
富唯欲億兆康寧下民安乂雖復三思行事而百慮多失凡遠近分置內外條
流四方所立屯傳邸冶市埭桁渡津稅田園新舊守宰遊軍戍邏有不便於民
者尚書州郡各速條上當隨言除省以舒民患夏四月魏遣使來聘冬十月己
未詔曰堯舜以來便開贖刑中年依古許罪身入貲吏下因此不無姦猾所以
一日復勑禁斷川流難壅人心惟危既乖內典慈悲之義又傷外教好生之德
書云與殺不辜寧失不經可復開罪身皆聽入贖

中大同元年春正月丁未，曲阿縣建陵隧口石騏驎動，有大蛇鬭隧中，其一被傷奔走。癸丑，交州刺史楊瞟剋交阯嘉寧城，李賁竄入獠洞，交州平。三月乙巳，大赦天下，凡主守割盜放散官物，及以軍糧器下凡是赦所不原者，起十一年正月以前，皆悉從恩。十一年正月已後，悉原加責；其或為事逃叛流移，因饑以後亡鄉失土，可聽復業，蠲課五年，停其徭役，其被拘之身，各還本郡，舊業若在，皆悉還之。庚戌，法駕出同泰寺大會，停寺省，講金字三慧經。夏四月丙戌，於同泰寺解講，設法會。大赦，改元。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賚宿衞文武各有差。是夜，同泰寺災。六月辛巳，竟天有聲，如風雨相擊薄。秋七月辛酉，以武昌王譽為東揚州刺史。甲子，詔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無賴子弟過於禽獸，至於父母並皆不知，多觸王憲，致及老人。耆年禁執，大可傷愍。自今有犯罪者，父母祖父母勿坐，唯大逆不預今恩。」丙寅，詔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頃闡外閒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貴賤，是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滋甚，豈直國有異政，乃至家有殊俗，徒亂王制，無益民財。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八月丁丑，東揚州刺史武昌王譽薨。以安東將軍南徐州刺史臨川王正義節本號東揚州刺史，丹陽尹邵陵王綸為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午，渴槃陁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癸酉，汝陰王劉哲薨。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督為雍州刺史。

太清元年正月壬寅，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廬陵王續薨。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為鎮西將軍、荊州刺史。辛酉，輿駕親祀南郊，詔曰：「天行彌綸，覆燾之功博；乾道變化，資始之德成。朕沐浴齋宮，虔恭上帝，祗事檦燎，高熛太一，大禮克遂，感慶兼懷，思與億兆同其福惠，可大赦天下。尤窮者無出即年租調，清議禁錮，並皆宥釋；所討逋叛、巧籍隱年、闇丁匿口，開恩百日，各令自首，不問往罪；流移他鄉，聽復宅業，蠲課五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居局治事賞勞二年。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異，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特立，不求聞達，咸使言上，以時招聘。」甲子，輿駕親祀明堂。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魏司徒侯景求以豫章、廣、潁、洛陽、西揚、東荊、北荊、襄、東豫、南兗、西兗、齊等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丁亥，輿駕躬耕藉田。三月庚子，高祖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捨身，公卿等以錢一億萬奉贖。甲辰，遣司州刺史羊鴉仁、兗州刺史桓和、仁州刺史湛海珍等應接北豫州。夏四月丁亥，輿駕還宮，大赦天下，改元。孝悌力田為父後者，賜爵一級；在朝羣臣宿衞文武，並加頒賚。五月丁酉，輿駕幸德陽堂，宴羣臣，設絲竹樂。六月戊辰，以前雍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征北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秋七月庚申，羊鴉仁入懸瓠城。甲子，詔曰：「二豫分置，其來久矣。今汝、潁剋定，可以前代故事，以懸瓠為豫州，壽春為南豫，改合肥為合州，北廣陵為淮州，項城為殷州，合州為南合州。」八月乙丑，王師北伐，以南豫州刺史蕭淵明為大都督。詔曰：「今汝南新復，嵩、潁載清，瞻言遺黎，有勞鑒寐，宜覃寬惠，與之更始。應是緣邊初附諸州部內百姓，先有負罪流亡，逃叛入北，一皆曠蕩，不問往咎。并不得挾以私讎而相報復，若有犯者，嚴加裁問。」戊子，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九月癸卯，王遊苑成。庚戌，輿駕幸苑。冬十一月，魏遣大將軍慕容紹宗等至寒山。丙午，大戰，淵明敗績，及北兗州刺史胡貴孫等並陷魏。紹宗進圍潼州。十二月戊辰，遣太子舍人元貞還北為魏主。辛巳，以前征北將軍鄱陽王範為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

二年春正月戊戌，詔在位各舉所知。己亥，魏陷渦陽。辛丑，以尚書僕射謝舉為尚書令，守吏部尚書王克為尚書僕射。甲辰，豫州刺史羊鴉仁、殷州刺史羊思達並棄城走，魏進據之。乙卯，以大將軍侯景為南豫州牧，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鄱陽王範為合州刺史。三月甲辰，撫東將軍高麗王高延卒，以其息為寧東將軍、高麗王、樂浪公。己未，以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邵陵王綸為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同三司之儀；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淵藻為征東將軍、南徐州刺史。是日，屈獠洞斬李賁，傳首京師。夏四月丙子，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戊寅，以護軍將軍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五月辛丑，以新除中書令邵陵王綸為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湘州刺史張纘為領軍將軍。辛亥，曲赦交、愛、德三州。癸丑，詔曰：「為國在於多士，寧下寄于得人。朕暗於行

事尤闕始遺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匡救獻替可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傍求俊乂窮其屠釣書其巖穴以時奏聞是月兩月夜見秋八月乙未以右衛將軍朱异爲中領軍戊戌侯景舉兵反擅攻馬頭木柵荆山等戍甲辰以安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曲赦南豫州九月丙寅加左光祿大夫元羅鎮右將軍冬十月侯景襲譙州執刺史蕭泰丁未景進攻歷陽太守莊鐵降之戊申以新除光祿大夫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京師諸軍屯丹陽郡己酉景自橫江濟于采石辛亥景師至京臨賀王正德率衆附賊十一月辛酉賊攻陷東府城害南浦侯蕭推中軍司馬楊曒庚辰邵陵王綸帥武州刺史蕭弄璋前譙州刺史趙伯超等入援京師頓鍾山愛敬寺乙酉綸進軍湖頭與賊戰敗績丙辰安北將軍鄱陽王範遣世子嗣雄信將軍裴之高等帥衆入援次于張公洲十二月戊申天西北中裂有光如火尚書令謝舉卒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韋粲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並帥軍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

三年春正月丁巳朔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是日賊濟軍於青塘襲破韋粲營粲拒戰死庚申邵陵王綸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等帥兵集南岸乙丑中領軍朱异卒丙寅以司農卿傅岐爲中領軍戊辰高州刺史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溪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壬午熒惑守心乙酉太白晝見二月丁未南兗州刺史南康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蕭退帥江州之衆頓于蘭亭苑庚戌安北將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三月戊午前司州刺史羊鴉仁等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己未皇太子妃王氏薨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巳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尚書辛未援軍各退散丙子熒惑守心壬午新除中領軍傅岐卒夏四月己丑京師地震丙申地又震己酉高祖以所求不供憂憤寢疾是月青冀二州刺史明少遐東徐州刺史湛海珍北青州刺史王奉伯各舉州附于魏五月丙辰高祖崩于淨居殿時年八十六辛巳遷大行皇帝梓宮于太極前殿冬十一月追尊爲武皇帝廟曰高祖乙卯葬于脩陵高祖生知淳孝年六歲獻皇太后崩水漿不入口三日哭泣哀苦有過成人內外親黨咸加敬異及丁文皇帝憂時爲齊隨王諮議隨府在荆鎮髣髴奉聞便投劾星馳不復寢食倍道就路憤風驚浪不暫停止高祖形容本壯及還至京都銷毀骨立親表士友不復識焉望宅奉諱氣絕久之每哭輒歐血數升服內不復嘗米惟資大麥日止二溢拜埽山陵涕淚所灑松草變色及居帝位卽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青溪邊造智度寺又於臺內立至敬等殿又立七廟堂月中再過設淨饌每至展拜恆涕泗滂沲哀動左右加以文思欽明能事畢究少而篤學洞達儒玄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側光常至戊夜造制旨孝經義周易講疏及六十四卦二繫文言序卦等義樂社義毛詩答問春秋答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老子講疏凡二百餘卷並正先儒之迷開古聖之旨王侯朝臣皆奉表質疑高祖皆爲解釋脩飾國學增廣生員立五館置五經博士天監初則何佟之賀瑒嚴植之明山賓等覆述制旨并撰吉凶軍賓嘉五禮凡一千餘卷高祖稱制斷疑於是穆穆恂恂家知禮節大同中於臺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兼篤信正法猶長釋典製涅盤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聽覽餘閑卽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又造通史躬製贊序凡六百卷天情睿敏下筆成章千賦百詩直疏便就皆文質彬彬超邁今古詔銘贊誄箴頌牋奏爰初在田洎登寶曆凡諸文集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閑棋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並悉稱善又撰金策三十卷草隸尺牘騎射弓馬莫不奇妙勤於政務孜孜無怠每至冬月四更竟卽敕把燭看事執筆觸寒手爲皴裂糾姦擿伏洞盡物情常哀矜涕泣然後可奏日止一食膳無鮮腴惟豆羹糲食而已庶事繁擁日儻移中便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木綿皁帳一冠三載一被二年常克儉於身凡皆此類五十外便斷房室後宮職司貴妃以下六宮褘褕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無錦綺不飲酒不聽音聲非宗廟祭祀大會饗宴及諸法事未嘗作樂性方正雖居小殿暗室恆理衣冠小坐押褄盛夏暑月未嘗褰袒不正容止不

與人相見。雖覿內豎小臣。亦如遇大賓也。歷觀古昔人君。恭儉莊敬。藝能博學。罕或有焉。

史臣曰。齊季告終。君臨昏虐。天棄神怒。衆叛親離。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濡足救焚。總蒼兕之師。翼龍豹之陣。雲驤雷駭。翦暴夷凶。萬邦樂推。三靈改卜。於是御鳳曆。握龍圖。闢四門。弘招賢之路。納十亂。引諒直之規。與文學。脩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加以天祥地瑞。無絕歲時。征賦所及之鄉。文軌傍通之地。南超萬里。西拓五千。其中瓌財重寶。千夫百族。莫不充牣王府。蹶角闕庭。三四十年。斯爲盛矣。自魏晉以降。未或有焉。及乎耄年。委事羣倖。然朱异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賈誼有云。可爲慟哭者也。遂使滔天羯寇。承閒掩襲。鷲羽流王屋。金契辱乘輿。塗炭黎元。黍離宮室。嗚呼。天道何其酷焉。雖曆數斯窮。蓋亦人事然矣。

梁書卷三

梁書卷三考證

武帝紀下中權將軍蕭淵藻爲中護軍將軍○淵。南本作深。避諱也。此不知何人所改。

先是一日東南郊令解滌之等到郊所履行○東字。南史作丙夜二字。

六月己卯魏建義城主蘭寶殺魏東徐州刺史以下郅城降○寶。南史作保。又刺史下有崔祥二字。

己丑以尚書左僕射何敬容爲中權將軍○己丑。南史作癸巳

己酉綸進軍湖頭與賊戰敗績○南史戰字下有賊字。較分明。

舍人孔子袪等○袪。南史作祛。

梁書卷三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本紀第四

簡文帝

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纘小字六通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
年十月丁未生于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食邑八千戶八年為雲麾將軍領石
頭戍軍事量置佐吏九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北兗青徐冀五州諸軍事宣毅將
軍南兗州刺史十二年入為宣惠將軍丹陽尹十三年出為使持節都督荊雍
梁南北秦益寧七州諸軍事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將軍如故十四年徙為都督
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如故十七年徵為西中郎將領石頭戍
軍事尋復為宣惠將軍丹陽尹加侍中普通元年出為使持節都督益寧雍梁
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未拜改授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徙為
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西將軍寧
蠻校尉雍州刺史五年進號安北將軍七年權進都督荊益南梁三州諸軍事
是歲丁所生穆貴嬪喪上表陳解詔還攝本任中大通元年詔依先給鼓吹一
部二年徵為都督南揚徐二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三年四月乙巳昭
明太子薨五月丙申詔曰非至公無以主天下非博愛無以臨四海所以堯舜
克讓惟德是與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格于上下光于四表今岱宗牢落天
步艱難淳風猶鬱黎民未乂自非克明克哲允武允文豈得荷神器之重嗣龍
圖之尊晉安王綱文義生知孝敬自然威惠外宣德行內敏羣后歸美率土宅
心可立為皇太子七月乙亥臨軒策拜以修繕東宮權居東府四年九月移還
東宮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詔曰朕以不造夙丁閔凶大
行皇帝奄棄萬國攀慕號躃厝身靡所猥以寡德越居民上煢煢在疚罔知所
託方賴藩輔社稷用安謹遵先旨顧命遺澤宜加億兆可大赦天下壬午詔曰
育物惟寬馭民惟惠道著興王本非隸役或開奉國便致擒虜或在邊疆濫被
抄劫二邦是競黎元何罪朕以寡昧創承鴻業既臨率土化行宇宙豈欲使彼
獨為匪民諸州見在北人為奴婢者并及妻兒悉可原放癸未追諡妃王氏為
簡皇后六月丙戌以南康嗣王會理為司空丁亥立宣城王大器為皇太子壬
辰封當陽公大心為尋陽郡王石城公大款為江夏郡王寧國公大臨為南海
郡王臨城公大連為南郡王西豐公大春為安陸郡王新塗公大成為山陽郡
王臨湘公大封為宜都郡王秋七月甲寅廣州刺史元景仲謀應侯景西江督
護陳霸先起兵攻之景仲自殺霸先迎定州刺史蕭勃為刺史戊辰以吳郡置
吳州以安陸王大春為刺史庚午以司空南康嗣王會理兼尚書令南海王大
臨為揚州刺史新興王大壯為南徐州刺史是月九江大饑人相食十四五八
月癸卯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蕭淵藻薨冬十月丁未地震
十二月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大寶元年春正月辛亥朔以國哀不朝會詔曰蓋天下者至公之神器在昔三
五不獲已而臨蒞之故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軒冕之華儻來之一物太祖文
皇帝含光大之量啓西伯之基高祖武皇帝道洽二儀智周萬物屬齊季薦瘥
彝倫剝喪同氣離入苑之禍元首懷無厭之欲乃當樂推之運因億兆之心承
彼掎角雪茲讎恥事非為己義實從民故功成弗居卑宮菲食大慈之業普薰
汾陽之詔屢下于茲四紀無得而稱朕以寡昧哀煢孔棘生靈已盡志不圖全
僶俛視陰企承鴻緒懸旌履薄未足云喻痛甚愈遲諒闇彌切方當玄默在躬
栖心事外即王道未直天步猶艱式憑宰輔以弘庶政履端建號仰惟舊章可
大赦天下改太清四年為大寶元年丁巳天雨黃沙己未太白經天辛酉乃止
西魏寇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沒漢東之地丙寅月晝見癸酉前江都令
祖皓起義襲廣陵斬賊南兗州刺史董紹先侯景自帥水步軍擊皓二月癸未
景攻陷廣陵皓等並見害丙戌以安陸王大春為東揚州刺史省吳州如先為
郡詔曰近東垂擾亂江陽縱逸上宰運謀猛士雄奮吳會肅清濟兗澄謐京師
畿內無事戎衣朝廷達官齋內左右並可解嚴乙巳以尚書僕射王克為左僕
射是月邵陵王綸自尋陽至于夏口郢州刺史南平王恪以州讓綸丙午侯景
逼太宗幸西州夏五月庚午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嗣王範薨自春迄

夏大饑人相食京師尤甚六月辛巳以南郡王大連行揚州事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鴉仁自尚書省出奔西州秋七月戊辰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約是月以南郡王大連爲江州刺史八月甲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率衆逼郢州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邵陵王綸棄郢州走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立皇子大鈞爲西陽郡王大威爲武寧郡王大球爲建安郡王大昕爲義安郡王大摯爲綏建郡王大圜爲樂梁郡王壬寅景害南康嗣王會理十一月任約進據西陽分兵寇齊昌執衡陽王獻送京師害之湘東王繹遣前寧州刺史徐文盛督衆軍拒約南郡王前中兵張彪起義於會稽若邪山攻破浙東諸縣

二年春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董城爲西魏所攻軍敗死三月侯景自帥衆西寇丁未發京師自石頭至新林舳艫相接四月至西陽乙亥景分遣僞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丙子執刺史蕭方諸閏月甲子景進寇巴陵湘東王繹所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連戰不能克五月癸未湘東王繹遣游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援巴陵景遣任約帥衆拒援軍六月甲辰朔僧祐等擊破任約擒之乙巳景解圍宵遁王僧辯督衆軍追景庚申攻魯山城剋之獲魏司徒張化仁儀同門洪慶辛酉進圍郢州下之獲賊帥宋子仙等鄱陽王故將侯瑱起兵襲僞儀同于慶于豫章慶敗走秋七月丁亥侯景還至京師辛丑王僧辯軍次湓城賊行江州事范希榮棄城走八月丙午晉熙人王僧振鄭寵起兵襲郡城僞晉州刺史夏侯威生儀同任延遁走戊午侯景遣衛尉卿彭儁廂公王僧貴率兵入殿廢太宗爲晉安王幽于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球義安王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矯爲太宗詔禪于豫章嗣王棟大赦改年遣使害南海王大臨於吳郡南郡王大連於姑孰安陸王大春於會稽新興王大壯於京口冬十月壬寅帝謂舍人殷不害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我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還晉國陛下今夢將符是乎及王偉等進觴於帝曰丞相以陛下憂憤既久使臣上壽帝笑曰壽酒不得盡此乎於是並齎酒餚曲項琵琶與帝飲帝知不免乃盡酣曰不圖爲樂一至於斯既醉寢偉乃出儁進土囊王脩纂坐其上於是太宗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賊僞諡曰明皇帝廟稱高宗明年三月癸丑王僧辯率前百官奉梓宮升朝堂世祖追崇爲簡文皇帝廟曰太宗四月乙丑葬莊陵初太宗見幽縶題壁自序云有梁正士蘭陵蕭世纘立身行道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弗欺暗室豈況三光數至於此命也如何又爲連珠二首文甚悽愴太宗幼而敏睿識悟過人六歲便屬文高祖驚其早就弗之信也乃於御前面試辭彩甚美高祖歎曰此子吾家之東阿既長器宇寬弘未嘗見慍喜方頰豐下鬚鬢如畫眄睞則目光燭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篇章辭賦操筆立成博綜儒書善言玄理自年十一便能親庶務歷試藩政所在有稱在穆貴嬪憂哀毀骨立晝夜號泣不絕聲所坐之席沾濕盡爛在襄陽拜表北伐遣長史柳津司馬董當門壯武將軍杜懷寶振遠將軍曹義宗等衆軍進討剋平南陽新野等郡魏南荊州刺史李志據安昌城降拓地千餘里及居監撫多所弘宥文案簿領纖毫不可欺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恒討論篇籍繼以文章高祖所製五經講疏嘗於玄圃奉述聽者傾朝野雅好題詩其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五卷諸王傳三十卷禮大義二十卷老子義二十卷莊子義二十卷長春義記一百卷法寶連璧三百卷並行於世焉

史臣曰太宗幼年聰睿令問夙標天才縱逸冠於今古文則時以輕華爲累君子所不取焉及養德東朝聲被夷夏洎乎繼統寔有人君之懿矣方符文景運鍾屯剝受制賊臣弗展所蘊終罹懷愍之酷哀哉

梁書卷四

梁書卷四考證

簡文帝紀新興王大壯爲南徐州刺史○壯南史作莊

皆皇太子大器尋陽王大心西陽王大鈞武寧王大球○考本傳武寧王名大威建安王名大球此云武寧王大球乃脱去大威建安王五字

梁書卷四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五

元帝

世祖孝元皇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高祖第七子也天監七年八月丁巳生十三年封湘東郡王邑二千戶初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入爲侍中宣威將軍丹陽尹普通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荊湘郢益寧南梁六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荊州刺史中大通四年進號平西將軍大同元年進號安西將軍三年進號鎮西將軍五年入爲安右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太清元年徙爲使持節都督荊雍湘司郢寧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鎮西將軍荊州刺史三年三月侯景寇沒京師四月太子舍人蕭歆至江陵宣密詔以世祖爲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餘如故是月世祖徵兵於湘州湘州刺史河東王譽拒不遣十月丙午遣世子方等帥衆討譽戰所敗死是月又遣鎮兵將軍鮑泉代討譽九月乙卯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兵反來寇江陵世祖嬰城拒守乙丑詧將杜崱與其兄弟及楊混各率其衆來降詧遁走鮑泉攻湘州不克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代將

大寶元年世祖猶稱太清四年正月辛亥朔左衛將軍王僧辯獲橘三十子共蔕以獻二月甲戌衡陽內史周弘直表言鳳皇見郡界夏五月辛未王僧辯克湘州斬河東王譽湘州平六月江夏王大款山陽王大成宜都王大封自信安間道來奔九月辛酉以前郢州刺史南平王恪爲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中撫軍將軍世子方諸爲郢州刺史左衛將軍王僧辯爲領軍將軍改封大款爲臨川郡王大成爲桂陽郡王大封爲汝南郡王是月任約進寇西陽武昌遣左衛將軍徐文盛右衛將軍陰子春太子右衛率蕭慧正巂州刺史席文獻等下武昌拒約以中衛將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南平王恪爲荊州刺史鎮武陵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侍中臨川王大款桂陽王大成散騎常侍江安侯圓正侍中左衛將軍張綰司徒左長史蕭等府州國一千人奉牋曰竊以嵩岳既峻山川出雲大國有蕃申甫惟翰豈非皇建斯極以位爲寶聖教辨方實名與器是知太尉佐帝重華表黃玉之符司空相土伯禹降玄珪之錫伏惟明公大王殿下命世應期挺生將聖忠爲令德孝實天經地切應韓寄深旦奭五品斯訓七政以齊志存社稷功濟屯險夷狄內侵枕戈泣血鯨鯢未掃投袂勤王能使遊魂請盟以屈膝醜徒銜璧而聾氣覩蕃外叛釁均吳楚義討申威兵不血刃湘波自息非築杜弢之壘峴山離貳不伐劉表之城九江致梗二別殊派纔命戈船底定灊霍泝流孰討路絕窺窬胡兵侵界鐵馬霧合神規獨運皆即梟懸翻同翅折遂修職貢梁漢合契肆犀利之兵巴漢俱下竭驍勇之陣南通五嶺北出力原東夷不怨西戎即序可謂上流千里持戟百萬天下之至貴四海之所推也今海水飛雲崐山起燎魏文悲樂推之歲韓宣歎成禮之日陽臺之下獨有冠蓋相趨夢水之傍尙致車輿結轍麰麥兩穗出於南平之邦甘露泥枝降乎當陽之境野蠶自績何謝歐絲閑田生稻寧殊兩粟莫非品物咸亨是稱文明光大豈可徽號不彰於彝典明試不陳乎車服者哉昔晉鄭入關尙作卿士蕭曹佐漢且居相國宜崇茲盛禮顯答羣望恪等稽尋甲令博詢惇史謹再拜上進位相國總百揆竹使符一別准恆儀杖金斧以翦逆暴乘玉輅而定社稷傍羅麗於日月貞明合于天地扶危翼治豈不休哉恪等不通大體自昧伏奏以聞世祖令答曰數鍾陽九時惟百六鯨鯢未翦獯獫痛心周粵天官秦稱相國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次朱鳶北漸玄塞率茲小宰弘斯大德將何用繼蹤曲阜擬跡桓文終建一匡肅其五拜雖義屬隨時事無虛紀傳稱皆讓象著鳴謙瞻言前典再懷慙恧十二月壬辰以定州刺史蕭勃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遣護軍將軍尹悅巴州刺史王珣定州刺史杜多安帥衆下武昌助徐文盛

大寶二年世祖猶稱太清五年二月己亥魏遣使來聘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會任約軍閏四月丙午景遣其將宋子仙任約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戊申徐文盛陰子春等奔歸王珣尹悅杜多安並降賊庚戌領軍將軍王僧辯帥衆屯巴

陵甲子景進寇巴陵五月癸未世祖遣遊擊將軍胡僧祐信州刺史陸法和帥衆下援巴陵任約敗景遂遁走以王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胡僧祐爲領軍將軍陸法和爲護軍將軍仍令僧辯率衆軍追景所至皆捷八月甲辰僧辯下次湓城辛亥以鎮南將軍湘州刺史蕭方矩爲中衛將軍司空征南將軍南平王恪進號征南大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九月己亥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王僧辯爲江州刺史餘如故盤盤國獻馴象冬十月辛丑朔有紫雲如車蓋臨江陵城是月太宗崩侍中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侯王僧辯奉表曰衆軍薄伐塗次九水即日獲臨城縣使人報稱侯景弒逆皇帝賊害太子宗室在寇庭者並罹禍酷六軍慟哭三辰改曜哀我皇極四海崩心我大梁纂堯構緒基商啓祚太祖文皇帝徇齊作聖肇有六州高祖武皇帝聰明神武奄龕天下侔日月而和四時履至尊而制六合麗正居貞大橫固祉四葉相係三聖同基蠢爾凶渠遂憑天邑閶闔受白登之辱象魏致堯城之疑雲展承華一朝俱酷金楨玉幹莫不同寃悠悠彼蒼何其罔極臣聞喪君有君春秋之茂典以德以長先王之通訓少康則牧衆撫職祀夏所以配天平王則居正東遷宗周所以卜世漢光以能捕不遺故景曆重昌中宗以不違羣議故江東可立儔今考古更無二謀伏惟陛下至孝通幽英武靈斷當七九之厄而應千載之期啓殷憂之明而居百王之會取威定霸嶮阻艱難建社治兵載循古道家國之事一至於斯天祚大梁必將有主軒轅得姓存者二人高祖五王代實居長乘屈完而陳諸侯拜子武而服大輅功齊九有道濟生民非奉聖明誰嗣下武臣聞日月貞明太陽不可以闕照天地貞觀乾道不可以久惕黃屋左纛本爲億兆而尊鸞輅龍章蓋以郊禋而貴寶器存乎至重介石慎於易差黔首豈可少選無君宗祏豈可一日無主伏願陛下掃地升中柴天改物事迫凶危運鍾擾攘蓋不勞宗正奉詔博士擇時南面即可居尊西向無所讓德四方既知有奉八百始可同期殘寇潛居器藏社處乾象既傾坤儀已覆斬莽觀東燒卓照市廓清函夏正爲塋陵開雪宮闕庶存鍾鼎彼黍離離伊何可言陛下繼明闡祚即宮舊楚左廟右社之制可以權宜五禮六樂之容歲時取備金芝九莖瓊茅三脊要衛率職尉候相望坐廟堂以朝四夷登靈臺而望雲物禪梁甫而封泰山臨東瀆而禮日觀然後與三事大夫更謀郟鄏左瀍右澗夾雒可以爲居抗殿疏龍惟王可以在鎬何必勤勤建業也哉臣等不勝控款之至謹拜表以聞世祖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曰孤以不德天降之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風樹之酷萬始不追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甫聞伯升之禍彌切仲謀之悲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方欲追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侯景項籍也蕭棟殷辛也赤泉未賞劉邦尚曰漢王白旗弗懸周發猶稱太子飛龍之位孰謂可躋附鳳之徒既聞來議羣公卿士其諭孤之志無忽司空南平王恪率宗室五千餘人領軍將軍胡僧祐率羣僚二百餘人江州別駕張佚率吏民三百餘人並奉牋勸進世祖固讓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又奉表曰紫宸曠位赤縣無主百靈聳動萬國回皇雖醉醒相扶同歸景亳式歌且謡總赴唐郊猶懼陛下俛首瀞然讓德不嗣傳車在道方慎宋昌之謀法駕已陳尚杜耿純之勸岳牧翹首天民累息臣聞星回日薄霆雷鞭電者之謂天岳立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故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黃屋廟堂之下本非獲已而居明鏡四衢之罇蓋由應物取訓伏惟陛下稽古文思英雄特達比以周旦則文王之子方之放勛則帝摯之季千年旦暮可不在斯庭闕湮亡鍾鼎淪覆嗣膺景曆非陛下而誰豈可使赤眉更立盆子隗囂託置高廟陛下方復從容高讓用執謙光展其矯行僞書誣罔正朔見機而作斷可識矣匪疑何卜無待蓍龜日者公卿失馭禍纏霄極侯景憑陵姦臣互起率戎伐顙無處不然勸明誅晉側足皆爾刁斗夜鳴烽火相照中朝人士相顧銜悲涼州義徒東望殞涕慄慄黔首將欲安歸陛下英略緯天沉明內斷橫劍泣血枕戈嘗膽農山圯下之策金匱玉鼎之謀莫不定算扆帷決勝千里鼙靈鼉之鼓而建翠華之旗驅六州之兵而總九伯之伐四方雖虞一戰以霸斬其鯨鯢既章大戮荷校滅耳莫匪姦回史不絕書府無虛月自洞庭安波彭蠡底定文昭武穆芳若椒蘭敵國降城和如親戚九服同謀百道俱

進國恥家怨計期就釁社稷不墜繄在聖明今也何時而申帝啓之避凶危若此方陳泰伯之辭國有具臣誰敢奉詔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陛下者萬國之歎心萬國豈可無君高祖豈可廢祀卽日五星夜聚八風通吹雲烟紛郁日月光華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飛艫巨艦竟水浮川鐵馬銀鞍陵山跨谷英傑接踵忠勇相顧湛宗族以酬恩焚妻子以報主莫不覆楯銜威提斧擊衆風飛雷耀志滅凶醜所待陛下昭告后土虔奉上帝廣發明詔師出以名五行夕返六軍曉進便當盡司寇之威窮蚩尤之伐執石趙而求璽斬秦姚而取鍾儵掃埜陵奉近宗廟陛下豈得不仰存國計俯從民請漢宣嗣位之後卽遣蒲類之軍光武登極既竟始有長安之捷由此言之不無前准臣等或世受朝恩或身荷重遇同休等戚自國刑家苟有腹心敢以死奪不任懷懷之至謹重奉表以聞世祖答曰省示復具一二孤聞天生蒸民而樹之以君所以對揚天休司牧黔首擁提合雒以前粟陸驪連之外書契不傳無得稱也自阪泉彰其武功丹陵表其文德有人民焉有社稷焉或歌謠所歸或惟天所相孤遺家多難大恥未雪國賊則蚩尤弗翦同姓則有扈不賓臥而思之坐以待旦何以應寶曆何以嗣龍圖庶一戎既定罪人斯得祀夏配天方申來議也是時巨寇尙存未欲卽位而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曰大壯乘乾明夷垂翼璿度亟移玉律屢徙四岳頻遣勸進九棘比者表聞譙沛未復埜陵永遠于居于處寤寐疚懷何心何顏撫茲歸運自今表奏所由並斷若有啓疏可寫此令施行是日賊司空東南道大行臺劉神茂率儀同劉歸義留異赴義奉表請降

大寶三年世祖猶稱太清六年正月甲戌世祖下令曰軍國多虞戎旃未靜青領雖熾黔首宜安時惟星鳥表年祥於東秩春紀宿龍歌歲取於南畯況三農務業尙看天桃數水四人有令猶及落杏飛花化俗移風常在所急勸耕且戰彌須自許豈直燕垂寒谷積黍自溫寧可墮此玄苗坐飡紅粒不植鸞領空候蟬鳴可悉深耕溉種安堵復業無棄民力並分地利班勸州郡咸使遵承以智武將軍南平內史王褒爲吏部尙書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世祖馳檄告四方曰夫剝極生災乃及龍戰師貞終吉方制猾豕豈不以侵陽蕩薄源之者亂階定龜艱難成之者忠義故羿澆滅於前莽卓誅於後是故使桓文之勳復興於周代溫陶之績彌盛於金行粵若梁興五十餘載平壹寓內德惠悠長仁育蒼生義征不服左伊右瀍咸皆仰化濁涇清渭靡不向風建翠鳳之旗則六龍驤首擊靈鼉之鼓則百神警肅風牧方邵之寶衞霍辛趙之將羽林黃頭之士虎賁緹騎之夫叱咤則風雲興起鼓動則嵩華倒拔自桐柏以北孤竹以南碣石之前流沙之後延頸舉踵交臂屈膝胡人不敢牧馬秦士不敢彎弓叶和萬邦平章百姓十堯九舜曷足云也賊臣侯景匈奴叛臣鳴鏑餘噍懸瓠空城本非國寶壽春饑要實不踰月開海陵之倉賑常平之米撤九府之費錫三官之錢冒干貨賄不知紀極敢與逆亂梗我王畿賊臣正德阻兵安忍日者結怨江芊遠適單于閼膹屢彰彭生之魂未弭聚斂無度景卿之誚已及爲虎傅翼遠相招致虔劉我生民離散我兄弟我是以董率皐貔躬擐甲冑霜戈照日則晨離奪暉龍騎蔽野則平原掩色信與江水同流氣與寒風俱憤凶醜畏威委命下吏乞活淮肥苟存徐兗渙汗既行絲綸爰被我是以班師凱歸休牛息馬賊猶不悛遂復矢流王屋兵躔象魏戀章之觀非復聽訟之堂甘泉之宮永乖避暑之地坐召憲司臥制朝宰矯託天命僞作符書重增賦斂肆意裒剝生者逃竄死者暴尸道路以目庶僚鉗口刑戮失衷爵賞由心老弱波流士女塗炭臧獲之人五宗及賞搢紳之士三族見誅穀粟騰踴自相吞噬喋喋黔首路有銜索之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偃師南望無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或有穹廬氈帳南山之竹未足言其愆西山之兔不足書其罪外監陳璧之至伏承先帝登遐宮車晏駕奉諱驚號五內摧裂州寃本毒無地容身景阻饑既甚民且狠顧遂侵軼我彭蠡憑陵我郢邑竊據我江夏掩襲我巴丘我是以義勇爭先忠貞盡力斬馘凶渠不可稱算沙同赤岸水若絳河任約泥首於安南北仁面縛於漢口子仙乞活於郢鄀希榮敗績於柴桑侯景奔竄十鼠爭穴郭默請夷晉熙附義計窮力屈反殺後主畢原酆郇並離禍患凡蔣邢茅皆伏鈇鑕是可忍也孰不可容莫府據有上流實惟分陝投袂荷戈志在畢命昔周依晉鄭漢有虞牟彼惟末屬猶能如此況聯華日月天下不賤爲臣爲子兼國兼家者

哉咸以義旗既建宜須總一共推莫府實用主盟專以不佞謬董連率遠惟國
艱不遑寧處中權後勁韋行天罰提戈蒙險頓越以之天馬千羣長戟百萬驅
賁獲之士資智勇之力大楚踰荆山淺源度彭蠡舳艫汎水以掎其南轀輬委
輸以衝其北華夷百濮贏糧影從雷震風駭直指建業按劍而叱江水爲之倒
流抽戈而揮皎日爲之退舍方駕長驅百道俱入夷山殄谷充原蔽野挾輈曳
牛之侶拔距礫石之夫騎則逐日追風弓則吟猿落鴈摔崐崙而壓卵傾渤海
而灌熒如駟馬之載鴻毛若奔牛之觸魯縞以此衆戰誰能禦之脫復蜂蠆若
毒獸窮則鬭謂山蓋高則四郊多壘謂地蓋遠則三千弗違如彼怒蛙譬諸懸
鼠豈費萬鈞無勞百溢加以日臨黃道兵起絳宮三門既啓五將咸發舉整整
之旗掃亭亭之氣故以臨機密運非賊所解奉義而誅何罪不服今遣使持節
大都督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尚書令長寧縣開國侯王僧辯率
衆十萬直掃金陵鳴鼓聒天縱金振地朱旗夕建如赤城之霞起戈船夜動若
滄海之奔流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君子在野小人比周荷校滅耳匪朝伊夕舂
長狄之喉繫郅支之頸今司寇明罰質鈇所誅止侯景而已黎元何辜一無所
問諸君或世樹忠貞身荷寵爵羽儀鼎族書勳王府俛眉猾豎無由自效豈不
下慚泉壤上愧皇天失忠與義難以自立想誠南風迴睠西顧因變立功轉禍
爲福有能縛侯景及送首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匹有能率動義衆以應
官軍保全城邑不爲賊用上賞方伯下賞剖符並裂山河以紆青紫昔由余入
秦禮同卿佐日磾降漢且珥金貂必有其才何卿無位若執迷不反拒逆王師
大軍一臨刑茲罔赦孟諸焚燎芝艾俱盡宣房河決玉石同沉信賞之科有如
皎日黜陟之制事均白水檄布遠近咸使知聞三月王僧辯等平侯景傳其首
於江陵戊子以賊平告明堂大社己丑王僧辯等又奉表曰衆軍以今月戊子
總集建康賊景烏伏獸窮頻擊頻挫姦竭詐盡深溝自固臣等分勒武旅百道
同趨突騎短兵犀函鐵楯結隊千羣持戟百萬止紂七步圍項三重轟然大潰
羣凶四滅京師少長俱稱萬歲長安酒食於此價高九縣雲開六合清朗矧伊
黔首誰不載躍伏惟陛下咀痛茹哀嬰憤忍酷自紫庭絳闕胡塵四起墻垣好

時冀馬雲屯泣血治兵嘗膽誓衆而吳楚一家方與七國俱反管蔡流言又以
三監作亂西涼義衆阻強秦而不通并州遺民跨飛狐而見泯豺狼當路非止
一人鯨鯢不梟僂焉五載英武克振怨恥並雪永尋霜露如何可言臣等輒依
故實奉脩社廟使者持節分告塋陵嗣后升退龍輴未殯承華掩曜梓宮莫測
並即隨由備辦禮具凶荒四海同哀六軍袒哭聖情孝友理當感慟日者百司
岳牧祈仰宸鑒以錫珪之功既歸有道當璧之禮允屬聖明而優詔謙沖窅然
凝邈飛龍可躋而乾爻在四帝閽云叫而閶闔未開謳歌再馳是用翹首所以
越人固執熏丹穴以求君周民樂推踰岐山而事主漢王不即位無以貴功臣
光武不止戈豈謂紹宗廟黃帝遊於襄城尚訪治民之道放勛入於姑射猶使
罇俎有歸伊此儻來豈聖人所欲帝王所應不獲已而然伏讀璽書尋諷制旨
顧懷物外未奉慈衷陛下日角龍顏之姿表於徇齊之日彤雲素氣之瑞基於
應物之初博覽則大哉無所與名深言則曄乎昭章之觀忠爲令德孝實動天
加以英威茂略雄圖武算指麾則丹浦不戰顧眄則阪泉自蕩地維絕而重紐
天柱傾而更植鑿河津於孟門百川復啓補穹儀以五石萬物再生縱陛下拂
袗衣而遊廣成登峻山而去東土羣臣安得仰訴兆庶何所歸仁況郊祀配天
罍篚禮曠齋宮清廟匏竹不陳仰望鑾輿匪朝伊夕瞻言法駕載渴且飢豈可
久稽衆議有曠彝則舊郊既復函雒已平高奴櫟陽宮館雖毀濁河清渭佳氣
猶存皐門有伉甘泉四敞土圭測景仙人承露斯蓋九州之赤縣六合之樞機
博士捧圖書而稍還太常定禮儀而已列豈得不揚清駕而赴名都具玉鑾而
遊正寢昔東周既遷鎬京遂其不復長安一亂郟洛永以爲居夏后以萬國朝
諸侯文王以六州匡天下跡基百里劍杖三尺以殘楚之地抗拒九戎一旅之
師翦滅三叛坦然大定御輦東歸解五牛於冀州秣六馬於譙郡緬求前古其
可得歟對揚天命何所讓德有理存焉敢重所奏相國答曰省表復具一二羣
公卿士億兆夷人咸以皇天睠命歸運所屬用集寶位于予一人文叔金吾之
官事均往願孟德征西之位且符前說今淮海長鯨雖云授首襄陽短狐未全
革面太平玉燭爾乃議之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密害豫章嗣王棟及其二弟

檣櫓世祖志也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新除假黃鉞太尉武陵王紀竊位於蜀改
號天正元年世祖遣兼司空蕭太祠部尚書樂子雲拜謁塋陵脩復社廟丁巳
世祖令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離子產獻捷戎服從事亞夫弗拜義止將
兵今凶醜殲夷逆徒殄潰九有既截四海乂安漢官威儀方陳盛禮衛多君子
寄是式瞻便可解嚴以時宣勒是月以東陽太守張彪為安東將軍五月庚午
司空南平王恪及宗室王侯大都督王僧辯等復拜表上尊號世祖猶固讓不
受庚辰以征南將軍湘州刺史司空南平嗣王恪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餘如
故甲申以尚書令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
軍乙酉斬賊左僕射王偉尚書呂季略少卿周石珍舍人嚴亶於江陵市是日
世祖令曰君子赦過著在周經聖人解網聞之湯令自獫狁孔熾長蛇薦食赤
縣阽危黔黎塗炭終宵不寐志在雪恥元惡稽誅本屬侯景王偉是其心膂周
石珍負背恩義今並烹諸鼎鑊肆之市朝但比屯遭寇擾為歲已積衣冠舊貴
被逼偷生猛士勳豪和光苟免凡諸惡侶諒非一族今特闓以王澤削以刑書
自太清六年五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咸使惟新是月魏遣太師潘洛辛術等寇
秦郡王僧辯遣杜崱帥眾拒之以陳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
州刺史是月魏遣使賀平侯景八月蕭紀率巴蜀大眾連舟東下遣護軍陸法
和屯巴峽以拒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魏使徐陵於鄴奉表曰臣聞封唐有聖
還承帝嚳之家居代惟賢終纂高皇之祚無為稱於革舃至治表於垂衣而撥
亂反正非開前古至如金行重作源出東莞炎運猶昌枝分南頓豈得掩顯姓
於軒轅非才子於顓頊莫不時因多難俱繼神宗者也伏惟陛下出震等於勛
華明讓同於旦奭握圖執鉞將在御天玉縢珠衡先彰元后神祇所命非惟太
室之祥圖書斯歸何止堯門之瑞若夫大孝聖人之心中庸君子之德固以作
訓生民貽風多士一日二日研覽萬機允文允武包羅羣藝擬茲三大賓是四
門歷試諸難咸熙庶績斯無得而稱也自無妄興暴皇祚寖微封豨脩蛇行災
中國豐心所宅下武其興望紫極而長號瞻丹陵而殞慟家冤將報天賜黃鳥
之旗國害宜誅神奉玄狐之籙滕公擁樹雄氣方嚴張繡交兵風神彌勇忠誠
冠於日月孝義感於冰霜如霆如雷如貔如虎前驅効命元惡斯殲既挂膽於
西州方燃臍於東市蚩尤三冢寧謂嚴誅王莽千臠非云明罰青羌赤狄同畀
豺狼胡服夷言咸為京觀邦畿濟濟還見隆平宗廟愔愔方承多福自氤氳渾
沌之世驪連粟陸之君封起龍圖文因鳥跡雲師火帝非無戰陣之風堯誓湯
征咸用干戈之道星躔東井時破崤潼雷震南陽初平尋邑未有援三靈之已
墜救四海之羣飛赫赫明明龔行天罰如當今之盛者也於是卿雲似蓋晨映
姚鄉甘露如珠朝華景寢芝房感德咸出銅池蓂莢伺辰無勞銀箭重以東漸
玄菟西逾白狼高柳生風扶桑盛日莫不編名屬國歸質鴻臚荒服來賓遐邇
同福其文昭武穆跗萼也如彼天平地成功業也如此久應旁求掌固諮詢天
官斟酌繁昌經營高邑宋王啓霸非勞陽武之侯漢曄無虞何事長安之邸正
應揚鑾旂以饗帝仰鳳扆以承天曆數在躬曠與為讓去月二十日兼散騎常
侍柳暉等至鄴伏承聖旨謙沖為而弗宰或云涇陽未復函谷無泥旋駕金陵
方膺天睠愚謂大庭少昊非有定居漢祖殷宗皆無恆宅登封岱岳猶置明堂
巡狩章陵時行司隸何必西瞻虎據乃建王宮南望牛頭方稱天闕抑又聞之
玄圭既錫蒼玉無陳乃棫樸之愆期非苞茅之不貢雲和之瑟久廢甘泉孤竹
之管無聞方澤豈不懼歟伏願陛下因百姓之心拯萬邦之命豈可逡巡固讓
方求石戶之農高謝君臨徒引箕山之客未知上德之不德惟見聖人之不仁
率土翹翹蒼生何望昔蘇季張儀違鄉負俗尚復招三方以事趙請六國以尊
秦況臣等顯奉皇華親承朝命珪璋特達通聘河陽貂珥雍容尋盟漳水加牢
貶館隨勢汙隆瞻望鄉關誠均休戚但輕生不造命與時乖忝一介之行人同
三危之遠擯承閒內殿事絕耿弇之恩封奏邊城私等劉琨之哭不勝區區之
至謹拜表以聞九月甲戌司空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南平王恪薨冬十月乙未
前梁州刺史蕭循自魏至于江陵以循為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申執湘
州刺史王琳於殿內琳副將殷晏下獄死辛酉以子方略為湘州刺史庚戌琳
州長史陸納及其將潘烏累等舉兵反襲陷湘州是月四方征鎮王公卿士復
勸世祖即尊號猶謙讓未許表三上乃從之

承聖元年冬十一月丙子世祖卽皇帝位於江陵詔曰夫樹之以君司牧黔首帝堯之心豈貴黃屋誠弗獲已而臨莅之朕皇祖太祖文皇帝積德岐梁化行江漢道映在田具瞻斯屬皇考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功格區宇應天從民惟睿作聖太宗簡文皇帝地侔啓誦方符文景羯寇憑凌時難孔棘朕大拯橫流克復宗社羣公卿士百辟庶僚咸以皇靈睠命歸運斯及天命不可以久淹宸極不可以久曠粵若前載憲章令範畏天之威算隆寶曆用集神器于予一人昔虞夏商周年無嘉號漢魏晉宋因循以久朕雖云撥亂且非創業思得上繫宗祧下惠億兆可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逋租宿責並許弘貸孝子義孫可悉賜爵長徒鏁士特加原宥禁錮奪勞一皆曠蕩是日世祖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丁丑以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循爲驃騎將軍湘州刺史餘如故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改名元良立皇子方智爲晉安郡王方略爲始安郡王追尊所生妣阮脩容爲文宣太后是月陸納遣將潘烏累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道貴走零陵十二月壬子陸納分兵襲巴陵湘州刺史蕭循擊破之是月營州刺史李洪雅自零陵率衆出空雲灘將下討納納遣將吳藏等襲破洪雅洪雅退守空雲城

二年春正月乙丑詔王僧辯率衆軍士討陸納戊寅以吏部尙書王褒爲尙書左僕射劉瑴爲吏部尙書西魏遣大將尉遲迥襲益州二月庚午詔曰食乃民天農爲治本垂之千載貽諸百王莫不敬授民時躬耕帝籍是以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頃歲屯否多難薦臻干戈不戢我則未暇廣田之令無聞於郡國載師之職有陋於官方今元惡殄殲海內方一其大庇黔首庶拯橫流一廛曠務勞心日仄一夫廢業爲鹵無遺國富刑清家給民足其力田之身在所蠲免外卽宣勒稱朕意焉辛未李洪雅以空雲城降賊賊執之而歸初丁道貴走零陵投洪雅洪雅使收餘衆與之俱降洪雅既降賊賊乃害道貴丙子賊將吳藏等帥兵據車輪庚寅有兩龍見湘州西江夏四月丙申僧辯軍次車輪五月甲子衆軍攻賊大破之乙丑僧辯軍至長沙甲戌尉遲迥進逼巴西潼州刺史楊虔運以城降納迥己丑蕭紀軍至西陵六月乙酉湘州平是月尉遲迥圍益州秋七月辛未巴人苻昇徐子初斬賊城主公孫晃舉城來降紀衆大潰遇兵死乙未王僧辯班師江陵詔諸軍各還所鎭八月戊戌尉遲迥陷益州庚子詔曰夫爰始居亳不廢先王之都受命于周無改舊邦之頌頃戎旂旣息關柝無警去魯興歎有感宵分過沛殞涕實勞夕寐仍以瀟湘作亂庸蜀阻兵命將授律指期克定今八表乂淸四郊無壘宜從靑蓋之興言歸白水之鄕江湘委輸方船連舳巴峽舟艦精甲百萬先次建業行實京師然後六軍遄征九旂揚斾拜謁塋陵脩復宗社主者詳依舊典以時宣勒九月庚午司徒王僧辯旋鎭丙子以護軍將軍陸法和爲郢州刺史乙酉以晉安王方智爲江州刺史是月魏遣郭元建治舟師於合肥又遣大將邢杲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率衆會之冬十一月辛酉僧辯次于姑孰卽留鎭焉遣豫州刺史侯瑱據東關壘徵吳興太守裴之橫帥衆繼之戊戌以尙書右僕射王褒爲尙書左僕射湘東太守張綰爲尙書右僕射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應之

三年春正月甲午加南豫州刺史侯瑱征北將軍安東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帥衆攻廣陵城秦州刺史嚴超達自秦郡圍涇州侯瑱張彪出石梁爲其聲援辛丑陳霸先遣晉陵太守杜僧明率衆助東方光三月甲辰以司徒王僧辯爲太尉車騎將軍丁未魏遣將王球率衆七百攻宿預杜僧明逆擊大破之戊申以護軍將軍郢州刺史陸法和爲司徒夏四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霸先爲司空六月壬午魏復遣將步六汗薩率衆救涇州癸未有黑氣如龍見于殿內秋七月甲辰以都官尙書宗懍爲吏部尙書九月辛卯世祖於龍光殿述老子義尙書左僕射王褒爲執經乙巳魏遣其柱國萬紐于謹率大衆來寇冬十月丙寅魏軍至于襄陽蕭詧率衆會之丁卯停講內外戒嚴輿駕出行都柵是日大風拔木丙子徵王僧辯等軍十一月以領軍胡僧祐都督城東城北諸軍事右僕射張綰爲副左僕射王褒都督城西城南諸軍事直殿省元景亮爲副王公卿士各有守備丙戌世祖遍行都柵皇太子巡行城樓使居民助運木石諸要害所並增兵備丁卯魏軍至柵下丙申徵廣州刺史王琳入

援丁酉大風城內火以胡僧祐爲開府儀同三司衡州刺史裴畿爲領軍將軍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軍次馬頭岸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率兵出戰買臣敗績己酉降左僕射王褒爲護軍將軍辛卯魏軍大攻世祖出枇杷門親臨陣督戰胡僧祐中流矢薨六軍敗績反者斬西門關以納魏師城陷于西魏世祖見執如蕭詧營又遷還城內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辛未西魏害世祖遂崩焉時年四十七太子元良始安王方略皆見害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驅入長安小弱者皆殺之明年四月追尊爲孝元皇帝廟曰世祖世祖聰悟俊朗天才英發年五歲高祖問汝讀何書對曰能誦曲禮高祖曰汝試言之即誦上篇左右莫不驚歎初生患眼高祖自下意治之遂盲一目彌加愍愛既長好學博綜羣書下筆成章出言爲論才辯敏速冠絕一時高祖嘗問曰孫策昔在江東于時年幾答曰十七高祖曰正是汝年賀革爲府諮議敕革講三禮世祖性不好聲色頗有高名與裴子野劉顯蕭子雲張纘及當時才秀爲布衣之交著述辭章多行於世在尋陽夢人曰天下將亂王必維之又背生黑子巫媼見曰此大貴兆當不可言初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中丞江革以情告之革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璧卿其行乎革從之及太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退邇樂推遂膺寶命矣所著孝德傳三十卷忠臣傳三十卷丹陽尹傳十卷注漢書一百一十五卷周易講疏十卷內典博要一百卷連山三十卷洞林三卷玉韜十卷補闕子十卷老子講疏四卷全德志懷舊志荊南志江州記貢職圖古今同姓名錄一卷筮經十二卷式贊三卷文集五十卷

史臣曰梁季之禍巨寇憑陵世祖時位長連率有全楚之資應身率羣后枕戈先路虛張外援事異勤王在於行師曾非百舍後方殲夷大憝用寧宗社握圖南面光啓中興亦世祖雄才英略紹茲寶運者也而稟性猜忌不隔疏近御下無術履冰弗懼故鳳闕伺晨之功火無內照之美以世祖之神睿特達留情政道不怵邪說徙蹕金陵左隣彊寇將何以作是以天未悔禍蕩覆斯生悲夫

梁書卷五

梁書卷五考證

文帝紀蠢蠢黎民家有隕山之泣○南本作家隕缺山之泣

水若絳河○若南本注缺

是月魏遣太師潘樂辛術等寇秦郡○魏南史作齊

十二月宿預土民東方光據城歸化魏江西州郡皆起兵壓之○南史化作北魏作齊

文集五十卷○臣人龍按南史紀所著書尚有金樓子十卷此不載

梁書卷五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六

敬帝

敬皇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太清三年，封興梁侯。承聖元年，封晉安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十一月，江陵陷，太尉揚州刺史王僧辯、司空南徐州刺史陳霸先定議，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二月癸丑，至自尋陽，入居朝堂。以太尉王僧辯爲中書監、錄尚書、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司空陳霸先班劍三十人，以豫州刺史侯瑱爲江州刺史、儀同三司，湘州刺史蕭循爲太尉、儀同三司，廣州刺史蕭勃爲司徒，鎮東將軍張彪爲郢州刺史。三月，齊遣其上黨王高渙送貞陽侯蕭淵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與戰，敗績，之橫死。太尉王僧辯率衆出屯姑孰。四月，司徒陸法和以郢州附于齊，遣江州刺史侯瑱討之。七月辛丑，王僧辯納貞陽侯蕭淵明，自采石濟江。甲辰，入于京師，以帝爲皇太子。九月甲辰，司空陳霸先舉義，襲殺王僧辯，黜蕭淵明。丙午，帝卽皇帝位。

紹泰元年冬十月己巳，詔曰：「王室不造，嬰罹禍釁，西都失守，朝廷淪覆，先帝梓宮，播越非所，王基傾弛，率土罔戴。朕以荒幼，仍屬艱難，泣血枕戈，志復讐逆，大恥未雪，夙宵鯁憤。羣公卿尹，勉以大義，越登寡闇，嗣奉洪業，顧惟夙心，念不至此。庶仰憑元靈，傍賚將相，克清元惡，謝冤陵寢。今墜命載新，宗祊更祀，慶流億兆，豈予一人。可改承聖四年爲紹泰元年。大赦天下，內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侯淵明爲司徒，封建安郡公，食邑三千戶。壬子，以司空陳霸先爲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司空如故。震州刺史杜龕舉兵攻信武將軍陳蒨於長城，義興太守韋載據郡以應之。癸丑，進太尉蕭循爲太保，新除司徒建安公淵明爲太傅，司徒蕭勃爲太尉，以鎮南將軍王琳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戊午，尊所生夏貴妃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鎮東將軍、揚州刺史張彪進號征東大將軍，鎮北將軍、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進號征北大將軍，征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約進號征南大將軍。辛未，詔司空陳霸先東討韋載。丙子，任約、徐嗣徽舉兵反，乘京師無備，竊據石頭。丁丑，韋載降，義興平。遣晉陵太守周文育率軍援長城。十一月庚辰，齊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率衆赴任約，入于石頭。庚寅，司空陳霸先旋于京師。十二月庚戌，徐嗣徽、任約又相率至采石，迎齊援。丙辰，遣猛烈將軍侯安都水軍於江寧邀之，賊衆大潰，嗣徽、約等奔于江西。庚申，翟子崇等請降，並放還北。

太平元年春正月戊寅，大赦天下，其與任約、徐嗣徽叶契同謀，一無所問。追贈簡文皇帝諸子。以故永安侯確子後襲封邵陵王，奉攜王後。癸未，鎮東將軍、震州刺史杜龕降，詔賜死。曲赦吳興郡。己亥，以太保宜豐侯蕭循襲封鄱陽王。東揚州刺史張彪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於剡巖。二月庚戌，遣周文育、陳蒨襲會稽討彪。癸丑，彪長史謝岐、司馬沈泰、軍主吳寶真等舉城降，彪敗走。以中衛將軍臨川王大款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中護軍桂陽王大成爲護軍將軍。丙辰，若耶村人斬張彪，傳首京師。曲赦東揚州。己未，罷震州，還復吳興郡。癸亥，賊徐嗣徽、任約襲采石戍，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入于齊。甲子，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使巡省。三月丙子，罷東揚州，還復會稽郡。壬午，班下遠近並雜用古今錢。戊戌，齊遣大將蕭軌出柵口，向梁山，司空陳霸先軍主黃叢逆擊，大破之，軌退保蕪湖。遣周文育、侯安都衆軍據梁山拒之。夏四月丁巳，司空陳霸先表詣梁山撫巡將帥。壬午，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五月癸未，太傅建安公淵明薨。庚寅，齊軍水步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敕周文育還頓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大桁。癸卯，齊軍進據兒塘，輿駕出頓趙建故籬門，內外纂嚴。六月甲辰，齊潛軍至蔣山龍尾，斜趨莫府山北，至玄武廟西北。乙卯，司空陳霸先授衆軍節度，與齊軍交戰，大破之，斬齊北兗州刺史杜方慶及徐嗣徽弟嗣宗，生擒徐嗣產、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劉歸義等，皆誅之。戊午，大赦天下。軍士身殞戰場，悉遣斂祭，其無家屬，卽爲瘞埋。辛酉，解嚴。秋七月丙子，車騎將軍、司空陳霸先進位司徒，加中書監，餘如故。丁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瑱爲司空。八月己酉，太保鄱陽王循薨。九月壬寅，改元

大赦孝悌力田賜爵一級殊才異行所在奏聞鰥寡難流移勤歸本土進新除司徒陳霸先爲丞相錄尚書事鎭衛大將軍揚州牧封義興郡公中權將軍王沖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王通爲尚書右僕射丁巳以郢州刺史徐度爲領軍將軍冬十一月乙卯起雲龍神虎門十二月壬申進太尉鎭南將軍蕭勃爲太保驃騎將軍以新除左衞將軍歐陽頠爲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壬午平南將軍劉法瑜進號安南將軍甲午以前壽昌令劉歆爲汝陰王前鎭西法曹行參軍蕭就爲巴陵王奉宋齊二代後

二年春正月壬寅詔曰夫子降靈體喆經仁緯義允光素王載闡玄功仰之者彌高誨之者不倦立忠立孝德被蒸民制禮作樂道冠羣后雖泰山頹峻一簣不遺而泗水餘瀾千載猶在自皇圖屯阻祀薦不修奉聖之門胤嗣殲滅敬神之寢簋簠寂寥永言聲烈寔兼欽愴外可搜舉魯國之族以爲奉聖後并繕廟堂供備祀典四時薦秩一皆遵舊是日又詔諸州各置中正依舊訪舉不得輒承單狀序官皆須中正押上然後量授詳依品制務使精實其判雍青兗雖暫爲隔閡衣冠多寓淮海猶宜不廢司存會計罷州尚爲大郡人士殷曠可別置邑居至如分割郡縣新號州牧並係本邑不勞兼置其選中正每求耆德該悉以他官領之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琳爲司空驃騎大將軍分尋陽太原齊昌高唐新蔡五郡置西江州即於尋陽仍充州鎭又詔宗室在朝開國承家者今猶稱世子可悉聽襲本爵以尚書右僕射王通爲尚書左僕射丁巳鎭西將軍益州刺史長沙王韶進號征南將軍二月庚午領軍將軍徐度入東關太保廣州刺史蕭勃舉兵反遣僞帥歐陽頠傅泰勃從子孜爲前軍南江州刺史余孝頃以兵會之詔平西將軍周文育平南將軍侯安都等率衆軍南討戊子徐度至合肥燒齊船三千艘癸巳周文育軍於巴山生獲歐陽頠三月庚子文育前軍丁法洪於蹠口生俘傅泰蕭孜余孝頃軍退走甲辰以新除司空王琳爲湘郢二州刺史甲寅德州刺史陳法武前衡州刺史譚世遠於始興攻殺蕭勃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并督內爲賊所居逼者並皆不問己卯鑄四柱錢一准二十齊遣使請和壬辰改四柱錢一准十丙申復閉細錢蕭勃故主帥前直閤蘭敳襲殺譚世遠敳仍爲亡命夏侯明徹所殺勃故記室李寶藏奉懷安侯蕭任據廣州作亂戊戌侯安都進軍余孝頃棄軍走蕭孜請降豫章平五月乙巳平西將軍周文育進號鎭南將軍侯安都進號鎭北將軍並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丙午以鎭軍將軍徐度爲南豫州刺史戊辰余孝頃遣使詣丞相府乞降秋八月甲午加丞相陳霸先黃鉞領太傅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給羽葆鼓吹九月辛丑崇丞相爲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王公上加相國綠綟綬置陳國百司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爲王增封十郡并前爲二十郡命陳王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設鍾虡宮縣王后王子女爵命之典一依舊儀辛未詔曰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庇黔首闡揚洪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此由則梁德湮微禍難荐發太清云始用困長蛇承聖之年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改七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皇之祚眇若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陳王有縱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東誅叛逆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紀絕禮儒館聿修戎亭虛候雖大功在舜盛績維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故效珍川陸表瑞煙雲玉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瑞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勳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讖圖獄訟有違謳歌爰適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闇於古昔永稽崇替爲日已久敢忘烈代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于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陳王踐阼奉帝爲江陰王薨于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史臣曰梁季橫潰喪亂屢臻當此之時天曆去矣敬皇高讓將同釋負焉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固天攸縱聰明稽古道亞生知學爲博物允文允武多藝多才爰自諸生有不羈之度屬昏凶肆虐天倫及禍收合義旅將雪家寃曰紂可伐不期而會龍躍樊漢電擊湘郢翦離德如振槁取獨夫如拾遺

其雄才大略。固無得而稱矣。既懸白旗之首。方應皇天之睠。布德施惠。悅近來遠。開蕩蕩之王道。革靡靡之商俗。大脩文教。盛飾禮容。鼓扇玄風。闡揚儒業。介胄仁義。折衝罇俎。聲振寰宇。澤流遐裔。干戈載戢。凡數十年。濟濟焉。洋洋焉。魏晉已來。未有若斯之盛。然不能息末敦本。斲彫爲樸。慕名好事。崇尚浮華。抑揚孔墨。流連釋老。或經夜不寢。或終日不食。非弘道以利物。惟飾智以驚愚。且心未遺榮。虛厠蒼頭之伍。高談脫屣。終戀黃屋之尊。夫人之大欲。在乎飲食男女。至於軒冕殿堂。非有切身之急。高祖屏除嗜欲。眷戀軒冕。得其所難而滯於所易。可謂神有所不達。智有所不通矣。逮夫精華稍竭。鳳德已衰。惑於聽受。權在姦佞。儲后百辟。莫得盡言。險躁之心。暮年愈甚。見利而動。愎諫遂非。開門揖盜。棄好即讎。釁起蕭牆。禍成戎羯。身殞非命。災被億兆。衣冠斃鋒鏑之下。老幼粉戎馬之足。瞻彼黍離。痛深周廟。永言麥秀。悲甚殷墟。自古以安爲危。既成而敗。顛覆之速。書契所未聞也。易曰。天之所助者信。人之所助者順。高祖之遇斯屯剝。不得其死。蓋動而之險。不由信順。失天人之所助。其能免於此乎。太宗聰睿過人。神彩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我生不辰。載離多難。桀逆搆扇。巨猾滔天。始自牖里之拘。終類望夷之禍。悠悠蒼天。其可問哉。昔國步初屯。兵纏魏闕。羣后釋位。投袂勤王。元帝以磐石之宗。受分陝之任。屬君親之難。居連率之長。不能撫劍嘗膽。枕戈泣血。躬先士卒。致命前驅。遂乃擁衆逡巡。內懷觖望。坐觀時變。以爲身幸。不急莽卓之誅。先行昆弟之戮。又沉猜忌酷。多行無禮。騁智辯以飾非。肆忿戾以害物。爪牙重將。心膂謀臣。或顧眄以就拘囚。或一言而及葅醢。朝之君子。相顧懍然。自謂安若太山。舉無遺策。怵於邪說。即安荆楚。雖元惡克翦。社稷未寧。而西鄰責言。禍敗旋及。上天降鑒。此焉假手。天道人事。其可誣乎。其篤志藝文。採浮淫而棄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後寇讎。雖口誦六經。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學。有公旦之才。適足以益其驕矜。增其禍患。何補金陵之覆沒。何救江陵之滅亡哉。敬帝遭家不造。紹茲屯運。征伐有所自出。政刑不由於己。時無伊霍之輔。焉得不爲高讓歟。

梁書卷六

梁書卷六考證

敬帝紀北至元武廟西北○廟陳書南史俱作湖

甲午以前壽昌令劉叡爲汝陰王○監本脫壽字今從南史增入

前鎭西諮議參軍蕭詵爲巴陵王○詵南史作銑

夏四月癸酉曲赦江廣衡三州幷督內爲賊所居逼者並皆不問○居南史作拘

梁書卷六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一

太祖張皇后　高祖郗皇后　太宗王皇后　高祖丁貴嬪

高祖阮脩容　世祖徐妃

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義尙矣哉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故昏義云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須而成者也漢初因秦稱號帝母稱皇太后后稱皇后而加以美人良人八子七子之屬至孝武制婕妤之徒凡十四等降及魏晉母后之號皆因漢法自夫人以下世有增損焉高祖撥亂反正深鑒奢逸惡衣菲食務先節儉配德早終長秋曠位嬪嬙之數無所改作太宗世祖出自儲藩而妃並先殂又不建椒閫今之撰錄止備闕云

太祖獻皇后張氏諱尙柔范陽方城人也祖次惠宋濮陽太守后母蕭氏卽文帝從姑后宋元嘉中嬪於文帝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次生高祖初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昌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遽取呑之是月產高祖將產之夜后見庭內若有衣冠陪列焉次生衡陽宣王暢義興昭長公主令嫕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因夏里舍葬武進縣東城里山天監元年五月甲辰追上尊號爲皇后諡曰獻父穆之字思靜晉司空華六世孫曾祖輿坐華誅徙興古未至召還及過江爲丞相掾太子舍人穆之少方雅有識鑒宋元嘉中爲員外散騎侍郎與吏部尙書江湛太子左率袁淑善淑薦之於始興王濬濬深引納焉穆之鑒其禍萌思違其難言於湛求外出湛將用爲東縣固乞遠郡久之得爲寧遠將軍交阯太守治有異績會刺史死交土大亂穆之威懷循拊境內以寧宋文帝聞之嘉焉將以爲交州刺史會病卒子弘籍字眞藝齊初爲鎭西參軍卒於官高祖踐阼追贈穆之光祿大夫加金章又詔曰亡舅齊鎭西參軍素風雅猷夙有名績降年不永早世潛輝朕少離苦辛情地彌切雖宅相克成輅車靡贈興言永往觸目慟心可追贈廷尉卿弘籍無子從父弟弘策以第三子纘爲嗣別有傳

高祖德皇后郗氏諱徽高平金鄉人也祖紹國子祭酒領東海王師父燁太子舍人早卒初后母尋陽公主方娠夢當生貴子及生后有赤光照于室內器物盡明家人皆怪之巫言此女光采異常將有所妨乃於水濱祓除之后幼而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之事無不閑習宋後廢帝將納爲后齊初安陸王緬又欲婚郗氏並辭以女疾乃止建元末高祖始娉焉生永興公主玉姚永世公主玉婉永康公主玉嬛建武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先之鎭後乃迎后至州未幾永元元年八月殂于襄陽官舍時年三十二其年歸葬南徐州南東海武進縣東城里山中興二年齊朝進高祖位相國封十郡梁公詔贈后爲梁公妃高祖踐阼追崇爲皇后有司議諡吏部尙書兼右僕射臣約議曰表號垂名義昭不朽先皇后應祥月德比載坤靈柔範陰化儀形自遠俔天作合義先造舟而神猷夙掩所隔升運宜式遵景行用昭大典謹按諡法忠和純備曰德貴而好禮曰德宜崇曰德皇后詔從之陵曰脩陵后父燁詔贈金紫光祿大夫燁尙宋文帝女尋陽公主齊初降封松滋縣君燁子泛中軍臨川王記室參軍

太宗簡皇后王氏諱靈賓琅邪臨沂人也祖儉太尉南昌文憲公后幼而柔明淑德叔父暕見之曰吾家女師也天監十一年拜晉安王妃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長山公主妙紾大通三年十月拜皇太子妃太淸三年三月薨于永福省時年四十五其年太宗卽位追崇爲皇后諡曰簡大寶元年九月葬莊陵先是詔曰簡皇后窀穸有期昔西京霸陵因山爲藏東漢壽陵流水而已朕屬値時艱歲饑民弊方欲以身率下永示敎朴今所營莊陵務存約儉又詔金紫光祿大夫蕭子範爲哀策文父騫字思寂本名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以公子起家員外郎遷太子洗馬襲封南昌縣公出爲義興太守還爲驃騎諮議累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性凝簡不狎當世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門戶所謂素族自可隨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永元末遷侍中不拜高祖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俄遷侍中領越騎校尉高祖受禪詔曰庭堅世祀靡輟於宗周

樂穀錫壤，乃昭於洪漢；齊故太尉南昌公舍章履道，草昧與齊，謨明翊贊，同符在昔，雖子房之蔚爲帝師，文若之隆比王佐，無以尚也。朕膺曆受圖，惟新寶命，莘莘玉帛，升降有典，永言前代，敬惟徽烈，匪直懋勳義，兼懷樹，可降封南昌縣公爲侯，食邑千戶。」騫襲爵，遷度支尚書。天監四年，出爲東陽太守，尋徙吳郡。八年入爲太府卿，領後軍將軍，遷太常卿。十一年，遷中書令，加員外散騎常侍。時高祖於鍾山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在郡臥疾不視事。徵還，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十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襲爵，別有傳。

高祖丁貴嬪，諱令光，譙國人也，世居襄陽。貴嬪生于樊城，有神光之異，紫煙滿室，故以光爲名。相者云：「此女當大貴。」高祖臨州，丁氏因人以聞，貴嬪時年十四，高祖納焉。初，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臂，治之不滅，至是無何忽失所在。事德皇后小心祗敬，嘗於供養經案之側，髣髴若見神人，心獨異之。高祖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貴嬪與太子留在州城。京邑平，乃還京都。天監元年五月，有司奏爲貴人，未拜；其年八月，又爲貴嬪，位在三夫人上，居于顯陽殿。及太子定位，有司奏曰：「禮，母以子貴。皇儲所生，不容無敬。宋泰豫元年六月，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陳太妃，則宋明帝在時，百官未有敬。臣竊謂母以子貴，義著春秋，皇太子副貳宸極，率土咸執吏禮，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但帝王妃嬪，義與外隔，以理以例，無致敬之道也。今皇太子聖睿在躬，儲禮夙備，子貴之道，抑有舊章。王侯妃主常得通信問者，及六宮三夫人雖與貴嬪同列，並應以敬皇太子之禮敬貴嬪。宋元嘉中，始興、武陵國臣並以吏敬敬所生潘淑妃、路淑媛。貴嬪於宮臣雖非小君，其義不異，與宋泰豫朝議百官以吏敬敬帝所生，事義正同。謂宮闈施敬，宜同吏禮，詣神虎門奉牋致謁；年節稱慶，亦同如此。婦人無閫外之事，賀及問訊牋什，所由官報聞而已。夫婦人之道，義無自專，若不仰繫於夫，則當俯繫於子。榮親之道，應極其所榮，未有子所行而所從不足者也。故春秋凡王命爲夫人，則禮秩與子等。列國雖異於儲貳，而從尊之義不殊。前代依准，布在舊事。貴嬪載誕元良，克固大業，禮同儲君，實惟舊典。尋前代始置貴嬪，位次皇后，爵無所視；其次職者，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此貴嬪之禮，已高朝列；況母儀春宮，義絕常算。且儲妃作配，率由盛則，以婦踰姑，彌乖從序。謂貴嬪典章，太子不異。」於是貴嬪備典章，禮數同于太子，言則稱令。貴嬪性仁恕，及居宮內，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飾，器服無珍麗，未嘗爲親戚私謁。及高祖弘佛教，貴嬪奉而行之，屏絕滋腴，長進蔬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高祖所立經義，皆得其指歸。尤精淨名經。所受供賜，悉以充法事。普通七年十月庚辰薨，殯于東宮臨雲殿，年四十二。詔吏部郎張纘爲哀策文曰：「龔塗既啓，桂罇虛凝，龍帷已薦，象服將升，皇帝傷璧臺之永閟，悼曾城之不踐，罷鄉歌乎燕樂，廢徵齊於祀典，風有采蘩，化行南國，爰命史臣，俾流嬪德。其辭曰：軒緯之精，江漢之英，歸于君袂，生此離明。誕自厥初，時維載育，樞電繞郊，神光照屋。爰及待年，含章早穆，聲被洽陽，譽宣中谷。龍德在田，聿恭茲祀，陰化代終，王風攸始。動容諸式，出言顧史，宜其家人，刑于國紀。膺斯眷命，從此宅心，狄綴采珩，珮動雅音。日中思戒，月滿懷箴，如何不踼，天高照臨。玄就莫脩，禕章早缺，成物誰能，芳猷有烈。素魄貞明，紫宮昭晰，逮下靡傷，思賢罔蔽。躬儉則節，昭事惟虔，金玉無玩，筐筥不捐，祥流德化，慶表親賢。甄昌軼啓，孕魯陶燕，方論婦教，明章閫席。玄池早扃，湘沅已穸，展衣委華，朱幘變迹，慕結儲闈，哀深蕃辟。嗚呼哀哉！令龜光貝葆，引遷祖具，僕次列，承華接武，日杳杳以霾春，風淒淒而結緒，去曾掖以依遲，飾新宮而延佇。嗚呼哀哉！啓丹旗之星旆，振容車之黼裳，擬靈金而鬱楚，泛懷管而凝傷，遺備物乎營寢，掩重闈於窒皇，椒風暖兮猶昔，蘭殿幽而不陽。嗚呼哀哉！側闈高義，彤管有煒，道變虞風，功參唐跡，婉如之人，休光赤舄，施諸天地，而無朝夕。嗚呼哀哉！」有司奏謚曰穆。太宗即位，追崇曰穆太后。太后父仲遷，天監初，官至兗州刺史。

高祖阮脩容，諱令嬴，本姓石，會稽餘姚人也。齊始安王遙光納焉。遙光敗，入東

晉宮建康城平高祖納爲綵女天監六年八月生世祖尋拜爲脩容常隨世祖出蕃大同六年六月薨于江州內寢時年六十七其年十一月歸葬江寧縣通望山謚曰宣世祖即位有司奏追崇爲文宣太后承聖二年追贈太后父齊故奉朝請靈寶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武康縣侯邑五百戶母陳氏武康侯夫人

世祖徐妃諱昭佩東海郯人也祖孝嗣太尉枝江文忠公父緄侍中信武將軍天監十六年十二月拜湘東王妃生世子方等益昌公主含貞太清三年五月被譴死葬江陵瓦官寺

史臣曰后妃道贊皇風化行天下蓋取葛覃關雎之義焉至於穆貴嬪徽華早著誕育元良德懋六宮美矣世祖徐妃之無行自致殲滅宜哉

梁書卷七

梁書卷七考證

太祖獻皇后張氏傳宋泰始七年殂于秣陵縣同夏里舍○同閣本作因

從父弟弘策○從字下監本脫父字今從閣本

高祖丁貴嬪傳既盡禮皇儲則所生不容無敬○儲監本作儀今從閣本

梁書卷七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

昭明太子 哀太子 愍懷太子

昭明太子統字德施高祖長子也母曰丁貴嬪初高祖未有男義師起太子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高祖既受禪有司奏立儲副高祖以天下始定百度多闕未之許也羣臣固請天監元年十一月立爲皇太子時太子年幼依舊居於內拜東宮官屬文武皆入直永福省太子生而聰叡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悉能諷誦五年五月庚戌始出居東宮太子性仁孝自出宮恒思戀不樂高祖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還宮八年九月於壽安殿講孝經盡通大義講畢親臨釋奠于國學十四年正月朔旦高祖臨軒冠太子於太極殿舊制太子著遠遊冠金蟬翠緌纓至是加金博山太子美姿貌善舉止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每遊宴祖道賦詩至十數韻或命作劇韻賦之皆屬思便成無所點易高祖大弘佛教親自講說太子亦崇信三寶遍覽衆經乃於宮內別立慧義殿專爲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談論不絕太子自立三諦法身義並有新意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義殿咸以爲至德所感焉三年十一月始興王憺薨舊事以東宮禮絕傍親書翰並依常儀太子意以爲疑命僕射劉孝綽議其事孝綽議曰案張鏡撰東宮儀記稱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鼓吹寢奏服限亦然尋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鐃歌輟奏良亦爲此既有悲情宜稱兼慕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謂猶應兼慕請至卒哭僕射徐勉左率周捨家令陸襄並同孝綽議太子令曰張鏡儀記云依士禮終服月稱慕悼又云凡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劉僕射議云傍絕之義義在去服服雖可奪情豈無悲卒哭之後依常舉樂稱悲竟此理例相符尋情悲之說非止卒哭之後緣情爲論此自難一也用張鏡之舉樂棄張鏡之稱悲一鏡之言取捨有異此自難二也陸家令止云多歷年所恐非事證雖復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常經以此問外由來立意謂猶應有慕悼之言張豈不知舉樂爲大稱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至如元正六佾事爲國章雖情或未安而禮不可廢鐃吹軍樂比之亦然書疏方之事則成小差可緣心聲樂自外書疏自內樂自他書自己劉僕射之議卽情未安可令諸賢更共詳衷司農卿明山賓步兵校尉朱异議稱慕悼之解宜終服月於是令付典書遵用以爲永準七年十一月貴嬪有疾太子還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帶及薨步從喪還宮至殯水漿不入口每哭輒慟絕高祖遣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制禮不勝喪比於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可卽彊進飲食太子奉勅乃進數合自是至葬日進麥粥一升高祖又勅曰聞汝所進過少轉就羸瘵我比更無餘病正爲汝如此胸中亦圮塞成疾故應強加饘粥不使我恒爾懸心雖屢奉勅勸過日止一溢不嘗菜果之味體素壯腰帶十圍至是減削過半每入朝士庶見者莫不下泣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萬機內外百司奏事者填塞於前太子明於庶事纖毫必曉每所奏有謬誤及巧妄皆卽就辯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嘗彈糾一人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天下皆稱仁性寬和容衆喜慍不形於色引納才學之士賞愛無倦恒自討論篇籍或與學士商榷古今閒則繼以文章著述率以爲常于時東宮有書幾三萬卷名才並集文學之盛晉宋以來未之有也性愛山水於玄圃穿築更立亭館與朝士名素者遊其中嘗泛舟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不答詠左思招隱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侯慚而止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少時勅賜大樂女妓一部略非所好普通中大軍北討京師穀貴太子因命菲衣減膳改常饌爲小食每霖雨積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閭巷視貧困家有流離道路密加振賜又出主衣綿帛多作襦袴冬月以施貧凍若死亡無可以斂者爲備棺槥每聞遠近百姓賦役勤苦輒斂容色常以戶口未實重於勞擾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假節發吳郡吳興義興三郡民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聞當發王弁等上東三郡民丁開漕溝渠導泄震澤使吳興一境無復水災誠矜恤之至仁經略之遠旨暫勞永逸必獲後利未萌難覩竊有愚懷所聞吳興累年失收民

顧流殺吳郡十城亦不全熟唯義興去秋有稔復非常役之民即日東境穀稼猶貴劫盜屢起在所有司不皆聞奏今征戍未歸彊丁疎少此雖小舉竊恐難合吏一呼門動為民蠹又出丁之處遠近不一比得齊集已妨蠶農去年稱為豐歲公私未能足食如復今茲失業慮恐為弊更深且草竊多伺候民間虛實若善人從役則抄盜彌增吳興未受其益內地已罹其弊不審可得權停此功待優實以不聖心垂矜黎庶神量久已有在臣意見庸淺不識事宜苟有愚心願得上啓高祖優詔以喻焉太子孝謹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門開東宮雖燕居內殿一坐一起恆向西南面臺宿被召當入危坐達旦三年三月寢疾恐貽高祖憂敕參問輒自力手書啓及稍篤左右欲啓聞猶不許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惡因便鳴咽四月乙巳薨時年三十一高祖幸東宮臨哭盡哀詔斂以袞冕諡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寧陵詔司徒左長史王筠為哀冊文曰蜃輅俄軒龍驂躞步羽翮前驅雲旂北御皇帝哀繼明之寢耀痛嗣德之殂芳御武帳而慟懷臨甲觀而增傷式稽令典載揚鴻烈詔撰德於旌旒永傳徽於舞綴其辭曰式載明兩實惟少陽既稱上嗣且曰元良儀天比峻儷景騰光奉祀延福守器傳芳睿哲膺期旦暮斯在外弘莊肅內含和愷識洞機深量苞瀛海立德不器至功弗宰寬綽居心溫恭成性循時孝友率由嚴敬咸有種德惠和齊聖三善遞宣萬國同慶軒緯掩精陰羲弛極纏哀在疚殷憂銜恤孺泣無時蔬饘不溢禫遵踰月哀號未畢實惟監撫亦嗣郊禋問安肅肅視膳恂恂金華玉璪玄駟班輪隆家幹國主祭安民光奉成務萬機是理矜慎庶獄勤恤關市誠存隱惻容無慍喜殷勤博施綢繆恩紀爰初敬業離經斷句奠爵崇師卑躬待傳寧資導習匪勞審論博約是司時敏斯務辯究空微思探幾賾馳神圖緯研精爻畫沉吟典禮優遊方冊饜飫膏腴含咀肴核括囊流略包舉藝文遍該緗素殫極丘墳勝帙充積儒墨區分瞻河闡訓望魯揚芬吟詠性靈豈惟薄伎屬詞婉約緣情綺靡字無點竄筆不停紙壯思泉流清章雲委總覽時才網羅英茂學窮優洽辭歸繁富或擅談叢或稱文囿四友推德七子慙秀望苑招賢華池愛客託乘同舟連輿接席摛文掞藻飛觴汎醴恩隆置醴賞逾賜璧徽風遐被威業日新仁器非重德輶易遵澤流兆庶福降百神四方慕義天下歸仁雲物告徵祲沴褰象星霾恆耀山頹朽壤靈儀上賓德音長往具僚無廕諸丞安仰嗚呼哀哉皇情悼愍切心纏痛胤嗣長號跗萼增慟慕結親遊悲動氓眾憂若殄邦懼同折棟嗚呼哀哉首夏司開麥秋紀節容衛徒警菁華委絕書幌空張談筵罷設虛饋饛饛孤燈翳翳嗚呼哀哉簡辰請日筮合龜貞幽埏夙啓玄宮獻成武校齊列文物增明昔遊漳滏賓從無聲今歸郊郭徒御相驚嗚呼哀哉背絳闕以遠徂轥青門而徐轉指馳道而詎前望國都而不踐陵脩阪之威夷遡平原之悠緬騏驥足以酸嘶挽悽鏘而流泫嗚呼哀哉混哀音於簫籟變愁容於天日雖夏木之森陰返寒林之蕭瑟既將反而復疑如有求而遂失謂天地其無心遽永潛於容質嗚呼哀哉即玄宮之冥漠安神寢之清閟傳聲華於懋典觀德業於徽諡懸忠貞於日月播鴻名於天地惟小臣之紀言實含毫而無媿嗚呼哀哉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師男女奔走宮門號泣滿路四方氓庶及疆徼之民聞喪皆慟哭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誥文言為正序十卷五言詩之善者為文章英華二十卷文選三十卷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普通四年五月丁酉生中大通三年封宣城郡王食邑二千戶尋為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大同四年授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中軍大將軍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京邑敕太子為臺內大都督三年五月太宗即位六月癸酉立為皇太子大寶二年八月賊景廢太宗將害太子時賊黨稱景命召太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牀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時年二十八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嶷在于賊手每不屈意初侯景西上攜太子同行及其敗歸部伍不復整肅太子所乘船居後不及賊眾左右心腹並勸因此入北太子曰家國喪敗志不圖生主上蒙塵寧忍違離吾今逃匿乃是叛父非謂避賊便涕泗嗚咽令即前進賊以太子有器度每常憚之恐為後患故先及禍承聖元年四月追諡哀太子

愍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四子也。初封南安縣侯，隨世祖在荊鎮。太清初，爲使持節、督湘郢桂寧成合羅七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尋徵爲侍中、中衛將軍，給鼓吹一部。世祖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聖元年十一月丙子，立爲皇太子。及西魏師陷荊城，太子與世祖同爲魏人所害。太子聰頴，頗有世祖風，而凶暴猜忌。敬帝承制，追諡愍懷太子。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孟軻有言，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若乃布衣韋帶之士，在於畎畝之中，終日爲之，其利亦已博矣。況乎處重明之位，居正體之尊，克念無怠，烝烝以孝，大舜之德，其何遠之有哉。

梁書卷八

梁書卷八考證

昭明太子傳爲文章英華二十卷〇監本脫文章二字，又二十卷上衍集字，今從南本。

梁書卷八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黄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戶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駮略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游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軍行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為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為越騎校尉魏寇兗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為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與張弘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戶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於魏時九江新罹軍寇民思反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寬厚居官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勳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闊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為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為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師為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為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為雍州復以為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與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為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

除遊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爲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沖勸先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爲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而部曲殘橫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爲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淹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邵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爲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爲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爲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爲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

民杞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爲長水校尉，出爲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爲黃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內嘗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爲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還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爲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爲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恆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于懷。宜追榮命，以彰茂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爲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邵，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

梁書卷九考證

曹景宗傳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趁鹿鹿馬相亂○每衆騎趁鹿各本作無還騎趁鹿訛

梁書卷九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爲西中郎外兵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道過荆州密敕穎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爲備矣仍遣穎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穎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爲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胄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徑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來告高祖許焉和帝卽位以穎胄爲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鎭軍將軍荆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峽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爲教命及璝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脩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內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太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嶺僅而獲免在道絕糧後因食過飽而卒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穎胄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搆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政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穎孚右衛將軍加穎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爲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爲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冰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卽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如其列狀則與風聞符同穎達卽主臣謹案征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穎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屠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飧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茲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茲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勳良每爲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穎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內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既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穎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

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
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
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內愚徒
實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
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
請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勔辭即日琰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勔爲
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爲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爲屬城表轉
治中從事史仍遷別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爲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
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略不酬帝以問
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由此微有忤出爲征虜長史義陽太
守頃之建安戍爲魏所圍仍以詳爲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幷督光
城弋陽汝陰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
爲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銳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爲游擊
將軍出爲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爲荆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
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遙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冑並未至中兵
參軍劉山陽先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僞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
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冑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
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冑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
未下穎冑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
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
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
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
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
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
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
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剋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

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
資英斷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頃之穎
冑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
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刺史詳
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詳累
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右光祿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
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
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爲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
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
志六年徵爲侍中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祿
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爲素服舉哀贈右光祿先是荆府城局
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
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壻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期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
爲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
武末出爲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爲荆州薦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
將軍義兵起蕭穎冑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
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
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
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
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
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
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塡塹道恭輒於塹內列艨衝
鬭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㧖塞之相持百餘
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
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

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鬷從弟豐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鬷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卽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己。忠果並至。何能身沒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恆數。可贈鎭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葬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爲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橫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絕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爲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爲鎭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爲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爲前軍將軍。南康王爲荊州。復爲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冑協同義舉。以公則爲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卽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荊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衆進征虜將軍。左衞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卽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衞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鎭南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並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頃之。戶口克復。爲政雖無威嚴。然保己廉慎。爲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爲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二舸便發。贏送一無所取。仍遷衞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彊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卽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卽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烈。公則爲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膘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勳臣。特詔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爲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

魏冒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剋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爲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沖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敗而反遂不能剋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耕農內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千戶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錄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遙欣故客蔡光撰並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撰多計謀並勸爲善政元起之剋季連也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疎黔婁光撰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戶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爲從事別駕庾蓽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蓽在城內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蓽語人曰庾別駕若爲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爲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胄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恭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臺廉節君子有取焉

梁書卷十

梁書卷十考證

蕭穎達傳高祖進江州○江一本作潯

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石○漾一本作纖

梁書卷十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恆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煙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伺釁稽部且乘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曆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爲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爲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覩海內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既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戶弘策盡忠奉上知無不爲交遊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虜發所忽殞身祅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勳翼宣寡薄報效無徵永言增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愍弘策爲人寬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賓客禮接如布衣時祿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別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爲梁州以爲錄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銜命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爲諸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

體盡將士皆乾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為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為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收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爲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遙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遙昌怒將因之教解得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義師起爲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衞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毫無隱每爲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爲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爲冠軍將軍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爲衞尉卿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爲衞尉既而義陽爲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爲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修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實立茂勳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茲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諡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爲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爲豫州刺史以爲典籤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瑀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爲丹陽尹復命爲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爲荆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爲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西爲典籤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滅努力爲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爲梁州刺史魏圍守連月閒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邛令既至高祖命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

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艫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臥內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爲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爲營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淸宮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祕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祕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爲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效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來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爲恥在州百日徵爲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祕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勳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爲比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絕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爲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勳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爲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藎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盡識爲臣之節矣

梁書卷十一

梁書卷十一考證

呂僧珍傳妖賊唐㝢之寇東陽〇㝢閣本作瑀又無之字

梁書卷十一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六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爲中軍，命爲參軍，轉主簿。齊初，入爲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爲荊州，惔隨之鎮。子響昵近小人，惔知將爲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惔以先歸得免。歷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爲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爲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高祖起兵，惔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高祖踐阼，徵爲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戶。高祖因讌爲詩，以貽惔曰，爾實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座，高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惔對曰，罰不及嗣，賞延于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惔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諡曰穆。惔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惔第四弟憕，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惔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解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襲高祖，西中郎長史蕭穎冑計未有定，召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爲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穎冑乃誘斬山陽，以忱爲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爲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穎冑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爲巴硤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穎冑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戶。天監二年，出爲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爲祕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追贈中書令，諡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冑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冑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幷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黃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冑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賴以寧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勳。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兄王憕、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憕、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荊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齊興太守、本州別駕、長水校尉、右軍

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爲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戶天監二年改封永昌戶邑如先東宮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叉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

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實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閒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絕脫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

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衞將軍累遷左衞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爲中護軍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叡還爲州儁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嘗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初邵陽之役昌義之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別有傳正字敬直起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稜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史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卿侯景濟江黯屯六門尋改爲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內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黯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內贈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叡族弟愛

愛字孝友沉靜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軌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爲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顗爲雍州刺史辟爲主簿遭母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闋引爲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爲壯武將軍冠軍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擕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瓉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瓉即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贈衞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爲盛族柳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晝亦用有成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梁書卷十二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七

范雲　沈約

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晉平北將軍汪六世孫也年八歲遇宋豫州刺史殷琰於塗琰異之要就席雲風姿應對傍若無人琰令賦詩操筆便就坐者歎焉嘗就親人袁照學晝一夜不怠照撫其背曰卿精神秀朗而勤於學卿相才也少機警有識且善屬文便尺牘下筆輒成未嘗定槀時人每疑其宿構父抗爲郢府參軍雲隨父在府時吳興沈約新野庾杲之與抗同府見而友之起家郢州西曹書佐轉法曹行參軍俄而沈攸之舉兵圍郢城抗時爲府長流入城固守留家屬居外雲爲軍人所得攸之召與語聲色甚厲雲容貌不變徐自陳說攸之乃笑曰卿定可兒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令送書入城城內或欲誅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長史柳世隆素與雲善乃免之齊建元初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雲始隨王王未之知也會遊秦望使人視刻石文時莫能識雲獨誦之王悅自是寵冠府朝王爲丹陽尹召爲主簿深相親任時進見齊高帝值有獻白烏者帝問此爲何瑞雲位卑最後答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曰卿言是也感應之理一至此乎轉補征北南郡王刑獄參軍事領主簿如故遷尚書殿中郎子良爲司徒又補記室參軍事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領本州大中正出爲零陵內史在任潔己省煩苛去游費百姓安之明帝召還都及至拜散騎侍郎復出爲始興內史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謀共殺害不則逐去之邊帶蠻俚尤多盜賊前內史皆以兵刃自衛雲入境撫以恩德罷亭候商賈露宿郡中稱爲神明仍遷假節建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初雲與尚書僕射江祏善祏姨弟徐藝爲曲江令深以託雲有譚儼者縣之豪族藝鞭之儼以爲恥詣京訴雲雲坐徵還下獄會赦免永元二年起爲國子博士初雲與高祖遇於齊竟陵王子良邸又嘗接里閈高祖深器之及義兵至京邑雲時在城內東昏既誅侍中張稷使雲銜命出城高祖因留之便參帷幄仍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同心翊贊俄遷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遷侍中時高祖納齊東昏余妃頗妨政事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王茂同入臥內雲又諫曰昔漢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內想望風聲奈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惜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天監元年高祖受禪柴燎於南郊雲以侍中參乘禮畢高祖升輦謂雲曰朕之今日所謂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雲對曰亦願陛下日愼一日高祖善之是日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邑千戶雲以舊恩見拔超居佐命盡誠翊亮知無不爲高祖亦推心任之所奏多允嘗侍讌高祖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我與范尚書少親善申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禮既革汝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還尚書下省時人榮之其年東宮建雲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尋遷尚書右僕射猶領吏部頃之坐違詔用人免吏部猶爲僕射雲性篤睦事寡嫂盡禮家事必先諮而後行好節尚奇專趣人之急少時與領軍長史王畡善畡亡於官舍貧無居宅雲乃迎喪還家躬營含殯事竟陵王子良恩禮甚隆雲每獻損益未嘗阿意子良嘗啓齊武帝論雲爲郡帝曰庸人聞其恆相賣弄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請取以奏既至有百餘紙辭皆切直帝歎息因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齊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爲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既出侍中蕭緬先不相識因就車握雲手曰不圖今日復聞讜言及居選官任守隆重書牘盈案賓客滿門雲應對如流無所壅滯官曹文墨發擿若神時人咸服其明贍性頗激厲少威重有所是非形於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雲爲郡號稱廉潔及居貴重頗通饋餉然家無蓄積隨散之親友二年卒時年五十三高祖爲之流涕即日輿駕臨殯詔曰追遠興悼常情所篤況閒望斯在事深朝寄者乎故散騎常侍尚書右僕射霄城侯雲器

範貞正思懷經遠爰初立志素履有聞脫巾來仕清績仍著燮務登朝具瞻惟允綢繆翊贊義簡朕心雖勤非負豹而舊同論講方騁遠塗永毗庶政奄致喪殞傷悼于懷宜加命秩式備徽典可追贈侍中衞將軍僕射侯如故并給鼓吹一部禮官請謚曰宣勅賜謚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官至太子中舍人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也祖林子宋征虜將軍父璞淮南太守璞元嘉末被誅約幼潛竄會赦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倦母恐其以勞生疾常遣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能屬文起家奉朝請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興宗爲郢州刺史引爲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嘗謂其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事之及爲荆州又爲征西記室參軍帶闕西令興宗卒始爲安西晉安王法曹參軍轉外兵并兼記室入爲尚書度支郎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直入見景斜方出當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爲言太子曰吾生平懶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恆早入遷太子家令後以本官兼著作郎遷中書郎本邑中正司徒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亦招士約與蘭陵蕭琛瑯邪王融陳郡謝朓南鄉范雲樂安任昉等皆遊焉當世號爲得人俄兼尚書左丞尋爲御史中丞轉車騎長史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明帝卽位進號輔國將軍徵爲五兵尚書遷國子祭酒明帝崩政歸冢宰尚書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遷左衞將軍尋加通直散騎常侍永元二年以母老表求解職改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征虜將軍南清河太守高祖在西邸與約遊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將軍如故時高祖勳業旣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曆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公初杖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玉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高祖命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梁臺建爲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受禪爲尚書僕射封建昌縣侯邑千戶常侍如故又拜約母謝爲建昌國太夫人奉策之日左僕射范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致拜朝野以爲榮俄遷尚書左僕射常侍如故尋兼領軍加侍中天監二年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爲鎭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奏尚書八條事遷尚書令侍中詹事中正如故累表陳讓改授尚書左僕射領中書令前將軍置佐史侍中如故尋遷尚書令領太子少傅九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少傅如故給鼓吹一部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善遂以書陳情於勉曰吾弱年孤苦傍無期屬往者將墜於地契闊屯邅困於朝夕崎嶇薄宦事非爲己望得小祿傍此東歸歲逾十稔方忝襄陽縣公私情計非所了具以身資物不得不任人事永明末出守東陽意在止足而建武肇運人世膠加一去不返行之未易及昏猜之始王政多門因此謀退庶幾可果託卿布懷於徐令想記未忘聖道聿興謬逢嘉運往志宿心復成乖爽今歲開元禮年云至懸車之請事由恩奪誠不能弘宣風政光闡朝猷尚欲討尋文簿時議同異而開年以來病增慮切當由生靈有限勞役過差總此凋竭歸之暮年牽策行止努力

祗事外觀傍覽尚似全人而形骸力用不相綜攝常須過自束持方可僶俛解衣一臥支體不復相關上熱下冷月增日篤取煖則煩加寒必利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以此推算豈能支久若此不休日復一日將貽聖主不追之恨冒欲表聞乞歸老之秩若天假其年還得平健才力所堪惟恩是策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約性不飲酒少嗜欲雖時遇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嘗爲郊居賦其辭曰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橫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昏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逾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流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卽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息值龍顏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綿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剪棘或既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皐而長想本忘情於徇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爽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逾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昏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旻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戮始歎絲而未覩終逌組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稟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墋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既牢籠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頊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俗闢終古而遐念信王猷其如玉值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陽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二簪長王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趙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闥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屠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噪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濼塞井甃之淪坳藝芳枳於北渠樹修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輪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樹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覿漸沼沚於霤垂周塍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菁藻蒹菰石衣海髮黃荇綠蒲動紅荷於輕浪覆碧葉於澄瀾飡嘉實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鼈綠葹天著山韭鴈齒麋舌牛唇彘首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幕渚而芘地或縈窗而窺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侈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蓊鬱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霤承隅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抽紅英於紫帶銜素蘂於青跗其林鳥則翻泊頡頏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顙好葉隱而枝藏乍間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鶖寒鷁修鵁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翼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鯈鉅鱮碧鱗朱尾修顱偃頷小則戲渚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南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觀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攸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屣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躅念幸

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裳於曉露不抱惄於朝蔬排
外物以齊遣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汶陽之墟臨巽維而騁目卽
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牡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
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綫試撫臆而爲言豈
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阜於歸津帶
修汀於桂渚肇舉鍤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
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諒
參贊於昔代亟徒遊於茲所侍綵旄而齊轡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
班觴而宴語繐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蔥楚望商飆而永歎每樂愷於斯觀始
則鍾石鏘鈜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筭賞則景魏蕭曹親則梁
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墓田尋雄霸之遺武實
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徽音於石椁遂
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修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
與牧豎睇東巘以流目心懷愴而不怡盡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修林則
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栭千櫨捷嶫百栱相持阜輚林
駕蘭棲水嬉躡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夷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
余眸於艮域覩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實遺訓之可秉始資霞而吐霧終
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天江之悠永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
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巖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
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嶤嶷岧嵽墜石堆星岑崟峰屼
或坳或平盤堅枕臥詭狀殊形孤嶝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
州邑款跨郊垧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
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壠成顛沛於虐豎康敝衿於虛器穆恭己於巖廊闕遊
情於玄肆烈窮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巢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
文之纘武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涙神寢匪一靈館相距
廚布肆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煙於桂棟召巫陽於

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怳臨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
念甚驚飈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
後豁或結橑於巖根或開檽於木末室闇蘿蔦檐梢松栝既得理於兼謝固忘
懷於饑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葺茨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忘己於
茲日豈期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
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服於今皇仰休老之
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
翱翔樓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獸依墀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綱旋迷塗於
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乍因風而雜紅紫
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
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菊冰懸埳而帶坻雲縈松而被野鴨屯飛而不散鴈高
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實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
也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
鳥歸閑蓬蓽旁闕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老於焉消日惟以天地之恩不報書
事之官靡述徒重於高門之地不載於良史之筆長太息其何言羌愧心之非
一尋加特進光祿侍中少傅如故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詔贈本官賻錢五
萬布百疋謚曰隱約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
京師莫比少時孤貧丐于宗黨得米數百斛爲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貴不以
爲憾用爲郡部傳嘗侍讌有妓師是齊文惠宮人帝問識座中客不曰惟識沈
家令約伏座流涕帝亦悲焉爲之罷酒約歷仕三代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
取則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然不能過也自負高才昧
於榮利乘時藉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而終
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初高
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尚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已往之
事何足復論帝以爲婚家相爲大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
不覺高祖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

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高祖遣上省醫徐奘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此約嘗侍讌值豫州獻栗徑寸半帝奇之問曰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爲隱云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宋書百卷齊紀二十卷高祖紀十四卷邇言十卷謚例十卷宋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帝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子旋及約時已歷中書侍郎永嘉太守司徒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免約喪爲太子僕復以母憂去官而蔬食辟穀服除猶絕粳粱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撫軍長史出爲招遠將軍南康內史在部以清治稱卒官謚曰恭侯子寔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木德將謝昏嗣流虐惵惵黔黎命懸晷漏高祖義拯橫潰志寧區夏謀謨帷幄寔寄良平至於范雲沈約參預締構贊成帝業加雲以機警明贍濟務益時約高才博洽名亞遷董俱屬興運蓋一代之英偉焉

梁書卷十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八

江淹 任昉

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也少孤貧好學沉靜少交遊起家南徐州從事轉奉朝請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景素在南兗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淹獄中上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徒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古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曆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沉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景素覽書即日出之尋舉南徐州秀才對冊上第轉巴陵王國左常侍景素爲荊州淹從之鎮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專據上流咸勸因此舉事淹每從容諫曰流言納禍二叔所以同亡抵局銜怨七國於焉俱斃殿下不求宗廟之安而信左右之計則復見麋鹿霜露棲於姑蘇之臺矣景素不納及鎮京口淹又爲鎮軍參軍事領南東海郡丞景素與腹心日夜謀議淹知禍機將發乃贈詩十五首以諷焉會南東海太守陸澄丁艱淹自謂郡丞應行郡事景素用司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於選部黜爲建安吳興令淹在縣三年昇明初齊帝輔政聞其才召爲尚書駕部郎驃騎參軍事俄而荊州刺史沈攸之作亂高帝謂淹曰天下紛紛若是君謂何如淹對曰昔項彊而劉弱袁衆而曹寡羽號令諸侯卒受一劍之辱紹跨躡四州終爲奔北之虜此謂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聞此言者多矣試爲慮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同惡相濟五敗也故雖豺狼十萬而終爲我獲焉帝笑曰君談過矣是時軍書表記皆使淹具草相國建補記室參軍事建元初又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冊并典國史尋遷中書侍郎永明初遷驃騎將軍掌國史出爲建武將軍廬陵內史視事三年還爲驍騎將軍兼尚書左丞尋復以本官領國子博士少帝初以本官兼御史中丞時明帝作相因謂淹曰君昔在尚書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寬猛能折衷今爲南司足以震肅百僚淹答曰今日之事可謂當官而行更恐才劣志薄不足以仰稱明旨耳於是彈中書令謝朏司徒左長史王續護軍長史庾弘遠並以久疾不預山陵公事又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並贓貨巨萬輒收付廷尉治罪臨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曇隆及諸郡二千石并大縣官長多被劾治內外肅然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步明帝即位爲車騎臨海

王長史儀除廷尉卿加給事中遷冠軍長史加輔國將軍出爲宣城太守將軍如故在郡四年還爲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尋爲祕書監永元中崔慧景舉兵圍京城衣冠悉投名刺淹稱疾不往及事平世服其先見東昏末淹以祕書監兼衞尉固辭不獲免遂親職謂人曰此非吾任路人所知正取吾空名耳且天時人事尋當翻覆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臨事圖之何憂之有頃之又副領軍王瑩及義師至新林淹微服來奔高祖板爲冠軍將軍祕書監如故尋兼司徒左長史中興元年還吏部尚書二年轉相國右長史冠軍將軍如故天監元年爲散騎常侍左衞將軍封臨沮縣開國伯食邑四百戶淹乃謂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貴今之忝竊遂至於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備矣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吾功名既立正欲歸身草萊耳其年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改封醴陵侯四年卒時年六十二高祖爲素服舉哀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諡曰憲伯淹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時人皆謂之才盡凡所著述百餘篇自撰爲前後集幷齊史十志並行於世子蒍襲封嗣自丹陽尹丞爲長城令有罪削爵普通四年高祖追念淹功復封蒍吳昌伯邑如先

任昉字彥昇樂安博昌人漢御史大夫敖之後也父遙齊中散大夫遙妻裴氏嘗晝寢夢有彩旗蓋四角懸鈴自天而墜其一鈴落入裴懷中心悸動既而有娠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好學早知名宋丹陽尹劉秉辟爲主簿時昉年十六以氣忤秉子久之爲奉朝請舉兗州秀才拜太常博士遷征北行參軍永明初衞將軍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儉雅欽重昉以爲當時無輩遷司徒刑獄參軍事入爲尚書殿中郎轉司徒竟陵王記室參軍以父憂去職性至孝居喪盡禮服闋續遭母憂常廬于墓側哭泣之地草爲不生服除拜太子步兵校尉管東宮書記初齊明帝既廢鬱陵王始爲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公加兵五千使昉具表草其辭曰臣本庸才智力淺短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愛降家人之慈世祖武皇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武皇大漸實奉詔言雖自見之明庸近所蔽愚夫一至偶識量己實不忍自固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遂荷顧託導揚末命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四海之議於何逃責陵土未乾訓誓在耳家國之事一至於斯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將何以肅拜高寢虔奉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旦寧容復徼榮於家恥宴安於國危驃騎上將之元勳神州儀刑之列岳尚書是稱司會中書實管王言且虛飾寵章委成御侮臣知不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便當自同體國不爲飾讓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光宅近甸奄有全邦殞越爲期不敢聞命亦願曲留降鑒即垂聽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苟曰易昭敢守難奪帝惡其辭斥甚慍昉由是終建武中位不過列校昉雅善屬文尤長載筆才思無窮當世王公表奏莫不請焉昉起草即成不加點竄沈約一代詞宗深所推挹明帝崩遷中書侍郎永元末爲司徒右長史高祖克京邑霸府初開以昉爲驃騎記室參軍始高祖與昉遇竟陵王西邸從容謂昉曰我登三府當以卿爲記室昉亦戲高祖曰我若登三事當以卿爲騎兵謂高祖善騎也至是故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牋曰伏承以今令辰肅膺典策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睞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清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謔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遂古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化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驤首惟此魚目唐突璵璠顧己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荅雖則殞越且知非報梁臺建禪讓文誥多昉所具高祖踐阼拜黃門侍郎遷吏部郎中尋以本官掌著作天監二年出爲義興太守在任清潔兒妾食麥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從昉共爲山澤遊及被代登舟止有米五斛既至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重除吏部郎中參掌大選居職不稱尋轉御史中丞祕書監領前軍將軍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讐校由是篇目定焉六年春出爲寧朔將軍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民通辭訟者就路決焉爲政清省吏民便之視事期歲卒於官舍時年四十九闔

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於城南高祖聞問即日舉哀哭之甚慟追贈太常卿諡曰敬子昉好交結獎進士友得其延譽者率多升擢故衣冠貴遊莫不爭與交好坐上賓客恆有數十時人慕之號曰任君言如漢之三君也陳郡殷芸與建安太守到溉書曰哲人云亡儀表長謝元龜何寄指南誰託其為士友所推如此昉不治生產至乃居無室宅世或譏其多乞貸亦隨復散之親故昉常歎曰知我亦以叔則不知我亦以叔則昉墳籍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昉卒後高祖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所無者就昉家取之昉所著文章數十萬言盛行於世初昉立於士大夫間多所汲引有善己者則厚其聲名及卒諸子皆幼人罕贍卹之平原劉孝標為著論曰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問客曰夫草蟲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絪縕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孌於塤篪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刻鐘鼎若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駱驛縱橫煙霏雨散皆巧曆所不知心計莫能測而朱益州汨彝敘越謨訓捶直切絕交遊視黔首以鷹鸇媲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主人忻然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鵾鴈高飛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汙隆日月聯璧贊亹亹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棣華之微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逮叔世民訛狙詐飆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刀之末於是素交盡利交興天下蚩蚩鳥驚雷駭然利交同源派流則異較言其略有五術焉若其寵鈞董石權壓梁竇雕刻百工鑪錘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其燻灼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騖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皆願摩頂至踵隳膽抽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徇荊卿湛七族是曰勢交其流一也富埒陶白貲巨程羅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閈而鳴鐘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鳧踊颯沓鱗萃分鴈鶩之稻粱沾玉斝之餘瀝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大夫燕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搢紳羨其登仙加以顩頤蹙頞涕唾流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雞之雄辯敘溫燠則寒谷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沉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一言於是弱冠王孫綺紈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遒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論附騏驥之髦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陽舒陰慘生民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恆性故魚以泉涸而㖃沫鳥因將死而悲鳴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寘懷昭谷風之盛典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苦蓋是以伍員濯溉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馳騖之俗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纊衡所以揣其輕重纊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纊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漢視若遊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錙銖纊微影撇雖共工之蒐慝驩兜之掩義南荊之跋扈東陵之巨猾皆為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導其誠故輪蓋所遊必非夷惠之室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芒毫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凡斯五交義同賈鬻故桓譚譬之於闤闠林回喻之於甘醴夫寒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彼波瀾此則徇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檟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夙招民譽遒文麗藻方駕曹王英特儁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脣吻朱紫由其月旦於是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軿擊轊坐客恆滿蹈其閫閾若升闕里之堂入

其輿隅謂登龍門之坂至於顧盼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彯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東越歸骸雒浦繐帳猶懸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藐爾諸孤朝不謀夕流離大海之南寄命瘴癘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郈成分宅之德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寧云嶄絕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騖獨立高山之頂懽與麋鹿同羣皦皦然絕其雰濁誠恥之也誠畏之也昉撰雜傳二百四十七卷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昉第四子東里頗有父風官至尚書外兵郎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觀夫二漢求賢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淹能沉靜昉持內行並以名位終始宜哉江非先覺任無舊恩則上秩顯贈亦未由也已

梁書卷十四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九

謝朏 弟子覽

謝朏字敬沖陳郡陽夏人也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右光祿大夫並有名前代朏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年十歲能屬文莊遊土山賦詩使朏命篇朏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達莊笑因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孝武帝遊姑孰敕莊攜朏從駕詔使爲洞井贊於坐奏之帝曰雖小奇童也起家撫軍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舍人歷中書郎衛將軍袁粲長史粲性簡峻罕通賓客時人方之李膺朏謁既退粲曰謝令不死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出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案經袁粲粲寢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政選朏爲長史敕與河南褚炫濟陽江斆彭城劉俣俱入侍宋帝時號爲天子四友續拜侍中并掌中書散騎二省詔冊高帝進太尉又以朏爲長史帶南東海太守高帝方圖禪代思佐命之臣以朏有重名深所欽屬論魏晉故事因曰晉革命時事久兆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朏答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位者魏武曰如有用我其爲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身終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言於高帝請誅朏帝曰殺之則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遂廢于家永明元年起家拜通直散騎常侍累遷侍中領國子博士五年出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視事三年徵都官尚書中書令隆昌元年復爲侍中領新安王師未拜固求外出仍爲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朏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治而常務聚斂衆頗譏之亦不屑也建武四年詔徵爲侍中中書令遂抗表不應召遣諸子還京師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郭明帝下詔曰夫超然榮觀風流自遠蹈彼幽人英華罕値故長揖楚相見稱南國高謝漢臣取貴良史新除侍中中書令朏早藉羽儀風標清尚登朝樹績出守馳聲遂斂跡康衢拂衣林沚抱箕潁之餘芳甘顑頷而無悶撫事懷人載留欽想宜加優禮用旌素概可賜牀帳褥席俸以卿祿常出在所時國子祭酒廬江何胤亦抗表還會稽永明二年詔徵朏爲散騎常侍中書監胤爲散騎常侍太常卿並不屈三年又詔徵朏爲侍中太子少傅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時東昏皆下在所使迫遣之値義師已近故並得不到及高祖平京邑進位相國表請朏胤曰夫窮則獨善達以兼濟雖出處之道其揆不同用捨惟時賢哲是蹈前新除侍中太子少傅朏前新除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都亭侯胤羽儀世冑徽猷冠冕道業德聲康濟雅俗昔居朝列素無宦情賓客簡通公卿罕預簪紱未褫而風塵擺落且文宗儒肆互居其長淸規雅裁兼擅其美並達照深識預覩亂萌見庸質之如初知貽厥之無寄拂衣東山眇絕塵軌雖解組昌運實避昏時家膺鼎食而甘玆橡艾世襲靑紫而安此懸鶉自澆風肇扇用南成俗淳流素軌餘烈頗存誰其激貪功歸有道康俗振民朝野一致雖在江海而勳同魏闕今泰運甫開賤貧爲恥況乎久蘊瑚璉暫厭承明而可得求志海隅永追松子臣負荷殊重參贊萬機實賴羣才共成棟幹思挹淸源取鏡止水愿欲屈居僚首朝夕諮諏庶足以翼宣寡薄式是王度請並補臣府軍諮祭酒朏加後將軍並不至高祖踐阼徵朏爲侍中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胤散騎常侍特進右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敦譬明年六月朏輕舟出詣闕自陳既至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席明旦輿駕出幸朏宅讌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乃許之臨發輿駕復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京師敕材官起府於舊宅高祖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望朝謁三年元

會詔朏乘小輿升殿其年遭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後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並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乃拜受焉是冬薨於府時年六十六輿駕出臨哭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蠟百斤贈侍中司徒諡曰靖孝朏所著書及文章並行於世子諼官至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免官卒於家次子譓頗有文才仕至晉安太守卒官

覽字景滌朏弟瀹之子也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祕書郎太子舍人高祖爲大司馬召補東閤祭酒遷相國戶曹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真覽爲人美風神善辭令高祖深器之嘗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高祖善之仍使重作復合旨乃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止棟隆信乃俱國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中庶子又掌吏部郎事尋除吏部郎遷侍中覽頗樂酒因讌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高祖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頃之敕掌東宮管記遷明威將軍新安太守九年夏山賊吳承伯破宣城郡餘黨散入新安叛吏鮑敘等與合攻沒黟歙諸縣進兵擊覽覽遣郡丞周興嗣於錦沙立塢拒戰不敵遂棄郡奔會稽臺軍平山寇覽復還郡左遷司徒諮議參軍仁威長史行南徐州事五兵尚書尋遷吏部尚書覽自祖至孫三世居選部當世以爲榮十二年春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子弟來迎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不敢與公私門通郡邑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一境清謐初齊明帝及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明守覽皆欲過之昔覽在新安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懷祖卒於官時年三十七詔贈中書令子罕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謝朏之於宋代蓋忠義者歟當齊建武之世拂衣止足永元多難確然獨善其踈蔣之流乎洎高祖龍興旁求物色角巾來仕首陟台司極出處之致矣覽終能善政君子韙之

梁書卷十五

梁書卷十五考證

謝朏傳乃角巾肩輿詣雲龍門謝詔○肩監本訛自今從南本改正

梁書卷十五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

王亮 張稷 王瑩

王亮字奉叔瑯邪臨沂人晉丞相導之六世孫也祖偃宋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父攸給事黃門侍郎亮以名家子宋末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累遷桂陽王文學南郡王友秘書丞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才俊以爲士林館使工圖畫其像亮亦預焉遷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出爲衡陽太守以南土卑濕辭不之官遷給事黃門侍郎尋拜晉陵太守在職清公有美政時齊明帝卽位聞而嘉之引爲領軍長史甚見賞納及卽位累遷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銓序著稱遷侍中建武末爲吏部尚書是時尚書右僕射江祏管朝政多所進拔爲士子所歸亮自以身居選部每持異議始亮未爲吏部郎時以祏帝之內弟故深友祏祏爲之延譽益爲帝所器重至是與祏昵之如初及祏遇誅羣小放命凡所除拜悉由內寵亮更弗能止外若詳審內無明鑒其所選用拘資次而已當世不謂爲能頻加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爲尚書右僕射中護軍既而東昏肆虐淫刑已逞亮傾側取容竟以免戮義師至新林內外百僚皆道迎其未能拔者亦間路送誠款亮獨不遣及城內既定猶推亮爲首亮出見高祖高祖曰顚而不扶安用彼相而弗之罪也霸府開以爲大司馬長史撫軍將軍瑯邪清河二郡太守梁臺建授侍中尚書令固讓不拜乃爲侍中中書監兼尚書令高祖受禪遷侍中尚書令中軍將軍引參佐命封豫寧縣公邑二千戶天監二年轉左光祿大夫侍中中軍如故元日朝會萬國亮辭疾不登殿設饌別省而語笑自若數日詔公卿問訊亮無疾色御史中丞樂藹奏大不敬論棄市刑詔削爵廢爲庶人四年夏高祖讌於華光殿謂羣臣曰朕日昃聽政思聞得失卿等可謂多士宜各盡獻替尚書左丞范縝起曰司徒謝朏本有虛名陛下擢之如此前尚書令王亮頗有治實陛下棄之如彼是愚臣所不知高祖變色曰卿可更餘言縝固執不已高祖不悅御史中丞任昉因奏曰臣聞息夫歷詆漢有正刑白褒一奏晉以明罰况乎附下訕上毀譽自口者哉風聞尚書左丞臣范縝自晉安還語人云我不詣餘人惟詣王亮不餉餘人惟餉王亮輒收縝白從左右萬休到臺辨問與風聞符同又今月十日御餞梁州刺史臣珍國宴私既洽羣臣並已謁退時詔留侍中臣昂等十人訪以政道縝不答所問而橫議沸騰遂貶裁司徒臣朏褒舉庶人王亮臣于時預奉恩留肩隨並立耳目所接差非風聞竊尋王有遊豫親御軒陛義深推轂情均湛露酒闌宴罷當扆正立記事在前記言在後軫早朝之念深求瘼之情而縝言不遜妄陳褒貶傷濟濟之風缺側席之望不有嚴裁憲准將頹縝卽主臣謹案尚書左丞臣范縝衣冠緒餘言行舛駁誇諧里落喧詬周行曲學謏聞未知去代弄口鳴舌祇足飾非乃者義師近次縝丁罹艱棘曾不呼門墨縗景附頗同先覺實奉龍顏而今黨協釁餘翻爲矛楯人而無恆成茲姦詖日者飲至策勳功微賞厚出守名邦入司管轄苞篚罔遺而假稱折轅衣裙所弊譏激失所許與疵廢廷辱民宗自居樞憲糾奏寂寞顧望縱容無至公之議惡直醜正有私訐之談宜寘之徽纆肅正國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縝所居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應諸連逮委之獄官以法制從事縝位應黃紙臣輒奉白簡詔聞可璽書語縝曰亮少乏才能無聞時輩昔經冒入羣英相與豈薄晚節諂事江祏爲吏部末協附梅蟲兒茹法珍遂執昏政比屋罹禍盡家塗炭四海沸騰天下橫潰此誰之咎食亂君之祿不死於治世亮協固凶黨作威作福靡衣玉食女樂盈房勢危事逼自相吞噬建石首題啓靡請罪朕錄其白旗之來貰其既往之咎亮反覆不忠姦賄彰暴有何可論妄相談述具以狀對所詰十條縝答支離而已亮因屏居閉掃不通賓客遭母憂居喪盡禮八年詔起爲秘書監俄加通直散騎常侍數日遷太常卿九年轉中書監加散騎常侍其年卒詔賻錢三萬布五千匹諡曰煬子

張稷字公喬吳郡人也父永宋右光祿大夫稷所生母遘疾歷時稷始年十一夜不解衣而養永異之及母亡毀瘠過人杖而後起性疏率朗悟有才略與族兄充融卷等俱知名時稱之曰充融卷稷是爲四張起家著作佐郎不拜頻居

父母憂六載廬于墓側服除爲驃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齊永明中爲剡
縣令略不視事多爲山水遊會賊唐瑀作亂穆率厲縣人保全縣境入爲太子
洗馬大司馬東曹掾建安王友大司馬從事中郎武陵王曄爲護軍轉護軍司
馬尋爲本州治中明帝領牧仍爲別駕時魏寇壽春以穆爲寧朔將軍軍主副
尙書僕射沈文季鎭豫州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時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穆焉
軍退遷平西司馬寧朔將軍南平內史魏又寇雍州詔以本號都督荆雍諸軍
事時雍州刺史曹虎度樊城岸以穆知州事虎師退穆還荆州就拜黃門侍郎
復爲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尋遷司徒司馬加輔
國將軍及江州刺史陳顯達舉兵反以本號鎭歷陽南譙二郡太守遷鎭南長
史尋陽太守輔國將軍行江州事尋徵還爲持節輔國將軍都督北徐州諸軍
事北徐州刺史出次白下仍遷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俄進督北徐
徐兗青冀五州諸軍事將軍並如故永元末徵爲侍中宿衛宮城義師至兼衛
尉江淹出奔穆兼衛尉副王瑩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東昏淫虐義師圍城已久
城內思亡而莫有先發北徐州刺史王珍國就穆謀之乃使直閤張齊害東昏
于含德殿穆召尙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謂曰昔桀有昏德鼎遷
于殷商紂暴虐鼎遷于周今獨夫自絕于天四海已歸聖主斯實微子去殷之
時項伯歸漢之日可不勉哉乃遣國子博士范雲舍人裴長穆等使石頭城詣
高祖高祖以穆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總百揆遷大司馬左司馬梁臺建爲散
騎常侍中書令高祖受禪以功封江安縣侯邑一千戶又爲侍中國子祭酒領
驍騎將軍遷護軍將軍揚州大中正以事免尋爲度支尙書前將軍太子右衛
率又以公事免俄爲祠部尙書轉散騎常侍都官尙書揚州大中正以本職知
領軍事尋還領軍將軍中正侯如故時魏寇青州詔假節行州事會魏軍退仍
出爲散騎常侍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下車存問遺老引其子孫置之右
職政稱寬恕進號雲麾將軍徵尙書左僕射輿駕將欲如穆宅以感暑留幸僕
射省舊臨幸供具皆酬大官饌直帝以穆清貧手詔不受出爲使持節散騎常
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會魏寇朐山詔穆權頓六
里都督衆軍還進號鎭北將軍初鬱州接邊陲民俗多與魏人交市及朐山叛
或與魏通旣不自安矣且穆寬弛無防僚吏頗侵漁之州人徐道角等夜襲州
城害穆時年六十三有司奏削爵土穆性烈亮善與人交歷官無蓄聚俸祿皆
頒之親故家無餘財初去吳興郡以僕射徵道由吳鄉候穆者滿水陸穆單裝
徑還京師人莫之識其率素如此穆長女楚瑗適會稽孔氏無子歸宗至穆見
害女以身蔽刃先父卒穆子嵊別有傳卷字令遠穆從兄也少以知理著稱能
清言仕至都官尙書天監初卒

王瑩字奉光琅邪臨沂人也父懋光祿大夫南鄉僖侯瑩選尙宋臨淮公主拜
駙馬都尉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撫軍功曹散騎侍郎司徒左西屬齊高
帝爲驃騎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頃之出爲義興太守代謝超宗超宗去郡與瑩
交惡旣還間瑩於懋懋言之於朝廷以瑩供養不足坐失郡廢棄久之爲前軍
諮議參軍中書侍郎大司馬從事中郎未拜丁母憂服闋爲給事黃門郎出爲
宣城太守遷爲驃騎長史復爲黃門侍郎司馬太子中庶子仍遷侍中父憂去
職服闋復爲侍中領射聲校尉又爲冠軍將軍東陽太守居郡有惠政遷吳興
太守明帝勤憂庶政瑩頻處二郡皆有能名甚見褒美還爲太子詹事中領軍
永元初政由羣小瑩守職而不能有所是非瑩從弟亮旣當朝於瑩素雖不善
時欲引與同事遷尙書左僕射未拜會護軍崔慧景自京口奉江夏王入伐瑩
假節率衆拒慧景於湖頭夜爲慧景所襲衆散瑩赴水乘榜入樂遊因得還臺
城慧景敗還居領軍府義師至復假節都督宮城諸軍事建康平高祖爲相國
引瑩爲左長史加冠軍將軍奉法駕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洲遜位于別宮高
祖踐阼遷侍中撫軍將軍封建城縣公邑千戶尋遷尙書左僕射侍中撫軍如
故頃之爲護軍將軍復遷散騎常侍中軍將軍丹陽尹視事三年遷侍中光祿
大夫領左衛將軍俄遷尙書令雲麾將軍侍中如故累進號左中權將軍給鼓
吹一部瑩性清愼居官恭恪高祖深重之天監十五年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
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故瑩將拜印工鑄其印六鑄而龜六毀旣成頸空不實
補而用之居職六日暴疾卒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王亮之居亂世勢位見矣其於取捨何與三仁之異歟及奉與王瑩寬政爲佐命囿將愧於心迺自取屢敗非不幸也易曰非所據而據之身必危亮之進退失所據矣惜哉張稷因機制變亦其時也王瑩印章六毀豈神之害盈乎

梁書卷十六

梁書卷十六考證

張稷傳新興永寧二郡太守郡犯私諱改永寧爲長寧○臣人龍按諱稷父名永也以私諱而改郡名僅見於此

梁書卷十六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一

王珍國　馬仙琕　張齊

王珍國字德重沛國相人也父廣之齊世良將官至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珍國起家冠軍行參軍累遷虎賁中郎將南譙太守治有能名時郡境苦飢乃發米散財以拯窮乏齊高帝手敕云卿愛人治國甚副吾意也永明初遷桂陽內史討捕盜賊境內肅清罷任還都路經江州刺史柳世隆臨渚餞別見珍國還裝輕素乃歎曰此眞可謂良二千石也還爲大司馬中兵參軍武帝雅相知賞每歎曰晚代將家子弟有如珍國者少矣復出爲安成內史入爲越騎校尉冠軍長史鍾離太守仍遷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還爲游擊將軍以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永泰元年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又率衆拒之敬則平還寧朔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將軍如故義師起東昏召珍國以衆還京師入頓建康城義師至使珍國出屯朱雀門爲王茂軍所敗乃入城仍密遣郄纂奉明鏡獻誠於高祖高祖斷金以報之時城中咸思從義莫敢先發侍中衞尉張稷都督衆軍珍國潛結稷腹心張齊要稷稷許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國引稷於衞尉府勒兵入自雲龍門即東昏於內殿斬之與稷會尚書僕射王亮等於西鍾下使中書舍人裴長穆等奉東昏首歸高祖以功授右衞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珍國又固讓敕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後因侍宴帝問曰卿明鏡尚存昔金何在珍國答曰黃金謹在臣肘不敢失墜復爲右衞將軍加給事中遷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天監初封灄陽縣侯邑千戶除都官尚書常侍如故五年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常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出爲使持節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梁秦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州降魏珍國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戶邑如前徵還爲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加後軍頃之復爲左衞將軍九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湘州刺史視事四年徵還爲護軍將軍還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十四年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僧度嗣

馬仙琕字靈馥扶風郿人也父伯鸞宋冠軍司馬仙琕少以果敢聞遭父憂毀瘠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起家郢州主簿遷武騎常侍爲小將隨齊安陸王蕭緬緬卒事明帝永元中蕭遙光崔慧景亂累有戰功以勳至前將軍出爲龍驤將軍南汝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新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克衆魏人甚憚之復以功遷寧朔將軍豫州刺史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仙琕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徇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日鈔運漕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俄而仙琕母卒高祖知其貧賻給甚厚仙琕號泣謂弟仲艾曰蒙大造之恩未獲上報今復荷殊澤當與爾以心力自効耳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願也何功可論授輔國將軍宋安安蠻二郡太守遷南義陽太守累破山蠻郡境清謐以功封浛洭縣伯邑四百戶仍遷都督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俄進號貞威將軍魏豫州人白皁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遜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又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中山王元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關十二月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雒陽仙琕不能救會超等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爲雲騎將軍出爲仁威司馬府主豫章王轉號雲麾復爲司馬加振遠將軍十年朐山民殺琅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

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
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
爲侯增邑六百戶十一年遷持節督豫北豫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
史領南汝陰太守初仙琕幼名仙婢及長以婢名不典乃以玉代女因成琕云
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
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庭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故
戰多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在州四年卒贈左衛將軍謚曰
剛子巖夫嗣

張齊字子響馮翊郡人世居橫桑或云橫桑人也少有膽氣初事荊府司馬垣
歷生歷生酗酒遇下嚴酷不甚禮之歷生罷官歸吳郡張稷爲荊府司馬齊復
從之稷甚相知重以爲心腹雖家居細事皆以任焉齊盡心事稷無所辭憚隨
稷歸京師稷爲南兗州又擢爲府中兵參軍始委以軍旅齊永元中義師起東
昏徵稷歸都督宮城諸軍事居尚書省義兵至外圍漸急齊日造王珍國陰與
定計計定夜引珍國就稷造膝齊自執燭以成謀明旦與稷珍國即東昏於內
殿齊手刃焉明年高祖受禪封齊安昌縣侯邑五百戶仍爲寧朔將軍歷陽太
守齊手不知書目不識字而在郡有清政吏事甚修天監二年還爲虎賁中郎
將未拜遷天門太守寧朔將軍如故四年魏將王足寇巴蜀高祖以齊爲輔國
將軍救蜀未至足退走齊進戍南安七年秋使齊置大劍寒冢二戍軍還益州
其年遷武旅將軍巴西太守尋加征遠將軍十年郡人姚景和聚合蠻蜒抄斷
江路攻破金井齊討景和於平昌破之初南鄭沒於魏乃於益州西置南梁州
州鎮草創皆仰益州取足齊上夷獠義租得米二十萬斛又立臺傳興冶鑄以
應贍南梁十一年進假節督益州外水諸軍十二年魏將傅豎眼寇南安齊率
衆距之豎眼退走十四年遷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是歲葭萌人任令
宗因衆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歸款益州刺史鄱陽王遣齊帥衆三萬
督南梁州長史席宗範諸軍迎令宗十五年魏東益州刺史元法僧遣子景隆
來拒齊師南安太守皇甫諶及宗範逆擊之大破魏軍於葭萌屠十餘城魏將
丘突王穆等皆降而魏更增傅豎眼兵復來拒戰齊兵少不利軍引還於是葭
萌復沒於魏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身親勞辱與士
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
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當東
道衝要刺史經過軍府遠涉多所窮匱齊緣路聚糧食種蔬菜行者皆取給焉
其能濟辦多此類也十七年遷持節都督南梁州諸軍事智武將軍南梁州刺
史普通四年遷信武將軍征西鄱陽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未發而卒時
年六十七追贈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珍國申胄徐元瑜李居士齊末咸爲列將擁彊兵或面
縛請罪或斬關獻捷其能後服馬仙琕而已仁義何常蹈之則爲君子信哉及
其臨邊撫衆雖李牧無以加矣張齊之政績亦有異焉胄元瑜居士入梁事迹
鮮故不爲之傳

梁書卷十七

梁書卷十七考證

馬仙琕傳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南史附仙琕於袁昂傳後敘其義烈甚詳此特從略。

以功封浛洭縣伯○浛南史作含。

梁書卷十七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十二

張惠紹 馮道根 康絢 昌義之

張惠紹字德繼義陽人也少有武幹齊明帝時為直閣後出補竟陵橫桑戍主永元初母喪歸葬於鄉里聞義師起馳歸高祖拔為中兵參軍加寧朔將軍軍主師次漢口高祖使惠紹與軍主朱思遠遊遏江中斷郢魯二城糧運郢城水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十挑戰惠紹擊破斬難當盡獲其軍器義師次新林朱雀惠紹累有戰功建康城平遷輔國將軍前軍直閣左細仗主高祖踐阼封石陽縣侯邑五百戶遷驍騎將軍直閣細仗主如故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燒神虎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斬首數十級賊乃散走以功增邑二百戶遷太子右衛率天監四年大舉北伐惠紹與冠軍長史胡辛生寧朔將軍張豹子攻宿預執城主馬成龍送于京師使部將藍懷恭於水南立城為掎角俄而魏援大至敗陷懷恭惠紹不能守是夜奔還淮陰魏復得宿預六年魏軍攻鍾離詔左衛將軍曹景宗督衆軍為援進據邵陽惠紹與馮道根裴邃等攻斷魏連橋短兵接戰魏軍大潰以功增邑三百戶還為左驍騎將軍尋出為持節都督北兗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北兗州刺史魏宿預淮陽二城內附惠紹撫納有功進號智武將軍益封二百戶入為衛尉卿遷左衛將軍出為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在州和理吏民親愛之徵還為左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甲仗百人直衛殿內十八年卒時年六十三詔曰張惠紹志略開濟幹用貞果誠懃義始績聞累任爰居禁旅盡心朝夕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宜追寵命以彰勳烈可贈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布百匹蠟二百斤謚曰忠子澄嗣澄初為直閣將軍丁父憂起為晉熙太守隨豫州刺史裴邃北伐累有戰功與湛僧智胡紹世魚弘文並當時之驍將歷官衛尉卿太子左衛率卒官謚曰愍

馮道根字巨基廣平酇人也少失父家貧傭賃以養母行得甘肥不敢先食必遽還以進母年十三以孝聞於鄉里郡召為主簿辭不就年十六鄉人蔡道斑為湖陽戍主道斑攻蠻錫城反為蠻所困道根救之匹馬轉戰殺傷甚多道斑以免由是知名齊建武末魏主托跋宏寇沒南陽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陳顯達率衆復爭之師入汋均口道根與鄉里人士以牛酒候軍因說顯達曰汋均水迅急難進易退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艦於酇城方道步進建營相次鼓行而前如是則立破之矣顯達不聽道根猶以私屬從軍及顯達敗軍人夜走多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尋為汋均口戍副永元中以母喪還家聞高祖起義師乃謂所親曰金革奪禮古人不避揚名後世豈非孝乎時不可失吾其行矣率鄉人子弟勝兵者悉歸高祖時有蔡道福為將從軍高祖使道根副之皆隸於王茂茂伐沔攻郢城克加湖道根常為前鋒陷陳會道福卒於軍高祖令道根并領其衆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朱雀航大戰斬獲尤多高祖即位以為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邑二百戶領文德帥遷遊擊將軍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反道根隨王茂討平之天監二年為寧朔將軍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修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是時魏分兵於大小峴東桑等連城相持魏將高祖珍以三千騎軍其間道根率百騎橫擊破之獲其鼓角軍儀於是糧運既絕諸軍乃退遷道根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韋叡圍合肥克之道根與諸軍同進所在有功六年魏攻鍾離高祖復詔叡救之道根率衆三千為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洲築壘掘塹以逼魏城道根能走馬步地計足以賦功城隍立辦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攻斷魏連橋數百丈魏軍敗績益封三百戶進爵為伯還遷雲騎將軍領直閣將軍改封豫寧縣戶邑如前累遷中權中司馬右遊擊將軍武旅將軍歷陽太守八年遷貞毅將軍假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為政清簡境內安定十一年徵為太子右衛率十三年出為信武將軍宣惠司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十四年徵為員外

散騎常侍右游擊將軍領朱衣直閤十五年爲右衛將軍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爲將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所征伐終不言功諸將讙譁爭競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鑒功之多少吾將何事高祖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曰此人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處州郡和理清靜爲部下所懷在朝廷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營墻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時服其清退高祖亦雅重之微時不學既貴粗讀書自謂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重十六年復假節都督豫州諸軍事信武將軍豫州刺史將行高祖引朝臣宴別道根於武德殿召工視道根使圖其形像道根踧踖謝曰臣所可報國家惟餘一死但天下太平臣恨無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悅高祖每稱曰馮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居州少時遇疾自表乞還朝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既至疾甚中使累加存問普通元年正月卒時年五十八是日輿駕春祀二廟既出宮有司以聞高祖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行乎异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於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爲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高祖卽幸其宅哭之甚慟詔曰豫寧縣開國伯新除散騎常侍領左軍將軍馮道根奉上能忠有功不伐撫人留愛守邊難犯祭遵馮異郭伋李牧不能過也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信威將軍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威子懷嗣

康絢字長明華山藍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漢置都護盡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詔於河西因留爲黔首其後卽以康爲姓晉時隴右亂康氏遷于藍田絢曾祖因爲苻堅太子詹事生穆穆爲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舉鄉族三千餘家入襄陽之峴南宋爲置華山郡藍田縣寄居于襄陽以穆爲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絢世父元隆父元撫並爲流人所推相繼爲華山太守絢少俶儻有志氣齊文帝爲雍州刺史所辟皆取名家絢特以才力召爲西曹書佐永明三年除奉朝請文帝在東宮以舊恩引爲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振威將軍華山太守推誠撫循荒餘悅服遷前軍將軍復爲華山太守永元元年義兵起絢舉郡以應高祖身率敢勇三千人私馬二百五十匹以從除西中郎南康王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師方圍張沖於郢城曠日持久東昏將吳子陽壁于加湖軍鋒甚盛絢隨王茂力攻屠之自是常領遊兵有急應赴斬獲居多天監元年封南安縣男邑三百戶除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魏圍梁州刺史王珍國使請救絢以郡兵赴之魏軍退七年司州三關爲魏所逼詔假絢節武旅將軍率眾赴援九年遷假節督北兗州緣淮諸軍事振遠將軍北兗州刺史及朐山亡徒以城降魏絢馳遣司馬霍奉伯分軍據嶮魏軍至不得越朐城明年青州刺史張稷爲土人徐道角所殺絢又遣司馬茅榮伯討平之徵驃騎臨川王司馬加左驍騎將軍尋轉朱衣直閤十三年遷太子右衛率甲仗百人與領軍蕭景直殿內絢身長八尺容貌絕倫雖居顯官猶習武藝高祖幸德陽殿戲馬敕絢馬射撫弦貫的觀者悅之其日上使畫工圖絢形遣中使持以問絢曰卿識此圖不其見親如此時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荆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併灌鉅野澤高祖以爲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咸謂淮內沙土漂輕不堅實其功不可就高祖弗納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絢節都督淮上諸軍事幷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眾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潰眾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鬵小則鋘鋤數千萬斤沉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相合高祖愍役人淹久遣尚書右僕射袁昂侍中謝舉假節慰勞之幷加蠲復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高祖復遣賜以衣袴十一月魏遣將楊大眼揚聲決堰絢命諸軍撤營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悅挑戰斬魏咸陽王府司馬徐方興魏軍小却十二月魏遣其尚書僕射李曇定督眾軍來戰絢與徐州刺史劉思祖等距之高祖又遣右衛將軍昌義之太僕卿魚弘文直閤曹世宗徐元和相次距守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

九丈五尺夾之以堤并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墳墓
了然皆在其下或人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若鑿湫東注則
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然之開湫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湫不畏
野戰魏人信之果鑿山深五丈開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猶不減其月魏軍竟
潰而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稍徙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
散就岡壟初堰起於徐州界刺史張豹子宣言於境謂己必尸其事既而絢以
他官來監作豹子甚慚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每事輒先諮焉由是遂譖絢與
魏交通高祖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尋以絢爲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
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增封二百戶絢還後豹子不修堰至其秋八月淮水
暴長堰悉壞決奔流于海祖暅坐下獄絢在州三年大修城隍號爲嚴政十八
年徵爲員外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與護軍韋叡太子右衛率周捨直殿省普
通元年除衛尉卿未拜卒時年五十七輿駕即日臨哭贈右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賻錢十萬布百匹謚曰壯絢寬和少喜懼在朝廷見人如不能言號爲長厚
在省每寒月見省官繿縷輒遺以襦衣其好施如此子悅嗣
昌義之歷陽烏江人也少有武幹齊代隨曹虎征伐累有戰功虎爲雍州以義
之補防閤出爲馮翊戍主及虎代還義之留事高祖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遇
之義師起板爲輔國將軍軍主除建安王中兵參軍時竟陵芊口有邸閣高祖
遣驅每戰必捷大軍次新林隨王茂於新亭并朱雀航力戰斬獲尤多建康城
平以爲直閤將軍馬右夾轂主天監元年封永豐縣侯邑五百戶除驍騎將軍
出爲盱眙太守二年遷假節督北徐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北徐州刺史鎮鍾離
魏寇州境義之擊破之三年進號冠軍將軍增封二百戶四年大舉北伐揚州
刺史臨川王督衆軍軍洛口義之以州兵受節度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克之五
年高祖以征役久有詔班師衆軍各退散魏中山王元英乘勢追躡攻沒馬頭
城內糧儲魏悉移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無復南向高祖曰不然此
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土匠修營鍾離城敕義之爲戰守之備是冬英果率其
安樂王元道明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來寇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
人於邵陽洲西岸作浮橋跨淮通道英據東岸大眼據西岸以攻城時城中衆
纔三千人義之督帥隨方抗禦魏軍乃以車載土填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
自後蹙焉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俄而塹滿英與大眼躬自督戰晝夜苦
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又設飛樓及衝車撞之所值城土輒頹落義
之乃以泥補缺衝車雖入而不能壞義之善射其被攻危急之處輒馳往救之
每彎弓所向莫不應弦而倒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者萬計魏軍死者與城
平六年四月高祖遣曹景宗韋叡帥衆二十萬救焉既至與魏戰大破之英大
眼等各脫身奔走義之因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斬首俘生不可勝計以功進
號軍師將軍增封二百戶遷持節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青冀二州刺
史未拜改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兗州刺史坐禁物出蕃
爲有司所奏免其年補朱衣直閤除左驍騎將軍直閤如故遷太子右衛率領
越騎校尉假節八年出爲持節督湘州諸軍事征遠將軍湘州刺史九年以本
號還朝俄爲司空臨川王司馬將軍如故十年遷右衛將軍十三年徙爲左衛
將軍是冬高祖遣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衆軍作荊山堰明年魏遣將李曇定大
衆逼荊山揚聲欲決堰詔假義之節帥太僕卿魚弘文直閤將軍曹世宗徐元
和等救絢軍未至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圍直閤將軍趙祖
悅義之又率朱衣直閤王神念等救之時魏兵盛神念攻峽石浮橋不能克故
援兵不得時進遂陷峽石義之班師爲有司所奏高祖以其功臣不問也十五
年復以爲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信威將軍湘州刺史其年改授都督北徐
州緣淮諸軍事平北將軍北徐州刺史義之性寬厚爲將能撫御得人死力及
居藩任吏民安之俄給鼓吹一部改封營道縣侯邑戶如先普通三年徵爲護
軍將軍鼓吹如故四年十月卒高祖深痛惜之詔曰護軍將軍營道縣開國侯
昌義之幹略沉濟志懷寬隱誠著運始效彰邊服方申爪牙寄以禁旅奄至殞
喪惻愴于懷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并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賻
錢二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謚曰烈子寶業嗣官至直閤將軍譙州刺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惠紹馮道根康絢昌義之初起從上其功則輕及羣盜

樊門而惠紹以力戰顯合肥邵陽之道而道根義之功多浮山之役起而康絢與其事互有厥勞寵進宜矣先是鎮星守天江而堰興及退舍而堰決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梁書卷十八

梁書卷十八考證

張惠紹傳累有戰功○監本缺戰功二字又下文歷官衛尉卿句缺卿二字今增入

昌義之傳詢等已破魏軍魏又遣大將李平攻峽石○南本脫軍魏二字

梁書卷十八考證

梁書卷十九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三

宗夬 劉坦 樂藹

宗夬字明敭南陽涅陽人也世居江陵祖景宋時徵太子庶子不就有高名父繁西中郎諮議參軍夬少勤學有局幹弱冠舉郢州秀才歷臨川王常侍驃騎行參軍齊司徒竟陵王集學士於西邸並見圖畫夬亦預焉永明中與魏和親敕夬與尚書殿中郎任昉同接魏使皆時選也武帝嫡孫南郡王居西州以夬管書記夬既以筆札被知亦以貞正見許故任焉俄而文惠太子薨王為皇太孫夬仍管書記及太孫即位多失德夬頗自疎得為秣陵令遷尚書都官郎隆昌末少帝見殺寵舊多罹其禍惟夬及傅昭以清正免明帝即位以夬為郢州治中有名稱職以父老去官還鄉里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引為別駕義師起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別駕如故時西土位望惟夬與同郡樂藹劉坦為州人所推信故領軍將軍蕭穎冑深相委仗每事諮焉高祖師發雍州穎冑遣夬出自楊口面稟經略并護送軍資高祖甚禮之天興初遷御史中丞以父憂去職起為冠軍將軍衛軍長史天監元年遷征虜長史東海太守將軍如故二年徵為太子右衛率是冬遷五兵尚書參掌大選三年卒時年四十九子曜卿嗣夬從弟岳有名行州里稱之出於夬右仕歷尚書庫部郎郢州治中北中郎錄事參軍事

劉坦字德度南陽安衆人也晉鎮東將軍喬之七世孫坦少為從兄虯所知齊建元初為南郡王國常侍尋補孱陵令還南中郎錄事參軍所居以幹濟稱南康王為荊州刺史坦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長流義師起遷諮議參軍時輔國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帥師赴夏口西朝議行州事者坦謂衆曰湘境人情易擾難信若專用武士則百姓畏侵漁若遣文人則威略不振必欲鎮靜一州城軍民足食則無踰老臣先零之役竊以自許遂從之乃除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道迎者甚衆下車簡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悉發人丁運租米三十餘萬斛致之義師資糧用給時東昏遣安成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邵陵人逐其內史褚洊永陽人周暉起兵攻始安郡並應僧粲桂陽人邵曇弄鄧道介報復私讎因合黨亦同焉僧粲自號平西將軍湘州刺史以永陽人周舒為謀主師于建寧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惟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反州城坦聞其謀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羣賊始散天監初論功封荔浦縣男邑三百戶遷平西司馬新興太守天監三年遷西中郎卒時年六十二子泉嗣

樂藹字蔚遠南陽淯陽人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器物試諸甥姪藹時尚幼而所取惟書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藹等使讀畢言所記藹略讀具舉愨益善之宋建平王景素為荊州刺史辟為主簿景素為南徐州復為征北刑獄參軍遷龍陽相以父憂去職吏民詣州請之葬訖起焉時齊豫章王嶷為武陵太守雅善藹為政及嶷為荊州刺史以藹為驃騎行參軍領州主簿參知州事嶷嘗問藹風土舊俗城隍基跱山川險易藹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譖藹廨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藹閉閤讀書嶷還都以藹為太尉刑獄參軍典書記遷枝江令還為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稱兵反既敗焚燒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藹問以西事藹上對詳敏帝悅焉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還州繕脩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以為自晉王悅移鎮以來府舍未之有也九年豫章王嶷薨藹解官赴喪率荊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累遷車騎平西錄事參軍步兵校尉求助戍西歸南康王為西中郎以藹為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冑引藹及宗夬劉坦任以經略梁

臺建還鎮軍司馬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時營造器甲舟艦軍糧及朝廷儀憲悉資藹焉尋遷給事黃門侍郎左丞如故和帝東下還兼衞尉卿天監初遷驍騎將軍領少府卿俄遷御史中丞領本州大中正初藹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還焉藹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而車府忽於庫火油絡欲推主者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萬石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爲持節督廣交越三州諸軍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罷歸道遇始興人士反逐內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財產元瑜走歸廣州借兵於藹託欲討賊而實謀襲藹藹覺之誅元瑜尋進號征虜將軍卒官藹姊適徵士同郡劉虬亦明識有禮訓藹爲州迎姊居官舍參分祿秩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藏俱有美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齊和帝爲相國召爲府參軍鎮軍蕭穎冑辟主簿梁臺建除起部郎天監二年藹出鎮嶺表法才留任京邑遷金部郎父憂去官服闋除中書通事舍人出爲本州別駕入爲通直散騎侍郎復掌通事遷尚書右丞晉安王爲荊州重除別駕從事史復徵爲尚書右丞出爲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比去任將至百金縣曹啓輸臺庫高祖嘉其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爲百城表矣即日遷太府卿尋除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俄轉雲騎將軍少府卿出爲信武長史江夏太守因被代表便道還鄉至家割宅爲寺棲心物表皇太子以法才舊臣累有優令召使東下未及發而卒時年六十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蕭穎冑起大州之衆以會義當其時人心未之能悟此三人者楚之鎮也經營締構蓋有力焉方面之功坦爲多矣當官任事藹則兼之咸登寵秩宜乎

梁書卷十九

梁書卷十九考證

宗夬傳西中郎諮議參軍○各本脫郎字

梁書卷十九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四

劉季連　陳伯之

劉季連字惠續彭城人也父思考以宋高祖族弟顯於宋世位至金紫光祿大
夫季連有名譽早歷清官齊高帝受禪悉誅宋室近屬將及季連等太宰褚淵
素善之固請乃免建元中季連爲尚書左丞永明初出爲江夏內史累遷平南
長沙內史冠軍長史廣陵太守並行府州事入爲給事黃門侍郎轉太子中庶
子建武中又出爲平西蕭遙欣長史南郡太守時明帝諸子幼弱內親則仗遙
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劉暄內弟江祏遙欣之鎮江陵也意寄甚隆而遙欣至
州多招賓客厚自封殖明帝甚惡之季連族甥琅邪王會爲遙欣諮議參軍美
容貌頗才辯遙欣遇之甚厚會多所傲忽於公座與遙欣競侮季連季連憾之
乃密表明帝稱遙欣有異迹明帝納焉乃以遙欣爲雍州刺史明帝心德季連
四年以爲輔國將軍益州刺史令據遙欣上流季連父宋世爲益州貪鄙無政
績州人猶以義故善待季連季連下車存問故老撫納新舊見父時故吏皆對
之流涕辟遂寧人龔愜爲府主簿愜龔穎之孫累世有學行故引焉東昏即位
永元元年徵季連爲右衛將軍道斷不至季連聞東昏失德京師多故稍自驕
矜本以文吏知名性忌而褊狹至是遂嚴愎酷狠士人始懷怨望其年九月季
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
李託豫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還州郡縣多叛亂矣是月新城人趙續伯
殺五城令逐始平太守十月晉原人樂寶稱李難當殺其太守寶稱自號南秦
州刺史難當益州刺史十二月季連遣參軍崔茂祖率衆二千討之齎三日糧
值歲大寒羣賊相聚伐樹塞路軍人水火無所得大敗而還死者十七八明年
正月新城人帛養逐遂寧太守譙希淵三月巴西人雍道晞率羣賊萬餘逼巴
西去郡數里道晞稱鎮西將軍號建義巴西太守魯休烈與涪令李膺嬰城自
守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率衆五千救之奉伯至與郡兵破擒道晞斬之涪
市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惰將驕乘勝履險非良策
也不如小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六月江陽人
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魯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十月巴西人
趙續伯又反有衆二萬出廣漢乘佛輿以五綵裹青石誑百姓云天與我玉印
當王蜀愚人從之者甚衆季連進討之遣長史趙越常前驅兵敗季連復遣李
奉伯由涪路討之奉伯別軍自潺亭與大軍會於城進攻其柵大破之時會稽
人石文安守休隱居鄉里專行禮讓代季連爲尚書左丞出爲江夏內史又代
季連入爲御史中丞與季連相善子仲淵字欽回聞義師起率鄉人以應高祖
天監初拜郢州別駕從高祖平京邑明年春遣左右陳建孫送季連弟通直郎
子淵及季連二子使蜀喻旨慰勞季連受命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
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
府都錄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
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辦復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
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
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
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
起也益憤懣司馬朱士略說季連求爲巴西郡留三子爲質季連許之頃之季
連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書報朱士略兼召
李膺膺士略並不受使使歸元起元起收兵於巴西以待之季連誅士略三子天監
元年六月元起至巴西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戰兵交互有得失久之奉伯
乃敗退還成都季連驅略居人閉城固守元起稍進圍之是冬季連城局參軍
江希之等謀以城降不果季連誅之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
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其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飢窘無計二
年正月高祖遣主書趙景悅宣詔降季連季連肉袒請罪元起遷季連于城外
俄而造焉待之以禮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元起誅李奉伯幷諸
渠帥送季連還京師季連將發人莫之視惟龔愜送焉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

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季連既至詣闕謝高祖引見之季連自東掖門入數步一稽顙以至高祖前高祖笑謂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豈無臥龍之臣乎季連復稽顙謝赦爲庶人四年正月因出建陽門爲蜀人藺道恭所殺季連在蜀殺道恭父道恭出亡至是而報復焉

陳伯之濟陰睢陵人也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著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伯之謂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檐何苦田主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檐稻而歸及年長在鍾離數爲劫盜嘗授面覘人船船人斫之獲其左耳後隨鄉人車騎將軍王廣之廣之愛其勇每夜臥下榻征伐嘗自隨齊安陸王子敬爲南兗州頗持兵自衞明帝遣廣之討子敬廣之至歐陽遣伯之先驅因城開獨入斬子敬又頻有戰功以勳累遷爲冠軍將軍驃騎司馬封魚復縣伯邑五百戶義師起東昏假伯之節督前驅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尋轉江州據尋陽以拒義軍郢城平高祖得伯之幢主蘇隆之使說伯之即以爲安東將軍江州刺史伯之雖受命猶懷兩端僞云大軍未須便下高祖謂諸將曰伯之此答其心未定及其猶豫宜逼之衆軍遂次尋陽伯之退保南湖然後歸附進號鎮南將軍與衆俱下伯之頓籬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矣力戰有功城平進號征南將軍封豐城縣公邑二千戶遣還之鎮伯之不識書及還江州得文牒辭訟惟作大諾而已有事與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與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並有舊繕經藏伯之息英免禍伯之尤德之及在州用繕爲別駕永忠記室參軍河南褚緭京師之薄行者齊末爲揚州西曹遇亂居閭里而輕薄互能自致惟緭獨不達高祖即位緭頻造尚書范雲雲不好緭堅距之緭益怒私語所知曰建武以後草澤底下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陳伯之擁彊兵在江州非代來臣有自疑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爲我出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何遽減作河南郡於是遂投伯之書佐王思穆事之大見親狎及伯之鄉人朱龍符爲長流參軍並乘伯之愚闇恣行姦險刑政通塞悉共專之伯之子虎牙時爲直閤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高祖又遣代江州別駕鄧繕伯之並不受命答高祖曰龍符驍勇健兒鄧繕事有績効臺所遣別駕請以爲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庫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饑流此萬代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等每贊成之伯之謂繕今段啟卿若復不得便與卿共下使反高祖敕部內一郡處繕伯之於是集府州佐史謂曰奉齊建安王教率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今便纂嚴備辦使緭詐爲蕭寶夤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爲壇殺牲以盟伯之先歃長史已下次第歃血緭說伯之曰今舉大事宜引衆望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便可召爲長史以代元沖伯之從之仍以緭爲尋陽太守加討逆將軍永忠輔義將軍龍符爲豫州刺史率五百人守大雷大雷戍主沈慧休鎮南參軍李延伯又遣鄉人孫鄰李景受龍符節度鄰爲徐州景爲郢州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距守程元沖既失職於家合率數百人使伯之典籤呂孝通戴元則爲內應伯之每旦常作伎日晡輒臥左右仗身皆休息元沖因其解弛從北門入徑至聽事前伯之聞叫聲自率出盪元沖力不能敵走逃廬山初元沖起兵要尋陽張孝季孝季從之既敗伯之追孝季不得得其母郎氏蠟灌殺之遣信還都報虎牙兄弟虎牙等走盱眙盱眙人徐安莊與紹張顯明邀擊之不能禁反見殺高祖遣王茂討伯之伯之聞茂來謂緭等曰王觀既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饑疲之衆不憂不濟也乃留鄉人唐蓋人守城遂相率趣豫章太守鄭伯倫堅守伯之攻之不能下王茂前軍既至伯之表裏受敵乃敗走間道亡命出江北與子虎牙及褚緭俱入魏魏以伯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淮南

諸軍事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曲江縣侯天監四年詔太尉臨川王宏率衆軍北討宏命記室丘遲私與伯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為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蹶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收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傳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黃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顏借命驅馳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縣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虎牙為魏人所殺伯之既至以為使持節都督西豫州諸軍事平北將軍西豫州刺史永新縣侯邑千戶未之任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驍騎將軍又為太中大夫久之卒於家其子猶有在魏者褚緭在魏魏人欲擢用之魏元會緭戲為詩曰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魏人怒出為始平太守日日行獵墮馬死

史臣曰劉季連之文吏小節而不能以自保全習亂然也陳伯之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羣盜又踵而奪之安能長久矣

梁書卷二十

梁書卷二十考證

陳伯之傳褚緭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監本脫舉江州三字今從閣本增入

及在州用褚緭為別駕永忠記室參軍○監本脫及在州三字用字下脫緭字永忠下衍為字今俱從閣本改正

伯之子虎牙時為直閣將軍高祖手疏龍符罪親付虎牙虎牙封示伯之○各本作伯之子虎牙封示伯之脫去十九字

梁書卷二十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五

王瞻 王志 王峻 王暕 子訓
王泰 王份 孫錫 僉 張充 柳惲
蔡撙 江蒨

王瞻字思範琅邪臨沂人宋太保弘從孫也祖柳光祿大夫東亭侯父猷廷尉卿瞻年數歲嘗從師受業時有伎經其門同學皆出觀瞻獨不視習誦如初從父尚書僕射僧達聞而異之謂瞻父曰吾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瞻幼時輕薄好逸遊爲閭里所患及長頗折節有士操涉獵書記於棊射尤善起家著作佐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主簿太子洗馬頃之出爲鄱陽內史秩滿授太子中舍人又爲齊南海王友尋轉司徒竟陵王從事中郎王甚相賓禮南海王爲護軍將軍瞻爲長史又出補徐州別駕從事史遷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瞻潔己爲政妻子不免飢寒時大司馬王敬則舉兵作亂路經晉陵郡民多附敬則軍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於朝曰愚人易動不足窮法明帝許之所全活者萬數徵拜給事黃門侍郎撫軍建安王長史御史中丞高祖霸府開以瞻爲大司馬相國諮議參軍領錄事梁臺建爲侍中遷左民尚書俄轉吏部尚書瞻性率亮居選部所舉多行其意頗嗜酒每飲或竟日而精神益朗瞻不廢簿領高祖每稱瞻有三術射棊酒也尋加左軍將軍以疾不拜仍爲侍中領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九諡康侯子長玄著作佐郎早卒

王志字次道琅邪臨沂人祖曇首宋左光祿大夫豫寧文侯父僧虔齊司空簡穆公並有重名志年九歲居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太尉行參軍太子舍人武陵王文學褚淵爲司徒引志爲主簿淵謂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殊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累遷鎮北竟陵王功曹史安陸南郡二王友入爲中書侍郎尋除宣城內史清謹有恩惠郡民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官父老乃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曹鄉里乃有此爭倪慶相攜請罪所訟地遂爲閑田徵拜黃門侍郎尋遷吏部侍郎出爲寧朔將軍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人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返惟一人失期獄司以爲言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自詣獄辭以婦孕吏民益歎服之視事三年齊永明二年入爲侍中未拜轉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固讓不受改領右衞將軍義師至城內害東昏百僚署名送其首志聞而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中樹葉挼服之僞悶不署名高祖覽牋無志署心嘉之弗以讓也霸府開以志爲右軍將軍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遷散騎常侍中書令天監元年以本官領前軍將軍其年遷冠軍將軍丹陽尹爲政清靜去煩苛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旦爲粥於郡門以賦百姓民稱之不容口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領游擊將軍志爲中書令及居京尹便懷止足常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世位止中書令吾自視豈可以過之因多謝病簡通賓客遷前將軍太常卿六年出爲雲麾將軍安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明年遷軍師將軍平西鄱陽郡王長史江夏太守並加秩中二千石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十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志善草隸當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世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以來門風多寬恕志尤惇厚所歷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轓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游其門者專覆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蕃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高祖厚賻賜之追諡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並知名

王峻字茂遠琅邪臨沂人曾祖敬弘有重名於宋世位至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祖瓚之金紫光祿大夫父秀之吳興太守峻少美風姿善舉止起家著作佐郎不拜累遷中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邵陵王文學太傅主簿府主齊竟陵王子良甚相賞遇遷司徒主簿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建安王友出爲寧遠將軍桂陽內史會義師起上流諸郡多相驚擾峻閉門靜坐

一郡帖然，百姓賴之。天監初，還除中書侍郎。高祖甚悅其風采，與陳郡謝覽同見賞擢。俄遷吏部，當官不稱職，轉征虜安成王長史，又爲太子中庶子、游擊將軍。出爲宣城太守，爲政清和，吏民安之。視事三年，徵拜侍中，遷度支尚書。又以本官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事畢，出爲征遠將軍、平西長史、南郡太守。尋爲智武將軍、鎭西長史、蜀郡太守。還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遷吏部尚書，處選甚得名譽。峻性詳雅，無趨競心。嘗與謝覽約，官至侍中，不復謀進仕。覽自吏部尚書出爲吳興郡，平心不長彊禦，亦由處世之情既薄故也。峻爲侍中以後，雖不退身，亦淡然自守，無所營務。久之，以疾表解職，遷金紫光祿大夫，未拜。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六。諡惠子。子琮玩。琮爲國子生，尚始興王女繁昌縣主，不惠，爲學生所嗤，遂離婚。峻謝王，王曰：「此自上意，僕極不願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謝仁祖外孫，亦不藉殿下姻媾爲門戶。」

王暕字思晦，琅邪臨沂人。父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文憲作宰，賓客盈門，見暕相謂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除員外散騎侍郎，不拜，改授晉安王文學，遷廬陵王友、秘書丞。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表薦暕及東海王僧孺曰：「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方之疏壤，取類導川。伏惟陛下道隱旒纊，信充符璽，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估，物色關下，委裘河上。非取製於一狐，諒求味於兼采。而五聲倦響，九工是詢，寢議廟堂，借聽輿皁。臣位任隆重，義兼邦家，實欲使名實不違，僥幸路絕。勢門上品，猶當格以清談；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竊見秘書丞琅邪王暕，年二十一，七葉重光，海內冠冕，神清氣茂，允迪中和。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後進。居無塵雜，家有賜書，辭賦清新，屬言玄遠，室邇人曠，物疏道親，養素丘園，台階虛位，庠序公朝，萬夫傾首，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乃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霸府開，引爲戶曹屬，遷司徒左長史。天監元年，除太子中庶子，領驍騎將軍。入爲侍中，出爲寧朔將軍、中軍長史。又爲侍中，領射聲校尉，遷五兵尚書，加給事中。出爲晉陵太守。徵爲吏部尚書，俄領國子祭酒。暕名公子，少致美稱，及居選曹，職事脩理，然世貴顯，與物多隔，不能留心寒素，衆頗謂爲刻薄。遷尚書右僕射，尋加侍郎，復還右僕射。以母憂去官。起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還爲侍中、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普通四年冬，暴疾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書令、中軍將軍，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十萬，布百匹。諡曰靖。有四子，訓、承、穉、許，並通顯。

訓字懷範，幼聰警有識量，徵士何胤見而奇之。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之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久之，顧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矣。」補國子生，射策高第，除秘書郎，遷太子舍人、秘書丞。轉宣城王文學、友、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俄遷侍中，既拜入見，高祖從容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對曰：「少過三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之美，爲後進領袖。在春宮特被恩禮。以疾終于位，時年二十六。贈本官。諡溫子。

王泰字仲通，志長兄慈之子也。慈，齊時歷侍中、吳郡，知名在志右。泰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上，羣兒皆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既長，通和溫雅，人不見其喜慍之色。起家爲著作郎，不拜，改除秘書郎，遷前將軍法曹行參軍、司徒東閤祭酒、車騎主簿。高祖霸府建，以泰爲驃騎功曹史。天監元年，遷秘書丞。齊永元末，後宮火，延燒秘書，圖書散亂殆盡。泰爲丞，表校定繕寫，高祖從之。頃之，遷中書侍郎。出爲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居職有能名。復徵中書侍郎，敕掌吏部郎事。累遷給事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並掌吏部如故，俄即真。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通關求，吏先至者即補，不爲貴賤請囑易意，天下稱平。累遷爲廷尉、司徒左長史。出爲明威將軍、新安太守，在郡和理，得民心。徵爲寧遠將軍、安右長史，俄遷侍中，尋爲太子庶子，領步兵校尉，復爲侍中。仍遷仁威長史、南蘭陵太守，行南康王府州國事。王遷職，復爲北中郎長史，行豫章王府州國事，太守如故。入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士多懷泰，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未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時年四十五。諡夷子。初，泰無子，養兄子祁，晚有子廓。

王份字季文琅邪人也祖鑽明宋開府儀同三司元公父粹黃門侍郎份十四
而孤解褐車騎主簿出為寧遠將軍始安內史袁粲之誅親故無敢視者份獨
往致慟由是顯名遷太子中舍人太尉屬出為晉安內史累遷中書侍郎轉大
司農份兄奐於雍州被誅奐子肅奔于魏份自拘請罪齊世祖知其誠款喻而
遣之肅屢引魏人來侵疆埸世祖嘗因侍坐從容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斂
容對曰肅既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帝亦以此亮焉尋除寧朔將軍零陵內史
徵為黃門侍郎以父終於此職固辭不拜遷祕書監天監初除散騎常侍領步
兵校尉兼起部尚書高祖嘗於宴席問羣臣曰朕為有為無份對曰陛下應萬
物為有體至理為無高祖稱善出為宣城太守轉吳郡太守遷寧朔將軍北中
郎豫章王長史蘭陵太守行南徐府州事還太常卿太子右率散騎常侍侍東
宮除金紫光祿大夫復為智武將軍南康王長史秩中二千石復入為散騎常
侍金紫光祿南徐州大中正給親信二十人遷尚書左僕射尋加侍中時脩建
二郊份以本官領大匠卿遷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加親信為四十人遷侍中
特進左光祿復以本官監丹陽尹普通五年三月卒時年七十九詔贈本官賻
錢四十萬布四百匹蠟四百斤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謚胡子長子琳
字孝璋舉南徐州秀才釋褐征虜建安王法曹司徒東閤祭酒南平王文學尚
義興公主拜駙馬都尉累遷中書侍郎衛軍謝朏長史員外散騎常侍出為明
威將軍東陽太守徵司徒左長史
錫字公嘏琳之第二子也幼而警悟與兄弟受業至應休散常獨留不起年七
八歲猶隨公主入宮高祖嘉其聰敏常為朝士說之精力不勌致損右目公主
每節其業為飾居宇雖童稚之中一無所好十二為國子生十四舉清茂除祕
書郎與范陽張伯緒齊名俱為太子舍人丁父憂居喪盡禮服闋除太子洗馬
時昭明尚幼未與臣僚相接高祖敕太子洗馬王錫祕書郎張纘親表英華朝
中髦俊可以師友事之以戚屬封永安侯除晉安王友稱疾不行敕許受詔傅
都王冠曰以府僚攝事普通初魏始連和使劉善明來聘敕使中書舍人朱异
接之預讌者皆歸化北人善明負其才氣酒酣謂异曰南國辯學如中書者幾
人异對曰异所以得接賓宴者乃分職是司二國通和所敦親好若以才辯相
尚則不容見使善明乃曰王錫張纘北間所聞云何可見异具啓敕即使於南
苑設宴錫與張纘朱异四人而已善明造席遍論經史兼以嘲謔錫纘隨方酬
對無所稽疑未嘗訪彼一事善明甚相歎挹佗日謂异曰一日見二賢實副所
期不有君子安能為國轉中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中時年二十
四謂親友曰吾以外戚謬被時知多叨人爵本非其志兼比羸病庶務難擁安
能捨其所好而徇所不能乃稱疾不拜便謝遣胥徒拒絕賓客掩扉覃思室宇
蕭然中大通六年正月卒時年三十六贈侍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
謚貞子子泛湜
僉字公會錫第五弟也八歲丁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祭酒袁昂稱
為通理策高第除長史兼祕書郎中歷尚書殿中郎太子中舍人與吳郡陸襄
對掌東宮管記出為建安太守山賊方善謝稀聚徒依險屢為民患僉潛設方
略率衆平之有詔褒美頒示州郡除威武將軍始與內史丁所生母憂固辭不
拜又除寧遠將軍南康內史屬盧循作亂復轉僉為安成內史以鎮撫之還除
黃門侍郎尋為安西武陵王長史蜀郡太守僉憚岨嶮固以疾辭因以黜免久
之除戎昭將軍尚書左丞復補黃門侍郎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太清二
年十二月卒時年四十五贈侍中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承聖三年世
祖追詔曰賢而不伐曰恭謚恭子
張充字延符吳郡人父緒齊特進金紫光祿大夫有名前代充少時不持操行
好逸游緒嘗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出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狗遇緒船至便
放紲脫韝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無乃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
十九矣請至來歲而敬易之緒曰過而能改顏氏子有焉及明年便脩身改節
學不盈載多所該覽尤明老易能清言與從叔稷俱有令譽起家撫軍行參軍
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武陵王友時尚書令王儉當朝用事武帝皆取決焉
武帝嘗欲以充父緒為尚書僕射訪於儉儉對曰張緒少有清望誠美選也然
東士比無所執緒諸子又多薄行臣謂此宜詳擇帝遂止先是充兄弟皆輕俠

充少時又不護細行故儉言之充聞而慍因與儉書曰吳國男子張充致書於琅邪王君侯侍者頃日路長愁霖韜晦涼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魚釣之閑鐮採之暇時復以卷軸自娛逍遙前史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昇降之徒不一故以圓行方止器之異也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善御性者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所以北海掛簪帶之高河南降璽言之貴充生平少偶不以利欲干懷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濟介然之志峭聳霜崖確乎之情峯橫海岸彩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慚衣冠之秀所以擯跡江皋陽狂隴畔者實由氣岸疏凝情塗狷隔獨師懷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邅回於在世故君山直上蹙壓於當年叔陽敻舉嶙嶸乎千載充所以長羣魚鳥畢影松阿半頃之田足以輸稅五畝之宅樹以桑麻嘯歌於川澤之間諷味於繩池之上泛濫於漁父之遊偃息於卜居之下如此而已充何識焉若夫驚巖罩日壯海逢天竦石崩尋分危落仞桂蘭綺靡叢雜於山幽松柏森陰相繚於澗曲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茲長往若迺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浪煙霞高臥風月悠悠琴酒岫遠誰來灼灼文談空罷方寸不覺鬱然千里路阻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眷聊因疾隙略舉諸襟持此片言輕枉高聽丈人歲路未彊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橫海望入朝則協長倩之誠出議則抗仲子之節可謂威德雖時孤松獨秀者也素履未詳斯旅尙眇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霸山之氓佇衣車而聳歎得無惜乎若鴻裝撰御鶴駕軒空則岸不辭枯山被其潤奇禽異羽或巖際而逢迎弱霧輕煙乍林端而奄藹東都不足奇南山豈爲貴充昆西之百姓岱表之一民蠶而衣耕且食不能事王侯覓知己造時人騁遊說蓬轉於屠博之間其歡甚矣丈人早遇承華中逢崇禮肆上之眷望溢於早辰鄉下之言謬延於造次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默所以通夢交魂推衿送抱者其惟丈人而已關山敻阻書罷莫因儻遇樵者妄塵執事儉言之武帝免充官廢處久之後爲司徒諮議參軍與琅邪王思遠同郡陸慧曉等並爲司徒竟陵王賓客入爲中書侍郎尋轉給事黃門侍郎明帝作相以充爲鎮軍長史出爲義興太守爲政清靜民吏便之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中庶子遷侍中義師近次東昏召百官入宮省朝士慮禍或往來酣宴充獨居侍中省不出閤城內既害東昏百官集西鍾下召充不至高祖霸府開以充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梁王國郎中令祠部尙書領屯騎校尉轉冠軍將軍司徒左長史天監初除太常卿尋遷吏部尙書居選稱爲平允俄爲散騎常侍雲騎將軍尋除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徵拜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充長於義理登堂講說皇太子以下皆至時王侯多在學執經以拜充朝服而立不敢當也轉左衛將軍祭酒如故入爲尙書僕射頃之除雲麾將軍吳郡太守下車卹貧老故舊莫不欣悅以疾自陳徵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未及還朝十二年卒于吳時年六十六詔贈侍中護軍將軍諡穆子子最嗣

柳惲字文暢河東解人也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與陳郡謝瀹鄰居瀹深所友愛初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彈琴云傳戴安道之法惲幼從之學特窮其妙齊竟陵王聞而引之以爲法曹行參軍雅被賞狎王嘗置酒後園有晉相謝安鳴琴在側以授惲惲彈爲雅弄子良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累遷太子洗馬父憂去官服闋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還除驃騎從事中郎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以爲冠軍將軍征東府司馬時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及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會蕭穎胄薨于江陵使惲西上迎和帝仍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遷相國右司馬天監元年除長史兼侍中與僕射沈約等共定新律惲立行貞素以貴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爲詩曰亭皐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元長見而嗟賞因書齋壁至是預曲宴必被詔賦詩嘗奉和高祖登景陽樓中篇云太液滄波起長楊高樹秋翠華承漢遠雕輦逐風遊深爲高祖所美當時咸共稱傳惲善弈棋帝每敕侍坐仍令定棋譜第其優劣二年出爲吳興太守六年徵爲散騎常侍遷左民尙書八年除持節都督廣交桂越四州諸軍事仁武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徵爲祕書監領左軍將軍復爲吳興太守六年爲政清靜民吏懷

之於郡感疾自陳解任父老千餘人拜表陳請事未施行天監十六年卒時年五十三贈侍中中護軍將軍憚既善琴書以今聲轉棄古法乃著清調論具有條流少子僩字彥游年十二引見詔問讀何書對曰尚書又曰有何美句對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衆咸異之詔尚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都亭侯太子舍人洗馬廬陵鄱陽內史大寶元年卒

蔡撙字景節濟陽考城人父興宗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有重名前代撙少方雅退默與兄寅俱知名選補國子生舉高第爲司徒法曹行參軍齊左衛將軍王儉高選府僚以撙爲主簿累遷建安王文學司徒主簿左西屬明帝爲鎮軍將軍引爲從事中郎還中書侍郎中軍長史給事黃門侍郎丁母憂廬於墓側齊末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爲侍中遷臨海太守坐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爲侍中吳興太守天監元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祆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因轉屠旁縣踰山寇吳興所過皆殘破衆有二萬奄襲郡城東道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並請撙避之撙堅守不動募勇敢固郡承伯盡銳攻撙撙命衆出拒戰於門應手摧破臨陣斬承伯餘黨悉平加信武將軍徵度支尚書遷中書令復爲信武將軍晉陵太守還除通直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遷吏部尚書居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秘書監轉中書令侍中如故普通二年出爲宣毅將軍吳郡太守四年卒時年五十七追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宣惠將軍諡康子子彥熙歷官中書郎宣城內史

江蒨字彥標濟陽考城人曾祖湛宋左光祿儀同三司父斅齊太常卿並有重名於前世蒨幼聰警讀書過目便能諷誦選爲國子生通尚書舉高第起家秘書郎累遷司徒東閤祭酒廬陵王主簿居父憂以孝聞廬於墓側明帝敕遣齊仗二十人防墓所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司徒左西屬太子中舍人秘書丞出爲建安內史視事朞月義師下次江州遣寧朔將軍劉諓之爲郡蒨帥吏民據郡拒之及建康城平蒨坐禁錮俄被原起爲後軍臨川王外兵參軍累遷臨川王友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黃門侍郎領南兗州大中正遷太子中庶子中正如故轉中權始興王長史出爲伏波將軍晉安內史在政清約務在寬惠吏民便之詔徵爲寧朔將軍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頃之遷太尉臨川王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右將軍蒨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以權重自遇在位者並宿士敬之惟蒨及王規與抗禮不爲之屈勉因蒨門客翟景爲第七兒繇求蒨女婚蒨不答景再言之乃杖景四十由此與勉有忤除散騎常侍不拜是時勉又爲子求蒨弟葺及王泰女二人並拒之葺爲吏部郎坐杖曹中幹免官泰以疾假出守乃還散騎常侍皆勉意也初天監六年詔以侍中常侍並侍帷幄分門下二局入集書其官品視侍中而非華胄所悅故勉斥泰爲之蒨尋還司徒左長史初王泰出閤高祖謂勉云江蒨資歷應居選部勉對曰蒨有眼患又不悉人物高祖乃止遷光祿大夫大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本官諡肅子蒨好學尤悉朝儀故事撰江左遺典三十卷未就卒文集十五卷子紑經在孝行傳

史臣曰王氏自姬姓以降及乎秦漢繼有英哲洎東晉王茂弘經綸江左時人方之管仲其後蟬冕交映台袞相襲勒名帝籍慶流子孫斯爲盛族矣王瞻等承藉茲基國華是貴子有才行可得而稱張充少不持操晚乃折節在於典選實號廉平柳惲以多藝稱蔡撙以方雅著江蒨以風格顯俱爲梁室名士焉

梁書卷二十一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六

太祖五王

太祖十男張皇后生長沙宣武王懿永陽昭王敷高祖衡陽宣王暢李太妃生桂陽簡王融懿及融齊永明中爲東昏所害敷暢建武中卒高祖踐阼並追封郡王陳太妃生臨川靜惠王宏南平元襄王偉吳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興忠武王憺費太妃生鄱陽忠烈王恢

臨川靜惠王宏字宣達太祖第六子也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齊永明十年爲衛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遷太子舍人時長沙王懿鎮梁州爲魏所圍明年給宏精兵千人赴援未至魏軍退遷驃騎晉安王主簿尋爲北中郎桂陽王功曹史衡陽王暢有美名爲始安王蕭遙光所禮及遙光作亂逼暢入東府暢懼禍先赴臺高祖在雍州常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高祖策高祖義師下宏至新林奉迎拜輔國將軍建康平遷西平郎將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尋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後將軍揚州刺史又給鼓吹一部三年加侍中進號中軍將軍四年高祖詔北伐以宏爲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豫司霍八州北討諸軍事宏以帝之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爲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宏前軍剋梁城斬魏將聶清會征役久有詔班師六年夏遷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其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八年夏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空揚州刺史侍中如故其年冬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侍中如故未拜遷使持節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十二年遷司空使持節侍中都督刺史將軍並如故十五年春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者五日高祖每臨幸慰勉之宏少而孝謹齊之末年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銜淚答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尋起爲中書監驃騎大將軍使持節都督如故固辭弗許十七年夏以公事左遷侍中中軍將軍行司徒其年冬遷侍中中書監司徒普通元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州諸軍事太尉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二年改創南北郊以本官領起部尚書事竟罷七年三月以疾累表自陳詔許解揚州餘如故四月薨時年五十四自疾至于薨輿駕七出臨視及葬詔曰侍中太尉臨川王宏器宇冲貴雅量弘通爰初弱齡行彰素履逮于應務嘉猷載緝自皇業啓基地惟介弟久司神甸歷位台階論道登朝物無異議朕友于之至家國兼情方弘燮贊儀刑列辟天不慭遺奄焉不永哀痛抽切震慟于厥心宜增峻禮秩式昭懋典可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王如故幷給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劍爲六十人給溫明祕器斂以袞服謚曰靖惠宏性寬和篤厚在州二十餘年未嘗以吏事按郡縣時稱其長者宏有七子正仁正義正德正則正立正表正信世子正仁爲吳興太守有治能天監十年卒謚曰哀世子無子高祖詔以羅平侯正立爲世子由宏意也宏薨正立表讓正義爲嗣高祖嘉而許之改封正立爲建安侯邑千戶卒子賁嗣正義先封平樂侯正德西豐侯正則樂山侯正立羅平侯正表封山侯正信武化侯正德別有傳

安成康王秀字彥達太祖第七子也年十二所生母吳太妃亡秀母弟始興王憺時年九歲並以孝聞居喪累日不進漿飲太祖親取粥授之哀其早孤命側室陳氏幷母二子陳亦無子有母德視二子如親生焉秀既長美風儀性方靜雖左右近侍非正衣冠不見也由是親友及家人咸敬焉齊世弱冠爲著作佐郎累遷後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永元中長沙宣武王懿入平崔慧景爲尚書令居端右弟衡陽王暢爲衛尉掌管籥東昏日夕逸遊出入無度衆頗勸懿因其出閉門舉兵廢之懿不聽帝左右既惡懿勳高又慮廢立並間懿懿亦危之自是諸王侯咸爲之備及難作臨川王宏以下諸弟姪各得奔避方其逃也皆不出京師而罕有發覺惟桂陽王融及禍高祖義師至新林秀與諸王侯並自拔赴軍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是時東昏弟晉熙王寶嵩爲冠軍將軍南徐

州刺史鎮京口長史苑岫行府州事遣使降且請兵於高祖以秀爲冠軍長史南東海太守鎮京口建康平仍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天監元年進號征虜將軍封安成郡王邑二千戶京口自崔慧景作亂累被兵革民戶流散秀招懷撫納惠愛大行仍值年饑以私財贍百姓所濟活甚多二年以本號徵領石頭戍軍加散騎常侍三年進號右將軍五年加領軍中書令給鼓吹一部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爲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聞前刺史取徵士陶潛曾孫爲里司秀歎曰陶潛之德豈可不及後世即日辟爲西曹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僦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爲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七年遭慈母陳太妃憂詔起視事尋遷都督荊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其年還號安西將軍立學校招隱逸下教曰夫鶉火之禽不匿影於丹山昭華之寶乍耀采於藍田是以江漢有濯纓之歌空谷著來思之詠弘風闡道靡不由茲處士河東韓懷明南平韓望南郡庾承先河東郭麻並脫落風塵高蹈其事兩韓之孝友純深庾郭之形骸枯槁或橡飯菁羹惟日不足或葭牆艾席樂在其中昔伯武貞堅就仕河內史雲孤劭屈志陳留豈曰場苗實惟攻玉可加引辟并遣喻意既同魏侯致禮之請庶無辟彊三緘之歎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悅引司州刺史馬仙琕仙琕籤荊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之宜速待勅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先是巴陵馬營蠻爲緣江寇害後軍司馬高江產以郢州軍伐之不剋江產死之蠻遂盛秀遣防閤文熾率衆討之燔其林木絕其蹊逕蠻失其嶮期歲而江路清於是州境盜賊遂絕及沮水暴長頗敗民田秀以穀二萬斛贍之使長史蕭琛簡府州貧老單丁吏一日散遣五百餘人百姓甚悅十一年徵爲侍中中衛將軍領宗正卿石頭戍事十三年復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郢州當涂爲劇地百姓貧至以婦人供役其弊如此秀至鎮務安之主者或求召吏秀曰不識救弊之術此州凋殘不可擾也於是務存約己省去遊費百姓安堵境內晏然先是夏口常爲兵衝露骸積骨於黃鶴樓下秀祭而埋之一夜夢數百人拜謝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袴以賜凍者時司州叛蠻田魯生弟魯賢超秀據蒙籠來降高祖以魯生爲北司州刺史魯賢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爲北境捍蔽而魯生超秀互相讒毀有去就心秀撫喻懷納各得其用當時賴之十六年還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十七年春行至竟陵之石梵薨時年四十四高祖聞之甚痛悼焉遣皇子南康王績緣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民相送出境聞其疾百姓商賈咸爲請命既薨四州民裂裳爲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蠻迎秀聞薨祭哭而去喪至京師高祖使使冊贈侍中司空諡曰康秀有容觀每朝百僚屬目性仁恕喜慍不形於色左右嘗以石擲殺所養鵠齋帥請治其罪秀曰吾豈以鳥傷人在京師旦臨公事廚人進食誤而覆之去而登車竟朝不飯亦不之誚也精意術學搜集經記招學士平原劉孝標使撰類苑書未及畢而已行於世秀於高祖布衣昆弟及爲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疎賤者高祖益以此賢之少偏孤於始興王憺尤篤梁興憺久爲荊州刺史自天監初帝以所得俸中分與秀秀稱心受之亦弗辭多也昆弟之睦時議歸之故吏夏侯亶等表立墓碑誌詔許焉當世高才遊王門者東海王僧孺吳郡陸倕彭城劉孝綽河東裴子野各製其文古未之有也世子機嗣機字智通天監二年除安成國世子六年爲寧遠將軍會稽太守還爲給事中普通元年襲封安成郡王其年爲太子洗馬還中書侍郎二年還明威將軍丹陽尹三年遷持節督湘衡桂三州諸軍事寧遠將軍湘州刺史大通二年薨于州時年三十機美姿容善吐納家既多書博學彊記然而好弄尚力遠士子近小人爲州專意聚斂無治績頻被案劾及將葬有司請謚高祖詔曰王好內怠政可謚曰煬所著詩賦數千言世祖集而序之子操嗣南浦侯推字智進機次弟也少清敏好屬文深爲太宗所賞普通六年以王子例封歷寧遠將軍淮南太守遷輕車將軍晉陵太守給事中太子洗馬秘書丞出爲戎昭將軍吳郡太守所臨必赤地大旱吳人號旱母焉侯景之

亂守東府城賊設樓車盡銳攻之推隨方抗拒頻擊挫之至夕東北樓主許鬱華啓關延賊城遂陷推握節死之

南平元襄王偉字文達太祖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學齊世起家晉安鎮北法曹行參軍府遷驃騎轉外兵高祖爲雍州慮天下將亂求迎偉及始興王憺來襄陽俄聞已入沔高祖欣然謂佐吏曰吾無憂矣義師起南康王承制板爲冠軍將軍留行雍州州府事義師發後州內儲備及人皆虛竭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據郡不受命舉兵將襲雍州偉與始興王憺遣兵於始平郡待師仁等要擊大破之州境以安高祖既剋郢魯下尋陽圍建業而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璝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起兵逼荊州屯兵上明連破荊州鎮軍蕭穎胄遣將劉孝慶等距之反爲璝所敗穎胄憂憤暴疾卒西朝洶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偉乃割州府將吏配始興王憺往赴之憺既至璝等皆降和帝詔以偉爲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進號鎮北將軍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進督荊寧二州餘如故封建安郡王食邑二千戶給鼓吹一部四年徙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使持節常侍將軍如故五年至都改爲撫軍將軍丹陽尹常侍如故六年遷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右軍將軍揚州刺史未拜進號中權將軍七年以疾表解州改侍中中撫軍知司徒事九年遷護軍石頭戍軍事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其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鼓吹如故十一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其年復以疾陳解十二年徵爲中撫將軍儀同常侍如故以疾不拜十三年改爲左光祿大夫加親信四十人歲給米萬斛布絹五千匹藥直二百四十萬廚供月二十萬并二衛兩營雜役二百人倍先置防閤白直左右職局一百人偉末年疾浸劇不復出藩故偉秩加焉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寢疾偉及臨川王宏侍疾並衣不解帶及太妃薨毀頓過禮水漿不入口累日高祖每臨幸譬抑之偉雖奉詔而毀瘠殆不勝喪十七年高祖以建安土瘠改封南平郡王邑戶如故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普通四年增邑一千戶五年進號鎮衛大將軍中大通元年以本官領太子太傅四年遷中書令大司馬五年薨時年五十八詔斂以袞冕給東園祕器又詔曰旌德紀功前王令典慎終追遠列代通規故侍中中書令大司馬南平王偉器宇宏曠鑒識弘簡爰在弱齡清風載穆翼佐草昧勳高樊沔契闊艱難劬勞任寄及贊務論道弘茲袞職奄焉薨逝朕用震慟于厥心宜隆寵命式昭茂典可贈侍中太宰王如故給羽葆鼓吹一部并班劍四十人謚曰元襄偉少好學篤誠通恕趨賢重士常如不及由是四方遊士當世知名者莫不畢至齊世青溪宮改爲芳林苑天監初賜偉爲第偉又加穿築增植嘉樹珍果窮極雕麗每與賓客遊其中命從事中郎蕭子範爲之記梁世藩邸之盛無以過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窮乏常遣腹心左右歷訪閭里人士其有貧困吉凶不舉者即遣贍卹之太原王曼穎卒家貧無以殯斂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兒對革號訴革曰建安王當知必爲營理言未訖而偉使至給其喪事得周濟焉每祁寒積雪則遣人載樵米隨乏絕者即賦給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學著二旨義別爲新通又製性情幾神等論其義僧寵及周捨殷鈞陸倕並名精解而不能屈偉四子恪恭虔祗世子恪嗣恭字敬範天監八年封衡山縣侯以元襄功加邑至千戶初巢山侯正則有罪勑讓諸王獨謂元襄曰汝兒非直無過並有義方恭起家給事中遷太子洗馬出爲督齊安等十一郡事寧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徵爲祕書丞遷中書郎監丹陽尹行徐南徐州事轉衡州刺史母憂去職尋起爲雲麾將軍湘州刺史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廣營第宅重齋步櫚模寫宮殿尤好賓友酣讌終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尋以雍州蠻文道拘引魏寇詔恭赴援仍除持節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鎮太宗少與恭遊特被賞狎至是手令曰彼士流骯髒有關輔餘風黔首扞格但知重劍輕死降胡惟尚貪惏邊蠻不知敬讓懷抱不可皁白法律無所用施願充實邊戍無數遷徙諜候惟遠稸庾惟積長以控短靜以制躁早蒙愛念

敢布腹心恭至州治果有聲績百姓陳奏乞於城南立碑頌德詔許焉先高祖以雍爲邊鎮運數州之粟以實儲倉恭後多取官米贍給私宅爲荆州刺史廬陵王所啓由是免官削爵數年竟不敘用侯景亂卒於城中時年五十二詔特復本封世祖追贈侍中左衞將軍謚曰僖世子靜字安仁有美名號爲宗室後進有文才而篤志好學既內足於財多聚經史散書滿席手自讎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靜忌其太盛距而不納時論服焉歷官太子舍人東宮領直遷丹陽尹丞給事黃門侍郎深爲太宗所愛賞太清三年卒贈侍中

鄱陽忠烈王恢字弘達太祖第九子也幼聰穎年七歲能通孝經論語義發擿無所遺既長美風表涉獵史籍齊隆昌中明帝作相內外多虞明帝就長沙宣武王懿求諸弟有可委以腹心者宣武言恢焉明帝以恢爲寧遠將軍甲仗百人衞東府且引爲驃騎法曹行參軍明帝即位東宮建爲太子舍人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前軍主簿宣武之難逃在京師高祖義兵至恢於新林奉迎以爲輔國將軍時三吳多亂高祖命出頓破崗建康平還爲冠軍將軍右衞將軍天監元年爲侍中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封鄱陽郡王食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南徐州刺史四年改授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後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義兵初郢城內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殯及恢下車遽命埋掩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內大治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進督霍州八年復進號平西將軍十年徵爲侍中護軍將軍石頭戍軍事領宗正卿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南北秦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十三年遷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南北秦沙七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使持節如故便道之鎮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陸路往來悉訂私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馬千匹以付所訂之家資其騎乘有用則以次發之百姓賴焉十七年徵爲侍中安前將軍領軍將軍十八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普通五年進號驃騎大將軍七年九月薨于州時年五十一詔曰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荆湘雍梁益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鄱陽王恢風度開朗器情凝質爰在弱歲美譽克宣洎于從政嘉猷載緝方入正論道弘燮台階奄焉薨逝朕用傷慟于厥心宜隆寵命以申朝典可贈侍中司徒王如故幷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烈遣中書舍人劉顯護喪事恢有孝性初鎮蜀所生費太妃猶停都後於都下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夢還侍疾既覺憂皇便廢寢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後又目有疾久廢視瞻有北渡道人慧龍得治眼術恢請之既至空中忽見聖僧及慧龍下鍼豁然開朗咸謂精誠所致恢性通恕輕財好施凡歷四州所得俸祿隨而散之在荆州常從容問賓僚曰中山好酒趙王好吏二者孰愈衆未有對者顧謂長史蕭琛曰漢時王侯藩屏而已視事親民自有其職中山聽樂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於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藩國當佐天子臨民清白其優乎坐賓咸服世子範嗣範字世儀溫和有器識起家太子洗馬秘書郎歷黃門郎遷衞尉卿每夜自巡警高祖嘉其勞苦出爲益州刺史開通劍道剋復華陽增邑一千戶加鼓吹徵爲領軍將軍侍中範雖無學術而以籌略自命愛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題章亦時有奇致復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雍州刺史範作牧莅民甚得時譽撫循將士盡獲歡心太清元年大舉北伐以範爲使持節征北大將軍總督漢北征討諸軍事進伐穰城尋還安北將軍南豫州刺史侯景敗於渦陽退保壽陽乃改範爲合州刺史鎮合肥時景已蓄姦謀不臣將露範屢啓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圍京邑範遣世子嗣與裴之高等入援遷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征北將軍京城不守範乃棄合肥出東關請兵于魏遣二子爲質魏人據合肥竟不出師助範範進退無計乃泝流西上軍于摐陽遣信告尋陽王尋陽要還九江欲共治兵西上範得書大喜乃引軍至湓城以晉熙爲晉州遣子嗣爲刺史江州郡縣輒更改易尋陽政令所行惟存一郡時論以此少之既商旅不通信使距絕範數萬之衆皆無復食人多餓死範恚發背薨時年五十二世子嗣字長胤容貌豐偉腰帶十圍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能傾身養士皆得其死力範之薨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乏絕景遣任約來攻嗣躬擐甲胄出壘距之時賊勢方盛咸勸且止嗣

按劍叱之曰。今之戰何有退乎。此蕭嗣效命死節之秋也。遂中流矢卒於陣。

始興忠武王憺字僧達。太祖第十一子也。數歲所生母吳太妃卒。憺哀感傍人。齊世弱冠爲西中郎法曹行參軍。遷外兵參軍。義師起。南康王承制。以憺爲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遷相國從事中郎。與南平王偉留守。和帝立。以憺爲給事黃門侍郎。時巴東太守蕭慧訓子璝等。及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逼荊州。屯軍上明。鎮軍將軍蕭穎冑暴疾卒。西朝甚懼。尚書僕射夏侯詳議徵兵雍州。南平王偉遣憺赴之。憺以書喻璝等。旬日皆請降。是冬高祖平建業。明年春。和帝將發江陵。詔以憺爲使持節都督荊湘益寧南北秦六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荊州刺史。未拜。天監元年。加安西將軍。都督刺史如故。封始興郡王。食邑二千戶。時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爲治。廣闢屯田。減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窮困。民甚安之。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思欲開導物情。乃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可用。用之可也。如不用。於我何傷。吾開懷矣。爾其無忝。於是小人知恩。而君子盡意。民辭訟者。皆立前待符教。決於俄頃。曹無留事。下無滯獄。民益悅焉。三年。詔加鼓吹一部。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壞。憺親率府將吏。冒雨賦丈尺築治之。雨甚水壯。衆皆恐。或請憺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獨何心以免。乃刑白馬祭江神。俄而水退堤立。邴州在南岸。數百家見水長。驚走登屋緣樹。憺募人救之。一口賞一萬。估客數十人應募救焉。州民乃以免。又分遣行諸郡。遭水死者給棺槥。失田者與糧種。是歲嘉禾生於州界。吏民歸美。憺謙讓不受。七年。慈母陳太妃薨。水漿不入口六日。居喪過禮。高祖優詔勉之。使攝州任。是冬。詔徵以本號還朝。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徒可反赴人急。如水火。何時復來哺乳我。八年。爲平北將軍。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尋還中軍將軍。中書令。俄領衛尉卿。憺性勞謙。降意接士。常與賓客連榻而坐。時論稱之。是秋。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九年春。還都督益寧南梁南北秦沙六州諸軍事鎮西將軍益州刺史。開立學校。勸課就業。遣子映親受經焉。由是多向方者。時魏襲巴南。西圍南安。南安太守垣季珪堅壁固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走。所收器械甚衆。十四年。還都督荊湘雍寧南梁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鎮右將軍。荊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將之雍州。薨於道。憺聞喪自投於地。席藁哭泣。不飲不食者數日。傾財產賻送。部伍小大皆取足焉。天下稱其悌。十八年。徵爲侍中中撫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軍將軍。普通三年十一月薨。時年四十五。追贈侍中司徒驃騎將軍。給班劍三十人。羽葆鼓吹一部。冊曰。咨故侍中司徒驃騎將軍始興王。夫忠爲令德。武謂止戈。于以用之。載在前志。王有佐命之元勳。利民之厚德。契闊二紀。始終不渝。是用方軌往賢。稽擇故訓。鴻名美義。允臻其極。今遣兼大鴻臚程爽諡曰忠武。魂而有靈。歆茲顯號。嗚呼哀哉。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惡之。數旬而卒。世子亮嗣。

史臣曰。自昔王者創業。廣植親親。劃裂州國。封建子弟。是以大旂少帛。崇於魯衞。盤石凝脂。樹斯梁楚。高祖遠遵前軌。藩屏懿親。至於安城南平鄱陽始興。俱以名跡著。蓋亦漢之間平矣。

梁書卷二十二

梁書卷二十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十七

長沙嗣王業 子孝儼 弟藻　永陽嗣王伯游　衡陽嗣王元簡　桂陽嗣王象

長沙嗣王業字靜曠高祖長兄懿之子也懿字元達少有令譽解褐齊安南邵
陵王行參軍襲爵臨湘縣侯遷太子舍人洗馬建安王友出爲晉陵太守曾未
期月訟理人和稱爲善政入爲中書侍郎永明季授持節都督梁南北秦沙四
州諸軍事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加冠軍將軍是歲魏人入漢中遂圍南
鄭懿隨機拒擊傷殺甚多乃解圍遁去懿又遣氐帥楊元秀攻魏歷城臯蘭駱
火抗圮等六戍克之魏人震懼邊境遂寧進號征虜將軍增封三百戶還爲益
寧二州軍事益州刺史入爲太子右衞率尚書吏部郎衞尉卿永元二年裴叔
業據豫州反授持節征虜將軍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領歷陽南譙二郡太
守討叔業叔業懼降于魏既而平西將軍崔慧景入寇京邑奉江夏王寶玄圍
臺城齊室大亂詔徵懿懿時方食投箸而起率銳卒三千人援城慧景遣其子
覺來拒懿奮擊大破之覺單騎走乘勝而進慧景衆潰追斬之授侍中尚書右
僕射未拜仍遷尚書令都督征討水陸諸軍事持節將軍如故增邑二千五百
戶時東昏肆虐茹法珍王咺之等執政宿臣舊將並見誅夷懿既立元勳獨居
朝右深爲法珍等所憚乃說東昏曰懿將行隆昌故事陛下命在晷刻東昏信
之將加酷害而懿所親知之密具舟江渚勸令西奔懿曰古皆有死豈有叛走
尚書令耶遂遇禍中興元年追贈侍中中書監司徒宣德太后臨朝改贈太傅
天監元年追崇丞相封長沙郡王謚曰宣武給九旒鸞輅轀輬車黃屋左纛前
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葬禮一依晉安平王故事業幼而明
敏識度過人仕齊爲著作郎太子舍人宣武之難與二弟藻象俱逃匿高祖既
至乃赴于軍以爲寧朔將軍中興二年除輔國將軍南琅邪清河二郡太守天
監二年襲封長沙王徵爲冠軍將軍量置佐史遷祕書監四年改授侍中六年
轉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遷左驍騎將軍尋爲中護軍領石頭戍軍事七年出
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八年徵爲
護軍九年除中書令改授安後將軍鎭琅邪彭城二郡領南琅邪太守十年徵
爲安右將軍散騎常侍十四年復爲護軍領南琅邪彭城鎭于琅邪復徵中書
令出爲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業性敦篤所在留惠深信因果篤誠佛法高祖每
嘉歎之普通三年徵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四年改爲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七
年薨時年四十八謚曰元有文集行於世子孝儼嗣

孝儼字希莊聰慧有文才射策甲科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從幸華林園於座獻
相風烏華光殿景陽山等頌其文甚美高祖深賞異之普通元年薨時年二十
三謚曰章子育嗣

藻字靖藝元王弟也少立名行志操清潔齊永元初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元年
封西昌縣侯食邑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益州刺
史時天下草創邊徼未安州民焦僧護聚衆數萬據郫繁作亂藻年未弱冠集
僚佐議欲自擊之或諫不可藻大怒斬于階側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賊弓亂
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箭又命除之由是人心大安賊乃夜遁藻命騎追之
斬首數千級遂平之進號信威將軍九年徵爲太子中庶子十年爲左驍騎將
軍領南琅邪太守入爲侍中藻性謙退不求聞達善屬文辭尤好古體自非公
讌未嘗妄有所爲縱有小文成輒棄本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
竟陵隨二郡諸軍事仁威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十二年徵爲使持節都督
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兗州刺史軍號如故頻莅數鎭民吏稱之推善下
人常如弗及徵爲太子詹事普通三年遷領軍將軍加侍中六年爲軍師將軍
與西豐侯正德北伐渦陽輒班師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土七年起爲宗正卿
八年復封爵尋除左衞將軍領步兵校尉大通元年遷侍中中護軍時渦陽始
降乃以藻爲使持節北討都督征北大將軍鎭于渦陽二年爲中權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置佐史加侍中中大通元年遷護軍將軍中權如故三年爲中將軍
太子詹事出爲丹陽尹高祖每歎曰子弟並如迦葉吾復何憂迦葉藻小名也
入爲安左將軍尚書左僕射加侍中藻固辭不就詔不許大同五年遷中衞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令侍中如故藻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則常以爵祿太過每思屏退門庭閑寂賓客罕通太宗尤敬愛之自遭家禍恆布衣蒲席不食鮮禽非在公庭不聽音樂高祖每以此稱之出爲使持節督南徐州刺史侯景亂藻遣長子彧率兵入援及城開加散騎常侍大將軍景遣其儀同蕭邕代之據京口藻因感氣疾不自療或勸奔江北藻曰吾國之台鉉位任特隆既不能誅翦逆賊正當同死朝廷安能投身異類欲保餘生因不食累日太清三年薨時年六十七

永陽嗣王伯游字士仁高祖次兄敷之子敷字仲達解褐齊後將軍征虜行參軍轉太子舍人洗馬遷丹陽尹丞入爲太子中舍人除建威將軍隨郡內史招懷遠近黎庶安之以爲前後之政莫之及也進號寧朔將軍徵爲廬陵王諮議參軍建武四年薨高祖即位追贈侍中司空封永陽郡王諡曰昭伯游美風神善言玄理天監元年四月詔曰兄子伯游雖年識未弘意尚粗可浙東奧區宜須撫莅可督會稽東陽新安永嘉臨海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襲封永陽郡王五年薨時年二十三諡曰恭

衡陽嗣王元簡字熙遠高祖第四弟暢之子暢仕齊至太常封江陵縣侯卒天監元年追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衡陽郡王諡曰宣元簡三年襲封除中書郎遷會稽太守十三年入爲給事黃門侍郎出爲持節都督廣交越三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還爲太子中庶子還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郢州刺史十八年正月卒於州諡曰孝子俊嗣

桂陽嗣王象字世翼長沙宣武王第九子也初叔父融仕齊至太子洗馬永元中宣武之難融遇害高祖平京邑贈給事黃門侍郎天監元年加散騎常侍撫軍大將軍封桂陽郡王諡曰簡無子乃詔象爲嗣襲封爵象容止閑雅善於交遊事所生母以孝聞起家寧遠將軍丹陽尹到官未幾簡王妃薨去職服闋復授明威將軍丹陽尹象生長深宮始親庶政舉無失德朝廷稱之出爲持節督司霍郢三州諸軍事征遠將軍郢州刺史尋遷湘衡二州諸軍事輕車將軍湘州刺史湘州舊多虎暴及象在任爲之靜息故老咸稱德政所感除中書侍郎俄以本官行石頭戍軍事轉給事黃門侍郎兼領軍又以本官兼宗正卿尋遷侍中太子詹事未拜改授持節督江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以疾免尋除太常卿加侍中遷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大同二年薨諡曰敦子慥嗣

史臣曰長沙諸嗣王並承襲土宇光有藩服桂陽王象以孝聞在於牧湘猛虎息暴蓋德惠所致也昔之善政何以加焉

梁書卷二十三

梁書卷二十三考證

長沙嗣王業傳鎮牙瑯邪○牙。或係守與子之訛。

藻傳十一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三州○各本俱脫十字。今據上文十年。下文十二年。增正。

梁書卷二十三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八

蕭景 弟昌 昂 昱

蕭景字子昭，高祖從父弟也。父崇之，字茂敬，卽左光祿大夫道賜之子。道賜三子：長子尙之，字茂先；次太祖文皇帝；次崇之。初，左光祿居於鄕里，專行禮讓，爲衆所推。仕歷宋太尉江夏王參軍，終于治書侍御史。齊末，追贈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尙之敦厚有德器，爲司徒建安王中兵參軍，一府稱爲長者。琅邪王僧虔尤善之，每事多與議決。遷步兵校尉，卒官。天監初，追諡文宣侯。尙之子靈鈞，仕齊廣德令。高祖義師至，行會稽郡事，頃之卒。高祖卽位，追封東昌縣侯，邑一千戶，子褰嗣。崇之以幹能顯，爲政尙嚴厲，官至冠軍將軍、東陽太守。丞明中，錢唐唐寓之反，別衆破東陽，崇之遇害。天監初，追諡忠簡侯。景八歲隨父在郡，居喪以毀聞。旣長好學，才辯能斷。齊建武中，除晉安王國左常侍，遷永寧令，政爲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號稱廉平，雅服景爲政，乃牓郡門曰：「諸縣有疑滯者，可就永寧令決。」頃之，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詣闕表請景爲郡，不許。還爲驃騎行參軍。永元二年，以長沙宣武王懿勳，除步兵校尉。是冬，宣武王遇害，景亦逃難。高祖義師至，以景爲寧朔將軍，行南兗州軍事。時天下未定，江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中興二年，遷督南兗州諸軍事、輔國將軍、監南兗州。高祖踐阼，封吳平縣侯，食邑一千戶，仍爲使持節、都督北兗徐青冀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詔景母毛氏爲國太夫人，禮如王國太妃，假金章紫綬。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職，文案無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會年荒，計口賑䘏，爲饘粥於路以賦之，死者給棺具，人甚賴焉。天監四年，王師北伐，景帥衆出淮陽，進屠宿豫。丁母憂，詔起攝職。五年，班師，除太子右衞率，遷輔國將軍、衞尉卿。七年，遷左驍騎將軍，兼領軍將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官僚，舊多驕侈，景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尋出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八年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因命司馬朱思遠、寧蠻長史曹義宗、中兵參軍孟惠儁擊志於潺溝，大破之，生擒志長史杜景，斬首萬餘級，流屍蓋漢水。景遣中兵參軍崔續率軍士收而瘞焉。景初到州，省除參迎羽儀器服，不得煩擾吏人，修營城壘，申警邊備，理辭訟，勸農桑。郡縣皆改節自厲，州內清肅，緣漢水陸千餘里，抄盜絕迹。十一年，徵右衞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二年，復爲使持節、督南北兗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南兗州刺史。十三年，徵爲領軍將軍，直殿省，知十州損益事，月加祿五萬。景爲人雅有風力，長於辭令，其在朝廷，爲衆所瞻仰。於高祖屬雖爲從弟，而禮寄甚隆，軍國大事，皆與議決。十五年，加侍中。十七年，太尉、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坐法免，詔曰：「揚州應須緝理，宜得其人。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景，才任此舉，可以安右將軍監揚州，幷置佐史，侍中如故。」卽宅爲府。景越親居揚州，辭讓甚懇惻，至于涕泣，高祖不許。在州尤稱明斷，符教嚴整。有田舍老姥嘗訴，得符還至縣，縣吏未卽發，姥語曰：「蕭監州符火爤汝手，何敢留之！」其爲人所畏敬如此。十八年，累表陳解，高祖未之許。明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將發，高祖幸建興苑餞別，爲之流涕。旣還宮，詔給鼓吹一部。在州復有能名。齊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盜賊，景移書告示，魏卽禁塢戍保境，不復侵略。普通四年，卒于州，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中撫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子勵嗣。

昌字子建，景第二弟也。齊豫章末，爲晉安王左常侍。天監初，除中書侍郎，出爲豫章內史。五年，加寧朔將軍。六年，遷持節、督廣交越桂四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七年，進號征遠將軍。九年，分湘州置衡州，以昌爲持節、督廣州之綏建湘州之始安諸軍事、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坐免。十三年，起爲散騎侍郎，尋以本官兼宗正卿。其年，出爲安右長史，累遷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又兼宗正卿。昌爲人亦明悟，然性好酒，酒後多過。在州郡，每醉輒遷出入

人家或獨詣草野其於刑戮頗無期度醉時所殺醒或求焉亦無悔也屬爲有司所劾入留京師忽忽不樂遂縱酒虛悸在石頭東齋引刀自刺左右救之不殊十七年卒時年三十九子伯言

昂字子明景第三弟也天監初累遷司徒右長史出爲輕車將軍監南兗州初兄景再爲南兗德惠在人及昂來代時人方之馮氏徵爲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軍號如先復以輕車將軍出爲廣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四年轉散騎侍郎中領軍太子中庶子出爲吳興太守大通二年徵爲仁威將軍衞尉卿尋爲侍中兼領軍將軍中大通元年爲領軍將軍二年封湘陰縣侯邑一千戶出爲江州刺史大同元年卒時年五十三諡曰恭

昱字子眞景第四弟也天監初除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書舍人中書侍郎每求自試高祖以爲淮南永嘉襄陽郡並不就志願邊州高祖以其輕脫無威望抑而不許遷給事黃門侍郎上表曰夏初陳啓未垂採照追懷慚懼實戰胸心臣聞暑雨祁寒小人猶怨榮枯寵辱誰能忘懷臣藉以往因得預枝戚之重緣報既難時逢坎壤之運昔在齊季義師之始臣乃幼弱粗有識慮東西阻絕歸赴無由雖未能負戈擐甲實銜淚憤懣潛伏東境備履艱危首尾三年亟移數處雖復飢寒切身亦不以凍餒爲苦每涉驚疑惶怖失魄既乖致命之節空有項領之憂希望開泰冀蒙共樂豈期二十餘年功名無紀畢此身骸方塡溝壑丹誠素願溘至長罷俯自哀憐能不傷歎夫自媒自衒誠哉可鄙自譽自伐實在可羞然量己揆分自知者審陳力就列寧敢空言是以常願一試屢成干請夫上應玄象實不易叨錦不輕裁誠難其製過去業鄣所以致乖算測聖監既謂臣愚短不可試用豈容久居顯禁徒穢黃樞忝竊稍積恐招物議請解今職乞屏退私門伏願天照特垂允許臣雖叨榮兩宮報効無地方違省闥伏深戀悚高祖手詔答曰昱表如此古者用人必前明試皆須績用既立乃可自退之高昔漢光武兄子章與二人並有名宗室就欲習吏事不過章爲平陰令興爲緱氏宰政事有能方遷郡守非直政績見稱即是光武猶子昱之才地豈得比類焉往歲處以淮南郡既不肯行續用爲招遠將軍鎭北長史襄陽太守又以邊外致辭改除招遠將軍永嘉太守復云內地非願復問晉安臨川隨意所擇亦復不行解巾臨郡事不爲薄數有致辭意欲何在且昱諸兄遞居連率相繼推轂未嘗缺歲其同產兄景今正居藩鎭朕豈厚於景而薄於昱正是朝序物議次第若斯於其一門差自無愧無論今日不得如此昱兄弟昔在布衣以處成長於何取立豈得任情反道背天違地孰謂朝廷無有憲章特是未欲致之于理既表解職可聽如啓坐免官因此杜門絕朝覲國家慶弔不復通普通五年坐於宅內鑄錢爲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臨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還且令受菩薩戒昱既至恂恂盡禮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潔高祖甚嘉之以爲招遠將軍晉陵太守下車勵名迹除煩苛明法憲嚴於姦吏優養百姓旬日之間郡中大化俄而暴疾卒百姓行坐號哭市里爲之諠沸設祭奠於郡庭者四百餘人田舍有女人夏氏年百餘歲扶曾孫出郡悲泣不自勝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爲立廟建碑以紀其德又詣京師求贈諡詔贈湘州刺史諡曰恭

史臣曰高祖光有天下慶命傍流枝戚屬婕咸被任遇蕭景之才辯識斷益政佐時蓋梁宗室令望者矣

梁書卷二十四

梁書卷二十四考證

蕭景傳蕭景字子昭○昭南史作顯

江北傖楚各據塢壁○江南史作沔

梁書卷二十四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九

周捨 徐勉

周捨字昇逸，汝南安城人，晉左光祿大夫顗之八世孫也。父顒，齊中書侍郎，有名於時。捨幼聰穎，顒異之，臨卒謂曰：「汝不患不富貴，但當持之以道德。」既長，博學多通，尤精義理，善誦書，背文諷說，音韻清辯。起家齊太學博士，遷後軍行參軍。建武中，魏人吳包南歸，有儒學，尚書僕射江祏招包講，捨造坐，累折包，辭理遒逸，由是名爲口辯。王亮爲丹陽尹，聞而悅之，辟爲主簿，政事多委焉。遷太常丞。梁臺建，爲奉常丞。高祖即位，博求異能之士，吏部尚書范雲與顒素善，重捨才器，言之於高祖，召拜尚書祠部郎。時天下草創，禮儀損益，多自捨出。尋爲後軍記室參軍、秣陵令。入爲中書通事舍人，累遷太子洗馬，散騎常侍，中書侍郎，鴻臚卿。時王亮得罪歸家，故人莫有至者，捨獨敦恩舊，及卒，身營殯葬，時人稱之。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右衛將軍。雖居職屢徙，而常留省內，罕得休下。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兼掌之。日夜侍上，預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捨素辯給，與人汎論談謔，終日不絕口，而竟無一言漏泄機事，衆尤歎服之。性儉素，衣服器用，居處牀席，如布衣之貧者。每入官府，雖廣夏華堂，閨閤重邃，捨居之則塵埃滿積。以荻爲鄣，壞亦不營。爲右衛，母憂去職，起爲明威將軍、右驍騎將軍。服闋，除侍中，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頃之，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遷太子詹事。普通五年，南津獲武陵太守白渦書，許遺捨面錢百萬，津司以聞。雖書自外入，猶爲有司所奏，捨坐免。遷右驍騎將軍，知太子詹事。以其年卒，時年五十六。上臨哭，哀慟左右。詔曰：「太子詹事、豫州大中正捨，奄至殞喪，惻愴于懷。其學思堅明，志行開敏，劬勞機要，多歷歲年，才用未窮，彌可嗟慟。宜隆追遠，以旌善人。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隨由資給。謚曰簡子。」明年，又詔曰：「故侍中、護軍將軍簡子捨，義該玄儒，博窮文史，奉親能孝，事君盡忠，歷掌機密，清貞自居，食不重味，身靡兼衣。終亡之日，內無妻妾，外無田宅，兩兒單貧，有過古烈。往者南司白渦之劾，恐外議謂朕有私，致此黜免，追愧若人。一介之善，外可量加褒異，以旌善人。」二子：弘義、弘信。

徐勉字脩仁，東海郯人也。祖長宗，宋高祖霸府行參軍。父融，南昌相。勉幼孤貧，早勵清節。年六歲，時屬霖雨，家人祈霽，率爾爲文，見稱耆宿。及長，篤志好學。起家國子生。太尉文憲公王儉時爲祭酒，每稱勉有宰輔之量。射策舉高第，補西陽王國侍郎。尋遷太學博士，鎮軍參軍，尚書殿中郎，以公事免。又除中兵郎，領軍長史。琅邪王元長才名甚盛，嘗欲與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襲衣裾。」俄而元長及禍，時人莫不服其機鑒。初與長沙宣武王遊，高祖深器賞之。及義兵至京邑，勉於新林謁見，高祖甚加恩禮，使管書記。高祖踐阼，拜中書侍郎，遷建威將軍、後軍諮議參軍、本邑中正、尚書左丞。自掌樞憲，多所糾舉，時論以爲稱職。天監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遷侍中。時王師北伐，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宅。每還，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六年，除給事中、五兵尚書，遷吏部尚書。勉居選官，彝倫有序，既閑尺牘，兼善辭令，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爲避諱。常與門人夜集，客有虞暠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故時人咸服其無私。除散騎常侍，領遊擊將軍，未拜，改領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侍東宮。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宮事。太子禮之甚重，每事詢謀。嘗於殿內講孝經，臨川靖惠王、尚書令沈約備二傳，勉與國子祭酒張充爲執經，王瑩、張稷、柳憕、王暕爲侍講。時選極親賢，妙盡時譽，勉陳讓數四。又與沈約書，求換侍講，詔不許，然後就焉。轉太子詹事，領雲騎將軍，尋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右僕射，詹事如故。又改授侍中，頻表解宮職，優詔不許。時人間喪事，多不遵禮，朝終夕殯，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禮記問喪云：『三日而後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自頃以來，不遵斯制。送終之禮，殯以暮日，潤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爲榮，親戚徒隸，各念休反。故屬纊纔畢，灰釘已具，忘狐鼠之顧

步。愧燕雀之徊翔。傷情滅理。莫此爲大。且人子承衾之時。志懣心絕。喪事所資。悉關他手。愛憎深淺。事實難原。如覘視或爽。存沒違濫。使萬有其一。怨酷已多。豈若緩其告斂之晨。申其望生之冀。請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斂。如有不奉。加以糾繩。詔可其奏。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僕射如故。又除尚書僕射、中衞將軍。勉以舊恩越升重位。盡心奉上。知無不爲。爰自小選。迄于此職。常參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藁草。博通經史。多識前載。朝儀國典。婚冠吉凶。勉皆預圖議。普通六年。上修五禮表曰。臣聞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稱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夫禮所以安上治人。弘風訓俗。經國家。利後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憲章尤備。因殷革夏。損益可知。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卽宗伯所掌典禮。吉爲上。凶次之。賓次之。軍次之。嘉爲下也。故祠祭不以禮。則不齊不莊。喪紀不以禮。則背死忘生者衆。賓客不以禮。則朝覲失其儀。軍旅不以禮。則致亂於師律。冠婚不以禮。則男女失其時。爲國修身。於斯攸急。洎周室大壞。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小雅盡廢。舊章缺矣。是以韓宣適魯。知周公之德。叔侯在晉。辨郊勞之儀。戰國從橫。政教愈泯。暴秦滅學。掃地無餘。漢氏鬱興。日不暇給。猶命叔孫於外野。方知帝王之爲貴。末葉紛綸。遞有興毀。或以武功銳志。或好黃老之言。禮義之式。於焉中止。及東京曹褒。南宮制述。集其散略。百有餘篇。雖寫以尺簡。而終闕平奏。其後兵革相尋。異端互起。章句既淪。俎豆斯輟。方領矩步之容。事滅於旌鼓。蘭臺石室之文。用盡於帷蓋。至乎晉初。爰定新禮。荀顗制之於前。摯虞刪之於末。既而中原喪亂。罕有所遺。江左草創。因循而已。釐革之風。是則未暇。伏惟陛下睿明啓運。先天改物。撥亂惟武。經時以文。作樂在乎功成。制禮弘於業定。光啓二學。皇枝等於貴遊。闢茲五館。草萊升以好爵。爰自受命。迄于告成。盛德形容。備矣天下。能事畢矣。明明穆穆。無德而稱焉。至若玄符靈貺之祥。浮溟機山之寶。固亦日書左史。副在司存。今可得而略也。是以命彼羣才。搜甘泉之法。延茲碩學。闡曲臺之儀。淄上淹中之儒。連蹤繼軌。負笈懷鉛之彥。匪旦伊夕。諒以化穆三雍。人從五典。秩宗之教。勃焉以興。伏尋所定五禮。起齊永明三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于時參議置新舊學士十人。止修五禮。諮稟衞將軍丹陽尹王儉。學士亦分住郡中。製作歷年。猶未克就。及文憲薨殂。遺文散逸。後又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經涉九載。猶復未畢。建武四年。胤還東山。齊明帝敕委尚書令徐孝嗣。舊事本末。隨在南第。永元中。孝嗣於此遇禍。又多零落。當時鳩斂所餘。權付尚書左丞蔡仲熊、驍騎將軍何佟之。共掌其事。時修禮局住在國子學中門外。東昏之代。頻有軍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監元年。佟之啓審省置之宜。敕使外詳。時尚書參詳。以天地初革。庶務權輿。宜俟隆平。徐議刪撰。欲且省禮局。併還尚書儀曹。詔旨云。禮壞樂缺。故國異家殊。實宜以時修定。以爲永准。但頃之修撰。以情取人。不以學進。其掌知者。以貴總一。不以稽古。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既經國所先。外可議其人。人定便卽撰次。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參議。請五禮各置舊學士一人。人各自舉學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漢石渠、後漢白虎。隨源以聞。請旨斷決。乃以舊學士右軍記室參軍明山賓掌吉禮。中軍騎兵參軍嚴植之掌凶禮。中軍田曹行參軍兼太常丞賀瑒掌賓禮。征虜記室參軍陸璉掌軍禮。右軍參軍司馬褧掌嘉禮。尚書左丞何佟之總參其事。佟之亡後。以鎭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後又以暅代嚴植之掌凶禮。暅尋遷官。以五經博士繆昭掌凶禮。復以禮儀深廣。記載殘缺。宜須博論。共盡其致。更使鎭軍將軍丹陽尹沈約、太常卿張充及臣三人同參厥務。臣又奉別敕。總知其事。末又使中書侍郎周捨、庾於陵二人復豫參知。若有疑義。所掌學士當職先立議。通諮五禮舊學士及參知。各言同異。條牒啓聞。決之制旨。疑事既多。歲時又積。制旨裁斷。其數不少。莫不網羅經誥。玉振金聲。義貫幽微。理入神契。前儒所不釋。後學所未聞。凡諸奏決。皆載篇首。具列聖旨。爲不刊之則。洪規盛範。冠絕百王。茂實英聲。方垂千載。寧孝宣之能擬。豈孝章之足云。五禮之職。事有繁簡。及其列畢。不得同時。嘉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七日上尚書。合十有二秩。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條。賓禮儀注。以天監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書。合十有七秩。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條。軍禮儀注。以天監九年十月二十

九日上尚書合十有八秩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條吉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書合二十有六秩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條凶禮儀注以天監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書合四十有七秩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條大凡一百二十秩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條又列副秘閣及五經典書各一通繕寫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獲洗畢竊以撰正履禮歷代罕就皇明在運厥功克成周代三千舉其盈數今之八千隨事附益質文相變故其數兼倍猶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錯綜成六十四也昔文武二王所以綱紀周室君臨天下公旦修之以致太平龍鳳之瑞自斯厥後甫備茲日孔子曰其有繼周雖百代可知豈所謂齊功比美者歟臣以庸識謬司其任淹留歷稔允當斯責兼勤成之初未遑表上實由才輕務廣思力不周永言慚惕無忘寤寐自今春輿駕將親六師搜尋軍禮閱其條章靡不該備所謂郁郁文哉煥乎洋溢信可以懸諸日月頒之天下者矣愚心喜抃彌思陳述兼前後聯官一時皆逝臣雖幸存耄已將及慮皇世大典遂闕騰奏不任下情輒具載撰修始末并職掌人所成卷秩條目之數謹拜表以聞詔曰經禮大備政典載弘今詔有司案以行事也又詔曰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尋加中書令給親信二十人勉以疾自陳求解內任詔不許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書論決脚疾轉劇久闕朝覲固陳求解詔乃賚假須疾差還省勉雖居顯位不營產業家無蓄積俸祿分贍親族之窮乏者門人故舊或從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之以清白子孫才也則自致輜軿如其不才終為他有嘗為書誡其子崧曰吾家世清廉故常居貧素至於產業之事所未嘗言非直不經營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祿可謂備之每念叨竊若斯豈由才致仰藉先代風範及以福慶故臻此耳古人所謂以清白遺子孫不亦厚乎又云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詳求此言信非徒語吾雖不敏實有本志庶得遵奉斯義不敢墜失所以顯貴以來將三十載門人故舊亟薦便宜或使創闢田園或勸興立邸店又欲舳艫運致亦令貨殖聚斂若此衆事皆距而不納非謂拔葵去織且欲省息紛紜中年聊於東田閒營小園者非在播藝以要利入正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可為宅儻獲懸車致事實欲歌哭於斯慧日十住等既應營婚又須住止吾清明門宅無相容處所以爾者亦復有以前割西邊施宣武寺既失西廂不復方幅意亦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恨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高門甲第連闥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誰室但不能不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雜以花卉以娛休沐用託性靈隨便架立不在廣大惟功德處小以為好所以內中逼促無復房宇近營東邊兒孫二宅乃藉十住南還之資其中所須猶為不少既牽挽不至又不可中塗而輟郊閒之園遂不辦保貨與韋黯乃獲百金成就兩宅已消其半尋園價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經始歷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陰塍陌交通渠畎相屬華樓迥榭頗有臨眺之美孤峯叢薄不無糾紛之興瀆中並饒菰蔣湖裏殊富芰蓮雖云人外城闕密邇韋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事非有吝心蓋是筆勢所至耳憶謝靈運山家詩云中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園有之二十載矣今為天地物物之與我相校幾何哉此吾所餘今以分汝營小田舍親累既多理亦須此且釋氏之教以財物謂之外命儒典亦稱何以聚人曰財況汝曹常情安得忘此聞汝所買姑孰田地甚為舄鹵彌復何安所以如此非物競故也雖事異寢丘聊可髣髴孔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既已營之宜使成立進退兩亡更貽恥笑若有所收獲汝可自分贍內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復應沾之諸女耳汝既居長故有此及凡為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緝人無間言先物後己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爾者更招巨利汝當自勗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大哉可不慎歟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正謂為家已來不事資產既立墅舍以乖舊業陳其始末無愧懷抱兼吾年時朽暮心力稍殫牽課奉公略不克舉其中餘暇裁可自休或復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良辰美景文案閒隙負杖躡屩逍遙陋館臨池觀魚披林聽鳥濁酒一杯彈琴一曲求數刻之暫樂庶居常以待終不宜復勞家間細務汝交關既定此書又行凡所資須付給如別自茲以後吾不

復言及田事，汝亦勿復與吾言之。假使堯水湯旱，吾豈知如何；若其滿庾盈箱，爾之幸遇。如斯之事，並無俟令吾知也。記云：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則無所恨矣。

勉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廢王務，乃爲答客喻。其辭曰：普通五年春二月丁丑，余第二息晉安內史悱喪之問至焉。舉家傷悼，心情若隕。二宮並降中使，以相慰勗；親遊賓客，畢來弔問。輒慟哭失聲，悲不自已，所謂父子天性，不知涕之所從來也。於是門人慮其肆情所鍾，容致委頓，乃斂衽而進曰：僕聞古往今來，理運之常數；春榮秋落，氣象之定期。人居其間，譬諸逆旅，生寄死歸，著於通論。是以深識之士，悠爾忘懷。東門歸無之旨，見稱往哲；西河喪明之過，取誚友朋。足下受遇於朝，任居端右，憂深責重，休戚是均。宜其遺情下流，止哀加飯，上存奉國，俯示隆家。豈可縱此無益，同之兒女，傷神損識，或虧生務。門下竊議，咸爲君侯不取也。余雪泣而答曰：彭殤之達義，延吳之雅言，亦常聞之矣。顧所以未能弭意者，請陳其說。夫植樹階庭，欽柯葉之茂；爲山累仞，惜覆簣之功。故秀而不實，尼父爲之歎息；析彼岐路，楊子所以留連。事有可深，聖賢靡抑。今吾所悲，亦以悱始踰立歲，孝悌之至，自幼而長；文章之美，得之天然。好學不倦，居無塵雜，多所著述，盈帙滿笥。淡然得失之際，不見喜慍之容。及翰飛東朝，參伍盛列，其所遊往，皆一時才俊，賦詩頌詠，終日忘疲。每從容謂吾，以遭逢時來，位隆任要，當應推賢下士，先物後身，然後可以報恩明主，克保元吉。俾余二紀之中，忝竊若是，幸無大過者，繄此子之助焉。自出閩區，政存清靜，冀其旋反，少慰衰暮。言念今日，眇然長往，加以閩棺千里之外，未知歸骨之期。雖復無情之倫，庸詎不痛。於昔吏甫孩抱中物，尚盡慟以待賓；安仁未及七旬，猶懸歎於詞賦。況夫名立官成，半途而廢者，亦焉可已已哉！求其此懷，可謂苗實之義。諸賢既貽格言，喻以大理，即日輟哀，命駕修職事焉。

中大通三年，又以疾自陳，移授特進、右光祿大夫、侍中、中衛將軍，置佐史，餘如故。增親信四十人。兩宮參問，冠蓋結轍，服膳醫藥，皆資天府。有敕每欲臨幸，勉以拜伏有虧，頻啓停出，詔許之，遂停輿駕。大同元年，卒，時年七十。高祖聞而流涕，即日車駕臨殯。乃詔贈特進、右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錢二十萬，布百匹。皇太子亦舉哀朝堂。諡曰簡肅公。

勉善屬文，勤著述，雖當機務，下筆不休。嘗以起居注煩雜，乃加刪撰爲別起居注六百卷；左丞彈事五卷；在選曹，撰選品五卷；齊時撰太廟祝文二卷；以孔釋二教殊途同歸，撰會林五十卷。凡所著前後二集四十五卷，又爲婦人集十卷，皆行於世。大同三年，故佐史尚書左丞劉覽等詣闕陳勉行狀，請刊石紀德，即降詔許立碑於墓云。

悱字敬業，幼聰敏，能屬文。起家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之任。累遷洗馬、中舍人，猶管書記。出入宮坊者歷稔，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遷晉安內史。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徐勉少而厲志忘食，發憤脩身，慎言行，擇交遊；加運屬興王，依光日月，故能明經術以綰青紫，出閩闥而取卿相。及居重任，竭誠事主，動師古始，依則先王，提衡端軌，物無異議，爲梁宗臣，盛矣。

梁書卷二十五

梁書卷二十五考證

徐勉傳又爲婦人集十卷○南史作又爲人章表集十卷。

梁書卷二十五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

范岫 傅昭弟映 蕭琛 陸杲

范岫字懋賓濟陽考城人也高祖宣晉徵士父羲宋兗州別駕岫早孤事母以孝聞與吳興沈約俱爲蔡興宗所禮泰始中起家奉朝請興宗爲安西將軍引爲主簿累遷臨海長城二縣令驃騎參軍尚書刪定郎護軍司馬齊司徒竟陵王子良記室參軍累遷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東宮沈約之徒以文才見引岫亦預焉岫文雖不逮約而名行爲時輩所與博涉多通尤悉魏晉以來吉凶故事約常稱曰范公好事該博胡廣無以加南鄉范雲謂人曰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以岫多識前代舊事也遷國子博士永明中魏使至有詔妙選朝士有詞辯者接使於界首以岫兼淮陰長史迎焉還遷尚書左丞母憂去官尋起攝職出爲寧朔將軍南蠻長史南義陽太守未赴職遷右軍諮議參軍郡如故除撫軍司馬出爲建威將軍安成內史入爲給事黃門侍郎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南北兗二州大中正永元末出爲輔國將軍冠軍晉安王長史行南徐州事義師平京邑承制徵爲尚書吏部郎參大選梁臺建爲度支尚書天監五年遷散騎常侍光祿大夫侍皇太子給扶六年領太子左衞率七年徙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中正如故其年表致事詔不許八年出爲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九年入爲祠部尚書領右驍騎將軍其年遷金紫光祿大夫加親信二十人十三年卒官時年七十五賻錢五萬布百匹岫身長七尺八寸恭敬儼恪進止以禮自親喪之後蔬食布衣以終身每所居官恆以廉潔著稱爲長城令時有梓材巾箱至數十年經貴遂不改易在晉陵惟作牙管筆一雙猶以爲費所著文集禮論雜儀字訓行於世二子褒偉

傅昭字茂遠北地靈州人晉司隸校尉咸七世孫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禮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劉誕誕反淡坐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者宗黨咸異之十一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爲雍州刺史袁顗客顗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顗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聞之因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稱昭於廷尉虞愿愿遣車迎昭時愿宗人通之在坐並當世名流通之贈昭詩曰英妙擅山東才子傾洛陽清塵誰能嗣及爾遘遺芳太原王延秀薦昭於丹陽尹袁粲深爲所禮辟爲郡主簿使諸子從昭受學會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製每經昭戶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豈非名賢尋爲總明學士奉朝請齊永明中累遷員外郎司徒竟陵王子良參軍尚書儀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劉休薦昭於武帝永明初以爲南郡王侍讀王嗣帝位故時臣隸爭求權寵惟昭及南陽宗夬無所參入竟不罹其禍明帝踐阼引爲中書通事舍人時居此職者皆勢傾天下昭獨廉靜無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麤糲常插燭板牀明帝聞之賜漆合燭盤等敕曰卿有古人之風故賜卿古人之物累遷車騎臨海王記室參軍長史校尉太子家令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尋除尚書左丞本州大中正高祖素悉昭能建康平引爲驃騎錄事參軍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郎頃之兼御史中丞黃門著作中正並如故天監三年兼五兵尚書參選事四年即真六年徙爲左民尚書未拜出爲建威將軍平南安成王長史尋陽太守七年入爲振遠將軍中權長史八年遷通直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復領本州大中正十年復爲左民尚書十一年出爲信武將軍安成內史安成自宋已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人云當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即夢者所見軍馬踐蹈之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昭正直所致郡溪無魚或有暑月薦昭魚者昭既不納又不欲拒遂餒于門側十二年入爲秘書監領後軍將軍十四年遷太常卿十七年出爲智武將軍臨海太守郡有蜜巖前後太守皆自封固專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與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縣令常餉栗寘絹于薄下昭笑而還之普通二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領本州大中正尋領秘書監五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中正如故昭所莅官常以清靜爲政不尚嚴肅居朝廷無所請謁不畜私門生不交私利終日端居以書記爲樂雖老不

褒博極古今尤善人物魏晉以來官宦簿伐姻通內外舉而論之無所遺失性尤篤慎子婿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已不負闇室類皆如此京師後進宗其學重其道人人自以爲不逮大通二年九月卒時年七十五詔贈錢三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長子諝尚書郎臨安令次子肱

映字徽遠昭弟也三歲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厲行非禮不行始昭之守臨海陸倕餞之賓主俱懽日昏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連夜極樂乃自往迎候同乘而歸兄弟並已斑白時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哀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過禮服制雖除每言輒感慟映泛涉記傳有文才而不以篇什自命少時與劉繪蕭琛相友善繪之爲南康相映時爲府丞文教多令具草褚彥回聞而悅之乃屈與子賁等遊處年未弱冠彥回欲令仕映以昭未解褐固辭須昭仕乃官永元元年參鎮軍江夏王軍事出爲武康令及高祖師次建康吳興太守袁昂自謂門世忠貞固守誠節乃訪於映曰卿謂時事云何映答曰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殉名義今嗣主昏虐狎近羣小親賢誅戮君子道消外難屢作曾無悛改今荊雍協舉乘據上流背昏向明勢無不濟百姓思治天人之意可知既明且哲忠孝之途無爽願明府更當雅慮無祗悔也尋以公事免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參軍建安王中權錄事參軍領軍長史爲程令所受俸祿悉歸于兄復爲臨川王錄事參軍南臺治書安成王錄事太子翊軍校尉累遷中散大夫光祿卿太中大夫大同五年卒年八十三子弘

蕭琛字彥瑜蘭陵人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太中大夫琛年數歲從伯惠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琛少而朗悟有縱橫才辯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欲候儉時儉宴于樂遊苑琛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爲丹陽尹辟爲主簿舉爲南徐州秀才累遷司徒記室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至桑乾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道固來使齊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道固道固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徐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座者皆服道固乃受琛酒遷司徒右長史出爲晉熙王長史行南徐州事還兼少府卿尚書左丞東昏初嗣立時議以無廟見之典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高祖定京邑引爲驃騎諮議領錄事遷給事黃門侍郎梁臺建爲御史中丞天監元年遷庶子出爲宣城太守徵爲衛尉卿俄遷員外散騎常侍三年除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九年出爲寧遠將軍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在宣城有北僧南度惟賫一葫蘆中有漢書序傳僧曰三輔舊老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行也以書餉鄱陽王範範乃獻于東宮琛尋遷安西長史南郡太守母憂去官又丁父艱起爲信武將軍護軍長史俄爲貞毅將軍太尉長史出爲信威將軍東陽太守遷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民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廳事安施牀幕爲神座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廳拜祀而避居他室琛至徙神還廟處之不疑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治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普通元年徵爲宗正卿遷左民尚書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子右衛率徙度支尚書左驍騎將軍領軍將軍轉祕書監後軍將軍遷侍中高祖在西邸早與琛狎每朝讌接以舊恩呼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逢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常自解寵事畢餕餘必陶然致醉大通二年爲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給親信三十人中大通元年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秩中二千石以疾自解改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年五十二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葬日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詔贈本官加雲麾將軍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賻錢二十萬布百匹謚曰平子

陸杲字明霞吳郡吳人祖徽宋輔國將軍益州刺史父叡揚州治中杲少好學工書畫舅張融有高名杲風韻舉動頗類於融時稱之曰無對日下惟舅與甥起家齊中軍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衛軍王儉主簿遷尚書殿中曹郎拜日八

座丞郎並到上省交禮而杲至晚不及時刻坐免官久之以爲司徒竟陵王外兵參軍遷征虜宜都王功曹史驃騎晉安王諮議參軍司徒從事中郎梁臺建以爲驃騎記室參軍遷相國西曹掾天監元年除撫軍長史母憂去職服闋拜建威將軍中軍臨川王諮議參軍尋遷黃門侍郎右軍安成王長史五年遷御史中丞杲性婞直無所顧望山陰令虞肩在任贓汚數百萬杲奏收治中書舍人黃睦之以肩事託杲杲不荅高祖聞之以問杲杲荅曰有之高祖曰卿識睦之不杲荅曰臣不識其人時睦之在御側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謂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屬南司睦之失色領軍將軍張稷是杲從舅杲嘗以公事彈稷稷因侍宴訴高祖曰陸杲是臣通親小事彈臣不貸高祖曰杲職司其事卿何得爲嫌杲在臺號稱不畏彊禦六年遷秘書監頃之爲太子中庶子光祿卿八年出爲義興太守在郡寬惠爲民下所稱還爲司空臨川王長史領揚州大中正十四年遷通直散騎侍郎俄遷散騎常侍中正如故十五年遷司徒左長史十六年入爲左民尚書遷太常卿普通二年出爲仁威將軍臨川內史五年入爲金紫光祿大夫又領揚州大中正中大通元年加特進中正如故四年卒時年七十四謚曰質子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著沙門傳三十卷弟煦學涉有思理天監初歷中書侍郎尚書左丞太子家令卒撰晉書未就又著陸史十五卷陸氏驪泉志一卷並行於世子罩少篤學有文才仕至太子中庶子光祿卿

史臣曰范岫傅昭並篤行清慎善始令終斯石建石慶之徒矣蕭琛陸杲俱以才學著名琛明悟辯捷加諳究朝典高祖在田與琛遊舊及踐天曆任遇甚隆美矣杲性婞直無所忌憚既而執法憲臺糾繩不避權幸可謂允茲正色詩云彼己之子邦之司直杲其有焉

梁書卷二十六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一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絕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為外祖張岱所異岱嘗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廬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為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為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侯服於陸鄉緬風流於道素襲袞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並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溝壑之能衣既蘊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平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群言而名學折高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雛握既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鐘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荊余獲田蘇之價爾等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產終長對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默居非連棟行則同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壞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為士友所重如此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為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為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太子庶子國子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為中書侍郎給事黃門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為吏部郎參選事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晉陽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為中庶子加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博士中庶子中正並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纘早慧十歲通經為童子奉車郎卒

到洽字茂沿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為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為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鑒與洽兄沼溉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親之禮天監初沼溉俱蒙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溉遲對曰正清過於沆文章不減溉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詔為太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二十韻詩以洽辭為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抄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群從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為侍讀侍讀省仍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為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年入為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博士頃之入為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母憂去職五年復為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為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為左民尚

書洽引服覩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一贈侍中諡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綱令曰明北兗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殁今茲二賢長謝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論但遊處周旋並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說幸免祗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徵國子博士不就山賓七歲能言玄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婴痼疾家道屢空山賓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尙書駕部郎遷治書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年徵爲太子右衞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不稔啟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築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恆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幷貽詩曰平仲古稱奇夷吾昔擅美令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來三逕人將招五經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貨所乘牛既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時年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質子昭明太子爲舉哀賻錢十萬布百匹幷使舍人王顒監護喪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兗信至明常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胸懷者蓋亦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酸愴也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疎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儀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太學博士太子舍人尙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奐女奐爲雍州刺史鎭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爲鎭北長史河南太守奐誅叡幷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郡苑雲樂安任昉並稱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公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爲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中庶子尙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宮置學士復以鈞爲之公事免復爲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疾閉閤臥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爲善人郡舊多山瘧更暑必動自鈞在任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喪過禮昭明太子愛之手書誡喻曰知比諸德哀頓爲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身宗貧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深指故有及幷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令幷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情動

不及禮但稟生尪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心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畫桂之滋實闕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此憂愍謹當循復聖旨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由亭造服闋還五兵尚書猶以頓瘵經時不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宮葬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諡曰貞子二子構遲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遙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遙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為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太子聞襄業行啟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為揚州治中襄父終此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為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為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修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毦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咸以為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眾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修城隍為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眾逃散時鄰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爭遂相誣告襄引入內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為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鬭既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敕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為吏部郎遷祕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眾數千人夜出襲郡殺偽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帥眾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黯等戰於松江黯敗走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梁書卷二十七

梁書卷二十七考證

陸倕傳祖子真宋東陽太守○東陽南史作海陵。

殷鈞傳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爲品目○法監本訛注今從南史。

迥然一身宗貧是寄○迥字疑訛。

陸襄傳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南史無有字。

梁書卷二十七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二

裴邃兄子之高　之平　之橫　夏侯亶弟夔　魚弘附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遙昌引爲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廟遙昌爲立碑使邃爲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阼始安王蕭遙光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邃爲參軍後遙光敗邃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邃遂隨衆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邃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邃求邊境自効以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呂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邃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邃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篆之密啓高祖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邃志欲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呂僧珍曰昔阮咸顏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邃拒焉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爲竟陵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直閤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閤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邃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邃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郛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絕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爲黃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于鄭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邃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邃少言笑沉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以爲邃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義自國子生推第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軍王爲南兗除長流參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閤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別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爲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爲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邃卒于軍所之高隸夏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敕之高應接仍除假節飆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散走父憂還京起爲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平之以爲譙州刺史又還爲左軍將軍出爲南譙太守監北徐州遷員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

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蕲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諡曰恭子幾累官太子右衛率衡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幾力戰死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驍雄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橫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橫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帥遷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内史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還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平郢魯江晉等州恆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橫與杜龕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綱承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蕲城之橫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時年四十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壯子夙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奉朝請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鎮荊州亶留京師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慧景作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爲宣城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正十五年出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十七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爲明威將軍吳興太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太府卿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丘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諡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答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

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
歷官太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誼與弟損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內
夔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
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
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黃門
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亶爲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
西陽武昌二郡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
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
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
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
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
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
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
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
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
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
遂與魏絕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
亦自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
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爲右衛
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兗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
樹帥軍應接起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
州刺史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
寇戎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立堰溉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
儲備兼贍貧人境內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至是夔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
鄉里百姓歌之曰我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甚有聲
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
伎妾曳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
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賻錢二十萬布二百
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
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
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
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
京第譒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
守常語人曰我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民
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平生但歡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
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時之絕遷爲平西湘東王司
馬新興永寧二郡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爲齊晉安王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
爲主簿放身長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還除通
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咨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
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
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
進軍七年夏侯亶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
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並著聲績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
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
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
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
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魏
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
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
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費穆等魏人

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戸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宣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沉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梁書卷二十八

梁書卷二十八考證

裴邃傳魏襄州刺史蔣之徙也○南史作冀州刺史徽

昔阮或顏延有二始之嘆○或南史作咸應從之

之高傳合討陰陵盜賊平之○合南史作令

夏侯夔傳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願南史作顯

韋放傳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普通八年南史作大通元年　臣人龍按高祖本紀大通元年冬十月庚戌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以渦陽內屬不載放帥師會仲宗事蓋兩書所以互異者普通改大通在是年三月閏故或作普通八年或作大通元年而放之帥師或又在未改元前也

梁書卷二十八考證

梁書卷二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三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吳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別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謚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尙書令是冬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弟祈陽侯通理並遇害乂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乂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宮人喪畢去爾乂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宮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停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乂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內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寇乂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入援恆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請先還京得入辭母謂其姊固安公主曰事既如此豈可合家受斃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顧以爲念也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乂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乂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閒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析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戶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絕

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三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西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采石綸乃晝夜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却安南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內外斷絕綸聞其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和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怛惟增摧慟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遙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居此蕃備加覲訪咸云譽應接多替兵糧閑壅第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羈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嘖唶其間委悉無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虫在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共思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將奈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寬於衆譏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爲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豎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爲名號當陽有事充製殊廢備境第閑征伐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悉以勞師侯景乘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裏成虞首尾難救可爲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直置關中已爲咽氣況復貪狠難測勢必侵呑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是採藉風謠溥參物論咸以

為疑皆欲解體故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罹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剸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議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著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遂泝流更上全由饑饉懸斷卒食半菽阻以菜色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信增號憤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才懦兵寡安能為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以龍祖荊鎮所任懼為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忠等執綸綸不為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為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等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為正階侯邑五百戶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皆以為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為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為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為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為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珍曰侯景雖云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為我斬之當賫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為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恆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羣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為念也事未遂而為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警有才學性險躁屢以罪黜及太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梁書卷二十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高祖三王傳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淑南史作昭

南康簡王績傳天監八年封南康郡王○八南史作七臣人龍按高祖紀係天監七年九月事南史是也

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闕上表○南史無嘉字

與弟新陽侯通理並遇害又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監本缺通字閣本訛又爲通臣人龍按南史通理字仲宣今各補正之

封建安縣侯○建安南史作安樂

邵陵攜王綸傳權攝南兖州○南兖南史作南徐考本紀不載兼攝事

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昌○確南史作躓

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律南史作偉

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者南史作孝

梁書卷二十九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裴子野　顧協　徐摛　鮑泉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並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為祖母所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處草為之枯有白兔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達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慚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吳平侯蕭景為南兗州刺史引為冠軍錄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錄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稟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毀瘠幾滅免憂之外蔬水不進棲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憚憚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棫樸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錄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杯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干犯之愆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為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敍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吳平侯蕭勵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為喻魏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叉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為文速者子野答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恆苦飢寒唯以教誨為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為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

事四十餘卷又敕撰眾僧傳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而卒子謇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祿張永嘗攜內外孫姪遊虎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潄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既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內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揚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為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為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為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為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慚兩士即召拜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八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自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資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諡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為舍人同官者皆潤屋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饋遺自丁艱憂遂終身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為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為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為侍讀後王出鎮江州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為安北中錄事參軍帶郯令以母憂去職王為丹陽尹起摛為秣陵令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為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說末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答如響高祖甚加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為之所遂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臥治此郡大通三年遂出為新安太守至郡為治清靜教民禮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為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嫻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子左

衛率太清三年侯景攻陷臺城時太宗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莫有存者摛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侯公當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侯景乃拜由是常憚摛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後被幽閉摛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於黃鶴磯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尙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衞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梁書卷三十

梁書卷三十考證

顧協傳協除所部安都令○安都南史作新安

鮑泉傳父機○機南史作幾

梁書卷三十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五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媪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徙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之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撫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為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秘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為昂即千里為字出為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為太孫中庶子衛軍武陵王長史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彖卒昂幼孤為彖所養乃制期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以不天幼傾乾蔭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壤不追既情若同生而服為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昔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為心服三年由也之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懷感慕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期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為廣州多納賕貨昂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為正直出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柩誓同沉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為建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昂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能匡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悖振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啟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實在茲辰且范岫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為犄角沈法瑀孫肸朱端已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兒牧豎咸謂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守祿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所懷故致今白昂答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眾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居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直是東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眾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飧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為後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啟謝曰恩降絕望之辰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蕈枯未擬摳衣聚足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科稠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人賖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

乞言之臣東國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師涓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答曰朕遺射鉤縶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尙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尙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尙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眞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尙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尙書令宜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衞將軍復爲尙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遷司空侍中尙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朝燮理嘉猷載緝追榮表德實惟令典可贈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日舉哀初昂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辱以此闔棺無慚鄉里往忝吳興屬在昏明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非私門階榮蓋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每興師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瞑目畢恨泉壤若魂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還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恆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愼勿祇奉諸子累表陳奏詔不許冊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都郡民徵士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章內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于子悅攻之新城戍主戴僧易勸令拒守吳陸映公等懼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無革歲寒之心袁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美焉

梁書卷三十一

梁書卷三十一考證

袁昂傳條愛之至無異於己○無異於己南史作言無異色

且猶紬甲冑久篤誠款○甲南本作甲訛

子君正傳賊遣于子悅攻之○于子悅南史作張君璺

吳隆缺公等○監本缺隆缺二字今從南史增入

梁書卷三十一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六

陳慶之 蘭欽

陳慶之字子雲義興國山人也幼而隨從高祖高祖性好棋每從夜達旦不輟等輩皆倦寐惟慶之不寢聞呼即至甚見親賞從高祖東下平建鄴稍爲主書散財聚士常思効用除奉朝請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於彭城求入內附以慶之爲武威將軍與胡龍牙成景儁率諸軍應接還除宣猛將軍文德主帥仍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拒屯據陵缺延明先遣其別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退軍士得全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兩城相拒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五萬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慶之乃還與諸將連營而進據渦陽城與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仲宗等恐腹背受敵謀欲退師慶之杖節軍門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審欲班師慶之別有密敕今日犯者便依明詔仲宗壯其計乃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譟而攻之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三萬餘口詔以渦陽之地置西徐州衆軍乘勝前頓城父高祖嘉焉賜慶之手詔曰本非將種又非豪家觖望風雲以至於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終開朱門而待賓揚聲名於竹帛豈非大丈夫哉大通初魏北海王元顥以本朝大亂自拔來降求立爲魏主高祖納之以慶之爲假節飈勇將軍送元顥還北顥於渙水即魏帝號授慶之使持節鎮北將軍護軍前軍大都督發自銍縣進拔滎城遂至睢陽魏將丘大千有衆七萬分築九城以相拒慶之攻之自旦至申陷其三壘大千乃降時魏征東將軍濟陰王元暉業率羽林庶子二萬人來救梁宋進屯考城城四面縈水守備嚴固慶之命浮水築壘攻陷其城生擒暉業獲租車七千八百輛仍趣大梁望旗歸款顥進慶之衛將軍徐州刺史武都公仍率衆而西魏左僕射楊昱西阿王元慶撫軍將軍元顯恭率御仗羽林宗子庶子衆凡七萬據滎陽拒顥兵既精強城又險固慶之攻未能拔魏將元天穆大軍復將至先遣其驃騎將軍尒朱吐沒兒領胡騎五千騎將魯安領夏州步騎九千援楊昱又遣右僕射尒朱隆西荊州刺史王羆騎一萬據虎牢天穆沒兒前後繼至旗鼓相望時滎陽未拔士衆皆恐慶之乃解鞍秣馬宣諭衆曰吾至此以來屠城略地實爲不少君等殺人父兄略人子女又爲無算天穆之衆並是仇讎我等纔有七千虜衆三十餘萬今日之事義不圖存吾以虜騎不可爭力平原及未盡至前須平其城壘諸君無假狐疑自貽屠膾一鼓悉使登城壯士東陽宋景休義興魚天愍踰堞而入遂克之俄而魏陣外合慶之率騎三千背城逆戰大破之魯安於陣乞降元天穆尒朱吐沒兒單騎獲免收滎陽儲實牛馬穀帛不可勝計進赴虎牢尒朱隆棄城走魏主元子攸懼奔并州其臨淮王元彧安豐王元延明率百僚封府庫備法駕奉迎顥入洛陽宮御前殿改元大赦顥以慶之爲侍中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增邑萬戶魏大將軍上黨王元天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衆四萬攻陷大梁分遣老生費穆兵二萬據虎牢刁宣刁雙入梁宋慶之隨方掩襲並皆降款天穆與十餘騎北渡河高祖復賜手詔稱美焉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披靡先是洛陽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自發銍縣至于洛陽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向無前初元子攸止單

騎奔走宮衛嬪侍無改於常顥既得志荒于酒色乃日夜宴樂不復視事與安豐臨淮共立姦計將背朝恩絕賓貢之禮直以時事未安且資慶之力用外同內異言多忌刻慶之心知之亦密爲其計乃說顥曰今遠來至此未伏尚多若人知虛實方更連兵而安不忘危須預爲其策宜啓天子更請精兵幷勅諸州有南人沒此者悉須部送顥欲從之元延明說顥曰陳慶之兵不出數千已自難制今增其衆寧肯復爲用乎權柄一去動轉聽人魏之宗社於斯而滅顥由是致疑稍成疎貳慮慶之密啓乃表高祖曰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尒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高祖遂詔衆軍皆停界首洛下南人不出一萬羌夷十倍軍副馬佛念言於慶之曰功高不賞震主身危二事既有將軍豈得無慮自古以來廢昏立明扶危定難鮮有得終今將軍威震中原聲動河塞屠顥據洛則千載一時也慶之不從顥前以慶之爲徐州刺史因固求之鎮顥心憚之遂不遣乃曰主上以洛陽之地全相任委忽聞捨此朝寄欲往彭城謂君遽取富貴不爲國計手勅頻仍恐成僕責慶之不敢復言魏天柱將軍尒朱榮右僕射尒朱隆大都督元天穆驃騎將軍尒朱吐沒兒榮長史高歡鮮卑芮芮勒衆號百萬挾魏主元子攸來攻顥顥據洛陽六十五日凡所得城一時反叛慶之渡河守北中郎城三日中十有一戰傷殺甚衆榮將退時有劉助者善天文乃謂榮曰不出十日河南大定榮乃縛木爲筏濟自硤石與顥戰於河橋顥大敗走至臨潁遇賊被擒洛陽陷慶之馬步數千結陣東反榮親自來追值嵩高山水洪溢軍人死散慶之乃落鬚髮爲沙門間行至豫州豫州人程道雍等潛送出汝陰至都仍以功除右衛將軍封永興縣侯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北兗州刺史會有妖賊沙門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僧強頗知幻術更相扇惑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使慶之討焉車駕幸白下臨餞謂慶之曰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慶之受命而行曾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其首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餘並如故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又破行臺孫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罷義陽鎮兵停水陸轉運江湖諸州並得休息開田六千頃二年之後倉廩充實高祖每嘉勞之又表省南司州復安陸郡置上明郡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上貽慶之書使降勅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是歲豫州饑慶之開倉賑給多所全濟州民李昇等八百人表請樹碑頌德詔許焉五年十月卒時年五十六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鼓吹一部諡曰武敕義興郡發五百丁會喪慶之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長子昭嗣第五子昕字君章七歲能騎射十二隨父入洛路遇疾還京師詣鴻臚卿朱异异訪北間形勢昕聚土畫地指麾分別异甚奇之大同四年爲邵陵王常侍文德主帥右衛仗主敕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敢勇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其難寶樂求單騎校戰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六年除威遠將軍小峴城主以公事免十年妖賊王勤宗起於巴山郡以昕爲宣猛將軍假節討焉勤宗平除陰陵戍主北譙太守以疾不之官又除驃騎外兵俄爲臨川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歷陽敕召昕還昕啓云采石急須重鎮王質水軍輕弱恐慮不濟乃板昕爲雲騎將軍代質未及下渚景已渡江仍遣率所領遊防城外不得入守欲奔京口乃爲景所擒景見昕殷勤因留極飲曰我至此得卿餘人無能爲也令昕收集部曲將用之昕誓而不許景使其儀同范桃棒嚴禁之昕因說桃棒令率所領歸降襲殺王偉宋子仙爲信桃棒許之遂盟約射啓城中遣昕夜縋而入高祖大喜敕即受降太宗遲疑累日不決外事發洩昕弗之知猶依期而下景邀得之乃逼昕令更射書城中云桃棒且輕將數十人先入景欲裹甲隨之昕既不肯爲書期以必死遂爲景所害時年三十三

蘭欽字休明中昌魏人也父子雲天監中軍功官至雲麾將軍冀州刺史欽幼而果決趫捷過人隨父北征授東宮直閣大通元年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

別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龍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尖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別將范思念鄭承宗等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援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別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山始興叛蠻至即平破之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破天漆蠻帥晚時得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為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又密敕欽向魏興經南鄭屬魏將托跋勝寇襄陽仍敕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諸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增封五百戶進爵為侯破通生擒行臺元子禮大將薛儁張菩薩魏梁州刺史元羅遂降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俄改授持節都督衡桂二州諸軍事衡州刺史未及赴職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橋城斬首三千餘紹獻奔退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述職經廣州因破俚帥陳文徹兄弟並擒之至衡州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增邑五百戶在州有惠政吏民詣闕請立碑頌德詔許焉徵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尋改授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廣州刺史既至任所前刺史南安侯密遣廚人置藥於食欽中毒而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子夏禮侯景至歷陽率其部曲邀擊景兵敗死之

史臣曰陳慶之蘭欽俱有將略戰勝攻取蓋頗牧衛霍之亞歟慶之警悟早侍高祖既預舊恩加之謹肅蟬冕組珮亦一世之榮矣

梁書卷三十二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陳慶之傳屯據砂缺○南史刪此句故缺字不可考

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揚州刺史是云寶於溱水○各本或作玄云寶或祛一作是玄寶今從北史魏書及姓氏譜訂正

蘭欽傳前刺史安南侯密○安南一本作南安

梁書卷三十二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七

王僧孺 張率 劉孝綽 王筠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衞將軍肅八代孫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准宋司徒左長史僧孺年五歲讀孝經問授者此書所載述曰論忠孝二事僧孺曰若爾常願讀之六歲能屬文既長好學家貧常傭書以養母所寫既畢諷誦亦通仕齊起家王國左常侍太學博士尚書僕射王晏深相賞好晏爲丹陽尹召補郡功曹使僧孺撰東宮新記遷大司馬豫章王行參軍又兼太學博士司徒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僧孺亦遊焉文惠太子聞其名召入東宮直崇明殿欲擬爲宮僚文惠薨不果時王晏子德元出爲晉安郡以僧孺補郡丞除候官令建武初有詔舉士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表薦秘書丞王暕及僧孺曰前候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理尚棲約思致恬敏既筆耕爲養亦傭書成學至乃照螢映雪編蒲緝柳先言往行人物雅俗甘泉遺儀南宮故事畫地成圖抵掌可述豈直鼮鼠有必對之辯竹書無落簡之謬訪對不休質疑斯在除尚書儀曹郎遷治書侍御史出爲唐令初僧孺與樂安任昉遇竟陵王西邸以文學友會及是將之縣昉贈詩其略曰惟子見知惟余知子觀行視言要終猶始敬之重之如蘭如芷形應影隨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著子之有之誰毀誰譽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誰其執鞭吾爲子御劉略班藝虞志荀錄伊昔有懷交相欣勖下帷無倦升高有屬嘉爾晨燈惜余夜燭其爲士友推重如此天監初除臨川王後軍記室參軍待詔文德省尋出爲南海太守郡常有高涼生口及海舶每歲數至外國賈人以通貨易舊時州郡以半價就市又買而即賣其利數倍歷政以爲常僧孺乃歎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物吾欲遺子孫者不在越裝並無所取視事期月有詔徵還郡民道俗六百人詣闕請留不許既至拜中書郎領著作復直文德省撰中表簿及起居注遷尚書左丞領著作如故俄除游擊將軍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嘗攜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是拜日引騶清道悲感不自勝尋以公事降爲雲騎將軍兼職如故頃之即真是時高祖製春景明志詩五百字敕在朝之人沈約已下同作高祖以僧孺詩爲工遷少府卿出監吳郡還除尚書吏部郎參大選請謁不行出爲仁威南康王長史行府州國事王典籤湯道愍暱於王用事府內僧孺每裁抑之道愍遂謗訟僧孺逮詣南司奉牋辭府曰下官不能避溺山隅而正冠李下既貽疵辱方致徽纆解籙收簪且歸初服竊以董生偉器止相驕王賈子上才爰傅卑土下官生年有值謬仰清塵假翼西雍綢步東閣多歷歲稔服取亂長裾高楫相望直居坐右長階如畫獨在僚端借其從容之詞假以寬和之色恩禮遠過申白榮望多廁應徐厚德難逢小人易說方謂離腸隕首不足以報一言露膽披誠何能以酬屢顧寧謂罻羅裁舉微禽先落閶闔始吹細草仍墜一辭九畹方去五雲縱天網是漏聖恩可恃亦復孰寄心骸何施眉目方當橫潭亂海就魚鱉而爲群披榛捫樹從虺蜴而相伍豈復仰聽金聲式瞻玉色顧步高軒悲如霰委踟躕下席泣若綆縻僧孺坐免官久之不調友人廬江何炯猶爲王府記室乃致書於炯以見其意曰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既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飈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既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癲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汙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飢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皁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能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轂斯大丈

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小才蟲篆末藝含吐緗縹之上翩躚樽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澁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竇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遺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晷方旦抱樂御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廁龍豹之謀及其投劾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竹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聃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基薄牆高塗遙力躓傾蹶必然顛蹈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懍懍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缴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鸇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茲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輸左校變爲丹赭充彼舂薪幸聖王留善貸之德紓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惷詬憐其觳觫加肉朽胔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止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嫉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蘖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呼悲可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氣具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黄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愾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匏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糊口寄身殪死溝渠以實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摛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唯吳馮之遇夏馥范彧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久之起爲安西安成王參軍累遷鎮右始興王中記室北中郎南康王諮議參軍入直西省知撰譜事普通三年卒時年五十八僧孺好墳籍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與沈約任昉家書相埒少篤志精力於書無所不覩其文麗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見者世重其富僧孺集十八州譜七百一十卷百家譜集十五卷東南譜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兩臺彈事不入集內爲五卷及東宮新記並行於世

張率字士簡吳郡吳人祖永宋右光祿大夫父瓌齊世顯貴歸老鄉邑天監初授右光祿加給事中率年十二能屬文常日限爲詩一篇稍進作賦頌至年十六向二千許首齊始安王蕭遙光爲揚州召迎主簿不就起家著作佐郎建武三年舉秀才除太子舍人與同郡陸倕幼相友狎常同載詣左衞將軍沈約適值任昉在焉約乃謂昉曰此二子後進才秀皆南金也卿可與定交由此與昉友善遷尚書殿中郎出爲西中郎南康王功曹史以疾不就久之除太子洗馬高祖霸府建引爲相國主簿天監初臨川王已下並置友學以率爲鄱陽王友遷司徒謝朏掾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部書又使撰婦人事二十餘條勒成百卷使工書人琅邪王深吳郡范懷約褚洵等繕寫以給後宮率又爲待詔賦奏之甚見稱賞手敕答曰省賦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又侍宴賦詩高祖乃別賜率詩曰東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雖慚古昔得人今爲盛率奏詩往返數首其年遷祕書丞引見玉衡殿高祖曰祕書丞天下清官東南胄望未有爲之者今以相處足爲卿譽其恩遇如此四年三月禊飲華光殿其日河南國獻舞馬詔率賦之曰臣聞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故禮稱驪騵詩誦驈駱先景遺風之美世所得聞吐圖騰光之異有時而出洎我大梁光有區夏廣運自中員照無外日入之所浮琛委贄風被之域越險効珍輪服鳥號之駿騊駼秦龍之名而河南又獻赤龍駒有奇貌絕足能拜善舞天子異之使臣作賦曰維梁受命四載元符既臻協律之事具舉膠庠之教必陳檀輿之用已偃玉輅之御方巡考帝文而率通披皇圖以大觀慶惟

道而必先靈匪聖其誰覽見河龍之瑞唐騶天馬之禎漢既叶符而比德且同條而共貫前國美於斯今邁皇王於曩昔散大明以燭幽揚義聲而遠斥固施之於不窮諒無所乎朝夕並承流以請吏咸向風而率職納奇貢於絕區致龍媒於殊域伊況古而赤文爰在茲而朱翼既効德於炎運亦表祥於尙色資皎月而載生祖河房而挺授種北唐之絕類嗣西宛之鴻冑稟妙足而逸倫有殊姿而特茂善環旋於齊夏知蹀躞於今奏超六種於周閑踰八品於漢廐伊自然之有質寧改觀於肥瘦豈徒服阜而養安與進駕以馳驟爾其挾尺縣璧之辨附蟬伏兔之別十形五觀之姿三毛八肉之勢臣何得而稱焉固已詳於前製徒觀其神爽視其豪異軼跨野而忽蹄輪齊秀騏而並末駟貶代盤而陋小華越定單而少天驥信無等於漏面孰有取於決鼻可以迹章亥之所未遊踰禹益之所未至將不得而屈指亦何暇以理轡若跡遍而忘反非我皇之所事方潤色於前古邀深文而備恩既而機事多暇青春未移時惟上巳美景在斯遵鎬飲之故實陳洛禊之舊儀濟伊川而分派引激水以回池集國良於民僞列樹茂於皇枝紛高冠以連袵鏘鳴玉而肩隨清輦道於上林肅華臺之金座望發色於綠苞佇流芬於紫蔞聽擊鐘之畢擧聆韶夏之咸播承六奏之既闋及九變之已成均儀禽於唐序同舞獸於虞庭懷夏后之九代想陳王之紫騂乃命涓人効良駿經周衛入鉤陳言右牽之已來寧執朴而後進既傾首於律同又蹀足於鼓振擢龍首回鹿軀睨兩鏡蹙雙鳧既就場而雅拜時赴曲而徐趨敏躁中於促節捷繁外於驚桴騏行驥動虎發龍驤雀躍鷰集鵠引鳧翔妍七盤之綽約陵九劍之抑揚豈借儀於褕袂寧假器於髦皇婉脊投頌俛膺合雅露沫歕紅沾汗流赭乃却走於集靈馴惠養於豐夏欝風雷之壯心思展足於南野若彼符瑞之富可以臻介丘而昭卒業播紳搴后皷希末光天子深穆爲度未之訪也何則進讓殊事豈非帝者之彌文哉今四衛外封五岳內郡宜弘下禪之規增上封之訓背清都而日行指云郊而玄運將絕塵而弭轍類飛鳥與靈龜總三才而驅騖按五御而超攄踐劒雲於華蓋翼條風於屬車無逸御於玉軫不泛駕於金輿飾中岳之絕軌發奉高之舊墟訓厚況於人神弘施育於黎獻垂景炎於長世集繁祉於斯萬在庸臣之方剛有從軍之大願必自茲而展采將同畀於庵煇悼長卿之遺書惆周南之留恨時與到洽周興嗣同奉詔爲賦高祖以率及興嗣爲工其年父憂去職其父侍妓數十人善謳者有色貌邑子儀曹郎顧玩之求娉焉謳者不願遂出家爲尼嘗因齋會率宅玩之乃飛書言與率姦南司以事奏聞高祖惜其才寢其奏然猶致世論爲服闋後久之不仕七年敕召出除中權建安王中記室參軍預長名問訊不限日俄有敕直壽光省治丙丁部書抄八年晉安王戍石頭以率爲雲麾中記室王還南兗州轉宣毅諮議參軍並兼記室王還都率除中書侍郎十三年王爲荊州復以率爲宣惠諮議領江陵令府遷江州以諮議領記室出監豫章臨川郡率在府十年恩禮甚篤還除太子僕累遷招遠將軍司徒右長史揚州別駕率雖歷居職務未嘗留心簿領及爲別駕奏事高祖覽牒問之並無對但奉答云事在牒中高祖不悅俄遷太子家令與中庶子陸倕僕射劉孝綽對掌東宮管記遷黃門侍郎出爲新安太守秩滿還都未至丁所生母憂大通元年服未闋卒時年五十三昭明太子遣使贈賻與晉安王綱令曰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才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潸慨屬有今信乃復及之率嗜酒事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太半率問其故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少好屬文而七略及藝文志所載詩賦今亡其文者並補作之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長公嗣

劉孝綽字孝綽彭城人本名冉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繪齊大司馬霸府從事中郎孝綽幼聰敏七歲能屬文舅齊中書郎王融深賞異之常與同載適親友號曰神童融每言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字也繪齊世掌詔誥孝綽年未志學繪常使代草之父黨沈約任昉范雲等聞其名並命駕先造焉昉尤相賞好范雲年長繪十餘歲其子孝才與孝綽年並十四五及雲遇孝綽便申伯季乃命孝才拜之天監初起家著作佐郎爲歸沐詩以贈任昉昉報章曰彼美洛陽子投我懷秋作詎慰耋嗟人徒深老夫託直史兼褒貶轄司

事疾悉九折多美疹匪報庶夏藥子其祟鋒穎春耕勵秋穫其爲名流所重如此遷太子舍人俄以本官兼尚書水部郎奉啓陳謝手敕答曰美錦未可便製簿領亦宜稍習頃之卽眞高祖雅好蟲篆時因宴幸命沈約任昉等言志賦詩孝綽亦見引嘗侍宴於坐爲詩七首高祖覽其文篇篇嗟賞由是朝野改觀焉尋有敕知青北徐南徐三州事出爲平南安成王記室隨府之鎭尋補太子洗馬遷尚書金部侍郎復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出爲上虞令還除祕書丞高祖謂舍人周捨曰第一官當用第一人故以孝綽居此職公事免尋復除祕書丞出爲鎭南安成王諮議入以事免起爲安西記室累遷安西驃騎諮議參軍敕權知司徒右長史事遷太府卿太子僕復掌東宮管記時昭明太子好士愛文孝綽與陳郡殷芸吳郡陸倕琅邪王筠彭城到洽等同見賓禮太子起樂賢堂乃使畫工先圖孝綽焉太子文章繁富羣才咸欲撰錄太子獨使孝綽集而序之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廷尉卿頃之卽眞初孝綽與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銜之及孝綽爲廷尉正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姝坐免官孝綽諸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論共洽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時世祖出爲荊州至鎭與孝綽書曰君屏居多暇差得肆意典墳吟詠情性比復稀數古人不以委約而能不伎癢且虞卿史遷由斯而作想摛屬之興益當不少洛地紙貴京師名動彼此一時何其盛也近在道務閑微得點翰雖無紀行之作頗有懷舊之篇至此已來衆諸屑役小生之詆恐取辱於盧江遮道之姦慮興謀於從事方且褰帷自厲求瘼不休筆墨之功曾何暇豫至於心乎愛矣未嘗有歇思樂惠音清風靡聞譬夫夢想溫玉飢渴明珠雖愧卞隨猶爲好事新有所製想能示之勿等清慮徒虛其請無由賞悉遣此代懷數路計行遲遲芳札孝綽答曰伏承自辭皇邑爰至荊臺未勞刺舉且摛高麗近雖預觀尺錦而不覩全玉昔臨淄詞賦悉與楊脩未殫寶笥顧慙先哲渚宮舊俗朝衣多故李固之薦二邦徐珍之奏七邑威懷之道兼而有之當欲使金石流功恥用翰墨垂迹雖乖知二偶達聖心爰自退居素里却掃窮閈比楊倫之不出譬張摯之杜門昔趙卿窮愁肆言得失漢臣鬱志廣敘盛衰彼此一時擬非其匹竊以文豹何辜以文爲罪由此而談又何容易故韜翰吮墨多歷寒暑既闕子幼南山之歌又微敬通渭水之賦無以自同獻笑少酬褒誘且才乖體物不擬作於玄根事殊宿諾寧貽懼於朱亥顧己反躬載懷累息但瞻言漢廣邈若天涯區區一心分宵九逝殿下降情白屋存問相尋食椹懷音矧伊人矣孝綽免職後高祖數使僕射徐勉宣旨慰撫之每朝宴常引與焉及高祖爲籍田詩又使勉先示孝綽時奉詔作者數十人高祖以孝綽尤工卽日有敕起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啓謝曰臣不能銜珠避顛傾柯衞足以茲疎倖與物多忤兼逢匿怨之友遂居司隸之官交構是非用成萋斐日月昭回俯明枉直獄書每御輒鑒蔣濟之寃炙發見明非關陳正之辯遂漏斯密網免彼嚴棘得使還同士伍比屋唐民生死肉骨豈侔其施臣雖無識孰不戴天疎遠畝隴絕望高闕而降其接引優以旨喻於臣微物足爲榮隤況剛條落葉忽沾雲露周行所寘復齒盛流但雕朽汚糞徒成延獎捕影繫風終無効答又啓謝東宮曰臣聞之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豈非孤特則積毀所歸比周則積譽斯信知好惡之間必待明鑒故晏嬰再爲阿宰而前毀後譽後譽出於阿意前毀由於直道是以一犬所噬旨酒貧其甘酸一手所搖嘉樹變其生死又鄒陽有言士無賢愚入朝見嫉至若臧文之下展季靳尚之放靈均絳侯之排賈生平津之陷主父自茲厥後其徒實繁曲筆短辭不暇殫述寸管所窺常由切齒殿下誨道觀書俯同好學前載枉直備該神覽臣昔因立侍親承緒言飄風貝錦譬彼讒慝聖旨殷勤深以爲歎臣資愚履直不能杜漸防微曾未幾何逢訧罹難雖吹毛洗垢在朝而同嗟而嚴文峻法肆姦其必奏不顧賓友志欲要君自非上帝運超己之光昭陵陽之虐舞文虛謗不取信於宸明在縲嬰纆幸得蠲於廣晤裁下免黜之書仍頒朝會之旨小人未識通方繫馬懸車息絕朝覲方願滅影銷聲遂移林谷不悟天聽罔已造次必彰不以距違見疵復使引籍雲陛降寬和之色垂布帛之言形之千載所蒙已厚況乃恩等特召榮同

起家蓋古自惟彌覺多忝但未渝丹石永藏輪軌相彼工言構茲媒孽且款冬而生已凋柯葉空延德澤無謝陽春俊爲太子僕母憂去職服闋除安西湘東王諮議參軍遷黃門侍郎尙書吏部郎坐受人絹一束爲餉者所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頃之遷祕書監大同五年卒官時年五十九孝綽少有盛名而仗氣負才多所陵忽有不合意極言詆訾領軍臧盾太府卿沈僧杲等並被時遇孝綽尤輕之每於朝集會同處公卿閒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塗閒事由此多忤於物孝綽辭藻爲後進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諷誦傳寫流聞絕域文集數十萬言行於世孝綽兄弟及羣從諸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適琅邪王叔英吳郡張嵊東海徐悱並有才學悱妻文尤清拔悱僕射徐勉子爲晉安郡卒喪還京師妻爲祭文辭甚悽愴勉本欲爲哀文旣覩此文於是閣筆孝綽子諒字有信少好學有文才尤博悉晉代故事時人號曰皮裹晉書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功曹史中城王記室參軍

王筠字元禮一字德柔琅邪臨沂人祖僧虔齊司空簡穆公父揖太中大夫筠幼警寤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陳郡謝覽覽弟舉亦有重譽時人爲之語曰謝有覽舉王有養炬炬是泰養卽筠並小字也起家中軍臨川王行參軍遷太子舍人除尙書殿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者或勸逡巡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尙書令沈約當世辭宗每見筠文咨嗟吟詠以爲不逮也嘗謂筠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也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脁諸賢零落已後平生意好殆將都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造閣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於壁皆直寫文詞不加篇題約謂人云此詩指物呈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構思積時猶未都畢乃要筠示其草筠讀至雌霓（五激反）連蜷約撫掌欣抃曰僕嘗恐人呼爲霓（五鷄反）次至墜石磓星及冰懸埳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賞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卽報書云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慙孔翠羣翔豈不多愧古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權輿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寧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數服吟研周流忘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閒倏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閑日清觀乃申筠爲文能壓強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美約常從容啓高祖曰晚來名家唯見王筠獨步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士常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芸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而言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芸以方雅見禮焉出爲丹陽尹丞北中郎諮議參軍還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大師碑文詞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俄兼寧遠湘東王長史行府國郡事除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服闋後疾廢久之六年除尙書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又改領步兵中大通二年遷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爲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貞威將軍臨海太守在郡被訟不調累年大同初起爲雲麾豫章王長史遷祕書監五年除太府卿明年遷度支尙書中大同元年出爲明威將軍永嘉太守以疾固辭徙爲光祿大夫俄遷雲騎將軍司徒左長史太淸二年侯景寇逼筠時不入城明年太宗卽位爲太子詹事筠舊宅先爲賊所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之驚懼墜井卒時年六十九家人十餘人同遇害筠狀貌寢小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藝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當世其自序曰余少好書老而彌篤雖遇見嘗觀皆卽疏記後重省覽懽興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齊建武二年乙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沈少傅約語人云吾少

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已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相繼如王氏之
盛者也汝等仰觀堂構思各努力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
中庶子吏部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
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僧孺之巨學劉孝綽之詞藻主非不好也才非不
用也其拾靑紫取極貴何難哉而孝綽不拘言行自躓身名徒鬱抑當年非不
遇也

梁書卷三十三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發車傳率奏詩往返數首○奏詩南本作奉韶

劉孝綽傳先聖以衆惡之必監焉衆好之必監焉○顧炎武日知錄察作監者

梁宣帝諱詧故改之蓋襄陽以來國史之原文也

王筠傳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本書史臣論或稱史臣或稱陳吏部尚書姚

察此則稱史臣陳吏部尚書姚察前後卷總不畫一

梁書卷三十三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八

張緬　弟纘　綰

張緬字元長，車騎將軍弘策子也。年數歲，外祖中山劉仲德異之，嘗曰：「此兒非常器，為張氏寶也。」齊永元末，義師起，弘策從高祖入伐，留緬襄陽，年始十歲，每聞軍有勝負，憂喜形於顏色。天監元年，弘策任衛尉卿，為妖賊所害，緬痛父之酷，喪過於禮，高祖遣戒喻之。服闋，襲洮陽縣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出為淮南太守，時年十八。高祖疑其年少未閑吏事，乃遣主書封取郡曹文案，見其斷決允愜，甚稱賞之。還除太子舍人、雲麾外兵參軍。緬少勤學，自課讀書，手不輟卷，尤明後漢及晉代衆家。客有執卷質緬者，隨問便對，略無遺失。殿中郎缺，高祖謂徐勉曰：「此曹舊用文學，且居鵷行之首，宜詳擇其人。」勉舉緬充選。頃之，出為武陵太守，還拜太子洗馬、中舍人。緬母劉氏，以父沒家貧，葬禮有闕，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入官府。緬在郡所得祿俸不敢用，乃至妻子不易衣裳，及還都，並供其母賑贍親屬，雖累載所畜，一朝隨盡，緬私室常闃然如貧素者。累遷北中郎諮議參軍、寧遠長史。出為豫章內史。緬為政任恩惠，不設鉤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數十年未之有也。大通元年，徵為司徒左長史，以疾不拜，改為太子中庶子，領羽林監。俄遷御史中丞，坐收捕人與外國使鬭，左降黃門郎，兼領先職，俄復為真。緬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勵當官。中大通三年，遷侍中，未拜，卒，時年四十二。詔贈侍中，加貞威將軍，侯如故。賻錢五萬，布五十匹。高祖舉哀，昭明太子亦往臨哭，與緬弟纘書曰：「賢兄學業該通，莅事明敏，雖倚相之讀墳典，郄縠之敦詩書，惟今望古，蔑以斯過。自列宮朝，二紀將及，義惟僚屬，情實親友。文筵講席，朝遊夕宴，何曾不同茲勝賞，共此言寄。如何長謝，奄然不追！且年甫強仕，方申才力，摧苗落穎，彌可傷惋。念天倫素睦，一旦相失，如何可言。言及增哽，揮筆無次。」緬性愛墳籍，聚書至萬餘卷。抄後漢、晉書衆家異同，為後漢紀四十卷，晉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子傳嗣。

纘字伯緒，緬第三弟也，出後從伯弘籍。弘籍，高祖舅也，梁初贈廷尉卿。纘年十一，尚高祖第四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封利亭侯，召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時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彩爽發。高祖異之，嘗曰：「張壯武云『後八葉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纘好學，兄緬有書萬餘卷，晝夜披讀，殆不輟手。秘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為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遍觀閣內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如此數載，方還太子舍人，轉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纘與琅邪王錫齊名。普通初，魏遣彭城人劉善明詣京師請和，求識纘。纘時年二十三，善明見而嗟服。累遷太尉諮議參軍、尚書吏部郎，俄為長史兼侍中，時人以為早達。河東裴子野曰：「張吏部在喉舌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曠達，自云年出三十，不復詣人。初未與纘遇，便虛相推重，因為忘年之交。大通元年，出為寧遠華容公長史，行琅邪、彭城二郡國事。二年，仍遷華容公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加貞威將軍，行府州事。三年，入為度支尚書，母憂去職。服闋，出為吳興太守。纘治郡，省煩苛，務清靜，民吏便之。大同二年，徵為吏部尚書。纘居選，其後門寒素，有一介皆見引拔，不為貴要屈意，人士翕然稱之。五年，高祖手詔曰：「纘外氏英華，朝中領袖，司空以後，名冠范陽。可尚書僕射。」初，纘與參掌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湊，有過詣纘者，輒距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及是遷，為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尸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滯，近蔽耳目，深淺清濁，豈有能預，加以矯心飾貌，酷非所閑，不喜俗人，與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纘在職，議南郊御乘素輦，適古今之衷；又議印綬官備朝服，宜並著綬，時並施行。九年，遷宣惠將軍、丹陽尹，未拜，改為使持節、都督湘桂東寧三州諸軍事、湘州刺史。述職經途，乃作南征賦。其詞曰：歲次娵訾，月惟中呂，余謁帝於承明，將述職於南楚。忽中川而反顧，懷舊鄉而延佇，路漫漫以無端，情容容而莫與。乃弭節歎曰：人之寓於宇宙也，何異夫栖蝸之爭戰，附蟵之遊禽，而盈虛倚伏，俯仰浮沉，矜榮華於尺景，總萬慮於寸陰。彼忘機於粹日，乃聖達之明識，妙品物於

貞觀曾何足而繫心撫余躬之末迹屬興王之盛世叢三樂之休寵荷通家之渥惠登石渠之三閣典校文乎六藝振長纓於承華眷儲皇之上叡居衛觴而接席出方舟以同濟彼華坊與禁苑常宵盤而晝憩恩德音其在耳若清塵之未逝經二紀以及茲悲明離之永辭惟平生之福能實有志於棲息懸滅沒之千里謝韓哀於八極如蓑裘之代用譬輪輳之曲直愧周任之清規諒無取於陳力逢溜纓之嘉運遇井汲之明時懷君恩而未答顧靈瑣而佚遲總端揆以居副長庶僚而稱師猶深泉之短綆若高墉而無基伊吾人之菲薄豈斯滿之能持奉皇命以奏舉方驅傳於衡疑遵夕宿以言邁戒晨裝而永辭行搖搖於南逝心眷眷而西悲爾乃橫濟牽牛傍瞻雉庫前觀隱賑却視雲布追晉氏之啓戎覆中州之鼎祚鞠三川於茂草播兩京於朝露故黃旗紫蓋運在震方金陵之兆允符厥祥及歸命之銜璧爰獻璽於武王啓中興之英主宣十世而重光觀其內招人望外攘干紀草創江南締構基址豈徒能布其德主晉有祀雲漢作詩斯干見美而已哉乃得正朔相承于茲四代多歷年所二百餘載割疆埸於華戎拯生靈於宇內不被髮而左衽繄明德其是賚次臨滄之層嶽尋叔寶之舊塋蘊珠玉之餘潤昭羅綺之遺妍懷若人之遠理豈喜愠其能遷雖魂埋於百世猶映澈於九泉經法王之梵宇覩因時之或躍從四海之宅心故取亂而誅虐在蒼精之將季鞠洪柯以銷落既觀蝎而逞刑又施猷而爲謔候高嬉以巧笑俟長星而懽贖何慄慄之黔首思假命其無託信人欲而天從爰物覩而聖作我皇帝膺籙受圖聰明神武乘豐而運席卷三楚師克在和仁義必取形猶積決應若飈舉於是殪桑林之封豨繳青丘之大風戢干戈以耀德肆時夏而成功放流聲於鄭衛屏豔質於傾宮配軒皇以邁迹豈商周之比隆化致升平于茲四紀六夷膜拜八蠻同軌教穆於上庠寃申於大理顯三光之照燭降五靈之休祉諒殊功於百王固無得而稱矣泝金牛之迅渚覩靈山之雄壯實江南之丘墟平雲霄而竦狀擦素嶺乎青壁聳頳文於翠嶂跳巨石以驚湍批衡巖而駭浪鍵千尋之峭岸淼萬流之大壑隱日月以蔽虧擁風煙而回薄崖映川而晃朗水騰光而倏爍積霜巖之往還鼓波濤之前却下沫沬以洊險上岑崟而將落聞知命之是虞故違風而靡託訊會散之詭狀云恕特之來奔及漁人之垂餌沉潛鎖於洪源鑿幽塗於忠武馳四馬之高軒不語神以徵怪情存之而勿論驪姑熟之舊朔訪遺迹今宣武挾仲謀之雄氣朝委裘而作輔歷祖宗之明君猶負芒於威主勢傾河以覆岱威回天而震宇雖明允之篤誠在伊稷而未舉矧有功而無志豈季葉其能處懼貽笑於文景憂象賢之覆餗雖苞藥以代興終夷宗而殄族彼儋石之廩儲尚邀之而俟福況神明之大寶乃閣千於天祿造扃鍵之候司發傳書於關尉據轘轅乎伊洛守衡津於河湄無矯且以招賓闕捐繻而待賁實祇敬於王典懷鞠躬而屏氣惟函谷之襟帶疑武庫之精兵採風謠於往昔聞乳虎於甯成在當今而簡易止譏鑿其姦情陋文仲之廢職鄙彭門之食征於是近睇赭岑遙瞻鵲岸島嶼蒼茫風雲蕭散屬時雨之新晴觀百川之浩汗水泓澄以闇夕山參差而辨旦忽臨睨於故鄉眇江天其無畔迴洄流而右阻遵長薄而左貫獨向風以舒情寨芳洲其誰翫息銅山而繫纜訪叔文之靈宇得舊名而猶存皆攢蕪而積楚想夫君之令問實有聲於前古拯巴漢之廢業爰配名於鄒魯辨山精以息訟對祠星而寤主每撫事以懷人非末學其能覩嘉梅根之孝女尚乘肥於滕姬嗟吳人之重辟憂岐網於將貽彼沉瓜而顯義指滄波而爲期此浮履以明節赴丹爛其何疑信禮感而情悼實悽悵於余悲空沉吟以遐想愧邯鄲之妙詞望南陵以寓目美牙門之守志當晉師之席卷豈藩籬而不庇攜老弱於窮城猶區區乎一簣雖挈瓶之小善寔君子之所識闕一句是謂事人之禮入雷池之長浦想恭岱之芳塵臨魚官以轂膳踐寒蒲之抽筠又有生爲令德沒爲明神或捐家事主攜手拜親或正身殉義哀感市人所以家稱純孝國號能臣揚清徽於上列並異世而爲鄰發曉渚而遡風苦神吳之難習岸曜舟而不進水騰沙以驚急天曈曨其垂陰雨霏霏而來集愍征夫之勞瘁每搴帷而佇立由江沲之派別望彭匯之通津塗未中乎及絳日已盈於浹旬於是千流共歸萬嶺分狀倒景懸高浮天瀉壯清江洗滌平湖夷暢飄光轉彩出沒搖漾岷山嶓冢悠遠寂寥青谿赤岸控汐引潮望歸雲之蓊蓊揚清風之飄飄界飛流於翠薄耿長虹於

青霄若夫灌莽川涯層潭水府游泳之所往還喧鳴之所攢聚羣飛沙漲掩薄
草渚奇甲異鱗雕文綷羽聽寒鶴之偶鳴聞孤鴻之慕侶在客行而多思獨傷
魂而懷楚美中流之衡要因習坎以守固既因之而設險又居之而務德南通
珠崖夜郎西款玉津華墨莫不內清姦宄外弭苛慝籠屏京師事有均於齊德
也聘匡衡以躊躇想霓裳於雲仞流姮娥之逸響發王子之清顏若夜光而可
投豈榮華之難擅羡還丹其何術佇一丸於來信徑遵途乎鄂渚迹孫氏之霸
基陳利兵而蓄粟抗十倍之銳師在賢才之必用寧推誠而忍欺圖富強以法
立屬貞臣而日婞識徐基於江畔云釣臺之舊址方戰國之多虞猶從容而宴
喜欽輔吳之忠諒歎仲謀之虛己處君臣而並得員致霸其有以伊文侯之雅
望誠一代之偉人稱觀書以心服玉比德而譽均遘時雄之應運方協義以經
綸名既通而愈賞言雖聞而彌親惜勳王於延獻俾漢京之惟新何天命其弗
與悲盛業之未申汎蘆洲以延佇聞伍員之所濟出懷珠而免讐歸投金以答
惠彼無求於萬鍾唯長歌而鼓枻慨斯誠之未感乃沉軀以明誓空負恨其何
追徒臨槍而先祭及旋師於鄭國美邀福於來裔入郢都而抵掌壯天險之難
窺允分荊之勝略成百代之貞規賈生方於指大應侯譬之木披所以居宗振
末強本弱枝閱古今之通制歷盛衰而不移可不謂然與美經國之遠體也酌
忠言於城郢播終古之芳猷忘我躬之匪閱顧社稷而懷憂服莊王之高義乃
徵名於夏州耻蹊田之過罰納申叔之嘉謀觀巫臣之獻箴鑒周書以明喻何
自謀其多僻要桑中而遠赴若葆申之誅丹實匡君以成務在兩臣而優劣居
二主其並裕臨赤崖而慷慨摧雄圖於魏武乘戰勝以長驅志吞吳而幷楚總
八州之毅卒期姑蘇而振旅時有便乎建瓴事無留於蕭斧霸孫赫其霆奮杖
萬俗之英輔裂宇宙而三分誠決機乎一舉嗟玄德之矯矯思與復於舊京招
臥龍於當世配管仲而稱英收散亡之餘弱結與國而連橫延五紀乎岷漢紹
四百於炎精望巴丘以邅回遵洞庭而斂悅沉輕舟而不檠何靈胥之浩蕩眺
君稱之雙峯徒臨風以增想儻瑤觴而一酌駕彩蜺而獨往爾乃南覓衡霍北
距沮漳包括沅澧汲引瀟湘迤邐長邁漫漫回翔蕩雲沃日吐霞含光青碧潭
嶼萬頃澄澈綺蘭從風素沙被雪維雲霞以舒卷閱河洲而斷絕回曉月於中
川起長飆而半滅稅遺構之舊浦瞻汨羅以隕泗豈懷寶而迷邦猶殷勤而一
致蘊芳華以變積非黨人之所媚合小雅之怨誹兼國風之美志嘗彈冠而振
衣猶自別於泥滓且殺身以成義寧露才而揚己悲先生之不辰逢椒蘭之妬
美有騂騮而不馭焉遑遑於千里既踐境以恩人彌流連其無已脩行潦之薄
薦敢憑誠於沼沚謁黃陵而展敬奠瑤席乎川湄具蘭香以膏沐懷椒糈而要
之延帝子于三后降夔龍於九疑騰河靈之水駕下太一之靈旗撫安歌以會
舞疎緩節而依遲日徘徊以將暮情眇默而無辭愠秦皇之川幸尤土壤以加
戮昧天道之無親勤望祀以祈福將人怨而神怒故飛川而蕩谷推冥理以歸
督遂刊山而赭木於是下車入部班條理務砥課庸薄夕惕兢懼存問長老隱
恤堪庶奉宣皇恩寬徭省賦遠哉盛乎斯邦之舊也有虞巡方以託終夏后開
圖而疏決太伯讓嗣以來遊賢臣祈仙而齊潔固是明王之塵軌聖賢之蹤轍
也若夫屈平懷沙之賦賈子遊湘之篇史遷摛文以投弔揚雄反騷而沉川其
風謠雅什又是詞人之所流連也亦有仲寧咸德仍世相繼父子三台緇衣改
敝古初抱於烈火劉先高而忤世蔣公琰之弘通桓伯緒之匡濟鄧兗時之絕
述谷思恭之藻麗實川嶽之精靈常閑出而無替也至於殊庭之客帝鄉之賢
神奔鬼化吐吸雲煙玉笥登之而卻老金人植杖以尊泉蘇生騎龍而出入處
靜駕鹿以周旋配北燭之神女偶南榮之偓佺時彷彿其遙見亦往往而有焉
爾乃歷省府庭周行街術山川遠覽邑居近悉劉黔中以置守獻青陽而背質
鄒生所謂還舟楚王於焉乘駟巡高山之累仞褒吳文之爲宰彼非劉而入王
皆國士而身臨在長沙而著令經五葉其未改知天道之福謙勝一時之經始
尋太傅之故宅今築室以安禪邑無改於舊井尙閑流而冽泉懷伊管之政術
遇庸臣而見遷終被知於時主嗟漢宗之得賢受齊居之遠託豈理謝而生全
哀懷王之不秀遂抱恨而傷年脩定祀于北郭對林野而幽藹庶無吐於馨香
祀瓊茅而沃酹景十三以啓國惟君王其能大迨炎正之中微實斯藩而是賴
顧四阜之紆餘乍升高以遊目審山川之面帶將取名於衡麓下彌漫以爽塏

上欽尙而重複風瑟瑟以鳴松水琤琤而響谷低四照於若華煉千尋於建木嵬藹靈之可屛登巖阿而寤宿捨域中之常戀慕遊仙之靈族是時涼風暮節萬實西成華池迥遠飛閣淒明嘉南州之炎德愛蘭蕙之秋榮下名柑於曲樹採芳菊於高城樹羅軒而並列竹被欑而叢生翫樓禽之夕返送旅鴈之晨征悲去鄉而遠客寄覽物而娛情惟傳車之所驚實膺揚其是掌或解組以立威乍露服而加賞遵聖主之恩刑荷天地之厚德沾河潤於九里澤自家而刑國闕小道之可觀寧畏塗其易克眄高衢而願騁憂取累於長纓闇困石之非據承烟戒乎明則愧壽陵之餘子學邯鄲而匍匐也纘至州停遣十郡慰勞解放老疾吏役及關市戍邏先所防人一皆省併州界零陵衡陽等郡有莫徭蠻者依山險爲居歷政不賓服因此向化益陽縣人作田二頃皆異畝同穎纘在政四年流人自歸戶口增益十餘萬州境大安太清二年徵爲領軍俄改授使持節都督雍梁北秦東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纘初聞邵陵王綸當代己爲湘州其後更用河東王譽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仍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會聞侯景寇京師譽飾裝當下援時荊州刺史湘東王赴援軍次郢州武城纘馳信報曰河東已豎檣上水將襲荊州王信之便回軍鎭荊湘因構嫌隙尋棄其部伍單舸赴江陵王卽遣使責讓譽索纘部下旣至仍遣纘向襄陽前刺史岳陽王詧推遷未去鎭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會聞賊陷京師詧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殿下必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招聚義衆遠近必當投集又帥部下繼至以此義舉無往不克纘信之與結盟約因夜遁入山岸反以告詧仍遣岸帥軍追纘纘衆望岸軍大喜謂是赴期旣至卽執纘幷其衆並俘送之始被囚縶尋又逼纘剃髮爲道人其年詧舉兵襲江陵常載纘隨後及軍退敗行至湕水南防守纘者慮追兵至遂害之棄屍而去時年五十一元帝承制贈纘侍中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簡憲公纘有識鑒自見元帝便推誠委結及元帝卽位追思之嘗爲詩其序曰簡憲之爲人也不事王侯負才任氣見余則申旦達夕不能已已懷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纘著鴻寶一百卷文集二十卷次子希字子顏早知名選尙太宗第九女海鹽公主承聖初官至黃門侍郎

綰字孝卿纘第四弟也初爲國子生射策高第起家長兼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出爲北中郎長史蘭陵太守還除員外散騎常侍時丹陽尹西昌侯蕭淵藻以久疾未拜敕綰權知尹事遷中軍宣城王長史俄徙御史中丞高祖遣其弟中書舍人絢宣旨曰爲國之急惟在執憲直繩用人本不限升降晉宋之世周閔蔡廓並以侍中爲之卿勿疑是左遷也時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當時綰兄纘爲僕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導騶分趨兩陛前代未有也時人榮之歲餘出爲豫章內史綰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子聽者常數百人八年安成人劉敬官挾祆道遂聚黨攻郡內史蕭侻棄城走賊轉寇南康廬陵屠破縣邑有衆數萬人進寇豫章新淦縣南中久不習兵革吏民恇擾奔散或勸綰宜避其鋒綰不從仍修城隍設戰備募召敢勇得萬餘人刺史湘東王遣司馬王僧辯帥兵討賊受綰節度旬月閒賊黨悉平十年復爲御史中丞加通直散騎常侍綰再爲憲司彈糾無所回避豪右憚之是時城西開士林館聚學者綰與右衞朱异太府卿賀琛遞述制旨禮記中庸義太清二年遷左衞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遷吏部尙書宮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衞將軍相國長史侍中如故出爲持節雲麾將軍湘東內史承聖二年徵爲尙書右僕射尋加侍中明年江陵陷朝士皆俘入關綰以疾免後卒於江陵時年六十三次子交字少游頗涉文學選尙太宗第十一女安陽公主承聖二年官至太子洗馬祕書丞掌東宮管記

陳吏部尙書姚察曰太清版蕩親屬離貳纘不能叶和藩岳成溫陶之舉苟懷私怨構隙瀟湘遂及禍於身非由忠節繼以江陵淪覆實萌於此以纘之風格卒爲梁之亂階惜矣哉

張緬傳此兒非常器爲張氏寶也○南史作非止爲張氏寶方爲海內令名也

綰傳南中久不習兵革○監本缺兵字今從各本增入

梁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蕭子恪 弟子範　子顯　子雲　子暉

蕭子恪字景沖，蘭陵人，齊豫章文獻王嶷第二子也。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縣侯。年十二，和從兄司徒竟陵王高松賦，衛軍王儉見而奇之。初爲寧朔將軍、淮陵太守。建武中，遷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及司馬王敬則於會稽舉兵反，以奉子恪爲名，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至夜當害之。會子恪棄郡奔歸，是日亦至，明帝乃止，以子恪爲太子中庶子。東昏即位，遷祕書監，領右軍將軍，俄爲侍中。中興二年，遷輔國諮議參軍。天監元年，降爵爲子，除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以疾不拜，徙爲光祿大夫，俄爲司徒左長史。子恪與弟子範等嘗因事入謝，高祖在文德殿引見之，從容謂曰：「我欲與卿兄弟有言。夫天下之寶，本是公器，非可力得。茍無期運，雖有項籍之力，終亦敗亡。所以班彪王命論云：所求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卿不應不讀此書。宋孝武爲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鴆毒，所遺唯有景和。至於朝臣之中，或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然而或疑有天命而不能害者，或不知有天命而不疑者。于時雖疑卿祖，而無如之何。此是疑而不得。又有不疑者，如宋明帝本爲庸常被免，豈疑而得全。又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內外皆勸我云：『時代革異，物心須一，宜行處分。』我于時依此而行，誰謂不可。我政言江左以來，代謝必相誅戮，此是傷於和氣，所以國祚例不靈長。所謂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代。此是一義。二者，齊梁雖曰革代，義異往時。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二世，宗屬未遠。卿勿言兄弟是親，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有不周旋者，況五服之屬邪？齊業之初，亦是甘苦共嘗，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當不悉。我與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豈當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義。我有今日，非是本意所求。且建武屠滅卿門，致卿兄弟塗炭。我起義兵，非惟自雪門恥，亦是爲卿兄弟報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撥亂反正，我雖起樊、鄧，豈得不釋戈推奉？其雖欲不已，亦是師出無名。我今爲卿報仇，且時代革異，望卿兄弟盡節報我耳。且我自藉喪亂，代明帝家天下耳，不取卿家天下。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復可得，況子輿乎？』梁初，人勸我相誅滅者，我答之猶如向孝武時事：彼若茍有天命，非我所能殺；若其無期運，何忽行此，政足示無度量。曹志親是魏武帝孫，陳思之子，事晉武能爲晉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義異佗，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又文獻王時，內齋直帳閹人趙叔祖，天監初，入爲臺齋帥，在壽光省，高祖呼叔祖曰：「我本識汝在北第，以汝舊人，故每驅使汝。比見北第諸郎不？」叔祖奉答云：「比多在直，出外甚踈，假使暫出，亦不能得往。」高祖曰：「若見北第諸郎，道我此意：我今日雖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磐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諸郎者，非惟在我未宜，亦是欲使諸郎得安耳。但閉門高枕，後自當見我心。」叔祖即出外具宣敕語。子恪尋出爲永嘉太守，還除光祿卿、祕書監。出爲明威將軍、零陵太守。十七年，入爲散騎常侍、輔國將軍。普通元年，還宗正卿。三年，遷都官尚書。四年，轉吏部。六年，遷太子詹事。大通二年，出爲寧遠將軍、吳郡太守。三年，卒于郡舍，時年五十二。詔贈侍中、中書令，謚曰恭。子恪兄弟十六人，並仕梁。有文學者，子恪、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五人。子恪嘗謂所親曰：「文史之事，諸弟備之矣，不煩吾復牽率，但退食自公，無過足矣。」子恪少亦涉學，頗屬文，隨棄其本，故不傳文集。子瑳，亦知名，太清中，官至吏部郎，避亂東陽，後爲盜所害。

子範字景則，子恪第六弟也。齊永明十年，封祁陽縣侯，拜太子洗馬。天監初，降爵爲子，除後軍記室參軍，復爲太子洗馬，俄遷司徒主簿。丁所生母憂去職。子範有孝性，居喪以毀聞。服闋，又爲司徒主簿，累遷丹陽尹丞、太子中舍人。出爲建安太守，還除大司馬南平王戶曹屬、從事中郎。王愛文學士，子範偏被恩遇，嘗曰：「此宗室奇才也。」使製千字文，其辭甚美，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自是府中文筆，皆使草之。王薨，子範還宜惠諮議參軍、護軍臨賀王正德長史。正德爲丹陽尹，復爲正德信威長史，領尹丞。歷官十餘年，不出藩府，常以自慨，而諸弟並

登顯列意不能平及是爲到府牋曰上藩首佐於茲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昇以老少異時盛衰殊日雖佩恩寵還差年輩子範少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己也尋復爲宣惠武陵王司馬不就仍除中散大夫遷光祿廷尉卿出爲戎昭將軍始興內史還除太中大夫遷祕書監太宗卽位召爲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以遇賊不拜其年葬簡皇后使與張纘俱製哀策文太宗覽讀之曰今葬禮雖闕此文猶不減於舊尋遇疾卒時年六十四賊平後世祖追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文前後文集三十卷二子滂確並少有文章太宗東宮時嘗與邵陵王數諸蕭文士滂確亦預焉滂官至尚書殿中郎中軍宣城王記室先子範卒確太清中歷官宣城王友司徒右長史賊平後赴江陵因沒關西

子顯字景陽子恪第八弟也幼聰慧文獻王異之愛過諸子七歲封寧都縣侯永元末以王子例拜給事中天監初降爵爲子累遷安西外兵仁威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尉錄事子顯偉容貌身長八尺好學工屬文嘗著鴻序賦尚書令沈約見而稱曰可謂得明道之高致蓋幽通之流也又採衆家後漢考正同異爲一家之書又啓撰齊史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累遷太子中舍人建康令邵陵王友丹陽尹丞中書郎守宗正卿出爲臨川內史還除黃門郎中大通二年遷長兼侍中高祖雅愛子顯才又嘉其容止吐納每御筵侍坐偏顧訪焉嘗從容謂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讚易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製符同復在茲日時以爲名對三年以本官領國子博士高祖所製經義未列學官子顯在職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啓撰高祖集幷普通北伐記其年遷國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學遞述高祖五經義五年遷吏部尚書侍中如故子顯性凝簡頗負其才氣及掌選見九流賓客不與交言但舉扇一撝而已衣冠竊恨之然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閒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其見重如此大同三年出爲仁威將軍吳興太守至郡未幾卒時年四十九詔曰仁威將軍吳興太守子顯神韻峻舉宗中佳器分竹未久奄到喪殞惻愴于懷可贈侍中中書令今便舉哀及葬請諡手詔恃才傲物宜諡曰驕子顯嘗爲自序其略云余爲邵陵王友忝還京師遠思前比卽楚之唐宋梁之嚴鄒追尋平生頗好辭藻雖在名無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極臨水送歸風動春朝月明秋夜早鴈初鶯開花落葉有來斯應每不能已也前世賈傅崔馬邯鄲繆路之徒並以文章顯所以屢上歌頌自比古人天監十六年始預九日朝宴稠人廣坐獨受旨云今雲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賦詩詩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謂才子余退謂人曰一顧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賈誼何如哉未易當也每有製作特寡思功須其自來不以力構少來所爲詩賦則鴻序一作體兼衆製文備多方頗爲好事所傳故虛聲易遠子顯所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伐記五卷貴儉傳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二子序愷並少知名序太清中歷官太子家令中庶子並掌管記及亂於城內卒愷初爲國子生對策高第州又舉秀才起家祕書郎遷太子中舍人王府主簿太子洗馬父憂去職服闋復除太子洗馬遷中舍人並掌管記累遷宣城王文學中書郎太子家令又掌管記愷才學譽望時論以方其父太宗在東宮早引接之時中庶子謝嘏出守建安於宣猷堂宴餞並召時才賦詩同用十五劇韻愷詩先就其辭又美太宗與湘東王令曰王筠本自舊手後進有蕭愷可稱信爲才子先是時太學博士顧野王奉令撰玉篇太宗嫌其書詳略未當以愷博學於文字尤善使更與學士刪改遷中庶子未拜徙爲吏部郎太清二年遷御史中丞頃之侯景寇亂愷於城內遷侍中尋卒官時年四十四文集並亡逸

子雲字景喬子恪第九弟也年十二齊建武四年封新浦縣侯自製拜章便有文彩天監初降爵爲子既長勤學以晉代竟無全書弱冠便留心撰著至年二十六書成表奏之詔付祕閣子雲性沉靜不樂仕進年三十方起家爲祕書郎遷太子舍人撰東宮新記奏之勅賜束帛累遷北中郎外兵參軍晉安王文學司徒主簿丹陽尹丞時湘東王爲京尹深相賞好如布衣之交遷北中郎廬陵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大通元年除黃門郎俄遷輕車將軍兼司徒左長史

二年入爲吏部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轉太府卿三年出爲貞威將軍臨川內史在郡以和理稱民吏悅之遷除散騎常侍俄復爲侍中大同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頃之復爲侍中祭酒中正如故梁初郊廟未革牲牷樂辭皆沈約撰至是承用子雲始建言宜改啓曰伏惟聖敬率由尊嚴郊廟得西隣之心知周孔之迹載革牢俎德通神明黍稷蘋藻竭誠嚴配經國制度方懸日月垂訓百王於是乎在臣比兼職齊官見伶人所歌猶用未革牲前曲圜丘眡燎尙言式備牲牷北郊諴雅亦奏牲云孔備清廟登歌而稱我牲以潔三朝食舉猶詠朱尾碧鱗聲被鼓鍾未符盛制臣職司儒訓意以爲疑未審應改定樂辭以不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雲撰定敕曰郊廟歌辭應須典誥大語不得雜用子史文章淺言而沈約所撰亦多舛謬子雲答敕曰殷薦朝饗樂以雅名理應正採五經聖人成教而漢來此製不全用經典約之所撰彌復淺雜臣前所易約十曲惟知牲牷既革宜改歌辭而猶承例不嫌流俗乖體既奉令旨始得發矇臣夙本庸滯昭然忽朗謹依成旨悉改約制惟用五經爲本其次爾雅周易尙書大戴禮即是經誥之流愚意亦取兼用臣又尋唐虞諸書殷頌周雅稱美是一而復各述時事大梁革服偃武脩文制禮作樂義高三正而約撰歌辭惟浸稱聖德之美了不序皇朝制作事雅頌前例於體爲違伏以聖旨所定樂論鍾律緯緒文思深微命世一出方懸日月不刊之典禮樂之教致治所成謹一二採綴各隨事顯義以明制作之美覃思累日今始克就謹以上呈敕並施用子雲善草隸書爲世楷法自云善効鍾元常王逸少而微變字體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賞隨世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略指論飛白一勢而已十許年來始見敕旨論書一卷商略筆勢洞澈字體又以逸少之不及元常猶子敬之不及逸少自此研思方悟隸式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爾以來自覺功進其書迹雅爲高祖所重嘗論子雲書曰筆力勁駿心手相應巧踰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其見賞如此七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中大同元年還拜宗正卿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國子祭酒領南徐州大中正二年侯景寇逼子雲逃民間三年三月宮城失守東奔晉陵餧卒于顯靈寺僧房年六十二所著晉書一百一十卷東宮新記二十卷第二子特字世達早知名亦善草隸高祖嘗謂子雲曰子敬之書不及逸少近見特迹遂逼於卿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宣惠主簿中軍記室出爲海鹽令坐事免年二十五先子雲卒

子暉字景光子雲弟也少涉書史亦有文才起家員外散騎侍郎遷南中郎記室出爲臨安令性恬靜寡嗜好嘗預重雲殿聽制講三慧經退爲講賦奏之甚見稱賞遷安西武陵王諮議帶新繁令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魏藉兵威而革漢運晉因宰輔乃移魏曆異乎古之禪授以德相傳故抑前代宗枝用絕民望然劉曄曹志猶顯於朝及宋遂爲廢姓而齊代宋之戚屬一皆殲焉其祚不長抑亦由此有梁革命弗取前規故子恪兄弟及羣從並隨才任職通貴滿朝不失於舊豈惟魏與晉顯而已哉君子以是知高祖之弘量度越前代矣

梁書卷三十五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蕭子恪傳明帝悉召子恪兄弟親從七十餘人入西省○西省南史作永福省

子範傳王命記室蔡薳注釋之○顧炎武日知錄隋書經籍志千字文一卷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注子雲乃子範之弟與本傳謂子範作之而蔡薳爲之注釋者又異矣

子雲傳三年遷長兼侍中中大通元年○監本脫中字

子暉傳隨府轉儀同從事中騎長史卒○中南本作驃

梁書卷三十五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

孔休源 江革

孔休源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晉丹陽太守沖之八世孫曾祖遙之宋尚書水部郎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早卒休源年十一而孤居喪盡禮每見父手所寫書必哀慟流涕不能自勝見者莫不爲之垂泣後就吳興沈驎士受經略通大義建武四年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可謂後生之准也觀其此對足稱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薦之於司徒竟陵王爲西邸學士梁臺建與南陽劉之遴同爲太學博士當時以爲美選休源初到京寓於宗人少府卿孔登宅曾以祠事入廟侍中范雲一與相遇深加褒賞曰不期忽覿清顏頓袪鄙吝觀天披霧驗之今日後雲命駕到少府門登便拂筵整帶謂當詣己既而獨造休源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尚書令沈約當朝貴顯軒蓋盈門休源或時後來必虛襟引接處之坐右商略文義其爲通人所推如此俄除臨川王府行參軍高祖嘗問吏部尚書徐勉曰今帝業初基須一人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尚書儀曹郎爲朕思之誰堪其選勉對曰孔休源識具清通諳練故實自晉宋起居注誦略上口高祖亦素聞之即日除兼尚書儀曹郎中是時多所改作每逮訪前事休源即以所誦記隨機斷決曾無疑滯吏部郎任昉常謂之爲孔獨誦遷建康獄正及辨訟折獄時罕冤人後有選人爲獄司者高祖尚引休源以勵之除中書舍人司徒臨川王府記室參軍遷尚書左丞彈肅禮閣雅允朝望時太子詹事周捨撰禮疑義自漢魏至于齊梁並皆搜採休源所有奏議咸預編錄除給事黃門侍郎遷長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繩無所回避百寮莫不憚之除少府卿又兼行丹陽尹事出爲宣惠晉安王府長史南郡太守行荊州府州事高祖謂之曰荊州總上流衝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對曰臣以庸鄙曲荷恩遇方揚丹誠効其一割上善其對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尋而始興王憺代鎮荊州復爲憺府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治績平心決斷請託不行高祖深嘉之除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轉秘書監遷明威將軍復爲晉安王府長史南蘭陵太守別敕專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藩甚得民譽王深相倚仗軍民機務動止詢謀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徵爲太府卿俄授都官尚書頃之領太子中庶子普通七年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薨高祖與羣臣議王代居州任者久之于時貴戚王公咸望遷授高祖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識通敏實應此選乃授宣惠將軍監揚州休源初爲臨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時論榮之而神州都會簿領殷繁休源剖斷如流傍無私謁中大通二年加授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如故累表陳讓優詔不許在州晝決辭訟夜覽墳籍每車駕巡幸常以軍國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與羣公參定謀議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四年遘疾高祖遣中使候問并給醫藥日有十數其年五月卒時年六十四遺令薄葬節朔薦蔬菲而已高祖爲之流涕顧謂謝舉曰孔休源奉職清忠當官正直方欲共康治道以隆王化奄至殞歿朕甚痛之舉曰此人清介強直當今罕有微臣竊爲陛下惜之詔曰慎終追遠歷代通規褒德疇庸先王令典宣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監揚州孔休源風業貞正雅量沖邈升榮建禮譽重搢紳理務神州化覃歌詠方與仁壽穆是彝倫奄然永逝倍用悲惻可贈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賻第一材一具布五十匹錢五萬蠟二百斤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便資給謚曰貞子皇太子手令曰金紫光祿大夫孔休源立身中正行己清恪昔歲西浮渚宮東泊枌壤毗佐蕃政實盡厥誠安國之詳審公儀之廉白無以過之奄至殞喪情用惻怛今須舉哀外可備禮休源少孤立志操風範強正明練治體持身儉約學窮文藝當官理務不憚強禦常以天下爲己任高祖深委仗之累居顯職纖毫無犯性慎密寡嗜好出入帷幄未嘗言禁中事世以此重之聚書盈七千卷手自校治凡奏議彈文勒成十五卷長子雲童頗有父風而篤信佛理遍持經戒官至岳陽王府諮議東揚州別駕少子宗軌聰敏有識度歷尚書都官郎司徒左西掾中

書郎
江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也祖齊之宋尚書金部郎父柔之齊尚書倉部郎有
孝行以母憂毀卒革幼而聰敏早有才思六歲便解屬文柔之深加賞器曰此
兒必興吾門九歲丁父艱與弟觀同生孤貧傍無師友兄弟自相訓勗讀書精
力不倦十六喪母以孝聞服闋與觀俱詣太學補國子生舉高第齊中書郎王
融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宿衛還過候革時大雪見革弊絮單席而耽學不
倦嗟歎久之乃脫所著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臥具而去司徒竟陵王聞其名
引為西邸學士弱冠舉南徐州秀才時豫章胡諧之行州事王融與諧之書令
薦革諧之方貢琅邪王汎便以革代之解褐奉朝請僕射江祏深相引接祏為
太子詹事啓革為府丞祏時權傾朝右以革才堪經國令參掌機務詔誥文檄
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跡外人不知祏誅賓客皆罹其罪革獨以智免除尚書駕
部郎中興元年高祖入石頭時吳興太守袁昂據郡距義師遣使革製書與昂
於坐立成辭義典雅高祖深賞歎之因令與徐勉同掌書記建安王為雍州刺
史表求管記以革為征北記室參軍帶中廬令與弟觀少長共居不忍離別苦
求同行乃以觀為征北行參軍兼記室時吳興沈約樂安任昉並相賞重昉與
革書云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文房之職總卿昆季可謂馭二龍於長途騁騏驥
於千里途次江夏觀遇疾卒革時在雍為府王所禮款若布衣王被徵為丹陽
尹以革為記室領五官掾除通直散騎常侍建康正頻遷秣陵建康令為治明
肅豪彊憚之入為中書舍人尚書左丞司農卿復出為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
太守行江州府事徙仁威廬陵王長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嚴為百城所憚時
少王行事多傾意於籤帥革以正直自居不與籤帥等同坐俄遷左光祿大夫
南平王長史御史中丞彈奏豪權一無所避除少府卿出為貞威將軍北中郎
南康王長史廣陵太守改授鎮北豫章王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時魏徐州刺史
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隨府王鎮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馬乃泛舟而還途經
下邳遂為魏人所執魏徐州刺史元延明聞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稱患腳不拜
延明將加害焉見革辭色嚴正更相敬重時祖暅同被拘執延明使暅作欹器

漏刻銘革罵暅曰卿荷國厚恩已無報荅今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聞之
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辭以囚執既久無復心思延明逼之逾苦
將加箠撲革厲色而言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殺身報主今日得死為幸誓不
為人執筆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餘性命值魏主討中山王元
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暅還朝詔曰前貞威將軍鎮北長史廣陵太守江革才思
通贍出內有聞在朝正色臨危不撓首佐台鉉實允僉諧可太尉臨川王長史
時高祖盛於佛教朝賢多啓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高祖未知謂革不奉佛教
乃賜革覺意詩五百字云惟當勤精進自彊行勝脩豈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
以此告江革并及諸貴遊又手敕云世間果報不可不信豈得底突如對元延
明邪革因啓乞受菩薩戒重除少府卿長史校尉時武陵王在東州頗自驕縱
上詔革面敕曰武陵王年少臧盾性弱不能匡正欲以卿代為行事非卿不可
不得有辭乃除折衝將軍東中郎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門生故
吏家多在東州聞革應至並齎持緣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餉不容獨當故人
筐篚至鎮惟資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廣辭訟日數百革分判辨析曾無疑滯
功必賞過必罰民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騫為山陰令贓貨狼籍望風自解
府王憚之遂雅相欽重每至侍宴言論必以詩書王因此耽學好文典籤沈熾
文以王所製詩呈高祖高祖謂僕射徐勉曰江革果能稱職乃除都官尚書將
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
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迮輕艚革既無
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尋監吳郡于時境內荒儉劫
盜公行革至郡惟有公給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懼不能靜寇反省遊軍尉民下
逾恐革乃廣施恩撫明行制令盜賊靜息民吏安之武陵王出鎮江州乃曰我
得江革文華清麗豈能一日忘之當與其同飽乃表革同行又除明威將軍南
中郎長史尋陽太守徵入為度支尚書好獎進閭閻為後生延譽由是衣冠士
子翕然歸之時尚書令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每至朝宴恆有
褒貶以此為權勢所疾乃謝病還家除光祿大夫領步兵校尉南北兗二州大

中正優遊閑放以文酒自娛大同元年二月卒謚曰僖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革歷官入府長史四王行事二爲二千石傍無姬侍家徒壁立世以此高之長子行敏好學有才俊官至通直郎早卒有集五卷次子從簡少有文性年十七作採荷詞以刺敬容爲當時所賞歷官司徒從事中郎侯景亂爲任約所害子兼叩頭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見殺天下莫不痛之

史臣曰高祖留心政道孔休源以識治見知既遇其時斯爲幸矣江革聰敏亮直亦一代之盛名歟

梁書卷三十六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孔休源傳父珮齊廬陵王記室參軍○南史作父佩齊通直郎

長子雲章頗有父風○章南史作童

少子宗軌○軌南史作範

江革傳此段雍府妙選英才○此段南史作比聞

長子行敏○南史無行字

梁書卷三十六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一

謝舉 何敬容

謝舉字言揚中書令覽之弟也幼好學能清言與覽齊名舉年十四嘗贈沈約五言詩爲約稱賞世人爲之語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炬王筠王泰小字也起家祕書郎遷太子舍人輕車功曹史祕書丞司空從事中郎太子庶子家令掌東宮管記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祕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嗟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嘗侍宴華林園高祖訪舉於覽覽對曰識藝過臣甚遠惟飲酒不及於臣高祖大悅轉太子中庶子猶掌管記天監十一年遷侍中十四年出爲寧遠將軍豫章內史爲政和理甚得民心十八年復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普通元年出爲貞毅將軍太尉臨川王長史四年入爲左民尚書其年遷掌吏部尋以公事免五年起爲太子中庶子領右軍將軍六年復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徙爲吏部尚書尋加侍中出爲仁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清靜百姓化其德境內肅然罷郡還吏民詣闕請立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入爲侍中五兵尚書未拜遷掌吏部侍中如故舉祖莊宋世再典選至舉又三爲此職前代未有也舉少博涉多通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僧遞講經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渡人盧廣有儒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畢至舉造坐屢折廣辭理通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薦之以況重席焉四年加侍中五年還尚書右僕射侍中如故大同三年以疾陳解徙爲右光祿大夫給親信二十人其年出爲雲麾將軍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六年入爲侍中中書監未拜還太子詹事翊左將軍侍中如故舉父瀹齊世終此官累表乞改授敕不許久之方就職九年還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居端揆未嘗肯預時務多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手敕處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其年以本官參掌選事太清二年遷尚書令侍中將軍如故是歲侯景寇京師舉卒于圍內詔贈侍中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尚書令如故文集亂中並亡逸二子禧嘏並少知名嘏太清中歷太子中庶子出爲建安太守

何敬容字國禮廬江人也祖攸之宋太常卿父昌㝢齊吏部尚書並有名前代敬容以名家子弱冠選尚齊武帝女長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天監初爲祕書郎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太子洗馬中書舍人祕書丞遷揚州治中出爲建安內史清公有美績民吏稱之還除黃門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司徒左長史普通二年復爲侍中領羽林監俄又領本州大中正頃之守吏部尚書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四年出爲招遠將軍吳郡太守爲政勤恤民隱辨訟如神視事四年治爲天下第一吏民詣闕請樹碑詔許之大通二年徵爲中書令未拜復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俄加侍中中大通元年改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白晳美鬚眉性矜莊衣冠尤事鮮麗每公庭就列容止出人三年遷尚書右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時僕射徐勉參掌機密以疾陳解因舉敬容自代故有此授焉五年遷左僕射加宣惠將軍置佐史侍中參掌如故大同三年正月朱雀門災高祖謂羣臣曰此門制卑狹我始欲構遂遭天火並相顧未有答敬容獨曰此所謂陛下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爲名對俄遷中權將軍丹陽尹侍中參掌佐史如故五年入爲尚書令侍中將軍參掌佐史如故敬容久處臺閣詳悉舊事且聰明識治勤於簿領詰朝理事日旰不休自晉宋以來宰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爲世所嗤鄙時蕭琛子巡者頗有輕薄才因制卦名離合等詩以嘲之敬容處之如初亦不屑也十一年坐妾弟費慧明爲導倉丞夜盜官米爲禁司所執送領軍府時河東王譽爲領軍將軍敬容以書解慧明譽即封書以奏高祖大怒付南司推劾御史中丞張綰奏敬容挾私罔上合棄市刑詔特免職初天監中有沙門釋寶誌者嘗遇敬容謂曰君後必貴然終是何敗何耳及敬容爲宰相謂何姓當爲其禍故抑沒宗族無仕進者至是竟爲河東所敗中大同元年三月高祖幸同泰寺講金字三惠經敬容請預聽敕許之又有敕聽朔望問訊尋起爲金紫光祿大夫未拜又加侍中敬容舊時賓客門生諠譁如昔冀其復用會稽謝郁致書戒之曰草萊之人聞諸道路君侯

已得驂望朝夕出入禁門醉尉將不敢呵灰然不無其漸甚休甚休哉實於前又將弔也昔流言裁作公旦東奔燕書始來子孟不入夫聖賢被虛過以自斥未有學時實而求親者也且曝鰓之鱗不念杯勺之水雲霄之翼豈顧籠樊之糧何者所託已盛也昔君侯納言加首鳴玉在要回豐貂以步文昌登高蟬而趨武帳可謂盛矣不以此時薦才拔士少報聖主之恩今卒如爰絲之說受責見過方復欲更窺朝廷歔望萬分竊不為左右取也昔竇嬰楊惲亦得罪明時不能謝絕賓客猶交黨援卒無後福終益前禍僕之所弔實在於斯人人所以頗猶有踵君侯之門者未必皆感惠懷仁有灌夫任安之義乃戒翟公之大署冀君侯之復用也夫在思過之日而挾復用之意未可為智者覩矣君侯宜杜門念失無有所通築茅茨於鍾阜聊優游以卒歲見可憐之意著待終之情復仲尼能改之言惟子貢更也之譬少戢言於衆口微自救於竹帛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如此令明主聞知尚有冀也僕東臯鄙人入穴幸無銜圖恥天下之士不為執事道之故披肝膽示情素君侯豈能鑒焉太清元年還太子詹事侍中如故二年侯景襲京師敬容自府移家臺內初景於渦陽退敗未得審實傳者乃云其將暴顯反景身與衆並沒朝廷以為憂敬容尋見東宮太宗謂曰淮北始更有信侯景定得身免不如所傳敬容對曰得景遂死深是朝廷之福太宗失色問其故敬容曰景翻覆叛臣終當亂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復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為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三年正月敬容卒于圍內詔贈仁威將軍本官並如故何氏自晉司空充宋司空尚之世奉佛法並建立塔寺至敬容又捨宅東為伽藍趨勢者因助財造構敬容並不拒故此寺堂宇校飾頗為宏麗時輕薄者因呼為衆造寺焉及敬容免職出宅止有常用器物及囊衣而已竟無餘財貨時亦以此稱之子毅秘書丞早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正始及晉之中朝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尚書丞郎以上簿領文案不復經懷皆成於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彌扇惟卞壼以臺閣之務頗欲綜理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閑暇不乃勞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恪勤匪懈終滯鄙俗是使朝經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小人道長抑此之由嗚呼傷風敗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競戎馬生郊宜其然矣何國禮之識治見譏薄俗惜哉

梁書卷三十七

梁書卷三十八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二

朱异　賀琛

朱异字彥和吳郡錢唐人也父巽以義烈知名官至齊江夏王參軍吳平令异年數歲外祖顧歡撫之謂异祖昭之曰此兒非常器當成卿門戶年十餘歲好羣聚蒱博頗為鄉黨所患既長乃折節從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弈書算皆其所長年二十詣都尚書令沈約面試之因戲异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唯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可謂不廉也其年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敕付尚書議許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適二十一特敕擢為揚州議曹從事史尋有詔求異能之士五經博士明山賓表薦异曰竊見錢唐朱异年時尚少德備老成在獨無散逸之想處闇有對賓之色器宇弘深神表峯峻金山萬丈緣陟未登玉海千尋窺映不測加以珪璋新琢錦組初構觸響鏗鏘值采便發觀其信行非惟十室所稀若使負重遙途必有千里之用高祖召見使說孝經周易義甚悅之謂左右曰朱异實異後見明山賓謂曰卿所舉殊得其人仍召异直西省俄兼太學博士其年高祖自講孝經使异執讀遷尚書儀曹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鴻臚卿太子右衛率尋加員外常侍普通五年大舉北伐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遣使請舉地內屬詔有司議其虛實异曰自王師北討剋獲相繼徐州地轉削弱咸願歸罪法僧法僧懼禍之至其降必非偽也高祖仍遣异報法僧并敕衆軍應接受异節度既至法僧遵承朝旨如异策焉中大通元年遷散騎常侍自周捨卒後异代掌機謀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兼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詢詳斷塡委於前异屬辭落紙覽事下議從橫敏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閒諸事便了大同四年遷右衛將軍六年异啟於儀賢堂奉述高祖老子義敕許之及就講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時城西又開士林館以延學士异與左丞賀琛遞日述高祖禮記中庸義皇太子又召异於玄圃講易

八年改加侍中太清元年遷左衛將軍領步兵二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高祖夢中原平舉朝稱慶旦以語异异對曰此宇內方一之徵及侯景歸降敕召羣臣議尚書僕射謝舉等以為不可高祖欲納之未決嘗夙興至武德閣自言我國家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無所及异探高祖微旨應聲答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國太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獎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感前夢遂納之及貞陽敗沒自魏遣使還述魏相高澄欲更申和睦敕有司定議异又以和為允高祖果從之其年六月遣建康令謝挺通直郎徐陵使北通好是時侯景鎮壽春累啟絕和及請追使又致書與异辭意甚切异但述敕旨以報之八月景遂舉兵反以討异為名募兵得三千人及景至仍以其衆守大司馬門初景謀反合州刺史鄱陽王範司州刺史羊鴉仁並累有啟聞异以景孤立寄命必不應爾乃謂使者鄱陽王遂不許國家有一客並抑而不奏故朝廷不為之備及寇至城內文武咸尤之皇太子又製圍城賦其末章云彼高冠及厚履並鼎食而乘肥升紫霄之丹地排玉殿之金扉陳謀謨之啟沃宣政刑之福威四郊以之多壘萬邦以之未綏問豺狼其何者訪虺蜴之為誰蓋以指异异因慚憤發病卒時年六十七詔曰故中領軍异器宇弘通才力優贍諮謀帷幄多歷年所方贊朝經永申寄任奄先物化惻悼兼懷可贈侍中尚書右僕射給秘器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辦舊尚書官不以為贈及异卒高祖惜之方議贈事左右有善异者乃啟曰异忝歷雖多然平生所懷願得執法高祖因其宿志特有此贈焉异居權要三十餘年善窺人主意曲能阿諛以承上旨故特被寵任歷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簿近代未之有也异及諸子自潮溝列宅至青溪其中有臺池翫好每暇日與賓客遊焉四方所饋財貨充積性慳嗇未嘗有散施廚下珍羞腐爛每月常棄十數車雖諸子別房亦不分贍所撰禮易講疏及儀注文集百餘篇亂中多亡逸長子肅官至國子博士次子閏司徒掾並遇亂卒

賀琛字國寶會稽山陰人也伯父瑒步兵校尉爲世碩儒琛幼瑒授其經業一聞便通義理瑒異之常曰此兒當以明經致貴瑒卒後琛家貧常往還諸暨販粟以自給閑則習業尤精三禮初瑒於鄉里聚徒教授至是又依琛焉普通中刺史臨川王辟爲祭酒從事史琛始出都高祖聞其學術召見文德殿與語悅之謂僕射徐勉曰琛殊有世業仍補王國侍郎俄兼太學博士稍遷中衞參軍事尚書通事舍人參禮儀事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又征西鄱陽王中錄事兼尚書左丞滿歲爲眞詔琛撰新謚法至今施用時皇太子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女琛駮之曰令旨以大功之末可得冠子嫁女不得自冠自嫁推以記文竊猶致惑案嫁冠之禮本是父之所成無父之人乃可自冠故稱大功小功並以冠子嫁子爲文非關惟得爲子已身不得也小功之末既得自嫁娶而亦云冠子娶婦其義益明故先列二服每明冠子嫁子結於後句方顯自娶之義既明小功自娶即知大功自冠矣蓋是約言而見旨若謂緣父服大功子服小功小功服輕故得爲子冠嫁大功服重故不得自嫁自冠者則小功之末非明父子服殊不應復云冠子嫁子也若謂小功之文言已可娶大功之文不言已冠故知身有大功不得自行嘉禮但得爲子冠嫁竊謂有服不行嘉禮本爲吉凶不可相干子雖小功之末可得行冠嫁猶應須父得爲其嫁冠若父於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是於吉凶禮無礙吉凶禮無礙豈不得自冠自嫁若自冠自嫁於事有礙則冠子嫁子寧獨可通今許其冠子而塞其自冠是琛之所惑也又令旨推下殤小功不可娶婦則降服大功亦不得爲子冠嫁伏尋此旨若謂降服大功不可冠子嫁子則降服小功亦不可自冠自娶是爲凡厥降服大功小功皆不得冠娶矣記文應云降服則不可寧得惟稱下殤今不言降服的舉下殤實有其義夫出嫁出後或有再降出後之身於本姊妹降爲大功若是大夫服士又以尊降則成小功其於冠嫁義無以異所以然者出嫁則有受我出後則有傳重並欲薄於此而厚於彼此服雖降彼服則隆昔實期親雖再降猶依小功之禮可冠可嫁若夫期降大功大功降爲小功止是一等降殺有倫服末嫁冠故無有異惟下殤之服特明不娶之義者蓋緣以幼稚之故夭喪情深既無受厚佗姓又異傳重彼宗嫌其年稚服輕頓成殺略故特明不娶以示本重之恩是以凡厥降服冠嫁不殊惟在下殤乃明不娶其義若此則不得言大功之降服皆不可冠嫁也且記云下殤小功言下殤則不得通於中上語小功則不得兼於大功若實大小功降服皆不冠嫁上中二殤亦不嫁冠者記不得直云下殤小功則不可恐非文意此又琛之所疑也遂從琛議遷員外散騎常侍舊尚書南坐無貂貂自琛始也頃之遷御史中丞參禮儀事如先琛家產既豐買主第爲宅爲有司所奏坐免官俄復爲尚書左丞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未拜改爲通直散騎常侍領尚書左丞並參禮儀事琛前後居職凡郊廟諸儀多所創定每見高祖與語常移晷刻故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有賀雅琛容止都雅故時人呼之遷散騎常侍參禮儀如故是時高祖任職者皆緣飾姦諂深害時政琛遂啓陳事條封奏曰臣荷拔擢之恩曾不能効一職居獻納之任又不能薦一言竊聞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明君不畜無益之臣臣所以當食廢飧中宵而歎息也輒言時事列之於後非謂謀猷寧云啓沃獨緘胸臆不語妻子辭無粉飾削稿則焚脫得聽覽試加省鑒如不允合亮其戇愚

其一事曰今北邊稽服戈甲解息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誠當今之急務雖是處彫流而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更相呼擾莫得治其政術惟以應赴徵斂爲事百姓不能堪命各事流移或依於大姓或聚於屯封蓋不獲已而竄亡非樂之也國家於關外賦稅蓋微乃至年常租課動致逋積而民失安居寧非牧守之過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夫犬不夜吠故民得安居今大邦大縣舟舸銜命者非惟十數復窮幽之鄉極遠之邑亦皆必至每有一使屬所搔擾況復煩擾積理深爲民害駑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縱有廉平郡猶掣肘故邑宰懷印類無考績細民棄業流冗者多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終不得反其居也

其二事曰聖主恤隱之心納隍之念聞之遐邇至於翾飛蠕動猶且度脫況在兆庶而州郡無恤民之志故天下顒顒惟注仰於一人誠所謂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鬼神畏之如雷霆苟須應痛逗藥豈可不治之哉今天

下宰守所以皆尙貪殘罕有廉白者豈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淫奢之弊其事多端粗舉二條言其尤者夫食方丈於前所甘一味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如山岳列肴同綺繡露臺之產不周一燕之資而賓主之間裁取滿腹未及下堂已同臭腐又歌姬儛女本有品制二八之錫豈待和戎今言妓之夫無有等秩雖復庶賤微人皆盛姬姜務在貪污爭飾羅綺故爲吏牧民者競爲剝削雖致貲巨億罷歸之日不支數年便已消散蓋由宴醑所費既破數家之產歌謠之具必俟千金之資所費事等丘山爲歡止在俄頃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今所費之多如復傅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其餘淫侈著之凡百習以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隅吏尙清白安可得邪今誠宜嚴爲禁制道之以節儉貶黜雕飾糾奏浮華使衆皆知變其耳目改其好惡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及羣故勉彊而爲之苟力所不至還受其弊矣今若釐其風而正其失易於反掌夫論至治者必以淳素爲先正雕流之弊莫有過儉樸者也其三事曰聖躬荷負蒼生以爲任弘濟四海以爲心不憚胼胝之勞不辭癯瘦之苦豈止日昃忘飢夜分廢寢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上息責下之嫌下無逼上之咎斯實道邁百王事超千載但斗筲之人藻梲之子既得伏奏帷扆便欲詭競求進不說國之大體不知當一官處一職貴使理其紊亂匡其不及心在明恕事乃平章但務吹毛求疵擘肌分理運挈缾之智徼分外之求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甚曠官廢職長弊增姦實由於此今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殘愚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事曰自征伐北境帑藏空虛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者豈有以也夫國弊則省其事而息其費事省則養民費息則財聚止五年之中尙於無事必能使國豐民阜若積以歲月斯乃范蠡滅吳之行管仲霸齊之由今應內省職掌各檢其所部凡京師治署邸肆應所爲或十條宜省其五或三條宜除其一及國容戎備在昔應多在今宜少雖於後應多卽事未須皆悉減省應四方屯傳邸治或舊有或無益或妨民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凡厥興造凡厥費財有非急者有役民者又凡厥討召凡厥徵求雖關國計權其事宜皆須息費休民

不息費則無以聚財不休民則無以聚力故蓄其財者所以大用之也息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妨民則終年不止矣擾其民而欲求生聚殷阜不可得矣耗其財而務賦斂繁興則姦詐盜竊彌生是弊不息而其民不可使也則難可以語富彊而圖遠大矣自普通以來二十餘年刑役薦起民力彫流今魏氏和親疆埸無警若不及於此時大息四民使之生聚減省國費令府庫蓄積一旦異境有虞關河可掃則國弊民疲安能振其遠略事至方圖知不及矣言奏高祖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曰謇謇有聞殊稱所期但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見聞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常欲承用無替懷抱每苦倥傯更增惛惑卿珥貂紆組博問洽聞不宜同於闒茸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明言得失恨朝廷之不能用或誦離騷蕩蕩其無人遂不御乎千里或誦老子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如是獻替莫不能言正旦獸樽皆其人也卿可分別言事啓乃心沃朕心卿云今北邊稽服政是生聚教訓之時而民失安居牧守之過朕無則哲之知觸向多弊四聰不開四明不達內省責躬無處逃咎堯爲聖主四凶在朝況乎朕也能無惡人但大澤之中有龍有蛇縱不盡善不容皆惡卿可分明顯出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官長凶虐尙書蘭臺主書舍人某人姦猾某人取與明言其事得以黜陟向令舜但聽公車上書四凶終自不知堯亦永爲闇主卿又云東境戶口空虛見由使命繁多但未知此是何使卿云驚困邑宰則拱手聽其漁獵桀黠長吏又因之而爲貪殘並何姓名廉平掣肘復是何人朝廷思賢有如饑渴廉平掣肘實爲異事宜速條聞當更擢用凡所遣使多由民訟或復軍糧諸所飈急蓋不獲已而遣之若不遣使天下枉直云何綜理事實云何濟辦惡人日滋善人日蔽欲求安臥其可得乎不遣使而得事理此乃佳事無足而行無翼而飛能到在所不威而伏豈不幸甚卿既言之應有深見宜陳祕術不可懷寶迷邦卿又云守宰貪殘皆由滋味過度貪殘糜費已如前答漢文雖愛露臺之產鄧通之錢布於天下以此而治朕無愧焉若以下民飲食過差亦復不然天監之初思之已甚其勤力營產則無不富饒惰遊緩事則家業貧窶勤脩產業

以營盤案自己營之自己食之何損於天下無賴子弟惰營產業致於貧寠無可施設此何益於天下且又意雖曰同富富有不同慳而富者終不能設奢而富者於事何損若使朝廷緩其刑此事終不可斷若急其制則曲屋密房之中云何可知若家家搜檢其細已甚欲使吏不呼門其可得乎更相恐脅以求財帛足長禍萌無益治道若以此指朝廷我無此事昔之牲牢久不宰殺朝中會同菜蔬而已意粗得奢約之節若復減此必有蟋蟀之譏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所產育功德之事亦無多費變一瓜為數十種食一菜為數十味不變瓜菜亦無多種以變故多何損於事亦豪芥不關國家如得財如法而用此不愧乎人我自除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稔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食積累歲月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雇借以成其事近之得財頗有方便民得其利國得其利我得其利營諸功德或以卿之心度我之心故不能得知所得財用暴於天下不得曲辭辯論卿又云女妓越濫此有司之責雖然亦有不同貴者多畜妓樂至於勳附若兩掖亦復不聞家有二八多畜女妓者此並宜具言其人當令有司振其霜豪卿又云乃追恨所取為少如復傳翼增其搏噬一何悖哉勇怯不同貪廉各用勇者可使進取怯者可使守城貪者可使捍禦廉者可使牧民向使叔齊守於西河豈能濟事吳起育民必無成功若使吳起而不重用則西河之功廢今之文武亦復如此取其搏噬之用不能得不重更任彼亦非為朝廷為之傳翼卿以朝廷為悖乃自甘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導之以節儉又云至治者必以淳素為先此言大善夫子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朕絕房室三十餘年無有淫佚朕頗自計不與女人同屋而寢亦三十餘年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飲酒受生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觀見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書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向使朕有股肱可得中主今乃不免居九品之下不令而行徒虛言耳卿今慊言便罔知所答卿又云百司莫不奏事詭競求進此又是誰何者復是詭事今不使外人呈事於義可否無人廢職職可廢乎職廢則人亂人亂則國安乎以咽廢飧此之謂也若斷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云何可得是故古人云專聽生姦獨任成亂猶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卒有閻樂望夷之禍王莽亦終移漢鼎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所吹之疵擘肌分理復是何人乎事及深刻繩逐並復是誰又云治署邸肆何者宜除何者宜省國容戎備何者宜省何者未須四方屯傳何者無益何者妨民何處興造而是役民何處費財而是非急若為討召若為徵賦朝廷從來無有此事靜息之方復何者宜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卿云若不及於時大息其民事至方圖知無及也如卿此言卽時便是大役其民是何處所卿云國弊民疲誠如卿言終須出其事不得空作漫語夫能言之必能行之富國彊兵之術急民省役之宜號令遠近之法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空示頰舌凡人有為先須內省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卿不得歷詆內外而不極言其事佇聞重奏當復省覽付之尚書班下海內庶亂羊永除害馬長息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琛奉勑但謝過而已不敢復有指斥久之遷太府卿太清二年遷雲騎將軍中軍宣城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內留琛與司馬楊曒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轝至闕下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克等讓之涕泣而止賊復轝送莊嚴寺療治之明年臺城不守琛逃歸鄉里其年冬賊進寇會稽復執琛送出郡以為金紫光祿大夫後遇疾卒年六十九琛所撰三禮講疏五經滯義及諸儀法凡百餘篇子翊太清初自儀同西昌侯掾出為巴山太守在郡遇亂卒

陳吏部尚書姚察云夏侯勝有言曰士患不明經術經術明取青紫如拾地芥耳朱异賀琛並起微賤以經術逢時致於貴顯符其言矣而异遂徼寵幸任事居權不能以道佐君苟取容媚及延寇敗國實异之由禍難既彰不明其罪至於身死寵贈猶殊罰既弗加賞亦斯濫失於勸沮何以為國君子是以知太清之亂能無及是乎

梁書卷二十八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朱异傳父巽以義烈知名○巽南史作巽之

梁書卷三十八考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十三

元法僧　元樹　元願達　王神念楊華　羊侃子鵾　羊鴉仁

元法僧魏氏之支屬也其始祖道武帝父鍾葵江陽王法僧仕魏歷光祿大夫後爲使持節都督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鎮彭城普通五年魏室大亂法僧遂據鎮稱帝誅鋤異己立諸子爲王部署將帥欲議匡復既而魏亂稍定將討法僧法僧懼乃遣使歸款請爲附庸高祖許焉授侍中司空封始安郡公邑五千戶及魏軍既逼法僧請還朝高祖遣中書舍人朱异迎之既至甚加優寵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賜法僧甲第女樂及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之日久處疆埸之任每因寇掠殺戮甚多求兵自衞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大通二年加冠軍將軍中大通元年轉車騎將軍四年進太尉領金紫光祿其年立爲東魏王不行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郢州刺史大同二年徵爲侍中太尉領軍師將軍薨時年八十三二子景隆景仲普通中隨法僧入朝景隆封沌陽縣公邑千戶出爲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中大通三年徵侍中安右將軍四年爲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封彭城王不行俄除侍中度支尚書太清初又爲使持節都督廣越交桂等十三州諸軍事征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行至雷首遇疾卒時年五十八景仲封枝江縣公邑千戶拜侍中右衞將軍大通三年增封并前爲二千戶仍賜女樂一部出爲持節都督廣越等十三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大同中徵侍中左衞將軍兄景隆後爲廣州刺史侯景作亂以景仲元氏之族遣信誘之許奉爲主景仲乃舉兵將下應景會西江督護陳霸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等起兵攻之霸先徇其衆曰朝廷以元景仲與賊連從謀危社稷今使曲江公勃爲刺史鎮撫此州衆聞之皆棄甲而散景仲乃自縊而死

元樹字君立亦魏之近屬也祖獻文帝父僖咸陽王樹仕魏爲宗正卿屬尒朱榮亂以天監八年歸國封爲鄴王邑二千戶拜散騎常侍普通六年應接元法僧還朝遷使持節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增封并前爲三千戶討南蠻賊平之加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又增邑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侍中鎮右將軍四年爲使持節鎮北將軍都督北討諸軍事加鼓吹一部以伐魏攻魏譙城拔之會魏將獨孤如願來援遂圍樹城陷被執發憤卒於魏時年四十八子貞大同中求隨魏使崔長謙至鄴葬父還拜太子舍人太清初侯景降請元氏戚屬願奉爲主詔封貞爲咸陽王以天子之禮遣還北會景敗而返

元願達亦魏之支庶也祖明元帝父樂平王願達仕魏爲中書令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攻義陽願達舉州獻款詔封樂平公邑千戶賜甲第女樂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徵侍中太中大夫翊左將軍大同三年卒時年五十七

王神念太原祁人也少好儒術尤明內典仕魏起家州主簿稍遷潁川太守遂據郡歸款魏軍至與家屬渡江封南城縣侯邑五百戶頃之除安成內史又歷武陽宣城內史皆著治績還除太僕卿出爲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青冀二州刺史神念性剛正所更州郡必禁止淫祠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先有神廟妖巫欺惑百姓遠近祈禱糜費極多及神念至便令毀撤風俗遂改普通中大舉北伐徵爲右衞將軍六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爪牙將軍右衞如故遘疾卒時年七十五詔贈本官衡州刺史兼給鼓吹一部諡曰壯神念少善騎射既老不衰嘗於高祖前手執二刀楯左右交度馳馬往來冠絕羣伍時復有楊華者能作驚軍騎並一時妙捷高祖深歎賞之子尊業仕至太僕卿卒贈信威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鼓吹一部次子僧辯別有傳

楊華武都仇池人也父大眼爲魏名將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辭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辭甚悽惋焉華後累征伐有戰功歷官太僕卿太子左衞率封益陽縣侯太清中侯景亂華欲立志節妻子爲賊所擒遂降之卒於賊

羊侃字祖忻泰山梁甫人漢南陽太守續之裔也祖規宋武帝之臨徐州辟祭

酒從事大中正會薛安都舉彭城降北規由是陷魏魏授衞將軍營州刺史父祉魏侍中金紫光祿大夫侃少而瑰偉身長七尺八寸雅愛文史博涉書記尤好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弱冠隨父在梁州立功魏正光中稍爲别將時秦州羌有莫遮念生者據州反稱帝仍遣其弟天生率衆攻陷岐州遂寇雍州侃爲偏將隸蕭寶夤往討之潛身巡塹伺射天生應弦卽倒其衆遂潰以功遷使持節征東大將軍東道行臺領太山太守進爵鉅平侯初其父每有南歸之志常謂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異域汝等可歸奉東朝侃至是將舉河濟以成先志兗州刺史羊敦侃從兄也密知之據州拒侃侃乃率精兵三萬襲之弗剋仍築十餘城以守之朝廷賞授一與元法僧同遣羊鴉仁王弁率軍應接李元履運給糧仗魏帝聞之使授侃驃騎大將軍司徒太山郡公長爲兗州刺史侃斬其使者以徇魏人大駭令僕射于暉率衆數十萬及高歡介朱陽都等相繼而至圍侃十餘重傷殺甚衆柵中矢盡南軍不進乃夜潰圍而出且戰且行一日一夜乃出魏境至渣口衆尚萬餘人馬二千匹將入南士卒並竟夜悲歌侃乃謝曰卿等懷土理不能見隨幸適去留於此别異因各拜辭而去侃以大通三年至京師詔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瑕丘征討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幷其兄默及三弟忱給元皆拜爲刺史尋以侃爲都督北討諸軍事出頓日城會陳慶之失律停進其年詔以爲持節雲麾將軍靑冀二州刺史中大通四年詔爲使持節都督瑕丘諸軍事安北將軍兗州刺史隨太尉元法僧北討法僧先啓云與侃有舊願得同行高祖乃召侃問方略侃具陳進取之計高祖因曰知卿願與太尉同行侃曰臣拔迹還朝常思効命然實未曾願與法僧同行北人雖謂臣爲吳南人已呼臣爲虜今與法僧同行還是羣類相逐非止有乖素心亦使匈奴輕漢高祖曰朝廷今者要須卿行乃詔以爲大軍司馬高祖謂侃曰軍司馬廢來已久此段爲卿置之行次官竹元樹又於譙城喪師軍罷入爲侍中五年封高昌縣侯邑千戶六年出爲雲麾將軍晉安太守閩越俗好反亂前後太守莫能止息侃至討擊斬其渠帥陳稱吳滿等於是郡內肅清莫敢犯者頃之徵太子左衞率大同三年車駕幸樂遊苑侃預宴時少府奏新造兩刃矟成長丈四尺圍一尺三寸高祖因賜侃馬令試之侃執矟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高祖善之又製武宴詩三十韻以示侃侃卽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六年遷司徒左長史八年遷都官尚書時尚書令何敬容用事與之並省未嘗遊造有宦者張僧胤候侃侃曰我牀非閹人所坐竟不前之時論美其貞正九年出爲使持節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太淸元年徵爲侍中會大舉北伐仍以侃爲持節冠軍監作韓山堰事兩旬堰立侃勸元帥貞陽侯乘水攻彭城不納既而魏援大至侃頻勸乘其遠來可擊旦日又勸出戰並不從侃乃率所領出頓堰上及衆軍敗侃結陣徐還二年復爲都官尚書侯景反攻陷歷陽高祖問侃討景之策侃曰景反迹久見或容豕突宜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春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窟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議者謂景未敢便逼京師遂寢其策令侃率千餘騎頓望國門景至新林追侃入副宣城王都督城內諸軍事時景既卒至百姓競入公私混亂無復次第侃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自取器甲所司不能禁侃命斬數人方得止及賊逼城衆皆恟懼侃僞稱得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攻東掖門縱火甚盛侃親自距抗以水沃火火滅引弓射殺數人賊乃退加侍中軍師將軍有詔送金五千兩銀萬兩絹萬匹以賜戰士侃辭不受部曲千餘人並私加賞賚賊爲尖頂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賊多日攻城既不能下故立長圍欲引城中降者耳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衂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未及交鋒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初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

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不之害也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鎭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卒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算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說開門揖盜幸謝侯王早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正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旣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臨四海將五十年聰明叡哲無幽不照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說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每恨平生未獲披敘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之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爲北人所欽慕如此後大雨城內土山崩賊乘之垂入苦戰不能禁侃乃令多擲火爲火城以斷其路徐於裏築城賊不能進十二月遘疾卒于臺內時年五十四詔給東園祕器布絹各五百匹錢三百萬贈侍中護軍將軍鼓吹一部侃少而雄勇旅力絕人所用弓至十餘石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泗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侃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儛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䑶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令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而好賓客交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之都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匿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第三子鵾鵾字子鵬隨侃臺內城陷竄於陽平侯景呼還待之甚厚及景敗鵾密圖之乃隨其東走景於松江戰敗惟餘三舸下海欲向蒙山會景倦晝寢鵾語海師此中何處有蒙山汝但聽我處分遂直向京口至胡豆洲景覺大驚問岸上人云郭元建猶在廣陵景大喜將依之鵾拔刀叱海師使向京口景欲透水鵾抽刀斫之景乃走入船中以小刀抉船鵾以矟入刺殺之世祖以鵾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明威將軍青州刺史封昌國縣公邑二千戶賜錢五百萬米五千石布絹各一千匹又領東陽太守征陸納加散騎常侍平峽中除西晉州刺史破郭元建於東關遷使持節信武將軍東晉州刺史承聖三年西魏圍江陵鵾赴援不及從王僧愔征蕭勃於嶺表聞太尉僧辯敗乃還爲侯瑱所破於豫章遇害時年二十八

羊鴉仁字孝穆太山鉅平人也少驍果有膽力仕郡爲主簿普通中率兄弟自魏歸國封廣晉縣侯征伐青齊閒累有功績稍遷員外散騎常侍歷陽太守中大通四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信威將軍譙州刺史大同七年除太子左衞率出爲持節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北司州刺史侯景降詔鴉仁督土州刺史桓和之仁州刺史湛海珍等精兵三萬趨懸瓠應接景仍爲都督豫司淮冀殷應西豫等七州諸軍事司豫二州刺史鎭懸瓠會侯景敗於渦陽魏軍漸逼鴉仁恐糧運不繼遂還北司上表陳謝高祖大怒責之鴉仁懼又頓軍於淮上及侯景反鴉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景旣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所敗臺城陷鴉仁見景爲景所留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社稷傾危身不能死偷生苟免以至于今若以此終沒有餘憤因遂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陵其故部曲數百人迎之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

史臣曰高祖革命受終光期寶運威德所漸莫不懷來其皆向難投身前後相屬元法僧之徒入國並降恩遇位重任隆擊鍾鼎食美矣而羊侃鴉仁值太清之難並竭忠奉國侃則臨危不撓鴉仁守義殞命可謂志等松筠心均鐵石古之殉節斯其謂乎

梁書卷三十九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元法僧傳大同中徵侍中左衞將軍見景隆後爲廣州刺史○見閣本作兄當改從之

王神念傳時青冀州東北有石鹿山臨海○南史無青字

羊侃傳監作韓山堰事○韓一本作寒

鵾傳從王僧愔征蕭毀於嶺表○毀南史作穀

羊鴉仁傳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諸子所害○諸子南史作子晷又載鴉仁兄子海珍報復事

梁書卷三十九考證

梁書卷四十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四

司馬褧　到溉　劉顯　劉之遴弟之亨　許懋

司馬褧字元素河內溫人也曾祖純之晉大司農高密敬王祖讓之員外常侍父燮善三禮仕齊官至國子博士褧少傳家業強力專精手不釋卷其禮文所涉書略皆遍覩沛國劉瓛爲儒者宗嘉其學深相賞好少與樂安任昉善昉亦雅重焉初爲國子生起家奉朝請稍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詔通儒治五禮有司舉褧治嘉禮除尚書祠部郎中是時創定禮樂褧所議多見施行除步兵校尉兼中書通事舍人褧學尤精於事數國家吉凶禮當世名儒明山賓賀瑒等疑不能斷皆取決焉累遷正員郎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出爲仁威長史長沙內史還除雲騎將軍兼御史中丞頃之卽真十六年出爲宣毅南康王長史行府國并石頭戍軍事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十七年遷明威將軍晉安王長史未幾卒王命記室庾肩吾集其文爲十卷所撰嘉禮儀注一百一十二卷

到溉字茂灌彭城武原人曾祖彥之宋驃騎將軍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溉少孤貧與弟洽俱聰敏有才學早爲任昉所知由是聲名益廣起家王國左常侍轉後軍法曹行參軍歷殿中郎出爲建安內史遷中書郎兼吏部太子中庶子湘東王繹爲會稽太守以溉爲輕車長史行府郡事高祖敕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閒有進止每須詢訪遭母憂居喪盡禮朝廷嘉之服闋猶蔬食布衣者累載除通直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太府卿都官尚書郢州長史江夏太守加招遠將軍入爲左民尚書溉身長八尺美風儀善容止所莅以清白自修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傍無姬侍自外車服不事鮮華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傳呼清路示有朝章而已頃之坐事左遷金紫光祿大夫俄授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溉素謹厚特被高祖賞接每與對棋從夕達旦溉第山池有奇石高祖戲與賭之并禮記一部溉並輸焉未進高祖謂朱异曰卿謂到溉所輸可以送未溉斂板對曰臣既事君安敢失禮高祖大笑其見親愛如此後因疾失明詔以金紫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就第養疾溉家門雍睦兄弟特相友愛初與弟洽常共居一齋洽卒後便捨爲寺因斷腥羶終身蔬食別營小室朝夕從僧徒禮誦高祖每月三致淨饌恩禮甚篤蔣山有延賢寺者溉家世創立故生平公俸咸以供焉略無所取性又不好交游惟與朱异劉之遴張綰同志友密及臥疾家園門可羅雀三君每歲時常鳴騶枉道以相存問置酒敘生平極歡而去臨終託張劉勒子孫以薄葬之禮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有集二十卷行於世時以溉洽兄弟比之二陸故世祖贈詩曰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子鏡字圓照安西湘東王法曹行參軍太子舍人早卒鏡子藎早聰慧起家著作佐郎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嘗從高祖幸京口登北顧樓賦詩藎受詔便就上覽以示溉曰藎定是才子翻恐卿從來文章假手於藎因賜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毫以書信如飛蛾之赴火豈焚身之可吝必耄年其已及可假之於少藎其見知賞如此除丹陽尹丞太清亂赴江陵卒

劉顯字嗣芳沛國相人也父鬷晉安內史顯幼而聰敏當世號曰神童天監初舉秀才解褐中軍臨川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文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昉因大相賞異丁母憂服闋尚書令沈約命駕造焉於坐策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也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歎曰劉郎可謂差人雖吾家平原詣張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其爲名流推賞如此及約爲太子少傅乃引爲五官掾俄兼廷尉正五兵尚書傅昭掌著作撰國史引顯爲佐九年始革尚書五都選顯以本官兼吏部郎又除司空臨川王外兵參軍遷尚書儀曹郎嘗爲上朝詩沈約見而美之時約郊居宅新成因命工書人題之於壁出爲臨川王記室參軍建康平復入爲尚書儀曹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秣陵令又除驃騎鄱陽王記室兼中書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侍郎舍人如故顯與河東裴子野南陽劉之

遴吳郡顧協連職禁中遞相師友時人莫不慕之顯博聞強記過於裴顧時魏人獻古器有隱起字無能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有滯礙考校年月一字不差高祖甚嘉焉遷尙書左丞除國子博士出爲宣遠岳陽王長史行府國事未拜遷雲麾邵陵王長史尋陽太守大同九年王遷鎭郢州除平西諮議參軍加戎昭將軍其年卒時年六十三友人劉之遴啓皇太子曰之遴嘗聞夷叔柳惠不逢仲尼一言則西山餓夫東國黜士名豈施於後世信哉生有七尺之形終爲一棺之土不朽之事寄之題目懷珠抱玉有歿世而名不稱者可爲長太息孰過於斯竊痛友人沛國劉顯韞櫝藝文研精覃奧聰明特達出類拔羣闔棺郢都歸魂有日須鐫墓板之遴已略撰其事行今輒上呈伏願鴻慈降茲睿藻榮其枯骸以慰幽魂冒昧塵聞戰慄無地乃蒙令爲誌銘曰繁弱挺質空桑吐聲分器見重播樂傳名誰其均之美有髦士穠著幼年業明壯齒厭飫典墳研精名理一見弗忘過目則記若訪賈逵如問伯始穎脫斯出學優而仕議獄既佐芸閣乃握搦鳳池水推芊太學內參禁中外相藩岳斜光已道殞彼西浮百川到海遺逐東流營營返魄汎汎虛舟白馬向郊丹旐背鞏野埃興伏山雲輕重呂掩書壙楊歸玄冢爾其戒行途窮土壟弱葛方施叢柯日拱壚柳黃春禽寒斂毳長空常暗陰泉獨湧祔彼故塋流芬相踵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

劉之遴字思貞南陽涅陽人也父虬齊國子博士諡文範先生之遴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寧朔主簿吏部尙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遴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仕水鏡所宜甄擢瞻卽辟爲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尙書僕射託昉爲讓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藹卽之遴舅憲臺奏彈皆之遴草焉遷平南行參軍尙書起部郎延陵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遴篤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韋稜並強記之遴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還除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遷正員郎尙書右丞荆州大中正累遷中書侍郎鴻臚卿復兼中書舍人出爲征西鄱陽王長史南郡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爲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嘗寄居南郡廨忽夢前太守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果損臂遂臨此郡丁母憂服闋徵祕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爲郢州行事之遴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敕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爵祿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忘奉公之節遂爲有司所奏免久之爲太府卿都官尙書太常卿之遴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器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鴟夷榼二枚兩耳有銀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鐏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澡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澡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眞本獻之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具異狀十事其大略曰案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案古本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稱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今本無此卷之遴好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尙書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尙闕之遴乃著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書辭微旨遠編年之教言闡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踵胡母仲舒云盛因脩穀梁千秋最篤張蒼之傳左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鑣指歸殊致詳略紛然其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晚冬晷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淸二年侯景亂之遴

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文集五十卷，行於世。

之亨字嘉會，之遴弟也。少有令名，舉秀才，拜太學博士，稍遷兼中書通事舍人，步兵校尉，司農卿，又代兄之遴為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在郡有異績。數年卒於官，時年五十。荊土至今懷之，不忍斥其名，號為大南郡、小南郡云。

許懋字昭哲，高陽新城人，魏鎮北將軍允九世孫。祖珪，宋給事中、著作郎、桂陽太守。父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懋少孤，性至孝，居父憂，執喪過禮。篤志好學，為州黨所稱。十四入太學，受毛詩，旦領師說，晚而覆講，座下聽者常數十百人，因撰風雅比興義十五卷，盛行於世。尤曉故事，稱為儀注之學。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轉法曹，茂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中記室。文惠太子聞而召之，侍讀于崇明殿，除太子步兵校尉。永元中，轉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與司馬褧同志友善。僕射江祏甚推重之，號為經史笥。天監初，吏部尚書范雲舉懋參詳五禮，除征西鄱陽王諮議，兼著作郎，待詔文德省。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高祖雅好禮，因集儒學之士，草封禪儀，將欲行焉。懋以為不可，因建議曰：臣案舜幸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依白虎通云封者，言附廣也；禪者，言成功相傳也。若以禪授為義，則禹不應傳啓至桀十七世也，湯又不應傳外丙至紂三十七世也。又禮記云三皇禪奕奕，謂盛德也；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也；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也。若謂禪奕奕為盛德者，古義以伏羲、神農、黃帝是為三皇，伏羲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皆不禪奕奕，而云盛德則無所寄矣。若謂五帝禪亭亭，特立獨起於身者，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亦不禪亭亭，若合黃帝以為五帝者，少昊即黃帝子，又非獨立之義矣。若謂三王禪梁甫，連延不絕，父沒子繼者，禹封太山，禪云云；周成王封太山，禪社首。舊書如此，異乎禮說，皆道聽所得，失其本文。假使三王皆封太山，禪梁甫者，是為封太山則有傳世之義，禪梁甫則有揖讓之懷，或欲禪位，或欲傳子，義既矛盾，理必不然。又七十二君，夷吾所記，此中世數，裁可得二十餘主：伏羲、神農、女媧、大庭、柏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混沌、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黃帝、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禹、湯、文、武，中間乃有共工，霸有九州，非帝之數。云何得有七十二君封禪之事？且燧人以前，至周之世，未有君臣，人心淳朴，不應金泥玉檢，升中刻石。燧人、伏羲、神農三皇結繩而治，書契未作，未應有鐫文告成。且無懷氏，伏羲後第十六主，云何得在伏羲前封太山禪云云？夷吾又曰：惟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君，云何而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與炎帝是一主，而云神農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是聖主，不須封禪；若是凡主，不應封禪。當是齊桓欲行此事，管仲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也。秦始皇登太山，中坂風雨暴至，休松樹下，封為五大夫，而事不遂。漢武帝宗信方士，廣召儒生，皮弁搢紳，射牛行事，獨與霍嬗俱上，既而子侯暴卒，厥足用傷。至魏明使高堂隆撰其禮儀，聞隆沒，歎息曰：天不欲成吾事，高生捨我亡也。晉武太始中欲封禪，乃至太康，議猶不定，竟不果行。孫皓遣兼司空董朝、兼太常周處至陽羨封禪國山。此朝君子，有何功德？不思古道而欲封禪，皆是主好名於上，臣阿旨於下也。夫封禪者，不出正經，惟左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亦不謂為封禪。鄭玄有參柴之風，不能推尋正經，專信緯候之書，斯為謬矣。蓋禮云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享帝于郊。燔柴岱宗，即因山之謂矣。故曲禮云天子祭天地是也。又祈穀一，報穀一，禮乃不顯祈報地，推文則有。樂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故百物不失，節故祀天祭地。百物不失者，天生之，地養之，故知地亦有祈報，是則一年三郊天，三祭地。周官有員丘方澤者，總為三事：郊祭天地，故小宗伯云兆五帝於四郊，此即月令迎氣之郊也；舜典有歲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夏南、秋西、冬北，五年一周，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此為九郊，亦皆正義。至如大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月令云仲春玄鳥至，祀於高禖，亦非常祭。故詩云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并有雩禱，亦非常祭。禮云雩禜，水旱也。是為合郊天地有三，特郊天有九，非常祀又有三。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雩祭與明堂雖是祭天，而不在郊，是為天祀有十六，地祭有二，惟大禘祀不在此數。大傳云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異於常祭以故云大於時祭案繫辭云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乾彖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則應六年一祭坤元亦爾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高祖嘉納之因推演禮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停十年轉太子家令宋齊舊儀郊天祀帝皆用袞冕至天監七年禮始請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儀注猶云服袞冕禮駁云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貴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問凡求陰陽應各從其類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爲疑禮答曰雩祭燔柴經無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按周宣雲漢之詩曰上下奠瘞靡神不宗毛注云上祭天下祭地奠其幣瘞其物以此而言爲旱而祭天地並有瘞埋之文不見有燔柴之說若以祭五帝必應燔柴者今明堂之禮又無其事且禮又云埋少牢以祭時時之功是五帝此又是不用柴之證矣昔雩壇在南方正陽位有乖求神而巳移於東實柴之禮猶未革請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從坎瘞以符周宣雲漢之說詔並從之凡諸禮儀多所刊正以足疾出爲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騎常侍轉天門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諸儒參錄長春義記四年拜中庶子是歲卒時年六十九撰述行記四卷有集十五卷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司馬褧儒術博通到溉文義優敏顯擢之遺強學浹洽並職經便繁應對左右斯蓋嚴朱之任焉而溉之遴遂至顯貴亟拾青紫然非遇時焉能致此仕也

梁書卷四十

梁書卷四十考證

司馬褧傳司馬褧字元素○素南史作表

褧雖居外官有敕預文德武德二殿長名問訊不限日○日一本作口

劉顯傳顯有三子莠荏臻臻早著名○荏南史作僐

劉之遴傳案古本漢書○闕本及南本俱脫古字今從監本

雖在諸傳秩中○秩南史作表

淮陰毅毅杖劍周章○杖南史作伏

繼踵胡毋仲舒云威因修穀梁千秋最篤○修南史作循

許懋傳起家後軍豫章王行參軍○後軍南史訛後爲

神農與炎帝是一主○監本缺農與二字今補入

梁書卷四十考證

梁書卷四十一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五

王規 劉瑴 宗懍　王承　褚翔
蕭介 從父兄洽　褚球　劉孺 弟覽 遵　劉潛 弟孝勝 孝威 孝先
殷芸　蕭幾

王規字威明琅邪臨沂人祖儉齊太尉南昌文憲公父騫金紫光祿大夫南昌
安侯規八歲以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太尉徐孝嗣每見必爲之流涕稱曰
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年十二五經大義並略能
通既長好學有口辯州舉秀才郡迎主簿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安右南
康王主簿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構太極殿功畢規獻新殿賦其辭甚工拜
祕書丞歷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從事中郎晉安王綱出爲南徐州高選僚
屬引爲雲麾諮議參軍久之出爲新安太守父憂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
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鈞琅邪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
所禮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
有茲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普通初陳慶之北伐剋復洛陽
百僚稱賀規退曰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羯寇遊魂爲日已久桓溫得
而復失宋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威勢不接饋運難繼將是役也
爲禍階矣俄而王師覆沒其識達事機多如此類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
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筆立奏其文又美高祖嘉焉即日
詔爲侍中大通三年遷五兵尚書俄領步兵校尉中大通二年出爲貞威將軍
驃騎晉安王長史其年王立爲皇太子仍爲吳郡太守主書芮珍宗家在吳前
守宰皆傾意附之是時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云不理郡事
俄徵爲左民尚書郡吏民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上不許尋以本官領右軍
將軍未拜復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規辭疾不拜於鍾山宗熙
寺築室居焉大同二年卒時年四十五詔贈散騎常侍光祿大夫賻錢二十萬
布百疋諡曰章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
傷其風韻遒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
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
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
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字子漢七歲能屬文外祖司空袁昂愛
之謂賓客曰此兒當成吾宅相弱冠舉秀才除秘書郎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
服闋襲封南昌侯除武昌王文學太子洗馬兼東宮管記遷司徒屬秘書丞出
爲安成內史太清中侯景陷京城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舉州附賊賊轉寇南
中褒猶據郡拒守大寶二年世祖命徵褒赴江陵既至以爲忠武將軍南平內
史俄遷吏部尚書侍中承聖二年遷尚書右僕射仍參掌選事又加侍中其年
遷左僕射參掌如故三年江陵陷入于周褒著幼訓以誡諸子其一章云陶士
行曰昔大禹不吝尺璧而重寸陰文士何不誦書武士何不馬射若乃玄冬脩
夜朱明永日肅其居處崇其牆仞門無糅雜坐闕號呶以之求學則仲尼之門
人也以之爲文則賈生之升堂也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進退循焉俯仰觀
焉文王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造次必於是君子之
言歟儒家則尊卑等差吉凶降殺君南面而臣北面天地之義也鼎俎奇而籩
豆偶陰陽之義也道家則墮支體黜聰明棄義絕仁離形去智釋氏之義見苦
斷習證滅循道明因辨果偶凡成聖斯雖爲教等差而義歸汲引吾始乎幼學
及于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脩之吾之
志也初有沛國劉瑴南陽宗懍與褒俱爲中興佐命同參帷幄

劉瑴字仲寶晉丹陽尹真長七世孫也少方正有器局自國子禮生射策高第
爲寧海令稍遷湘東王記室參軍又轉中記室太清中侯景亂世祖承制上流
書檄多委瑴焉瑴亦竭力盡忠甚蒙賞遇歷尚書左丞御史中丞承聖二年遷
吏部尚書國子祭酒餘如故

宗懍字元懍八世祖承晉宜都郡守屬永嘉東徙子孫因居江陵焉懍少聰敏
好學晝夜不倦鄉里號爲童子學士普通中爲湘東王府兼記室轉刑獄仍掌

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等令後又爲世祖荆州別駕及世祖即位以爲尚書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郎中五兵尚書吏部尚書承聖三年江陵沒與殷俱入于周

王承字安期僕射暕子七歲通周易選補國子生年十五射策高第除秘書郎歷太子舍人南康王文學邵陵王友太子中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復爲中舍人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惟承獨好之發言吐論造次儒者在學訓諸生述禮易義中大通五年遷長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及父暕嘗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也當世以爲榮久之出爲戎昭將軍東陽太守爲政寬惠吏民悅之視事未期卒於郡時年四十一謚曰章子承性簡貴有風格時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常塡門時有魏郡申英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常指异門曰此中輻輳皆以利往能不至者惟有大小王東陽小東陽即承弟穉也當時惟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時以此稱之

褚翔字世舉河南陽翟人曾祖淵齊太宰文簡公佐命齊室祖蓁太常穆子父向字景政年數歲父母相繼亡沒向哀毀若成人者親表咸異之既長淹雅有器量高祖踐阼選補國子生起家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出爲安成內史還除太子洗馬中舍人累遷太尉從事中郎黃門侍郎鎭右豫章王長史頃之入爲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點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望焉大通四年出爲寧遠將軍北中郎廬陵王長史三年卒官外兄謝舉爲製墓銘其略曰弘治推華子嵩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得其人翔初爲國子生舉高第丁父憂服闋除秘書郎累遷太子舍人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高祖宴羣臣樂遊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成翔於坐立奏高祖異焉即日轉宣城王文學俄遷爲友時宣城友文學加它王二等故以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守翔在政潔己省繁苛去浮費百姓安之郡之西亭有古樹積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百姓咸以爲善政所感及秩滿吏民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允俄遷侍中頃之轉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侍東宮出爲晉陵太守在郡未期以公事免俄復爲散騎常侍侍東宮太清二年遷守吏部尚書其年冬侯景圍宮城翔於圍內丁母憂以毀卒時年四十四詔贈本官翔少有孝性爲侍中時母疾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曉疾遂愈咸以翔精誠所致焉

蕭介字茂鏡蘭陵人也祖思話宋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僕射父惠蒨齊左民尚書介少穎悟有器識博涉經史兼善屬文齊永元末釋褐著作佐郎天監六年除太子舍人八年遷尚書金部郎十二年轉主客郎出爲吳令甚著聲績湘東王聞介名思共遊處表請之普通三年乃以介爲湘東王諮議參軍大通二年除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二年武陵王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清白爲朝廷所稱高祖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處以一郡敬容未對高祖曰始興郡頃無良守嶺上民頗不安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介至任宣布威德境內肅清七年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高祖曰我門中久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介博物強識應對左右多所匡正高祖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詢訪於介焉高祖謂朱异曰端右之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事高祖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高祖敕防主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諫曰臣抱患私門竊聞侯景以渦陽敗績隻馬歸命陛下不悔前禍復敕容納臣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爲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養虎之喻必見飢噬之禍侯景獸心之種鳴鏑之類以凶狡之才荷高歡翼長之遇位忝台司任居方伯然而高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逆力不逮乃復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陛下前者所以不逆細流正欲以屬國降胡以討匈奴冀獲一戰之效耳今既亡師失地直是境上之匹夫陛下愛匹夫而棄與國之好臣竊不取也若國家猶待其更鳴之晨歲暮之效臣竊惟侯景必非歲暮之臣棄鄉國如脫屣背君親如遺芥豈知遠慕聖德爲江淮之純臣事

跡顯然無可致感一隅倘其如此觸類何可具陳臣朽老疾侵不應輒干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屍諫之節臣忝爲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伏願天慈少思危苦之語高祖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惟與族兄琛從兄昞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遊初高祖招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高祖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卽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第三子允初以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爲太子中庶子後至光祿大夫

洽字宏稱介從父兄也父惠基齊吏部尚書有重名前世洽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亦善屬文齊永明中爲國子生舉明經起家著作佐郎遷西中郎外兵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主簿尚書缺部郎還太子中舍人出爲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史數千人前從居之者皆致巨富洽爲之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飢寒還除司空從事中郎爲建安內史坐事免久之起爲護軍長史北中郎諮議參軍還太府卿司徒臨川王司馬普通初拜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以公事免頃之爲通直散騎常侍洽少有才思高祖令製同泰大愛敬二寺剎下銘其文甚美二年遷散騎常侍出爲招遠將軍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尙威猛民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又敕撰當塗堰碑辭亦贍麗六年卒官時年五十五有詔出舉哀賻錢二萬布五十疋集二十卷行於世

褚球字仲寶河南陽翟人高祖叔度宋征虜將軍雍州刺史祖曖太宰外兵參軍父績太子舍人並尙宋公主球少孤貧篤志好學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惟有一女得存其故吏何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因爲之延譽仕齊起家征虜行參軍俄署法曹還右軍曲江公主簿出爲溧陽令在縣清白資公俸而已除平西主簿天監初遷太子洗馬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爲建康令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服闋除北中郎諮議參軍俄還中書郎復兼中書通事舍人除雲騎將軍累兼廷尉光祿卿舍人如故還御史中丞球性公強無所屈撓在憲司甚稱職普通四年出爲北中郎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通直散騎常侍領羽林監七年遷太府卿頃之遷都官尚書中大同中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以疾不赴職改授光祿大夫未拜復爲太府卿領步兵校尉俄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領著作還司徒左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以後台佐加貂始有球也尋出爲貞威將軍輕車河東王長史南蘭陵太守入爲散騎常侍領步兵尋表致仕詔不許俄復拜光祿大夫加給事中卒官時年七十

劉孺字孝稚彭城安上里人也祖勔宋司空忠昭公父悛齊太常敬子孺幼聰敏七歲能屬文年十四居父喪毀瘠骨立宗黨咸異之服闋叔父瑱爲義興郡攜以之官常置坐側謂賓客曰此兒吾家之明珠也既長美風采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慍本州召迎主簿起家中軍法曹行參軍時鎮軍沈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常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累遷太子舍人中軍臨川王主簿太子洗馬尚書殿中郎出爲太末令在縣有清績還除晉安王友轉太子中舍人孺少好文章性又敏速嘗於御坐爲李賦受詔便成文不加點高祖甚稱賞之後侍宴壽光殿詔羣臣賦詩時孺與張率並醉未及成高祖取孺手板題戲之曰張率東南美劉孺雒陽才攬筆便應就何事久遲回其見親愛如此轉中書郎兼中書通事舍人頃之遷太子家令餘如故出爲宣惠晉安王長史領丹陽尹丞遷太子中庶子尙書吏部郎出爲輕車湘東王長史領會稽郡丞公事免頃之起爲王府記室散騎侍郎兼光祿卿累遷少府卿司徒左長史御史中丞號爲稱職大通二年遷散騎常侍三年遷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中大通四年出爲仁威臨川王長史江夏太守加貞威將軍五年爲寧遠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改爲都官尚書領右軍將軍大同五年守吏部尚書其年出爲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七年入爲侍中領右軍其年復爲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居喪未終以毀卒時年五十九諡曰孝子孺少與從兄苞孝綽齊名苞早卒孝綽數坐免黜位並不高惟孺貴顯有文集二十卷子翫著作郎早卒孺二弟覽遵

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歷官中書郎，以所生母憂廬于墓，再朞口不嘗鹽酪，冬止著單布，家人患其不勝喪，中夜竊置炭於牀下，覽因暖氣得睡，既覺知之，號慟歐血。高祖聞其有至性，數省視之。服闋，除尚書左丞，性聰敏，尚書令史七百人，一見並記名姓。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緽在職頗通臧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緽怨之，嘗謂人曰：犬齧行路，覽噬家人。出為始興內史，治郡尤勵清節。還復為左丞，卒官。

遵字孝陵，少清雅有學行，工屬文。起家著作郎，太子舍人，累遷晉安王宣惠雲麾二府記室，甚見賓禮。轉南徐州治中。王後為雍州，復引為安北諮議參軍，帶邔縣令。中大通二年，王立為皇太子，仍除中庶子。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大同元年，卒官，皇太子深悼惜之，與遵從兄陽羨令孝儀令曰：賢從中庶奄至殞逝，痛可言乎。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內含玉潤，外表瀾清，美譽嘉聲，流於士友，言行相符，始終如一，文史該富，琬琰為心，辭章博贍，玄黃成采。既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未嘗造請公卿，締交榮利，是以新沓莫之舉，杜武弗之知，自阮放之官，野王之職，棲遲門下，已踰五載，同僚已陟，後進多升，而怡然清靜，不以少多為念，確爾之志，亦何易得。西河觀寶，東江獨步，書籍所載，必不是過。吾昔在漢南，連翩書記，及忝朱方，從容坐首，良辰美景，清風月夜，鷁舟乍動，朱鷺徐鳴，未嘗一日而不追隨，一時而不會遇。酒闌耳熱，言志賦詩，校覆忠賢，榷揚文史，益者三友，此實其人。及弘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民結去思，野多馴雉，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比在春坊，載獲申晤，博望無通賓之務，司成多節文之科，所賴故人，時相媲偶，而此子溘然，實可嗟痛。惟與善人，此為虛說，天之報施，豈若此乎。想卿痛悼之誠，亦當何已。往矣奈何，投筆惻愴。吾昨欲為誌銘，并為撰集，吾之劣薄，其生也不能揄揚吹歔，使得騁其才用，今者為銘為集，何益既往，故為痛惜之情，不能已已耳。

劉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即孝儀，六孝威也。天監五年，舉秀才，起家鎮右始興王法曹行參軍，隨府益州，兼記室。王入為中撫軍，轉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敕令製雍州平等金像碑，文甚宏麗。晉安王綱出鎮襄陽，引為安北功曹史，以母憂去職。王立為皇太子，孝儀服闋，仍補洗馬，遷中舍人，出為戎昭將軍、陽羨令，甚有稱績，擢為建康令。大同三年，遷中書郎，以公事左遷安西諮議參軍，兼散騎常侍，使魏，還復除中書郎，頃之，權兼司徒右長史，又兼寧遠長史，行彭城、瑯邪二郡事，累遷尚書左丞，兼御史中丞，在職彈糾，無所顧望，當時稱之。十年，出為伏波將軍、臨海太守。是時政綱疏闊，百姓多不遵禁，孝儀下車，宣示條制，勵精綏撫，境內翕然，風俗大革。中大同元年，入守都官尚書。太清元年，出為明威將軍、豫章內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孝儀遣子勵帥郡兵三千人，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三年，宮城不守，孝儀為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孝儀為人寬厚，內行尤篤，第二兄孝能早卒，孝儀事寡嫂甚謹，家內巨細，必先諮決，與妻子朝夕供事，未嘗失禮，世以此稱之。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五弟孝勝。歷官邵陵王法曹、湘東王安西主簿記室、尚書左丞，出為信義太守，公事免。久之，復為尚書右丞，兼散騎常侍，聘魏，還為安西武陵王紀長史、蜀郡太守。太清中，侯景陷京師，紀僭號於蜀，以孝勝為尚書僕射。承聖中，隨紀出峽口，兵敗被執，下獄，世祖尋宥之，起為司徒右長史。第六弟孝威，初為安北晉安王法曹，轉主簿，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太子洗馬，累遷中舍人、庶子、率更令，並掌管記。大同九年，白雀集東宮，孝威上頌，其辭甚美。太清中，遷中庶子，兼通事舍人。及侯景寇亂，孝威於圍城得出，隨司州刺史柳仲禮西上，至安陸，遇疾卒。第七弟孝先，武陵王法曹、主簿。王遷益州，隨府轉安西記室。承聖中，與兄孝勝俱隨紀軍出峽口，兵敗，至江陵，世祖以為黃門侍郎，遷侍中。兄弟並善五言詩，見重於世。文集值亂，今不具存。

殷芸字灌蔬，陳郡長平人。性倜儻，不拘細行，然不妄交遊，門無雜客。勵精勤學，博洽羣書。幼而廬江何憲見之，深相歎賞。永明中，為宜都王行參軍。天監初，為西中郎主簿、後軍臨川王記室。七年，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十年，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尚書左丞，又兼中書舍人，遷國子博士、昭明太子侍讀、西中郎豫章王長史，領丹陽尹丞，累遷通直散騎常侍、祕書監、司徒左長史。普通

六年。直東宮學士省。大通三年卒。時年五十九。

蕭幾。字德玄。齊曲江公遙欣子也。年十歲。能屬文。早孤。有弟九人。並皆稚小。幾恩愛篤睦。聞於朝野。性溫和。與物無競。清貧自立。好學。善草隸書。湘州刺史楊公則。曲江之故吏也。每見幾。謂人曰。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及公則卒。幾爲之誄。時年十五。沈約見而奇之。謂其舅蔡撙曰。昨見賢甥楊平南誄文。不減希逸之作。始驗康公積善之慶。釋褐著作佐郎。廬陵王文學。尚書殿中郎。太子舍人。掌管記。遷庶子。中書侍郎。尚書左丞。末年專尚釋教。爲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適性遊履。遂爲之記。卒于官。子爲。字元專。亦有文才。仕至太子舍人。永康令。

史臣曰。王規之徒。俱著名譽。既逢休運。才用各展。美矣。蕭洽當塗之制。見偉辭人。劉孝儀兄弟。並以文章顯。君子知梁代之有人焉。

梁書卷四十一

梁書卷四十一考證

蕭介傳以凶狡之才○狡。監本訛猨。今改正。

劉潛傳第二兄孝能○能。南史作熊。

蕭幾傳康公此子可謂桓靈寶出○南史出字上有重字。

子爲字元專○爲。南本作清。

梁書卷四十一考證

梁書卷四十二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六

臧盾 弟厥 傅岐

臧盾字宣卿東莞莒人高祖燾宋左光祿大夫祖潭之左民尚書父未甄博涉文史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宋末起家爲領軍主簿所奉即齊武帝入齊歷太尉祭酒尚書主客郎建安廬陵二王府記室前軍功曹史通直郎南徐州中正丹陽尹丞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刑獄參軍天監初除後軍諮議中郎南徐州別駕入拜黃門郎遷右軍安成王長史少府卿出爲新安太守有能名還爲太子中庶子司農卿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服闋除廷尉卿出爲安成王長史江夏太守卒官盾幼從徵士瑯邪諸葛璩受五經通章句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異之歎曰此生重器王佐人也初爲撫軍行參軍遷尚書中兵郎盾美風儀善舉止每趨奏高祖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除安右錄事參軍舍人如故盾有孝性隨父宿直於廷尉母劉氏在宅夜暴亡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制未終父又卒盾居喪五年不出廬舍形骸枯顇家人不復識鄉人王端以狀聞高祖嘉之敕累遣抑譬服闋除丹陽尹丞轉中書郎復兼中書舍人遷尚書左丞爲東中郎武陵王長史行府州國事領會稽郡丞還爲少府卿領步兵校尉遷御史中丞盾性公彊居憲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二月高祖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乘轝羽衛及會皆駭散惟盾與散騎郎裴之禮嶷然自若高祖甚嘉焉俄有詔加散騎常侍未拜又詔曰總一六軍非才勿授御史中丞新除散騎常侍盾志懷忠密識用詳慎當官平允處務勤恪必能緝斯戎政可兼領軍常侍如故大同二年遷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敏贍有風力長於撥繁職事甚理天監中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稱至是盾復繼之五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視事未朞以疾陳解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七年疾愈復爲領軍將軍九年卒時年六十六即日有詔舉哀贈侍中領軍如故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布各有差謚曰忠子長博字孟弘桂陽內史次子仲博曲阿令盾弟厥

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初爲西中郎行參軍尚書主客郎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正員郎鴻臚卿舍人如故遷尚書右丞未拜出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雖募討捕而寇盜不止厥下車宣風化凡諸凶黨皆襁負而出居民復業商旅流通然爲政嚴酷少恩吏民小事必加杖罰百姓謂之臧虎還除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復兼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司農卿舍人如故大同八年卒官時年四十八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厥辨斷精詳咸得其理厥卒後有撾登聞鼓訴者求付清直舍人高祖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可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傅岐字景平北地靈州人也高祖弘仁宋太常祖琰齊世爲山陰令有治能自縣擢爲益州刺史父翽天監中歷山陰建康令亦有能名官至驃騎諮議岐初爲國子明經生起家南康王宏常侍遷行參軍兼尚書金部郎母憂去職居喪盡禮服闋後疾廢久之是時改創北郊壇初起岐監知繕築事畢除如新令縣民有因鬭相歐而死者死家訴郡郡錄其仇人考掠備至終不引咎郡乃移獄於縣岐即命脫械以和言問之便即首服法當償死會冬節至岐乃放其還家使過節一日復獄曹掾固爭曰古者乃有此於今不可行岐曰其若負信縣令當坐主者勿憂竟如期而反太守深相歎異遽以狀聞岐後去縣民無老小皆出境拜送啼號之聲聞於數十里至都除廷尉正入兼中書通事舍人遷寧遠岳陽王記室參軍舍人如故出爲建康令以公事免俄復爲舍人累遷安西中記室鎮南諮議參軍兼舍人如故岐美容止博涉能占對大同中與魏和親其使歲中再至常遣岐接對焉太清元年累遷太僕司農卿舍人如故在禁省十餘年機事密勿亞於朱异此年冬豫州刺史貞陽侯蕭淵明率衆伐彭城兵敗陷魏二年淵明遣使還述魏人欲更通和好敕有司及近臣定議左衛朱异曰高澄此意當復欲繼好不爽前和邊境且得靜寇息民於事爲便議者並然之岐獨曰高澄既新得志其勢非弱何事須和此必是設閒故令貞陽遣使令侯

景自疑。當以貞陽易景。景意不安。必圖禍亂。今若許澄通好。正是墮其計中。且彭城去歲喪師。渦陽新復敗退。令便就和。益示國家之弱。若如愚意。此和宜不可許。朱异等固執。高祖遂從异議。及遣和使。侯景果有此疑。累啓請追使敕。但依違報之。至八月。遂舉兵反。十月。入寇京師。請誅朱异。三年。遷中領軍舍人如故。二月。景於闕前通表。乞割江右四州。安其部下。當解圍還鎮。詔許之。乃於城西立盟。求遣宣城王出送。岐固執宣城嫡嗣之重。不宜許。遣石城公大款送之。及與景盟訖。城中文武喜躍。望得解圍。岐獨言於衆曰。賊舉兵為逆。未遂求和。夷情獸心。必不可信。此和終為賊所詐也。衆並怨怪之。及景背盟。莫不歎服。尋有詔以岐勤勞。封南豐縣侯。邑五百戶。固辭不受。宮城失守。岐帶疾出圍。卒於宅。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夫舉事者定於謀。故萬舉無遺策。信哉是言也。傳岐識齊氏之僞和。可謂善於謀事。是時若納岐之議。太清禍亂。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謂乎。

梁書卷四十二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三十七

韋粲 江子一 弟子四 子五 張嵊 沈浚 柳敬禮

韋粲字長蒨車騎將軍叡之孫北徐州刺史放之子也有父風好學仗氣身長八尺容貌甚偉初為雲麾晉安王行參軍俄署法曹遷外兵參軍兼中兵時潁川庾仲容吳郡張率前輩知名與粲同府並忘年交好及王還鎮雍州隨轉記室兼中兵如故王立為皇太子粲遷步兵校尉入為東宮領直丁父憂去職尋起為招遠將軍復為領直服闋襲爵永昌縣侯除安西湘東王諮議累遷太子僕左衞率領直並如故粲以舊恩任寄綢密雖居職屢徙常留宿衞頗擅權誕倨不為時輩所平右衞朱异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已作領軍面向人中大同十一年遷通直散騎常侍未拜出為持節督衡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餞新亭執粲手曰與卿不為久別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為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簡閱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匹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橫江粲即就內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當有別敕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直且張聲勢移鎮湓城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人隨粲粲悉留家累於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橫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并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船渡仲禮與合軍進屯王遊苑粲建議推仲禮為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銳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沮大計粲請為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宮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効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從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旦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粲慮柵壘未立賊必爭之頗以為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柵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船乘盡就泊之此是大事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閤將軍劉叔胤師助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門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銳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胤以水軍截其後叔胤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叱子弟力戰兵死略盡遂見害時年五十四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內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惟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并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粲長子臧字君理歷官尚書三公郎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帥兵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據豫章為其部下所害

江子一字元貞濟陽考城人晉散騎常侍統之七世孫也父法成天監中奉朝請子一少好學有志操以家貧闕養因蔬食終身起家王國侍郎朝請啓求觀書祕閣高祖許之有敕直華林省其姑夫右衞將軍朱异權要當朝休下之日賓客輻湊子一未嘗造門其高潔如此稍遷尚書儀曹郎出為遂昌曲阿令皆

書美績除通直散騎侍郎出爲戎昭將軍南津校尉弟子四歷尚書金部郎大同初遷右丞兄弟性並剛烈子四自右丞上封事極言得失高祖甚善之詔尚書詳擇施行焉左民郎沈炯少府丞顧璵嘗奏事不允高祖厲色呵責之子四乃趨前代炯等對言甚激切高祖怒呼縛之子四據地不受高祖怒亦止乃釋之猶坐免職及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橫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洲復收餘衆步道赴京師賊亦尋至子一啓太宗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羣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詔曰故戎昭將軍通直散騎侍郎南津校尉江子一前尚書右丞江子四東宮直殿主帥子五禍故有聞良以矜惻死事加等抑惟舊章可贈子一給事黃門侍郎子四中書侍郎子五散騎侍郎侯景平世祖又追贈子一侍中諡義子子四黃門侍郎諡毅子子五中書侍郎諡烈子子一續黃圖及班固九品并辭賦文筆數十篇行於世

張嵊字四山鎭北將軍稷之子也少方雅有志操能清言父臨青州爲土民所害嵊感家禍終身蔬食布衣手不執刀刃州舉秀才起家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司徒左西掾中書郎出爲永陽內史還除中軍宣城王司馬散騎常侍又出爲鎭南湘東王長史尋陽太守中大同元年徵爲太府卿俄遷吳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宮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違難東歸嵊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恥正是人臣效命之秋今若收集兵力保據貴鄉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誠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嵊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唐聞之遣板授嵊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嵊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說嵊曰若早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嵊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鱧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嵊嵊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神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內衆軍皆土崩嵊乃釋戎服坐於聽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嵊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時年六十二賊平世祖追贈侍中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貞子

沈浚字叔源吳興武康人祖憲齊散騎常侍齊史有傳浚少博學有才幹歷山陰吳建康令並有能名入爲中書郎尚書左丞侯景逼京城遷御史中丞是時外援並至侯景表請求和詔許之旣盟景知城內疾疫復懷姦計遲疑不去數日皇太子令浚詣景所景曰卽已向熱非復行時十萬之衆何由可去還欲立効朝廷君可見爲申聞浚曰將軍此論意在得城城內兵糧尚支百日將軍儲積內盡國家援軍外集十萬之衆將何所資而反設此言欲脅朝廷邪景橫刃於膝瞋目叱之浚正色責景曰明公親是人臣舉兵向闕聖主申恩赦過已共結盟口血未乾而有翻背沈浚六十之年且天子之使死生有命豈畏逆臣之刃乎不顧而出景曰是真司直也然密銜之及破張嵊乃求浚以害之

柳敬禮開府儀同三司慶遠之孫父津太子詹事敬禮與兄仲禮皆少以勇烈知名起家著作佐郎稍遷扶風太守侯景渡江敬禮率馬步三千赴援至都據靑溪埭與景頻戰恆先登陷陳甚著威名臺城沒敬禮與仲禮俱見於景景遣仲禮經略上流留敬禮爲質以爲護軍景餞仲禮於後渚敬禮密謂仲禮曰景今來會敬禮抱之兄拔佩刀便可斫殺敬禮死亦無所恨仲禮壯其言許之及酒數行敬禮目仲禮仲禮見備衞嚴不敢動計遂不果會景征晉熙敬禮與南康王會理共謀襲其城剋期將發建安侯蕭賁知而告之遂遇害

史臣曰若夫義重於生前典垂誥斯蓋先哲之所貴也故孟子稱生者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事必不可兼得寧捨生而取義至如張嵊二三子之徒捐軀徇節赴死如歸英風勁氣籠罩今古君子知梁代之有忠臣焉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江子一傳江子一字元貞○貞南史作亮

梁書卷四十三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八

太宗十一王　世祖二子

太宗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連陳淑容生潯陽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臨安陸王大春謝夫人生瀏陽公大雅張夫人生新興王大莊包昭華生西陽王大鈞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褚脩華生建平王大球陳夫人生義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綏建王大摯自餘諸子本書不載

潯陽王大心字仁恕幼而聰明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同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南北司定新五州諸軍事輕車將軍郢州刺史時年十三太宗以其幼恐未達民情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纖毫不須措懷大心雖不親州務發言每合於理衆皆驚服七年徵爲侍中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雲麾將軍江州刺史二年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衆至數萬與上流諸軍赴援宮闕三年城陷上甲侯蕭韶南奔宣密詔加散騎常侍進號平南將軍大寶元年封潯陽王邑二千戶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內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抄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時鄱陽王範率衆棄合肥屯于柵口待援兵總集欲俱進大心聞之遣要範西上以湓城處之廩饋甚厚與戮力共除禍難會莊鐵據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參軍韋約等將軍擊之鐵敗績又乞降鄱陽世子嗣先與鐵遊處因稱其人才略從橫且舊將也欲舉大事當資其力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領嗣請援之範從之乃遣將侯瑱率精甲五千往救鐵夜襲破韋約等營大心聞之大懼於是二藩釁起人心離貳景將任約略地至于湓城大心遣司馬韋質拒戰敗績時帳下猶有勇士千餘人咸說曰既無糧儲難以守固若輕騎往建州以圖後舉策之上者也大心未決其母陳淑容曰卽日聖御年尊儲宮萬福汝久奉違顏色不念拜謁闕庭且吾已老而欲遠涉險路糧儲不給豈謂孝子吾終不行因撫胸慟哭大心乃止遂與約和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九

南海王大臨字仁宣大同二年封寧國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憂哭泣毀瘠以孝聞後入國學明經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十一年爲長兼侍中出爲輕車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亂爲使持節宣惠將軍屯新亭俄又徵還屯端門都督城南諸軍事時議者皆勸收外財物擬供賞賜大臨獨曰物乃賞士而牛可犒軍命取牛得千餘頭城內賴以饗士大寶元年封南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揚州刺史又除安東將軍吳郡太守時張彪起義於會稽吳人陸令公潁川庾孟卿等勸大臨走投彪大臨曰彪若成功不資我力如其撓敗以我說焉不可往也二年秋遇害于郡時年二十五

南郡王大連字仁靖少俊爽能屬文舉止風流雅有巧思妙達音樂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臨城縣公邑一千五百戶七年與南海王俱入國學射策甲科拜中書侍郎十年高祖幸朱方大連與兄大臨並從高祖問曰汝等習騎不對曰臣等未奉詔不敢輒習敕各給馬試之大連兄弟據鞍往還各有馳驟之節高祖大悅卽賜所乘馬及爲啓謝詞又甚美高祖佗日謂太宗曰昨見大臨大連風韻可愛足以慰吾年老遷給事黃門侍郎轉侍中尋兼石頭戍軍事太清元年出爲使持節輕車將軍東揚州刺史侯景入寇京師大連率衆四萬來赴及臺城沒援軍散復還揚州三年會稽山賊田領羣聚黨數萬來攻大連命中兵參軍張彪擊斬之大寶元年封爲南郡王邑二千戶景仍遣其將趙伯超劉神茂來討大連設備以待之會將留異以城應賊大連棄城走至信安爲賊所獲侯景以爲輕車將軍行揚州事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大連既迫寇手恆思逃竄乃與賊約曰軍民之事吾不預焉俟我存亡但聽鍾響欲閒與相見因得亡逸賊亦信之事未果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五

安陸王大春字仁經少博涉書記天性孝謹體貌瓌偉腰帶十圍大同六年封西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拜中書侍郎後爲寧遠將軍知石頭戍軍事侯景內寇大春奔京口隨邵陵王入援戰于鍾山爲賊所獲京城既陷大寶元年封安

陸郡王，邑二千戶，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東揚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二十二。

瀏陽公大雅，字仁風。大同九年，封瀏陽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少聰警，美姿儀，特爲高祖所愛。太清三年，京城陷，賊已乘城，大雅猶命左右格戰，賊至漸衆，乃自縋而下，因發憤感疾薨，時年十七。

新興王大莊，字仁禮。大同九年，封高唐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大寶元年，封新興郡王，邑二千戶。尋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秋，遇害，時年十八。

西陽王大鈞，字仁輔。性厚重，不妄戲弄。年七歲，高祖嘗問讀何書，對曰學詩。因命諷誦，音韻清雅，高祖因賜王羲之書一卷。大寶元年，封西陽郡王，邑二千戶。出爲宣惠將軍、丹陽尹。二年，監揚州，將軍如故。至秋，遇害，時年十三。

武寧王大威，字仁容。美風儀，眉目如畫。大寶元年，封武寧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三。

建平王大球，字仁珽。大寶元年，封建平郡王，邑二千戶。性明惠夙成。初，侯景圍京城，高祖素歸心釋教，每發誓願，恆云：「若有衆生應受諸苦，悉衍身代當。」時大球年甫七歲，聞而驚謂母曰：「官家尚爾，兒安敢辭。」乃六時禮佛，亦云：「凡有衆生應獲苦報，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出爲輕車將軍，兼石頭戍軍事。其年秋，遇害，時年十一。

義安王大昕，字仁朗。年四歲，母陳夫人卒，便哀慕毀顇，有若成人。及高祖崩，大昕奉慰太宗，嗚咽不能自勝，左右見之，莫不掩泣。大寶元年，封義安郡王，邑二千戶。二年，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未之鎮，遇害，時年十一。

綏建王大摯，字仁瑛。幼雄壯有膽氣。及京城陷，乃歎曰：「大丈夫會當滅虜屬。」妳媼驚，掩其口曰：「勿妄言，禍將及。」大摯笑曰：「禍至非由此言。」大寶元年，封綏建郡王，邑二千戶。二年，爲寧遠將軍。遇害，時年十歲。

世祖諸男：徐妃生忠壯世子方等，王夫人生貞惠世子方諸，其愍懷太子方矩，本書不載所生，別有傳，夏賓妃生敬皇帝，自餘諸子，並本書無傳。

忠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母曰徐妃。少聰敏，有俊才，善騎射，尤長巧思。性愛林泉，特好散逸。嘗著論曰：「人生處世，如白駒過隙耳。一壺之酒，足以養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蓬蒿，死葬溝壑，瓦棺石槨，何以異茲？吾嘗夢爲魚，因化爲鳥。當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類。良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性；吾之進退，恆存掌握。舉手懼觸，搖足恐墮。若使吾終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人間如脫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寵，方等意不自安。世祖聞之，又惡方等，方等益懼，故述論以申其志焉。會高祖欲見諸王長子，世祖遣方等入侍，方等欣然升舟，冀免憂辱。行至繇水，值侯景亂，世祖召之，方等啓曰：「昔申生不愛其死，方等豈顧其生。」世祖省書歎息，知無還意，乃配步騎一萬，使援京都。賊每來攻，方等必身當矢石。宮城陷，方等歸荆州，收集士馬，甚得衆和。世祖始歎其能。方等又勸修築城柵，以備不虞。既成，樓雉相望，周迴七十餘里。世祖觀之甚悅，入謂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復何憂。」徐妃不答，垂泣而退。世祖忿之，因疏其穢行，牓于大閤。方等入見，益以自危。時河東王爲湘州刺史，不受督府之令，方等乃乞征之。世祖許焉，拜爲都督，令帥精卒二萬南討。方等臨行，謂所親曰：「吾此段出征，必死無二；死而獲所，吾豈愛生。」及至麻溪，河東王率軍逆戰，方等擊之，軍敗，遂溺死，時年二十二。世祖聞之，不以爲感。後追思其才，贈侍中、中軍將軍、揚州刺史，謚曰忠壯世子，并爲招魂以哀之。方等注范曄後漢書，未就；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

貞惠世子方諸，字智相，世祖第二子。母王夫人。幼聰警博學，明老易，善談玄，風采清越，辭辯鋒生，特爲世祖所愛。母王氏又有寵。及方等敗沒，世祖謂之曰：「不有所廢，其何以興。」因拜爲中撫軍，以自副。又出爲郢州刺史，鎮江夏，以鮑泉爲行事，防遏下流。時世祖遣徐文盛督衆軍與侯景將任約相持，未決。方諸恃文盛在近，不恤軍政，日與鮑泉蒱酒爲樂。侯景知之，乃遣其將宋子仙率輕騎數百，從間道襲之。屬風雨晦冥，子仙至，百姓奔告，方諸與鮑泉猶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下，虜安得來？」始命閉門，賊騎已入，城遂陷。子仙執方諸以歸，王僧辯軍至蔡洲，景遂害之。世祖追贈侍中、大將軍，謚曰貞惠世子。

史臣曰。太宗世祖諸子。雖開土宇。運屬亂離。既拘寇賊。多殞非命。吁可嗟矣。

梁書卷四十四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太宗十一王傳范夫人生武寧王大威○威南本作威

自餘諸子本書不載○臣人龍按簡文帝有二十子。今本傳載十一王。其別見書者。有大成大封大圜大訓四人。餘則不可考矣。

西陽王大鈞傳大鈞字仁輔○輔南史作博

建平王大球傳大球字仁瑛○瑛南史作玉

忠壯世子方等傳所撰三十國春秋及靜住子行於世○靜住南史作篤靜

梁書卷四十四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九

王僧辯

王僧辯字君才右衛將軍神念之子也以天監中隨父來奔起家爲湘東王國左常侍王爲丹陽尹轉府行參軍王出守會稽兼中兵參軍事王爲荊州仍除中兵在限內時武寧郡反王命僧辯討平之遷貞威將軍武寧太守尋遷振遠將軍廣平太守秩滿還爲王府中錄事參軍如故王被徵爲護軍僧辯兼府司馬王爲江州仍除雲騎將軍司馬守湓城俄監安陸郡無幾而還尋爲新蔡太守猶帶司馬將軍如故王除荊州爲貞毅將軍府諮議參軍事賜食千人代柳仲禮爲竟陵太守改號雄信將軍屬侯景反王命僧辯假節總督舟師一萬兼糧饋赴援纔至京都宮城陷沒天子蒙塵僧辯與柳仲禮兄弟及趙伯超等先屈膝於景然後入朝景悉收其軍實而厚加綏撫未幾遣僧辯歸于竟陵於是倍道兼行西就世祖世祖承制以僧辯爲領軍將軍及荊湘疑貳軍師失律世祖又命僧辯及鮑泉統軍討之分給兵糧剋日就道時僧辯以竟陵部下猶未盡來意欲待集然後上頓謂鮑泉曰我與君俱受命南討而軍容若此計將安之泉曰既稟廟算驅率驍勇事等沃雪何所多慮僧辯曰不然君之所言故是文士之常談耳河東少有武幹兵刃又彊新破軍師養銳待敵自非精兵一萬不足以制之我竟陵甲士數經行陣已遣召之不久當及雖期日有限猶可重申欲與卿共入言之望相佐也泉曰成敗之舉繫此一行遲速之宜終當仰聽世祖性嚴忌微聞其言以爲遲延不肯去稍已含怒及僧辯將入謂泉曰我先發言君可見係泉又許之及見世祖世祖迎問曰卿已辦乎何日當發僧辯具對如向所言世祖大怒按劍厲聲曰卿憚行邪因起入內泉震怖失色竟不敢言須臾遣左右數十人收僧辯既至謂曰卿拒命不行是欲同賊今唯有死耳僧辯對曰僧辯食祿既深憂責實重今日就戮豈敢懷恨但恨不見老母世祖因斫之中其左髀流血至地僧辯悶絕久之方蘇卽送付廷尉幷收其子姪並皆繫之會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擾擾未知其備世祖遣左右往獄問計於僧辯僧辯具陳方略登卽赦爲城內都督俄而岳陽奔退而鮑泉力不能剋長沙世祖乃命僧辯代之數泉以十罪遣舍人羅重歡領齋仗三百人與僧辯俱發既至遣通泉云羅舍人被令送王竟陵來泉甚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我經略賊不足平俄而重歡齎令書先入僧辯從齋仗繼進泉方拂席坐而待之僧辯既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鏁卿勿以故意見待因語重歡出令泉卽下地鏁于牀側僧辯仍部分將帥幷力攻圍遂平湘土還復領軍將軍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郴州刺史裴之橫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世祖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銳將進寇荊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景悉凶徒水步繼進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拓邏至于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偃旗臥鼓安若無人翌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事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荊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邪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又分入港中登岸治道廣設氈屋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莽開八道向城遣五千兗頭肉薄苦攻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世祖又命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脣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擲火礧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牌柯推蝦蟆車塡塹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水柵風勢不利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旋軍夏首世祖策勳行賞以僧辯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封長寧縣公於是世祖命僧辯卽率巴陵諸軍沿流討景師

次郢城步攻魯山魯山城主支化仁景之騎將也率其黨力戰衆軍大破之化仁乃降僧辯仍督諸軍渡兵攻郢即入羅城宋子仙據金城拒守攻之未剋子仙使其黨時靈護率衆三千開門出戰僧辯又大破之生擒靈護斬首千級子仙衆退據倉門帶江阻險衆軍攻之頻戰不剋景既聞魯山已沒郢鎮復失羅城乃率餘衆倍道歸建業子仙等困蹙計無所之乞輸郢城身還就景僧辯僞許之命給船百艘以老其意子仙謂爲信然浮舟將發僧辯命杜龕率精勇千人攀堞而上同時鼓譟掩至倉門水軍主宋遙率樓船暗江四面雲合子仙行戰行走至于白楊浦乃大破之生擒子仙送江陵即率諸軍進師九水賊僞儀同苑希榮盧暉略尚據湓城及僧辯軍至希榮等因挾江州刺史臨城公棄城奔走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仍令僧辯且頓江州須衆軍齊集得時更進頃之世祖命江州衆軍悉同大舉僧辯乃表皇帝凶問告于江陵仍率大將百餘人連名勸世祖即位將欲進軍又重奉表雖未見從並蒙優答事見本紀僧辯於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乃先命南兗州刺史侯瑱率銳卒輕舸襲南陵鵲頭等戍至即剋之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前軍五千行至湓口霸先倜儻多謀策名蓋僧辯僧辯畏之既至湓口與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霸先爲其文曰賊臣侯景凶羯小胡逆天無狀構造姦慝違背我恩義破掠我國家毒害我生民移毀我社廟我高祖武皇帝靈聖聰明光宅天下劬勞兆庶亭育萬民如我考妣五十所載哀景以窮見歸全景將戮之首置景要害之地崇景非次之榮我高祖於景何薄我百姓於景何怨而景長戟彊弩陵蹙朝廷鋸牙郊甸殘食含靈刳肝斮趾不懨其快曝骨焚屍不謂爲酷高祖菲食卑宮春秋九十屈志凝威憤終賊手大行皇帝温嚴恭默丕守鴻名於景何有復加忍毒皇枝襁抱已上緦功以還窮刀極俎既屠且膾豈有率土之濱謂爲王臣食人之禾飲人之水忍聞此痛而不悼心況臣僧辯臣霸先等荷稱國藩湘東王臣繹泣血銜哀之寄摩頂至足之恩世受先朝之德身當將帥之任而不能瀝膽抽腸共誅姦逆雪天地之痛報君父之仇則不可以稟靈含識戴天履地今日相國至孝玄感靈武斯發已破賊徒獲其元帥止

餘景身尚在京邑臣僧辯與臣霸先協和將帥同心共契必誅凶豎尊奉相國嗣膺鴻業以主郊祭前途若有一功獲一賞臣僧辯等不推已讓物先身帥衆則天地宗廟百神之靈共誅共責臣僧辯臣霸先同心共事不相欺負若有違戾明神殛之於是升壇歃血共讀盟文皆淚下霑襟辭色慷慨及王師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鵃射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僧辯即督諸軍沿流而下進軍于石頭之斗城作連營以逼賊賊乃橫嶺上築五城拒守侯景自出與王師大戰於石頭城北霸先謂僧辯曰醜虜遊魂貫盈已稔逋誅送死欲爲一決我衆賊寡宜分其勢即遣彊弩二千張攻賊西面兩城仍使結陣以當賊僧辯在後麾軍而進復大破之盧暉略聞景戰敗以石頭城降僧辯引軍入據之景之退也北走朱方於是景散兵走告僧辯僧辯令衆將入據臺城其夜軍人採梠失火燒太極殿及東西堂等時軍人鹵掠京邑剝剔士庶民爲其執縛者袒衣不免盡驅逼居民以求購贖自石頭至于東城緣淮號叫之聲震響京邑於是百姓失望僧辯命侯瑱裴之橫率精甲五千東入討景僧辯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于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如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昔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常賓客皆前稱歎功德僧辯矍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雖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於是逆寇悉平京都剋定世祖即帝位以僧辯功進授鎮衛將軍司徒加班劍二十人改封永寧郡公食邑五千戶侍中尚書令鼓吹並如故是後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刺史丁道貴於淥口盡收其軍實李洪雅又自零陵率衆出空靈灘稱助討納朝廷未達其心深以爲慮乃遣中書舍人羅重歡徵僧辯上就驃騎將軍宜豐侯循南征僧辯因督杜崱等衆軍發于建業師次巴陵詔僧辯爲都督東上諸軍事霸先爲都督西上諸軍事先時霸先讓都督於

僧辯。僧辯不受。故世祖分爲東西都督而俱南討焉。時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城。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並懷懈怠。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循弃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建圍柵。僧辯出坐壟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銳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直進。逕趨僧辯。時杜崱杜龕並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下遣人與賊交戰。李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尙據胡牀。不爲之動。於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歸城內。初。陸納阻兵內逆。以王琳爲辭。云朝廷若殺王琳。納等自當降伏。時衆軍並進。未之許也。而武陵王擁衆上流。內外駭懼。世祖乃遣琳和解之。至是。湘州平。僧辯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俄而武陵敗績。僧辯自枝江班師于江陵。旋鎭建業。是月居少時。復回江陵。齊主高洋遣郭元建率衆二萬。大列舟艦於合肥。將謀襲建業。又遣其大將邢景遠步六汗薩東方老等率衆繼之。時陳霸先鎭建康。既聞此事。馳報江陵。世祖即詔僧辯次于姑孰。即留鎭焉。先命豫州刺史侯瑱率精甲三千人。築壘於東關。以拒北寇。徵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橫。會瑱於關。因與北軍戰。大敗之。僧辯率衆軍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賀使遂實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尙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鎭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變此中台。膺茲上將。寄之經野。匡我朝猷。加太尉。車騎大將軍。餘悉如故。頃之。丁母太夫人憂。世祖遣侍中謁者監護喪事。策謚曰貞敬太夫人。夫人姓魏氏。神念以天監初董率徒衆據東關。退保合肥巢湖西。因娶以爲室。生僧辯。性甚安和。善於綏接。家門內外。莫不懷之。初。僧辯下獄。夫人流淚徒行。將入謝罪。世祖不與相見。時貞惠世子有寵於世祖。軍國大事。多關領焉。夫人詣閤自陳無訓。涕泗嗚咽。衆並憐之。及僧辯免出。夫人深相責勵。辭色俱嚴。云人之事君。惟須忠烈。非但保祐當世。亦乃慶流子孫。及僧辯剋復舊京。功蓋天下。夫人恆自謙損。不以富貴驕物。朝野咸共稱之。謂爲明哲婦人也。及既薨殞。甚見愍悼。且以僧辯勳業隆重。故喪禮加焉。靈柩將歸建康。又遣謁者至舟渚弔祭。命尙書左僕射王裒爲其文曰。維爾世基武子。族懋陽元。金相比映。玉德齊溫。既稱女則。兼循婦言。書圖鏡覽。辭章討論。教貽俎豆。訓及平原。楚發將兵。孟軻成德。壺忠貴敬。自家刑國。顯允其儀。惟民之則。反命師旅。既修我戎。補茲袞職。奄有龜蒙。母由子貴。重爾斯崇。嘉命允集。寵章所隆。居高能降。處貴思沖。慶賁善始。榮兼令終。嗟嗟既夕。蒹葭早秋。奔駟難返。衡濤詎留。背龍門而西顧。過夏首而東浮。越三宮之退岳。經三江之派流。鬱鬱增壙。浮雲蔽虧。滔滔江漢。逝者如斯。銘旌故旐。宇毀遺碑。即虛舟而毀賁。想徂魂之有知。嗚呼哀哉。其年十月。西魏相宇文黑泰遣兵及岳陽王衆合五萬。將襲江陵。世祖遣主書李膺徵僧辯於建業。爲大都督。荊州刺史。別敕僧辯云。黑泰背盟。忽便舉斧。國家猛將。多在下流。荊陝之衆。悉非勁勇。公宜率貔虎。星言就路。倍道兼行。赴倒懸也。僧辯因命豫州刺史侯瑱等爲前軍。兗州刺史杜僧明等爲後軍。處分既畢。乃謂膺云。泰兵驍猛。難與爭銳。衆軍若集。吾便直指漢江。截其後路。凡千里饋糧。尙有飢色。況賊越數千里者乎。此孫臏剋龐涓時也。俄而京城陷沒。宮車晏駕。及敬帝初即梁主位。僧辯預樹立之功。承制進驃騎大將軍。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尙書。與陳霸先參謀討伐。時齊主高洋又欲納貞陽侯淵明以爲梁嗣。因與僧辯書曰。梁國不造。禍難相仍。侯景傾蕩建業。武陵彎弓巴漢。卿志格玄穹。精貫白日。戮力齊心。芟夷逆醜。凡在有情。莫不嗟尙。況我隣國。緝事言前。而西寇承閒。復相掩襲。梁主不能固守江陵。殞身宗祏。王師未及。便已降敗。士民小大。皆畢寇虜。乃睠南顧。憤歎盈懷。卿臣子之情。念當鯁裂。如聞權立枝子。號令江陵。年甫十餘。極爲沖藐。梁釁未已。負荷諒難。祭則衛君。政由甯氏。幹弱枝彊。終古所忌。朕以天下爲家。大道濟物。以梁國淪滅。有懷舊好。存亡拯墜。義在今辰。扶危嗣事。非長伊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長沙之胤。以年以望。堪保金

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便詔上黨王渙總攝羣將扶送江表雷動風馳助播
寃逆清河王岳前救荊城軍度安陸既不相及憤惋良深恐及西寇乘流復躡
江左今轉次漢口與陸居士相會卿宜協我良規厲彼羣帥部分舟艫迎接今
王鳩勒勁勇并心一力西羌烏合本非勍寇直是湘東怯弱致此淪胥今者之
師何往不剋善建良圖副朕所望也貞陽承齊遣送將居壽陽貞陽前後頻與
僧辯書論還國繼統之意僧辯不納及貞陽高渙至于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橫
率衆拒戰敗績僧辯因遂謀納貞陽仍定君臣之禮啓曰自秦兵寇陝臣便營
赴援雖及下船荊城陷沒即遣劉周入國具表丹誠左右勤款初並同契周既
多時不還人情疑阻比冊降中使復遣諸處詢謀物論參差未甚決定始得侯
瑱信示西寇權景宣書令以眞跡上呈觀視將帥恣欲同秦若一朝仰違大國
臣不辭灰粉悲梁祚永絕中興伏願陛下便事濟江仰藉皇齊之威憑陛下至
聖之略樹君以長雪報可期社稷再輝死且非恭請押別使曾沖馳表齊都續
啓事以聞伏遲拜奉在促貞陽答曰姜暠至枉示具公忠義之懷家國喪亂于
今積年三后蒙塵四海騰沸天命元輔匡救本朝弘濟艱難建武宗祏至於丘
園板築側想來儀公室皇枝豈不虛遲聞孤還國理會高懷但近再命行人或
不宜具公既詢謀卿士訪逮藩維沿泝往來理淹旬月使乎居止殊副所期便
是再立我蕭宗重興我梁國億兆黎庶咸蒙此恩社稷宗祧曾不相愧近軍次
東關頻遣信裴之橫處示其可否答對驕凶殊駭聞矚上黨王陳兵見衛欲敘
安危無識之徒忽然逆戰前旌未舉即自披猖驚悼之情彌以傷惻上黨王深
自矜嗟不傳首級更蒙封樹飾棺厚殯務從優禮齊朝大德信感神民方仰藉
皇威敬憑元宰討逆賊於咸陽誅叛子於雲夢同心叶力克定邦家覽所示權
景宣書上流諸將本有忠略棄親向讎庶當不爾防奸定亂終在於公今且頓
東關更待來信未知水陸何處見迎夫建國立君布在方策入盟出質有自來
矣若公之忠節上感蒼旻羣帥同謀必匪攜貳則齊師反旆義不陵江如致爽
言誓以兼克韜旗側席遲復行人曹沖奉表齊都即押送也渭橋之下惟遲敘
言厄水之陽預有號懽僧辯又重啓曰員外常侍姜暠還奉敕伏具動止大齊

仁義之風曲被鄰國卹災救難申此大猷皇家枝戚莫不榮荷江東冠冕俱知
憑賴今歃不忘信信實由衷謹遣臣第七息顯顯所生劉并弟子世珍往彼充
質仍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艫舳浮江俟一龍之渡清宮丹陛候六
傳之入萬國傾心同榮晉文之反三善克宣方流宋昌之議國祚既隆社稷有
奉則羣臣竭節報厚施于大齊戮力展愚效忠誠於陛下今遣吏部尚書王通
奉啓以聞僧辯因求以敬帝爲皇太子貞陽又答曰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
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
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慚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
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寧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
可承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
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
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
憂勞之重既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武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
相感正爾迴旆仍向歷陽所期質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
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
非遙觸目號咽僧辯使送質于鄴貞陽求渡衞士三千僧辯慮其爲變止受散
卒千人而已并遣龍舟法駕往迎貞陽濟江之日僧辯擁檝中流不敢就岸後
乃同會于江寧浦貞陽既踐僞位仍授僧辯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牧餘悉
如故陳霸先時爲司空南徐州刺史惡其翻覆與諸將議因自京口舉兵十萬
水陸俱至襲于建康於是水軍到僧辯常處于石頭城是日正視事軍人已踰
城北而入南門又馳白有兵來僧辯與其子頠遽走出閤左右心腹尚數十人
衆軍悉至僧辯計無所出乃據南門樓乞命拜請霸先因命縱火焚之方共頠
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辜公欲與齊師賜討又曰何意全無防備僧辯曰委公
北門何謂無備爾夜斬之長子顗承聖初歷官至侍中初僧辯平建業遣霸先
守京口都無備防顗屢以爲言僧辯不聽竟及於禍西魏寇江陵世祖遣顗督
城內諸軍事荊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齊遣琳鎮壽春將圖江左及

陳平淮南執琳殺之顗聞琳死乃出郡城南登高冢上號哭一慟而絕顗弟頒少有志節恆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沒于西魏

史臣曰自侯景寇逆世祖據有上游以全楚之兵委僧辯將率之任及剋平禍亂功亦著焉在乎策勳當上台之賞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諸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伊霍乃受脅齊師傍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

梁書卷四十五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王僧辯傳內奪苦攻○內南史作內訛

民爲其執縛者相衣不免○相監本作祖南史同今改正

梁書卷四十五考證

3

梁書卷四十六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

胡僧祐 徐文盛 杜崱 兄岸 弟幼安 兄子龕 陰子春

胡僧祐字願果，南陽冠軍人。少勇決，有武幹，仕魏至銀青光祿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使戍項城，城陷，復沒于魏。中大通元年，陳慶之送魏北海王元顥入洛陽，僧祐又得還國。除南天水、天門二郡太守，有善政。性好讀書，不解緝綴，然每在公宴，必強賦詩，文辭鄙俚，多被嘲謔，僧祐怡然自若，謂己實工，矜伐愈甚。晚事世祖，爲鎮西錄事參軍。侯景亂，西沮蠻反，世祖令僧祐討之，使盡誅其渠帥，僧祐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京陝，圍王僧辯於巴陵，世祖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將發，謂其子曰：「汝可開兩門，一門擬朱，一門擬白，吉則由朱門，凶則由白門，吾不捷不歸也。」世祖聞而壯之。至楊浦，景遣其將任約率銳卒五千，據白塔遏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己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潛引却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于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徵還荊州。承聖二年，進爲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故。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時年六十三。世祖聞之，馳往臨哭，於是內外惶駭，城遂陷。

徐文盛字道茂，彭城人也。世仕魏，爲將。父慶之，天監初，率千餘人自北歸款，未至道卒。文盛仍統其衆，稍立功績，高祖甚優寵之。大同末，以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羣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篡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太清二年，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衞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巴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授以東討之略。於是文盛督衆軍東下，至武昌，遇侯景將任約，遂與相持久之。世祖又命護軍將軍尹悅、平東將軍杜幼安、巴州刺史王珣等會之，並授文盛節度。擊任約於貝磯，約大敗，退保西陽。文盛進據蘆洲，又與相持。侯景聞之，乃率大衆西上援約，至西陽，文盛不敢戰。諸將咸曰：「景水軍輕進，又甚飢疲，可因此擊之，必大捷。」文盛不許。文盛妻石氏，先在建業，至是景載以還之，文盛深德景，遂密通信使，都無戰心，衆咸憤怨。杜幼安、宋簉等乃率所領獨進，與景戰，大破之，獲其舟艦以歸。會景密遣騎從間道襲陷郢州，軍中恟懼，遂大潰，文盛奔還荊州。世祖仍以爲城北面都督。又聚贓汙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文盛既失兵權，私懷怨望，世祖聞之，乃以下獄。時任約被擒，與文盛同禁，文盛謂約曰：「汝何不早降，令我至此？」約曰：「門外不見卿馬跡，使我何遽得降？」文盛無以答，遂死獄中。

杜崱，京兆杜陵人也。其先自北歸南，居於雍州之襄陽，子孫因家焉。祖靈啟，齊給事中。父懷寶，少有志節，常邀際會，高祖義師東下，隨南平王偉留鎮襄陽，天監中，稍立功績，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梁州刺史元羅舉州內附，懷寶復進督華州，值秦州所部武興氐王楊紹反，懷寶擊破之。五年，卒於鎮。崱即懷寶第七子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釋褐廬江驃騎府中兵參軍。世祖臨荊州，仍參幕府，後爲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世祖以與之有舊，密邀之，崱乃與兄岸、弟幼安、兄子龕等夜歸于世祖。世祖以爲持節、信威將軍、武州刺史，俄遷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枝江縣侯，邑千戶。令隨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會景來攻，數十日不剋而遁，加侍中、左衞將軍，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崱從橫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東奔晉陵。崱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增邑千戶。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達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霸先令強弩射元建，衆却，崱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而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崱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車輪，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崱等圍之。

後納等降。崱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口，至郢破平之。於是旋鎮，遘疾卒。詔曰：「崱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崱兄第九人，兄嵩、岑、嵸、嶷、獻、岸及弟幼安並知名當世。

岸字公衡，少有武幹，好從橫之術。太清中，與崱同歸世祖，世祖以為持節、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封江陵縣侯，邑一千戶。岸因請襲襄陽，世祖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剋，岳陽至，遂走依其兄獻於南陽。獻時為南陽太守，岳陽尋遣攻陷其城，岸及獻俱遇害。

幼安性至孝，寬厚雄勇過人。太清中，與兄崱同歸世祖，世祖以為雲麾將軍、西荊州刺史，封華容縣侯，邑一千戶。令與平南將軍王僧辯討河東王譽於長沙，平之。又命率精甲一萬助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遇景將任約，來逆，遂與戰，大敗之，斬其儀同叱羅子通、湘州刺史趙威方等，傳首江陵。乃進軍大舉，因與景相持。別攻武昌，拔之。景渡蘆洲上流，以壓文盛等，幼安與衆軍攻之，景大敗，盡獲其舟艦。會景密遣襲陷郢州，執刺史方諸等，以歸人情大駭。徐文盛由漢口遁歸，衆軍大敗，幼安遂降于景，景殺之，以其多反覆故也。

龕，崱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亦太清中與諸父同歸世祖，世祖以為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中廬縣侯，邑一千戶。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遷太府卿、安北將軍、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五百戶。仍隨僧辯追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楊浦，生擒之。大寶三年，衆軍至姑孰，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銳擊之，大敗子鑒，遂至于石頭。景親率其黨會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論功為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後江陵陷，齊納貞陽侯以紹梁嗣，以龕為震州刺史、吳興太守，又除鎮南將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溧陽縣侯，給鼓吹一部，又加散騎常侍、鎮東大將軍。會陳霸先襲陷京師，執王僧辯殺之。龕，僧辯之壻也，為吳興太守，以霸先既非貴素，兵又猥雜，在軍府日，都不以霸先經心；及為本郡，每以法繩其宗門，無所縱捨，霸先銜之切齒。及僧辯敗，龕乃據吳興以距之，遣軍副杜泰攻陳蒨於長城，反為蒨所敗。霸先乃遣將周文育討龕，龕令從弟北叟出距，又為文育所破，走義興。霸先親率衆圍之，會齊將柳達摩等襲京師，霸先恐，遂還與齊人連和，龕聞齊兵還，乃降，遂遇害。

陰子春字幼文，武威姑臧人也。晉義熙末，曾祖襲隨宋高祖南遷，至南平，因家焉。父智伯，與高祖鄰居，少相友善，嘗入高祖臥內，見有異光成五色，因握高祖手曰：「公後必大貴，非人臣也。天下方亂，安蒼生者，其在君乎？」高祖曰：「幸勿多言。」於是情好轉密，高祖每有求索，如外府焉。及高祖踐阼，官至梁、秦二州刺史。子春天監初起家宣惠將軍、西陽太守。普通中，累遷至明威將軍、南梁州刺史，又遷信威將軍、都督梁秦華三州諸軍事、梁秦二州刺史。太清二年，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為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恆冠諸軍，頻敗景。值郢州陷沒，軍遂退敗。大寶二年，卒於江陵。孫顥，少知名，釋褐奉朝請，歷尚書金部郎。後入周，撰瓊林二十卷。

史臣曰：胡僧祐勇幹有聞，搴旗破敵者數矣，及捐軀徇節，殞身王事，雖古之忠烈，何以加焉。徐文盛始立功績，不能終其成名，為不義也。杜崱識機變之理，知向背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勳庸顯著，卒為中興功臣，義哉。

梁書卷四十六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胡僧祐傳性好讀書不解緝綴○不解，南史作愛。

杜崱傳齊隨郡元建以秦州刺史嚴超遠赴秦郡○遠，南史作達。

兄嵩岑嵸岌嶷巘岸及弟幼安○南史作兄嵩岑嵸岌巘岸及弟嶷幼安，與此小異。

梁書卷四十六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一

孝行

滕曇恭 徐普濟 宛陵女子 沈崇傃 荀匠 庾黔婁 吉翂
甄恬 韓懷明 劉曇淨 何炯 庾沙彌 江紑
劉霽 褚脩 謝藺

經云夫孝德之本也此生民之爲大有國之所先歟高祖創業開基飭躬化俗澆弊之風以革孝治之術斯著每發綸綍遠加旌表而淳和比屋罕要詭俗之譽潛晦成風俯列鄙辜之迹彰於視聽蓋無幾焉今採綴以備遺逸云爾

滕曇恭豫章南昌人也年五歲母楊氏患熱思食寒瓜土俗所不產曇恭歷訪不能得銜悲哀切俄值一桑門問其故曇恭具以告桑門曰我有兩瓜分一相遺曇恭拜謝因捧瓜還以薦其母舉室驚異尋訪桑門莫知所在及父母卒曇恭水漿不入口者旬日感慟嘔血絕而復蘇隆冬不著繭絮蔬食終身每至忌日思慕不自堪晝夜哀慟其門外有冬生樹二株時忽有神光自樹而起俄見佛像及夾侍之儀容光顯著自門而入曇恭家人大小咸共禮拜久之乃滅遠近道俗咸傳之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天監元年陸璉奉使巡行風俗表言其狀曇恭有子三人皆有行業

時有徐普濟者長沙臨湘人居喪未及葬而鄰家火起延及其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已悶絕累日方蘇宣城宛陵有女子與母同床寢母爲猛虎所搏女號叫拏虎虎毛盡落行十數里虎乃棄之女抱母還猶有氣經時乃絕太守蕭琛賻焉表言其狀有詔旌其門閭

沈崇傃字思整吳興武康人也父懷明宋兗州刺史崇傃六歲丁父憂哭踊過禮及長傭書以養母焉齊建武初起家爲奉朝請永元末遷司徒行參軍天監初爲前軍鄱陽王參軍事三年太守柳惲辟爲主簿崇傃從惲到郡還迎其母母卒崇傃以不及侍疾將欲致死水漿不入口晝夜號哭旬日殆將絕氣兄弟謂之曰殯葬未申遽自毀滅非全孝之道也崇傃之塋所不避雨雪倚墳哀慟每夜恆有猛獸來望之有聲狀如歎息者家貧無以遷窆乃行乞經年始獲葬焉既而廬于墓側自以初行喪禮不備復以葬後更治服三年久食麥屑不噉鹽酢坐臥於單薦因虛腫不能起郡縣舉其至孝高祖聞即遣中書舍人慰勉之乃下詔曰前軍沈崇傃少有志行居喪踰禮齋制不終未得大葬自以行乞淹年哀典多闕方欲以永慕之晨更爲再朞之始雖即情可矜禮有明斷可便令除釋擢補太子洗馬旌彼門閭敦玆風教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如居喪固辭不受官苦自陳讓經年乃得爲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恆恨愈甚哀思不自堪至縣卒時年三十九

荀匠字文師潁陰人晉太保勗九世孫也祖瓊年十五復父仇於成都市以孝聞宋元嘉末渡淮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贈員外散騎侍郎父法超齊中興末爲安復令卒於官凶問至匠號慟氣絕身體皆冷至夜乃蘇既而奔喪每宿江渚商旅皆不忍聞其哭聲服未闋兄斐起家爲鬱林太守征俚賊爲流矢所中死於陣喪還匠迎于豫章望舟投水傍人赴救僅而得全既至家貧不得時葬居父憂并兄服歷四年不出廬戶自括髮後不復櫛沐髮皆禿落哭無時聲盡則係之以泣目眥皆爛形體枯悴皮骨裁連雖家人不復識郡縣以狀言高祖詔遣中書舍人爲其除服擢爲豫章王國左常侍匠雖即吉毀顇逾甚外祖孫謙誡之曰主上以孝治天下汝行過古人故發明詔擢汝此職非唯君父之命難拒故亦揚名後世所顯豈獨汝身哉匠於是乃拜竟以毀卒於家時年二十一

庾黔婁字子貞新野人也父易司徒主簿徵不至有高名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虬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平西行參軍出爲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虎暴黔婁至虎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爲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孱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遘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俄聞空中有聲曰微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
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卽位將起之鎭軍蕭穎冑手書敦譬黔婁
固辭服闋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爲益州刺史表黔婁爲府長史
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積元起悉分與僚佐惟黔婁一無
所取元起惡其異衆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爲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篋尋除蜀
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部曲皆散黔婁身營殯斂攜持喪柩
歸鄉里還爲尚書金部郎遷中軍表記室參軍東宮建以本官侍皇太子讀甚
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遞日爲太子
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荆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

吉翂字彥霄馮翊蓮勺人也世居襄陽翂幼有孝性年十一遭所生母憂水漿
不入口殆將滅性親黨異之天監初父爲吳興原鄉令爲姦吏所誣逮詣廷尉
翂年十五號泣衢路祈請公卿行人見者皆爲隕涕其父理雖清白恥爲吏訊
乃虛自引咎罪當大辟翂乃撾登聞鼓乞代父命高祖異之敕廷尉卿蔡法度
曰吉翂請死贖父義誠可嘉但其幼童未必自能造意卿可嚴加脅誘取其款
實法度受敕還寺盛陳徽纆備列官司厲色問翂曰爾求代父死敕已相許便
應伏法然刀鋸至劇審能死不且爾童孺志不及此必爲人所教姓名是誰可
具列答若有悔異亦相聽許翂對曰囚雖蒙弱豈不知死可畏憚顧諸弟稚藐
唯囚爲長不忍見父極刑自延視息所以內斷胷臆上干萬乘今欲殉身不測
委骨泉壤此非細故奈何受人教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法度知翂
至心有在不可屈撓乃更和顏誘語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釋亮觀君神
儀明秀足稱佳童今若轉辭幸父子同濟奚以此妙年苦求湯鑊翂對曰凡鯤
鮞螻蟻尙惜其生況在人斯豈願虀粉但囚父挂深劾必正刑書故思殞仆冀
延父命今瞑目引領以聽大戮情殫意極無言復對翂初見囚獄掾依法備加
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二械更令著一小者翂弗聽曰翂求代父死死罪之囚
唯宜增益豈可減乎竟不脫械法度具以奏聞高祖乃宥其父丹陽尹王志求
其在廷尉故事并請鄉居欲於歲首舉充純孝之選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
薄乎夫父辱子死斯道固然若翂有靦面目當其此舉則是因父買名一何甚
辱拒之而止年十七應辟爲本州主簿出監萬年縣攝官朞月風化大行自雍
還至郢湘州刺史柳悅復召爲主簿後鄉人裴儉丹陽尹丞臧盾揚州中正張
仄連名薦翂以爲孝行純至明通易老敕付太常旌舉初翂以父陷罪因成悸
疾後因發而卒

甄恬字彥約中山無極人也世居江陵祖欽之長寧令父摽之州從事恬數歲
喪父哀感有若成人家人矜其小以肉汁和飯飼之恬不肯食年八歲問其母
恨生不識父遂悲泣累日忽若有見言其形貌則其父也時以爲孝感家貧養
母常得珍羞及居喪廬於墓側恒有鳥玄黃雜色集於廬樹恬哭則鳴哭止則
止又有白雀栖宿其廬州將始興王憺表其行狀詔曰朕虛己欽賢寤寐盈想
詔彼羣岳務盡搜揚恬既孝行殊異聲著邦壤敦風厲俗弘益茲多牧守騰聞
義同親覽可旌表室閭加以爵位恬官至安南行參軍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荆州年十歲母患尸疰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
顙祈禱時寒甚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無勞自苦未曉
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
鄉人郭瘞俱師事南陽劉虯虯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虯家人
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虯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卽日罷學還家就養虯歎曰韓生
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
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
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初刺史始興王憺表言之
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劉曇淨字元光彭城莒人也祖元眞淮南太守居郡得罪父慧鏡歷諮朝士乞
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曇淨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於郡曇
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瘠成疾會有詔士姓
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高祖用爲海寧令曇淨以兄未爲縣因
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饘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

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褰淨身衣單布廬於瘞所晝夜哭泣不絕聲哀感行路未及葬而卒

何炯字士光廬江灊人也父撙太中大夫炯年十五從兄胤受業一朞並通五經章句炯白皙美容貌從兄求點每稱之曰叔寶神清弘治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炯常慕恬退不樂進仕從叔昌㝢謂曰求點皆已高蹈爾無宜復爾且君子出處亦各一途年十九解褐揚州主簿舉秀才累遷王府行參軍尚書兵庫部二曹郎出爲永康令以和理稱還爲仁威南康王限內記室遷治書侍御史以父疾經旬衣不解帶頭不櫛沐信宿之間形貌頓改及父卒號慟不絕聲枕凷藉地腰虛腳腫竟以毀卒

庾沙彌潁陰人也晉司空冰六世孫父佩玉輔國長史長沙內史宋昇明中坐沈攸之事誅沙彌時始生年至五歲所生母爲製采衣輒不肯服母問其故流涕對曰家門禍酷用是何爲既長終身布衣蔬食起家臨川王國左常侍遷中軍田曹行參軍嫡母劉氏寢疾沙彌晨昏侍側衣不解帶或應鍼灸輒以身先試之及母亡水漿不入口累日終喪不解衰絰不出廬戶晝夜號慟鄰人不忍聞墓在新林因有旅松百餘株自生墳側族兄都官尚書詠表言其狀應純孝之舉高祖召見嘉之以補歙令還除輕車邵陵王參軍事隨府會稽復丁所生母憂喪還都濟浙江中流遇風舫將覆沒沙彌抱柩號哭俄而風靜蓋孝感所致服闋除信威刑獄參軍兼丹陽郡缺三字累遷寧遠錄事參軍轉司馬出爲長城令卒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朞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勑答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爲南州召爲迎主簿紑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絕聲月餘卒

劉霽字士煊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工部郎霽年九歲能誦左氏傳宗黨咸異之十四居父憂有至性每哭輒嘔血家貧與弟杳歊相篤勵學既長博涉多通天監中起家奉朝請稍遷宣惠晉安王府參軍兼限內記室出補西昌相入爲尚書主客侍郎未朞除海鹽令霽前後宰二邑並以和理著稱還爲建康正非所好頃之以疾免尋除建康令不拜母明氏寢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誦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算盡君精誠篤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霽廬于墓哀慟過禮常有雙白鶴馴翔廬側處士阮孝緒致書抑譬霽思慕不已服未終而卒時年五十二著釋俗語八卷文集十卷弟杳在文士傳歊在處士傳

褚脩吳郡錢唐人也父仲都善周易爲當時最天監中歷官五經博士脩少傳父業兼通孝經論語善尺牘頗解文章初爲湘東王國侍郎稍遷輕車湘東府行參軍並兼國子助教武陵王爲揚州引爲宣惠參軍限內記室脩性至孝父喪毀瘠過禮因患冷氣及丁母憂水漿不入口二十三日氣絕復蘇每號慟嘔血遂以毀卒

謝藺字希如陳郡陽夏人也晉太傅安八世孫父經中郎諮議參軍藺五歲每父母未飯乳媼欲令藺先飯藺曰既不覺飢彊食終不進舅阮孝緒聞之歎曰此兒在家則曾子之流事君則藺生之匹因名之曰藺稍受以經史過目便能諷誦孝緒每曰吾家陽元也及丁父憂晝夜號慟毀瘠骨立母阮氏常自守視譬抑之服闋後吏部尚書蕭子顯表其至行擢爲王府法曹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參軍時甘露降士林館藺獻頌高祖嘉之因有詔使製北兗州刺史蕭楷德政碑又奉令製宣城王奉述中庸頌太清元年遷散騎侍郎兼散騎常侍使於魏會侯景舉地入附境上交兵藺母慮不得還感氣卒及藺還入境爾夕夢不祥旦便投劾馳歸既至號慟嘔血氣絕久之水漿不入口親友慮其不全相對悲慟彊勸以飲粥藺初勉彊受之終不能進經月餘日因夜臨而卒時年三

十八闈所製詩賦碑頌數十篇

史臣曰孔子稱毀不滅性教民無以死傷生也故制喪紀爲之節文高柴仲由伏膺聖教曾參閔損虔恭孝道或水漿不入口泣血終年豈不知創鉅痛深蓼莪慕切所謂先王制禮賢者俯就至如丘吳終於毀滅若劉曇淨何烱江紑謝藺者亦二子之志歟

梁書卷四十七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滕曇恭傳太守王僧虔引曇恭爲功曹固辭不就王儉時隨僧虔在郡號爲滕曾子○虔南史作虔臣人龍按南齊書王儉爲叔父僧虔所養僧虔嘗爲豫章內史則南史是也

荀匠傳赴武陵王義爲元凶追兵所殺○義字上南史有辟字

梁書卷四十七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儒林

伏曼容　何佟之　范縝　嚴植之　賀瑒子革
司馬筠　卞華　崔靈恩　孔僉　盧廣
沈峻太史叔明　孔子袪　皇侃

漢氏承秦燔書大弘儒訓太學生徒動以萬數郡國黌舍悉皆充滿學於山澤者至或就爲列肆其盛也如是漢末喪亂其道遂衰魏正始以後仍尚玄虛之學爲儒者蓋寡時荀顗摯虞之徒雖刪定新禮改官職未能易俗移風自是中原橫潰衣冠殄盡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于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及十年蓋取文具廢之多歷世祀其棄也忽諸鄉里莫或開館公卿罕通經術朝廷大儒獨學而弗肯養衆後生孤陋擁經而無所講習三德六藝其廢久矣高祖有天下深愍之詔求碩學治五禮定六律改斗曆正權衡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罔樹抑此之由朕日昃罷朝思聞俊異收士得人實惟醻獎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爲吏十數月間懷經負笈者雲會京師又選遣學生如會稽雲門山受業於廬江何胤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七年又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砥身礪行由乎經術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以鎔範貴遊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斆博延冑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於是皇太子皇子宗室王侯始就業焉高祖親屈輿駕釋奠於先師先聖申之以讌語勞之以束帛濟濟焉洋洋焉大道之行也如是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縝有舊名於世爲時儒者嚴植之賀瑒等首膺茲選今並綴爲儒林傳云

伏曼容字公儀平昌安丘人曾祖滔晉著作郎父胤之宋司空主簿曼容早孤與母兄客居南海少篤學善老易倜儻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觀之晏了不學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業爲驃騎行參軍宋明帝好周易集朝臣於清暑殿講詔曼容執經曼容素美風采帝恒以方嵇叔夜使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以賜之遷司徒參軍袁粲爲丹陽尹請爲江寧令入拜尚書外兵郎昇明末爲輔國長史南海太守齊初爲通直散騎侍郎永明初爲太子率更令侍皇太子講衛將軍王儉深相交好令與河內司馬憲吳郡陸澄共撰喪服義既成又欲與之定禮樂會儉薨遷中書侍郎大司馬諮議參軍出爲武昌太守建武中入拜中散大夫時明帝不重儒術曼容宅在瓦官寺東施高坐於聽事有賓客輒升高坐爲講說生徒常數十百人梁臺建以曼容舊儒召拜司馬出爲臨海太守天監元年卒官時年八十二爲周易毛詩喪服集解老莊論語義子暅在良吏傳

何佟之字士威廬江灊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也祖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佟之少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輟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時太尉王儉爲時儒宗雅相推重起家揚州從事仍爲總明館學士頻遷司徒車騎參軍事尚書祠部郎齊建武中爲鎮北記室參軍侍皇太子講領丹陽邑中正時步兵校尉劉瓛徵士吳苞皆已卒京邑碩儒唯佟之而已佟之明習事數當時國家吉凶禮則皆取決焉名重於世歷步兵校尉國子博士尋遷驃騎諮議參軍轉司馬永元末京師兵亂佟之常集諸生講論孜孜不怠中興初拜驍騎將軍高祖踐阼尊重儒術以佟之爲尚書左丞是時百度草創佟之依禮定議多所裨益天監二年卒官年五十五高祖甚悼惜將贈之官故事左丞無贈官者特詔贈黃門侍郎儒者榮之所著文章禮義百許篇子朝隱朝晦

范縝字子真南鄉舞陰人也晉安北將軍汪六世孫祖璩之中書郎父濛早卒縝少孤貧事母孝謹年未弱冠聞沛國劉瓛聚衆講說始往從之卓越不羣而勤學瓛甚奇之親爲之冠在瓛門下積年去來歸家恒芒屩布衣徒行於路瓛

門多車馬貴游縝在其門聊無恥愧既長博通經術尤精三禮性質直好危言高論不為士友所安唯與外弟蕭琛善琛名曰口辯每服縝簡詣起家齊寧蠻主簿累遷尚書殿中郎永明年中與魏氏和親歲通聘好特簡才學之士以為行人縝及從弟雲蕭琛琅邪顏幼明河東裴昭明相繼將命皆著名鄰國于時竟陵王子良盛招賓客縝亦預焉建武中遷領軍長史出為宜都太守母憂去職歸居于南州義軍至縝墨絰來迎高祖與縝有西邸之舊見之甚悅及建康城平以縝為晉安太守在郡清約資公祿而已視事四年徵為尚書左丞縝去還雖親戚無所遺唯餉前尚書令王亮縝仕齊時與亮同臺為郎舊相友至是亮被擯棄在家縝自迎王師志在權軸既而所懷未滿亦常怏怏故私相親結以矯時云後竟坐亮徙廣州語在亮傳初縝在齊世嘗侍竟陵王子良子良精信釋教而縝盛稱無佛子良問曰君不信因果世間何得有富貴何得有貧賤縝答曰人之生譬如一樹花同發一枝俱開一蔕隨風而墮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關籬牆落於溷糞之側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論其理著神滅論曰或問予云神滅何以知其滅也答曰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則神存形謝則神滅也問曰形者無知之稱神者有知之名知與無知即事有異神之與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聞也答曰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也問曰神故非質形故非用不得為異其義安在答曰名殊而體一也問曰名既已殊體何得一答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問曰刀之與利或如來說形之與神其義不然何以言之木之質無知也人之質有知也人既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豈非木有一人有二邪答曰異哉言乎人若有如木之質以為形又有異木之知以為神則可如來論也今人之質質有知也木之質質無知也人之質非木質也木之質非人質也安有如木之質而復有異木之知哉問曰人之質所以異木質者以其有知耳人而無知與木何異答曰人無無知之質猶木無有知之形問曰死者之形骸豈非無知之質邪答曰是無人質問曰若然者人果有如木之質而有異木之知矣答曰死者如木而無異木之知生者有異木之知而無如木之質也問曰死者之骨骼非生之形骸邪答曰生形之非死形死形之非生形區已革矣安有生人之形骸而有死人之骨骼哉問曰若生者之形骸非死者之骨骼非死者之骨骼則應不由生者之形骸不由生者之形骸則此骨骼從何而至此邪答曰是生者之形骸變為死者之骨骼也問曰生者之形骸雖變為死者之骨骼豈不從生而有死則知死體猶生體也答曰如因榮木變為枯木枯木之質寧是榮木之體問曰榮體變為枯體枯體即是榮體絲體變為縷體縷體即是絲體有何別焉答曰若枯即是榮榮即是枯應榮時凋零枯時結實也又榮木不應變為枯木以榮即枯無所復變也榮枯是一何不先枯後榮要先榮後枯何也絲縷之義亦同此破問曰生形之謝便應豁然都盡何故方受死形緜歷未已邪答曰生滅之體要有其次故也夫歘而生者必歘而滅漸而生者必漸而滅歘而生者飄驟是也漸而生者動植是也有歘有漸物之理也問曰形即是神者手等亦是邪答曰皆是神之分也問曰若皆是神之分神既能慮手等亦應能慮也答曰手等亦應能有痛癢之知而無是非之慮問曰慮為一為異答曰知即是慮淺則為知深則為慮問曰若爾應有二乎答曰人體惟一神何得二問曰若不得二安有痛癢之知復有是非之慮答曰如手足雖異總為一人是非痛癢雖復有異亦總為一神矣問曰是非之慮不關手足當關何處答曰是非之慮心器所主問曰心器是五藏之心非邪答曰是也問曰五藏有何殊別而心獨有是非之慮乎答曰七竅亦復何殊而司用不均問曰慮思無方何以知是心器所主答曰五藏各有所司無有能慮者是以心為慮本問曰何不寄在眼等分中答曰若慮可寄於眼分何故不寄於耳分邪問曰慮體無本故可寄之於眼分眼目有本不假寄於他分也答曰眼何故有本而慮無本苟無本於我形而可徧寄於異地亦可張甲之情寄王乙之軀李丙之性託趙丁之體然乎哉不然也問曰聖人形猶凡人之形而有凡聖之殊故知形神異矣答曰不然金之精者能昭穢者不能昭有能昭之精金

寧有不昭之據質又豈有聖人之神而寄凡人之器亦無凡人之神而託聖人之體是以八采重瞳勛華之容龍顏馬口軒皞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角伯約之膽其大若拳此心器之殊也是知聖人定分每絕常區非惟道革群生乃亦形超萬有凡聖均體所未敢安問曰子云聖人之形必異於凡者敢問陽貨類仲尼項籍似大舜舜項孔陽智革形同其故何邪答曰珉似玉而非玉雞類鳳而非鳳物誠有之人故宜爾項陽貌似而非實似心器不均雖貌無益問曰凡聖之殊形器不一可也聖人圓極理無有二而丘旦殊姿湯文異狀神不侔色於此益明矣答曰聖同於心器形不必同也猶馬殊毛而齊逸玉異色而均美是以晉棘荊和等價連城驊騮騄驪俱致千里問曰形神不二既聞之矣形謝神滅理固宜然敢問經云為之宗廟以鬼饗之何謂也答曰聖人之教然也所以弭孝子之心而厲偷薄之意神而明之此之謂矣問曰伯有被甲彭生豕見墳素著其事寧是設教而已邪答曰妖怪茫茫或存或亡彊死者衆不皆為鬼彭生伯有何獨能然乍為人豕未必齊鄭之公子也問曰易稱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又曰載鬼一車其義云何答曰有禽焉有獸焉飛走之別也有人焉有鬼焉幽明之別也人滅而為鬼鬼滅而為人則未之知也問曰知此神滅有何利用邪答曰浮屠害政桑門蠹俗風驚霧起馳蕩不休吾哀其弊思拯其溺夫竭財以赴僧破產以趨佛而不恤親戚不憐窮匱者何良由厚我之情深濟物之意淺是以圭撮涉於貧友吝情動於顏色千鍾委於富僧歡意暢於容發豈不以僧有多稌之期友無遺秉之報務施闕於周急歸德必於在己又惑以茫昧之言懼以阿鼻之苦誘以虛誕之辭欣以兜率之樂故捨逢掖襲橫衣廢俎豆列缾缽家家棄其親愛人人絕其嗣續致使兵挫於行間吏空於官府粟罄於惰遊貨殫於泥木所以姦宄弗勝頌聲尚擁惟此之故其流莫已其病無限若陶甄稟於自然森羅均於獨化忽焉自有怳爾而無來也不禦去也不追乘夫天理各安其性小人甘其壟畝君子保其恬素耕而食食不可窮也蠶而衣衣不可盡也下有餘以奉其上上無為以待其下可以全生可以匡國可以霸君用此道也此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

屈縝在南累年追還京既至以為中書郎國子博士卒官文集十卷子胥字長才傳父學起家太學博士胥有口辯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對接北使遷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侍宣城王讀出為鄱陽內史卒於郡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秭歸人也祖欽宋通直散騎常侍植之少善莊老能玄言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遍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氏春秋性淳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食二十三載後得風冷疾乃止齊永明中始起家為廬陵王國侍郎遷廣漢王國右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遷員外郎散騎常侍尋為康樂侯相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板後軍騎兵參軍事高祖詔求通儒治五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潮溝生徒常百數植之講五館生必至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焉植之性仁慈好陰德雖在闇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患者植之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為營醫藥六日而死植之為棺殮殯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嘗緣櫊塘行見患人臥塘側植之下車問其故云姓黃氏家本荊州為人傭賃疾既危篤船主將發棄之于岸植之心惻然載還治之經年而黃氏差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不受遣以資糧遣之其義行多如此撰凶禮儀注四百七十九卷

賀瑒字德璉會稽山陰人也祖道力善三禮仕宋為尚書三公郎建康令瑒少傳家業齊時沛國劉瓛為會稽府丞見瑒深器異之嘗與俱造吳郡張融指瑒謂融曰此生神明聰敏將來當為儒者宗瓛還薦之為國子生舉明經揚州祭酒俄兼國子助教歷奉朝請太學博士太常丞遭母憂去職天監初復為太常丞有司舉治賓禮召見說禮義高祖異之詔朝朔望預華林講四年初開五館以瑒兼五經博士別詔為皇太子定禮撰五經義瑒悉禮舊事時高祖方創定禮樂瑒所建議多見施行七年拜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九年遇疾遣醫藥省問卒于館時年五十九所著禮易老莊講疏朝廷博議數百篇賓禮儀注一百

四十五卷瑒於禮尤精館中生徒常百數弟子明經對策至數十人二子革字文明少通三禮及長徧治孝經論語毛詩左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教於承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稍遷湘東王府行參軍轉尚書儀曹郎尋除秣陵令還國子博士於學講授生徒常數百人出爲西中郎湘東王諮議參軍帶江陵令王初於府置學以革領儒林祭酒講三禮荆楚衣冠聽者甚衆前後再監南平郡爲民吏所德尋加貞威將軍兼平西長史南郡太守革性至孝常恨貪祿代耕不及養在荆州歷爲郡縣所得俸秩不及妻孥專擬還鄉造寺以申感思大同六年卒官時年六十二弟季亦明三禮歷官尚書祠部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中書黃門郎兼著作

司馬筠字貞素河內溫人晉驃騎將軍譙烈王承七世孫祖亮宋司空從事中郎父端齊奉朝請筠孤貧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彊力專精深爲瓛所器異既長博通經術尤明三禮齊建武中起家奉朝請遷王府行參軍天監初爲本州治中除暨陽令有清績入拜尚書祠部郎七年安成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荆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庾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弔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弔制曰二王在遠諸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王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高祖因是敕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禮依庶母慈己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曰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逮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況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反前代之惑高祖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既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此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實有殊加何容次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則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沒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累遷王府諮議權知左丞事尋除尚書左丞出爲始興內史卒官子壽傳父業明三禮大同中歷官尚書祠部郎出爲曲阿令

卞華字昭丘濟陰冤句人也晉驃騎將軍忠貞公壼六世孫父倫之給事中華幼孤貧好學年十四召補國子生通周易既長徧治五經與平原明山賓會稽賀瑒同業友善起家齊豫章王國侍郎累遷奉朝請征西行參軍天監初遷臨川王參軍事兼國子助教轉安成王功曹參軍兼五經博士聚徒教授華博涉有機辯說經析理爲當時之冠江左以來鍾律絕學至華乃通焉遷尚書儀曹郎出爲吳令卒

崔靈恩，清河武城人也。少篤學，從師徧通五經，尤精三禮三傳。先在北仕為太常博士，天監十三年歸國。高祖以其儒術，擢拜員外散騎侍郎，累遷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靈恩聚徒講授，聽者常數百人。性拙朴無風采，及解經析理，甚有精致，京師舊儒咸稱重之，助教孔僉尤好其學。靈恩先習左傳服解，不為江東所行，及改說杜義，每文句常申服以難杜，遂著左氏條義以明之。時有助教虞僧誕，又精杜學，因作申杜難服，以報靈恩，世並行焉。僧誕，會稽餘姚人，以左氏教授，聽者亦數百人。其該通義例，當時莫及。先是儒者論天，互執渾蓋二義，論蓋不合於渾，論渾不合於蓋。靈恩立義，以渾蓋為一焉。出為長沙內史，還除國子博士，講衆尤盛。出為明威將軍、桂州刺史，卒官。靈恩集注毛詩二十二卷，集注周禮四十卷，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左氏經傳義二十二卷，左氏條例十卷，公羊穀梁文句義十卷。

孔僉，會稽山陰人。少師事何胤，通五經，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講說並數十徧，生徒亦數百人。歷官國子助教，三為五經博士，遷尚書祠部郎，出為海鹽、山陰二縣令。僉儒者，不長政術，在縣無績。太清亂，卒于家。子俶玄，頗涉文學，官至太學博士。僉兄子元素，又善三禮，有盛名，早卒。

盧廣，范陽涿人，自云晉司空從事中郎諶之後也。諶沒死冉閔之亂，晉中原舊族，諶有後焉。廣少明經，有儒術。天監中歸國，初拜員外散騎侍郎，出為始安太守，坐事免。頃之，起為折衝將軍，配千兵北伐，還拜步兵校尉，兼國子博士，徧講五經。時北來人儒學者有崔靈恩、孫詳、蔣顯，並聚徒講說，而音辭鄙拙；惟廣言論清雅，不類北人。僕射徐勉，兼通經術，深相賞好，尋遷員外散騎常侍，博士如故。出為信武桂陽嗣王長史、尋陽太守。又為武陵王長史，太守如故，卒官。

沈峻字士嵩，吳興武康人。家世農夫，至峻好學，與舅太史叔明師事宗人沈麟士門下積年，晝夜自課，時或睡寐，輒以杖自擊，其篤志如此。麟士卒，後乃出都，徧遊講肆，遂博通五經，尤長三禮。初為王國中尉，稍遷侍郎，並兼國子助教。時吏部郎陸倕與僕射徐勉書薦峻曰：「五經博士庾季達須換，計公家必欲詳擇其人。凡聖賢可講之書，必以周官立義，則周官一書，實為羣經源本。此學不傳，多歷年世，北人孫詳、蔣顯亦經聽習，而音革楚夏，故學徒不至。惟助教沈峻特精此書。比日時開講肆，羣儒劉嵒、沈宏、沈熊之徒，並執經下坐，北面受業，莫不歎服，人無間言。第謂宜即用此人，命其專此一學，周而復始，使聖人正典，廢而更興，累世絕業，傳於學者。」勉從之，奏峻兼五經博士。於館講授，聽者常數百人。出為華容令，還除員外散騎侍郎，復兼五經博士。時中書舍人賀琛奉敕撰梁官，乃啓峻及孔子袪補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入兼中書通事舍人。出為武康令，卒官。子文阿，傳父業，尤明左氏傳。太清中，自國子助教為五經博士。傳峻業者，又有吳郡張及、會稽孔子雲，官皆至五經博士、尚書祠部郎。太史叔明，吳興烏程人，吳太史慈後也。少善莊老，兼治孝經、禮記，其三玄尤精解，當世冠絕，每講說，聽者常五百餘人。歷官國子助教。邵陵王綸好其學，及出為江州，攜叔明之鎮。王遷郢州，又隨府，所至輒講授，江外人士皆傳其學焉。大同十三年，卒，時年七十三。

孔子袪，會稽山陰人。少孤貧，好學，耕耘樵採，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勤苦自勵，遂通經術，尤明古文尚書。初為長沙嗣王侍郎，兼國子助教，講尚書四十徧，聽者常數百人。中書舍人賀琛受敕撰梁官，啓子袪為西省學士，助撰錄。書成，兼司文侍郎，不就。久之，兼主客郎、舍人，學士如故。累遷湘東王國侍郎、常侍、員外散騎侍郎，又兼雲麾廬江公記室參軍，轉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還步兵校尉，舍人如故。高祖撰五經講疏及孔子正言，專使子袪檢閱羣書，以為義證。事竟，敕子袪與右衛朱异、左丞賀琛於士林館遞日執經。累遷通直正員郎，舍人如故。中大同元年，卒官，時年五十一。子袪凡著尚書義二十卷，集注尚書三十卷，續朱异集注周易一百卷，續何承天集禮論一百五十卷。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

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叔孫通講論馬上，桓榮精力凶荒，既逢平定，自致光寵。若夫崔伏何嚴互有焉。曼容佟之講道於齊季，不爲時改，賀瑒嚴植之之徒遭梁之崇儒重道，咸至高官，稽古之力，諸子各盡之矣。范縝墨絰僥倖，不遂其志，宜哉。

梁書卷四十八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賀瑒傳　常恨食祿代耕不及養○食南史作貪，應從之。

司馬筠傳　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是也○慈母下，南史有如母二字。

崔靈恩傳　制三禮義宗四十七卷○四十七，南史作三十。

孔子祛傳　常懷書自隨，投閑則誦讀○投，南史作役。

梁書卷四十八考證

梁書卷四十九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三

文學上

到沆 丘遲 劉苞 袁峻 庾於陵 弟肩吾

劉昭 何遜 鍾嶸 周興嗣 吳均

昔司馬遷班固書並爲司馬相如傳相如不預漢廷大事蓋取其文章尤著也固又爲賈鄒枚路傳亦取其能文傳焉范氏後漢書有文苑傳所載之人其詳已甚然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高祖聰明文思光宅區寓旁求儒雅詔採異人文章之盛煥乎俱集每所御幸輒命羣臣賦詩其文善者賜以金帛詣闕庭而獻賦頌者或引見焉其在位者則沈約江淹任昉並以文采妙絕當時至若彭城到沆吳興丘遲東海王僧孺吳郡張率等或入直文德通讌壽光皆後來之選也約淹昉僧孺率別以功迹論今綴到沆等文兼學者至太清中人爲文學傳云

到沆字茂瀣彭城武原人也曾祖彥之宋將軍父撝齊五兵尚書沆幼聰敏五歲時撝於屏風抄古詩沆請教讀一遍便能諷誦無所遺失既長勤學善屬文工篆隸美風神容止可悅齊建武中起家後軍法曹參軍天監初遷征虜主簿高祖初臨天下收拔賢後甚愛其才東宮建以爲太子洗馬時文德殿置學士省召高才碩學者待詔其中使校定墳史詔沆通籍焉時高祖讌華光殿命羣臣賦詩獨詔沆爲二百字二刻使成沆於坐立奏其文甚美俄以洗馬管東宮書記散騎省優策文三年詔尚書郎在職清能或人才高妙者爲侍郎以沆爲殿中曹侍郎沆從父兄溉洽並有才名時皆相代爲殿中當世榮之四年遷太子中舍人沆爲人不自伐不論人長短樂安任昉南鄉范雲皆友善其年遷丹陽尹丞以疾不能處職事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五年卒官年三十高祖甚傷惜焉詔賜錢二萬布三十疋所著詩賦百餘篇

丘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父靈鞠有才名仕齊官至太中大夫遲八歲便屬文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黃門郎謝超宗徵士何點並見而異之及長州辟從事舉秀才除太學博士遷大司馬行參軍遭父憂去職服闋除西中郎參軍累遷殿中郎以母憂去職服除復爲殿中郎遷車騎錄事參軍高祖平京邑霸府開引爲驃騎主簿甚被禮遇時勸進梁王及殊禮皆遲文也高祖踐阼拜散騎侍郎俄遷中書侍郎領吳興邑中正待詔文德殿時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爲永嘉太守在郡不稱職爲有司所糾高祖愛其才寢其奏四年中軍將軍臨川王宏北伐遲爲諮議參軍領記室時陳伯之在北與魏軍來距遲以書喻之伯之遂降還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七年卒官時年四十五所著詩賦行於世

劉苞字孝嘗彭城人也祖勔宋司空父愃齊太子中庶子苞四歲而父終及年六七歲見諸父常泣時伯叔父悛繪等並顯貴苞母謂其畏憚怒之苞對曰早孤不及有識聞諸父多相似故心中欲悲無有佗意因而歔欷母亦慟甚初苞父母及兩兄相繼亡歿悉假瘞焉苞年十六始移墓所經營改葬不資諸父未幾皆畢繪常歎服之少好學能屬文起家爲司徒法曹行參軍不就天監初以臨川王妃弟故自征虜主簿仍遷王中軍功曹累遷尚書庫部侍郎丹陽尹丞太子太傅丞尚書殿中侍郎南徐州治中以公事免久之爲太子洗馬掌書記侍講壽光殿自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苞及從兄孝綽從弟孺同郡到溉溉弟洽從弟沆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多預讌坐雖仕進有前後其賞賜不殊天監十年卒時年三十臨終呼友人南陽劉之遴託以喪事務從儉率苞居官有能名性和而直與人交面折其非退稱其美情無所隱士友咸以此歎惜之

袁峻字孝高陳郡陽夏人魏郎中令渙之八世孫也峻早孤篤志好學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抄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休息訥言語工文辭義師剋京邑鄱陽王恢東鎮破岡峻隨王知管記事天監初鄱陽國建以峻爲侍郎從鎮京口王遷郢州兼都曹參軍高祖雅好辭賦時獻文於南闕者相望

爲其藻麗可觀或見賞擢六年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高祖嘉焉賜束帛除員外散騎侍郎直文德學士省抄史記漢書各爲二十卷又奉敕與陸倕各製新闕銘辭多不載

庾於陵字子介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爲荊州召爲主簿使與謝朓宗夬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爲送故主簿子隆尋爲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夬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爲撫軍引爲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遂安令爲民吏所稱天監初爲建康獄平遷尙書工部郎待詔文德殿出爲湘州別駕遷驃騎錄事參軍兼中書通事舍人俄領南郡邑中正拜太子洗馬舍人如故舊事東宮官屬通爲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職高祖曰官以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爲美俄遷散騎侍郎改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書黃門侍郎舍人中正並如故出爲宣毅晉安王長史廣陵太守行府州事以公事免復起爲通直郎尋除鴻臚卿復領荊州大中正卒官時年四十八文集十卷弟肩吾

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鎭肩吾常隨府歷王府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居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胷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郤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太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太宗即位以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喩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

劉昭字宣卿平原高唐人晉太尉寔九世孫也祖伯龍居父憂以孝聞宋武帝敕皇太子諸王並往弔慰官至少府卿父彪齊征虜晉安王記室昭幼清警七歲通老莊義既長勤學善屬文外兄江淹早相稱賞天監初起家奉朝請累遷征北行參軍尙書倉部郎尋除無錫令歷爲宣惠豫章王中軍臨川記室初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遷通直郎出爲剡令卒官集注後漢一百八十卷幼童傳十卷文集十卷子縚字言明亦好學通三禮大同中爲尙書祠部郎尋去職不復仕縚弟

緩字含度少知名歷官安西湘東王記室時西府盛集文學緩居其首除通直郎俄還鎮南湘東王中錄事復隨府江州卒

何遜字仲言東海郯人也曾祖承天宋御史中丞祖翼員外郎父詢齊太尉中兵參軍遜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因結忘年交好自是一文一詠雲輒嗟賞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沈約亦愛其文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詩一日三復猶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天監中起家奉朝請遷中衛建安王水曹行參軍兼記室王愛文學之士日與遊宴及遷江州遜猶掌書記還為安西安成王參軍事兼尚書水部郎母憂去職服闋除仁威廬陵王記室復隨府江州未幾卒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時有會稽虞騫工為五言詩名與遜相埒官至王國侍郎其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王大司馬府記室翁歸亦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更注論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鍾嶸字仲偉潁川長社人晉侍中雅七世孫也父蹈齊中軍參軍嶸與兄岏弟嶼並好學有思理嶸齊永明中為國子生明周易衛軍王儉領祭酒頗賞接之舉本州秀才起家王國侍郎遷撫軍行參軍出為安國令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而日不暇給嶸乃言曰永元肇亂坐弄天爵勳非即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騎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既纓組尚為臧獲之事職唯黃散猶躬胥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懲僥競若吏姓寒人聽極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僑雜傖楚應在綏附正宜嚴斷祿力絕其妨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眾口敕付尚書行之遷中軍臨川王行參軍衡陽王元簡出守會稽引為寧朔記室專掌文翰時居士何胤築室若邪山山發洪水漂拔樹石此室獨存元簡命嶸作瑞室頌以旌表之辭甚典麗遷西中郎晉安王記室嶸嘗品古今五言詩論其優劣名為詩評其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欲以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敻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云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略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古詩眇邈人代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制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楊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訖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東京二百載中唯有班固詠史質木無文致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篤好斯文平原兄弟鬱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於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備於時矣爾後陵遲衰微訖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尚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之風盡矣先是郭景純用儁上之才創變其體劉越石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眾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初有謝靈運才高辭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陵轢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年為輔此皆五言之冠冕文辭之命世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煩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遺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故詩有六義焉一曰興二曰賦三曰比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患在意深意深則辭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或殺氣雄邊塞客衣單霜閨淚盡又士有解珮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釋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尚於詩矣故辭人作者

罔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裁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騖焉於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腴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視終淪平鈍次有輕蕩之徒笑曹劉爲古拙謂鮑昭羲皇上人謝朓今古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靑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推不同淄澠並汎朱紫相奪諠譁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嶸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略裁士校以賓實誠多未値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同博弈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鬱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爲稱首況八紘既奄風靡雲蒸抱玉者連肩握珠者踵武固以睨漢魏而弗顧吞晉宋於胷中諒非農歌轅議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遊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頃之卒官屼字長岳官至府參軍建康平著良史傳十卷嶼字季望永嘉郡丞天監十五年敕學士撰徧略嶼亦預焉兄弟並有文集

周興嗣字思纂陳郡項人漢太子太傅堪後也高祖凝晉征西府參軍宜都太守興嗣世居姑孰年十三遊學京師積十餘載遂博通記傳善屬文嘗步自姑孰投宿逆旅夜有人謂之曰子才學邁世初當見識貴臣卒被知英主言終不測所之齊隆昌中侍中謝朏爲吳興太守唯與興嗣談文史而已及罷郡還因大相稱薦本州舉秀才除桂陽郡丞太守王嶸素相賞好禮之甚厚高祖革命興嗣奏休平賦其文甚美高祖嘉之拜安成王國侍郎直華林省其年河南獻儛馬詔興嗣與待詔到沆張率爲賦高祖以興嗣爲工擢員外散騎侍郎進直文德壽光省是時高祖以三橋舊宅爲光宅寺敕興嗣與陸倕各製寺碑及成俱奏高祖用興嗣所製者自是銅表銘柵塘碣北伐檄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每奏高祖輒稱善加賜金帛九年除新安郡丞秩滿復爲員外散騎侍郎佐撰國史十二年遷給事中撰史如故興嗣兩手先患風疽是年又染癘疾左目盲高祖撫其手嗟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手疏治疽方以賜之其見惜如此任昉又愛其才常言曰周興嗣若無疾旬日當至御史中丞十四年除臨川郡丞十七年復爲給事中直西省左衞率周捨奉敕注高祖所製歷代賦啓興嗣助焉普通二年卒所撰皇帝實錄皇德記起居注職儀等百餘卷文集十卷

吳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沈約嘗見均文頗相稱賞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召補主簿日引與賦詩均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斅之謂爲吳均體建安王偉爲揚州引兼記室掌文翰王遷江州補國侍郎兼府城局還除奉朝請先是均表求撰齊春秋書成奏之高祖以其書不實使中書舍人劉之遴詰問數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之坐免職尋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功已畢唯列傳未就普通元年卒時年五十二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卷著齊春秋三十卷廟記十卷十二州記十六卷錢唐先賢傳五卷續文釋五卷文集二十卷先是有廣陵高爽濟陽江洪會稽虞騫並工屬文爽齊永明中贈衞軍王儉詩爲儉所賞及領丹陽尹舉爽郡孝廉天監初歷官中軍臨川王參軍出爲晉陽令坐事繫治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獲免頃之卒洪爲建陽令坐事死騫官至王國侍郎並有文集

梁書卷四十九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到沆傳時高祖讌華光殿○光監本訛元今從南史改正

袁峻傳峻乃擬楊雄官箴奏之○官南史作書

庾肩吾傳肩吾字子愼○子愼南史作愼之

周興嗣傳次韻王羲之書千字並使興嗣爲文○宋史李至傳言千字文乃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餘字命周興嗣次韻而成今以爲王羲之異矣

梁書卷四十九考證

梁書卷五十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四

文學下

劉峻 劉沼 謝幾卿 劉勰 王籍

何思澄 劉杳 謝徵 臧嚴 伏挺

庾仲容 陸雲公 任孝恭 顏協

劉峻字孝標平原平原人父珽宋始興內史峻生期月母攜還鄉里宋泰始初青州陷魏峻年八歲爲人所略至中山中山富人劉實愍峻以束帛贖之教以書學魏人聞其江南有戚屬更徙之桑乾峻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齊永明中從桑乾得還自謂所見不博更求異書聞京師有者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淫時竟陵王子良博招學士峻因人求爲子良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許用爲南海王侍郎不就至明帝時蕭遙欣爲豫州爲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久之不調天監初召入西省與學士賀蹤典校祕書峻兄孝慶時爲青州刺史峻請假省之坐私載禁物爲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好峻學及遷荊州引爲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抄錄事類名曰類苑未及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居焉爲山栖志其文甚美高祖招文學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能隨衆沉浮高祖頗嫌之故不任用乃著辨命論以寄其懷曰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預聞斯議歸以告余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故謹述天旨因言其略云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實海內之髦傑豈日者卜祝之流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報施何其寡歟然則高才而無貴仕饕餮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紛綸莫知其辨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至於鶡冠甕牖必以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譊譊讙咋異端俱起蕭遠論其本而不暢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嘗試言之曰夫道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爲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墜之淵泉非其怒昇之霄漢非其悅蕩乎大乎萬寶以之化確乎純乎一化而不易化而不易則謂之命命也者自天之命也定於冥兆終然不變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能感短則不可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至德未能踰上智所不免是以放勛之代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流石文公疐其尾宣尼絕其糧顏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苡夷叔斃淑媛之言子輿困臧倉之訴聖賢且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至乃伍員浮屍於江流三閭沉骸於湘渚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君山鴻漸鎩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近代有沛國劉瓛瓛弟璡並一時之秀士也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璡則志烈秋霜心貞崐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繼徂落宗祀無饗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候草木以共凋與麋鹿而同死膏塗平原骨填川谷湮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此則宰衡之與皁隸容彭之與殤子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斯之謂矣然命體周流變化非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交錯紛糾循環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塗驗而其道密微寂寥忽慌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必御物以效靈亦憑人而成象譬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龕亂在神功聞孔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視彭韓之豹變謂鷙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拾青紫豈知有力者運之而趨乎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余請陳其梗概夫靡顏膩理哆噅顣頞形之異也朝秀辰終龜鶴千歲年之殊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辨也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河目龜文公侯之相撫鏡知其將刑壓紐顯其膺籙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

聚雲鬱興王之瑞皆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若謂驅貔虎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窅冥之情未測神明之數其蔽二也空桑之里變成洪川歷陽之都化爲魚鼈楚師屠漢卒睢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火炎崐岳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夏后之璜不能無考故亭伯死於縣長長卿卒於園令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若然者主父偃公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令忽如過隙溘死霜露其爲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先非而終是將榮悴有定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夫虎嘯風馳龍興雲屬故重華立而元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衆明君寡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是使渾沌檮杌踵武雲臺之上仲容庭堅耕耘巖石之下横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彼戎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以誅殺爲道德以蒸報爲仁義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于狼戾曾何足蹤自金行不競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閒電發遂覆瀍洛傾五都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與三皇競其氓黎五帝角其區寓種落繁熾充牣神州嗚呼福善禍淫徒虛言耳豈非否泰相傾盈縮遞運而汨之以人其蔽六也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理亂焉禍福焉此十者天之所賦也愚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夫神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絓中庸在於所習是以素絲無恆玄黃代起鮑魚芳蘭入而自變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楚穆謀於潘崇成悖逆之禍而商臣之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存乎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殷帝自翦千里來雲善惡無徵未洽斯義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此君子所以自彊不息也如使仁而無報奚爲修善立名乎斯徑廷之辭也夫聖人之言顯而晦微而婉幽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極或立教以進庸惰或言命以窮性靈積善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今以其片言辯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珪璧斯罄于寶種德不逮勛華之高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爲善一爲惡均而禍福異其流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詩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爲善焉有息哉夫食稻粱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奇儛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修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爲也然則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詘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會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爲書以序之曰劉侯既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致也尋而此君長逝化爲異物緒言餘論蘊而莫傳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故存其梗概更酬其旨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弦歌而赴節但懸劍空壟有恨如何其論文多不載峻又嘗爲自序其略曰余自比馮敬通而有同之者三異之者四何則敬通雄才冠世志剛金石余雖不及之而節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值中興明君而終不試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擯斥當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於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此三同也敬通當更始之世手握兵符躍馬食肉余自少迄長戚戚無懽此一異也敬通有一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禍同伯道永無血胤此二異也敬通膂力方剛老而益壯余有犬馬之疾溘死無時此三異也敬通雖芝殘蕙焚終填溝壑而爲名賢所慕其風流鬱烈芬芳久而彌盛余聲塵寂漠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將同秋草此四異也所以自力爲敘遺之好事云峻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謚曰玄靖先生

劉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代祖輿晉驃騎將軍沼幼善屬文既長博學仕齊起家奉朝請冠軍行參軍天監初拜後軍臨川王記室參軍秣陵令卒

謝幾卿陳郡陽夏人曾祖靈運宋臨川內史父超宗齊黃門郎並有重名於前
代幾卿幼清辯當世號曰神童後超宗坐事徙越州路出新亭渚幾卿不忍辭
訣遂投赴江流左右馳救得不沉溺及居父憂哀毀過禮服闋召補國子生齊
文惠太子自臨策試謂祭酒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
發問幾卿隨事辨對辭無滯者文惠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既
長好學博涉有文采起家豫章王國常侍累遷車騎法曹行參軍相國祭酒出
爲寧國令入補尚書殿中郎太尉晉安王主簿天監初除征虜鄱陽王記室尚
書三公侍郎尋爲治書侍御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爲南奔幾卿頗失志
多陳疾臺事略不復理徙爲散騎侍郎累遷中書郎國子博士尚書左丞幾卿
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疑滯多詢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
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
堵幾卿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司
糾奏坐免官尋起爲國子博士俄除河東太守秩未滿陳疾解尋除太子率更
令遷鎮衛南平王長史普通六年詔遣領軍將軍西昌侯蕭淵藻督衆軍北伐
幾卿啓求行擢爲軍師長史加威戎將軍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宅在
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
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王在
荊鎮與書慰勉之幾卿答曰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
仰尋惠渥陪奉遊宴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
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春藻之辭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
服心勝口不覺春日爲遙更謂脩夜爲促嘉會難常摶雲易遠言念如昨忽焉
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遠降因事罷歸豈云栖（缺）匪商官（缺）理就一廛田家作苦
實符清誨本乏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爲資徒以老使形疎疾令心阻沉滯牀簟
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爲膏
酥攀鏡照形翫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栖接輿高舉
遯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不縈悲玄壤悵隔

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遂虛心末席
去日已疎來侍未孱連劍飛鳧擬非其類懷私茂德竊用涕零幾卿雖不持檢
操然於家門篤睦兄才卿早卒其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
公府祭酒主簿皆幾卿獎訓之力也世以此稱之幾卿未及序用病卒文集行
於世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
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
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
記室遷車騎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記室兼東宮通
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
廟同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
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其序曰夫文心者言
爲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夫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
縟成體豈取騶奭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
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
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甚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
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齒在踰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
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
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
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
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
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
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
論文者多矣至如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洽流別弘範翰
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脩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
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疎略陸賦巧而碎

亂流別精而少功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析表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而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缾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洗予聞眇眇來世儻塵彼觀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有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敕許之乃於寺變服改名慧地未期而卒文集行於世

王籍字文海琅邪臨沂人祖遠宋光祿勳父僧祐齊驍騎將軍籍七歲能屬文及長好學博涉有才氣樂安任昉見而稱之嘗於沈約坐賦詠得燭甚爲約賞齊末爲冠軍行參軍累遷外兵記室天監初除安成王主簿尚書三公郎廷尉正歷餘姚錢塘令並以放免久之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反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還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中散大夫尤不得志遂徒行市道不擇交遊湘東王爲荊州引爲安西府諮議參軍帶作塘令不理縣事日飲酒人有訟者鞭而遣之少時卒文集行於世子碧亦有文才先籍卒

何思澄字元靜東海郯人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思澄少勤學工文辭起家爲南康王侍郎累遷安成王左常侍兼太學博士平南安成王行參軍兼記室隨府江州爲遊廬山詩沈約見之大相稱賞自以爲弗逮約郊居宅新構閣齋因命工書人題此詩於壁傳昭常請思澄製釋奠詩辭又典麗除廷尉正天監十五年敕太子詹事徐勉舉學士入華林撰徧略勉舉思澄等五人以應選遷治書侍御史宋齊以來此職稍輕天監初始重其選車前依尚書二丞給三騶執盛印青囊舊事糾彈官印綬在前故也久之遷秣陵令入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兼舍人如故時徐勉周捨以才具當朝並好思澄學常遞日招致之昭明太子薨出爲黟縣令遷除宣惠武陵王中錄事參軍卒官時年五十四文集十五卷初思澄與宗人遜及子朗俱擅文名時人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思澄聞之曰此言誤耳如其不然故當歸遜思澄意謂宜在己也子朗字世明早有才思工清言周捨每與共談服其精理嘗爲敗冢賦擬莊周馬棰其文甚工世人語曰人中爽爽何子朗歷官員外散騎侍郎出爲固山令卒時年二十四文集行於世

劉杳字士深平原平原人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東陽太守有清績在齊書良政傳杳年數歲徵士明僧紹見之撫而言曰此兒實千里之駒十三丁父憂每哭哀感行路天監初爲太學博士宣惠豫章王行參軍杳少好學博綜羣書沈約任昉以下每有遺忘皆訪問焉嘗於約坐語及宗廟犧樽約云鄭玄荅張逸謂爲畫鳳皇尾娑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按古者樽彝皆刻木爲鳥獸鑿頂及背以出內酒頃魏世魯郡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永嘉賊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爲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爲然約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書載張仲師及長頸王事此何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唯出論衡長頸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即取二書尋檢一如杳言約郊居宅時新構閣齋杳爲贊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約約即命工書人題其贊于壁仍報杳書曰生平愛嗜不在人中林壑之懽多與事奪日暮塗殫此心往矣猶復少存閑遠徵懷清曠結宇東郊匪云止息政復頗寄夙心時得休偃仲長

遊居之地休憩所述之美望慕空深何可髣髴君愛素情多惠以二贊辭采姸
富事義畢舉句韻之閒光影相照便覺此地自然十倍故知麗辭之益其事弘
多輒當置之閣上坐臥嗟覽別卷諸篇並爲名製又山寺既爲警策諸賢從時
復高奇解頤愈疾義兼乎此遲比敍會更共申析其爲約所賞如此又在任昉
坐有人餉昉榼酒而作榐字昉問杳此字是不杳對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昉
又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杳云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
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杳云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
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摖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王僧孺被敕
撰譜訪杳血脈所因杳云桓譚新論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並效周譜以
此而推當起周代僧孺歎曰可謂得所未聞周捨又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
傳云挈囊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曰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
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范岫撰字書音訓又訪杳焉其博識
彊記皆此類也尋佐周捨撰國史出爲臨津令有善績秩滿縣民三百餘人詣
闕請留敕許焉杳以疾陳解還除雲麾晉安王府參軍詹事徐勉舉杳及顧協
等五人入華林撰徧略書成以本官兼廷尉正又以足疾解因著林庭賦王僧
孺見之歎曰郊居以後無復此作普通元年復除建康正遷尚書駕部郎數月
徙署儀曹郎僕射勉以臺閣文議專委杳焉出爲餘姚令在縣清潔人有饋遺
一無所受湘東王發教褒稱之還除宣惠湘東王記室參軍母憂去職服闋復
爲王府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大通元年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昭明太子
謂杳曰酒非卿所好而爲酒廚之職政爲不愧古人耳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
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宮建舊人例無停者敕特留杳焉仍注太子徂歸賦稱
爲博悉僕射何敬容奏轉杳王府諮議高祖曰劉杳須先經中書仍除中書侍
郎尋爲平西湘東王諮議參軍兼舍人知著作如故遷爲尚書左丞大同二年
卒官時年五十杳治身清儉無所嗜好爲性不自伐不論人短長及覩釋氏經
教常行慈忍天監十七年自居母憂便長斷腥羶持齋蔬食及臨終遺命斂以
法服載以露車還葬舊墓隨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設靈筵祭醊其子遵行之

杳自少至長多所著述撰要雅五卷楚辭草木疏一卷高士傳二卷東宮新舊
記三十卷古今四部書目五卷並行於世

謝徵字玄度陳郡陽夏人高祖景仁宋尚書左僕射祖稚宋司徒主簿父璟少
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隆昌中爲明帝驃
騎諮議參軍領記室遷中書郎晉安內史高祖平京邑爲霸府諮議梁臺黃門
郎天監初累遷司農卿祕書監左民尚書明威將軍東陽太守高祖用爲侍中
固辭年老求金紫未序會疾卒徵幼聰慧璟異之常謂親從曰此兒非常器所
憂者壽若天假其年吾無恨矣既長美風采好學善屬文初爲安西安成王法
曹遷尚書金部三公二曹郎豫章王記室兼中書舍人遷除平北諮議參軍兼
鴻臚卿舍人如故徵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子野嘗爲寒夜直宿
賦以贈徵徵爲感友賦以酬之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高祖餞於武德殿賦詩
三十韻限三刻成徵二刻便就其辭甚美高祖再覽焉又爲臨汝侯淵猷製放
生文亦見賞於世中大通元年以父喪去職續又丁母憂詔起爲貞威將軍還
攝本任服闋除尚書左丞三年昭明太子薨高祖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
詔唯召尚書左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徵三人與議徵時年位尚輕
而任遇已重四年累遷中書郎鴻臚卿舍人如故六年出爲北中郎豫章王長
史南蘭陵太守大同二年卒官時年三十七友人琅邪王籍集其文爲二十卷

臧嚴字彥威東莞莒人也曾祖壽宋左光祿祖凝齊尚書右丞父稜後軍參軍
嚴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於手初爲安成王侍郎
轉常侍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塗作屯遊賦任昉見而稱之又作七
算辭亦富麗性孤介於人間未嘗造請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遷冠軍行
參軍侍湘東王讀累遷王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
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
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王遷荊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
監義陽武寧郡累任皆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鎭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
入境羣蠻悅服遂絕寇盜王入爲石頭戍軍事除安右錄事王遷江州爲鎭南

諮議參軍卒官文集十卷

伏挺字士標父暅爲豫章內史在良吏傳挺幼敏寤七歲通孝經論語及長有才思好屬文爲五言詩善效謝康樂體父友人樂安任昉深相歎異常曰此子日下無雙齊末州舉秀才對策爲當時第一高祖義師至挺迎謁於新林高祖見之甚悅謂曰顏子引爲征東行參軍時年十八天監初除中軍參軍事宅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遷建康正俄以劾免久之入爲尚書儀曹郎遷西中郎記室參軍累爲晉陵武康令罷縣還仍於東郊築室不復仕挺少有盛名又善處當世朝中勢素多與交遊故不能久事隱靜時僕射徐勉以疾假還宅挺致書以觀其意曰昔士德懷顧戀興數曰輔嗣思友情勞一旬故知深心所係貴賤一也況復恩隆世親義重知己道庇生人德弘覆蓋而朝野懸隔山川邈殊雖咳唾時沾而顏色不覯東山之歎豈云旋復西風可懷孰能無思加以靜居廓處顧影莫酬秋風四起園林易色涼野寂寞寒蟲吟叫懷抱不可直置情慮不能無託時因吟詠動輒盈篇楊生沉鬱且猶覆盎惠子五車彌多踳駮一日聊呈小文不期過賞還逮隆渥累牘兼翰紙縟字磨誦復無已徒恨許與過當有傷準的昔子建不欲妄讚陳琳恐見嗤哂後代今之過奢餘論將不有累清談挺竄迹草萊事絕聞見藉以謳謠得之輿牧仰承有事砭石仍成簡通娛腸悅耳稍從擯落宴處榮觀務在滌除綺羅絲竹二列頓遣方丈員案三梧僅存故以道變區中情沖域外操彼絃誦賁茲觀損追留侯之却粒念韓卿之辭榮睠想東都屬懷南岳鑽仰來貺有符下風雖云幸甚然則未喻雖復帝道康寧走馬行却由庚得所寅亮有歸悠悠之人展氏猶且懷袂浩浩白水甯叟方欲褰裳是知君子拯物義非徇己恩與赤松子遊誰其克遂願驅之仁壽綏此多福雖則不言四時行矣然後黔首有庇薦紳靡奪白駒不在空谷屠羊豫蒙其賚豈不休哉豈不休哉昔杜真自閉深室郎宗絕迹幽野雖難矣誠非所希井丹高潔相如慢世尙復遊涉權門雍容鄉邑常謂此道爲泰每竊慕之方念擁篲延思以陳侍者請至農隙無待邀求挺誠好屬文不會今世不能促節局步以應流俗事等昌菹嗜彼偏嗜是用不羞固陋無憚龍門昔敬通之賞景卿孟公之知仲蔚止乎通人猶稱盛美況在時宗彌爲未易近以蒲槧勿用遂素多闕聊効東方獻書丞相須得善寫更請潤訶儻逢子侯比復削牘勉報曰復覽來書累牘兼翰事苞出處言兼語默事義周悉意致深遠發函伸紙倍增憤歎卿雄州擢秀弱冠升朝穿綜百家佃漁六學觀眸表其韶慧視色見其英朗若魯國之名駒遼雲中之白鶴及占顯邑試吏腴壤將有武城弦歌桐鄉謠詠豈與卓魯斷斷同年而語邪方當見賞良能有加寵授飾茲簪帶實彼周行而欲遠慕卷舒用懷愚智既知盆之爲累爰悟滿則辭多高蹈風塵良所欽挹況以金商戒節素秋御序蕭條林野無人相樂偃臥墳籍遊浪儒玄物我兼忘寵辱誰滯誠乃歎羨用有殊同今遂聽傍求與懷寤宿白駒空谷幽人引領貴賤爲恥焉歡難辭故當捐此薜蘿出從鵷鷺無乖隱顯不亦休哉吾智乏佐時才慚濟世稟承朝則不敢荒寧力弱途遙愧心非一天下有道堯人何事得因疲病念從閑逸若使車書混合尉候無警作樂制禮紀石封山然後乃返服衡門實爲多幸但夙有風疢遘茲虛眩癠類士安羸同長孺薄領沉廢臺閣未理娛耳爛腸因事而息非關欲追松子遠慕留侯若乃天假之年自當靖恭所職擬非倫匹良覺辭費覽復循環爽焉如失清塵獨遠白雲飄蕩依然何極猥降書札示之文翰覽復成誦流連縟紙昔仲宣才敏藉中郎而表譽正平穎悟賴北海以騰聲望古料今吾有慚德儻成卷帙力爲稱首無令獨耀隨掌空使辭人扼腕式閭願見宜事掃門亦有來思赴其懸榻輕苦魚網別當以薦城闕之歎曷日無懷所遲萱蘇書不盡意挺後遂出仕尋除南臺治書因事納賄當被推劾挺懼罪遂變服爲道人久之藏匿後遇赦乃出大心寺會邵陵王爲江州攜挺之鎮王好文義深被恩禮挺因此還俗復隨王還鎮郢州徵入爲京尹挺留夏首久之還京師太清中客遊吳興吳郡侯景亂中卒著邇說十卷文集二十卷子知命先隨挺事邵陵王掌書記亂中王於郢州奔敗知命仍下投侯景常以其父宦途不至深怨朝廷遂盡心事景景襲郢州圍巴陵軍中書檄皆其文也及景篡位爲中書舍人專任權寵勢傾內外景敗被執送江陵於獄中幽死挺弟捶亦有才名先爲邵陵王所引歷爲記室中記室參軍

庾仲容字仲容潁川鄢陵人也晉司空冰六代孫祖徽之宋御史中丞父漪齊邵陵王記室仲容幼孤爲叔父泳所養既長杜絕人事專精篤學晝夜手不輟卷初爲安西法曹行參軍泳時已貴顯吏部尚書徐勉擬泳子晏嬰爲宮僚泳垂泣曰兄子幼孤人才粗可願以晏嬰所忝迴用之勉許焉因轉仲容爲太子舍人遷安成王主簿時平原劉孝標亦爲府佐並以彊學爲王所禮接遷晉安功曹史歷爲永康錢唐武康令治縣並無異績多被劾久之除安成王中記室當出隨府皇太子以舊恩特降錢宴賜詩曰孫生陟陽道吳子朝歌縣未若樊林舉置酒臨華殿時輩榮之還安西武陵王諮議參軍除尚書左丞坐推糾不直免仲容博學少有盛名頗任氣使酒好危言高論士友以此少之唯與王籍謝幾卿情好相得二人時亦不調遂相追隨誕縱酣飲不復持檢操久之復爲諮議參軍出爲黟縣令及太清亂客遊會稽遇疾卒時年七十四仲容抄諸子書三十卷衆家地理書二十卷列女傳三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

陸雲公字子龍吳郡人也祖閑州別駕父完寧遠長史雲公五歲誦論語毛詩九歲讀漢書略能記憶從祖倕沛國劉顯質問十事雲公對無所失顯歎異之既長好學有才思州舉秀才累遷宣惠武陵王平西湘東王行參軍雲公先製太伯廟碑吳興太守張纘罷郡經途讀其文歎曰今之蔡伯喈也纘至都掌選言之於高祖召兼尚書儀曹郎頃之即真入直壽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俄除著作郎累遷中書黃門郎並掌著作雲公善弈棋嘗夜侍御坐武冠觸燭火高祖笑謂曰燭燒卿貂高祖將用雲公爲侍中故以此言戲之也是時天淵池新製鯿魚舟形闊而短高祖暇日常汎此舟在朝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其恩遇如此太清元年卒時年三十七高祖悼惜之手詔曰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陸雲公風尚優敏後進之秀奄然殂謝良以惻然可剋日舉哀賻錢五萬布四十匹張纘時爲湘州與雲公叔襄兄晏子書曰都信至承賢兄子賢弟黃門殞折非唯貴門喪寶實有識同悲痛惋傷惜不能已已賢兄子賢弟神情早著標令弱年經目所覩殆無再閱懷橘抱柰稟自天情倨坐列薪非因外獎學以聚之則一箸能立問以辯之則師心獨寤始踰弱歲辭藝通洽升降多士秀也詩流見與齒過肩隨禮殊拜絕懷抱相得忘其年義朝遊夕宴一載于斯談古披文終晨訖暮平生知舊零落稍盡老夫記意其數幾何至若此生寧可多過賞心樂事所寄伊人弟還職瀟湘維舟洛汭將離之際彌見情款夕次帝郊亟淹信宿徘徊握手忍分岐路行役數年羈病侵迫識慮惛怳久絕人世憑几口授素無其功翰動若飛彌有多愧京洛遊故咸成雲雨唯有此生音塵數嗣形迹之外不爲遠近隔情襟素之中豈以風霜改節客遊半紀志切首丘日望東歸更敦昔款如何此別永成異世揮袂之初人誰自保但恐衰謝無復前期不謂華齡方春掩質埋玉之恨撫事多情想引進之情懷抱素篤友于之至兼深家寶奄有此恤當何可言臨白增悲言以無次雲公從兄才子亦有才名歷官中書郎宣成王友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先雲公卒才子雲公文集並行於世

任孝恭字孝恭臨淮臨淮人也曾祖農夫宋南豫州刺史孝恭幼孤事母以孝聞精力勤學家貧無書常崎嶇從人假借每讀一徧諷誦略無所遺外祖丘它與高祖有舊高祖聞其有才學召入西省撰史初爲奉朝請進直壽光省爲司文侍郎俄兼中書通事舍人勑遣製建陵寺刹下銘又啓撰高祖集序文並富麗自是專掌公家筆翰孝恭爲文敏速受詔立成若不留意每奏高祖輒稱善累賜金帛孝恭少從蕭寺雲法師讀經論明佛理至是蔬食持戒信受甚篤而性頗自伐以才能尚人於時輩中多有忽略世以此少之太清二年侯景寇逼孝恭啓募兵隸蕭正德屯南岸及賊至正德舉衆入賊孝恭還赴臺臺門已閉因奔入東府尋爲賊所攻城陷見害文集行於世

顏協字子和琅邪臨沂人也七代祖含晉侍中國子祭酒西平靖侯父見遠博學有志行初齊和帝之鎮荊州也以見遠爲錄事參軍及即位於江陵以爲治書侍御史俄兼中丞高祖受禪見遠乃不食發憤數日而卒高祖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也協幼孤養於舅氏少以器局見稱博涉羣書工於草隸釋褐湘東王國常侍又兼府記室世祖出鎮荊州轉正記室時吳郡顧協亦在蕃邸與協同名才學相亞府中稱爲二協舅陳

郡謝暕卒協以有鞠養恩居喪如伯叔之禮議者重焉又感家門事義不求顯達恆辭徵辟遊於蕃府而已大同五年卒時年四十二世祖甚歎惜之爲懷舊詩以傷之其一章曰弘都多雅度信乃含賓實鴻漸殊未昇上才淹下秩協所撰晉仙傳五篇日月災異圖兩卷遇火湮滅有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之推承聖中仕至正員郎中書舍人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魏文帝稱古之文人鮮能以名節自全何哉夫文者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易邈等夷必與矜露大則凌慢侯王小則傲蔑朋黨速忌離訧啓自此作若夫屈賈之流斥桓馮之擯放豈獨一世哉蓋恃才之禍也羣士值文明之運擒豔藻之辭無鬱抑之虞不遭向時之患美矣劉氏之論命之徒也命也者聖人罕言歟就而必之非經意也

梁書卷五十

梁書卷五十考證

劉峻傳敬通鳳起摧迅翮於風穴○穴南本作次

謝幾卿傳尋爲治書侍御史○南史無侍字

何思澄傳父敬叔齊征東錄事參軍餘杭令○南史父敬叔齊長城令有能名

梁書卷五十考證

梁書卷五十一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五

處士

何 點 弟胤　阮孝緒　陶弘景　諸葛璩
沈 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 訏
劉 歊　庾 詵　張孝秀　庾承先

易曰君子遯世無悶獨立不懼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古之隱者或恥聞禪代高讓帝王以萬乘爲垢辱之死亡而無悔此則輕生重道希世間出隱之上者也或託仕監門寄臣柱下居易而以求其志處汙而不愧其色此所謂大隱隱於市朝又其次也或裸體佯狂盲瘖絕世棄禮樂以反道忍孝慈而不恤此全身遠害得大雅之道又其次也然同不失語默之致有幽人貞吉矣與夫沒身亂世爭利干時者豈同年而語哉孟子曰今人之於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於流潦夫可以揚清激濁抑貪止競其惟隱者乎自古帝王莫不崇尚其道雖唐堯不屈巢許周武不降夷齊以漢高肆慢而長揖黃綺光武按法而折意嚴周自茲以來世有人矣有梁之盛繼紹風猷斯乃道德可宗學藝可範故以備處士篇云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尙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婚宦尙之彊爲之娶琅邪王氏禮畢將親迎點累涕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通羣書善談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就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初褚淵王儉爲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於講所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自此而差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與遠近致遺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喻其意也吳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尙之言點答詩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修竹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人敘故舊有所不臣何傷於高文先以皮弁謁子桓伯況以縠綃見文叔求之往策不無前例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也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尙其道志安容膝脫落形骸棲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尙想前哲況親得同時而不與爲政喉脣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然屈居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赴乃復詔曰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譏吉眷彼子陵情兼惟舊昔仲虞邁俗受偉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日費所須太官別給既人高曜鄉故事同垣下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棲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疋喪事所須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既貴成雅俗野有外臣宜弘

此難進方願清徽式隆大業昔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託一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之願致使反葬壙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遲任爲嗣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毀若成人既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內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錄永明十年遷侍中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鬱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待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室郊外號曰小山恆與學徒遊處其內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恆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嘉實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首東顧曷日無懷疇昔僅遇曳裾儒肆實欲臥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爲吏此事遂乖屬以世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剋黜釁禍思得鳴卷諸歌寫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素託棲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萌實爲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爲邦貧賤咸恥好仁由己幸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高祖踐阼詔爲特進右光祿大夫手敕曰吾猥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己蒙蔽昧於治道雖復劬勞日昃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薄爭詐繁起改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與兼濟得失去取爲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古尚想高塵每懷舉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就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於齊朝欲陳兩三條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謂之象魏縣象法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子頓盡圓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祀五帝靈威仰之類圓丘祀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遺傳詔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有例果曰今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旌賁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腳大惡此心不遂耳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尠聞好事吾每思弘獎其風未移當扆與言爲歎本欲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申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修厥數有幾且欲瞻彼堂堂實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誘使斯文載興於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元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

林成援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此埭之游於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虎丘西寺講經論學徒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法師與胤遇於秦望後還都卒於鍾山其死日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是何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守何遠以狀啓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動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主簿不就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孝緒七歲出後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有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瑯邪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幼至孝性沉靜雖與兒童遊戲恆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勖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屛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常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醢及晏誅其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義師圍京城家貧無以爨僮妾竊鄰人樵以繼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室唯有一鹿牀竹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爲名流所欽尚如此十二年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累日不值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歎其孝感所致時有善筮者張有道謂孝緒曰見子隱跡而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揲五爻曰此將爲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曰安知後爻不爲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此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曰雖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黃終于天監之末斟酌分爲三品凡若干卷又著論云夫至道之本貴在無爲聖人之跡存乎拯弊弊拯由跡跡用有乖於本本既無爲爲非道之至然不垂其跡則世無以平不究其本則道實交喪丘旦將存其跡故宜權晦其本老莊但明其本亦宜深抑其跡跡既可抑數子所以有餘本方見晦尼丘是故不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然聖已極照反創其跡賢未居宗更言其本良由跡須拯世非聖不能本實明理在賢可照若能體茲本跡悟彼抑揚則孔莊之意其過半矣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孝緒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擊磨可騁何以異夫驥騄初建武末青溪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以問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爲木行東者木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鄱陽忠烈王妃孝緒之姊王書命駕欲就之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諸甥歲時饋遺一無所納人或怪之答云非我始願故不受也其恆所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治補經一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八門徒誄其德行諡曰文貞處士所著七錄等書二百五十卷行於世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初母夢青龍自懷而出幷見兩天人手執香爐來至其所已而有娠遂產弘景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硏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爲遠矣及長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讀書萬餘卷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取決焉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及發公卿祖之於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塡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朝野榮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隱居始從東陽孫遊岳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時沈約爲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爲人圓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輒覺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幽冥中事多說秘異因著夢記焉永元初更築三層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絕唯一家僮得侍其旁特愛松風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尙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圖產物醫術本草著帝代年曆又嘗造渾天象云修道所須非止史官是用義師平建康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高祖既早與之遊及卽位後恩禮逾篤書問不絕冠蓋相望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善辟穀導引之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深慕張良之爲人云古賢莫比曾夢佛授其菩提記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太宗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與談論數日而去太宗甚敬異之大通初令獻二丹於高祖其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恆詔贈中散大夫諡曰貞白先生仍遣舍人監護喪事弘景遺令薄葬弟子遵而行之

諸葛璩字幼玟琅邪陽都人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於明帝曰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未嘗投刺邦宰曳裾府寺如其簡退可以揚淸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去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教曰昔長孫東組降龍丘之節文舉北轄高通德之稱所以激貪立懦式揚風範處士諸葛璩高風所漸結轍前修豈懷珠披褐韜玉待價將幽貞獨往不事王侯者邪聞事親有啜菽之窶就養寡藜蒸之給豈得獨享萬鍾而忘玆五秉可餉穀百斛天監中太守蕭琛刺史安成王秀鄱陽王恢並禮異焉璩丁母憂毀瘠恢累加存問服闋舉秀才不就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淸正妻子不見喜慍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七年高祖敕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是年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錄之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顗幼淸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尙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之顗送迎不越於閫勃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常侍不就顗內行甚修事母兄最孝友爲鄉里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顗素不治家產値齊末兵荒與家人幷日而食或有饋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恆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訂民丁吳興太守柳惲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於家所著文章數十篇

劉慧斐字文宣彭城人也少博學能屬文起家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遊於匡山過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於東林寺又於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乃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太宗臨江州遣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世祖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二年卒時年五十九

范元琰字伯珪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

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經史兼精佛義然性謙敬不以所長驕人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菜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答母問盜者爲誰答曰向所以退畏其愧恥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居常不出城市獨坐如對嚴賓見之者莫不改容正色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齊建武三年始徵爲安北參軍事不赴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揚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十年王拜表薦焉竟未徵其年卒于家時年七十

劉訏字彥度平原人也父靈真齊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弔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剋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檄召訏乃挂檄於樹而逃訏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於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於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絕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字士光訏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聞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識慧四歲喪父與羣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遙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所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辯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於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內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代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絕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示其弗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及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於澆薄俎豆綴兆生於俗弊施靈筵陳棺椁設饋奠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於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棄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於失理哉是以子羽沉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儻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云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椁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殯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椁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於吾人而尚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儻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魂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於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埳埳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

孝君之虛壑伯夷之杇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余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死生但不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於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棋算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治產業嘗乘舟從田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既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石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鄰人有被誣為盜者被治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鄰人獲免謝詵詵曰吾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其行多如此類高祖少與詵善雅推重之及起義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遊狎河東柳惲欲與之交詵距而不納後湘東王臨荊州板為鎮西府記室參軍不就普通中詔曰明敭振滯為政所先旌賢求士夢佇斯急新野庾詵止足棲退自事却掃經史文藝多所貫習潁川庾承先學通黃老該涉釋教並不競不營安茲枯槁可以鎮躁敦俗詵可黃門侍郎承先可中書侍郎勒州縣時加敦遣庶能屈志方冀鹽梅詵稱疾不赴晚年以後尤遵釋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遍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大通四年因晝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顏色不變言終而卒時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陁淨域矣高祖聞而下詔曰旌善表行前王所敦新野庾詵荊山珠玉江陵杞梓靜侯南度固有名德獨貞苦節孤芳素履奄隨運往惻愴于懷宜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曆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曼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世祖在荊州辟為主簿遷中錄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荊南信多君子雖美歸田鳳清屬桓階賞德標奇未過此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莊老義疏注算經及七曜曆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秀才有學行承聖中仕至中書侍郎江陵陷隨例入關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為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為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眾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臥於石博涉羣書專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於言喜慍不形於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虯彊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練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于土臺山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又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加欽重徵州主簿湘東王聞之亦板為法曹參軍並不赴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留連月餘日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時年六十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之誣處士者多云純盜虛名而無適用蓋有負其實者若諸葛璩之學術阮孝緒之簿閱其取進也豈難哉終於隱居固亦性而已矣

梁書卷五十一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阮孝緒傳非得一之士闕彼明智體之之徒獨懷鑒識○臣人龍體之疑當作體貳二字見南齊書

梁書卷五十一考證

梁書卷五十二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眎素

易曰亢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期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蹈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蠡至乎顛狽斯為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略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兢兢於富貴儒行之高者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書之亦以為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覬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己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為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擿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為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為顧建康言醇清且美焉遷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為驃騎錄事參軍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為中書侍郎齊高帝即位除衡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為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喻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為太尉從事中郎出為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即表除之文度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即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為吏部於庭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出為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出為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為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晞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為揚州牧徵憲之為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為制以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既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為終制瞑目之後念並遵行勿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載以輴車覆以麤布為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猶祭以杅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祀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致疎怠祀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祀止用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

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所著詩賦銘讚幷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並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諡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諡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除散騎侍郎領左衞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相誅鋤異己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輔國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門致謝明帝既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威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諡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情鮮焉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梁書卷五十二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蓽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暅　何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民。是以導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掊克聚斂。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輶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醆。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溉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鬷爲晉安太守。溉等居官。並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風焉。若新野庾蓽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庾蓽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蓽年十歲。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蓽兼散騎常侍報使。還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即位。廢掌中書詔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駕。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蓽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人多流散。蓽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蓽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殯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蓽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蓽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嶷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歸荊州。時蓽爲州別駕。益忽藹。及高祖踐阼。藹以西朝勳爲御史中丞。蓽始得會稽行事。既恥之矣。會職事微有譴。高祖以藹其鄉人也。使宣旨誨之。蓽大憤。故發病卒。

沈瑀字伯瑜。吳興武康人也。叔父昶。事宋建平王景素。景素謀反。昶先去之。及敗。坐繫獄。瑀詣臺陳請。得免罪。由是知名。起家州從事。奉朝請。嘗詣齊尚書右丞殷瀰。瀰與語及政事。甚器之。謂曰。觀卿才幹。當居吾此職。司徒竟陵王子良聞瑀名。引爲府參軍。領揚州部傳從事。時建康令沈徽孚恃勢陵瑀。瑀以法繩之。衆憚其彊。子良甚相知賞。雖家事皆以委瑀。子良薨。瑀復事刺史始安王遙光。嘗被使上民丁。速而無怨。遙光謂同使曰。爾何不學沈瑀所爲。乃令專知州獄事。湖熟縣方山埭高峻。冬月公私行侶。以爲艱難。明帝使瑀行治之。瑀乃開四洪。斷行客就作。三日立辦。揚州書佐私行。詐稱州使。不肯就作。瑀鞭之三十。書佐歸訴遙光。遙光曰。沈瑀必不枉鞭汝。覆之。果有詐。明帝復使瑀築赤山塘。所費減材官所量數十萬。帝益善之。永泰元年。爲建德令。教民一丁種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去官還京師。兼行選曹郎。隨陳伯之軍至江州。會義師圍郢城。瑀說伯之迎高祖。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得出城。不能不愛之。瑀曰。不然。人情匈匈。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伯之遂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字曰。范氏宅。至是。瑀爲高祖說之。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時天下初定。陳伯之表瑀催督運轉。軍國獲濟。高祖以爲能。遷尚書駕部郎。兼右丞如故。瑀薦族人沈僧隆。僧照。有吏幹。高祖並納之。以母憂去職。起爲振武將軍。餘姚令。縣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所通。其有至者。悉立之堦

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遞相庇廕厚自封植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倉監少者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跡瑀初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自擬貴人耶悉使著芒屩麤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棰瑀微時嘗自至此鬻瓦器爲富人所辱故因以報焉由是士庶駭怨然瑀廉白自守故得遂行其志後王師北伐徵瑀爲建威將軍督運漕尋兼都水使者頃之遷少府卿出爲安南長史尋陽太守江州刺史曹景宗疾篤瑀行府州事景宗卒仍爲信威蕭穎達長史太守如故瑀性倔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耶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盜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爲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續乃布衣蔬食終其身

范述曾字子玄吳郡錢唐人也幼好學從餘杭呂道惠受五經略通章句道惠學徒常有百數獨稱述曾曰此子必爲王者師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幼時高帝引述曾爲之師友起家爲宋晉熙王國侍郎齊初至南郡王國郎中令還倘書主客郎太子步兵校尉帶開陽令述曾爲人謇諤在官多所諫爭太子雖不能全用然亦弗之罪也竟陵王深相器重號爲周舍時太子左衞率沈約亦以述曾方汲黯以父母年老乞還就養乃拜中散大夫明帝卽位除游擊將軍出爲永嘉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民俗便之所部橫陽縣山谷嶮峻爲逋逃所聚前後二千石討捕莫能息述曾下車開示恩信凡諸凶黨繦負而出編戶屬籍者二百餘家自是商賈流通居民安業在郡勵志清白不受饋遺明帝甚嘉之下詔褒美焉徵爲游擊將軍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述曾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擔者民無老少皆出拜辭號哭聞于數十里東昏時拜中散大夫還鄉里高祖踐阼乃輕舟出詣闕仍辭還東高祖詔曰中散大夫范述曾昔在齊世忠直奉主往莅永嘉治身廉約宜加禮秩以厲清操可太中大夫賜絹二十匹述曾生平得奉祿皆以分施及老遂壁立無所資以天監八年卒時年七十九注易文言著雜詩賦數十篇

丘仲孚字公信吳興烏程人也少好學從祖靈鞠有人倫之鑒常稱爲千里駒也齊永明初選爲國子生舉高第未調還鄉里家貧無以自資乃結羣盜爲之計畫劫掠三吳仲孚聰明有智略羣盜畏而服之所行皆果故亦不發太守徐嗣召補主簿歷揚州從事太學博士于湖令有能名太守呂文顯當時倖臣陵詆屬縣仲孚獨不爲之屈以父喪去職明帝卽位起爲烈武將軍曲阿令值會稽太守王敬則舉兵反乘朝廷不備反問始至而前鋒已居曲阿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遂敗散仲孚以距守有功遷山陰令居職甚有聲稱百姓爲之謠曰二傅沈劉不如一丘前世傅琰父子沈憲劉玄明相繼宰山陰並有政績言仲孚皆過之也齊末政亂頗有贓賄爲有司所舉將收之仲孚竊逃還京師詣闕會赦得不治高祖踐阼復爲山陰令仲孚長於撥煩善適權變吏民敬服號稱神明治爲天下第一起還車騎長史長沙內史視事未期徵爲倘書右丞遷左丞仍擢爲衞尉卿恩任甚厚初起雙闕以仲孚領大匠事畢出爲安西長史南郡太守遷雲麾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州府事遭母憂起攝職坐事除名復起爲司空參軍俄遷豫章內史在郡更勵清節頃之卒時年四十八詔曰豫章內史丘仲孚重試大邦責以後效非直悔吝云亡實亦政績克舉不幸殞喪良以傷惻可贈給事黃門侍郎仲孚喪將還豫章老幼號哭攀送車輪不得前仲孚爲左丞撰皇典二十卷南宮故事百卷又撰倘書具事雜儀行於世焉

孫謙字長遜東莞莒人也少爲親人趙伯符所知謙年十七伯符爲豫州刺史引爲左軍行參軍以治幹稱父憂去職客居歷陽躬耕以養弟妹鄉里稱其敦睦宋江夏王義恭聞之引爲行參軍歷仕大司馬太宰二府出爲句容令清愼彊記縣人號爲神明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東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恆以威力鎭之謙將述職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遣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

倖秩出吏民者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元徽初遷梁州刺史辭不赴職遷越騎校尉征北司馬府主簿建平王將稱兵患謙彊直託事遣使京師然後作亂及建平誅遷左軍將軍齊初爲寧朔將軍錢唐令治煩以簡獄無繫囚及去官百姓以謙在職不受餉遺追載縑帛以送之謙却不受每去官輒無私宅常借官空車廄居焉永明初爲冠軍長史江夏太守坐殺代輒去郡繫尚方頃之免爲中散大夫明帝將廢立欲引謙爲心膂使兼衛尉給甲仗百人謙不願處際會輒散甲士帝雖不罪而弗復任焉出爲南中郎司馬東昏永元元年遷（字缺二）大夫天監六年出爲輔國將軍零陵太守已衰老猶彊力爲政吏民安之先是郡多虎暴謙至絕迹及去官之夜虎即害居民謙爲郡縣常勤勸課農桑務盡地利收入常多於鄰境九年以年老徵爲光祿大夫既至高祖嘉其清潔甚禮異焉每朝見猶諮劇職自效高祖笑曰朕使卿智不使卿力十四年詔曰光祿大夫孫謙清慎有聞白首不怠高年舊齒宜加優秩可給親信二十人并給扶謙自少及老歷二縣五郡所在廉潔居身儉素牀施蘧蒢屏風冬則布被莞席夏日無幬帳而夜臥未嘗有蚊蚋人多異焉年逾九十彊壯如五十者每朝會輒先衆到公門力於仁義行己過人甚遠兄靈慶常病寄於謙謙出行還問起居靈慶曰向飲冷熱不調即時猶渴謙退遣其妻有彭城劉融者行乞疾篤無所歸友人與送謙舍謙開廳事以待之及融死以禮殯葬之衆咸服其行義十五年卒官時年九十二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高祖爲舉哀甚悼惜之謙從子廉便辟巧宦齊時已歷大縣尚書右丞天監初沈約范雲當朝用事廉傾意奉之及中書舍人黃睦之等亦尤所結附凡貴要每食廉必日進滋旨皆手自煎調不辭勤劇遂得爲列卿御史中丞晉陵吳興太守時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稱意乃爲屐謎以譽廉曰刺鼻不知嚏蹋面不知瞋齧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伏暅字玄耀曼容之子也幼傳父業能言玄理與樂安任昉彭城劉曼俱知名起家齊奉朝請仍兼太學博士尋除東陽郡丞秩滿爲鄞令時曼容已致仕故頻以外職處暅令其得養焉齊末始爲尚書都官郎仍爲衛軍記室參軍高祖踐阼遷國子博士父憂去職服闋爲車騎諮議參軍累遷司空長史中書侍郎前軍將軍兼五經博士與吏部尚書徐勉中書侍郎周捨總知五禮事出爲永陽內史在郡清潔治務安靜郡民何貞秀等一百五十四人詣州言狀湘州刺史以聞詔勘有十五事爲吏民所懷高祖善之徵爲東陽太守在郡清恪如永陽時民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乃至無以爲繩其屬志如此屬縣始新遂安海寧並同時生爲立祠徵爲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時始興內史何遠累著清績高祖詔擢爲黃門侍郎俄遷信武將軍監吳郡暅自以名輩素在遠前爲吏俱稱廉白遠累見擢暅遷階而已意望不滿多託疾居家尋求假到東陽迎妹喪因留會稽築宅自表解高祖詔以爲豫章內史暅乃出拜治書御史虞皭奏曰臣聞失忠與信一心之道以虧貌是情非兩觀之誅宜及未有陵犯名教要冒君親而可緯俗經邦者也風聞豫章內史伏暅去歲啓假以迎妹喪爲解因停會稽不去入東之始貨宅賣車以此而推則是本無還意暅歷典二邦少免貪濁此自爲政之本豈得稱功常謂人才品望居何遠之右而遠以清公見擢名位轉隆暅深誹怨形於辭色與居歎咤寤寐失圖天高聽卑無私不照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詔曰國子博士領長水校尉伏暅爲政廉平宜加將養勿使恚望致虧士風可豫章內史豈有人臣奉如此之詔而不亡魂破膽歸罪有司擢髮抽腸少自論謝而循奉慠然了無異色暅識見所到足達此旨而冒寵不辭吝斯苟得故以士流解體行路沸騰辨跡求心無一可恕竊以暅踉蹡落魄三十餘年皇運勃興咸與維始除舊布新濯之江漢一紀之間三世隆顯曾不能少懷感激仰答萬分反覆拙謀成茲巧罪不忠不敬於斯已及請以暅大不敬論以事詳法應棄市刑輒收所近獄洗結以法從事如法所稱暅即主臣謹案豫章內史臣伏暅含疵表行藉悖成心語嘿一違資敬兼盡幸屬昌時擢以不次溪壑可盈志欲無滿要君東走豈曰止足之歸負志解巾異乎激處之致甘此脂膏孰非荼苦佩茲龜組豈殊縲紲宜明風憲肅正閽書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暅所居官凡諸位任一皆削除有詔勿治暅遂

得就郡視事三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國子博士未及起普通元年卒於郡時年五十九尚書右僕射徐勉爲之墓誌其一章曰東區南服愛結民胥相望伏闕繼軌奏書或臥其轍或扳其車或圖其像或式其閭思耿借寇曷以尚諸初暅父曼容與樂安任瑤皆暱於齊太尉王儉瑤子昉及暅並見知頃之昉才遇稍盛齊末昉已爲司徒右長史暅猶滯於參軍事及其終也名位略相侔暅性儉素車服麤惡外雖退靜內不免心競故見譏於時能推薦後來常若不及少年士子或以此依之

何遠字義方東海郯人也父慧炬齊尚書郎遠釋褐江夏王國侍郎轉奉朝請永元中江夏王寶玄於京口爲護軍將軍崔慧景所奉入圍宮城遠豫其事事敗乃亡抵長沙宣武王王深保匿焉遠求得桂陽王融保藏之既而發覺收捕者至遠逾垣以免融及遠家人皆見執融遂遇禍遠家屬繫尚方遠亡渡江使其故人高江產共聚衆欲迎高祖義師東昏黨聞之使捕遠等衆復潰散遠因降魏入壽陽見刺史王肅欲同義舉肅不能用乃求迎高祖肅許之遣兵援送得達高祖高祖見遠謂張弘策曰何遠美丈夫而能破家報舊德未易人也板輔國將軍隨軍東下既破朱雀軍以爲建康令高祖踐阼爲步兵校尉以奉迎勳封廣興男邑三百戶遷建武將軍後軍鄱陽王恢錄事參軍遠與恢素善在府盡其志力知無不爲恢亦推心仗之恩寄甚密頃之遷武昌太守遠本倜儻尚輕俠至是乃折節爲吏杜絕交遊饋遺秋毫無所受武昌俗皆汲江水盛夏遠患水溫每以錢買民井寒水不取錢者則撻水還之其佗事率多如此跡雖似僞而能委曲用意焉車服尤弊素器物無銅漆江左多水族甚賤遠每食不過乾魚數片而已然性剛嚴吏民多以細事受鞭罰者遂爲人所訟徵下廷尉被劾數十條當時士大夫坐法皆不受立遠度已無贓就立三七日不款猶以私藏禁仗除名後起爲鎮南將軍武康令愈厲廉節除淫祀正身率職民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盛供帳以待焉至武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至境進斗酒隻鵝爲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高祖聞其能擢爲宣城太守自縣爲近畿大郡近代未之有也郡經寇抄遠盡心綏理復著名迹期年遷樹功將軍始興內史時泉陵侯淵朗爲桂州緣道剽掠入始興界草木無所犯遠在官好開途巷修葺牆屋民居市里城隍廄庫所過若營家焉田秩俸錢並無所取歲暮擇民尤窮者充其租調以此爲常然其聽訟猶人不能過絕而性果斷民不敢非畏而惜之所至皆生爲立祠表言治狀高祖每優詔答焉天監十六年詔曰何遠前在武康已著廉平復莅二邦彌盡清白政先治道惠留民愛雖古之良二千石無以過也宜升內榮以顯外績可給事黃門侍郎遠即還仍爲仁威長史頃之出爲信武將軍監吳郡在吳頗有酒失遷東陽太守遠處職疾彊富如仇讎視貧細如子弟特爲豪右所畏憚在東陽歲餘復爲受罰者所謗坐免歸遠耿介無私曲居民間絕請謁不造詣與貴賤書疏抗禮如一其所會遇未嘗以顏色干人以此多爲俗士所惡其清公實爲天下第一居數郡見可欲終不變其心妻子飢寒如下貧者及去東陽歸家經年歲口不言榮辱士類益以此多之其輕財好義周人之急言不虛妄蓋天性也每戲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也後復起爲征西諮議參軍中撫司馬普通二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厚贈賜之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前史有循吏何哉世使然也漢武役繁姦起循平不能故有苛酷誅戮以勝之亦多怨濫矣梁興破觚爲圓斲雕爲樸教民以孝悌勸之以農桑於是桀黠化爲由余輕薄變爲忠厚淳風已洽民自知禁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信矣若夫酷吏於梁無取焉

梁書卷五十三

梁書卷五十四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十八

諸夷

海南諸國　東夷　西北諸戎

海南諸國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其西與西域諸國接漢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朝貢後漢桓帝世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時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故不載史官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始爲之傳自梁革運其奉正朔修貢職航海歲至踰於前代矣今採其風俗粗著者綴爲海南傳云

林邑國者本漢日南郡象林縣古越裳之界也伏波將軍馬援開漢南境置此縣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城去海百二十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接九德郡其南界水步道二百餘里有西國夷亦稱王馬援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沉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沉木者土人斫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不浮者曰𥡳香也漢末大亂功曹區達殺縣令自立爲王傳數世其後王無嗣立外甥范熊熊死子逸嗣晉成帝咸康三年逸死奴文篡立文本日南西捲縣夷帥范稚家奴常牧牛於山澗得鱧魚二頭化而爲鐵因以鑄刀鑄成文向石而呪曰若斫石破者文當王此國因舉刀斫石如斷芻藁文心獨異之范稚常使之商賈至林邑因教林邑王作宮室及兵車器械王寵任之後乃讒王諸子各奔餘國及王死無嗣文僞於隣國迎王子置毒於漿中而殺之遂脅國人自立舉兵攻旁小國皆吞滅之有衆四五萬人時交州刺史姜莊使所親韓戢謝稚前後監日南郡並貪殘諸國患之穆帝永和三年臺遣夏侯覽爲太守侵刻尤甚林邑先無田土貪日南地肥沃常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遂舉兵襲日南殺覽以其屍祭天留日南三年乃還林邑交州刺史朱藩後遣督護劉雄戍日南文復屠滅之進寇九德郡殘害吏民遣使告藩願以日南北境橫山爲界藩不許又遣督護陶緩李衢討之文歸林邑尋復屯日南五年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征西將軍桓溫遣督護滕畯九真太守灌邃帥交廣州兵討之佛嬰城固守邃令畯盛兵於前邃帥勁卒七百人自後踰壘而入佛衆驚潰奔走邃追至林邑佛乃請降哀帝昇平初復爲寇暴刺史溫放之討破之安帝隆安三年佛孫須達復寇日南執太守炅源又進寇九德執太守曹炳交阯太守杜瑗遣都護鄧逸等擊破之即以瑗爲刺史義熙三年須達復寇日南殺長史瑗遣海邏督護阮斐討破之斬獲甚衆九年須達復寇九真行郡事杜慧期與戰斬其息交龍王甄知及其將范健等生俘須達息𨚗能及虜獲百餘人自瑗卒後林邑無歲不寇日南九德諸郡殺傷甚多交州遂致虛弱須達死子敵真立其弟敵鎧攜母出奔敵真追恨不能容其母弟捨國而之天竺禪位於其甥國相藏驎固諫不從其甥既立而殺藏驎藏驎子又攻殺之而立敵鎧同母異父之弟曰文敵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諸農死子陽邁立宋永初二年遣使貢獻以陽邁爲林邑王陽邁死子咄立慕其父復曰陽邁其國俗居處爲閣名曰于闌門戶皆北向書樹葉爲紙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縵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以南諸國皆然也其王著法服加瓔珞如佛像之飾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吉貝繖以吉貝爲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踏殺之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賤男而貴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使婆羅門引壻見婦握手相付呪曰吉利吉利以爲成禮死者焚之中野謂之火葬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國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元嘉初陽邁侵暴日南九德諸郡交州刺史杜弘文建牙欲討之聞有代乃止八年又寇九德郡入四會浦口交州刺史阮彌之遣隊主相道生帥兵赴討攻區栗城不剋乃引還爾後頻年遣使貢獻而寇盜不已二十三年使交州刺

史檀和之振武將軍宗愨伐之和之遣司馬蕭景憲爲前鋒陽邁聞之懼欲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還所略日南民戶其大臣𪄹僧達諫止之乃遣大帥范扶龍戍其北界區粟城景憲攻城剋之斬扶龍首獲金銀雜物不可勝計乘勝逕進即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逃奔獲其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和之後病死見胡神爲祟孝武建元大明中林邑王范神成累遣長史奉表貢獻明帝泰豫元年又遣使獻方物齊永明中范文贊累遣使貢獻天監九年文贊子天凱奉獻白猴詔曰林邑王范天凱介在海表乃心款至遠修職貢良有可嘉宜班爵號被以榮澤可持節督緣海諸軍事威南將軍林邑王十年十三年天凱累遣使獻方物俄而病死子弼毳跋摩立奉表貢獻普通七年王高式勝鎧遣使獻方物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大通元年又遣使貢獻中大通二年行林邑王高式律陁羅跋摩遣使貢獻詔以爲持節督緣海諸軍事綏南將軍林邑王六年又遣使獻方物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城去海五百里有大江廣十里西北流東入於海其國輪廣三千餘里土地洿下而平博氣候風俗大較與林邑同出金銀銅錫沉木香象牙孔翠五色鸚鵡其南界三千餘里有頓遜國在海崎上地方千里城去海十里有五王並羈屬扶南頓遜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往還交市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崖岸船舶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所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采其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又有毗騫國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王神聖國中人善惡及將來事王皆知之是以無敢欺者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有山出金金露生石上無所限也國法刑罪人並於王前噉其肉國內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鬼神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唯王不死扶南王數遣使與書相報答常遺扶南王純金五十人食器形如圓盤又如瓦塸名爲多羅受五升又如椀者受一升王亦能作天竺書書可三千言說其宿命所由與佛經相似並論善事又傳扶南東界即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至自然大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焦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垢洿則投火中復更精潔或作燈炷用之不知盡扶南國俗本躶文身被髮不制衣裳以女人爲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徼國有事鬼神者字混填夢神賜之弓乘賈人舶入海混填晨起即詣廟於神樹下得弓便依夢乘船入海遂入扶南外邑柳葉人衆見舶至欲取之混填即張弓射其舶穿度一面矢及侍者柳葉大懼舉衆降混填混填乃教柳葉穿布貫頭形不復露遂治其國納柳葉爲妻生子分王七邑其後王混盤況以詐力間諸邑令相疑阻因舉兵攻并之乃遣子孫中分治諸邑號曰小王盤況年九十餘乃死立中子盤盤以國事委其大將范蔓盤盤立三年死國人共舉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復以兵威攻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乃治作大船窮漲海攻屈都昆九稚典孫等十餘國開地五六千里次當伐金隣國蔓遇疾遣太子金生代行蔓姊子旃時爲二千人將因篡蔓自立遣人詐金生而殺之蔓死時有乳下兒名長在民間至年二十乃結國中壯士襲殺旃旃大將范尋又殺長而自立更繕治國內起觀閣遊戲之朝旦中晡三四見客民人以焦蔗龜鳥爲禮國法無牢獄有罪者先齋戒三日乃燒斧極赤令訟者捧行七步又以金鐶雞卵投沸湯中令探取之若無實者手即焦爛有理者則不又於城溝中養鱷魚門外圈猛獸有罪者輒以餵猛獸及鱷魚魚獸不食爲無罪三日乃放之鱷大者長二丈餘狀如鼉有四足喙長六七尺兩邊有齒利如刀劍常食魚遇得麞鹿及人亦噉之蒼梧以南及外國皆有之吳時遣中郎康泰宣化從事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橫幅今干縵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乃用布晉武帝太康中尋始遣使貢獻穆帝升平元年王竺旃檀奉表獻馴象詔曰此物勞費不少駐令勿送其後王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心悅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舉國欣戴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憍

陳如死後王持梨陁跋摩宋文帝世奉表獻方物齊永明中王闍邪跋摩遣使貢獻天監二年跋摩復遣使送珊瑚佛像并獻方物詔曰扶南王憍陳如闍邪跋摩介居海表世纂南服厥誠遠著重譯獻賝宜蒙酬納班以榮號可安南將軍扶南王今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所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其王出入乘象嬪侍亦然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罏於其上國俗居喪則剃除鬚髮死者有四葬水葬則投之江流火葬則焚為灰燼土葬則瘞埋之鳥葬則棄之中野人性貪吝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十年十三年跋摩累遣使貢獻其年死庶子留陁跋摩殺其嫡弟自立十六年遣使竺當抱老奉表貢獻十八年復遣使送天竺旃檀瑞像婆羅樹葉并獻火齊珠鬱金蘇合等香普通元年中大通二年大同元年累遣使獻方物五年復遣使獻生犀又言其國有佛髮長一丈二尺詔遣沙門釋雲寶隨使往迎之先是三年八月高祖改造阿育王寺塔出舊塔下舍利及佛爪髮髮青紺色衆僧以手伸之隨手長短放之則旋屈為蠡形案僧伽經云佛髮青而細猶如藕莖絲佛三昧經云我昔在宮沐頭以尺量髮長一丈二尺放已右旋還成蠡文則與高祖所得同也阿育王卽鐵輪王王閻浮提一天下佛滅度後一日一夜役鬼神造八萬四千塔此卽其一也吳時有尼居其地為小精舍孫綝尋毀除之塔亦同泯吳平後諸道人復於舊處建立焉晉中宗初渡江更修飾之至簡文咸安中使沙門安法師程造小塔未及成而亡弟子僧顯繼而修立至孝武太元九年上金相輪及承露其後西河離石縣有胡人劉薩何遇疾暴亡而心下猶暖其家未敢便殯經十日更蘇說云有兩吏見錄向西北行不測遠近至十八地獄隨報重輕受諸楚毒見觀世音語云汝緣未盡若得活可作沙門洛下齊城丹陽會稽並有阿育王塔可往禮拜若壽終則不墮地獄語竟如墮高巖忽然醒寤因此出家名慧達遊行禮塔次至丹陽未知塔處乃登越城四望見長干里有異氣色因就禮拜果是育王塔所屢放光明由是定知必有舍利乃集衆就掘之入一丈得三石碑並長六尺中一碑有鐵函函中有銀函函中又有金函盛三舍利及爪髮各一枚髮長數尺卽遷舍利近北對簡文所造塔西造一層塔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尚伽為三層卽高祖所開者也初穿土四尺得龍窟及昔人所捨金銀鐶釧釵鑷等諸雜寶物可深九尺許方至石磉磉下有石函函內有鐵壺以盛銀坩坩內有金鏤罌盛三舍利如粟粒大圓正光潔函內又有琉璃椀內得四舍利及髮爪爪有四枚並為沉香色至其月二十七日高祖又到寺禮拜設無㝵大會大赦天下是日以金鉢盛水泛舍利其最小者隱鉢不出高祖禮數十拜舍利乃於鉢內放光旋回久之乃當鉢中而止高祖問大僧正慧念今日見不可思議事不慧念答曰法身常住湛然不動高祖曰弟子欲請一舍利還臺供養至九月五日又於寺設無㝵大會遣皇太子王侯朝貴等奉迎是日風景明和京師傾屬觀者百數十萬人所設金銀供具等物並留寺供養并施錢一千萬為寺基業至四年九月十五日高祖又至寺設無㝵大會豎二剎各以金罌次玉罌重盛舍利及爪髮內七寶塔中又以石函盛寶塔分入兩剎下及王侯妃主百姓富室所捨金銀鐶釧等珍寶充積十一年十一月二日寺僧又請高祖於寺發般若經題爾夕二塔俱放光明敕鎮東將軍邵陵王綸製寺大功德碑文先是二年改造會稽鄮縣塔開舊塔出舍利遣光宅寺釋敬脫等四僧及舍人孫照暫迎還臺高祖禮拜竟卽送還縣入新塔下此縣塔亦是劉薩何所得也晉咸和中丹陽尹高悝行至張侯橋見浦中五色光長數尺不知何怪乃令人於光處掊視之得金像未有光趺悝乃下車載像還至長干巷首牛不肯進悝乃令馭人任牛所之牛徑牽車至寺悝因留像付寺僧每至中夜常放光明又聞空中有金石之響經一歲捕魚人張係世於海口忽見有銅花趺浮出水上係世取送縣縣以送臺乃施像足宛然合會簡文咸安元年交州合浦人董宗之採珠沒水於底得佛光豔交州押送臺以施像又合焉自咸和中得像至咸安初歷三十餘年光趺始具初高悝得像後西域胡僧五人來詣悝曰昔於天竺得阿育王造像來至鄴下值胡亂埋像於河邊今尋覓失所五人嘗一夜俱夢見像曰已出江東為高悝所得悝乃送此五僧至寺見像噓欷涕泣像便放光照燭殿宇又瓦官寺慧邃欲模寫像形寺主

僧尙虞虧損金色，謂遼曰，若能令像放光回身西向，乃可相許。慧遼便懇到拜請。其夜像即轉坐放光，回身西向，明旦便許模之。像趺先有外國書，莫有識者。後有三藏那求跋摩識之，云是阿育王爲第四女所造也。及大同中，出舊塔舍利，敕市寺側數百家宅地，以廣寺域，造諸堂殿幷瑞像周回閣等，窮於輪奐焉。其圖諸經變，並吳人張繇運手。繇丹青之工，一時冠絕。

盤盤國，宋文帝元嘉、孝武孝建、大明中，並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其王使使奉表曰：揚州閻浮提震旦天子：萬善莊嚴，一切恭敬，猶如天淨無雲，明耀滿目；天子身心清淨，亦復如是。道俗濟濟，並蒙聖王光化，濟度一切，永作舟航，臣聞之慶善。我等至誠敬禮常勝天子足下，稽首問訊。今奉薄獻，願垂哀受。中大通元年五月，累遣使貢牙像及塔，幷獻沉檀等香數十種。六年八月，復使送菩提國眞舍利及畫塔，幷獻菩提樹葉、詹糖等香。

丹丹國，中大通二年，其王遣使奉表曰：伏承聖主至德仁治，信重三寶，佛法興顯，衆僧殷集，法事日盛，威嚴整肅。朝望國執，慈愍蒼生，八方六合，莫不歸服。化鄰諸天，非可言喻。不任慶善，若蹔奉見尊足。謹奉送牙像及塔各二軀，幷獻火齊珠、吉貝、雜香藥等。大同元年，復遣使獻金、銀、瑠璃、雜寶、香藥等物。

干陁利國，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爲諸國之極。宋孝武世，王釋婆羅那憐陁遣長史竺留陁獻金銀寶器。天監元年，其王瞿曇修跋陁羅以四月八日夢見一僧，謂之曰：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敬禮，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修跋陁羅初未能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之。乃於夢中來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陁羅本工畫，乃寫夢中所見高祖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幷畫工奉表獻玉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高祖形以還其國，比本畫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禮敬。後跋陁死，子毗邪跋摩立。十七年，遣長史毗員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諸佛世尊，常樂安樂，六通三達，爲世間尊，是名如來。應供正覺，遺形舍利，造諸塔像，莊嚴國土，如須彌山。邑居聚落，次第羅滿，城郭館宇，如忉利天宮。具足四兵，能伏怨敵。國土安樂，無諸患難，人民和善，受化正法，慶無不通。猶處雪山，流注雪水，八味清淨，百川洋溢，周回屈曲，順趨大海，一切衆生，咸得受用。於諸國土，殊勝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揚都天子，仁廕四海，德合天心，雖人是天，降生護世，功德寶藏，救世大悲，爲我尊生，威儀具足。是故至誠敬禮天子足下，稽首問訊。奉獻金芙蓉、雜香藥等，願垂納受。普通元年，復遣使獻方物。

狼牙脩國，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𥢶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爲干縵。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以金繩爲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爲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毦旗鼓，罩白蓋，兵衞甚設。國人說，立國以來四百餘年，後嗣衰弱，王族有賢者，國人歸之。王聞知，乃加囚執，其鏁無故自斷，王以爲神，因不敢害，乃斥逐出境，遂奔天竺，天竺妻以長女。俄而狼牙王死，大臣迎還爲王。二十餘年死，子婆伽達多立。天監十四年，遣使阿撒多奉表曰：大吉天子足下：離淫怒癡，哀愍衆生，慈心無量。端嚴相好，身光明朗，如水中月，普照十方。眉間白毫，其白如雪，其色照曜，亦如月光。諸天善神之所供養，以垂正法寶，梵行衆增，莊嚴都邑。城閣高峻，如乾陁山。樓觀羅列，道途平正。人民熾盛，快樂安穩。著種種衣，猶如天服。於一切國，爲極尊勝。天王愍念羣生，民人安樂，慈心深廣，律儀清淨，正法化治，供養三寶，名稱宣揚，布滿世界，百姓樂見，如月初生。譬如梵王，世界之主，人天一切，莫不歸依。敬禮大吉天子足下，猶如現前，忝承先業，慶嘉無量。今遣使問訊大意。欲自往，復畏大海風波不達。今奉薄獻，願大家曲垂領納。

婆利國，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貝羅，初採之柔軟，及刻削爲物，乾之遂大堅彊。其國人披吉貝如帊，及爲都縵。王乃用班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爲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駕輿，輿以雜香爲之，上施羽蓋珠簾，其導從

吹螺擊鼓王姓憍陳如自古未通中國問其先及年數不能記焉而言白淨王夫人卽其國女也天監十六年遣使奉表曰伏承聖王信重三寶興立塔寺校飾莊嚴周徧國土四衢平坦淸淨無穢臺殿羅列狀若天宮壯麗微妙世無與等聖主出時四兵具足羽儀導從布滿左右都人士女麗服光飾市廛豐富充積珍寶王法淸整無相侵奪學徒皆至三乘競集敷說正法雲布雨潤四海流通交會萬國長江渺漫淸泠深廣有生咸資莫能消穢陰陽和暢災厲不作大梁揚都聖王無等臨覆上國有大慈悲子育萬民平等忍辱怨親無二加以周窮無所藏積靡不照燭如日之明無不受樂猶如淨月宰輔賢良羣臣貞信盡忠奉上心無異想伏惟皇帝是我眞佛臣是婆利國主今敬稽首禮聖王足下惟願大王知我此心此心久矣非適今也山海阻遠無緣自達今故遣使獻金席等表此丹誠普通三年其王頻伽復遣使珠貝智貢白鸚鵡青蟲兜鍪瑠璃器吉貝螺杯雜香藥等數十種

中天竺國在大月支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里一名身毒漢世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國人云市之身毒身毒卽天竺蓋傳譯音字不同其實一也從月支高附以西南至西海東至槃越列國數十每國置王其名雖異皆身毒也漢時羈屬月支其俗土著與月支同而卑濕暑熱民弱畏戰弱於月支國臨大江名新陶源出崐崘分爲五江總名曰恒水其水甘美下有眞鹽色正白如水精土俗出犀象貂鼲瑇瑁火齊金銀鐵金縷織成金皮罽細摩白疊好裘毾㲪火齊狀如雲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別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也其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多大秦珍物珊瑚琥珀金碧珠璣琅玕鬱金蘇合蘇合是合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也又云大秦人採蘇合先笮其汁以爲香膏乃賣其滓與諸國賈人是以展轉來達中國不大香也鬱金獨出罽賓國華色正黃而細與芙蓉華裏被蓮者相似國人先取以上佛寺積日香槁乃糞去之賈人從寺中徵顧以轉賣與佗國也漢桓帝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來獻漢世唯一通焉其國人行賈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其南徼諸國人少有到大秦者孫權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於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漢和帝時天竺數遣使貢獻後西域反叛遂絕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魏晉世絕不復通唯吳時扶南王范旃遣親人蘇物使其國從扶南發投拘利口循海大灣中正西北入歷灣邊數國可一年餘到天竺江口逆水行七千里乃至焉天竺王驚曰海濱極遠猶有此人卽呼令觀視國內仍差陳宋等二人以月支馬四匹報旃遣物等還積四年方至其時吳遣中郎康泰使扶南及見陳宋等具問天竺土俗云佛道所興國也人民敦厖土地饒沃其王號茂論所都城郭水泉分流繞于渠塹下注大江其宮殿皆雕文鏤刻街曲市里屋舍樓觀鍾鼓音樂服飾香華水陸通流百賈交會奇玩珍瑋恣心所欲左右嘉維舍衞葉波等十六大國去天竺或二三千里共尊奉之以爲在天地之中也天監初其王屈多遣長史竺羅達奉表曰伏聞彼國據江傍海山川周固衆妙悉備莊嚴國土猶如化城宮殿莊飾街巷平坦人民充滿歡娛安樂大王出遊四兵隨從聖明仁愛不害衆生國中臣民循行正法大王仁聖化之以道慈悲羣生無所遺棄常修淨戒式導不及無上法船沉溺以濟百官烝庶受樂無恐諸天護持萬神侍從天魔降服莫不歸仰王身端嚴如日初出仁澤普潤猶如大雲於彼震旦最爲殊勝臣之所住國土首羅天守護令國安樂王王相承未曾斷絕國中皆七寶形像衆妙莊嚴臣自修檢如化王法臣名屈多奕世王種惟願大王聖體和平今以此國羣臣民庶山川珍重一切歸屬五體投地歸誠大王使人竺達多由來忠信是故今遣大王若有所須珍奇異物悉當奉送此之境土便是大王之國王之法令善道悉當承用願二國信使往來不絕此信返還願賜一使具宣聖命備勑所宜款至之誠望不空返所白如允願加採納今奉獻琉璃唾壺雜香吉貝等物

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民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估來共市易鬼神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

晉義熙初始遣獻玉像經十載乃至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製殊特殆非
人工此像歷晉宋世在瓦官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軀及顧長康
維摩畫圖世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
作釵釧宋元嘉六年十二年其王刹利摩訶遣使貢獻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
羅訶梨邪使奉表曰謹白大梁明主雖山海殊隔而音信時通伏承皇帝道德
高遠覆載同於天地明照齊乎日月四海之表無有不從方國諸王莫不奉獻
以表慕義之誠或泛海三年陸行千日畏威懷德無遠不至我先王以來唯以
修德爲本不嚴而治奉事正法道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己身欲與大梁共弘三
寶以度難化信還伏聽告敕今奉薄獻願垂納受
東夷之國朝鮮爲大得箕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
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海東使有高句驪百濟而宋齊閒常通職貢梁
興又有加焉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至其言元本尤悉
故幷錄焉
高句驪者其先出自東明東明本北夷橐離王之子離王出行其侍兒於後任
娠離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如大雞子來降我因以有娠王囚之
後遂生男王置之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王以爲神乃聽收養長而善射王
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乃奔走南至淹滯水以弓擊水魚鼈皆浮爲橋東明乘
之得渡至夫餘而王焉其後支別爲句驪種也其國漢之玄菟郡也在遼東之
東去遼東千里漢魏世南與朝鮮穢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漢武帝元封四
年滅朝鮮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爲縣以屬之句驪地方可二千里中有遼山遼
水所出其王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澗水雖土
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治宮室於所居之左立大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
人性凶急喜寇抄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尊
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五族有消奴部絕
奴部慎奴部雚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微弱桂婁部代之漢時賜衣幘朝
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至今猶

名此城爲幘溝漊溝漊者句驪名城也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
不置對盧其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清自喜善藏釀
跪拜申一腳行步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明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
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
罪者則會諸加評議殺之沒入妻子其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
送終之衣其死葬有槨無棺好厚葬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爲封列植松柏
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
穢皆屬焉王莽初發高驪兵以伐胡不欲行彊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州郡
歸咎於句驪侯騶嚴尤誘而斬之王莽大悅更名高句驪爲下句驪當此時爲
侯矣光武八年高句驪王遣使朝貢始稱王至殤安之閒其王名宮數寇遼東
玄菟太守蔡風討之不能禁宮死子伯固立順和之閒復數犯遼東寇抄靈帝
建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虜數百級伯固乃降屬遼東公孫度之雄
海東也伯固與之通好伯固死子伊夷摸立伊夷摸自伯固時已數寇遼東又
受亡胡五百餘戶建安中公孫康出軍擊之破其國焚燒邑落降胡亦叛伊夷
摸伊夷摸更作新國其後伊夷摸復擊玄菟玄菟與遼東合擊大破之伊夷摸
死子位宮立位宮有勇力便鞍馬善射獵魏景初二年遣太傅司馬宣王率衆
討公孫淵位宮遣主簿大加將兵千人助軍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五年
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位宮位宮將步騎二萬人逆軍大戰於沸
流位宮敗走儉軍追至峴懸車東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位宮
單將妻息遠竄六年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將軍王頎追之絕
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到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其後復通中
夏晉永嘉亂鮮卑慕容廆據昌黎大棘城元帝授平州刺史句驪王乙弗利頻
寇遼東廆不能制弗利死子劉代立康帝建元元年慕容廆子晃率兵伐之劉
與戰大敗單馬奔走晃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子五萬餘口以歸孝武
太元十年句驪攻遼東玄菟郡後燕慕容垂遣弟農伐句驪復二郡垂死子寶
立以句驪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

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晉安帝義熙中始奉表通貢職歷宋齊並授爵位年百餘
歲死子雲齊隆昌中以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
公高祖卽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曰高驪王樂浪郡公雲乃誠款著
貢驛相尋宜隆秩命式弘朝典可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
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死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
襲封爵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
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獻方物太清二年延卒詔以
其子襲延爵位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弁韓辰韓各十二
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卽其一也後
漸彊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驪在遼東之東晉世句驪旣略有遼東百濟亦
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太元中王須義熙中王餘映宋元嘉
中王餘毗並遣獻生口餘毗死立子慶慶死子牟都立都死立子牟太齊永明
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鎭東大將軍百濟王天監元年進太號征東將軍尋
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使奉表稱
累破句驪今始與通好而百濟更爲彊國其年高祖詔曰行都督百濟諸軍事
鎭東大將軍百濟王餘隆守藩海外遠修貢職迺誠款到朕有嘉焉宜率舊章
授茲榮命可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死詔復以
其子明爲持節督百濟諸軍事綏東將軍百濟王號所治城曰固麻謂邑曰檐
魯如中國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
衣服淨潔其國近倭頗有文身者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行不張拱拜不申
足則異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云中大通六
年大同七年累遣使獻方物幷請涅盤等經義毛詩博士幷工匠畫師等敕並
給之太清三年不知京師寇賊猶遣使貢獻旣至見城闕荒毀並號慟涕泣侯
景怒囚執之及景平方得還國

新羅者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亦曰秦韓相去萬里傳言秦世亡人避役來適
馬韓馬韓亦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其言語名物有似中國人
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不與馬韓同又辰韓王常
用馬韓人作之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流移之人故也恆爲馬韓所
制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其國在百濟東南五千餘里其
地東濱大海南北與句驪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小
不能自通使聘普通二年王名募秦始使使隨百濟奉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
牟羅其邑在內曰啄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啄評五十二
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
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告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
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無文字刻木爲信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焉

倭者自云太伯之後俗皆文身去帶方萬二千餘里大抵在會稽之東相去絕
遠從帶方至倭循海水行歷韓國乍東乍南七千餘里始度一海海闊千餘里
名瀚海至一支國又度一海千餘里名未盧國又東南陸行五百里至伊都國
又東南行百里至奴國又東行百里至不彌國又南水行二十日至投馬國又
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日至祁馬臺國卽倭王所居其官有伊支馬次曰彌馬
獲支次曰奴往鞮民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橘椒蘇出黑雉真珠青玉
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
有光射之中蛇則死矣物產略與儋耳朱崖同地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露紒
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爲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籩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
冢人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多壽考多至八九十或至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
者至四五妻賤者猶兩三妻婦人無淫妒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者沒其妻
子重則滅其宗族漢靈帝光和中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卑彌呼
爲王彌呼無夫壻挾鬼道能惑衆故國人立之有男弟佐治國自爲王少有見
者以婢千人自侍唯使一男子出入傳教令所處宮室常有兵守衞至魏景初
三年公孫淵誅後卑彌呼始遣使朝貢魏以爲親魏王假金印紫綬正始中卑
彌呼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臺與爲王其後復立

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安帝時有倭王贊贊死立弟彌彌死立子濟濟死立子興興死立弟武齊建元中除武持節督新羅任那伽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高祖即位進武號征東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三四尺又南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船行可一年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美行者或射而食之

文身國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其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則置猛獸食之有枉則猛獸避而不食經宿則赦之

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而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以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法有南北獄若犯輕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赦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乃大會坐罪人於坑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壻往女家門外作屋晨夕灑掃經年而女不悅即驅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靈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任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乳子一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女則如中國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云

西北諸戎漢世張騫始發西域之迹甘英遂臨西海或遣侍子或奉貢獻于時雖窮兵極武僅而克捷比之前代其略遠矣魏時三方鼎跱日事干戈晉氏平吳以後少獲寧息徒置戊己之官諸國亦未賓從也繼以中原喪亂胡人遞起西域與江東隔礙重譯不交呂光之涉龜茲亦猶蠻夷之伐蠻夷非中國之意也自是諸國分幷勝負強弱難得詳載明珠翠羽雖仞於後宮蒲梢龍文希入於外署有梁受命其奉正朔而朝闕庭者則仇池宕昌高昌鄧至河南龜茲于闐滑諸國焉今綴其風俗為西北戎傳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奕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廆洛干卒廆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廆追留之而牛馬皆西走不肯還因遂徙上隴度枹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而居之其地則張掖之南隴西之西在河之南故以為號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之流沙地焉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其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披髮為辮其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奕洛干始封昌黎公吾蓋公孫之子也禮以王父字為國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受中國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號河南王慕延死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死子度易侯立易侯死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死子休運籌襲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州立九層佛寺詔許焉十五年

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其地與益州鄰，常通商賈，民慕其利，多往從之，教其書記，爲之辭譯，稍桀黠矣。普通元年，又奉獻方物。籌死，子呵羅真立。大通三年，詔以爲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死，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高昌國，闞氏爲主，其後爲河西王沮渠茂虔弟無諱襲破之，其王闞爽奔于芮芮。無諱據之稱王，一世而滅。國人又立麴氏爲王，名嘉，元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開國公。在位二十四年卒，諡曰昭武王。子子堅，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常侍、都督瓜州諸軍事、瓜州刺史、河西郡開國公、儀同三司、高昌王嗣位。其國蓋車師之故地也。南接河南，東連燉煌，西次龜茲，北鄰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洿林、新興、由寧、始昌、篤進、白刃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及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通事令史、諮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中國略同。有五經、歷代史、諸子集。面貌類高驪，辮髮垂之於背，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女子頭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珞環釧。姻有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爲城，架木爲屋，土覆其上。寒暑與益州相似。備植九穀，人多噉麨及羊牛肉。出良馬、蒲陶酒、石鹽。多草木，草實如蠒，蠒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爲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旦集王殿前，爲行列，不畏人，日出然後散去。大同中，子堅遣使獻鳴鹽枕、蒲陶、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之別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普通元年，又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貢獻。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彊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樹木，有五穀。國人以麨及羊肉爲糧。其獸有師子、兩脚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爲帶。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爲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爲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爲胡書，羊皮爲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爲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卽吉。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

周古柯國，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來獻方物。呵跋檀國，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胡蜜丹國，亦滑旁小國也。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獻方物。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毅，其先蓋匈奴之別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菓，食物略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之舊國也。後漢光武時，其王名弘，爲莎車王賢所殺，滅其族。賢使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國人又殺則羅。匈奴立龜茲貴人身毒爲王，由是屬匈奴。然龜茲在漢世常爲大國，所都曰延城。魏文帝初卽位，遣使貢獻。晉太康中，遣子入侍。太元七年，秦主苻堅遣將呂光伐西域，至龜茲，龜茲王帛純載寶出奔，光入其城。城有三重，外城與長安城等，室屋壯麗，飾以琅玕金玉。光立帛純弟震爲王而歸。自此與中國絕不通。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國，西域之屬也。後漢建武末，王俞爲莎車王賢所破，徙爲驪歸王，以其弟君得爲于闐王，暴虐，百姓患之。永平中，其種人都末殺君得，大人休莫霸又殺都末，自立爲王。霸死，兄子廣得立，後擊虜莎車王賢以歸，殺之，遂爲彊國，西北諸小國皆服從。其地多水潦沙石，氣溫，宜稻、麥、蒲桃。有水出玉，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治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菓蓏菜蔬與中國等。尤敬佛法。王所居室，加以朱畫。王冠金幘，如今胡公帽；與妻並坐接客。國中婦人皆辮髮，衣裘袴。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戴於首而後開札。魏文帝時，王山習獻名馬。天監九年，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罌。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陁國，于闐西小國也。西鄰滑國，南接罽賓國，北連沙勒國。所治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闐相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爲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金、玉。王姓葛沙氏。中大同元

年遣使獻方物

末國漢世且末國也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土人翦髮著氈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普通五年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因爲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爲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鹹池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爲珍市買用金銀婚姻法下聘訖女壻將數十人迎婦壻著金線錦袍師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國東與滑國西及南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汎慄國接中大通二年遣使獻佛牙

宕昌國在河南之東南益州之西北隴西之西羌種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瓘忽始獻方物天監四年王梁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爲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王佩以金章彌博死子彌泰立大同十年復授以父爵位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略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躭遣使獻馬天監元年詔以鄧至王象舒彭爲督西涼州諸軍事號安北將軍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匹其俗呼帽曰突何其衣服與宕昌同

武興國本仇池楊難當自立爲秦王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其兄子文德又聚衆茄盧宋因授以爵位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戍茄盧卒文德弟文度立以弟文洪爲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爲武都王武興之國自於此矣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爲陰平王茄盧鎮主卒子炅立炅死子崇祖立崇祖死子孟孫立齊永明中魏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功山歸款齊世以靈珍爲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死以族人集始爲北秦州刺史武都王天監初以集始爲使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平羌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爲冠軍將軍孟孫爲假節督沙州刺史陰平王集始死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爲持節督隴右諸軍事左將軍北梁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死詔贈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死子智慧立大同元年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國詔許焉即以爲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去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去岐州三百里東去長安九百里本有十萬戶世世分減其大姓有苻氏姜氏言語與中國同著烏皁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皮靴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絹精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芮芮國蓋匈奴別種魏晉世匈奴分爲數百千部各有名號芮芮其一部也自元魏南遷因擅其故地無城郭隨水草畜牧以穹廬爲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靴其地苦寒七月流澌亙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引之共伐魏齊建元元年洪軌始至其國國王率三十萬騎出燕然山東南三千餘里魏人閉關不敢戰後稍侵弱永明中爲丁零所破更爲小國而南移其居天監中始破丁零復其舊土始築城郭名曰木末城十四年遣使獻烏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焉大同七年又獻馬一匹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皎日後則泥潦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爲之則曀而不雨問其故以暵云

史臣曰海南東夷西北戎諸國地窮邊裔各有疆域若山奇海異怪類殊種前古未聞往諜不記故知九州之外八荒之表辯方物土莫究其極高祖以德懷之故朝貢歲至美矣

梁書卷五十四

梁書卷五十四考證

海南諸國傳敘自武帝以來皆朝貢○朝貢，南本作獻見。

林邑國傳陽邁死子咄立纂其父復曰陽邁○纂，疑作慕。然考南史亦同此。

扶南國傳十六年又使沙門僧尙伽爲三層○伽，南史作加。

中天竺國傳積日香稿○稿，應作橋。

滑國傳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監本，來字下缺三字，今增入。

梁書卷五十四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四十九

豫章王綜 武陵王紀 臨賀王正德 河東王譽

豫章王綜字世謙高祖第二子也天監三年封豫章郡王邑二千戶五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尋進號北中郎將十年遷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十三年遷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五年遷西中郎將兼護軍將軍又遷安前將軍丹陽尹十六年復為北中郎將南徐州刺史普通二年入為侍中鎮右將軍置佐史初其母吳淑媛自齊東昏宮得幸於高祖七月而生綜宮中多疑之者及淑媛寵衰怨望遂陳疑似之說故綜懷之既長有才學善屬文高祖御諸子以禮朝見不甚數綜恆怨不見知每出藩淑媛恆隨之鎮至年十五六尙裸袒嬉戲於前晝夜無別內外咸有穢議綜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手制奔馬常微行夜出無有期度每高祖有敕疏至輒忿恚形於顏色羣臣莫敢言者恆於別室祀齊氏七廟又微服至曲阿拜齊明帝陵然猶無以自信聞俗說以生者血瀝死者骨滲即為父子綜乃私發齊東昏墓出骨瀝臂血試之幷殺一男取其骨試之皆有驗自此常懷異志四年出為使持節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聞齊建安王蕭寶夤在魏遂使人入北與之相知謂為叔父許舉鎮歸之會大舉北伐六年魏將元法僧以彭城降高祖乃令綜都督衆軍鎮于彭城與魏將安豐王元延明相持高祖以連兵既久慮有釁生敕綜退軍綜懼南歸則無因復與寶夤相見乃與數騎夜奔于延明魏以為侍中太尉高平公丹陽王邑七千戶錢三百萬布絹三千匹雜彩千匹馬五十匹羊五百口奴婢一百人綜乃改名纘字德文追為齊東昏服斬衰於是有司奏削爵土絕屬籍改其姓為悖氏俄有詔復之封其子直為永新侯邑千戶大通二年蕭寶夤在魏據長安反綜自洛陽北遁將赴之為津吏所執魏人殺之時年四十九初綜既不得志嘗作聽鐘鳴悲落葉辭以申其志大略曰聽鐘鳴當知在帝城參差定難數歷亂百愁生去聲懸窈窕來響急徘徊誰憐傳漏子辛苦建章臺聽鐘鳴聽聽非一所懷瑾握瑜空擲去攀松折桂誰相許昔朋舊愛各東西譬如落葉不更齊漂漂孤鴈何所栖依依別鶴夜半啼聽鐘鳴聽此何窮極二十有餘年淹留在京城窺明鏡罷容色雲悲海思徒掩抑其悲落葉云悲落葉連翩下重疊落且飛從橫去不歸悲落葉落葉悲人生譬如此零落不可持悲落葉落葉何時還夙昔共根本無復一相關當時見者莫不悲之

武陵王紀字世詢高祖第八子也少勤學有文才屬辭不好輕華甚有骨氣天監十三年封為武陵郡王邑二千戶歷位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輕車將軍丹陽尹出為會稽太守尋以其郡為東揚州仍為刺史加使持節東中郎將徵為侍中領石頭戍軍事出為宣惠將軍江州刺史徵為使持節宣惠將軍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揚州刺史尋改授持節都督益梁等十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加鼓吹一部大同十一年授散騎常侍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天監中震太陽門成字曰紹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為武王者武陵王也於是朝野屬意焉及太清中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紀乃僭號於蜀改年曰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竟陵王圓普南譙王圓肅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為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略直兵參軍徐怦並固諫紀以為貳於己皆殺之永豐侯撝歎曰王不免矣夫善人國之基也今反誅之不亡何待又謂所親曰昔桓玄年號大亨識者謂之二月了而玄之敗實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為一止其能久乎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為名將圖荊陝聞西魏侵蜀遣其將南梁州刺史譙淹迴軍赴援五月日西魏將尉遲迥帥衆逼涪水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降之迥分軍據守即趨成都丁丑紀次于西陵舳艫翳川旌甲曜日軍容甚盛世祖命護軍將軍陸法和於硤口夾岸築二壘鎮江以斷之時陸納未平蜀軍復逼物情恇擾世祖憂焉法和告急旬日相繼世祖乃拔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撤禁兵以配之幷遣宣猛將軍劉棻共約西赴六月約築連城攻絕鐵鎖世祖復於獄拔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衆一旅上赴法

和世祖與紀書曰皇帝敬問假黃鉞太尉武陵王自九黎侵軼三苗寇擾天長喪亂獯醜馮陵虔劉象魏黍離王室朕枕戈東望泣血西浮殞愛子於二方無諸侯之八百身被屬甲手貫流矢俄而風樹之酷萬恨始纏霜露之悲百憂繼集扣心飲膽志不圖全直以宗社綴旒鯨鯢未翦嘗膽待旦龔行天罰獨運四聰坐揮八柄雖復結壇待將褰帷納士拒赤壁之兵無謀於魯肅燒烏巢之米不訪於荀攸才智將殫金貝殆竭傍無寸助險阻備嘗遂得斬長狄於駒門挫蚩尤於楓木怨恥既雪天下無塵經營四方專資一力方與岳牧同茲清靜隆暑炎赫弟比何如文武具僚當有勞弊今遣散騎常侍光州刺史鄭安忠指宣往懷仍令喻意於紀許其還蜀專制岷方紀不從命報書如家人禮庚申紀將侯叡率衆緣山將規進取任約謝答仁與戰破之既而陸納平諸軍並西赴世祖又與紀書曰甚苦大智季月煩暑流金爍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茲玉體辛苦行陣乃眷西顧我勞如何自獯醜憑陵羯胡叛換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璧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代之期讓棗推梨長罷懽愉之日上林靜拱聞四鳥之哀鳴宣室披圖嗟萬始之長逝心乎愛矣書不盡言大智紀之別字也紀遣所署度支尚書樂奉業至于江陵論和緝之計依前喻還蜀世祖知紀必破遂拒而不許丙戌巴興人符昇徐子初等斬紀硤口城主公孫晃降于衆軍王琳宋遷任約謝答仁等因進攻侯叡陷其三壘於是兩岸十餘城遂俱降將軍樊猛獲紀及其第三子圓滿俱殺之於硤口時年四十六有司奏請絕其屬籍世祖許之賜姓饕餮氏初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靃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佳事也紀年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臨賀王正德字公和臨川靖惠王第三子也少麤險不拘禮節初高祖未有男養之為子及高祖踐極便希儲貳後立昭明太子封正德為西豐侯邑五百戶自此怨望恆懷不軌睥睨宮扆覬幸災變普通六年以黃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遂逃奔于魏有司奏削封爵七年又自魏逃歸高祖不之過也復其封爵仍除征虜將軍中大通四年為信武將軍吳郡太守徵為侍中撫軍將軍置佐史封臨賀郡王邑二千戶又加左衛將軍而凶暴日甚招聚亡命侯景知其有姦心乃密令誘說厚相要結遺正德書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憲章錯謬政令顛倒以景觀之計日必敗況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天下義士竊所痛心在景愚忠能無忿慨今四海業業歸心大王大王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願王允副蒼生鑒斯誠款正德覽書大喜曰侯景意暗與我同此天贊也遂許之及景至江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焉朝廷未知其謀猶遣正德守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引軍與景俱進景推正德為天子改年為正平元年景為丞相臺城沒復太清之號降正德為大司馬正德有怨言景聞之慮其為變矯詔殺之

河東王譽字重孫昭明太子第二子也普通二年封枝江縣公大通三年改封河東郡王邑二千戶除寧遠將軍石頭戍軍事出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還除侍中輕車將軍置佐史出為南中郎將湘州刺史未幾侯景寇京邑譽率軍入援至青草湖臺城沒有詔班師譽還湘鎮時世祖軍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張纘密報世祖曰河東起兵岳陽聚米共為不逞將襲江陵世祖甚懼因步道閒還遣諮議周弘直至譽所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隸人前後使三反譽並不從世祖大怒乃遣世子方等征之反為譽所敗死又令信州刺史鮑泉討譽并與書陳示禍福許其遷善譽不答修浚城池為拒守之計謂鮑泉曰敗軍之將勢豈語勇欲前卽前無所多說泉軍于石槨寺譽帥衆逆擊之不利而還泉進軍于橘洲譽又盡銳攻之不剋會已暮士卒疲弊泉因出擊大敗之斬首三千級溺死者萬餘人譽於是焚長沙郭邑驅居民於城內鮑泉度軍圍之譽幼而驍勇兼有膽氣能撫循士卒甚得衆心及被圍既久雖外內斷絕而備守猶固後世祖又遣領軍將軍王僧辯代鮑泉攻譽僧辯築土山以臨城內日夕苦攻矢石如雨城中將士死傷者太半譽窘急乃潛裝海船將潰圍而出會其麾下將慕容華引僧辯入城譽顧左右皆散遂被執謂守者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申此讒賊死亦無恨主者曰奉命不許遂斬之傳首荊鎮世祖反其首以

葬焉。初，譽之將敗也，私引鏡照面，不見其頭；又見長人蓋屋，兩手據地瞰其齋；又見白狗大如驢，從城而出，不知所在。譽甚惡之，俄而城陷。

史臣曰：蕭綜、蕭正德並悖逆猖狂，自致夷滅，宜矣。太清之寇，蕭紀據庸蜀之資，遂不勤王赴難，申臣子之節；及賊景誅翦，方始起兵，師出無名，成其釁禍。嗚呼！身當管蔡之罰，蓋自貽哉。

梁書卷五十五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五十

侯景

侯景字萬景朔方人或云鴈門人少而不羈見憚鄉里及長驍勇有旅力善騎射以選爲北鎮戍兵稍立功効魏孝昌元年有懷朔鎮兵鮮于修禮於定州作亂攻沒郡縣又有柔玄鎮兵吐斤洛周率其黨與復寇幽冀與修禮相合衆十餘萬後修禮見殺部下潰散懷朔鎮將葛榮因收集之攻殺吐斤洛周盡有其衆謂之葛賊四年魏明帝殂其后胡氏臨朝天柱將軍尒朱榮自晉陽入弒胡氏幷誅其親屬景始以私衆見榮榮甚奇景即委以軍事會葛賊南逼榮自討命景先驅至河內擊大破之生擒葛榮以功擢爲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景自是威名遂著頃之齊神武帝爲魏相又入洛誅尒朱氏景復以衆降之仍爲神武所用景性殘忍酷虐馭軍嚴整然破掠所得財寶皆班賜將士故咸爲之用所向多捷總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擁衆十萬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子澄曰侯景狡猾多計反覆難知我死後必不爲汝用乃爲書召景景知之慮及於禍太清元年乃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來上表請降曰臣聞股肱體合則四海和平上下猜貳則封疆幅裂故周邵同德越常之貢來臻飛惡離心諸侯所以背叛此蓋成敗之所由古今如晝一者也臣昔與魏丞相高王並肩戮力共平災釁扶危戴主匡弼社稷中興以後無役不從天平及此有事先出攻城每陷野戰必殄筋力消於鞍甲忠貞竭於寸心叅藉機運位階鼎輔宜應誓死罄節仰報時恩隕首流腸濫焉罔貳何言翰墨一旦論此臣所恨義非死所壯士弗爲臣不愛命但恐死之無益耳而丞相既遭疾患政出子澄澄天性險忌觸類猜嫉諂諛迭進共相構毀而部分未周累信賜召不顧社稷之安危惟恐私門之不植甘言厚幣規滅忠梗其父若殞將何賜容懼讒畏戮拒而不返遂觀兵汝潁擁旆周韓乃與豫州刺史高成廣州刺史郎椿襄州刺史李密兗州刺史邢子才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齊州刺史許季良東豫州刺史丘元征洛州刺史朱渾願揚州刺史樂恂北荊州刺史梅季昌北揚州刺史元神和等皆河南牧伯大州帥長各陰結私圖剋相影會秣馬潛戈待時即發函谷以東瑕丘以西咸願歸誠聖朝息肩有道戮力同心死無二志惟有青徐數州僅須折簡一驛走來不勞經略且臣與高氏釁隙已成臨患賜徵前已不赴縱其平復終無合理黃河以南臣之所職易同反掌附化不難羣臣顒仰聽臣而唱若齊宋一平徐事燕趙伏惟陛下天網宏開方同書軌聞茲寸款惟應霈然丁和既至高祖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舉及百辟等議皆云納侯景非宜高祖不從是議而納景及齊神武卒其子澄嗣是爲文襄帝高祖乃下詔封景河南大將軍使持節董督河南南北諸軍事大行臺承制輒行如鄧禹故事給鼓吹一部齊文襄遣大將軍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請西魏爲援西魏遣其五城王元慶等率兵救之紹宗乃退景復請兵於司州刺史羊鴉仁鴉仁遣長史鄧鴻率兵至汝水元慶軍又夜遁於是據懸瓠項城求遣刺史以鎮之詔以羊鴉仁爲豫司二州刺史移鎮懸瓠西陽太守羊思建爲殷州刺史鎮項城魏既新喪元帥景又舉河南內附齊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己患乃以書喻景曰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等節義於熊掌夫然者舉不失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於偏所眷屬繾綣衿期綢繆寤語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生非無恩德既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室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飧者便致扶輪之效若然尙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跡自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強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則秦人不容歸則吳人不信當今相視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

推本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口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耳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並付司寇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揚州應時剋復即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方憑國釁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德上下齊心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螢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當開從善之門決改先迷之路今刷心盪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見信若能卷甲來朝垂櫜還闕者當授豫州刺史即使終君之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送相還仍爲通家卒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君既不能東封函谷南向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空使兄弟子姪足首異門垂髮戴白同之塗炭聞者酸鼻見者寒心矧伊骨肉能無愧也孤子今日不應方遣此書但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西之心深有悔禍之意聞西兵將至遣遵道向蟜中參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多則更爲其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書啓將改過自新已差李龍仁垂欲發遣聞房已遠遂復停發未知遵道此言爲虛爲實但既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爲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衮衣口餐玉食富貴當年光榮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實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幸擅威權閽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靦面目寧不自疑及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既旌旗相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鄙情而羣卒恃雄眇然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奬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相爲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之百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即是殷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獸文縻之好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蔕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誇張形勝指期盪滅竊以寒飈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轉禍以脫網羅彼既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豹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三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姓乂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勍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及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非謬但在縲紲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款曲所望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爲讎敵撫弦搦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十二月景率軍圍譙城不下退

攻城父拔之又遣其行臺左丞王偉左民郎中王則詣闕獻策求諸元子弟立爲魏主輔以北伐許之詔遣太子舍人元貞爲咸陽王須渡江許即僞位乘輿副御以資給之齊文襄又遣慕容紹宗追景景退入渦陽馬尙有數千匹甲卒數萬人車萬餘輛相持於渦北景軍食盡士卒並北人不樂南渡其將暴顯等各率所部降於紹宗景軍潰散乃與腹心數騎自峽石濟淮稍收散卒得馬步八百人奔壽春監州韋黯納之景啓求貶削優詔不許仍以爲豫州牧本官如故景既據壽春遂懷反叛屬城居民悉召募爲軍士輒停責市估及田租百姓子女悉以配將卒又啓求錦萬匹爲軍人袍領軍朱异議以御府錦署止充頒賞遠近不容以供邊城戎服請送靑布以給之景得布悉用爲袍彩因尙靑色又以臺所給仗多不能精啓請東冶鍛工欲更營造敕並給之景自渦陽敗後多所徵求朝廷含弘未嘗拒絕先是豫州刺史貞陽侯淵明督衆軍圍彭城兵敗沒于魏至是遣使還述魏人請追前好二年二月高祖又與魏連和景聞之懼馳啓固諫高祖不從爾後表疏跋扈言辭不遜鄱陽王範鎭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領軍朱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役並抑不奏聞而逾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又知臨賀王正德怨望朝廷密令要結正德許爲內啓八月景遂發兵反攻馬頭木柵執太守劉神茂戍主曹璆等於是詔郢州刺史鄱陽王範爲南道都督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爲北道都督司州刺史柳仲禮爲西道都督通直散騎常侍裴之高爲東道都督同討景濟自歷陽又令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邵陵王綸持節董督衆軍十月景留其中軍王顯貴守壽春城出軍僞向合肥遂襲譙州助防董紹先開城降之執刺史豐城侯泰高祖聞之遣太子家令王質率兵三千巡江遏防景進攻歷陽歷陽太守莊鐵遣弟均率數百人夜斫景營不克均戰沒鐵又降之蕭正德先遣大船數十艘僞稱載荻實裝濟景景至京口將渡慮王質爲梗俄而質無故退景聞之尙未信也乃密遣覘之謂使者曰質若審退可折江東樹枝爲驗覘人如言而返景大喜曰吾事辦矣乃自採石濟馬數百匹兵千人京師不之覺景即分襲姑孰執淮南太守文成侯寧遂至慈湖於是詔以揚州刺史宣城王大器爲都督城內諸軍事都官尙書羊侃爲軍師將軍以副焉南浦侯推守東府城西豐公大春守石頭城輕車長史謝禧守白下既而景至朱雀航蕭正德先屯丹陽郡至是率所部與景合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北見景至航命徹航始除一舶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走景乘勝至闕下西豐公大春棄石頭城走景遣其儀同于子悅據之謝禧亦棄白下城走景於是百道攻城持火炬燒大司馬東西華諸門城中倉卒未有其備乃鑿門樓下水沃火久之方滅賊又斫東掖門將開羊侃鑿門扇刺殺數人賊乃退又登東宮牆射城內至夜太宗募人出燒東宮東宮臺殿遂盡景又燒城西馬廐士林館太府寺明日景又作木驢數百攻城城上飛石擲之所值皆碎破景苦攻不剋傷損甚多乃止攻築長圍以絕內外啓求誅中領軍朱异太子右衛率陸驗兼少府卿徐驎制局監周石珍等城內亦射賞格出外有能斬景首授以景位并錢一億萬布絹各萬匹女樂二部十一月景立蕭正德爲帝即僞位於儀賢堂改年曰正平初童謠有正平之言故立號以應之景自爲相國天柱將軍正德以女妻之景又攻東府城設百尺樓車鉤城堞盡落城遂陷景使其儀同盧暉略率數千人持長刀夾城門悉驅城內文武裸身而出賊交兵殺之死者二千餘人南浦侯推是日遇害景使正德子見理儀同盧暉略守東府城景又於城東西各起一土山以臨城內城內亦作兩山以應之王公以下皆負土初景至便望克定京師號令甚明不犯百姓既攻城不下人心離阻又恐援軍總集衆必潰散乃縱兵殺掠交屍塞路富室豪家恣意裒剝子女妻妾悉入軍營及築土山不限貴賤晝夜不息亂加毆棰疲羸者因殺之以塡山號哭之聲響動天地百姓不敢藏隱並出從之旬日之間衆至數萬景儀同范桃棒密遣使送款乞降會事泄見殺至是邵陵王綸率西豐公大春新塗將軍永安侯確超武將軍南安鄉侯駿前譙州刺史趙百超武州刺史蕭弄璋步兵校尉尹思合等馬步三萬發自京口直據鍾山景黨大駭具船舟咸欲逃散分遣萬餘人距綸綸大破之斬首千餘級旦日景復陳兵覆舟山北綸亦列陣以待之景不進相持會日暮景引

軍還南安侯駿率數十騎挑之景迴軍與戰駿退時趙伯超陳於玄武湖北見駿急不赴乃率軍前走衆軍因亂遂敗績綸奔京口賊盡獲輜重器甲斬首數百級生俘千餘人獲西豐公大春綸司馬莊丘惠達直閤將軍胡子約廣陵令霍儁等來送城下徇之逼云已擒邵陵王儁獨云王小小失利已全軍還京口城中但堅守援軍尋至賊以刀毆之儁言辭顏色如舊景義而釋之是日鄱陽世子嗣裴之高至後渚結營于蔡洲景分軍屯南岸十二月景造諸攻具及飛樓橦車登城車登堞車階道車火車並高數丈一車至二十輪陳於闕前百道攻城並用焉以火車焚城東南隅大樓賊因火勢以攻城城上縱火悉焚其攻具賊乃退又築土山以逼城城內作地道以引其土山賊又不能立焚其攻具還入于柵材官將軍宋嶷降賊因為立計引玄武湖水灌臺城城外水起數尺闕前御街並為洪波矣又燒南岸民居營寺莫不咸盡司州刺史柳仲禮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鄱陽世子嗣裴之高又濟江仲禮營朱雀航南裴之高營南苑韋粲營青塘陳文徹李孝欽屯丹陽郡鄱陽世子嗣營小航南並緣淮造柵及曉景方覺乃登禪靈寺門樓望之見韋粲營壘未合先渡兵擊之粲拒戰敗績景斬粲首徇于城下柳仲禮聞粲敗不遑貫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邵陵王綸與臨成公大連等自東道集于南岸荊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世子方等兼司馬吳曄天門太守樊文皎下赴京師營于湘子岸前高州刺史李遷仕前司州刺史羊鴉仁又率兵繼至既而鄱陽世子嗣永安侯確羊鴉仁李遷仕樊文皎率衆渡淮攻賊東府城前柵破之遂結營于青溪水東景遣其儀同宋子仙頓南平王第緣水西立柵相拒景食稍盡至是米斛數十萬人相食者十五六初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賊之始至城中纔得固守平蕩之事期望援軍既而四方雲合衆號百萬連營相持已月餘日城中疾疫死者太半景自歲首以來乞和朝廷未之許至是事急乃聽焉請割江右四州之地幷求宣城王大器出送然後解圍濟江仍許遣其儀同于子悅左丞王偉入城為質中領軍傅岐議以宣城王嫡嗣之重不容許之乃請石城公大款出送詔許焉遂於西華門外設壇遣尚書僕射王克兼侍中上甲鄉侯韶兼散騎常侍蕭瑳與于子悅王偉等登壇共盟左衛將軍柳津出西華門下景出其柵門與津遙相對刑牲歃血南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前青冀二州刺史湘潭侯退西昌侯世子彧率衆三萬至于馬卬州景慮北軍自白下而上斷其江路請悉勒聚南岸敕乃遣北軍進江潭苑景啟稱永安侯趙威方頻隔柵見詬臣云天子自與汝盟我終當逐汝乞召入城即當進發敕並召之景又啟云西岸信至高澄已得壽春鍾離便無處安足權借廣陵譙州須征得壽春鍾離即以奉還朝廷初彭城劉邈說景曰大將軍頓兵已久攻城不拔今援衆雲集未易而破如聞軍糧不支一月運漕路絕野無所掠嬰兒掌上信在於今未若乞和全師而返此計之上者景然其言故請和後知援軍號令不一終無勤王之効又聞城中死疾轉多必當有應之者景謀臣王偉又說曰王以人臣舉兵背叛圍守宮闕已盈十旬逼辱妃主凌穢宗廟今日持此何處容身願王且觀其變景然之乃抗表曰臣聞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意非言不宣言非筆不盡臣所以含憤蓄積不能默已者也竊惟陛下睿智在躬多才多藝昔因世季龍翔漢沔夷凶翦亂克雪家怨然後踵武前王光宅江表憲章文武祖述堯舜兼屬魏國凌遲外無勍敵故能西取華陵北封淮泗結好高氏輶軒相屬疆埸無虞十有餘載躬覽萬機劬勞治道刊正周孔之遺文訓釋真如之祕奧享年長久本枝盤石人君藝業莫之與京臣所以踊躍一隅望南風而歎息也豈圖名與實爽聞見不同臣自委質策名前後事跡從來表奏已具之矣不勝憤懣復為陛下陳之陛下與高氏通和歲踰一紀舟車往復相望道路必將分災卹患同休等戚寧可納臣一介之服貪臣汝潁之地便絕好河北檄詈高澄聘使未歸陷之虎口揚兵擊鼓侵逼彭宋夫敵國相伐聞喪則止匹夫之交託孤寄命豈有萬乘之主見利忘義若此者哉其失一也臣與高澄既有仇讎義不同國歸身有道陛下授以上將任以專征歌鍾女樂車服弓矢臣受命不辭實思報效方欲挂旆嵩華懸旌冀趙劉夷蕩滌一匡宇內陛下朝服濟江告成東岳

使大梁與軒黃等威臣與伊呂比功垂裕後昆流名竹帛此實生平之志也而
陛下欲分其功不能賜任使臣擧河北欲自擧徐方遣庸懦之貞陽任驕貪之
胡趙裁見旗鼓鳥散魚潰慕容紹宗乘勝席卷渦陽諸鎮靡不棄甲疾雷不及
掩耳散地不可固全使臣狼狽失據妻子為戮斯實陛下負臣之深其失二也
韋黯之守壽陽衆無一旅慕容凶銳欲飲馬長江非臣退保淮南其勢未之可
測既而逃遁邊境獲寧令臣作牧此州以為蕃捍方欲收合餘燼勞來安集勵
兵秣馬剋申後戰封韓山之屍雪渦陽之恥陛下喪其精魄無復守氣便信貞
陽謬啓復請通和臣頻陳執疑閉不聽翻覆若此童子猶且羞之況在人君二
三其德其失三也夫畏懦逗留軍有常法子玉小敗見誅於楚王恢失律受戮
于漢貞陽精甲數萬器械山積慕容輕兵衆無百乘不能拒抗身受囚執以帝
之猶子而面縛敵庭實宜絕其屬籍以釁征鼓陛下曾無追責怜其苟存欲以
微臣規相貿易人君之法當如是哉其失四也懸瓠大藩古稱汝潁臣擧州內
附羊鴉仁固不肯入既入之後無故棄之陛下曾無嫌責使還居北司鴉仁棄
之既不為罪臣得之不以為功其失五也臣渦陽退衄非戰之罪實由陛下君
臣相與見誤乃還壽春曾無悔色祗奉朝廷掩惡揚善鴉仁自知棄州切齒歎
恨內懷慚懼遂啓臣欲反欲反當有形迹何所徵驗誣陷頻繁陛下曾無辯究
默而信納豈有輕人莫大之罪而可並肩事主者乎其失六也趙伯超拔自無
能任居方伯惟漁獵百姓多蓄士馬非欲為國立功直是自為富貴行貨權幸
徼買聲名朱异之徒積受金貝遂使咸稱胡趙比昔關張誣掩天聽謂為真實
韓山之役女妓自隨裁聞敵鼓與妻俱逝不待貞陽故使輪莫返論其此罪應
誅九族而納賄中人還處州任伯超無罪臣功何論賞罰無章何以為國其失
七也臣御下素嚴無所侵物關市征稅咸悉停原壽陽之民頗懷優復裴之悌
等助戍在彼憚臣檢制遂無故遁歸又啓臣欲反陛下不責違命離局方受其
浸潤之譖處臣如此使何地自安其失八也臣雖才謝古人實頗更事撫民率
衆自幼至長少來運動多無遺策及歸身有道罄竭忠規每有陳奏恒被抑遏
朱异專斷軍旅周石珍總尸兵仗陸驗徐驎典司穀帛皆明言求貨非令不行

境外虛實定計於舍人之省擧將出師實奏於主者之命臣無賄於中故恆被
抑折其失九也鄱陽之鎮合肥與臣鄰接臣推以皇枝每相祗敬而嗣王庸怯
虛見備御臣有使命必加彈射或聲言臣反或啓臣纖介招攜當須以禮忠烈
何以堪於此哉其失十也其餘條目不可具陳進退惟谷頻有表疏言直辭強
有忤龍鱗遂發嚴詔便見討襲重華純孝猶逃凶父之杖趙盾忠賢不討殺君
之賊臣何親何罪而能坐受殲夷韓信雄桀亡項霸漢末為女子所烹方悔蒯
通之說臣每覽書傳心常笑之豈容遵彼覆車而快陛下佞臣之手是以興晉
陽之甲亂長江而直濟願得升赤墀踐文石口陳枉直指畫臧否誅君側之惡
臣清國朝之粃政然後還守藩翰以保忠節實臣之至願也三月朔旦城內以
景違盟擧烽鼓譟於是羊鴉仁柳敬禮鄱陽世子嗣進軍於東府城北柵壘未
立為景將宋子仙所襲敗績赴淮死者數千人賊送首級於闕下景又遣于子
悅至更請和遣御史中丞沈浚至景所景無去意浚固責之景大怒既決石闕
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城遂陷於是悉鹵掠乘輿服玩後宮嬪妾收王侯朝
士送永福省撤二宮侍衛使王偉守武德殿于子悅屯太極東堂矯詔大赦天
下自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其侍中使持節大丞相王如故初城中
積屍不暇埋瘞又有已死而未斂或將死而未絕景悉聚而燒之臭氣聞十餘
里尚書外兵郎鮑正疾篤賊曳出焚之宛轉火中久而方絕於是援兵並散景
矯詔曰日者姦臣擅命幾危社稷賴丞相英發入輔朕躬征鎮牧守可各復本
任降蕭正德為侍中大司馬百官皆復其職景遣董紹先率兵襲廣陵南兗州
刺史南康嗣王會理以城降之景以紹先為南兗州刺史初北兗州刺史定襄
侯祗與湘潭侯退及前潼州刺史郭鳳同起兵將赴援至是鳳謀以淮陰應景
祗等力不能制並奔于魏景以蕭弄璋為北兗州刺史州民發兵拒之景遣廂
公丘子英直閤將軍羊海率衆赴援海斬子英率其軍降于魏魏遂據其淮陰
景又遣儀同于子悅張大黑率兵入吳吳郡太守袁君正迎降子悅等既至破
掠吳中多自調發逼掠女子毒虐百姓吳人莫不怨憤於是各立城柵拒守是
月景移屯西洲遣儀同任約為南道行臺鎮姑孰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臺

城既陷景先遣王偉陳慶入謁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來時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升殿拜訖高祖問曰卿在戎日久無乃爲勞景默然又問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對從者代對及出謂廂公王僧貴曰吾常據鞍對敵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日見蕭公使人自慴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再見之高祖雖外跡已屈而意猶忿憤時有事奏聞多所譴却景深敬憚亦不敢逼景遣軍人直殿省內高祖問制局監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對曰丞相高祖乃謬曰何物丞相對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謂丞相是後每所徵求多不稱旨至於御膳亦被裁抑遂憂憤感疾而崩景乃密不發喪權殯于昭陽殿自外文武咸莫知之二十餘日升梓宮於太極前殿迎皇太子即皇帝位於是矯詔赦北人爲奴婢者冀收其力用焉又遣儀同來亮率兵攻宣城宣城內史楊華誘亮斬之景復遣其將李賢明討華華以郡降景遣儀同宋子仙等率衆東次錢塘新城戍戴僧易據縣拒之是月景遣中軍侯子鑒入吳軍收于子悅張大黑還京誅之時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據州吳興太守張嵊據郡自南陵以上皆各據守景制命所行惟吳郡以西南陵以北而已六月景以儀同郭元建爲尚書僕射北道行臺總江北諸軍事鎮新秦郡人陸緝戴文舉等起兵萬餘人殺景太守蘇單于推前淮南太守文成侯寧爲王以拒景宋子仙聞而擊之緝等棄城走景乃分吳郡海鹽胥浦二縣爲武原郡至是景殺蕭正德於永福省封元羅爲西秦王元景龍爲陳留王諸元子弟封王者十餘人以柳敬禮爲使持節大都督隸大丞相參戎事景遣其中軍侯子鑒監行臺劉神茂等軍東討破吳興執太守張嵊父子送京師景並殺之景以宋子仙爲司徒任約爲領軍將軍尒朱季伯叱羅子通彭儁董紹先張化仁于慶魯伯和紇奚斤史安和時靈護劉歸義並爲開府儀同三司是月鄱陽嗣王範率兵次柵口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要之西上景出頓姑孰範將裴之悌夏侯威生以衆降景十一月宋子仙攻錢塘戴僧易降景以錢塘爲臨江郡富陽爲富春郡以王偉元羅並爲儀同三司十二月宋子仙趙伯超劉神茂進攻會稽東揚州刺史臨成公大連棄城走遣劉神茂追擒之景以裴之

悌爲使持節平西將軍合州刺史以夏侯威生爲使持節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是月百濟使至見城邑丘墟於端門外號泣行路見者莫不灑淚景聞之大怒送小莊嚴寺禁止不聽出入大寶元年正月景矯詔自加班劍四十人給前後部羽葆鼓吹置左右長史從事中郎四人前江都令祖皓起兵於廣陵斬景刺史董紹先推前太子舍人蕭勔爲刺史又結魏人爲援馳檄遠近將以討景景聞之大懼即日率侯子鑒等出自京口水陸並集皓嬰城拒守景攻城陷之景車裂皓以徇城中無少長皆斬之以侯子鑒監南兗州事是月景召宋子仙還京口四月景以元思虔爲東道行臺鎮錢塘以侯子鑒爲南兗州刺史文成侯寧於吳西鄉起兵旬日之閒衆至一萬率以西上景廂公孟振侯子榮擊破之斬寧傳首於景七月景以秦郡爲西兗州陽平郡爲北兗州任約盧暉略攻晉熙郡殺鄱陽世子嗣景以王偉爲中書監任約進軍襲江州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降之世祖時聞江州失守遣衛軍將軍徐文盛率衆軍下武昌拒約景又矯詔自進位爲相國封太山等二十郡爲漢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景以柳敬禮爲護軍將軍姜詢義爲相國左長史徐洪爲左司馬陸約爲右長史沈衆爲右司馬是月景率舟師上皖口十月盜殺武林侯諮於廣莫門諮常出入太宗臥內景黨不能平故害之景又矯詔曰蓋縣象在天四時取則於辰斗羣生育地萬物仰照於大明是以垂拱當扆則八紘共轂負圖正位則九域同歸故乃雲名水號之君龍官人爵之后莫不啓符河洛封禪岱宗奔走四夷來朝萬國遂聽虞夏厥道彌新爰及商周未之或改逮幽厲不競戎馬生郊惠懷失御胡塵犯蹕遂使豺狼肆毒侵穴伊瀍獫狁孔熾巢栖咸洛自晉鼎東遷多歷年代周原不復歲實永久雖宋祖經略中息遠圖齊號和親空勞冠蓋我大梁膺符作帝出震登皇浹寓歸仁綿區飲化開疆闢土跨瀚海以揚鑣來庭入覲等塗山而比轍玄龜出洛白雉歸豐烏塞同文胡天共軌不謂高澄跋扈虔劉魏邦扇動華夷不供王職遂乃狼顧北侵馬首南向值天厭昏僞醜徒數盡龍豹應期風雲會節相國漢王上德英姿蓋惟天授雄謨勇略出自懷抱珠魚表應辰昴叶暉剖析六韜錙銖四履騰文豹變鳳集虬翔奮

翼來儀貧圖而降爰初秉律實先啓行奉茲廟算克除獯醜直以鼎湖上征六龍晏駕干戈甫止九伐未申而惡稔貫盈元凶殞斃弟洋繼逆續長亂階異彼好音同茲薦食倫竊僞號心希舉斧豈水君臣奉圖乞援關河百姓泣血請師咸願承奉國靈恩覩王化朕以寡昧纂戎下武庶拯兗黎冀康禹跡且夫軍服以庸名因事著周師克殷鷹揚創自尚父漢征戎狄明友實始度遼況乃神規叡算眇乎難測大功懋績事絕言象安可以習彼常名保茲守固相國可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餘悉如故以詔文呈太宗太宗驚曰將軍乃有宇宙之號乎齊遣其將辛術圍陽平景行臺郭元建率兵赴援術退徐文盛入資磯任約率水軍逆戰文盛大破之仍進軍大舉口時景屯於皖口京師虛弱南康王會理及北兗州司馬成欽等將襲之建安侯賁知其謀以告景景遣收會理與其弟祈陽侯通理柳敬禮成欽等並害之十二月景矯詔封賁爲竟陵王賞發南康之謀也是月張彪起義於會稽攻破上虞景太守蔡臺樂討之不能禁至是彪又破諸暨永興等諸縣景遣儀同田遷趙伯超謝答仁等東伐彪二年正月彪遣別將寇錢塘富春田遷進軍與戰破之景以王克爲太師宋子仙爲太保元羅爲太傅郭元建爲太尉張化仁爲司徒任約爲司空于慶爲太子太師時靈護爲太子太保紇奚斤爲太子太傅王偉爲尚書左僕射索超世爲尚書右僕射北兗州刺史蕭邕謀降魏事泄景誅之是月世祖遣巴州刺史王珣等率衆下武昌助徐文盛任約以西臺益兵告急於景三月景自率衆二萬西上援約四月景次西陽徐文盛率水軍邀戰大破之景訪知郢州無備兵少又遣宋子仙率輕騎三百襲陷之執刺史方諸行事鮑泉盡獲武昌軍人家口徐文盛等聞之大潰奔歸江陵景乘勝西上初世祖遣領軍王僧辯率衆東下代徐文盛軍次巴陵會景至僧辯因堅壁拒之景設長圍築土山晝夜攻擊不克軍中疾疫死傷大半世祖遣平北將軍胡僧祐率兵二千人救巴陵景聞遣任約以精卒數千逆擊僧祐僧祐與居士陸法和退據赤亭以待之約至與戰大破之生擒約景聞之夜遁以丁和爲郢州刺史留宋子仙時靈護等助和守以張化仁閻洪慶守魯山城景還京師王僧辯乃率衆東下次漢口攻魯山及郢城皆陷之自是衆軍所至皆捷景乃廢太宗幽於永福省作詔草成逼太宗寫之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歔欷嗚咽不能自止是日景迎豫章王棟即皇帝位升太極前殿大赦天下改元爲天正元年有回風自永福省吹其文物皆倒折見者莫不驚駭初景既平京邑便有篡奪之志以四方須定且未自立既巴陵失律江郢喪師猛將外殲雄心內沮便欲僭僞大號遂其姦心其謀臣王偉云自古移鼎必須廢立故景從之其太尉郭元建聞之自秦郡馳還諫景曰四方之師所以不至者政爲二宮萬福若遂行弒逆結怨海內事幾一去雖悔無及王偉固執不從景乃矯棟詔追尊昭明太子爲昭明皇帝豫章安王爲安皇帝金華敬妃爲敬皇后豫章國太妃王氏爲皇太后妃張氏爲皇后以劉神茂爲司空徐洪爲平南將軍秦晃之王曄李賢明徐永徐珍國宋長寶尹思合並爲儀同三司景以哀太子妃賜郭元建元建曰豈有皇太子妃而降爲人妾竟不與相見十月壬寅夜景遣其衛尉彭儁王修纂奉酒於太宗曰丞相以陛下處憂既久故令臣等奉進一觴太宗知其將弒乃大酣飲酒既醉還寢修纂以帊盛土加於腹因崩焉斂用法服以薄棺密瘞於城北酒庫初太宗久見幽縶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常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謂之曰龐涓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冀斯言不妄耳至是見弒實以土焉是月景司空東道行臺劉神茂儀同尹思合劉歸義王曄雲麾將軍桑乾王元頵等據東陽歸順仍遣元頵及別將李占趙惠朗下據建德江口尹思合收景新安太守元義奪其兵張彪攻永嘉永嘉太守秦遠降彪十一月景以趙伯超爲東道行臺鎮錢塘遣儀同田遷謝答仁等將兵東征神茂景矯蕭棟詔自加九錫之禮置丞相以下百官陳備物於庭忽有野鳥翔於景上赤足丹觜形似山鵲賊徒悉駭競射之不能中景以劉勸戚覊朱安王爲開府儀同三司索九昇爲護軍將軍南兗州刺史侯子鑒獻白獐建康獲白鼠以獻蕭棟歸之于景景以郭元建爲南兗州刺史太尉北行臺如故景又矯蕭棟詔追崇其祖爲大將軍考爲丞相自加冕十有二旒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

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儛八佾鍾簴宮懸之樂一如舊儀景又矯蕭棟詔禪位於己於是南郊柴燎于天升壇受禪文物並依舊儀以轀車牀載鼓吹橐駝負犧牲輦上置筌蹄垂脚坐景所帶劍水精標無故墮落手自拾之將登壇有兔自前而走俄失所在又白虹貫日景還升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為太始元年封蕭棟為淮陰王幽于監省僞有司奏改警蹕為永蹕避景名也改梁律為漢律改左民尚書為殿中尚書五兵尚書為七兵尚書直殿主帥為直寢景三公之官動置十數儀同尤多或匹馬孤行自執羈絆其左僕射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為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之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衆聞咸竊笑之景黨有知景祖名周者自外悉是王偉制其名位以漢司徒侯霸為始祖晉徵士侯瑾為七世祖於是追尊其祖周為大丞相父標為元皇帝十二月謝答仁李慶等至建德攻元頵李占柵大破之執頵占送景景截其手足徇之經日乃死景二年正月朔臨軒朝會景自巴丘挫衂軍兵略盡恐齊人乘釁與西師掎角乃遣郭元建率步軍趣小峴侯子鑒率舟師向濡須曜兵肥水以示武威子鑒至合肥攻羅城剋之郭元建侯子鑒俄聞王師既近燒合肥百姓邑居引軍退子鑒保姑孰元建還廣陵時謝答仁攻劉神茂神茂别將王華麗通並據外營降答仁劉歸義尹思合等懼各棄城走神茂孤危復降答仁王僧辯軍至蕪湖蕪湖城主宵遁景遣史安和宋長貴等率兵二千助子鑒守姑孰追田遷等還京師是月景黨郭長獻馬駒生角三月景往姑孰巡視壘柵又誡子鑒曰西人善水戰不可與爭鋒往年任約敗績良為此也若得馬步一交必當可破汝但堅壁以觀其變子鑒乃捨舟登岸閉營不出僧辯等遂停軍十餘日賊黨大喜告景曰西師懼吾之強必欲遁逸不擊將失之景復命子鑒為水戰之備子鑒乃率步騎萬餘人渡洲并引水軍俱進僧辯逆擊大破之子鑒僅以身免景聞子鑒敗大懼涕下覆面引衾以臥良久方起歎曰誤殺乃公僧辯進軍次張公洲景以盧暉略守石頭紇奚斤守捍國城悉逼百姓及軍士家累入臺城內僧辯焚景水柵入淮至禪靈寺渚景大驚乃緣淮立柵自石頭至朱雀航僧辯及諸將遂於石頭城西步上連營立柵至于落星墩景大恐自率侯子鑒于慶史安和王僧貴等於石頭東北立柵拒守使王偉索超世呂季略守臺城宋長貴守延祚寺遣掘王僧辯父墓剖棺焚屍王僧辯等進營於石頭城北景列陣挑戰僧辯率衆軍奮擊大破之侯子鑒史安和王僧貴各棄柵走盧暉略紇奚斤並以城降景既退敗不入宮斂其散兵屯于闕下遂將逃竄王偉攬轡諫曰自古豈有叛天子今宮中衞士尚足一戰寧可便走棄此欲何所之景曰我在北打賀拔勝破葛榮揚名河朔與高王一種人今來南渡大江取臺城如返掌打邵陵王於北山破柳仲禮於南岸皆乃所親見今日之事恐是天亡乃好守城我當復一決耳仰觀石闕逡巡歎息久之乃以皮囊盛二子挂馬鞍與其儀同田遷范希榮等百餘騎東奔王偉委臺城竄逸侯子鑒等奔廣陵王僧辯遣侯瑱率軍追景景至晉陵劫太守徐永東奔吳郡進次嘉興趙伯超據錢塘拒之景退還吳郡達松江而侯瑱軍掩至景衆未陣皆舉幡乞降景不能制乃與腹心數十人單舸走推墮二子於水自滬瀆入海至壺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送屍于王僧辯傳首西臺曝屍於建康市百姓爭取屠膾噉食焚骨揚灰曾罹其禍者乃以灰和酒飲之及景首至江陵世祖命梟之於市然後煮而漆之付武庫景長不滿七尺而眉目疏秀性猜忍好殺戮刑人或先斬手足割舌劓鼻經日方死曾於石頭立大舂碓有犯法者皆擣殺之其慘虐如此自篡立後時著白紗帽而尚披青袍或以牙梳插髻牀上常設胡牀及筌蹄著靴垂脚坐或匹馬遊戲於宮內及華林園彈射烏鳥謀臣王偉不許輕出於是鬱快更成失志所居殿常有鵂鶹鳥鳴景惡之每使人窮山野討捕焉普通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後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奔衂必低頭不前初中大同中高祖嘗夜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舉朝稱慶寤甚悅之旦見中書舍人朱异說所夢异曰此豈宇內方一天道前見其徵乎高祖曰吾為人少夢昨夜感此良足慰懷及太清二年景果歸附高祖欣然自悅謂與神通乃議納之而意猶未決曾夜出視事至武德閤獨言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朱异接擘

而對曰聖明御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今侯景據河南十餘州分魏土之半輸誠送款遠歸聖朝豈非天誘其衷人奬其計原心審事殊有可嘉今若拒而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此誠易見願陛下無疑高祖深納异言又信前夢乃定議納景及貞陽覆敗邊鎮恇擾高祖固已憂之曰吾今段如此勿作晉家事乎先是丹陽陶弘景隱於華陽山博學多識嘗為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意昭陽殿化作單于宮大同末人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至是景果居昭陽殿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當死未死嚙人傷須臾之間自滅亡起自汝陰死三湘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臂太極殿前作虎視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狀景遂覆陷都邑毒害皇室大同中太醫令朱耽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惡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既而天子蒙塵景登正殿焉及景將敗有僧通道人者意性若狂飲酒噉肉不異凡等世間遊行已數十載姓名鄉里人莫能知初言隱伏久乃方驗人並呼為闍梨景甚信敬之景嘗於後堂與其徒共射時僧通在坐奪景弓射景陽山大呼云得奴已景後又宴集其黨又召僧通僧通取肉搵鹽以進景問曰好不景答所恨太鹹僧通曰不鹹則爛臭果以鹽封其屍王偉陳留人少有才學景之表啟書檄皆其所製景既得志規摹篡奪皆偉之謀及囚送江陵烹於市百姓有遭其毒者並割炙食之

史臣曰夫道不恒夷運無常泰斯則窮通有數盛衰相襲時屯陽九蓋在茲焉若乃侯景小豎叛換本國識不周身勇非出類而王偉為其謀主成此姦慝驅率醜徒陵江直濟長戟強弩淪覆宮闕禍纏宸極毒偏黎元肆其恣睢之心成其篡盜之禍嗚呼國之將亡必降妖孽雖曰人事抑乃天時昔夷羿亂夏犬戎厄周漢則莽卓流災晉則敦玄構禍方之羯賊有逾其酷悲夫

梁書卷五十六

考證跋語

編修臣人龍謹言唐貞觀三年詔姚思廉與魏徵同撰梁書思廉梁史官姚察子推其父意復採謝吳等所記以成是書徵惟裁其總論編次筆削則皆出於思廉蓋書成於一手彙紹乎一家述作之盛與李百藥父子輝映一時亦猶史記之有談遷漢書之有彪固諸亮謂其苦志精勤洵不虛矣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書則云五十六卷與今本合蓋嘉祐以來鋟版目次然也臣等奉
勅校刊深愧學殖淺陋謹將南史與本文詳加參校辨其訛舛條其同異錄爲
考證以附卷末云臣謹識

校刊職名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貢生臣楊茂遷等奉

敕審校刊

陳書

四部備要

史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陳書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凡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錄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遣虞世基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察之將死屬思廉以繼其業唐興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來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放逸乃詔撰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觀三年遂詔論撰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觀察等之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齊等書世亦傳之者少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也而其書亦以罕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梁陳等書缺獨館閣所藏恐不足以定著願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臣等以相校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疑者亦不敢損益特各疏于篇末其書舊無目列傳名氏多闕謬因別為目錄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為陳蓋偷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經紀禮義風化之美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兼權尚計明於任使恭儉愛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縱欲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己致者至於有所因造以為號令威刑職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自爭奪詐僞苟得偷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者可謂篤於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又久不顯及宋興已百年古文遺事靡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臣恂臣穆臣藻臣覺臣彥若臣洙臣鞏謹敘目錄昧死上

陳書目錄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六卷
列傳三十卷　凡三十六卷

本紀

陳書卷一
本紀第一
高祖上 姓陳氏諱霸先

陳書卷二
本紀第二
高祖下

陳書卷三
本紀第三
世祖 諱蒨

陳書卷四
本紀第四
廢帝 諱伯宗

陳書卷五
本紀第五
宣帝 諱頊

陳書卷六
本紀第六
後主 諱叔寶

列傳

陳書卷七
列傳第一
皇后
高祖章皇后　世祖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高宗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陳書卷八
列傳第二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安都

陳書卷九
列傳第三
侯瑱　歐陽頠 子紇
吳明徹 裴子烈

陳書卷十
列傳第四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陳書卷十一
列傳第五
黃法𣰰　淳于量
章昭達

陳書卷十二
列傳第六
胡穎　徐度 子敬成
杜稜　沈恪

陳書卷十三
列傳第七
徐世譜　魯悉達

周數　荀朗子法尚
周炅
陳書卷十四
列傳第八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子方泰　方慶
陳書卷十五
列傳第九
宗室
陳擬　陳詳
陳慧紀
陳書卷十六
列傳第十
趙知禮　蔡景歷
劉師知　謝岐
陳書卷十七
列傳第十一
王沖　王通弟勱
袁敬兄子樞
陳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二
沈衆　袁泌
劉仲威　陸山才
王質　韋載族弟翽
陳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弟寄
馬樞
陳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陳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弟引
陳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錢道戢
駱牙
陳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陳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八
周弘正弟弘直　弘直子確　袁憲
陳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陳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二十

徐陵 子儉 份 儀 弟孝克

陳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陳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始興王伯茂　鄱陽王伯山

晉安王伯恭　衡陽王伯信

廬陵王伯仁　江夏王伯義

武陵王伯禮　永陽王伯智

桂陽王伯謀

高宗二十九王

豫章王叔英　長沙王叔堅

建安王叔卿　宜都王叔明

河東王叔獻　新蔡王叔齊

晉熙王叔文　淮南王叔彪

始興王叔重　尋陽王叔儼

岳陽王叔慎　義陽王叔達

巴山王叔雄　武昌王叔虞

湘東王叔平　臨賀王叔敖

陽山王叔宣　西陽王叔穆

南安王叔儉　南郡王叔澄

沅陵王叔興　岳山王叔韶

新興王叔純　巴東王叔謨

臨海王叔顯　新會王叔坦

新寧王叔隆　新昌王叔榮

太原王叔匡

後主諸子

皇太子深　吳興王胤

南平王嶷　永嘉王彥

南海王虔　信義王祗

邵陵王兢　會稽王莊

東陽王恮　吳郡王藩

錢唐王恬

陳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陳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　陸瓊 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 章華

陳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 子世廉　任忠

樊毅 弟猛　魯廣達

陳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六

孝行

殷不害 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　張昭

陳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 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陳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 弟瑜 瑜從父兄玠 從父弟琛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陳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陳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一

高祖上

高祖武皇帝諱霸先字興國小字法生吳興長城下若里人漢太丘長陳寔之後也世居穎川寔玄孫準晉太尉準生匡匡生達永嘉南遷爲丞相掾歷太子洗馬出爲長城令悅其山水遂家焉嘗謂所親曰此地山川秀麗當有王者興二百年後我子孫必鍾斯運達生康復爲丞相掾咸和中土斷故爲長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讚高祖以梁天監二年癸未歲生少俶儻有大志不治生產既長讀兵書多武藝明達果斷爲當時所推服身長七尺五寸日角龍顏垂手過膝嘗遊義興館於許氏夜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而至令高祖開口納焉及覺腹中猶熱高祖心獨負之大同初新喻侯蕭暎爲吳興太守甚重高祖嘗目高祖謂僚佐曰此人方將遠大及暎爲廣州刺史高祖爲中直兵參軍隨府之鎮暎令高祖招集士馬衆至千人仍命高祖監宋隆郡所部安化二縣元不賓高祖討平之尋監西江督護高要郡守先是武林侯蕭諮爲交州刺史以裒刻失衆心土人李賁連結數州豪傑同時反臺遣高州刺史孫冏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之冏等不時進皆於廣州伏誅子雄弟子略與冏子姪及其主帥杜天合杜僧明共舉兵執南江督護沈顗進寇廣州晝夜苦攻州中震恐高祖率精兵三千卷甲兼行以救之頻戰屢捷天合中流矢死賊衆大潰僧明遂降梁武帝深歎異焉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邑三百戶仍遣畫工圖高祖容貌而觀之其年冬蕭暎卒明年高祖送喪還都至大庾嶺會有詔高祖爲交州司馬領武平太守與刺史楊瞟南討高祖益招勇敢器械精利瞟喜曰能剋賊者必陳司武也委以經略高祖與衆軍發自番禺是時蕭勃爲定州刺史於西江相會勃知軍士憚遠役陰購誘之因詭說瞟瞟集諸將問計高祖對曰交趾叛渙罪由宗室遂使僭亂數州彌歷年稔定州復欲昧利目前不顧大計節下奉辭伐罪故當生死以之豈可畏憚宗室輕於國憲今若奪人沮衆何必交州討賊問罪之師即回有所指矣於是勒兵鼓行而進十一年六月軍至交州賁衆數萬於蘇歷江口立城柵以拒官軍瞟推高祖爲前鋒所向摧陷賁走典徹湖於屈獠界立砦大造船艦充塞湖中衆軍憚之頓湖口不敢進高祖謂諸將曰我師已老將士疲勞歷歲相持恐非良計且孤軍無援入人心腹若一戰不捷豈望生全今藉其屢奔人情未固夷獠烏合易爲摧殄正當共出百死決力取之無故停留時事去矣諸將皆默然莫有應者是夜江水暴起七丈注湖中奔流迅激高祖勒所部兵乘流先進衆軍鼓譟俱前賊衆大潰賁竄入屈獠洞中屈獠斬賁傳首京師是歲太清元年也賁兄天寶遁入九真與劫帥李紹隆收餘兵二萬殺德州刺史陳文戒進圍愛州高祖仍率衆討平之除振遠將軍西江督護高要太守督七郡諸軍事二年冬侯景寇京師高祖將率兵赴援廣州刺史元景仲陰有異志將圖高祖高祖知其計與成州刺史王懷明行臺選郎殷外臣等密議戒嚴三年七月集義兵於南海馳檄以討景仲景仲窮蹙縊于閣下高祖迎蕭勃鎮廣州是時臨賀內史歐陽頠監衡州蘭裕蘭京禮扇誘始興等十郡共舉兵攻頠頠請援於勃勃令高祖率衆救之悉擒裕等仍監始興郡十一月高祖遣杜僧明胡穎將二千人頓于嶺上并厚結始興豪傑同謀義舉侯安都張偲等率千餘人來附蕭勃聞之遣鍾休悅說高祖曰侯景驍雄天下無敵前者援軍十萬士馬精彊然而莫敢當鋒遂令羯賊得志君以區區之衆將何所之如聞嶺北王侯又皆鼎沸河東桂陽相次屠戮邵陵開建親尋干戈李遷仕許身當陽便奪馬仗以君疎外詎可暗投未若且住始興遙張聲勢保此太山自求多福高祖泣謂休悅曰僕本庸虛蒙國成造往聞侯景渡江即欲赴援遭值元蘭梗我中道今京都覆沒主上蒙塵君辱臣死誰敢愛命君侯體則皇枝任重方岳不能摧鋒萬里雪此冤痛見遣一軍猶賢乎已乃降後旨使人慨然僕行計決矣憑爲披述乃遣使間道往江陵稟承軍期節度時蔡路養起兵據南康勃遣腹心譚世遠爲曲江令與路養相結同遏義軍大寶元年正月高祖發自始興次大庾嶺

路養出軍頓南野依山水立四城以拒高祖高祖與戰大破之路養脫身竄走
高祖進頓南康湘東王承制授高祖員外散騎常侍持節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改封南野縣伯六月高祖修崎頭古城徙居焉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皐遣主
帥杜平虜率千人入灨石魚梁高祖命周文育將兵擊走之遷仕奔寧都承制
授高祖通直散騎常侍使持節信威將軍豫州刺史領豫章內史改封長城縣
侯尋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六郡諸軍事軍師將軍南江州刺史餘如故時
寧都人劉藹等資遷仕舟艦兵仗將襲南康高祖遣杜僧明等率二萬人據白
口築城以禦之遷仕亦立城以相對二年三月僧明等攻拔其城生擒遷仕送
南康高祖斬之承制命高祖進兵定江州仍授江州刺史餘如故六月高祖發
自南康南康灨石舊有二十四灘灘多巨石行旅者以爲難高祖之發也水暴
起數丈三百里閒巨石皆沒進軍頓西昌有龍見于水濱高五丈許五采鮮耀
軍民觀者數萬人是時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八月僧辯軍
次湓城高祖率杜僧明等衆軍及南川豪帥合三萬人將會焉時西軍乏食高
祖先貯軍糧五十萬石至是分三十萬以資之仍頓巴丘會侯景廢簡文帝立
豫章嗣王棟高祖遣兼長史沈袞奉表於江陵勸進十一月承制授高祖使持
節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諸軍事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領會稽
太守豫章內史餘並如故三年正月高祖率甲士三萬人彊弩五千張舟艦二
千乘發自豫章二月次桑落洲遣中記室參軍江元禮以事表江陵承制加高
祖鼓吹一部是時僧辯已發湓城會高祖於白茅灣乃登岸結壇刑牲盟約進
軍次蕪湖侯景城主張黑棄城走三月高祖與諸軍進剋姑孰仍次蔡洲侯景
登石頭城觀望形勢意甚不悅謂左右曰此軍上有紫氣不易可當乃以舣艕
貯石沉塞淮口緣淮作城自石頭迄青溪十餘里中樓雉相接諸將未有所決
僧辯遣杜龔問計於高祖高祖曰前柳仲禮數十萬兵隔水而坐韋粲之在青
溪竟不渡岸賊乃登高望之表裏俱盡肆其凶虐覆我王師今圍石頭須渡北
岸諸將若不能當鋒請先往立柵高祖即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八
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景率衆萬餘人
鐵騎八百餘匹結陣而進高祖曰軍志有之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
今我師既衆賊徒甚寡應分賊兵勢以弱制彊何故聚其鋒銳令必死於我乃
命諸將分處置兵賊直衝王僧志僧志小縮高祖遣徐度領弩手二千橫截其
後賊乃卻高祖與王琳杜龕等以鐵騎乘之賊退據其柵景儀同盧暉略
開石頭北門來降盪主戴冕曹宣等攻拔果林一城衆軍又剋其四城賊復還
殊死戰又盡奪所得城柵高祖大怒親率攻之士卒騰柵而入賊復散走景與
百餘騎棄矟執刀左右衝陣陣不動景衆大潰逐北至西明門景至闕下不敢
入臺遣腹心取其二子而遁高祖率衆出廣陵應接會景將郭元建奔齊高祖
納其部曲三千人而還僧辯啓高祖鎮京口五月齊遣辛術圍嚴超達於秦郡
高祖命徐度領兵助其固守齊衆七萬填壍起土山穿地道攻之甚急高祖乃
自率萬人解其圍縱兵四面擊齊軍弓弩亂發齊平秦王中流矢死斬首數百
級齊人收兵而退高祖振旅南歸遣記室參軍劉本仁獻捷於江陵七月廣陵
僑民朱盛張象潛結兵襲齊刺史溫仲邕遣使來告高祖率衆濟江以應之會
齊人來聘求割廣陵之地王僧辯許焉仍報高祖高祖於是引軍還南徐州江
北人隨軍而南者萬餘口承制授高祖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
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及王僧辯率衆征陸納於
湘州承制命高祖代鎮揚州十一月湘東王即位於江陵改大寶三年爲承聖
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鎮京口三年三月進高祖位司空餘如故十一月西魏攻
陷江陵高祖與王僧辯等進啓江州請晉安王以太宰承制又遣長史謝哲奉
牋勸進十二月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給高祖班劍二十人四年五月齊
送貞陽侯淵明還主社稷王僧辯納之即位改元曰天成以晉安王爲皇太子
初齊之請納貞陽也高祖以爲不可遣使詣僧辯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竟不
從高祖居常憤歎密謂所親曰武皇雖磐石之宗遠布四海至於剋雪讎恥寧
濟艱難唯孝元而已功業茂盛前代未聞我與王公俱受重寄語未絕音聲猶
在耳豈期一旦便有異圖嗣主高祖之孫元皇之子海內屬目天下宅心竟有
何辜坐致廢黜遠求夷狄假立非次觀其此情亦可知矣乃密具袍數千領及

錦綵金銀以爲賞賜之具九月壬寅高祖召徐度侯安都周文育等謀之仍部
列將士分賞金帛水陸俱進是夜發南徐州討王僧辯甲辰高祖步軍至石頭
前遣勇士自城北踰入時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內出僧辯遽走與
其第三子頠相遇俱出閤左右尙數十人苦戰高祖大兵尋至僧辯衆寡不敵
走登城南門樓高祖因風縱火僧辯窮迫乃就擒是夜縊僧辯及頠丙午貞陽
侯遜位百僚奉晉安王上表勸進十月己酉晉安王即位改承聖四年爲紹泰
元年壬子詔授高祖侍中大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持
節司空班劍鼓吹並如故仍詔高祖甲仗百人出入殿省震州刺史杜龕據吳
興與義興太守韋載同舉兵反高祖命周文育率衆攻載於義興龕遣其從弟
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義興辛未高祖表自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
刺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秦州刺史徐嗣徽據其城
以入齊又要南豫州刺史任約共舉兵應龕載齊人資其兵食嗣徽等以京師
空虛率精兵五千奄至闕下侯安都領驍勇五百人出戰嗣徽等退據石頭丁
丑載及北叟來降高祖撫而釋之以嗣徽寇逼卷甲還都命周文育進討杜龕
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濟渡據姑孰高祖命合州刺史徐度於冶城寺立柵
南抵淮渚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
萬人於胡墅渡米粟三萬石馬千匹入於石頭癸未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夜
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周鐵虎率舟師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獲
運舫米數千石仍遣韋載於大航築城使杜稜據守齊人又於倉門水南立二
柵以拒官軍甲辰嗣徽等攻冶城柵高祖領鐵騎精甲出自西明門襲擊之賊
衆大潰嗣徽留柳達摩等守城自率親屬腹心往南州采石以迎齊援十二月
癸丑高祖遣侯安都領舟師襲嗣徽家口於秦州俘獲數百人官軍連艦塞淮
口斷賊水路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乙卯出於東方丙辰高祖盡命衆
軍分部甲卒對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柵柳達摩等渡淮置陣高祖督兵
疾戰縱火燒柵煙塵漲天賊潰爭舟相排擠溺死者以千數時百姓夾淮觀戰
呼聲震天地軍士乘勝無不一當百盡收其船艦賊軍懾氣是日嗣徽約等領
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高祖遣兵往江寧據要險以斷賊路賊水步不敢
進頓江寧浦口高祖遣侯安都領水軍襲破之嗣徽等乘單舸脫走盡收其軍
資器械己未官軍四面攻城自辰訖酉得其東北小城及夜兵不解庚申達摩
遣使侯子欽劉仕榮等詣高祖請和高祖許之乃於城門外刑牲盟約其將士
部曲一無所問恣其南北辛酉高祖出石頭南門陳兵數萬送齊人歸北者壬
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奔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黃門侍郎曹朗據姑孰
反高祖命侯安都徐度等討平之斬首數千級聚爲京觀石頭采石南州悉平
收獲馬仗船米不可勝計是月杜龕以城降二年正月癸未誅杜龕於吳興龕
從弟北叟司馬沈孝敦並賜死二月庚申高祖遣侯安都周鐵虎率舸艦備江
州仍頓梁山起柵甲子敕司空有軍旅之事可騎馬出入城內戊辰前寧遠石
城公外兵參軍王位於石頭沙際獲玉璽四紐高祖表以送臺三月戊戌齊遣
水軍儀同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侍中裴英起東廣州刺史獨孤辟惡
洛州刺史李希光并任約徐嗣徽等率衆十萬出柵口向梁山帳內盪主黃叢
逆擊敗之燒其前軍船艦齊頓軍保蕪湖高祖遣定州刺史沈泰吳郡太守裴
忌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自去冬至是甘露頻降於鍾山梅崗南澗及京
口江寧縣境或至三數升大如弈棊子高祖表以獻臺四月丁巳高祖詣梁山
巡撫五月甲申齊兵發自蕪湖丙申至秣陵故治高祖遣周文育屯方山徐
度頓馬牧杜稜頓大航南己亥高祖率宗室王侯及朝臣將帥於大司馬門外
白虎闕下刑牲告天以齊人背約發言慷慨涕泗交流同盟皆莫能仰視士卒
觀者益奮辛丑齊軍於秣陵故縣跨淮立橋柵引渡兵馬其夜至方山侯安都
周文育徐度等各引還京師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兒塘游騎至臺周文育侯
安都頓白土崗旗鼓相望都邑震駭高祖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渡江襲齊行
臺趙彥琛於瓜步獲舟艦百餘艘陳粟萬斛即日天子總羽林禁兵頓于長樂
寺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龍尾丁未進至莫府山高祖遣錢明領水軍出江
乘要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於是大餒殺馬驢而食之庚戌齊軍踰鍾
山高祖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

莫府山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郊壇北與齊人相對其夜大雨震雷暴風拔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水退路燥官軍每得番易甲寅少霽高祖命衆軍秣馬蓐食遲明攻之乙卯旦自率帳內麾下出莫府山南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侯安都自白下引兵橫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執徐嗣徽及其弟嗣宗斬之以徇追奔至於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屍至京口翳水彌岸丁巳衆軍出南州燒賊舟艦己未斬劉歸義徐嗣彥傅野猪於建康市是日解嚴庚申蕭軌東方老王敬寶李希光裴英起皆伏誅高祖表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七月丙子詔授高祖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爲公增邑幷前五千戶侍中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將軍尚書令班劍鼓吹甲仗並如故幷給油幢皁輪車是月侯瑱以江州入附遣侯安都鎮上流定南中諸郡八月癸卯太府卿何敬新州刺史華志各上玉璽一高祖表以送臺詔歸之高祖是日詔高祖食安吉武康二縣合五千戶九月壬寅改年曰太平元年進高祖位丞相錄尚書事鎮衞大將軍改刺史爲牧進封義興郡公侍中司徒都督班劍鼓吹甲仗皁輪車並如故丁未中散大夫王彭牋稱今月五日平旦於御路見龍跡自大社至象闕亘三四里庚申詔追贈高祖考侍中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義興郡公諡曰恭十月甲戌勅丞相自今入問訊可施別榻以近扆坐二年正月壬寅天子朝萬國於太極東堂加高祖班劍十人幷前三十人餘如故丁未詔贈高祖兄道譚散騎常侍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長城縣公諡曰昭烈弟休光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諡曰忠壯食邑各二千戶甲寅遣兼侍中謁者僕射陸繕策拜長城縣夫人章氏爲義興國夫人丁卯詔贈高祖祖侍中太常卿諡曰孝追封高祖祖母許氏吳郡嘉興縣君諡曰敬妣張氏義興國太夫人諡曰宣二月庚午蕭勃舉兵自廣州度嶺頓南康遣其將歐陽頠傅泰及其子孜爲前軍至於豫章分屯要險南江州刺史余孝頃起兵應勃高祖命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平之八月甲午進高祖位太傅加黃鉞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幷給羽葆鼓吹一部其侍中都督錄尚書鎮衞大將軍揚州牧義興郡公班劍甲仗油幢皁輪車並如故丙申加高祖前後部羽葆鼓吹是時湘州刺史王琳擁兵不應命高祖遣周文育侯安都率衆討之九月辛丑詔曰肇昔元胎剖判太素氤氳崇建人皇必憑洪宰故實哲之后牧伯征於四方神武之君大監治乎萬國又有一匡九合渠門之賜以隆戮帶團温行宮之寵斯茂時危所以貞固運泰所以光熙斯乃千載同風百王不刊之道也太傅義興公允文允武迺聖迺神固天生德康濟黔首昔在休期早隆朝寄遠踰滄海大拯交越皇運不造書契未聞中國其亡兵凶總至哀哀噍類譬彼羁牢悠悠上天莫云斯極否終則泰元輔膺期救此將崩撥茲已溺乘舟履華架險浮深經略中途畢殲羣醜洎乎石頭姑孰流髓履腸一朝指撝六合清晏是用光昭下武翼亮中都雪三后之勍讎夷三璽之巨慝堯台禹佐未始能階殷相周師固非云擬重之以屯剝餘象荆楚大崩天地無心乘輿委御五胡薦食競謀諸夏八方棋跱莫有匡救彊臣放命黜我神人顧影於荼毒之魂甘心於窮卿之辱却按下眷求哀之路莫從羈鈇逃責容身之地無所公神兵奮至不日清澄惟是屬蒙再膺天錄斯又巍巍蕩蕩無德而稱焉加以仗茲忠義屠彼妖逆震部夷氛稽山罷祲番禺蠡澤北鄙西郊殲厥凶徒靡無遺種斯則兆民之命修短所懸率土之基興亡是賴於是刑禮兼訓沿革有章中外成平遐邇寧一用能使陽光合魄曜象呈暉樓閣遊庭抱仁含信宏勳被於厚地大道格於玄天羲農炎昊以來卷領垂衣之世聖人濟物未有如斯者也夫備物典策桓文是膺助理陰陽蕭曹不讓未有功高於萬縣而賞薄於伊周凡厥人祇固懷延佇實由公謙撝自牧降損爲懷嘉數遲回恭言增歎豈可申茲雅尚久廢朝猷宜戒司勳敬升鴻典且重華大聖媯汭惟賢咸德之祀無忘公侯之門必復是以殷嘉亶甫繼后稷之官兗命羲和纂重黎之位況其本枝攸建宜誓山河者乎其進公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陳公備九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綠綟綬位在諸侯王上其鎮衞大將軍揚州牧如故策曰大哉乾元資日月以貞觀至哉坤元憑山川以

載物故惟天爲大陟配者欽明惟王建國翼輔者齊聖是以文武之佐磻磎蘊
其玉璜兗舜之臣濮河鑄其金版況乎體得一之鴻姿寧陽九之危厄拯横流
於碣石撲燎火於崐岑驅馭於韋彭跨躡於齊晉神功行而靡用聖道運而無
名者乎今將授公典策其敬聽朕命曰者昊天不弔鍾亂於我國家綱漏吞舟
彊胡内㷷茫茫宇宙慄慄黎元方足圓顱萬不遺一太清否亢橋山之痛已深
大寶屯如平陽之禍相繼上宰膺運康救兆民鞠旅於潰池之南揚旌於桂嶺
之北懸三光於已墜謐四海於羣飛屠猰貐於中原斷鯨鯢於濛汜蕩寧上國
光啓中興此則公之大造於皇家者也既而天未悔禍夷醜薦臻南夏崩騰西
京蕩覆羣胡孔熾藉亂乘間推納藩枝盜假神器冢司昏撓旁引寇讎既見貶
於桐宮方謀危於漢閣皇運已殆何殊贅旒中國搖然非徒如綫公赫然投袂
匡救本朝復莒齊都平戎王室朕所以還膺寶曆重履宸居挹建武之風猷謌
宣王之雅頌此又公之再造於皇家者也公膺務之初登庸惟始三川五嶺莫
不窺臨銀洞珠宮所在寧謐孫盧擊豐越貊爲災番部阽危勢將淪殄公赤旗
所指祅壘洞開白羽纔撝兇徒粉潰非其神武久喪南藩此又公之功也大同
之末邊政不修李賁狂迷竊我交愛敢稱大號驕恣甚於尉陀據有連州雄豪
熾於梁碩公英謀雄算電掃風行馳御樓船直跨滄海新昌典澈備履艱難蘇
歷嘉寧盡爲京觀三山獠洞八角蠻陬遂矣水寓之鄉悠哉火山之國馬援之
所不居陶璜之所未閞莫不懼我王靈爭朝邊候歸賧天府獻狀鴻臚此又公
之功也自寇虜陵江宮闈幽辱公枕戈嘗膽提劍撫心氣涌青霄神飛紫闕而
番禺連率本自諸夷言得其朋是懷同惡公仗此忠誠乘機勘定執沛令而釁
鼓平新野而擬猨此又公之功也世道初艱方隅多難勤門桀黠作亂衡嶷兵
切地臨衆兼夷獠公以國盜邊警知無不爲卽是同盟誅其醜類莫不魚驚鳥
散面縛頭懸南土黔黎重保蘇息此又公之功也長驅嶺嶠夢想京畿緣道酋
豪遞爲榛梗路養渠率全據大都蓄聚逋逃方謀阻亂百樓不戰雲梯之所未
窺萬弩齊張高蹶之所非敵公龍驤虎步肅吒風雲山靡堅城野無彊陣清祅
氛於灘石滅沴氣於彎都此又公之功也遷仕凶愿屯據大皐乞活類馬騰之
軍流民多杜弢之衆推鋒轉鬭自北徂南頻歲稽誅實惟勍虜公坐揮三略遙
制六奇義勇同心貔貅騁力雷奔電擊谷靜山空列郡無犬吠之驚靈祠罷狐
鳴之盜此又公之功也王師討虜次居滄波兵乏兼儲士有飢色公回麾蠡澤
積穀巴丘億庾之詠斯豐壺漿之迎是衆軍民轉漕曾無砥柱之艱舳艫相望
如運敖倉之府庫渠貝齊顧蔑雷霆高艦層樓仰捫霄漢故使三軍勇銳百戰
無前承此兵糧遂殄凶逆此又公之功也若夫英圖邁俗義旅如雲溢壘猜攜
用淹戎略公志唯同獎師克在和鵲塞非虞鴻門是會若晉侯之誓白水如蕭
王之推赤心屈禮交盟人祇感咽故能使舟師並路遠邇朋心此又公之功也
姑孰襟要蟠函阻憑寇虜據其關梁大盜負其扃鐍公一枝戡撝三雄並奮左
賢右角沙潰土崩木甲殪於中原氈裘赴於江水他他藉藉萬計千羣鄂坂之
隘斯開夷庚之道無塞此又公之功也義軍大衆俱集帝京逆豎凶徒猶屯皇
邑若夫表裏山河金湯嶮固跨龍首以抗殿據華岳以爲城雜虜憑焉彊兵自
若公回茲地軸抗此天羅曾不崇朝俾無遺噍軍容甚穆國政方脩物重覩於
衣冠民還瞻於禮樂楚人滿道爭覩於葉公漢老銜悲俱歡於司隸此又公之
功也内難初靜諸侯出關外郡傳烽鮮卑犯塞莫非且渠當戶中貴名王冀馬
迺於淮南胡笳動於徐北公舟師步甲亘野横江殲厥羣羝遂殫封豨莫不挂
木而止戎車靡遺遇獯而旋歸駿盡殪此又公之功也公克黜禍難劬勞皇室
而孫甯之黨翻啓狄心伊洛之間咸爲虜戎雖金陵佳氣石壘天嚴朝闕戎壘
夜喧胡鼓公三籌既畫八陣斯張截舉靈鼉亦抽金僕咸俘醜類悉反高墉異
心無改穹廬氈幕抵北闕而爲營烏孫天馬指東都而成陣公左甄右落箕張
翼舒掃是欃槍驅其獫狁長狄之種埋於國門推髻之酋烹於軍市投秦坑而
盡沸噎漢水而不流此又公之功也一相居中自折彝鼎五湖小守妄懷同惡
公夙駕兼道秉羽杖戈玉斧將揮金鉦且戒祅酋震懾遽請灰釘爇櫬以表其
含弘焚書以安其反側此又公之功也賊龕凶横陵虐具區阻兵安忍憑災怙
亂自古蟲言鳥跡渾沌洪荒凡或虔劉未此殘酷公雖宗居汝穎世寓東南實

聖誕賢之鄉含章挺生之地眷言桑梓公私憤切卓爾英狀丞規摹算戮此大
憝如烹小鮮此又公之功也亂離永久羣盜孔多浙左凶渠連兵構逆豈止千
兵五校白雀黃龍而已哉公以中軍無率選是親賢奸寇途窮灌然冰泮刑溏
（又作唐）之所文命勳其大威雷門之間句踐行其嚴戮英規聖跡異代同風此又
公之功也同姓有扈頑凶不賓憑藉宗盟圖危社稷觀兵匯澤勢震京師驅率
南蠻已為東帝公論兵於廟堂之上決勝於罇俎之間寇賈樊滕浮江下瀨一
朝掃撲無待甸師萬里澄清非勞新息此又公之功也豫章祅寇依憑山澤據
甲完聚多歷歲時結從連橫爰洎交廣呂嘉既獲吳濞已鉞命我還師征其不
恪連營盡拔僞黨斯擒曜聖武於匡山回神旌於蠡派此又公之功也自八紘
九野瓜剖豆分覊帝偷王連州比縣公武靈已暢文德又宣折簡馳書風猷斯
遠至於蒼蒼浴日杳杳無雷北洎丈夫之鄉南踰女子之國莫不屈膝膜拜求
吏款關此又公之功也京師禍亂亟積寒暄雙闕低昂九門寥豁東秦宮之可
覩豈魯殿之猶存五都繁弁百僚卿士胡服縵纓咸為戎俗高冠厚履希復華
風宋微子麥穟之歌周大夫黍離之歎方之於斯未足為悲矣公求衣昧旦昃
食高春興構宮闈具瞻遐邇郊庠宗稷之典六符十等之章還聞太始之風流
重覩永平之遺事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濟天下之勳重之以明德凝神體道合
德符天用百姓以為心隨萬機而成務恥一物非唐虞之民歸含靈於仁壽之
域上德不德無為以為夏長春生顯仁藏用忠信為寶風雨弗愆仁惠為基牛
羊勿踐功成治定樂奏咸雲安上治民禮兼文質物色丘園衣裾里巷朝多君
子野無遺賢菽粟同水火之饒工商富猗頓之旅是以天無藴寶地有呈祥儒
露卿雲朝團曉映山車澤馬服馭登閑既景煥於圖書方葳蕤於史諜高勳踰
於象緯積德冠於嵩華固無德而稱者矣朕又聞之前王宰世茂賞尊賢式樹
藩長總征羣伯二南崇絶四履遐曠泱泱表海祚土維齊巖巖泰山俾侯於魯
抑又勤王反鄭夾輔遷周召伯之命斯隆河陽之禮咸備況復經營宇宙寧唯
斷鼇足之功弘濟蒼生非直鑿龍門之喻而疇庸報德寂爾無聞朕所以垂拱
當宁載懷慚悸者也今授公相國以南豫州之陳留南丹陽宣城揚州之吳興

東陽新安新寧南徐州之義興江州之鄱陽臨川十郡封公為陳公錫茲青土
苴以白茅爰定爾邦用建冢社昔旦奭分陝俱為保師晉鄭諸侯咸作卿士兼
其內外禮實攸宜今命使持節兼太尉王通授相國印綬陳公璽紱使持節兼
司空王瑒授陳公茅土金虎符第一至第五左竹使符第一至第十相國秩踰
三鉉任總百司位絶朝班禮由事革其以相國總百揆除錄尚書之號上所假
節侍中貂蟬中書監印章中外都督太傅印綬義興公印策其鎮衞大將軍揚
州牧如故又加公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公禮為楨榦律等銜策四維皆舉八柄
有章是用錫公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以公賤寶崇穀疏爵待農室富京坻
民知榮辱是用錫公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以公調理陰陽燮諧風雅三靈允降
萬國同和是用錫公軒縣之樂六佾之舞以公宣導王猷弘闡風教光景所照
鞮象必通是用錫公朱戶以居以公抑揚清濁褒德進賢髦士盈朝幽人虛谷
是用錫公納陛以登以公凝然廊廟為世鎔範折衝四表臨御八荒是用錫公
虎賁之士三百人以公執茲明罰期在刑措象恭無赦干紀必誅是用錫公斧
鉞各一以公英猷遠量跨厲嵩溟包一車書括囊寰宇是用錫公彤弓一彤矢
百玈弓十玈矢千以公天經地義實徹幽明春露秋霜允恭榮威是用錫公秬
鬯一卣圭瓚副焉陳國置丞相已下一遵舊式往欽哉其恭循朕命克相皇天
弘建邦家允興洪業以光我高祖之休命十月戊辰進高祖爵為王以揚州之
會稽臨海永嘉建安南徐州之晉陵信義江州之尋陽豫章安成廬陵幷前為
二十郡益封陳國其相國揚州牧鎮衞大將軍並如故又命陳王冕十有二旒
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車駕六馬備五時副車置旄頭雲罕樂舞八佾
設鍾簴宮縣王妃王子王女爵命之號陳臺百官一依舊典辛未梁帝禪位於
陳詔曰五運更始三正迭代司牧黎庶是屬聖賢用能經緯乾坤彌綸區宇大
庇黔首闡揚鴻烈革晦以明積代同軌百王踵武咸由此則梁德湮微禍亂荐
發太清云始見困長蛇承聖之季又罹封豕爰至天成重竊神器三光亟沉七
廟乏祀含生已泯鼎命斯墜我武元之祚有如綴旒靜惟屯剝夕惕載懷相國
陳王有命自天降神惟嶽天地合德晷曜齊明拯社稷之橫流提億兆之塗炭

東誅逆叛北殲獯醜威加四海仁漸萬國復張崩樂重興絕禮儒館聿脩戎亭虛候大功在舜盛績惟禹巍巍蕩蕩無得而稱來獻白環豈直皇虞之世入貢素雉非止隆周之日固以效珍川陸表瑞烟雲甘露醴泉旦夕凝涌嘉禾朱草孳植郊甸道昭於悠代勳格於皇穹明明上天光華日月革故著於玄象代德彰於圖讖獄訟有歸謳歌爰適天之曆數實有攸在朕雖庸藐闇於古昔永稽崇替為日已久敢忘列代之遺典人祇之至願乎今便遜位別宮敬禪於陳一依唐虞宋齊故事策曰咨爾陳王惟昔上古厥初生民驪連栗陸之前容成大庭之代並結繩為治杳冥慌忽故靡得而詳焉自羲農軒昊之君陶唐有虞之主或垂衣而御四海或無為而子萬姓居之如馭朽索去之如脫敝屣裁遇許由便能捨帝暫逢善卷即以讓王故知玄扈璇璣非關尊貴金根玉輅示表君臨及南觀河渚東沉刻璧精華既竭耄勤已倦則抗首而笑唯賢是與㧑然作歌簡能斯授遺風餘烈昭晰圖書漢魏因循是為故實宋齊授受又弘斯義我高祖應期撫運握樞御宇三后重光祖宗齊聖及時屬陽九封豕薦食西都失馭夷狄交侵乃皋天成輕弄龜鼎楪楪黔首若崩厥角徽徽皇極將甚綴旒惟王乃聖乃神欽明文思二儀並運四時合序天錫智勇人挺雄傑珠庭日角龍行虎步爰初投袂日迺勤王電掃番禺雲撤彭蠡摧其元惡定我京畿及王賀帝弘寶茲冠履既行伊霍用保沖人震澤稽陰並懷叛逆獯羯醜虜三亂皇都裁命偏師二邦自殄薄伐獫狁六戎盡殪橫南叛渙湘郢結連賊帥既擒凶渠傳首用能百揆時序四門允穆無思不服無遠不屆上達穹昊下漏淵泉蛟魚並見謳歌攸屬況乎長彗橫天已徵布新之兆璧日斯既實表更姓之符是以始創義師紫雲曜彩肇惟尊主黃龍負舟楛矢素鸞梯山以至白環玉玦慕德而臻若夫安國字萌本因萬物之志時乘御宇良會樂推之心七百無常期皇王非一族昔木德既季而傳祚於我有梁天之曆數允集明哲式遵前典廣詢羣議王公卿尹莫不攸屬敬從人祇之願授帝位於爾躬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王其允執厥中軌儀前式以副溥天之望禋祀上帝時膺大禮永固洪業豈不盛歟又璽書曰君子者自昭明德達人者先天弗違故能進退咸亨動靜元吉

朕雖叡寡庶乎景行何則三才剖判九有區分情性相乖亂離云起是以建彼司牧推乎聖賢授受者任其時來皇王者本非一族人謀是與屈己從萬物之心天意斯歸鞠躬奉百靈之命謳歌所往則攘袂以膺之菁華已竭乃褰裳而去之昔在唐虞鑒於天道舉其黎獻授彼明哲雖復質文殊軌沿革不同歷代因循斯風靡替我大梁所以考膺太室接禮貳宮月正元日受終文祖但運不常夷道無恆泰山岳傾偃河海沸騰電目雷聲之禽鉤爪鋸牙之獸咀嚼含生不知紀極二后英聖相仍在天六夷貪狡爭侵中國縣王都帝人懷干紀一民尺土皆非梁地朕以不造幼罹閔凶仰憑衡佐亟移年序周成漢惠遐矣無階惟是童蒙必貽顛蹶若使時無聖哲世靡艱難猶當高蹈於滄洲自求於泰伯者矣惟王應期誕秀闢籙握圖性道故其難聞嘉庸已其被物乾行同其燾覆日御比其貞明登承聖於復禹之功樹鞠子於興周之業滅陸渾於伊洛殲驪戎於鎬京大小二震之驍徒東南兩越之勍寇遠行天討無遺神策於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仁霑葭葦信及豚魚殷牖斯空夏臺虛設民惟大畜野有同人升平頌平無偏無黨固以雲飛紫蓋水躍黃龍東伐西征暉映川陸榮光曖曖已冒郊廛甘露瀼瀼亟流庭苑車轍馬跡誰不率從蟠水流沙誰不懷德祥圖遠至非唯赤伏之符靈命昭然何止黃星之氣海口河目賢聖之表既彰握旄執鉞君人之狀斯偉且自攜提無紀孟陬殄滅枉矢宵飛天弧曉映久矣夷羊之在牧時哉蛟龍之出泉革運之兆咸徵惟新之符並集朕所以欽若勳華屢回星琯昔者水運斯盡予高祖受焉今曆去炎精神歸樞紐敬以火德傳于爾陳遠鑒前王近謀羣辟明靈有悅率土同心今遣使持節兼太保侍中尚書左僕射平樂亭侯王通兼太尉司徒左長史王瑒奉皇帝璽綬受終之禮一依唐虞故事王其時陟元后寧育兆民光闡洪猷以承昊天之休命是日梁帝遜于別宮高祖謙讓再三羣臣固請乃許

陳書卷一考證

高祖紀上吳興長城下若里人○若監本譌春一統志湖州長興晉名長城有上若下若若亦作箬今從南史改正

授直閤將軍封新安子○安南史作枋

李遷仕許身當降○許一本作託

乃以舣艕貯石沉塞淮口○舣南史作艘

改大寶三年爲承聖元年湘州平高祖旋鎭京口○梁書湘州平係承聖二年事

丙午貞陽侯遜位○丙字南本俱作景此本俱作丙蓋後人所改也

丁丑襲及北叟來降○南史北叟上有龕從弟三字蓋章載杜龕已見上文疑云北叟不知爲何人矣

譙州刺史劉仕榮淮州刺史柳達摩領兵萬人於胡墅渡○南史仕作士胡作湖

先是太白自十一月丙戌不見乙卯出於東方○乙卯上南史有十二月三字

襲齊行臺趙彥琛於瓜步○琛南史作深

屠獫寇於中原○寇闕本注一作窬

乃梟天成輕彝鼎○梟南史闕一本譌衆

時乘飄宇○宇監本譌擀今改從南本

陳書卷一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二

高祖下

永定元年冬十月乙亥，高祖卽皇帝位于南郊，柴燎告天曰：皇帝臣霸先，敢用玄牡昭告于皇皇后帝。梁氏以圮剝薦臻，厯運有極，欽若天應，以命于霸先。夫肇有烝民，乃樹司牧，選賢與能，未常厥姓。放勳重華之世，咸無意於受終；當塗典午之君，雖有心於揖讓，皆以英才處萬乘，高勳御四海，故能大庇黔首，光宅區縣。有梁末運，仍葉遘屯，獯醜憑陵，久移神器。承聖在外，非能祀夏，天未悔禍，復罹寇逆，嫡嗣廢黜，宗枝僭詐，天地蕩覆，紀綱泯絕。霸先爰初投袂，大拯橫流，重舉義兵，實戡多難，廢王立帝，實有厥功，安國定社，用盡其力，是謂小康，方期大道。既而烟雲表色，日月呈瑞，緯聚東井，龍見譙邦，除舊布新，既彰玄象，遷虞事夏，且協謳歌，九域八荒，同布衷款，百神群祀，皆有誠願。梁帝高謝萬邦，授以大寶，霸先自惟菲薄，讓德不嗣，至于再三，辭弗獲許。僉以百姓須主，萬機難曠，皇靈眷命，非可謙拒，畏天之威，用膺嘉祚，永言夙志，能無慚德。敬簡元辰，升壇受禪，告類上帝，用荅民心，永保于我有陳。惟明靈是饗。先是氛霧，晝夜晦冥，至于是日，景氣淸晏，識者知有天道焉。禮畢，輿駕還宮，臨太極前殿，詔曰：五德更運，帝王所以御天；三正相因，夏殷所以宰世。雖色分辭翰，時異文質，揖讓征伐，迄用參差，而育德振民，義歸一揆。朕以寡昧，時屬艱危，國步屢屯，天維三絕，肆勤先后，拯厥橫流，藉將帥之功，兼猛士之力，一匡天下，再造黔黎。梁氏以天祿永終，曆數攸在，遵與能之典，集大命于朕躬。顧惟菲德，辭不獲亮，式從天睠，俯協民心，受終文祖，升禋上帝，繼迹百王，君臨萬宇，若涉川水，罔知攸濟。寶業初建，皇祚惟新，思俾慶澤，覃被億兆，可大赦天下，改梁太平二年爲永定元年。賜民爵二級，文武二等，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逋租宿債，皆勿復收。其有犯鄉里淸議贓汙淫盜者，皆洗除先注，與之更始。長徒敕繫，特皆原之。亡官失爵，禁錮奪勞，一依舊典。又詔曰：禮陳杞宋，詩詠二客，弗臣之重，歷代斯敦。梁氏欽若人祇，憲章在昔，濟河沉璧，高謝萬邦，茅賦所加，宜遵舊典。其以江陰郡奉梁主爲江陰王，行梁正朔，車旗服色，一依前準，宮館資待，務盡優隆。又詔梁皇太后爲江陰國太妃，皇后爲江陰國妃。又詔百司依位攝職。丙子，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戊寅，輿駕幸華林園，親覽詞訟，臨赦囚徒。己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敕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羲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崩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唯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賊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氳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崩，未有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淸韓越，徐門淚泊，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曾想風塵，騁馳師旅，六延梁祀，十翦彊寇，豈曰人謀，皆由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祚。今月乙亥，升禋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慚德。自梁氏將末，頻月亢陽，火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圜丘宿設，埃雲曉霽，星象夜張，朝景重輪，泫三危之膏露，慶光合璧，帶五色之鄉雲。顧惟寡薄，彌慚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守，方寄恤隱。王曆惟新，念有欣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愛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彊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酋，擅彊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令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庚辰，詔出佛牙於杜姥宅，集四部設無遮大會，高祖親出闕前禮拜。初，齊故僧統法獻於烏纏國得之，常在定林上寺。梁天監末，爲攝山慶雲寺沙門慧興保藏。慧興將終，以屬弟慧志。承聖末，慧志密送于高祖，至是乃出。辛巳，追尊皇考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妣董太夫人曰安皇后；追諡前夫人錢氏號爲昭皇后，世子克爲孝懷太子。立夫人章氏爲皇后。癸未，尊景帝陵曰瑞陵，昭皇后陵曰嘉陵，依梁初園陵故事。立刪定郎，治定律令。戊子，遷景皇帝神主祔于太廟。辛卯，以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王沖爲左光祿大夫。癸巳，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

王第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是月西討都督周文育侯安都於郢州敗績因于王琳十一月丙申詔曰東都齊國義乃親賢西漢城陽事兼功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長城縣侯蒨學尚清優神寓凝正文參禮樂武定妖氛心力謀猷爲家治國擁旄作守期月有成辟彼關河功踰蕭寇萑蒲之盜自反耕農篁竹之豪用稟聲朔朕以虛寡屬當興運提彼三尺賓于四門王業艱難賴乎此子宜隆上爵稱是元功可封臨川郡王邑二千戶兄子梁中書侍郎頊襲封始興王第子梁中書侍郎曇朗襲封南康王禮秩一同正王己亥甘露降于鍾山松林彌滿巖谷庚子開善寺沙門採之以獻敕頒賜羣臣丙辰以鎭西將軍南豫州刺史徐度爲鎭右將軍領軍將軍庚申京師大火十二月庚辰皇后謁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未詔曰夫設官分職因事重輕羽儀車馬隨時隆替晉之五校鳴笳啓途漢之九卿傳呼並置虞官夏禮豈曰同科殷朴周文固無恆格朕膺茲寶曆代是天工留念官方庶允時衷梁天監中左右驍騎領朱衣直閣並給儀從北徐州刺史昌義之初首爲此職亂離歲久朝典不存後生年少希聞舊則今去左右驍騎宜通文武文官則用腹心武官則用功臣所給儀從同太子二衛率此外衆官尚書詳爲條制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瑱進位司空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左光祿大夫王沖爲太子少傅左衛將軍徐世譜爲護軍將軍南兗州刺史吳明徹進號安南將軍衡州刺史歐陽頠進號鎭南將軍辛丑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受命君臨初移星琯孟陬嘉月備禮泰壇景候昭華人祇允慶思令億兆咸與惟新且往代祆氛于今猶梗軍機未息徵賦咸繁事不獲已久知下弊言念黔黎無忘寢食夫罪無輕重已發覺未發覺在今昧爽以前皆赦除之西寇自王琳以下並許返迷一無所問近所募義軍本擬西寇並宜解遣留家附業輓訂軍資未送者並停元年軍糧逋餘者原其半州郡縣軍戍並不得輒遣使民間務存優養若有侵擾嚴爲法制乙巳輿駕親祀北郊甲辰振遠將軍梁州刺史張立表稱云乙亥歲八月丹徒蘭陵二縣界遺山側一旦因濤水涌生沙漲周旋千餘頃並膏腴堪墾植戊午輿駕親祀明堂二月壬申南豫州刺史沈泰奔于齊辛卯詔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總督水步衆軍以過齊寇三月甲午詔曰罰不及嗣自古通典罪疑惟輕布在方策沈泰反覆無行遐邇所知昔有微功仍荷朝寄剖符名郡推轂累藩漢口班師還居方岳良田有逾於四百食客不止於三千富貴顯榮政當如此鬼害其盈天奪之魄無故猖狂自投獯醜雖復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光武有蔽於龐萌魏武不知於于禁但令朝廷無我負人其部曲妻兒各令復業所在及軍人若有恐脅侵掠者皆以劫論若有男女口爲人所藏並許詣臺申訴若樂隨臨川王及節將立効者悉皆聽許乙卯高祖幸後堂聽訟還於橋上觀山水賦詩示羣臣是月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于郢州夏四月甲子輿駕親祀太廟乙丑江陰王薨詔遣太宰弔祭司空監護喪事凶禮所須隨由備辦以梁武林侯蕭諮息季卿嗣爲江陰王丙寅輿駕幸石頭餞司空侯瑱戊辰重雲殿東鴟尾有紫烟屬天五月乙未京師地震癸丑齊廣陵南城主張顯和長史張僧那各率其所部入附辛酉輿駕幸大莊嚴寺捨身壬戌羣臣表請還宮六月己巳詔司空侯瑱領軍將軍徐度率舟師爲前軍以討王琳秋七月戊戌輿駕幸石頭親送瑱等己亥江州刺史周迪擒王琳將李孝欽樊猛余孝頃于工塘甲辰遣吏部尚書謝哲諭王琳甲寅嘉禾一穗六岐生五城初侯景之平也火焚太極殿承聖中議欲營之獨闕一柱至是有樟木大十八圍長四丈五尺流泊陶家後渚監軍鄒子度以聞詔中書令沈衆兼起部尚書少府卿蔡儔兼將作大匠起太極殿八月丙寅以廣梁郡爲陳留郡辛未詔臨川王蒨西討以舟師五萬發自京師輿駕幸冶城寺親送焉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周文育前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侯安都等於王琳所逃歸自劾廷尉即日引見並宥之戊寅詔復文育等本官壬午追封皇子立爲豫章王諡曰獻權爲長沙王諡曰思長女爲永世公主諡曰懿謝哲反命王琳請還鎭湘川詔追衆軍緩其伐癸未西討衆軍至自大雷丁亥以信威將軍江州刺史周迪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南將軍改南徐州所領南蘭陵郡復爲東海郡冬十月庚午遣鎭南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文育都督衆軍出豫章討余孝勱乙亥輿駕幸莊嚴寺發金光明經題丁酉以仁威將軍高州刺史黃法氍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南將軍甲寅太極殿成匠各給復十二月庚申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率百僚朝前殿拜上牛酒甲子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㝵大會捨乘輿法物羣臣備法駕奉迎卽日輿駕還宮丙寅高祖於太極殿東堂宴羣臣設金石之樂以路寢告成也壬申割吳郡鹽官海鹽前京三縣置海寧郡屬揚州以安成所部廣與大洞置安樂郡丙戌以寧遠將軍北江州刺史熊曇朗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平西將軍丁亥詔曰梁時舊仕亂離播越始還朝廷多未銓序又起兵已來軍勳甚衆選曹卽條文武簿及節將應九流者量其所擬於是隨材擢用者五十餘人

三年春正月己丑青龍見于東方丁酉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歐陽頠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是夜大雪及旦太極殿前有龍跡見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龍見于州江南岸長數十丈大可八九圍歷州城西道入天井崗仙人見于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楚麗辛丑詔曰南康始興王諸妹已有封爵依禮止是藩主此二王者有殊恒情宜隆禮數諸主儀秩及尚主可並同皇女戊申詔臨川王蒨省揚徐二州辭訟二月辛酉以平西將軍桂州刺史淳于量爲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西大將軍壬午司空侯瑱督衆軍自江入合州焚齊舟艦三月丙申侯瑱至自合肥衆軍獻捷夏閏四月庚寅詔曰開廪賑絕育民之大惠巡方恤患前王之令典朕當斯季俗膺此樂推君德未孚民瘼猶甚重玆多壘彌疚納隍旦由四聰弗達千里勿應博施之仁何其或爽殘弊之軌致此未康吳州縉州去歲蝗旱郢田雖疏鄭渠終涸室靡盈積之望家有塡壑之嗟百姓不足兆民何賴近已遣中書舍人江德藻銜命東陽與令長二千石問民疾苦仍以入臺倉見米分恤雖德非旣飽庶微慰阻飢甲午詔依前代置西省學士兼以伎術者預焉丁酉遣鎮北將軍徐度率衆城南皖口是時久不雨丙午輿駕幸鍾山祀蔣帝廟是日降雨迄于月晦五月丙辰朔日有食之有司奏舊儀御前殿服朱紗袍通天冠詔曰此乃前代承用意有未同合朔仰助太陽宜備袞冕之服自今已去永可爲准丙寅扶南國遣使獻方物乙酉北江州刺史熊曇朗殺都督周文育于軍舉兵反王琳遣其將常衆愛曹慶率兵援余孝勱六月戊子儀同侯安都敗衆愛等於左里獲琳從弟襲主帥羊暕等三十餘人衆愛遁走庚寅廬山民斬之傳首京師甲午衆師凱歸詔曰曇朗噬逆罪不容誅分命衆軍仍事掩討方加梟磔以明刑憲徵臨川王蒨往皖口置城柵以錢道戢守焉丁酉高祖不豫遣兼太宰尚書左僕射王通以疾告太廟兼太宰中書令謝哲告大社南北郊辛丑高祖疾小瘳故司空周文育之柩至自建昌壬寅高祖素服哭于東堂哀甚癸卯高祖臨訊獄訟是夜熒惑在天尊高祖疾甚丙午崩于璿璣殿時年五十七遺詔追臨川王蒨入纂甲寅大行皇帝遷殯于太極殿西階秋八月甲午羣臣上謚曰武皇帝廟號高祖丙申葬萬安陵高祖智以綏物武以寧亂英謀獨運人皆莫及故能征伐四克靜難夷凶至升大麓之日居阿衡之任恆崇寬政愛育爲本有須發調軍儲皆出於事不可息加以儉素自率常膳不過數品私饗曲宴皆瓦器蚌盤肴核庶羞裁令充足而已不爲虛費初平侯景及立紹泰子女玉帛皆班將士其充閨房者衣不重綵飾無金翠哥鍾女樂不列於前及乎踐阼彌厲恭儉故隆功茂德光有天下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高祖英略大度應變無方蓋漢高魏武之亞矣及西都盪覆誠貫天人王僧辯闕伊尹之才空結桐宮之憤貞陽假秦兵之送不思穆嬴之泣高祖乃蹈玄機而撫末運乘勢隙而拯橫流王迹所基始自於此何止戡黎升陑之捷而已焉故於愼徽時序之世變聲改物之辰兆庶歸以謳歌炎靈去如釋負方之前代何其美乎

陳書卷二

陳書卷二考證

高祖紀下輿駕幸大莊嚴寺設無㝵大會○宋書㝵同礙浮屠字也南史作碍

甲午廣州刺史歐陽頠表稱白龍見於州江南岸○臣人龍按上文書丁酉夜大雪則甲午爲前二日不應顛倒在後若南史稱甲子則以下文辛丑考之又不相合定有訛字不可考矣

徵臨川王蒨○蒨一本作諱蓋仍姚察之舊也

陳書卷二考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本紀第三

世祖

世祖文皇帝諱蒨字子華始興昭烈王長子也少沉敏有識量美容儀留意經史舉動方雅造次必遵禮法高祖甚愛之常稱此兒吾宗之英秀也梁太清初夢兩日鬭一大一小大者光滅墜地色正黃其大如斗世祖因三分取一而懷之侯景之亂鄉人多依山湖寇抄世祖獨保家無所犯時亂日甚乃避地臨安及高祖舉義兵侯景遣使收世祖及衡陽獻王世祖乃密袖小刀冀因入見而害景至便屬吏故其事不行高祖大軍圍石頭景欲加害者數矣會景敗世祖乃得出赴高祖營起家爲吳興太守時宣城劫帥紀機郝仲等各聚衆千餘人侵暴郡境世祖討平之承聖二年授信武將軍監南徐州三年高祖北征廣陵使世祖爲前軍每戰克捷高祖之將討王僧辯也先召世祖與謀時僧辯女壻杜龕據吳興兵衆甚盛高祖密令世祖還長城立柵以備龕世祖收兵纔數百人戰備又少龕遣其將杜泰領精兵五千乘虛奄至將士相視失色而世祖言笑自若部分益明於是衆心乃定泰知柵內人少日夜苦攻世祖激厲將士身當矢石相持數旬泰乃退走及高祖遣周文育率兵討龕世祖與并軍往吳興時龕兵尚衆斷據衝要水步連陣相結世祖命將軍劉澄蔣元舉率衆攻龕龕軍大敗窘急因請降東揚州刺史張彪起兵圍臨海太守王懷振懷振遣使求救世祖與周文育輕兵往會稽以掩彪後彪將沈泰開門納世祖世祖盡收其部曲家累彪至又破走若邪村民斬彪傳其首以功授持節都督會稽等十郡諸軍事宣毅將軍會稽太守山越深險皆不賓附世祖分命討擊悉平之威惠大振高祖受禪立爲臨川郡王邑二千戶拜侍中安東將軍及周文育侯安都敗於沌口高祖詔世祖入衛軍儲戎備皆以委焉尋命率兵城南皖永定三年六月丙午高祖崩遺詔徵世祖入纂甲寅至自南皖入居中書省皇后令曰昊天不弔上玄降禍大行皇帝奄捐萬國率土哀號普天如喪窮酷煩冤無所迨及諸孤藐爾反國無期須立長主以寧寓縣侍中安東將軍臨川王蒨體自景皇屬惟猶子建殊功於牧野敷盛業於戡黎納麓時敘之辰負扆乘機之日並佐時雍是同草創祧祏所繫遐邇宅心宜奉大宗嗣膺寶錄使七廟有奉兆民寧晏未亡人假延餘息嬰此百罹尋繹纏綿興言感絕世祖固讓至于再三羣公卿士固請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奄集邦家大行皇帝背離萬國率土崩心若喪考妣龍圖寶曆眇屬朕躬運鍾擾攘事切機務南面須主西讓禮輕今便式膺景命光宅四海可大赦天下罪無輕重悉皆蕩滌逋租宿債吏民愆負可勿復收文武內外量加爵敘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庶秖畏在心公卿畢力勝殘去殺無待百年興言號哽深增慟絕又詔州郡悉停奔赴秋七月丙辰尊皇后爲皇太后己未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周迪進號鎮南將軍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黃法𣰰進號安南將軍庚申以鎮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進號征南大將軍辛酉以侍中車騎將軍司空侯瑱爲太尉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侯安都爲司空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王沖爲特進左光祿大夫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徐度爲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壬戌以侍中護軍將軍徐世譜爲特進安右將軍侍中忠武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乙丑重雲殿災八月癸巳以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留異爲安南將軍縉州刺史平南將軍北江州刺史魯悉達進號安左將軍庚戌封皇子伯茂爲始興王奉昭烈王後徙封始興嗣王頊爲安成王九月辛酉立皇子伯宗爲皇太子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乙亥立妃沈氏爲皇后冬十一月乙卯王琳寇大雷詔遣太尉侯瑱司空侯安都儀同徐度率衆以禦之

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詔曰朕以寡昧嗣纂洪業哀惸在疚治道弗昭仰惟前德幽顯遐暢恭己不言庶幾無改雖宏圖懋軌日月方弘而清廟廓然聖靈浸遠感尋永往瞻言罔極今四象運周三元告獻華夷胥洎玉帛駿奔思覃遺澤播之億兆其大赦天下改永定四年爲天嘉元年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賜

穀人五斛孝悌力田殊行異等加爵一級甲寅分遣使者宣勞四方辛酉輿駕
親祀南郊詔曰朕式饗上玄虔奉牲玉高禋禮畢誠敬兼弘且陰霾浹辰褰霽
在日雲物韶朗風景清和慶動人祇忻流庶俗思俾黎元同此多祜可賜民爵
一級辛未輿駕親祀北郊日有冠二月辛卯老人星見乙未高州刺史紀機自
軍叛還宣城據郡以應王琳涇令賀當遷討平之丙申太尉侯瑱敗王琳于梁
山攻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船艦俘馘以萬計王琳及其
主蕭莊奔于齊戊戌詔曰夫五運遞來三靈眷命皇王因之改創殷周所以樂
推朕績曆承基丕隆鼎運期理攸屬數祚斯在豈餝倖所至寧卜祝可求故知
神器之重必在符命是以逐鹿貽譏斷蛇定業亂臣賊子異世同尤王琳識暗
挈瓶智慚衛足干紀亂常自貽顛沛而縉紳君子多被縶維雖涇渭合流蘭鮑
同肆求之厥理或有脅從今九罭既設八紘斯掩天網恢恢吞舟是漏至如伏
波遊說禾作漢蕃延壽脫歸終為魏守器改秦虞材通晉楚行藏用捨亦豈有
恆宜加寬仁以彰雷作其衣冠士族預在凶黨悉皆原宥將帥戰兵亦同肆眚
並隨才銓引庶收力用又詔師旅以來將士死王事者並加贈諡己亥詔曰日
者凶渠肆虐衆軍進討舟艦輸積權倩民丁師出經時役勞日久今氛祲廓清
宜有甄被可蠲復丁身夫妻三年於役不幸者復其妻子庚子分遣使者齎璽
書宣勞四方乙巳遣太尉侯瑱鎮湓城庚戌以高祖第六子昌為驃騎將軍湘
州牧立為衡陽王三月丙辰詔曰自喪亂以來十有餘載編戶凋亡萬不遺一
中原氓庶蓋云無幾頃者寇難仍接算斂繁多且興師以來千金日費府藏虛
竭杼軸歲空近所置軍資本充戎備今元惡克殄八表已康兵戈靜戢息肩方
在思俾餘黎陶此寬賦今歲軍糧通減三分之一尚書申下四方稱朕哀矜之
意守宰明加勸課務急農桑庶鼓腹含哺復在茲日蕭莊所署郢州刺史孫瑒
舉州內附丁巳江州刺史周迪平南中斬賊率熊曇朗傳首京師先是齊軍守
魯山城戊午齊軍棄城走詔南豫州刺史程靈洗守之甲子分荊州之天門義
陽南平郢州之武陵四郡置武州其刺史督沅州領武陵太守治武陵郡其都
尉所部六縣為沅州別置通寧郡以刺史領太守治都尉城省舊都尉以安南
將軍南兗州刺史新除右衛將軍吳明徹為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僞郢州刺史
孫瑒為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丙子衡陽王昌薨丁丑詔曰蕭莊僞署文武官屬
還朝者量加錄序夏四月丁亥立皇子伯信為衡陽王奉獻王後乙未以安南
將軍荀朗為安北將軍合州刺史五月乙卯改桂陽之汝成縣為盧陽郡分衡
州之始興安遠二郡置東衡州六月辛巳改謚皇祖妣景安皇后曰景文皇后
壬辰詔曰梁孝元遭離多難靈櫬播越朕昔經北面有異常倫遣使迎接以次
近路江寧既有舊塋宜即安卜車旗禮章悉用梁典依魏葬漢獻帝故事甲午
追贈故始興昭烈王妃曰孝妃丁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為侍中中軍將軍
辛丑國哀周忌上臨于太極前殿百僚陪哭赦京師殊死已下是月葬梁元帝
於江寧秋七月甲寅詔曰朕以眇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
康胥怨猶結佇沓賢良發於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善可求何嘗不褒獎抽揚
緘書紳帶而傳巖虛往鶉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豈當有乖則哲使草澤
遺才將時運撓流今不逮古側食長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
前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郎王暹並世胄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
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
屈庶衆才必萃大廈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詠乙卯詔曰自頃喪亂編戶播
遷言念餘黎良可哀惕其亡鄉失土逐食流移者今年內隨其適樂來歲不問
僑舊悉令著籍同土斷之例丙辰立皇子伯山為鄱陽王八月庚辰老人星見
壬午詔曰菽粟之貴重於珠玉自頃寇戎游手者衆民失分地之業士有佩犢
之譏朕哀矜黔庶念康彝俗思俾阻饑方存富教麥之為用要切斯甚今九秋
在節萬寶可收其班宣遠近並令播種守宰親臨勸課務使及時其有尤貧量
給種子癸未世祖臨景陽殿聽訟戊子詔曰汙罇土鼓誠則難追畫卯彫薪或
可易革梁氏末運奢麗已甚芻豢厭於胥史歌鍾列於管庫土木被朱丹之采
車馬飾金玉之珍逐欲澆流遷訛遂遠朕自諸生頗為內足而家敦朴素室廡
浮華觀覽時俗常所扼腕今妄假時乘臨馭區極屬當淪季思聞治道菲食卑
宮自安儉陋俾茲薄俗獲反淳風維雕鏤淫飾非兵器及國容所須金銀珠玉

衣服雜玩悉皆禁斷甲午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萬奄至武陵武州刺史吳明徹不能拒引軍還巴陵丁酉上幸正陽堂閱武九月癸丑彗星見乙卯周將獨孤盛領水軍將趣巴湘與賀若敦水陸俱進太尉侯瑱自尋陽往禦之辛酉遣儀同徐度率衆會瑱于巴丘丙子太白晝見丁丑詔侯瑱衆軍進討巴湘十月癸巳侯瑱襲破獨孤盛於楊葉洲盡獲其船艦盛收兵登岸築城以保之丁酉詔司空侯安都率衆會侯瑱南討十二月乙未詔曰古者春夏二氣不決重罪蓋以陽和布澤天秩是弘寬網省刑義符含育前王所以則天象地立法垂訓者也朕屬當澆季思求民瘼哀矜惻隱念甚納隍常欲式遵舊軌用長風化自今孟春訖于夏首罪人大辟事已款者宜且申停己亥周巴陵城主尉遲憲降遣巴州刺史侯安都守之庚子獨孤盛將餘衆自楊葉洲潛遁

二年春正月庚戌大赦天下以雲麾將軍晉陵太守杜稜爲侍中領軍將軍辛亥以始興王伯茂爲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乙卯合州刺史裴景徽奔于齊辛未周湘州城主殷亮降湘州平二月丙戌以太尉侯瑱爲車騎將軍湘州刺史庚寅曲赦湘州諸郡三月乙卯太尉車騎將軍湘州刺史侯瑱薨丁丑以鎮東將軍會稽太守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夏四月分荊州之南平宜都羅河東四郡置南荊州鎮河東郡以安西將軍武州刺史吳明徹爲南荊州刺史庚寅以安左將軍魯悉達爲安南將軍吳州刺史辛卯老人星見秋七月丙午周將賀若敦自拔遁歸人畜死者十七八武陵天門南平義陽河東宜都郡悉平九月甲寅詔曰姬業方闡望載渭濱漢曆既融道通圯上若乃摛精辰宿降靈惟岳風雲有感夢寐是求斯固舟楫鹽梅遞相表裏長世建國罔或不然至於銘德太常從祀清廟以貽厥後來垂諸不朽者也前皇經濟區宇裁成品物靈睠式甄光膺寶命雖睿明濬發幽顯協從亦文武賢能翼宣王業故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瑱故司空文育故平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僧明故中護軍穎故領軍將軍擬或締構艱難經綸夷險或摧鋒冒刃殉義遺生或宣哲協規綢繆帷幄或披荊汗馬終始勤劬莫不罄誠悉力屯泰以之朕以寡昧嗣膺丕緒永言勳烈思弘典訓便可式遵故實載揚盛軌可並配食高祖廟庭俾茲大猷永傳宗祏丙辰以侍中中權將軍特進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沖爲丹陽尹丹陽尹沈君理爲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冬十月乙巳霍州西山蠻率部落內屬十一月乙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甲子以武昌國川爲竟陵郡以安流民十二月辛巳以安東將軍吳郡太守孫瑒爲中護軍甲申立始興國廟於京師用王者之禮太子中庶子虞荔御史中丞孔奐以國用不足奏立煮海鹽賦及榷酤之科詔並施行先是縉州刺史留異應于王琳等反丙戌詔司空侯安都率衆討之

三年春正月庚戌設帷宮於南郊幣告胡公以配天辛亥輿駕親祀南郊詔曰朕負荷寶圖亟回星琯兢兢業業庶幾治定而德化不孚俗弊滋甚永言念之無忘日夜陽和布氣昭事上玄躬奉牲玉誠兼饗敬思與黎元被斯寬惠可普賜民爵一級其孝悌力田別加一等辛酉輿駕親祀北郊閏二月己酉以百濟王餘明爲撫東大將軍高句驪王高湯爲寧東將軍江州刺史周迪舉兵應留異襲湓城攻豫章郡並不剋辛亥以南荊州刺史吳明徹爲安右將軍甲子改鑄五銖錢三月丙子安成王頊至自周詔授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置佐史丁丑以安右將軍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督衆軍南討甲申大赦天下庚寅司空侯安都破留異於桃支嶺異脫身奔晉安東陽郡平夏四月癸卯曲赦東陽郡乙巳齊遣使來聘六月丙辰以侍中中衛將軍安成王頊爲驃騎將軍揚州刺史以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晉安建安八郡置東揚州以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爲侍中征北大將軍秋七月己丑皇太子納妃王氏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二級九月戊辰朔日有食之以侍中都官尚書到仲舉爲尚書右僕射丹陽尹丁亥周迪請降詔安成王頊督衆軍以招納之是歲周所立梁王蕭督死子巋代立

四年春正月丙子干陁利國遣使獻方物甲申周迪棄城走閩州刺史陳寶應納之臨川郡平壬辰以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章昭達爲護軍將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華皎進號平南將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黃法氍爲鎮

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安西將軍領臨川太守周敷爲南豫州刺史中護軍孫瑒爲鎮右將軍罷高州隸入江州二月戊戌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進號征南大將軍庚戌以侍中司空征北大將軍侯安都爲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庚申以平南將軍華皎爲南湘州刺史三月辛未以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爲侍中中軍大將軍辛巳詔贈討周迪將士死王事者夏四月辛丑設無㝵大會於太極前殿乙卯以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開府儀同三司五月丁卯安前將軍右光祿大夫徐世譜卒六月癸巳太白晝見司空侯安都賜死七月丁丑以鎮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黃法𣰰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九月壬戌開府儀同三司廣州刺史歐陽頠薨癸亥曲赦京師辛未周迪復寇臨川詔護軍章昭達率衆討之十一月辛酉章昭達大破周迪悉擒其黨與迪脫身潛竄十二月丙申大赦天下詔護軍將軍章昭達進軍建安以討陳寶應信威將軍益州刺史余孝頃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癸丑以前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吳明徹爲鎮前將軍

五年春正月庚辰以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袁樞爲丹陽尹辛巳輿駕親祀北郊乙酉江州湓城火燒死者二百餘人三月丁丑以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桂州刺史淳于量爲中撫軍大將軍壬午詔以故護軍將軍周鐵虎配食高祖廟庭夏四月庚子周遣使來聘五月庚午罷南丹陽郡是月周齊並遣使來聘六月丁未夜有白氣兩道出于北斗東南屬地秋七月丁丑詔曰朕以寡昧屬當負重星籥亟改寬旒弗贖不能仰協璿衡用調玉燭傍慰蒼生以安黔首兵無寧歲民乏有年移風之道未弘習俗之患猶在致令氓多觸網吏繁筆劍獄犴滋章雖由物犯囹圄淹滯亦或有冤念俾納隍載勞負扆加以膚湊不適攝衛有虧比獲微痊思覃寬惠可曲赦京師九月城西城冬十一月丁亥以左衛將軍程靈洗爲中護軍己丑章昭達破陳寶應于建安擒寶應留異送京師晉安郡平甲辰以護軍將軍章昭達爲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十二月甲子曲赦建安晉安二郡討陳寶應將士死王事者並給棺櫬送還本鄉幷復其家痊瘉未瘳者給其醫藥癸未齊遣使來聘

六年春正月甲午皇太子加元服王公以下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賜爵一級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穀人五斛庚戌以領軍將軍杜稜爲翊左將軍丹陽尹丹陽尹袁樞爲吏部尚書衛尉卿沈欽爲中領軍三月乙未詔侯景以來遭亂移在建安晉安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爲奴婢者釋爲良民夏四月甲寅以侍中中書監中衛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爲司空辛酉有彗星見周遣使來聘秋七月癸未大風至自西南廣百餘步激壞靈臺候樓甲申儀賢堂無故自壞丙戌臨川太守駱文牙斬周迪傳首京師梟於朱雀航丁酉太白晝見八月丁丑詔曰梁室多故禍亂相尋兵甲紛紜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氣無賴之屬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運火德之君時更四代歲逾二百若其經綸三業縉紳民望忠臣孝子何世無才而零落山丘變移陵谷或皆翦伐莫不侵殘玉杯得於民間漆簡傳於世載無復五株之樹罕見千年之表自大祚光啓恭惟揖讓爰暨朕躬聿脩祖武雖復旂旗服色猶行杞宋之計每車駕巡遊眇瞻河雒之路故喬山之祀蘋藻弗虧驪山之墳松柏恆守唯咸陽舊壟士子故塋掩殣未周樵牧猶衆或親屬流隸負土無期子孫冥滅手植何寄漢高留連於無忌宋祖惆悵於子房丘墓生哀性靈共惻者也朕所以興言永日思慰幽泉雖前代王侯自古忠烈墳冢被發絕無後者可檢行脩治墓中樹木勿得樵採庶幽顯咸暢稱朕意焉己卯立皇子伯固爲新安郡王伯恭爲晉安王伯仁爲廬陵王伯義爲江夏王九月癸未罷豫章郡是月新作大航冬十月辛亥齊遣使來聘十二月乙卯立皇子伯禮爲武陵王丁巳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黃法𣰰爲中衛大將軍中護軍程靈洗爲宣毅將軍郢州刺史軍師將軍郢州刺史沈恪爲中護軍鎮東將軍吳興太守吳明徹爲中領軍戊午以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鄱陽王伯山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癸亥詔曰朕自居民牧之重託在王公之上顧其寡昧鬱于治道加以屢虧聽覽事多壅積寃滯靡申幽枉弗鑒念茲罪戾有甚納隍而惠澤未

流徙暘累月今歲序云慕元正向饗欲使幽圄之內同被時和可曲赦京師
天康元年春二月丙子詔曰朕以寡德纂承洪緒日昃劬勞思弘景業而政道
多昧黎庶未康兼疹患淹時亢暘累月百姓何咎寔由朕躬念茲在茲痛如疾
首可大赦天下改天嘉七年爲天康元年三月己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揚州刺史司空安成王頊爲尚書令夏四月乙卯皇孫至澤生在位文武賜
絹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癸酉世祖疾甚是日崩于有覺殿遺詔曰朕
疾苦彌留遂至不救脩短有命夫復何言但王業艱難頻歲軍旅生民多弊無
忘愧惕今方隅乃定俗教未弘便及大漸以爲遺恨社稷任重太子可即君臨
王侯將相善相輔翊內外協和勿違朕意山陵務存儉速大斂竟羣臣三日一
臨公除之制率依舊典六月甲子羣臣上謚曰文皇帝廟號世祖丙寅葬永寧
陵世祖起自艱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常所調斂事不獲已者必
咨嗟改色若在諸身主者奏決妙識眞僞下不容姦人知自勵矣一夜內刺閨
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雞人伺漏傳更籤於殿中乃敕送者必投籤於階
石之上令鎗然有聲云吾雖眠亦令驚覺也始終梗槪若此者多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世稱繼體守文宗枝承統得失之閒蓋亦詳矣大抵以奉
而勿墜爲賢能撓而易之爲不肖其有光揚前軌克荷負構固以少焉世祖自
初發跡功庸顯著寧亂靜寇首佐大業及國禍奄臻入承寶祚兢兢業業眞若
馭朽加以崇尙儒術愛悅文義見善如弗及用人如由己恭儉以御身勤勞以
濟物自昔允文允武之君東征西怨之后賓實之迹可爲聯類至於杖聰明用
鑒識斯則承平之政前史其論諸

陳書卷二

陳書卷三考證

世祖紀若乃擒精辰宿降靈惟岳○擒一本作儲

級無尋大會於太極前殿○大會下南史有捨身二字

陳書卷三考證

陳書卷四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本紀第四

廢帝

廢帝諱伯宗字奉業小字藥王世祖嫡長子也梁承聖三年五月庚寅生永定二年二月戊辰拜臨川王世子三年世祖嗣位八月庚戌立爲皇太子自梁室亂離東宮焚燼太子居于永福省天康元年四月癸酉世祖崩其日太子卽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五內崩殞朕以寡德嗣膺寶命煢煢在疚懼甚綴旒方賴宰輔匡其不逮可大赦天下又詔內外文武各復其職遠方悉停奔赴五月乙卯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庚寅以驃騎將軍司空揚州刺史新除尚書令安成王頊爲驃騎大將軍進位司徒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丁酉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度進位司空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爲侍中進號征南將軍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進號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鎮北將軍吏部尚書袁樞爲尚書左僕射雲麾將軍吳興太守沈欽爲尚書右僕射新除中領軍吳明徹爲領軍將軍新除中護軍沈恪爲護軍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進號安南將軍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度爲吏部尚書六月辛亥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王通進號安右將軍秋八月丁酉立妃王氏爲皇后冬十月庚申輿駕奉祠太廟十一月乙亥周遣使來弔十二月甲子高麗國遣使獻方物

光大元年春正月癸酉尚書左僕射袁樞卒乙亥詔曰昔昊天成命降集寶圖二后重光九區咸乂閔余沖薄王道未昭荷玆神器如涉靈海庶親賢並建牧伯惟良天下雍熙緬同刑措今三元改曆萬國充庭清廟無追具僚斯在言瞻宁位觸感崩心思播遺恩俾覃黎獻可大赦天下改天康二年爲光大元年孝悌力田賜爵一級己卯以領軍將軍吳明徹爲丹陽尹辛卯輿駕親祀南郊二月辛亥宣毅將軍南豫州刺史余孝頃謀反伏誅癸丑以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始興王伯茂爲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黃法氍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三月甲午以尚書右僕射沈欽爲侍中尚書左僕射夏四月乙卯太白晝見五月癸巳以領軍將軍丹陽尹吳明徹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乙未以鎮右將軍杜稜爲領軍將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華皎謀反丙申以中撫大將軍淳于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總率舟師以討之六月壬寅以中軍大將軍司空徐度進號車騎將軍總督京邑衆軍步道襲湘州閏月癸巳以雲麾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丹陽尹秋七月戊申立皇子至澤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卿士已下賚帛各有差九月乙巳詔曰逆賊華皎極惡窮凶遂樹立蕭巋謀危社稷棄親卽讎人神憤惋王師電速水陸爭前梟翦之期匪朝伊暮其家口在北里尚方宜從誅戮用明國憲丙辰百濟國遣使獻方物是月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入郢州與華皎水陸俱進都督淳于量吳明徹等與戰大破之皎單舸奔江陵擒拓跋定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京師冬十月辛巳赦湘巴二郡爲皎所詿誤者甲申輿駕親祀太廟十一月己未以護軍將軍沈恪爲平西將軍荊州刺史甲子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特進左光祿大夫王沖薨十二月庚寅以兼從事中郎孔英哲爲奉聖亭侯奉孔子祀

二年春正月己亥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徒錄尚書揚州刺史安成王頊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劍履上殿侍中征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章昭達進號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爲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吳明徹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進號鎮南將軍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程靈洗進號安西將軍庚子詔討華皎軍人死王事者並給棺櫬送還本鄉仍復其家甲子罷吳州以鄱陽郡還屬江州侍中司空車騎將軍徐度薨夏四月辛巳太白晝見丁亥割東揚州晉安郡爲豐州五月丙辰太傅安成王頊獻玉璽一六月丁卯彗星見秋七月丙午輿駕親祀太廟戊申新羅國遣使獻方物壬戌立皇弟伯智爲永陽王伯謀爲桂陽王九月甲辰林邑國遣使獻方物丙午狼牙修國遣使獻方物以侍中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

州刺史章昭達爲中撫大將軍戊午太白晝見冬十月庚午輿駕親祀太廟十一月丙午以前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沈恪爲護軍將軍壬子以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黃法𣰰爲鎮西將軍郢州刺史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甲寅慈訓太后集羣臣於朝堂令曰中軍儀同鎮北儀同鎮右將軍護軍將軍八座卿士昔梁運季末海內沸騰天下蒼生殆無遺噍高祖武皇帝撥亂反正膺圖御籙重懸三象還補二儀世祖文皇帝克嗣洪基光宣寶業惠養中國綏寧外荒並戰戰兢兢劬勞締構庶幾鼎運方隆殷夏伯宗昔在儲宮本無令聞及居崇極遂騁凶淫居處諒闇固不哀戚嬪嬙弗角就館相仍豈但依車所納是譏宗正衰経生子得誚右師七百之祚何憑三千之罪爲大且費引金帛令充椒閫內府中藏軍備國儲未盈期稔皆已空竭太傅親承顧託鎮守宮闈遺誥綢繆義深垣屏而欃塗未御翌日無淹仍遣劉師知殷不佞等顯言排斥韓子高小豎輕佻推心委仗陰謀禍亂決起蕭牆元相維持但除君側又以余孝頃密遣京師便相徵召殃慝之咎凶徒自擒宗社之靈祆氛是滅於是密詔華皎稱兵上流國祚憂惶幾移醜類乃至要招遠近叶力巴湘支黨縱橫寇擾黔歙又別敕歐陽紇等攻逼衡州嶺表紛紜殊淹弦望豈止罪浮於昌邑非唯釁醜於太和但賊豎皆亡祆徒已散日望懲改猶加掩抑而悖禮忘德情性不悛樂禍思亂昏慝無已張安國蕞爾凶狡窮爲小盜仍遣使人蔣裕鉤出上京即置行臺分選凶黨賊皎婁呂春徒爲戮納自奚官藏諸永巷使其結引親舊規圖戕禍釁主侯法喜等太傅麾下恆遊府朝啗以深利謀興肘腋適又釁主孫泰等潛相連結大有交通兵力殊彊指期挺亂皇家有慶曆數遐長天誘其衷同然開發此諸文迹今以相示是而可忍誰則不容祖宗基業將懼傾實豈可復肅恭禋祀臨御兆民式稽故實宜在流放今可特降爲臨海郡王送還藩邸太傅安成王固天生德齊聖廣深二后鍾心三靈佇眷自前朝不悆任總邦家威惠相宣刑禮兼設指揮嘯咤湘郢廓清闢地開疆荆益風靡若太戊之承殷曆中都之奉漢家校以功名曾何髣髴且地彰靈璽天表長彗布新除舊禎祥咸顯文皇知子之鑒事甚帝堯傳第之懷久符太伯今可還申曩志崇立賢君方固宗祧載貞辰象中外宜依舊典奉迎輿駕未亡人不幸屬此殷憂不有崇替容危社稷何以拜祠高寢歸祔武園攬筆潸然兼懷悲慶是日出居別第太建二年四月薨時年十九帝仁弱無人君之器世祖每慮不堪繼業既居冢嫡廢立事重是以依違積載及疾將大漸召高宗謂曰吾欲遵太伯之事高宗初未達旨後寤乃拜伏涕泣固辭其後宣太后依詔廢帝焉

史臣曰臨海雖繼體之重仁厚懦弱混一是非不驚得喪蓋帝摯漢惠之流也世祖知神器之重諒難負荷深鑒堯旨弗傳寶祚焉

陳書卷四

陳書卷五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本紀第五

宣帝

高宗孝宣皇帝。諱頊。字紹世。小字師利。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也。梁大通二年七月辛酉生。有赤光滿堂室。少寬大。多智略。及長。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手垂過膝。有勇力。善騎射。高祖平侯景。鎮京口。梁元帝徵高祖子姪入侍。高祖遣高宗赴江陵。累官爲直閤將軍。中書侍郎。時有馬軍主李總與高宗有舊。每同遊處。高宗嘗夜被酒。張燈而寐。總適出尋返。乃見高宗身是大龍。總便驚駭。走避他室。及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永定元年。遙襲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三年。世祖嗣位。改封安成王。天嘉三年。自周還。授侍中。中書監。中衞將軍。置佐史。尋授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揚南豫北江五州諸軍事。揚州刺史。進號驃騎將軍。餘如故。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六年。遷司空。天康元年。授尚書令。餘並如故。廢帝即位。拜司徒。進號驃騎大將軍。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給班劍三十人。光大二年正月。進位太傅。領司徒。加殊禮。劒履上殿。增邑幷前三千戶。餘並如故。十一月甲寅。慈訓太后令廢帝爲臨海王。以高宗入纂。

太建元年春正月甲午。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夫聖人受命。王者中興。並由懿德。方作元后。高祖武皇帝揖拜堯圖。經綸禹跡。配天之業。光辰象而利貞。格地之功。侔川岳而長遠。世祖文皇帝體上聖之姿。當下武之運。箕宮示儉。所務唯德。定鼎初基。厥謀斯在。朕以寡薄。才非聖賢。夙荷前規。方傳景祚。雖復親承訓誨。志守蕃維。誠季子之高風。思城陽之遠託。自元儲紹國。正位君臨。無道非幾。佇聞刑措。豈圖王室不造。頻謀亂階。天步艱難。將傾寶曆。仰惟嘉命。爰集朕躬。我心貞確。堅誓蒼昊。而羣辟啓請。相踵渭橋。文母尊嚴。懸心長樂。對揚寶歛。非止殷湯之三辭。履涉春冬。何但代王之五讓。今便肅奉天策。欽承介圭。若據滄溟。踰增兢業。思所以雲行雨施。品物咸亨。當與黔黎。普同斯慶。可改光大三年爲太建元年。大赦天下。在位文武賜位一階。孝悌力田及爲父後者。賜爵一級。異等殊才。並加策序。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人賜穀五斛。復太皇太后尊號曰皇太后。立妃柳氏爲皇后。世子叔寶爲皇太子。皇子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康樂侯叔陵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乙未。輿駕謁太廟。丁酉。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除中撫大將軍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新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爲征北大將軍。鎮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新除鎮西將軍郢州刺史黃法𣰰進號征西大將軍。新除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吳明徹進號鎮南將軍。鎮東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進號中衞將軍。尚書僕射沈欽爲尚書左僕射。度支尚書王勱爲尚書右僕射。護軍將軍沈恪爲鎮南將軍廣州刺史。辛丑。輿駕親祀南郊。壬寅。以皇子建安侯叔英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改封豫章王。豐城侯叔堅改封長沙王。癸卯。以明威將軍周弘正爲特進。戊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庚午。皇后謁太廟。辛未。皇太子謁太廟。乙亥。輿駕親耕籍田。夏五月甲午。齊遣使來聘。丁巳。以吏部尚書領大著作徐陵爲尚書右僕射。太子詹事駙馬都尉沈君理爲吏部尚書。秋七月辛卯。皇太子納妃沈氏。王公已下賜帛各有差。丁酉。以平東將軍吳郡太守晉安王伯恭爲中護軍。進號安南將軍。九月甲辰。以新除中護軍晉安王伯恭爲中領軍。冬十月。新除左衞將軍歐陽紇據廣州舉兵反。辛未。遣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率衆討之。壬午。輿駕親祀太廟。

二年春正月乙酉。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黃法𣰰爲中權大將軍。丙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癸未。儀同章昭達擒歐陽紇送都。斬于建康市。廣州平。三月丙申。皇太后崩。丙午。曲赦廣衡二州。丁未。大赦天下。又詔自討周迪華皎已來兵交之所有死亡者。並命收斂。幷給棺槥。送還本鄉。瘡痍未瘳者各給醫藥。夏四月乙卯。臨海王伯宗薨。戊寅。皇太后祔葬萬安陵。閏月戊申。輿駕謁太廟。己酉。太白晝見。五月乙卯。儀同黃法𣰰獻瑞璧一。壬午。齊遣使來弔。六月戊子。新羅國遣使獻方物。辛卯。大雨雹。乙巳。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戊申。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章昭達進號車騎大將軍。安南將軍廣州刺

史沈恪進號鎮南將軍秋八月甲申詔曰懷遠以德抑惟恆典去戎卽華民之本志頃年江介襁負相隨崎嶇歸化亭候不絕宜加卹養答其誠心維是荒境自拔有在都邑及諸州鎮不問遠近並蠲課役若克平舊土反我侵地皆許還鄉一無拘限州郡縣長明加甄別良田廢村隨便安處若輒有課訂卽以擾民論又詔曰民惟邦本著在典謨治國愛民抑又通訓朕聽朝晏罷日昃劬勞方流惠澤覃被億兆有梁之季政刑廢缺條綱弛紊僭盜薦興役賦征徭尤為煩刻大陳御寓拯茲餘弊滅厲戢黎弗遑創改年代彌流將及成俗如弗解張物無與脣夕惕夜懷有同首疾思從卑菲約己濟民雖府帑未充君孰與足便可劃革去其泰甚冀承為定准令簡而易從自今維作田值水旱未收卽列在所言上折除單丁年登六十悉許放還巧手於役死亡及與老疾不勞訂補其籍有巧隱并王公百司輒受民為程蔭解還本屬開恩聽首在職治事之身須通相檢示有失不推當局任罪令長代換具條解舍戶數付度後人戶有增進卽加擢賞若致滅散依事准結有能墾起荒田不問頃畝少多依舊蠲稅戊子太白晝見九月乙丑以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吳興太守杜稜為特進護軍將軍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祀太廟十一月辛酉高麗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癸巳夜西北有雷聲

三年春正月癸丑以尚書右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為尚書僕射辛酉輿駕親祀南郊辛未親祀北郊二月辛巳輿駕親祀明堂丁酉親耕籍田三月丁丑大赦天下自天康元年訖太建元年逋餘軍糧祿秩夏調未入者悉原之又詔犯逆子弟支屬逃亡異境者悉聽歸首見繫繫者量可散釋其有居宅並追還夏四月壬辰齊遣使來聘五月戊申太白晝見辛亥遼東新羅丹丹天竺盤盤等國並遣使獻方物六月丁亥江陰王蕭季卿以罪免甲辰封東中郎將長沙王府諮議參軍蕭彝為江陰王秋八月辛丑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二傅祭酒以下可賚帛各有差九月癸酉太白晝見冬十月甲申輿駕親祀太廟乙酉周遣使來聘己亥丹丹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壬辰車騎大將軍司空章昭達薨

四年春正月丙午以雲麾將軍江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為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東中郎將吳郡太守長沙王叔堅為宣毅將軍江州刺史尚書僕射領大著作徐陵為尚書左僕射中書監王勱為尚書右僕射庚申以丹陽尹衡陽王伯信為信威將軍中護軍庚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乙酉立皇子叔卿為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三月壬子以散騎常侍孫瑒為安西將軍荊州刺史乙丑扶南林邑國並遣使來獻方物夏四月戊子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黃法𣰰為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月癸卯尚書右僕射王勱卒六月辛巳侍中鎮右將軍右光祿大夫杜稜卒秋八月辛未周遣使來聘丁丑景雲見戊寅詔曰國之大事受脤興戎師出以律稟策於廟所以乂安九有克成七德自頃掃滌羣穢廓清諸夏乃貔貅之戮力亦帷幄之運籌雖左袵已戡干戈載戢呼韓來謁亭鄣無警但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仁必有勇無忘武備𤄊溪之傳韜訣穀城之授神符文叔懸制戎規孟德頗言兵略朕既慚暗合良皆披覽兼昔經督戎備嘗行陳齊以七步肅之三鼓得自胸襟指掌可述今並條制凡十三科宜卽班宣以為永准乙未詔僧督湘江二州逋租無錫等十五縣流民並蠲其繇賦秋九月庚子朔日有蝕之辛亥大赦天下又詔曰舉善從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為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守寶圖雖世屬隆平治非寧一辯方分職旰食早衣傍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運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朱雲攀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為難值至如衣褐以見擔簦以遊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干時而不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改弊黃金且殫終身滯淹可為太息又貴為百辟賤有十品工拙並騖勸沮莫分街謠徒擁廷議斯闕實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治何遹爽歟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乖殊朝政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丙寅以故太尉徐度儀同杜稜儀同程靈洗配食高祖廟庭故車騎將軍章昭達配食世祖廟庭冬十月乙酉輿駕親祀太廟戊戌以鎮南將軍廣州刺史沈恪為領軍將軍十月己亥夜地震閏月辛未詔曰姑孰饒曠荊河斯擬博望關畿天限嚴岐龍山南指牛渚北臨對熊繹之餘城還全琮之故壘良疇美柘畦畎相望連宇高

黨阡陌如舊自梁末兵災凋殘略盡比雖務優寬猶未克復咫尺封畿宜須殷阜且衆將部下多寄上下軍民雜俗極為蠹耗自今有罷任之徒許分留部下其已在江外亦令迎還悉住南州津裏安置有無交貨不責市估萊荒墾闢亦停租稅臺遣鎮監一人共刺史津主分明檢押給地賦田各立頓舍十二月壬寅甘露降樂遊苑甲辰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丁卯詔曰梁氏之季兵火荐臻承華焚蕩頓無遺構寶命惟新迄將二紀頻事戎旅未遑修繕今工役差閑椽樞有擬來歲開肇創築東宮可權置起部尚書將作大匠用主監作

五年春正月癸酉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淳于量為中權大將軍宣惠將軍豫章王叔英為南徐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吏部尚書駙馬都尉沈君理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辛巳輿駕親祀南郊甲午輿駕親祀太廟二月辛丑輿駕親祀明堂乙卯夜有白氣如虹自北方貫北斗紫宮三月壬午分命衆軍北伐以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都督征討諸軍事丙戌西衡州獻馬生角己丑皇孫胤生內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為父後者爵一級北討大都督吳明徹統衆十萬發自白下夏四月癸卯前巴州刺史魯廣達克齊大峴城辛亥吳明徹克秦州水柵庚申齊遣兵十萬援歷陽儀同黃法𣰰破之辛酉齊軍救秦州吳明徹又破之癸亥詔北伐衆軍所殺齊兵並令埋掩甲子南譙太守徐槾克石梁城五月己巳石梁城降癸酉陽平郡城降甲戌徐槾克廬江郡城丙子黃法𣰰克歷陽城己卯北高唐郡城降辛巳詔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𣰰徙鎮歷陽齊改縣為郡者並復之乙酉南齊昌太守黃詠克齊昌外城丙戌廬陵內史任忠軍次東關克其東西二城進克蘄城戊子又克譙郡城秦州城降癸巳瓜步胡墅二城降六月庚子郢州刺史李綜克灄口城乙巳任忠克合州外城庚戌淮陽沭陽郡並棄城走癸丑景雲見豫章內史程文季克涇州城乙卯宣毅司馬湛陁克新蔡城癸卯周遣使來聘黃法𣰰克合州城吳明徹師次仁州甲子克其州城是月始明堂秋七月乙丑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進號征北大將軍戊辰齊遣衆二萬援齊昌西陽太守周炅破之己巳吳明徹軍次峽口克其北岸城南岸守者棄城走周炅克巴州城淮北絳城及穀陽士民並誅其渠帥以城降丙戌吳明徹克壽陽外城八月乙未山陽城降壬寅盱眙城降戊申罷南齊昌郡壬子戎昭將軍徐敬辯克海安城青州東海城降戊午平固侯陳敬泰等克晉州城九月甲子陽平城降壬申高唐太守沈善慶克馬頭城甲戌齊安城降丙子左衛將軍樊毅克廣陵楚子城癸未尚書右僕射領吏部駙馬都尉沈君理卒丁亥前鄱陽內史魯天念克黃城小城齊軍退保大城戊子割南兗州之盱眙郡屬譙州壬辰晦夜明黃城大城降冬十月甲午郭默城降戊戌以中書令王瑒為吏部尚書己亥以特進領國子祭酒周弘正為尚書右僕射乙巳吳明徹克壽陽城斬王琳傳首京師梟于朱雀航丁未齊兵萬人至潁口樊毅擊走之辛亥齊遣兵援蒼陵又破之丙辰詔曰梁末得懸瓠以壽陽為南豫州今者克復可還為豫州以黃城為司州治下為安昌郡漣湍為漢陽郡三城依梁為義陽郡並屬司州以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為豫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黃法𣰰為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戊午湛陁克齊昌城十一月甲戌淮陰城降庚辰威虜將軍劉桃根克朐山城辛巳樊毅克濟陰城己丑魯廣達等克北徐州十二月壬辰朔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其首級誡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懸自足不容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並還親屬以弘廣宥乙未譙城降乙巳立皇子叔明為宜都王叔獻為河東王壬午任忠克霍州城

六年春正月壬戌朔詔曰王者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一物乖方夕惕猶厲六合未混旰食彌憂朕嗣纂鴻基思弘經略上符景宿下叶人謀命將興師大拯淪溺灰琯未周凱捷相繼拓地數千連城將百蠢彼餘黎毒茲異境江淮年少猶有剽掠鄉閭無賴摘出陰私將帥軍人罔顧刑典今使苛法蠲除仁聲載路且肇元告慶邊服來荒始覩皇風宜覃曲澤可赦江右淮北南司定霍光建朔合豫北徐仁北兗青冀南譙南兗十五州郢州之齊安西陽江州之齊昌新蔡高唐南豫州之歷陽臨江郡士民罪無輕重悉皆原宥將帥職司軍人犯法自

依常科以明前將軍新安王伯固爲中領軍進號安前將軍中領軍晉安王伯恭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壬午輿駕親祀太廟甲申廣陵金城降周遣使來聘高麗國遣使獻方物二月壬辰朔日有蝕之辛亥輿駕親耕籍田丙辰以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三月癸亥詔曰去歲南川頗言失稔所督田租于今未即豫章等六郡太建五年田租可申半至秋豫章又逋太建四年檢首田稅亦申至秋南康一郡嶺下應接民間尤弊太建四年田租未入者可特原除庶條墾無廢歲取方實夏四月庚子彗星見辛丑詔曰睠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戎爭歸有道棄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憩朐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攜幼蓬流草跋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疾疫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慰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磬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墾六月壬辰尚書右僕射領國子祭酒周弘正卒乙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中護軍衡陽王伯信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冬十一月乙亥詔北討行軍之所並給復十年十二月癸巳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進號鎮南將軍戊戌以吏部尚書王瑒爲尚書右僕射度支尚書孔奐爲吏部尚書丙午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王通加特進

七年春正月辛未輿駕親祀南郊乙亥左衛將軍樊毅克潼州城辛巳輿駕親祀北郊二月戊申樊毅克下邳高柵等六城三月辛未詔豫二兗譙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諸郡置雲旗義士往大軍及諸鎮備防戊寅以新除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黃法氍爲豫州刺史改梁東徐州爲安州武州爲沅州移譙州鎮於新昌郡以秦郡屬之盱眙神農二郡還隸南兗州夏四月丙戌有星孛于大角庚寅監豫州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詔遣還民甲午輿駕親祀太廟乙未陳桃根又表上織成羅文錦被裘各二詔於雲龍門外焚之壬子郢州獻瑞鍾六五月乙卯割譙州之秦郡還隸南兗州分北譙縣置北譙郡領陽平所屬北譙西譙二縣合州之南梁郡隸入譙州六月丙戌爲北討將士死王事者克日舉哀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右僕射己酉改作雲龍神虎門秋八月壬寅移西陽郡治保城癸卯周遣使來聘閏九月壬辰都督吳明徹大破齊軍於呂梁是月甘露頻降樂遊苑丁未輿駕幸樂遊苑採甘露宴羣臣詔於苑龍舟山立甘露亭冬十月戊午以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前將軍中領軍新安王伯固爲南徐州刺史進號鎮北將軍信威將軍江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雲麾將軍中領軍己巳立皇子叔齊爲新蔡王叔文爲晉熙王十一月庚戌以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史淳于量爲中軍大將軍十二月丙辰以新除雲麾將軍郢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建安王叔卿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宣惠將軍宜都王叔明爲東揚州刺史壬戌以尚書僕射王瑒爲尚書左僕射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陸繕爲尚書右僕射國子祭酒徐陵爲領軍將軍甲子南康郡獻瑞鍾

八年春正月庚辰西南有紫雲見二月壬申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吳明徹進位司空丁丑詔江東道太建五年以前租稅夏調逋在民閒者皆原之夏四月甲寅詔曰元戎凱旋羣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饗宴今月十七日可幸樂遊苑設絲竹之樂大會文武己未輿駕親祀太廟庚寅尚書左僕射王瑒卒六月癸丑以雲麾將軍廣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合州刺史進號平北將軍甲寅以尚書右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新除晉陵太守王克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丁卯以車騎大將軍司空吳明徹爲南兗州刺史九月戊戌以皇子叔彪爲淮南王冬十一月乙酉以平南將軍湘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丁酉分江州晉熙高唐新蔡三郡爲晉州辛丑以冠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中領軍十二月丁卯以新除太子詹事徐陵爲右光祿大夫

九年春正月辛卯輿駕親祀北郊壬寅以湘州刺史新除中衛將軍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雲麾將軍建安王叔卿爲湘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二月壬午輿駕親耕籍田夏五月丙子詔曰朕昧旦求衣日旰方食思弘億兆用臻俾乂而牧守莅民廉平未洽年常租賦多致逋餘即此務農宜弘寬省可起太建以

來訖八年流移叛戶所帶租調七年八年叛義丁五年訖八年叛軍丁六年七年逋租田米粟夏調綿絹絲布麥等五年訖七年逋貲絹皆悉原之秋七月乙亥以輕車將軍丹陽尹江夏王伯義爲合州刺史己卯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庚辰大雨震萬安陵華表己丑震慧日寺剎及瓦官寺重門一女子於門下震死冬十月戊午司空吳明徹破周將梁士彥衆數萬于呂梁十二月戊申東宮成皇太子移于新宮

十年春正月己巳朔以中領軍廬陵王伯仁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翊左將軍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徐陵爲領軍將軍二月甲子北討衆軍敗績於呂梁司空吳明徹及將卒已下並爲周軍所獲三月辛未震武庫丙子分命衆軍以備周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明威將軍孫瑒都督荊郢水陸諸軍事進號鎮西將軍左衛將軍樊毅爲大都督督朱沛清口上至荊山緣淮衆軍進號平北將軍武毅將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等衆軍進號寧遠將軍乙酉大赦天下丁酉以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軍將軍淳于量爲南兗州刺史進號車騎將軍夏四月庚戌詔曰懋賞之言明於訓誥披攘之美著在撫巡近歲薄伐廓清淮泗摧鋒致果文武畢力櫛風沐雨寒暑亟離念功在茲無忘終食宜班榮賞用酬厥勞應在軍者可並賜爵二級并加賚卹付選即便量處又詔曰惟堯葛衣鹿裘則天爲大伯禹弊衣菲食夫子曰無間然故儉德之恭約失者鮮朕君臨宇宙十變年籥旰日勿休乙夜忘寢跂予思治若濟巨川念茲在茲懷同馭朽非貪四海之富非念黃屋之尊導仁壽以寘羣生寧勞役以奉諸己但承梁季亂離斯瘼宮室禾黍有名亡處雖輪奐未覩頗事經營去泰去甚猶爲勞費加以戎車屢出千金日損府帑未充民疲征賦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興言靜念夕惕懷抱垂訓立法良所多慚斲雕爲朴庶幾可慕雉頭之服既焚弋綈之衣方襲損撤之制前自朕躬草偃風行冀以變俗應御府堂署所營造禮樂儀服軍器之外其餘悉皆停息掖庭常供王侯妃主諸有俸卹並各量減丁巳以新除鎮右將軍新安王伯固爲護軍將軍戊午樊毅遣軍度淮北對清口築城庚申大雨雹壬戌清口城不守五月甲申太白晝見六月丁卯大雨震大皇寺剎莊嚴寺露盤重陽閣東樓千秋門內槐樹鴻臚府門秋七月戊戌新羅國遣使獻方物乙巳以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袁憲爲吏部尚書八月乙丑朔改秦郡爲義州戊寅隕霜殺稻菽九月壬寅以平北將軍樊毅爲中領軍乙巳立方明壇于婁湖戊申以中衛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兼王官伯臨盟甲寅輿駕幸婁湖臨誓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也壬戌以宣惠將軍江夏王伯義爲東揚州刺史冬十月戊寅罷義州及瑯邪彭城二郡立建興領建安同夏烏山江乘臨沂湖熟等六縣屬揚州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繕爲尚書僕射十一月辛丑以鎮西將軍孫瑒爲郢州刺史十二月乙亥合州廬江蠻田伯興出寇樅陽刺史魯廣達討平之

十一年春正月丁酉龍見于南兗州永寧樓側池中二月癸亥輿駕親耕藉田三月丁未詔淮北義人率戶口歸國者建其本屬舊名置立郡縣即隸近州賦給田宅喚訂一無所預五月乙巳詔曰昔軒轅命于風后力牧放勳咨爾稷契朱虎冕旒垂拱化致隆平爰逮漢列五曹周分六職設官理務各有攸司亦幾期刑措卜世彌永並賴羣才用康庶績朕日昃劬勞思弘治要而機事尚擁政道未凝夕惕于懷罔知攸濟方欲仗茲舟檝委成股肱徵名責實取寧多士自今應尚書曹府寺內省監司文案悉付局參議分判其軍國興造徵發選序三獄等事前須詳斷然後啓聞凡諸辯決務令清乂約法守制較若畫一不得前後舛互自相矛楯致有枉滯紆意舞文糾聽所知靡有攸赦甲寅詔曰舊律以枉法受財爲坐雖重直法容賄其制甚輕豈不長彼貪殘生其舞弄事涉貨財寧不尤切今可改不枉法受財者科同正盜六月庚辰以鎮前將軍豫章王叔英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丙戌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中權將軍護軍將軍秋七月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八月甲子青州義主朱顯宗等率所領七百戶入附丁卯輿駕幸大壯觀閱武戊寅輿駕還宮冬十月甲戌以安前將軍祠部尚書晉安王伯恭爲軍師將軍尚書僕射陸繕爲尚書左僕射十一月辛卯詔曰畫冠弗犯革此澆風孥戮是蹈化於薄俗朕膺寶命迄將一

紀恩經邦濟治憂國愛民日昃劬勞夜分輟寢而還淳反朴其道靡階雍熙盛美莫云能致遂乃鞠訊之牒盈於聽覽舂鈇之人塡於牢犴周成刑措漢文斷獄杼軸空勞邈焉既遠加以蕞爾醜徒蹶我彭汴淮汝坻庶企踵王略治兵誓旅義存拯救飛芻挽粟征賦頗煩暑雨祁寒寧忘咨怨兼宿度乖舛次舍違方若曰之誠實歸元首愧心斯積馭朽非懼卽建子令月微陽初動應此嘉辰宜播寬澤可大赦天下甲午周遣柱國梁士彥率衆至肥口戊戌周軍進圍壽陽辛丑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淳于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加安北將軍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任忠都督北討諸軍事加平北將軍前豐州刺史皐文奏率步騎三千趣陽平郡癸卯任忠率步騎七千趣秦郡丙午新除仁威將軍右衞將軍魯廣達率衆入淮是日樊毅領水軍二萬自東關入焦湖武毅將軍蕭摩訶率步騎趣歷陽戊申豫州陷辛亥霍州又陷癸丑以新除中衞大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督水步衆軍十二月乙丑南北兗晉三州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等九州並自拔還京師譙北徐州又陷自是淮南之地盡沒于周矣己巳詔曰昔堯舜在上茅屋土階湯禹爲君藜杖韋帶至如甲帳珠絡華榱璧璫未能雍熙徒聞侈欲朕企仰前聖思求愍平正道多違澆風又靡至今貴里豪家金鋪玉舄貧居陋巷彘食牛衣稱物平施何其遼遠爟烽未息役賦兼勞文吏姦貪妄動科格重以旗亭關市稅斂繁多不廣都內之錢非供水衡之費逋逃商賈營謀私蓄靖懷衆弊宜事改張弗弘王道安拯民靈今可宣勑主衣尙方諸堂署等自非軍國資須不得繕造衆物後宮僚列若有游長掖庭啓奏卽皆量遣太子祕戲非會禮經樂府倡優不合雅正並可刪改市估津稅軍令國章更須詳定唯務平允別觀離宮郊閒野外非恆饗宴勿復脩治并勑內外文武車馬宅舍皆循儉約勿尙奢華違我嚴規抑有刑憲所由具爲條格標榜宣示令喻朕心焉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將軍裴子烈鎭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鎭柵口前信州刺史楊寶安鎭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爲鎭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

十二年春正月戊戌以散騎常侍左衞將軍任忠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督緣江軍防事三月壬辰以平北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翊左將軍中領軍夏四月癸亥尙書左僕射陸繕卒乙丑以宣毅將軍河東王叔獻爲南徐州刺史己卯大雩壬午雨五月癸巳以軍師將軍尙書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尙書僕射六月壬戌大風壞皐門中闥秋八月己未周使持節上柱國鄖州總管滎陽郡公司馬消難以鄖隨溫應土順沔儇岳等九州魯山甑山沌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涓水等八鎭內附詔以消難爲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總督安隨等九州八鎭諸軍事車騎將軍司空封隨郡公給鼓吹女樂各一部庚申詔鎭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遣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率衆趣歷陽通直散騎常侍超武將軍陳慧紀爲前軍都督趣南兗州戊辰以新除司空司馬消難爲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郭默城甲戌大雨霖丙子淳于陵克祐州城九月癸未周臨江太守劉顯光率衆內附是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擊三夜乃止丙戌改安陸郡爲南司州丁亥周將王延貴率衆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延貴等己酉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冬十月癸丑大雨雹震十一月己丑詔曰朕君臨四海日旰劬勞思弘王治未臻斯道而兵車驟出軍費尤煩芻漕控引不能徵賦夏中亢旱傷農畿內爲甚民失所資歲取無託此則政刑未理陰陽舛度黎元阻饑君孰與足靖言興念余責在躬宜布惠澤溥沾坻庶其丹陽吳興晉陵建興義興東海信義陳留江陵等十郡并謝署卽年田稅祿秩並各原半其丁租半申至來歲秋登十二月庚辰宣毅將軍南徐州刺史河東王叔獻薨

十三年春正月壬午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淳于量爲左光祿大夫中權將軍護軍將軍鄱陽王伯山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鎭右將軍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爲揚州刺史軍師將軍尙書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尙書左僕射右將軍丹陽尹徐陵爲中書監領太子詹事吏部尙書袁憲爲尙書右僕射庚寅以輕車將軍衞尉卿宜都王叔明爲南徐州刺史二月甲寅詔賜司馬消難所部周大將軍田廣等封爵各有差乙亥輿駕親耕籍田夏四月乙巳分衡州始興郡

爲東衡州衡州爲西衡州五月丙辰以前鎭西將軍樊毅爲中護軍六月辛卯以新除中護軍樊毅爲護軍將軍秋九月癸亥夜大風至自西北發屋拔樹大雷震雹冬十月癸未以散騎常侍丹陽尹毛喜爲吏部尚書護軍將軍樊毅爲鎭西將軍荆州刺史改鄱陽郡爲吳州壬寅丹丹國遣使獻方物十二月辛巳彗星見己亥以翊右將軍衞尉卿沈恪爲護軍將軍

十四年春正月己酉高宗弗豫甲寅崩于宣福殿時年五十三遺詔曰朕爰自遘疾會未浹旬醫藥不瘳便屬大漸終始定分夫復奚言但君臨寰宇十有四載誠則雖休勿休日愼一日知宗廟之負重識王業之艱難而邊鄙多虞生民未乂方欲蕩淸四海包吞八荒有志莫從遺恨幽壤皇太子叔寶繼體正嫡年業韶茂纂統洪基社稷有主羣公卿士文武內外俱罄心力同竭股肱送往事居盡忠誠之節當官奉職弘翼亮之功務在叶和無違朕意凡厥終制事從省約金銀之飾不須入壙明器之具皆令用瓦唯使儉而合禮勿得奢而乖度以日易月既有通規公除之制悉依舊制在位百司三日一臨四方州鎭五等諸侯各守所職並停奔赴二月辛卯上謚孝宣皇帝廟號高宗癸巳葬顯寧陵高宗在田之日有大度幹略及乎登庸實允天人之望梁室喪亂淮南地並入齊高宗太建初志復舊境乃運神略授律出師至於戰勝攻取獻捷相繼遂獲反侵地功實懋焉及周滅齊乘勝略地還達江際矣

史臣曰高宗器度弘厚亦有人君之量焉世祖知冢嗣仁弱弗可傳於寶位高宗地居姬旦世祖情存太伯及乎弗悆大事咸悉焉至於纂業萬機平理命將出師克淮南之地開拓土宇靜謐封疆享國十餘年志大意逸呂梁覆軍大喪師徒矣江左削弱抑此之由嗚呼蓋德不逮文智不及武雖得失自我無禦敵之略焉

陳書卷五

陳書卷五考證

宣帝紀梁大同二年七月辛酉生○大通南史作中大通

時有馬軍主李綜與高宗有舊○南史無馬字

十月己亥夜地震○臣人龍按上文書冬十月乙酉祀太廟戊戌以沈恪爲領軍則此不應複書十月若南史作十一月而不書朔以上戊戌證之亦恐有誤

分命衆軍北伐○南史云是歲諸軍略地所在剋捷與下文詳敘者小異

壬辰以尚書右僕射王瑒爲尚書右僕射○下右字衍臣人龍按南史云以尚書右僕射爲尚書僕射則知右字之爲衍文矣

己酉周廣陵義主曹藥率衆入附○南史主字上有軍字

陳書卷五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本紀第六

後主

後主諱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高宗嫡長子也梁承聖二年十一月戊寅生于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關右留後主于穰城天嘉三年歸京師立為安成王世子天康元年授寧遠將軍置佐史光大二年為太子中庶子尋遷侍中餘如故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高祖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太子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詔曰上天降禍大行皇帝奄棄萬國攀號擗踊無所逮及朕以哀煢嗣膺寶歷若涉巨川罔知攸濟方賴羣公用匡寡薄思播遺德覃被億兆凡厥遐邇咸與惟新可大赦天下在位文武及孝悌力田為父後者並賜爵一級孤老鰥寡不能自存者賜穀人五斛帛二匹癸亥以侍中翊前將軍丹陽尹長沙王叔堅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右衛將軍蕭摩訶為車騎將軍南徐州刺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樊毅進號征西將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任忠進號鎮南將軍護軍將軍沈恪為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平西將軍魯廣達進號安西將軍仁武將軍豐州刺史章大寶為中護軍乙丑尊皇后為皇太后宮曰弘範丙寅以冠軍將軍晉熙王叔文為宣惠將軍丹陽尹丁卯立弟叔重為始興王奉昭烈王祀己巳立妃沈氏為皇后辛未立皇弟叔儼為尋陽王皇弟叔慎為岳陽王皇弟叔達為義陽王皇弟叔熊為巴山王皇弟叔虞為武昌王壬申侍中中權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中權大將軍軍師將軍尚書左僕射晉安王伯恭進號翊前將軍侍中翊右將軍中領軍廬陵王伯仁進號安前將軍鎮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進號征南將軍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建安王叔卿進號安南將軍以侍中中書監安右將軍徐陵為左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甲戌設無㝵大會於太極前殿三月辛亥詔曰躬推為勸義顯前經力農見賞事昭往誥斯乃國儲是資民命攸屬豐儉隆替靡不由之夫入賦自古輸藁惟舊沃饒貴于十金磽确至於三易腴埆既異盈縮不同詐僞日興簿書歲改稻田使者著自西京不實峻刑聞諸東漢老農懼於祇應俗吏因而侮文輟耒成羣游手為伍永言妨蠹良可太息今陽和在節膏澤潤下宜展春耕以望秋坻其有新闢塍畎進墾蒿萊廣袤勿得度量征租悉皆停免私業久廢咸許占作公田荒縱亦隨肆勤儻良守教耕淳民載酒有茲督課議以賞擢外可為格班下稱朕意焉癸亥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字甿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道和羹是隆大廈上智中主咸由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惛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由自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空勞宵夢屢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甲旦凝慮丙夜損懷豈以食玉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已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勿得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仗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庭便當隨彼方圓飭之矩矱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紆己乞言降情訪道高咨岳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悔吝朕纂承丕緒思隆大業常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有智周政術心練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辯禁網之疏密者各進忠讜無所隱諱朕將虛己聽受擇善而行庶深鑒物情匡我王度己巳以侍中尚書左僕射新除翊前將軍晉安王伯恭為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新除翊左將軍永陽王伯智為尚書僕射中護軍章大寶為豐州刺史夏四月丙申立皇子永康公胤為皇太子賜天下為父後者爵一級王公已下賚帛各有差庚子詔曰朕臨御區宇撫育黔黎方欲康濟澆薄蠲省繁費奢僭乖衷實宜防斷應鏤金銀薄及庶物化生土木人綵花之屬及布帛幅尺短狹輕疎者並傷財廢業尤成蠹患又僧尼道士挾邪左道不依經律民間淫祀祆書諸珍怪事詳為條制並皆禁絕癸卯詔曰中歲克定淮泗爰涉青徐彼土酋豪並輸

罹賊寇分遣親戚以爲質任今書土淪隔復成異域南北阻遠未得會同念其分乖殊有愛矜實軫吾民斯事一也何獨譏禁使彼離析外可即檢任子館及東館并帶保任在外者並賜衣糧頒之酒食遂其鄉路所之阻遠便發遣船仗衞送必令安達若已預仕宦及別有事義不欲去者亦隨其意六月癸酉朔以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孫瑒爲中護軍秋七月辛未大赦天下是月江水色赤如血自京師至于荆州八月癸未夜天有聲如風水相擊乙酉夜亦如之丙戌以使持節都督緣江諸軍事安西將軍魯廣達爲安左將軍九月丙午設無㝵大會於太極殿捨身及乘輿御服大赦天下辛亥夜天東北有聲如蟲飛漸移西北乙卯太白晝見丙寅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司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豫章王叔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

至德元年春正月壬寅詔曰朕以寡薄嗣守鴻基哀慘切慮疹恙纏織訓俗少方臨下靡算懼甚踐冰慄同馭朽而四氣易流三光遄至纓紱列陛玉帛充庭具物匪新節序疑舊緬思前德永慕昔辰對軒闥而哽心顧扆筵而慓氣思所以仰遵遺構俯勵薄躬陶鑄九流休息百姓用弘寬簡取叶陽和可大赦天下改太建十五年爲至德元年以征南將軍江州刺史新除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中衞大將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長沙王叔堅爲江州刺史征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司馬消難進號車騎將軍宜惠將軍丹陽尹晉熙王叔文爲揚州刺史鎭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任忠爲領軍將軍安左將軍魯廣達爲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祠部尚書江總爲吏部尚書癸卯立皇子深爲始安王二月丁丑以始興王叔重爲揚州刺史夏四月戊辰交州刺史李幼榮獻馴象己丑以前輕車將軍揚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江州刺史秋八月丁卯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爲司空九月丁巳天東南有聲如蟲飛冬十月丁酉立皇弟叔平爲湘東王叔敖爲臨賀王叔宣爲陽山王叔穆爲西陽王戊戌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徐陵卒癸丑立皇弟叔儉爲南安王叔澄爲南郡王叔興爲沅陵王叔韶爲岳山王叔純爲新興王十二月丙辰頭和國遣使獻方物司空長沙王叔堅有罪免戊午夜天開自西北至東南其內有青黃色隆隆若雷聲

二年春正月丁卯分遣大使巡省風俗平南將軍豫州刺史魯廣達進號安南將軍癸巳大赦天下夏五月戊子以尚書僕射永陽王伯智爲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輕車將軍江州刺史晉熙王叔文爲信威將軍湘州刺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重爲江州刺史信武將軍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南平王嶷爲揚州刺史吏部尚書江總爲尚書僕射秋七月戊辰以長沙王叔堅爲侍中鎭左將軍壬午太子加元服在位文武賜帛各有差孝悌力田爲父後者各賜一級鰥寡癃老不能自存者人穀五斛九月癸未太白晝見冬十月己酉詔曰耕鑿自足乃曰淳風貢賦之興其來尚矣蓋由庚亟務不獲已而行焉但法令滋章姦盜多有俗尚澆詐政鮮惟良朕日旰夜分矜一物之失所泣辜罪己愧三千之未措望訂初下使疆陲兼出如聞貧富均起單弱重弊斯豈振窮扇賜之意歟是乃下吏箕斂之苛也故云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自太建十四年望訂租調逋未入者並悉原除在事百僚辯斷庶務必去取平允無得便公害民爲己聲績妨紊政道十一月丙寅大赦天下壬申盤盤國遣使獻方物戊寅百濟國遣使獻方物

三年春正月戊午朔日有蝕之庚午以鎭左將軍長沙王叔堅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荆州刺史樊毅爲護軍將軍守吏部尚書領著作陸瓊爲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加特進三月辛酉前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夏四月庚戌豐州義軍主陳景詳斬大寶傳首京師秋八月戊子夜老人星見己酉以左民尚書謝伸爲吏部尚書九月甲戌特進金紫光祿大夫袁敬卒冬十月己丑丹丹國遣使獻方物十一月己未詔曰宣尼誕膺上哲體資至聖祖述憲章之典並天地而合德樂正雅頌之奧與日月而偕明垂後昆之訓範開生民之耳目梁季湮微靈寢忘處鞠爲茂草三十餘年敬仰如在永惟懷息今雅道雍熙由庚得所斷琴故履零落不追闕簡開書無因循復外可詳之禮典改築舊廟蕙房桂棟咸使惟新芳蘩潔潦以時饗奠辛巳輿駕幸長干寺大赦天下十二月丙戌太白晝見辛卯皇太子出太學講孝經戊戌講畢辛丑釋奠于

先師禮畢設金石之樂會宴王公卿士癸卯高麗國遣使獻方物是歲蕭巋死子琮代立

四年春正月甲寅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久著前徽擧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虛己日旰興懷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蹇諤採其謀計王公已下各薦所知旁詢管庫爰及輿皁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親加聽覽佇於啓沃中權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進號鎭衞將軍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進號驃騎大將軍鎭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沙王叔堅進號中軍大將軍安南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鎭右將軍翊右將軍宜都王叔明進號安右將軍二月丙戌以鎭右將軍晉安王伯恭爲特進丙申立皇弟叔謨爲巴東王叔顯爲臨江王叔坦爲新會王叔隆爲新寧王夏五月丁巳立皇子莊爲會稽王秋九月甲午輿駕幸玄武湖肄艫艦閱武宴羣臣賦詩戊戌以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鄱陽王伯山爲東揚州刺史智武將軍岳陽王叔愼爲丹陽尹丁未百濟國遣使獻方物冬十月癸亥尚書僕射江總爲尚書令吏部尚書謝伷爲尚書僕射十一月己卯詔曰惟刑止暴惟德成物三才是資百王不改而世無抵角時鮮犯鱗渭橋驚馬弗聞廷爭桃林逸牛未見其旨雖剽悍輕侮理從鈇鉞蠢愚杜默宜肆矜弘政乏良哉明慚則哲求諸刑措安可得乎是用屢[illegible][illegible]以軫懷實黼扆而於邑復茲合璧輪缺連珠緯舛黃鍾獻呂和氣始萌玄英告中履長在御因時宥過抑乃斯得可大赦天下

禎明元年春正月丙子以安前將軍衡陽王伯信進號鎭前將軍安東將軍吳興太守廬陵王伯仁爲特進智武將軍丹陽尹岳陽王叔愼爲湘州刺史仁武將軍義陽王叔達爲丹陽尹戊寅詔曰栢皇大庭鼓淳和於曩日姬王嬴后被澆風於末載刑書已鑄善化匪融禮義既乖姦宄斯在何其淳朴不反浮華競扇者歟朕居中御物納隍在睠頻恢天網屢絕三邊元元黔庶終罹五辟盡乃康哉寡薄抑爲法令滋章是用當宁弗怡矜此向隅之意今三元具序萬國朝辰靈芝獻於始陽膏露凝於車歲從春施令仰乾布德思與九有惟新七政可大赦天下改至德五年爲禎明元年乙未地震癸卯以鎭前將軍衡陽王伯信爲鎭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二月丁未以特進鎭右將軍晉安王伯恭進號中衞將軍中書令建安王叔卿爲中書監丁卯詔至德元年逋訂租調逋未入者並原之秋八月癸卯老人星見丁未以車騎將軍蕭摩訶爲驃騎將軍九月乙亥以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爲驃騎大將軍庚寅蕭琮所署尚書令太傅安平王蕭巖中軍將軍荆州刺史義興王蕭瓛遣其都官尚書沈君公詣荆州刺史陳紀請降辛卯巖等率文武男女十萬餘口濟江甲午大赦天下冬十一月乙亥割揚州吳郡置吳州割錢塘縣爲郡屬焉丙子以蕭巖爲平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蕭瓛爲安東將軍吳州刺史丁亥以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豫章王叔英兼司徒十二月丙辰以前鎭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鄱陽王伯山爲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前中衞將軍晉安王伯恭爲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

二年春正月辛巳立皇子恮爲東陽王恬爲錢塘王是月遣散騎常侍周羅睺帥兵屯峽口夏四月戊申有羣鼠無數自蔡洲岸入石頭渡淮至于青塘兩岸數日死隨流出江戊午以左民尚書蔡徵爲吏部尚書是月郢州南浦水黑如墨五月壬午以安前將軍廬陵王伯仁爲特進甲午東冶鑄鐵有物赤色如數斗自天墜鎔所有聲隆隆如雷鐵飛出墻外燒民家六月戊戌扶南國遣使獻方物庚子廢皇太子胤爲吳興王立軍師將軍揚州刺史始安王深爲皇太子辛丑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進號鎭南將軍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進號安北將軍會稽王莊爲翊前將軍揚州刺史宣惠將軍尚書令江總進號中權將軍雲麾將軍太子詹事袁憲爲尚書僕射尚書僕射謝伷爲特進寧遠將軍新除吏部尚書蔡徵進號安右將軍甲辰以安右將軍魯廣達爲中領軍丁巳大風至自西北激濤水入石頭城淮渚暴溢漂沒舟乘冬十月己亥立皇子蕃爲吳郡王辛丑以度支尚書領大著作姚察爲吏部尚書己酉輿駕幸莫府山大校獵十一月丁卯詔曰夫議獄緩刑皇王之所垂範勝殘去殺仁人之所用心自畫冠既息刻吏斯起法令滋章手足無措朕君臨區宇屬當

澆末輕重之典在政未康小大之情與言多愧眷茲狴犴有軫哀矜可克日於大政殿訊獄壬申以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南平王嶷爲征西將軍郢州刺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永嘉王彥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軍師將軍南海王虔爲安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丙子立皇弟叔榮爲新昌王叔匡爲太原王是月隋遣晉王廣衆軍來伐自巴蜀沔漢下流至廣陵數十道俱入緣江鎮戍相繼奏聞時新除湘州刺史施文慶中書舍人沈客卿掌機密用事並抑而不言故無備禦

三年春正月乙丑朔霧氣四塞是日隋總管賀若弼自北道廣陵濟京口總管韓擒虎趣橫江濟采石自南道將會弼軍丙寅采石戍主徐子建馳啓告變丁卯召公卿入議軍旅戊辰內外戒嚴以驃騎將軍蕭摩訶護軍將軍樊毅中領軍魯廣達並爲都督遣南豫州刺史樊猛帥舟師出白下散騎常侍皋文奏將兵鎮南豫州庚午賀若弼攻陷南徐州辛未韓擒虎又陷南豫州文奏敗還至是隋軍南北道並進後主遣驃騎大將軍司徒豫章王叔英屯朝堂蕭摩訶屯樂遊苑樊毅屯耆闍寺魯廣達屯白土岡忠武將軍孔範屯寶田寺己卯鎮東大將軍任忠自吳興入赴仍屯朱雀門辛巳賀若弼進據鍾山頓白土岡之東南甲申後主遣衆軍與弼合戰衆軍敗績弼乘勝至樂遊苑魯廣達猶督散兵力戰不能拒弼進攻宮城燒北掖門是時韓擒虎率衆自新林至于石子岡任忠出降於擒虎仍引擒虎經朱雀航趣宮城自南掖門而入於是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出唯尚書僕射袁憲在殿內尚書令江總吏部尚書姚察度支尚書袁權前度支尚書王瑗侍中王寬在省中後主聞兵至從宮人十餘出後堂景陽殿將自投于井袁憲侍側苦諫不從後閤舍人夏侯公韻又以身蔽井後主與爭久之方得入焉及夜爲隋軍所執丙戌晉王廣入據京城三月己巳後主與王公百司發自建業入于長安隋仁壽四年十一月壬子薨於洛陽時年五十二追贈大將軍封長城縣公諡曰煬葬河南洛陽之芒山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曰高祖拔起壟畝有雄桀之姿始佐下藩奮英奇之略弭節南海職思靜亂援旗北邁義在勤王掃侯景於既成拯梁室於已墜天網絕而復續國步屯而更康百神有主不失舊物魏王之延漢鼎宋武之反晉乘輿懋績鴻勳無以尚也于時內難未弭外鄰勍敵王琳作梗於上流周齊搖蕩於江漢畏首畏尾若存若亡此之不圖遠矜天歷雖皇靈有眷何其速也然志度弘遠懷抱豁如或取士於仇讎或擢才於亡命掩其受金之過宥其吠堯之罪委以心腹爪牙咸能得其死力故乃決機百勝成此三分方諸鼎峙之雄足以無慚權備矣世祖天姿叡哲清明在躬早預經綸知民疾苦思擇令典庶幾至治德刑並用戡濟艱虞羣兇授首彊鄰震懾雖忠厚之化未能及遠恭儉之風足以垂訓若不尚明察則守文之良主也臨川年長於成王過微於太甲宣帝有周公之親無伊尹之志明辟不復桐宮遂往欲加之罪其無辭乎高宗爰自在田雅量宏廓登庸御極民歸其厚惠以使下寬以容衆智勇爭奮師出有名揚旆分麾風行電掃闢土千里奄有淮泗戰勝攻取之勢近古未之有也既而君侈民勞將驕卒惰帑藏空竭折衂師徒於是秦人方彊遂窺兵於江上矣李克以爲吳之先亡由乎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信哉言乎高宗始以寬大得人終以驕侈致敗文武之業墜于茲矣後主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既屬邦國殄瘁不知稼穡艱難初懼阽危屢有哀矜之詔後稍安集復扇淫侈之風賓禮諸公唯寄情於文酒昵近羣小皆委之以衡軸謀謨所及遂無骨鯁之臣權要所在莫匪侵漁之吏政刑日紊尸素盈朝耽荒爲長夜之飲嬖寵同豔妻之孽危亡弗恤上下相蒙衆叛親離臨機不寤自投於井冀以苟生視其以此求全抑亦民斯下矣遐觀列辟纂武嗣興其始也皆欲齊明日月合德天地高視五帝俯協三王然而靡不有初克終蓋寡其故何哉並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於仁義心怵於嗜慾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倫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爲心哉此所以成康文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代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爲天下笑可不痛乎古人有言亡國之主多有才藝考之梁陳及隋信非虛論然則不崇教義之本偏尚淫麗之文徒

長澆僞之風無救亂亡之禍矣

史臣曰後主昔在儲宮早標令德及南面繼業實允天人之望矣至於禮樂刑政咸遵故典加以深弘六藝廣闢四門是以待詔之徒爭趨金馬稽古之秀雲集石渠且梯山航海朝貢者往往歲至矣自魏正始晉中朝以來貴臣雖有識治者皆以文學相處罕關庶務朝章大典方參議焉文案簿領咸委小吏浸以成俗迄至于陳後主因循未遑改革故施文慶沈客卿之徒專掌軍國要務姦黠左道以裒刻爲功自取身榮不存國計是以朝經墮廢禍生隣國斯亦運鍾百六鼎玉遷變非唯人事不昌蓋天意然也

陳書卷六

陳書卷六考證

後主紀丁卯立弟叔重爲始興王奉昭烈王祀○重一本作敷南史同

是用甲旦從慮丙夜損懷○甲應作中

肄鑾轡閱武宴羣臣賦詩○肄各本訛肆今改從南史

陳書卷六考證

陳書卷七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一

高祖章皇后　世祖沈皇后　廢帝王皇后　高宗柳皇后
後主沈皇后　張貴妃

周禮王者立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然受命繼體之主非獨外相佐也蓋亦有內德助焉漢魏已來六宮之職因襲增置代不同矣高祖承微接亂光膺天歷以朴素自處故後宮員位多闕世祖天嘉初詔立後宮員數始置貴妃貴嬪貴姬三人以擬古之三夫人又置淑媛淑儀淑容昭華昭儀昭容脩華脩儀脩容九人以擬古之九嬪又置婕妤容華充華承徽烈榮五人謂之五職亞於九嬪又置美人才人良人三職其職無員數號為散位世祖性恭儉而嬪嬙多闕高宗後主內職無所改作今之所綴略備此篇

高祖宣皇后章氏諱要兒吳興烏程人也本姓鈕父景明為章氏所養因改焉景明梁代官至散騎侍郎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己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而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少聰慧美容儀手爪長五寸色並紅白每有朞功之服則一爪先折高祖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早卒後乃聘后后善書計能誦詩及楚辭高祖自廣州南征交阯命后與衡陽王昌隨世祖由海道歸于長城侯景之亂高祖下至豫章后為景所囚景平而高祖為長城縣公后拜夫人及高祖踐阼永定元年立為皇后追贈后父景明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拜后母蘇安吉縣君二年安吉君卒與后父合葬吳興明年追封后父為廣德縣侯邑五百戶謚曰溫高祖崩后與中書舍人蔡景歷定計秘不發喪召世祖入纂事在蔡景歷及侯安都傳世祖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慈訓廢帝即位尊后為太皇太后光大二年后下令黜廢帝為臨海王命高宗嗣位太建元年尊后為皇太后二年三月丙申崩于紫極殿時年六十五遺令喪事所須並從儉約諸有饋奠不得用牲牢其年四月羣臣上謚曰宣太后祔葬萬

安陵后親屬無在朝者唯族兄鈕洽官至中散大夫

世祖沈皇后諱妙容吳興武康人也父法深梁安前中錄事參軍后年十餘歲以梁大同中歸于世祖高祖之討侯景世祖時在吳興景遣使收世祖及后景平乃獲免高祖踐阼永定元年后為臨川王妃世祖即位為皇后追贈后父法深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封建成縣侯邑五百戶謚曰恭追贈后母高綏安縣君謚曰定廢帝即位尊后為皇太后宮曰安德時高宗與僕射到仲舉舍人劉師知等並受遺輔政師知與仲舉恆居禁中參決眾事而高宗為揚州刺史與左右三百人入居尚書省師知見高宗權重陰忌之乃矯敕謂高宗曰今四方無事王可還東府經理州務高宗將出而諮議毛喜止之曰今若出外便受制於人譬如曹爽願作富家翁不可得也高宗乃稱疾召師知留之與語使毛喜先入言之於后后曰今伯宗年幼政事並委二郎此非我意喜又言於廢帝帝曰此自師知等所為非朕意也喜出以報高宗高宗因囚師知自入見后及帝極陳師知之短仍自草敕請畫以師知付廷尉治罪其夜於獄中賜死自是政無大小盡歸高宗后憂悶計無所出乃密賂宦者蔣裕令誘建安人張安國使據郡反冀因此以圖高宗安國事覺並為高宗所誅時后左右近侍頗知其事后恐連逮黨與並殺之高宗即位以后為文皇后陳亡入隋大業初自長安歸于江南頃之卒后兄欽隨世祖征伐以功至貞威將軍安州刺史世祖即位襲爵建城侯加通直散騎常侍持節會稽等九郡諸軍事明威將軍會稽太守入為侍中左衞將軍衞尉卿光大中為尚書右僕射尋遷左僕射欽素無技能奉己而已高宗即位出為雲麾將軍義興太守秩中二千石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特進翊左將軍謚曰成子觀嗣頗有學識官至御史中丞

廢帝王皇后金紫光祿大夫固之女也天嘉元年為皇太子妃廢帝即位立為皇后廢帝為臨海王后為臨海王妃至德中薨后生臨海嗣王至澤至澤以光大元年為皇太子太建元年襲封臨海嗣王尋為宣惠將軍置佐史陳亡入長安

高宗柳皇后諱敬言河東解人也曾祖世隆齊侍中司空尚書令貞陽忠武公

祖慎有重名於梁代官至祕書監贈侍中中護軍父儼尚梁武帝女長城公主
拜駙馬都尉大寶中爲鄱陽太守卒官后時年九歲幹理家事有若成人侯景
之亂后與弟盼往江陵依梁元帝元帝以長城公主之故待遇甚厚及高宗赴
江陵元帝以后配焉承聖二年后生後主於江陵明年江陵陷高宗遷于關右
后與後主俱留穰城天嘉二年與後主還朝后爲安成王妃高宗即位立爲皇
后后美姿容身長七尺二寸手垂過膝初高宗居鄉里先娶吳興錢氏女及即
位拜爲貴妃甚有寵后傾心下之每尚方供奉之物其上者皆推於貴妃而己
御其次焉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亂後主賴后與樂安君吳氏救而獲免事在
叔陵傳後主即位尊后爲皇太后宮曰弘範當是之時新失淮南之地隋師臨
江又國遭大喪後主病瘡不能聽政其誅叔陵供大行喪事邊境防守及百司
衆務雖假以後主之命實皆決之於后後主瘡愈乃歸政焉陳亡入長安大業
十一年薨於東都年八十三葬洛陽之邙山后性謙謹未嘗以宗族爲請雖衣
食亦無所分遺弟盼太建中尚世祖女富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主即位以帝
舅加散騎常侍盼性愚戇使酒常因醉乘馬入殿門爲有司所劾坐免官卒於
家贈侍中中護軍后從祖弟莊清警有鑒識太建末爲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
後主即位稍遷至散騎常侍衛尉卿禎明元年轉右衛將軍兼中書舍人領雍
州大中正自盼卒後太后宗屬唯莊爲近兼素有名望由是深被恩遇尋遷度
支尚書陳亡入隋爲岐州司馬

後主沈皇后諱婺華儀同三司望蔡貞憲侯君理女也母即高祖女會稽穆公
主主早亡時后尚幼而毀瘠過甚及服畢每至歲時朔望恒獨坐涕泣哀動左
右內外咸敬異焉太建三年納爲皇太子妃後主即位立爲皇后后性端靜寡
嗜欲聰敏彊記涉獵經史工書翰初後主在東宮而后父君理卒后居憂處於
別殿哀毀逾禮後主遇后既薄而張貴妃寵傾後宮後宮之政並歸之后澹然
未嘗有所忌怨而居處儉約衣服無錦繡之飾左右近侍纔百許人唯尋閱圖
史誦佛經爲事陳亡與後主俱入長安及後主薨后自爲哀辭文甚酸切隋煬
帝每所巡幸恒令從駕及煬帝爲宇文化及所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
所終后無子養孫姬子胤爲己子后宗族多有顯官事在君理傳后叔君公自
梁元帝敗後常在江陵禎明中與蕭巘蕭巖率衆叛隋歸朝後主擢爲太子詹
事君公博學有才辯善談論後主深器之陳亡隋文帝以其叛己命斬于建康

後主張貴妃名麗華兵家女也家貧父兄以織席爲事後主爲太子以選入宮
是時龔貴嬪爲良娣貴妃年十歲爲之給使後主見而說焉因得幸遂有娠生
太子深後主即位拜爲貴妃性聰惠甚被寵遇後主每引貴妃與賓客遊宴貴
妃薦諸宮女預焉後宮等咸德之競言貴妃之善由是愛傾後宮又好厭魅之
術假鬼道以惑後主置淫祀於宮中聚諸妖巫使之鼓舞因參訪外事人間有
一言一事妃必先知之以白後主由是益重妃內外宗族多被引用及隋軍陷
臺城妃與後主俱入于井隋軍出之晉王廣命斬貴妃牓於青溪中橋

史臣侍中鄭國公魏徵考覽記書參詳故老云後主初即位以始興王叔陵之
亂被傷臥于承香閤下時諸姬並不得進唯張貴妃侍焉而柳太后猶居柏梁
殿即皇后之正殿也後主沈皇后素無寵不得侍疾別居求賢殿至德二年乃
於光照殿前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閣高數丈並數十間其窗牖壁帶懸楣欄
檻之類並以沉檀香木爲之又飾以金玉間以珠翠外施珠簾內有寶牀寶帳
其服玩之屬瑰奇珍麗近古所未有每微風暫至香聞數里朝日初照光暎後
庭其下積石爲山引水爲池植以奇樹雜以花藥後主自居臨春閣張貴妃居
結綺閣龔孔二貴嬪居望仙閣並複道交相往來又有王李二美人張薛二淑
媛袁昭儀何婕妤江脩容等七人並有寵遞代以遊其上以宮人有文學者袁
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引賓客對貴妃等遊宴則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
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採其尤豔麗者以爲曲詞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
以千百數令習而謌之分部迭進持以相樂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大
指所歸皆美張貴妃孔貴嬪之容色也其略曰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而張
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鑒特聰惠有神采進止閑暇容色端麗每瞻
視眄睞光采溢目照暎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于軒檻宮中遙望飄若神仙才
辯彊記善候人主顏色是時後主怠於政事百司啓奏並因宦者蔡脫兒李善

度進請後主置張貴妃於膝上共決之李蔡所不能記者貴妃並爲條疏無所遺脫由是益加寵異冠絕後庭而後宮之家不遵法度有挂於理者但求哀於貴妃貴妃則令李蔡先啓其事而後從容爲言之大臣有不從者亦因而譖之所言無不聽於是張孔之勢薰灼四方大臣執政亦從風而靡閹宦便佞之徒內外交結轉相引進賄賂公行賞罰無常綱紀瞀亂矣

史臣曰詩表關雎之德易著乾坤之基然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若夫作儷天則燮贊王化則宣太后有其懿焉

陳書卷七

陳書卷七考證

高祖宣皇后章氏傳后母蘇○后監本誤後今改正

高祖先娶同郡錢仲方女○方一本作芳

後主沈皇后傳后自廣陵過江還鄉里不知所終○南史自廣陵過江於毗陵天靜寺爲尼名觀音貞觀中卒與此小異

陳書卷七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

杜僧明 周文育 子寶安 侯安都

杜僧明字弘照廣陵臨澤人也形貌眇小而膽氣過人有勇力善騎射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僧明與兄天合及周文育並爲安興所啓請與俱行頻征俚獠有功爲新州助防天合亦有材幹預在征伐安興死僧明復副其子子雄及交州土豪李賁反逐刺史蕭諮諮奔廣州臺遣子雄與高州刺史孫冏討賁時春草已生瘴癘方起子雄請待秋討之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不聽蕭諮又促之子雄等不得已遂行至合浦死者十六七衆並憚役潰散禁之不可乃引其餘兵退還蕭諮啓子雄及冏與賊交通逗遛不進梁武帝勑於廣州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並雄豪任俠家屬在南江天合謀於衆曰盧公累代待遇我等亦甚厚矣今見枉而死不能爲報非丈夫也我弟僧明萬人之敵若圍州城召百姓誰敢不從城破斬二侯祭孫盧然後待臺使至束手詣廷尉死猶勝生縱其不捷亦無恨矣衆咸慷慨曰是願也唯足下命之乃與周文育等率衆結盟奉子雄弟子略爲主以攻刺史蕭暎子略頓城南天合頓城北僧明文育分據東西吏人並應之一日之中衆至數萬高祖時在高要聞事起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擒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爲主帥高祖征交阯及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侯景之亂俱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僧明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皐入灨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併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日卒擒遷仕送于高祖軍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元帝承制授假節清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邑三百戶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仍領晉陵太守承聖二年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餘如故荊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時年四十六贈散騎常侍諡曰威世祖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晉嗣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少孤貧本居新安壽昌縣姓項氏名猛奴年十一能反覆游水中數里跳高五六尺與羣兒聚戲衆莫能及義興人周薈爲壽昌浦口戍主見而奇之因召與語文育對曰母老家貧兄姊並長大困於賦役薈哀之乃隨文育至家就其母請文育養爲己子母遂與之及薈秩滿與文育還都見於太子詹事周捨請製名字捨因爲立名文育字景德命兄子弘讓教之書計弘讓善隸書寫蔡邕勸學及古詩以遺文育文育不之省也謂弘讓曰誰能學此取富貴但有大槊耳弘讓壯之教之騎射文育大悅司州刺史陳慶之與薈同郡素相善啓薈爲前軍軍主慶之使薈將五百人往新蔡懸瓠慰勞白水蠻蠻謀執薈以入魏事覺薈與文育拒之時賊徒甚盛一日之中戰數十合文育前鋒陷陣勇冠軍中薈於陣戰死文育馳取其尸賊不敢逼及夕各引去文育身被九創創愈辭請還葬慶之壯其節厚加贈遺而遣之葬訖會盧安興爲南江督護啓文育同行累征俚獠所在有功除南海令安興死後文育與杜僧明攻廣州爲高祖所敗高祖赦之語在僧明傳後監州王勱以文育爲長流令深被委任勱被代文育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詣卜者卜者曰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爲公侯文育曰足錢便可誰望公侯卜人又曰君須臾當暴得銀至二千兩若不見信以此爲驗其夕宿逆旅有賈人求與文育博文育勝之得銀二千兩旦日辭勱勱問其故文育以告勱乃遣之高祖在高要聞其還也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分麾下配焉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杜

平虜入灨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皐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銳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却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皐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稜築城於白口拒之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邑五百戶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平南陵鵲頭諸城及至姑孰與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騎常侍改封南移縣侯邑一千戶拜信義太守累遷南丹陽蘭陵晉陵太守智武將軍散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命文育督衆軍會世祖於吳興圍杜龕克之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柵頃之彪又來攻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克遂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擁據溫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事武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于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大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時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蹠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郡所立柵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虎與長史陸山才襲頠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讌以巡傳泰城下因而攻泰克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王琳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王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語在安都傳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壽昌縣公給鼓吹一部及周迪破余孝頃孝頃子公颺弟孝勱猶據舊柵扇動南土高祖復遣文育及周迪黃法𣰰等討之豫章內史熊曇朗亦率軍來會衆且萬人文育遣吳明徹爲水軍配周迪運糧自率衆軍入象牙江城於金口公颺領五百人僞降謀執文育事覺文育囚之送于京師以其部曲分隸衆軍乃捨舟爲步軍進據三陂王琳遣將曹慶帥兵二千人以救孝勱慶分遣主帥常衆愛與文育相拒自帥所領徑攻周迪吳明徹軍迪等敗績文育退據金口熊曇朗因其失利謀害文育以應衆愛文育監軍孫白象頗知其事勸令先之文育曰不可我舊兵少客軍多若取曇朗人人驚懼亡立至矣不如推心以撫之初周迪之敗也棄船走莫知所在及得迪書文育喜齎示曇朗曇朗害之於座時年五十一高祖聞之即日舉哀贈侍中司空諡曰忠愍初文育之據三陂有流星墜地其聲如雷地陷方一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棺長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迪敗文育見殺天嘉二年有詔配享高祖廟廷子寶安嗣文育本族兄景曜因文育官至新安太守

寶安字安民年十餘歲便習騎射以貴公子驕蹇遊逸好狗馬樂馳騁靡衣媮食文育之爲晉陵以征討不遑之郡令寶安監知郡事尤聚惡少年高祖患之

及文育西征敗績縶於王琳寶安便折節讀書與士君子遊綏御文育士卒甚有威惠除員外散騎侍郎文育歸復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徵寶安還起為猛烈將軍領其舊兵仍令南討世祖即位深器重之寄以心膂精卒利兵多配焉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除雄信將軍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三年征留異為侯安都前軍異平除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四年授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貞毅將軍南徐州刺史徵為左衛將軍加信武將軍尋以本官領衛尉卿又進號仁威將軍天康元年卒時年二十九贈侍中左衛將軍諡曰成子晷嗣寶安卒後晷亦為偏將征歐陽紇平定淮南並有功封江安縣伯邑四百戶歷晉陵定遠二郡太守太建九年卒時年二十四贈電威將軍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也世為郡著姓父文捍少仕州郡以忠謹稱安都貴後官至光祿大夫始興內史秩中二千石安都工隸書能鼓琴涉獵書傳為五言詩亦頗清靡兼善騎射為邑里雄豪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為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入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克平侯景並力戰有功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戶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將莫有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眾隨而入進逼僧辯臥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聽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紹泰元年以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及高祖至以安都為水軍於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等見之大懼尋而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明年春詔安都率兵鎮梁山以備齊徐嗣徽等復入丹陽至湖熟高祖追安都還率馬步拒之於高橋又戰於耕壇南安都率十二騎突其陣破之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又刺齊將東方老墮馬會賊騎至救老獲免賊北渡蔣山安都又與齊將王敬寶戰於龍尾使從弟曉軍主張纂前犯其陣曉被槍墜馬張纂死之安都馳往救曉斬其騎士十一人因取纂尸而還齊軍不敢逼高祖與齊軍戰於莫府山命安都領步騎千餘人自白下橫擊其後齊軍大敗安都又率所部追至攝山俘獲首虜不可勝計以功進爵為侯增邑五百戶給鼓吹一部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西江縣公仍都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擒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艦夾水而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多伐松木豎柵列營漸進頻戰屢克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為質許之師還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率眾會於武昌與周文育西討王琳將發王公已下餞於新林安都躍馬渡橋人馬俱墮水中又坐艑內墜於櫓井時以為不祥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陁於城中遙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王琳至于弇口安都乃釋郢州悉眾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安都與周文育徐敬成並為琳所囚琳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艑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偽以小船依艑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中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並赦之復其官爵尋為丹陽尹出為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眾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眾愛後文育為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

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協敗乃詣安都降安都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還軍至南皖而高祖崩安都隨世祖還朝仍與羣臣定議翼奉世祖時世祖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羣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世祖髮推就喪次世祖即位遷司空仍爲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仍別奉中旨迎衡陽獻王昌初昌之將入也致書於世祖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清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安都父文捍爲始興內史卒於官世祖徵安都還京師爲發喪尋起復本官贈其父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拜其母爲清遠國太夫人仍迎還都母固求停鄉里上乃下詔改桂陽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以安都從弟曉爲刺史安都第三子祕年九歲上以爲始興內史並令在鄉侍養其年改封安都桂陽郡公王琳敗後周兵入據巴湘安都奉詔西討及留異擁據東陽又奉詔東討異本謂臺軍由錢塘江而上安都乃步由會稽之諸暨出于永康異大恐奔桃枝嶺處嶺谷閒於巖口豎柵以拒王師安都作連城攻異躬自接戰爲流矢所中血流至踝安都乘輿麾軍容止不變因其山壠之勢迮而爲堰天嘉三年夏潦水漲滿安都引船入堰起樓艦與異城等放拍碎其樓雉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晉安安都虜其妻子盡收其人馬甲仗振旅而歸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仍還本鎮其年吏民詣闕表請立碑頌美安都功績詔許之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橫每有表啓封訖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讌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帳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客居羣臣位稱觴上壽初重雲殿災安都率將士帶甲入殿帝甚惡之自是陰爲之備又周迪之反朝望當使安都討之帝乃使吳明徹討迪又頻遣臺使案問安都部下檢括亡叛安都內不自安三年冬遣其別駕周弘實自託於舍人蔡景歷幷問省中事景歷錄其狀具奏之希旨稱安都謀反世祖慮其不受制明年春乃除安都爲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自京口還都部伍入于石頭世祖引安都讌於嘉德殿又集其部下將帥會于尚書朝堂於坐收安都囚于嘉德西省又收其將帥盡奪馬仗而釋之因出舍人蔡景歷表以示於朝乃詔曰昔漢厚功臣韓彭肇亂晉倚蕃牧敦約稱兵託六尺於龐萌野心竊發寄股肱於霍禹凶謀潛構追惟往代挻逆一揆永言自古患難同規侯安都素乏遙圖本慚令德幸屬興運預奉經綸拔跡行閒假之毛羽推於偏帥委以馳逐位極三槐任居四嶽名器隆赫禮數莫儔而志唯矜己氣在陵上招聚逋逃窮極輕狡無賴無行不畏不恭受脤專征剽掠一逞推轂所鎮裒斂無厭寄以徐蕃接鄰齊境貿遷禁貨鬻賣居民椎埋發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顧彝憲朕以爰初締構頗著功績飛驂代邸預定嘉謀所以淹抑有司每懷遵養杜絶百辟日望自新款襟期於話言推丹赤於造次策馬甲第羽林息警置酒高堂陛戟無衛何嘗內隱片嫌去柏人而勿宿外協猜防入成皋而不留而勃戾不悛驕暴滋甚招誘文武密懷異圖去年十二月十一日獲中書舍人蔡景歷啓稱侯安都去月十日遣別駕周弘實來景歷私省訪問禁中具陳反計朕猶加隱忍待之如初爰自北門遷授南服受命經停姦謀益露今者欲因初鎮將行不軌此而可忍孰不可容賴社稷之靈近侍誠慤醜情彰暴逆節顯聞外可詳案舊典速正刑書止在同謀餘無所問明日於西省賜死時年四十四尋有詔宥其妻

子家口肄以士禮喪事所須務加資給初高祖在京城嘗與諸將讌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高祖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闇狎於下而驕於尊矜其功不收其拙周侯交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並非全身之道卒皆如其言安都長子敦年十二爲員外散騎侍郎天嘉二年墮馬卒追謚桂陽國愍世子太建三年高宗追封安都爲陳集縣侯邑五百戶子亶爲嗣安都從弟曉累從安都征討有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東衡州刺史懷化縣侯邑五百戶天嘉二年卒年四十一

史臣曰杜僧明周文育並樹功業成於興運頗牧韓彭足可連類矣侯安都情異向時權踰曩日因之以傲暴加之以縱誕苟曰非夫逆亂奚用免於亡滅昔漢高醢之爲賜宋武拉於坐右良有以而然也

陳書卷八

陳書卷八考證

周文育傳傅泰據墟口城○墟南史作墟

侯安都傳父文捍○南史無文字

生擒齊儀同乞伏無勞○勞南史作芳

又手解世祖髮○又南史作叉

安都作連城收異○收字各本同 臣人龍按上文謂留異壅據拒王師則此收字殆攻字之訛也

文士則褚介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南史介作玠刪作珊

陳書卷八考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三

侯瑱　歐陽頠 子紇　吳明徹 裴子烈

侯瑱字伯玉巴西充國人也父弘遠世為西蜀酋豪蜀賊張文萼據白崖山有衆萬人梁益州刺史鄱陽王蕭範命弘遠討之弘遠戰死瑱固請復讎每戰必先鋒陷陣遂斬文萼由是知名因事範範委以將帥之任山谷夷獠不賓附者並遣瑱征之累功授輕車府中兵參軍晉康太守範為雍州刺史瑱除超武將軍馮翊太守範遷鎮合肥瑱又隨之侯景圍臺城範乃遣瑱輔其世子嗣入援京邑京城陷瑱與嗣退還合肥仍隨範徙鎮湓城俄而範及嗣皆卒瑱領其衆依于豫章太守莊鐵鐵疑之瑱懼不自安詐引鐵謀事因而刃之據有豫章之地侯景將于慶南略地至豫章城邑皆下瑱窮蹙乃降於慶慶送瑱於景景以瑱與己同姓託為宗族待之甚厚留其妻子及弟為質遣瑱隨慶平定蠡南諸郡及景敗於巴陵景將宋子仙任約等並為西軍所獲瑱乃誅景黨與以應義軍景亦盡誅其弟及妻子梁元帝授瑱武臣將軍南兗州刺史郫縣侯邑一千戶仍隨都督王僧辯討景恆為前鋒每戰却敵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實進兵錢塘景將謝答仁呂子榮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熟承聖二年齊遣郭元建出自濡須僧辯遣瑱領甲士三千築壘於東關以扞之大敗元建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戶西魏來寇荊州王僧辯以瑱為前軍赴援未至而荊州陷瑱之九江因衛晉安王還都承制以瑱為侍中使持節都督江晉吳齊四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改封康樂縣公邑五千戶進號車騎將軍司徒陸法和據郢州引齊兵來寇乃使瑱都督衆軍西討未至法和率其部北度入齊齊遣慕容恃德鎮于夏首瑱控引西還水陸攻之恃德食盡請和瑱還鎮豫章僧辯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辯僧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紹泰二年以本號加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是時瑱據中流兵甚彊盛又以本事王僧辯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初余孝頃為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吳縣別立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奫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及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奫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奫虜掠瑱軍府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輕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永定元年授侍中車騎將軍二年進位司空王琳至於沌口周文育侯安都並沒乃以瑱為都督西討諸軍事瑱至于梁山世祖即位進授太尉增邑千戶王琳至于柵口又以瑱為都督侯安都等並隸焉瑱與琳相持百餘日未決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琳引合肥漅湖之衆舳艫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獸檻洲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洲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却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于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却據湖浦以待其敝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來下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助琳琳引衆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在蕪湖西岸博望山南為其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蓐食分搥壘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于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并鎔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兵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棄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并禽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自餘俘馘以萬計琳與其黨潘純陁等乘單舴艋冒陣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及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其年詔以瑱為都督湘巴郢江吳等五州諸軍事鎮湓城周將賀若敦獨孤盛等寇巴湘又以瑱為西討都督與盛戰於西江口大敗盛軍虜其人馬器械不可勝數以功授使持節都督湘

桂郢巴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陵郡公邑七千戶餘如故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薨時年五十二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鼓吹班劍二十人給東園祕器諡曰壯肅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廟庭子淨藏嗣淨藏尚世祖第二女富陽公主以公主除員外散騎侍郎太建三年卒贈司徒主簿淨藏無子弟就襲封

歐陽頠字靖世長沙臨湘人也爲郡豪族祖景達梁代爲本州治中父僧寶屯騎校尉頠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篤信著聞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累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宦起家信武府中兵參軍遷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事梁左衞將軍蘭欽之少也與頠相善故頠常隨欽征討欽爲衡州仍除清遠太守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頠預其功還爲直閤將軍仍除天門太守伐蠻左有功刺史廬陵王蕭續深嘉之引爲賓客欽征交州復啓頠同行欽度嶺以疾終頠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都然後之任時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敕命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平殄粲啓梁武稱頠誠幹降詔褒賞仍加超武將軍征討廣衡二州山賊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頠監衡州京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弟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郡裕以兄欽與頠有舊遣招之頠不從乃謂使云高州昆季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爲跋扈及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頠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頠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頠爲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戶侯景平元帝遍問朝宰今天下始定極須良才卿各舉所知羣臣未有對者帝曰吾已得一人侍中王褒進曰未審爲誰帝云歐陽頠公正有匡濟之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武州刺史尋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忠武將軍衡州刺史進封始興縣侯時蕭勃在廣州兵彊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爲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頠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頠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頠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頠爲前軍都督頓豫章之苦竹灘周文育擊破之擒送于高祖高祖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頠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衡州諸軍事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頠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乃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持節常侍侯並如故王琳據有中流頠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進授散騎常侍增都督衡州諸軍事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又給鼓吹一部初交州刺史袁曇緩密以金五百兩寄頠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蔿四百兩付兒智矩餘人弗之知也頠尋爲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在曇緩亦尋卒至是頠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嘆服其重然諾如此時頠弟盛爲交州刺史次弟邃爲衡州刺史合門顯貴名振南土又多致銅鼓生口獻奉珍異前後委積頗有助於軍國焉頠以天嘉四年薨時年六十六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諡曰穆子紇嗣

紇字奉聖頗有幹略天嘉中除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安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越進號輕車將軍光大中上流蕃鎮並多懷貳高宗以紇久在南服頗疑之太建元年下詔徵紇爲左衞將軍紇懼未欲就徵其部下多勸之反遂舉兵攻衡州刺史錢道戢道戢告變乃遣儀同章昭達討紇屢戰兵敗執送京師伏誅時年三十三家口籍沒子詢以年幼免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也祖景安齊南譙太守父樹梁右軍將軍明徹幼孤性至孝年十四感墳塋未備家貧無以取給乃勤力耕種時天下亢旱苗稼焦枯明徹哀憤每之田中號泣仰天自訴居數日有自田還者云苗已更生明徹疑

之韻爲給己及往田所竟如其言秋而大穫足充葬用時有伊氏者善占墓謂其兄曰君葬之日必有乘白馬逐鹿者來經墳所此是最小孝子大貴之徵至時果有此應明徹即樹之最小子也起家梁東宮直後及侯景寇京師天下大亂明徹有粟麥三千餘斛而鄰里飢餒乃白諸兄曰當今草竊人不圖久柰何有此而不與鄉家共之於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羣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及高祖鎭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爲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虛遁甲略通其妙頗以英雄自許高祖深奇之承聖三年授戎昭將軍安州刺史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杜龕張彪等東道平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安吳縣侯高祖受禪拜安南將軍仍與侯安都周文育將兵討王琳及衆軍敗沒明徹自拔還京世祖即位詔以本官加右衞將軍王琳敗授都督武沅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武州刺史餘並如故周遣大將軍賀若敦率馬步萬餘人奄至武陵明徹衆寡不敵引軍巴陵仍破周別軍於雙林天嘉三年授安西將軍及周迪反臨川詔以明徹爲安南將軍江州刺史領豫章太守總督衆軍以討迪明徹雅性剛直統內不甚和世祖聞之遣安成王頊慰曉明徹令以本號還朝尋授鎭前將軍五年遷鎭東將軍吳興太守及引辭之郡世祖謂明徹曰吳興雖郡帝鄉之重故以相授君其勉之及世祖弗豫徵拜中領軍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仍詔明徹以甲仗四十人出入殿省到仲舉之矯令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謀高宗疑懼遣喜與明徹籌焉明徹謂喜曰嗣君諒闇萬機多闕外鄰彊敵內有大喪殿下親實周邵德冠伊霍社稷至重願留中深計愼勿致疑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湘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仍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率兵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太建元年授鎭南將軍四年徵爲侍中鎭前將軍餘並如故會朝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五年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仍賜女樂一部明徹總統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江城鎭相繼降款軍至秦郡克其水柵齊遣大將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斬獲不

可勝計秦郡乃降高宗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以爲榮進克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又平峽石岸二城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治攻具又迮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禽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送京師景和惶懼遁走盡收其駝馬輜重琳之獲也其舊部曲多在軍中琳素得士卒心見者皆歔欷不能仰視明徹慮其有變遣左右追殺琳傳其首詔曰壽春者古之都會襟帶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稱要害侍中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平郡開國公明徹雄圖克舉宏略盡世在昔屯夷締構皇業乃捷衡岳用清氛沴實吞雲夢即敘上游今茲蕩定恢我王略風行電掃貔虎爭馳月陣雲梯金湯奪險威陵殊俗惠漸邊氓惟功與能元戎是屬崇庸廣賦茂典恆宜可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餘如故詔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徹於城南設壇士卒二十萬陳旗鼓戈甲明徹登壇拜受成禮而退將卒莫不踴躍焉初秦郡屬南兗州後隸譙州至是詔以譙之秦盱眙神農三郡還屬南兗州以明徹故也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鐘磬一部米一萬斛絹布二千匹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餘如故又詔曰昔者軍事建旌交鋒作鼓頃日訛替多乖舊章至於行陣不相甄別今可給司空大都督鈇鉞龍麾其次將各有差尋授都督南北兗南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會周氏滅齊高宗將事徐兗九年詔明徹進軍北伐令其世子戎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惠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敢出明徹仍迮

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之軌輕行自清水入淮口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馬主裴子烈議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乘水勢以退軍冀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並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乃就執尋以憂憤遘疾卒於長安時年六十七至德元年詔曰李陵矢竭不免請降于禁水漲猶且生獲固知用兵上術世罕其人故侍中司空南平郡公明徹爰初躡足迄居元戎百戰百勝之奇決機決死之勇斯亦侔於古焉及拓定淮肥長驅彭汴覆勍寇如舉毛掃銳師同沃雪風威慴於異俗功勣著於同文方欲息駕陰山解鞍瀚海既而師出已老數亦終奇不就結纓之功無辭入褚之屈望封崤之爲易冀平翟之非難雖志在屈伸而奄中霜露埋恨絕域甚可嗟傷斯事已往累逢肆赦凡厥罪戾皆蒙洒濯獨此孤魂未霑寬惠遂使爵土湮没饗醊無主棄瑕錄用宜在茲辰可追封邵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以其息惠覺爲嗣惠覺歷黃門侍郎以平章大寶功授豐州刺史明徹兄子超字逸世少倜儻以幹略知名隨明徹征伐有戰功官至忠毅將軍散騎常侍桂州刺史封汝南縣侯邑一千戶卒贈廣州刺史謚曰節

裴子烈字大士河東聞喜人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子烈少孤有志氣遇梁末喪亂因習武藝以驍勇聞頻從明徹征討所向必先登陷陳官至電威將軍北譙太守岳陽內史海安縣伯邑五伯戶至德四年卒

史臣曰高祖撥亂創基光啓天歷侯瑱歐陽頠並歸身有道位貴鼎司美矣吳明徹居將帥之任初有軍功及呂梁敗績爲失算也斯以勇非韓白識異孫吳遂使蹙境喪師金陵虛弱禎明淪覆蓋由其漸焉

陳書卷九

陳書卷九考證

侯瑱傳瑱令軍中晨炊蓐食分搥壘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南史無分搥壘三字

及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上文謂王琳走至盆城衆無附者故遂入齊此及字係乃字之訛也

歐陽頠傳獻大銅鼓○南史作大獻銅鼓

吳明徹傳又迮肥水以灌城○迮南史作遏

詔遣謁者蕭淳風就壽陽冊明徹○南史淳字下無風字冊字上有授字

裴子烈傳梁員外散騎常侍猗之子○猗一本作琦

陳書卷九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四

周鐵虎　程靈洗 子文季

周鐵虎不知何許人也梁世南渡語音傖重膂力過人便馬槊事梁河東王蕭譽以勇敢聞譽板爲府中兵參軍譽爲廣州刺史以鐵虎爲興寧令譽遷湘州又爲臨蒸令侯景之亂元帝於荆州遣世子方等代譽且以兵臨之譽拒戰大捷方等死鐵虎功最譽委遇甚重及王僧辯討譽於陣獲鐵虎僧辯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奈何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元帝承制授仁威將軍潼州刺史封沌陽縣子邑三百戶又從僧辯克定京邑降謝答仁平陸納於湘州承聖二年以前後戰功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仍爲散騎常侍領信義太守將軍如故高祖誅僧辯鐵虎率所部降因復其本職徐嗣徽引齊寇渡江鐵虎於板橋浦破其水軍盡獲甲仗船舸又攻歷陽襲齊寇步營並皆克捷嗣徽平紹泰二年遷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尋隨周文育於南江拒蕭勃恒爲前軍文育又命鐵虎偏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頠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鐵虎與文育侯安都並爲琳所擒琳引見諸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時年四十九高祖聞之下詔曰天地之寶所貴曰生形魄之徒所重唯命至如捐生立節效命酬恩追遠懷昔信宜加等散騎常侍嚴威將軍太子左衛率潼州刺史領信義太守沌陽縣開國侯鐵虎器局沉厚風力勇壯北討南征竭忠盡力推鋒江夏致陷凶徒神氣彌雄辭言無撓豈直溫序見害方其理鬢龐德臨危猶能瞋目忠貞如此惻愴兼深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加封一千戶并給鼓吹一部侯如故天嘉五年世祖又詔曰漢室功臣形寫宮觀魏朝猛將名配宗祧功烈所以長存世代因之不朽故侍中護軍將軍青冀二州刺史沌陽縣開國侯鐵虎誠節驍亮力用雄敢王業初基行間累及垂翅賊壘正色寇庭古之遺烈有識同壯隕身不屈雖陸樂等營魂易遠言追嘉惜宜仰陪墉寢恭頒饗奠可配食高祖廟庭子瑜嗣

時有盱眙馬明字世朗梁世事鄱陽嗣王蕭範侯景之亂據廬江之東界拒賊臨城柵元帝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北兗州刺史領廬江太守荆州陷沒歸于高祖紹泰中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邑二千戶亦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程靈洗字玄滌新安海寧人也少以勇力聞步行日二百餘里便騎善游梁末海寧黟歙等縣及鄱陽宣城郡界多盜賊近縣苦之靈洗素爲鄉里所畏伏前後守長恒使召募少年逐捕劫盜侯景之亂靈洗聚徒據黟歙以拒景景軍據有新安新安太守湘西鄉侯蕭隱奔依靈洗靈洗奉以主盟梁元帝於荆州承制又遣使間道奉表劉神茂自東陽建義拒賊靈洗攻下新安與神茂相應元帝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新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譙州刺史資領新安太守封巴丘縣侯邑五百戶神茂爲景所破景偏帥呂子榮進攻新安靈洗退保黟歙及景敗子榮退走靈洗復據新安進軍建德擒賊帥趙桑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青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將軍太守如故仍令靈洗率所部下揚州助王僧辯鎮防遷吳興太守未行僧辯命靈洗從侯瑱西援荆州荆州陷還都高祖誅僧辯靈洗率所領來援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軍不利遣使招諭久之乃降高祖深義之紹泰元年授使持節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常侍如故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鎮采石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逃歸兼丹陽尹出爲高唐太原二郡太守仍鎮南陵還太子左衛率高祖崩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陵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又走山谷間五年還中護軍常侍如故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郢州刺史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反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

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使其子文季領水軍助防是時周遣其將長胡公拓跋定率步騎二萬助跤攻圍靈洗靈洗嬰城固守及跤退乃出軍躡定定不獲濟江以其衆降因進攻周沔州克之擒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幷前二千戶靈洗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捶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卒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性好播植躬勤耕稼至於水陸所宜刈穫早晚雖老農不能及也伎妾無游手並督之紡績至於散用賞財亦弗儉吝光大二年卒於州時年五十五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諡曰忠壯太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子文季嗣

文季字少卿幼習騎射多幹略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靈洗與周文育侯安都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執高祖召陷賊諸將子弟厚遇之文季最有禮容深爲高祖所賞永定中累遷通直散騎侍郎句容令世祖嗣位除宣惠始興王府限內中直兵參軍是時王爲揚州刺史鎮冶城府中軍事悉以委之天嘉二年除貞毅將軍新安太守仍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輕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三年始興王伯茂出鎮東州復以文季爲鎮東府中兵參軍帶剡令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世祖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文季爲之前軍所向克捷陳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尋乘金翅助父鎮郢城華皎平靈洗及文季並有扞禦之功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仍助防郢州文季性至孝雖軍旅奪禮而毀瘠甚至太建二年爲豫章內史將軍如故服闋襲封重安縣公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荊州征蕭巋巋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青泥水中時水長湍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巋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甚衆既而周兵大出巴陵內史雷道勤拒戰死之文季僅以身免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戶五年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並下大柱爲杙柵水中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至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仍隨明徹圍壽陽文季臨事謹急御下嚴整前後所克城壘率皆迮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則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每戰恆爲前鋒齊軍深憚之謂爲程虎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戶又帶新安內史進號武毅將軍八年爲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安遠將軍譙州刺史其年又督北徐仁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九年又隨明徹北討於呂梁作堰事見明徹傳十年春敗績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十一年自周逃歸至渦陽爲邊吏所執還送長安死于獄中後主是時既與周絕不之知也至德元年後主始知之追贈散騎常侍尋又詔曰故散騎常侍前重安縣開國公文季纂承門緒克荷家聲早歲出軍雖非元帥啓行爲最致果有聞而覆喪車徒允從黜削但靈洗之立功捍禦久而見思文季之埋魂異域有足可憫言念勞舊傷茲廢絕宜存廟食無使餒而可降封重安縣侯邑一千戶以子饗襲封

史臣曰程靈洗父子並御下嚴苛治兵整肅然與衆同其勞苦匪私財利士多依焉故臨戎克辦矣

陳書卷十

陳書卷十考證

程靈洗傳其徒力戰於石頭西門○徒南史作夜

程靈洗子文季以子饗襲封○饗南史作響

陳書卷十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五

黃法𣰰　淳于量　章昭達

黃法𣰰字仲昭巴山新建人也少勁捷有膽力步行日三百里距躍三丈頗便書疏閑明簿領出入郡中爲鄉閭所憚侯景之亂於鄉里合徒衆太守賀詡下江州法𣰰監知郡事高祖將踰横入援建業李遷仕作梗中途高祖命周文育屯于西昌法𣰰遣兵助文育時法𣰰出頓新淦縣景遣行臺于慶至豫章慶分兵來襲新淦法𣰰拒戰敗之高祖亦遣文育進軍討慶文育疑慶兵彊未敢進法𣰰率衆會之因進克笙屯俘獲甚衆梁元帝承制授超猛將軍交州刺史資領新淦縣令封巴山縣子邑三百戸承聖三年除明威將軍游騎將軍進爵爲侯邑五百戸貞陽侯僭位除左驍騎將軍敬帝卽位改封新建縣侯邑如前太平元年割江州四郡置高州以法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高州諸軍事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鎭于巴山蕭勃遣歐陽頠攻法𣰰法𣰰與戰破之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且謀取法𣰰法𣰰率兵援迪擒孝頃等三將進號宣毅將軍增邑幷前一千戸給鼓吹一部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熊曇朗於金口反害周文育法𣰰共周迪討平之語在曇朗傳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天嘉二年周迪反法𣰰率兵會都督吳明徹討迪於工塘迪平法𣰰功居多徵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鎭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儀同鼓吹並如故未拜尋又改授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鎭南大將軍江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衞大將軍廢帝卽位進爵爲公給扶光大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鎭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二年徙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鎭西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太建元年進號征西大將軍二年徵爲侍中中權大將軍四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五年大舉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𣰰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𣰰遣左衞將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拍車及步艦豎拍以逼歷陽歷陽人窘蹙乞降法𣰰緩之則又堅守法𣰰怒親率士卒攻城施拍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崩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𣰰不令軍士侵掠躬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邑二千戸其年遷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合州刺史增邑五百戸七年徙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六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鎭壽陽侍中散騎常侍持節將軍儀同鼓吹扶並如故八年十月薨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權大將軍司空諡曰威子玩嗣

淳于量字思明其先濟北人也世居京師父文成仕梁爲將帥官至光烈將軍梁州刺史量少善自居處偉姿容有幹略便弓馬梁元帝爲荊州刺史文成分量人馬令往事焉起家湘東王國常侍兼西中郎府中兵參軍累遷府佐常兼中兵直兵者十餘載兵甲士卒盛於府中荊雍之界蠻左數反山帥文道期積爲邊患中兵王僧辯征之頻戰不利遣量助之量至與僧辯幷力大破道期斬其酋長俘虜萬計以功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戸授涪陵太守歷爲新興武寧二郡太守侯景之亂梁元帝凡遣五軍入援京邑量預其一臺城陷量還荊州元帝承制以量爲假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巴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巴州刺史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巴陵量與僧辯幷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衞將軍封謝沐縣侯邑五百戸尋出爲持節都督桂定東西寧等四州諸軍事信威將軍安遠護軍桂州刺史荊州陷量保據桂州王琳擁割湘郢累遣召量量外雖與琳往來而別遣使從間道歸於高祖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都督刺史並如故尋進號鎭南將軍仍授都督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大將軍王琳平後頻請入朝天嘉五年徵爲中撫大將軍常侍儀同鼓吹並如故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並欲逃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黃洞且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有司所奏免儀同餘並如故光大元年給鼓吹一部華皎構逆以量爲使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

幷降周將長胡公拓跋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戶未拜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並如故太建元年進號征北大將軍給扶三年坐就江陰王蕭季卿買梁陵中樹季卿坐免量免侍中尋復加侍中五年徵爲中護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扶並如故吳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量改封始安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六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巴南司定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郢州刺史侍中儀同鼓吹扶並如故七年徵爲中軍大將軍護軍將軍九年以公事免侍中尋復加侍中十年吳明徹陷沒加量使持節都督水陸諸軍事仍授散騎常侍都督南北兗譙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南兗州刺史餘並如故十三年加左光祿大夫增邑五百戶餘並如故十四年四月薨時年七十二贈司空

章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也祖道蓋齊廣平太守父法尙梁揚州議曹從事昭達性倜儻輕財尙氣少時嘗遇相者謂昭達曰卿容貌甚善須小虧損則當富貴梁大同中昭達爲東宮直後因醉墜馬鬢角小傷昭達喜之相者曰未也及侯景之亂昭達率募鄉人援臺城爲流矢所中眇其一目相者見之曰卿相善矣不久當貴京城陷昭達還鄉里與世祖遊因結君臣之分侯景平世祖爲吳興太守昭達杖策來謁世祖世祖見之大喜因委以將帥恩寵優渥超於儕等及高祖討王僧辯令世祖還長城招聚兵衆以備杜龕頻使昭達往京口稟承計畫僧辯誅後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世祖拒之命昭達總知城內兵事及杜泰退走因從世祖東進軍吳興以討杜龕龕平又從世祖東討張彪於會稽克之累功除明威將軍定州刺史是時留異擁據東陽私署守宰高祖患之乃使昭達爲長山縣令居其心腹永定二年除武康令世祖嗣位除員外散騎常侍天嘉元年追論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邑一千戶尋隨侯安都等拒王琳于沌口戰于蕪湖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拍中于賊艦王琳平昭達冊勳第一二年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巴武沅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郢州刺史增邑幷前千五百戶尋進號平西將軍周迪據臨川反詔令昭達便道征之及迪敗走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改封邵武縣侯增邑幷前二千戶常侍如故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復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至東興嶺而迪又退走昭達仍踰嶺頓于建安以討陳寶應寶應據建安晉安二郡之界水陸爲柵以拒官軍昭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于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長昭達放筏衝突寶應水柵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方大合戰會世祖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幷力乘之寶應大潰遂克定閩中盡擒留異寶應等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讌世祖顧昭達曰卿憶夢不何以償夢昭達對曰當效犬馬之用以盡臣節自餘無以奉償尋又出爲使持節都督江郢吳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常侍儀同鼓吹如故廢帝卽位遷侍中征南將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也其移書文檄並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于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大將軍增邑幷前二千五百戶秩滿徵爲中撫大將軍侍中儀同鼓吹如故高宗卽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于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恇擾不知所爲乃出頓洭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于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送於京師廣州平以功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餘並如故太建二年率師征蕭巋于江陵時蕭巋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橫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三年遘疾薨時年五十四贈大將軍增邑五百戶給班劍二十人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廚膳飲食並同於羣下將士亦以此附之每飲會必盛設女伎雜樂備盡羌胡之聲音律姿容並一時之妙雖臨對寇敵旗鼓相望弗之廢也四年配享世祖

廟庭子大寶襲封邵陵郡公累官至散騎常侍護軍出爲豐州刺史在州貪縱百姓怨酷後主以太僕卿李暈代之至德二年四月暈將到州大寶乃襲殺暈舉兵反遣其將楊通寇建安建安內史吳慧覺據郡城拒之通累攻不克官軍稍近人情離異大寶計窮乃與通俱逃臺軍主陳景詳率兵追躡大寶大寶既入山山路阻險不復能行通背負之稍進尋爲追兵所及生擒送都於路死傳首梟于朱雀航夷三族

史臣曰黃法𣰰淳于量值梁末喪亂劉項未分其有辯明暗見是非者蓋鮮二公達向背之理位至鼎司亦其智也昭達與世祖鄉壤惟舊義等鄧蕭世祖纂歷委任隆重至於戰勝攻取累平寇難斯亦良臣良將一代之吳耿矣

陳書卷十一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六

胡穎　徐度子敬成　杜稜　沈恪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爲民。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宮直前。出番禺，征討俚洞，廣州西江督護。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阯，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侯景之亂，高祖克元景仲，仍渡嶺援臺，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歷平固、遂興二縣令。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鎮大皐，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邑五百戶。尋除豫章內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關，都督侯瑱率師禦之，高祖選府內驍勇三千人配穎，令隨瑱於東關大破之。三年，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預請降，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光，不克，退還，除曲阿令。尋領馬軍從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紹泰元年，除假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除持節、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尋兼丹陽尹。高祖受禪，兼左衞將軍，餘如故。永定三年，隨侯安都征王琳於宮亭，破賊帥常衆愛等。世祖嗣位，除侍中、都督吳州諸軍事、宣惠將軍、吳州刺史，不行，尋爲義興太守，將軍如故。天嘉元年，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其年六月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中護軍，謚曰壯。二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六同嗣。穎弟鑠，亦隨穎將軍，穎卒，鑠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守，遷員外散騎常侍。隨章昭達南平歐陽紇，爲廣州東江督護。還預北伐，除雄信將軍、歷陽太守。太建六年卒，贈桂州刺史。

徐度字孝節，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恆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內史蕭介之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阯，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克定廣州，平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至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錄前後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戶。遷散騎常侍。高祖鎮朱方，除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平荊州，度率所領從焉。江陵陷，間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衞，幷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鄽居民並在南路，去臺遙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冶城寺，築壘以斷之。賊悉衆來攻，不能克。高祖尋亦救之，大敗約等。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北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尋遷鎮右將軍、領軍將軍、徐州緣江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周文育、侯安都等西討王琳，敗績，爲琳所拘，乃以度爲前軍都督，鎮于南陵。世祖嗣位，遷侍中、中撫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未拜，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鎮東將軍、吳郡太守。天嘉元年，增邑千戶。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邑四千戶。秩滿，爲侍中、中軍將軍。出爲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新寧信安晉安建安九郡諸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未行，而太尉侯瑱薨于湘州，乃以度代瑱爲都督湘沅武巴郢桂六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秩滿，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儀同、鼓吹並如故。世祖崩，度預顧命，以甲仗五十人入殿省。廢帝即位，進位司空。華皎據湘州反，引周兵下至沌口，與王師相持，乃加度使持節、車騎將軍，總督步軍，自安成郡由嶺路出于湘東，以襲湘州，盡獲其所留軍人家口以歸。光大二年薨，時年六十。贈太尉，給班劍二十人，謚曰忠肅。太建四年，配享高祖廟庭。子敬成嗣。

敬成幼聰慧，好讀書，少機警，善占對，結交文義之士，以識鑒知名。起家著作郎。永定九年，領度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縶。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除太子舍人，遷洗馬。度爲吳郡太守，以敬成監郡。天嘉二年，遷太子中舍人，拜湘東郡公世子。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銳，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威將軍、豫章太守。光大元年，華皎謀反，以敬成爲假節、都督巴州諸軍事、雲旗將軍、巴州刺史。尋詔爲水軍，隨吳明徹

征華皎皎平還州太建二年以父憂去職尋起爲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壯武將軍南豫州刺史四年襲爵湘東郡公授太子右衞率五年除貞威將軍吳興太守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徹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由廣陵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圍淮陰城仍監北兗州淮泗義兵相率響應一二日閒衆至數萬遂克淮陰山陽鹽城三郡并連口朐山二戍仍進攻鬱州克之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增邑五百戶又進號壯武將軍鎭朐山坐於軍中輒科訂幷誅新附免官尋復爲持節都督安元潼三州諸軍事安州刺史將軍如故鎭宿預七年卒時年三十六贈散騎常侍諡曰愍子敞嗣

杜稜字雄盛吳郡錢塘人也世爲縣大姓稜頗涉書傳少落泊不爲當世所知遂遊嶺南事梁廣州刺史新渝侯蕭暎暎卒從高祖恆典書記侯景之亂命稜將領平蔡路養李遷仕皆有功軍至豫章梁元帝承制授稜仁威將軍石州刺史上陌縣侯邑八百戶侯景平高祖鎭朱方稜監義興琅邪二郡高祖誅王僧辯引稜與侯安都等共議稜難之高祖懼其泄已乃以手巾絞稜稜悶絶于地因閉於別室軍發召與同行及僧辯平後高祖東征杜龕等留稜與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安都與稜隨方抗拒稜晝夜巡警綏撫士卒未常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右衞將軍丹陽尹永定元年加侍中忠武將軍尋遷中領軍侍中將軍如故三年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時內無嫡嗣外有彊敵侯瑱侯安都徐度等並在軍中朝廷宿將唯稜在都獨典禁兵乃與蔡景歷等祕不發喪奉迎世祖事見景歷傳世祖即位遷領軍將軍天嘉元年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城縣侯增邑五百戶出爲雲麾將軍晉陵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領軍將軍尋遷翊左將軍丹陽尹廢帝即位遷鎭右將軍特進侍中尹如故光大元年解尹量置佐史給扶重授領軍將軍太建元年出爲散騎常侍鎭東將軍吳興太守秩中二千石二年徵爲侍中鎭右將軍尋加特進護軍將軍三年以公事免侍中護軍四年復爲侍中右光祿大夫幷給鼓吹一部將軍佐史扶並如故稜歷事三帝並見恩寵末年不預征役優遊京師賞賜優洽頃之卒于官時年七十贈開府儀同三司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成其年配享高祖廟庭子安世嗣

沈恪字子恭吳興武康人也深沉有幹局梁新渝侯蕭暎爲郡將召爲主簿暎遷北徐州恪隨暎之鎭暎遷廣州以恪兼府中兵參軍常領兵討伐俚洞盧子略之反也恪拒戰有功除中兵參軍高祖與恪同郡情好甚暱蕭暎卒後高祖南討李賁仍遣妻子附恪還鄉尋補東宮直後以嶺南勳除員外散騎侍郎仍令招集宗從子弟侯景圍臺城恪率所領入臺隨例加右軍將軍賊起東西二土山以逼城城內亦作土山以應之恪爲東土山主晝夜拒戰以功封東興縣侯邑五百戶遷員外散騎常侍京城陷恪閒行歸鄉里高祖之討侯景遣使報恪乃於東起兵相應賊平恪謁高祖於京口即日授都軍副尋爲郡司馬及高祖謀討王僧辯恪預其謀時僧辯女壻杜龕鎭吳興高祖乃使世祖還長城立柵備龕又使恪還武康招集兵衆及僧辯誅龕果遣副將杜泰率衆襲世祖於長城恪時已率兵士出縣誅龕黨與高祖尋遣周文育來援長城文育至泰乃遁走世祖仍與文育進軍出郡恪軍亦至屯于郡南及龕平世祖襲東揚州刺史張彪以恪監吳興郡太平元年除宣猛將軍交州刺史其年遷永嘉太守不拜復令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因衞敬帝如別宮恪乃排闥入見高祖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許事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更以盪主王僧志代之高祖踐祚除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徙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迪余孝頃聞恪至退走二年還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智武將軍吳州刺史便道之鄱陽尋有詔追還行會稽郡事其年除散騎常侍忠武將軍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建安晉安新寧信安九郡諸軍事將軍太守如故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徵爲左衞將軍俄出爲都督郢武巴定四州諸軍事軍師將軍郢州刺史六年徵爲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光大二年遷使持節都督荆武祐三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未之鎭改爲護軍將軍高宗即位加散騎常侍都督廣衞東

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黃利安石雙等十八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嶺南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緝被以恩惠嶺表賴之太建四年徵爲領軍將軍及代還以途遠不時至爲有司所奏免十一年起爲散騎常侍衛尉卿其年授平北將軍假節監南兗州十二年改授散騎常侍翊右將軍監南徐州又遣電威將軍裴子烈領馬五百匹助恪緣江防戍明年入爲衛尉卿常侍將軍如故尋加侍中還護軍將軍後主即位以疾改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其年卒時年七十四贈翊左將軍詔給東園秘器仍出舉哀喪事所須並令資給諡曰元子法興嗣

史臣曰胡穎徐度杜稜沈恪並附騏驥而騰躍依日月之光輝始覩王佐之才方悟公輔之量生則肉食終以配饗盛矣哉

陳書卷十二

陳書卷十二考證

杜稜傳高祖誅王僧辯○誅字上南史有謀字

沈恪傳仍令招集宗從子弟○招南史作緝

陳書卷十二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七

徐世譜 魯悉達 周敷 荀朗 子法尚 周炅

徐世譜字興宗巴東魚復人也世居荆州爲主帥征伐蠻蜒至世譜尤敢勇有膂力善水戰梁元帝之爲荆州刺史世譜將領鄉人事焉侯景之亂因預征討累遷至員外散騎常侍尋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軍勢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擒景將任約景遁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仍隨僧辯東下恆爲軍鋒又破景將侯子鑒於湖熟侯景平後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衡州刺史資鎮河東太守增邑并前一千戶西魏來寇荆州世譜鎮馬頭岸據有龍州元帝授侍中使持節都督江南諸軍事鎮南將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江陵陷沒世譜東下依侯瑱紹泰元年徵爲侍中左衛將軍高祖之拒王琳其水戰之具悉委世譜世譜性機巧諳解舊法所造器械並隨機損益妙思出人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世祖嗣位加特進進號安右將軍天嘉元年增邑五百戶二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宣城郡諸軍事安西將軍宣城太守秩中二千石還爲安前將軍右光祿大夫尋以疾失明謝病不朝四年卒時年五十五贈本官謚曰桓侯世譜從弟世休隨世譜自梁征討亦有戰功官至員外散騎常侍安遠將軍枳縣侯邑八百戶光大二年隸都督淳于量征華皎卒贈通直散騎常侍謚曰壯

魯悉達字志通扶風郿人也祖斐齊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衡州刺史陽塘侯父益之梁雲麾將軍新蔡義陽二郡太守悉達幼以孝聞起家爲梁南平嗣王中兵參軍侯景之亂悉達糾合鄉人保新蔡力田蓄穀時兵荒饑饉京都及上川餓死者十八九有得存者皆攜老幼以歸焉悉達分給糧廩其所濟活者甚衆仍於新蔡置頓以居之招集晉熙等五郡盡有其地使其弟廣達領兵隨王僧辯討侯景景平梁元帝授持節仁威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蜂起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爲之用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受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齊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下以悉達制其中流恐爲己患頻遣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於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岳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千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蕃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亦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誠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嘆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世祖即位進號安左將軍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雅好詞賦招禮才賢與之賞會遷安南將軍吳州刺史遭母憂哀毀過禮因遘疾卒時年三十八贈安左將軍江州刺史謚曰孝侯子覽嗣弟廣達別有傳

周敷字仲遠臨川人也爲郡豪族敷形貌眇小如不勝衣而膽力勁果超出時輩性豪俠輕財重士鄉黨少年任氣者咸歸之侯景之亂鄉人周續合徒衆以討賊爲名梁內史始興藩王蕭毅以郡讓續續所部內有欲侵掠於毅敷擁護之親率其黨捍衛送至豫章時觀寧侯蕭永長樂侯蕭基豐城侯蕭泰避難流寓聞敷信義皆往依之敷愍其危懼屈體崇敬厚加給卹送之西上俄而續部下將帥爭權復反殺續以降周迪迪素無簿閥恐失衆心倚敷族望深求交結敷未能自固事迪甚恭迪大憑仗之漸有兵衆迪據臨川之工塘敷鎮臨川故郡侯景平梁元帝授敷使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寧州刺史封西豐縣侯邑一千戶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希欽等共圍周迪敷大致人馬以助於迪迪擒孝頃等敷功居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下敷與戰大敗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迪黃法氍等進兵圍曇朗屠之王琳

平授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是時南江酋帥並顧戀巢窟私署令長不受召朝廷未遑致討但羈縻之唯敷獨先入朝天嘉二年詣闕進號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一部令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致顯貴深不平乃舉兵反遣弟方興以兵襲敷敷與戰大破方興仍率衆從都督吳明徹攻迪破之擒其弟方興并諸渠帥詔以敷爲安西將軍臨川太守餘並如故尋徵爲使持節都督南豫北江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五百戶常侍鼓吹如故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敷又從軍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迪紿敷曰吾昔與弟勠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時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西豐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矜姦詭遂貽喪身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茅賦量所賻卹還葬京邑謚曰脫子智安嗣敷兄象共敷據本鄉亦授臨川太守

荀朗字深明潁川潁陰人也祖延祖梁潁川太守父伯道衞尉卿朗少慷慨有將帥大略起家梁廬陵王行參軍侯景之亂朗招率徒旅據巢湖閒無所屬臺城陷後簡文帝密詔授朗雲麾將軍豫州刺史令與外藩討景景使儀同宋子仙任約等頻往征之朗據山立砦自守子仙不能克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贍衆至數萬人侯景敗於巴陵朗出自濡須截景破其後軍王僧辯東討朗遣其將范寶勝及弟曉領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建於踟躕山梁承聖二年率部曲萬餘家濟江入宣城郡界立頓梁元帝授朗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未行而荆州陷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據石頭城朗自宣城來赴因與侯安都等大破齊軍永定元年賜爵興寧縣侯邑二千戶以朗兄昂爲左衞將軍弟晷爲太子右衞率尋遣朗隨世祖拒王琳於南皖高祖崩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祕不發喪朗弟曉在都微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繫其兄弟世祖即位並釋之因厚撫慰朗令與侯安都等共拒王琳琳平還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晉合三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天嘉六年卒時年四十八贈南豫州刺史謚曰壯子法尚嗣

法尚少俶儻有文武幹略起家江寧令襲爵興寧縣侯太建五年隨吳明徹北伐尋授通直散騎侍郎除涇令歷梁安城太守禎明中爲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及隋軍濟江法尚降于漢東道元帥秦王入隋歷邵觀綿豐四州刺史巴東燉煌二郡太守

周炅字文昭汝南安成人也祖彊齊太子舍人梁州刺史父靈起梁通直散騎常侍廬桂二州刺史保城縣侯炅少豪俠任氣有將帥才梁大同中爲通直散騎侍郎朱衣直閤太清元年出爲弋陽太守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改授西陽太守封西陵縣伯景遣兄子思穆據守齊安炅率驍勇襲破思穆擒斬之以功授持節高州刺史是時炅據武昌西陽二郡招聚卒徒甲兵甚盛景將任約來據樊山炅與寧州長史徐文盛擊約斬其部將叱羅子通趙迦婁等因乘勝追之頻克約衆殆盡承聖元年還使持節都督江定二州諸軍事戎昭將軍江州刺史進爵爲侯邑五百戶高祖踐阼王琳擁據上流炅以州從之及王琳遣其將曹慶等攻周迪仍使炅將兵犄角而進爲侯安都所敗擒炅送都世祖釋炅授戎威將軍定州刺史帶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天嘉二年留異據東陽反世祖召炅還都欲令討異未至而異平炅還本鎮天康元年預平華皎之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還持節龍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五年進授使持節西道都督安蘄江衡司定六州諸軍事安州刺史改封龍源縣侯增邑并前一千戶其年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克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齊遣尚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閒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克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並誅渠帥以城降進號和戎將軍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敕追炅入朝初蕭詧定州刺史田龍升以城降詔以爲振遠將軍定州刺史封赤亭王及炅入朝龍升以江北六州七鎮叛入于齊齊遣歷陽王高景安帥師應之於是令炅爲江北道大都督總統衆軍以討龍升龍升使弋陽太守田

龍瑍率衆二萬陣於亭川高景安於水陵陰山爲其聲援龍升引軍別營山谷彔乃分兵各當其軍身率驍勇先擊龍升龍升大敗龍瑍望塵而奔並追斬之高景安遁走盡復江北之地以功增邑并前二千戶進號平北將軍定州刺史持節都督如故仍賜女妓一部太建八年卒官時年六十四贈司州刺史封武昌郡公謚曰壯子法僧嗣官至宣城太守

史臣曰彼數子者或驅馳前代或擁據故鄉並識運知歸因機景附位升列牧爵致通侯美矣昔張耳陳餘自同於至戚周敷周迪亦會等暱親尋鋒刃而誅殘斯甚夫胡越矣讎隙因於勢利何其鄙歟

陳書卷十三

陳書卷十四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八

衡陽獻王昌 南康愍王曇朗 子方泰 方慶

衡陽獻王昌字敬業高祖第六子也梁太清末高祖南征李賁命昌與宣后隨沈恪還吳興及高祖東討侯景昌與宣后世祖並為景所囚景平拜長城國世子吳興太守時年十六昌容貌偉麗神情秀朗雅性聰辯明習政事高祖遣陳郡謝哲濟陽蔡景歷輔昌為郡又遣吳郡杜之偉授昌以經書昌讀書一覽便誦明於義理剖析如流尋與高宗俱往荊州梁元帝除員外散騎常侍荊州陷又與高宗俱遷關右西魏以高祖故甚禮之高祖即位頻遣使請高宗及昌周人許之而未遣及高祖崩乃遣之是時王琳梗於中流昌未得還居于安陸王琳平後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而巴陵王蕭沇等率百僚上表曰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以卜世斯永式資邢衛鼎命靈長實賴河楚伏惟陛下神猷光大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始天步方艱參奉權謨匡合義烈威略外舉神武內定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皇嗣寶隔繼業靡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既而傳車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國祚克寧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遠誅歲久今者連結犬羊乘流縱釁舟旗野陣綿江蔽陸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藩籬罔固乃旰食當朝憑流授律蒼兕既馳長蛇自翦廓清四表澄滌八紘雄圖遐舉仁聲遠暢德化所覃風行草偃故以功深於微禹道大於惟堯豈直社稷用寧斯乃黔黎是賴第六皇弟昌近以妙年出質提契寇手偏隔關徼旋踵末由陛下天倫之愛既深克讓之懷常切伏以大德無私至公有在豈得徇匹夫之恆情忘王業之大計憲章故實式遵典禮欽若姬漢建樹賢戚湘中地維形勝控帶川阜扞城之寄匪親勿居宜啟服衡疑兼崇徽飾臣等參議以昌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封衡陽郡王邑五千戶加給皁輪三望車後部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啟可奉行詔曰可三月入境詔令主書舍人緣道迎接丙子濟江於中流船壞以溺薨四月庚寅喪柩至京師上親出臨哭乃下詔曰夫寵章所以嘉德禮數所以崇親乃歷代之通規固前王之令典新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州諸軍事驃騎將軍湘州牧衡陽王昌明哲在躬珪璋早秀孝敬內湛聰睿外宣梁季艱虞宗社顛墜西京淪覆陷身關隴及鼎業初基外蕃逆命聘問斯阻音介莫通睠彼機橋將睎烏白今者羣公戮力多難廓清輕傳入郛無勞假道周朝敦其繼好驂駕歸來欣此朝聞庶歡昏定報施徒語曾莫輔仁人之云亡殄悴斯在奄焉薨殞倍增傷悼津門之慟空在桓岫之切不追靜言念之心焉如割宜隆懋典以協徽猷可贈侍中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宰揚州牧給東園溫明秘器九旒鑾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轀輬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之儀一依漢東平憲王齊豫章文獻王故事仍遣大司空持節迎護喪事大鴻臚副其羽衛殯送所須隨由備辦謚曰獻無子世祖以第七皇子伯信為嗣

南康愍王曇朗高祖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休先少倜儻有大志梁簡文之在東宮深被知遇太清中既納侯景有事北方乃使休先召募得千餘人授文德主帥頃之卒高祖之有天下也每稱休先曰此弟若存河洛不足定也梁敬帝即位追贈侍中使持節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封武康縣公邑一千戶高祖受禪追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邑二千戶謚曰忠壯曇朗少孤尤為高祖所愛寵踰諸子有膽力善綏御侯景平後起家為著作佐郎高祖北濟江圍廣陵宿預人東方光據鄉建義乃遣曇朗與杜僧明自淮入泗應赴之齊援大至曇朗與僧明築壘抗禦尋奉命班師以宿預義軍三萬家濟江高祖誅王僧辯留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紹泰元年除中書侍郎監南徐州二年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攻逼京師尋而請和求高祖子姪為質時四方州郡並多未賓京都虛弱糧運不繼在朝文武咸願與齊和親高祖難之而重違衆議乃言於朝曰孤謬輔王室而使蠻夷猾夏不能戡殄何所逃責今在位諸賢且欲息肩偃武與齊和好以靜邊疆若違衆議必謂孤惜子姪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

且齊人無信窺窬不已謂我浸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高祖慮曇朗憚行或奔竄東道乃自率步騎往京口迎之以曇朗還京師仍使為質於齊齊果背約復遣蕭軌等隨嗣徽渡江高祖與戰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齊人請割地幷入馬牛以贖之高祖不許及軌等誅齊人亦害曇朗于晉陽時年二十八是時既與齊絕弗之知也高祖踐阼猶以曇朗襲封南康王奉忠壯王祀禮秩一同皇太子天嘉二年齊人結好方始知之世祖詔曰夫追遠慎終抑聞前誥南康王曇朗明哲懋親蕃維是屬入質北齊用紓時難皇運兆興未獲旋反眾言跂予日夜不忘齊使始至凶問奄及追懷痛悼兼倍常情宜隆寵數以光恆序可贈侍中安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徐州刺史謚曰愍乃遣兼郎中令隨聘使江德藻劉師知迎曇朗喪柩以三年春至都初曇朗未質於齊生子方泰方慶及將適齊以二妾自隨在北又生兩子方華方曠亦同得還

方泰少麤獷與諸惡少年羣聚遊逸無度世祖以南康王故特寬貰之天嘉元年詔曰南康王曇朗出隔齊庭反身莫測國廟方修奠饗須主可以長男方泰為南康世子嗣南康王後聞曇朗薨於是襲爵南康嗣王尋為仁威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遷使持節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明新合羅德宜黃利安建石崖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為政殘暴為有司所奏免官尋起為仁威將軍置佐史六年授持節都督豫章郡諸軍事豫章內史在郡不修民事秩滿之際屢放部曲為劫又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財賄代至又淹留不還至都詔以為宗正卿將軍佐史如故未拜為御史中丞宗元饒所劾免官以王還第十一年起為寧遠將軍直殿省尋加散騎常侍量置佐史其年八月高宗幸大壯觀因大閱武命都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陳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五百出於瓜步江高宗登玄武門觀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設絲竹會仍重幸大壯觀集眾軍振旅而還是時方泰當從啓稱所生母疾不行因與亡命楊鍾期等二十人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為州所錄又率人仗抗拒傷禁司為有司所奏上大怒下方泰獄方泰初但承行淫不承拒格禁司上曰不承則上刑方泰乃投列承引於是兼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聞王者之心匪漏網而私物至治之本無屈法而由慈謹案南康王陳方泰宗屬雖遠幸託葭莩剌舉莫成共治罕績聖上弘以悔往許其錄用宮闈寄切宿衛是尸豈有金門旦啓玉輿曉蹕百司馳騖千隊騰驤懼此翼從之勞妄與晨昏之請飜以危冠淇上袨服桑中臣子之節莫斯為大宜從霜簡允寘冬官臣等參議請依見事解方泰所居官下宗正削爵土謹以白簡奏聞上可其奏尋復本官爵禎明初遷侍中將軍如故三年隋師濟江方泰與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樊猛左衞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往來斷遏江路隋遣行軍元帥長史高熲領船艦泝流當之猛及元遜並降方泰所部將士離散乃棄船走及臺城陷與後主俱入關隋大業中為掖令

方慶少清警涉獵書傳及長有幹略天嘉中封臨汝縣侯尋為給事中太子洗馬權兼宗正卿直殿省太建九年出為輕車將軍假節都督定州諸軍事定州刺史秩滿又為散騎常侍兼宗正卿至德二年進號智武將軍武州刺史初廣州刺史馬靖久居嶺表大得人心士馬彊盛朝廷疑之至是以方慶為仁威將軍廣州刺史以兵襲靖靖誅進號宣毅將軍方慶性清謹甚得民和四年進號雲麾將軍禎明三年隋師濟江衡州刺史王勇遣高州刺史戴智烈將五百騎迎方慶欲令承制總督征討諸軍事是時隋行軍總管韋洸帥兵度嶺宣隋文帝勑云若嶺南平定留勇與豐州刺史鄭萬頃且依舊職方慶聞之恐勇賣己乃不從率兵以拒智烈智烈與戰敗之斬方慶於廣州虜其妻子王勇太建中為晉陵太守在職有能名方慶之襲馬靖也朝廷以勇為超武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以為方慶聲勢靖誅以功封龍陽縣子及隋軍臨江詔授勇使持節光勝將軍總督衡廣交桂武等二十四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仍入援會京城陷勇因移檄管內徵兵據守使其同產弟鄧暠將兵五千頓于嶺上又遣使迎方慶欲假以為名而自執兵要及方慶敗績虜其妻子收其貲產分賞將帥又令其將王仲宣曾孝武迎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信伯信懼奔于清遠郡孝武追殺之是時韋洸兵已上嶺豐州刺史鄭萬頃據州不受勇召而高梁女子浩氏舉兵應隋軍攻陷傍郡勇計無所出乃以其眾降行至荊州道病卒隋

贈大將軍宋州刺史歸仁縣公鄭萬頃滎陽人梁司州刺史紹叔之族子也父曇梁末入魏萬頃通達有材幹周武帝時爲司城大夫出爲溫州刺史至德中與司馬消難來奔尋拜散騎常侍昭武將軍豐州刺史在州甚有惠政吏民表請立碑詔許焉初萬頃之在周深被隋文帝知遇及隋文踐阼常思還北及王勇之殺方慶萬頃乃率州兵拒勇遣使由閒道降于隋軍拜上儀同尋卒

史臣曰獻愍二王聯華霄漢或擅子之暱或猶子之寵而機橋爲阻騑驂無由有隔於休辰終之以早世悲夫

陳書卷十四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九

陳擬 陳詳 陳慧紀

陳擬字公正高祖疎屬也少孤貧性質直彊記高祖南征交阯擬從焉及進討侯景至豫章以擬爲羅州刺史與胡穎共知後事并應接軍糧高祖作鎮朱方擬除步兵校尉曲阿令紹泰元年授貞威將軍義興太守二年入知衛尉事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資監南徐州高祖踐阼詔曰維城宗子實固有周盤石懿親用隆大漢故會盟則異姓爲後啓土則非劉勿王所以糾合枝幹廣樹蕃屏前王懋典列代恆規從子持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雍州刺史監南徐州擬持節通直散騎侍郎貞威將軍北徐州刺史褒從子晃炅從孫假節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訬假節信威將軍北徐州刺史吉陽縣開國侯諠假節通直散騎侍郎信武將軍祏假節散騎侍郎雄信將軍青州刺史廣梁太守詳貞威將軍通直散騎侍郎慧紀從孫敬雅敬泰並枝戚密近劬勞王室宜列河山以光利建擬可永脩縣開國侯褒鍾陵縣開國侯晃建城縣開國侯炅上饒縣開國侯訬虔化縣開國侯諠仍前封祏豫章縣開國侯詳遂興縣開國侯慧紀宜黃縣開國侯敬雅寧都縣開國侯敬泰平固縣開國侯各邑五百戶擬尋除輕車將軍兼南徐州刺史常侍如故其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中領軍三年復以本官監南徐州世祖嗣位除丹陽尹常侍如故坐事又以白衣知郡尋復本職天嘉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領軍將軍凶事所須並官資給諡曰定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子黨嗣

陳詳字文幾少出家爲桑門善書記談論清雅高祖討侯景召詳令反初服配以兵馬從定京邑高祖東征杜龕詳躬下安吉原鄉故鄣三縣龕平以功授散騎侍郎假節雄信將軍青州刺史資割故鄣廣德置廣梁郡以詳爲太守高祖踐阼改廣梁爲陳留又以爲陳留太守永定二年封遂興縣侯食邑五百戶其年除明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三年隨侯安都破王琳將常衆愛於宫亭湖世祖嗣位除宣城太守將軍如故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並無功天嘉元年隨例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右衛將軍三年出爲假節都督吳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周迪據臨川舉兵詳自州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還復本鎮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步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時年四十二以所統失律無贈諡子正理嗣

陳慧紀字元方高祖之從孫也涉獵書史負才任氣高祖平侯景慧紀從焉尋配以兵馬景平從征杜龕除貞威將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踐阼封宜黃縣侯邑五百戶除黃門侍郎世祖即位出爲安吉縣令還明威將軍軍副司空章昭達征安蜀城慧紀爲水軍都督於荆州燒青泥船艦光大元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太建十年吳明徹北討敗績以慧紀爲持節智武將軍緣江都督兗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戶餘如故周軍乘勝據有淮南江外騷擾慧紀收集士卒自海道還都尋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宣毅將軍都督郢巴二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至德二年還使持節散騎常侍雲麾將軍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賜女伎一部增邑并前三千戶禎明元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率其部衆男女二萬餘口詣慧紀請降慧紀以兵迎之其年以應接功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征西將軍增邑并前六千戶餘如故及隋師濟江元帥清河公楊素下自巴硤慧紀遣其將呂忠肅陸倫等拒之戰敗素進據馬頭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已濟江據蔣山慧紀聞之留其長史陳文盛等居守身率將士三萬人樓船千餘乘沿江而下欲趣臺城至漢口爲秦王軍所拒不得進因與湘州刺史晉熙王叔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入隋依例授儀同三司頃之卒子正平頗有文學

史臣曰詩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綿綿瓜瓞葛藟纍之西京皆豐沛故人東都亦南陽多顯有以哉

陳書卷十五考證

陳慧紀傳增邑幷前二千五百戶○增各本譌贈今改正

慧紀遣其將呂忠肅陸倫等拒之○南史無忠字亦不載陸倫

是時隋將韓擒虎及賀若弼等○此下南史較詳

陳書卷十五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十

趙知禮　蔡景歷　劉師知　謝岐

趙知禮字齊旦天水隴西人也父孝穆梁候官令知禮涉獵文史善隸書高祖之討元景仲也或薦之引爲記室參軍知禮爲文贍速每占授軍書下筆便就率皆稱旨由是恆侍左右深被委任當時計畫莫不預焉知禮亦多所獻替高祖平侯景軍至白茅灣上表梁元帝及與王僧辯論述軍事其文並知禮所製侯景平授中書侍郎封始平縣子邑三百戶高祖爲司空以爲從事中郎高祖入輔遷給事黃門侍郎兼衞尉卿高祖受命遷通直散騎常侍直殿省尋遷散騎常侍守太府卿權知領軍事天嘉元年進爵爲伯增邑通前七百戶王琳平授持節督吳州諸軍事明威將軍吳州刺史知禮沉靜有謀謨每軍國大事世祖輒令璽書問之秩滿爲明威將軍太子右衞率遷右衞將軍領前軍將軍六年卒時年四十七詔贈侍中謚曰忠子允恭嗣

蔡景歷字茂世濟陽考城人也祖點梁尚書左民侍郎父大同輕車岳陽王記室參軍掌京邑行選景歷少俊爽有孝行家貧好學善尺牘工草隸解褐諸王府佐出爲海陽令爲政有能名侯景亂梁簡文帝爲景所幽景歷與南康嗣王蕭會理謀欲挾簡文出奔事泄見執賊黨王偉保護之獲免因客遊京口侯景平高祖鎮朱方素聞其名以書要之景歷對使人答書筆不停綴文不重改曰蒙降札書曲垂引逮伏覽循回載深欣暢竊以世求名駿行地能致千里時愛奇寶照車遂有徑寸但雲感斯奏自擬巴渝杞梓方雕豈盼樗櫪仰惟明將軍使君侯節下英才挺茂雄姿秀拔運屬時艱志匡多難振衡嶽而綏五嶺滌瀁源而登九派帶甲十萬彊弩數千誓勤王之師總義夫之力鯨鯢式翦役不踰時氛霧廓清士無血刃雖漢誅祿產舉朝實賴絳侯晉討約峻中外一資陶牧比事論功彼奚足算加以抗威兗服冠蓋通于北門整旆徐方詠歌溢于東道能使邊亭臥鼓行旅露宿巷不拾遺市無異價洋洋乎功德政化曠古未儔諒非膚淺所能殫述是以天下之人向風慕義接踵披衿雜遝而至矣或帝室英賢貴遊令望齊楚秀異荆吳岐嶷武夫則猛氣紛紜雄心四據陸拔山嶽水斷虬龍六鈞之弓左右馳射萬人之劍短兵交接攻壘若文鴦焚艦如黃蓋百戰百勝貔貅爲羣文人則通儒博識英才偉器雕麗暉煥摛掞絢藻子雲不能抗其筆元瑜無以高其記尺翰馳而聊城下清談奮而贏軍却復有三河辯客改哀樂於須臾六奇謀士斷變反於倏忽治民如子賤踐境有成折獄如仲由片辭從理直言如毛遂能厲主威銜使若相如不辱君命懷忠抱義感恩狥己誠斷黃金精貫白日海內雄賢牢籠斯備明將軍徹鞍下馬推案止食申爵以榮之築館以安之輕財重氣卑躬厚士盛矣哉盛矣哉抑又聞之戰國將相咸推引賓遊中代岳牧並盛延僚友濟濟多士所以成將軍之貴但量能校實稱才任使員行方止各盡其宜受委責成誰不畢力至如走賤妄庸人耳秋冬讀書終慚專學刀筆爲吏竟闕異等衡門衰素無所聞達薄宦輕資焉能遠大自陽九遘屯天步艱阻同彼責任溺於巨寇恐隣危殆備踐薄冰今王道中興殷憂啟運獲存微命足爲幸甚方歡飲啄是謂來蘇然皇鑾未反宛洛蕪曠四壁固三軍之餘長夏無半菽之產遨遊古人聊爲借貸屬此樂土洵美忘歸竊服高義暫謁門下明將軍降以顏色二三士友假其餘論菅蒯不棄折簡賜留欲以雞鶩廁鶯鴻於池沼將移瓦礫參金碧之聲價昔折脅遊秦忽逢盼採擔簦入趙便致留連今雖羈旅方之非匹樊林之賁何用克堪但眇眇纖蘿憑喬松以自聳蠢蠢輕蚋託驥尾而遠騖竊不自涯願備下走且爲腹背之毛脫充鳴吠之數增榮改觀爲幸已多海不厭深山不讓高敢布心腹惟將軍覽焉高祖得書甚加欽賞仍更賜書報答即日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仍領記室衡陽獻王時爲吳興郡昌年尚少吳興王之鄉里父老故人尊卑有數高祖恐昌年少接對乖禮乃遣景歷輔之承聖中授通直散騎侍郎還掌府記室高祖將討王僧辯獨與侯安都等數人謀之景歷弗之知也部分既畢召令草檄景歷援筆立成辭義感激事皆稱旨僧辯誅高祖輔政除從事中郎掌記室如故紹泰元年遷給事黃門侍郎兼掌相府記室高祖受禪遷祕書監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

永定二年坐妻弟劉淹詐受周寶安餉馬爲御史中丞沈炯所劾降爲中書侍郎舍人如故三年高祖崩時外有彊寇世祖鎮于南晥朝無重臣宣后呼景歷及江大權杜稜定議乃祕不發喪疾召世祖景歷躬共宦者及內人密營斂服時既暑熱須治梓宮恐斤斧之聲或聞于外仍以蠟爲祕器文書詔誥依舊宣行世祖卽位復爲祕書監舍人如故以定策功封新豐縣子邑四百戶累遷散騎常侍世祖誅侯安都景歷勸成其事天嘉三年以功遷太子左衞率進爵爲侯增邑百戶常侍舍人如故六年坐妻兄劉洽依倚景歷權勢前後姦訛并受歐陽武威餉絹百匹免官廢帝卽位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兼太府卿華皎反以景歷爲武勝將軍吳明徹軍司皎平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內史楊文通又受降人馬仗有不分明景歷又坐不能匡正被收付治久之獲宥起爲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高宗卽位遷宣惠豫章王長史帶會稽郡守行東揚州府事秩滿還戎昭將軍宣毅長沙王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府事以疾辭遂不行入爲通直散騎常侍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仍復封邑遷太子左衞率常侍舍人如故太建五年都督吳明徹北伐所向克捷與周將梁士彥戰於呂梁大破之斬獲萬計方欲進圖彭城是時高宗銳意河南以爲指麾可定景歷諫稱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高祖惡其沮衆大怒猶以朝廷舊臣不深罪責出爲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未行爲飛章所劾以在省之日贓汙狼藉帝令有司按問景歷但承其半於是御史中丞宗元饒奏曰臣聞士之行己忠以事上廉以持身苟違斯道刑茲罔赦謹按宣遠將軍豫章內史新豐縣開國侯景歷因藉多幸豫奉興王皇運權輿頗參締構天嘉之世贓賄狼藉聖恩錄用許以更鳴裂壤崇階不遠斯復不能改節自勵以報曲成遂乃專擅貪汙彰於遠近一則已甚其可再乎宜寘刑書以明秋憲臣等參議以見事免景歷所居官下鴻臚削爵土謹奉白簡以聞詔曰可於是徙居會稽及吳明徹敗帝思景歷前言卽日追還復以爲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數日遷員外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復本封爵入守度支尙書舊式拜官在午後景歷拜日適值輿駕幸玄武觀在位皆侍宴帝恐景歷不豫特令早拜其見重如此是歲以疾卒官時年六十贈太常卿諡曰敬十三年改葬重贈中領軍禎明元年配享高祖廟庭二年輿駕親幸其宅重贈景歷侍中中撫將軍諡曰忠敬給鼓吹一部幷於墓所立碑景歷屬文不尙雕靡而長於敘事應機敏速爲當世所稱有文集三十卷

劉師知沛國相人也家世寒族祖奚之齊晉安王諮議參軍淮南太守有能政齊武帝手詔頻褒賞父景彥梁尙書左丞司農卿師知好學有當世才博涉書史工文筆善儀體臺閣故事多所詳悉梁世歷王府參軍紹泰初高祖入輔以師知爲中書舍人掌詔誥是時兵亂之後禮儀多闕高祖爲丞相及加九錫幷受禪其儀注並師知所定焉高祖受命仍爲舍人性疎簡與物多忤雖位宦不遷而委任甚重其所獻替皆有弘益及高祖崩六日成服朝臣共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人所服衣服吉凶之制博士沈文阿議宜服吉服師知議云既稱成服本備喪禮靈筵服物皆悉縞素今雖無大行俠御官事按梁昭明太子薨成服俠侍之官悉著縗斬惟著鎧不異此卽可擬愚謂六日成服俠靈座須服縗絰中書舍人蔡景歷亦云雖不悉準按山陵有凶吉羽儀成服唯凶無吉文武俠御不容獨鳴玉珥貂情禮二三理宜縗斬中書舍人江德藻謝岐等並同師知議文阿重議云檢晉宋山陵儀靈輿梓宮降殿各侍中奏又成服儀稱靈輿梓宮容俠御官及香橙又檢靈輿梓宮進止儀稱直靈俠御吉服在吉鹵簿中又云梓宮俠御繡絰在凶鹵簿中是則在殿吉凶兩俠御也時以二議不同乃啓取左丞徐陵決斷陵云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有此分判便驗吉凶按山陵鹵簿吉部伍中公卿以下導引者爰及武賁鼓吹執蓋奉車並是吉服豈容俠御獨爲縗絰邪斷可知矣若言公卿胥吏並服縗苴此與梓宮部伍有何差別若言文物並吉司事者凶豈容衽絰而奉華蓋縗衣而升玉輅邪同博士議師知又議曰左丞引梓宮祔山陵靈筵祔宗廟必有吉凶二部成服不容上凶博士猶執前斷終是山陵之禮若龍駕啓殯鑾輿兼設吉凶之儀由來本備準之成服愚有未安夫喪禮之制自天子達按王文憲喪服明記云官品第三侍靈人二十官品第四下達士禮侍靈之數並有十人皆白布袴褶著白絹帽內喪女侍數如外而著齋縗或問內外侍靈是同何忽縗服有異答云若依君臣

之禮則外侍斬內侍齊頃世多故禮隨事省諸侯以下臣吏盡儀至於侍奉多出義附君臣之節不全綾冠之費實闕所以因其常服止變帽而已婦人侍者皆是卑隸君妾之道既純服章所以備矣皇朝之典猶自不然以此而推是知服斬彼有侍靈則猶侠御既著白帽理無彤服且梁昭明儀注今則見存二文顯證差爲成準且禮出人情可得消息凡人有喪既陳筵几繐帷靈房變其常儀蘆箔草廬即其凶禮堂室之內親賓具來齊斬麻緦差池哭次玄冠不弔莫非素服豈見門生故吏綺縠閒趨左姬右娥紅紫相揉況四海遏密率土之情是同三軍縞素爲服之制斯一遂使千門旦啓非塗堊於彤闈百僚戾止變服纓於朱轂而耀金在列鳴玉節行求之懷抱固爲未愜準以禮經彌無前事豈可成服之儀譬以山陵之禮葬既始終已畢故有吉凶之儀所謂成服本成喪禮百司外內皆變吉容侠御獨不何謂成服若靈無侠御則已有則必應縗服

謝岐議曰靈筵祔宗廟梓宮祔山陵實如左丞議但山陵鹵簿備有吉凶從靈輿者儀服無變從梓宮者皆服苴縗爰至士禮悉同此制此自是山陵之儀非關成服今謂梓宮靈扆共在西階稱爲成服亦無鹵簿直是爰自胥吏上至王公四海之內必備縗絰案梁昭明太子薨略是成例豈容凡百士庶悉皆服重而侍中至於武衛最是近官反鳴玉紆青與平吉不異左丞既推以山陵事憑意或謂與成服有殊若爾日侠御文武不異惟侍靈之人主書宣傳齋幹應勅悉應不改案景歷又議云侠御之官本出五百爾日備服居廬仍於本省引上登殿豈應變服貂玉若別攝餘官以充簪珥則爾日便有不成服者山陵自有吉凶二儀成服凶而不吉猶依前議同劉舍人德藻又議云愚謂祖葬之辰始終永畢達官有追贈須表恩榮有吉鹵簿恐由此義私家放斆因以成俗上服本變吉爲凶理不應猶襲紈綺劉舍人引王衛軍喪儀及檢梁昭明故事此明據已審博士左丞乃各盡事衷既未取證須更詢詳宜諮八座詹事太常中丞及中庶諸通袁樞張種周弘正弘讓沈炯孔奐時八座以下並請案羣議斟酌舊儀梁昭明太子喪成服儀注明文見存足爲準的成服日侍官理不容猶從吉禮其葬禮分吉自是山陵之時非關成服之日愚謂劉舍人議於事爲允陵重答云老病屬纊不能多說古人爭議多成怨府傳玄見尤於晉代王商取陷於漢朝謹自三緘敬同高命若萬一不死猶得展言庶與朝賢更申揚榷文阿猶執所見衆議不能決乃具錄二議奏聞從師知議尋遷鴻臚卿舍人如故天嘉元年坐事免初世祖勅師知撰起居注自永定二年秋至天嘉元年冬爲十卷起爲中書舍人復掌詔誥天康元年世祖不豫師知與尚書僕射到仲舉等入侍醫藥世祖崩預受顧命及高宗爲尚書令入輔光大元年師知與仲舉等遣舍人殷不佞矯詔令高宗還東府事覺於北獄賜死

謝岐會稽山陰人也父達梁太學博士岐少機警好學見稱於梁世爲尚書金部郎山陰令侯景亂岐流寓東陽景平依于張彪彪在吳郡及會稽庶事一以委之彪每征討恆留岐監郡知後事彪敗高祖引岐參預機密以爲兼尚書右丞時軍旅屢興糧儲多闕岐所在幹理深被知遇永定元年爲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兼右丞如故天嘉二年卒贈通直散騎常侍岐弟嶠篤學爲世通儒

史臣曰高祖開基創業剋定禍亂武猛固其立功文幹亦乃展力趙知禮蔡景歷早識攀附預締搆之臣焉劉師知博涉多通而闇於機變雖欲存乎節義終陷極刑斯不智矣

陳書卷十六

陳書卷十六考證

趙知禮傳子允恭嗣○允南史作元。

蔡景歷傳即日板征北府中記室參軍○板南史作授。

并受歐陽武威餉絹百匹○南史無武字。

隸太府卿○府監本譌舟今改正。

陳書卷十六考證

陳書卷十七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十一

王沖　王通弟勱　袁敬兄子樞

王沖字長深琅邪臨沂人也祖僧衍齊侍中父茂璋梁給事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穆公主卒於齊世武帝以沖偏孤深所鍾愛年十八起家梁祕書郎尋為永嘉太守入為太子舍人以父憂去職服闋除太尉臨川王府外兵參軍東宮領直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出為招遠將軍衡陽內史遷武威將軍安成嗣王長史長沙內史將軍如故王薨於湘州仍以沖監湘州事入為太子庶子遷給事黃門侍郎大同三年以帝甥賜爵安東亭侯邑一百五十戶歷明威將軍南郡太守太子中庶子侍中出監吳郡滿歲卽真徵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左民尚書出為明威將軍輕車當陽公府長史江夏太守行郢州事遷平西邵陵王長史轉驃騎廬陵王長史南郡太守王薨行州府事梁元帝鎮荊州為鎮西長史將軍太守如故沖性和順事上謹肅習於法令政在平理佐藩莅人鮮有失德雖無赫赫之譽久而見思由是推重累居二千石又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梁元帝於荊州承制沖求解南郡以讓王僧辯并獻女妓十人以助軍賞元帝授持節督衡桂成合四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衡州刺史元帝第四子元良為湘州刺史仍以沖行州事領長沙內史侯景平授翊左將軍丹陽尹武陵王舉兵至峽口王琳偏將陸納等據湘州應之沖為納所拘納降重授侍中中權將軍量置佐史尹如故江陵陷敬帝為太宰承制以沖為左長史紹泰中累遷左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遷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將軍如故尋復領丹陽尹南徐州大中正給扶高祖受禪解尹以本官領左光祿大夫未拜改領太子少傅文帝嗣位解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尋又以本官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廢帝卽位給親信十人初高祖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幼之敬文帝卽位益加尊重嘗從文帝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其見重如此光大元年薨時年七十六贈侍中司空諡曰元簡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別有傳

王通字公達琅邪臨沂人也祖份梁左光祿大夫父琳司空左長史琳齊代娶梁武帝妹義興長公主有子九人並知名通梁世起家國子生舉明經為祕書郎太子舍人以帝甥封武陽亭侯累遷王府主簿限外記室參軍司徒主簿太子中庶子驃騎廬陵王府給事中郎中權何敬容府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坐事免侯景之亂奔于江陵元帝以為散騎常侍遷守太常卿自侯景亂後臺內宮室並皆焚燼以通兼起部尚書歸于京師專掌繕造江陵陷敬帝承制以通為吏部尚書紹泰元年加侍中尚書如故尋為尚書右僕射吏部如故高祖受禪遷左僕射侍中如故文帝嗣位領太子少傅天康元年為翊右將軍右光祿大夫量置佐史廢帝卽位號安右將軍又領南徐州大中正太建元年遷左光祿大夫六年加特進侍中將軍光祿佐史並如故未拜卒時年七十二詔贈本官諡曰成葬日給鼓吹一部弟質弟固各有傳

勱字公濟通之弟也美風儀博涉書史恬然清簡未嘗以利欲干懷梁世為國子周易生射策舉高第除祕書郎太子舍人宣惠武陵王主簿輕車河東王功曹史王出鎮京口勱將隨之藩范陽張纘時典選舉勱造纘言別纘嘉其風采乃曰王生才地豈可遊外府乎奏為太子洗馬遷中舍人司徒左西屬出為南徐州別駕從事史大同末梁武帝謁園陵道出朱方勱隨例迎候勅勱令從輦側所經山川莫不顧問勱隨事應對咸有故實又從登北顧樓賦詩辭義清典帝甚嘉之時河東王為廣州刺史乃以勱為冠軍河東王長史南海太守王至嶺南多所侵掠因懼罪稱疾委州還朝勱行廣州府事越中饒沃前後守宰例多貪縱勱獨以清白著聞入為給事黃門侍郎侯景之亂西奔江陵元帝承制以為太子中庶子掌相府管記出為寧遠將軍晉陵太守時兵饑之後郡中凋弊勱為政清簡吏民便安之徵為侍中遷五兵尚書及西魏寇江陵元帝徵湘州刺史宜豐侯蕭循入援以勱監湘州江陵陷敬帝承制以為中書令紹泰元年加侍中高祖為司空以勱兼司空長史高祖為丞相勱兼丞相長史侍中中書令並如故時吳中遭亂民多乏絕乃以勱監吳興郡及蕭勃平後又以勱督

在嶺表早有政勣乃授使持節都督廣州等二十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未行改爲衡州刺史持節都督並如故王琳據有上流衡廣攜貳勱不得之鎮留于大庾嶺天嘉元年徵爲侍中都官尚書未拜復爲中書令遷太子詹事行東宮事侍中並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領度支尚書廢帝即位加散騎常侍太建元年遷尚書右僕射時東境大水百姓饑饉以勱爲仁武將軍晉陵太守在郡甚有威惠郡人表請立碑頌勱政績詔許之徵爲中書監重授尚書右僕射領右軍將軍四年五月卒時年六十七贈侍中中書監謚曰溫

袁敬字子恭陳郡陽夏人也祖顗宋侍中吏部尚書雍州刺史父昂梁侍中司空謚穆公敬純孝有風格幼便篤學老而無倦釋褐祕書郎累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江陵淪覆流寓嶺表高祖受禪敬在廣州依歐陽頠及頠卒其子紇據州將有異志敬累諫紇爲陳逆順之理言甚切至紇終不從高宗即位遣章昭達率衆討紇紇將敗之時恨不納敬言朝廷義之其年徵爲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俄轉司徒左長史尋遷左民尚書轉都官尚書領豫州大中正累遷太常卿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加特進至德三年卒時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靖德子元友嗣弟泌自有傳兄子樞

樞字踐言梁吳郡太守君正之子也美容儀性沉靜好讀書手不釋卷家世顯貴貲產充積而樞獨居處率素傍無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嘗出遊榮利之懷淡如也起家梁祕書郎歷太子舍人輕車河東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軍宣成王二府功曹史侯景之亂樞往吳郡省父因丁父憂時四方擾亂人求苟免樞居喪以至孝聞王僧辯平侯景鎮京城衣冠爭往造請樞獨杜門靜居不求聞達紹泰元年徵爲給事黃門侍郎未拜除員外散騎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吏部尚書其年出爲吳興太守永定二年徵爲左民尚書未至改侍中掌大選事三年遷都官尚書掌選如故樞博聞彊識明悉舊章初高祖長女永世公主先適陳留太守錢蕆生子邵主及邵並卒于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將葬尚書主客請詳議欲加蕆駙馬都尉并贈邵官樞議曰昔王姬下嫁必適諸侯同姓爲主聞於公羊之說車服不繫顯於詩人之篇漢氏初興列侯尚主自斯以後降嬪素族駙馬都尉置由漢武或以假諸功臣或以加於戚屬是以魏曹植表駙馬奉車趣爲一號齊職儀曰凡尚公主必拜駙馬都尉魏晉以來因爲瞻準蓋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輕若不加其等級寧可合巹而酳所以假駙馬之位乃崇於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儷已絕既無禮數致疑何須駙馬之授案杜預尚晉宣帝第二女高陵宣公主晉武踐阼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贈公主元凱無復駙馬之號梁之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監初王氏無追拜之事遠近二例足以據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禮無勞此授今宜追贈亭侯時以樞議爲長天嘉元年守吏部尚書三年即真尋領右軍將軍又領丹陽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詔賜絹布五十匹錢十萬令葬訖停宅視郡事葬服闋還復本職其年秩滿解尹加散騎常侍將軍尚書並如故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廢帝即位遷尚書左僕射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一贈侍中左光祿大夫謚曰簡懿有集十卷行於世弟憲自有傳

史臣曰王沖王通並以貴游早升清貫而允蹈禮節篤誠奉上斯爲美焉王勱之襟神夷澹袁樞之端操沉冥雖拘放爲異而勝概一揆古所謂名士者蓋在其人乎

陳書卷十七

陳書卷十七考證

王通傳父琳司空左長史○南史作司徒

王通弟勱乃以勱監吳興郡○監一本作兼

陳書卷十七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二

沈衆 袁泌 劉仲威 陸山才 王質 韋載族弟翽

沈衆字仲師吳興武康人也祖約梁特進父旋梁給事黃門侍郎衆好學頗有文才起家梁鎮衞南平王法曹參軍太子舍人是時梁武帝制千字詩衆爲之注解與陳郡謝景同時召見于文德殿帝令衆爲竹賦賦成奏之帝手勑答曰卿文體翩翩可謂無忝爾祖當陽公蕭大心爲郢州刺史以衆爲限內記室參軍尋除鎮南湘東王記室參軍遷太子中舍人兼散騎常侍聘魏還遷驃騎廬陵王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衆表於梁武帝稱家代所隸故義部曲並在吳興求還召募以討賊梁武許之及景圍臺城衆率宗族及義附五千餘人入援京邑頓于小航對賊東府置陣軍容甚整景深憚之梁武於城內遙授衆爲太子右衞率京城陷衆降於景景平西上荊州元帝以爲太子中庶子本州大中正尋遷司徒左長史江陵陷爲西魏所虜尋而逃還敬帝承制授御史中丞紹泰元年除侍中遷左民尚書高祖受命遷中書令中正如故高祖以衆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賞賜優渥超於時輩衆性吝嗇內治產業財帛以億計無所分遺其自奉養甚薄每於朝會之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屨永定二年兼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恆服布袍芒屩以麻繩爲帶又攜乾魚蔬菜飯獨噉之朝士共誚其所爲衆性狷急於是忿恨遂歷詆公卿非毀朝廷高祖大怒以衆素有令望不欲顯誅之後因其休假還武康遂於吳中賜死時年五十六

袁泌字文洋左光祿大夫敬之弟也清正有幹局容體魁岸志行修謹釋褐員外散騎侍郎歷諸王府佐侯景之亂泌欲求爲將是時泌兄君正爲吳郡太守梁簡文板泌爲東宮領直令往吳中召募士卒及景圍臺城泌率所領赴援京城陷退保東陽景使兵追之乃自會稽東嶺出湓城依於鄱陽嗣王蕭範範卒泌乃降景景平王僧辯表泌爲富春太守兼丹陽尹貞陽侯僭位以泌爲侍中奉使於齊高祖受禪王琳據有上流泌自齊從梁永嘉王蕭莊達琳所及莊僭立以泌爲侍中丞相長史天嘉二年泌與琳輔莊至于柵口琳軍敗衆皆奔散唯泌獨乘輕舟送莊達于北境屬莊於御史中丞劉仲威令共入齊然後拜辭而歸詣闕請罪文帝深義之尋授寧遠始興王府法曹參軍轉諮議參軍除通直散騎常侍兼侍中領豫州大中正聘于周使還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其中正如故高宗入輔以泌爲雲旗將軍司徒左長史光大元年卒年五十八臨終戒其子蔓華曰吾於朝廷素無功績瞑目之後斂手足旋葬無得輒受贈諡其子述泌遺意表請之朝廷不許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質

劉仲威南陽涅陽人也祖虯齊世以國子博士徵不就父之遴梁荊州治中從事史仲威少有志氣頗涉文史梁承聖中爲中書侍郎蕭莊僞署御史中丞隨莊入齊終於鄴中仲威從弟廣德亦好學負才任氣父之亨梁安西湘東王長史南郡太守廣德承聖中以軍功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湘東太守荊州陷後依于王琳琳平文帝以廣德爲寧遠始興王府限外記室參軍仍領其舊兵尋爲太尉侯瑱湘州府司馬歷樂山豫章二郡太守新安內史光大中假節員外散騎常侍雲旗將軍河東太守太建元年卒於郡時年四十三贈左衞將軍

陸山才字孔章吳郡吳人也祖翁寶梁尚書水部郎父泛散騎常侍山才少倜儻好尚文史范陽張纘纘弟綰並欽重之起家王國常侍遷外兵參軍尋以父疾東歸侍養承聖元年王僧辯授山才儀同府西曹掾高祖誅僧辯山才奔會稽依張彪彪敗乃歸高祖紹泰中都督周文育出鎮南豫州不知書疏乃以山才爲長史政事悉以委之文育南討蕭勃擒歐陽頠計畫多出山才及文育西征王琳留山才監江州事乃鎮豫章文育與侯安都於沌口敗績余孝頃自新林來寇豫章山才收合餘衆依于周迪擒余孝頃李孝欽等遣山才自鄱陽之樂安嶺東道送于京師除中書侍郎復由樂安嶺綏撫南川諸郡文育重鎮豫章金口山才復爲貞威將軍鎮南長史豫章太守文育爲熊曇朗所害曇朗囚山才等送于王琳未至而侯安都敗琳將常衆愛於宮亭湖由是山才獲反除貞威將軍新安太守爲王琳未平留鎮富陽以捍東道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遷宣惠始興王長史行東揚州事侯安都討留異山才率王府之衆從焉異平

除明威將軍東陽太守入爲鎮東始興王長史帶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未拜
改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滿歲爲眞高宗南征周迪以山才爲軍司迪平復
職余孝頃自海道襲晉安山才又以本官之會稽指授方略還朝坐侍宴與蔡
景歷言語過差爲有司所奏免官尋授散騎常侍遷雲旗將軍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天康元年卒時年五十八贈右衞將軍諡曰簡子
王質字子貞右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慷慨涉獵書史梁世以武帝甥封甲口
亭侯補國子周易生射策高第起家秘書郎太子舍人尚書殿中郎遭母憂居
喪以孝聞服闋除太子洗馬東宮領直累遷中舍人庶子太清元年除假節寧
遠將軍領東宮兵從貞陽侯北伐及貞陽敗績質脫身逃還侯景於壽陽構逆
質又領舟師隨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
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剪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京邑軍據南
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京城陷後西奔荊州元帝承制以質爲右長史帶河東
太守俄遷侍中尋出爲持節都督吳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
史荊州陷侯瑱鎮于湓城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
度信安嶺依于留異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永定二年高祖命質
率所部踰嶺出豫章隨都督周文育以討王琳質與琳素善或譖云於軍中潛
信交通高祖命周文育殺質文育啓請救之獲免尋授散騎常侍晉陵太守文
帝嗣位徵守五兵尚書高宗爲揚州刺史以質爲仁威將軍驃騎府長史天嘉
二年除晉安太守高宗輔政以爲司徒左長史將軍如故坐公事免官尋爲通
直散騎常侍遷太府卿都官尚書太建二年卒時年六十贈本官諡曰安子
韋載字德基京兆杜陵人也祖叡梁開府儀同三司永昌嚴公父政梁黃門侍
郎載少聰惠篤志好學年十二隨叔父稜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載隨問
應答曾無疑滯及長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起家梁邵陵王法曹參軍遷太子
舍人尚書三公郎侯景之亂元帝承制以爲中書侍郎尋爲建威將軍尋陽太
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是時僧辯軍于湓城而魯悉達樊俊等各擁兵保
境觀望成敗元帝以載爲假節都督太原高唐新蔡三郡諸軍事高唐太守仍
衘命喻悉達等令出軍討景及大軍東下載率三郡兵自焦湖出柵口與僧辯
會于梁山景平除冠軍將軍琅邪太守尋奉使往東陽晉安招撫留異陳寶應
等仍授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
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並高祖舊兵多善用弩載收得
數十人繫以長鏁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
中所中皆斃文育軍稍却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
乃自將征之剋其水柵仍遣載族弟翽賫書喻載以誅王僧辯意幷奉梁敬帝
勑勑載解兵載得書乃以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即以其族弟翽監義興
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恆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
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
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別命輕兵絕其糧運
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永定元年除和戎
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二年進號輕車將軍尋加散騎常侍太子右衞率將軍如
故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載有田十餘頃在江乘縣之白山至是遂築室而居屏
絕人事吉凶慶弔無所往來不入籬門者幾十載太建中卒於家時年五十八
載族弟翽字子羽少有志操祖愛梁輔國將軍父乾向汝陰太守翽弱冠喪父
哀毀甚至養母撫孤兄弟子以仁孝著稱高祖爲南徐州刺史召爲征北參軍
尋監義興郡永定元年授貞毅將軍步兵校尉遷驍騎將軍領朱衣直閤驍騎
之職舊領營兵兼統宿衞自梁代已來其任踰重出則羽儀清道入則與二衞
通直臨軒則升殿俠侍翽素有名望每大事恆令俠侍左右時人榮之號曰俠
御將軍尋出爲宣城太守天嘉二年預平王琳之功封清源縣侯邑二百戶太
建中卒官贈明霍羅三州刺史子宏字德禮有文學歷官至永嘉王府諮議參
軍陳亡入隋
史臣曰昔鄧禹基於文學杜預出自儒雅卒致軍功名著前代晉氏喪亂播遷
江左顧榮郗鑒之輩溫嶠謝玄之倫莫非巾褐書生搢紳素譽抗敵以衞社稷
立勳而升台鼎自斯以降代有其人但梁室沸騰懦夫立志既身逢際會見仗

於時主褒矣。

陳書卷十八

3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三

沈炯 虞荔弟寄 馬樞

沈炯字禮明吳興武康人也祖瑀梁尋陽太守父續王府記室參軍炯少有儁才爲當時所重釋褐王國常侍遷爲尚書左民侍郎出爲吳令侯景之難吳郡太守袁君正入援京師以炯監郡京城陷景將宋子仙據吳興遣使召炯委以書記之任炯固辭以疾子仙怒命斬之炯解衣將就戮礙於路間桑樹乃更牽往他所或遽救之僅而獲免子仙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仙爲王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炯及簡文遇害四方岳牧皆上表於江陵勸進僧辯令炯製表其文甚工當時莫有逮者高祖南下與僧辯會于白茅灣登壇設盟炯爲其文及侯景東奔至吳郡獲炯妻虞氏子行簡並殺之炯弟攜其母逃而獲免侯景平梁元帝愍其妻子嬰戮特封原鄉縣侯邑五百戶僧辯爲司徒以炯爲從事中郎梁元帝徵爲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荊州陷爲西魏所虜魏人甚禮之授炯儀同三司炯以母老在東恆思歸國恐魏人愛其文才而留之恆閉門卻掃無所交遊時有文章隨卽棄毀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己思歸之意其辭曰臣聞喬山雖掩鼎湖之靈可祠有魯既荒大庭之迹無泯伏惟陛下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漢道既登神仙可望射之罘於海浦禮日觀而稱功橫中流於汾河指柏梁而高宴何其樂也豈不然歟既而運屬上仙道窮晏駕甲帳珠簾一朝零落茂陵玉椀宛出人間陵雲故基共原田而膴膴別風餘址對陵阜而茫茫羈旅縲臣能不落淚昔承明既厭嚴助東歸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恭聞故實竊有愚心黍稷非馨敢忘徼福奏訖其夜炯夢見有宮禁之所兵衛甚嚴炯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還幾時可至少日便與王克等並獲東歸紹泰二年至都除司農卿遷御史中丞高祖受禪加通直散騎常侍中丞如故以母老表請歸養詔不許文帝嗣位又表曰臣嬰生不幸弱冠而孤母子零丁兄弟相長謹身爲養仕不擇官宦成梁朝命存亂世冒危履險自死輕生妻息誅夷昆季冥滅惟臣母子得逢興運臣母妾劉今年八十有一臣叔母妾丘七十有五臣門弟姪故自無人妾丘兒孫又久亡泯兩家侍養餘臣一人前帝知臣之孤煢養臣以州里不欲使頓居草萊又復矜臣溫凊所以一年之內再三休沐臣之屢披丹款頻冒宸鑒非欲苟違朝廷遠離畿輦一者以年將六十湯火居心每跪讀家書前懼後喜溫枕扇席無復成童二者職居彝憲邦之司直若自虧身體何關國章前德綢繆始許哀放內侍近臣多悉此旨正以選賢與能廣求明哲趑趄荏苒未始取才而上玄降戾奄至今日德音在耳墳土遽乾悠悠昊天哀此罔極兼臣私心煎切彌迫近時慺慺之祈轉忘塵觸伏惟陛下睿哲聰明嗣興下武刑于四海弘此孝治寸管求天仰歸帷扆有感必應實望聖明特乞霈然申其私禮則王者之德覃及無方矧彼翔沉孰非涵養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譽馳咸雒情深宛沛日者理切倚閭言歸異域復奉時役遂乖侍養雖周生之思每欲棄官戴禮垂文得遺從政前朝光宅四海劬勞萬幾以卿才爲獨步職居專席方深委任屢屈情禮朕嗣奉洪基思弘景業顧茲寡薄兼纏哀疚實賴賢哲同致雍熙豈便釋簡南闈解紱東路當令馮親入舍荀母從官用覩朝榮不虧家禮尋勑所由相迎尊累使卿公私得所並無廢也初高祖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謨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貴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收合徒衆以疾卒于吳中時年五十九文帝聞之卽日舉哀并遣弔祭贈侍中諡曰恭子有集二十卷行於世

虞荔字山披會稽餘姚人也祖權梁廷尉卿永嘉太守父檢平北始興王諮議參軍荔幼聰敏有志操年九歲隨從伯闡候太常陸倕倕問五經凡有十事荔隨問輒應無有遺失倕甚異之又嘗詣徵士何胤時太守衡陽王亦造焉胤言之於王王欲見荔荔辭曰未有板刺無容拜謁王以荔有高尙之志雅相欽重還郡卽辟爲主簿荔又辭以年小不就及長美風儀博覽墳籍善屬文釋褐梁西中郎行參軍尋署法曹外兵參軍兼丹陽詔獄正梁武帝於城西置士林館

荔乃製碑奏上帝命勒之于館仍用荔爲士林學士尋爲司文郎遷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舍人時左右之任多參權軸內外機務互有帶掌唯荔與顧協淡然靖退居于西省但以文史見知當時號爲清白尋領大著作及侯景之亂荔率親屬入臺除鎮西諮議參軍舍人如故臺城陷逃歸鄉里侯景平元帝徵爲中書侍郎貞陽侯授揚州別駕並不就張彪之據會稽也荔時在焉及文帝平彪高祖遣荔書曰喪亂已來賢哲凋散君才用有美聲聞許洛當今朝廷維新廣求英雋豈可棲遲東土獨善其身今令兄子將接出都想必副朝廷虛遲也文帝又與書曰君東南有美聲譽洽聞自應翰飛京許共康時弊而削迹丘園保茲獨善豈使稱空谷之望耶必願便爾俶裝且爲出都之計唯遲披覿在於茲日迫切之不得已乃應命至都高祖崩文帝嗣位除太子中庶子仍侍太子讀書尋領大著作東揚揚州二州大中正庶子如故初荔母隨荔入臺卒於臺內尋而城陷情禮不申由是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雖任遇隆重而居止儉素淡然無營文帝深器之常引在左右朝夕顧訪荔性沉密少言論凡所獻替莫有見其際者故不列于後焉時荔第二弟寄寓於閩中依陳寶應荔每言之輒流涕文帝哀而謂曰我亦有弟在遠此情甚切他人豈知乃勅寶應求寄寶應終不遣荔因以感疾帝數往臨視令荔將家口入省荔以禁中非私居之所乞停城外文帝不許乃令住於蘭臺乘輿再三臨問手勅中使相望於道又以荔蔬食積久非羸疾所堪乃勅曰能敦布素乃當爲高卿年事已多氣力稍減方欲仗委實須克壯今給卿魚肉不得固從所執也荔終不從天嘉二年卒時年五十九文帝甚傷惜之贈侍中謚曰德子及喪柩還鄉里上親出臨送當時榮之子世基世南並少知名

寄字次安少聰敏年數歲客有造其父者遇寄於門因嘲之曰郎君姓虞必當無智寄應聲答曰文字不辯豈得非愚客大慚入謂其父曰此子非常人文舉之對不是過也及長好學善屬文性沖靜有棲遁之志弱冠舉秀才對策高第起家梁宣城王國左常侍大同中嘗驟雨殿前往往有雜色寶珠梁武觀之甚有喜色寄因上瑞雨頌帝謂寄兄荔曰此頌典裁清拔卿家之士龍也將如何擢用寄聞之歎曰美盛德之形容以申擊壤之情耳吾豈買名求仕者乎乃閉門稱疾唯以書籍自娛岳陽王爲會稽太守引寄爲行參軍遷記室參軍領郡五官掾又轉中記室掾如故在職簡略煩苛務存大體曹局之內終日寂然侯景之亂寄隨兄荔入臺除鎮南湘東王諮議參軍加貞威將軍京城陷遁還鄉里及張彪往臨川彊寄俱行寄與彪將鄭瑋同舟而載瑋嘗忤彪意乃劫寄奔于晉安時陳寶應據有閩中得寄甚喜高祖平侯景寄勸令自結寶應從之乃遣使歸誠承聖元年除和戎將軍中書侍郎寶應愛其才託以道阻不遣每欲引寄爲僚屬委以文翰寄固辭獲免及寶應結婚留異潛有逆謀寄微知其意言說之際每陳逆順之理微以諷諫寶應輒引說他事以拒之又嘗令左右誦漢書臥而聽之至蒯通說韓信曰相君之背貴不可言寶應蹶然起曰可謂智士寄正色曰覆酈驕韓未足稱智豈若班彪王命識所歸乎寄知寶應不可諫慮禍及己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腳疾不復起寶應以爲假託使燒寄所臥室寄安臥不動親近將扶寄出寄曰吾命有所懸避欲安往所縱火者旋自救之寶應自此方信及留異稱兵寶應資其部曲寄乃因書極諫曰東山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貴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沉痾彌留愒陰將盡常恐卒塡溝壑涓塵莫報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劍興師援旗誓眾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動微之鑒折從衡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算遠圖發於衷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廟略推赤心於物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遽生異計寄所

以疾首痛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為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採千慮一得請陳愚算願將軍少戢雷霆賒其晷刻使得盡狂瞽之說披肝膽之誠則雖死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不可勝紀人人自以為得之然兗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曆數有在惟天所授當璧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彊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則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勳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敘擢至於余孝頃潘純陁李孝欽歐陽頠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胸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釁非張繡罪異畢諶當何慮於危亡何失於富貴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勢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衂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唯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披堅執銳長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善右渠危亡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彊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縻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勢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鬬鋒不可當將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為心脩許匹夫之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穎顒連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十也為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弗食言誓之宗社寄聞明者鑒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效將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藩維尚少皇子幼沖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修藩服北面稱臣寧與劉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石相敝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綿微餘陰無幾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甘之如薺寶應覽書大怒或謂寶應曰虞公病勢漸篤言多錯謬寶應意乃小釋亦為寄有民望且優容之及寶應敗走夜至蒲田顧謂其子扞秦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扞秦但泣而已寶應既擒凡諸賓客微有交涉者皆伏誅唯寄以先識免禍初沙門慧摽涉獵有才思及寶應起兵作五言詩以送之曰送馬猶臨水離旗稍引風好看今夜月當入紫微宮寶應得之甚悅慧摽賫以示寄寄一覽便止正色無言摽退寄謂所親曰摽公既以此始必以此終後竟坐是誅文帝尋勅都督章昭達以理發遣令寄還朝及至即日引見謂寄曰管寧無恙其慰勞之懷若此頃之文帝謂到仲舉曰衡陽王既出閤雖未置府僚然須得一人旦夕遊處兼掌書記宜求宿士有行業者仲舉未知所對文帝曰吾自得之乃手勅用寄寄入謝文帝曰所以暫屈卿遊藩者非止以文翰相煩乃令以師表相事也尋兼散騎常侍聘齊寄辭老疾不行除國子博士頃之又表求解職歸鄉里文帝優旨報答許其東還仍除東揚州別駕寄又以疾辭高宗即位徵授揚州治中及尚書左丞並不就乃除東中郎建安王諮議加戎昭將軍又辭以疾不任旦夕陪列王於是特令停王府公事其有疑議就以決之但朔望牋修而已太建八年加太中大夫將軍如故十一年卒時年七十寄少篤行造次必於仁厚雖僮豎未嘗加以聲色至於臨危執節則辭氣凜然白刃不憚也自流寓南土與兄荔隔絕因感氣病每得荔書氣輒奔劇危殆者數矣前後所居官未嘗至秩滿纔期年數月便自求解退

常曰知足不辱吾知足矣及謝病私庭每諸王爲州將下車必造門致禮命釋鞭板以几杖侍坐常出遊近寺閭里傳相告語老幼羅列望拜道左或言誓爲約者但指誓便不欺其至行所感如此所製文筆遭亂多不存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父母俱喪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義必使屈伏不得空立主客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流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將引薦於朝廷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以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遍乃喟然嘆曰吾聞貴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然支父有讓王之介嚴子有傲帝之規千載美談所不廢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致乃卑辭厚意令使者邀之前後數反樞固辭以疾門人或進曰鄱陽王待以師友非關爵位市朝之間何妨靜默樞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於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焉每王公饋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每所居之處盜賊不入依託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常有白燕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櫩廡時集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撰道覺論二十卷行於世

史臣曰沈炯仕於梁室年在知命冀郎署之薄官止邑宰之卑職及下筆盟壇屬辭勸表激揚旨趣信文人之偉者歟虞荔之獻箴沉密盡其誠款可謂有益明時矣

陳書卷十九

陳書卷十九考證

馬樞傳〇臣人龍按南史馬樞載隱逸傳今本卷載沈烱虞荔馬樞三人而下文史臣論止言沈虞不及馬樞未知何故

陳書卷十九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十四

到仲舉　韓子高　華皎

到仲舉字德言彭城武原人也祖坦齊中書侍郎父洽梁侍中仲舉無他藝業
而立身耿正釋褐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王府主簿出爲長城令政號廉平文帝
居鄉里嘗詣仲舉時天陰雨仲舉獨坐齋內聞城外有簫鼓之聲俄而文帝至
仲舉異之乃深自結託文帝又嘗因飲夜宿仲舉帳中忽有神光五采照于室
內由是祗承益恭侯景之亂仲舉依文帝及景平文帝爲吳興郡守以仲舉爲
郡丞與穎川庾持俱爲文帝賓客文帝爲宣毅將軍以仲舉爲長史尋帶山陰
令文帝嗣位授侍中參掌選事天嘉元年守都官尚書封寶安縣侯邑五百戶
三年除都官尚書其年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參掌並如故尋改封建昌縣侯
仲舉既無學術朝章非所長選舉引用皆出自袁樞性疎簡不干涉世務與朝
士無所親狎但聚財酣飲而已六年秩滿解尹是時文帝積年寢疾不親御萬
機尚書中事皆使仲舉斷決天康元年遷侍中尚書僕射參掌如故文帝疾甚
入侍醫藥及文帝崩高宗受遺詔爲尚書令入輔仲舉與左丞王暹中書舍人
劉師知殷不佞等以朝望有歸乃遣不佞矯宣旨遣高宗還東府事發師知下
北獄賜死暹不佞並付治乃以仲舉爲貞毅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初仲舉子郁
尚文帝妹信義長公主官至中書侍郎出爲宣城太守文帝配以士馬是年還
爲南康內史以國哀未之任仲舉既廢居私宅與郁皆不自安時韓子高在都
人馬素盛郁每乘小輿蒙婦人衣與子高謀子高軍主告言其事高宗收子高
仲舉及郁並付廷尉詔曰到仲舉庸力小才坐叨顯貴受任前朝榮寵隆赫父
參王政子據大邦禮盛外姻勢均戚里而肆此驕闇凌傲百司遏密之初擅行
國政排黜懿親欺蔑台袞韓子高蕞爾細微擢自卑末入參禁衛委以心腹蜂
蠆有毒敢行反噬仲舉子高共爲表裏陰構姦謀密爲異計安成王朕之叔父
親莫重焉受命導揚稟承顧託以朕沖弱屬當保祐家國安危事歸宰輔伊周
之重物無異議將相舊臣咸知宗仰而率聚凶徒欲相掩襲屯據東城進逼崇
禮規樹仲舉以執國權陵斥司徒意在專政潛結黨附方危社稷賴祖宗之靈
姦謀顯露前上虞令陸昉等具告其事並有據驗幷尅今月七日縱其凶慝領
軍將軍明徹左衞將軍衞尉卿寶安及諸公等又並知其事二三釁迹彰於朝
野反道背德事駭聞見今大憝克殲罪人斯得並可收付廷尉肅正刑書罪止
仲舉父子及子高三人而已其餘一從曠蕩並所不問仲舉及郁並於獄賜死
時年五十一郁諸男女以帝甥獲免

韓子高會稽山陰人也家本微賤侯景之亂寓在京都景平文帝出守吳興子
高年十六爲總角容貌美麗狀似婦人於淮渚附部伍寄載欲還鄉文帝見而
問之曰能事我乎子高許諾子高本名蠻子文帝改名之性恭謹勤於侍奉恆
執備身刀及傳酒炙文帝性急子高恆會意旨及長稍習騎射頗有膽決願爲
將帥及平杜龕配以士卒文帝甚寵愛之未嘗離於左右文帝嘗夢見騎馬登
山路危欲墮子高推捧而升文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
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闇夕軍人擾
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
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眾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導入文育營因共立柵
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彪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
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眾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文招縣子邑三
百戶王琳至于柵口子高宿衞臺內及琳平子高所統益多將士依附之者子
高盡力論進文帝皆任使焉二年遷員外散騎常侍壯武將軍成州刺史及征
留異隨侯安都頓桃支嶺巖下時子高兵甲精銳別御一營單馬入陳傷項之
左一髻半落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
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諸將中人馬最爲彊盛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
侍進爵爲伯增邑幷前四百戶六年徵爲右衞將軍至都鎮領軍府文帝不豫
入侍醫藥廢帝卽位遷散騎常侍右衞如故移頓于新安寺高宗入輔子高兵
權過重深不自安好參訪臺閣又求出爲衡廣諸鎮光大元年八月前上虞縣

令陸昉及子高軍主告其謀反高宗在尚書省因召文武在位議立皇太子子高預焉平旦入省執之送廷尉其夕與到仲舉同賜死時年三十父延慶及子弟並原宥延慶因子高之寵官至給事中山陰令

華皎晉陵暨陽人世爲小吏皎梁代爲尚書比部令史侯景之亂事景黨王偉高祖南下文帝爲景所囚皎遇文帝甚厚景平文帝爲吳興太守以皎爲都錄事軍府穀帛多以委之皎聰慧勤於簿領及文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爲都錄事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因稍擢爲暨陽山陰二縣令文帝即位除開遠將軍左軍將軍天嘉元年封懷仁縣伯邑四百戶王琳東下皎隨侯瑱拒之琳平鎭湓城知江州事時南州守宰多鄉里酋豪不遵朝憲文帝令皎以法馭之王琳奔散將卒多附於皎三年除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新州刺史資監江州尋詔督尋陽太原高唐南北新蔡五郡諸軍事尋陽太守假節將軍州資監如故周迪謀反遣其兄子伏甲於船中僞稱賈人欲於湓城襲皎未發事覺皎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船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爵爲侯增封幷前五百戶未拜入朝仍授使持節都督湘巴等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皎起自下吏善營產業湘川地多所出所得並入朝廷糧運竹木委輸甚衆至于油蜜脯菜之屬莫不營辦又征伐川洞多致銅鼓生口並送于京師廢帝即位進號安南將軍改封重安縣侯食邑一千五百戶文帝以湘州出杉木舟使皎營造大艦金翅等二百餘艘幷諸水戰之具欲以入漢及峽韓子高誅後皎內不自安繕甲聚徒厚禮所部守宰高宗頻命皎送大艦金翅等推遷不至光大元年密啓求廣州以觀時主意高宗僞許之而詔書未出皎亦遣使句引周兵又崇奉蕭巋爲主士馬甚盛詔乃以吳明徹爲湘州刺史實欲以輕兵襲之是時慮皎先發乃前遣明徹率衆三萬乘金翅直趨郢州又遣撫軍大將軍淳于量率衆五萬乘大艦以繼之又令假節冠武將軍楊文通別從安城步道出茶陵又令巴山太守黃法慧別從宜陽出澧陵往掩襲出其不意幷與江州刺史章昭達郢州刺史程靈洗等參謀討賊是時蕭巋遣水軍爲皎聲援周武又遣其弟衞國公宇文直率衆屯魯山又遣其柱國長胡公拓跋定人馬三萬攻圍郢州蕭巋授皎司空巴州刺史戴僧朔衡陽內史任蠻奴巴陵內史潘智虔岳陽太守章昭裕桂陽太守曹宣湘東太守錢明並隸於皎又長沙太守曹慶等本隸皎下因爲之用帝恐上流宰守並爲皎扇惑乃下詔曰賊皎輿皁微賤特逢擢任據藩牧屬當寵寄背斯造育興構姦謀樹立蕭氏盟約彰露鴆毒存心志危宗社扇結邊境驅逼士庶蟻聚巴湘豕突鄢郢逆天反地人神忿嫉征南將軍量安南將軍明徹郢州刺史靈洗受律專征備盡心力撫勞驍雄舟師俱進義烈爭奮兇惡奔殄獻捷相望重氛載廓言念泣罪恩與惟新可曲赦湘巴二州凡厥爲賊所逼制預在凶黨悉皆不問其賊主帥節相並許開恩出首一同曠蕩先是詔又遣司空徐度與楊文通等自安成步出湘東以襲皎後時皎陣于巴州之白螺列舟艦與王師相持未決及聞徐度趨湘州乃率兵自巴郢因便風下戰淳于量吳明徹等募軍中小艦多賞金銀令先出當賊大艦受其拍賊艦發拍皆盡然後官軍以大艦拍之賊艦皆碎沒于中流賊又以大艦載薪因風放火俄而風轉自焚賊軍大敗皎乃與戴僧朔單舸走過巴陵不敢登城徑奔江陵拓跋定等無復船渡步趨巴陵巴陵城邑爲官軍所據乃向湘州至水口不得濟食且盡詣軍請降俘獲萬餘人馬四千餘匹送于京師皎黨曹慶錢明潘智虔魯閑席慧略等四十餘人並誅唯任蠻奴章昭裕曹宣劉廣業獲免戴僧朔吳郡錢塘人也有膂力勇健善戰族兄右將軍僧錫甚愛之僧錫年老征討恆使僧朔領衆平王琳有功僧錫卒仍代爲南丹陽太守鎭采石從征留異侯安都於巖下出戰爲賊斫傷僧朔單刀步援以功除壯武將軍北江州刺史領南陵太守又從征周迪有功遷巴州刺史假節將軍如故至是同皎爲逆伏誅於江陵曹慶本王琳將蕭莊僞署左衞將軍吳州刺史部領亞於潘純陁琳敗文帝以配皎官至長沙太守錢明本高祖主帥後歷湘州諸郡守潘智虔純陁之子少有志氣年二十爲巴陵內史魯閑吳郡錢塘人席慧略安定人閑本張彪主帥慧略王琳部下文帝皆配于皎官至郡守並伏誅章昭裕昭達之弟劉廣業廣德之弟曹宣高祖舊臣任蠻奴嘗

有密啓於朝廷，由是並獲宥。

史臣曰：韓子高華皎，雖復瓶筲小器，輿臺末品，文帝鑒往古之得人，救當今之急弊，達聰明目之術，安黎和衆之宜，寄以腹心，不論胄閥。皎早參近昵，書預艱虞，知其無隱，賞以悉力，有見信之誠，非可疑之地。皎據有上游，忠於文帝，仲舉、子高亦無爽於臣節者矣。

陳書卷二十

陳書卷二十一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五

謝哲 蕭乾 謝嘏 張種 王固

孔奐 蕭允弟引

謝哲字穎豫陳郡陽夏人也祖朏梁司徒父譓梁右光祿大夫哲美風儀舉止醞藉而襟情豁然為士君子所重起家梁祕書郎累遷廣陵太守侯景之亂以母老因寓居廣陵高祖自京口渡江應接郭元建哲乃委質深被敬重高祖為徐州刺史表哲為長史荊州陷高祖使哲奉表於晉安王勸進敬帝承制徵為給事黃門侍郎領步兵校尉貞陽侯僭位以哲為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敬帝即位遷長兼侍中高祖受命遷都官尚書豫州大中正吏部尚書出為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入為中書令世祖嗣位為太子詹事出為明威將軍衡陽內史秩中二千石遷長沙太守將軍加秩如故還除散騎常侍中書令廢帝即位以本官領前將軍高宗為錄尚書引為侍中仁威將軍司徒左長史未拜光大元年卒時年五十九贈侍中中書監謚康子

蕭乾字思惕蘭陵人也祖嶷齊丞相豫章文獻王父子範梁祕書監乾容止雅正性恬簡善隸書得叔父子雲之法年九歲召補國子周易生梁司空袁昂時為祭酒深敬重之十五舉明經釋褐東中郎湘東王法曹參軍遷太子舍人建安侯蕭正立出鎮南豫州又板錄事參軍累遷中軍宣城王中錄事諮議參軍侯景平高祖鎮南徐州引乾為貞威將軍司空從事中郎遷中書侍郎太子家令永定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是時熊曇朗在豫章周迪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建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往往立砦以自保高祖甚患之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并觀虛實將發高祖謂乾曰建晉恃嶮好為姦宄方今天下初定難便出兵昔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況卿坐鎮雅俗才高昔賢宜勉建功名不煩更勞師旅乾既至曉以逆順所在渠帥並率部衆開壁款附其年就除貞威將軍建安太守天嘉二年留異反陳寶應將兵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因逼建安乾單使臨郡素無士卒力不能守乃棄郡以避寶應時閩中守宰並為寶應迫脅受其署置乾獨不為屈徙居郊野屏絕人事及寶應平乃出詣都督章昭達昭達以狀表聞世祖甚嘉之超授五兵尚書光大元年卒謚曰靜子

謝嘏字含茂陳郡夏陽人也祖瀹齊金紫光祿大夫父舉梁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嘏風神清雅頗善屬文起家梁祕書郎稍遷太子中庶子掌東宮管記出為建安太守侯景之亂嘏之廣州依蕭勃承聖中元帝徵為五兵尚書辭以道阻轉授智武將軍蕭勃以為鎮南長史南海太守勃敗還至臨川為周迪所留久之又度嶺之晉安依陳寶應世祖前後頻召之嘏崎嶇寇虜不能自拔及寶應平嘏方詣闕為御史中丞江德藻所舉劾世祖不加罪責以為給事黃門侍郎尋轉侍中天康元年以公事免尋復本職光大元年為信威將軍中衛始興王長史遷中書令豫州大中正都官尚書領羽林監中正如故太建元年卒贈侍中中書令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二子儼伸儼官至散騎常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出監東揚州禎明二年卒於會稽贈中護軍

張種字士苗吳郡人也祖辯宋司空右長史廣州刺史父略梁太子中庶子臨海太守種少恬靜居處雅正不妄交遊傍無造請時人為之語曰宋稱敷演梁則卷充清虛學尚種有其風仕梁王府法曹遷外兵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為中軍宣城王府主簿種時年四十餘家貧求為始豐令入除中衛西昌侯府西曹掾時武陵王為益州刺史重選府僚以種為征西東曹掾種辭以母老抗表陳請為有司所奏坐黜免侯景之亂種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毀瘠過甚又迫以凶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恆若在喪及景平司徒王僧辯以狀奏聞起為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為具葬禮葬訖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胤嗣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貞陽侯僭位除廷尉卿太子中庶子敬帝即位為散騎常侍遷御史中丞領前軍將軍高祖受禪為太府卿天嘉元年除左民尚書二年權監吳郡尋徵復本職還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公事免白衣兼太常卿俄而即真廢帝即位加領右軍將軍未

拜改領弘善宮衛尉又領揚東揚二州大中正高宗即位種爲都官尙書領左驍騎將軍遷中書令驍騎中正並如故以疾授金紫光祿大夫種沉深虛靜而識量宏博時人皆以爲宰相之器僕射徐陵嘗抗表讓位於種曰臣種器懷沉密文史優裕東南貴秀朝廷親賢克壯其猷宜居左執其爲時所推重如此太建五年卒時年七十贈特進謚曰元子種仁恕寡欲雖歷居顯位而家產屢空終日晏然不以爲病太建初女爲始興王妃以居處僻陋特賜宅一區又累賜無錫嘉興縣侯秩嘗於無錫見有重囚在獄天寒呼出曝日遂失之世祖大笑而不深責有集十四卷種弟稜亦淸靜有識度官至司徒左長史太建十一年卒時年七十贈光祿大夫種族子稚才齊護軍孫沖之少孤介特立仕爲尙書金部郎中遷右丞建康令太府卿揚州别駕從事史兼散騎常侍使于周還爲司農廷尉卿所歷並以淸白稱

王固字子堅左光祿大夫通之弟也少淸正頗涉文史以梁武帝甥封莫口亭侯舉秀才起家梁祕書郎遷太子洗馬掌東宮管記丁所生母憂去職服闋除丹陽尹丞侯景之亂奔于荆州梁元帝承制以爲相國戶曹屬掌管記尋聘于西魏魏人以其梁氏外戚待之甚厚承聖元年遷太子中庶子尋爲貞威將軍安南長史尋陽太守荆州陷固之鄱陽隨兄質度東嶺居信安縣紹泰元年徵爲侍中不就永定中移居吳郡世祖以固淸靜且欲申以婚姻天嘉二年至都拜國子祭酒三年遷中書令四年又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其年以固女爲皇太子妃禮遇甚重廢帝即位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時高宗輔政固以廢帝外戚妳媪恆往來禁中頗宣密旨事洩比將伏誅高宗以固本無兵權且居處淸潔止免所居官禁錮太建二年隨例爲招遠將軍宣惠豫章王諮議參軍遷太中大夫太常卿南徐州大中正七年卒官時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喪事所須隨由資給至德二年改葬謚曰恭子固淸虛寡欲居喪以孝聞又崇信佛法及丁所生母憂遂終身蔬食夜則坐禪晝誦佛經兼習成實論義而於玄言非所長嘗聘于西魏因宴饗之際請停殺一羊羊於固前跪拜又宴於昆明池魏人以南人嗜魚大設罟網固以佛法呪之遂一鱗不獲子寬官至司徒左長史侍中

孔奐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琇之齊左民尙書吳興太守祖臶太子舍人尙書三公郎父稚孫梁寧遠枝江公主簿無錫令奐數歲而孤爲叔父虔孫所養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顯時稱學府每共奐討論深相歎服乃執奐手曰昔伯喈墳素悉與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州舉秀才射策高第起家揚州主簿宣惠湘東王行參軍並不就又除鎭西湘東王外兵參軍入爲尙書倉部郎中遷儀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爲飛書所謗將陷重辟事連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明白丹陽尹何敬容以奐剛正請補功曹史出爲南昌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朝士並被拘縶或薦奐於賊帥侯子鑒子鑒命脫桎梏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恣其凶威子鑒景之腹心委任又重朝士見者莫不卑俯屈折奐獨敖然自若無所下或諫奐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獯羯無知豈可抗之以義奐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奐每保持之得全濟者甚衆尋遭母憂哀毀過禮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奐及吳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奐爲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丞梁元帝於荆州即位徵奐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勑報僧辯曰孔沈二士今且借公其爲朝廷所重如此仍除太尉從事中郎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揚州治中從事史時侯景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博物彊識甄明故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表書翰皆出於奐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東方老蕭軌等來寇軍至後湖都邑騷擾又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京師乃除奐爲貞威將軍建康令時累歲兵荒戶口流散勍敵忽至徵求無所高祖剋日決戰乃令奐多營麥飯以荷葉裹之一宿之閒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棄其餘因而決戰遂大破賊高祖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二年除晉陵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舊爲大郡雖經寇擾猶爲全實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奐淸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船臨郡所得秩俸隨即分贍孤寡郡中大悅號曰神君

曲阿富人殷綺見奐居處素儉乃餉衣一襲氈被一具奐曰太守身居美祿何爲不能辦此但民有未周不容獨享溫飽耳勞卿厚意幸勿爲煩初世祖在吳中聞奐善政及踐阼徵爲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奐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甚敬憚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嘗不稱善百司滯事皆付奐決之遷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誥揚東揚二州大中正天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尋爲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世祖不豫臺閣衆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奐決之及世祖疾篤奐與高宗及仲舉幷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醫藥世祖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未乂四海事重宜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歔欷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盛聖德日躋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爲周旦阿衡宰輔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詔世祖曰古之遺直復見於卿天康元年乃用奐爲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世祖崩廢帝卽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光大二年出爲信武將軍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高宗卽位進號仁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餘並如故奐在職清儉多所規正高宗嘉之賜米五百斛幷累降勅書殷勤勞問太建三年徵爲度支尚書領右軍將軍五年改領太子中庶子與左僕射徐陵參掌尚書五條事六年遷吏部尚書七年加散騎常侍八年改加侍中時有事北討剋復淮泗徐豫酋長降附相繼封賞選敍紛紜重疊奐應接引進門無停賓加以鑒識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伏性耿介絕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爲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奐曰衮章之職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高宗高宗曰始興那忽望公且朕兒爲公須在鄱陽王後奐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總爲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於奐奐謂瑜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宮竊有所難瑜具以白後主後主深以爲恨乃自言於高宗高宗將許之奐乃奏曰江總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豈藉於總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卽如卿言誰當居此奐曰都官尚書王廓世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奐又奏曰宋朝范曄卽范泰之子亦爲太子詹事前代不疑後主固爭之帝卒以總爲詹事由是忤旨其梗正如此初後主欲官其私寵以屬奐奐不從及右僕射陸繕遷職高宗欲用奐已草詔訖爲後主所抑遂不行九年遷侍中中書令領左驍騎將軍揚東揚豐三州大中正十一年轉太常卿侍中中正並如故十四年遷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拜改領弘範宮衛尉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贈散騎常侍本官如故有集十五卷彈文四卷子紹薪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官至太子洗馬儀同鄱陽王東曹掾

蕭允字叔佐蘭陵人也曾祖思話宋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封陽穆公祖惠蒨散騎常侍太府卿左民尚書父介梁侍中都官尚書允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動合規矩起家邵陵王法曹參軍轉湘東王主簿遷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于宮坊景軍人敬而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散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常分豈可逃而獲免乎但患難之生皆生於利苟不求利禍從何生方今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長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處幷日而食卒免於患侯景平後高祖鎭南徐州以書召之允又辭疾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天嘉三年徵爲太子庶子三年除稜威將軍丹陽尹丞五年兼侍中聘于周還拜中書侍郎大匠卿高宗卽位遷黃門侍郎五年出爲安前晉安王長史六年晉安王爲南豫州允復爲王長史時王尚少未親民務故委允行府州事入爲光祿卿允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鎭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景歷善景歷子徵脩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元老從容坐鎭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復辛苦在外允答曰已許晉安豈可忘信其恬於榮勢如此至德三年除中衛豫章王長史累遷通直散騎常侍光勝將軍司徒左長史安德宮少府鎭衛鄱陽王出鎭會稽允又爲長史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爲異代之交爲詩以

敘意辭理清典後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其清虛玄遠殆不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其年拜光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是時朝士至長安者例並授官唯允與尚書僕射謝伷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錢帛尋以疾卒於長安時年八十四弟引

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局望之儼然雖造次之間必由法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釋褐著作佐郎轉西昌侯儀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為荊州刺史朝士多往歸之引曰諸王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為始興郡遺愛在民正可南行以存家門耳於是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奔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為衡州刺史引往依焉頠後遷為廣州病死子紇領其衆引每疑紇有異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舉兵反時京都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皆惶駭唯引恬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己以行義亦復何憂懼乎及章昭達平番禺引始北還高宗召引問嶺表事引具陳始末帝甚悅即日拜金部侍郎引善隸書為當時所重高宗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勢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忿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太建七年加戎昭將軍九年除中衛始興王諮議參軍兼金部侍郎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左右近臣無所造請高宗每欲遷用輒為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乃轉引為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弓弩稍箭等事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牣頻加中書侍郎貞威將軍黃門郎十二年吏部侍郎缺所司屢舉王寬謝燮等帝並不用乃中詔用引時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兵甲精練每年深入俚洞又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高宗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諷令送質引奉密旨南行外託收督賧物既至番禺靖即悟旨盡遣兒弟下都為質還至灨水而高宗崩後主即位轉引為中庶子以疾去官明年京師多盜乃復起為貞威將軍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官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族子密時為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勢在位皆畏憚之亦宜小為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為李蔡改行就令不平不過解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時年五十八子德言最知名引宗族子弟多以行義知名弟彤以恬靜好學官至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密字士機幼而聰敏博學有文詞祖琛梁特進父遊少府卿密太建八年兼散騎常侍聘于齊歷位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史臣曰謝王張蕭咸以清淨為風文雅流譽雖更多難終克成名奐謇諤在公英飈振俗詳其行事抑古之遺愛矣固之蹤菲蟬蛻斯乃出俗者焉猶且致難於黜免有懼於傾覆是知上官博陸之權勢闔鄧梁竇之震動吁可畏哉

陳書卷二十一

蕭允傳蕭允字叔佐○叔、本作升、又下文弟引附傳、引字叔休、亦作升休

陳書卷二十一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六

陸子隆　錢道戩　駱牙

陸子隆字興世，吳郡吳人也。祖敞之，梁嘉興令。父悛，封氏令。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彪徙鎮會稽，子隆隨之。及世祖討彪，彪將沈泰、吳寶真、申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世祖義之，復使領其部曲，板爲中兵參軍。歷始豐、永興二縣令。世祖嗣位，子隆領甲仗宿衞，尋隨侯安都拒王琳於沌口。王琳平，授左中郎將。天嘉元年，封益陽縣子，邑三百戶。出爲高唐郡太守。二年，除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脩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四年，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因隨昭達踰東興嶺討陳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晉安平，子隆功最，遷假節、都督武州諸軍事，將軍如故。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五百戶。廢帝即位，進號智武將軍，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皎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剋。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事，進爵爲侯，增邑幷前七百戶。尋遷都督荊信祐三州諸軍事、宣毅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是時荊州新置，治于公安，城池未固，子隆修建城郭，綏集夷夏，甚得民和，當時號爲稱職。三年，吏民詣都上表，請立碑頌美功績，詔許之。太建元年，進號雲麾將軍。二年卒，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諡曰威。子之武嗣。之武年十六，領其舊軍，隨吳明徹北伐有功，官至王府主簿、弘農太守，仍隸明徹。明徹於呂梁敗績，之武逃歸，爲人所害，時年二十二。子隆弟子才，亦有幹略，從子隆征討有功，除南平太守，封始興縣子，邑三百戶。從吳明徹北伐，監安州，鎮于宿預。除中衞始興王諮議參軍，遷飈猛將軍、信州刺史。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四十二。贈員外散騎常侍。

錢道戩字子韜，吳興長城人也。父景深，梁漢壽令。道戩少以孝行著聞，及長，有幹略。高祖微時，以從妹妻焉。從平盧子略於廣州，除濱江令。高祖輔政，遣道戩隨世祖平張彪于會稽，以功拜直閤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戶，仍領甲卒三千，隨侯安都鎮防梁山。尋領錢塘、餘杭二縣令。永定三年，隨世祖鎮于南皖口。天嘉元年，又領剡令，鎮于縣之南巖。尋爲臨海太守，鎮巖如故。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戩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光大元年，增邑幷前七百戶。高宗即位，徵歐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戩與戰，却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戩爲步軍都督，由閒道斷紇之後。紇平，除左衞將軍。太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巋於江陵，道戩別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爲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增邑幷前九百戶。其年，遷仁威將軍、吳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師北討，道戩與儀同黃法𣰰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戩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幷前一千五百戶。其年十一月，遘疾卒，時年六十三。贈本官，諡曰肅。子邈嗣。

駱牙字旗門，吳興臨安人也。祖祕道，梁安成王田曹參軍。父裕，鄱陽嗣王中兵參軍事。牙年十二，宗人有善相者，云「此郎容貌非常，必將遠致」。梁太清末，世祖嘗避地臨安，牙母陳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賓待甚厚。及世祖爲吳興太守，引牙爲將帥，因從平杜龕、張彪等，每戰輒先鋒陷陣，勇冠衆軍。以功授直閤將軍。太平二年，以母憂去職。世祖鎮會稽，起爲山陰令。永定三年，除安東府中兵參軍。出鎮冶城，尋從世祖拒王琳於南皖。世祖即位，授假節、威虜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常安縣侯，邑五百戶。尋爲臨安令，遷越州刺史，餘並如故。初，牙母之卒也，于時饑饉兵荒，至是始葬，詔贈牙母常安國太夫人，諡曰恭。遷牙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三年，以平周迪之功，遷冠軍將軍、臨川內史。太建三年，授安遠將

軍衡陽內史未拜徙爲桂陽太守八年還朝遷散騎常侍入直殿省十年授豐州刺史餘並如故至德二年卒時年五十七贈安遠將軍廣州刺史子義嗣

史臣曰陸子隆錢道戢或舉門願從或舊齒樹勳有統領之才充師旅之寄至於受任藩屏功績並著美矣駱牙識真有奉知世祖天授之德蓋張良之亞歟牙母智深先覺符柏谷之禮君子知鑒識弘遠其在茲乎

陳書卷二十二

陳書卷二十二考證

錢道戢傳以功拜直閣將軍除員外散騎常侍假節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邑五百戶○一本缺將軍至五百戶共二十五字

駱牙傳○南史作駱文牙

牙母陳覩世祖儀表知非常人○陳各本俱譌陵今從南史

陳書卷二十二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七

沈君理 王瑒 陸繕

沈君理字仲倫吳興人也祖僧旻梁左民尚書父巡素與高祖相善梁太清中爲東陽太守侯景平後元帝徵爲少府卿荆州陷蕭督署金紫光祿大夫君理美風儀博涉經史有識鑒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高祖鎮南徐州巡遣君理自東陽謁于高祖高祖器之命尚會稽長公主辟爲府西曹掾稍遷中衛豫章王從事中郎尋加明威將軍兼尚書吏部侍郎還給事黃門侍郎監吳郡高祖受禪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出爲吳郡太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咸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脩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世祖嗣位徵爲侍中遷守左民尚書未拜爲明威將軍丹陽尹天嘉三年重授左民尚書領步兵校尉尋改前軍將軍四年侯安都徙鎮江州以本官監南徐州六年出爲仁威將軍東陽太守天康元年以父憂去職君理因自請往荆州迎喪柩朝議以在位重臣難令出境乃令長兄君嚴往焉及還將葬詔贈巡侍中領軍將軍謚曰敬子其年起君理爲信威將軍左衛將軍又起爲持節都督東衡衡二州諸軍事仁威將軍東衡州刺史領始興內史又起爲明威將軍中書令前後奪情者三並不就太建元年服闋除太子詹事行東宮事遷吏部尚書二年高宗以君理女爲皇太子妃賜爵望蔡縣侯邑五百戶四年加侍中五年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侍中如故其年有疾輿駕親臨視九月卒時年四十九詔贈侍中太子少傅喪事所須隨由資給重贈翊左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謚曰貞憲君理子遵儉早卒以弟君高子遵禮爲嗣君理第五叔邁亦方正有幹局仕梁爲尚書金部郎永定中累遷中書侍郎天嘉中歷太僕廷尉出爲鎮東始興王長史會稽郡丞行東揚州事光大元年除尚書吏部郎太建元年遷爲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二年卒時年五十二贈散騎常侍君理第六弟君高字季高少知名性剛直有吏能以家門外戚早居清顯歷太子舍人洗馬中舍人高宗司空府從事中郎廷尉卿太建元年東境大水百姓饑弊乃以君高爲貞威將軍吳令尋除太子中庶子尚書吏部郎衛尉卿出爲宣遠將軍平南長沙王長史南海太守行廣州事以女爲王妃固辭不行復爲衛尉卿八年詔授持節都督交廣等十八州諸軍事寧遠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嶺南俚獠世相攻伐君高本文吏無武幹推心撫御甚得民和十年卒于官時年四十七贈散騎常侍謚曰祁子

王瑒字子璵司空沖之第十二子也沉靜有器局美風儀舉止醞藉梁大同中起家祕書郎遷太子洗馬元帝承制徵爲中書侍郎直殿省仍掌相府管記出爲東宮內史遷太子中庶子丁所生母憂歸于丹陽江陵陷梁敬帝承制除仁威將軍尚書吏部郎中貞陽侯僭位以敬帝爲太子授瑒散騎常侍侍東宮尋還長史兼侍中高祖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永定九年還守五兵尚書世祖嗣位授散騎常侍領太子庶子侍東宮遷領左驍騎將軍太子中庶子常侍侍中如故瑒爲侍中六載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世祖顧謂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政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廢帝嗣位以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光大元年以父憂去職高宗即位太建元年復除侍中領左驍騎將軍遷度支尚書領羽林監出爲信威將軍雲麾始興王長史行州府事未行遷中書令尋加散騎常侍除吏部尚書常侍如故瑒性寬和及居選職務在清靜謹守文案無所抑揚尋授尚書右僕射未拜加侍中遷左僕射參掌選事侍中如故瑒兄弟三十餘人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遍及近親敦誘諸弟並稟其規訓太建六年卒時年五十四贈侍中特進護軍將軍喪事隨所資給謚曰光子瑒第十三弟瑜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早歷清顯年五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於齊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之故執而囚之齊文宣帝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有他怒則召殺之以快其意瑜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憫其無辜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詔復侍中頃之卒時年四十贈本官謚曰貞子

陸繕字士繻吳郡吳人也祖惠曉齊太常卿父任梁御史中丞繕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起家梁宣惠武陵王法曹參軍承聖中授中書侍郎掌東宮管記江

陵昭。縉徵服遁還京師。紹泰元年。除司徒右長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終。固辭
不就。高祖引縉爲司徒司馬。遷給事黄門侍郎。領步兵校尉。通直散騎常侍。兼
侍中。永定元年。遷侍中。時留異擁割東陽。新安人向文政與異連結。因據本郡。
朝廷以縉爲貞威將軍新安太守。世祖嗣位。徵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掌
東宫管記。縉儀表端麗。進退閑雅。世祖使太子諸王咸取則焉。其趨步躡履。皆
令習縉規矩。除尚書吏部郎中。步兵如故。仍侍東宫。陳寶應平。後出爲貞毅將
軍建安太守。秩滿爲散騎常侍御史中丞。猶以父之所終。固辭不許。乃權換廨
宇徙居之。太建初。遷度支尚書。侍中。太子詹事。行東宫事。領揚州大中正。及太
子親莅庶政。解行事。加散騎常侍。改加侍中。還尚書右僕射。尋還左僕射。參掌
選事。侍中如故。更爲尚書僕射。領前將軍。重授左僕射。領揚州大中正。別勑令
與徐陵等七人參議政事。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贈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安子。太子以縉東宫舊臣。特賜祖奠。縉子辯惠。年數歲。詔引入殿內。辯惠
應對進止。有父風。高宗因賜名辯惠。字敬仁云。縉兄子見賢。亦方雅。高宗爲揚
州牧。乃以爲治中從事史。深被知遇。歷給事黄門侍郎。長沙鄱陽二王長史。帶
尋陽太守。少府卿。太建十年卒。時年五十。贈廷尉卿。謚曰平子。
史臣曰。夫衣冠雅道。廊廟嘉猷。諒以操履敦脩。局宇詳正。經曰容止可觀。詩言
其儀罔忒。彼三子者。其有斯風焉。

陳書卷二十三

陳書卷二十三考證

沈君理傳拜駙馬都尉封永安亭侯〇亭。監本譌定。今改從南史。

陸繕傳陸繕字士繻〇繻。一本作儒。

父任梁御史中丞〇任。一本作仕。

陳書卷二十三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十八

周弘正 弟弘直 弘直子確 袁憲

周弘正字思行汝南安城人晉光祿大夫顗之九世孫也祖顒齊中書侍郎領著作父寶始梁司徒祭酒弘正幼孤及弟弘讓弘直俱爲叔父侍中護軍捨所養年十歲通老子周易捨每與談論輒異之曰觀汝神情穎晤清理警發後世知名當出吾右河東裴子野深相賞納請以女妻之十五召補國子生仍於國學講周易諸生傳習其義以季春入學孟冬應舉學司以其日淺弗之許焉博士到洽議曰周郎年未弱冠便自講一經雖曰諸生實堪師表無俟策試起家梁太學博士晉安王爲丹陽尹引爲主簿出爲鄴令丁母憂去職服闋歷曲阿安吉令普通中初置司文義郎直壽光省以弘正爲司義侍郎大通二年梁昭明太子薨其嗣華容公不得立乃以晉安王爲皇太子弘正乃奏記曰竊聞撝謙之象起於羲軒爻畫揖讓之源生於堯舜禪受其來尚矣可得而詳焉夫以廟堂汾水殊途而同歸稷契巢許異名而一貫出者稱爲元首處者謂之外臣莫不內外相資表裏成治斯蓋萬代同規百王不易者也暨于三王之世澆以陵夷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乃至七國爭雄劉項競逐皇漢扇其俗有晉揚其波謙讓之道廢多歷年所矣夫文質遞變澆淳相革還樸反古今也其時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聰明神武百辟冠冕四海歸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下明詔以大王爲國之儲副乃天下之本焉雖復夏啓周誦漢儲魏兩此數君者安足爲大王道哉意者願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澆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能使無爲之化復興于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豈不盛歟弘正陋學書生義慚稽古家自汝穎世傳忠烈先人決曹掾燕抗辭九諫高節萬乘正色三府雖盛德之業將絕而狂直之風未墜是以敢布腹心肆其愚瞽如使芻言野說少陳於聽覽縱復委身烹鼎之下絕命肺石之上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其抗直守正皆此類也累遷國子博士時於城西立士林館弘正居以講授聽者傾朝野焉弘正啓梁武帝周易疑義五十條又請釋乾坤二繫曰臣聞易稱立象以盡意繫辭以盡言然後知聖人之情幾可見矣自非含微體極盡化窮神豈能通志成務探賾致遠而宣尼比之桎梏絕韋編於漆字軒轅之所聽瑩遺玄珠於赤水伏惟陛下一日萬機匪勞神於瞬息凝心妙本常自得於天真聖智無以隱其幾深明神無以淪其不測至若爻畫之苞於六經文辭之窮於兩繫名儒劇談以歷載鴻生抵掌以終年莫有試游其藩未嘗一見其涘自制旨降談裁成易道析至微於秋毫渙曾冰於幽谷臣親承音旨職司宣授後進詵詵不無傳業但乾坤之蘊未剖繫表之妙莫詮使一經深致尚多所惑臣不涯庸淺輕率短陋謹與受業諸生清河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於乾坤二繫象爻未啓伏願聽覽之閑曲垂提訓得使微臣鑽仰成其篤習後昆好事專門有奉自惟多幸懽沐道於堯年肄業終身不知老之將至天尊不聞而冒陳請冰谷寘懷罔識攸厝詔答曰設卦觀象事遠文高作繫表言辭深理奧東魯絕編之思西伯幽憂之作事逾三古人更七聖自商瞿稟承子庸傳授篇簡湮沒歲月遼遠田生表菑川之譽梁丘擅琅邪之學代郡范生山陽王氏人藏荊山之寶各盡玄言之趣說或去取意有詳略近搢紳之學咸有稽疑隨答所問已具別解知與張譏等三百一十二人須釋乾坤文言及二繫萬機小暇試當討論弘正博物知玄象善占候大同末嘗謂弟弘讓曰國家厄運數年當有兵起吾與汝不知何所逃之及梁武帝納侯景弘正謂弘讓曰亂階此矣京城陷弘直爲衡陽內史元帝在江陵遺弘直書曰適有都信賢兄博士平安但京師搢紳無不附逆王克已爲家臣陸緬身充卒伍唯有周生確乎不拔言及西軍潺湲掩淚恆思吾至如望歲焉松柏後凋一人而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弘正與弘讓自拔迎軍僧辯得之甚喜即日啓元帝元帝手書與弘正曰獯醜逆亂寒暑亟離海內相識零落略盡韓非之智不免秦獄劉歆之學猶弊亡新音塵不嗣每以耿灼常欲訪山東而尋子雲問關西而求伯起遇有今信力附相聞遲比來郵慰其延佇仍遺使迎之謂朝士曰晉氏平吳喜獲二陸

今我破賊亦得兩周今古一時足爲連類及弘正至禮數甚優朝臣無與比者
授黃門侍郎直侍中省俄遷左民尚書尋加散騎常侍元帝嘗著金樓子曰余
於諸僧重招提琰法師隱士重華陽陶貞白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其於義理
清轉無窮亦一時之名士也及侯景平僧辯啓送祕書圖籍敕弘正讎校時朝
議遷都朝士家在荊州者皆不欲還唯弘正與僕射王裒言於元帝曰若東脩
以上諸士大夫微見古今者知帝王所都本無定處無所與疑至如黔首萬姓
若未見輿駕入建業謂是列國諸王未名天子今宜赴百姓之心從四海之望
時荊陝人士咸云王周皆是東人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若東人
勸東謂爲非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良策元帝乃大笑之竟不還都及江陵陷
弘正遁圍而出歸於京師敬帝以爲大司馬王僧辯長史行揚州事太平元年
授侍中領國子祭酒遷太常卿都官尚書高祖受禪授太子詹事天嘉元年遷
侍中國子祭酒往長安迎高宗三年自周還詔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領慈訓太僕廢帝嗣位領都官尚書總知五禮事仍授太傅長史加明威將軍
高宗即位遷特進重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加扶太建五年授尚書右僕射
祭酒中正如故尋勅侍東宮講論語孝經太子以弘正朝廷舊臣德望素重於
是降情屈禮橫經請益有師資之敬焉弘正特善玄言兼明釋典雖碩學名僧
莫不請質疑滯六年卒于官時年七十九詔曰追遠褒德抑有恆規故尚書右
僕射領國子祭酒豫州大中正弘正識宇凝深藝業通備辭林義府國老民宗
道映庠門望高禮閣卒閱殂殞朕用惻然可贈侍中中書監喪事所須量加資
給便出臨哭諡曰簡子所著周易講疏十六卷論語疏十一卷莊子疏八卷老
子疏五卷孝經疏兩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子墳官至吏部郎弘正二弟弘讓弘
直弘讓性簡素博學多通天嘉初以白衣領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
弘直字思方幼而聰敏解褐梁太學博士稍遷西中郎湘東王外兵記室參軍
與東海鮑泉南陽宗懍平原劉緩沛郡劉瑴同掌書記入爲尚書儀曹郎湘東
王出鎮江荊二州累除錄事諮議參軍帶柴桑當陽二縣令及梁元帝承制授
假節英果將軍世子長史尋除智武將軍衡陽內史遷貞毅將軍平南長史長
沙內史行湘州府州事湘濱縣侯邑六百戶歷邵陵零陵太守雲麾將軍昌州
刺史王琳之舉兵也弘直在湘州琳敗乃還朝天嘉中歷國子博士廬陵王長
史尚書左丞領羽林監中散大夫祕書監掌國史遷太常卿光祿大夫加金章
紫綬太建七年遇疾且卒乃遺疏勅其家曰吾今年已來筋力減耗可謂衰矣
而好生之情曾不自覺唯務行樂不知老之將至今時制云及將同朝露七十
餘年頗經稱足啓手告全差無遺恨氣絕已後便買市中見材材必須小形者
使易提挈斂以時服古人通制但下見先人必須備禮可著單衣裙衫故履既
應侍養宜備紛帨或逢善友又須香烟棺內唯安白布手巾麤香爐而已其外
一無所用卒于家時年七十六有集二十卷子確

確字士潛美容儀寬大有行檢博涉經史篤好玄言世父弘正特所鍾愛解褐
梁太學博士司徒祭酒晉安王主簿高祖受禪除尚書殿中郎累遷安成王限
內記室高宗即位授東宮通事舍人丁母憂去職及歐陽紇平起爲中書舍人
命於廣州慰勞服闋爲太常卿歷太子中庶子尚書左丞太子家令以父憂去
職尋起爲貞威將軍吳令確固辭不之官至德元年授太子左衛率中書舍人
遷散騎常侍加貞威將軍信州南平王府長史行揚州事爲政平允稱爲良吏
還都官尚書禎明初遘疾卒于官時年五十九詔贈散騎常侍太常卿官給喪
事

袁憲字德章尚書左僕射樞之弟也幼聰敏好學有雅量梁武帝修建庠序別
開五館其一館在憲宅西憲常招引諸生與之談論每有新議出人意表同輩
咸嗟服焉大同八年武帝撰孔子正言章句詔下國學宜制旨義憲時年十四
被召爲國子正言生謁祭酒到漑漑目而送之愛其神彩在學一歲國子博士
周弘正謂憲父君正曰賢子今茲欲策試不君正曰經義猶淺未敢令試居數
日君正遣門下客岑文豪與憲候弘正會弘正將登講坐弟子畢集乃延憲入
室授以麈尾令憲樹義時謝岐何妥在坐弘正謂曰二賢雖窮奧賾得無憚此
後生耶何謝於是遞起義端深極理致憲與往復數番酬對閑敏弘正謂妥曰
恣卿所問勿以童稚相期時學眾滿堂觀者重沓而憲神色自若辯論有餘弘

正讀起數難終不能屈因告文豪曰卿還吝袁吳郡此郎已堪見代爲博士矣時生徒對策多行賄賂文豪請具束脩君正曰我豈能用錢爲兒買第耶學司銜之及憲試爭起劇難憲隨問抗答剖析如流到溉顧憲曰袁君正其有後矣及君正將之吳郡溉祖道於征虜亭謂君正曰昨策生蕭敏孫徐孝克非不解義至於風神器局去賢子遠矣尋舉高第以貴公子選尚南沙公主卽梁簡文之女也大同元年釋褐秘書郎太淸二年遷太子舍人侯景寇逆憲東之吳郡尋丁父憂哀毁過禮敬帝承制徵授尚書殿中郎高祖作相除司徒戶曹永定元年授中書侍郎兼散騎常侍與黃門侍郎王瑜使齊數年不遣天嘉初乃還四年詔復中書侍郎直侍中省太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仍知太常事二年轉尚書吏部侍郎尋除散騎常侍侍東宮三年遷御史中丞領羽林監時豫章王叔英不奉法度逼取人馬憲依事劾奏叔英由是坐免黜自是朝野皆嚴憚焉憲詳練朝章尤明聽斷至有獄情未盡而有司具法者卽伺閑暇常爲上言之其所申理者甚衆嘗陪讌承香閣賓退之後高宗留憲與衞尉樊俊徙席山亭談宴終日高宗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爲有人其見重如此五年入爲侍中六年除吳郡太守以父任固辭不拜改授明威將軍南康內史九年秩滿除散騎常侍兼吏部尚書尋而爲眞憲以久居淸顯累表自求解任高宗曰諸人在職屢有謗書卿處事已多可謂淸白別相甄錄且勿致辭十三年遷右僕射參掌選事先是憲長兄簡懿子爲左僕射至是憲爲右僕射臺省內目簡懿爲大僕射憲爲小僕射朝廷榮之及高宗不豫憲與吏部尚書毛喜俱受顧命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憲指麾部分預有力焉後主被瘡病篤執憲手曰我兒尚幼後事委卿憲曰羣情喁喁冀聖躬康復後事之旨未敢奉詔以功封建安縣伯邑四百戶領太子中庶子餘並如故尋除侍中信威將軍太子詹事至德元年太子加元服二年行釋奠之禮憲於是表請解職後主不許給扶二人進號雲麾將軍置佐史皇太子頗不率典訓憲手表陳諫凡十條皆援引古今言辭切直太子雖外示容納而心無悛改後主欲立寵姬張貴妃子始安王爲嗣嘗從容言之吏部尚書蔡徵順旨稱贊憲厲色折之曰皇太子國家儲嗣億兆宅心卿是何人輕言廢立夏竟廢太子爲吳興王後主知憲有規諫之事歎曰袁德章實骨鯁之臣卽日詔爲尚書僕射禎明元年隋軍來伐隋將賀若弼進燒宮城北掖門宮衞皆散走朝士稍各引去惟憲衞侍左右後主謂憲曰我從來待卿不先餘人今日見卿可謂歲寒知松柏後凋也後主遑遽將避匿憲正色曰北兵之入必無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安之臣願陛下正衣冠御前殿依梁武見侯景故事後主不從因下榻馳去憲從後堂景陽殿入後主投下井中憲拜哭而出京城陷入于隋隋授使持節昌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昌州刺史開皇十四年詔授晉王府長史十八年卒時年七十贈大將軍安城郡公謚曰簡長子承家仕隋至秘書丞國子司業

史臣曰梁元帝稱士大夫中重汝南周弘正信哉斯言也觀其雅量標舉尤善玄言亦一代之國師矣袁憲風格整峻徇義履道韓子稱爲人臣委質心無有二憲弗渝終始良可嘉焉

陳書卷二十四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十九

裴忌　孫瑒

裴忌字無長河東聞喜人也祖髦梁中散大夫父之平倜儻有志略召補文德主帥梁普通中衆軍北伐之平隨都督夏侯亶克定渦潼以功封費縣侯會衡州部民相聚寇抄詔以之平爲假節超武將軍都督衡州五郡征討諸軍事及之平至即皆平殄梁武帝甚嘉賞之元帝承聖中累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晉陵太守世祖即位除光祿大夫慈訓宮衛尉並不就乃築山穿池植以卉木居處其中有終焉之志天康元年卒贈仁威將軍光祿大夫謚曰僖子忌少聰敏有識量頗涉史傳爲當時所稱解褐梁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他與相持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高祖受禪徵爲左衛將軍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還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五年授雲麾將軍衛尉卿封東興縣侯邑六百戶及華皎稱兵上流高宗時爲錄尚書輔政盡命衆軍出討委忌總知中外城防諸軍事及皎平高祖即位太建元年授東陽太守改封樂安縣侯邑一千戶四年入爲太府卿五年轉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衆軍北伐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改授使持節都督譙州諸軍事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明徹受詔進討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掎角俱進呂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隋開皇十四年卒於長安時年七十三

孫瑒字德璉吳郡吳人也祖文惠齊越騎校尉清遠太守父循道梁中散大夫以雅素知名瑒少倜儻好謀略博涉經史尤便書翰起家梁輕車臨川嗣王行參軍累遷爲安西邵陵王水曹中兵參軍事王出鎮郢州瑒盡室隨府甚被賞遇太清之難授假節宣猛將軍軍主王僧辯之討侯景也王琳爲前軍琳與瑒同門乃表薦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仍從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脩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克姑孰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尋授假節雄信將軍衡陽內史未及之官仍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黃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行廣州刺史尋除智武將軍監湘州事敬帝嗣位授持節仁威將軍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及王琳入寇以瑒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郢荊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十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命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而進周兵乃解瑒於是盡有中流之地集其將士而謂之曰吾與王公陳力協義同奬梁室亦已勤矣今時事如此天可違乎遂遣使奉表詣闕天嘉元年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封定襄縣侯邑一千戶瑒懷不自安乃固請入朝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未拜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秩滿徵拜散騎常侍中護軍鼓吹如故留異之反東陽詔瑒督舟師進討異平遷鎮右將軍常侍鼓吹並如故頃之出爲使持節安東將軍建安太守光大中以公事免尋起爲通直散騎常侍高宗即位以瑒功名素著深委任焉太建四年授都督荊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瑒增脩城池懷服邊遠爲鄰境所憚居職六年又以事免更爲通直散騎常侍及吳明徹軍敗呂梁授使持節

督緣江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給鼓吹一部尋授散騎常侍都督荆郢巴武湘五州諸軍事郢州刺史持節將軍鼓吹並如故十二年坐壃場交通抵罪後主嗣位復除通直散騎常侍兼起部尚書尋除中護軍復爵邑入爲度支尚書領步兵校尉俄加散騎常侍遷侍中祠部尚書後主頻幸其第及著詩賦述勳德之美展君臣之意焉又爲五兵尚書領右軍將軍侍中如故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時年七十二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謚曰桓子瑒事親以孝聞於諸弟甚篤睦性通泰有財物散之親友其自居處頗失於奢豪庭院穿築極林泉之致歌鍾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填門軒蓋不絶及出鎮郢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常於山齋設講肆集玄儒之士冬夏資奉爲學者所稱而處己率易不以名位驕物時與皇寺朗法師該通釋典瑒每造講筵時有抗論法侶莫不傾心又巧思過人爲起部尚書軍國器械多所創立有鑒識男女婚姻皆擇素貴及卒尚書令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靈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以爲榮瑒二十一子咸有父風世子讓早卒第二子訓頗知名歷臨湘令直閤將軍高唐太守陳亡入隋

史臣曰在梁之季寇賊實繁高祖建義杖旗將寧區夏裴忌早識攀附每預戎麾摧鋒却敵立功者數矣孫瑒有文武幹略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於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慕向然性不循恆頻以罪免蓋亦陳湯之徒焉

陳書卷二十五

陳書卷二十五考證

孫瑒傳孫瑒字德璉○瑒一本作陽

陳書卷二十五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

徐陵子儉　份　儀　弟孝克

徐陵字孝穆東海郯人也祖超之齊鬱林太守梁員外散騎常侍父摛梁戎昭將軍太子左衛率贈侍中太子詹事謚貞子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誕陵焉時寶誌上人者世稱其有道陵年數歲家人攜以候之寶誌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光宅惠雲法師每嗟陵早成就謂之顏回八歲能屬文十二通莊老義既長博涉史籍縱橫有口辯梁普通二年晉安王爲平西將軍寧蠻校尉父摛爲王諮議王又引陵參寧蠻府軍事大通二年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稍遷尚書度支郎出爲上虞令御史中丞劉孝儀與陵先有隙風聞劾陵在縣贓汙因坐免久之起爲南平王府行參軍遷通直散騎侍郎梁簡文在東宮撰長春殿義記使陵爲序又令於少傅府述所製莊子義尋遷鎮西湘東王中記室參軍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騎常侍使魏魏人授館宴賓是日甚熱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陵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來我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慚及侯景寇京師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憂恤會齊受魏禪梁元帝承制於江陵復通使於齊陵累求復命終拘留不遣陵乃致書於僕射楊遵彥曰夫一言所感凝暉照於魯陽一志冥通飛泉涌於疏勒況復元首康哉股肱良哉鄰國相聞風教相期者也天道窮剝鍾亂本朝情計馳惶公私哽懼而骸骨之請徒淹歲寒顛沛之祈空盈卷軸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執事不聞之乎昔分鼇命鳳之世觀河拜洛之年則有日鳥流災風禽騁暴天傾西北地缺東南盛旱坼三川長波含五嶽我大梁應金圖而有亢纂玉鏡而猶屯何則聖人不能爲時斯固窮通之恆理也至於荊州刺史湘東王機神之本無寄名言陶鑄之餘猶爲堯舜雖復六代之舞陳於總章九州之歌登於司樂虞夔拊石晉曠調鍾未足頌此英聲無以宣其盛德者也若使郊禋楚翼寧非祀夏之君戡定艱難便是匡周之霸豈徒豳王徙雍朞月爲都姚帝遷河周年成邑方今越裳藐藐馴雉北飛肅眘茫茫風牛南偃吾君之子含識知歸而答旨云何所投身斯其未喻一也又晉熙等郡皆入貴朝去我尋陽經途何幾至於鏘鏘曉漏的的宵烽隔溆浦而相聞臨高臺而可望泉流寶盌遙憶湓城峯號香鑪依然廬嶽日者鄱陽嗣王治兵匯派屯戍淪波朝夕牋書春秋方物吾無從以躡屩彼何路而齊鑣豈其然乎斯不然矣又近者邵陵王通和此國郢中上客雲聚魏都鄴下名卿風馳江浦豈盧龍之徑於彼新開銅鞮之街於我長閉何彼途甚易非勞於五丁我路爲難如登於九折地不私載何其爽歟而答旨云還路無從斯所未喻二也晉熙廬江義陽安陸皆云款附非復危邦計彼中途便當靜晏自斯以北桴鼓不鳴自此以南封疆未壹如其境外脫殞輕軀幸非邊吏之羞何在匹夫之命又此賓遊通無貨殖忝非韓起聘鄭私買玉環吳札過徐躬要寶劍由來宴錫凡厥囊裝行役淹留皆已虛罄散有限之微財供無期之久客斯可知矣且據圖刎首愚者不爲運斧全身庸流所鑒何則生輕一髮自重千鈞不以買盜明矣骨肉不任充鼎俎皮毛不足入貨財盜有道焉吾無憂矣又公家遣使脫有資須本朝非隆平之時遊客豈皇華之勢輕裝獨宿非勞聚欜之儀微騎閒行寧望輶軒之禮歸人將從私具驢騾緣道亭郵唯希蔬粟若曰留之無煩於執事遣之有費於官司或以顛沛爲言或云資裝可懼固非通論皆是外篇斯所未喻三也又若以吾徒應還侯景侯景凶逆殲我國家天下含靈人懷憤厲既不獲投身社稷衛難乘輿四冢磔蚩尤千刀剸王莽安所謂俛首頓膝歸奉寇讎偏弭腰鞬爲其皁隸日者通和方敦曩睦凶人狙詐遂駭狼心頗疑宋萬之誅彌懼荀罃之請所以奔蹄勁角專恣憑陵凡我行人偏膺讎憾政復菹筋醢骨抽舌探肝於彼凶情猶當未雪海內之所知也君侯之所具焉又聞本朝公主都人士女風行雨散東播西流京邑丘墟蒿蓬蕭瑟偃師還望咸爲草萊霸陵回首俱霑霜露此又君之所知也彼以何義爭免寇讎我以何親爭歸委質昔鉅平貴將懸重於陸公叔向名流深知於鬷蔑吾雖不敏常慕前修不圖明庶有懷翻其以此量物昔魏氏將亡羣凶挺爭諸賢

戮力想得其朋爲葛榮之黨邪爲邢杲之徒邪如曰不然斯所未喻四也假使吾徒還爲凶黨侯景生於趙代家自幽恆居則台司行爲連率山川形勢軍國彝章不勞請箸爲籌便當屈指能算景以逋逃小醜羊豕同羣身寓江皋家留河朔舂舂井井如鬼如神其不然乎抑又君之所知也且夫宮闈祕事並若雲霄英俊訏謨寧非帷幄或陽驚以定策或焚藁而奏書朝廷之士猶難參預羈旅之人何階耳目至於禮樂沿革刑政寬猛則謳歌已遠萬舞成風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安在搖其牙齒爲間諜者哉若謂復命西朝終奔東虜雖齊梁有隔尉候奚殊豈以河曲之難浮而曰江關之可濟河橋馬度寧非宋典之姦關路雞鳴皆曰田文之客何其通蔽乃爾相妨斯所未喻五也又兵交使在雖著前經儻同徇僕之尤追肆寒山之怒則凡諸元帥並釋縲囚爰及偏裨同無翦馘乃至鍾儀見赦朋笑遵途襄老蒙歸虞歌引路吾等張旝拭玉修好尋盟涉泗之與浮河郊勞至于贈賄公恩既被賓敬無違今者何愆翻蒙貶責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六也若曰祆氛永久喪亂悠然哀我奔波存其形魄固已銘茲厚德戴此洪恩譬渤澥而俱深方嵩華而猶重但山梁飲啄非有意於籠樊江海飛浮本無情於鍾鼓況吾等營魂已謝餘息空留悲默爲生何能支久是則雖蒙養護更天天年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七也若云逆豎殲夷當聽反命高軒繼路飛蓋相隨未解其言何能善謔夫屯亨治亂豈有意於前期謝常侍今年五十有一吾今年四十有四介已知命賓又杖鄉計彼侯生肩隨而已豈銀臺之要彼未從師金竈之方吾知其訣政恐南陽菊水竟不延齡東海桑田無由可望若以此爲言斯所未喻八也足下清襟勝託書囿文林凡自洪荒終乎幽厲如吾今日寧有其人爰至春秋微宜商略夫宗姬殄墜霸道昏凶或執政之多門或陪臣之涼德故臧孫有禮翻囚與國之賓周伯無愆空怒天王之使還箕卿於兩館繫驥子於三年斯匪貪亂之風邪寧當今之高例也至於雙崤且帝四海爭雄或構趙而侵燕或連韓而謀魏身求盟於楚殿躬奪璧於秦庭輸寶鼎以託齊王馳安車而誘梁客其外膏脣販舌分路揚鑣無罪無辜如兄如弟逮乎中陽受命天下同規巡省諸華無聞幽辱及三方之割也孫甘

言以娬媚曹屈詐以羈縻旌軫歲到於句吳冠蓋年馳於庸蜀則客嘲殊險賓戲已深共盡遊談誰云猜忤若使搜求故實脫有前蹤恐是叔世之姦謀而非爲邦之勝略也抑又聞之雲師火帝澆淳乃異其風龍躍麟驚王霸雖殊其道莫不從君親以銘物敦敬養以治民預有邦司曾無隆替吾奉違溫凊仍屬亂離寇虜猖狂公私播越蕭軒靡御王舫誰持瞻望鄉關何心天地自非生憑廩竹源出空桑行路含情猶其相愍常謂擇官而仕非曰孝家擇事而趨非云忠國況乎欽承有道驂駕前王郎吏明經鴟鴞知禮巡省方化咸問高年東序西膠皆尊耆耋吾以圭璋玉帛通聘來朝屬世道之屯期鍾生民之否運兼年累載無申元直之祈銜泣吞聲長對公閭之怒情禮之訴將同逆鱗忠孝之言皆應齚舌是所不圖也非所仰望也且天倫之愛何得忘懷妻子之情誰能無累夫以清河公主之貴餘姚書佐之家莫限高卑皆被驅略自東南醜虜抄販饑民臺署郎官俱餧牆壁況吾生離死別多歷暄寒孀室嬰兒何可言念如得身還鄉土躬自推求猶冀提攜俱免凶虐夫四聰不達華陽君所謂亂臣百姓無寃孫叔敖稱爲良相足下高才重譽參贊經綸非豹非貔聞詩聞禮而中朝大議曾未矜論清禁嘉謀安能相及諤諤非周舍容容類胡廣何其無諍臣哉歲月如流平生何幾晨看旅鴈心赴江淮昏望牽牛情馳揚越朝千悲而掩泣夜萬緒而回腸不自知其爲生不自知其爲死也足下素挺詞鋒兼長理窟匡丞相解頤之說樂令君清耳之談向所諸疑誰能曉喻若鄙言爲謬來旨必通分請灰釘甘從斧鑊何但規規默默齰舌低頭而已哉若一理存焉猶希矜眷何必期令我等必死齊都足趙魏之黃塵加幽并之片骨遂使東平拱樹長懷向漢之悲西洛孤墳恆表思鄉之夢千祈以屢哽慟增深遵彥竟不報書及江陵陷齊送貞陽侯蕭淵明爲梁嗣乃遣陵隨還太尉王僧辯初拒境不納淵明往復致書皆陵詞也及淵明之入僧辯得陵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以陵爲尚書吏部郎掌詔誥其年高祖率兵誅僧辯仍進討韋載時任約徐嗣徽乘虛襲石頭陵感僧辯舊恩乃往赴約及約等平高祖釋陵不問尋以爲貞威將軍尚書左丞紹泰二年又使于齊還除給事黃門侍郎祕書監高祖受禪加散騎常

侍左丞如故天嘉初除太府卿四年遷五兵尚書領大著作六年除散騎常侍御史中丞時安成王頊為司空以帝弟之尊勢傾朝野直兵鮑叔叡假王威權抑塞辭訟大臣莫敢言者陵聞之乃為奏彈導從南臺官屬引奏案而入世祖見陵服章嚴肅若不可犯為斂容正坐陵進讀奏版時安成王殿上侍立仰視世祖流汗失色陵遣殿中御史引王下殿遂劾免侍中中書監自此朝廷肅然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陵以梁末以來選授多失其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時有冒進求官諠競不已者陵乃為書宣示曰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冑逐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异亦為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悌宋文帝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自是眾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廢帝即位高宗入輔謀黜異志者引陵預其議高宗纂曆封建昌縣侯邑五百戶太建元年除尚書右僕射二年遷尚書左僕射陵抗表推周弘正王勱等高宗召陵入內殿曰卿何為固辭此職而舉人乎陵曰周弘正從陛下西還舊藩長史王勱太平相府長史張種帝鄉賢戚若選賢與舊臣宜居後固辭累日高宗苦屬之陵乃奉詔及朝議北伐高宗曰朕意已決卿可舉元帥眾議咸以中權將軍淳于量位重共署推之陵獨曰不然吳明徹家在淮左悉彼風俗將略人才當今亦無過者於是爭論累日不能決都官尚書裴忌曰臣同徐僕射陵應聲曰非但明徹良將裴忌即良副也是日詔明徹為大都督令忌監軍事遂克淮南數十州之地高宗因置酒舉杯屬陵曰賞卿知人陵避席對曰定策出自聖衷非臣之力也其年加侍中餘並如故七年領國子祭酒南徐州大中正以公事免侍中僕射尋加侍中給扶又除領軍將軍八年加翊右將軍太子詹事置佐史俄遷右光祿大夫餘並如故十年重為領軍將軍尋遷安右將軍丹陽尹十三年為中書監領太子詹事給鼓吹一部侍中將軍右光祿中正如故陵以年老累表求致仕高宗亦優之乃詔將作為造大齋令陵就第攝事後主即位遷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餘如故至德元年卒時年七十七詔曰慎終有典抑乃舊章令德可甄諒宜追遠侍中安右將軍左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南徐州大中正建昌縣開國侯陵弱齡學尚登朝秀穎業高名輩文曰詞宗朕近歲承華特相引狎雖多臥疾方期克壯奄然殞逝震悼于懷可贈鎮右將軍特進其侍中左光祿鼓吹侯如故并出舉哀喪事所須量加資給諡曰章陵器局深遠容止可觀性又清簡無所營樹祿俸與親族共之太建中食建昌邑邑戶送米至于水次陵親戚有貧匱者皆令取之數日便盡陵家尋致乏絕府僚怪而問其故陵云我有車牛衣裳可賣餘家有可賣不其周給如此少而崇信釋教經論多所精解後主在東宮令陵講大品經義學名僧自遠雲集每講筵商較四座莫能與抗目有青睛時人以為聰惠之相也自有陳創業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皆陵所製而九錫尤美為一代文宗亦不以此矜物未嘗詆訶作者其於後進之徒接引無倦世祖高宗之世國家有大手筆皆陵草之其文頗變舊體緝裁巧密多有新意每一文出手好事者已傳寫成誦遂被之華夷家藏其本後逢喪亂多散失存者三十卷有四子儉份儀傳

儉一名眾幼而修立勤學有志操汝南周弘正重其為人妻以女梁太清初起家豫章王府行參軍侯景亂陵使魏未反儉時年二十一攜老幼避于江陵梁元帝聞其名召為尚書金部郎中嘗侍宴賦詩元帝歎賞曰徐氏之子復有文矣江陵陷復還於京師永定初為太子洗馬遷鎮東從事中郎天嘉三年遷中書侍郎太建初廣州刺史歐陽紇舉兵反高宗令儉持節喻旨紇初見儉盛列仗衛言辭不恭儉曰呂嘉之事誠當已遠將軍獨不見周迪陳寶應乎轉禍為福未為晚也紇默然不答懼儉沮其眾不許入城置儉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累

旬不得還紇書出見儉儉謂之曰將軍業已舉事儉須還報天子儉之性命雖在將軍將軍成敗不在於儉幸不見留紇於是乃遣儉從間道馳還高宗乃命章昭達率衆討紇仍以儉悉其形勢勑儉監昭達軍紇平高宗嘉之賜奴婢十人米五百斛除鎭北鄱陽王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累遷國子博士大匠卿餘並如故尋遷黃門侍郞轉太子中庶子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以公事免尋起爲中衞始興王限外諮議參軍兼中書舍人又爲太子中庶子還貞威將軍太子左衞率舍人如故後主立授和戎將軍宣惠晉熙王長史行丹陽郡國事俄以父憂去職尋起爲和戎將軍累遷尋陽內史爲政嚴明盜賊靜息遷散騎常侍襲封建昌侯入爲御史中丞儉性公平無所阿附尚書令江總望重一時亦爲儉所糾劾後主深委任焉又領右軍禎明二年卒份少有父風年九歲爲夢賦陵見之謂所親曰吾幼屬文亦不加此解褐爲秘書郞轉太子舍人累遷豫章王主簿太子洗馬出爲海鹽令甚有治績秩滿入爲太子洗馬份性孝悌陵嘗遇疾甚篤份燒香泣涕跪誦孝經晝夜不息如此者三日陵疾豁然而愈親戚皆謂份孝感所致太建二年卒時年二十二儀少聰警以周易生舉高第爲秘書郞出爲烏傷令禎明初遷尚書殿中郞尋兼東宮學士陳亡入隋開皇九年隱于錢塘之赭山煬帝召爲學士尋除著作郞大業四年卒

孝克陵之第三弟也少爲周易生有口辯能談玄理既長遍通五經博覽史籍亦善屬文而文不逮義梁太淸初起家爲太學博士性至孝遭父憂殆不勝喪事所生母陳氏盡就養之道梁末侯景寇亂京邑大饑餓死者十八九孝克養母饘粥不能給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甚有容色孝克乃謂之曰今饑荒如此供養交闕欲嫁卿與富人望彼此俱濟於卿意如何臧氏弗之許也時有孔景行者爲侯景將富於財孝克密因媒者陳意景行多從左右逼而迎之臧涕泣而去所得穀帛悉以供養孝克又剃髮爲沙門改名法整兼乞食以充給焉臧氏亦深念舊恩數私致饋餉故不乏絕後景行戰死臧伺孝克於途中累日乃見謂孝克曰往日之事非爲相負今既得脫當歸供養孝克默然無答於是歸俗更爲夫妻後東遊居于錢塘之佳義里與諸僧討論釋典遂通三論每日二時講旦講佛經晚講禮傳道俗受業者數百人天嘉中除剡令非其好也尋復去職太建四年徵爲秘書丞不就乃蔬食長齋持菩薩戒晝夜講誦法華經高宗甚嘉其操行六年除國子博士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尋爲眞孝克每侍宴無所食噉至席散當其前膳羞損減高宗密記以問中書舍人管斌斌不能對自是斌以意伺之見孝克取珍果內紳帶中斌當時莫識其意後更尋訪方知還以遺母斌以實啓高宗嗟歎良久乃勑所司自今宴享孝克前饌並遣將還以餉其母時論美之至德中皇太子入學釋奠百司陪列孝克發孝經題後主詔皇太子北面致敬禎明元年入爲都官尚書自晉以來尚書官僚皆攜家屬居省省在臺城內下舍門中有閣道東西跨路通于朝堂其第一卽都官之省西抵閣道年代久遠多有鬼怪每昏夜之際無故有聲光或見人著衣冠從井中出須臾復沒或門閤自然開閉居省者多死亡尚書周確卒於此省孝克代確便卽居之經涉兩載妖變皆息時人咸以爲貞正所致孝克性淸素而好施惠故不免飢寒後主勑以石頭津稅給之孝克悉用設齋寫經隨得隨盡二年爲散騎常侍侍東宮陳亡隨例入關家道壁立所生母患欲粳米爲粥不能常辦母亡之後孝克遂常噉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不復食之焉開皇十年長安疾疫隋文帝聞其名行召令於尚書都堂講金剛般若經尋授國子博士後侍東宮講禮傳十九年以疾卒時年七十三臨終正坐念佛室內有非常異香氣鄰里皆驚異之子萬載仕至晉安王功曹史太子洗馬

史臣曰徐孝穆挺五行之秀稟天地之靈聰明特達籠罩今古及締構興王遭逢泰運位隆朝宰獻替謀猷蓋亮直存矣孝克砥身厲行養親逾禮亦參閔之志歟

陳書卷二十六

陳書卷二十六考證

徐陵傳述所製莊子義○義一本誤二

徐陵子儉一名衆○衆南史作報

徐陵弟孝克妻東莞臧氏領軍將軍臧盾之女也○盾一本作質

陳書卷二十六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一

江總　姚察

江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晉散騎常侍統之十世孫五世祖湛宋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忠簡公祖蒨梁光祿大夫有名當代父紑本州迎主簿少居父憂以毀卒在梁書孝行傳總七歲而孤依于外氏幼聰敏有至性舅吳平光侯蕭勱名重當時特所鍾愛嘗謂總曰爾操行殊異神采英拔後之知名當出吾右及長篤學有辭采家傳賜書數千卷總晝夜尋讀未嘗輟手年十八解褐宣惠武陵王府法曹參軍中權將軍丹陽尹何敬容開府置佐史並以貴胄充之仍除敬容府主簿遷尚書殿中郎梁武帝撰正言始畢製述懷詩總預同此作帝覽總詩深降嗟賞仍轉侍郎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度支尚書琅邪王筠都官尚書南陽劉之遴並高才碩學總時年少有名纘等雅相推重為忘年友會之遴嘗酬總詩其略曰上位居崇禮寺署隣栖息忌聞曉騶唱每畏晨光赩高談意未窮晤對賞無極探急共遨遊休沐忘遏食曷用銷鄙吝枉趾覲顏色下上數千載揚推吐胸臆其為通人所欽挹如此遷太子洗馬又出為臨安令還為中軍宣城王府限內錄事參軍轉太子中舍人及魏國通好勅以總及徐陵攝官報聘總以疾不行侯景寇京都詔以總權兼太常卿守小廟臺城陷總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於龍華寺乃製修心賦略序時事其辭曰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會稽龍華寺此伽藍者余六世祖宋尚書右僕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構也侯之王父晉護軍將軍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陰都陽里貽厥子孫有終焉之志寺域則宅之舊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東西連跨南北紆縈聊與苦節名僧同銷日用曉脩經戒夕覽圖書寢處風雲憑棲水月不意華戎莫辨朝市傾淪以此傷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豈攄鬱結庶後生君子憫余此概焉嘉南斗之分次肇東越之靈祕表檜風於韓什著鎮山於周記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在字太史來而探穴鍾離去而開笥信竹箭之為珍何琙玞之罕值奉盛德之鴻祀寓安禪之古寺實豫章之舊圃成黃金之勝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鏡中而遠尋面曾阜之超忽邇平湖之迥深山條偃蹇水葉侵淫挂猿朝落饑鼯夜吟果叢藥苑桃蹊橘林梢雲拂日結暗生陰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間之荒雜望島嶼之邅回面江原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煙之曉匝風引蜩而嘶噪雨鳴林而修颯鳥稍狎而知來雲無情而自合爾迺野開靈塔地築禪居喜園迢遰樂樹扶疏經行藉草宴坐臨渠持戒振錫度影甘蔬堅固之林可喻寂滅之場暫如異曲終而悲起非木落而悲始豈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揚己鍾風雨之如晦倦雞鳴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棲憑調御之遺旨折四辯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纏之繫縛祛五惑之塵滓久遺榮於勢利庶忘累於妻子感意氣於曩日寄知音於來祀何遠客之可悲知自憐其何已總第九舅蕭勃先據廣州總又自會稽往依焉梁元帝平侯景徵總為明威將軍始興內史以郡秩米八百斛給總行裝會江陵陷遂不行總自此流寓嶺南積歲天嘉四年以中書侍郎徵還朝直侍中省累遷司徒右長史掌東宮管記給事黃門侍郎領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騎常侍東宮中正如故還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中正如故以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總舍上怒免之尋為侍中領左驍騎將軍復為左民尚書領左軍將軍未拜又以公事免尋起為散騎常侍明烈將軍司徒左長史遷太常卿後主即位除祠部尚書又領左驍騎將軍參掌選事轉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尋遷尚書僕射參掌如故至德四年加宣惠將軍量置佐史尋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餘並如故策曰於戲夫文昌政本司會治經韋彪謂之樞機李固方之斗極況其五曹斯綜百揆是諧同冢宰之司專臺閣之任惟爾道業標峻寓量弘深勝範清規風流以為准的辭宗學府衣冠以為領袖故能師長六官具瞻允塞明府入座儀形載遠其端朝握揆朕所望焉往欽哉懋建爾徽猷亮采我邦國可不慎歟禎明二年進號中權將軍京城陷入隋為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於江都時年七十六總嘗自敘其略曰歷升清顯備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權幸嘗撫躬仰天太息曰莊青翟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光乎列傳官

陳以來未嘗逢迎一物干預一事悠悠風塵流俗之士頗致怨憎榮枯寵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權移羣小諂嫉作威屢被摧黜奈何命也後主昔在東朝留意文藝夙荷昭晉恩紀契闊嗣位之日時寄謬隆儀形天府釐正庶績八法六典無所不統昔晉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書令也況復才未半古尸素若玆晉太尉陸玩云以我為三公知天下無人矣軒冕儻來之一物豈是預要乎弱歲歸心釋教年二十餘入鍾山就靈曜寺則法師受菩薩戒暮齒官陳與攝山布上人遊款深悟苦空更復練戒運善於心行慈於物頗知自勵而不能蔬菲尚染塵勞以此負愧平生耳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總篤行義寬和溫裕好學能屬文於五言七言尤善然傷於浮豔故為後主所愛幸多有側篇好事者相傳諷翫于今不絕後主之世總當權宰不持政務但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共陳暄孔範王瑗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由是國政日頹綱紀不立有言之者輒以罪斥之君臣昏亂以至于滅有文集三十卷並行於世焉長子溢字深源頗有文辭性傲誕恃勢驕物雖近屬故友不免詆欺歷官著作佐郎太子舍人洗馬中書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入隋為秦王文學第七子漼駙馬都尉秘書郎隋給事郎直秘書省學士

姚察字伯審吳興武康人也九世祖信吳太常卿有名江左察幼有至性事親以孝聞六歲誦書萬餘言弱不好弄博弈雜戲初不經心勤苦厲精以夜繼日年十二便能屬文父上開府僧坦知名梁武代二宮禮遇優厚每得供賜皆回給察兄弟為遊學之資察並用聚蓄圖書由是聞見日博年十三梁簡文帝時在東宮盛修文義即引於宣猷堂聽講論難為儒者所稱及簡文嗣位尤加禮接起家南海王國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參軍兼尚書駕部郎值梁室喪亂於金陵隨二親還鄉里時東土兵荒人飢相食告糴無處察家口既多並採野蔬自給察每崎嶇艱阻求請供養之資糧粒恆得相繼又常以己分減推諸弟妹乃至故舊乏絕者皆相分卹自甘唯藜藿而已在亂離之間篤學不廢元帝於荊州即位父隨朝士例往赴西臺元帝授察原鄉令時邑境蕭條流亡不反察輕其戰役勸以耕種於是戶口殷盛民至今稱焉中書侍郎領著作杜之偉與察深相眷遇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永定初拜始興王府功曹參軍尋補嘉德殿學士轉中衛儀同始興王府記室參軍吏部尚書徐陵時領著作復引為史佐及陵讓官致仕等表並請察製焉陵見歎曰吾弗逮也太建初補宣明殿學士除散騎侍郎左通直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報聘于周江左耆舊先在關右者咸相傾慕沛國劉臻竊於公館訪漢書疑事十餘條並為剖析皆有經據臻謂所親曰名下定無虛士著西聘道里記所敘事甚詳使還補東宮學士于時濟陽江總吳國顧野王陸瓊從弟瑜河南褚玠北地傅縡等皆以才學之美晨夕娛侍察每言論製述咸為諸人宗重儲君深加禮異情越羣僚宮內所須方幅手筆皆付察立草又數令共野王遞相策問恆蒙賞激遷尚書祠部侍郎此曹職司郊廟昔魏王肅奏祀天地設宮縣之樂八佾之舞爾後因循不革梁武帝以為事人禮縟事神禮簡古無宮縣之文陳初承用莫有損益高宗欲設備樂付有司立議以梁武帝為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察乃博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慚服僕射徐陵因改同察議其不順時隨俗皆此類也拜宣惠宜都王中錄事參軍帶東宮學士歷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諮議參軍丁內憂去職俄起為戎昭將軍知撰梁史事固辭不允後主纂業勑兼東宮通事舍人將軍知撰史如故又勑專知優冊謚議等文筆至德元年除中書侍郎轉太子僕餘並如故初梁季淪沒父僧坦入于長安察蔬食布衣不聽音樂至是凶問因聘使到江南時察母韋氏喪制適除後主以察羸瘠慮加毀頓乃密遣中書舍人司馬申就宅發哀仍勑申專加譬抑爾後又遣申宣旨誡喻曰知比哀毀過禮甚用為憂卿迥然一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遣割以存禮制憂懷既深故有此及尋以忠毅將軍起兼東宮通事舍人察志在終喪頻有陳讓並抑而不許又推表其略曰臣私門釁禍併罹殃罰偷生晷漏冀申情禮而尪瘵相仍苴葉穢質非復人流將畢苦壤豈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紱尋斯寵服彌見慚靦且宮闈祕奧趨奏便繁寧可以玆荒毀所宜叨預伏願至德孝治矜其理奪使殘魂喘息以遂餘生詔答曰省表具懷卿行業淳深聲譽素顯理徇情禮未膺刀筆

但參務承華良所期寄允茲抑奪不得致辭也俄勅知著作郎事服闋除給事黃門侍郎領著作察既累居憂服兼齋素日久自免憂後因加氣疾後主嘗別召見見察柴瘠過甚爲之動容乃謂察曰朝廷惜卿卿宜自惜既蔬菲歲久可停持長齋又遣度支尚書王瑗宣旨重加慰喻令從晚食手勅曰卿羸瘠如此齋菲累年不宜一飯有乖將攝若從所示甚爲佳也察雖奉此勅而猶敦宿誓又詔授祕書監領著作如故乃累進讓並優答不許察在祕書省大加刪正又奏撰中書表集拜散騎常侍尋授度支尚書旬月遷吏部尚書領著作並如故察既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娶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且澄鑒之職時人久以梓匠相許及遷選部雅允朝望初吏部尚書蔡徵移中書令後主方擇其人尚書令江總等咸共薦察勅答曰姚察非唯學藝優博亦是操行清修典選難才今得之矣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察辭讓甚切別日召入論選事察垂涕拜請曰臣東皐賤族身才庸近情忘遠致念絕脩途頃來忝竊久知逾分特以東朝攀奉恩紀謬加今日叨濫非由才舉縱陛下特升庸薄其如朝序何臣九世祖信名高往代當時魏居選部自後罕有繼蹤臣遭逢成擢沐浴恩造累致非據每切妨賢臣雖無識頗知審己言行所踐無期榮貴豈意銓衡之重妄委非才且皇明御曆事高昔代羽儀世胄帷幄名臣若授受得宜方爲稱職臣夙陶教義必知不可後主曰選衆之舉僉議所歸昔毛玠雅量清恪盧毓心平體正王蘊銓量得地山濤舉不失才就卿而求必兼此矣且我與卿雖君臣禮隔情分殊常藻鏡人倫良所期寄亦以無慚則慜也察自居顯要甚勵清潔且廩錫以外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餉止送南布一端花練一匹察謂之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此人遜請猶冀受納察厲色驅出因此伏事者莫敢饋遺陳滅入隋開皇九年詔授祕書丞別勅成梁陳二代史又勅於朱華閣長參文帝知察蔬菲別日乃獨召入內殿賜果菜乃指察謂朝臣曰聞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平陳唯得此一人十三年襲封北絳郡公察往歲之聘周也因得與父僧坦相見將別之際絕而復蘇至是承襲愈更悲感見者莫不爲之歔欷察幼

年嘗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及官陳祿俸皆捨寺起造并追爲禪師樹碑文甚遒麗及是遇見梁國子祭酒蕭子雲書此寺禪齋詩覽之愴然乃用蕭韻述懷爲詠詞又哀切法俗益以此稱之丁後母杜氏喪解職在服制之中有白鳩巢于戶上仁壽二年詔曰前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姚察彊學待問博極墳典脩身立德白首不渝雖在哀疚宜奪情禮可員外散騎常侍封如故又勅侍晉王昭讀煬帝初在東宮數被召見訪以文籍卽位之始詔授太子內舍人餘並如故車駕巡幸恆侍從焉及改易衣冠刪正朝式切問近對察一人而已年七十四大業二年終于東都遺命薄葬務從率儉其略曰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斂以法服並宜用布土周於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爾須松板薄棺纔可周身土周於棺而已葬日止麤車卽送厝舊塋北吾在梁世當時年十四就鍾山明慶寺尚禪師受菩薩戒自爾深悟苦空頗知回向矣嘗得留連山寺一去忘歸及仕陳代諸名流遂許與聲價兼時主恩遇官途遂至通顯自入朝來又蒙恩渥既牽纏人世素志弗從且吾習蔬菲五十餘年既歷歲時循而不失瞑目之後不須立靈置一小牀每日設清水六齋日設齋食菓菜任家有無不須別經營也初察願讀一藏經並已究竟將終曾無痛惱但西向坐正念云一切空寂其後身體柔軟顏色如恆兩宮悼惜賵賻甚厚察性至孝有人倫鑒識沖虛謙遜不以所長矜人終日恬靜唯以書記爲樂於墳籍無所不覩每有製述多用新奇人所未見咸重富博且專志著書白首不倦手自抄撰無時蹔輟尤好研覈古今譏正文字精采流贍雖老不衰兼諳識內典所撰寺塔及衆僧文章特爲綺密在位多所稱引一善可錄無不賞薦若非分相干咸以理遣盡心事上知無不爲侍奉機密未嘗洩漏且任遇已隆衣冠攸屬深懷退靜避於聲勢清潔自處貲產每虛或有勸營生計笑而不答穆於親屬篤於舊故所得祿賜咸充周卹後主所製文筆卷軸甚多乃別寫一本付察有疑悉令刊定察亦推心奉上事在無隱後主嘗從容謂朝士曰姚察達學洽聞手筆典裁精當自古猶難輩匹在於今世足爲師範且訪對甚詳明聽之使人忘倦察每製文筆勅便索本上曰我于姚察文章非唯翫味無已故是一宗匠徐陵

名高一代每見察製述尤所推重嘗謂子儉曰姚學士德學無前汝可師之也尙書令江總與察尤篤厚善每有製作必先以簡察然後施用總爲詹事時嘗製登宮城五百字詩當時副君及徐陵以下諸名賢並同此作徐公後謂江曰我所和弟五十韻寄弟集內及江編次文章無復察所和本述徐此意謂察曰高才碩學庶光拙文今須公所和五百字用偶徐侯章也察謙遜未付江曰若不得公此製僕詩亦須棄本復乖徐公所寄豈得見令兩失察不獲已乃寫本付之爲通人推挹例皆如此所著漢書訓纂三十卷說林十卷西聘玉璽建康三鍾等記各一卷悉窮該博幷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察所撰梁陳史雖未畢功隋文帝開皇之時遣內史舍人虞世基索本且進上今在內殿梁陳二史本多是察之所撰其中序論及紀傳有所闕者臨亡之時仍以體例誡約子思廉博訪撰續思廉泣涕奉行思廉在陳爲衡陽王府法曹參軍轉會稽王主簿入隋補漢王府行參軍掌記室尋除河間郡司法大業初內史侍郎虞世基奏思廉踵成梁陳二代史自爾以來稍就補續

史臣曰江總持清標簡貴加潤以辭采及師長六官雅允朝望史臣先臣稟茲令德光斯百行可以厲風俗可以厚人倫至於九流七略之書名山石室之紀汲郡孔堂之書玉箱金板之文莫不窮研旨奧遍探坎井故道冠人師縉紳以爲準的旣歷職貴顯國典朝章古今疑議後主皆取先臣斷決焉

陳書卷二十七

陳書卷二十七考證

江總傳蘊大禹之金書鐫暴秦之在字○在字疑誤

總之自敘時人謂之實錄○時人謂之實錄南史作時人譏其言跡之乖

姚察傳乃神筆草詔讀以示察○神疑伸字之訛

陳書卷二十七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二

世祖九王　高宗二十九王　後主十一子

世祖十三男沈皇后生廢帝始興王伯茂嚴淑媛生鄱陽王伯山晉安王伯恭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劉昭華生衡陽王伯信王充華生廬陵王伯仁張脩容生江夏王伯義韓脩華生武陵王伯禮江貴妃生永陽王伯智孔貴妃生桂陽王伯謀其伯固犯逆別有傳二男早卒本書無名

始興王伯茂字鬱之世祖第二子也初高祖兄始興昭烈王道談仕於梁世爲東宮直閤將軍侯景之亂領弩手二千援臺於城中中流矢卒紹泰二年追贈侍中使持節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封義興郡公諡曰昭烈高祖受禪重贈驃騎大將軍太傅揚州牧改封始興郡王邑二千戶王生世祖及高宗高宗以梁承聖末遷于關右至是高祖遙以高宗襲封始興嗣王以奉昭烈王祀永定三年六月高祖崩是月世祖入纂帝位時高宗在周未還世祖以本宗乏饗其年十月下詔曰日者皇基肇建封樹枝戚朕親地攸在特啓大邦第項嗣承門祀雖土宇開建蕃饗莫由重以遷家不造閔凶夙遘儲貳遐隔轓車未返猥以眇身膺茲景命式循龜鼎冰谷載懷今既入奉太宗事絕藩祼始興國廟烝嘗無主瞻言霜露感尋慟絕其徙封嗣王頊爲安成王封第二子伯茂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祀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庶申罔極之情永保山河之祚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於是尚書八座奏曰夫增崇徽號飾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璞齠辰蘭芬綺歲清暉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袞植皇情追感聖性大深以本宗闕緒纂承蕃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睿哲寵樹皇枝臣等參議宜加寧遠將軍置佐史詔曰可尋除使持節都督南琅邪彭城二郡諸軍事彭城太守天嘉二年進號宣惠將軍揚州刺史伯茂性聰敏好學謙恭下士又以太子母弟世祖深愛重之是時征北軍人於丹徒盜發晉郗曇墓大獲晉右將軍王羲之書及諸名賢遺跡事覺其書並沒縣官藏于祕府世祖以伯茂好古多以賜之由是伯茂大工草隸甚得右軍之法三年除鎮東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揚州刺史廢帝即位時伯茂在都劉師知等矯詔出高宗也伯茂勸成之師知等誅後高宗恐伯茂扇動朝廷光大元年乃進號中衛將軍令入居禁中專與廢帝遊處是時四海之望咸歸高宗伯茂深不平日夕憤怨數肆惡言高宗以其無能不以爲意及建安人蔣裕與韓子高等謀反伯茂並陰豫其事二年十一月皇太后令黜廢帝爲臨海王其日又下令曰伯茂輕薄爰自弱齡辜負嚴訓彌肆凶狡常以次居介弟宜秉國權不涯年德逾逞狂躁圖爲禍亂扇動宮闈要招麤險觖望臺閣嗣君喪道由此亂階是諸凶德咸作謀主允宜罄彼司甸刑斯劇人言念皇支尚懷悲懣可特降爲溫麻侯宜加禁止別遣就第不意如此言增泫歎時六門之外有別館以爲諸王冠婚之所名爲婚第至是命伯茂出居之於路遇盜殞于車中時年十八

鄱陽王伯山字靜之世祖第三子也偉容儀舉止閑雅喜慍不形於色世祖深器之初高祖時天下草創諸王受封儀注多闕及伯山受封世祖欲重其事天嘉元年七月丙辰尚書八座奏曰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宣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睿德於齠年表岐姿於丱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駕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詔曰可乃遣散騎常侍度支尚書蕭睿持節兼太宰告于太廟又遣五兵尚書王質持節兼太宰告于大社其年十月上臨軒策命之曰於戲夫建樹藩屏翼獎王室欽若前典咸必由之惟爾夙挺珪璋坐知孝敬令德茂親僉譽所集啓建大邦寔惟倫序是用敬遵民瞻錫此圭瑞往欽哉其勉樹聲業永保宗社可不慎歟策訖敕令王公已下並醼於王第仍授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六年爲緣江都督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天康元年進號鎮北將軍高宗輔政不欲令伯山處邊光大元年徙爲鎮東將軍東揚州刺史太建元年徵爲中衛將軍中領軍六年又爲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尋爲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十一年入爲護軍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仍

給鼓吹幷扶後主卽位進號中權大將軍至德四年出爲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加侍中餘並如故禎明元年丁所生母憂去職明年起爲鎭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班劍十人三年正月薨時年四十伯山性寬厚美風儀又於諸王最長後主深敬重之每朝廷有冠婚饗醮之事恆使伯山爲主及丁所生母憂居喪以孝聞後主嘗幸吏部尚書蔡徵宅因往弔之伯山號慟殆絕因起爲鎭衞將軍仍謂羣臣曰鄱陽王至性可嘉又是西第之長豫章已兼司空其亦須遷太尉未及發詔而伯山薨尋値陳亡遂無贈謚長子君範太建中拜鄱陽國世子尋爲貞威將軍晉陵太守未襲爵而隋師至是時宗室王侯在都者百餘人後主恐其爲變乃並召入令屯朝堂使豫章王叔英總督之而又陰爲之備及六軍敗績相率出降因從後主入關至長安隋文帝並配于隴右及河西諸州各給田業以處之初君範與尚書僕射江總友善至是總贈君範書五言詩以敘他鄉離別之意辭甚酸切當世文士咸諷誦之大業二年隋煬帝以後主第六女女婤爲貴人絕愛幸因召陳氏子弟盡還京師隨才敘用由是並爲守宰遍於天下其年君範爲溫令

晉安王伯恭字肅之世祖第六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晉安王尋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佐史時伯恭年十餘歲便留心政事官曹治理太建元年入爲安前將軍中護軍遷中領軍尋爲中衞將軍揚州刺史以公事免四年起爲安左將軍尋爲鎭右將軍特進給扶六年出爲安南將軍南豫州刺史九年入爲安前將軍祠部尚書十一年進號軍師將軍尚書右僕射十二年遷僕射十三年遷左僕射十四年出爲安南將軍湘州刺史未拜至德元年爲侍中中衞將軍光祿大夫丁所生母憂去職禎明元年起爲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置佐史扶並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初爲成州刺史太常卿

衡陽王伯信字孚之世祖第七子也天嘉元年衡陽獻王昌自周還朝於道薨其年世祖立伯信爲衡陽王奉獻王祀尋爲宣惠將軍丹陽尹置佐史太建四年爲中護軍六年爲宣毅將軍揚州刺史尋加侍中散騎常侍十一年進號鎭前將軍太子詹事餘並如故禎明元年出爲鎭南將軍西衡州刺史三年隋軍濟江與臨汝侯方慶並爲西衡州刺史王勇所害事在方慶傳

廬陵王伯仁字壽之世祖第八子也天嘉六年立爲廬陵王太建初爲輕車將軍置佐史七年遷冠軍將軍中領軍尋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十二年爲翊左將軍中領軍禎明元年加侍中國子祭酒領太子中庶子三年入關卒于長安長子番先封湘濱侯隋大業中爲賁陽令

江夏王伯義字堅之世祖第九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江夏王太建初爲宣惠將軍東揚州刺史置佐史尋爲宣毅將軍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合州刺史十四年徵爲侍中忠武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禎明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於道卒長子元基先封湘潭侯隋大業中爲穀熟縣令

武陵王伯禮字用之世祖第十子也天嘉六年立爲武陵王太建初爲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在郡恣行暴掠驅錄民下逼奪財貨前後委積百姓患之太建九年爲有司所劾上曰王年少未達治道皆由佐史不能匡弼所致特降軍號後若更犯必致之以法有司不言與同罪十一年春被代徵還伯禮遂遷延不發其年十月散騎常侍御史中丞徐君敷奏曰臣聞車服不俟君命之通規夙夜匪懈臣子之恆節謹案雲旗將軍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昔擅英猷久馳令問惟夏寄重枌鄉是屬聖上愛育黔黎留情政本共化求瘼早赴皇心遂復稽緩歸驂取移涼燠遲回去鷁空淹載路淑慎未彰違情斯在繩愆糾逖以爲懲戒臣等參議以見事免伯禮所居官以王還第謹以白簡奏聞詔曰可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散騎侍郎臨洮太守

永陽王伯智字策之世祖第十二子也少敦厚有器局博涉經史太建中立爲永陽王尋爲侍中加明威將軍置佐史尋加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東揚豐二州諸軍事平東將軍領會稽內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翊左將軍加特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岐州司馬遷國子司業

桂陽王伯謀字深之世祖第十三子也太建中立爲桂陽王七年爲明威將軍置佐史尋爲信威將軍丹陽尹十年加侍中出爲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東中

郎將吳興太守十一年加散騎常侍至德元年薨子鄱嗣大業中爲番禾令

高宗四十二男柳皇后生後主彭貴人生始興王叔陵曾淑華生豫章王叔英何淑儀生長沙王叔堅宜都王叔明魏昭容生建安王叔卿錢貴妃生河東王叔獻劉昭儀生新蔡王叔齊袁昭容生晉熙王叔文義陽王叔達新會王叔坦王姬生淮南王叔彪巴山王叔雄吳姬生始興王叔重徐姬生尋陽王叔儼淳于姬生岳陽王叔慎王修華生武昌王叔虞韋修容生湘東王叔平施姬生臨賀王叔敖沅陵王叔興曾姬生陽山王叔宣楊姬生西陽王叔穆申婕妤生南安王叔儉南郡王叔澄岳山王叔韶太原王叔匡袁姬生新興王叔純吳姬生巴東王叔謨劉姬生臨海王叔顯秦姬生新寧王叔隆新昌王叔榮其皇子叔敎叔忠叔弘叔毅叔訓叔武叔處叔封等八人並未及封叔陵犯逆別有傳三子早卒本書無名

豫章王叔英字子烈高宗第三子也少寬厚仁愛天嘉元年封建安侯太建元年改封豫章王仍爲宣惠將軍都督東揚州諸軍事東揚州刺史五年進號平北將軍南豫州刺史十一年爲鎮前將軍江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南將軍尋加開府儀同三司中衛大將軍餘並如故四年進號驃騎大將軍禎明元年給鼓吹一部班劍十人其年遷司空三年隋師濟江叔英知石頭軍戍事尋令入屯朝堂及六軍敗績降于隋將韓擒虎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陵太守長子弘至德元年拜豫章國世子

長沙王叔堅字子成高宗第四子也母本吳中酒家隸高宗微時嘗往飲遂與通及貴召拜淑儀叔堅少傑黠凶虐使酒尤好數術卜筮祝禁鎔金琢玉並究其妙天嘉中封豐城侯太建元年立爲長沙王仍爲東中郎將吳郡太守四年爲宣毅將軍江州刺史置佐史七年進號雲麾將軍郢州刺史未拜轉爲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尋爲平北將軍合州刺史八年復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十一年入爲翊左將軍丹陽尹初叔堅與始興王叔陵並招聚賓客各爭權寵甚不平每朝會鹵簿不肯爲先後必分道而趨左右或爭道而鬭至有死者及高宗弗豫叔堅叔陵等並從後主侍疾叔陵陰有異志乃命典藥吏曰切藥刀甚鈍可礪之及高宗崩倉卒之際又命其左右於外取劍左右弗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劍以進叔陵怒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爲及翌日小斂叔陵袖剉藥刀趨進斫後主中項後主悶絕于地皇太后與後主乳母樂安君吳氏俱以身捍之獲免叔堅自後扼叔陵擒之幷奪其刀將殺之問後主曰即盡之爲待也後主不能應叔陵舊多力須臾自奮得脫出雲龍門入于東府城召左右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以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其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布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是時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乃白太后使太子舍人司馬申以後主命召蕭摩訶令討之即日擒其將戴溫譚騏驎等送臺斬于尚書閣下持其首徇于東城叔陵惶懼不知所爲乃盡殺其妻妾率左右數百人走趨新林摩訶追之斬于丹陽郡餘黨悉擒其年以功進號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尋遷司空將軍刺史如故是時後主患創不能視事政無大小悉委叔堅決之於是勢傾朝廷叔堅因肆驕縱事多不法後主由是踈而忌之孔範管斌施文慶之徒並東宮舊臣日夜陰持其短至德元年乃詔令即本號用三司之儀出爲江州刺史未發尋有詔又以爲驃騎將軍重爲司空實欲去其權勢叔堅不自安稍怨望乃爲左道厭魅以求福助刻木爲偶人衣以道士之服施機關能拜跪晝夜於日月下醮之祝詛於上其年冬有人上書告其事案驗並實後主召叔堅囚于西省將殺之其夜令近侍宣敕數之以罪叔堅對曰臣之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親媚耳臣既犯天憲罪當萬死臣死之日必見叔陵願宣明詔責於九泉之下後主感其前功乃赦之特免所居官以王還第尋起爲侍中鎮左將軍二年又給鼓吹油幢車三年出爲征西將軍荆州刺史四年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禎明二年秩滿還都三年入關遷于瓜州更名叔賢叔賢素貴不知家人生產至是與妃沈氏酤酒以傭保爲事隋大業中爲遂寧郡太守

建安王叔卿字子弼高宗第五子也性質直有材器容貌甚偉太建四年立爲建安王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七年爲雲麾將軍郢州刺史置佐史九年進號平南將軍湘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安南將軍又爲侍中鎮右將軍中書令

還中書監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都官郎上黨通守

宜都王叔明字子昭高宗第六子也儀容美麗舉止和弱狀似婦人太建五年立爲宜都王尋授宣惠將軍置佐史七年授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尋爲輕車將軍衛尉卿十三年出爲使持節雲麾將軍南徐州刺史又爲侍中翌右將軍至德四年進號安右將軍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鴻臚少卿

河東王叔獻字子恭高宗第九子也性恭謹聰敏好學太建五年立爲河東王七年授宣毅將軍置佐史尋爲散騎常侍軍師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十二年薨年十三贈侍中中撫將軍司空謚曰康簡子孝寬嗣孝寬以至德元年襲爵河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汶城令

新蔡王叔齊字子肅高宗第十一子也風彩明贍博涉經史善屬文太建七年立爲新蔡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出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至德二年入爲侍中將軍佐史如故禎明元年除國子祭酒侍中將軍佐史如故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尙書主客郎

晉熙王叔文字子才高宗第十二子也性輕險好虛譽頗涉書史太建七年立爲晉熙王尋爲侍中散騎常侍宣惠將軍置佐史進號輕車將軍揚州刺史至德元年授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二年還信威將軍督湘衡武桂四州諸軍事湘州刺史禎明二年秩滿徵爲侍中宣毅將軍佐史如故未還而隋軍濟江破臺城隋漢東道行軍元帥秦王至于漢口時叔文自湘州還朝至巴州乃率巴州刺史畢寶等請降致書於秦王曰竊以天無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士無二王尊卑之位乃別今車書混壹文軌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秦王得書因遣行軍吏部柳莊與元帥府僚屬等往巴州迎勞叔文叔文於是與畢寶荆州刺史陳紀及文武將吏赴于漢口秦王並厚待之置于賓館隋開皇九年三月衆軍凱旋文帝親幸溫湯勞之叔文與陳紀周羅睺荀法尙等幷諸降人見于路次數日叔文從後主及諸王侯將相幷乘輿服御天文圖籍等並以次行列仍以鐵騎圍之隨晉王秦王等獻凱而入列于廟庭明日隋文帝坐于廣陽門觀叔文又從後主至朝堂南文帝使內史令李德林宣旨責其君臣不能相弼以致喪亡後主與其羣臣並慚懼拜伏莫能仰視叔文獨欣然而有自得之志旬有六日乃上表曰昔在巴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異常例文帝雖嫌其不忠而方欲懷柔江表乃授開府拜宜州刺史

淮南王叔彪字子華高宗第十三子也少聰慧善屬文太建八年立爲淮南王尋位侍中仁威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始興王叔重字子厚高宗第十四子也性質朴無伎藝高宗崩始興王叔陵爲逆誅死其年立叔重爲始興王以奉昭烈王後至德元年爲仁威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二年加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太府少卿卒

尋陽王叔儼字子思高宗第十五子也性凝重舉止方正後主即位立爲尋陽王至德元年爲侍中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尋卒

岳陽王叔慎字子敬高宗第十六子也少聰敏十歲能屬文太建十四年立爲岳陽王時年十一至德四年拜侍中智武將軍丹陽尹是時後主尤愛文章叔慎與衡陽王伯信新蔡王叔齊等日夕陪侍每應詔賦詩恆被嗟賞禎明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智武將軍湘州刺史三年隋師濟江破臺城前刺史晉熙王叔文還至巴州與巴州刺史畢寶荆州刺史陳紀並降隋行軍元帥清河公楊素兵下荆門別遣其將龐暉將兵略地南至湘州城內將士莫有固志剋日請降叔慎乃置酒會文武僚吏酒酣叔慎歎曰君臣之義盡於此乎長史謝基伏而流涕湘州助防遂興侯正理在坐乃起曰主辱臣死諸君獨非陳國之臣乎今天下有難實是致命之秋也縱其無成猶見臣節青門之外有死不能今日之機不可猶豫後應者斬衆咸許諾乃刑牲結盟仍遣人詐奉降書於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叔慎坐于射堂招合士衆數日之中兵至五千人衡陽太守樊通武州刺史鄔居業皆請赴難未至隋遣中牟公薛冑爲湘州刺史聞龐暉死乃益請兵隋又遣行軍總管劉仁恩救之未至薛冑兵次鵝羊山叔慎遣正理及樊通等拒之因大合

戰自旦至于日昃隋軍迭息迭戰而正理兵少不敵於是大敗胄乘勝入城生擒叔慎是時鄱居業率其衆自武州來赴出橫橋江聞叔慎敗績乃頓于新康口隋總管劉仁恩兵亦至橫橋據水置營相持信宿因合戰居業又敗仁恩虜叔慎正理居業及其黨與十餘人秦王斬之于漢口叔慎時年十八

義陽王叔達字子聰高宗第十七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義陽王尋拜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元年除丹陽尹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史至絳郡通守

巴山王叔雄字子猛高宗第十八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巴山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武昌王叔虞字子安高宗第十九子也太建十四年立爲武昌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高苑令

湘東王叔平字子康高宗第二十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湘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湖蘇令

臨賀王叔敖字子仁高宗第二十一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臨賀王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初拜儀同三司

陽山王叔宣字子通高宗第二十二子也至德元年立爲陽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涇城令

西陽王叔穆字子和高宗第二十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西陽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安王叔儉字子約高宗第二十四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安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郡王叔澄字子泉高宗第二十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郡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靈武令

沅陵王叔興字子推高宗第二十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沅陵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給事郎

岳山王叔韶字子欽高宗第二十七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岳山王尋爲智武將軍置佐史四年除丹陽尹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興王叔純字子共高宗第二十八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新興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河北令

巴東王叔謨字子軌高宗第二十九子也至德四年立爲巴東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汧陽令

臨海王叔顯字子明高宗第三十子也至德四年立爲臨海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鶉觚令

新會王叔坦字子開高宗第三十一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會王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涉令

新寧王叔隆字子遠高宗第三十二子也至德四年立爲新寧王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新昌王叔榮字子徹高宗第三十三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新昌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內黃令

太原王叔匡字子佐高宗第三十四子也禎明二年立爲太原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壽光令

後主二十二男張貴妃生皇太子深會稽王莊孫姬生吳興王胤高昭儀生南平王嶷呂淑媛生永嘉王彥邵陵王兢龔貴嬪生南海王虔錢塘王恬張淑華生信義王祗徐淑儀生東陽王恮孔貴人生吳郡王蕃其皇子總觀明綱統沖洽紹綽威辯十一人並未及封

皇太子深字承源後主第四子也少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雖左右近侍未嘗見其喜慍以母張貴妃故特爲後主所愛至德元年封始安王邑二千戶尋爲軍師將軍揚州刺史置佐史禎明二年皇太子胤廢後主乃立深爲皇太子三年隋師濟江六軍敗績隋將韓擒虎自南掖門入百僚逃散深時年十餘歲閉閤而坐舍人孔伯魚侍焉隋軍排閤而入深使宣令勞之曰軍旅在途不乃勞也軍人咸敬焉其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枹罕太守

吳興王胤字承業後主長子也太建五年二月乙丑生于東宮母孫姬因產卒沈皇后哀而養之以爲己子時後主年長未有胤嗣高宗因命以爲嫡孫其日

下詔曰皇孫初誕國祚方熙思與羣臣共同斯慶內外文武賜帛各有差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十年封爲永康公後主即位立爲皇太子胤性聰敏好學執經肄業終日不倦博通大義兼善屬文至德二年躬出太學講孝經講畢又釋奠於先聖先師其日設金石之樂於太學王公卿士及太學生並預宴是時張貴妃孔貴嬪並愛幸沈皇后無寵而近侍左右數於東宮往來太子亦數使人至后所後主疑其怨望甚惡之而張孔二貴妃又日夜構成后及太子之短孔範之徒又於外合成其事禎明二年廢爲吳興王仍加侍中中衞將軍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南平王嶷字承嶽後主第二子也方正有器局年數歲風采舉動有若成人至德元年立爲南平王尋除信武將軍南瑯邪彭城二郡太守置佐史遷揚州刺史進號鎭南將軍尋爲使持節都督郢荆湘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郢州刺史未行而隋軍濟江禎明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永嘉王彥字承懿後主第三子也至德元年立爲永嘉王尋爲忠武將軍南徐州刺史進號安南將軍授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江巴東衡三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未行隋師濟江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襄武令

南海王虔字承恪後主第五子也至德元年立爲南海王尋爲武毅將軍置佐史進號軍師將軍禎明二年出爲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涿令

信義王祗字承敬後主第六子也至德元年立爲信義王尋爲壯武將軍置佐史授使持節都督智武將軍瑯邪彭城二郡太守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邵陵王兢字承檢後主第七子也禎明元年立爲邵陵王邑一千戶尋爲仁武將軍置佐史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國子監丞

會稽王莊字承肅後主第八子也容貌最陋性嚴酷數歲左右有不如意輒剟刺其面或加燒爇以母張貴妃有寵後主甚愛之至德四年立爲會稽王尋爲翊前將軍置佐史除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禎明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會昌令

東陽王恮字承厚後主第九子也禎明二年立爲東陽王邑一千戶未拜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通議郎

吳郡王蕃字承廣後主第十子也禎明二年封吳郡王三年入關隋大業中爲涪城令

錢塘王恬字承惔後主第十一子也禎明二年立爲錢塘王邑一千戶三年入關卒于長安

江左自西晉相承諸王開國並以戶數相差爲大小三品大國置上中下三將軍又置司馬一人次國置中下二將軍小國置將軍一人餘官亦准此爲差高祖受命自永定訖于禎明唯衡陽王昌特加殊寵至五千戶其餘大國不過二千戶小國卽千戶而舊史殘缺不能別知其國戶數故綴其遺事附于此

史臣曰世祖高宗後主並建藩屏以樹懿親固乃本根隆斯盤石鄱陽王伯山有風采德器亦一代令藩矣岳陽王叔愼屬社稷傾危情哀家國竭誠赴敵志不圖生嗚呼古之忠烈致命斯之謂也

陳書卷二十八

陳書卷二十八考證

始興王伯茂傳時高宗在周未還○宗監本誤祖今從本紀改正

陳書卷二十八考證

[seal]

陳書卷二十九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三

宗元饒 司馬申 毛喜 蔡徵

宗元饒南郡江陵人也少好學以孝敬聞仕梁世解褐本州主簿遷征南府行參軍仍轉外兵參軍及司徒王僧辯幕府初建元饒與沛國劉師知同爲主簿高祖受禪除晉陵令入爲尚書功論郎使齊還爲廷尉正遷太僕卿領本邑大中正中書通事舍人尋轉廷尉卿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時高宗初即位軍國務廣事無巨細一以咨之臺省號爲稱職遷御史中丞知五禮事時合州刺史陳裒贓汙狼藉遣使就渚斂魚又於六郡乞米百姓甚苦之元饒劾奏曰臣聞建旟求瘼實寄廉平褰帷恤隱本資仁恕如或貪汙是肆徵賦無厭天網雖疎茲焉弗漏謹案鍾陵縣開國侯合州刺史臣裒因藉多幸預逢抽擢爵由恩被官以私加無德無功坐尸榮貴譙肥之地久淪非所皇威剋復物仰仁風新邦用輕彌俟寬惠應斯作牧其寄尤重爰降曲恩祖行宣室親承規誨事等言提雖廉潔之懷誠無素蓄而稟茲嚴訓可以厲精遂乃擅行賦斂專肆貪取求粟不厭愧王沉之出賑徵魚無限異羊續之懸枯實以嚴科實惟明憲臣等參議請依旨免裒所應復除官其應禁錮及後選左降本資悉依免官之法遂可其奏吳興太守武陵王伯禮豫章內史南康嗣王方泰並驕蹇放橫元饒案奏之皆見削黜元饒性公平善持法諳曉故事明練治體吏有犯法政不便民及於名教不足者隨事糾正多所裨益遷貞威將軍南康內史以秩米三千餘斛助民租課存問高年拯救乏絕百姓甚賴焉以課最入朝詔加散騎常侍荊雍湘巴武五州大中正尋以本官重領尚書左丞又爲御史中丞歷左民尚書右衛將軍領前將軍吏部尚書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四詔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官給喪事

司馬申字季和河內溫人也祖慧遠梁都水使者父玄通梁尚書左民郎申早有風概十四便善弈棊嘗隨父候吏部尚書到仲舉時梁州刺史陰子春領軍朱异在焉子春素知申即於坐所呼與對弈申每有妙思异觀而奇之因引申遊處梁邵陵王爲丹陽尹以申爲主簿屬太清之難父母俱没因此自誓菜食終身梁元帝承制起爲開遠將軍遷鎮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都督王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僧辯歎曰此生要鞬汗馬或非所長若使撫衆守城必有奇績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會裴之横救至賊乃退僧辯顧申而笑曰仁者必有勇豈虛言哉除散騎侍郎紹泰初遷儀同侯安都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除安東臨川王諮議參軍天嘉三年遷征北諮議參軍兼廷尉監五年除鎮東諮議參軍兼起部郎出爲戎昭將軍江乘令甚有治績入爲尚書金部郎遷左民郎以公事免太建初起爲貞威將軍征南鄱陽王諮議參軍九年除秣陵令在職以清能見紀有白雀巢于縣庭秩滿頃之預東宮賓客尋兼東宮通事舍人遷員外散騎常侍舍人如故及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始縣伯邑四百戶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遷右衛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以疾還第就加散騎常侍右衛舍人如故至德四年卒後主嗟悼久之下詔曰慎終追遠欽若舊則闔棺定謚抑乃前典故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文始縣開國伯申忠肅在公清正立己治繁處約投軀殉義朕任寄情深方康庶績奄然化往傷惻于懷可贈侍中護軍將軍進爵爲侯增邑爲五百戶謚曰忠給朝服一具衣一襲剋日舉哀喪事所須隨由資給及葬後主自製誌銘辭情傷切卒章曰嗟乎天不與善殲我良臣其見幸如此申歷事三帝內掌機密至於倉卒之閒軍國大事指麾斷決無有滯留子琇嗣官至太子舍人

毛喜字伯武滎陽陽武人也祖稱梁散騎侍郎父栖忠梁尚書比部侍郎中權司馬喜少好學善草隸起家梁中衛西昌侯行參軍尋遷記室參軍高祖素知於喜及鎮京口命喜與高宗俱往江陵仍勅高宗曰汝至西朝可諮稟毛喜喜與高宗同謁梁元帝即以高宗爲領直喜爲尚書功論侍郎及江陵陷喜及高宗俱遷關右世祖即位喜自周還進和好之策朝廷乃遣周弘正等通聘及高

宗反國喜於郢州奉迎又遣喜入關以家屬爲請周冢宰宇文護執喜手曰能結二國之好者卿也仍迎柳皇后及後主還天嘉三年至京師高宗時爲驃騎將軍仍以喜爲府諮議參軍領中記室府朝文翰皆喜詞也世祖嘗謂高宗曰我諸子皆以伯爲名汝諸兒宜用叔爲稱高宗以訪于喜喜卽條牒自古名賢杜叔英虞叔卿等二十餘人以啓世祖世祖稱善世祖崩廢帝沖昧高宗錄尚書輔政僕射到仲舉等知朝望有歸乃矯太后令遣高宗還東府當時疑懼無敢措言喜卽馳入謂高宗曰陳有天下日淺海內未夷兼國禍併鍾萬邦危懼皇太后深惟社稷至計令王入省方當共康庶績比德伊周今日之言必非太后之意宗社之重願加三思以喜之愚須臾聞奏無使姦賊得肆其謀竟如其策右衞將軍韓子高始與仲舉通謀其事未發喜請高宗曰宜簡選人馬配與子高幷賜鐵炭使修器甲高宗驚曰子高謀反卽欲收執何爲更如是邪喜答曰山陵始畢邊寇尚多而子高受委前朝名爲杖順然甚輕狷恐不時授首脫其稽誅或愆王度宜推心安誘使不自疑圖之一壯士之力耳高宗深然之卒行其計高宗卽位除給事黃門侍郎兼中書舍人典軍國機密高宗將議北伐敕喜撰軍制凡十三條詔頒天下文多不載尋遷太子右衞率右衞將軍以定策功封東昌縣侯邑五百戶又以本官行江夏武陵桂陽三王府國事太建三年丁母憂去職詔追贈喜母庾氏東昌國太夫人賜布五百匹錢三十萬官給喪事又遣員外散騎常侍杜緬圖其墓田高宗親與緬案圖指畫其見重如此尋起爲明威將軍右衞舍人如故改授宣遠將軍義興太守尋以本號入爲御史中丞服闋加散騎常侍五兵尚書參掌選事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喜陳安邊之術高宗納之卽日施行又問喜曰我欲進兵彭汴於卿意如何喜對曰臣實才非智者安敢預兆未然竊以淮左新平邊民未乂周氏始吞齊國難與爭鋒豈以弊卒疲兵復加深入且棄舟檝之工踐車騎之地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寢兵復約然後廣募英奇順時而動斯久長之術也高宗不從後吳明徹陷周高宗謂喜曰卿之所言驗於今矣十二年加侍中十三年授散騎常侍丹陽尹還吏部尚書常侍如故及高宗崩叔陵構逆敕中庶子陸瓊宣旨令南北諸軍皆取喜處分賊平又加侍中增封幷前九百戶至德元年授信威將軍永嘉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初高宗委政於喜喜亦勤心納忠多所匡益數有諫諍事並見從由是十餘年間江東狹小遂稱全盛唯略地淮北不納喜謀而吳明徹竟敗高宗深悔之謂袁憲曰不用毛喜計遂令至此朕之過也喜旣益親乃言無回避而皇太子好酒德每共幸人爲長夜之宴喜嘗爲言高宗以誡太子太子陰患之至是稍見疎遠初後主爲始興王所傷及瘡愈而自慶置酒於後殿引江總以下展樂賦詩醉而命喜于時山陵初畢未及踰年喜見之不懌欲諫而後主已醉喜升階佯爲心疾仆于階下移出省中後主醒乃疑之謂江總曰我悔召毛喜知其無疾但欲阻我懽宴非我所爲故姦詐耳乃與司馬申謀曰此人負氣我欲將乞鄱陽兄弟聽其報讎可乎對曰終不爲官用願如聖旨傅縡爭之曰不然若許報讎欲置先皇何地後主曰當乞一小郡勿令見人事耳乃以喜爲永嘉內史喜至郡不受俸秩政弘清靜民吏便之遇豐州刺史章大寶舉兵反郡與豐州相接而素無備禦喜乃修治城隍嚴飾器械又遣所部松陽令周磻領千兵援建安賊平授南安內史禎明元年徵爲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喜在郡有惠政乃徵入朝道路追送者數百里其年道病卒時年七十二有集十卷子處沖嗣官至儀同從事中郎中書侍郎

蔡徵字希祥侍中中撫軍將軍景歷子也幼聰敏精識彊記年六歲詣梁吏部尚書河南褚翔翔字仲舉嗟其穎悟七歲丁母憂居喪如成人禮繼母劉氏性悍忌視之不以道徵供侍益謹初無怨色徵本名覽景歷以爲有王祥之性更名徵字希祥梁承聖初高宗爲南徐州刺史召補迎主簿尋授太學博士天嘉初遷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歷外兵參軍尚書主客郎所居以幹理稱太建初遷太子少傅丞新安王主簿通直散騎侍郎晉安王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東宮領直中舍人如故丁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新豐縣侯授戎昭將軍鎮右新安王諮議參軍至德二年遷廷尉卿尋爲吏部郎遷太子中庶子中書舍人掌詔誥尋授左民尚書與僕射江總知撰五禮事尋加寧遠將軍後主器其才幹任

寄日重遷吏部尚書安右將軍每十日一往東宮於太子前論述古今得喪及當時政務又勑以廷尉寺獄事無大小取徵議決俄有勑遣徵收募兵士自爲部曲徵善撫卹得物情旬月之間衆近一萬徵位望既重兼聲勢熏灼物議咸忌憚之尋徙爲中書令將軍如故中令清簡無事或云徵有怨言事聞後主後主大怒收奪人馬將誅之有固諫者獲免禎明三年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權知中領軍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嘉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及決戰於鍾山南崗勑徵守宮城西北大營尋令督衆軍戰事城陷隨例入關徵美容儀有口辯多所詳究至於士流官宦皇家戚屬及當朝制度憲章儀軌戶口風俗山川土地問無不對然性頗便佞進取不能以退素自業初拜吏部尚書啓後主借鼓吹後主謂所司曰鼓吹軍樂有功乃授蔡徵不自量揆紊我朝章然其父景歷既有締構之功宜且如所啓拜訖即追還徵不修廉隅皆此類也隋文帝聞其敏贍召見顧問言輒會旨然累年不調久之除太常丞歷尚書民部儀曹郎轉給事卒時年六十七子翼治尚書官至司徒屬德教學士入隋爲東宮學士

史臣曰宗元饒夙夜匪懈濟務益時司馬申清恪在朝攻苦立行加之以忠節美矣毛喜深達事機匡贊時主蔡徵聰敏才贍而擅權自躓惜哉

陳書卷二十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四

蕭濟　陸瓊子從典　顧野王　傅縡章華

蕭濟字孝康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博通經史諮梁武帝左氏疑義三十餘條尚書僕射范陽張纘太常卿南陽劉之遴並與濟討論纘等莫能抗對解褐梁祕書郎遷太子舍人預平侯景之功封松陽縣侯邑五百戶及高祖作鎮徐方以濟為明威將軍征北長史承聖二年徵為中書侍郎轉通直散騎常侍世祖為會稽太守又以濟為宣毅府長史遷司徒左長史世祖即位授侍中尋遷太府卿丁所生母憂不拜濟毗佐二主恩遇甚篤賞賜加於凡等歷守蘭陵陽羨臨津臨安等郡所在皆著聲績太建初入為五兵尚書與左僕射徐陵特進周弘正度支尚書王瑒散騎常侍袁憲俱侍東宮復為司徒長史尋授度支尚書領羽林監遷國子祭酒領羽林如故加金紫光祿大夫兼安德宮衛尉尋遷仁威將軍揚州長史高宗書勑取揚州曹事躬自省覽見濟條理詳悉文無滯害乃顧謂左右曰我本期蕭長史長於經傳不言精練繁劇乃至於此遷祠部尚書加給事中復為金紫光祿大夫未拜而卒時年六十六詔贈本官官給喪事

陸瓊字伯玉吳郡吳人也祖完梁琅邪彭城二郡丞父雲公梁給事黃門侍郎掌著作瓊幼聰惠有思理六歲為五言詩頗有詞采大同末雲公受梁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朱异以下並集瓊時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京師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有勑召見瓊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十一丁父憂毀瘠有至性從祖襄歎曰此兒必荷門基所謂一不為少及侯景作逆攜母避地于縣之西鄉勤苦讀書晝夜無怠遂博學善屬文永定中州舉秀才天嘉元年為寧遠始興王府法曹行參軍尋以本官兼尚書外兵郎以文學轉兼殿中郎滿歲為真瓊素有令名深為世祖所賞及討周迪陳寶應等都官符及諸大手筆並中勑付瓊遷新安王文學掌東宮管記及高宗為司徒妙簡僚佐吏部尚書徐陵薦瓊於高宗曰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乃除司徒左西掾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太建元年重以本官掌東宮管記除太子庶子兼通事舍人轉中書侍郎太子家令長沙王為江州刺史不循法度高宗以王年少授瓊長史行江州府國事帶尋陽太守瓊以母老不欲遠出太子亦固請留之遂不行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領羽林監轉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又領大著作撰國史後主即位直中書省掌詔誥俄授散騎常侍兼度支尚書領揚州大中正至德元年除度支尚書參掌詔誥并判廷尉建康二獄事初瓊父雲公奉梁武帝勑撰嘉瑞記瓊述其旨而續焉自永定訖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遷吏部尚書著作如故瓊詳練譜牒雅鑒人倫先是吏部尚書宗元饒卒右僕射袁憲舉瓊高宗未之用也至是居之號為稱職後主甚委任焉瓊性謙儉不自封植雖位望日隆而執志愈下園池室宇無所改作車馬衣服不尚鮮華四時祿俸皆散之宗族家無餘財暮年深懷止足思避權要恒謝病不視事俄丁母憂去職初瓊之侍東宮也母隨在官舍後主賞賜優厚及喪柩還鄉詔加賻贈并遣謁者黃長貴持冊奠祭後主又自製誌銘朝野榮之瓊哀慕過毀以至德四年卒時年五十詔贈領軍將軍官給喪事有集二十卷行於世長子從宜仕至武昌王文學第三子從典字由儀幼而聰敏八歲讀沈約集見回文研銘從典援筆擬之便有佳致年十三作柳賦其詞甚美瓊時為東宮管記宮僚並一時俊偉瓊示以此賦咸奇其異才從父瑜特所賞愛及瑜將終家中墳籍皆付從典從典乃集瑜文為十卷仍製集序其文甚工從典篤好學業博涉羣書於班史尤所屬意年十五本州舉秀才解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時後主賜僕射江總并其父瓊詩總命從典為謝啓俄頃便就文華理暢總甚異焉尋授信義王文學轉太子洗馬又遷司徒左西掾兼東宮學士丁父憂去職尋起為德教學士固辭不就後主勑留一員以待從典俄屬金陵淪沒隨例遷關右仕隋為給事郎兼東宮學士又除著作佐郎右僕射楊素奏從典續司馬遷史記迄于隋其書未就值隋末喪亂寓居南陽郡以疾卒時年五十七

顧野王字希馮吳郡吳人也祖子喬梁東中郎武陵王府參軍事父烜信威臨

賓王記室兼本郡五官掾以儒術知名野王幼好學七歲讀五經略知大旨九歲能屬文嘗製日賦領軍朱异見而奇之年十二隨父之建安撰建安地記二篇長而遍觀經史精記嘿識天文地理蓍龜占候蟲篆奇字無所不通梁大同四年除太學博士遷中領軍臨賀王府記室參軍宣城王爲揚州刺史野王及琅邪王褒並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善丹青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絕及侯景之亂野王丁父憂歸本郡乃召募鄉黨數百人隨義軍援京邑野王體素清羸裁長六尺又居喪過毀殆不勝衣及杖戈被甲陳君臣之義逆順之理抗辭作色見者莫不壯之京城陷野王逃會稽尋往東陽與劉歸義合軍據城拒賊侯景平太尉王僧辯深嘉之使監海鹽縣高祖作宰爲金威將軍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尋轉府諮議參軍天嘉元年敕補撰史學士尋加招遠將軍光大元年除鎮東鄱陽王諮議參軍太建二年遷國子博士後主在東宮野王兼東宮管記本官如故六年除太子率更令尋領大著作掌國史知梁史事兼東宮通事舍人時宮僚有濟陽江總吳國陸瓊北地傅縡吳興姚察並以才學顯著論者推重焉遷黃門侍郎光祿卿知五禮事餘官並如故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詔贈祕書監至德二年又贈右衛將軍野王少以篤學至性知名在物無過辭失色觀其容貌似不能言及其勵精力行皆人所莫及第三弟充國早卒野王撫養孤幼恩義甚厚其所撰著玉篇三十卷輿地志三十卷符瑞圖十卷顧氏譜傳十卷分野樞要一卷續洞冥紀一卷玄象表一卷並行於世又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國史紀傳二百卷未就而卒有文集二十卷

傅縡字宜事北地靈州人也父彝梁臨沂令縡幼聰敏七歲誦古詩賦至十餘萬言長好學能屬文梁太清末攜母南奔避難俄丁母憂在兵亂之中居喪盡禮哀毀骨立士友以此稱之後依湘州刺史蕭循循頗好士廣集墳籍縡肆志尋閱因博通羣書王琳聞其名引爲府記室琳敗隨琳將孫瑒還都時世祖使顏晃賜瑒雜物瑒託縡啓謝詞理優洽文無加點晃還言之世祖召爲撰史學士除司空府記室參軍遷驃騎安成王中記室撰史如故縡篤信佛教從輿皇寺惠朗法師受三論盡通其學時有大心暠法師著無諍論以詆之縡乃爲明道論用釋其難其略曰無諍論言比有弘三論者雷同訶詆恣言罪狀歷毀諸師非斥衆學論中道而執偏心語忘懷而競獨勝方學數論更爲讐敵讐敵既構諍鬬大生以此之心而成罪業罪業不止豈不重增生死大苦聚集答曰三論之興爲日久矣龍樹創其源除內學之偏見提婆揚其旨蕩外道之邪執欲使大化流而不擁玄風闡而無墜其言曠其意遠其道博其流深斯固龍象之騰驤鯤鵬之摶運蹇乘決羽豈能觖望其間哉頃代澆薄時無曠士苟習小學以化蒙心漸染成俗遂迷正路唯競穿鑿各肆營造枝葉徒繁本源日翳一師解釋復異一師更改舊宗各立新意同學之中取爲復別如是展轉添糅倍多總而用之心無的準擇而行之何者爲正豈不渾沌傷竅嘉樹弊牙雖復人說非馬家握靈蛇以無當之巵同畫地之餅矣其於失道不亦宜乎攝山之學則不如是守一遵本無改作之過約文申意杜臆斷之情言無預說理非宿構覩緣爾乃應見敵然後動縱橫絡繹忽恍杳冥或彌綸而不窮或消散而無所煥乎有文章蹤朕不可得深乎不可量卽事而非遠凡相酬對隨理詳覈有何嫉詐干犯諸師且諸師所說爲是可毀爲不可毀若可毀者毀故爲衰若不可毀毀自不及法師何獨蔽護不聽毀乎且教有大小備在聖誥大乘之文則指斥小道今弘大法寧得不言大乘之意耶斯則褒貶之事從弘放學與奪之辭依經議論何得見佛說而信順在我語而忤逆無諍平等心如是耶且忿恚煩惱凡夫恆性失理之徒率皆有此豈可以三修未愜六師懷恨而蘊涅槃妙法永不宣揚但冀其忿憤之心既極恬淡之寤自成耳人面不同其心亦異或有辭意相反或有心口相符豈得必謂他人說中道而心偏執己行無諍外不違而內平等讐敵鬬訟豈我事焉罪業聚集鬬諍者所長耳無諍論言攝山大師誘進化導則不如此卽習行於無諍者也導悟之德旣往淳一之風已澆競勝之心阿毀之曲盛於茲矣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何必排拂異家生其恚怒者乎若以中道之心行於成實亦能不諍若以偏著之心說於中論亦得有諍固知諍與不諍偏在一法答曰攝山大師實無諍矣但法師所賞未究其節

彼靜守幽谷寂爾無爲凡有訓勉莫匪同志從容語嘿物無間然故其意雖深其言甚約今之敷暢地勢不然處王城之隅居聚落之內呼吸顧望之客脣吻縱橫之士奮鋒穎勵羽翼明目張膽被堅執銳聘異家衒別解窺伺間隙邀冀長短與相酬對捔其輕重豈得默默無言唯唯應命必須掎摭同異發擿玼瑕忘身而弘道忤俗而通教以此爲病益知未達若令大師當此之地亦何必默已而爲法師所貴耶法師又言吾願息諍以通道讓勝以忘德道德之事不止在諍與不諍讓與不讓也此語直是人間所重法師慕而言之竟未知勝者爲可讓也若他人道高則自勝不勞讓矣他人道劣則雖讓而無益矣欲讓之辭將非虛設中道之心無處不可成實三論何事致乖但須息守株之解除膠柱之意是事皆中也來旨言諍與不諍偏在一法何爲獨褒無諍耶詎非矛楯無諍論言邪正得失勝負是非必生於心矣非謂所說之法而有定相論勝劣也若異論是非以偏著爲失言無是無非消彼得失以此論爲勝妙者他論所不及此亦爲失也何者凡心所破豈無心於能破則勝負之心不忘寧不存勝者乎斯則矜我爲得棄他之失即有取舍大生是非便是增諍答曰言爲心使心受言詮和合根塵鼓動風氣故成語也事必由心實如來說至於心造僞以使口口行詐以應心外和而內險言隨而意逆求利養引聲名入道之人在家之士斯輩非一聖人所以曲陳教誡深致防杜說見在之殃咎敘將來之患害此文明著甚於日月猶有忘愛軀冒峻制蹈湯炭甘齏粉必行而不顧也豈能悅無諍之作而回首革音耶若弘道之人宣化之士心知勝也口言勝也心知劣也口言劣也亦無所苞藏亦無所忌憚但直心而行之耳他道雖劣聖人之教也己德雖優亦聖人之教也我勝則聖人勝他劣則聖人劣聖人之優劣蓋根緣所宜爾於彼於此何所厚薄哉雖復終日按劍極夜擊柝瞋目以爭得失作氣以求勝負在誰處乎有心之與無心徒欲分別虛空耳何意不許我論說而使我謙退此謂鷦鵬已翔於寥廓而虞者猶窺藪澤而求之嗟乎丈夫當弘斯道矣無諍論言無諍之道通於內外子所言須諍者此用末而救本失本而營末者也今爲子言之何則若依外典尋書契之前至淳之世朴質其心行不言之教當于此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而各得其所復有何諍乎固知本來不諍是物之眞矣答曰諍與無諍不可偏執本之與末又安可知由來不諍寧知非末於今而諍何驗非本夫居後而望前則爲前居前而望後則爲後而前後之事猶如彼此彼呼此爲彼此呼彼爲彼彼此之名的居誰處以此言之萬事可知矣本末前後是非善惡可恆守邪何得自信聰明廢他耳目夫水泡生滅火輪旋轉入牢穽受羈紲生憂畏起煩惱其失何哉不與道相應而起諸見故也相應者則不然無爲也無不爲也善惡不能偕而未曾離善惡生死不能至亦終然在生死故得永離而任放焉是以聖人念繞桎之不脫愍黏膠之難離故殷勤教示備諸便巧希向之徒涉求有類雖麟角難成象形易失寧得不勞弊退路勉勵短晨且當念己身之善惡莫揣他物而欲分別而言我聰明我知見我計校我思惟以此而言亦爲疎矣他人者實難測或可是凡夫眞爾亦可是聖人俯同時俗所宜見果報所應覩安得肆胷衿盡情性而生譏誚乎正應虛己而遊乎世俛仰於電露之間耳明月在天衆水咸見清風在林羣籟畢響吾豈逆物哉不入鮑魚不甘腐鼠吾豈同物哉誰能知我共行斯路浩浩堂堂乎豈復見有諍爲非無諍爲是此則諍者自諍無諍者自無諍吾俱取而用之寧勞法師費功夫點筆紙但申於無諍弟子疲脣舌消晷漏唯對於明道戲論於糟粕哉必欲且考眞僞蹔觀得失無過依賢聖之言檢行藏之理始終研究表裏綜覈使浮辭無所用詐道自然消請待後筵以觀其妙矣縡尋以本官兼通直散騎侍郎使齊還除散騎侍郎鎭南始興王諮議參軍兼東宮管記歷太子庶子僕兼管記如故後主卽位遷祕書監右衞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掌詔誥縡爲文典麗性又敏速雖軍國大事下筆輒成未嘗起草沈思者亦無以加焉甚爲後主所重然性木彊不持檢操負才使氣陵侮人物朝士多銜之會施文慶沈客卿以便佞親幸專制衡軸而縡益疎文慶等因共譖縡受高麗使金後主收縡下獄縡素剛因憤恚乃於獄中上書曰夫君人者恭事上帝子愛下民省嗜欲遠諂佞未明求衣日旰忘食是以澤被區宇慶流子孫陛下頃來酒色過度不虔郊廟之神專媚淫昏之鬼小人在側宦豎弄權惡忠直若仇讎視生民

如草芥後宮曳綺繡廐馬餘菽粟百姓流離僵尸蔽野貨賂公行帑藏損耗神怒民怨衆叛親離恐東南王氣自斯而盡書奏後主大怒頃之意稍解遣使謂縡曰我欲赦卿卿能改過不縡對曰臣心如面臣面可改則臣心可改後主於是益怒令宦者李善慶窮治其事遂賜死獄中時年五十五有集十卷行於世

時有吳興章華字仲宗家世農夫至華獨好學與士君子遊處頗覽經史善屬文侯景之亂乃遊嶺南居羅浮山寺專精習業歐陽頠爲廣州刺史署爲南海太守及歐陽紇敗乃還京師太建中高宗使吏部侍郎蕭引喻廣州刺史馬靖令入子爲質引奏華與俱行使還而高祖崩後主即位朝臣以華素無伐閱競排詆之乃除大市令既雅非所好乃辭以疾鬱鬱不得志禎明初上書極諫其大略曰昔高祖南平百越北誅逆虜世祖東定吳會西破王琳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亦至勤矣陛下即位于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妃嬪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弦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臺矣書奏後主大怒即日命斬之

史臣曰蕭濟陸瓊俱以才學顯著顧野王博極羣典傅縡聰警特達並一代之英靈矣然縡不能循道進退遂寘極網悲夫

陳書卷三十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五

蕭摩訶子世廉 任忠 樊毅弟猛 魯廣達

蕭摩訶字元胤蘭陵人也祖靚梁右將軍父諒梁始興郡丞摩訶隨父之郡年數歲而父卒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乃收養之稍長果毅有勇力侯景之亂高祖赴援京師路養起兵拒高祖摩訶時年十三單騎出戰軍中莫有當者及路養敗摩訶歸于侯安都安都遇之甚厚自此常隸安都征討及任約徐嗣徽引齊兵為寇高祖遣安都北拒齊軍於鍾山龍尾及北郊壇安都謂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矣及戰安都墜馬被圍摩訶獨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因稍解去安都乃免天嘉初除本縣令以平留異歐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膂力絕倫其鋒甚銳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為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胡者云胡著絳衣樺皮裝弓兩端骨弭明徹遣人覘伺知胡在陣乃自酌酒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未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仆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為侯轉太僕卿餘如故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預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呂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橫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鏁於呂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鏁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為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摩訶又請於明徹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為恥願公引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蹙慚實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為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十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十四年高宗崩始興王叔陵於殿內手刃後主傷而不死叔陵奔東府城時衆心猶預莫有討賊者東宮舍人司馬申啓後主馳召摩訶入見受勅乃率馬步數百先趣東府城西門屯軍叔陵惶遽自城南門而出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黃閤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賜摩訶開黃閤門施行馬聽事寢堂並置鴟尾仍以其女為皇太子妃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覦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南徐州刺史餘並如故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虛濟江襲京口摩訶請兵逆戰後主不許及若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壍未堅人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又不許及隋軍大至將出戰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為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為國為身今日之事兼為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為隋軍所執及京城陷賀若弼置後主於德教殿令兵衛守摩訶請弼曰今為囚虜命在斯須願得一見舊主死無所恨弼哀而許之摩訶入見後

主俯伏號泣仍於舊廚取食而進之辭訣而出守衞者皆不能仰視其年入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尋從漢王諒詣并州同諒作逆伏誅時年七十三摩訶訥於語言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年未弱冠隨侯安都在京口性好射獵無日不畋遊及安都東征西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實居多子世廉少警俊敢勇有父風性至孝及摩訶凶終服闋後追慕彌切其父時賓故脫有所言及世廉對之哀慟不自勝言者爲之歔欷終身不執刀斧時人嘉焉摩訶有騎士陳智深者勇力過人以平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摩訶之戮也其妻子先已籍沒智深收摩訶屍手自殯斂哀感行路君子義之潁川陳禹亦隨摩訶征討聰敏有識量涉獵經史解風角兵書頗能屬文便騎射官至王府諮議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土人胡通聚衆寇抄範命忠與主帥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衆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以功授直閤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克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並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衆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衞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還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郡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睺等衆軍必沿流赴援此良計矣衆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具舟檝就上流衆軍臣以死奉衞後主信之勑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即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崗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同三司時有沈客卿者吳興武康人性便佞忍酷爲中書舍人每立異端唯以刻削百姓爲事由是自進有施文慶者吳興烏程人起自微賤有吏用後主拔爲主書遷中書舍人俄擢爲湘州刺史未及之官會隋軍來伐四方州鎮相繼以聞文慶客卿俱掌機密外有表啓皆由其呈奏文慶心悅湘州重鎮冀欲早行遂與客卿共爲表裏抑而不言後主弗之知遂以無備至乎敗國二人之罪也隋軍既入並戮之前闕

樊毅字智烈南陽湖陽人也祖方興梁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司州刺史魚復縣侯父文熾梁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益州刺史新蔡縣侯毅累葉將門少習武善射侯景之亂毅率部曲隨叔父文皎援臺文皎於青溪戰歿毅將宗族子弟赴江陵仍隸王僧辯討河東王蕭譽以功除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驚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命衆乃定焉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食邑三百戶尋除天門太守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一千戶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奔齊太尉侯瑱遣使招毅毅率子弟部曲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武州刺史太建初轉豐州刺史封高昌縣侯邑一千戶入爲左衞將軍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潁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克潼州下邳高柵等六城及呂梁喪師詔以毅爲

大都督進號平北將軍率衆渡淮對淸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城壞毅全軍自拔尋遷中領軍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陽詔以毅爲都督北討前軍事率水軍入焦湖尋授鎮西將軍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陸諸軍事十二年進督沔漢諸軍事以公事免十三年徵授中護軍尋遷護軍將軍荆州刺史後主即位進號征西將軍改封逍遙郡公邑三千戶餘並如故入爲侍中護軍將軍及隋兵濟江毅謂僕射袁憲曰京口采石俱是要所各須銳卒數千金翅二百都下江中上下防捍如其不然大事去矣諸將咸從其議會施文慶等寢隋兵消息毅計不行京城陷隨例入關頃之卒

猛字智武毅之弟也幼倜儻有幹略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青溪之戰猛自旦訖暮與虜短兵接殺傷甚衆臺城陷隨兄毅西上京累戰功爲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時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攜紀師老卒惰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者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楯橫戈直登紀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藉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艑中盡收其船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永定元年周文育等敗於沌口爲王琳所獲琳乘勝將略南中諸郡遣猛與李孝欽等將兵攻豫章進逼周迪軍敗爲迪所執尋遁歸王琳王琳敗還朝天嘉二年授通直散騎常侍永陽太守遷安成王府司馬光大元年授壯武將軍廬陵內史太建初遷武毅將軍始興平南府長史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軍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歷散騎常侍遷使持節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宣遠將軍荆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後主即位增邑并前一千戶餘並如故至德四年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猛在京師第六子巡攝行州事擒虎進軍攻陷之巡及家口並見執時猛與左衛將軍蔣元遜領青龍八十艘爲水軍於白下遊弈以禦隋六合兵後主知猛妻子在隋軍懼其有異志欲使任忠代之又重傷其意乃止禎明三年入于隋

魯廣達字遍覽吳州刺史悉達之弟也少慷慨志立功名虛心愛士賓客或自遠而至時江表將帥各領部曲動以千數而魯氏尤多釋褐梁邵陵王國右常侍遷平南當陽公府中兵參軍侯景之亂與兄悉達聚衆保新蔡梁元帝承制授假節壯武將軍晉州刺史王僧辯之討侯景也廣達出境候接資奉軍儲僧辯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仍率衆隨僧辯景平加員外散騎常侍餘如故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東海太守尋徙爲桂陽太守固辭不拜入爲員外散騎常侍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居最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光祿大夫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彊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獎勵士卒風急艦轉樓搖動廣達足跌墮水沉溺久之因救獲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時周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將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仍還本鎮廣達爲政簡要推誠任下吏民便之及秩滿皆詣闕表請於是詔留二年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數城主張元範虜獲不可勝數進克北徐州乃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入爲右衛將軍八年出爲北兗州刺史遷晉州刺史十年授使持節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進號仁威將軍合州刺史十一年周將梁士彥將兵圍壽春詔遣中領軍樊毅左衛將軍任忠等分部趣陽平秦郡廣達率衆入淮爲掎角以擊之周軍攻陷豫霍二州南北兗晉等各自拔諸將並無功盡失淮南之地廣達因免官以侯還第十二年與豫州刺史樊毅率衆北討克郭默城尋授使持節平西將軍都督郢州以上十州諸軍事率舟師四萬頓江夏周安州總管

元景將兵寇江外廣達命偏師擊走之後主即位入爲安左將軍尋授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至德二年授安南將軍徵拜侍中又爲安左將軍改封綏越郡公封邑如前尋爲中領軍及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岡南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憤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時年五十九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其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冑無良獨摽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撫事何忘初隋將韓擒虎之濟江也廣達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擒虎遣使致書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乎加賜黃金即日還營廣達有隊主楊孝辯時從廣達在軍中力戰陷陣其子亦隨孝辯揮刃殺隋兵十餘人力窮父子俱死

史臣曰蕭摩訶氣冠三軍當時良將雖無智略亦一代匹夫之勇矣然口訥心勁恂恂李廣之徒歟任忠雖勇決彊斷而心懷反覆誣紿君上自贖其愆鄙矣王於魯廣達全忠守道殉義忘身蓋亦陳代之良臣也

陳書卷三十一

陳書卷三十一考證

蕭摩訶傳其姑夫蔡路養時在南康○姑南史作姊

陳書卷三十一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二十六

孝行

殷不害弟不佞　謝貞　司馬暠　張昭

孔子曰夫聖人之德何以加於孝乎孝者百行之本人倫之至極也凡在性靈孰不由此若乃奉生盡養送終盡哀或泣血三年絶漿七日思攀援之慕切追顧復之恩深或德感乾坤誠貫幽顯在於歷代蓋有人矣陳承梁室喪亂風漓化薄及迹隱閭閻無聞視聽今之採綴以備闕云

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祖任齊豫章王行參軍父高明梁尚書中兵郎不害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由是少知名家世儉約居甚貧窶有弟五人皆幼弱不害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士大夫以篤行稱之年十七仕梁廷尉平不害長於政事兼飾以儒術名法有輕重不便者輒上書言之多見納用大同五年遷鎮西府記室參軍尋以本官兼東宮通事舍人是時朝廷政事多委東宮不害與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嘗謂肩吾曰卿是文學之士吏事非卿所長何不使殷不害來邪其見知如此簡文又以不害善事親賜其母蔡氏錦裙襦氈席被褥單複畢備七年除東宮步兵校尉太清初遷平北府諮議參軍舍人如故侯景之亂不害從簡文入臺及臺城陷簡文在中書省景帶甲將兵入朝陛見過謁簡文景兵士皆羌胡雜種衝突左右甚不遜侍衛者莫不驚恐辟易唯不害與中庶子徐摛侍側不動及簡文為景所幽遣人請不害與居處景許之不害供侍益謹簡文夜夢吞一塊土意甚不悅以告不害不害曰昔晉文公出奔野人遺之塊卒反晉國陛下此夢事符是乎簡文曰若天有徵冀斯言不妄梁元帝立以不害為中書郎兼廷尉卿因將家屬西上江陵之陷也不害先於別所督戰失母所在于時甚寒冰雪交下老弱凍死者填滿溝壍不害行哭道路遠近尋求無所不至遇見死人溝水中即投身而下扶捧閱視舉體凍濕水漿不入口號泣不輟聲如是者七日始得母屍不害憑屍而哭每舉音輒氣絶行路無不為之流涕即於江陵權殯與王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朝其年詔除司農卿尋遷光祿大夫八年加明威將軍晉陵太守在郡感疾詔以光祿大夫徵還養疾後主即位加給事中初不害之還也周留其長子僧首因居關中禎明三年京城陷僧首來迎不害道病卒時年八十五

不佞字季卿不害弟也少立名節居父喪以至孝稱好讀書尤長吏術仕梁起家為尚書中兵郎甚有能稱梁元帝承制授戎昭將軍武陵王諮議參軍承聖初遷武康令時兵荒饑饉百姓流移不佞巡撫招集繦負而至者以千數會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絶久不得奔赴四載之中晝夜號泣居處飲食常為居喪之禮高祖受禪起為戎昭將軍除婁令至是第四兄不齊始之江陵迎母喪柩歸葬不佞居處之節如始聞問若此者又三年身自負土手植松柏每歲時伏臘必三日不食世祖即位除尚書左民郎不就後為始興王諮議參軍兼尚書右丞遷東宮通事舍人及世祖崩廢帝嗣位高宗為太傅錄尚書輔政甚為朝望所歸不佞素以名節自立又受委東宮乃與僕射到仲舉中書舍人劉師知尚書右丞王暹等謀矯詔出高宗眾人猶豫未敢先發不佞乃馳詣相府面宣勑令相王還第及事發仲舉等皆伏誅高宗雅重不佞特赦之免其官而已高宗即位以為軍師始興王諮議參軍加招遠將軍尋除大匠卿未拜加員外散騎常侍又兼尚書右丞俄遷通直散騎常侍右丞如故太建五年卒時年五十六詔贈祕書監第三兄不疑次不占次不齊並早亡不佞最小事第二寡嫂張氏甚謹所得祿俸不入私室長子梵童官至尚書金部郎

謝貞字元正陳郡陽夏人晉太傅安九世孫也祖綏梁著作佐郎太子舍人父藺正員外郎兼散騎常侍貞幼聰敏有至性祖母阮氏先苦風眩每發便一二日不能飲食貞時年七歲祖母不食貞亦不食往往如是親族莫不奇之母王氏授貞論語孝經讀訖便誦八歲嘗為春日閑居五言詩從舅尚書王筠奇其有佳致謂所親曰此兒方可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由是名輩知之年十三略通五經大旨尤善左氏傳工草隸蟲篆十四丁父艱號頓於地

絶而復蘇者數矣初父藺居母阮氏憂不食泣血而卒家人賓客懼貞復然從父洽族兄暠乃共往華嚴寺請長爪禪師爲貞說法仍謂貞曰孝子既無兄弟極須自愛若憂毀滅性誰養母邪自後少進饘粥太清之亂親屬散亡貞於江陵陷沒暠逃難番禺貞母出家於宣明寺及高祖受禪暠還鄉里供養貞母將二十年太建五年貞乃還朝除智武府外兵參軍事俄遷尚書駕部郎中尋遷侍郎及始興王叔陵爲揚州刺史引祠部侍郎阮卓爲記室辟貞爲主簿貞不得已乃行尋遷府錄事參軍領丹陽丞貞度叔陵將有異志因與卓自疎於王每有宴遊輒辭以疾未嘗參預叔陵雅欽重之弗之罪也俄而高宗崩叔陵肆逆府僚多相連逮唯貞與卓獨不坐後主仍詔貞入掌中宮管記遷南平王友加招遠將軍掌記室事府長史汝南周確新除都官尚書請貞爲讓表後主覽而奇之嘗因宴席問確曰卿表自製邪確對曰臣表謝貞所作後主因勑舍人施文慶曰謝貞在王處未有祿秩可賜米百石至德三年以母憂去職頃之勑起還府仍加招遠將軍掌記室貞累啓固辭勑報曰省啓具懷雖知哀㷀在疚而官俟得才禮有權奪可便力疾還府也貞哀毀羸瘠終不能之官舍時尚書右丞徐祚尚書左丞沈客卿俱來候貞見其形體骨立祚等愴然歎息徐喻之曰弟年事已衰禮有恆制小宜引割自全貞因更感慟氣絶良久二人涕泣不能自勝憫默而出祚謂客卿曰信哉孝門有孝子客卿曰謝公家傳至孝士大夫誰不仰止此恐不能起如何吏部尚書吳興姚察與貞友善及貞病篤察往省之問以後事貞曰孤子釁禍所集將隨灰壤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此固不足仰塵厚德即日迷喘時不可移便爲永訣弱兒年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爲託耳是夜卒勑賻米一百斛布三十匹後主問察曰謝貞有何親屬察因啓曰貞有一子年六歲即有勑長給衣糧初貞之病亟也遺疏告族子凱曰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絶國二十餘載號天蹐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絶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斂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絶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屍陁林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爲獨異耳可用薄板周身載以露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鮮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爲也初貞在周嘗侍趙王讀王即周武帝之愛弟也厚相禮遇王嘗聞左右說貞每獨處必晝夜涕泣因私使訪問知貞母年老遠在江南乃謂貞曰寡人若出居藩當遣侍讀還家供養後數年王果出因辭見面奏曰謝貞至孝而母老臣願放還帝奇王仁愛而遣之因隨聘使杜子暉還國所有集值兵亂多不存

司馬暠字文昇河內溫人也高祖晉侍中光祿勳柔之以南頓王孫紹齊文獻王攸之後父子產梁尚書水部侍郎岳陽太守即梁武帝之外兄也暠幼聰警有至性年十二丁內艱孺慕過禮水漿不入口殆經一旬每至號慟必致悶絶內外親戚皆懼其不勝喪父子產每曉喻之逼進饘粥然毀瘠骨立服闋以姻戚子弟預入問訊梁武帝見暠羸瘦歎息良久謂其父子產曰昨見羅兒面顏顦顇使人惻然便是不墜家風爲有子矣羅兒即暠小字也釋褐太學博士累遷正員郎丁父艱哀毀逾甚廬于墓側一日之內唯進薄麥粥一升墓在新林連接山阜舊多猛獸暠結廬數載豺狼絶迹常有兩鳩棲宿廬所馴狎異常新林至今猶傳之承聖中除太子庶子江陵陷隨例入關而梁室屠戮太子瘞殯失所暠以宮臣乃抗表周朝求還江陵改葬辭甚酸切周朝優詔答曰昔主父從戮孔車有長者之風彭越就誅欒布得陪臣之禮庶子鄉國已改猶懷送往之情始驗忠貞方知臣道即勑荊州以禮安厝太建八年自周還朝高宗特降殊禮賞錫有加除宜都王諮議參軍事徙安德宮長秋卿通直散騎常侍太中大夫司州大中正卒于官有集十卷子延義字希忠少沉敏好學江陵之陷隨父入關丁母憂喪過于禮及暠還都延義乃躬負靈櫬晝伏宵行冒履冰霜手足皆皸瘃及至都以中風冷遂致攣廢數年方愈稍遷鄱陽王錄事參軍沅陵王友司徒從事中郎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

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醋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絕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就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苦癖年並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絕

高宗世有太原王知玄者僑居于會稽剡縣居家以孝聞及丁父憂哀毀而卒

高宗嘉之詔改其所居清苦里爲孝家里

史臣曰人倫之德莫大於孝是以報本反始盡性窮神孝乎惟孝不可不勗矣故記云塞乎天地盛哉

陳書卷三十二

陳書卷三十二考證

殷不害傳頃任齊豫章王行參軍○任南史作仕

陳書卷三十二考證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七

儒林

沈文阿　沈洙　戚袞　鄭灼（張崖　陸詡　沈德威　賀德基）
全緩　張譏　顧越　沈不害　王元規

蓋今儒者本因古之六學以教之典籍斯則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秦始皇焚書坑儒六學自此缺矣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置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祿其傳業者甚衆焉自兩漢登賢咸資經術魏晉浮蕩儒教淪歇公卿士庶罕通經業矣宋齊之間國學時復開置梁武帝開五館建國學總以五經教授經各置助教云武帝或紆鑾駕臨幸庠序釋奠先師躬親試胄申之讌語勞之束帛濟濟焉斯蓋一代之盛矣高祖創業開基承前代離亂衣冠殄盡寇賊未寧既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業蓋寡今之採綴蓋亦梁之遺儒云

沈文阿字國衞吳興武康人也父峻以儒學聞於梁世授桂州刺史不行文阿性剛彊有膂力少習父業研精章句祖舅太史叔明舅王慧興並通經術而文阿頗傳之又博採先儒異同自爲義疏治三禮三傳察孝廉爲梁臨川王國侍郎累遷兼國子助教五經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引爲學士深相禮遇及撰長春義記多使文阿撮異聞以廣之及侯景寇逆簡文別遣文阿招募士卒入援京師城陷與張嵊共保吳興嵊敗文阿竄于山野景素聞其名求之甚急文阿窮迫不知所出登樹自縊遇有所親救之便自投而下折其左臂及景平高祖以文阿州里表爲原鄉令監江陰郡紹泰元年入爲國子博士尋領步兵校尉兼掌儀禮自太清之亂臺閣故事無有存者文阿父峻梁武世嘗掌朝儀頗有遺稾於是斟酌裁撰禮度皆自之出及高祖受禪文阿輒棄官還武康高祖大怒發使往誅之時文阿宗人沈恪爲郡請使者寬其死即面縛鎖頸致於高祖高祖視而笑曰腐儒復何爲者遂赦之高祖崩文阿與尚書左丞徐陵中書舍人劉師知等議大行皇帝靈座俠御衣服之制語在師知傳及世祖即皇帝位剋日謁廟尚書右丞庾持奉詔遣博士議其禮文阿議曰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爲而爲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康在朝一二臣衞者也其壞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以璧王后用琮秦燒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事未聞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慶四廂雅樂歌奏懽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惟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萬壽之獻此則前準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儐受福寧謂賀酒邪愚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詔可施行尋遷通直散騎常侍兼國子博士領羽林監仍令於東宮講孝經論語天嘉四年卒時年六十一詔贈廷尉卿文阿所撰儀禮八十餘卷經典大義十八卷並行於世諸儒多傳其學

沈洙字弘道吳興武康人也祖休稚梁餘杭令父山卿梁國子博士中散大夫洙少方雅好學不妄交遊治三禮春秋左氏傳精識彊記五經章句諸子史書問無不答解巾梁湘東王國左常侍轉中軍宣城王限內參軍板仁威臨賀王記室參軍還尚書祠部郎中時年蓋二十餘大同中學者多涉獵文史不爲章句而洙獨積思經術吳郡朱异會稽賀琛甚嘉之及异琛於士林館講制旨義常使洙爲都講侯景之亂洙竄於臨安時世祖在焉親就習業及高祖入輔除國子博士與沈文阿同掌儀禮高祖受禪加員外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

在周主人奉使關內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內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衞軍云久喪不葬唯主人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既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為未允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沈常侍詳議洙議曰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而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衞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既失亡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為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並變禮之宜也孝軌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剋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並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德藻依洙議奏可世祖即位遷通直散騎常侍侍東宮讀尋兼尚書左丞領揚州大中正遷光祿卿侍讀如故廢帝嗣位重為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遷戎昭將軍輕車衡陽王長史行府國事帶琅邪彭城二郡丞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舊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廷尉以為新制過輕請集八座丞郎幷祭酒孔奐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時高宗錄尚書集衆議之都官尚書周弘正曰未知獄所測人有幾人款幾人不款須前責取人名及數幷其罪目然後更集得廷尉監沈仲由列稱別制已後有壽羽兒一人坐殺壽慧劉磊渴等八人坐偷馬仗家口渡北依法測之限訖不款劉道朔坐犯七改偷依法測立首尾二日而款陳法滿坐被使封藏阿法受錢未及上而款弘正議曰凡小大之獄必應以情正言依準五聽驗其虛實豈可全恣考掠以判刑罪且測人時節本非古制近代已來方有此法起自晡鼓迄于二更豈是常人所能堪忍所以重械之下危墮之上無人不服誣枉者多朝晚二時同等刻數進退而求於事為衷若謂小促前期致實罪不伏如復時節延長則無愆妄款且人之所堪既有強弱人之立意固亦多途至如貫高榜笞刺爇身無完膚戴就熏針並極困篤不移豈關時刻長短掠測優劣夫與殺不辜寧失不經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斯則古之聖王垂此明法愚謂依范泉著制於事為允舍人盛權議曰比部范泉新制尚書周弘正明議咸允虞書惟輕之旨殷頌敷正之言竊尋廷尉監沈仲由等列新制以後凡有獄十一人其所測者十人款者唯一愚謂染罪之囚獄官宜明加辯析窮考事理若罪有可疑自宜啓審分判幸無濫測若罪有實驗乃可啓審測立此則枉直有分刑宥斯理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竊尋舊制深峻百中不款者一新制寬優十中不款者九參會兩文寬猛實異處當列上未見釐革愚謂宜付典法更詳處當列上之文洙議曰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於事為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歷何承天祖沖之暅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刻伏承命旨刻同勒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用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上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庶罪人不以漏短而為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衆議以為宜依范泉前制高宗曰沈長史議得中宜更博議左丞宗元饒議曰竊尋沈議非頓異范正是欲使四時均其刻數兼斟酌其佳以會優劇即同牒請寫還刪定曹詳改前制高宗依事施行洙以太建元年卒時年五十二

戚袞字公文吳郡鹽官人也祖顯齊給事中父霸梁臨賀王府中兵參軍袞少聰慧遊學京都受三禮於國子助教劉文紹一二年中大義略備年十九梁武

帝勅袞孔子正言幷周禮禮記義袞對高祖仍除揚州祭酒從事史就國子博士宋懷方質儀禮義懷方北人自魏攜儀禮禮記疏秘惜不傳及將亡謂家人曰吾死後戚生若赴便以儀禮禮記義本付之若其不來卽宜隨屍而殯其爲儒者推許如此尋兼太學博士梁簡文在東宮召袞講論又嘗置宴集玄儒之士先命道學互相質難次令中庶子徐摛馳騁大義間以劇談摛辭辯縱橫難以答抗諸人懾氣皆失次序時袞說朝聘義摛與往復袞精采自若對答如流簡文深加歎賞尋除員外散騎侍郎又遷員外散騎常侍敬帝承制出爲江州長史仍隨沈泰鎭南豫州泰之奔齊也逼袞俱行後自鄴下遁還又隨程文季北伐呂梁軍敗袞沒于周久之得歸仍兼國子助教除中衞始興王府錄事參軍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三袞於梁代撰三禮義記值亂亡失禮記義四十卷行於世

鄭灼字茂昭東陽信安人也祖惠梁衡陽太守父季徽通直散騎侍郎建安令灼幼而聰敏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梁中大通五年釋褐奉朝請累遷員外散騎侍郎給事中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轉平西邵陵王府記室簡文在東宮雅愛經術引灼爲西省義學士承聖中除通直散騎侍郎兼國子博士尋爲威戎將軍兼中書通事舍人高祖世祖之世歷安東臨川鎭北鄱陽二王府諮議參軍累遷中散大夫以本職兼國子博士未拜太建十三年卒時年六十八灼性精勤尤明三禮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唾灼口中自後義理逾進灼家貧抄義疏以日繼夜筆毫盡每削用之灼常蔬食講授多苦心熱若瓜時輒偃臥以瓜鎭心起便誦讀其篤志如此時有晉陵張崖吳郡陸詡吳興沈德威會稽賀德基俱以禮學自命

張崖傳三禮於同郡劉文紹仕梁歷王府中記室天嘉元年爲尚書儀曹郎廣沈文阿儀注撰五禮出爲丹陽令王府諮議參軍御史中丞宗元饒表薦爲國子博士

陸詡少習崔靈恩三禮義宗梁世百濟國表求講禮博士詔令詡行還除給事中定陽令天嘉初侍始興王伯茂讀遷尚書祠部郎中

沈德威字懷遠少有操行梁太清末遁於天目山築室以居雖處亂離而篤學無倦遂治經業天嘉元年徵出都侍太子講禮傳尋授太學博士轉國子助教每自學還私室卽講授道俗受業者數十百人率常如此遷太常丞兼五禮學士尋爲尚書儀曹郎後爲祠部郎俄丁母憂去職禎明三年入隋官至秦王府主簿年五十五卒

賀德基字承業世傳禮學祖文發父淹仕梁俱爲祠部郎並有名當世德基少遊學于京邑積年不歸衣資罄乏又恥服故弊盛冬止衣裌襦袴嘗於白馬寺前逢一婦人容服甚盛呼德基入寺門脫白綸巾以贈之仍謂德基曰君方爲重器不久貧寒故以此相遺耳德基問嫗姓名不答而去德基於禮記稱爲精明居以傳授累遷尚書祠部郎德基雖不至大官而三世儒學俱爲祠部時論美其不墜焉

全緩字弘立吳郡錢塘人也初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篤志研翫得其精微梁太清初歷王國侍郎奉朝請俄轉國子助教兼司義郎專講詩易紹泰元年除尚書水部郎太建中累遷南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隨府詣湘州以疾卒時年七十四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張譏字直言清河武城人也祖僧寶梁散騎侍郎太子洗馬父仲悅梁廬陵王府錄事參軍尚書祠部郎中譏幼聰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經論語篤好玄言受學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爲先輩推服梁大同中召補國子正言生梁武帝嘗於文德殿釋乾坤文言譏與陳郡袁憲等預焉勑令論議諸儒莫敢先出譏乃整容而進諮審循環辭令溫雅梁武帝甚異之賜裙襦絹等仍云表卿稽古之力譏幼喪母有錯綵經帕卽母之遺製及有所識家人具以告之每歲時輒對帕哽噎不能自勝及丁父憂居喪過禮服闋召補湘東王國左常侍轉田曹參軍遷士林館學士簡文在東宮出士林館發孝經題譏論議往復甚見嗟賞自是每有講集必遣使召譏及侯景寇逆於圍城之中猶侍哀太子於武德後殿講老莊梁臺陷譏崎嶇避難卒不事景景平歷臨安令高祖受禪除太常丞轉始興王府刑獄參軍天嘉中遷國子助教是時周弘正在國學發周易題

弘正第四弟弘直亦在講席譏與弘正論議弘正乃屈弘直危坐厲聲助其申理譏乃正色謂弘直曰今日義集辯正名理雖知兄弟急難四公不得有助弘直曰僕助君師何為不可舉座以為笑樂弘正嘗謂人曰吾每登座見張譏在席使人懍然高宗世歷建安王府記室參軍兼東宮學士轉武陵王限內記室學士如故後主在東宮集官僚置宴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仍令於溫文殿講莊老高宗幸宮臨聽賜御所服衣一襲後主嗣位領南平王府諮議參軍東宮學士尋遷國子博士學士如故後主嘗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於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豎義時索麈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顧謂群臣曰此即是張譏後事禎明三年入隋終於長安時年七十六譏性恬靜不求榮利常慕閑逸所居宅營山池植花果講周易老莊而教授焉吳郡陸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譏所撰周易義三十卷尚書義十五卷毛詩義二十卷孝經義八卷論語義二十卷老子義十一卷莊子內篇義十二卷外篇義二十卷雜篇義十卷玄部通義十二卷又撰遊玄桂林二十四卷後主嘗敕人就其家寫入秘閣子孝則官至始安王記室參軍

顧越字思南吳郡鹽官人也所居新坡黃岡世有鄉校由是顧氏多儒學焉越少孤以勤苦自立聰慧有口辯說毛氏詩傍通異義梁太子詹事周捨甚賞之解褐揚州議曹史兼太子左率丞越於義理精明尤善持論與會稽賀文發俱為梁南平王偉所重引為賓客尋補五經博士紹泰元年遷國子博士世祖即位除始興王諮議參軍侍東宮讀世祖以越篤老厚遇之除給事黃門侍郎又領國子博士侍讀如故廢帝嗣立除通直散騎常侍中書舍人華皎之構逆也越在東陽或譖之於高宗言其有異志詔下獄因坐免太建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八時有東陽龔孟舒者亦治毛氏詩善談名理梁武世仕至尋陽郡丞元帝在江州遇之甚重躬師事焉承聖中兼中書舍人天嘉初除員外散騎常侍兼國子助教太中大夫太建中卒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祖總齊尚書祠部郎父懿梁邵陵王參軍不害幼孤而修立好學十四召補國子生舉明經累遷梁太學博士轉廬陵王府刑獄參軍長沙王府諮議帶汝南令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曰臣聞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於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璧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已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于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奰朝聞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於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乎帷蓋成均自斯墜業瞽宗於是不修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悅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歷升統握鏡臨寓道洽寰中威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紆迹儒宮選公卿門子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功倍三冬於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庭觀國入仕登朝資優學以自輔莅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輶駕列庭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奠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開闡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興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堯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增悚惕詔答曰省表聞之自舊章弛廢微言將絕朕嗣膺寶業念在緝熙而兵革未息軍國草創常恐前王令典一朝泯滅卿才思優洽文理可求弘惜大體殷勤名教付外詳議依事施行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八首合二十八曲行之樂府五年除贊令入為尚書儀曹郎遷國子博士領羽林監敕治五禮掌策文諡議太

建中除仁武南康嗣王府長史行丹陽郡事轉員外散騎常侍光祿卿尋爲戎昭將軍明威武陵王長史行吳興郡事俄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十二年卒時年六十三不害治經術善屬文雖博綜墳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筆立成曾無尋檢僕射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意聖人乎著治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解褐揚州主簿尋兼文林著士歷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禎明三年入隋

王元規字正範太原晉陽人也祖道寶齊員外散騎常侍晉安郡守父瑋梁武陵王府中記室參軍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以女妻之元規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彊援元規泣請曰因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幷孤姪入船元規自執楫棹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獲全時人皆稱其至行元規少好學從吳興沈文阿受業十八通春秋左氏孝經論語喪服梁中大通元年詔策春秋舉高第時名儒咸稱賞之起家湘東王國左常侍轉員外散騎侍郎簡文之在東宮引爲賓客每令講論甚見優禮除中軍宣城王府記室參軍及侯景寇亂攜家屬還會稽天嘉中除始興王府功曹參軍領國子助教轉鎮東鄱陽王府記室參軍領助教如故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親受禮記左傳喪服等義賞賜優厚還國子祭酒新安王伯固嘗因入宮適會元規將講乃啓請執經時論以爲榮俄除尚書祠部郎自梁代諸儒相傳爲左氏學者皆以賈逵服虔之義難駮杜預凡一百八十條元規引證通析無復疑滯每國家議吉凶大禮常參預焉丁母憂去職服闋除鄱陽王府中錄事參軍俄轉散騎侍郎遷南平王府限內參軍王爲江州元規隨府之鎮四方學徒不遠千里來請道者常數十百人禎明三年入隋爲秦王府東閣祭酒年七十四卒於廣陵元規著春秋發題辭及義記十一卷續經典大義十四卷孝經義記兩卷左傳音三卷禮記音兩卷子大業聰敏知名時有吳郡陸慶少好學遍知五經尤明春秋左氏傳節操甚高釋褐梁武陵王國右常侍歷征西府墨曹行參軍除婁令值梁季喪亂乃覃心釋典經論靡不該究天嘉初徵爲通直散騎侍郎不就永陽王爲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固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爲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第穿壁以觀之王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以尚茲鄱陽晉安王俱以記室徵並不就乃築室屏居以禪誦爲事由是傳經受業者蓋鮮焉

史臣曰夫砥身勵行必先經術樹國崇家率由茲道故王政因之而至治人倫得之而攸序若沈文阿之徒各專經授業亦一代之鴻儒焉文阿加復草創禮儀蓋叔孫通之流亞矣

陳書卷三十三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沈洙傳祖休稚○稚南史作季。

比之古𥫗則上多昔四刻○南史則字下有一字。

戚袞傳法雲寺沙門慧休○休南史作攸。

顧越傳顧越字思南○思南史作允。

王元規傳祖道寶○寶南史作實。

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幷孤姪入船○孤南史作姑。

陳書卷三十三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二十八

文學

杜之偉　顏晃　江德藻　庾持　許亨　褚玠
岑之敬　陸琰弟瑜 瑜從父兄玠 從父弟琛　何之元　徐伯陽
張正見　蔡凝　阮卓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裨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後主嗣業雅尚文詞傍求學藝煥乎俱集每臣下表疏及獻上賦頌者躬自省覽其有辭工則神筆賞激加其爵位是以搢紳之徒咸知自勵矣若名位文學晃著者別以功迹論今綴杜之偉等學既兼文備于此篇云爾

杜之偉字子大吳郡錢塘人也家世儒學以三禮專門父規梁奉朝請與光祿大夫濟陽江革都官尚書會稽孔休源友善之偉幼精敏有逸才七歲受尚書稍習詩禮略通其學十五遍觀文史及儀禮故事時輩稱其早成僕射徐勉嘗見其文重其有筆力中大同元年梁武帝幸同泰寺捨身勅勉撰定儀注勉以臺閣先無此禮召之偉草具其儀乃啓補東宮學士與學士劉陟等鈔撰羣書各爲題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偉爲序及湘陰侯蕭昂爲江州刺史以之偉掌記室昂卒廬陵王續代之又手教招引之偉固辭不應命乃送昂喪柩還京仍侍臨成公讀尋除揚州議曹從事南康嗣王墨曹參軍兼太學限內博士七年梁皇太子釋奠於國學時樂府無孔子顏子登歌詞尚書參議令之偉製其文伶人傳習以爲故事轉補安前邵陵王田曹參軍又轉刑獄參軍之偉年位甚卑特以彊識俊才頗有名當世吏部尚書張纘深知之以爲廊廟器也侯景反之偉逃竄山澤及高祖爲丞相素聞其名召補記室參軍還中書侍郎領大著作高祖受禪除鴻臚卿餘並如故之偉啓求解著作曰臣以紹泰元年忝中書侍郎掌國史于今四載臣本庸賤謬蒙盼識思報恩獎不敢廢官皇歷惟新驅馭軒昊記言記事未易其人著作之材更宜選衆御史中丞沈炯尚書左丞徐陵梁前兼大著作虞荔梁前黃門侍郎孔奐或清文贍筆或彊識稽古還董之任允屬羣才臣無容遽變市朝再妨賢路乞朝曾讓誠不可追陳力就列庶幾知免優勅不許尋轉大匠卿遷太中大夫仍勅撰梁史永定三年卒時年五十二高祖甚悼惜之詔贈通直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棺一具克日舉哀之偉爲文不尚浮華而溫雅博贍所製多遺失存者十七卷

顏晃字元明琅邪臨沂人也少孤貧好學有辭采解褐梁邵陵王兼記室參軍時東宮學士庾信嘗使于府中王使晃接對信輕其尚少曰此府兼記室幾人晃答曰猶當少於宮中學士當時以爲善對侯景之亂西奔荊州承聖初除中書侍郎時杜龕爲吳興太守專好勇力其所部多輕險少年元帝患之乃使晃管其書翰仍勅龕曰卿年時尚少習讀未晚顏晃文學之士使相毗佐造次之間必宜諮稟及龕誅晃歸世祖世祖委以書記親遇甚篤除宣毅府中錄事兼記室參軍永定二年高祖幸大莊嚴寺其夜甘露降晃獻甘露頌詞義該典高祖甚奇之天嘉初遷員外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掌詔誥三年卒時年五十三詔贈司農卿諡曰貞子并賜墓地晃家世單門傍無戚援而介然修立爲當世所知其表奏詔誥下筆立成便得事理而雅有氣質有集二十卷

江德藻字德藻濟陽考城人也祖柔之齊尚書倉部郎中父革梁度支尚書光祿大夫德藻好學善屬文美風儀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親盡禮與異產昆弟居恩惠甚篤起家梁南中郎武陵王行參軍大司馬南平王蕭偉聞其才召爲東閣祭酒遷安西湘東王府外兵參軍尋除尚書比部郎以父憂去職服闋之後容貌毀瘠如居喪時除安西武陵王記室不就久之授廬陵王記室參軍除廷尉正尋出爲南兗州治中及高祖爲司空征北將軍引德藻爲府諮議轉中書侍郎遷雲麾臨海王長史陳臺建拜尚書吏部侍郎高祖受禪授秘書監兼尚書左丞尋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天嘉四年兼散騎常侍與中書郎劉師知使齊著北征道理記三卷還拜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頃之遷御史中丞坐

公事免尋拜振遠將軍通直散騎常侍自求宰縣出補新喻令政尚恩惠頗有異績六年卒於官時年五十七世祖甚悼惜之詔贈散騎常侍所著文筆十五卷子椿亦善屬文歷太子庶子尚書左丞

庾持字允德潁川鄢陵人祖佩玉宋長沙內史父沙彌梁長城令持少孤性至孝居父憂過禮篤志好學尤善書記以才藝聞解褐梁南平王國左常侍輕車河東王府行參軍兼尚書郎尋而爲眞出爲安吉令還鎮東邵陵王府限外記室兼建康令天監初世祖與持有舊及世祖爲吳興太守以持爲郡丞兼掌書翰自是常依文帝文帝剋張彪鎮會稽又令持監臨海郡以貪縱失民和爲山盜所劫幽縶十旬世祖遣劉澄討平之持乃獲免高祖受禪授安東臨川王府諮議參軍天嘉初遷尚書左丞以預長城之功封崇德縣子邑三百戶拜封之日請令史爲客受其餉遺世祖怒之因坐免尋爲宣惠始興王府諮議參軍除臨安令坐杖殺縣民免封還爲給事黃門侍郎除棱威將軍鹽官令光大元年遷祕書監知國史事又爲少府卿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步兵校尉太建元年卒時年六十二詔贈光祿大夫持善字書每屬辭好爲奇字文士亦以此譏之有集十卷

許亨字亨道高陽新城人晉徵士詢之六世孫也曾祖珪歷給事中委桂陽太守高尚其志居永興之究山即詢之所隱也祖勇慧齊太子家令冗從僕射父懋梁始平天門二郡守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以學藝聞撰毛詩風雅比興義類十五卷述行記四卷亨少傳家業孤介有節行博通羣書多識前代舊事名輩皆推許之甚爲南陽劉之遴所重每相稱述解褐梁安東王行參軍兼太學博士尋除平西府記室參軍太清初爲征西中記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亂避地郢州會梁邵陵王自東道至引爲諮議參軍王僧辯之襲郢州也素聞其名召爲儀同從事中郎遷太尉從事中郎與吳興沈炯對掌書記府朝政務一以委焉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黃門侍郎亨奉牋辭府僧辯答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操尚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虛闇期寄實深既欣遊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鸞常以增歎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差自無愧且卿始云知命方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昧寧限城闉存顧之深荒惭無已高祖受禪授中散大夫領羽林監遷太中大夫領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辯之誅也所司收僧辯及其子頠屍於方山同坎埋瘞至是無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請葬之乃與故義徐陵張種孔奐等相率以家財營葬凡七柩皆改窆焉光大初高宗入輔以亨貞正有古人之風甚相欽重常以師禮事之及到仲舉之謀出高宗也毛喜知其詐高宗問亨亨勸勿奉詔高宗即位拜衞尉卿太建二年卒時年五十四初撰齊書并志五十卷遇亂失亡後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後所製文筆六卷子善心早知名官至尚書度支侍郎

褚玠字溫理河南陽翟人也曾祖炫宋昇明初與謝朏江斅劉俁入侍殿中謂之四友官至侍中吏部尚書謚貞子祖湮梁御史中丞父蒙太子舍人玠九歲而孤爲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令譽先達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文詞義典實不好豔靡起家王府法曹歷轉外兵記室天嘉中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桂陽王友遷太子庶子中書侍郎太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前後令皆以贓汙免高宗患之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曰褚玠廉儉有幹用未審堪其選不高宗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除戎昭將軍山陰令縣民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丁大戶類多隱沒玠乃鎖次的等具狀啓臺高宗手勅慰勞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民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爲高宗所寵縣民陳信家富於財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民股慄莫敢犯者信後因義達譖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嗤玠以非百里之才玠答曰吾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蹐若謂其不能自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爲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爲信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粟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太子愛玠文辭令入直殿省十年除電威將軍仁威淮南王長史頃之以本官掌東宮管記十二年遷御史中丞卒於官時年五十二玠剛毅有

膽決兼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於徐州出獵遇有猛虎玠引弓射之再發皆中口入腹俄而虎斃及爲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自梁末喪亂朝章廢弛司憲因循守而勿革玠方欲改張大爲條例綱維略舉而編次未訖故不列于後焉及卒太子親製誌銘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追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時子亮有才學官至尚書殿中侍郎

岑之敬字思禮南陽棘陽人也父善紆梁世以經學聞官至吳寧令司義郎之敬年五歲讀孝經每燒香正坐親戚咸加歎異年十六策春秋左氏制旨孝經義擢爲高第御史奏曰皇朝多士例止明經若顏閔之流乃應高第梁武帝省其策曰何妨我復有顏閔邪因召入面試令之敬升講座勅中書舍人朱异執孝經唱士孝章武帝親自論難之敬剖釋縱橫應對如響左右莫不嗟服乃除童子奉車郎賞賜優厚十八預重雲殿法會時武帝親行香熟視之敬曰未幾見兮突而弁兮即日除太學限內博士尋爲壽光學士司義郎又除武陵王安西府刑獄參軍事太清元年表請試吏除南沙令侯景之亂之敬率所部赴援京師至郡境聞臺城陷乃與衆辭訣歸鄉里承聖二年除晉安王宣惠府中記室參軍是時蕭勃據嶺表勅之敬宣旨慰喻會江陵陷仍留廣州太建初還朝授東宮義省學士太子素聞其名尤降賞接累遷鄱陽王中衞府記室鎭北府中錄事參軍南臺治書侍御史征南府諮議參軍之敬始以經業進而博涉文史雅有詞筆不爲醇儒性謙謹未嘗以才學矜物接引後進恂恂如也每忌日營齋必躬自洒掃涕泣終日士君子以篤行稱之十一年卒時年六十一太子嗟惜賻贈甚厚有集十卷行於世子德潤有父風官至中軍吳興王記室

陸琰字溫玉吏部尚書瓊之從父弟也父令公梁中軍宣城王記室參軍琰幼孤好學有志操州舉秀才解褐宣惠始興王行參軍累遷法曹外兵參軍直嘉德殿學士世祖聽覽餘暇頗留心史籍以琰博學善占誦引置左右嘗使製刀銘琰援筆即成無所點竄世祖嗟賞久之賜衣一襲俄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齊及至鄴下而厚病卒琰自爲使主時年二十餘風神韶亮占對閑敏齊士大夫甚傾心焉還爲雲麾新安王主簿遷安成王長史寧遠府記室參軍太建初爲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東宮管記丁母憂去官五年卒時年三十四太子甚傷悼之手令舉哀加其賻贈又自製誌銘至德二年追贈司農卿琰寡嗜慾鮮矜競遊心經籍晏如也其所製文筆多不存本後主求其遺文撰成二卷有弟瑜

瑜字幹玉少篤學美詞藻州舉秀才解褐驃騎安成王行參軍轉軍師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侍左右時人比之二應太建二年太子釋奠于太學宮臣並賦詩命瑜爲序文甚贍麗遷尚書祠部郎中丁母憂服闋爲桂陽王明威將軍功曹史兼東宮管記累遷永陽王文學太子洗馬中舍人瑜幼長讀書晝夜不廢聰敏彊記一覽無遺嘗受莊老於汝南周弘正學成實論於僧滔法師並通大旨時皇太子好學欲博覽羣書以子集繁多命瑜鈔撰未就而卒時年四十四太子爲之流涕手令舉哀官給喪事幷親製文遣使弔祭仍與詹事江總書曰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閒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瀁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泫絕絃投筆恆有酸梗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其見重如此至德二年追贈光祿卿有集十卷瑜從父兄玠從父弟琛

玠字潤玉梁大匠卿晏之子弘雅有識度好學能屬文舉秀才對策高第吏部尚書袁樞薦之於世祖超授衡陽王文學直天保殿學士太建初還長沙王友領記室後主在東宮聞其名徵爲管記仍除中舍人管記如故甚見親待尋以

疾失明將還鄉里太子解衣贈玠爲之流涕八年卒時年三十七有令舉哀并加賵贈至德二年追贈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潔玉宣毅臨川王長史丘公之子少警俊事後母以孝聞世祖爲會稽太守琛年十八上善政頌甚有詞采由此知名舉秀才起家爲衡陽王主簿兼東宮管記歷豫章王文學領記室司徒主簿直宣明殿學士尋遷尙書三公侍郎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齊還爲司徒左西掾又掌東宮管記太子愛琛才辯深禮遇之後主嗣位遷給事黃門侍郎中書舍人參掌機密琛性頗疎坐漏洩禁中語詔賜死時年四十二

何之元廬江灊人也祖僧達齊南臺治書侍御史父法勝以行業聞之元幼好學有才思居喪過禮爲梁司空袁昂所重天監末昂表薦之因得召見解褐梁太尉臨川王揚州議曹從事史尋轉主簿及昂爲丹陽尹辟爲丹陽五官掾總戶曹事尋除信義令之元宗人敬容者勢位隆重頻相顧訪之元終不造焉或問其故之元曰昔楚人得寵於觀起有馬者皆亡夫德薄任隆必近覆敗吾恐不獲其利而招其禍識者以是稱之會安西武陵王爲益州刺史以之元爲安西刑獄參軍侯景之亂武陵王以太尉承制授南梁州長史北巴西太守武陵王自成都舉兵東下之元與蜀中民庶抗表請無行王以爲沮衆囚之元于艦中及武陵兵敗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俄而江陵陷劉恭卒王琳召爲記室參軍梁敬帝冊琳爲司空之元除司空府諮議參軍領記室王琳之立蕭莊也署爲中書侍郎會齊文宣帝薨令之元赴弔還至壽春而王琳敗齊主以爲揚州別駕所治卽壽春也及衆軍北伐得淮南地湘州刺史始興王叔陵遣功曹史柳咸齎書召之元之元始與朝廷有隙及書至大惶恐讀書至孔璋無罪左車見用之元俛而歎曰辭旨若此豈欺我哉遂隨咸至湘州太建八年除中衞府功曹參軍事尋遷諮議參軍及叔陵誅之元乃屏絕人事銳精著述以爲梁氏肇自武皇終于敬帝其興亡之運盛衰之跡足以垂鑒戒定褒貶究其始終起齊永元元年迄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草創爲三十卷號曰梁典其序曰記事之史其流不一編年之作無若春秋則魯史之書非帝皇之籍也案三皇之簡爲三墳五帝之策爲五典此典義所由生也至乃尙書述唐帝爲堯典虞帝爲舜典斯又經文明據是以典之爲義久矣哉若夫馬史班漢述帝稱紀自茲厥後因相祖習及陳壽所撰名之曰志總其三國分路揚鑣唯何法盛晉書變帝紀爲帝典既云師古在理爲優故今之所作稱爲梁典梁有天下自中大同以前區寓寧晏太清以後寇盜交侵首尾而言未爲盡美故開此一書分爲六意以高祖創基因乎齊末尋宗討本起自永元今以前如干卷爲追述高祖生自布衣長於弊俗知風教之臧否識民黎之情僞爰逮君臨弘斯政術四紀之內實云殷阜今以如干卷爲太平世不常夷時無恆治非自我後仍屬橫流今以如干卷爲敘亂洎高祖晏駕之年太宗幽辱之歲讎恥獄訟向西陝不向東都不庭之民流逸之士征伐禮樂歸世祖不歸太宗撥亂反正厥庸斯在治定功成其勳有屬今以如干卷爲世祖至於四海困窮五德升替則敬皇紹立仍以禪陳今以如干卷爲敬帝驃騎王琳崇立後嗣雖不達天命然是其忠節今以如干卷爲後嗣主至在太宗雖加美諡而大寶之號世所不遵蓋以拘於賊景故也承聖紀歷自接太清神筆詔書非宜輒改詳之後論蓋有理焉夫事有始終人有業行本末之間頗宜詮敘案臧榮緒稱史無裁斷猶起居注耳由此而言實資詳悉又編年而舉其歲次者蓋取分明而易尋也若夫獫狁孔熾鯁我中原始自一君終爲二主事有相涉言成混漫今以未分之前爲北魏既分之後高氏所輔爲東魏宇文所挾爲西魏所以相分別也重以蓋彰殊體繁省異文其閒損益頗有凡例禎明三年京城陷乃移居常州之晉陵縣隋開皇十三年卒于家

徐伯陽字隱忍東海人也祖度之齊南徐州議曹從事史父僧權梁東宮通事舍人領祕書以善書知名伯陽敏而好學善色養進止有節年十五以文筆稱學春秋左氏家有史書所讀者近三千餘卷試策高第尙書板補梁河東王國右常侍東宮學士臨川嗣王府墨曹參軍大同中出爲候官令甚得民和侯景之亂伯陽浮海南至廣州依於蕭勃勃平還朝仍將家屬之吳郡天嘉二年詔侍晉安王讀尋除司空侯安都府記室參軍事安都素聞其名見之降席爲禮

甘露降樂遊苑詔賜安都令伯陽爲謝表世祖覽而奇之太建初中記室李爽記室張正見左民郎賀徹學士阮卓黃門郎蕭詮三公郎王由禮處士馬樞記室祖孫登北郡賀循長史劉刪等爲文會之友後有蔡凝劉助陳暄孔範亦預焉皆一時之士也遊宴賦詩勒成卷軸伯陽爲其集序盛傳於世及新安王爲南徐州刺史除鎭北新安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南徐州別駕帶東海郡丞鄱陽王爲江州刺史伯陽奉使造焉王率府僚與伯陽登匡嶺置宴酒酣命筆賦劇韻二十伯陽與祖孫登前成王賜以奴婢雜物及新安王還京除臨海嗣王府限外諸議參軍十一年春皇太子幸太學詔新安王於辟雍發論語題仍命伯陽爲辟雍頌甚見嘉賞除鎭右新安王府諸議參軍事十三年聞姊喪發疾而卒時年六十六

張正見字見賾清河東武城人也祖蓋之魏散騎常侍勃海長樂二郡太守父修禮魏散騎侍郎歸梁仍拜本職遷懷方太守正見幼好學有清才梁簡文在東宮正見年十三獻頌簡文深贊賞之簡文雅尚學業每自升座說經正見嘗預講筵請決疑義吐納和順進退詳雅四座咸屬目焉太清初射策高第除邵陵王國左常侍梁元帝立拜通直散騎侍郎遷彭澤令屬梁季喪亂避地於匡俗山時焦僧度擁衆自保遣使請交正見懼之遜辭延納然以禮法自持僧度亦雅相敬憚高祖受禪詔正見還都除鎭東鄱陽王府墨曹行參軍兼衡陽王府長史歷宜都王限外記室撰史著士帶尋陽郡丞累遷尚書度支郎通直散騎侍郎著士如故太建中卒時年四十九有集十四卷其五言詩尤善大行於世

蔡凝字子居濟陽考城人也祖撙梁吏部尚書金紫光祿大夫父彥高梁給事黃門侍郎凝幼聰晤美容止既長博涉經傳有文辭尤工草隸天嘉四年釋褐授祕書郎轉廬陵王文學光大元年除太子洗馬司徒主簿太建元年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尙信義公主拜駙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緝治中書廨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不亦可乎尋授寧遠將軍尙書吏部侍郎凝年位未高而才地爲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接趣時者多譏焉高祖常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爲黃門郎卿意何如凝正色對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惟陛下裁之高宗默然而止肅聞而有憾令義興主日譖之於高宗尋免官遷交阯頃之追還後主嗣位授晉安王諮議參軍轉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會羣臣歡甚將移醼於弘範宮衆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卿何爲者凝對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衆人失色後主曰卿醉矣卽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製小室賦以見志甚有辭理陳亡入隋道病卒時年四十七子君知頗知名

阮卓陳留尉氏人祖詮梁散騎侍郎父問道梁寧遠岳陽王府記室參軍卓幼而聰敏篤志經籍善談論尤工五言詩性至孝其父隨岳陽王出鎭江州遇疾而卒卓時年十五自都奔赴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屬侯景之亂道路阻絕卓冒履險艱載喪柩還都在路遇賊卓形容毀瘁號哭自陳賊哀而不殺之仍護送出境及渡彭蠡湖中流忽遇疾風船幾沒者數四卓仰天悲號俄而風息人皆以爲孝感之至焉世祖卽位除輕車鄱陽王府外兵參軍天康元年轉雲麾新安王府記室參軍仍隨府轉翌右記室帶撰史著士還鄱陽王中衞府錄事轉晉安王府記室著士如故及平歐陽紇交阯夷獠往往相聚爲寇抄卓奉使招慰交阯通日南象郡多金翠珠貝珍怪之產前後使者皆致之唯卓挺身而還衣裝無他時論咸服其廉還衡陽王府中錄事參軍入爲尚書祠部郎遷始興王中衞府記室參軍叔陵之誅也後主謂朝臣曰阮卓素不同逆宜加旌異至德元年入爲德教殿學士尋兼通直散騎常侍副王話聘隋隋主夙聞卓名乃遣河東薛道衡琅邪顏之推等與卓談醼賦詩賜遺加禮還除招遠將軍南海王府諸議參軍以目疾不之官退居里舍改構亭宇修山池卉木招致賓友以文酒自娛禎明三年入于隋行至江州追感其父所終因遘疾而卒時年五十九時有武威陰鏗字子堅梁左衞將軍子春之子幼聰慧五歲能誦詩賦日千

言及長博涉史傳尤善五言詩爲當時所重釋褐梁湘東王法曹參軍天寒鏗嘗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爲賊所擒或救之獲免鏗問其故乃前所行觴者天嘉中爲始興王府中錄事參軍世祖嘗讌羣臣賦詩徐陵言之於世祖即日召鏗預讌使賦新成安樂宮鏗援筆便就世祖甚歎賞之累遷招遠將軍晉陵太守員外散騎常侍頃之卒有集三卷行於世

史臣曰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至於杜之偉之徒值於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

陳書卷三十四

陳書卷三十四考證

江德藻傳○藻一本作操

何之元傳之元從邵陵太守劉恭之郡○恭南史作葉

徐伯陽傳學士阮卓○阮一本作元南史同然以下文觀之阮卓自有傳當以此爲是

張正見傳祖蓋之○蓋南史作善

陳書卷三十四考證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二十九

熊曇朗 周迪 留異 陳寶應

熊曇朗豫章南昌人也世爲郡著姓曇朗跅弛不羈有膂力容貌甚偉侯景之亂稍聚少年據豐城縣爲柵桀黠劫盜多附之梁元帝以爲巴山太守荊州陷曇朗兵力稍彊劫掠鄰縣縛賣居民山谷之中最爲巨患及侯瑱鎮豫章曇朗外示服從陰欲圖瑱侯方兒之反瑱也曇朗爲之謀主瑱敗曇朗獲瑱馬仗子女甚多及蕭勃踰嶺歐陽頠爲前軍曇朗紿頠共往巴山襲黃法𣰰又報法𣰰期共破頠約曰事捷與我馬仗及出軍與頠掎角而進又紿頠曰余孝頃欲相掩襲須分留奇兵甲仗既少恐不能濟頠乃送甲三百領助之及至城下將戰曇朗僞北法𣰰乘之頠失援狼狽退衄曇朗取其馬仗而歸時巴山陳定亦擁兵立寨曇朗僞以女妻定子又謂定曰周迪余孝頃並不願此婚必須以彊兵來迎定乃遣精甲三百并土豪二十人往迎既至曇朗執之收其馬仗並論價責贖紹泰二年曇朗以南川豪帥隨例除游騎將軍尋爲持節飆猛將軍桂州刺史資領豐城令歷宜新豫章二郡太守王琳遣李孝欽等隨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其年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寧遠將軍封永化縣侯邑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抗禦王琳之功授平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並如故及周文育攻余孝勱於豫章曇朗出軍會之文育失利曇朗乃害文育以應王琳事見文育傳於是盡執文育所部諸將據新淦縣帶江爲城王琳東下世祖徵南川兵江州刺史周迪高州刺史黃法𣰰欲沿流應赴曇朗乃據城列艦斷遏迪等與法𣰰因帥南中兵築城圍之絕其與琳信使及王琳敗走曇朗黨援離心迪攻陷其城虜其男女萬餘口曇朗走入村中村民斬之傳首京師懸于朱雀觀於是盡收其黨族無少長皆棄市

周迪臨川南城人也少居山谷有膂力能挽彊弩以弋獵爲事侯景之亂迪宗人周續起兵於臨川梁始興王蕭毅以郡讓續迪召募鄉人從之每戰必勇冠衆軍續所部渠帥皆郡中豪族稍驕橫續頗禁之渠帥等並怨望乃相率殺續推迪爲主迪乃據有臨川之地築城于工塘梁元帝授迪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高州刺史封臨汝縣侯邑五百戶紹泰二年除臨川內史尋授使持節散騎常侍信威將軍衡州刺史領臨川內史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山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乃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截斷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實器械山積并虜其人馬迪並自納之永定二年以功加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增邑一千五百戶給鼓吹一部世祖嗣位進號安南將軍熊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敷黃法𣰰等率兵共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並不至豫章太守周敷本屬於迪至是與黃法𣰰率其所部詣闕世祖錄其破熊曇朗之功並加官賞迪聞之甚不平乃陰與留異相結及王師討異迪疑懼不自安乃使其弟方興率兵襲周敷敷與戰破之又別使兵襲華皎於湓城事覺盡爲皎所擒三年春世祖乃下詔赦南川士民爲迪所詿誤者使江州刺史吳明徹都督衆軍與高州刺史黃法𣰰豫章太守周敷討迪於是尚書下符曰告臨川郡士庶昔西京爲盛信越背誕東都中興萌寵違戾是以鷹鸇競逐菹醢極誅自古有之其來尚矣逆賊周迪本出輿臺有梁喪亂暴掠山谷我高祖躬率百越師次九川濯其泥沙假以毛羽裁解豚佩仍剖虎符卵翼之恩方斯莫喻皇運肇基頗布誠款國步艱阻竟微効力龍節繡衣藉王爵而御下熊旗組甲因地險而陵上曰者王琳始貳蕭勃未夷西結三湘南通五嶺衡廣勘定既安反側江郢紛梗復生擕背擁據一郡苟且百心志貌常違言迹不副特以新吳未靜地遠兵彊互相兼并成其形勢收獲器械俘虜士民並曰私財曾無獻捷時遣一介終持兩端朝廷

光大舍弘引納崇遇遂乃位等三槐任均四獄富貴隆赫超絕功臣加以出師逾嶺遠相響援按甲斷江翻然猜拒故司空愍公敎以宗盟情同骨肉城池連接勢猶脣齒彭亡之禍坐觀難作階此釁故結其黨與于時北寇侵軼西賊憑陵扉屨糇糧悉以資寇爵號軍容一遵僞黨及王師凱振大定區中天網恢弘棄之度外璽書綸誥撫慰綢繆冠蓋縉紳敦授重疊至於熊曇朗剿滅豐城克定蓋由儀同法㲚之元功安西周敷之効力司勳有典懋賞斯舊惡直醜正自爲仇讎悖禮姦謀因此滋甚徵出盆城歷年不就求遣侍子累載未朝外誘逋亡招集不逞中調京輦規冀非常擅斂征賦罕歸九府擁遏二賈害及四民潛結賊異共爲表裏同惡相求密加應援謂我六軍薄伐三越未寧屠破述城虜縛妻息分襲湓鎭稱兵姦邦拘逼酋豪攻圍城邑幸國有備應時殲殄假節通直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尋陽太守懷仁縣伯華皎明威將軍廬陵太守益陽縣子陸子隆並破賊徒剋全郡境持節散騎常侍安西將軍定州刺史領豫章太守西豐縣侯周敷躬扞溝壘身當矢石率茲義勇以寡摧衆斬馘萬計俘虜千羣迪方收餘燼還固壖堞使持節安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州刺史新建縣侯法㲚雄績早宣忠誠夙著未奉王命前率義旅旣援數等又全子隆襄糧援甲仍躡飛走批熊之旅驅馳越電振武之衆叱咤移山以此追奔理無遺類雖復朽株將拔非待尋斧落葉就殞無勞烈風但去草絕根在於未蔓撲火止燎貴乎速滅分命將帥實資英果今遣鎭南儀同司馬湘東公相劉廣德兼平西司馬孫曉北新蔡太守魯廣達持節安南將軍吳州刺史彭澤縣侯魯悉達甲士萬人步出興口又遣前吳興太守胡鑠樹功將軍前宣城太守錢法成天門義陽二郡太守樊毅雲麾將軍合州刺史南固縣侯焦僧度嚴武將軍建州刺史辰縣子張智達持節都督江吳二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安吳縣侯吳明徹樓艦馬步直指臨川前安成內史劉士京巴山太守蔡僧貴南康內史劉峰廬陵太守陸子隆安成內史闕慎並受儀同法㲚節度同會故郡又命尋陽太守華皎光烈將軍巴州刺史潘純陁平西將軍郢州刺史欣樂縣侯章昭達並率貔豹逕造賊城使持節散騎常侍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湘州刺史湘東郡公度分遣偏裨相繼上道戈船蔽水彀騎彌山又詔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頠率其子弟交州刺史紇新除太子右率邃衡州刺史侯曉等以勁越之兵踰嶺北邁千里同期百道俱集如脫稽誅更淹旬晦司空大都督安都已平賊異凱歸非久飲至禮畢乘勝長驅剿撲凶醜如燎毛髮已有明詔罪唯迪身黎民何辜一皆原宥其有因機立功賞如別格執迷不改刑茲罔赦吳明徹至臨川令衆軍作連城攻迪相拒不能剋世祖乃遣高宗總督討之迪衆潰妻子悉擒乃脫身踰嶺之晉安依于寶應寶應以兵資迪留異又遣第二子忠臣隨之明年秋復越東興嶺東興南城永成縣民皆迪故人復共應之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迪又散于山谷初侯景之亂也百姓皆棄本業羣聚爲盜唯迪所部獨不侵擾並分給田疇督其耕作民下肆業各有贏儲政教嚴明徵斂必至餘郡乏絕者皆仰以取給迪性質朴不事威儀冬則短身布袍夏則紫紗袜腹居常徒跣雖外列兵衞內有女伎挼繩破篾傍若無人然輕財好施凡所周贍毫釐必鈞訥於言語而襟懷信實臨川人皆德之至是並共藏匿雖加誅戮無肯言者昭達仍度嶺頓于建安與陳寶應相抗迪復收合出東興時宣城太守錢肅鎭東興以城降迪吳州刺史陳詳率師攻迪詳兵大敗虔化侯陳訬陳留太守張遂並戰死於是迪衆復振世祖遣都督程靈洗擊破之迪又與十餘人竄于山穴中日月轉久相隨者亦稍苦之復遣人潛出臨川郡市魚鮭足痛舍於邑子邑子告臨川太守駱牙牙執之令取迪自効因使腹心勇士隨入山中誘迪出獵伏兵於道傍斬之傳首京都梟于朱雀觀三日

留異東陽長山人也世爲郡著姓異善自居處言語醞藉爲鄉里雄豪多聚惡少陵侮貧賤守宰皆患之梁代爲蟹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之及其妻子太守沈巡援臺讓郡於異異使兄子超監知郡事率兵隨巡出都及京城陷異隨臨城公蕭大連大連板爲司馬委以軍事異性殘暴無遠略督責大連軍主及以左右私樹威福衆並患之會景將軍宋子仙濟浙江異奔還鄉里尋以其衆降于子仙是時大連亦趣東陽之信安嶺欲之鄱陽異乃爲子仙鄉導令執大連侯景署異爲東

陽太守收其妻子爲質景行臺劉神茂建義拒景異外同神茂而密契於景及神茂敗績爲景所誅異獨獲免侯景平後王僧辯使異慰勞東陽仍糾合鄉閭保據巖阻其徒甚盛州郡憚焉元帝以爲信安令荆州陷王僧辯以異爲東陽太守世祖平定會稽異雖轉輸糧饋而擁擅一郡威福在己紹泰二年以應接之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信武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封永興縣侯邑五百戶其年遷散騎常侍信威將軍增邑三百戶餘並如故又以世祖長女豐安公主配異第三子貞臣永定二年徵異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異遷延不就世祖即位改授都督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異頻遣其長史王澌爲使入朝澌每言朝廷虛弱異信之雖外示臣節恆懷兩端與王琳自鄱陽信安嶺潛通信使王琳又遣使往東陽署守宰及琳敗世祖遣左衛將軍沈恪代異爲郡實以兵襲之異出下淮抗禦恪與戰敗績退還錢塘異乃表啓遜謝是時衆軍方事湘郢乃降詔書慰喻且羈縻之異亦知朝廷終討於己乃使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備江路湘州平世祖乃下詔曰昔四罪難弘大爐之所無赦九黎亂德少昊之所必誅自古皇王不貪征伐苟爲時蠹事非獲已逆賊留異數應亡滅繕甲完聚由來積年進謝群龍自躍於千里退慚首鼠恆持於百心中歲密契番禺既弘天網賜以名爵敦以國姻傃望懷音猶能革面王琳竊據中流翻相應接別引南川之嶺路專爲東道之主人結附凶渠唯欣禍亂既袄氛蕩定氣沮心孤類傷爲之驚弦等窮獸之謀觸雖復遣家入質子陽之態轉遒侍子還朝隗囂之心方熾朕志相成養不計疵慝披襟解帶敦喻殷勤蜂目彌彰梟聲無改遂置軍江口嚴戍下淮顯然反叛非可容匿且縉邦膏腴稽南殷曠永割王賦長壅國民竹箭良材絕望京輦萑蒲小盜共肆貪殘念彼餘甿兼其慨息西戎屈膝自款重關秦國依風並輸侵地三邊已乂四表咸寧唯此微妖所宜清殄可遣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司空南徐州刺史桂陽郡開國公安都指往擒戮罪止異身餘無所問異本謂官軍自錢塘江而上安都乃由會稽諸暨步道襲之異聞兵至大恐棄郡奔于桃支嶺於嶺口立柵自固明年春安都大破其柵異與第二子忠臣奔于陳寶應於是虜其餘黨男女數千人天嘉五年陳寶應平并擒異送都斬于建康市子姪及同黨無少長皆伏誅唯第三子貞臣以尚主獲免

陳寶應晉安侯官人也世爲閩中四姓父羽有材幹爲郡雄豪寶應性反覆多變詐梁代晉安數反累殺郡將羽初並扇惑合成其事後復爲官軍鄉導破之由是一郡兵權皆自己出侯景之亂晉安太守賓化侯蕭雲以郡讓羽羽年老但治郡事令寶應典兵是時東境饑饉會稽尤甚死者十七八平民男女並皆自賣而晉安獨豐沃寶應自海道寇臨安永嘉及會稽餘姚諸暨又載米粟與之貿易多致玉帛子女其有能致舟乘者亦並奔歸之由是大致貲產士衆彊盛侯景平元帝因以羽爲晉安太守高祖輔政羽請歸老求傳郡于寶應高祖許之紹泰元年授壯武將軍晉安太守尋加員外散騎常侍二年封侯官縣侯邑五百戶時東西嶺道寇賊擁隔寶應自海道趨于會稽貢獻高祖受禪授持節散騎常侍信武將軍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又加其父光祿大夫仍命宗正錄其本系編爲宗室并遣使條其子女無大小並加封爵寶應娶留異女爲妻侯安都之討異也寶應遣助之又資周迪兵糧出寇臨川及都督章昭達於東興南城破迪世祖因命昭達都督衆軍由建安南道渡嶺又命益州刺史領信義太守余孝頃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諸軍自東道會之以討寶應并詔宗正絕其屬籍於是尚書下符曰告晉安士庶昔隴西旅拒漢不稽誅遼東叛逸魏申宏略若夫無諸漢之策勳有扈夏之同姓至於納吳濞之子致橫海之師違奴啓之命有甘誓之討況迺族不繫於宗盟名無紀於庸器而顯成三叛疊深四罪者乎案閩寇陳寶應父子卉服支孽本迷愛敬梁季喪亂閩隅阻絕父既豪俠扇動蠻陬椎髻箕坐自爲渠帥無聞訓義所資姦詭屢肆蜂豺俄而解印炎行方謝網漏吞舟日月居諸棄之度外自東南王氣實表聖基斗牛聚星允符王迹梯山航海雖若款誠擅割瓌珍竟微職貢朝廷遵養含弘寵靈隆赫起家臨郡兼晝繡之榮裂地置州假藩麾之威即封戶牖仍邑櫟陽乘華轂者十人保弊廬而萬石又以戚漢君臨推恩婁敬隆周

朝會逌長滕侯由是紫泥青紙遣賁恩澤鄉亭龜組頒及嬰孩自谷遷喬執復爲擬而苞藏鴆毒敢行狠戾連結留異表裏周迪盟歃婚姻自爲脣齒屈彊山谷推移歲時及我毅騎防山定秦望之西部戈船下瀨克匯澤之南川遂敢舉斧並助凶孽莫不應弦摧衂盡殪醜徒每以罪在酋渠憫玆驅逼所收俘馘並勒矜放仍遣中使爰降詔書天網恢弘猶許改思異既走險迪又逃刑誑侮王人爲之川藪遂使袁熙請席遼歎頭行馬援觀蛙猶安井底至如遏絕九賦剽掠四民閩境貲財盡室封奪凡厥蒼頭皆略黔首聲賊相扇叶契連蹤乃復踰超瀛溟寇擾浹口侵軼嶺嶠掩襲述城縛掠吏民焚燒官寺此而可縱孰不可容今遣沙州刺史俞文冏明威將軍程文季假節宣猛將軍成州刺史甘他假節雲旗將軍譚瑱假節宣猛將軍前監臨海郡陳思慶前軍將軍徐智遠明毅將軍宜黃縣開國侯慧紀開遠將軍新除晉安太守趙彖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壯武將軍定州刺史康樂縣開國侯林馮假節信威將軍都督東討諸軍事益州刺史余孝頃率羽林二萬蒙衝蓋海乘跨滄波掃蕩巢窟此皆明恥教戰濡須鞠旅累從楊僕亟走孫恩斬蛟中流命馮夷而鳴鼓鼉黿爲駕鞭方壺而建旗羲安太守張紹賓忠誠款到累使求軍南康內史裴忌新除輕車將軍劉峯東衡州刺史錢道戢並即遣人仗與紹賓同行故司空歐陽公昔有表奏請宣薄伐適途意合若伏波之輪兵長逝遺誠同子顏之勿赦征南薨謝上策無忘周南餘恨嗣子弗忝廣州刺史歐陽紇克符家聲聿遵廣略舟師步卒二萬分趨水拖長鯨陸掣封豨董率衡廣之師會我六軍潼州刺史李賭明州刺史戴晃新州刺史區白獸壯武將軍脩行師陳留太守張遂前安成內史闕愼前廬陵太守陸子隆前豫章太守任蠻奴巴山太守黃法慈戎昭將軍湘東公世子徐敬成吳州刺史魯廣達前吳州刺史遂興縣開國侯詳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昭達率緹騎五千組甲二萬直渡邵武仍頓晉安按轡揚旌夷山堙谷指期掎角以制飛走前宣威太守錢肅臨川太守駱牙太子左衛率孫詡尋陽太守莫景隆豫章太守劉廣德並隨機鎭遏絡驛在路使持節散騎常侍鎭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新建縣開國侯法氍戒嚴中流以爲後殿斧鉞所臨罪唯元惡及留異父子其黨主帥雖有請泥函谷相背淮陰若能翻然改圖因機立効非止肆眚仍加賞擢其建晉士民久被驅迫者大軍明加撫慰各安樂業流寓失鄉即還本土其餘立功立事已具賞格若執迷不改同惡趦趄斧鉞一臨罔知所赦昭達既剋周迪踰東興嶺頓于建安余孝頃又自臨海道襲于晉安寶應據建安之湖際逆拒王師水陸爲柵昭達深溝高壘不與戰但命軍士伐木爲簰俄而水盛乘流放之突其水柵仍水步薄之寶應衆潰身奔山草閒窘而就執幷其子弟二十人送都斬于建康市

史臣曰梁末之災沴羣凶競起郡邑巖穴之長村屯鄔壁之豪資剽掠以致彊恣陵侮而爲大高祖應期撥亂戡定安輯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雖身逢興運猶志在亂常曇朗姦慝翻覆夷滅斯爲幸矣寶應及異世祖或敦以婚姻或處其類族豈有不能威制蓋以德懷也遂乃背恩負義各立異圖地匪淮南有爲帝之志勢非庸蜀啓自王之心嗚呼既其迷暗所致五宗屠勦宜哉

陳書卷三十五

陳書卷三十五考證

熊曇朗傳懸於朱雀觀○觀南史作航

陳書卷三十五考證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十

始興王叔陵　新安王伯固

始興王叔陵字子嵩高宗之第二子也梁承聖中高宗在江陵爲直閤將軍而叔陵生焉江陵陷高宗遷關右叔陵留于穰城高宗之還也以後主及叔陵爲質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侯邑五百戶叔陵少機辯徇聲名彊粱無所推屈光大元年除中書侍郎二年出爲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南中郎將江州刺史太建元年封始興郡王奉昭烈王祀進授使持節都督江郢晉三州諸軍事軍師將軍刺史如故叔陵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焉性嚴刻部下慴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長皆逼令事己豫章內史錢法成誥府進謁卽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慚恥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怨自縊而死州縣非其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罪陷以重辟尋進號雲麾將軍加散騎常侍三年加侍中四年遷都督湘衡桂武四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湘州刺史侍中使持節如故諸州鎮閑其至皆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暴橫征伐夷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臥燒燭達曉呼召賓客說民間細事戲謔無所不爲性不飮酒唯多置餚胾晝夜食噉而已自旦至中方始寢寐其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自呈答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爲左右廛里殆無遺者其中脫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高宗弗之知也尋進號鎭南將軍給鼓吹一部還中衞將軍九年除使持節都督揚徐東揚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鼓吹如故十年至都加扶給油幢車叔陵治在東府事務多關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卽諷上進用之微致違忤必抵以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言其有非常志叔陵修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執卷讀書高聲長誦陽陽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爲沐猴百戲又好遊冢墓閒遇有塋表主名可知者輒令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幷骸骨肘脛持爲翫弄藏之庫中府內民閒少妻處女微有色貌者並卽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爲中衞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如故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卒叔陵啓求於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葬其母初喪之日僞爲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日乃令庖廚擊鮮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之姦合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高宗譴責御史中丞王政以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捶高宗素愛叔陵不繩之以法但責讓而已服闋又爲侍中中軍大將軍及高宗不豫太子諸王並入侍疾高宗崩于宣福殿翌日旦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剉藥刀斫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焉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手搤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焉叔陵因奮袖得脫突走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散金銀以賞賜外召諸王將帥莫有應者唯新安王伯固聞而赴之叔陵聚兵僅千人初欲據城保守俄而右衞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急惶恐乃遣記室韋諒送其鼓吹與摩訶仍謂之曰如其事捷必以公爲台鼎摩訶紿報之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卽遣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所摩訶執以送臺斬於閣道下叔陵自知不濟遂入內沉其妃張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於是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趨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楊路爲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避入巷叔陵馳騎拔刀追之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刺叔陵僵斃于地閹豎王飛禽抽刀斫之十數下馬客陳仲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巳乃定尚書八座奏曰逆賊故侍中中軍大將軍始興王叔陵幼而狠戾長肆貪虐出撫湘南及鎭九水兩藩甿庶掃地無遺蜂目豺聲狎近輕薄不孝不仁阻兵安忍無禮無義唯戮是聞及居偏憂婬樂自恣產子就館日月相接晝伏夜遊恆習姦詭抄掠居民歷發丘墓謝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斷棺露骸事驚聽視自大行皇帝寢疾翌日未瘳叔陵以貴介之地參侍醫藥外無戚容內懷逆弒大漸之後聖躬號擗遂因匍匐手犯乘輿皇太后奉臨又加鋒刃

躬凶極逆曠古未儔賴長沙王叔堅誠孝懇至英果奮發手加挫拉身蔽聖躬叔陵仍奔東城招集兇黨餘孽方熾自害妻孥雖應時梟懸猶未攄憤怨臣等參議請依宋代故事流尸中江汙瀦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謝氏之塋制曰凶逆梟獍反噬宮闈賴宗廟之靈時從殄滅撫情語事酸憤兼懷朝議有章宜從所奏也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前衡陽內史彭暠諮議參軍兼記室鄭信中錄事參軍兼記室韋諒典籤俞公喜並伏誅暠叔陵舅也初隨高宗在關中頗有勤效因藉叔陵將領歷陽衡陽二郡信以便書記有寵謀謨皆預焉諒京兆人梁侍中護軍將軍粲之子也以學業爲叔陵所引陳智深以誅叔陵之功爲巴陵內史封游安縣子陳仲華爲下雋太守封新夷縣子王飛禽除伏波將軍賜金各有差

新安王伯固字牢之世祖之第五子也生而龜胸目通精揚白形狀眇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爲新安郡王邑二千戶廢帝嗣立爲使持節都督南瑯邪彭城東海三郡諸軍事雲麾將軍彭城瑯邪二郡太守尋入爲丹陽尹將軍如故太建元年進號智武將軍尹如故秩滿進號翌右將軍尋授使持節都督吳興諸軍事平東將軍吳興太守四年入爲侍中翊前將軍還安前將軍中領軍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南豫南北兗四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而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已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之中最爲貧窶高宗每矜之特加賞賜伯固雅性輕率好行鞭捶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轝至於草閒輒呼民下從遊動至旬日所捕麞鹿多使生致高宗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入朝又爲侍中鎮右將軍尋除護軍將軍其年爲國子祭酒領左驍騎將軍侍中鎮右並如故伯固頗知玄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擿句問難往往有奇意爲政嚴苛國學有惰遊不修習者重加檟楚生徒懼焉由是學業頗進十二年領宗正卿十三年爲使持節都督揚南徐東陽南豫四州諸軍事揚州刺史侍中將軍如故後主初在東宮與伯固甚相親狎伯固又善嘲謔高宗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疵瑕將中之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之無所畏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開發冢墓出遊野外必與偕行於是情好大叶遂謀不軌伯固侍禁中每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出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騎馳赴助叔陵指揮知事不捷便欲遁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同趨白楊道臺馬客至爲亂兵所殺屍於東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曰伯固同茲悖逆殞身途路今依外議意猶弗忍可特許以庶人禮葬又詔曰伯固隨同巨逆自絕于天俾無遺育抑有恆典但童孺靡識兼預葭莩實之甸人良以惻愴及伯固所生王氏可並特宥爲庶人國除

史臣曰孔子稱富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上自帝王至於黎獻莫不嫡庶有差長幼攸序叔陵險躁奔競遂行悖逆轘磔形骸未臻其罪汙瀦居處不足彰過悲哉

陳書卷三十六

陳書卷三十六考證

始興王叔陵傳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林○按南史作安然觀下文云自小航渡欲趨新林自以此爲是

陳書卷三十六考證

編修臣人龍謹言按梁史官姚察在陳嘗撰梁陳事未成而陳亡隋文帝聞陳事於察察以所論載者每一篇成輒奏之察子思廉復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上其書世罕傳頗多脫誤至宋嘉祐時始詔求書與秘府本參校鏤板行世故宋臣曾鞏目錄序謂此書成之難傳之又難其疑者不敢損益特各疏於篇末蓋其慎也今古本既不可見國子監所存書板舛譌殊甚而鞏等篇末所疏疑義亦無一存者用是知此書已非復嘉祐之舊屢經改刻其爲脫譌者不少矣臣等奉敕校刊別無他書可據惟就南史中參其異同辨其譌謬不敢率添亦不敢臆斷以志敬慎之義云臣謹識

原任詹事臣陳浩洗馬臣陸宗楷編修臣孫人龍貢生臣曾尙渭王積光
等奉
敕校刊